

假如可以轻易让她对你痴情眷恋，
曾经的梦中女神还会具有那么强烈的吸引力吗？



淫奇抄之

锁情咒

【噬梦者】、【彼岸山庄】作者

snow_xefd

18+

假如可以轻易让她对你痴情眷恋，
曾经的梦中女神还会具有那么强烈的吸引力吗？



淫奇抄之

锁情咒

【噬梦者】、【彼岸山庄】作者

snow_xefd

18+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一）

淫奇抄之锁情咒

作者：snow_xefd

2016-10-29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这是一个早从看完日在校园时期就一直想写的脑洞。

当然，男主并没被好船。

我以前一直觉得，脑洞应该排好队，一个一个挨个填。这样才能培养良好的坑品。

然而.....我这次休息期间才悲催地发现，不光是断了尾的文放得越久越难续（比如菟丝——抱歉土下座），收在记忆盒子里的脑洞也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失去动力。

所以.....我就不负责任地把这篇开工了。

pos的初衷就是练笔，现在虽然有点渐行渐远，但这篇算是回归了初心本源，准备练习我打算涉足的一些题材。

因此和以往的淫奇抄日系设定不同，这篇的背景在身边。

算是比较长的一篇pos，更新不会很稳定，请大家酌情跳坑。

那.....就这样吧，以上。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零）

渴求爱的人有很多。

渴求爱的方式也有很多种。

的确，在感情之中，爱情算是最为宝贵几种之一，为了得到一个死心塌地至死不渝的爱人，许多人甘心付出很多，牺牲很大。

但爱情的珍贵，究竟是因为难得，还是它真的无比重要呢？

假如可以轻易让异性对你痴情眷恋，在你的眼中，曾经的梦中女神还会具有那么强烈的吸引力吗？

这答案……似乎不是很容易探究出结果的样子。

那就算了，还是去看看咖啡馆里，那个面色苍白的憔悴男人正在和对面年轻可爱的美女聊着什么吧。

看上去，他似乎正在讲什么久远的故事，上来，就用到了二十年前这样的词呢……

（一）

一听到晚自习结束的铃声，也不管打着呵欠的老师还没说出下课这两个字，赵涛就拎起早收拾好的书包，一溜烟钻出了后门，拿出体育课上测验百米的速度，狂奔向学校的车棚。

他几乎第一个冲出了校门，严肃的教导主任甚至忍不住高声提醒了他一句，当然，他完全没有听进去。

他的心思，早就飘回了家里。

屁股离开了车座，自行车的轮子飞一样的转动，他的脑子在发热，脖子在发热，身上的每一处好像都在发热，使不完的劲从心底涌出，耳膜因为剧烈的心跳砰砰砰的震动。

把车子塞进小房，他匆匆锁上门，三步并作两步冲上了昏黄灯光照

亮的楼道，一层、两层、三层，左转，掏出钥匙，塞进去，扭三圈，拽开反锁的门，冲进去，甩上门，至此，他才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没人，太好了。

小姨做过饭后，应该是回去了。

他深呼吸了几次，平复了一下急促的心跳，打开灯，钻进自己的卧室。

尽管高二的最后一个暑假就要到来，期末考的压力却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不仅是因为长年奔波在外的父母无力顾及他的成绩，给了他充分的自由空间，也因为他现在关注着另一件事，让他根本分不出半点心思在那些枯燥的参考书上。

打开台灯，关掉大灯，拉上窗帘，反锁好外面的房门，再插上了卧室屋门的插销，他坐在椅子上，终于百分之百确定，就算是小姨闲的没事溜达过来准备督促一下他的功课，也绝对没办法撞破他接下来要做的事情。

接着，他从书包里拿出钱包，拿出一把小钥匙，打开一个上锁的硬壳日记本，翻开到中间，拿出里面夹着的薄薄的另一把小钥匙，塞进书桌边的小柜子锁眼里，用力一拧。

自从书架上换过封皮的宝物被小姨查封了一次之后，他没被发现的收藏和之后新进的宝贝就全都藏在了这里。

他蹲下去，把大薮春彦和西村寿行这两摞缺乏实用性但有一定掩护能力的作品搬出来放到一边，从后面那些封皮已经破烂不堪的旧书中抽出一本，随手翻了翻确认一下内容的丰富程度，满足的放到桌上。

然后，他抽出一张白纸，用尺子压紧，拿小刀刻出整整齐齐十厘米见方的一片，拿起一支放在学生书桌上并不会太突兀的毛笔，伸进特地准备的鸵鸟钢笔水瓶里，沾满泛着奇妙红色的液体，在瓶口稍微顺了顺，悬腕飞快的往方块纸上画了起来。

他画得很快很熟练，毕竟，这已经是他第三百六十次准备这样东西，画了少说也有上千张。不夸张的说，闭着眼，他也能画出八九不离

十的。只不过，八九不离十的，他也不太敢用。

因为错一点的话，他就要浪费将近半个小时，就算他身体还算不错，一晚上的机会也不会太多。

把画好奇怪图案的纸片放到桌上最顺手的地方，他翻开书页，直接找到最香艳最刺激的大段描写，从裤裆里掏出软绵绵的阴茎，迫不及待的揉搓起来。

从知道自渎的方法以来，欲望强烈的他已经这样玩弄过不知道多少次，但从没有哪一次，像此刻这么令他紧张，紧张得甚至有些难以勃起。

（二）

赵涛已经记不得自己第一次自慰是在什么具体的时候了，只记得，那时候他还很小，个子不高，整天靠着嘴贫手贱和偷偷喜欢的女生打打闹闹，仗着脑子还算好用，成绩混的轻轻松松，课代表班长全都任着，算是他记忆中最悠闲愉快的时光。

发现那种无法言喻的快乐，是因为一次爬竿的游戏。

那时候的小孩子经常比试在同样的杆子上谁爬得快，他爬得慢，所以就放学后偷偷去练，反正那几年家里只有一个管不住他的奶奶，他和奶奶去世以后几乎差不多一样自由。

那一次，他双脚交错夹着一根金属杆向上爬，那是后操场秋千架的一根支撑，比寻常的杆子粗不少，这让他爬得有些费劲。上行到半人高的时候，他突然觉得，校服裤子里的小鸡鸡，好像被铁棍和大腿夹住了。

皮被夹得有点疼，但很奇妙的，尿尿的那个头却躲在里面，传来了一阵痒丝丝的感觉。

疼和痒都很轻，他没当回事，继续使劲往上爬去，把注意力都集中在双手和缠紧了铁棍的脚踝上。

疼越来越轻，最后几乎感觉不到。

可那股细小的搔痒，却一直持续出现在每一次被挤住鸡鸡的时候，爬到一人多高的地方时，一股强烈的酸麻干突然贯穿了他的全身，他无法控制的全身用力，死死搂紧了那根铁棍，连脸都贴了上去，被挤住的小鸡鸡憋尿一样胀大，猛烈的抽搐着，每一次抽动，就传达给四肢百骸透骨的愉悦，舒服得无法形容。

他抓着杆子，僵硬了好几秒后，浑身才松弛下来，顺着铁棍滑了下来，一时间，靠着秋千架子什么也不想做，什么也不想思考，只是惊愕又迷茫的回味着。

他又接着爬了几次，直到第四次的时候，才再次体会到了那种滋味。

太舒服了。他小小的脑袋瓜里，清楚地记住了那种感觉，真的，跟升天一样。

从那以后，他就开始了追逐那种愉悦的道路。

后操场的同学毕竟太多，他有些不太好意思，也不想泄露这个秘密，于是地质家属院里的两个老旧单杠，就成了他傍晚之后悄悄享受的绝佳地点。

他很快钻研出了省力的方法，只要跳起来抓住单杠，把双腿缠在支架上，上下做出攀爬的动作，找到发痒的那个姿势，持续用力，坚持几分钟，那股感觉就会涌上来，结结实实地让他陶醉一次。

那股劲头上来的几秒，真是什么都会被他抛到脑后，班上最爱追着他跑的数学课代表，最新出的七龙珠圣斗士侠探寒羽良七笑拳，带挂勾的高级皮筋，磨光棱角最适合手型的五个石子，磨砂面的玻璃球，带香味的高级画片……他全都能暂时忘掉。

没人知道他这个秘密，包括他最铁的哥们、号称喜欢他要和他搞对象的六组组长、他的奶奶、小姨。

他一度以为，这世上能享受这种美妙滋味的只有他自己。

升到小学高年级后，他找到了只靠双腿交叠就挤压出那种感觉的方法，唯一的缺点，是需要让小鸡鸡提前进入撅大炮的状态，而小时候爸

爸和奶奶告诉他，要尿尿才会撅大炮，导致他不得不先憋尿，然后用手拨拉，等到撅起来，就在茅房费劲尿上一泡，趁着没软赶紧坐到椅子上夹一次。

使用那种方法不久，他第一次在享受那滋味的时候，从小鸡鸡的头上射出了透明的一滩东西。

当时他还以为自己没尿干净，担心地悄悄洗了裤衩，没敢让奶奶知道，只说是在茅房不小心蹭脏了。

可从那开始，每次舒服的时候，出来的液体越来越多，裤衩上放着不管捂干的话，还会出现白花花好像汗碱一样的痕迹，隔天就黄乎乎一块，腥的要命。

在疑惑中惊慌了好一阵子。等到他明白那东西叫精液，那种感觉叫高潮，那种行为叫手淫——只不过他没用上手，都已经是下一年的事了。

那次他的小鸡鸡突然疼得要命，皮还肿得发亮，慌了神的奶奶直接带他去看了医生。

他在那个老医生的诊室里知道了，尿尿应该翻开皮露出里面那个叫龟头的东西，如果翻不开就要动手术。

用发紫的热水冲洗鸡鸡的那几天，他跑图书馆，逛书摊书店，满世界的想查出自己的秘密到底是怎么回事，龟头发炎会不会和他做的事情有关。

那是个含蓄的年代，但同样，也是个只要用心，隐秘的知识都能从乱七八糟的书上找到的时代，只可惜，真假无法保证。

大致了解了一切后，他就开始尝试着用手，他单纯地想，既然这行为叫手淫，就一定有用手的方法，如果只能用两条大腿夹，那岂不是该叫腿淫才对。

他很久都没能找到正确的法子，倒是在这期间发现了洗淋浴的喷头可以拉开皮冲出高潮，小鸡鸡不需要憋尿也能撅大炮——尤其，是他夏天趴下偷偷看同桌连衣裙袖子里露出的那一小块白嫩嫩的胳肢窝时。

这样的情形一直持续到他升入中学。

初中门口不远处的小巷里有一家书店，摆满了好几个书架，门口乱糟糟地放着最新的童话大王故事会足球俱乐部歌迷俱乐部画王之类的大小杂志，店主是个大胡子叔叔。

他大概一辈子也不会忘掉那个大胡子店主。

就是那个天天笑咪咪坐在门口看着女生来来往往的家伙，给他打开了一扇透着刺眼光芒的大门。

（三）

热衷于买书看书的赵涛不到一个月就和那个店主混熟到可以新书赊账先看后给钱，出租小说免费拿去看要买五块三本的程度。

帮大胡子看店的一个傍晚，他第一次看到了令他直接撅了大炮的内容。

那是一本他之后很多年也没弄清楚是不是伪作的西村寿行小说，正巧翻到的那一段里，男角色凶狠的扒光了女角色的衣服，把枪管戳进那个女人的下体，残酷的逼供。

那一段描写只有不到两页，但他贪婪地看了三四遍，连大胡子特地包着的书皮，都被他搓破了角。

那是一个和张无忌欺负赵敏脚掌、林仙儿从帐子里露出一条玉腿、豌豆花被鲁森尧摁在床上、柳梦蝶获得生命的大和谐之类的描写完全不同的世界。

那个清晰、赤裸裸、没有任何回避的世界，终于向摸索了很久的他打开了大门。

从大胡子手里买下属于自己的第一本能让他撅大炮的书时，他的脸比身子里蹿来蹿去的血还烫。但那个学期还没结束，他就已经能不等书店里没别人就开口问，怎么样，有什么新书没，就我要的那种。

世界展开的速度飞快。

家里的录像机换成影碟机不久，他就在大胡子的指点下买到了几张据说非常牛逼的盘。

奶奶早早睡下后，他就插上爸妈卧室的门，贪婪的观看着里面赤裸裸翻滚的白肉。

当然，他学会了如何用手，也明白了女生有多么可爱多么诱人，真正吸引他的，压根就不是那晃动的马尾辫。

可成绩渐渐跟不上的他，失去了那个时期唯一吸引女生的长处。相貌平平也不算多有运动神经的他，很快就只敢仗着嘴巴上那点优势逗乐斜前方的心仪女孩，看看她笑得前仰后合梨涡浮现的模样，心满意足。

手淫成了他唯一的慰藉。

他知道，班上一直有人偷偷地早恋，甚至还一直有传言谁和谁趁着父母不在一起过了夜——尽管散布者中还有很大一部分都不知道过夜具体指什么。

而知识储备非常丰富，在同学中人缘也不错的他，却连女生的手都摸不到。

中考结束后，为了奖励他还算不错的成绩，老爸做主拍板给他买了第一台电脑。手头一直还算宽裕的他，在那个暑假抛下了一直非常喜欢的世嘉游戏机，把一大盒一大盒的游戏搬回家里。

直到购买血狮之后，愤怒的转入盗版光盘摊贩的他很快和一家小店混熟，于是，一些几经压缩后画面惨不忍睹的视频合集，和那些存在于那个年代的黄游黄图盘一起，在电脑上为他打开了通往世界深处的通道。

不过直到全部被清查消失之前，他一直都保持着每周末去逛旧书摊和曾经那个书店的习惯，也始终更喜欢在文字中找到自慰的依靠，凭想象力构筑的画面宣泄掌中的欲望。

那个大胡子的书店，也就再次成为了一切的开始。

（四）

升上高中后，赵涛对异性的渴望更加强烈，不过可能是因为频繁自慰的缘故，他的渴望并不全由欲望主导，还包括不少对恋爱甜蜜的渴望，他甚至时常在幻想，和喜欢的女生将来结婚生子的情景。

人生中第一次表白，就在高一下半学期快要结束的时候。

与那一同到来的，还有第一次直面失败的苦涩。

他是个很务实的人，很明确的知道什么是妄想什么是现实，所以那张纸条，他递给了和他一直保持着很不错关系，在班上甚至有了风言风语的女生。

他觉得，能让流言变成现实，其实也挺不错的。

可他被拒绝了。

这次对他的打击并不算小，他甚至由此对那个女生转变了态度，原本的喜爱消失的干干净净，有些生气，有些厌恶，甚至有种被欺骗的苦闷感。

直到很久以后他知道了备胎和暧昧着两个词的含义，才明白了当年自己的愤懑究竟来自何处。

对方从来都没有喜欢过他，而之所以没有明说，甚至不惜进行委婉的“友情”挽回，不过是因为还想保持那样的方便关系。

而一贯理科成绩不错的他，毅然决定在高二将要到来的分班中，选择在这所高校并不占优的文科。

从此摆脱他嘴上讨厌的数学，和心里讨厌的那个女生。

刚刚被拒绝的那两天，他从大胡子的书店里淘到了一本莫名其妙的书。

书上记载了很多花里胡哨稀奇古怪的咒符，说是来自悠久历史的精粹，而他最终决定买下，并不是因为里面有一些条件非常苛刻的房中术记载，而是因为锁情咒。

不知道为什么，他第一眼就觉得，那是他需要的，那也一定会是真

的。

那本书里的所有符咒和技巧条件都非常苛刻，让人看了就失去实践检验的动力。但锁情咒，他恰好做的到。

那张符的画法不算太难，他刚开始尝试，三五次里就能成功一次，和书上给的参考一模一样。

而他需要做的，就是每天准备这样一张符咒，射一次精上去，如果符咒的纹路发出微微的光，说明成功，他就要迅速把符咒烤干烧成灰，拌在水里喝下去，一点不剩。

重复三百六十天，大功告成。

抱着试一试的心态，他去中药店买来朱砂等必要材料，配好墨水，仗着曾经的寒假书法速成班功底描出了第一张符咒，忐忑的手淫了一次。

精液射在那张纸上的时候，就像幻觉一样，那一条条扭曲交缠的纹路，竟然真的亮了一下！

他立刻跑下去在小卖铺买了一个便宜的打火机，冲回家里把纸烤干烧掉，用第一次喝藿香正气水的勇气，一口气灌了下去。

从那一天起，他就坚信，他一定会成功。

而成功之后，他将得到符咒赐给的力量，只要尝到过他精液的女人，不管是尝到多么微小的一点，都会死心塌地不可自拔的爱上他，永生永世。

（五）

赵涛终于把阴茎搓弄到最坚硬的程度，他紧紧盯着书上熟悉的段落，想象着女人赤身裸体被侵犯凌辱的模样，刺激着高度紧张的感官。

这是最后一次，他一定要成功。

不仅是因为那次失败的刺激，更是因为他心里的渴望。

高二分班后，文科班最大的优势展现在他的面前。全班近八十人里，只有不到二十个男生，而全年级最标致的女生，几乎都集中在了两个文科班中。

他在三班，孟晓涵也在三班。

孟晓涵是他进入新班级后，不到一周就产生了好感的一个女生。

每一次见到孟晓涵的时候，他的心尖上就好像有一圈圈的小精灵手拉着手转着圈子跳舞唱歌，不自觉地就会露出一丝傻笑。

在能让理科班男生垂涎三尺的地方，孟晓涵其实并不算是最有人气的班花。这个在男生心目中具有深刻象征意义的头衔，一直拉锯战一样徘徊在方形彤和余蓓之间。

方形彤是连女生们也比较喜欢的那种班花，热情开朗，爱玩爱闹，成绩平平，留着颇长的马尾辫，一笑起来就会亮出整齐的雪白牙齿，眼睛也弯成可爱的月牙。不过那也是个大胆的女生，才分班完，就宣誓一样地决定要追求隔壁班一个高大帅气的男生，不过对方有一个不同校的女友，所以已经用各种方式拒绝了她不知道多少次。

余蓓则看起来文静得多，大大的眼睛在大多数时候都只是默默的盯着桌上的课本，或者说，课本上的少女漫画。她很白，皮肤和身材都很好，五官上输给方形彤的部分，全在那双匀称笔直的腿上找了回来。她是班上唯一一个会在没有体育课的夏天坚持穿校服裙子的女生，也在老师的几次警告后，依然穿着凉拖，抹着匀称的淡淡粉色趾甲油。

赵涛和余蓓因为座位规则每三周就会同桌一个礼拜，夏天到来之后，每次掉下去笔，或者故意掉下去笔，他都要盯着旁边那双秀气可爱的脚丫看上好一阵子，才舍得磨磨蹭蹭的起来。

余蓓也是他在现实中的第二个性幻想对象。

浅蓝色的校服裙子下，曲线匀称的修长双腿在书桌下交叠，悬空的那只小巧脚掌，偶尔轻轻的晃上一下，拇趾勾着凉拖，让足尖呈现一个诱人的上翘弧度。

他从这个画面开始幻想，幻想着裙摆被掀起，一寸寸撩高到腰上，

幻想着暴露出的禁忌三角区，是怎样的一条内裤包裹着那迷人的少女花园，幻想着剥掉那层遮掩，幻想着亲吻上去，幻想着把膨胀的阳具插入，幻想着自己的手其实就是那柔软湿润的泉眼，最后，在幻想中喷射进准备好的卫生纸里。

在余蓓之前，让赵涛第一次有了在想象中手淫冲动的，是三班新调来的实习生物老师，李婕。

那是个曾被外班男生误会当作转学生搭话的年轻女老师，喜欢穿紧绷绷的牛仔裤和宽松款式的上衣。

坐在前排的一次，赵涛抬头抄笔记的时候，李婕正踮起脚尖，努力往最高处写下板书。她那天的牛仔裤是新款，但不很合身，上衣在拉高后，不够高的裤腰没能遮掩住露出的那一段。

于是，他看到了一段纤细光滑，一直延伸到衣摆里面的光裸腰肢，和牛仔裤腰上露出的，哪一点若隐若现的内裤边缘。

黑色，似乎是蕾丝的边角。

那一晚，他幻想着黑色蕾丝内裤包裹的圆翘臀部，幻想着说话清脆快速的李婕被他弄得高潮迭起浪叫连连的样子，忍不住手淫了两次。

孟晓涵没有成为过他的性幻想对象。可他知道，自己喜欢孟晓涵，喜欢的不得了。

他喜欢她说话温温柔柔细声细气的模样，喜欢她在阳光下向耳后掖头发的动作，喜欢她专注听讲时眼镜后面那好像在发光的眸子，喜欢她偶尔露出一次的俏皮笑脸，喜欢她被他贫嘴调侃后不生气只是捂着嘴一直笑的那个表情。

在锁情咒进行到二百八十四天的时候，他写了一封情书，向孟晓涵表白。他决定，只要孟晓涵答应，他就中断正在做的事情，凭自己真正的努力，让一直苦苦期待的恋爱走向温暖明媚的结局。

孟晓涵并没直白的拒绝他，而是在信纸的背面用娟秀的小字写下了姑且算是回答的句子。

简单概括的话，就是现在大家都是学生，应该以学习为重，这种事

情还是以后再说云云。

她有资格这么回答。她在班上和每个男生关系都不错，但没有和任何一个关系特别好，更别提早恋。

那是书香门第的独生乖乖女，这简直是无法更不出所料的答案。

所以，这一晚，就是他最关键的第三百六十次。

“唔……嗯嗯——”高潮终于还是来了，他抿紧嘴，喘息着抓过符纸，接住了从马眼喷出的精液。

从没积蓄过的缘故，精液谈不上浓，像一条鼻涕，抹在他亲手画出的图案上。

那些红色的线条亮了一下，比他之前见到过的三五十九次都要亮，亮得多。

他欣喜若狂的完成了最后的步骤，烤干烧粉，掺水喝掉。

一股奇妙的感觉在他的全身流淌，他兴奋地收起所有的东西，早早躺在了床上。

之后，一直到睡着，那几个小时里，他一直在翻来覆去的思考，他该如何完成最后的步骤——让孟晓涵吃下他的精液。

（六）

足足一个星期，六天课外加七个晚自习的时间，赵涛都没找出一个具有高可行性的方案。

孟晓涵从不吃男生送的东西，赵涛也没有可以帮忙转交礼物的女生密友。

她倒是和大部分同学一样，带着一个粉色的保温杯，但她家离学校很近，中午晚上都不在外吃饭，保温杯几乎没有机会让他放进任何东西。

只要一点，一丁点，他可以确信，哪怕是能用沾过精液的手抹一下水杯的边缘，让孟晓涵沾上一下，一切就能宣告成功。

他还准备了一套针管，盘算着注射到孟晓涵的什么东西里面。可她在学校的行动实在是太规律，教室里的人又实在太多，他没有机会。

最适合下手的时机，其实就是午休和晚自习前的那段时间，尤其是午休，不走的同学也大都在睡觉补眠，零星几个会在最后一排听歌谈天搞对象，几乎没人会管其他的事。

可那个时间段，孟晓涵留在抽屉里的，就只有可以长留在教室的那些课本参考书而已。

眼看期末考试就要到了，无计可施的赵涛，陷入到无奈的焦虑之中，一旦考试结束，身份上称为高三生的他们，就要进入到更加紧张压力巨大的阶段，他的机会恐怕只会更少。

他想过故意不带水壶，去找孟晓涵借水喝，可就算孟晓涵不觉得他找女生借水奇怪，按约定俗成的规矩。男生喝女生水嘴唇是不能碰到边的，哪怕悬空不小心洒一身，也不能没了基本的礼貌。

他还想过买一袋水果打着备考的旗号分发给孟晓涵附近那几个同学吃，反正那片女生基本都知道他对孟晓涵有意思，应该不会惹人怀疑。可问题是，孟晓涵九成九不会吃，再怎么积极，最后也只会先收下放进抽屉里，下学后带走，隔天买个同等级的礼物回赠给他。

他笃定，孟晓涵拿回去的水果自己绝对不会吃。

万一被她妈吃了，后果不堪设想。

他可不想当孟晓涵的后爸，只有放弃这个计划。

每天早晨都要换一针管新鲜精液带在书包里的赵涛，开始觉得自己有点像个疯子，万一被同学发现，万一被告到老师那里，他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才能说明自己并不是个变态狂。

那个周五，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总算给了他一个绝佳的机会。

午休的时候，因为大雨没有回家的人比平常多了好几倍，几个老师

都在学校食堂吃了饭，而孟晓涵，也难得一次的没有回家。

他趴在栏杆上，仔细确定了孟晓涵只是把带着的雨衣罩在没有被顶棚遮挡的自行车上，而不是趟水回家之后，心中的喜悦简直无法形容，立刻飞奔下楼，连伞也顾不上打地冲进食堂，用最快的速度吃完了那一餐饭，头一个回到了教室。

教室里只有两对喜欢在最后一排靠竖起的参考书挡着吃鸳鸯餐的情侣，他是头一个吃完回来的。

他尽量让自己显得不太引人注目，悄悄走到了孟晓涵的位置后方，屏住呼吸回头看了一眼。

瓶子在！

那个粉色的保温瓶，真的在！

那一瞬间，他几乎看到了幸福的天使在他的头上盘旋吹奏着爱情的乐章。

他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回到相隔三排的自己座位。

直接摸出针管来太危险了，他不敢那么明目张胆，他考虑了一下，把手伸进书包，摘掉带着护帽的针头，把那黏乎乎滑溜溜的东西挤了一些在左手食指上。

接着，趁着大批同学都还没回来，他留意了一下那两对情侣的动静，确认他们正两耳不闻桌外事一心只吃磨叽饭后，飞快的溜去了孟晓涵的座位。

拧开粉色保温杯的时候，他的心脏都快跳除了嗓子眼儿，他毫不怀疑，如果这个时候有个老师从后门进来大喊一声赵涛你在干什么，他马上就会心肌梗塞当场死过去。

杯子里还有将近四分之一的水，热气腾腾。

他伸出食指，沿着那不锈钢的杯口内测仔仔细细的转了一圈，确认已经有透明的粘液附着在上面后，才小心翼翼的把杯子拧好，放回抽屉，贼一样窜回自己位置，拿出电子词典心不在焉地打起了游戏。

之后那半个多小时，简直前所未有的漫长。他从未想过时间竟然可以流逝得这么缓慢，慢到他觉得自己这会儿出去跑个三千米马上就能打破世界纪录。

终于，后门处闪过了孟晓涵的身影，她和一起吃饭的几个女生齐肩并排，有说有笑的走过了教室窗外的走廊，一起走进了屋中。

看到她微微带着些雨珠的利落短发，泛着薄红细嫩面颊，和笑出了醉人弧度的小嘴，赵涛觉得，连阴暗的教室都变得比平常大晴天时还要明亮。

喝水，喝水……求求你，喝点水吧。他趴在用架子竖起的书本后，从边缘紧张地偷瞄着孟晓涵那边的情况。

只是这样的动作没谁会怀疑他的，知道他喜欢孟晓涵的人，在最近两个月里已经遍布全班。挺过最难受的那段时间后，他现在反倒可以十分坦然的注视着自己的梦中女神。

可几个女生凑坐了一堆，孟晓涵甚至没坐在自己的位子上，围成一圈，叽叽咕咕的聊个不停，时不时爆发出一阵悦耳的清脆笑声。

没关系，过一会儿大家都回来了就有人要休息，要休息她们就不好意思聊了。再多等会儿，多等会儿就好。他恼火地敲了敲自己的头，继续趴在桌上观望着。

坐在孟晓涵座位上的是方形彤，这些女生中，就数她笑得声音最大，即使笑得也最好看，他依然感到有些厌恶。

他喜欢矜持庄重一些的女孩，对过于活泼外向的女生，会连做朋友都感到有些不情愿。

没想到，方形彤扭头看了他这边一眼，正好看到他打量那边的动作后，捂着嘴又是一串笑，还小声说了什么，结果让孟晓涵的脸稍微红了一些，拍了她一巴掌。

一定是在开他的玩笑……一定是。赵涛苦涩地把脸缩了回去，用厚重的书本挡住。

是啊……没有什么长处，相貌平平身高一般，除了嘴皮子能在熟人

面前利索一会儿，几乎就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東西，別人就算想夸他，恐怕都只能憋出一句作文写得还不赖而已。

孟晓涵呢，成绩绝佳，相貌清秀，性格温柔，班上男生选美也许选到前五才能想起她，选未来老婆她放第二没人敢坐第一。

想向孟晓涵表白的男生，恐怕比两位班花都多。他沮丧的把脸埋进胳膊里，不知道女生们有多少在背后嘲笑过他这只癞蛤蟆，想必至少也有两位数吧。

他撕掉一块手指甲边上的皮，当感到紧张又没有事做的时候，他就会忍不住做这样的动作，稍微有些痛，但只要注意并不会见血。

把撕下的皮塞进嘴里，小心地咀嚼着，他探出头，再次看了过去。

结果，他看到了让他完全没想到的场景。

方彤彤笑嘻嘻地举起了孟晓涵的保温杯，拧开盖，咕咚咕咚的把剩下的水喝了个干干净净。

一滴都没剩。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二）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七）

我！操！

脑子里第一时间闪过去的，就是一连串的脏话。赵涛抓着手里的书，险些把书皮扯裂。

他紧张张张充满期待地等了大半个中午，竟然换来了这样一个滑稽的结果。

他一点都不喜欢方形彤，那种咋咋呼呼大惊小怪像个炒蹦豆一样停不下来的女生，再漂亮他也没兴趣。

可是……锁情咒并没有附带解除的方法，可能当初创下这门符咒的古人，并不觉得会有男人需要解除吧。

可他现在非常需要！他想象不出方形彤爱上他之后会发生什么，那种女生他根本应付不来。

他紧张兮兮的再次把头探出去，孟晓涵有点生气，但没有表现出来，只是微笑着拿过水杯说要出去接水。他能猜到，孟晓涵一定会把别人用过的杯子洗上十七八遍，他费尽心思抹上去的那点体液，肯定连残渣也不会剩下一点。

就在他沮丧到无以复加的时候，背对着这边的方形彤突然又回头看了这边一眼，毫无意外的，再一次和他的视线连接到一起。

和刚才的戏谑完全不同，这次的眼神，突然燃起了奇妙的热切，就

像是一个贪财的商人原本在看一块臭石头，结果不小心剖出了价值连城的翡翠一样。

他吞了口唾沫，缩回到竖起的参考书后，不敢再看那边。

没想到，那边的凳子哗啦一响，方彤彤站了起来，很突兀地离开那个小小的女生圈子，走到他前面那排座位，绕过去碍事的桌子，一屁股坐到了他身边空着的位置上。

赵涛一直都知道，方彤彤是班上仅有的几个用着点化妆品的女生，那淡淡的香味，让他更想爬起来逃走。

“干嘛？有事啊？”他扭过头，硬梆梆地问。他可以确定，这绝对是他上学以来对女生用过的最恶劣的口气。

方彤彤抬手撑着腮帮，歪着头看向他，乌溜溜的眼珠都在发亮，校服带松紧的袖口被她故意捋了上去，露出一段纤细修长的腕子，上面绕着一根串着小珠的红绳。她盯着赵涛看了一会儿，神秘兮兮地凑近了一些，小声问：“喂，你是不是特别喜欢孟晓涵啊？”

“有你什么事儿吗？”他口气不自觉地变得更加恶劣，实际上，心里的厌恶也在迅速的上升。

“她们都说你喜欢孟晓涵。”方彤彤红红的小嘴撅了一下，那种稍带委屈的模样在他心里不轻不重地敲了一下，“刚才我喝她口水，你就瞪我，跟我偷了她东西一样。她都没说什么，你干嘛这么小气啊？”

“我、我没有。”他生硬地答了一句，气哼哼地把视线转回到桌面上的参考书上，其实上面的每一个字他都看不进去。

“骗人。你刚才眼珠子都恨不得飞出来。是不是眼气我啊？”方彤彤挪了挪身子，一下离他更近了些，“我能和孟晓涵间接接吻，你就不能。”

“废话，你是女的，能一样吗？”他没好气地甩回去一句，心里越来越觉得暴躁。

最前排两个回来的男生颇为羡慕地张望了这边一眼，毕竟全班都知道方彤彤正不顾一切地追求着外班的那个帅哥，几乎不怎么和班上的男

同学打交道，坐这么近小声聊天，可以算是破天荒头一遭了。

“喂，你说，我好看还是孟晓涵好看？”方彤彤又挪了挪，那张小脸已经伸到赵涛前面的书后，“不许偏心，说实话。”

他不自觉地往远处躲了躲，抿着嘴憋着不吭声。

“怎么了？不敢说？”方彤彤抬手捏住他的胳膊，摇晃了两下，“你也知道是我好看吧。”

“嗯，是是是，就你最好看。”他赌气一样，皱着眉，瞪着眼回答。

“本来班上就是我最好看。”方彤彤颇为得意地晃着小脸，毫不羞涩地说。

“行行行，我知道你最好看，好看的不得了。赶紧去骚扰那个大帅哥吧，别烦我了。”他满心盼着锁情咒没有生效，可直觉告诉他，大麻烦好像已经近在眼前。

方彤彤噌的一下站了起来，响亮地拍了一下桌子，成功把包括后排那两对情侣在内的所有同学注意力都吸引了过来，然后，她清脆地大声说：“以后谁也不许再提外班那个不识好歹的货，我宣布，我再也不喜欢他了！再追他，我就是王八养的！”

教室里顿时安静下来，几个和方彤彤关系不错的女生都惊讶地看着她，刚端着水走进门的孟晓涵也被吓得愣在门口，犹豫了一下，才飞快地跑回自己座位。

方彤彤哼了一声，若无其事地坐下，还跟刚才一样趴在桌上看着赵涛，笑咪咪地说：“呐，我跟他没关系了。”

“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他已经几乎是在求饶，装傻一样地说，“方彤彤，我之前和你一天都说不了一句话，你.....你这是抽什么疯啊。”

“是啊，我可能脑子是有点不清楚了。”方彤彤的声音变低之后，比平常那脆生生的水萝卜一样的嗓子好听了不少，“我突然觉得你比以前顺眼多了，越看越好看。”

“滚，少来讽刺我。”他瞪了她一眼，手心却已经紧张得出了汗。

锁情咒看来真的发挥了作用，可惜，却放错了人。

被有钱的单亲妈妈带大的方形彤估计从没受过这种鸟气，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她气鼓鼓地咬了咬嘴唇，硬是忍了下来，小声说：“赵涛，你有没有可能不喜欢孟晓涵啊？”

“这和你有什么关系吗？”他几乎喊了出来，拼命想把不该萌芽的感情直接扼杀掉，长这么大，他还没对哪个同龄女孩这么凶过。

方形彤被他凶神恶煞的脸吓了一跳，跟着，水盈盈的光迅速在眼底浮现，滚来滚去的泪珠儿，仿佛马上就要掉出来。

但她狠狠眨了眨眼，硬是把那股水气眨没，然后哗啦一下带翻凳子站了起来，“告诉你，我说和我有关系就是和我有关系！你爱说不说！甩脸子给谁看呐！呸！”

对，生气吧，千万气到再也不想理我才好。他望着方形彤迈过凳子离开的背影，在心里卖力的祈祷。

然而，晚自习开始之前，斜后面地同学拍了拍他，递来一个纸团。

他皱了皱眉，低头小心翼翼的拆开。

那是方形彤写来的，落款的签名，第二个彤字的右边还被画成了三个桃心。

“我比孟晓涵好看多了，你就不能不喜欢她，来喜欢我吗？”

（八）

尽管自慰的频率可能比全班所有男生都高，可以被划为淫秽物品的存货估计也冠绝整个年级，但赵涛一直坚信自己是个对待感情非常认真纯洁的男生。

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所以即使对同年级的女生身体依旧充满了遐想，他也不愿意因此而将错就错的对方彤彤张开怀抱。

他没办法想象方彤彤穿上婚纱站在他身边的样子，就像他没办法想象孟晓涵赤身裸体摆出淫荡姿态的模样。

在他还有些稚气的心里，这两种女性代表的意义泾渭分明，互相不可能有所交集。

而现在，方彤彤却偏偏要试图进入孟晓涵所属的领域。

他没有回复那张字条，他不知道该写什么，本来打算冷冰冰地拒绝，可一想到中午方彤彤泪光盈盈的模样，心里就一阵不忍，只好把纸重新揉成团，放进了文具盒的下层。

如果说完全没有一点高兴，那绝对是骗人。赵涛清楚得很，从小到大，这还是第一次有女生——而且是这么好看的女生主动对他说类似表白的话，就算是咒术的效果，他也难以压下心中的喜悦。

只是他不得不克制那种悸动，否则，他一定会离孟晓涵越来越远。

更让他苦恼的是，究竟还该不该继续想办法对孟晓涵下手，如果成功，会出现什么局面？天不怕地不怕的方彤彤会不会让他之后的高中生涯彻底变成一团浆糊？

整整一个晚自习，他干什么的心思都没有，可能是脸色太过难看，盯班的李婕老师绕过来的时候还担心的问他是不是病了。

晚上到家，小姨还没回去，问了问他最近的学校生活，照例关注了一下成绩如何钱够不够花。

在父母都不怎么强求他好好学习的情况下，他完全是仗着还算不错的头脑在学校混日子，估计也能混个马马虎虎的大学，混一张凑凑合合的文凭，小姨也不过是问问而已，比起他，表妹在初中的成绩显然更加要紧。

应付完那种例行公事的亲情，他回到卧室，专门找了本女主角和方彤彤性格类似的小说，泄愤一样地来了一发。事后，他还不忘小心翼翼地用针管把今天的新体液换进去存好。

他相信，自己一定还有机会。方形彤绝对不会成为他和孟晓涵之间的绊脚石，就算成为了，他也要全力一脚踢开。

可惜，事与愿违，当晚，他偏偏就梦到了方形彤。

梦里的她穿着雪白的连衣裙，带着缀有蝴蝶结的圆边草帽，和他在河里互相泼水，随着身上越来越湿，少女紧凑修长曲线曼妙的娇躯变得若隐若现，她没有穿胸罩，只穿了一件紧梆梆的背心，当衣服贴合在皮肤上，两颗小巧的乳头，就突起成诱人无比的蓓蕾……

如果不是有自慰的习惯，他敢保证，之后发生的事一定会让他梦遗。

醒来后，他气冲冲地拧了一柱擎天的小弟弟一把，爬起来准备上学。

直到周末之前，勉强还算风平浪静，就是方形彤宣布放弃先前追求者的宣言在年级引发了不小的轰动，据说那位一直很嫌弃方形彤的帅哥还有点不甘心，特地来找了方形彤一趟，结果，被劈头盖脸臭骂了一顿。

坦白说，赵涛很是有点小开心，尤其是他知道，那都是因为他的缘故。

不开心的是，方形彤那一喝之后，孟晓涵竟然换了杯子，换了一个容量很小，每个课间去接一次水刚好够下一个课间喝的那种金属保温杯。

真是让他愁得满肚子婉约派宋词。

文科不被重视的缘故，班级的学习气氛远不如被严加看管的理科班，老师都是新人，也基本镇不住班上那些比较顽劣的学生。尽管期末考近在眼前，高三也就在前方招手，到了周六晚自习的时候，班上还是有足足三分之一的学生不在。

托父母常年不在家的福，他已过世的奶奶恰好又和教导主任的母亲是好友，闹出过一次神经性偏头痛的 he 比大多数同学都要自由得多，不必翘课也能说走就走，只要自己给班主任写个假条就好。

但因为孟晓涵，他整个学期都尽量保持着全勤。

考前倒数第二个周六，平常稳稳会缺席的方形彤，破天荒留在了教室里。

人不多的晚自习，座位基本上是完全混乱随意的状态，只要不弄出影响其他人的动静，怎么组合都好。

赵涛的同桌早早就跑去了男朋友身边，一起选了个后排的位子，一人挂着一只耳机满脸幸福甜蜜地享受着随身听里的悠扬情歌。

当时，一个叫周杰伦的台湾歌手才刚刚开始冒头，刘若英、孙燕姿还是班上女生中的主流，他那个总是装着郑智化专辑磁带的随身听，基本只有他自己听过。

铃声响起，他摸出耳机，准备在那个台湾瘸子嘶哑低沉的嗓音中和数学认真较量一下，以免期末考的成绩太过难看，影响之后本来就被补课瓜分掉大半的暑假中仅剩的自由时光。

他的手还没从书包里拿出来，身边就噗通坐下一个人。

方形彤笑嘻嘻地从口袋里摸出一盘磁带，推到他的面前，邀功一样地说：“呐，新华书店音像部买的，正版磁带，郑智化的。一起听会儿成呗？”

（九）

“你自己没随身听吗？”他下意识的往后缩了一下，口气无法控制的烦躁起来。

“我早换MP3了，这带子是送你的。你不是喜欢郑智化吗？我专门去买的。”方形彤侧着脸笑盈盈地看着他，满脸捡回球的小狗一样的邀功表情。

心肠怎么也继续硬不下去，他口气软化了一些，拿过磁带，打量了一下，“你怎么知道我喜欢郑智化的？”

“你的哥们不够意思呗。”她笑嘻嘻地说，“打听你一大堆事，也就几碗牛肉板面。”

好吧，按他平时身边那几个朋友的德行，方彤彤这样的女生绝对有求必应，请板面都纯属浪费。

可这身价也太低了吧？他有点生气，闷闷不乐地掏出随身听，拆掉磁带的包装，塞进卡槽里。

“喂，说好一起听的，给我个耳机啊。”她撅起嘴，不轻不重地捏了他手肘一把。

一起听歌耳机有两种戴法，一种是都戴外侧的耳朵，然后跟连体婴一样并在一起，另一种则是都戴内测，让耳机线楚河汉界一样把两人分开。

方彤彤坐在右边，看她伸手就来够右边的耳机，赵涛连忙拿下另一边的递给她，防贼一样地说：“给，你用这个。”

方彤彤皱了皱鼻子，白了他一眼，嘟囔了一句什么，不过他没听清，也懒得理会。

做了会儿数学题，方彤彤看老师溜达出去跟隔壁班的同事聊了起来，伸过脸小声说：“你平常这会儿不是都看小画书的吗？今天怎么不看啦？”

书包里的确还揣着两本前一阵才买的功夫旋风儿，但他今晚是真的准备复习数学稍微提一提期末成绩，于是没好气地说：“这是晚自习，我学习才是正常的吧？而且……而且那叫漫画，不叫小画书，你这都什么年纪的人用的词儿啊。”

“好好好，漫画漫画，是漫画。那你不看，借我看看呗？”她还是笑嘻嘻地看着他，完全没有生气的样子。

耳机里正好放到“苦涩的沙吹过脸庞的感觉”的歌词，和他现实中的体会奇妙的配合到一起，他无奈地抽出一本，从桌下塞给她，“给，看吧，看完我这儿还有。”

他在心里哼了一声，功夫旋风儿这种漫画女生不宜的程度恐怕仅次

于城市猎人——也就是无删节的侠探寒羽良，能就此让她讨厌一下自己也好。

果然，没翻几页，方形彤就看到了女主角几乎每一段故事都会出现的破衣裸体，和男主角那色度爆表的猥琐神情。她咧了咧嘴，又凑过来小声问：“这不是你最喜欢的那个安啥充画的啊？”

“安……达充，不是安啥充。”他一把扯回功夫旋风儿，也有点不好意思继续闹她，万一被她一生气告给老师，可要吃不了兜着走。

好哥们孙博今天还的我爱芳邻正好还在抽屉里，他摸出两本，递给她，“喏，这个是。这个也比较适合女生看一点。”

不知道是否方形彤故意，交接书的时候，她一下握到了赵涛的手上。

她的手指很凉，很滑，和她比起来，赵涛的手简直就像一张砂纸。

他的心猛地跳了两下，连忙摆正头，把视线投回到令他晕头转向的数学符号中。

“你们男生是不是都喜欢看刚才那种啊？”方形彤翻了几页，又凑了过来，这次凑得更近，说话的时候，嘴里的热气都喷到了他戴耳机的耳朵上，让他忍不住缩了一下脖子。

“我都喜欢，都挺好看的。”他敷衍地回了一句，逃难一样往左挪了挪。

他想象过无数次和女生如此接近的场景，但没料到这一天真的来了，却让他紧张地想逃。

一定是因为角色不对，如果是孟晓涵，他肯定会非常乐意一起把耳机戴在外侧，凑在一起看任何她喜欢看的漫画……好吧，孟晓涵……从来不看漫画。

“这跟余蓓爱看的小姑娘画书差不多嘛……”方形彤翻了小半本，嘟囔着说，“你怎么喜欢看这种啊？”

“我爱看得多了，不用你管。”他晃了晃头，耳机里恰好播放到年轻

时代的歌词——喜欢上人家 / 就死缠着不放 / 那是十七八岁 / 才做的事。

这……算是被缠上了吗？他狠狠抓着头发，觉得脑袋都大了一圈。

后面方彤彤倒没再做什么出格的举动，老师回到教室后，她就安静地听着并不感兴趣的郑智化，看起了此前没听说过的安达充。

第一节晚自习下课后，方彤彤把看到一半的我爱芳邻塞进抽屉，抓住起身想上厕所的赵涛，有些生气地说：“这个安啥充，他怎么把和也给画死了？”

平常难得有女生和他讨论漫画的话题，他不自觉地坐了回去，解释说：“你没看出来吗？其实小南喜欢的是……”

“我知道啊，小南喜欢的是达也，可这个和也一死，不是很赖皮吗？”方彤彤认真地说，“喜欢的人要靠自己使劲去追去抢下来才行，才理直气壮。他这么一死，达也最后就算和小南搞对象了，也要被人说是占了死人的便宜。多气人啊！”

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很有几分气势地说：“要让我画，达也一定要堂堂正正的赢过那家伙，然后让所有人心服口服地娶小南。”

“方彤彤，你也看开漫画啦？真稀罕呀。”斜后面的余蓓探出了头，和她现在的同桌黄娇一起看了过来。

那两位都是女生中的漫画忠实读者，如果不是少女漫画这个分类赵涛实在不感兴趣，这倒是和余蓓找到共同话题的捷径。

看几个女生聊了起来，他连忙趁机起身，逃一样跑去了厕所。

路上遇到孙博和其他几个哥们正往回走，那个高壮胖子径直走过来搂住了他，压低声音嘿嘿笑着说：“你小子给方彤彤灌什么迷汤了？现在在全年级都在传，三班班花眼睛被屎糊了，先前的帅哥不要，一门心思盯上你了。”

一股无名火窜了起来，他抖了一下肩膀睁开孙博的胳膊，故意挺了挺胸膛，说：“说不定我就刚好是她喜欢的类型呢，倒是你，一碗板面就把哥们卖了？”

“哎哟哎哟，”孙博故意做出讨饶的架势随手挡下他没真用劲儿的拳头，“这不是想帮你吗，方形彤这样的想倒追你，哥们几个还能给你下绊子不成？你俩成了记得请吃饭啊，那顿可不能光吃板面了，少说也得金汉斯。听见没？”

“滚。”伴随着他气冲冲的回答，下节晚自习的上课铃响了。

（十）

第二节晚自习，方形彤耐着性子看了快一个小时我爱芳邻，下课打铃的时候，才扯下耳机，把书还给赵涛，有些不满地说：“你平常跟孙博坐一块时候不是挺能聊的吗？怎么你都不理我？”

赵涛翻了个白眼，有气无力地收起进度几乎等于零的数学参考书，“我不知道跟你聊什么好吧，分班后咱俩第一个学期加起来都没说过超过五句话，我哪儿知道跟你聊啥？”

就跟故意挑话题一样，方形彤气哼哼地指了一下我爱芳邻的封面，说：“我不喜欢那个小南，你们男生都喜欢那样磨磨唧唧的女生吗？”

“磨磨唧唧？”在赵涛心目中的漫画女神，古贺春华和浅仓南绝对稳稳占据着头两把交椅，这是对着游人、唯登诗树之类的漫画家笔下的女孩手淫多少次也不会改变的事实，他马上本能性地反驳回去，“谁告诉你小南磨磨唧唧了！你这样的女生不喜欢很正常，谁叫人家运动万能成绩不错人缘还好，而且长的好看，你就没有哪儿比得上人家，你这叫嫉妒。”

“呸，我嫉妒个小画书干嘛。”她老大不服气地说，“你说，她喜欢不喜欢达也？”

“当然喜欢，他们俩……”

都不等他说完，方形彤就立刻说：“那还不磨叽？整天就知道打哑谜，喜欢就说啊，喜欢就追啊。看看人家新田妹。”

“都和你一样，我们这种男生就别过了。”他随口抱怨了一句，抓起书包往里塞今晚要用的东西。

看旁边的同学已经走得七七八八，剩下的几个都是县里过来的住校生，准备多上一节自发晚自习，方彤彤鼓了鼓腮帮子，突然说：“我怎么了？我倒是也想等人追，可追我的我都不喜欢啊。难道让我死等着看喜欢的男生都去追别人啊？凭什么？”

赵涛实在不知道该怎么回话，剩下那些同学突然投过来的视线让他浑身不自在，他抓起书包书甩到背后，丢下一句：“我回家了。”就直奔后门而去。

出门前他回头看了一眼，方彤彤愣愣地坐在那里，望着他留下的空座位发呆。

怎么办？这下该怎么办？他蹬着车子，出来晚一些的好处就是路上清静了很多，恰好让他冷静一下发热的大脑。他根本不是能强硬对待女生的性格，他已经能感觉到自己故意维持的厌恶正在飞速消退，心底甚至有个声音在轻轻地说，和她谈恋爱吧，反正都已经让她中咒了，起码，这个女生玩得很开，说不定，还能就此告别处男呢。

那么好看的活生生的女同学，难道不比汗津津的巴掌好吗？

啊啊……烦死了！他抓了抓脑袋上的短毛，完全陷入到荷尔蒙与意志力的战争之中。

方彤彤绝对是故意的，之前肯定洗过头，坐在他身边的时候一个劲儿往他鼻子里飘那淡淡的橘子香，闻得他心猿意马，压根看不进去半个字。

夜风吹了他一路，身上还是热乎乎的，燥的不行。看来今晚上起码得打两枪才行。

他擦了一把脑门上的汗，拐进了家属院门口的上坡。

没想到，刚把车子放好小房门锁上，他就看到了方彤彤，扶着一辆红色的变速车，气喘吁吁地站在他面前。

“你……你也骑得太快了吧？我……我都跟不上了。”她撅着嘴，看向旁边陈旧的居民楼，“你家在哪个单元啊？几楼？”

“你跟到这儿干吗？你家……不在这个方向吧？”赵涛抓着书包带

子，呼吸不由自主的再次急促起来——夏装校服本来就是很薄的面料，方形彤又恰好站在院里小房上挂的照明灯前，光把她姣好的腰肢轮廓几乎完整的透了出来，投进他的眼底。

“看看你住哪儿呗。以后放假没事，不还能来找你玩么。”方形彤笑嘻嘻地说着，“叔叔阿姨一走就好几个月，礼拜天你怎么吃饭啊？”

他皱着眉不太高兴，但还是回答说：“想吃省钱的就去小姨家蹭两顿，懒得去就到外面吃咯。反正也要出门跟哥们联星际，哪儿还吃不成顿饭。”

“哪天我来找你你可不准出去，饭我会做，保准好吃。”方形彤颇为自豪地说，仿佛大老远追过来就为告诉他自己也有贤妻良母的本事一样。

他叹了口气，看着她额头亮晶晶的汗，终于还是软了心肠，走过去帮她扶住车子，“擦擦汗吧。我家就在那儿，呐，二单元六号。三楼左手边儿。”

方形彤扑哧一声笑了出来，摸出手绢擦了擦脸，“成，这就没白来，累得跟傻子一样，算你还有点良心。”

“行了，要是就想知道这个，你也知道了，赶紧回家去吧。这么晚了，可别出事。”他摸出钥匙，回身又去打开了小房，把车子拽了出来。

“干嘛？你这么晚还要出门啊？”方形彤楞了一下，好奇地问。

“送你回去，这都十点了，让你自己骑车子回家，要是出了什么事得后悔死我。”他把书包锁进小房，跨上车座，“你稍慢点，我这破坤车可不如你那车子好骑。”

方形彤的眼睛笑成了两弯月牙，喜滋滋地说：“你不用送我也告诉你我家在哪儿，就在XX小区3号楼401，你可别记岔了。”

“我就是送你回去。”他无奈地说，“你怎么这么烦啊。”

“哦，那走吧。”

他蹬到方形彤身边，和她并排骑了出去。

这是他第一次和女生单独相处这么长的时间，周围没有一个认识的人，行道树和路灯从两旁划过，清凉的风把夏季的炎热暂时驱离，一切，都舒适的犹如梦幻。

最重要的是，他每次扭头去看身边的方形彤，都能发现方形彤也在笑吟吟地看他。

他梦想过无数次，自己偷偷瞄着孟晓涵的时候，对方能恰好回过头来，对上他自以为痴情的视线。

而如今，成为被希冀的那一方，让他的心里突然之间充满了无法言喻的神秘喜悦。

他的话一连串的从嘴里蹦出来，和方形彤聊得就像多年以来的青梅竹马。

而他的唇边，早不知何时带上了笑。

（十一）

“你家也没人吗？”顺着方形彤指的位置，赵涛很意外的看到了和她家一样黑着灯的屋子。

“这个点儿当然没啦，请的阿姨做好饭放桌上就下班，我妈就算回家也是半夜了，今儿礼拜六，八成不回来。”方形彤很无所谓地说，“要不上去坐会儿？我们家那阿姨手艺没的说，做的菜可好吃了，我给你加热，咱一起吃个宵夜？怎么样？”

脑子里不受控制的闪过两人吃饱喝足天雷勾动地火滚上床结果被她妈妈回家撞破然后闹大的幻想，他摇了摇头，有点紧张地说：“还是算了，太晚了。被你们邻居看见不好。”

“管他们嘞，我家又不是你们那种老家属院，满院子爱嚼舌头的老八婆，不惹到邻居头上，他们才懒得管咱。你等会儿我，我放了车子就来。”方形彤把车子推进楼道，借着亮起的声控灯，搬下地下室。

不一会儿，她就跟怕赵涛趁机逃掉一样跑了上来，把有点乱的头发顺了顺，难得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要不上去，就陪我在这儿说会儿话吧？”

回去也不过是看会儿书手淫两次睡觉，他考虑了一下，点了点头，把车子一支锁上，跟她一起站到楼道口花坛之间的阴影中，“那就再聊会儿。”

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方形彤啊哟叫了一声，很失望地说：“聊不了几句了，这.....这马上就十点半了。你回去都要十一点了。”

她贼兮兮地转过头，盯着他说：“要不我明天去找你玩吧？我听孙博说了，你家里好几台游戏机，还有我MP3 那厂子出的呢。教我玩玩呗？”

表妹时不时会来他家玩，所以那一叠盗版盘里不少都是可以带着女生一起玩的类型，可惜的是在此之前，唯一用的上的机会就是哄他那顽劣不堪还肥嘟嘟的表妹。

“好啊。你大概什么时候来？”他咬了咬牙，决定放明天约好一起联星际的同学鸽子，实话实说，面对方形彤这种等级的女生，一旦克服了之前心中的障碍，和她下跳棋都会比和那帮朋友玩任何游戏都值得。

“我给你打电话吧。”她的眼睛亮晶晶的，在这种时候真是好看极了。

“哦，好，我家电话是.....”

“不用，我早问出来了。就是之前一直不好意思打。你老板着脸，我都有点怕你了。”方形彤扁了扁嘴，故意做了一个夸张的委屈表情。

“行，那我回去了。方形彤，你家可真够偏的.....”他看了看天上的月亮，开玩笑地抱怨了一句，“你上晚自习可真够放心的，也不说让你妈给你请个保镖。”

“你给我当保镖好不好？”方形彤笑着拽了一下他的校服，“晚自习结束送我回家，行吗？”

以她受欢迎的程度，要是在男生中说一下缺护花使者，当晚她两边

的车子就能堵了校门口。

这让他的心底升起一股无法克制的优越感，同时心里也稍微有点佩服隔壁班那个帅哥，这样的攻势都能保持定力一心扑在自己女友身上。

“那你给工资不？”他随口开了个玩笑，心里已经决定了之后放学的行程额外多加半个小时。

“给钱就没意思了，你要点别的吧。比如.....我给你做饭吃这样的，都行。”方形彤笑咪咪地摇了摇头，长马尾在后面晃过来，荡过去。

一个大胆的念头突然爬上心头，他壮了壮胆子，小声说：“要不.....你跟我拉拉手吧？”

话一出口，他就恼火地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明明想说让她亲自己一下，试试看符咒的效力到底有多强呢，结果最后开口，还是变成了拉手这种事。

以方形彤的性格，拉手这种要求恐怕都没有什么好害羞的。

方形彤怔了一下，跟着扑哧笑了出来，脸色微红地说：“就这样啊？我还以为你会和那个什么功太郎一样净提点下流的要求呢。那.....你闭上眼，把右手伸出来。”

“闭眼？”他不解地皱了皱眉，但还是乖乖伸出手，把眼睛闭上。

算了，拉手就拉手吧，反正对他来说，都是一次了不起的飞跃——要知道，上次他真正和女生亲密的拉手还是小学体育课老师要求结对玩游戏的时候。

马上，一只软软的，凉凉的，稍微有点汗在掌心的小手，就微微发颤地拉住了他的。

不是握手那种礼貌的方法，而是用拇指和手掌，轻轻的捏住了他的三根指头。

他的胳膊激动地绷紧，尽情的享受着手指传来的绵软触感。

没想到，紧接着，一个温热的，比她的手掌还要柔软很多的东西，结结实实地贴上了他的脸颊。

他睁开眼，就看到拉着他手站在那里的方形彤，已经是满面飞霞。

这一夜，他难得的没有自慰，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直到天边泛起鱼肚白，才昏昏沉沉的睡去。

直到睡着前，他被亲过的那边脸颊，都在隐隐约约的发热。

热得像被打上了什么烙印一样。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三）

求助一下，我大号不能发帖了。

一直提示我“你的ID或者IP被全站禁言，禁止发布帖子，如有疑问请联系管理员”

我snow_xefd的帐号被炮了？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十二）

叮铃铃的电话铃足足响到第三声，四仰八叉躺在凉席上的赵涛才意识到，那是方形彤，而不是觉得他不在家就会晚点打来的爸妈日常问候。

他手忙脚乱地从床上爬下来，拖鞋都顾不上穿，噼噼啪啪光着脚冲到电话机旁边，接电话的动作太大，差点把话机掀翻，“喂，喂！”

“哎呀，你接个电话干嘛这么大声啊。是我，方形彤。你才醒？”

他抬手蹭掉糊成一团的眼屎，瞄了一眼挂钟，“我操……都十一点多了？哦……我昨晚没睡好。”

“嘻嘻，怎么啦？失眠啦？因为我吗？”

他立刻哼了一声，“打游戏没注意时间而已。”

“行行，你说是啥就是啥。那你赶紧起来收拾收拾，我马上出门，半个小时准到。我可直接上楼敲门啊，你别到时候还没洗完脸。”

他连忙在旁边电视机屏幕上照了照脸，“告诉你，我起床五分钟就

能出门。就等你半小时，不来我可就出门打星际去了。”

“不行不行，”方形彤似乎是想起了什么，“我.....我动作慢，你多等十分钟，啊不，多等我二十分钟。”

“那不都十二点了？你要不来，我连小姨家的饭都蹭不到了。”

“我说了我准来，我要不去，我.....我就是王八养的。”方形彤在电话里郑重其事地说，“我路上买吃的，你别管了，饿不死你。对，你家电话有来电显示吗？”

“有啊。怎么了？”

“这是我家电话，你赶紧拿电话本记下来。班上可没几个知道的，不许外传，听见没。我出门了，一会儿见。”

啪嗒，还没等他回话，那边已经挂了机。

来自女生的、不是因为学校事情打来的电话，这还是头一个。他盯着电话发了会儿呆，才想起什么一样跑去拿来自己的电话本，小心翼翼的从最后往前翻了几页，在那处不太容易被哥们发现的地方，认认真真的抄下了方形彤的电话。

不到五分钟，他就洗完脸刷完牙穿好了衣服，因为方形彤要来，他不敢像平常在家玩游戏一样吹着电扇穿三角裤衩，考虑了一下后，他插上电打开了空调，关好窗户，换上了短袖衫和及膝短裤，一贯怕热的他，这样的形象应该算是不太难看了吧。

看了看表，他飞快地冲进厕所，没拿书也没拿GameBoy，认认真真以破记录的速度上了个大号，用时三分钟。

之后将近十分钟的时间里，他的脑子里简直上演了各种源自小说漫画动画毛片的香艳场景。

比如方形彤不小心翻到他的黄色收藏结果春心大动啊，不小心点开他电脑上的黄色电影结果春心大动啊，或者和他吃着吃着饭看着他就不留神春心大动啊.....

发现方形彤第一次登门，自己就满脑子色情狂幻想实在不太好，他

挣扎了一下，做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他冲进卧室，随便找了本成人漫画，迅速地打了个飞机。

果然，热血沸腾的小弟弟吐过之后一下子就冷静了很多，他满意的提上裤衩，把卫生纸团起来丢进纸篓，想了想又捡了出来，跑到厕所扔进马桶冲掉。

“呼……”他蹲到电视柜前，从抽屉里翻啊翻啊，把里面的P S盗版碟全掏了出来。和同学对干的拳皇实况之类是用不上了，平常哄表妹的游戏大都是低龄游戏还都是一串串的日文片假名，方彤彤应该没有什么兴趣。

不行就玩那几个恐怖游戏让她看吧，就当看互动类恐怖片了。

正在苦思冥想该用什么填充她来之后的时间，当当当，门被敲响

了。

“来啦！”他用自己都吃了一惊的音量喊了一句，手忙脚乱的跑去开门，路上咣当碰了一下茶几，疼得他差点眼泪都冒出来。

一看到他呲牙咧嘴的样子，方彤彤就撅起了红艳艳好像涂过什么的小嘴，“干嘛啊？这么不想看到我？”

“不是不是不是，我撞桌子上了，疼得。”他连忙解释，让进了她。

周日晚上的晚自习没有规定必须穿校服，算是学校里和偷偷补课期间一样难得的便装时间，但他的印象里，方彤彤以前在学校从没这么穿过。

起码，之前她就绝对没穿过裙子去上课。

看她拎着扁扁的书包，摆明了是要从这里直接和他一起去学校，那今晚，就是她头一遭在教室这种打扮。

嗯……不能说不好看，但实在不像是个高二的

女生。

头发到还只是中规中矩地扎了长马尾，多戴了一个双兰花款的头花，别起前帘的小发卡，也是很精致的设计。侧面借着反光，他可以确

定，方形彤涂了很淡色的口红，不过这也是他唯一能辨认出来的化妆品了。

小V领的短袖衫，用宽腰带扎住细细的腰，柔顺的及膝裙下，是一双紧凑结实的笔直小腿，也许是夏天游泳比较多，皮肤呈现出健康的色泽。细带凉鞋上的左脚腕，特地带了一串细细的脚链，一下子就把他的视线吸了过去，不自觉地注意到她涂成花瓣一样玫红色的趾甲。

余蓓就不敢这么涂，班上敢完全不把教导主任当回事的，一只手就能数过来。

而方形彤，绝对是这只手的大拇指。

“你傻呀，站着干嘛，帮我把东西拎厨房去，快点。”外面看来挺热，方形彤弯腰放下沉甸甸的大塑料袋，抬起胳膊擦了擦汗。

她的短袖衫袖子特别短，就是肩上两块看着长，口还特宽松，这么一抬胳膊，一下就亮给他一片白生生的胳肢窝，带着几根细毛，闪得他眼前一花，小肚子下面当即就是一紧。

“你愣啥啊？”方形彤有点生气地看着他，“我拎上来勒得手指头都麻了，你就不能帮我拿到厨房吗？”

被她撒娇一样的口气激了一下，他连忙过去抓起塑料袋放进厨房。

“这么沉你也不说喊我下去接你一下。”他把里面的菜啊肉啊一样一样拿出来，“我去……你这是买了多少啊，咱俩吃得完嘛？”

“我又不知道你多大饭量。万一吃不饱可丢死人了。”方形彤跟着走进厨房，熟练无比地翻出案板菜刀，打开冰箱瞅了一眼，甩手关上，“没买主食，你可别说你家连米都没有。”

他指了指煤气灶上面的橱柜，“诺，那里头呢。电饭锅我给你找。”

她到一点都不见外，过去就抬手打开门，看着里面放米的大塑料盒，跟在自己家一样随口问：“你一顿一般吃多少？”

“一大碗吧，菜好吃了可以两碗。”他端出电饭锅，跟着楞在了旁边。

往斜上方伸出手去端盒子的方形彤，又一次在他眼前亮出了那宽松的袖口。

这次露出来的不只是腋窝，还有更靠前方的美景——细细的背心吊带，和一片远比胳膊腿白嫩许多的肌肤。

他可以百分之百确定，那是乳房根部侧面的一小块。

（十三）

“愣着干嘛？帮我拿围裙啊。这身衣服我今天头一次穿，我可不舍得弄脏。”方形彤的一句话，总算叫醒了脸上发烫的赵涛。

刚才那一瞬间，他心里闪过了无数个冲动的画面，那些不同的动作，最后都指向一个终点——从方形彤的裙子里扯下她的小裤衩。

每一个男孩体内都藏着一个野兽。

赵涛总算相信了这个说法，连忙转身走开，去拿挂起来的围裙。

完全没发觉他的异样，方形彤轻轻哼着孙燕姿的流行曲，娴熟地在水池边摆好案板，一边拾掇一边问：“赵涛，你没什么不吃的吧？”

他连忙说：“香菜，青椒，这两样我一点都不吃。”

“呀……该先问你一声的。”方形彤摸出一小把香菜，咔嚓对折，丢进了垃圾桶里，“浪费了。”

“我不吃你也可以吃啊。”他随口说了一句，眼睛光顾着从侧面打量她的袖口，想要再找到那片神秘的风景。

“你不爱吃，我就不做了。反正我不挑食。”

看她的动作，的确不是寻常号称会做饭的女生那种番茄炒蛋打卤面的水准，如果她的目的是展现自己贤妻良母一面的话，那她真是成功极了。

不知不觉，赵涛的视线就从没能找到机会的袖口，转移到了她忙碌

摆动的胳膊上。

家里一年到头也看不到几次这样的情景，难得父母从大西北回来休假的时候，做饭的也多半是爸爸。

热腾腾的血渐渐冷静下来，他凑近了些，问：“用帮忙吗？”

“不用不用，厨房有你个大老爷们什么事啊。”她抬起手，调皮地弹了他一鼻子五香粉，呛得他转身连打了三四个喷嚏，笑得她前仰后合花枝乱颤，“玩游戏去吧，好了叫你。”

“没啥想玩的，我陪你吧。”他蹭了蹭鼻子，问，“你怎么这么会做饭啊？我记得你家也没弟弟不是。”

他比较熟的同学里正经会做饭的女生一般都是家里的老大，唯一一个独生女能下厨的，最擅长的据说是炒米饭。

“我家请的阿姨手艺好归好，就是爱唠叨，仗着是远房亲戚，一个劲儿念叨我，说现在的女娃子哦，连个饭都不会做，男人咋个能不跑哟。”方形彤学着家里保姆的方言腔，绘声绘色地说，“念得烦了我就说试试看呗，结果我还挺喜欢做饭的，自己弄得东西才最合自己口，不知不觉，就把喜欢吃的都学会了。”

她单手剁着肉馅，另一手拨了下头发，笑嘻嘻地说：“告诉你哦，我这样会做饭又喜欢做饭的女生可不多咯，走过路过不要错过。”

不太敢直接回应这个话题，他迟疑了一下，岔开说：“你都准备做什么啊？”

“炒个羊肉，氽个肉丸子汤，烧个香菇油菜，咱俩应该就差不多了。要是还想吃，下晚自习热热还能管一顿。”她侧头飞他一眼，“会吗？要不我晚回去会儿，拐这儿给你热了？”

“咱晚上一起吃了再过去不就得了。”他几乎没过大脑的开了口，“学校去那么早干吗？”

她的唇角一下子就勾起了个弧，“你晚自习前不是有固定的饭友一起么。放他们鸽子不好吧？”

可能是不太好，有点见色忘友的嫌疑，可惜，他这会儿就已经把他们放在网吧失掉星际的约了，“和他们啥时候不能吃啊，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

“见色忘友。”她得意地笑着，用筷子夹了他鼻子一下，“幸好我是那个色，不然非戳你鼻子骂不可。”

看着面前那双亮晶晶的眼睛，他刹那间竟然有些恍惚。

会发光，会装满专注，会倒映着自己的影子好像盛下了整个世界，这.....就是有人爱上自己的眼神吗？被这样的眼睛看着，原来是这么幸福的一件事吗？心里的什么东西好像彻底融化掉，他又凑近了点，动了动发干的嘴唇，想要说点什么来回应她的热切。

结果，一块微辣喷香的羊肉塞进了他的嘴里，伴着方形彤充满期待的声音：“尝尝尝尝，快尝尝，好吃不？”

“呃.....烫.....”

（十四）

比爸爸的手艺好，比小姨的手艺好，甚至.....让赵涛吃出了奶奶还在世时候的感觉。

这就是他对这顿饭的最终评价。

满足地摸着肚皮，他一点都不夸张地想，这样的厨艺，他应该能吃一辈子都不腻。

一直以来对方彤彤刻板单一的印象轰然倒塌，其余女生的影子在她强烈的占据能力前不堪一击，纷纷离开了他的心房。

连过往被他最不屑一顾的咋咋呼呼，现在也摇身一变成了活泼开朗的代言，和她在一起，连冷场都不需要担心。一顿简单的午饭，两菜一汤，就吃了快一个小时。

他毫不怀疑，如果方形彤是这会儿把上次的纸条写给他，他肯定会把孟晓涵抛到脑后，马上写下一串好啊好啊好啊。

可看着方形彤在水池前哗啦哗啦洗碗的样子，他又忍不住扪心自问，这真的是自己喜欢的吗？

这是他第一次享受到被追求的愉悦，这会不会就是他轻易动心的原因呢？

而且，方形彤的相貌优势太大了，除了余蓓可以和她相提并论，赵涛实际接触过的女生就没谁能到这个漂亮的档次。

光是有这样女朋友带给虚荣心的满足，他就快要抵抗不住。

娴熟的收拾好一切，完全不让他插手的方形彤哼着歌回到客厅，嗨呀一声坐到沙发上，伸了个懒腰，问：“叔叔阿姨真的一年才回来不到十天？”

他搬了把凳子坐在旁边，没敢挨着她坐下，“嗯，他俩在大西北治沙子，我跟去没法上学，就给我扔家了。反正留的钱够，又有小姨看着，他们挺放心。我也独惯了，没啥。”

“哦，我也差不多，他们一离婚我就没怎么见过那个跑了的。我妈忙着赚钱一礼拜跟我说不上两句话，我见家里阿姨都比她亲。”方形彤说到这儿，瞪了他一眼，拍了拍旁边起码还能再坐俩人的位置，“你离我那么远干嘛啊，我会咬人？”

他有点紧张地离开凳子，坐了过去。

他当然不是怕方形彤，他怕的是自己。

一个随时可能挣脱束缚，仗着对方一定已经陷入爱河，而想要所欲为的自己。

他想要孤独终止于真正的恋爱，而不是单纯对肉体的渴求。他一定要等到自己也真正喜欢上方形彤，否则，他宁愿用手一直解决下去。

看他坐到近处，方形彤满意地笑了笑，很自然地拉起他的手，指了指对面电视柜斜上方挂着的黑白艺术照，“那个就是阿姨吧，挺漂亮的啊。”

“那都是老早的了。现在我妈黑的跟煤球一样，你要按这照片去火

车站接人，保准扑空。”手一被拉住，他的心就立马绷得死紧，整个巴掌连劲儿都不会使了，小了怕她以为要松开，大了怕捏疼她软软滑滑的指头。

这会儿让他端个古董花瓶，估计都没这么紧张。

“咱们玩游戏吧？我这儿有P S，有N 6 4，啊.....不过N 6 4上没买啥游戏。还有台旧点的M D.....”他有点语无伦次，慌张的想要安排点什么事，好让自己跃动的意识里不要总飘出少儿不宜的画面。

方形彤撇了撇嘴，“我都不知道你说的是啥意思啊.....什么这个S那个N的。玩游戏.....我就会电脑上的大富翁，哦.....还有扫雷。”

“那就大富翁吧。”他站起来，想赶快离开柔软宽敞的沙发。

在这地方，他能幻想出十几种摞倒方形彤的体位。

“要不咱们出去逛逛吧，这儿离批发市场挺近的。陪我转转呗？”好像是也察觉到什么，方形彤没跟着起来，而是往下拉了拉有点上缩的裙摆，问。

“啊.....”平常他除了约战网吧就不怎么愿意出门，更何况这还是大太阳照着的夏天，“外面太热了吧。我还想让你陪我一起玩会儿呢。”

“行，要不.....你就先让我看看你平常玩什么吧，好玩我就陪你一起玩。”她马上妥协，把凉鞋一脱，盘腿坐在了沙发上，还颇为认真地从包里拿出眼镜戴上。

客厅不大，沙发上玩手柄线绰绰有余，摆好机器后，他放进去游戏光盘，深呼吸了几次，扣好盖转身拿着手柄走了过去。

“好沉啊。左边这个是方向？”

应该是头一次摸这种游戏机，方形彤不停冒出各种各样的问题，缠着他手把手的教。

很快，他就发现方形彤对游戏机并没有多大兴趣，比起那些配着日本字的酷炫画面，她更大的乐趣来自于让他近在咫尺地指导。

志不在此，当然也玩不出什么好结果来。

他敢说，换个小学生来都比方形彤学得快玩得好。

抱着近乎恶作剧的心态，他去拿出了寂静岭的盘，“你来玩玩这个吧。这个简单，会开枪就行。”

他充满期待地看着方形彤用了半个小时学会怎么控制人物走动，跟着冲进弥漫的雾气里，碰到第一个恐怖的场景……

“呀啊——”尖叫如期而至，同时响起的，还有手柄摔在地上的一声咣当。

他都还没来得及笑出声，像是真被吓到的方形彤，就一把搂住了他的胳膊，贴在了他的身上。

夏天的衣服理所当然不会有多少厚度，他的胳膊，马上就体会到一股充满弹力的压迫感。

柔软，饱满，压在手臂上明明想要弹开，却把他所有的感官一瞬间牢牢吸住。

胸部……那绝对是少女充满弹性的胸部！

（十五）

全部的注意力一下子就集中在上臂，赵涛很艰难才克制住自己，不要因为渴望而挪动胳膊，去寻找方形彤近在咫尺的乳头。

裤衩里的那根棍子，几乎是一下就处于半勃起的状态。

“就是个游戏，看你吓得……”他发现自己的声音有些发干，连忙咽了口唾沫润润。

这清晰的咕嘟一声似乎提醒了方形彤什么，她愣了一下，跟着马上坐直，离开了他的胳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生气地说：“你弄这么个鬼游戏，故意吓我啊。讨厌死了。”

他干笑了两声，捡起地上的手柄，有点心疼的摁了两下确认还能用，过去关了电视游戏机，说：“算了，还是玩大富翁吧。那个轻松点。”

“行，看我斗到你倾家荡产！”方形彤蹬上凉鞋，一点也不戒备地跟着他走进卧室，看电脑桌前就一张电脑椅，自己出去搬了张凳子进来。

就像完全没注意到旁边就是张床一样。

你也太.....太蠢了吧？他的呼吸顿时急促了几分，脑海中闪过一张又一张限制级的画面。

尽管主动拉女生的手他都还没有勇气，可在控制不住的意淫中，方形彤已经用七八种体位来为他的处男送别了。

其实一开始他就想提议大富翁来着。这种俩人需要挤在一台电脑前玩的游戏，毫无疑问可以正大光明地把距离拉近到非常亲密的程度，换人操作鼠标的时候说不定手还能碰到一起。

结果没想到，寂静岭立下了远超于此的功勋，就为了刚才碰到胸部的那一下，他都恨不得把那张盗版光盘装个框供起来。

满身的雄激素一起嘲笑着他脑子里自以为坚持的感情观，一个劲儿的提醒着，方形彤现在正不可自拔的爱着他，对她做什么都可以，就算强奸了她，她也不会报警的。

“你.....你先玩着，我去个厕所。”他在满屋子冷气中出了一身汗，不得不找了个借口跑去了厕所。

看不到方形彤近在眼前的身体，又洗了两把脸，赵涛总算冷静了不少，集中的热血也渐渐撤离了前线，他捏了捏裤裆，在心里骂着，不争气的东西，连恋爱都没开始就想着最后一步，臭流氓。

不就是穿得好看嘛，不就是做了顿饭嘛，不就是拉过手亲过脸还碰了胸嘛.....这不能说明什么，那是肉欲，青春期的肉欲，不是爱情，绝对不是爱情！

他拍了拍脸上的水，盯着镜子看了一会儿，长吁了口气，走了出去。

我喜欢的是孟晓涵那样文文静静的姑娘，她不爱玩不爱闹，没追过其他男生，单纯的像张白纸，那才是我要的女朋友，我会和她一直恋爱到大学毕业，然后结婚，生孩子，组建一个幸福的家庭。那才是我要的，那才是我要的……他在心里重复了十几遍，然后才往卧室走去。

里面已经传出了大富翁的音乐，音箱声音开得不小，让他又有点反感，换成孟晓涵，绝对不会在别人家这么随便，一个女生，这也太不知道自重了。

这时，电话响了。

“等我会儿，我接电话。”他不争气地先给方形彤报告了一声，才跑去电话那边。

“喂，谁啊？”这电话通常只会有他接，他一般也不问找谁。

“赵涛。我。”对面传来孙博的声音，“你搞毛啊，说好一起星际，怎么没来？”

他连忙咳嗽两声，装模作样地说：“我不太舒服，就在家休息了。这也至于打个电话？你们玩就得了呗。”

“哎呀不是这事。少了你我们一样练，刚才还爽了会儿C S呢。我跟你说话儿呢。”那边的口气变得有点神秘兮兮，“喂，知道吗，我在这儿碰见方形彤的初中同学了，同班的。”

“这算个蛋事儿啊，咱班上还有她同学呢好吧，天天碰见至于吗。”

“我还没说完呢，你急个蛋。听啊。”孙博赶紧接着说，“那哥们现在在七班，跟咱们老七班的哥们出来连红警，就坐我旁边，我跟他扯淡时候说起方形彤有可能在追你，你猜怎么着，他跟我说了初中时候的事。”

“我操，那个方形彤初中时候就换过三四个对象，你知道吗，有校内的，还有校外的，屌得不行，哥们我当场就惊了。”

赵涛没好气地说：“他这叫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人方形彤有几个男朋友，他是狗仔队啊知道得这么清楚。”

“他们都X中的，你又不是不知道，那学校本来就破，男的女的都爱玩。他对象今儿也跟着来了，也是他们班的，和他初中就一起了，那女的也这么说，还说方形彤那时候还在外面过夜不回家呢。”孙博说得滔滔不绝，赵涛都能想象出对面话筒边口沫横飞的德行，“赵涛，哥们几个都了解你，这样的女生你肯定不喜欢，可别被人一追脑子一热就答应了。你这样的最不会拒绝女生了，不行过两天哥们找方形彤谈谈，让她别缠着你了……”

“没事。”心里乱成一团，嘴上却冷静得很，赵涛攥紧话筒，说，“你别操这闲心了，打你的C S去吧。我喜欢谁你不也心里有数嘛。”

“成，那就得，我挂了啊，公用电话，我这儿打了快一块钱了。晚自习见。”

“嗯，晚上见。”他咔哒挂了电话，盖好防尘布，扭过头，卧室那边音乐很大，方形彤多半是没听见这边的对话。

一股无名火嗖嗖从心底窜了起来。她初中就搞过对象，肯定也让人摸过手，说不定还让人亲过嘴，夜不归宿，他妈的该干的肯定都干了吧。穿这样跑来家里玩，原来根本就是勾引他呢，亏他还在这儿挣扎自己到底喜不喜欢她。

这种女的，喜欢个蛋！

搞过之后甩了她算了！

危险的念头从脑海划过，瞬间占据了他大半心房。

她都不是处女了，肯定也不在乎这事了，而且她都爱上自己了，被操也他妈不会说啥吧？说不定还会高潮呢。

妈逼的。他妈了个逼的！

头顶都有点发烫，他大步走进卧室，微微喘息着站到了方形彤身后。

方形彤正喜滋滋地看着自己的钱夫人把孙小美送进医院，完全没注意到他的脸色已经变得非常吓人，还笑着说：“怎么了？网吧被你放鸽

子的小伙伴生气啦？”

“嗯。”他含含糊糊地应了一声，挪了挪凳子，故意坐到了电脑椅斜后方。

“这也至于打个电话，你哥们真不够意思。是孙博吧？那胖子就是事多，回头我替你训他。”方形彤乐呵呵地点着鼠标，浑然不觉赵涛的手已经伸到了她的左边。

除了懵懂年代的追赶打闹，他还从没有这样主动去碰一个女生的身体，而且，目标并不是短袖下露出的胳膊，而是更靠内侧的，骄傲耸起的饱满山峰。

没想到方形彤动了一下，胳膊撞进了他的手掌心。她愣了一下，扭过头说：“你干嘛呢？不是说一起玩么？动我袖子干嘛？这花边不好看？”

热血涌上头顶，他狠狠咬了咬牙，突然伸手抓向她的乳房，从齿缝里挤出连自己都有些陌生的声音：“我想摸你。”

（十六）

“你干嘛！”方形彤尖叫了一声，猛地向后退去，哐啷一下带倒了电脑椅，一个踉跄摔趴在床边。

这明显的躲避看在现在的赵涛眼里，也成了勾引他的姿态。

好啊，这么主动就爬上床了，我再客气不是成傻逼了！他一脚踢开椅子，双手一抱就把方形彤整个提到了床上，自己也是一甩拖鞋，冲上去压住了她。

“赵涛！你吃错药了啊！干嘛！放开我！”似乎是不想让外面的人听见，方形彤生气地喊着，声音却控制在不会惊动邻居的程度。

“我不是说了吗，我想摸你！”他卖力地想要压制住方形彤，可一个拼命挣扎的同龄女孩远比他想象的要难对付，急得他怒气冲冲说，“你不是喜欢我吗？让我摸摸怎么了？”

方形彤满眼噙着泪就是不肯哭出来，委屈地瞪着他喊：“可你喜欢我吗？你又不是我男朋友，凭什么让你摸！流氓！臭流氓！”

“是你男朋友就能摸你了是吧！”他气冲冲地喊了回去，连他自己也有点吃惊这强烈的怒火到底从何而来，“那你初中的三四个男朋友是不是都摸过了？摸得你爽不爽啊！”

“跟你有关系吗！”方形彤的劲儿实在不小，猛地一下就把他掀翻到床里面，一骨碌爬下床，从书架上抄起一本硬皮书就丢了过去，“你是谁啊凭什么管？”

书脊正中他的脑门，砸得他眼冒金星差点一脑袋撞在后面暖气片上，他气急败坏地喊：“我倒是想喜欢你！你他妈初中就和对象出去过夜了我怎么喜欢你啊！我连女生手都没拉过，你就谈过三四个男朋友了，我能好受吗！”

方形彤本来都已经退到门口，听到这儿又站住，盯着他说：“你听谁说的？你……吃醋啦？”

“没有。”他别开脸，陷入到悔恨自责和埋怨的混合漩涡之中。

方形彤本来就不适合他，就该这么断了，傻逼呵呵地来想占便宜，真他妈是个臭流氓。他在心里把自己骂了一遍又一遍，这副样子，凭什么追孟晓涵？孟晓涵就是真中了咒动了心，这副德行配得上人家吗？

想想刚才那副流氓架子，他沮丧地低下了头，小声说：“别管我听谁说的了。咱俩不合适，你也别再上我家来了，我这儿没父母在，太危险。我要跟你动真格的，刚才就把你……把你那啥了。以后给自己留个心眼儿……哦，对了，谢谢你做的饭，真挺好吃的，尤其是炒羊肉，真香。”

屋里只剩下大富翁那单调的电子音乐，没有谁说话，也没有离开的脚步声。

他低着头，死死咬着嘴唇，不敢看方形彤那边。

也不知道过了多久，方形彤迈步走回到床边，弯腰扶起了歪倒的电脑椅，坐下来，双手抓着裙摆，看上去还是有点害怕。

她盯着赵涛看了一会儿，抬手抚着胸口，深呼吸了几次，然后，长长的吁了口气，说：“赵涛，我不知道你从谁哪儿听说了什么，我求求你动动脑子行不行？你当年上初中的时候，知道你们班上的同学晚上都在哪儿睡吗？知道你们班的女生交过几个男朋友吗？知道她们都和男朋友干过啥吗？”

她停顿了一下，仿佛为了强调后面这句结论一样，“我真是被屎糊了眼，怎么……怎么就非要追你了。”

他两只手握在一起，捏得自己都感觉到疼，沉默了好几分钟，才嗫嚅说：“对……对不起。我……我一听说那事儿，就气得不行，而且……而且你穿得这么漂亮，我就……突然忍不住了。真的对不起。你……你还是找更配得上你的男生去吧。”

刚才的一腔欲火消失的无影无踪，他低头看着自己的腿，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初中的确早恋过三次，好奇，也是为了跟傻逼班主任斗气。”方彤彤掖了一下头发，小声说，“但就到拉拉手而已。有一个想亲我，还被我打了一巴掌。我那时候都是被追的，压根没想过追别人。”

“从高一军训我就喜欢上徐威了，结果他有女朋友，说什么也不理我。我就来了劲，我不信，我这么好看，对他又这么好，他凭什么不喜欢我。可他就是不喜欢我，下半学期被我缠得生了气，还找我妈告了一状，让我妈拿棍子抽了我一夜。”

她歇了口气，有点嘲弄地说：“我以为他真一点都不喜欢我呢，结果我一说不理他了，他反倒气哼哼找我来了，说不是不能考虑和女朋友分手。赵涛，你们男生，是不是都贱啊？主动追你们的姑娘，是不是天生就打了三折，在你们眼里都跟大甩卖似的就不值钱啊？”

“我……我没那意思……”他脸上热辣辣的，没什么底气地回答。

“没那意思个屁。”方彤彤干脆利落地说，“你不是不喜欢我吗？你不是前天还跟哥们说喜欢文静学习好的女生吗？你是找女朋友还是找家教老师啊？你整天盯着孟晓涵，你俩在一块了天天窝家里做卷子吗？你要真喜欢那样，不喜欢我这样的，你刚才急什么急？”

“我.....我也不知道。”他头垂得更低，跟要咬自己胸一口似的。

她皱了皱鼻头，瞪他一眼，“你就是吃醋了。你明明有点喜欢我，怎么就不敢承认啊。承认喜欢我，你会掉块肉吗？”

他有点气急败坏地说：“那是因为.....因为你长得漂亮，谁不喜欢漂亮的女生啊，可.....可那和真正的喜欢是一回事吗？我.....我就是想摸你亲你，想做流氓事儿，我觉得.....我觉得这跟本不算喜欢。”

“凭什么不算啊？”她歪着头，追着他躲开的眼睛，“你因为学习好人文静就喜欢孟晓涵，和因为漂亮喜欢我有啥区别吗？凭什么因为那个就真因为这个就假啊？那你要因为我做饭好吃喜欢我是不是就心安理得啦？”

脑子里面一团乱，他抓着鬓角狠狠挠了两下，“对，我.....我生气就是因为我才觉得你做饭好吃有点真喜欢你。我.....我成天老想着男女那档子事，你这么好看，我特怕自己就是因为想那啥才喜欢你，那.....那也太王八蛋了。我.....我想一谈恋爱就谈到结婚，到时候跟人介绍我媳妇，就能说‘看，这是我初恋情人’。”

“你还想着从一而终呐？”方形彤瞪圆了眼睛，扑哧笑了起来，“你可真有意思，高中生有几个这会儿就想着结婚的。”

“我就想，不行啊？”他恼羞成怒地喊了起来，“你要做不到，就别缠着我。”

他又低下头，不知不觉说了起来：“从小我就不跟着爸妈，越长越大越觉得心里跟缺了啥一样。我就老想着，等我谈恋爱，一定要找个顾家的，不爱闹腾的，没那么强事业心的，安安稳稳能陪着我的。我一直跟自己说要喜欢这样的，结果你突然蹦出来了，我.....我能怎能么办？”

“切，我以前还说不是帅哥不行呢。结果还不是莫名其妙看上你这个大圆疙瘩了。”方形彤心情不知怎么好了不少，唇角又带上了笑，“喂，你之前真的连女生手都没拉过啊？”

他下意识看了一眼方形彤的手，脸上又热了一片，轻轻嗯了一声。

“赵涛，我之前从来没给别的男生做过饭。”方形彤盘起腿，双手扶

着膝盖微微摇晃着身子，笑咪咪地说，“那你不能因为我做饭特好吃喜欢我啊？别有点啊，有点不算，我要真的，够分量的，能当对象的那种。”

“你.....不生气了？”他傻呼呼地抬起头，看着笑盈盈的方形彤。

“不生气了。谁让我喜欢你呢，生气生狠了，你连那点喜欢我都没了咋办。”她努了努嘴，“喂，别岔开话题啊，人家正经问你呢。”

“能.....吧。”其实早已经防守失败丢盔弃甲了，不承认又有什么意义呢，早个一年多让他有个这样的女朋友，要还是他自己追来的，绝对能高兴到进骨灰盒还在笑。

装什么装，不就是觉得上杆子不是好买卖，贱加矫情呗，满脑子孟晓涵，孟晓涵就算喝了你的破精液，也爱上你，能有方形彤这么大胆直接吗？能这么热情体贴吗？你难道真他妈打算弄个双人学习小组？他一串串骂着自己，思路渐渐清楚起来。

“啥叫‘能吧’.....”方形彤皱着眉，很不满意地撇了嘴，一蹬床边，坐着电脑椅往后滑开半米，“那要给你做几回饭你才能跟我说个我喜欢你啊？”

他扭身下床站在地上，一股热流从脚底窜上顶门心，熨得他浑身发热。

他摇了摇头，鼓起勇气看着她的眼睛，大声说：“不用几回，我现在就能说。方形彤，我.....我之前就是贱，你追我，我其实高兴着呢。我不矫情了，方形彤，我喜欢你，我现在就已经喜欢上你了。做我女朋友吧。”

最后那六个字，几乎耗光了他肺里全部的空气，和他全身上下所有的勇气。

连写纸条都笔尖哆嗦的他，真没想过自己还有能大声对女孩说出来这种话的一天。

马上，他就知道这是值得的。

他看到了一双清澈美丽的眼睛，在他的视线中爆发出了前所未有的

喜悦。

看着方形彤压抑不住激动的笑容，他发现，这是他能想象到的，所能得到的最棒的回应。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四）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十七）

“赵涛，那我和孟晓涵，你现在喜欢谁更多点？”笑盈盈地看了赵涛好一会儿，方彤彤又一蹬床边坐着电脑椅往后滑开，看似很随意地问。

“你。”坦诚面对自己之后，说实话好像变得不那么困难了，他抿了抿嘴，小声说，“你说的对，她不会搭理我，更不可能给我做饭，我傻盯着她干吗，一起做数学题吗？”

“那万一她将来肯对你好了呢？女生的心思谁也说不准的，你看我不突然就着魔了似的喜欢你，你刚才都那样了我也不愿意以后都不理你。万一她也突然看上你了呢？”她仰着小脸很认真地说着，看来对她来说这的确是个很严肃地问题。

“不会。就算真的会.....我也不是属狗的，给块骨头就摇尾巴。谁是我女朋友，我才对谁好。除非你突然看不上我了，不然我绝对不管别人怎么样。”他坚定了一下心意，从心里挪去了所有准备对孟晓涵实施的计划。

他想要有个死心塌地爱自己的女孩，组建一个平稳的家庭，平凡的生活。

现在，他已经得到了。就算是咒术的效果，他也不在乎。他不想让事情变得复杂，他不希望小说漫画里那些感情波折恋爱多边形在他身上出现。

方彤彤挺好的，真的挺好的。

“我会让你一点都不再喜欢孟晓涵的。”挑战什么任务一样地发出了宣言，方形彤笑着托住腮，看着他说，“以后有人给我写情书，我可以说我有对象了。是吧？”

“你还没回答我呢。”他也笑了起来，方形彤的笑容，有让他情不自禁放松下来的力量，不久前气氛的紧张，仿佛也随之烟消云散。

不过他倒是没忘了，之后要好好骂孙博那个混蛋一顿。

“让我提个条件……喂，你站起来瞪什么眼？不行啊？”

“不是不是，我就是好奇你想提什么。”他坐回床边，等着她开口。

“以后不许像刚才那样发疯，我保证不干让你生气的事，你有什么不痛快，跟我好好说，我不对，我一定道歉反省。你……你刚才吓死我了。”她有点委屈地低下头，抬着水汪汪的大眼盯着他，“也不许别人传个什么就当真，乱嚼舌根的都该天打雷劈。我保证不骗你，你直接问我就行，我要骗你，我就是王八养的。”

被乱嚼舌根这个词提醒了一下，赵涛楞了一下，先是点了点头说了句好，跟着马上说：“那……你也答应我件事成吗？我跟你保证，咱谈对象之后，我绝对不再对别人动念头，就……就一门心思喜欢你一个。”

“什么事儿啊？”她眨着眼，不知道想到了什么，脸上腾的一下有些发红。

他犹豫了一下，小声说：“咱俩的事，在班上能保密吗？”

方形彤的脸刷的一下沉了下来，明显的失望从她刚才还光彩四溢的眼中浮现，“凭什么啊？咱对不起谁了非要偷偷摸摸的？还是说我方彤配不上你给你丢人了？”

他连忙摆着手解释：“不是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一个……是早恋毕竟影响不好，教导主任跟我们家熟，万一传到他耳朵里，他不能拿我怎么样，可肯定要治你。再一个，我也不想让人在咱俩背后乱嚼舌头。你知道，我长得一般，成绩一般，运动也马马虎虎，长这么大都没女生追过我，让别人知道你对我这么好，肯定会嫉妒我，到时候不定给

咱俩惹出什么麻烦呢。”

“咱就在班上装一下。你就说是想跟我当朋友而已——反正我这样的姐们也有几个，咱俩在有人的时候稍微保持一下距离，等毕业，咱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公开了。”他慌里慌张地看着方彤彤的脸色，心里已经在担心她会不会生气，“反正我爸妈老不在，你妈也差不多，你没事就翘课，我也老装病请假，咱还能缺在一块的时间呀。”

她脸上这才由阴转晴，皱着鼻子哼了一声，说：“行，不过你给我当保镖的事可不能不算。晚自习下了你不送我我可不干。”

“那个没事，期末考完就高三了，晚自习结束迟点走的人肯定不少，咱稍微歇会儿，前后脚走，到X街小学门口见，我再送你回家。那儿亮堂还有俩家属院，我稍放心点儿。”

“哦，知道了。”她点了点头，“那我不想去学校了就给你打电话，你不想去了也记得给我打。”

虽然心里觉得老一起不去学校也挺容易暴露的，但他想了想，这个不同意自己反倒不高兴，现在不比从前，方彤彤不在学校的时候要是听别人再说她翘课找男生玩去了，他心里肯定难受得不行。

“成，不过你记得删记录啊，别让你妈发现了。我以前有个同桌早恋就是因为跟男朋友打电话不知道删来电记录，被她爸打回去问出来，在班主任那儿闹得可厉害了。”

“嗯，我妈也一听这事儿就发疯。我记着。”她似乎是对之前挨的打还心有余悸，小声说，“你也机灵点儿，接电话先看来显，要是我家的号，先听声音，别说话。我妈抽烟喝酒老应酬，嗓子哑，可没我这么好听。而且我知道你家就你在，电话一通肯定就先说话了。”

“好，我也记住了。”他暗暗叮嘱了自己几遍，一定牢牢记在心里，然后盯着她说，“方彤彤，你还没给我回话呢。你到底是答应不答应啊？”

“就咱俩时候你把姓去了呗。听着跟点名回答问题似的。”她撇了撇嘴，笑着说，“答应什么啊？隔这么久，我忘啦。”

知道她就是想听自己再说一遍，赵涛清了清嗓子，大声、清楚、没有任何含糊和犹豫地问：“彤彤，你愿意当我女朋友吗？”

“我可愿意啦！”她笑着站了起来，一头扑进了他的怀里，把他撞得差点仰倒在床上。

可能是想到了另一个问愿不愿意的场景，她脸上一红，弯着小嘴说：“等下次你问愿不愿意的时候，我就只能低着头说我愿意装淑女了是吧？”

和她想到了一样的场景，他和她抵着额头，小声说：“是啊，等那天你得矜持，而且……穿着大纱裙，你也扑不动了吧。”

“谁说，我就是穿着大铁疙瘩，扑你也一扑一个准。”她咯咯笑着搂了他一下，跟着担心什么一样撑起来拉开了一点距离，小声问，“你刚才都气成那样了，为啥还非要过来摸我啊？”

“因为想呗……”觉得没什么好瞒着的，他摸了摸后脑勺，随口回答。

“哦……那，你能保证只是摸摸不？”她涨红着脸用下巴顶了一下他的胸口，小声问。

一股猛烈的期待劈头盖脸砸了过来，他屏住呼吸，差点没把头点下去砸裤裆里，“能，绝对能。彤彤，以后你不同意的事我要是强来，我……我就也是王八养的。”

她扑哧一笑，站起来把电脑椅推回到电脑前，“搞对象这事儿吧，也得循序渐进。”

她故意拖慢了语速，看到他脸上马上失望到不行的表情，眼睛都笑成了两弯月牙儿，一指电脑屏幕，说：“你说陪我玩大富翁的，来，咱俩把电脑搞破产，我就让你摸摸。哦……对，隔着衣服啊，说好了。”

“好！”

这绝对是他这辈子玩大富翁玩的最认真的一回。

（十八）

可是赵涛忘了一件事。

以他玩大富翁的水平，想要让电脑角色都破产并不是件容易的事。

之前他只在应付表妹的时候打开过这个游戏，反倒是同公司的仙剑奇侠传他已经通关过不知道多少遍。如果方形形的要求换成干掉拜月教主，他随便找个存档读进去，这会儿赵灵儿就已经升天了。

而且绝对是死的最让他开心的一次。

哪怕换金庸群侠传也好，他单挑十位大侠通关也用不了一下午。

可偏偏是大富翁，这个运气占比很大、想让对手破产需要祈求上天的游戏。而且更糟糕的是，这游戏多人玩的情况下，一盘的时间非常长。

方形形挺拔的胸部就在离他不到一尺的地方，可他急得手心都出了汗，两个电脑角色依然乐呵呵的点着票子乱转。

“换星际成吗？我开LT地图一个打三个最高难度电脑，这样行不行？这大富翁也太看运气了，而且.....而且你还老给我捣乱，你跟我到底是不是一边的啊。”又一次被电脑角色运气暴走收入大增之后，他无奈地拉下脸，向自己那位已经持续了三四个小时的崭新女朋友哀求说。

“我又没说帮你。”方形形得意地丢下飞弹，把男朋友的角色直接送去了医院，“我都没让人摸过，头一回还不兴开个难度高点条件的啊？我没说要你期末考试进前十名就够可以了。”

他抬头看了看表，四点半，他家到学校的距离，六点出门不能再晚了。

这意味着，他如果要尽情的摸上半个小时，就必须在一个小时内解决战斗。

“啊啊.....气死我了，电脑是不是赖皮啊，为啥都欺负我不动你？”

“别炸了别炸了……哎哎，丢卡也不行，好彤彤，你放我一马，放我这一马。”

“哎呀别掐别掐，我点错地方了，不是故意拆你楼的。”

伴随着赵涛的大呼小叫，方形彤的娇声轻笑，一个小时刷的一下就飞得不见踪影。

方形彤明显大富翁玩得很熟，她一边毫不客气地把赵涛的孙小美再次送进医院，一边笑咪咪地指了指表，“加油啊，赵涛，不然一会儿咱该往学校去了，还得留出吃饭时间呢。”

赵涛抬起头看了一眼时间，浑身的躁动都在叫嚣着抗议期望的落空，他只考虑了一下，就霍然站了起来，“你等我会儿。”

跟着，他大步走出卧室，拿起客厅电话，拨了一个隔三差五就会用到的号码。

“喂，苏老师吗？是我，赵涛。嗯……对，我又有点头疼。您跟李老师说一声，晚自习我就不过去了。嗯……不好意思，又给您添麻烦了。好，好，我一定注意。”他一气呵成地把假请了，然后回头看着扶住门框瞪圆了眼睛的方形彤，在光着的胳膊上比划了一个挽袖子的动作，“来，咱们继续。”

方形彤忍着笑问：“你就没问我晚上想不想去？”

他双手抓住她的胳膊把她往回推去，“翘课吧，算我求你了。行不行？”

“行倒是行……”她本来就不在乎学校的事，班上按成绩分界的阶层她从来都在最下，犹豫也百分之百是装的，“可那留的饭菜就不够咱俩吃了？要不我再去买点做做？”

“不用。”现在满脑子都是可以摸的胸部，乳房，奶子，他胃部的感受早就被大脑无情抛弃，直接回答，“我不饿，那点东西你吃饱，剩下我腾了。”

“你们男生都这么臭流氓啊？”她咯咯笑着故意往反方向使劲，被他磨蹭着推回电脑前，一坐下就斜瞄着他问。

对方彤彤，赵涛已经少了许多胆怯和紧张，也有了说什么都不会被讨厌的自信，当即笑着用手在空中比划了一个抓握的动作，说：“男的要都不好色，人类可就该灭亡了。我起码有原则，不对不喜欢我的女生动念头。”

方彤彤笑嘻嘻地说：“那你就是头一次真动念头呗？”

“嗯……YY不算的话，头一次。”他咕哝了一声，拿起鼠标继续和对手可恶的金钱数字斗争。

知道以前没被女生喜欢过不是什么值得继续的话题，方彤彤很聪明地聊起了别的。已经聊了一下午，他们早就找到了充足的共同语言。而即使是对彼此比较陌生的部分，在有了亲密感的交谈中，也成了具有新鲜感的优点。

“下礼拜跟我去唱卡拉OK吧？”说起了下周末的计划，方彤彤就像不知道期末考近在眼前一样提议，“我一个阿姨开的店，没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人，我以前老和小姐妹一起去玩。歌可多了，你喜欢的郑智化小虎队林志颖都有，老歌可全了。”

“到时候再说吧。”他从心底排斥K歌房舞厅录像厅之类的地方，连游戏厅也不是很爱去。

本质上，他其实是个厌恶群体和热闹环境的人。

“你去一次就知道了，光咱们俩，别的谁也不叫。绝对不乱。”仿佛看透了他的为难，方彤彤马上笑着说了一句，然后站起来，推了推他，“走吧，六点半了，咱先把饭吃了。”

看着电脑角色所剩无几的金钱，赵涛不太情愿地说：“我不饿……咱再玩会儿吧，我就快赢了。”

“臭流氓，你不饿我饿了好嘛，光知道惦记人家这四两肉，不给喂饱怎么再长啊？”她又气又笑地拧了他一把，一扭身子走了出去，“不管，我去热菜了。你连我的人物一块用了吧，这次可别说我不帮你。”

“好嘞！”他斗志昂扬地拿起鼠标，盯着屏幕上的格子摆弄起来。

刚动了一下，他就扭过头，看着方形彤刚好走到门口的背影。

那匀称柔顺的曲线充满了高中女生的青春魅力，不论是身材还是相貌，都让他有种此刻身处梦幻的错觉。他傻笑了两声，跟着忙不迭切出游戏，趁着方形彤在厨房忙活，打开了FPE——一款能修改游戏数据的软件。

于是，当方形彤一边解围裙一边扭头准备叫他吃饭的时候，他得意地站在了卧室门口，用拇指戳了戳电脑的方向，满眼放光地说：“电脑都破产了。一个没剩。”

（十九）

看着赵涛脸上好像饿疯了之后看到一笼包子一样的表情，方形彤哭笑不得地指着桌上，说：“我真的饿了，中午跟你一起吃装矜持来着，就没吃几口。”

赵涛吞了口唾沫，嘴唇发干心跳得跟擂鼓似的，一双眼睛死死盯着她的胸，真是恨不得用目光在短袖衫上烧出两个洞来。

“你别那么直愣愣盯人看成么……”方形彤不由自主地缩了一下，拿起筷子敲了敲碗，“我可吃了啊，你不陪我？”

“陪。”他深吸了口气，坐到桌边，尽量让自己不要像个月圆之夜变身的大色狼，“不过我真不饿，你把饭都舀了吧，我等你吃完腾盘子。”

她拿起大碗装好，端过来放下，“有点多啊……那我吃不了怎么办？”

“我吃。”他毫不在意地说，“你吃饱就行。”

方形彤的脸红了红，抿着嘴乐了，吃了几口下去，她一甩马尾，盯着他说：“你别这么看行吗……我……我都不好意思张嘴了。”

“你不是觉得自己好看嘛，那还怕我看啊？”

“我怕你看腻。”方形彤用筷子另一头戳了他一下，“再好看的女生看久了也就那样。你别看我嘴上夸自己夸得不行，其实早晨照镜子啊，

总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吧。”

“没事，我喜欢看。看不腻。”他心满意足地托腮望着她，存心作弄。

“再看我砸吧嘴了啊？”

“砸吧呗，我不嫌弃。”

“讨厌。不管你了，看吧看吧，我吃呀，再不吃，炒羊肉都凉了。”

这是我女朋友，今天就能让我摸到她胸，以后说不定还能接吻，做更加不能说的事情，顺利的和处男身份挥手拜拜……他这会儿的确诚实地把孟晓涵忘得干干净净，满心装的都是方形彤的身影。

他甚至都有点觉得，自己是不是太好追了？这算见异思迁吗？

“行了，别看了。我吃饱了，呐……你说帮我吃的。给。”她吃了小半碗，就红着脸坐直，把剩下的推到他面前，一副很期待的样子。

本来他是很讨厌吃别人剩嘴的，可这是他女朋友，今后玩亲亲的时候，不一样要交换唾沫星子嘛，而且他能清楚地感觉到，这事能让方形彤很开心，就像方形彤之后能让他很开心一样。

三下五除二，他就把那点残羹剩饭狼吞虎咽解决完毕。

按照以前的设想，他将来的婚姻生活应该是老婆做饭自己洗碗，所以他主动站起来往水池走去，“别管了，你先去玩儿会，我洗。”

就跟看穿了他一样，方形彤笑着说：“怎么，以后我做饭你洗碗分工啦？”

“没办法，我不会做饭啊。擦地洗衣服勉强还凑合。”他攥好碗筷碟子，端进水池。

其实洗碗他也没怎么干过，爸妈在家轮不到他，在小姨家或者出去吃更不用他管，自己在家对付时候连碗都用不到，不过这活儿没什么技术含量，手生也就是多费点洗洁精而已。

洗好出来，他才发现方形彤没回卧室，而是坐在沙发上，涨红脸倚着靠背，紧紧抿着红红的小嘴。

“怎么没去玩儿电脑，在这儿等着呢？”他打开灯，过去满脸期待地坐在她身边，手指已经因为蠢蠢欲动而微微抽搐。

方形彤抱着软靠垫，低着头，说：“我还是有点害怕，那儿离床忒近了，万一……万一你又想干别的，可……可就太快了。”

“我不是说了，你不愿意的，我绝对不勉强你。”他郑重其事地再次保证。

“可……可万一到时候我也搞不清自己愿意不愿意呢？”方形彤明亮的眼睛浮现出迷蒙的雾气，“或者……或者我对你说不出来不行，被你以为愿意了呢？我可听说过不少这样的事儿。”

他忍不住说：“可我要真想……想那啥你的话，沙发也可以啊。”

她红着脸挠了他胳膊一下，“不行，那、那么大的事儿，不许在随便啥地方对付。听见没。”

“好好好，我知道了知道了。”他被挠得呲牙咧嘴，赶忙答应。

不过他也是这么想的，宝贵的第一次，当然要在气氛够棒的情况下认真真地在床上完成。

屋里安静下来，一时间只能听到他们俩急促的呼吸声。

过了三四分钟，方形彤刷的站起来，走过去关了灯，趁着天还没完全黑，返回来坐到沙发上，一闭眼睛，把怀里的垫子扔了，跟烈士慷慨就义似的一挺胸膛，说：“你……你摸吧。”

“彤彤，我……我觉得……接吻的顺序是不是该在这个前面啊？”他的手已经悬到了她胸口，隔着背心和薄薄的短袖衫，他几乎能感受到那充满弹性的身体散发出的诱人温度。

“我哪儿知道。我这也是头一回认真搞对象啊。”她闭着眼，显得很紧张。

“你.....你真没和人亲过嘴吗？”他的渴望突然转移到方形彤娇嫩柔软的小嘴上，比起抚摸——尤其还是隔着衣服抚摸，初吻对他来说明显更有仪式感和象征意义。

她皱了皱眉，“我爸妈姥姥那些亲戚不算的话，就没了。赵涛，我像那种很容易和人.....”

那稍微有点生气的话还没完全说出口，他就已经实施了刚刚决定的行动。

他紧紧抱住方形彤，一口亲上了她的嘴。

初吻就这样被他心满意足地从梦中摘下，放进了现实中记忆的匣子里。

（二十）

其实在最初亲到的几秒甚至几十秒里，赵涛都没有品尝到什么特别的滋味，没有甜蜜没有激动甚至没有感觉，意识仿佛在过分的昂扬到来时主动熔断了保险丝，那短暂的片刻时间里，他的大脑完全停止了运转。

白茫茫的脑海里，只有一句话在喜气洋洋的跳动，跳来跳去。

我亲上她了，她的嘴，我亲上她了，我的初吻终于献出去了，我亲上她了！

方形彤也被他的突然袭击弄懵了头，本来紧闭的眼睛一下子瞪得滚圆，乌溜溜地盯着他近到不能再近的脸，双手下意识的放在他的胸前，但压根没使劲往外推他，在那儿揪着他的衣服拧巴了两下后，就摸摸索索地绕到他背后，随着她鼻子里泄出来的长长一哼，软绵绵地搂住了他。

之前等着他来摸的她紧绷得像一根扯到头的橡皮筋，而一搂住他后，她就跟被热风吹化了一样，浑身上下都松了劲儿，变成一条抽了骨头的蛇，整个酥在了他的怀里。

不过这些赵涛都顾不上。

他现在根本控制不了手脚四肢，他清醒过来后，全部的注意力就都集中到两人亲密贴合的嘴唇上。

方形形的嘴唇好嫩，最初还有些凉，被他吮了一会儿，就滑溜溜的温热起来，成了两块不能咬也含不化的软糖。

他贪婪地摇晃着头，让自己的嘴巴以各种角度在方形形的唇瓣上摩擦，他不舍得太早结束，他希望自己的初吻能就这样绵绵不绝地延续下去。

方形形眯起了眼，接着闭上，鼻翼快速翕张，就跟被堵住了嘴让她突然不会喘气儿了似的。

喘不过气的可不光她，赵涛也好像突然忘了呼吸的拍子，不管怎么使劲儿，肺里都跟憋着个气球一样。

他依依不舍地撤开了小半寸，注视着昏暗房间里方形形布满红潮的小脸，大口的喘着粗气。

方形形连忙大吸了两口，一补足氧气，就急匆匆撒娇一样地说：“赵涛，你……你这可是赖皮了，你明明……呜唔，唔唔……呜唔……嗯嗯嗯……”

他抱紧她又亲了上去，看着她开开合合的嘴唇，小小的，红红的，软软的，上面还沾着点他留下的口水，亮晶晶的，简直无法形容有多诱人，多等一秒，他都觉得是对自己的折磨。

而且，她说话的时候，那条小小的舌头在两排整齐的牙齿里跳来跳去，让他无法克制想要抓住的欲望。

他找准了机会，虽然用力过大，两人的牙齿稍微撞了一下，震得牙根有点儿发麻，但在澎湃的荷尔蒙作用下，那点妨碍转瞬就被抛到脑后，他的舌头趁着对面的唇瓣还没闭上，慌里慌张愣头愣脑地闯了进去。

“唔嗯……”她的哼声调门提高了一些，但听不出是在撒娇，还是在抱怨这跳跃式的节奏有点太快。

可惜赵涛没空细想这个，方形形小小的嘴巴里，滑滑的小舌头根本

没有多少地方可躲，他的舌头一闯进去，就牢牢抱了个满怀。

他小的时候牙齿有了洞，软磨硬泡好几天，奶奶才肯给块糖，那块糖他捏在手里光舔，足足能翻来覆去舔一个多小时，舔得第二天舌头尖火烧火燎的疼，还得拿筷子点香油。

这会儿，他就恨不得拿出那时候的劲儿来，从她的舌尖舔到舌面，撩过腮帮子，再拐到下面，左右拨拉那根舌筋，里里外外左左右右，一寸不落。

和舌头逗一会儿，他又转到那两排白白净净的牙上，一颗一颗用舌尖数过去，数到她的舌头也按捺不住，追出来再次与他缠成一团。

渐渐地，方形形的舌头也大胆起来，小小的舌尖被他一嘬，竟借着那劲儿滋溜伸进了他的嘴里，也学着他刚才的架势，往他口腔各处扫来扫去，舔得他半边身子都跟着发麻。

这样不太符合初次程度的深吻对赵涛的情欲已经不只是火上浇油的程度，大裤衩的料子要是差点，估计都能被他硬梆梆的鸡巴戳个窟窿。

这种时候，看过的黄书漫画色情片一样也想不起来，满脑子都是跳动的荷尔蒙，精虫上脑这词儿简直就是为了此刻而生，明明连裤子都没脱，方形形的衣服也好端端的穿着，他就忍不住搂着她一下一下拱了起来，老二隔着好几层布，跟个小棒槌一样往她又香又软的身子上顶啊顶啊。

“等……等会儿。”方形形似乎是有点害怕，连忙偏开脸，双手推着他追过来那湿漉漉的嘴巴，紧张地说，“赵涛，你等会儿，你……你别这样，你吓着我了……”

双手撑在她的两边，他茫然地愣了一会儿，才惊慌地发现，自己明明才说过不会勉强方形形做任何事，结果这会儿跟个发情的贵宾犬一样抱着她蠕动，硬是把她过膝长的裙子蹭得快露出小裤衩，一条光滑细嫩的大腿已经被他夹在了裤裆下。

随便来个人看一眼，这他妈都是活生生的强奸现场。

他触电一样向后缩去，满脸愧疚地伸手把她裙子拨拉下来，看着她

乱糟糟的衣服和绯红的小脸，低头小声说：“对不起，彤彤，我.....我刚才.....真的特想吻你。而且，就算你是我女朋友，我也不能连亲都不亲就去摸胸啊，也太不尊重你了。可没想到，太、太舒服了，一下子脑子就差点断弦。”

“你.....你别跟刚才似的拱我行吗？我心慌。”方形彤抬着眼，可怜巴巴的盯着他。

“行，”他一口答应，坐到她身边，“这次我在这儿，不压着你了，你.....你那么软，那么香，我怕忍不住。”

“哦，你不拱我，那我还挺喜欢你亲我的。”她甜甜地笑了起来，小脸一侧，大半个身子歪到他怀里，这次没再闭眼，而是直勾勾地看着他，撅了撅嘴。

他毫不犹豫地亲了上去。

啧啧.....这次到被她舌头先钻过来了。失败。

（二十一）

“彤彤，刚才说好的.....还算数不？”意犹未尽的啃了一下那软软红红的唇瓣，赵涛声音有些沙哑地问。

“你怎么竟惦记着那儿啊？”方形彤伸了伸脚，直接打横躺在他大腿上，脸上被吻出的红晕还在，模样诱人极了，“算啦，答应了就不反悔，你摸吧。不过说好了啊，隔着衣服。”

“嗯，嗯、嗯、嗯。”他捣蒜似的点了点头，手掌抬起，一点一点挪向她躺倒后依然十分勾人的胸脯。

外面已经差不多黑了，街灯带来的照明配着厨房忘关的灯，让一切都有点模糊不清，他低下头，眼里只剩下方彤没有因羞涩而闭上的明亮双眸，一时间，那只手竟然有点抓不下去。

这是他女朋友，漂亮，热情，放心地躺在他的怀里，就因为他说绝不会勉强她，她就连一点防备也没做出来。

她全心全意想和他谈一场恋爱，可他刚才满脑子惦记的，不是香喷喷的炒羊肉，不是嬉笑打闹的大富翁，也不是缠绵甜蜜的初吻，而是那一对儿乳房。

亏他以前还有脸跟哥们说肉体吸引力在他这儿永远不是第一位的。

“怎么了？”方形彤眨了眨眼，小声问，“你手抽筋啦？”

“没，我.....也觉得好像有点太快了。我光想着这破事，不像男朋友，像个耍流氓的。”他有点恼火自己的色欲，握了握拳头，准备就此收手，“还是算了，等你觉得合适的时候，给我个暗示得了。”

“我哪儿知道什么时候合适，难道谈了俩月，我就突然觉得胸涨急着找你揉揉啊？”方形彤咯咯笑了起来，“而且我就算觉得你可以了，这要怎么暗示啊，挺着胸跟火鸡似的往你面前晃？傻死了。”

“你.....你不是从来都敢直说的嘛.....”这种事让女生开口的确有点扯，所以他说得也十分心虚。

没想到，方形彤直接抓住了他的胳膊，往下一扯，就把他手掌心拽倒了她丰盈饱满的乳房上，“这我可不知道怎么开口，不如趁着你赢了，给你开了这个戒。呐，挺大吧？我小姐妹里数我的大呢，又大又圆，她们都说好看。就是不知道好摸不，你试试。”

手掌传来的触感一下子几乎把他的脑子扯过去贴上，薄薄的短袖衫，薄薄的小背心，两层薄薄的布料里面，裹着一团涨鼓鼓好像能把背心撑开的软肉。

他的胳膊僵在了那儿，巨大的渴望潮水一样冲击着他，咬紧牙关才忍耐住那股用力抓握旋转揉搓的欲望。他怕弄疼方形彤，他现在怕这个女孩因为他有一丁点不开心。

他只敢轻轻的压下，轻柔的收拢手指，浅浅地品尝那青春乳房醉人的弹性。

“我原来的文胸都小了，还没顾上买新的。少了层厚的，可叫你捡了大便宜。”方形彤也紧张起来，胡乱找着话说，脸红的跟她名字一样。

“我、我能稍使点劲儿吗？”他结结巴巴问了一句，脑门上挂满了汗，被压在她背后的小兄弟其实早就充血充得快爆了，不得不用两条大腿夹住压着不翘起来被她发觉。

“不许弄疼我。”她抿了抿嘴，小声回答，“你.....你可悠着点，我.....我这还能长呢，别给我摁小了，到时候丢的是你面子。”

“不会，我看书上说，都是越揉越大的，我.....我帮帮忙，说不定你能再长半个罩杯。”最初的紧绷过去，他稍微放松了些，手指交替用力，开始揉捏那一掌刚好无法完全罩住的乳房。

“可别是真的，不然.....就你这流氓劲儿，非给我揉成俩篮球不可。”她勉强开着玩笑，但脸都已经红到了脖窝。

他的手越动越顺畅，越揉越放松，很快，就让另一边也加入了战场，双掌盘旋，跟公园打太极的老头一样转来转去，揉得那对儿奶子在衣服里左摇右晃，好歹也沾上了波涛汹涌的边。

揉着揉着，掌心感觉到两颗小小的豆子挺了起来，有点硌手，但稍微一用劲儿压，就能压进软软的乳肉中。

这就是奶头？他用三根手指捻住，仔仔细细的隔着衣服探索着形状和大小。比他自己胸前那俩大了不止一圈，得有她小指头尖那么大，别的隔着衣服倒也摸不出来啥，不知道这地方是不是她的敏感点，反正有时候闲得蛋疼他摸自己胸口的时候，酸酸痒痒是有股子骚劲儿，女生这边应该更有感觉吧？

“赵涛.....”不知道是不是被他料中了，在乳头上搓了一会儿，方彤彤就哼唧着抬起手，扒住了他的肩膀，用劲儿坐了起来，“别光摸，也.....也亲亲我呗。”

他依依不舍地放开一只手，勾住她的腰抱紧，一边用剩下那只手继续揉着，一边和她狠狠吻在一起。

他算是知道爱情片里的男女主角确定关系为啥一定要来一吻了，嘴唇紧紧贴着，舌头在彼此的口腔里乱窜这事儿，简直美妙的无法形容，搭配着手掌那边乳房带来的愉悦，那条不争气的肉棒终于还是挣脱了大腿的钳制，直挺挺翘了起来。

他试着松开勾着腰的手，方形彤双手搂着他的情况下，只坐一条腿倒也不太需要担心滑下去。

往边稍微挪了挪，他说什么也不能再忍耐下去，就算为了今晚不把方形彤当场办了，他也得让那满腔精虫喷出来一次才行。

他大着胆子解开裤扣，拨开了碍事的裤衩。

憋闷许久的老二立刻旗杆一样竖了起来，手淫这么多年，他就没见过这货这么硬过。

他吮吸着方形彤的舌头，捏住已经发硬的乳头，小心翼翼地，尽量不惊动她的握住龟头下面那段，上下套弄起来。

亢奋感实在太高，才弄了十几下，大腿根就已经开始一阵接一阵的发麻，照这速度，一夹屁眼使使劲儿，绝对能破他空战最速记录。

他有点不甘心地想忍忍，就在这时，方形彤不知道怎么发觉到有点不对，嗯了一声撒开了嘴，扭头往下看了过去，奇怪地说：“你胳膊动来动去鼓捣啥呢？”

尽管窗户那边的光线不太亮，可厨房和卧室的灯还都开着，从这个角度，他敢打包票，方形彤不需要借一双慧眼，也绝对能把他那被包皮吞进去吐出来的紫红龟头，看得明明白白清清楚楚真真切切。

脑子里轰的一下，他的人，马上就变得比他的老二还要僵硬。

就跟被美杜莎贴脸瞪了一眼似的。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五）

最近遇到了写作生涯最大的一个危机。

黑五 s t e a m 打折，一时没忍住剁手入了文明 5 的大包。

啊.....别问我为什么没买 6，因为穷。

从此以后，我的二十四小时要比别人短了。

这东西据说比足球经理杀时间还要厉害，是我亲自验证这个说法的时候了.....

祝我好运。

哦，对了，肉会有的，不久就会有的，而且会有很多，很咸。

稍安勿躁，稍安勿躁。

难得我享受一下清新，允许我延长一下这种新鲜感吧.....

以上。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十二）

“呀。”愣了可能有七八秒，方形彤才很轻很轻地叫了一声，跟着睁大眼睛看向赵涛，有点生气地说，“你.....你怎么把小鸡鸡偷偷掏出来了！”

差点喷出来的满管儿精液被她吓得又缩回去了半截，倒是没让他尴尬地打破自己的最快纪录。他另一只手还没忘捏着方形彤的胸，这边握

着老二说：“彤彤，我、我实在憋不住了，这么又亲又摸的，舒服得我都快射裤子里了，我不欺负你，你.....你也让我自己弄弄解决一下吧。”

她挪了挪身子，转过来靠在他身边，好奇地瞄了他裤裆几眼，突然拉开他的手站了起来，“行，不过你得让我开灯，我看看你到底要弄什么。”

“成，你乐意开就开吧。你都好意思，我.....我更没啥。”其实心里还是有点别扭，手淫这事，他以前隔着裤子夹栏杆的时候都怕人看见，别提现在正大光明亮在女朋友眼前了。

要是已经办了可能还好，可这不才进展到亲嘴摸胸嘛.....

灯一亮，晃得他闭上了眼，再睁开时，方彤彤已经窜回到沙发上，半边倚着沙发靠背半边贴着他，好奇地问，“这这这.....这就叫手淫吧？你老弄吗？”

“想舒服的时候，就弄一次。也.....也不经常.....”他涨红着脸撒了个谎，空着的手又往她胸口爬去。

“才不信，你这么臭流氓，肯定老弄。我偷偷翻过杂志，就那什么《人之初》，你、你这就算勃起了？”她连胸又被抓住都没在意，亮晶晶的眼睛可劲儿盯着他裤裆瞅个没完。

“嗯。”他豁出去套了两下，就这么当着她的面。

“摸.....摸胸很舒服吗？怎么能大成这样啊.....”她往他怀里凑了凑，方便他揉的顺手，乌溜溜的眼珠随着他上下滑动的手微微摇晃，“阿姨家那小崽子撒尿的玩意，都没我手指头大。勃起这么厉害的吗？”

赵涛哭笑不得地解释说：“那是孩子，你穿开裆裤的时候胸也没这么大这么软吧，小鸡鸡也会长的啊。”

“那我也没长出俩冬瓜来啊.....”她还是一脸很惊奇的样子，“你也大得太夸张了，平常怎么装进裤衩里的啊？”

这种时候实在不想分心，他匆忙说：“你等会儿，等会儿我弄出

来，它变回去你就知道平常多大了。”

“哦……”她小声问，“我能帮啥忙不？让你摸着就成？”

“嗯，”一时间也没想到有什么她能帮忙的，比较过分的要求他也没底气提，再怎么玩能闹，他这女朋友也才是个高二女生，要是说让她给亲一口试着吹个喇叭估计当场能翻脸，只好说，“我摸着你就特有感觉，要不……要不你让我顺着领子进去直接碰碰？”

“不行。这你就自己弄起来了，我怕你忍不住欺负我。”她红着脸摇了摇头，“你手腕累不？不行我替你会儿？”

“好啊！”他高兴地差点蹦起来，连忙点头说，“不过你也别用太大劲儿，这东西硬归硬，可娇气着呢。”

“哦。”她舔了舔嘴唇，小手晃晃悠悠伸了过去。不敢直接拿在手里，先伸出指头，往光滑发亮的龟头上碰了一下，“这个眼儿……不会突然尿出来吧？”

“不会……绝对不会，硬着尿可难受了。”他连忙帮她打消顾虑，试探着松开自己的手，把位置让出来。

她加了一根手指，轻轻捏了捏，吃惊地说：“不是骨头那种硬啊，我还以为是皮包骨头呢。”

“健康教育课本你肯定没好好看过。这玩意平常耷拉着，怎么可能有骨头。”他盯着裤裆那边，硬邦邦的阴茎因为被方形形捏着忍不住从根儿上使起了劲儿，她捏得本来就松，结果直接挣了出去。

“还能动啊？”她感叹了一句，这次没再让它跑掉，直接抓了个满把。

她的手指又细又长，又软又滑，正好把他那黑乎乎的棒子团团围住，可能出了汗，湿津津的还有点凉。

“是这么着吗？”她试探着上下动了两次，问。

“可以再大点劲儿，再快点儿。别把外面皮扯得太狠就成。”他急匆匆地指点两句，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被旁人帮忙手淫，更别说，还是个

这么漂亮可爱的女生，刚才被吓退的快感几乎是瞬间就重新团结在高翘的旗杆下。

她听话地改变了手上的动作，一波又一波的愉悦感立刻随着包皮在龟头周围的摩擦扩散到全身，他激动地绷紧了屁股，手指拼命挤压着衣服中酥软的乳房，玩命地拨拉着比刚才更加突出的奶头。

单纯从感官的角度出发，方形彤的动作远远谈不上熟练，给他带来的直接刺激当然也远不如他自己手淫的时候。

但心理的快乐已经强烈到无法抵抗，那滑嫩的手掌卖力的为他服务，红扑扑的小脸写满了专注，被这样诚心诚意希望他快乐的目光望着欲望最强烈的地方，喷薄而出的冲动几乎是马上就转成了现实。

他都没来得及出声提醒一下方形彤，膨胀到极限的肉棒就猛烈地喷吐起来。

幸好，之前已经解决过，平常也一直有手淫习惯的他没积攒多少体液，虽然整条阴茎跳动的程度非常剧烈，最后射出来的，却不过是星星点点的几滴而已。

一小半落在大裤衩，剩下的，都淌到了方形彤的手上。

她愣在那儿，缓了好一会儿，才小声说：“这……这就是好了？”

还沉浸在喜悦的余韵中，他软绵绵地瘫在沙发上，点了点头。

她抬起手，仔细看了看上面，撅着嘴说：“噫——这就是精液啊，怎么跟清鼻涕似的。”

可能是觉得有点恶心，但又是赵涛的子孙，不好意思直接表现出来，她吐了吐舌尖，说：“我……去洗掉没事吧？”

“没事没事，你去洗洗吧，不然干了那一片紧巴巴的，还稍有点味儿。”他连忙说着，也不好意思去找卫生纸，干脆扯出内裤用外侧匆匆擦了擦，就打算收起来。

“别收！”方形彤在厕所门口回头喊了一句，“说好让我看小了的模样呢，不许收。”

好吧，他撒开手，索性就那么摆着，方彤彤都不害羞，他搁这儿装什么薄面皮。

听着厕所里的水响，他心满意足地伸了个懒腰，看着掌心，回味着刚才抓握住饱满乳肉的美妙滋味。

真好，要是可以，真想就这么揉到明天早上。

没关系，循序渐进，不就是循序渐进嘛，他已经下定决心和方彤彤走下去，那该发生的，就都是迟早的事，等到订婚结婚，他还怕没机会躺在床上揉着睡么。

方彤彤洗完手后，他才知道，自己低估了她的好奇心。

一看到阴茎软塌塌变小的样子，她就忍不住抓到手心里又摸了起来，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的往外丢，让他这纯处男性学赵括应付得满头大汗。

结果最后还被她给又玩硬了。怕真玩出火来，他只好提议回去接着玩大富翁。

没想到她这个好奇宝宝，玩着游戏还一个劲儿惦记着男生的那些小秘密，简直是不破砂锅誓不还。

一直到最后送她回去出了家门，她才不好意思再接着说那些不好见人的问题，转而闲聊起来。

等车子快蹬到她家院门口的时候，她不知道被路上的哪句闲扯淡提了醒儿，突然皱着细细的眉毛扭头看他一眼，问：“赵涛，你不想让班上人知道，不会是还惦记着孟晓涵吧？”

（二十三）

心里咯噔一下，赵涛连忙摆着手，一激动差点来了个大撒把，“是不是，绝对不是。我都发誓不再惦记她了，你怎么还这么计较啊？”

方彤彤哼了一声，“我又不是没暗恋过，我可知道着呐，那种偷偷喜欢的感觉可容易感动自己啦，越想越能把自己闹得痴情得跟啥似的。

我.....我好不容易成你对象了，你非要保密，还不准我怀疑啦？”

“那这么着吧，”他连忙想了个主意，“本来我也有哥们不能瞒着，你估计也有小姐妹得告诉，咱下礼拜把他们凑一桌，请吃个饭，小圈子公开一下，说好让他们给保密。你不是担心孟晓涵吗，你去请她，把她也叫上，我直接告诉她，我现在.....以后喜欢的就是你了，你是我女朋友，绝不换人。成吗？”

方彤彤猛蹬了两下骑到前头，想了一会儿，放慢速度等他赶上，笑嘻嘻地说：“行，不过就不用请孟晓涵了，我跟她也没熟到那份儿上。你都打算叫谁啊？是单身不？我小姐妹也有没搞对象的呢，到时候说不定跟谁就看对眼了。”

这个办法看来还算成功，之后一直到单元楼口，方彤彤都在兴高采烈地设计该叫谁该在哪儿吃，一副好像这就是订婚宴的架势。

没怎么往女生家去过，方彤彤问了两遍，他还是不好意思上门，而且怕留下什么蛛丝马迹被她妈妈发现，到时候打方彤彤一顿，也是他心疼。

“瞧你说的，我妈都成007了。”她扑哧笑了，站在楼道口说，“那我上去了。”

她抬手扶着墙，就那么稍微有些不平衡地站着，薄薄的衣裳裹着她姣好的身子，亮亮的眼睛直直地盯着他，明明说了上去，却没转身，也没动。

一股热流在心头涌动，他舔了舔嘴唇，突然拉住了她的手，“我.....亲一下再走好吗？”

她抿着嘴笑了，把另一只小手也塞进他的掌心，闭上眼微微抬起了下巴。

没有再用舌尖纠缠起舞，他们单纯用唇瓣摩挲着彼此，四只手的二十根指头，牢牢紧握。

“那.....明天见。”四五分钟过去，他被路过的汽车声惊开，有些尴尬地在衣服上擦了擦手汗，小声说。

方形彤嗯了一声，用手指头点了点自己的嘴巴，往他这边弹了一下，轻快地跑上了楼。

回到家门口，摸出钥匙开门的时候，赵涛还有点晕淘淘的，从起床到这会儿，整整一个礼拜天的时光都被方形彤满满地占据，没有给其他人留下半点空间，而他，正因此笑得像个傻子。

进门后，沙发罩还皱巴巴的，出门前换下来的大裤衩还丢在上面，精液的印子不太显眼，看得清而已，不过足够提醒他，今天发生的事不是做梦。

他有女朋友了，一个一定会长长久久一心一意爱他的女朋友。

他又傻笑了一会儿，钻进厕所洗了个脸，为了让方形彤的味道多留一会儿，取消了洗澡的计划，独自跑到沙发上坐了几分钟，才心满意足的伸了个懒腰，回卧室翻出了周一要用的作业，打开台灯奋战起来。

十点多的时候，电话响了。

他放下笔走到客厅，掀开布看了一眼，竟然是方形彤家打来的。

不会这就被发现了吧？他心里又是一个激灵，犹豫了一会儿，才接起电话，谨记着方形彤的嘱咐，对方说话之前，绝对不吭气。

结果没想到电话那头也没说话，听筒两端陷入到令他紧张的沉默中。

到他快要觉得这是白浪费电话费的时候，对面终于传来了方形彤清脆悦耳的连串笑声：“是我，你真棒，没有忍不住先开口，这我就放心了。”

“呼……你再不说话我就忍不住挂了。你吓得我都出汗了。”

“对不起啦，我这不也是想模拟一下以防万一嘛，我妈最恨我早恋了。”

“放心，我一定记得先看电话号码，害你挨打，我也难受不是。”

“嘿嘿，你还挺会说的，以前不怎么和你打交道，还觉得你傻老

实，就作文写得不错呢。”

“是吗？”他在心里叹了口气，上学期方形彤跟他课间凑巧聊过一次，那次还被她说贫嘴来着，看来她是忘了。

果然……没有锁情咒，这样的女生根本不会惦记着他的任何事，他得到的，其实是远超他能力所及的宝物。

一定要好好珍惜才行，他给自己定了定神，问：“打电话就是为了考验一下我的应变啊？”

“当然不是。我是兴师问罪来啦。”她在那边故意用夸张地口气说，“你买漫画书也不买靠谱点的，盗版盗得太离谱了吧？”

“啊？”

“我上次看你的书不是就看了几本吗，我让我表弟给我买一套，我想看完。今天他给我送来放家了，我一看，女主角名字都不一样，人家这套我爱芳邻的女主角叫二之宫亚美。”

“呃……啊？”

“我给我弟打了电话，小南那套书叫touch 好嘛，中文是棒球英豪，我爱芳邻是R……R 什么的，棒球英豪还有动画片呢。你没看过啊？”

“靠，我说怎么质量那么次，死胖子黑我。改天我找他去，擦嘞，卖的那什么七笑拳让我差点错过乱马，我刚喜欢上安达充让他给我推荐就给我来这出。”

“不过这个也挺好看，讲的是游泳的，我起码看得懂，棒球我一窍不通哎。对了，下周末咱去游泳吧？你会游泳吗？”

“倒是会，但游得不好，我也没证，进不了深水馆。”

“没事，我陪你在大池子游呗。有水上滑梯还好玩呢。我新买的泳装可漂亮啦，就穿过一回，那次是和小姐妹一起去的，男生你是第一个见的哟。”

盘算了一下，这约会地点怎么也比K歌房强，虽然不喜欢人多的地方，但他想看方形形的泳装啊，嗯.....正确地说是想看穿泳装的方形形啊，“好，那下礼拜天咱一起去。期末考试就滚他的吧。”

那边咯咯笑了一阵，说：“不滚他的你也考不多好，有啥的。”

“对了，你到游泳池可别勃起啊，顶起泳裤可太难看了。我说你臭流氓心里高兴，别人说你臭流氓我可就恼了。你别害我跟别人吵架。”

彻底了解这词儿后，她说的还真越来越顺口了，他自己一般都只好意思用硬了形容，她声音又脆又甜，稍微带着点羞涩说出勃起这种词，一下子就让他小肚子那边热了一热，“我.....我尽量。我不是跟你说了，这事儿男生自己说了不一定算。”

“你还说打疼了就能软呢。那到时候我干脆就这么处理算啦。”

“别别，我努力，我真的努力。”

“喂.....赵涛，”方形形迟疑了一下，声音变小了点儿，“之前咱.....咱在沙发那儿的时候，是亲嘴你更有感觉还是摸我啊？哪样勃起得快呀？”

好奇心太旺盛算是好事还是坏事啊？他拍了下脑门，诚实地回答：“不知道，我.....我刚一亲你就彻底硬了，哪有心思统计速度。”

“哦，”那边有点失望，“舒服也光是最后出来那一下，对吧？”

“那到不是，出来那下是最舒服，之前.....亲嘴的时候也特舒服。”他赶紧表态，“以后你可不许不让我亲，不然非憋死我。”

“让让让，肯定让。你不亲我亲别人我还不干呢。”听筒里传来很坦诚的声音，就混了那么一点点羞涩，“而且.....而且我真挺喜欢你亲我的。”

他胆子顿时大了不少，小声问：“那.....你喜欢我摸你不？”

对面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传来羞涩了更多的声音，“喜欢倒是喜欢，可是.....总觉得涨鼓鼓的不对劲，还酸。不如亲嘴舒服。”

说到这儿，她一下想起了什么，抱怨说：“对了，你……你下次可别光速着一边捏，人家咪咪头本来差不多一般大，刚才洗澡看了一眼，有一边都被你捏肿了。”

“啊？对不起对不起，疼吗？”

“到不是很疼，就是用手一碰刺痒。你下回轻点。”

“嗯，我一定注意。”他连忙保证，只要有下回，他啥都能一口答应。

“嗯……我其实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你得答应我。”

“啥？你说吧。”

“咱以后在一块，你……要还想和我那样亲热，时间安排得靠后点，可不能一见面就来。行吗？”

“为什么啊？”他奇怪地问，“亲你也不行吗？”

“那个行……可是不能那么亲，那么亲得等最后。”方形形的口气显得有点奇怪，“除非是在我家，在我家可以不守这个规矩。”

“彤彤，你是担心我忍不住吗？你看我今天都那样了不是也忍得住吗，我……我见了你肯定想亲亲抱抱的，早点晚点有什么区别吗？”

“有。”她很干脆地回答，“区别大了。”

“你告诉我理由好不好，我实在想不明白。”

那边又安静了一会儿，接着，方形彤又羞又急的声音响了起来，“我……我一回家就把裤衩洗了，骑车子回来的时候最中间一道凉嗖嗖的别扭死了。你……你要一见面就亲啊摸啊的，之后我不回家总不能捂干吧？讨厌！”

可能是说出这样的答案有点羞耻过头，喀啦一声，电话挂了。

他抓着话筒，傻呵呵地愣了半天，才反应过来一个让他当场裤裆鼓起来的事实。

方形彤之前走的时候，下面其实已经湿了。

（二十四）

哪儿还有半点学习的心思，把作业稀里糊涂的随便填完，赵涛没拿任何东西，就那么回想着之前的亲热用手套弄起来。

当脑海中想象出那条又小又薄的内裤包裹着方形彤饱满的三角区，正中央浮现出一道浅浅湿印子的模样，手中的阴茎激动地射了出来。

这一晚，他睡得格外香甜。

周一，按照平常的步调，他照旧七点才爬起床，拿出三五分钟用军训速度解决了内务，本来想畅快的蹲个坑，没想到才爽了个大粗头出去，家门就被敲响了。

“谁啊？”他顶着一脑袋问号大声问。

“我。开门。”

他还有点迷糊的脑子顿时彻底清醒过来，门外是方形彤，“啊……哎！等我一下，我……我在厕所呢！”

外面似乎传来扑哧一声笑，他都能想象出方形彤花枝乱颤的样子。

匆匆忙忙擦了屁股，他踩着冲水声提起校服裤子冲了出去，连忙打开门，“你怎么来了？拐这么大一圈干啥？”

方形彤拎着手两个冒香气的塑料袋走了进来，“看你平常到班的时间也知道你这会儿铁定出不了门，我给你带早饭来啦，我家门口的鸡蛋灌饼，可好吃呢，呐，你俩，我一个。带到学校吃还是在家吃完走？”

“啊？”他愣了一下，小声说，“我平常……都不怎么吃早饭。”

“我知道，昨天看你家冰箱就知道你都是怎么对付的，瞧你都存的啥啊，冷馒头，鸡蛋糕，咸菜疙瘩榨菜包，豆腐乳一放就两瓶，平常在家这么对付，还老买漫画游戏啥的，你肯定把早饭钱省了。”方形彤甩

手把书包丢到沙发上，解开塑料袋，“来吃吧，真挺好吃的。不吃早饭身体不好，你那样吃身体也不好，以后你要想在家吃，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做。”

那鸡蛋灌饼确实闻起来就很开胃，他平常不吃主要也不是因为省钱，而是嫌麻烦费时间不如多睡五分钟，外面买又不想跟一大堆人排队，干脆去了这顿，如果有人给送，那自然是吃比不吃舒服。

“嗯……确实挺香。”他一大口啃下去，含含糊糊地说，“那咱一起去学校？主任可老在门口蹲迟到的，这样没事吧？”

“到咱晚上约好的地方，你就先走，我晚点过去。岔开个几十米，他能说啥。”方形彤满不在乎地垫着塑料袋撕下一小块饼，斯斯文文地放进嘴里。

“哦……行，那我以后早晨等你，你不能来就给我个电话。到了那儿你先走，我不怕迟到，主任是我家熟人不吵我。”他盘算了一下，乐滋滋地做出了计划。

“行。”她也挺高兴，喜孜孜吃了起来。

一起吃过早饭，方形彤去厕所洗了洗嘴，出来推了他一下，“去洗洗，大油嘴。”

他抬起胳膊直接擦了过去，“呐，好了。”

方形彤一皱眉毛，撅了撅嘴，用手指点了点。

他恍然大悟，立刻跑去好好洗了洗嘴巴，出来就一把抓住了她的手。

方形彤看了看表，小声说：“两分钟？”

“行。”他麻溜答应，一把搂住她亲了上去。

好好亲了一顿，方形彤准点把他推开，给他把校服领子好好整了整，笑盈盈地说：“走吧，不然都得迟到。”

他意犹未尽的舔了舔嘴唇，“真好吃。”

“都是灌饼味儿，一嘴香。”她咯咯笑了起来，拎起书包和他一起走了出去。

“昨天还一嘴炒羊肉味儿呢。”他背起书包把她的也拎上，拉着手轻快地踩着楼梯下去，连上楼大妈差点瞪掉到地上的眼珠子都没顾上搭理。

“这多印象深刻啊，回头人家问咱初吻是啥时候，就说刚吃完炒羊肉。”

清脆的笑声，就这样回荡在单元楼的狭窄楼道中。

（二十五）

赵涛的家住得其实挺偏，从上初中，他就没怎么在遇上过一起上下学的小伙伴。

现在的高中，他顺路最长的同学，也就能跟出他仨红绿灯。

所以他真没想到，多了一个方形彤，就能把他从前百无聊赖的骑车过程衬托得如此孤独。

心情实在是太好，到班上还把孙博给吓了一跳，第一节课一下就窜了过来，“你捡钱包了？还是突然喜欢数学了？怎么隔会儿就傻笑一阵？”

想起说好的约人吃饭，他索性把孙博拎了出去。

先被臭训了一顿，跟着听到不敢相信的消息，孙博的眼睛瞪得那叫一圆，气死圆规不成问题。

“我操你俩真搞上了？”孙博缓了缓，立马说，“照你说，那都是谣言，这么漂亮一班花头一次正经谈恋爱，还做一手好菜，还主动追的你，陪你上下学，你爹妈不在还敢去家里玩……我操我操我操，不行，我咋觉得你写作文写迷瞪了啊。你说这一堆，人方形彤知道吗？”

“日！”赵涛直接给了他一拳，“等吃饭时候你就信了。反正学校里头给我保密，我就没告诉别人。你别给我添乱。”

“这……这还保个啥密啊。你傻逼吗？”孙博肥厚的嘴唇里飞出一串白星子，“这你妈是咱班班花啊，跟你搞对象多有面儿你知道吗？这要是我，天天被校长扔主席台上训早恋老子都认了。”

“滚，我不认。教导主任跟我家啥关系？真出了事倒霉的不还是彤彤。够哥们就帮我保密，打个掩护，有人问就说我跟她是好朋友。”上课铃响了，他也懒得再多说，揽住孙博千叮咛万嘱咐，总算是要了一个承诺。

因为方形彤在女生中算是高个，赵涛想看她的时候，老是得回头。

但也正因为这样，每次都能对上她的视线，让他心里又暖又甜，美得忍不住光想傻笑。

从这天开始，他和方形彤就早晨一起来，晚上一起走，方形彤家小区的人不爱管闲事，去的时候也都是大晚上，不太担心被说什么，至于他这边家属院的嚼舌老太太，他其实不怎么在乎，那帮碎嘴子老不死，院儿里稍微年轻点的也没谁把他们当回事。

而且，方形彤有时候还故意往人家眼前晃，唯恐他们家属院不知道多了个女生每天来给赵涛送早饭似的。

有了初吻这么好的开头，毫无顾忌的他俩几乎一有机会就亲在一起，晚上送方形彤回家，上楼分别前那一次，她一般还特许他亲的时候动动手摸摸胸，让他回家时候坐在车座上裤裆里那个别扭。

最期待的事变成了上学下学，他们两个有名的缺课大王突然都变得勤奋起来，第一个星期直到周六，就逃了一个礼拜四的晚自习。

因为那天是他们说好请客的日子。

怕碰上其他同学，加上方形彤约的姐们里有个回民，他们特地选了一个挺远的烧麦馆。

那顿饭整体吃得还算愉快，三男五女正好一个八人桌，没点多少贵东西，赵涛请得起。但最后方形彤反倒显得不太高兴。

送她回家在楼下，她才气哼哼地说了原因，原来她那个带着男朋友来的姐们看不上赵涛，一起去洗手间的时候说了不少赵涛的坏话，她当

场没发作，肚子里却已经快冒烟了。

赵涛劝了半天，又亲又哄的，她也没转过那根筋来，硬是从书包里摸出通讯录找到那个女生家里的电话，刷刷涂了个乱七八糟，扯下来撕了个粉碎。

“她说我别的啥都行，就是不能说我没眼光！”她在碎纸片上狠狠踩了几脚，气哼哼地说了一句赵涛可能一辈子都不会忘的话，“说我没眼光，不就是说你不好吗？说你不好，我就和她绝交！”

（二十六）

充满期待的礼拜天很快就到了，毕竟下周就是期末考试，孙博他们也比较老实的放弃了例行的娱乐活动，乖乖在家给爹娘装样子。

不过孙博本来也答应了，以后周末不约死，赵涛有空就老地方见，没空就陪女朋友去吧。

方形彤对这个周日也格外期待，憋了六天在学校装普通朋友，就俩晚自习凑一桌上的，其余时候都不在一块，也把她急得够呛，周六晚上在楼道口直接给他下了死命令，回去就睡觉，早睡早起，她起来就去他家敲门，这次不打电话了。

算上他早就准备好请假的晚自习，足足一个整天，都是属于他们俩的。

平常上学七点闹钟响得快散架他还爬不起来，这回，他睁眼起来一拉帘子看了看表，竟然才六点十分。

明明昨天晚上想象着方形彤的泳装样子翻来覆去一点多才睡，可这钟点起来，他愣是一点不困，两天忘打理的小兄弟也精神抖擞久违地晨勃了一次。

他愣怔了会儿，稀里哗啦洗漱蹲解决完毕，马不停蹄地收拾起来。

上礼拜这时候还没准备接受方形彤，家里也就几乎原样没动，这会儿她可已经是女朋友了，他怎么也得把家里收拾的有点样子，不求多么美观大方，起码干干净净整整齐齐，像个靠得住的爷们。

这种大扫除他本来攒上个把月也会在小姨的催促下做一次，干起来倒是轻车熟路。

等忙活完往沙发里一瘫，时间已经到了七点五十。

照说方彤彤那种急性子，这会儿应该差不多到了才对，说好带早饭来，晚得太狠，还不如并进午饭一块。

结果比他预计的晚了不少，快八点半，屋门才被轻轻敲响。

这绝对是存心测试他起了没有，要不是他在沙发上全神贯注听着连GBA都关了声音，绝对会当成谁家遛狗不小心蹭门上了。

打开门，方彤彤有点小惊讶地拎着大兜小兜进来，背上还背了个色彩斑斓的帆布包，“呀，竟然真起来了啊。我还说让你多睡会儿晚点叫你呢，特地去先逛了早市。”

“呐，这是中午晚上的份，你先放厨房，我买的豆腐脑配葱油饼，趁热好吃，你赶紧放开桌子。”她跟回了自家一样一边指挥，一边抬脚勾上了门。

“还背了个包啊？都带的啥？”他手忙脚乱接过东西放好，放开休养了一礼拜的饭桌，帮她解下背包丢到沙发上，随口问。

“游泳得带泳衣啊，还有防晒霜，泳镜。拉拉杂杂我总不能装塑料袋吧。”她笑嘻嘻地把袋里的东西腾到碗里，“没买多，早饭吃吃就行，中午给你好好做一顿，保准香。我怕你没起，磨蹭凉了，专门在你们院门口买的，旁边卖煎饼果子的阿姨知道我是找你的了，她记性真好。”

“知道知道吧，反正我们院的碎嘴子告不到你妈那儿，我爸妈不怎么管我这个，我高一他们还抱怨我都不知道早恋来着。”

方彤彤一扬小脸，挺期待地说：“那咱马上都高三了，阿姨叔叔他们知道我会不会生你气啊？”

“你这么讨人喜欢，他俩肯定不会。”

聊着吃完了早饭，方彤彤任他抢着收拾，自顾自从背包里掏出一个方盒，“上次我见你家有DVD，这次带了电影，咱一会儿一起看吧？省

得你拿那个雾蒙蒙的游戏吓唬我。”

“什么电影啊？”他放好碗，从厨房走出来问。

“泰坦尼克号！”她乐呵呵亮了一下封面，莱昂纳多和凯特在大船头上面跟升天了似的拥抱在一起，甜蜜无限，“可好看了。”

“我看过，当初还电影院看的呢，就在青年文化宫。”他赶忙说了一句。

“我老去那儿玩跳舞机。”她顺口接了一句，跟着马上反应过来，说，“跟我再看一遍呗，这么好看。”

“行，不过……中间露丝可脱光了啊，他和杰克还跑马车里那啥来着。”他有点担心地提醒，怕自己到时候忍不住多看几眼她不高兴。

“男生不就爱看那个嘛，说的跟你不看毛片一样，我才不信，你电脑里肯定有。”她满不在乎地甩了甩马尾，把盒子递给他，“露丝那么胖，没我身材好，我才不怕你看。再说，看得你再眼馋，也够不着人凯特温斯莱特啊，还不是只能摸我。哼。”

好吧，反正这当年本来就是最适合搞对象的一起看的电影，还是难得的无删节版大荧幕亮咪咪，虽说现在已经阅片无数没了当初的激动，但陪着新交的女朋友再看一遍绝对不是个坏主意。

不过，这片足足仨小时呐，他就是觉得这么好的一个上午浪费在一部电影上有点亏。下午要去游泳了，游完回来累得要命，估计也没精神了，满心想着再摸摸她亲亲她让她帮忙打个手枪的计划岂不是还没出海就撞上冰山。

算了……她高兴就好。

他笑着过去换好电视后面的线，打开了平常几乎只读取过盗版音像店珍藏三级片的DVD机。嗯……以后找机会哄她跟自己一起看点原始武器、七月七日阴鬼胎之类的片子好了。

（二十七）

拉好窗帘开了空调，播放正式开始。

不得不说，同样是电影，还他奶奶的是已经看过的电影，和女朋友一起看的感觉就是不一样。

片头还没走完，方形彤就麻利地两脚一错蹬掉了凉鞋，抱着双腿缩在了沙发上，紧紧靠在赵涛的身边。

近得不能再近，他只要一扭头，就能闻见她淡淡的发香。

柠檬味的洗发水，他早确认过。

他大着胆子把手抬起来，绕过方形彤的肩后。她扑哧笑了一声，往前一挺，直接抓着他的手放了个舒舒服服搂住自己肩膀的位置，跟着也把手一伸，揽在他腰后靠了上来。

要不是有冷气，这姿势绝对热得不行。

杰克都还没上船，赵涛的心思就已经没办法放在电影上。比起屏幕里看得见摸不着的露丝那白花花的领口，方形彤脖窝那一块正指着乳沟的晒红倒三角显然更加诱人。

那简直就像个箭头，告诉他手该往哪儿伸能摸到梦寐以求的东西。

手腕感觉到了肩带的存在，这次方形彤穿了文胸，难怪稍微能感觉到一些的胸部触感并没有上次那么柔软。

他吞了口唾沫，小心地后仰，把视线尽可能垂了下去。

她上身穿了一件薄薄的罩衫，倒梯形的领口一览无余，尤其这样被他搂着，她微微弓着身，那衣领自然而然的拱了起来，露出下方一道深邃的沟壑，和两侧显出根基的美貌弧形。

他故意加大了点劲儿，她哼了一声，顺着她的力气往他这儿靠了靠，这下，连乳罩的边都被他收进眼里，米色，和上衣同色系，多半是怕透出来。

“喂……你看哪儿呢？我领子里也演电影呐？”方形彤突然冒出一句，他才发觉她已经抬起头，斜着眼正似笑非笑地看向他，也不知道恼

了没恼。

“臭流氓，不跟你这儿靠着了，借我搭搭脚。”她用手肘顶了他一下，侧身躺到了沙发扶手上，双脚一并伸到他腿上，“让你陪我看电影，光看我干啥。讨厌。”

“这段没意思，我更想看你。”他干笑着说了一句，把注意力拉回到电视上。

没一会儿，他的眼睛就又溜了下来。

电影演得精彩，方形彤的两只脚丫就在他腿上晃啊晃啊，本来这头就高，晃着晃着，那裙子就缩到了膝盖上边，露出一小段饱满光滑的大腿。

这可是学校里从来没见过的美景，这么近的距离下，连毛孔都看得清清楚楚，比小腿白皙许多的皮肤下，隐约还能看到淡青色的血管。

她喜欢玩跳舞机，还喜欢游泳，腿显得十分有劲儿，小腿肚子上提，脚跟上头那股筋儿显得特长，而露出的那段大腿，随着她晃脚的动作，皮肤下肌肉的弹动尽收眼底，每一次细微的变化，都在刺激他少年的青春感官。

他头一次发现，女孩的腿在某种情况下，竟然有这么大的诱惑力。

“讨厌……”方形彤显然又把他抓了现行，哼唧一样地说了一句，伸手把裙子往下扯了扯，重新挡住了大半条腿。

夏天的好处就在这这时体现了出来，他压根没关心杰克和露丝现在离冰山还有多少分钟，也没管那俩离沙发裸体和马车做爱还有多久，他的视线，很顺畅地就转到了她放在自己腿上，轻轻晃动的脚丫。

之前他只偷看过余蓓的，不过看得很仔细，足够在这会儿对比。

方形彤的脚稍微大一些，脚趾更长，细细的，整齐地从拇趾一字排开，涂着红艳艳的指甲油，脚背虽然没那么白，但血管也看得清楚楚。

他不算真正的恋足，但他觉得，如果方形彤肯答应，他愿意抱着这双脚亲十分钟起步。

最好能一路亲上去，亲过小腿、大腿，转向大腿根，直到吻上她温热柔软，娇美嫩滑的神秘花园。

他舔了舔嘴唇，硬了。

为了不打扰方形彤的兴致，他只好忍着分神看了会儿电影。

快到画画的时候，方形彤爬了起来，重新靠到他身边，又和最开始一样。

“怎么又过来了……不怕我看你？”他忍耐着轻声说。

“露丝该脱了，我宁愿你看我。”她带着点醋味儿笑嘻嘻地说，说着，还故意扯了扯领子，把那一片的上衣弄得更松。

操，露丝的奶子全世界都看过了，傻子才不知道怎么选。他马上毫不犹豫地，专注地低头看了起来，女朋友给的福利，不要是白痴。

“这么好看吗？”过了一会儿，她小声问。

“嗯……看不够。”他手指在她肩膀上动了动，这么回答。

“这么浪漫的电影，我还说你看了会想亲亲我呢……”方形彤撒娇一样地说，不过就算是傻子，也能听出她口气中的期待。

“我想啊，想死了。”他直接把肩上的手抬起来，推过她的脸颊，低头亲了过去。

她咯咯笑着偏脸躲开，“不行，你刚才太流氓了，不给你亲，看完电影再说。”

他想了想，决定以后再和方形彤看电影，俩小时以上的片子一定要慎重……

仿佛是故意考验他的定力，方形彤一会拉开领口扇扇风，一会儿掀起裙摆摸一下自己大腿，那俩主角进了马车一巴掌甩窗户上的时候，她还特地瞄了一眼他的裤裆。

“不是因为他俩……”他连忙解释，“好一会儿了都。”

千盼万盼，大船总算撞了冰山，该沉的沉，该散的散，Heart 狗了昂，老太太丢了项链，演职人员名字刚一窜出来，他就忍不住扭头正面抱住了她，狼咬肉一样狠狠亲了下去。

一口气吻到光盘放完，他都不太舍得撒开那滑溜溜的小舌头。

看样子，方形彤对他整部电影期间表现的克制很是满意，嘴唇都被他嘬的有点肿，还是笑咪咪地蹬上凉鞋，过去拿起背包拉开了拉链，“我昨晚一直在想，咱下午去游泳，你老是支帐篷该怎么办。”

他还沉浸在刚才的吻里，鸡巴硬得生疼，随口回答：“这是正常的生理反应啊，你是我女朋友啊，我见你硬不起来就该去医院了。”

“讨厌，我还想和你坐水上滑梯呢，你支愣着滑下去，万一撞哪儿断了，这东西能打石膏吗？”她红着脸说了一句，跟着把泳衣摸了出来，“呐，你刚才挺乖的，我给你个奖励，也顺便让你适应适应，说不定啊，看习惯了游泳时候就没事啦。”

“习惯？”他愣了一下，跟着马上明白了她的意思。

“我去换上泳装，一会儿做饭吃饭，都这么穿着，下午出发我就直接外面套衣服走。怎么样？”

他看着方形彤提在手上的泳装，虽然理所当然的不是比基尼，但能看得出来，那泳衣背后开了一大片，至少能露出个大V口。

那可是泳装啊.....离了水，其实和内衣没多大区别啊！

他双眼放光地点着头，突然想到了方形彤此前的某种担心，恍然大悟。

内裤怕湿，泳装可不怕，这小妮子，分明也是想他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六）

一次飞天，一次旅游胜利，一周就过去了.....

文明 5 太恐怖了。我 F M 的档都没空继续。

可能掉坑里了。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十八）

“喂，你还记得答应过我的吧？”抱着泳衣走到卧室门口，方形彤不放心地回头看着赵涛，小声问了一句。

“记得，我保证，你不答应的事，我绝对不勉强你。我再追加一条，你不说行的，我就默认是不答应。”他一边说，一边吞了口唾沫，滚动的喉结一下把说服力减少了不止一半。

“窗户帘子不许拉开啊，听见没？”她犹豫了一下，进去关上了卧室门，从里面补充了一句。

他当然不舍得拉开，要不是有游泳池这种不得已的地方，他恨不得方形彤的泳装模样只有他一个人能看到。

掐着秒等了三四分钟，卧室门才吱呀一声轻轻开了条缝。

方形彤从里面探出小脸，跟着伸出小半拉身子，“平常在游泳池也没觉得有啥，在你家这么一穿，我突然有点不好意思了。”

“彤彤，”他眼睛都在冒光，“让我看看呗，不是说好让我适应一下的嘛。”

“哦。”她点了点头，把门开大，踩着凉鞋走了出来。

彩虹色条纹从右肩带斜引下来，攀过饱满的乳峰，散开成斑斓的花朵，晒得不算均匀，校服短袖和裙摆在她的四肢上划分出明显的分界，没怎么被晒到的地方，被泳装深蓝的底色衬托得格外白嫩。

她甩了甩马尾，抿着嘴，噙着笑意转了一圈，“好看吗？”

“好看，真好看……”背后那片V字型空间从他眼前一闪而过，几道交叉的细带没有多少遮蔽作用，相当于露出了大半个脊梁。

匀称的裸背一霎那就印进了他的脑海。

幸好，虽然好看，但不开动丰富的想象力的话，还不至于到直接硬起来的程度，仅仅这么看着，只是小腹发紧有色色的幻想在蠢蠢欲动而已。

“你多看看，多看看就习惯了。以后我还想经常跟你一起去游泳呢。”她笑着过去厨房看了一眼，“幸亏你家这边窗户没对着楼，不然穿围裙我也不好意思去做饭。”

“在泳池的时候不是没感觉吗。”他故意问了一句。

方彤彤果然白了他一眼，“这可是在家，能一样吗。让人看见我这么穿，肯定以为我勾引你，要骂我臭不要脸的。”

他板起脸，马上说：“谁敢，我女朋友哄我高兴，怎么穿我都喜欢。”

方彤彤笑着走到沙发边，“你这个臭流氓，肯定穿得越少越喜欢。好了，我去做饭，你陪我不？”

他正要点头，突然想起来一件很重要的事，连忙装出很遗憾的样子，说：“我一会儿去，我……电脑上有个软件要处理一下，十分钟，最多十分钟就去陪你。”

“没事不急，厨房你不来也行。反正围着围裙呢，比现在穿得多。”方彤彤笑嘻嘻地拿起水喝了两口，已经完全不在乎用他的杯子。

看方形彤走进厨房，他忙不迭冲进卧室，装作处理东西的样子摁开电脑，接着迫不及待地坐到床边，把手伸向了她整整齐齐叠放在一起的衣服。

按顺序摆放成一叠的情况下，最下面是上衣，然后是裙子，裙子的上面，则并排放着他此刻最想摸到的宝物——内裤和胸罩。

方形彤的贴身内衣，而且，刚刚脱下来不到五分钟。他不敢弄乱那衣服的样子，微微颤抖的指尖小心翼翼地探入罩杯内凹的一侧。那里仿佛还残留着方形彤肉体的温度，手指抚摸在上面，犹如间接摸过了柔软的乳房，让他的心中一阵激荡。

稍微感受了一下女生文胸的形状花纹，他用口水润了润发干的嘴唇，小心翼翼的把手放在内裤上，仔细记住叠放的大致方式，颤巍巍拿了起来，轻轻展开。

那是一件和文胸同色成套的小三角裤，小得让他有点怀疑这究竟怎么能穿到身上，不过马上，手指就感受到了布料的弹性。和他想象的纯色棉内裤不太一样，这是带着蕾丝花边，两侧还有精细花纹的款式，作为高中女生身上的内衣似乎有点太过花哨，但又没有到达妖艳的程度，对欲望有种摇摆不定的刺激感。

他觉得呼吸有点急促，手指一翻，打开了内裤的中心。

裤底意想不到的干净，没有半点痕迹，看来光是刚才的热吻，还不够留下分泌物。

他只是单纯地满足一下青春萌动的好奇，到没有学着漫画里的动作套在头上或是闻一闻的冲动，看过之后，他想象了一下这一套穿在方形彤身上的样子，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真的看到。

不过方形彤这么热情大胆，应该不会太久吧？

他轻轻叹了口气，有点笨拙地想要叠回原来的样子。

结果这时，卧室门口传来一句清脆的话：“赵涛，我的小裤衩这么难看吗？你叹气是什么意思啊？”

（二十九）

这一声来得太过突然，赵涛吓得手一哆嗦，本来就没拿稳的小内裤直接掉在了床边的地上。

“哎呀！你倒是拿稳点啊！”方形彤快步跑过来，弯腰捡起来拿在手里，赶紧拍着上面的灰，“你就这么嫌弃吗？”

“不、不是……我吓得。你走路没音，属猫的啊？”他干笑着转过头，脸上热辣辣的很有点不好意思，“你……你不是做饭呢吗？”

“哦，我想把肉先烧一下，你家的糖罐太久没用，白糖硬邦邦的我勺子都快铲歪了，叫你两声你没听见，我还以为你干啥呢这么专心，就过来看看。”她一边说，一边弯腰把内裤叠好放回原处，很不解地说，“你看这干嘛？我又没穿在身上。去内衣店挂的满墙都是，有什么好看的啊。”

“不是，我就是……我就是好奇。”他抓了抓头，很诚实地坦白，“我家里老是就我自己，我……都没怎么见过这样的东西，一想到你的就脱在这儿，实在忍不住了。”

其实他妈妈也留着衣服在家，不过……那种中年款他悄悄看过一次就再也没兴趣了。

“你……别生气好不好？”没听到方形彤回话，他有点紧张地小声问。

“哎呀，这有什么好生气的，你想看一会儿回来接着看。先帮我去把糖刮点下来，肉不烧不好吃呢。”她抓着他胳膊就把他拎了起来，笑嘻嘻地拽着他往外走，“我像是那么容易生气的人吗？你是我男朋友哎。对了，你不是跟我说，如果我不说行，就是不允许吗？那你也别偷偷干点啥了，我也给你个保证，你不管想做什么，都提出来跟我商量，我最多是不答应，绝对不生你气。”

她想了想，找了个不太恰当的比方，“比如你想叫我出门裸奔，我就光不同意，绝对不骂你神经病。好不好？”

“呃……好。不过我绝对不会让你出去裸奔的哈……”他发现真得好

好了解一下自己女朋友才行，这一个月多星期，好像才把冰山看了个角。

“那就行，以后可不许偷着摸着在那儿使坏了，你看我一开口吓得你。万一把你吓出毛病，还是我难受。”她拿起糖罐，递给他勺子，“你使劲挖挖，给我刮出两三勺就够用了。剩下的就那么板儿着吧，反正你自己也不使，下次再用我再喊你。”

“不用喊，”他抓起勺子用力把白糖刮下来，“只要你来给我做饭，我以后都陪着你。”

“哼，你也就这会儿有个新鲜劲儿。”她不屑地捏着鼻子做了个鬼脸，转过身切菜，“我去别人家做客，都是厨房里阿姨们忙活，外头大老爷们儿们抽烟喝酒侃大山。”

“我不跟他们一样。”他抬眼看着方形彤多系了一道围裙绳的后背，视线在她光裸的皮肤上贪婪地游走，那上面有细细的汗毛，有上火的小红疙瘩，并不符合他想象中女孩儿那种白玉无瑕的模样，但，真实得诱人无比。

“那可不行，那时候咱都结婚了，你还能跟现在一样不学着跟人打交道啊，人家都在那儿抽烟喝酒侃大山，你别抽烟喝酒，但好歹跟着侃几句嘛。就跟熟人贫得不行，那可不是事儿。”方形彤念叨了几句，扭头从他手里接过糖罐，熟练地舀进油里，倒下切好的肉片，“上次我都忘了问，你喜欢咸点儿淡点儿啊？”

“就上次那样就挺好。”他随口回答着，大部分注意力，还是集中在方形彤苗条姣好的背影上。

只有泳装的情况下，臀部的曲线自然不必说，那充满弹性的料子随着她做饭炒菜的动作，不知不觉就缩上去不少，鼓鼓囊囊的屁股，好像都露出了一个边，在她笔直的大腿上微微摇晃，引人遐思。

“那挺好，我还怕你好吃淡的，跟我吃不到一块呢。”她嘴里说着话，手上也一点没停下，看这熟练的程度，喜欢做饭绝对不是吹牛。

不过这种时候，再香的菜，也比不过秀色可餐。

帮忙端了几次后，桌上的菜算是全了，米饭一出锅，馋虫总算暂时

胜过了性欲，让他口水的由来终于不再是那晃来晃去的小屁股。

方形彤适应得很快，一脱围裙，大大方方地坐在他身边，还故意把椅子放近不少，抬起一边腿搭在他大腿上，“借我架会儿。”

馋虫顿时被打得丢盔弃甲鼻青脸肿，他感受着光裸大腿又软又弹的压力，差点把饭送进鼻孔里。

回想着之前方形彤说过的话，他飞快地吃饱饭，连闲聊都没顾上回几句，接着耐心地等到方形彤拨拉光面前的碗，刷刷洗净了碗，顺便还用洗洁精给嘴上去了油。

然后，他径直走到坐在沙发上重新打开电视的方形彤面前，说：“彤彤，我想跟你商量。”

方形彤眨了眨眼，哦了一声，稍微侧了侧身，在她和扶手间让出了他的位子，“你说吧，我答应了不生气就绝对不生气。”

他屏住呼吸，盯着她紧并双腿中央仅仅用泳衣包裹的地方，小声说：“我……我不脱你泳装，就这么隔着，你能……让我想摸哪儿摸哪儿吗？”

（三十）

之前指向性很强的胸部最多算是开放一个口岸，而赵涛这次的要求，可以说是要在全境大开方便之门。

方形彤瞪圆了乌溜溜的眼睛，撅起了嘴：“摸来摸去有那么舒服吗？”

赵涛有点紧张地找着借口：“我……我这不是光看已经适应得差不多了嘛，可到时候去了游泳池，玩水上滑梯啥的难免要碰到一起，我……我也想适应适应。”

“呸，你就是想摸。”她垂手在自己光溜溜的大腿上摸了两把，“不比你少点汗毛啊，有什么不一样？算啦算啦，你喜欢，那就随你。不过……我有条件。”

“啊？什么？”他的视线跟着她手掌在大腿上挪了两下，愣愣地问。

“你得亲我，亲的时候随便你摸，不亲了就停手。”她用食指点了点自己的嘴唇。

他往她身边蹭了蹭，心里已经乐开了花，嘴上还是学着她的口吻问：“亲来亲去有那么舒服吗？”

“有啊，”她大大方方地搂住了他的胳膊，“一和你亲嘴，我整个人都轻飘飘的，身上又热又麻，好几个地方都痒丝丝的，我可喜欢啦。”

“我也可喜欢了。”他舔了舔嘴唇，庆幸自己特地洗了嘴巴，凑过去和她抵住了额头。

“哎等等，”她突然偏开头，双手顶住他压过来的胸膛，“你饺子喜欢吃啥馅的？”

“呃……茴香、大葱、韭菜、豆角，只要配猪肉都行。”他一愣，“怎么了？”

“幸好你吃韭菜。不然……以后吃了饺子想亲嘴，我就得先刷牙啦。”她咯咯笑着，蹬掉凉鞋，双脚一翘横过他腿上，斜瞄着他，“你可真精。”

“啊？”他正想下嘴，连忙停住，“为啥？”

“我这会儿穿成这样，你说隔着衣服，这……这哪儿有多少地方给你隔。”她撒娇一样地抓起他手咬了一口，然后抿着嘴笑盈盈的闭上了眼。

吻上她柔软嘴唇的第一时间，他的手，就迫不及待地滑上了她的大腿。

细细的绒毛并没有他自己大腿上那种汗毛划拉的粗糙感，大概是冷气的缘故，皮肤有些发凉，滑腻，但和老妈的镯子比较一下的话，还不到光滑如玉的地步。不过，玉再光滑是死的，手下的大腿，却充满了青春的生命力，健康，结实，弹性十足。

他当然不舍得在大腿上停留太久，探索过浑圆的弧度后，就迫不及

待的往上攀去。

这样斜靠沙发相拥而吻的姿势下，方形形的侧后方完全对他敞开，手掌毫无阻碍地侵入到隆起的饱满臀部，尽管泳装覆盖了大半屁股，但隔着那光滑的布料，和乳房略有不同却一样充满诱惑力的柔软瞬间填满了他的手掌。

十指连心，他试探着握住，就像是把她臀部的触感攥进了心里，仔仔细细地品味。

非常意外的，在屁股上揉了两下，方形形的小嘴就突然一噤，紧紧吸住了他正在里头翻天覆地的舌头，本来不停喘气的鼻子也冒出一声：“嗯……唔。”

这可是他把乳头都捏肿了也没听到的娇哼，脑海里一下子就闪过了久闻大名不曾见过真容的一个词儿——敏感带！

方形形的屁股蛋儿，竟然比乳房还敏感！

他一下子激动起来，要不是还得亲着上面，真恨不得马上就缩头下去扒开泳装在白白嫩嫩的屁股上面亲几口。

他太想见到自己女朋友露出和他一样享受的表情，最好干脆直接达到高潮。这样不仅能让他心理得到莫大的满足，还多半能加快他走到最后一步摆脱处男的进度。

方形形的呼吸随着他手掌的动作越来越急促，和他纠缠的小嘴也忘了该做什么，只是一下一下轻轻吮着他的舌头。

不行……光是屁股……还不够……欲火越烧越烈，蒸得他都出了一脑门子汗，仗着方形形对他的迷恋，他把心一横，手指顺着揉搓的方向，一下从后绕进她微微分开的大腿中间。

“唔唔？”她瞪了瞪眼，紧凑的大腿立刻夹到一起。

可他的手已经伸了进去，和女孩最神秘的地方，只剩下一布之隔。

她夹的劲儿真大，他努力试了试，手指依然无法挪动多少，别说抚摸那个梦想多时的器官具体的轮廓，就连贴着泳衣前后蹭蹭都非常困

难。

他不敢放开方形彤的嘴，因为此前说好的是必须亲着才能摸，只好含含糊糊的被她吮着舌头说：“五四窝袄呢吗？”

舌头不在自己嘴里，一句“不是说好了吗”硬是没了大半声母，也亏得方形彤心有灵犀能听得懂，觉得自己理亏一样皱了皱眉，轻轻咬了他舌头一口，闷闷地哼了一声。

接着，那两条腿总算松了。

恐怕阿里巴巴喊出芝麻开门的时候，也没他现在这么高兴。

他迫不及待地把中指伸长，紧紧贴上了她柔软的阴阜，就算是有泳衣挡着，这种突破也让他激动得差点流下泪来。

这一刻他在心里不知道感谢了多少次锁情咒。还不到半个月，他一个连女生的手也没有拉过的单身汉，就已经有机会抱着身穿泳衣的漂亮女友，一边舌吻一边抚摸她股间保护最严密的圣地。

摸了一会儿，他才发现泳装的布料其实比他想象的厚，或者说，至少裆下这一块加厚了，他根本摸不出里面藏匿的是怎样的形状，是不是和他看到过、凭文字想象出的模样差不多。他的手指就像摸上了一条被厚布包住的里脊肉，用力压下可以感受到里面非常柔软，但能发现的也仅止于此。

他有点不甘心的前后探索，很快，就在靠近前方的地方察觉到耻骨的坚硬。

而手指在划过靠近耻骨那一边的时候，方形彤的身体很明显地颤了一下。

虽然他什么也没感觉到，但他有丰富的理论知识，他马上想到了一个神秘的部位，阴蒂。

他振作精神，缩小手指活动的区域，一点点挪动测试，终于在一块泳装布料下，发现了能让方形彤发出比摸屁股时候还要动人娇喘的区域。

阴蒂！阴蒂一定就在那里！

被方形彤放任的态度鼓励，他索性翻身一压，用胳膊架开了她一条腿，从上面激烈的吮吻着她似乎想说什么的小嘴，手指从前方正大光明的按在好不容易探索到的位置，学着片子里看来的技巧，用类似挠痒痒的动作，隔着布料卖力地前后摩擦。

“呜……呜唔……”方形彤双手握成拳头所在胸前，眼睛闭上，眉心皱成一团，他的手指摩擦几次，她的身子就紧张地瑟缩一下。

欲火冲上头顶，他松开嘴，抬起一些，盯着她透出几分迷茫的眼睛，急躁地说：“彤彤，我……我想……我想那啥……求你了。”

说着，他的手从她的胯下收回，扯开大裤衩的拉链，迫不及待地拨开内裤掏出了里面早就硬邦邦的鸡巴。

泳装实在谈不上是妨碍，只要方形彤微微点一下头，他就马上扯开，把昂扬的男性象征，一口气塞进到她的体内，让他们彻底连接成一体。

细长的脖子明显的蠕动了一下，她紧张地吞了口唾沫，惶恐地摇了摇头，很小声很小声地说：“太快了……我……害怕。已经这么快了，你就不能……再等等吗？”

心里的声音提醒着他，方形彤的反对并不坚决，从体力上来讲，她完全可以把她一脚掀翻到地上，然后逃走。

一个投注出感情的女生，很容易在男朋友的唆使下一步步放弃底线，他明白，只要再缠缠她，抱起她往卧室去，正正经经的在床上多磨一会儿，他一定能如愿以偿，在她的体内留下自己最深刻的烙印，步入真正男人的殿堂。

可他突然觉得很心疼，他不想让女朋友带着这种惶恐的眼神丢失自己的初夜，他想要一切都很美好，美好到多年以后，这次青涩的回忆还能在彼此之间成为甜蜜的话题。

他压着嗓子说：“是啊……是有点太快了。对不起，我……还是没忍住，应该等你更有心理准备再提的。”

方形彤眨了眨眼，表情总算安定了许多，“我.....其实特别喜欢你，赵涛，不用多久的，我.....我毕竟是也是第一次啊，女生肯定会慌的，又不像你们男生这么流氓。你.....你让我多想想，一步一步来，多适应适应，行不？”

说着，她垂手握住了他的老二，还记得上次的经验，套了两下，“你看，我其实在你面前妥协得可快了，我.....这次也帮你弄出来成吗？”

他喘息了几下，起身靠回到沙发上，长长吁了口气，“行，不然我老惦记着那事，咱也没法游泳去。”

她把脑后的马尾辫从新绑了绑，坐在他身边弯下腰，细细的手指包裹住热乎乎的肉棒，一下一下捋了起来。

她伏得很低，小脸离他的胯下近在咫尺。

他突然想起以前在哪本书上看到的小故事，大意是一个老板经营不利想扣职员过年的奖金，担心职员反对太强烈，就先放出风声说要半年不发薪水，正式通知改成三个月，等到职员抗议，谈判一番后顺水推舟改成了只扣发奖金，员工们还都很满意。

他也闹不清这故事是想说个啥道理，只是这时候冒出来，提醒了他其实还有这种心态。

刚才直接要求做到最后一步，应该相当于半年不发薪的等级，那.....现在是不是可以尝试一下三个月的程度？方形彤再不同意，再继续退让呗，反正最差，还有帮忙打手枪兜着底呢不是。

他大着胆子敲了一下方形彤的肩膀，小声问：“彤彤，你帮我含含那儿行吗？”

（三十一）

“啊？”方形彤扭头看着赵涛，一副好像看到他鼻子上开出一串喇叭花的表情，“我才不要。这可是你尿尿的地方哎。你这是什么馊主意啊。”

真糟糕，看来方形彤竟然对口交这个词不太了解，或者说，全是负面的了解。

赵涛挤出一个微笑，试探着说：“我去洗洗，洗洗就干净了。”

“不要。噫……我才刚吃过饭诶。”她撅着嘴，确实有点不高兴，“你一会儿难道不想亲我啦？含过那地方，你亲起来不恶心啊？要不要。换一个。”

“好吧好吧。”发觉苗头不对，他连忙摆了摆手，跟着，眼睛在她的连体泳衣上打量了一圈，突然想起了在一本路边摊旧杂志上看到的离奇案子。

那种杂志上的短故事充满了挑拨感官的描写，那个案子当然也不例外，说的是一个相貌清秀的男人如何化妆成女性骗了另外三个男人的钱，还和其中两个上了床，其中最后交代的部分，特意说了他每次和受害者上床前都会关灯，然后把自己的阴茎牵拉到后方，用夹紧的大腿骗过了还是处男的受害者。

他性取向没什么特别，记住那个故事，不过是因为他从能够彻底勃起后，就很难再用夹紧自己大腿的方式挤压龟头自慰，所以好奇了好一阵子，那个男骗子是怎么做到让受害者射出来的。

后来才想通，这可能和他偶尔把老二插进捏紧的手指缝里模拟一下做爱的模样类似。

方形彤的大腿，当然比男人美多了。笔直修长，浑圆饱满，刚才夹他手的时候，都给他夹得发麻，紧紧并在一起，恐怕都没有一丝缝隙。

他顿时想出了扣奖金的等价主意，“彤彤，那……你站起来，并拢腿弯腰扶住沙发行吗？”

方形彤楞了一下，大概是也觉得一直拒绝男友的要求不太好意思，她犹犹豫豫地站了起来，转身弯腰，扶住了沙发靠背，“这样？”

“嗯嗯，就这样。”他盯着重力作用下显得更加丰满的胸部，忍不住伸手轻轻揉了几下。

“就为了摸得方便？可这样……我就不能帮你打手枪了啊。”她红了

红脸，没躲，就那么看着他的手在乳房顶上摸来摸去玩着找奶头的游戏，说。

“不是，我.....我是想让你并拢腿，我.....往那中间试试。”他说着爬起来，有点紧张地站到了方形彤身后。她身高比他也就低小半头，腿还长，他稍微分开脚对了一下位置，还得稍微踮脚才能贴着她阴阜弄进腿缝里。

她立刻回手捂住了泳衣两腿间那一条，警惕地说：“你可不许给我拨开。”

“我保证。我都忍成这样了，你还不信我啊。”他嘴里答应着，身体已经迫不及待地靠了过去，哪怕是个假架子，这看上去也和真正做爱的体位几乎一致，对他来说就已经足够兴奋到不行。

龟头莽撞地直接往她大腿中间一送，结果毫无疑问，干巴巴的大腿缝连手指头进去都费劲，何况他那圆滚滚的大肉蘑菇。

登时蹭得他呲牙咧嘴，差点直接疼软了。

润滑，对，还要润滑。他脑子里一片混乱，一时间也想不出什么好润滑剂，连忙叮嘱了一句：“别动，等我下。”就匆忙跑进厕所，拿起香皂冲了点水，搓了一大把沫，一股脑全涂在了老二上。

回来的时候，好奇的方形彤一眼看到他裹了白沫的肉棍在裤裆前面晃动，噗嗤笑了出来，“你这是要给那儿洗澡？”

“借个滑溜劲。”他随口回了一句，匆匆就位，抱着她的屁股一使劲，香皂沫子果然不负所托，让她光滑细嫩的皮肤再也无法成为阻碍，整条肉棒滋溜一下，就钻进了她紧并在一起的大腿中央。

“呀啊.....”她小声叫了一下，好像也有点好奇，低下头，看着那东西从腿间隐隐约约漏出个尖儿，黑乎乎的眼儿正对着她，“我.....一直这样就行？”

“嗯。你扶好，我.....我稍微动动。”他激动地说着，学着毛片里的姿势，弯腰抱住了她，双手兜住奶子，就跟真的已经进入了她的身体一样，亢奋地摆动着腰。

虽然感官上的愉悦比起手淫还是稍微差了一些，但综合感受提升了不少一档，正在背后位插入的错觉让他的鸡巴膨胀到几乎爆炸，反正他也还不知道女人的体内是什么滋味，现在这样以假乱真也不错。

不想光自己一头热，他一边拨拉着已经凸起在泳衣下的乳豆儿，一边奋力提高位置，让粗大的肉棒尽量贴住她丰美的阴阜，每一次进出，多少也隔着泳衣对她敏感的地方蹭上两下。

不一会儿，方形彤就咬着下唇轻轻哼唧起来，但他再怎么卖力，她还是就那么隔三差五哼哼两声，好像有点舒服，但绝对舒服得不狠。

操，傻逼，楞把刚才才试出来的敏感带给忘了，他恼火地在心里骂了一句，双手一抽，扶着她圆滚滚的屁股蛋儿站直了身子。

低头看过去，白呼呼的香皂沫流了方形彤满大腿，看着就跟被他射过了好几次一样，他心里一痒，连忙定定神，揉着她翘起的臀部，继续着继续快感的冲刺。

他在电脑厅认识的一个小混子老板曾经说，女学生屁股不行，整天坐凳子，都坐扁了。他当时觉得挺有道理，现在一摸方形彤肉感十足，泳衣一缩边就有点走光的屁股，顿时找到了绝对的反例。

这样美好的臀部，让他用脸当凳子都没意见。

“嗯嗯……”果然转换阵地之后，方形彤的声音就变得娇媚起来，那和平常说话的声音不一样，大半都是鼻音，嗲嗲的，比撒娇时候那种哼声还让人心里发麻。

尤其当她突然冒出一句尾音能连打三个颤的“啊”时，真是叫得他腰眼一酸，心尖儿就跟被条舌头嘶溜舔了一口似的，浑身的毛孔都透着一股爽利。

这样的呻吟随着他揉搓屁股的加速而渐渐密集起来后，他那处男的耐力终于走到了极限边缘。

射精的冲动无法克制的那一刻，他猛地压倒了方形彤，激动地吻住她的嘴，用手套弄了最后几下，挤进她的腿间，浑身颤抖地射在了她的小肚子上。

白糊糊的精液，就像真的刚刚做了一次爱一样，顺着小腹的坡度往下流去，流过了泳衣遮蔽的神秘花园。

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想法，他喘息着拿起方形彤的手，一口含住她的食指，舌吻一样卖力地吸吮着。跟着，他悄悄用自己的食指在那摊精液上蹭了一点，摸索着伸到了她的嘴边。

眼神朦胧的方形彤根本没注意有什么特别，面红耳赤地盯着他舔吻自己手指的模样，抿着嘴笑了笑，啊呜一口，也把他的手指含了进去。

（三十二）

“怎么回事儿啊……”舔了个遍后，方形彤咂了咂嘴，皱着眉抱怨，“你手指怎么黏乎乎的，摸啥东西啦？”

“汗吧。能有啥。”赵涛随口回了一句，起来仰在沙发上，垂手把已经软化的阴茎收回裤裆。

看了看腿上滑溜溜的香皂沫和小肚子下面那一片白浆子。

方形彤连忙爬起来，看了看还没有流到沙发上，趿拉着鞋匆匆跑去了厕所。

嗯……也许该把老妈回来时候穿的拖鞋翻出来。他看着方形彤跑进去，心满意足地伸了伸腰。这下喂进去的可比上次巧合喝下去的多多了，别管效果会不会加强，起码不必担心突然失效。

一个星期就能从接吻进展到这种地步，他对即将到来的暑假顿时充满了桃色的期待。

他非常有信心，方形彤与他的第一次绝对不会等到假期结束。

看了一眼爸妈常年紧闭的卧室门，他在考虑等到时机差不多成熟的时候，是不是该开门把里面收拾一下，那张柔软的双人席梦思，怎么想也比自己的小单人床合适得多。

他幻想了一会儿两人将来这样那样的美妙生活，和性生活，方形彤总算皱着眉从厕所里走了出来，对他说：“看你给我泳衣上糊得这一

片，一会儿干了不会有印儿吧？”

“反正不是要去游泳，下到适应水温的池子里一泡就干净了。”

“臭流氓，整天就想着那事。”她撅着嘴白了他一眼，“亏你还记得要去游泳池呢，光撞我屁股就撞了十来分钟，你也不嫌烦。”

“这么舒服的事儿，多久也不烦。”

她走向卧室去换衣服，“我才不信，再好吃的菜也不能天天吃顿顿吃，我小时可爱吃羊肉串，我妈嫌校门口的不干净又没时间管我，气得她带我去寺口街那边一下吃了五十多块钱的，后边好几年我一见羊肉串就想吐。”

“这跟吃的不一样。”他连忙解释，“这事儿上瘾。要腻估计怎么也得我三四十了吧？”

对那个年纪的少年少女来说，中年，仿佛就已经是个很遥远的概念。

收拾好出门前，方形彤又抱着他让他亲了一会儿，可能是怕他又来兴头，吻了几分钟，就意犹未尽地散开。

不知道是因为到了游泳池存心在其他女孩面前宣誓主权，还是喂她的那一口真有了作用，从俩人下水，她就一直在他身边腻着，他狗刨出去个十来米，她就跟条美人鱼一样一猛子钻过来，故意在水下面拨拉他泳裤的裤腰，装着要扯掉似的吓唬他。

玩水上滑梯的时候，靠着他还嫌不够，她非要反手抱着他腰，跟连体婴一样冲下来，呛了次水还喜滋滋地笑。

一直玩到六点半，池子准备清场关门，他们才满身疲惫地回了赵涛家。

中午的饭菜本来就准备着晚餐的量，开火热了热，一起吃了顿饭，方形彤非说他游泳技术不行，肯定累，硬是抢下了洗碗收拾的活，打发他去开电视玩游戏。

他考虑了半天，塞了张古惑狼的盘，想着还能教她玩玩。

没想到，方形彤一回来，直接跳上沙发，往他身上一靠，指着电视说：“换那个雾蒙蒙的游戏吧，你玩，我当恐怖片看。行呗？”

呃.....其实吧，他也不太敢玩寂静岭，生化危机就能吓他一蹦，这游戏把子上次挨摔，就是因为他刚买来时候硬着头皮试了一次。

不过胆量这东西吧，也是因环境而异的。

头发还带着湿气的女朋友就靠在身边的情况下，胆子起码得翻一倍吧。

“嗯，行。”他过去换了盘，决定从头开干。

这一晚，坚定了他以后和方形彤看电影优先选择恐怖片的念头，泰坦尼克号全片下来他俩也就亲了两次，有一次还是沉船时候方形彤哭的满眼泪花时候他凑过去的安慰，而玩了不到四个小时寂静岭，俩人嘴巴连在一块的时间累计得有快一个钟头。

每次有点稍微吓人的地方，她就啊的惊叫一声缩进他怀里，然后可怜兮兮地抬起小脸，说：“亲亲我，我害怕。”

蹦出来个怪物，“我害怕”；看到个血乎乎的场景，“我害怕”；手电筒没电了，“我害怕”；他心猿意马主角被怪物弄死了，还没来得及读档呢，就又是一句“我害怕”。

妈的要是玩寂静岭谁都能玩得这么香艳，Konami估计都能收购微软了。

快到送她回去的时候，他控制的主角早分不清东南西北瞎走一通，果然不负所托的被一群连模样也没看清的玩意给弄死了。

这次不等方形彤扭头，他干脆地把手柄往边一扔，抱起来她压在沙发靠背上，一口亲了上去。

隔着衣服揉了几下胸部，他寻思了一下，狠狠咂了她舌头一口，离开点缝儿，喘息着小声说：“彤彤，我不隔衣服，摸摸上头行吗？”

她满面红潮，没有说话，犹豫了一下，微微点了点头。

他高兴地垂下手，从上衣下面往里钻去。手掌一摸过她的小肚子，她的腹肌就紧张地绷成了一片，他轻轻揉了两下，就迫不及待的往乳罩里面钻去。

那文胸比他想象的要紧，从下面的缝试了两次，手掌硬是没挤进去。

方彤彤哼了一声，放开他嘴，“解开……别这样伸进去，才买的别给我撑坏喽。”

解开？对……解开！他醍醐灌顶，赶忙摸摸索索往背后绕去，偏偏那个搭扣非常考验熟练度，到生巧级别的也就是捏一下的事，而新兵蛋子挤出一头汗，那只手还是扯来扯去找不到路子。

方彤彤娇嗔地瞪了他一眼，往后一缩，自己背过手去，隔着衣服一动，就从下摆里把胸罩拽了出来，随手搭在沙发扶手上，有点紧张地说：“就到这儿啊……可不能再要别的了。”

他连连点头，看她闭上了眼，立刻饿虎一样扑了上去，吸出她的舌头又嘬又舔，手掌终于没有任何阻碍地攀上了她骄傲耸立的青春乳房。

那沉甸甸的下沿有些汗湿，滑嫩的皮肤中包裹着充满弹力的柔软脂肪，从各层面刺激着他最原始的生殖冲动。

这次他总算记住了，不要害她的咪咪头不一样大，所以最后，两个微微上翘的奶头，都被他捏搓得有些发肿。

等到方彤彤帮他打完这次的手枪，已经是半个小时之后的事了。

“以后假期找你我就不骑车子了。3 5路到你们院门口，我以后都坐公交车啦。”到家上楼前，方彤彤结束了又一次热吻，小声这么说着。

“怎么了？”他好奇地问。

“再出去玩你带我。我想坐你车子。”

“啊？”他愣了一下，但马上点了点头。

“平常在学校要装样子，等不用装了，我还不一直赖着你么。而且……”她有点不好意思，甩了甩马尾往后退了两步，“这样出去玩一次，我能多搂你好久呢。”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七）

欧克，前菜上罢，正餐下周开吃。

紧赶慢赶总算赶在窃玉之前进入正题了。

要是到月底窃玉开更这边都没吃到真肉，感觉太监的可能性会直线上升啊。

幸好幸好，斩掉几个小细节是值得的。

毕竟我不是真来写纯爱的.....

啊，对了，《你的名字。》真好看啊。

决定找时间多刷几遍。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十三）

周三、四是期末考，接着是补课前仅有的三天考后假，按照赵涛的计划，应该是很美好的一个礼拜。

结果周一才去学校，方形彤就被叫到了班主任的办公室，足足两节课没回来。

赵涛打听了一圈，才知道原来昨天的晚自习教导处专门来了好几个人检查，非常巧，昨天只有他和方形彤缺勤。

他请假了，方形彤没有。

说白了，他的病假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他们家和教导主任

的关系，也谁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早读主任过来把他叫出去，有点生气地说了他几句后，他就没什么事了。

而方形彤直到下午的自习课，都还在埋头写检查。

“老班根本是变态，让我写两千字。差点没写死我。”下午最后一节课上完，他在办公室门口正碰上方形彤，就听到她揉着手腕抱怨说，“晚自习我不上了。”

“那你想去哪儿？我陪你？”他看周围没别人，连忙凑近点问。

“不用，我去电影院那边玩会儿跳舞机，晚自习下了你直接去接我得了。”

“那我跟你去那边吃饭，吃完我再回来。”他已经过了对游戏厅感兴趣的时候，而且后面那个电影院楼上的游戏厅净是些大机子，跳舞机啊摩托啊双人赛车啊，正儿八经格斗王街霸红帽西游记啥的倒没几台，他去了也没什么意思，而且顶风搞事，教导主任肯定要叨叨。

“嗯，我在老地方等你。”

到那边门口吃了饭，跟方形彤进去看了一眼，看97的机器前没人，买了几个板儿坐下耍了会儿。可惜老不玩手早生了，这厅里难度好像还开得挺高，他拿出看家的玛丽八神二阶堂也没见着大蛇面，看方形彤跳了一把，就回学校去了。

难得教室里没了方形彤，他才发现自己还真是一直没再留意孟晓涵，现在再看，也没什么特别的感觉。曾经自以为的肝肠寸断咫尺天涯痴情不改闹了半天就是自我满足的幻想，迷恋的与其说是孟晓涵这个人，倒不如说更多沉醉于这种痴恋一个人的伤春悲秋。

古语有为赋新词强说愁，他这可以算是为装痴情强暗恋。

真想通了，才发现好像也挺没意思的。

当这种少年的蒙昧随着方形彤的存在感而消退后，他才惊讶地明白过来，为什么私底下说起最适合做老婆的都喜欢提文文静静的孟晓涵，而真追起来，还是余蓓方形彤收的情书最多。

性格好学习好不爱找事都他妈是虚的，最后真看重的，还是漂亮。

幸好方形彤实际上还挺有贤妻良母的范儿，让他现在已经没多少后悔，反而有点担心当初要是没有那个巧合，和孟晓涵凑成一对的话，现在会是什么样的情景。

可能到这个礼拜还是被抓过去一起做数学题吧。

摸胸亲嘴什么的，根本是做梦。知道的这是谈恋爱，不知道的还以为是学习互助小组呢。

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受到了方形彤想法的影响，他忍不住一个人傻笑起来。反正有竖起来的一堆书挡着，老师看不见，至于周围的其他人……方形彤不在，别人谁看他啊。

第一节晚自习快下课的时候，教室后门突然多出了一个穿着他们校服的男生，在门口做贼一样偷偷摸摸看了半天，拍了拍最近的一个同学肩膀，指了指孙博，传了句话。

孙博一听，猫着腰从后面溜了过去，接着，马上又拍了拍那个有点不耐烦的同学，把话传到了赵涛这边。

“有急事？”他一愣，扭头看孙博表情跟要拉裤子里一样，只好蹲下去悄悄迈开腿，也闪到了后门外头。

“干吗啊？一会儿就下课了什么事不能等会儿？”他扒头瞄了一眼讲台上的英语老师，那个小个子中年妇女一直都有股天生的气势，不怒自威，是他们最怵的老师，不过也正是因为这样，他们班的英语成绩普遍比较优秀，算是唯一拿得出手的科目。

“你跟他说。”孙博拽过来那个小个子，“这是方形彤初中同学。他有事，急着找你。”

那小子挺紧张的样子，说：“你跟方形彤关系不错吧？她是不是前阵子还追你来着？”

“啊……算是吧，怎么了？”

“那你赶紧去电影院那儿看看吧，”那小子急急忙忙说，“她老在那

儿玩跳舞机，有个混子看上她了，追她当对象，她一直没答应，上礼拜在外面碰上，好像还臊了人一回，我刚才在电影院门口和对象喝冷饮，那个逼带了好几个人，正聊这事儿呢，好像要去堵方形彤彤说让她别不识抬举。我赶紧跑来跟你说声，不行你赶紧叫几个哥们一起去帮忙吧。要不到公用电话那儿报警也成。那帮小流氓啥鸡巴事儿都敢干，可……可别真出了大事。”

脑子里嗡的一声，胸中好像有把枪炸了膛，赵涛一瞪眼，一声不吭就冲下了楼梯。

“你妈逼傻了是不是，从这边翻墙。操，就你成天请假不翘课，连出去走想走正门。”一到楼下，追过来的孙博就把他一把拽住，急匆匆往操场绕过去。

那边是厕所的位置，被一楼的老师看见也不会怀疑什么。

当然，他们跑得这么快，估计要怀疑他们窜稀。

外面是高中的家属院，从小房上下来前，赵涛捡了一根别人压房顶油毡的锈铁管，掂了掂丢到下面。

看孙博还在找趁手东西，他直接丢下一句：“我先去，你到了看我 不行就打电话叫警察。”

“操他妈了个逼的。”跳得太慌，还顿了一下腿，他也顾不得那么多，硬是抻了抻，撒腿就跑了过去。

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电影院门口，肺里已经跟要炸了一样，他弯着腰喘了几口，稍微缓了缓劲，直接冲了上去。

里头看上去没什么异样，不像有人闹过事，翘课的学生们正在守着各自的机器玩。

但是，几台跳舞机上，都没看到方形彤彤。

只有他走之前她就在玩的那台旁边，掉着她水瓶上拴的小玩偶……

（三十四）

“彤彤！”赵涛立马慌了神，一股热血涌到头顶，连耳朵都在嗡嗡作响，“彤彤！你在哪儿！”

喧闹的机厅里没有回应，只有几个学生投来看傻逼一样的眼神，但一看到他手里的铁管，就都纷纷收了回去。

“哥们，刚才这台机器上玩的那个女生你见了没？绑长马尾，眼角有点吊，笑起来很好看那个，差不多有这么高？”他把情绪稳了稳，慌里慌张扯了一下离那台跳舞机最近的摩托车机器上的瘦高个，紧张地问。

“没见没见，滚。”那人头也不回骂了一句，眼睛一秒也没离开屏幕。

难道真被那帮社会青年带走了吗？

脑中滑过一个个糟糕至极的小道消息，他们学校那片治安就马马虎虎，电影院这块更烂，真要出了事，他估计要发疯到杀人。

连问了两三个，没一个知道，就跟方形彤压根没来过这儿一样。

就在他急得不行的时候，旁边一没穿校服的小个子女生端着杯奶茶走了过来，“你说那女生我见了。我刚才在那边买奶茶时候她还在这儿玩呢，估计跳累了，正喝水看别人跳呢。”

“那后来呢？”就跟溺了水猛地抓住根东西一样，赵涛连忙问，“她去哪儿了？”

“来了一帮小混混，围着她不知道说了顿什么，好象还把她水壶拍掉了，我听她骂了两句，然后一帮人推推搡搡往对面楼梯去了。我也没看清是往楼上还是楼下走了。”

楼上是电影院的办公室，哪儿还能往楼上去，肯定是楼下啊！他匆忙道了声谢，抓紧铁管追了过去。

一把火在胸腔里烧，他一点都不怀疑，从小到大只打过个位数架的自己，会毫不犹豫地用铁管给那些王八蛋开瓢。

快跑到对面楼梯，后面传来了孙博上气不接下气的声音：“我操，

赵涛，你……你他妈等会儿我啊。我、我气都喘不上来了。”

“这他妈能等嘛！”他转身气冲冲大喊了一句，“要是去晚了，彤彤出事怎么办？”

“他们……他们好几个呢，不行……就报警吧……”

“人都没追上怎么报？你把东西丢了，跟我追，追上了我跟他们拼，你找公用电话报警！”他胸膛剧烈起伏着，浑身发烫，沉甸甸的铁管拿在他手里，就像是变成了侠客手里的剑，等着去救心爱的姑娘，“我要不放倒几个，我就是王八养的！”

没想到孙博不仅没接着跑，反而原地站住了，扶着膝盖呼哧呼哧的喘，冲他摇了摇头。

“操，你不走我走了。彤彤要真出了事，我他妈一个个攥死他们！”说出这话的时候，他的手都在微微颤抖，但不是因为恐惧，而是因为流淌在全身的愤怒带起的亢奋。

一口气憋在他喉咙下，就像个炸弹，把捻子悬在怒火上乱晃。

但马上，一句话就让他彻底冷静下来。

“赵涛？你怎么来了？你要攥死谁啊？可别……你要进少管所我可怎么办。快消消气，把东西放下，这是怎么了啊？在楼梯上边就听见你嚷嚷。”

是彤彤……是方形彤！

他转过身，锈铁管咣当一下掉在地上。

她好端端的，背包在身上，瓶子在手里，后边还跟着个三十多岁胡子拉碴的大叔，那大叔头发比余蓓都长，看着油腻腻的也不知道洗没洗过。

他直接楞在那儿，傻呵呵地说：“你……没事儿？”

孙博呼哧呼哧喘着走了过来，一扶赵涛肩膀，说：“有人跟我们说一帮混子要来找你茬，赵涛就跟疯了一样窜来了，我操，眼睛刚才都红

了。咋回事？你没碰见？”

“不对，那边一女生说见到他们围你了，你瓶子挂的娃娃也掉那儿了，我急得不行，正要赶紧追你们呢。”他匆匆忙忙解释了一下，关切地看着方形彤，“真没事吧？呼……那我就放心了。”

“是有人找我来了，上次说要跟我认识认识被我熊了一顿不服，还带了人。嘁，还以为是山大王来抢压寨夫人呐。傻逼死了。”方形彤哼了一声，“不过我没事，这是我小舅开的地方，就那几头蒜，分分钟剥了皮。”

那个大叔笑了笑，意味深长地看着赵涛，小声问了方形彤一句：“就他？”

方形彤难得有点扭捏，磨叽了一下，才点了点头。

“长的是一般点，看着也呆。”她小舅唇角翘了翘，“搁我反正看不上，不过一老实学生，知道人多还能抓根管子窜过来，总算有点男人样。”

“要你看得上干嘛，又不是你的事。赶紧给我找个小舅妈去吧，整天蹲楼上弹吉他敲鼓，天天在你这儿玩跳舞机的美女那么多，你也来泡个呗。”

赵涛傻站在那儿，本来还在担心关系被方形彤家里知道是不是该掩饰一下，结果这俩到完全没有在意。

“麻烦，谈恋爱结婚生孩子，太麻烦了。”她小舅摇了摇头，转身往楼上走去，“他来了，让她陪你玩吧。”

“哦对了，”她小舅扭头看了他们一眼，皱了皱眉，带着暗示说，“你们早恋归早恋，玩归玩，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

“哦哦哦，知道了。”她不耐烦地摆手打发了一下，过去就搂住了赵涛的胳膊，满脸都在放光，“这会儿才下第一节晚自习吧？你翘课啦？英语老刘的？”

“嗯。”松了那口气后，他感觉浑身都有点发软，甚至还有点后怕，好像一不小心，自己明天就要上X市晚报一样。

“噫……老刘可不好惹，她一看我我就哆嗦。你不行就赶紧回去吧，别害你也写检查。”

“没事。我陪你在这儿。”他果断摇了摇头，“让孙博回去吧。我不怕写检查，就算五千字检查我也能写出来。老刘就老刘吧，最多挨顿训，也不会掉块肉。”

方彤彤笑得开心极了，把包带往肩膀上整了整，接过赵涛递来的娃娃一边往瓶子提手上挂一边拽着他往楼下走去，“不玩了，你又不喜欢玩，看我一个人傻跳怪没意思的。走，一起吃冰淇淋去，斜对面新开了一家，有大香蕉船，我一个人吃不完，你帮我。”

“好，你吃到够，剩下的我来解决。”他扭头看了一眼地上横的铁管，“要不我去把那个带上？万一，那帮混子再回来呢？安全第一。”

“不会啦。”她很自信地说，“我小舅好几个哥们就在这附近看场子的，跟他们一报名，就都保证不再骚扰我啦。你放心吧。”

她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挽着他的胳膊吃吃笑了起来，笑了好一阵子，才说：“其实我小舅觉得你比那些混子还危险呢。”

“啥？”他有点惊讶，“我不信。他刚刚不才头一回见我，都没和我说什么话啊。”

“谁知道，我和他聊天，他问我是不是恋爱了，我说啊，他说这次是不是来真的，我说嗯，结果他就一个劲跟我说，我还小，让我注意安全，别伤害了自己。”她纯粹当作谈资，兴高采烈地跟男朋友分享着，“我问他都注意啥啊，结果他不吭声，憋了半天还是注意安全。笑死我了。跟方世玉他师叔一样，一口一个‘安全第一’。我跟你谈个恋爱又不是打架，有啥安全不安全的。”

“呃……可能他是怕我欺负你？”他猜测了一下，小声说。

“你说那事儿啊？”她想了想，“也有可能。我妈姊妹兄弟几个其实都一个德性，看着开放的不行，其实都挺保守的。我小舅这么前卫，结果还是怕这个。有啥啊……真心喜欢，这不是迟早的事吗。而且……等我想好了，不就不算是欺负啦。”

被她最后这句说的心里一荡，痒丝丝的，他连忙把想象力拽回来，有点担心地问：“他要是告诉你妈怎么办？你妈.....不是特讨厌你早恋吗？”

“我小舅才没那么多嘴。而且.....嘻嘻，其实我妈也早恋，我小舅也早恋，我三姨也老早就偷偷摸摸搞过对象，我小舅都跟我说过，我这是遗传。”

“这哪儿有遗传的。”他笑了出来，搂着她走进了冰点屋。

所有的阴霾，似乎都一扫而光。

（三十五）

估摸着到了下晚自习的时间后，赵涛回去拿了东西骑上车子，照旧把方形彤送回了家。

也许是急着跑来救人的样子让方形彤很高兴，最后在楼道口里面例行的热吻，她格外热情也格外主动，吻得他浑身火热，连牙根都有点发软。

那条软乎乎滑溜溜的小舌头，简直跟只顽皮的兔子一样，在他的口腔里蹦来跳去，让他追逐得兴奋至极。

“赵涛.....来，来地下室。”她小声说着，拉着他手往下面走去。

这是他们市第一批纯粹的商品房，头一个用地下室放车子的院儿，除了地委市委俩大院，也是最早装声控灯的。

他以为她是还想亲嘴怕时间长被院里人看见告状，就连自己车子没锁也顾不得了，喜滋滋跟了下去。

进到地下室，她果然直接踮脚一凑，又亲了上来。

在上面就吻了七八分钟，下来又一遭，弄得他都有点心慌。

灯一灭，他就听到方形彤一边吻着他，一边把书包解了下来，咔哒一声摁开了扣，跟着拉开拉链，也不知道把什么东西装了进去。

跟着，她小巧的嘴唇稍微撤开了一点，轻声说：“你今天怎么……怎么不摸我了？”

他当然不是不想，而是一来昨天才摸过没隔衣服的，那手感几乎是一瞬间就覆盖安装了之前隔着衣服的版本，二来今晚她亲得太过热情，连带着他也投入进去，不小心就忘了还有胸部可揉。

“亲得太舒服，我都没顾上。”他喘着气，过去轻轻咬了一下她的下唇，手掌抬起，伸向那熟悉的地方。

她很轻很轻地笑了一声。

接着，他就摸到了，那薄薄的夏装校服褂子下面，微微发硬的乳头，“你把文胸脱了？”

她在他嘴上用力吮了一下，发出喷的一声，“奖你的，我看你那么紧张我，心里可甜了。你……你去关上门。”

这时候鬼才顾得上想车子会不会丢，他转身伸手，咣当一下就把地下室的保险门摔上。

“哎呀，小房里的灯呢？开关在哪儿？”眼前一片漆黑，他才反应过来关门时该喊亮外头打开里面的灯才对。

没想到方形彤伸手拉住了他，软软地说：“别找了，一会儿我开。”

“哦……”他抱住她，急着去享受今晚的额外奖励。

他盘算着要不要从下摆钻进去直接摸摸光裸的乳房，反正按他们俩的默契，答应过一次的事就算是有了许可，下次不需要申请才对，可她光脱了胸罩，是不是就不打算让他直接摸啊？

他正想着考虑着试探一下，不料手一伸过去，刚才还碍事的校服布料，竟然不见了。

前面那一列扣子，竟然都被她解开了！

这时候要有灯，那浑圆柔软令他魂牵梦萦的雪白乳房，就彻底暴露在眼前！

不对……比起看，这种机会，不是该作更值得的事吗？他吞了口唾沫，谨记着答应过的事，小声问：“彤彤，我……可以亲亲那里吗？”

过了一会儿，黑暗中传来微微发颤的声音：“不许咬……”

下一秒，他的嘴就顺着手的定位低头凑了过去。

十六七年过去了，他的舌头，终于毫无障碍的接触到了另一个女性的乳头。

不过这次满足的，已经不再是对营养的渴望。

（三十六）

“唔……哎呀，你、你轻点，吸那么使劲儿，真……真当吃咪咪呐。”方形彤刚哼了两声，轻轻抱住赵涛的头，就呼了声痛，软软提醒说。

他这才意识到，嘴唇里含着的乳头已经被吮到都变长了不少，抵着他的舌尖往里延伸，简直像被他拽住一样。

这事儿可不能真拿出吃奶的力气。

他连忙松口，之前吸出的真空一下进了气儿，从乳晕与嘴唇之间的缝隙发出喷的一声。

连亲吻都允许的情况下，更多不够级别的动作理所当然被他算成解禁，他双手并用往中间挤压着柔软的奶包，舌头舔着一边乳头，脸颊和耳朵陶醉地贴在另一边发凉的乳肉上，整个头部，都压迫在那对儿温柔的白兔身上。

方形彤的心跳速度飞快，快的让他都有些害怕，舌尖拨拉了一下已经被他口水染遍的乳尖，小声说：“彤彤，你的心……跳的好快。”

“嗯。我身上……也好热。”她的声音比起平时说话低了好多，气流滑过唇缝，组成悦耳的音节，那一声无意间拉长了尾音的嗯，让他的耳根都是一阵发麻。

“别.....别老盯着一边.....好酸。”她的手指不自觉地在他耳朵上抚摸起来，光滑的指尖竟然带给他另一种痒丝丝的刺激，让他忍不住也哼了一声。

根本不舍得放开嘴里的奶头，他索性把两侧的乳峰向内又推了一些，足够丰满的胸膛，被他挤成了乳尖相隔不远的姿态，他张大嘴罩在中间，舌头左右摇晃，满足地同时品尝两边的花苞。

那并不单纯是男性乳头放大几倍后的模样，他的舌头很快就抚摸出周围起伏的凹凸感，乳晕上也有着小小的疙瘩，好像微微鼓起的毛孔。

“嗯嗯.....呜，赵涛，你.....你还没亲好吗？”细细地哼了一会儿，方形彤的手突然捏住了他的耳廓，有点紧张地问，“再磨蹭，你回去可就太晚了。”

“我、我一个男生，又不怕劫色。没事。”他急匆匆否认，手和嘴巴半点也不想离开。

“赵涛.....”她发出撒娇一样的声音，捏着他的耳朵往后拽开，“这次.....这次就到这儿吧好不好？明天我还有别的奖励给你，你一准高兴，真的。”

他依依不舍地往后离开，手掌意犹未尽的从饱满双峰下滑到她的腰侧，没了那层泳衣，这纤细顺滑的腰肢骤然变得诱人了十几倍。

细细簌簌地整理好衣服，方形彤让他闭眼，摸索着打开了灯。

“彤彤，我.....总不能这么顶着帐篷回去吧？”他皱着眉适应了一下光线，视线有些遗憾地扫向她校服褂子中包裹的曼妙身体。

裤裆高高鼓着一块，一眼就能看到不是骗人。

方形彤故意撅了撅嘴，伸手拉开了他的拉链，已经很熟练的拨开内裤掏出肉棒握住，一边套弄，一边小声问：“亲我胸，你到底哪儿舒服啊？看你那么陶醉，我都有点不好意思了。”

“也不是具体的哪里舒服，就是心理特别渴望，特别想亲想舔，尤其是听到你那样哼哼的时候，觉得你身上可能感到舒服，就更高兴了。”他搜肠刮肚找着词儿形容，最后还表决心一样说，“我亲你哪儿都

特兴奋，你要愿意，我能把你全身都亲遍喽，一寸不落下。”

“呸呸呸，你不嫌脏我还嫌呢，脚丫子给你你能亲啊。”她低着头，在他龟头后面那儿捏了一下，嗔怪地说。

“你嫌脏可以先洗洗，我不介意，我就觉得你身上哪儿都……美，我都……都恨不得把你整个含嘴里。”他有点紧张地说，不知道这种过于诚实的表态会不会引起反感。

“解开扣。”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小声嘟囔了一句。

正享受着越来越懂得如何动作的小手，赵涛一下子没听清，赶忙问：“什么？”

“我说解开扣。”她白了他一眼，指了指他的胸，“我的你都摸过亲过了，我还没怎么碰过你的呢，不管，你射前得让我也试试。”

就跟示威一样，她直接停了手，还用指甲刮了一下龟头。

这一下刮得他浑身哆嗦，再加上这事儿其实是他享福，他还正愁不知道怎么开口呢，哪儿有拒绝的道理，赶忙连解带拽敞了怀，背心往上一掀，恨不得兜到头上。

她抿着嘴微微一笑，“就是，你听话，我才更听话。乖乖不要动。”

说着，她下面继续给他打着手枪，上面细长的食指就小心翼翼地伸了过来，不太敢动一样先在他乳头上按一下。

一股痒劲儿顺着胸膛钻进去，爽得他一个激灵，比平时偶尔闲得蛋疼自己摸索那几下舒服多了，果然抚摸亲吻什么的，就是要别人碰才有感觉。

按着揉了两下，他那乳头就立了起来，变成个小硬豆儿。她拨拉过来拨拉过去，仔仔细细看了一通，跟着有点不好意思地说：“那啥……你把眼闭上吧，不然我觉得别扭。”

他立刻闭上眼睛，有手指头戳过来时也不见得能更快。

他屏住呼吸等着，所有的感官都集中到胸前，连硬邦邦的鸡巴都暂

时交给方形彤的手掌全权处理。

很快，湿漉漉滑嫩嫩热腾腾的舌头就贴了上来，背后所有的毛孔瞬间开了花，那股酸痒差点顺着顶门心蹦出去，他哎啊叫了一声，抬手也抱住了方形彤的头，一手攥着她的马尾辫，一手依样画葫芦摸着她小巧的耳朵。

这会儿方形彤倒想起了你来我往互相学习互相提高的要领，软软的唇瓣一夹，就把他的乳头吸了进去。

不过她没舍得用力，赵涛不光一点不疼，还被嘬的连腰眼都麻了筋，屁股一挺，在她手掌心里忍不住耸了几下，就跟在操她的小手似的。

这一下被方形彤找到了要害，她鼻子里得意地哼了一声，稍稍侧身让开他阴茎对着的方向，一边加快了手掌的动作，一边卖力地舔着他快要上瘾的乳头。

蓬勃的快感迅速顺着脊柱汇集，督促着满阴囊的精虫就位冲锋。最后射精的时候，憋了半天的肉棒第一股出来得特别猛，不必睁眼，他也知道少说能到地下室对面墙上。

“看来被这样，你也挺舒服啊。”收拾好上到门口，方形彤恋恋不舍地把他送到门外，指了指胸口，笑嘻嘻地说。

“‘也’……是什么意思？”他故意拉长音调，反问了一句。

她脸上腾的一红，“讨厌，臭流氓。对了，期末考完你爸妈回来不？家里有别人住没？”

他愣了一下，摇头说：“没别人啊，他们要八月最热那一阵才回来住几天。怎么了？”

“没、没事，明天再说。赶紧回吧，好晚了。”

“刚才还不舍得，这会儿又赶我。是怕你妈回来吗？”他故意明知故问了一句。

没想到她也故意不说自己担心，反倒一扭屁股，调戏他一样

说：“我急着上去洗裤衩啊。都赖你这个讨厌鬼。”

这一晚，兴高采烈回去兴奋到两点才睡的赵涛没有想到，第二天一起来，带着早饭过来的方形彤就带给了他一个让他远比睡前兴奋几百倍的消息。

“我早晨跟我妈商量好了，也跟我小姐妹套好话了。期末考试完补课前不是有三天假吗，我不回家住了。好不好？”

（三十七）

“好好好……”那天早晨，赵涛把一个好字说得跟开了复读机一样。

当然，他还是有点担心被方形彤妈妈识破。不过方形彤倒是完全没有顾虑，除了对小姐妹的情谊信得过，也对她妈妈不会上心核实真伪有十足信心。

她妈妈是那种很有代表性的家长，吝于付出管教的时间和耐心，却在事后惩罚上无比慷慨激昂。

担心来担心去，最后快到学校，他还忍不住问：“真没事吧？你上回还跟我说，那小子找你妈告状把你妈气的打了你大半夜，差点给你转到私立学校去。这次可是上我家住哎……”

方形彤忍不住翻了个白眼，“那你说，到底愿不愿意我去吧。”

“呃……愿意。我就是怕你……”

“行了行了，我保证她发现不了。人家好不容易下了决心，你反倒一直担心个没完。跟我可着劲儿上杆子要去你家过夜一样。”她红了脸，有点羞恼。

他识趣地不再表示担忧，连忙去哄有点生气的女友。

推掉孙博考试结束的“连战三天星际”邀约后，他全部心思就都放在了方形彤过来住这件事上。

从考试结束晚上过来，到补课前晚上送回去，整整三天三夜！

他敢说，他们学校就算已经有情侣偷吃过禁果，也绝对还没哪对儿像他们一样吃得这么酣畅淋漓肆无忌惮。

照这同住的时间，简直是把禁果吃成了流水席。

本来他还有点担心是不是会错了意，考试前最后一个晚自习结束，送方形彤到了楼下，他壮了壮胆子，说：“彤彤，我……我可得先跟你说好，之前那些时候我都能忍，可咱们……要住一块了，我……我怕真忍不住。我、我其实可想要……那啥你了。”

她本来正埋头在他肩膀上享受着亲吻的余韵，一听他这么说，扑哧笑了出来，隔着衣服在他腰上轻轻掐了一下，小声说：“你傻啊，知道你这么臭流氓，我还想办法过去找你一起住，不……不就是同意啦嘛。”

浑身的毛孔一下又炸了一次，他激动地语无伦次说了一串，最后还傻乎乎地来了句：“可……可你之前不是一直嫌太快的吗？”

问出口，他就想给自己一个巴掌，方形彤本来就是好不容易才下定的决心，被他这一问，要是怂了他非得悔青了肠子。

“哦，那算了。取消吧。”她扭头对着他耳朵，呵了口气，笑嘻嘻地说。

“别，别，当我没问，当我没问。”他赶忙紧紧搂住她，又把车子丢在外面不管，把她哄去了地下室，关门激情四射地从小嘴亲到奶头，从乳房舔到肚脐，讨好一样把她吻得跟跑了八百米似的喘个不停。

作为多嘴的惩罚，重新答应的方形彤这次没帮他弄出来，就让他硬着出了楼道口，撑着帐篷上了车子。

互相道别后，她才拉着他的手，小声说：“亲也亲啦，摸也摸啦，连咪咪都给你吃啦，我这么喜欢你，早点晚点也不能是别人了，就……就让你高兴一下呗。我本来是想等下个礼拜，再做做准备，可我算了算，补课中间不给休息，连个整天的约会都凑不出来，而且……”

她犹豫了一下，声音又低了点，“我下礼拜可能要来事儿，我来事儿时间特长，六七天都经常，不就又得往后拖了吗。我……怕你生我

气，觉得我端着。”

“不会，怎么会？”他连忙澄清，跟着问，“来事儿？”

“哎呀.....就是大姨妈，来月经。讨厌。这都不懂。”她捶了他背一下，嘟囔着回答。

大致知道了原因，他心里的石头也就算彻底落了地。

然后，期末考试来了。

充满粉红泡泡的幻想把和答案有关的记忆清除得干干净净，游动的精虫把脑细胞打得一败涂地丢盔弃甲，这绝对是他上学以来最不在状态的两天的。

好死不死，考试安排方形彤还恰好坐他斜前头。

那小妮子压根没把成绩当回事儿过，考试不好好看卷子光找机会看他，一发现他恰好也瞅过去，就笑嘻嘻抬平胳膊，另一手扯扯袖管，对着他亮出腋下那一片无遮挡的空当。

她故意把胸罩换了背心，结果，他数学考试把3和8都看成了一个成对的小奶子，几何画图放下量角器就忍不住想往弧顶加个乳头。

不用说，这次期末考，他发挥已经不能用失常来形容，颇为自豪的那点应付文科大题的小聪明也短了路。

以前老师总说早恋影响学习他还不信，这次可算是正面吃了一个拍脸裸杀大招。

不过他当然并不生气，也不算多紧张，有之前严重偏头痛的经历和医嘱当免死金牌，父母对成绩早已彻底不闻不问，只要他健康平安就心满意足。所以考到前三十还是倒数前三影响的无非是他对智力的自尊心而已。

那东西，在方形彤和他即将到来的初夜面前实在不值一提。

最后一场考完，听老班叨叨了一通暑假安排后，他期待得眼睛都快发光的时间，终于到来了。

在老地方见面，一起去拿必要的行李时，方彤彤也显得有点紧张，一直都不敢正眼看他。

他更紧张，说话不自觉地就想打手势比划，结果不小心说到大撒把，差点一头栽街边包子铺笼屉里，让人家小夫妻盯着他俩那一通笑。

白天人多，方彤彤也有点担心真被妈妈知道，让他专门等在了一个路口之外的地方。

足足等了半个多小时，她才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帆布包一路小跑到了他身边，气喘吁吁直接往他后座一跳，侧身坐了上去，搂着他腰，脸就贴在他背上，小声说：“走吧，回家。”

她没说去你家，而是说了回家。

莫大的幸福感瞬间降临。

赵涛终于发现，自己其实一直徘徊在无力抵抗的孤独感中，那种难过其实早在奶奶去世之后就一直包裹着他。

只是他逼着自己适应了。

他就像陷在一个臭泥坑里，无法自拔，无法挣扎，只能待在里面，强迫自己相信，这就是他的生活。

而现在，方彤彤伸出了手，毫无预兆地把他用力拽了出去，直接丢进了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地，抱着他一起在上面打滚，滚来滚去。

尽管不是用正当的方法得到这一切，但他在心里发誓，他会用尽一切去维护。他要回报给她不输给咒术效力的爱情。

“喂……你发什么呆，快骑啊，站牌下面人都看咱们呢。”

“嗯，走，回家。”

他狠狠踩下脚蹬子。

方彤彤的身体很轻，但他却感觉，自己正载着整个世界。

“彤彤。”

“嗯？怎么啦？”

“我……呃……我……”

“啥事啊？干嘛扭扭捏捏不好意思说，不会是嫌我沉吧？我才九十来斤，是你该锻炼身体了。”

“我……我爱你。将来咱们一定要结婚。不娶你，我就是王八养的！”

“……听不清。”

“啥？我……我……”

“讨厌，外面听不清，回家大声跟我说一遍。不然不算数。赶紧骑车子吧，再分心摔着我了可跟你急。”

“彤彤，我背后都能感觉到了，你的脸好烫啊。不是发烧了吧？”

“讨厌。不用你管。”

“你……哭了？”

“讨厌，都说了不用你管。闭嘴，骑车子。”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八）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十八）

之后他们也没直接回家，骑到一半，方形彤就想起还有别的事要准备，指挥赵涛拐去超市，一口气买了一大塑料袋零食。

虽然才刚哭过，但一进超市门，把校服换成白裙子的方形彤就变成了一只快活的小兔。

这种商场在他们那儿才刚流行起来没两年，比小卖铺里的品种多了不知道几倍，赵涛没怎么在里面买过东西，看得还有点眼晕。

路过一个架子的时候方形彤停了一下，不知道看见了什么，脸突然红了一大片。

他正在整理推车里的东西，正想凑过去看看，结果她回头就把他往别的地方推走了。

把一大包零食塞进车筐，赵涛才有了想去的地方，带着她去了自己常去的那家音像店。

那家店的老板跟他已经很熟，一见他进来，差点就把桌下那个盖着布的筐子拎出来，幸亏最后关头一眼看见挽着他胳膊的还有个漂亮姑娘，这才紧急刹车给他免了一场小尴尬。

以他平常娱乐计划的简单程度，这三天里和方形彤用来打发时间的休闲活动无非就是看电影玩游戏，而且这些都不怎么耗费体力，正适合他的需求。

所以他干脆地找了几盘没看过但听说过的恐怖片 and 两盘没看过也没听说过的爱情片，最后还趁她在另一个架子看碟的时候，偷偷从老板桌下筐子里抽了几张三级片加了进去。

老板挤了挤小眼睛，小声说：“我还有更好的，要不要带回去跟妹子一起看？保证让你早日心想事成。”

这句话故意在“日”字上加了重音，赵涛一听就知道怎么回事，他手头虽然有不少这样的光盘存货，但大都是卖电脑盘那边混熟后买的，这家店还是头一回给他开禁，他赶忙瞥了方形彤一眼，凑过去小声问：“多少钱？都什么样的？”

“这个只卖不租，十块一张，都是合集，DVD机电脑都能播，欧美日本港台都有，保证好看。推荐欧美的，没马赛克，不遮着，女的漂亮，男的也给劲儿，镜头清楚，你带着她看，看啊看啊，啧啧，说不定就成了。”

看了看老板嘴唇边飞出来的唾沫星子，他皱了皱眉，在卖盗版盘的小店里他确实没怎么淘到过特别不错的毛片，一水儿的rm高压小视频，画面模糊得动起来连马赛克都看不清在哪儿，让他看动画打飞机的次数都比看片多。

他咽了口唾沫，趁着方形彤还没过来，抻开塑料袋，急匆匆甩下十块，说：“先给我拿张欧美的。”

老板美滋滋收起钱，从桌子下面变戏法似的掏出一张装在小塑料袋里的盘，盘面是个单色的丰满女郎剪影，光看到是看不出是什么东西。

看他把盘压到袋子最底下，老板靠在椅子上抽了口烟，晃荡着二郎腿淫笑着说：“现在的学生啊，了不得。啧啧。”

算完帐，把塑料袋塞进书包压在车筐上，赵涛坐上车子等方形彤上来，问：“我有这些就行，你还买啥不？”

“拐趟市场啊，笨，不然晚上吃方便面啊。”她噗嗤笑了出来，“也赖我，在超市光顾着买零食了。”

“走，去市场。”

菜市场是他们回家前最后一站。

进家属院的时候，碰上门口坐着乘凉闲磕牙的老太太，那仨皱巴巴的脸一起暧昧地笑起来，跟他家最熟的那个问：“涛涛，女同学来家玩啊？”

“啊，我朋友。”他挤出个笑，装模做样跟方形彤介绍，“这是宋奶奶，那是赵奶奶，内个是王奶奶。”

方形彤抱着一包菜乖巧地鞠了个半躬，甜笑着连说了三声：“奶奶好。”

“你同学会做饭啊？看买的这些，一看就是会弄的。小赵福气好啊，自己不在家，儿子还有人给做饭。”宋奶奶咯咯笑着说。

王奶奶立刻接上茬：“我那孙子可笨死咯，家里连个来写作业的女同学都没有，整天就知道好好学习，不过还好他考得好，后年高考准能……”

他拽了拽方形彤，麻溜打断：“我回去了啊。”

“啊，走吧走吧。我们就是问问。看她老来找你。”赵奶奶摆了摆手，转头接着说，“跟你们说啊，二号楼老李的孙子也早恋了，我上礼拜三晚上在小公园门口，见着他孙子和小姑娘搂一块坐着聊天，搂得可紧了。”

骑往里面，方形彤毫不在意地坐上后座，抱着他小声问：“你们家属院的人真有意思，我每次来都有人盯着我看。还有人直接问我是不是找你的呢。尤其我来的早，你们院大门不开光开小门，我搬车子进来时候，门岗老头准出来，看着我一个劲儿的乐。”

“他们都闲的。”赵涛没好气地回了一句，狠蹬两下，差点骑过了自家小房。

“我每次来都给你带着早饭，他们还看见我给你买菜做饭了，以后肯定夸我贤惠。”她倒是美滋滋的，拎着大包小包站那儿等他放车子，笑得挺得意。

“一帮老碎嘴子，没一个家庭幸福的。整天就堆门口嚼舌头，烦死

人。”他接过最沉的东西，直接跟他往家走去，“咱将来结婚，也不在这个院过。我一定好好赚钱，咱往别处买新家。”

“不用你那么辛苦，”一进楼道，她就迫不及待地挽住了他的胳膊，“等咱都到了年纪，我去缠我妈，她就我一个闺女，给我陪嫁套房子也是应该的。”

“不行。”他抿了抿嘴，“那样你妈该瞧不起我了，她肯定得生你的气。我要让她乐意才行。”

两个半大高中生，就这么半真半假地讨论起了将来结婚的事儿，说得有模有样。

等进了家，放好东西，赵涛换了衣服，她把菜放进厨房，洗了洗手出来，笑嘻嘻地说：“对了，你路上想跟我说的，我没听清的话，这会儿再说一遍吧。我这会儿一准听得清。”

他挠了挠头，脸有点红。

但勇气没有一点消退，那种已经认定的决心，也没有半点动摇。

他走过去，拉起了方形彤的手握在胸前，紧张得深呼吸了两次，微微低头，直视着她水汪汪的大眼，声音不算太大，但很清晰地说：“彤彤，我……我爱你……唔、呜唔……”

看来，她故意让他在没人的地方重新说一次，就是为了最后这扑过来的热吻吧。

一直吮到他的舌尖都有点微微发痛，方形彤才轻喘着向后微微仰起了头，用轻轻的气音，悦耳无比地说：“我也爱你，好爱好爱你。”

（三十九）

“彤彤，我……我可不是因为你要过来住才说……说那句话的。”跟着方形彤到了厨房，帮手忙活了一会儿，赵涛突然有点不安地说。

“干嘛突然说这个？”她正专注地盯着锅里翻动的炒面，头也没抬，“我又不傻，这还能分不出啊。再说，要是为了哄我过夜才说，这

可晚了啊，我都主动送上门了。”

“哎呀，我是不是太积极了啊？”她好像突然想起了什么一样，“上赶着不是好买卖，你以后嫌弃我怎么办？”

“不会不会，我发誓，绝对不会。”他闻着炒面的香味，对和美家庭的久违回忆一点点被她从心底的陈年泥灰中拽了出来。

爸妈在家的时候，也能闻到这种饭菜的香气，可每次心里才被唤起一点温暖，就被他们夸奖他的话一句句淹没下去。

“涛涛这么独立，咱们真是少操了好多心呢。”

“我儿子这么棒，可早早就是咱家的顶梁柱了。”

“钱不够跟妈妈说啊，有急事也别慌，存折在床垫下面，密码是X X X X X X。”

“跟你说，儿子比我出息，我以前小时候回家见不着人，那哭得，村头大柳树下面都能听见。”

这些话，他其实一句也不想听，一点也不觉得高兴。

而积累的那点温暖，很快就会在变得空洞的房间中迅速冷却。

因为需要你们的人多，自己的儿子就可以放弃掉吗？他看着方形彤围着围裙的背影，认真地想，如果是她一定不会。

就算整个世界都在天平的另一端，她也一定会站在自己所处的托盘。

是咒又怎么样？她爱我啊，良心跳出来做什么？你知道我有多久没被人这样爱过了吗？你知道吗？知道吗！

“来，尝尝……咦，你怎么了？在我后面发啥楞啊？头疼？哪儿不舒服吗？”她关了火，夹着一筷子香喷喷的炒面托着小碗转过身来，有点惊讶地看着他，大大的眼睛里装满了不会骗人的关切。

相比起来，因为他中考前后压力大偏头疼严重不得不请假赶回来的

妈妈眼睛里，关切的程度都远远不如。

他张开嘴，用力嚼着。简单的番茄鸡蛋炒面，很香，香得他鼻子一阵发酸。

“我放重盐了吗？你怎么吃得眼眶都红了？这么难吃？”她慌里慌张地转身，手忙脚乱的夹起一筷子吃进自己嘴里，“啊……还行啊，你这是怎么了，怎么跟我表个白，人都变奇怪啦。”

“没有，我……我就是想奶奶了。你做得太好吃，和我奶奶做的一样好吃。”他压下喉头那一块差点冒出来的哽咽，心满意足地从背后抱住了她，“彤彤，我上辈子一定是救了几百万人，老天爷才把你补偿给我了。”

“上辈子我不知道，上礼拜你肯定偷吃蜂蜜了。怎么突然嘴变这么甜啊。”她笑嘻嘻地送了一筷子炒面进他嘴里，扭动着挣了一下，“好啦，别闹了，吃饭。咱看着电影吃吧？走，端茶几上。”

赵涛摆弄电视后面的插头换DVD机时，方形彤去卧室换上了带来的居家服——一条毛茸茸的短裤，和松垮垮的短袖衫。她趿拉着拖鞋跑回沙发这边，嘿哟往上一坐，伸了伸腰，问：“啊，对了，家里洗澡方便吗？不方便的话……附近有澡堂没？”

“方便，有热水器。不过我洗澡用水凉，你要洗我得给你调调。”他紧张地吞了口唾沫，小声问，“你要洗啊？”

“不洗我问你干啥。讨厌。”她抓过背包，掏出用塑料袋装的牙刷梳子等零碎，“洗头膏就用你的了，护发素我带着呢。厕所有插销吧？你可不能偷看。”

“啊？”他从电视后面抬起身走过来，有点期待地说，“我还想和你一起洗呢。”

“才不，以后再说。臭流氓。”她瞪了他一眼，跟着笑了起来，“先别放恐怖片，吃饭呢。快点快点，炒面凉了就不好吃了。”

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没敢把塑料袋里的欧美大黄盘拿出来，塞了一张她挑的风月俏佳人进去。

别太急，都到这时候了，可别急。

心急吃不了热豆腐。

他叮嘱着自己，走了过去。

（四十）

一想到今晚整夜方形彤都会在自己身边，赵涛的精神就怎么也集中不到电视上，勉强留着点心思不让筷子把炒面塞进鼻孔就已经很不容易。

不过这次她也有点魂不守舍，吃着吃着发了会儿呆，结果忘了刚才演的啥，又嚷嚷着让他倒回去几分钟。

吃完饭，暂停了电影，他去厨房收拾洗碗，方形彤直接拿了东西进厕所洗澡。

关门前，她还特地叮嘱了一句，“不许偷看，我插门了。”

“哦。”他小心翼翼让自己别心猿意马碎了碗，随口回答了一声。

他也顾不上偷看，一把碗筷收拾妥当，他就大步跑进爸妈的卧室，飞快地掀开床罩，从立柜里掏出早就看好位置的毛巾被和枕头，打开台灯，拉上窗帘，调好冷气的温度，跟着满意地环视一圈，出来重新关好房门，想象着晚上再次打开它的时候，方形彤横躺在自己臂弯的美妙景象。

看着电视上定格的朱莉娅罗伯茨那张大嘴，他抱着靠垫嘿嘿傻笑起来。

这时厕所门里面传来喀拉一声，好像是方形彤把插销打开了。他好奇地扭过头，心想女生洗澡原来也和他一样这么快的吗？

结果门开了一条缝，闪出她小半张紧张兮兮的脸，“赵涛，我的包里，有瓶沐浴露，你给我递进来。我忘拿了。”

他眼睛一亮，麻溜打开背包翻出那个瓶子，贼兮兮地笑着走了过

去，晃着瓶子说：“里面有香皂，用不惯？”

“笨蛋，沐浴露洗完身上滑滑溜溜的，可……”她红了一下脸，闭了嘴，“递进来就对了，我今晚想用。讨厌。”

他一直用香皂，喜欢那种皮肤爽利的感觉，也不知道沐浴露的滑溜是个什么概念，还是乖乖递了进去。

砰，门马上关好，立刻锁了插销。

嘁，他在心里哼了一声，今晚迟早看个够。

打开口袋妖怪挑了一个道馆，厕所里的水声才算是彻底停了。他看看表，将近四十分钟，足够他冲八回好好洗三次还多。

到底有多少地方可洗这么久的啊……他困惑地挠了挠头，关掉掌机塞进抽屉，端正坐好等着。

过了一会儿，用毛巾包着头的方形彤带着一身湿气走了出来，一身本来就细嫩的皮肤更是好像能真掐出水一样，她笑咪咪走到沙发边，拿起遥控器摁了一下继续播放，说：“你还一直暂停到现在，怎么不直接看啊？”

“等你呢，我一个人看有什么意思。”他麻利地回答。

“我可以倒回去啊，你洗澡时候不就该我看了，你傻啊？”她一屁股坐下，抬手用包头毛巾揉了揉，问，“你家没有吹风机吗？”

“呃……好像没。有我也不知道在哪儿放着。”他从没用过那玩意，不过方形彤一提醒，他才反应过来原来自己也是该洗澡的。

“哦，那就等干吧。反正这会儿也不睡。”好像发现了他的急切，她故意笑着说了一句，解开毛巾把乌黑的长发甩到肩前，拿着毛巾夹住轻轻搓了起来。

他差点急得冒出一句“没事，湿着也一样睡”，幸好到嘴边憋了回去，换成了：“那……我去洗澡了。”

看看外边，天其实也才刚黑没多久，确实离睡觉还早。

不能急不能急，好歹看完电影。他对自己念叨着，找出干净裤衩钻进了厕所。

平常冲一下他也用不了五分钟，这次他专门好好洗了洗蛋蛋和龟头平常被包皮裹着的棱沟，特地打了香皂，连屁眼都抠了抠，可能也就用了七八分钟，就洗得不知道该洗哪儿好了。

想着方形彤会不会嫌他洗得不干净，为了多磨蹭会儿，他干脆重新打了一遍香皂，等于洗了个二回。

有点忐忑地开了门，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才能劝方形彤早点躺。

他从没像今天这么期待上床，上床对他来说，也头一次不是单纯意味着睡觉而已。

光是这么想一下，他的裤裆都有点发紧。

结果打开门，方形彤竟然不在客厅。

他们家的客厅很小，藏得下一个大活人的地方几乎没有。

电视关了，DVD机也关了，茶几上的零食一包没开，厨房灯关了，客厅灯倒是开着……这什么情况？

他愣了一下，先往自己卧室走了过去，毕竟那边方形彤熟，之前也在那儿换的衣服，难道先去开电脑玩了？

开门一看，没在，床上倒是放着她换下来的衣服，最上面摆着叠好的胸罩。

胸罩？也就是说……方形彤换好那件短袖衫后，里面就一直是真空？啊啊……今晚过于关注胡思乱想，竟然把凸点的美景错过了吗。

门口鞋柜上，方形彤的凉鞋还在，门也反锁得好好的，她肯定没有出去。

阳台也没人，这下……就只剩一个地方了。

他嘴巴有些发干，心跳砰砰砰地加快了速度。他带着对美好夜晚

的幻想，轻轻推开了父母卧室的门。

方彤彤果然在里面。

她靠着竖起在床头板前的枕头，把台灯调整到对她的方向，正低着头看漫画。

她还穿着短袖衫，腰以下盖在展开的毛巾被里，因为屈膝半躺着，只在被单下沿露出一只白白嫩嫩的赤脚。

床头两个枕头中间，他一眼就看到了她本来该穿在身上的毛绒短裤。

这意味着，她毛巾被的下面，就只有一条三角裤衩而已。

她没抬头看他，就那么红着脸，望着半天也没翻下一页的漫画，小声说：“你……洗完啦？”

“嗯。”

“那，过来休息吧。”

他的喉头咕咚蠕动了一下，绕到床那边，浑身上下的肌肉都不自觉地绷紧，有点僵硬的爬上了床，在她的旁边躺了下去。

真到了这时候，他反而突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按约定，似乎应该是他提要求的时候了。可怎么说呢？

“彤彤，我想和你做爱。”这根本说不出口啊。

“彤彤，咱们……那啥吧？”那她要问“那啥是什么意思”呢？

“彤彤，睡吧。”于是万一她要真睡了呢，他肯定要气得拆房子啊。

就在他肚里憋出一句又一句憋得满脸通红的时候，方彤彤小声开口了：“呐，你说话算话不？”

“啊？”他愣了一下，“当然算，一言既出多少马也追不上。”

“那.....你不是说，只要我愿意，你能把我全身都亲遍喽吗？”她啪的一声合上漫画，放到床头柜上，扭头看着他，红晕满面，“我.....现在愿意啦。”

（四十一）

心跳得发了疯，赵涛蹭的一下坐了起来，估计在方形彤看来，他这会儿两只眼睛都亮得能照明了。

“真的？”有点怕自己是在做梦，他还往脸上狠狠拧了一把。

“你拧那么大劲儿干嘛！都红了！”她嗔怪地白了他一眼，撅着嘴说，“你眼睛都快把我剥了，我哪儿敢说是开玩笑啊。”

“啊？不是.....不是真开玩笑吧？”他现在一脑子浆糊，完全分辨不出方形彤到底是什么意思。

“你自己看着办吧。”她就是不肯直说，身子一缩，钻进了毛巾被里，背过了身。

他舔了舔嘴唇，连忙说：“好，好好好，我.....那我从哪儿开始啊？”

她一愣，跟着小声说：“我哪儿知道。我.....我又没被人这样.....这样亲过。”

他伸手撩开毛巾被一角，看着她的后背，试探着说：“彤彤，你穿着衣服，我没法开始啊。”

方形彤沉默了一会儿，翻身换成仰躺，把毛巾被拉高到脖子，手先从袖子里抽了进去，跟着套头脱下短袖衫，放到枕头中间，红着脸说：“呐，这行了吧？”

“还有.....小裤衩呢。”

“讨厌.....那个.....那个我不脱。那儿不给你亲，脏死了。”

“那.....那我来了啊。”他想了想，也把上衣先脱了，漏出勉强还算

结实的膀子，从上面伏压下去，凑近了她的小嘴。

她稍稍抬起头，主动和他吻到了一起。

知道她最喜欢这样唇舌纠缠的深吻，如果配合上紧密的拥抱，简直能让她心花怒放，于是他暂时压下对其他地方探索的渴望，专注而热烈地亲吻吮吸着她。

丰富的纸面经验和长久的自慰经历总算在这种时候稍微帮了他一点忙，让他没有完全成为一个亟不可待掏出老二往里头塞的初哥。

这样的拥吻果然让她满心欢喜，她眯起眼，面颊潮红，很快发出了令他浑身酥软的娇媚哼声。

他悄悄拽住毛巾被，一点点往下拉去，他想和她直接贴合在一起，用胸膛去感受她饱满乳房的柔软弹性。

结果才往下拉了一点，方彤彤就轻哼一声，拨开了他的手。

可他还没来得及失望，她就自己用手往下一扯，直接把毛巾被拽到了腰上。

仿佛也在期待着这样的肌肤相亲，她用力抱住了他，光滑细嫩的身体紧紧钻入他的怀中。

胸口清楚地感觉到她的奶头蹭了上来，接着压紧，乳房的弹性让那两颗已经发硬的蓓蕾顶住了他，让那两片皮肤扩散开近乎麻痹的快感。

浑身像要烧起来一样，他急着完成自己的承诺，好进入自己最期待的步骤。他放开方彤彤的舌尖，规划了一下行动的路线，先探头顺着她的面颊亲向远端，伸长舌头舔到她小巧的耳朵。

“头发……压着了。”她软软说了一声，全没有平常中气十足的样子，句子里夹着气音，撩得人心尖发痒。

他连忙换了一下手肘的位置，顺便换了一只耳朵，含了一会儿耳垂，舔了几下耳窝。

“嗯嗯……痒。”她缩了缩脖子，但听起来并不讨厌，声音里还多了

几分让他格外高兴的甜腻。

耳朵之后是脖子，沿着修长的脖颈舔下来的时候，他喜出望外地发现了方形彤另一处敏感带。

舌头在侧面的脖筋儿上才走了两三个来回，她就一下握紧了小拳头，咬着下唇漏出一串撩人的呻吟。

为此，他在两边的脖子上足足耗费了两三分钟，要不是怕方形彤的妈妈发现，差点忍不住尝试一下传说中的种草莓。

袭击过锁骨之后，他匆忙赶去自己最喜欢的阵地，开始进攻浑圆的乳房，丘顶的奶头早已翘起，像是等待采摘的胜利果实。

他用舌头和上腭把乳头贪婪的夹在中间，快速地搓动。

“嗯啊……”方形彤终于忍不住轻轻叫了出来，抬手抚摸着悬在她脸前的胸膛。

可惜，很快那光滑的指尖就离开了他的乳头，他哼了一声，忍不住惩罚一样的在她奶头上轻轻咬了一口。

没想到，胸前也跟着一阵轻微的刺痛，紧接着，乳头被湿润的口腔吸入，滑溜溜的舌头贴上来，学着他的动作来回舔动。

竟然是她无师自通的抬起了头，用小嘴玩弄起了他的胸膛。

没几下，他就被亲得硬到难以忍耐，裤衩被顶起的地方都有点湿了，也不知道是漏了精还是有时手淫得快活会渗出来的透明腺液。

不行……再这么下去他就兑现不了诺言了，肯定要忍不住扒掉裤衩捅进去。

他放开方形彤的乳房，依依不舍地告了个别，干脆起身往她脚那头爬去。

“哎……你去那儿干嘛？”她好像也很不舍得，披着长发抬头看着他。

“说好了哪儿都不落下，我得赶紧，不然我快忍不住了。”他匆匆回答，然后跪坐在那儿，捧起了她一只秀气的脚掌。

脚背晒出了凉鞋的印子，能清楚地看到淡青色的血管，修长的脚趾上涂抹着淡粉色的趾甲油，好像他提过不喜欢太艳的颜色后，她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换了。

他刚把头低下去，方形彤就猛地一缩腿，有点担心地问：“不臭啊？”

他故意贴着她的脚背吸了两下鼻子，“一点都不臭，全是沐浴露的香味。你特地好好洗过了吧？”

她红着脸点了点头，“可.....那我也觉得有点脏。毕竟是脚丫子啊.....”

“是你的，我哪儿都愿意亲。怎么亲都高兴.....”他说着，一口直接含住了她的脚尖，把两根脚趾一并夹在了嘴唇中，舌尖从脚趾下自然的凹窝舔过，用力钻入到紧并的趾缝里。

“呀.....啊.....啊嗯嗯.....”方形彤一下仰回到枕头上，叫着，娇喘着，满足感洋溢在通红的小脸上。

舔过脚心的时候，她咯咯笑了起来，连忙摆手求饶：“别.....别，那儿意思一下就行了，我可怕痒，多来几下我得去厕所。”

他含糊地哦了一声，捞起另一条腿，双手抱在胸前，左左右右把一双脚丫用口水洗了一遍，这才依依不舍地亲上紧凑结实的小腿肚。

小腿前面是她身上毛孔最明显的地方，舌头划过的时候，有一种微妙的粗糙感，他继续往前探索，很快在她的膝盖内侧找到了另一处敏感点。

听着她悦耳的呻吟，看着她变得无比诱人的表情，这种充塞在胸臆的愉悦总算稍微胜过了澎湃的情欲，让他能继续专心而细致地一口口亲过她紧凑的大腿。

至此，他终于成功把碍事的毛巾被彻底掀开到一边，既然是亲吻大腿内侧，她的双脚也只能乖乖地打开，那丰腴的三角地带，终于在仅有

一条内裤阻挡的情况下呈现在他眼前。

而当他借着灯光仔细打量那里的时候，一道激动的闪电狠狠劈中了他性欲的开关，对她的渴求犹如决堤的洪水，凶猛地把他淹没。

那条白色的内裤底部，已经透出了一小块淡淡的水痕。

（四十二）

无法忍耐了，说什么也无法忍耐了。

赵涛起身把内外裤衩一口气脱掉，露出了高高翘起的阴茎，龟头顶端早被渗出的透明液体染湿，像是个在流口水的孩子。

“彤彤，剩下的地方之后再亲，好吗？我.....我真的.....忍不住了。”

方彤彤有点紧张的把双手放在胸前，腿也不自觉地蜷缩并拢，她咬了下嘴唇，抬手从枕头旁拿过刚才擦头的毛巾，伸手递给了他，“那.....那你把这个垫上。”

“诶？”他愣了一下，一时没反应过来这是要干嘛，“垫哪儿？”

她挺腰抬起了屁股，羞红着脸说：“垫这儿，我.....我小姐妹说头一回要流血呢，我.....我可不想洗床单。”

他连忙把毛巾铺了过去，“哦，好了。”

她还是悬着屁股，等了会儿看他没动作，忍不住说：“你.....你倒是给人家脱了啊，讨厌！”

他这才醒悟这是等他脱裤衩，赶忙应了一声，伸手抓住松紧带，迫不及待的往下一捋，搓成绳脱了下来。

“给我给我，你.....你不许看。”她坐起来抢过裤衩，团了个蛋放到枕头边，跟着躺在那儿，很紧张地把腿蜷起，小声问，“该.....该怎么来啊？”

“你、你先分开腿。”

“嗯……”她红着脸屈膝打开，紧张地说，“这样对吗？”

回想着高糊毛片里的姿势，他点头说：“嗯，应该没错。我……我再看看。”

他盯着方形彤打开的胯下，其实就是为了多打量几眼，好好看看那里的模样。

这还是他长大后第一次清楚地看到女性的这个器官，强烈的好奇心甚至短暂地压到了肉欲，让他忍不住往前凑的同时，伸出了微微颤抖的手。

肤色从大腿根向内渐渐转深，细细的绒毛也迅速变粗，被一根根卷曲的阴毛取代。她的阴阜和身材正好相反，饱满，丰腴，两瓣竖起的肥美外唇包裹并拢，挤出一道纵向的迷人沟谷。

两侧细长的阴毛越往上越显浓密，直到在顶端交汇成一片黑色的草丛。

靠近中心的地方，两片跟小耳朵一样的肉瓣露出了短短一截，色泽比两旁要深不少，带着些褶皱的边缘随着向上坡度下滑，直到隐没在大阴唇内。

他急着想看看里面，手掌稳了一下，分开指头，屏住呼吸压在了阴部的两侧。

方形彤的身体颤动了一下，嘴里也害羞一样叫了一声，她的腿往内收了一下，但没有并拢，完全裸露在他眼前的部位，也没有因为羞耻而躲避。

她甚至还睁着眼，又胆怯又好奇地望着自己的胯下，迟疑了几秒，有点担心地问：“是不是……有点难看啊？”

“不会，可……可好看了。”他结结巴巴地回答，手指迫不及待地微微用力，把那神秘的花园向两旁打开。

娇嫩的鲜花绽放，深色的唇瓣中，掩藏着晶莹的一片迷人粉嫩，拨

开的缝隙从上到下，突起的阴蒂、展开的阴唇和边缘好似透明的腔口尽数暴露在眼前。

细细的纹路聚合在阴道口，让他瞬间就明白了这里为什么会被比喻成花蕊，不仅形状类似，还渗出了一些透明的浆液，宛如蜜汁。

“你、你要看到什么时候啊？”方形彤面红耳赤地盯着他，有点扭捏地说，“我自个都没看过哎。”

“彤彤，让我亲亲吧。”

“啊？”她瞪圆了眼，“我.....我虽然洗了，可.....可毕竟是尿尿的地方啊。还是别了。”

“我要亲，让我亲亲吧。一点都不脏，不脏。”他盯着隆起的阴蒂，脑海里充满了关于那里如何敏感的种种描写，他想试试，希望那生涩的快乐能多少冲淡即将到来的痛楚。

“你.....那随你吧。”她扁了扁嘴，一副不明白为什么非要亲那儿的疑惑表情。

可能在她心中，还是亲脚趾缝、屁股蛋、咯吱窝下面和脖窝上头更舒服，亲嘴最好。

马上你就知道了.....他充满期待的把脸凑了过去，舌尖顺着大腿根上下轻轻撩了两下，接着钻入乱乱的阴毛，含住柔软的小阴唇拨弄了两下，直接舔上了湿润的穴口。

略微有点咸，有点腥，但很滑，好像稀了很多的洗洁精，他尝了一口，吞了下去，才意犹未尽的往上一勾舌头，辗开自然闭拢的小耳朵，舔到一片柔软中唯一有点发硬的地方。

那里包着一层自上而下的皮，好似有个豆子埋在下面，朝下露出了口。外面的皮很软，里头的豆儿却软中带硬，跟他勃起的龟头差不多的感觉。

他张大嘴，双手抱着她的腿，先试着压在皮上左右拨拉。那嫩皮和他的包皮感觉也差不多，不会跟着里面的豆儿动，舌头一压，就能让那层皮磨蹭里头的豆豆。想着自己手淫效率最高的方法，他舌头加了点劲

儿，快速的牵动外皮摩擦起来。

“嘶……嗯……嗯嗯……嗯！”她的小拳头一下攥了起来，瞪眼皱着眉看向自己胯下，有点心慌地问，“赵涛，你……你干什么了……我……那边儿好酸……”

“亲你啊。舒服吗？”他含糊的回了一句，嘴唇包住那里，学着书里写的那样，一口嘬起阴蒂头，用舌尖拼命扫弄。

“啊！啊唔！唔嗯嗯……”她闭上嘴，被自己的叫声吓了一跳，两只脚丫不自觉地在他背上蜷了起来，“好痒……可是……可是舒服，真舒服……”

那声舒服说得跟从鼻子眼儿里挤出来的一样，听着连骨头都能酥了半截，他一下子满心振奋，索性两根指头扒开阴蒂外的皮，露出了里面粉莹莹已经沾满口水的豆豆，舌尖学着拨拉奶头的样子，对着那里就弹琵琶一样猛扫。

“呀啊——啊、啊！嗯啊啊……舒服……太舒服了……我的天哪……”她双手揪住床单，快活地叫了起来。

这是赵涛第一次听到活生生的女孩在身边叫床，生涩稚嫩，却没有半点作伪，美妙得无法形容。

他抖擞精神，一鼓作气坚持下去，下巴酸了，舌头也累了，口水都顺着嘴角滴答下去，但他就是憋着股劲儿，不停地舔啊舔，非要让方形彤体验一下高潮的感觉不可。

两边的大腿越夹越紧，听到的娇喘越来越急，那一双柔软的乳房起伏的愈发激烈，那揪着床单的手，几乎快把另外半边都扯了过来。

大约三四分钟，没准五六分钟，也许七八分钟过去，方形彤突然咬紧下唇，把断断续续的叫声憋进了嘴里，跟着，她的长腿一盘，紧紧缠住了他的头，屁股离开了床面，悬出有一只手那么高，僵了好一会儿，才跟断了线一样猛地放松下来，嘴里，也出了一口长叹似的气。

“你……高潮了吗？”他抬起头，眼睛发亮地问。

方形彤看了他一眼，有气无力地说：“我都不知道什么是高潮好不

好.....不过，真舒服啊，刚才那会儿，跟飞起来了一样。”

那应该是高潮了，他得意地想着，不过不知道是不是刚才舔得太过投入，自己那根老二倒是软了一小半。

他想了想，爬过去搂住她，和她拥吻在一起，亲到她差不多恢复了精神，自己下面那根棒子总算也硬了起来，手指一掏，她那条缝里比刚才湿得还厉害，应该是不成问题了，赶忙挺起身，紧张地说：“那、那我这次就真来了。”

方形彤看着他竖在自己小肚子上的阴茎，眨了眨眼，点头说：“行，你慢点。要是.....疼得厉害，你可得等我适应适应。”

“我保证。”他架起她的腿，学着片子里的模样摆开姿势，扶住鸡巴顺着那道缝隙滑下去，找到那个软软滑滑湿淋淋的凹窝，急着就是一顶。

结果没闯进去，龟头一歪，直接把他带路到屁股沟子中间。

他连忙再扶起来，紧张得喘气都忘了拍子，这次斜着朝上点，结果又出溜走顶了豆豆一下。

“怎么回事啊？”方形彤支起身子，有点迷茫地说，“进不来？”

“好像找不准地方。”他急得满头大汗，挺屁股又冲了一下，可没对准眼儿，一下顶得他整根鸡巴都疼。

“嘶.....撞着我了。”她也疼得哼了一声，那一片儿毕竟都嫩，不吃痛，被这么撞一下肯定也不舒服。

“这怎么办？”他不敢再使劲硬闯，老二又有点发软，紧张感一下爬满了脊梁，跟一群蚂蚁似的。

看着他的表情，方形彤皱了皱眉，连忙说：“你别急，我摸摸，我找准地方，这次你别扶，我试试。”

她一手摸着自己胯下，一手用指头夹住他龟头后面，试着瞄准了一下，好像觉得哪里不对，把腿往两边又开了开，跟着稍微抬起了一些屁股。

好像吃不准地方，她用指尖自己探了探路，跟着咬住嘴唇，引着那颗硕大的龟头挤了进去。

一感觉到那个柔软湿润的肉窝突然变成小洞裹住了老二的尖儿，他就激动地顺着她指的路往里猛一使劲儿。

这回，急得都快喷火的老二总算没再冲去失望的岔路，一个热乎乎、紧绷绷、滑溜溜的套儿，一下子把他大半根鸡巴牢牢包住，包皮被自然扯到后方，整个龟头都被柔嫩的阴道壁吮住，除了肉体的快感，那种把对方彻底占有的感觉更是强烈，舒服得他差点掉下泪来。

他是差点，方形彤可真掉了泪。

那股发懵的美妙滋味过去，他才发现，方形彤的牙都快咬进了嘴唇里，小脸有点发白，泪珠子顺着眼角往耳朵后头流。

顿时慌了神，他连忙稳住腰，一拳把想要疯狂抽插的念头先揍进臭水沟，趴在她微微颤抖的身上，心疼地说：“对不起，我.....我用劲儿太猛了，很疼吗？你都哭了.....”

方形彤点了点头，跟着又摇了摇头，张开嘴深吸了几口气，才小声说：“疼，不过.....也不光是疼的。下头涨得很，可.....可一想到你现在在我里面，我就.....就想哭，想咬你几口，想.....想钻进你怀里一辈子都不出来啦。”

他低下头，和她迎上来的嘴唇吻到一起，手掌笼罩上她的乳房，想让奶头的快感分担一些下面的苦楚。

她咬了一下他的嘴唇，勾着他的脖子往下面结合的部位看了一眼，红着鼻头说：“行了，没刚才那么涨了，你.....你赶紧吧。”

“嗯。”这无疑是他此刻最期待的话。

亲吻的时候，揉搓乳房拨弄奶头的时候，那柔嫩的腔道一直都在不停地蠕动，随着各种动作的节奏一紧一松，而且那种绵密紧致的包裹感也不是手掌可以比拟的，他的肌肉早就绷紧，只等着得到允许，来发起迅猛地冲锋。

他压下她的双膝，让她稚嫩的下体对他更加开敞，刚开始抽动，

电流一样的酥麻就从尾骨升起，让他把曾经打算牢记的什么九浅一深八浅二深忘得干干净净，什么扭腰上提旋转磨弄也抛到了九霄云外。

他就还记得一件事。

抽出一段，插进去，抽出一段，插进去。

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碰到了花心，他甚至不知道此刻阴茎在方形形的体内具体是一种什么感觉，整个下体仿佛都已经麻痹，成为了模糊的一团快感，跃动于终于彻底属于他的女友体内，整个下体又好像已经融化，与心爱的女孩真正融为了一体。

他也不知道到底过去了多久，时间好像变成了一个非常不精确的度量，他能最直观感受到的变化，仅仅是方形形越来越清晰的叫声。

周围在收缩，在压挤，可带来的没有苦闷，只有愉悦，极致的喜乐。

射精前的翘麻浮现，迅速的聚集，积累，远比自慰强烈得多，那股喷薄感，顷刻就膨胀到无法抵抗。

他抱紧了方形形，磨蹭着她沐浴露洗出来的滑嫩肌肤，已经开始喷射，他却还是不舍得停止腰部的动作。

射了，处男的精液，彻彻底底地射进去了。

他舔开方形形的嘴唇，忘情地吸吮着她奉上的舌尖，在最强烈的快感涌上的时候，他呢喃着说：“我爱你，彤彤……”

“我也是。”她眼角闪动着晶莹的泪花，紧绷的双脚抬起缠绕在他的背后。

嵌合在一起的赤裸身体，几乎没有留下一点缝隙。

那条已经被搓皱的毛巾，就这样沾上了最后的见证——几点被体液晕开的薄红。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九）

发现这两周的时间点都不错.....

祝大家圣诞快乐~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十三）

“喂，这会儿.....一般都要说点什么啊？”抱在一起躺了几分钟，方彤彤把头发拨到另一侧，抬起头翻身趴在赵涛胸口说。

她脸上的潮红还没退干净，眼睛里好像要哭似的装满了水光，里面倒映着他懒洋洋的影子，真是足以让他陶醉的画面。

“呃.....”他挠了挠头，小声问，“还疼吗？”

她甜甜地笑了笑，摇头说：“后半截就不太疼了，就是被你顶得一个劲儿往上滑，差点碰头。挺奇怪，现在那地方还跟夹着什么东西一样，空落落的。”

“要不我再塞进去？”他又有点蠢蠢欲动，手掌也不老实地爬到她的屁股蛋上，在毛巾被下头又揉又捏，“堵上就不空了。”

“别，缓缓，缓缓。我还夹着毛巾呢，讨厌。”她反手抓住他胳膊，扯高到腰上，“你也歇下吧，刚才最后那会儿，看你喘得，跟抱着我上了趟六楼一样，不累啊。”

他回味着刚才射出来时候的绝顶快感，那儿还记得累，立刻说：“不累，我那其实是舒服的。舒服得太狠，就喘不过气来了。”

她也才尝过那种滋味，大致知道是什么情况，眉梢一挑，挺高兴地问：“有那么舒服吗？就光在里头插啊插的，这么舒服吗？”

“嗯，舒服得没法说，感觉那会儿你掐死我我估计都能笑出来。”

“呸，你这是什么倒霉说法。”她啪的拍了他胸口一巴掌，满脸嗔怪，“我可不舍得掐死你，你没了，我非得跳楼。”

意识到这话题确实跑得有点丧气，他赶忙用最简单的方法中断——对着她亲了上去。

刚刚体验过少女青春肉体的甜蜜紧致，随便一点撩拨就能让正血气方刚的他再度硬涨，更别说方形彤的亲吻从来都是无比投入，舌头纠缠的同时，她的头也在轻轻地晃动，发丝垂落在他的脸庞四周，不时带来一些细小的搔痒。

亲吻的时候，她的身子还像蛇一样微微扭动，滑嫩的皮肤在他身上各处磨蹭，柔软的乳房也在他的胸口按摩似的揉，他甚至能感觉到，那一对儿奶头又在变硬，胀大，翘起，就像他胯下正在聚集血液的阴茎。

他忍不住了，手指爬向她的腿间，以抚摸的动作往两边打开，抽出了那条碍事的毛巾，丢到一边。

直截了当地摸了上去，他的手指立刻就触碰到柔软裂缝中残留的滑溜汁水。有他的精，有她的津，混合在一起，不分彼此。

应该不需要再担心处女膜了，他吮吸着方形彤送到自己嘴里的舌头，手指试探着钻入了那个小洞。

软软的，滑滑的，明明是充满弹性的肌肉，却嫩的好像筋道点的果冻，指节稍微深入一点，周围就感受到崎岖的褶皱包裹上来，他用力压，那一小片就舒展开来，他松开劲儿，那里就又恢复成原来的样子，磨蹭着他的指肚。

这就是她的体内，自己刚才把阴茎送入的地方。他激动地想着，手指尝试着往深处挖掘。

她眯起眼，轻轻地哼唧，小巧的嘴唇亲得突然加了劲儿。

他往外抠着那些滑溜溜的爱液，可里面的肉壁就像生着他摸不出的小孔，不断地分泌，越抠越多，越抠越滑，最后整根指头都被泡住，入口那里一缩一缩的，像要把他里面这段吞进肚子。

“彤彤，再来一次吧？好不好？我又硬了，你摸摸。”他躺在枕头上，看着整个趴在他身上也没让他感到多少压力的女友，坦白地开口。

他已经很适应向方形彤直接提要求的做法，他相信她的感情，也相信自己已经彻底得到了她的所有。

“那.....那你能慢点不？”她往边拨拉开碍事的头发，说，“你刚才抠进来，还有点刺得慌。小针扎似的。估计.....你那个那么粗，进来我还得疼一下。你这回稍慢点，行不行？”

他想了想，眼睛一亮，“那要不这回你来动？你在上面，你想快就快，你想慢就慢，怎么样？”

“我在上头？”她指着自已，有点惊讶，但马上，赵涛就看到她脸上也露出了跃跃欲试的表情，“怎么弄啊，我蹲着吗？”

她撑起身子拿开毛巾被，试着摆了一下姿势，有点不好意思地说：“这怎么跟解小便似的，太丢人了吧.....”

“还可以这样，跪两边，你腿长，正合适。你试试。”他连忙指点，帮她换了个姿势。

“不会给你坐断了吧？”她有点担心的扶住他的老二，低头看着下面小声问。

“不会，你放进去后就不用起这么高了，不掉出来肯定不会断。”他看着她叉开的大腿，自己高高竖起的鸡巴头正对着她湿淋淋的小肉缝，而这次，主导动作的换成了她。

“我试试。”她喜滋滋咬住嘴唇，挪了挪膝盖把位置对准，小手一垂把老二握住，比刚才那次找得还快，轻轻松松就找到了有点紧张缩起来的入口。

“嗯嗯.....”她哼着往下稍微一沉，大腿根中间，那条鸡巴顿时不见了顶上的紫肉蘑菇。

多半是这样的姿势方形两条腿都得使劲，明明才破了处，这会儿挤进去的龟头反倒比刚才觉得还紧了一些，他抽了口凉气，差点就没忍住往上耸起屁股给她戳进去。

她扶住他的肚子，低着头有点纳闷地看了一眼连接着俩人的棒子，小声说：“也没变粗啊，怎么……感觉比刚才更涨了。有点疼哎。”

“你别慌，慢慢来，可能还得适应一下。”他赶忙劝着，双手也不再偷懒，抬身抓住她坐起来后饱满了许多的奶包，用指头肚转着圈儿磨弄她的乳头。

不过下面并不缺润滑，她那儿还是湿透的状态，一点也不觉得难进，她咬着嘴唇一哼一坐，顺顺当当就又吞进去小半根。

“好像……就是进来的口那儿疼。最粗那地方过去到里头就好多了。”她挪挪腿，彻底坐了下来，跟着一瞪眼，吁了口气，有点惊讶地说，“感觉……好像顶到啥了，好深啊。不行不行……不能坐到底……”

她赶忙抬起来一段，龟头肉棱子顺着腔肉就是一刮，刮出她一声呻吟，也舒服得赵涛叫了一声。

经常游泳玩跳舞机，方形形的腿估计比他还要有劲儿，刚一稍微找到点门道，她就兴致勃勃地试验起来，往前挺挺，套两下，往后撅撅屁股，扭两下，左右磨一磨，上下晃一晃，一点不显累，还给她玩起了兴，动得一快，湿淋淋的小洞和搅在里面的硬棍儿就发出咕叽咕叽的轻响。

爱液越来越多，她也扭得越来越急，不一会儿，就忍不住趴下来亲住了他的嘴，光翘起屁股上下套弄，带着细沫子的淫水垂流下来，真是生动形象地解释了什么叫倒浇蜡烛。

鼻息越来越快，她好像喘不过气，却还是不肯撒嘴，反而把他的舌头越噉越紧。

他的欲火也烧到了顶，双手胡乱的摸，摸她的背，摸她的屁股，摸她的大腿，还是纾解不了那股憋在鸡巴根儿里的躁动。

挺腰，抬臀，他终于还是忍不住，从下往上耸了起来。

她本来一直小口小口吞着，吃的满嘴角流哈喇子，结果没想到他忽然直接塞到了底，那里毕竟不是真的嘴，没有嗓子眼儿可往下吞，直接给灌了个满当，接着就是一抽，拉的粉肉都快翻出来，进进出出吞吞吐吐，搂着她屁股蛋悬起来不让动弹，除了上下颠倒，又成了刚才压着她狂抽的样子。

“哎……啊、慢……啊啊……说好了……慢点的……啊……唔——”她勉强撑起头，躲开他追吻的嘴，断断续续说着，被他顶得一字三颤。

“可……可我要来了……射……射了……”他说着就到了最后关头，身体往上挺得更猛，恨不得把她顶到天花板挂着一样。

大腿根一麻，高潮来了。他搂紧方形彤，把她狠狠压在自己身上，圆圆的屁股不得不坐到了底，娇嫩的阴道把整根鸡巴都包裹在内，龟头贴着子宫有力的搏动，在不能更深的位置，开始了今晚第二次喷射。

凸起与凹陷几乎没有缝隙地结合在一起，过了好一会儿，被堵在里面的精液才缓缓顺着软化的阴茎溢出，垂落下来。

他们的嘴唇在射精的刹那不自觉地亲吻到一起，直到此刻也没有松开。

渐渐地，疲倦席卷而来，他们心满意足地拥抱着彼此，赤身裸体的贴合着每一处可以贴合的皮肤，四肢纠缠，额头相抵，连呼出的气流，都难以避免地交错在一起，就这样在亲密感带来的温暖中，有一搭没一搭闲聊着，直到双双睡去。

（四十四）

赵涛睡眠惺忪地醒来时，被压得发麻的胳膊上，已经没了方形彤的影子。

他愣了一下，一个激灵坐了起来，唯恐自己其实一直是在做梦。

幸好，一切都是真的。

这是他父母的卧室，不是他平时睡的单人床。

他身旁那半边还皱着，胳膊上一捏，就拎起了两根柔软细长的黑发。他伸了个懒腰，看一眼对面墙上的表，也才七点多。

平常放假这会儿他肯定不乐意起，可今天他精神得直接拿张卷子开练都没问题。

昨几个方形彤先擦头后垫屁股的毛巾还在枕头边团着，他嘿哟一声爬过去，横在床上拿到手里，闻了闻，一股淡淡的腥臊气，展开看看，擦了精液的地方已经干得发硬，一块块的摸着都刺手，还有点发黄。

那几点血就沾在靠边的地方，已经干透，有点发暗。

这就是落红啊……他喜滋滋地看了好一会儿，套上内外裤衩，把那毛巾好好叠成一个方块，拿着走出了门。

厨房抽油烟机的声音正响得欢实，多半方形彤在弄早饭。他心里一暖，捏着毛巾走到自己屋里，打开藏黄书的柜子，小心翼翼的捧出最里面一个收藏童年玩具的铁盒子，抠开放了进去，仔仔细细盖好，这才吁了口气，大声问：“彤彤，做饭呢？”

“嗯。看你睡得香，没叫你。”

“早饭怎么做上了，下楼买多省劲儿。”他伸了个懒腰，大步往厨房走去。

“不想跑了。”看他进来，她扭头亲了他一下，笑嘻嘻地说，“大腿根还有点不得劲儿，步子一大还有点扯得慌。就随便做点吃算了。”

“煮方便面呢？”他从背后搂住她，探头看了一眼，“怎么不放佐料啊？”

“那么吃不健康。我给你做炒的，这也叫炒面，保准不比昨晚的难吃。”她显摆一样指了指旁边案板上切好的肉丁菜叶，碗里还打好了两个鸡蛋。

“彤彤，你真好……”他侧头往她耳根亲了一口，见她还是昨晚的装束，心里一动，搂着她腰的双手往上一爬，果然，隔着薄薄的短袖衫，

一下就摸到了柔软丰满的乳房。

“喂，能别一边肉麻一边过来摸咪咪吗？”她笑着拍开他的手，“人家做饭呢。别捣乱。”

他乖乖放回原处，该得到的都已得到后，他的急切总算不那么强烈，这样亲亲热热打情骂俏也多了些不同往日的乐趣。不过这么紧紧抱着，让他不动那个念头显然不现实，他吞了口唾沫，小声说：“可我不饿啊，真的，一点也不饿，不想吃饭，就想.....吃你。”

这是他梦想中对自己面目模糊的女友演习过无数次的话，没想到，都这时候说出来，脸上还是有点发烫。

“不行。吃饭。大早起的.....臭流氓。”她扭腰挣开，挑出煮好的面，倒干净水，熟练地拿起油壶，一边忙活一边笑着说，“什么吃我啊，你那东西明明是进来的，都到我那么里头的地方了，算起来，是我吃你才对。”

“就这一根，吃了就没了。”他往她耳根呵了口气，呵得她一缩脖子。

“你又不给真吃，进来又出去，进来又出去，真要是个馋嘴，早给你咬下来了。”她咯咯笑着，刷刷一翻锅里的面，点几滴醋下去，一股香味登时喷了上来。

咕噜.....很不给面子的，他的肚子直接发表了抗议。

好吧，确实不能一根鸡巴爽，满肚肠遭殃。他挠了挠头，接过两盘盛好的炒方便面端进屋里，决定乖乖吃饭。

打开电视，把电影接着昨晚方彤彤洗澡的时候看了下去，赵涛吃到八分饱，小声问：“今天有什么打算没？”

“我本来计划得挺不错，”她吃不完，挑了一筷子面到他碗里，回答说，“你老不跟哥们出去玩也不好，我就想着上午咱们去逛逛街，中午吃了饭我去找地方做个离子烫，你就找孙博他们玩去吧。给我把钥匙，我回头家里等你。”

“哦.....”他点了点头，跟着好奇地说，“本来？”

“对啊，现在改了。”她扭头瞪了他一眼，“我连早饭都不乐意下去买啦，当然不想动啊。不管，我在家窝一天再说，你也陪我。”

看他一脸喜出望外的表情，她赶忙补充一句：“纯陪我，不许动那主意。你让我歇歇，我早晨去厕所，那.....那地方都有点肿了，一碰就疼呢。”

他有点失望地啊了一声，但马上意识到这正是自己该表现体贴的时候，赶忙表态：“没问题，我.....我保证今天不碰那儿。那今天咱们.....干啥？”

“你平常自己在家怎么过的？我也跟你学学呗。”她背过手，把长长的马尾往高扎了扎，盘起之后绑了个好像发髻一样的头型。

“呃.....”他想了想，不得不承认平常独自生活的乏味，“就是打打游戏，看看书，写写作业。”

“哎，对了，你平常出去光在电脑厅？去正规网吧吗？上网不？有QQ号不？”看他点头，她高兴地说，“那回头帮我申请一个呗，我家要装宽带了，到时候能在家里上网。你在网吧上QQ，我在家里可以跟你聊天吧？”

他点了点头，但马上说：“我不怎么上，以前聊天室我也不爱聊。就看了《第一次亲密接触》后玩过一阵子。咱直接能见面，打字聊干啥。输入一句话敲老半天，不够烦的。”

“哦。”她一听，点了点头，吃完最后两口，缩到沙发上一伸腿，用脚尖捅了他一下，“你收拾吧，我不动了。”

其实从以前赵涛就知道自己是个欲望比较强的男生，一周最少也要手淫三四次，每天一次的日子持续一年毫无压力，长这么大就没有梦遗过。

他一直想，等到脱了处，真的有了可以做到最后一步的女朋友，这种渴求应该会减弱不少。

经过昨夜，他初步验证了一部分猜测。打手枪他最多的时候一天来过六次，五次集中在晚上。但和方彤彤那么激烈地做爱，第二次还是她

在上面，完事他就感到十分疲惫，算一算强撑一下一夜来个三次估计就极限了。

可另一部分他完全猜错了。

真的尝到滋味后，他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女孩子温暖柔软的肉体绝不是五根手指能媲美的，搂抱、亲吻、肌肤磨擦、体香、红晕、鼻尖的汗珠.....各种各样的刺激满足着他所有的感官，全方位立体地一点点构筑出最后的高潮。

了解了所有的神秘后，期待感反而暴涨，而且，具体了很多。

以前他看着方形彤姣美的身体，只能隔着衣服想象里面会是什么样子，连幻想出真正插入的感受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现在，他光是看着她勾在一起的那对赤脚，脑子里就钻入了他昨晚含入她脚尖时听到的美妙呻吟。

太清晰了，他隔着短裤，就能在脑海勾画出里面包裹的阴阜具体的模样——不过内裤她早晨洗了晾在厕所估计换了新的。

结果风月俏佳人的结局他压根没记住，就趁着方形彤挺感动的样子搂着赶紧亲了几口，偷偷摸了摸屁股。

为了收心，避免真的忍不住让方形彤不舒服，他下一张碟放了恐怖片，大名鼎鼎的午夜凶铃。

最终形态的亲密完成过之后，男女之间的关系的确会发生奇妙的变化，同样是被吓得过来抱到一起，方形彤的动作不知不觉就显得更加自然，他的搂抱也随心所欲了许多，肢体的默契一点点显露出来，就像是两人之间有一道透明的薄膜，随着另一张膜的消失而彻底不见。

巧的很，他过去准备换盘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方形彤呀的尖叫了一声，光着脚跑下沙发，一路窜到了他身后，就跟那电话会爆炸一样。

“哎呀.....那是电影。我去看看号码。”他笑着扭头亲了她一口，往电话那边走去。

“来显要是乱码可不许接啊！”她瞪大眼睛提醒说。

当然不会是乱码，更不可能是山村贞子打来的国际长途，他看了一眼号不认识，犹豫了一下接了起来。

跟着，他有点紧张地冲方形彤亮了亮话筒，“找你的，你让帮忙打掩护的小姐妹。”

（四十五）

那把方形彤连吓了两跳的电话到最后却是虚惊一场。

并不是方形彤妈妈抓了她们现行，事实上她们安排得很好，即使打电话到那个小姐妹家里，也能用上厕所洗澡之类的借口先拖一下，然后电话通知方形彤临时过去。那家离这边并不远，骑车子五分钟就到，这也是方形彤敢来的底气。

人家打电话过来，就是想跟方形彤聊聊初次过夜后的感想，可能还用过来人的口气在那边教了一堆什么。

赵涛也没具体听，看方形彤指了指小屋，他就起身乖乖进去打开电脑玩起来了，没再关心她们之后聊了啥。

从方形彤因为他和一个小姐妹断交开始，他就不再有任何多余的担心。

他只需要好好享受方形彤的爱，同时好好的爱方形彤，就很足够。

他孤独，但也不喜欢人多，他的世界正好只够多容下一个她，他不需要也没兴趣再关心别的人。

“聊得真久。”十多分钟后，他看方形彤进来，没问别的，只是说，“还看电影不？我还租了别的恐怖片呢。”

方形彤连忙摆了摆手，“不了不了，差不多到点了，我去厨房慢慢悠悠拾掇去呀。鸡腿得腌腌，不然不好吃，我今天动作慢，让我磨蹭去吧，你在这儿玩，不用陪着了。”

“我也去吧。游戏啥时候不能玩。”他立刻站了起来，还记得自己答应过的事，“我帮你拿东西，你不也能少走两步么。”

“没那么疼，说得我多娇气啊。”她笑了起来，但很高兴他跟了过来。

其实她在厨房忙活的时候真不需要他做什么，就是陪着说说话，她的动作都能轻快许多。

“亏着昨天买得多。”她点了点东西，“够咱今天吃的，可以不出门啦。啊.....你去买点馒头吧？万一.....万一明天早晨我又不想动，给你炸馒头片吃。”

他眼前一亮，听出来她的意思，看来晚上并不打算继续保持禁令！

院门口就是市场，不到五分钟，他就把热腾腾的馒头拎了回来。

出入院门口的时候，他可以确定，那些碎嘴老太太已经知道方形形留宿在他家了，那一双双浑浊的老贼眼，一个劲儿在他身上溜溜地打转，可以预见，风言风语今儿下午就能传遍全院子。

无所谓，他本来也不怵这个。

昨晚睡着前，他就已经下定了决心，暑假爸妈回来，就介绍方形形给他们认识。

他不怕爸妈嫌他们太小，他有决心，把这过早开始的爱恋一直保护到开花结果。他们院有个大哥，小学就有个女同学老背着书包窜到楼下喊他一起上学，初中蹬着车子在院门口等。去年那大哥大学毕业回来，年底就办了喜酒。

那是他这方面的偶像，也给他描绘出了最具体的梦想。

他没有那样的小学同学，没关系，高三也不算晚。高中一年大学四年，等到结婚的时候，他一定要拿着麦克风大声说，我们从高中就在一起了，恋爱了整整五年！

门口那些老不死一定要活到那个时候，气歪他们的嘴。

等到喷香烂熟的鸡腿摆上桌，三菜一汤正式就绪，方形彤把饭碗往赵涛面前一放，小声说：“赵涛，我……问你个事。”

“啊？什么？”

她抿了抿嘴，坐到他身边，拿起筷子，装作很随意的样子说：“刚才你买馒头，我去屋里看了一眼，你……把那脏毛巾收哪儿了？为啥不让我洗了啊？”

“不行，那毛巾我收藏了。”他得意地笑着夹起一个大鸡腿放在方形彤碗里，“那么有纪念价值，怎么能洗。等七老八十亲热不动了，我就拿出来咱们躺床上回味一下昨晚。”

“啊？这……讨厌！”她脸上一红，捏了他一把，“等七老八十，你也肯定是个老不正经的。”

看他乐意，方形彤也没怎么坚持。但吃了饭，还是把昨晚他们翻滚过的床单抽出来送进了洗衣机，铺上了新单子。

看着床上的崭新单子，赵涛有点担心地说：“不用换吧？万一……明天还得洗怎么办。”

方形彤在立柜里翻找着什么，笑着说：“不用啊，你晚上忍忍呗。”

“啊？”他拖长了音，故意做出失望至极的表情。

她从底下掏出一个小点的贴身单子，转身塞到他怀里，“晚上先铺这个再睡。下次床让我收拾，可别直接躺成套的了。我昨晚害羞没仔细看，你也不提醒我一声。”

“那就是说……晚上可以？”他顿时喜笑颜开，一副摸奖刮出辆小轿车的德行。

“就你这流氓劲儿，我说不行，不得憋死你啊。”她把叠好的贴身单子放在枕头上，连忙抬头提醒，“哎，到时候我万一还疼，你可不许非要做。以后时候还长着呢，你别净欺负我。”

他突然灵光一现，抱着她坐到床边，亲了亲她的脖子，小声说：“你疼的话，那不做，你……帮我亲亲行不行？”

“啊——？”她有点为难的拖了个大长音，倒是没有直接拒绝，歪着头想了好一会儿，才问，“那样舒服吗？”

“我不知道啊。”他可怜巴巴地说，“我也没让人亲过不是。可能.....和我亲你下头的时候差不多感觉吧。你舒服吗？”

被他充满期待的表现弄得有点吃惊，她扭头看着他，好奇地说：“怎么感觉你对这个比做那事儿还上心啊？吃你尿尿的地方有什么可高兴的啊？”

看她没有生气的意思，他大着胆子说：“是啊，你看，你身上什么地方我都愿意亲，因为能让你舒服我就高兴，我就一点都不嫌脏。”

她微微皱起眉，考虑了一会儿，还是说：“算了，晚上睡觉时候再说吧。”

（四十六）

下午的时间过的飞快，因为方形彤想学着玩电脑游戏。

听她的意思，为了不妨碍赵涛必要的社交活动——电脑厅联机聚会，她决定让自己找到玩电脑的乐趣，必要的时候陪着一起去。

结果，她沉迷在仙剑奇侠传里不可自拔，在他的指点和改存档帮助下，挥金如土砍瓜切菜灵丹妙药当糖豆吃硬是干翻了石长老，直到摁死毒娘子才反应过来该吃晚饭，不巧遇到彩依蝴蝶催泪弹，又趴他怀里哭了几分钟。

红着眼睛热菜的时候，她还在念叨，要是李逍遥敢辜负林月如，她就让赵涛修改游戏，送李逍遥去和金蟾鬼母成亲。

他没敢说游戏修改不到那种程度，也没敢剧透林月如在锁妖塔底的结局，陪她匆匆吃了饭，挑灯夜战。

林月如蹲在那里往起救人，巨大的八卦石从天而降的时候，方形彤的手放在键盘上，整个人都呆在了那里，接着，眼泪啪哒啪哒就掉了下来。

记得有谁说过，哭能排毒，那要是真的，方形彤这一场起码解了个毒龙胆。

等她哭够关电脑跑去洗澡，都已经是晚上十点多。

太过于专注游戏的女友只在赵灵儿“一夜过去”的时候赏了他一个吻，其余时候连他动手动脚不专心指挥都不乐意。没怎么温存，倒是让他把通关快几十遍的仙剑重温了十个小时不止。

轮到他去洗的时候，他才想起来，奶奶的还藏着一张欧美大黄盘呢，你说打开红警星际随便哪个把方形彤弄得没了兴趣，不就有机会看了吗？他这是抽什么风，怎么就想起来指挥女友去仙灵岛偷看赵灵儿洗澡了呢，忘了那玩意是电脑厅老板新手村留人三大法宝之一了？

洗完出去一看，已经过了十一点，起得早不午睡，这会儿连他都有点困了。

他倒是能靠着满肚子熊熊燃烧的欲火振作精神，可方形彤呢？不会.....已经睡了吧？

他连忙提了提裤衩，小跑去了大屋。

幸好，方形彤还没睡，不过看上去也不算精神，正抱着他下午专门翻出来的压箱底杂志大众软件看上面的仙剑小说，他刚进门，就正好瞅见一个大大的呵欠。

“困了？”他小心翼翼地问，绕到另一边上床。

方形彤看了一眼页码，把杂志放到床头柜，顺手扭开台灯的朝向，笑嘻嘻看着他，说：“怎么，怕我想睡觉今晚就不能做了是不是？”

他诚实地点了点头，眼睛已经不受控制的溜向她短袖衫下饱满的胸部曲线，可惜因为该死的褶皱，没能看到凸点的美景。

“对了，彤彤，那个.....你说的晚上再说，想好了没？”他充满期待地凑近女友身边，很自然的钻进一条毛巾被里，搂住她纤细柔软的腰肢，满足的嗅着她身上浴后的淡淡清香。

她有点为难地皱了皱眉，身子缩了一下，跟着摸摸索索地把手伸了

下去，也不知道在干嘛。

“还是不行吗？”他尽量克制着自己的失望，大方地说，“没事，那就算了。”

方彤彤抿了抿嘴，凑到他耳边小声说：“可是……人家摸了摸，那里已经不疼了啊，而且潮乎乎的，还有点……有点想你的小鸡鸡了呢。”

胯下几乎是马上就硬了一半，这突然袭击直接让赵涛乱了阵脚，不过男性的天生本能还是让他迅速捕捉到一个杀伤性的关键词，不满地反问：“小？”

她扑哧笑了出来，红着脸咬了他肩膀一口，“好，大，可大可大了，行了吧？讨厌。”

“那……可以做？”他问着，手就已经忍不住钻进了短袖衫的下摆，直接沿着光滑细嫩的皮肤一路爬行，捏住了乳房膨胀的根部。

“你都抓住人家咪咪了，还敢不给你做啊。憋不住你强奸我怎么办？”她咬了一下唇瓣，双眼随着他揉搓乳头的动作迅速蒙上了一层淡淡的水气。

“你一脚就能把我踹床下头。我哪儿敢啊……”他暂时放弃了求她口交的打算，这种事总不好勉强心爱的姑娘，既然下面的小嘴给了特许通行证，那还磨蹭个屁。

“喂……”短袖衫被推上去的时候，她摸着他压在胸前贪婪吸吮乳头的脑袋，喘息着说，“你还欠人家小半个身子没亲呢，想赖帐啊？”

“不赖帐，保证不赖。”他嘬了一口已经发硬的奶头，从她头上脱下碍事的上衣，兴奋地说，“前面差不多了，主要是后面，来，你翻过来吧。”

她也十分期待的样子，立刻转身趴下，主动把毛巾被掀到一边，一双小脚丫还上下晃了起来。

他这才发现，她竟然刚才就已经脱了内裤！看杂志的时候，毛巾被的下面就是半裸的！

很好，这起码说明了，对做爱有兴趣的已经不只是他。剃头挑子的另一头，这就热了起来。

对台灯的光线感到有些不满，他盯着乖乖趴在那儿的方形彤，那柔顺光滑的曲线尽收眼底，可美妙的溪谷，却被烦人的阴影笼罩，看不清楚。

他索性跳下床，光着脚去开了大灯。

“呀！你.....你干嘛？”方形彤吓了一跳，赶忙扭过头，“关了关了，这也太亮了啊.....”

“不行，我要看，我要好好看看。”他窜上床，一把把她压回趴下，从背后搂紧了她，“这么漂亮的女朋友，我一定要仔仔细细认认真真的看清楚，把每一个地方都牢牢记住。就算我将来老年痴呆，也绝对不会忘。”

“呸，真老年痴呆了，忘不忘还由得你啊。”她笑了起来，在他的亲吻舔舐下酸痒地扭动着脖子，“太亮了，看够了赶紧关。我.....不习惯。”

他含糊地嗯了一声，急匆匆顺着后颈亲下，一节节舔过她薄薄皮肤下凸起的脊椎，其实这么亮他也有点不适应，但比起那点不适，还是眼睛先看得更清楚再说。

肩胛都被照料过后，他推高她的胳膊，从侧面舔向她的腋窝。

那里只有稀稀拉拉几根细小的卷毛，皮肤比其他地方更加柔软细嫩，鼻尖凑到附近后，吸进的空气染上与别处不同的淡淡汗味，不是香也不是臭，越闻越觉得兴奋。

“咯咯.....别.....别一直盯着胳肢窝啊，好痒。”她娇笑着扭了起来，赤裸裸的身子在他下面来回磨蹭，磨得他欲火快要从小穴里喷出来。

他离开腋窝，亲向下方，方形彤很瘦，嘴唇可以轻易地一根根数过肋骨，穿越了内收的腰窝，终于抵达了高耸圆润的臀部。

他轻轻咬了一下尾骨的凸起，舌尖故意在她那边一颗小红疙瘩上扫了一下，听她哼了一声，才转向低凹处，吻过紧张并拢的臀峰，滑下嫩嫩的屁股蛋，故意无视她明显的抗拒，双手扒开，吻入深邃的臀沟中。

“哎！不……不许往下啦！”她回手推了推他，“哪儿有这么不嫌脏的。”

“不脏，我说了，彤彤，你身上我哪儿都不会嫌脏的。”他喘息着回答了一句，把她的屁股蛋掰得更开。

沟壑变得平缓，小巧的肛门也被牵扯着展开，细细的绒毛稀疏的环绕，边缘颜色很深，但皱纹打开后，就像花苞绽放一样露出内部细嫩的色泽，小小的洞眼紧闭成一团，随着她的娇喘紧张地收缩。

当然，他也没胆子真把舌头钻进屁眼里面，他只是用舌尖在周围绒毛的区域转了一圈，接着螺旋形向内滑动，直到在最中央轻轻一点，转而滑向更下方的会阴。

这盘旋的几圈收效的确惊人，她一直在微微地颤抖，等到肛门中心也被轻轻亲了一下后，整个下身紧绷的劲儿就跟被抽了骨头一样软了下来。

当舌头钻入会阴下方大阴唇的中间时，他感觉就像是探进了一汪温热黏滑的小池子。

关灯的承诺顿时被忘到了九霄云外，他握着硬邦邦的老二，所谓的定力稀里哗啦碎了一地。

他俯身挤入她腿间，进入过两次的小洞，正以绝妙的角度引诱着他的插入。他立刻把臀部贴过去，用手压下龟头的指向。

“就这样趴着也行吗？找得准不？”她扭头看着他，头发散开在另一边，构图非常诱人。

她才问完，他就用行动给出了最直接的回答。

那根长度还算不错的阴茎，成功穿越了她圆润臀部的阻碍，就这样从她微微分开的大腿缝隙间，刺入到饱满多汁的小穴之中。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十）

一周气运减半状态.....

先是电脑罢工，直接换掉了全部核心部件，要不是硬盘保住，简直要崩溃。

接着是缓解经济压力的新尝试暂时失败中，希望再战能有满意结果。

最后老婆面神经炎，持续输液中。

不过我还挺擅长苦中作乐的，去给老婆买药，看到甲钴胺片的适应症直接笑了。

适应症：周围神经病。

上微博的应该常备一盒啊XD。

回去给老婆一讲她也笑到不行。

虽然嘴笑起来还是歪的，但依然很可爱。

新的一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大概。

总之，祝大家好运~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十七）

其实因为紧张和兴奋，赵涛早就把体位之类的知识忘得一干二净，这样直接从背后骑上来插进去，双脚夹着方彤彤光裸的腿，仅仅是因为他实在等不及了。

他迫不及待地想深入，想抽动，想在她柔软紧致的腔道中翻搅，感受龟头与她体内所有娇嫩内部的摩擦。

没想到，收效意外的好。

饱满的屁股垫在他的小腹下，每一次下压都能彻底享受臀肉青春紧绷的弹力，好像连外抽的动作也省力了一些。

“彤彤.....这样压得慌吗？”他喘息着，小腹以她的屁股蛋为支点，跷跷板一样让胯部不断翘起落下，好像农村老家用来取水的压水把子，而随着那根棒子的进出，也确实有液体被掏了出来，把她大腿根那夹起的肉缝染得一片滑腻。

“还.....还行.....”她嗓音变细了不少，手背在后面，捏着他的腰又掐又揉，“不沉.....我还挺、挺喜欢你这么压着我的.....”

“里面呢？里面喜欢吗？”他舔她的肩胛，吻过她的脖窝，一边亲她的耳根，一边亢奋地问。

因为他能感觉到，那迷人的小肉洞，比昨天湿润得快，水量还充沛了很多。

“喜欢.....就刚开始那下还有点疼，后面.....就净是舒服.....可舒服了.....”她哼唧着，一点也不遮掩地回答，细细的腰好似有点忍耐不住，随着他戳弄得动作微微上下扭着，不敢动作太大，仿佛怕那硬邦邦的鸡巴滑脱出来。

“我还怕这样进的不够深，你没感觉.....”他高兴地捧她扭过头，舔她的嘴角。

她把舌头伸到外面，与他的缠绕了一会儿，扯出一条晶亮的细丝，娇喘着说：“我不喜欢那么深，里面顶得慌，我就喜欢这样.....啊、啊啊.....对，就这样，顶我.....顶我那儿，你这样沿着前头压进去，碾得我.....大腿根都酸了，嗯嗯.....啊！好！真好.....赵涛，阿涛.....好舒服.....嗯嗯.....”

这又娇又媚的呻吟从还是高中生的女友嘴里一连串涌出来，简直就像是在他胳膊上来了一针强效春药，龟头跟被绳子勒住根儿一样，顿时

胀大了一圈，阴茎周围的突起血管要是被扎个眼儿，血估计能窜天花板上。

他把手挤进床垫和方形彤的身体中间，用力抓握着已经完全被他占据的乳房，汹涌的欲望灌满了每一条血管，让他浑身的肌肉都叫嚣着冲刺、冲刺、冲刺！

这个体位方形彤的反馈虽然惊人的好，可却不太方便他奋力突击，速度一快，小兄弟就会因为油津津的爱液一下滑溜到耻骨附近，和前面的小豆儿亲个嘴道声平安。

往里重新塞了三次后，他有点焦躁地跪坐起来，抱着她的腰说：“彤彤，来，撅起来，那样我不方便动，快。”

方形彤还是喜欢刚才那样不紧不慢的姿势，他滑出去时候虽然小穴里面空落落的是有点不快活，但小豆豆被撞一下还挺爽的，尽可以弥补过来。可他既然想，她也没什么意见，反正，对于这个全新接触的领域，她也充满了好奇心和实验的欲望。

“低点，稍微低点。”腿长跪得高，赵涛比划了一下，压着她把腿往两边分了分，总算再次瞄准，扶着充满弹性的屁股一耸腰，就又回到了那湿润温暖、对他的老二亲密拥抱上来的美妙腔道之中。

亢奋感已经支配了全身的肌肉，他只忍耐着在入口处浅浅抽插了十几下，就迫不及待地一捅到底，顶得方形彤哎哟一声，扑倒在枕头上，只剩下白晃晃的屁股蛋高高翘着。

操，太舒服了！太他妈的舒服了！

他抱住方形彤的腰，跟街上见过的公狗一样玩命地摇晃，肉拍在肉上，噼噼啪啪，响得就如同有个不识趣的观众在鼓掌助威。

这个姿势他的鸡巴进的格外深，最里头立马撞着一个稍微有点发硬的肉疙瘩。他心里一乐，难道这就是小说里写的那什么花心？当即屁股加劲，连抽都不舍得抽开，压着那儿一顿猛顶。

“别……别……有点疼，别顶那么深……”方形彤回手在他压着屁股的巴掌上拍了两下，皱着眉说，“没刚才舒服了，你稍出来点儿。”

诶？不是该一被顶那儿就欲仙欲死的吗？他愣了一下，但看她的表情的确已经不是刚才那种看似痛苦实则快乐的妩媚，真的有点难受，只好点了点头，低低说了声对不起，拉到合适的距离，揉着她的臀肉，把速度也放缓了一些。

好像有点怕他不高兴，方形彤扭腰用湿漉漉的小穴吸吮着他的老二，软绵绵地说：“可能我刚开始不适应，以后再让你往里顶试试，行了吧？”

“没事，我就是也想让你舒服。其实真要自己爽，我也是在最外头那块儿快点动最舒服。”他抹了抹汗，还是有两滴掉在白花花的屁股上，他用拇指擦掉，很知足地说。

方形彤拱着腰挪了挪膝盖，合着他插入的节奏轻轻哼了一会儿，说：“其实.....还是刚才那样儿舒服。你贴着我.....感觉把我整个儿都压住了，那东西，那东西在里头一抽一抽的，进来的时候顶着前面不知道什么地方，顶得我跟过了电似的。而且.....而且你那样的时候紧紧压着屁股，压得我浑身都暖洋洋的。”

他已经快要到了最后关头，一听女友这么说，马上抱着她重新趴了下去，“好，你喜欢，咱就这么干。”

她脸上红的更厉害，咬了一下嘴唇，低声说：“嗯，就.....就这么干.....我喜欢你就这么干，就这么干我.....嗯.....好舒服.....”

于是，他就这样保持着把方形彤覆盖在身下的姿势，摩擦着赤裸的肉体，用那不紧不慢的节律，把勃发的高亢情欲，一点一点推高到巅峰。

他没有想到的是，在这样温馨有余激情不足地亲吻爱抚轻抽慢松中，最后射精时的高潮却强烈得难以置信。

方形彤应该是和他一起达到了甜美的极乐，她的身体猛然锁紧了他，欢畅的吐息犹如天籁。

仿佛是奇妙的共振，两人的喜悦互相感染传递，调和之后，成倍的反馈给彼此。

柔嫩绞紧，坚硬融化。

一粒粒沙堆成了塔，在天穹之下，轰然倒塌。

（四十八）

赵涛睁开眼的时候，天才不过微微发白。

他打了个呵欠，侧过身，满足地看向近在咫尺的方形彤。

她睡得很甜，很香，唇角噙着一丝笑意，不知道在做什么好梦。

其实一夜过去，再怎么天仙一样的姑娘，也会看起来有些发油。不过，就算方形彤满脸都是大油渣子，他也百看不厌。

凑近一些，就能感受到她匀称绵长的呼吸。

空调很尽责，女孩通常又比较怕冷，于是两人合盖的大毛巾被，现在全卷在她一个人身上，一直盖到脖子，只露出了那张可爱的小脸。

想象了一会儿将来他们结婚之后，每天早早起床上班前能看到这样睡颜的生活，他忍不住笑了起来，像个满地打滚撒泼胡闹最后终于拿到糖吃的孩子。

时间还早，起来他也不知道该干什么，考虑了一会儿，他悄悄凑过去在方形彤唇上亲了一下，跟着躺下去，再次闭起了眼睛。

事实证明，他给方形彤的，总是能得到数倍之上的回报。

再次从梦乡离开的时候，他刷新了人生的一个新记录——被女友趴在身上吻醒。

当然不必睁眼也知道是谁，确认不再是做梦后，他直接搂紧身上好像还没来得及穿衣服的方形彤，用舌头炽烈地反击回去。

热吻了几分钟，他们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两张大油脸。”方形彤咬了他下巴一口，笑嘻嘻地说，“这会儿我

是不是可丑啦？脸都没洗呢。”

“没有，我啥时候看你都觉得好看的不行。有你当女友绝对是三百生有幸。”他抬起脖子亲她的鼻尖，她笑着躲，结果反而亮出了毛巾被下那对晃里晃荡的雪白奶子。

对于连日手淫还会稳定晨勃的赵涛来说，这个起床刺激实在有点过头，升旗仪式立刻准备就绪。

“诶？你……你不是吧？大油脸还没洗呐……早饭，我还……呜呜……唔……嗯嗯……”

去他的早饭吧。嘬着嫩嫩的小舌头，揉着软软的大奶子，带点湿呼气的小穴一下就把他装进去大半根，会饿才有鬼。

一发晨炮，把起床时间直接从七点半拖延到八点二十。

歇过劲儿来，方彤彤往他胸前狠狠咬了一口，从床头拿起小内裤套上，抓着衣服往门口走去，“讨厌，大早起出一身汗，你去买早饭吧，我洗个澡。”

他瘫在毛巾被上边，心满意足地点了点头，“成，你想吃啥？”

“豆浆吧，豆浆加糖。别的你看着买吧。啊，对了。”她返过身，扒着门框说，“我上午想去做头发，顺便找小姐妹逛街，你在家还是去找孙博他们玩？”

“在家吧，这几天不想出去了。”他摸了一把胯下，充满暗示意味地说。

“臭流氓，真不知道有我之前得把你憋成啥样。”她扑哧笑了出来，“中午估计赶不及做了，吃现成的吧，我往回带。”

“行，你说了算。”他懒洋洋地眯着眼，还沉浸在被幸福包裹的感觉里不想出来。

等到卫生间水声响起，他才在厨房匆匆洗了把脸，下去买了早饭。

路上能明显感觉到，院里门岗那几个老头非常想问他点什么，但他

很明智地猛蹬几下车子躲了过去。

回家后，方形彤已经洗完，换了一身居家服，正在沙发上用毛巾掸头发。

“不行我下午就买个吹风机吧，你头发这么长，弄起来好麻烦。”他放下早饭，提议说。

“放家里，你怎么跟叔叔阿姨说啊？”她抬起眼，很有点期待地看着他。

“我女朋友的。”他笑着说，坐下搂住了她，“我都说了，他们一回来，我就介绍你们认识。我不搞地下恋情，偷偷摸摸干嘛，我就要光明正大和你在院里拉着手一起走。”

“叔叔阿姨肯定怪我耽误你学习，我成绩在班上倒数哎……”她玩着手指头，故意做出一副小媳妇样子，“都不能跟你结对互相提高，叔叔阿姨会看不上我的。”

知道她又在偷摸讽刺他之前对孟晓涵的情结，他干脆一把把她压在沙发上，“娶媳妇是娶给自己的，我高兴就好。”

怕他再趁机在沙发上“高兴”一把，方形彤连忙伸手把他推开，光让他亲了一下，“行行行，到时候叔叔阿姨要是不反对，我就去找我妈摊牌，干脆两家直接定亲算啦。”

“你妈能答应吗？咱才高三……”他愣了一下，认真地考虑起这个可能性。

“我开玩笑的！装傻。”她连忙叫嚷一句，说，“吃饭吧，反正在你这儿不用偷偷摸摸，我就知足了。我妈和学校那边，等咱毕业再说吧。”

“毕业啊……”他咬了一口油条，喝着豆腐脑想象着将来的生活，“哎，你准备考哪儿，将来干嘛啊？”

方形彤咽下嘴里的豆浆，说：“你考哪儿，我就去哪儿上个幼教之类的专科，回来当幼儿园老师，我喜欢陪小孩子玩儿，唱歌跳舞什么的。呃……你要能养我当然更好，我就专心在家陪咱们的孩子玩儿。”

“我也没想好考哪儿，不过我想考中文系。将来当个编辑或者自由撰稿人之类的。好学校是不指望了……”他笑了起来，“不是学习那块料，除了语文我也就英语还算凑合。”

“其实你就是懒。你脑子挺好使，干脆……”她想了一下，咯咯笑了起来，“干脆高考前最后一学期，你一周复习不够七十个小时我就不和你爱爱，估计你能考一本。”

“你说……咱要考不到一个地方怎么办？一个学期就见几面，想想就难受。”他低下头，过于提前地担心起来。

“不可能。除非你考去的地方一间交钱就能上的破学校都没有，否则我肯定不会被你甩掉的。”她笑咪咪地说，“万一真没有，我就不上了，直接去你上学的地方打工，在你学校里小卖铺当个服务员，不要工资，管吃就行。”

胡乱的聊着未来的各种可能，吃完早饭，方形彤简单收拾了一下，在衣柜的镜子前用了十几分钟上妆，和他在门口拥吻一下告别，带着飞扬的裙角下楼走了。

明明一个人住了很久，可她走后，赵涛还是感觉家里猛地空了下来。

玩了会儿游戏，看了会儿英语，做了一张卷子，他感觉身上的倦怠感越发浓厚，才俩小时不到，他就忍不住开始想方彤彤了。

他都有点怀疑，锁情咒是不是悄无声息的开始双向起效。

十一点多的时候，电话响了，他看一眼号码，是小姨。

应该是例行询问吧，他没什么精神地把电话搬到靠近沙发一侧，靠在上面拿起了话筒。

“喂，涛涛，是你吗？”

“还能是谁啊，小姨。”他懒洋洋地回答。

“我怎么知道，万一那个住你家的小丫头接的呢。”

（四十九）

咔嚓一个炸雷响在耳朵里，赵涛直接愣在了话筒这边，完全没想到该怎么回答，下意识地说了句，“小姨，你……你怎么知道的？”

“我上礼拜才听你们院里老太太说你有福气了，有个漂亮女娃娃天天来给你带早饭，我听说你放假了，今天准备过来看看你顺便问问，结果早晨上楼，刚拐过去就看见你和她在门口抱着啃。赵涛啊赵涛，你小子长本事了啊？高三竟然就把女朋友带家里过夜了？”

赵涛满脸是汗，也不敢反驳什么，支支吾吾说：“我……我好不容易……才……”

他小姨顿了一顿，口气突然变了，问：“晾台挂的大床单子是人家的？”

“嗯。”

“这两天你在家吃的饭菜也是人家做的？”

“嗯。”

“你俩……过线了？”

“嗯。啊！唔……嗯。”他心里虚得不行，赶紧说，“小姨，你先别告诉我爸妈，我不瞒着，等他们回来，我带彤彤给他们认识，行吗？我……我真的特别喜欢她，她对我也特别好。小姨，还……没有哪个女孩儿这么喜欢过我呢。”

“人家爸妈知道吗？”

“不知道。她是打算等高中毕业再跟家里说。”

“她叫啥？家里啥情况？学习怎么样？”小姨唠唠叨叨问了起来，母亲不在身边，导致小姨和他一直有种类似母子的感觉。

他没打算隐瞒，就一五一十地讲了一遍。

聊了十多分钟，小姨那边才姑且放过他一样地说：“行，我暂且替你保密。姐跟姐夫回来了，你自己跟他们说。把成绩往上提提，你一个学生，什么都不如考试成绩底气足，你说你早恋反而有动力学习了，你妈说不定一高兴就不说啥了。”

“哦。”他不敢多说什么，赶忙应下来，心里盘算着这句话倒也有道理，他唯一能和父母谈判的本钱，貌似也就只剩下这个过往不屑一顾的分数了。

“她学习差点不是大事，人不坏，不乱玩乱搞就是好姑娘，将来结婚你也不是娶卷子。”小姨在那边叹了口气，叮嘱说，“都已经这样，小姨也不多说了，你们在家别疯得太过头，注意安全。小女孩身子不禁折腾，你是臭小子，可别把人家祸害了。”

没弄清怎么回事，赵涛想起方形彤小舅说的也是类似的话，壮着胆子问：“什么……安全？我们谈恋爱，对她很危险吗？”

话筒那一头沉默了一会儿，小姨好像有点不好意思，略显生气地说：“这么大的人了，谈恋爱连注意安全都不知道？自己找去，亏你还整天看书看书，连怎么对女孩安全都不知道。你们这些臭小子啊……不行，我可得看好我家闺女。回头我去看你，你好好想想！”

不知道是不是觉得这样实在不好，小姨挂电话前，甩过来一句：“计生用品，赶紧买去！”

计生用品？他放好电话，跟着，浑身跟过了电一样猛地一激灵。

保险套！

他满心高兴，把方形彤翻过来覆过去操了个爽，却他妈忘了这世上还有怀孕这回事。

方形彤那天在超市难道就是看到卖的套子了？那她怎么不提醒一下啊！

脑子里顿时开始循环播放本地电视台的低级广告，他挠着头，考虑了几分钟，抓起钱包兜上衣服窜出了门。

他们家属院附近有个小超市，他进去转了一圈，没见到有套子卖，

出来后想了想，去药店里转了一圈，结果倒是看到了陈列柜里面五彩缤纷的盒子，可远远看着那个最多二十来岁的店员姐姐，他脸上就一个劲儿发烫，说什么也不好意思过去跟人说，“你好，我.....要一盒安全套。”

纠结了四五分钟，他离开药店，骑车直奔两条街外。

他清楚地记得，那里有一家门面很隐蔽的小店，门口的广告全是什么印度神油金枪不倒雄风依旧，门扇上写着两排大字，计生用品，男女保健。

专门的东西，就该去专门的店里买。

锁好车子，他等了个路上没什么人的时候，一头钻进那厚帘子里面。

然后，他就钻进了一个小小的新天地中.....

等到离开的时候，他的钱包里足足少了二百多块，四五套漫画的钱，换来了车筐里那个保密性良好的黑塑料袋。

袋里当然有套子，杰士邦两大盒，多半够他挥霍到下个月。

此外，就是两样他之前只在小说和毛片里见过，实物还是第一次看到的東西。

一颗带线的塑料跳蛋，和一根三档变速的震动棒，附赠电池。

看那老板推销时候的表情，他觉得这些东西一年估计也卖不出两件。

两种道具看上去都很简陋，做工也很粗糙，他担心不能用，当场都打开包装试用了一下。跳蛋噪音有点大，震动效果倒是很赞。但那个一根硬弹簧连着橡胶头的震动棒，怎么看都更像是老头拿来揉脖子的。

大概是他这样的大客户不多，老板还附赠了一本小册子，大致翻了翻，前几页是体位讲解，后几页是如何让你的女人高潮迭起，基本上算是恋爱中的男生最想要的理论指导。

而且插图之精美，描述之详细，单身都能拿来打手枪。

带着黑塑料袋的宝贝窜上楼，插进去钥匙，他才发现门不是反锁着的了。

进去后，果然拿了钥匙的方形彤已经回来，正往饭桌上摆东西，烧鸡可乐俩热炒，还挺丰盛。

但奇怪的是，她的脸色有点差，好像心情不是太好，见他回来，才强打精神笑了笑，说：“买啥去了？怎么还用这种塑料袋装啊？”

“没啥，买点想用的东西。”他先把袋子扔到沙发上，有点担心地问，“你怎么了？跟谁生气了吗？”

方形彤撅着嘴点了点头，她不是藏得住话的性子，马上就讲了起来，“我跟小姐妹转到X X观那边，看人反正也不多，就去求了个签。到摊子那儿跟人说算算感情，算得我可高兴了，上上签，说咱俩准能一生一世至死不渝。”

“这不挺好吗？”他心里一甜，接口说。

“是啊，可出来路上有个冷清算命摊子，那个疯老头窜出来非要叨叨，还说不要钱，我只管听着，绝对不要钱。”

“他说什么了？”

“他说，我要倒霉。”方形彤闷闷不乐地撑着面颊，看着他说，“他叽里咕噜念叨了一堆，反正就是骗钱呗，说什么有人动用了精血大咒，夺了我的三花，占了我的灵识，气运大伤，今后要有血光之灾什么的。他不就想让我花钱问他怎么解呗，真是败兴。”

赵涛心里咯噔一下，心想难道锁情咒被人看出来了吗？

幸好，方形彤看起来不是很相信那老人，气鼓鼓地说：“我本来就是图个高兴，就问他那你说怎么解，要多少钱肯说？那老头竟然摇头叹气，跟我要死一样，说什么精血大咒锐气太盛，对气运的伤害要靠频繁使用消磨减弱，古人可以三妻四妾，不当女子为人，用起来才全无负担，大可一个个试下去，现在用就是造孽。我烦得要死，结果跟他吵了一架。”

赵涛勉强控制着自己的表情别露出什么破绽，嘴里说：“算命的骗子，就喜欢这么忽悠钱。你再多加加价，他估计就说了。”

“他最后倒是说了，说有个法子可以解掉这场劫数，也不收我钱，但得我能做到才行。”方形彤把饭端到他面前，看起来更生气了。

“呃……是什么？”他小心翼翼地问。

“叫我搬家，马上搬家，搬家到越远的地方越好，这边不管有什么惦记的人，除了至亲都得放下，从此不再去想才行。”方形彤哼了一声，抓起鸡腿撕下皮给他放碗里，“给你，这个我不爱吃。”

接着，她带着点狠劲儿说：“呸，那还不如叫我去死。”

（五十）

“别总说死，多不吉利啊。”赵涛心里越发觉得难受，连忙责怪地说，“一个破算命的，别当回事了，吃饭吃饭。”

方形彤哦了一声，以她的性子，多半不到晚上就能彻底抛到脑后。

但赵涛却不可能不往心里去，那个老头的话，每一句都像是墨汁色的乌云，一朵朵堆满了他的胸口。

他用的锁情咒，难道真的会给方形彤带来什么血光之灾吗？难道他真的只有对一个个女孩使用，让他们对自己坠入情网，消磨掉这咒术的锐气，才能安安稳稳地和最后那个共度余生吗？

可……可真的会害死这么多爱上自己的女孩的话，他哪里还有心情安逸地生活。

不信。他咽了口唾沫，张嘴吃掉方形彤夹来的鸡皮，决定把那些话都当作骗子的套路来看待。当然，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同时也要防患未然，只要在一起，就一定要想尽办法保护方形彤的安全……

一想到安全，他马上想起了另一件事，赶忙说：“对了，彤彤，上午……我小姨打电话来了。她，嗯……知道咱们的事了，也知道你住在

这儿没回家。”

方彤彤含着一口饭抬起头，眼睛瞪得溜圆，赶忙嚼了几口硬咽下去，紧张地问：“那怎么办？阿姨会不会很生气？会不会跟你爸妈告状啊？她……她会不会觉得我轻浮讨厌我啊？”

他抓住她的手，考虑了一下，说：“她答应我暂时不告状，但建议我好好学习，像父母证明早恋没有多大影响。然后……她还提到一件事，我想了想，你小舅那次警告我的，应该也是一样的意思。”

“什么啊？”方彤彤眨了眨眼，明显已经松了口气。

“要咱们注意避孕。”他脸上有点发热，指了指那个黑塑料袋，“我刚才就是去买套套了，我也是……光顾着高兴，都忘了还有可能会出那种事。对不起，彤彤，我以后会注意的。”

方彤彤看着他，扑哧一声笑了出来，凑过去在他脸上亲出个油印，“对不起个什么劲儿啊，你不知道，我又不是不知道。超市里我就看见卖那个的了，我都没说买，当然是没事啊。”

“没事？”他不太明白，疑惑地问，“可万一真有了宝宝……咱们总不能高中没毕业就结婚吧？”

方彤彤用筷子敲了一下他的碗，“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来之前小姐妹就提醒过我了，我们还偷着查了不少东西呢，我现在是安、全、期，安全期懂吗？”

“呃……这个词我倒是知道，怎么算没留意过。你确定？”

“当然确定，”方彤彤笑嘻嘻地说，“我月经可准了，正负不超过一天，补课第二天或者第三天来事，前七后八，这三天肯定在安全期内。呐，放心啦？”

他长长吁了口气，心里一块石头总算咣当一下落了地。

看到他的表情，方彤彤突然问：“你不喜欢小孩子啊？”

他连忙说：“不是，我……我喜欢。不过这也太早了。怎么也得等大学毕业咱们结婚了才好要宝宝。之前是我忽略了，以后我一定会注意

的。”

她的心情因为他的表态好了不少，果然很干脆地把算命老头的事情抛到了脑后。

一想到剩下一天半还是可以尽情的内射中出，赵涛的心情也好得一塌糊涂，不过惦记着那些话，他还是劝说道：“彤彤，那些神棍的话，宁可信其有，你以后.....别再去那些危险的地方玩了行吗？你想玩什么，我陪你，咱们找安全一点的地方。就算有血光之灾，咱们小心谨慎，肯定能避开。”

“行，那回头唱K玩跳舞机你可都得陪我，不许耍赖。”

“我陪，我一定陪。我就算不玩在旁边看，也一定陪着。”他生怕那老头一语成谶，忙不迭全答应下来。

他现在的心情，简直恨不得把方形彤变小装进自己裤裆里当成另一根鸡巴护着。

“那一会儿收拾完，先陪我把仙剑打完吧。”她抿了抿嘴，给自己鼓了鼓劲儿，“林月如死了没关系，不是还有赵灵儿吗，虽然我不太喜欢她，但配那个李逍遥也绰绰有余了。”

嗯.....赵涛考虑了一下，果断地选择了不剧透。

不过方形彤比他想象得还要敏锐，傀儡虫拿完就觉得有点不对劲，等到穿越回过去看着水魔兽被牺牲式解决，推开键盘歪着脑袋想了一会儿之后，果断跑去翻出另外几本大众软件，直接去找游戏结局看了一眼。

“不玩了。这游戏谁做的.....太没人性了！”她把杂志啪的一声拍上，怒气冲冲地说，“李逍遥虽然不是我喜欢的类型，可人不坏啊，怎么就一个老婆都不给娶，全弄死啦！不玩了，讨厌。”

还没等赵涛说什么，她抬眼看了看表，还真是一点也没有继续玩下去的兴致，“热饭，吃完咱们看电影。不玩那个了，哼。”

看电影.....对，看电影！他眼前一亮，忙说：“好，我有好片子，咱们一会儿一起看。啊.....对了，今天挺热的，我先洗澡，一会儿你也

先洗吧？”

方彤彤没有怀疑什么，直接说：“成，正好试试你下午买的吹风机好使不。”

（五十一）

考虑了好一阵子，赵涛还是没敢直接把那张欧美大黄盘塞进去，先放了张恐怖片，坐到沙发上搂住浑身香喷喷的女友，说：“先看个别的，铺垫铺垫情绪。”

“你要看三级片啊？”方彤彤真是目光如炬，一下子就险些命中靶心，“先弄个恐怖片亲亲我热热身？”

“不是，我保证不是三级片。”他马上举手保证，心里偷偷说，毛片按说应该算四级片。

“是我也不说啥啊，瞧你吓得。”她咯咯笑着钻进他怀里，扯开一袋虾片，“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回头租两张一起看看呗。”

“其实……我租的有。”他搂紧她，探头吃一口递过来的虾片，含糊地说，“想看一会儿咱就先看那个。”

方彤彤犹豫了一下，说：“还是算了，明天吧，今天先看你说的那个。我挺好奇你说的好片子是啥。”

那个恐怖片说是恐怖片，其实也算三级片，抹着红嘴唇的女鬼生前被奸杀的剧情恨不得三百六十度特写拍上二十分钟，被吓死的小配角凡是女的临死前都不忘露个奶子亮个腿，看的人发硬，但一点都不害怕。

感觉除魔的道士要是把桃木剑换成假阳具，效率多半能翻倍。

“太没劲了……被坑得好惨。”方彤彤打着呵欠让开前面位置，让他去换盘。

“这个保证看了提神。”他舔了舔嘴唇，把最想看的盘放了进去。

“老外的电影？谁主演的啊？”看到片头一大串密密麻麻的英文，方

彤彤好奇地问。

“不知道。”

“啊？那叫什么名啊？”

“不知道。”

“怎么镜头这么奇怪啊，谁拍的？大导演吗？”她看着开场穿工装裤的壮汉拎着工具箱敲开了一栋别墅的屋门，显然不太明白这毫无电影感的镜头到底是打算拍什么，“这女的穿得真少，这都敢开门不怕出事啊。”

“我也是第一次看。”他随口敷衍着，手悄悄放在她高耸的胸脯下方。

“那你就说是好片子，上当了吧……呃……他们……怎么突然就亲上了？”方形彤对这跳跃式的发展没反应过来，跟着才想起来问，“诶，怎么没字幕啊？你看得懂？”

赵涛感慨了一下老外的毛片进入正题就是简明高效，搂紧她轻轻亲了一下耳朵，“这片子不需要字幕，咱俩都能看得懂。”

他已经不需要再解释，因为画面上那个工装裤男人已经一把扯掉了女主角的睡衣，只一下，那个白人女郎就成了个赤裸的小羊羔，露出了白得刺眼的一身细皮嫩肉。

没有马赛克，没有刻意回避关键部位的镜头，那两个大白瓜一样的奶子和一根毛都没有的阴部直接亮在了电视上，看似挣扎，实际是在发骚一样的扭动，冲击力十足。

方形彤没了声音，就是一只小手，不自觉地抓住了他的胳膊。

工装裤抱着白妞一顿互啃，白妞一转身，就解开了男人裤子的背带。

“也……太大了吧……”看到弹出来的那根巨棒，方形彤小声嘟囔了一句，身子不自觉地在他怀里拱了一下。

那白妞的手不小，结果握上去也就抓住了一大半，跟着手把包皮往后一褪，那张红艳艳跟刚吃了小孩一样的嘴巴，就一口把鸡巴头吞了进去。

“哇哦……”半裸男立刻眯起眼睛，很享受地呻吟着，屁股往前顶，简直要把整根阴茎都塞进白妞的嗓子眼里。

白妞呜呜嗯嗯地吞两口，吐出来捋两下，再吞进去，吐出来舔两下，又吞进去，一条白里透红的长鸡巴转眼就被抹满了口水，亮晶晶的。

“赵涛，有……有那么舒服吗？”看那半裸男一个劲儿快活地哦哦叫喊，方形彤用手肘顶了他一下，小声问。

“我不知道啊。”他故意有点委屈地说，“我又没……那样过。”

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一样，方形彤突然拿起遥控器摁了暂停，“去再冲冲，好好洗一下那儿。我……我给你亲亲试试。”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十一）

糟心事太多。

不说了免得给大家添堵。

哦对，连卡黄应援会都解散了.....

任何执念，看来都得有放下的一天。

自勉。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五十二）

一骨碌爬了起来，赵涛撒腿就往厕所跑去，脚下一滑差点摔个马趴，幸亏扶住了手边的沙发。

“慢点，瞧你急得，跟猴吃蒜似的。我又不会跑.....”方形彤忍不住笑了起来，“你好好洗洗，要是有味儿，以后我可再也不给你这么弄了。”

“保证干净，我用搓澡巾狠狠来几下！”他关上厕所门，开玩笑地喊。

口交口交口交.....他兴奋地拿下香皂，把小兄弟搭在洗手池子里，一通狂洗。

打了三遍沫，冲了四遍水，他想了想，真拿下搓澡巾试了一下.....啧，这东西洗包皮里面绝对是杀鸡净头。

应该够干净了吧？他剥开皮，用手指头擦擦棱沟里面，放到鼻子下

闻了闻，好像没什么味道了。

他提上裤衩，三步并作两步跑回客厅。

方形彤正看着电视屏幕发愣，脸颊红彤彤的跟刚喝了酒一样。

他这才注意到画面定格的部分和刚才不太一样，好像她自己又往前看了一会儿。

吞了口唾沫，他坐到方形彤身边，亲了她耳朵一下，小声说：“我洗好了。”

方形彤看了看他，看了看面前的地方，考虑了一下，拉起他说：“你站这儿，嗯，就这边……不行不行，稍微靠边，斜着点，嗯，对对对，就这样。”

“可这样我就看不着了……”他背对着屏幕，面冲着往沙发边挪了挪的她，说。

“我学你又不用学，看什么看。”她伸手在他腰上拧了一把，摁着遥控器往回倒了一段开始播放。

“哦、哦哦……”电视里马上就又传来外国男人兴奋满足的叫唤声。

方形彤瞅着屏幕，犹豫了一下，拉开了他裤裆的拉链，伸手进去掏了掏，皱起眉说：“算了，脱掉吧。碍事。”

“好嘞。”他弯腰提腿，一口气连着内裤也丢到沙发上，亮出了阴毛下已经直挺挺翘起来的老二。

带着点汗的小手轻轻抓住了阴茎，方形彤皱了皱鼻头，斜眼瞄了一下屏幕里白妞的动作，迟疑着闻了闻味道，伸出红红的小舌头，在龟头上舔了一口。

一股酸麻顿时顺着鸡巴冲进小腹，爽得他马上跟电视里的男人一样哦了一声，连腰都忍不住提了一下。

以前他也试过推开包皮直接用手指刺激龟头手淫，可那股酸劲儿太猛，就跟内裤直接磨在棱沟上一样，好似舒服过了劲儿，反而有些难

受。

如今舌头舔过的地方，感觉和那类似，但酸痒的程度恰到好处，比手指弱，比包皮摩擦更强烈，嫩，滑，还带着细微的粗糙触感，摩擦在龟头上，简直是天赐的美妙。

抬眼看到他激动的表情，方形彤抿着嘴笑了笑，把小脸凑得更近，抬起硬邦邦的老二，学着白妞的动作，整个舌面贴在他鸡巴下边，嘶溜舔到尖儿上。

龟头下面连接着包皮的地方有条筋儿，那地方一被舌尖舔过，就散开一股强烈至极的酸软，整颗肉蘑菇都跟着一阵阵发麻。

“好爽……啊啊……嗯嗯……”他抽了口气，垂下的手忍不住揉起了方形彤的耳垂。

这时，阴茎的周围突然一暖，被两瓣红艳艳的小嘴唇一夹，吞进了热烘烘湿乎乎的口腔内部。

方形彤学得挺认真，那白妞一口吞了大半根进去，她也不知深浅地把头往前一伸，鼻尖一下就几乎戳进赵涛的阴毛里。

鸡巴根传来柔软嘴唇包裹的感觉，灵活的舌头被压在阴茎下面，龟头好像顶着上腭滑到了接近咽喉的地方，那一瞬间的滋味，真是畅快到无法形容。

他享受了，可方形彤却有点受不了，咳嗽着把老二吐了出来，涨红着脸拍了两下胸口，不好意思地说：“不成不成，跟吃冰棍塞进嗓子眼儿一样，差点噎住……咳咳，呛死我了。”

赵涛扭头看了一眼镜头里白妞自如深喉的技巧，连忙说：“不用全跟电视学，人家那是专业的。你就……就找能用的办法试试就行。刚才舔那几下，就舒服得不行。”

“哦。”她抬手擦掉嘴角的口水，把龟头放在自己嘴唇上方，伸出舌头左下右右下左的兜着半圈，含含糊糊地问，“这样？”

“嗯，这样就……就挺舒服，呜唔……”其实还有点怀念刚才小嘴被他塞满时候那种被整个包裹的快感，但他怕方形彤再呛着就不肯继续，

干脆得了寸就先揣怀里，进不进尺再议。

幸好，方形彤那股不服输的劲头很快就又上来了，她瞄了屏幕那边一眼，用鼻子深吸口气，突然一张嘴，又把他的弟弟整个吞进了嘴里。

温暖湿润的口腔粘膜从各个方向刺激着敏感的龟头，还有一条灵活的舌头在下方盘旋撩拨，生理上的愉悦几乎可以和插入小穴的最后冲刺时期媲美，而且，心理上那种因支配感产生的满足更是强烈地冲击着脑海。

白姐在电视上激烈地吞吐，口水顺着嘴唇与阴茎的接缝滴滴答答地掉落。

方形彤索性从沙发上下来，也坐着脚跟跪在了地上，摇晃着纤细修长的脖子，真是有点要和白姐一较高下的架势，唾液被鸡巴在口腔里搅拌，随着肉棒的进出，红红的小嘴里不断地发出好似吸酸奶一样的淫亵声响。

电视里的裸男还在叉腰享受，可电视外的赵涛却没有那么持久。

新鲜体验的口交很快就推着他往顶峰爬去，他想缓一下节奏好延长几分钟，但此时此刻，老二被方形彤吃在嘴里，屁股都被她抱住，自主权已经彻底沦丧，快慢轻重哪个他也说了不算。

就在嘴唇组成的柔软套环又一次加快了摩擦的速度后，贯穿整个脊背的酥麻从尾骨向上升起，强烈的快感几乎没有预兆的迸发，他连提醒一声都没做到，攒了整个白天的精液就喷涌而出，一股股射进了方形彤还在卖力移动的嘴巴里。

她瞪圆了眼，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嘴里冷不丁多出的黏浆是什么东西，还不自觉地吸了一口，把他尿管里没射出来的那点都嘬了出来。

跟着她马上明白过来，赶忙一口吐出鸡巴，狠狠瞪了他一眼，捂着嘴飞奔冲向了厕所。

他正舒服得两腿发软，也顾不得什么，一转身，就软绵绵地瘫在了沙发上。

电视里的口交也已经结束，裸男挺起大屌，把白妞压在墙上就是一顿猛干。他懒得去动遥控器，就这么眯起眼睛看着，满心愉悦。

等了一会儿，方形彤擦干净嘴走了回来，一看他还亮着鸟，赶忙过来拿起他的裤衩盖住，气哼哼说：“你也不吭一声就射，喷我一嘴，讨厌。”

“对不起对不起，当时太舒服了，脑子都白了，压根不知道怎么回事就全射进去了。呃.....都吐了吧？”他差点想跟她说其实她早就吃过了，幸好他虽然非常亢奋，但还没傻。

没想到方形彤摇了摇头，小声说：“没，本来就没留神咽了点下去，进厕所后，含着一嘴觉得晕淘淘的，突然就想尝尝，不知怎么的，就全吞了。”

“难吃吗？”看她表情有点为难，赵涛心疼地问，想着要是真那么不舒服，下次一定记得抽出来。

她皱着眉，凑过去堵住他嘴，故意和他舌吻了一会儿，才咯咯笑着说：“吓唬你的，你尝不着，我漱口啦。味道就那样，有一点点腥，关键口感太差了，跟吃了口鼻涕似的.....看你高兴的，我吃一口这个你就这么爽啊？”

“呃.....唔.....”他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真的特爽，主要心理上感觉.....感觉给你什么你都会要，高兴得想哭。”

“美死你，你撒尿我绝对给你咬掉喽。呐，吃过你精的，你主动给我亲亲。你不嫌弃，我就不嫌弃。”她笑着说完，一张嘴巴，把软软红红的小舌头伸了出来。

他毫不犹豫地吻了上去，越吻越是激烈，亲着亲着，不老实的手就钻进了她的短袖衫里，摸摸索索握住乳房，抚摸着把她压到在沙发上，拨拉着已经完全硬起来的奶头。

“彤彤，我又硬了。咱们在这儿来吧？”他喘着粗气，双手往下拽她新换的小短裤，匆匆忙忙地说。

“行.....我.....我刚才其实.....其实就湿乎乎的了，来吧。”她咬着

下唇，回手解开马尾，才离子烫过的黑发柔顺地铺开在下面，把她的小脸衬得像朵白里透红的花。

惦记着投桃报李，他吮了一会儿乳头，就向往下挪过去。

结果方形彤把他一拽，又拉到了自己身上，搂住他就是一顿热吻，跟着抱紧他，舔他的耳朵，舔他的脖子，娇喘着说：“别往下亲了，进来.....我要你进来.....塞我，快点塞我，里面好空.....好想要你.....把我塞得满满的，赶紧.....”

这战斗鼓舞效果简直满槽，他那根半软阴茎顿时重振旗鼓，硬得跟刚才没射过一样。

他爬进她双腿之间，还没来得及用手去扶，她的光滑指尖已经捏住了他的龟头，屁股一抬，就带着他埋入体内，把两人紧密连接起来。

电视里两个老外充满异域气息的淫叫声中，很快就掺上了赵涛粗重的喘息，和方形彤娇媚的呻吟。

（五十三）

不得不说，毛片演员的专业能力的确领先正常人一截。

赵涛已经射过一次，那老外操进去三四分钟，他才开始又亲又摸地在方形彤身上做前戏，而且方形彤的里面惊人的湿润，滑溜得就像个抹了油的肉套，对他的刺激实际上比正常要少得多，直到她绷着脚尖来了第一次高潮，那里才因为有节奏的收缩而有了强烈的刺激。

就这，赵涛搂着女友，一起颤抖着走进极乐天堂，稀里哗啦射得鸡巴根都在抽搐的时候，那个老外刚精神百倍的换了第四个体位，正抬着白妞的一条腿，用站姿交替戳她的小穴和屁眼。

方形彤把嫣红的小脸扭过去的时候，恰好看到那根白里透红的老二把白妞的肛肉连拖带拽地翻出一圈，登时倒抽了一口凉气，小声说：“这.....也不怕带出屎来？”

正趴在汗津津的乳房上侧脸喘息，赵涛转头看了一眼，随口回答：“洗过了，灌肠。”跟着，他眼前一亮，小声说，“你看那女的，好

像挺爽诶。”

方形彤立马反应过来，抬头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接着嘬了个红印，气哼哼说：“别做梦，你敢动那地方的念头，我就用擀面杖先捅了你的。那可是拉屎的地方哎！你也不嫌恶心。”

“能洗干净不是……再说真弄肯定要带套。”他还不死心地哄着，主要还是对那个未知领域无比好奇。

“带什么也不行，跟你说，进过那臭地方的东西这辈子别想再进我嘴里。”她涨红着脸用指头戳着他的乳头，“你自己看着办吧。”

“哦……”他颇为遗憾地搂住女友，为了不掉下去，往沙发里面挪了挪，这一动才发现，俩人下面湿了一小片，凉飕飕的。

“我怎么觉得你是个窟窿都想试试啊……”她哭笑不得地亲了他一口，跟遇到个调皮捣蛋还只能宠着的小霸王一样，“肚脐眼儿和鼻孔你不会也有兴趣吧？”

“我有那么短那么细吗？”他故意做出生气的表情，捏住她红艳艳的乳头掐了一把。

“没有没有，亲亲老公的鸡鸡可粗可长啦。”她故意拿腔拿调地撒了个怪模怪样的娇，跟着笑得缩成一团，指着电视说，“你可别再长了，真跟那个洋鬼子一样，非得捅到我肚子里头不可。”

他扭头一看，正好看到那个男的到了最后关头，噢噢叫唤着把那白妞往前面一摁，用手飞快捋了几下，一泡热精全糊在了那白妞满脸浓妆上，顺着鼻梁两边直流。

“这样是不是也能避孕啊？”毕竟已经往肚子里吃过，方形彤看了一眼赵涛满脸放光跃跃欲试的神情，没显得有多排斥，“我记得小姐妹说射外头也行。”

赵涛想了想，说：“还是保险点吧，危险期用套套。反正我也买了不少。”

“就是，让我看看让我看看，你都买的啥啊。一大兜子不会全是套套吧？”她推了推身上的他，高潮的余韵看来已经被好奇心取代。

他瞄了眼表，差不多可以去床上腻歪了，干脆关了电视，光溜溜下沙发拿起塑料袋，对她说：“走，咱们回屋看。”

方形彤抿嘴一笑，横在那儿一伸胳膊：“抱我进去。”

“好嘞！”他立刻过去弯腰把她打横抄起来，俩人一丝不挂地回到卧室。

她用脚尖摁亮台灯，把毛巾被往身上一卷，翻身就抢过了塑料袋，稀里哗啦倒了出来。

“一盒……十二个，你买了二十四个？”她有点惊讶地看着手上的盒子，“危险期拢共也就十来天，你这够干我俩月的啦，臭流氓，就不能现用现买啊。”

他挠了挠头，“我这不是不好意思嘛，多买点可以少去几回。”

“呸，真不好意思，还能买别的东西啊。这都是什么玩意？”她拿起跳蛋盒子，反过来看了看上面的图示，“这不像是避孕的啊，难道塞里头堵住？”

“还有这个带棍儿的，是适合阴道深的型号吗？”她左手看完看右手，翘起小腿晃了两下，看着赵涛问，“你问人家了没就瞎买，怎么用啊？”

“你躺那儿，你躺那儿放松，我换上电池给你试试你就知道了。”他迫不及待地窜回小屋，从自己抽屉里摸出两板电池，准备换掉店家送的垃圾电池生怕动力不足。

“哎呀，”看着他急匆匆跑回来，方形彤忍不住笑着说，“你光着屁股就别跑步了，鸡鸡甩啊甩的，太难看了。”

“很丑吗？”他跳上床，故意把老二往她脸前凑了凑，“不喜欢？”

“很丑。”她撅了一下嘴，跟着突然含住他鸡巴亲了一口，笑嘻嘻地说，“可我就是喜欢。”

方形彤总是能非常高效地激起他心底最纯粹的欲望，他忍不住扑过

去，又把她压在身下上上下下亲了一遍，一直到肚脐下面，才被她咯咯笑着捂住，轻轻踢了他一脚，说：“你拿电池合着是给自己充电呐？”

他这才一拍脑袋，拆出盒子里的跳蛋振动棒，从床头拉过一条枕巾，认认真真的把上面擦了一遍，考虑了一下好像还不太放心，又光着屁股跑去厕所，用湿毛巾好好清理了一下。

“到底是干嘛的？”她听他的要求，把腿曲起分开，抬脖子看着他在哪儿摆弄，忍不住问，“要是避孕用的，你就晚点放呗，快射时候塞进来就行吧？我说.....你今晚上还打算要啊？你累不累？不行睡吧，以后时间长着呢。”

“不是，你等等。”他装好电池，先拿起跳蛋推了一下开关。

那嗡嗡的声音吓了方形彤一跳，她睁大眼睛，“这玩意.....会震？”

“不是用来避孕的，是用来让你更舒服的。舒服得能上天。你别动，我试试。”他兴高采烈趴下去，捏着跳蛋用口水润了润头，顺着阴毛丛一点点往下找着。

“你.....你要震哪儿啊？”她撑起身子，半坐在床上看着自己腿间，一脸好奇。

“就这儿。”他看跳蛋已经压住了突起阴蒂上方微微隆高的肉坡，一把将开关推到了顶。

嗡嗡嗡的声音持续响起，塑料壳里面的小马达卖力的工作，整个椭圆震得赵涛的手指都有点发麻。

最敏感的部位突然遭到如此激烈的袭击，方形彤哎呀尖叫一声，两条长腿猛地夹紧在一起，处女膜破的时候，她都没这么用力往内收过。

“啊、啊啊.....这.....这东西.....不行.....太.....太强了.....啊啊.....拿开，先拿开.....”夹紧的腿妨碍不到已经在里面的手，随着震动的继续，方形彤忍不住娇喘着说，“赵涛.....你先拿开，这样不成，不成.....”

听她不像是欲迎还拒做样子，他皱了皱眉，关掉了开关，“不舒服吗？”

难道买了假货？

方形彤大口大口喘了几下，看着他说：“不是，是……是有点过头，酸透了，反而有点难受。要不……你给我，我拿着试试。”

“好。”他马上交了过去，连开关也一起。

她拿在手上开关了几次试试劲头，咂舌说：“劲儿好大啊。”

她考虑了一下，先把跳蛋打开，然后摸索着放在阴阜上，先在周遭转了一圈，跟着一点点往里靠近，摁在小阴唇里面稍微震了一会儿，似乎没什么感觉，又一寸寸往上挪去。

很快，她浑身哆嗦了一下，两条白花花的大腿猛地一夹，嘴唇里轻轻抽了口气，跟刚才电视上的白妞一样长长嘶了一声。

跟着，她咬住下唇，急促的气流从有些张开的鼻孔里飞快地喷出、吸入，一片明显的潮红出现在面颊，蔓延、扩散，一直到连胸口那片被晒红的三角区都变成了深色。

赵涛趴在她双腿之间，激动地盯着方形彤已经快要被大腿完全挤住的肉缝。

他的小女友还没意识到，其实，她已经在上演着一场青涩但诱人的自慰秀。

股间的肌肉越来越紧，明明遭受震动的是顶端的蓓蕾，整个沟壑的两侧却都在不停地收缩。尤其是，那已经快要被大阴唇完全挡住的小小洞眼，内部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残留的精液和新分泌的爱液混合在一起，被推挤到外面，晶亮亮地流下一丝。

“呜唔——好……舒服……赵涛……别……别光看……了……”她摆动着脚尖，娇喘吁吁地把跳蛋稍微偏离一些，分开双腿，用好像要哭出来的迷人表情望着他，软软地说，“我……我要忍不住了……”

他的鸡巴早被她的媚态刺激得快要敲在肚子上，可这是他难得一次能相对比较冷静看着她走向高潮的机会，他想有始有终。

跪坐在她身前，他架起她的双脚打开，却没有直接插入，而是抓着她的手把跳蛋按回到最敏感的地带，粗喘着说：“不用忍啊彤彤，我喜欢看你舒服得不行的样子，放松点，直接去吧。高潮吧！”

“好！我……啊啊！啊、啊！啊——去……去了……高潮……来……了啊啊啊……”她的呼吸短促到让人怀疑还能不能有充足的供氧，紧凑结实的娇美身体仿佛每一处都在缩紧，可爱的赤脚在空中勾到一起，好似有什么汹涌的力量憋在了身体中心，逼迫着她用力，再用力，不停地用力。

随着那有些尖细的呻吟尾音陡然转高戛然而止，她紧紧闭上眼睛，小嘴大张，唇瓣像被风吹动的花一样不停地颤抖，雪白的牙齿之间，舌尖都不受控制的略略伸了出来，像是在承受什么痛苦，实际上却是在享受莫大的欢愉。

嗡嗡的声音依然在股间持续，在最紧绷的状态下僵持了十几秒，方彤彤突然被切断了某根线似的放松下来，手也匆忙把跳蛋挪到一边，绵软无力地说：“舒服……死了……不能再震了，受不了了。”

“那……我来了。”他迫不及待的关掉跳蛋丢到一边，亲了口她的脚背，对准那湿淋淋的蜜穴就是一顶。

没想到，滑溜溜的甬道竟然和初夜的时候不相上下的紧，甚至……入口处比破处那次还要有劲儿，跟好几根橡皮筋折了三四道一样，勒过龟头扯动包皮的时候都有点痛。

“哎哟……”她叫了一声，忙不迭垂手推住了他，“稍微慢、慢点。”

“疼？”他皱着眉问，明明里面湿得一塌糊涂，虽然紧窄但弹性非常厉害，按说她不该疼啊。

“不是，是还有点……受不了刺激，你一进来，我下面都发麻。被撑得脊梁骨都酸了。”她拨开汗湿粘在脸上发丝，满眼爱慕地望着他，“而且你一着急就快。我喜欢你这样在我里面，可喜欢啦，你慢慢操我，操得久一点，让我多包着你一会儿。行吗？”

“彤彤……”他激动地伏下去，狂热地吻她，舔她，揉搓她，磨蹭她，从里到外彻彻底底地侵占了她。

等到再一次即将共同攀上顶峰的时候，他拿起那个带杆的振动棒，打开，一边晃动着屁股做最后的冲刺，一边垂手拨开她湿淋淋的阴毛，把同样嗡嗡震动的塑胶球，压在了膨胀的阴蒂上。

柔嫩的阴道伴随着方形彤喜悦地尖叫剧烈地收缩，把他已经射不出多少精液的老二紧紧吮住，一口接着一口，吸得连一滴也没有剩下。

（五十四）

大概是头一天折腾得太过彻底，补课前假期的最后一天，这对小情侣双双睡过了头，直到快九点半，才先后被尿憋醒，挨个跑了一趟厕所。

等到洗了把脸，方形彤看看表，扑哧笑了出来，“算啦，别吃早饭了，跟午饭并一顿吧。”

赵涛心里正在遗憾美好的日子过去的太快，转眼明天就又要回学校上课，一听她这么说，忍不住点了点头，回了句：“那就不慌了，要不咱们再躺会儿？”

其实他是单纯还觉得有点困，可方形彤昨天直到半夜一点，两腿中间才总算没了那根鸡巴，当然理解偏了，脸上一红就白了他一眼，“你还没够啊？我起来大腿根都酸了，游泳一整天都没这么累。不行不行，以后那俩电动的玩意悠着点使。”

“我就是觉得你可能累，要不要再去躺会儿。”他马上明智地说，“我去买菜，顺便转转书店，绝对不骚扰你。”

她捂着嘴打了个呵欠，歪着头想了想，说：“也好，我再打个盹。你喜欢吃啥就买吧，不太偏门的我都能做。”

穿好衣服出门，赵涛却没先去市场，而是蹬着车子直奔了离家并不太远的X X观——方形彤昨个撞上老疯子的地方。

那些话他要信，有点不甘心，可要不信，心里又有点后怕，左思右想，还是决定亲自去见见面。

就算花点钱，他也一定要问清楚，方形彤到底怎么了，会出什么

事，有没有什么办法。

那地方一般就逢年过节热闹，平常只有附近城中村的老太太溜达着上香。

从拐进去的巷子口开始，算命的摊子就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摆出玄学一条街的架势，竞争激烈程度远胜清真寺后面买烤串的。

他推着车子，一个个顺次打量过去，代价就是那些神棍都觉得生意上门，挨个上来热情了一遍。

就在他头晕脑胀忍不住转身要走的时候，旁边一个破院子门口蹲着的老头突然冲他来了句：“小崽子，昨儿那个小姑娘的男人就是你吧？”

他心里一紧，打量了那老头几眼。

大热天的，老头竟然穿了一身長袍大褂，跟要在茶馆说相声似的，蹲在那儿也没摆摊，就往石狮子前头铺了一把铜钱，看样子是算命为生，可字也不写幡也不挂圈都不画，说是要饭的都有人信。

“没懂，老爷子您什么意思啊？”赵涛考虑了一下，先装了个傻。

老头直起腰捶了捶背，挪到台阶下，离他不到两步远，鄙夷地剐了他一眼，说：“你到这装神弄鬼的地方急赤白脸找人，还挨个算命摊子看，要还看不出昨天那姑娘回去传了话让你着了急，想过来探探虚实，我以后也不用再做这生意了。”

赵涛连忙拉过石狮子边的马扎坐下，恭恭敬敬问：“老先生，我是真的不太明白，您昨个跟我女朋友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她不信，可我吓得够呛。”

“不明白？”老头冷笑着瞅了他一眼，“就你这德性，那么标致的小姑娘对你死心塌地一辈子情丝全绕你身上了，有点微末道行的也知道不对劲。更别说是第一个遭你精血大咒祸害的，气运大伤，那要是我孙女，我立马一菜刀剁了你！”

他浑身一震，不自觉地瑟缩了一下，脸上终于装不住，露出一片惊慌，“老爷子，我.....我真就只想搞个对象，您有什么办法吗？您说，我一定尽力去做。求您了，我现在不能没有彤彤啊。”

“那是现在，真要离了这个，你不出俩月就得祸害下一个。”老头冷笑着说，“肯费这么大功夫给自己练出精血大咒的男人，就没一个不一样的。”

他急得牙都有点磕绊，“我什么都不知道，那是我从一本书上看来的，我.....我最初就是觉得好玩，而且我真的特想有个女朋友，我交不着，就是想试试。我真没想祸害谁。老爷子，大师，您救救彤彤吧，我怎么都行！钱不够，我可以凑，我可以找爸妈找理由要。求您了，给我个法子吧。”

“给你个法子？”老头阴森森一笑，瞪着浑浊双眼看着他，“你接受得了吗？我问问，那姑娘从此恢复正常，回到你追不上的时候，你受得了吗？她之前正眼看过你吗？你扪心自问，我给你法子，你肯用？”

“我.....”他一口话冲到嗓子眼，又悻悻咽了回去。

对啊，真有法子，他肯用吗？

一旦锁情咒没了效力，以方形彤的眼光性格，恐怕会拿刀阉了他再报警说他强奸。然后，恨他一辈子。

不行，他不能忍受那样的事情发生。

他有些绝望地问：“就没有能维持现状，弥补我女朋友损伤的方法吗？费点力气不要紧，挪我的给她也不要紧。”

“挪你的？”老头冷笑着说道，“你动用精血大咒，本身就阴德尽损，只是有咒术护体，此生无虞罢了，来世几辈子的猪狗畜生都免不了，十八层地狱你少说要过一半，你拿什么挪给那女孩？你欠一屁股债，还想补谁的亏空？”

“就.....没有一点办法吗？”他脸色煞白，一张钱在裤兜里被攥烂了也没察觉，不死心地颤声问道。

“让那女孩走，离你远远的，越远越好，拔慧剑斩情丝，此生化为无情物，不再与你有任何牵扯，兴许还能安度余年。”

心里跟被锥子扎了一下似的，他浑身一颤，低下了头，不解地

问：“那您之前跟她说过的什么锐气，一个个女人那些，又是什么意思？我……难道多对别人用咒，就能救她吗？”

“做梦！”老头一口唾沫星子差点喷他脸上，“你下咒那一刻，夺了姑娘三花，强抢红线情丝，气运之伤就已经造成。这咒使用的次数越多，锐气越弱，效力越强，伤害也就越小，从前用这咒的，那个不得用上七八个女子填平了这大坑，才敢向心仪目标下手。”

“那……大师您说的血光之灾，具体是指什么？”他心里一片凉，忙抱着最后一丝希望，问。

“看你还算有些真情意，不妨告诉你，具体会有什么灾祸，我其实根本预料不到。这世上人人气运不等，受你咒术所害的结果自然也大不相同。有人天生福薄，兴许受了这次，出门就被车撞死。有人福泽深厚祖上庇佑，中了咒也不过变回常人，自然无碍。”

仿佛看到了一线生机，赵涛激动地问：“那、那我要带着她行善积德，是不是能多少弥补一些？”

“我说的气运是指命定福禄，从你落地那刻就已有减无增，禄尽则亡，便是此理。现世香火，只能添给来生。”老头冷笑道，“若是善恶都跟你们想得那样报在现世从无偏差，这世上早就尽是好人咯，哪儿还会有你这种孽障和满世界的污秽。”

其实，从刚才赵涛发觉老头昨天对方彤彤说的血光之灾并没有确定把握的那一刻，他就已经暗暗松了口气。

事已至此，多问什么好象也无济于事，他考虑了一下，摸出兜里的钱，“多谢大师解惑，您这些话该收费多少？”

老头垂下眼帘，淡淡说道：“不必了，你能记住老朽的话，此后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再动用这种阴损符咒，也算我没白费这许多口水。”

他站起来，郑重其事地说：“我没必要再用。我一定会看好彤彤，不会让她出事。她气运再怎么不好，我也一定会陪着她，我抢了她的爱情是我不对，但我今后会尽力对得起她，至少，绝不让她因为爱我而感到后悔。”

“她当然不会后悔，你就是打她骂她欺辱她，她也不会后悔。”老头长长叹了口气，惋惜地说，“她已经被你锁住了，此生此世，至死不渝。”

（五十五）

“你买菜去这么久，看来不会砍价，下次还是我去吧。”赵涛一回家，方彤彤就满面笑容地扑了上来，喜滋滋亲了他一口，“都买的什么？”

看她的样子似乎没再睡过，赵涛把大包小包放进厨房，随口问：“没真打个盹啊？看你好精神。”

“睡不着。躺在那儿胡思乱想了一会儿就起来了。还不如跟你一块出去呢。”她清点了一下东西，摘下围裙戴上，笑咪咪地说。

“彤彤，”陪她摘了一会儿菜，赵涛坐在小凳子上考虑了一下，还是忍不住问，“你以前的运气好吗？”

她把手里的豆角丢进盆里，抬起头有点生气地盯着他说：“你去找昨天那个老头了对不对？他又跟你瞎咧咧什么了？跟你说我运气好的很，小时候跟我妈逛商场刮奖券都能中变速自行车，谈恋爱不顺都能遇到你现在高高兴兴，你听他瞎扯呢。他骗你花了多少钱？我一会儿吃了饭就去找他！死老头，大骗子！”

“没，他没骗我钱。我没让他算什么，就是去看看他说的是不是真的。”赵涛赶忙劝她，“他其实就是说我命里克妻，将来的老婆运气会降低，你要是本来运气挺好，那以后就是普通人，本来普通人的话，以后可能就要倒霉了。我看他不像骗钱的，忍不住就来问问你。真没花钱。”

被他脸上的担心弄得心里一甜，她抿嘴笑了起来，低头拿起一把豆角摘丝，脸蛋儿微红，“那我运气要是差了，是不是就说明我就是你命定的老婆啊？”

“呃……”他挠了挠头，说，“应该是吧。”

“那运气差就差呗。我又不赌钱，无非以后打双升赢不了呗，哼，

我不在乎。”

其实他也对运气没有什么明确的概念，看她这样，觉得运气背点其实也没什么，只要两人在一起，互相扶持依靠，互相帮助，能有什么过不去的？

毕竟……方形彤已经被他锁在身边了啊，这才是真正的，不管贫穷疾病还是灾难，都无法熄灭的爱情火焰。

到灶边忙活的时候，方形彤故作不经意地问了他一句，“对了，咱……昨晚看的那张盘，也是你租的啊？”

“不是，我买了。”他很诚实地回答，因为他可以确定，她并不排斥厌恶，甚至还有点好奇喜欢。

“哦……”她似乎想说什么，犹豫了一下换成另外一句，“那你可得收好，别……别让叔叔阿姨看着喽，到时候肯定赖到我头上，说‘我家赵涛这么乖，就是交了个不要脸的小狐狸精才学坏的’。”

“不会的。”他简单地回答，没有明确说出到底是他爸妈并非这样的人，还是那两位根本不可能发现。

“说起来，我都跟你快把我家的那点事儿讲完了，你都没怎么跟我说过叔叔阿姨的事情啊，我光听你说奶奶啦。”方形彤很享受厨房里这段一边忙活一边和他聊天的时间，没话也一定要找点话说，“我就知道叔叔阿姨在大西北治沙，整天不回来。你多跟我说说呗？”

“没什么好说的。”赵涛咬了咬牙，很冷淡地回答，“我对他们了解也不多，互相连生日都记不住。”

她沉默了几秒，果断转开话题，并明智地忽略了他话中父母记不住自己生日的怨愤，“记不住生日太正常了，我就不知道我妈啥时候生日，不过她也没在家过过。对了，你生日打算怎么过啊？到十二月也就半年了，你有没有什么期望哇？我来想想办法。”

仿佛预先就想到了他会是怎么个思考模式，她一回头，举起锅铲指着他说：“不许说色色的事情，我是想给你过生日，不是过来被日。”

赵涛终于忍不住笑了起来，搂住她的腰，把下巴搁在她香香的颈

窝，“我这么臭流氓，你只要过来肯定免不了的，怎么办？”

“所以那和过生日无关啊。”她也笑了起来，“我的意思就是别浪费愿望，你不许愿我还能那天把你踹下床啊。”

信口胡扯着聊了会儿半年后的生日计划，等到端菜上桌，他们就已经在商量下午的时间要怎么打发，毕竟，对于最大的压力只有升学的高中生来说，半年那种遥不可及的未来，远不如下午这个就要到来的现在重要。

“要不……咱去游泳吧？我带着泳衣呢。在家，我总觉得看会儿电影你就得闹我。”她倒了点菜汤拌开米饭，把筷子一戳，建议说。

“行倒是行……”他笑着说，“不过我有那么色吗？”

“有。”她干脆地回答，“我觉着你只要来劲又有机会，啥时候都想拽掉我小裤衩弄进来。”

呃……好吧，只论欲望的话，这还真是实话，刚才坐在桌边膝盖被她大腿一搭，他脑子里还幻想了一下抱着她一边干一边吃呢。

“那你就怕我在游泳池里扒拉开你泳衣下头啊？”他故意做出个大色鬼的表情，盯着她胸脯就是一顿猛瞧。

“脏死了！你知道哪里头多少没管教的小孩直接尿嘛？你要干，我就给你咬断咯！”她瞪了他一眼，“那就定游泳吧，老在家开空调吹着不动弹，慢慢身体都弱了。到时候你要连抱我进屋都没力气，我可跟你没完。”

他正要开个玩笑，屋门突然被敲响了。

“谁啊？”他皱着眉大步走过去，算算日期，查煤气的不该来啊，还能有谁？

外面传来一声颇有几分怒意的回答，“是我，涛涛，开门。”

他刚拧住门锁，立马触电一样缩回了手，猛地回头冲方形彤小声说：“我小姨！怎……怎么办？”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十二）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五十六）

方形彤蹭的一下站了起来，张了张嘴，跟着连忙用手擦了擦唇上的油，冲着赵涛小声说：“等会儿开门！”飞快跑进卧室，小短裤也顾不上脱，直接扯掉短袖衫匆忙戴上胸罩把连衣裙直接套在身上，这才出来端端正正坐在桌边，对他点了点头。

“怎么这么磨蹭？”小姨推开门扇，拧着眉毛走了进来。

从拉门那一下晌上听，来者不善。

小姨的眼睛在屋里扫了一圈，走到桌边，瞄了眼桌上两人吃分量刚好但种类有点丰盛过头的饭菜，看向方形彤，“涛涛，这是你同学？”

赵涛的小姨和他妈妈形貌颇有几分相似，只是棱角分明线条也硬朗很多，是个身材高大说话底气十足在菜市场自带砍价效果翻倍技能的中年妇女，导致他每次看乱伦和小姨上床的小说都硬不起来。

奶奶去世后，照顾他最多的就是小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小姨是比他母亲更接近妈妈的角色，他下意识地抓住了短裤的两边，满手冷汗，结结巴巴地回答：“她……她就是方形彤，我同、同学。”

他鼓了鼓劲，壮着胆子又补了一句，“也是我女朋友。”

小姨的唇角浮现一丝完全没有笑意的弧度，就像他表妹考了倒数第一刚被请过家长似的，“那我就叫你小方吧？行吗？”

“阿姨叫我彤彤就行。”方形彤立刻站起来，很轻松地笑着回

答，“我辫子不粗也不长，叫我小方有点别扭。”

李春波那歌以小姨的年纪绝对听过，这个玩笑算是有点准头，她扑哧笑了一声，微微摇了摇头，搬了张凳子也坐了下来，“你们才吃饭啊？”

“嗯，今天……起得有点晚。”赵涛老实地回答完，才觉得这答案简直充满了不打自招的意境，忍不住恼火地拍了自己脑门一下。

“你们什么时候开始早恋的？”小姨站起来直接走到双人卧室那边，推开虚掩的门，看向里面。

赵涛已经紧张得喘不过气，方形彤却很轻松自如地说：“我喜欢赵涛好久了，一直死皮赖脸追他，他最后过意不去，被我软磨硬泡追到了。他光害怕耽误学习，因为我成绩不好。”

小姨的脸色柔和了不少，瞪了赵涛一眼，说：“你不用帮他打掩护，就这臭小子的德性，肯定不知道缠了多久才缠来你这么漂亮的女娃。真是鲜花插在……啧啧，农家肥上。”

“真是我追的他。”方形彤认真地说，“阿姨您可能不知道，赵涛作文写得可棒啦，而且脑子又聪明，说话也逗，长得不那么帅有什么，有安全感啊。”

“他爸妈不在，他学校的事一般都是我在管。”小姨走回桌边，似乎是对床头看到的避孕套盒子还算满意，没再瞪赵涛，直接说，“如果是我孩子，我肯定是反对你们早恋的。”

看方形彤要说话，小姨一抬手，接着说：“看你们这架势，我反对也晚了。我只提醒你们几件事，希望你们一定牢牢记在心里。”

赵涛连忙说：“小姨你说，我一定记得。”

“第一个，注意安全。我也不藏着掖着了，避孕，你们还不到能为宝宝负责的地步，去医院一次，女娃就伤一次身，赵涛，这一条你给我格外留神，祸害了你小对象，我打断你的腿。”小姨声色俱厉地盯住赵涛，看他缩着脖子点了点头，才继续说，“第二个，我当然希望你们恋爱长久，最后能结婚一起过日子，你们要也是这么想得，就都好好学

习，努力考个好大学，将来找个好工作，才能和和美美好好生活，不要为了眼前这点快乐，就忘了学生的本分，最后后悔药可没处买去。”

“嗯，阿姨，我知道了。”方彤彤乖巧地点头说，“我一定跟赵涛加倍努力。”

“第三个，不要在学校惹是生非。家长不管你们是想尊重你们两个，学校可不给你们这个脸，尤其是你，涛涛，在同学间也不许整天谰，恋爱是你们俩自己的事，不是谈给别人看的。”小姨拿出教训自己女儿的气势滔滔不绝地说着，“你们吃你们吃，我说你们听着就行，别把饭菜放凉了。第四个，生活上多了解多磨合，等时间一长，你们难免有什么磕磕碰碰的时候，彤彤，我不怕告诉你，涛涛这孩子不体贴人，自己独惯了，有什么惹你生气的地方你担待着点，涛涛，你也给我记住了，对女孩要多让着点，人家喜欢你也别当老妈子用，平常吃饭够饱就行，瞧你让人家做这一桌子。”

方彤彤连忙说：“阿姨，是我主动给他做的，看他吃得高兴，我可开心啦。”

小姨本来好像还有第五，结果被她一说，楞了一下，有点不解地盯着她看了几眼，扭头望了一圈屋里说：“这也大都是你收拾的吧？”

“碗是我洗的！”赵涛赶忙说，“呃……地也是我拖的，一天一次。”

小姨沉默下来，拿过赵涛的筷子，夹菜尝了几口，跟着放回他碗上，轻轻叹了口气，说：“彤彤家里知道吗？”

“我家里都还不知道，我也没打算说。他们……唔……都比较顽固，等我毕业吧。”方彤彤马上回答，“这个您肯定清楚，管早恋这事儿对女儿都比较厉害。”

“是啊，我要是你妈，估计早动手了。”小姨哼了一声，“算是便宜了这个臭小子。”

“我暂时给你们保密，涛涛爸妈下次回来，你们自己跟他们说吧。他们估计挺高兴，那俩人缺心眼儿。”小姨说着，就往门口走去。

“阿姨您也吃点吧，饭菜都还有呢。”方彤彤立刻站起来追过去，还

不忘扯了赵涛一把。

赵涛这才傻呵呵跟着说：“对啊，一起吃吧。”

“不了，回去督促小敏写作业。我就是来看看彤彤。看过，该说的也说了，就没我啥事了。”

方彤彤笑嘻嘻地凑过去说：“那阿姨您看我怎么样啊？还满意吗？”

小姨绷着脸扭过头，跟着忍不住笑了起来，“涛涛要是敢欺负你，你找我告状，我替你打他屁股。”

（五十七）

“你就一点都不慌啊？刚才都紧张死我了。”赵涛关好门回到饭桌边，还是一副心有余悸的样子。

“怎么不慌，”方彤彤抬起脚晃了一下，“我刚才紧张得脚趾头都翘起来了。不过我心理素质好，不怯场。”

“呼……幸好过去了。我真怕小姨说你什么。”他拨拉着饭，有气无力地说。

“不用怕，只要你喜欢我就行，你全家都觉得我不好也没关系，有你我就都不在乎。”她喜滋滋地咬了口肉，跟着说，“不过我其实挺会哄人的，除了亲妈，谁也不舍得说我的。”

“下午别去游泳了好吗？”他想了想，突然说。

“啊？怎么了？不会吧，你被阿姨吓着了？”她歪着头看向他，有点担心地说，“阿姨人挺好啊，你看也没说我什么，将来还说给我撑腰呢。怎么，你吃醋啦？”

“不是，我就是觉得明天该上课了，今天晚上你就该回家了。我……不舍得。”他很诚实地说，“我好想多抱你会儿，看看电影玩玩游戏，去游泳池那么多人，我……我有点不好意思。”

她抿着嘴笑了一会儿，说：“光是抱抱？我看……你是突然想起今

晚我该回家住，又想要别的了吧？”

她停顿了一下，有几分认真地问：“赵涛，你不会就是因为特别想跟我做那事才答应跟我谈恋爱的吧？”

“不、不是！绝对不是！我从来没有那么想过，真的！”他慌里慌张的否认，摆得手把饭碗都碰翻在桌上。

方彤彤连忙伸手扶起来，跑去厨房抓来抹布一边擦着桌子一边又笑又气地说：“哎呀，我就随口问问，看你急的。就算是又怎么啦？那还说明我有魅力呢，能迷死你最好，我巴不得。”

“你已经快迷死我了。”他帮着清理了一下桌子，看着她裙中随着走路扭动的饱满臀部，小声说，“我小姨都走了，换回来吧。怪热的。”

“空调开得我都起鸡皮疙瘩，热什么啊。”她笑着回了一句，但还是走进卧室，把打扮换成之前在家的休闲模样。

毕竟关系已经到了这种地步，这次她连门都没关，抬手解下胸罩的时候，赤裸的带有晒痕的匀称脊背，全都毫无顾忌地亮在门口的他眼前。

他吞了口唾沫，小声说：“行吗？彤彤，等补课完我准跟你去游泳，去几次都行。”

“行行行，”她笑着把短袖衫穿上，过来用手指戳了一下他的胸口，“但说好啊，吃完饭一个小时内不许骚扰我。”

“为什么啊？”

“剧烈运动岔气。”她咯咯笑着把他推回饭桌，“赶紧吃吧，都快凉了。”

吃完洗碗的时候，他盘算了一下时间，歇一个小时，差不多是快两点，晚上十点之前得把彤彤送回去，满打满算，好像也只剩下八个小时了。

体力够不够俩小时一次？够的话还能来四次。

毕竟是年轻力壮的大小伙子，一想到这儿，鸡巴就有点发硬。

他连忙定了定神，在碗被摔碎前收敛了脑海中的淫乱场景。

刚才方彤彤一说空调开的凉，他就调了温度，从厨房收拾好回去，他觉得有点热。可看她挺舒适，想了想就没说什么，过去搂住她一起看了会儿电视。

从看盘玩游戏开始，他就没怎么看过电视台的节目，饭后陪着她看了几十分钟，还是没找到什么可看的点。

换了几个台，看了几个娱乐新闻后，方彤彤大概也觉得没意思，下沙发踩着拖鞋去把帘子一拉，说：“找点事儿干吧，好无聊。”

不想干事，就想干你.....他看了一眼表，还差十分钟两点。他计划中第一次所属的两小时就要开始。

他考虑了一下，发现在方彤彤面前似乎没有什么特地委婉的必要，就直接张开双臂，说：“先亲亲吧，我都好几个小时没亲你了。”

“没刷牙哎，一嘴肉汤味呢。”她笑弯了眼，背着手走到沙发边，一弯腰一探头，撅起嘴，“呐，就简单亲亲吧。”

“不行，我要吃舌头。”他舔了一下嘴唇，很直白的要求。

她的脸颊有点发红，咬了一下唇瓣，嗯了一声，把小小的舌头伸了出来。

他挺直腰，贪婪的侧转头，一口把她的小舌头吸进嘴里，吸吮，舔弄。

“哼嗯.....讨厌.....臭流氓.....”她眯起眼，含含糊糊地说了一句，往前倒入到他怀里，和他紧紧搂在一起。

他顺势抱住她翻滚到沙发上，很熟练的把她压在下面，嘬住她的嘴，双手隔着薄布，迫不及待地揉搓上丰满的乳房。

“这个难道.....不比游泳累啊？”她抬高手臂，让他帮忙脱掉上衣，一边娇喘，一边有点不甘心地说。

“可是比游泳舒服太多了，累死我都愿意。就是那个……对，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他拉住她没来得及垂下来的手，侧头往她的腋窝亲去。

“诶！等等……别舔，讨厌，还没……没洗澡呢……”她身子一缩，赶忙提醒。

“不用，昨晚不是洗过了。再说……我喜欢你身上有点儿汗味，闻起来感觉特别刺激。”他拱在她胳肢窝里，贪婪的亲过去，舔过来，嘴唇夹着那几根稀疏的毛，轻轻拉扯。

他并没有说谎，比起洗澡后那种清香，方形彤身上有一点淡淡汗味儿的时候，反而让他的性欲更加亢奋。

“你真……不嫌脏……”她伸展了胳膊，嘴里虽然还有些排斥，但口鼻的哼声已经透出了几分愉悦。

归根结底，这种不嫌弃的心理快感，对男女双方都是一致通用的。

“又不臭……可香啦。”他从腋下舔出来，盘旋着登上柔软的奶丘，乳头很快在舌尖的戏弄下膨胀，挺立在乳晕中央。

“又在沙发上啊……抱我进去好不好？”她更喜欢那张双人床，仿佛那张属于他父母的老婚床对她而言代表着某种神秘的象征，“我想在床上，在床上嘛。”

这种撒娇他不管遇到多少次也无法抵抗，搂着她意犹未尽的亲了两口，站下来打横把她抱起，走向卧室。

“呀，阿姨……下午不会再过来吧？”看他拉上窗帘，她抱着毛巾被，有点担心地问。

“她敲门我就装不在家。”他匆匆脱光衣服蹦上床，精赤条条钻进毛巾被里，双脚缠住她一条腿，从侧面亲吻着她的耳垂，“不会来的，她还有自己一家子的事儿，毕竟不是我亲妈，哪儿能那么上心一直管。”

“哦……”她拖着长音说了一句，跟着突然翻身骑到了他身上，咯咯笑着说，“那我就放心啦！不许动，换我来亲你咯！”

趁他拉窗帘的时候，她已经脱了短裤，只剩下薄薄的小三角还在身上，她一骑一摇，圆润的奶子就晃了几晃，波涛荡漾。

他硬得要是再快点，感觉能把她从身上一棒打下去。

“这么硬啦？”她反手在屁股后面捏了老二一把，吃吃笑着趴了下来，亲他的额头，亲他的嘴巴，脖子，乳头，跟着，也抬起他的胳膊，往长满腋毛的胳肢窝舔了过去。

“我上午可出去过啊。”他也赶忙提醒，“出了一身汗，可比你味儿多了。”

她故意把鼻子凑过去，抽了抽一嗅，“唔.....是臭臭的诶。”

但接着，她就一撅小嘴亲了进去，滑溜溜的舌头舔过柔软的腋窝，那股无法形容的酸痒舒爽直冲上赵涛的脑海，舒服得他半边身子都在发麻。

“可闻久了，还挺舒服的。”她咬了一口他的腋毛，轻喘着往下挪去，舔过他的肋侧，腰畔，胯边，接着打横一转，亲上他高高翘起的阴茎旁逼近腹股沟的地方。

“呃.....啊啊.....彤彤，好舒服.....”他从喉咙里咕哝着，两条腿不自觉地举了起来，把腹股沟打开，希望她能更深入一些。

她这么机灵，当然马上明白了他的需求，咂的亲了一口肉棒侧面，捧住他的大腿，灵巧滑嫩的舌头一边转着小圈，一边游入他阴囊侧面。

很快，皱巴巴的卵袋也被她柔软的嘴唇吸住，舌尖就像在描绘褶皱的纹理，耐心的一笔笔勾画。

整个胯下都快要燃烧起来，他急促地喘息着，鸡巴硬得快要炸掉。

两边的阴囊都亲过一遍后，撩人的舌头顺着那条中线往上舔去，划过阴茎下方的大筋，贴着包皮系带左右扫了两下，嫣红的嘴唇蠕动着包裹住饱胀的龟头，慢慢地吞入，吐出。

“彤彤，转过来，转过来，屁股来我这边.....我也要亲你，快，快点。”他迫不及待的说着。

方形彤犹豫了一下，慢慢转过身，抬腿跨过他的胸口，跪分开来。

她的身材高挑，这样标准的69姿态下，股间最娇羞的部位恰好让他不必太费力就能够到。

那条丰腴的裂缝已经能看到底部的水光，他抓住眼前的屁股蛋，揉向两边掰开，舌头牵着脑袋抬起，用力贴住她湿润的阴唇，搅动着拨开，探向已经满是爱液的蜜穴。

“唔……”方形彤舒畅地哼了一声，吞吐的动作突然加快，面颊也向内收紧，吸吮的力量变大后，他的尿道都感受到微妙的牵扯。

奇妙的竞争感出现，他俩不约而同卖力的刺激着对方青涩却已熟悉的生殖器官，原始的冲动洋溢在年轻的男女之间。

方形彤越动越快，伴随着咕叽咕叽的口水声，她长长的马尾也跟着左摇右甩。

赵涛越舔越卖力，舌头的刺激还嫌不够，又把那颗跳蛋塞进了不断收缩的小穴，两相配合之下，她大腿根转眼就一片晶莹。

喘息，呻吟，微微地抽搐，终于，方形彤先一步认输，在赵涛几乎忍不住要射出来前，吐出肉棒摆着手说：“好了……好了，我不行了，来吧，我不想这样去，我要你进来。”

“我也是，我想射你里面，不想射你嘴里。”他喘息着抽出身体，从后面直接转为跪姿，抱住她汗津津的腰肢一挺屁股，早已对彼此非常熟悉的器官当即连为一体。

“啊——”方形彤快活地叫了一声，抓过拿出来的跳蛋，好奇地打开电源，试着压在了翘起的乳头上。

“嗯嗯……”胸口的酸麻和下体的饱胀美美地混合在一起，让她湿润的阴道瞬间吮紧，尽情张扬着青春少女的弹力。

激情在碰撞中高涨，他越插越用力，渐渐把她压趴在床上，只剩下雪白的屁股高高翘起。他双手撑着床，就像做俯卧撑一样卖力的挺动身体，啪、啪、啪，啊、啊、啊……

爆发前，赵涛还是忍不住翻过了她，从正面紧紧搂住了她，以彼此镶嵌毫无间隙的姿势，迎来了共同的高潮。

两点二十。

他看了看表，对自己两个小时为单位划分的方案感到十分满意。

休息到三点，肯定还能再来一次。

抱着怀里的方形彤，他充满幸福地闭起了眼。

没有什么比胸膛的温暖和真实更重要，他搂紧手臂，等待急促的心跳平息。

最后，晚上十点半，赵涛送方形彤回家的时候，蹬车子都有点膝盖发软。

计划赶不上变化，后面几个小时里，吃饭时间占掉了一次，但方形彤突然的主动，又给他多唤起了两次。

最后第五次射精的时候，他自己都能感觉到，连前列腺液都没射出来，肉棒纯粹就是在挤压的腔肉中抖了几下。

夜里躺在床上，独自入睡之前，赵涛觉得，他这辈子不管再遇上什么事，也不会忘记这三天了。

当然，最后他做到了。

（五十八）

方形彤的周期还真是非常的准，补课第二天，她就丢了个纸条给赵涛，很直接地告诉他：“放心吧，月经来啦。”

不知道是不是快要来潮的时候她会格外想要，头一天晚上到他家吃完饭，都没等他想好怎么开口，她就主动把电影换了欧美大黄盘，趁着送她回家前的俩小时好好做了两次。

假期补课没有晚自习，但下午的课加了一节，放人差不多要到晚饭

时间。

托这几天尽情享乐的福，虽然期末成绩一塌糊涂，赵涛心里还是得意到满脸堆笑，连选择题涂串行的生物卷子拿到手里都嘿嘿傻乐了半天，气得李婕老师点名叫起来教训了他一顿。

方形形的成绩倒是很稳定，没怎么受感情影响，依然坐在班上倒数前十的鬼门关口。

收到那张纸条后，他考虑了一下小姨的叮嘱，心想说起来怎么也算是高三了，成绩这么一路崩盘下去，好像确实不是个事。

于是他回了一张纸条过去：“那咱们这几天好好学习吧，我在家给你补补课。”

没一会儿，余蓓用笔屁股戳了戳他，把新纸团递了回来。

他打开，上面没写字，就画了一个绑着马尾的女孩正在对他做鬼脸。

这还是他头一次知道，方形形画画挺不错，卡通形象夸张但识别度很高。

放学一起回去路上他问了问，才知道方形形妈妈以前考虑过让她走艺术生的路子，所以学了一阵美术，但她更喜欢唱歌跳舞，妥协了一阵后学得不开心，谈了一场不欢而散，就那么搁下了。

“我才不要为了高考学东西，学为什么不学我喜欢的？”经期的女孩脾气通常不太好，她气哼哼地说，“反正我跟我妈说了，我就算去厨师技校也不再学画画了。好没意思。”

赵涛对艺校有点偏见，倒是有点庆幸方形形没有任性去学歌舞，而是乖乖掏了赞助费来上高中，当然他嘴上不会真说出来，干脆岔开了话题：“你弱项是什么啊？我给你好好补补，咱到时候考到一个大学，你跟你妈说不也更有底气嘛。”

“你这次生物卷子答题卡涂串行都比我高十来名，我哪儿追得上。还是老老实实花钱上个烂学校，能跟你在一个地方就行。”她已经很适应赵涛家门口那些老头老太太充满复杂含义的视线，只当没看见，笑眯

眯和他一起骑了进去。

“不行，还是和你在一个学校我比较放心。你这么好看，到时候肯定一堆人追，得急死我。”他半开玩笑地说，“保不准到时候我就跑你们学校住去了。”

“玉皇大帝来追也白搭。”她咯咯笑着把车子推进他家小房，“我还不稀罕做王母娘娘呐。”

“呃……王母娘娘其实不是玉皇大帝的老婆。”他不自觉地卖弄起长年看“闲书”积累的知识，和她说笑笑地往家走去。

“啊？那谁是啊？嫦娥？那七仙女谁生的？”

和方形彤在一起的时间总是过得特别快，聊着聊着，他们就吃完晚饭抱着倒在了沙发上。

前天白天来了好几次，昨天补课结束后又没顾上洗澡直接做了两回，这会儿俩人总算谁也不再在乎对方身上的汗味，非常享受地搂在一起。

补课时候不需要特地穿校服，也没了体育课和课间操，班上穿裙子的女生总算多了一点。方形彤当然是其中之一，过了那三天之后，她好像更加在意自己的打扮，而且身上多了一种周围女生所没有的微妙气质，可以明显感觉到，她去走廊活动一圈，黏在她身上的眼睛差不多比以前多了一半。

“有没有感觉补课开始后，学校里看你的男生变多了啊？”

“说明我更好看了呗。”她拿着遥控器随便换着台，笑嘻嘻地说，“阿姨上次不是说了，你是农家肥，给你一滋养，花就开得更美啦。”

“别扭，别扭。”他感觉到怀里的身子一动一动，那软软的富有弹性的肉体根本很不是几层夏天衣服能隔绝得住，连忙提醒说，“你可来着事儿呢，给我勾起来我还得憋着。坐好，别动了。”

她咯咯笑了起来，反而来回摇晃起屁股，“就扭就扭，反正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

嘿，他干脆一把抓住那对衣服里晃荡的奶子，“那我就揉揉揉揉揉，反正你也得憋着。”

俩人嬉闹一阵，都有点脸红耳热，但谁也不能尽兴，结果互相看了会儿，扑哧对着笑了起来，分开整理乱成一团的衣服。

“去学习会儿吧。咱们用用功，给自己捞点本钱。”他考虑了一下，起来关掉电视，“你也想见我爸妈更说得起话不是。”

“我挺说得起的啊，”她垮下肩膀，很没兴趣地站起来，磨磨蹭蹭地走向小卧室，“我长得美美的，做饭那么好吃，家务一流，难道你们家选儿媳妇要考黄冈题库和新概念英语啊？”

“可咱是早恋啊。”赵涛无奈地劝说道，“学生本职是工作，等到上班了本职工作变成别的了，就没人管咱成绩好坏了。”

“到时候一样要看咱工作好坏赚钱多少，大人们就是这德性，啥都想比比。”

其实他也不爱学习，但脑子聪明底子也不错，辅导孟晓涵是做梦，帮方形彤补课就绰绰有余了。

可惜，这次他才算是知道了老师的辛苦，也明白了学习这种事，还真不是一厢情愿能解决的问题。

虽然碍着男朋友的面子端端正正坐在了书桌前，但方形彤的心思压根就没在书本笔记上。

他准备把她最差的数学从高一补起，结果絮絮叨叨解释完了大半个单元，一看笔记本，她什么也没记，而是画了一个小四格。

一共俩角色，一男一女。第一格男的给女的补课，第二格女的把手放在男的胯下，第三格两个火柴人靠在书桌上嘿咻，第四格女的开心地玩，男的直接被榨干躺下了。

赵涛一拍脑门，无奈地趴在了书桌上。

“你就别费劲啦好不好，”方形彤抓住他胳膊双手摇着，“我高一就

差点跟数学老师打起来，这东西我完全听不懂啊，什么集合啊函数啊，抛物线抛物线，干脆把我从窗户抛出去得了。咱玩游戏呗，你上次跟我说的还挺好玩的幻世录，还有风色幻想，教教我嘛。”

“数学不行，那我给你补补物理化学吧。这两个你提升空间也很大。”他不自觉地用上了老师口中对低分的委婉说法，想哄着她再努力。

其实倒不是他对方彤彤的成绩真有多在乎，而是一来真的想凭此打动她的妈妈，二来，学习是最有效的禁欲器，尤其是数学和政治，看两页就跟刚射完一样，整个人都柔软下来了。

“错，我觉得没什么提升空间。”方彤彤干脆利索地说，“我现在能考二十多分，按我的理科天赋，这两门大概最多考三十分。哦，满分一百五。”

“那生物呢？”他不死心的掏出另一本书，虽然相比起来方彤彤的地理成绩更差，但他自己地理也不强，而生物至今还是文科班前十名的水准——不算答串这一次，“暑假一过咱马上就要会考了，考完文科班不用再学理科，你就解放了，就稍微费点力气呗？”

“我有个姐们他们学校高二上半学期就提前考了，跟我说好过得很，不用费劲。”她还是一副坚决抵抗的模样，眼珠一转，笑嘻嘻地说，“要不咱学个别的生物吧？”

“别的生物？”

“比如.....男生的生理知识。”为了不学习，她直接用出了刚才在小四格里的招数，小手一伸，就摸上了他的裤裆。

“喂.....你是不是又忘了什么事儿啊？”他无奈地看着她扯开自己裤链，哭笑不得地提醒。

没想到她指了指自己的嘴巴，笑咪咪地说：“我嘴里又没血。怎么，你不要吗？”

她的手指一捏上来，他的鸡巴就马上翘起敬礼，补课什么的，顿时就抛到了九霄云外，“要，那.....那我去洗洗。”

“不用了。你可以继续、看、书。”她扑哧一笑，直接钻到了书桌下面，双手捧着他的龟头，抹些口水上去一阵乱搓，“呐，干净了，你好好学习吧，我玩我的。”

学？这还学个屁。

鸡巴头被女友吸在嘴里舔来舔去，他看书上页码都跟体位似的。

他干脆靠在椅背上闭起了眼，张开双腿彻底享受起来。

要是嚷嚷着补课每次都能有这效果，他不介意化身收费家教。

这一晚的学习计划，他可以非常自信地确定，方形彤一页书也没看进去，一嘴精倒是吃得津津有味。

还吃了两顿！

（五十九）

“咱们把学校举报了吧？就说非法补课。”月经第五天，方形彤把做好的晚饭端到桌上，突然冒出一句。

D市此前严查过假期补课，说要还学生美好假期什么的，最严的时候初中除了比较重点的全都停了，重点的也不敢让学生穿校服车子还都必须存到校内。高中管的没那么紧，但头两年也都让学生补课时候全部便服。

去年他们学校高二升三的理科班就出了个举报的，直接废掉了八月份的后半截补课期，被大部分学生视为无名英雄。

不过后来好像被揪出来转学了。

“你这么能翘课，举报它干嘛？”赵涛疑惑地看着她问。

“觉得占时间啊。”方形彤撅着嘴拨拉着碗里的菜，“这么好的暑假，没有补课咱能多约会多少次？在学校还要装只是好朋友，憋死我啦。你算算，补课完了七月二十号，八月五号就要再开课，才十来天，哪儿够用啊。”

“你都打算干吗啊？”他愣了一下，“咱这不是每晚都能在一起待几个小时吗？”

“就快不能了。”她有点难受地说，“我妈那个旧大哥大坏了，别人送了她一台新款移动电话，摩托罗拉的，她觉得那东西挺好使，嫌我四处跑不着家，准备给我也买一个，方便随时查岗。过几天估计就到我手里了。”

“手机？你妈准备给你买手机，那是好事啊。”他挠了挠头，“不就是随身带个电话嘛，又看不见你在这边真干什么。”

“我妈又不傻，我说在哪儿，她准叫我拿附近电话打回去作证明。”方彤彤苦着脸，“到时候不能这么跟你在一块，多难受啊。”

赵涛无奈地说：“那可以再想办法。没有补课，有什么区别吗？”

“咱们可以出去旅游啊，叫上我小姐妹和她对象一块儿，就说是同学一起出去玩，跟我妈说都是女生，一走四五天，七八天，十来天都没问题啊。”她盘算着，兴高采烈地说，“那多自由啊，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咱们先去爬山，再去海边，反正我不缺钱。”

“还是别了，学校跟教育局都是一伙的，举报完教导处肯定转脸就知道是你。”赵涛摇了摇头，“咱等真放假了一样能去玩。一定有办法的。”

“不行就去我家。”方彤彤咬了咬牙，把筷子往肉里一戳，狠狠地说，“她反正每天都半夜才回来，咱在她床上折腾俩小时收拾好她也不知道。”

“可别，这要被撞上，能尴尬一辈子。将来咱结了婚，我都没脸陪你回娘家。”他赶忙摆手，跟着安慰说，“别急，就一个手机而已，你妈那么忙，不一定有空真那样管你。”

“我觉得她是来真的。这几天有人跟她说自家孩子高三不刻苦复读的事儿来着，她都跟我商量送我去私立学校了。”方彤彤气哼哼地说，“我差点跟她吵起来，光想给她说说，我学习不好怎么啦，学习不好一样有人要，不至于被老公甩喽！”

“彤彤，不能这么讽刺你妈离婚的事。”他赶忙责怪地说，“你和她闹僵，对咱俩也不是好事。先忍忍，等等看别着急。”

大概是心情受了影响急着从别处弥补回来，饭后休息了一会儿，方形彤又把那张欧美大黄盘塞进了DVD里。

“五天行不行啊？走干净了吗？”他坐在沙发上，一边享受着腿间肉棒被小嘴裹吸的彻骨酸麻，一边不放心地问。

“哎呀，有就有点呗。不就是血嘛，第一次你给人家弄出那么多血也没见你不乐意啊。”她松开嘴，伸长舌头舔了一下龟头，发亮的黑眼睛水汪汪的瞄着他。

看来这几天光是给他含啊舔啊，她也一直憋得够呛。

“我是怕你不舒服……”他搂起她，解开裙子背后的扣，扯下，推高胸罩，一口罩住了耸起的雪白乳房。

“我想你想得都不舒服了。”她妩媚地撒着娇，骑在他沙发边的腿上，衣服都没脱，就这样从裙子里拨开内裤，坐了下去。

粗大的肉肠顺畅地通过湿润的小穴，她满足地娇喘着，搂紧他，激烈地扭动起来。

对女人来说，再没有什么比爱情更好的春药。

这一晚赵涛依旧射了两次，但这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里，方形彤足足高潮了四五次。

抽出来的时候，擦拭的卫生纸上看到了一点血丝，方形彤软绵绵地亲了他一口，眯着眼睛心满意足地开玩笑说：“这个可别再收藏了啊。”

前七后八……他抱着她帮她整理衣服的时候，一眼瞄见了茶几下层放着的安全套盒子。算起来，还有一个礼拜左右就该用了吧？

这东西该怎么用啊？跟个橡胶袜子一样硬钻？

是不是，该找个机会先试试看？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十三）

新年快乐新春大吉万事如意财源滚滚.....

大过年的，拖拖戏，这两周情节略缓。

就当我在水字数吧 X D

再次拜年～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六十）

七月份的补课进行到一半的时候，方形彤家里连好了网线，吵嚷着让赵涛在网吧申请了两个Q Q号，设置了情侣昵称。

不过赵涛对聊天工具一直都兴趣不大，家里也还没有通网，打电话商量的结果，是爸妈答应下次回家帮他办。所以两个Q号暂时也就是个摆设。

次日，放学碰头的时候，方形彤神秘兮兮地从书包里摸出一个黑方疙瘩，抛了光，外面有个小屏幕，上面是个电子表。

“这就是移动电话？手机？”赵涛接过来，翻来覆去看了几眼，沉甸甸的，比B P机有分量，但比大哥大轻多了。

“嗯，我妈说大哥大.....就是那个黑沉沉的大砖头早都不能再打电话了，B P机也快淘汰，以后估计都得换这个。他们那帮老板好多都换了两三年了，我妈念旧一直不舍得扔。”方形彤拿过那块铁疙瘩，一抠一掰，翻成了数字按钮和黑白屏幕连接成的手机，“呐，我妈买的新款，翻盖的。不光能打电话，还能发短信息。”

这新鲜玩意赵涛以前只是听说过，这次实际见到，让他也有点兴奋。和方彤彤一起回家后，仔仔细细地学着摆弄了半个多小时。

“就我家亲戚和一个有手机小姐妹的号，固定电话我还没顾上弄进通讯录呢。”她滴滴滴点了一会儿，往他眼前一亮，“呐，方便吧？以后不用留电话本了。”

赵涛还没顾上感叹，那手机就叮叮咚咚地响了起来，不像家里电话铃声那么刺耳，跟八音盒似的挺好听。

她瞅了一眼，赶忙对他比划了一个嘘的手势，一摁接听，站起来往窗口走去，“喂，喂，啊……妈，信号不好，你等我换个地方。嗯，能听见了不？”

“没回去呢，我在同学家玩呢。”

“行……行，嗯，知道了。”

“不找，好不容易补课完有个假，干嘛啊还请家教？我真不是学习那块料……”

“行啦行啦，我同学在厕所呢，要不我用他家电话给你打回去？要不我摁免提你听听，我真没在外面玩。一起在家里看会儿电影盘。”

“不信你问小舅，我多久没去他那儿玩跳舞机了？快仨礼拜了吧？”

“行啦行啦，挂了啊，浪费电话费。”

看她把盖一扣，赵涛提着的心才一点点落回原处，小声问：“没事吧？”

“哎呀没事，偶尔一次两次我还能对付不过去啊。”她笑嘻嘻地坐回沙发上，“有个这东西新鲜倒是新鲜，可惜跟被我妈拴了狗绳儿一样，走哪儿都要担心她提溜我。”

“那就别待太晚，吃过饭我早点送你回家。别让她生气之后严查你。”他考虑了一下，小心翼翼地说。

“我偏不。总会让我早点回家好好学习不要乱跑，凭什么她就整日

整夜不着家，我睡了都还不回来我没起人就走了，早饭都没给我做过，我这倒底是妈还是个印钞机啊？”她很委屈地说，“我知道她赚钱辛苦，可钱啥时候能赚够？那有个头？最后还埋怨我不听话不好管，她倒是得管过呐？”

“好了好了，不生气了啊，你妈再忙，好歹也在身边不是。”他搂住方形彤，柔声说，“他们不管咱正好，咱们自己管自己，不一样挺开心。”

“就是，逼急了我，等高中毕业就摊牌过来跟你住。就当提前出嫁啦！”她抱住他的脖子，往他脸蛋上啾的亲了一口，很期待地说。

知道她是气话，赵涛索性没接腔，打开买回来的晚饭，招呼她吃了起来。

往前两天他们都恰好安排了别的事儿，昨天又专门去网吧申请QQ，算一算，足足三天俩人都只是亲了亲嘴，这也是他今天坚持买饭吃不开火的原因——节省时间。

“哎呀，满嘴油呢还，让我先去擦擦啊。”刚把饭盒丢进垃圾桶，赵涛就转身把她一把抱起来，急匆匆往卧室走去，她一边晃着脚一边捶他，着急地说，“对，把手机拿过来，让我关喽。”

“还得关？”他匆匆去拿过来，往她手里一递，过去就拉帘子。

“当然，要不半截半正舒服呢我妈一个电话打过来，给你吓阳痿了我这辈子就完了。”她笑嘻嘻地把手机一关，“反正是新机子，她要说打过来怎么关机我就说不会用玩没电了。”

“那今天……是不是还可以晚点回去？”

“嗯，别太晚就行。我妈估计十点左右打我手机，打不通就要打家里电话。现在她换新手机信号好了，查勤肯定积极。”方形彤趴到床上把手机往床头柜上一丢，笑着一扭头解下发圈，散开一头黑发，“还有快仨小时呢，这次不用太抓紧时间了吧？”

这是在笑他上一次，那天方形彤大姨妈彻底走干净，但有个小姐妹约他们一对儿一起吃晚饭，等聊完回他家都九点多钟。

本来想着干脆算了就抱抱亲亲吧，结果年轻人火力大，随便亲一会儿就干柴耸立烈火燃烧春水直流。

俩人都喝了点啤酒，脑子一热，来了个大约一刻钟的快餐。

方彤彤往沙发扶手上一坐，裙子都没脱，内裤挂在一只脚上，低头咬住裙摆就把长腿缠在了赵涛的腰上。

那顿猛干，他一路把这小骚妮子从沙发这头操去了那头。

第二天在学校她还抽空跟他说了声，回家上楼时候大腿根那儿都还滴答呢。

“是，今天总算可以细嚼慢咽了。”他嘿嘿笑着，摆出大色狼的架势，一把掀开了她的上衣。

“诶，等等，套套呢？”她咯咯笑着把被推起来的胸罩压下去，“我的好涛涛，快去拿套套。今天可已经是危险期了，注、意、安、全。”

“哦对，等，我这就去拿。”

拿回来后打开灯，他们俩盘腿对脸坐着，一起研究起了盒子后面的图示。

包装里拆出来的就跟个橡胶圈一样，拿在手里滑不留丢的，方彤彤摸了摸，捏住那个小气囊，问：“试试？”

他点了点头，“嗯，试试。”

“好嘞。”她挺兴奋地换了个姿势一趴，结果看到他的老二已经软趴趴耷拉下来，赶忙用手扶着送进嘴里，又吸又舔弄硬，小心翼翼罩上去。

龟头顶住之后，她手掌一捋，橡胶圈一路向下滑去，展开一片半透明的薄膜。

“感觉怎么样？”她用手捏了捏，抬头好奇地问。

“嗯.....有点别扭，根儿被勒住了，头上也不太舒服，要不.....进

去试试？”

她点了点头，“行，上面反正滑溜溜的，你直接进来吧，先试试看好用不。”

把裙子一脱，她褪下内裤往枕头边一扔，躺下去抱住膝盖把大腿打开。

话虽这么说，他可不舍得不做前戏直接插进去，摸了摸软软的洞口还有点干，他干脆伏下去伸出了舌头。

“嗯嗯……”她发出细长而满足地呻吟，举在上面的小脚丫随着他舌头的动作轻轻地晃动。

很快，那里就湿润到足够接纳他的阴茎——即使没有套子。他趁着还没软化，用手不放心地往根儿上捋了捋套套，顶住她的入口，缓缓送了进去。

尽管无形超薄之类的宣传词写了一盒子，真插入后，差别还是非常明显地表现出来。

包皮被束缚在后方，动作起来之后，龟头被腔肉摩擦的次数大大增加，但产生的快感，却至少打了一个八折。

刚开始抽送，他就觉得十分别扭，和直接做爱相比，现在的情况让他有一种错觉，好像是在插保险套，而保险套在于他的女友。

不知道是不是买的型号小，束缚感还特别强烈，以至于方形那美妙小穴的收缩都有点享受不到。

好吧，至少安全。安全第一。

他安慰了自己一下，俯身吻住女友，卖力地起伏，不再去想这些，就当是初次使用的不适应。

方形的表现倒是和之前差别不大，看来多这一层橡胶并不妨碍她享受爱人在身体里进出的愉悦，很快就气喘咻咻地搂紧他，一双脚在背后不停地下压，圆圆的屁股一下下向上挺动，直白地想要他进得更深。

赵涛虽然还是不太舒服，但很乐意先让女友快活几次，估计她快到高潮，他一挺身跪坐起来，扛起她的长腿，啪啪啪就是一阵猛攻。

不得不说，安全套除了避孕，对延时方面的帮助也不小。

这一场，赵涛打破了此前的时间记录，一直跟方形彤做到满身大汗，屁股都有点挺不动。换女上位之后，又一直坚持到她双腿发软动不下去。

光正戏就超过三十分钟，方形彤终于感觉不对，软绵绵翻身下来，满身红潮摸着硬度已经有点下降的鸡巴，担心地问：“你……是不是没感觉啊？”

他摇了摇头，诚实地说：“有，但，到不了想射的程度。我觉得套套可能没买对。”

抱住方形彤，拉起毛巾被盖上，他叹了口气，轻声说：“算了，歇会儿我送你回去吧。你舒服了就行，这次就到这儿吧。”

“破玩意，下次不用它了。”方形彤气哼哼地把套套一扯丢到地上，缩下去在他龟头上舔了一口，说，“呐，是不是这样舒服？”

没了那层橡胶，细嫩的舌头蹭过去当然爽得发麻，他哼了一声，点了点头，“嗯，舒服多了。”

“我没劲儿了，下头也干了，这次给你含出来吧。”她握着包皮捋了两下，啧啧的亲了一口，“以后咱想别的办法，不使这碍事玩意儿了，其实我也觉得挺别扭，不像你平常的鸡鸡，像根大香肠。”

赵涛忍不住笑了起来，“那东西平常也像个大香肠吧？”

“不一样。”她认真地摇着头说，“平常是撕了包装的，戴套是没撕的。”

说完，她自己也咯咯笑了起来，一捏鸡巴说：“也不知道有没有双汇牌的套。”

这一次，他最后射到了方形彤嘴里。

其实他心底觉得应该还是不适应的问题，如果多尝试几次估计会好很多。

避孕最保险的办法还是这东西，体外不靠谱，吃药太伤身，他专门翻过书，危险期想没有后顾之忧，确实离不开套子。

当然，就连安全期也不是绝对可靠。不过他跟方形彤说的时候，得到的回答是陨石还可能撞地球呢。

他以前绝对没想到，自己的高中生涯竟然还会有为了避孕方法而感到为难的一天。

（六十一）

结果，方形彤第一个危险期的度过比赵涛预计得顺利得多。

因为方形彤的妈妈开始严管了。

她妈早晨出门前会检查手机电量的情况下，没电关机不再是好用的借口。

有一次两人进门还没走到厨房，方形彤的手机就响了，她妈这次非要让她小姐妹用家里电话打回去证明。她不敢说在厕所，只好找了个人家下楼买东西的借口拖延了一下，落荒而逃直奔赵涛家附近那个小姐妹住处而去。

一直到补课倒数第二天，他俩才算是找到一个比较安稳的约会机会——她妈去邻市出差谈生意了，次日晚上才回来。

“能早点回家了？”

“嗯，十二点回去都成。”

“不吃晚饭了行不？”

“饿了再说。”

进门一共说了这四句话，他俩就跟胶粘上似的贴在了一起，吻到恨

不得把对方舌头咬下来吞肚里。

狂啃了五六分钟，赵涛才依依不舍地放开嘴，喘着粗气说：“想这样想得快憋死我了。”

在学校还装着纯好友，这几天已经有流言出现不得不更加疏远，回院里也待不多久只能急匆匆一起吃个晚饭，方形彤嚷嚷着让赵涛去她家可他不敢，结果这一个多礼拜俩人亲嘴都跟鸡啄米一样一沾就算。

那哪儿能满足正值青春当年的少男少女满心的悸动。

“我也是，你刚一亲我舌头，我.....我那儿就酸酸的，你摸摸，肯定湿了。”她哼唧着说，那鼻音娇媚极了。

“我去拿套套。”他算了一下，应该还在危险期的尾巴上，只好忍着先将就。

“别，不拿了。”她搂着他不撒手，喘着气咬他的耳垂，“我之后吃药，我都买好了。吃这一次，没事的。我不要那个破包装纸，我想直接要你，呜.....快点.....”

操！

他在心里爆了句粗，连卧室都不愿意挪过去浪费时间，直接抱她扭过去身，让她扶墙一撅屁股，从后面掀起裙子就拉开拉链扯下小裤衩狠狠刺了进去。

那娇嫩的花房已经满是蜜汁，温暖而滑腻。

刚一插进去，她就扭过头撅着嘴找他的舌头，细细的小蛮腰迫不及待地扭了起来。

她的屁股一扭，那湿漉漉的穴眼儿就裹着他一撮，扭啊扭啊，里面就嘞啊嘞啊，吸得比咂着他舌头的小嘴儿还有劲。

好几天没怎么自慰，赵涛的耐力正在最差的时候，之前带套的那次失败就把现在直接肉搏的美妙滋味放大了几倍，这样扶着墙干了三五分钟，剧烈的酸麻就猛地从阴囊上浮，一下把满管浓精顶了出去。

这次喷得无比畅快，舒服得他都像方形彤一样呻吟起来，整个人几乎贴在了女友背上，屁股随着射精的节奏一下一下耸动。

“出.....来了？”她哼唧了一声，转身抱住他，搂着头激吻上去，含糊糊地说，“呜呜.....我还差一点呢.....”

“没事，一会儿接着来。今天非吃撑你不可。”他就这么托着她屁股把她抱起来，大步走进卧室。

这难道就是小别胜新婚的意思？他脑子划过这个念头，跟着就等不及扑上了床，他扒她的衣服，她扯他的裤衩，转眼就把对方剥得一丝不挂。

他拽了下她的辫子，她马上缩下去，握着满是淫水滑溜溜的鸡巴送进嘴里，手指把包皮推到最下，灵活的舌头卷着龟头跟一辈子没吃过棒棒糖一样呼噜呼噜一顿乱舔。

欲火在情侣间往往能彼此推动，越发昂扬。

被她大胆急迫的动作刺激，才软下去没多久的阴茎立马年轻气盛地重新抬起了头。

他双腿一分，先把她小嘴当作穴眼抽插几下，跟着把她往起一抱，双手一压，几乎把她两条健美长腿分成一字，顺着大腿根的凸筋指示，噗叽插了进去。

这是他们最近接原始野兽的一场性爱，她挠破了他的脊梁，他搓肿了她的乳头，她咬破了他的下唇，他捏青了她的脚背。

一直到十一点半，双人床都好像化作了情欲的战场，晃动的声音平静下来的时间，加起来也没超过半个小时。

最后方形彤没回家，直接住在了他这儿。俩人吃了顿简单的夜宵，搂抱在一起，他把脸埋在她柔软的胸口，她的手握着他疲倦的阴茎，就这样亲密无间地睡去。

（六十二）

补课的最后一天，赵涛完全在忐忑中度过。

他觉得，这绝对是他最接近被方形彤妈妈发现的一次。

不过他担忧的并没有发生，确认方形彤吃过药后，他最后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

充满快乐期待的短暂暑假，终于正式开始。

为了不背上重色轻友的骂名，假期第一天，赵涛跟孙博他们从早晨就到老地方集合，一路血战到晚上，从S C到C S，打得昏天黑地。

一起来玩的都是他好兄弟，方形彤的事基本没瞒着他们，尽管如此，中午她带着冷饮和盒饭过来给赵涛吃的时候，还是让大半单身的游戏圈子好好羡慕了一把。

不愿意打扰他们的玩兴，吃过饭方形彤就去找约好的小姐妹会合，找地方唱歌去了。

“你怎么追到的？也教教哥们吧？”

这是赵涛那天听到的最多的问题。

排第二的是：“她追的你？你给她吃啥药了？哪儿买的？”

陪方形彤逛了半天街，游了一下午泳后，预定的旅游计划被她正式提了出来，赵涛考虑了一下，说：“我当然没问题，我爸巴不得我多找朋友出门玩玩，钱不够我找他要就是。关键是你那边，瞒得过你妈吗？”

“怎么瞒不过，放心，有我小姐妹们家长出面，我妈肯定信。”方形彤乐滋滋地盘算着，“咱又不走远，去Y县爬爬山，逛逛Q县的景儿，一路坐客车，不花多少钱就能玩三五天。”

“爬山？逛庙？”他挠了挠头，“感觉好费体力啊。没有比较省劲儿的计划吗？”

“夏天这么热，不上山就只能去海边了。那得坐火车，而且去海边估计要有大人跟着，特不方便。”她想了想，“而且海边玩起来其实也挺

累的，不比爬山轻松多少。”

“其实我还是喜欢在家呆着。”赵涛不爱出去玩，小学组织春游都请病假，守着家没多远的公园一年也去不了一次，“咱在家约会不好吗？假期也没多久诶。”

“不好。”她撅起嘴撒了个娇，“老在家多腻歪啊，你陪我去玩，我回来陪你打游戏，咱也都换换地方嘛，多有新鲜感。”

看他不是很有兴趣，她咬了咬牙，小声说：“回来你多买几张那啥盘，我陪你看。”

“那到不用，你喜欢去我陪你就是了。”他凑过去在她脸上亲了一口，“就怕你们嫌我闷。你也知道，我跟不熟的人聊不起来。”

她嘻嘻笑着说：“哪来的人嫌你闷，咱又不跟她们一起。她们就给我打个掩护，出去就分开各玩各的了。光咱俩，那么美的风景，就咱一起看多好。”

这下他总算有点心动，眼睛也亮了起来，“光咱俩？”

“嗯，就是住旅馆可能要身份证，我有，你办了没？”

“办了，咱俩.....住一块？”

“废话，”她咯咯笑着钻到他怀里，还有点潮的头发贴着他的下巴，“就你的流氓劲儿，不叫你上我床准得憋死。”

“说的跟就我喜欢一样，你不想？”他低头用鼻尖蹭着她颈窝，“说，想不想？想不想？”

“想.....你一抱我，我就可想可想啦。”她转过身，和他面对面搂到一起，用魅人的气音说。

可惜，原本一次水到渠成的做爱，被方形彤的手机铃声打断。她看了一眼号码，气鼓鼓地塞进兜里，“我妈，不接了，走，送我回去吧。我就说在路上没听见。”

赵涛虽然有点失望，但不久前才狂野了一次，玩了一天也有点累，

心里倒没那么饥渴，点了点头，起身送她回家。

晚上不到十点，方彤彤打来电话，兴高采烈地通知他：“商量好啦，后天出发，玩五天回来。怎么样怎么样？”

他还没来得及回答，那头就压低声音神秘兮兮地说：“正好安全期，啥也不用带哦。”

妈的，这丫头抓重点的功力绝了。他马上有点期待地说：“行，明天我跟小姨说一声，看看我存折还有多少钱。”

明天方彤彤要跟小姐妹们玩一天顺便串供，他正好也做做准备，收拾一下行李。

除了军训，这还是他第一次和同龄人在没有家长的情况下离开D市，不得不说，兴奋感还是远比紧张更多。

头天晚上，他特地手淫了一次，结果还是直到一点才睡着。

一大早，他和方彤彤在约好的车站门口见了面，没看到有其他人。

“不是说一起出发吗？她们呢？”和说好的不太一样，他有点懵。

“她们不想当电灯泡，跟另一对先走了。喏，把我孤零零的丢在这儿等你，好可怜哦。”

他忍不住笑了起来，过去拉住她的手，走向人流熙攘的车站内。

走向那一段甜蜜而充满回忆的旅途。

（六十三）

赵涛上一次爬山，还是小学全年级组织的县内革命老区瞻仰，当然谈不上有什么美好回忆，就记得帮扶了一个贫困儿童，叫什么一加一还是手拉手，隔三差五要寄点文具过去，年末收了一包土特产，算是回礼。

这次和方彤彤一起游玩，感觉当然大不相同。

可等傍晚回到山脚下的僻静小旅馆，让他好好回忆一下印象深刻的都有啥，他能想起的东西却着实不多。

树，很多树。有个水库，不过快干了，掉下去肯定是摔死不是淹死。有个庙，不过不热闹，和尚都没什么精神。

他真正永远也忘不了的大概就两样。

一个是五块一瓶的矿泉水。

另一个就是方形彤几乎没怎么松开过的，那只一直拉着他的手。

连比较抽象的感觉也算上的话，那就出现第一名了。

累。

他这种一千五百米勉强及格的运动水准，昨天刚到只有半天转了转县城还没觉得如何，晚上还有精力大振雄风把方形彤干得连连高潮娇呼求饶。

今天早晨一出门几乎不停脚走到天擦黑回来，上山就上了两个多小时，一回标间见了床，真比见了裸体的女友还亲，直接扑过去就瘫在上面，连指头都不想动了。

也不知道是不是逛街练出来的耐力起了作用，方形彤倒只是有点疲惫而已，进门插上电热水壶，就钻进浴室哼着歌洗澡去了。

坚持安全第一，方形彤带的钱又绰绰有余，他们就住了一家比较正规的大旅馆，没有选择周围随处可见的小院旅店。贵是贵了点，但住起来确实舒服，尤其是标准大床间那弹性十足的席梦思，着实让睡惯了硬板床的赵涛体验了一把。

睡觉陷在里面软绵绵的不习惯，搂着方形彤晃起来的时候可新鲜了不少。

一想到晚上的娱乐活动，他身上总算稍微恢复了一些精神，爬起来换了带的短裤，打开电视找了个台看起了电影。

身上酸得要命，脚麻得都快不像是自己的，他苦着脸动了动腿，肌

肉沉得不行，这下今晚肯定激情不成了。

过一天少一天的安全期，白白浪费了一日。

方形彤洗完出来，擦着湿漉漉的头发坐到床上，当然已经不在乎那丝滑小睡裙短到遮不住白花花的大腿。

赵涛有点懊恼地准备洗澡，结果一眼瞄过去，才发现身边的小妮子光穿了一件睡裙，盘起来的两条长腿中间，竟然直接露出一撮黑油油的乌亮阴毛。

她歪头搓着头发，笑吟吟地说：“怎么啦？不去洗澡一直看我干嘛？还有哪儿你没看过似的。讨厌。”

他舔了舔嘴唇，走向浴室，略带抱怨地说：“累成这样，也就能过过眼瘾咯。”

还没关上门，他就听到了方形彤银铃一样的清脆笑声响起，很有几分恶作剧的得意劲头。

热水澡虽然解乏，但也没让他恢复到能有动力啪啪啪个几次，出来一钻进被单里头，他就一个接一个地打起了呵欠，强撑着问：“明天咱们去哪儿？”

“爬另一座山呗，来都来了，这附近一共就仨有点名气的地方，剩下最后一个，逛完省得以后还惦记。”她关掉电视，往他身边一靠，跟要听他心跳一样偏着头，“累得这么狠啊？”

“嗯.....浑身都散架了。可能也是好久没这么动的过。”

“哪儿有，那天你还跟蛮子一样一直弄我弄到我回不去家，明明体力好的很呐。”她笑咪咪地看着他，故意往那个方向提醒过去。

“那是爆发力，不是这种持续费劲。再说.....那次第二天我也累得差点起不来床。”他摩挲着方形彤的长发，身体的疲倦倒是难得让他能非常平静地享受拥抱着她的单纯愉悦。

其实仅仅是这样肌肤相贴，静静地抱在一起，感受彼此的体温，听着对方的呼吸心跳，也能有一种和事后平复时近似的满足。

可肉欲有时候并不是心情的平静就能压抑下去的，即使浑身的肌肉都不愿意使劲儿，海绵体还是非常自觉地迅速充血。

一条腿跨在他身上，方形彤当然马上就察觉到了三角裤里的变化，她愣了一下，扑哧笑了出来，“你.....你不是累得不行了？怎么那儿又硬了啊。”

“那儿又不归肌肉管，那叫海绵体，脑子里一兴奋，那边一充血，当然就硬了，我可没使劲儿。”他皱着眉解释了一下。

“咱们都这么累了，那怎么办啊？放他自己软会不会难受？你憋得慌不？”她嘴里这么问，小手却已经摸到了裤衩上，隔着充满弹性的布料一下下捏着里面。

“你这么捏它可自己软不下来。”他斜眼看她，往她鼻尖直接咬了一口。

“擤你一嘴大鼻涕！”她皱起鼻头咕哝了一句，摸着摸着，滑嫩嫩的小手就悄悄钻进了他的裤裆里，兜住两个蛋子儿揉啊揉啊。

“你这样明天我可不起床了.....”他呼吸的速度变快了一些，马上加以回敬，指头学着蜘蛛爬，高唱凯歌攻陷了睡裙里头圆滚滚的奶子山。

她的乳头已经相当敏感，拨弄几下，就晃晃悠悠胀大了一圈。

“这样啊.....那算了。咱睡觉吧。早睡早起。”她抿嘴一笑，突然翻身过去，撒了手还拨拉开他的贼爪子，一弓身背靠着 he 闭上了眼。

“啥？”这要还能老实睡，起码三个柳下惠，他一瞪眼，从背后就搂了上去。

浑身酸疼算什么，手脚没劲算什么，鸡巴硬了，这就是操纵杆下令，都他妈给老子动起来。

“嗯嗯.....你都累了，就别骚扰人家啦。留着力气明天还得爬山呢。”她哼哼唧唧地故意挡挡上面遮遮下边，反正不给他摸得尽兴。

“不行，我现在只想爬你。”他整个身子贴了上来，褪掉内裤，翘着硬梆梆的老二从后面一下一下压她的屁股蛋，掀开睡裙，她下头也什么

都没穿，光溜溜的臀部又滑又软，跟煮鸡蛋一样。

“不给爬。人家想爬山，给你省下力气。要不明天你就不陪我。”她故意撅着嘴说，但小屁股一点没躲，反而往后撅了起来，他的龟头一不小心就钻进了热乎乎的腩沟里。

“陪，我一定奉陪到底。”他很没志气地举枪投降，心里总算隐约有点明白为什么男人力气大脾气大却还有那么多怕老婆没事跪搓板的。

“就知道我家赵涛最好啦……”她笑咪咪地背过手握住了他，前后缓缓捋着，轻轻喘息着说，“你先帮我摸摸，还不怎么湿呢。”

他急匆匆凑过去，亲她的耳根，舔她的脖子，手掌绕进她饱满紧凑的浑圆大腿，直奔毛丛下微微突起的小豆。

他并不急着进入，他享受方形彤一点一点湿润起来的过程，喜欢她呼吸越来越急，乳头越来越硬，溪谷的水流越来越多的变化。

比起射精在一个女孩体内，这种亲手造成的改变，更让他感到已经成为真正男人的满足和欣喜。

揉了一会儿阴核，他赶在方形彤夹紧双腿之前，向里探入柔软丰美的裂谷，接近入口的地方，滑腻的浆液已经流淌过来，指尖好像找到了温热的泉眼，愉悦地探索着发源的洞穴。

没有太大力气的两人，默契地选择了最小幅度的变化。

他曲起一条腿抬高，好让下体更加凑近她撅起的臀部。她的腰肢反弓得更加明显，娇嫩的花园终于抬起到可以包裹他欲望的角度。

他从背后再次靠近，昂扬的巨物轻柔而缓慢地没入她体内，连接起两个期待满足的灵魂。

没有激烈的动作，他就这样缓缓地，侧躺在床上前后移动着，阴茎化作温柔的活塞，牵扯、摩擦着她滑嫩的腔道。

没有高亢的尖叫，她小幅度地迎合，腹肌在他的掌心下绷紧、松弛，和下体那一环环的肌肉保持着奇妙的一致，嘴里一直只发出气流经过喉咙的断续声响。

也没有那种爆炸一样的高潮，她在这绵柔节奏中积蓄的快乐，也以同样缓慢的比例释放开来，她咬着嘴唇，鼻子里发出可爱的嗯嗯呻吟，贴着床单的脚趾用力蹬了两下，一直抓握着阴茎的媚肉就开始了密集的收缩。

“我……我刚才……高潮了，好舒服……真的……”当她带着愉悦的哭腔轻轻说出这一句，就像一根沾满了快感的长针，迅猛有力地刺入到赵涛的阴囊中央。

这是他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射精，阴茎的搏动间隔几乎超过了两秒，精液的量虽然小，但喷射的次数却相当多，足足半分钟过去，他的肉棒还在美妙地抽动，享受着周围嫩肉绵密的裹吸。

其实不论从什么角度看，这次做爱都谈不上完美。

他的体力不够，前戏不够，时间虽然长，却也是托了节奏慢的福，而且背后拥抱的体位，他甚至全程看不到方形形的正脸。

但直到很多年以后，每当想起性爱这件充满了甜蜜又充满了痛苦的事情时，他最先回想到的，总是这一夜。

也许，是因为方形形半睡半醒看他关灯时说的那句话的缘故吧。

尽管很困，那句话却和这次射精的感觉一样，牢牢地刻在了他的记忆深处，任何时候拿出来，都一尘不染历久弥新。

“你说，咱这多像出来度蜜月一样啊……真好。”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十四）

最近比以前心软了很多。

喜欢方形彤朋友不少，我考虑了很久，在这一次更新中加了一段原来没打算有的情节。相信大家看得出来。

接下来要有转折，大家也一定早就知道。

所以，对他们的初恋有一个美好期待的读者朋友，可以在这一次更新的合适位置自己写下全文完，删掉几行字就可以把它当成一个完整的结局。

我是热衷探讨梦境的人，大家可以把这个当作我给出的一个分支。

还是希望大家新年期间能快乐。

那么，下周见~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六十四）

隔日安排的行程并不太紧，因为要去的那座山低很多人也少很多，外地游客不怎么看得上，本地游客懒得费那劲，典型的爹不亲娘不爱，一年到头也就山里几个村子庙会的时候热闹一下。

所以早晨退了房，这对儿小情侣坐车到了那边后，先订了当天的住处，就干脆去附近的K T V打发上午剩下的时间。

毕竟是小县城，K T V外面的牌子还都写着练歌房，隔音效果也马马虎虎，柜台交钱的地方就能听到走廊里混杂在一起的鬼哭狼嚎一波接

一波传来，大都是正在消磨假期的学生。

要了中包点了饮料果盘，方形彤轻车熟路坐到机器前开始点歌，笑着问赵涛：“怎么样，也给我露两手呗，这儿地方不大，歌还挺全的，你喜欢那几个都有。郑智化，张宇，赵传……你要谁的？”

“你先点着唱吧。我……琢磨琢磨。”赵涛头一次来有点紧张，靠在女友背后看她操作了几首，才大概看明白怎么使，“就是查歌找歌，摁一下排上。比你玩游戏简单多了。”她笑嘻嘻一让位置，拿起麦克风吹了两下，调了调音量，准备开唱。

陶晶莹、苏慧伦、孙燕姿……一串歌唱过去，方形彤一扭屁股往他身边一坐，催他说：“快点啊，我唱的嗓子都干了，你怎么一首歌都没点呢？”

“我……唱得难听。”他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就咱俩诶，难听怎么了？我还笑你啊？唱唱，多唱唱就好了。要不人家这儿叫练歌房呢。快试试，我给你点。呐……就这个吧，水手，这个我也会，跟你一块唱。”她说就把歌排进去，摁了个按钮把顺序提前，然后直接切了现在播着的歌。

屋子里立刻响起了赵涛熟悉的前奏，他清了清嗓子，小声试着唱了起来。

方形彤轻轻跟着他唱，很快，他的声音就大过了她，越发地投入进去。

之后她没再点自己喜欢的歌，趁着他新鲜劲儿正大，怂恿着他一首接一首的唱，她会唱的就和个声，不会唱的就放下麦克风在旁边鼓掌叫好。

高高兴兴热热闹闹，时间刷的一下就跑了个干净。

在山脚小饭馆吃了顿又贵又难吃的农家炖锅，他们往这个县附近的最后一个目的地走去。

这座山主要是靠半腰一个悬在空中的小寺出名，山本身几乎没什么玩头。不到一个小时，他俩就站在了山顶一个简陋的小亭子里，百无聊

赖地望着周围谈不上好看的林子和石头。

“这地方真没意思，歇会儿下去吧。”方形彤也有点失望，扶着亭子柱蹒跚张望了一圈，临近也没什么可去的地方，再往远处似乎有两个洗煤厂，脏兮兮的风把山头都吹得发黑。

“呐，喝点水吧。”赵涛从包里掏出瓶子，递给她。

这次他们直接在县城车站边买的水，省得到地方挨宰。结果没想到，这山上连宰人的摊子都没有。

她摘下遮阳帽，咕咚咚灌了小半瓶下去，用胳膊一抹嘴，有点后悔地说：“真不如直接往Y县去呢，那边再怎么还有古城墙可以爬爬，新修的水上乐园听说也挺好玩，早去一天还多玩一天。”

“来都来了，不行歇会儿下去咱们再往旁边转转。”赵涛搂住她劝着，“要还没有好玩的地儿，咱干脆再回去唱俩小时歌。”

“知道好玩了吧？”她笑着一扭身子，直接坐在了他腿上，“就这拽你唱歌你还不乐意。偶尔去嚎嚎多好。”

“以前就是觉得紧张，唱不好丢人。不爱在别人眼前唱。而且……去唱歌老是好几个同学凑一堆，我不喜欢人多。”他回想着曾经的心思，把她越搂越紧，下巴搭在她脖窝左右蹭着。

“那以后就咱俩去。谁也不带。”她眯起眼，看着外边热辣辣的太阳，把他们上来的路晒得一片焦黄，“哎呀……你看看下去的路，热死了，这破地方连个卖冰棍的都没有。真讨厌。”

“再待会儿休息休息攒攒体力，一会儿一路跑下去。省得晒。”他张望了一眼，出了个主意。

“行。”她应了声，跟着很兴奋地说，“对了，等回去你也学学跳舞机，怎么样？我教你跳，这样咱俩就能一起玩了，那个可锻炼体力啦。”

“啊？那玩意……我看着总觉得像疯子一样。好玩吗？”他皱起眉，脸颊在她汗津津的脖子上蹭了一下。

“好玩，而且还锻炼身体。”她兴高采烈地站起来，站到亭子中间，“那跟唱歌一样，你不玩不知道，玩了肯定戒不掉。等你玩得好了，跟着节奏跳起来，可帅气嘞。像这样……”

她说着抬手提膝，就跟脚下正踩着跳舞毯一样嘴里哼着歌动了起来，“喏，这个我跳得最熟，小舅那儿所有机子的记录都是我的。”

“呃……你跳起来是挺好看，我跳起来估计像个大马猴。”

方形彤穿着牛仔小短裤，短袖衫脱下把袖子系在腰上，上面光剩个紧梆梆的背心，凉快，还特吸眼珠子，这一蹦跶起来，两条紧凑结实的长腿展现出诱人的弹力，圆润的胸部也理所当然的晃动着性感的波涛。

幸好这是在没什么人的山顶，不然他肯定想搭个棚子把她关里头只给自己看。

把长长的马尾一甩，她做了个帅气的收尾动作，咯咯笑着坐回到他身边，“等你练熟了，咱就能一起跳了。到时候咱去刷新我小舅那儿的记录，来个打遍D市无敌手。”

这个凉亭周围树木繁茂，山风还算凉爽，但上来时候晒得够呛，体力也消耗不少，方形彤这一通跳，又出了不少汗，细小的水珠在她脖窝越聚越大，滚成汗滴，流到她小背心领口正中央的沟壑里，把那一块，洇出个不规则倒三角的水痕。

他从包里拿出备好的小毛巾，“来，又出一堆汗，擦擦吧。”

“你给我擦。”她撒娇一样的站起来双手扶出膝盖，把红彤彤的小脸伸到他面前。

“哦。”他给她擦了擦额头，擦了擦耳根，擦干鼻尖，跟着滑下去绕着脖子擦了一圈，“这儿的汗也挺多啊。”说着，他忍不住把毛巾一伸，擦进了刚才大颗汗珠滚落进去的乳沟中。

她缩了一下，但没真躲，双眼一眯，成了两弯月牙，“讨厌，你个臭流氓，在外头还欺负我。”

看他越擦越往深处，扯得隐形肩带都有点勒肉，她连忙提醒说：“过过手瘾得了啊，这……这大白天还在山顶上，你可别真闹我。”

赵涛探头看了看，通到凉亭这儿的石阶小路就一条，有人上来绝对是他们居高临下先看见，心里顿时一痒，动了个更大胆的念头。

他凑过去往方形彤嘴上亲了一下，小声说：“大中午的，这儿也没人，你不是嫌路晒想多歇会儿么，那……我帮你好好放松一下成不？”

他把毛巾一松留给背心兜住，转手就握住了被裹在半杯胸罩中的饱满乳房，出了很多汗的缘故，那滑嫩的皮肤一点都不热，衬得他掌心像有团火在烧。

一把抓住他的手腕，方形彤往后退开两步，转身站到对着小路那边的条凳上，左右打量了半天，跟着下来退到赵涛身边，往他旁边一坐，咬了咬比刚才红了不少的唇瓣，小声说：“先……先亲亲，真没人来再说。”

连答应一声好都顾不上，他一转头就搂住了她，狠狠吻了上去。

（六十五）

“我……我口干，叫我喝点水。”深吻了几分钟，方形彤一扭头拿起水瓶，咕咚咕咚灌了个饱，伸长脖子不放心地往下又看了眼，小声说，“万一来人怎么办？”

“你别脱下来，就褪倒这儿，膝盖上边。”赵涛在侧面上上下下舔着她布满汗咸味的细长脖子，手已经把拉链扯开，掏出了硬梆梆的老二。

室内和野外的差别实在太太，就算是空无一人的山头，那种解放出来的暴露感依然强烈地刺激着他的神经。

“来得及穿上吗？”她站起来比划了一下，有点为难地说。

“你把腰上的衣服转到前面，这不就全挡住了，真有人上来，你挡着穿，到我身后去，怎么也来得及。”他把她拉到自己面前，手掌急匆匆钻进那间小背心中，顺着汗津津的脊梁往上摸去。

“上头不许给我脱了，听见没。”她赶忙一拽背心下摆，压在肚脐上面不远，“万一有人上得快，我得先顾下面，你媳妇咪咪就给人看去

啦！”

“嗯，不脱。我就在背心里揉揉。”他已经忍不住推高胸罩，攥住了涨鼓鼓的乳房。

应该是很紧张，方形彤的肌肉显得有点绷，连奶子根那儿都在使劲。但她好像也挺期待这种新奇的刺激，再次张望了一会儿，一咬牙一跺脚，解开扣子，把短裤连着三角裤衩一起拽了下来，一下拉到了膝盖上沿。

白白嫩嫩的屁股裸在赵涛眼前，上面还残留着裤衩压出来的红印子，好歹也爬了一大段山出了一身汗，敞开的花园里顿时散发出清晰的女性体味。

但这种时候他一点也不觉得臭，反而越闻越觉得兴奋，不由自主就把手滑下来卡住她的腰，低头在屁股蛋上左亲右舔。

“嗯……这次……这次不准亲里头，我……我还想和你亲嘴儿呢。听见……啊……听见没？”她的臀部一直都格外敏感，他的舌头才落上去，她就颤酥酥抖了一下，双手连忙扶住膝盖，把腰以下大腿以上这段身子完全亮给了他。

“行，里面我用手。”他用鼻尖拱着软弹的臀肉，腾出一手按在阴核上，轻轻揉了几十下，就匆匆爬向附近那销魂的小小入口。

可能是紧张的缘故，方形彤的下体还不算多湿，刚刚有点潮气。而且她那边一直不自觉地使劲儿，小小的洞口缩得死紧，指头尖钻了几次，竟然觉得有点进不去。

“别，别硬挤，不舒服。涨得慌。”她回手拍了他一巴掌，小声提醒。

他想了想，干脆把指头塞进嘴里沾满口水，再试着往里挖去。

这次，软嫩的腔口总算无法再阻止他的指头，很快，大半根手指就陷入到温热黏滑的嫩肉包围中。

他缓缓地转动指肚，摸索着周围能碰触到的地方，里面并不平滑，充满了柔软但富有弹性的凹凸，不管往哪个方向曲起指节，顶住的腔壁

都会延伸到平展，仿佛试探不出扩张的极限。

也对，毕竟.....这里是能允许一个婴儿从中通过的地方。他稍微感叹了一下，就迫不及待地抠挖，刺激着缓慢蠕动好似有自己生命一样的腔道。

方形彤咬着嘴唇轻轻哼了一会儿，忍不住问：“好了吗？还不够湿呐？”

不知道为什么，今天方形彤的爱液量少，还特别粘稠，要说没有润滑，伸进去的指头却已经被完全染湿，可要说湿了，却和平常抹满油一样的感觉略有不同。

他抽出指头，扒开屁股看着她微微开合的嫩粉穴口，“感觉没平常那么湿。”

“没事没事，能进来就好。赶紧吧，真来人就完蛋啦。”她匆匆催促着，让他张开腿，自己往后挪了挪，扶着他的膝盖往下慢慢坐过来，“对准了吗？”

他扶正龟头，抓着她的腰往下缓缓用力。

尖端传来的阻力比平常大得多，但那些粘稠爱液也不是没有作用，随着最粗大的伞棱部分通过最紧窄的入口，插入的动作总算顺畅起来。

她深吸口气，嗯的一声坐到了他怀里，丰美的屁股紧紧压住他的裤裆，整条老二都完全进入到体内，和她深深地结合在一起。

“这样你能动吗？”她软绵绵地问。

“不太方便，得你动。”他硬梆梆地回答。

“讨厌.....”她拖着长音撒了个娇，短裤勒在膝盖那儿，她张不开腿，只好就这么别别扭扭的将屁股抬起放下，小幅度地套弄，“我.....我要是没劲儿下山，就让你背。”

“好，你要是走不动，我背你下去抱你下去都好。我都乐意。”他被那比平常紧致许多的小穴吸吮得浑身发麻，亢奋无比地回答。

察觉到赵涛的愉悦，她抿着嘴笑了起来，双手撑着膝盖，不光上下摇摆，还前后晃动着臀部。

渐渐增加的爱液依然粘稠，加强的摩擦感却并不是坏事，整颗龟头在这种环境下活塞运动，快感至少提升了一半。

方形彤似乎也被空山头上的环境影响，浑圆的屁股越动越快，坐下扭一会儿腰，抬起上下摇摆一阵，再转着圈子晃上两分钟，把他那根鸡巴套在里面磨得通体发酸。

“哼嗯……”这么坚持了七八分钟，她身上一抖，咬着下嘴唇泄了一串呻吟出去，一圈媚肉裹着鸡巴根猛地勒紧。

他连忙把她抱住，搂在怀里插入到最深，等她浑身的战栗过去。

“你、你还……还不射啊？我都美了一次了……”她娇喘吁吁地说，臀部小幅度地扭动，像是没劲儿了。

“可能快了。在这地方感觉格外刺激。你就这么扭我都特舒服。”他隔着背心捏住她的奶头，一边轻轻搓弄，一边亢奋地回答。

她抿嘴笑了笑，小声说：“那我再给你扭会儿，你看看能出来不。”

这一动，就又动了四五分钟，粘糊糊的爱液，把他的短裤裤裆都润湿了一块。

“呜嗯……不行啦，人家腿软啦。不干了。”她突然抬起屁股飞快套了十几下，跟着猛地往下一坐，哼唧着仰起了头，“你想办法吧。”

他看了看周围，下面正在兴头上，说什么也不能在这儿停下来，把心一横，索性抱着她一下站了起来，顶着她往前走去，“那你扶住前面的凳子，弯腰撅屁股。”

“诶？”方形彤倒抽了口气，赶忙摇头说，“这哪儿成啊，下面台阶上拐弯过来个人就能看见我脸啦！”

“光看见脸又没事。来人我就停，快，这样我动得快一会儿就射了。”他满肚子欲火都快烤熟了心肝脾胃肾，她还没扶稳，就在后面啪啪抽送起来。

“啊、嗯啊……”速度骤然加快，她也一下子忍不住叫出了声，发觉不对，赶忙抓过马尾辫稍咬在嘴里，把雪白的屁股高高翘起。

他揉着滑嫩的臀肉，雄风大振，一身蛮劲都涌了上来，没几下就把她白花花的臀尖撞出两片红晕。

“你……你再……快点，”她含含糊糊地催促，“这样……上来个人……一看……一看就知道……我……正挨操呢，讨厌……死了……”

是啊，方形彤现在满脸通红咬着辫子尖儿不算，还一下一下有节奏地摇晃，只要能看见脸，不知道在干吗的恐怕也不到能爬山的年纪。

“山脚好像真有人上来了。”他故意说了一句，接着马上叉住她的腰，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果然，方形彤的小穴一下子就收紧成一团，简直恨不得把他的鸡巴扯下来，让他抽插都有点困难。

仿佛怕他还不射，她扭着腰往后迎凑起来，嘴里也不再压着声音，哼哼唧唧地冒出一串撩人无比的呻吟，还抬起一手，放在背心上揉起了自己的奶子。

本来就已经快到极限的赵涛顿时被狠狠一脚踢上了性欲的巅峰，他往前一耸，压得方形彤差点趴在凉亭栏杆上，紧贴着她的屁股，一拱一拱地射了个满满当当。

（六十七）

虽说直到下山也没见有谁真的上来，方形彤还是忍不住在他胳膊上拧了好几把，晚上睡觉前温温柔柔做了一次后还不忘埋怨说：“以后不许那么吓我了，我真当有人要上来呢，吓得我差点把尿急出来。”

他拿起帮她擦拭的卫生纸扔进垃圾桶，抱着她亲了一口，“嗯，以后再也不敢了。”

搂着亲吻了一会儿，他们商量好次日的行程，相拥而眠。

那一次野合总算让赵涛满心积攒的青春躁动宣泄了个差不多，后面

的旅程中，他没再有什么突发奇想的念头。

当然，Y县的游客比Q县多了好几倍也是原因之一。

到那边的第一天，赵涛就认识到一个非常违背常理的事实，陪女友逛街竟然比爬山还累。

Y县有个在省里都算小有名气的大型批发市场，主营鞋帽小商品，那地方让赵涛对批发市场这个词有了全新的理解。

他们从上午下车九点出头转到下午两点路边摊吃面条，才转了不到三分之一。

他实在不明白，那一个个看起来都差不多的店铺挂的商品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方形彤每一家都能进去津津有味地看几分钟。

不过他至少知道，绝对不能表现出厌恶和烦躁。

对一个值得疼爱的女朋友，这是基本礼仪。

结果这一晚，他睡了旅行途中唯一没有和方形彤零距离接触的一觉。

方形彤倒是故意撩了撩他，可惜，他筋疲力尽，电视里的球赛都看不出裁判和球员的区别，一个澡冲完，倒在床上就失去了意识。

迷迷糊糊一个香喷喷的身子光溜溜地钻进怀里，他自然而然地抱住，然后，就睡得更香更安心了。

次日方形彤取消了县城另外半边一个皮具城的预定行程，和他一起去逛了老城根。

知道明天就该回去，不太爱出门的赵涛还是觉得有点不舍。

在这个陌生的地方，没有认识的人，他满眼看到的，手里牵着的，心里想着的，都是方形彤，不用担心被谁看见，不用害怕被谁发现，他可以尽情的享受作为情侣的一切。

回去之后，偷偷摸摸就又成了两人的主旋律。

午后在街边冷饮店，咬着糖葫芦拨拉香蕉船的时候，赵涛忍不住问：“彤彤，你妈那边……就一点商量的可能性都没有吗？要是我带上我爸妈，一起去你家说明情况，你说她有可能同意吗？”

“不可能，别想。”方彤彤咽下嘴里的冰淇淋，认真地说，“她离婚了，受过男人伤害哎。你没看过电视里演的吗，这样的女人就喜欢喝醉了往沙发里一瘫，说男人没一个好东西。我妈没那么夸张，但也差不多。”

“那她难道还不想让你结婚了？”

“要真按她的想法走，我得努力学习考上一个好大学，然后努力学习考上个研究生，拿到高学历给家里争光，接着找一个好工作，一定要独立能养得起自己不要被男人看不起，接着我要是还有人要，就和她介绍的对象挨个相亲，挑一个还过得去的，结婚生孩子养娃工作稀里哗啦过完这辈子。”方彤彤一口气背课文一样念完，挖了一勺冰淇淋塞进嘴里，心满意足地品着，含含糊糊地说，“我又不是洋娃娃，凭什么她怎么摆弄我就怎么活。美得她。”

看赵涛还是有点不甘心，她拉起他的手亲了一口，“好啦，别瞎想了。我妈你搞不定的。高三毕业我跟她说也是抱了大不了撕破脸来你家过日子的打算呢，到时候可别把我赶出去。”

“怎么会，全世界都不要你，也还有我呢。”他心里不知道为什么打了个突，赶紧反握住她的手，糖葫芦都差点扔了。

“我这么漂亮能干，才不缺人要。”她翘起鼻子，得意洋洋地说，“便宜你了。”

“是，”他低下头，额头抵着她的手背，满足地说，“这绝对是我这辈子捡到的最大最好最贵重的便宜。”

用她听不到的音量，他很小声地喃喃自语说：“就算此后永远在地狱里受苦，轮回几百次畜生，我也值了。”

（六十八）

可能和赵涛一样不太想回去，方彤彤从中午吃完东西就显得意兴阑

珊。老城根说是个景点，其实也就是一大圈古代留下来的破城墙，估计修葺了一下不至于摔死人，就收门票拿来敛财了。

满打满算从半晌午起逛了不到仨小时，整个老城就没有任何可去的地方了。

吃过饭又逛了阵子，在一家店里买了点当地土特产后，方彤彤考虑了一下，提议回旅馆休息。

“怎么？累了吗？”赵涛担心她是怕自己无聊，连忙说，“我没事，我还有劲儿呢。”

“不累，就是觉得没意思了。”她抿了抿嘴，“下次奔远点玩，不来这破地方了。”

“可回去也没啥意思啊。”他挠了挠头，方彤彤以怕丢为借口特意没拿手机，他担心她不高兴没带掌机，“总不能窝床上看电视吧？那旅馆里也没几个台啊……”

“可我也不知道逛哪儿啦。”她有点为难的看了看四周，突然眼前一亮，扯了扯他衣角。

他愣了一下，顺着她使的眼色扭头看了过去。

一对看上去像是大学生的情侣正在抢同一个蛋卷冰淇淋，那俩一点也不在乎旁边来来往往全是人，舔着舔着就亲一口。

“赵涛，这儿没人认识咱，你……敢亲我吗？”方彤彤迈了半步，站得很近，小声说。

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想起了自己要求在山顶和她做爱的情景。

脸上有点热，但她那时候连裤衩都脱了，自己亲个嘴有什么好怩的？他一扭头，抬手把她发热的脸颊捧住，用力吻了上去。

柔软唇瓣被他吮住的同时，周围的目光几乎齐刷刷投了过来。

有那么一瞬间，他真差点把头缩回来。

但方形彤的手臂搂了上来，充满喜悦地抱紧了他。

来吧，看吧，就让你们见证一下，我们的恋情有多炽烈！他索性也抱紧了她，闭上眼睛，就像周围的世界并不存在一样，把卖土产的店门口，当场变成了言情剧拍摄现场。

大约七八分钟后，方形彤娇喘吁吁地偏开了嘴，踮脚咬了一下他的耳朵，小声说：“咱跑回旅馆吧好不好？”

“好！”他没多废话，一把拽住她的手，撒丫子奔跑起来。

也许在旁边人的眼睛里，他们俩现在就是一对儿神经病，但赵涛已经不在乎了。

他听见了方形彤清脆的笑声在风里飘，那就是他此刻唯一关心的事。

旅馆离得并不算近，可他们还是一口气跑了回去，等到上楼的时候，真是实打实的上气不接下气。方形彤抓着楼梯扶手，一边大口喘，还一边咯咯的笑，开心得像个疯婆子。

走到房间前头，赵涛才刚摸出门卡，方形彤就从后面搂住了他，腻着声音说：“老公，还想亲人家吗？”

“想，想得不行。”

其实他们距离上次做爱连四十八小时都没到，可赵涛一听她那声调，回答的口气就忍不住变得好像饥渴了好几个月。

可能是在外面那场当众亲吻触到了方形彤心上的阴蒂，她刚一进门，就抬脚把门踢上，一把把赵涛拽转了身，抱住他就吻了上来。

“窗帘，彤彤.....窗帘还没拉呢。”他尝了会儿她嫩嫩的小舌头，依依不舍的撒开嘴，看着她已经绯红的脸颊提醒说。

“亲着去。”她简短地说了三个字，跟着再次吻住了他。

这火热的吻转眼就让他全身都燃烧起来，本来满身大汗还想着先冲个澡再说，现在他连过去拉窗帘都觉得浪费时间。

但对面就是个家属院，他总不能让女友的光屁股被哪家的闲汉看走了便宜。

抱着她又啃又舔，费了半天劲还在床角撞了一下，他总算刷拉扯上了帘子。

没有开灯的屋里顿时暗了下来。

“唔……呜呜……”她又不舍得放开赵涛的唇，又想说话，最后将就着缩回舌头贴着嘴片子，含含糊糊地说，“脱，老公，帮我脱……”

说着，她的手就扯起了他的上衣。

这上面他可不肯输，立刻针锋相对，抓着她的背心就往上拽。

短暂的分开两秒，两人一起把衣服丢开，急匆匆再次吻到一起。

方形彤一边解开胸罩背扣，一边舔着他的牙齿哼唧：“空调，忘开……空调了。”

拿起遥控器滴滴摁一下的功夫，她热烘烘涨鼓鼓的乳房就已经赤裸裸贴上了他的胸膛，小葡萄一样的奶头压在他身上，蹭出一串串电火花似的酥痒。

他们身上都是汗，刚一半裸，彼此的体味就浓密的纠缠在一起，刺激着他们的鼻腔。

一大一小两条短裤扣子被扯开，一大一小两件裤衩也先后脱离阵地，顺着四条不停彼此磨蹭的腿往下掉去，落在地上。

一丝不挂，交叉的双腿之间，卷曲的阴毛都已经刺激到了对方的皮肤。

阴茎早已翘起，压在两人急促起伏的小腹中间，有点寂寞的用独眼盯着上方难分难舍的四片嘴唇。

她摸索着找到电视的遥控器，背对着打开，把音量一口气开到足以掩盖任何声音的地步，接着靠在桌边，舔着他的汗液飞快向下，用手胡乱擦了一下龟头沟中的污垢，抬眼看着他的下巴，一口将整条鸡巴含进

嘴里，充满渴望地吸吮，吞吐，舔舐。

“彤彤，嗯.....你.....这是怎么了？”他有点惊讶，双手撑着桌子看向下面，小声问。

她把头探入他的胯下，侧脸哼哼着舔他的阴囊，接着一口气舔回肉棒顶端，吞进去套了七八下，猛地吐出来，站起来抱住他一顿激吻，推着他往床上倒去，直到变成骑在他身上的姿势，才水汪汪地盯着他，直率地说，“没怎么，就是.....就是好想让你干我。一想到回去又要被我妈管着，偷偷摸摸憋着，我心里就跟有针扎着一样。老公，狠狠插我吧，把我插得死去活来，满脑子都是你，就不会再想那些讨厌的事儿了。”

“非常.....乐意效劳。”他发现她胯下似乎滴落了什么液体，粘粘的落在他肚子上，升腾的欲火顿时消灭了所有理智。

现在是下午三点不到，体力还多得是。

晚饭什么的，去他妈的吧。

他现在恨不得一口气把她操到明天天亮去车站前。

第一次高潮的时候，方形彤都还没完全躺到床上。她双腿高高举起，一只小凉鞋还在脚上没脱，半拉屁股悬着空，就那么被赵涛抓着脚脖子站在床边呼哧呼哧干了十几分钟，在地方台电视购物的掩护下，尖叫着去了。

之后她想爬上床，结果翻身过来后伸手正要脱那只鞋，赵涛就爬上来捏住了她的屁股，从后面噗叽捅了进来，一直在她汁水淋漓的花蕊中搅拌到射精，那股洪流冲击进来的同时，她舒展了脊背，好像伸懒腰的野猫，充满愉悦地攥紧了他抽动的阴茎，一起步入极乐的殿堂。

喘了几分钟后，抱在一起的两人同时觉得身上黏得有点不像话，笑着吻了一会儿，懒洋洋走进了卫生间。

那小小的浴室勉强刚够他们一起冲澡。于是，第二次肉搏就在方形彤一个劲儿盯着鸡鸡打香皂后开始。

很节约用水地关掉了花洒，两人连身上的水都没擦，就一个扶着洗

手台翘起屁股，一个从后面送了进去。

抬起的脸正对着镜子，这让他们都感到了额外的刺激，动作更加激情澎湃，快感也洪水一样滚滚而来。

不到十分钟，方形彤就泄得双腿发软，索性转身坐到了洗手台边。靠着镜子的裸背仿佛投出了一个属于异世界的美丽虚像，随着她愉悦地颤动而做出同样的反应。

这次射精的时候，赵涛看到了镜子里自己的脸，仿佛很痛苦，很紧绷，眉头紧锁，嘴唇半张，但仅仅是那迷蒙的眼神，就足以表明他实际上正在享受多么巨大的欢愉。

匆匆擦干身体，他们回到床上，把对方赤裸的躯干当作了值得一寸寸研究的艺术品，点亮所有的灯，动用所有的感官，去嗅，去听，去抚摸，去亲吻，去品尝，仿佛要把彼此的每一个细胞，都沉入记忆的海洋中。

激情得到了足够的宣泄，这场温柔的体验，持续了漫长的时间。背后红肿的毛囊，指甲旁干裂的肉刺，耳廓后难以发觉的黑痣，阴毛丛中从没注意到的疙瘩，辜丸外的褶皱，阴唇上的细纹……这世上，恐怕再没有谁能比他们更了解彼此。

精神上的巨大满足填饱了不算饥饿的胃，差不多晚饭时间前后，慵懒的抚摸终于渐渐被醒转的情欲支配。

他们把最羞耻的器官坦诚地交到对方的唇边，毫无顾忌的舌头灵活地扛起取悦对方的责任。唾液布满了耸立的尖塔，情潮润湿了敞开的山泉。

合二为一，从内到外，从肉体，到灵魂。

（六十九）

那天晚上，赵涛做了一个无比漫长，又无比真实的梦。

暑假补课快要结束的时候，他的父母回家休探亲假，他向双亲坦白了方形彤的存在。

一起在外面的小饭店吃了一顿饭后，他爸妈列出了一串条件，有限制地承认了他们的恋爱关系。

在忍耐中把地下恋情维持到高中结束，高考完毕的第二天，方彤彤带着他去家里向母亲摊牌，如实陈述了已经超过一年，避孕方式都转为妈富隆的恋情。

结果是他挨了一记耳光，方彤彤愤而离家，趁妈妈上班收拾了一套行李，正式住到了他身边。

托恋爱限制中关于学习成绩条款的福，他们高考发挥得都还不错。他压线进入了目标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而方彤彤挂着车尾蹭入了同学校下属学院的幼教专科。

也许是录取通知书起了作用，也许是方彤彤愤怒至极要求断绝母女关系的态度吓到了她妈妈，总之，在那个八月末的一天，方彤彤的小舅叫出了这对母女，面对面地商讨了之后的一切。

在他下跪发誓表态，方彤彤痛哭流涕陈述自己的感情之后，她妈妈总算红着眼睛接受了他们的关系。

为了表明自己的决心，他在这年夏天父母回家的那几天里，商量着安排了双方家长的会面。此后小半年里，方彤彤都一直管那顿饭叫订婚宴，并为此得意洋洋，在小姐妹间炫耀了很久。

升学之后，去到了家乡北方的陌生城市，他们两个并没有多少不适应，也许，这就是早早独立生活的好处吧。

熟悉了学校周边环境后，他租下了离学校很近的家属院一间单元房，和方彤彤继续过着早已经习惯的两人世界。

方彤彤还是爱玩爱闹，爱交朋友，他还是只和最早混熟的几个哥们混迹在一起，偶尔去网吧通宵，除了换了个场所，他们的生活节奏几乎没有变化。

大二下半学期，方彤彤意外怀孕，一通电话请示之后，他认真考虑起在校结婚的事情。

可惜不知道是不是前期没有注意导致了什么问题，那个小小的胚胎

还没真正发芽，就夭折在萌生的地方。

那之后，方形形的性格出现了一些变化，她沉静了许多，不再热衷于社交和玩乐，和他一起对着笔记本电脑静静看文艺片的次数直线上升，曾经每周一次的K歌，就这样被她莫名其妙的戒掉。

大三结束的那个假期，他们之间第一次出现了疲惫的倦怠感。

足足一个多月，两人没有做爱，只有温和绵长的亲吻拥抱，他甚至梦遗了一次，然后选择了三五天打一发手枪。

他并没觉得这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方形形却为此感到焦虑，月经紊乱，失眠，一把一把的掉头发，最严重的时候，一个星期就在他怀里痛哭两次。

再开学的日子，他变成了悠闲度日的大四生，而她已经毕业，回到了D市，在妈妈的帮助下进入市委幼儿园，成为了在编老师。

他虽然很清闲，但考虑再三之后，还是硬下心肠，暂时保持了和她异地的状态。

可能是持久的距离感起了作用，这年寒假碰面后，他们总算找回了热恋时的感觉，方形形的心情，也总算在一次次久违的高潮中好转起来。

随着春暖花开，他们跑前跑后监督装修了赵涛父母买下的新房，脱下带着泥灰的衣服，在堆着沙子的空旷房间站着做爱。

他毕业的那个夏天，他们正式住进了新房，去Q县再次旅行了三天，没怎么转别的地方，而是特地挑了人不多的一个中午爬到那座空旷的山上，坐在已经翻修一新的凉亭里，尽情地重温了一次野合的刺激。

春节前，方形形的母亲检查出癌症，那个要强的女人没有告诉唯一的女儿，默默安排好了一切后，留下了所有财产和一封信，仅带着一张方形形父亲当年给的旧存折，消失在这广阔的世界。

等方形形彻底从悲痛中走出，他给了她一个简单但庄重的求婚仪式。

选择了初夜作为纪念日的他们，在同一天领取了结婚证。秋去冬来的一个黄道吉日，穿着婚纱的方形彤被他抱上楼梯，终于带着他所有的期待，和他成为夫妻。

这一次怀孕之后，方形彤身上所有残留的孩子气都消失的无影无踪，一种成熟的气质渐渐出现在她的身上。

母亲留下的商铺租金本来就十分充足，她刚开始害喜，就辞去了幼儿园的工作，用有些过分的紧张来对待肚子里那个承载着他们爱情的胚芽。

他这时候已经是小有名气的自由撰稿人，母亲退休，父亲也已经退下一线，调回D市做了一个照顾性的闲职。他们清点了一下积蓄，买下一处复式住宅，租出去旧房，搬到了一起。

孩子上幼儿园后，方形彤的专注再次转移回他身上。他的厌倦和迷茫才不过刚刚萌芽，她就以当年那种热情和积极再一次轻易地俘获了他。

从令人疲于奔命的宝宝照顾中脱身出来后，方形彤迅速蜕变成他最理想的妻子，保养得当，温柔能干，还借着网购的大潮，掌握了各种夫妻之间的隐秘情趣。

正所谓出得厅堂，下得厨房，还能掌控双人床。

爱情太过浓烈，足以供得起一生的消耗。

唯一的女儿出嫁后，他们夫妻开始了环游世界的旅行。两人都已经五十岁上下，还依然保持着赤裸相拥入睡的习惯。他还会勃起，还能尽情享受妻子的柔软和娇嫩，只是频率，终究随着岁月飞快地下降。

八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并肩坐在扩建的公园内清澈的湖边，外孙一家三口在旁边的草地上放风筝，方形彤的耳朵已经很背，而他，嘴里也已经只剩几颗牙齿。

沐浴着温暖的阳光，看着波光粼粼的湖面，他们笑着谈起了从前的往事，说得很大声。

“老头啊，还记得咱刚恋爱的那个暑假不？我骗了咱妈，和你跑去

县城玩，你到那个没人的山上，那个流氓的哟.....”说起年轻时候的事迹，方形彤布满皱纹的脸上，竟还浮现了一片可爱的红晕。

他靠着椅背，哈哈大笑起来，张着漏风的嘴巴，想要对她再开两句色色的玩笑。可突然，身上就失去了力气，眼前的阳光，冷不丁变得刺目无比。

大限将至了吗？

这个念头刚一划过他迟钝的脑海，一个激灵，意识就回到了现实之中。

他猛地睁开眼，侧过头。方形彤香甜的睡颜就在枕边，似乎也在做什么好梦，唇角挂着一丝甜蜜的微笑。

躺在床上愣了半天，他才清醒到发现那个简单的答案。

原来，梦醒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十五）

上次有人提醒我十五之前都是年。

所以我决定零点后再发。

好困.....

不祝大家元宵节快乐了，一来另一边祝过，二来.....和这次更新基调不合。

和纯情的赵涛告别吧。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七十）

起来最后在旅馆里温存了一下，赵涛和方彤彤结束了五天四夜的旅程，坐上客车往D市驶去。

在车站告别前，他们在广场雕像的背阴处拥吻了几分钟。

方彤彤眨着水汪汪的眼睛看着他，说：“那，我去跟小姐妹会合了。串串供回家打开手机跟我妈报一下平安，没事给你打电话。”

“嗯。”赵涛点了点头，“我今天哪儿也不去，就等你电话。”

一步三回头地道别，看方彤彤上了公交车后，他也百无聊赖地拖着疲惫的身躯往家赶去。

旅行中的自由尽兴渐渐消失，他觉得有点气闷，直到进了家，还在盘算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和方彤彤光明正大腻在一起，理直气壮谁的看法都不在乎。

高三毕业，对，坚持到高三毕业，方形彤就会跟她妈摊牌了。

打开电脑玩了会儿游戏，他煮了两块方便面，刚刚盛到碗里还没端进屋，电话就响了。

他把碗往窗台一搁，三两步窜到了电话边，掀开布一看，是方形彤家的号码。

他喜滋滋接起来，照惯例等对面的声音先开口。

“喂，请问是哪位同学家里？”

赵涛浑身一紧，倒抽了一口凉气。

那不是方形彤的声音，虽然很像，但这个声音更成熟更有压迫感，而且，那口气一听就不对劲。方形彤就算开玩笑也学不成这样。

他心里一阵混乱，连忙死死闭住嘴，连呼吸都不敢大声。

“喂？怎么不说话？你这里到底是谁家？说啊，我女儿为什么总是打这个电话！逼我再去营业厅查是不是？”

他抓着话筒的手哆嗦起来，犹豫了几秒，把话筒狠狠挂上。

怎么回事？什么情况？为什么方形彤妈妈会查到他家的电话？她……她怎么想起来要查的？难道……方形彤的小姐妹说穿帮了？

他转身冲进卧室，翻出电话本找到方形彤的手机号，但考虑了半天，又放回了书包。

不对，这样打过去等于自投罗网。必须耐心，耐心等着，等方形彤的消息。

他拼命说服自己冷静，不停地深呼吸，打开电脑看了两三部黄片，手淫了一次，依然无法平静下来，心里像有七八列火车绕着圈子头尾相接追屁股，乒乒乓乓撞成一团满肚子车毁人亡。

跟热锅上的蚂蚁一样在屋里绕了不知道多少圈，他才发现，煮的方便面已经凝固成一坨可以直接用勺子挖着吃了。

七上八下忐忑不安地等到晚上，方形彤那边还是没有消息。

他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一会儿觉得空调热，一会儿觉得冷风凉，一会儿想去尿一泡，一会儿发现还得拉个屎。

猴吃蒜一样折腾到快两点，他才终于熬不住，昏昏沉沉睡了。

第二天一早六点多一点，家里的电话把他从床上一把揪了起来。

他飞快地跑到电话边，是方形彤家的号码。

他犹豫着伸出手，一直等到铃声响到第六下，才颤巍巍拿起了话筒。

对面总算传来了方形彤的声音，很慌张，带着哭腔，还压得很低，生怕被谁听见一样，飞快地说：“赵涛，别问，我说，你听。时间不多。我妈给你家打电话，不管怎样也不要出声。”

“我妈发现了。她趁我出去旅行翻了我书包，找到了我吃剩的毓婷。她去找了我小姐妹的家长，旅行的事也暴露了。”

“我没说是谁，我妈打我我也没说。以后也不会说的，你放心，拼着学不上，我也不会影响你。”

“我妈气疯了，现在什么也没得商量。我先挺几天，你别管了，也别找我。我挨几顿打不要紧，从小习惯了。”

“我妈可能要给我转学，她正联系私立学校呢，军事化管理，可能.....之后不太容易见面了。没关系，有机会我逃出来找你。”

“不说了，我挂机删记录了，她要从厕所出来了。我爱你，过几天见。”

“等我。”

喀拉，电话挂了。

就跟一阵夏天的雷阵雨一样，方形彤的话轰隆隆过来，哗啦啦过去。他还愣在那儿不知道该说什么，那边就已经只剩下了嘟嘟嘟的忙

音。

他浑浑噩噩地走回卧室，跟截木头一样横在床上，怔了半个多小时，才从麻痹的脑海里梳理出了重点。

他们的事被发现了。

方形彤要被迫转学到军事化管理的私立高中。

他缓缓转过身，抓过毛巾被缠在胳膊上，压住眼睛，蜷缩成一团。

之后六七个小时，他都没再离开床，也没有改变姿势，直到愤怒的膀胱以自爆威胁，才逼他缓缓走进了厕所。

他看着镜子里魂不守舍的脸，绝望地想，难不成，所谓的业报，就这样来了吗？

（七十一）

行尸走肉一样的过了几天，随着八月的到来，属于高三的补课再次开始。

赵涛的作业写了不到三分之一，第一天的第一节课，就被请到后黑板前罚站示众。

他不在乎，这个位置他更满意。这让他可以一直看着方形彤空出的座位，尽情地发呆。

语文课上，班主任没有半点感情地宣布了方形彤的去向，说经家长与学校协商，已经为方形彤办理好转学手续，因为那边早就开学，方形彤没时间来班上跟大家告别。

平平板板的一段话后，这个班级中，就少了 he 最在乎的那个名字。

同一排的后面同学顺次前移，还没来得及带走的几本书暂时存在老师那里，她在这个班上存在的痕迹，无声无息地迅速抹去。

午休的时候，孙博找了过来，把他一路带去后操场，沿着跑道溜

达，问：“你对象怎么回事？这么突然就转学了？女生那边都猜原因呢，说什么的都有，连他妈堕胎被家里发现诊断书的电视剧桥段都出来了。”

“随他们说吧。”赵涛抓着头发，不耐烦地说。

“我操，这传到你耳朵里你不难受啊？他们都快把你对象说成婊子了。尤其那个余蓓，言情漫画看多了，什么情节都敢编。她还看出来你俩关系了，跟你说班上的流言就是她传出来的。”孙博气哼哼地说，“挺漂亮一女生，结果是一八婆。真是操了。”

“我见不着彤彤才最难受。别的随便吧。这帮同学我愿意搭理的没几个。余蓓就是个碎嘴子，让她叨叨去吧，反正就他们那几个女生当回事，其他也没多少人当真。这帮嚼舌头的人话要能信，余蓓自己都起码打了十来次胎了。”

“你们到底怎么回事啊？被她妈抓了？”孙博试探着问，看他一点头，骂了句娘，“这就转学啊，她妈可真够狠的。我听说那学校是李婕推荐的，快到郊区了，李婕未婚夫在那儿当老师，学费可鸡巴贵了。她妈真舍得钱。”

“她家又不缺钱。”赵涛没精打采地回答，双肩垮下什么也不想说。

“别灰心，最多也就高三这一年嘛。”孙博拍着他肩膀不停地鼓励安慰，最后说，“不说那什么爱情需要考验吗，你就把这当成考验得了，看看老不见面你会不会变心。你这点信心都没有？还是怕她变心？我觉得不会，方彤彤看你那眼神，啧啧，我看着都眼气你。真的。”

“我没事。”赵涛感激地给哥们挤出一个微笑，“我就是心疼彤彤。”

没有方彤彤在身边，学校的生活顿时恢复了曾经的索然无味。他魂不守舍地晃了一个多星期，还是没等到方彤彤的消息，心里忍不住又有点慌神。

下午放学，他推着车子走出校门，就看到对面两个站在一起的男生冲着他这边一指。他仔细看了看，好像是方彤彤以前的初中同学。

顺着那俩人的指示，一个瘦瘦高高的男生大步跑了过来，一身球服

运动鞋，表情看起来很阴郁的样子。

一种奇怪的预感涌上心头，他站住，直视着对方，看着那个男生由远及近，一直跑到他的面前。

“你就是赵涛吧？”

“是。你哪位？”他警惕地反问。

“我表姐是方形彤。”那男生盯着他上下打量了一遍，眼神不太友好，“她那几套安达充，都是我帮忙买的。能找个地方坐下聊会儿吗？我有事要告诉你。”

“是你姐的事吗？”狂喜的情绪顿时从心底涌上，他像抓住浮木的溺水者，声音发颤地说，“走，去对面冷饮屋，我请客。”

“不用。”对方的态度意外的冷淡，“我自己带着钱呢。”

进去坐下，随便点了两杯饮料，赵涛急切地问：“你姐怎么样？她妈妈打她打的很不很？是她托你来找我的吗？她在那个私立学校好不好？她性子那么硬，有没有吃老师的亏啊？老师会不会打她？我.....我什么时候能见到她？”

注视着他焦急的表情，她表弟的眼神总算有了些许软化，但却没有回答，而是低下头，莫名地沉默。

“她到底怎么了？你.....你怎么不说话？不是她叫你来找我的？”

“算是吧。”她表弟抓了抓头，再抬起来的眼睛，竟然有些发红，“算了.....我先告诉你吧，这事儿，也没什么好瞒的。我表姐她.....昨天上午已经火化了。”

（七十二）

“什么！”稀里哗啦，站起来的赵涛把刚上来的饮料碰翻了一桌子，玻璃杯咕噜咕噜滚向桌边，被方形彤表弟伸手扶住。

“你.....你别跟我开这种玩笑。不然.....不然你是她表弟我也跟你

没完。”他声音顿时变得有些发哑，心脏像被无数细线缠住，一起使劲勒紧，连气都快喘不上来。

“开玩笑？跟我没完？”她表弟抬起头，双眼竟然已经通红，“告诉你我今天本来是来揍你个大傻逼的！我他妈都做好去派出所的准备了！”

他胸膛剧烈起伏着，勉强压制着音量说：“你要是他妈有一丁点看上去不像个老实学生，你要刚才没那么着急，我他妈早把杯子砸你脑袋上了！”

赵涛盯着她表弟的脸，霎那间只觉得脑中一阵轰鸣，天旋地转，从腰往下突然就失去了力气，猛地坐在椅子边上，咣唧翻倒在地，躺在了那一片打翻的饮料中。

“我不信……你骗我……我不信，你不是她表弟……是谁叫你来整我的？你说，是谁？”他勉强爬起来，颤颤巍巍指着她表弟，但说什么也看不清对方的脸，赶忙抬起胳膊擦了一把。

她表弟拿出钱递给店员，一拽他胳膊，说：“算了，别处说去吧。再这样下去，你在学校就出名了。对我姐名声也不好。”

“我不信，我不认识你，你肯定是来整我的……”赵涛喃喃说着，双脚机械性地挪动，几乎是被她表弟拖了出去。

拐到附近一个城中村的巷口，她表弟把赵涛往石墩子上一扔，自己抬手擦了擦眼睛，说：“你爱信不信，要不是我姐最后还在念叨你的名字，我他妈才不来找你。让你等到死算了。你就该给我姐偿命！”

赵涛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就那么泪流满面地看着她表弟，连鼻涕都快流进嘴里。她表弟自顾自说了起来：“这里头大部分都是私立学校老师说的，我也不知道具体情况。我就说我知道的。”

“我姐转过去被关起来后，就整天想着跑，上课也不好好听，结果成了重点监管对象。五天前的晚上，我姐想翻墙出去，被值夜的老师抓住，带到屋里审，结果问出来我姐月经迟了好几天，可能……是怀孕了。”

仿佛又一道雷砸在赵涛心尖，他浑身震了一下，差点从石墩子上摔下去，脸色惨白连半个字也说不出。

“那老师说要联系家长，结果我姐就跟发了疯一样，他一个男的都制不住，冲出去后大门锁了，就一直往教学楼上面跑，一路跑到四楼，老师怕她出问题，就劝了半天，结果……她还是从窗户里跳出去了。”

她表弟抽了抽鼻子，接着说，“等我们都赶到医院的时候，我姐已经不行了。最后回光返照那会儿，见谁也不肯说话，等我凑过去，才攥着我手指头，跟我说了俩字，就是你的名字。我姨在旁边听完，当场就疯了……人现在还在医院，我姐的后事都是我们家给办的。”

“我觉得她是让我告诉你别等她了。话我传到了，以后，你就祸害别的女生去吧。”她表弟忍着泪骂了一句，转头就走。

“别！别……别走，”赵涛连忙冲过去，一把抓住了她表弟的衣摆，“这……这都是真的？不是你们骗我……为了让我不再去找彤彤？”

看着他已经扭曲的脸，她表弟不耐烦地一把挣开，甩手说：“骗你妈个逼，我他妈也想都是假的。我告诉你，别再烦我们家人，让我看见你来问东问西，我见一次打你一次。我姐没了，我姨都不知道能不能好，全他妈是你害的！早恋，你他妈管不住鸡巴早恋个蛋！操！”

“你给我记住了，全他妈是你害的！”走远了的男生愤愤转过头，充满怨恨地重复了一遍。

这句话她表弟只说了两遍。

但在赵涛的脑海里，它至少连续回响了半个月，直到许多年以后，依然会在午夜梦回时炸雷一样响在他耳边，把他轰出一身冷汗，惊醒在床上。

（七十三）

补课缺勤了三天没有请假，往家打电话也没人接，心急火燎的班主任不得不联系了赵涛的小姨，拿着备用钥匙打开门的小姨，才发现了在卧室床上跟死了一样瘫着的赵涛。

从那天起，赵涛住了半个多月的医院。

血管性偏头痛，急性胃溃疡，和一串他都懒得记名字的诊断，躺在病房的床上，他就是呆愣愣地看着天花板，任一瓶瓶液体流进血管而已。

住院第三天，不得不提前休探亲假的爸妈连家都没去直接赶到了医院。

但他们谁也问不出来，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赵涛就像哑巴了一样，那十几天里，一句话都没有说过。只在小姨偷着问他，是不是和方形彤有关的时候，被针扎到一样蜷缩了起来。

后来，小姨对他父母解释了自己所以为的真相。她去学校委婉了解了一下方形彤的事情，她判断，赵涛他们是被方形彤的母亲拆散，恋情不得不宣告结束，这是赵涛的初恋，他性子又倔，所以一时心理承受不住。

可他们都不知道，如果真的是分手，是被拆散，赵涛的心里根本不会像现在这么难过。

巨大的负罪感几乎把他吞没，他清清楚楚地知道，方形彤，是被他害死的。

死于他的锁情咒，死于被吞噬的气运，死于他的自私……

他以后要进十八层地狱，轮回畜生道，即使他现在就去死，也不可能找到方形彤。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

他，永远失去她了。

九月前的最后一周，出院的赵涛终于回到了学校。

中间孙博他们去探望过，老师也在班上给出了急病这样的解释。

除了在暗中流淌的传言，似乎没谁把他这次的病假和方形彤的转学

联系起来。

至于传言的世界中他是什么样子，他现在也无力去关心。

心里就象缺了一块似的，空落落的，回不拢所有的魂，进入九月的会考，理科在文科班上还算不错的赵涛，成为了班上少数几个没能全部通过的学生之一。

等待着他的，是十一月将要到来的补考，和期间不得不单独进行的额外加课。

爸妈一直在家待到会考结束，没有敢对他的成绩说什么，确认他身体已经无碍，心情也好转了不少后，帮他在家里办理了还颇为昂贵的A D S L宽带上网，就匆匆赶回了工作的地方，弥补这漫长假期给那边带来的损失。

家里只剩下赵涛后，他又恢复了手淫的习惯。

只是和方形彤一起看过的那张欧美大黄盘，被他收进了装着沾血毛巾的盒子里，牢牢锁上，再也不敢打开。那一对情侣Q Q号，也被他更改了漫长杂乱的密码后彻底封存。

他觉得，自己应该把锁情咒也同样对待。

就这么过平凡的日子，正常的上学工作，认识一个相亲介绍的女孩，恋爱结婚，生儿育女，抚养他们长大。

为什么非要靠咒呢？

为什么非要走捷径呢？

下一次换座位来临前的那个晚上，他呆呆地望着卧室的天花板，找到了答案。

其实，不就是因为寂寞吗？

（七十四）

九月份的天气渐渐凉爽起来，大多数女生都换回了轻便的运动鞋。

但余蓓的裙子下还是那双粉蓝粉蓝的小凉拖，可以调整的后跟挂着她没穿袜子的赤脚。

以前，桌子下那只总是翘着二郎腿轻轻摇晃的脚丫，是赵涛隐秘的乐趣之一。

但现在他完全失去了故意弄掉水笔的动力。

他突然觉得余蓓很烦，同样爱说说笑笑，为什么她要么文文静静不说话，要么就热衷于聊些没有根据捕风捉影的八卦？班上谁跟谁好过谁跟谁分了谁跟谁可能偷偷那啥过是这么有趣的话题吗？

现在想想，以前不觉得有什么，不过是因为他从来没资格出现在那些流言里而已。

因此而态度改变的并不只是他。

不知道从哪儿确认了方形形的确跟赵涛谈过恋爱这个消息后，余蓓对赵涛的兴趣很明显地直线上升。于是，这次同桌才一开始，她就彻底暴露出了不那么文静的一面。

“你是怎么追到方形形的啊？”小小的，柔柔软软的声音，但却问了一个让他满身刺痛的问题。

“谁告诉你这事儿的，你就问谁去。”他刷刷刷地写着作文，很生硬地顶了回去。

但这个晚自习余蓓好像也下了决心想要拿到什么爆炸八卦，毫不退缩地接着问：“补课那回你生病前，有人看到你在学校那边东X村口的石墩子上坐到晚上九点多，为什么啊？”

“我病了。”他压抑着语气中的厌烦，回答。

“哦……”余蓓慢条斯理地缩回去，做起了生物卷子——她是班上唯一一个生物会考挂掉不得不单独找李婕补习的学生。

过了一会儿，她又凑过来，小声问：“你跟方形形真没搞过对象

吗？我听说的消息可真了啊。那阵子你俩也老在一块，我觉得她看你的眼神都不对。”

“这和你有关系吗？”他扭头瞪着余蓓，不得不靠怒火掩饰几乎从眼里涌出的伤心绝望。

“你那么凶干嘛！”漂亮女生哪儿肯受这种委屈，她立马瞪了回来，“我又不会给你告老师，你干嘛凶巴巴的。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一个大男生这点事儿都不好意思承认，亏我还有方形形的消息想告诉你呢。”

“什么？”他心里一颤，连忙问，“什么消息？”

“你和她不是没关系吗，那我告诉你干什么？”余蓓一顶手肘隔开和他的距离，埋头装模作样写起了卷子。

“我和她……至少也是好朋友。你有什么消息赶紧告诉我，求你了。”他连忙放软了口气，抱着一线自己都知道不可能的希望，期待她能说出什么给自己狂喜的话。

余蓓白了他一眼，来回看了看，摆出标准说小秘密的姿势，低声说：“我听人说，方形形转到私立去还没一个月，就跳楼啦。你不是她好朋友吗，你不知道啊？”

看他扭过去头半晌没做声，余蓓又小声说：“你病假请这么久，估计错过了。说真的，不管你是她朋友还是她男朋友，去她家看看吧，好歹上柱香鞠个躬咯。”

没想到在这里再次重温了一遍那个差点勒死他的消息，他拼命忍耐，忍耐了半天，还是猫腰从过道钻出了后门，跑了出去。

怕被厕所里抽烟的男生看见，他去后操场找了一个没人的角落，抱住膝盖蜷缩在草丛里，也不管满耳朵的蚊子嗡嗡声，痛痛快快地，久违地大哭了一场。

回到教室的时候，第二节晚自习已经快要结束，赵涛悄悄回到座位，才发现余蓓竟然没换座位去找闺蜜，还在他同桌的位子等着。

看着他怎么用冷水冲也无法完全恢复的红肿眼睛，那张美美的脸

上，浮现出了然的得意微笑。

果然，他才一坐下，余蓓就凑近小声说：“果然被我猜中了，你就是和方彤彤谈恋爱，而且……她去世的事情你肯定也知道……呃，算了算了，对不起啦，我就是想确认一下嘛，都没人信你和方彤彤是一对，显得我跟骗子似的。其实啊，我看这种事儿可准了。”

他心烦地挠了一下脸颊，低头继续看写了一半的稿纸。

好像发现自己这样兴高采烈挺不好的，余蓓抿了抿嘴，低头说：“对不起，你都伤心病了不来上课，我还提。不说了。”

她这话的效力还算不短，足足持续了四天半。

周五晚自习前，应该是去找李婕补习生物的余蓓突然提前回来了，趴着休息的赵涛不得不起身让她进去靠墙的座位。

她一看见赵涛，就跟被电了一下似的，脸色都白了不少。

因为生余蓓的气，他这四天都没怎么搭理过同桌，跟小学那会儿桌子中间划过分界线的时候一样。今天看她这样，他本来想问，但犹豫了一下，硬憋了回去。

余蓓很慌张的模样，左看看，右看看，犹豫了一会儿，翻开生物书看了几页，好像还是憋不住似的，扭头对他小声说：“其实……其实方彤彤……”

“彤彤？”赵涛的注意力顿时被吸引过去，“其实什么？”

“其实她……不能算……自杀。”余蓓快要哭出来似的，脸色变得更加苍白，抛下了一个足以让赵涛瞠目结舌的回答。

（七十五）

“你是怎么知道的？谁告诉你的？彤彤她不是自杀，那是什么？意外？还是有谁要害她？”赵涛的问题瞬间犹如火山爆发一样涌了出来。

他从方彤彤表弟那里得到的消息是跳楼自杀，因为私立学校摆平了

事情，并没有什么来自报刊的新闻，他也一直对这一点深信不疑。

他实在没想到，会从完全不相干的余蓓嘴里听到扭转事实的话。

余蓓看着他的脸，似乎被他扭曲狰狞的表情吓了一跳，吓得她反而清醒过来，挤出一个微笑，摇头说：“没，我……我逗你玩的。开个玩笑，你……你别生气哈。”

“不对，你不是开玩笑。说，你到底听说什么了？”担心又有不好的传言从她这里传出去，赵涛几乎是咬牙切齿地说，“快点告诉我！不管你听说什么谣言，先跟我说。”

“没……没有就是没有。”余蓓抿紧嘴巴，捏着生物书的手指头抖了两下，“你别那么大声，别人都看过来了。可别让人误会什么。”

“我告诉你，要是……要是再有什么不好听的流言传出来，我跟你没完！”他气冲冲丢下一句，转头不再理她。

他实在想不出方形彤家人亲口验证的自杀能有什么内情，想来想去，还是这个余蓓多半听到了什么风言风语，要跟他说才想起来他曾经跟方形彤谈过恋爱，所以难得地闭紧了嘴巴怎么也撬不开。

他以为，自己的威胁多少应该有点作用。毕竟他在班上的形象算是有点倔脾气的老实人，而有点脑子的人都知道，这样的人是最不能逼到过线的。

没想到，仅仅是第二天，孙博就火冒三丈地跑来告诉他，又有方形彤的流言出现，而且，已经传到了隔壁班。

“他们都说，方形彤进私立学校前被搞大肚子了，还不知道孩子爹是谁，教导她的老师气不过，给了她一巴掌，结果她想不开跳楼了。”孙博磨了磨牙，在后操场跟他念叨，“这事儿是方形彤在私立的同宿舍女生传出来的，不知道怎么就传到咱们学校了。我问了好几个，都光说源头是咱们班，但不说是谁。”

“妈了个逼的，我知道是谁！”怒气顿时冲到了顶门心，差点把头发喷起来，赵涛捏紧拳头，强忍着想去揍余蓓一顿的冲动，说，“那个臭贱逼，死八婆！”

“是……余蓓？”看了看他的表情，孙博猜测说，“打女生就算了，那事儿不是人干的。你好好整她一回得了，她嘴这么贱，长的好看也不能就这么算了。操，你是没听见，那帮流氓崽子嘴里，方彤彤都成什么女生了。”

不用听见赵涛也猜得出来。

学校从来就是这么个地方，男生悄悄说上了谁，满肚子得意周围全是恭喜，女生被人知道上过床，就算同样是早恋，背后也会多出一堆舌头指指点点。更别说被搞大肚子这样的爆炸新闻，骚货婊子不要脸，子宫糜烂盆腔炎，这样乱七八糟的修饰，出现频率绝不会少。

方彤彤本来就性格泼辣爱玩爱闹，校外也有不少朋友，赵涛和她开始之前，其实就知道在不少女生嘴里她已经是什么样子。

现在有了这种流言，加上她去世是既定事实，死无对证空口无凭，一盆盆脏水那还不是想怎么泼就怎么泼。

而唯一可以作证她不是那种人的赵涛，却连开口的立场都没有。

显然不少人都已经猜到方彤彤的对象就是他，所以这些流言，几乎不会直接传进他耳朵里。

而他对孙博这样的好友，澄清再多次，也不过是相当于往一桶墨里滴了几滴水而已。

那天晚自习前，赵涛在后操场沿着四百米的跑道转了足足十多圈，才脸色阴沉地回到教室，看了一眼没有去补习生物而是坐在座位上的余蓓，快步走了过去。

“余蓓，你是不是又在班上传什么彤彤的坏话了？”

余蓓的笑容顿时显得有点僵硬，她扭过头，连连摆手：“没有没有，我真没有，这次……这次我什么都没说。这个说不得的。说了可要出事。你……你要是从别处听到，那和我可没有关系。兴许当时还有别人听见了呢。”

“好……好啊……你好样的。”他已经想好了，如果余蓓肯认错道歉，他就再忍一次。

没想到，她竟然用这么拙劣的托词来推脱责任。

他一屁股坐在座位上，一整晚都没让开过一次，逼得去厕所的余蓓不得不可怜兮兮地搬开后面的桌子。

但这种简单的恼气当然不是他打算的报复。

一个可以一举两得的计划，在邪恶地叫嚣中彻底成型，定格在他的脑海。

周日上午，是他和余蓓同桌的最后半天。

前后都有竖起的书，外面是他自己挡着，余蓓课间去厕所的时候，她空下的靠墙座位，就像个赤身裸体的柔弱少女一样毫无防备。

他摸出书包里的针管，掏出余蓓的粉蓝色保温杯，拧开盖，直接灌进去了几滴。

第三节课之后，他满意地看着什么都不知道的余蓓举起杯子，咕咚咕咚喝了下去。

一个声音在他心里说，来吧，你付出代价的时候到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十六）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七十六）

作为高三生，一周休息的时间只有周日下午半天而已。和孙博他们尽情地星际了几个小时后，赵涛早早吃完晚饭，骑车回了学校。

教室开着门，县里的住校生都在里面埋头苦读。这个晚自习前是固定调整座位的时间，上午放学的时候，大家就已经把书本整理出来或者干脆连桌子一起挪好了位置。

余蓓从教室左边靠墙一下换到了教室右边暖气片边，而且因为她在身高平均的女生列，位置也直接往前挪了五行，和赵涛单纯地平移一排坐上的位子，足足间隔了超过整个教室宽度的距离。

他坐到座位上装模作样地拿出卷子，复习着没考过的会考科目，在心里冷笑着，还略有点期待，余蓓在这个晚自习会有怎么样的表现。

结果，让他有点意外的，余蓓这天晚上竟然缺勤了。

据他的粗浅了解，余蓓在家里应该会被家长烦得够呛，所以宁愿在学校看租来的小说漫画，通常不会翘课或者请假。

难道和锁情咒有关系？他托着腮考虑了好一会儿，还是没想出来下咒怎么会让她不来上晚自习。强烈的爱上他难道是很羞耻不能面对的事情吗？

还是这次出了什么岔子？

带着迷茫的心情磨蹭到第二节晚自习快结束的时候，余蓓有些意外

地从后门溜了进来。

他扭头打量了一眼，发现她的眼睛很红，肿得像两个小桃子，似乎之前哭了很久。

她闺蜜黄娇立刻和她现在的同桌换了位置，两颗脑袋凑到一起，明显在询问安慰。

赵涛想了一会儿，想不出有可能是什么事。索性先放到一边，反正他能确定咒已经生效，余蓓跑不出他的五指山，今后有的是问出来的机会。

进入高三，为了方便住校生和离家近的积极分子学习，常规晚自习后，九点半到十点半这一个小时，教室依然开放，作为自选晚自习。

不过没有老师，说是晚自习，无非就是回宿舍没意思和不想早回家的学生在教室继续笑闹一阵子的时间。

这次回学校后，赵涛的出勤率一直很高，自选晚自习也基本次次都在。

那怕只是拿着随身听在座位上发呆到静校铃响起来，他也不太愿意回那个空荡荡的家。

晚点回去，他打开电脑上网一直上到困得睁不开眼，就可以快一点睡着。否则，枕巾就会被打湿一片，睡起来很不舒服。

余蓓平时不怎么上自选晚自习，但今天却留了下来，教室里的人少了许多后，她在另一头的抽泣声就显得格外清晰。

不知道是不是情绪太过激动，她有点控制不住声音，赵涛这边都能听到一部分：“是，我.....我是不对，那.....那他就能这样骂我吗？我.....我们一起四年多了啊.....”

赵涛一愣，看其他扭头看过去同学的神情，很显然大家都想到一起去了。

这个余蓓，竟然在校外有个偷偷摸摸的男朋友，算时间，多半是她初中同学。

真看不出来啊，班上流言那么多，里面多少能蒙中几个，可余蓓偷偷和初中同学谈恋爱这个，还真是把所有人都瞒过去了。

正走着神，余蓓泪眼婆娑地往他这边看了一眼。他倒是早有心理准备，皱着眉瞪了回去，摆明还是很生气的样子。

余蓓站了起来，从黄娇身后钻了出来。

黄娇赶忙拽她，但没拽住。

余蓓直接从桌凳之间穿行过来，一路走到赵涛面前，抽出张凳子坐下，擦了擦脸上的泪，认真又委屈地说：“赵涛，我……我跟你发誓，发毒誓，方形彤……她和你的传言，要是有一半句是从我这儿发起的，我……我出门就叫车撞死。”

他一看几个认真学习的已经不耐烦地扭头在瞪他们，连忙起来说：“有话出去说吧，别耽误别人学习。”

余蓓抽了抽鼻子，鼻音很重地嗯了一声，起来往外走去。

本来以为在走廊就差不多了，没想到余蓓直接拐下楼梯，领在前面一路去了后操场。

那边这会儿通常有一些住校生在绕圈锻炼身体，和一些野鸳鸯在不显眼的角落抓住一切机会亲昵，教导主任偶尔会开着摩托打手电转上一圈，提醒锻炼的注意身体，顺便把野鸳鸯惊飞回家。

他们没进操场，而是停在了教学楼和操场之间的空地，操场围墙下的阴影中。

赵涛压抑着怒气，尽量放软口气问：“余蓓，你刚才说那是什么意思？”

“我……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想澄清一下，那……那不是我干的，我不想你因为那个讨厌我。”余蓓可怜兮兮地说，“方形彤跟你搞对象的事情好多人都看出来了，你……你凭什么就生我一个人的气啊。”

“那彤彤怀孕的事情呢？不是你是谁传出来的？外面班的都说是咱们班的人起的头。”赵涛还是有点克制不住，语气严厉了许多。

余蓓连忙解释：“真不是我，我.....我就是知道，可我没说。”

“那是谁告诉你的！”

余蓓吓得一挺，差点哭出来，声音发颤地说：“我.....我怎么知道是谁，找李婕补生物的都知道这件事啊。”

“李婕？”

“她.....她未婚夫就是方形彤的老班，她那天下午补课时候，拿方形彤的事教训我们几个女生来着，说.....说我们要自爱，庄重，不能.....不能.....”她声音低了下去，似乎不太好意思说下去。

“不能什么？”他咬牙切齿地抓住她的胳膊，追问。

“不能不要脸。”她噤着，她.....她气哼哼地说，隔壁补数学的都听见了，黄娇也知道，不信.....不信你问她。”

脑子里嗡的一下，像是炸了锅，他松手往后退开，晃了晃头，才有点纳闷地问：“你那天跑回来要跟我说但没敢开口的，就是这件事？可既然都已经那么多人听见了，你还神神秘秘干什么？”

“不是那件事。”余蓓的身体瑟缩了一下，“可.....可这个我真的不能说。会害了你的。还是算了.....”

“我可记得你说彤彤不是自杀，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要是逗闷子耍我，”他停顿了一下，故意做出狰狞的怨恨表情，“我这辈子都不会放过你！”

“别！我不是.....”余蓓白白净净的小脸涨得通红，额头上都出了一层细汗，粘住了一缕缕的刘海，“我真不是逗你。等.....等你哪天不那么惦记方形彤了，我再说。”

她话里的醋意不多，反倒是担心占的比例更大，赵涛想了想，难道是怕他做出什么蠢事来吗？

这是不是意味着，方形彤的死.....其实有一个被包庇了的隐秘责任人？

心跳开始加速，流淌的血液让面颊都有些发烫，他犹豫了一下，问：“你要怎么样才肯告诉我？有明确的条件吗？”

“等你交上新的女朋友。”余蓓低着头，小声回答。

“什么？”赵涛故意气急败坏地说，“你开什么玩笑？我这么多年没被人喜欢过，世上哪儿还会有彤彤那样瞎了眼看上我的？”

“有！”余蓓马上打断了他，但紧跟着又低下了头，声音更小了，“方形彤能注意到的好，别人……当然也有可能注意得到。”

“是吗，比如谁？好听话谁不会说啊。”他故意逼问，其实心里已经有了判断。

果然，余蓓猛然抬起头，用充满言情剧气质的口吻激动地说：“我啊，我现在，就非常能理解方形彤的想法，真的。”

“余蓓，我知道你爱隔三差五的恶作剧，但这个玩笑一点意思都没有。”赵涛依然摆出自卑的态势，他没耐心等这个丫头一点点从传纸条开始，既然今天她情绪正好比较激动，干脆就把结果直接逼出来。

他正好也看看，锁情咒的效力在这个热衷言情故事的女生身上是什么样子。

“赵涛！”她果然急了，瞪大眼睛盯着他，满脸通红，“我真没在开玩笑，更不是恶作剧。我……我也是今天中午才认清自己的想法，我一直缠着你打听你和方形彤的事，其实就是我不甘心，我哪里都不比她差，就是……就是被她抢了先嘛，凭什么就连机会都不给我？”

“我……我有个男朋友，我们初二就在一起了，可……可我认识到对你的……感觉后，才知道之前那些根本就是不懂事的孩子在胡闹。”余蓓真像是在表演少女偶像剧一样，眼眶红红地说，“我下午就去找他分手了。我说我对不起他，我变心了，我……我喜欢上了别人，请他原谅我。赵涛，你觉得这都是为了谁？”

“可惜，我不喜欢你。至少现在非常不喜欢。你拿着我最想知道的秘密，这让我觉得简直是要挟。”他再次把话题转向她不肯说的事，本来因为错怪她而产生的一丝愧疚就快荡然无存，在他看来，保守那个秘

密，就是对凶手的包庇，不可原谅。

“你.....你不喜欢我，为什么夏天总是故意把笔弄掉，下去偷偷看我？”余蓓大概是真急了，声音都变响了一些。

他其实大致也能感觉到余蓓知道他的行为，不过漂亮女生嘛，对有人欣赏总是会多少有点高兴的，所以他也没多慌张，只是说：“我是男生啊，好看的女生当然爱看。我也看孟晓涵，还看李婕，怎么？我都要追一遍吗？”

余蓓抿着嘴，强忍着擦了擦眼泪，哽咽着说：“可她们都不喜欢你，我.....我喜欢啊。你要是讨厌我，我.....我都恨不得去死了。”

死这个字就象一道怒雷砸在赵涛心头，他晃了一下，突然觉得自己对余蓓很不公平。

这个秘密她一直不肯说，不正说明自己之前对她爱嚼舌头的印象是错的吗？

他叹了口气，心里稍微变得柔软了一些，说：“彤彤才过世一个多月，你也才刚跟四年多的男朋友闹完分手。不是谈这个的时候。都再冷静冷静吧。”

不知道怎么把重点误会到了男友上，她摇了摇头，小声说：“我.....我就是和他接吻过，别的，真什么都没有。”

他摇了摇头，转身往教室那边走去。

“等等！”余蓓尖着嗓子叫了一声，追过来拉住他的胳膊，“我.....我要是真要挟你呢？你、你要是不肯给我机会，我就永远不把那个秘密说出来，你一辈子都别想知道方形彤到底出了什么事！”

“哦？”他回过头，盯着她，小声说，“那我怎么样你才肯把秘密告诉我呢？”

可能是漂亮女生的自尊在起作用，她犹豫了好一会儿，才说：“我要你追我，让所有人都知道地追我，然后.....然后让班上的同学都知道我是你女朋友。然后.....然后你发誓绝对不抛弃我，我就.....我就告诉你。”

“你是想让教导主任揪我爸妈来喝茶吗？”他凉飕飕地反问，“你果然看我倒霉才高兴。”

“没有，我……真不是那个意思。”她一下傻了眼，表情被红红的鼻头衬得格外傻气，“可我……我真就想要那样。”

“这跟做交易一样，有意义吗？强扭的瓜不甜你不懂吗？”他知道余蓓已经彻底被咒术拖进情网，悠然自得地玩起了逗老鼠的游戏。

她擦了擦眼睛，格外认真地说：“有，小说漫画这样的情况多了，先有了名分，你……你迟早会真喜欢上我的。”

赵涛想了想，说：“走吧，回班上去。我考虑一下。”

余蓓有点消沉地低着头，走在他身边，手动了动，似乎想拉他，但不太敢，最后还是缩了回去。

他现在的兴趣大半都在那个秘密上，剩下的小半倒在余蓓身上，不过，是更加偏实用性的兴趣。

他很孤独，很饥渴，而锁情咒还需要使用才能磨掉戾气，那么在找到真正喜欢的下一个爱人之前，用咒术尽情地获取好处，其实也没什么可愧疚的。

他已经是畜生道候选，人生最亮的光明也已经消失，都说光脚不怕穿鞋的，他下面都磨穿到踝骨了，还管什么仁义道德啊？

撬开余蓓的嘴，拿出那个秘密，灌点别的进去，不也挺不错嘛。

走到教室，他跟着余蓓走进后门，伸手拍了一下桌子，让里面包括黄娇在内的七八个学生一起看了过来，“都听着，从今天起，余蓓就是我女朋友了，传八卦的时候，都记得更新信息。”他喊了一句，跟着一把拉过余蓓，捏住她的下巴，赶在她说话之前，一口吻了上去。

那舌头生嫩得很，他可以确定，之前那个倒霉的男友只不过“啾”过几口而已。

真是好极了。

（七十七）

那次突然袭击，让余蓓的头衔正式变成了赵涛女朋友。

最惊讶的估计就是她闺蜜黄娇，当晚看着余蓓满脸通红急得发懵最后却偏偏不肯反驳的样子，黄娇差点没把眼睛瞪掉到地上。

另一个非常吃惊的是孟晓涵。隔天晚自习余蓓换了座位回到赵涛同桌这边坐下的时候，孟晓涵像是遇到了什么难以理解的问题一样，往他们这一桌的方向看了好一会儿。

那也是正常的反应，毕竟，之前赵涛也算给她写过情书，是被她拒绝的一个。如今看到赵涛先跟方形彤不清不白，后直接把余蓓牢牢吸在身边，孟晓涵的心情怎么可能毫无波澜。

看到那个样子，赵涛的心里升起一丝莫名的快意。

你去以学习为重吧，看看，我身边不是一样有班花陪着。

惊讶程度仅次于黄娇的，当然是听说了这件事的孙博。

“我说，涛哥，你前几天还对余蓓恨得牙痒痒呢吧？怎么……怎么你俩一个晚自习过去，就……就他妈成对象了？还搞这么高调，找着让老班弄你呢吧？”

赵涛扭头看了一眼，被他晾了一节晚自习的新晋女友正隔着窗户可怜巴巴地看着他这边，小脸很是委屈。他拍了一把栏杆，说：“谁知道，反正她看上我了，这么漂亮的女生，我没道理推开吧。”

“我操，你不是吧？你家方形彤才死……呸，才去世个把月诶，你这是突然改走烂渣滓路线了？”

赵涛不愿意跟孙博明说，只耸了耸肩，“那怎么办？让我披麻戴孝守三年寡？到时候没这么好的妹子看上我你负责啊？”

孙博跟被母猪拱了一下似的，皱着眉往后退了一步，被噎了半分钟，才小声说：“赵涛，你以前不这样啊。你最近怎么了？不是出什么事吧？”

他懒得再说，拍了拍孙博的肩，往教室走去，“我出了什么事，你又不是不知道。”

下节晚自习刚开始，余蓓就忍不住写了个纸条丢过来，展开一看，上面写着：“为什么不理我！”最后那个感叹号特地描粗了至少三圈。

他考虑了一下，实在没兴趣在她身上多费功夫，搬开故意挡在中间的两本书，一挪凳子凑到她身边，小声说：“我这是为你好。”

“啊？”余蓓眉毛皱得都快拧到一起，“可……可我想跟你说说话啊。”

“可我不光想跟你说说话，我还想干别的。”他把声音压得很低，但不用担心余蓓听不到，因为她小巧的耳朵已经几乎凑到她嘴边。

“别的？什么啊？”她脸上有点发红，小声问，“是……是想看吗？我还穿着凉拖呢。”

他摇了摇头，“不，是更过分的事情。我其实特别特别好色，对普通女生还可以忍，女朋友一在身边，就会忍不住想亲啊摸啊。不瞒你说，彤彤……就在我家过夜来着。”

余蓓瞪大了眼睛，不自觉地往自己那边缩了缩，对于和男友交往四年才只让碰碰嘴唇的她来说，赵涛的话冲击性实在太强，“那……那种事……我觉得应该……结婚，呃……至少要订婚后才可以吧？”

知道她对少女漫画中色度较高的也有涉猎，看的言情小说也不是琼瑶席绢那种清水到底的作者，他很干脆地说：“你看那么多小说漫画，有多少是都等到结婚后的？起码也要先摸摸吧？”

“我知道你不乐意，这不忍着了吗。”他以退为进，“想说话传纸条吧。我还拿书隔开，免得我忍不住动手动脚。”

她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转脸看他好几回，最后还是看他拿书一挡挪了回去，委屈得快要掉下泪来，低下头翻了几页漫画，憋不住又写了张纸条丢了过来。

“我之前谈的恋爱不是这样的。”

“那你还谈那样的去啊。把那个秘密告诉我，以后一刀两断，谁也别缠着谁。”

“你就是因为想知道那件事才跟我在一起的！”

“我也可以因为别的啊，你不是不让吗？”

“呜……”余蓓气得跺了跺脚，又刷刷写了一张，“我脾气可好了，而且我也喜欢看漫画，咱们就不能先像正常男女朋友一样一起说说话听听歌吗？”

“正常？这种小孩过家家要是正常，你们传八卦的时候干嘛总惦记着别人亲没亲嘴摸过没有上没上床？”

看她半天没回，他又写了一张丢过去：“搞对象也不能光我迁就你吧？我陪你一起看漫画，谈天，吃饭逛街什么都行，那你呢？”

余蓓依然没回，她红着脸低下头看起了漫画，但眼里水汪汪的，似乎有点难过。

他没所谓地扭过头，继续看书。

晚自习快结束的时候，余蓓又丢来一个纸条，“还上下一个晚自习吗？”

他懒得写字，嗯了一声，点头当作回答。

“哦，那我也上。”她小声说了句，又安静下来。

不久，下课铃响了，熙熙攘攘的学生从前后门挤出去，不一会儿，讲完问题的老师也跟着离开。

教室里只剩下不到十个学生，分散在各处，继续为了一个缥缈不定的未来拼搏努力。

“赵涛，你的好多事我都不知道呢……能……能陪我聊会儿吗？”余蓓抓起隔着的书，用力塞进架子里。

他瞥她一眼，点了点头，搬起凳子往她这边挪了挪，“那你想好了？”

余蓓咬着牙喘了几口气，跟要上断头台一样嗯了一声，微微发颤地说：“我想的事你陪我，那.....那你想的事，我就都陪你。不过.....不过得人少的时候。人多了，我怕.....怕被看见。”

赵涛勾起唇角，从书包里摸出一块糖递给她，“行，我知道了，吃块巧克力吧，酒心的。”

看到他的笑容，余蓓脸上立刻红了一片，接过来攥在手里好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打开。

她并不知道，这块酒心巧克力，赵涛之前就已经打开过，而且，动了手脚。

不过巧克力的酒心味道很冲，她根本吃不出什么异样，嚼了几口，就心满意足地咽了下去，小心翼翼地问：“你喜欢吃甜食啊？”

“不算吧。知道你们女生都喜欢吃甜的，专门给你带的。”他随口敷衍着，抬眼确认了一下其他同学没谁有心思注意他们，在心里一串暗笑，手垂到桌下，直接放在了余蓓大腿上。

“嗯.....”她一个激灵，脊梁猛地挺直，白净的脖子能明显看到开始泛红。

“怎么不说了？你不是让我陪你说话吗？”他微笑着问，手掌隔着夏装校服裙子薄薄的布料小幅度地移动起来。

余蓓的运动量明显不足，整条大腿圆润而柔软，感受不到多少肌肉的韧性，只有青春少女的弹性充盈着掌心的触感。不过她的腿又细又直，大腿中段的部分，他伸展巴掌也能捏住超过一半，双手环住绰绰有余，其实有点偏瘦。

“我.....我听说你平常在家都是自己一个人。爸妈不在，是吗？”余蓓趴在胳膊上，藏着红潮密布的脸，小声问。

他不太介意余蓓了解他的情况，尤其是，在他还可以趁机好好了解她身体的情况下。

嘴里随口回答着，他的手很快就不满足于隔靴搔痒，蠕动着先往膝盖那边爬去。

余蓓还以为他准备往更不要紧的地方抚摸，看神情暗暗松了口气。

可早已吃过大鱼大肉的赵涛怎么可能止步在清粥小菜的地方，他先是在她光滑的膝盖上转动手掌摩挲了一会儿，跟着趁她双腿稍稍松懈了一点，手腕一弯，猛地钻进她细长的大腿中间，直探到底。

余蓓倒抽一口凉气，连嘴里的话都吞了半截，瞪圆乌溜溜的眼睛，扭头看着赵涛，满面哀求地摇了摇头，显然想说那里不行，但又不敢。

“怎么不说话了？刚才不是才说到高桥留美子吗？你喜欢她哪本啊？”赵涛笑咪咪地问，手指用力往她紧紧夹住的大腿缝隙里钻探，柔软的大腿根本阻挡不了他的入侵，很快，指尖就碰触到一片棉布的触感。

“我.....我最近.....才看过相聚一刻.....挺喜欢.....喜欢里面那一对。”她低着头，噙着泪说。

这种柔柔弱弱的样子，实在是特别能触动男性心底隐藏的兽性，要是这会儿在他家里，他绝对忍不住要把她狠狠按在床上。

他非常确定，她肯定挣不脱。

一边跟她讨论着相聚一刻的剧情，他一边继续进攻神秘的三角地带，很快，手指就隔着薄薄的软布感觉到内部盘曲在一起的阴毛。

“唔.....”余蓓再也没法继续聊下去，哼了一声趴下去，把脸彻底埋进双手之间，不敢抬起来了。

他伸长脖子看了一眼四周，没人理会他这边的事情，都在自顾自学习，环境还算不错。

那么，就让余蓓先知道一下，大人的恋爱到底是怎么回事吧。

他在心里冷笑一声，挪过去几乎和她坐在一张板凳上，下面腿夹得太紧摸不到什么，索性先抽了出来，把她上衣下摆从裙腰里一抽，顺着

里面的空当就钻了进去。

她的腰很细，凹处都能摸到突出的胯骨，一路上行，爬过一条条肋骨的痕迹，很顺利地抵达了胸罩的带子。

她的皮肤很滑很细，如果没有淡淡的汗湿，几乎感觉不到多少摩擦，细细的汗毛也几乎摸不出来，很有点让他爱不释手的感觉。

在肋骨侧面的位置，就已经能感觉到她的紧张，压在随便有点血管的地方，就能察觉她心跳的节律。

飞快。

他把手往后挪去，缓缓勾住胸罩带子的挂钩。

他知道，只要一勾一捏，包裹着柔软乳房的碍事东西就会松开，之后他就可以尽情地把玩揉搓那双诱人的肉球。

可这时，余蓓颤抖了起来。

那是真因为恐惧而不由自主地哆嗦，假装不来。

从她交叠的胳膊中，他也听到了细小地、拼命压制的抽泣声。

他犹豫了一下，咬了咬牙，缓缓把手抽了出来。他靠在后面的桌子上，沉默了半晌，才小声说：“对不起。一会儿，我送你回家吧。”

无耻……原来不是他想象中那么容易的事情。

（七十八）

那天晚上余蓓一直想跟赵涛说什么，但看起来又壮不起胆子，直到最后送她到了院门口，她骑着车子进去，两人依然沉默得好像欠了对方八百万不还。

但下一天的晚自习，她还是抱着一堆卷子藏着本漫画坐到了赵涛旁边。

为男女朋友让位子算是班上约定俗成的潜规则，赵涛现在的同桌虽然不太高兴，但还是去了自己好朋友那排。反正会考结束后，班上艺术生就基本不再出现在晚自习上，有的是空位子。

她带的是《天使禁猎区》的大开本四拼一，一放在桌上，就亮出书皮小声说：“你看过这个吗？由贵香织里的，男生也能看的少女漫画。”

看她表情都快努力堆出“一起看吧”四个字来，他想了想，吞回去原本想说的话，撒了个谎：“没看过。等会儿一起看吧。”

“嗯。”她的眼睛立刻亮了起来，好像听到了世界上最好听的乐章一样，“等老师坐下，我放中间，咱们一起看。”

他把前面竖起的书整理了一下，抽出已经可以扔进垃圾堆的生物，“行，你别急着做卷子，我先给你补补生物，会考好歹先过了。”

她抿着嘴点了点头，唇角忍不住翘了起来。

“不怕我忍不住再摸你吗？”凑近到看一本生物书的情况下，他理所当然地提醒这个距离下可能发生的事。

她一僵，喃喃说：“怕，可是.....可是我还是想离你近点。坐那么远，我心里好慌.....”

他有点好奇，凑近问：“我就是摸摸，你既然喜欢我，为什么还那么害怕啊？在教室里，我难道还能干别的不成？”

“我不知道啊.....可我就是害怕。”她有点委屈地说，“你看我的话我高兴，光是.....摸摸腿和腰也还好，可要到.....要到内裤那边，我就害怕得浑身哆嗦。总觉得要发生什么很可怕很可怕的事情。”

知道那个秘密前，他暂时不能表现出什么，他得让余蓓认为自己已经可以占据空下的位置，才有可能说出那件事。

“好吧，我会尽量保持在不吓到你的程度。”他考虑了一会儿，暂且先做出了承诺。

她红着脸点了点头，小声回答：“我.....我今天加了条背心，你.....你还是摸腿吧。”

心里已经有了另一套计划，赵涛嗯了一声，一边把漫画翻了一页，一边很熟练的把手伸进她的裙子下面，缓缓爱抚着细嫩的大腿内侧。

他不在乎只有这点手上的满足。反正，这周日他就要把忍下的都一口气吃进嘴里。

之后几天，顺应着余蓓的期待，他的表现越来越热情，而亲密的接触果然只限于大腿中段到膝盖之间的来回抚摸，让她渐渐放松了警惕。

对转眼就到的礼拜天来说，这是足够好的铺垫。他为了保险，还间或不断地用各种方法往她吃喝的东西里添加辅料，算一算，吃下去的精液，可能都够在嘴里射一次的量了。

周六晚上的第二个自习结束，送余蓓到她家院门口的赵涛最后试探了一次，问：“小蓓，你之前说的那个秘密，不行就告诉我吧，老这么吊着，我也挺难受的。要不我发个誓，保证不抛弃你，行不？”

余蓓摇了摇头，很坚决地说：“不行……我觉得时间还不够。真不行。等……等我觉得没事了，我一定告诉你。”

最近没怎么违拗过她，赵涛笑了笑，说：“好吧，算了，明天见。晚上记得把我说的那两套生物卷子做了，还有，这两天降温了，换校服吧。”

她拎着裙边，有点羞涩地说：“可……换了运动裤，你就不方便了。”

他温柔地笑着说：“没事，隔着衣服呗，总比你感冒好，那样我该心疼了。”

余蓓抿着嘴甜蜜地笑了起来，喜滋滋地点了点头，转身推着车子走进了院里。

看着她姣好的背影走过拐角，他的笑容也跟着一起消失。

回家之后，他从书包里翻出买好的毓婷，和书桌里之前为了将来要用一口气买了好几盒的妈富隆。看着黯然神伤了一会儿，他把剩下的避孕套也找了出来，和药一起放到床头柜的抽屉里。

掀起枕头，他拿出绳子，重新温习了一下书上看来的魔术，确认那个结已经打得非常熟练后，塞回到原处。

他大概能感觉到，余蓓是个柔弱但有主见的女生，行为也许有些叛逆，但骨子里保守的要命，真要是一点点耐心进攻，恐怕高考后那个暑假他才能尝到最想要的那个甜头。

他不可能等那么久，也根本没有喜欢她到那种程度。对于曾经的性幻想对象，一旦确立关系，最渴望的就是肉体的直接碰触，其余的任何亲密行为，都不可能解决心中的渴望。

至于那个秘密，只不过是理由之一而已。

这一周下来，他已经对余蓓的行踪大致了解，礼拜天如果没什么事，她通常会去家附近的书店泡一下午，没有什么别的爱好。

晚上睡前，他最后犹豫了一次，接着，定好了第二天早晨五点半的闹钟。

（七十九）

被闹钟吵醒后，赵涛伸了个懒腰，起来洗了把脸，打通了老班家的电话。

有之前半个多月的住院经历，他现在的病假已经连假条都不用再补。老班应该也是刚起，听他说了两句，就忙不迭答应，挂电话给孩子做早饭去了。

他躺回床上，发了会儿呆，拉好窗帘，睡起了回笼觉。

快十二点的时候，家里电话响了，他过去看了一眼来电显示，不是小姨，也不是余蓓家，而是个陌生的号码。

他笑了笑，接了起来。

果然，那边的声音是不敢在家打电话的余蓓，听起来十分着急：“喂，赵涛，你怎么了？没来上课是又病了吗？”

他故意咳嗽了几声，装出病恹恹的口气说：“不知道，可能昨晚睡觉被子没盖好，头疼，身上还没劲儿，请了假就一直睡到现在。”

“那用不用去医院啊？你光在家躺着行不行？你小姨在吗？”

“她不在，我今天不去她家吃了，难受，就想躺着。可能躺躺就好了。”

“那不行，”对面的嗓音提高了一些，“得吃东西！呃……要不……要不我在家吃完饭去看你，给你买点吃的带过去吧？”

他得意地微笑起来，嘴里说：“不用了，太麻烦了。我休息两天就好。你在学校好好看书，生物卷子记得做。”

“你别管了，”她小声说，“不说了，公用电话，就这样吧。我先回家了。你歇会儿，等我。”

“好吧，拜拜。”

他挂掉电话，冷笑了一声，伸伸胳膊伸伸腿，活动了一下筋骨，走回卧室打开了电脑。

随便玩了会儿游戏，看了看时间离一点不远，他关掉屏幕，再把窗帘拉上，去厕所冲了个澡，就那么带着湿头发躺回到床上。

一点十分，家门被敲响了，外面传来余蓓不敢太大声的呼唤：“赵涛，是我。”

他深呼吸了两次，调整了一下有点紧张的情绪，顺便重新坚定了一下决心，暗暗告诉自己，他不打算真和余蓓谈恋爱，不过是为了各种需要而已。

没有什么好愧疚的，完全没有。

打开门，他最后担心的事情也消失了，天气已经很清凉，余蓓终于穿上了长袖校服。

虽然一身下来完全看不出什么身材，不过，已经用手充分体验过的他还是轻而易举地在脑海描绘出她修长的双腿和纤细柔软的腰。

走进屋里，看他气色没那么差的余蓓似乎稍微放了点心，吁了口气，把提着的塑料袋放在了桌上，“我买了点粥，要了个炒菜。我……唔……零花钱不多，你……将就吃吧。”

“你能来我就好了一大半了。”他柔声说着，搂住她拥抱了一下，摸了摸她的头发。

她今天特意绑了个低马尾，让拖下来的辫子显得比平时长一些，这让赵涛有了一种她在模仿什么的猜测。

“坐吧，”他在沙发上坐下，随手把乱堆的东西拨拉开，腾出一个位置，“家里有点乱，好久没收拾过了。”

“嗯，是有点。”看起来余蓓也不是在家里干过活的样子，就那么答了一句，有点紧张地坐在了他身边，“你难受得厉害吗？”

赵涛喝了口粥，夹起菜就着馒头嚼了两下，含糊回答：“头还涨得厉害，揉揉就好点。”

“那、那我帮你揉揉吧？”她立刻自告奋勇说道。

“嗯，”他抬手比划了一下动作，接着低头专心吃饭，补充下午计划中必要的能量，“这样就行。看你拿着书包，准备直接去晚自习？”

余蓓点点头，脱掉鞋跪在沙发上一边给他揉头，一边说：“不过……你要难受得很，我就不去了，陪你去医院看看。”

“不用。我这是老毛病，休息一下准好。可能最近压力有点大。”

“还是有烦心事儿吗？”她有点担心地问，“不是……我不告诉你秘密的原因吧？”

虽然觉得这时如果点头说不定能掏出话来，但他担心对方不愿意的情况下会有说谎的可能，就还是说：“不是，那事儿我就剩好奇了。过去的毕竟已经过去，做人还是要珍惜现在。”

东拉西扯闲聊了一阵，他吃完把东西收拾了一下，按她的喜好打开书柜，“这里头有你喜欢的漫画吗？爱看就不用租了，直接拿去吧。”

“哇哦……你买了好多啊。”她有点吃惊地蹲下来，但没有如他想要的那样看到该注意的书，而是认真地翻起了他收藏的漫画。

他撇了撇嘴，决定主动出击，抽出那本小魔术介绍，开灯坐到床上看了起来。

余蓓疑惑地扭头问：“怎么不拉开窗帘啊？”

赵涛摇了摇头：“对面有人碎嘴子，看到你在我家会告状。”

“哦……”余蓓没怀疑什么，继续翻了一会儿漫画，抽出福星小子站起来，发现他看得专心，好奇地问，“看什么书呢？”

“变戏法的入门，学会了变给你看。有一个已经学得差不多了。”他头也不抬地说。

觉得男友在讨好自己，余蓓高兴地笑了起来，把漫画放下凑到了他身边，“有我能学会的吗？”

“我才学会一个，教也只能教那个。”他笑着扣下书，从枕头下面摸出那根绳子，“我先试试，能成功不。”

“绳子？这个怎么变？是那种一剪刀断开结果还是一根的吗？”余蓓兴奋的小脸都有点发红，睁大眼睛看着他。

“我试试，这样……你看……唔，这样……”他背过手，在后面鼓捣一番，转身把手腕一亮，捏着绳头说，“来，你把这儿抽紧，系上。”

余蓓眨了眨眼，听话的一拉，可能怕勒着他，没怎么敢使劲。

“呐，是死结了吧？”他把手腕分了分，示意确实挣不开，跟着转身把胳膊背过去，“来，你数一二三。”

余蓓乖乖地一个字一个字数道：“一、二、三。”

“锵锵！”他双手挣脱绳子，亮在了她的面前。

“诶？刚才……明明系死了啊。”余蓓的好奇心完全被吊了起来，缺乏经验的她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于怎样危险的境地。

“来，你背过手，我教你。”他笑着很随意地说道，把绳子塞进她的手里。

“哦，用看那本书吗？”她背过手，问。

“不用，这个我已经会了。”他脸上卸去了伪装，只保持着声音的温柔，拿起绳子，绕住了她纤细的手腕，“来，这样，对，手指先垫进来，让这个绳头从这边过去，别别别，这里是留出来的，一会儿要拉。嗯，好，还是你手巧，我绕这里的时候别的手腕都差点断了。”

余蓓喜滋滋按他说的绑好了手腕，往后一伸，捏住那个绳头说：“这样是不是就可以拽了？”

“没错。”他笑了起来，轻轻一拉，绳子，就真正打成了死结。

余蓓挣了两下，“哎，真的直接分开分不动呢，你教教我怎么挣脱的？”

他站起来，抬手脱掉了上衣，跟着解开裤子，连着裤衩一起脱了下去，赤身裸体地站在了完全惊呆的余蓓面前。

“对不起，小蓓，我忍不住了，等结束，我再好好教你。”他故意做出了非常饥渴的表情，接着，抱起她轻盈的身体，一个翻身，就狠狠地压在了床上。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十七）

暂时找到了可以糊口的新活计，但会占用大量的时间。

之后一段时间不会保证每周都能更新。

只能尽力而为。周日上午瞅一眼不见我，那差不多那一周就算我暂时告退了。

码字民工不易，且码且珍惜吧.....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八十）

“别，不要.....不要啊.....放开我，不行！”余蓓惊慌地扭动起来，完全出乎意料的发展让她陷入到恐惧中，声音不自觉地拔高变尖。

赵涛压制着她不断挣扎的身体，喘息着说：“叫吧，你叫吧，就算叫来人把我抓走，按强奸未遂关起来，我也一定要得到你。小蓓，你不是一直想让我喜欢你吗？你什么都不让做，我很难受的。”

“可.....可这是结婚后才能干的事情啊！”她纤细的脖子侧面都浮现出青筋，后脑抵着床板，身体活鱼一样弹动，想要把他掀翻到床下。

没想到反抗会这么激烈，赵涛一个不小心，真被弄得滑下床去。

余蓓趁机挺身翻下地，跌跌撞撞往门口跑去。

但赵涛只一扑就揪住了她的马尾辫。

那个故意梳低好显得更长的辫子，恰好成了少女此时最致命的要害。

“啊！”她痛呼一声，被赵涛从后面拽进怀里。

“放开我！放开我……”她急得哭了起来，但似乎是担心赵涛真被抓走，声音比刚才小了许多，邻居就算长着顺风耳也听不到什么。

从后面搂着她往床上一翻，赵涛抬腿跨在她身上，把重心挪到她腰部，暂时靠体重把她压制住，垂手一拉，扯开了她校服外套的拉链。

白色的吊带背心透出了其中米色的胸罩，他把校服往两边一扯，埋头到因躺下而宽敞了不少的乳沟中央，伸出舌头尽情的品尝着余蓓略带汗咸味的细腻肌肤。

“呜呜……求求你……不要……”她哭了起来，像只被大灰狼摁在爪子下的小兔，“明明……明明早晚都有这天……为什么……”

“既然早晚，为什么不可以早一点。”他抬起头，推高背心，伸手挤进后面捏开了乳罩的挂钩。

两个小巧但柔软浑圆的乳房彻底暴露在他眼前，乳头很小，乳晕也只有硬币那么大一块，呈现出深邃的玫红色。

他迫不及待的再次低头，一口含住软嫩的乳尖，吸吮，拨弄，啃咬。

“赵涛……不要……我好怕……求求你不要……”

余蓓并不知道，自己不敢大声叫喊，只是挣扎哀求的模样有多么诱人。那楚楚可怜的神态，让他的欲火顿时燃烧到极限。

他抬起身，抓住她裤腰上的松紧带，用力往下拽去。

细长的双腿拼命踢打，可还是无法阻止裤子剥皮一样离开她的身体，露出那双细长笔直的腿，白生生的，看起来就非常可口。

把鞋袜一起抠掉，他抱住余蓓的脚，仔仔细细地抚摸捏揉了一阵。曾经只能假装捡东西看着意淫一下的，白白嫩嫩的美丽脚丫，终于实实在在地落进了他的手里。

他故意闻了闻，上面有淡淡的汗酸味，略臭，但对脑中的感官却产

生了意外的刺激。他犹豫了一下，牢牢抓住余蓓的脚脖子，对着她因为用力而皱起的脚心一口舔了上去。

“唔——啊……放开……好痒……好痒啊……”她皱着眉憋红了脸，泪花还挂在眼角，却被舔得无法控制地笑了起来，显得颇有几分滑稽。

好，差不多也该是把曾经的幻想变成现实的时候了。他摸了一下已经硬到发痛的鸡巴，挪动膝盖，挤入她被分开的双腿之间。

“不要，不要！”她拼命摇头，“赵涛……我……我真的喜欢你啊！求你了，等我……等我再长大一些好吗？咱们还是高中生……不能这么做啊！求求你……她们都会瞧不起我的，求求你……”

本来想拨开内裤底部直接插入，但想了想把血迹留在衣服上不太好，他犹豫了一下，还是把那条小裤衩剥了下来，挂在她一边脚上。

“呜呜……赵涛……你讨厌……我恨你……”她颤抖着，绝望地说，最私密的器官暴露出来，剧烈的羞耻让她洁白的皮肤上都泛起了红晕。

“是你非要让我喜欢你的。”他抹了一把唾沫，涂在昂扬的阴茎周围，“现在我要来喜欢你了，你却唧唧歪歪没完没了。真能装。”

“我没有……”余蓓瞪圆了眼睛，被他充满讽刺的口气戳伤了心中最柔软的地方，整个人都呆住。

而他，却趁这个机会抱起了她的大腿，把坚硬的毒矛，抵在了她连自己都没有碰过的入口外。

“别……呃、唔嗯……嗯嗯——”她只来得及说出一个字，赵涛就已经不耐烦地压了上来。

包皮都被拉扯到刺痛，深入到余蓓体内的阴茎，清晰地感觉到皮肉被撑挤开来，处女膜被凶猛的冲刺瞬间碾碎，鲜血混在口水中，成为了超过爱液的润滑。

事实上，余蓓的下面根本就没分泌什么，那紧窄的处女阴道，完全是以最痛苦的情况承受了男性的初次侵犯。

她的脸上几乎没了血色，张大嘴巴，垂死的鱼一样喘着粗气，眼泪

顺着眼角流向脑后，开了闸一样涌个不停。

“真紧，小蓓，你的小逼在唆我呢，唆得我好舒服。”他趴下来，整个身躯贴上她裸露的正面，用摩擦她全身的动作开始了抽插。

余蓓的眼神有些涣散，哽咽着等他进出了几十下，才吸了吸鼻子，哀求一样地说：“你.....一定会跟我结婚的，对不对？”

“我都这样喜欢你了，还能跟谁呢？”他不愿意给直接的回应，一个是心底有抵触，另一个，就是正沉浸在浓烈的满足感中不能自拔，哪儿顾得上给这种扯淡的承诺。

那小小的嫩穴的确还有点稚气，他一直耕耘到百下出头，细长的通道里依然没有出现足够的润滑。虽说紧涩的感觉对男性也有额外的刺激，但太干的话，就连他也会痛。

他皱着眉往外抽出，斑斑血迹留在他的老二上，竟然没有被淫水冲淡。

瞥了一眼余蓓，她已经有些失魂落魄，正紧紧咬着下唇侧脸看向旁边的书桌，显然在忍耐，想就这么撑过去噩梦一样的初体验。

没有回应也就算了，起码活塞运动还有快感，但没有润滑可是个严重的问题，他想了想，用手再涂了些唾沫上去。

这次插入之后，他从稀薄的阴毛下摸出小到几乎找不到的阴蒂，一边挺腰，一边按着那个小颗粒转圈揉搓。

可她依然没有什么反应，还是侧着头不停抽泣。

他拨弄着乳头，那两个花苞倒是很快就硬翘起来，但下面的嫩缝，却没有因此而湿润的迹象。

“小蓓，你完全没感觉吗？”他喘息着探过头，亲着她的耳垂问。

“痛.....我真的好痛.....你.....什么时候能结束啊？”她满肚子委屈地说，听上去，除了疼之外，似乎真的没有其他感觉。

没了新血，这次他的鸡巴干得更快，抽出的时候，把腔口的嫩肉都

扯出了一些，他低头看了看，那个小洞已经完全肿起，还布满了擦伤一样的血丝。

他稍微有些心疼，突然觉得很对不起余蓓，但这点愧疚，很快就淹没在扭曲的邪恶欲望中。

还有什么，能比一个不管被怎么欺凌都会依然爱他的漂亮女友更能引发兽性呢？

他在她大腿上摸了一把，下床飞快地跑进了厨房。

再回来的时候，他的阴茎上已经抹满了油。

余蓓还躺在床上，保持着之前的姿势，连一条耷拉在床边的腿也没有抬上去。

白生生的小羊羔。

他莫名想起了这个词，满意地笑着，走过去，爬上床，抱住她的臀部，轻松顺畅的刺入到因肿胀而更加紧窄的腔道中。

不信你能一直不湿！俯身抓握住小巧的乳房，他继续冲刺起来。

一只美丽的赤脚，悬在半空不断地摇晃，细细的脚踝上，一条棉质内裤，战败的白旗一样不断地飘荡……

（八十一）

“哈啊……哈啊……”抹上油十三四分钟后，赵涛快活地粗喘起来，一拱一拱地顶住余蓓微微发硬的子宫口，把满腔精液尽情地喷射进去。

射精结束，他软软趴下来，把脸枕在她圆润的乳房上，听着她一样急促的心跳，小声说：“小蓓，真舒服啊，真没想到你那么紧。我涂了油，最后都有点干不动了。”

余蓓抽泣了两声，委屈地说：“可……可我好痛……肚子里……就像被捅了把刀一样。赵涛……呜呜……我好疼啊……”

“对不起，第一次都是这样的。以后就不会了，真的。”他凑过去，随口安慰着，顺便亲了亲她的小嘴。

相比从前，他现在不知为什么缺乏深吻的兴致，和余蓓确定关系一个礼拜，也只有最开始宣告的那次吸吮了她的舌头而已。

这会儿他明明打算温存一下，结果嘴凑上去，还是只沾了沾就挪开。

大概是觉得生米已经成了熟饭，她露出妥协的神情，动了动肩膀，小声说：“可以……给我解开了吗？”

“好，你翻过来。”他坐起来，微笑着柔声说。

余蓓连眼泪都没法擦，翻过来趴在床上，顺使用枕巾蹭了蹭。

她的校服褂子堆在背后卷成一团，除此之外，较好的背面没有其他遮掩。她的皮肤确实很好，除了肩胛处被床单磨红的两块，整个脊梁都光滑细腻，像一大块打磨过的玉石。

他忍不住低下头，把她的手推高了些，伸出舌头，顺着她微凸的脊骨，缓缓向上舔去。

“哎？”发觉到不对劲，余蓓惊慌地说，“你……你干什么？不是……说好帮我解开的吗？”

“一会儿，一会儿就帮你解。给你解开，你又不让我这个不让我那个，干脆我先都干过再说。”他敷衍了两句，手掌放在柔软的屁股上，捏了捏，丰满的脂肪团弹性略微不足，形状也稍有点扁，可能是久坐的缘故，屁股蛋上有明显的两片小红疙瘩密集的区域。

扒开臀沟，还带着血丝的红肿阴户清楚地呈现在眼前，溢出的汁水并不太多，之前还看不出明确缝隙的腠口，如今已经是个小指头尖大小的肉洞，随着她的呼吸，有节奏地张缩。

“呜呜……不要看……别那样看我啊……”余蓓把脸埋进枕头里，羞耻地哀求。

“我都进去过了，看看有什么要紧。”他嗤笑着说，“小蓓，你到底

喜不喜欢我啊？我这么喜欢看你，你应该很高兴地让我看遍身上每一个地方才对。”

“可……可那太下贱了……”她带着哭腔说，“我……我喜欢漂亮，可……可我不是骚货，呜呜……我不是……”

啧，看来总是接收到各种流言，她还挺在意这种没来由的评价。她难道就不知道，她打扮得漂漂亮亮，在一些龌龊之辈的眼里，就已经是骚货了吗？

“我是你男朋友，你管他们怎么说干嘛。”他没好气地说，“能让我高兴的事，就因为怕别人说你坏话，你就怎么都不情愿啊？”

“不、不是……我也……也怕。”她瑟缩了一下，“万一……万一你将来不要我了，我……我怎么办……我……我全都给你了，万一你不肯娶我怎么办。”

她想得真远。赵涛撇了撇嘴，随口说：“既然都已经到这个地步了，我怎么会那么没有良心。”

他趴在她背后，用半软的阴茎磨蹭着她的臀肉，轻喘着说：“我已经在同学面前宣告了，你还这么害怕，那……难道要我去办公室给老师发糖？说你将来肯定是我赵家媳妇了？”

她颤了一下，似乎是忍了声笑，毕竟不管接受不接受，处女终结在他身下已经是既定事实，她扭过头，红着眼睛说：“赵涛，你可千万不能不要我……我……我什么都是你的了。”

“那你别哭了。”他故意板起脸，“男欢女爱这么高兴的事，你看你一直哭哭啼啼的，我都不知道跟我亲热的到底算不算我女朋友了。”

她有点抱歉地挤出个微笑，赶忙说：“我……我是真的害怕这种事。对不起。”

“没关系，我现在很满足。”他带着满肚子暗笑，从肋下抄过手去，抓住了她的乳房。

“那……可以给我解开了吗？”她怯生生地问，还有点怕他不高兴。

“马上，再等一下就可以。”他揉搓着肉棒，满意地发现硬度正在迅速恢复。

“要等什么啊？我这样胸口好闷.....”她不解地问。

马上，她就知道了。

有上一次射进去的精液和残余的油作为润滑，再次勃起的阴茎非常轻易地滑入她的臀沟，远比上次更顺畅地进入到比之前更加狭窄的小穴之中。

其实，赵涛清楚，余蓓的初体验远远谈不上完美，可以说几乎没有享受到一点性爱的快乐，被以近乎残忍的方式破瓜的少女，红肿的腔肉一旦遭受再次侵犯，痛楚几乎不会输给处女膜被撕裂的瞬间，而且，持续更久。

但他不在乎，甚至，有些期待。

余蓓的脸上马上就浮现出忍耐着痛苦的扭曲表情。

他不仅没有放慢动作，反而拉住她被绑住的手腕，骑马一样纵情驰骋。

眼泪终于再次流了下来。

而这，仿佛就是他想看到的。

（八十二）

第二次折腾结束，已经是近半个小时后。

抽出绵软的阴茎，赵涛伸出拇指按住她的阴蒂，在那小小的豆子上来回揉搓了将近五分钟。

结果余蓓很小心地蜷着身子问他：“那个.....可以帮我解开了吗？”

他皱着眉，直接问：“这里没什么感觉吗？”

她摇了摇头，轻轻说：“就是……被你摁得有点疼。”怕他生气，她赶忙又说，“不过没事，比里面……比里面的疼轻多了，你……你要喜欢，就再揉会儿吧。就是……就是我手麻，你帮我解开好不好？”

怎么回事？余蓓身上难道没长出体验快感的神经？他疑惑地看着她的身体，胸和屁股都算是发育良好，耻毛虽然稀疏了点，阴部的模样也单薄了点，可不管怎么看都是已经长开的青春少女，放在古代，这年纪孩子一群都不奇怪。

“我给你解开可以，但你要听我的。不然……我就再把你捆上。”他摸了摸她的脸蛋，半认真地说。

经历了快一个半小时的连续蹂躏，余蓓的眼神都有点发虚，她看向赵涛，忙不迭地点头，“我听话，我……我真的一定听话。”

他把绳子解开，拉过她的手揉了揉腕上的红印，吹了口气，说：“好，把衣服都脱了吧。”

“哎？”她正想把胸罩拉下来盖住乳房，结果一听他说，连忙又推了上去，跟着发现指令的意思好像不是这个，赶紧从背后脱掉校服，套头扯下背心，摘了胸罩，跟着甩了甩脚，踢掉挂着的内裤，真正赤裸裸地坐在了他身前。

这一串动作做得有点大，几滴液体从她的下体甩了出来，落在床单上，留下几点淡红，和刚才破处时留下的那几点遥遥相映。

“站在床上，让我好好看看你。”他用充满柔情的口气说，“这样我才能好好地记住你。不要遮挡，你这么美，没有哪里是我不喜欢的。”

揉了揉红红的眼眶，余蓓听话的站在了他的单人床上，天花板的灯光洒下，把她一丝不挂的身体完整而清晰地呈现在他面前。

他也跟着站了上去，赤裸裸的和她面对面，一寸一寸仔仔细细地打量着她。

那根低马尾有点碍眼，他抬手解开，让头发散开在肩上。他顺势抚摸着她的脸颊，耳根，脖颈，滑过凹陷的锁骨，轻轻罩住了小巧的乳房，就像在检验一个新到手的玩具。

余蓓微微颤抖着，垂下视线不敢看他，也不敢说话，手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才好，就那么攥紧拳头，耷拉在身体两侧。

“你真漂亮，小蓓，只要你乖乖听话，任何男人都会死心塌地爱上你的。你看，我就已经快要为你着迷了。”他柔声说着，食指贴着她淡淡的乳晕，轻轻地绕圈。

“只……只要肯让你做这种事，你……就会一直喜欢我吗？”余蓓咬了咬嘴唇，鼓起勇气问。

“为什么不，这样做我很高兴，很舒服，谁会排斥会让自己愉悦的事情呢？用这种方式喜欢你，简直会上瘾啊。”他这倒不是完全说谎，在性爱上处于完全弱势地位，就像只胆怯小宠物的余蓓，不仅能激起他心底被各种道德感压抑束缚的兽性，还能让他毫无顾忌地尽情满足宣泄。

作为咒术的猎物，实在是再合适不过。

唯一的问题，就是她似乎有点冷感，也不知道是第一次的原因，还是体质就是如此。

但这问题并不大，他可以尝试帮她开发一下，如果太费功夫，去买套子的那家店买点润滑剂就是。

其实，只有勉强刚好润滑程度的情况下，他下面得到的快感反而更强，对他来说都算不上是坏事。

摸过腰肢后，他在床上蹲下，抚摸着她瘦削的大腿，轻声说：“打开。”

她颤了一下，乖乖的把双脚分开，站住。

啧，有这么一个女朋友的感觉还真不赖。还真是领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体验，他笑了笑，手指拨开稀疏的阴毛，让整个私处展露出来。

她那里并不丰满，和双腿一样，缺乏肉感，透着一股奇妙的稚气，外阴很薄，几乎夹不住其中的两片，让小阴唇好似花瓣一样向两旁打开，不知道是不是肿起的原因，之前还不太好找的阴蒂此时终于明显了不少。

这个姿势下，他刚才排进去的体液缓缓垂流下来，粘糊糊的顺着大腿内侧滑落，她不敢擦，就那么僵硬地站着。

从大腿外侧往下摸去，滑过纤细的小腿，他坐在床上，轻轻捏着她小小的脚掌，从上看到下，余蓓身上最美的，还是这双骨肉均匀，大小适度，仿佛纤细脚踝顺延膨胀而成的赤足。她的脚趾细长齐整，贝壳一样的趾甲色泽光亮，连透着淡淡血管的脚背，都有种晶莹剔透的感觉。

这样美好的一双脚，真让人有情不自禁玷污它的冲动。

下一次，不如就射在她脚上好了。

“赵涛……可、可以穿上衣服了吗？我……我有点冷。”她小心翼翼地问，手搓了搓胳膊。

他正好也打算休息一下，补充消耗了不少的体力，于是笑了笑，捏捏她的屁股，拎起被子抻开，“不用穿，来，躺进来休息会儿就暖和了。”

已经到了这个地步，钻一下被窝当然已经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她只为难地犹豫了几秒，就点点头，乖乖躺在他的枕头上，让他拉高被子盖住。

虽然对性爱恐惧且排斥，但她似乎对肢体的接触还有微妙的期待，缩在被子里眨了眨眼，小声问：“你……不冷吗？”

“不冷。”他懒洋洋地回了一句，跟着在她失望的眼神中，一翻，钻进了被子中，一把把她搂进了怀里，摩挲着她光滑的后背，柔声说，“所以我来帮你暖暖。”

暂时得到了些许安全的依靠感，就像忘了此前的蹂躏也是来自这个男生一样，她充满眷恋的望着他，缓缓闭上了眼。

他扭头看了一眼表，不到三点，嗯……那么，就一起小睡一会儿吧。

他笑了笑，搂着她亲了一下额头，把手放在她的屁股上，也彻底放松下来。

（八十三）

兽欲容易让男性保持长时间的亢奋。

赵涛没睡多久，就在余蓓一个翻身后彻底清醒了过来。

而不久前才经历过狂风骤雨般初体验的女孩从精神到肉体都还很疲倦，带着微微的鼾声，正睡得香甜。

能赤身裸体地安然酣睡在他身边，已经足够说明，即使经历了这样的欺骗，即使被强奸夺去了贞操，被锁情咒俘获的余蓓，依然在赵涛身上投注着全部的少女情怀。

原来不管怎么做，这种爱意都不会减弱的啊.....他挠了挠头，领悟到的这个事实，让他的心情更加雀跃。

失去的永远无法弥补，那干脆.....就在其他地方找到别的乐趣好了。

认认真真的去爱做什么？有什么意义？这个咒，根本就不是为真爱而存在的！

他轻轻翻身下床，走到书桌边的小柜子前蹲下，开门看着里面那个上锁的铁盒，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转身从书架上搬下几套确定没兴趣再看的书，把那个铁盒彻底埋在了下面。

下辈子轮回成狗，我就去给你家看门，轮回成猪，就上桌给你吃。他揉了揉眼睛，在心里说了一句，关上柜门，从抽屉里找出很久也不用一次的小钥匙，把那个小柜子，轻轻地锁上。

再也不想打开。

关好卧室门，他在客厅看了会儿电视。

没什么有意思的节目，点了点去，最后停在了动物世界上。

赵老师的声音还是那么充满磁性，让他都有点好奇，这样的男人在某些特殊的时候，会不会说什么很下流的词汇呢？说出来的时候，会是

什么感觉？也好像解说动物一样温润而自然吗？

百无聊赖地看了一会儿，屏幕中几只狼正在合作包抄鹿群，很快，一只慌张的小鹿就被赶离了鹿群，脱离了妈妈的引导，奔跑向错误的方向。

强壮的狼不断地缩短和小鹿的距离，小鹿拼命摆动细长的四肢，一次次转向，靠唯一可以依仗的灵活做最后的挣扎。

但耐力的差距很快体现出来，狼在拉近到足够的距离后，猛地一扑，成功把小鹿压在了身下，凶残地撕咬起来。

摄像机的焦距迅速拉近，被狼死死咬住脖子，肚腹也被破开的小鹿依然睁着圆圆的眼睛，那眼睛又黑又亮，很好看，但依然挽救不了，它成为群狼大餐的命运。

他关掉电视，坐在沙发上发了会儿呆。

余蓓这样的女孩，如果到了大学还是这副样子，那和被狼追逐的小鹿似乎也没什么分别。

那么，谁吃不是吃呢。

他咧开嘴，去厕所了洗了把脸，感觉精力已经恢复的差不多，就随便冲了冲油腻腻的老二，走向卧室。

余蓓还在睡，可能是热了，一条腿伸在外面，白里透红，露在外面的那条胳膊也亮着大半个肩膀，腋窝那边，能看到小半个隆起的乳房。

她脸上还有点泪花，眼睛看着略肿。

他考虑了一下，算算时间，之后还是不能玩的太过分。真带了痕迹回家被她父母发现，终究是件麻烦事。

那.....就试试她现在有多听话好了，顺便了解一下，她到底会不会有快感。

他重新钻进被窝，从后面抱住余蓓。宣泄过两次，又占有了她的处女，他现在的耐心已经好了不少，能控制手掌平稳缓慢的抚摸在她光滑

纤细的腰肢。

她的乳头很小，很可爱，比男人的都大不了多少，立在乳晕里就像个大点的绿豆，指尖一划拉，那边就连着乳晕一齐紧缩起来，隆起一片小小的疙瘩。

“唔……唔嗯……”感觉到他不断在自己身上进行着下流的动作，余蓓轻轻哼了两声，扭动一下，抬手就去拨他的巴掌。

他当然不肯离开，上面继续把玩着小小的乳尖，下面已经趁她大腿没并紧，罩住了热烘烘的阴阜。

“嗯嗯……呀、呀啊！”大概是那里的刺痛让她清醒过来，她短促地尖叫了一声，从梦乡回到了现实。

“小蓓，你总算醒了？你不再醒，我都想就这么放进去了。”他故意翘起肉棒，摩擦着她紧张的腋沟。

“别！”她慌里慌张地躲了一下，翻身转过来，双手护住下面，可怜兮兮地说，“我……我真的还疼呢，赵涛，今天……今天就算了吧好不好。求你了。”

“可我已经硬了啊。你这么可爱，我一见你这副样子，就想狠狠抱着你，狠狠操你，你不是就喜欢这种霸道的男主角吗？”他直接翻身逼迫过去，胸膛把她压制在下方，从上面鹰一样注视着她。

“可是……可是我真的……会疼……”她眼里又冒起了泪光，好像真是水做的骨肉。

他努力做出心疼的表情，吻了一下她的额头，柔声说：“那这样吧，你听我的，我保证不让你疼，还能解决我的问题。”

像是看到了一线希望，她眨了眨眼，马上点了点头，“你说。”

他往上爬起，双手扶着床头，跨在她胸前，把硬梆梆的鸡巴，就这么毫无预告地伸到了她的嘴前，“你给我含出来，这总不会疼了吧？”

余蓓马上露出几乎背过气去的表情，标致的小脸差点皱成一团，“这……这怎么……怎么可能？”

“为什么不能？原来你嫌弃我啊？”他眯起眼睛，很不高兴地盯着她。

“不是……这个……这个可以放进嘴里的吗？”

啧，看来她平常看的书还不够辣啊，赵涛撇了撇嘴，往前拱了拱屁股，紫亮的龟头往她柔软的嘴唇上撞了两下，“废话，我要不是知道可以，能给你出这个主意吗？算了，你要不乐意，咱们还按之前的法子来吧。其实我也更喜欢正常做爱，那才是真正进入到你里面。”

“别！”看他作势要退下来再把她压住，她连忙搂住他的腰，不知所措地说，“我……我就是不知道该怎么弄。”

“我教你啊。”他满意地低下头，捏了一下她的脸颊，“把舌头伸出来，就像吃香蕉雪糕一样，但不能咬，顺着下面往上舔，对……再往下一点，把蛋蛋也舔到，哦哦……对，很好，好舒服……”

生涩的小舌头迷茫地在阴囊外转了几圈，才照着他的指示舔上阴茎的底侧。

虽然用水冲了一下，但肉棒的上面肯定还残留着不少食用油、精液与处女血混合的味道，绝对谈不上美味。

她皱起眉，表情变得有些难过。

但他被这表情刺激得更加兴奋，鸡巴都跳了两下，“好，学着舔棒棒糖的样子，含到嘴里，用舌头绕圈舔。”

在他的指挥下，那张小巧的嘴巴终于张大到极限，费力的包裹住他的龟头，她吃棒棒糖的经验还算丰富，舌头立刻灵活的移动起来，环绕着龟头的后棱沟，立刻被舔得阵阵发麻。

“呃……真好，小蓓，你这么听话，我真是太喜欢你了。含深点，把嘴唇夹紧，不要动牙……对，来回摩擦，就这样……吞进去，好……注意牙齿，真好……头一次就含得这么好，你真是天才。”

她涨红着脸，从下面艰难的挪动头部，一抬一放的吮着他的鸡巴，满鼻子都已经是他胯下的味道。

他享受了一会儿渐渐熟练起来的口交，先抽了出来，翻身躺在她身边，“那样太费劲了，来，你趴在上面，这样吮起来省劲儿。”

“哦，”她应了一声，爬起来往下面缩去。

赵涛一把把她拉住，“傻瓜，这床小，你那么退该掉下去了。反过来，把屁股对着我。”

她愣了一下，可能在脑海里想象出将要构成的姿态，羞耻地低下头，小声说：“没关系，我掉不下去。”

他重重地嗯了一声，不耐烦地说：“让你过来就过来，老是跟我顶嘴，你就这么喜欢我的？”

余蓓哆嗦了一下，睁大迷茫的双眼，不知所措地磨磨蹭蹭爬了过去，但还是不肯跨过他胸前，只并着腿斜缩着，小声说：“这样就不碍事了，里面是墙，不摔……”

“跨过来！快点！”

“是，我……我知道了！”她吓得又一个哆嗦，连忙分开细长的腿，骑在了他胸前。

他满意地顺着大腿往上摸去，抓住她的臀肉一扯，就把她胯下拉到了自己嘴边。

其实他并不太愿意给她舔，不过他有点想知道，她的小穴到底会不会湿。

“继续给我含啊，傻愣着干嘛。”他捏了一下她的嫩乳，催促一句。

“唔……呜呜……”她哼了一声，赶忙趴在他身上，乖乖伸长脖子，还按他先前教的步骤，在阴囊周围舔上几圈，倒着舔上来，接着含住龟头吸啊吮啊，最后嘍紧小嘴，上上下下套弄。

为了避免她乱动，赵涛直接用胳膊锁住了她的大腿，直接把小屁股固定在自己脸前，他先用手指揉了一会儿，然后伸进去探了探。

阴道口很干，指尖都快把嫩肉压凹，才勉强挤入半个指节。

从她浑身发抖的反应来看，肯定没体验到什么愉悦。

“一点都不舒服吗？”他忍不住问。

余蓓不敢吐出肉棒，就那么张开嘴含糊回答：“我.....我不知道，你摁得我有点痛。”

算了，换舌头试试。他勉为其难抬起头，先舔了一下她的大腿，顺着那滑嫩雪白的肌肤舔入腹股沟，尝了尝那里淡淡的女孩汗骚味，用嘴唇拨开阴毛，伸长舌尖，拨拉着小到快要感觉不到的阴蒂。

一边舔，他一边留意着余蓓的反应。

可没想到，她非常专注地吃着他的老二，卖力又认真，根本没有任何感觉到愉悦的反应。

他一横心，快速地舔了快五分钟，然后动了动有点发酸的下巴，问：“有什么感觉吗？”

余蓓擦了擦口水，小声说：“稍微.....有点痒。”

他皱着眉又把指头伸了进去，这次，膻口总算出现了一点点湿气，不过不夸张的说，他要是指望这点润滑操进去，余蓓百分之百会叫得跟杀猪一样。

一股无名火充塞在心口，这也太他妈背了，好不容易下决心抓了一个，竟然是个冷感。他考虑了一会儿，心想也许这次有些粗暴让她害怕了，以后应该还有可能变好吧，不然，难道以后都要随身带点润滑剂？

他有点烦躁地盯着她红肿不堪的阴部，拍了拍她的屁股，“小蓓，我想到更省力的姿势了。来，你起来。”

懒得再想办法取悦她，赵涛站在床上，让她赤裸裸跪在自己面前，舔吸着他已经勃起到极限的阴茎。

这样的姿势持续了十多分钟，最后，他抓起她的头发攥在手里，把那张小嘴当做穴眼，迅猛地抽插。

顶的余蓓快要呕吐出来的时候，他压着她的后脑，抵着上腭的最深

处，龟头都感受到了吞咽肌的蠕动吸吮，在那绝妙的刺激下，粗喘着一泄如注。

“吞下去，全都……吞下去！”他用略显嘶哑的声音下达着命令。

而已经完全不知道违抗的余蓓，乖乖地吞下了所有精液，然后在他的要求下，把唇角漏下的，肉棒上沾染的，甚至是掉在床单上的，都一口一口地舔了个干干净净。

这天晚上，余蓓没能去上晚自习。

一直到第二个晚自习结束的时间，她才洗过澡吹干头发，乖乖吃下了毓婷，由赵涛送到院门外。

“可以……亲亲我再走吗？”临别前，她低着头，搓着衣角小声问。

“当然可以，今天小蓓的表现这么好，你想怎样都可以。”他凑过去，捧住她的脸，给了一个如她所愿的吻。

嘴唇贴合了一会儿，他撤开脸，与她告别。

她看上去有点迷茫，似乎在疑惑为什么他们只有第一次接吻纠缠了舌头，但她多半不好意思问出口来，只是有些失望地低下头，转身往里走去。

而骑上车子的他，想的已经是之后各种各样充满粉色气息的场景。

他完全没有那种激吻的欲望。

那种冲动，仿佛不知不觉已经彻底失去。

（八十四）

赵涛和余蓓的恋情似乎在向好的路线发展。

在肉欲得到充分满足的情况下，赵涛开始主动去满足余蓓的精神需要，晨读午休晚自习，一有机会就换桌过去或者让她换桌过来，紧挨在一起聊她想聊的，做她想做的。

周二开始，余蓓跟家里说是为了学习需要，中午也留在学校吃饭，多了不少相处时间的他试着陪她逛书店，压马路，在吃饭时间挤出一个多小时一块逛逛批发市场的服装摊。

可以感觉得到，余蓓对方彤彤曾经的存在非常在意，旁敲侧击拐弯抹角问出一些细节后，闷闷不乐了足足大半天。

结果周四下午，她就在老刘负责的自习课上闹了笑话。

一般情况下，老刘负责的自习课大家都不太敢看闲书，只要是在教室的学生，都会装模作样地认真复习上一整节课的英语。

赵涛远在教室的另一端，自顾自看书，也没留意隔着一间教室的女友正在做什么。

直到老刘威吓力十足的声音突然响起：“余蓓，站起来。离开座位。”

班上最刺儿头的也不敢忤逆这位个子不大的刘老师，余蓓当然只有乖乖站起来，低着头在课桌间后退了两步。

老刘瞪瞪几步走到她桌边，伸手往抽屉里一掏，就把一本颇厚的书摔在了桌上，声音不大但严厉至极地说：“你知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我没有非要你们看英语，你们可以看数学，看语文，看政治，看历史，看地理，或者看自己会考没有过的科目，只要你是在学习！余蓓，你有没有一点高三学生的自觉？班上看闲书最厉害的，你排第二就没人敢排第一！”

“你这次……”老刘拿起桌上的书，跟着话头竟然顿住，着实楞了一下，马上表情就变得有点奇怪，连声音里也带上了一丝笑意，“余蓓啊余蓓，你看小说漫画看魔怔了吧？高三这么重要的自习课上，你竟然看食谱？你不考大学，准备去食堂打工了吗？那你上什么高中啊，直接考厨师技校，还给你家里省钱了呢！”

余蓓一声也不敢吭，满面通红地低着头，抿紧了小嘴，双手捏着校服下摆，指头边捏得死白。

那天晚自习，余蓓写了整整两个小时的检查，之前还痛哭流涕地去

老刘办公室反省了一番，才免去了叫家长的惩罚。

赵涛的心情当然不可能不受到任何影响。

那份检查，他贡献了至少一千字，还和余蓓腻在一起，难得地说起了甜言蜜语。

这让她开心了足足半个小时，也就是大约半个自选晚自习的时间。

之后，几个住校生离开教室去操场锻炼跑圈，屋里只剩下另一对儿情侣在最后一排角落里嘀嘀咕咕，时不时发出一串充满暧昧气息的笑声。

赵涛突然觉得，自己距离余蓓有些太近，近到让他感觉危险。

有那么一刹那，他竟然真的在幻想，余蓓能不能靠菜谱学会做菜，做出来的东西好吃不好吃，穿上围裙的样子，会不会还是一样可爱。

一下子，他就嗅到了锁情咒将要给他带来第二次打击的气息。

他停住了话头，突兀地沉默下来。

余蓓正因为他刚才开的一个小玩笑吃吃笑个不停，见他有点不对劲，好奇地问：“赵涛，怎么了？”

只要把关系锁定在单纯的肉体范围，未来就不会让他感到心痛了。只要能克制住感情，这个神奇的咒术就完全是他的利器，而不会再给他造成任何伤害。

不就是这样吗？

余蓓，是一个他可以随意玩弄的女孩，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

他迟疑了一下，凑到她耳边，很小声地说了一句话。

余蓓的脸瞬间就红到了耳根，拍了一下他的大腿，指了指最后一排示意还有人在，绝对不行。

他板起脸，做出一副很生气的样子，小声说：“这几天我怕你难过，连摸都没有摸你，忍得这么辛苦，你连问都没问过一句。”

“可……可不是说好了，我周日下午还去找你吗？”余蓓为难地低下头，小脸不住摇着。

他终于又找到了那种支配欺凌的快感，总算稍微冲淡了心里涌上的危险情绪。他硬下心肠，干脆直接抬起屁股，把裤子脱到大腿，亮出了还没有开始充血的阴茎，“你不肯，我就一直亮着，让他们把我当变态抓走吧。”

“呜……”她趴在手肘中间，哼哼唧唧了十几秒，最后还是抬起头，来回张望了一下，磨磨蹭蹭地转过身子，缓缓趴了下去。

龟头一接触到滑嫩的舌头，就迅速膨胀树立起来。

已经非常了解口交是怎么回事的余蓓，就这样在靠墙的座位上，埋首于赵涛的胯下，满心惶恐地吸吮，舔舐，吞吐。

他轻轻哼了一声，脱掉校服外套，罩在了她的头上。

被阴暗笼罩的小小空间里，四天没洗过的腥臭肉棒，不断地，重复碾压着柔软红嫩的唇瓣。

几点泪珠滑下脸颊，掉落在他的大腿上。

那丝凉意让他身上颤动了一下，他皱着眉，闭眼思考了一会儿，垂下手，抓住她的头发，用力按了下去。

最先跑步回来的那个女生气喘吁吁地走进门时，余蓓刚刚擦干净嘴角最后一丝浊液。

积攒了四天的浓精，一滴不剩的，被她咽了下去。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十八）

终于快到我能放开手脚的情节了。

长出一口气，如释重负啊。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八十五）

“你.....你以前也这么欺负过方形彤吗？”晚上回去的路上，余蓓忍不住小声问赵涛。

赵涛故意摆出满脸的不在乎，用很有点下作的口气说：“你这在教室里，又光动了动嘴，不值一提。我们一起出去玩，在山上休息的时候周围没人，可是直接做了一次。”

“啊？”余蓓整个人都傻了，差点没控住龙头把自行车歪到路中间去。

“你、你就是因为喜欢这种事才跟她好的？”她憋了好一会儿，才又小声问。

赵涛扭头看了她一眼，估摸着自已的回答能不能加快达到目的的速度。

毕竟从之前余蓓的口风来看，什么时候他彻底不把方形彤放在心上，什么时候她才肯交代那个秘密。

那么，给出肯定的答案似乎更好。

他考虑了一下，点了点头，“算是吧，她好歹也是班花呢。”

“我也是。”余蓓不服气地说，接着突兀地沉默下来，微妙的竞争心态似乎正在发酵。

“所以我现在喜欢上你了啊。”他故意在那个上字咬了重音，跟调情一样。

她果然马上就红了脸，但唇角还是控制不住地扬了起来。

其实她笑起来很可爱，柔柔弱弱的，像朵娇美但不禁风雨的小花，可越是这样，就越是让赵涛应激性地想刻意压制心里的怜惜。

送她到院门口，聊完漫画的内容后，他突然说：“礼拜天来找我的时候，别穿校服了。”

“啊？”余蓓楞了一下，“不穿校服吗？”

“晚自习不去。不穿也没事的，那天本来就没人管。”他指了指余蓓的脚，“趁着天还不太冷，我想看你穿裙子，嗯……能涂点指甲油在脚上就更好了。就像以前那样，我特喜欢。”

余蓓的大眼睛眨巴了两下，小声说：“哦，我……知道了。”

其实赵涛只是动了这么个念头，顺便意淫了一下周日下午的各种玩法，并没真把这句话放在心上。

周六中午开始，阴沉沉的小雨就一口气下到了晚上，第二天一早起了风，一夜之间，路上就再也看不到半件夏装校服。

在学校里看到余蓓老老实实裹着冬装运动服，赵涛当然也就没想起来周四晚上他随口说的话。

所以去小姨家吃过午饭，回卧室睡了一个小时后，听到敲门出来打开看到余蓓的他，着实小小地吃惊了一下。

她上面裹得很严实，穿了件小夹克，里面是长袖衫，还带了鸭舌帽，可下面，就真只穿了条裙子。

估计没怎么穿过，那裙子看着还很新，格子百褶裙，刚不过膝，露出她看着就让人想双手握住的小腿。

脚上穿着球鞋，白色袜子拉过了脚踝，倒是看不出脚趾甲涂了没有。

走进门内，她抖抖嗦嗦地说：“我怕爸妈说我，我是出来后去商场厕所换的，裤子在我书包里。这样……这样不算不听话吧？”

她跺了跺脚，转身摊开双手，摆了一个亮相一样的姿势，微笑着说：“呐，喜欢看吗？”

脑海里一阵轰鸣，眩晕感从双耳爬上，赵涛脚下一晃，闪了一个趔趄，连忙扶住了墙。

“你怎么了？又头疼吗？”余蓓有点担心地凑上来，赶忙扶住他的胳膊。

他深吸了几口气，强行想要板起脸来，可不管怎么做，脸上的表情都不够听话，还是软化成了无奈的微笑，“你傻啊，这么冷的天，你就不知道到家里再换上吗？”

“可……可那样你该不高兴了。”她低着头，有点惶恐地轻声说。

“怎么会，你真冻感冒了我才不高兴。”他抱住她，一起走到沙发边，搂着她坐下，掌心摩挲着她凉冰冰的大腿，一阵阵细小的刺痛从接触的皮肤传到心头，“来，我给你暖暖。”

“呃……哦。”她瑟缩了一下，明显是误会他要做什么羞耻的事情，缩在他怀抱中的身体顿时绷紧，连呼吸都变得有些促乱。

但他只是来来回回地抚摸着她冰凉的肌肤，直到一处温热，再转移到下一处，不一会儿，她裙子下那条白莹莹的腿，就重新浮现出健康的微红色泽。

“我……我暖和了。”余蓓犹豫了一下，小声说，“不过你要喜欢，就继续吧。只是这样，我还……唔……挺舒服的。”

“其实之前会让你的疼的事，以后也会越来越舒服的。”他凑近她的耳根，吹气一样地说。

她缩着脖子，很勉强的笑了笑，“那……那真是太好了。”

知道她既然乖乖过来，还按他的要求着装，肯定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他也懒得客气，抚摸着双腿的手，缓缓爬向最令少女紧张的尽头。

“呜……”她小猫一样哼了一声，双腿不受控制地夹紧。

复杂的情绪其实随着时间已经平复了不少，他心里的确还有个声音在叫嚣，就这么直接把她摁在沙发上，掀起裙子，拨开内裤操进去，反正她也不会湿，她就是用来泄欲的玩具而已，你不是连润滑剂都买好了吗？还在犹豫什么……

他看了看外面被风吹得摇来晃去的树枝，又看了看余蓓身上很夏天的裙子，像是被解开绳的气球，长长地松了口气，搂着她向后靠在了沙发上。

有点意外他就此罢手，但余蓓很喜欢这个亲昵而不危险的姿态，她悄悄蹬掉脚上的运动鞋，蜷缩到沙发上，侧靠在他怀里，嫣红的小嘴喜悦地翘了起来。

“你回家吧。”沉默了很久后，赵涛突然说道。

“啊？”正沉浸在不知道什么幻想中的余蓓惊愕地睁开了眼，坐起平视着他，声音都因为惊慌而有点发颤，“你……你生我的气了？赵涛，你……你别生我的气，你说，你要我做什么我都听你的，就是……就是别赶我走……”

“我……”他的声音像是被什么哽住，噎在喉咙里，把那些刻意的冷硬话语全堵了回去，变成没什么威慑力的一句，“你继续在我身边，对你……对我……都不是好事。”

乌黑的眼珠慌乱地来回转动，余蓓所掌握的信息，根本不足以让她了解赵涛真正的意思，她理所当然的误会到了其他地方，她焦急的拉开外套的拉链，抓起他的手，一把按在自己柔软的胸膛，结结巴巴地说：“我……我不怕疼，只要你开心……你开心我就开心，你舒服……你舒服我就高兴。真的。”

被遗弃的恐慌清晰地浮现在她漂亮的脸上，她趴在他胸前，近乎乞怜地说：“不要……赶我走……我……我是不太聪明，可你想要的，我都可以学。不要生我的气，求求你。”

她真是天生就有在任何时机激起男性兽欲的本事，那微张的小嘴，慌乱无措的眼神，晶莹闪动但没有坠落的泪花，如果在高潮的时候能露出这样的表情，连射精的快感多半都能加倍。

“余蓓，”他强忍着冲动，盯着她薄薄的裙子，用最后被唤醒的理智说，“只有远离我才能救你。”

大概是早就看过类似的台词，余蓓捧着他的脸，坚定不移地说：“不，那只会让我生不如死。”

（八十六）

赵涛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没有带余蓓去他爸妈的双人卧室，依旧把她搂进了自己的小屋。

这次她已经知道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是什么，也乖乖地带来了上次吃过后就交给她的毓婷。坐在床边后，明显能看出她在尽量克制自己的紧张和恐惧，细长的手指交叉在一起，不停地互相拨弄。

但她不知道的是，赵涛的计划已经完全变了样子。

按照原本的打算，这会儿她多半已经收下了第一泡精液，正被不会留下红印的软手铐禁锢住手脚，撅着屁股忍耐跳蛋钻进屁眼的胀痛。

但预定发生那些事情的时间里，赵涛一件该做的都没做，只是安静地抱着她，不断地抚摸她的裸腿，隔着衣服轻轻揉着她的乳房，亲吻她的耳垂，脖颈，摩挲她光滑柔顺的头发。

他用了足足二十分钟的轻吻和爱抚，才让她紧张的肌肉彻底松弛下来，白皙的面颊，也总算浮现了羞涩以外的红晕。

“不难受，对吗？”他把满心的懊悔压下去，轻声问。

“嗯。”她抿着嘴，很喜悦地用力点头。

这么可爱的女孩，就算只是泄欲，不也应该有更加温柔的方式吗……他到底凭什么把失去的痛苦造成的愤怒倾泻在她身上？就因为保守了那个秘密？

对啊……那个秘密……她一直不肯说，因为担心他会做什么极端事情的秘密。

心头又有些焦躁，他犹豫了一下，手上用力带她的肩。

她只僵了一下，就顺从的倒在床上，头靠近墙壁，双腿垂下，视线不敢落在他脸上，只好望着天花板，轻轻地喘息。

他慢慢掀起裙子，欣赏着浑圆白嫩的大腿一寸寸暴露在视野中的支配感，白色的内裤呈现在眼前，但裤底，没有看到他期望的那一点湿印。

他皱了皱眉，抓住松紧带往下扯去。余蓓鸣的哼了一声，稍稍抬高了臀部。

把小小的三角裤一口气从脚踝上拽开，他拿起来看着贴近小穴的那一条，上面干干净净清清爽爽，大概是洗澡后刚换的，连残留的分泌物都没一丁点。

干净得让他绝望。

“小蓓，把腿分开，举起来，手抱住膝盖。”他清了清嗓子，下着命令同时，从枕头下摸出了早准备好的跳蛋。

其实想要占有余蓓一切的心态并没有本质改变，只不过随着柔软的浮现，他暂时的目标从占有她剩余全部器官，变成了占有她所有的感触，比如，她至今都还没得到过的高潮。

他心里明白，女孩在绝顶快乐的时候，脸上的样子和痛苦并没有太大差别，既然她难过的样子特别能调动他的兽欲，那么，高潮时刻的表情，应该也有同样的效果才对。

他决定把这个当成新的侵略方向。

震动的蜂鸣声引来了余蓓的视线，她好奇地望着那个被小马达驱动的塑料球，疑惑地问：“这是什么啊？”

“好东西，你一会儿就知道了。来，乖，把腿抱好，不许放下。”他推了一下，让她把大腿抱得更高，单薄的阴部向上举起，连淡茶色的小

巧屁眼都暴露了出来。

这姿势实在是非常羞耻，余蓓的脸霎时就红透到耳根，小声说：“非得……这样吗？”

他懒得回答，捏住跳蛋，小心翼翼地找到她不太容易发现的阴蒂，用指尖蘸了点唾沫，抹在上面当作润滑，接着凑近，让那震动先从外围刺激着小芽苞周围的嫩皮。

“呜——”她细长的眉毛立刻绞紧，两条长腿有胳膊圈着，依然忍不住往中间并紧。

赵涛大受鼓舞，赶忙问：“怎么样？什么感觉？”

余蓓轻喘着说：“震……震得慌，稍微有点……痒。”

稍微有点？他一愣，和他预期的不太一样啊怎么……

他试探着往中间挪了挪，震荡的小球轻轻贴住了被皮肤完全覆盖的凸起。

余蓓咬着嘴唇，躺在那儿看着天花板，不再说话，只是轻轻地喘息，之后足足几分钟，也没有出现其他的反应。

他拿开跳蛋，疑惑地伸出手指，轻轻压了压她紧缩成一团的娇嫩腔口。

那里总算是湿润了一点，但也就是比正常分泌物稍微多一些的水平，小拇指转动着进去都有点费劲，不添加润滑就插入的话，毫无疑问又是一场蹂躏。

他挫败地坐在床上，垂手抚摸着她的耻丘，那里即使单薄了一些，但绝对已经发育充分，肌肉柔软而富有弹性，结构复杂而布满褶皱，手指稍微一撑，就能剥开一个犹如内脏的小小腔道，粉嫩莹润，活物一样蠕动，那些稀薄的粘液黏度却很高，入口一被撑开，就牵拉出蜘蛛丝一样的细线。

“赵涛……我好累，可以……放下腿了吗？”

“再等等。”他不甘心地说了一句，下床踩住拖鞋蹲下，抱着她光滑的臀部，把脸凑近，伸出舌尖再次尝试挑拨她的情欲。

五分钟后，他活动着酸痛的下巴抬起头，问：“怎么样，有什么感觉吗？”

余蓓似乎是感受到了他的急迫，带着一种好似要哭出来的表情，惶恐地说：“我不知道.....赵涛.....我不知道，我到底该有什么感觉才对？我.....我该怎么样才算听话啊？”

“你不觉得舒服吗？”

余蓓摇了摇头，乌黑的眼睛像是看到了狼群的小鹿，“我.....我真不觉得，我.....我只是在等你进来，你说那样你会舒服，可我没想到.....你一直弄我，我就是有点痒痒，我真不知道怎么算舒服.....不行.....你就进来吧。我能忍住的。”

唾液已经布满了紧小的入口，但他绝望地发现，里面真的没有多少爱液混杂其中。

他俯下身，缓缓挺入到余蓓体内。

余蓓抱着膝弯，闭上眼，轻声问：“不.....不用脱光吗？”

“不用。”他平静地回答，缓缓让生殖器在她的体内进出，摩擦着她完全没有回应的腔道。

他觉得，自己得到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泄欲工具。

一个漂亮、精致的大号娃娃。

他知道，这就叫咎由自取。

当然，比起纯粹的玩具，余蓓还是要强出不少。当活塞运动进行到最后，赵涛射精，完全压在她身上的时候，她很高兴地搂住了他，满足地亲着他的脸颊，耳朵，像是完成了什么伟大的使命一样，喜悦地问：“你射了对不对？舒服吗？”

“嗯，挺舒服的。”缺乏润滑的阴道充满了摩擦感，有润滑剂帮忙，

余蓓只是觉得胀，并没有太过痛苦，整体而言，比她初体验的时候要有一些，但赵涛开口的时候，口气还是显得有些落寞。

他拔出来，自己擦了擦，把内裤丢给她，自己弯腰穿着衣服，说：“一会儿看电影吧？你喜欢看什么类型的？”

“你喜欢的就好。”她坐起来擦了擦下面，穿上内裤放下裙子，到桌边端起水杯先把药片吃了下去，跟着期待地看着他，“不要恐怖片，我胆子很小，会吓死。”

大致知道余蓓喜欢看什么，他懒洋洋地走了出去，“看爱情片吧。”

这一天，他没再碰余蓓。

晚上送余蓓回家后，他回到自己的卧室，打开电脑，随便找了一部成人动画，木然地望着屏幕，脱掉了裤子。

睡前，他手淫了三次。

（八十七）

随后的一周多，赵涛和余蓓建立起了一种很奇怪的情侣关系。

两人都觉得这不正常，但却一起愉悦地享受着。

余蓓沉浸在他的陪伴中，满足地好像到达雨季草原的羚羊，渐渐地，开始敢对他撒娇，也敢提一些非常容易达成的要求。

而赵涛，认命地接受了这种性欲处理的方式，毕竟余蓓非常听话，听话到无可挑剔。她肯给他在课桌下蹲着口交，肯在后操场暗不见光的角落里跪坐在他身上飞快地起落，才不过第三个周日，就第一次尝试了用脚来满足他，不过太过生涩笨拙而以失败告终，还是撅起屁股趴在床上让他抹上润滑剂戳了进去。

那次他抠了抠余蓓的小屁眼，问她这里可不可以。

余蓓憋了好久，小声说：“让我……让我做下心理准备，下周……好吗？”

还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谁能在高中就交到一个什么地方都肯给你交一下的女朋友？

可他却莫名地感到消沉。

他已经尝试过余蓓身上所有应该是敏感带的地方，而她小巧紧嫩的蜜穴，始终无比吝啬蜜汁的赐予，花房里充盈的，永远是他的唾液和润滑剂的交替。

国庆假期他们有一个整天的假，但余蓓找不到合适的借口，依然只能午后才过来，但她坚持要给他准备晚饭，因为菜谱上的内容，她已经倒背如流。

上午起来，他先去厨房检查了一下，考虑要不要临时买个灭火器放家。

收拾完后，他往情趣店跑了一趟，准备把最近存的钱好好花花，顺便取取经，他打算爆了余蓓的小菊花没错，但并不想让她跟初体验一样全程保持痛苦，导致留下阴影与快乐绝缘。

至少，得不伤到她。

那边的老板很惊讶地感叹了好几遍，都不太相信他竟然交到了一个肯让他走后门的小女朋友，确认无误后，麻溜地搬出一个大箱子，炫宝一样给他推销了一遍。

精挑细选一番，赵涛放血了差不多一个月的饭钱，带走了几样很有兴趣的东西。

他觉得，如果余蓓今后都不会找到快感的开关，那他就干脆追求纯粹的自我满足好了。

感兴趣的道具买来试试，新鲜的体位拉开架子玩玩，反正……她听话。

回家把老板的叮嘱温习了一下，他想了想，把卫生间的东西收拾了一下，给洗澡的地方腾出多点空间，试了试花洒，拆下的软管水流很畅通，接口处清理一下水垢后也不算太脏。

那么，万事俱备，只欠余蓓中午送上门的娇嫩菊肛了。

去小姨家报了个到，蹭过午饭后早早回家，赵涛特地挑了一张有屁眼情节的欧美盘，准备给小女友缓解一下紧张感。

毕竟如果她太抗拒是有可能肛裂的，他可不想因为余蓓的大便失禁曝光在她家长那边。

一点过十分，余蓓来了。

天气最近回暖了几天，她上面虽然穿着外套，下面却穿了和那个周日一样的小裙子，还配了小皮鞋白长袜，可能.....她错以为从那天开始赵涛态度的转变是因为这条裙子带来的幸运。

不过也好，她这样的打扮更显得一双腿漂亮诱人，就那么穿着袜子用脚给他揉几下，说不定都能当场硬了。

“来前去过厕所了吗？”赵涛盯着她裙子下面看了一会儿，还是问道。

余蓓吞了口唾沫，小声说：“嗯，去过了。可.....还是很脏吧？”

“可以洗，没关系的。”他过去抱住她，搂着她走到沙发边坐下，“你答应我的，要耍赖？”

“没，没有，我.....我就是有点心慌。”余蓓窝在他怀里眨了眨眼，“我没听说过那儿还可以，有点不敢信。”

“没关系，我给你看看证据。”他打开电视，播放早已经塞进去的盘。

“呀.....”看到两个老外一上来就直接脱光衣服，男的一踩茶几亮出大棒，女的高跟鞋都不脱往地上一跪，跟饿死鬼投胎一样吞进嘴里，余蓓小小地叫了一声，涨红着脸没了声音。

他搂住她的腰，手指小心的爬进大腿的根部，隔着内裤轻轻搔弄那片始终不肯肥沃起来的秘密花园，希望这种视觉刺激多少能起点作用。

欧美片子一般都简单明快直奔主题，稀里哗啦撮一会儿，又进来一

个男的，女的扭头换了只鸟吃，先前那男的当然也不能闲着白拿片酬，抱起她从后面直接塞了进去。

白妞撅起屁股，弯腰扶着面前男人的膝盖，嗓子眼跟肥穴眼一起吃了一个饱。

余蓓双手捂着嘴，瞪圆眼睛目不转睛地看着，满面通红，努力学习。

有真人在怀里，男生通常对片子兴趣不大，赵涛隔着内裤摸了一会儿，发现没有感觉到什么变化，索性往上一探，钻进了松紧带中，掌心压着那一片稀薄的阴毛，轻柔地抚弄着她阴蒂和大小花瓣中央。

指尖能清楚地感觉到，细嫩的穴口不过是泛了点潮气，还是那么一副五行缺水的模样。

所以不怪他把主意动到屁眼上，反正都是抹润滑剂，据说后面还更紧点呢。

电视上终于演到了重点，那白妞站起来高高翘起一条腿，让俩男的把她挤成了夹心饼干，前面一根白色擀面杖呼哧呼哧捅得粉嫩穴肉凹进翻出，后面一根微弯大香蕉吐了口唾沫一抹，就捅进了白妞的屁眼，深得卵子都压在了雪白雪白的腠沟上。

这一幕的冲击力似乎有点强，余蓓细长地哼了一声，软软瘫在了他怀里，跟骨头都被抽了一样。

“怎么样，我说能吧？”他关掉电视，懒得再尝试让她湿透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那.....那要不.....你就试试吧.....”她愁眉苦脸地低下头，好一会儿才小声说。

他把空调暖风打开，起来拉上了客厅窗帘，打开了灯，“好，脱衣服吧。”

“诶？不.....不去卧室吗？”她站起来，倒是没太抗拒地开始宽衣解带。

毕竟，在操场还有蚊子的长草窝里露出屁股女上位到他射精这种事都已经做了，不在卧室床上办事，她也就是口头小小表示一下抗议而已。

去门口换上拖鞋，她等暖风开始送出后，把贴身的衣物也都从身上解下，小心地叠好放在沙发上。

她知道赵涛不喜欢她挡着，于是，就那么右手握着左臂，胳膊托着小巧的乳房，羞涩无比地袒露着青嫩的赤裸娇躯。

他早就先一步脱光，拎出卧室里的黑塑料袋，带着她走进了卫生间。

不得不说，夜勤病栋里看来的淋浴软管灌肠法并不好用，他让余蓓尽全力放松，结果那撅起的屁股还是抗拒任何异物的进入，软管平头想要插入缩紧的括约肌，难度差不多相当于拿最大号擀面杖表演吞剑。

最后他还是只有拿出夫妻用品店老板热情推荐的工具，一个带橡胶冲压球的灌肠管，前端是个小蘑菇型的假肛塞，很方便进入后被屁眼卡住，往盆里装满水就可以放进去另一头捏皮球灌了。

“呜唔……”小小的带眼塞子挤入到肛口内时，趴在凳子上翘着雪白屁股的余蓓发出羞耻的呻吟，无力地低下了头。

“怎么样……涨吗？”他抚摸着她平坦的小腹，有点意外那边并没像动画里演得那样鼓起来。

“很胀……不行……上厕所，赵涛，我要……上厕所。”她扭过头，汗水把头发都黏在了脸颊上，显然已经忍得很辛苦。

被那张脸激发的施虐欲差点让他开口下令再忍会儿，幸好理智还没有完全消失。他吸了口气，拔出小塞子，“去吧。”

她赶忙坐上马桶，也顾不得赵涛还在旁边，双手捂着脸蜷缩起来，哗啦哗啦的水流声伴随着放屁的气音一连串地响起。

空气质量顿时变得有些差劲。

赵涛过去从帘子后打开了厕所的小窗，说：“别发出太大声音，我

开窗户了。”

“嗯……还要这样几次？”

“三四次吧。洗干净对你也好，我射进去后还要洗洗，不然据说会拉肚子。”他看她擦好屁股，又灌满了盆。

余蓓认命地趴回凳子上，垂下头，抬起臀部。

细管再次把水送进她的屁眼……

重复到第四次，赵涛扒开她的双腿，不顾她哀鸣一样的抗议，看她排泄出的液体已经几乎都是清水，才满意地点了点头，说：“行，不用再洗了。”

余蓓擦了擦眼泪，解脱一样地松了口气。

可她却忘了，离开厕所后，一切才真的开始……

（八十八）

“放松，深呼吸，放松，对，好，别夹，第二个珠已经进去了。”赵涛坐在沙发上，一只手掰开余蓓的屁股，一只手拿着从小到大排列的串珠，满意地看着这种日系片子里的道具真真切切地埋入到眼前的肛穴中。

原本紧密的肛轮因为撑挤而打开舒展，从茶色变成了充血的红，第三个埋入到一半，括约肌上传来的压力就已经表达了明显的抵抗。

“放松，你越用力就会越难受。放松点。”他拍了拍余蓓的屁股，看她大喘了几口，稍微加大了力道，总算把第三个也顶了进去。

他没有必要一直插入到最大的那颗，老板的建议是用和他老二差不多粗的按摩松屁眼，弄到适应就可以带套进入了，如果洗得非常干净，可以考虑在最后冲刺阶段去掉套子射进屁眼，当然最好还是加层保险避免得病。

可他不是很在乎，并不打算戴套。

第五颗就和他最粗大部分的直径相当，他把第四颗压入后，补充了一些润滑剂，让勉强裹住了第四颗的肛门休息了一下，接着拉出串珠，缓缓刺入，让第四颗进进出出了几十下，才在余蓓无力的呻吟中尝试第五颗。

“嗯……嗯嗯嗯……”余蓓拼命抿紧嘴，可难过的哼声还是传了过来，又有了哭腔。

她显然对即将发生的事并没有真正的做好心理准备，她完全是凭着献祭一样的心态，把自己当成贡品摆在了赵涛面前。

她的手脚在发抖，脊梁紧绷得好像正背着几百斤东西，白嫩的屁股蛋已经被汗水染透，在灯下像是抹了层油。

赵涛抬起头，这时，对面的电视屏幕上，映出了他因为弧度而略显扭曲的脸。

那张脸贪婪而狰狞，就像只饥饿的野狼，准备撕碎横陈的羔羊。

他低下头，看向自己的胯下。

那里早已软化，龟头缩进了包皮中，懒洋洋地垂着。

积攒了很久的冲动突然一泄而空，犹如气球飘到了钉板上，啪的一声，四散飘落。

他缓缓把串珠拔了出来，望着那红肿的屁眼，内部的嫩肉都已经快要可以看到，他用手指挤进去，稍微感受了一下那里包裹的感觉，比阴道紧一点，热一点，别的，好像也没什么特别。

还以为他已经准备插入，余蓓咬紧下唇弯下腰，扶着膝盖急促地喘息起来，好像有眼泪掉了下去，摔碎在地上，裂成无数片。

“今天就算了吧。我觉得你还是没准备好。以后……再说吧。”他把道具装回袋子里，有点厌倦地躺在了沙发上，满脸迷茫。

“我……我在家悄悄练习过这样，要不……要不我试试吧？”余蓓讨好地小声说，爬上沙发扶手坐好，小心翼翼地伸出白莹莹的脚丫，用抹匀粉色指甲油的修长脚趾抱住他的老二，缓缓搓动。

嗯.....没想到她的进步还挺快。赵涛眯着眼点了点头，放松了身体，“好吧，那全看你的了。”

能感觉得到，余蓓这一阵确实在用脚上下了功夫，柔软脚心夹住他套弄的时候，还很技巧地避开了最怕痒的部分。

很快，阴茎就重新勃起，直竖，像根通天塔，在柔美脚掌组成的峡谷中重复着隐没、出现的循环。

视觉上的刺激的确不小，但感官上还是差了那么一点。

足交毕竟是配菜，想当作主菜来享用，还是有点要求过高了。

他叹了口气，抓住她的脚丫，轻轻亲了一下，说：“换嘴吧，快点让我射了，你也能休息会儿。”

余蓓的口交技术已经非常不错，有十几分钟脚丫帮忙在前，加上赵涛又憋了几天，没多久，就把她的小嘴灌满了粘稠腥臭的白浆。

他学着片子上看来的情节，让她含住那口浓精跪在沙发上，抬起头张开嘴，用红嫩的舌头在里面搅拌了几下，才让她吞咽下去，吃进肚里。

开了暖风，他就没让她再穿衣服，两人就那么赤裸裸坐在沙发上，换了张爱情片的盘，看了起来。

看到半个多小时的时候，余蓓扭过头，盯着他心不在焉的表情，像是下了什么决定一样，小声说：“赵涛，你.....你要是答应我不做什么过激的事，我.....就把你想知道的那个秘密告诉你。”

（八十九）

心里的波澜几乎冲出喉咙，但赵涛还是强行压下，克制着说：“其实我现在也就是有点好奇而已，你肯说当然好，不说我也不会再逼问你了。”

余蓓欣喜地笑了笑，小声说：“这样.....我也能放心告诉你了。”

说到这里，她拿过遥控器关掉了电视，可能觉得现在这样一丝不挂没法正式说话，在沙发边先穿上了内裤，跟着把内裤丢给他。

他撇了撇嘴，套上内裤，故意没所谓一样地抱怨：“至于吗，多大事啊。反正不是自杀，那就是意外了呗。”

余蓓坐下来抓住他的手，“可……意外也有很多种。”

“行行行，你说吧。别卖关子了。”赵涛挖了挖耳朵，但其实，他全部的注意力都已经集中过来，只等着余蓓宣布他最想知道的真相。

“我……我不能确定那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我没有证据。所以你就当是又一个传言吧。”余蓓先说了这样一段，跟着从开始讲起，“我是从李婕的电话里听到的。”

“我特别慌张回来跟你差点说漏嘴那次，是我第一次听见，我本来不太敢信，可后来又听到了一回，我想，应该可以确定了。”

“那天我在李婕那儿补生物，半截她新买的手机响了，她一看号码，就特别生气地往办公室里间进去，还跟我说今天就到这儿让我回教室。”

“我以为能听到什么八卦，就光开关了一下门，没真出去。”

“李婕挂了手机后，用办公室的座机拨了回去。”

“那是打给她未婚夫的，我听得出来，他俩那几天在冷战，还闹得很厉害，没两句，李婕的嗓门就大了起来。”

“我本来以为是两口子拌嘴，觉得没什么意思，就想走，结果李婕特别生气地对那边说，‘你以为你做了什么好事我真不知道吗，你那天喝醉全说了，我没去举报你就够意思了，还跟我装什么呢？’”

“我一下觉得有八卦可听，又折了回来。”

“他俩吵了一会儿，话越说越难听，李婕都骂起了脏话，后来，不知道对面说了什么，李婕压着声音说，‘我呸，那就是你推下去的，抓你个过失杀人那都是轻的，你个王八蛋，我领证前不让你碰，你就欺负我学生？是，她是早恋，她是意外怀孕，那你就能觉得好上手去欺负人’”

家了？为人师表，你到底算个什么东西？”

余蓓把李婕的口气学得很像，惟妙惟肖，连神态都跟着变得有点咬牙切齿。

这无异于一串炸雷响在赵涛的脑海中，瞬间让他双耳轰鸣，连眼眶都跟着热了起来。

“然……然后呢？”他尽量稳定着自己的情绪，可声音还是禁不住有些颤抖，就像一根被轻轻拨拉的弦。

余蓓可能是专注于回忆中，没有注意他的变化，仍自顾自讲着：“后来李婕又对着电话骂了一阵，不过对面应该后来一直在说好话，她慢慢口气也变软了。”

“我本来还不敢确定他们说的就是方形彤，结果，快挂电话的时候，李婕说，‘你就得意吧，也就是人家方形彤妈妈疯了，亲戚顾不上抠细节，学校急着压事没有调查，不然跑不了你。’”

“我猜那边逗了李婕两句，她气哼哼骂了句‘呸，我还没跟你领证呢，订个婚算什么寡妇’。”

“我看她要挂电话，就赶紧悄悄打开门跑了。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内容。”

赵涛咽了口唾沫，润了润发干的嗓子，强撑着说：“还有第二次？”

“嗯，和第一次的情况其实也差不多。不过这次李婕应该是被软磨硬泡原谅了那个男的，俩人说了几句这件事，就商量年底哪个好日子适合领证了。我听了一会儿，就悄悄走了。”

余蓓叹了口气，总结说：“所以如果我猜的没错，李婕估计是托她未婚夫好好管着方形彤，结果方形彤行为不检点，那男的就有了别的想法，正好那晚上方形彤想逃出去被抓住，就在教室里发生了什么，方形彤不知道是挣扎得太厉害还是怎么样，被那男的不小心推下了楼。”

“这……这是杀人案吧？”赵涛觉得胸中的气闷快要憋炸开来，“你……你怎么能帮她隐瞒这么久？”

余蓓瑟缩了一下，似乎是注意到赵涛的眼神起了变化，像只受惊的小兔一样缩成了一团，“我.....我知道，可.....可哪儿有证据啊。人家的电话我又没录音，李婕被那男的哄住了，肯定不会做证，这事儿都没别人知道，我报案最后估计倒霉的也是我呀.....”

“我.....你.....”他大口喘息了几下，克制着问，“李婕未婚夫叫什么名字？”

余蓓摇了摇头，“别，赵涛，你.....你说好不做极端的事情，你答应过我的。你.....你要是这样，我就不该告诉你。”

贱人.....两个贱人.....一个下流无耻的混蛋，配了一个包庇纵容的婊子。

他们还要结婚，结她妈个逼！

赵涛挤出一丝微笑，温柔地抱住了余蓓，尽量平心静气地说：“小蓓，对不起吓到你了。我刚才就是有点生气。我肯定会生气的啊，那毕竟是我前女友，我是那么薄情寡义的人吗？”

“可.....可你刚才的样子好吓人，跟要吃人一样。我就是怕你这样才不敢跟你说.....”

赵涛牙根都快要咬出血来，低头轻轻吻了一下余蓓的耳根，小声说：“我答应你，绝对不对他们做什么极端的事情，可.....可我很生气啊，你不觉得他们太过分了吗？”

“嗯，可.....我也不知道怎么办。”

“这样，小蓓，你帮我的忙，咱们一起给李婕做个恶作剧怎么样？你现在不是还定期去找她补课吗？我准备一个苹果，吃了会拉肚子那种，你帮我让她吃下去。我害她病假几天，这样不过分吧？”

余蓓抬头看着他，心惊胆战地说：“你.....你不会是想下毒吧？”

“不信我你到时候可以先吃一口，跑茅房别怪我。我就是出出气，不然我.....实在咽不下去。你帮我这一次，我保证以后都不再提方形形的事了。”

余蓓犹豫了很久，但架不住赵涛软磨硬泡，最后还是小声说：“好吧，可……可你不许放真的特别厉害的药，李婕……毕竟是无辜的。”

“她不告发她未婚夫，那我整她她不也是活该么。”赵涛笑着搂紧余蓓，好让她看不到自己脸上快要绷不住的表情，一字字从齿缝里挤出来说，“这点惩罚，够轻了。等他们婚礼，我还准备送份大礼呢。保证……那个男的意想不到。”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十九）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九十）

软磨硬泡反复重申之后，赵涛总算敲定了余蓓的心思，让她决定帮这个忙，进行那个“小小”的恶作剧。

于是那之后余蓓差点把他家厨房炸掉，他也很开明地没有表现出半点生气。

除了为了让计划顺利实施的目的外，赵涛多少也有一些补偿情绪在内。国庆假期后的那段时间，他几乎用尽了全身力气去学着如何做余蓓所期待的男友。

这其实并不太难，看多了言情小说少女漫画的她期待的东西非常两极化，要么就是大城堡大公司大酋长大帅哥那种不切实际的东西，要么就是一起吃饭写作业做卷子偶尔交换个眼神聊聊难题八卦动画漫画，赵涛给她写首情诗都能感动得满眼泪花，当天就在第二个晚自习上蹲到桌下给他掏出来喂了一大管。

好像在她看来，让赵涛得到性快感性高潮并因此而满足已经是她作为女友理应付出的的一部分。

他也只好渐渐转变心态，放弃了从性爱上令余蓓愉悦的打算。

他付出精力和时间，交换余蓓付出的顺从与陪伴，从某种意义上讲，倒像是很正常的恋爱模式。

礼拜四、六是李婕补习生物的日子，因为其他学生大都很快通过了会考要求的测试，还需要继续进行补习的只剩下余蓓自己。

尽管环境绝佳，要行动的那天，她还是显得非常紧张，上下午各被点名提问一次，共计罚站两节课。

下午放学出发前，余蓓摸着塞进校服口袋里的苹果，不安地问：“真的没问题吗？会不会闹大啊？”

“拉个肚子害她请几天假而已，能有什么大不了的。”赵涛掩饰着心中的期待，轻描淡写地说，“你要不放心，也吃半个。我这儿给你准备好止泻药了，你从厕所回来直接找我就行。”

余蓓摇了摇头，“不用了。我……我这就去。”

她走出两步，又折了回来，小声问：“晚自习咱们逃课好不好？”

“怕李婕来找你？”

“嗯……不全是。”

“好吧，你想去哪儿，我陪你。”

“就……去你家吧。”她脸上一红，转身跑出了教室。

他心里忍不住一痒，暗想，难道石女终于开窍了？那要是计划成功，真可以说是双喜临门。

今晚让李婕见不到人，吊吊胃口也好，他盘算一番，心情大好，随手抽出张作文稿纸，照着新概念作文大赛里伤春悲秋的路子，什么落寞啊孤独啊泪流满面啊手掌如此温暖啊颓废被你拯救啊天空从此变得光明啊一通乱堆，凑了篇五百来字的情书，叠好塞进了余蓓的文具盒。

他现在乐于写点这种小段，因为余蓓看的时候，总像在精神上被快感十足地操了一顿，高潮迭起到泪光闪闪。

对他来说，这可比费半天劲舔不出多少爱液成就感多得多，也容易得多。

他都想试试，如果换成粉蓝色带薰衣草香味的信纸来写，余蓓会不会当场爽到眼泪失禁。

胡思乱想了一会儿，趴下休息了片刻，他等待的消息，终于回来了。

匆匆坐下，余蓓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就翻出抽屉里晚上要带回家的东西塞进书包，“走吧，我晚上想吃凉皮。”

“她都吃了吗？”

“嗯，都吃了。苹果籽都啃出来了。”她抿着嘴露出一个邀功一样的浅笑，“不过可能药效发作慢吧，我看她就发了会儿呆，也没上厕所。”

“等上来了她肯定跑得飞快，慢了要拉裤子。走，我请你吃凉皮。”一块石头落了地，赵涛满心的怨愤终于临时有了落脚的地方，剩下的心思，总算可以放在满面红光这几天显得额外滋润的余蓓身上，小声提醒，“哦对了，我往你铅笔盒放了东西。你先看，我去后门等你。”

他在后门等了大约十分钟，余蓓才磨磨蹭蹭地走了出来，鼻头和眼睛都有点发红，但看起来应该还没哭过。

“怎么了，瞧你这样子……我写得很糟吗？”

“才不是。”她带着浓厚的鼻音说，“我……我就是忍不住想哭。可能是我太笨了，看了那么多书，都……都不知道怎么表达我对你的喜欢才算准确。”

“非常？十分？特别？超级宇宙霹雳无敌？”

她破涕为笑，抬手轻轻拍了他一下，“讨厌。你就爱笑我。”

带着给余蓓庆功的心态，晚饭后回家路上，赵涛租了两张催人泪下的爱情片，买了几样零食，从心态上切换到余蓓正经男友的模式，一路把她带回了家。

进门后，他正要去开电视，她却小声说：“我……我今天不想看电影。去……去卧室好吗？”

“怎么了？今天这么稀罕？”他挑了挑眉，走过来搂住她问。

“我……可能快要来事儿了。要是来得早点，说不定礼拜天就不

能.....不能让你射进来了，但.....今晚肯定可以。”

“其实，我也不至于憋不住那几天。”实际上，他已经在盘算怎么对付即将落入他掌心的李婕，按他估计，应该不会缺乏泄欲的机会。

余蓓那里就像是撒哈拉快干涸的绿洲，说会旱死吧有点水，说能解渴吧挖半天泥挤不出几滴。

他新买的润滑膏不知道是次品还是假货，润滑效果吧确实有，但抹上去的时候黏乎乎油腻腻，就跟涂了一整管红霉素眼药似的。

除了射精那几秒，他从余蓓身上得到的快感其实并不太强。

“可.....可不是有我呢，你不用憋啊。”她红着脸坐在单人床边，就像已经忘了自己的处女正是在这张床上被绑住双手强迫夺走的。

她的主动大概也就到这种程度了。

赵涛吞了口唾沫，已经没道理再拒绝什么了，“好吧，那我.....就来了。”

余蓓看他拉开了自己的校服拉链，咬了咬嘴唇，像是下了什么决心一样站起来，说：“赵涛，这次.....这次让我来吧，好吗？”

没弄明白她的意思仅仅是自己脱衣服还是有什么别的，赵涛哦了一声，很快把自己身上扒光，大大咧咧往床上一躺。

他的鸡巴都升旗就位，她才脱掉裤子和鞋袜，一套白棉内衣裤还纹丝没动。

她倒没急着把自己脱光，而是就这样趴了上来，微微颤抖着亲了一下他的嘴，小声说：“我.....好想看你射出来时候的模样。”

（九十一）

“唔唔.....嗯嗯.....啧啧，嘶噜.....呜嗯嗯.....”

酥软的鼻音连绵不断地响起，赵涛的嘴唇和舌头被余蓓的小口不断

地吸吮舔吻，看她陶醉的模样，真是很难相信她其实是个不会从性爱中得到快感的女孩。

他忍不住又抱上了几分期待，手掌摩挲着她冰凉光滑的腰肢，缓缓钻入到内裤里面，试探着，以她不会本能紧绷起来的速度向着羞涩的花园进军。

“摸你会舒服吗？”余蓓稍微拉开了一点距离，红嫩的舌尖上沾满他的唾液，眼神充满了期待。

“会。”隐约明白了她的心思，他果断点了点头，“我喜欢摸你身上的每一个地方。”

“哦……那你摸吧……”她低下头，再次专注地吻住了他，小小的舌头贪婪地翻搅，探索他口腔中每一寸粘膜，就像是要把此前赵涛不肯伸出舌头亏欠她的深吻全都弥补回来一样。

与此同时，她头一次主动大胆地分开了双腿，变成好像要骑在他身上一样的姿势，小屁股随着他的动作微微扭动，调整成更适合他爱抚的角度。

都已经表现成这个样子，下面不是早该湿漉漉得一塌糊涂吗？他满怀期待地把指尖推过去，轻轻拱开柔软的阴唇，找向那曾经干涸得令他苦恼的泉眼。

确实，这会儿那里已经不能算是干涩。

但如果之前这里是一片沙漠最多有点水气的话，那现在这里也就是变成了浇过水的旱田，遇上的还是偷工减料的农夫，潮乎乎的感觉仅仅足够让他顺畅地挤入指尖而已。

可看表情，她分明很兴奋，也很愉悦……难道，她的心理感受已经和肉体脱节了？

略微走了一下神，他的神情变得不如刚才那么爽快，余蓓立刻皱起了眉，有点紧张地说：“你……你哪里不舒服了吗？”

发现刚才的满足眼神正在急速消失，赵涛瞬间醒悟过来，原来她的快乐，完全寄托在了他享受快感而得到的满足上。

就像是为了试验，他马上抬头追吻了她一下，喘息着说：“我那里硬得太狠，都怪你……今天这么主动，让我舒服得都有点不知所措。”

“我想让你舒服……越舒服越好……”她抿出一个甜美的微笑，背手解开胸罩，把软软的乳房压在他结实的胸膛，“那样我就开心，开心得不行……赵涛，我……我不够聪明，学什么都不快，但……但我会努力学的，请……请一定不要嫌弃我……你要哪里我都愿意给……只要你舒服，只要你快活……”

“所以我才会这么快喜欢上你啊……”他抚摸着她的头发，对这样已经不完全是谎言的话不会再感到多少愧疚。

她红着脸俯下身，张开嘴贴住他的脖颈，像是用舌头为他洗澡一样，仔仔细细地舔吻他的颈侧、脖窝、锁骨、胸肌……直到软软的唇瓣花苞一样抱紧，吮住了他小小的乳头。

嗯……看来那天的西洋大战，余蓓还真是在边看边学。

胸前的两点被余蓓的小嘴反复地关照，钻心的酸痒很快让赵涛呻吟出声，脊背也不自觉地绷紧……他不得不承认，就算余蓓的肉体一直冷感下去，能经常享受这样全方位立体的服侍，所谓的挫败感其实也没什么关系。

腹肌在舌尖的刺激下绷平，没有那么健壮的轮廓，但余蓓还是陶醉的在肚脐周围不停地亲吻，把他脐下那片渐渐浓密起来的毛发全部染湿，连成一片，凉飕飕的，但非常舒服。

这样仔仔细细连腋下都没有放过的亲吻，按他的估计当然会停在竖起的肉棒上，毕竟这里才是男人情欲的核心，快感的灵魂，天堂之光，地狱之火。

可余蓓绕了过去。

她真的打算把赵涛前面能够碰到的地方全部吻遍，舔到膝盖内侧的时候，赵涛快活地蜷起了脚趾，如此耐心仔细的唇舌侍奉，他这还是头一次享受，被舔过的毛孔扩散着一圈圈的酥麻，舒服得他屁眼都缩成了一团。

“口好干……你身上咸咸的。”余蓓直起身，下床光着脚去书桌边喝了两大口水，返回来捧住他另一条腿，继续慢慢地舔上去。

他突然来了兴致，用脚拨了一下她的头发，“是不是还漏了哪儿啊？”

余蓓眨了眨眼，咬了咬唇，扭头握住了他的脚，“对不起，是我……忽略了。”

看她露出有点为难的眼神，赵涛心里一软，正准备说自己是开玩笑，她却已经张开小口，啊呜一下把他的脚趾含了进去。

比起舌头抚弄趾肚的骚痒，心理的满足更是强烈到无以言表，他激动地半坐起来，贪婪地盯着她蠕动的红唇，和在脚趾缝隙中游走的细嫩舌尖，嘴里不断发出低沉粗浊的喘息，欲火在她津唾沾染过的每一寸皮肤上熊熊燃烧。

他伸手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掏出润滑剂拧开，挤出一大坨，迫不及待地抹在昂扬的阴茎周围，说：“小蓓，上来，快上来……我忍不住了。”

“嗯。”她亲了一口他的脚心，乖乖蜷腿扯掉内裤，爬到他身上，用小便一样的姿势蹲稳，下沉的臀部笼罩在肉矛正上方。

可能是怕太干，她往手掌吐了点唾沫，小心翼翼地抹在穴口，跟着试着沉下腰肢，小小的肉缝顿时被龟头的尖端扩张开来。

她的眉心皱起，显然已经开始感觉胀痛，但托了润滑剂和唾液的福，狭窄的甬道依然顺畅地吞入粗大的阴茎，微微隆起的耻丘，轻而易举地贴住了他茂密的阴毛。

“哈啊……”她长长出了口气，垂下手，轻轻拨弄了两下他的乳头，顺势扶住那片胸膛，扭腰摆臀，青涩地套弄起来。

把她小巧的乳房罩在掌心，赵涛从下方往上配合着冲刺起来，润滑剂的分量有些过头，很快，两人结合的地方就被挤压出一小片黏乎乎的黑沫，不住的拉出一道道细丝。

冷感的优势这时体现了出来，不会被快感吞噬太多体力，余蓓专注

地上下晃动着身体，一副可以一直这样动到他射出来的样子。

“我这样在你里面进进出出.....你就.....没什么特别的感覺嗎？”他捏住软绵绵的乳头，还是忍不住问。

“嗯.....就是.....胀一下轻松一下，有时候没控制好.....哎呀，就像这样，顶一下里面，挺.....挺钝得慌。”

好吧，那就帮她节约点体力，尽快灌溉出来好了。他夹紧屁股，把力量用到会阴，喘息着说：“你动的时候，憋尿那样使劲儿，我.....我会特别舒服，真的。”

余蓓的眼前一亮，立刻照他说的收紧了盆腔内的肌群。

一下子，他的老二就像是被一只抹满了油的手握住，外紧内松，微微蠕动，吞吐的快感提升了至少一半，龟头后棱在膻口好似要被卡住的那几下，嘞得他腰后那一片整个都在发麻。

没有可用来冲昏头脑的快感，余蓓的喘息完全是因为体力的消耗，下身那边细小的变化，她都感受得清清楚楚。以她现在的经验，已经能根据肉棒的变化猜测出即将到来的喷射。

她突然放缓了动作，水汪汪的眼睛盯着赵涛，问：“你.....射的时候.....可以.....可以从上面.....紧紧抱着我吗？”

已经到最后关头的他毫不犹豫地抱住她一挺，翻过来把她压在床尾，高抬的屁股连连砸下，把娇嫩的缝隙碾开撑展，裸露出里面嫣红的嫩肉。

“来.....来了.....”如她所愿，他俯身紧紧搂住了她，双脚蹬着床单，把她的头都拱到了床外悬空，畅快淋漓地射了出来。

在余蓓憋尿的动作中，他的精液被全部吸吮出来，没有半点残留。

那紧致的性器，依然没有表现出半点高潮的感觉。

不过在赵涛登上销魂之巅的时候，她也紧紧地搂住了他，瞪大的乌黑眸子目不转睛地盯着他脸上的表情变化，浓郁的欣喜在她的五官之间飞速扩散。

好吧.....只要她也能开心.....就好.....他无力地趴下，沉沉压在余蓓身上。

余蓓没有抱怨也没有推开，就在他下方舒展着娇嫩如花的身体，默默地承受着他大部分体重，脸上还带着倦懒的微笑。

“只有我自己舒服，你不会觉得很无聊吗？”他翻身躺下，看着天花板问。

余蓓挪动了一下，靠在他的肩上，心满意足地说：“可是看到你舒服，比我自己舒服还要高兴啊.....”

“如果我也想看到你舒服呢？”他情不自禁地问了一句。

她的笑容顿时显得有些僵硬，想了好一会儿，才轻轻说：“那.....那我可以学。”

察觉到她的紧绷和退缩，赵涛叹了口气，侧身抱住她，摩挲着她光滑的脊梁，彻底放弃了那点念想，“算了，随你自己喜欢吧。”

“嗯。”她又笑了起来，跟着身子一缩，白生生的小虫子一样蠕动到他胯下，扶着他黏乎乎的肉棒，小声说，“我帮你清理一下。”

（九十二）

正式认命地决定单方面享受性爱乐趣后，赵涛姑且算是放下了一部分心理负担，很奇妙的，和余蓓的结合仿佛也因此而增添了一些乐趣。

虽然比不上完全水乳交融一起走向巅峰的极乐体验，但余蓓的乖巧听话实在是个很大的加分项，这个年纪的男生，能有个百依百顺不撒娇耍赖的女朋友，恐怕做梦都会笑醒。

他实在应该知足。

可生活就像跷跷板，这头好不容易翘了起来，另一头就马上沉了下去。

逃了晚自习的周四晚上，赵涛在卧室里做了两次，在厕所洗澡的时

候忍不住又做了一次，彻底找到了在余蓓身上享受性福的节拍。

可他自以为无比顺利的计划，却没有见到效果。

周五整整一天，李婕就没在他们班附近露过面。

余蓓还特地跑去理科班打听了一下，李婕照常上课，没有任何异常。

真是活见了大头鬼。

周六那次补课，余蓓硬着头皮打听了李婕的身体状况，结果李婕笑咪咪地告诉她一切都好。

得到这个消息后，赵涛顿时陷入到满肚子的迷茫中。

他给余蓓准备的苹果掺杂的精液分量足足有大半针管，从果脐的凹坑斜向注射进去，他特地另外做了一个次日早晨切开看了看闻了闻测试会不会被发现。

的确有那么一点淡淡的腥味，但等咬到那里，吸收的部分肯定已经吃下去不少。

余蓓不知道真正的内情，一直以为是苹果妨碍了药效，于是赵涛考虑了一下，给她准备了酒心巧克力。

他就不信，这锁情咒难道还能对李婕失效不成。

要是份量不够，他就一直投放下去，反正现在余蓓对他言听计从，忽悠她相信太阳其实是绿色的可能都不太难，这个帮手至少能帮他坚持到生物补考前。

“上次真的只是药量太少吗？”只这样小声问了一句，余蓓就把那两块“武器”装进兜里，拿起生物书和练习册，带着笔去了楼下的办公室。

这次依然很顺利，回来后余蓓诚实地报告，两块酒心巧克力被李婕吃得干干净净，她还开玩笑一样地问还有么。

之后几天，赵涛都在等待着李婕出现，哪怕只是从教室门口经过偷

偷看他一眼，他都可以确定计划真的成功了。

可是李婕依然没有往楼上的三个文科班来过，一次都没有。

那本来就不是什么拉肚子药，余蓓当然也没有打听出成功的结果，满心惶恐以为是做错了什么的她，整个礼拜天下午都在床上缠着他跟要补偿自己过失一样，一次接一次的榨汁。

当然，可能也有月经马上要来的原因。

那天的七次里，只有头一次用了润滑剂，之后的每一次开始时，她小小的洞穴里都还装着上一次的精水，滑腻极了。

他这才知道，原来单纯追求精神满足的女孩其实胃口更大，因为不会有所谓的不应期，最后两次小小的花瓣都已经红肿，她疼得嘶嘶抽气，还是用两条笔直的长腿圈着他的腰，不肯让他离开。

去厕所冲洗的时候，余蓓蹲在下水口上，扒开小缝，足足从里面冲出来一大片白浆，顺流而下，消失在黑色的洞口。

晚上送余蓓回家的路上，她突然停下车子，跑去了路边的公厕，再出来的时候，脸色稍微有些苍白，轻轻说：“我垫上卫生巾了。那个来了，来的好突然……还比平常量多。我……不会有什么事吧？”

“不会，可能是毓婷的副作用。”他心里也没多大底，随口安慰着，“等这次结束换妈富隆应该就没事了。”

他满心盼着李婕会在余蓓月经期间自投罗网，他就可以施展各种不需要客气的手段，先把心里的怨气出一部分再说。

可没想到，直到周四余蓓又需要去补课的日子，李婕依然一切如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赵涛抱着脑袋想了好几节自习课，也没弄明白问题到底出在哪儿。

按他之前的经验，吃到肚子里的精液越多，爱情就越牢固强烈，李婕现在吃下去的，少说也相当于叼着他鸡巴吞了一次的量，怎么也该爱他爱得无法自拔才对。

余蓓毕竟不是智障，他一直拿药效做借口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于是这次，他干脆拿出了用针管灌好的眼药水瓶子，告诉余蓓可能是泻药跟酒精苹果都有反应，或者离开药瓶太久失效了。这次，就直接下在李婕的水杯里，最后再试一下。

照余蓓所说，李婕留好测试题给她，就会进里间用办公室电话聊私事，时间富裕到把整杯水都换了也没问题。

当然，这次同样成功了。

因为赵涛提醒了这药有一点腥气，余蓓投放前还特地确认了一下，保温杯里是茶水，能多少掩盖一下，才把一小瓶全挤了进去。

“这次还是不见效，不行……就换别的办法吧好吗？”回来后的晚自习，余蓓苦恼地说，“我总觉得李婕今天看我的眼神怪怪的，她会不会发现什么了啊？”

赵涛随口回答：“可能看你最近更漂亮了，嫉妒吧。她大学毕业考了两年才考来咱们学校，听说还是沾了男朋友的光，算年纪二十六七了，青春不再咯。”

不过他也确实觉得应该改换策略，再这么投放下去，李婕中没中不说，余蓓迟早要发现这药不对劲，有什么不合适的联想就不好了。

好不容易，最近这两周他们相处得还算不错。

满肚子心事地等到周五，早晨第一节的数学临时调换成了英语。

本来人畜无害的老头一下子变成了威慑力十足的老刘，一些都已经把座位换到后排的同学赶忙又抱着书弯腰溜回原位。

人人一头雾水，不过到了下午，第一期流言，也就是一般来说和真相关系最紧密的一种说法就流传开来。

他们那个催眠技能宗师级的数学老师，竟然偷偷开了收费不菲的私教小班。

当然……这其实不是什么大问题，大问题是，他被举报了，还是直接举报到教育局。

简单摸底调查了两天，那个本来就是退休反聘的老头彻底光荣退休了。

学校已经决定了代课人选，周日上午最后一节的英语就换成了数学还债。

这种事赵涛已经没有太大兴趣，所以满脑子惦记的还是怎么用别的法子来算计一下李婕。

可除了锁情咒，他一个普普通通的高中男生，还能做什么来报复这对狗男女？

如果再想不出办法，他怕自己的怨愤，会随着余蓓的填补而渐渐流逝……一去不回。

就在他绞尽脑汁榨取不出主意的时候，最后一节课的铃声响了。

走进来的老师穿着很显腿型的牛仔裤，利落的衬衫也完好的贴合在腰线上，尽管烫了波浪卷，但班里还不至于有人认不出来她。

“李婕？”对这个年轻老师不少学生都喜欢直呼其名，底下顿时就响起了悄悄话的声音。

李婕笑眯眯地把书一放拍在桌上，说：“自我介绍就可以免了吧？大家好，我就是你们之后的数学老师。你们可能不知道，我在师范学的其实就是数学，所以，这才是回归了我的老本行。可不要小看我哟。”

底下响起了轻松愉快的笑声，李婕以前负责生物的时候课堂氛围就和老刘的英语是两个极端，她没什么架子，亲切感十足，但相对的，也缺乏威严，学生大都习惯了跟她没大没小。

等笑闹声平息下来，她翻开书本，随口问：“哪位同学是数学课代表？”

坐在第一排的眼镜妹立刻高高举起了手。

“哦，好的，以后你就不用管这些杂事了，你数学成绩这么好，专心复习吧。我习惯让课代表帮忙搬东西，以后……就换赵涛吧，我看他力气挺大。”

根本没给大家反应的时间，她马上接着说道：“我看过你们的复习进度了，效率有点低，今天开始我要带着大家加速，请都专心一点，不要过后再来找我补课。”

这算是生效了吗？

把头缩在堆起的书后躲避着周围打量过来的视线，赵涛迷茫地想。

等到上课正式开始，他挺直身子，小心地打量着李婕。

整节课，李婕都很自然，没有显露出和其他老师不同的地方，扫过的视线也没有在他身上额外停留过。

唯一的反常，就还是一开始的古怪决定，废掉了数学前三的课代表，选定了数学前三十都需要狗屎运的赵涛。

不过硬要解释的话，也不算是说什么说不通的安排，李婕以前教生物，而赵涛的生物成绩一般都在全班前十，男生前二，属于当初李婕就青眼有加的学生。

随便找个借口用跟自己关系好的学生帮忙，不是没有老师做过。

所以赵涛也不敢断定，锁情咒是不是已经生效。

到底是咒术没起作用，还是李婕作为成年女性，对待爱情的态度已经和小女生不一样了呢？

等到放学，赵涛也没有理出头绪。

铃声响起，一贯不拖堂的李婕直接中断了最后一题留待以后，清脆地说：“好，这道题以后再讲，不占用大家的休息时间。下课。哦，对了，赵涛，放学后来我办公室，我安排一下以后需要你帮忙的地方。”

赵涛收拾了一下书包，看李婕出门离开，忍不住扭头问不远处坐着的前生物课代表：“李婕以前也这么多事还要提前安排？”

那个女生扁了扁嘴，摇了摇头，“她可没这么留过我。”

“这叫异性相吸。”早就不爽赵涛最近桃花运的一个男生哈哈笑着开

了句玩笑，余蓓远远听见，呆愣愣地往他这边看了一眼。

他摆了摆手，直接拎起书包走过去，“你先回去吧。下午我在家等你。”

然后，他直接亲了一口余蓓，提高声音说：“这才叫异性相吸。”

余蓓低下头，红着脸笑了。

（九十三）

“李老师好。”到楼下办公室外，赵涛敲了敲，推门走进去。

“嗯，坐。”办公室里别的老师都已经走了，剩下李婕自己端着保温杯坐在窗边，微微笑着等他。

赵涛坐下之后不到十秒，就完全相信，李婕已经中了锁情咒。

那炽烈而专注的目光，已经透着他非常熟悉的深深痴迷。

想想，她竟然完全没有在课堂上表现出半点，可真够厉害。

终于得到了令他初步满意的结果，他微笑着托住腮，也不急着开口，就这么也迎视着她。

差不多得有三四分钟，李婕才意识到自己的失态，啊了一声扭开头，胡乱把教案本翻开两页，有点紧张地说：“呃……赵涛，你……这是第一次当课代表吗？”

“高中第一次。”

“不要紧，我的要求本来也和其他老师不太一样……”李婕的话比第一次上讲台都要磕绊，估计她之前的实习期要是也来过这么一段，就没机会教他们到现在了。

“没事，李老师您说就是。搬东西什么的，我都不在话下。”他很客气地回答，眼睛已经在贪婪地扫视她被牛仔裤包裹的修长双腿。

她应该还没领证，那个该死的傻逼多半还没和她做到过最后一步，很好，他不介意代劳。

这顶绿帽子，他恨不得再多放点刺进去。

“可我记得你身体不太好，有头疼的毛病对吧？”她转过身，很担心地问，都没注意到自己的口气已经超过了一个老师的界限。

“血管性偏头疼，压力不能太大。所以爸妈也不太管我的成绩了。”他没事人一样笑着说。

“你家的情况我听说了。你父母.....真是我们的好榜样，就是苦了你。你平常生活上的问题都怎么办啊？自己应付得来吗？”

“李老师，这和课代表的工作有关系吗？”

李婕脸上红了一下，转了转眼珠，清清嗓子，说：“我多了解你一些，才能更好的和你沟通，配合，而且老师关心学生不是应该的嘛。”

他压下肚里的冷笑，保持着表情管理，简单说了一下自己的生活境况。

他一直在观察着李婕的表情，从她不断细微变化的五官来看，说是情根深种也不夸张。

不过在李婕这样的女人身上，爱情恐怕并不能让他直截了当扑过去为所欲为。

这是办公室，她很要面子。所以，他只能暂且忍耐。

“其实以后你中午不回去，可以到老师家吃饭，就在学校后面不远，水文家属院。”

他笑着问：“课代表还有这么好的福利啊？”

李婕连忙掩饰着说：“不是，学生的特殊情况特殊对待，我们大学都是这么教的。你爸妈在那么荒凉的地方为了全国上下治理风沙，后方的家属，我们帮点忙不是应该的嘛。”

她看了一眼表，说：“干脆今天就去吧，这么晚了，你再去小姨家不也赶不上热饭菜。”

“不好吧。老师家里人估计也没准备我的那份。”

“没有，我爸妈搬新房子那边住了，这边就我自己，为了上班方便。去吧，路上买点菜，下午没课，不用着急。”

“李老师还会做饭啊？”

“自己住，拨拉个炒鸡蛋什么的不成问题。吃不好，总能吃饱。”她起来收拾了一下包，“你去推车子吧，校门口见。”

“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他扭头，免得被李婕看见他已经在发亮的眼睛。

虽然机会和他设想的不太一样，不过作为探路已经非常足够。

下午还有和余蓓的约会，这次，就单纯的吃个午饭做个铺垫好了。

保持着老实学生的样子，他乖乖跟李婕去了她家，吃了一顿便饭。

手艺马马虎虎，拴不住男人的胃，属于结婚后能养活老公孩子的基准线。

赵涛本来就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周围环境也，趁她在厨房忙活那会儿，飞快地把那间老房子看了一遍。

一间半的老家属院单元房，有个小客厅，半间改了书房，家具估计老两口搬走了不少，剩下的都是些比较旧的不要的，和李婕独自住在这儿必须的。

可惜没找到趁手的東西，李婕也和未婚夫还有约会，不然他这天下午就不打算走了。

为此放余蓓一次鸽子，完全值得。

做好准备再说吧，他轻轻叹了口气，继续扮演着暂时的角色，老老实实在地和李婕闲聊。

能感觉出来，李婕心里对方彤彤和余蓓的事情非常在意，好几次都近乎刻意的把话题带到了早恋的方向，但赵涛早有准备，趁机聊了一些听说的师生恋传闻，故意掺进去浓厚的暗示意味。

李婕应该知道自己在男生群体中人气不低，说着说着，就颇有些得意起来，含沙射影地讥刺了一下现在高中女生不知自重，早恋得乱七八糟。

在赵涛的刻意迎合下，聊天的气氛还算热络，等到最后离开时，已经接近两点。

他随意打探了一下，李婕就把自己的事情讲了不少，听起来并不满意，也是一肚子怨气。

他最关心的信息，当然就是李婕的那个未婚夫。

那人叫刘磊，某位刘局长的二公子，李婕连考两年都没拿到的正式教师岗位，就是托了人家的福到的手，而方彤彤转去的私立学校，基本就是把刘磊当祖爷爷一样供着，占着个体育老师的闲职，吹吹哨子带带操就能拿全校最高工资。

赵涛见过的女老师中，李婕的姿色差不多是数一数二的等级，也难怪那位刘公子能憋着一肚子精虫耐心追求等扯证。

从李婕颇有怨言的话中能听出来，那个混蛋在私立学校骚扰女生是出了名的，只不过她一来抓不住小辫子，二来.....除了吵架闹一闹，她也无计可施。

这份工作来的不容易，被拿走可容易得很。她喜欢现在这样被其他同学，被那些由她挤掉的失败者们羡慕嫉妒的感觉。

这次下定决心对赵涛来说可比上次欺负余蓓的时候容易太多，才骑出家属院，他就已经想好下礼拜天自己的书包里应该提前准备好那些东西，才能好好地招待李婕一顿。

到了门口，余蓓已经在楼梯间等了一会儿，像只惊慌的小羊羔，迷茫而慌乱。

他找了个借口搪塞过去，抱着她安抚了一会儿，进到屋里，亲吻片

刻，才柔声说：“下周日我和孙博他们打算出去玩，就不陪你了，好吗？”

余蓓当然不会怀疑到别的事情上，点了点头，就钻进了他的怀里，和平常一样，露出一副好象能在里面窝一辈子的满足表情。

他抱住余蓓，心思已经飞到了下周的此刻。

还.....真是令人期待啊。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二十）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九十四）

就算是年轻的高中生，身为女性的天生直觉依然不需要教育就在起作用。

为了铺垫对李婕的袭击计划，赵涛找了个借口，告诉余蓓以后不用再中午留校陪他吃午饭了，她家离得并不远，长此以往会被怀疑。

没想到余蓓在他怀里窝了好一会儿，小声说：“你.....是不是有别的事儿啊？”

“啊？我能有什么事。”他打着哈哈，想要搪塞过去。

“我怎么知道。可我觉得不是小事.....”余蓓疑惑地盯着他，“中午那顿饭虽然是我陪你吃的，可我能感觉出来你心里其实挺高兴。我不喜欢偶尔看见你一个人坐着的时候脸上的表情，我希望.....一直能在你身边帮你赶走那种东西。”

她迟疑了一下，说：“是什么事让你不在乎了？”

“我担心你。”他保持着表情的稳定，满含柔情地说，“正好我也吃腻了学校食堂，准备在外面吃一阵，嗯.....挺花钱的。”

余蓓的零花钱很少，还要节约出一部分租书，所以不管中午还是晚上，在学校就只能吃食堂，或者让赵涛请客。

虽说男朋友请吃饭在不少女生眼里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余蓓知道赵涛的生活费再怎么富裕也不能直接变成两个人的份，她当然想替他节

约一点。

于是她抿着嘴想了半天，没再多说什么，默默点了点头，算是答应了这个改变。

“放心，晚上咱们还可以一起吃，晚饭你以前也经常不回去，这个应该不会惹人怀疑。一天只吃一顿食堂，我也比较能忍。咱整天都在一起，不差中午那个把小时吧？”

“嗯，我知道了。”这次，她总算开口答应。

赵涛也就此放下心来。

其实，他有那么一瞬间曾经冒出过念头，测试一下锁情咒的威力到底能到什么程度，余蓓知道有别的女人爱上他之后会是什么反应。

但他马上就把那念头摁进土里埋好，顺手插了一块墓碑。

这种心灵折磨，还是李婕承受他比较心安理得一些。

赵涛暂时想不出具体的计划来针对刘磊展开报复，他预计能做的，只是先把气撒在李婕身上，顺便用绿帽子间接羞辱一下对方而已。

到底怎么才能让那个罪魁祸首万劫不复呢？

死当然是最好的结果，可怎么做？由谁来做？谁来承担后果？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是知道死讯的那个下午就了解到真相，他可能第二天就已经杀去私立学校和那个人渣同归于尽。

但现在，他不得不承认余蓓的拖延很有效，她的安抚和牺牲帮他平安度过了戾气最重的那段时间，如今的满腔恨意，已经无法让他再产生自我毁灭的冲动。

要是不会付出代价就能杀死刘磊的方法，他倒是一定不会错过。

最后，看来怎么也要从李婕身上下手了。

发现了赵涛的心不在焉后，余蓓有些惶恐，于是，租来的爱情片只看完了第一部，他们就抱成一团滚到了沙发上。

性对于余蓓来说，已经成了一种不得不依靠的手段。

她私下不知道怎么下过苦功，两个月前还是个纯情处女的她，这会儿的口技可能已经冠绝同龄。

不过厨艺的进步就差了太远，做了两次后，她在厨房把一锅面条煮成了糊糊，卤汤放晾台多半能晒出盐来，最后，只好欲哭无泪地跟他出去吃了晚饭。

于是，周一中午放学，他就大大咧咧地找去了办公室，在门口等李婕提着小包出来，笑着问：“李老师，中午饭还请不？”

李婕的眼睛一亮，跟旁边路过的学生打了个招呼，才压低声音说：“被其他同学看到咱们一起不好，你不是知道地方吗，去家门口等我吧。我路上买点东西就过去。”

“好，那我就先过去了。谢谢李老师。”他很感激地点了点头，转身从旁边的楼梯口下去。

四天的午饭吃过去，赵涛就大概明白了一些事情。

那毕竟是个二十六七岁的成年女人，不比胆小好哄的余蓓，而且她坚持这么久都没把初夜交给名正言顺的男朋友，想必不是原则性很强，就是很明白如何对付男人，不管是哪一种，毫无准备硬来的结果可能都是失败。

这个家属院的房子也很旧，隔音效果不比他家强多少，她万一不肯心甘情愿闭嘴，他的下场就可想而知。

他没时间慢慢攻陷李婕的心墙，这个女老师的利己思维很强，被停职的老头百分之九十九就是她举报的，处女之身涉及到她今后和刘磊的婚姻幸福，间接决定着她未来的工作前途，他可以确定，单纯的柔情蜜意想要哄到她躺下张开腿几乎不可能。

李婕心里的打算，很有可能是拖到十一月领结婚证，在刘磊那边正式上床了解了人生大事，之后再安心放胆勾引他这个血气方刚的男学

生，师生恋本来就充满不伦感，额外加个出轨属性她多半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反正她爱上赵涛是一回事，和谁结婚是另一回事。

这样的女人还真是令他头疼。

不过反过来想，李婕和彻底沦陷之间的距离，其实就差一张处女膜而已。

周五晚上，他带着余蓓逃了晚自习，回到家中，以情趣为借口，演练了一下准备好对付李婕的道具。

毛绒手铐远比看起来结实，而且不容易留下勒痕，比绳子好用，预备四副绝对够了。

口球的效果很差，呜呜的声音通过孔洞传出来其实并不小，淘汰。

内裤塞嘴不行，一个是无法第一时间入口，另一个是很容易就被舌头顶出去。

口套对呼救声的阻止成效很棒，盖上盖子，余蓓就算用尽全力，那哼哼唧唧的鼻音也传不出太远，而打开盖子，还能有口交的机会。唯一的缺点就是廉价货，味道很冲，呛得余蓓一直流泪。

不过考虑了一下，这样东西想突然袭击戴准很难，风险太高。他只好又测试了一下布团。

为了不像塞内裤的时候一样被舌头顶出来，他试了试拿毛巾勒住，在脑后紧紧打结。

这次效果很好，余蓓的呼救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当作呻吟来伴奏插入正合适。

送余蓓回家的时候，赵涛总觉得她似乎察觉了什么。

但她全程都没有问，需要配合的时候也非常听话，就像只担心被遗弃的小狗，一有机会就用忽闪忽闪的大眼睛可怜巴巴地瞅着他，眼底尽是不安。

告别前，她终于轻声叫住了他，问：“赵涛，你.....不会被.....警察抓走吧？”

“说什么傻话呢。”他推着车子走回来，勾住她脖子亲了她一口，“我是知道你喜欢我，才敢欺负你的。你要是不喜欢，以后我不再这样了。我保证。”

余蓓垂下头，微微晃了晃脑袋，“我觉得，你今晚看我的眼神.....让我很害怕。可我仔细想想，你看的好像并不是我。赵涛，我.....有点害怕。你现在是数学课代表，你经常能接触到李婕，你.....不会还是打算对她报复吧？”

她在这件事上还真是超乎寻常的敏锐.....赵涛在心里叹了口气，柔声说：“你担心得太多了，那是学校，难道我还能在办公室里冒着被其他老师回来发现的风险铐住李婕强奸她不成？我只是个课代表，又不是她未婚夫。”

“那.....就好。”余蓓显然还不是很相信，抿着嘴转身走进了院里。

赵涛骑上车子，飞快地往家蹬去。

他已经确定了李婕这周日找了借口不和刘磊约会，看来是有别的打算，这应该是他的最好机会，绝不能错过。

这两天她已经按捺不住，总是绕弯子打探他和余蓓的关系，看样子应该已经从学生那里了解过一些。

在她对余蓓产生嫉妒心不知道做出什么前，还是趁早收服了她比较安全。

一些计划已经隐隐约约地成型，也许其中有部分步骤会对余蓓造成一点伤害，只能当作必要的代价了。

刘磊.....你给我等着！他露出一个咬牙切齿的微笑，心里的火焰，熊熊燃烧。

（九十五）

周日最后一节课的时候，赵涛才突然想到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上礼拜天他跟着去吃饭，是李婕主动邀请。

之后这六天的午饭，是因为中午不回家李婕为了报答他父母治沙辛苦。

也就是说，他都有理由。

可今天呢？

周日下午没课啊，最后一节要不是正好是数学，李婕估计这会儿都已经到家了。

万一……她不邀请呢？礼拜天中午回家吃饭才是天经地义的吧。

这一招错漏，给他急出了一头冷汗。

理由，找个什么理由？

家里有事？之前没人请的时候不也吃得好好的屁事儿没有。

肚子不舒服？那送医院怎么办？现在李婕正“悄悄”爱着他呢，肯定紧张啊。

去她办公室里再磨蹭一会儿等她主动开头提出？可去那儿聊些什么啊？万一她不回办公室直接走呢？她可把挎包都拿过来了。

这下他也没心思听讲，趴在桌上紧张地开动脑筋，恨不得剃个光头盘腿俩手放上面转会儿圈看看能不能转出个灯泡来。

咚咚，桌子被敲了两下，他一抬头，才看见李婕正颇为嗔怪地盯着他，嘴里说：“大家要记住，离高考还有多久，都打起精神来，这是事关人生的大事。”

得，给自己在学校找了个妈……他皱着眉，这才反应过来这一周数学课老被李婕盯着，还真是不自觉就多复习了不少。

天哪，这不会是李婕设想的爱情方式之一吧？

监督心上人努力学习考上好大学然后毕业双宿双飞？难道她还准备跟刘磊退婚不成？

不对不对，他转了转念头，她要真舍得放弃现在的一切早就该和余蓓一样去跟前任分手了。她肯定还抱着处女留给刘磊换婚姻生活前途，剩下的赏给他换爱情甜蜜的念头。

这和古代那个东家有钱西家有鸟就决定东家吃饭西家睡的笑话有什么区别？

胡思乱想了一会儿，转眼下课铃就响了。

赵涛把心一横，一见李婕挎包走出教室，飞快的拎起书包冲出后门，跑下去找出车子骑上，赶在学生大潮最前排冲出校门，一路骑到了李婕家楼下。

既然之前几天都是这么干的，他今天惯性一下装装傻，也很正常不是。

难道李婕还能把他撵回去？他把车子一支，直接跑到楼上，喘息着坐在她家门前，考虑着之后的行动。

有过对余蓓那一次，他对要做的事情已经没有多大紧张感，担心的仅仅是风险和事后的收尾工作。

李婕的心智成熟度远不是余蓓可比，他能征服她到什么程度？又能靠这个来报复刘磊到什么程度？

那既然是个人渣，李婕真的不符合他要求的话，他大可以玩完就扔，找下一个纯洁美丽女老师就是。

简单送顶绿帽子的耻辱，根本不足以宣泄他的恨意。

刘磊不够爱李婕，李婕也不够爱刘磊，这两人的关系有大半基于现实利益……

赵涛托着下巴，开始考虑另一个可能性。

不过即使是选了那条路，今天的行动也是必要的。他不能让李婕牢

牢把控住节奏，他必须拿回主导权，才有机会掌握这件他唯一可能有效的武器。

是谁说的来着，女人的阴道通向心灵，现在，他都已经提前占据了心灵，那就赶紧把通道凿开吧。

等了十几分钟，李婕带着疑惑的表情走了上来，对他说：“我看见你车子在下面，怎么了？今天礼拜天，你还来这儿吃饭？不用跟你小姨见一下的？”

“啊哟，我忘了。”他一拍脑袋，故意做出惊讶的样子，“我习惯一放学就过来了，都没想着下午该休息呢。”

李婕似乎有点高兴，乐呵呵掏出钥匙，“那就跟我一起凑和一顿吧。我没买什么，吃口打卤面吧，别嫌弃啊。”

“老师做的饭，我哪儿敢嫌弃。”他狞笑着跟在背后走了进去，带上门，轻手轻脚地反锁上。

“早都不知道你这么嘴甜。”李婕丢下挎包，换上拖鞋往厨房走去，“你看会儿电视吧，马上就好。吃完赶紧回去好好睡一觉吧，看你上课走神那样，这么复习高考怎么办？”

“我不是累，就是想事儿想出神了。”他也换了鞋，把书包放在沙发上比较趁手的地方，“最近心里乱糟糟的，尤其是李老师你的课上，我.....我心里可别扭了。”

“怎么了？我讲得不好？”她在厨房里问，“你是课代表，有话直说就行。我讲得不好，就赶紧改，别耽误了你们的复习进度。是太快了吗？”

“不是课程的事。算了.....一句两句说不清楚。等我想明白再给你说吧。”他观察了一下，故意高声说，“老师你对我这么好，我不好好学习都觉得对不起你。”

“那你好好学就是。等你考上好大学啊，老师送你一个你绝对想不到的大礼。”

“你给我准备大礼，师公该不乐意了吧。我毕竟是男生啊。”他装作

开玩笑地提醒了一句。

厨房里沉默了会儿，“他乐不乐意有什么关系，该他的我不欠他就是了。”

赵涛得到了满意的答案，盘算了一下，“老师我去个厕所，做好你就先吃吧。别等我不然面都坨了。”

“哎哟，那你快点，锅里泡久了也不好吃。”

“知道了。”他一进茅房别上插销，就飞快扯下拉链掏出软软的阴茎，闭上眼睛回想着各种刺激的画面，迅速地揉搓。

他需要给自己增加点持久度，因为他的目标已经临时从蹂躏换成了征服。

一直处于享受地位的他其实并没有什么熟练的性技巧，所以有备无患，要尽可能发挥年轻男生的长处。

这种纯粹地自我刺激他熟练无比，两分钟，一股精液就喷进了马桶里，他吁了口气，扯一截纸擦了擦，放水冲走，收拾好裤子，走了出去。

饭，很快就吃完了。

“对了，老师，你课上有道题我完全没听明白，你收拾好给我讲讲好吗？”他抱起书包走进那个半间，虽然没有床，但这里不容易惹她怀疑。

地上也挺好，他不太在乎这个。

“是哪道啊？你拿出来等我，我马上就来。”

“好。”他深吸口气，“我等着你，老师。”

（九十六）

搓着刚洗过有些发凉的手，李婕什么也没有怀疑，直接走向了书

桌。

赵涛让出了最中间的椅子，坐在旁边，指了指摊开的书，“就是这个第七大题，我几何一直都不太好，步骤压根没看懂，老师你给我从头讲讲吧。”

“这题挺简单的啊。”李婕看半间有点昏暗，伸手扭亮了台灯，“你几何确实太差，回头找时间我给你好好补补。”

“那干脆今天下午就开始吧。这都十月份了，对了，要不要交钱啊？”他把书包放到脚边打开拉链，摸索着放好毛手铐的位置。

“你别跟别的同学说，我偷偷给你补，就周日下午半天好了。钱就算了，你爸妈为了大家，我帮帮你就当回报他们了。”她看了看那道题赵涛一塌糊涂的答案，皱眉说，“我还是从最开始帮你复习一下吧，你思路就不对，这样光死记硬背公式，没有空间思维能力不行。”

“哦，那我拿教材。”

他侧身拿出一副手铐，突然说：“诶，老师，你手表是不是碰裂了？”

李婕一愣，抬起左手放到眼前借着灯光端详着，“哪有，你看错……”

咔，包裹着毛绒的手铐就套住了她的左腕，接着猛地一扯，不等她做出反应，就连接在握笔的右手上。

“赵涛！你干……”

这一句话又只喊到一半，他已经掏出了兜里的布团，狠狠压进了她的嘴里，一边用手捂紧，一边掏出另一个兜里的布条，绕过她的头死死勒住。

“呜——呜呜——”李婕闷哼着，但半间屋这边恰好是楼栋尽头，没有隔邻，这点声音还穿不到上下层的邻居那里去。

他喘息着抱住椅子往后猛地一拉，拿出第二副手铐，把她双手用力拽到背后，固定在椅背的横栏上。

李婕用力挤出鼻音，惊慌失措地晃动着身体，想用椅子发出求救的声音。

但赵涛抓起椅子用力一掀，就把她掀倒在旁边的地上，椅子压在脑后，整个人都趴在了那里。

趁她被摔得有点愣怔，他匆忙解开椅背上那头，拽着她往旁边一拖，把她双手铐在大衣柜的腿上，跟着顺势一骑，坐住她的腰，一边脱掉身上的衣服，一边粗喘着说：“不行了，老师，我忍不住了，我好喜欢你，我要占有你，我要让你彻底变成我的。”

“呜——呜呜呜！”李婕拼命地摇头，眼中的怒气和惊恐都快喷射出来，双脚蹬着地面拼命挺腰，想把他甩下去。

“老师你真漂亮……胸部这么大，还软，我连做梦都想这么做……”他故意做出极度渴望的样子，急匆匆扯开她的上衣，把脸埋进丰满的乳沟中，来回扭动摩擦。

和十六七的小女生相比，十年的光阴的确能给女人的肉体带来沉淀一样的改变。

把乳罩推上去后，暴露出来的乳房饱满而柔软，皮肤包裹的仿佛不是脂肪，而是流动的乳汁，少了几分青春的弹性，却多了令人沦陷的细腻丰腴。

她的乳头比余蓓至少大了两圈，像颗色泽不深的葡萄，竖在向周围渐变融入雪白肌肤的乳晕中央。

他只舔了两下，一边的奶头就颤动着胀起，变得发硬，膨大，散发着对吸吮的引诱。

“呜呜……”李婕拼命地摇头，泪花已经在眼角闪动。

“老师，你的咪咪头都硬了，看，胀起来了。”他抬起头，盯着李婕有点扭曲的脸，粗喘着说出早就想好的台词，“老师，我知道你有未婚夫，肯定不会喜欢我这么个傻呼呼的学生。可我喜欢你，喜欢的已经不能忍了。我不在乎坐牢，只要能占有你一次，之后你要报警还是要干什么，我都认了。”

“呜！呜呜！”她瞪圆眼睛，闷哼着，大幅度地摇头，卷发在脑后甩来甩去，把大衣柜下面的灰尘都甩出了几道。

从她焦急的眼神中看得出来，她急着想要说话，看来，她说不定有自信说服他。

比如，说服他相信她其实爱的就是他，和刘磊结婚是为了自己的工作 and 前途，然后再设法用别的方法满足他，保住最重要的处女。

可惜，他不会给李婕这个机会，他要的就是那层膜，那层维系着这对未婚夫妻脆弱平衡关系的处女膜。

唯一的筹码失去后，看似稳定的结构才会产生新的变数。只有那样，他才有机会。

“对不起，老师，我不能让你开口，我.....我好不容易才下定决心，我不会罢手的。你想骂我，就等一切结束后吧。”他把准备的台词交代完，起身站到一边，把自己脱得精光。

丰满的乳房已经给了他足够的刺激，内裤褪下，粗大的肉棒立刻弹跳出来，高高昂起。

“呜！呜呜！呜呜呜——！”李婕疯狂地挺动身体，挣扎的力道远比他预计的还要大。

他连忙拿来剩下的两副手铐，趴下压在她身上，用力抱起她踢打的双腿，免得她一直蹬踏地面引来楼下的怀疑，接着费了好大一番功夫，才把她的脚踝铐在了一起。

可这样她还是能双脚并起乱踢。

赵涛一咬牙，把最后一副手铐一头铐在她双脚间，拽过去把另一头固定在大衣柜的另一条腿上。

这下，变成侧躺的李婕再怎么玩命地扭，也只能用柔软的屁股砸向地面而已，有地板砖挡着，几乎传不出什么声音。

赵涛这才放下心来，搬起椅子坐上去喘了口气，从书桌里翻找出一把剪子，蹲下一把剪开了李婕的乳罩背带，轻声说：“老师别动得那么

厉害了，我要用剪子，小心伤到你。”

“呜呜……”大颗大颗的泪珠滚落下去，她扭过头，满眼都是哀求。

“老师，你别这样看我。”他摆出痛苦的表情，“我太喜欢你了，我老是想着你手淫，光是想象你脱掉牛仔裤的样子，就能手淫好几次。我也想好好学习，可天天看着你，我根本没办法集中注意力，陪你一起吃饭的时候，我的鸡巴一直都硬着。我受不了，我再也受不了了。我要你，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我也要你。”

“呜嗯嗯——！”她眼神的哀求变成了绝望，跟着痛苦地闭上。

咔嚓，咔嚓，咔嚓……锋利的剪刀化身饥饿的野兽，啃咬，撕扯。

上衣沿着腋下裂开，冰凉的刀背贴着她光滑的皮肤擦过，留下一串细小的疙瘩。

用力一扯，剖开的上衣从下方被抽出，李婕的上身彻底没有了遮掩，随着她的挣扎，丰满的乳房转着圈荡漾。

现在他还顾不上去咬，去吸吮，他把破布往边推了推，转身蹲下，开始对付紧紧裹着她双腿的牛仔裤。

毕竟还是怕被剪刀伤到，金属贴上腰后，李婕的身体顿时停止了动作，只能感觉到她的肌肉还紧张地绷着。

牛仔裤的布料比想象的结实，他狠狠来了两刀，才不过剪开一个过裤腰的豁口。

赵涛迟疑了一会儿，擦了擦汗，放下剪刀伸手过去解开裤扣，硬往下剥去。

裤腰翻开，香蕉皮一样褪出雪白的大腿，和被丰臀撑展的蕾丝裤衩。

抓起内裤的边缘，他一刀剪断，甩手丢到一边。

这下，除了那条已经卷到膝盖的牛仔裤，李婕的身上已经再没有其他遮蔽物。

“老师，你真好看。”他伸手攥住因重力而垂向一侧的乳房，尽情地抓揉，享受着到手的战利品。

“嗯嗯……嗯呜呜……”李婕无力地呻吟着，可手脚都被牢牢固定，硬拉的话，大衣柜倒下可能会送命，她也无计可施。

半裸之后，李婕讲台上本就不多的威严彻底消失。

赵涛玩弄了一会儿乳房，从隔壁卧室拿来一条毯子，铺在她身后地上，侧躺下去，双手扒开了深邃的臀沟。

褐色的屁眼周围也长了稀疏的毛发，乌草在会阴转为茂盛，把丰腴饱满的阴阜，包围的好似一颗开裂的毛桃，发达的小阴唇被夹在缝隙之间，皱巴巴缩成一团，大片阴毛的底端，可以清楚地看到坡度隆起，色泽转浅的嫩皮包裹着一颗肉豆，比余蓓的少说大了几倍。

“老师的毛好多啊。”他用下流的口气刺激着李婕的情绪，存心不让她摆出认命的姿态等待宰割。

“呜呜！”她羞耻地扭动腰臀抗议，但在这种姿态下，只不过是把一边的肩膀撞得生疼罢了。

“老师也喜欢我吗？这就开始扭屁股挑逗我了？”他笑着凑近她紧并的股间，用老二顶了一下她的脊梁，“看看，我都已经这么硬了。”

“老师下面的骚臭味好重啊，”他用鼻尖拱了一下她的耻丘，“不过好刺激，我闻了之后竟然更硬了，还想多闻一会儿。老师真是成熟的女人，好棒。”

她躺在那儿，羞耻的连后背都有些发红。

但她什么也做不了。

这就是一条雪白的鱼，已经横陈于案板上。

（九十七）

其实赵涛并不是完全在撒谎，成熟的女人身体比起青涩的高中女

生，视觉上的刺激可能逊色少许，但其他的方面则都透着奇妙的性感魅力。

对情欲的刺激，格外强烈。

阴部满是淡淡的腥臊体味，鼻腔充满之后，浑身都像是要燃烧起来。

丰满的臀肉也没见比余蓓大出太多，但脂肪堆积起的弧丘，即使用力把手指压下，也摸不到一点坚硬的骨头。

整个身体都圆润而柔软，洋溢着雌激素充分发挥作用的气息，被紧紧夹着的穴口在这种情况下，依然已经有了一些黏滑的体液。

习惯了余蓓那样干涩的腔道后，这种程度对他来说已经意味着可以插入。

但他还是稍微克制了一下。

有些教训，还是得吸取。

他耐着性子再次扒开臀肉，从她被迫突出的屁股中央伸进舌头。

“唔——”她闷哼一声，臀肌顿时用力夹紧，双腿拼命屈伸，想要把他顶开。

“老师，不让你湿透的话，一会儿会很痛的，放松点。”

“呜呜！”她摇头，还是晃动着屁股抵抗。

“老师，你到底是讨厌我，还是一定要把处女留给你的未婚夫？”他装作生气地说，“你就这么喜欢他吗？”

李婕绝望地摇着头，没办法说话的她简直失去了所有的武器。

“对哦，老师没法回答。”他坐起来，抚摸着她的裸背，欣赏着苗条但不失肉感的魅惑娇躯，“那我问，你用点头摇头来回答我是不是，总可以了吧？”他盘算着接下来的节目，伸手挤入她饱满的大腿中央，挤压着突起的阴蒂，柔声问，“你真的很讨厌我吗？”

李婕迟疑了一下，用力摇了摇头。

“你有一丁点喜欢我吗？”

李婕闭上眼，缓缓点了点头。

“那你为什么这么卖力抵抗？互相喜欢的人做这种事不是很快乐很美好的吗？”他俯身握住了她的乳房，有些激动地问，“你是不是没喜欢我到这个程度？”

她扭头看了他一眼，痛苦地皱起眉，微微摇了摇头。

“那、那你就是要把处女留给未婚夫吗？老师你原来这么保守？”

像是抓到了什么救命稻草，李婕拼命地点头，额头咚的一下撞在大衣柜下沿，疼得她立刻就流下了眼泪。

“好吧……”他拖长声音叹了口气，站起来说，“可是我真的非常喜欢老师，我不能放开你，你……如果肯不挣扎，让我用别的方法满足一下，我就不和你真正做爱。给你留下处女膜，行吗？”

她犹豫了十几秒，感觉到他突然又掰开了自己的腠沟，连忙哼唧着点了点头。

“好吧，你的未婚夫还真是好福气。”他刻意做出咬牙切齿的口气，转身狞笑着走到书包旁边，弯腰拿出了润滑剂，和那根在余蓓身上曾经半途而废的肛门串珠。

“那我就先放开你的脚，你听话不要乱动，不然我可不保证会做出什么让你后悔莫及的事。”赵涛打开她脚上的两副手铐，先放到一边。

李婕深呼吸了几次，看似平静下来，她没有挣扎，只是用下巴往手的方向示意了一下。

“手不行，你是老师，真放开我说不定就制不住你了。”

看她疑惑地看着自己，他笑着掐了一把她的乳头，说：“怎么？你以为我打算让你用手给我打飞机啊？不行，那太危险了，你捏我卵蛋一下，我就废了。我可不放心。”

他抱起她的腰，让她面朝下翻转过来，把毛毯挪了挪，垫到两人身下，顺便扯掉牛仔裤和鞋袜，抚摸着她浑圆白嫩的屁股蛋，挤出一坨润滑剂，抹在她那一圈肛毛中间。

手指旋转了几下，撑开紧闭的括约肌，串珠旋即压了上来。

“呜——”李婕一下子就弓起了背，侧头盯着他，赶忙摇晃脑袋，两条腿也死死并在一起，跟着屁股一块夹紧。

赵涛一板脸，“那算了，我就认命，强奸了老师然后去坐牢吧。等我出狱也大了，到时候再来追求老师。”

“呜呜……呜唔！”李婕无力地摇着头，屈辱地分开腿，放弃了刚开始的抵抗。

真是能决断的女人，这种时候还能迅速下定决心把屁眼放弃保留处女……

看她真的不再挣扎，只是默默饮泣，赵涛凑过去在她屁股蛋上亲了一口，接着用力一压，串珠撑开松动的屁眼，一下就钻入到第四颗都被吞没。

褐色的肛门顿时舒展隆起，菊穴的褶皱消失，能清楚地看到女老师的腴沟中央，柔软但有力的肌肉正在尽力蠕动，想把异物本能地推挤出来。

“别使劲儿，不然你会疼的。我的鸡巴比这个粗多了，放松，放松点。”他柔声劝哄着，把她双腿分到更开，手腕一转，串珠的第五颗也成功侵入到肛管里。

幸好她没有痔疮，不然这会儿估计已经疼疯了。

李婕的咬肌在面颊内绷紧，脖子侧面的青筋也浮现出来，可以看出，串珠侵入屁眼的体验绝对谈不上好。

多给她点希望，那样才更有趣啊，赵涛笑着转动手上的串珠，搅动李婕娇嫩的直肠，口中说：“老师，你的屁眼放松些了吗？我快要憋不住了，我干你这里，你可以不报警吗？”

李婕艰难地点了点头，脸上竟然泛起了一丝红潮。

“老师.....我真的很喜欢你，我不想你嫁给别人。你就一定要把处女留给他吗？”

李婕犹豫了一下，忍耐着屁眼里的胀痛，又点了一下头。

“你不爱他，对不对？”

“嗯。”她这次带着哼声点了头。

“你爱我是不是？你总是叫我来吃饭，还肯让我操你的屁股，你肯定其实是爱我的对不对？”他观察着李婕的眼神，刻意有点激动地说。

女老师不知道命运正在把她带向什么地方，抱着陡然升起的一线希望，拼命地点头。

看来她真的很想表达出：老师是爱你的但是为了生活我只能嫁给别人没关系咱们以后还可以偷偷在一起。

赵涛看了一眼白嫩的屁股中央尾巴一样竖起的串珠，握住它拔出一些，跟着狠狠插了下去，第六颗珠子瞬间挤入，连第七颗都有一半陷了进去。

李婕涨得连脚趾都蜷了起来，不停用脚背拍着地面，腰肢颤抖着扭动，像条白花花的水蛇。

赵涛挺直身躯，悄悄对准了目标，刚才挤上去的润滑剂已经滑落了不少在下方的腭口周围，这样成熟的肉体，就算是处女也不可能有太大阻力。

“我不管，老师既然爱我，我也爱老师，那该结合的就是咱们俩，让那个刘老师一边待着去吧！”他突然喊了这么一句，双手抱住她的臀部，猛地向前一挺。

粗长的阴茎，借着大量润滑剂的帮助，轻而易举破关而入，从插在肛门里的串珠下方，凶狠地碾碎了李婕苦苦保持了二十多年的贞操。

狰狞的龟头，直接撞在了软中带硬的子宫口。

没有任何阻隔。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二十一）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九十八）

“老师.....你这下彻底是我的了。”赵涛喘息着趴下，搂紧李婕拼命往前拱但挣脱不开的屁股，转动腰杆，用坚硬的龟头直接碾压着娇嫩的子宫颈。

没有碍事的保险套，这种最深邃的直接碰触真是令兽性勃发的他满意无比。

“呜呜.....”李婕侧头饮泣，泪如雨下，双手徒劳地用力回抽，却根本拉不动沉重的衣柜。

双臂被锁定的情况下，一旦以这样趴伏的跪姿被男性从背后侵入，自由的双腿也根本没有半点抵抗的能力，回勾的脚跟勉强能踢到赵涛的屁股，但根本使不出什么力气，反而因为下半身的动作，让埋入阴道深处的肉棒带来更大的痛楚。

“老师也很愉快吗？我才一会儿没动而已，你就忍不住踢我屁股了？”他亢奋地用言语刺激着身下的女老师，当她感到羞耻的时候，包裹着他的嫩肉就会痉挛一样的猛缩一下，真是有趣极了。

李婕痛苦地摇着头，羞怒和绝望混合在她的脸上，呈现出一种激起男人征服欲的扭曲。

赵涛低下头，把老二稍微抽出一些，满意地看着上面沾染的血丝，跟着用力一捅，在最深处小幅度抽送，一下一下轻轻点着她肥美的花心。

子宫口外的穹窿区域其实并不是女性的敏感点，他隐隐约约记得看过类似的科普，满足了一下侵占欲后，就稳住腰臀往后拉出，浅浅磨弄着靠近入口的那段，抽插几下，跟着调整角度，顺着前庭一路碾过，把屁眼外面那截串珠都撞得一晃。

“呜——！”李婕被干得微微昂头，结果一下撞在衣柜下沿，痛哼了一声。

在余蓓身上体验了太久枯井的滋味，这次他才操了不到三十下，腴嫩的小穴里就跟被挤压的花房一样，淌满了滑津津的蜜汁，简直是凿通了泉眼，美不胜收。

“老师……你湿了。湿透了，里面已经滑溜溜的了，好舒服。”他换着角度往里顶，凶猛的肉棒翻搅着李婕早已足够成熟的性器，用最原始的方式逼迫她女性的感官觉醒。

李婕摇了摇头，不肯承认，仍在不住抽泣。

“你不承认也没关系，我知道你肯定喜欢我。我听人说过，女人被喜欢的男人干的时候，湿得特别快，还特别容易高潮，老师，我一定要让你高潮。”他抓住串珠，配合着抽送的节奏，把埋在屁股中心的玩具拉开插入，圆滚滚的骨节反复蹂躏着发红的屁眼，细小的气泡在堆积的润滑剂里泛成泡沫，淫靡无比。

双管齐下，李婕的气息总算有了微妙的变化。

知道破处最痛苦的阶段已经过去，赵涛勾起嘴角，暂时停下对小穴的侵犯，专注于玩弄她的后庭，好平复一下因为那紧窄却充满弹性和爱液润滑的美妙腔带来的快感。

他不想太早射精，他想把第一阶段尽可能的延长。

因为这是李婕的第一次。

那个多次出现在他性幻想中，靓丽而成熟的女老师的第一次。

喘过这口气，他把串珠捅到深处，在因为压迫而变得更紧的阴道中再次开始动作。

他可以确定李婕已经有了快感，子宫口附近的穹窿悄悄张大，而靠近入口的嫩肉越来越紧缩，变成了外紧内松的口袋，成为了天然的精液储蓄池。

这是女性生理本能的变化，由快感通过大脑直接给予的指示。

“老师.....你勒得我好爽，我太爱你了.....”他抓住她的脚踝拉起，让她的双膝成为下身唯一的支点，抽插之际，掀起的雪白屁股就摇晃得更加激烈。

“老师的屁眼也有感觉吧？好像抓着后面动的时候，你前面也会变紧啊。”他转了几下串珠，准备给快要二十分钟的强暴画上暂时的句号。

李婕的头已经抬起贴在了衣柜上，无法摇头，只能痛苦地哼了两声表示抗议。

可惜抗议改变不了身体的反应，他粗喘着握紧串珠，突然飞快地在屁眼里抽插起来，珠子翻出嫩红的肛肉，再凶狠的压入，肿起的括约肌被彻底撑圆，渐渐连第七颗都能整个包容进去。

她的后庭确实意想不到的敏感，光是串珠这样简单的反复折磨，竟然就让前面的小穴越来越湿越来越紧，深深插在里面的肉棒就像被按摩一样，享受着嫩壁一浪一浪的蠕动吸吮。

摸了一把她背后的细汗，赵涛的忍耐差不多也走到了终点，他把串珠猛地往里一插，第八颗都塞入了将近一半，接着就向抓把手一样握住，小腹噼噼啪啪地密集拍击在她后方。

射精的时候，赤裸的女老师浑身都爆发了一阵密集的颤抖，细长的脚趾也跟着蜷起。

他紧紧压着子宫颈，让白浊的浆液涂满初次被进犯的大门，塞子一样在里面堵了一会儿，才意犹未尽地向外抽出。

“啊.....我射了好多，老师你会不会怀孕啊？”

如他所预料的一样，李婕的后背猛地一紧，跟着，双腿轻轻地颤抖起来，本已被娇喘接替的抽泣声，又一次响起。

“不会怀孕的话，我就干到老师怀孕吧。”他笑咪咪地抚摸着她汗津津的屁股，“这样我就算坐牢，老师怀着孩子也只能等我出来结婚了。”

李婕扭动脖子看了他一眼，无力地用头轻轻撞了一下衣柜。

“地上还是太凉。老师你要是病了我可会心疼的。”赵涛起身拿过手铐，把李婕的双脚再次铐上，接着打开连着衣柜腿的那副，怕她去拽嘴里的布，索性向后一拉，和脚上那副固定到一起。

他用力把动弹不得的女老师抱起，一路走到隔壁卧室，往床上一丢，拉好窗帘，打开了日光灯。

“老师真漂亮，我都看不够。”他去厕所洗了条毛巾，过来仔细地擦干净李婕身上蹭到的土，还帮她擦了擦一片狼藉的阴户，但屁股里那根串珠，还纹丝不动的留在最深处。

“呜呜，呜呜呜……”她哀求地看向赵涛，用眼神恳请他把自己放开。

“等结束我就放了你，在那之前，就请老师先委屈一下吧。”他把手铐重新组合了一下，让李婕的左手铐住左脚踝，右手同样固定在另一边。

她皱紧眉，疑惑又愤怒地看着他，似乎在问到底怎么才算结束。

“还早得很呢。老师，我可是豁出去准备坐牢也要得到你，怎么可能就为了这半个多小时的快乐。”赵涛笑咪咪地走出去，从隔壁半间拎来了自己的书包。

然后，他掏出了一台傻瓜相机。

（九十九）

“呜呜——呜咿咿！呜唔嗯——！”李婕一见到黑黝黝的镜头，就像被刀子狠狠捅了屁股一下似的，猛地挺起身体扭动翻滚，拼命想要遮挡一下狼狈的身体。

但她刚翻滚过去把乳房挡在下面，就意识到屁眼里还插着一根尾巴一样的串珠。

她连忙蜷曲双腿，从后面握住那根把手，可就在她用力之前，咔嚓，闪光灯已经亮了。

她一丝不挂带着造型花哨的手铐，用手掌握住屁眼里串珠的姿势，就这样被收进了镜头里……

“呜呜！呜！”她羞愤地把串珠一口气拔出来，狠狠丢到床边地下，跟着扭头瞪着赵涛，屈辱混杂在复杂的情绪中，逼出一大片伤心的眼泪。

“老师还知道给个正脸啊……”他笑着摁下快门，满意地看到她触电一样偏开了头。

“放心啦，老师，这么私密的胶卷，我不舍得拿出去让他们洗的。”他迈上床，用力把她翻转过来，一脚踩开她的膝盖，对准敞开的胯下就是一拍，闪光灯瞬间打灭了李婕眼里的光泽，让她的眼神迅速地暗淡下去，“我会好好收藏这个胶卷，将来学会冲洗后弄成相册，当成此生的回忆。”

“呜呜……呜呜呜……”李婕痛哭流涕地摇头，但双手被扯在下面，为了遮掩裸露的股间，胳膊没法控制地把双乳推挤到中央，变成淫媚的雪白峰谷，而赵涛当然不会错过这种美景，连着她抽噎的脸一起拍了进去。

拍了六七张后，他下床放好相机，弯腰捡起串珠去厕所冲洗了一下，回来挤上一团润滑剂抹了抹，伸手扒开李婕的屁股就塞了进去。

毕竟已经在里面撑了快一个小时，短暂的解脱并没能让肛门回复原本的紧致，串珠一口气就塞到了第六颗进去，他抓着串珠转了两圈，一边从书包里掏出跳蛋，一边说：“老师你要是再抽出来扔掉，我下次就把外面的部分全都塞进去。”

手已经摸索到串珠的李婕浑身一僵，抽泣着松开。

他满意地点点头，“老师，你刚才让我那么舒服，现在，换我给你

带来快乐了。”

侧躺到李婕身边，他探身趴上她胸前，低头含住她一颗乳头，轻柔的吸吮舔舐，一只手缓缓地抚摸着她的小腹，另一只手摸进她乱蓬蓬的阴毛，顶开她遮挡的手，把已经在嗡嗡作响的跳蛋伸了过去。

“呜——！”她的抽泣突然噎住，小腹的肌肉死死绷紧，让他的手轻松地抚摸出浅浅的肌肉轮廓。

“有感觉了吧？老师。”他故意吮着她的奶头抬起脖子，等到拉长的乳肉脱离吸力发出喷的一声之后，才喘息着说，“只要你也喜欢我，你一定会非常舒服的。”

她紧锁眉头，已经露出了那种看似痛苦，但有经验的男人都知道其实是有了快感的表情。

赵涛轻轻压住跳蛋固定好位置，伸长中指试探着点了一下她的穴口。

那小小的凹陷处，已经变成一汪温泉，粘粘的，热热的，深入到滑津津的爱蜜里，才能摸到正在不停张缩的小嘴，一口一口分泌出快感的浪潮。

“老师果然是爱我的啊，这就已经湿透成这样了……”他把手指插进去搅动了两下，拿出来放在她眼前。

手指上有几点鲜红的血丝，但更多还是一层透明的、油一样的体液。

她这个年纪又已经有了固定男友，要说没有提前了解一下大概知识，赵涛是不信的，看她脸上泛起的红晕，也明白她显然看得出这是什么。

他把那跟手指放进嘴里，用力吸吮着拔出，一口爱液混着处女血吞了下去。

李婕的身子一颤，就像刚才被吮吸的是她的某个部位一样，大腿根都忍不住夹了一下。

“老师.....你的身体变红了。这么舒服吗？”他轻轻转动跳蛋，用令人发麻的振动一下一下点着她早已翘起的阴蒂头。

“呜.....呜呜呜.....”李婕依然在不停地闷哼，但眼泪却不知什么时候停了，声音里也不受控制地掺杂上娇媚的意味。

他把跳蛋缓缓拉远，压着软软的阴蒂包皮，滑向耻丘顶端。

“呜！”身体本能地追逐快乐的源泉，她不自觉地一挺腰，丰美的阴户主动凑向了位置不对的跳蛋。

“老师.....”他用力抱紧她，她出了不少汗，但柔软的身体并没有刚才那么清凉，而是发烧一样炽热，“这样很舒服，对不对？你是爱我的.....对不对？”

“嗯.....嗯嗯.....”她茫然地点了点头，眼底仿佛有什么屏障被渐渐碾碎。

“我又硬了，老师，我想干你，狠狠地干你，这次你一定能很快活的，好不好？”

她浑身颤抖着，下巴似乎动了动，但没有点头。

“我会让你点头的，因为我知道你爱我。”他不停地重复着，咒语一样的说着，退开她的身边，放开了被揉搓的有些发肿的乳房，趴到了她的腿间。

他暂时放开跳蛋，听着她口中那一声失望的含糊闷哼，拿过了花掉他近一个月零用的、据说是东瀛走私货的电动假阳具。

看到那形态惟妙惟肖，但一推开关，巨大的龟头就开始狰狞摆动的道具，李婕的眼睛顿时瞪圆，害怕地缩起身子，拼命摇头。

“我想让你舒服啊.....老师。”他侧身抓着手铐拉开她的大腿，软嫩的小穴早已经湿润得一塌糊涂，即使假阳具比赵涛的真货还要大一圈，仍旧轻而易举的钻入到她的体内。

才被破处不久的膻口扩张到惊人的程度，两片发达的阴唇也被牵扯着抱紧了巨柱，他把开关推上去，趴下来压住她的腿，从上方低头，伸

出舌头舔上了几乎快要贴住下方道具的阴核。

“咕……咕呜！”李婕的双手一把攥住自己的脚踝，挺身往上顶了几下，像是要把他甩开，又像是想让他舔得更加用力。

他抱紧李婕的屁股，用胳膊顶着晃动的假阳具不被剧烈收缩蠕动的阴道吐出，舌头飞快地撩拨，快速刷弄已经被刺激到极限的嫩芽。

李婕嗓子里发出好像是咳嗽被堵住一样的声音，没顾上按住的串珠突然被肛门推了出来，带出一连声的屁响，她翻起眼睛猛地挺动了几下，浑身上下绷紧的肌肉一瞬间放松下来，软软地滩在床上，好似连骨头都酥成了渣。

看她满面嫣红眼神迷醉的模样，赵涛在心里冷笑一声，起身抱住她双腿压向胸口，高高翘起了还插着假棒的股间。

水漫淫山。

红肿的屁眼都被爱液泡湿，正在缓缓的收缩，想要关上那个被撑开的洞。

他看了一眼床上的串珠，油亮的塑料制品并没有沾上什么腥臭的秽物，看来女老师的直肠还算清洁。

这就够了。

这个地方的处女，就趁机一并收下吧。

他挤了点润滑剂抹在鸡巴上，喘息着抱住她的屁股，说：“老师，你已经舒服过了，又轮到我了。”

“嗯？”李婕茫然地低头看着他，不知道又要发生什么。

但紧接着她就明白了。

赵涛又粗又硬的肉棒，一口气插入她正在回缩的肛门。

直至尽根。

（一百）

和串珠前细后粗的结构恰好相反，伞状的龟头一路把最粗大的部分灌入到直肠深处，强烈的便意涌上，被填满的屁眼一瞬间就让李婕的表情变得扭曲。

赵涛伸手按住还在阴道里晃动的假阳具，把档位开高，带着颗粒的粗大前段以更快的速度转动，挖掘出一片片细小的白沫。

快感的冲击下，女老师的哼声渐渐少了几分痛苦，本来就已经被开发得差不多的肛门没几分钟就适应了肉棒的大小，胶圈一样勒住根部，本能的做出排便的动作，一张一缩地吸吮着他的老二。

不过他感受到的愉悦，到更多是来自心理上的满足。

直肠的内部远不如肛门口那一带紧缩，被撑开的深处弹性和阴道相比也差了不止一筹，只有很大幅度的抽送，才能让环节状的肠管刮蹭刺激敏感的龟头。

单纯为了快感的话，保持在屁眼那一段最紧的地方来回摇动倒是更舒服一些。

不过赵涛此刻追求的已经不仅仅是肉体上的愉悦，他故意压迫到极限，让整条阴茎霸占着李婕排泄的通道，抽出到把肛穴带得突起，插入到把臀肉都压成扁圆。

这样大幅度的动作，简直就像让她不断的体验憋住便意不能解放和突然顺畅排出之间的循环，她昂起头顶着床面，脖子和胸膛的线条拱桥一样抬起。

她拼命沉腰，想要把臀部放下，把被侵犯的屁眼缩回到能躲开的地方。

可赵涛架着她的双腿，脚踝还被手腕牵扯，根本无力移动半分，只能忍耐着，满眼泪光地被奇妙的肛欲混合着阴道被大幅搅动带起的快感蹂躏。

“老师……你的屁股也是我的了。你身上重要的处女，我已经全收

下了。这下我可没有遗憾了。”他喘息着俯身盯着她泛红的脸，汗水一滴滴落下去，染在她急促起伏的胸膛。

“老师也有快感对不对？你的奶头都立起来了，看来老师一定是非常喜欢我啊，连被我强暴臭烘烘的屁眼都能达到高潮。”

李婕像被鞭子抽一样颤了一下，无力地摇了摇头，马上被深入进来的肉棒顶得哽咽一声。

“身体是不会说谎的。”他拿过跳蛋，垂手按在她比刚才仿佛又大了一圈的阴蒂旁边。

“呜呜呜！”已经布满汗水的油滑娇躯再次剧烈地一弹，她高高举在空中的双脚猛然打直，犹如芭蕾舞者。

他浅浅磨弄着最憋涨的肛口，故意用膨大的龟棱勾起括约肌，在几乎外凸到极限的时候再缓缓插回，而那颗跳蛋，就随着这样的动作忽而靠近，忽而放远。

李婕的呼吸变得又长又急，白花花的奶子象是浮在了浪尖，一下耸高，一下伏低。

浅浅磨了八九下，赵涛猛地往深处一送，同时拿起跳蛋绕着阴蒂一转，结结实实压在包皮内探出的芽尖儿顶上。

就像条过了电的白鱼，赤裸的女老师浑身猛地抽了一下，试图把胯下挪开，可无奈下体完全被他压制住，根本不可能躲开分毫，只能紧闭双眼，承受着肠肉被突然大力蹂躏的苦闷混合着阴核被折磨的绝顶快感带来的侵袭。

高潮显而易见地降临，就算赵涛没什么经验，也能从拼命勒紧的肛门和被膺腔猛地推出了一截的假阳具上明白，无法形容的快乐正在麻痹着女老师的大脑，控制着她全身的肌肉，感染着所有的感官。

他停下动作，静静地等着。

一个是此时此刻李婕的肛口正在强烈地收缩，抽插的动作都显得有些困难。另一个，就是此时的刺激有那颗跳蛋已经足够，肉棒只要起到固定的作用，让她不论怎么扭动挣扎，也无法让已经敏感到极限的嫩豆

逃脱震动的控制就好。

他用小腹压住退出大半的假阳具，顶着它缓缓插入回去。他都能想象出，坚硬的橡胶制品是如何凶狠地转动着粗大的头部，用满是颗粒的身躯强行挤开正在因高潮而痉挛的媚肉。

“呜呜——”苦闷的鼻音变得更加尖细，李婕微微睁开的眼睛都已翻白，纤长的手指用力张开，缓缓抓住一团空气，像要攥碎似的使劲。

举起的双脚在胸口上方互相勾住，因为太过用力，脚踝的侧面都拉起了足筋的痕迹。

“高潮吧……老师，一次又一次的高潮吧，这都是你喜欢我的证据啊！”他剥开她阴蒂外的包皮，把整个粉莹莹的肉豆暴露在外面，接着，跳蛋开到了最大档，狠狠压了上去。

被小腹顶住的假阳具疯狂的搅动，里外呼应着混合在一起，快感让赤裸的身体虾子一样泛红，乳沟上方的锁骨中央，甚至浮现了细小的疙瘩。

肛门里的粗大阴茎再次移动起来的时候，李婕充分成熟的肉体终于再也禁受不住这种甜蜜的折磨，大颗大颗的眼泪无声无息地顺着眼角落下，在越来越强的连续高潮中抽搐着哭泣起来。

而赵涛还是不肯停手，他存心要让身下的女老师在一重又一重的刺激下崩溃、疯狂、失去理智。

他也有些好奇，究竟女人的高潮能不断持续到什么时候。

很快，他就得到了答案。

不到十分钟，就在他已经渐渐有了要射精的冲动时，不断重复着抽搐、紧绷、再抽搐、更加紧绷这样循环的赤裸肉体，突然像是被抽掉了全身的筋络，软泥一样瘫在了床上。

如果不是缩紧的屁眼还在吞吐着肉棒，他真怀疑李婕是瞬间昏死了过去。

不过她比昏死过去也好不了多少。

眼皮耷拉着，大大的眼睛无神地望着屋顶，浑身上下的每一处都彻底地放松，仅剩会阴的肌肉还在本能的回应着刺激。

一股温热的感觉在交合的地方湿漉漉地蔓延、扩散。

他低下头，才看到，失禁的尿液，已经染透了小半张床单。

（一百零一）

李婕瘫在床上，灵魂好似已经脱离了躯壳，飘到了某个不知名的极乐所在。

她的视线不知道聚焦在多远之外，双眼仿佛穿透了楼层，望向了无尽的苍穹。

双手还连在脚踝上，让她修长美丽的腿有些滑稽的曲起打开，连着白花花的肚皮，像只翻了肚的青蛙。

尿就在她的身下，湿漉漉一大片，可她连屁股都没有挪开。一个在学校从来衣服都整洁干净的女老师，就这样毫无反应地躺在了自己的尿液上，纹丝不动，仅剩下被搅动的肉穴时不时本能地抽搐一下。

赵涛没有射精，他不愿意放过这样淫靡的美景，抽出下床，拿起傻瓜相机，从各种角度一张一张地拍着。

闪光灯每一次亮起，都代表着一张羞耻的记录被收进了胶卷之中。

亢奋感让肉棒坚硬到发痛，他盯着李婕一塌糊涂的股间，一手拿着相机，一手飞快地套弄着阴茎，让包皮全力刺激着憋胀的棱沟。

快感从腰后飞快爬升，他一步跨到李婕的脸上，压下龟头，让马眼喷出的稀薄精液，全部涂抹在她高挺的鼻梁附近。

她闭上眼，豆大的泪珠混着腥臭的精液，顺着面颊划下。

“哈……”赵涛长出了口气，用她的乳房擦净了肉棒上的污秽，懒洋洋地说，“稍微忍耐一下，老师，等我歇过劲儿，就带你去茅房洗干净。不过床上这一堆我可不会收拾，等没事了你自己弄吧。”

李婕偏开头，黏乎乎的精浆立刻往下流去。

“小婕，你在家吗？怎么打你手机你不接啊？”

门外突然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平地惊雷，狠狠劈在赵涛的胸口。

肯定是刘磊！

他跳下床，立刻关掉卧室的灯，轻手轻脚走到厨房，抄起两把菜刀，咬牙切齿走到了门边。

“小婕，你在不在？”敲门的声音更大，口气也变得有些不耐烦。

赵涛双手全是汗，但表情却变得更加狰狞。

他自己都不知道，如果刘磊在这个时候坚持要进门的话会发生什么。

但他也不必知道，叫了几声没有得到应答后，刘磊就悻悻走了，桌边李婕的提包里很快就传来手机震动的声音，看来他又在打电话尝试联系。

赵涛过去把手机翻出来，等到这次呼叫结束，一把抠掉了电池。

他跟着走到卫生间脏兮兮的纱窗内，靠着墙角往楼下看去。

一个高高瘦瘦的男人看着自己的翻盖手机摇了摇头，揣着兜吹着口哨走了。

赵涛深呼吸了两次，抬手比划了一个射击的手势，转身走向卧室。

李婕没有躺在原来的位置，她翻滚了一下，侧躺在床上，似乎是听到男友的声音后本能地想要制造出一点声音，下体本来夹着的假阳具都掉了出来，嗡嗡嗡嗡自转动。

但她没有摔下去制造出任何声音，她停在床边，就那么愣愣地躺在那儿，用复杂地眼神望着走进来的赵涛。

“老师，你的男朋友根本不关心你啊。手机打不通，就这样吹着口

哨走了。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女朋友啊？”赵涛蹲在床边，抚摸着李婕一片狼藉的脸颊，柔声说。

李婕微微摇了摇头，眼睛望着床下的地面，避开了他的身体。

他伸过去鼻子，嗅了嗅说：“是我不好，害得老师身上都是尿骚味儿，不过我也没想到老师你竟然舒服到尿床啊。走，我帮你洗一洗。”

李婕没再做什么多余的挣扎，蜷缩着被他托起在怀里。

穿着衣服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年轻的女老师显得个子高挑修长，而一丝不挂地蜷缩在他怀中时，又显得娇小柔弱。

进门把李婕放在马桶上坐下，找了双拖鞋垫在她赤脚下方，他拉好帘子打开灯，绕去厨房打开了热水器，调试一下后，回来取下花洒，拧开测试水温。

因为手还在脚踝上铐着，李婕只能以古怪的姿势把身体折叠在一起，像是年幼的孩子翘起屁股等待父母帮忙擦拭一样。

“老师，我放开你的话，你可以乖乖听我的吗？”他用水淋湿李婕的身体，从上而下，一边伸手帮她洗干净黏乎乎的脸，一边柔声问。

李婕静静地停滞在那儿好一会儿，才缓缓点了点头。

他把花洒固定到支架上，转向对准她，离开厕所，去拿回手铐的钥匙，一个个打开除下。

李婕的拳头骤然握紧，死死捏住，她缓缓坐起，水把她的长发打湿，从脸庞垂下，她怔怔地望着赵涛，连水流进眼睛也没有眨一下。

他没有多说什么，只是捧起她的赤足，轻柔地抚摸着脚踝上勒出的浅浅红印，低头亲了一口，“对不起，痛吗？”

她抬起手，解开脑后的结，掏出了那一团被唾液浸湿的破布，最外面的一层，竟然都已被她咬破。

攥着那团布，她的手越捏越紧，淋下的水渗入布里，又被她挤压出来，滴滴答答落在地上，汇入水流，旋转着灌入下水口。

她低下头，大力吸了两下鼻子，嫣红的嘴唇紧抿成一线，下巴紧紧绷着，一颗颗泪珠滚滚落下，随着冲下的热水流了满脸。

“老师.....你别哭啊，我这不是放开你了吗？如果你讨厌我，让警察把我抓起来就是。能完全得到你，我无怨无悔。”

“你知道的.....你明明知道的.....老师.....年底就要结婚了。你怎么.....怎么可以.....这样对我.....”她泣不成声地开口，秀美的五官在痛哭中扭曲成一团。

“我本来就一直喜欢老师啊，老师夏天穿着紧梆梆的牛仔裤，踮起脚来往黑板高处写板书的时候，上衣下面会露出一小段白白的腰，你一定不知道，光是看见那个，我晚上回去就可以手淫好几次。”他轻声说着，手掌顺着她光滑的小腿向上攀爬，测试着她抵抗的程度。

“你这样.....让我怎么面对他.....老师的工作都是他爸爸安排的，老师离了他，就一无所有了。你要害死我啊.....”

她哭得更加伤心，但双手只是捂着脸，对他已经摸过大腿的手完全没有反应。

很好，他放心了一大半，手指轻轻碰触着她卷曲的阴毛，凑近亲了一下她的膝盖，“可老师不喜欢他，老师都没有让他碰过，而我强奸你，你都会高潮。老师喜欢我，对不对？”

“我.....我.....我.....”她抽噎着说了好几个我，才把腰弯的更低，头埋在双肘之间，“我不知道.....我的确.....满脑子都在想着你，可我.....我能怎么办.....我有未婚夫啊，你是我的学生啊.....我比你.....大了这么多.....我怎么可能.....和你在一起。”

“那你为什么还要刻意接近我？”他故意做出有点生气的口气，一把抱紧了她，用力扳起她的头，“我爸妈一直都不在我身边，怎么没有其他老师像你这样替他们来照顾我？”

“我.....我想让你.....能考个好学校，将来能有个好工作，能.....能平安幸福的生活，我就.....满足了.....”她哽咽着说，红肿的眼睛里的确看不出什么虚伪，“我不可能和你结婚的，我除了.....克制自己.....还能怎么办？”

“可我爱你啊。”他凑近她，盯着她的眼睛一字字的说，接着，狠狠稳住了她微微张开不停颤抖的小嘴。

四片嘴唇贴合纠缠，她的手臂颤巍巍伸了过来，犹豫了一下后，狠狠搂住了他，一条滑嫩灵巧的舌头，就这样被他捕获，吮进口腔，任意玩弄。

在下降的水流中深吻了六七分钟，赵涛才喘息着拉开了距离，一把握住她胸口柔软的丰丘，“老师，你的奶头又硬了。”

她红了脸，但没有躲开视线，而是突然用有些哀怨的口气说：“那.....余蓓呢？她算什么？”

（一百零二）

赵涛没怎么慌张，比起刚才刘磊到访的突然袭击，李婕这个质问完全在他的预料之内，“她是我女朋友啊。老师，我之前一直都单身，有这么可爱的女同学喜欢我，我不可能一直把持的住吧。再说.....那时候生物课没了，我跟你几乎见不到面，会放弃也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吗。”

“可.....可我还听说你跟.....跟方形彤.....”

“没有的事。”他马上斩钉截铁地说，“她追过我没错，可我不喜欢那种太能闹腾的女孩，我喜欢文文静静的，温柔体贴的，最好.....还是成熟大方的。”

他勉强挤出一个不屑的笑容，忍耐着刺痛说：“我记得后来她就追别人去了，转学走好像也是因为事情败露吧。”

李婕没有深究，点头说：“嗯，她.....行为不检被她妈妈知道，她妈妈想给她转去刘磊在的那个私立学校，就来找我帮忙。真没想到.....”

她的脸色变了变，眼中明显划过了一丝嫌恶和愤恨，“反正那种事出了，大家心里都不会痛快。”

轻轻推开赵涛，她站起来拿下花洒，冲着腿间喷去，垂手轻轻搓洗着，小声说：“那你以后打算和余蓓怎么办？”

“那老师你呢，”他笑嘻嘻地说，“你打算和刘磊怎么办？”

“我.....”她扭过头，水淋淋地盯着他，“我哪儿知道该怎么办，他.....他都不知道馋了我这身子多久，我一直拖着就是想等领了结婚证，以后生活多少有着落了，再彻底给他。这下.....这下全都被你抢了，我.....我怎么知道该怎么办？”

“你不舍得你的前途，那我总不能傻乎乎单着吧？”他故意为难地说，“我虽然不是很喜欢余蓓，可她很乖啊，长得也不错，踹了她，我哪里去找个更好的？你又不肯跟我。”

“我不是不肯.....可我.....”她急得满脸发红，转身哗啦啦洗了一把脸，闷声说，“我下个月就二十八了，比你足足大了十岁，我.....不可能把一辈子放在你身上。再怎么喜欢你也不可能的。”

“所以我没有要你的一辈子啊.....”他站起来从背后抱住她，双手一上一下，摸她的乳房和耻丘，用半软的肉棒一下一下拱她的屁股，“我就是要你最先属于我，以后也一直有我的一份。至于那个刘磊想要的，现在不是有什么处女膜修补手术吗？快领证的时候去做一个不就结了。”

“你、你的意思是.....”她惊慌地扭头，神情显得诧异又慌乱，但多半她不是没动过这样的念头，眼睛来回张望了一下，轻声说，“可.....那不是太.....委屈你了。”

“我没办法啊。我这么喜欢老师，怎么舍得让老师因为我连工作都丢掉。”他一口口轻吻着她的嘴唇，“能和老师有这样的情人关系，我就非常满足了，只要你身上每一处都先是我的，我还有什么不知足的？”

她有些痛苦地低下头，小声说：“只是工作的话.....倒也算了，可我.....我真的惹不起他，他以前是在外面混的，有好几个所谓的兄弟，最初他追我我不愿意那阵，我当代课老师带的班窗户玻璃还被人砸过。他一开始不承认，后来我们在一起，他喝醉了才说的实话。”

原来是个酒后吐真言属性的笨蛋，知道有这毛病还喝什么酒。

赵涛在心里冷笑了一声，嘴上还是柔声安慰说：“没关系的，老师，我真的没强求你和他分开。咱们只要小心些，他不会知道的。天大

的问题，等你们到扯证的时候再说。”

她自暴自弃一样地点了点头，拿起香皂打在身上，带着醋意说：“我.....也不要你和余蓓分手，但这段时间，你.....你在学校不许和她太近。我.....我看了受不了。”

“好，都听老师的。”他用鼻尖拱着她的后脖子，舌头舔过她潮湿后更显细嫩的肌肤，“只要老师肯跟我在一起，我什么都能答应。”

她叹了口气，向后靠在他的身上，迷茫地说：“我.....还当自己是中了什么邪，现在想想，方形彤和余蓓都这么喜欢你，说明你确实有过人的地方，只是我还没想明白罢了。有时候.....想得太多也未必是好事。赵涛.....我真的.....迷上你了。”

“你不知道我有多高兴。”他轻咬着她的耳朵，舌头钻进敏感的耳窝，一下下舔弄。

她赤裸的娇躯浮现出一阵战栗，很快，就发觉臀后一条肉蛇正从冬眠中苏醒，她抬手抹了把脸，赶忙推开他，摇头说：“先别闹我，擦擦去帮我拿件睡袍，就在卧室门后挂着。我得出去给刘磊回个电话，不然.....不然会有麻烦。”

“好。”他咧开一个笑容，故意带着点醋意说，“我这就去，你赶紧跟未婚夫报平安吧。”

“说好了偷偷的，总不好这样惹麻烦。”她有点羞愧地低下头，带着歉意说。

他随便擦了一下身上，出去拿来了睡袍，看着她满眼倦懒春色无边的神情，知道之前那一个接一个的高潮的确起了作用，她起初一直躲避的视线，这会儿不自觉地就往他胯下瞄了一眼。

安上电池开机后，她一边把卧室床上不能再用的被褥床单掀开，一边拨号出去，弯腰收拾着打通了电话。

“喂，磊子，你三点多那会儿找我了？”

“哦.....我跟同事逛街呢没听见，后来没电了，我换了电池才看到，这不赶紧给你打回去。”

“我就在广美呢，这儿化妆品打折，你要来吗？愿意的话跟我一起逛逛也行。”

“切，就知道你懒得费这劲。去玩牌吧，适可而止啊.....别输太多，老爷子又该不高兴了。”

“小许？我好像有他号，你等我给你翻翻。”她起来走到包边，弯腰找到一个电话本，“等等，我马上找.....哎哟。”

“没事没事，我.....我小脚趾踢到东西了。我.....我给你念号，你.....你拿着笔呢吗？”

她嘴上虽然这么说着，眼睛却扭过来往背后狠狠瞪了一眼，又羞又急。

因为赵涛悄悄绕到了她背后，突然掀起了她的睡袍，都没等她来得及反应，就一搂屁股，把硬梆梆的鸡巴一口气戳到了底。

戳得她从子宫到声音都在颤抖。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二十二）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零三）

“1 3 X X X X X X X X X，嗯，记下了？好，那.....那我接着逛了。你.....你别玩太晚啊，早点回家跟老爷子一起吃饭。”

李婕拼命保持住话音的稳定，伸手赶忙去推赵涛的腰。

可亢奋的赵涛本来就是故意要在这时候刺激她的羞耻心，双手卡紧了她的腰侧凹陷，保持着不会拍打她屁股发出声音的幅度，飞快地抽插。

龟头来来回回磨弄有些红肿的穴口，而那眼甘泉，也马上就不争气的濡湿一片。

“行了，我这么大人丢不了。”她笑着对话筒说完，赶忙捂住手机，扭头哀求一样地说，“赵涛，你.....你停下，我马上就打完了。”

“不行，看你跟他打电话，我吃醋，我就想操你。”

她急得咬了下嘴唇，可鸡巴钉在穴眼里，弯腰撅着屁股躲也躲不掉，动作又不敢太大，只好努力稳住气息，接着对手机说：“今天.....就算了吧，我晚上.....准备跟同事吃饭。难得聚一次。再说你.....一打牌就打到半夜，我才不等你。”

赵涛笑了笑，算着已经浅浅干了几十下，腰后用力，突然深深往里顶了一下，龟头压紧了膨大的子宫颈，钻探一样转着圈子磨。

李婕赶忙捂住话筒，啊的叫了一声，那股骚媚劲儿要是被对面听

见，不知道在干吗才怪。

“嗯，你.....玩好，拜拜。早点.....回家。”

她坚持着说完最后一句，一摁手机挂掉，回手就在他腰侧啪啪拍了几巴掌，面红耳赤瞪着他说：“你疯了啊，真被他知道，你我都要倒大霉！”

“我不在乎，”赵涛笑着继续钻她的穴眼，鸡巴一转，甬道里就多一层淫油，“他要敢来，我就敢当面操你给他看。你现在可是我的，是我施舍给他，才便宜他能拿本结婚证而已。你从头到脚连一根头发都是我的，你看你跟他打着电话，我才干进去，你就湿成这样，说明你也喜欢这样啊。刚才老师的逼肉一夹一夹的，爽死我了。”

他趴下去，伸手扯开领口，握住她悬垂下来的饱满白瓜，胡乱揉搓着说：“要不你再给他打过去，你们多聊会儿？”

“不行.....我.....我又没疯。”她哼哼了两声，似乎还是心有余悸，连忙把手机拿起来关掉，塞进了包里。

“哎.....啊啊.....赵涛，你.....你稍微轻点，我.....我里面被你磨得.....有点疼。”她翘着浑圆酥白的屁股，一拱一拱地晃着，穴心被撞了几下之后，忍不住扭头说道，“你这么顶，到时候.....到时候要发炎的。”

他掐了把奶子，挺腰站起，“还是去卧室吧，这儿对着厨房窗户，别让对面楼的看见你。”

李婕一侧脸，浑身一个哆嗦，忙抬起腰来，手忙脚乱拢起睡袍，就想往卧室走。

赵涛双手仍不撒开，追着她往前赶了一步，退出大半的老二滋溜一下顶了回去，插得她膝盖一软差点跪下。

“你.....你这样我怎么走？”

“怎么不能？”他径自抱着屁股耸动，喘息着说，“你小点迈步，我跟着你一起走，你试试。”

“这……这也太……唔！”她刚想反对，硬硬的鸡巴就在里面狠狠转了两下，钻的她连屁眼都在发麻。

一时间她似乎也有点舍不得肚子里那股酸痒，哼哼唉唉磨叽了一会儿，还是迈着内八字提腰撅屁股走了起来。

赵涛不用抽动，就这样脚跟着脚肚子追着屁股往前走，走一步，就等于在膻口深深过了一个来回，走路时候她双腿使着劲儿，满是淫水的小穴也跟着夹紧，蚌壳一样抱着他的鸡巴，当真是一步嘬上一口。

一次走不了一脚远，她挪到卧室门口辅助门框，膝盖窝就软得打起了哆嗦，摇了摇头，跟上不来气似的说：“赵涛……老师……老师走不动了……你……你害得我……浑身发软。”

“腿软还有手啊。”他淫笑着说道，双手顺着睡袍内侧滑过她一层潮气的脊梁，往后一扯，给她扒了下来，接着一按后背，把她上身压了下去。

她措手不及，赶忙伸直胳膊扶住地面。

一声你干嘛还没问出口来，他已经掰开屁股用力戳操进来，顶着油津津的肉涡，往前使劲压上。

身体有点失去平衡，她只好手脚并用往前爬了半步。

“对，就是这样，老师加油。驾！”他满意地甩手拍了她裸臀一掌，就像在使唤牲口一样。

她头低臀高，小穴里又被一下一下顶着，血液逆流面红耳赤，迷迷糊糊就半屈膝盖，向床那边爬了过去。

他用名副其实的老汉推车架势，把李婕这辆白玉香车一路推到床边，看她大半已经趴到床上，抱起她一腿踩在床边，说了声：“老师，我可要来了。”便鼓足力气，背后肌肉紧绷，把刚才缓缓插入憋住的劲儿一股脑迸发出来。

刚才那一路走来小穴里的淫劲儿都快把胃口钓上了头，李婕刚踩到床边正想趴上去跪下让他从背后好好弄上一会儿，没想到他就这么直接打起了桩。

一脚高一脚低，大腿根那条缝自然被牵扯的稍稍分开，跟口井一样的肉管哪儿还有半分阻碍，没十几下嫩缝中便汁水四溢，晶亮的细线顺着大腿内侧拖曳下来。

快要射精的时候，赵涛突然把手指抠入她重新缩起的屁眼，隔着一层薄薄的腔壁，挖弄着隔邻抽送的肉棒。

李婕顿时连这姿势也坚持不住，啊啊浪叫着跪在了床边。

赵涛把她屁股一按，拇指一压刺入肛门，挂钩一样往上一提，提得她哎呀一声抬起几寸，正把水淋淋的肉穴调校到最佳角度。

之后那几分钟，就听啪啪之声快速连响，女老师也早忘了什么是矜持羞耻，脸贴床板胸压乳地伏身翘臀，喉咙里一句句短促的啊哦冒个不休。

愉悦的浪潮汇聚成峰，在下一刻把两具纠缠的肉体同时抛向乐园。

颤抖着叠在一起，一直到渐渐平静下来，李婕才在下面有点不安地轻轻说：“你.....又射进来了.....”

（一百零四）

“怕什么。我很愿意让老师生孩子的。肯定不会让你打掉。”赵涛抽出水淋淋的鸡巴，在她腠沟里擦了擦，翻身躺到了一边。

床褥都掀到了床头，硬梆梆的床板上就剩下一堆垫底的老挂历，硌得他有点不舒服，翻身又趴到了李婕背上，拿她当个肉垫压着。

李婕扭了扭腰，不太高兴地说：“你说得倒轻巧.....真要怀了，可要惹大麻烦。算了.....我过后吃药吧。”

“那个药不是挺伤身的，我可不舍得。”他随口舔着她的脖颈，舌头一划，她后脖子就禁不住一缩，泛起一层小疙瘩。

“不舍得你还不戴套。”她抓起他胳膊咬了一口，气哼哼地说。

“我没那习惯，鸡巴上穿条透明袜子，没劲死了。”他也不喊疼，就那么任她咬着。

“你跟……跟余蓓也不戴？”

“她吃着药呢，每天一粒那种。没毓婷那么伤，效果还挺好，要不我也给老师买几盒？”

“才不用。老师以后……以后得让你戴上。除了安全套，别的避孕方法都太不靠谱了。”她盘算了一会儿，突然想起什么，柔声说，“赵涛，你……你把刚才拍的胶卷给我。”

“为什么啊，老师，这是我要收藏做纪念的。”

“你给我，万一……万一传出去，我还怎么做人。”她柳眉微竖，有点急躁地说。

“不会传出去的，我回去就锁到我的小盒子里。”他当然不会把那东西交出去，反正现在李婕已经被高潮榨得浑身发软，她要敢抢，他就制服了她拿出书包里另一盒胶卷拍满。

“赵涛，你……你难道还打算威胁老师吗？我……我都这样对你了，你……还不明白我的心意啊。”她又羞又嗔地扭头瞪着他说。

“不行，我一定要留个纪念。老师可是要嫁给别人的，到时候你和刘磊洞房花烛夜，我就只能对着半卷胶卷默默流泪而已。”他半开玩笑地说，“你要嫌照的不好看，我可以重新照，你可以摆点别的造型，当然，不许穿衣服，我要看到完全没有遮掩的老师才行。”

李婕瑟缩了一下，赶忙说：“不拍，我才不拍。”

“还剩十几张呢，别浪费了，这一卷又不能拍别的了，来来，你笑一个。”他来了兴致，下去抓起相机就对准了她。

李婕哎呀一声翻身坐起，伸手去拽床单，才想起那上面已经尿湿，登时羞了个大红脸，还没等她去找别的，咔嚓一声，闪光灯就亮了起来。

“赵涛！”她急得跺了跺脚，一看睡袍掉在卧室门口，赶紧下床光着

脚就去捡。

赵涛也懒得跟她废话，咔嚓咔嚓连拍了四张，把她光着屁股跑过去的样子抓了个遍。

“你.....你要逼死我啊。”她急得眼里都有了泪花，抓起睡袍赶忙搂在胸前，外面客厅通着厨房窗户，她不敢出去，反而往回走了几步。

“我是怕你背叛我。”赵涛故意露出有些伤感的表情，“俗话说一夜夫妻百日恩，你现在是被我强行霸占了，才会看上去服服帖帖听我的，才会嘴里说喜欢我，可之后呢？你跟刘磊领证后呢？等他也干过你呢？”

李婕的脸上，血色渐渐褪下，露出一片惨白。

“到时候你会不会就去喜欢他了，你爱他的话，我该怎么办？我难道还能杀了他？”

李婕打了个哆嗦，搂着睡袍缓缓低下头，有点委屈地说：“赵涛，老师.....老师不是那么轻贱的女人，如果.....我不爱你，你就是把我捆上一周蹂躏七天，我也一定会报警让他们把你抓走。老师.....老师之所以还跟你那样，就是因为.....我真的早就已经爱上你了。”

“可相爱的人不是连最羞耻的样子也不怕被对方看到的吗，余蓓说特别爱我，我要是用相机拍她，保证只留着自己看，她肯定特别高兴，老师，她为了让我开心，可是在教室里舔过我的鸡巴，她这才叫爱我吧？”

“她.....她在教室里？”李婕露出几乎晕过去的惊愕表情，“天哪，那.....那是你们还小，你们胆子太大，大人.....大人的恋爱不是那样的。”

“我不信，大人要一直连坦诚相对都觉得羞耻，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孩子出生？”他把相机举起来，“是老师不够爱我，亏我.....连老师会跟别人结婚都不在乎。”

“那你.....到底想我怎么样才算证明啊。”李婕沮丧地捧住脸，语音中又带上了哭腔。

“相爱的人应该尽全力满足对方的需要，让对方因自己而开心，不是吗？我可是冒着坐牢的风险，也要让老师体会身为女人的快乐呢。”

“我并没……”她抬头想要反驳，可想起刚才扭动屁股呻吟着达到高潮的模样，一句话怎么也说不下去。

“我知道，”他了解地说，“老师当然不会说出这个需求，因为老师还不了解，我这不是让老师明白这种快乐的滋味了吗。以后只要老师需要，我随时都可以帮老师满足的。可我呢？老师口口声声也爱我，我想要舒服的时候，老师也会随时满足吗？”

李婕本能地摇了摇头，接着连忙说：“老师……老师刚才也没拒绝你吧。”

“拍下老师一丝不挂的羞耻照片，以胶卷的形式永久保存，就是我现在最想要的。”他把手指放在快门上，“老师，放下睡袍，证明你，起码比余蓓要爱我吧。”

她环抱着睡袍的手臂微微颤抖起来，情感和理智明显进入了激烈战斗的状态。

经历过之前的蹂躏和羞辱，现在的李婕正是意志力最薄弱的当口，赵涛本来就打算趁着这次突袭得手一口气收获最大化的战果，今天的晚自习李婕没有要带的班，他也打算翘掉，非要把她的底线在处女失去这天一下压倒看不见的深渊底部去不可。

“算了，”他叹了口气，“老师心里更重要的果然还是刘磊。我还是回家吧。老师不报警肯让我有这么美好的回忆，我已经很满足了。再见，祝老师婚姻幸福，子孙满堂，白头到老。”

“别走！”都没注意到他压根连屁股都没抬起来，李婕泪眼婆娑地摇着头，咬紧下唇缓缓挺直了修长的身躯，抬手把睡袍放在了电视柜上，痛苦地闭起了眼，“这样……总行了吧。”

咔嚓，他拍了一张，跟着过去抱住她，用一连串的轻吻放松她紧绷起来的情绪，柔声哄着说：“老师，你这么美，为什么不肯趁着大好的年华让我收藏下来呢，将来年华老去，鸡皮鹤发，咱们坐在椅子上，拿出这时候的照片，不正好能证明咱们这时的爱有多么热烈吗。”

“我.....我就是觉得.....太丢人了.....”她的身体还是不停地微微颤抖，但语气已经好转了很多。

“老师，你尿床的样子都被我看到了，可我更爱你，因为咱们共享了最丢脸的模样。”

李婕连耳根都已经红透，“我.....我那时是被你.....被你弄得。”

“老师，我以前一直想象着一幅画面，你能摆出来让我看看的话，就太好了。”

“是什么？”她迷茫地被他拉到床边，坐下，双腿蜷起踩在床上。

“打开，向两边打开，老师，让我看看你的下面，那是咱们两个共同的快乐之源啊。”

李婕几乎快要背过气去，可在他的牵引下，手脚仿佛已经快要不听使唤，而过于强烈的羞耻已经近乎麻痹，就像刚才突然失禁的那一刹那，浑身上下都处于一种类似自暴自弃一样的放松之中。

“老师，来.....把手放在这里，这就是你身上最舒服的地方，摸摸吧，相信我，很舒服的。”他把她的手按在阴核上，拉过跳蛋塞在她的手心，“光是抚摸还不够的话，可以打开这个，相信我，你可以升天。”

“你.....你要.....我.....自慰？”她低头望着覆盖在耻丘上的手，那明明是她的手掌，可她还没下令，修长的指尖，就轻轻揉了起来。

浓稠的酸痒缓缓流淌过心尖，她浑身一阵发软，实在无法否认，在赵涛的眼前做这种事，比以前偶尔一次夹着被子摩擦实在是刺激了太多。

“老师做过吗？”他凑近她的胯下，温热的气息喷吐在敏感的花瓣上，仅仅如此，那红肿的洞口就轻轻一缩，挤出了一点晶莹的水光。

“没.....没有这样做过.....”她闭上眼睛，羞耻地回答，等同于承认了用其他的方法自慰过，说出的同时，心里感受到奇妙的解放，压着小豆豆的手指都动得更加迅速。

“你应该常常做一下的，性欲积压起来不好。”他站起来，举着相机

后退到合适的距离，“老师，你不知道你这副样子有多诱人，你看看，看我的鸡巴，它又硬了，硬梆梆的，想操你了。”

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中，李婕缓缓睁开眼，手指已经揉搓得飞快，另一只手不知何时也挪了过去，细长的中指不由自主地挖进湿润饥渴的小穴，轻轻的抽送。

可纤细的手指哪里比的上脉动的肉棒，她的眼睛也变得湿润，朦朦胧胧地盯住了那上翘的阴茎。

“赵涛……你……你来……操老师吧……我……我想要你……”

手指掀起的焦躁已经浓郁到令她难过，浑身上下都喷射着苦闷的火苗，让她想要大叫，想要掐住阴蒂狠狠拧几把，但最想要的，还是赵涛压上来，插进去，噼噼啪啪地操她，把她操到哭出来，操到尿出来，操到再也不用去想工作前途和根本看不清的未来。

赵涛抓紧相机，赤裸裸走了过来。

他看着正在狂乱手淫的李婕，把肉棒伸到她红艳艳的嘴唇旁边，“帮我舔舔，舔舒服了，我就狠狠操你。”

淫秽的口气像根鸡巴戳进她的耳蜗，她抖了一下，但下体湿得更狠，让她怀疑是不是已经漏了尿。

看她的眼神有点迷茫，他教导说：“就跟吃棒棒糖一样，含住头舔。”

她不舍得拿开任何一只手，就那么伸长脖子，闭上眼一口吞了进去。

舌头上伸出嘴唇贴着他湿漉漉的肉棒来回晃动时，他按下快门，把那张已经被肉欲占据的秀美脸庞仔细收进了胶卷。

咔嚓。

（一百零五）

赵涛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接近午夜十二点。

李婕的小穴被他真假鸡巴轮流上，最后都肿得有点发亮，一碰她就嘶嘶抽气，说什么也不敢再让他用。

于是那小小的菊花，又被他干了两次。

算上射进嘴里的两回，赵涛骑车子的时候都觉得有些脚软。

回家躺在床上，他才觉得腰酸背痛，跟干了一天重体力活似的。

两盒胶卷最后都用了个干净，最后几张拍的时候，骑在他身上扭腰的李婕已经完全没有抵触，茫然的眼睛看着镜头，双手还在揉搓着晃动的奶子。

感觉这大半天下来，她足足补回了从发育到现在所有没被宣泄过的性欲。

其实他本来打算晚上就住在她家不回来了。可中间玩着玩着李婕看到时间发现他逃了晚自习的时候，就突然很不高兴地说了他一顿。最后他赖在床上想直接睡觉，她就板着脸说不能耽误明天上课，硬是把他赶了出来。

是女老师职业本能在作祟吗？他有点纳闷，怎么都已经被操得连羞耻心都消失了，还惦记着要让他好好学习呢。

他对考个好大学早就已经没了多少渴望，倒是很想考一个漂亮女生多的地方。他还想着，说不定那时能重新找到一个适合他的，他也非常喜欢的女孩。

星期一，不出所料的，李婕请了病假，数学和英语换了课。她之前几乎从没缺勤过，算是学生心中比较有名的负责，于是课间不少小团体都在猜李老师是不是得了什么急病，寻常感冒发烧可是从来没有击倒过她。

赵涛心里一阵暗笑，他们可能都想不到，那个拼命工作连迟到都很少的女老师，这会儿多半正拖着酸痛的身躯在家收拾洗涮呢。

而且她下面今天应该肿得会更厉害，上班出来走路那别扭样子，学

生就算看不出什么，其他老师可不是什么都不懂的愣头青，传到刘磊耳朵里绝对是迟早的事。

她哪儿敢冒这个险。

拿出两节课换座位过去哄了哄余蓓，赵涛盘算了一下，上午放学直接拐了过去。

听到是他后，李婕磨磨蹭蹭开了门。

屋里果然已经收拾好，床单被褥都拆洗完毕，晾了满满一阳台，幸亏是要换季的时候，也不算扎眼。

“老师，我上午好好去上课了。”

李婕没精打采地挤出一个微笑，有点八字脚地往里走去，“那是应该的，赵涛，别的事你不认真就算了，学习不放在心上可不行。”

看上去睡了一晚上之后，她的心思没有多大转变，看他的眼神还是那么痴迷眷恋，只不过理性的部分回来了不少，所以没有在其他地方表现出来而已。

他笑了笑，跟进去看了看卧室床上换的新床单，“老师，你一直叨叨学习学习，是不是急着赶我出去上大学，免得打扰你和刘磊啊？”

李婕扭过头，脸上的神情有点复杂，但眼底浮现了鲜明的怒意，她忍了忍，说：“我这是为你好。”

真是老师的职业病。他微微一笑，懒得多说，径自一屁股坐在床边。

看出他的不屑，李婕挪过来坐下，拉住他的手，认真地说：“你还小，根本都没规划过自己的人生。老师是过来人，比你看得明白。你想想，你爸妈都在外面奔波，虽说是为国贡献，可到时候能帮上你什么？他们在本地几乎没有关系，你多半要靠自己奋斗，这张学历就算不能说明太多事情，至少能当作你起步的敲门砖。”

“你师范毕业，最后不还是要靠关系才能转正。”他撇了撇嘴，甩开她手，冷淡地回应。

“光靠关系行吗？我要是跟你一样瞎混，就是每天躺到床上让刘磊睡，能进咱们中学当正式老师吗？不能，最多也就是在私立学校里和刘磊一样混日子。”她生气的程度比昨天被强奸的时候还更强一些，让他都有点惊讶，“赵涛，你要明白前途有多重要。”

“重要到值得你嫁给自己不喜欢的男人，对吗？”他斜眼盯着她，冷冷地说。

李婕好像被刺了一下似的，张口结舌地沉默了十几秒，才叹了口气，缓缓说：“你搞错了，我.....我不是为了正式老师的身份才决定嫁给他。我是.....被他缠得没办法，只能嫁给他。我已经必须委屈自己了，为什么.....不尽可能多拿一些我应得的呢。我就是不来当这个老师，他也不会放过我的。现在这样，起码.....他还听我的，拿我当宝哄着，我能怎么办？难道耍脾气闹分手等他的兄弟去我家砸玻璃吓唬我爹妈逼着我躺床上给他强奸吗？”

她抬手擦了擦眼睛，平息掉语调的起伏，“我本来觉得自己这辈子都不需要爱情了。反正.....爹妈当年那一代不也是这么过来的，结婚，生孩子，养孩子，不就是那么回事吗。大家.....各取所需，挺好。”

赵涛的眼角抽搐了一下，他在桌下捏了捏拳头，柔声说：“老师，那我来给你爱情，不是正好吗？”

没想到，李婕的唇角浮现出一丝苦涩的微笑，轻声说：“你不必一直这样说这种你自己都不信的谎话了。我不知道你到底爱谁，反正.....绝对不是我。也许，你总是和父母不在一起生活，才会对年纪大的女人有渴望而已。”

“老师.....你这就让我太伤心了。”他稳住有些动摇的口气，笑着伸手握住她的指尖。

她的指头很凉，还散发着洗衣粉的味道，忙了一上午清洗被弄脏的东西，还要忍着下体的疼痛，想来不是容易的事。

“我只是能感觉出来而已。你.....你在我这里表现出来的，和刘磊一样，都不过是急于占有，急于发泄的渴望。”她叹了口气，“只不过，你比他还要着急，而我.....却拿你没有办法。我都不知道，自己到底为什么会对你如此着迷。也许.....是上辈子欠你的吧。”

他站起来，挪到她面前蹲下，双手放在她睡裤包裹的大腿上，从下而上望着她，就像在课堂上的时候一样，“对不起，老师，昨天是我太心急了。可我.....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你成为刘磊的新娘，什么都不做只是在那里后悔。”

他把脸向前探，一直到快要贴住她的下腹，“你这里痛得还厉害吗？要不要我给你吹吹？”

这暧昧的话顿时让李婕的脸颊浮现起一层胭脂般的颜色。她缩了下脖子，摇头说：“不用，好多了.....就是还肿得很高，走路不舒服。早晨去厕所，还擦出了点血丝。”

“老师，伤口舔一舔会舒服很多的。”他突然抱住她的大腿，把她往后掀去，双手顺势一扯，就把内外裤一起拽下一截。

“诶！别.....我哪儿还肿着，真不行.....赵涛，不行不行，你别.....别欺负老师。”李婕赶忙挺身摆手，紧张无比地说，“你、你要是想要，老师.....老师可以帮你用嘴，那里真的不行，老师还疼，真的还疼呢。”

最后那两句，她都不自觉用上了撒娇一样的口吻。

“老师，是我帮你用嘴。不会痛的。”他抱紧她的大腿往后折叠过去，肿胀的溪谷果然还没有恢复，连周围阴毛根部露出的皮肤都透着摩擦过度的红色。

李婕还想说什么，可刚一开口，他温暖湿润的舌头，就已经滑溜溜的穿过了她肥美的阴户。

美妙的电流瞬间贯穿了她的后腰，那一星半点的刺痛，顿时变得无关紧要，敏感的肉豆轻轻一颤，在舌尖的撩拨下畅快地充血。

她仰着头倒在床上，没再开口，而是娇媚地轻哼着，缓缓闭上了眼。

仅仅五六分钟后，李婕就达到了高潮。

（一百零六）

虽然鸡巴硬得把裤裆都顶了起来，但赵涛还是忍住了没有强行折腾李婕——即便高潮后的女老师已经满面潮红媚眼如丝，就算真插进去估计疼一会儿也能忍住。

他准备彻头彻尾地捕获李婕，因为这是他报复刘磊唯一可靠的工具。

除掉戴绿帽这种情感上的发泄之外，他也急需找到一个最终真正送刘磊下地狱的办法，而他和刘磊唯一的交集，就是李婕。

他躺到床上，把手探进李婕的上衣，温柔的抚弄着她鼓胀的乳房，帮助她从高潮中缓缓回落，延长那美妙的余韵。

“老师，你的乳头又硬了。”

她略感羞耻的躲开视线，轻轻说：“你这样拨拉，当然那样了……”

“舒服多了吧？”

“嗯……”她伸手盖在浓密的耻毛上，满足地说，“确实舒服多了。”

这样被他爱抚了一会儿，她才想起什么一样，小声说：“那……你呢？”

他凑过去，在她唇上碰了一下，柔声说：“你都肿了，我忍忍就是。”

对那简单的触碰无法满意，李婕犹豫了一下，抬起头追了过去，吻住了他。

赵涛当然不会再矜持客气，马上把她紧紧搂住，压在身下疯狂的亲吻，一直吻到两人都透不过气，才放开她微肿的嘴唇，喘息着躺到一边，拉下她被掀高的上衣，说：“好了，老师，再帮我点火，你可要疼了。”

李婕翻身趴到他胸口，突然拉开他校服拉链，扯出里面的衬衣，一颗颗解开扣子，低下头，用力吻上了他的胸膛，然后，一路向下。

褪掉裤子后，弹出的肉棒，很快被湿热的口腔容纳，舌尖配合着柔

软的嘴唇，卖力的摩擦、摩擦、摩擦……直到那一腔精液，在她的喉头爆发。

“老师帮你弄出来了，下午在学校好好上课，好吗？”她吞下一嘴的腥浊，用手背蹭了蹭嘴角，柔声说道。

“我就是来看看老师，没打算逃学。”他爬起来看了看表，“还早，我去买点东西回来咱们一起吃吧，你看你走路也不方便。”

李婕满面嫣红地望着他，微微点了点头。

也不知道是怕他再起兴致，还是心里就是放不下他的成绩，吃过饭后，本来想温存一会儿再增进一下感情的他却被李婕叫进书屋，复习了半个多小时数学。

他又不是跑来补课，当然满肚子不爽，可李婕又哄又求满脸期待，仿佛他用功读会儿书她就比被亲亲抱抱还高兴，他也只好忍着装起了好学生。

大概对他乖乖学习的表现非常满意，临走前，她主动给了他一个缠绵火热的深吻，然后非常明智地叮嘱他说：“晚自习不许逃课，别过来，我要睡觉。不好好休息一下，我明天也上不成班了。”

赵涛穿好自己的球鞋，回头问：“刘磊好一阵没见你了吧，他不想你吗？”

李婕楞了一下，跟着抿了抿嘴，别开眼说：“他在那间私立里如鱼得水，不到周日休息时候想不起来我的，最多晚自习前打会儿电话。”

他望着她，用很遗憾的表情说：“老师，你要是单身该多好。大学毕业也就四年，挺快就过去了，真的。”

“别说这些了，要迟到了，上课去吧。”她帮他整了整衣领，拉好拉链，避开了他的视线。

走到门外，赶在关门前，他扶住门框，认真地说：“老师，我以后每个礼拜天下午都来你家补课吧。”

“啊？”李婕马上羞红了脸，显然看穿了他不怀好意，忙

说，“这……这有点……”

“这样你就没时间去见他了，他就算来找你，家里有我在，他也不好意思做什么吧？还是说……老师你其实很期待和他约会？”

李婕连忙摇头，“那倒不是，可这样的话……他多半会生气。”

赵涛垮下脸，摆出很生气的样子，“好吧，看来他还是比我重要的。”

“赵涛，”她急得都拖长了尾音，“你……你都把我这样了，怎么还这么说。咱们，这不是每天中午都能……能见面吗。”

“可我一天也不想错过，而且礼拜天下午的时间多充裕啊。那天晚自习我不会去的，我都想住在你这儿，老师，咱们可以一起睡觉，就像真正的夫妻俩一样。你不想吗？”

李婕瑟缩了一下，但一股微妙的神采，挣扎着冒了出来。

“我……和他商量一下看看吧。”

“行，我等你好消息。”他自信满满地探过头，在她脸上吻了一下，转身下楼去了。

周二李婕就到学校正常上班，站在讲台上的时候，她和从前看上去并没有什么分别，整个班上，就只有赵涛拥有她全部的秘密。

中午他在李婕家吃午饭，饭后要么灌老师额外一嘴白粥补习一个小时数学，要么去床上爽一次后补习半个小时数学。

因为月经到来的缘故，这个礼拜反而是前者更多。

发现在自己身上索欢的次数直线下降，余蓓似乎感到了一丝惶恐，她担心是自己的表现不好，让赵涛产生了厌倦。

他一直乖乖上晚自习，和余蓓的单独相处时间也随之被压缩了很多，尽管他突然增加的耐心和柔情让小姑娘高兴了两天，但随后她就陷入到肉体上可能不被喜爱的纠结之中。

女性在这方面似乎从来就有天生的直觉，周五的晚自习上，余蓓没有像往常那样拿出漫画跟他一起看，也没有让他帮忙指导生物，而是带着一种雏鸟将被推出巢穴一样的恐慌，战战兢兢地说：“赵涛，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了？”

他心里颤了一下，略一盘算，才发现自己已经快一个星期没让余蓓做过什么了。这也不全是因为他最近心思都在李婕身上，毕竟精力和性欲再怎么特别旺盛，他也只是个普通体格勉强可以算壮实的正常男生，这几天精华都送给老师下饭，补数学又补得头昏脑涨，确实肉欲减弱了很多。

而且余蓓的肉体冷感让他无计可施，在李婕身上怎么玩怎么有的花样，在她身上就只能弄出她一脸问号而已。

着实令人丧气。

“小蓓，我一个礼拜有六天半都在你视线里，就算要吃醋，你好歹也讲点道理给我个你怀疑的目标好吗。我能和谁好上啊？”他漫不经心地回答，反正在学校他和李婕之间没有任何异常，女老师的掩饰功力也实在高明，连他自己在学校都感觉不出来讲台上的女人其实曾经跪在他面前叼着鸡巴哼哼唧唧地自摸。

余蓓低着头，沉默了几分钟后，小声说：“难道不是李婕吗？”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二十三）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零七）

“你这是开什么玩笑。我之前还让你帮我整她呢好吧。”赵涛脸皮下的肌肉不自觉地一紧，匆忙反驳的声调都不由得提高了一些。

“之前是之前，现在.....现在你可舍不得整她了吧。”余蓓的眼里闪动着泪花，可听口气并没多少愤怒，与其说是抓住了男友偷吃，倒更像是整个人在面对着即将失去关乎性命至宝的恐惧。

她的手指，都在微微颤抖。

“小蓓，”他轻轻握住她的小手，放在面颊上磨蹭了几下，“你有什么想说的，就尽管说吧，我会给你个解释或交代的。你都知道什么了？”

余蓓探头看了看四周，确定没什么人注意他们，才凑近他，泫然欲泣地说：“你每天中午都去李婕家吃饭，不是吗？”

赵涛不禁皱起了眉，她敢这么说，肯定是亲眼见到过。

看他不说话，余蓓吸了吸鼻子，轻声说：“我是从李婕对我的态度上感觉到不对的，她从前一阵子开始，给我补生物就越来越心不在焉，后来.....还给我停了说要专注数学，她明明对什么学生都挺认真，我那时候还觉得是我下泻药的事被她知道了，现在想想.....她跟本就是在嫉妒我。她在吃我的醋。”

“我是在李老师家吃午饭，她主动说要做给我吃的，说我父母不在家，很辛苦。这.....也不是坏事啊。别人对我好，我总不能硬是不要

吧。只是吃吃饭，她还给我补数学来着。我没告诉你，就是怕你多心。”他勉强笑起来，心里已经在考虑另外的收场方法。

他和李婕的进展正在最顺利的当口，可决不能叫余蓓破坏了好事。

余蓓摇了摇头，咬了口下唇，委屈地说：“不是，你才不是只在她家吃午饭而已。你.....你肯定连她也一起吃了。我.....我那天中午就没回去，我跟着你去，然后就躲在另一个楼道口，我看见李婕提着菜回去的时候眉开眼笑，连屁股都比以前扭得厉害。我等了一中午，你到快上课才出来，你.....你那根本不是补习完数学的样子。到底.....为什么？赵涛，到底是.....是我不够好看，还是.....我不够听话？你说过.....说过喜欢我的.....”

眼泪一颗接一颗的从余蓓的小脸上滚落下来，她拼命克制着说话的声音，唯恐被别人听到，那刻意压抑的气音，让她听起来就像是在进行濒死的喘息。

“小蓓，等第二个晚自习，咱们去后操场，我.....全都告诉你。你先冷静一下，别这样激动了，好吗？”

余蓓摇着头，细细的手指拼命攥紧他的衣袖，“赵涛.....求求你，不要抛弃我.....没有你的话.....我会受不了的，求求你.....”

“我没有要抛弃你，我保证，除非你主动离开我，否则我绝对不会和你分手。你一直都是我的女朋友，我发誓。”他柔声说着，手掌不断地抚摸她紧绷颤抖的脊背。

这样安抚了三四分钟，余蓓才渐渐平静下来，趴在了桌上，之后直到正式晚自习结束，也没再抬起头来。

等到只上第一个晚自习的同学差不多走完，赵涛搂住余蓓，在她耳朵上轻轻亲了一下，柔声说：“好啦，你不会睡着了吧？”

余蓓这才抬起头，露出一双哭到红肿的眼，她用手掌用力擦了擦，点头说：“我没睡，走.....去后面说吧。”

本来就打算找个没人的地方好好谈谈，结果一下楼，余蓓就走在了前面，汗津津的小手拽着他，细细的腿迈得还挺快，不一会儿，就把他

拉到了操场院墙外最靠近教师家属院围栏的黑漆漆角落里。

“不用到这么偏的地方吧，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见了。”他来回打量一下，距离最近的路灯都有几十米，而且跟厕所就隔了堵墙不到十米，味道也十分感人。

“就在这儿吧，你说。”她说说着抱住了他，突然往下蹲去。

“小蓓，你.....你这是.....喂，咱们不是要来谈谈吗？”皮带突然被解开，裤子也被她摸索着拉了下去，赵涛有点意外，赶忙说，“你这样怎么说话？”

余蓓已经拨开了他的内裤，掏出软软的肉棒卖力的舔着，小小的舌头上下飞舞，不一会儿就把剥开的包皮内侧清理得干干净净，被强烈刺激的阴茎理所当然地飞快充血，高高昂起了头。

她带着一丝哭腔说：“你说吧，我能听到。我该说的.....都说了，我听你说就可以。不碍事。”

说完，她小小的嘴巴就熟练地含住了他的老二，不知是不是存心要测试自己的极限，她蠕动着软嫩的嘴唇，不断地往里吞，硕大的龟头都已经顶住了上腭的尽头，她还在往前使劲，终于，敏感的前端突然好像滑进了什么凹坑之中，紧接着，那一圈蠕动的肌肉狠狠套弄上来，随着跨下发出的好似想要呕吐一样的苦闷声音，那一段滑嫩但十分有力的肌肉一下下刺激着龟头，舒服得他下半身一阵发麻。

“小蓓，你.....你这是打算不满意的时候直接咬掉我那东西吗。”看她没有要吐出来的意思，赵涛轻轻叹了口气，半开玩笑地说。

含着他的肉棒，余蓓微微摇了摇头，面颊随着吮吸的动作夹紧，单纯从肉体享受上说，确实几乎不逊色于直接插入湿润丰腴的穴眼深处。

他犹豫了一下，但想了想，觉得余蓓不是会一怒之下真给他咬掉的那种人，就一横心，说：“你猜得没错，我是已经跟李婕上过床了。”

下面的嘴巴停住了动作，蹲着的娇小身躯，仿佛也随着这句话微微颤抖起来。

“但我绝对没有移情别恋的意思。”他咬牙切齿地说，“我要报复他

们两个，我不能杀了他们，难道还不能恶心他们让他们这辈子都过不好日子吗？”

余蓓缓缓把头后撤，轻轻吐出了嘴里的肉棒，用手握住套弄着，在下面说：“那.....那你到底做了什么？”

“我跟李婕诉苦，说家里爸爸妈妈都不在，你也知道，李婕作为老师一向都很热心，就像叫我去她家吃午饭。然后，我就找机会把她强奸了。”

余蓓倒抽一口凉气，跟着有点疑惑地说：“那.....那她没报警？”

“我带了相机，毕竟她不是你，他那时候还没那么喜欢我，所以我拍了两卷照片，全是她最丢人最羞耻的样子。”赵涛掺杂着一部分谎言，说，“之后每天中午我去吃饭，都是在拼命调教她，我要让她知道做爱的滋味，她和你不一样，小蓓，她二十七八岁了，正是身体最成熟的时候，我操得她高潮迭起，她当然会迷上我。可她不肯跟未婚夫分手，所以，她还是会和对象结婚，她也知道你是我女朋友，她不敢要求我和你分手。她并不知道我是要报复她们两口子，只觉得我是年少冲动。小蓓，你不能坏我的事，否则我会非常非常非常难过的。”

余蓓的小手动作也慢了下来，语气都显得有些呆滞，“赵涛，你.....就那么喜欢方彤彤吗？”

（一百零八）

赵涛压抑住心里翻卷的波澜，用很随意的腔调回答：“那毕竟是我前女友，他未婚夫想欺负害得彤彤坠楼而死，我怎么可能咽的下这口气。小蓓，要是有人伤害你，我也会为你报仇的。”

“是吗.....”她似乎并不太信，轻轻吻了一下龟头，有些痛苦地说，“那，你要和她保持这样的关系到什么时候？到他们结婚吗？”

“我本来是想等到婚礼那天，把洗好的照片直接从二楼撒在现场。让她丈夫刘磊这辈子都抬不起头来。”他垂手抚摸着余蓓的脸颊，小声说，“可那样的话，相对比较无辜的李婕反而成了受伤更大的那个，刘磊这种人渣，转脸就会跟她离婚，根本没有受到什么惩罚。这样，好像

很不公平啊。”

“那你能怎么办？”余蓓一口一口浅浅吸吮着他的肉棒，语调似乎已经平静下来，好象为了方形彤的话，这件事就变得可以原谅，也许对她来说，一个死掉的人是不需要担心的。

“他们就快领证了。”赵涛哼了一声，阴沉沉地说，“就算别的计划都成功不了，让李婕去补个处女膜嫁给刘磊就是，只要我能把李婕驯服，让她对我百依百顺，我就可以让她每次和丈夫同床完就悄悄吃避孕药，然后我来一直操到她怀孕，让她们夫妻替我养孩子。”

“这样.....你就能出气了吗？”余蓓抬起头，担心地问。

“不知道，但总要去，才有报复的机会。看他们两个若无其事双宿双飞，我一定会疯掉。”

“赵涛，你.....你真的不会喜欢上李婕吗？”她最挂怀的看来还是这个，犹豫了一下后，可怜兮兮地问。

“绝对不会，她没有举报未婚夫的事情，我永远也不可能忘记并原谅的。我会用一切手段让她爱上我，再亲手把她推进无底深渊中。”赵涛咬牙切齿地说，“小蓓，你可以不帮我，但如果你要是因为吃醋就给我捣乱，坏了我的大事，那就不要怪我以后永远和你绝情绝义，老死不相往来！”

余蓓猛地颤了一下，身子一晃仿佛连腿都有点发软，她连忙用舌头扫过龟头下方，卖力舔了几口，讨好地说，“不会，我.....我就是以为你喜欢上李婕了，所以很害怕。只要你不抛弃我，我什么.....什么都听你的.....你需要我帮你什么，你尽管说，只要你还要我.....我什么愿意做，真的.....什么都愿意.....”

“好，需要帮忙的时候，我就找你。”他暗暗松了口气，看来这场危机，应该算是已经过去，余蓓太过在乎他的心情，已经成为了一个致命的要害，他甚至在想，如果以分手来要挟她去勾引并设法杀死刘磊，她是不是也会拼尽全力去做。

“那，咱们回去吧，这里怪凉的。”他轻轻拍了拍余蓓的头，虽然在这儿让女友口交心理上挺刺激，可风吹裤裆凉，沾满唾液的鸡巴冷得在

根儿附近都起了鸡皮疙瘩。

“我帮你捂住，很快的，我现在含得可好了，你不是也这么说吗……”她双手握住阴茎，迅速放回口中，熟练的摩擦吞吐，曾经那个看少女漫画会脸红的班花，就这样成为了把唇舌当作性器来拼命讨好男人的悲哀雌兽……

心里的情绪多少有些复杂，等一口精液被她含着龟头吸吮着吞下，他收拾了一番，没有急着带她回去，而是在这个没人的角落里，紧紧地抱住了她，把她牢牢嵌在怀中，一直拥抱到她轻轻抽泣，埋在他肩头哭了起来。

哭了很久，很久。

（一百零九）

赵涛作为课代表最大的优势，就是当李婕有事想找他的时候，可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说放学晚点走来一趟办公室帮老师点忙。

而实际上他这个课代表大概是全学校最轻松的，除了象征性地抱过两次卷子之外，其他活基本都没干过，一门心思干老师就好。

周六这天，中午在李婕家吃完饭后，他闹着问出她月经已经干净，就一个劲儿要把她往床上抱，结果她不知道什么时候悄悄去买了安全套藏在衣橱里，拿出来非要让他戴上。

俩人争来争去说了半天，赵涛有点来了脾气，连她说用嘴给他弄出来的提议也懒得再搭理，一提裤子就这么把半裸的女老师丢在床上，扬长而去。

于是下午第一个课间，李婕就走进教室扬声说：“课代表放学来我办公室一下，帮我个忙。”

赵涛只好站起来，不情不愿地哦了一声。

她已经找借口不给余蓓补习生物，下午办公室那边也算是个说话的地方。赵涛放学后柔声安抚了余蓓两句，就匆匆忙忙赶了过去。

“老师好。”敲门进去，办公室里六张桌子倒有四个老师还在，赵涛赶忙转圈打了个招呼，匆匆走到最靠里窗边的李婕那儿。

李婕清清嗓子，拿过来一摞练习卷子，“这里有一份标准答案，你帮我判了。”

“小李，这么认真啊，练习卷子你就听我的，课上直接讲就得了，都高三了，判分不判分没什么区别。”

“我带了有段时间了，正好看看大家有没有进步。您忙完就先走吧，不用管我。”

这么应付了十几分钟，办公室里渐渐只剩下另一个正在训学生的老班，理科班那边抓的确实比较紧，那家伙住校中午不休息去网吧被老师抓到，正连声哀求软磨硬泡不要叫家长。

换他们文科班，教思政的那个年轻男老师还会甩狙和小狗变飞龙呢，听说有次那老师在网吧通宵刷传奇第二天一早还抓了个正好要翘课来上网的学生，当然，最后只是随口教训了一下了事。

等到那个老师意犹未尽地喷完口水，放学生回宿舍自己拿包走人，已经是半个多小时以后了。

赵涛眼睛都有点发酸，真是实打实地判了整整一摞卷子。不过别说，他最近数学倒是好了不少，一张一百五的卷子能比从前多拿近三十分。

看办公室终于没了人，李婕过去锁上门，返回来坐下，抚着他的膝盖认真地说：“赵涛，你能不能不要那么任性啊，我……我万一真的怀孕了，后果不堪设想你知不知道？”

“有什么不堪设想的，我看过的小说里都教过怎么对付这种情况。”他不屑地说，“你真要怀孕了，就找个机会把刘磊约家里，好言好语哄着，陪他喝几杯，给他灌醉了，小逼里塞个鸡血包，给他操的时候提肛收屁眼夹紧了，血一出来就当破处。完了孩子不就算他头上了。”

“你……”李婕被他刻意选用的粗俗字词弄得脸上一红，话都有点噎住，“你就这么不喜欢戴套，宁愿让我去勾引他吗？”

赵涛心里一凛，赶忙放柔口气说：“我当然不愿意你去勾引他，可……可我也不愿意带套，真那样我不如找余蓓，反正她一直吃着药呢。”

李婕顿时更气，眼底都有点湿润，可她望着赵涛那张摆明耍赖的脸，连吸了三口气，还是舍不得说出半句重话来，心里一酸，眼眶微红说：“算了，那……那我也吃药就是。”

他看了一眼门锁，站起来走到李婕背后，双手交叉把她搂住，贴着她的耳根一边呵气一边说：“老师，我不喜欢和你之间有任何阻碍，我不戴套套，大鸡巴才能直接戳在你的小骚逼里，操得里面一股一股地窜水，老师，弄个塑料袋套着顶进去，不解痒的。难道你不喜欢肉肉的大鸡巴直接操进去的滋味吗？”

李婕听得连耳根都有点发红，看他手也不老实，赶忙抬手抓住，提高颈窝避开胸前，“你……你别这么说话，我……不习惯。”

“有什么啊，老师，你吃鸡巴我舔逼，男女之间很正常的事情啊，这么舒服的事，能干不能说吗？”他故意贴着耳朵小声念叨，手也不急着往下挪，就这么一下一下用指尖搔着她领口裸露出来的锁骨中央。

“不是……不能，听起来……好下流。”她的气息变得有些急促，经期一直用嘴巴满足赵涛，她的另一张小肉嘴也确实四五天没尝到肉味了，那一个个粗俗的词汇撞进耳膜，竟牵动了她最娇嫩的地方，脑中都情不自禁回想起距今并不太远的那一浪浪足以令人失神乃至失禁的极致快乐。

“下流吗？老师这种丢失处女之后就能马上高潮的女人，正适合这么下流的词汇啊，让我猜猜，老师的小肚子里面是不是正在一抽一抽的，暖洋洋的感觉是不是快流下去了，老师的内裤里，是不是已经湿了……”他用鼻尖蹭着她的耳朵，说话的热气全都轻轻吐进耳窝之中。

她的肩忍不住缩起，摇了摇头，“没有，赵涛，我还有事要说，你……你先别闹我。”

他皱了皱眉，站起来从后面抚摸着她修长的脖颈，柔声说：“老师你说吧，我听着。”

“刘磊不同意我单独给男生在家里补课，他说太危险。”

“什么？那……以后周日下午这么好的机会，咱们就不能在一起了？”他故意非常惋惜地说，手掌捏着他的肩头，准备往下钻进领口，袭击浑圆柔软的乳房。

“他说除非有其他学生也在场，而且必须是女生。”李婕咬了咬嘴，也不知道这到底是刘磊提出的要求还是她故意引导来的结果，“我想了想，正好余蓓的生物和数学都还差得远，要不，就把她也算进来，每周日下午和你一起过来吧。”

（一百一十）

“余蓓？”赵涛吃了一惊，本来打算偷袭的手也停了下来，“你的意思是，以后周日下午我和她一起去你那儿补课，这样的话，刘磊就同意？”

李婕扭了一下肩膀躲开他手，嗯了一声，声音有点不悦，“你要不高兴就算了。我知道你还挺喜欢那个小女朋友的，周日下午多陪陪她吧。”

“不是，我就觉得，这样的话……她也太碍事了。难得的周日啊，你就不想好好的亲热一下吗？”他弯下腰，从她竖起的发丝下亲了口她的脖子。

李婕缩了一下躲开，哼了一声说：“我不也是为了让刘磊不怀疑。别的事情都好说，大不了……大不了刘磊不在的时候我先给余蓓补生物，补完找借口让你们都走，你过后自己再折回来就是。还是说，你怕你的小女朋友看出来咱们的事？”

她可已经知道了。赵涛在肚里冷笑了一声，嘴上说：“至于这么认真应付刘磊吗？”

“你当我想吗？还有不到俩月就该领证了，他家老爷子嫌他不爱上心，臭骂了他一顿，”李婕有点恼火地说，“他这几个礼拜周日下午都准备在我这边过了，我……我还巴不得你来我这儿补习呢，免得……免得他对我动手动脚。”

赵涛嘿嘿一笑，手掌终于忍不住顺着领口钻了进去，一下就拱进她奶罩里头，抓住了肥嫩嫩的乳房，“怎么个动手动脚，是像我这样么？”

李婕一把抓住他胳膊，又羞又急，忙说：“你快拿开，这还在学校呢。”

“不放，你还没老实告诉我，以前他是不是也这么对你动手动脚过呢。”赵涛故意摆出了浓厚的醋意，这种独占的倾向，在此时此刻应该算是比较讨好的效果。

“我.....我可没让他这么大胆过。”李婕缩起胸口，连连摇头，“再说.....我也怕他真忍不住，从来都很小心的。”

“那就好。”赵涛捏了一下已经有点发硬的乳头，依依不舍地抽回了手。

李婕连忙整理着凌乱的衣服，轻声说：“好了，我就是跟你说这个事。你回去跟你女朋友也说一声，这周日开始就过来吧。至于咱俩.....平常中午不是机会多的是么。你.....你也不用那么着急。”

“那哪儿能一样。我为了听老师的话都不敢随便请假，中午你还非逼着我补数学，去掉吃吃饭的时间，我一共也就二三十分钟能好好享受，老师，这点功夫，都不够你高潮第二次的吧？”他抽出的手转而从外面摸了下去，双臂夹着她的脖颈，一直垂下到小腹，隔着衣服用手指描绘着她纤瘦的腰围。

“我.....我没那么贪。每天有一次.....就挺好。”她赶忙再抓住他的胳膊，有点紧张地说，“行了，没别的事了，我晚上不用带班，我.....我回去了。你也.....也吃饭去吧。”

赵涛看了一眼碍事的椅子，松开手起来，笑着说：“好吧。”

李婕松了口气，但看起来好像也有点隐约的失望，她起来打开挎包，拿起手机翻开看了一眼，就准备收拾东西回去。

但赵涛怎么可能放过这么大的机会。

他猛地往前一扑，就从后面把李婕死死压在了桌上，一手横锁着她的胸膛，另一手马上去扯她牛仔裤上的细皮带。

“赵涛！你.....你疯了！干什么，快把我放开！”她浑身一紧，吓得连声音都不自觉地拔尖，慌里慌张就要挣扎，可双臂恰好没被圈在里面，抓着他扯是扯不动，打也打不狠，挠又不舍得，一下子就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生怕惊动外面经过的学生，连声音都自己压了下来，“赵涛，老师求求你，别在这儿，这.....这是办公室啊.....”

“你不是锁门了。”他急促地喘息着，手掌攥紧，乳房在几层布料的包裹中变形。

另一只手成功扯开了皮带，用力一拽，啪啪两声，牛仔裤的摺扣也跟着崩开，他猛地往下一拖，裤腰就斜着沉下去一截，露出大半边肉感的屁股。

“赵涛.....不行.....在这儿真的不行.....要被发现，我这辈子.....就完了.....”她压着嗓子哀求，垂手去拉自己的裤子。

但赵涛的动作更快，他干脆一抬脚，把牛仔裤整个踩了下去，一下褪到了脚踝，“老师，这会儿学生都吃饭呢，你一直拦着我弄不进去，到时候时间长了，不是更容易被发现吗？”

“可.....可这儿不行，赵涛，你让我穿好衣服，咱们回我家，不行你就.....你就别上晚自习了，老师在家给你，在家的床上给你行吗？”她用力拉着内裤，说什么也不肯松手。

赵涛在光滑细嫩的大腿上满意地摸了一把，已经决定连今天的晚饭都省掉，就在这儿吃一顿办公室美女教师盒饭。

内裤脱不下来到不用着急，他先拉开裤子拉链，掏出了早已硬翘的老二，贴在她的大腿根上前后缓缓磨擦，“老师，你看我都多硬了？我一个多礼拜没操余蓓了，老师，我现在满脑子都是你的小逼，那么多水儿，那么多汁儿，越操越滑.....”

李婕的发根儿都泛起了红潮，她还是摇头，两条腿死死并拢，双脚用力勾在一起，“不行，别在这儿.....真的别在这儿.....”

“老师，你要余蓓跟我一起去补习，我答应你了。现在我想在这儿操你一次，你也该痛快点答应才是啊。”他用力揉搓着掌心的乳肉，手

指隔着内裤搔弄着一层之隔的肥美阴户。

果然和他预料的差不多，手指才把裤底压到膻口划拉了几下，里面就洩出一点滑津津的水痕，越漾越开。

“可……可真不能在这里啊……”李婕被压在桌上抬不起身，只有摇着头不停哀求，“赵涛，你这样……你这样会害老师没法做人的……”

“不会的，你浪叫的时候小声点，起码晚自习别的老师来开门前都没人进得来。”他抽回被她胸脯压着的手，横在她背后用力按住，膝盖一顶，就把她白使了半天劲儿此刻已经有些酸软的双脚挤开，顺顺当当站到了她的大腿中间。

“不行，赵涛……不行……求你了……不行……”她把内裤几乎快要提坏，薄薄的布料勒进到腹股沟中，饱满的阴阜轮廓都彻底凸显出来。

赵涛才懒得去费力气，直接拉开了旁边的抽屉，翻出一把美工刀，突然伸进拉起的内裤边缘，猛地滑了下去。

嘶啦一声，李婕的手就攥着两片撕开的破布提了上去。

丰美多汁的下体，顿时暴露在昂扬的凶器之前。

这小小的细长蜜罐，他实在已经轻车熟路，双手一掰，分开白嫩的臀丘，略一提腰向前一压，早都流下口水的马眼，就狠狠穿透了一层层湿润滑嫩的褶皱，结结实实地咬在颤抖的子宫口外。

（一百一十一）

“老师……老师……你里面真滑，都湿透了。”赵涛抱着李婕的腰，根本没有停滞地放手抽送。

粗大的鸡巴进出两下，就被爱液抹了一层，油光发亮。

李婕咬着嘴唇拼命忍耐着小穴里酸里透痒、痒中翘麻、麻前发软的美妙滋味，哪里还顾得上回话。

“老师，你爽不爽？啊，爽不爽？我看你……屁眼都在动，舒服

吧？”他看她已经不再抵抗，挺直身子揉住雪白浑圆的屁股蛋，浅磨两下，狠狠一插，搅上三圈，慢慢外拉，直干得女老师双膝打颤，淫水泉眼似的冒，没五分钟，就顺着大腿内侧垂了一道下去。

“嗯……嗯嗯……哼嗯嗯……”李婕的喘息越来越急，胸口憋得快感恨不得马上冲出喉咙，逼得她只好把手掌往袖子里一缩，垂出一块布料塞进嘴里，狠狠咬住，眯起眼睛微晃着满脸酡红。

他看了一眼桌子，伸手拿来了判卷子的红水笔，一边戳刺着湿滑小穴的深处，一边垂下手，歪歪扭扭地在她屁股蛋上写了赵涛俩字。

“你……你干嘛？你写了什么？”笔尖才一碰到屁股，李婕就跟触电一样浑身一哆嗦，扭头就问。

赵涛慢悠悠一笔一划写着，笑眯眯地说：“我签个名，证明老师这里我看过，这不就跟老师发下卷子让家长签名一个意思嘛。”

“你……你讨厌，这个可难洗掉了啊！”李婕又羞又气，可字已经写了上去，她看也看着不着，只好回手在那片屁股上来回抹着。

“老师别这么擦了，都晕开了，跟盖了章一样，多难看。”他拉住她手压在背后按住，啪啪啪狠操了十几下，直接把她操软了腰，才笑嘻嘻地说，“老师，我喜欢看见你身上有这种证明，证明你是我的，谁也抢不走。”

李婕噙着眼泪望向他，抿紧嘴巴已经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写好名字还不算完，赵涛拿着水笔看了看，放进嘴里浸了浸口水，舔着嘴唇倒转笔头，用力一压，刺进了那正在张缩的屁眼里。

“呜唔——”已经被开发过的肛门顺畅的吞进了大半根水笔，李婕昂起头，苦闷地呻吟了两声，无力地摇了摇头。

“老师不要乱动，这个塞得深了可就拿不出来了，我就得带你去医院，到时候挂了肛肠科一问，哎呀哎呀，我都不知道你该怎么跟大夫解释。”他轻轻转动着笔杆，满意地感觉到前方小穴似乎增厚了的肉壁蠕动着吸吮起来。

“千万……不要……”她抽噎着把头埋进手肘中，连扭腰也不敢了。

玩弄了一会儿屁眼，赵涛把笔杆往里推了推，剩下握笔那段露在外面，抚摸着她紧绷的腰肢，压着嗓子说：“老师，那根笔好好在里面泡一会儿，就有你屁眼里的味道了，以后你判卷子判作业拿起来，一闻就能想起来，我今天在这地方狠狠地操过你，操得你一边哭一边高潮。”

李婕握紧拳头，可不争气的身体，确实已经在赵涛技巧地抽插下无法控制的迈向了高潮。即使是近似于强暴的羞辱，即使就在她工作的办公室里，被爱情和淫欲支配的肉体，一样根本无法抵抗涌上的快感。

屁眼突然夹紧了笔杆，带着它陷入到臀肉形成的山谷中，进出的肉棒同时感觉到包围上来的内壁猛然勒紧，赵涛顺着腰摸了上去，抓住乳房的根部，喘息着说：“老师，你已经泄了，对不对？”

李婕浑身颤抖着点了点头，小声说：“求你了……你也……赶紧射吧……”

“我也想快点。那这样吧，换个姿势。”他看了一眼旁边的窗户，淫笑着握住她乳房把她上身抬起。

还以为他要用站姿，李婕犹豫了一下，挪了挪脚，低声问：“我踩住凳子？”

“不用，你就来这儿站着就好。”他抱紧她，猛一转身，硬推着她把她压到了窗台边。

这里不过是二楼，下面就是操场围墙外种了树的空地，有低年级的学生在打扫卫生区，也有还没去吃饭的学生正放下书包摆门踢小场野球。

随便哪个抬起头望着扇窗子看一眼，就能看到有一个穿着整齐的女老师正双手扶着窗台，满脸通红地用额头抵着玻璃，浑身上下充满节奏感地晃动。

“不！不要……赵涛，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在这儿……要被看见，我不能活了啊！”李婕用力推着窗台，想往后撇开他。

办公室里虽然没有开灯，但这会儿天根本没有全黑，只要不是几百度大近视还没戴眼镜，看见她实在是轻而易举。

就算上身的衣服还算整齐，她的样子和姿态也已经足够引人怀疑的了。

“老师你要稳住啊，你只要不露出破绽，学生看见也只会觉得老师你太辛苦了，加班到现在还不能走，只好看着窗外放放风。没事的。”他感受到被刺激的女阴变得比刚才还要紧张，配合大量的淫液真是销魂无比，说什么也不肯放她离开那危险的地方。

“不行啊……老师稳不住，”李婕的意识都已经被这禁忌的快感刺激的有些模糊，情不自禁地说，“这……这个太舒服了……老师根本忍不住啊……求你了……换地方……”

“就因为是在这儿所以你才那么舒服的，坚持吧，老师，等我射了就放开你。”赵涛喘息着说道，可他的下身却故意放慢了速度，跟广播操的节奏一样，一二三四二二三四一下一顿。

李婕满心焦灼，只好主动翘高屁股，反过来一耸一耸地往后套弄。

这样一直弄了近十分钟，先到达高潮的，却依旧是她。

她小半张脸都贴在了玻璃上，口水顺着嘴角流上窗户，又顺着玻璃垂流下去，整齐的门牙都快要咬破下唇，才能忍住第二次更强烈高潮前那想要放声尖叫的冲动。

“啊——呜嗯嗯……呜呜——”终于，更加汹涌的浪潮把她的意识抛了起来，全身的感官仿佛都集中到了两性交合的部位，被戳透的小穴抽搐起来，每一次抖动，都把喜悦的洪流扩散到每一个毛孔之中。

手掌按着窗台，她的手指不自觉地张开，红水笔的笔尖晃了两下，美妙的高潮，就此降临。

而赵涛，恰好在此时开始射精。

粗大的肉棒充满生命力地跳动，搅拌着已经被快感火花占据的腔道，精液喷射而出，带着生命的种子撞向膨大的子宫颈，欢聚在成熟的穹窿。

“啊——！”层叠而来的高潮终于冲破了李婕嘴巴的防线。

那声充满喜悦的短促尖叫，像把锋利的匕首，狠狠刺进了女老师早就残破不堪的羞耻幕布，顷刻间割烂，划成一片片无用的残渣.....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二十四）

下周老师戏份走向终点。这个月内大鱼大肉时期就该结束了。

最多再有两次更新，就要迎来相对比较清淡的一段时间。

无肉不欢的可以考虑养肥.....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一十二）

存心要把女老师的羞耻心反复蹂躏到谷底，把李婕从窗台边抱开后，赵涛拨开桌上碍事的东西，把她已经酥软的半裸身体抱上桌子，用手指配合着水笔玩弄，让她从情欲的巅峰上一点点慢慢退却下来。

等了十几分钟，他迫不及待地踮起脚，把李婕拉到侧躺，将裹满粘液差不多可以再起的肉棒塞进了她的嘴里。

女老师似乎有些失神，迟钝地吸吮着嘴里的鸡巴，直到那根东西渐渐再口中膨胀，才想起什么一样摇了摇头，看着已经半黑的窗外说：“好了，差不多了，来得早的老师都要到了。”

“哪儿有老师会来这么早。起码还要二十多分钟呢。来得及。”赵涛才不管这么多，凑到桌边把她充满弹性的大腿一抱一分，就重新插入到湿淋淋的花蕊中央。

饱满的花房内部，顿时舒畅地蠕动起来。

“老师.....你真是最棒的情人。你的小逼缠上来了，缠得好紧啊。你也很爽，对不对？”

李婕歪倒在桌上，目光迷离，轻声说：“是……老师……也……也好爽……”

他满意的拿起刚从屁眼里抽出的水笔，伸到了她的唇边，“老师，臭不臭？”

李婕皱了皱眉，点点头，微微扭开了脸。

他摇晃着屁股，把笔杆插向她的唇缝，“舔干净吧，不然……别的老师万一闻到，你可就说不清了。”

“不要……我……我过会儿就把它包起来扔了。”她别开头，嫌恶地说。

“你自己的臭味还这么嫌弃啊……吃鸡巴的时候不是一点都不觉得臭吗。”他喘息着说道，阴茎翻搅着紧密贴合在四周的粘膜，磨弄着穴眼里一条条软嫩的褶皱。

“不一样……那……那是你的……我……我可以……不在乎……”她摇了摇头，很坚决地说。

“上面的爱液可都是你自己的啊。”赵涛也不强求，把水笔放下后，转而用手指拨弄着她的嘴唇，“老师，我是为你好，含点东西，你就不会像之前那样叫那么大声了。”

她的脸顿时红到了颈窝，咬着唇瓣犹豫了一下，闭上眼张开口探了探头，把他的手指含了进去。

柔滑的小舌头摩擦着手指，带来一阵又一阵的酸痒快感，他胯下的老二顿时胀到更大，进出得更加猛烈，腰胯撞在李婕高耸的白臀上，发出好似拍掌一样的声音。

“唔……赵涛，轻……轻点……声音太大了……”她舔着手指提醒了一句，身子赶紧往桌上缩了缩。

他掂着脚觉得有点费劲，盘算了一下确实也该收手，就把滑溜溜的淫水故意往外勾了一些出来，顺着腘沟流下去，接着往外一抽，掰开她的屁股，一下就顶进了屁眼里面。

“呜呜——”她被插了个猝不及防，嘴巴一紧死死唆住了口中的手指，两手一起摇摆着，示意不行。

“老师，你的屁眼更紧，我不快点射，操不完这一次，别的老师一来，可就把咱俩抓奸在桌了。”他趴低身子，伏在她上狠狠往里顶去，“老师使劲夹，你夹得越紧我才射得越快，来啊.....使劲夹我吧.....就跟憋尿一样，很容易的.....”

他话说得轻巧，却不知道肛门里插着粗大一根的情况下，身体本能地是想要排泄，就是勉强用力缩紧肌肉，也马上在他快速的抽插摩擦下一败涂地，只剩下反射性蠕动的份。

不过毕竟他存心想要早点出来，会阴使劲收紧的情况下，快感来得也比平时快上很多。

大概五六分钟，决堤的翘麻就浮现在腰后。

他喘了几口，猛地用力一憋，噗的一声从李婕屁眼里拔了出来，一拽她头发，把那还散发着臭气的鸡巴用力塞进了她的嘴里。

“唔！呜嗯嗯！呜唔——”李婕抬起手用力拍着他的大腿，可他牢牢揪着头发，她那张小嘴又不舍得一口咬下去，只能无助地含着臭烘烘的老二，感受着一股股精液喷射在舌根的腥涩.....

赵涛出来上楼的时候，晚上有晚自习要带的一个老师已经慢悠悠走上了楼梯。

要是这位老师早来个几分钟，就正好能赶上李婕用标准答案卷子裹起破内裤和红水笔，手忙脚乱光着屁股收拾办公室的样子。

他扶着栏杆看那老师晃悠着走到办公室那边，惊讶地说：“哟，李老师，还没走呐？你晚上没课吧？”

他并不关心李婕准备怎么解释，那个女老师很擅长找借口，这点隐瞒的本事还是有的。

就是不知道那个中年男人会不会闻出屋里那股淡淡的精液味道。

他笑了笑，快步走上楼去，心里已经在盘算这个周日的下午要怎

么“愉快”地度过。

但事情有时候并不会像他预计的那么顺利。

礼拜天上午下课，也已经和家里提前说好的余蓓跟着赵涛一起到了李婕家楼下，然后，就跟骑在前面的李婕一起呆住。

刘磊笑呵呵地等在楼下，手里提着一堆吃的，很高兴地说：“我知道你学生来一起吃饭，就来凑个热闹。我买了烧鸡凉菜，还带了啤酒，怎么样，那个.....那个小赵，你能喝吗？”

（一百一十三）

“你干嘛啊！学生不能喝酒！”李婕有点紧张地过去放好车子，先责怪了刘磊一句，跟着柔声说，“我还以为你下午才过来呢。”

刘磊摸了摸毛茸茸的脑袋，笑着说：“老爷子不乐意了，我最近不敢直接去找哥们，只能先找你免得挨骂。你有学生在家，总不怕我了吧？”

“哎呀，学生都在呢。我怕你干什么。我.....我就是不知道你来吃饭，没准备。”她看了一眼赵涛，迅速掩饰住眼底的心虚，“算了，反正你主要是喝酒，走，上去吧。”

刘磊侧眼瞄了一下余蓓，笑嘻嘻地说：“哟，你们班上的女生怎么都这么好看啊？”

李婕打了个哆嗦，在刘磊腰上轻轻推了一下，“去你的，别在我学生面前乱说话。算你.....运气好，余蓓本来就是我们.....班花。”

“余蓓啊.....”刘磊扭过头，摆了摆手算是打招呼，“我姓刘，叫我刘老师就好。”

余蓓有点胆怯地缩了缩脖子，轻声说：“刘老师好。”

“你来补习什么啊？补不补理科？刘老师的理科不错，可以给你开小灶哦。”刘磊搂着李婕的腰，贼兮兮的眼睛还忍不住一直往余蓓身上飘。

余蓓怯生生地说：“生物，也跟着听听数学。”

刘磊的眼睛顿时一亮，“数学我不如李老师，但生物我可一点都不输她，一会儿李老师要是忙不过来，我给你补补生物怎么样？”

余蓓脸上顿时露出为难的表情，但赵涛马上在后面轻轻捏了她的屁股一下，她连忙挤出一个微笑，说：“那真是谢谢刘老师了。”

李婕走在前面回头看了赵涛一眼，脸上闪过一丝不解。

赵涛只是笑了笑，赶在刘磊发现之前，轻轻拨开了余蓓伸过来的小手。

进屋后，李婕当然跑去厨房忙活，刘磊笑嘻嘻地跟了进去，还顺手带上了厨房门。没一会儿，里面就传来女老师不情不愿的推拒声：“哎呀，别闹我，做饭呢，小心烫着你。”

余蓓脸色有些发白，扭头看了赵涛一眼，小声说：“这样……好吗？”

赵涛眯起眼睛哼了一声，满不在乎地凑到她耳边，说：“他俩在里面做不出什么，换成我进去，就不一样了。”

余蓓打了个寒噤，低下了头，“可那个刘老师看着就……就很不好惹。”

“我也没打算现在惹他。”赵涛垂手在她的小屁股上摸了一把，“他不主动招我，我就还有耐心陪他玩。”

“你到底要干什么啊，”余蓓很担心地说，“你……你真就只是想让他帮你养儿子报复吗？”

“暂时这么决定，他之后还想再生，我不记忆帮李婕再怀几次孕。他不是有好爹所以肆无忌惮吗，就让他老爹把一辈子心血投在假孙子身上吧。”

“我觉得李婕不会答应的。万一长得特不像，人家查得出来。”余蓓低声提醒，还是试图让他放弃。

“李婕没有不答应的余地。要么配合我，要么……就在婚礼现场收照片吧。”赵涛随口敷衍了两句，耳朵一直听着厨房里的动静。

里面没了声儿，看样子，刘磊是按捺不住非要亲嘴了。

早知道，应该在学校找机会先给李婕射一嘴，让刘磊也间接尝尝味。

不过按李婕的说法，他们的限度就到浅吻和拥抱，光是嘴对嘴碰碰，也尝不出什么来。

不一会儿，李婕端着盘子出来，仰头看了赵涛一眼，一副委屈得想哭的样子，嘴唇略微有些发红，估计是被刘磊吸得。

他抬手摸了摸心口，做出一个心疼的表情当作安慰。

她这才掩饰了一下，转身回去。

饭桌上刘磊直接开了啤酒，结果问谁谁不喝，只好自己乐滋滋对瓶灌了起来。

李婕忍耐着叮嘱说：“少喝点，你酒量又不行，不是说给余蓓补生物么，醉醺醺哪儿还有个老师样子。”

这会儿刘磊已经喝了小半瓶下去，一抹嘴巴哈了一声，笑着说：“这点啤酒醉什么啊，我们哥们几个喝一捆完了一样打牌。你喝点不？”

李婕嫌恶地别开脸，“不喝，少灌我，你知道我酒量更差，少打歪主意。”

刘磊哈哈笑了起来，“你俩学生都在呢，我至于那么急嘛。咱十二月底就领证了，到时候你就是我媳妇了，我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李婕眉心锁得更紧，“有女生在呢，你就不能有点老师样子啊！”

刘磊撇了撇嘴，这才悻悻收敛了一些，不多会儿，又盯着余蓓笑道：“余蓓，家里这么热，外套脱了吧，看你脸都热红了。”

余蓓哪里敢说其实是赵涛吃着饭手还不老实，一直揉她的屁股，只好点点头，拉开拉链脱下校服褂子。

刘磊的眼睛顿时又亮了点，小声嘟囔了一句什么，舔了舔嘴唇，夹了块肉塞进嘴里。

赵涛冷眼看着，心里衡量了一下，没有作声。

这地方他现在已经很熟，厨房里的两把菜刀他转眼就能拿出来。当然，没有特殊情况，他也不想用那种最极端的报复方法。

他当然希望刘磊死，但最好，不需要由他亲自动手。

一顿各怀鬼胎的饭吃完，三瓶啤酒下肚的刘磊脸上已经满是红光，说话也略有了几分醉意，“余蓓，咱们在隔壁屋补生物吧，好不好？让李老师给小赵补数学。”

余蓓把身上的薄毛衣拽了拽，吞了口唾沫，看了一眼一脸冷漠的李婕，点了点头，“好吧，谢谢刘老师。”

李婕皱眉打量了一眼赵涛，似乎在猜测什么，她想了半天，叹了口气，扭头对刘磊说：“你补课就好好补，不许关门，要再欺负我学生，小心我去老爷子那告你的状！”

刘磊陪笑着说：“那哪儿能，就是补课，纯补课。走，余蓓，你拿上书，咱去屋里，里头亮堂。”

看他们走进卧室打开灯，把饭桌搬了进去，李婕不放心地又叮嘱说：“余蓓，要是……要是听不懂就过来，我和赵涛就在隔壁呢。”

余蓓点了点头，但没有出声，只是默默坐在了床边，把书包里的那一套生物题库拿了出来。

“来，赵涛，咱们也赶紧补数学吧。你最近进步挺大的，这样保持住，高考拿到一百二十分以上也不是没可能。你的脑子好用，肯定能考上不错的大学。”李婕一坐到书桌边，就迅速切换到老师状态。

但赵涛的兴趣并不在无聊的考题上，他看了一眼虚掩的门缝，压低声音充满醋意地说：“他刚才在厨房是不是亲你来着？”

李婕一愣，有些屈辱地点了点头，跟着说：“你别管这个了，打开书，咱们上次复习到哪儿来着。”

“不行，去厕所，把他亲过的地方洗干净，快点。”他盯着她，眼中逼真的妒火熊熊燃烧。

她皱了皱眉，无奈地叹了口气，出去一趟，顺便又唠叨了刘磊几句，钻进厕所。

两三分钟后，她回来顺手关上了这边屋门，显然比起余蓓被做什么，她更担心赵涛要做什么被那边听到。

他看着女老师还有些水气的嘴唇，沉声说：“把嘴凑过来，舌头伸出来，我也要亲你。”

“咱们说好了补课的，他就在隔壁啊！”李婕焦急地说，连连摇头。

赵涛指了指门口，笑咪咪地说：“你都主动关好门了，还装什么，快点！”

被他最后那句话说得颤了一下，李婕皱着眉头考虑了一会儿，不情不愿的把脸凑近，张开伸出了舌头。

赵涛满意地笑了笑，一口过去，把她大半条舌头用力吸进了嘴里。

他的手，也毫不犹豫地摸向了女老师的乳房。

（一百一十四）

“唔！呜唔——”李婕浑身一紧，连忙把头往后一抽，抓住赵涛的手摇了摇头，“不行，你再这样，我……我可要生气了。”

可惜赵涛早拿准了她已经不可能真对他生什么大气，被抓着的胳膊往前一压，还是隔着薄薄的衬衣在她的奶子上轻轻抓了一把。

她羞得脸上红起一片，忍不住掐了他手背一把，低声说：“别闹，这可不是玩的，让……让他看见，非杀了你不可。”

我还非杀了他不可呢。赵涛在心里念叨了一句，笑咪咪地凑过去说：“老师，刘磊正在那儿盘算怎么对余蓓动手动脚沾点便宜呢吧？他这会儿顾得上管你吗？”

李婕的面颊隐隐有点抽搐，她突然抬高声音说：“你先看题，老师给你端杯水。”说完站了起来，转身走了出去。

走到中厅，她冲那边叫了一声，“余蓓，来端两杯水过去，你跟刘老师别渴着了。”

知道她带着余蓓进厨房就多半是要问，赵涛笑了笑，揉揉裤裆，安心等着看她的反应。

反正余蓓在什么情况下该说什么，他早就教得差不多了。

没两分钟，李婕推门走了回来，把水放在桌上，浑身僵硬地坐了下来，声音都有点发颤：“那……那个混蛋……竟然……一点都不知道悔改……”

知道谎言多半奏效，赵涛故意凑过去问：“怎么了？”

“他、他偷偷摸……摸余蓓的腿。”李婕咬牙切齿地说，“这……这才刚认识的学生啊！他怎么下得去手！”

她一扭脸，狐疑地看向赵涛，“你不生气？”

“老师，我都说了我在乎的是你啊。”他趁机说出早就准备好的台词，“要是刘磊答应，我拿余蓓跟他换你，我肯定双手双脚赞成。”

李婕眼里的怒气顿时化成了一片春水，光润润荡漾开来，她稍微偏开点头，“别瞎说。这怎么能换……”

“老师……我真不想让你嫁给他。”赵涛低声说着，把手再次伸向她高耸的胸膛。

李婕低头看着伸过来的手，这次，她没有再去拦他，只是轻声说：“别逼我了，你知道，我没有办法。我……真的什么办法都没有。”

他的手指捏住了柔软的乳房，熟练地隔着胸罩揉搓，“老师，等到

你们领了结婚证，他就要这样揉你的胸了，说不定还会亲，会咬，你的奶头，也肯定会硬。我跟你做过的事儿，他以后都能随心所欲的做，一想到这个，我就打心底难受，难受得想死。”

李婕抿了抿嘴，没有说话，但眼里的水光更浓，呼吸也变得浑浊了几分。

他盯着她的表情，手指像一条小虫子，蠕动着钻进她衬衣的扣子之间，爬动在光滑的肌肤上，小声说：“老师，那你再往后拖拖好不好？领证之后，不是离你们办酒还有几个月吗？你再往后拖拖，别跟他上床，求你了。”

李婕低下头，语调都带上了哭腔：“我……我真的拖不过去，领了证，我就是他老婆了。他就是强奸了我，我还能去告他不成？”

感觉到她口气中已经有了对未来明显的抗拒，赵涛见好就收，微笑着吻上她的脸颊，轻轻舔干净上面刚滚下的泪珠，接着一点点挪向她微微开启、似乎在等待什么的唇瓣，炽热地吻了上去。

痴缠了几分钟，门外突然传来了脚步声，赵涛立刻缩回到桌边坐直，低头看向习题。李婕也赶忙双手一抬擦干净眼泪，抓过数学书捧在手里，第一下拿颠倒了，赶紧顺正过来。

门被推开，刘磊捏着书走了进来，有点不好意思地往李婕身边一凑，小声问：“这题怎么回事？为啥跟我做的答案不一样啊？”

李婕皱着眉低头看了一会儿，白了他一眼，“你当年那点东西还剩下什么啊，这都能错。走，我去给余蓓讲，你也一起听听。”

“赵涛，你先做题，老师一会儿就回来。”她弯腰起身，双手一拂，胸前有点乱的衬衣就恢复了平整，毫无破绽地跟着刘磊去了那边。

赵涛拿笔在题库上随便写了几个答案，心里还是不停地盘算着，盘算着。

这时，桌上李婕的手机响了，他连忙拿起来给李婕送了过去。

那边其实更像是正经补习的样子，余蓓虽说负责撒谎，但她也确实担心会考补考再不通过影响高中毕业，所以听得非常认真。李婕接完电

话回来，满身都散发着教师光环，眼里都已经快没了旁人。

就是刘磊在旁边嬉皮笑脸地没个正型，等李婕讲完，顺口就来了句：“小婕，我怎么觉得你最近比以前更好看了呢，要不咱干脆提前领证吧？”

李婕浑身一僵，瞪着眼拍了他一下，“去你的，学生都在呢，能不能有个老师样子。”

“哎呀……我是真等不及了。等领证干脆咱一起去新房子那边住吧，早装修好了就等你呢，你拿了钥匙老不去，屋子都快忘了女主人长什么样了。”

“我去一次你闹我一次，我哪儿还敢去。领证后再说吧。”

“我保证不闹，不行你自己去。我平常又不在那儿，你好歹去看看缺什么东西，差不多也该补了。”

“急什么。”李婕没好气地说，“我想去时候自然就去了。那么老远，太累。行了，你给余蓓补课吧，咱的私事回头再谈。”

刘磊无聊得翻了个白眼，“行行行，你忙，来，余蓓，咱们继续做题。”

“你们新房在哪儿呢？”一回这边，赵涛就小声问道。

“大西头呢，我才懒得去。结婚了上班我也得住这边，不然太远了。”李婕满肚子都是抱怨，明显已经对婚姻生活放弃了希望。

“下礼拜找个你不带晚自习的日子，咱们过去住一晚上怎么样？”赵涛眯起眼睛，笑嘻嘻地说。

李婕楞了一下，“你去那儿干嘛？”

他凑近到她耳边，“我要在你们的新房里操你，像你老公一样操你，把你操开花，操得满地流水，操到哭。”

“别闹。”李婕连忙摇头，面红耳赤地否决。

“谁跟你闹了，我说了，我要让你所有的第一次都是我的。老师，那就算是洞房了啊。你不能跟我领证，难道还不能跟我去过个新婚之夜吗？”

“再说吧。”李婕还是不太乐意，摇了摇头。

第一次周末补课，姑且就这样风平浪静地过去了一半。

下午三点多，憋不住的刘磊接了个电话，过来嬉皮笑脸地说：“小婕，老贾儿叫我有事，老爷子打电话，你帮我对付着点。”

李婕把数学书放低，挡住胸前没来得及系回去的扣子，还算镇静地说：“去吧，知道你在这儿也待不久。别玩太晚。不行你就把手机关了，老爷子打给我，我帮你搪塞过去就是。”

“好嘞。”他跟得了特赦似的，兴高采烈一溜烟跑了。

“余蓓，你过来，我给你俩补数学。一会儿再单补生物。”李婕送出去刘磊，松了口气，回头招呼余蓓。

她大概还想着能好好补一会儿课了，毕竟有个小女友在旁边，赵涛应该会收敛一下，不能再这么边听课边揉，把她奶头都揉翘起来。

洗了把脸，她清醒了一下，走向卧室。

然后，她就看到了赵涛坐在那儿，裤子脱下来丢到了桌上，正拿着她的手机把玩。

而余蓓，就蹲在写字台的下面，赵涛分开的双腿之间，含着粗长的鸡巴，吸溜吸溜的吞吐不停……

（一百一十五）

“赵涛！余蓓……你们……你们这是干什么呢！”李婕惊讶地愣在桌边，一副快要晕过去的样子。

赵涛抓住余蓓的头发，拉扯着她的嘴巴套弄地更加激烈，盯着女老师急促起伏的胸膛，舔了一下嘴唇说：“老师，我等不及了啊。先让小

蓓帮我解一下闷，我一直摸你的奶子，还和你亲嘴，互相吃舌头，鸡巴早都硬得难受死了。”

李婕脸上一片通红，“你……你怎么……当着余蓓的面……”

“怎么不能？”他抚摸着大腿内侧余蓓来回移动的面颊，柔声说，“她爱我爱得不得了，什么都肯为我做，一切都只属于我，也随时随地愿意让我享用。这样，我才会特别喜爱她啊。”

“她……她已经知道……知道了？”

赵涛斜眼瞄向她，突然伸手把她拖到了自己身边，往上扯起她的衬衫，巴掌一钻，就贴着她紧绷的小肚子往上摸去，“知道了啊，你要叫她来补习，我不让她知道咱们的关系，岂不是太不方便了？”

“诶？”李婕本来存的念头是余蓓在这儿赵涛多少能收敛一些，可不曾想自己乳罩被推上去，奶头都被捏住玩弄起来，蹲在桌下那文文静静的小班花竟然一点反应都没有，还是专心致志地在那儿蹲着吸鸡巴，就好像此时此刻再没有比这更重要的事情了一样。

“不是……赵涛，不行，余蓓在呢，这不行……这太不像样了。”她脑子都一时间乱了套，抓着他的胳膊就想往后躲。

“你要和刘磊结婚我都没意见，余蓓在这儿不反对咱们，你难道还不乐意了？”赵涛一瞪眼，一副看到什么不可思议东西的表情，“李婕老师，你是不是太过分了？”

“没有，我不是……我没那个意思。”李婕本来语文也不强，一时间都不知道该怎么说，就是觉得这样当着余蓓面和赵涛亲热肯定不对，“我就是觉……这不好，这样真的不好……”

赵涛之前摸摸捏捏过了快俩小时干瘾，早就欲火如炽，也懒得先射给余蓓一口，直接把老二一抽，站起来搂住她说：“我都忘了，老师喜欢在床上，老师是传统保守的女人，挨操就要在床上才舒服嘛。对着窗户扶着窗台那样的姿势，肯定只会难受的啊。”

被他讽刺的又羞又气，李婕恼火地挣扎起来，但他胳膊一圈，直接对余蓓说：“走，小蓓，咱们带老师去床上。”

余蓓匆忙擦了一下嘴角的唾沫，从桌下钻出来，双手一抱，就和赵涛一前一后抬起了李婕。

“余蓓！你.....你也疯了啊？把我放下，快点，快把我放下！咱们俩.....俩人怎么能这样啊！这不行！”

余蓓带着一丝恨意盯着李婕，有些阴郁地说：“老师，我都没说什么，你就不要废话了好吗？”

李婕楞了一下，看着余蓓的眼睛，背后竟然窜起了一股寒气，一时间忘了挣扎。

跟着，她的人就被扔在了床上。

赵涛直接过去拉上窗帘，随口指挥，“小蓓，去坐老师身上，免得她乱动。”

“别！赵涛.....别.....求求你.....别当着她的面，别当着她的面.....不要.....”李婕连忙想要爬起来，但余蓓的动作竟也不慢，连鞋都没脱就爬上了床，按着她的胳膊往下狠狠一坐，死死压在她肋骨最下沿那里。

李婕顿时连气都有点喘不过来，垂在床外的双腿用力摆了两下，却根本没办法抬起身体。

赵涛脱掉裤子，光着下身走了过来，抱住她的腿，把裤子熟练地剥了下来，连着袜子一起丢到一边，踢开拖鞋，一个马步扎在床边，扛着她不断踢动的双脚，把鸡巴一压一扎，就顺顺当当地钻进了那早就湿漉漉的嫩眼儿里。

“哼嗯.....嗯嗯嗯——”李婕闷哼一声，白花花的屁股哆嗦了两下，悬在半空的腴沟顿时夹了起来，一股钻心的骚痒冲上脑海，要不是咬住了嘴唇，当场就要叫出来。

“余蓓，老师这就湿透了。你说，老师骚不骚。你摸摸，淫水都流出来了。”他喘息着扛腿抽插，带着笑意说道。

“别！余蓓，别.....千万别.....”李婕连忙告饶，可已经被当着余蓓面奸淫的羞耻感不断冲击着意识，让她都有了些自暴自弃的冲动。

余蓓默默转了个身，趴在了李婕身上，低头看着嫩白的双腿间进进出出的黝黑肉棒，听话地伸出手，抹了一把那水淋淋的阴户。

“是很湿吧，你摸摸老师的豆儿，可大了，比你的得大好几圈。还敏感得不行，你给她揉揉，我两分钟就能给她操到高潮。”

余蓓微微点了点头，纤细苍白的手指摸索着按住了李婕已经膨胀的阴蒂，灵活地摩擦起来。

“唔……唔！唔！余蓓……停手……”不仅被学生玩弄得浑身发红，正在发骚发痒发酸发麻的小穴也被学生的女友直接盯着，阴蒂还被揉搓，揉搓得她连脚尖都绷了起来。

“小蓓，给老师脱光吧，你看看老师的大奶子，又圆又翘，乳头一摸就硬，你别光揉小豆豆，把她奶头也舔舔。”

下体遭受着一阵阵猛力的冲击，四肢都在发软的李婕哪里还有抵抗的能力，直接被余蓓连抱带拽地脱了个精光。

接着，平常在班上一贯安静斯文的班花，一头埋进了高挑成熟女老师的胸膛，狠狠吸住了一边的乳头，发泄一样地用力嘍紧。

胸口的刺痛，阴蒂的酸麻混合着阴道被冲击的强烈快感，再加上此前被隔靴搔痒的逗弄了近两个小时，敏感的肉体也早已濒临极限。

赵涛狠狠顶了几十下，对着紧缩的泉眼猛烈地灌溉起来时，李婕昂头顶住床板，抽搐着达到了高潮。

（一百一十六）

急促的喘息渐渐平复下来，李婕睁开紧闭的眼，迷茫地看向上方悬着的阴茎。

赵涛站在她身上，跨过她赤裸的胸膛。

而余蓓跪在她身边，身上也已经脱得精光，正双手扒开赵涛的屁股，一口一口舔着他腚沟的中央。

他低下头，心满意足地看着从逃避现实状态恢复过来的李婕，笑着说：“不愧是老师啊，不停地说不行不行不行，最后还是那么轻松就高潮了。小蓓都没见过女人能流那么多出来，可吓了一跳呢。”

李婕的嘴唇蠕动了一下，但没有说话，也不知道该说什么。

肉体欢愉被心底的爱意增幅，让她此刻的意识都有些恍惚，懒洋洋的，什么也不想思考，什么也不想顾忌。

赵涛看着她恍惚的眼神，满意地笑了笑，双手撑住床，把半软的肉棒递到了女老师的唇边，“老师，小蓓可是为了尊师重道，把比较干净的鸡巴留给你，自己在辛苦舔屁眼呢，你可不要辜负她的好意哦。”

李婕眨了眨眼，抬起手，轻轻握住黏乎乎滑溜溜的阴茎，捋了两下，啊呜一口，送进了嘴里。

女友嫩嫩的舌头在卖力钻探着肛门，女老师的小嘴在拼命地吸吮，他舒畅得浑身发麻，喘息混合着呻吟一声接一声地流淌出来。

很快，他就在这种夹击下再次坚硬如铁，他故意往李婕的喉咙里压了两下，看着她满脸胀红不停咳嗽的样子，笑着把余蓓拉过来往她身上一推，上下叠在一起，下令说：“你们也别闲着嘴，亲一会儿吧，增进增进感情。”

李婕知道余蓓刚刚还在舔赵涛的屁眼，心里一阵嫌恶，偏头就想躲开，可没想到余蓓简直比导盲犬还要听话，双手一捧把她的脸抱住，面无表情地一口就吻了下来。

她闷哼一声，连忙闭紧嘴巴，任余蓓小小的舌头在外乱舔，有一口甚至都差点舔进鼻孔，总之就是绝不张嘴。

赵涛懒得去管两个裸女上身在玩什么把戏，他现在只对叠在一起的一大一小两个屁股有兴趣，扒开余蓓的腘沟看了看，嫩红的性器色泽和形状都比李婕的优秀太多，可只有一点要命，太干，膻口那一丁点分泌液手指一抹就消失干净，根本不足以让他顺利插入。

而下面那个成熟得多、结构也复杂得多的阴户，刚才进去的体液都还没有排干净，根本就是口咕嘟咕嘟冒蜜汁的井，滑不留手。

他跪坐过去，把李婕的双脚一抬，俯身一送，就顺顺当当插了进去。

空虚的小穴再被填满，女老师呜咽一声，小嘴不受控制地打开，余蓓的舌头立刻钻了进去，长驱直入，往她上腭舌面两腮就是一通乱舔。

李婕总不能把余蓓舌头咬断，只好靠自己的舌头去退，一来二去，就真成了痴缠深吻的架势，偏偏赵涛的鸡巴在她下面狂抽猛送，快感流遍全身，鼻子里那点出气声早就变得性感娇媚，一听就知道正在发情，倒像是被吻得非常舒服一样。

他抚摸着余蓓的小脚挺了几十下，水淋淋往外一拔，靠李婕的爱液一项插入余蓓体内，算是虚拟享受到了余蓓春潮泛滥时候的小穴。

猛冲一阵，他感觉余蓓还是和平时一样，没有多大变化，心中兴味索然，便又放回李婕饥渴蠕动的小穴深处。

反正重点要进攻的，本来就是这个越来越离不开他的女老师。

余蓓默默地挪开下身，方便赵涛抬高李婕的屁股，抽插得更加深入，在得到他的命令后，放开了早就想要呻吟叫喊的李婕嘴巴，吸吮住女老师的乳头。

她就像个尽职而一丝不苟的助手，不停地执行赵涛的指示。

当 he 从侧后位举起李婕一条长腿，晃动腰杆的时候，余蓓躺在更靠下的地方，伸长舌头拨拉李婕敏感无比的阴蒂头。

当他躺在下面，让李婕气喘吁吁地蹲坐起伏，套弄得汁水四溢时，余蓓蹲在李婕的身后，一边舔她背上的汗，一边用手指抠挖着她紧缩的屁眼。

而当他从背后狠狠刺入李婕屁眼，让瘫软的女老师在高潮中哭泣起来的时候，余蓓还是默默地躺在下面抬起头，小心地用手指和舌头抚慰着李婕红肿的下体。

当天的最后一次狂欢，赵涛换回了最传统的体位，从上而下压着李婕酥软如泥的裸体，汗如雨下地冲击，那支曾经搅得李婕快感翻江倒海的假阳具，深埋在她的屁眼里狂舞。

而余蓓，一手拿着一个玩具，跳蛋交替刺激着两颗膨胀的乳头，而震动棒，则死死压住了李婕动弹不得的阴核。

这一晚，女老师第二次在学生面前失禁，并在连绵不绝的快感折磨下晕了过去。

八点多的时候，余蓓穿戴整齐，带着书包自己回了家，而她的体内，只有胃里吃下的一口精液而已，剩余的所有发射，全部灌进了女老师的体内，不论前庭还是后穴。

知道余蓓的心情肯定很不好，赵涛在门口特意和她拥吻了很久，还趁着李婕昏厥的时间，小声再次重申了一边自己的决心，才算是把她几乎掉出来的泪哄回了眼眶。

然后，赵涛就这样住在了李婕家。

李婕拿他已经没有任何办法，只有拖着疲惫的身体起来换洗床单被褥，让洗衣机一直工作到将近十一点半。

而在这期间，赵涛一直让她把串珠和假阳具夹在前后两个洞里，鞭笞着她所剩无几的羞耻心。

总算可以上床睡觉的时候，李婕的身体已经被折腾得进入了敏感过头的状态，只是用手指揉一揉小豆就让她哀叫着求饶，浑身颤抖抽搐好像要高潮一样，但并不舒服，能看得出来，那表情确实是痛苦更多。

赵涛只好收起了其他念头，搂着一丝不挂的李婕，含住了女老师的乳头，就这么睡了。

周一清早，赵涛起来揉了揉眼，疲惫的老二甚至没有晨勃，他笑着下去进厕所洗了把脸，站在床边看着李婕安睡的娇美裸体，很快就揉搓到发硬，跟着，涂了点口水在龟头上，小心翼翼打开她的双脚，伏下去，猛地插出她一声惊呼，跟着吻住她的嘴，从干插到湿，从湿插到泄，就这样拉开了新一周的序幕。

“赵涛.....再不起来，咱们就要迟到了。你.....射也射了，拔出去吧好不好？”被他的身体压在下面，李婕看了看表，为难地说。

“你答应我件事，不然我不起来。”他要赖一样捏住她的奶头，“反正我一会儿还会再硬的，硬了再干。”

“你说吧，我什么都答应你。别让老师再请假了.....”她毫无抗拒地点了点头，对她来说，面对赵涛好像已经没有什么原则还可以坚守了。

“找个没晚自习的时候，带我去你新房。我要在那儿和老师做爱。”他盯着她的眼睛，认认真真地说，“不是操你，老师，我要在那儿，像夫妻一样跟你做爱。”

李婕呆呆地看着他，沉默了很久，久到被阴道抓握的肉棒又有点充血，才悠悠叹了口气，轻声说：“那.....就礼拜三吧。”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二十五）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一十七）

为了即将到来的新场地，赵涛特地晾了李婕两天半。

从周一到学校后，他就没再主动去找过她，饭也自己在食堂吃，暂时一门心思黏在了余蓓身边。

她把赵涛叫进办公室，有人的时候什么也不能说，没人的时候，他也只是好声好气哄着，一副没有异常的样子，反正，就是不碰她。

上下两张嘴连着小屁眼交替吃了七八天，甜头才刚吃的坏了点牙，就突然被放在一边，李婕显得有点迷茫，周三上午放学，还特地把他叫了过去，锁好门问：“赵涛，我.....哪里得罪你了吗？”

赵涛这两天其实也没闲着，临时抱佛脚争分夺秒看了七八本从余蓓那儿借的少女漫画，这会儿过去搂住她甜蜜一吻，笑着说：“没有啊，干嘛这么问？我看起来像是在生你气的样子吗？”

“可.....你这两天都没去我那儿吃饭。”她皱着眉，小声说，“上课都不看我。”

“我在锻炼啊。”他认真地说，“我要锻炼自己的忍耐力，老师，以前我总是太着急，光顾着肉体的快乐，其实女生更需要精神上的愉悦，对不对？老师，晚上到你的新房里，我会给你一个惊喜的。”

“赵涛，那地方.....那地方刘磊有钥匙，而且断不了过去看一眼，你.....你去看看就行了。”李婕皱着眉说，“咱们不能在里面待太久。”

“他平常住学校，不回家，这可是他主动跟小蓓说的，大概是想表示自己爱岗敬业吧。”赵涛转身打开办公室的门锁，“下午放学，我在你家楼下等你。咱们一起骑车过去还是坐公交，你决定吧。”

懒得看李婕的表情，他一关门，就迅速跑下了楼。

这几天他把要买东西准备了一下，花了不少零用钱，犹豫一番后，还给父母打了个电话撒了个谎，又弄来了几百块应急。

幸好他有个大书包，清掉课本之类没用的东西，装起来不成问题。

下午放学，他在约定的地方等着，这几天他已经彻底做通了余蓓的思想工作，在反复确定不会有真正的危险后，她咬牙答应下来。那么，剩下需要努力的，就全要看他自己了。

他在心中反复想象着曾经最喜欢的女明星们的脸，一直到柔情蜜意充斥在心间，才笑了笑，背好了鼓鼓囊囊的书包。

李婕磨磨蹭蹭地迟了十几分钟才到，她似乎忌惮在那边被邻居发现什么，让赵涛把本来脱掉的校服又穿上，锁好车子，与她一起去坐公交。

倒了一趟车后，他们来到了位于主干道西头近郊的一个商业小区。赵涛四下打量打量，环境挺不错，估计以后家属院慢慢都会被这种商业楼取代。

带着他一路低头走到楼下，李婕看了看四周没什么人，有些紧张地拉着他就往楼上走去。

打开保险门前，她还特地让赵涛躲在更上一层，确认屋门反锁着还不行，非要开了门廊灯冲里面叫了几句，才彻底松了口气，回头对他摆了摆手，换好拖鞋走了进去。

赵涛笑咪咪地三步跳下楼梯，在门口脚垫上蹭蹭土，跟了进去。

李婕大灯都不敢开，一进门就先匆匆去各屋拉上帘子，然后在中厅开了一盏落地灯，有点焦虑地说：“呐，就是这么间新房子，我和刘磊都没怎么在这儿住过，东西都还新呢。没什么好看，真的。”

他把书包往门口鞋柜上一搁，不客气地换上拖鞋，溜达着走进厨房，“咱们还没吃饭呢，老师，厨房东西这么齐全，能做饭了吧？”

李婕连忙说：“一会儿回去路上买着吃吧。我不想动这儿东西，被刘磊知道我来过，我还得费心找借口。”

他在那一架子刀具上多看了几眼，转身出来，一头钻进主卧，笑着说：“老师的艺术照真漂亮啊，过后要换婚纱照了吧。真好，这就是新房，可以和老师结婚了。”

李婕靠在门框上，有点无奈地放弃了催促，随他高兴去了。

他打开衣柜，有点惊讶地说：“你们没来这儿住，怎么衣服已经有不少了。”

李婕快步走过去，一眼看去脸就红了一片，“我……我不知道，这都是刘磊买的，估计……估计是给我当睡衣用的吧。”

“哦——”赵涛故意拖了个长音，从里面拿出一件一看就能透个差不多的超短睡裙，“那他还挺有心，老师不准备穿一下吗？我觉得说不定挺好看呢。”

李婕摇了摇头，“赵涛，真的，咱们别在这儿闹了。你喜欢这衣服，老师回头找地方买两件，在那边穿给你看，成吗？”

“老师，我不在这里和你做爱，是不会走的。”他淡淡地说，“我一定要在这儿跟你抢先过一次新婚之夜。”

李婕苦着脸瞪眼看他半天，最后还是无奈地扭开头，“别留下痕迹，那你赶紧来吧。”

赵涛笑咪咪地从她身边走过去，却只是在她面颊上亲了一下，“老师，饿着肚子没力气，咱们先吃饭吧。”

“我不想动这里的厨房，万一走时候忘记清垃圾或是哪里没收拾好……你买了？”她絮叨着刚走出来，就发现他已经拿出了两大兜东西，放在了中厅的餐桌上。

“对啊，我是想来和老师体验新婚生活的，不是为了给老师找麻烦

的啊。”他温柔地笑着，拿出了两个小烛台，和一把红蜡烛，“洞房花烛夜，没有红烛怎么行，呐，这……也算烛光晚餐吧。老师，盘子碗什么的，咱们总可以用吧？”

李婕呆呆地看着他变戏法一样掏出一件件东西，一时间竟然有点恍惚，楞了一下，才转身走进厨房，说：“哦，能用。你用勺子还是筷子？”

很满意她口气的改变，赵涛摸出个一次性打火机把烛火挨个点亮，固定于烛台上，摆在餐桌两侧。

“你从电视上学的吗？”李婕有点感慨地看着眼前摇曳的烛火，小声问。

赵涛忙碌着把饭菜分到盘里，笑着说：“算是吧。可惜我穷学生一个，红酒啊香槟啊都买不起，饭菜也是路边小店中午做的，都凉了。用不用热热？”

李婕点了点头，“我拿去微波炉转一下，那东西热菜快。我还不大会用呢，你等我找找说明书。”

“我给你端过去。”他温柔地说着，跟她一起走进了厨房。

一盘盘热好的送回来，等她端着最后一盘走进屋里时，就看到了单膝跪在地上，手里举着一支玫瑰的赵涛。

她的手一晃，连忙把盘子稳住，赶紧走了两步放在桌上，扭头看着他和手中举起的花，声音都情不自禁地有点哽咽，“你……你这是干什么。老师……老师又没要你哄。”

“老师，我现在没钱，买不起戒指。我要和你在这儿体验新婚生活，总要先求婚吧。”他拉过她的手，把玫瑰花轻轻放在她掌心，“老师，你……愿意在这里和我结为夫妻吗？”

李婕的唇角绷紧，面颊不断轻轻颤动着，半晌才硬挤一样说：“赵涛，老师……不是小孩子了，老师……没办法嫁给你的。”

“我没有要和老师领证啊，”他还是没起来，亲了一下她的手背，诚挚地说，“老师，至少，在你和别人结婚之前，在这个新房之中，在只

有你和我的时候，做我的妻子好不好？”

她抬起手，摸了一下滚落脸颊的泪珠，又哭又笑地说：“好，老师……就先给你当老婆。”

“老婆，咱们吃饭吧。”他满意地站起来，搂住她吻了一会儿，拉着她走到桌边，学着绅士的动作把桌子拉出来，打开啤酒给她倒上，“吃完之后，我来好好的爱你。”

李婕的手颤抖了一下，她迟疑了几秒，还是绽放出一个迷醉的微笑，举起杯子，说：“好啊……老、老公。”

（一百一十八）

从喊出那一声之后，李婕的眼神就充满了酒醉一样的淡淡水波，在摇曳的烛光下更显朦胧。

这时候恐怕就连没谈过恋爱的傻小子也能看得出来，她的心正在荡漾，似乎远比得到了一次畅快淋漓的高潮还要开心。

赵涛买来的东西味道非常一般，但这会儿，桌边的俩人谁也没心思在吃饭上。

李婕随便点了几口，就把餐具轻轻一推，柔声说：“我……饱了。”

赵涛也放下了筷子，盯着她水汪汪的眼睛，微笑着说：“真饱了吗？万一一会儿饿了，可就凉了不好吃了。”

“不想吃了。”她摇摇头，瞄他一眼，微微低下了头。

“老婆，你嘴上有油啊……”他走过来站在她旁边，低下头，轻声说完，不等她抬手去擦，就一口吻了上去，用舌尖仔仔细细地舔净了那点油花，顺势一钻，伸入到她的口中。

和此前大多数时候开始的不情不愿截然相反，才吻到一起，李婕就激动的抬起胳膊，紧紧搂住了他，恨不得把自己镶嵌进他的身体里面，再也不要分开。

赵涛满意地在心里笑了一声，一把将她拉起，拥抱着往卧室的方向挪去。

“真……真要在这儿吗？”坐到床边后，李婕抬起头，看着他打开台灯，照亮了大红床罩盖着的新床，脸上似乎还残存着最后一丝挣扎。

“老公老婆要洞房，不在大床上，难道在沙发吗？”他故意没有急匆匆压上去，而是站在床边，一件一件地脱掉自己的衣服，一点一点露出赤裸的身体。

阴毛丛中，那根鸡巴早已高高翘起。

李婕没有脱，她坐在那儿，整个人就像个森林里迷路的孩子，脸上写满了不知所措。

“老婆，老公说了想和你在这儿做爱，那是相爱的证明，但你不愿意，我保证不脱你的衣服。”他凑过去，舔着她的耳根，轻轻吮了一下颤动的耳垂，“在这里，我只做你允许的事，比如，吻你。比如，告诉你，我爱你。”

李婕的身体猛地一颤，缩了缩脖子，咬住了下唇。

他确实没有再如以往那样着急奋进，也真的没脱她的衣服，甚至没有隔着衣服爱抚玩弄，就这样抱着她，安静地吻她的耳朵，吻她的头发，吻她的前额，吻她的鼻尖，最后，吻在她早已微张等待着的小口上。

唇舌纠缠的甜蜜，就这样醇厚而缓慢地扩散开来。

五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李婕向后拉开距离，气喘吁吁地摇了摇头，为难地说，“如果收拾不好，被他发现该怎么办？”

望着她唇角残留的唾液，看向她正瞄着自己下体的双眼，赵涛笑了笑，“你真以为刘磊能记住这屋里每一样东西原本是什么样子啊？”

她想了一会儿，一股说不清是自暴自弃还是释然的神情从她脸上闪过。她抬起手，按在自己扣子上，犹豫了一下，似乎发现这还是第一次主动在赵涛面前宽衣解带，顿时羞涩地低下了头，解开两粒后，忍不住腻声说：“老公，你……你帮我脱好吗。”

“好啊，愿意效劳，老婆。”他柔声说着，低下头，张开口，趴在她胸前，用牙齿咬住了纽扣，解开那她被乳房撑起的缝隙。

“老公……脱吧……把我……脱光吧……就在这里……”她呢喃着说，昂起头望着顶上的灯罩，双手撑在身后，缓缓倒下，陷入柔软的床铺中。

灯罩上写着百年好合的字样，旋转着落入她眼中，让她一阵眩晕。

赵涛拿出了惊人的耐心，一颗颗咬开了她的衣扣，接着用鼻尖拱起对开衫里的紧身内衣，舌尖顺着紧绷的小腹上爬，顺便挖了两下肚脐。

她酥软在床上，直愣愣地望着百年好合四个字，恍惚间，眼前闪动的全是赵涛的脸。

他爬上床，跨在她身上，把她抱起，脱下开衫、套头内衣，解开挂钩，扯掉了碍事的胸罩。

他松开手，白嫩的女体再次沉回床中，他趴低，轻柔地捧住了浑圆的乳房，左右交替亲吻，吸吮。

“嗯……”她轻轻哼着，饱满的胸脯起伏的幅度变大。

他不紧不慢地舔弄，换成侧躺，解放出手掌温柔地爱抚她每一寸裸露的肌肤，就像在擦拭贵重又精美的瓷器。

“嗯呜……老公……老公……”她一声声轻轻唤着，细长的手指曲起，抓在赵涛浓密的头发中。

他依旧持续而包含柔情的用舌头和手指刺激她上身早已被了解透彻的敏感带，连她腋下的细毛都舔成了湿淋淋的一片。

面颊浮现出性感的嫣红，李婕的喘息变得娇媚，乳晕缩紧，膨胀的奶头立了起来，矗立在白里透红的肉球顶端。

她似乎想说什么，可又不好意思开口，憋了半天，终于在肚脐再次被舔挖的时候颤抖着说：“老公……你……你还没脱完呢……”

话音没落，她就迫不及待蹬床抬起了屁股，唯恐躺倒的姿势脱裤子不太方便。

抽出皮带，解开扣子，赵涛一边把裤子往下剥去，一边从那纤细的腰身往下吻去，咬住内裤的边缘，跟着外裤紧身裤一起向下拉扯。

她双脚交错，踢掉拖鞋，脚趾勾着袜子一拽，提前扯到了地上，“快点……老公……快点……快点爱我……”

听着她充满鼻音的娇声，赵涛微微一笑，把裤子扯掉，捧起了她的脚，含住脚趾，一根根亲吻过去，舌尖描绘完足背上淡青色的血管，一路袭击到膝盖内侧那一片敏感带。

“哼嗯……老公……痒……我……我好痒……”她丰满的大腿骤然绷紧，已经没有内裤遮挡的腴美阴户猛地一缩，一点亮晶晶的爱液，渗出了大阴唇之外。

“老婆，马上就舒服了，相信我。”他顺着大腿内侧向上舔去，抱住她双股往胸前反折，分开，舌尖舞动着接近已经湿润的穴眼，在腹股沟里走了几个来回，往满是爱液味道的腠口里钻了几次后，终于抵达了她早就期待得浑身发抖的阴蒂。

嘴唇包裹，舌尖摩擦了不过几分钟，李婕就克制地尖叫着，达到了第一次高潮。

（一百一十九）

把大半体重压在充满弹性的裸体上，赵涛依然没有插入，耐心地吻着李婕发凉的小嘴，以前所未有的温柔缓缓抚摸着她充血的阴蒂。

两分钟后，他才柔声说：“高潮了吗？老婆。”

“嗯……”她迷醉地哼了一声，修长的手指曲起，握住了他已经有些发软的阴茎，“你都软了。”

“老婆开心就好。我没关系的，之前都爽过那么多次了。”他逗弄着她的舌尖，拖开一条晶亮的银丝，“这可是咱们的新房，你都把我当老公了，我怎么能没点老公的样子。”

“老公……”她激动地轻叫着，缩身钻进他怀中，反过来开始亲他，亲他的脖子，胸膛，乳头，“我也要你舒服，我也要你爽……”

“一起，咱们一起。”他翻身躺下，捏着她的屁股轻轻一拽。

她心领神会，反身一跨，把下体骑坐在他胸前，那湿淋淋的小缝，似乎还没从刚才的高潮中完全恢复，嫣红的阴门仍在一下一下地抽动。

李婕探下头，抓着充分勃起的肉棒往旁边一拉，伸长的舌头顺着阴茎舔下，一路滑到皱巴巴的阴囊，在那边卖力的吸吮，舔含。

他也抬起头，抓住她的屁股，掰开她竖裂的果肉，顺着充满果汁的缝隙上下舔舐，柔软的嫩肉在他的舌下微微的抽搐，微酸的爱液一口口流进他的嘴里。

“嗯嗯……啊！”很快，李婕就被舔得弓起了背，短促的尖叫起来，也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压制声音，一口含进鸡巴，晃动着头拼命用舌头刺激着龟头的每一个角落。

这样狂乱的互相取悦了三四分钟，赵涛先放开了手，喘息着说：“老婆，今晚我不想射嘴里。让我射进去，好不好？”

“嗯，好。”她毫不犹豫爬起来，转身蹲在床上，扶着直竖的旗杆，就往身体的中心送去。

“唔唔……”小巧的下巴向上昂起，修长的脖颈完全展露出来，像是被食肉动物袭击的小鹿，她发出满足的呻吟，摇晃着丰美的臀部，让坚硬的鸡巴在体内进出，滑动，摩擦，刺激出一串又一串亢奋的火花。

也许是今晚的身体太过敏感，赵涛才开始从下方向上突刺，她的双腿就发软到不受控制，只能勉强托住屁股悬空，任他逆向突袭，插得她溃不成军。

“老公……我不行……了……你上来……换你……上来……快点……”撑在他胸前的两条胳膊都开始哆嗦，她摇了摇头，娇声说。

“好，乐意效劳。”他一翻身把她压在柔软的床垫上，晃动着，加快了进出的速度。

“哦.....哦哦.....好舒服.....老公.....用力.....用力点.....真的.....好舒服.....唔唔.....呜唔——”不到两分钟，李婕的脚丫就死死勾住了他的脊梁，雪白的屁股一夹一放，细声叫唤着被送上了高潮。

赵涛这次却没停下，深深埋在她体内的老二虽然因为被长腿缠着腰而不太容易施展，但扭来扭去，画圈碾磨最深处的穹窿，刺激膨大的子宫口却不成问题。

“啊！老公.....别.....别！好.....好酸.....不要.....啊.....啊啊啊——”一浪未平，她就又窜到了一个浪尖上去，两个高潮挨得实在太近，她浑身的肌肉象是有些承受不住连续的欢愉，骤然松弛下来。

他趁机分开她的双脚，按住大腿压倒两旁，把正在密集痉挛的肉穴略微扯松一些，深吸口气，开始做最后爆发性的冲刺。

“啊啊.....老公.....啊啊啊.....我.....我好爱你.....我.....我要死了.....啊、啊、啊啊——”

最后，赵涛把刻意憋了几天的浓精猛然喷射进去的时候，李婕的双手死攥着床单，胳膊和小腹的肌肉同时浮现出清晰的轮廓，一片潮红弥漫在胸前白嫩的肌肤上，细长的脖子侧面，青筋清楚地凸显，翘起的大脚趾在半空费力的画了个圆，但画到一半，浑身就又节奏的剧烈颤抖了一下、两下、三下.....

当残留的精液被紧缩的腔道绞吸干净后，赵涛拔出来，跨到了李婕身边，把粘糊糊的鸡巴凑到了她的脸边。

这次，她没有任何嫌恶和排斥的神态，而是心满意足地、充满眷恋地伸手握住了肉棒，一口一口的，把它清理到干干净净。

躺下歇了一会儿，赵涛爬起来捡起衣服，慢条斯理地一件件往身上套去。

李婕有点惊讶地说：“你.....你怎么了？”

他笑着牛头说：“什么怎么了？”

她脸上一红，别开视线小声说：“你.....你准备走了？”

“老婆，是你一直担心被刘磊发现，我爱也爱过你了，不赶紧走，等着被人捉奸在床啊？”

李婕皱了皱眉，抓住他丢到身上的内衣，小女孩赌气一样甩手丢到一边，“他.....他回不来，私立学校也有晚自习，他还老爱值班，再说.....晚上他也不在这儿住。”

他心里暗笑，只穿着内裤转身上床，一扑抱住了她，腻在她耳边亲了两下，“还没够，是不是？”

李婕吞了口唾沫，把脸埋在他肩头，像个真正的小妻子一样撒娇说：“我.....我就不想现在走。老公.....不走，不走好不好.....咱们还可以再晚点。我收拾，我记得之前什么样，保证能收拾好。”

“之前你光嫌我做得多耽误学习，这会儿怎么不怕了？”

她脸一红，忍不住轻轻咬了他一口，“你.....你晚上肯定不会再学了啊。不耽误你什么。”

“平常感觉你没这么想要啊.....”

“今天.....跟平常不是不一样么。”李婕眼波朦胧地望着他，“我喜欢你这样，你这样爱我的时候，我身上哪儿都特别舒服，比平时舒服好几倍，真的。”

依靠感情饲育的性欲，果然跟纯粹的生理快感有区别吗？

他笑了笑，抚摸着她依然潮湿的阴阜，“那.....老婆去试试那些好看的衣服怎么样？”

（一百二十）

大概是豁出去的心态起了效果，李婕没有多少犹豫，就起来去床边拉开了衣柜门，拿出一件性感的睡衣扭身在前面比划了一下，“这件喜欢吗？”

他摇摇头，“旁边那个怎么还带袜子？拿出来我看看。”

李婕拿出来比划了一下，是套做工粗糙跟护士服差不多的小内衣，但配了双白色长筒丝袜。

“这套吧，你先把袜子穿上。”他的眼睛一亮，虽说之前去那间情趣用品店的时候也见到过情趣内衣制服之类的东西，但他两个女人一个学生一个老师，并不缺身份刺激，也就没当回事。

可没想到，原来情趣衣装刻意夸张过的性感一旦穿上了身，还真是透着一股肉欲的魅力。

而且，他也是头一次发现，原来女人坐在床边蜷起修长的腿，把长筒袜一寸寸从脚尖延展到丰满大腿的过程，竟然如此充满诱惑。

“好看吗？”她弯腰把台灯调亮了些，彻底忘了还要偷偷摸摸似的，双手一张，跳舞一样转了个圈子，“这个好露啊，衣服都盖不住屁股。”

“那不是还有个白色丁字裤吗，穿上试试。”他舔了舔嘴唇，热流往小腹汇聚过去，老二蠢蠢欲动。

“嗯。”她听话的拿起来，弯腰把那根俩绳圈交叉一样的小内裤穿上，提起来后，有点窘地说，“好别扭，后面.....后面那绳夹进沟里了。”

“真好看.....”他夸赞着站起来，拿起那个粗制滥造的护士帽，一边给她戴上，一边吻了过去。

“你喜欢.....我就每次都穿给你看.....”她咬着他的耳垂，垂下的手隔着内裤焦急地揉搓他膨胀的肉棒。

“不怕被他发现吗？”

“他那么粗心，我每次都记得收好，发现不了。”她搂住他，被丝袜包裹的大腿插进他的腿间，急切地上下摩擦。

“下次我把那些玩具带来怎么样？”他垂下手，拨开丁字裤的小布片，挖进她湿润的穴口。

“嗯.....你高兴带什么.....就带什么.....老公，爱我.....快来爱我.....”似乎是想起了那些道具的威力，她颤抖了一下，匆忙补充了一

句，“只要……别害我在这儿尿炕，不然……可真瞒不过去了。”

“不会的，我说了，在这儿我只想和你做爱，老婆，做爱和单纯的想操你不一样。对不对？”

“嗯，老公……我喜欢你和我做爱。”

“来，趴在床上，把屁股撅起来，老公帮你上天。”他得意地笑了起来，抚摸着丝滑紧绷的双腿，跪伏在她身后，用力挺入的同时，柔声问，“以后经常过来吧，好吗？”

“嗯。老公……你快动，快点动……经常来，你什么时候想来，我就陪你来。”李婕攥紧了床单，主动往后晃动着屁股，亢奋地回答。

他笑咪咪地伸出手，缓缓抠进了她的屁眼。

这里……真是个适合无比的地方。

考虑到安全问题，赵涛并没真的太过贪婪，射了第二次，让李婕也差不多彻底满足之后，就抚摸亲吻着她帮她从激情的漩涡中缓缓脱离，陪她一起收拾起来。

尽管已经十分小心，那套护士服和丝袜脱下后，还是能看出穿过的痕迹，李婕不禁有点着急，蹲在床边用手抹了好几遍，脱下来的丝袜依然回不去曾经平整柔顺的样子。

“老公，这……这个要怎么办啊？”

赵涛还挺喜欢这身衣服，笑了笑，干脆说：“我家附近有个夫妻用品店，那些玩具就是里面买的，我明天中午回去那边看看，有和这个差不多的，就买一身，咱明天晚上悄悄过来换了它，旧的嘛……咱拿回去接着穿。”

她有点期待地问：“这身穿上真的好看？”

“嗯，可有韵味了，看着就鸡巴硬，光想搂住你狠狠……弄一会儿。”

她笑了笑，“好，那就按你说的办。礼拜六之前刘磊应该都不可能

过来，你也不用急，咱们有时间。”

收拾完后，李婕把屋里屋外都检查了一遍，一切都恢复如初，地都用墩布拖了一遍，才松了口气，反锁好门拉着赵涛的手走下楼去。

大概的计划已经在心头成型，赵涛从这天开始，中午不再去李婕家骚扰，而是在学校重新和余蓓一起下食堂，帮她补习生物。

周四晚上新房院里有人要结婚，来来往往不少人出入，李婕苦着脸衡量再三，还是只好自己偷偷上去把买的衣服掉包，再偷偷下来带着赵涛离开，不敢冒险。

周五有她的晚自习，总不能老师学生一起跷课，只能作罢。

那俩小时，年轻的女老师一反常态，说什么也在讲台上放不稳屁股，三五分钟就下来溜达一圈，每次走过赵涛和余蓓那桌，都忍不住含羞带怨地瞥上一眼。

赵涛暂时顾不上李婕，他这几天正舌灿莲花费尽力气地继续说服余蓓，来死心塌地帮他走最重要的那一步。

余蓓本来怎么也不太情愿，可一直被她软磨硬泡，心里还是松了劲儿，加上李婕晚自习在旁边走来走去一晃，一股怒意上头，总算应允下来：“好吧……我这周日，就找他要电话号码。”

“我就知道小蓓最好了。”他笑着搂过她亲了一口，全班包括老师在内都知道这是他女朋友，他也没多少可忌讳的。

为了坚定余蓓的决心，赵涛准备这周日在李婕家继续来一次三人大战，他能感觉得出，余蓓性子虽然软，但醋劲儿并不算小，李婕那充满欢愉的淫叫，就是插在她心上最尖锐的钉子。

多钉进去几枚，到时候她也更有动力一点。

连着三天没有任何亲密行为，周日上午最后一节课快结束的时候，赵涛都已经能看到李婕望向他的时候，眼睛里闪动的水光。

那灼热的渴望，还真是明显到快要掩饰不住，班上那几个已经和女朋友做过的男生，保不准都能看出来，他们的李老师有点发情了。

路上的时候，赵涛有点担心，李婕这副心神荡漾的模样，在刘磊面前会不会露馅。

结果，他想多了。

刘磊的确在李婕家门口等着没错，但他显然之前不知道去哪儿喝了一顿，那双贼兮兮的眼睛，都已经发愣发直，靠着墙还光想倒下去。

“你……你怎么喝成这样？”李婕气冲冲地过去拉住他，眉毛都快竖起来地问。

“我们……老同学碰了碰头，没空吃饭，还不能喝两杯啊？我没喝多少……一会儿垫几口饭，就、啊就没事了，给余蓓补、补课，都不成问题。”

李婕忍着气打开门，把他连搀带拽地弄了进去，他一路嘿嘿笑着，手往李婕屁股上一通乱摸，“小婕，你……你最近身材更好了啊。”

“哎呀，放手！臭不要脸。”李婕气急败坏地把刘磊往沙发一丢，转身倒了杯热水，“瞧你，还有个老师样子没有？光让学生看笑话！”

刘磊眯着眼看向余蓓，又嘿嘿笑了起来，“余蓓，你又来啦？没事，刘老师没醉，等刘老师吃过饭，一样给你补生物，你们快要补考了吧？放心，老师……包你过！”

李婕灌了他两口水，恼火地说：“闭嘴吧，醉得连个人样都没了。吃了饭赶紧躺下睡会儿。”

赵涛满意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笑咪咪地说：“老师你照顾师公吧，别做了，我去买点饭来。”

（一百三十）

等赵涛把四人份的午饭买回来时，刘磊已经不需要吃了。

他吐了一场，倒在床上正呼呼大睡，鼾声如雷。

李婕气得双手一直哆嗦，倒是余蓓，不声不响地帮忙收拾了不少，

还反过来安慰了她两句。

李婕叹了口气，起身去厨房准备餐具。

赵涛考虑了一下，过去直接翻出了李婕的手机，摁了几下调出通讯录，让余蓓抄下了刘磊的电话。

反正刘磊醉成这样，之后告诉他这是他主动说给余蓓的，肯定不会有谁怀疑，包括他自己。

那么，第二步准备也已经 O K。

赵涛对着余蓓一笑，拉着她一起走向饭桌。

余蓓扭头看了一眼好梦正酣的刘磊，嫌恶地皱了皱眉。

匆匆吃完，李婕扶着门框看了一眼床上的人，叹了口气，回身收拾着说：“余蓓，你今天下午跟我们一起补数学吧。会考科目补考一般都会让过的，你不用太担心。”

余蓓嗯了一声，没有直接回话，只是点了点头。

李婕看了看赵涛，眼底闪过一丝失落，转身走进了屋里，“来吧，咱们抓紧时间。”

赵涛推开门看了看刘磊，冲余蓓打了个手势，让她过来站在这儿，“你帮我看着，他要醒了跟我报个信。”

余蓓楞了一下，“你要做什么？”

赵涛笑着指了指小屋，低声说：“当然是抓紧时间咯。你等着，我让你看场好戏。”

“你.....你又要欺负她？”余蓓微微低头，不安地问。

“放心，”他带着一丝讥诮说道，“她其实挺乐在其中。咱们的李老师有多骚，你又不是没见识过。”

李婕并不知道余蓓出去看什么，她翻开课本，就歪着身子探头

问：“好了吗？你们磨蹭什么呢？”

赵涛搓了搓手，大步走进了小屋。

“余蓓呢？”李婕楞了一下，问，“她不听课了？”

“她要帮咱们放风啊，老师。要不.....我正帮你解痒，刘磊醒了怎么办？”他嘿嘿一笑，两步绕到李婕背后，一把就将她抱了个满怀，嘴唇鼻尖往她香喷喷的头发中胡乱拱着。

“这.....这怎么行.....”她嘴上虽然这么说，可反抗却完全是象征性的，手把他推了推，就软软垂了下去，不再动弹。

“他醉成那样，你只要不叫得太大声，他醒不过来的。”赵涛的手已经拨拉开她的衣襟和裤腰，上下乱钻。

“万一醒了.....可.....可来不及穿衣服.....”李婕摇了摇头，但双手已经撑住了写字台，喘息着弯下了腰。

“不全脱掉，老师.....我好几天没操你了，你不想吗？”

李婕打了个冷战，头缓缓低了下去，“我.....我不喜欢你这么说.....”

他喘息着啃咬她的脖颈，在有头发遮挡的地方嘬出一个红印，才一边往下扯她的裤子，一边说：“老师.....在这儿这么不方便，你就先忍忍被我操一操吧。等到了新房，我再陪老婆你做爱。”

她咬住下唇，没有再作声，只是把臀部往后挪了挪，踮起的脚尖也放了下去。

这下，高度就没问题了。

赵涛笑着往手上吐了点口水，匆匆擦在还没有多少分泌物的阴门外，“老师，我来了，你稍微忍着点。”

她没吭声，只是把嘴唇咬得更紧。

他挺起肉棒，故意缓缓地、缓缓地顶进她的体内。

娇嫩的洞穴还不算湿润，摩擦力产生出要把他鸡巴剥皮一样的拉扯感。

“哼唔嗯……”李婕的身体向前扑倒在写字台上，还算争气的上衣下，裸露出的白臀细微的颤抖起来。

他把肉棒一点点推到最深处，压住肉疙瘩一样的花心，静止不动，“老师，咱们……又结为一体了。”

李婕喘了几口，轻声说：“你……你怎么不动？”

“老师还没湿啊，这样就动我怕你痛。”

李婕一皱眉，为难地说：“那……那……那你……倒是帮帮我啊……”

“怎么帮你？”他凑到她耳边，笑嘻嘻地说。

李婕面红耳赤地别开脸，轻声说：“摸……摸摸我……”

“摸哪儿？老师，摸哪儿湿得比较快？”

李婕的膝盖都哆嗦了一下，热哄哄的小穴把他轻轻一夹，嘴里细若蚊鸣地说：“乳……乳房……和……和……小……小豆豆……”

“老师……你真是太棒了。我都要离不开你了……”他一口舔上她的耳垂，抱着她摸索向张开的双腿之间。

其实，他的手故意磨蹭着都还没摸到真正要紧的地方，李婕就已经在羞耻地说了两句后，分泌出了一层薄薄的油膏。

她自己应该发觉到内部正在湿润，索性大着胆子撅了两下屁股，这几个往返，又热又硬的龟头顿时刮得她双眼一花，从里到外扩散开一片酸爽，就是夏天被蚊子在同一个地方咬上十口再狠狠去挠，也赶不上这会儿的快活。

“老师……站稳点，咱们站起来弄。”他一看省了事儿，立马把手一伸，架在李婕腋下，一托把她扶了起来，变成身体反弓挺胸翘臀，半失平衡被他顶前扯后的姿势。

“这、这有点.....费劲啊.....”

“没事.....站不稳，你就往前走一小步。”他笑着把节奏放缓，但让幅度变大，每一下都把肥美的屁股拍得微微波动，好似个小孩拍了下巴掌。

“你轻点.....这.....这声音太大了。”她走前两步稳住，焦急地说。

“好好好。我知道了。”他还是那副深入浅出的样子，只是最后收了收劲，不拍出那么响的声音而已。

这种站姿保持平衡本就困难，要是赵涛在后面认真扶着也罢，偏偏他故意不使劲拽她，被干上几下，就情不自禁地往前要踉跄半步。

干到水流潺潺酸麻快活的时候，李婕微一偏头，才发现竟不知不觉走到了门口，站在隔壁房门前的余蓓，正面无表情地望着她。

“赵涛.....往.....往回.....别.....别再走了.....”

“怕什么，老师，来看看你未婚夫睡得香不香啊。”赵涛架稳了李婕的胳膊，底下打着桩，把浑身发软的女老师一路夯到了屋外，一步步操到了卧室的门外。

李婕已经急红了脸，抬手捂着嘴看着那条门缝，拼命地摇头。

这时，刘磊突然呻吟了一声，翻了个身，睁开了眼睛，迷迷糊糊地说：“水.....我要喝水.....”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二十六）

祝大家劳动节假期愉快~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二十一）

李婕的脑门瞬间就冒出一层冷汗，屁股往后一拱，拼了命地试图挪开。

赵涛倒是不慌不忙搂着她向后一退，抬手捂住了她的嘴，贴住墙边往绞紧的肉缝里狠操了几下，同时给余蓓打了个手势。

余蓓心领神会，一挪步把门缝稍微打开一些，闪身进去，倒了杯水端过去床边，柔声说：“刘老师，李老师正讲课呢，我给你端水喝吧。”

李婕屁股接连被撞，摇摇晃晃差点就要往门前露出头去，只得咬紧牙关玩命往后躲闪。

赵涛不管那么多，就往墙上一靠搂紧不放，她往后拱他就往子宫口猛顶几下生把她操回原位，急得她两条白腿不住打颤，却又无可奈何。

刘磊迷迷糊糊坐起喝了两口，醉眼朦胧看到余蓓，笑嘻嘻伸手就是一摸，嘴里说：“还是余蓓乖，不管李老师了，来……刘老师接着给你补生物。”

余蓓赶忙一缩身子躲了过去，小声说：“刘老师你醉了，多休息一下吧。”

刘磊晃了晃头，皱着眉倒了下去，咕哝着说：“行……那等我睡醒。睡醒……我好好给你补补，保证……你开心……”

余蓓嫌恶地瞪了他一眼，把水放下，走了出来，她看了一眼门边已经被操得大腿发颤的李婕，干脆就那么把门扇敞着，没有再关。

赵涛听到里面鼾声再起，精神一震，鼓劲儿狠狠戳了几下，又把李婕哼唧着顶到了门前。

她亮在刘磊身前门口，心急如焚无计可施，只好卖力夹紧阴门，只求能让身后的冤家早点缴枪，灌她一肚子浓精，就此罢休了事。

可赵涛从用了咒起，最擅长的就是得寸进尺，缓缓奸了一会儿，突然一阵猛干，顺势一抱一搂，竟把李婕弄进了门内。

李婕大惊失色，这下连站都站不太稳，双手卖力推他的腰，扭头死压着声音哀求：“别……求你了……别……会被……发现的……”

“发现了，我就杀了他。”他眯起眼睛，挺起肉棒压住花心转圈碾磨，咬牙切齿地说，“杀了他，老师就是我的了。他醉成这样，根本还不了手。”

“不行……赵涛，不行的……那样……你这一辈子就毁了……”李婕哭丧着脸连连摇头，可一会儿的功夫，就被他一路插着推到床边，哪里还敢说话，赶紧双手捂住嘴巴，唯恐发出一点声音。

赵涛绷紧小腹贴着她圆润的屁股上下拱耸，满心的亢奋沿着血管在周身游走。

他这会儿是真觉得无所谓了，要是刘磊醒了，就提前弄死，让这荒唐的人生终结在最荒唐的时刻。

李婕越夹越紧，却忘了如此一来，龟头进出也是次次贴肉至极，刮得她通体酥麻，转眼就到了高潮边缘。

刘磊哼了两声，突然咳嗽起来，咳了一串，翻身面冲了里头。

李婕吓出了满身冷汗，刹那间跟失了魂儿一样，双腿一晃，软软跪了下来。

赵涛冷笑着把她腰肢一搂，顺势让她跪趴在床边，噗噗就是一阵猛插，直接把她一脚踢过了高潮的山头。

纤细的手指把床单一攥，另一个拳头死死咬在嘴里，李婕撅起屁股，一阵抽搐，就这样在未婚夫身边不到一把尺子的距离，被自己的学生干出了强烈无比的高潮。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赵涛完全不给她缓下来的时间，把腰一沉，反而抽插得更加密集，粗大龟头进进出出，把那一圈充血嫩肉几乎掏成翻皮，滴滴嗒嗒往下流汁……

等到刘磊哼哼唧唧地再次翻身回来的时候，李婕总算已经得了解脱，离开了最危险的床边，正跪在门口，一口口舔净阴茎上黏乎乎的浆液，庆幸着一切的结束。

赵涛有点失望地看了床上的刘磊一眼，心说，成，就让你再多活一阵好了。

从那个周日起，李婕在赵涛面前就彻底没了所谓的底线。

有旁人的时候她是女老师，而没有旁人或者只有余蓓在的时候，她就是赵涛的一个大号玩具。

只在一个地方例外，那就是李婕和刘磊未来的新房。

很快，李婕就理所当然地发现，只有在她将来的婚房中，赵涛才会像对待妻子一样对她，给予她她最想要拥有的柔情呵护和激情放纵。

她出钱帮赵涛买了好几套喜欢的情趣内衣，提高了过去新房的频率，十一月中，甚至到了只要不必带晚自习就一定会求赵涛跷课跟她过去幽会的程度。

那里简直成了她的心灵寄托，高潮中听到的那一声声老婆，做爱前后那温柔的抚慰亲吻，都让她彻底沉迷不可自拔。

同时，赵涛也在不停地为她加料。

除了在新房的温柔体贴全都依着李婕的性子来，其他时候的射精，他都选择爆发在李婕嘴里，让她吸吮到一滴不剩，全部吞咽下去。

学校给高三学生开动员大会的那个下午，赵涛找了个头晕的借口提前回了教室。

不久，李婕就急匆匆追了过来，嘘寒问暖一番之后，确认他其实没事只是想搞，就没有什么抵抗地跟着他上了讲台，扶着黑板，把裤子褪到膝盖，圆了赵涛很久以前的那个春梦。

射精之后，他回到座位，趴下继续装病，斜眼看着嘴里刚刚咽下精液，裤子都没完全提好的李婕在其他几个早回来的学生面前装腔作势，心想，时候.....应该到了。

（一百二十二）

“没真被他占到什么便宜吧？”在学校对面的小吃店，赵涛一边帮余蓓的板面倒醋，一边柔声问。

余蓓摇摇头，“就摸了几下腿，这么厚的裤子，我几乎没感觉。他那个私立学校附近的地方人都不少，他也不敢真干什么。他.....其实没你这么大的胆子。”

“那是他没机会，有机会的话，他强暴你不会有半点犹豫。”赵涛哼了一声，“那就是个人渣。”

“那.....我可以给他打电话约时间了吗？赵涛，我就快补考了，补考之后，我没借口继续找刘老师了。你得快点才行。”余蓓拨拉着碗里的辣椒，表情自然就像在谈昨晚的电视剧一样。

“又吃醋了？”他笑着摸了摸余蓓的脸，完全不在乎周围其他学生视线。

余蓓也早已不在乎，顺势在他掌心蹭了蹭，小声说：“不是，我.....是怕你到最后关头又不舍得了。你不是老说，她又骚水又多。”

“还说不吃醋。”他捏了一下她的脸颊，“放心吧，我不会不舍得的。”

余蓓默默吃了几口，轻声说：“其实，你之前那个让刘磊帮你养孩子的计划.....不是更好吗？谁也不用死，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赵涛笑了笑，柔声说：“可你不觉得很不公平吗？孩子是无辜的，而且，一旦有了那种血脉上的牵绊，你不会担心我爱上孩子的母亲吗？

你是我的女友，都一直在吃避孕药，李婕凭什么捷足先登，对不对？你说实话，你真的喜欢我那个计划吗？”

余蓓咬了咬嘴唇，摇头说：“不，我……不要她生你的孩子。”

“那就对了。”赵涛拿起醋瓶子，咕咚咕咚到了一片在自己碗里，“就按我说的办吧。”

“万一……他伤到你呢？他……他毕竟是体育老师啊。就算喝醉，我也怕你出事。”余蓓皱着眉，不安地说。

“没事，我早考虑好了，我身上带着家伙。李婕要是最后关头不中用，我就自己来。”赵涛的眼里闪过一丝杀气，“我费心思这么久，她要是还不肯在那种时候帮我，我就连她也一起捅了。反正我按身份证算还有俩月才十八，吃不了枪子。你愿意就等我二十年咱们到时候结婚，不愿意就找个人嫁了我不怪你。”

余蓓的眼里顿时就冒出了一股水光，声音很轻但很坚定地说：“不要紧，真那样的话……我来杀李婕，咱们一人一个，一起进去，一起出来，到时候结婚，我给你生孩子。”

他笑着拉起她的手，像是真的牵起了自己的新娘，轻轻吻了一下，柔声说：“我的运气一向很好，最坏的情况不会出现的，相信我。”

每个周三的晚上，是李婕一定要带赵涛去新房偷欢的时间。

这一个自然也不例外。

中午吃完饭，他就磨好了晚上以防万一的弹簧刀，小心地别在钥匙链上，收进裤兜。

他并不怕有什么变故，李婕现在一周至少也要和他在那边幽会两三次，今晚不行，还有明天。

反正余蓓该做的铺垫都已经做好，刘磊已经是个提线木偶，想什么时候让他出现，他就会出现。

赵涛唯一还略微没有把握的，就是李婕。

这个女人的怯懦从婚姻情况就能猜到一二，那么为了关键时刻她不掉链子，他决定带点有后劲的红酒过去。

酒是色媒人之外，也能壮壮怂人胆。

不光壮李婕的，也壮壮他的。

再怎么满肚子愤懑仇恨，杀人这种事，并不是说说那么容易的。

杀鸡都不敢下手的大有人在，他怎么敢保证真到了最后关头自己不会手软认怂成了被干掉的那个？

不管怎样，有备无患。

在新房里的旖旎缱绻，已经成为李婕整日整夜惦念的精神食粮，有那么两三天不能过去，她就会变得焦躁，连训斥学生的概率都会大幅提升，而且，赵涛越是在别的地方玩弄她，她就越是渴望新房软床上的抵死缠绵。

这段时间，从卫生间到厨房，从客厅到阳台，那间新房的每个角落，差不多都沾染过李婕亢奋的淫汁。

“老婆，今晚准备在哪儿玩？”进门摆好吃喝，赵涛笑着说道，同时扭头看了一眼玄关，随着李婕渐渐放松警惕，那防盗门已经不再反锁。

李婕眼波朦胧地走出卧室，身上已经换好了带来的情趣睡衣，肩带下的黑色薄纱就能勉强盖住丰满的乳房，露出一段白生生的肚皮，系带内裤垂下一圈流苏，根本遮不住她丰满的屁股。

“就在卧室吧，上次在阳台，也没帘子挡着，下面一过人我心里就哆嗦。吓死我了。”她红着脸拍了拍胸口，雪圆的奶子轻轻一晃，带着红艳艳的乳头画了个弧。

赵涛舔了舔嘴唇，把酒倒进杯子里，“好啊，那就在卧室。先过来，上面的嘴吃饱，再喂你下面的嘴。”

“讨厌。”一进到这屋里，李婕就彻底没了老师的样子，完全就是个风骚积极的小妻子，她一步三扭地坐到椅子上，却拽住了赵涛不让他走开，“老公，可以.....可以上下一起吃吗？”

“好啊，在这里全听老婆你的。”他当然没有拒绝的道理，三两下就把身上扒个精光。

“好老公……老公最好了……”她喝了口酒，一转身跪坐在桌边，也不顾地板砖上那暖气暖不热的冰凉，抬头就把毛丛里的阴茎含进嘴里，用还染着红酒的舌头卖力地拨弄。

“老婆也最棒，我最爱你了。”他享受了一会儿，垂手抚摸着她的耳朵，“好了，让上面的嘴吃正经东西吧，我要进你下面的小嘴。老婆，湿了吗？”

“湿了……”她抬起头，原来手早就已经伸进了胯下，一边舔着他的，一边揉搓着自己的，“老公快放进来，人家湿透了……”

他拉开椅子坐下，伸出筷子夹了一段腊肠，“来，老婆，上下一起吃。”

她面对赵涛跨过去，伸长双腿踩稳地面，拨开内裤扶住竖起的肉棒，用流满口水的胯下小嘴，一寸一寸吞了下去，同时红润欲滴的唇瓣夹住了那段腊肠，蠕动着往里送去，细密的白牙轻轻咬下的同时，雪腻腻的臀部猛地一沉，畅快淋漓地吞了个满满当当。

（一百二十三）

赵涛自己吃一口，再夹一口喂给她，自己喝一口，再亲上去送一半给她。

李婕上面只管张嘴吃喝，双手扶着椅背不管其他，只负责扭腰摆胯，让水淋淋的肉缝磨盘一样贴着鸡巴连转带套，咕唧作响。内裤腰上垂下的流苏，仿佛妖艳舞娘的类似装饰，在周遭来回摇晃。

夹菜其实无所谓，空腹喝酒效果更好，他夹了两次，就干脆放下筷子专心端起酒杯，一口口渡喂给她。

唇舌纠缠之间，已经快活得五迷三道的李婕哪儿还能察觉什么，连着唾液咕咚咕咚咽下，毕竟比起日常吞精好歹美味得多。

干到酣处，赵涛想起了看过的欧美小黄片镜头，干脆把酒液顺着李

婕的脖子倒了下去，接着一口口追着舔下，在乳沟里流连忘返，舔得她嗯啊乱叫，屁股耸得更欢。

他接着拿过酒瓶，抬起头顺着自己脖子往下倒了一些。

李婕骑在上面，连忙一弓背追着舔了下去，绕着脖子来回亲了一遍。

肢体纠缠，酒香升腾，赵涛很快就被她已经十分娴熟的旋磨技巧套弄得五指发麻，干脆隔着黑纱捏住乳头，也扭动拱耸起来，双双奔了一回高潮。

知道李婕最近刚刚走了月事，正是饥渴难耐的当口，他也不急着继续，先搂着微微颤抖的她吃了点东西，等她平复下来，又喂了几口酒下去，才匆匆擦了擦身子，扯掉湿透的情趣内衣，把她打横一抱，放到卧室的大双人床下。

李婕已经有了几分醉意，躺到床上便把身子一侧，摆出了妩媚娇柔的姿势，秋波不要钱一样往他身上不停地抛。

“老婆等我下，我去个厕所。”他转身出去，经过客厅时，顺手抄起了裤兜里的钥匙和李婕的挎包。

进到卫生间里，他把刀子从钥匙环上摘下，接着拿起李婕的手机，拨了一下刘磊的号，铃声一响，就立刻挂掉，顺手关机塞回包里。

这是给余蓓的信号。

摁下水箱按钮，他哼着歌把挎包放回原处，手掌一扣藏好刀子，溜达着进了卧室，往床上一扑，把李婕小嘴一吻，手掌往上一探，把刀塞进了枕头下面。

“老婆……还想要吗？” he 从上往下亲吻着李婕的身体，额头，鼻尖，唇瓣，喉头，锁骨，乳沟，肚脐，然后，探入最柔软娇嫩湿润的中心，含住了她肿胀的花芽。

“唔……想……老公……我好想……啊啊……舔我，舔快点……”

“遵命……”他喘息着张大嘴，把她丰美的耻丘几乎覆盖了大半，舌

头紧紧贴住阴蒂的尖端，缓慢旋转，用力压迫，上下摩擦。

“哦！噢噢……”她抓紧床单，屁股不受控制的悬空，迎着他的舔舐摇晃，伴随着欢畅的低叫。

“老公……我要吃……我也要吃你的……快给我……给我……”湿润的媚肉夹住赵涛的舌尖时，满面淫态的女老师清晰地提出了自己的渴望，“我要老公……我要老公的大鸡巴……”

会阴处顿时一阵紧缩，他立刻爬起来，抬腿跨过了她的胸部，把半软的肉棒压向她的小嘴。

她急匆匆握住，一口含进半根，卖力地舔含。

很快，炽热的阴茎就再次勃起，赵涛在小豆上轻轻一弹，抱起她的双腿，挺腰插了进去。

这次，他从一开始就压下了欲火，忍耐着把所有的刺激都给到了李婕的身上。

他不在乎这次能不能射精，他只是要让她保持沉醉于肉欲中，什么都注意不到的状态而已。

这并不太难。

在这张婚床上，李婕总是能轻而易举的被他玩弄得高潮迭起，脑子在酒精的麻痹下，早就敌不过那小小仙人洞里无穷无尽的快活，只剩下本能的火花在一个接一个的爆炸。

不久，窗外传来了清楚的咳嗽声，非常明显。

赵涛的心情顿时紧张起来，但又充满了期待。

他舔了舔嘴唇，翻身躺下，“老婆，该你上来了，我累了。”

“好，老公，我来……”她咬住下唇，用小便的姿势蹲在他身上，抬手拨弄着翘起的奶头，把水淋淋的肉缝套了上来。

聚精会神的赵涛很快听到了钥匙串响起的声音，他立刻喘息着

说：“快点，老婆.....再快点，我要射了，要射了。”

李婕亢奋地浪叫起来，白花花的屁股上下狂甩，浑然不觉家里的保险门已经打开，一个醉醺醺的煞星，已经站在了卧室门口。

顺利完成任务的余蓓盯着李婕汗津津的背影，露出一丝阴沉的微笑，缓缓退开两步，悄悄走向厨房。

而那个本以为可以带着女学生过来偷情的男人，在傻愣了几秒后，终于爆发出应有的怒火，一个箭步冲了上去，一把揪住了还在傻呼呼晃动的女人头发。

“我操你奶奶，贱人！”

（一百二十四）

李婕完全懵了。

她完全没有想过被刘磊抓到会怎样，也许曾经担心过，但那种空中楼阁，很快就崩毁在甜蜜而汹涌的肉欲之中。

直到重重的耳光啪的一下把她扇飞出去，满脸热辣辣地倒在床下，她的神志才初步回到了现实之中。

她才清楚地认识到，这原来不是做梦。

刘磊骂骂咧咧地跟下来，狠狠又一记耳光抽上来，“你妈了个逼的，老子什么都顺着你，把你当圣女供着，不让亲不让摸，操你妈，你和学生操逼倒是操得欢！”

大耳光抽得她稍微清醒了一些，一时间，死亡的恐惧都爬上了心头，她绝望地看向床上，期待着她心爱的男人能做点什么。

赵涛背靠着床头，手摸进枕头下面，大声喊了出来：“刘磊！打女人算什么本事！是老子强奸她的，你有本事，他妈的冲老子来啊？你要是个男人，今天就掐死我，往这儿来！来啊！”

刘磊一扭头，发红的眼睛就盯住了亮出脖子的赵涛。

“我操你大爷！”他怒吼一声，飞身扑上了床。

赵涛连忙抬起另一只手想挡在脖子上免得真被掐死。

没想到刘磊没有如他期待的那样跟电视里似的双手直接掐过来，而是突然重重一拳砸在他的肚子上。

他痛得蜷缩起来，连枕头下的手都不由自主的缩回来捂住了小腹。

“操你妈你以为老子不敢弄死你？”刘磊抓起他就是一翻，接着手臂一横，勒在了他的脖子下，用力往后收紧。

比起正面上来这种容易被踹裆的方式，这样背后的勒杀显然更加安全可靠。

更糟糕的是，赵涛被拖离开了床头，那把藏好的刀子，那根最后的救命稻草，就这样落在他难以触及的地方。

他只有抬起手，拼命抓住对方的胳膊，用力往外扒。

可那是个体育老师，力气远比他要大，铁箍一样的手臂简直纹丝不动。

他拼命扭过头，想看看李婕在哪儿。

然后，他就看到了惊慌失措光着屁股坐在地上倒爬到门口的女老师，正靠住余蓓的腿，满脸都写着不知所措。

余蓓蹲下来，轻轻说道：“李老师，刘老师带我来这儿，其实是要操我的。没想到，反过来把你们抓奸在床了啊。赵涛死了之后，是不是就该你了？”

李婕慌乱的看着她，颤声说：“报警……快……快去报警……”

“来不及的……李老师，要不要救赵涛，就看你了。”余蓓阴森森地说完，把从厨房拿来的刀，轻轻放进李婕的手中，“你难道真想一辈子跟刘老师那样的人渣过日子吗？我给你做证，是他要杀你，你是正当防卫。去吧……”

赵涛的脸已经有些发紫，他松开一只手，颤抖着伸向门口的李婕，犹豫了一下之后，果断把预定的台词临时换成了一句：“快走……别……管我……不能……毁了你……”

“啊啊啊——！”

一声崩溃的凄厉尖叫后，赤裸的女老师飞身扑了上来。

刘磊似乎发现不对，但赵涛紧紧抓住了他，用尽了吃奶的力气让他短时间内动弹不得。

一秒、两秒、五秒、十秒……屋内安静下来，连喘息声仿佛都同时消失，只剩下钟表的秒针，沙沙沙沙的响着。

刘磊的手臂没了力气，热烘烘的液体流到了赵涛的身上。

赵涛在发抖，那是不受控制的，源自灵魂深处的恐惧造成的颤抖。

一条性命，就在他的背后，迅速地流逝。

他攥了攥拳头，手指好像快要不属于自己，但他还有不能忘的事，他从刘磊的身前爬开，一路爬到了床头，转身靠在那里，悄悄伸手进去，把小刀摸了出来，藏进掌心。

没了他的支撑，奄奄一息的刘磊软软倒了下来，瞪圆的眼睛死死盯着赵涛。

李婕的双手握紧那把西式尖菜刀，手腕、手臂直到手肘全都是血，她的眼睛已经发直，缓缓退开两步，一屁股坐到了地上。

“你们……狗男女……”嘴里冒出一串血泡，开始抽搐的刘磊还是不甘心地盯着赵涛，充满愤恨地说。

赵涛咬牙切齿地爬过去，装做检查刘磊伤口的样子趴下，在他的耳边轻声说：“刘老师，我没告诉过你，我其实是方形形的男朋友。我操你的老婆，再让你老婆杀了你，都他妈是你的报应。去地狱等我吧，贱人。”

“你……呜……咳！”四肢最后抽动了一下，刘磊的表情，就这样定

格在最后的愤怒和恐惧之中，扭曲无比。

“老婆你没事吧？”赵涛平复了一下激动的心情，跳下到床边，用没拿刀的手心疼地抚摸着她的脸颊，“你怎么这么冲动啊……”

李婕的身体筛糠一样地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两只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手里血糊糊的刀，挤了半天，才挤出一句：“你……你没事……我……就放心……了……”

“他死有余辜。老婆，这不是你的错……”

“别……别再这么喊我……”李婕颤抖着缩成一团，“不对……我不是你老婆……我……我本来该是他老婆的……可是……可是我杀了他……”

“不杀他咱们都要死。这不是你的错。”他尽全力鼓动着她，“咱们收拾一下，然后想想办法，你会没事的，我和余蓓都可以给你做证，是他发疯了要杀人。你一定会没事的。”

“不可能……不可能啊……”李婕低下头，把脸埋进了赤裸的膝盖中间，“我杀人了……杀人……是要偿命的啊……”

“你是正当防卫，老师，我们陪你一起去自首，可能要坐几年牢，不过不会有事的。来，振作点，咱们……先把这里收拾一下吧。你好歹穿上衣服，不然……警察来了也太难看了。”

赵涛说着走了出去，迅速掏出裤兜的钥匙串，把小刀别上去装好。

他走进浴室把身上的血冲了冲，出来擦干后穿好衣服，把李婕的手机丢给坐在沙发上的余蓓，使了个眼色。

余蓓点点头，打开手机，拨出了报警电话。

赵涛走到卧室门边，看着里面的尸体和已经崩溃的李婕，突然感到一阵庆幸，又一阵空虚，做的这一切再怎么解气，最想看到的人，却终究是永远都看不到了。

他走过去，挨着李婕坐了下来，在即将分别的最后，就再陪她一会儿吧。

窗外响起刺耳的警笛声时，李婕抬起头，望着趴在床上的尸体，喃喃地说：“赵涛，能答应老师最后一件事吗？”

“你说。”

“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跟余蓓好好过日子吧。”

之后，李婕站起来，拿出两件衣服披上，木偶一样走进了卫生间。

赵涛以为她是去清洗一下，没想到最后他们被警察带走的时候，她的身上还是血乎乎一片。

十几天后，他才知道李婕去卫生间做了什么。

她往自己的下体藏了一枚刘磊的刀片，包起来藏得很深。

在一切都交代完毕，罪责全部揽下之后，她在看守所中摸出了那个小包，割喉自尽。

她划得很用力，很深，但她最后的表情，却异常的平静。

流干了血的那个豁口，就像是她纤细脖子上的另一张嘴，对着坚固的铁窗，无声地嘶喊着。

李婕死的那天，余蓓参加了会考的生物补考。

这次，她及格了。

（一百二十五）

赵涛生活的城市并不大。

这样的一个小地方，一起发生在熟人身上的凶杀案足以成为拥有各种版本的传奇故事。

他和余蓓，当然不可避免地成为了故事的重要角色。

各种各样的传言之中，肯定也有逼近了实际过程的版本。在哪个版

本里，赵涛追求了年轻美丽的女老师，迅速发展到私下通奸的地步，而他的女朋友余蓓发现这个事情后伤心欲绝，作为报复，去勾引了女老师的未婚夫。

于是，在一个老天爷长眼的晚上，要带余蓓去新房快活的男老师正撞上正骑在赵涛身上的女老师。

一场惨剧，就此发生。

然而这个说法却很快就被当成了彻头彻尾的谣言。

因为赵涛和余蓓依然整天腻在一起，甜蜜得像是一对连体婴儿，连余蓓家长来学校大闹了一场，都没能改变这个事实。

脸颊顶着母亲巴掌印的余蓓走进教室后，还是毫不犹豫地过去和赵涛坐在了一起。

被家人痛打的第二天，余蓓就住进了赵涛的家。

每天晚上，他们两个都像两条交配的蛇，紧紧地缠在一起，但最该结合的地方，却只是贴在一块而已。

这段时间，依靠彼此的体温来度过那种紧张和恐惧，仿佛已经比最原始的性欲还要重要。

直到听说李婕已经死掉的消息那天，赵涛才抱住余蓓，扯下她的内裤，抹了些口水，一点一点插入到她的体内，然后，和她紧紧拥抱在一起，难分彼此。

被余蓓的阴道包裹了足足五六分钟，赵涛才轻轻地晃了起来，让坚硬的阴茎，在已经干涩的内壁中缓慢地磨蹭。

“痛吗？”他亲了一下她的耳珠，小声问。

“不痛。”她简短地回答，调整了一下膝盖的位置，踩稳地面，主动上下套弄起来。

她的动作快得多，粉色的肉壁很快就被粗暴的进出磨得通红。

但她一声也没有哼，只是扶着膝盖，撅起小小的屁股，咬着牙上下摆动。

“你说李婕明天火化。”射精后，赵涛用纸轻轻擦掉流出来的精液，看着上面几道淡淡的血丝，问，“那咱们要去送她一程吗？”

“好啊。”余蓓提上裤衩，拉起睡裤，走向厨房，“吃点东西吗？”

“方便面？”

“嗯，方便面。”

“我要两块，打个碎鸡蛋。”

“好的。”

听到抽油烟机的声音后，赵涛把软化的阴茎塞回裤裆，靠在椅背上，仰起头看着天花板，盯着看了很久。

直到余蓓喊他端面，他才抬手擦了擦眼角，快步走进了厨房。

虽说是周日，但最近赵涛一直在努力读书，即使余蓓住了过来，他跷课的次数也比以前少了很多，所以余蓓看了看表，问：“今天的晚自习还去吗？”

“不去了。今晚早点睡，明天上午要去火葬场的。”

“好。”余蓓简短地应了一句，低下头，默默地吃面。

“小蓓，你表叔没再说别的了吧？”

余蓓的表叔是警察，李婕的死讯和火化的消息就是通过他第一时间传了过来。

脖子上那个狰狞的伤口，也跟着一起转述给了他们。

“他还说了件事。”余蓓考虑了一下，轻声说，“我还没想好告不告诉你。”

赵涛没再追问，很无所谓地说：“好吧，你愿意了再说。”

从吃饭开始，他们连着看了两部电影。

接着，赵涛去洗了个澡，余蓓没有一起进去，等他洗完，才拿着睡袍调热了水，走进卫生间。

坐在沙发上，他忍不住想，如果将来结婚以后，要过的，会不会就是这种乏味而无趣的生活？

他看了看茶几上放着的糖果盒，暗暗决定，也许，该再买几斤酒心巧克力了。

余蓓这次的澡洗得意外的久。等她出来，也差不多到了该睡觉的时间。

赵涛早已经躺在了双人床上，捧着数学书正在培养睡意。

可走进来的余蓓，手上却拿着润滑剂的盒子。

“小蓓，你这是干什么？我刚才……不是已经来过一次了吗？”

她没有说话，而是掀开被子，脱下睡衣，趴在了那一片台灯的光下，撅起了小小的屁股，撑开臀沟，露出了还有些水气的小屁眼，挖了一块润滑剂，抹了上去。

“没有提前做准备，可是很疼的。”他皱了皱眉，轻轻抚摸着她纤瘦的腰肢，小声说。

她摇摇头，轻声说：“我不怕，我……就是想都给你。说不定，这里……能让你开心一点。”

“傻瓜，有你陪着我，我就很开心了。”他拉起被子，盖在了她身上。

但她有些执拗地摆手掀了下去，接着把身子一扭，拉下了他的裤子，含住了他已经有些充血的老二。

余蓓的口技依旧娴熟精准，只不过几个勾含，就让他膨大的龟头硬

梆梆地抵住了她的嗓子眼儿，她没有后退，反而往上猛地一吞，用蠕动的喉咙刺激着敏感的前端。

这样给他舔了一会儿后，她吐出肉棒，望着赵涛，缓缓伏低身体，轻轻摇了摇撅起的屁股。

“好吧，小蓓，忍不住的话，记得出声。这里要是裂伤，可就麻烦大了。千万别硬撑。”

“嗯。你来吧。”

他有点纳闷余蓓今晚的执着，但还是起身跪到了她身后，先用手指试探了一下。

屁眼里很紧，但很湿，像是用水把深处也洗过，而且非常敏感，手指一动，就柔韧地包裹上来。

心里燃起了一些久违的亢奋，他挺起腰，把高翘的肉棒压下一些，瞄准了润滑已经非常充分的肛门，缓缓推了进去。

余蓓发出一声细细的呻吟，把脸埋进了手肘中，另一只胳膊伸在小肚子下面，徒劳地揉搓着小小的阴蒂。

最粗大的部分很快通过了紧缩的括约肌，一种豁然开朗的感觉传来，他继续向里深入，环节一样的收束感一圈圈吸吮着他。

在阴道中从来都没有足够体液的情况下，余蓓的小屁眼相比起来反而更加刺激。

“怎么样？涨不涨？”阴毛压在了臀肉上，他喘息了两口，忍耐着问。

“没事……你动吧。我……挺舒服的……”她轻哼着说道，语调明显地娇媚起来。

难道她的敏感带竟然在屁眼里？

赵涛精神一振，扶住她的腰，晃动着抽插起来。

小小的肛口鼓起、凹下，伴随着余蓓尖细婉转的呻吟，酥柔软嫩。

他兴奋地俯下身，抓住了她悬垂的小乳，捏住了她的奶头。

让他有点意外的是，奶头并没有太硬，依然软软的，在乳晕上扁扁的两片，被他手指拨弄了两下，才颤巍巍立起一些。

他顿时明白了什么，心里涌上一阵酸涩，他想了想，还是觉得不该说破，就这样放开了乳房，当作什么都不知道一样，重新扶住她的腰，听着她生涩地淫叫，用力侵犯着娇嫩的肠肉。

当他膨胀到最大，在眩晕般的极乐中喷射的时候，余蓓抓紧了床单，反弓着赤裸的身体，扭动着紧绷的屁股，学着曾经在李婕身上看到过的样子，抖了两下，缓缓放松下来。

不需要揭穿什么。

既然她觉得这样很好，那么，他乐意配合。

“小蓓，睡吧。”搂着她爱抚了一会儿，他伸手关掉台灯，“你也很累了。”

余蓓动了动，把一条光滑的腿伸进他的腿间，让他夹住，这才埋首在他怀里，轻声说：“赵涛.....抱紧我。求你.....”

他用力搂紧，鼻尖拱了一下她的额头，“这样好吗？”

余蓓没有回答，沉默了好一阵子，久到赵涛快要睡着的时候，她轻轻开口说：“赵涛，你睡了吗？”

“还没，怎么了？”

“我表叔告诉我，李婕死前，用血在墙上写了一句话，他想让我问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什么话？”

“‘你对他说的话，我其实听见了’就是这样一句。”

赵涛浑身一震，搂着余蓓的手，忍不住又紧了几分。

窗外，早已彻底黑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二十七）

电脑突如其来的崩溃，折腾了很久也没完全好。

晚了一天不好意思，今天总算写完补发上来了。

嗯.....就这样吧，我继续修电脑去了.....

鞠躬。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二十六）

时间缓缓迈入十二月，余蓓的家长又来学校抓了她两次，然后，余蓓就被以扰乱学校秩序、早恋等过错，被勒令停学半个月，在家反省。

可惜余蓓被强行带回家的第二天，她就又跑来了赵涛家里，手腕上多了一道凝了血的疤，兜里揣着她妈妈哭哭啼啼塞给她的五百块钱。

赵涛直到下晚自习回家，才发现坐在楼梯上，幽灵一样靠着墙，默默等待了不知道几个小时的余蓓。

他没多说什么，问了问，知道她下午三点就过来一直等到现在后，赶忙开门让她进去，自己放好书包，转身下楼，出去买了一份吃的回来。

“干嘛跟叔叔阿姨闹到这个份上？”他看着一小口一小口吃着炒饼的余蓓，忍不住小声劝说，“毕竟那是你爸妈。”

“他们不让我来找你。”余蓓有些费力地咽下东西，喝了口水，很平静地说，“我说了，别的什么都行，不让我见你，逼我转学，我就死。”

赵涛长长地叹了口气，拉过她的左手，抚摸着上面狰狞的血口，“小蓓，你难道还不懂吗？人死了.....就什么都没了。”

“无所谓。”她扭过头，露出一个甜美的笑，“别的什么没了，我都没所谓的。只要你还在.....赵涛，只要你还在就好。”

“傻瓜，吃吧。我去开热水器，你一会儿好好洗个澡，外面那么冷，你也不说多穿点。”

“我急着过来，没顾上。”

他从屋里拿出母亲的旧睡衣，“呐，你前几天穿过的，我还没洗呢。一会儿换上。”

“嗯。”余蓓低下头，继续专注地吃了起来。

晚上他们相拥而眠，纯粹的，没有做任何其他事的，紧紧拥抱在一起睡去，就像李婕被捕后的十来天一样。

赵涛发现，比起和余蓓做爱的时候，这样单纯的拥抱更能给他一段短暂的心灵安宁。

他们赤身裸体，肌肤相贴，性欲理所当然的燃起，但他没有做什么，还拉开了余蓓伸下去的手，就那么一直等到阴茎软化，带着微妙的踏实感，进入梦乡。

他给余蓓配了一副钥匙，苦苦哀求从小姨那里借了几百块钱，做好了就此让女友住下的准备。

两天后，赵涛的父母终于从领导那里拼命要来了一周探亲假，赶回了家。

赵涛不清楚那个白天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下晚自习回去的时候，家里已经变成了三口人。

沙发上，余蓓坐在角落，他的母亲红着眼睛坐在另一头，而他父亲铁青着脸坐在卧室门口的椅子上，脚下丢着一个攥烂了的避孕药盒。

赵涛平静地换好拖鞋，走进屋里，把书包丢下，准备迎接这场避无

可避的风暴。

他挨了从小到大最重的一顿暴打，要不是最后余蓓哭着冲过来拦住，他真觉得他父亲要把他活活打死。

次日，满脸乌青的他被请假一天，由父母押着，去了余蓓的家。

那天，他第一次看见父亲跪在地上，向余蓓的父母请罪，按着他，让他梆梆地磕头。

他并不觉得这有什么意义，但他也想不出此时违抗父母的好处，干脆就那么听着，木偶一样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照办，熬到一切结束。

其实那一阵子赵涛对学习之外的事情本来就都有点浑浑噩噩，不太清醒，连去没去看李婕火葬他都记不太清，家里赔给余蓓父母的钱具体是多少他也忘了，好像是两万多块吧。后来余蓓再来他家住的时候，还给他偷回来了一万多。

他戏称这是聘礼和嫁妆，让余蓓高兴了足足一个多礼拜。

停学时间结束前的那个晚上，余蓓说想要退学，直接去找地方打工，等一到年龄，就跟赵涛领证结婚生孩子。

赵涛费了几个小时候功夫，才说服她把目标换回跟赵涛考去一间大学。

快到圣诞节的时候，余蓓回家跟她父母进行了一场谈判，因为他妈一直在学校门口堵她，让她更加不想上学。

赵涛没参加，他在家打了一晚上游戏机，把寂静岭彻底通关，然后取出盘，咬牙掰成几片，丢出了阳台。

从那之后，余蓓就只有周六周日晚上在他家过夜，偷出来的那一万块钱，也真跟陪嫁一样留在了他家。

余蓓的父亲，甚至还来赵涛家换掉了突然故障的热水器。

学校外的事情乱七八糟，反倒不如学校里面单纯。

李婕死后，赵涛和余蓓就不再有任何真正的好朋友，过多的流言成了一个巨大的壳，把他们隔绝在其他同学之外。连老师，都安排了角落的固定座位，让他们两个自成一方天地。

孙博和赵涛闹崩的场面很戏剧性。

他好像一直暗恋李婕，听说了很多不堪入耳的流言蜚语后，气冲冲来找了赵涛求证。

赵涛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告诉他，“你不知道，李婕可骚了。一摸就全是水，淫荡的不得了。”

赵涛没挨打，但孙博离开前看他的眼神，让他比挨打还要难受。

他买了酒心巧克力，偶尔手淫一次，就做上几颗加料的，放在书包里，可惜想不出要喂给谁吃，最后，一个个喂了余蓓，喂完后，就再做一批。

循环往复。

平安夜那天，赵涛逃了晚自习，带着余蓓去了市里唯一的一家小教堂。

那是事件发生后，他们第一次正常的约会。

听着头顶回荡的钟声，感受着余蓓靠在胸口的压力，赵涛总算隐隐约约觉得清醒了一些。

骑车子载着余蓓一路骑回去后，他拉着她的手跑上了楼，一进屋，就踢上门扇，把她压在墙上，急切地亲了上去。

这许久没出现过的信号迅速得到了余蓓火热的回应。

衣服在纠缠中一件件脱下，掉落，精赤溜光的身子一刻也不舍得分开，就那样搂抱着一起进了卫生间。

余蓓父亲新安装的热水器不需要提前开火，他们直接拧开花洒，在水花中继续缠绵。

进入的时候，细窄的通道依然不太湿润，但比起从前好了很多，有了那么一层锅底油一样的粘液，勉强达到了不需要润滑剂的程度。

当晚他们做了两次。

从厕所出来擦干净后，滚在床上的两人依然没舍得分开，余蓓很快就用唇舌唤醒了他，但他这次既没有用上下两张嘴，也没有去折腾她小小的屁眼。

他抓起了她小巧可爱的脚掌，亲吻抚摸了一阵后，放在了自己的胯下。

第二次的精液，最后就射在了她白里透红，脉络可见的脚背上。

（一百二十七）

余波总算随着时间而消失，赵涛的生活，再度恢复了平静。

虽然一切都和从前大不相同，但他考虑很久之后，还是觉得自己应该满意。

他虽然少了一个朋友，但多了一个连学校方面和两边家长都知道的女友，隔三差五还可以去他家住两天，他还有什么可不知足的。

有了考到一家大学这个目标之后，余蓓的学习动力也被彻底激发出来，除了要和赵涛约会或幽会的时间外，她把全部精力都扔进了书本中，一点不剩。

一月份的那次模拟考，赵涛和余蓓都拿倒了让全体同学惊讶的成绩。

余蓓从倒数的位置迅速爬升到五十名左右，逼近中游。而赵涛在数学神速提升到一百三十多分后，一跃挤入了班级前十，让班主任有点尴尬，不知道到底该不该表扬这对班上最大胆的早恋学生。

孟晓涵这次模拟考发挥失常，从上次的第三掉到了第六，只压过赵涛一名而已。

这是赵涛认识孟晓涵以来成绩跟她最接近的一次，不免连自己都有点惊讶。

不过不久后，寒假前的最后一次大考，证明了赵涛有超常发挥的因素，而孟晓涵，之前的确是发挥失常。

过年那寥寥无几的假期前公布的成绩，赵涛掉落到班内第十五，倒是距离爬到第三十九的余蓓近了不少。

而孟晓涵拿下了班级第一，在文科班总排名中，也稳坐榜眼。

大量精力放在学习上，和余蓓的性爱频率也减少了很多，赵涛渐渐又恢复了幻想的习惯。

有时候课间出来放风，他会往兜里揣一颗酒心巧克力，加过料的那种，然后望着下面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偶尔闪过一个的可爱面孔，幻想着如果有机会喂给她吃，之后会发生什么香艳的事情，这次动用锁情咒，会不会就能磨平那该死的戾气。

可惜，他也只是有空幻想一下而已。

上课铃响，他就得回到余蓓的身边，埋头于书山题海，任繁杂枯燥的知识，淹没他并不缺乏纾解渠道的性欲。

大年二十八，赵涛的父母回到了家。

这个除夕，余蓓在赵涛的家里过了年，跟着一起吃了饺子，看了春晚，守岁，夜里，就听着鞭炮声，和赵涛挤在了一张床上。

隔壁就是双亲的情况下，赵涛却有点意外的来了性致，偷偷摸摸地锁好屋门，用厚厚的被子裹住两具火热的身躯，在迸发的生命力中迎来了新年。

初一走亲戚拜年的时候，余蓓跟在了赵涛的身边，就像个羞涩的新媳妇，低着头不声不响，虽然他爸妈发红包的表情有点尴尬，但她接过来时候的神情，却非常的坦然。

大年初二，赵涛跟余蓓去了她家，如果不是没有婚礼和证书，他真有点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成了余家的女婿。

她爸喝得酩酊大醉，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最后还抽起了自己的耳光，打得啪啪作响。她妈妈满脸尴尬，只好早早把赵涛送了出来，顺便把余蓓留下。

开学不久，赵涛的父母就再次离开，奔赴祖国最需要他们的地方，至于儿子需不需要他们，他们似乎并不太关心。

不过赵涛也不需要。

他已经很习惯和余蓓在家里生活的感觉，从做爱的频率上看，都有点像是老夫老妻。

只不过正常夫妻的本职一般是各自的工作，而他们俩的本职，还是学习。

可也许是天资有限，余蓓的成绩稳定在了班级前三十之外，状态不好的时候，跌出四十名也是常态。

而赵涛，总算勉强保持住了班内前十的水准。

孟晓涵跟隔壁班的第一似乎较上了劲，两个女生开始交替霸占文科班第一的宝座，不知不觉，就把文科班的年级第三甩下了超过十分，拉开了档次上的差距。

而代价也很明显，孟晓涵明显瘦了一圈，平常课间出来透气的时候，看起来气色也不是很好，脸色苍白得近乎透明。

赵涛总觉得自己的高中生涯应该不会再发生什么大的波折，他最近已经在和余蓓商量，选一间外地的、她也能顺利考上的大学，作为目标一起考过去。

他对锁情咒当然还有想法，毕竟在后的李婕都已经死了，余蓓作为先一步中咒的目标，就算福泽深厚，作为他相伴一生的妻子人选也太过危险。但他实在不想再在高中校园里惹事，不止一个老师说过，大学的校园更自由也更广阔，所以他打算带着余蓓到达新环境后，再去考虑接下来的打算。

可没想到，接近清明节的一天上午，他照例出来透气，余蓓去上厕所，他无所事事地看楼下学妹的时候，前门口正对的栏杆那边，突然传

来了一声惊呼。

赵涛扭头看过去，竟然是孟晓涵半垂着眼帘倒在了地上。

他快步走过去，站在外围，看着几个和孟晓涵关系不错的女生紧张地大呼小叫。

孟晓涵自己倒是很镇定，抬起头轻声说：“没关系……我……就是有点……低血糖，我书包里有糖，帮我……拿两块就好。谢谢。”

一道灵光突然击中了赵涛的脊背。

他挤出一丝微笑，在外围掏出了兜里的酒心巧克力，递了过去，“我有这个，管用吗？”

下午放学后，吃了一碗盖满辣椒的牛肉板面后，余蓓嘶嘶吐出舌头用小手扇着，问他：“赵涛，巧克力，把你兜里的巧克力给我。”

赵涛摸出钱找老板要了瓶矿泉水，抱歉地笑了笑，“我上午肚子饿，吃了。”

他挺好奇，下一次模拟考，孟晓涵的成绩会不会还是这么稳定。

（一百二十八）

等待的结果让赵涛大失所望。

不光孟晓涵的行为举止毫无变化，看都没多看他一眼，下一次的模拟考，她的成绩反而有了更加夸张的进步，把与她争夺第一宝座的另一名尖子生，直接甩开了将近二十分的分差，荣登年级第一宝座。

赵涛瞠目结舌，完全不懂为什么应该让对方死心塌地爱上自己的锁情咒却带来了这么一个结果，他满肚子疑惑地给余蓓多喂了几颗，后来觉得太麻烦索性随便找个由头往她嘴里射了几次。

结果，余蓓还是挣扎在班内中游线附近。

按照他们学校文科班的水准，这意味着她连冲上三本线都非常危

险。担心无法和赵涛考到一起，压力让余蓓的体重略微增加，有那么半个月成把成把的掉头发，曾经娇媚水嫩的班花，短短一个多月就变得苍白浮肿，双目无神。

有几次例行做爱的时候，她甚至在赵涛下面迷迷糊糊背了几个历史考点，然后再慌里慌张地道歉。

有点担心余蓓这么自我施压下去会导致咒术的反噬发作，赵涛把心一横，在最关键的四月底，请了一个星期的病假，带着余蓓去旅游了一圈。

那七天六夜的行程中，他们两个高三学生谁也没有带一本书，必要的行李之外，他们只带了余蓓没有断过的避孕药，和每次都要用的润滑剂。

不过润滑剂并没用到多少。

他们去了很有名的那个湖，尽情的享受了一下所谓的江南烟雨。

赵涛知道余蓓最想要的恋爱是什么样子，他觉得，他也应该给她。

六个晚上，他们只做了两次。

都是用余蓓的脚，最后射在嘴里。

余蓓的样子有了不小的变化，但那双白生生的脚丫一如既往，秀气，可爱，光滑，细嫩，他捧在脸颊边的时候，不知不觉竟感到眼眶有些发热。

每一晚睡觉的时候，即便是住标准间，赵涛依然会费劲把两张床拼到一起，搂紧余蓓，抚摸着她的脊背，一直到她的呼吸悠长匀称，甚至带上了轻微的鼾声，才略感安慰的入睡。

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这一周的旅行让余蓓的心情好转了很多，也让两人的成绩出现了一段不小的滑坡。

幸好，两人的父母都已经出于不同原因，对他们的成绩不闻不问，

倒也没有受到什么责罚。

孟晓涵的发挥依然稳定，五月份的联合模拟考，她的成绩竟然杀进了重点高中文科班的前列，不要说一本线，就是原本对他们来说可望不可及的几间大学，也仿佛就要对她敞开大门。

赵涛啧啧称奇，但也无心深究，每当他想懈怠一会儿的时候，李婕最后对他的叮嘱就会浮现在耳边，利锥一样戳刺着他的耳膜，让他情不自禁地拿起下一套卷子，下一本题库。

当生活变得单调而规律，时间的流逝就渐渐难以察觉。

高考，就这样在随处可见的倒计时中，驾临了赵涛的生活。

考前老师专门叮嘱放松一下的那天，余蓓一早就到了他家，穿着可爱的小裙子，细细的系带凉鞋。

赵涛穿着大裤衩，就那么和她并排躺在床上，谁也没脱衣服，望着天花板，手拉着手，随口说一些谁也没用心去记的闲话。

他们一直躺到下午，出去院门口吃了点东西，然后，回家，走进了卧室。

赵涛没有说要做什么，甚至没有表现出很有欲望的样子。

但他们默契地拥抱在一起，解开了彼此的衣服，直到赤裸相贴，嵌入，呻吟着倒在床上。

赵涛在干涩的阴道中缓缓移动，没有用润滑剂，也没有用口水。

余蓓默默地望着他，没有说话，只是不停地，轻轻地呻吟。

他渐渐紧绷，紧绷到了极限。

而她举起脚，用细细的脚趾拨弄着他的嘴唇。

他含住了她的脚尖，浑身的紧绷，开始在喷射中放松。

精液全部灌进体内之后，余蓓笑了起来，轻声说：“如果我这次考

砸了，去你上学的地方打工好不好？”

他弯下腰，亲了一下她有些咸涩的脸颊，“只要你高兴，怎么都好。”

但余蓓的生活好像很难有自己能真正决定的时刻。

赵涛考上了南下三百多公里外一座城市的三本，虽然学费高昂，但至少，能混到一个本科学历。

同样以那个城市为目标的余蓓，却连专科都没有录取。

她跟家里争执了近一个月，最后还是在赵涛的劝说下，选择了复读。

“一年不算久，很快就过去了。再说，放假的时候，我也会回来看你的。”擦掉余蓓满脸的眼泪，赵涛这样安慰说。

可其实，这正是他心底希望的结果。

一片广阔的世界就要展开在他眼前，尽管余蓓的存在不会造成什么阻碍，他也宁愿自己能更自由一些。

最后一次回母校的时候，赵涛看到了校园外的栏杆上，挂着的红横幅骄傲地炫耀着孟晓涵文科班全校第一的成绩，比市里的文科状元虽然低了不少，但已经足够给这所学校争光。

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去拿通知书的那天，赵涛碰到了孟晓涵。

她比高考前那会儿黑了一些，似乎是考完后好好地放松了一把，她还把头发剪短了不少，修成了挺衬她脸型的四边齐，而且，没戴眼镜，也不知道是做了手术还是换了隐形。

“考到N大了吗？”孟晓涵推着车子，看似很随意地问。

“三本，独立学院。”他晃了晃录取通知书，笑着说，“你呢？哪家重点大学？”

“就你那家啊。”她骑上车子，摆了摆手，留下一句，“我在本部，

商务英语。”

赵涛楞了一下，跟着，他就有些雀跃地发现，原来锁情咒，早就已经生效。

填志愿并不是什么值得保密的信息，班上不少情侣都在算计怎么报才能配合估分尽可能地去到同一个地方。

赵涛记得，自己那片当时的志愿登记表，就是孟晓涵主动过来收上去的。

他突然感觉好像找到了她成绩进步如此之快的原因。

也许，就是为了不管他报哪里的学校，她都能有充分的选择空间，考到距离他很近的地方。

他特地查了一下，N大那边的本部和独立学院生活区混在一起，教学区也是共用。

距离开学还有不少时间，赵涛忍不住在想，孟晓涵会不会有什么其他的动作。

可让他有点意外的是，什么都没有。

就像她特意考到赵涛所在的学校这件事纯粹是巧合，其余的原因都是他的幻想一样。

不过也好，毕竟那个暑假最后的日子，除了父母回来给他准备升学所需的一个礼拜之外，他和余蓓几乎整天腻在一起。

为了让余蓓安心复读，他也算是使尽了浑身解数，去做她理想中的那个虚幻男友。

去学校报到的时候，余蓓请了假，跟他一起坐火车去了那个陌生的城市。

全新的世界让赵涛有点眼花缭乱，往来的一张张面孔令他目不暇接，比起高中时代一个个女生素颜朝天好像看到一树泡桐的景象，眼前的校园，才真的像是进了一个五颜六色的巨大花圃。

在学校超市门口给新买的手机办卡的时候，赵涛远远看到了父母送来的孟晓涵，正匆匆往本部的新生报到处赶去。

他笑了笑，没有告诉余蓓。

有些事，她已经不需要知道。

（一百二十九）

虽然说好的六人间宿舍最后变了八人间，但整体环境还算不错，舍友也都还行，这让赵涛十分满意。

他考进了这个独立学院今年才新开第一届的汉语言文学系，全班一共三个男生，加上邻班的兄弟，才凑齐了一间宿舍，就这里头还混进了一个英语系的男生。

英语系那男的叫符小宇，不常见的姓，挺有意思的名，人长得斯斯文文，模样清秀面皮白净，人还有点害羞，内向得让人怀疑是不是个隐藏的花木兰。

当然，晚上只剩裤衩的时候就知道了那个令舍友失望的结果。

赵涛是宿舍里唯一一个由女友而不是爹妈上来帮忙收拾行李铺床整柜子的，这羡慕了同屋里八分之五的光棍，当然，另外两个女友在异地的舍友也一样略有眼气。

高中最后阶段那种除了余蓓甚至找不到一个人可以说话的孤独感让赵涛不得不珍惜同屋的其他七个哥们。

毕竟对他来说，女人的感情只要稍微用点心思就唾手可得，而真正的友情，他都已经快忘记是怎样一种东西。

如果说宿舍是认识男同学的场地，那么军训就是最适合用来观察女同学的机会。

匆匆自我介绍互相认识不过是个开始，惊鸿一瞥难以注意到什么，而且，一个系三个班，那时候也只能认识自己所在的班级而已。

等到军训，都穿上齐刷刷的迷彩服，扣上绿军帽，一张张素净的小脸，就轻而易举地看出了容貌上的绝对差距。

很可惜的是，赵涛所在的一班并没有长得特别出色的美女，二、三两个班虽然各有一个约莫能够上班花水准的妹子，但随便选谁当系花，都是会被其他文科系碾压得七零八落的水平。

一个暑假下来，余蓓不过养回了八成姿色，放在他们系就已经足够稳稳坐上系花交椅。

这让赵涛有点意兴阑珊。

满肚子贼兮兮的期待，顿时出溜泄了个六七分。

军训结束，大学生活渐渐步入正轨，赵涛百无聊赖，选了个校园舞蹈协会的社团加入，想看看有什么别的渠道认识认识外系的妹子，免得旅行包里特地带来的几个酒心巧克力一路藏到变质也找不到用武之地。

没办法，谁叫和他们系男生选出来的那两个系花相比，现代文学史的那位女老师都更美一点。

那老师叫于钿秋，想来是取了红藕香残玉簟秋末字谐音，三十多岁年纪，气质古典，珠圆玉润，说是绝色远远不及，但就是由内而外透出一股令人心旷神怡的韵味，凤眼樱唇，眉目含笑，头一天上讲台，就把整个系那为数不多的半大小子看得双眼发直，压下了面前一朵朵娇嫩小花的气焰。

头一个礼拜，他们宿舍夜谈说起最多的，就是这个于老师。他们班长朱辉，没两天就把于老师的事儿打探了个门清。

然而结果很扫兴。

于钿秋都已经三十多岁，早就有家有小，老公还是大学时候的师生恋，就是这里本部的年轻教授，俩人差了七八岁，她一毕业就义无反顾远嫁过来，婚后读硕，挺着肚子博士毕业，到如今，儿子都已经快上小学了。

不过对于荷尔蒙正旺盛的大学男生来说，意淫这种行为反而会因为对方的妻子身份而更加刺激。

赵涛参与的兴致不高，比起屋里的其他人，他的经验丰富得多，性欲阈值也高得多，于钿秋比李婕并不漂亮多少，虽说气质胜出，但一想到她儿子都能去小卖铺打酱油，他就没了多少兴趣。

舞蹈协会组织的第一次活动，让赵涛失望而归。

不能说没有好看的女生，只能说，没有会让他心动的女生。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饱了吃蜜蜜不甜，饿了吃糠糠也香。

赵涛刚一军训完，余蓓在家里就死赖着父母买了手机，于是每天晚上絮絮叨叨的短信来往，就成了他不得不进行的日常工作。

听到几次他打电话时候不太耐烦的口气后，一众见过余蓓样子的舍友顿时将他奉为情圣，纷纷请教如何才能以凡俗之躯博得佳人青睐，并倾心至此如落尘泥。

其他几个单身的还好，大都只是随口问问，唯独符小宇，却好像认了真，不光夜谈会上虚心请教，去食堂吃饭都非要帮赵涛打一份菜，权作学费聊表心意。

“你们英语系的姑娘就那么漂亮把你勾成这样？”赵涛吃了三次白给的菜后，终于忍不住问，“你到底看上谁了？”

结果符小宇扭捏起来，支支吾吾又不肯说，只说是同系的一个女孩，跟他是老乡。

赵涛想了想，他们汉语言这边资源稀缺，去英语系那边看看不也挺好？于是笑眯眯地表示，“行，包在哥身上，下午你们不是有大课？我跟你一起去上，你给我指指，我给你出主意。”

符小宇犹豫了半天，才点点头，说：“那你不许笑我。”

“我笑你干毛，男生喜欢女生天经地义的事儿，有什么好笑话的？”他站起来，拿着空餐盘走向回收车，“上课时候叫我一声，我下午没课，先睡会儿去。”

这天下午的英语系大课上，赵涛认识了两个女生。

一个叫莫晓安，圆圆脸很可爱，就是肉嘟嘟的稍有点丰满过头，其实本身长得不错，无奈英语系群花缭绕，实在显不出她来。

但这个女生其实不光是符小宇的老乡，还是他之前的同学，同时，也是暗恋对象，苦于不知道该如何追求的目标。

另一个则是莫晓安的室友，她们班的班花，杨楠。

英语系的美女资源太过丰厚，基本上四个班能挑出至少六个系花级别，拿出垫底的也足够吊打他们汉语言文学。

杨楠在六个漂亮的女生中，按标准审美也就是保个倒数第二。

比起其他女生进入大学后拼命展现的柔美妩媚，杨楠的打扮和装束显然有点利落过头，头发比管理严格学校的高中女生还要短些，长袖衫牛仔裤运动鞋，温度还没怎么降，身上就已经没露出多少地方。

不过露出的地方都很白，不是一般形容女孩白皙的那种级别，而是牛奶一样的白嫩，五官也比较立体，看上去很有几分异域风情。

赵涛在整个大课中，一直在留意那个杨楠，注意的程度仅次于旁边符小宇那一路追着莫晓安转的眼睛。

他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事。

那个杨楠，上课的时候一直在偷瞄斜前方他们系的另一个班花，也是这个系在男生心目中多半能排第一的女生，金琳。

而杨楠偷瞄金琳的次数，竟然比所有男生都多。

赵涛摩挲着下巴，耳边听着符小宇对自己痴心的描述，一个念头慢悠悠地冒了出来，径直飘向了脑海。

（一百三十）

赵涛又买了一个小针管，带着帽揣在了贴身的地方。

酒心巧克力他还常备着，不过那个在广阔的大学校园里，并不太容

易顺利使用。

他没有饥渴到乱枪打鸟喂给谁吃算谁的地步，既然准备狩猎，猎物还是要精挑细选，享用起来心里才会更加满足。

单身男生急于排除竞争者的心态都很明显，开学一个月不到，赵涛有个班花级别女友的事情就传遍了整个中文系。

但效果却明显事与愿违，一次下课赵涛钱包里的余蓓照片被一圈女生看过后，他的受欢迎程度反而直线上升，说是较量心态也好，好奇心也罢，反正是让系里其他的男生很是有些不爽。

幸好他们还可以自我安慰，赵涛有那么个漂亮女友，应该不至于移情别恋。

这就是他最方便的掩护。

别的不说，光是系里那两个勉强算是班花的女生，他就有信心轻轻松松把关键的东西喂进她们嘴里。

只可惜，他兴趣不大。

这段时间，符小宇一直缠着赵涛问东问西，恨不得问出他追求余蓓的每一个详细步骤，然后一条条模仿到莫晓安身上。

赵涛当然不能说实话，而编造点追求女孩子的方法，对他来说又有点难。他只好信口胡诌，先随便应付着。

反正几节蹭的大课他就看出来，莫晓安对符小宇其实也不是没有意思，只是那个看起来活泼开朗的女孩在感情方面很不愿意主动，或者说，没有喜欢符小宇到主动的那个份上。

所以传授了几次虚构的经验后，赵涛干脆就把方向转移到催符小宇表白上。

“跟你说了，你连当面说喜欢人家都不敢，还能指望着手一牵人一搂嘴一亲在一起水到渠成？”吃着不知道第几份免费菜，他熟练无比地劝说着，“喏，我是把话跟你说明白了，大学这地方呢，太漂亮的女生别人不太敢追，太丑的姑娘没人追，莫晓安那样中等偏上脾气又好的，

你不去抓紧时间定下来，乐意追的能绕宿舍楼三圈半。”

符小宇垂头丧气地看着碗里就没怎么动的米饭，苦着脸问：“可……可我不知道该怎么说啊。”

“有什么不敢说的啊。你不就是怕被拒绝朋友都没得做吗？”赵涛想了想最近的时间，国庆已过圣诞还早，真没什么合适的机会，干脆说，“这样吧，你们专业不是周六周日都闲着吗？周围县里不是有个特出名的大批发市场吗？你也别挑了，就定这个礼拜六，你去约她，一起去转转，上午去晚上回来，看她答应不，答应就是有戏，回来吃晚饭的时候你就顺便表白得了，八九不离十。”

“为啥啊？”符小宇摸了摸脑袋，“这不就是约出去玩一下吗，她也经常和闺蜜一起出去玩啊，她老说我就是她一个闺蜜，答应也不能说明什么问题吧？”

“那地方全是商场，女生逛起来就没个早晚，说不定晚了赶不上车就要在那边住。她也是经常出去玩的，这个肯定清楚啊对不对，连这都答应，肯定对你也有好感。你还担心什么劲？”

符小宇还是满肚子犹豫不定，“不对呀，有好感跟喜欢之间可还差不少呢……”

“你是不是还想拿个量杯把人妹子的感情倒出来比划一下到没到刻度？好感就是机会，好感是相对不是绝对的，她现在相对其它人对你最有好感，那就是喜欢你，哪天对别人更有好感了，那你就没戏了。跟你说，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你爱信不信。”

赵涛劝得其实都有点烦，但他选的突破口是符小宇和莫晓安这边，总不好半途而废。

要不然，隔壁系的女生不是那么好接近的，他可没有校园撞见直接拦住要号码的脸皮和自信。

所以符小宇的磨蹭让他也有点焦急，幸好平常寝室夜谈交流的情报中，越美的姑娘出现的几率越高，杨楠那边的消息是最近拒绝了几个匆匆表示好感的男生，还悠然单着。

那边六位系花本来就有一半是名花有主的妹子，金琳早早跟学生会主席搭上线后，剩下两个单身就成了群狼眼里的肉，光看英语系大课来蹭课的后排人数就能看出个一二。

所以赵涛还真有点担心自己动作太慢下手晚。

拼命督促符小宇，最后都到了如果不表白就不再帮忙的地步，赵涛总算说动了这个害羞腼腆的舍友，打电话约了莫晓安。

结果不太理想，莫晓安拒绝了。

不是拒绝表白，而是拒绝了一起去玩的邀请，不过原因说是周六他们宿舍约好了一起逛街。

看符小宇红着脸哼哼唧唧就想挂电话，赵涛忍不住过去拍了他脑袋一下，压低声音说：“你傻啊，换礼拜天！”

“啊？哦、哦！对，晓安啊，那礼拜天呢？礼拜天好不好？”

话筒里传来莫晓安轻柔的笑声：“你这是怎么了，突然这么来劲。好吧好吧，那就去转转。你提前看好路线啊，我可什么都不管。只带着包咯。”

符小宇整个人的精气神都提了一截，匆匆说完最后几句，扭头就抱住了赵涛，“哥，她答应了！答应跟我去了！”

“最后别露怯，当面告诉她，把她变成女朋友。”赵涛拿出钱包，亮出里面余蓓的照片，“呐，看见没，这么漂亮的，只要敢说，就能成。不怕告诉你，我们早就……那个了。”

夜谈的时候赵涛很少搀和，符小宇只知道宿舍里有一个不是处男的，还是毕业暑假跟女友一起破的处，看着余蓓的照片，他顿时眼睛都有点发愣，“真……真的啊？”

“她喜欢我，我喜欢她，这不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了吗。加油，你也行的。”

荷尔蒙的激励效果从来都是最好的，当场，赵涛就看到了符小宇眼里熊熊燃烧的決心。

他觉得，这事儿肯定成了。

果然，周日晚上，符小宇九点多冲进宿舍门的时候，连眼睛都在放光。

莫晓安成了他的女朋友，吃过晚饭后的表白大成功，他直接手拉着手把她送回了宿舍楼下，满肚子的幸福在头顶噗噜噗噜地冒泡。

下礼拜二，符小宇千恩万谢在食堂三楼请赵涛吃了顿小炒，莫晓安就笑吟吟地坐在他手边，倒不怎么吭气。

赵涛心想，差不多可以找机会了。

他清清嗓子，盯着符小宇说：“你俩成了，按规矩，该请两边宿舍吃饭了吧？你们俩说吧，是分开两次呢，还是干脆凑一块互相都认识认识，也帮助一下咱们屋的另外几个光棍。莫晓安，你们屋其他妹子也有不少单着呢吧。”

“嗯，那要不一起吃？”

“哥，听你的。你说怎么好？”符小宇望着赵涛，等他拿主意。

“那就一起吧，门口小馆子，两桌也没多少钱。万一到时候谁跟谁看对眼了，不又是一顿么。”他笑呵呵地提出了建议。

符小宇当然一口答应下来，这事儿在大学本来就平常，他们宿舍虽然还没吃过，莫晓安可已经吃过同屋一个女生的一顿了。

可不料莫晓安回去问了一下，女生那边却不太乐意一起吃，想要他们分开请。

两边商量了一下，符小宇当然拗不过新晋女友，只好同意。

赵涛虽然有些失望，但也不算太着急，他知道杨楠跟莫晓安关系好，以后攀着这俩口子，总能蹭到一起吃饭的机会认识一下。顺便找找机会。

然而，就在他已经准备制造下一次机会的时候，该请女生宿舍那边吃饭那天，符小宇出发前叫出来了赵涛，有点胆颤地说：“哥，你陪我

一起去吧，八个女生我一个男的，我.....我心里慌啊。你反正有女友了，她们肯定不能说什么。行不？”

赵涛笑了笑，咧开了嘴，“行，你楼下等我，我收拾一下，马上就来。”

看来，自己的运气还不错。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二十八）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三十一）

校门口的小馆子靠着这么一大群学生，理所当然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尤其是新生到校后的上半学期，大包间长期被情侣宴请舍友的应酬占据，据说学生会出来聚个餐都订不到位子。

十人桌，两男八女，刚刚好。

符小宇算是豁了生活费的血本，就为了在女友面前长威风，那一个菜一个菜点得，赵涛看着都觉得有点肉疼。

那帮女生倒是主要以起哄为主，转了一圈菜单也就要了几个彩头不错的菜，比如西芹百合的百年好合啊，虎皮青椒的青春交往啊，韭黄炒鸡蛋的长长久久啊.....反正感觉她们都挺能掰的，估计点个红烧肉也能说出个红红火火过日子来。

赵涛有班花女友的事情早就经过莫晓安传了过去，多他一个，女生那边也没什么意见，反而七嘴八舌问起了余蓓的这个那个。

最后还起哄着要走了余蓓的照片传着看了一圈。

里面放了一张七寸艺术照，还放了一张大头证件照，非常有说服力，有个女生还特地看了一眼杨楠，接着带着微妙的表情摇了摇头，好像有种她们宿舍甘拜下风的感觉。

不过赵涛的注意力，倒是都在那个杨楠身上。

她比中文系这边的女生好看不少，而且还是他此时此刻最容易下手

的目标，最重要的是，他对她眼里那股对男生毫无兴趣的劲头很有感觉，一想到将来能让曾经带着这样眼神的女孩跪在前面捧着他的老二乖顺地吸吮舔舐，他就觉得裤裆都有点发紧。

锁情咒的副作用太大，他并不想在大学成为高中那样的“名人”，孟晓涵开学后就没来找过他，他懒得再等下去，杨楠就不错，很不错。

作为他大学时期消遣的第一个小道具，很足够了。

叽叽喳喳吃到半截，赵涛起来打开买好的易拉罐雪碧，一罐一罐挨个递给不喝酒的女生们。

递给杨楠的时候，他顺手抹掉了提前留下的碎纸记号，看着她打开，毫不知情地灌下一口，喝了下去。

这种饭局上，想要动手脚给特定的女孩加点料实在是太容易了。

雪碧喝得差不多后，赵涛又起来张罗着发了一圈夹心奶糖，红纸包装，就算是符小宇他们那对的喜糖，当然，谁也没注意到，他递给杨楠的那块，是从另一个裤兜中掏出来的。

吃完之后赵涛算了算，一针管的新鲜货，至少四分之三进了杨楠的嘴。

算起来这可比孟晓涵那块巧克力的量大多了。

他笑咪咪地扶起走路有点摇晃的符小宇，跟女生们挥手告别。

杨楠的眼神变得有点迷茫，这让他很满意。

他拍了拍符小宇的肩膀，说：“多谢了，兄弟。”

符小宇醉醺醺地瞥了他一眼，“说什么呢哥，我能有今天全靠你的鼓励啊，是我该谢你！哥，以后有我能帮上忙的，你尽管开口。我.....我要说半个不字，我.....我就是乌龟王八蛋。”

“诶，有女朋友的人了，别乱发这种毒誓。”

“嘶.....对哦，那.....那我就天打五雷轰！”

“行了行了，省点力气走路吧，回去好好睡一觉，你们晚上不是还有课么。这回不用我跟你蹭课去了吧？”

“呵呵……”符小宇舌头都有点发直，“想去就去呗，哥，我们英语系美女多，你女朋友……还在老家复读呢，过来……过过眼瘾呗。”

“臭小子，你到时候跟莫晓安坐一块，我呢？”

“找……视野最好的地方，看呗……”

“行了，上楼梯吧你。”

说归说，晚上的英语系大课他当然还是要去蹭的，三本老师懒得管，班上好看女生又多，八十来个人的系里大课，阶梯教室到能坐进去快三位数学生。

尤其是男生，数量严重超标，还有不少大二大三的学长。

真是充斥着荷尔蒙的空间啊……

赵涛也懒得真找什么视野好的位子，拿着本小说进去后，直接在最后一排最里面的靠窗角落坐下，静静地等着。

快上课的时候，莫晓安他们宿舍的几个女生嘻嘻哈哈地走了进来，找了一片挨着的位子，坐到了一块。

但杨楠不在。

过了一会儿，杨楠才懒洋洋地晃了进来，从后门。

她看了一眼前头已经没什么空位，瞄了一眼赵涛，穿过好几双期待的眼睛，径直走过去，把书往桌上一放，坐在了跟他隔一个位子的地方。

好几道疑惑的视线顿时齐刷刷丢了过来。

赵涛肚子里冷笑了几声，也不理她，安安心心看自己新租的《天涯明月刀》。

“赵涛，”老师走进来的时候，杨楠有点语气生硬地开口问，“符小宇都追上莫晓安了，你还来蹭课干什么？”

赵涛咧开嘴，笑嘻嘻地说：“英语系美女多啊，不像我们中文那边，最漂亮的还是个四眼妹，很绝望啊。”

“你不是有女朋友了吗？”她没好气地说，语气中有着很微妙的指责。

“她要复读一年啊，我孤苦伶仃在这儿，还不能看看美女了？”他耸耸肩，拿出钱包打开看了两眼，故意扼腕叹息地说，“照片毕竟就是照片而已，怎么也比不上真人的。”

“不要脸。”杨楠皱起眉，小声骂了一句，“你女朋友真是瞎了眼。”

“可能吧，不过她爱我爱得可厉害呢，我说东她不往西，我其实挺知足。所以也就来过过瘾。”

杨楠憋了一会儿，又说：“那你过来看谁来了？我们系美女可大都有男朋友了，你别惹了事挨揍。”

“没事，我偷看那个还单着呢。”他翻了两页书，笑着说。

“你说张心雨？人家可正有好几个学长追呢。”杨楠瞥了一眼那个长发飘飘颇有仙气的小女生，咬了咬牙说道。

“没，我看的这个听说把追求的都吓跑了。挺特立独行的。”他用手压住小说，似笑非笑地侧脸看向杨楠。

杨楠楞了一下，跟着突然反应过来，雪白的脸上顿时升起一层胭脂红，她瞪圆眼睛，跟着匆匆抓起书，落荒而逃一样跑去了前面剩下的座位，两三步还回了一下头，就像被鬼追着一样。

（一百三十二）

确定杨楠吃下的量够多，爱意肯定会比孟晓涵强烈不少，赵涛并不太着急，那节大课之后，他反而不再去跟着英语系瞎晃，专心待在了中文系。

不过并不是没有见面的机会。

因为人数问题，有一门公共课思修，是在大教室中文、英语、法学三个系一起上，只不过因为人多不点名考试也据说非常好过，赵涛之前都逃掉了。

这个礼拜五，他难得一次跑去上思修，还让符小宇惊讶了好一下子。

这次他特意去得很早，在最后排边上，独自占了一个座位，隔开一个靠里的空位。

正常情况下这门课的教室情况是越靠后排坐得越密越满，是他们三个系的共同辅导员亲自授课，会想拉开距离也是很自然的。

不过和大多数课程一样，即使相对靠后，大部分女生也通常喜欢坐前面，表现出认真上课的样子。

靠边的座位是个三排，赵涛占住中间，符小宇去找了莫晓安，宿舍其他几个哥们都在另一角的情况下，他这行就如愿落了单。

无所谓，他本来就是打算看看杨楠敢做到什么程度，需不需要他主动一点。

如果没有达到预期效果，他第一节课下了就直接回宿舍跟余蓓短信聊天去。

还行，效果比他预计的还要好些。

杨楠从前门进来后，一眼就扫到孤零零坐着的他，先是皱了皱眉，接着拍了拍一起来的女生肩膀，低声不知道说了个什么，就转身从前门又出去了。

过了一会儿，上课铃都响了，杨楠才从后门又匆匆钻了进来，贴着后墙一路穿到赵涛这边，把书一扔，坐在了他旁边，眼睛也没看他，就那么问：“怎么最近不见你来蹭课了？”

赵涛暗笑一声，只当没听见。

杨楠这才扭头看着他，伸手捅了他一下，“问你呢，怎么不说话？”

“问我？”他笑咪咪地转脸说，“我是中文系的啊，老去英语蹭课算怎么回事。之前是帮符小宇出主意追莫晓安，他俩成了，我就功成身退了呗。要不.....你又该质问我了。”

“我.....我没那意思。”她有点尴尬地扭回头，看着黑板前面已经开始喋喋不休的老师。

过了一会儿，她略带羞恼地说，“你上次说.....说看我，是不是拿我寻开心呢？”

“怎么会，我很诚恳啊。”赵涛故意凑近了些，“英语系几个班花系花，我就喜欢看你。”

这下，杨楠奶白色的肌肤瞬间透出一抹红，但这次她握紧拳头，硬是忍住没跑，憋了一会儿，才气哼哼地说：“可你都有女朋友了。有女朋友的人，难道不该庄重点吗？”

“我只是看看怎么了？”赵涛用很无辜的口气说，“难道你们有男朋友的女生就都不看帅哥了？天地良心，我没有骚扰过你吧？”

杨楠抿紧嘴，很有立体感的下巴绷得死紧，“你.....你看我，我就别扭。”

“啊？那对不起，我道歉。请你吃糖，呐，夹心奶糖。”他笑咪咪摸出专门给她准备的糖，递了过去，“就当报酬，你装不知道我看你，我每次给你带块糖，好不好？”

杨楠剥开糖纸，塞进嘴里，嚼了两下，嘟囔着说：“你这糖的夹心有怪味，下次换一种。不然.....不然不成交。”

“那酒心巧克力你喜欢吃吗？”

“那算了，还是这个吧。巧克力吃了胖。”她说完，撑着脸开始听课。

但很明显，她的手撑在了另一边，俏丽的短发也拨到了另一侧，姣好柔美的侧颜，充满异域风情的轮廓，都直截了当地亮在他眼前。

摆明了让看，赵涛自然不会客气，也单手撑着腮帮子，把脸一斜，肆无忌惮地盯着杨楠，压根就不往讲台那边转眼。

杨楠的视线飘过来一次，跟他对视一次，瞄过来一眼，就被他盯个正着，如此互望了六七回后，她终于忍不住有点红脸，一扭头低声说：“哪有你这样看的！你.....你不上课啦？”

赵涛悠然说道：“我之前这堂课都是跷掉的啊，这次来.....也就是为了看看你，不然我才没兴趣浪费这俩小时。”

杨楠又羞又窘，想说什么，可一时间又说不出，肚子里小糖罐醋瓶子五香粉混着香油壶稀里哗啦洒了一片，弄得她略有些发蓝的眸子里盛满了迷茫。

赵涛打蛇随棍上，笑咪咪凑近了些，“你要嫌看得多一块糖不够，我再给你一块呗？”

杨楠哼了一声，扭开头，“你.....你这么不要脸的盯着，两块也不够。”

“那要多少，你说？”

她皱了皱眉，分明觉得应该讨厌这种调戏，可心底不光生不起气，还颇有几分自得，忍不住就说：“起码也要五块。”

赵涛直接掏出糖来，剥开一块放进她手心，顺势轻轻挠了一把，笑道：“那我得分期付款，省得你耍赖，你吃一块，我才给下一块，我的糖可不送人带走，只能当场吃。”

她捏着糖块，说：“我偏不吃，你能怎么着？”嘴里虽这么说着，她还是丢进口中，香甜无比地嚼了起来。

于是这两节课，赵涛就耐着性子前后喂杨楠吃了五块加料奶糖。

他好歹背着个有女朋友的名分，主动出击的太明显，风评可要大糟，不如这么找机会一点点喂杨楠加量，看她能忍到什么时候，不也很有趣么。

周日一天没课，赵涛宿舍集体到校门对面连线CS，通过荷枪实弹

的互射来增进舍友感情，符小宇巴不得一天二十四小时挂在莫晓安身上，当然没有参加。

那帮舍友实力太差，赵涛一杆千锤百炼的大狙能打到下一个地图都不掉，纯粹是陪玩心态才送了几个人头。

游戏实力不错，又有个漂亮女友，还帮着符小宇脱了单，赵涛在宿舍里，总算是渐渐混出了一点地位。

聊胜于无。

宿舍生活比家里不好的一点，就是制作道具的时机不太好找，赵涛日积月累的那点存货全用在了杨楠身上，只好等机会再做。

他想了想，觉得宿舍生活还是不太适合他。

也许，等到手上有了猎物后，就可以考虑出去租房子了。

学校附近的单元房很便宜，他的生活费水准又高，实在不行，找个有钱妹子解决问题就是。

新的一周开始，当赵涛拿着单肩包走进现代文学史这个唯一还有点期待的课堂时，就有点惊讶地发现，教室里总算有了可以跟于钿秋分庭抗礼的女生。

杨楠来了，远远地，坐在后排，手托着腮，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

（一百三十三）

大学女生比起高三生涯进步最快的，往往就是梳妆打扮的能力。

杨楠的打扮没多少变化，干净利落的运动装束还在身上，透着一股英气，但她涂了口红，略微打了粉底，本来过于硬朗的浓眉也修细了不少，成了一对漂亮的柳叶，闪亮的眸子点缀在不再过于白皙而是透着健康红晕的脸上，平添了几分妩媚。

这种微妙的变化就像最关键的调料陡然洒进了将要出锅的佳肴，腾起一片诱人的浓香。

系里这几个男生，有女友没女友的，都忍不住多打量了几眼，才各自找地方坐下。

有丰富性经验的赵涛当然不会再产生这种小男生近香情怯的感觉，但他也没过去，反而故意坐在了第一排边上的角落，存心就当看不见她。

第一节下课，他出去上了个厕所，从后门一进来，就看见杨楠正站在门里，气冲冲地盯着他。

“难得有英语系的来蹭我们中文的课诶，听不懂吗？看你气呼呼的，于老师讲的不错吧？”

杨楠抿了抿嘴，明显压着火气说：“别的课没见你这么上心听。”

赵涛知道她的意思，很大方地笑道：“别的老师没于老师这么有韵味啊。你看看于老师，不是大美人，但怎么看怎么舒服，跟古画里走出来的一样。汉语言文学，是教我们如何把文字用得更美，没有一双善于发现美的眼睛怎么行。”

“你.....你根本就是好色。”她气哼哼说，“连那么大的女老师都直愣愣盯着看，一节课都不转眼！”

赵涛笑嘻嘻地说：“你怎么知道我一节课都没转眼？”

“我.....我当然是看见了。”她嘴快说完，才意识到不对，一看周围已经有女生留意这边，脸上一红，转身冲过去拿起书包，噔噔噔跑了。

赵涛走出后门，看她的背影一路冲到楼梯口，连跑带跳地奔下去，唇角勾起了一丝微笑。

马上就十二月了，算算日子，圣诞连元旦的好时节就剩二十多天了，估计到时候，身边应该不缺人陪咯。

回想起来，去年这段时间他正在床上处心积虑把李婕操得死去活来，满脑子肉欲，根本想不到不过一年时间，就有了慢慢逗弄这么一个漂亮女生的耐心。

他拿出钱包，看了一眼余蓓的照片。还是得感激这个目前的正牌女

友，随心所欲想吃就吃了这么久，才没让他拿着锁情咒一进大学校园就化身性兽。

九月份的积累，十月国庆假期回家就找余蓓泄了个彻底，如今又攒了些，但估摸着，新看上的这个应该跑不远了。

晚上回去，符小宇不知道为什么又发起了愁，非缠着赵涛等大家都睡了去外面楼道说会儿话。

这鬼天气已经冷了，楼道没有暖气，他实在是不太情愿，但想着到了大学目前也就这一个关系不错的哥们，和其他舍友最多也就算个玩伴，只好披上厚褂子拎起马扎跟了出来。

符小宇还算懂事，知道带瓶啤酒，开两包花生米摆凳子上。

赵涛刚应付完余蓓的短信，正困劲儿大呢，打着呵欠问：“什么事啊？都睡了，说吧。”

符小宇扭捏半晌，凑近了小声问：“哥，你.....你跟你女朋友的第一次，是怎么弄的啊？”

赵涛一愣，笑着说：“你都大学生了还问这个，没看过毛片？”

符小宇红着脸说：“哎呀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你们怎么就到了那个阶段了？”

“行啊小宇，莫晓安才跟你没俩礼拜，你就急着想带人开房了？”赵涛嘿嘿一乐，开玩笑说。

“不是不是，我不是急，可.....可总得有个思路吧。”符小宇咕哝着说，“我根本就想不出该怎么开口。难不成我跟她上着上着自习，突然就说咱晚上别回宿舍睡了？哥，你高三那么紧的时候都能把这事儿办了，给我个参考经验呗。”

赵涛皱了皱眉，当然不能把跟余蓓的经验说出来，略微往前回想了一下，说：“我那是被倒追的，她老来我家玩，我家爸妈又不在，大夏天穿得那么少，搂搂抱抱不走火才是怪事。这个对你来说没什么参考价值，除非你出去租个房子等莫晓安上门找你玩。”

没想到符小宇眼睛一亮，很高兴地说：“对啊，在旁边租个房子不就方便了嘛！哥，还是你你懂！”

他家境不错，生活费比赵涛都高出不少，但要说独自出去租个房子就为等女友上钩似乎有点过于奢侈，犹豫了一下，他又说：“诶哥，外面的单元房好多都是两室分租，我整个租下来太浪费，跟别人合租.....好像也不太方便。要不，咱俩一起租吧？”

“我女朋友还复读呢，”赵涛笑了起来，“这么早在这儿租个炮房干什么。再说了，你为了哄莫晓安，到时候有我在隔壁听着，不嫌尴尬啊？”

符小宇咬了咬牙，说：“哥，不瞒你说，我正准备往学校买电脑呢，还打算接网线，你要跟我一块出去合租，电脑装好了，放你屋，我晚上不用。成吗？”

这条件可着实不错，赵涛本来就是离了游戏只剩下对妹子还有兴趣的类型，再说，其实他也正盘算着类似的事儿，当即点头说：“那行，这两天咱就出去看看价，找个家具齐全点的。”

“嗯，还得能用厨房，晓安会做饭，咱买菜做着吃，多半能省不少呢。”

“那就都是之后的事了，先找到房子再说。”赵涛又打了个呵欠，吃了两口花生，准备起身回房，“成，睡吧。”

“哥，别啊，后面呢？”

“什么后面？”他转身坐下，不解地问。

“我租好房了，晓安也来了，你也回避了.....之后呢？”

“我操，这事儿难道还能手把手教啊？”赵涛满肚子无语，“要不你俩坐床边我一步步指导？你肯让我看吗？”

符小宇赶忙摆手说：“那.....那当然不行。哥，我是真不知道该怎么开始。我.....我跟她拉手都紧张。”

“亲过了没？”

他摇摇头，“还没呢，倒是……倒是拉手了。”

曾几何时，自己好像也是想谈这么一场单纯无害的恋爱来着，赵涛有点感慨地想，接着说：“那就先教你正事。哪天你想下嘴呢，晚饭先喝点啤的壮壮胆，然后嚼俩口香糖去去味儿，一起上课自习的时候多拉拉她的手，送她回宿舍的时候，找个没人角落说想跟她再聊会儿。”

“嗯，然后呢？”符小宇认真地点头，看来是很卖力地在记。

“然后你拉着她俩手，她就离你近了吧，”赵涛信口胡诌着小说里看来的办法，“找准了嘴巴，亲下去就是了。亲嘴这事儿，只要第一下碰上了她没打你，直接搂住使劲亲就是，不过慢点伸舌头，别把人妹子吓着。”

“谢谢哥，还是你有办法。然后呢？”符小宇感激无比地端起酒，敬了他一个。

他兴趣不大，随便抿了一口，“先亲上再说之后的事儿吧。别光想着一口吃个胖子。跟你说，能亲上，你这事儿就成了一大半。壮壮胆，加油吧。”

后面两天，他俩很快就把房子看好，预付了三个月租金，做好了准备。

虽说大一就出去租房的不多，但独立学院管理本来就松，本地学生交了住宿费之后直接走读的都不少，基本上都是放养，倒没什么可担心的。

周六过去给屋里添了点必备品，他俩当晚就试住了一夜，看电视看到一点多，体验了一把久违的不断电生活。

周日没课，赵涛盘算了一下，干脆就陪符小宇去了一趟市里的电脑城，把机器也直接装好拖了回来。

当天晚上十点多，赵涛正在玩着新装上的游戏，符小宇满面红光地开门跑了进来，一副已经忘了自己说要回宿舍住一晚上的样子。

“哥，我按你说的办了，我……我真亲上了！”

“那挺好，”赵涛也早想好了下一步该怎么办，笑咪咪地说，“那我就来传授你最后一步。”

“你说你说，”还满心亢奋的符小宇坐在椅子上，嘴巴咧着笑根本停不下来，“哥你只管教我，我准照办。”

“还有仨礼拜不到就平安夜了，市里有玩的地方，你约上莫晓安，咱们一起去市里玩，回来的时候磨叽点，最好直接过了宿舍关门的点儿。然后呢，告诉她咱们这儿有两间屋，都有双人床，咱俩可以挤，让她过来睡一晚上。”

符小宇连连点头，“好，然后呢？”

“什么然后？她人都过来了，我在这儿玩电脑，你就不会哄她过去一起看电视？你俩都到一个屋里了，我锁好门带上耳机，你们就折腾去呗。要不等网线拉好我给你下点毛片让你见习一下？”赵涛摇了摇头，无奈地说，“别怕，只要她肯跟你在外面逛到那么晚，最后也肯来，那这事儿她心里起码也答应了七八成，你到时候找个气氛好的时机，一口亲上去，该用舌头用舌头，该摸胸摸屁股就上手，妈的到了那份儿上你再拿不下，你就出家当和尚吧。”

他停了一下，又补充说：“这阵子多做肢体接触，能拉手的机会一次别错过，每天有机会亲一口就亲，不给亲嘴就亲脸亲耳朵，耳朵根这块女孩一被亲就躲，但你别管，可劲儿亲就是，她准高兴。这些铺垫做好，保证拿下。”

符小宇激动地握紧了拳头，“好！我知道了！”

赵涛转头看着电脑屏幕，露出了一丝微笑，这一阵，差不多也该对杨楠加加功夫了。

（一百三十四）

赵涛还没盘算好该怎么撩拨一下杨楠，礼拜一的现代文学史，她就又来蹭课了。

而且，这次连装束都和之前大不相同，虽说还是一身利落，但不再是那种和高中校服风格类似的雌雄难辨运动装，而是很合身的休闲款，

裤管还挺收，把她那双腿都衬长了几分，运动鞋也换了小靴子，更耐人寻味的是，她的耳朵上多了一副小巧精致的耳环。

赵涛可以确定，至少上周这时候见的她，耳朵垂还没打眼呢。

他笑着让舍友们坐去前面，自己径直走到杨楠旁边，把书一放，笑问：“这儿有人吗？”

杨楠一抬手，亮出了掌心，“买路费。”

他心领神会，摸出一块夹心糖放上去，“够吗？”

她拨开往嘴里一扔，往里挪了一个位子。

他坐下之后，侧头看了会儿她，一直看得她胭脂薄红轻染玉，才柔声说：“疼吗，打耳洞？”

大概没想到他会问这个，又有点欣喜这变化被他发现，杨楠抬手拨了一下耳环，说：“就那么一下，蚊子叮一样，无所谓的。”

“你这么穿好看多了。我都觉得光给糖就能看有点亏。”他上下扫了一遍，笑道，“要是头发再留长点，就更美了。”

她在耳边掖了一下发丝，不屑地说：“不留，洗头的时候麻烦死。这样多爽利。”

那动作让赵涛想起了孟晓涵，他心里一怔，也不知道那个明明已经中了锁情咒的女孩，为何在跟他到了同一所学校后就如石沉大海没了消息。

不过他倒不急，比起飞在天上的鸟，还是眼前快要烤好的羊更重要些。

话匣子反正已经开了，他就跟杨楠嘀嘀咕咕地聊了起来。

动了情的女生在男孩面前笑点一般格外的低，随便说个什么她都会笑上一阵，结果两节课下来，赵涛被于钿秋点了三次名，课堂分估计要扣掉不小一笔。

不过能看到系里其他男生羡慕嫉妒的眼神，这点小损失，也就不算什么了。

快下课的时候，杨楠要过去了他的手机，说：“借我玩玩，看着比我的新啊。”

“那你的也借我玩玩。”

“不行。”她笑着摇头，没有半点公平交易的打算，“万一你偷我手机号呢。”

“聊了快两节课了，我找你要手机号了吗？”他故意做出不屑的样子，“我女朋友的短信我还回不过来呢。一个月赠那两百条根本不够用。”

“哼，爱要不要，谁稀罕找你似的。”她把他的手机盖一扣，甩手推给了他。

赵涛翻开一看，果然多了条拨出去未接的通话记录，忍不住笑了起来，“这是你号？”

“我随便拨下。”她晃了晃脑袋，“你不存，就删了呗。”

“你这叫偷我的号吧。”

“我这是光明正大地拿。”杨楠马上说道，“我找莫晓安要，那还不一句话的事。”

“莫晓安也没有啊。”

“她找符小宇要，不也是一句话的事吗？”她颇为得意地翘翘唇角，看似不经意地问，“对了，听说你不在宿舍住了？”

赵涛点点头，“哟，打听我了？”

“谁打听你了，莫晓安往你们宿舍打电话找符小宇时候知道的。你俩挺能啊，一个学期没过完呢，就出去过小日子了。”杨楠斜眼瞄着他，“符小宇人家对象就在身边，租个房子也算有点期待，你图个什么啊？你女友不是正复读呢吗？”

“出去玩电脑方便啊，晚上不停电。”他随口说，“再说了，我女友要是有空过来看我，也不用外面找日租房了，多好。”

“赵涛，你女朋友到底看上你什么了啊？”杨楠开玩笑似的说，“你给人灌迷魂汤了？”

他笑呵呵地凑近了点，低声说：“她说，我身上有股说不清的迷人魅力，所以爱我爱得不得了，我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其实有好几个女孩这么说，不过……不够漂亮的我一般没兴趣。”

按说这可是个很鬼扯的理由，但对杨楠来说，却毫无疑问等于穿心透肺的致命一击，正中要害。

赵涛故意又凑近了些，“怎么了？难道……你也是能感受到的特殊女生吗？”

“没有！才……才没有。”她往边躲了一下，动静太大，害得于钿秋在前面用力敲了敲黑板。

她躲完想了想，又凑了回来，小声问：“那你到这儿以后有女生跟你这么说过吗？”

赵涛装作犹豫了一下，说：“有几个吧，咱们学院的有，本部那边的也有，我不是舞协的吗，那儿有个女生挺可爱，一个劲儿要我手机号，不过我没给她。”

“是因为……你女朋友？”

赵涛笑了笑，轻声说：“是因为我看不上。我不是跟你说，我女朋友我让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不骗你……我高中班上有个老师喜欢我，还……”他故意在这儿顿住，摇头说，“算了，你是女生，不跟你说这个了。不好。”

赵涛清楚大部分女生对八卦信息的好奇程度，如果是喜欢的目标，打探能力还要至少翻几倍。

他不介意杨楠去打听，这里他曾经的校友不少，而关于他的传言，经过近一年的发酵，早已经多出了无数版本面目全非。

但其中大部分都有一个共同点，李老师在明知道余蓓已经是赵涛女友的情况下主动出击追求的，而且，余蓓基本全程知情，只是态度根据谣言版本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他很期待，杨楠知道这些后，会是什么反应。

从这天开始，杨楠过来蹭课的频率明显大幅增加，不说古代文学史、欧美文学赏析、现代汉语这些她勉强算是能学点东西的课，就连大学英语这种课她都跑了过来，完全不顾自家专业课老师的尊严。

赵涛专门看过符小字的课表，可以说英语系那边只要和他这里错开课时，就准能看到杨楠出现在中文系的教室里。

而且，每次都和他坐在一起。她早到的时候就往身边留个位子收块糖当买路财，她晚到就直接跑来他旁边。

周四的大学英语，赵涛故意坐到了舍友中间，结果只能坐在他背后的杨楠在下面用脚踢了他一节课的屁股，硬是把他逼得下课后主动换去了身边。

在任何学校发生这种事情，流言都会以光速传播。

而最让这条流言听起来没有多少真实性的，是所有人都在说同样的事。

英语系班花之一杨楠，在倒追中文系一个相貌平平的男生。

（一百三十五）

“哥，你跟杨楠……到底怎么回事啊？”礼拜四晚上，回宿舍拿东西结果听舍友说了最近情况的符小宇一回家里，就坐到电脑椅边，惊讶无比地问，“怎么咱们两个系都在传，说……她在追你呢。”

“对啊，她好像是在追我。不过她不承认。”赵涛拿出手机翻开盖，调出短信，“喏，刚才还给我发短信问我明天的思修去不去。我说不去想在家打游戏，她不高兴跟我吵吵好几句了。”

符小宇瞠目结舌，感觉口气都从尊敬变成了崇拜，“哥，杨楠……

可是晓安班的班花啊，我们系里都排得上号的美女好吗。你们中文系哪儿有这么好看的……不，不对，重点不是这个。哥，她……她为啥追你啊？”

“这个你问我？”赵涛笑咪咪地说，“我怎么知道，我有女朋友可是早就公开说了的。”

“这也太邪乎了……”符小宇皱起眉，半天才意识到不对，赶忙说，“不是，哥，我没别的意思，就是觉得特奇怪，杨楠从到学校就……就没怎么正眼看过男生，晓安要她号码她还特意叮嘱不许给男生知道来着。”

赵涛轻轻拍着大腿，单手控制屏幕上的男巫四处溜弯，让一屋子骷髅叮叮咣咣修理站在中间的精英怪，嘴上说：“可能她就喜欢我这样的吧。”

“真可惜，哥你有女朋友了。”

“没什么可惜吧。我又不是已经结婚了。”赵涛点了两下尸爆，看着纷飞的肉块，笑呵呵地说，“咱们宿舍老二不是刚发现女友在那边劈腿了吗，听说他不舍得分手一个电话打到半夜，还呜呜呜地哭，跟闹鬼一样。”

“哥，这不好吧？”符小宇不太认同地说，“喜欢一个人就是喜欢一个人，不喜欢了就谈清楚，分手再去和新喜欢的搞对象。这才是起码的尊重吧……”

赵涛随手暂停了游戏，转过椅子，盯着他问：“你现在是不是喜欢莫晓安喜欢得不得了？”

符小宇楞了一下，点点头，“嗯，那还用说？”

“那你刚才说起杨楠追我的时候，为什么口气那么羡慕？”

符小宇顿时楞在那儿，噤嘴半天，才挤出一句：“那……那不是正常的吗，班花诶。”

“那现在要是班花追你呢。特别热情，不顾一切，你想上床都可以陪你，你愿意用什么体位就用什么体位，你可以操逼，操嘴，操屁

股。”赵涛的眼睛闪闪发亮，微笑着说，“可莫晓安还是特别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喜欢到你去操班花她也没意见，你怎么办？”

“我……”符小宇的下巴垂了下来，有些茫然地停顿了半天，才低头说，“哪儿会有这么好的事。哥你别逗我。”

“你也知道这是好事对不对？”赵涛笑眯眯地说，“余蓓就是这么爱我，她身上每一个地方我都操过，而且，我愿意操谁都可以，只要我不抛弃她，她就没意见。”

符小宇的眼睛瞪得更大，简直要把里面的珠子瞪出来，“哥……你这也……说得也太夸张了。”

“信不信由你。”他扭头继续游戏，“杨楠倒追我正好，有她帮忙，莫晓安更容易帮你哄过来。”

“啊？”符小宇楞了一下，“这要怎么帮？”

“平安夜多一个女生一起去，莫晓安肯定更没戒心啊。”赵涛笑着帮他安排了计划，“到时候咱们这儿两间房，两张床，正好住得下不是吗？随便让谁来想，也是你和我住一间，她们两个女生住一间吧。”

“对啊……要是来了不就只能这么安排了吗？”符小宇还是有点死脑筋，“到时候杨楠跟着晓安，我还怎么……怎么和晓安亲热啊。”

“我把杨楠留在我这儿不就得了。”赵涛垂下手摸了一下裤裆，“你只要跟莫晓安在那边看电视，觉得时机差不多就亲上去动手，包你拿下。”

“那……那你跟杨楠？”

“我没道理放过送上门的吧？”赵涛回手拍了拍他，说，“你要搞不定莫晓安，呐，我那天不锁屋门，你要没意见，就让她过来叫杨楠一起睡。让她看看现场毛片，你再搂着哄回去，剩下的……就不用我当场演示了吧？”

看符小宇还是有点懵，赵涛笑了笑，说：“反正那天晚上我肯定跟杨楠一屋睡，你跟莫晓安横竖是睡一张床，上不上，你自己决定。”

“哥.....你就这么有信心杨楠乐意？”还是觉得有点太快了，符小宇瞪着眼睛问。

“我都说不锁门了，你要不信，自己过来看就是。”他的笑容更加愉快，“这次便宜你，能看见光屁股班花，下不为例。”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二十九）

会所的微嗔兄近日奉上了一篇大作。

叫《华语网络色文风云录暨第一会所·色城原创纵览 创刊号》。

名字很长对不对，但内容更长，而且份量十足没有掺水。

如果对恶魔岛的过去和现在比较感兴趣的话，相信这篇不会让你失望。

纯粹只是为了小说的话，也不妨看看有什么自己因为各种原因错过的好书。

总之……欢迎捧场就是了。

这里再次感谢一下微嗔兄，能不辞辛劳做这种事的人，着实不多了。

鞠躬。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三十六）

赵涛虽然把牛皮吹了出去，但心里其实也有点没底。

这段时间杨楠的确出现在他身边的次数非常多，可要真说比较亲昵的举止，其实一样都没有。女生进了大学之后，一个个心智好像都开了窍，接触的东西也多了，远不如高中时候那么容易把全部精神投入到恋爱中——想来是因为高中校园里，学习这样东西实在是太令人厌恶疲倦，恋爱这么刺激的事情，很容易就霸占了全部兴趣吧。

离平安夜也就还剩两周，怎么把答应符小宇的兑现了，还真是得加把劲好好想想才行。

实在不行，他就反过来也主动点得了。

周五的思修课上，杨楠已经很习惯在靠后的角落里给他占住一排，他从后门进去，就直接往那边走了过去。

没想到从最后排往那边穿的时候，一个英语系的男生突然往后一伸胳膊拦住了他，说：“哥们，我这儿给你留了个位子，坐下聊会儿呗？”

赵涛一眼看过去，估摸着是哪个被杨楠拒绝过的男生，他才懒得跟臭老爷们纠缠，一弯腰，笑嘻嘻地说：“我没兴趣跟男生坐一块，女生身上香喷喷的多舒服。”

“你小子不是有女朋友了吗？”那男生有点恼火，“别贪心不足。”

“可我女朋友不在身边啊，多寂寞。”他挑衅一样地冲杨楠招了招手，指了指这个挡路的，努了努嘴，接着小声凑近说，“杨楠乐意，你管得着吗？”

那男生脸上顿时涨红一片，转身就站了起来。

可杨楠已经大踏步走了过来，狠狠瞪了那男生一眼，伸胳膊一拽拉住了赵涛的手，斥道：“你起开，挡什么道！”

“不是，杨楠，我……”那男生指着赵涛就想说什么。

可前面的导员已经走上了讲台，咣咣敲了两下黑板，大声说：“后面的同学赶快坐下，马上要上课了！”

赵涛斜瞄了那男生的猪肝脸一眼，笑着抢过去几步，先一步坐到了里面，让杨楠留在外排，正好会落在那个男生视线可及的范围里。

她看了一眼，没觉得有什么不对，转身就要坐下。

赵涛微微一笑，把手垫在了她那边的椅子上。

理所当然，那紧凑而充满弹性的小屁股，就结结实实地坐在了他的巴掌上。

杨楠浑身一震，连忙把身子抬起了一些，左手一挥就在他胳膊上拍

了一下，“你干什么？拿开。”

“有脏东西，我正想给你擦呢。”他笑嘻嘻找了个完全没有可信度的借口，把手放到了桌上，故意意犹未尽地搓了搓指头。

她气哼哼地坐下，伸手在桌下戳了他一指头。

还挺用劲。

赵涛哎哟一声，顺势捂着肋骨那儿趴在了桌上，眉头紧锁，一副真被戳疼了的样子。

“喂……你不是吧，我……我没用多大力气啊。”她一下慌了，赶忙凑过去，小声问，“很疼吗？”

“我……我以前肋软骨发过炎，你正好……戳到地方了。”他随口胡诌着，故意让表情看起来十分生气，甚至有点狰狞。

杨楠不知所措地说：“那……那怎么办？要不……要不咱们去找校医？”

“不用……你……你给我揉揉……”他把手撒开，让出了那块地方。

杨楠脸上稍有点红，不过反正是最后一排，思修也是老师懒得管的课，她干脆挺直腰背，看着黑板那边做出听课的样子，把手伸过去，摁在刚才戳中的地方，咕哝着问：“这儿？”

“下边点，对对……就这儿。”赵涛把嘴埋进手臂后面，免得笑意被她发现，乐滋滋地让她在那儿实打实按摩起来。

“这样成吗？”她揉了揉两下，担心地问，“好点没？”

“不行……衣服太厚。”他想了想，把裤腰里面的衬衣抽了出来，拉开个口，“要不……你伸进去帮我揉揉？”

这下杨楠的脸立马红了一片，她狠狠瞪他一眼，竖起书本挡住嘴巴，小声说：“你想死啊！那……那岂不是要我……直接摸你了！”

“那算了……我趴会儿，忍过去吧。”他哼哼唧唧地趴下，很不高兴

地说。

“你、你往我这儿坐近点。”她扁了扁嘴，轻轻扯了他一把。

他往中间挪了挪屁股，她也往这边坐了坐，俩人之间，顿时就剩下不到二指宽的距离，她这才稍微扭了扭腰，斜着身子，视线勉强保持在黑板的方向，把另一边的右手伸了过来，顺着衣服下摆，缓缓钻了进去。

“是这儿吗？”她摸索了两下，小声问。

“在往上点，快到肋骨那儿了……嗯，对对，这儿，就这儿。哎呀生疼……你可给我好好揉揉。”赵涛忍着满肚子暗笑，还不忘从兜里掏出酒心巧克力，剥开糖纸往她桌面上一递，“喏，给你补充一下能量。”

她拿起来放进嘴里，竖起书本挡着，一口口吃了下去，嘟囔着抱怨：“我要长肉都是你害的，成天给我喂糖吃巧克力。”

“因为我看你爱吃啊。”他笑眯眯地说，“再说想请你吃别的不也没机会嘛。要不下课我请你吃中午饭？一起去食堂吗？”

杨楠半天没吱声，但是给他按揉的手倒是没停。

看着跟正在认真听讲一样，可过了几分钟，她开口说：“那我要去二楼吃小炒。”

“行，”他抓住她手腕往下挪了挪，“你想吃什么都行。”

“切，那我把你的肉扔锅里炖了行么？”

“行啊，你喜欢哪块我割给你。”

“得了吧，那你女朋友还不得来跟我拼命。”

赵涛意有所知地说：“放心，她不敢，我说东她绝不往西，我要跟她说‘这是杨楠，来你亲她一口吧’，她准过来搂住你就吧唧一口，我要说‘不伸舌头不行’，她肯定吻到你喘不过气了。”

杨楠的手停住了。

她慢慢把手抽回来，皱着眉看向他，“她.....就这么听你的话？”

“因为她知道我喜欢听话的女生，她越听我话，我就越喜欢她。”他缓缓说着，把手伸过去，揽住了她细细的腰，手掌轻轻捏了一下她腰侧弹力十足的筋肉。

她只是躲了一下，这次，没把他的手打开。

下课铃响，赵涛跟杨楠并肩走向食堂的时候，两只手，已经十指紧扣，拉在了一起。

（一百三十七）

多了吃饭和上自习这两条大学情侣日常行动之后，传言即刻起了变化。

没人再说杨楠是在倒追赵涛。

而是都说她倒追成功，已经撬了赵涛前女友的墙角。

赵涛倒懒得去想这些，他心里的小算盘，盘算更多的还是目前的进展。

虽说俩人谁也没说过喜欢谁，但手已经能随便拉，他偶尔偷偷搂个腰会被拍一下，开始挺疼，后来也就没怎么用过劲儿，不过上下再想乱动就不成。

杨楠力气挺大，以前当过体育生，那胳膊腿认真起来，赵涛真不一定制得住她。

她要是不乐意给，强拿什么还真有点棘手。

周四晚上在食堂吃饭，赵涛考虑了一下，试探着说：“小楠，最近你们班上男生看我的眼神可越来越不友善了啊。他们是不是正商量找机会打我一顿呢？”

杨楠叼着吸管喝了口饮料，在管子上轻轻咬了一下，抬头说：“这事儿还不好解决啊，就看你想不想了。”

“想啊，怎么不想。老这么被人盯着也不是个事对不对，弄得我都不敢去你们教室蹭课了。”

“你说，咱俩现在这算什么？”她放下筷子，转身正对着他，认真地说。

“那你想算什么？”他也扭过头，跟她对视着。

“赵涛，手你也拉了，腰你也搂了，我整天跟你泡在一起，我想算什么，你难道不清楚吗？”杨楠垂下嘴角，显然有些不高兴，“就是咱俩一直不清不白，同学才会背地里说你不是。我都还没男友呢，你干占个位子，也不能怪人家喜欢我的男生对你有敌意吧？”

“我占着什么了？”他凑近了点，吐出的气带着土豆肉片的香味飘了过去，“他们喜欢你，来追啊？这几天，也不是我非要黏着你吧？”

杨楠的脸色变了变，但忍了忍，硬是把气压了下去，“反正.....你就是不舍得跟你那个女友分手对不对？”

赵涛悠然说道：“我又不傻，跟小蓓分手，我去哪儿再找一个乖巧听话，还对我乱七八糟的事不闻不问不管的好女友去？不瞒你说，我们两边家长都碰过面了，高三学习那么忙，她每周都还到我家住两天，你们高中时候有哪个女友这么好？”

杨楠顿时愣住，“她.....她这.....难道你跟她.....还有跟你们老师的事，都是真的？”

“都是真的啊，不过具体的经过，我就不讲了，毕竟不是好事。”他拉过她的手抚摸了两下，“小楠，我其实不是不想让你当我女朋友，但我跟小蓓是不会分手的。你要是愿意只在大学里谈场恋爱，我没意见。至于将来的事，我可不能保证能承诺什么。”他低头亲了一下她的手背，“你觉得不满意，可以再找别人，我不拦着。喜欢不喜欢这种事，不能强求。”

“可我.....”杨楠急得快要哭出来一样，可吸了口气，硬是又把眼泪泛起的水光压了下去，恨恨把手抽了回来，咬牙切齿地说，“算我贱。”

说完，她剩的饭菜不吃，饮料也不再喝，一扶桌子起身走了。

快到楼梯口的时候，像是终于忍不住了一样，抬起胳膊擦了擦眼，快步跑了下去。

赵涛拿起她用过的筷子，串起两片土豆放进嘴里，慢悠悠嚼了起来。

他就估计杨楠早已经快憋不住，一肚子火药差的就是点上这么一下，他这根火柴扔进去，果然马上就听见了响。

还有十来天，估计，应该赶得及。

他慢条斯理地吃完饭，没再去自习室找杨楠，晃悠着离开学校，回家打电脑游戏去了，那个什么孟菲斯特，今晚再刷个几十遍吧。

不久之后，估计就没空这么玩咯。

星期五整整一天，赵涛没去蹭课，杨楠也没过来，思修课上，她还远远跑去了第一排。

赵涛从后门进去，瞄了一眼她的大概位置，微微一笑，径直走到一个落单的英语系女生旁边，弯腰柔声说：“同学，你里面座位有人吗？”

那个略有些土气的女生抬头看见是他，有些惊讶地瞄了杨楠一眼，跟着脸上闪过一丝窃喜，拿起书往里挪了一个位子，“没有，请坐。”

赵涛笑着坐下，屁股还没落稳，就看到前面杨楠扭过头，眼睛跟刀子一样气急败坏的在他身边女生脸上剐了一下。

那女生跟杨楠并不同班同寝，自然也没什么交情可言，不仅不当回事，还笑嘻嘻地往回瞪了她一下，跟着估计凑近赵涛，小声说：“你跟杨楠怎么了？吵架啦？”

“没什么啊，我本来就是有女朋友的人了，最近流言这么多惹她不高兴，就避避嫌呗。”赵涛低头看着此前就没看过目录之外内容的思修书，信口回答。

“都是流言吗？她对你没意思？那她刚才还看我，眼珠子瞪那么大，吓唬谁呢。”那女孩哼了一声，眼珠一转，说，“你女朋友照片让我看看呗？他们都说你女朋友可漂亮了。”

赵涛随手摸出钱包，打开推给她，“喏，看吧。”

“哦——可真比杨楠有女人味多了，啧啧，你真有福气。你怎么追到她的啊？”

赵涛对身边这位完全没有兴趣，纯粹是打算刺激一下杨楠而已，笑咪咪往她那边一凑，轻声说：“这可是男生的秘密，你们女生知道，就不好使了。”

一节课上下来，赵涛突然有种感觉，信心对于男生来说可能也是一种魔咒，身边坐的那个女生虽说不算班花之流的美女还稍有点朴素，可样貌标致性格活泼，换成以前的他，估计都不太可能被允许坐下。

而有了高中三个女人帮他养起的优越感，加上杨楠和余蓓双重笼罩的光环，这个女生甚至给了赵涛一种直接追求就能得手的感觉。

也许看到余蓓这样的女友存在，再看到杨楠明显流露的感情倾向，很容易就给其他女生营造一种这个男生虽然看着很不起眼但一定有什么特别之处的错觉。放到社会上，大概就是那种看见白菜在猪旁，都会在心里念叨一句这人一定很有钱的微妙心理。

下课出去上了个厕所，赵涛一回来，就发现位子上的书和书包都不见了。

“我东西呢？”他赶忙问身边那个还不知道名字的女生。

那女生有点尴尬地指了指后排，说：“杨楠拿走了……我拦不住。”

赵涛转身看过去，杨楠一脸冰渣地坐在不知道赶跑了谁的座位上，旁边的空座，就放着他的东西。

（一百三十八）

“杨楠同学，你把我的东西拿到这儿来干什么？”赵涛晃悠过去双手一撑桌子，低头看着杨楠说。

她抿紧嘴巴，唇角往面颊延伸出小小的一段，默默站起来，让开进去的入口，指了指座位。

赵涛笑了笑，迈步走进去坐下，“你不是挺坚决的吗，我都准备找别的女生一起玩了，你这是什么意思？”

杨楠呼吸的幅度变大，坚挺的胸膛剧烈地起伏了两下，她一低头坐下，憋着气一样说：“你.....你就这么喜欢那个余蓓？”

赵涛勾起唇角，凑近点小声说：“也不算吧，但我不是说了吗，小蓓不会给我找麻烦啊，比如我要是现在发短信告诉她，我们隔壁系有个小美女看上我了，她肯定不像你一样乱发脾气。”

杨楠瞪大眼睛，声音有点发颤地说：“我.....我才不信。”

“呐。”他拿出手机，直接斜着屏幕让她也能看见，飞快的打字输入，“小蓓，在上课吗？告诉你个事，隔壁系有个小美女看上我了，非要追我。”然后，点下发送发了过去。

杨楠像是受了什么冲击一样，看得都有些呆滞。

过了一会儿，手机嗡嗡一震，传来了回复：“漂亮吗？”

“比你差点，但也挺美的。我想跟她交个朋友解解闷，行吗？”他输入完，在杨楠眼前晃了晃，发了出去。

“你高兴就好。元旦我过去找你，一起吃饭介绍我认识认识吧。”

“行，你好好听课吧，来前给我发短信，我去接你。”

“嗯，你也注意身体，我听课了。”

他把手机盖一合，揣进兜里，侧头说：“喏，没说什么吧？还想跟你认识认识呢。瞧你那满身刺的样子，一开始我就说过我有女友了啊，我乐意跟你在一起，就是因为我知道我女友肯定没意见，我没什么心理负担。不过最后是你不乐意，那就算了，在一起这种事情，勉强不来。”

杨楠憋了半天，有点绝望地小声说：“你.....反正是肯不肯和余蓓分手了，对吧？”

“对。”赵涛斩钉截铁地回答一句，接着柔声说，“但仅限现在。将

来的事，谁又说得准呢。”

上课铃响起，导员敲了敲桌子，继续开始讲无聊的思修。

杨楠双臂放在桌上，趴了下去。

整整一节课，都没有再起来。

下课后，她还是那样趴着，一声不吭。

赵涛叫了她两声，心里有点忐忑也不好意思从另一头走，就这么看着教室里没一会儿就走得只剩十几个人，只好放软口气说：“小楠，你到底想怎么样，我没办法跟女友分手，你可以不接受对不对，你拒绝了那么多男生，就当被我拒绝一次，不也没什么吗？”

杨楠豁然抬起身子，扭头瞪着他，眼睛红通通的，竟然已经哭得有些发肿，哽咽着说：“那……那你倒是拒绝我啊……你拒绝我，让我死心不行吗？”

赵涛抬起手，摸上她的脸颊，用拇指轻轻蹭去她的眼泪，盯着她的眼睛，柔声说：“可是，我真的挺喜欢你的啊。”

像是飞奔的小鹿被早已瞄准的猎枪击中，杨楠的身子猛然一颤，复杂的表情在她的脸上迅速地浮现。

她呆呆地看着赵涛，愤怒、悔恨、不甘、期待、渴望不断地交替……足足七八分钟后，她才动了动干涩的嘴唇，委屈地说：“我不管，在……在英语系，你得承认我是你女朋友。”

赵涛凑过去，离她更近，教室里还没走的几个学生已经看了过来，喜滋滋地想要看到什么惊爆场面。

他拉住杨楠的手，微笑着说：“不用只在英语系，在任何地方，我都可以承认你是我女朋友啊。至于……不是唯一的一个这种事，你可以不说，我也不会特意满世界去讲。”

杨楠抽了抽发红的鼻头，“我……我没给人当过女朋友，都要注意什么？”

“这个又没有规定，你怎么高兴就怎么来呗。”他把脸再度压近，“比如，我亲你的话，你会高兴吗？”

她愣了一下，跟着想了想，不太确定地说：“我……不知……呜，呜唔……”

这样不设防的小嘴在眼前开开合合，又已经到了这种关系，赵涛不趁机吻上去才是怪事。

教室里顿时响起一串抽气声。

他双手一抄，把往后想逃的杨楠牢牢抱住，继续用力吻住，用自己的嘴巴碾磨着她的唇瓣，尽情的品尝着她青涩紧绷的初吻滋味。

她的力气的确不小，第一下本能反应的推拒差点就把他直接顶开，幸好只那么一下，那双手就软软的竖在了两人之间，再也没了动作。

直到确认教室里所有剩下的学生都已经看到这一幕，连路过门口看见后跑进来看热闹的都已经知道，赵涛才满意地放开了她的嘴，“走，请你吃小炒。”

当天晚上，符小宇又冲进了赵涛的房间，惊讶无比地说：“哥，你……你把杨楠给亲了？还在教室，当众？就思修课下了之后？”

赵涛点点头，“对啊，她乐意我也乐意，为什么不亲。你也是接过吻的人了，不知道那滋味多爽吗？”

符小宇结结巴巴地说：“不、不是，你……那你跟女朋友……怎么交代啊？”

“这就不用你操心了。”他笑咪咪地摁下鼠标，看着尸体里站起手持荧光的骷髅法师，慢悠悠地说，“别忘了，我也是为了帮你的忙才这么加油的。”

“啊？”

“我搞定了杨楠，你才更有希望搞定莫晓安不是吗？忘了我教你的计划了？下周可就到时间了，记得提前约。顺便……算了，这个还是我帮你问吧。”

符小宇眨眨眼，问：“帮我问什么啊？”

“大姨妈。”他很干脆地话，“你费这么大劲，想见的肯定不是经血吧。”

符小宇有点脸红，小声说：“哥，这你也能问出来？”

“有什么不能。马上就该约她们了，平安夜那么冷，叮嘱叮嘱穿厚点是应该的吧？我顺口问一下那天方不方便，女孩子来大姨妈不能受冻，要是不方便就算了。不就问出来了。我捎带脚帮你问一下莫晓安，不过我听说女生住一起的那事儿也容易一起来一起走，估计差不离。”

符小宇目瞪口呆，傻在那儿半天说不出话。

手机响了，赵涛看了一眼是杨楠，起来离开电脑桌，“帮我打会儿，别给我死了，就在那个传送点读档存档刷就行。我接个电话。”

十分钟后，赵涛拿回来了两个好消息。

平安夜的四人行基本约定。

杨楠这两天正来着事儿，还以这个影响心情为借口在电话里为之前的吵架道了个歉。

他笑着坐回电脑前，万事俱备，不欠东风。

（一百三十九）

一点点循序渐进其实也挺有趣，最难的关系问题已经敲定，在赵涛心里，杨楠就成了桌上香嫩美味的小羊羔，在平安夜到来之前，大可以先找着无关紧要的地方一口口品尝，试试味道，顺便也做好铺垫。

都已经是学校里的女朋友，周六没什么课的时候，当然也要在一起泡着，上午上上自习，吃顿午饭，下午逛逛街压压马路，再回来吃顿晚饭，自习室里瞎混个把小时。

按说这行程安排得挺不错，杨楠电话里也挺高兴，可赵涛总觉得从早晨见面起，她情绪就一直透着一股隐隐约约的低落，他哄两句，她就

稍微振奋一会儿，像个被扎了眼的气球，一停下打气就呼哧呼哧瘪了。

等到中午吃饭，跟莫晓安符小宇并了一桌，嘴快的莫晓安才算是叫赵涛知道了原因。

他们俩那教室一吻，当晚就在女生宿舍里传了个遍。

赵涛有女友的事并不是什么秘密，杨楠挖墙脚的传言，也就走遍了整个楼层，估计这个周末一过，整个女生楼知道也不是不可能，听说连一本那边跟他们俩一个学校的学生都已经说了起来。

而同系里本来就看杨楠不太顺眼的女生们，更是添油加醋冷嘲热讽，连一个寝室的舍友，晚上说到这个都是夹枪带棒，急得莫晓安还跟她们吵了一架。

“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赵涛握住杨楠的手，柔声道歉。

杨楠抿着嘴摇摇头，神情复杂，没有说话。

莫晓安倒是有点压不住劲，张口就说：“赵涛，你.....你都跟杨楠好了，就不能.....就不能跟你那个女朋友说清楚吗？”

结果杨楠反而摇了摇头，垂首说：“他说了。这事儿也清楚了。晓安，别提了。本来.....就是我倒追的。被她们讽刺几句也是活该。”

“倒追怎么了？有喜欢的不追难道干看着吗？他们都干净着呢？”莫晓安还是气呼呼地说，“就说那个金琳，她男朋友不就是被她忽悠着踹了对象才跟她好上的吗，难道绕着圈子勾引就不叫撬墙角了？我跟你讲，小楠，她们.....她们就是眼气你在女生这边受欢迎，变着法子背后说你坏话。我.....我都听过。连.....”

看到莫晓安突然刹住了车，赵涛有点好奇地说：“连什么？”

莫晓安看了一眼杨楠的表情，有点丧气地说：“连那个张心雨，平常说话细声细气谁也不得罪，这次.....都落井下石。她.....她在那儿同时吊着好几个男的，光占好处跟谁也不在一起，难道就是什么好女孩了？”

赵涛皱了皱眉，小声说：“你们那边.....这么多事儿啊？”

杨楠嘴角下垂，带着闷气说：“不都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一层楼三百个女生都不止，有点事来回传不也正常。你跟女朋友高中那点事我们都还知道了呢，就是……就是好几个说法都不一样，也不知道哪个是真的。”

赵涛微微一笑，明智地一带而过，“你们乐意信哪个就信哪个，我没所谓。”

莫晓安有点好奇地问：“那……那你跟你们老师……也是真的？”

赵涛拍了一下符小宇，笑着说：“想知道啊，平安夜前我告诉符小宇，你到时候找他问。”

不管莫晓安的抗议，赵涛怎么也不肯说出明确答复，之后桌上，专盯着杨楠说些逗乐的话，总算让她心情好转一些。

下午坐公交车去了市区，陪杨楠逛了逛街，商场都憋足了劲儿等着后面那场圣诞活动，也没挑到什么想买的东西。

“要不看场电影吧？”经过一家老剧院，赵涛看了看宣传海报，正好有部译制爱情片正在热映，正适合漫无目的闲逛的他们。

尤其适合正盘算着从哪儿吃起的赵涛。

这会儿的场次人稀稀拉拉没几个，选了座也不用照着号坐，进去影厅看了看，赵涛直接拉住杨楠往最后排角落走去。

“去那儿干吗？”杨楠不解地回头望着屏幕，“角度多差啊。”

“可我想跟你说话怎么办？离他们那么近，打扰到人家看电影了。”随便搪塞了一句，他就把不太情愿的杨楠带进去坐下，拉起俩人之间的扶手，顺势把巴掌就这么放在了她的大腿上。

她的腿下意识地躲了一下，但没真闪开。

片子是那种很无趣的文艺爱情片，节奏缓慢五分钟一抒情，连谈资都提供不了多少。

但赵涛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虽说手在腿上老实本分没有什么

动作，可从里面女主角第一次被吻之后，就侧过脸盯着杨楠，好像她那白白的面颊才是荧幕一样。

杨楠被他看得实在有点不好意思，小声说：“你.....你这到底是看电影还是看我啊？”

“看你啊，”他索性坐近了点，“你比女主角好看。”

“小楠，我突然特别想吻你。”他歪头看着她涂了点口红的小嘴，那闪亮的唇瓣被雪白的肌肤衬得格外诱人。

杨楠不自觉的在下唇上咬了一口，嫣红的唇瓣被白白的牙齿划过，果冻一样颤巍巍的弹了一下。

“你.....你那次.....都没问过我。”

“所以我觉得挺不好意思啊，这次就先问问。免得你不乐意会不高兴。”他舔了一下嘴巴，让动作充满了调情的气息，雄性荷尔蒙浓密地散发出来，无形地缠绕到青春少女的周围。

在爱情的催化下，掌管性欲的激素轰鸣着冲向脑海，杨楠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好一会儿，才轻轻嗯了一声，跟着闭上了眼。

他抬手横到她颈后，一口吻了上去。

这次不是在大庭广众的教室，而是没人会注意的电影院后排，他当然不会只满足于重复上次的战果，口唇的磨蹭才转了两圈，他的舌尖就侵略过去，在她紧闭的牙齿外，轻巧的拨拉着柔软的嘴唇。

“嗯嗯.....嗯唔.....”被吻出了充斥着妩媚味道的鼻音，杨楠平常那点利落的英气彻底被驱散，挺直的腰背一点点软化，弯曲，靠在电影院的椅背上，失去了力量。

他耐心地舔着，顺着牙齿的缝隙，拨弄竖琴一样来回游走。

可足足两三分钟，她还是不肯打开小小的嘴巴，不知道是因为紧张在抗拒，还是完全懵了头不知道该怎么做。

赵涛想了想，决定小小帮她一把。

他突然抬起手，按在了她的胸前。

外套敞着口，隔着柔软的羊毛衫，经验丰富的他一下就抓到了很朴素钢圈胸罩的手感，这样的阻隔很难判断大小，不过摸上去还算有料，估计是一双不过不失的坚挺鸽乳。

这样其实更好，杨楠这种紧凑结实的瘦削身材，配上一对白瓜才是悲剧。

这大概是她发育完毕之后第一次被人摸到乳房，胳膊立刻抬了起来，挺有劲的手一把抓住了他的腕子，用力拉开。

可那想要惊叫的冲动，已经把紧闭的牙关打开。

声东击西的赵涛，立刻把舌头伸了进去，尽情地游览着温热湿润的口腔内部，在一片爆米花的香甜味道中，熟练地捕获了她无路可躲的舌头。

黏滑的唾液，顿时交织在一起。

（一百四十）

这样深邃热辣的湿吻，足够让没有恋爱经验的少女彻底缴械投降。

赵涛的手再次试探着摸上来的时候，杨楠扭了扭腰，还是抓住了他的腕子，但这次，却没有再把他强行拽开。

他张开的五指，就此得到了尽情揉搓处女乳房的机会。

打蛇随棍上，得寸就要进尺，嘴也亲了胸也摸了，绿灯的开关显然已经直接锁死，赵涛哪儿还有半点顾忌，亲了一会儿，就放开她的唇舌，往她的颈窝进攻过去。

“赵涛……你……你不看电影了啊……”杨楠早就乱了阵脚，慌里慌张小声说了一句，但马上赵涛湿热的嘴唇就贴上了她敏感的颈侧，浑身一阵幸福的战栗，酥酥麻麻地酸了半边身子，忍不住甜腻腻地哼了一声，恰好和电影里女主角那一声呻吟合了拍子，透着一股微妙的淫靡味道。

含住耳垂，用舌头在小小的耳环附近玩弄了一会儿，他才松开手坐直到自己那边，看着满面红晕的杨楠，柔声说：“真不好意思，我.....太激动了，都忘了你还要看电影。谁叫你.....今天打扮得这么漂亮，看得我都要变大色狼了。”

杨楠嗔怪地瞪了他一眼，但嘴角的笑意，却连傻子都看得出来。

赵涛当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拿开中间碍事的饮料，一挪屁股，彻底贴住她坐，大手一伸，揽在她紧细的腰肢上，隔着毛衣在小肚子上揉了几下，就轻轻把毛衣下摆一点点拽了起来。

“凉着了.....”冷气钻进露出的缝隙间，她皱了皱眉，轻轻抱怨了一句，“我.....我还来着事儿呢。”

“没事，我手热，我给你暖暖。”他顺水推舟，手掌一垂，从秋衣下面钻了进去。

她的小肚子顿时绷紧，腹肌的轮廓清楚地浮现出来。

他在上面缓缓转圈揉着，脸扭过去，亲着她的耳朵，舔她的耳根，喘息着说：“现在暖和了吗？”

“热.....”她呻吟一样地说，小声嘟囔着，“可心里.....不舒服。”

“怎么了？不喜欢我摸你吗？”

她很困惑地摇摇头，“不是，就是.....觉得别扭。”

“习惯习惯就好了，来事时候肚子不是容易不舒服吗，我就可以帮你揉了啊。”

“不是那种不习惯。”她缩了缩肩，像是在苦恼着什么，“感觉.....还是.....亲更舒服一些。”

“好吧。”他暂且收兵，把她的脸扭了过来，再次吻了上去。

他留意到，每次接吻，杨楠都会紧紧闭上眼睛，然后，才能缓缓进入状态。

就好像想法在和某种生理性的抗议斗争一样。

这还真是有趣极了。

万事开头难，过了这一关后，晚上送杨楠回宿舍，在楼下连个阴暗的角落都懒得找，赵涛直接把她一搂，就不客气地亲了上去。

她笑着扭了两次脸，躲不过去，还是被吸住了舌头，闭上眼被他结实实吻了个痛快。

杨楠上去后，赵涛一转连看见金琳，送她回来的男朋友正在那儿拉着她手不知道软语哀求什么，保不准是看见了杨楠的火辣激吻，也想要个差不多的待遇。

不过看金琳那副如临大敌的架势，估计是难以如愿咯。

赵涛笑了笑，往校外的临时小家走去。

让他有点意外的是，回去后发现，莫晓安竟然也在，不过正要走，跟着符小宇在楼下开锁推那辆二手自行车，一见他回来，还有点不好意思地躲开了脸。

等符小宇送完女友回来，赵涛笑呵呵地暂停了游戏，晃过去一撑门框，问他：“终于哄到家里来了？”

符小宇稍有点腼腆地点点头，但满肚子的高兴恨不得从嘴角蹦出来，“嗯，下午上过自习没事干，我问晓安要不要来试试下面条吃，她.....她就来了。”

“这会儿可都快九点了，你们吃面吃到现在啊。”赵涛挑了挑眉，接着问，“没干别的？”

“还.....看了会儿电视。”符小宇嘿嘿笑着摸了摸头，“我们搂一起看的，就坐在床上。”

“你就没趁机干点什么？这么好的机会。”

符小宇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我们.....我们亲了好一会儿呢。”

“光亲？那莫晓安不至于那么不好意思吧？”赵涛这种经验，早就能一眼看穿肯定不止是动动嘴。

符小宇吞了口唾沫，看裤裆的模样，估计是又回想起了刚才的触感，嘿嘿笑着说：“还……摸了。哥，女生……可真软。软得我……我都硬了。”

“好样的，这就对了。有这胆子，平安夜咱们一准拿下。”

符小宇点了点头，但马上就有点惊讶地说：“哥，你跟杨楠也能成？你俩……可才认识个把月吧？我和晓安可是同学快四年了。”

“我要是也得四年，还好意思让你叫我哥？你等着就是。”赵涛咧开嘴，信心十足地说。

第二天周日，一样没课，赵涛一到早就打电话，把杨楠叫出来约去了城市另一头的植物园，植物园边上还有个小游乐场，打发一天绰绰有余。

下午在游乐场的小摩天轮里，赵涛顺顺利利地拿到了新一步进展，钻进她的裤腰，隔着内裤抚摸了一下她翘弹紧凑的屁股。

之后几天，就是他满心期待筹备圣诞夜跨零点庆贺节目的过程。

事后药买好，准备了一套新的洗浴用品，弄了牙缸牙刷，顺便把旧屋子大扫除了一下，换了新床单被褥。

符小宇照猫画虎，也跟着准备了一番，不过他犹豫好久，没舍得买药，红着脸去拿了一小盒避孕套。

礼拜三晚上，莫晓安又来做面条，这次杨楠也跟着来吃，见到这么干净整齐的屋子，着实吃了一惊，几个人围着电视，看到晚上九点多，两个女生才被送回宿舍。

只要对来这儿没有什么心理障碍，那事情，基本就已经成了。

平安夜那天，他们四个约好一起翘掉了晚上的大课，下午的第二堂一打铃，就过去出租屋那边放下课本，只拎着包，兴高采烈往市里去了。

四个人一起约会的时候，杨楠反倒把莫晓安给牢牢占住，两个女生手拉着手，亲亲热热嘀嘀咕咕，完全是把旁边两个男生当成了空气。

“他们在宿舍也这么好吗？”赵涛跟在后面，看着杨楠走路时略微扭动，比以前多了不少女人味的臀部，小声问符小宇。

“估计比这还好，晓安说了，杨楠可喜欢跟女生在一起泡着了，洗澡时候互相搓背，就数她给人搓得最认真时间最长。”符小宇压低嗓子，轻声说，“晓安说，她跟你在一起之前，好多宿舍楼的女生都偷偷说她是同性恋呢，张心雨就一直吓得躲着她走。”

赵涛心里暗暗哦了一声，嘴里笑道：“那这下，谣言可洗清了。”

符小宇有点担心地说：“哥，你说……她追你不会是为了澄清谣言吧？”

赵涛揣着兜，笑咪咪地打量着杨楠修长匀称的背影，“过了今晚，你就知道了。”

晚上，在赵涛和符小宇的撺掇下，两个女生一直在小教堂附近的热闹人群中守到敲钟。

上出租车往回走的时候，已经将近十一点，符小宇赶忙结结巴巴地说出了一早就设计好的建议。

这种点回去，宿管阿姨劈头盖脸一顿骂绝对是难免的，莫晓安想了想，看向杨楠。

杨楠倒是有点窃喜的样子，微笑着拉起莫晓安的手，说：“好啊，那我就跟晓安同床共枕咯，符小宇你可别吃醋。”

赵涛在前座扭回头，笑着说：“放心，他绝对不会吃醋的。我保证。”

刚才的热闹劲儿让两个女生还有点兴奋，叽叽喳喳说得停不下来。

“我们俩要电视那个屋。”

“能洗澡吗有热水没？”

“你们那儿还有影碟机？”

“好好好，看电影。反正明天不用早起，我跟晓安要看通宵！”

“对你们这儿满意的话，回头我们可就常来了。”

赵涛望着窗外飞快倒退的行道树，笑着说：“放心，以后肯定欢迎你们常来。”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三十）

（一百四十一）

早都已经来过出租屋，屋子又是她们自家男朋友的，两个女生哪里还有什么戒心，嘻嘻哈哈进去就打开了电视，催着男友去开了热水器，就商量着晚上要看完几部电影才睡。

“那你们先看着，我跟符小宇先轮流洗澡，给你们暖暖卫生间。”赵涛笑眯眯地给她们接好影碟机，拍了一下符小宇的肩膀，一起走了出去。

“哥，她俩……真要一起睡，这……这可怎么办啊？”

“洗你的澡去吧，”赵涛毫不在意地走回卧室开了电脑，“把小兄弟好好洗干净，别恶心了妹子。”

“她俩把被褥都铺好了……”符小宇有点要打退堂鼓似的，“这……这能成吗？”

“我管你成不成，反正晚上我不跟你睡，你跟莫晓安躺一块不乐意搞那是你的事，别耽误我就行。”赵涛点开游戏，拉着骨架纵队浩浩荡荡奔赴前线，懒得再说，“赶紧洗去，你洗完我还洗呢。”

二十来分钟，符小宇就擦着头发跑了出来，“哥，你洗吧。”

赵涛想了想，把游戏一关，站了起来。

“诶？哥，你……你让我也玩会儿啊。”

“玩个蛋，去屋里挤莫晓安身边看电视去，能搂住就搂住，别客气。稍微动手动脚一点最好，别怕杨楠看见，你就是要让她不好意思当电灯泡才行。”赵涛叮嘱了一句，钻进厕所匆匆洗了起来。

拨拉着小弟弟，他轻轻哼起了歌儿，这么久了，总算又到刺刀见红

的好日子咯。

洗完出去一看，符小宇竟然坐在他这边卧室电脑前，正拉着一片刺蛇框框A，赵涛顿时有点恼火，过去拍了他脑袋一下，压低声音说：“你搁这儿干嘛呢？你晚上准备跟凯瑞甘睡啊？”

符小宇哭丧着脸说：“我过去搂着晓安看了一会儿电影，才动手往上摸了一点，杨楠就说我捣乱，晓安也不好意思，把我撵出来了。”

“啧……”赵涛提了提秋裤，皱着眉想了一会儿，说，“你先在这儿玩着，我给你想办法。”

他过去那边敲了敲门，“小楠，我们洗好了，你先洗还是莫晓安先洗啊？里面正热乎呢。”

屋里暖气挺热，两个女孩都已经只剩下秋衣秋裤，杨楠打开门看了一眼卫生间里冒出的雾气，想了想，问：“我们俩一起洗地方够吗？”

“太挤，”赵涛赶忙驳回，“这儿可不比学校澡堂子，你俩都进去，就得有一个坐马桶上头憋着，而且喷头就一个，你洗她就得晾着。”

杨楠有点失望地噢了一声，回头说了句：“晓安，你先我先？”

“我先吧。”莫晓安笑着走了出来，“我头发长，出来还要晾好一阵呢。”

赵涛一翘嘴角，说：“没事，下礼拜我就去买个吹风机放家。”

莫晓安有点羞涩地一撇嘴，小声说：“费那钱干嘛，我俩还能老过来洗澡啊。”

杨楠倒是很感兴趣地说：“有什么不能的，这儿洗澡暖和又不花钱，还怕他俩不欢迎啊？”

“行了行了，洗去吧，再磨蹭里头热气都跑光了。”赵涛催了一句，看莫晓安一进厕所关上门，他立刻钻进了这边卧室，跟着杨楠一块坐到了床上。

杨楠立刻明显地紧张起来，不自觉就往靠墙那边躲了两拃远，小声

说：“你不去玩游戏了？”

“我来陪你看会儿电影，让符小宇玩会儿。”他嘴里说着，很自然的挪了一下屁股，凑到了她的旁边，把她挤在了和墙之间，单手一搂，笑道，“墙凉，往我这儿靠靠。”

杨楠的眼神顿时变得有点发飘，怎么也定不到电视上，不自觉就往他身上瞅了几下，手在侧面轻轻一推，低声说：“别……别，一会儿晓安洗完回来看见，多尴尬……”

“尴尬什么啊……她和符小宇不也是该亲的该摸的都办了，比咱们俩还超前呢。你以为你在这儿当电灯泡，莫晓安高兴着呢啊？”他的手指轻轻拽起来杨楠的秋衣，缓缓插进秋裤的松紧带里，顺着紧绷的腰线，抚摸着滑腻的肌肤，那上面还残留着松紧带留下的凹凸印子，指尖在上面一描，她的身体就微微地颤动起来。

她有点吃惊地说：“他俩……他俩已经……已经那个了？”

“具体我也没问，”知道谎话不能撒得太过容易戳穿，赵涛耐心地在那一段腰线上来回摩擦，小声说，“反正符小宇知道你要跟莫晓安一起睡正生闷气呢，估计人家俩约好什么了吧。”

杨楠的呼吸变得急促起来，有点别扭地说：“可……可晓安说好了要跟我睡的。不这样……难道……难道我……我要跟你……”

“怎么啦？”他故意有点生气地说，“符小宇能跟女朋友一起睡，我就不行啊？”

“不是……可……可这也太快了。”杨楠皱着眉，手臂夹在腋下，不让他的巴掌往上攀爬，“他们……他们都熟了快五年了，咱俩……咱俩……才一个多月。”

“我没说非要学他们啊。”赵涛柔声诱哄着说，“莫晓安脸皮薄，肯定不好意思跟你说，符小宇给今晚筹备好久了，你就当成全他们俩呗。你到我那边，我玩电脑你睡觉，总行了吧？再说了，你力气这么大，我还能勉强你吗？”

“符小宇跟我一块租房子就是为了跟莫晓安一块过小日子呢，今天

这么好的气氛，你可得帮忙才行。”他笑咪咪地放开手，捧住她有点发红的脸，深深一吻。

看着她反射性闭上的眼睛，赵涛在心底冷笑了一声，伸出舌头长驱直入，先在嘴里翻天覆地搅和一通再说。

正吻得如痴如醉的时候，莫晓安在浴室喊了一声：“小楠，来帮我搓搓背。”

杨楠顿时一个激灵，推开赵涛跑了出去。

他舔去嘴巴上残留的唾液，笑着站起来，把裤裆里已经发硬的老二调整了一下位置，走回到隔壁屋里，坐在符小宇背后看他玩了起来，小声说：“一会儿杨楠洗澡，你就过去那边吧，别管软磨硬泡还是死缠烂打，反正杨楠出来我能把她拖在这边，保证不打扰你们。”

符小宇手一抖，满屏幕地刺噗噜噜钻了出来，被对面攻城坦克一顿血洗，他干脆直接退了游戏，扭头说：“这……这成吗？”

“那就是你的事儿了，我只管给你送进洞房，难道……还给你辅助瞄准推屁股啊？拿出你要亲要摸的本事来，这事儿说白了，也就比亲亲摸摸更进一步，你喜欢她，她喜欢你，干这个天经地义。”赵涛把他拎起来，自己坐下，检查了一下最近弄到硬盘上的存货，有几个片子就是专门给杨楠找的，看样子今晚多半得用上。

符小宇吞了口唾沫，小声说：“哥，那几个无码片你再叫我看看，我……我临时抱佛脚一下。”

赵涛笑着站起来拍了他一下，把音箱声音调小，“成成成，赶紧见习吧，我给你看着点她们。”

过了两三分钟，符小宇正看得热精沸腾的时候，厕所门开了，莫晓安包着头发水淋淋的走了出来，一看赵涛站在卧室门口，有点纳闷地说：“赵涛，你怎么在这儿站着？”

赵涛清清嗓子，笑道：“没事，透口气，这就回去。”

他转身走进去踢了一下电脑椅，指了指隔壁，“杨楠开始洗了，你还不赶紧。”

符小宇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轻声问：“真的……行吗？”

“行，去吧，不行就抱着一起看电影，等我给你示范。”赵涛看了一眼宽大的床铺，笑咪咪地说，“不过我不锁门，你两口子也别看得过份了，万一杨楠发现急了眼，我可不管。”

符小宇应了一声，紧张兮兮地往隔壁过去，敲了敲门，顺利进到了屋里。

赵涛看着厕所门缝里透出的氤氲水气，想象了一下炽热的水流冲刷过杨楠修长裸体的情景，打开屋门，就这么等在了这儿。

（一百四十二）

带着一身热气走出厕所，杨楠雪白的脸被蒸的透出一片红晕，看上去格外可口。她看到赵涛站在走廊，忍不住问：“咦？你怎么在这儿站着，不玩游戏了？”

“嘘——”赵涛抬手比划了一下，指了指隔壁，“符小宇可进屋了”

“什么？”杨楠睁大眼睛，有点不敢相信地说，“他俩……在里面呢？”

赵涛笑嘻嘻地过来拉住她的手，悄悄靠到隔壁门外，小声说：“你仔细听不就知道了。”

杨楠把耳朵贴上去，里面电影的声音比刚才更大了些，一时间也听不清什么。她皱着眉正想回头说赵涛两句，屋里却传来了莫晓安一声明显压住了的话，“小宇……别……别这么急啊……”

那声音不像莫晓安平常的腔调又短又快，尾音长，还带着微微的颤抖，内容像是在推拒，可口气却又软又媚，更像是在撒娇。

杨楠楞了一下，往后退了两步，有点慌乱地说：“这……这……”

赵涛把她一搂，就这样一路拖进了屋里，回脚把门踢上，贴上她还带着水气的脖子，轻轻一舔，说：“让他们过过小情人的生活呗，咱在

这儿看会儿电影，不打扰他们。”

杨楠正紧张得不知道如何是好，一听这话，顿时得救了一样说：“好，那……那咱们就看会儿电影吧。”说着，她赶忙过去先拉开电脑椅坐了下去，跟占位子一样。

赵涛笑了笑，早就想到了她这点小退路，过去直接把电脑屏幕一扭，对准了床上，“靠着暖气多好，坐那儿多冷啊。”

杨楠看了看床上的被子枕头，为难地摇了摇头，“我……我还不想睡呢。”

“裹着被子看，省得感冒。”赵涛脱鞋爬了上去，拿过鼠标咔哒咔哒点了几下，“我专门找的好片子，我觉着你多半爱看，不看后悔哦。”

杨楠皱了皱眉，不情不愿地站起来，过去在床边坐了半拉屁股，歪着身子看过去，小声问：“什么电影？我爱看……诶？这是什么啊？怎么连个字幕都没有直接就开始演了……”

屏幕上，一个穿着性感的美艳女郎扭腰摆胯地走向沙发，镜头跟在后面，不断给她火辣的身材拍摄特写。

“你看就知道了。”赵涛也不急着把她拽上来，只是把她手掌一握抓紧，免得她不好意思起来跑掉。

“这……这是那什么片吧？”杨楠脸上红了一下，扭头略有点不悦地说，“你……你想用这干吗？”

“跟你想的那个不一样。”赵涛微笑着说，“你看，另一个主角出来了。”

杨楠嘴上虽然说了句不看，但视线还是好奇地飘了过去，结果一眼下来，不由自主就转去了脸。

那个美艳女郎走到沙发边上，捧起了另一位主角的脸，而那个主角，竟然是个清纯可爱的制服女生，她们用日语轻柔地说了几句话，就凑到一起，炽烈而火热地亲吻起来。

杨楠浑身猛地一震，被赵涛握着的手掌突然一攥，捏住了他的指

头，“这……这不是两个……女孩子么……”

“对啊……和你以为的是不是不一样？来，上来好好看吧。我觉得挺新鲜的。”赵涛柔声说着，拉住杨楠的胳膊，往床上拉过来。

杨楠别扭了一下，但还是踢掉拖鞋，蜷着腿坐到了他身边，但刚一坐稳，就拉起被子裹在了身上，只露出个脑袋，盯着依旧在表演的视频镜头。

火热的激吻仍在继续，两个女孩粉嫩的舌尖灵活的纠缠在一起，晶亮的唾液不断的牵拉出淫靡的银丝，制服少女完全处于被玩弄的下风，领结被解开，水手服也被推到了胸部上方，胸罩很快被解开，浑圆酥白的乳房就这样被女郎涂着红色指甲油的修长手指搓扁揉圆，樱色的乳头转眼就矗立在小巧的乳晕中央。

音箱的声音并不大，但此刻屋里安静得只剩下杨楠略显急促的呼吸声，影片里的呻吟自然是清清楚楚的钻进耳中，让她切切实实的看了一把旁观视角的缠绵湿吻。

赵涛悄悄往后撤开，叉开腿坐到了杨楠的背后，双手一张把她抱住，也不急着去扯开碍事的棉被，只从侧面探头，轻轻亲着她湿津津的后脖子。

“赵涛……女生……和女生做这种事……不是……很奇怪吗？”杨楠的身体明显有些发软，被他一搂，就软软靠了进来，颤声轻轻问道。

“只要喜欢，只要舒服，有什么奇怪呢？”他当然不会在这种时候特地告诉她，镜头里的两个女的不过是在表演罢了，他还没听说有这种百合片子是专门找女同性恋来演的。

他并不在乎杨楠取向上的问题，相反的，他还挺乐意去刺激她渐渐觉醒，他想要让她知道性欲的美妙，然后，成为他愉悦的源泉。

一个本来只爱女孩子的漂亮姑娘，最后却因为感情的支配躺倒在她的胯下扭动呻吟，光是想想，他的鸡巴就化作钢枪，高高翘起。

“可……可一般……不都是男的和女的……才……”她脸上红得好像发烧一样，似乎在抵抗什么陌生的感受，她蹙着眉，喘着气说，“这

样.....不对吧.....”

影片里的两个女优都已经半裸，丰满的四颗乳球紧紧压在一起，充满弹性的白肉彼此摩擦，构成淫乱的美景。

赵涛趁着这个机会，把双手隔着被子压在了她的胸前，低声说：“愉快的事情哪儿有对不对呢？你看她们是不是很享受？这就是喜欢的力量.....小楠，你喜欢我吗？”

杨楠下意识地点了点头，眼神也随之变得有些迷茫。

他微笑着掀开被角，把被子往外抽去。

她盯着屏幕，拉着被子的手早已经松开，轻轻压在大腿根部，身体随着喘息而轻轻地起伏。

碍事的被子滚蛋后，赵涛没有再犹豫磨蹭，趁她正目不转睛看着美艳女郎对纯情少女乳头的啃咬吸吮，双手一钻，插进了她的秋衣中。

她里面没穿胸罩，而是穿了件比抹胸大一点的小背心，紧梆梆地裹着圆滚滚的乳房。

手指爬动着往小背心里面钻去的时候，杨楠颤抖了一下，但她的手并没有动。

没有任何阻碍，赵涛的掌心，终于笼罩在她的心脏之外，轻轻握住了柔软又坚挺的小丘，丘顶上的花苞，早已膨胀如豆。

（一百四十三）

“赵涛.....”杨楠的话已经变成了仓促的气音，就像在课堂上偷偷出声，不敢让老师听见一样，“这样.....不行.....”

“为什么不行？你不舒服吗？”赵涛的手指灵活地围绕着突起的奶头，用湿热的指肚温柔的摩擦肿胀的蓓蕾，“小楠，诚实点不好吗，难道我这样摸你，你真的什么感觉都没有？”

“热.....”她低低呻吟着，眼睛看着屏幕中专门特写的少女嫩乳，那

红艳艳的奶头沾满了另一个女人的口水，也胀大发硬，在乳晕中央立起，随着舌头的拨弄来回摇摆，“还……好痒……”

赵涛含住她的耳垂，用舌尖轻轻划弄着上面那个小孔，温热的鼻息一下下呼进她的耳朵眼里。

他并不急于进攻，他知道杨楠的视线还在电影里，他故意让自己的动作也配合着里面艳丽女郎主导的步骤。

“赵涛……”杨楠白皙的喉咙蠕动了一下，突然冒出一句，“我……我想去找莫晓安……我……我不要在这儿了。”

赵涛手臂揽紧，亲舔抚摸的更加卖力，口中低声说：“人家小两口正甜蜜呢，你好意思打扰人家啊？小楠……你难道以为莫晓安肯这样亲你摸你吗？她只会以为你不正常，说不定……以后都会躲着你。”

杨楠哆嗦了一下，眼睛盯着屏幕里更加激情的场面，不自觉地舔了一下嫣红的唇瓣。

“暖气可热了……来，把秋衣脱了吧。”知道差不多到了火候，赵涛柔声说着，抓起秋衣下摆缓缓往上提起，小心地观察着杨楠的反应。

“嗯……”她低低哼唧了一声，缓缓抬起了胳膊。

他眼睛一亮，顺势拉住了本来就已经被弄乱的小背心，一起套头脱了下来。

杨楠轻轻哎了一声，连忙一缩胳膊，双手抱住了怀。

半裸的少女干干净净地呈现在眼前，赵涛贪婪地打量着，从发红的耳根、脖窝，一直扫过那片雪白的脊梁。

她真的很白，白得耀眼，嫩的近乎透明，灯光下能看到细细的绒毛，透出一股奇妙的异族风情。赵涛暗暗估摸，她们家祖上八成有其他民族血统。

他把脸凑过去，吻上她弓起的背，顺着突出的脊骨，缓缓往下舔去。

“唔唔……”甜腻的呻吟从鼻腔里流泻出来，杨楠不自觉地躲了一下，但舌头再追过来后，她反而无力的软了回去，颤抖着任他从上到下慢慢品尝。

一边舔舐，赵涛一边不声不响的脱了自己的裤子，把早就硬邦邦鸡巴亮了出来，用手套了两下，挪了挪位置，顺着浮现的肌肉印痕向旁边舔去了腰侧。

“赵涛……别……别这样……”杨楠仿佛忘了自己的力气其实更大，像只小兔一样颤抖着，唇缝里不自觉就冒出了跟影片里类似的细小哼声。

“不舒服吗？”他故意提醒说，“你看电脑上，她们可比咱们还激烈呢。”

美艳的女郎已经彻底脱光，丰满的身体完全压制在仅剩一条半褪内裤的少女身上，修长的手指蠕动着爬进少女的胯下，顺着修剪整齐的毛发，抚摸着坟起的阴阜。

那些日语杨楠当然听不懂，但情欲的本能正在告诉她，那腔调饱含着愉悦，和更进一步的期待。

“可……可你是……男生……我……有点别扭……”她咬了一下嘴唇，为难地说。

“小楠，只要喜欢，就会舒服，男女这种事……其实不是问题。你如果也想知道一下和女生这么做的滋味，其实……我也可以帮你想办法哦。”他一边说着，双手一边搂过细细的腰，拉住了她胯上内外两条松紧带，“不过今晚肯定就只有我了，你试试，滋味不会太差的。”

看杨楠的手还是紧紧拉着裤腰，他绕过到正面，轻轻吻了一下她的嘴唇，从前方滑下去，趁着碍事的胳膊忘记抬起回防，一口叼住了她小巧的乳头。

“嗯……”她微微抬起下巴，从喉咙里挤出一声呻吟。

“小楠，你说喜欢我的……莫晓安喜欢符小宇，所以他们正在被窝里亲热，你也喜欢我，为什么一直闹别扭呢？”他故意沉下身体，不遮

挡她观看影片的视线，听着电脑那边传来的淫叫，先从臀后那边把裤腰剥了下去。

“我.....没闹别扭.....”她皱着眉，有点慌张地把后面露出的半边屁股重新提起挡住，“我.....害怕。”

赵涛眯了眯眼睛，柔声说：“怕什么，我还会害你吗？我是想和你做男女朋友都会做的高兴事啊。”

说着，他的手就隔着两层布料，压在了她的胯下。

“呜！”她颤了一下，双腿赶忙一夹，对着他微微摇了摇头。

他也不急着动，只在里面慢慢转动手腕来回抚摸，嘴巴依旧重点刺激着她已经明显有了感觉的乳房，这么白的奶子他也是第一次见，乳晕都是很浅的粉色，只在乳头上聚起一点樱红，真是让人爱不释口。

很快，电影里的女郎就做到了下一步，她淫笑着扯掉了少女的底裤，双手抚摸过少女紧绷滑嫩的大腿，身体也顺势跟着沉了进去，双肩扛起少女的下体，那涂抹成艳红色泽的嘴唇，很快埋入到少女的股间。

湿润的花芯被滑溜的舌头舔过，少女喜悦的叫唤一声，柔白的脚掌蜷起。愉悦地颤动。

杨楠的脸变得更红，夹紧的腿慢慢松了力气。

好极了.....赵涛在奶头意犹未尽的舔了一口，单手抱住她的腰往上一提，摸在裤裆的手绕进臀后突然一拽，一下就把里外两层扒到了大腿。

“别！”杨楠惊慌失措地叫了一声，手想去拉，可赵涛恰好把她一拱，顿时有些失去平衡侧倒下去。

赵涛知道机不可失，当即往后一缩趴了下去，双手一拉掰开她夹紧的屁股，对着那稀稀落落没有几根耻毛的阴阜，一口吻了上去。

“呜呜呜.....”杨楠双手连忙松开裤腰插进大腿之间，想要遮挡。

可经验丰富的赵涛第一时间就找到了包裹在大阴唇内的滑嫩肉裂，

他把头一顶就抢先占住了最有利的位罝，深长的舌头顺着已经流出爱液的小穴往上一滑，就轻而易举地覆盖了一片软肉唯一的小硬疙瘩。

杨楠修长的身躯，瞬间僵在那里，一声没克制住的淫哼，顺着齿缝逃了出来，混入到电脑屏幕中的浪叫里。

不愧是浑身天生一张白皮，她胯下的小小桃源，竟也和赵涛此前见过的大不相同，稀疏覆盖的耻毛并不很黑，而像是黄毛丫头的头发，又淡又细，而紧紧抱着的大小阴唇，颜色都非常的浅，只在腹股沟中略有一点深色，整个肉裂自外而内由白变红，由红变粉，透着一股少见的鲜嫩气息，倒像是欧美影片里那些刮过毛的外国大妞。

所谓见猎心喜，曾专爱欧美和无码动画的赵涛顿时胃口大开，把她扭动的腰胯牢牢把住，顺势扯掉内外裤，压住大腿埋头狂舔，围着蒂头小豆又吸又吮，嘶嘶溜溜的声音跟电脑播放中的画面遥相呼应，犹如竞赛。

“哈啊.....哈啊.....不行.....赵涛.....太.....怪了.....你.....这样.....”杨楠上气已经接不上下气，断断续续地说，“好酸.....放开我.....”

这种时候他哪里肯放，看影片中的清纯少女正被舔得挺腰扭臀高潮迭起，笑着说了句：“你看看她们，不是跟咱们一样嘛。”

杨楠一脸迷茫地看过去，镜头正在拉近给出特写，虽说有一大片碍事的马赛克，但还是能看得出，艳丽女郎的舌头正在少女的小穴上下疯狂耕耘，晶亮的液体流出到马赛克范围之外，挂在少女一下一下夹紧的屁股蛋上，到也分不出那到底是口水还是什么更羞耻的液体。

“女生和女生都可以，咱们是男女朋友为什么不行？”他笑嘻嘻地伸手捏住她的乳房，把舌头贴上去的同时，指尖也玩弄着胀大了一圈的奶头。

和余蓓做爱的时候，赵涛需要前戏很久才能达到不用润滑剂的程度，所以早练出了一手好舌功和不急不躁的耐心，从处女穴口的湿润程度和杨楠越来越急促的呼吸，他大致判断，帮余蓓热身一次的时间，足够送杨楠高潮至少两次。

实在轻松愉快。

“啊嗯……”很快，杨楠的呻吟就已经不再是鼻音，两只悬在床边的脚也交叠在一起摩擦起来，双眼盯着屏幕，恼人的娇哼越发连续，“嗯啊、啊……啊啊啊……”

就快到了，来吧，加把劲，来吧，享受人生第一次高潮吧，我的楠楠……他把脸压得更紧，手指突然掐住了乳头捏紧，舌头用仿佛想把阴蒂舔掉一样的力气上下滑动，凶狠的刺激着青涩的感官。

呻吟声陡然绞紧、拉长、变细，她猛地攥紧了床单，侧躺在那儿，双眼盯着屏幕中高潮的少女，和那个女优一起，一头扎进了情欲的漩涡之中，被扯入到深不见底的深渊里。

赵涛满意地从杨楠的胯下抬起头，红嫩的阴部还在不断地抖动，溢出的蜜汁把大腿根都染湿了一片，雪白的身躯软瘫屋里的侧躺在那儿，他这时插入，绝对不会遇到半点抵抗。

他舔了舔嘴巴，决定开始最关键的表演。

因为他的余光已经看到，卧室的门不知何时开了条缝，缝外阴暗的小客厅里，莫晓安正扶着墙看向屋内，而符小宇就贴在她的背后，双手插在背心中，卖力的揉着饱满柔软的乳房。

两双眼睛，都看着杨楠光裸的娇躯，充满了复杂的情绪。

（一百四十四）

喘息的杨楠并没有注意到自己如此羞耻的模样正被窥视，她侧躺在床上，望着影片里依然在纠缠爱抚的两个女人，胸腹里的火焰仍在燃烧，让她的额头渗出了汗，胸口渗出了汗，小腹渗出了汗，大腿根部那鼓鼓涨涨被涂满了口水的地方，更是好像也在往外渗汗，一层又一层，油腻腻，黏糊糊，湿润润的。

赵涛过去在影片的进度条上点了一下，把两个女人的淫戏跳到了更加直接的部分。

还以为他是要关，杨楠抬起头哎了一声，满含着不舍。

但接着，就又看得目瞪口呆。

那个美艳女郎的胯下穿了一条黑漆漆的皮裤衩，而裤衩前面，竟然翘着一根又黑又亮的假鸡巴。杨楠哪里知道这是什么东西，下意识地瞄了一眼赵涛的老二，颤声问：“这……这穿的是什么东西？”

“让那个女孩快乐的东西啊。”赵涛从背后躺下贴住她，扶着坚硬的肉棒，在她颤抖的臀沟中上下滑动，用炽热的龟头摩擦着敏感的屁眼和会阴。

“别……赵涛……我……我害怕……”她紧张地缩成一团，仿佛忘记了自己除了说不要，还可以动手，还可以挣扎，还可以逃，就这么双手抱着胸前，望着那根黑色的胶棒在美艳女郎的胯下凑近柔弱少女的蜜穴，不自觉地咬紧了嫣红的下唇。

“放松点，小楠，我的乖宝贝，”他试探着弓腰，往里轻轻顶了一下。

那浅窄的肉涡充满了抵抗的阻力，龟头的尖端刚一压上，她的屁股就一下夹紧，往前一挺躲开，口中连声说道：“不行……这个……真不行……”

赵涛悄悄瞄了一眼，门缝外符小宇已经把莫晓安的裤子扯到了膝盖，手掌埋在腿间卖力的抚摸，莫晓安抓着他的胳膊，看来也是最后的抵触阶段而已。

处女总是会害怕的，赵涛笑了笑，决心做个好点的示范。

他把杨楠已经发软的腰一抱搂了起来，调整了一下方向，让她双手扶着桌子，视线跟屏幕里激烈交合的两个女优近在咫尺，接着往下一跪，卡住了她腰侧明显的胯骨凸印，把高翘的阴茎下压少许，瞄准了腴白阴阜中央已经因充血而嫣红的洞穴。

“呜唔——”龟头刚刚挤入一半，杨楠就疼得闷哼一声，回手拍在他的腰上，猛打了两下，摇头连声说，“不行……不行不行……好涨，疼……疼疼疼……”

“深呼吸，小楠，深呼吸，放松……能进去的，你看人家那女的戴

的东西那么大，那小姑娘不也开心的乱叫吗，这可是能生孩子地方，你放松点.....能进去的。”

杨楠低下头，埋在手臂里带着哭腔说：“不行.....好疼.....这.....进不来的.....”

“小楠，进去了.....咱们就合二为一了。这可是互相喜欢的人最重要的一步.....听我的，乖，深呼吸，把下面放松，不要使劲儿。”他柔声说着，摇晃腰部用龟头缓缓钻磨着湿润的穴芯，那圈嫩肉沾满了蛋清一样的少女蜜液，滑不留手，早已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只是周围肌肉的收缩还是十分厉害，让那里紧得犹如套上了几层胶圈，强行突破的话，恐怕不会留下什么美好回忆。

杨楠没有答话，但深深地吸了口气，缓缓吐了出来，白皙的身躯也随之缓缓起伏。

也许是注意力集中到其他地方的缘故，那紧窄的入口，总算稍微松弛了一些。

赵涛小幅度的磨蹭了两下，再次向里深入，这次，蘑菇头总算撑开了紧缩的肉环，借着那片滑溜，一下就通过了最粗大的部分。

仿佛有片什么东西罩在了龟头前面，富有弹性，拉长延伸，却仍未破开。

“啊啊.....”杨楠当即痛得整个人都往前要逃，但被他双手拉着腰，这会儿浑身无力哪里能躲得开，回伸的小手啪啪拍在赵涛身上，打得清脆有声，“疼.....不行.....不行.....拔出去，太.....太疼了.....”

看网上的说法，好像是有女孩的处女膜偏厚还有韧性，初夜既不好进，还比寻常姑娘疼得多。

既然如此，长痛不如短痛，他干脆双手卡紧，先是把龟头往后一拉，接着猛地压了上去，饱尝初红的一杆长枪，顿时刺透了杨楠那片最后的贞洁，一路碾磨进去，狠狠顶在颤动的子宫颈外。

“嗯——”似乎是想起了莫晓安还在隔壁，杨楠一抬手咬住了自己的胳膊，五官都几乎皱到了一起，眼泪大颗大颗顺着眼角落下，两瓣屁股

不住抖动，跪在两边的脚丫，连脚趾都紧紧并拢，蜷到了一起。

知道这时候要开始抽送，杨楠非使劲揍人不可，赵涛喘着气稳了一下，其实她里面缩得太紧，让他包皮翻卷到极限，系带扯住龟头，也有点疼，不缓缓，保不准就要这么软掉。

趁着没开始的当口，他俯下身，轻柔地吻着她背上的汗，小声说：“小楠……从此以后，你就彻彻底底是我的女人了。高兴吗？”

杨楠抽泣了两声，闷闷地点了点头。

“没事了小楠，只有第一次会这么痛，以后就好了……以后就都是快乐的事情了。”他伸手绕过她结实的身体，从下面快速揉着她的阴核。

“嗯……可……可是现在好痛……”杨楠头一次露出娇弱到楚楚可怜的模样，连屏幕里的影片都顾不上再看，小脸埋在臂弯里，浑身不停地颤抖。

“很快就好了，没事的，”赵涛一边说一边不停地亲吻着她，悄悄扭脸一看，门缝外已经没了人，估计符小宇已经把莫晓安带回屋里，照猫画虎来干最后一步了，他笑了笑，腰背一挺直起身子，试探着往后抽开，“适应适应，小楠，你适应适应。”

“我……我……”杨楠正要说些什么，隔壁突然传来了一声没压住的尖叫。

赵涛一听就知道，符小宇成功了。

杨楠显然也听了出来，眉心往中间一聚，没有再说什么，只是咬住嘴唇，把两条修长结实的腿，往左右再分开了一些。

赵涛怎么会不知道这信号意味着什么，他满意地抚摸着她充满肌肉感的圆翘臀肉，慢慢把拉出到一半的龟头塞回原位。

初次被撑开的通道不可能很快适应，就像一个大号的塞子在体内出入，杨楠喘息着抬起头，继续望向那已经充斥着喜悦浪叫的影片，似乎想要从那个满面迷醉红晕的少女身上找到些感同身受的快乐。

赵涛尽可能的保持着温柔，一个是不想让杨楠的处女之夜仅留下疼得要命一种感觉，免得她错以为只有手和口才是快乐的源泉，另一个，就是他也忍耐得很辛苦。

不愧是一直保持着锻炼习惯，与他正式交往前还保持着晚上在后操场慢跑习惯的女生，杨楠的小穴异乎寻常的紧凑，里面像是布满了细小的肉筋，在他抽出的时候，变成一条条小舌头贴着肉棒滑过，而在他深入的时候，又变成了会蠕动的褶皱，产生了和阻力一样强烈的快感，刷得他连汗毛孔都有点张开。

可以说一旦快起来，他肯定要在四五十下内射得一塌糊涂。

“嗯.....唔嗯.....”杨楠伏在桌上被他从后面缓缓淫弄一会儿，似乎是熬过了最涨裂的痛劲儿，那细细的呻吟总算又有了几分情欲的味道。

而此时电影里的少女已经被操得淫水横流，大腿根全是细小的白沫，艳丽女郎也满脸红潮急不可耐，起身脱掉皮裤衩，换了一条粗长的双头阳具，往两人胯下一接，四条美腿剪刀一样交叉在一起，互相抱着对方的脚掌一边亲吻，一边扭腰晃臀骚喊浪叫。

杨楠的里面也跟着越来越湿，好似个白扁馒头一样地耻丘下方，之前沾染的几丝血迹，不知不觉就被混得淡了。

赵涛感觉到硬梆梆的鸡巴翻搅进出越发顺畅，憋了好一阵子的热精实在是蠢蠢欲动，当下有点按捺不住，把膝盖往后微微一挪，提高腰胯，把杨楠的细腰往下一摁，微调成更加畅快的碾压姿势，突然浑身发力，对着销魂肉腔就是一顿狂抽猛送。

杨楠正盯那条双头龙在两边蜜穴中搅拌出入，染上大片淫水的妖媚景象，酸痒的滋味刚稍稍压过了痛楚，冷不丁被他一加速度，不论是痛还是那股钻心的畅快，竟同时打着滚往上翻倍，一时间，整齐的牙齿再也咬不紧闭合的下颌，她想伸手去勾床上的枕巾过来堵住自己的嘴，可赵涛的手牢牢控住了她，根本不给她这个遮掩的机会。

当火烫的龟头一次次碾过酸痒的肉筋，她再也无法忍耐，双手拼命捂住嘴巴，任快感之音冲出喉咙：“啊、啊啊啊.....呜呜、呜唔——嗯啊啊啊啊.....”

电影里的两个女人在叫，杨楠也在叫，三重呻吟汇聚到赵涛的耳中，构成了最性感的天籁，从耳蜗钻入，爬进脊髓，一路向下，狠狠冲开了他强行忍耐的高潮。

随着最后几下挺动，坚硬的鸡巴猛地跳动两次，把浓稠的精液有力的喷射进杨楠的深处，一股又一股。

赵涛喘息着，满足地趴在了她的背上，舔着她汗津津的裸背，深埋在小穴里的阴茎，一点点的软化下来。

桌子终究稍高一些，倾斜的阴道无法兜住所有的精虫，不久，黏稠的浆液就从两人的接缝中溢出，流下，裹挟着猩红的破瓜之血，在杨楠颤抖的大腿内侧，留下两道淡淡的轨迹，宛如泪痕……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三十一）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四十五）

杨楠娇喘吁吁地趴了好几分钟，直到电影里那两个女优都香汗淋漓地楼在一起进入到后戏状态，她才呻吟着挪了一下腰，向后坐起。

大概是肌肉牵拉到新受创的小穴，她嘶的一声抽了口气，把汗津津的屁股抬高了些，垂手捂住。

这一下捞了满巴掌黏糊糊，她才醒觉什么一样，啊哟叫了一声，扭过身子圆睁眼睛瞪着赵涛，声音比破瓜最痛的时候还颤得厉害，“你……我……我这……都是你的……这……这这……会不会有小孩啊？”

赵涛舔了舔嘴唇，在满足的余韵中还懒洋洋不想出来，随便伸手划拉了一下，从枕头下面摸出早准备的药，丢了过去，“给，吃一粒下去就没事了。”

杨楠带着隐约的怨气撅了撅嘴，捂着下面说：“你……你给我找张纸巾。”

赵涛笑嘻嘻地又从枕头下面摸出一包手帕纸，抽出一张，过来搂住她亲了一口，柔声说：“来，我给你擦，省得你自己没轻没重，弄疼了。”

“我自己来。”她哆嗦了一下，抢过纸巾赶紧自己动手，嘴里说，“就是你给我弄疼的，这会儿装好人。”

擦了一下，她低头一看，吓得满脸发白：“怎么……这么多血？”

我.....我没事吧？”

他顿时笑了起来，在她晃悠悠的奶子上捏了一把，说：“没事，可能你太瘦了，那儿太紧，下次就不会这样了。”

“啊？还有下次.....”杨楠的脸色变得更加难看，“这事儿.....那么有意思吗？胀死我了。”

他轻轻拨拉着她还硬颤颤的乳头，搂着她笑道：“这么舒服的事儿，回头你就想得不得了咯。我最开始舔你的时候你难道不舒服？”

“那会儿是舒服.....”杨楠低下头，有点闷地说，“可后来太疼了，你那东西怎么那么讨厌啊，跟要把我撕开一样。”

“处女第一次，难免的。”他亲了她脸颊一口，“头两次难受点，后面就都是快活了。呐，擦干净了没？擦好就去把药喝了吧，越早喝效果越好。”

杨楠扁着嘴低下头看了看手里的那两张沾血纸巾，红红白白，吸了吸鼻子，丢到了床边，像是撒娇一样地说：“给我端水，我.....我腿根疼，不想下去。”

赵涛笑着说了声好，爬到床边走了下去，没留神，一脚踩在了丢下去的纸团上，他低头看了看那沾血的纸团，也懒得收拾，抬脚踢到一边，过去拎起暖壶，兑了杯温水过来，柔声说：“喏，喝吧。”

她掏出药片，盯着了一会儿，丢进嘴里灌了口水，仰脖吞了下去，扭身抓起鼠标晃了两下，“这个怎么控制的？关了吧，一直叫.....烦死了。”

赵涛这才注意到影片已经演到了后半部，一个男的加入到两个女人中间，开始大过鸟瘾，他过去教了她怎么操作鼠标，让她自己调整了一下进度条，自己点击关掉。

“以前没玩过电脑？”他从背后搂过去，蹭着她滑腻的脊梁，小声问。

“没什么兴趣。”杨楠皱了皱眉，瞄了一眼屏幕上那几个视频文件的名字，都写着杨楠标了一二三，忍不住问，“这.....这怎么都写我的名

儿啊？”

“给你准备的，你不喜欢看吗？”他往后一躺，舒舒服服地摸着她身上又白又滑的皮肤，盘算着下一次什么时候开始。

“还行吧。”杨楠隐约觉得自己好像被算计了，扭头拍了一下他的胸口，“你……你早就盘算着欺负我，怎么不……不买那什么套戴上啊。”

“那个不舒服，隔了一层橡胶皮，都不知道是我还是橡胶在跟你做爱。”他笑嘻嘻地把她往怀里一搂，上下爱抚着说，“我知道有种药，从月经来那天开始吃，一天一粒，就能稳定避孕。多好。”

“啊——？那你给我买啊？”杨楠皱着眉，不知不觉就默认了之后还要和他做爱的事实，但口气中还有不小的排斥。

“当然咯，我给你买。”赵涛笑着亲了一口她平躺后依然坚挺的小巧乳房，“不过你要是愿意什么措施都不用，听天由命，我也没意见。”

杨楠马上打了个哆嗦，摇头说：“美得你，我才多大啊……可不要怀孩子。”

仿佛怕他这么一直摸下去，她抬手拨开他坐了起来，“出了好多汗，我再去冲个澡。你……你要困，就先睡吧。”

她下床走出两步，又想起什么一样扭头说：“给我留靠暖气的位置，我怕冷。”

赵涛点点头，看她捞起衣裤抱在怀里，走到门口时候，有点狐疑地望了望打开的门缝，跟着缩了一下肩膀，探头看了看隔壁屋没开门，一溜小跑窜去了厕所。

他兜上裤衩，慢条斯理下床，捡起废纸团丢进垃圾桶，晃悠着走到外面，靠着墙听了听隔壁的动静。

这俩毕竟是初夜对头红，第一场结束得肯定比赵涛早了不少，这会儿连事后的温存都已经差不多过去，听符小宇嘀嘀咕咕，已经在商量着梅开二度。

赵涛笑了笑，干脆凑近了点，贴着门板听了起来。

自己这边都被看了个精光，听听房效仿一下古代习俗也算不了什么吧。

“晓安，就.....就再来一次嘛，刚才.....刚才太快了，我、我发挥失常。”

“失常？你跟谁试过正常的吗？”

“没有没有，不过.....不过第一次肯定快啊，我没经验嘛，你那里又那么舒服，我根本忍不住呀。晓安.....你摸摸，你摸摸嘛，我.....又硬了。”

“可我还疼呢。”

“人家都说第二次就不疼了。要不.....我再帮你亲亲？多流点水出来可能就好多了。”

“别了吧.....全都是套套上的油，还有血，多味儿啊。咱们睡吧.....我浑身都酸。”

“晓安.....晓安.....再要一次，真就一次。我.....我都还没感觉出你里面的样子呢。”

“讨厌，你要画画还是做雕塑啊，你.....你那个小弟弟又不是手指头，哪儿能感觉出来。”

“对，那我、我先用手指头给你适应适应，我保证这次不硬闯。真的。”

“小宇，你也太.....唔.....轻点轻点，有点疼.....嘶.....嗯嗯.....别.....亲了，人家.....人家咪咪头都肿了。”

“晓安.....呼.....呼.....晓安.....再来一次吧.....这次让我从后面，就跟赵哥干杨楠一样，行吗？”

“你.....你小声点。哎呀.....好好好，那、那你能不能把灯关了啊，这也太亮了。刚才就跟你说我不好意思，你都不理我。”

“晓安，我要看你，我不关.....你趴下，我这次要看你的后面。我

可喜欢看了……晓安，我喜欢你，让我看吧。”

里面的话断了，过不一会儿，莫晓安呜的闷哼了一声，听起来，符小宇似乎是成功对那个处女小洞进行了回访。

这时，正好杨楠也洗了出来，一见赵涛在那儿偷听，忙不迭跑过来掐了他一把，皱着眉低声说：“你干嘛啊？”

赵涛眼睛一亮，把她往怀里一拽，揉着乳房说：“他俩还搞着呢，不信你听。”

看杨楠将信将疑地拍开他手，侧脸斜身靠了过去，他舔了舔嘴唇，在门上轻轻一压。

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符小宇亢奋过头也忘了锁门，一个小小的缝隙，就这样无声无息地打开在杨楠眼前。

斜对着门缝的床上，莫晓安珠圆玉润的腴白身躯一丝不挂地趴在枕头上，低头把脸埋在臂弯，浑圆的臀部高高撅起，肉感的大腿分开跪伏在两边。

符小宇浑身紧绷，肌肉突起，挺跪在莫晓安的身后，把一条长长的鸡巴呼哧呼哧地喘息着往里塞进，猛力拔出。

饱满的耻丘中央，穴口的嫩肉被阴茎不停地带凸戳凹，不管是突出还是凹陷，都能听到莫晓安一声短促而娇媚的气音。

杨楠晃了一下，双腿似乎有些发软，一下靠在了赵涛的身上。

赵涛笑了起来，把手从秋衣下钻了进去，不轻不重地抓捏着她刚洗干净的奶子。

就像和之前的符小宇调换了位置一样。

没想到，杨楠咬了一下嘴唇，伸手悄悄把门关上，扭头看向他充满欲望的双眼，犹豫了一下，轻声说：“你不是准备了好几部电影吗，让我……看看其他的。”

（一百四十六）

“行，我给你点开文件夹，你自己点着看。”赵涛嘿嘿一笑，进屋回脚把门踢上，还没走到床边，手已经把杨楠的秋衣掀了起来，往露出的那一片雪背上亲舔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讲，背后位真的是最适合玩弄杨楠的姿势，她的脊背线条优美柔顺、色泽晶莹白嫩，赘肉极少，肩胛下的肌理充满弹性，收束的细腰把并不很丰满的屁股也衬得颇为可观，不管是抚摸还是亲吻，都让他流连忘返。

杨楠缩了缩脖子，急匆匆爬到床上躲开，想了想，把卷起的衣摆扯了下来，皱眉说：“我……我才洗了澡，你……你又舔。你这人……难道是属小狗的啊。”

“因为你看起来又漂亮又可口，哪里我都想好好舔一下。”赵涛也跟上床，胯下的宝贝早就休整就绪，只等着梅开二度。

杨楠眉心紧锁，存心要恶心他一样把脚一抬，伸到他面前，“呐，臭脚丫子，可口不？”

“可口啊。”他才不在乎这个，余蓓那双小巧可爱的脚掌早都不知道在他口舌间游历了多少次，可不是一般男生这也在乎那也忌惮，双手一卡，就握住足踝捧住了她的脚底，“嗯嗯……还好香呢。”

杨楠眼睛瞪圆，顿时有些不知所措，“你……你不是吧……”

论外形，杨楠的脚因为长期运动锻炼的缘故，比余蓓差了不少，拇趾、跖部与足跟都有了硬硬的茧子，跟腱修长结实，足踝上下一用力，就能感觉到肌肉瞬间变粗，抗住了他握紧的力道。

但至少，并不难看。

白白嫩嫩、并不难看的脚，对他来说就是一双好脚，而且才刚刚洗过，水嗒嗒的，没有令人生厌的气味，他笑了笑，伸出舌头，轻轻舔了一下她的脚尖。

“唔——”杨楠猛地抖了一下，身子一歪，颤声说，“别……别……”

我开玩笑的。我.....我没要你舔，真的.....”

都已经开了头，赵涛哪里还肯半途而废，舌头顺着拇趾绕了两圈，轻轻一吮，就把她两根脚趾一起含进了嘴里，灵活的扫弄着包括脚趾缝在内的各处角落。

“嗯嗯.....”杨楠摇着头轻哼起来，可让她就这么把脚硬抽回来，似乎心里又有点不舍得，哼哼唧唧地靠在那儿，不知不觉身子就软了半边，有气无力地说，“你.....你也太不嫌脏了.....”

“因为我喜欢你啊。”他笑咪咪地放了杀手锏，挺身坐起，一边继续舔吻她的足弓脚背，一边松开踝骨伸长胳膊，把她秋衣下摆又往上掀了起来。

杨楠眼帘半垂，看他手不够长，一时间拎不起来，忍不住扑哧笑了一声，双手一叉干脆自己脱了下来，这回她里面连背心都没穿，雪酥酥圆滚滚的一双小奶子当即便跳进了他的视线，还故意挑衅一样地晃了晃，估摸着意思是反正你舔脚呢够不着。

赵涛心里暗笑一声，抓着她脚往前就是一压，把她直接顶翻在床上躺下，腿也举了起来，垂手一捞，就抓住了一边白生生的鸽子，轻柔搓弄起来。

杨楠扁了扁嘴，媚眼如丝地望着他，看他已经把一只脚丫亲得全是口水，娇声说：“偏心，明明.....还有一只呢。”

他抬起头，舔了舔嘴巴，抓住她裤腰顺着屁股就是一剥，笑道：“先尝一只，另一只等我放进去了再慢慢享用。”

杨楠有些紧张地喘息了两下，突然双手一捂胯下，摇头说：“赖皮，你.....还没给我开另一部电影呢。去开，不然.....不然不给你进。”

她这会儿浑身上下都彻底软成了小女人，赵涛要真想硬弄进去也不是问题，但他还挺享受这种互相逗弄一下的小乐趣，和余蓓持续了一年的性爱始终缺乏的就是这个，那个女孩已经乖巧到连撒娇一下的性别本能都不记得，反而少了很多味道。

“好好好，”他翘起唇角，返身过去打开了最后一部，既然杨楠对性爱的适应如此良好，干脆就提前了解一下更加愉悦的方式吧，“喏，我打开了。”

杨楠看着他快进后直接就已经赤身裸体的两个女优，一个丰满高大一个苗条娇小，正头胯交错相对，互相舔舐着对方的整个阴部，亢奋的呻吟和喘息突兀地飘荡出来。

杨楠的注意力瞬间就被吸了过去，她盯着里面女人的动作，瞄了一眼赵涛的裤裆，看他那条三角裤衩早被顶成了帐篷，估计是心知躲不过去，咬牙自己脱掉了秋裤内裤，往后退了半尺，竖起枕头搭在暖气片上，往后一靠，把双脚往两边打开，轻喘着说：“我……我不要你舔脚了。还……还像刚才那样好吗？”

赵涛趴了下去，在他眼前，曼妙的洞穴已经湿润，看来，她的脚竟然还是敏感带之一，他往前挪了挪，说了声好，就把脸埋进了她雪白的大腿之间。

“唔——”杨楠倒抽一口气，愉悦地微微蹙眉，咬住了唇。

看来在浴室她把小穴里面都抠挖着洗过，舌头往紧凑的肉洞里钻了一会儿，都没尝到血丝的铁咸味，只有少女爱液那略微涩口的滋味在扩散。

很快，屏幕上的女优结束了用嘴巴互相攻击的步骤，从旁边拿来了两个振动棒，摁下开关，接着，把嗡嗡鸣叫的道具，凑到了对方大开的股间。

喜悦的尖叫随之响起，搔弄着杨楠紧绷的鼓膜，刺激着下体更多的分泌。

不几分钟，潮红就开始在雪白的肌肤上蔓延，赵涛在阴蒂头上猛地舔了几下，估摸她就要高潮的时候，突然松开嘴爬了起来，往前一跪，抬起她的双脚扛在肩上。

“诶？”杨楠的身子下滑一截，屁股也被抬了起来，她低低惊叫一声，看着腿间昂扬的老二，想说什么，却张了张嘴，没有说出口来。

下一刻，赵涛已经扶正了勃起的肉棒，对准正因兴奋充血而充满弹性的腭口，一口气突入到最深处。

被填塞的饱胀感瞬间占据了杨楠的心窝，她闷哼一声，忍耐着下体依旧有些难受的刺痛，咬着唇偏开了头。

当粗大的鸡巴开始第二次征服她娇嫩的花房时，她无力地睁大眼，再次看向了还在播放的电脑屏幕，那两个赤身裸体的女人，依旧在亲密地互相爱抚亲吻。

一丝羡慕，犹如夜穹之上划过的流星，一闪而逝。

（一百四十七）

早晨起来，赵涛看了看枕边睡得正香的杨楠，暖烘烘的被窝里，她一只手还搭在他的胸前，嫩嫩滑滑的身子一丝不挂。

晨光透过窗帘，从缝隙洒下一道，恰落在被头被他动了一下掀起的空当里，照亮她雪白的一片胸脯，和半段因侧躺而深邃许多的乳沟。

他心满意足地欣赏了一会儿，悄悄下床，去厕所洗漱收拾。

才刷完牙，门被敲了敲，符小宇听他回应后，开门挤了进来，一边摘毛巾往水龙头下面塞，一边神清气爽激动万分地说：“哥，成了，昨天晚上真成了。”

“听见了。”赵涛一擦嘴，笑眯眯地说，“还成了不止一次吧。你小子精神头真好，最后弄了几回啊？”

符小宇舔了舔嘴唇，弯曲拇指抬起了巴掌。

赵涛笑着拍了一下他的腰，“行啊，你小子起来没腿软吗？腰疼么？”

“大腿起来有点酸疼。不过……不过真爽啊。”符小宇嘿嘿笑着拿毛巾抹了把脸，“哥，你也真牛，杨楠拢共也才跟你认识个把月，这……这就被你哄床上去了，别说……你还有个女友呢。”

“这是我个人魅力。你学不来的。”赵涛走到马桶边，一边尿尿一边说，“今天下午才有课，你跟你家莫晓安上午打算怎么安排啊？”

符小宇舔了舔嘴唇，还有点意犹未尽，“她昨天是跟我约好了上午去一起自习来着，可……可我不太想去了。而且她估计也起不来，睡得可香呢。”

“废话，杨楠睡着了，你那边还有动静呢。最后得到快两点了吧。”赵涛笑着摇了摇头，“你要不是兴奋劲儿大，估计也起不来。头一回你也不知道悠着点，不怕给你妹子弄伤了。”

“我知道。”符小宇有点不好意思地摸了摸头，“可我实在憋不住，哥，搂着晓安亲一会儿摸一会儿，我就硬得跟什么似的，其实最后……我也是竖起来睡得。”

“那你过会儿估摸着她睡够了再来一次得了。”赵涛尿完往门外走去，“别打扰我，我上午也要来两次。”

“哥，你也没够呢？”

“废话，攒了俩月的火，不出痛快能行？”他抬起胳膊比划了一个暧昧的手势，“以后可没现场直播了，我锁门。”

符小宇嘿嘿笑了笑，红着脸说：“你别说，杨楠还真瘦。”

“你喜欢肉乎乎的，抱你家妹子去吧。”

赵涛走出厕所回到卧室，杨楠果然还没醒，翻了个身仰面朝天，白白的面颊上透着小块晕红，鼻尖上出了点汗，珠亮晶莹。

他搓了搓手，虽说睡了一晚的女孩看上去肯定不如清清爽爽的平常模样整洁，但这样毫无保留和戒备安眠在眼前的样子，已经足够激起他随着朝霞蠢蠢欲动的性趣。

他把帘子稍微拨开条缝，放了些阳光进来，然后退到床尾，小心翼翼的把被子往上掀高。

昨晚品尝过的脚、舔过的腿一寸寸暴露出来，离开温暖的被窝，那光滑白皙的皮肤，登时泛起了一层细小的疙瘩。

他笑了笑，没急着下嘴，而是继续把被子往上缓缓卷起，直到紧凑的大腿、胯部和细细的柳腰全部袒露在眼前。

杨楠一条腿蜷着，另一条腿伸的笔直，呈P字形的双腿之间，恰好露出了昨晚饱经风雨滋润的蜜丘。

那条嫩缝的模样并没多少改变，但内里，已经彻底不同。

他舔了舔嘴唇，扯掉内裤，拿过枕头下备用的润滑剂，挤了一坨出来，抹在高翘的肉棒周围。

她的身体已经被他充分开垦，那么，也该习惯一下单纯靠男人来感到快乐的过程了。

他小心翼翼地扳开杨楠的脚，她哼了一声，咕哝着翻了个身，变成了斜趴在床上的姿势，大概是裸露的下体有些冷，她还伸手往下拖了拖被子。

这个姿势更好，省得正面来叫醒她被迷迷糊糊一脚蹬飞。赵涛笑嘻嘻地跨开腿，悄悄从后面贴了上去。

她的臀肉很结实，相对就不那么丰满，不扒开，娇嫩的腠口也不至于瞄准不到，他比划了一下，用手指套弄着确认整条鸡巴都油滑无比不会伤到她，这才咧嘴一笑，撑在她身侧的被子上，俯身一挺，挤了进去。

“唔……”杨楠闷哼一声，羊肠小道还没湿润就突然闯进一条大棒，她哪里还睡得着，迷迷糊糊还没睁眼，就扭头张嘴要叫。

赵涛顺势一趴，把她连着被子压在下面，一口把她吻住，鸟不停头狂抽猛送，盯着女孩的敏感前庭就是一顿碾压。

“呜、呜、呜……”

听着她略显苦闷的哼声，赵涛一直到确定她已经认出自己清醒过来，才放开了她的小嘴，撑起上身，插在已经湿润起来的甬道中缓缓搅动。

“讨厌……一大早的……你……你就不怕晓安知道……嘶……你慢

点，好涨……”

“怕什么，你以为她这会儿起得来床？符小宇不干通透了肯定不会罢手的。不信你仔细听，这会儿安静，听得见。”他把碍事的被子扯开，从背后搂住她赤条条热乎乎的裸体，低头舔起了她的脖子，龟头小幅度地在缩紧的阴门内抽动。

果然隔壁也有动静，不过显然比这边磨蹭一些，还能听出莫晓安在低声推拒，符小宇正在孜孜不倦努力说服。

啧，被窝里放着光屁股女朋友，竟然用嘴来念叨而不是先亲一顿舔一会儿再说，过后一定得教教这小子，赵涛撇了撇嘴，看杨楠脸上已经有了红潮，小小的穴眼儿一阵湿过一阵，浅浅进出的龟头，已经带出细小的水声，当即放下心来，突然猛地往里一顶。

被之前的浅磨轻抽不知不觉吊起了胃口，这气贯长虹的一下狠插，当即戳酥了杨楠屁股里面一大片骨头，美得她忍不住哎呀叫了出来，清脆无比。

这莫晓安要听不见，该上的就是残障学校了。

杨楠羞得满面通红，气哼哼反手在他身上拧了一把，急得眼眶都润湿了些，压低声音说：“你……你还让不让我见人了！”

“男欢女爱这么理直气壮的事情，怎么啦？”他故意又把鸡巴抽出来些，转着圈在穴口磨蹭，比起所谓的九浅一深，还要耐性十足。

“别……别这样……”她屁股不自觉就往后挺了起来，一翘一翘地想让他快进深些。

可他偏偏不肯，按着她腰，就是只让圆滚滚的龟头卡在腔口里头一点点的地方，进半公分，退五毫米，反正是只压着半圈痒肉，搔的她滑汁四溢，果裂翕张，连小小的屁眼都跟着连连收缩，颇为诱人。

等余蓓来了，就找机会把杨楠的后门也破处得了，他低头看了一眼，用食指蘸了蘸鸡巴根上堆成一片的润滑剂，迅速抹匀，然后，对着那后庭嫩菊用力一刺，挖入括约肌内，不等她一声哀鸣叫出口来，屁股一推，狠狠撞了几下。

杨楠屁眼这下被挖的满身发紧，又被粗大的鸡巴撞出满眼小小金星，头晕目眩之中，又是一声淫叫喊出了口去。

不过这次她倒没怎么生气，只是趴在床上，软软呻吟起来。

因为几乎同时，隔壁也传来了莫晓安没压住的娇声。

两间卧室，就这样在晨光中，比赛一样地拉开了淫靡白昼的序幕。

（一百四十八）

“好了好了……赵涛，求你了行不行……人家……人家早饭就没吃，”感觉到一股热流灌进又痛又麻的小腹深处，隐隐约约仿佛高潮了一次的杨楠软绵绵地扭过头，轻声告饶，“再一直搁床上待着，中午饭还吃不吃了。”

赵涛喘息着把软化三分的老二从紧缩的蜜管中抽出，翻身躺到一边，抽了两张纸巾把黏乎乎的鸡巴一擦，反手塞在她两腿之间。

杨楠蜷起腿也擦了擦，看他喘着气没再跟上次射完后一样缠着她不放非留在里面从软泡到再硬，连忙抓了两件衣服往身上一套，多垫了几张纸巾在胯下，皱着眉说：“我去洗澡。”

厕所里水正响着，早十来分钟前，莫晓安先一步去洗。杨楠敲了敲门，也顾不得里面地方小，硬是挤了进去。

知道那俩在里头可得交流一阵初夜体验，赵涛懒洋洋爬起来，把被子一扔，溜达到符小宇那边。

符小宇也就套了条裤衩，不过床上倒是比隔壁整洁很多。

“她还有空把被子叠了？”赵涛有点惊讶地坐下，笑着说。

“怕我再那啥呗，”符小宇嘿嘿笑了起来，“这事儿……真没够。”

“也就是刚尝着新鲜，久了就没这么大劲头咯。”赵涛往叠好的被子上靠，伸了个懒腰。

“你都跟女朋友那么多次，不也劲头大得不行。杨楠脸皮那么薄，都给你弄得呼天喊地的，晓安听得都乐了。”

“我这也是刚尝着新鲜。新鲜的格外有滋味，以后你就懂了。”赵涛拍了拍他的肩，说，“以后我不在，你俩要在哪个屋开整，记得锁门前给外面挂点啥，让我知道。别我一敲门给你吓萎了。”

“哥，一会儿洗个不？”

“不洗了，直接去食堂吃饭。饿了。等杨楠出来让她收拾收拾我们就走。你俩要愿意接着来就在屋里待着吧。圣诞节，不生蛋多浪费。”

回去学校的路上，杨楠看赵涛揣着兜，跟了两步，忍不住把他的手拽了出来，牢牢拉住。

赵涛一笑，转而与她十指相扣，扭头往她脸上亲了一下，她这才笑了起来。

平安夜的狂欢在女生宿舍那边实在不是什么容易保守住的秘密。

杨楠本来还打算嘴硬说是和莫晓安一起睡，可符小宇的冲劲儿太猛，莫晓安直到晚上回去女生楼，走路还有点撇脚，同屋有个高中毕业暑假就跟男友破了处的，一眼戳穿，于是，这俩已经跟男朋友上过床的消息，没两天就传得沸沸扬扬。

莫晓安还好，她与符小宇本来就是高中互有好感大学修成正果，收获了一堆祝福，还有人鼓励她直接干脆就去跟符小宇过二人世界。

而杨楠受到的待遇跟莫晓安简直是天地之别。

杨楠漂亮，在一部分女生中口碑本来就不好，而因为她那种英气美才跟她关系不错的女孩子们，也在知道她已经被赵涛玩弄过后迅速转变了态度。

明面上的笑容寒暄还有不少，但不用莫晓安提醒，杨楠也知道，背地里的冷嘲热讽，恐怕多到她不敢相信。

谁让赵涛……有女朋友的。

赵涛倒是乐意看到杨楠在宿舍被孤立，那一晚过去没两天，吃饭时候看她心情不好说起这事儿，就立马建议：“要不你搬来？咱俩先一块在外头过，给莫晓安做个榜样？符小宇一直撺掇她过去住，她就是不答应。”

“我也不愿意……”杨楠白了他一眼，“你俩太色了。过去住肯定觉都睡不好。”

“这说明在我们眼中，你俩魅力非凡。”赵涛随便指了指旁边过去一个人高马大的女生，低声说，“看，那样的脱光站我面前我都硬不起来。哪儿像你，穿这么严实我都想操。”

杨楠脸上一红，垂手在他大腿上打了一巴掌，“说话没个把门的，流氓。”

“说明我诚实啊，”他笑嘻嘻地抓住她双手，一边摩挲一边说，“别的男生太虚伪了，老爱说什么我想跟你一起吃饭，想跟你一起上自习之类的话，其实都是屁，对喜欢的女生，最想要的就是一起做爱，赤身裸体一丝不挂，用最原始的状态纠缠在一起，亲密无间。”

“就你这德性，我才不敢去你那儿住。”她红着脸抽出手夹菜吃饭，“偶尔去玩一次还行。”

“那今天晚上怎么样？”他打蛇随棍上，笑嘻嘻地说，“明早没课，咱俩都能多睡会儿。”

“嗯……”她考虑了一下，“我考虑考虑，晚上最后一节不是有现代文学史，上完再说吧。”

“你这是要转来中文系吗？于老师都快认识你了。”

“我又没耽误自己的课。”杨楠扭头看他一眼，提醒说，“你才是要小心点，上课别老闹我，你们于老师强调好几次了，平时分占四十，她要给你扣光，你期末得考满分才能及格。”

“说成什么了，她重点是一本那边的课，对我们这儿就是随便带带，不至于给自己找那麻烦。我大二回来重修这个她很光荣吗。”赵涛满不在乎地撇了撇嘴，“再说我也没怎么闹你啊。”

“你摸我大腿。”

“这个她又看不见。”

“她看我反应也知道好吗……人家于老师孩子都那么大了，又不是小女生。”

“那你不能忍着点啊。”

“凭什么啊……不应该你忍着点别摸吗？”

“不行，我忍不住，你的腿那么有弹性，线条还美，不让摸我还不如逃课。”

“赵涛……你到底是来上学还是来……来耍流氓来了啊。”

他把手慢悠悠放在她大腿上，笑嘻嘻地说：“来追喜欢的姑娘，比如你。”

“都……”她迟疑了一下，声音放小了不少，“都全给你了，还追什么啊。”

“全给我了，我才要好好爱惜啊。”赵涛搂住她的腰，完全不在乎食堂里早就投过来的一道道视线，凑近的跟要亲上去一样，“自己的女人自己心疼。”

“才不信，我那么疼也不见你停……”

“那就一开始，女人都要疼一下的。你后来还疼吗？”

“反正第二天早晨还疼。”

“今晚保证不疼了。骗你是小狗。”

“呸，等我疼了你肯定一边汪汪一边动。你就是不要脸。”她又笑又气地说，刚一说完，就有点奇怪地抬起了视线，看向了赵涛的身后，有点迷惑地问，“呃……同学，你有什么事吗？”

赵涛一愣，转身看去，才发现自己身后竟然不知道什么时候站了一

个女生，表情冷峻眼底隐隐冒着怒气。

“孟晓涵？你有事吗？”

（一百四十九）

这还是赵涛第一次看到孟晓涵露出这样的表情。

如果是高三以前的他，恐怕很难理解她神情中的含义。

但他早已今非昔比。

她五官的变化已经非常克制，但赵涛还是读出了复杂的情绪。

有失望，有伤心，还有更加浓烈的愤怒。

杨楠好歹也是个女生，别的感受不到，已经不怎么隐藏的敌意她可能清楚地分辨出来。

她确认这不是余蓓，所以她有点莫名其妙，眯了眯眼，双手一伸，搂住了赵涛的腰，很自然地把下巴搭在他的肩上，连口吻都多了几分少见的娇媚，“孟晓涵？是谁啊？没听你说过呢。”

赵涛心里暗笑，指了指他俩对面的空位——一般食堂没人会不识相到坐这种位子，“没吃呢？打了饭一起来吃吧。我看你也没跟着同学。”

孟晓涵小小的胸膛深深地起伏了一下，点点头，从牙缝里挤出一声嗯，转身去窗口打东西。

赵涛扭头飞快地亲了杨楠一口，小声说：“我同学，我以前追过，没答应。人学习挺好的，考上的本部。”

“啧，书呆子啊。”杨楠撇了撇嘴，带着一股醋意说，“你以前这么没眼光啊，这么没意思的女生也追。”

“所以后来不是换成余蓓了么。到大学又看上你，我眼光进步很明显吧？越选越好。”

她脸上微微一红，颇有几分得意地转过了身，继续吃饭。

过不一会儿，孟晓涵就端着一份菜二两米饭过来，面无表情地坐下，抿紧嘴，明显想说什么，可又不吭声。

“难得见你一次，上课挺忙吧？”赵涛觉得气氛有点紧绷，笑嘻嘻地主动开口搭话。

“没你忙。”孟晓涵咬了咬牙，小声说，“老乡会都没见你去。”

“老乡会……”赵涛想了想，好像正是他跟符小宇跑着租房子的時候，那种同乡联谊聚会他完全没兴趣，连时间都没记，“我当时忙着找外面的房子，错过时间了。不过，我也没兴趣，遇见同校的，又不会有人说我好话，去挨冷眼自讨没趣么？”

孟晓涵咬了咬唇瓣，知道他说的是实话，他风评极差，遇见同校的，肯定要给他背地里传点东西出去，而且高中最后那段时间他几乎只跟余蓓来往，恐怕还把他当成同学的都已经不多。

杨楠把嘴里的东西一咽，很直接地问：“那你来找我们有什么事啊？可别说凑巧，我可是看着你瞪着我一步一步走近的，我以前可不认识你，也不是你们老乡。”

孟晓涵似乎终于憋不住，瞪着杨楠说：“你……你知不知道赵涛已经有女朋友了，他们俩……家长都见过面了。”

杨楠一怔，但马上就咧出一个微笑，说：“我知道啊，不就是余蓓吗。见家长又怎么了，结婚了还能离呢。”

大概完全没想到对方会满不在乎，孟晓涵看上去惊讶得都有些呆滞，“可……可你这样……不就是……就是第三者了吗？”

背地里这样的话估计有人说过不少，但当面对着杨楠这么说的多半还是头一个，杨楠也有了点火气，冷笑一声，往赵涛胳膊上一靠，“我乐意，你管得着吗？我就是看赵涛喜欢，越看越喜欢，余蓓都没说什么，碍着你了？怎么，当初赵涛追你你不乐意，这会儿反悔了？”

赵涛连忙摸出两块酒心巧克力，往两个女生手里一边塞了一块，“食堂，这是食堂，吃东西的地方，别吵吵，来来来，吃块糖消消

气。孟晓涵学习好，人也古板，你就当她说溜嘴，别跟她一般见识。孟晓涵，你也是的，咱好不容易见次面，你盯着我女朋友找事干嘛。”

孟晓涵看杨楠剥开糖纸就放进嘴里，还不满地看着她手里这块，也不甘示弱似地扯掉包装放进口中，一顿乱嚼咽下去，看着赵涛说：“我……我就是替余蓓不值。你……你才来这儿第一个学期，就移情别恋。亏余蓓还那么努力复读等着考来找你。你……不要她了？”

杨楠跟老鹰护小鸡一样横胳膊不让赵涛开口，抢着说道：“谁说他移情别恋了？我还巴不得呢。不光我知道余蓓，余蓓还知道我，我们俩都没意见，元旦说不定还要一起吃饭，跟你有关系吗？”

孟晓涵的眼睛瞪得溜圆，“你们……三个……一起吃饭？”

赵涛笑嘻嘻地点点头，“是啊，小蓓坐火车过来玩两天，我跟小楠当然要好好接待她咯。”

孟晓涵带着有些绝望的表情看向杨楠，“那你图什么啊？你……你喜欢一个男生，难道不是想和他一生一世在一起，将来……结婚的吗？”

杨楠的脸色变了变，但马上就笑着说：“结婚那么远的事情，考虑那么多干什么。我现在跟他在一起开心得不得了，说实话，孟同学，大学里恋爱的有几个最后能结婚？不能结的都别谈了？我反正……先开心了这几年再说。说不定……到时候我就腻了，不乐意跟着他了。”

赵涛挑挑眉，抬手在她脸上轻佻地摸了一把，“那我可得趁着你还乐意，好好把握机会才行。晚上去我那儿别回宿舍了。”

杨楠瞥了孟晓涵一眼，点点头，“好啊，反正宿舍也怪没意思的，大不了，我搬出去跟你一起住。”

孟晓涵啪的一声放下了筷子，白皙的手指轻轻颤抖了一会儿，一撑桌面站了起来，低下头小声说：“我吃饱了，再见。”

说完，她一转身就快步往楼梯那边走去，脚下迈得太急，还一晃滑了个跟头，扑通跪倒在地上。

她双手扶着地，竟然一下没爬起来，旁边一个女生来拉了她一把，

她才歪歪扭扭站起。

杨楠盯着她消失在楼梯口的背影，醋味十足地说：“我敢跟你打赌，她后悔了。”

“后悔什么？”赵涛看着桌对面留下的包装纸，美滋滋地笑着。

“后悔当初没答应你呗。瞧她刚才的话，都酸出味道来了。”杨楠哼了一声，“我可跟你说，你都俩女朋友了，余蓓大度是她的事，我……我可小气得很。”

他凑近杨楠耳根，呵了口热气，沉声说：“憋气了？那晚上你撅屁股，我给你好好通一通。”

“呸，流氓。”她红着脸推了他一把，但嘴角，还是翘成了喜滋滋的月牙。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三十二）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五十）

让赵涛有点意外的是，下午于钿秋的课程开始前，他竟然又见到了孟晓涵。

她拿着一堆书匆匆走进教室，整整齐齐地摆放在桌子上，然后扫了一眼教室里面，一对上赵涛的视线，就低下头，转身走了出去。

杨楠去上厕所不在，赵涛微微一笑，快步跑出去追上，问了句：“孟晓涵，你怎么帮于老师送书来了？”

孟晓涵的目光躲开了他，带着一股隐约的克制，轻声说：“于老师本来就是本部的老师，也教我们诗歌鉴赏。今天调课了，我们刚下课，于老师去厕所，我帮她……先把东西拿过来。”

“于老师这人严吗？”赵涛随口搭了搭话，问，“平时分不会真扣完吧？”

孟晓涵有点迷茫地摇了摇头，“我不清楚，我的平时分没扣过。学姐们也于老师人挺好的，不会随便挂科。”

“哦，那就好。谢了。”他摸出块夹心奶糖递给她，柔声说，“你低血糖没再犯了吧？给，平时多吃着点。中午食堂的事儿，真不好意思哈，小楠最近正被同系女生背后指指点点说坏话，难免火气大，你别跟她一般见识。”

孟晓涵攥紧那块糖，抿了抿嘴没说什么，点头道了声谢，就转身跑了。

“怎么到门口来了？”杨楠走出厕所门口，疑惑地问，“还笑得贼兮兮的，捡钱啦？”

“没，这不是看到你出来了嘛，来，亲一个。”

“去你的，讨厌。进去上课了。”她不依，扭脸就要往屋里走。

赵涛才不肯放过逗弄她的机会，伸手一抓把她拽了回来，低头就吻了一口。

结果，俩人进去的时候，就正好对上了于钿秋有些不悦的视线。

赵涛略微有些不爽，坐下后一伸胳膊抓住了杨楠的手，故意抬到桌上，暧昧无比地轻柔爱抚，上课铃响的时候，还特地亲了一下她的手背。

结果这一堂课于老师足足点赵涛起来回答了八次问题，要不是他对文学史兴趣不小，上自习的时候马马虎虎有那么六分认真，还真要出糗。

他来了兴致，特地跟于钿秋别上了劲，从第二次起来答题完，就每次坐下后都故意往杨楠那边靠过去，搂着她肩说两句没什么意思的悄悄话。

杨楠很快发觉他在给老师捣蛋，连忙在桌下偷偷拧他一把权当警告，结果被他顺手扯过去，放在胯下揉了两下，反而自己闹了个大红脸低下头去。

大概是真的看不过眼，于钿秋这堂课快上完的时候，特地讲了段话，大意就是提醒他们，作为独立学院的学生，本身就支付了更高的学费，就算是为了父母的辛苦，也要以学业为重，不要因为这里不像高中管束那么严，就肆意放纵伤风败俗。

最后她更是近乎直白地说：“尤其是有些同学，我能理解你们高中时候被各种校规压抑了太久，但也请记住，窈窕少女君子好逑，该是离开校园，能对自身负责的时候才做的事，年少轻狂，到最后不外乎两败俱伤。大家好自为之，下课。”

杨楠脸皮薄，等下课大多数学生都奔食堂去了，才扭头看着赵涛

说：“你这门课我下次不蹭了。这老师摆明已经看咱们不顺眼了，别跟她顶牛的好。”

“她是本部那边的老师，带咱们没那么上心。再说，她自己就是师生恋现在孩子都有了，反倒来教训学生的不是，只许州官放火，百姓都得戳瞎？”

“说不过你，满嘴歪理。”她笑了起来，“走，吃饭去吧。”

“说好晚上过去我那儿的，门口买点东西带过去吃吧？”

“呃……你等等，我给晓安打个电话。”杨楠顿时变得有点紧张，掏出手机翻开盖，滴滴答答摁了几下，拨了出去。

“咱俩过去你找她干嘛，”他忍不住搂住她往她脖子上咬了一口，咬得她笑着缩了一下，“人家可有符小宇呢。”

“我叫她一起过去。不然……不然晚上太尴尬了。”她有点忸怩地说。

“你就不能憋住别出声啊？”他笑着搂紧她，从背后在她身上亢奋地磨蹭。

“憋不住……你……你太能闹了。”她一看走廊出来几个学生，赶忙挣开，“她不接，不知道忙什么呢，算了，一会儿再打吧。”

既然说好了过去，杨楠总不能食言，课本也懒得回去放到宿舍，干脆就背着包直接跟赵涛出了校门。

到门口还恰好碰到推着车子往家属院去的于老师，赵涛嘿嘿一笑，故意连拉带拽拖着杨楠往买菜的于老师前面晃悠了一圈。

“赵涛，你说你一直跟人家那儿显摆啥啊……真把她惹急了给你个不及格补考也挂掉重修你就老实了。”杨楠看于钿秋的表情有点恼怒，赶忙甩开胳膊推着他就往买小吃摊那边去，嘴里有点生气地说，“你是不是打算故意重修方便追个学妹啊？”

“呀，这也被你猜到了啊？”赵涛不以为意地带了过去，反正杨楠这么吃两下小醋还挺可爱的。

俩人买了些饭菜，一路走到了单元房楼道口，外面正好飘了雪花下来，赵涛拉住杨楠的手，背对着楼梯站在雨檐下往外看的时候，她的手机响了。

拿起来一看，是莫晓安打来的，估计是刚才手机没在旁边，这会儿看见了一个未接赶忙打回来问问吧。

“喂，晓安，你刚才忙什么呢也不接我电话，没跟小宇上自习去？”

“哦，我就是问问，你晚上过来小宇这边住不，我跟赵涛过来了，你来了咱俩还能一起看会儿电视。”

“啊？你.....在楼上呢？呃.....那我这就上去了。一会儿见。”

杨楠脸色有点奇怪的挂了电话，小声嘟囔了句，“原来没去上自习啊，这么早过来干嘛？”

“我说他俩在上面看书，你信吗？”赵涛笑嘻嘻地拉住她，一起往楼上走去。

“不信，有电视有电脑还有D V D，我估计他们没心思看书。”

“看电视可不会把手机开静音故意不接。”赵涛故意提醒了一句，笑嘻嘻地摸出了钥匙。

杨楠本来还想反驳两句，可一打开门进去，她就听到了厕所里哗啦啦的水声，应该是符小宇正在洗澡，而莫晓安端端正正坐在卧室的床边，手里拿着遥控器，装作在看电视的样子。

可惜面颊上那还没来得及褪下去的两抹嫣红，和床边地上忘了捡起来丢进垃圾桶的避孕套包装，已经足够说明问题了.....

（一百五十一）

杨楠楞了一下，跟着手肘一顶赵涛，嘟囔说：“去，玩电脑去。我陪晓安看电视。”

赵涛拎起手里的晚餐，“不跟我一起吃了？”

“我跟晓安说会儿话。”她推了赵涛一把，夺过来一份，“你自己吃吧。”

“不行。”赵涛站在莫晓安看不见的地方，撅了撅嘴，“不给够买路财，我要给你捣乱。”

杨楠皱了皱眉，飞快的迈了一步往他嘴上亲了一下，这才转脸进屋去了。

也不知道她俩要聊什么，难道是交流床上经验互通有无？赵涛拎着饭踢开电脑电源，有点好奇地想。

他倒是没什么好慌的，符小宇一个崭新菜鸟，按说没什么地方能比他强，再说，杨楠的特殊情况他差不多已经摸透，肯这么纵容顺便再帮她一把的男生，全校估计都找不出第二个了。

就怕她是想勾搭莫晓安，她要给人不好这口的小姑娘忍不住做点什么出来，他跟符小宇以后见面可不好看。

想到这里，他赶忙过去探头瞄了一眼，幸好，卧室门还开着，俩小女生叽叽咕咕聊得火热，压根没看电视上演的什么，脸还都有点发红，肯定在聊什么羞答答的事情。

他这才放下心来，回去吃饭了剩下的东西。

估计符小宇也觉得不好意思，在厕所里一直洗了快半个小时，关了水七八分钟，才磨磨蹭蹭地出来，对着那边说了声：“晓安，该你洗了。”就肩上搭着毛巾溜达到了赵涛这屋。

“你还挺抓紧啊。下午没上自习？”

“在家里上来着。”他嘿嘿笑着摸了摸脑袋，瞧那德行也知道什么书也没看进去。

“得了吧，干柴烈火，在家里还上自习，上妹子才是真的吧？”赵涛压低声音，笑着问，“过瘾吗？”

“嗯，爽。”符小宇舔了舔嘴唇，“晓安不疼了，感觉又不一样。妈的，哥，这事儿上瘾怎么办？”

“你有女友了还担心这个干什么。”赵涛随手点开视频仓库，审视着杨楠喜欢看的类型，考虑要不要补充点货，这种磨豆腐片在小众范围里还算好找的，就是女的不能太丑，那丫头的审美还挺挑剔，“说不定到时候她觉得爽了，反过来整天缠着你呢。”

符小宇颇为得意地笑了笑，低声说：“哥，这个真没错，今儿下午我觉得，就是晓安主动勾的我。我俩在床上看书，躺着躺着她就钻我怀里了，还说看一章就可以亲一下，我.....我看了两章，那哪儿还忍得住，就.....就把她给办了。”

“那多好。好好珍惜吧。”赵涛想起了让自己一直头疼无比的余蓓，轻声说，“有个能陪你一起舒服的女友是福。”

“哥，杨楠不也被你摆弄得.....都那样了嘛，还是你厉害。”

“你不懂。”赵涛笑了笑，“你羡慕我，我还羡慕你呢。要不，咱俩换换？”

符小宇马上一缩肩膀，“不换，这.....这可没得换。哥你别开这玩笑。”

“行了，我说的又不是毛片里那意思。换不成的。”赵涛收拾起桌上的东西，丢进垃圾桶，往下狠狠压了压，“我在的地方你来不了，你在的地方.....我他妈的也回不去了。”

一头雾水的符小宇小声问：“哥你啥意思啊？我怎么听不明白。”

“没什么。套子用完记得买，手头富裕的话，哥推荐你一种药，定时定点吃，没什么副作用，避孕效率还高，你跟你妹子就可以不用隔着橡胶皮耍了。”

“别了，吃药毕竟不好。哥，我还是忍着点吧，套套挺薄，挺舒服的。”

“你玩会儿吧，我去隔壁陪杨楠看会儿电视。”赵涛打开星际，把座位让给符小宇，起来走了出去。

结果，隔壁屋没人。

他皱着眉走到厕所门口，里面果然有俩人的声音。

“行了……你都……都抹这儿好几遍了，我……我用不了那么多沐浴露。”

“晓安，感觉你皮肤比以前滑了好多啊。”

“那是……是沐浴露的原因啊。嗯嗯……好了好了，我要冲水了，你打吧，我……我给你打背。”

啧，赵涛拍了一下脑门，没想到这个杨楠还是个小急色鬼，心里那点火才烧起来，就没憋住对莫晓安动手动脚了。

这臭丫头，不知道朋友妻不可欺吗？真当你自己之前没被传过同性恋的流言啊？

他清清嗓子，在外面说了句：“小楠，你也挤进去洗了？”

“啊？啊……对，我也进来洗了，互相搓背……方便。”杨楠显然有点惊慌，紧张得无比心虚。

“那你就好好洗，别影响到人家莫晓安，你们快点哈，我也等着冲一个呢。”他特意用重音暗示了一下，转身回屋看符小宇打星际去了。

在他的指导下，符小宇的技术突飞猛进，虫族终于知道该扩张而不是满地放舌刺地刺憋飞龙变身一波，神族原来也有刺刀龙骑航母之外的兵种可用，人类还能在大和战舰上两位数之前出兵。

刚一起住的时候这小子狂热者拼刺刀还不知道拉走红血的，这会儿已经能笨手笨脚的龙骑舞玩弄电脑的第一波了。

男人好像总会有某个时期，在某件事情上突飞猛进。看样子，符小宇在床上的进步速度，应该不会比星际慢。

估计很快，就跟星际一样，他也不需要再跟赵涛请教了。

“你俩正玩呢？那……我们看电视去了。”杨楠擦着头发看了一眼，直接跟着莫晓安回了屋，看上去那边的吸引力明显更大。

符小宇匆匆打完这盘，看了一眼赵涛，小声说：“哥，把你妹子叫过来陪你呗，我想过去跟晓安看电视。”

“你过去就得了，莫晓安有脑子，知道向着你，放心，你去那儿蹭蹭她，她有办法把杨楠挤兑过来。她可比你精多了。”赵涛往椅子上一坐，也懒得开游戏，找了几个新片挂进下载工具，就又翻弄起硬盘里的存货。

之前通宵不关机下载的战果非常丰富，他认真筛选了一下，找了几部剧情片放进给杨楠准备的文件夹里。

不过那都是男女的，她不一定对情节以外的部分有兴致。

没一会儿，杨楠就挺没意思地回来了他这边。

“不在那边看了？”赵涛一转椅子，笑咪咪伸手把她抱进怀里，让她坐在自己腿上。

“不看了，晓安不理我.....她现在满肚子就剩下符小宇了。”杨楠没留意到自己竟然有点吃醋，气鼓鼓地说。

“人家俩是两口子啊.....你这么不乐意有什么用。”他从腰往上一滑，摸捏着秋衣背心里软弹吸手的鸽乳，柔声说，“小楠，你要真是看了片子觉得心里痒痒的不行，就想找个女生试试，出出火，那我可以帮你想办法。”

“你.....你什么意思.....”杨楠立刻有点戒备地绷紧了腰背，“是.....是你让我看那种片子的，我.....我又没说想看。我.....我也没打算对谁做什么。我都、都被你那样过了，你.....你还瞎说什么。”

“就是因为我喜欢你，才希望你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啊。”赵涛凑近她的耳朵，恶魔一样低语，“我觉得，你好像跟我一样，很喜欢女生香香软软的身子，很喜欢摸他们滑滑嫩嫩的肌肤，看到她们小巧的嘴巴，红艳艳的奶头，和那个小小的嫩逼，就会感到兴奋，小肚子都发紧，老实说，你给莫晓安打沐浴露的时候，是不是趁机在占她便宜，是不是在满足自己的欲望，你是不是摸着她，自己就湿透了？”

“我.....我没有.....”

“小楠，你只有诚实我才能帮你，人有很多种，喜欢男生，但更喜欢女生不是可耻的事情，我是你男朋友啊，我又有办法能彻底满足你，你为什么不试试，向我争取一下呢？”

“这.....这要怎么争取。”杨楠的防线终于溃退了一大截，满含挣扎地说，“你.....你难道要帮我把晓安抢过来啊？”

“你难道真的是喜欢她吗？”赵涛抚摸着她已经硬起来的乳头，“你喜欢的是我，爱的是我，对她，只是纯粹的性欲而已，你想像一下你们在一起的场景，把她换成其他漂亮的女生，比如金琳，比如张心雨，你是不是还会觉得兴奋？”

杨楠粉嫩的舌尖在干燥的唇瓣上飞快扫了一下，在他的诱导下，她似乎真的想像出了自己正合另一个漂亮女生赤裸相拥，尽情摩擦身体上每一处表面的美妙滋味，双脚，不自觉地就勾到了一起。

“小楠，乖乖听我的，元旦就要到了，小蓓.....就要来找我了。”他舔着她的耳根，感受着她的战栗，“她漂亮吗？”

杨楠迟疑着点了点头。

“你想抚摸她吗？想亲她，舔她吗？”他半握着她修长的脖颈，让嘴唇在白嫩的颈侧滑动，像一头在寻找血管的狼，“你想不想吸吮她的乳房，抠她的小穴？想不想让她也反过来那样对你？”

杨楠的声音颤抖起来，“我.....我不知道.....”

“闭上眼，想像一下，如果这时候这样对你的的是她那样可爱漂亮的女孩，你是不是就马上湿了？”

她闭上眼，大约十几秒后，整齐的齿缝里，挤出了好像豁出去一样的回答。

“是.....”

（一百五十二）

意识到自己似乎说了什么不得了的话，杨楠有点惊慌地扭过头，担心地看着赵涛的表情。

但赵涛并没露出什么嫌弃的样子，而是双手捧着她的脸颊，笑道：“我就说感觉不太对劲，咱们明明已经互相喜欢了，可在做爱的时候，你却一直差了那么点亢奋感。”

“我.....我才开始做这种事，什么都还不懂呢。你亲我.....我也挺舒服的。”她低下头，有点心虚地说。

“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兴奋。我没介意，你不用藏着掖着。”他捏住小小的奶头，用柔软的棉布反复搓动刺激，“对我来说，只要不是另一个男人让你感到饥渴，就没关系。”

“我.....我想亲女生，摸女生，和女生光光地抱在一起，也没关系？”

“没关系，但是不能随便谁都可以。”他对她渐渐大胆起来的话感到很满意，“我是你男朋友，你对谁有兴趣，必须经过我的允许。如果我觉得合适，我可以帮你。我觉得不合适，你最好就放弃。比如莫晓安，她就不行。”

杨楠有点失望地低下头，小声说：“我还真挺喜欢晓安的。”

“人家的男朋友可没我这么大方。”赵涛笑着垂下手，钻进秋衣，向上攀爬着她紧凑滑嫩的腰线。

她还是有点不适应地扭动了一下，吞了口唾沫，问：“你刚才说.....你的余蓓.....你说话算数？”

“当然算数，但我得先声明，小蓓不一定喜欢和女生这样做，她只是非常听我的，应该会肯答应和你试一下。具体你要怎么征服她，就看你自己的本事了。”他站起身过去锁上卧室门，反手脱掉了上衣，露出赤裸的胸膛，他走向杨楠身边，把有些呆滞的她上衣拉起脱去，和她抱住，让她胸前已经充血的乳头摩擦着自己的胸膛，低声说，“当然，不许强奸。”

“去你的。”杨楠有点羞恼地瞪了他一眼，“你.....你把我说成什么

人了。”

“一个满肚子饥渴的女人啊，”他的手直接插进了她的裤腰，爬过那一小丛毛发，就轻易摸到了温热湿润的裂谷，“已经粘糊糊了，是因为想象到跟小蓓上床的快乐了吗？”

她不自觉的扭了一下屁股，让柔嫩的阴阜在他粗糙的指头上摩擦了几个来回，喉咙里咕噜出一串细小的气音，“赵涛……让我试试……求你了，等元旦……让我跟余蓓试试。”

“你们得按部就班，先认识，再聊聊天，不然直接裸陈相对，都会不好意思的。”他得意地笑着，指尖微微用力，轻而易举的挤入到杨楠已经稍微抬高的腭口，那里有了一层薄薄的蜜，温润滑腻。

她轻轻呻吟着，双手勾住了他的脖子，“元旦……她……也就能来待一两天吧？”

“来得及的，放心，不是还有我吗？你爱我，她也爱我，那你们不也算是有共同的爱了吗？”他随便扯着歪理，深入进去的手指缓缓地蜷曲，挖弄着柔软的内部。

“我总觉得……好像上你的当了。”杨楠的下巴无力地搭在他肩头，娇喘着说，“我跟她……不是应该……应该互为情敌的吗？”

“不是有个以前的伟人说过，消灭敌人的最好方法，是把他变成朋友。”他一把抱起她，往床上放下，跟着上来压住她，一把扯下了碍事的秋裤和裤衩，“同理，消灭情敌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她变成你的另一个情人。小蓓可比莫晓安漂亮，她真人比照片还好看，个子小小的，乳房圆圆的，腰细细的，屁股翘翘的，小逼紧紧的，腿长长的，脚丫嫩嫩的，要不是这么喜欢你，我可不舍得让她被你抱着啊。”

杨楠的舌尖抚过干燥的唇皮，眯起眼睛昂起头看向天花板，似乎已经在想象那一刻的愉悦。

赵涛挺起身子，把她的最后的遮蔽从脚尖剥除，脱下裤子，捧起她紧绷的臀部，把早就昂扬难耐的肉棒凑了过去。

“唔……”

这次，粗大的龟头挤开湿润的洞口时，她只发出了一声轻哼，就曲起膝盖，自己用双手抓住，敞开了白腻的股间。

通道的肌肉还十分紧张，他磨弄了一会儿，才顺利突入到更深处的褶皱中。

“啊、啊啊……”她开口叫了起来，声音意想不到的大。

就像是，她存心要让莫晓安听见，知道她已经被赵涛进入，玩弄，奸淫，知道她正在享受和男生做爱的乐趣，知道她……并不是变态。

赵涛早就过了会因为这个不好意思的时候，他俯下身，一边耸动，一边舔着她白的发亮的乳房，阴茎从颇大的角度碾过硬梆梆的耻骨，钻入到湿润温暖的溪谷。他喘息着说：“没事的，你叫吧，让她知道你喜喜欢男生，让她知道洗澡时候的举动是她的误会。叫吧宝贝，大声叫吧，不用不好意思，你喜欢女生的事情，以后就只是咱们的秘密，和外人再也没有关系。”

“嗯……是，这是咱们的……秘密……啊、赵涛……用力……啊啊！啊啊！进来吧……”她闭起了眼，就像每一次跟他深吻的时候一样。

“幻想吧小楠，除了在你小逼里面的鸡巴，别的你都可以幻想成你喜欢的女生……不，连鸡巴你也可以当成假的，发挥你的想象力吧，只要你快活，怎么都好。”

“啊、啊、好……爽……啊啊……”她抬手捏住了自己的乳头，咬紧了下唇，臀部开始主动迎凑向他侵入的方向，深邃地吞吐。

这样幅度巨大频率密集的动作，很快就把赵涛推向了高潮的边缘，他看着杨楠紧闭的眼睛，心里暗笑了一声，一边加快速度，一边悄悄顺势前压，调整了双腿的姿势。

很快，射精的快感就充塞在他的阴茎根部，在最后的关头，他猛地一缩憋住，抽出水淋淋的肉棒，起身就跨到了杨楠面前，伸手一掬，浓稠的精液尽情倾泻出来，一股股喷射在她白里透红的脸上。

第一片浊液铺开在高挺的鼻梁旁时，她惊愕地睁开了眼，紧接着又连忙本能地闭上。

她想躲开，可胳膊被他的膝盖压住，而且，她也不想惹他不开心。

等到小半张脸都流淌着米粥一样的糊糊，赵涛心满意足地把紫红的龟头压到她的唇边，喘息着说：“小楠，帮我舔干净吧。拜托了。”

杨楠皱着眉，鼻子里充满了精液的味道，让她都不敢呼吸，一股屈辱的感觉涌上心头，让她的表情变得非常难过。

可她迟疑了一下，还是张开了小嘴，伸出舌头，一下一下地舔了上去，直到，把粘糊糊的龟头，连着包皮外面的汁液，都舔得干干净净.....

（一百五十三）

“讨厌，紧梆梆的，我去洗脸。”杨楠擦了好几张面巾纸，还是没弄清爽，皱着眉瞪他一眼，开门出去。

隔壁符小宇还在奋战，莫晓安应该是被杨楠的叫声勾起了情绪，也没有再强行压着，哼哼唉唉被弄得一声接着一声。

赵涛听了一会儿，老二又有点发胀，等杨楠洗脸回来，又拉过她诱哄起来。

俗话说万事开头难，刚才满脸糊着热精被熏得迷迷糊糊给他舔过了鸡巴，再在同一件事儿上矜持好像也没什么意思，杨楠不情不愿地哼唧了几句，还是跟着他爬上床去，等他四仰八叉躺下，就一俯身趴下，按他的指点从“头”学起。

论技术，杨楠这种刚上路的新手当然比不得余蓓纯熟老练，但稚嫩青涩的技巧，反而能让赵涛体会到额外的心理刺激。

尤其是一想到按正常发展，杨楠这样的女生估计很难对男人有什么兴致，如今却乖乖雌伏在他胯下，皱着眉左舔右亲，绕着肉住勾含挑吮，真是让他爽快得很。

既然元旦另有打算，算算日子，赵涛打算剩下几天吊吊杨楠的胃口，这次也就没憋着，看她越唆越是熟练，趁着那根部一麻的劲儿，双手一伸抓住她的脑袋，从下而上猛挺两下，会阴一松，把白浆子全灌进

了她嘴里，哑着声音说：“吃了，都吃下去。”

咕嘟一下，杨楠叼着龟头，艰难地吞咽起来，白皙的喉咙蠕动了两次，全都吃到了肚里。

赵涛心满意足，这次发泄差不多够他坚持到元旦，也就没再寻思什么，听隔壁也已经偃旗息鼓，起来给有点呆滞的杨楠擦了擦嘴角，亲她一口，过去给她点开一部女同片，笑道：“喏，临时抱佛脚吧，我去个厕所。”

他想了想，凑近低声说：“想自慰的话，就放手去做，在我面前你不用伪装的。我知道刚才两次你都没有高潮，好好取悦一下自己吧。”

杨楠颤了一下，扭头瞄了他一眼，跟着抱住膝盖，瞪大了眼睛看着屏幕上播放的影片。

赵涛出门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杨楠已经伸手拿住了鼠标，正在迅速的快进。

他笑了笑，带上卧室门去了厕所。

他故意在里面磨蹭了十多分钟，顺便把下面洗了洗。

可杨楠的情欲竟比他预料的还要充沛，他悄悄开门进去，她竟然还没结束，光溜溜的身上只披了半边毯子，双腿盘着，打坐一样，但弓着腰，好像肚子上被打了一拳。

她的手伸在胯下，两只手都在。

屏幕里的两个女人都在双手刺激着对方的生殖器，手指插入腔口，同时捏着阴核的位置揉搓，明显到马赛克也遮挡不住。

她显然在学，一手挖，一手揉，不知道已经持续了多久，她奶白的肌肤都沁出了一层汗，在灯光下油亮亮的。

他关上卧室门的同时，她恰好又到了一次高潮，晶莹的皮肤下，肌肉的纹理突然浮现，紧实的身躯抖动了两下，咬住的嘴唇缝隙间，泄出一串美妙的吐息。

他觉得自己又有点硬。

不过身经百战的他，这点忍耐力还是有的。

他过去从背后抱住了她，双手帮忙拨弄着坚挺的奶头，柔声说：“继续做吧，做到你彻底满足为止，我来帮你，不打扰你。”

她停顿了一下，影片里的两个女人正好换了体位，开始用舌头互相舔舐，肥美的阴部好像融化一样，流淌出鲜嫩的蜜汁。

她喘着粗气，向后仰倒，分开了腿，“舔我……也……舔舔我……”

“乐意效劳，我的宝贝……”他探下头，凑近了充满女性气味和体液的裂谷，阴蒂早已肿胀，嫩嫩的薄皮开口处，露出了粉莹莹的肉豆一角，他对准那里舔了上去。

“啊啊——”杨楠畅快地叫出了声，愉悦地呻吟着。

这种感染力当然不是一层墙壁可以阻挡的住，于是不久，符小宇那边也就响起了应和的乐章。

第二天，四个人早晨的第一节课，都迟到了。

（一百五十四）

“喂，这样……真的好吗？”都到了火车站，杨楠还是满肚子不安，往手心哈了口气，看着出站口说，“我跟你来接她，会不会好像在示威啊？”

“不会，我提前跟她说过了。”赵涛倒是满不在乎，因为余蓓在他面前几乎没有脾气，用百依百顺来形容都略显不足。

“先说好啊……她……她跟你时间长，你可以向着她多一点，但……但不能偏心的太过分。不然……我不理你了。”杨楠把手揣进他大衣兜里，皱着眉小声说。

“放心，我说了你俩吵不起来。她没你那么爱吃醋。”

“我……我并没有很爱吃醋啊。”杨楠偏开头，嘟囔着说，“你脚踩两只船，还不兴人家有点意见啊。”

“那今天就祝你们好船成双。”他笑咪咪地冲里面摆了摆手，“她来了。”

余蓓拖着小行李箱，被人群挤得东倒西歪，但还是咬牙冲在前面，第一批通过了出站口，看到杨楠后先是顿了一下，跟着就笑了起来，直接小鸟一样投进了赵涛的怀抱。

复读生的日子当然并不好过，更何况余蓓还是本校复读，名声在外几乎走到哪儿都有人在指指点点，所以她暑假养起来的那些光彩又折损了些，小脸清瘦了三分，被大大的棉衣裹着，更显娇小。

但她那种相貌，本来就最衬这样楚楚可怜的气质，在赵涛怀里微微侧脸，怯生生问：“你就是杨楠吗？”的时候，连杨楠这个学英语的，脑子里都瞬间蹦出了我见尤怜四个字。

再怎么利落的女生，冷不丁见到男友的正牌女友，而且还恰恰一头撞进了自己心窝，杨楠当即就有点手足无措，完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有点僵硬地点了点头。

“真漂亮呢。”余蓓微微一笑，眼底闪过一丝黯然，挽住赵涛的胳膊，细声细气地说，“那我是不是不该来找你啊？”

“怎么会，小楠也很想见你一面呢。走，咱们就在市里吃吧，吃完再回学校那边。”赵涛晃了晃空着的胳膊，看杨楠别别扭扭的过来也挽住，才笑着说，“你们有什么想吃的吗？”

“都好。”

“随便。”

他听着左右声道的同时意见，耸耸肩，“那就我拿主意吧。”

不得不说，左右两边各一个漂亮女生一起用明显的亲密姿态依偎上来的情况非常吸引路人眼球，从火车站到饭馆两个路口的距离，赵涛几乎是一路被注目礼送了过去。

真是让他愉快极了。

一顿午饭下来，杨楠不知道是因为强行分享别人男友还是因为心里有别的鬼念头，心虚得不行几乎不敢开口，饭桌上反倒是余蓓主动找她开话头的次数更多。

赵涛全程暗中观察，心里渐渐有了底，从杨楠的表现来看，如果没有被锁情咒困住，对余蓓动心估计都不需要犹豫，这一边估计不成问题。

至于余蓓，去年折磨李婕的羞耻心时，就已经让她主动去蹂躏过女性的身体，至少兴奋感是有的，经验也马马虎虎，应该不会有什障碍。

卧室那张床，睡三个人勉强装的下，挤一点根本没有关系。

反正不管谁贴着谁，贴得多紧，也都是开心的事。

按照先前的计划，下午他带着两个女友在市里逛了逛街，压马路转商场是女生之间建立感情基础最快捷的环境，他随便找个机会放开手，让她俩并排溜达一会，两张漂亮的脸上谈笑的表情就都自然了许多。

等到一起进内衣店再出来，俩人就手挽着手交头接耳嘀咕起来。

余蓓已经很久都没有什朋友了，即使杨楠的刻意巴结带着其他的目的，对她来说，也是一个久违的慰藉。

她应该也想跟闺蜜一起转转商场，一起商量哪件小裙子好看，哪里衣服在打折，顺便聊聊各自听说的八卦，交换一些彼此都不会真的重视但说说听听就会很快乐的小事。

可因为赵涛，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她的世界就只剩下了她自己，和赵涛巨大无比无处不在的影子。

赵涛慢悠悠跟在后面，看到杨楠让余蓓露出了还算开心的笑容，他总算欣慰地吐了口气。

看来，自己没有选错目标。

剩下的，就看另一个任务杨楠能不能完成了。

天时，元旦假期，正是余蓓想要彻底从繁重学业中放松一下的好日子。

地利，符小宇两口子回家过节不在，单元房全留给了他。

人和，他跟杨楠都已经清楚要做的事情，而他也有信心，只要自己随便坚持一下，余蓓就不会有什么抵抗。

他已经换过很多种方式，却一直都没让余蓓体验过高潮。

所以，他只有让另一个性别来试试。

赵涛并不喜欢逛街，而之前那个漫长的暑假，早就知道这事儿的余蓓，为了珍惜还在一起的时光，几乎整天都陪着他腻在家里，做任何他喜欢的事，甚至为此把绝大部分女生都不会玩的K O F 9 7 硬是练出了不错的水平。

但理所当然的，她还是逛街的时候更加开心。

这一下午赵涛走的脚底都疼，但两个女生越逛越开心，越转越亲切，他也只好乐呵呵跟着。

等到最后吃饭的时候进了小馆子坐下，他往椅背上一靠，觉得肩膀都垮了下来，也不知道晚上还有没有奋战一场一箭双雕的力气。

点过饭菜，服务员刚一离开，余蓓就笑咪咪地看着他，突然说：“赵涛，我听小楠说，前两天在食堂，孟晓涵来找你们闹了一场？好像……还挺吃醋的？”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三十三）

总选啊总选.....

也不知道有生之年能不能看到发卡登顶。

指皇都三连冠了.....

唉。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五十五）

“是啊，还跟小楠发了顿脾气。让我挺莫名其妙的。”虽说没想到杨楠会这么快就到了跟余蓓分享情报的地步，但赵涛知道这是好事，至于孟晓涵，他没什么不敢说的。

当初他对孟晓涵表白结果被拒绝的事情最后几乎全班都知道了，那么，让孟晓涵来追他追到全校都知道，也没什么不好。

“你以前可喜欢她了吧。”余蓓果然冒出了这一句，就像是说给杨楠听的一样。

杨楠撇了撇嘴，“那他以前眼光可够差的，一个乖宝宝书呆子，有什么好。”

“是啊，”余蓓微微低头，小声说，“不过喜欢这种事情很奇妙的，有时候也不需要知道什么好，就突然心动得不行。”

“可能这叫就遇到了对的那个人吧.....”杨楠有点感慨地说，眼睛不自觉地扫了赵涛一眼。

她们不再说孟晓涵，赵涛当然不会傻乎乎主动去提，随便挑了个头，就让杨楠给余蓓讲起了大学里的趣事。

大概是看出了什么，杨楠中间上厕所的时候，余蓓歪着头看向赵涛，有点疑惑地问：“你就这么怕我生杨楠的气吗？我感觉你一直在撺掇我俩聊天诶。”

“对啊，我怕你吃醋嘛。你跟她关系好点，我不是能少很多麻烦。”他嬉皮笑脸地回了一句。

“你才不怕我。”余蓓垂下视线，让散落的齐刘海挡住了自己的眼神，“我吃醋不吃醋，也就是这样了。我做得再怎么好.....你也总是会腻的。”

“呃.....”赵涛皱了皱眉，对这种情况他其实没什么经验，只是直觉认为余蓓任何情绪他都能处理才会这么肆无忌惮，“你真的很不高兴吗？”

“也不是.....”余蓓轻声说，“就是有些伤心。我一直.....想让自己相信你是喜欢我的。”

“我是喜欢你啊。”赵涛马上接口说，“我对杨楠的那种喜欢可远远比不上你，真的。”

“可你对我的喜欢，跟我对你的喜欢差太多了.....”余蓓挤出一个微笑，“我可以为了你做任何事，包括.....和你的小楠处好关系。她确实挺漂亮的，你.....真有福气，总有女孩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

“可能跟你对我的喜欢无法相比，但是小蓓，你应该知道，我最喜欢的就是你。”他抚摸着她的手背，柔声说，“我也一直想让你开心，愉快，不信，你今晚就知道了。”

余蓓的脸颊泛起了一丝淡红，“你都有小楠了，我就好好休息吧。你.....总嫌我装样子，可不装，我又确实不知道你想要我有的到底是什么感觉。她说和你在一起挺舒服，她知道.....什么是高潮，晚上你们两个一起睡吧。我.....我不介意的。”

“咱们三个一起睡呢？”他直截了当地说，对余蓓，他天然就有什么

都不必遮掩的底气。

余蓓不知道这边已经达成了什么默契，一扭脸，略带羞意地说：“我从来都听你的，你还是哄好小楠吧。我才交了好朋友……可不想帮你把她捆到床上。”

“这你就不用管了，晚上乖乖洗香香就好。”他笑着捏了捏她的面颊，拿起筷子，刺进肥烂多汁的牛腩中，心满意足地旋转搅动。

“你俩说什么呢？笑得神秘兮兮。”杨楠拿起纸巾擦着手坐下，满脸迷茫。

余蓓故意说：“他非要咱俩晚上一起睡。你说讨不讨厌？”

杨楠眼睛一亮，唇角都绽开了微笑，“好呀，我还正不想跟他睡呢，闹得我都休息不好。小蓓，晚上咱俩说悄悄话好不好？”

余蓓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楞了一下，才说：“呃……那……那回去再说吧。”

上了出租车，赵涛不时扭头打趣两句，杨楠似乎是因为大事将近，心理上的另一层处女等待冲破，紧张得有点手足无措，话都有点前言不搭后语。

余蓓还以为杨楠是因为晚上三个人到同一屋檐下住宿感到别扭，反而好言好语哄她。

赵涛当然不会说破这其中的秘密，一路笑吟吟地到了家，开门开灯开热水器，径直冲进卧室就换衣服，嚷嚷说：“我先洗，你们女生太磨叽，我洗完玩电脑，你们慢慢洗吧。”

余蓓有点好奇地小声问杨楠：“他平常不跟你一起洗澡吗？”

杨楠红着脸说：“还有一对跟我们一起租房的，而且……我还没真搬过来，没跟他一起洗过。”

余蓓若有所思地哦了一声，解下围巾走进隔壁卧室，看了看摆设，说：“这边是那一对的房间的话，我睡会不会不太好啊？”

杨楠就没打算让她单独去隔壁，笑着走过去说：“不会，肯定没关系的。”

赵涛转眼就已经脱光，吹着口哨穿着裤衩溜达出来，故意对着两个拉着手的女生做了个挺胯的动作。

杨楠挥手拍了他一下，“行了，臭编什么啊，还没我有劲儿呢，赶紧洗去吧。”

“电脑开开了。杨楠，你会操作，随便找点什么看吧。”他挑了挑眉，给了杨楠一个很明确的暗示，然后钻进厕所，洗起了热水澡。

他故意洗了二十多分钟，才擦了擦出去，没想到，杨楠还是不够胆子，竟然开了一部老三级港片，跟着余蓓俩人坐在床上肩并肩靠着看。

余蓓跟着他什么片子没看过，深喉爆菊捆绑连玩狗玩马的都看了个遍，这种风月三级，她早都可以当故事片看着玩，里面女人晃着奶子一叫唤，杨楠在那儿脸红，她反而打起了呵欠。

“行了行了，你俩去洗吧。小楠，你这是找的什么电影啊，这个没劲。赶紧去洗，我找点有意思的。”他翻了个白眼，过去拍了拍两位已经换成内衣裤的女生，“趁厕所热气还在，好好洗洗吧。”

余蓓楞了一下，“诶？我俩……一起洗吗？”

“一起吧，大冷天的，互相搓个背多好。”赵涛冲杨楠挤了挤眼，关掉了那部无聊的片子。

余蓓似乎有点不太习惯，但犹豫了一下，还是从包里拿出自己带的毛巾牙刷，往厕所走去。

杨楠走到门口，回身有点紧张地用口型问：“怎么办啊？能手动动脚吗？”

赵涛点点头，也用口型回答：“试探一下，开开路。别太过分吓到她。”

杨楠抿紧嘴想了想，转身跟了过去。

此前余蓓对李婕所做的，完全都是单方面的羞辱为主，互动极为有限，余蓓的注意力也不在情欲上，换成刚刚开始觉醒的杨楠，想必会有不一样的效果吧。

他舔了舔嘴唇，满怀期待地想象着美丽的少女赤裸纠缠的香艳景象，心想，要是能顺便挽救余蓓的性欲就更好了。

他不相信有解决不了的性冷感，他一直都在怀疑，余蓓是因为他最初满心怨恨的强暴而对男性留下了潜意识的阴影，最近看的几篇文章，都说女人的心灵才是真正的性器官，那通往余蓓高潮的路，不如就交给杨楠来帮忙打通吧。

他想要占有属于他的女人身上的一切，而余蓓最后没有交出来的，就是一场真正的、酣畅淋漓的高潮而已。

躺过去摸了摸枕头下面的润滑剂，他笑着回忆了一下杨楠因为皮肤白皙而显得额外红嫩的屁眼，如果润滑剂不需要再用在余蓓的前面，那找机会用在杨楠的后面，可就再合适不过了。

真是令人期待啊.....

（一百五十六）

不到二十分钟，浑身冒着热气，脸蛋红扑扑的余蓓就拎着换下来的内裤走进了屋，直接去阳台挂了起来。

赵涛皱了皱眉，心想难道杨楠失败得这么彻底，就开口问：“小蓓，洗得这么快？洗干净了没？”

余蓓关好凉台门，抿了抿嘴，过来坐到他身边，小声说：“你.....是不是撺掇杨楠逗我来着？”

“怎么了？”他随手点开为她俩准备的电影，里面两个女人虽然相貌和她俩没什么相似，但发型和身材颇有几分相近，“不喜欢？”

“别扭。”她咕哝了一句，脱掉拖鞋上床坐到了里面，“我就是想让你开心，才来的。”

“你跟她不闹矛盾，我就挺开心的。”他转身也爬上床，侧躺在那儿试探着抚摸她的大腿，“她到底怎么你了？”

“也没怎么……可能是我多心了。”余蓓低下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她帮我打香皂搓背的时候……总觉得，跟你似的，不老实。”

“跟我似的？”他笑了起来，把手往她领口一钻，顺顺当当把小巧的奶子攥了满把，“也这样了？”

“没……没有。”她往他身上靠了靠，调整成更方便他抚摸玩弄的角度，“没你这么直接，可……我觉得她对我有想法。”

“那你愿意试试吗？”他轻轻搓着她柔软的乳头，小声说，“我觉得，说不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

“你……你喜欢？李老师那时候……你就叫我欺负她。”余蓓有点为难地低下头，“可杨楠不是跟你……已经挺好的了吗。”

“我想咱们三个一起好，她挺喜欢你的，而且，是我对你那种喜欢。”赵涛抬起她的下巴，吻了她一下，“我喜欢你也喜欢她，她喜欢我也喜欢你，就差你了小蓓，你喜欢我也喜欢她，咱们三个就能高高兴兴地在一起。不是吗？”

“我不懂……女生……喜欢女生，有点奇怪啊……”

“你不是还看过男生喜欢男生的漫画吗？”他笑嘻嘻地说，“男女平等，女的也可以喜欢女的啊。”

察觉到自己的碰触抚摸让余蓓的身体不自觉地紧张起来，他索性撤回手，先帮她把衣服整理好，柔声说：“我不强迫你什么，晚上咱们三个一起睡，咱们试试，试试好吗？”

“嗯。”余蓓很小幅度地点了点头，“你高兴的话，我……就试试看。”

“你不用做什么，一会儿交给小楠来引导就好。”赵涛想了想，凑过去她耳边，低低说了一句。

“啊？这个……不问她好吗？”

“我明天上午去市里买点小玩具，你说要陪她一起玩她准高兴。”他已经满肚子期待，舔了舔嘴唇，说，“商量过多没意思，给她个突然袭击才好玩。”

“哦，好，我都听你的。”

“嗯，我就知道小蓓最乖了。”

说着话，杨楠那边已经洗完出来，她慌里慌张过来看了一眼，看余蓓没有生气的样子，才暗自吁了口气，小心翼翼地过来坐到床边。

“上来啊，坐那么远干什么。一起看呗，正到精彩地方呢。”赵涛直接闪开了半张床连拖带拽地把杨楠拉到了余蓓身边。

那部电影其实杨楠看过，她一坐上来，眼睛就忍不住溜到了余蓓身上，牙齿咬着唇瓣犹豫了半天，为难地扭头看了赵涛一眼。

赵涛翻了个白眼，伸脚捅了她屁股一下，伸手在自己腰上比划了一个抚摸的动作。

杨楠吞了口唾沫，壮着胆子伸手搂住了余蓓，看她微微低头抬眼看着屏幕没有抵触，细长的手指摸摸索索，紧张地爬进了她上衣的下摆中。

余蓓轻轻扭了一下，但没有躲开。

杨楠挪了挪屁股，往余蓓身边靠了靠，几乎把她贴住，探索的手掌很快就不满足于盘桓在纤细的腰肢，迫不及待地往上爬去，一直摸上柔软浑圆的芳丘。

“嗯嗯……”余蓓轻轻哼了一声，不知道是不是不太适应这种不一样的感觉，她抬了抬手，似乎想要抗拒。

但赵涛已经坐到了另一边，直接抓住了她的手掌，放到了自己的胯下。

他已经脱光了下面，柔软的肉棒蜷缩在她的掌心，微微搏动。

果然和以前每一次一样，余蓓的肌肉顿时紧张起来，注意力也马上

转移到他的身上，纤细的手指熟练地找到了位置，开始揉搓刺激着还没完全充血的龟头。

赵涛想了想，再次退开，反正转移余蓓注意力的目的已经达到，他可不想又让她下意识地进入抵触状态。

他换了一边，笑咪咪地捧住了杨楠的屁股，在后面缓缓抚摸起来，自娱自乐。

杨楠全副心思这会儿都在余蓓身上，看她没有抵抗也没有说她什么，心里简直乐开了花，贪婪地爱抚着和男性身躯截然不同的柔软滑嫩，气息竟然比被调戏的余蓓还早一步急促起来。

“小蓓……我……我想亲亲你……”杨楠越靠越近，察觉到乳头在她耐心的抚弄下已经硬起后，红嫩的舌尖钻出了唇缝，急切地想要侵略那娇小身体的每一处。

余蓓不说话，只是低着头，那一段纤滑的后颈，正泛起诱人的红潮。

杨楠迟疑着探出头，一点点凑近，伸长舌头，先在那微微颤动的耳垂上轻轻点了一下。

余蓓缩了一下脖子，口中低哼了一声。

这一声不仅让杨楠大受鼓舞，连赵涛也跟着喜出望外。

他能听得出，这不是作假演戏，而是真的从心底溢出的喜悦开端。

就连他硬让余蓓在他面前自慰的时候，他都没感受到这种赤裸的情欲萌芽。

当作鼓励杨楠，他捏了捏她紧梆梆的屁股蛋，低头往她腰上亲了一口。

她也算心领神会，柔软的嘴唇果断贴上了余蓓的脖颈，恨不得把那里细小的绒毛都刮进嘴里，不厌其烦的来回移动。

“嗯嗯……小楠……痒……”

杨楠双手搂住余蓓，唇舌开始向正面转去，一边娇喘，一边轻声说：“不是的，小蓓，那不是痒，那是快乐，会很舒服的，我也是女生，我知道，那代表你会很舒服的。”

余蓓有些迷茫地扭头，似乎想要看一眼隔着杨楠的赵涛。

但杨楠很果断地趁机挡在中间，一口吻住了她的小嘴，同样柔嫩的舌头顷刻交缠在一起。

不用看，赵涛也知道，杨楠这次肯定不舍得闭眼。

（一百五十七）

“唔唔……唔嗯嗯……”腰肢被吻得往后弯折，余蓓很快就被杨楠斜压在后面堆起的被子上，双手不知所措地放在两边，不自觉地紧握成拳。

杨楠的手却不肯闲着，缠绵的湿吻同时，把余蓓的上衣彻底翻卷上去，堆在锁骨附近，跟着一手撑住体重，一手张开，把两边的奶头同时压住，耐心地画着圆圈。

终于可以彻底放开被禁锢的自我，仅仅是单方面玩弄着余蓓，杨楠的兴奋感就已经被完全调动起来，赵涛从后面扒下她的秋裤，微微摇晃的屁股沟里，夹着的裤衩底部，竟然已经有了一小块淡淡的水痕。

“小楠，能和余蓓一起，你这么开心吗？下面都湿透了啊……”他推挤了一下臀肉，接着扒开，一边用手指把湿润的地方压进去扩大，一边带着笑意说。

“小蓓真好……我真想一口一口把她从头舔到脚……”杨楠稍微放开嘴，用唇瓣夹了一下余蓓的舌尖，气喘吁吁地说，“我从来没有过这种感觉，小蓓……你好棒……”

余蓓微微皱眉，嫩红的舌尖在唇缝间稍稍外吐，一句话也说不出，很显然，她也尝到了什么不同以往的滋味，正在惊愕与欣喜中仔细品尝。

想要让余蓓彻彻底底享受一次高潮的滋味，赵涛小心翼翼地避开了

她诱人无比的蜷曲脚丫，继续只在杨楠翘起的屁股上把玩。

不过，也不知道是新奇导致的不舍，还是杨楠的耐心实在太好，她一个劲儿地去吻余蓓的嘴，一次一两分钟，光盯着那儿，就亲了足足七八次，让两个女生四片小嘴，都因为过度摩擦而略显红肿。

余蓓已经彻底酥软在床上，半眯着眼，轻握着拳，杨楠把上衣拉起，她就顺从地一抬胳膊，任上身就此赤裸。

接着，杨楠反手脱掉了自己的上衣，亮出了坚挺的双乳，她趴下，再次吻住余蓓，在酥柔的闷哼声中，把两人的胸脯贴合到一起，充满弹性的乳房碰撞、贴合、挤压、变形，然后，随着杨楠身躯的扭动而彼此摩擦。

翘立的乳头像两对起舞的红衣少女，两大两小，旋转交错，时而并肩，时而贴面，时而一方压迫一方弯折，时而抵着头顶款款厮磨。

赵涛百无聊赖地套弄着自己早已经硬过了劲儿的肉棒，看着杨楠胯下已经洇开到两个拇指肚大小的印子，心底也有点按捺不住，试探着伸手把她的裤衩扒了下来。

贴着阴部的那一片布料离开的时候，一道黏糊糊的晶亮丝线被扯长，指明了粉嫩穴口中满溢的爱蜜。

竟然能湿成这样……看着一道透明的痕迹随着内裤的离开而顺着大腿内侧垂流下去，赵涛有点吃惊地伸出手指，试探着钻了进去。

那一道道肉箍登时缠绕上来绞紧，像无数浸透了油的皮筋，裹着指头就是几下美妙的吸吮。

杨楠抬起身，扭头看了赵涛一眼，犹豫了一下，把屁股往上挺高了些，说：“你要不耐烦，就……就从后面先来一次吧。”

赵涛略一思忖，挑了挑眉，反而往后退开了些，柔声说：“你先让小蓓摸摸，让她知道你现在有多‘高兴’。”

杨楠眼前一亮，扭身看着余蓓也有点跃跃欲试的表情，舔了舔红得发亮的嘴唇，拉过她有点紧张的手，缓缓引向自己湿漉漉的股间。

“这样……好吗？”余蓓轻轻呻吟了一声，颤巍巍的指尖贴着光滑的外唇抚摸，一点点滑进凹陷的中央。

红嫩的粘膜幸福地战栗起来，杨楠的会阴猛然一缩，闭合的腭口挤出了一团爱液，恰好落在余蓓的指尖。

余蓓的手指颤了一下，仿佛托不住那滴爱液一样，但她马上就受到了鼓舞，白生生的手指像条小虫，蠕动，蠕动，爬到了潮湿温热的洞穴之外，接着，胆怯的往穴内探了一下头。

“啊……”杨楠愉快地叫了一声，屁股主动往后一迎，细嫩的穴肉一缩，把她的手指不轻不重地夹了一下。

“真的……好湿啊……”余蓓抬起嫣红的脸，有点惊愕地说。

“因为……因为很舒服啊……”杨楠亢奋地摇晃着雪白的屁股，伏下身，舔她的耳根，脖子，那些以往赵涛并不是没有试过的地方，却在换成女生的刺激后，让余蓓明显的有了感觉，“小蓓，你呢？你舒服吗？”

“有……一点吧……”余蓓皱了皱眉，闭上眼，仿佛想把感官集中到已经挖进杨楠内部的手指上，“我……我也能……这么湿吗？”

“能，我能，你当然就能。咱们都是女生啊，没什么不一样的。你现在……湿了点吗？”杨楠弓起腰，用舌头拨拉着余蓓的乳头，手掌尝试着往她的裤腰里插入。

“应该……已经有点了吧……我感觉……里面好热。”余蓓娇喘着说，但不敢去验证，放在杨楠臀部的手也缓缓缩了回去。

“不要紧……会越来越舒服的。”杨楠调整了一下姿势，脱光了身上的衣服，赤身裸体地趴在了余蓓的侧面，撅起屁股，伸手拍了拍有点不耐烦的赵涛，指了指自己胯下，跟着又亲吻抚摸双管齐下，刺激着余蓓裸露出来的所有地方，连有几根卷曲毛发的腋下，都像有蜜糖一样反复舔来舔去。

仿佛担心自己做得不对，她的视线还时不时抬起看一下屏幕上互相玩弄的两个女优。

赵涛的欲火已经燃透了顶，他爬起来在杨楠背后扎了个马步，喘息

着扒开嫩白的屁股，对着湿透的小穴就是用力一顶。

“嗯啊……”甜美的叫声，仿佛被那根肉棒挤出了嗓子一样冒出来，杨楠调整了一下膝盖的位置，找到最舒适的挨插角度后，就继续把注意力放在了余蓓身上，心满意足地享受着来自男女不同的双重愉悦。

坚硬粗长的阴茎在后方进出，强猛而阳刚地撞击着她，撞得她从灵魂底部开始酥麻，而柔软娇嫩的身躯赤裸在她的眼前，松弛而柔软的任她品尝抚摸玩弄，让她的心窝里都填塞着翘麻彻骨的愉悦。

这样的前后刺激下，杨楠的小穴越收越紧，越缩越湿，短短五六分钟，她就叼着余蓓的乳头，抚摸着余蓓露出了半边的屁股，夹着屁眼，闷哼着达到了第一次高潮。

赵涛能感觉得到，杨楠这次高潮，比之前的每一次都要强烈。

他望向余蓓遍布着潮红的半裸娇躯，心想，希望似乎就在眼前了。

（一百五十八）

赵涛射精的时候，杨楠的第二次高潮刚过，快感让她不得不放开了余蓓的乳房，趴在余蓓紧绷的小腹上，脚尖蹬住床单，畅快地用力。

他往外拔出的时候，杨楠的内部就好像多出了许多细小的吸盘，紧紧抓握着他，让射精后短时间内格外敏感的龟头酸爽得几乎漏出尿来。

知道自己这一股射得又多又浓，赵涛笑着拍了拍杨楠的屁股，说：“可夹紧点，别漏了，一会儿都让小蓓喝掉。”

杨楠用舌尖在余蓓的肚脐里划弄了两下，喘息着问：“你喝吗？”

余蓓满面通红地点了点头，主动伸出小手，摸到杨楠被操得一塌糊涂的阴阜外，沾了沾溢出来的部分，伸出舌头舔了一下。

她的衣服也已经被杨楠扒得差不多，只剩下一条小裤衩还挂在右边膝盖上，跟面降了半截的小旗一样。

让赵涛下定决心暂时不插手过去添乱的，就是她嫣红的肉裂中，那

过往从不曾如此汹涌的水光。

虽然已经时间不短，换成他来早就该失去耐心，但杨楠却一点都不着急，依然反反复复地舔着她身体各处，一副没有高潮绝不放弃的架势。

赵涛干脆往后一靠，枕着手臂当起了观众。

余蓓一直很顺从地配合杨楠的撩拨，只有在手指试图钻进已经湿润的穴口时，紧张地推开了她的胳膊，胆怯地摇了摇头。

也许同为女性比较有心领神会的默契，杨楠马上撤回了手指，继续温柔地亲吻抚摸余蓓其他地方。

算上被干的时间，杨楠就这样一直缓慢而耐心地在余蓓身上来回刺激了近一个钟头……

心底隐藏的恐惧没有被激发，天生的钝感也遇到了无比耐心的温柔，那道坚不可摧的厚墙，终于被杨楠以女性的方式，一下一下挖到崩塌。

白嫩的脚尖被柔软的唇瓣包裹，舌尖温柔的划过脚趾的每一个关节，细长的手指弹琴一样玩弄余蓓膨胀的乳豆时，缓慢上涨的情潮，终于漫过了性欲的堤坝。

余蓓扭脸看着面带微笑的赵涛，身体像风中的羽毛一样弹动了两次，她咬住唇瓣，细细的眉心蹙拢，终于呻吟着达到了人生第一次高潮，品尝到了性爱的快乐。

知道被唤起的生理反应不会那么容易消退，抱着一举把余蓓彻底治愈的想法，赵涛翻身坐了起来，抱起她小声说：“我也会很温柔的，小蓓，我要进去了，好吗？”

余蓓的眼底闪过一丝慌乱，但取悦他的心情早已经刻印在脑海，甚至不需要经过思考，就点下了头。

他选了从背后的姿势，尽量避免视觉上带来的压迫感，把已经重新硬起了好一阵的阴茎，缓缓塞入到余蓓正因高潮的余韵而格外狭窄紧涩的通道。

但那里非常湿润，湿润到阻力全都变成了摩擦的快感，这是在余蓓身上用润滑剂也没有体验过的美妙，赵涛情不自禁地喘息起来，按住她纤细柔软的腰肢，一口气插到了底。

“唔……好涨……”余蓓的脚丫瞬间绷紧，似乎有些难过，但不敢说。

杨楠凑了上来，仰躺着钻到了她的下方，抬起头捧住她的脸，柔声说：“小蓓，还有我呢……是不是……该换你来吻我了？”

余蓓的目光变得莹润欲滴，她望着身材并不比自己好多少的杨楠，眼中也浮现出淡淡的渴望，她低下头，主动凑向了杨楠的嘴唇。

杨楠迫不及待地抬头先一步吻住了她，兴奋感让她浑身上下奶白的肌肤都泛起了成片的红晕，就像是泡了太久热水澡一样。

感受到余蓓的蜜腔蠕动的速度加快，赵涛快活地加大了摆动的幅度，在这具早已被他玩弄透彻的娇躯上，找到了全新的体验。

“小蓓……你也去弄杨楠吧，用你的嘴你的手去操她，她一定会高兴到哭出来的。”他一边抽插，一边粗喘着说道，“她就是这么喜欢你，光是摸你亲你就湿透了，你反过来去干她，她一定不知道会有多快乐。”

余蓓咬了一下杨楠的嘴唇，和她脸贴着脸，轻声说：“是吗？小楠，你……想我那样做吗？”

“我想……”杨楠拉起她的手，按在自己紧凑的乳房上，“小蓓，我想得不得了，要不是赵涛……我真要以为自己是怪物、变态……不正常的女人，小蓓……我喜欢女孩子，这不可耻……对吗？”

看着她近乎于哀求的表情，余蓓温柔地低下头，轻轻吮住了她的乳头，用行动直接给出了回答。

“啊啊啊……”杨楠昂起头，后脑勺抵住床板，快乐地大叫起来，完全被解放的性欲流遍了她的全身，“小蓓……啊啊……用力……你可以用力点……啊、啊啊……好棒……”

羞辱李婕的经验还在，余蓓的动作反而比起杨楠还要熟练，她仿佛也被唤醒了什么，修长的手指配合自己被奸淫的节奏，一下一下轻弹着杨楠的阴蒂，就像是赵涛在同时插入她们两个一样。

而且，杨楠的敏感度也比余蓓好出太多，当余蓓弓起身，一边迎凑赵涛的肉棒，一边捧起她张开的大腿根，用舌头挖掘赵涛留下的精液时，她白里透红的裸体就在细微而密集的痉挛中，达到了酣美的高潮。

紧缩的阴道把内部容纳的精液排挤出来，全都灌到了余蓓的嘴里。

于此同时，赵涛的肉棒也迅速膨胀，猛地喷发起来。

余蓓上下两张嫣红的小嘴一起夹紧，纤细的脖颈和平坦的小腹也同时蠕动着，把两股属于同一个人的精液，一滴不剩地吞到了自己的体内。

赵涛拔出来后，余蓓却还意犹未尽不肯停止，她咽下嘴里的残精，小小的舌头从敞开的花瓣中央一路上滑，准确的覆盖住杨楠早已胀大的阴核。

把阴蒂的前端当作小了好几圈的龟头，余蓓拢紧嘴唇，拿出了她同年龄段罕有匹敌的口交技巧，灵活的舌头不知疲倦，在被口腔真空吸长的阴蒂四周娴熟的摩擦扫弄。

“啊！小蓓……啊啊！啊啊！啊啊啊！”杨楠结实的长腿在床板上蹬踏起来，五官都因为过度的快感而聚拢。

很快，她盘腿夹住了余蓓的头，双手握住了余蓓的长发，身体几乎蜷缩成一团，像要断气一样哽住了喉咙的呻吟，僵持在这个姿势足足十几秒，才悠长地浪叫一声，断了筋一样瘫软在床上。

余蓓抬起头，赵涛才看到，她小巧的下巴上全是滴滴答答的水，杨楠的胯下，也湿漉漉润开了一滩。

没有尿骚味，不像是失禁。

他有点惊讶地趴过去，伸手摸了摸被水泡过一样的屁股蛋，笑着开口：“小楠，你好像……潮吹了。”

（一百五十九）

“什么……吹？”杨楠对这种毛片词汇还没有多少了解，软绵绵地扭了扭身子，跟着有点惊讶地伸手往屁股下面一摸，满面通红，“我……我尿床了？”

“结果差不多，不过出来的不算是尿。”赵涛笑嘻嘻地用手捏了捏湿漉漉的床单，指头肚一捻，略有些滑腻，比爱液清澈许多，像是被稀释了的淫汁。

杨楠赶忙挪到一边的干地儿，不好意思地说：“那……那赶紧换吧……湿这么大片，晚上可怎么睡啊。”

赵涛还是头一次见着活生生的喷水，满肚子淫火登时就冒起了头，他凑过去往杨楠水淋淋的胯下一抄，笑嘻嘻地说：“都已经湿了这么大片，还不如干脆玩个够，然后换整套。”

杨楠看了一眼正在轻轻舔着唇上淫水的余蓓，眼睛又有些发亮，轻声说：“你……都射两次了，还没够啊？”

“你看不就知道了。”他挺起腰，故意把半勃起的老二晃到了杨楠面前，“来给亲亲，亲亲就硬了。”

余蓓瞥了一眼，缩了缩身子，又把视线放在了杨楠一片连一片的红潮上。

“小蓓……你亲他吧……”杨楠扭开脸，撒娇一样地说，“我亲你好不好？”

余蓓摇摇头，眼底似乎对女生的情欲充满了崭新的探索欲，她趴下轻轻抚摸着杨楠的乳房，柔声说：“你亲他，我亲你。”

“好……”杨楠立刻坐了起来，抬手捧住他的阴囊，伸长舌头把斜垂的肉棒托起，嘶噜一声吸进了口中。

想要试试彻底高潮中的肉体，赵涛一硬到极限，就急匆匆让杨楠趴下，从最熟悉的背后位缓缓捅了进去，指了指她的胯下，对余蓓说：“来，你还来帮她亲这儿。”

杨楠哼唧着抱住了余蓓的大腿，趴在她身上也低头亲向了她的小穴。

两个女生头穴相对，卖力地彼此舔舐，赵涛扶着杨楠紧凑的臀肉，缓缓抽插，余蓓的舌头舔上小豆，那滑嫩的阴道就攥着他紧握一下，而舌头划过去后，就自然而然在他抽出的鸡巴下面蹭上一口。

那一条小小的、红红的舌头，就这样熟练的交替撩拨着两个人的快感。

杨楠承受的同时，也当然不会忘了余蓓，她贪婪地吸吮着余蓓红肿的穴肉，嘴唇和阴唇好似接吻一样纠缠，灵活的舌头好似把小穴的内部当成了余蓓的口腔，拼命往里探索，搅动。

已经被打开了的余蓓，被缓慢而稳定地唤起，杨楠的唾液很快就混合了精液之外的东西，刺激着她的味蕾，她的情欲，体内那根挣动的肉棒，都变得格外美妙。

赵涛乐滋滋地享受着，他只需要自顾自抽插，享受，等待射精的那一刹那升天的快感就好，两个女生互相取悦，互相赐予情欲的快乐，升温的速度，比他都还快些。

稳定的三角，很快出现了第一个崩溃的边。

杨楠本来就能从赵涛的奸弄中得到一定的快感，加上余蓓娴熟的舔吮，即使有赵涛碍事不如刚才被吸住的时候那么强烈，也足够把她迅速推上情欲的高峰。

余蓓依然比她要慢，但她的舌头能感觉出，余蓓的身体也在稳定的走向高潮，所以她动得更加卖力，像是要把自己的高潮分给余蓓一样，拼命刺激着能触及到的每一片内壁粘膜。

但才刚刚知道高潮是什么滋味的余蓓依然是到达最迟的那个。

杨楠很快就被余蓓和赵涛送到了第二次、第三次高潮，连绵不绝的快感让她的性器几乎变成了榨取精液的机关，一圈圈肉筋交替蠕动，不要说赵涛动得慢，就是停下稳住，龟头也被吮得一路酥麻到根部，不知不觉就呵呵粗喘起来。

作为承受快感最强最多的那个，杨楠不久就陷入到近乎狂乱的状态中，连绵不绝的高潮让她已经无法再保持对余蓓的亲吻，身体也用力反折，昂首撅臀，双手撑床，像一只白里透红的兰花螳螂。

赵涛给食指沾满口水，赶在射精前用力刺入了杨楠紧缩的屁眼，然后，跟她一起达到了又一次高潮。

痉挛的穴肉几乎绞吸出了内部的真空，赵涛也爽得叫了起来，鸡巴一边抽搐，一边被吮得一滴不剩，尿管里都被抽得发酸。

疲倦的余蓓放开了嘴，躺在床上，以她过往的经验，需要满足的人都已经非常满足，那么，她也就可以休息才对。

但今晚当然不同，看到了余蓓性欲涌动没有作伪的模样，又打开了杨楠隐秘的同性开关，赵涛当然要让一切都有个皆大欢喜的收尾。

他爬到余蓓的脚边，捧起了她雪白晶莹粉嫩娇小的赤足，轻柔的放到了唇边，用没有任何侵略性的方式，一寸一寸吻过她的脚底、脚背，一根一根吸吮过纤细的脚趾，连酥红的脚跟都含在口中耐心的舔弄。

杨楠稍微缓了口气，也就强打精神压在了余蓓身上，女性的气息完全把余蓓覆盖，她把一只脚插入到余蓓胯下，四条粉嫩的长腿，蠕动着纠缠在一起，耻骨顶着嫩滑的大腿上下移动，浑圆的乳房奶头贴着奶头旋转摩擦，汗湿的短发垂下，笼罩在余蓓的视线周围，仿佛挡住了潜意识中恐惧的根源，柔软的嘴唇凑近，再次交换起已经有些发黏的唾液。

不知道是不是有了微妙的默契，十多分钟后，余蓓的身体抽动着、在闷哼中达到高潮时，赵涛和杨楠都没有停下动作，反而更加积极地施展出一切手段，恨不得让性欲变成一层薄膜，把余蓓娇小的裸体从头到脚包裹起来。

赵涛也懒得去计算两个女孩最后到底高潮了几次，他就记得，最后他疲惫地靠到一边休息的时候，杨楠和余蓓还抱着彼此的腿，交叉着湿透的胯下，让娇嫩的阴阜彼此压合紧贴，汁水淋漓的摩擦、摩擦、摩擦.....属于他的精液，在两边耻骨之间推挤、牵拉，变成一条条淫靡的丝线。

这一晚，湿了一大片的床单没有被换掉。

精疲力尽的两个女生一左一右紧紧抱着赵涛，用一块毯子把湿了的地方随便一垫挡住，就那么带着愉悦的微笑酣然睡去。

（一百六十）

相对来说体力消耗少得多，赵涛依然和平常差不多的时间睁开了眼睛，清醒了一下后，他看了看两边，杨楠晚上应该是出去上了个厕所，再上床就没回原位，而是过去从背后甜甜蜜蜜地搂住了余蓓，一只手跟没摸够一样扣住了余蓓的乳房，一条长腿还缠着余蓓的腰，俨然一副热恋期的样子。

他小心翼翼把手抽了出来，让她俩接着休息，轻手轻脚下床洗漱收拾一下，留了张纸条说要出去买东西，就揣好钱包走了。

市里转了几次，他早看好了一家情趣用品商店，符小宇虽然嘴上说没兴趣，但他记得没错的话，那小子听他说过之后，花钱就节约了很多。

到了地方，他干脆给符小宇打了个电话，说自己打算买玩具，用不用帮忙买两件回去。

符小宇支支吾吾犹豫了好半天，赵涛都有点不耐烦，他才不太好意思地说：“那.....那哥你帮我挑两件吧，加起来三百块钱以下就行。最好.....是能让晓安特舒服的那种。”

“成，那我就连你的一块买了。”赵涛生活费富裕得很，平时又没有什么额外开销，精挑细选一番后，弄了点又好看又好玩的道具，装了半个黑塑料袋，扎好口带走。

家里两个也不会做饭的，赵涛下了公交，又跑去附近的市场溜达了一圈，准备买几样现成的，把早饭午饭并成一顿，随便解决一下得了。

路面上薄薄一层冰，滑溜得不行，他不敢走快，就这么慢慢悠悠闲逛。

在烧饼摊前面看的时候，赵涛突然感觉有谁在旁边看他，扭头扫了一圈，路对面似乎有两个女生匆忙转开了头，装成了还在聊天的样子。

他仔细端详一下，只能隐约看见一个侧脸，似乎有一个是金琳。

元旦假期短，不回去的学生不在少数，碰上认识的也没什么奇怪，赵涛懒得理会，自顾自买好东西，转身走了。

余光瞥了一眼，的确是金琳，正满脸鄙夷地暗暗对他指指戳戳，也不知道在嘀咕什么。

反正，不会是什么好话。

而且，多半不是关于他，而是关于杨楠的。

心里突然有了个主意，他想了想，兴致勃勃回院上楼去了。

两个女生应该是刚起不久，才把床单褥子都扯下来换了新的，床单塞进洗衣机转了出来已经晾到了阳台，可褥子实在不知道怎么拆洗，只好直接把湿了那面挂起来朝外。

余蓓知道赵涛用黑塑料袋往家买的都是什么，脸微微有些红，没有多问。

杨楠却是满肚子好奇，嚷嚷半天一股脑倒在了床上，然后，对着几样在电脑屏幕上见过的实物当场懵了头，半天说不出话。

“怎么？不喜欢？”赵涛得意洋洋地拿出里面那条黑色的皮裤衩，冲里有根弯曲的假鸡巴，冲外有根又粗又长更大的，“上次看你对着片里穿这个的女优发呆，眼睛都直了，还以为你肯定喜欢呢。特地给你买的。”

杨楠吞了口唾沫，干笑着说：“我……我那是没见过，吓得。赶紧收起来吧，我……我可没说要用。”

可惜，她嘴里这么说着，眼珠却克制不住一样往余蓓的腿间转了一下。

有这个苗头就好，真到时候，半推半就也无所谓，一用上知道滋味，不怕她不爱上这堆东西。

吃过饭后，赵涛就开始撺掇，说要带余蓓去逛逛学校，问杨楠一起

去吗。

杨楠的神情顿时变得有些复杂，要说这几天在学校的人说多不多说少不少，随便乱逛保不准就会碰上个熟人什么的，万一是认识赵涛的，一眼就能看出余蓓的身份，免不了背地又要把她嘲笑一顿。

可她要跟着去，岂不是当场就成了笑话？这算什么，小妾陪正妻巡场？

余蓓不知道是不是看穿了什么，柔声说：“不行就让赵涛在家打游戏吧，他本来就不爱出门，小楠，你带我去逛逛好不好？”

杨楠的表情当即一松，多半在想余蓓跟照片上样子并不算完全一致，衣着打扮更是截然不同，她俩一起去兜一圈，有人看见，说不定也会当成是她的同学过来玩，连忙点头说：“好好好，让赵涛在家玩吧，我带你逛。学校不小呢，咱们好好转一转。”

“你们这儿女生宿舍怎么样啊？我送赵涛的时候光进男生那边了。”余蓓笑吟吟地说，“我可以去看看吗？万一考过来，我也算提前看看住处。”

杨楠有些不情愿，可面对余蓓的可爱笑脸，她又完全开不了口拒绝，只好咬了咬牙，说：“行，我带你去我寝室看看。正好.....往这边拿点东西。”

赵涛盘算了一下，自己不去也好，真左拥右抱招摇过市，惹来小人嫉妒反倒麻烦，反正他本来也就是为了用余蓓再排挤一下杨楠的宿舍生活空间，风言风语只要传起来，不怕她不乖乖搬过来给他压床暖被。

“行，那就你们去。逛够了记得买晚饭回来。那我就养精蓄锐，玩游戏打个盹，等着晚上大家一起开心咯。”他故意暧昧地挤了挤眼。

余蓓红着脸低下头，刚发现人生新境界的她不知不觉就找回了点最早的羞涩劲儿。杨楠直接桌下踢了他一脚，“我们俩就够开心了，没你也行。”

“哦？那我可追别的女生去了。省得你们搂搂抱抱，把我晾一边无聊。”

杨楠一怔，赶忙说：“我……我开玩笑的。怎么敢把你晾一边啊……”

反正余蓓知道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什么该怎么说，赵涛完全不担心那俩人单独相处会惹出什么乱子，就算在学校那边出了状况，也八九不离十是他期望的那种。

毕竟在他的努力下，见过余蓓照片的人可比杨楠以为的多多了。

送走了她们俩，他就悠然自得地打开电脑玩了会儿游戏，把玩具分门别类摆好，符小宇的扔去他们两口子的房间，接着上床倒头躺下。

他想让杨楠生气，越是被学校那边的同学孤立，这个女孩就会越发倒向他，如果能激起她其他方面的报复心，就更好不过。

上下两张嘴都已经占了，他摸着枕头下压的肛塞，心想今晚趁着有余蓓帮忙，就把她红红嫩嫩的小菊花一并采了吧。

这一觉睡到五点多钟，天已经擦黑，赵涛才被气冲冲的摔门声惊醒。

他揉了揉眼，忍住肚里的笑，起身柔声问：“怎么了？这么大脾气？”

杨楠气哼哼往那儿一坐，倒是没舍得甩开余蓓挽着她的手，一副受了大委屈的样子，光想掉下泪来。

余蓓抽回胳膊，把手里拎的饭菜放下，小声说：“小楠……被明里暗里挤兑了。她可能没想到会碰上孟晓涵。”

“孟晓涵？你们怎么碰上她的？”

“就是去看女生宿舍的时候。咱们同校的有人住小楠隔壁，孟晓涵跟那女生认识，听说最近俩人关系不错，我们到小楠宿舍没多久，孟晓涵就去隔壁了。本来屋里女生没看出什么……结果，孟晓涵路过我们门口，认出我了，同校那个女生是大嘴巴，过来就一顿咋呼。结果……楼道里好几个女生出来，说说笑笑地讽刺了小楠一顿。说……说得反正可难听了。”

“不难听，本来就是事实嘛，我.....我就是当了小三，还跟人家女朋友亲亲热热的，像个贱货。”杨楠不知道想通了什么，眼睛一抬，表情变得有些奇怪，“随便啊，我就是贱了，我高兴，我乐意，谁管得着吗！”

余蓓赶忙凑过去，拉住她手软语安慰。

杨楠别扭了好一会儿，才气哼哼说：“等着，我就不信她金琳就一辈子没有犯贱的时候。被我抓住机会，看我怎么收拾她！还有那个张心雨，天天养备胎很自豪吗？迟早玩火玩死她！跟你说小蓓，我都想.....”

她的话戛然而止，看了一眼赵涛，眼珠转了转，又看了一眼余蓓，硬是吞了下去，挤出一个微笑，“算了，不想那些了。咱们吃饭。”

她站起来看了一眼已经套在垃圾篓上的黑塑料袋，红了红脸，咬牙说：“吃饱了，晚上咱们开开心心玩个够！”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三十四）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六十一）

【做一个很正式的声明：

本故事纯属虚构，与任何现实世界的人物、机构、团体无关。

如有雷同，实属巧合。

另外，鉴于一些原因，本文中原女角色“张心雨”正式更名为“张星语”。

以上。】

杨楠显然不是随便说说而已。

跟着饭菜买回来的，还有进屋就放在门口的一捆啤酒。一说完，她就转身过去解开绳子，叮铃咣啷卸下四瓶，拎到了支起的饭桌上，“一会儿……咱们都喝点，行吗？”

赵涛看了余蓓一眼，笑了笑，“好啊，不过先说好，谁也不许喝醉，不然，可太耽误事了。”

“这可是度数最低的啤酒，喝撑了也醉不了好吗。估计也就比我小时候喝的女士香槟劲儿大点，瞧你那出息，就惦记床上那点事儿了。”杨楠嘟囔着说完，拆出卖酒的送的起子，梆就开了一瓶，“快点，都拿杯子，倒上啊。”

赵涛笑着走出厨房，把招待人喝水的杯子洗了洗，拿了过来，“小

蓓不太会喝，我也没什么酒量，给我们少倒点，你自己当主力吧。”

“行，我本来不就是主力吗。”杨楠还没喝就仿佛有了点醉意，似笑非笑地说，“这头连着小蓓，那头装着你。”

“那你舒服吗？”根本不在乎话题变得大胆，赵涛笑咪咪地把饭菜拆出来摆好，随口问。

“舒服，要不是……那么舒服，我能忍下这口气吗？”杨楠抿了抿嘴，两句话功夫，一大杯子啤酒倒已经下去了一多半，“也就是小蓓……这么招人疼，这么让我喜欢，不然……不然……我早跟她斗上了，男朋友哎，凭什么分享啊？”

余蓓低头没有说话，面前的酒也没动，拿起筷子默默吃了起来。

咕咚咕咚喝了一杯，倒上，杨楠明显有些心理失常，搂着余蓓先是道了个歉，含含糊糊说了一堆诸如对不起我知道是你先来的可我就是控制不住之类的话，接着又说：“其实感情这种事也没什么先来后到啊，而且……而且我现在也不吃醋了，我也好喜欢小蓓。小蓓……我真恨不得天天搂着你睡。”

余蓓微微一笑，轻声说：“可我还是更喜欢跟赵涛一起睡。”

“那就三个人睡。”杨楠豪气干云地一摆手，“他这么好色，肯定高兴。小蓓，你加油考过来，我俩等你，等你来，咱们三个在外面过日子，气死学校里那些傻逼。”

余蓓扭头看着她，柔声说：“小楠，人家才不会因为这个生气啊。你不是也说了，那几个漂亮女生身边都有好几个跟班，有男朋友没男朋友都不碍着他们耍猴玩，所以他们才瞧不起你啊，觉得你丢了班花的人，非但没养着备胎来回使唤，还傻呵呵倒贴了个有女朋友的。她们……其实是在笑你这个。”

这么会儿功夫，杨楠已经喝了一瓶下肚，雪白的脸颊泛起了两片发烧一样的嫣红，她抬手打开另一瓶，接着倒满杯子，仰头喝了大半杯，才一抹嘴巴，凄然笑道：“我……又不是不知道。算我活该……我本来也看不顺眼她们拿那点指望吊着男生干这个干那个，开学不久就讽刺来着。她们这下可有了撒气的机会咯。”

“比起他们，你好歹知道自己喜欢谁，喜欢什么。”赵涛也没碰面前的酒，他对酒不太感兴趣，酒精会让感官麻痹，影响上床的快感，“她们在男生堆里转来转去，也就是图个心理上的快活，有你昨晚那么舒服吗？你尝过的滋味，她们这辈子都未必有机会了解。你要愿意炫耀，看最后谁眼气谁。”

看杨楠一脸将信将疑，他随口拿出了网上看的数据，滔滔不绝地说：“国内这么多男女，根据匿名调查统计，女性体验过性高潮的比例远不到百分之十，这还只是计算了适龄的有经验女性，如果算上以前更保守的时代，一百个女孩里一辈子可能也就一个知道性爱的美妙。即使现在时代慢慢开放了，很多女生还是认为做爱不过是传宗接代的步骤，是讨好男友的方法，是妻子不得不承担的义务。不说别人，就连小蓓，也是直到昨晚才真正知道了什么是高潮，对吧？”

余蓓红着脸点了点头，轻声说：“这也要谢谢小楠。跟她……那样，我好像不是太紧张，而且……我来得慢，谢谢她……那么有耐心。”

“才不是什么有耐心。”杨楠看来喝酒已经喝了半饱，炒饼一口没动，直愣愣盯着余蓓的脸，双眼水蒙蒙地说，“是因为我可喜欢你……你的身子了，又嫩又软，又香又滑，小蓓，你要是肯让我那样亲着抱着，我觉得我能一直舔到舌头抽筋。”

余蓓红了脸，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小蓓……我是不是有点醉了啊？你闻闻，看是不是酒味特别大？”杨楠抬起脸凑过去，张开红润欲滴的小嘴，冲着余蓓呵了口气。

看出来杨楠的食欲似乎远不如性欲那么强烈，赵涛笑了笑，乐见其成地说：“你们出去逛一下午了，先去洗个澡吧。既然不饿，这儿我就收拾了。”

“嗯，我……再喝点。”她端起第二瓶，咕咚咕咚把剩下的喝了个干净，站起来往厕所走去，“我先进去了，小蓓，我给你暖暖屋子，快来哦。”

听出了她的期待，赵涛过去亲了余蓓一口，凑到耳边轻声说了两句，上床摸下来道具交给了她。

“我.....行吗？小楠力气那么大，我.....我制不住她吧？”

“傻瓜，她这么喜欢你，你撒撒娇，她什么都会答应的。记着点，让她洗干净哦。我这边可是一个避孕套都没买。要是有脏东西，回头我可让你俩舔了吃下去。”

余蓓缓缓点了点头，轻声问：“那.....我是不是也洗一下？”

“当然咯，小蓓，你的小屁屁我也很久没问候了，而且杨楠是第一次，你不给她做个示范，她会不好意思的。”

余蓓吞了口唾沫，细细的腿不自觉地夹了一下，接着，她端起桌上自己那杯酒仰头喝了个干净，抓起肛塞，快步走向厕所，敲开门，钻了进去。

赵涛慢悠悠地收拾了一下桌上，把那杯啤酒直接倒进了洗手池子。

把桌子收起靠到墙边，丢完塑料袋后，他拐去厕所门口听了一下，让他很满意的，里面已经有了杨楠和余蓓交替连绵的喘息呻吟，娇媚婉转，分明已经没在好好洗澡。

他靠着墙听了一会儿，从断断续续的对白，实在不难猜测里面发生了什么。

“这.....这能行吗？”

“能，肯定能，要不.....我自己先放一下你看看？喏.....唔唔.....啊.....好涨.....”

“这样.....这样就洗干净了？”

“哪有，还.....还要坐在马桶上，拉、拉出来，拉几次，就干净了。”

“亲这里.....你会很舒服吗？”

“会，你也一定会的。转过来吧小楠，试试，求你啦。”

“哦.....那你.....轻点，我有点慌.....嗯！哎呀，好涨好涨，不

行.....要拉，要拉.....”

“能憋住的，小楠，还能再灌不少呢。加油。”

“呜.....小蓓.....马桶.....让我.....让我坐.....”

“不行，再憋一下.....小楠，你肯定能再憋一下的，你身体这么壮，这么结实。”

赵涛有点惊讶地挑了挑眉，原来余蓓当初欺负李婕的时候表现出的那股奇怪气势并不全是因为醋意吗？她语气里流露出来的，竟然有种微妙的嗜虐快感。

“不要.....小蓓.....憋.....憋不住了.....求求你快起来，让我.....坐下.....啊、漏了.....小蓓，你快起来啊，我.....要漏了.....”

赵涛可以确定，余蓓最后也没有让开厕所里唯一的一个马桶。

听着杨楠带上哭腔的解放呻吟，掺杂着噗噗的屁响，赵涛胯下那根鸡巴，简直硬得想要爆炸。

（一百六十二）

这个澡足足洗了一个多小时。

赵涛回去快进看了大半部三级片，厕所门才传来了打开的声音。

估摸着杨楠都已经在里面高潮了不止一次，赵涛关掉电脑，今晚应该不再需要用上视觉刺激了。

余蓓的任务完成得非常成功，甚至可以说，超出了他的预想。

杨楠只穿了一件女式衬衣，敞着怀，一粒扣子也没系，赤裸的长腿膝盖几乎贴在一起，走着别扭的内八字，颤巍巍被余蓓扶着走进了门，一对上赵涛的视线，她就红着脸说：“你.....你是不是故意让小蓓欺负我的.....呜.....胀死了。”

赵涛大步过去直接把她打横一抱，笑着抛在了床上，一推让她趴

下，双手一扒拉开了紧紧夹住的屁股蛋。

果然，黑亮的橡胶底座就卡在腘沟里面，那个梭型的肛塞，已经彻底侵入到杨楠嫩红的屁眼之中。

“别看了……臭烘烘的……”她把脸埋在手肘里，满身潮红。

“不臭，”余蓓脱下身上的衣服，赤裸裸爬上了床，抚摸着杨楠光滑的脊梁，柔声说，“小楠，我刚才都舔过了啊，一点都不臭了，洗得干干净净的，还用沐浴露把里面都洗过了呢。你还……高潮了不是吗？”

“是你……是你舔得太舒服了。”杨楠红着脸转过身，拉住余蓓的胳膊就把她拽倒在自己怀里，迫不及待地揉着她的小屁股说，“不管，也让我舔你的屁屁，是你说我可以舔你我才上当的，不许耍赖。”

“好啊。我……我也喜欢你舔我。”余蓓的眼睛里闪动着期待的光芒，她转身把叠起的被子拉过来，放松全身趴了上去，翘起的屁股正对着杨楠的脸，“小楠……来吧。”

杨楠贪婪地爬了上去，从余蓓的肩头一寸寸往下舔去，一路划过性感的脊骨印痕，钻入臀沟，一口口亲吻着还带着湿气的娇嫩菊穴。

余蓓畅快地哼了一声，看来在厕所里她已经被充分唤起了性欲，屁眼下方不远的肉缝闪动着亢奋的水光，大概是快要有高潮的缘故，她也显得有些急切，小小的屁股不停地晃动，想要让滑溜的舌头能舔到更多的地方。

赵涛欣赏了一会儿，也坐到了后面，捧着杨楠的臀部揉了几下，按在肛塞后面，用力一压。

“呃……”杨楠闷哼了一声，脚趾卷曲，听不出是快乐还是难过。

不过屁眼嘛，女生缺乏前列腺这种神器，单纯的生理快感并不太强，对他来说，享受的更多也是心理上的征服欲，那种彻底支配了一切的满足感。

他把肛塞稍微拉起，侧头观察，因为被撑开而充血红肿的屁眼被橡胶牵拉凸起，像是在臀沟中央耸起了一小座火山。

“呜呜……别这样……赵涛，跟……拉屎一样……好别扭……”杨楠摆动小腿轻轻踢了他一下，摇头说道。

“哦。”他笑了笑，把肛塞又按了回去。

“呜唔——”最粗大的部分重新通过了一遍括约肌，让杨楠蹬着腿呻吟一声，趴在余蓓的背后，整个人都显得有些发软。

道具什么对余蓓效果并不强，那个钝感的少女似乎就只能享受到杨楠这种充满喜爱和耐心的漫长亲吻，赵涛伸手摸过按摩棒，这次他选购的是完全仿制了A片道具的电动棒，拖着线还要插电源，他在商店里试的时候，用来震脖子整个脑袋都发麻。

“诶？什么东西？”杨楠听到嗡嗡的响声，扭头看了一眼，吓得一缩身子躲到一边，“那……那是电影里那个怪东西？”

“嗯，按摩棒。帮你升天用的。”赵涛笑嘻嘻地拉住她的腿往自己这边拽来，“试试，你试试就知道了。”

“我……我有小蓓就挺舒服的了，不行……你还是自己用吧。”杨楠有点胆怯，抱着余蓓的腿想要躲开。

余蓓翻身过来，从侧面把她压住，把自己小巧的乳房送到了她的嘴边，跟着弯腰也亲上了她的奶头。

杨楠立刻愉快地叫了一声，含住了余蓓柔软的乳尖，饥渴地亲吻吮吸。

赵涛舔了舔嘴唇，用脚跟肩膀撑开了杨楠的大腿，先捏住肛塞转了一下，趁她因为憋胀而浑身发紧的时候，打开按摩棒的开关，对准她湿润裂缝顶上那个敏感无比的阴核，轻轻压了上去。

“呜呜——唔啊、啊、啊啊啊……”

喜悦的浪叫，瞬间就响彻了充斥着淫靡气息的卧室。

（一百六十三）

按摩棒并不一定能让女性的情欲迅速唤起，但一定能让唤起的情欲迅速增殖、释放、爆发。

余蓓压制着杨楠的上身，用手和口刺激着杨楠的嘴唇与乳头，而赵涛就得以顺利占据了胯下最有利的位罝，把嗡嗡震动的橡胶头，牢牢贴着如豆阴蒂的四周，缓缓转动，触碰，顶，压。

大腿内侧浮现出清晰的凸痕，杨楠的双脚用力往内收紧，双手搂着余蓓的背，都挠出了几道印子。

可余蓓不松手，赵涛也不松手。

高潮雷霆万钧地袭来，瘦削的胯部猛地往上挺了两下，屁股沟里的肛塞似乎被往外推了一些，跟着，又被吸回了原位。

赵涛拉过一块厚垫子，趁着杨楠屁股悬空塞到了下头，未雨绸缪。然后，在她都还没完全放松下来的时候，把震动的快乐之源，再一次塞到了她的股间。

“呜呜——”被余蓓堵住的小嘴里发出尖锐的后鼻音，搂着余蓓的手简直恨不得把她压进自己的肋骨内部，杨楠蹬了两下腿，充沛的快感四处奔流。

赵涛舔了舔嘴巴，看着晶莹透亮的淫汁垂流到肛塞的底座上，心里都有些惊叹，这个年纪轻轻的女大学生，在解放出被封闭压抑的性欲后，竟然比熟透了的李婕还要敏感多汁。

和此刻相比，之前只有他在的交欢，变得好像前戏一样柔和。

“小蓓……啊啊……好舒服……我要死了……小蓓……咬我……咬我奶头……求你……好涨……奶头好涨……”杨楠闭着眼睛哀求道，两条长腿越来越用力，让在中间硬撑的赵涛都觉得快要顶不住她。

他主要是想亲眼看看杨楠喷水的样子，回忆了一下片子里常见的动作，他舔了舔手指，对准滑得要命但也紧得要命的小穴用力刺入，弯曲指节，按压寻找着。

果然在进去不远处的上穹顶，已经有一小片嫩肉膨胀出了细小的颗粒感，与旁边的地方都不太一样，他试探着按住，用力一挖。

没挖两下，杨楠啊的尖叫一声，双腿的力气又大了一些。

妈的，这样下去脖子会不会被夹断啊？赵涛想了想，保持着中指留在穴内，暂且把按摩棒拿开，让她两条缠死人的大腿先松了松劲，跟着用食指和无名指背靠在阴蒂头的两侧，稍稍用力一分，拉开了包在上面的嫩皮，露出一颗原本粉润晶莹此刻有些充血而略红的芽苞。

跟着，他把位置让开，抬手一捅，一边继续用力挖弄那一块格外敏感的内壁，一边把开到最大功率的按摩棒，死死地压在了剥开皮的嫩核顶上。

“呀啊——啊、赵涛……拿开……啊啊啊！拿开……不要……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杨楠发出一串几乎接近于惨叫的尖号，双腿猛然夹紧，但这次赵涛的人已经让开，仅留下了一只手，拿着按摩棒的手。

紧绷到坚硬的大腿把手和按摩棒死死夹住，反而固定了震动的位置，更加强烈的刺激直接海啸一样轰了上去。

而余蓓在此时吸紧了她的奶头，像在玩弄小小的龟头一样娴熟地拨弄。

赵涛的指头也卖力的使劲，但嫩滑的小穴越箍越紧，让他的指节都有点钝痛。

“呜呜……”杨楠的呻吟突然带上了哭腔，她的膝盖突然打开，屁股一挺，又一挺，紧接着，就在按摩棒和赵涛的手掌之间，一股清亮的蜜汁射精一样喷了出来，全洒在了他的掌心。

他连忙撤开手，拿开按摩棒，见猎心喜的盯着她正在喷吐的肉缝。

细细的水柱又喷了两股，才随着她屁股向下落去而停止。

提前拿好的垫子，登时湿透了大半。

赵涛估计了一下，这一喷，少说一大口啤酒的量射了出来。

上次潮吹后只赶上了一个尾巴，这次他说什么也不愿意错过，俯身把杨楠双脚往肩上一扛，压下肉棒就往里插入进去。

里面的嫩肉还在剧烈的收缩，一重重关卡全都只留了最小限度的通道，往深处闯进去的时候，他简直找到了连续破开好几层处女膜的快感。

太爽了……他满足地压在杨楠身上挺动，粗大的鸡巴好似浸泡在快感的海洋，龟头很快就发酸发麻，舒服得他连腰筋都跟着绷直。

被插得浑身发软，但杨楠还是坚挺地回过了气，一边摇晃着屁股迎凑着赵涛的奸淫，一边亲亲摸摸，又有了对余蓓下手下口的劲头。

昨天玩得太疯，赵涛今天有点体力不足，估摸着也就能有个射上两次的劲儿，他考虑一下，看杨楠的小穴已经渐渐恢复了正常，趁着滋味还在，一拍余蓓的屁股，笑着说：“来，咱们给小楠做个示范吧。”

余蓓已经被杨楠玩弄的下体透湿，她抄了一把爱液，扒开小屁股涂抹在自己的屁眼上，还用指头往里挖了挖，接着她往前爬了爬，正好让分开的双腿跪骑在杨楠的头两旁，湿漉漉的阴部，完全暴露在她的视线里。

看杨楠抬头想舔，赵涛一个跨步过去，半蹲下来，拉开余蓓的腓沟，在杨楠略显错愕的注目礼下，顺着直肠的末端就狠狠操了进去。

“嗯唔……”余蓓依旧细小地哼了一声，趴在被子上不再动弹，软绵绵地承受着，一如既往。

可赵涛不打算让她照旧，他拍了一下杨楠，笑着说：“怎么？看傻了？不想让小蓓也舒服了吗？”

杨楠舔了一下嘴唇，盯着被撑圆的肛门看了一会儿，才点点头，从侧面搂住了余蓓，贪婪地亲吻抚摸起来。

这种程度赵涛当然不满足，他拎过那条皮裤衩，捏了一把杨楠的屁股蛋，笑道：“你忘了这个，喏，穿上试试。”

杨楠有点疑惑地接过来，坐起来看着他俩，小声说：“我……我倒是会穿，可……可要怎么用啊？小蓓这么趴着……”

“你穿就是了。”他减缓了抽插的速度，心思已经到了另一个处女通道上。

杨楠哦了一声，站在床上把那条皮质丁字裤套在腿上，拉高，扶了扶朝内那根短头，皱着眉塞入，穿好，把搭扣在腰后拉紧，跟着低头看着黑亮的假鸡巴，有点迷茫地抚摸了两下，好似感受到了一股错乱的快感。

赵涛抱紧余蓓娇小的裸体，托住她的膝窝，把尿一样举到了腰部。

余蓓哼了一声，双手往后一抄抓住了他的腰，喘息着低下了头，看着他这个姿势把老二重新塞入她的肛肉，挤出一串呻吟。

“来吧，你从前面，也帮我抱着点。”赵涛示意了一下，笑着挺，鸡巴尽根而入，乱蓬蓬的阴毛，贴住了余蓓白嫩的屁股蛋。

盯着余蓓胯下湿漉漉的那一片，杨楠跟被催眠了一样缓缓靠近，低头吻了一下余蓓颤巍巍的乳头，挺直身体，用下面那根黑色伪物，撑开了那满是蜜汁的花房。

余蓓放开抓着他腰的手，转而搂住了杨楠的脖子。

一真一假，一后一前，就这样开始夹攻余蓓娇嫩的身体。

早已被烘热的娇躯总算又续上了快感的支援，几分钟后，余蓓颤抖着吻住了杨楠的嘴，小小的脚丫在两边绷直，在好似蜜蜂飞舞一样的鼻音中，达到了美妙的高潮。

（一百六十四）

赵涛倒是没想到，原来这种站立三明治的姿势，他竟然也可以不用费什么力气安逸享受。

高潮中的余蓓情不自禁地抱住了杨楠，两条细腿也缠到了她纤细的腰上。

杨楠顺势承受了余蓓绝大多数的体重，绷紧了两条胳膊，托着余蓓从下往上突刺，潮红在身上蔓延得越来越广。

赵涛站在后面，只要端稳余蓓的小屁股，就能悠然品尝那小屁眼一

下下主动上下套弄的滋味，更别提小穴中还插着一条粗长的假鸡巴，隔着中间的肉壁蠕动刺激着他的老二，真是爽快无比。

差点，他就忍不住要在余蓓的嫩肛中爆出第一发白浆。

幸好，杨楠的体力有点吃不消，又挺了十来下，就在自己的高潮中失去了大半力气，搂紧余蓓一起跪倒在床上。

赵涛顺势把肉棒一拔，站在旁边冷静了一下。

杨楠压着余蓓，极乐之中的美妙抽搐，依然不忘耸动臀部，让油亮的皮具在余蓓艳红的小穴中浅浅进出。

两个女生的呻吟在跨过巅峰之后，渐渐缠绕成契合的轻哼，婉转柔媚。

赵涛缓了缓劲儿，估摸着刺激一下还有一战之力，就先半蹲到两人头旁，把湿淋淋的肉棒往那儿一伸。

余蓓心知肚明，曲肘抬起身子，侧过脸去伸出舌头，轻轻舔着散发出淡淡臭气的龟头。

杨楠迟疑了一下，但耳朵被赵涛轻轻一揪，还是转脸也跟着一起舔了起来。

两条舌头一上一下，论包裹的快感是差了一些，但视觉效果满分，舒服也正好是不会让他射出来，但能一边舒服一边慢慢恢复耐力的程度。

他哼唧着享受了一会儿，看她俩气力恢复得差不多，往旁边一退，拉开了余蓓的腿，笑道：“来吧小楠，你从上面，也体会一下做男人的感觉。”

杨楠的眼睛顿时一亮，扭头看了看余蓓正满目春水，颇为期待地望着她，当即双手一撑，学着赵涛的样子沉腰推臀，前后摇摆起来。

赵涛笑咪咪捋着老二看了一会儿，觉得这姿势他不太好找下手的地方，就让她们这么做了一会儿，等杨楠又小小的高潮了一次，才一拍她屁股，说：“花样都试试，来，让小蓓趴下，你从后面来，舒服。”

杨楠被赵涛操的时候最多就是背后位，她不知道赵涛是喜欢她劲瘦有力曲线性感的背脊，只当这姿势真的更加舒服，当即就抱着余蓓好声好气的央求她翻转过来。

余蓓知道赵涛已经急着要采杨楠的小雏菊，软绵绵点了点头，翻身趴下，高高撅起了屁股。

杨楠不疑有他，扶着黑油油的假鸡巴顺着肉缝上下划拉几次，畅快地呻吟着插了进去。

赵涛绕到背后，看着杨楠因为用力而变得更加性感的后背，肩胛、脊骨、腰线和夹紧的屁股蛋呈现出撩人无比的曲线，他心满意足地从上而下抚摸着，带着汗水的雪白肌肤紧凑而细腻，他伸出舌头舔下去，杨楠的嘴里立刻泄出一串畅快地娇哼，臀部摇晃得更加卖力。

他舔了舔唇边的汗咸味，双手下滑，扒开了杨楠紧凑的臀肉，扯出卡在里面的皮内裤带子，挂在旁边，亮出了正随着她动作而微微蠕动的肛塞。

他揪住肛塞缓缓一转，杨楠啊的叫了一声，颤抖着趴在了余蓓身上，回头哼哼着说：“你……你干嘛啊……你这一弄，我腰都软了……”

“帮你拔了呀。你不是觉得涨嘛。”赵涛笑嘻嘻地按住臀肉，一点点往外拉出，粗大的肛塞立刻把肛肉带凸起来。

“唔嗯……”杨楠的呻吟登时变得有些娇媚，喘息着说，“急……急什么啊，我……我好不容易习惯了……”

“我给你塞个会动的进去。”赵涛笑着说完，把肛塞往旁边一丢，看着尚未闭合的肉孔里满是被肛塞堵住的润滑剂，心里夸了一句余蓓干得漂亮，趁杨楠还没反应过来，挺身凑过去，扶着肉棒用力一压，噗的一声轻响，跟漏了个小屁似的，整条老二，就满满当当地操进了杨楠的处女直肠中。

“呜呜……”杨楠抱着余蓓，双手绕过去捏住余蓓的乳房，自己也没了动弹的力气，只能借着被插的那下往余蓓小穴里捅进去，被拔出来的时候屁眼被磨得发抖，也跟着顺势退出来几寸。

前面插着皮裤衩内部的弯头阳具，后面插着赵涛亢奋得活蹦乱跳的鸡巴，杨楠抱着余蓓的身子，这下也体会到了被夹击的滋味。

她本来就比余蓓敏感得多，能享受的欢愉范围也广阔得多，屁眼里被干了几十下，就亲着余蓓的耳朵去了一次。

不知道是否勤奋锻炼的缘故，杨楠的肛穴收束有力，环节紧凑，肠壁娇嫩但极有韧劲儿，虽说深不见底，但龟头捅到最深，恰好有一环嫩肉会卡在龟头棱沟前后，屁眼一缩，里面就跟小嘴一样嘬他一口，爽得毛孔发麻。

很快，在杨楠又一次高潮的媚态刺激下，赵涛用力顶了几次，把一管浓精喷进了她的后庭深处。

“我再给你堵上，保证不流出来，你放心继续。”他喘息着退开，顺手拿过肛塞，扒开屁股又给杨楠塞上，这才笑嘻嘻地靠到一边，当起了观众。

这俩女生玩起来的确耐心十足，彻底放开了的杨楠最后把所有买的玩具都用了一遍，给余蓓用，给自己也用。

这一晚，赵涛总算看到了余蓓高潮迭起意乱情迷的痴态。

而且，他也看到了女生的性欲潜力到底有多深。

余蓓精疲力尽靠边睡去后，赵涛又被她俩之前的表现撩起了兴致，从背后骑上杨楠，先干了一阵小穴，跟着一边捅进屁眼，一边把布满颗粒的假阳具插入到杨楠前面。

到射精前，快活得昂头大叫的杨楠手忙脚乱地拿来了旁边已经湿了的垫子，再次放到了自己的身下。

接着，赵涛的精液，和杨楠的津液，就那样一起开始了最后的喷射。

（一百六十五）

美好的时光总是显得分外短暂，送余蓓去火车站回家的路上，杨楠

反倒比赵涛还要显得依依不舍，在出租车后排聊了一堆之后，更是直接约好了寒假去他们那儿找余蓓玩。

这种好事赵涛当然乐见其成，寒假回去身边只剩下余蓓，对他来说也挺没滋没味，虽说现在余蓓情欲破了心障能到高潮，可他实在没杨楠那么好的耐心痴痴缠缠三四十分钟来给余蓓热身。

有杨楠来做前戏，他只管提枪上马，当然是畅快淋漓。

更何况，多一个小美女，可就多了三个可用的小洞洞，换着吃也够对付到过年了。

过年那几天父母在家，跟余蓓家保不准还要有什么牵扯，就安安分分混过去求个平安无事好了。

他心里盘算着，期末之前，好像也没什么可做的事儿了，哄杨楠搬过来？还是……去逗逗孟晓涵呢？

元旦过去，期末前的紧张气氛渐渐弥漫开来，赵涛回寝室住了一晚，宿舍里那个整天翘课去外校见女朋友的哥们已经在苦恼自己好几门的平时分要怎么办。他们这独立学院用的几乎都是本部的老师，有那么几个做事比较一板一眼的，点名有人帮忙喊个到都会计较一下。

赵涛的出勤率还算可以，算了算只要突击复习一下，大部分课程都没有太大危机。

只有于钿秋的现代文学史，让他心里有点没底。

他之前图自己痛快，杨楠一来蹭课就在教室里撩事，被点起来问题还都能答上，认真算算，多半于老师对他已经不太可能有什么好印象。

按惯例，平时分这东西，点名占一半，印象占一半。他们系没多少人，老师肯定对每个学生都有个大概印象，所以剩下的问题就是，这印象到底是好还是坏。

斟酌再三，赵涛还是决定，最后这两周四节课，好好表现。

人嘛，都是容易记住短期印象的，只要最后这段时间装一下认真，下课多去提提问，应该能低空飞过。

他回去住这晚其实还有个原因，那就是符小宇带着莫晓安回来了，符小宇打算算用用新到手的玩具，他紧张得不行，唯恐莫晓安不同意不好意思，所以商量着让他回避了一下。

第二天中午回去，赵涛一边放书一边问：“怎么样，好用吗？”

符小宇满面红光地把眼从电脑屏幕上挪开，兴奋地说：“好用，哥，我都想多给你几十块钱了。”

“那犯不着，你们开心就行。”赵涛躺到床上，随口问，“你俩啥时候一起过来住？我可准备哄杨楠搬来了。”

“哥，我寻思着，我是不是跟晓安另租个地方比较好啊？”符小宇关掉游戏，有点谨慎地问。

“怎么了？我跟小楠碍你们事儿了？”赵涛皱了皱眉，不过也并不是太过在意，反正杨楠搬来跟他分摊房租的话，他要交的钱也没多大变化。而且就算他自己全掏，也掏得起，无非是吃喝玩乐手比较紧呗。

反正杨楠是没什么奢侈爱好的经济节约型女友，确定关系这一阵子，食堂吃饭有时候她都抢着付钱。

“不是，哥，我是觉得，咱四口子两对男女朋友，又.....有都挺喜欢那事儿的，到时候真都搬来，咱两边成天晚上隔着墙赛歌也不是个事儿啊。”符小宇看来是认真考虑过，“而且那玩具真挺带劲儿的，晓安昨天晚上叫得可厉害了，跟我们楼外头野猫闹春时候似的，她不好意思，跟我说杨楠在的时候不准我用。可我.....看她挺喜欢这个的，不用多可惜啊。”

“成，那你俩找地方吧。下学期搬出去，还是最后这个月也不待了？”其实这俩走了赵涛也觉得清静，到时候把杨楠弄过来一起住，稍微撩拨撩拨刺激刺激，好好把她教育上一个学期，等余蓓考过来后，这屋里就完美了。

“下学期吧，下个月太赶了。”符小宇摸了摸后脑勺，嘿嘿笑着说，“哥，这一阵儿晓安在的时候不行你就帮忙回避一下呗。”

“晚上不行，白天可以。你晚上别用玩具不就得了。多事儿。”

“不是，哥，那东西真挺猛，小球搁里头，大个那个在外头震，我操，三分钟晓安就.....就高潮了，我昨晚上趁你不在想试试到底能让她舒服到啥地步，结果.....结果都把她弄哭了，完事后一个劲儿往我怀里钻，亲我亲得脖子周围都是红印儿，哥，可美了。”

“妈的，美死你算了。”赵涛笑骂了一句，“反正小楠跟她也互相听了好几回了，你爱用就用，哄住你自己妹子就行。我保证小楠不生气。”

他这话刚说完，杨楠就拿着配的钥匙开了门，拎着包走进卧室，看了一眼符小宇在，扭身往床上一坐，没吭气。

符小宇嘿嘿一笑，起来走了出去，正好遇到进门的莫晓安，过去一拉她手，“不是说回宿舍拿东西晚上过来住吗？怎么.....什么都没拿啊？”

莫晓安指了指杨楠，摇摇头往符小宇卧室努了努嘴，拉着他回屋了。

“怎么了？气成这样？”赵涛关好屋门，坐到杨楠身边问。

她咬了咬牙，说：“有人在背后整我。”

“啊？怎么了？”

“女生宿舍那边，现在有我好几条流言在传，而且，都.....不避讳叫我知道。”

“不就是咱们这点事儿吗，你总不能一直为这个生气下去吧？”赵涛搂住她，柔声安慰说。

“不是，要光是说我抢别人男友，还犯贱带人家正牌女友逛学校，我也就认了。可.....可有人说我是同性恋，主动倒追你还.....还跟你上床其实是因为看上余蓓了！”杨楠的口气中愤怒还掺杂着一丝恐惧，“我就带余蓓逛了逛学校，怎么就能蹦出这么多事来啊？我.....我喜欢男生也喜欢女生不行吗？为什么.....都用看怪物的眼神看我啊？”

“只是谣言而已，你朋友应该不会当真的。”赵涛心里猜测，这谣言编得颇为低级，应该是有女生揣测杨楠的性向后，随便当故事讲出来

的，只不过恰好料中才让她这么大反应。

不想杨楠一瞪眼，说：“没有，我喜欢女生的事儿，我自己说出来了。”

“啥？”赵涛这下愣住，“你自己说出来了？”

“那个张星语到我们宿舍聊天，聊着聊着就含沙射影找我的麻烦，我跟她吵，她也不应就那么阴阳怪气挑我的火，最后……我……我急了，直接说我就是也喜欢女生，跟什么性别上床都高兴，我追了个男朋友同时还多个漂亮女朋友。结果……后来才反应过来说溜嘴了。”

她低下头，有点沮丧地抱着膝盖，沉默了好久，才说：“赵涛，下午上完课，我去宿舍收拾东西，你帮我拎，我……搬过来住好不好？”

“那……当然再好不过了。”他笑了起来，张开双臂搂住她，亲她的额头，亲她的鼻尖，亲她气哼哼抿紧的嘴，亲她的脖子，锁骨，一直亲到她露出了笑，仍不肯罢休，亲啊、亲啊，把衣服一件件亲到了地上，把她的双脚亲到了空中，把自己硬邦邦的鸡巴，亲进了她的体内……

“起来吧，下午有于钿秋的课，我得去混点平时分了。”从午休的甜蜜中醒转，赵涛拍了一下杨楠屁股蛋，催促说。

“不要。”杨楠的心情显然还没有完全好转，她搂住他的脖子，光滑的大腿往他的腰上胯下蹭来蹭去，“别去了，翘课吧，你们系的女生……我也不想见。以后我不蹭课了，你想怎么表现好都行，今天下午陪我嘛。”

赵涛心里一阵痒痒，杨楠这样的女孩撒娇，还真是比寻常姑娘的威力更大，他舔了舔嘴唇，用指头抠了抠她的腓沟，“那俩上自习去了，要不……你把后面洗洗？”

“啊？用这儿啊？”

“来不来，不来我上课去了。”

“好嘛，洗就洗。”她咕哝着爬下床，故意扭了扭屁股，走向了厕所。

托杨楠好体力的福，赵涛这天下午好好享受了一下女上位插屁眼的乐趣。不得不说，双腿用力的女孩在括约肌内部表现出的紧缩感，还真是非常销魂。

逃一节课而已，值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三十五）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六十六）

一堂课的两小时，被赵涛全用在了杨楠雪白嫩滑柔韧有力的娇躯上。等她心满意足地用纸巾捂着下面去厕所清洗，他才懒洋洋伸手摸过手机打开，准备发短信问问舍友于钿秋说什么了没。

结果手机信号才满，舍友的短信就先发了进来。

“于老师点名叫你呢，你连个假也不请，打你手机还关了，开机看见赶紧过来吧。”

我操？赵涛这下愣了，他翘过的课虽说不比高中时候那么多，但课表上的他除了于钿秋这是头一回别的也基本都溜号过，就算被点名到，也没听说哪个老师当堂让学生往回叫的。

一般帮忙请个假也就是了。

他赶忙回短信问：“没人帮我请假？”

那哥们回得到挺快，“帮你请了，说你不舒服休息呢。可人老师不信啊，说病假条要校医给开，没有就算旷课处理，平时分全扣。”

“我操全扣？”

“涛子，于老师不像吓唬人，不行你赶紧去办公室找她道个歉吧，四十分扣完，你考试不拿满分就挂科啊。”

“妈的，谢了哥们，我这就过去。”

赵涛头皮一阵发麻，现代文学这课他还挺感兴趣，课上虽然故意给于钿秋捣蛋，课下看得还挺认真，考试都有信心奔着九十分往上去，也正是因为这样，他才有点课堂上不正经的底气，寻思着考到九十多，折算成绩就过了五十五，平时分折算完给个五六分就能保及格。

匆匆把衣服一穿，他走到厕所门口，拍了拍冲里面解释了一下情况。

杨楠一听，关掉水打开门探出头看着他，有点懊悔地说：“这么严重？那……那是不是都怪我……”

“不赖你，明显是那个于老师发神经。我去道个歉估计就没事了。”他凑过去亲了一下她水淋淋的脸蛋，“行了你接着洗吧，洗干净屁屁晚上回来我再好好操你。”

杨楠没接他的话茬，还是有点担心，“她要是不肯给你加回来呢？以前上课她就老针对你。好像你跟我坐一块她就不高兴……你说她是不是夫妻生活不和谐见不得学生谈恋爱啊？”

“扯哪儿去了，行了别凉着，我走了。”

“哦，那我等你。”

“我回来带饭，你在家自习吧。不愿意看书，自己玩会儿玩具也行，都在枕头底下呢。”

“走吧你，整天就惦记床上这点事，出息。”

“因为快活啊。”他笑呵呵一摆手，看她关好厕所门，才打开房门走了出去。

走进楼道里，他想了想，又开门回去，跟杨楠说了声忘拿东西，就快步走进卧室，翻出床头柜里的为数不多的几块存货奶糖巧克力，揣进兜里。

为了快点，下楼后赵涛还骑上了符小宇那辆二手自行车。

赶到教学楼，他才反应过来，他就知道老师办公区在A座，可人于老师的办公室在哪儿他可全无头绪。

这总不能没头苍蝇一样找吧。

想了半天，他只有拿起手机给班长打了个电话。

结果班长也不知道于老师办公室的位置，不过，她倒是有于老师的手机号码。

拿到号码后，赵涛苦着脸打了半天腹稿，拨了出去。

好声好气表明是来道歉反省的态度后，于钿秋总算告诉他自己的位置。他连忙爬上三楼，快步走进了办公室。

大办公室里足足十多张桌子，赵涛扫了一圈，看见角落里正在跟学生说话的于钿秋，赶紧大步走过去，点头哈腰说：“于老师，对不起，我来了。”

于钿秋嗯了一声，先没理他，接着跟桌边另一个女生说了几句交代完后，让她走了，才转脸说：“赵涛，第一节课自我介绍的时候，我不是就告诉过你们，我的课，对你们考试的要求很低，我只需要你们课堂上认认真真学知识，有学习的态度，哪怕你脑子笨，考试的时候我也不会为难大家。可你好好想想，前半学期你明明表现不错，怎么后半学期成了那副样子！”

“对不起。于老师，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会好好表现，我女朋友我也不让她再上课过来了，我保证。”

“现在知道保证了？老师上课说你的时候为什么从来不听？好几次还故意跟老师作对，点你名回答问题，坐下就摸女朋友大腿。你以为老师在讲台上看不见吗？”于钿秋横眉侧眼，严厉地说，“你这种脑袋瓜好使，但定不下心的学生，老师在独立学院见太多了，你们差的就是长一次记性。”

“于老师，我长记性，我真长记性了。不行我写检查，我写一千字检查。”

“不必了，你笔杆子不赖，我又不是不知道。”于钿秋淡淡道，“你这样油滑浮浪的男生，应该吃点教训。”

“老师，您就非让我补考一次吗……”

没想到她摇了摇头，说：“你可以省下那次补考费，我这门课没安排补考，你明年跟大一新生一起，重修我这门课吧。我还给你记平时分，你好好掂量着办。”

赵涛顿时有点着急，声音都不自觉大了几分，“老师，这……你可不合规吧？”

“你硬要浪费一次补考的时间我也不拦着，我不会给你过的。”于钿秋低下头继续看着桌上的教案，淡淡道，“既然你说了会好好表现，到重修的时候，就认真表现给我看吧。”

“于老师，我真知道错了，您就给我个机会吧。这样，您给我十分，十分平时分，我考试如果考不到九十，我就认命重修，行吗？”

于钿秋皱了皱眉，还没开口，桌边传来一个女生的声音：“于老师，您正忙呢？”

于钿秋抬眼一看，表情顿时变得柔和了七分，“你过来了。怎么样，我上次推荐的诗集，看了吗？”

赵涛侧头看了看，站在旁边的正是孟晓涵，他一时间摸不清她过来干嘛，只好先退开半步让她们说话。

“看了，我正要去图书馆还，正好过来问问您，还有什么好书推荐。”孟晓涵扭头看了一眼赵涛，“您正跟赵涛说话呢？”

于钿秋一怔，好奇地问：“你们认识？”

“我们高中是同班同学。”孟晓涵微笑着说，“还算熟吧。他怎么了？又惹老师生气了么？”

“他在高中也这样吗？上课不好好听，净顾着跟女同学说笑打闹，好端端的还旷课。”

“呃……他这人就这样，爱缠着女朋友，那时候班主任就老批评他俩。”孟晓涵微微挑高眉毛，说，“不过他俩也挺本事，后来闹到叫家长，都没分，校长最后都默认允许了。”

于钿秋扭头看了一眼脸色不对的赵涛，疑惑地说：“可最开始我怎么见他女朋友来过啊，后面才老跟他坐一块的。”

“啊？他女朋友还复读呢，不在咱们学校。”孟晓涵笑着摇了摇头，“老师你肯定是误会了。那估计……是他关系不错的女生朋友吧。”

于钿秋的眼睛顿时眯了起来，不悦地扫了赵涛一眼，傻子都知道，一般的女生朋友是没可能任他随便摸大腿的。

赵涛心里叫苦连天，可嘴上什么也不敢说，只好就戳在那儿，往肚子里记下了孟晓涵落井下石这一笔。

“赵涛人挺聪明的，”孟晓涵瞥了赵涛一眼，柔声说，“他要铆劲儿学，考试准没问题，高三上学期他还过不了专科线，下学期开始拼命，成绩就一路窜。”

“一路窜也就考了个独立学院。”于钿秋压下眼底浮现的不屑，淡淡道，“来，孟晓涵，我给你列个书单，不管学习什么语言，从文学作品下手总是没错的。”

她拿起笔，看了赵涛一眼，“行了，你也回去吧，以后上我的课认真点，做人，学习差还能努力补回来，人品差，可就一辈子都完了。大学校园是没有什么拘束，可这社会的道德底线还是要的。做事的时候，多想想你还在复读的小女友。”

赵涛有点着急，连忙央求道：“老师，您就给我个机会，九十分，我考不到九十分，您让我重修我也认了，这还不成？”

“九十分？”于钿秋抬起眼，想了一会儿，才说，“好，那你的及格线就是九十分。我给你折算后六分的平时分，考不到九十，就认命重修吧。”

“谢谢于老师。谢谢于老师。”他连忙鞠躬道谢，“那我就先走了。”

“去吧，以后把心思多往学习上放放。”

赵涛总算是稍微把心往回放了放，快步出门，考虑了一下，看了看时间，索性就等在了门口。

过不多久，抱着两本书的孟晓涵就从里面走了出来。

“孟同学，”他揣着兜拦过去，很有点不爽地说，“你刚才在于钿秋那儿，是故意揭我老底儿呢吧，好歹咱们以前关系不差吧，你低血糖我还给你糖吃，你讽刺我女朋友我还帮你劝，你这有点过分了啊，非要看我重修吗？”

“我又不知道你在那儿干什么。”孟晓涵带着一丝不知是真是假的歉意说，“我只是实话实说啊。再说，你不是还挺得意地叫你两个女朋友结伴逛校园看宿舍来着，我都以为你打算让她们一起住宿舍里了呢。”

“那我怎么舍得，肯定是让俩人都睡我床上啊。”他哼了一声，笑嘻嘻地说。

孟晓涵的脸色变了变，但比起上次在食堂显然稳定了许多，她唇角颤动了几下，轻声说：“赵涛，你……你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啊。”

这种机会赵涛当然不打算错过，他往前探头，小声说：“不是哪本书上说过，男生都是在挫折中成长的，这还要感谢你啊，当初为了学习，干脆利索地拒绝了我。”

“学习的时候，本来就不该分心。你看你为了余蓓，高三过成了什么样子。”她抬起头，毫不退让地说。

“可你也没说高中毕业会怎么样啊，难道我要一直等着你么？”

“我……”她的话半途噎住，迟疑了一下，微微低头，说，“现在是大学了，当然……不一样。”

“那你是肯谈恋爱了？”赵涛故意做出惊喜的样子，凑近一些问。

孟晓涵的脸上有些发红，抿了抿嘴，细细的手指捏紧了书本，小声说：“有……有喜欢的男生，没什么不可以啊。不过……不是单身可不行。”

“哦，那太遗憾了。”他迅速拉开距离，摊开手，无奈地说，“我还说你要不在乎我有别的女朋友，咱们可以谈一下试试呢。我还一直挺喜欢你的。”

孟晓涵的表情顿时变得十分复杂，人显得都有点呆滞。

她似乎想说什么，可才张了张嘴，于钿秋就恰好走出了办公室，一眼看见赵涛，当即怒斥道：“干什么？你还在这儿等孟晓涵呢？”

赵涛连忙摆了摆手，说了句：“不不不，我就是跟老同学打个招呼，我这就走，老师再见。”

接着，他毫不犹豫地大步迈下楼梯，把孟晓涵甩在了身后。

（一百六十七）

溜达出教学楼，赵涛都还没走出校门口，手机就响了，他拿起看了看，是个陌生号。

他想了想，估摸着可能是孟晓涵，于是看着屏幕，故意等到铃声响到七八声，才摁下接听放到耳边，“喂，谁啊？”

“是、是我，孟晓涵。”

“怎么了？这不是刚见过面吗，还有事儿？”

“没，我……我就是问问，你刚才说还一直挺喜欢我的，是真的吗？”

“我骗你这个干吗，”他笑了起来，故意用有些轻浮的口气说，“不过好可惜啊，你想找单身的，可我都有两个女友了，不合格，那还是算了，你好好学习吧。”

“我……”一句话跟被噎住一样卡在了人称代词之后，孟晓涵憋了半天，才小声说，“赵涛，你这样，不觉得很对不起她们俩吗？两个那么好的女生，你……你怎么忍心？”

“你在说什么啊，我为什么要不忍心，她们俩在一块挺高兴的啊，小楠跟小蓓一起逛学校不是还碰见你来着，怎么，她俩关系不好？吵架拌嘴了？”赵涛有些得意地说，“说句实话你别嫌我粗俗，她俩在床上都一起，可开心了。寒假小楠都忍不住要去咱们那儿玩呢，不就是放不下小蓓。”

孟晓涵沉默了一会儿，突然问：“难道……杨楠真的是同性恋？”

“她是我女朋友，说她同性恋不合适吧？”赵涛故意作出比较生气的口吻，严厉地说。

“对、对不起。”孟晓涵有些慌神，“我……我没什么事儿了，那……再见。”

“孟晓涵，我谈的来的同学不多，到了大学难得有个相熟的老乡，你要是不老跟我女朋友找事，我回头请你吃饭。谈不成对象，做个好朋友总行吧？”

“嗯。”她听起来似乎有些振奋，“我知道了，这是我手机号，我……没告诉多少人。”

“行，我不会乱传的，你还怕我给你介绍对象啊，放心，我不舍得。拜拜。”他不再多说，直接挂掉，摁了几下手机，把孟晓涵的号码存上，哼着小曲儿出门奔小饭馆买小炒去了。

回去吃完饭，差不多也该是去搬东西过来的时候，杨楠爽了几次，又美美睡了一觉，心情大好，又有点不太舍得从女生宿舍里搬出来。

想想也是，对杨楠来说，那地方简直就是天堂啊。

既然金琳和张星语两个排头系花都明里暗里针对上了她，那让她回去多养养气性，也不算坏事。赵涛笑了笑，问：“那你要还在那边长住，你跟宿舍里几个女生怎么交代啊？人家可能都挺怕你了。”

“怕什么啊？”杨楠一瞪眼，“难道我就不挑食吗？我也不是是个女的就行啊，人莫晓安都不怕轮得到她们？一起洗澡这么多回，我可没动过她们。”

“那你都动过谁？”

杨楠动了动眼睛，有点心虚地说：“那会儿……我又不知道是因为这个，看着好看的，就都去动了动呗。大家都是女生啊，哪儿有那么多顾虑。”

“都是女生也不能乱来啊，”赵涛笑着把她搂过来，隔着衣服捏了捏

奶子，摸了摸裤裆，“都是女生你以为就可以这样了？”

“我.....我也没这样。我.....我就是觉得女生的身子可好摸了，比别人搓背用的时间多点，范围大点.....啧，跟你说，金琳的屁股可软了，还圆，不像张星语，瘪呼呼的。”

赵涛哈哈笑了两声，“你把你们系花都摸过了一遍？”

“差不多吧.....剩下几个光有张脸，身材太差，我也没兴趣。”她随口说完，才恍然大悟一样说，“你说他们背地里说我坏话针对我，会不会是.....报仇来了？那、那我承认自己也喜欢女生，她们会不会.....觉得自己之前是被性骚扰了啊？”

赵涛忍着笑点点头，认真地说：“她们明显都只喜欢男生，那被你这么摸，肯定是性骚扰了啊。”

杨楠有点理亏地缩了缩脖子，“这可不赖我，我那会儿.....也没想明白呢。”

“现在想明白了？”

“嗯，想明白了。”她掐了一把赵涛的屁股，乐呵呵地说，“跟喜欢的人上床是舒服的事儿，跟性别没关系。我能两头享受，是老天爷给的福气。”

“惜福就好。”赵涛微微一笑，也在她屁股上揉了一把。

“我当然惜福了，不像你，有小蓓这样又乖又听话又美的女朋友，还整天吃着碗里惦记锅里，大色狼。”

赵涛笑咪咪地说：“光说我，难道你吃过小蓓，对别的女生就没有兴趣了？”

“没有，小蓓多好啊.....等她考来这儿，我就天天守着，不要你了。”她嘴里这么说着，视线却挪开了，显然有点心虚。

“是吗？那你还把人家别的系花的身材记那么清楚？谁的屁股什么样都不肯忘？”他凑近脸，呵了口气，“讽刺你的女生其实不少吧？你干嘛每次回来都只说金琳、张星语？别人真都对你挺好？”

仿佛自己也没意识到这个问题，杨楠一愣，扭头问他：“我.....那.....是为什么啊？”

“因为你在乎，你不高兴听到她俩对你不好的评价，说白了，你对那两个漂亮女生心底还是有想法。其实啊，你可比我好色多了。”

“哪有！你就会瞎说！”杨楠连忙大声反驳。

“我对讨厌的女生就完全不感兴趣，可你就不是，只要够好看，你就不自觉留意上了。于钿秋教训咱俩这么多次，我没什么感觉，你就气呼呼的，是不是你连于老师都意淫过啊？”

“没有，才没有，于老师结婚那么久，孩子都那么大了，我.....我意淫什么啊。”

“真没有？”

“也.....也就一两次。”

赵涛贴上她的脖子，一边亲吻，一边说：“那你都意淫什么了？”

“我.....”她舔了舔嘴唇，手掌反摸到赵涛的领口里，拨弄着他的乳头，“我就是觉得于老师身材好，不跟普通女生一样傻瘦，要胸有胸.....要屁股有屁股，长得还古典，跟画儿里出来的一样，要是.....要是能跟她抱一抱，肯定.....特别软，特别香，特别.....可口。”

他笑了起来，用力扯下了她的裤腰，“小楠，你湿了。”

“那你.....还不赶快操我.....”她媚眼如丝扭过头来，解开了他的裤裆。

晚上杨楠没有回去。

奇怪的是，符小宇和莫晓安也没有回来。

第二天，符小宇过来收拾东西，说找到了新房子，也在这个院儿，隔了两栋。

赵涛问他怎么突然这么急着搬，他没说话，只是摇了摇头，背对着

门口指了指身后的莫晓安。

杨楠靠着卧室门口，望了一眼神情复杂的莫晓安，黯然低下了头。

杨楠回没有莫晓安的寝室住了三天，三天后，她搬到了赵涛这边，正式跟他同居到一起。

（一百六十八）

这个星期于钿秋的第二堂课，赵涛打起了十二万分精神，还特地坐到了第一排，积极回答问题，认真做复习笔记，简直拿出了高三时候的劲头。

他对自己现代文学史这门课多少还有点信心，九十分以上并不是什么遥不可及的成绩，别说现在开始认真复习，就是考前自习室突击三天也十拿九稳。

于钿秋对他勉强算是“改邪归正”的表现还算满意，课间他上来提问，对几个需要重点的地方还特地标注了一下。

赵涛低眉顺眼问了半天，顺手拿过于钿秋的水杯，说：“老师，我给你打点水去吧。”

“不用，剩下半杯够喝了。”于钿秋摇了摇头，把杯子拿了回来。

他只好在心里暗暗骂了一句，回到了座位上。

他这会儿想的还很简单，稍微加点料，让于钿秋对自己有了爱意，那起码这门课的成绩就保住了，而且她有老公有孩子，家庭幸福美满人又古板保守，应该能克制感情不做出什么出格的事情来。

至于咒术带来的厄运，他看余蓓到这会儿还活蹦乱跳好好的，寻思这多半已经被磨平，或者就是那个老神棍骗钱，心里已经不当回事。

可惜这次没找到机会。

杨楠在隔壁教室上自习，也已经在备战期末，他下课后过去碰头，坐一起又看了一个多小时的书。

之前那三个晚上，她回宿舍住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赵涛没问，想等她气消了自己说。可不料转眼就该周末，她看着气都消了，愣是憋在了肚子里。

仅能从只言片语中猜到，应该是有女生挑唆了她和莫晓安的关系，莫晓安在宿舍里人气挺高，正好又打算跟符小宇搬出去住，前后的帐都被舍友算在了杨楠头上。

糟糕的是，杨楠还没办法反驳，因为莫晓安提前搬出宿舍，跟符小宇另外找地方同居，好像还真是因为她。

“你就真没回想起来哪儿得罪她了？”

“没有，她回来后我连澡都没跟她一起洗过。”杨楠翻了个白眼，钻进卧室就把外衣裤刷刷脱掉，弯腰打开了电脑。

她搬来后学会了玩游戏，不一会儿，一个初出茅庐的小女巫就挥着短法杖跑出营地开始满世界丢冰球火球。

“那她感觉你对她有什么想法了？”

“那更不应该了啊，”杨楠苦着脸拖着女巫去找死掉的尸体，“我现在对她是真没想法了，我都跟小蓓做爱了啊，有那么漂亮的姑娘可以抱可以亲，我干吗还对她有想法啊。”

“要不我帮你问问？让符小宇打听一下？”

“不用。”杨楠绷着脸，小声说，“我现在名声不好，她不理我不是坏事。跟我近点的，都得被传成同性恋。信不信等小蓓考来，肯定还得有人这么说她。”

“有我在不会吧？”

“我都跟你住了不还是一样。”杨楠的女巫倒霉透顶，进山洞就被围住摁在地上放平蹂躏致死，她气得一摔鼠标，退了游戏，“你以为谣言没你的事儿啊？知不知道已经有人说你其实是我的幌子了。”

“幌子？”

“嗯，就是用来骗人的，让人相信我其实不是同性恋。”

“那为什么会找我啊？”

“因为你女朋友就是同性恋，跟我一拍即合。”杨楠板着脸说，“也就是说，他们都认为我和余蓓搞到一起才是本来目的，你就是个添头。”

“这也太能编了，哈哈。”赵涛在她奶子上捏了一把，“有我这么能占便宜的大添头吗。”

“轻点，快来事儿了正涨呢，给我捏疼了。”她瞪了他一眼，“不怪人这么编，我和小蓓没跟斗鸡一样互啄，还好的跟啥一样满校园逛，我又说溜嘴让人知道我也喜欢女生，他们不这样编，心里没法接受你能同时有俩女朋友呗。”

“有什么不能接受的，我魅力大呗。不是吹，我要真想追谁，就没有追不上的。”他笑呵呵地把手钻进她领口，“要不是怕你不高兴，我都想把金琳他们几个碎嘴子追来给你报仇。”

“呸，你看上人家漂亮就直说，给我报什么仇，你操了大美妞爽了，我多个情敌有什么可高兴的？”杨楠一抓他胳膊，引到更舒服的奶头附近，靠在椅背上眯起眼睛享受着，“再说了，人家那几个碎嘴子要么有主要么跟班一堆，可不至于跟我一样眼瞎看上你，省省吧。”

“哟，被我操的哭爹叫妈的时候怎么不说自己眼瞎啊？”他笑嘻嘻地掐住乳头，抱着她往床那边坐过去，“我是想帮你出气，我也特烦这种乱嚼舌头的傻逼娘们，你不是挺喜欢那俩漂亮的吗，就金琳、张星语，我追到她们动心，看上我，让她们甩了那些男的，死皮赖脸缠着我，你就可以尽情鄙视她们了，愿意的话，弄上床让你过过当年没过成的瘾也行啊。”

“得了吧，让你去追她俩，我不成笑话了。你还没追成，我就得气吐血。”杨楠把上衣套头一脱，拨拉了一下最近没怎么修剪长了不少的头发，转身上床抱住了他，把嫩嫩的乳尖主动凑到了他嘴边，“说这个，还不如想想寒假去你们那儿怎么玩。”

“还能怎么玩，我爸妈回来前家里没别人，咱们仨想怎么玩就怎么

玩。”他舔了几口奶子，慢悠悠地说。

“你.....你就惦记着下半身那点事儿啊？你们那儿有什么好玩的地方就不能带我去逛逛？”杨楠娇喘着给他肩膀捶了一拳，接着似乎想起了什么，犹豫了一下，突然把一对儿巧乳往后拉开，低头看着他，轻声说，“你.....你之让我喜欢上你的那股魅力，追人的时候.....能用上吗？”

“当然能，”赵涛知道小鱼已经咬钩，笑嘻嘻地说，“不然你以为我这种相貌平平成绩一般的男生，是怎么让小蓓那么可爱的女孩对我死心塌地言听计从的？真靠文采啊？”

杨楠舔了舔嘴唇，“那.....那你不会爱上她们吧？那俩.....可都挺漂亮的。比我还好看。”

“不会啊，她们那么欺负你，我怎么会喜欢她们。我把她们逗来，不也是为了给你出气么。不过.....”

“不过什么？”

“不过你要想跟她们也做那种色色的事，就只能通过我了。你应该知道，她们多半和你不一样，人家是纯粹的性别女爱好男。”

杨楠咬着嘴唇没吭声，憋了一会儿，先把他摁倒在床上，舔硬坐上去配合着玩具爽了几次，等他射了，才汗津津往床上一躺，娇喘吁吁地说：“那你怎么才能追到啊？太慢可不行，我要被嘲笑的。”

赵涛笑呵呵地摸着她依然充血发硬的乳头，柔声说：“给我几次和她们接近的机会就行，比如，一起吃个饭啊。”

“我跟她们都这样了，怎么吃啊，你想点现实的好不好。”

“就说你打算道歉呗，以前在宿舍住的时候一起洗澡不小心骚扰到她们了，现在出来住了，表示一下歉意以后两清谁也别在背后念叨谁说坏话。”

“就那么一顿饭你能做成什么啊？”杨楠不太相信，“要是为这个请一次客最后白花了钱，能呕死我。”

“我觉得多半能成，我跟漂亮女生之间有磁场，只要碰对了，她们就跑不掉了。跟你一样。”

“呸，我要乐意，分分钟跑给你看。”杨楠扭头咬了他一口，手指头轻轻揉着湿淋淋的鸡巴，想了一会儿，小声说，“成，那考试前我看看能不能安排一下。我能不能出这口气，可就全看你了。”

（一百六十九）

赵涛其实心知肚明，杨楠绝对不仅仅是为了出一口被讽刺的气。

再怎么小心眼的女生，也不至于为了出口窝囊气，就放自己男友出去勾引别家姑娘。说白了，这个两头都能吃、胃口又格外大的骚丫头，还是间接承认了自己心里对那两个比较对口味的系花的欲望。

不然也不至于明明都说好了，之后连着好几天都不忘叮嘱他，跟那俩只能是纯粹的肉体关系，上上床就行，可不能承认是女朋友。

听她连余蓓都搬了出来，赵涛只好笑着答应。

不过他本来也没打算让自己承认的女朋友再多下去，一个余蓓一个杨楠，俩人之间感情稳定方便维持，再多几个有名分的进来，不知道要乱成什么样。

逗弄逗弄放床上吃几遍，当炮友吊着就是。

金琳不是喜欢勾搭有门道会来事儿的学长吗？看看中了咒会不会割舍下自己的大好前途。

张星语不是整天出尘仙子一样白裙黑发，撩得好多男人前仆后继心甘情愿供着吗？中了咒，就也尝尝给男生当备胎的滋味咯。

反正大学生活还好几年呢，慢慢来，该玩的都玩到才算值了。

等将来毕业跟余蓓结婚的时候，把这帮女友炮友专门摆一桌，弄个大包间，在里面胡天胡地酒池肉林一夜，人生极乐也不过如此了。

不知道是不是拉不下脸，杨楠磨蹭了好一阵，最后一周课都上了一

半，才勉强把那顿饭订到了周日中午，外面的小馆子。

“订都订下来了，干嘛还沉着脸啊？”赵涛笑嘻嘻地往里头顶了两下，搂着她问。

“丢人呗，就那俩的德性，今儿晚上整层宿舍女生估计都知道我要因为骚扰她们的事儿道歉了。”她摇晃了一下屁股，噘劲儿用小逼缝唆了他两口，“不管，这事儿最后要弄不成，寒假过去不给你操了。”

“你舍得吗？舍得吗？舍得吗？”他说一个字，就往小穴眼儿里狠耸一下，顶得她哎哟哎哟酥了半身骨头，美美趴下，主动晃起了屁股。

“等真成了，你.....你给我买个大个的假鸡巴，”她已经差不多把这店玩具了解了个遍，哼哼唧唧地说，“那种双头的也行，那俩碎嘴子.....看我怎么弄。”

“你真是因为人家嘴贱？”他双手撑在她两旁，跟要把她罩住一样，上下起伏狠插，喘息着说，“小楠，做人要老实，我又不会因为这瞧不起你。我喜欢操你，就是觉得你漂亮，有味道，操起来爽。你呢？”

杨楠已经被顶得到了高潮的边，她啊啊叫了两声，脚趾一蜷，弓背昂头，呻吟一样地说：“是.....我.....我也觉得她俩好看，我.....我想跟她们.....做爱.....啊啊.....赵涛.....用力.....我是个好色的女生，用力.....用力.....啊——！哦、哦.....去了.....啊啊啊——！”

噗滋噗滋把她射了个饱，赵涛看了看枕头下面的药盒，心想紧急药还是伤身，这次来事儿，说什么也得赶紧换药了，上次余蓓过来带了一盒，倒真心有灵犀。

到了约定那天，赵涛往兜里足足带了两个满当当的针管。

他们请客，自然是早到的那个，觉得道歉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杨楠按赵涛的意思要了包间，反正打算吃点好的，足够包间最低消费的要求。

等杨楠去洗手，他笑呵呵地拧开可乐，先往自己面前倒了一杯，跟着直接打了一管进去。

早就液化的精液随便一摇，就跟泡沫混到了一起，为了保险起见，

他拧紧盖子又晃了几下。接着是盒装果汁，装上针头顺着纸盒缝隙，两盒分了半管。

最后半管，则直接打进了服务员上的那壶茉莉花茶中。

把这阵子悄悄准备的奶糖巧克力摆到转台上的盘子里，这天罗地网，就算是彻底布下了。

反正就他们四个，赵涛自己知道那些应该避开，剩下的，随便女生谁吃都无所谓。

不久，金琳就先到了。

场面上毕竟不会闹得太难看，她一坐下，就笑吟吟地跟杨楠谈论起了自己新烫的波浪卷，也不急着说道歉的事。

赵涛其实挺不爱跟这种说话风格虚伪脸上是笑心里不知道是什么的女生打交道，但毕竟金琳身材顶级五官立体，把手下学妹无数的学生会干部都迷得七荤八素，只为了爽一下，当然是绝佳人选，聊了一会儿，他就举杯敬了一口可乐。

杨楠喝下大半杯，看她表情，似乎是应付得有些烦躁，都有点盼着张星语赶紧过来的意思。

金琳那一口果汁咽下去，赵涛心里的石头就算是落下去了一半，人也轻松了不少。

聊没几句，金琳正笑呵呵不着痕迹要来赵涛的号往自己手机里录的时候，张星语姗姗来迟。

她还是日常风格的一身素，就算在学校不好洗，大衣一样是米色，黑发还是瀑布一样往后面披着，笑容弧度绝不能大，一副志向是将来本色出演小龙女的样子。

她也不喝可乐，坐下先对迟到道了个歉，就开了另一盒果汁，直接放到了自己手边。

“我不敢吃甜的，我可容易长肉了。”赵涛把糖转过去，张星语马上就转开到金琳那边，浅笑道，“还是金琳这样身材好的敢吃。”

金琳笑着拿起一块剥掉糖纸，放进嘴里嚼了几下，“怕长肉也太辛苦了，女生啊，肉长对地方可不是坏事，哪儿都干巴巴的也不好。”

张星语拿起果汁倒了半杯，小口抿了一下，笑眉不笑眼地说：“肉哪儿那么好控制，这可不像别的，想让他在哪儿就在哪儿。金琳，你男朋友不是想跟你一起来的吗，没叫他啊？”

“杨楠跟对象请咱们吃饭，叫他来干嘛。他学生会事儿多，男生嘛，还是得忙正事儿为主。”

“是哦，有上进心真好。不像我认识的男生，整天就知道围着女生转，烦死了。”

赵涛在对面看着她们俩你一言我一语，唇角全是笑，嘴里全是刀，这才知道也许人家未必是针对杨楠，而是对好看的姑娘一视同仁公平对待，完全就是山中不容两只母老虎的态度。

连预定的为骚扰道歉的事儿，都到饭菜上齐才找到机会开口。

两个系花都大度地嘴上表示无所谓，其实没往心里去，都是女生嘛，洗个澡搓背有什么好在乎的。

结果说起余蓓跟杨楠逛学校那次，张星语又含沙射影地刺了杨楠两句。

金琳说的话听起来没什么问题，但跟张星语的话搭配上，推波助澜效果满分。

赵涛握住杨楠的手，感觉她的嘴角都在微微发抖。

为了表现出自己确实是真的在行动，后面半顿饭赵涛大献殷勤，谈谈这个说说那个，反正奶糖吃了果汁喝了，他心里有底，吹逼也不用心虚。

果然，金琳和张星语的态度跟对杨楠截然不同，金琳是直接热情了许多，张星语则是很微妙地盯着杨楠继续放飞刀。

这导致一顿饭吃完，杨楠的心情恶劣透了。

回家一进门，她就开了一瓶上次剩的啤酒，往床边一坐仰脖喝了小半瓶，哈了口气，瞪着赵涛说：“到底成了没？你觉得有戏吗？我怎么感觉，我这就是白花钱给自己找了顿气受啊。”

赵涛笑咪咪走到电脑边摁下开关，“慌什么，没看最后张星语要去金琳手机玩的时候，偷偷存我号码了吗？你是不是不记得自己最早对我做什么了？”

杨楠转了转眼珠，站起来走到他背后，“你是说……有戏？”

赵涛抬手捏了捏她的乳房，“放心吧，最晚下个学期，我就让你能这么随便捏她俩。”

（一百七十）

保险起见，临走的时候赵涛把那壶花茶倒了个干净，还用开水烫了两遍。

两盒果汁那俩妹子喝了个差不多，剩下的就丢进了垃圾桶。

奶糖巧克力吃剩的他都收了回来，连着剩下大半瓶可乐一起，也算有个勤俭节约的样子。

放着也是浪费，等杨楠喝了那瓶啤酒，赵涛干脆哄着她把可乐也慢慢悠悠喝光了。

当然，她一口气喝不了那么多。床上运动会儿出身汗，喝几口，玩会儿游戏，再喝几口，最后总算是没有浪费赵涛一番“美意”。

杨楠在给男人口交这件事儿上不怎么尽心，学得慢，耐心差，让她吞下去更是机会不多，赵涛也乐得从旁门左道多喂点下去，免得这小妮子以后一心扑在女生身上，把他这正主儿忘到脑后。

顺顺当当在两个系花身上得手后，赵涛的念头又转到了于钿秋那边。

他对已经结婚生过孩子的女老师性趣不大，但考虑到自己是中文系，以后的课不少都要由她负责，从下学期开始一周少说见上四五回，

她平时又卡这么严，岂不是要让他的大学生活变得很没趣？

一旦有了爱情这么方便的东西在手，就算她为了教书育人平时盯他盯得严厉一些，他也有恃无恐敢肆意妄为，反正，只要中咒，底线就会被她顺利蚕食。

他真想玩点大的，逼她离婚都不是不可能，总不需要担心挂科重修的事儿了吧？

可惜这学期的课已经上完，下次见面就是考试，估计没什么机会，只好下学期再做打算。他挠挠头，盘算着还想看看有没有机会，能提前撒下去种子，起码这次的期末他就不用太担心了，俗话说人有失手马有失蹄，九十分在大学可不低，万一考不到呢？

再说，要是于钿秋故意下绊子，这次出一套特别难的题，把平均分拉到六十分上下呢？别人平时分没问题的低空飞过，他这已经跪在断头台上的可就要被咔嚓了。

这么算，复习周应该就是他最后的机会。

礼拜一上了一天自习，突击复习现代文学史，同时想办法，可赵涛确实找不到什么平常接触于钿秋的渠道，他是独立学院中文，杨楠是独立学院英语，都是人家本部老师看不上的学生，除了挨训没什么别的事儿会叫他们过去，训都懒得训多。

孟晓涵倒是本部那边的，可她是英语系，于钿秋只能算和她们有交集，不算正课老师。

他偷偷在校内系统查过于钿秋的课表，她的主要课程还是本部中文系的班级，有大一有大二，算是比较勤劳的老师。

去一本蹭课按学校规矩问题不大，问题是，一本这学期的课也结束了，这会儿才想找机会下手，可已经来不及。

他硬着头皮去于钿秋办公室找了她一次，结果老师没在，说是孩子发烧请假。

杨楠不知道他在为什么苦恼，还当他因为自己最近对女生的兴趣表现太浓而有点不高兴，倒是难得对他百依百顺了两天，连他坐在电脑桌

前玩游戏，让她蹲在下面吃鸡鸡也勉强配合了一次。

英语系的第一门考试开始的早，送杨楠进考场后，赵涛就找了个没被占用的教室看起了书。

看了没一会儿，前门孟晓涵走了进来，就跟故意在找他一样，夹着书本径直走到了他旁边，语气有点僵硬地问：“赵涛，能往里挪挪，给我让个地方吗？”

赵涛看了看周围，虽说这几天正是自习高峰期最缺座位的时候，可教室里明显还有一堆女生身边的空位，他在肚子里暗笑了几声，往里让开，“坐，也来上自习啊？”

“不是，主要是为了找你。”她非常难得地直白说道，“我找了好几个教室才看见你的。”

“晓涵同学啊，”他故意用了古怪的称呼，“你不是有我手机号吗？发个短信问问没什么吧，干嘛傻呼呼来回找啊？万一我不在学校里面呢？你短信包用完了？”

“没、没有，”孟晓涵的口齿都不如上课回答问题时候流利，“我之前看见你跟杨楠上来了，她有考试，那你肯定在这层没考场的地方，找找就找到了。”

“那，找我什么事儿？”他一扭头，笑咪咪地问，“早晨吃饭了没？我这儿有糖。”

孟晓涵微微低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没吃……”

“呐，知道低血糖呢，就多注意点，万一你再跟上次一样出事，身边的人都没带糖，不是很危险？”他笑呵呵地剥开一块糖，递给了她。

她理所当然地放进嘴里，踌躇片刻，轻声说：“我……主要是想告诉你一声，你最好还是跟于老师认真诚恳地道个歉吧。”

“啊？我不是道过了吗？怎么又要道啊？”赵涛一愣，有点不解地说。

“对不起，这……这个怪我。”孟晓涵有点难过地低头小声说，“于

老师上次出来看见咱俩说话，你……一溜烟跑了，于老师上厕所回来叫住我，跟我……聊了好一阵。我当时心里觉得委屈，把……把你的事情说了一些。于老师……好像挺生气的。她多半不会让你及格。对不起，赵涛，是我说漏嘴了。”

“你、你都说我什么了啊？”

“于老师问你高中时候表现到底怎么样，我就大概说了说，那些捕风捉影的事儿我都没提，真的，不过当初李老师对你那么好，这个应该不是谣言吧。”

赵涛眯起眼睛，隐约觉得，孟晓涵好像不是无意间说溜了嘴才对。

可往于钿秋那儿拼命拉低他的印象分，图个什么？

“算了，都已经说漏了，随他去吧。重修就重修，大不了当成认识学妹的机会。”赵涛摆出宽宏大量的架子，柔声说，“反正你也不是故意的嘛。”

“我可以跟你一起去找于老师求情啊，”孟晓涵小心翼翼地说，“于老师还挺喜欢我的，我们一起去过好几次图书馆呢，你们这门考试不是在下周吗？应该，还来得及弥补吧？”

这女生学习学傻了吗？一脚把人踢坑里在伸手捞上来还以为是在卖人情？赵涛在心里翻了个白眼，但脸上的微笑还是很温柔，“这么麻烦你，不好吧？”

“本来就是我不对，不该把你过去的事情提起来的。你肯让我将功补过，我才松了口气呢。”

将功补过？去图书馆找个没人的地方撅起屁股让老子操一顿才算，他想了想，说：“那好，我这周只有两门考试，别的时候都有时间，你看什么时候方便我去道歉认错装怂，哄个及格，你给我发短信，我就是正跟杨楠上床，也保证第一时间赶过去。”

孟晓涵的脸颊顿时有些发红，轻声说：“赵涛……你……能不能不要总说这么粗俗的事情。”

赵涛斜身凑过去，故意在近到不行的距离悄悄话一样地说：“为什

么会觉得这种两情相悦彼此开心的事情粗俗呢？爸妈不粗俗，怎么会有你？这可是爱情的最终极表现，觉得这个粗俗，说明你还不懂恋爱的本质是什么。”

“那是你们男生认为的本质吧。”她有点别扭地躲了一下，“我.....我先走了，省得杨楠出来看见我不高兴，有机会时候我给你发短信。”

“好啊，我未来于老师的课，成绩就全靠你了。”他笑着点点头，决定今晚就吃点腰子，做两管宝贝备用。

于钿秋老师，我可不能让你这么一直讨厌我啊.....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三十六）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七十一）

看杨楠他们考场已经断断续续有提前交卷的出来，赵涛收拾了一下东西，起来去走廊等她。

这个从骨子里透出一股中性美感的系花，在经历了他这些天的连续灌溉后，总算是平添了几分柔美妩媚，头发长了一点，人好看了不止一点，让他很乐意在人来人往的走廊秀一下恩爱。

他们英语系一共分了两个考场，他在这边等杨楠没多会儿，另一个考场张星语就从前门走了出来，一眼瞥见他，略微犹豫了一下，缓步走了过来，装出一副恰巧看到的样子说：“等女朋友呢？”

赵涛靠着墙，上下扫了她一眼，有点好奇这个女生是不是只要离开宿舍就会把自己打扮成这种好像不用进食堂吃饭喝露水就能活的样子。

张星语微微蹙眉，“人家问你，怎么不说话。”

“这不明摆着的么。”赵涛故意不屑一顾地说，“我不等杨楠，难道等你？我问你，你是女生吗？你也会认真回答吗？”

大概是没想到自己会被呛回来，张星雨的脸嗓子里噎住一样，登时憋得满脸通红，下意识地往后退了半步。

正在旁边跟别人对答案的一个男生立刻扭过身来，嚷嚷着：“你怎么说话的？张星语就问你一句你拽什么臭脾气？”

“哟，护花使者出来了？”赵涛眉毛一挑，看着张星语说，“追你

的？”

张星雨赶忙触电一样摇了摇头，“不是，就是……普通同学。”

那男生一愣，话都有点结巴，“张星语，我……我一直给你发着短信呢啊。我怎么就……”

“那也是普通同学啊。”她一侧脸，颇有几分恼火地说，“我答应你什么了吗？每天发短信问这个问那个，我都没嫌你烦。”

这下涨红脸的变成了那个男生，他憋着转过身，跟刚才一起讨论答案的朋友迅速走开。

“看来金琳没说错啊，你跟班真挺多。估计跟你在走廊走一圈能遇到八个想揍我的吧？”赵涛看了一眼那个双肩垮下的男生背影，意有所指地说。

张星语哪儿会听不出来，立刻颇为委屈地说：“赵涛，杨楠被人乱传瞎话还有你帮着不高兴，我被人乱传瞎话，可都没人能替我打抱不平。我不想急着在学校谈恋爱，到毕业，又不一定能在一起。我单身，就有男生想追追看，这个我也没办法啊。他们约我我不出去，送东西我没要过，怎么……怎么我就成养跟班的了？这种话，应该对那些周旋在男生之间，光拿好处还什么都不给的女生说吧？”

“可你也没彻底拒绝他们吧？”赵涛有点好奇地说，“我也是男生，真觉得没希望，可就没兴趣浪费时间了。”

张星语把长发往耳后掖了一下，微微侧脸，像是等着拍艺术照一样亮出了最能体现她美感的斜面，那小巧的耳朵下修美匀称的脖颈，还真是有着十分诱人的光滑曲线，“大学四年还要做同学的，难道……真跟每个男生都闹崩么。我说只做朋友，他们还是不肯放弃，总不怪我吧。”

一时间也分不清这个女生到底是不太会处理这种事，还是太擅长处理这种事，不过赵涛这会儿也不太关心这个，笑着柔声说道：“看来谣言八卦还真是害人不浅啊。杨楠都误会你了。”

张星语的眼底闪过一丝恼火，似乎不太愿意听到他提起杨楠，含沙

射影地说：“这也可以理解，我那会儿老有男生找，她还说我一个女生应该自重来着。多半是怕我误入歧途遇人不淑吧。”

说着话，交卷的人越来越多，张星语来回看了一眼，发现不少男生已经在留意她和赵涛对面聊天的事，神情变得略微有些不自在，随口又说了几句，找个借口告辞了。

前脚她走没几分钟，杨楠就沉着脸从里面走了出来，一见赵涛，才笑了笑，过去也不管走廊上全是同学，双手一抱就把脸放进了他胸膛。

“怎么了这是，没考好？”

杨楠摇了摇头，声音发闷地说：“我都复习到了，七八十分总是有的。”

“那你怎么这样出来了？月经刚来就欲求不满了？”

“去你的，才不是。”她抬头瞪他一眼，小声说，“我.....我铅笔头断了借个小刀，都得老师帮忙，周围的.....都不搭理我。我怎么感觉，他们更讨厌我了啊。我这阵子没在宿舍住啊，到底怎么回事？”

赵涛想了想，倒是隐约能猜出点原因，不过矛盾公开化之前，就不需要告诉杨楠了，只是柔声安慰说：“以后咱们自己备齐东西，不稀罕他们帮忙。同学怎么了，真毕了业，一样天南海北见不到人。”

“人家都说大学里的朋友将来关系都好着呢。”杨楠拉住他的手，一起往楼梯口走去，“这下可好，我一个也没交到。晓安.....都不怎么理我了。”

“没事的，不是还有我么。今年下半年，小蓓就也来了啊。再说.....我这不还正想办法给你找另外两个玩伴呢，刚才碰见张星语，聊了一会儿，我感觉，磁场多半碰上了。”

杨楠精神一振，但接着歪头想了想，说：“这样的话，她好像会更讨厌我吧？”

“本来她也不会喜欢上你啊。”赵涛笑嘻嘻地说，“将来能委委屈屈地满足你的兽欲就知足吧。”

“呸，”她红着脸啐了一口，“别把我说的跟你一样，三句话离不了裤裆。”

“哟，小娘们，觉得下面有血我治不了你是不是？信不信回去我就给你灌屁屁。”

“喂，你小声点行不行！还有人呢！”她羞得赶紧拧了他一把，看一眼旁边擦肩而过那个明显听到了的女生，拽着他就往楼下跑去，“我要没脸见人，都是你害的！”

跑出教学楼，赵涛一眼扫见远处墙根两个认识的女生正在聊天，当场就是一愣。

竟然是金琳和孟晓涵。

这么从斜侧面看着，金琳脸上热情洋溢的笑容倒是看得清清楚楚，但孟晓涵却只能看到一只耳朵。

说起来，孟晓涵老去三本英语系女生那边玩的话，这俩人认识并不奇怪。孟晓涵高中在女生里人缘就很不错，金琳据说也是好几个女生小圈子的唯一交集，按道理，这俩能说到一起去，不是什么特别值得惊奇的事。

可赵涛还是觉得不对劲。

因为他被杨楠往校门口拖过去的时候，金琳看到了他。

接着，她往他这边指了指，似乎说了句什么。

孟晓涵也扭过脸，看着他这边笑了笑。

从两人的表情来看，赵涛猜测，八九不离十刚才那俩女生就正好在谈他。

嗯……这俩碰到一起，能谈他什么呢？

（一百七十二）

开过后庭花苞的最大好处，就是杨楠经期，也不太耽误赵涛过瘾。

而且已经了解了他的恶趣味，鸡巴只要操过屁眼，后面就一定会变着法子逼自己口交，杨楠不得不每天晚上在厕所把肛门里里外外都洗得干干净净，不然，就是标准的自食其果。

赵涛之前就有经验，余蓓一贯都是不管自己什么情况，只要他要她就给，要哪儿给哪儿，浴血奋战也无妨。

可杨楠一开始是真不适应。

量最大的头两天，她说什么也不肯上床，怕弄脏了，本以为能躲过去，结果被赵涛哄进浴室，洗干净后塞了一大块润滑剂进去，让她扶着墙就那么上半身冲着水撑开屁眼日了进去。

二十分钟干完，杨楠小小高潮了一次，哼哼唧唧地让他把老二抽走。

红肿的屁眼一阵蠕动，吐了口精出来，前门见红后门见白，顺着大腿流到一块，让她皱着眉洗了半天。

赵涛还挺喜欢杨楠这种微妙的不情不愿，结果经期这六天，他反而比平时干得还勤快。

第七天杨楠拉起了肚子，觉得是被他天天灌肠射精，害得屁眼肠子都不好好干本职工作，为此闹了一顿脾气，趁着考试让他禁欲了两天。

赵涛故意顺着她装了两天乖，趁机养了两针管货，寻思着孟晓涵也该差不多找到机会了吧？还有两天就要考那门了，再不下手，可就来不及了。

不负他所望，在现代文学史考试前一天，孟晓涵总算是发来了短信，约定下午三点，图书馆见。

赵涛精神一振，上午陪杨楠去考场在外面等的计划也暂时取消，装作生了她气的样子，留在家里好好准备构思了一下。

图书馆那地方这阵子不少上自习的，算起来可不是什么隐秘幽静的好场所，不过相对的，这种地方女生反而容易丧失戒心，毕竟谁也不会

认为那种地方能做什么不好的事。

对于老师请吃糖是没有意义的，奶糖巧克力明显跟她不合适，她多半也不会接学生的这种东西。

最适合下手的，还是于钿秋那个从不离手的保温杯。

那么主要还是带上两个小号针管，奶糖有两块备着有机会塞给孟晓涵就够。

想到这里，赵涛也有点纳闷，按道理和惯例，咒术一旦中了就会对他爱得不可自拔，多吃一点下去，沉迷的感觉就会更加严重。

前后算起来，他也给孟晓涵吃了不少，怎么她就能一直徘徊在确定对他有那么点意思的门外面来回晃荡呢？

之前的女人都是直接得手，杨楠也是没憋多久就主动贴了上来，张星语那种一圈跟班的系花，这几天也忍不住偶尔发个短信问问他在干什么，聊上几句。

要论沉得住气，孟晓涵可就输给金琳一头而已。

不过金琳有男友啊，人这几天还跟学生会的对象如胶似漆呢，也不知道心里在想什么，让他有了种咒术好像被真爱打败的错觉——之所以说是错觉，是因为赵涛看到她的那一刻，她就忙不迭把刚才还挽着的男友推到了一边去。

他能确定孟晓涵是动了心的，他又不傻。他只是想不明白孟晓涵的耐性怎么会这么好，有了手机号，连句晚安都不会说，故意的吗？

难道是余蓓爱看的那种言情小说的套路，欲擒故纵？

啧，那就让你纵个够。赵涛哼了一声，本来他就想晾晾孟晓涵作为当初表白被拒的回报，她要真有这种想法，好啊，那就让她看看自己是怎么在校园里风流快活的吧。

吃饭时候，杨楠打来电话说去校医院开了药，中午打算就在宿舍躺会儿，下午接着考另一门。听起来口气软化了许多，似乎在等着赵涛主动开口破冰。

赵涛本来就打算趁机压她一下，免得鼻子翘上天去，就只是冷淡无比地说了句随你的便，挂了电话。

睡了一觉养精蓄锐，睁眼起来伸个懒腰，他随便收拾了一下仪表，揣好东西踏上征途。

到了图书馆门口，刚好差五分三点，他拿出手机给孟晓涵发了个短信，“我到了，你跟于老师呢？”

没两分钟，孟晓涵就给他打了回来。

“我跟于老师先上来了，一楼二楼都是自习的，我们上三楼了要不不方便说话。”她的语调带着一丝微妙的期待，“我已经跟于老师说好了，于老师正等你呢，上来吧。”

“谢谢。”他撇着嘴挂掉电话，快步走上台阶。

上去绕进屋，他来回打量了一眼，三楼不算阅览室，全都是大书架，这种都急着复习的时候，当然也没什么人。

他转了两排，总算在外文名著的书架边看到了正各拿着两本书面对面说话的两个女人。

大概是今天不需要监考也不需要去办公楼那边，于钿秋难得一见穿了身比较休闲的打扮，头发散在后面，垂肩微卷，略施脂粉，比起旁边清素婉约的孟晓涵，可胜出了不知多少成熟妩媚。

不在讲台上，而是在丈夫面前的于钿秋，大概就是这种风韵吧。

心里一阵痒痒，赵涛差点就把自己下咒的本来目的忘到脑后，赶忙定了定神，快步走了过去。

“于老师，孟晓涵，我来了。”他过去打完招呼，心里就是一凉。

于钿秋竟然压根就没拿水杯。

赵涛设想了无数种可能，偏偏就没想到，于钿秋根本什么都没带，也不是打算在桌边坐下细谈，就这么站在书架之间聊聊而已。

“赵涛，孟晓涵跟我聊了聊你的事情，她说，你有悔过的心思，是真的吗？”

人在分数下，不得不低头，赵涛堆起笑容，尽可能诚心诚意地说：“是，于老师，以前课堂上不守纪律，是我不对，我没有尽到一个学生该尽的责任，我以后一定会改，还请老师给我一个机会。”

“你以为机会是老师能给你的吗？”于钿秋柳眉微微竖起，“老师早就跟大家说过，到了大学，学知识是次要的，重要的是学做人。你年纪轻轻，仗着有那么点小文采，上课举止轻浮也就罢了，竟还是个脚踏两只船的下流胚子。校园里的女生天真烂漫，不谙世事，赵涛，你这么哄骗她们，于心何忍？”

没想到话题上来就扯到了私生活上，赵涛只好陪笑着说：“老师，我……我也没哄骗什么啊。孟晓涵可以作证，她俩……关系其实挺好的。”

“那是因为吃了你的迷魂汤！”于老师怒道，“你就是这么悔改的？”

她话锋一转，口气略显缓和，说：“老师当年也当过学生，也谈过恋爱，谈的还是轰轰烈烈的师生恋，追求幸福，是成年人应有的权利。老师不是那么迂腐的人，也不是你们的导员，按道理，恋爱这种事我不需要管也懒得管，可你的情况正常吗？赵涛，孟晓涵说你高中时候也是爱看书爱写些东西的人，难道你就学到了点文士风流的下作秉性么？”

“老师，这……这个和我的成绩没什么关系吧？”赵涛发现谈话的方向好像不太对劲，有点紧张地说，“您这说的，倒像是非要我分手一样。”

“难道不应该吗？”于钿秋杏眼一斜，“老师手里没什么别的权力，管不住你，老师只能说，我教的学生，有这么龌龊行径的，就一定要给个教训。”

“老师我知道错了，您说，我怎么改？”赵涛赶忙压下气好声问道。

“是孟晓涵说你确实有心悔过，答应听老师的劝，老师才来说了这些，”于钿秋接着说，“恋爱，乃至将来的婚姻，讲的就是以诚相待一心相守，你爱两个，两个女生得到的就都只有一半，她们给你的却是全

部，这公平吗？人要有起码的道德观，现在的不喜欢了，你可以分手讲清楚，然后再去找这个喜欢的。老师不否认，有些人就是需要经历过，才能知道自己的最爱是谁，但过程即便必要，过程中你的每一个曾经的伴侣，也有不受这种欺瞒伤害的权利。”

滔滔不绝说了十几分钟，似乎是看到于老师舔了舔发干的嘴唇，孟晓涵柔声说：“老师，我给你接点水吧，那边办公室有饮水机和纸杯。”

心里顿时一震，赵涛忙道：“我来我来，老师是为了劝导我才说这么多，该我去接。我这就去，我边接边反省！”

唯恐再错失了机会，赵涛转身就往门口楼梯那儿跑去。

于钿秋大概还当他是被训得恼了，在后面小声说了句：“孟晓涵，你这同学我看没药可救了。烂泥扶不上墙，狗肉不上席。”

赵涛听在耳中，咬了咬牙，找到办公室，里面就一个值班的学生，正在桌子那边低头看书，他问了一下，找到一次性纸杯，抽了两个出来，转过身去，背对着那学生放下杯子。

不敢冒险在走廊里加料，他干脆就这么摸出了针管，小心翼翼在杯子内壁涂抹了几滴。

热水先进就会泛白，他小心翼翼加了大半杯凉水，看里面痕迹还不算太明显，才加上热水兑温。

仔细看的话，杯底显然还能看到一点丝丝缕缕的半透明痕迹，但估计也没谁喝水之前这么打量吧？

两个杯子都接好，他考虑再三，又给自己倒了一杯，仔细记住位置，双手端起快步送了过去。

到了那儿，他恭恭敬敬把两杯水分给孟晓涵和于钿秋，反正他自己的杯子没记错，剩下俩她们谁喝都一样。

孟晓涵微微一笑说声谢谢，先喝了一大口下去。

赵涛正要松一口气，于钿秋却把放到嘴边的杯子又拿了开来，皱了皱眉，轻声说：“今天的水不新鲜吗？怎么好像有股味道。”

他心里顿时叫了声糟，这女人已婚已育，都不知道被老公灌溉过多少次，看着表面保守，私下说不定吃过老公的鸡巴几回，对精液味道肯定比寻常小处女敏锐得多。

他暗道一声失算，心里紧张，只好端起自己那杯，说：“那老师您喝我这杯？”

“算了，不必。”她颇为嫌弃地摇了摇头，仿佛生怕他已经沾过嘴巴，就那么浅浅抿了一下，跟着似乎是没尝出什么，又喝了两口。

赵涛这回才算是彻底放松下来，唇角，也露出了大功告成的欣喜微笑。

结果，不知道是不是咒术起了作用，于钿秋之后把他跟孟晓涵带去了四楼的教师用办公室，借了张桌子坐下，恨铁不成钢地一路训了赵涛将近一个半小时。

连孟晓涵在旁边都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可她瞪圆眼睛看来看去，也猜不出到底是为什么。

赵涛心里虽然知道原因，可无法明说，只能暗暗叫苦，骂了自己一句蠢货，竟然忘了女人还是会吃醋的，听于钿秋最后对杨楠的抨击越发激烈，对余蓓也不屑一顾起来，只好勉强开口，尝试把话题引回到原本要商量的考试上。

可能是爱情有了效果吧，于钿秋总算再次确认了之前的承诺，他只要考过九十分，就能算及格。

呼.....走出办公室的时候，赵涛长长出了口气，这下，以后于钿秋的课，应该可以安然无恙了。

（一百七十三）

“孟晓涵，你都跟于老师说什么了啊？我说让你帮我找个能求情的机会，怎么感觉我一来，于老师更生气了啊？还一直揪着我谈恋爱的事情说个没完，她一个任课老师又不是导员，管得太宽了点吧？”下楼时候，赵涛故意摆出生气的样子说。

孟晓涵有点心虚地别开眼，轻声说：“也许老师就是觉得你过份了呢。不过，赵涛，你真不觉得，这样下去不是个办法吗？咱们都是大学生了，没三四年，就该走向社会，工作，立业，成家。你.....你这样一心二用，未来有多麻烦你没想过吧？”

“没，那你说我该怎么想想？”他眯了眯眼，颇有几分期待地说。

孟晓涵眼睛似乎一亮，用谆谆教导的语气柔声说：“选伴侣，是一生一世的事情，我觉得，单纯考虑.....唔.....好看不好看，其实是错的。你仔细想想，杨楠喜欢女生，余蓓跟她在一起看着也挺开心，最诡异的是，她俩互相还不吃醋，赵涛，喜欢一个人.....怎么可能没有想要独占的心思呢。我觉得，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她们并不够喜欢你。”

赵涛嘿嘿一笑，说：“没关系啊。”

“没关系？不够喜欢你，那.....未来可能就会不想和你结婚，你的恋爱，不就没有结果了吗？”

“我不在乎结果，现在有两个漂亮女生都喜欢我，肯跟我做各种各样的事情，我高兴还来不及呢。结婚那么远的事情，我着什么急。再说了，余蓓爸妈都见过我了，我真想结婚，她多半会答应的。”

孟晓涵的脸色有些发白，但还是有些固执地说：“可余蓓.....”

她似乎想说点余蓓的缺点，可作为女友，余蓓乖巧听话百依百顺，在高三那一年死守着赵涛不离不弃有目共睹，被父母师长轮番上阵连打带骂硬是死死扛了下来，连暂且转战地下明面上分手都不肯，要说她不适合跟赵涛结婚，她恐怕昧不起这个良心。

憋了好几分钟，她才跟吞了一口气似的昂了下脖子，接着说：“余蓓对你这么好，你真打算和她结婚，这样对得起她吗？”

“她没意见啊。”赵涛笑咪咪地说，“可能她觉得我独个在大学这边待着寂寞吧，还叮嘱杨楠好好照顾我呢。”

“那杨楠呢，”孟晓涵的口气听起来似乎有些急躁，“你什么承诺也给不了她，这公平吗？这.....这可是女孩最好的年华啊。”

“孟晓涵，于老师训了我一个多小时，都很不得把婚姻法摔我脸上了，我好不容易才出来，你又要来？”赵涛突然伸手拍了拍她的肩，“饶了我吧行不行？”

她吓得往旁边一缩，但跟着似乎又觉得有点后悔，忍不住咬了咬嘴唇，轻声说：“我.....我没有指责你什么，我就是觉得，你明明可以.....可以和好女孩安稳相守共渡一生的。”

“你说的好女孩是指什么？好学生吗？”他在心里得意地笑了笑。嘴上却故意很受伤一样地说，“我最先追求的不就是个女孩吗，可她一心学习，没空跟我一起考虑遥远未来啊。”

“高中.....高中生不能早恋。”孟晓涵的脸顿时急得有些发红，“哪儿能那么早就开始考虑。”

“早晚这种事情因人而异，我不是学习那块料，就喜欢谈恋爱，当然觉得高三都太晚，好学生嘛.....估计觉得大四都太早，打算毕业工作以后慢慢相亲吧。我哪儿敢奉陪一直等着，万一等到最后人家不乐意，我再去哪儿谈学生时代这种不用考虑乱七八糟东西的恋爱啊？”

“人生不是那么极端的，大学.....不就挺好。”

“对，我也是这么想的。”赵涛笑着说，“这么多可爱女生，还都不像高中时候那么没劲，拿学习当借口，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多好。”

“赵涛，你这样说.....很不公平。为了学习.....并不是借口，不好好学习充实自己，将来怎么好好工作，怎么可能有好好生活的基础？人不能只看当下的。大学课业没有那么繁重，课余生活也丰富了许多，这不才是.....适合的时候么。”

“那真是太可惜了，好像我要是有耐心一点就好了。”他摸了摸头，故意憨呼呼地笑了笑。

孟晓涵有些期待地看着他，轻声说：“其实.....也不算太晚啊。于老师不是说，只要能认清自我，明白什么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及时改正，未来.....还是会很美好的。反正.....男生有前女友，好像也挺正常的。”

“不不不，那不正常，他们始乱终弃，我可和他们不一样。”赵涛摇了摇手指，“余蓓和我同居了那么久，杨楠现在也跟我住在一块，这都是很多人知道的事情，要是成了前女友，你知道会被说得多难听吗？这世上最不缺背后嚼舌根的贱人，到时候他们被骂破鞋、公交，我得多么心疼。反正和我是打定主意了，谁也我也不会放弃的，再有谁喜欢我啊，就必须接受这两位女朋友的存在，当三分之一才行。我不勉强什么，男女关系两情相悦，能接受的我会好好喜欢她，不能接受的，就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咯。”

“这.....这是什么歪理。现在，是一夫一妻制的时代了啊。”孟晓涵的口气更加急躁，“你最后总要选个最喜欢的永远在一起不是吗？”

“我都挺喜欢的。最后结婚的话，就看谁最喜欢我吧。”赵涛走下图书馆门口的楼梯，转身扶住一棵树，正面对着孟晓涵，“多半就是小蓓了，我都想不出怎么可能有人比她更爱我。她实在为我做了太多事。”

“为了你失去自我，算是好事吗？”孟晓涵很不认同地说，“难道努力自我提高，争取和伴侣一起走到更高的位置，就不是爱情的表现了吗？”

“你说的我明显感觉不出来啊。”赵涛笑嘻嘻地说，“孟晓涵，假设一下，有一个女生说喜欢我，和我接吻，陪我在一起，甚至愿意在高中就去我家住，满足我各种各样的要求，而另一个女生整天闷头学习，努力上课，见老师比见我都多，最后告诉我这也是喜欢的一种，你不妨问问，全学校的男生有几个会同意的。”

孟晓涵的表情顿时有些呆滞，站在那儿显得有些不知所措。

“好了，孟晓涵，咱们也别乱七八糟打哑谜了。我多少感觉到了一点，你高中看见余蓓追我，大学看见杨楠追我，不得不承认我其实挺有魅力的，总算知道学习之外还有别的可以让你动心了，对吧？你说你一个大学女生，喜欢男生连明说都不敢，能争取到什么？”

她的嘴唇动了一下，跟着紧紧抿住，好一会儿，才说：“能怎么说啊，你.....都有两个女朋友了。我.....不想谈不能结婚的恋爱，我希望跟喜欢的男生.....一起携手走完人生剩余的所有岁月。”

她的语调渐渐走高，“我要的是很平常的恋爱，我想要喜欢的男

生.....只喜欢我，一男一女才是这世上最正常的情况，我想要这样，到底有什么不对！”

“那你做了什么？”赵涛淡淡地说，“考验我的直觉吗？要不是我对暗恋这种事非常有经验，真猜不出你其实对我有意思，我差点都以为自己曾经得罪过你，才让你对我有俩女朋友的事情这么不满。”

“我.....我哪里知道该怎么做.....”

“可以学啊。”他抬起手，轻轻抚摸了一下她的脸颊，看着因此而浑身僵硬的她，带着一丝嘲弄说，“你可是我认识的人里最优秀的好学生了，真要愿意，就去好好学学，正常的女生是怎么追求喜欢的男生吧。”

（一百七十四）

还没走到校门口，杨楠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她下午那门看来考得不怎么样，口气听起来很有点消沉，不知道是不是想主动道歉但拉不下脸，吭哧吭哧憋屈半天，就报告了一下自己的答题情况。

“那你肚子好点了吗？”赵涛想了想，放软语气问道。

“好多了！”她马上提高声音回答，跟着觉得自己似乎又太过激动，赶忙又降低声调，“药.....挺管用的。大夫说我可能是吃得不干净了，让我好了之后调整一下肠道菌群。”

他顺着台阶说道：“看，我就说不是我的原因吧，我哪儿有那么长的鸡巴，还能捅进你大肠里啊？”

“哦，对不起嘛.....”杨楠总算小声嘟囔了一句，“我往回走呀，晚上吃什么？我直接带回去好不好？”

赵涛看了一眼身后还能看见个顶的的图书馆，笑道：“我在学校门口等你呢，来吧。你考试我还能真在家一直傻玩游戏啊。”

“我这就来！等我！”

没几分钟，杨楠就夹着书包甩着两条长腿跑了过来，跟他一起回家。

往校门外的時候，赵涛觉得好像有谁在哪儿正看着自己，可四下扭头望了一圈，也没找到是谁，干脆一把搂住杨楠的腰，故意亲亲热热地走了出去。

杨楠哪儿知道他是故意炫耀，还当是和好的信号，喜滋滋靠了上去，反正她就算想在乎旁人的眼光也早已经晚了，干脆大大方方靠在赵涛肩上，连体婴似的走了出去。

前面见红的时候屁眼差点被操出血，这会儿走了个干净，余蓓带来的药杨楠从第一天就乖乖吃上，小小的冷战也已经彻底结束，她理所当然要为那空落了一个礼拜的小穴穴谋谋福利。

晚饭后赵涛打了会儿游戏，才开始复习，杨楠就换上了一身屋里没暖气绝对会被冻死的行头，晃悠到他身边坐下。

小背心也就刚好裹住奶子不露肚脐，小裤衩就更别提了，大腿上头都亮着半拉屁股，就是准备钻被窝的打扮。

赵涛本来还没注意，被光溜溜的大腿蹭了两下，视线一转，当即就明白过来，自己这书，怕是看不成了。

“我明天要考现代文学史了。于钿秋的课。”他清清嗓子，提醒了一句。

“哦，那你复习吧。”她眨眨眼，很无辜地说，但两条胳膊架在膝盖中间，恰好把一对儿奶子挤到一起，让小背心露出的那一大片胸脯下顿时陷出一道乳沟。

而且，不知道是那背心有点紧，还是杨楠的奶子又长了，弹性布料把两颗肉球裹得死紧，上头还凸了点，看大小，这妮子的奶头竟然已经硬了！

“你去看会儿片吧。”赵涛微微一笑，估计转回头看向书本，“我再复习一下，这个单元重点看完明天考试就差不多了。”

“哦。那我先看会儿电影。”杨楠白了他一眼，气哼哼扭到电脑桌前

坐下，找出电影文件夹扫了一圈，全无兴趣，歪头想了想，干脆直接找到了她自己名字命名的路径，舔了舔嘴唇，插上了耳机。

才看了不到两页书，赵涛就听到耳边传来了杨楠的娇喘。

他扭头一看，这小骚丫头竟然已经岔开了腿，一脚蹬在床边，一脚夹在桌上，白白的小手伸进小裤衩里，曲曲伸伸可到挖起了泉眼儿。

赵涛忍住笑站起来，去床头柜里拿出了玩具，寻思着下学期还得早点过来先攒了新电脑把这些好东西拷贝过去，不然符小宇到时候过来搬走杨楠非得憋死。

存心试试她这会儿的羞耻心，他拿着震动棒插好电，轻轻敲了敲她的胳膊。

她正眼湿耳红地盯着屏幕里两个肉虫子磨胯蹭奶，手臂被震了一下，赶忙扭头一看，望见赵涛笑吟吟的脸，她哼了一声，一把接过了震动棒，扯着线就转过身，隔着内裤压了上去，旋即就是一声满足的长哼：“嗯嗯……嗯啊啊——”

他吁了口气，寻思差不多九十来分应该不成问题，啪的一声合上书本收拾干净，往床边一坐，抚摸着杨楠正因过度紧绷而微微抽动的大腿根，笑道：“小楠，看来你这不太需要我啊？”

“哪有……我……我里面想要……”她转过身，一摘耳机直接扑了上来，娇喘着在他脸上乱吻一通，一边扒他的衣服，一边说，“不一样，玩具……比真人来劲儿，身上爽，但……但是心里不舒服，没人抱我，亲我，憋得慌……赵涛，是我不好乱发脾气……对不起，对不起嘛……”

“我早说没事了啊……”他抬手把背心的领口拉大，掏出一颗浑圆的乳房，轻轻拨弄着胀气得乳头，“又道歉干什么。”

“可我勾引你……你都不……不操我……”她趴在他身上，撅起屁股自己扯下了裤衩，抬腿脱掉，拉着他手摸到自己胯下，“赵涛……我湿了……刚才就湿透了……”

“你来呗，你又不是没主动操过我。”他笑嘻嘻地掐了一下她的奶

头，抬屁股用翘起的鸡巴隔着内裤顶了她肚子一下，“给我唆两口，弄湿放进去，你又不是不会。”

杨楠点点头，立刻蜷缩下去，拉下裤腰就把大半根老二含了进去，灵活的舌头急急忙忙把唾液上下抹了一边，跟着曲腿深蹲，跟要小便一样骑在了赵涛腰间，畅快地昂头呻吟，把小别胜新婚的鸡巴一寸寸吃进了白馥馥的阴阜中心。

等杨楠尽兴躺下，噙着笑意睡着，赵涛也彻底没了看书的劲头，瞄一眼表，想着明早起来再突击一下，翻过去把她白花花的身子一搂，肉贴肉睡了。

第二天起来，赵涛抓紧看了两个小时书，然后用震动棒把睡得正香的杨楠“叫”醒，交代一声，拎着书包奔考场去了。

独立学院这种考试，本部那边的老师一般也就出卷子判分，除非卷面有错，否则很难见到老师亲自过来，监考的配置是两个高年级学生会成员配个有空的导员，也有人手不足的考场干脆三个学生会成员上阵的。

所以比起高中时期的期末考，气氛不知道轻松了多少。

不过这门课赵涛还算有信心，连小抄都没缩印，准备凭实力来给于钿秋一个小惊喜。

只要卷子符合于老师最后一节课承诺的水平，那不说九十九、一百这样的高分，拿个九十四、五他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铃响发卷，填号写名，赵涛扫了一遍卷子，心里隐隐觉得有些不对，说好的全部是单选多选判断题，怎么最后突然多出了二十分的主观论述？

主观题这种东西，给分不是全凭老师心情吗？是不是还打算给个八百字作文啊？

他觉得有些不妙，但定了定神，又认为凭自己的文笔，总不会在主观题上丢分超过一半，前面全部拿下就是。

起了较劲的心，他下笔如有神，刷刷刷刷就写了起来。

题目确实不难，符合于老师“独立学院的你们也能顺利过关”的承诺。

做到一半，让学生们有点意外的是，应该在本部监考的于钿秋竟然过来这边巡场了。

以为是卷子上有错误，考场里的学生齐刷刷见了逗猫棒一样抬起了头。

于钿秋反而有些不好意思，摆了摆手说：“没事，我就是来看看大家答题的情况。你们加油，不用管我。”

赵涛看了一眼和平常穿着没有多大分别的于钿秋，得意地笑着低下了头。

她化妆了，而且，是挺明显的那种。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三十七）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七十五）

于钿秋既然来了，总要好好完成巡场的工作。她缓缓踱步溜达进课桌间的走廊，左右看着，时不时掀起一张卷子，仔细检查下面是不是藏着小抄。

毕竟学长们都说独立学院监考历来不严，不少学生都作弊做得并不小心，有的就是把缩印资料往卷子下面一压而已。

于老师才走了一排，就揪出了三个倒霉蛋。

她也不多说，随手在小本子上记下名字，甩下脸色苍白的作弊学生，继续往后查去。

不一会儿，她就到了赵涛的身边，来了一场格外严格的大搜查。

卷子拿起来看了看下面，橡皮包装抽开看了看里面，桌子下头摸了摸有没有贴着东西，连凳子上都让他抬起屁股看了看。

赵涛忍不住小声说：“老师，我好好复习了，您犯不着这么看不起我吧。”

于钿秋一怔，似乎也觉得有些过火，皱眉说：“老师是对你严格要求，好好答题吧，别忘了跟老师的约定。”

“是。”赵涛点点头，继续刷刷写着。

于钿秋就在他旁边站着看，看了好几分钟，才一言不发走了。

往前一去又抓了两个作弊的，她把名字记好，在讲台上说：“考完后，刚才被抓到作弊的同学自觉点到办公室来找我，不然别怪我没给过你们机会。继续好好做题吧。”

说完，转身离开。

有惊无险考完，赵涛一出来就赶紧翻书和草稿纸上的答案对了，在走廊就高兴地握了握拳。

两道主观题之外只错了两道，合计三分。主观题的要点他也差不多都列得很清楚，最多扣个两三分，算下来，九十四、五手到擒来。

再加上于老师已经中了他的锁情咒，这回总算不至于再担心挂科的问题了。

往杨楠那儿打了个电话，她刚起来，正在家复习。

算一算，赵涛还剩两门，杨楠今天下午就能考完，寒假可以说是近在眼前了。加上现代文学史这门课估计能顺利通过，他的心情一下好转了许多，回去就跟杨楠商量起了寒假的行程。

杨楠已经买好了火车票，考完之后马上回家，在那边待个几天应付过父母，然后她准备跟余蓓联系一下，让余蓓以她同学的身份邀请她去玩。

等到了之后，赵涛家反正直到过年才有人，余蓓放假虽晚，但白天赵涛带着转，夜里三人大被眠总不成问题。

晚上杨楠考完回来，知道小别在即，还颇有几分伤感，窝在他怀里看了一场爱情片，悄悄摸了点什么去厕所洗澡了。

赵涛看书复习了会儿，就见她内八字夹着膝盖缓缓挪了回来，唇红眼湿往床上一趴，轻轻摇晃着屁股，充满渴望地看着他。

“想要了？”

“好几天见不着，小蓓也不在这儿，你不想啊？”杨楠咬着唇隔着背心捏了捏自己的乳房，眼里的欲火清晰可见，“再说了，你这么色，不喂你吃饱，谁知道你要偷偷去吃谁。”

“我也就比你晚回家四五天，至于那么饥渴吗？”

“你就是那么饥渴，”她趴过去，下巴枕在他腿上抬眼看着他，“我感觉全学校好看的女生你要有机会对上磁场，说不定都要操一遍.....不对，不止学生，老师里还有好看的呢。”

“得了吧，大学老师好看的都结婚了，二手货我可没兴趣。”他想起了于钿秋，忍不住揉了一把杨楠的奶子，“我还是喜欢从头到脚都归我的。”

她扭着身子，用奶头主动搔弄他的掌心，“你吃肉.....也给人家喝口汤嘛。”

“我现在吃你，你喝什么汤？自己流出的骚水儿吗？”他笑嘻嘻掀开背心，捏住了她的乳头，掐花苞一样微微一拧。

杨楠撅起嘴，伸手隔着秋裤抓住了他的老二，“不喝，老喜欢喂人家喝你尿尿地方出来的东西，现在又想喂我自己尿尿地方的东西，你还要跟我亲嘴不啦？不恶心吗？”

“不恶心啊，小蓓的逼眼里一股一股冒水的时候，你不是吃的可开心了么.....”他的兴致已经上来，翻身往她身上一压，手掌就钻进了小裤衩里。

摸过阴毛，耻丘深处，早已经又热又湿，成了黏乎乎的小肉窝，指尖往里一钻，紧绷绷的两条大腿就夹了上来，裹着他的腕子来回摩擦。

“小蓓的好吃，肯定比我的好吃.....”杨楠缓缓扭动着腰肢，手指灵活的在他的肉棒周遭交替蜷缩，揉着揉着，就迫不及待拉开裤头，从里面掏了出来，她一边套弄，一边有点担心地说，“小蓓复读放假晚，她到时候到底能不能过来跟咱们一起住啊？”

“我叫她来，她就能来。”赵涛悠然躺倒在床上，抬身脱掉内裤，“至于我叫不叫她，就看你表现咯。”

“我表现得还不够好啊.....”杨楠趴到他腿间，伸长舌头从阴囊下面一口气舔到最顶上，裹着鸡巴头转了一下，嘬了口马眼，才满面嫣红地说，“你想怎么玩，我不是都顺着你了。”

“那就上来吧，明早就走了，今晚好好玩一会儿，我先省省力气。”

她点点头，跟着一转身，娇喘着说：“背对你行吗？”

“怎么，不给摸奶子了？”

“不是……”她颇有几分骚浪地说，“有别的地方想让你……摸……”

说着，她撅起屁股，双手扯着小裤衩的松紧带往下搓去。

皮筋把充满弹性的布料卷成一条绳，顷刻滑下她紧绷的臀部，亮出来的白皙腴沟中，霍然冒出了一个黑油油的橡胶制品——正是那个肛塞，只剩下圆形底座，卡在屁眼外面。

“等回去让小蓓穿上双头裤衩，她操你后面，我操你前面，爽死你个骚妮儿！”他顿时亢奋起来，弓背抓住她潮乎乎的屁股蛋，就往自己竖起的肉棒上面压下。

湿淋淋的小穴被撑开的时候，杨楠昂起头，快活地叫了出来。

不过是几天的分别，就让她越动越是狂野，仗着体力好，竟硬是骑在上面，让赵涛旋转玩弄着肛塞高潮了三次，才大汗淋漓通体酥红的趴在床上，软了下来。

之后，自然就是硬梆梆的赵涛大发神威的时间。

把肛塞拔出来，把旋转扭动的电动老二塞进全是淫水的小洞，他几乎把重心压在杨楠高高撅起的屁股上，呼哧呼哧一口气在肛穴里摩擦到快要射精，才抽出来跨到杨楠面前，一托她下巴插进嘴里，挺腰喷发，让她一口口吞了下去。

瘫在床上歇了二十多分钟气，杨楠哼唧着爬起来，又抓住他的阴茎，一口口舔着含进了嘴里。

第二场，由此开始。

次日，杨楠差点就睡误了火车……

（一百七十六）

从火车站送行出来，赵涛心里还有点空落。百无聊赖，他先往电脑城转了一圈，看了看配件价格，先弄了个移动硬盘，回去好吧符小宇电脑上自己的重要东西备份出来。

少个随时随地可以满足一下手足之欲的杨楠，自习室也一下子没了吸引力。他在家玩了一天电脑，才为了下一天的考试拿起书本晃悠去了教室。

转了两层，没有地方，也见不到个熟面孔可以蹭个旁边的座，他现在拉不下脸去找不认识的学生要地方，只好继续往楼上晃荡。

找了两个教室，总算碰到一张熟脸儿，赵涛盘算了一下，既然是同班同学，应该不至于不好意思，她旁边那地方空着也是空着，就大步走了过去。

没想到刚一进门，手边贴墙的位置就传来一声：“赵涛，来上自习啊？”

他扭头一看，竟然是金琳。

他走过去压低声音免得打扰其他学生，问：“你们英语系不是考完了吗？杨楠都回家了。”

金琳撇了撇嘴，说：“杨楠舍不得陪男朋友先走，可我不舍得啊。”

“哦……你对象考试呢？”

“嗯，就在对面考场。他还有三门呢，这星期都走不成。”金琳拿起桌上的小说，往里挪了一个座位，“我不用复习，你坐这儿看书吧。”

“你男朋友考完出来看见不好吧？”赵涛心里一阵暗笑，坐下去打开书小声说道。

“只是给认识的同学让个座位看看书，至于嘛。”她一歪头，抬手拨了一下肩上充满弹性的发卷，挺无辜地说。

“那你男朋友挺大方，我就不行，小楠要跟男生坐一块上自习我就吃醋。”他故意这么说道，然后往远端挪了挪，摆出一副避嫌的姿态。

“你这么大醋劲儿啊？”金琳似乎小小吃了一惊，抬手托着下巴挡住了嘴，“可你自己就有俩女朋友诶，这多不公平。”

“我又没强迫她们什么，她们乐意，就在一起。不乐意，就分手咯，我不勉强。反正要是喜欢别的男人，就别跟着我。”

金琳没有应声，像是在深思什么一样，考虑一会儿，才轻声说：“真想不到，杨楠以前对男生爱答不理的劲儿，怎么到你这儿就彻底没了。”

“这叫魅力，冥冥之中的缘分。”赵涛笑咪咪敲了一砖在钉子上，“跟我待久了的女孩，经常会忍不住爱上我。不过有的快些有的慢些，杨楠兴许就是快些的，不知道还有没有慢些的。”

金琳不易察觉地一颤，旋即压低声音，试探一样地说：“说不定真有，不过你都俩女朋友了，估计有慢些的，也不敢吱声了。”

“无所谓。”他一边写写画画，一边慢条斯理说，“合则来不合则去，觉得我有俩女朋友也没关系的，就来往一下熟悉熟悉，看看合适不合适，觉得这个是个问题的，躲我远远的不就好了。”

金琳轻轻哦了一声，突然笑着说：“那要是你有你的女朋友，我有我的男朋友这种呢？呃……我就是问问，没别的意思。”

“不行。”他干脆地回答，“我对偷情没兴趣，除非……她男朋友不能碰她。”

“为什么啊？”

“想到别的男人在我喜欢过的女生身上的画面，我就恶心。”他耸耸肩，“我就是这么不公平，所以明智点的女孩还是退避三舍比较好。反正……有缘无份的事情天底下多了。”

“也对。”金琳勉强笑了笑，低头翻了两页书，似乎看不下去，把书本一合，轻声说，“缘分这事儿……还真是挺奇妙的。”

“是啊，冷不丁那一下看对眼儿了，就觉得非她不可，以前我都不信。”赵涛忍住笑意，一本正经地说，“不过遇上好几次，我也就习惯了。”

“你们高中那个女老师，对你也是……杨楠这样？”

“差不多吧。”他嗅到了鱼儿在钩子上挣扎的味道，满意极了，“可惜高中这种事情毕竟是丑闻，最后不知怎么闹大了，就出了事。”

他用上了明显不想提的口气，金琳这么乖觉的女孩，当然也就没再追问，只是说：“我听你同校的女生说过了，挺可惜的。呃……我男朋友差不多考完了，你让让，我出去了。”

“喏，巧克力，谢谢你的座位。”他阳光灿烂地笑着，掏出一个夹心巧克力剥开，递给了她，“人好心也好，你男朋友真有福气。”

“哪儿啊，还是杨楠比较走运。”她若有所指地丢下一句，吃下巧克力，款款走出前门。

赵涛看着她婀娜玲珑的背影，突然有点担心，要是她那个学生会的男朋友已经按捺不住下手过了呢？他岂不是要捡个二手？

论漂亮，金琳的确是日前他选择范围内的第一档，但余蓓只要养回当年的水灵，进到大学稍微学学打扮，压她一头不成问题，那可是正儿八经全身心都属于他的好妹子。

而且有锁情咒在，他也不太需要顾虑过这村没这店的问题。

全天下的女人，只要他能接触到有机会的，哪个不是手到擒来？

到时候床上验了货，要真是个吃剩下的，就当零食尝尝丢掉算了。反正看样子这女生也不太乐意踹掉现在的男友，估计还抱着吃在东家睡在西家的念头。

复习了一会儿，看表差不多也要到中午了，赵涛收拾起书本，寻思着是不是该想个法子逗逗孟晓涵，不然杨楠不在他落单这几天也太无聊了。

不料才一出门，就看到旁边一个女生双手抱着书包站在那儿，乌发

垂肩黑眸低垂，神情颇有几分忧郁，连恨不得伴随干冰出场的一身仙气都少了八分，倒更像是琼瑶剧里的落魄女主。

“张星语，你也没回家？”

“没，我订的下周的票。”她小声回答，视线却抬都没抬，仿佛自己的鞋尖比赵涛好看得多。

“那么晚啊？杨楠可是今早就走了。”

“我知道。我听金琳说了。”

“呃……我是想问你为什么走那么晚。同学大都走了，不无聊吗？”他觉得跟张星语的对话有点微妙的碰不上频道，忍不住笑了起来。

“家远，没买上最近的票，正好四处转转。”

“哦。”这对话实在没办法继续下去了，赵涛只好耸耸肩，“那你注意安全，我去吃饭了，拜拜。”

“赵涛。”她这才抬起头，咬了咬牙叫住他，“我……我有事想请你帮忙。”

“什么事啊？”他扭过头，好奇地问。

“下……下学期要考一级了，可……可我计算机还是不太会。莫晓安说你电脑玩得……很厉害，能、能教教我吗？”

看起来她好像很少对男生提要求似的，一句话说得结结巴巴磕磕绊绊，脸颊都有点发红。

“行啊，举手之劳，我教你就是。”

她一直紧绷的双肩顿时松了一下，好像完成了什么了不起的重要任务一样，露出一丝微笑，轻声说：“那……作为报答，我请你吃饭吧。”

（一百七十七）

往食堂走的路上，赵涛有点好奇地问：“张星语，那么多男生喜欢你，里面就没有个电脑玩得好的？”

张星语一直跟他保持者一臂左右跟要做操一样的距离，想了想，才回答说：“有是有，可我不敢用他们啊。”

“为什么？”

“我.....我什么好处都不沾他们的，还被人背地里说养备胎，我要是真请了一个帮忙，我拿什么还人家的人情？”

赵涛忍俊不禁，说道：“就跟请我一样请他吃顿饭不就得了。”

“不一样，你有女朋友了，请你吃顿饭，绝对还得清。他们可都.....都对我有想法，我就算请吃，那个男生多半也会抢着付账，让我欠着人情，才有机会接近啊，那岂不是没完没了？我可不干。”

他有点意外，笑着说：“那合着我有女朋友，你反倒觉得安全了？你是不是忘了，我可是有俩女朋友的，大半个独立学院都知道我花心风流了吧，就不怕我拿这个人情也缠上你吗？”

张星语楞了一下，跟着又往外侧挪了半步，俩人之间已经能顺顺当当走过去个人，“那我就告诉杨楠，让她收拾你。她那么有劲儿，你可惹不起她吧。”

“女生力气再大，还大得过男生吗？”

“谁制得住谁看的又不是力气，”张星语侧头看他一眼，小声说，“你要不是怕她，干嘛介绍自己正牌女朋友给她认识？你难道不知道，她.....她其实喜欢女孩吗？”

赵涛这才隐隐约约悟到了点，合着绕来绕去，就是为了提醒他这个顺便挑拨一下他们俩的关系？

“那你是误会了，小蓓跟她一起出来玩，是我允许的。”赵涛当然不能丢了男子气概，很自得地说，“她们俩能和睦相处，我高兴得很，小

楠有点特殊想法，稍微满足一下她其实也无妨。这种事，我不当是劈腿。”

张星语憋了憋，看正好也到了食堂，就没再说话，默默跟在他后面上了三楼，点好小炒对面坐下，还有点紧张的四处张望了一下有没有认识的同学在附近。

“张星语，我的确名声不太好，可就是吃个饭，你害怕别人误会你追我不成？看你紧张的。”赵涛故意敲了一下边鼓，笑道，“我就是出去吹你在追我，也没人会信的。”

“不是，就是大学里说闲话的人太多太讨厌，不能怪我杯弓蛇影。”她低头整了一下大衣，跟着仔仔细细掖好头发，端正坐姿，这才拿起筷子，微笑着吃了起来。

她吃饭时候几乎不说话，赵涛挑话头，她也就是简单的嗯、唔，或者摇头。他这才想起，上次道歉宴，张星语也是一开餐就住嘴，匆匆吃完才继续跟金琳明枪暗箭放个不休。

也不知道这习惯是怎么养出来的。

看她吃完，掏出手帕仔仔细细擦干净了嘴巴，赵涛才开口说：“喏，饭我也吃了，你说吧，什么时候教你？”

张星语的脸突然红了起来，就跟刚才最后吃的两口被人掺了酒糟一样，“我……我觉得，外面网吧太乱太脏了，不太合适。”

“那怎么办？难道去我家用电脑吗？”他盯着她，半开玩笑地说，“这你可得想清楚，小楠回家了，我那儿你要去了，可就是孤男寡女，我这大流氓，做出什么可不敢保证。”

张星语明显地向后缩了一下，表情也变得有几分为难，“可……可我们女生宿舍你也进不去啊？再说……我们还没人买电脑呢。”

“那……要不等下学期小楠回来你再过去学？反正四月份才考试，能练一个多月呢。”他反正不急，已经吃了饵的鱼，什么时候提钩他完全可以看心情。

果然看起来还是张星语比较着急，她黑漆漆的眼睛左顾右盼好一会

儿，才犹犹豫豫地说：“我跟杨楠.....实在是说不到一起去。我不敢她
在的时候过去。要不.....还是就你走前这几天吧。”

“你不怕我，更怕杨楠？”

张星语垂下嘴角，轻声说：“她.....她那种奇怪的嗜好，不怕才
怪。也就你人好，连这个都肯包容吧。”

被她很巧妙地回避了怕不怕自己的问题，赵涛笑了笑，“那你这两
天准备去我那儿练电脑？”

“嗯.....如果你方便的话。”

“我有什么不方便的。你不嫌弃，随时欢迎。我买的票还好几天
呢，除了考试那两个半天，别的时候都行。”

“那就是.....”她说到这里突然刹车，硬生生拐过弯来说，“那你什
么时候考啊？”

“明天上午和大后天上午。”赵涛心想，张星语多半是已经知道她考
试时间，刚才差点说溜嘴。

“那吃了饭，就先去练一下午吧。”她很有点紧张地说，“我不太擅
长用电子产品，你.....你可别着急。”

“放心，我对漂亮的女生耐心可好了。”赵涛乐滋滋站了起来，“那
走吧。”

“先说好，”走出校门口，张星语看距离他租的房子越来越近，脸色
也越来越紧张，忍不住说，“我.....我真就是来学电脑，虽说就咱们
俩，你.....可不能有什么奇怪的举动。不然.....我会报警的。”

“不是，你要真担心，那就回去，或者咱们找个网吧。学校这片网
吧全有模拟题，你要嫌小时的贵，现在回去睡，晚上出来通宵，十点上
机七点下，十块钱一宿，人那么多，你总不用怕了吧？”

张星语听着似乎有点动心，可她张望了一下路对面网吧门口进进出
出的一个个男生，身上抖了一下，摇了摇头，“还是.....在你那儿吧。”

“瞧你那纠结劲儿，我本来没想法都被你弄得想非礼你了。”他摇了摇头，故意开了句玩笑。

“赵涛。”她当即停住了脚步，绷着脸说，“你.....你别吓唬我好吗？我.....最怕男生这种事。”

“怎么？以前被骚扰过？”

没想到，张星语皱着眉脸色显得有些发白，犹豫了一下，竟然点了点头，可怜兮兮地说：“我.....小时候，表哥.....摸过我。上中学我跟妈妈说起这事儿，妈妈去他们家吵，结果.....传开之后都说我不要脸。全都在背后骂我。”

啧，这个可真看不出来，赵涛斟酌了一下，一时间也不好判断张星语到底是说真的还是扯淡骗同情，可不得不说，挺有效，想起了曾经的余蓓，他的心里无法控制的柔软了许多，“好啦，我跟你开玩笑的。真非礼你，杨楠回来还不得打死我。家里有菜刀，不放心你进门就别腰上。我乱动你就砍死我。”

张星语这才挪着碎步走近了点，“你答应不欺负人就行，我觉得，应该能信你。”

“好好好，我保证不欺负你。你不乐意的事情只要开口我都听你的。”他随口放了一句满是陷阱的话，就这样，顺顺当当把她带了回去。

“家里是猪窝，我俩都不会收拾，你别在意哈。”他开门进去，把桌上的泡面碗端进厨房扔到洗碗池里，随口说道，“电脑在卧室，你会开机就先开。”

他看着池子里堆了好几个的碗，突然憋不住想起，自从那个幸福如蜜的夏天之后，家里就再没人会给他好好收拾了。

那个最像是他小妻子的女孩，随着那年的蝉鸣，一起永远地消失。

如果没有遇到自己，如果没有那次巧合，以她的能力，不管遇到怎样的困境，也一定能争取到自己想要的幸福吧.....

他甩了甩头，自嘲地笑了笑，在脸上不轻不重地拍了拍，转身走了

出去。

然后，他就在卧室电脑前，看到了目瞪口呆愣在那里的张星语。

他顺着张星语的视线看向床上，就看到了忘记收拾的被褥上面，还横着一根惟妙惟肖的电动假鸡巴。

（一百七十八）

赵涛早就过了会慌里慌张扑上去收拾掩饰脸红心跳结结巴巴道歉的时期，他嘿嘿一笑，过去坐下大大咧咧拿起来，一推开关，让那步满颗粒的粗大假阳具扭动旋转了一下，才关掉说：“我们在家的小玩具，怎么？吓到你了？”

“不、不是，没有，就是没看明白是什么，”张星语红着脸转身坐下，摸索了半天，低下头拨开发丝看了一会儿，才找着了电脑开关，“原来是玩具啊，那就好。”

估计她不知道这玩具是怎么用的，就是凭模样有个大致的猜测而已，赵涛把东西往枕头那边一丢，笑着说：“小楠可喜欢这玩具了，走前一晚上还在玩，放进去都不舍得拿出来，我也忘了洗了，上面估计还有味道呢，真不好意思哈。”

“呃……什么放进去？会有……什么味道？”张星语完全懵了头，但仔细想想后，似乎是猜到了什么，呀地轻叫了一声，忙说，“当我没问，就当我没问。”

赵涛来了逗弄的兴致，顺手从旁边摸出那个大号有线按摩棒，接上电打开，“这个按摩器小楠也很喜欢，呐，脖子发硬的时候来一会儿，挺舒服的。”

张星语将信将疑地扭头看他一眼，看到那个嗡嗡作响的东西的确是贴着脖子在震，稍稍松了口气，微笑道：“杨楠身体那么好，还需要这个按摩啊？”

“这个是用来舒服的，不是用来治病解难受，谁会不需要啊。不信你试试。”他说着把正在震动的头部伸到了张星语的颈窝。

她下意识地缩了一下脖子，但被嗡嗡震了一会儿，并不觉得有什么异样，反而确实有那么点酸畅，就笑着点点头，抬手拨开，“是挺有劲儿的，好了，你来教我吧。抓紧时间。”

他关掉东西往边一丢，去旁边抄了张凳子，故意在很近的地方坐下，搭在椅背上的手，差一点就跟要揽住她肩膀一样。

她有点紧张地往前挪了挪屁股，拿住了鼠标。

看她拿鼠标的姿势，也知道确实是平常不怎么玩电脑的女生，因为手小，无名指和拇指卡住鼠标两侧都显得有些困难，而小指头还有些僵硬地微微上翘，如果抽走下面的鼠标，就成了个颇为滑稽的兰花指。

基础操作也是一塌糊涂，打字二指流，全程对键盘注目礼，这要是聊QQ，到能不经意塑造出一个惜言如金的高冷形象。

“真没想到你平常样子看着不食人间烟火，用起电脑也跟修道的山上刚下来的一样，你这学期计算机上机课都学了点啥啊？”赵涛本来就对她平时那股喝露水的仙女劲儿很是不屑，这下逮到机会，哪里还忍得住。

张星语脸上微红，稍稍偏开视线，有点生气地说：“可……可我以前就是对这东西不感兴趣啊。上大学前我就没接触过这个，你这里这台开关都跟机房的不一樣，怎么能赖我。”

“你没QQ号？”

“没，以前表姐给我申请过一个，我实在不会弄，后来……密码也忘了。”

“以后是电脑时代了，这个不操作好可不行。来来来，你先把鼠标用熟。”他说着就一把抓住了她的小手，在鼠标上调整着位置说，“手掌贴住鼠标，不要怕，不会电着你，除了食指，其余几根指头都放松，轻轻把鼠标抱住。”

张星语的手掌顿时有些僵硬，先本能地挣扎了一下，跟着就把胳膊那么伸着，小心翼翼地在他掌心里调整手指的姿态。

“呐，你再来回动一下，是不是轻松多了？手腕放松，不要那么紧

张。”他故意用自然而然的口气讲解着，顺便松开了手，让一切看起来都理所当然没有其他目的。

她也就不好意思多说什么，只有乖乖地练习。

“拿这个练。”看她手上的动作实在是笨拙，估计帮忙打飞机都能撅折了鸡巴，他皱了皱眉，点开鼠标训练专用游戏，扫雷，给她讲解了一下规则，就让她一个人在那儿咔哒咔哒来回点了起来。

寻思了一下，这么好的机会不加料也太对不起自己，赵涛把剩余的东西收集了一下，转身走回去坐下，“怎么样，好多了吧？”

“嗯，总算不会点歪了。可感觉好难控制.....”她瞪着屏幕，一副很不甘心的表情。

“我调调灵敏度，给我。”他故意从后面把双手绕过去，跟抱住她一样用左手扶住了其实并不需要用到的键盘，熟练的点开控制面板调整了一下鼠标速度，“喏，再试试。”

她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抓住鼠标，动了一下之后，有些惊喜地说：“哎，好用多了？电脑课上的鼠标也可以这样调吗？”

“当然可以，我给你说步骤，你自己操作一次就会了。”

先把基础中的基础教完，他接着打开了O f f i c e，开始按考试要求一样一样从头教起。

“别别，你别操作那么快，我.....我感觉记不住啊。”

“w o r d文档你又玩不坏，放心大胆地一个菜单一个菜单点开看吧。我给你拿来书，对着练习题做。”他笑咪咪地拿出奶糖和巧克力，“你做对一个，不出错，就奖你吃一块，怎么样？”

张星语低下头，轻声说：“才不要，我怕胖。”

“哦.....那这样，你要是出错呢，就罚你吃一个。不想变小胖妞，就认真点好好做。”

她为难地看了他一眼，想了想，咬咬牙说：“好吧，我.....试试。”

赵涛寻思了一下，按她这操作水平，不出俩小时就得把这点存货吃完，这么好的机会，应该尽可能多喂点下去才好，就说：“你先练着，别耍赖，错了就自己吃一块。我去个厕所。”

“哦。你去吧，我既然答应了，就不要赖。”她点点头，然后，咋哒就摁错了地方，顿时红着脸拿过一块奶糖剥开塞进了嘴里。

赵涛得意一笑，想了想，打开柜子拿了本书，跑去了厕所。

看着艳情小说飞快打一发出来他已经熟练无比，不几分钟，就喘息着拿过小杯子，把黏乎乎的精液喷了进去，连沾在边上那点都不舍得浪费，刮在了杯口。

接着他开门看了一眼，发现张星语正在那儿苦恼地剥下一块巧克力的糖纸，微微一笑，也懒得再用什么针管，大步走进厨房，从冰箱里翻出之前杨楠没喝完的果汁，直接倒进小杯子里晃了晃，然后倒进水杯，往复洗了三次，装满水杯，也洗净了小杯子。

他给自己再倒了一杯，笑咪咪端好，走了过去。

“这么快你就吃了一半了？”

“关键时刻感觉就不听使唤.....键盘我也老输错，明明都低头看着了。”她咽下嘴里一口巧克力，嘟囔着说，“都是你，我起码要胖半斤。”

她还真是在意身材胖瘦，赵涛悄悄撇了撇嘴，把加料果汁放在她面前，“呐，喝点漱漱口吧，看你吃的，我都怀疑你是为了吃好吃的故意做错了。”

“才没有。我可怕胖了.....”她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喝了一小半，苦着脸说。

“听着好像你胖过一样。”

不料她点点头，小声说：“我高二才减肥成功.....初中都背地里说我坏话，谁也不跟我一起玩的那阵子，我心里压力太大暴饮暴食，足足胖到了一百五十多斤。”

“这还真看不出来……”赵涛略感错愕，着实没想到这么一个小仙女一样的清美系花竟然还有过这么精彩的过往，“那你能减下来毅力还真是惊人。”

“我就是觉得不改变点什么，自己就被彻底毁掉了。明明错的不是我，凭什么要我承担最惨的后果……”她咬了咬下唇，“反正那阵子事悟了一样，疯子似的减肥，高三总算瘦下来了，但营养没跟上，结果……就考了个三本。”

“那怎么不复读？”

“不想再在家里呆着了。出来上学……还能喘喘气。”她轻声说道，“其实我不是没买上票，我……就是不想那么早回去。”

赵涛想了想，有点好奇地说：“在外面你离我八丈远，我还以为你怕男生呢，刚才教你用鼠标什么的，好像也没事啊。”

“我不是怕男生。我……是怕流言蜚语。”她抿了抿嘴，又喝了一口果汁，很认真地说，“我一感觉到有人可能在背后说我什么，就胸闷头晕恶心，就想……想把传播遥远的源头狠狠打死。杨楠说我养备胎，我……我有好几次就想冲上去跟她打一架。”

赵涛忙说：“这个我替她跟你道歉，她口没遮拦，也缺心眼儿，真的对不起。而且……其实她有些吃醋。”

“吃醋？来缠着我的男生没有谁是她喜欢的吧？”

“不不不，她吃那些男生的醋，觉得他们有机会接近你，而她不行，那会儿她还没意识到自己其实是喜欢你，所以办了错事，你就宽宏大量原谅她吧。”

“杨楠……喜欢我？”张星语的眼睛顿时瞪圆，“那她……她洗澡的时候非要给我搓背……真是……对我有想法？”

“放心吧，都是过去的事儿了。”赵涛挑了挑眉，“现在她满脑子都是我跟小蓓，绝对不会再骚扰你了。行了，你赶紧做题吧。”

之后赵涛在旁边指点着，练习题她做得还算顺利，可到了模拟考试系统里，她的速度就成了大问题，越紧张越慢，越慢心里越慌，错一个

就抓起块糖，半场考试，就把剩下的吃了个精光，扭头一看桌上只剩下一堆五颜六色的糖纸，要哭出来一样说：“呜……我感觉自己好笨啊。”

赵涛伸手把模拟题重置，“别慌，别当这是考试，慢慢做，先把操作熟练起来，一点一点提高速度。”

她感激地望他一眼，颇有点不甘心地说：“你人真好，杨楠一个喜欢女生的……竟然这么好运气。”

“那叫眼光。你们不是也知道么，她可是费了大力气主动追的我。”赵涛笑咪咪地端起果汁啜了一口，悠然说道。

张星语看了看桌上的糖纸，又喝了一口果汁，说：“这次再做错，总不用吃什么了吧？”

他想了想，微微一笑，说：“不带点压力可不行，要不……咱们来玩惩罚游戏如何？你答一遍下来不及格，我就罚你随便做点小事，比如帮我收拾家什么的，你要是最后答完能及格，你就可以向我提个要求，不过分的我都答应你。怎么样？”

张星语的眼睛亮了起来，咬了一下嘴唇，用力点了点头，“好。”

（一百七十九）

深呼吸了两次，张星语看了看屏幕，转头又说：“不行，前几次你得允许我看书做。”

“啊？那我也太亏了吧？”赵涛摊开手，很不情愿地说。

“可人家做得慢啊，上来就直接按考试规则，你还不如直接说让我做什么算了。”她撅起嘴，平常总是略绷着的表情顿时柔和了许多，平添了几分娇俏。

“行行行，今天下午就让着你，”看美丽的女生撒娇的确是种小享受，尤其是平时对别人不怎么撒娇的那种，他笑了笑，看看表，“抓紧点够你做两三次的，今儿下午你全可以开卷。不过如果及格，下次赌局就在及格线上提高五分，行不行？”

“行。”她拿过赵涛这边那本几乎全新的教材，翻了翻，为难地说，“你.....你的书上怎么连重点都没划过啊？”

“我上电脑课就没用过这本书，都给你开卷了，别太过分啊。”他点开模拟考试系统，“准备好了没？”

她搓搓手掌，咬唇点了点头，“嗯。”

“开始。”

点好之后，赵涛就悠然坐到旁边床上，拿起那个连线大号按摩棒，难得用上了据说刚发明时候的最本质功能，按摩。

震震颈椎，震震肩膀，震震后腰，还挺爽的。

就是不知张星语这种男性经验为零体验为负数的女生，用上这东西会不会打开新世界的大门。

反正有余蓓的教训在前，他可不打算再搞什么暴力强迫，归根到底，暖呼呼湿漉漉的小逼，还是比干涩难行的肉洞舒服多了。

端详一会儿，不得不承认，张星语还真是那种越看越舒服的类型，大概是过往曾经胖过也被排挤过，她对自己的形象维护得小心翼翼，整齐齐梳在耳后的乌黑长发连一根发丝都不会造反，保养得油光水亮。

她打了耳朵眼，耳垂上戴着一副银色的小耳钉，除此之外，就只有一个很隐蔽的小黑发卡算是装饰。

被这么近距离的注视，想要不留意到也难。张星语扭了扭脸，说：“你.....你能先别看我吗？你看我，我紧张。”

“我又不是监考老师，你紧张什么。”赵涛笑了起来，“再说，这么漂亮的女生都到我屋里来了，我别的什么都不能做，看看也不行啊？”

她抿了抿嘴，皱眉思考了一会儿，说：“那.....那你往后坐坐。别让我注意到，不然我分心，做不下去了。”

“好好好。”赵涛挪了挪屁股，换到了斜后方。

这么看，可就有点无聊，他干脆拿出刚才那本盗版黄色小说，靠在床头慢悠悠看了起来。反正他今天在家穿的大裤衩子还算宽松，鸡巴就算硬了，张星语多半也看不出来。

真看出来也没什么，他对中了咒还被加了这么多料的女生自信十足，绝对应付得来。

看了小半本书，电脑前传来张星语一句，“啊？时间这就到了？”

赵涛微微一笑，凑过去一看，结果却让他有点吃惊，六十一分，刚好低空飞过。

“这不是及格了吗？”他有点失望地坐下，“恭喜恭喜。”

“可我根本都没做完。”她皱了皱眉，跟着展颜一笑，扭脸说，“我及格了，算是你输对不对？”

“对对对，我输，你说吧，让我答应你什么事。可别过分哦。”

张星语犹豫了一下，小声说：“我想让你亲口告诉我，你高中时候到底都发生了什么事？你们学校同学关于你的传言，到底哪个是真的？”

“你说你又不是我女朋友，也不打算做我女朋友，关心这个干嘛？”他望着她，故意做出不太高兴的表情。

张星语没有退让，“你.....你管我，我就是想知道，好奇。不行吗？愿赌服输，快告诉我。”

这故事赵涛跟余蓓都不知道串过多少次口供，就是说梦话也不会搞错，他耸耸肩，很干脆地把前前后后的关系讲了一遍。

听到李婕因为太爱他加上东窗事发，错手杀死了未婚夫那里，张星语的小脸显得有些发白，和之前听说他们两个在新房胡天胡地的时候形成了鲜明反差。

“余蓓.....这个都不在乎吗？你这.....可也算劈腿了吧？”

“我现在不也是一样在劈腿，”他满不在乎地说，“反正小蓓是只要

我心里有她就很高兴的好女孩。”

“我觉得是傻，不是好……”张星语嘟囔了一句，看了看表，还有时间，“那我要再做一次了，还赌吗？”

“来啊，有什么不敢。”赵涛把考试系统重置，笑道，“不过刚才说好的，这回你得上六十五分才行。”

“没问题。做题可是越做越熟练的。”她微微一笑，把摊开的书翻回到第一章，“那，开始吧。”

赵涛去把那本书靠在床上看完，随手一丢，觉得很无聊，又坐到旁边拿起震动棒继续按摩肩颈，舒畅地轻轻哼唧。

“你、你别出怪声好不好，这样算你赖皮了啊。”张星语扭头瞪他一眼，被他的哼唧声弄得有些心烦意乱。

他只好闭紧嘴巴，微笑点头。

赵涛本以为能靠惩罚游戏揩点油沾沾便宜，顺便试探一下张星语目前对他的底线已经退让到了什么地方，可不曾想，这次模拟考结束，她结算出了六十五分，刚好过关。

“我说你是不是故意的啊？”他忍不住笑道，“我怎么感觉上当了呢？”

“你也看到了，我真的没做完，算是我运气好吧。”

“得，愿赌服输。你说吧，这次想要我做什么？”他抓抓头，觉得有点事与愿违。

“唔唔……你先去买饭吧，我饿了。我想想，等你买回来告诉你。”她看了一眼表，轻轻揉了揉自己的肚皮。

“好吧，你想吃什么？”

“嗯……清淡点就行，我不敢吃太油的。”她摸出十块钱，“给，不用找了。算是跑腿费。”

“你不是从来不支使男生跑腿的吗？”

“那是对我有想法的，我支使了欠人情。你又看不上我，随便咯。”她微微一笑，轻声说道。

“谁说我看不上，只不过我有女友了，知道你肯定不乐意而已。”他抛下这句，穿上衣服开门走了出去。

屋里是暖气的春天，外面则依旧冷风刺骨，他哈了口白气，匆匆下楼骑上车子，去门口随便买了点晚饭。

校门口小吃几乎都是大油大酱，他转了几个摊子，才算是买了个萝卜丝土豆丝生菜叶子等乱七八糟卷进饼里的东西，没肉没鸡蛋，估计不用担心胖。

回家开门进去，张星语还端端正正坐在电脑前练习，也不嫌烦。他带上房门，提高声音说：“好了，吃饭了。你的要求想好了没？”

张星语一回头，他才看出有点不对，做个练习题，可不该让她脸蛋红成这样。

他走进卧室不着痕迹地打量了一下，开始还没看出什么异样，等弯腰放开折叠茶几摆饭的时候，才发现，床上自己刚才随手丢下的那本黄色小说，竟然换了位置，从枕头这边变到了枕头那边。

嘿，还真是个闷骚的丫头……

他装作没看出来，招呼张星语吃饭。

知道她吃饭时候不吭声，赵涛也就没多说什么，等到吃完把东西套袋一丢，才再问：“好了，吃饱喝足了，张星语同学，想好有什么要求了没？”

她坐在电脑椅上低着头，考虑了一会儿，才说：“我……我在这儿坐了一下午，脖子都僵了。你帮我按摩一下吧。”

“这不太好吧？”他活动了一下手指，嘴角已经咧开，但说的还是比较为难的口气。

“反正又没别人在，有什么关系。”她看来归根结底在乎的是别人的目光和评价，“再说，只是按摩一下，你别乱想。”

“行，那我就试试，不舒服就吭声。我也没给人按摩过，经验不足。”说着，他就把手放在了她的披散的长发下。

她向后靠了过来，歪头抬手一拨，让黑瀑流到另外一边，垂在肩前，亮出了她纤细修长、天鹅一样优美的脖颈，可能平时就比较注意坐姿的缘故，颈部曲线几乎没有学生常见的前伸变形，看上去就手感很好。

他故意低头暧昧地嗅了一下她的发香，双手轻轻卡住，顺着颈窝温柔地按捏着肩颈连线。

张星语眯起眼睛，颇为满意地哼了一声。

舒服倒也未必，看样子，纯粹是心理上的满足。

赵涛这么按摩了一会儿，转头看见床边还连着电的按摩棒，心里一动，柔声说：“我手都累了，要不，给你试试那个电动的怎么样？”

张星语不疑有他，点点头说：“好，看你刚才震得挺舒服的，那我也试试吧。”

看了看外面刚黑不久的天，赵涛得意地笑着，握紧了那个巨大的按摩棒，走回到张星语身后。

低沉的嗡嗡声，旋即响起。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三十八）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八十）

“你调开关了？怎么感觉比刚才劲儿大呢……”张星语挺直脖子被震了一会儿，有点困惑地扭头问道。

赵涛笑嘻嘻地点点头，说：“缓解疲劳不用大劲儿可不行，你放松点，感受感受，是不是挺舒服的？”

张星语嗯了一声，说：“麻乎乎的，我说话都有颤音了。”

“这东西按哪儿哪儿舒服。”他抬起手，把圆滚滚的头部滑向她的肩膀。

她扭了扭肩胛，小声说：“我还是喜欢你用手。”

“我累了，休息会儿不行啊？”赵涛把椅子往后拉了一下，“来，挺腰，坐久了这里肯定发硬，给你好好震震。”

她往前盘手趴在电脑桌上，“这样行吗？”

“可以。你感受一下。”他把按摩棒开到最大档，顺着她挺拔的脊柱缓缓滑下去。

对女人的身体早已经经验丰富，赵涛明白背后脊椎一线也是重要的敏感带，只不过震动效果并不如上舌头舔好。

“这儿坐久了累吧？放松点，别使劲儿，我压住给你好好震松，就舒服了。”他滑到尾椎附近，已经算是顶住了半拉屁股。

张星语有点不安地扭了一下，但他用的毕竟是死物，不是手脚，她挣扎了一下，还是没舍得开口。

“来，靠过来，换前面了。”震了一会儿尾巴骨，他一本正经地拉她往后靠，顺着肋侧缓缓前移，从靠近坟起酥胸的地方兜过去，吓得她浑身轻颤了一下，才转而向下，顶住了她紧绷绷的小腹。

“有效果吗……我……我就是感觉震得发麻。”

“一点也不舒服？”

“呃……倒是有点。”张星语皱着眉，似乎已经在怀疑什么，“可跟按摩好像不一样啊，不是松弛，而是……而是好像更紧了。”

“那不应该啊。”他故意错愕地站起来，手里的按摩棒也自然而然的上抬，结结实实地撞在她绵软耸挺的乳房顶端。

“啊……”她叫了一声赶忙缩胸躲开，连连摇头，“不用了，赵涛，我不用这个了。说好听我的，你还是用手给我简单按摩一下吧。”

“好好好。”赵涛也发现张星语的戒备心一直挺重，只好关掉开关丢到一边，寻思了一下，说，“那这样，你过来趴下，要不光揉肩膀也不管用，显得我赖皮似的。”

张星语看了看他指的床，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摇了摇头，瑟缩说：“还是……别了吧。上床，不太好。”

“嫌脏啊？还是怕危险？”赵涛笑着说，“要不我去厨房给你拿菜刀，你防身用？真是想太多，我要真想非礼你，把你抓起来往床上一扔还不是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这弱不禁风的劲儿，还能反抗得了我？”

他起来往床边一坐，“那我就算完成任务了啊，你不来正好，还省我力气了呢。走吧，我送你回去。”

“我不是那个意思……”张星语有点委屈地小声说，“可……可你让我趴床上，我……我当然会害怕啊。”

“是你让我按摩的啊。光捏肩膀多不到位啊，到时候你又该说我抵赖。”

“那.....我就试一下。你可不许吓唬我，我很胆小的。”她郑重其事地叮嘱了一句，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服，考虑几秒，还把领口的扣子彻底系严实，跟着脱掉拖鞋，磨磨蹭蹭趴到了床边。

这是欣赏背后曲线的大好机会，赵涛当然不会放过。

正面趴下双手枕着下巴的姿势，只要并腿，臀部就会不自觉地使劲，有没有料就算厚裤子也挡不住。

真可惜，张星雨的屁股有点单薄，不知道是不是减肥过火，缺乏脂肪，背面看干巴巴的，远不如杨楠那又翘又圆又紧又弹的小屁屁来劲儿，不管是欣赏还是实用都差了一截。

这种看脸看气质的妹子，操起来还是得正面上。

他在心里叹了口气，双腿分开跨跪在她腰上，准备照猫画虎随便按摩几下。

结果这动作吓了她一跳，一下扭过身来，惊慌失措地说：“你.....你干什么？”

赵涛露出一副无奈的笑容，“张星语同学，你不是想让我找根绳子把自己从上面倒吊下来给你按摩吧？你这么紧张，要不要我真拿把菜刀过来给你放旁边啊？”

“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是这姿势也太.....丢人了。你不能站床边.....弯腰按吗？”

“那样不方便控制劲儿，摁疼你了我可不负责。再说，万一我脚下不稳，那样可就直接趴你背上了。”

“啊？”张星语愣了一下，缓缓趴了回去，不太情愿地说，“那你就这么.....按吧。别.....别越界哦。”

赵涛搓了搓手，笑吟吟地说：“那你先告诉我，怎么算越界？不然我可不知道从何下手。”

张星语毫不犹豫地背过手在腰下和膝盖上指了指，“这中间不许碰，你也不许坐下来压着我。胸口更不行，别的地方才可以。”

嘿，这小妮子有意思，早被表哥摸的时候怎么就没这么好戒心呢？

赵涛在她背后皱了皱眉，但转念一想，笑道：“行，反正是你要我来的，你说能碰哪儿就碰哪儿。我开始了啊。”

他张开五指，还是从脖颈后面揉揉捏捏，一点一点顺着背下移。

他并不懂按摩，也谈不上有什么手法，但估计是锁情咒的效果，张星语明显对他这样卖力服侍的感觉受用至极，不几下就愉悦地轻哼起来，听起来可有几分得意。

赵涛撇了撇嘴，到后腰警戒线那边故意徘徊了一会儿，然后起身下床站稳，直接跳到了膝盖那边，手掌夹着小腿一捏一捏下行。

张星语明显松了口气，身子也趴得更软，似乎是相信了他。

她的腿是真细，一放松后，软软的腿肚里几乎捏不到什么肌肉的感觉，弱不禁风，就冲这柴火棍儿一样的腿，女上位她估计都坚持不了三分钟，还真是个体位非常受限的小美女。

她的裤管料子挺硬，捏起来手感很差，不过他目标也不在这小柴火棍腿上，他一路捏到最下，笑着说：“袜子先脱了吧。”

说着也不等她回话，就轻轻一扯，把彩棉短袜拽下来丢到了一边。

张星语哎呀一声，扭头说：“这……这多臭啊……”

“哪里，没什么味道。”他故意低头凑过去闻了一下，不再给她反对的机会，直接就双手抓了上去。

她的脚是细长型的，和腿一样很瘦，足背的青筋外凸明显，大拇趾的根部都能看到骨节的印痕，但柔柔软软的，比杨楠底板发硬的脚丫还是可爱得多。

能感觉到她明显变得紧张，赵涛微微一笑，仔仔细细地，一根脚趾一根脚趾的给她“按摩”起来。

（一百八十一）

“赵涛……还是……还是算了吧，这……也太不好意思了。”张星语脚丫在他的手掌中不自在地扭动，似痒非痒的样子。

“我都沾手了，瞧你，不就是脚丫子嘛，可没在你画的禁区里吧？”赵涛才不管她，手指也不知道什么按摩手法，反正就是来回爱抚，反复揉搓，从脚踝到足尖上上下下折返，赖定了不走。

暧昧的气息在飞快地升温。

“好了，”过了七八分钟，张星语趴在肘间闷声说，“我好了，可以了，算你完成，停下吧。”

他看着她后脖子上面有点发红的耳根，笑着甩了甩发酸的手腕，“那我洗手去了啊。”

“嗯。”她点点头，声音透着一股酥酥的绵软，“可记得……好好洗洗。”

“又不臭。”他说着，故意放到鼻子下面闻了闻。

“讨厌！”她面红耳赤娇嗔骂了一句，但瞪他那一眼，分明满是喜悦的光。

等他从厨房洗好手出来，张星语已经端端正正地坐在了床边，袜子穿好，脸上红潮半褪，粉扑扑就跟刚被他干了一次似的，看的他腿根发痒。

“明天下午……我还能来吗？”她指指电脑，小声说，“正式考试可不给我开卷。”

“当然能，小楠不在，我一个人在家也挺闷的。没人我也是瞎玩游戏。随时欢迎。”他过去关掉屏幕，说，“走，我送你回去吧。”

“不用。”她马上挺直脊背，很认真地说，“我已经认清门了，来回……真不用你接送。这地方挺好找的。”

“可都这么晚了，好歹送你回学校门口吧？”

“不用不用，”她看来是真怕有什么流言蜚语传出来，翘起嘴角一连

声说，“真不用了。这路上这么亮，还有夜市，挺安全的。还是我自己回去吧，你有女朋友，被人看见怪不好的。你也知道……总有人喜欢编排我的不是，牵连到你就不好了。”

“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我屁股上流言一大嘟噜，压根不在乎。”他想了想，点头说，“不过既然你坚持，那好吧，我只能稍微不那么绅士一次了。”

“谢谢你帮我。如果能考过，我一定会报答你的。”张星语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衣摆，挺郑重地鞠了个半躬，跟着有点好奇地说，“对了，赵涛，要是……我没做到分数，你打算让我做什么啊？不会真让我收拾房间吧？这个我可不擅长。”

赵涛用指头戳了一下自己脸颊，“我是打算让你亲我一口沾沾便宜的，你也知道，我是风流鬼嘛。可惜你太本事了，好遗憾。”

她眼波一横，微微低头说：“也不怕杨楠揍你。好了，我回去了，再晚，说不定会被人说什么了。”

“嗯，路上小心，慢点。”赵涛站起来，一路把她送到门口。既然她摆明不让送，他也懒得换衣服非要跑这一趟，明天上午还有考试，他不如多看会儿书。

握住门把，张星语停下脚步，扭身过来，“明天考试复习的怎么样了啊？”

有点纳闷她怎么在这地方说起闲话来了，他微微皱眉，说：“还好，一会儿接着看书。”

“你电脑怎么练得这么厉害的啊？”

“玩得多自然就熟了。”

“我没打扰到你复习吧？”

“没有，占的是玩游戏的时间。”

来来往往了七八句，赵涛终于有点不耐烦，笑着说：“张星语同学，还有什么事你就直说吧，你都快开始查我户口了。”

她的小嘴微微张开，楞了一下，有些为难地沉默了几秒，才小声说：“你.....能闭上眼吗？一下下就好。”

啧，这还真是女生玩不腻的花样啊。他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嘴上笑着说：“好好好，可别偷偷打我啊。”

本来想着怎么也能在嘴上骗个香吻，没想到面颊上传来了轻轻一碰，他睁开眼，看着脸蛋又在发红的她，抬手捂住了被亲的地方，觉得这会儿还是不说话最好。

张星语抿了抿嘴，飞快地说：“你不是说想要这个么，算是答谢.....你的按摩咯。我走了，拜拜。”

说着她拉开门，生怕再被他拽回去一样匆匆忙忙迈了下去。

听楼道里没了动静，赵涛才缓缓关上屋门，摸了摸脸，心里竟然微妙的有点酸甜。

他可以断定张星语没有亲过别人，刚才还非常紧张，不然也不至于跟撞上来似的顶一下他的颧骨上方而不是面颊那种常规区域。

不那么端着的时候，整个人都显得笨手笨脚。

不过，倒是笨得挺可爱的。

他抓了抓头，回屋看看表，又穿上衣服跑了一趟外面的超市，给家里备了一批零食武器弹药，就是今晚多半射不出什么，暂时原样收着就好。

说是想复习，结果看了会儿书，脑子里就又窜出了张星语。

他翻来覆去想了一会儿，托着腮考虑，要不，干脆放假回去前把这丫头先拿下？

反正不管是看今天加的料还是她最后那会儿的表现，耐心一点慢慢哄着，破了瓜应该不难。

一想到香艳场景，他也就没了看书的心思，干脆一骨碌起来做上了计划，算计一会儿鸡巴硬了，正好打开片子拿来小杯子针管做几个夹心

糖。

至于考试，随它去吧。

（一百八十二）

上午的考试还算顺利，写完出来，赵涛心里就差不多已经有数，分数不至于多高，但老师不像于钿秋那样下绊子，及格通过绝对不成问题。

在流传着六十分万岁多一分浪费的大学校园，这已经足够给他带来下门考试前的好心情。

晃悠去食堂吃了顿饭，结果凑巧碰上金琳和她男朋友。

他笑了笑，故意过去一屁股坐到了金琳对面隔一桌的地方，笑着抬手给她打了个招呼。

金琳微笑颌首回应，跟着不知道是否故意秀恩爱，从不锈钢盆里翻出难得的一片肉，抬手递到了男友嘴边。

那位学长欣喜无比，顿时一口咬下，还颇为得意地吮了吮金琳的筷子头。

金琳的笑容似乎有那么一瞬间的僵硬，收回筷子后，还不着痕迹地在菜汤里过了一下。

赵涛看着他俩在那儿你侬我侬，心里冷笑一声，低头吃饭懒得理会。

锁情咒已经下了，她的心是跑不了的，至于她的人，要是真的已经便宜过那小子，他爽过之后翻脸不认人就是。

反正他又没被锁，丢弃一双破鞋，可没什么心疼。

那边先吃完，金琳摆了摆手，挽着男友胳膊亲亲热热走了。

赵涛看着他们依偎颇紧的背影，心里突然有些好奇，难道锁情咒锁

住的爱意，并不是独一份的吗？难道，只会是最爱之一？

还没深想，张星语的短信到了。

问了问他考试发挥得如何，顺便约定了一下午后过去的时间。

赵涛看了看面前桌上乏善可陈的饭菜，干脆把盘子一推，发短信告诉她自己已经回去，随时都可以过来了。

到家等了半个多小时，房门被敲响了。声音不大，三次一顿，透着一股颇为有趣的谨慎感。

他过去一开门，着实小吃了一惊。

门口的女生带着鸭舌帽，裹着大口罩，还顶了一副这季节根本用不到的大墨镜，五官也就剩鼻孔耳朵还露在外面，这要不知道的，还得以为是哪个小明星悄悄出门躲粉丝呢。

“你这是什么打扮？”赵涛看她摘下口罩，才认出是张星语，连忙笑着让开门，问了一句。

“天冷，多穿点。”她摘下帽子，把头发撩开，跟着比较诚实地说，“而且我也不愿意让人知道我来你这儿了。不然，说不定要被说得难听。”

赵涛抱着手肘，故意露出一个不怀好意的微笑，挡在门前说：“你这就有点傻了吧？连知道你来我这儿的人都没有，就不怕我见色起意，把你拿绳子一绑摁在床上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吗？”

她倒是颇有信心，回眸一笑，柔声道：“你才不是那样的人。”

“可别太相信男生的定力。”他往屋里走去，电脑早就开了，不过他正在看片，连暂停都没摁。

张星语一进门就被屏幕上浪叫扭动的两个光屁股晃了个大红脸，赶忙又退了出去，等他关掉才走进来，小声问：“杨楠才走没几天吧，你们男生……就这么……唔……贪吗？”

“对啊，小楠在的时候我就恨不得让她天天过来，后来还是幸亏你

们女生宿舍的流言帮忙，才让她住到了我这儿。”赵涛往床边一坐，用有些露骨的眼神打量着她，“我这人每天无色不欢，见不到喜欢的女生就浑身没劲。”

张星语吞了口唾沫，坐到电脑前，很明智地换了话题，“今天我带书了，我可是划过重点的，还要接着赌吗？”

“当然，不这样给你点做题压力练也是白练。不过先说好，开卷你八十分能过的时候，就该考闭卷继续从六十分做起了啊。”

她点点头，“行，那今天是该七十分了吗？”

“不，直接上到七十五吧。一下午赶紧点也就做三遍，你做得顺，还来得及试一下不看书。”赵涛调好模拟题，点下开始，“行了，加油吧。”

昨天的小说已经看过，他往橱子里一塞，略一思忖，换了本更加大胆热辣，几乎满篇都是床戏的出来，往床头一靠，慢条斯理翻了起来。

真要是看得热血沸腾欲罢不能，不行今天就把她办了。这丫头这么怕流言蜚语，被强奸了估计都不敢说，简直好下手的要命。

要不是他还有接着玩玩调情游戏的兴趣，这会儿已经拿枕巾把她反手一捆扔床上插进去了。

反正在大众眼里，这种不知防备跑来跟男生独处一室的姑娘就是活该被上的嘛。

“这次我做完了！”一个多小时，电脑前传来张星语一声高兴的欢呼，她扭头挥了挥小拳头，“赵涛赵涛，我做完了，九十七分！九十七分呢！还是我画了重点的书管用吧！”

被她突如其来的欣喜笑脸晃了一下，此前还没见过她情绪表达如此激烈的样子，不如仙女范儿的时候精美，但霎时间就变得充满了值得亲近的味道。

那种强烈想要跟他分享喜悦的急切感染了他，让他也情不自禁地笑了起来，走过去扶着她的肩膀说：“行，看来你可以直接尝试闭卷了。这次是我输，说吧，想要我做什么？”

张星语大而明亮的眼睛往斜上方望着他，似乎想从他的眸子里看到些什么东西，看了一会儿，有些黯然地低下头，说：“这个你不会答应的。我再想想吧。”

“你还没说怎么知道。”他坐下来，眼珠一转，补充说，“不过让我分手肯定不行。”

张星语的笑容定格了半秒左右，马上说：“所以我也没提啊。那.....这次你亲亲我的脸好不好？”

“喂，这种要求不是开玩笑吧？学校里愿意效劳的男生能绕外环排上一圈你信不信。”他故作惊讶地说。

“他们是他们。”张星语有些嫌恶地皱了皱眉，“我可不敢跟他们单独在卧室待着。”

“其实我和他们没什么不同啊，我也挺喜欢你的。你这么漂亮，气质又好。”

张星语微微低头，有些失落地说：“这就不一样了，他们可没人说过喜欢我。一个个都只知道献殷勤，都没人敢说对我有意思，就有两个发短信的，可是.....这么重要的事情不是应该当面说吗？”

“可能没我脸皮厚，怕被你拒绝吧。”

“难道连试都不试一下，比被拒绝还好么？”张星语有点固执地说，“我不喜欢那种暧昧的从朋友开始，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冲着谈恋爱去跟普通同学关系当然是不一样的啊。”

他站起来弯下腰，一手撑着电脑桌，一手按住椅背，“那咱们呢？你这两天的表现，可不像是冲着普通同学关系来的吧。”

她的身体似乎在微微颤抖，但表情并没有多少动摇，“当然。我.....不希望你一直是我的普通同学。”

“可我不会分手的。”

“可你还是有点喜欢我的不是吗？”她仰起脸，眼底的胆量和信心正

随着时间迅速地流逝。

“没错。而且，其实不止一点。如果先追我的是你，我兴许就让你做第二个女朋友了。”他点点头，满意于看到她双眼发亮的即时反馈，“但你这么爱惜名声，做第三个似乎是不可能了。”

像是被蝎子蛰到一样，她的表情顿时看起来凝重了许多，马上说：“不，当然……不可能。我……我受不了的。”

“所以，那你要怎么办呢？”

张星语咬了咬唇，抬头说：“我……不就是想要你亲亲我的脸么？这个……难道也算是背叛你的女朋友？”

“当然不算。我只是担心你不高兴。我很乐意效劳。”他抬手抚摸上她的脸颊，柔声说，“那，闭上眼吧，免得你太紧张。”

她眨了眨眼，然后，乖乖闭上。

他笑了笑，低头，一口吻住了她半张一线的嫣红小嘴。

（一百八十三）

“唔嗯？”大概是没想到会被直接吻住嘴巴，张星语登时睁开了眼，显得有些惊慌，双手一抬就想去推开。

赵涛回手一捞，就把她纤细的手腕攥住，猛地拉到下方，继续凶狠地吸吮她柔软生涩的嘴唇。

这显然是初吻，女孩的牙齿都在微微的颤抖，小小的下巴绷得死紧，完全不知所措。

也不知道当年性骚扰她的蠢货，是不是光顾着摸，上面也顾不得了。

“嗯嗯……嗯唔……”她的眼睛慢慢眯起，眸中的惶恐很快就被一股酸涩的情意冲淡，哼声中的抵触也少了很多。

他抓紧她的手，用力压在单薄的身躯后方，像是把她捆住一样抱紧，然后慢慢侧转头，舌头开始顺着滑嫩的唇缝来回舔舐，想要一点点舔开她紧闭的牙关。

毫无经验的少女哪里知道该如何防御，周身上下都被他牢牢控制，心里又早已不知不觉沦陷，只觉满腔甜蜜都想从小小的嘴巴里涌现，终于还是轻轻嚅了一声，放开了樱唇间的门禁。

但赵涛在这时撒开了她，松手站了起来，用指尖轻轻抚摸着她通红的脸，柔声说：“怎么样，任务算是完成了吧？”

一丝被耍弄的怒意飞快滑过，张星语偏开头，低声抱怨道：“我说的.....明明是脸。”

“难道你的嘴没长在脸上吗？”他坐到床边，小心翼翼的压好裤裆里已经勃起的阴茎，笑道，“你的小嘴这么可爱，我可不想亲脸颊。”

“可.....可那是.....人家的初吻.....”她吸了吸鼻子，眼眶竟然当即就有点泛红。

“那怎么办，这可是你要求的，我愿赌服输而已。”他摊开手，摆出耍赖似的态度。

她扭头有点生气地瞪了他一眼，跟着用手背擦了擦嘴，说：“是，我活该。下次我要赢了，我让你在屋里蛙跳一百下。”

“好啊，不过你可别输了，不看书及格没你想的那么容易。你要是输了，别怪我用比一百下蛙跳更可怕的法子惩罚你哦。”

她眨了眨眼，微微偏头想了想，放软语气说：“好嘛，我开玩笑的。一百下蛙跳累死你，对我有什么好处。你也说笑的对不对？”

“对，我哪儿舍得真惩罚你啊。”他故意用上温柔又宠溺的口气，抬手摸了摸她的头发，无形中让她一点点习惯这种暧昧的距离。

她定了定神，似乎想要再赢一局好争取点什么，双手端端正正地摆在键盘上，说：“那开始吧。”

“行，加油。要都是这次这种要求，我非常乐意每回都输给你。”他

重置了系统，笑咪咪坐了回去，接着靠在床上拿起了书。

“你平常……就喜欢看这种小说吗？”她一边拿起鼠标操作，一边貌似随意地问。

“是啊，”知道她多半看封皮也猜到了里面的内容，毕竟画着那么暴露的女人，“我就是这么好色的男生，所以我才一直告诉你注意危险，我要把持不住，你就惨咯。”

“是你惨了才对。”她抿了抿嘴，“我可不是当年被摸了只会哭的小女孩了，我可是会报警的。”

“算了吧，你这么爱惜名声，生怕有不好的流言传出来，真被强奸了，估计也只会哭哭啼啼自己洗干净带血的内裤找没人的澡堂子把身上冲干净，装成没事人一样回宿舍去。”他略带讽刺地说，“不然被人知道出事，估计先疯的就是你。”

“我……”她扭头张嘴，却没把话说下去，咬了咬唇，说，“那我就先杀了你再自杀。”

“别啊，我又没强奸你。”赵涛呵呵笑了起来，“我真要干什么，你昨晚就回不去宿舍了，这会儿估计还在我床上捆着呢。我这是警告你别不长心眼，在我这儿不出事，在别人那儿再后悔可就晚了。”

“才没什么别人。”她哼了一声，“你当谁家我都会去的啊。”

她哎呀叫了一声，连忙说：“不跟你说话了，你故意让我分心，赖皮！”

“反咬一口，明明是你找我说话的。行了做题吧，我答应要帮你过考试，大男人说到做不到可不行。”他把书往旁边一扣，“我不看书了，省得你惦记。我发会儿短信聊会儿天，这总不碍你事了吧？”

张星语嗯了一声，盯着屏幕做了一会儿，又说：“你……你跟谁聊呢？”

“小楠呗，她在家里正憋得没意思，嚷嚷着等我考完回去赶紧去我们那儿玩呢。”他飞快地摁着手机键盘，头也不抬地回答。

“真好。”她不咸不淡地嘟囔了一句，继续做题。

结果，也不知道是离了书本速度跟不上，还是心神不定做题不专心，张星语最后又没做完，总结打分，才得了四十二分。

她哭丧着脸垮下肩，小声说：“我输了。这次……该你提要求了。不、不许过分啊！”

“那怎么算过分啊？”赵涛笑咪咪地坐到床边正对着她，慢悠悠地说。

“反正不能比我的要求离谱，人家都没……故意坑你。”

“你刚才让我亲你了，那我也惩罚你的嘴，不算过分吧？”

她想了想，赶忙说：“不许……往我嘴里乱塞东西。”

“不塞不塞，我要你闭上眼，把舌头伸出来，伸得越长越好。这总可以吧？”

张星语皱了皱眉，“干嘛啊，让人家做鬼脸……”

“我又不舍得真惩罚你，要不……那我换一个？”

“别别，就这个吧。要伸多久啊？”她活动了一下下巴，盯着他问。

“伸一会儿，你自己心里默数一百下，数完你就可以随便了，愿意收回去就收回去，不愿意就继续伸着。”

“说的跟伸着有什么好处一样。”她撅了撅嘴，显然对他难得赢了一次的要求不是太满意，慢慢闭上眼，发出啊的声音张开嘴，慢慢探出了红乎乎的舌头。

赵涛搓了搓手，悄悄站起来，弯腰凑了过去，刚才故意放过去的，这会儿可以再捉进来喽。

“先说好，你要提前缩回去，就算你犯规，我可要狠狠罚你。”

“嗯。”她不能说话，只好点点头。

“嗯，真乖。”他低下头，也伸出了自己的舌头，在她的舌侧，轻轻柔柔地一舔。

张星语倒吸了一口凉气，舌头下意识的往回一缩，但幸好临进嘴里才想起刚才答应的条件，硬是又吐了出来，抬手在他腰上打了一拳。

“怎么了？我没把什么塞进你嘴里啊。我可是守规矩了。”他笑着说道，接着又舔了她的舌头一下，绕了圈，干脆张嘴一吮，把她的舌头彻底含住。

“嗯嗯……”就跟被吸住了腰筋儿一样，张星语笔挺的坐姿顿时软瘫下来，鼻孔里也冒出一声细哼，悦耳动听。

他伸手绕到背后抱住她，侧头耐心地吞吐把玩着她的舌头，一副要让两人的味蕾拥抱做爱的架势。

论事前的撩拨，再没有什么动作比得过一场耐心而温柔的纠缠湿吻，滑嫩灵活的舌头在这一刻仿佛凝聚了全身上下所有性欲的感官，每一次细小的摩擦抚弄，都像是在揉搓她全身的肌肤一样。

她的面颊一片潮红，早就睁开一线的眼睛，也尽是荡漾的水光。

她早就忘了继续默数，舌头被他擒拿占据了三四分钟，唇角都流下了口水，依然不舍得缩回。

但最后，赵涛却主动放开了她，笑咪咪的用袖子帮目瞪口呆的她擦了擦嘴，柔声说：“傻瓜，忘记数数了吧？早到时间了。”

（一百八十四）

赵涛能明显感觉得出，张星语的心已经彻底乱了。

她还要再挑战一次模拟题，不过看她现在的样子，估计只会败得更惨。

他其实已经有信心，这次赢下随便提个什么要求把她哄到床上，直接下手，她最多半推半就，保不准裤裆里这会儿都已经湿了。

但他还挺有兴趣多玩两天，把这么个在班上恨不得标明出身地活死人墓的女生弄得春潮泛滥再一举拿下，可比单纯操个妞的快感强多了。

哼了会儿歌，被张星语抗议打扰后，他拿出新鲜加料的那几块存货，一个个剥开递给她，柔声说：“给你给你，算我赔礼道歉。谁让你的舌头那么好吃，比糖都甜。”

她狠嚼几下，憋着股气一样说：“不信。”

“吃点糖分补补脑，好好做题吧。等赢回来让你报复。”

“你等着。”她嘟囔一句，握着鼠标的手边缘都被压得发白。

这两天的分量灌下去，赵涛盘算了一下，张星语还真是已经吃了非常多的量，在他还没得手的女生中比其他几个的总和还要多得多得多，毛糙估计一下，不算直接从鸡巴里吸出来吃的，可以说比杨楠都不少。

他忍不住想，走前这几天多喂喂，是不是能喂出个处女女上位倒骑他的奇景呢？

转念想想又有点不太可能，爱情只是性欲的催化剂，没有小说里春药那么牛逼，能摧没了张星语的理智，让她彻底发情反过来强奸他。

能添加的，也就是他玩弄撩拨得乐趣而已。

不过这就足够了，打发时间找乐子，这不就是最好的结果么。

看来心里乱得够厉害，这次张星语的成绩还不如上次，才不过三十五分，而且到时间的时候答题才答了一多半而已。

简直是上机以来最烂成绩。

她往桌上一趴，都快哭出来，“啊啊……讨厌死了，明明会做的，就是一下子想不到怎么弄了。”

“我又赢了啊。”赵涛走过去拍了拍她的肩，“那你要不要试试一百次蛙跳？我看我上次的惩罚你好像挺乐在其中的，起不到效果诶。”

张星语登时红了脸，扭头说：“哪有！舌……舌头被你吃，口水都

进我嘴里了，好、好恶心的。”

“那看来还是蛙跳吧……”

“不要啊……”她可怜兮兮地说，“人家体育课跟健美操都累得想死，跳一百下肯定死给你看。”

“那怎么办？”

“不行……不行就还上次那样咯……”她红着脸低下头，细声细气地说。

“完全一样多没意思啊。”赵涛想了想，说，“成，你就还闭上眼，张嘴伸舌头吧。”

“跟驯小狗似的，讨厌。”她抱怨了一句，但还是往前伸出头，闭眼张开了嘴。

“这次加一条不许半截睁开眼，不然算你违规。听见了没？”

“嗯。”她伸着舌头，乖乖点了点头。

赵涛微微一笑，把食指伸直，缓缓压到了她的舌面上，故意模仿着柱状物，前后缓缓磨擦，像是在让她被动舔舐。

“嗯？”她疑惑地皱起了眉，跟着脸上红得更加厉害，舌头翘了翘，仿佛想舔出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

他故意轻喘着说：“安心，不是什么脏东西，是我身上的一部分哦。”

她的脸顿时红到了耳根，一下睁开了眼往后躲开，然后，瞠目结舌地看着还沾着她口水的指头，哑口无言。

“犯规。”他把被舔湿的指头放进嘴里吮了一口，微笑着说，“这下，该怎么惩罚你才好呢？”

“对……对不起。”张星语苦着脸说，“我……我是有点被吓到了。”

“既然犯规了，那就该真的惩罚你一下才行。”赵涛板起脸指了指自己的膝盖，“过来趴下。”

“诶？趴下？”她愣了一下，“要干什么？”

“横过来，趴这里。不然你就蛙跳一百下吧，自己选。”他盯着她的眼睛，知道自己正在剥出张星语外壳下柔软的嫩肉。

她畏缩着哼了两声，不情不愿地趴在了他的腿上，为了不让自己的胸部压上去，她往前挪了挪，只用小腹和胯架住体重。

这姿势很容易让人想起小时候被家长揍的记忆，她隐约觉得不对，正想开口说什么，啪的一声，赵涛的巴掌，就已经不轻不重地拍在了她并不丰满但依然还算有肉的屁股上。

“哎？赵涛……不行，你……讨厌！”

张星语顿时开口抗议，身体也剧烈地扭动起来。

但赵涛压下手肘制住了她，硬是一巴掌接一巴掌，足足打够了十下，才喘息着放开她。

她从第三下就哭了起来，他一松手，立刻就翻身站起来，跌跌撞撞跑到对面靠住墙，一边擦泪一边喊：“你可恶！哪有这样的！”

“你不守规矩，打打屁股怎么了？小时候没被这样打过吗？”他没所谓地甩甩手，不太满意刚才尝到的触感，有点瘪，弹性不足，典型的久坐不起臀，“惩罚就是让你长记性的嘛。”

她涨红着脸捂着屁股揉了揉，疼，还有些麻，但也没疼到真被狠打的程度，让她一时间好像拿不准该不该继续发脾气。

赵涛笑着站起来，拿出外衣走向另一个卧室，柔声说：“好了，我又没真用劲儿。别哭了，我去买饭，你晚上想吃什么？我请。”

“我……我要吃荷叶炒饭。”她扁着嘴，委委屈屈地说。

“啊？哪儿有？”

“校门口坐 5 2 路，五站地外面就有。”她瞪着他，一副故意挑事的表情。

他笑了笑，“那你多等会儿，我骑车子去。手机别拿远，我找不着给你打电话。”

张星语愣住，看他在隔壁换好衣服往门外走去，忍不住轻声说：“你……你真去啊？外面路上……可结着冰呢。”

“那有什么。”他打开门，迈了出去，“你不是想吃么。等我。”

砰，门关上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三十九）

恭喜恩兔盛世神七屠榜。

心情不佳.....唉。

希望明年财源广进能多集资一些吧.....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八十五）

沿着站牌骑，那地方其实挺好找，估计是做得合女生口味，摊子这么偏还坐满了一起跑过来的情侣，还有不少男生排着队等着往回带。

幸好老板两口子手脚麻利做得挺快，三口锅一起开工，赵涛排了十多分钟，就买好了两份扔进车筐，调头回家。

骑到院里楼下把车子放好，他站在那儿盘算了一下，想着就这么上去似乎有点火候不足，不一定能填平屁股上那一顿打，不如往张星语的心窝再撒点蜜糖。

他现在施展什么手段也不至于有心理负担，说干就干，当即蹲下，往手肘、胸前、膝盖上蹭了点土，用手拍打拍打，想了想，双掌按在地上搓了搓，把手套也弄脏，然后捡了块石头，在脸颊上压着蹭了一下，热辣辣弄破一层油皮。

嗯.....这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

他满意地笑了笑，拎起荷叶炒饭跑上了楼。

拿出钥匙，他故意在门后晃荡了几下，做出找钥匙的样子，让响声

提醒一下里面，自己回来了，跟着开门进去，一边换拖鞋一边喊：“好了吃饭吧，我回来了。”

张星语神情古怪地迎了出来，似乎有些心不在焉，接过塑料袋就往屋里走去，竟然没注意到赵涛故意弄出的这点狼狈。

嘿.....还真是个没心没肺的丫头。他笑了笑，大步走到前面，往屋里拿起要换的衣服，转身往隔壁间走去。

这样走了个对面，张星语总算是看见了赵涛脸上的红印和一身的土痕，惊讶地说：“你.....你摔了？”

“遇上拉手挡道的不长眼情侣，没绕好，地上滑刺溜了一下，没事。厨房有碗，你去拿吧，趁热赶紧吃。本来天就冷。”

他故意做出无所谓的样子，快步绕进隔壁卧室。张星语本已经追过来，可一见他要换衣服，只好面红耳赤又关上了门，在外面颇为沉闷地说：“对不起，不该让你跑那么远的。”

“没事。那儿给人往回带饭的多着呢，排队就排了十多分钟。我看都是和我差不多的男生。”

“才不一样。”她在门外小声说，“人家那都是为了巴结喜欢的女生，或者干脆就是买给女朋友的。”

“差不多，我不是说挺喜欢你的吗。买个这的程度还是绰绰有余的。行了赶紧吃去吧，凉了难吃吃不完，难道你要我帮你吃剩的啊？”

她抽了口气，哦了一声，赶忙去厨房拿碗。

他在屋里忍不住笑了起来，舌头都被吃干抹净了，还在乎被人吃口剩饭，这姑娘的心思还真是莫名其妙。

这家荷叶炒饭的味道真是不错，赵涛坐下一尝，胃口大开，埋头吃了起来。

张星语却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吃两口，就盯着他的脸颊看上一会儿，到最后还是剩了一小半，苦着脸说：“我吃不下，扔了吧。”

“喂，我还没吃饱呢。多浪费啊。”他直接伸手端到自己面前，下勺子就是用力一挖。

这一下跟挖在了她屁股沟里一样，让她一下子站了起来，红着脸伸手就挡，“别……别，这……这多不好！”

“张星语同学，你的舌头我都吃过了，香香的口水我不知道喝了多少，干嘛，这会儿嫌弃我了？”他一口含住勺子，慢慢用嘴唇蠕动着抵干净里面的米饭，调情一样在嘴里慢悠悠地咀嚼，咽下，“这么好的炒饭，怎么舍得扔。”

张星语低下头，突然无话，也不好意思再看他，就那么默默坐着。

吃完收拾好，赵涛回来见张星语还那么原样坐着，一动不动，不禁笑道：“怎么，睡着了？收拾收拾回去吧，再不回去可就晚了。明天我没考试，你要来练，提前给我打电话叫醒我，免得我睡大头觉被你堵被窝里。”

张星语微微仰头，抬眼看着他，跟下了什么决心一样咬了咬唇瓣，说：“要不……你睡隔壁，给我钥匙，我明早直接来上机练。不打扰你睡觉。”

看她似乎在试探什么，赵涛没所谓地拉开抽屉，拿出一套备用钥匙丢给她，“那也成，不过我不睡隔壁，那是以前符小宇两口子的被窝，我不习惯。等他们下学期开学彻底搬干净再说。你放心练，我睡得死，小动静吵不醒我，放心。”

“那……明天见。”她红着脸抓过钥匙，往包里塞了一下还塞偏了掉在地上，赶忙蹲下捡起来，紧张兮兮地说，“那我先回去了，谢谢你帮忙。”

“我又没白帮。”他过去抬手摸了一下她的嘴唇，“很超值的。”

她往后退了半步，转身往门口走去，“我走了。”

“真不用我送吗？天冷了回家的学生也多了，路上可没多少人。”

她抓起口罩帽子戴上，又把脸包得严严实实，“不用，我很小心的。你……早点休息吧。”

“好吧，那回见。”

送走张星语，一天的娱乐时间结束，赵涛躺到床上跟杨楠聊了一会儿短信，这小妮子越来越大胆，一副要跟他在短信里做爱的架势，也不怕被爹妈看见手机吊暖气管子上痛殴一顿。

配合着在短信里操了她一顿，最后还是提醒了一句，记得删短信记录。

聊完他起来洗了把脸，泡了泡脚，通体舒泰之余，才注意到此前故意扣下的那本小黄书，竟然还在原来的地方原样未动。

张星语忍住了没看？他有点纳闷，这不像那个闷骚丫头会错过的事情啊。

他想了想，突然灵光一现，过去打开了电脑的视频播放器，找到了张星语一定还不知道的播放历史记录。

他记得比较清楚，自己最后一次看的是哪一部电影。

而现在的历史记录，全被刷新成了他给杨楠准备的那些A片。

没猜错的话，张星语应该是早就好奇这个专门给杨楠建立的文件夹里面是什么东西，这次趁机打开看了看，结果就连着开了一串女女成人电影。

啧……他摇了摇头，心想这就开始给她做心理建设，好像太早啊。

他都还没开口享用呢。

盘算了一下，他把那个杨楠名字的文件夹设置成了隐藏。

然后笑着躺回了床上，明天张星语过来，发现这个文件夹没了，会不会知道自己偷看的事情被发现了呢？

（一百八十六）

既然明知第二天早晨要有佳人到访，赵涛当然要做好迎接准备。

不过他并不打算早起，还选择了靠着暖气裸睡。反正他从一开始就不打算隐藏自己的任何恶劣之处，这样一点点剥掉张星语那种女生的防护，才更有意思。

根据杨楠的反馈，他的睡姿一贯糟糕，靠着暖气时候尤甚，经常到早晨就只剩下被角搭着肚皮，其他地方包括鸟窝全亮着，要赶上晨勃，还能在她眼前竖根旗杆。

他很好奇，张星语看到他这副样子会是什么反应。是爬上来吮几口？还是尖叫着把手里的东西摔在地上？亦或是春心大动在旁边椅子上自慰一把？

嗯……好像都是成人动画片的套路啊。

带着这样的期待，他这一觉睡得非常香，好像还做了个美梦，美到什么程度忘了，反正一醒来就觉得胯下鸡巴硬邦邦地竖着，不过……好像顶住了什么。

他憋住睡醒时习惯的哼唧，赶忙提醒自己张星语多半已经来了，然后尽量安静地抬起手揉了揉眼，尽快让自己清醒过来。

睁开眼看了看，天已经亮了，透过帘子，也能看清屋里的情况。

张星语坐在电脑前，估计是来了有一段时间，正开着书拼命做题，看着倒是很专心的样子。

他摸了摸身上，这才发现被子虽说还是只剩了个角在肚皮，但张星语从衣柜里翻出了毛巾被，盖在了他的身上。

他晨勃的老二，就这么成了坚挺的帐篷棍儿。

打量了一下，张星语今天穿得比往常似乎艳了一些，难得不是一身丧气素，而是穿了件鹅黄羊绒衫，底下配了格子短裙厚打底裤，挂着的风衣倒还是平常的风格，就是内里难得换了更象普通女大学生的装扮。

这么想，风衣里头这套，显然就是赵涛才能看到的了。

恍惚期间懒得起，他顺便盘算了一下，昨天已经拿下了舌吻，今天要是有机会，该把目标放在什么阶段比较好。

揉胸？摸屁股？直接伸进衣服里？其实到了这种地步都不被拒绝的话，完全就可以提枪上马纵横驰骋了嘛。

望着天花板想得出神，张星语一扭头就看见他瞪圆的牛眼，说：“醒了啊？我吵到你了吗？”

“没有，我昨晚睡得早。”他笑了笑，随手一记甜言蜜语甩过去，“知道你要来，心里当事儿呢，不自觉就醒了。”

她转过头继续看电脑上的题，小声说：“我买了小笼包，有肉有素，我吃过了。你也起来吃吧。”

“嗯，行。”他伸手拿过内裤，故意说，“哎呀，我有裸睡的习惯，要是让你看见什么，还真是不好意思了啊。”

“没、没关系，我怕你凉着，给你盖上了。没看见什么……”她很心虚地说，做题都点错了两道。

“怎么照着书练上了，不跟我继续打赌了？”

“你不是还没醒么，怕你说我作弊。你起来我就可以开始了。”她咬了咬牙，把书合上往包里一塞，“那我做了啊，六十分，谁也不许赖皮。”

“行，开始吧。”他笑着套上背心，就这么只穿着内衣在桌边坐下，吃了起来。

包子早凉了，也不知道张星语来了多久。不过没关系，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这会儿的心思，也早不在吃上。垫垫肚子，纯粹是为了补充补充能量。

“你……你不冷啊？”看他就穿着裤衩背心，张星语有点不自在地说。

“刚起来身上燥，我吃完就去穿。”他嚼着肉包子随口回答。

“你昨天摔得严重吗？我买了红花油带过来，你要哪里疼，就赶紧抹抹。”

“没事了，那种小疼，洗个脚就忘了。”他笑呵呵地说，“你专心做题吧，别最后不及格，又怪我分你的心。”

“你、你穿成这样就已经分我的心了。赖皮。”

“好好好，我去加条秋裤。怕了你了。”

吃饱喝足，洗漱完毕，赵涛拿出明天要考的最后一门，靠在床上看了起来。

张星语还是有些心不在焉，轻声问：“你平常在家都不叠被子的啊？”

“反正晚上还要睡，就这么着呗。”

“那、那杨楠也不给你叠？”

“她叠过，叠完我又想要，结果还是一团乱，她也就懒得管了。这样也挺好，想躺就躺。”

“她可真够能对付的。”张星语抿了抿嘴，嘟囔了一句，似乎对杨楠这种得过且过的邋遢很是不屑。

“跟了我这种随时想要上床的男朋友，她也只能这么着了。腿软爬不起来叠被子，也不全赖她。”

意识到话题越走越露骨，张星语闭上了嘴，努力把注意力集中回模拟题上。

不过收效甚微，最后结算，尽管答出了闭卷以来最好成绩，但依然没有做完，而且只得了五十一分。

她垂头丧气地转过椅子，说：“说吧，要我做什么？”

午饭前应该还能做一遍题，赵涛盘算了一下，决定循序渐进，说：“就还昨天你没完成那个吧，记得，不许看，看了打屁股。”

她嗯了一声，微微仰头张开了嘴，伸出了软软红红的舌头。

他如法炮制，手指缓缓爬上她的舌面，顺着柔软而略显粗糙的味蕾滑动，摩擦，一点点往嘴里伸去。

接着，中指也压着舌头滑了过去，两根手指占据了唇间的大半空隙，挺直并拢，伸进拉出，左右上下探索了一圈后，他低声说：“含住，用舌头舔。”

这毫无疑问已经是个超出了暧昧界限的指令，即便是再怎么没有常识的女生，也应该知道用嘴巴含住男人的手指吸吮是多么淫荡的画面。

但张星语只是迟疑了一下，就微微锁紧眉心，乖乖地向前移动修长的脖颈，把他的两根手指彻底吞进口中。

滑嫩的舌头，顿时让美妙的酥痒盘旋在他的指节周围。

他张开手指，在嘴里玩弄着她的舌头，撩拨，捏揉。随着动作的幅度加大，细小的口水声淫靡的传出。

他情不自禁地粗喘起来，胯下，坚硬如铁。

（一百八十七）

在里面搅动了四五分钟，赵涛才意犹未尽地把手指抽了出来，拿到唇边，等到张星语缓缓睁开眼睛，才在她的注视下伸出舌头，一点点舔掉上面的口水。

就像被舔的其实是自己的身体一样，张星语的脸颊迅速浮现出一抹嫣红，白皙的脖颈咕嘟一声，轻轻蠕动了一下。

两人都一言不发，就这么互相凝望着。

这就像一场无形的战争，只不过，赵涛早已胜券在握。

果然，水灵灵的眼睛里，浮现的雾气迅速凝结，成了盈盈欲坠的泪珠儿。

很显然，这个心气不低的女孩，正在心中经历一场惨烈的自戕。

不准备把她逼得太紧，赵涛慢条斯理地吮干净手指，笑着坐下说：“行了，别发呆了，抓紧时间，午饭前还能做一遍呢。加油，做好了，我还请你吃荷叶炒饭。”

她瞄了一眼他脸上的擦伤，摇了摇头，“不用，门口的菜卷饼就挺好。”

“加油，六十分不远了。”他柔声说着，重置了模拟题库。

不得不说，张星语的意志力还算不错，已经被他撩得心乱如麻，成绩竟然还能稳定上升。

这回，她总算第一次在闭卷的情况下做完了全部考题，而且，拿到了五十八分。只差一两道小题，她就能赢下这局。

当然，一分也是分，输了就是输了。她恼火地捶了一下桌子，扁着嘴扭过头，说：“我又输了，你……说吧，要怎么惩罚我。”

“那都是小事。我先去买饭吃饭。吃过再慢慢想。毕竟一切手段都是为了让你好好练习最后顺利过关嘛。”赵涛早就穿好了衣服，拎起外套说，“真不想吃荷叶炒饭了？”

她目光一颤，满眼清甜，微微摇了摇头，柔声说：“真的不想吃了。给我……带碗粥吧。”

“成，那我就走着去了，你稍微等我会儿，二十分钟左右就回来。”

张星语不自觉地瞄了一眼电脑，轻声说：“不急，我还不饿呢。你慢慢买。我等着。”

知道这小妞一落单在家就不定会偷偷看什么，赵涛慢悠悠晃荡下去，一步三摇照着半小时去转，要了份现做的小炒素菜，才观景似的走了回来。

这次开门前，他故意轻手轻脚悄悄转开锁，昨晚还偷偷给锁芯上过油测试了一下，要是张星语带着单边耳机，光凭另一只耳朵注意外头动静，多半发现不了。

进去轻轻掩上门，果然里面没有反应，张星语应该还不知道他回来了。

他蹑手蹑脚走进卧室，往里一瞄，真是大喜过望。张星语弓着腰坐在椅子上，双手紧紧攥着大腿根的裙子，好似在往下压，又不敢使劲儿，带着一边耳机，头发拨在另一侧，露出的这半边脸满是红潮，看面颊微微颤动的样子，明显还死死咬着牙关。

屏幕上的女人双手被绑在床头，双脚也被固定，几根羽毛围着膨大的奶头不停搔弄，一根和赵涛家里这个款式差不多的按摩棒正贴着阴阜不停的旋转，雪白的肉体在机器的震荡下正因快感而痉挛，抽搐，过于强烈的美妙滋味反复冲击着女人的脑海，让她深锁着眉，紧闭着眼，红唇大开，淫叫不休。

赵涛早都看过不知多少遍，知道这女优的叫声极为撩人，一扬三顿，酥柔彻骨，对情欲的煽动效果很强。看样子，张星语多半也是快进到这里先是被样貌相似的按摩棒吸引住，接着就被那淫声浪叫抓住，过于专注地看了进去，浑然忘我。

他笑了笑，轻轻放下饭菜和粥，前脚掌使劲无声无息走到张星语身后，突然弯下腰，在她耳边吹了口气，说：“看得这么认真啊？”

“呀！”张星语惊叫一声，一直悬在关闭按钮上的鼠标马上点下，接着手忙脚乱要去关掉文件夹窗口，另一手就扯耳机。

所谓欲速则不达，她这么着急，反倒怎么也点不准关闭，羞得面红耳赤人都站了起来，结果脚下一拌，哗啦一下歪倒在椅子旁边，手也不知道是不巧拍到了回车还是鼠标左键，又一部A片恰好打开，耳机已经被扯掉，音响里立刻传来了那一系列电影片头赵涛非常熟悉的音乐。

赵涛忍住笑，看了一眼张星语恨不得扒开地板砖钻去楼下的表情，出手把全部东西关掉，扶起椅子，蹲下，拉住她的胳膊，一边往起扶，一边柔声说：“瞧你这么大反应，至于吗。女生就不能好奇看看这些啦？小楠小蓓都挺爱看的，我又不会说你。”

张星语根本羞得说不出话来，一被他扶起来，就抓起包要走。

赵涛赶紧把她一拽，柔声说：“我没讽刺你，我说真的呢。小楠平

常没事就看看。咱都是成年人，我不至于笑话你。这些片子不还是我下载的么，我都没不好意思。”

“那怎么一样……”张星语急得都哭了出来，小泪珠儿断了线一样往下掉，“你们是……你们是搞对象，又住一起了。我……我还……”

她怎么也说不下去，憋了半天，才咕哝道：“我真就只是好奇，我……我不是故意翻你电脑的。”

“好了，没关系。你操作电脑的本事还是我教的呢，不乐意让你看，我就都藏起来了。小楠最喜欢的那些你昨天不就看了，我觉得不合适，就给你藏了，你今天就找不到了吧？”

张星语眨了眨眼，“我、我还以为被你删了。”

这话一出，她就意识到这等于承认了自己昨天确实偷看过，马上又羞愧难当地低下了头，“对不起……我就是看见写着杨楠的名字，好奇到底是什么。”

“我专门给她精选出的，她喜欢的电影。你要有兴趣我可以取消隐藏。”赵涛去厨房拿过盘子，“咱们都是大学生了，拿出点成年人的样子。难道你将来搞对象谈恋爱，对这事儿一点儿不了解就跟个傻妞一样被人家牵着鼻子走啊？”

被他的歪理不知不觉绕进去，张星语坐下端过粥碗，用小勺划拉着，轻声说：“我都不知道……怎么才算搞对象谈恋爱。”

“啊？”赵涛笑呵呵地说，“你连这都闹不清楚？”

张星语盯着碗里的粥，眼神也跟那一样略显糊涂，“赵涛，这两天……咱们亲也亲过了，连舌头都被你吃过了，按我以前的想法，这肯定只有谈恋爱才能做啊。可你……好像没觉得我是你对象，不是吗？”

（一百八十八）

赵涛反应了几秒，才意识到自己被张星语巧妙地将了一军。

按她话里的含义，现在这种程度，对她来说就已经只能是男朋友才

可以做的，而她允许他做了，相当于默认了他在心里的地位等级。

而赵涛除了各种揩油占便宜之外，反而明确了自己不会和两个女朋友分手。

他挠了挠脸颊，放柔语气说：“星语，你不会觉得我之前说挺喜欢你是在开玩笑的吧？”

“难道不是吗？”她小口啜着粥，轻声说，“你那种，不过是男生好色的喜欢吧。”

他并不否认，点点头说：“男生喜欢女生，当然是有欲望才正常，追求一个喜欢的姑娘，不就是想亲她，想抱她，想摸她，想和她做各种各样愉快的事情吗？喜欢才华啊性格啊什么的，那都是其余指标符合基准线以后的事情了。”

“那我符合吗？从你.....有欲望的角度。”她抬起头，大胆地问。

“屁股不够好，别的还不错。”他回了一个贱兮兮的笑，“打屁股都硌手。”

意识到他正在转移话题，张星语低下头夹了根菜，慢慢一口口吃进嘴里，缓缓说：“我的心思.....你应该是明白的。我不是不知廉耻的女生，你可不能觉得，随便谁都可以.....对我那样。”

赵涛皱了皱眉，干脆一伸头，盯着她的眼睛问：“那我也直说吧，你愿意做我第三个女朋友吗？这就是我的要求。”

张星语倒抽了一口凉气，手里的筷子都颤了一下。

他心里隐约明白，张星语归根到底还是有着心高气傲的一面，觉得以自己的魅力，小恩小惠给到这个份上，男生应该识趣点弃暗投明，干干净净投入她的石榴裙下了。

可惜他早就不是正常男生，动心上个十次八次，也不可能会再有灵魂被触动的感觉了。

只求个鸡巴爽利，那他还有什么好顾忌，想被当女神供着，那可找错人喽。

“不行。”憋了半天，张星语有点委屈地说，“我不干，要是被人知道，我.....我还做不做人了。”

就知道她归根结底在意的还是可畏人言，赵涛凑得更近，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她的唇瓣，看着往后瑟缩的她，蛊惑一样地说：“那为什么要让人知道呢？咱们对所有人都保密不就好了。你在学校依然可以是那个白衣飘飘谁也不鸟让男生众星捧月的小仙女，没人的时候，在这里，你喜欢我，我喜欢你，多好？”

“那、那我图个什么？”张星语扁着嘴，大眼睛里又有泪花闪动，“我.....我好好的，为什么给你当地下情人？”

“那样我就可以尽情喜欢你了啊。”赵涛站起来在她身边弯下腰，拉开她阻挡的手，吻了一下她的小嘴，“我现在只是这样喜欢你，你就开心得不得了，连着往我这儿跑，我要是好好来怜惜你，你一定会快活上天去的。”

“才.....不会，我.....我想当你名正言顺的女朋友。”她噙着泪花，可怜巴巴地看着他，“我不够好吗？没资格当你女朋友，将来嫁给你吗？”

虽然心里的结婚备选暂时只有余蓓自己，但不负责任的谎言用起来又没有成本，他抚摸着她的脸，看似认真地说：“星语，好几个女生都这么喜欢我，我总不能不做比较，就选定唯一的一个吧？我对你们都挺喜欢的，那最后跟谁在一起，不就看到时候我最喜欢的是谁了么。”

“哪有你这样.....脚踏好几条船的。”她的眼神看起来有些绝望，情丝缠绕着最后的抵抗，仿佛马上就要挣扎不动，被拖入到万丈深渊里。

“我没强迫什么啊。”他低下头，用手轻轻压开她的下巴，对着半启朱唇，轻声说，“你可以不同意的，你可以从今以后都不理我，远远躲着，我又不会主动去招惹你。”

像是想到了什么极为恐惧的事情，张星语浑身一颤，说：“那.....那还不如让我死.....”

“那就照着你心里最想的事情去做呗，我已经表态了，愿不愿意，是你的事儿。”他说完，就张开嘴，把舌头伸出了一截，然后悬在她嘴

边近在咫尺的地方，不压过来，也不离开。

简直就像在挣扎什么一辈子的事情，久到赵涛的嘴都有点发酸，她才低声说：“在只有我一个之前，你真能做到不让任何人知道吗？”

“当然，我没那个炫耀的必要。”他休息了一下发干的舌头，“让你难过，我也不开心啊。”

张星语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搂住他的脖子，用力亲上了他，同时，紧紧闭住了眼。

赵涛心花怒放，知道这意味着妥协就此生效，掌中的小花自此又多了一朵，下学期稍微动动心思，杨楠就能美美喝一顿汤，他真期待看这个直到不行的女生被杨楠侵犯的时候会是怎么一番样子。

当然，为了不惹出什么乱子，在此之前最好还是全力施展让张星语彻底不可自拔的好。

在她娇羞青涩的舌头上辗转玩弄了几分钟，他有点按捺不住，抬手试探着按在了她的胸前。

那毛衣里头意外的还有点料，比起扁小的屁股，胸前的脂肪倒是足够达到一手掌握的程度，比杨楠只略小一点，不过手感无比柔软，让他颇想用力捏住。

“等等……”张星语有点害怕地一缩，挡开他的手摇了摇头，“太……太快了。赵涛，这……太快了。咱们……才刚刚开始交往呢。”

啧，真是个麻烦精。秘密情人都愿意当了，脱你裤衩不就是早晚的事情吗，矜持个卵子啊。他眯了眯眼，差点就想把她搂到床上先捆住操了再说。反正为了开发新玩法他上次还买了一段不留伤的软绳子。

但张星语这张清纯可怜的脸，配上水光闪动的大眼睛，还真是能打中男人心底最柔软的地方，他舔了舔唇，只好堆出一脸柔情蜜意，说：“抱歉，我太想要你了，一时没控制住。我会注意的。咱们吃饭吧。”

张星语连忙点了点头，看他回到自己位子上，才稍稍松了口气，继

续吃起了饭。

吃饱喝足，该继续的正事总不能忘了，新得了承诺，自以为会有美好未来的张星语踌躇满志，一拉袖子露出一段细细的手腕，端端正正坐好说：“好了，重置吧。我这次一定能超过六十分！”

“好，超过了你就来提要求吧。一、二、三，开始！”

这次，张星语还真是展现出了意料之外的强大集中力，赵涛怎么撩拨勾她话头，她都只是简单嗯一声带过去，反正是一心一意疯狂做题。

不过她确实是电脑天赋太差，这么专心致志，最后还是没做完。

但分数够了，六十一，低空及格。

她高兴地一挥小拳头，笑逐颜开望着他，“我赢了！该你答应我一件事了！”

被她的笑容感染，赵涛点了点头，“好，你说吧。是要打我屁股报仇吗？”

张星语脸上微微一红，摇了摇头，视线来回飘了几秒，垂首轻声说道：“你……你可以……抱我，在屋里走几圈吗？就……公主抱那样。”

（一百八十九）

赵涛其实不太清楚女生为什么会对这种横过来既容易碰头又容易别脚的抱法情有独钟，余蓓在家的时候就格外喜欢让他这么抱，偶尔在学校受了冷嘲热讽晚上回去，只要被他横抱着从沙发到卧室，那就连抬屁股迎合都比平常有劲头。

就因为公主抱这个名字吗？

纳闷归纳闷，这种亲密接触的好机会赵涛当然不会错过，最大的门槛都迈过去了，可正是大举进攻的时候。

“那我可来了啊。”他摩拳擦掌走过去，看张星语直挺挺站着也没个动作，忍不住笑道，“稍微弯点腰，搂住我脖子。”

“嗯。”她有点笨拙地张开胳膊，圈到了赵涛的脖颈后面。

他弯腰一抄，一手腿弯一手背，熟练无比地把她横到了自己怀中，经验丰富轻车熟路，腹肌往前一顶身体微微后倾，她身子又轻飘飘没个重量，在屋里绕上个十来圈也不成问题。

一被抱起来，张星语就娇羞无限地把脸埋到了他的肩头，也不知道就这么横到胸前有什么可高兴的。按赵涛的想法，明明跟卖报纸的包一样双腿岔开挂在他前面被他从下面操着更开心。

走了两圈，赵涛的手就习惯性地开始变得不老实。

只要抱熟练了，架着背的手稳定住支撑，抄腿的手光靠小臂发力，那整个巴掌就正好能在大腿到屁股之间游刃有余，恰好，张星语今天穿的还是裙子，真是方便无比。

打底裤挺厚，不是为了风度不要温度的类型，包裹着她偏瘦的腿正好补足了一部分圆润的曲线，他一边走，手指就一边蜷曲着在紧挨着臀部的位置抓搔。

张星语身子一颤，轻轻哼了一声，但没说话，只是搂着他的手臂紧了一紧。

那他哪里还会客气，胳膊一斜大掌一贴，直愣愣钻进了她的裙底，按揉起弹性略显不足但手感很软的屁股蛋。

“赵涛……别……我害怕……”她的臀肌不自觉地夹紧，身体也往上逃去。

可人在他怀中抱着，这能躲到哪儿去，巴掌大小的屁股被他又揉又摸，不一会儿，就听她的鼻息都变得急促起来。

就在赵涛都准备抱回卧室扔到床上的时候，她摇了摇头一松手，说：“好、好了，够了，开……开始下一局吧。”

“行。”他还挺好奇张星语能再提什么要求，大步走过去，把模拟系统重置。

电脑操作考试就是个熟练活儿，张星语既然已经拿过六十一，这次

就算提到六十五，差不多也没什么难度。

知道在想出新招之前多半是没什么机会对她提要求了，赵涛有点无聊的拿起教材，躺在床上干脆开始复习。

果然和他预料的一样，这次，张星语直接考到了六十九。这次满足了，跟下次的七十分也就只差一分而已。

“干脆你连提三个要求，下次的线划到八十吧，不然我没赢的机会，一边倒也太没意思了。”赵涛把书丢到一边，看着兴高采烈满脸喜气的张星语，无奈地说。

张星语转着眼珠想了想，笑着点点头，“好啊，那就三个。”

“那说吧，第一个是什么。”

张星语似乎是才开始想，托着腮思考了好一会儿，才脸上微微发红地说：“你也闭上眼，张开嘴，伸舌头。我不说好不许停。犯规……这次就不算数。”

“行，没问题。”赵涛故意调侃说，“不过我没你那么多讲究，只要是你身上的，哪儿塞我嘴里都行，臭脚丫子都没事。”

张星语的脸顿时更红，瞪了他一眼说：“才不会，那……那不是恶心我自己么。”

说完她也发觉意思不对，有点恼羞成怒地说：“好啦，不许说话，赶紧闭上眼。”

这没什么好不乐意的，就张星语的人气，真在大学里公开求偶，洗脚水保不准都有人喝，赵涛又早身经百战，女孩子身上哪个地方他没舔过，他就不信张星语还能上来就一屁股坐他脸上，当即到床边坐好，双手扶膝闭目开口，小狗一样吐出了舌头。

不一会儿，明显带着指纹触感的细长指头就摸了上来，看来是要依样画葫芦，学着他此前的作弄如法炮制。

女生的小手，就是全含进去也无妨啊，他忍住肚子里的笑，勾起舌尖主动舔起了她的手指，很快就勾搭着把她两根指头都弄进了嘴里，嘴

唇一嘬，从根部一边吸吮一边舔舐，听着她就轻轻嚅了一声。

依依不舍地让指头在他嘴里搅弄了好几分钟，张星语抽出手，呼吸略显急促地说：“你……你还把舌头伸出来。”

他润了润口水，乖乖伸了出去。

这次，是她的小嘴亲了上来，先是用舌尖跟他一碰，接着就忍不住一样一口含住了他的舌头，一边发出嗯嗯的憋闷鼻音，一边激动地辗转吸吮。

这样的动作，理所当然会变成一场激烈舌吻。

赵涛故意往后仰倒，而张星语也果然恋恋不舍地追了上来，不知不觉，就成了把他压在床上的姿势。

她似乎觉得有些不对，双手一撑就想起来。

赵涛当然不会给她逃掉，张臂一圈把她搂紧，嘴上用力吸住她的樱唇，嘬紧了舌头继续狂攻不休。

直到怀里的娇躯颤抖着瘫软下来，酥在他的胸膛上，他才满意地放开了她，故意问了句：“好了吗？还需要接着伸么？”

“好了，不、不用了。”张星语强打精神翻身爬起来，手忙脚乱地整了一下衣裙，低着头说。

“那，你说第二个吧。”赵涛故意舔了舔嘴唇，一副依依不舍地样子说道。

“嗯……我……我想听你说，你爱我。”她双手握着膝盖，低着头，哼哼一样地小声说。

“我不是都说过好几次了，我挺喜欢你的啊。”赵涛满不在乎地说，“你想听正式的表白啊？好，星语，我喜欢你。”

她摇了摇头，“不是喜欢，我……想听三个字的。”

赵涛皱了皱眉，一股微妙的厌恶感浮上心头，但他没表现出来，而

是耐着性子说：“星语，我说了，我喜欢你。暂时，也就只是这种程度而已。我不能为了你的要求就说点谎话，这种虚伪对你来说也没什么意义吧？”

他当然知道敷衍一句有多容易，当年骗李婕的时候，他一句接一句说的无比轻松。

可现在一切都结束了，他不愿再说那句话，一次也不想。

张星语、杨楠.....包括余蓓，都还不配。

他在身后悄悄捏紧了拳头，忍住了心头那一丝针扎般的痛楚。

再也不会会有什么我爱你了.....再也不会了。

（一百九十）

张星语抬眼看了看赵涛的表情，仔细端详了一会儿，不太情愿地让步说：“那.....那你多说几遍。”

“好啊，”赵涛凑近到几乎吻上她的距离，情深款款地望着她，一句接一句地说，“星语，我喜欢你，我喜欢你，我喜欢你.....”

她唇角那丝笑意每听一句便浓烈几分，到最后满面羞红，软软靠近他唇畔，满目眷恋地柔柔亲了上来，又化作一场银丝缭绕的深吻。

气喘咻咻，赵涛抱着她问：“那，第三件事可以说了吧？”

她拱在他怀里，恨不得变成只小猫一样缩着，轻声说：“我.....我想休息半个小时。你.....你能抱着我一起躺会儿吗？”

仿佛在害怕什么，她马上又说：“就.....就只是躺着，可不许.....干别的。”

“行，饭后本来就该好好休息一下。我就是怕你嫌弃我的床脏乱。”

“你抱着我.....我就不嫌弃。”她抿嘴笑了笑，跟着看了看身上还穿着裙子，想了想，解开腰带脱了下来，把羊绒衫也兜头去掉，露出里面

的米色秋衣。

“我在这儿这样躺，杨楠会不会生气啊？”她放正枕头，把被子拉过来，有点紧张地问。

“你不说我不说，她怎么会知道。”赵涛笑嘻嘻蹬掉鞋，侧躺在她身边。

“抱抱。”她红着脸闭上眼，主动掀起被子把他也盖在了里面。

他笑着搂紧她，故意挪动了一下身体，让突起的裤裆若即若离地顶在她身上，也闭起了眼，“午安。”

一个满腹心事，一个心怀鬼胎，说是午睡，也就各自打盹迷糊了一会儿。

赵涛的胳膊还没发麻，张星语就打了个呵欠，睁眼爬了起来，看了看表，轻轻推了推他，“我要继续做题了，这次是八十分吗？”

赵涛懒洋洋伸了伸腰，点头说：“嗯，八十分。其实你现在考过已经没问题了，确定还要继续赌吗？”

“继续，我可不想光是及格。”她咬了一下唇，“我去洗个脸，你重置吧。”

刚才说是张星语提了三个要求，可算下来自己也占了不少便宜，赵涛已经不太在意输赢，反正这个女生已经差不多可以拿下，就看什么时机合适而已。

他还挺好奇这次张星语要是再赢，还会有什么想做的事。

明天最后一门他就考完，后天再呆一天，满打满算还有一天半而已，今天要是没什么实质性突破，寒假前就只能先把她的贞操放一放了。就是下学期开学杨楠又要缠着他不放，还不知道有没有现在这么好的机会。

其实对这种女生，还是破了处比较稳妥，到时候肯定爱得死心塌地。

他胡思乱想着，手上的书也看不下去，只等着看张星语的模拟结果。

没想到张星语有点神不守舍，最后做完，只拿到七十八分。

“啊啊……输了。”她一推鼠标，撅着嘴小声说道，“该你提要求了，来吧。”

看看时间，晚饭前再来一次模拟应该是来不及了，这多半就是今天最后一次机会，赵涛盘算一下，心想胸跟裤裆张星语一直守得很严，戒备心强，但已经被花式吃来啃去的小嘴，早就成了不设防的随意探索区，干脆，就从这儿下手吧。

“太过分的我也不好意思。那……就还闭眼张嘴伸舌头吧，不过这次，我要你坐床上。”他喉头滚动了一下，说。

“嗯。”她挺顺从地点了点头，爬上床，把屁股坐到了跪分的脚后跟之间，双手扶着大腿，有点忐忑又期待地看了看他，闭上眼，啊的伸出了红红嫩嫩的舌头。

赵涛打开抽屉，摸出那个做工逼真的假老二，轻手轻脚爬上了床，先把舌头凑上去，按她最喜欢的方式，唇舌纠缠狂吻了一会儿，接着撤开嘴巴，把指头压了上去，缓缓沿着舌面插入。

一根、两根……等到无名指也试探着钻进去后，她的小嘴已经被撑开到近乎极限，舌头艰难地在三根指头的三角阵势之中蠕动，细小的口水声音淫靡的响着，嘶溜，嘶溜。

他缓缓拿回手指，这次，没有自己舔去那些口水，而是来回蹭了蹭，擦在了她的脸上。她不依地哼了一声扭了扭身子，但他马上就凑过去，伸出舌头舔过了那些湿痕，又让她轻喘着软化下来，重新乖乖坐好。

他举起那根胶质感很明显的假鸡巴，慢慢悠悠地对准她张开的嘴巴，缓缓旋转着推了进去。

“呜呜？”她疑惑地哼了一声，含着那个头儿问，“赵涛，这是什么啊？”

“放心，不脏，也没毒。不过不许咬哦。”他敷衍了两句，小心地移动着惟妙惟肖的龟头部分，卡着她被吻红微肿的嘴唇，缓缓插入，抽出。

她的脸很快红到了耳根，看来还没有傻到一点猜测都没有的程度，不过看她把眼反而闭得更紧，也知道她宁愿自欺欺人装作不明白是什么东西。

“小心点，别碰到牙。可以用嘴唇稍微垫一垫。”他渐渐加深了假肉棒进出的幅度，坚硬的玩具一路碾过她柔软的舌头，冲向口腔的深处。

她憋闷地呃了几声，但还是乖乖地尽可能打开下巴，用舌头托举着接纳对他而言有点太过粗大的部分。

这试探已经足够了。

他抽出来假棒子丢到一边，柔声说：“刚才那个可能太大了，我换个稍微小一点的。好不好？”

她唇角垂着一丝晶亮的唾液，有点茫然地点了点头。

他轻手轻脚站了起来，分开腿，拉开秋裤的前口，从内裤中掏出了早就彻底硬起的鸡巴，套了两下，把包皮往后捋开，让紫红色的龟头彻底暴露出来，跟着向前凑去，轻轻放在了她吐出的舌头上。

“嗯？”应该是闻到了淡淡的腥臭，她疑惑地哼了一声，舌尖好奇地在下沿勾了两下。

呼.....真是爽得发麻。他挺了挺腰，稳住脚下，用手扶着老二，就这么贴着她的舌头快乐地前后摩擦。

龟头系带本来就是男人最敏感的几处地方之一，只是这样不插进嘴里，滋味一样非常美妙。

呵呵，众星捧月的小仙女，白衣飘飘的气质系花，这不是一样跪在床上，伸长了舌头给老子舔鸡巴？

得意的心情充斥在胸中，这种玩弄得手的感觉，比起单纯的插进去来一发不遑多让，而且心理上的优越感十足真金，实在是愉悦极了。

当龟头试探着钻入唇瓣之间时，她弯弯的睫毛颤动了一下，但还是没敢睁开，含含糊糊地问：“赵涛，你.....你又放什么进来了啊？臭臭的.....”

“你好好舔，我一会儿告诉你。”他满心愉快地回答，空闲的手垂下，温柔地捏搓着她的耳垂。

渐渐的，坚硬的阴茎也加大了出入的幅度，赵涛喘息起来，不再扶着已经被含住大半根的老二，双手捏着她两边的耳朵，摆明了告诉她，自己没有用手。

她果然明白过来了什么，脸上红得好似喝醉酒一样，鼻息也跟着急促起来，舌头好像也有点慌张，都不知道该往哪边去舔。

看她眉心越蹙越紧的难过表情，赵涛的快感迅速步入了巅峰，一点点把她玷污的愉悦从大脑皮层奔流而下，贯穿紧绷的脊柱，呼啸着冲向积蓄在一起的亿万精虫。

“星语，可以睁开眼了。”他笑着说道，旋即猛地一搂她的后脑，在她惊慌失措的抽气声中，密集而快速地抽插了十几下。

接着，他的手用力压住，让她羞耻的双眼只能看到乱糟糟的阴毛和紧绷的小腹。

龟头开始喷射，腥涩浓稠的精液一股股冲击在她蠕动的喉咙附近。

“吞下去，星语，全都吞下去。”他抚摸着她因紧张而僵硬的后脖子，弯腰深埋在她口中，粗喘着说道。

眼里浮现出委屈的泪光，张星语夹着肉棒的嘴唇蠕动了一下，但接着，白皙的脖子里发出了细小的咕嘟声，那一大口混合着唾液的浓精，终究还是被她咽了下去。

他在上面笑了起来。

对他来说，女人的嘴才是最接近灵魂的地方。

他缓缓抽离，蹲下，抬起手擦掉她眼角的泪花，揩过她嘴角流下的一丝白浆，缓缓插入到她颤动的唇瓣中，让她把这一丁点也吸吮吞下，

吃个干净。

然后，他往下抚摸过去，划过她修长的脖颈，钻入她秋衣的领口。

胸罩被他轻易地推开到一边，他张开巴掌，缓缓握住，那小巧圆润柔软的乳房，就这样落进了他的手心。

她的乳头很小，乳晕也不大，但是感度非常棒，他只是在花苞上轻轻搓了几下，她就颤抖着哼了一声。

他心满意足地抚弄着已经没有任何抗拒的酥胸。

他知道，自己已经彻底抓住了她。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四十）

感谢色城颁发的贵宾勋章，今后会继续努力。

多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希望今后还能FQ顺利.....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九十一）

很满意张星语默不作声垂首低眉的态度，赵涛喘息着绕到她身后，以更顺手的姿势玩弄着小巧柔软的乳房，敏感的奶头很快就在他的指间发硬，肿胀。

“脱了吧好不好？”他拉起秋衣的下摆，试探着往上扯高，在她耳边呢喃着说。

张星语没有吱声，只是缓缓举起了手臂，投降一样。

他兴高采烈地兜头拽下，跟小背心相差无几的棉质胸罩一捏排扣就轻松卸掉，瘦削单薄的上半身，就这样裸露在他眼前。

皮肤还不错，可能是见光少的缘故，很白，当然，比杨楠那种异域风情的白还是差了一级，算是黄种人的一流水准。

她确实很瘦，手掌从乳房下方抚摸，能清楚地感觉到肋骨的凹凸痕迹，腰肢也细得吓人，而且软软的没有什么肌肉感。

果然这种气质美少女去掉衣服后就显得略逊一筹，瘦骨嶙峋真有点硌手。

在小腹那边绕了一圈，他转回到乳房上面，双手从两边罩住，温柔地揉搓，心里计算着接下来是不是该往后压倒脱打底裤了。

这时，手背上突然滴答凉了一下，他眉头一皱，从侧面探头过去看了一眼。

这才发现，张星语竟然悄无声息地泪流满面，鼻头早已通红，泪痕在脸颊上留下数道，顺着下巴掉落。

“你这是怎么了？”他赶忙撒开手，心里有点难受，抓起脱下的衣服先遮到她胸前，柔声说，“你要不情愿，说就是了，两情相悦的高兴事，你哭什么。”

张星语吸了吸鼻子，轻声说：“我没有不情愿，我.....我就是觉得难受。”

“为什么？不舒服吗？”他凑过去吻了她一下，心里有些好奇。

“不是，我就是觉得.....觉得你对我的喜欢，只是想哄我陪你.....上床而已。”她也不抬手去扶胸前的衣服，就那么委屈地看着自己的膝盖，让他帮他举着挡住双乳，声音发颤地说，“等你快活过了，我也就什么都不是了。”

“那怎么会。”他把衣服垫在中间，搂住她柔声说，“我是那种始乱终弃的人吗？要不咱们明天就公开关系，好不好？”

她赶忙摇头，有点心慌地说：“不要，真的.....不要。你要是不抛弃我.....那就.....先这样挺好。”

“那你在闹什么别扭？”他有点不解地问，刚才连精液都吃了，怎么脱脱衣服揉揉奶，她反而闹起来了呢，难道又是禁区的问题？

他想了想，又问：“还是因为以前的事情害怕吗？”

她触电一样一颤，连忙摇头说：“不是，没有.....那时候是欺负我不懂事，怎么.....能和现在比。”

“那你心里到底哪里不舒服讲出来让我知道一下嘛。咱俩都这样的关系了，还有什么话不好直说的？”

“我.....我就是觉得你不爱惜我。”她的语调显得更加委屈，“你用手指.....也就算了，事先都不说一声，就、就把那个塞进来，还.....还逼人家.....喝.....喝你的东西。我觉得.....你.....你把我当玩具。”

没想到自己图个爽的一时之快给她心里弄出这么多事儿，赵涛皱了皱眉，还是保持着温柔的口气说：“那你刚才怎么也不吭声，你生气就告诉我啊，告诉我我才知道对不对。我跟喜欢的女生经常做这种事，真不知道你这么抗拒。”

她狐疑地看了他一眼，跟着又低下头，小声说：“我是看你.....高兴，这么喜欢，就没动，想着.....反正也跟了你，你喜欢，我忍忍就是。反正.....反正他们都说就疼那一下，忍住了，也就过去了。”

“星语，这是开心的事情，不是让你搞什么牺牲奉献。”他寻思了一下，看来张星语心底对男女之事还是有很强的负罪心态，只好柔声说，“你让我高兴，我也会努力让你高兴，这才是男女生互相喜欢的终极形态嘛。”

“第一次.....没了就不会再有了。”她有点沉闷地说，“如果你以后不要我，我就什么都没了.....”

“那要不要我发个誓？”

她抬起眼看着他，没有回话，但表情显然是说，那你发吧。

嘿，还真是遇上一个不按常理出牌的女孩。这种时候难道不是应该抬起小手心疼地说“不用，我相信你”吗？

“我赵涛对天发誓，除非张星语主动离开，不再要我，否则一定对她此生此世不离不弃，如有违背，天诛地灭不得好死。”他举起右手，郑重其事地说道。

他根本不在乎身边多一个走不了的姑娘，酒池肉林中奔跑的美女，本就越多越好。

张星语这才破涕为笑，但接着抓起胸罩穿在身上，把秋衣也套了回去。

“诶？你.....这是？”

她哼了一声，娇嗔道：“我输给你一个要求，你.....你都偷摸灌了我一嘴，还不够啊？再想要别的，等我再输了吧。”

赵涛舔了舔嘴唇，看一眼表说：“可这都五点了，再练一次再吃饭？”

她过去电脑椅那边坐下，轻声说：“我不饿，你饿了？”

“好，那就再练一次。”赵涛笑了笑，过去重置了模拟题，“八十分有信心吗？”

张星语淡淡道：“当然有，刚才我其实故意做错了几道题。”

赵涛一愣，接着，就看她噼里啪啦地操作了起来，看熟练程度，的确比之前进步了一大截。

这么看，她此前输掉的几次，说不准还有故意放水的可能。

果然，这次张星语提前了二十分钟做完，结算成绩，八十七。

赵涛目瞪口呆看着，一时之间竟然隐约觉得，这几天的电脑教学，真不好说到底是谁在设计谁了。

不过事已至此，他只能看看张星语在已经拿到想要承诺的情况下还准备干什么。

“愿赌服输，不过你这水平进步太快，下次就必须给你提到九十五了啊。这是随机题库，我都不敢保证能次次到那个分数的。”

“下次再说下次，反正，我这次赢了。”她得意地转过椅子，把双脚翘到床上，盯着他说，“你刚才说，男女生互相喜欢，我努力让你高兴，你也努力让我高兴，才是正常的，那刚才.....你连那个都让我.....让我吃了，算是高兴了吧？”

赵涛点点头，在张星语嘴里射一发看她吞下去的快感真是不逊色于酣畅淋漓的做次爱，这种玷污感的心理愉悦的确让他非常满足。

张星语皱起眉，似乎还有点犹豫，但考虑了一下，看了看表后，她

咬紧牙关握了握小拳头，小声说：“那能不能让我试试，你努力让我高兴是什么样子的？”

（一百九十二）

赵涛先是一愣，接着小腹下方就感到一阵热流涌动。这小妮子绕了这么大一圈，这不还是愿意颠鸾倒凤一场么。

他笑咪咪正想起身说好，张星语却微红着脸接了一句：“不过先说好，不许……过线。我……我还不想做到最后一步，不许脱我衣服，我、我就是好奇女生的高兴到底是什么感觉而已。”

“那可要是不做到最后一步你体验不到那种感觉呢？”赵涛皱了皱眉，故意问。

“要是那样……那不行就算了。”她马上就畏缩了回去。

“我都发过誓了，你还不相信我么？”他露出略显受伤的表情，颇为哀怨地看着他。

张星语咬了咬嘴唇，低着头说：“我没那个意思，我……我是自信不足。你都有两个女朋友了，懂得比我多得多，我什么都不会，身材也不好，而且……而且万一……那我以后还怎么做人。”

也不知道她在万一个什么，赵涛眯起眼睛犹豫了一下，心想反正自己也不是太急，她乐意把着最后一道防线装纯情，那他就先把别的地方便宜占够就是。

他过去抱住她，先低头蜻蜓点水吻了她几下，跟着柔声说：“星语，女生高兴，也得有必要的亲密接触才行，总不能一点都不脱吧？”

张星语颤了一下，乌溜溜的眼珠来回转动，似乎在斟酌着什么。刚才她上半身其实已经被摸了个遍，再矜持也没有什么意思，可下面该退让到什么地步，她似乎还需要仔细考虑。

赵涛贴到她耳边，一边拨开她黑色长发顺着细嫩的肌肤轻舔，一边呢喃一样地说：“星语，你不是也看过那种电影了，女人想要快活，身上就不能有这么多束缚的。脱掉吧，脱掉的话，我可以把你从头舔到

脚，让你舒服上天。你不是也见到那个按摩棒的真正用法了吗……”

“那……那个女的是演员，肯定……是演出来的。”她有点紧张地说，但眼神中已经流露出明显的期待。

包裹在坚硬蚌壳里的，恐怕还真是团骚媚多汁的宝贝……

“你实际试一试不就知道了？我保证，你不同意，我绝对不侵犯你的处女。”他的手已经隔着秋衣胸罩再次揉捏上小巧的乳房，语气故意加强了迫不及待的渴望。

他的欲望似乎打动了她，她挪了挪屁股，转身坐到了床边，抬眼看着他，咬紧下唇，把细长的腿蜷曲起来，缓缓脱掉袜子，露出瘦瘦白白的脚掌，两只袜子都脱掉后，她踩住拖鞋，稍稍抬起臀部，拇指插入裤腰向下一剥，带着棉衬的打底裤就翻卷起来，顺着苍白的大腿往下褪去。

把赤裸的双腿全部抽出后，她涨红着脸把打底裤放到电脑椅上，忐忑地向下扯了扯衣摆，试图挡住那条朴素到还像中学生的白棉内裤，小声说：“下面……下面这最后一件……不许脱掉。”

赵涛吞了口唾沫，去掉下裳后，张星语的身体曲线呈现出彻底的柔弱气质，细细的大腿缺乏脂肪来填充弹性，直到大腿根部才略显紧密的并拢，小腿瘦长，感觉用力握住就能折断，真是很能激起男性心底阴暗情绪的身体。

他稍微稳了一下心里激荡的兽欲，克制着柔声说：“放心，我不脱。这次是我赌输了，那我就光服务你。来，上面也脱掉吧。”

这次，她自己反手脱掉了秋衣，双臂上举的时候，肋骨和小腹呈现出单薄的印痕，胸罩解下后，她这次总算用胳膊挡住了乳头，羞红着脸说：“这下……这下可以了吧？”

“你还需要放松，亲爱的宝贝。”他双手放在她肩头，顺着紧绷僵硬的肌肉缓缓向下抚摸，只摩挲手臂外侧非常无害的区域，“放松点，把一切交给我，我不会欺负你的。我要给你的，绝对是你想象不到的快乐。”

“我觉得.....你、你多亲亲我，我可能.....就不这么紧张了。”张星语稍稍抬起下巴，双眼朦胧，薄薄的两瓣唇，在他眼前微开一缝。

爱情中的女人，接吻就能湿得滴水，他当然知道一条灵活甜蜜的舌头有多重要，当即搂紧了她，一口吻了上去。

舌头都缠绕在一起，双手当然要更进一步，他顺着背后抚摸下去，探到腰下，刚要接近臀部，就感觉到怀里的女孩突然紧张地挺直，他只好再撤上来，只在较安全的后心附近徘徊。

背后虽然也是一般女性的敏感带，但毕竟不是什么核心区，顶多就是略微有点舒服而已。他考虑一下，干脆抱着她向前压去，一直到把她轻轻放在了床上。

接着，他稍微侧身让开一点位置，把重心转移到一边，另一边腾出的手，直接握住了躺倒后变成了小小圆饼的奶包儿。

乳头小小的，软软的，拨拉几下，就跟发怒一样挺直，周围的乳晕也浮现出一圈小小的疙瘩。

很好，只要这里敏感，高潮就绝对不会有问题。他已经能很熟练地分辨女生的反应到底是因为痒还是舒服，判断出这里可以重点进攻后，就放开了她的唇，直接低空掠过，一口嘬住了另一边没被手指伺候的奶尖儿。

近距离正面一看，张星语的乳房虽然不大，但形状不错，乳头乳晕小巧，色泽偏淡，还真有点粉粉嫩嫩的感觉，要是没有杨楠那近乎白种人的裸体珠玉在前，他保不准还真要惊讶赞叹一番。

早不再是当初的急色少年，赵涛的耐心终于把张星语一点点拖入到情欲的泥沼中，一分钟、两分钟、五分钟，她的腿不自觉地曲起，细长的脚趾也忍不住缓缓蜷伸，她的手不知道该往哪儿放，只好有点傻气地在他的腰上摸来摸去。

一直吸吮到乳头都有些发肿，他才意犹未尽地起身，接好按摩棒的电源，打开，以弱档贴上她的颈侧，滑过锁骨，慢慢爬上因口水而晶亮的奶头。

“啊、啊……”她短促地叫了一声，跟着羞耻地捂住了嘴，皱着眉望向天花板，扭身躲避着说，“好痒。”

按摩棒接替了舌头的位置，舌头自然就可以往其他地方战略转移，他顺着肋骨的痕迹左右横舔，一层层向下转移，逐步逼近不断随着呼吸起伏的肚脐。

“赵涛……”张星语突然有点不安地说，“我……我是不是……该去冲个澡啊？”

舌头上确实能尝到淡淡的汗咸味，但年轻少女的身体，稍微有些味道反而更加刺激，他摇了摇头，笑着说：“没关系，我又不会嫌弃你，我吃起来，你哪里都是香喷喷的。”

她抿住嘴，喜滋滋地笑着，跟着就被肚脐周围的搔痒弄得啊了一声，小小的屁股都抬了起来。

他瞄了一眼紧绷绷贴着耻丘的内裤，直接过去估计会让她过分紧张，干脆迂回一下好了。

调整了一下位置，他趴在张星语的腿间，一口一口轻啖着柔软的大腿内侧，她的股间远不如杨楠那么紧凑结实，柔软如绵，可嘴唇用力压下，明明那么瘦依然感觉不到骨头的存在，倒还真是既显瘦又有肉的微妙感觉。

舔到膝盖内侧的时候，张星语又叫了一声，她身上各处地方，似乎都比一般的处女敏感得多，赵涛闭上嘴用唾沫润了润舌尖，干脆捧住她的双膝，左右交替舔弄不休。

能感觉到张星语已经进入了忍耐的阶段，她攥紧床单，死死闭着眼睛，小小的胸脯上都浮现了淡淡的红晕。

感觉到手中的双脚已经没有了任何抗拒，他趁机一拽，往两边彻底打开。

张星语哎呀一声惊叫，双手一垂赶忙捂住了胯下。

但仅仅是那惊鸿一瞥，赵涛就已经看得清清楚楚。

雪白的裤衩底部，正对着腭口的位置，分明已经晕开了一小片水痕。

（一百九十三）

“不许脱……这里……绝对不许脱，求你……”张星语有点惊慌地低头看向赵涛，分明在害怕他反悔耍赖。

显然她也知道，自己此刻这春情泛滥娇弱无力的模样，根本无法抵抗男生在她身上做任何事。

“我答应过的啊，绝不反悔。我保证不脱，我只是让为了让你更舒服。”他用空闲的手轻柔地抚摸着她紧张的大腿，一寸寸逼近最关键的三角区，而另一手的按摩棒，仍在贴着她翘起的小奶头嗡嗡震动。

也不管她的手还捂着裤裆，赵涛往前压下头，舌头顺着光滑的大腿肌肤向上舔去。

她的腿颤巍巍地打开，喉咙里流动着急促的气息。

大腿根的腹股沟即使是最保守的三角内裤也很难覆盖，他笑了笑，把舌尖伸向内裤边缘露出的那一线细小褶皱。

太瘦的缘故，张星语的腿根清楚地凸显出平台一样的筋骨痕迹，舌头划过上面，还能明确的感受到那根最粗的腿筋在细微的抽搐，伴随着她忐忑又愉悦的呻吟。

“宝贝，把手拿开吧。我发誓不脱你的内裤。都已经这样了，你还不相信我吗？”他吻上她的手背，充满暗示意味地让舌头钻入她手指的缝隙，顺着上下滑动。

“那里……那里……也能……舔吗？”让他有点意外的，张星语曲起手肘，低头看向了自己张开的大腿中央，带着八分期待问。

啧，看来尝到甜头之后，渐渐跟身体一起变的诚实了啊。他笑着点点头，“这就是男欢女爱，我喜欢，所以不嫌脏，我以为你也不会嫌我脏，才会让你吃了一下我的那个东西，没想到你看来还是有心理障碍啊。”

张星语红透了脸，别开眼小声说：“人家……当时不是还不知道么……喜欢，当然是喜欢你啊。我……我以后也可以不介意的。”

“那……可以先把手拿开了吗？”他张开嘴，轻轻咬了一口她的手背。

“赵涛……你不要骗我……我……我相信你的。”她犹豫了一下，把这只手也收了回去，曲在了身侧，稳住了有点摇晃的身体，发亮的大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他。

也不知道是监督，还是不明白隔着内裤到底能做什么。

赵涛润了润嘴巴，毫不客气地一口隔着内裤啃了上去，张开的嘴直接笼罩住那片水痕周遭，舌头压着底裤贴到湿润的小穴入口，就这么隔着棉布舔了起来。

“啊！”没想到他会这样突然袭击，张星语惊叫一声，但想去推他的手，却伸到半空就停住，脸上的表情随着舌尖的舞动越来越复杂，整齐雪白的牙齿，不知不觉就咬住了粉嫩的下唇，眉心也跟着浮现出细细的纹路。

他继续卖力地舔着，按摩棒都暂时关掉放到了一旁，双手绕过外侧向上伸出，变成扛着她大腿的姿势，一左一右捏着奶头揉搓。

口水很快就让内裤湿了一片，贴上她缺乏肉感但隆起颇高的耻丘。

贴身之后，里面隐藏的器官也就无所遁形，很快被嘴唇描绘出大概的轮廓。

她的阴阜偏高，膻口角度也颇为向前，是不需要垫枕头就能轻易破处的优良结构，缺乏脂肪堆积的耻部虽然有点骨感，但阴蒂却意外的突出，隔着内裤都能夹到勃起的尖端。

而且毛发也意外的发达，根据嘴唇蠕动搓着内裤感受到的反馈来估计，张星语下面这张小嘴，很可能顶着一片颇为茂盛的乌草丛。

找到地方，当然要先试试感度，他调整了一下位置，舌尖压下阴核所在的地方，缓缓转起了圈。

“啊、啊啊……”她双腿一抖，眼神都有点飘忽，望着自己胯下来回挪动的脑袋，湿嗒嗒黏在身上的内裤仿佛都不那么难受，屁股几乎是情不自禁就想要离开床面，往他舞动的舌头那里挺动过去。

“爽吗？星语。”他故意说得含糊，让她的名字听着跟性欲一样。

她舔了舔嘴巴，以很小的幅度点了点头。

“不隔着裤衩，会更爽的哦。”他用下巴压住阴蒂的位置，一边轻轻揉着一边说道。

张星语马上摇了摇头，“不要，不……不许脱掉。”

“那我拨开好不好？拨开一点，舌头就能舔进去了，非常非常舒服的哦。”

她的眼神更加迷蒙，心底似乎在挣扎要不要再在底线前退让一步，可见理智已经不太清楚，都忘了内裤这东西穿在身上并不是为了象征什么，被脱下和被拨开又能有多少分别？

“你不说话，那我就当是同意了啊。”他干脆直接低下头，侧头咬住了内裤的底边，往另一侧掀开。

“啊啊……”张星语呻吟起来，浑身无力的躺了回去，双手抬起捂住了脸，显然已经羞耻到了极点。

和全身其他地方的光洁细嫩不同，她的大阴唇周围长满了细细的绒毛，绒毛自下而上越发浓密，最后在阴蒂上方汇集成一大片卷曲茂密的毛丛，乌黑油亮。

芳草包裹的肉裂和单薄稚嫩的身躯呈现出截然相反的气质，突起的耻骨上，勃起的阴蒂就像一个小小的灯塔，引导着下方杏核型的溪谷，小阴唇颇为发达，像两片蝶翼，从大阴唇中央的缝隙里伸出，左右张开，最外侧略微深色，向里渐变出诱人的肉红，指路一样把视线带到已经一片湿润的腔口。

毕竟是未经人事的处女，马蹄形的阴部下沿兜边之内，不必剥开就已经能看到一团几乎看不出缝隙的粉嫩，只有蠕动着分泌出爱液的时候能看出中央有个小洞在微微开合。

捧住她紧张而夹到一起的屁股，赵涛兴奋地凑上去，用拇指按住神秘花园两侧的肌肉，轻轻向两旁扯开。

蝴蝶展翅，一大片鲜嫩的果肉也跟着绽裂在他眼前，底部的小洞终于张开了口，边缘的褶皱垂挂着晶亮的蜜汁，状若透明，他试探着用舌头钻了一下，带着腥涩味道的嫩肉顿时缩紧，在他的舌尖上颇为有力的一吮。

光从观感上看，张星语的阴部比她的人起码成熟了一个层级。

这水嫩嫩的多毛蜜桃，可真是没了半点出尘仙子的气质。不过那些白衣飘飘的高洁女神大腿中间该是什么样子，赵涛心里倒也没数。

“你.....你不是说.....更舒服的么？”张星语低头看向他，有点不安地问，“可.....可你怎么一直看啊？”

在这种正儿八经该羞涩的时候，她倒是意外的大胆。

赵涛笑了笑，没再磨蹭，张大嘴巴，一口把她大半个耻丘罩住，熟练地舔舐。

“哦.....哦啊啊.....”

张星语昂头抵住床板，两边打开的双脚都伸直了趾头，舒畅地低叫起来。

来吧，赵涛在心里笑着说，就让你先尝尝高潮的美妙滋味吧.....

（一百九十四）

用舌头把混合着唾液的蜜汁涂抹在勃胀的阴核周围，赵涛没急着剥开那颗发达肉豆的嫩皮，这么敏感的下体，可不能操之过急。

这才只是在周围转圈舔了没两分钟，张星语竟然就抬手捂住了嘴巴，一幅已经快要忍不住的模样。

这要是拉开包皮贴着里面的嫩芽一顿狂舔，她保不准当场就要跟杨

楠一样鲸鱼喷水。

啧，湿淋淋的床可不好睡，他想了想，拿过一个垫子，抱起她的屁股垫在了下面。

这动作让她联想到了其他的场景，吓得她顿时又半坐起来，娇喘着摇头说：“赵涛，咱.....咱们说好了，不.....不做那个。”

“我就是垫一下，怕你流水太多弄湿了床。”他笑咪咪地解释一句，说了她个大红脸。

“我.....我也不是故意的.....明明，没.....没尿啊.....”她有点纳闷地扭开头，不好意思地说。

“女人就是这样啊，越舒服出水越多，越喜欢就湿得越快，像小楠，只要被我亲一会儿小嘴，下面就能湿透。”

“真、真的吗？”她愣了一下，跟着有点迫不及待地小声说，“我.....我应该也很快吧？”

“是，很快。说明你确实超喜欢我的。”他笑着用指头轻轻揉着那个敏感的突起，柔声说道。

“可.....不止。”她眼睛也变得湿润起来，盈盈欲滴，真像是水做的骨肉，“可你.....都不肯说爱我。”

“等真到了，我当然会说的。”他用舌头撩了一下她的阴核，看着她突然抽紧的样子，笑道，“你这么可爱，随便努努力，说不定我就到了。”

“那、那如果我先说.....你能还我吗？”她眨着泪光闪闪的大眼睛，还是有点不甘心的追讨。

“不能。”他抬起身，抓过按摩棒打开，准备用另一种方式让她闭嘴，“这又不是市场买菜，还带讨价还价的么。”

“再说了，”他先调到低频震动，用手指压住两侧，只让那个花苞从手指缝里突出，缓缓凑了过去，“我的喜欢你都未必受得了，你急着求爱干什么。”

“什么受不.....了啊啊啊——”震动的头部轻轻触到了敏感的花蕾，张星语的尾音顿时被拉长，背也跟着情不自禁的弓了起来，有点心慌地看着胯下露出来的按摩棒下半截，结结巴巴地说，“等、等等，这.....这是什么、什么感觉？别.....我.....我怕.....啊啊.....啊、好酸.....不要.....好酸.....啊啊、啊啊——赵涛.....别.....”

“忍一下，”知道这是初次遭受如此强烈刺激感官冲击太大造成的恐惧感，赵涛双臂压住了她的大腿，依旧维持着轻轻粘住阴蒂头缓缓画圈的姿势，“马上你就知道有多舒服了。”

“怎、怎么会.....太酸.....屁股.....都麻了.....啊、啊啊啊！”她的一条腿突然蹬直，另一条腿拼命往里夹，无奈被他死死顶住怎么也保护不了被玩弄的阴蒂。

他亲吻着她的大腿根，按摩棒开始逐渐加大力道，一点点压实了勃起的肉豆，跟着，一推开关调整到了中档。

“呜——”一口气梗在了嘴里，张星语的裸体波浪一样开始了细密的起伏，伸直的那条细腿勾起了脚尖，忍不住一曲一伸的抓挠赵涛的屁股。

快乐从下腹向上积蓄，冲过了憋闷的肺和气管，冲出了她禁闭的嘴，“啊啊、啊啊啊——舒服.....好舒服.....啊啊、啊呜——！”

短短两分钟，第一次高潮，就降临在了这个小处女的身上。

知道亢奋的器官会因为过度充血而暂时承受不了太强的刺激，赵涛挪开手，先把按摩棒转移到上方，刺激着胸前的昂首蓓蕾，舌头润足了口水，温柔地在还微微颤抖的阴核上涂抹。

“这.....这就是你说的.....高兴吗？”张星语上气不接下气地小声问道，满脸都是大梦初醒一样的迷茫。

“是啊，不喜欢吗？”他伸直舌尖，轻轻拨开阴蒂包皮的缝隙，尝试着舔里面更硬一些也更加敏感的颗粒。

“唔.....喜、喜欢.....感觉.....人都要飘起来了，小肚子里.....跟爆炸了一下似的。舒服得.....我都有点害怕.....”

“多来几次就不害怕了。”他笑嘻嘻地还把两根手指分到两边，但这次，稍微用力拉扯上推，粉嫩的包皮立刻褪开，露出了被口水涂亮的阴蒂本体。

他把静止的按摩棒轻轻压了上去，接着，一口气推到了最高档。

“呀啊啊啊——！”

一声惊讶又饱含着喜悦的尖叫，顿时飞出了她的小嘴。

凶猛的高潮，转眼再次把张星语的身躯包裹吞噬，连皮带骨吃得干干净净.....

（一百九十五）

足足将近一个多小时后，赵涛有点惊讶地又一次拿开了按摩棒，试探着伸出舌头，碰了碰已经跟发烧一样热呼呼的阴核。

杨楠那么大胃口的女生，通常在连续几次高潮后也要摆手求饶休息个一段时间，否则娇嫩的下面根本抵受不住越来越强烈的刺激。

可张星语已经一次接一次的高潮了至少两位数。

只要用舌头稍微给她充血的阴蒂抚慰一小会儿，她就能再次承受按摩棒带来的绝顶冲击，而且，乐在其中。

再怎么有足够的口水润滑，肉体也不会变成钢铁，这次舔上去，他发现那颗肉豆已经比最初大了整整一圈，绝对是肿了。

他忍不住用手指轻轻按了一下，柔声问：“你还行不行？痛吗？”

张星语目光散乱地望着天花板，浑身的汗跟正在冲澡一样，让他那个屁股下的垫子都白放了。

她呻吟着低头看了赵涛一眼，软绵绵地说：“有点疼，可.....可没关系，不要紧的。好舒服.....我、我还能再要的.....我.....我真不知道.....世上还有这么快乐的事情。”

看她嘴唇都干得发白，赵涛担心出事，还是起来倒了一大杯水，递给她。

她咕咚咕咚灌了几口，扭身拉过一团被子支在背后，靠在上面看着自己胯下还在嗡嗡作响的玩具，舔了舔小嘴，略显焦急地说：“我……我还可以的，再来嘛。”

“可咱们还没吃晚饭呢。你出了这么多汗，不饿？”他起了逗弄的心思，反而故意关掉了按摩棒。

“不饿，人家不饿。”她立刻皱起了眉，“愿赌服输，你不许耍赖……我……我还没高兴够呢。”

他笑了笑，凑过去捏住她的乳房，弹了一下奶头，喘息着说：“纠正一下，这不是高兴，这叫高潮，性高潮。”

她的脸早就因为反复的充血而呈现出娇艳的淡粉色泽，一听他说，就忙不迭地点头说：“嗯，我知道了，我……我还没高潮够呢。”

“那……还要几次才够啊？”他舔了一下她满是汗咸味的脖子，“毕竟你也不能回去太晚啊。还是说……你打算住在这儿？”

张星语身上突然颤了一下，被情欲淹没的理智总算浮上水面，她看了看表，考虑着回去宿舍不会被怀疑的时间，跟着多半是放弃了今天的晚饭，咬了咬牙，轻声说：“再来……两次，不，三次，再来三次就好。”

被她袒露的淫态与此前的气质形成的反差刺激到，赵涛揉了揉鼓起的裤裆，转了转眼珠，说：“这可有点超出要求的范围了吧，我都折腾四五十分钟了，好累啊。”

张星语抓住他的手腕，娇声哀求：“最后三次……最后三次了嘛，也就……也就十多分钟吧。”

“那你得跟我交换。我也想舒服。”他抽回手，直接脱下了里外裤子，飞快地把直挺挺的老二竖在了她的眼前。

“呀……”她低声惊叫了一下，双腿顿时夹紧，把内裤也拨回了原位，小心翼翼地摇了摇头说，“你……你答应好不做那个的。不……不

能耍赖。”

“我没说要直接做爱啊。”他跨上床，扶着肉棒压下，让膨大的龟头对着她的脸晃了晃，“我都给你又舔又亲的弄了这么久，你爽得都快虚脱了，也该帮我吸一吸了吧？”

看张星语怔在那儿，显然心里还是有些不愿意，他往前凑了凑，故意让带着男性腥气的器官逼近她的口鼻，“又不是没吃过，这会儿嫌弃了？”

“没、没有。”她看了一眼那个按摩棒，轻声说，“我……是不太清楚该怎么做。帮你……弄完，感觉就没时间了。”

“咱们可以同时啊。”他笑着把她背后的被子一抽甩开，转身一跨，分腿跪在她身体两侧，腰臀一沉，粗大的阴茎就抵在了她的嘴边，跟着上身一趴，双臂绕过纤细的大腿，一搂分开，低头就拨开湿透的内裤，一口舔上已经有点干的阴蒂。

“啊、啊啊……呜，呜唔……嗯嗯嗯……”她的敏感度还没衰减多少，叫了一声之后，就犹豫犹豫地抓住晃动的鸡巴，吞了口唾沫，小心翼翼放进了嘴里。

“用嘴唇嘬住，吞进去吐出来，舌头绕着舔，龟头后面的沟可以舔仔细点，记得千万不要碰到牙齿，不然我会打屁股的哦。”他喘息着叮嘱完，拿起按摩棒，推到最高档，向上拉起阴蒂包皮，对着仍旧通红的充血花苞，缓缓凑了过去。

“呜呜——”快感之源贴上之后，张星语的小嘴顿时吮紧，跟要从鸡巴里吸出尿来一样使劲，嘬得赵涛猛地一下连腰眼都有点发酸。

真他妈爽。他弓腰看了一眼，粗大的老二没入张星语樱唇之间被她死死吮住的模样，按摩棒一边压紧，一边缓缓绕着中心最敏感的地带转起了圈。

连续的高潮会不断提升女性身体的敏感度，而经过之前的不断试探，赵涛也早就发现这是让张星语高潮最快的方式——比起直截了当压迫嫩芽，这种在周边围绕蚕食的刺激只要短短一两分钟就能让她迈入初步高潮。

“嗯！嗯嗯——！”果然，张星语的脖子侧面很快就浮现出因为用力忍耐不咬住嘴里鸡巴而憋出的青筋，头也一下下往上拱着，整个大腿根部的肌肉都不受控制的发力。

赵涛往下顶了顶，让龟头深入到更靠近喉咙的地方，享受着她本能地大力吸吮，接着用按摩棒压紧剥开的嫩皮，轻轻往耻骨顶部一推。

阴蒂在这样的牵拉下会自然而然的上扬昂起，把脆弱敏感娇嫩的顶端，半主动地送到按摩棒猛烈震动的头部，而只要在此时把按摩棒顺势一贴，到来的就是张星语已经沉迷不可自拔的升仙时刻。

“啊！嗯嗯……嗯啊啊啊——”控制不住的吐出了肉棒，她扭开脸，双腿蜷曲紧紧夹住了赵涛的头，“高……高潮……了……”

（一百九十六）

最后张星语的阴蒂简直成了个高潮按钮，赵涛毫不费力就轻松完成了三次的指标，这还是以中断休息几十秒为次数划分依据的算法，大大小小连绵在一起的，都给她算成了一次。

以至于三次完成，赵涛关掉按摩棒，正在无意识吸吮着龟头的张星语还疑惑地嗯了一声。

他起来转过身，笑咪咪地换成蹲姿，骑在脸上正面插入她嘴里，说：“喏，三次结束了，该专心点给我吸了吧？”

也许是终于被喂饱了，也许是担心他一直这么硬下去会忍不住破了自己的瓜，她含着鸡巴点了点头，呜呜嗯嗯专心致志地舔了起来。

其实以张星语的身材气质和过往的表现，赵涛本来就对操她嘴巴的兴趣更大，处女穴早都是手到擒来之物，根本没什么可着急的，反倒是这种完全支配的凌辱在她这种众星捧月的小仙女身上更能找到快感。

他拉起她的手，放到自己胯下，悠然教导说：“别光靠嘴，来，摸摸蛋蛋，对……就这样，宝贝你学得真快，舌头也可以过来舔一下的。”

她乖乖地从龟头一路舔下去，顺着阴囊上的皱纹把整个春袋都舔了

一遍，顺势抬头在腹股沟里舔了一口，才回到龟头那边，嘶溜嘶溜舔了一会儿，卖力的含了回去。

这样教了四五分钟，赵涛心满意足地一挺腰，马眼一松，一股精浆喷了进去。

不想张星语正吸得用力，她经验不足也不知道赵涛要射，结果一口浓汁呛进嗓子，赶忙一扭头大声咳嗽起来。

这一下真是把她呛得格外狼狈，鼻孔里都呛出一道粘液，也不知道是鼻涕还是射进去的东西，她羞得满面通红，赶忙拍了拍他，下床就要往厕所跑去洗脸。

可她偏偏忘了，她那一双细腿经过了一个多小时的连番高潮折腾，早已经是有心无力，下床一步都没迈出去，就扑通一下跪倒在地上。

赵涛拿过旁边的纸巾擦了擦老二，慢条斯理下床扶住她，用纸巾给她擦了擦脸，笑呵呵地说：“我扶你去吧，要洗个澡吗？”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点点头，嗯了一声。

本来还打算顺便洗个鸳鸯浴，结果张星语坐在马桶上缓了缓，说自己能行，硬是把他赶了出来。

他今天成果丰硕，当然不急着得寸进尺，笑嘻嘻回屋穿上内裤，坐到电脑桌前玩起了游戏。

既然她不饿，那就等她走了自己随便泡包方便面吃就是。

洗完澡出来，张星语精神了一些。她唯恐被宿舍的人看出什么蛛丝马迹，搬着凳子坐到中厅插座旁边，用电吹风仔仔细细吹干了头发，又紧张兮兮地吹干了洗出来的内裤，衣服一件件穿回去整理到一丝不苟，对着镜子来回看了又看，确认没事，才松了口气，说：“我回去了，你看看我身上看不出什么吧？”

赵涛有点无奈地笑道：“看不出来，你就差把掉我这儿的头发想办法接回去了，哪儿看得出来啊。出轨偷吃的都有你这么小心，可没人发现得了。至于嘛你？”

“至于，你不知道学校里的人多能捕风捉影吗？闻着味儿就开始编谣言了，以后在学校里见面，咱还是互相不搭理的好。”

“行行行，只要你高兴就好。”

赵涛过去搂住她要亲，结果她抬手挡开，摇头说：“我冷水冲了好一会儿才下去红，别再给我逗起来。”

“好好好，听你的，那.....你什么时候肯让我做‘那个’啊？”他想了想寒假前也不剩多少时间，能顺顺当当拿下，他还是乐意笑纳的。

“反正我赢了的时候不行。”她微微一笑，抬手在他嘴唇上点了一下，“等你赢了，我再考虑。”

“咱们都这个关系了，你至于这么防着我吗？”

“这可不是防着你。”她推开他整了整风衣，认真地说，“是我自己.....没底气。总觉着.....你其实没多喜欢我。就是吃不着的葡萄甜，才肯这么好声好气哄我。”

她抿了抿嘴，有点委屈地说：“那.....那我宁肯让你吃不着，起码.....你还肯对我好。”

“再说，咱们.....咱们进展可已经飞快了。要不是我.....”她犹豫了一下，把后半截又吞了回去，“反正.....再快不合适。起码.....起码等再多一点相处时间，让我觉得安全才好。”

“咱们也得有相处时间啊。”赵涛笑了起来，“学校里面要装不认识，外面回头杨楠在你又不敢过来，咱俩就短信传情么？”

“短信怎么了，人家好多异地的不就靠短信吊着。”她瞪了瞪眼，关系更进一步之后，她的表情不再那么端着，看着倒是活泼了不少，“行啦，我.....我下学期会想办法的，跟你见不到面，我自己心里也难受啊。”

“我可以去蹭课啊。光明正大。”

“才不要，看你和杨楠在后排卿卿我我，我心里更呕好吗。”她撅起嘴，伸手掐了他一把，“讨厌，你这个花心大萝卜。”

她看了一眼表，“好了，明天下午我过来再说吧。我回去了。你.....你记得吃点东西。”

转身时候，一眼扫到床上那一片狼藉，她红着脸又说：“你.....你先挑个不潮的地方睡，我明天来了给你收拾一下。”

然而，这个承诺张星语并没有做到。

第二天赵涛考完出来，一开手机，就看到了张星语发来的好几条短信。

她父亲急病，家里催她回去，她没有办法，买了站台票挤上车，这会儿火车都已经过大河了。

要说不失望当然是假的，毕竟赵涛从昨晚睡觉就开始筹划今天下午要怎么爽了。

不过他也知道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就假模假样安慰了几句，反过来哄她，让她不要着急，路上注意安全云云。

结果说得她没忍住把电话打了过来，抽抽搭搭地聊了二十多分钟，听起来又委屈又着急，一副天公不作美恨不得一棒子敲死天的样子。

这下学校彻底没什么可留恋的了，赵涛去学校帮忙代购的地方领了早该去拿的票，在家休息了一天，早早赶到火车站，预备踏上归家旅途。

进站口外人满为患，候车厅里也看不到半张空椅子，赵涛看了一圈，干脆把旅行包放下，一屁股坐了上去。

等了几分钟，背后突然响起一个熟悉的声音，怯生生的，还带着点近乎刻意表现出来的惊喜。

“赵涛，你.....你也是这一趟车啊？你有座吗？”

他扭过头，不知道为什么，竟然对在这里见到孟晓涵已经不觉得有多少意外。

“我没座，你呢？”

孟晓涵微微低头，浅笑着说：“我也没有，到车上，找个地方挤挤吧。”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四十一）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一百九十七）

这种地方见面，赵涛也不知道聊什么，看孟晓涵拖着拉杆旅行箱也不舍得坐上去，干脆让出了自己的旅行包，随口问：“考得怎么样？你这么刻苦，应该能过个好年吧。”

孟晓涵点了一下头，说：“自我感觉还好，具体就得等成绩单寄到家里才知道了。你呢？”

“应该都能低空飞过吧。现代文学史估计是分最高的。”他笑了笑，“还得谢谢于老师和你。”

“主要还是你自己努力，不用谢别人。”

“寒假一下子没作业了，还放这么长时间，真有点不习惯。你有什么打算没？回头一起出来玩？”

孟晓涵抱着膝盖坐在旅行包上，小声说：“我.....家里管得严，不一定有时间。”

“不是吧，你都大学生了，放假还要在家上补习班？”

“那倒不用，但.....”她显得有些沮丧，“但如果跟男生出去，我爸妈一定会仔细盘问的。而且.....多半不同意。”

“你就说是跟女生出去呗。不行我让小蓓帮你圆个谎。”

孟晓涵一听到余蓓，表情微妙地变化了一下，摇头说：“不用了，

我不想撒谎。”

啧，诱拐失败。赵涛耸耸肩，没再作声。

从这儿到家他们坐的特快起码也要四个多小时，年前还容易晚点，路上颠簸五个小时也是正常。

幸好还不到农民工返乡潮的时候，否则上去连自己站哪儿都无权决定，没座的基本就是空中浮萍，被大包小包挤到脚不落地都是常有的事。

赵涛起初听大三的小班这么说还觉得有点过于夸张了，结果一看进站口前的人潮，再估计一下更晚几天过年前的更恐怖增长，那描述可能还真是比较保守的说法。

“咱都没座，是不是该往前挤挤啊？别到时候车上没个好地方，咱坐都坐不下来。”

孟晓涵看了看前面黑压压的人群，小声说：“还是别了。咱们这趟是双层车，楼梯那儿应该有坐的地方。真没有……就在连接处站一阵子呗。四五个小时就到家了，也不算太久。”

“你这小细胳膊小细腿儿的，能站那么久吗？”赵涛笑道，“高中时候你体育就是老大难吧？八百米会考及格了没？”

“我……我练好了。”她脸上有些发红，“我不是有点低血糖么，不能太剧烈运动。其实……我耐力还好。八百米我也及格了。”

“幸亏你戴的隐形，要是眼镜说不定上车就挤碎了。”赵涛看了看她，有点好奇地说，“说起来，这学期见你还真没怎么见过眼镜了啊。”

孟晓涵沉默了几秒，说：“我……其实没戴隐形。”

“啊？”

“我暑假就做手术了。”她平静地说，“后来这副度数很低，带不带都无所谓。偶尔上课时候用一下而已。”

果然是手术了啊，赵涛在心里暗笑了一声，“听说近视手术做过的

人，不能挤了碰了，不然有视网膜脱落的风险，是不是真的啊？”

“医生确实叮嘱不要激烈碰撞，避免头部有太大震动。”

“那一会儿你可跟好我，我来给你开路，免得这么多人，给你挤出事儿来。”

孟晓涵唇角微翘，微微点了点头，小声说：“谢谢。”

很快，进站的时间就要到了。

随着工作人员举起指示牌走进铁栏杆里面，外面熙熙攘攘的人群就像是被一只巨大无形的手猛然一攥，呼啦啦拥在了一起，把密度瞬间提升了一个量级。而周围候车座位上，也转眼就站起一堆，跟被磁铁吸住一样稀里哗啦填补到腾出的那些空地上。

孟晓涵第一次经历这种场面，小脸顿时就吓得有些发白，“赵涛，这……这咱们还上得去吗？怎么……怎么会这么多人。”

赵涛张望了一下，“应该没问题，十五分钟呢。就是上车后估计不好找地方了。要是在厕所附近站几个小时，多臭啊。”

不再有闲聊的时间，孟晓涵刚要开口，进站通道随着柔和悦耳的广播声，打开了。

就像是栏杆另一侧有发了疯的大富翁在漫天撒钱，屁股后面还有几百只饿红了眼的老虎在咆哮一样，几乎堆叠在一起的人群瞬间一起行动起来，让人毫不怀疑如果检票员慢上一点入口附近立刻就要出人命。

赵涛背上旅行包，抢过孟晓涵的拉杆箱拖着，让她站在自己背后，深吸口气往前挤去。

鼻腔顿时充满了微酸的汗臭，一进入到每个人都只盯着前方的群体中，他就觉得自己好像进入了一片激流，方向、速度都不再受自己控制，连忙赶在被冲散前扭头说：“晓涵，抓紧我衣服，跟紧点。”

“哦……嗯！”她紧张地点了点头，这种情况下也没心思犹豫，赶紧贴了过来，双手攥紧了他上衣的后面，艰难地躲避着两侧和后面推挤上来的人。

漫长的好几分钟过去，赵涛总算叼着车票冲进了进站口，扭头看孟晓涵也顺利进来，抬手擦了擦汗，笑着往通道里走去。

这道激流在通道内暂时舒缓，但在站台上汇聚，再次变成蓄势待发的姿态。

站台上的工作人员拿着大喇叭拼命地指挥，让没有座的旅客往另一头前进，不停地叮嘱所有人退到黄线以后。

赵涛他们进来得晚，人群大都已经扎好了堆，他俩加快了点步速，快要走到喇叭指挥的地点时，叮叮咚咚一阵响，列车进站了。

此前排好的队伍瞬间扭曲散开，每个人都在寻找自以为是车门停下的位置，玩了命地想要在队列的变换后重新占据一个有利前排。

声嘶力竭的“先下后上”中，在这一站下车的旅客从车门前破开重围，艰难地穿越过去，一个紧跟着一个，谁也不敢慢，唯恐落下一步，就会被潮水一样涌入的上车旅客涌回车厢，错过已经到达的家乡。

赵涛差不多落在最后一批上车，等到护着孟晓涵先进到车厢，自己把沉甸甸的拉杆箱用力拎过踏板后，门口的乘务员就跟着上来，紧紧关上了门。

车厢震动了一下，缓缓移动起来。

孟晓涵吁了口气，看一眼人群缓慢蠕动的车厢内部，扭头吐了吐舌头，小声说：“好险。差点就上不来了。”

赵涛把手上拎的行李调整了一下位置，看着旁边连接处楼梯口的角落，指了指，“我把包放那儿，你坐上去，快，慢了可就没地方了。”

不死心的旅客还在往车厢里寻找几率渺茫的空位，明智一点的则都已经开始占据能比较舒适熬过后续旅程的将就地方。

孟晓涵显然是不太死心的那种，犹豫了一下问：“不进去看看有没有地方了？”

“不去，去了就连这儿都没了。”赵涛马上否决，看旁边有另一个男生准备把箱子推过来，毫不犹豫把旅行包甩手一扔丢了过去，扭身拽着

孟晓涵就推到了那儿，“坐。”

那个男生一瞪眼睛，“干嘛啊，没看我正要放箱子呢？”

孟晓涵有点不知所措，被对方的气势吓住，犹犹豫豫就要站起来。

赵涛马上往她肩上一摁让她坐了下去，扭身挺胸瞪了回去，“怎么着，这地方你买票了？”

那男生撇了撇嘴，大概也知道火车上除了座位按票其余都是先来后到，只好不甘不愿地往楼梯对面找另外的地方去了。

这个转角地方不大，两人坐开就会妨碍通行，孟晓涵抱着膝盖蜷缩起来努力腾了一下地方，拍了拍露出小半个的旅行包，说：“赵涛，你.....也坐吧。”

赵涛看了看，笑着说：“这可有点太挤了，人来人往的，到时候我往里压，不太合适。”

孟晓涵脸上一红，小声说：“没关系的，你也坐吧。”

（一百九十八）

“那.....我坐了啊？”赵涛挪了挪位置，靠着墙往下一沉屁股，在旅行包上蹭了个边。

结果马上就有拖着行李箱的女生在走廊口嚷嚷，“同学麻烦让一让，你挡路了。”

孟晓涵往墙角又缩了缩，整个人几乎蜷成一团，小声说：“你再往里点吧，没事的。”

“哦。”他这才彻底挪到墙角里面。

那地方也就一人半宽，赵涛的个子又不算小，孟晓涵已经几乎努力不占什么地方，最后还是紧紧贴在了一起。

她双手抱膝，跟要做团身跳水动作一样，半天不敢吭气。

赵涛忙着把拉杆箱挪到合适不碍事的地方，无奈放这边挡走廊，放那边挡楼梯，行李架早满得容不下外来者，只有干脆竖在他自己面前，有人要过，就挺胸收腹叉腿把箱子往怀里抱紧。

车都开出去十多分钟，旅客的涌动才算是宣告结束，站的坐的都有了固定的位置，整个车厢终于渐渐平静下来。

赵涛吁了口气，把窝得有些发麻的腿伸直活动了一下，扭头柔声问：“没挤着你吧？”

其实每次往回收箱子让道，他的胳膊都不可避免地要横到孟晓涵的怀里，不过她用手臂挡得很好，每次都没让他占到便宜。

“没有，能这样坐着就挺好，挤点没什么的。”

楼梯分层这片地方，其实已经坐满了人，不管谁经过，都要杀过一片胳膊腿的海洋，赵涛帮孟晓涵占住的这个地方，还真是与陌生人接触最少的风水宝地。

所以她明显非常感激，娇小的身躯几乎贴住了墙根，努力想给他让出一点更舒适的空间。

一个上厕所的中年人从下层走了上来，往这儿迈腿的时候不小心被赵涛的脚绊了一下，他扭头一皱眉，不高兴地嘟囔：“你们小情侣还这么占地方做啥子，学学人家那边，起码让开条道嘛。”

那人钻走进廊，孟晓涵好奇地往对面一看，顿时羞了个大红脸，装死只当没听见。

赵涛扭头看了一眼，发现那边是一对儿货真价实的情侣，男的手长脚长坐在箱子上，靠着角落，女孩小巧玲珑，坐在他腿上窝进怀里，亲密无间还不占地方，真是居家旅行必备体位。

他微微一笑，扭头小声说：“晓涵，要不咱们也试试那样省地方？”

孟晓涵连忙摇了摇头，十分警惕地说：“不、不要。我跟你……又不是那样的关系。”

“哦，好吧。”他故意很遗憾地说，“我还觉得那样你能好好休息一

下，睡一觉说不定醒了就到家了。”

她摇摇头，拉开自己的行李箱，拿出一个小靠垫，“我这样就可以休息。”

啧，还真是准备万全。

“借过，劳驾。方便面、香肠、矿泉水，请问有需要吗？”挎着提篮的乘务员吆喝着走过来，开始了例行的推销工作。

毕竟已经接近中午，不少饥肠辘辘的旅客已经忍不住要开饭，很快，就有好几个捧着方便面接开水的走了过去。

赵涛趁机小声问：“你吃点什么吗？我请你。”

“不用，我……我不饿。”

他笑了笑，从裤兜摸出喂张星语剩下的两块奶糖，“那要不你吃两块垫垫？省得饿到低血糖发作。”

她想了想，打开旅行箱，从里面拿出一包玉米脆肠，有点不好意思地递给了他，“那交换。你可以吃我这个。”

“好啊，那我还赚了昵，你这个明显贵。”他接过打开，挤出一根进嘴里，“那你喝什么吗？”

“不用，”她嚼着奶糖，含含糊糊地说，“我带着杯子。”

看她掏出来，赵涛用有些怀念地口气说：“还是你高中时候的那个杯子啊，老在你桌斗放着，用这么久了也不说换一个。”

“一直都能用，又挺好的，为什么要换。”她抱紧杯子，抿了口水，“我……本来就恋旧，不喜欢改变的。”

“是么，可我觉得你连近视手术都做了，变化很大啊。”

“那是……一些尝试。”她有些失落地说，“我……也想变得比较讨人喜欢一些。”

“那到大学后有人追你吗？”赵涛顺势问道。

孟晓涵眨了眨眼，有点疑惑地说：“我不太懂这些，怎么……才算追了呢？要是像你那样给我写过纸条的才算，那就一个都没有。”

“我那样都叫表白了好吗，也就高中时候那么傻，追都不追就敢表白。”他笑着说，“一般来说，千方百计要你电话号码啊，找到机会就想请你吃饭啊，上课时候主动往你身边坐啊，都能算对你有意思吧。你得了解男生这种动物，要是没有其他想法的话，还是乐意跟男生一起玩。”

孟晓涵想了想，轻声说：“那倒是有，不过……我没兴趣。我还是愿意跟女生在一起待着。”

“我可不是女生哦。”

“你是你，他们是他们。不一样的。”

短暂的沉默了片刻，孟晓涵很小声地问：“赵涛，你……给我写纸条的时候，有多喜欢我啊？”

“嗯嗯……”他考虑了一下，说，“比现在喜欢杨楠还要厉害一些吧。那时候我真觉得你特别美好，我坐在斜后面，下午第一节课的时候，阳光从那边窗户打进来，看的认真点，都能看到你脸颊上的小绒毛，脸皮粉粉的，特别可爱，不怕告诉你，我有时候光看你就能看大半节课。”

孟晓涵抬起手，不自觉地摸了一下面颊，跟着有些沮丧地低下了头，“现在……不会了，对不对？”

故意曲解了她的意思，赵涛笑咪咪地说：“现在哪儿还有机会啊，我又不跟你一起上课。大学的教室也不固定，估计是看不到当年的美景了。”

“我、我不是这个意思。”她有点焦急，但犹豫再三，瘦削的肩膀垮了下去，有气无力地说，“算了。说这些……也没什么意义了。”

“对啊。我都有两个女朋友了，即使还挺喜欢你，也没资格说了。”他笑吟吟补了一刀，一下补出了半个多小时的安静。

看她闭上眼靠着垫子休息，赵涛无聊得很，拿出手机看了看，余蓓估计还在上课，杨楠没有动静，倒是张星语给他发了短信，提醒他车上注意安全。

他把短信回过去，问了问她父亲的病，跟她聊了起来。

平常不注意用耳卫生，有炎症后信偏方往里灌蛋清，结果严重中耳炎需要动手术还会失聪，赵涛都觉得这位叔叔是个人才，那种治法都信，敢情是要在耳朵眼里养虫子么？

嘲笑只能压在肚里，他好声好气安慰了一会儿，张星语兴致勃勃说要打电话来，他笑了笑，直接回了条有同学在车上身边呢，她就哑了火，没敢再提。

聊了一会儿张星语要下去打饭给爸妈吃，赵涛告别之后，无事可做，只好伸个懒腰也准备眯上一会儿。

没想到一个刚接了开水端着泡面的大叔刚好要从这边走过，一看他伸腿，赶忙往前一迈想躲，结果脚下一扭，哎哟惊叫一声，那个泡面盒子眼看就向着孟晓涵身上歪了过去。

赵涛赶忙扭腰一扑，背身张手挡在了孟晓涵身前。

就在她惊讶瞪大的眼睛中，大半碗滚烫的方便面汤，就这么浇在了他的后背上。

（一百九十九）

冬天衣服穿得厚，赵涛的动作又还算敏捷，面汤基本都浇在了他的羽绒服上，倒是没烫到后脖子。

那个男的明显心虚了一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我这已经紧躲慢躲了，你说你们小两口坐这么开干嘛，一拐弯就是脚，我差点就踩了。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

他嘴里说着不好意思，人就跟着往楼梯下面退，话说完，人也快要钻进车厢里。

“光道歉就算了吗！走路这么不小心，你还有理了！”孟晓涵突然伸长脖子从赵涛肩上探出头来，就像一口沉寂多年突然喷发的火山，“你跑什么！烫了人就跑！你还要不要脸！要不要脸！”

那大叔的脸一阵发红一阵发白，似乎想回骂几句，但看了看周围，还是说了几声对不起，捧着扣了一半仍不舍得丢掉的泡面碗灰溜溜钻进了车厢。

赵涛拉开拉链，把外衣脱下来，笑着说：“行了，没烫着我，就是衣服脏了。味道好大，你看着东西，我去厕所找点纸擦擦。”

“我有纸巾。”孟晓涵赶忙从旅行箱里摸出一包手帕纸，一口气抽了半沓出来，“把衣服给我，我给你擦。”

“给。”他笑了笑，往旁边坐回去。

“谢谢。”她一边用力擦着羽绒服上的污痕，一边更用力地说。

“没什么，幸好没泼到你头上，不然还有两三个小时才到，后面可不好过。”他抽过几张纸，把地上的汤和面盖住，挪开拉杆箱，“就是你的箱子脏了点。”

“没事，箱子回去洗洗就是。”她抿紧嘴盯着羽绒服背后那一块看了好一会儿，站起来找了找，结果连个挂的地方也没有。

“叠叠坐屁股下面吧，反正也不能穿了。等回家送店里干洗一下。”赵涛抬手拽了一下她，“赶紧坐吧，别再碰翻了谁的东西。”

孟晓涵点点头，在胸前把羽绒服仔仔细细叠好，转身放到旅行包上，跟着却没坐下，而是把自己的外套也脱掉，叠成方块，放到了羽绒服上，接着拉了拉衣服，往头上加了两个小卡子固定住后面的头发，往前挪了一步，说：“你……你来坐这儿吧。”

赵涛笑了笑，明知故问：“那你呢？总不能让你站着吧？”

孟晓涵的脸红了一些，她拎住拉杆箱，指了指他坐的地方，“把箱子竖那儿，这样不挡道。你……你张开腿坐，我、我、我就有地方了。咱俩……挤挤呗。”

“会不会不太好啊？”他故意笑嘻嘻地说，“那我可能会忍不住抱住你的。”

“反正……反正也就这几个小时。总比……再遇到这样的事好。”

“行，那你就委屈一下。”他掩饰住心里的得意，挪屁股坐到角落里，调整好位置，曲腿张开，把旅行包往前动动，给她留出了一大块坐下的地方。

孟晓涵低头把拉杆箱竖到旁边，扶着箱子缓缓坐下。

这时火车突然轻轻晃了一下，她哎呀一声失去了平衡，双手赶忙扶住了赵涛的膝盖，本想小心翼翼一点点坐下去，结果反而失去平衡，一下往他胸前靠了个满怀。

一股清香从鼻端的发丝传来，登时驱散了挥之不去的方便面佐料味道，看她手忙脚乱想要拉开点距离，赵涛肚里一阵暗笑，索性张开双臂把她一搂，小声说：“别乱动了行吗，快把我压墙里了。”

孟晓涵哪里知道真相，还当自己真往后挤着他，只好乖乖坐稳，并足并膝，观鼻观心，一动也不敢再动。

她穿着时下正流行的紧身小毛衣，圆高领结结实实地挡住了脖子，身上能被看到的地方也就是脸，耳朵都被垂下的头发盖着，让赵涛略微有点不爽。

而且，就跟防着他一样，孟晓涵的手牢牢抓着他的胳膊，紧紧固定在肚脐那边，他试探着挪动一下，她就马上慌张地用力压住。

啧，不能挪，难道我还不能原地摸了？他不屑地想，手指缓缓用力，按摩一样揉向她柔软的小腹。

“赵涛，你、你能别动么。”她抓着他胳膊的手捏了一下，轻声说。

“那我能靠下吗？就这样？”他放松脖子，把下巴轻轻架在她肩头，脑袋稍微一歪，就变成了一个亲昵而暧昧的姿势。

察觉到小肚子那里的手指终于不再捣乱，她松了口气，点点头说：“你累了……就靠会儿休息一下吧。”

“你累吗？”他故意加大了说话的吐气，温热的呼吸就这样喷在她发丝之间，烘热了她的耳朵。

“我……我还好。”

“那我先眯一会儿，然后换你休息，好不好？”

孟晓涵点了点头，“嗯。”

他闭上眼，闻着她的发香，心满意足地放松了身体。

这样把孟晓涵紧紧抱在怀里，还真是他曾经设想过的幸福画面。可惜如今好不容易实现，他的心境却早已地覆天翻，满心想的已经不在是如何爱惜，而是尽想着怎么样一步步来把她的防守攻陷，想着怎么剥开她的外壳，恣意品尝里面鲜嫩多汁的赤裸肉体，想着让她陷入情网不可自拔，在徒劳的追求中变得沮丧、失望、落寞，就像……当年的他一样。

“晓涵，这样你也太累了。不如……咱们学学人家那边吧，那样我看咱们两个都可以休息。”

孟晓涵扭头看了一眼对面的角落，之前就坐在那儿的情侣已经换了姿势，男的依旧蜷腿坐着，但女孩已经换成了公主抱一样的横躺，头靠在男生怀里，两人一起盖着一件外套，都已经闭上眼，看着就颇为惬意。

午后正是容易困的时候，尤其是作息规律每天必定会午睡的孟晓涵。她望了那边一眼，确实有些心动。

可那种姿势，女孩就真的是把整个身体就几乎交到了男生的怀抱，不是情侣，只怕真不太好意思做出这种样子。

“怕什么，反正车上的人都不认识咱们，本来就都以为咱俩是一对儿。你还怕笑话啊？”

孟晓涵咬了咬嘴唇，有点不甘心地说：“可……可你我心里都知道，咱们不是一对儿。”

“现在是现在，将来是将来，人生的事儿，谁说得准呢。刚分班那

会儿，谁敢相信我能和余蓓搞对象？”

她沉默了一会儿，缓缓站了起来，再次整理了一下自己的衣服，把刚才的小靠垫递给赵涛，让他枕在侧面。接着，她抽出了自己的外套，展开在身前，学着那边那个女孩的样子，从侧面扶着墙坐下，缓缓落入到赵涛的怀里。

她扭动着调整了一下姿势，选定了一个比较舒适的位置，向里微微侧身，把头轻轻枕在了他的手臂上，拉高外套盖住了身体。

他笑了起来，双臂环抱住她，腿也曲得更紧，把膝盖抬高，让她被彻底圈在自己的怀中。

“那……我睡了。”她的脸已经一片通红，小声说完，就有点过于用力地闭上了眼睛。

“午安。”他自上而下看着她，光线并不强，但如此近的距离，面颊上细细的绒毛，泛红的血管，终于又出现在他的视线里。

一如那个夏天，犹未远去……

（一百二十）

再长的旅途，也一定会有终点。

赵涛坐的这趟车，他们的家乡是运行区间的倒数第二站，所以等列车驶过前面那个大站，开往他们要回的地方时，车厢里就已经宽松了许多。

对面角落那对儿情侣已经起身去找座位，而且，没有再回来，肯定是找到了。

赵涛的胳膊腿都有点发麻，看了看手机回了几条余蓓询问情况的短信，就试着轻声叫了叫，“晓涵，里面可能有座了，咱们过去找找吧。”

不知道是他声音太小，还是孟晓涵睡得太香，竟然没有反应。

他皱了皱眉，这么个窝着身子的姿势有这么舒适吗？可他正想再

叫，却发现她的睫毛明显的颤动了一下，似乎是在努力维持闭眼的模样。

难道是在装睡？为了保持这个姿势直到到站？

他想了想，低下头柔声说：“醒醒了晓涵，你睡得这么香，我可是会忍不住亲你的。”

她蜷起来的手明显动了一下，脸上也浮现了一层薄薄的胭脂晕。

成，看来是装睡没跑了。

他舔了舔嘴唇，刚打盹留下的困劲儿顿时烟消云散，这会儿连接处就剩下了他们两个不去找座位的傻子，天时地利人和都全了，不做点什么，岂不是辜负了良辰美景。

他低下头，缓缓凑近她的脸蛋，嘴唇在上面轻轻地碰了一碰。

红霞更加明显，装睡到这个地步，想必孟晓涵自己也有点骑虎难下。他心中大乐，不紧不慢地在她面颊蜻蜓点水一样这儿亲亲那儿亲亲，吻着吻着，就用嘴唇拱开了她的头发，对着她小巧玲珑的耳朵轻轻一夹，伸出舌头顺着耳廓缓缓舔动。

大概是怕自己发出声音露了破绽，孟晓涵有点紧张地闭紧了嘴，连呼吸都刻意放得很轻。

赵涛在她耳朵上慢慢悠悠享用了一会儿，嘴唇往旁边稍微一滑，舌头伸长，轻轻松松就兜到了她软软嫩嫩的耳垂下方。

有点汗味儿，淡淡的咸，不过很快就被他舔净，只剩下纯粹的少女肌肤的味道，和细细绒毛扫过舌尖味蕾的浅浅酥麻。

耳根直到颈侧一线可是大多数女孩共同的敏感带，他不紧不慢地往下探到毛衣高领边缘，往上回到耳根后面，遛弯一样来来回回。

孟晓涵的气息变得仓促，细细的手指也不自觉握紧，脸上的红潮已经到了傻子都能看出没有睡着的程度。

既然准备作弄，那不如干脆就玩大点，赵涛想了一下她家里那对严

格到变态的父母，心里暗笑一声，缓缓把毛衣的高领顶开一点，突然用力吸住了她颈侧娇嫩的皮肤，用力嘬住，狠狠吸了一口。

他在杨楠锁骨那块试过，这样使劲种下的吻痕先是发红，过后会留下紫色的淤血，比较白皙的女孩十天半个月也未必下得去。

她被这一下吸疼，哎呀一声轻叫出来，这下再也装不住睡，一骨碌翻身坐起，抬手捂着脖子，有点惊慌地说：“你……你干嘛趁我睡着偷偷咬我？”

“没有啊，我就是看你睡着的样子太可爱了，特别想亲你。可亲嘴太过分了，咱们关系不到嘛。只好亲亲脖子，可能……是亲得太用力了？”

她有点慌张地打开箱子，翻出一个小小镜盒，打开拉下领子，往那儿照了一下。

红艳艳的吻痕清清楚楚，还恰好在毛衣领子的边缘欲露还羞，她头发往前梳也无法完全盖住，简直就是个故意亮给人看的戳。

孟晓涵皱眉咬紧嘴唇，嫣红的唇瓣被白白的牙齿紧紧压死，泛白，看着跟要被咬破一样。

赵涛看着有点心疼，站起来柔声说：“对不起，是我一时冲动了。你别这样。要不……我去洗个湿毛巾，给你冷敷一下？”

“你才不是一时冲动。”她抬起眼，盯着他，“你……你明明就是故意的。”

“我要是故意的，肯定会趁机亲你这里啊。”他抬起手，轻轻拨了一下她的小嘴，“吻喜欢的女孩子，就是要吻这里才算数对不对？”

她不自觉地抬手做了个推眼镜的动作，手抚上鼻梁才发现那里已经什么都没有，也不需要再有，神情显得有些尴尬，她一弯腰，拉起自己的箱子，“走吧，有座了，别……别在这儿了。”

赵涛也拿起了自己的旅行包，笑道：“其实我还挺喜欢这儿的，尤其是你刚才乖乖地躺在我怀里，看起来特别可爱。”

她没有搭腔，快步往车厢走去。

一直到火车进站前，孟晓涵都没有再和赵涛说话，她一直尝试用什么遮住那块吻痕，粉扑护肤霜都试了试，效果却都不理想，她本就没有什么化妆品，最后只能尝试物理隔离。

毛衣领子拉高，一会儿就缩回去，头发梳过来，也只有在微微低头前倾的姿势下才能完全挡住，只要挺胸抬头，那就连发卡也拯救不了。

于是最后看到出站口外的父母，孟晓涵毫不犹豫往前赶了几步，拉开了和赵涛的距离，拉高衣领，向前低着头，随着人群走了出去。

赵涛笑咪咪地在后面慢慢出来，反正没人接他，自己打车回家就是。

到了楼下，懒洋洋地爬上楼梯，他把钥匙一插，眉头就皱了起来。

没有反锁？

开门进去，他先问了一声：“谁在家吗？”

没人回答。

他有点奇怪地走进去，屋里还算干净，余蓓虽说家务实在不擅长，但定期过来扫扫地拂拂灰还不成问题。

探头看了一眼，卧室跟他离开时没多大分别。

走进厨房，他才忍不住笑了起来。

灶台边摊开着一本食谱，旁边垃圾桶堆着一坨黑乎乎看不出本来面目的东西，盖着一层焦糊的锅在池子里被水泡着，估计不泡上个把小时洗不掉。

很明显，余蓓来过，就是不知道这会儿干什么去了。

他丢下旅行包换好衣服，走进厨房挽起袖子，拿铁刷子先把锅洗了出来，把厨房随便收拾了一下，走进厕所冲澡去了。

毕竟杨楠走后他就一直没真往那个姑娘的下面钻进去过，比起吃饭，他还是更想先吃吃余蓓的小脚，插插她的小穴。

开着水乐呵呵正冲着，外面传来了开门的声音，赵涛挺高兴地大声说：“小蓓，今天翘课了？你老这么逃学可不行，高考考不过来怎么办？”

没想到外面竟然传来了杨楠带着笑意的声音，“猜错了，不是你的小蓓。是我。”

“啊？”赵涛马上说，“不可能啊，那一锅黑乎乎干巴巴我拿铁刷子都洗不掉的东西，只有小蓓这个做着饭会走神的才弄得出来。再说，小蓓不来，你那儿有我家钥匙。”

果然，余蓓清甜柔绵的嗓音紧跟着响了起来，“我就说骗不了他的。”

“小楠什么时候到的啊？怎么也没给我个短信？”

“想给你个惊喜的，结果……我的车晚点，比你还晚到。小蓓接我去了，不然人生地不熟，我可找不到地方。”杨楠听起来兴致很高，乐呵呵地说，“你爸妈什么时候才回来啊？”

“怎么也得腊月二十七八那阵子。你呢？打算什么时候走？”

“那我就订二十五六的票。”说着说着，厕所门一开，脱得就剩背心裤衩的杨楠竟然直接闯了进来，“呐，想我了没？”

“想你，”他伸手晃了一下垂下的老二，“上下两个头都想你。小蓓呢？”

“我去买点东西晚上吃，你们先洗吧。”说完，一声门响，余蓓又出去了。

“都想我啊？那我都亲亲好不好？”杨楠直接走进了花洒下，水流把她的背心和内裤转眼冲透，湿漉漉贴在白瓷一样的裸体上。

“好啊。”赵涛笑着拉过她，一口吻了上去。

舌尖纠缠了几分钟，杨楠娇喘着蹲下，双手捧着紧缩的阴囊，眼中闪动着喜悦的光芒，舌尖舌信一样左右摇摆着托起肉棒，一直舔到它不需要外力就可以高高昂起，才咕啾一声，满含着口水吞了下去。

一直吸吮到肉棒彻底被唾液缠绕，她站起来关掉花洒，把湿漉漉的内裤往下一扯，把他按坐在马桶上，低头急切地吻着他的前额，踮高脚尖，缓缓从上面坐了下去。

粗大的肉棒塞满她体内细长的腔道，她心满意足地呻吟了一声，搂着他前后扭动起来，小声问：“在学校多呆了好几天，是不是勾搭别的妹子去了？勾搭谁了？操了没有？有……有操我这么舒服吗？”

（一百二十一）

鸡巴被抹了油似的嫩肉一口一口嘬着，赵涛舒服得浑身发麻，掀起杨楠的小背心就把奶子一攥，挺胯往上顶着，粗喘道：“差点就操了张星语，可惜差一步没成。”

杨楠眼睛里满是水汪汪的骚劲儿，两瓣肌肉感十足的屁股蛋一缩一缩的可着劲儿夹，舔着他湿淋淋的脖子，哼唧着说：“你……你可真够快的。我走……也没几天吧？你……你都差一步就能操张星语了？”

“我还射了她好几嘴呢。”赵涛越说越亢奋，涨鼓鼓的龟头抵住杨楠的子宫口就是一顿乱磨，磨得她哎哟叫唤几声，又漾了一层淫油出来，湿嗒嗒流了一大腿根。

杨楠似乎有点吃醋，往他脖子上咬了一口，一边继续晃屁股套他，一边说：“净胡咧咧，张星语整天端着个架子光让男生在周围绕着转，接近不小心蹭一下肩都瞪眼，我才不信她舍得跟我一样吸你的鸡巴吃你的精。你就吹吧。”

“要不然打赌？我要没吹牛怎么办？”

“你要没吹牛，你让我干什么都行。”她的小腰扭得越发厉害，下面那张小嘴一口一口流着涎汁，看架势，马上就要高潮。

“好，谁要输了，对方说什么就得听什么，谁反悔谁是王八蛋。就持续到过年前，怎么样？”

杨楠的表情犹豫了一下，似乎是看他信心这么足，心里也有点打鼓，可转念一想不知道想通了什么，一个哆嗦搂住了他，一边抖着大腿高潮了一次，一边娇喘吁吁地说：“行，那.....那就这么说了。”

她的想法倒也不难猜，全身上下能被赵涛玩弄的地方就没一个逃了毒手的，她连胳肢窝都夹过了鸡巴，小屁眼现在吞龟头塞肛塞插尾巴全都不在话下，哪儿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这就叫输得起。

再说张星语要真连赵涛的老二都已经唆过，那下学期拿下简直是水到渠成的事儿，她光是想想，小穴眼儿里就一抽一抽的痒痒，忍不住抱着他又往下坐了几次。

趁着有热水方便，家里厕所这儿又常摆着润滑剂，赵涛狠干了几分钟把她操软在马桶边趴着，起来打开花洒，扒开屁股蛋，手指抹了润滑油钻进去往她屁眼里一顿抠洗，弄干净后直挺挺插进去，快活地晃动起来。

大概是几天没被钻，杨楠的肛穴又缩紧了不少，而且此前的高潮余韵还在，整个盆腔的肌肉都不自觉地一阵阵抽搐，连带着直肠里一圈一圈的勒上来，不一会儿就把他吮到了兴头。

掰着她屁股往里面一下下射精的同时，外面的门又传来了响声，余蓓回来了。

赵涛洗好澡乐呵呵擦干先出来，留下杨楠在里面懒洋洋坐在马桶上一边洗一边等屁眼里的精液流出来，免得留在里面憋着回头再闹肚子。

临关门时，她估计使劲儿使过了头，噗噜噜一阵屁响，顿时胀红了脸，赶忙拿花洒往屁股下面冲。

伸了个懒腰，赵涛过去一把抱住正忙着摆桌子的余蓓，搂着她退了几步坐到沙发上，从背后又亲又啃，一边搂着温存，一边问了问她寒假的打算。

毕竟还惦记着要考到一起的事儿，余蓓没打算一直翘课，明天就会继续乖乖上学，而且为了跟家里争取过年在赵涛家住的机会，年前也不

打算在这里过夜。

“那小楠岂不是很失望，”赵涛伸到衣服里轻轻揉着她小巧的乳房，半开玩笑地调侃道，“等你能住了，她又要走了。她可还满怀期望等着在家里抱着你一舔一夜呢。”

余蓓微红着脸靠在他怀里，小声说：“我跟她说好了，她来这几天，我不上晚自习，下午下课就过来，吃完晚饭.....就陪你们一起玩，等到晚自习下课的时间，我再回家。反正晚自习老师也不带着讲什么，不去也没关系。”

“那也行。白天我就带她四处玩玩，不过说真的，咱这儿我都不知道有什么地方好转。”

“嗯.....不行就周边县城？当天往返，早晨去下午回来，也挺好。Y县，Q县，有山有庙，都可以考虑吧。”

“不考虑。”强烈的排斥感瞬间就充满了赵涛的心头，他几乎是板着脸说，“太远了，而且也不好玩，荒山头子连个人影都没有，一点.....一点都不好玩。”

“赵涛.....你.....你捏痛我了，我的胸，疼.....”余蓓有点惶恐地看着他，“我、我要是说错什么，我道歉。你.....你这是怎么了？”

赵涛连忙松开手，勉强挤出一个微笑，搂住她柔声安抚了一会儿，自己也平复了一下突然激荡起来的心情。

他在心里考虑了一下，决定就带杨楠逛逛市里的公园商场，和那几个马马虎虎的小景点得了。

再远的地方，他.....懒得动。

还不如在家操她有意思。

反正家里道具多片子多地方熟.....找了一堆理由，他总算给了自己顺理成章不带杨楠下县玩的借口，长长地吁了口气。

不一会儿，杨楠水嫩嫩从厕所走了出来，光溜溜一丝不挂，故意往赵涛面前晃了一下，才蹲到行李箱那儿掏出内衣裤换上，看一眼余蓓的

位置，笑吟吟过去坐到了另一侧，跟赵涛一起把她夹在了中间。

赵涛还惦记着刚才的打赌，拿出手机就跟张星语发起了短信，随便聊了几句闲话，嘘寒问暖装装样子，他旁敲侧击问清这会儿对面旁边没人，就她爸爸还在睡觉，就打上一句：“星语，我想你的小嘴儿了，你要再能帮我吃吃鸡巴多好。我就喜欢看你最后咽我精液的样子，可好看了。对了，你觉得好喝吗？”

他拍了拍杨楠，把手机屏幕在她眼前晃了晃，看她读完后满脸的惊愕，得意一笑，摁下了发送。

杨楠握着余蓓的小手，目瞪口呆，喃喃说：“你.....你该不是失心疯了吧？这.....这张星语下学期见面要砍死你，我可不管啊。”

赵涛耸耸肩，翘起二郎腿，听着电视里电影的背景音乐，哼着歌等着。

没一会儿，张星语的短信就回了过来：“你讨厌死了，瞎发什么呢。黏乎乎还有股腥味，鬼才觉得好喝。好色，下流，不理你了。”

他举到杨楠面前，“喏，我赢了吧？”

杨楠瞪圆了眼睛，好半天才挤出一句，“你.....你也太神了吧？你.....你到底怎么做到的啊？”

赵涛笑咪咪翘起二郎腿，伸手摸了一把她的奶子，慢悠悠道：“就是愿赌服输咯。她可挺干脆，输了就是输了，你呢？”

“我.....我当然也愿赌服输。这几天你说什么我都听话就是。”杨楠神情复杂地看着他得意洋洋继续发短信，说，“我本来就挺听你话的啊。输就输呗。这个.....这个张星语，是不是也有我的份？”

赵涛挑了挑眉，指了指一声不吭的余蓓。

杨楠啊哟一声，赶紧抱住余蓓，好声好气又是道歉又是哄，跟个被抓了奸的中年男子一样。

把赵涛看得肚里乐翻了天，回了几句短信，就把手机丢到一边，盘算起赌输了的杨楠该怎么好好逗弄一下。

A片小说里看过的玩法那么多，这么好的机会，不如.....就把感兴趣的都拿出来玩玩。

看着杨楠还在那儿搂着余蓓巴结讨好的样子，他微微一笑，心里对这个寒假，充满了愉快的期待。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四十二）

近期时间紧，又想多更点，结果晚了。

真是不好意思.....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零二）

杨楠的胃口着实不小，洗澡时候才前后交替吞过肉棒，吃了一屁股精液被干的肛口开花，这会儿搂着余蓓说着好话，手就已经不老实地钻进了余蓓衣服里头，一边发出甜腻的喘息声，一边摸索着去握那小而浑圆的乳房。

余蓓斜眼瞄着她，不吭声，也不阻止，靠着沙发噙着一丝微笑默默享受，看杨楠拉起自己衣服，凑过来推高背心吮住了自己的乳头，才哼了一声，抬手抚摸着杨楠的耳朵，小声说：“你们都不饿么？晚饭可要凉了？”

赵涛笑着站起来，塞了张黄盘进DVD，给这两个女将助兴，自己吃饭去了。

杨楠的确已经对余蓓的肉体无比想念，赵涛才一起来，她就迫不及待把余蓓压在了沙发上，往她裸露出的各个地方胡亲乱吻，拉着小手就放到了自己新换的三角裤下，喃喃地说：“帮我脱了吧，不然.....不然我就没内裤穿了。”

余蓓一开始动手，杨楠就变得更加亢奋，飞快的剥下余蓓的衣服，赵涛才吃了两口，沙发上两个少女就已经赤裸裸地缠在了一起，四条白花花的大腿交错纠缠，白蛇一样卖力的蠕动。

从饭桌这儿，都能看到杨楠绽开的肉花中反光的淫液，余蓓的手指从阴蒂上滑动一下，杨楠的膻口就明显的剧烈收缩，看兴奋劲儿，还真是比被他干的时候强烈许多。

活色生香，格外下饭，赵涛一碗炒面吃完，杨楠已经在沙发上爽了至少三次，余蓓的钝感多少也有点了好转，在杨楠孜孜不倦地舔吮抚摸抠挖研磨之下，总算在他离开饭桌前呻吟着泄了一次。

但余蓓渴望的眼神，还是情不自禁地投向了赵涛，不再是伪装的甜美高潮后，平添了八分妩媚的小脸迎着他的视线，诱惑无比的舔了一圈粉嫩的唇瓣。

他的胯下，禁不住再次发热、膨胀。

好好好，既然你们都不用吃饭，那就吃鸡巴吧。他笑着走过去，抬腿脱掉内裤，扶住沙发靠背，就把半勃起的老二送到了余蓓嘴边。

她灵活的舌头不需要手指的帮助，就把龟头熟练地托起缠绕，涂抹上透明的津液，随着阴茎在舌尖上膨胀翘起，她仰起头，顺着底部的大筋一路舔到阴囊，认真仔细地一寸寸描绘着紧缩起来的条条皱纹。

“嗯嗯……”赵涛愉悦地哼了一声，弯腰拍了一下杨楠红艳艳的脸蛋，“别忙着舔水了，来帮忙一起吃鸡巴。”

杨楠皱了皱眉，但就是不赌输的时候，她也不至于抗拒这个要求，只依依不舍地多嚼了两口小豆，就爬到余蓓身上一伸脖子，吐出舌头，和余蓓的舌尖左右相对，把肉棒夹在中间上下舔吮。

很快，两个女生的唾液就混合在一起，染遍了赵涛的下体，他看余蓓的眼神越发渴望，就往后一抽，抱过余蓓下体悬在沙发边上，搂住她白嫩嫩的脚丫舔着上面淡淡的汗腥味，把粗大的肉棒一寸寸塞进还在微微痉挛的蜜壶深处。

知道小别重逢的渴望需要靠一泡浓精来好好抚慰，赵涛暂时收起了其他念头，专注而卖力地在余蓓的身上耕耘开垦。

杨楠趴下来，拉开余蓓的外唇，在进出的肉棒上方用舌尖拨弄娇小的阴核，自己的屁股，也送到了余蓓的嘴边。

稳定的三角开始循环炽烈的情欲，性感的气味在空气中回荡，刺激着每个人的感官，连汗毛孔，都在流淌着麻痹一样的快乐。

欲望最强的杨楠理所当然第一个败下阵来，撅着屁股高潮了好几次，被余蓓舔得小喷了一次后，她软绵绵翻倒在沙发上，酥成了一片汗津津的白肉。

余蓓的高潮直到赵涛射精的时候才姗姗来迟。但漫长的铺垫和积累，和赵涛怜爱的目光，让她这次的喜悦格外猛烈，一层层嫩肉攥住了射精的龟头，把赵涛吸吮得叫出了声，榨得一滴也没剩下。

“这下……都有胃口吃饭了吧？”赵涛趴在余蓓身上，懒洋洋把玩着还有些硬挺的乳头，笑着问道。

杨楠咕哝了句，“我饱了，小蓓和你把我喂饱了，我现在哪儿也不想动，就想这么瘫着。”

余蓓贴在赵涛的耳边，急促的喘息才刚刚平复下来，她动了动酸软的腰肢，起身抽了张纸巾，叠了两折，压在湿漉漉的胯下，拿过内裤套上，有气无力地说：“我还是去吃点吧，不然等你们又有了兴致，我晚上就没劲骑车子回家了。”

“你们看着办吧，我要玩游戏了。”赵涛光穿着内裤蹬上拖鞋，过去接上了游戏机，等开机的时候，他回头看了一眼杨楠媚眼如丝的模样，走过去搂住余蓓，凑到耳边嘀嘀咕咕说了一串。

余蓓先是一愣，跟着眼睛发亮地小声问：“这……行吗？她不会生气吧？”

“愿赌服输，她说了这次走之前在这儿都听我的。这么好的机会，你不想开心一下啊？”

余蓓有点心虚地扭开头，“我……我也不至于因为那样开心。”

“随便咯，你要想就按我说的跑一趟，咱们一起玩。你要不乐意，那我明天就自己带她逛着玩，自己搞定咯。”

“别，”她抿着嘴笑了笑，“还是……等我吧。我一下课就过来，路上买。”

“卧室立柜抽屉里有钱，你走时候记得拿五百。”赵涛扭头看了一眼杨楠，笑道，“今天都累了，让她再舒服一晚上。”

“她.....会不会生咱们俩的气啊？”余蓓有点担心地低声问道。

“你上次不让她坐马桶，在你面前拉一地的时候，她生你气了吗？”

余蓓舔了舔嘴唇，摇了摇头。

“她是不是还格外兴奋来着？”

“嗯，屁.....屁眼夹我手指头，夹得可用劲儿了。”

杨楠软绵绵动弹了一下，疑惑地问：“你俩说啥悄悄话呢？不是要吃饭吗？我也吃，饿了。”

看她翻身坐起来，拿过内裤看了看裤底，似乎是湿了点，皱着眉拿张纸巾垫住穿上，赵涛笑道：“远来是客，我俩商量怎么好好招待你呢。”

“哎呀，不用那么见外。有不远的地方能转转就转转，没有合适的地方，就在家里玩呗。”她贼兮兮地笑着扭了扭屁股，“可惜小蓓要上课，不然我整天泡在家里都没关系。我看你那游戏机挺有意思诶，教教我呗？”

“行，那更好。”赵涛笑着拍了一下她的屁股，把她推到饭桌边，说，“我会好好教你的。”

（二百零三）

从张星语和杨楠两个性格气质截然不同的女生身上，赵涛彻底了解到了女人在性欲上的潜力。

带着主观鄙夷的时候，李婕对他的渴望被他很轻易地判断为淫荡。而在客观冷感存在的情况下，余蓓在高中最后时光也没有让他体会到多少女性的欲望。

被解放的杨楠让他窥见了女性世界的门内一角，而外表纯洁淡雅高潮起来却能一个接一个不停气的张星语，让他开始正视这片美妙的新世界。

不过他还是低估了杨楠。

吃完晚饭到余蓓不得不走这三个小时左右的时间，赵涛在客厅打游戏，杨楠看了一会儿就软磨硬泡拖着余蓓进了卧室。

十多分钟后，杨楠出来翻开赵涛旅行包把双头皮裤衩拿了进去，大腿内侧一片水痕。

又十多分钟后，余蓓脸蛋红扑扑地走了出来，略显羞涩地翻出家里的那几根按摩棒，抱在怀里小跑回去。

半个小时不到，余蓓出来拿了一大瓶水，自己咕咚咕咚喝了小半，把剩下的端了进去。

然后就没谁再出来，门缝里飘出来的，只剩下了比赵涛游戏BGM还要大声的呻吟浪叫。

赵涛趁着读盘的间隔去看过好几眼，她们的姿势开始一个小时还不停在变，后来，就一直维持着四腿剪刀相交，一边亲吻对方的脚趾，一边贴着阴阜小幅扭动摩擦的体位。

这种时候不太敏感的优势就显露出来，余蓓走的时候虽然有点腿软，但骑上自行车还能往家走，看上去也不至于摔跤。

而送了余蓓离开回家进屋的赵涛再看一眼杨楠，已经在床上化成了一片水，专门垫在屁股下的小褥子叠了四道，都差点湿透，灯下的身子全是汗，亮晶晶跟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眼睛眯着，看着灯也不嫌晃，四仰八叉摆了个大字，随着呼吸，小肚子跟大腿根还意犹未尽一样一抽一抽。

他笑了起来，过去伸手拨了一下她的奶头，“爽了？”

“别.....别碰。”杨楠哼了一个长音，告饶一样说，“我.....我还没缓过来呢，碰哪儿.....都又酸又麻，不行.....爽.....爽过头了.....”

她这么一说，赵涛反倒来了兴趣，低头吻住她硬亲了一会儿，把手直接伸到了她一片汪洋的胯下，摁住有些红肿的阴蒂就是一揉。

“哎……哎呀啊，啊啊……赵涛……好人……哥，不行……人家真不行了……别别别，过劲儿了。求你，求你还不行，别揉。”她想夹紧腿挡一下，无奈身上脱了力，只剩下开口哀求的份。

这下他更加来劲儿，摸摸索索往下一探，手指咕唧就挤进了一片油滑水润的小穴眼儿里，往里钻了两下，用力就是一抠。

“哎呀呀啊啊……赵涛……亲哥，不行……真不行了……”杨楠一串哀声冒出口来，浑身上下确实已经敏感不堪，舒服过了头，反而跟折磨一样难耐，“你想要，人家给你亲……给你吸，人家给你吮出来还不行么……”

“不行，你快活了俩仨小时，把小蓓玩得都快走不动道了，还不许我玩你了？”他笑嘻嘻爬上去，双手一分，把她软绵绵滑溜溜的双腿架了起来。

杨楠连忙摇头，伸手一推他胸，求饶道：“不行不行，明天……明天我给你随便玩，赵涛，好人，你忍忍……不行射我嘴里，射我嘴里嘛……我要吃……你让我……啊哎，哎呀啊啊……啊啊！不行……好酸……呜呜……”

才懒得听她废话，赵涛压下龟头，就轻车熟路往里顶了进去。

敏感至极的淫花简直就是男人梦寐以求的天堂，棱沟的部分刚一彻底进入，层层叠叠的嫩肉就带着蜜汁紧紧缠绕上来，无比湿滑，又无比紧致，往里一送，肉褶就跟小刷子一样贴着龟头一层层刷过去，刷的他浑身上下毛孔都张开了一半。

他这儿舒服的呲牙咧嘴，杨楠却苦着脸皱起了眉，还不死心地告饶，“我真不行了……赵涛……好酸……好酸啊……难受……都难受了……”

鸡巴都进去大半截，正被蠕动的蜜管儿裹着吮来吮去，这会儿让他停手，可是万万不能，他抬手一抓，把杨楠手腕握住，俯身往前一压，牢牢按在她头顶，低头舔了一下她微微发颤的唇瓣，笑道：“愿赌服

输，你从这会儿就准备不听话了啊？那我更要惩罚你了。”

说着，他抬臀猛压，大起大落地奸淫起来，红肿充血的花瓣被他插得水响不断。

“啊、啊啊、呜呜……轻点……轻点啊……呜呜呜……”这种过了劲儿的快活比疼都要难忍，不几下，杨楠就满眼泪花，扭动着靠剩下那点力气挣扎起来。

可双手被压，腿也被架起压在胸前，赤裸娇躯几乎被折叠起来亮出湿润的花芯，完全是任人采摘的模样，徒劳的扭动，反而带给了赵涛更多快感，让他舒畅的再次加快了冲击的速度。

“唔——受不了啦……赵涛，人家受不了啦啊啊啊……呜呜……呜呜呜呜……”猛烈的抽插下，杨楠的哀鸣越来越尖细，最后，混合着哭泣的声音，竟然又变成了富含情欲意味的呻吟。

“操哭你了，爽不爽？是不是又爽了？”赵涛抱紧她的头，身体越来越用力的下压，鸡巴好像打桩一样夯击着早已抽搐颤抖的子宫口，简直像要把她体内最娇嫩的地方活活顶穿。

眼泪一颗接一颗的滚落，杨楠在这样的粗暴玩弄下，在明明无法忍受的酸麻中，依然达到了扭曲的高潮，她哭喊着搂紧了赵涛，紧绷的大腿根又浮现出剧烈的痉挛，一声变了调的呻吟，随着大量喷涌的蜜液倾泻出来。

“死了……干死我……吧……啊啊……干死我吧……”

（二百零四）

高潮对女人体力的压榨其实远比男人想象得多。

赵涛起来随便冲了个澡，再回到卧室里，杨楠就已经睡着。

身体摊开成一个大字，光溜溜什么也没盖，头歪在一边，脸上全是泪痕，嘴角还有没干透的唾液，胯下另一张小嘴，还在一缩一缩往外挤着白浊的精浆。

赵涛笑了笑，扯过一条被子，也懒得给她抽出下面湿了一大片的垫布，往她身上一罩，自己也躺下睡了。

他一口气睡到了隔天上午快十点。

而杨楠，一直到他买回午饭自己都吃饱了，还酣睡不醒，直到十二点半，中午下课的余蓓跑过来看情况，她才迷迷糊糊睁开了眼睛。

腰酸背疼，杨楠自然也就没了四处去玩的兴致，余蓓上课一走，她干脆缠着赵涛教她玩游戏机。

一学还玩上了劲儿，玩到兴头眼睛都不舍得眨，盘着腿在沙发上直接玩到了天黑，余蓓拎着大包小包进门的时候，她还在那儿大呼小叫地跟游戏里的B O S S较劲。

赵涛玩着电脑休养了一天精神，看余蓓把东西都买来准备好，就去小屋翻出了曾经用过的手铐，笑咪咪也装进黑袋子里，拎了出去。

“啊啊啊.....该死，又没打过。赵涛，这个家伙到底怎么打啊。”杨楠放下手柄，垂头丧气地说，“我打了快俩小时了，总是差一点。”

“不错了，我也没赢过。”赵涛耸耸肩，过去拍了拍她，“起来吃饭吧。小蓓买好了。”

杨楠喜滋滋过去把余蓓拦腰一抱，喷的亲了一大口，笑道：“小蓓最好了，又温柔又体贴，不像某人，人家昨晚明明说不要了，还非要干，最后给我累得睡死了，都不帮我把湿漉漉的褥子抽走，活活让人家暖干了。真讨厌。”

赵涛笑咪咪关掉游戏机电视，走到饭桌边，“是你输了，必须对我言听计从的。我要操你，你还能说不行？放心，今晚绝对不会那样了，我等你求着我进去。”

杨楠一吐舌头，“就不，我有小蓓呢，偏不求你。我俩更舒服。”

赵涛笑了笑，没多说话，坐下开始吃喝。

大概是昨天在床上吃得太饱，杨楠今天的兴致没那么大，吃过饭后，反倒热情洋溢地邀请余蓓陪她一起玩游戏。

饭后消消食也好，余蓓过去打开游戏机，顺手放进去了杨楠今天才学会的K O F 9 7。

自以为已经会玩的杨楠，足足被余蓓连续吊打了半个多小时，三对三的战斗，她就没见过余蓓第二个人。

赵涛在卧室里布置完毕，开门出来，招了招手，“好了，小蓓晚上还要回去呢，进来吧，咱们抓紧时间。”

杨楠依依不舍地看了一眼屏幕上自己刚被打飞出去的八神庵，放下手柄扁了扁嘴，咕哝说：“你俩玩吧，我……我下面还有点肿呢。”

“小楠，赌输了耍赖，可不是好习惯哦。”赵涛眯起眼睛，冲她又勾了勾手指，“进来，不然我可要罚你了。”

“好嘛好嘛，真是的……也不给放个假。”她起来过去关了电视，走进卧室，“小蓓呢，我要亲亲。”

余蓓已经斜靠在了床上，穿着背心短裤，细长的白腿一条蜷起一条舒展，看着就颇为诱人。

杨楠咬住下唇，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一扭屁股顶开身后贴上来的赵涛，一个飞扑就爬上了床，“小蓓小蓓，我要亲亲。”

余蓓微微一笑，探身捧住了她的脸，难得颇为主动地用力吻住了她。

杨楠愉快地哼了一声，顺从地被她压倒，手掌钻进她的背心来回乱摸，就根被碰了开关一样马上就娇媚地喘息起来。

柔软的唇瓣雨点一样落在杨楠的身上，她快活地哼唧着，仰起头让余蓓亲吻脖子，张开手，抬起胳膊让余蓓轻轻舔着腋下，性感的红晕转眼就布满了她雪白的肌肤。

就在她眯着眼睛准备开始快乐的夜晚时，咔嚓，一声轻响，抬起的双手，已经被一副手铐困住。

“嗯？这是……干什么？”杨楠眨了眨眼，疑惑地问，“人家都说了听话啊，干嘛还给我铐上。”

“因为你不是真心听话，还不够乖。”趁着杨楠没反应过来，赵涛又拿起两副手铐，把她左右脚铐住，这两副上连着绳子，他笑咪咪往下一拽，捆到了床腿上。

“小蓓，你老公欺负我.....”杨楠撒娇一样地看向余蓓，“你也不管管他。弄成这样我都动不了，还怎么帮你俩开心啊。”

“一样可以啊。”余蓓吃吃笑了两声，摁着杨楠的膝盖让赵涛把另一边也捆紧，站起在床上，弯腰脱掉了内裤，眼里闪动着微妙的光芒，跨过杨楠的头，小便一样蹲了下来，把覆盖着稀疏毛发的耻丘，压在了嘴唇旁边。

杨楠伸长舌头顺着还没潮湿的肉缝舔了一下，皱了皱眉，小声说：“小蓓，你.....没洗澡啊？”

余蓓蹲低了一些，散发着女性淡淡腥气的阴部主动压迫着杨楠的嘴巴，略显急促的呼吸声中，浮现出她低低地呢喃，“没有洗，而且，我中午还在操场跑了好几圈。都是汗臭味呢.....小楠是不是嫌弃我？”

“嗯嗯，没有。”杨楠的嘴巴已经埋在了余蓓的耻毛中，她含糊地回答了一句，就表心意一样用力舔起了嘴边的肉裂。

而赵涛也拿来了第四副手铐，一头连接在杨楠手腕间的那副上，另一头，铐住了床头。

这下，杨楠分开双腿在床上摆出了一个人字，四肢还都动弹不得。

不过她正心满意足吃着余蓓的小穴，心里也笃定这两人又不会把她真怎么样，倒也不以为意，反而觉得颇为新奇。

余蓓垂下手，掀开了杨楠的上衣，翻卷到腋下，细长的手指并拢在娇嫩的乳尖，一下一下捏合。

赵涛绕去床尾，看了一眼这样有些不太方便，就先打开了脚上的手铐，剥掉了她的里外裤子，再接着铐上，想了想，拿过昨晚暖干的褥子，重新叠好塞到了杨楠的臀下。

还以为又是要让自己舒服到喷水，杨楠娇里娇气地呻吟了一声，鼻尖拱在余蓓的臀沟中，小小的舌头舔的更加卖力。

“小蓓，女生的身体你应该比我了解，你来吧。”赵涛把口袋丢到床上，笑着说道。

余蓓点点头，依依不舍地离开了杨楠的脸，爬过去拿出了一根惟妙惟肖的假肉棒，用舌头润了一下，扒开杨楠的花瓣就塞了进去。

“呜呜……小蓓，这个……有点大……你慢一点嘛。”杨楠缩了缩屁股，还有点肿的脰口略感胀痛。

赵涛脱光衣服蹲了过去，抚摸了一下她的脸颊，笑着压下了半勃起的肉棒，“别说话了，你的小嘴还是好好吃鸡巴吧。”

总感觉这两人的眼睛里闪动着什么异样的光彩，杨楠有点忐忑，但寻思着也不会怎么样，难不成还会比被干屁眼更难过吗，就舔了舔嘴唇，顺从地微微抬头，把熟悉的阴茎蠕动着唇瓣一点点吞吸进去，缓缓前后摇摆。

转动了一下假阳具的底座，余蓓舔了一下杨楠翘起的阴蒂，推上开关。

软中带硬又布满血管一样凹凸纹路的伪物扭动翻搅起来，杨楠闷哼着挺了一下腰，屁股稍稍悬空，畅快地晃动。

余蓓盯着那迅速湿润起来的粉嫩黏膜，颇为期待地抿嘴一笑，又掏出了振动棒，细长的手指小心翼翼扒开耻丘的上部，一点点推开阴核的包皮，舔了几下让口水流淌上去，打开到最强，缓缓压下。

“唔——”杨楠的裸体立刻绷紧，被鸡巴塞着的嘴里也泄出一串酥软的鼻音。

以她身体的敏感程度，赵涛射她一嘴之前，她多半能连着高潮三四次。

可她却连第一次都没有迎来。

就在高潮即将到达巅峰的时候，余蓓突然抽走了搅动的假阳具，关掉了嗡嗡作响的振动棒。

不仅如此，她还在剥开了皮，露出粉嫩尖端的阴蒂头上，用小指甲不轻不重地刮了一下。

刺痛、酸痛和快感混合成奇妙的复杂感觉，跟盆凉水一样从屁股泼到上面，顷刻压下了杨楠升腾的欲火。

她吐出嘴里的老二，有点着急地说：“小蓓，你.....你这是干什么。好疼的。人家.....人家就要到了，你干嘛啊！”

余蓓低下头，在她微微抽动的下体缓缓舔过，柔声道：“因为今晚对你的惩罚，就是不许高潮呀。我可是在自己身上试验了一下，才找到最快削弱那种感觉的方法呢。”

说着，她的指甲又在杨楠的阴蒂上轻轻一掐。

随着一声痛哼，汇集了无数敏感神经的快感之源顿时冷却下来。

杨楠皱起眉，瞪大眼睛想要再说什么。

但她的嘴巴才张开，一个布满小孔的硬胶球就用力塞进了她的嘴巴，压住了舌头，封住了口，两侧的皮带绕过头后扣住，直接剥夺了她说话的权力。

“我觉得你不是太愿赌服输的样子。所以呢，今晚小蓓走之前，不许高潮，就是你的惩罚。”赵涛拉过余蓓，让她躺在了杨楠的身上，斜斜侧开一些，让出她的视线，然后，他捧住余蓓小巧娇嫩的脚丫，一边享受地含住吸吮，一边刺入到余蓓已经充分湿润的小穴之中。

让他有点意外的是，余蓓下面的爱液，竟然比刚才被杨楠舔的时候还多。

（二百零五）

余蓓确实比平常的状态亢奋了不少，赵涛还是头一次在自己射精之前，就送她爬上高潮之巅，满面红潮地叫出了声。

他笑嘻嘻地伸手掏出余蓓下体的粘液，涂抹在杨楠的脸上，听着她哼哼唧唧求饶的声音，拔出湿淋淋的肉棒，抓住余蓓的双脚，放在足掌

之间畅快地抽插。

余蓓往后仰倒，只留下屁股还坐在杨楠腰上，双手撑着床板，熟练的用修长的脚趾抱住龟头，灵活的套弄，那一对儿白白的小脚，在这一刻仿佛化身成优雅的性器，刺激着赵涛全部的感官。

气息越来越粗重，在喷涌而出的快感到来之前，赵涛猛地抽身而起，扶着肉棒对准杨楠高挺的鼻梁，一股股喷射出去。

对其他的女生，他都没有这么强烈的射在脸上的冲动，只有对杨楠，这张略带异域风情的面庞，这个在面对女生时候会格外兴奋的脸，让他非常想要用精液涂抹玷污，让男人的味道充满她的嗅觉、味觉乃至于脑海的每一寸空间。

看杨楠皱起眉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赵涛喘息着退到一边，笑着说：“所以啊，答应了听话，就应该乖乖听话。不情不愿的，多不好。”

余蓓盯着杨楠脸上的那滩污浊，凑过去伸出手，把黏乎乎的精液用指尖一点点涂抹开，面膜一样糊了杨楠满脸，接着舔了舔指尖，笑着说：“那.....再来一次吧，小楠。”

完全无视了杨楠眼底的哀求，余蓓拿起那些玩具，先用唇舌抚慰了还在隐隐作痛的嫩芽，接着，展开了新一轮的攻击。

敏感的身体此时此刻成了最糟糕的弱点，余蓓的玩弄又是杨楠本能最期待的事情，理智根本无法掌控赤裸的肉体，她扭动、挣扎、呻吟、抵触，却始终还是无法阻止诚实的性欲勃发、高涨、燃烧、走向巅峰.....

然后，再在最渴望的紧要关头，被那一串细微却锐利的刺痛贯穿撕裂，瞬间冷却。

“呜、呜呜呜.....”杨楠用力晃着胳膊，甩动着腿，眼睛里全是泪花，她扭头看着赵涛，试着用眼神求饶。

赵涛开心地笑着，伸出手，帮她抹掉了眼角的泪珠，柔声说：“不要急嘛，小楠。我记得我说让你求我放进去，你不是还挺自信地说，就不么。我还挺想看看，你能坚持多久呢。”

说话的功夫，余蓓已经穿上了那件略显狰狞的皮裤衩，朝内那根放进去的时候不太熟练，还调整了一会儿。她微笑着趴在杨楠身上，一边缓缓挺入早已湿透的肉壶，一边呢喃着说：“小楠，你不是喜欢我么，那我对你做什么，你都应该高兴才对啊。就像……我对赵涛一样。”

杨楠说不出话，光靠表情和哼声根本连个屁都表达不出，更倒霉的是，余蓓趴下来和她拥抱在一起，乳房贴着乳房开始奸她，她的快感还是不争气地嗖嗖往上蹿了起来。

毕竟在余蓓面前高潮过太多次，杨楠的快感层级，余蓓只怕比她自己还要熟悉，她再怎么克制、掩饰，也逃不脱下一轮从云端一脚踩空般的折磨。

再一次与高潮擦阴而过的时候，杨楠终于哭了出来。

昨天被赵涛非要干进敏感过头的身体，让她哭了一场，没想到今天想要高潮一次而不得，又让她怎么也控制不住眼里焦虑、失望、委屈的泪水。

“小楠，对不起哦……”余蓓趴在她身上，轻轻吻去她流下的泪，但下身，却还是挺着皮裤衩上的凶器刺入了她的花房。

“呜呜……呜呜呜……”杨楠拼命挺高胯部，想要让那根棒子进的深一点，想要让肿胀的阴蒂能多和余蓓的身体摩擦几下，只差这些，她就能泄出来，畅快淋漓的解决憋在下腹部，火一样烧灼的性欲。

但余蓓浅笑嫣然地抽了出去。

橡胶龟头离开紧缩的膻口时，绝望的嫩肉徒劳地吸紧，却只是让下体发出软木塞子拔出一样噗的一声，空空落落，没能留住任何东西。

升起、落下、升起、落下……杨楠的汗水浸透了身下，扭曲的情欲和快感让她看起来都有些恍惚、失神。

赵涛一直在旁边观望，学着掌握杨楠高潮的时机。

他学得挺快，等余蓓在玩弄中高潮了一次，有些疲倦地让开，他就笑咪咪地亲自上阵操刀，把假阳具换成了真肉棒，展开了新一轮的折磨。

反复冲向高潮的小穴和高潮太多次后的样子还有些微妙的不同，虽然同样很紧，但爱液的量要大得多，也不那么粘稠，很稀很清，非常滑溜，在里面抽动，明明那么紧窄，依然会时不时滑出来一次，还要重新塞入。

子宫口仿佛也往外伸长了一些，以前要插入到最尽头才能碰一下，背后位才会撞得比较结实的那团软中带硬的肉，这会儿只要正常体位猛干就能一次次顶到。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在高潮的边缘，粗大的鸡巴又一次抽走，留下了空虚的小穴，杨楠苦闷地哀鸣着，被手铐固定住的双腿依然在努力内夹，想要留下赵涛的身躯，在无功而返后，禁不住又哭了起来。

赵涛弯下腰，和余蓓一左一右擦掉杨楠脸上的泪，接着相视一笑，拥抱在一起，余蓓站起来分开双腿，弯腰扶住双膝，把小小的屁股往后推出，赵涛挺起还粘满杨楠爱液的老二，深深送入了余蓓的花房。

看着两人的器官在自己上方交合，摩擦，混合到一起的体液被紧缩的膻口推挤，凝聚在根部，滴落下来，滴滴答答落在脸上，杨楠的欲望，几乎快要冲破自己的眼睛，她一眨不眨地盯着嫣红的媚肉和里面进出的肉棒，似乎已经在想象，这两样中的任何一个能赏赐给她，将有多么美妙。

可是没有，赵涛射进了余蓓的体内。

看着那勃起的根部深埋到极限，贴着子宫口一阵阵脉动的时候，杨楠的眼泪，更加汹涌的冒出。

就好像最爱吃的冰糕被抢走，还当着自己的面吃干舔净，一滴奶油都不给留。

又让杨楠去高潮边缘旅游了一圈后，余蓓和赵涛拥吻告别，收拾了一下穿衣回家。

看到屋里只剩下了赵涛，杨楠的眼中又燃起了希望之火，她费力的摇晃着身体，让乳房轻轻荡漾，让湿漉漉的大腿根以充满情欲的姿态抬

高落下，就像一只发情的雌兽，在心仪的雄性面前努力展露着自己已经做好交配准备的状态。

赵涛拨拉了一下黏乎乎软绵绵的鸡巴，懒洋洋躺在了杨楠的身边，一边抚摸着她的乳房，一边柔声说：“所以说啊，明明答应过了，就该乖乖听话，对不对？”

“嗯，嗯嗯。”她连忙点头，捣蒜一样。

他拿来一条湿毛巾，在杨楠的脸上擦了一遍，跟着笑道：“想要高潮吗？”

“嗯！嗯嗯！”她连脑袋都快掉，激动得又挤出几颗泪来。

“想要我插进去狠狠操你吗？”

“嗯嗯！”她点头点得脖子都发酸，换成了小幅度的上下晃动，唯恐表达的意思不够清楚明白热烈。

“好。”赵涛笑咪咪地拿起一个连线跳蛋，抹了点润滑，打开，用力塞进她的屁眼里。

杨楠长哼一声，两瓣屁股快活地颤抖起来。

接着，蜂鸣的振动棒慢慢贴上了她红肿的小豆。

“嗯嗯——”满足的鼻音拉长飘起，杨楠拼命扭动着腰肢，想让按摩棒留在下面的力量更大，范围更广。

赵涛笑吟吟地在那里摩擦了一会儿，等看她浑身的红潮再次泛起，大腿根也越绷越紧，突然，又把按摩棒拿开，连屁眼里的跳蛋也拽了出来。

“嗯嗯嗯嗯嗯嗯！”杨楠崩溃一样地摇晃着身体，手肘牵扯着床头吱嘎作响。

赵涛笑着趴到她身上，咬了一下她的奶头，说：“不许用道具，也不许自慰，你同意，我就放开你。”

“嗯嗯嗯！嗯嗯！”她又像小狗一样点起了头，口球里的唾沫都被甩出来一些。

“呐，这是钥匙，这几把全部手铐通用的。”他把钥匙晃了一下，放在了杨楠的乳沟里，接着拿起另一把，打开了她手腕上那一副。

杨楠霍得一下坐了起来，连勒得有些发红的手腕都顾不上揉，急匆匆把双脚解放出来，扭身伸手，照着赵涛的肩上就狠狠拍了几下，双眼还一直往下掉泪。

但接着，她一抬腿跨到赵涛身上，嘴里的口球都顾不上解开，就握住他的阴茎，拼命套弄着想要塞进滴滴答答掉落蜜汁的花芯之中。

才射过不久，那里怎么可能这么快回复，杨楠越套越快，口球里的唾液顺着小洞垂落出来，她都浑然不觉，可那根之前还生龙活虎折磨得她死去活来的肉棒，就是软绵绵不肯硬起来。

“呜！呜唔……”她哼了两声，才发觉嘴里的东西已经可以拿下，连忙抬手解开皮带摘掉嘴里的桎梏，委屈无比地说，“硬啊……快点硬啊……它为什么不硬，他是不是不喜欢我了？”

“你忘了怎么让它硬吗？”赵涛伸出手，笑咪咪地拨了一下她的嘴唇。

她顿时恍然大悟，急匆匆趴到了他的腿间，从未如此积极狂热地亲吻吮吸起来。

等到那根老二终于硬起了一大半，杨楠就迫不及待地跨坐上去，一边坐下，一边昂头发发出细长的鸣叫。

才动了十几下，她内部的嫩肉就剧烈地痉挛起来，终于从被踢下去的悬崖爬了上来，回到了情欲的巅峰。

只是到了这个时候，一次小小的高潮已经跟无法满足她被细绳勒住吊起老高的胃口。

她蹲下俯身按住赵涛的胸膛，一边掉泪，一边拼命地上下摇晃着雪白的屁股，高潮到脚踝打颤，高潮到亢奋的液体喷射到他的阴毛之间，高潮到屁股都在哆嗦，依然不肯停下，一直套弄，套弄，恨不得就这样

一直套弄一夜.....

望着她完全沉醉於快感中的表情，赵涛突然想，如果把这样的她和张星语关到一间屋子里，先受不了求饶的会是谁呢？

（二百零六）

早晨起来后，赵涛的心情非常不错。

昨晚最后的疯狂中，他头一次纯粹靠自己男性的器官把杨楠送到了喜悦的巅峰，一次又一次。没有动手，没有用道具，也没有亲吻拥抱，这个原本更喜欢女人身体的小姑娘，就那样在纯粹与男人肉棒交合的动作中哭泣着高潮，高潮到筋疲力尽，最后带着泪花瘫倒在床上，含着一腔热精沉沉睡去。

他喜欢这种征服感，总算觉得杨楠身上最后差的那点，被他彻底拿到了手里。

但杨楠明显不是太开心。

从十点多有气无力地爬起来，她就默不作声地板着脸，对赵涛使起了小脾气。

这次她倒是记得愿赌服输，赵涛让她干什么，她就撅着嘴去干，不说，她就坐在沙发上盘着腿打游戏，对他爱理不理。

漂亮的女孩使点小性子反而更可爱，他笑咪咪跟她一起玩了一会儿，就存心逗弄地开始指使杨楠满屋子做家务。

收拾床铺擦窗户，洗洗衣服拖拖地。杨楠明显是在家惯大的宝贝闺女，笨手笨脚做得乱七八糟，但憋着气硬是稀里糊涂干了下来。

余蓓拎着午餐进门的时候，杨楠正气哼哼蹲在厕所对着一大盆衣服吭哧吭哧地搓，大概是洗衣粉放多了，盆子上的泡沫都快溢出来，已经看不见里面要洗的东西。

余蓓忍着笑走进去，摆好东西，才过去叫她洗手先来吃饭。

坐到一桌上，杨楠还是不肯正眼看赵涛，低着头自顾自扒拉。

余蓓微微一笑，柔声说：“这是怎么了？”

赵涛笑道：“生气了呗。”

“你不会昨晚一直都没给她做到最后吧？”余蓓稍微有点吃惊地抬起了眉，“我看她好难受的样子。”

“怎么会。”赵涛一唱一和地说，“我最后给她解开了，她在上面骑马似的骑了我一个多小时，中间我射了她都不肯下来，活活给我又骑硬了直接再来的第二回，我早晨起来都腰疼。”

杨楠脸上红了几分，委屈地说：“明明……明明是你俩故意欺负我。知不知道吊着胃口不给高潮多难受啊？小蓓也是，你明知道……明知道人家想和你一起去，结果……结果就是不给。急死我了。讨厌。”

“谁叫你不听话，赌输了耍赖，就是要受惩罚。”赵涛笑呵呵吃着饭，悠然说道，“你跟我赌气，那晚上，就再惩罚你一下好了。”

杨楠的脸色顿时变了，急匆匆说：“不要，我……我听话了啊。你让我干这个干那个，我不是都干了，我不会的也干了，你不许再那样折腾我，不然……不然我不理你了。”

“可你昨天都没开口求我放进去，我都没达到目的啊。”

“我求了，以后你乐意，我每次都求还不成。”杨楠顿时软了一截，当着余蓓面她也没什么顾忌，直接拉下脸撒娇一样说，“大鸡巴哥哥，人家以后每次都主动求你放进来操小妹妹总行了吧？”

赵涛调转筷子，调戏一样戳了她鼓囊囊的乳房顶上一下，咧开嘴说：“这还差不多。今晚上就赏你个开心的，只要听话。”

杨楠狐疑地望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余蓓，略显忐忑地哦了一声。

等余蓓去上学，杨楠和赵涛又窝到沙发上打起了游戏机。俩人一个腰疼一个腿酸，谁也不愿意提出门玩的事儿，很默契地一起休养生息，只等着到夜里继续狂欢。

可惜，赵涛想的却不是杨楠心里希望的主意。

头一晚杨楠缠着余蓓放下他不理，最后他想上她还抗拒的行为让他其实十分不爽，正好余蓓的性欲潜力正在被渐渐挖掘，昨晚折磨杨楠时候她那股异样的兴奋劲儿被他彻底捕捉到，正好又有杨楠这个现成的玩具，不尝试一下，怪可惜的。

晚上余蓓过来，赵涛先洗过澡，让她俩在厕所里玩了会儿鸯鸯戏水，在外面听着，余蓓似乎是重温了一下给杨楠灌肠的愉悦，又让杨楠憋到失禁，在她眼前崩了一地。

“小楠真是越来越敏感了，光玩屁屁都能高潮。”余蓓裹着浴巾出来时，杨楠跟在她身后，走路的姿势有点别扭，一看就知道屁眼里应该是多了个塞子，“真想吊她胃口，我估计都要抓不住时机了。”

“不要吊嘛……大家一起舒服多好。”杨楠扭动着白生生的腰肢，身上一丝不挂，用甜腻而充满情欲的声音撒娇说。

“好，那今晚就让你好好舒服一下，算是奖励。”赵涛咧了咧嘴，过去关掉电视，打开了卧室的门。

杨楠搂着余蓓，双手心满意足地按捏着那双小小的奶子，屁颠屁颠跟着余蓓走了进去。

她正在余蓓的光滑肌肤上流连忘返的时候，就看到赵涛的手上，多了一条好长的绳子。

“诶？这……这是要干什么啊？”

“考验你到底听不听话。”赵涛甩了一下绳头，坐在床上指了指中间的垫子，“喏，过来躺好，这绳子很软，勒不疼你，就是让你不能乱动。”

“为什么啊……人家想动，你……你是不是又要吊着不给高潮？”杨楠虽然乖乖过去躺下，但嘴里还是担心地说个不停。

余蓓过去趴下吻了她一下，带着甜蜜的微笑说：“小楠，我保证这次绝对给你你想象不到的快乐。”

杨楠眨了眨眼，哦了一声，按赵涛的指示放松了四肢。

赵涛完全没学过绳子的使用方法，只是凭着自己瞎查的资料学了几种不伤到女孩皮肤又结实的绳结绑法，但这就足够了，他本来就不是为了绑得好看，只是为了好玩实用而已。

先把小腿和大腿绑到一起，让杨楠变成了固定屈膝的姿势，接着把她手腕拉下，捆在脚踝附近，这样弄好，雪白的女体就变成了自然的大开脚，最后为了让她不抱腿蜷起来，他又往她双肘之间，在背后加了一道。

“好了吗？”手脚都不能动，下体完全敞着，杨楠被余蓓盯着胯下看了一会儿，那粉嫩的肉花就已经有些湿润，禁不住急切地问，“这样捆着我，到底打算怎么玩啊？不会……又是让我看你们做吧？赵涛……你不能这么偏心诶。”

“不偏心，这次我先干你。”他笑眯眯站在床上，让余蓓用舌头先把他勃起的鸡巴润湿，跟着趴下就插了进去，在还有些肿的肉缝里快速地抽动。

这样缺乏前戏的奸淫，就是杨楠也有点吃不消，嘶的抽了口气，难过地皱起了眉。

不过余蓓马上趴了下来，温温柔柔地吻住了她，灵巧的手指熟练的刺激着她还没完全硬起的乳头。

从余蓓这里永远能得到迅速强烈的快感，杨楠的眼睛很快就变得湿润，樱红色的奶头也马上就竖了起来，充满弹性地回应着拨弄的指尖。

她过于投入到这个吻中，以至于没注意，赵涛的手正从床边的袋子里摸出了两个粉色的夹子，递给了余蓓。

“小楠，咱们来试试，可能会让你更加开心的方法吧？”余蓓咬了一下杨楠的嘴唇，用舌尖勾起唾液的银丝，娇喘着说。

“是什么？”杨楠仰头追逐着她柔软的唇瓣，还在贪恋那娇嫩的触感。

但她已经伸出手，捏住、拉高了杨楠的乳头，让娇嫩的花苞拉长成

浅色的肉条。

“诶？”杨楠楞了一下，低头看过去的时候，带着特制细小硬齿的夹子，就已经咬在了她拉长的乳头上。

刺痛顺着乳筋蔓延开来的时候，赵涛把嗡嗡作响的振动棒压了上来，同时，粗长的肉棒也开始了温柔的磨弄，浅浅深深，摇晃搅拌。

混合着痛楚的快感仿佛比平常更加强烈，她神情复杂地呻吟了一声，低下头，有些心慌地看着余蓓拉长了另一个乳头，把夹子张开，悬在了两边，“小蓓……这个……这个有点疼啊……”

“可我觉得，你稍微难受一点的时候，高潮会来的更快呢。”余蓓的笑容更加动人，低头伸长舌头，轻轻舔湿了敏感的奶头。

跟着，夹子松开，咬入到娇嫩的蓓蕾之中。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四十三）

扭曲的二学期正式开始了.....

欢迎来到终末前狂欢的序幕。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零七）

“哼嗯.....”杨楠皱起眉，有点苦闷地看着胸前被夹子咬扁的乳头，“小蓓.....这样.....这样不是稍微难受一点啊，很疼的。”

“马上就不痛了。”余蓓轻喘着低下头，用舌尖缓缓地围绕着夹子里露出的奶头尖儿转圈，“小楠最喜欢我了，对不对？我来帮你，一会儿就舒服了。”

娇嫩的下体还吞着一根热乎乎硬梆梆的鸡巴在里面，嗡嗡作响的振动棒也凶狠地压迫着剥开皮的敏感阴蒂，余蓓的舌尖再来回玩弄一阵，杨楠的表情顿时也变得迷茫起来，好像分不清到底是这样的痛楚下自己的快感会变得更加强烈，还是疼痛衬托出了性欲的甜美，犹如撒了盐的西瓜一样。

“听说这样快感会更强烈哦。”余蓓坐起来，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眼罩，弯腰戴在了杨楠头上，“你感受一下，试试看。”

“可.....什么都看不到了。唔.....”被剥夺了视觉后，杨楠有点不适应的左右摇头，但余蓓马上吻了上去，用小小的舌尖缠绕住她的舌头。

湿吻了一会儿，感觉杨楠就要达到高潮，余蓓抬起头，舔了舔嫣红的唇瓣，从袋子里拿出了又一个夹子，这个夹子更小一些，齿也比较钝比较软，银银亮亮的，尾巴上还拖着一个铃铛。

“小蓓……你怎么不亲我了？”杨楠哪里都不能动，只有开口恳求，湿漉漉的小穴正在赵涛的阴茎周围绞紧，很显然正要奔向畅快淋漓的高潮。

余蓓没有回答，而是拨开了赵涛手里的振动棒，仔仔细细地用细长的手指压在了杨楠的阴蒂两侧，把嫩粉的肉豆儿挤出在自己指尖，低下头，配合着赵涛抽插的节奏，轻轻舔了几下。

“嗯……小蓓……啊啊……好舒服……用力点……用力点舔好不好？也……也让我舔你……”

余蓓张开牙齿，轻轻啃了她阴核一口，刺激得她大腿根猛地一抽，穴肉嘍紧了赵涛，舒服得他低哼了两声，抚摸着白花花的大腿摇晃得更加来劲。

“啊、啊啊……小蓓……小蓓……我……我要去了……”杨楠的呻吟陡然拔高，被绑住的双手紧紧抓住了自己的脚踝，乳头上的夹子摇晃着，显然已经被推到了愉悦的顶点。

余蓓马上抬起头，把那个小夹子，准确地夹在了杨楠翘起的阴蒂头上。

“呜——疼……小蓓……你……你……啊啊……”压挤的痛楚贯穿了赤裸的身躯，可高潮并未被打断，赵涛凶猛地抽插也没有停止，杨楠的闷哼终究还是染上了快感的意味，在清脆的铃响声中，完成了这次被扭曲的极乐。

“小楠果然厉害呢。”余蓓把手指伸进杨楠的嘴里，玩弄着湿滑的舌头，娇喘着呢喃，“我以前都不知道什么是高潮的感觉，现在知道了，来得也特别不容易。真羡慕你，屁眼里塞着东西，乳头和下面放着夹子，明明一直喊疼，还能高潮得这么痛快。”

“不是……嗯嗯……我……没有……”杨楠小声地抗议，无奈花蕊里源源不断冒出的爱液不会撒谎，她的身体，的确正在情欲高涨。

“她不够老实，小蓓，咱们怎么惩罚一下她比较好呢？”赵涛觉得有点要射精的征兆，干脆先拔了出来，迈过去插到杨楠嘴里，稍微缓上一缓。

余蓓侧躺下去，抚摸着杨楠屁股沟里微微晃动的肛塞底座，说：“你不是想看小楠和我洗澡的时候，是怎么丢脸拉出来的吗？把她抱过去，我演示给你看呗。”

“呜呜……不要……别，小蓓，求求你，别……我……我不想让别人看……不想……”杨楠赶忙开口哀求。

赵涛故意做出生气的样子，下床穿上拖鞋，抄起她就抱在怀里，“我原来算是别人吗？走，小蓓，这个不听话的小蠢货，就得好好惩罚一下。”

“不要啊……赵涛，我……我不是那个意思，那样好丢脸，好丢脸的……不行，别，啊啊……放过我吧……”

赵涛忍住笑意，一路把杨楠抱去厕所，放下马桶盖，让她以被绑着的艰难姿态横趴在了上面。

余蓓一关门，却没有用之前一直使用的花洒，而是拿过来口袋里掏出的大号灌肠筒，比起皮管，更方便控制水量。

拔掉肛塞后，杨楠似乎意识到命运已经不可逆转，呜呜低泣着垂下了头，满身都是因羞耻而泛起的红晕。

屁眼还没缩紧，抹了油的胶管就塞了进去，余蓓的眼中闪动着兴奋的光芒，一边把水往里推进去，一边喃喃地说：“小楠，这些东西可是我去成人商店买回来的，我挑选的时候，还穿着学校的校服，老板看我就好象在看一个变态一样，我这都是为了你啊……”

“我……我又没有请你买这些……呃……呜呜……好涨……”杨楠的手脚被固定在臀部上方，这姿势趴在马桶上非常费力，身上的肌肉无法控制的绷紧，而且小腹被压着，直肠中的饱胀感更加强烈。

“可我就是为了看你羞耻的样子才肯去买的啊……”余蓓吸满水，缓缓又打了一管进去。

赵涛在旁边欣赏着，怕肉棒的热度降下去，就站到了另一边，捏开杨楠的下巴把老二放了进去，在她嘴里一阵乱捣，总算叫她再也说不出话来。

等到第三管打进去，杨楠的屁眼已经快要闭不上，褐红色的菊轮微微突起，中间的缝隙都有一小股水冒了出来。

“小楠，放心，我不会让你那么辛苦憋着的。你可以不用那么费力，我帮你。”余蓓抚摸着眼前颤抖的臀肉，拿起肛塞，重新抹了点润滑上去，对准紧缩的肛门，旋转挤入，直到把已经灌满的肠道彻底堵住。

“诶？小蓓……别……别堵上啊……你……你不让我上厕所了？”杨楠辛苦地吐出嘴里的肉棒，歪着头问。

“我允许的时候你才能上。”余蓓娇喘着低头亲了一下杨楠的屁股，说，“稍微多憋一会儿吧。”

赵涛已经忍不住了，他绕回马桶这边，拉开臀肉看了看屁眼的状况，抱起杨楠把她翻过来，蹲低身体，抚摸着她微微鼓起的小腹，一边刺入依然满是汁液的壶口，一边笑着说：“看你肚子都鼓起来了，跟怀了小宝宝一样。”

“哪有……那么夸张……”杨楠拼命忍耐着，下体的肌肉因为臀部的苦闷而不自觉地收紧，结果让湿滑的小穴充满了美妙的抓握感。

本就已经要到极限的赵涛哪里还忍耐得住，余蓓一过来舔拨他的乳头，快感就彻底贯穿了整条脊椎。

他夹紧屁股，埋在杨楠的最深处，喘息着开始喷射。

而余蓓就在这时，飞快地蹲了下去，一把拽掉了滑溜溜的肛塞。

“啊啊……啊啊啊！”杨楠发出哭泣一样的惨叫，来不及闭合的屁眼顿时喷出了一股水柱。

她拼命想要夹住臀沟，试图阻止这羞耻到极点的场面，连带着握紧的小穴，让正在射精的赵涛顿时体验了一把升仙的爽快，正处于敏感顶点的龟头被她内部的嫩肉吸奶似的一通猛吮，差点让他酸得连尿都漏进去。

余蓓打开花洒，直接用水柱喷射着杨楠肿胀的阴蒂，让水流滑过布满爱蜜的阴阜，冲洗掉屁眼外流淌的秽液。

就在这样的刺激下，杨楠抽噎着，屁眼拉稀一样的喷着水，夹杂着噗噗的屁音，又一次达到了高潮。

（二百零八）

“求求你们了……我想要正常点的高潮。咱们还像以前一样好好地一起玩不行吗？”被擦干带会卧室后，杨楠抽动着红通通的鼻头，委屈地说。

“玩法就是要新鲜才有趣啊。”赵涛笑眯眯地把三个夹子收起来，看了一眼表，笑道，“不过你今天表现得很好，你想要的高潮，我会好好给你的。”

余蓓抿唇一笑，拿出昨晚的口球，又给杨楠戴在了嘴上，接着在旁边铺好厚厚的几层床单，让赵涛把杨楠抱上去，还是维持着羞耻的姿势绑着。

“唔唔？”说不出话，也看不到东西的杨楠显得十分惶恐，只能用哼声表示自己的疑惑。

“我准备给你高潮，顺便再好好锻炼一下你。人家张星语文文弱弱的，连着高潮好多次都没像你这么不中用。”赵涛凑到她耳边小声说了一句，跟着对余蓓使了个眼色。

余蓓点了点头，先拿过系带内裤款式的蝴蝶跳蛋，给杨楠穿在了胯下，调整了一下位置，打开，嗡嗡震动着被压住的阴核。

跟着她拿起润滑膏，在一根粗大的假鸡巴上厚厚抹了一层，掰开杨楠的屁股，塞进了颤动的屁眼里。

两个小点的颗粒跳蛋被医用胶布粘到了奶头上，开关直接推到了最大。

“嗯嗯！嗯唔……”虽说湿漉漉的小穴还空着，可杨楠本来就是喜欢女孩儿的性子，身上各处地方，敏感度都不输给里面，对小穴内的抽插感受并非最强，几点齐攻之下，本来就因为连着高潮了几次而敏感不堪的身体转眼就忍耐不住地扭动起来。

看着紧缩的蜜穴把里面的白汁挤出了一些，赵涛笑着搂紧了余蓓，一边与她亲吻抚摸，一边欣赏着杨楠被不知疲倦的机械物强暴的模样。

他渐渐变得坚硬，顺势抱起了余蓓，缓缓插入到她已经湿润的花房之中，观看着杨楠不知道第几次的高潮，开始了抽插。

他和余蓓做爱一次的功夫，杨楠少说高潮了三四次，女性的不应期被电动玩具强行缩短，碾过，膻口流下的液体，很快就在床单上染开一片。

“爱液太多了。帮你塞上吧。”赵涛抓过那个最常用的颗粒电动假阳具，缓缓塞进杨楠体内，摁下了开关。

三分钟后，杨楠潮吹了。

“来，喝点水吧宝贝，别因为快乐最后脱水住院，那就不太好了。”端过杯水，赵涛扶起杨楠解开口球，把水喂到她嘴边，柔声说道。

杨楠咕咚咕咚喝了好几大口，跟着赶忙趁机求饶，“不行了……放开我吧，我不要了……太多，我……我受不了了。人家……人家的小豆豆都快失去知觉了，赵涛，你就……唔唔……唔……”

口球又戴了回去，他笑着捏了捏杨楠的鼻尖，“是你要高潮的，我好心奖励你，你就乖乖收着。小蓓也挺喜欢看你这样的，她和我做爱头一次高潮得这么快，我一定得好好谢谢你才行。”

“唔唔……呜呜呜……”杨楠无力地摇着头，身体在余蓓温柔地爱抚亲吻下，已经彻底崩溃，无法阻止快感冲击脑海，更无力抵抗情爱的甜蜜侵蚀整个意志，只有在高潮中不断的颤抖、抽搐、痉挛……

等到余蓓回家，赵涛开门看了看，杨楠还在床单上扭动着白生生的裸体。

他笑了笑，就这么开着卧室门，打开游戏机坐在客厅玩了起来。

玩了一个多小时，他去收拾了一下厕所，再回到卧室时，那些电动玩具的电池已经纷纷败下阵来，只剩下胸前奶头上的两个小跳蛋还在垂死挣扎。

他想了想，过去把玩具们一个个收起来，简单一擦，装回袋子里。

先拉开眼罩看了一下，杨楠的双眼早已经哭肿，眼罩下全是泪痕，一见灯光皱眉闭紧，眯了好几下，才跟可怜小狗一样看向了他。

他摘掉口球，往旁边一丢，笑着躺下，爱抚着她还残留着胶布印子的乳晕，柔声道：“怎么样，高潮了几次？”

杨楠抽了抽鼻子，说：“不知道，我.....我哪儿还有心思数。”

“爽了吗？”

“不知道，早就过头了.....可你又不给人家关，根本不知道是不是爽。”她委屈地说。

“下次你爽够了我还没够的时候，还敢不让操吗？”他坐起来，扶着鸡巴送到她嘴边，笑咪咪地问。

“不敢了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你想操随时都可以，”她赶忙连声说着，一抬脖子把老二含进去小半，嘶噜嘶噜吞吐不休。

等到阴茎在她嘴里慢慢膨胀起来，赵涛满意地点点头，从嘴里抽出来趴到她身上，缓缓插入湿润的花蕊中。

杨楠皱起眉，显然下面还是十分敏感，敏感到有些难受，可她再也不敢吭声，只是卖力挺动腰胯迎合，缩紧会阴裹着体内的肉棒吸吮，唯恐让他不爽。

十几分钟后，赵涛跨到杨楠脸上，把已经没什么分量的稀薄精液射在她高挺的鼻梁两侧。

她皱起眉紧闭着眼，赶忙说：“好了没？好了给我擦擦吧.....”

“行。”他笑着去厕所拿来一条湿毛巾，给她好好擦了擦脸。

“可以放开人家了吧？这么晚了，我想冲个澡睡觉。身上都是汗，黏乎乎的不舒服。”

赵涛笑了笑，低头亲了她一口，说：“那可不行，今天的‘奖励’还没完呢。来，张开嘴，把口球戴上，这次满意了，咱们就一起睡觉。”

杨楠苦着脸犹豫了一下，不敢拒绝，还是乖乖张大了嘴。

这次套上之后，赵涛一副计谋得逞的样子，拿来了那根插电源的大号振动棒。

嘴里哼着周杰伦那首《回到过去》，他拿出买来的捆绑用软皮带，从两边绕过杨楠的大腿，把按摩棒紧紧固定在中间，接着用胶布交叉补了几道，让负责震动的头部正好压在阴蒂那一块。

“这次，可不会没电了。放心享受吧。”赵涛笑着看向杨楠拼命哀求的眼神，打开开关，给她戴上了眼罩。

享受吧，美妙的高潮地狱。

（二百零九）

本来是打算看会儿小说，等上个把小时就给杨楠放开。

可不料台灯太暗，赵涛之前又玩得太累，那么大的嗡嗡声在耳边响着，他却眼睛一闭，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晨一睁眼，赵涛听见耳边还有振动棒的声音，才哎哟暗叫一声不好，一个激灵爬了起来。

杨楠也早就已经睡着。

她不知道费了多大力气，翻身成了侧躺的样子，两条腿估计是夹了又夹，把按摩棒蹭掉，离开了阴核一带，掉在她腿上。

她就这么戴着口球眼罩，被绑着羞耻的姿势，光着屁股被子都没得盖，冷飕飕睡了一夜。

看她白皙的脸上浮现着不正常的嫣红，赵涛本来还说难道在做春梦，后来一想才觉得不对，连忙凑过去一摸，果然，热得烫手。

就算是暖气屋，光着屁股一身汗活活晾干睡一夜，这还有不病的？

赵涛这下慌了神，手忙脚乱赶紧解开绳子，拿来被子盖住杨楠，下床就去翻出退烧药，急匆匆打了一杯温水，到床边搂起她，连声唤她的名字。

“嗯……不要……我……好冷……不要……再来了……”杨楠可怜兮兮地梦呓般说道，“我……我真的受不了……受不了了……”

“对不起，对不起，是我太任性了，我以后再也不这样作弄你了。你喝点水，把药吃下去，咱们去医院好不好？”赵涛抱紧她，脸颊贴上去感受了一下温度，心里更加慌乱。

“什么……药啊？”

“小楠，你发烧了，高烧，赶紧吃点退烧药，求你了。”

“嗯嗯……不要……人家什么也不想吃……”她在他怀里拱了拱，嘴唇都有些发紫。

赵涛想了想，一咬牙，沉声道：“你是不是又不听话了！醒醒，给我把药喝了！”

杨楠一个哆嗦，颤巍巍睁开了眼，小声说：“我……我喝，我喝还不行么……”

他赶忙把扑热息痛放进她口中，杯子也就了过去。

她颇为费力的把药咽下，抱怨了一句：“好苦……我要睡觉……”

“行，可以睡，你躺下，我去拿体温计，咱们测完体温就睡，乖乖的，听话啊。”他下床伸腿没踩到拖鞋，低头一看发现刚才上的太慌估计踢到了床底下，这会儿也顾不得捞，直接光脚跑了出去。

杨楠显然是倦得极了，药咽下去才躺好，放过来的枕头都没去够，就缩在被子下面婴儿一样蜷起来，又睡着了。

赵涛回来，上床小心翼翼把她的头抬起，把枕头垫下，轻轻拿起她的胳膊，把体温计夹到了腋下，扶住。

五分钟后，拿出一看，三十九度二。

他的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一圈，试着叫了叫她想带她去医院，可她哼唧了两声，翻了个身说什么也不起。

他只好盘腿坐在旁边，静等着药效上来。

焦虑不安地等了半个小时，杨楠的额头上总算出了一点细细的汗，他再伸手去摸，湿乎乎的脑门温度降了一点，可还是热，明显还是高烧。

高烧不退，这必然是有炎症上来了。赵涛下地转了几圈，上网搜了一下也没什么可靠的信息，急得坐立不安。

这么挨了两个多小时，看时间已经九点半多，他过去摸了一下，杨楠汗早已经干了，温度比喝药那会儿好像还高了。

他哭丧着脸用体温计测了一下，三十九度五。

这下他再也坐不住了，抱起杨楠拍着她的脸颊，洗了湿毛巾硬是把她叫醒，让她迷迷糊糊穿好衣服，扶着她走到门口穿上鞋，看她脚下轻飘飘好像随时可能摔倒的样子，干脆一咬牙，把她背在了背上，锁门跑下了楼。

一口气跑出院门，才发现自己忘了带钱包，他恼火地给了自己一巴掌，先让杨楠扶着墙站好，飞奔回去拿上钱包，顺便装上了银行卡，上气不接下气的跑回去，抱着她拖到门口，叫了出租车，直奔最近的医院。

之后就是忙上忙下的跑，杨楠已经烧得有点迷糊，全靠赵涛扶着抱着背着来回检查，大夫问诊时候，杨楠哼唧了半天，才不好意思地说：“大夫，我小肚子那儿也疼，往下坠着疼，疼得浑身发冷。”

大夫问了问详细情况，皱着眉盯着杨楠打量了一会儿，带着微妙的神情摇了摇头。

于是各项检查里，又多了一个妇科。

最后的检查结果，让赵涛更加愧疚。

几乎是验哪儿哪儿出问题，高烧主要是因为肺炎，腹痛则是双重原因，肠炎和急性宫颈炎。

肺炎是因为凉了一夜，肠炎八成是因为灌肠过度，急性宫颈炎，显然是他那根不老实的鸡巴造的孽。

没有避孕套，操过屁眼直接弄前面，不出问题真就是运气。

这下什么计划都成了浮云，杨楠在D市的寒假之旅剩下的日程，就全被安排在了医院里。

输液输到第三瓶，杨楠的气色才算是好了一些，人也似乎是睡够了，看着精神了不少，还跟赵涛颇为幽怨地说：“小蓓看着文文弱弱的，跟你这么久什么事儿都没有，我身强力壮，结果病成这样。”

“是我玩得太过头了，光顾着自己高兴，对不起，真的对不起。”赵涛心有余悸地抚摸着她的脸颊，暗暗下定决心，把一些比较伤人的玩法和计划彻底赶出了脑海，一个个划掉再也不想提起。

“别这么过头的话……其实还行。”她挤出一个安慰的笑，没扎针的手捂了捂肚子，“帮我揉揉，好疼。”

“嗯，我给你揉。”

“算算时间……我出院好像就该回去了啊。”杨楠转头看着病房的窗外，颇为遗憾地说，“我还哪儿都没转呢，净跟你做爱了。”

“等下次，下次来了，我带你好好转转，不做爱，就转。”

“才不要。”她瞪了他一眼，“你不跟我做，我哪儿都不转。”

“喂喂，你都发炎了。”

“那你下次顶轻点啊，老是跟要把蛋蛋也塞进来一样，我装不下好吗。”

说着说着声音大了，隔壁床的中年妇女皱着眉看了过来，杨楠红了红脸，赶紧闭上了嘴。

妇科的医生还给开了一大包泡水洗屁股的东西，叮嘱杨楠最近不要行房的时候，那个头发花白的老大夫还苦口婆心的劝说了一下杨楠，年轻人要注意身体，不要因为开放的风气就迷失自我云云。

杨楠当然是不以为意，出门坐上出租车，捂着肚子就跟赵涛拿老大夫的话开起了玩笑。

赵涛却暗暗记在了心里，这次波折，让他又想起了本已被余蓓安抚下去的担忧。

万一余蓓一直没事是因为福气好呢？

越往后伤害越小没错，可万一余蓓血厚杨楠血薄呢，同样是中锁情咒，保不准余蓓都没破防，杨楠已经红血带闪光了呢。

心里有点乱，他看着车窗里飞快闪过的电线杆和行道树，沉默下来。

（二百一十）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

晚上过来的时候，余蓓的书包里已经装上了卫生巾。

虽说余蓓很直接地表示，屁股洗一洗，还是可以用的，或者嘴巴帮他吸出来也挺好啊，但赵涛抱着她摇了摇头，心有余悸地拒绝了。

大鱼大肉了这么久，停个五六天，没什么关系。

之后几天，赵涛安心陪床，帮着杨楠坐洗药浴，晚上看两个女生嘻嘻哈哈打游戏，难得过了一段没有什么非分之想的日子。

他倒也不至于憋得慌，余蓓从来都贴心得不需要他开口，中间躲开杨楠，在厕所给他吸出来了一次。

而杨楠不知是不是跟余蓓心有灵犀想到了一块去，隔天早上去医院输液前就钻进被子里给他唆了一顿。

假期预计的狂欢，就这样虎头蛇尾走向完结，最后一天杨楠虽说已经大体康复，但惦记着就要过年，她让余蓓逃了半天课，上午输完液，下午回来就热火朝天大扫除了一顿。她不会干活又是病号，结果最后就成了指挥官，余蓓力气小，也就端端盆洗洗抹布，最后把赵涛累得要命，没了半点性趣。

送走杨楠之后，余蓓的经期结束那天，高四生的短暂寒假终于开始了。

隔天赵涛的父母就要回来，过年期间两人都不能太过放纵，必须多少收敛一下。

一大早余蓓过来，帮赵涛搭把手，把上次没弄完的地方重新收拾了一下，家里总算是有了个要过年的样子。

中午吃过饭，余蓓去洗了澡，属于他们两人的世界，就正式开始。

因为杨楠的缘故，赵涛在床上表现出了难得一见的耐心，他用温柔一点点包裹了余蓓的身体，一件件去除所有的遮蔽。

他没有用玩具，也没有玩什么奇怪的花样，就是重复着亲吻、抚摸、舔吮这样最基本的动作，一遍又一遍。

他含着余蓓的脚尖，喘息着射精时，两人同时达到了高潮，汗水淋漓地紧紧拥抱在一起。

这一晚，余蓓没有回家。

过年期间，开学之前，除了初二，她都不准备再回去。

去年就已经是这样，余蓓的父母不得不默认了他们过早的关系，给她准备的大提包里还放了过年要穿的新衣服，和一张存了些钱的银行卡。

去火车站接远道而来的双亲时，余蓓已经完全是赵家小媳妇的模样，而赵涛的爸妈，本身对赵涛就很生疏，相比起来，对余蓓展现出的刻意亲近反倒显得更加热情。

新年，就这么在略显微妙的一团和气中缓缓度过。

年夜饭的时候，赵涛的母亲说起再有两年自己就能退休的事情，趁着余蓓在，想问问两个孩子的意见，到了那时候，愿不愿意先把婚结了，一家人卖掉在东涵的房子，搬去赵涛父亲还要继续工作的大西北。

“那边的环境已经改良得很好了，房价非常便宜，我们两口子的熟人也都在那边，过个两年，你俩一个大三一个大二，差不多也能结婚了，咱们正式把事儿办了，去那边……没人认识你们，过日子，也能少许多闲言碎语。”赵母明显深思熟虑过这件事，内容虽然是征询，但就如以前替赵涛决定的很多事情一样，语气并没有多少可商讨的余地。

余蓓微微低着头，很乖顺地说：“阿姨，赵涛去哪儿，我就去哪儿。是什么地方都不要紧的。”

赵涛的心里却满是抵触，不冷不热地说了句：“到时候再说吧。”就结束了任何一方参与者都不够热络的家庭谈话。

味同嚼蜡的春晚看到敲钟，父母早已回卧室睡觉准备第二天去老同事家里拜年，赵涛瞪着眼睛听着外面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渐渐平静下来，屋里依然没有任何动静，那两人自己的世界仿佛有一道墙，外面的声音根本无法打扰到他们。

一股无名火窜上心头，赵涛看了一眼打呵欠的余蓓，突然伸手把她抱了过来，近乎激烈地吻住她的嘴，抬手握住了她柔软的乳房。

“赵涛……不……回屋吗？”那边的床虽然小点，但却可以说是双方父母都已经认可的，属于他们两个的空间，而在这里被发现，让余蓓有了一种会被打破什么默许平衡的惶恐。

“不回去，反正他们也不在乎。都睡得香呢。”赵涛哼了一声，摸进余蓓的裤腰，开始抚摸她小巧的臀部。

“哦……”余蓓点了点头，听着外面稀稀拉拉的鞭炮声，俯下身，从秋裤的前口里掏出了赵涛的老二，伸出舌头舔起了还有些皱巴的龟头。

多半还是有顾忌，她没敢脱掉衣服，掀开上衣让赵涛吸吮了一会儿乳头后，就稍稍褪下裤子，转身并拢腿，坐入到他怀中，用油了一层的紧缩蜜穴，缓缓包容了他昂扬的器官。

根本不满足于这样克制的起伏，赵涛享用了一会儿，就抱着余蓓站了起来，让她往前弯腰趴低，扶住了摆满瓜子糖的茶几，从后面用力抽插起来。

不久，他在背后牢牢抱住余蓓，让她的纤腰反折，扭头与他接吻，撅起的屁股还要迎合他最后的冲刺。

当在湿泞的嫩腔中喷射的一塌糊涂时，他放开被他吸住的舌尖，喘息着说：“小蓓，大西北很远的，到时候你可能一年都见不到爸妈一次了。”

余蓓轻轻扭动着柔软的腰肢，虽然没有高潮，但眼底依然涌动着喜悦的甜蜜。

“没关系啊……”她收紧下体的肌肉，用最柔软的地方轻轻吸吮着他还没脱离的肉棒，“只要跟着你就好，跟着你……到哪里都好。”

（二百一十一）

除夕和初一两天，赵涛收了一大堆花式百出的拜年短信。

主要当然是来自张星语和杨楠，俩人合计发了快有大几十条，金琳和孟晓涵各只发了一条，夹杂在另外两人的短信狂潮中几乎注意不到。

不过赵涛一条都没回，只在初二准备去余蓓家拜年前，给杨楠发了个新年快乐。

沦陷在爱情中的女人，记忆往往会变得很奇怪。比如杨楠，明明是因为他纵欲任性玩得过了头才住院输液，结果事后就只记着他衣不解带日夜照料的难得体贴，把自己感动得一塌糊涂。

赵涛不回复的原因，主要还是心情不好。

本来他是打算初一早晨起来没事做的时候挨个回复一下，看看能不能撩撩骚谈谈情。

可偏偏他母亲起来后顺口问了一句他的期末成绩，他成绩单寄来的时候正忙于照顾杨楠，随手一丢都没顾上拆，这会儿想起来，就去拿出

来打开了信封。

其他各科的成绩基本都和他预料得没有多大差别，有的是考得还行，有的是老师宽宏大量给满了平时分低空飞过。

但现代文学史，他的总分是看上去分外刺眼的 59。

“有一门挂科啊。”他母亲倒没说什么，看了看成绩单，就跟丈夫出门拜年去了。

余蓓在旁边看了一眼，柔声说：“这不是挺好的，你那么不认真，还大部分都及格了。这个思修，还八十多分呢。”

“是啊。”赵涛挤出一个微笑，“只挂了一门，看着还不错。”

不错你奶奶个鸡大腿！他压住冒头的怒气，把成绩单收起来，暂时放下了这件事。

可在他心里，已经把那个出尔反尔的于钿秋不知道强奸了多少遍。

平时分老师可以随心所欲的情况下，59分这种成绩根本就是摆明了的针对。

结合于钿秋掷地有声的这门补考也不会给过，这意味着他之后还要找时间重修一学期。

玩笑归玩笑，他当然不可能把这真看作是追求漂亮小学妹的机会。

看来下学期他真得跟于钿秋老师好好“谈谈”了。

大年初五，余蓓开学，乖乖回家住下，大年初七，父母返回工作地，家中又只剩下了赵涛自己。

没有了寒假作业，更没有什么无聊的应酬交际，赵涛白天在家打打游戏，发发短信逗逗张星语撩撩杨楠，晚上余蓓过来，亲亲密密温存缠绵上几个小时，再骑车送她回家。

元宵节晚上余蓓跟家里说好，没有回去。

知道赵涛是第二天的火车，分别在即，余蓓几乎化成了一滩充满力道和弹性的春泥，痴痴缠绕着他，从他身上尽可能多地吸取眷恋和回忆。

送他进站的时候，余蓓到没有哭，尽管眼眶和鼻头都有点发红，但直到最后他拐进长长的通道里，最后看到的她，依然是保持着动人的微笑，对他温柔地挥手。

孟晓涵此前含蓄委婉地问过他买的哪趟车的票，可惜于钊秋的事情赵涛一肚子鸟气多少迁怒到她身上一些，就报了另一趟车的车次，比开课时间都晚了三天。

他这种翘课当吃饭喝水的不良学生，晚点回去很正常，他倒要看看，孟晓涵打算怎么处理。

出站后，杨楠已经等在门口，一身新衣，满面欣喜，看着比上学期柔媚了许多，一股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女人味，正在隐隐约约地弥散。

坐上出租车，符小宇打来电话，跟赵涛交代了一声，出租屋里该收拾搬走的东西，他跟莫晓安已经清理完毕，回头有空，一起出来吃饭。

赵涛随口应付了几句，就挂掉了电话。

看来，也该去转一台新电脑了。

到家收拾了大半天，忙得灰头土脸，总算把两间屋子连客厅都整理完毕，赵涛联系房东直接交满了这个学期的租金，顺便把宽带续了半年。

杨楠彻底放弃了女生宿舍，这次过来，新东西直接就全带到了这边，她昨晚就来住下，还帮着莫晓安收拾了一下东西。她努力跟莫晓安把话说开，想要挽回一个还算不错的朋友，但莫晓安在亲口再次确认了她的性取向男女通吃后，表现出了难以掩饰的抗拒排斥。

杨楠直接搬出宿舍，张星语当然不可能不得到消息，不过大概是顾忌被杨楠看到，她发短信过来都要先问一句杨楠在不在身边。

赵涛一般会叫来杨楠，当着她面回一句不在，然后嘻嘻哈哈地一边跟杨楠讨论怎么回复能让张星语沦陷更快，一边和不知情的张星语短信

聊天。

“我什么时候能尝到她？”趴在赵涛肩膀上，杨楠舔了舔嘴唇，颇为期待地说，“我昨天在校门口见她来着，她竟然穿了紧身牛仔裤，屁股还翘了好多，也不知道她寒假回去都干了点什么，人也接地气了，感觉更受男生欢迎了。”

“老是端着也挺累的，估计是在我嘴巴和手下高潮了好多次，想通了吧。”赵涛笑嘻嘻地把手机丢到一边，捏了一把杨楠的奶子，“你以前不也一样，都从不正眼看男生。”

“我现在也不正眼看别人。也就你这个死冤家让我一点办法都没有。”杨楠哼了一声，抓过他胳膊咬了一口，“别的男生看看我我都觉得浑身难受，你搂我一亲我下面就流水还痒痒，说，你是不是给我下降头了？”

“才看完南洋十大邪咒，你就这么学以致用啊？”赵涛哈哈一笑，翻身把她压在了身下。

既然都说一亲就湿了，那还客气什么。

（二百一十二）

新学期开始，赵涛需要上的课里，于钿秋负责的更多，足有三门，一周要见六次。真是给了他充分的牙痒痒空间。

第二学期的课程安排比第一学期多出了不少，他拿着课表看了半天，于钿秋的课不敢再逃，剩下的老师也没几个好惹，只能暂时取消去英语系蹭课的好日子。

英语系那边课也排得挺满，杨楠上学期挂了两门，这学期也只好夹起尾巴做人，不过反正吃住都跟赵涛在一起，她心情还算是不错。

自己系里的女生实在是乏善可陈，赵涛的课也上得没滋没味，新学期第一天，就无聊地大呼救命。晚上回去把新电脑装好，都顾不上玩就把杨楠搂进怀里，抱枕一样折腾了一个多小时。

周二第一节就是于钿秋的课，赵涛特地起了个大早，把杨楠出去买

饭时候自己趁机弄出的存货准备了一下，放进上衣内袋。

于钿秋的爱情表现既然和他预想的不一样，还对他食言出尔反尔，那就怪不得他不讲情面，让她好好尝尝在家庭中负罪煎熬的滋味。

这计划他考虑了一下，还是没给杨楠透口风，毕竟这小妮子的口味其实很挑剔，孟晓涵那种清秀文静的小佳人她都完全看不上眼，张星语那种美女她还嫌人家屁股没肉，对于钿秋这种大龄人妻，估计完全没有性趣。

等到彻底得手，再看看小狗想不想跟着吃肉吧。

往教室去的路上，他蹬着二手自行车载着头发长了一些，妩媚了三分的杨楠，一边享受着周围男生投来的嫉妒目光，一边在心里盘算，真要把于老师拖进来好好淫乱一把的话，最后的边界是哪儿？

真让人家闹到离婚可不行，他一个大学生，可背不起后续要被缠上的责任。

最理想的状态，大概就是让那个臭女人既不舍得破坏幸福美满的家庭，又按捺不住对他的痴狂爱恋，沉湎于婚外出轨的美妙滋味中不可自拔，让他肆意玩弄丰美成熟的胴体，算是对他挂科的补偿。

把这关系慢慢维持到大四，毕业后，他就可以把积累的证据在校内一公布，带着余蓓远走西北，让在校内风评极佳的于老师慢慢享受身败名裂的打击。

可要是因此自杀了怎么办？

他眼前又闪过了李婕那张绝望到灰败的脸，呆滞无神的眸子，仿佛正在虚空之中无奈地注视着他。

赵涛打了个哆嗦，险些把车子翻倒，吓得杨楠在后面赶忙拍了他一巴掌，“干嘛啊，吓死我了，走神什么呢？又想泡哪个妹子了？”

“胡说八道，就是压石子儿了。你想要的俩我还没弄到手呢，想个屁别人。”

正说着，眼角余光就扫到了往教学楼快步前进的张星语。

她的装束风格的确变化很大，不再是宽松的裙子或是宽大的风衣，短款小棉服下面，是一条很修身的牛仔裤，像是突然要改走青春风。杨楠还真没骗人，一眼看过去，张星语的屁股比寒假前可好看了不少，不再干瘪，而是紧凑上提，可能这也是她换装束的底气所在。

张星语也看到了他们，抿了抿嘴没有说话，抱着怀里的书匆匆走进了门。

跟杨楠在楼梯口分别，在行色匆匆的同学们面前，赵涛拉住她要了个吻，结果她哼了一声，搂住他狠狠给了个实在的，当场惹来旁边的口哨一串。

他笑了笑，转身上楼，低头正好看见金琳就站在下面一层快上来的地方，神情复杂地看着杨楠的背影，看面颊的动作，似乎是狠狠咬了咬牙。

这下英语系的大课，感觉可好玩了不少。

他没空理会这么多，赶在上课开始之前，匆忙跑去自己教室。

于钿秋果然已经在讲台上整理东西，三本这帮学生基本没什么求知欲，讲桌边上没一个提问的。

赵涛咬了咬牙，放下书径直走了过去，堆起一脸微笑，凑到于钿秋身边，小声说：“于老师，我能问问上学期现代文学史的考试，我为什么最后只有 59 分吗？”

“咱们不是说好的，你考不到九十分以上，就不给你及格。”于钿秋一抬眼，颇为冷淡地说道。

“于老师，这门课我复习得很有自信诶，要不这样，您让我查查卷子，行吗？”赵涛压抑着怒气，客客气气地说。

“盲目自信的学生太多了，想查随时可以，我没课的时候，你到办公室找我就是。”于钿秋淡淡道，“你答得算是不错的了，89分，按常理我是该抬一下平时分给你过了的，可惜，咱们有约定，这就怪不得我了。这学期开始好好表现吧，大二我会给你安排重修的。”

“不是……于老师，就不能给我一个补考的机会吗？”

“不能，我的课重视平时分，补考只是个临时抱佛脚的程序，我不需要那种平时不学考前翻书的功利学生。你，还有那几个作弊被我抓到的，乖乖准备重修就好。”于钿秋拿起书竖在桌上一敲，打开了阶梯教室的麦克风，“好，同学们尽快回到自己座位上，上课前，我再强调一遍纪律。”

听着外面响起的铃声，赵涛咬牙切齿地走了回去。

好好好，于老师，你要是好商量我也就好商量，你既然这么不讲情面，那我也就没什么好犹豫的了，他深吸口气，过去拿上书，转身走到了空空荡荡的第一排，一屁股坐了下去。

坐在离讲桌不到两米的地方，赵涛故意不看书也不低头，就那么直愣愣盯着于钿秋，目不转睛。

他就不信，锁情咒还能对她一点效果都没有。

果然，没到半节课，于钿秋就有点恼羞成怒地叫赵涛起来回答了好几个问题。

可他一直看着老师专心听讲，回答上来完全不成问题，一来二去，整堂课就见他俩在这儿对话，别的学生都忍不住窃窃私语起来。

于钿秋无奈，只好放过赵涛。

被他这么盯着看，她不知不觉就紧张起来，课件的PPT都操作得不顺畅，平均每十分钟就讲出三个口误。

课间休息铃一响，于钿秋就拿起水杯转头走了出去，肩背紧绷跟被什么人从后面追着一样。

这小小的报复让赵涛愉快极了，下节课一开始，他干脆单手托腮，摆出了一幅仰慕爱恋的痴迷表情，更起劲儿地盯着于钿秋看个不休。

不过应该是调整好了心态，于钿秋虽然有点脸红，眼神也始终回避和赵涛有任何接触，但课总算是讲得恢复了水平。

下课铃一响，赵涛笑嘻嘻站起来走了过去，往讲桌边一站，“于老

师，我这节课表现得好不好？以后我都这样认真听讲，平时分应该就没问题了吧？”

于钿秋还是不敢看他的眼睛，低头整理着自己的书，说：“你只要好好听讲，老师当然不会故意刁难你。”

“那就谢谢于老师咯。”他热情无比地拿过于钿秋的水杯，“老师你下节课在哪个教室？我给你打热水。”

于钿秋伸了一下手，到半空又缩了回来，皱了皱眉，说：“好吧，C 3 0 5，我先过去了。”

赵涛忍住肚里的暗笑，大步流星去了水房。

于钿秋上课的时候泡的是茉莉花茶，这种茶水香味极浓，赵涛直接摸出针管就往里灌了大半管，接满热水后仔细看了看闻了闻，确定没有什么问题后，笑呵呵下楼给于老师送了过去。

进去放水，于老师头也不抬地只顾给这里的一本学生说话，并不理他。他笑着点点头退了出去，仔细一看，这似乎是孟晓涵的系里大课，但扫了一圈，并没看到孟晓涵。

他心里有点打鼓，这丫头不会真的为了他买了晚三天的票，礼拜四之前的课都全逃了吧？

隐约觉得玩笑开得略大，他有点不好意思，但发短信问，好像也不合适，只好忍住，悻悻回去自己班上。

周二课程特别密集，人当然也就累得要命，中午回去吃过饭，赵涛跟杨楠亲了个嘴，就搂着午睡去了，直到晚上九点最后一节大课上完，赵涛踩着单车把杨楠载回家，先后洗了个澡，才算是回了点血，互相亲吻着剥掉了对方的衣服。

一场酣畅淋漓的肉搏结束，杨楠心满意足地躺进被窝，眯着眼睛比小猫都乖，赵涛就喜欢她这会儿被操服了的样子，爱不释手地上下抚摸，寻思着是睡觉呢还是养养精神再来一发。

也不知道是那次玩大了造成的结果，还是之后宫颈炎引发的问题，杨楠的小穴里面比之前敏感了不少，就是不压阴蒂，光九浅一深生拉硬

操，都能让她高潮得浑身颤抖。而且那次的捆绑似乎激活了她身上什么隐藏的细胞，被他抓住双手压在头上强暴一样猛干的时候，她紧紧闭着眼，下面湿得跟尿了一样，不一会儿就哼唧着泄了。

看着都有点困劲儿，赵涛干脆准备关灯睡觉。

他刚起来，手机嗡嗡一震，翻开盖一看，竟然是张星语的短信。

“杨楠在你身边吗？”

赵涛笑了起来，拿给杨楠看了一眼，当着她面回了一个：“不在，她洗澡呢，起码得洗二十分钟吧。”

杨楠吃吃笑了起来，拍了他一下，“你这人嘴里就没句老实话，不怕人家打电话过来啊。”

说着，电话还真就打了过来。

这会儿十一点多，女生宿舍可都早熄灯了。

赵涛想了想，对杨楠比了个噤声手势，接通电话，还摁下了免提。

“喂，赵涛，你.....你没睡呢吧？”

“这不废话么，睡了难道是杨楠接的电话啊？”

“哦.....”

“什么事儿？说吧。”

“没什么.....我.....我就是想你了。”

赵涛看着杨楠有点吃醋地皱起眉，笑着说：“天天发短信，我免费短信都不够用一个礼拜的，这还不行啊？”

“可.....可我想你.....真的.....特想你.....”

她的声音有点奇怪，赵涛和杨楠对望了一眼，正常的说话，不该这么上气不接下气吧？

“你在哪儿呢？干什么呐？”

张星语嗯嗯哼了两声，娇喘已经几乎掩饰不住，她克制着，小声说：“我.....我在厕所，我.....我正.....正用力想你呢.....嗯嗯.....”

“你.....在自慰？”赵涛有点吃惊地问，杨楠也吓傻了一样瞪圆了眼睛。

话筒里，断断续续传出张星语带着哭腔的声音。

“可.....可我真的.....好想你.....我也.....不想自己揉啊.....呜呜.....赵涛.....什么时候.....也偷偷见见我.....呜呜、呜呜——”

听起来，她好像躲在厕所里拿着手机，拼命压抑着呻吟的声音，高潮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四十四）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一十三）

赵涛抬起头，就看到杨楠用口型明显地说了一句我操。

他忍住笑，柔声说：“星语，你得先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自个儿躲在厕所里悄悄自慰呢？”

“我.....我没有，我就是.....就是摸了摸。我.....我一想你，那里就涨鼓鼓的，好难受，跟有东西要渗出来一样。”张星语的气息慢慢平稳下来，很有点委屈地说，“都赖你，我.....我本来都不知道，这世上还有这么舒服的事情。”

“其实还可以更舒服的，你想不想试试啊？想的话，咱们就找个机会见见面。悄悄地，谁也不让谁知道。好不好？”他伸手捏住杨楠的乳头搓了一下，对着她用口型说，看见没，她比你还骚。

杨楠瞪着眼伸手戳了他一下，呲牙咧嘴地比了个鬼脸。

张星语却犹豫了好一会儿，才小声说：“我.....还是再考虑一下吧。赵涛，我.....我感觉没了这个，在你心里，我就什么都不是了。”

知道她说的是什麼，赵涛笑咪咪地柔声说：“怎么会，没了那层障碍，咱可以相亲相爱的方式就更多了啊。做爱才是最美妙的部分，杨楠每次都被我操得死去活来，现在都离不开我了。”

杨楠爬下去冲着他的胳膊就咬了一口，变成了一只被捋反了毛的猫。

“这.....这件事我要再想想。可.....可我又想见你。赵涛，咱们就不能见面之后，说好不做这个吗？”

“能啊，我的保证依然有效，只要你不同意，不亲口说让我做到最后一步，我就绝不做。星语，我真的想强迫你的话，寒假前可有的是机会吧？”

张星语又沉默了一会儿，最后说：“我已经弄到你们的课表了，回头.....有机会的时候，我联系你吧。我跟杨楠的课几乎一样，我.....我只能尽量找机会。”

“嗯，那你加油。不要急，学期还长呢。”

“我知道。可.....可杨楠都住到你那儿去了，你们整天形影不离，我.....我好难受。”

她这样委屈无比的声音真是能让最铁石心肠的男人也禁不住软化几分，要不是杨楠就在旁边坐着冷笑，赵涛都差点忍不住脱口而出两句不能让杨楠听见的安抚话。

他看了杨楠一眼，柔声道：“那，我也找找机会，有合适的时机，我就主动联系你，好吗？”

明显想听的不是这个答案，但张星语却没有露出半点失望的口气，而是乖乖地说：“嗯，好的，那我.....等你的好消息。”

最后，她幽怨地叹息般说道：“我真是前世欠了你的，怎么.....就愿意这样和你偷偷摸摸的了。”

互道晚安之后，赵涛刚一挂掉电话，杨楠就支楞起来一屁股坐到他怀里，也不顾胸前两团白肉没东西兜着还在晃动，气哼哼说：“她想让你踹了别人，就跟她一个好。你别装傻说听不出来啊。她不给你操，就是想钓你呢。亏你还顺着她，这么贱的，你直接插了我就不信她还能告你强奸。”

赵涛笑嘻嘻从内裤里掏出肉棒，在她煮鸡蛋一样光溜溜的白屁股上蹭了几下，勃起了一些，就抱着她腰慢慢挤进去小半截，对着她的耳朵喘息道：“我这不是为了你么。强奸她我是爽了，她一生气，你还怎么

跟她磨豆腐啊？你不想要她了？”

杨楠轻轻晃了几下屁股，还没干透的小穴转眼就又湿润起来，她哼唧唧地扭着腰坐到底，说：“要说想……我倒是更想吃金琳。不过张星语都送上门了，为什么不吃。我、我就是觉得她野心大，肯定要勾着你想方设法独占喽。”

“她没那个本事。”赵涛享受着杨楠蠕动小腹主动吸吮他肉棒的快感，向后仰到，抚摸着她紧凑结实的屁股，问，“对了，张星语的身材好像是变化了不少，一个多月就能练出来成这样？”

杨楠一边跨坐在他身上亢奋地上下摇摆旋磨花心，一边娇喘吁吁地说：“那谁知道，说不定她行动力恐怖，一天健身好几个小时呢。到时候……到时候骑你身上一口气做半个小时深蹲，看不榨干你。”

“真榨干我，你就上咯。看你俩谁耗得过谁。”赵涛已经在盘算之前设想过的画面，略一想象，满肚子亢奋顿时涌向下体，鸡巴膨胀到极限，顿时顶着杨楠啊啊诶诶叫唤起来，不一会儿就夹着饱满的屁股蛋子泄了。

张星语这种已经舔遍了皮就差送进嘴的肥鸭子，赵涛并不需要太过上心，反正杨楠也在等着分一杯羹，真想制造机会容易得很。

他现在的心思，还是放在如何炮制于钿秋这个小贱人身上。

她既然沉得住气，那他就一直喂，反正献殷勤帮倒水这种事，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六节课两管精一星期，看她能死扛到几时。

周三于钿秋的课，赵涛还是径直坐去了第一排，完全无视教室里其他人对他投来的目光，就是专注而炽烈地盯着于钿秋，一盯就俩小时。

也不知道是不是周二的热情注视起到了一定的效果，周三的于钿秋，明显化了和平时不太一样的妆，唇红齿白，眉弯眼黛，配着一身合体旗袍，宛如一个旧洋片里风姿绰约的娇美贵妇。

不过上课的时候，她还是一样被看得紧张又不自在，幸好，下课后赵涛过去主动提问顺便帮忙倒水，倒是没有被拒绝。

中午在教学楼边等到杨楠，赵涛一伸胳膊让她挽住，亲亲热热往校

门口走去。

走出没两步，孟晓涵的短信发了过来，“赵涛，你在几号车厢呢？我家里有点事，耽搁了几天，正好也是这趟车，我怎么没看见你候车啊？”

赵涛头皮一阵发麻，心想自己已经到学校这种事情根本瞒不住人，孟晓涵在女生宿舍随便转一圈问问就知道，只好斟酌了一下，回复说：“我爸妈给我打电话把我熊了一顿，说有一门挂科还敢翘课，我就老老实实退票新买了一张，按时回来了。我说怎么在学校没见你，你家有事儿啊？”

这一条发过去，如同石沉大海。

孟晓涵一直都没回复。

（二百一十四）

再见到孟晓涵，已经是下一周的周二了。

赵涛还是惯例给于钿秋打水送去下一节课的教室，而那边，正好是孟晓涵的班级要上的大课。

他点头哈腰把水杯放好，从前门刚一出来，就看到了后门特地走出来，摆明要跟他有话说的孟晓涵。

这一个寒假，张星语的变化就已经让赵涛有些吃惊，没想到，孟晓涵的变化竟然更大。

她学会了化妆，头发明显也特地做过，不知是不是换掉了加厚冬装的缘故，体型看起来瘦了一些，衣服也选的修身了不少，亮出了此前他一直没注意到过的纤细腰线。

果然女生的模样，三分长相七分打扮。

“还真是挺遗憾啊，本来咱俩还能一起坐车回来呢。”赵涛有恃无恐，笑咪咪走了过去，靠在墙边说。

孟晓涵面颊绷紧，稍稍涂抹过的嘴唇抿成一线，好一会儿，才说：“不，你是故意的。”

赵涛的笑容变得有点勉强，“这叫怎么说，我故意说一趟不坐的车有什么好处？”

“因为你知道我会想办法买到和你一趟。”她的表情平静得有点吓人，“我家里有事是骗人的，我装病在社区门诊输了三天的液，才改签到了你说的那趟车。可你不在。你已经到学校了，跟杨楠一起高高兴兴地上课，吃饭，回家。赵涛，你.....就是为了看我的笑话，对不对？”

“为什么呢？我和你往日无怨近日无仇的，这不是损人不利己么。”

“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孟晓涵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变化，可一层明显的水雾，迅速地笼罩在她明亮的眸子上，她这一句话说完，一滴晶莹剔透的泪珠儿，就顺着眼角滚落下来，“在火车上你故意给我亲出一块印子，不就是想看我在爸妈身边为难的样子吗？”

赵涛有点心虚地转开眼，笑道：“你这就有点诛心了啊，晓涵，火车上我真想对你恶作剧，那碗方便面泼你身上不是更好？我被你压的腰酸腿麻，你真当我不辛苦啊？我就没忍住亲了你，还怕你不高兴不敢亲嘴，这你也要觉得我是故意害你？我是真想逃课晚回来几天，于钿秋把我的现代文学给挂了，还说补考也不给过，非要我重修，我气得不行，就想晚来几天。”

他柔声解释说：“可后来我爸妈打电话一问，吵了我一顿，我也觉得，跟老师抬杠犯倔一点好处都没有。只好放弃咯。我是真没想到，你这么乖的学生肯为了和我一起走逃课。”

说着他凑近了一些，近到呼出的空气可以抚摸上她的脸颊，“其实到学校有很多机会见面啊，你有我的联系方式，何必非要一起坐火车呢？专门找我不是更好？这种‘巧遇’，不能老是玩下去吧？”

孟晓涵的呼吸明显急促了一些，她往后退了半步，微微扭脸，轻声说：“有联系方式又怎么样，现在.....喜欢你的女生已经太多了。”

意识到有些失言，她转身就走，“我上课去了。再见。”

赵涛微微一笑，赶了两个大步到她身后，突然伸手摸了一下她的臀部，笑道：“呀，感觉你身材变好了呢。”

孟晓涵倒抽一口凉气扭头瞪着他，一张小脸涨得通红，羞怒交加。

赵涛也不等她开口，一溜烟跑下了楼梯。

莫名的，有了当年揪前排女孩小辫被迫着满操场跑的时候，那种心跳加快的兴奋感觉。

还挺愉快的。

（二百一十五）

“赵涛，这周五的公共课，咱干脆一起逃课出去玩吧。周五下午出发，三天两夜，周日回来。能去的地方不少呢。”杨楠坐在床上，用纸巾擦掉肉唇间垂下的黏液，看似随意地说。

“犯得着么，周六走周日回来不一样。”赵涛懒洋洋地躺在床上，刚射精后的男人正是哪儿也不想去就想放空会儿的时候，心头一片澄明，暂时对什么都兴趣缺缺。

“早去不是能多住一晚上么。”杨楠抬脚踩过去，学着余蓓的样子用脚趾给他擦着肉棒上黏乎乎的淫汁儿，“而且，大课好没意思啊，这个老师又不严，他瞧不起三本的学生，根本不点名的。”

“杨楠，上礼拜五不是还好好的，怎么突然不想上课了？”赵涛把她拽过来按到胸前，一边抚摸着她还有些发硬的奶头，一边皱眉问，“发生什么事儿了？”

“我.....我不想上公共大课。你们.....你们班的女生，说我说得可难听了。我上课时候她们还老悄悄看我，对我指指点点的。”杨楠有点生气地说，“你都没注意，就知道在衣服里摸人家腰。”

赵涛忍不住笑道：“都这时候了，你还在乎他们怎么看啊？随便她们说去呗，她们好多连对象都没有呢，这种欲仙欲死的滋味，有几个尝过？一帮老处女的嫉妒，也就你当回事儿了。”

“我觉得还是有人在背后说我坏话。”她闷闷不乐地拉起被子把两人盖住，“而且方向还变了，不再说我喜欢女生的事儿，好像都在议论我，说……说我不要脸，靠肉体跟余蓓抢男人。”

“这么大的学校，还能没几个嚼舌根的，你一个个都放在心上，那日子还过不过了。”他搂紧她，调整成她最喜欢的侵略性大熊抱，摆出准备睡觉的架势，“别理他们了，多想想好的地方。你看这一个礼拜张星语光咱们知道的就自慰三次了，这么淫荡的女生，到时候让你跟我一起吃多半不成问题。你嫌弃的身材，她还练起来了，多好。”

“又不是为了我，摆明是为了你。”杨楠两腿一夹缠住了他的大腿，也闭上了眼睛，“到最后都没人喜欢我，全是因为喜欢你我才能亲热一下，很值得高兴吗？”

“有总比没有好对不对？”赵涛笑咪咪地说，“没有我，这些漂亮女孩可绝不会跟你谈恋爱，你也就能洗澡的时候装着开玩笑占占小便宜。”

“这倒是。”杨楠咕哝了一声，说，“说起来……你还真是挺有本事的。我和余蓓跟着了魔似的喜欢你喜欢得发疯。张星语也快神经病了，我还听说，金琳打听你的事情被男友知道了，俩人吵了一架，金琳费了好大力气才哄好。你说……你到底哪里好啊？”

“这就叫投缘啊。喜欢我的人觉得我哪里都好。你说是不是？”赵涛故意伸手在她的豆子上捏了一下。

杨楠哼了一声，反而贴着他磨了磨胯，跟着伸手关掉台灯，“算了，明早还有课呢，别撩我了。一会儿湿了又痒痒，你个死冤家……”

“好好好。”赵涛笑着收回手，只是搂住她，也跟着睡了。

（二百一十六）

说到底，礼拜五的大课杨楠也没能逃掉。

不过她应该很开心，因为赵涛翘课了，为了炮制张星语。

为了这下午的见面，张星语从周四晚上就开始装病，还真吃了感冒

药，周五上午的课就没去。

杨楠带回这个情报的时候说得眉飞色舞，仿佛都已经看到张星语胯下水花四溅被干得死去活来的模样，“她下午准来，别看她短信里还跟你装矜持，说公共课也很重要，万一被点名多不好啊。结果上午的课就全请病假了，我听说她还跟舍友念叨，下午不见好想去市里看看医生。你说，他是看医生还是看你？”

赵涛最近被杨楠榨的有点干，正发愁下周给于钿秋的药快要供不上，下午张星语再一来，真要给这个敢躲在厕所自摸的女生开了苞，感觉他就是拿出尿来都不够分的，随口敷衍说：“当然是看我，我给她打针可比医生管用多了。”

杨楠撇了撇嘴，突然反应过来自己好像应该吃吃醋才对，伸手抓了一把他的裤裆，“存了大半天的，干脆先给我打针用了吧？”

这个以前还颇为中性化的女生，现在头发长了，辫子绑了，撒娇使媚功力也见长了，眼角一挑眼波一扫，还真是让人心神一荡。

“你要把我吸干，我对付不了张星语，你吃到嘴可就要慢很多。”他一副任君蹂躏的德行往床上大字一躺，“反正还有半个小时才上课呢，你来吧。”

她趴过去枕在他大腿上，抚摸着已经有点鼓起的裤裆，爱不释手，好一会儿，才依依不舍地说：“哼，便宜那个小骚货了。”

她一翻下床站起，走到镜子边开始打理自己，一边把辫子拆开重梳，一边道：“那个于钿秋跟你有仇吗？我听说你最近一直对她献殷勤就怕这学期再挂科，可她对你都爱答不理的。你哪儿得罪她了？”

“没有啊，她听说我交了两个女朋友招摇过市，从那儿就看我不顺眼，咱俩在她课上那样子她也看不过去。你又不是不知道。”

“就这点屁事，挂你的科？她脑子里被陈年月经塞了？”杨楠愤愤不平地骂了一句，“贱老师，肯定是夫妻生活不和谐，眼气咱们感情好。”

“她老公比她大快十岁，这会儿四十多奔五的人了，还是个老学究。光看于钿秋那胸脯那屁股，她老公也喂不饱。可人家是老师，打击

报复，我能有什么办法。”

“她要就是看你不顺眼，这学期你可是好几节课在她手上吧？你说万一最后都给你59分怎么办？”

赵涛一皱眉头，道：“那我就找机会强奸了她，拍照片洒满学校，妈的大家同归于尽谁也别活了。”

杨楠吐了吐舌头，“你真狠。”

他笑了起来，“我也就是说说。她整天跟男生保持距离，我给她打个水她都恨不得离我八百米，哪儿有机会。”

“有机会也不行。”杨楠瞪着眼，扑过来咬了他一口，“于钿秋这种老娘们，爽过之后肯定缠着你，她骨子里就透着对男人的渴望劲儿，你看不出来我可看得出来，到时候非把你吸成人干不可。”

“行了行了，不是说笑么，看你一本正经的，还以为我真要去当强奸犯呢。”赵涛拍了她屁股一下，看一眼手机新来的短信，说，“张星语问呢，杨楠出门了吗？”

“瞧她这小三口气，贱兮兮的。”杨楠撇了撇嘴，抓起包说，“行行行，家里的要出门了，你回短信吧，小骚货可以来偷汉子了。”

“那大骚货就去好好上课吧，晚上回来我再赏你。”赵涛笑嘻嘻坐起来，摆了摆手，“拜拜。”

“你说我半路直接杀回来抓奸在床，逼她让我玩行不行？”走到门口，杨楠扭头颇为认真地问。

“我是这么打算的。但第一次不行，总要让张星语有个适应过程，她一直都还觉得你不知道呢，来的太突然，我怕她以后都不敢登门了。”

杨楠皱眉想了会儿，说：“我才不信，她连自慰都憋不住，摆明骚到骨子里了。我寒假后半截没见你，都没说自己摸。”

赵涛笑嘻嘻地问：“真没摸？”

杨楠脸红了红，说：“就两次，可没她这么勤快。我走了，晚上买饭回来，回来前给你发短信，你俩悠着点，别把咱床单弄太脏，没得换了。”

“那还不是怪你，昨晚我说垫点东西，你非说没事不会喷，最后噗吡喷一床。”

杨楠连忙拉开门，“我走了，要迟到了。拜拜。”

咣当，她关上门跑了。

赵涛伸了个懒腰，给张星语回了短信。张星语手里还拿着这边的一套钥匙，他也不用惦记着等开门，寻思下午多半还有一场恶战，索性上床躺下，决定先眯一会儿养养精神。

结果最近体力消耗太过，一沾枕头，他不知不觉就睡着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迷迷糊糊一翻身，觉得身边多了个人，赵涛才一个激灵清醒过来，抬手揉了揉眼，往旁边看过去，果然，是张星语到了。

也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来的，看看表已经三点多，保不准来了得有一个小时。不过她没叫他，竟然把外衣一脱，轻手轻脚上床，搬了另一个枕头过来，跟他并排躺到了一起，也美美睡着，还睡得挺香。

这女生到真有趣，在宿舍的时候躲厕所里自慰，打电话给他听着声音高潮，真到了身边，却微微笑着睡在旁边好像只要这么挨着就很满足。

他下去洗了把脸，清醒了一会儿后，走了回来。

平时端得高高在上，一副坐着云的仙女模样，在他眼前露过骚发过浪，高潮得翻了白眼流了浆，没想到这会儿睡的正香，又有了一副别样面庞，就像一只毫无防备的小鹿，安心地睡在妈妈身旁。

和孟晓涵突然精致起来的妆容恰好相反，张星语完全去掉了人工修饰的痕迹，素面朝天，清水无垢，睡颜透出一股柔弱的纯真气质……还真是让人禁不住想要涂抹点精液上去好好玷污一番。

倒口的肥肉，赵涛已经想不出任何不吃的道理，他在床边笑咪咪解开衣服脱掉裤子，直接光溜溜爬上了床。

一颗颗解开上衣的扣子，他把对开的花边衬衣也轻轻掀开，她来时应该全靠外套撑着保暖，里面穿的挺单薄，撩开两层，就露出了白馥馥的小肚子，和正在随着呼吸而匀称起伏的小巧酥胸。

让他有点意外，张星语寒假竟然还真是下了不知道多大苦功，原本软软的腹部竟然浮现出了明显的肌肉线条，锁骨和肩膀那里也充满了力量的弹性感，再不是那副弱不禁风的样子。

她这是真跑健身房发疯了一个多月？

这腹肌和锁骨，还真是比最近疏于锻炼的杨楠还要诱人一些。

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小心翼翼地把胸罩往上推高，抚摸着裸露出来的柔软半球，感受着脂肪团的根部因胸肌而挺拔不少的迷人弹性。

他低下头，舔上乳晕中央还没挺起的奶头，旋转着画圈。

这下，张星语也醒了过来，她酥酥软软地哼了一声，抬手抱住了赵涛的头，“嗯嗯……赵涛……别……”

都这时候了，还不忘做一下半推半就的架势？

他肚里冷笑一声，干脆不等她说清楚拒绝的话，省得算是自己食言，身子一窜，把她牢牢压住，一口吻住她半开的小嘴，吸吮着她还没完全清醒的舌头，急匆匆解开了牛仔裤的扣子，翻香蕉皮一样往下剥去。

“呜呜……呜唔……”张星语说不出话，只能哼哼着用手推他，没挣扎两下，牛仔裤羊绒裤就都被从脚上扯了下来，只剩下一双棉袜和包裹着坟起三角区的小裤衩。

她用力一扭，挣开嘴巴，娇喘吁吁地抬胳膊把赵涛一挡，“你……你等等，我……我不是不想给你……赵涛，可……可我来那个了。”

“啊？”赵涛一怔，马上就垂手摸了过去，果然，内裤的裤底里厚呼呼粘了一大片卫生巾，两片反粘出来的小翅膀都摸得清清楚楚。

张星语可怜兮兮地望着他，小声说：“对不起……今天上午来的，我……我也不想的，本来算着至少也能到明天，可……可就是提前了。”

（二百一十七）

为了保持良好形象，再加上赵涛最近吃得很饱，被杨楠喂得都有点撑，虽说是有点失望，但还不至于为此大发脾气，他温温柔柔在张星语的肚脐上吻了一下，赶忙拉过衣服给她盖上，抱住她柔声说：“这有什么好对不起的，傻丫头，难道我就是为了和你做爱才喜欢你的啊？我手掌热不热，给你暖暖会不会舒服点？”

张星语抿唇一笑，柔情万千，甜甜蜜蜜窝进他怀里，说：“嗯，肯定会舒服好多。”

他把热乎乎的巴掌捂在张星语肚子上，拉过被子把两人盖住，柔声道：“来大姨妈了，就好好休息会儿吧。就是我本来还想让你好好舒服一下呢，怪可惜的。”

“不可惜，你这样抱着我一起躺着，我就舒服得快化掉了。”她抱紧他，梦呓一样地说，“什么时候我能想这样抱就这样抱，那该多好。”

“也不是不可能啊。”赵涛笑咪咪地说，“杨楠那么喜欢漂亮女生，你要过来跟我们一起住，她肯定不会有意见的。”

“才不要。我喜欢男生，我……我正常得很。”她略显紧张地说，跟着又道，“再说……那样咱们的事肯定会传出去的，大家都会知道的。不……不行，我肯定受不了。”

赵涛故意有点受伤地说：“我就这么见不得人吗？余蓓、杨楠哪个都是系花级别的美女吧？他们可都没觉得我配不上。”

“不是，真不是，我没觉得你配不上，我……我要是那么觉得，还能这样在你这儿吗？”张星语涨红了脸，急匆匆说，“我是……是怕被人说。我一想到有人在我背后指指点点，就想发疯。杨楠心大，流言蜚语说得那么难听，她都不当回事，导员开学就找她谈话，结果她反而还搬到你这儿住下了。我……我可没她那么厉害。”

“辅导员找她谈话？”赵涛有点惊讶地问，“什么时候的事儿？我怎么没听说过？”

“开学一来她就被叫去了，听说在办公室里被训了个狗血淋头，好像.....是于老师告的状，说你们上学期开始就行为不检，在学生中造成了很恶劣的影响。”张星语犹豫了一下，说，“金琳说，她男朋友挺得意地告诉她，杨楠好像为此背了一个处分，她要不服软认错写检查，就要进她的档案里了。”

我操，难怪杨楠说起于钿秋就一肚子敌意，赵涛还以为是她女性意识觉醒，敏锐地发现于钿秋已经对他有意思了在吃醋呢。他忍着心里的火，柔声问：“我们俩都不常在学校里面，有什么事儿我们也不知道。你要是听到什么，可记得告诉我才好。尤其是和我，和杨楠有关的。好吗？”

张星语点点头，很乖巧地说：“我.....我平常还挺注意小道消息什么的，我就是怕有人说我。说你和杨楠的可多了，我们系，你们系，连一本那边的女生宿舍都知道你们俩。开学后老有人去找莫晓安打听，烦得她最近都不回宿舍住，估计也要跟符小宇在外面双宿双飞了。”

听她最后的口气颇有几分羡慕，赵涛轻声道：“你要想随时可以出来啊，和我双宿双飞。”

他在心里补了一句，还是名副其实的双飞哦。

“不要，传出去太难听了。”她意有所指地说，“哪儿有两个女生陪一个男生在外面住的。”

“要是就你自己，你就乐意了？”他试探着问了一句。

她似乎听出了什么，很含糊地说：“那谁说的准呢，不过都大学生了，自由恋爱，总不能说难听的吧？”

“你说得也对。”赵涛更含糊地答了一句，果断转移了话题。

原本预定的香艳午后，就这样在亲密无间肌肤相贴的被窝闲聊中，不知不觉地过去。

最后快走的时候，张星语很委婉地暗示，如果他憋得慌，她可以用

手或小嘴帮忙解决一下。

赵涛笑了笑，装傻带了过去，把她送出了门。

杨楠的口交技术在余蓓的指点下进步良多，他对有点笨拙的张星语暂时兴趣不大。

更何况，这一发省下来，起码够下周于老师吃三天的了。

于钿秋老师，咱们慢慢算帐。

（二百一十八）

在厕所大便的功夫，杨楠就开门回来了，进去看了一圈，很纳闷地过来在门口问里面的赵涛：“怎么被窝里那么干净啊？没见血？张星语不是处女？还是你垫了东西啊？”

赵涛放下手里的小说，随口简单说了一下情况，笑道：“真见血，也是她流下的大姨妈。恶心不死你。”

“咱也太点背了吧。”杨楠不满地嘟囔了一句，“这又得下礼拜了？”

“下礼拜就下礼拜呗，怎么，天天陪着我这个大老爷们，腻了？急着吃新鲜嘴儿了？”他冲好厕所洗了洗手，把装好的针管塞进裤兜，走了出去。

杨楠急匆匆冲进去，一褪裤子坐到了马桶上，扭头看他不在那儿笑吟吟看了起来，啐了一口说：“给我关门啊，臭不臭！”

“你还没说呢，下礼拜就把你急成这样，等不及了？”

“没有，”她心虚地转开脸，“这不是……张星语身材好了，感觉挺期待的么。”

“干脆我把她骗来摁床上，你直接套上皮裤衩强奸了她得了。”

她精神明显一振，但跟着就咕哝说：“不不不，还是你先把她治服贴了吧。不然……她恼了对谁都不好。”

赵涛哼了一声，笑道：“这还差不多。行了，放心等着吧。以后有我口肉，就绝对有你口汤。”

“你不是说金琳也能搞定么，怎么……没见动静啊？”估计杨楠从一开始就看上了那个头号系花，这会儿一边擦屁股一边忍不住问，“还有戏吗？”

“不好说。”赵涛心里其实也有点打鼓，那个女生看起来意志比孟晓涵还要坚定，而且过往两人几乎没有交集，只要对方沉得住气不主动找他，他连后续继续投喂加深影响的计划都无从实施，“说不定她跟男朋友关系好，我勾搭不过来。”

“好屁咧。”杨楠出来就勾住他脖子狠狠亲了一口，不屑地说，“当初俩人搞一块就莫名其妙的，全系女生都说金琳根本就是看上人家有个学生会主席的头衔，不然哪儿有那么快就爱上的。而且……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金琳根本不喜欢那个老娘们似的男生。”

“你们怎么看出来的？”

“肢体语言眼神小动作什么的啊，我以前也看不太懂，喜欢上你之后就哗啦一下全懂了。”她跟要挂在他身上一样靠着，笑咪咪说，“真喜欢啊，简直恨不得每时每刻都腻在一起，拉手的时候肯定不会离开那么远跟要一臂间隔做广播操似的，说话的时候我肯定乐意跟你对着眼说话，不会没说两句就扭开看一边。面对面说话的时候，我就不会老是抱着手肘跟要防着谁一样。要我说啊，金琳选他当男友，纯粹是觉得有面子，要不就是觉得那男的有前途。”

“前途？不就是管个学生会么。”

杨楠撇了撇嘴，“这我就不清楚了，听说好像是家里有点背景，而且那男生其实挺上进的，学生会精英，一本学霸，除了性格磨磨唧唧我一点都看不上，其实长相挺不错的，估计要不是我也看上金琳了，对他评价能更高点。”

“你倒挺诚实。”赵涛腰上一使劲儿，干脆把她直接抱去了饭桌边，“那难怪我勾搭起来不见效果呢，对手太强大了。”

“可不一定。爱情这东西不讲道理的。”杨楠拆开袋子，把东西往碗

里一倒，颇为期待地说，“上公共课时候我就觉得她老在偷偷看你。”

“说不定就是好奇呢，一边看我一边想，杨楠是不是被牛粪糊了眼睛啊？”

“她才被牛粪糊了眼呢，整天关注点爱情之外的东西，和不喜欢的男人在一起，有意思吗？”她不屑一顾地说，“他俩谈了快一个学期了吧？听说亲嘴都不给伸舌头。这也叫恋爱？人演电视剧的演员都给伸舌头好吗。”

“伸舌头的亲嘴和不伸的不一样？”他笑咪咪地问。

“当然不一样。你一含我舌头，我就感觉浑身发酥，下面都一抽一抽的。可舒服了。”她说着说着，眼睛里就蒙上了一层雾气，微微张开嘴，娇声说，“呐，我吃的这份放辣椒了，你尝尝香不香。”

伸出的小舌头被辣椒油激得格外嫣红，她一伸脖子，越过吃饭的小桌，送到了赵涛面前。

他舔了舔嘴唇，张口轻轻一含，就吃到了她那份炒饭的味道。

还真挺香的……

等到完事，杨楠盘腿坐在床上，端着水杯喝了一口，呼噜呼噜漱了几下，咕咚一咽，疑惑地问：“你不是给张星语留存货了么，又没给她，怎么射这么少啊？”

“杨大小姐，”赵涛懒洋洋用脚尖揉了揉她的屁股蛋，笑道，“一个礼拜一共七天，每天少则一次多则两三次，我就是有皮球那么大的蛋蛋，也要有时间造精液出来啊。”

杨楠皱了皱眉，小声咕哝说：“真的太多了吗？感觉你状态就是不太好，新学期回来量少了好多啊……是不是该补补身体了？明天去校门口小馆子吃个炒腰花？”

“那你请客。”

“好啊，那你补出来的都给我留着。”她咯咯笑着躺下，爱不释手的握住软软地鸡巴搓来揉去，“男生身上我哪儿都不喜欢，就这个小东西

还行。”

“小？”他哼了一声，在她汗津津的奶子上捏了一把。

“不小不小，好大，好大的大鸡鸡。”她凑过去喷的亲了一口，“真不舍得匀给别人。”

“那要不算了？反正张星语我也没真干过呢。”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不要，你不想真干她……我还想呢。而且，我也想看看，平时对哪个男生都端着一张死人脸的女生，吃起鸡巴来到底是怎么一副模样。想一想……我下头就痒痒。”

“小骚货。”赵涛笑骂了一句，翻身把她压在了下面。

反正该备的东西备好了，就是射不出什么东西，再爽一次还是没问题的。

（二百一十九）

按照赵涛自己的计划，周末两天大好时光，就应该在家要么玩电脑，要么玩杨楠，要么一边玩电脑一边玩杨楠，其乐无穷。

可不曾想，周五晚上睡觉前，他们班班长朱辉不知道发了哪门子神经，竟然打电话过来，通知他准备准备，明天作为班级代表，跟班上另一个女生一起，往附近一个县里去一趟，逛逛那里新开张的连锁商贸城，回来后写一篇两千字到五千字的宣传稿。回头如果得奖可以给算入社会活动，能计学分。

“怎么就选上我了？”赵涛满肚子纳闷，那个女生是班上成绩头名竞争者，而且长得不错，被安排过去理所当然，可他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扑在妹子身上的下游男生，按道理不该有此“殊荣”才对。

“导员要求了，每个班一男一女。中文、英语、企管的都要安排人。”朱辉在那边笑呵呵地说，“一个是吧，这个真需要找个有点笔杆子的，写出来的东西最后还要评奖，你说咱们班这几个男生，除了你谁行？我八百字的作文都头疼。”

“另一个是，那边可能安排了一些活动，才会要求男女生的人数一样。咱班男生没有单身的了，选谁过去，都得被自己媳妇干死啊。”他压低声音，用有点八卦的口气说，“你就不一样了，全系谁不知道你把两个漂亮女友管得服服帖帖，说东不往西，一起陪你住双飞都乐意。肯定没生命危险啊是不是。你也不想大家去完成个任务回来跪搓板吧。”

“我操哪儿有那么夸张，你们找的都是什么醋坛子啊？”赵涛不太喜欢突发事件，口气不是很好地想要拒绝，“我怎么没听杨楠说有这事儿？”

杨楠枕在他腋窝里软绵绵地说：“有，我们班是金琳。你们班选上你了？”

金琳？赵涛眼前一亮，顿时改了主意，听朱辉在那边说了几句好话，立刻“勉为其难”答应下来，问清了集合的时间地点。

可惜，早晨六点出发，晚上八点就回来了。在那边一共也待不了多久，也不知道能不能有什么进展。

赵涛想了想，先哄睡了杨楠，接着悄悄跑去隔壁卧室，寻思着明晚可以以累了为借口休息一夜，礼拜天存货应该就够留给于老师喝了，手上这半针管，不如全做了糖，明天看有没有机会给金琳加加码。

定好闹钟早早睡下，第二天起了个擦黑，赵涛吻醒杨楠跟她说了一声，放她迷迷糊糊睡回笼，自己匆忙穿戴收拾一番，赶去了学校。

远远还没到教学楼门口，赵涛就看到了停在那儿的旅游大巴，上面涂着XX县XX联合商贸城的广告，已经有几个女生到了，正在台阶上揣着兜一边跺脚取暖一边聊天。

他走近几步，那几个女生注意到他，竟然一起笑了起来，扭头凑近了些窃窃私语，看样子似乎是在说他什么。

看起来，他在这几个系里，多少也算是个名人了。

不过他仔细打量了一下，里面有两个女生面生得很，完全没见过，不像是在公共课上打过照面的。他托着下巴想了想，莫非……不是光独立学院的学生被抓了壮丁？

他突然有种预感，今天能见到的，恐怕不只是金琳。

然而，情况比他预料得还要复杂。

复杂到让他忍不住都想临时打退堂鼓回去算了。

男生可能选的都是些能写点东西的，可女生的选择条件很明显，长相不能差。

等到渐渐人都来了，男生这边高矮胖瘦参差不齐，女生那边却姹紫嫣红险些把集合点变成了小花园。

和赵涛预料得一样，孟晓涵出现在他们班选出的两个人中，有点惊讶地在不远处看向他，很显然，这次是实打实的巧遇，没有什么刻意安排的成分。

金琳作为他们班的首席班花，学生会宣传干事，当仁不让成为代表。

可赵涛却没想到，张星语也被推成了他们班的那个，而且看样子，一起备选来的那个男生对她很有想法，兴高采烈地绕着脸色阴沉的她周围转圈。

见到赵涛也在，张星语先是脸上一喜，跟着又是一黯，有些苦恼地低下了头。

女人在经期本来就容易暴躁，守着赵涛不能上前说话，估计今天张星语身边那个男生可有苦头吃了。

然后，就在赵涛暗想干脆再巧点凑一桌麻将得了的时候，于钿秋如他所愿地出现了。

她，就是这次活动的指导老师。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四十五）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二十）

真他妈热闹。

赵涛抓了抓头毛，觉得眼前的情况有点复杂。

四个女的突然凑到了一起，唯一一个有信心直接搞定的张星语偏偏还在经期，本来盘算好的摸金之旅，这下可变得棘手了好多。

当着另外三个女人的面去撩拨金琳不知道要惹出什么事来，赵涛寻思半天，还是只有先打消之前的计划，等着出发后随机应变。

同班的那个女生知道赵涛风评在外，压根不敢接近他，同系男生对他也早就羡慕嫉妒恨惯了的，打过招呼就不再理他。

一个人站在大巴车边，他还真有点孤单。

指导老师虽说是于钿秋，但管事的还有两个企业那边的对接负责人，两个男的一个油光满面一个獐头鼠目，左右夹着于钿秋一脸垂涎，浑身上下都是雄性荷尔蒙在涌动。

金琳身边都是同学，语笑嫣然长袖善舞。

张星语勉强保持着微笑应付身边那个不识相的同班男生。

只有孟晓涵，站在台阶较高的地方，没有理会身旁的其他人，静静地望着赵涛。

赵涛扫视了一圈，干脆也看了过去，跟她的视线直接对上。

孟晓涵没有和他预料的一样躲开，那双明亮的眼睛，就那么专注地看着他，直到领队拿起扩音喇叭，要求大家集合。

也不知道组织这次活动的人是不是看过痞子蔡的《槲寄生》，组织大家站好队后，竟然照猫画虎不成反类犬地也搞出了男女随机抽签结对的主意，到了商贸城那边，按要求结对逛街的两个学生可以凭手上成对的卡片享受最高五折优惠。

还好没有学得那么彻底，不至于搞出杨过找姑姑的戏码，只是一副扑克牌，黑红分开抽，黑桃配红心，方块配梅花，数字一样就是一组。

赵涛在心里大呼无聊，万一坐到不认识的女生身边，他准备的东西可就白费了。

不过转念一想，万一遇到可爱的女孩子，喂一块糖开始一段新感情似乎也不错——现在嘴边这四个女的，总让他有种自己要被分着吃掉的错觉。

上前抽出，一看牌面，梅花Q。

也就是说，拿着方块Q的姑娘就是他今天的旅伴，有免费午餐有打折券。

一片寻找各自另一半的呼叫声中，赵涛拿起自己的牌，也喊了一句：“哪位同学是方块Q啊？钻石女王哦，你的优惠券在这儿。”

结对完毕的学生纷纷上车，可以看到有不少在下面私自换牌的，不过反正是为了促进消费找人写软文，领队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看不见。

一对又一对上去，人走到差不多一半的时候，张星语跟在一个陌生男生身边不情不愿地走上了车。之后没多久，孟晓涵也表情淡然地跟在一个男生后上去。

赵涛看了看剩下没几个的女生，无奈地问：“没有方块Q吗？总不会就我拿了一个单张吧？”

“怎么会。我只是不想那么早上车而已。”金琳微笑着走了过来，抬起手，把牌轻轻一转，亮出了上面的钻石女王。

啧，兜兜转转，竟然还是你。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旁边另一个经过的女生冲着金琳道了声谢，赶忙跑去另一个男生身边，互相问好后上了车。

赵涛皱起眉，小声问：“你本来不是这张？”

金琳笑了笑，“谁叫你花名在外，人家女生不愿意跟你一组，满世界找人换。”

“就出去玩一天参加个活动，难道我还能吃了她不成。”赵涛苦笑着看向刚进去的那个女生，模样挺清秀，不过和金琳比就远远不如。

“怎么？对我有什么意见吗？我虽然有男朋友，那个女生也有啊。”金琳笑着说道，往车门那边走去，“好了，上车吧，就剩咱俩了。”

看了看双层大巴孟晓涵和张星语都在下层，赵涛跟上两步，正要提醒一句说咱们上去吧，就见金琳很自然地走上了楼梯，扭头对他说：“来上面坐吧，坐得高，看得远。”

“好。”他笑着跟了过去，结果一眼就瞥见驾驶席旁的座位上，于钿秋正用颇为锐利的眼光盯视着他，一副想要告诫他老老实实的模样。

他回了个微笑，匆匆上去，跟着金琳一路走到后排，让她靠窗，自己在靠外一点的位置坐下。

“怎么舒服怎么坐就是，瞧你避嫌的，跟我已经嫁人了似的。”金琳脱下外套往怀里一捧，微笑说道。

“瓜田李下，我一个大老爷们被人说几句也就算了，杨楠肯定不敢找我闹。你男朋友要因为这个跟你生气呢？那不全成我的罪过了。善哉善哉，还是小心为妙。”

“我不喜欢那么小气的男生。”金琳淡淡道，“他连这也要生气，那我不如干脆没有男朋友算了。”

赵涛想了想，故意笑道：“这我倒是能理解，越是喜欢，占有欲就越强，我要是特别喜欢一个女生啊，看她和别人说话心里都不舒服，要是跟你和我一样这么出去玩一天，估计鼻孔里就能冒烟了。”

金琳微笑着说：“其实这种事情上，女生更小气的啊。所以我特别佩服你，杨楠心气那么高的女生，竟然能跟你另一个女朋友和平共处，不是亲眼看到，我真不敢相信呢。”

“要是你肯定接受不了吧？”赵涛挑了挑眉，试探着说。

“我倒是还好，”金琳眯着眼睛看向车窗外，“我不那么小气，不过我比较重视公平。我男朋友要是告诉我他又有一个喜欢的女生，还不想放弃我，那我就会告诉他，可以，不过我也要再找一个我喜欢的男生，公平合理。对不对？”

“挺有意思。那你要找不到呢？”

“退而求其次，找个填补寂寞的男朋友哪有那么困难。”金琳莞尔一笑，说，“再说我也就是讲讲，没有男生肯答应这种公平的。这世界对女人本来就没有平等过。”

“起码这次活动挺平等的，凭牌结对，一个配一个。”赵涛岔开了话题，不准备继续聊那种和自己没多大关系的事情，“一天限定的旅伴，不也挺好。”

金琳笑了笑，淡淡道：“是啊，就这一天，别的什么都不考虑，确实，挺好。”

（二百二十一）

车开出不久，赵涛就陷入到跟金琳无话可说的窘境中。

他本来以为有锁情咒的威力在，他只要坐等着她主动攀谈，悠然应付就好。

没想到，金琳靠着车窗那边稳如泰山，聊完开头，说了些没什么实际意义的闲话后，就闭上眼睛，靠着椅背睡了。

满心期待着她好歹也往这边靠下肩膀什么的，结果车晃了几次，金琳虽然身子也跟着偏了，但马上就自己正了回去，依旧靠着远角，闭目养神。

赵涛观察了好一会儿，看过道对面那俩也都闭着眼休息，没人注意到他这儿，干脆把心一横，先靠上椅背装着睡觉，等到下次拐弯汽车一晃，他顺势一倒，主动往金琳肩上靠去。

不料他的头才沾上金琳肩膀，她就身子一侧，抬手推住了他，在他肩上轻轻一拍，低声道：“赵涛，醒醒，你歪过来了。注意点，我可架不住你这么沉的脑袋。”

他只好装傻充愣睁开眼，陪笑着缩回去。

其他中了咒的女人，或多或少会对他展开一些主动的攻势，或者有什么特别待遇，于钿秋是老师，而且已婚已育，不敢有什么外在表现也是正常。可这个金琳，从此前的蛛丝马迹明明看得出她其实已经动心，怎么他主动凑过去，反而被拒绝了昵？

欲擒故纵？

他心里有点不爽，暗想要是金琳一直是这么个态度，那他今儿个这一天的大好机会岂不是要白白浪费？都还不如跟个别的女生坐一起。

百无聊赖，他左思右想，觉得不能把路上这两个多小时白白浪费在睡觉上，来回动了几个念头后，他心中一动，扶着前排靠背站了起来。

金琳却压根没有睡着，当即睁开眼问了一句：“你干吗去？”

赵涛扶着头做了个恶心的姿势，说：“我有点晕车，去前面找找有没有地方让我缓一下。”

金琳微微皱眉，想了想，说，“要不咱们换换位置，我给你把车窗开开？”

“不用了，这么冷，别再吹着你。我去司机那边找个座，等到了下车吹吹风就好多了。”他笑着摆了摆手，顺着过道往前走去，直接下了楼梯。

于铤秋坐在最前排靠窗的位子，满脸不耐烦地应付着身边那个不停献殷勤的油头男。

他把脸皱起来，走过去扶着司机后面的柱子说：“老师，我……我晕车了，能在您这儿坐会儿吗？”

于铤秋眼前顿时一亮，转过脸冷冰冰地说：“唐经理，劳驾你坐到你同事那边去吧，我的学生有点晕车，我要给他让出靠窗的位子。”

唐经理似乎已经碰了不止一个钉子，也不知道什么叫气馁，笑嘻嘻站起来说：“那好，于老师先照顾学生，学生要紧。咱们到了地方，我再带于老师好好转转。”

“不必，我没什么想买的东西。”于铤秋直接冷语回绝，挪到外面，扶住赵涛说，“进去坐，把窗户打开，那样能舒服点。”

这种客车座椅前的位置并不算宽敞，赵涛往里挤的时候又故意站得不那么稳，身子一斜，手肘就如愿以偿压在了于铤秋饱满的胸膛上。

尽管衣服隔了好几层，里面多半还有胸罩干扰，但触感厚实绵软，一压就知道和年轻少女紧凑坚挺的巧乳截然不同，丰腴肥美，感觉要是把胳膊放在乳沟中间，就能被水球一样的奶子埋没大半。

于铤秋皱眉往后缩了一下，后脊梁几乎贴住了椅子靠背。

他满心得意坐进去，把窗户先开了条缝，跟着马上关好，柔声说：“还是别开了，老师，我怕您冷。”

于铤秋拿起棉服站起披上，轻声说：“不要紧，你开吧，不难受比什么都重要。这点风，还吹不倒我。”

“哦。”赵涛眯起眼睛，拉开了窗。

沁人的凉气冲了进来，让本来确实有点昏昏沉沉的赵涛精神一振，垂着眼帘悄悄把视线转到了于铤秋身上。

外套下面，她穿了一身挺传统的中式夹褂长裙，大概是有什么形象要求在里面，她的妆画得格外精致，发髻挽得颇为古典，簪子也是垂饰颇多的款式，到了商贸城，有什么卖传统货物的店铺完全可以拍张照片

拿来做海报招揽顾客。

只可惜天寒地冻包裹得太严实，也看不出婀娜丰美的身段，只有发丝上挽后，绣边低领内露出的那一段皎白脖颈。

发髻并不能把所有的头发都束缚起来，一些细碎的乌丝，依旧凌乱的铺开，但很短，像春天才不过刚刚发芽的小草，钻出在挺拔的脖颈上。

她的皮肤依旧细腻，不过比起青春无敌的女学生，终究还是差了几分紧致，淡青色的血管隐隐透出延伸的脉络，把她身体内部的走向都暴露出一部分。

不知道是察觉到了他的视线，还是吹进的风确实太凉，于钿秋动了动身子，把棉服的领子拉高，挡住了最后一线春光。

“好点了吗？”她扭脸看过来，柔声问。

“谢谢老师，舒服多了。就是头还有点晕。我……可不可以在这儿睡会儿？”

于钿秋点了点头，“当然可以，还要快两个小时才到呢，你睡吧。”

“嗯。”赵涛闭上眼睛，在心里盘算着时间，准备故技重施。

约莫十多分钟后，一个幅度不小的转弯到来，他趁着身体偏移，直接放空了肌肉的力气，软软倒向于钿秋肩头。

她下意识地一斜肩膀躲开。

赵涛暗叫一声不好，没想到于钿秋的戒心比金琳还重，可这会儿再想装醒过来已经来不及，身体也彻底失去了重心。

他猛一咬牙，决定说什么也不能穿帮，哪怕就此滚到座椅下面摔一跤也没关系。

没想到，于钿秋的另一只手突然托了上来，把他的身子用力一揽，完全出乎他意料的，把他的头稳稳放在了自己的大腿上。

（二百二十二）

这下赵涛心花怒放，当即哼了一声，故意在于钿秋丰腴饱满的大腿上装作快醒一样动了动脸。

面颊在头部重量的压力下，清楚明晰地享受到大腿传来的鼓胀弹力，丰满，柔软。

他稳住呼吸，等待着于老师的下一步反应。

幸好，他等到的，是他最期待也是最有利的结果。

于钿秋只是收了收小腹，双股反而并得更紧了一些，似乎怕他枕得不够舒服。

赵涛心下大乐，盘算了一下，稍微等了等好装出再次睡熟的样子，跟着哼唧了两声，手掌一抬，很自然地枕到了自己的脸下，不轻不重地握住了她的半边大腿。

可没想到，这时她重重地咳嗽了一声，伸手拍了拍他，开口说：“赵涛，醒醒，靠好，你都歪倒下来了，这样过后会晕车晕得更厉害，快坐起来。”

他只好装出被叫醒的样子，打着呵欠坐直，“对不起，于老师，我是不是撞着你了？”

于钿秋面色如常波澜不惊，淡淡道：“没有，车子拐弯你睡得太死了而已。往车窗那边靠靠吧，下次我可未必扶得住你。摔着就不好了。”

“是。”赵涛无计可施，只好乖乖靠在那边。

他想了想，还是有点不甘心，摸出随身的一块加料糖果，柔声说：“于老师，这次麻烦你了。我也没带什么东西，请你吃个糖吧？”

“不用了，我不爱吃甜食。”于钿秋很客气地推拒，伸手越过他胸前，把车窗拉大了一些，“多吹吹凉风能舒服很多。我穿好外套了，不冷。”

“哦，谢谢老师。”

为了圆谎，车子到达预定地点后，赵涛不得不做出脚步虚浮头晕脑胀的模样，下车就先找了棵树，扶着蹲在了那里，做出干呕的样子。

张星语满眼心焦，无奈不敢在众目睽睽下过来询问关心，偏偏旁边还有个不识趣的单身汉如影随形喋喋不休，气得她狠狠瞪了那男生一眼，照着结对优惠卡片背后的地图径直奔着最近的第一个商场大步走去。

赵涛扶着树装了半天难受，结果竟然没等到一个过来的人，忍不住悄悄扭头看了一眼，这才发现跟自己配对的金琳就站在大巴车门边，偏脸不知道在看谁。

他顺着金琳的视线往另一边看过去，就看到孟晓涵正站在车后轮旁边，拿出一条手帕，用随身杯子里的水往上浇了一下，用力一拧，咬了咬牙，向着自己这边走来。

金琳停在原地没有动弹，想必就是看出了她走向的目标正是赵涛。

赵涛一时间也不知道如何应对，干脆先扶着树站了起来，才刚站直，孟晓涵就走到了旁边，递过来手帕，用很克制的生疏口气说：“给，晕车挺难受吧，吐了么？快擦擦吧。”

天气这么冷，手帕却还是温的。

他放到脸上擦了几下，顺势抹了抹脖子，很诚恳地微笑道：“谢谢，果然舒服多了。”

孟晓涵扭头看了一眼慢慢踱过来的金琳，接入手帕，有些黯然地低下头，轻声说了句：“那就好。”便转身走向了她抽到的那个男生。

“你和这个老同学，关系还不错么。”金琳歪头看着他的脸，笑咪咪道，“醒了点没？她的手帕香不香？”

他晃了晃头，看大家都已经按照刚才停车前那两个组织者的安排各自选择线路散开逛商场去，连于钿秋都拎着挎包越走越远，除了跟金琳一起打发掉这一天，似乎也别无选择，嘴里随口回答：“没什么味道。不过温水擦一下脸确实舒服很多。”

“随身带手帕的女生不多了。”金琳笑着摸出兜里的面巾纸包，“我用这个，就没办法倒水给你擦脸。”

“可能像她那样不嫌洗手帕麻烦的女生少了吧。”赵涛不愿意再多谈孟晓涵，看了看四周，拿出卡片翻到背面，“嗯……咱们在这儿，先去哪儿逛？”

“其实这种县城专门搞的商贸区里的商场，先逛哪儿都差不多。”金琳笑了笑，“反正不会有我感兴趣的东西。”

“你从不去批发市场买东西的吗？”既然她这么说，赵涛就随便找了个方向，迈开腿走了起来，“女生不是都挺喜欢逛那里的吗？”

“一分价钱一分货。”金琳微笑着说，“便宜从来都不是我考虑的首选。”

“你真阔气。”

“也不是，只是我知道自己该要什么。”她意有所指地说，“我会尽我所能，选我能力范围内最好的。”

她看向那些明显才开业不久的商场外面挂着的红色条幅和乱七八糟的巨幅海报，淡淡道：“这里一看不会有我想要的东西。”

“那咱们干脆找个地方玩一天晚上直接回来集合吧。”他顺水推舟，开口提议说。

“还要写宣传文稿的啊。”金琳无奈地说，“不把几个商场的特色都看看，怎么下笔？不知道吹牛也要有知识储备的么。”

“那就随便看看吧。说不定有什么物美价廉的好东西，我买点带回去。”赵涛瞥了她一眼，戏谑道，“带着这么漂亮的优惠卷，不买东西太亏了。”

“这可不是什么健康的购物心理。”她笑着说，“因为打折而不是因为需要，那样买的东西真只是浪费钱。”

“我租的房子里什么都缺，肯定能找到我需要的。”他随口应付着，

说，“这样的打折不就超值了。顺便还可以给杨楠买点礼物带回去。”

“她生日？”

“不是生日就不能送东西，我看起来那么小气吗？”他略带讥诮地说，“还是你男朋友平时就什么都不送？”

“那倒不是。”金琳微微一笑，说，“因为是杨楠倒追的你，我还以为你对她不会有多上心呢。”

“怎么会。”赵涛笑咪咪地说，“我这人花心博爱滥情，对我好的姑娘我都喜欢，我女朋友当然得我自己宠着。”

他顺手给了她一记小小的挑衅，“当然，要是我女朋友老是端着架子连亲一口都不情不愿，那我可能就只舍得过生日的时候到批发市场随便意思一下咯。”

金琳也不生气，反而笑得颇为美艳动人，眉梢一挑，说：“女生和女生之间，对自己的价值看法不同。有的可能被送点小礼物就心甘情愿去出租屋跟人同居，有的就比较清醒，知道大学里的恋爱多半是怎么回事，不知道矜持自重，将来说不定就要后悔。后悔药，可没地方买去。”

“爱情嘛，不就该有点奋不顾身的精神。”他心里开始觉得有点棘手，暗想当初随口答应的时候不了解金琳，杨楠想要吃上这口汤，看来还真的不太容易。

“也分人。”金琳嫣然一笑，淡淡道，“人生除了爱情还有太多东西，为这个奋不顾身了，其他的怎么办？”

（二百二十三）

抱着死马当成活马医的心态，赵涛耐着性子陪金琳在商场里逛了起来。

幸好，她对赵涛送出的糖并不拒绝，打着补充能量的旗号，转了一家商场，他就送过去给她吃掉了两颗。

也不知道增增量提升提升效果能不能让她的想法有所改变。

毕竟，以赵涛的性格，完全吃不到的就没了兴趣，而这种有很大机会吃到却不太容易下嘴的，反而让他觉得更加美味。

一个金琳一个于钿秋，还真是让他越来越有兴致。

可他终究没多少追女孩子的正常经验，除了不停找机会喂精，面对不够主动的对方，束手无策。

要不是手上有杨楠足以填饱胃口，他真想直接把金琳拖进商场厕所里摁着先干了继续走霸王硬上弓的路线。

中午吃了口饭，坐在饮料摊子上一边喝一边休息，赵涛拿出手机，先给杨楠回了几条，说明了一下情况，接着又应付了一下张星语的追问。

张星语对于金琳和他的结对组合在意极了，短信字里行间全是远超过对杨楠的醋意。

就像是在恋爱战争中输给金琳对她来说是绝对不能接受的结果。

这还真是有趣。

赵涛考虑了一下，并不掩饰自己对金琳的兴趣，想看看张星语知道之后会是什么反应。

会不会冒着被识破什么的风险跑来找金琳交换？

不料，张星语竟然没了动静，直到赵涛起来继续下午的行程，她也没再发来短信。

金琳完全不想买东西，赵涛也没什么看得上的，结果这商场逛得完全就是跑任务的感觉，到了地方觉得有记录价值，金琳就拿出笔记本刷刷写上几笔，完美地履行着宣传干事的职责。

于是赵涛能做的事情就只剩下了走、停、看、走、停、看……

好无聊。

单调重复运动他只喜欢床上那一种，这么下去，他真是觉得自己要白费了这一天。

他正想着要不要发个短信约张星语找个地方幽会一下的时候，她先把消息发了过来：“赵涛，你能脱身吗？”

他想了想，开口问：“金琳，我转累了，不行我就先去集合点休息了，剩下的地方你自己探吧。反正……你也不买东西，就别带着我这个优惠券了。”

金琳有点失望，但很快掩饰住，笑着说：“你们男生就是不喜欢转商场，这要是游乐城，你肯定不舍得走。算了算了，随便你吧。”

“多谢，晚上请你喝可乐。”他摆了摆手，转身往楼下走去，边走边回复短信，“我已经脱身了，你呢？你在哪儿？那个男生还跟着你吗？”

走出两步，张星语的电话打了过来，“喂，我把卡给那个男生了，他想去批发市场买个天文望远镜看星星，我故意跟他发了一顿脾气，说没意思，把卡塞给他说我要自己转，就跑了。他没跟上来，估计……还在那儿发懵呢。”

废话，人家那是说甜言蜜语呢，买个望远镜看星星，你名字里就有个星啊喂。

当然，她都装傻了，赵涛更不会说破，当即问：“那咱们在哪儿见面？现在这附近可都是咱们的同学在转悠，对你来说很不保险吧？”

“那个T Q皮具城，你知道在哪儿吧？”

“知道，我上午才转过。索尼的相机包卖两块五，真皮阿玛尼钱包标价二十，就是个忽悠傻子的地方。”

“那里大门出来斜对面，有个量贩K T V，我……我在一楼C 6，迷你包。我……我等你。”

“好。我还没听过你唱歌呢。”他笑了笑，快步走出了这座商场的大门，“等我，我马上到。”

大约十五分钟后，赵涛在沙发上一排浓妆艳抹衣着暴露的女孩注视

中走进大堂，穿过阴暗的走廊，找到门标，推开走了进去。

张星语点了歌，但是没唱，她把麦克风放在一边，双手握着手机，听着声音很大的原唱，在那儿发呆。

听到他进来，她才跟新上了发条一样扭过身，漾起了甜甜的微笑，柔声说：“你来啦。”

“你约我，我怎么舍得不来。”他过去就弯下腰搂住她，先凑近吻了一口。

她擦了点口红，小巧的唇瓣色泽鲜艳，娇嫩欲滴。

轻轻嚅了一声，她抬起胳膊，搂紧他的脖子，主动伸出了软软滑滑的舌头，急迫地舔过他刚刚开启的牙关，与他的纠缠在一起。

湿吻了几分钟，他意犹未尽地放开，喘息着坐到一边，笑着问：“怎么不唱？”

“我不会。”她靠到他怀里，软绵绵地说，“我五音不全，从来都不唱歌的。”

“那你怎么想起来约到K T V？”赵涛不禁笑了起来，搂住她的腰，手掌不老实地往胸口爬去。

就算有月经不能浴血奋战，摸摸奶子揉揉屁股过过手瘾总没关系吧？

“附近实在没有合适的地方了啊。”张星语有点委屈地说，“没跟你抽到一起，我又不敢找人换。只能找个同学都不会进的地方才可以跟你见面啊。你跟金琳一起逛，肯定可开心了吧？”

“开心什么啊。”赵涛笑咪咪地揉着她的胸，“她连自己男朋友都不给摸不给操的，我陪她逛商场有什么可开心的？没好处，谁乐意在商场里头用脚量地皮。累得要死。”

“那.....人家要想跟你逛呢？”

“当然可以啊。”他觉得胸罩实在是有点妨碍手感，摸索着拉高她的

上衣，顺着光滑细嫩的腰肢就摸了上去，“你又肯给抱又肯给亲，你喜欢我，我也喜欢你，这样的我陪着逛街再久也不嫌累的。”

张星语抿唇一笑，颇为开心，反手在背后隔着衣服捏了一下，把内衣解开，轻轻往上一提，让他热乎乎的手掌整个罩住了她一边柔软光润的巧乳。

这种地方，不干点什么好像都对不起这么好的环境啊。

赵涛看了看，起身把门把上的请勿打扰挂了出去，门上的小圆窗户竟然还有帘子，一看就知道不知道多少男人在这里面跟外面大冷天依然黑丝短裙的姑娘寻欢作乐过。

他把帘子拉下来，回到张星语身边坐下，果断扯下了裤裆的拉链，掏出已经勃起了一小半的鸡巴，拉过她的手握住，喘息着说：“星语，来，帮我亲一个。”

（二百二十四）

“在、在这儿？”张星语满脸惊恐，虽说手没舍得缩回来握得还挺紧，嘴上却非常担忧地说，“这……会被发现的吧？”

“没事的，你定了包厢多长时间？”赵涛抓着她的手腕上下移动，稍微有点凉的掌心滑腻柔软，转眼就刺激到他彻底充血。

“两个小时。”她看着昏暗的灯光下已经昂起来对准她的马眼，露出好像略微眩晕的迷惑表情。

“那足够了。你看他们这儿有牌子有窗帘，外面还有那么多出来卖的，肯定就有这作用。”赵涛一边说着，一边摸上张星语的后脑，稍微用力把她压向自己裤裆。

“可……可万一……要有服务员进来呢。”她的小嘴已经快要贴住勃起的老二顶上，还是有点犹豫地说。

“那你还不快点，快点亲出来就没事了。”他满肚子憋闷化作欲火，再加上张星语压根就没认真拒绝，也懒得再陪她玩半推半就的游戏，手掌按住她的头，屁股往上一顶，就刺入到她湿滑温暖的小嘴里面。

“呜呜……呜唔……咕、咕滋……”

张星语闷哼了两声，就乖乖调整好坐姿，俯身略显笨拙的吞吐吸吮起来，擦了点口红的小嘴，变成了娇嫩嫩的性器，夹着粗大的肉具在中央进进出出。

他伸出手，在控制台上把音量调大，小小的屋子里，响彻了刘德华的歌声。

张星语看来还真是喜欢这位天王，点来听的歌单一首首全是他的歌。

鸡巴在她的嘴里，自己的嘴却还闲着，他想了想，干脆拿过麦克风关掉原唱，一边享受着口交的快乐，一边五音不全地唱了起来。

“我是不敢不想不应该，再谢谢你的爱。我不得不存在啊，像一颗尘埃。还是，会带给你伤害。”闭眼唱到这句的时候，他往上耸得更加厉害，龟头几乎噎住了张星语的嗓子眼，顶得她几欲干呕。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高歌到此，他终于一泄如注，跳动的鸡巴把不算多浓的精液泵入她的口中，一股接着一股。

“你为我把饭烧我为你打扫，啊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伴着这句唱词，张星语趴在他的胯下，正仔仔细细地把肉棒上的粘液一寸寸舔舐干净，混着口水咽下。

“你喜欢听什么，我唱给你。”赵涛心满意足地拉好裤链，切出歌单拉过她一起看。

虽然他基本也算得上是五音不全，但情感加成在，估计唱什么她都不会抱怨难听。

“你就喜欢欺负人。”张星语抽了张面巾纸，仔仔细细的擦干净嘴角，略显幽怨地说，“人家就想跟你一起约个会，结果上来就让人家吃一嘴。讨厌。”

“这说明我喜欢你啊，看见你就硬了，受不了。”他嬉皮笑脸地说，“你看现在多好，我可以心平气和陪着你，嗯，约会。”

“哦.....那我点，你给我唱。”

“你不唱吗？咱们一起呗，不正好两个麦克风么。”

“我.....我唱得难听啊。可难听了。”

“我也差不多，我又不嫌弃你。来，我点情歌对唱，一起来。”

“我.....我真不太会唱歌。”

赵涛一拽她，亲了一口，笑咪咪道：“什么不是学的，你难道一开始就会亲鸡巴吗？瞧现在多棒，三四首歌我就射了。”

张星语微微低头，红着脸拿起了麦克风，“好啦好啦，我唱，我唱还不行吗.....”

她确实五音不全，一首歌下来，把赵涛的调也带跑去了姥姥家。

唱了两首，赵涛就动了别的贼心思，把张星语抱到怀里，一边情歌对唱，一边上摸下捏左按右揉。

“赵涛.....你.....你这样我怎么唱啊？”

“我不是唱着呢嘛，你唱你的。这是首简单的小情歌.....快点快点，开始了。”

张星语的身体本来就颇为敏感，一嘴精浆下去正满脑子都是雄性荷尔蒙的味道，被这么各处袭击多点开花，不一会儿就娇喘吁吁，唱的歌词里也掺上了颇为妩媚娇柔的腔调。

虽然一样还是唱歌千言离调万里，可听起来悦耳了好多。

摸到最后，张星语再也唱不下去，伸手开了原唱，扭头抱住他，热情似火地吻了上来，一口气亲了七八分钟。

估计是漏了什么东西到卫生巾上，吻完之后，张星语面红耳赤地从包里拿出替换的，小声说了一句，就到厕所收拾去了。

感觉这一天下来总算有了点收获，赵涛翻了翻点歌机，没什么兴趣地往沙发上一靠，只等着张星语回来继续赏玩。

没想到，几分钟后，外面竟然传来了一声惊叫，“你、你干什么！”

赵涛脸色一变，马上起来，拉开门冲了出去。

（二百二十五）

真是出乎意料，从厕所出来正擦手的张星语，竟然被一个醉醺醺的胖子拽住，拉拉扯扯就要往他们包厢里进。

张星语吓得小脸惨白，尖叫着又踢又打，高声说：“我不是在这儿打工的！你放开我！放开我！”

“操你妈！那是我女朋友，你他妈逼给我松开！”一股热血上头，赵涛当即就冲了过去，恶狠狠骂了一句，抢过张星语就挡在了自己身后。

可那胖子喝得眼睛都有点发直，喊了一句，“操你大爷你骂谁呢？”霍的一拳就砸向了赵涛的面门。

他猝不及防，赶紧扭头一躲，结果脸颊上结结实实地挨了一下，当即脑袋嗡的一声摔倒在地。

张星语尖叫一声，大喊：“你住手！我要报警了！我要报警！”

KTV的老板和保安终于被惊动过来，一片混乱之中，那个胖子被推回了自己包厢，赵涛和张星语也被老板好声好气请去了办公室。

最后协商的结果还算可以接受，估计是那个胖子老板惹不起，就给他们这边包厢费用全免，还另外赔偿了赵涛一千块医药费。

脸上虽然肿了一块，但其实没伤得多厉害，赵涛知道人生地不熟，又不能真闹大惊动学校，就顺水推舟答应下来。

“就这么算了？”走下楼梯的时候，张星语还有点不甘心，一副想要报警的样子。

“算了吧。咱俩的事儿你又不想让别人知道。真惊动学校的人，对你名声不好。”赵涛轻描淡写地说罢，站在楼梯口靠住墙，“行了，你先出去吧。我等十分钟再走，省得被人注意到。”

张星语目光闪动，拉着他的手凑过来吻了他一会儿，轻声说：“赵涛，你.....你就乐意这样一直跟我偷偷摸摸的吗？”

“我这不是为了你么。”他故意装傻，笑道，“我早不要脸皮了，可不怕人戳脊梁骨。”

张星语皱眉扁了扁嘴，有些失落地哦了一声，转身往门口走了。

看她出门，赵涛撇了撇嘴，鼻孔轻轻哼了口气。靠墙站着，静等着过会儿自己再出去。

本以为下了咒的四个女人一个个都该手到擒来，没想到个顶个的难缠。要是都跟余蓓杨楠一样仅限于偶尔吃点小醋多好。

胡思乱想了一会儿，赵涛把钱塞进兜里，揉了揉脸上热辣辣肿起的地方，慢悠悠走了出去。

本来他想着，间隔了快十五分钟，再怎么样也不至于被谁发现什么才对。

可不料他走到门外，才迎着阳光伸了个大大的懒腰，旁边就传来一句：“赵涛，你跟张星语，偷偷摸摸在一起了吗？”

被这句话吓了一跳，赵涛连忙扭过身，看着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旁边的孟晓涵，勉强挤出一个微笑，道：“这话是怎么说？”

孟晓涵身边并没跟着抽到的男生，这种活动，本来也不会有多少人真完全听从主办方的安排，傻乎乎结对逛街。

她哈了口白气到掌心，轻轻搓了搓，神情黯然，“我路过正巧看到.....不，不是什么正巧，我本来就没离你多远，我看你跟金琳分开，就跟过来看看你想干什么。结果.....就看到你进了这家KTV。”

“我不敢进去，就在门口一直等你。我本来还纳闷，你自己一个人在这儿有什么好玩？结果，刚才就被我看到了张星语。她看着挺难过，

挺不甘心，我敢断定，她在里面肯定和你在一起。”孟晓涵皱着眉，视线不由自主地落在他肿起的脸颊上，“你还.....为她打架了吗？”

都被看到了，那抵赖似乎也没有什么意义。

赵涛揣着兜撇了撇嘴，“我们，算是偷偷在一起了吧。星语要面子，怕被人指指点点，所以就只能私底下见面咯。”

孟晓涵的嘴唇微微颤抖着，轻声说：“余蓓.....和杨楠，都知道吗？”

“都知道。不过为了星语的面子，都装作不知道而已。”赵涛大大方方地说，“没办法，星语脸皮太薄，再说，我名声也不好，隐瞒着点，对大家都好。”

“她们.....都不介意吗？”

“不介意。”赵涛微笑着说，“因为介意也没用，我喜欢上了，有什么办法。而且介意的话，我不喜欢，她们当然不乐意。她们就是这么爱我，我也没办法。”

就像看到了一排公鸡撅着屁股挨个下蛋一样，孟晓涵十分震惊地往后退了两步，“这.....这根本.....根本不合理。”

“感情哪来那么多合理。”赵涛逼近几步，盯着她的眼睛，“她们会爱上我这件事本身就不合理。这一点，你多半心里也有数吧。其实，这对你来说难道不是个好消息吗？你现在在这里跟我接吻，余蓓和杨楠知道了，也一样不会介意。”

“这.....这才不是什么好消息！”孟晓涵猛地喊了出来，接着，抿紧嘴唇转身跑掉，看她抽动的双肩，分明已经哭了出来。

赵涛也不是不能理解她的想法。

她的脑袋里，还一直抱持着一生一世一双人的美好幻想。

可如果余蓓和杨楠一个赛一个的大方，让赵涛身边的女孩越来越多，那她所希望的结果，就只会越来越渺茫。

理解是一回事，迁就是另一回事。任何一个正常的男生，也不会为了孟晓涵放弃一片没有任何后顾之忧的花园。

赵涛撇了撇嘴，转身慢慢走向说定的集合地。

出来了一天，最后也就是跟张星语有了一点比较实质的进展。他心里有点失望，决定晚上回去好好在杨楠身上弥补一下。

但今天的事情发展似乎总和他预想的不太一样。

等到学生们都回来，于钿秋清点好人数，大家一起上车坐好，金琳正满眼疑惑旁敲侧击想要知道赵涛脸上那一块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司机满头大汗地上来，跟着那两个组织方的工作人员一起，一边道歉一边表示，大巴坏了，大家可能需要在这儿多住一夜，明天车修好再走。

一片抱怨声中，那个油头经理大声承诺会承担这次的住宿费，并在明天送上一份小礼物，权当补偿。

赵涛皱着眉走下车，看向表情颇为复杂的张星语。

这该死的月经，来得也太不是时候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四十六）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二十六）

最后安排住宿的，是当地一家还算不错的小酒店，因为并非旺季这里也不是什么有名景区，空房非常多，老板还是这次组织者的熟人，时间已经过了，还是给补排了一顿自助餐。

赵涛他们在自助餐厅吃饭，学生会的同学则和于钿秋一起去了组织方特地安排的雅间。

差别待遇这种事满地都是，倒也没谁有什么意见。

不是提前预订的结果，就是房间被安排得七零八落，这儿四间那儿三间，不过好歹是大部分都安排在了三楼这一层，最后只剩下两个女性名额需要去五楼，于钿秋自告奋勇占掉一个，孟晓涵犹豫一下，主动跟着老师发扬了一下高风亮节。

对学生来说，这种大范围集体在外留宿还是破天荒头一遭，几拨今天转下来互相感觉还不错的男女生吃着自助餐就已经在约之后一起在房间打牌的事情。

看着热热闹闹喜气洋洋，可那都是别人的事，和赵涛基本无关。

他一个人吃自助餐，一个人回了房间。

大家自助选屋子的结果，就是本来不得不和他同住的那个男生宁愿去大床间跟其他两个挤，也不乐意与他一起。

倒是落得清静。

进到屋里打开电视机，他百无聊赖看了一会儿，心想要不要给张星语发个短信，让她找机会溜过来，就算不能一起过夜，抽出个把小时，玩点有趣的解解闷也好。

前面有血不方便，不行还有屁眼呢不是。

越想越是烦闷，他干脆真拿起手机，给张星语先试探着发了两条问候。

结果答案让他很失望，张星语屋里来了三个女生正跟她在打双升，她根本不敢找借口脱身。

看看时间，金琳估计还跟学生会那几个同学陪着于钿秋和组织者吃饭，指望不上。要不……问问孟晓涵肯不肯过来聊会儿？

直接说聊天估计会被拒绝，哄她过来打牌？可他对这完全没兴趣，刚才也没跟风买扑克啊。

“晓涵，休息了吗？我好无聊啊，陪我说说话吧。”他斟酌了一下词句，发送过去。

“好啊。”

“那你什么时候过来？我在330。”他眼前一亮，喜滋滋发了一条。

“就短信聊聊吧，我已经洗澡了，不想出屋。”

日，短信有个毛好聊的，挑逗几句都看不出脸红没。他撇了撇嘴，“那算了，我免费短信快用完了。还得给杨楠留点呢。”

大好的时光啊……什么新便宜都没沾着。他躺到酒店软绵绵的席梦思上，哀叹口气，颇为无语。

起来扒窗户看了看，外面的街倒是挺热闹，对面一溜小发廊，花枝招展的女郎守着玻璃门搔首弄姿。赵涛忍不住想，如果他下去找个婊子花钱让她吃一管，是不是能让她为爱从良？

不过他还没欲求不满到那个地步，就只是想想而已。

人生地不熟，兜里有钱也没地方娱乐。躺倒在床上看了半场球，他困得哈欠连天，可看看表，才八点多一点，这就睡觉简直违背他身为当代大学生的生理时钟。

打开窗户吹了一下凉风，清醒了不少，他穿好衣服，拿起房卡关门出去，准备下楼在附近转一圈。

走到电梯口，正碰上金琳他们开门出来。

看她脸上红扑扑的，似乎是喝了点酒。

一点也不在乎旁人的眼光，金琳大大方方让其他同学先走，自己留下对赵涛说：“这么晚还出去啊？”

他看电梯门已经关上，就点点头，说：“无聊，在屋里也不知道干什么，下去找找附近有什么玩的地方。”

“这附近不安生，唐经理说叫咱们不要乱跑。”金琳微笑着说，“我还想问你呢，下午你是跑哪儿去了，怎么逛商场还能给脸上逛出一块乌青来？”

“遇上小流氓，起了点小摩擦。”他满不在乎地说，看其他人都回了屋，顺口道，“赔了我一千块医药费呢，一起去逛逛买点东西？”

金琳微微一笑，说：“不了，挺晚的了，我回去洗洗头，晾晾也就差不多该睡了。稍微喝了点酒，晕淘淘的，浑身都燥得慌，不敢出门。”

“好吧，那算了。”赵涛有点丧气，说了一句，就摁亮了电梯。

可视线转开之前，他却从金琳的眼底发现了一丝转瞬即逝的失望。

是错觉吗？

他犹豫了一下，回身说：“真不去？燥得慌，吹点凉风说不定就舒服了。”

金琳微微一笑，轻声说：“可这附近真的不安全，我不敢出去。女孩子出门在外，还是应该多小心些。我.....还是跟室友商量一下，在屋

里开开窗户吧。”

隐约察觉到她似乎在暗示什么，赵涛想了想，干脆一横心说：“人家估计已经洗了澡了，才不肯开窗户吧。要不……我自己一个屋，你来我这儿凉快一下？”

金琳靠在背后的墙上，略带着酒意的眼睛微微眯起，轻声说：“可是我有男朋友，去其他男生的房间单独相处，好像不太好啊。”

“我也有女朋友。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呢？”他拿出屋里的另一张房卡，“喏，我反正没室友，你想去待会儿，就拿着，我下去买瓶饮料。”

金琳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莞尔一笑，抬手抽走了房卡，手指顺势在他虎口那里轻轻摸了一下，笑道：“帮我带瓶雪碧，谢谢。”

赵涛等在电梯门口，看她颇为谨慎地一路走到他的房间门口，左右看了看，才把卡一插，推门走了进去。

都进屋了，这他要做什么，可不能怨谁了吧？

他笑了笑，坐电梯下楼，也不在乎高价，直接在前台买了两瓶雪碧，抱着上楼。

插卡进去，屋里的灯果然亮着，她没走，还等着他。

他觉得呼吸都有些急促，反手摁下请勿打扰的灯，轻手轻脚关上了门，快步走了进去。

屋里还真的挺冷，金琳就站在窗边，打开了窗，拉开了帘子，神情迷茫地望着对面闪烁的霓虹灯。

风拂过她耳边的发，扬起细碎的青丝。

她转过身，背靠着风口，轻声说：“果然，吹吹风能好很多，我感觉自己……一下子清醒了不少呢。时候不早了，你休息吧，我……还是回去了。”

（二百二十七）

“急着回去干什么。”赵涛笑嘻嘻地坐在小沙发上坐下，双腿一伸翘在床上，挡住了金琳离开的通道，“也就我这儿舍得开这么大窗户给你吹风，回去还想清醒，你的室友怕是会有意见吧？喏，你要的雪碧。”

她迟疑了一下，小心翼翼地靠近接过饮料，拧开喝了一口，微笑道：“我就是突然发现，这样孤男寡女待在酒店房间，真的挺危险的。”

“怕我强奸你？”赵涛斜眼看向她，颇有些直白地说。

“应该不至于吧。这么多同学，老师也在，你要是做过分的事，可能会自毁前途的。”她抚着胸口轻轻打了个嗝，“不过我还是回去了。谢谢你的饮料，回学校我一定请还给你。”

“可我觉得，美丽的女生比前途重要得多啊。”赵涛热辣辣地逼视着她，眼底欲望已经在翻涌，“这可能就是咱们之间最大的不同，对我来说喜欢的感觉比虚无缥缈的未来重要多了。”

“但未来并不是虚无缥缈的。近一点的明天，远一点的明年，再远一点的下一个十年，都会受到你今天所做所为的影响。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语文那么好，应该不至于不知道吧？”她似乎想要提点他什么，颇为认真地说，“而且，不为了所谓的未来而努力，万一将来遇到了更优秀的另一半呢？到时候再因为配不上而扼腕叹息吗？”

“再说，我觉得并不是甜言蜜语加整天陪着就算是喜欢，真的喜欢一个女生，起码应该考虑到自己和她的未来才对。赵涛，你和你喜欢的女生们，有想过未来吗？”她特地在“们”这个字上咬了重音，唇角也浮现了一丝微妙的讥诮。

“你比于钿秋还能说教啊。”他有点厌烦地皱了皱眉，“每一个明天迟早要变成今天，永远想着明天，今天的快乐要到什么时候才敢享受？恋爱的甜蜜不趁着年轻的时候好好体验，难道等到三四十岁忙于工作养家带孩子的时候，再抽空追思吗？今朝有酒今朝醉，且尽樽前有限杯，等你成家生娃，年老珠黄，怕是你老公就没兴趣陪你玩这些柔情蜜意的恋爱游戏了。”

金琳微微皱眉，眼底闪过一丝失望，她轻轻叹了口气，展颜笑

道：“人各有志。可能你觉得这样的活法更好吧。”

她走近些拍了拍他的腿，“好了，让我过去，我要回去了。太晚不到房间，室友保不准要传什么闲话出去。”

赵涛心里一阵不爽，可真要强行提枪上马，觉得又不是什么上策，只好不情不愿把脚放下，让出了一条窄缝。

“早点休息，晚安。”金琳微笑说道，侧身从他面前挪过。

这个角度，她饱满紧实的酥胸恰好从视线前挪过，充满了少女的诱惑。

一种近似恶作剧的冲动从心底涌上，并不是性欲，也不是基于占有的某种心态，他此时此刻的邪念，更像是想要打破金琳一直稳定镇静的表象，想要看看她变得凌乱慌张的模样。

于是他伸出手，突然紧紧搂住了她柔软的腰肢。

比起久经锻炼的杨楠，金琳的力量简直不值一提，他的手猛地在背后一压，她就失去平衡一下坐到了他故意前伸的大腿上。

“你、你干什么？”她果然有点焦急，大概是没想到赵涛真敢在这种时候对她出手，双手一推就要往后躲开。

但在床上已经是老手的赵涛轻而易举用双臂穿过了她的腋下，从颈背最不容易发力的地方把她反压回来，往前一探，就准确无比地吻住了她的嘴。

根本不给她闭口阻拦的机会，他抱定了不会被咬掉舌头的自信，直接彻底占据了金琳的口腔。

她小小的嘴巴里有淡淡的酒气，还残留着雪碧的甜香，品尝起来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尤其是一想到她的男友多半还没有这么深入的“交流”过，他的胯下就兴奋到几乎爆炸。

“呜呜、呜唔……”她用力拍着赵涛的肩膀，双脚也蹬着地面把身体往后拉，竟然颇为认真地挣扎起来。

他被激起了一股怒气，都已经被锁情咒锁住，凭什么还敢对他这么嫌弃？他双手加力，舌头往里探得更深，连她的上腭都仔仔细细舔了过去。

“呜！”

突然，赵涛感觉到金琳的发力方式不对，背后一凉，赶紧把嘴往后撤开。

尽管如此，舌尖还是传来一阵剧痛，躲开之后，口中一片火辣，咸腥味散开满口，竟被她狠狠咬了一下。

金琳踉踉跄跄往旁边躲开，飞快地跑到门口，跟着想起什么一样转身，把房卡丢了过来，面如土色说：“赵涛……你……你太过分了。你……你这是把我当什么人了！”

赵涛抬手摸了一把，掌心一片泛红的唾沫，他满肚子恼火，扭头看着金琳，带着近乎恶意的微笑，亮出挂着血丝的门牙，“我听说你四处打听我的事儿，这次一起出来又这么积极，还以为你喜欢上我了呢。”

金琳的表情产生了细微的扭曲，本应该脱口而出的否认，却在被吻红的唇缝间化作了一句细长的叹息，过了一会儿，她才拧开门锁，握着门把说：“我只是好奇，你值得喜欢的地方究竟是什么。你……最好不要误会这种单纯的……好奇心。”

赵涛并没有起来追过去的打算，他擦了擦嘴角，压下心里的怒气，做出冷冰冰的表情，“原来是我自作多情了，那真是抱歉，金琳同学，我诚恳地向你道歉，今后一定会牢牢记住，与你保持一个礼貌的距离。对不起，请回去休息吧，晚安。”

她拉开门，但犹豫了一下，又先关上，轻声问：“你……舌头伤得厉害吗？要不要……去看看？”

“流点血而已，死不了。”他抽过纸巾，擦了擦血唾沫，“这算我的报应，活该。你就别放在心上了。请回吧。”

金琳微微皱眉，似乎有些恼火，就是不知道是对自己还是赵涛。

她拉开门，探头看了一眼，确认外面没人后，闪身出去，重重地拉

上了门，发出砰的一声闷响。

嘴里疼得发苦，赵涛走进卫生间，接水漱了半天口，才算是缓解了舌头尖的那股劲儿。

这一口咬得他绮念全消，老老实实冲了个澡，出来擦干往床上一躺，拿起手机准备给杨楠发发撩骚短信调情逗乐一会儿，然后睡觉。

第一条都还没编好，手机嗡嗡一震，竟然收到了一条来自于钿秋的短信。

“赵涛，我被灌醉了，来五楼，帮帮我。”

（二百二十八）

我操！赵涛看着手机愣住，抬眼一看表，可都快九点了。

难道那个大油头唐经理就是为了沾于老师便宜才故意搞得这么一出？

可于钿秋发了条短信，看着好像也不是很着急的样子啊。

他考虑了一下，回复：“老师你在五楼哪儿？自己房间吗？”

说什么也得上去看看，毕竟孟晓涵可还在她房间呢。她都结婚有孩子了，被人操上一顿还能算是帮她老公省力气，孟晓涵可还是如假包换小处女呢，这要糟了池鱼之殃，怕不是要死。

他随便套了件衣服，看了看屋里也没什么趁手东西，干脆抄起烟灰缸裹在上衣里，揣好房卡出门就往楼梯走去。

走进楼梯口开始上楼，于钿秋的短信回复了过来：“我没在自己房间，我在5 2 6，是另一头。”

5 2 6？她与孟晓涵的房间不是在5 0 3吗？

难不成已经被带到新开的房间里轮奸了？

满脑子闪过各种各样花式的岛国人妻教师片，他上楼都快了几分，走进走廊左右一看，安安静静。

他径直走到526门口，拍了拍门，“于老师，于老师你在吗？”

咔哒，门开了。

没想到，出现的既不是正在淫笑着系扣子穿皮带的男人，也不是衣衫不整哭哭啼啼的女人。

打开门的就是于钿秋自己，带着一股酒气，但衣服穿得整整齐齐，连领口的扣子都丝毫没乱，头发倒是披散开来，黑瀑一样垂在脑后。

“你来了？”

“嗯，我来了。老师，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说。”他小心翼翼地探头看了看，屋里没有其他人，也没看到猜测中凌乱的床单满地的内衣裤散落的纸巾。

妈的，怎么感觉上当了。

“帮我烧壶水。”于钿秋淡淡说道，转身走进了屋。

哈啊？看你的行动能力，十个八个电热水壶也能完全搞定啊。

赵涛有点纳闷的走进去，随手关上门，问：“于老师，你不是该住503的吗？孟晓涵在，她能好好照顾你的吧？”

“我醉了。”她坐在小沙发上，甩掉酒店的一次性拖鞋，口气像个任性的小女孩，她往后一靠，醉眼迷离，“这副样子，不适合让学生看见。”

“于老师，我也是您的学生呢。”赵涛把电热水壶的开关压下去，笑着说。

“但你说的话没人会信。就算有点丢人，关系也不大。”于钿秋给了一个颇为牵强的理由，指尖摩挲着自己嫣红的面颊，轻声说，“你不是整天上课盯着老师看吗，让你帮我这点小忙也不情愿？”

“怎么会。我这么喜欢老师，什么忙都愿意帮，两肋插刀赴汤蹈火，那是绝无二话。”他嘴上说着，手却摸到了兜里的糖，寻思着要不要掰开往水壶里添点料。

考虑了一下，还是暂且打消了这个主意。

酒店的卫生鬼知道有多好，万一回头壶不洗干净，后来住进来的人喝了怎么办。

“就是烧个水，陪我说说话，不用那么夸张。”于钿秋的手指滑倒了自己的脖颈，她微微歪头，白皙的指尖在拉长的那一侧轻轻弹动，“喝醉后，我就想跟人聊聊天。”

“我的荣幸，于老师，您想聊什么呢？”

“聊聊，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女生喜欢你。”于钿秋的朦胧醉眼微微一斜，说，“我很好奇，你已经有了个漂亮女朋友，杨楠还是名声都不要地跟着你。我听说杨楠的性取向似乎和一般人不一样，我姑且当作那就是解释。可孟晓涵呢？”

“孟晓涵？”赵涛一怔，干笑道，“这可不是我女朋友，于老师，您这玩笑开大了，她们家书香门第，管得可严了。我高中就对她表白过，她理都不理我。”

“胡说。”于钿秋的口气微愠，眯眼道，“你少装傻，我都看得出来，你会不知道？孟晓涵肯定喜欢你。”

光听说话不进屋看，恐怕谁都会以为这是个女生在冲着男友撒娇。赵涛心里一阵痒痒，但没有出声点破，只是陪笑着说：“那我现在都俩女朋友了，更不能答应孟晓涵了对不对。她那么要面子，真跟我在一块，对谁都不好。”

于钿秋的脸色微妙的好转了一些，她拨了一下头发，让一片青丝披散到小沙发的靠背后面，舒展了浑圆的腿，架在窗边，冷笑道：“没想到，你这样百无禁忌的学生，到还有点为人着想的良心。”

“老师，我只是不乐意被规矩捆着，不拿学校的管理当回事而已。对人我一向都很好。”他拿出烟灰缸放在桌上，“你看你一发短信，我怕

你出事，可是带着家伙就上来了。”

“你确实挺会献殷勤。”于钿秋看了一眼那个烟灰缸，表情显得有些不可捉摸，“高中时候那个女老师，就是被你这样勾引的吗？”

“绝没有。”赵涛马上说道，“这个您可以问孟晓涵，我真就是被李老师私下疯狂倒追的。我年纪小，那么漂亮的女老师一撩，我哪儿还把持得住。谁知道李老师尝了甜头，就不肯撒手了，一次次找我幽会，我连跟余蓓在一起的时间都少了。”

“甜头？”于钿秋的眼睛一斜，轻声道，“你小小年纪，知道什么是甜头？”

赵涛在心里一阵暗笑，直接说道：“老师，您也太小看现在的男生了吧。我刚开始是笨了点，可我体力好进步快啊，李老师那时候带我一起逃晚自习，两个小时我能让她舒服到尿床。”

于钿秋的脸色微微一变，眉心顿时蹙到一起，想要斥责几句，可似乎是发现这话题正是她挑的头，硬是忍了回去，哼了一声，不屑道：“倒是一点也没有为人师表的样子。”

“于老师，这话就不对了。”赵涛大着胆子走近了些，缓缓坐在床边伸手就能摸到她脚掌的位置，嘴里信口胡诌道，“在讲台上，这是职业，她是老师。可出了学校，她也就是个普通的女人啊，也有七情六欲，也需要心爱的男人抚慰。她未婚夫在外面拈花惹草压根都不碰她，谁规定老师就必须忍耐寂寞，不光奉献自己的知识耐心，还要奉献自己的情欲了？李老师那时候可是哭着告诉我，感谢我让她知道了跟真正心爱的人在一起做女人的滋味。师生恋的禁忌，无非是老师这个职业对学生有无形的权威，导致有些学生并不是真正自愿。”

他缓缓伸出手，轻轻握住她被厚棉袜包裹的小巧脚掌，低哑地说：“可我早早就脱离父母独自生活，我知道自己喜欢谁，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是完全自愿的。我喜欢李老师，就像我喜欢于老师你一样。”

（二百二十九）

于钿秋浑身一颤，猛地把脚抽了回去，缩到沙发上抱住膝盖，满脸戒备，说：“赵涛，我只是醉了，可不是傻了。你喜欢我？喜欢我什么？”

肯问出这一句，而不是大发雷霆把人轰出去，赵涛心中暗笑，知道已经平安着陆，微笑道：“因为老师很美，越看越想看，看得久了，就不知不觉为你着迷了。老师，我抱着杨楠的时候都在想着你呢。现在想想，上学期我故意在你面前对杨楠又亲又摸，其实.....就是想让你知道，我是有魅力的，想看看你会不会吃醋。”

“呸。”于钿秋眯起眼睛盯着他，很不在乎形象地啐了一口，“你这是怕这学期我的课多，都不给你过，来给我灌迷汤了吗？你另一个女朋友我没见过，杨楠我可是见了很多次的，她不比我好看？”

三十多岁的女人，再怎么保养得当，也禁不住青春肉体的逼人活力压上来，心里岂会有底。

“这完全没得比。”赵涛刻意保持着安全距离，好让于钿秋不至于太过戒备，柔声说，“和你一比，杨楠就像个没长开的孩子。我都想不出，我见过的人里，女人味有谁能和你比。于老师，光是这个距离坐在这儿看着你，我就兴奋得不得了，我就.....就特别嫉妒你的老公，他.....他肯定能每晚抱着你，尽情享受，多幸福啊.....”

如果没有喝酒，估计于钿秋的正常反应早该让赵涛闭嘴。

可她红润的嘴唇蠕动了一下，却轻声说：“他可不这么想。”

她叹了口气，把头歪向另一边，手掌握住了自己细细的脖子，周身散发出一种慵懒的妩媚，“都说孩子是爱情的结晶，所以，我们的爱情都已经化成结晶，不存在了。”

“是吗？”他轻轻接了一句，觉得这时候还是不要多说话比较好。

果然，于钿秋吸了一下鼻子，随着口吻透出的淡淡委屈，水光迅速在眼底聚集，“是啊，曾经我那么奋不顾身，豁出去一切追求的爱情，结晶成孩子后，就不见了。老夫老妻，难道.....就不需要再做那种事了吗？”

身子一颤，她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另一条腿也缩了过去，她勉强挤出一个微笑，说：“其实.....我就是想找个人说说话。我喝了酒睡不着。不过.....看来找你不是个好主意。你还是回去吧。我休息一会儿醒醒酒，就回503了。”

“于老师，你当初就是师生恋结婚的吧？”赵涛没有起来，反而抬起了腿，把脚伸到了于钿秋身边的沙发上，用比较无害的肢体，非常谨慎地拉近了两人的距离，“那对于学生会喜欢老师这件事，为什么还这么不信任呢？”

“我不信任的不是学生对老师的喜欢。”她抬眼盯着他，满是醉意的眼睛还保留着最后的清醒，“而是你这种男生嘴里的喜欢。喜欢你的女孩子太多了，而且，你很可能来者不拒。”

“于老师，我只是有两个女朋友而已，你说的，好像我身边已经全是女人了。”

“你有两个女朋友，还能那么坦然地说喜欢我，说起和李老师的情史，嘴里也全是得意，”于钿秋淡淡道，“毫无疑问，你所谓的喜欢，不过是猎人对猎物的那种喜欢而已。既然连杨楠、孟晓涵都能不约而同的喜欢上你，未来你身边全是女人，并不是什么不可思议的事情。”

“这.....就有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感觉了吧。”赵涛干笑着说，“的确，我对老师可能就是单纯外貌上，甚至是肉体上的渴望，可反过来想，老师你也有家有小，难道还真希望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闹到离婚吗？”

于钿秋的面颊突然绷紧，明显咬住了后槽牙，默不作声。

“老师，我真的挺喜欢你的。”他觉得机会似乎就在眼前，打蛇不随棍上，必然要后悔，当下也顾不得嘴里的舌头还在热辣辣的疼，起身缓缓挪过去，小心翼翼地坐下，和她挤到了同一张单人沙发上，“我追求的很单纯啊，就是和你在大学里谈一场不需要对彼此负责的恋爱，你不用背叛老公，我也不用抛弃我的女朋友，多好？你说呢？”

生怕分量不足，他紧接着又说：“老师，只是喝了点酒，其实根本不用在乎孟晓涵怎么看的吧？你特地单开了一间房，把我叫过来，难道就没想过会发生点什么事吗？”

说着，他的手掌就轻轻按在了她的腰上。

她的腰肢比他身边的女生都要丰腴一些，隔着衣服也能感觉出来弹性似乎稍有不足，但纯粹的征服欲和报复感，已经足够让他欲火中烧，双眼放光。

“我没有。”她扭头瞪着他，呼吸明显变得急促，“我.....我就是开个房间休息一下。我.....想找人聊聊，不知道可以找谁。”

“你找我，真的是因为不怕我说出去，不怕败坏形象吗？老师，你这个借口找得太烂了。”他稍微欠身阻挡住她起来的方向，在近到能听见她嘴里酒气的距离，轻声说：“老师，我知道你其实也对我有意思，我上课盯着你看，你会脸红，杨楠跟我同居，你会吃醋告状，我先前就是想不通为什么你要挂我的科，现在看，你是怕大三没有我的课，就见不到我了吧？”

“胡.....胡说八.....唔！呜唔.....”

这次有信心不会再被咬上一口，赵涛直接身子一挺，双手抓住于钿秋的腕子压倒两侧，一口吻了上去。

幸好舌头上的伤处已经止血，不然估计于钿秋尝到味道还要纳闷一下。

果然是已婚很久的成熟女人，舌尖不过是撩了一下唇瓣，就连里面的牙关都跟着打开，方便他长驱直入，仔细品尝混合着烂桔子味道的黏滑唾液。

刚才被金琳强行中断的饥渴再次涌了上来，他抓紧于钿秋的手，把她吻得几乎从沙发扶手上反折下去，鼻音一声接一声的哼出来。

她一直在微妙地扭动，似乎在挣扎，又有些担心会翻倒在沙发下，让赵涛一时半会儿不能完全放心，却又不至于真的挣扎开来。

这扭动方式莫名地刺激到赵涛的性欲，让并不算缺乏慰藉的他，一下就勃起到了极限。

他把她双手交到一起压住，腾出一只巴掌往下摸去，她的臀部丰满圆润，完全不是久坐椅子的小女生可比，隔着好几层衣服一搂，手指依

然有仿佛陷入进去的美妙感觉。

干脆……今天晚上就先操了她吧。

满心的燥热涌向小腹，他的手摸索着找到于钿秋의裙腰，熟练地解开腰带，就要往下剥去。

“不行！”于钿秋猛地偏开头，躲过他追逐的嘴巴，腰臀下沉拼命挡住要被扯下的裙子，摇头说，“你放开，咱们……不能这样……不能。”

（二百三十）

光被吻就持续了三四分钟，扭得跟蛇一样骚劲儿都快从骨子里溢出来了，这会儿说不能？

赵涛吸了口气，硬是忍下到了嘴边的讽刺，柔声说：“老师，你怕什么呢？你喜欢我，我喜欢你，你不说，我不说，这不是最好的情况吗？放开点享受一下吧，当作咱们两个私下的小秘密。”

“不行……我……我不能对不起他。”于钿秋的神情显得有些懊悔，也不知道为什么在最后关头有了变卦的迹象，“我也……不能和学生做这种事。不然……不然以后我还怎么站在讲台上给你们上课？我……我还有什么脸说你们没有学生样子？”

“好，好好好，”感觉强上似乎还是有惹麻烦的可能，他用牙齿磨了一下舌尖上的伤口，放软了口气，起码，她没直接否认喜欢的说法，这就是大好兆头，“老师，咱们不做那事，保证不做，可以了吗？咱们就是抱抱，亲亲，互相摸摸，这总不算出轨吧？老师，你老公暴殄天物，放任你这样的美女寂寞成这样，他不愿意抚慰你，我愿意啊。我想让老师开心，想让老师舒服，想让老师知道，什么是高潮的滋味。老师你享受过那种滋味吗？欲仙欲死、简直会上瘾的滋味。”

于钿秋急促地喘息着，眼神看上去非常挣扎。

“老师，你试试看，试试看……又不会有什么事。我保证你不会后悔的，你想想，杨楠为什么对我死心塌地服服帖帖？因为我让她知道了什么是女人的绝顶快乐，她现在根本就离不开我，怎么敢管我其他女朋友的事情？”他的手小心翼翼地爬上于钿秋의胸侧，试探着蹭了一下沉

甸甸的丰乳，“老师，你身材真棒，我真想把你摁在床上，从头舔到脚，一寸一寸，哪儿都不放过。”

“唔……”她呻吟了一声，脸上已经分不出是酒精还是羞耻造成的红晕。

“老师，一个女人喝了点酒，把一个成年男人单独叫到酒店房间，这意味着什么难道还需要我再提醒你吗？”他伸出舌头，轻轻舔过她发烫的脸颊，“你其实也期待着什么吧，老师，敢和我赌一把吗？我敢说，刚才接吻的时候，你下面一定已经湿了。”

“没……没有……”她的身体颤抖了一下，突然挣扎着推开他，喘息着站了起来，用力拍了几下自己的脑门，往后退了几步，一直到靠住了放下的窗帘，“够了，赵涛，够了。我……我真的只是想和你说话，我想知道你为什么上课一直盯着我看，让我浑身都不自在。我想知道你到底为什么能吸引到那么多女孩的注意力，因为我实在找不出你身上特别有魅力的地方。也许……也许我试图去找就是个错误，你……你的确有很奇怪的魅力，让我不知不觉都迷惑起来。但这样不对，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已经结婚了，我还有孩子，而你的人生才开始，你还有很好的未来，到此为止，你回去吧。”

像是用尽了全身的力气来维持此刻的理智，她软软跪伏下去，低下头，痛苦地说：“求求你……回去吧。”

在底线附近绝望挣扎的人妻还真是好玩。

赵涛趁她没看自己，心满意足地露出了一个冷笑，用温柔无比的口气说：“老师，做人还是诚实点更开心。我那么坦白地说了我喜欢你，我想要你，你为什么就不敢呢？你好好问问自己的心，你真的想要我就这样转身走掉吗？回到学校，你还是老师，我还是学生，你还是别人的老婆，我还是杨楠的男朋友，我可不敢保证，还能有这样安慰你寂寞的机会。”

他试探着走近几步，蹲下来，缓缓托起她垂下的头发，轻声说：“老师，我保证不和你做爱，不会让你背上出轨的包袱，这样也不行吗？”

精心描画的眉紧蹙，仔细涂抹的唇紧抿，她双手抱在胸前，似乎摆

出了防卫的架势，但酒意，却在她的放任下飞快蔓延。

人总是需要给自己一个犯错的借口，酒和寂寞，有一样就已足够。

“老师，我想吻你。”他缓缓凑近，盯着她的眼睛说。

“你来的路上，是真的晕车吗？”她半垂眼帘，突然问了这么一句。

“不是，我不想跟金琳坐在一块，我也不想让那两个贱男人一直围着你献殷勤，我嫉妒，我故意装出来，就是为了去前面找你。”

“以后我可能一科都不会给你过，你怕吗？”

“无所谓。”他笑了笑，“最后上个大五大六的，就当陪你了。”

“不许做.....到最后，你答应过我的。”她显然已经退让到最后的边缘，湿润的眼睛已经只剩下他的身影。

“我说的话，从来都算数。”

“那.....”她缓缓闭上了眼，透着一股绝望，轻声说，“吻我吧。”

（二百三十一）

暴殄天物。

再次缠绵湿吻之后，赵涛在心里确认了这个事实。

这么漂亮的老婆娶回家，竟然只用来生孩子，让她连接吻的技巧都生涩得不如余蓓，保不准口交都还不太会，他几次用舌头撩拨，她都只是被动的接受，完全不知道也可以反伸过来在他的嘴里搅弄。

难怪她久旷到如此地步，被他下咒依然不算太过饥渴，兴许她真的压根不知道女人可以品尝的快乐有多么强烈。

她现在的幽怨，只是来自于缺乏亲密关系的孤独感而已。

那今天说什么也要让她先迈进这个门槛，情欲的世界一旦进去，可

就不那么容易离开了。

亲吻着把于钿秋抱起，无视她轻微的抗拒，把她拖到了床上。

有爱情的加持，没有女人能抗拒从头到脚一寸寸吻过的调情，杨楠光是被这样吻一遍，就能湿透半拉屁股蛋，他很想看看，于钿秋这样三十多岁的女人会怎么样。

“小秋，我要开始吻你了。放松点好吗？”他很自然地改换了称呼，双手捧着发烧一样的脸，先缓缓亲在了额头上。

“刚才.....不就是接吻么。”于钿秋皱了皱眉，似乎还在怀念刚才舌吻的感觉，“我更喜欢那样。”

“那是接吻，接下来是我吻你。”他轻声回答，每说一个字，嘴唇就蜻蜓点水一样在她脸上移动一点。

其实这里还残留着不少化妆品的感觉，口感并不算好，但征服欲正高涨的时候，就算亲到上火疙瘩，也不会败坏了他的兴致。

“你老公不这样亲你吗？”吻过她耳垂下方，在她颈侧舔出细小的战栗时，他带着一丝恶意问道。

于钿秋羞耻地别开脸，幽怨道：“新婚的时候.....曾经有过。可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情了。”

“真浪费啊.....这么美的脖子。”他诚心夸奖着，把唇舌挪向领口，手指顺势捏开了她的扣子，把衣服向两边打开。

“如果不是你最近上课一直盯着我看，我.....都要对自己的魅力失去信心了。”积蓄的情绪似乎打开了口子，于钿秋软绵绵地躺在床上，梦呓一样地问，“真的美吗？”

“美极了。小秋，我简直迫不及待要继续亲下去了。”

抹胸款式的乳罩被打开侧面的钩子时，于钿秋有些慌张地扭了一下，不安地抬手挡在了胸前，皱着眉说：“这里.....还是算了吧。不好看，喂过孩子的.....真的不好看。”

“不会吧。”他拉开她的手，坚定地摘掉了碍事的笼罩。

哺乳的确对身材造成了不可逆的影响，于钿秋非常丰满的乳房显得十分松软，像两团水，两团包在皮里的油，没有几分坚挺的弹性，躺下的时候，就在两侧摊开，犹如雪白的两块面饼。

她的乳头已经充血，像两个深褐色的葡萄，立在乳晕中央。

“这不是很好看么。”他带着新鲜感称赞了一句，双手捧起乳肉，往中央推挤出深邃的乳沟，“好大，可真不是一般女生能比的。我要亲了……不会吸出奶吧？”

她涨红着脸摇了摇头，嗔道：“哪儿还会有，都……都那么久了。”

他笑了笑，直接把脸埋进了乳沟，左扭扭，右扭扭，左吸一口，右嘬一下，光是在这对丰满柔软的乳房上，就来回盘桓了七八分钟。

绵软的奶球上尽是他口水的痕迹，一直亲到于钿秋的呻吟都有些变调，赵涛才放过那对瓜乳，用舌尖压着她腋下的皮肤，一点点描绘着肋骨的走向。

“嗯嗯……嗯嗯嗯……”嘴里发出婴儿哭泣一样的声音，于钿秋的腋下到肋侧一带，意外的比乳房敏感许多，竟是一片要害。

他润了润舌头，干脆抬高她的双手，直接从带着淡淡汗酸味的腋窝舔了起来。

那里还有一丛细毛，看着分外性感。

“呜呜……有汗……赵涛……这……这不干净……”她哼唧着抗议，但马上就被舌尖带来的美妙酸麻淹没，舒服得无力反对。

他懒得回话，趁着找到她敏感带的机会，大肆进攻，一直到口水超过了汗水，把她半裸的上身几乎涂满，才喘息着抬起身，盯着她已经红潮密布的脸，说：“小秋，下面也脱了吧。都亲过的话，会更舒服的。”

于钿秋没吭声，也没动，她的眼睛迷茫的望着旁边，似乎还在品味唇舌按摩带来的绵密快感。

他试探着拉下她的长裙，她没动。

他缓缓剥下她的衬裤，她没动。

他拽开她最后一层内衬，这次，一并抓住了她内裤的裤腰，翻卷下来的布料里，暴露出丰满苍白、透着淡青色血管的大腿，而她，依然没动。

就好像，她的灵魂已经暂时躲避起来，让愉悦的肉体，可以规避掉满心的负疚，静静地享受。

随着衣物卷下，内裤的裤底也不可避免的亮出在他眼前。

他得意地笑了起来。

一道湿漉漉的水痕，分明就在中央。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四十七）

小祖宗病了.....

提前更新，更完闪人。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三十二）

这时候根本不需要犹豫，赵涛伸长舌头，湿漉漉的舌面果断顺着内裤卷下的轨迹舔过。

毕竟是有了些年纪，于钿秋的大腿充满了细微的粗糙感，有着细细的汗毛。不过真的是丰满而柔软，舌头稍微用点力气，就能在大腿内侧压出一个浅浅的凹坑。

卷成布绳的内裤滑过了膝盖，他往里挤进一些，侧头舔着她的膝窝，轻巧而迅速。

“唔.....”于钿秋的哼声显得更加酥软，软到仿佛能掐出水来。

他顺顺当当地脱掉她下体全部的遮蔽，捧起小腿轻轻亲着腿肚，以此为契机打开了她的双脚。

暴露在眼前的胯下，还真是与少女截然不同的风景。

于钿秋的阴阜和她的身体一样饱满丰腴，有一种欲望仿佛要涨破皮肤迸发出来的错觉，卷曲的黑毛比张星语还要多出一个量级，内裤裤腰上方的地方似乎是刮过，否则大概会从肚脐往下延伸出一片茂密的草原。

娇嫩肉裂像一张竖起的嘴，外唇肥美，被略短一些的阴毛密密围起，看那些毛发延伸的路径，恐怕肛门附近也会有不少，而淡褐色的内唇也非常发达，好象两条小舌头，皱巴巴蜷曲在大阴唇内侧。

阴蒂似乎不小，但被隆起的外皮包住，藏在了缝隙的顶端，像个被阴毛掩盖的小小开关。

看于钿秋躺在那儿只是不停喘息，赵涛微微一笑，试探着伸出了手指，先是摸了摸乌黑发亮的耻毛，确定她没有躲避也没说什么后，手指缓缓下挪，往两边一撑，分开了腴嫩的肉唇。

一些淡淡的白色污秽残留在打开的缝隙间，包围着小指尖大小粉嫩晶莹的阴核。

他探头嗅了嗅，故意用很大的动作吸了吸鼻子，酸涩微腥的女人体味扑面而来，刺激得他老二都在裤裆里跳了两下。

听到了他明显的吸气声，喷出的热气又熏在了敏感的下体，于钿秋呜的呻吟一声，嗓音颤抖得像是周围正天寒地冻一样：“别……别那样闻……我……没有洗澡……”

“没有洗，才是小秋最真实的味道啊。”赵涛越说凑得越近，舌尖在大腿根上轻轻舔了几下，美得她浑身发紧，他喘息着说，“我不在乎的，你能舒服就好。那……我要来了，说好要吻你的全部，这里可不能不算。”

按照正常逻辑，此时的女人不是应该装装矜持，捂住再说几句脏话吗？

可于钿秋听到他这么说后，竟然从喉咙里溢出一串喜悦的轻哼，主动把白生生的丰满大腿，往两边分得更开。

看来，性欲对她意识的影响，已经超过了那些酒精。

他动了动舌头，顺着腹股沟先往上移动了一点，让口水润湿那一片茂密的阴毛，跟着穿过密林，挪到另一边的大腿根，雨露均沾。

她有点焦躁地扭了扭胯，腿根的筋不自觉地绷紧，想要催促，却又不好意思。

他左右舔了一会儿，感觉到于钿秋的肉体已经急不可耐，这才用指尖蘸了蘸口水，做出揉搓阴核的动作，小心地把那点包皮垢一样的白污擦掉，然后指尖往下一滑，就顺势刺入到肥美多汁的肉壶口中。

“嗯嗯——”她猛抽口气憋在嘴里，皱眉闭眼攥紧了床单，看表情似乎是要哭一样，可满面潮红春意盎然，就是掉下泪来也不好说到底是不是因为羞耻难过。

这肉穴层层叠叠，倒也不算太松，弹性还算不错，当然，比起他玩弄过的青春少女，还是少了几分紧致。可爱液是当真不少，于钿秋特地单独开了间房，真要认真玩上一两个小时，怕是屋里两张床都能玩到湿透。

在油津津的膻口旋转一摸，他眉头一皱，发现自己摸到了一道突起的肉条，从入口延伸到里面，硬邦邦的，浑不似周围的嫩肉那么柔软。仔细摸了两下，他好奇地问：“小秋，你这儿有个疤？”

于钿秋这时倒是显得十分羞耻，拉过枕巾蒙住了大半张脸，闷声说：“生孩子……侧切，大夫用剪子豁开之后缝上的。”

他用指尖摩挲着柔声问：“剪子？那疼吗？”

“疼也不知道……”她缓缓说，“跟生孩子那撕心裂肺的痛比起来，这一剪子我根本都没感觉。”

发觉深入讨论这个话题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现在也远不到需要唤起她对家庭负罪感的时候，他笑了笑，低头舔了一下勃起的阴蒂上方，听着她立刻变得尖细的娇喘，柔声说：“我听着都心疼。没关系，我来好好喜欢你。小秋，我要亲你最重要的地方了哦。”

她没有回话，而是把枕巾团了团，咬进了嘴里。

没想到，于钿秋竟然不知道赵涛说的最重要的地方是哪儿。

当他把舌头轻轻压在被剥开皮的阴蒂头上时，她竟然颇为疑惑地嗯了一声，咬着枕巾往自己的胯下看了一眼。

难道她以为女人能得到快乐的地方只有小穴里面吗？现在的高中生

都不会这么没常识吧？

他忍住一肚子的嘲弄，舌尖勾了勾阴蒂的底部，往上轻轻一掀。

“唔！呜呜——”没想到于钿秋的反应竟然特别大，不剩多少遮蔽的身子触电一样颤了一下，满是水光的眼睛竟然浮现出有些惊恐的神情。

赵涛彻底确定，这个孩子都这么大的女老师，原来都还不知道阴蒂的作用，更别说享受真正的高潮了。

那事情就简单了，他灵巧地舔吮着很快就充血胀起的嫩豆，给这个错失了多年快乐的重要器官，好好地补了补课。

“嗯嗯呃……赵涛……不……不行……我……我肚子胀……要……要尿尿……”四五分钟后，于钿秋突然吐出嘴里的枕巾，有些慌张地说，跟着就想起来。

“不是尿，小秋，那是高潮，高潮要来了。”他双手一抄抱紧了她的大腿，把她结结实实搂住不让起来，一边含糊地解释，一边加快了舌头撩拨的速度。

“不……不对……怎么可能……就是……就是尿……”于钿秋急得垂手拍他，哀求说，“不行……不行，你让我去厕所。”

赵涛干脆不再理她，嘴巴一张把半个耻丘都压住，舌面死死压住阴蒂周围方圆一片，用力地上下摩擦。

“啊……啊啊……不、不要……好酸……真的……真的要尿了……啊啊……啊、啊啊啊——”一浪高过一浪的淫叫声中，于钿秋脚掌突然一挺，丰满的屁股紧紧夹到了一起。

她当然没有真的尿出来，她只是人生中第一次，尝到了性高潮的美妙。

嗯……赵涛抽了抽鼻子，闻到了一丁点骚味。

他垂手摸了摸，好吧，似乎是漏了几滴出来，看来，得洗澡了。

（二百三十三）

于钿秋好半天没有回过气来，瘫在床上皱着眉闭着眼抿着嘴，看上去也不知道到底是惊喜还是后悔。

赵涛枕着她叉开的大腿，指尖轻轻碰了碰她的阴核，她丰满的娇躯轻轻颤了一下，嘴里哼了一声，还是一动不动。

得有四五分钟过去，于钿秋长长叹了口气，弓腰坐了起来，伸手在胯下一摸，颇为哀怨道：“我说要尿，你就是不听。看看……这湿了一大片。丢死人了。”

“可没多少尿，顶天几滴。”赵涛把手指钻进她湿淋淋的肉缝里抠了几下，掏出来放进嘴里唆了一口，笑道，“喏，我可是亲口尝了的，都是爱液，因为高潮才分泌的爱液。”

她直愣愣盯着自己一片滑溜的大腿根，颇有些遇到了什么学术难题的感觉，“这个……可以这么多的吗？”

“当然，越舒服，就流得越多，”他看软绵绵的乳瓜坐起后顿时变得丰隆无比，随着重力下压出惊人的饱满弧度，连乳头都因此而向上翘了起来，忍不住伸手捧住，轻轻拨拉着奶头说，“这说明你从前都没这么舒服过。”

于钿秋不自觉地地点了点头，之后才觉得有些丢脸，别开视线，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想了一会儿，说：“算了，我去洗个澡。”

“我帮你洗吧，你看你腰酸腿软的，万一摔了多不好。”他殷勤地起身扶住她，柔声说道。

于钿秋偷偷瞄了一眼他高高隆起的裤裆，似乎有些心慌，轻声说：“可……可说好了不做爱的。你要是脱光了……”

“不做。”他抬起右手，“我对天发誓今晚绝对不和你性交，我的阴茎要是进入了你的阴道，我就……”

她抬手挡住了他的嘴，不知道为什么看上去有些微妙的恼火，像是被他直白的用词弄得害羞，又好像是对自己的魅力感到有些失望。

刚才就已经试出她的乳房可能因为哺乳的缘故并不太敏感，赵涛搂住她帮她脱掉还挂在胳膊上的衣服，抚摸着肋下腰线，柔声说：“小秋，你既然还没做好最后一步的心理准备，我当然要尊重你的意见。再怎么辛苦，我也忍得住，放心吧。”

“是因为……我老了吧？”她终究还是没憋住，咕哝着说了一句。

他笑着一把脱下了裤子，亮出高高翘起的老二，“小秋，你看看，我兴奋成这样，怎么会觉得你老。我觉得你好漂亮，要不是怕你心里难受，我早就忍不住插进去，狠狠搅弄，抽出来，操进去，一直把你操到升天。”

于钿秋红着脸转开眼，“你……你写东西有模有样的，怎么说话这么下流。”

“男欢女爱这么崇高的事情怎么会下流呢？做爱，性交，操逼，挺鸡巴干，其实都是一回事，繁殖、取悦对方、表达心里的爱意。”

她听得又有点喘，扶着床挪了下去，“我……我去洗澡了。”

赵涛也不着急，乐颠颠把衣服一脱丢到单人沙发上，跟了过去。

果然，厕所并没锁上，门还给他留着。

看她已经打开花洒站到了热水下，赵涛关好门，舔着嘴唇欣赏起了这个古典美妇一丝不挂水淋淋的赤裸侧面。

她的身材已经不如青春少女那么紧凑，虽说保养得不错，曲线依旧十分诱人，但上臂、下腹、大腿根附近都能清楚地看到稍微有些过头的丰腴，尤其是大腿部胯与腰侧连接的地方，还残留着生过孩子的痕迹，一道道浅浅的纵纹，排列出所受磨难的纪念。

她没有洗头，大概是担心回去后在孟晓涵面前露馅，乌黑的长发盘起来用浴帽仔仔细细地包住，闭着眼昂起下巴，静静地冲洗，让水从丰满的硕乳中央流下，把乌黑的阴毛打湿成尖，滴滴答答落在地上。

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

莫名想起了这么一句，赵涛微微一笑，走到水流中，轻轻衔住她的

耳垂，用舌头勾舔两下，低声耳语：“小秋，我说要亲你的全部，还差一半，你是不是忘了？”

“嗯？”于钿秋扭脸看他，眸睁一线，媚眼如丝，“哪一半？”

“背后啊。”他笑嘻嘻地绕到后面，正好她盘起了头发，白嫩嫩的脖子全部亮在了浴帽下，一口亲上去，皮下凝酪，真是娇嫩绵软。

她牵丝般细细呻吟一声，双手一伸扶住了屋墙，情不自禁把头微偏垂下，想让他往更敏感更受用的斜侧面转去。

他却故意不肯，只在颈椎因弯下而突起的那块疙瘩周围舔来舔去。

一直舔到她难耐地扭了一下腰，丰盈的臀肉微微一荡，他才贴近过去，双手绕出腋下，捧着肥美滚圆的奶子把玩，舌头总算遂了她的意，顺着耳垂下那一段上下滑动。

他猜，这可能是于钿秋丈夫让她唯一记住的前戏手段，不然这里明明不如腋下那边敏感，她怎么却受用得哼成了猫？

这么棒的肉体，娶回家去竟然只为了生孩子，买椟还珠的蠢货。他在心里得意地骂了一句，微微抬腰，让上翘的老二夹在她深邃的臀沟中，随着他亲吻的动作小幅度的摩擦。

这大白腚又圆又软，要不扒开，不够长的鸡巴估计都只能往小穴里捅进个头儿，他蹭了几下，就觉得颇为受用，索性连奶子都放开，抓住肥美浑圆的屁股蛋，按捏起来。

在脖子上费了四五分钟功夫，她总算耸了耸肩哼了一声，暗示这里已经够了。

他心领神会，手掌上移卡住她被乳房和臀部映衬的分外纤细的腰肢，开始用舌尖仔细描绘两边的肩胛凸痕。

经过脊椎一线的时候，她的肌肉明显绷紧了一下。

很好，看来又一个敏感带被找到了。他收回舌头歇口气儿，先横过头用嘴唇捋着脊梁骨从上到下，从下到上。

“啊……”她张嘴叫了出来，腿都晃了一下。

很好，他接着加上了舌尖，跟上下嘴唇一起形成了紧密的三点攻势，从已经快到屁股的尾椎缓缓往上舔去，一寸寸爬上脖子根。

“赵涛……你要……亲死我了……”于钿秋带着一丝哭腔低头说道。

他笑了笑，手指爬过丰腴的丘陵，探入肥嫩的肉裂，底部的那个腔口，果然又已经布满了油滑的粘液，就是三根手指一起上，估计也能轻轻松松挤入。

“小秋，你用错词了。”他先把两根手指缓缓刺进去，一边抠挖，一边喘息着说，“我明明是亲湿你了，你又流了好多水啊，我的手指头都被你泡透了。”

“呜……”她羞耻的呻吟了一声，没有答话。

让爱液充分浸染在手指周围后，他伸手关掉热水，蹲了下去，虎口一分，单手撑开了于钿秋的屁股沟。

“你、你干什么？”她明显吃了一惊，有些慌神地问。

“小秋，我说了要亲你的全部，这里怎么可以漏下。可直接亲下去，我又怕你过后嫌我脏不跟我亲嘴，所以，就先给你洗洗咯。”

说到洗这个字，他沾满爱液的手指就已经伸了过去。

敏感的括约肌当然瞬间就起了反应，猛地夹紧缩成一团。

但爱液的润滑的确很有效果，赵涛的决心，也远比于钿秋的屁眼坚定得多。

随着一声混合着愉悦和难过的悠长呻吟，他粗大的中指，就这样插入了她褐色的肛蕾中心，在炽热的肠腔里，旋转搅拌。

（二百三十四）

“赵涛……快拿出去，这……这怎么能抠……恶、恶心死了！”于钿

秋当即就慌了手脚，身子一软差点扑在墙上，腾出一只手就赶紧去拨拉赵涛的胳膊。

他轻松抓住了女老师并没有多大力气的纤细手腕，略微用力一压控制在她背后，指头伸在直肠里一顿乱挖。

还从没被异物进入过的屁眼又涨又酸，于钿秋被挖得浑身难受，光滑的后背泛起一层鸡皮疙瘩，禁不住扭动着求饶说：“求你了……赵涛，放开，那地方……太脏了……”

“洗洗就干净了啊。”赵涛慢条斯理地说道，伸长舌头抚弄她肥美的屁股蛋，两瓣臀肉软绵绵肥嘟嘟，连舌头这点力气都能轻易掀动波浪一样的荡漾，要是小腹撞上去，还不知道会是怎么一番美景。

“怎么……怎么可能……那是出恭的地方……怎么洗……也脏啊……不用，我不用你亲了……这样就够了。”羞耻心大概是击破了酒意唤起的渴望，她有点认真地抗拒起来。

“很快就洗干净了。小秋，亲这里一样很舒服的哦。”他笑咪咪地说着，用嘴唇拢了点口水下去，滴在她蠕动的屁眼上。

“不行……这里……怎么可以……”她的语气变得有些迷茫，也许是此前的阴蒂高潮给她的印象太过深刻，让她不由得想要相信赵涛所说的话。

“真的可以，来，我帮你洗一下你就知道了。”他缓缓旋转着抽出手指，看了看酒店的花洒连接的是环节形金属管，拧下这个往屁眼里塞怕不是要肛裂。

他这会儿已经在打别的主意，反正对花样百出的他来说，不能性交的承诺就算完全遵守也不耽误他玩弄眼前成熟娇美的老师，而且以这个人妻缺乏性爱知识的程度，估计都不知道这世上除了干穴其实还有的是享受的方法。

真不知道她给老公打没打过手枪。

察觉到手指终于完全离开了直肠末端，于钿秋轻轻吁了口气，小声说：“可以了吧？是不是洗完了？”

“初步完成。”他打开热水，拿过小香皂扒开她的臀肉在屁眼上仔仔细细涂抹了一遍，接着冲干净，看着肛口周围的褶皱上长着的几根卷曲毛发，突然间玩心大起，捏住其中一根，猛地薅掉。

“啊！”屁眼上一阵刺痛，再怎么轻微也不至于感觉不到，于钿秋惊叫一声，顿时扭过头，有些生气地说，“你干什么了？”

赵涛马上柔声说：“好多毛毛，扎舌头，而且……不好看，我给你拔了吧，拔了就漂亮了。”

于钿秋皱着眉，不安地说：“一……一个排泄的地方，怎么可能好看……”

“怎么会，小秋，在喜欢你的人眼里看起来，哪里都可以变得特别迷人。”他用指尖轻轻挠着她缩紧的屁眼，柔声说道，“拔了吧，我想看你连拉屎的地方都漂漂亮亮的。”

被他粗俗的用词激红了脸，于钿秋细长的眉毛几乎拧到一起，但似乎眼底闪过一丝兴奋，别开脸沉默下来，没有答话。

他大着胆子伸出手，又从屁眼边拔下一根细毛。

她哼了一声，这次没再说什么。

他得意一笑，知道于钿秋已经彻底落尽他的掌中，罐头开了盖，螃蟹没了壳，想怎么吃，就怎么吃，冲她这次挂科，也非要好好炮制一番不可。

一根接一根，不一会儿，被拉开的腠沟中，就变得清洁溜溜，他又涂了一遍香皂，冲干净，接着趁她刺痛造成的难受还未完全褪去，突然伸出舌头，贴住了那微微发红的屁眼。

“嗯——”于钿秋长哼一声，软弹的屁股猛地一缩，挤在他面颊两侧，真是犹如把他烘在了云堆里。

为了方便动作，他不得不手上加劲儿，把腠沟扒开一些，方便舌尖钻缝一样顶着屁眼蠕动。

“啊啊……”她被舔得浑身发软，彻底酥了骨头，脚下一滑，险些滑

倒跪下。

赵涛抱住她腰往旁边一挪，让她趴在马桶上，在她大白屁股上啧啧地亲了一口，喘息道：“小秋，还能更舒服哦，你稍微等我一下。”

说完，他马上跑了出去，直奔桌上，拿过剩了个水根的纯净水瓶子，转身窜回厕所。

于钿秋没有趁机起来，她失了魂儿似的趴在那儿，还昂着臀部，亮着水光晶莹的肉缝，哪还有半点为人师表的样子。

他看了看水瓶瓶口，比他鸡巴还是细了一圈的，用来灌灌正合适。

他也不耽搁，打开热水接了满满一瓶，拿下香皂用指甲抠了几个小块丢进瓶子里把盖一拧，猛晃了几下，摆到马桶水箱上，蹲下来揉了揉她的屁股蛋，笑道：“等急了吧，我来了。别慌，我保证让你比刚才在床上时候还快活。”

“真的吗？”于钿秋狐疑地扭头看了他一眼，“可……可咱们说好了的……”

“我都发过誓了，这还能忘。”他笑咪咪地点了点头，用手拨拉了一下已经软了的老二，“你看我鸡巴都放凉了也没插进去小穴里啊，小秋，我会等到你想好，愿意，不会对你老公感到愧疚的时候，再做到最后一步的，放心吧。”

她神情复杂地微微动了动脑袋，也不知道是点头还是单纯的晃晃。

“那，我要开始洗里面了。里面洗干净，舔起来你会更舒服的。”他说着拿过香皂，飞快地在手指上涂了一圈，不等于钿秋回话，就重新钻入到她的屁眼深处，旋转搅弄。

“呃……”应该是还在期待着之后的快活，她忍耐着闷哼一声，双手扶住了马桶盖，咬住了下唇。

赵涛挖了一会儿，觉得紧致的肛肉比起之前明显适应松弛了许多，立刻抹好香皂，把第二根手指也挤了进去。

“呜、呜唔——”她回过头，有点惊慌地问，“赵涛，怎么……怎么

突然.....好涨.....”

“这是为了能洗得更干净啊，小秋，稍微忍耐一下，好吗？”他柔声说着，把第三根手指抹滑，用力塞了进去。

小小的菊花彻底绽放，指头的空隙之间，都能隐约看到肛肠的内部，好似打开了于钿秋的内脏，真正看穿到她最深邃的地方。

“不要.....不行.....不能.....不能再继续了，好涨，要裂.....要裂开.....疼，有点疼了.....”

“小秋，放松点，把屁股这边的肌肉放松点，你今天大便过了吗？”他缓缓前后移动着并拢的三根手指，最大的收束力还是来自入口处的括约肌，深入后紧缩起来让他的手指都感觉有些痛楚。

“我.....晚饭后.....去了一次.....”她从紧咬的牙缝里挤出羞耻的回答，鼻腔里的哼声宛如呜咽。

“那太好了，可以好洗很多。”他笑着拿过矿泉水瓶，夹在腋下单手拧开，把手指往外一抽，猛地把瓶口塞了进去。

怕进得不够深，他还顺着瓶口螺纹的方向拧了一下。

“啊啊——”于钿秋尖叫一声，回头就想去拔瓶子。

但赵涛的手动作更快，狠狠一捏，大半瓶浑浊的香皂水，就这样汹涌地灌进了于钿秋的屁股中。

（二百三十五）

“啊！”这次的尖叫变得短促而高亢，于钿秋用力拍了赵涛两下，垂在地上的两条小腿都翘了起来，“你.....你把什么弄进来了.....好涨.....”

“给你洗屁眼的水啊。”赵涛一边笑咪咪地解释，一边把瓶子竖高，让重力配合他捏挤的力量，将混合的香皂水全部送进了肛门深处，“小秋，你不想知道一下，比手指更舒服的东西进到里面是什么感觉吗？”

他的语气充满了暗示，舌头还在嘴唇上来回滑动了几下。

按正常的思路，于钿秋当然想到了舌头上面，寻思着反正木已成舟，屁眼都已经被灌满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干脆咬了咬牙，又把头低了下去。

赵涛满意地笑了，他敲了敲瓶底，让最后一点水也流进敞开的肛穴，这才飞快地把瓶子拔了出来，然后马上绕到侧面，抱住于钿秋的腰，低头雨点一样亲吻着她的屁股。

“这……这怎么才算洗好啊？要……一直憋着吗？”于钿秋忍了一会儿，无奈肚子越来越涨，肠子里翻天覆地翻江倒海，便意一个劲儿的上涌，急得她尾音都在发颤。

“已经洗好了啊。”他用指尖轻轻抠着缩成一团还微微鼓起的菊花蕾，谈天一样随口说道，“等你拉出来，就洗干净了。”

“那……那你放开让我上厕所啊。”于钿秋皱着眉，连忙提醒。

赵涛哪会不知道这个道理，可惜从杨楠身上得来的经验让他发现，女人在男人面前失禁是可以让心理上大幅度臣服的，小便小服，大便大服。

而且他本来就存着对于钿秋给他挂科的事情存着报复的逗弄心态，这么好的机会，他非得看这个面目端庄气质典雅的女老师光着大白腚从屁眼里喷水不可。

“赵涛！”于钿秋有些着急，声音都拔高了许多，“你没听见吗！让我上厕所！”

“这里就是厕所啊。”赵涛不紧不慢地回答，手指尖开始尝试钻入滑溜溜的括约肌。

“唔唔……我……我说的是马桶……你让我起来，坐马桶上……我……我要憋不住了。”她还在徒劳地恳求，看不到他脸上等着看好戏的兴奋表情。

“小秋，坐马桶干什么。我又不嫌弃你臭。”他伸手打开了热水，提前冲刷着已经在颤抖的白臀，“拉吧，我愿意看你在我面前拉屎的样

子。”

“你……你在说什么啊！”于钿秋已经快要绝望，赵涛搂着她腰的手不光巧妙地压制住了她的挣扎，还一下一下按着她柔软的腹部，“不要……让我上厕所！赵涛！老师命令你，让我起来，我要上厕所！”

不说这句还好，一听到这个，赵涛哼了一声，啪的一巴掌扇在她肥圆的屁股蛋上，那只手用力压住腹部，跟着对准她已经渗出一溜水痕的屁眼用最粗/大的拇指猛然压入。

“啊啊啊——”苦闷的尖叫响起，赵涛手指和屁眼之间的缝隙里，因压力而滋出了一股带着臭气的液体。

开始，就没那么容易停下。

他迅速把拇指抽回，目不转睛地看着于钿秋的屁股中央。

那螺纹一样的屁眼已经完全闭合不住，本来就因为生孩子而括约肌有些退化的人妻，下半身在痛苦的呻吟中正式宣告崩溃。

突起的菊花中央，喷出了一股水箭。

大概是憋得太狠，赵涛压的力气又太大，这水箭竟然足足喷到了厕所门边，三块瓷砖那么远。

不过马上，最汹涌充沛的阶段就过去，松弛的菊穴里淌出带有淡淡色泽的水流，又持续了大约十几秒。

接着，括约肌抖动起来，水流已经少到无法占据全部的出入空间，随之而出的，则是于钿秋肠道内另一个重要住客——空气。

噗——噗噜……噗噜噜……扑呜儿，扑呜——这一串羞耻至极的连环屁彻底打透了于钿秋的面皮，她再也忍耐不住，垂首饮泣，抽噎着控诉负心郎一样说道：“你混蛋……你这样作弄我……要羞死我么……你混蛋，混蛋！呜呜……我到底……到底哪一辈子欠你的……呜呜……要被你……这么羞辱……”

“小秋，”看水流带出的软便确实没有多少，赵涛放心地拿下花洒仔细冲洗干净，打开沐浴露往手指倒了点，一边钻进去仔细抠洗，一边柔

声道，“我也是为了你好啊。我这么喜欢你，你也这么喜欢我，可咱们又不能对不起你的老公，你看我的鸡巴都硬上天了，还是只能憋着，这.....总要想个办法对不对？”

“这.....这能有什么办法？”她抽抽搭搭地说，语气颇为怨愤，“我有老公孩子，你有女朋友，本来就.....就不可能在一起的。我.....我就想找你说说话，你倒好.....却把我.....把我哄成这个样子。反正说好了不能做，就是不能做。”

他已经悄悄站起来，跨到了她的臀后，剩下的大半袋沐浴露，全都一股脑倒在了张缩不停地屁眼上。

“不做，小秋，我这么尊重你，说了不占你老公的地方，就绝对不占。”他狞笑着扒开她的臀肉，把胀紫的龟头用力压了过去。

“嗯？怎么.....你又挖什么.....”说到这里，于钿秋终于发觉不对，身子猛地弹了一下，扭脸望着自己撅在马桶边的屁股，“你在干什么！你.....你在干什么！”

“小秋，我在干你的屁眼啊。你这里还没被老公操过吧？”他兴奋地压下腰杆，粗大的肉棒顺畅的通过最艰难的一环，充塞在正在蠕动的炽热肠腔中，他喘息着，贴着她的耳朵说，“我答应你的，不做爱。你这样就不算出轨了吧？”

“这.....这怎么.....”她苦着脸还想说什么，但才一开口，赵涛就按住面团一样的屁股快速抽插起来。

初次肛交的熟美妇人那里尝过这种酸胀憋闷混合着奇妙快感的滋味，屁眼凹进翻出，顷刻就被干得没了声音，张着红艳艳的嘴巴趴在马桶上，肉棒进出几次，才从喉咙里溢出短促的一次抽气声。

“小秋，你的屁眼好紧，比你前面紧多了。真棒。”

“混蛋.....那.....那里.....怎么.....呜！呜嗯.....”

“怎么不可以啊？你刚才哼得不是很爽吗？来，我教你怎么更舒服，小秋，操屁眼其实也是开心的事情。来.....摸这里。你的手也不用闲着的。”

“唔……”混合着奇妙愉悦的呻吟，随着手指压在突起的阴蒂上而响起。

前面的刺激在混合了后庭中强烈的异物感后，仿佛出现了什么奇妙的化学反应，在脑海里生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烟花，当他插入时飞起，当他抽出时轰然炸裂，炸开一身快感奔走流淌。

区区几分钟后，最大的烟花就在赵涛加快速度的摇摆中冉冉升起，一路从直肠末端逆行，从她的口中飞出，迸开成一片娇媚的吟哦。

“啊……啊啊……不……不行了……怎么……会这样……啊啊啊……”

到赵涛射精在屁眼中的时候，于钿秋已经高潮了至少三次。

他把她扶到墙边靠住，为她仔细清洗的时候，于钿秋默默低着头，多半又在垂泪。

只不过赵涛并没在关心这个，他喜滋滋地冲着她扒开的屁股，同样是垂流下来的液体，他显然更喜欢看屁眼里溢出来的精液。

等到洗干净了，他拿过大毛巾把她裹住，抱在怀里一边擦洗，一边犹如恶魔一样在她耳边笑眯眯地说：“放心吧小秋，为了你不出轨，能好好地面对丈夫，除非你主动求我，不然我绝对不会插进你小穴的。以后，我就安安心心在你这里走后门了。学生走老师的后门，在大学不是很平常嘛。”

（二百三十六）

一场肛交，高潮数次，于钿秋的酒至少醒了一半。

从赵涛干着屁眼送她高潮第一次开始，她就没再说过除了拟声词之外的一个字，就连快感造成的呻吟都忍着压下了音量。

赵涛知道她正是心里混乱挣扎的时候，也不多说什么逗她开口，就只管贴着她搂着她拥抱温存，吻吻耳朵亲亲嘴，揉揉乳房摸摸背，把她跟个羊脂白玉瓶一样圈在怀中，双手上下摩挲不休。

于钿秋一直没有多大反应，直到他笑咪咪把手指头又伸向胯下的时候，才垂手抓住他手腕，用力拉到一边。

他倒不强求，反正屁眼都已经开了苞，也叫她尝了人间至乐，这种如狼似虎的年华，不信她今后还能忍得住光吃家里十天半个月不供应一次的清粥小菜。

挖进去摸到小穴那道疤，里面摸不到处女膜的时候，赵涛就发觉自己心里对这个女人的阴道已经没有了半点兴趣，她老公就算从新婚就是清心寡欲每月一上香，干到现在也他妈大几十次了，将来于钿秋就是跪下求他操进去，他都要犹豫一下，事后还得记得洗洗鸡巴。

还好她身上其他地方算是让他颇有新鲜感，拿来当个零嘴偶尔在学校吃一口玩玩，不算委屈。

“够了吗？”被赵涛来来回回把玩了七八分钟，于钿秋的脸色终于显得柔和了一些，像是跟自己妥协了什么一样，轻声道，“够了的话，我要回去了。酒醒了……也该结束了。”

从她的口气中竟然听到了一丝决绝，赵涛皱了皱眉，这才发觉，闹了半天，这娘们竟然是抱着出门在外喝了酒，放纵一次就收心的想法约的他。

这么盘算，什么不准做爱之类的话，多半就是意思意思显得比较矜持而已，他要真插了前面，她他妈的肯定毫无心理负担爽到漏尿。

结果她可能也没想到，自己这个年纪轻轻的学生竟是花丛老手前门大道说不走就不走，硬是把她从没开封的羊肠后径趟平，进进出出走了个痛快。

这会儿情欲退潮，愧疚渐起，酒也差不多醒了个七七八八，就准备拔慧剑斩情丝了？

赵涛在心里算计了一下，微微一笑，柔声道：“小秋，你是说要回房了吗？”

于钿秋捡过衣服，一边缓缓穿上，一边嗓音低哑道：“我是说……一切都可以结束了。今晚我醉了，你……年轻气盛把持不住，咱们

都.....没承受住诱惑。但已经发生了，过去的事，就过去吧。出了这个门，我还是你的老师，你还是我的学生。赵涛，没有什么小秋了，你还年轻，有美好前途，大好的.....未来，学会自重，好吗？”

赵涛侧躺在床上，眯着眼睛说：“小.....好吧，于老师。如果你愿意把这一夜当成一次安慰你无聊婚姻的良药，那我乐意成为你记忆中的快乐。我很高兴，能让我喜欢的人今后的人生多一点愉快的色彩。因为我知道，没有享受过高潮喜悦的女人，一辈子该是多么的匮乏，说是漫长的黑白电视剧也不为过。”

于钿秋的背影明显地颤抖了一下，但她只犹豫了一下，就继续把衣服往身上套去，穿好，整理，叹息一样地说：“黑白电视剧.....也是我自己选的频道。怨不得别人。他没有对不起我什么，从此后，直至百年，都.....只有我对不起他。所以.....这就够了。”

她走到镜子边，飞快地收拾了一下面庞，拿出小包里的盒子，临时补了一下妆，最后仔细端详没有什么问题，才往门口走去，回头看赵涛却在床上一动没动，连衣服都没穿一件，忍不住皱眉道：“你不走吗？”

赵涛故意在皱巴巴的床单上深深嗅了一口，柔声说：“我想多待一会儿，多闻闻老师留下的味道。毕竟对我来说，也是值得铭记到百年的回忆呢。”

于钿秋身子一震，已经搭在门卡上的手颤了一下，险些滑落下来。

但她马上就稳住了动作，轻声说：“那.....我就先走了。你明早记得把房卡偷偷交给我，不要被人看见。”

“嗯，”他笑了笑，说，“实在不行我今晚就住在这儿，想着老师睡一觉。”

她脸上一红，但眼神分不出是喜是忧，沉默良久，才拧开门把，低声说：“随你高兴吧，记得早些休息。我走了。”

赵涛点点头，舒展身体躺在了床上，等到门关上，立刻露出隐藏已久的讥讽笑意，满足地伸了个懒腰。

三十多岁的女人，看来是在校园这种象牙塔里呆久了，竟然还会这

么天真。

真当这边的世界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吗？这么一个丰满雪白的肉体被突破了那么重大的界线，竟然还以为可以当作一夜情处理？

她竟然不知道，那天堂一样的快乐背后，就是深不见底有去无回的炼狱吗？

我就在那儿等着你们呐。他笑了笑，爬起来穿上衣服，随便打理了一下头发，准备出门离开。

他当然不会真把睡在这屋的戏码演到底，没有什么意义不说，还容易被别人看出毛病。

这才大一下半学期，他可不想于钿秋这么早就身败名裂婚姻终结。

否则她失去其他生命意义，直接赖上他变痴女整天求操该怎么办？

他抽下房卡，看着灭掉的灯，耸耸肩，开门出去。

他才往电梯那儿迈出两步，走廊另一头就有一扇门开了。

孟晓涵穿得整整齐齐从里面急匆匆走出，快步往这边过来。

这根本没有可躲的地方，赵涛只好硬着头皮保持原样走向电梯。

这么大一个活人，孟晓涵当然不可能看不到。

她的表情马上就变得十分惊愕，还掺杂着一丝仿佛怀疑到什么的困惑。

最后，那复杂的神情凝聚在一起，化成一句微微发颤的话。

“你……为什么会在这儿？”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四十八）

和家里热切地讨论了一下长假的相关事宜。

以至于耽搁了一些时间，迟到了，不好意思。

而且悲伤的是，讨论完了我才想起来一件事。

我并没有什么假期.....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三十七）

和女人打交道多了，男人找借口撒谎的本领就会不自觉地直线上升。赵涛扶住墙，带着有点寂寞的表情说：“我.....同屋的男生宁愿去别的房间跟人挤，我一个人待着很无聊。我想上楼找你和于老师说话，可出了电梯考虑了一下，觉得这么晚了不好，就准备回去。结果.....没想到你竟然出来了。是和我心有灵犀吗？”

孟晓涵明显并没相信他，皱着眉问：“为什么不提前发条短信？”

“我在下面无聊晃荡了一圈，上来的时候兴之所至才换到五楼下的啊。谁知道你们睡了没，哪敢发短信。”赵涛面不改色地说，“你呢？这么晚了穿戴这么整齐，出门有事？”

孟晓涵半信半疑地看着他，叹了口气，重新摁下按钮等待错过的电梯回来，“于老师好像.....被这里的人灌酒了，而且也不知道是不是被人欺负，回屋之后就说头晕，澡也不洗衣服都没换就上了床，我听她好像隐隐约约蒙着被子在哭。我问她是不是难受得厉害，她说是，我就想下去给她买点醒酒的东西，看看能不能让她舒服点。”

“在哭？”赵涛皱了皱眉，小声咕哝了一句。

“嗯，”孟晓涵盯着他的表情，缓缓说道，“哭得不厉害，但也不停，到我出来还蒙着被子，也不让我看，我问就只说自己不舒服。从她回到我出门，这七八分钟就没停。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是身上难受得厉害，还是……心里难受得厉害。”

废话，当然是心里难受得厉害，三十多岁有家有小的女人，喝了点酒一不留神被暗恋的学生开苞了菊花，进屋的时候屁眼里还剩着精液没流光呢，高潮完了人清醒了准是想起家里没卵用的老公了，心里愧疚呗。

但这话当然不能告诉孟晓涵，赵涛微微一笑，说：“这下面可不安生，我陪你去买吧，买好送你上来我才安心。”

孟晓涵的神情看起来有些复杂，她犹豫了一下，看了看打开的电梯，先跟他一起走了进去，接着才说：“我……觉得对我来说你更危险。”

赵涛指了指自己脸上的伤，没好气地说：“我舍得打你吗？我舍得把你拖进小巷子揍一顿然后扒掉裤子强奸吗？这地方对面就是卖逼一条街，一溜发廊就找不出个会剪头的，你一个漂亮女生这个点自己去外面晃荡，我好心陪你，你还觉得我危险？那你自己去吧，回头出了事，倒是能保研省得你自己考了。”

“赵涛，你……你能不能不要说话这么粗俗？”孟晓涵胀红了脸，“你以前明明……明明不是这样的。”

“这不较粗俗，叫直白。”赵涛哼了一声，“着急时候谁他妈还管文雅不文雅。我就不信你爸气急了教训你打屁股的时候还能念叨四书五经乐府诗歌。”

“我爸才不会打我屁股！”孟晓涵也有点生气的样子，“你也不是我爸，我爸才没你这么……这么不要脸！”

赵涛撇了撇嘴，不再多说，出了电梯后，直接坐到了一楼大堂沙发上，对着门口做了个请的手势。

孟晓涵赌气一样迈步走了过去，看来这种象牙塔里关久了的脑袋里就是对危险没个明确的概念。

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

千金之子坐不垂堂。

都他妈学狗肚子里去了。

赵涛抱着手肘，盘算着隔多远悄悄跟住她。再怎么说明，这也是他锁了的女人，而且曾经真真切切地喜欢过，说什么也不能让这边的地痞流氓占了大便宜走。

孟晓涵气冲冲扶住了门把，结果却站在了那儿，瞪着眼睛看向对面，从左看到右，从右看到左。

不用走过去，赵涛都知道她看见了什么。

波浪卷黑丝袜高开叉，天寒地冻依然恨不得露出胯，冷飕飕色迷迷笑嘻嘻，嘴里哈着白气依然来吃鸡，这两种人构成的小型经济圈附近，怎么可能少得了满眼凶光四处游走晃荡的小混混，那大羽绒服俩口袋都鼓鼓囊囊，指不定就能从里面掏出个什么来。

孟晓涵犹豫了一下，折返回来走到前台，问了服务员几句什么。

服务员微笑着指向门口，说了一串，应该是在给她指路。

可她就是不敢出去才回来问的，这下没了招，扭头看了看赵涛这边，磨磨蹭蹭走了过来，小声说：“对不起，还是……请你跟我一起去一趟吧。”

“于老师就是喝醉了身上不舒服，不行你买点饮料给她喝也一样。非要跑出去干什么？”赵涛站起来，看着她问。

“她哭得太难受了，我……听得心疼。”孟晓涵抿了抿嘴，“我知道药房有种什么根解酒丸挺管用，我叔叔老喝醉，婶婶家里就一直备着。出门左拐走到路口就有药店，我……自己不敢去。”

“看来还不傻。”赵涛笑了笑，“走吧。”

这地方灯红酒绿，又在小县城里，要说危险的确是比他们平常待的地方危险，但这么短的距离真出什么事，赵涛也是不信的。

亮堂堂的街，只要他俩不惹事，孟晓涵的姿色可还不至于到了让人不在对面花钱打炮宁愿犯法强奸的地步。

他先前也就是想吓唬吓唬她，跟着女孩子出去，让她害怕点，自然就跟得近点紧点，可不是坏事。

把她护在内侧，赵涛也不知道该聊什么，就这么默不作声跟着走了出去。

孟晓涵走了几步，手机嗡嗡一震，她就从兜里掏出来，低头去看。

赵涛停下无聊，扭头四下看看，结果就看到一辆摩托车从不远处突然加速，冲着孟晓涵的方向就冲了过来。

抢东西的！

他连忙一把攥住孟晓涵握着手机的胳膊，双臂把她往怀里一搂，扭身就护到了自己怀里。

那飞车党伸手抓了个空，骂骂咧咧开远走了，没再回头。

孟晓涵捧着手机一时间都没反应过来发生了什么事，瞪着眼睛呆立了十几秒，才猛地哆嗦了一下，飞快地把手机装进了口袋。

脸色苍白的她，直到进药店前，除了一声谢谢，没再说一句话。

（二百三十八）

孟晓涵去问解酒药的时候，赵涛百无聊赖地转了一圈，一眼看见两样东西，心里一动，掏钱买了下来，装进兜里。

回头看见药店靠门边专有一个柜台摆着龙精虎猛的肌肉男广告，他走过去看了看，还真是有点心动。

他感觉自己照这么纵欲无度下去，似乎早晚要用上这里的药。

啧啧……有擦的，有喝的，有药丸，有胶囊，还有真空辅助器械，不愧是开在发廊一条街的药店啊。

他正看得起劲，孟晓涵在门口轻声说了句：“好了，咱们回去吧。”

“哦。”他应了一声，才觉得她的脸色不太对劲，出门前扭头看了一眼，顿时恍然大悟。

药店那个四十多岁的中年大妈显然是把他俩当成了小情侣，看到赵涛先买了两盒那样的玩意，再在壮阳专柜前面晃荡，孟晓涵还买了一盒解酒药，脑内顿时不知道补完了多少少儿不宜的戏码，看孟晓涵背影的眼神简直就像看到了一个不知检点的小婊子。

难怪一出门孟晓涵就红着脸说：“你……你在那个柜台一直看什么啊！”

“未雨绸缪咯。”他存心逗她，就很老实地说，“我女朋友比一般男生多，肯定累得也比他们快，说不定不久以后我就该用这些药了。”

孟晓涵皱起眉，明显很不想和他就这个话题展开讨论，但憋了一会儿，还是忍不住说：“身体是自己的，还是多注意节制的好。贪多嚼不烂的道理，你总该懂。”

“可惜我就是贪多，不过我也是注意精挑细选的，不够格的女生，想当我女朋友我都不答应。”

孟晓涵抿了抿嘴，明显吞了口气下去，不再说话。

赵涛笑呵呵地继续逗她，“于老师跟你非亲非故的，你为她出来买个药，差点被抢了手机，值吗？”

“尊师重道，应该的。而且……”她轻声说，“我想出来透透气，我心里也不舒服。”

“那出来一趟好点了吗？”

她摇了摇头，“没，胸口反而更闷了。”

“胸口闷啊，我帮你揉揉怎么样？”

她愣了一下，有那么两三秒似乎是没反应过来的样子，跟着才泛起一股怒气，沉声说：“赵涛，我……我不许你这么轻薄我。你、你把我当什么人了？”

“当成一个我挺喜欢的女生啊。怎么了？”他很无辜地说，“倒是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见到一个漂亮女生就会趴下当狗汪汪叫的那种吗？我不喜欢的女生，脱光了站在面前说胸闷我也不会管的。”

“歪……歪理！”她面红耳赤地一甩头，气哼哼走进了酒店。

他吹了声口哨，笑嘻嘻跟上去，一起进了电梯。

“你为什么不要？”摁亮五楼后，孟晓涵皱着眉说。

“我也去看看于老师到底怎么样，她这学期上我好几门课，我不和她搞好关系，她再故意挂我科要怎么办？平时献殷勤，考试才不愁。”

孟晓涵不情不愿地说：“于老师都已经躺下了。”

“你不是说她衣服都没脱么，那怕什么。”

“那万一现在已经脱了呢！”她自己可能都没注意，这话里透着多么明显的醋味儿。

“那也盖着被子呢啊。难道于老师光着屁股在屋里发酒疯？”他笑了笑，“那我更要看看了，抓住她把柄，她就不敢再给我挂科，多好。”

“努力学习好好复习，就不用担心挂科了。”孟晓涵低声说了一句，拿出房卡刷开了门，“我先进去看看，你不许进来。”

“哎呀，于老师有分寸，还能真让我看见什么啊。”赵涛才不理她，直接伸手一撑推开了门，嘴里带着笑意说，“于老师，我听说你身上不舒服，来看你了。你难受得厉害吗？这会儿好点了没？”

孟晓涵那里拦得住他，只好咬牙跺了跺脚，关上了房门。

看来于钿秋已经哭够了，也脱了不少衣服，整整齐齐叠放在柜子上，上身穿着之前赵涛见过的衬衣，盖着大被子靠在床头，十分吃惊地瞪着红肿的眼睛看着走进来的赵涛，“你……你怎么来了？你来干什

么？”

孟晓涵大概是听口气错以为于钿秋又羞又恼，赶忙进来说：“于老师，我看你不舒服，下去给你买了解酒药。我正好碰见赵涛，他听说你不舒服，就非要来看看你。”

赵涛温柔一笑，轻声说：“于老师，知道你不舒服我可着急了，一路跟着孟晓涵就来了。你没事吧？”

于钿秋脸上有些发红，抬手抚着额头，挡住了垂下的视线，“我就是有点头昏，可能喝得有点多，现在没什么事了。”

“可孟晓涵说你一直蒙着被子哭。”赵涛很亲切地坐到床边，凑近说，“老师你不会被谁欺负了吧？谁这么可恨，你告诉我，我去跟男生们一说，看我们打不死他。”

“没有，没有……他们的确想灌我，可我……不是没真醉么。”于钿秋似乎觉得屋内的气氛有些尴尬，忙说，“我没事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看你喝了解酒药就走。”赵涛起身走到电热水壶那儿，里面的水已经倒完，他笑了笑，进去厕所接满自来水，趁着没人看到，在连接电源线的地方用力狠狠一拽，把后面的接头直接扯松，还怕不保险，他又把上面盖子的弹簧扣用指甲掐住，狠狠一掰拧断。

出来之后，他故意做出一副很吃惊的样子，“晓涵，你们屋的电水壶我不小心摔了一下，好像坏了。你要不要拿去找前台换一个？喝醉的人容易渴，没有热水很麻烦的。”

孟晓涵只好又把刚脱下的外套穿上，拿过水壶看了看，皱眉嘟囔了一句：“怎么这么不小心。”就出门去了。

毕竟屋里登记的住客是她和于钿秋，她肯定不会让他去跑这趟。

赵涛看她出门离开，眼中闪过一丝得意，立刻回身走到于钿秋床边，坐下抓住她手，柔声说：“于老师，你到底怎么了？晓涵说你蒙着被子哭，你就……这么讨厌我吗？”

“没有，”于钿秋皱着眉想要辩解，犹豫了一下，轻声说，“我……”

我就是觉得特别对不起……老公。”

“后悔了？”他凑到更近的距离，伸手暧昧地抚摸着她红肿的眼眶，“瞧你，哭得都不美了。”

于钿秋吸了吸鼻子，扭开头，“好了，我没事，我就是情绪不太稳定，睡一觉就好了。你赶紧回去吧。让孟晓涵看出什么来，可麻烦得很。”

“不行，我还有工作没做完。”他一本正经地说，“老师，我听人说，操屁眼的时候如果不够温柔，肛门是会擦伤裂伤的，我刚才那么激动，都不知道给你弄伤了没有。这怎么行，我得负责到底。”

“没有，就是有些胀痛。”于钿秋脸顿时红了一片，“没伤，你别操心这个了。以后……也别惦记着。”

赵涛有备而来，怎么肯就此罢手，也不再多说，把被角一掀，猛地亮出她只穿着三角裤的光裸下体。

“呀！你……你这是干什么！”

“我看看，我在药店给你买了护肛药，不给你用上我不可能安心的。”他嘴里回答着，双手抱住于钿秋就翻了过去，抬手一扯，拉下了紧梆梆的三角裤，裤底的那片水痕已经干涸，留下淡黄色一片印子。

“不行！你、你放开我！孟晓涵一会儿就回来了！”她不敢大声叫嚷，只好拍打着赵涛压低声音提醒。

“我给你上药，上好药就走。我说到做到。于老师，我答应过不操你小穴，最后是不是做到了？”他一边说，一边趁她羞耻难耐，单手扒开了夹到一起的臀肉。

“那……那你快点！”于钿秋挣了两下没有挣动，羞耻万分地说。

“马上就好，你让我看看，两种药呢，得先上一个。”他笑嘻嘻打开了第一个盒子，打开了里面的开塞露，拧掉头吐了点口水上去，对准屁眼就插了进去。

“呜呜……呜唔……”被挤入的同时，于钿秋发出难忍的酥软呻吟，

颤声道，“你.....你这是什么药.....呜.....”

“防止擦伤的，你千万憋住，在里面留得越久越好。”他把塑料瓶连着盒子装回兜里，摸出了另一盒药，痔疮栓，“我这就给你上下一种药。”

“我真没伤.....”于钿秋都快急哭出来，可大白屁股被赵涛牢牢压着，屁眼里也被开塞露刺激，一阵阵痉挛抽搐，哪儿还有力气反抗。

“防患未然，真伤了大便过去感染，到时候肠坏死肠梗阻肠痿你以后打算一辈子挂粪袋啊？”他随便说着脑子里闪过的胡言乱语，带好指套，剥出栓剂，用力顶进了于钿秋的菊花中心。

“啊.....”她把脸埋进枕头里呻吟出声，两条小腿不受控制的离开了床面，脚趾头都蜷成了一团。

他故意往里捅得很深，一直到两根指节都被柔软但紧缩的括约肌吮住。

时间缓缓地流逝，于钿秋感觉有些不对，扭头说：“还没好吗？到底要多久？”

这时，门把转动的声音传来，赵涛马上把手抽回，一下子把内裤给于钿秋提上，把她往回一翻，拉起被子就把她盖住，同时低声叮嘱说：“千万要憋到忍不住再去厕所。这样才有最好的效果，不然屁眼坏掉，我可不负责任。”

说完他马上起身，往门外走去。

经过孟晓涵身边的时候，他笑眯眯地说：“晓涵，老师喝酒好像喝坏了肚子，里面都是凉气咕噜咕噜的疼，我说揉她嫌我是男生不让，你回头给她揉揉吧，越用劲儿越好，把凉气排出来，就舒服了。”

也不等孟晓涵回答，他反手摸了一把她的屁股蛋，哈哈一笑，出去关上了门。

（二百三十九）

非常畅快地发泄了一次，还过足了玩弄于钿秋的瘾。光是想象于老师被孟晓涵热情体贴揉肚子时候硬憋着一屁眼东西不敢厕所的难受样子，赵涛就在床上笑得打滚。

最理想的情况，大概就是孟晓涵要揉，于钿秋不让，孟晓涵看她难受，主动帮忙揉，于钿秋看起来更难受，最后孟晓涵揉啊揉，揉到于钿秋憋不住飞奔去厕所。

真可惜不能留在那儿看看后续的场景是不是如期望那样的发展，他伸了个懒腰，拿起手机回了几条短信，心满意足地睡了。

隔天一早，当地的组织方就匆忙调来了另一辆大巴，在酒店下面点了名后，大家顺次上车落座。

活动已经结束，自然没有谁再考虑按之前的男女搭配就座，除了确实谈得来的，大都按性别分开坐下。

然而明面上谁跟赵涛也谈不来，他慢悠悠上车一看，上下两层没谁身边留着他的位置。

孟晓涵、张星语和金琳都跟相熟的同学坐在一起。

他挠了挠面颊，正无奈的时候，楼梯下面于钿秋叫了他一声，“赵涛，你不是晕车吗？下来跟我坐第一排吧。”

“哦。”他眼前一亮，笑呵呵跑了下去。

但于钿秋已经丝毫不见昨晚在他鸡巴操弄下的失神娇柔，那正经端庄的脸，又彻底摆出了老师的架子。

他笑着往窗边挤过去，这次她抬起双手挡在胸前，小心翼翼地扶着他送到里面，连这点肢体接触也仔细隔绝。

赵涛皱了皱眉，坐下之后，扭脸压低声音说：“于老师，不用这么翻脸无情吧？”

于钿秋板着脸瞪了他一眼，低声说：“赵涛，昨晚什么都没发生过，希望你能牢牢记住。”

他心里冷笑一声，嘴上柔声道：“好好好，于老师，我会好好记住的，就像记住你屁股沟里那三颗小黑痣一样。”

于钿秋浑身激灵了一下，那种私密羞耻的地方她当然看不到，能看到的，反而都是见到过她最丢脸样子的人。

赵涛看着她脸上的表情，知道这一票赌对了，按他们夫妻保守的作风，她老公兴许都不知道爱妻的屁股沟里有这种小记号呢。他笑了笑，当然不会告诉她其实这就是他信口胡诌，而是轻声低语道：“于老师，难道……你老公都不知道吗？”

于钿秋的面皮明显的颤动了一下，明显的慌乱浮现在脸上，她往赵涛的方向挪了挪，压低声音说：“他……他才没你这么……这么猥琐。”

“只是因为他不够喜欢你吧？嫌你那里脏，连看都不肯看，别说亲、舔，用最重要的地方插了。”他干脆舒舒服服靠到了于钿秋肩上，知道她这会儿也不敢把他顶开，悠然笑道，“多好啊，于老师，咱们两个，也有你老公都不知道的小秘密了。”

她有点羞恼，抿紧了嘴，不说话。

赵涛瞄了一眼过道对面坐着的女生似乎在惊讶地看着这边，故意扭头做了一个特别下流的表情，吓得那俩女生赶忙转开视线。

他想了想，笑着问：“于老师，后面感觉舒服点了吗？昨天给你的药管用不？”

于钿秋皱起眉，明显的嫌恶从眼中流露出来，“不知道，你一走……我就去厕所了。”

赵涛盯着她看了一会儿，笑道：“为人师表，撒谎可不好。算了，你不说，我回头问孟晓涵就是。她要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不介意给她解释解释。”

“不许说！”于钿秋的声音不自觉地提高了一些，接着连忙压下，“你……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关心老师的恢复情况啊。我怕你不好好用药，万一伤了，我能跟老师相亲相爱的地方，就不能用了。”说着，他的手就从这边的靠背

缝隙里钻了进去，贴着她饱满柔软的丰臀，缓缓蠕动。

“你.....我.....”于钿秋又是生气又是羞耻，想摆老师架子摆不出来，想躲他的手动作不敢大，僵持了几秒，才无奈地放软了语气，轻声说，“赵涛，老师.....老师一时糊涂，跟你做了错事，是老师喝多了酒，犯傻，冲动了，老师.....老师对不起你。可以请你放过老师吗？老师.....还有家有孩子，我不能失去这一切。你就把昨晚的事情忘掉吧好不好？”

“你还没说实话呢，昨晚我的药最后到底怎么了？”他的指尖已经找到了屁股沟的位置，蜷曲起来，握住了她小半个臀尖。

于钿秋脸都红了小半，赶忙往他这边侧了侧身免得被看到，“我.....我就按你说的忍住了啊。能怎么样。”

“孟晓涵没看出什么？”

“我哪儿知道。”于钿秋没好气地说，“她也不知道怎么那么热心，非说我肚子不舒服有凉气，又是给揉又是去服务员那儿要热水袋的，最后我实在憋不住，就去厕所了。真的。”

看赵涛没有再追问，她似乎稍微松了口气，轻声说：“好了，赵涛，咱们.....咱们之间又没有未来，以后还维持老师和学生的单纯关系不好吗？”

“可我会很怀念老师的，我现在闭上眼睛，还能看到你白白的屁股，红红的屁眼，就兴奋得鸡巴发硬，老师，你和那些小女生完全不一样，我万一还想要呢？”他歪着脸，颇为无赖地说。

“可那是不对的。”

“你不说我不说，谁知道呢。再说.....我不是都答应了，不和你老公共用一处，这样你就没什么对不起他的了。”

“怎么可能！”她急得推了他一下，“这叫什么歪理，难道.....难道那样就不算.....不算了吗。”

“不算。”他笑咪咪地凑回去，侧头故意又往对面那两个女生那边抛了两个下流眼神，那两个女生被他看得有点心慌，嘀咕了两声起来往后

排走了，他这才满意地靠在于钿秋肩上，巴掌揉得更加肆无忌惮，“你老公娶你回去不就是为了生孩子吗。你生孩子的地方给他保护好，给他留着不就行了。我保证不碰，那里永远都是他的。”

“老师，你昨晚明明也很舒服不是吗。你高潮了至少两次吧，爽不爽？是不是感觉肚子里面都要融化了，升天了没有？你老公让你尝过这个滋味么？没有吧？不然，你怎么可能连阴蒂那么舒服的地方都不知道怎么用。你老公，舍得像我那样舔你那种地方吗？”

于钿秋面红耳赤别开脸，小声说：“够了。我.....我不跟你说了。你休息吧，小心晕车。”

赵涛笑了笑，无所谓地脱下外套盖在身上，靠向了窗口。

他知道理智恢复之后，单纯靠那种肉欲的快乐不太容易把于钿秋彻底拉入禁忌的乐园，但他并不急，因为他知道，他的砝码中，高潮不过是小小的一部分而已。

他真正有恃无恐的根基，其实还是锁情咒。至死不渝的爱情在手，他还怕什么？

车开了一会儿后，司机也许觉得无聊，顶上挂着的小电视开始播放无聊的老电影。

赵涛看了一会儿，瞄到于钿秋的神情似乎缓和了不少，心里又起了邪念。

大巴的座位靠背连接得非常严实，除非有人站起来从上面扒头，不然绝对看不到前面，而通道对面已经空了，和司机之间有隔板，这不是公交车还没有摄像头，简直是天造地设的好机会。

他把盖在身上的外套调整了一下位置，拉开裤子拉链，从秋裤开口里摸进鸟窝，掏出了刚才硬过一次这会儿已经软了的老二。

看了看窗户，还行，路两边也没什么建筑物，就是有，这种速度也肯定屁都看不出来。

他笑了笑，抓住于钿秋的手，猛地拉进了外套里面，握住了自己的肉棒，喘息着说：“老师，我这儿难受，帮我揉揉吧。”

（二百四十）

“赵涛！你.....你是不是疯了！”于钿秋顿时就瞪圆了眼，抬肩缩脖子就要把手抽回来。

但赵涛死死攥着她的腕子，硬是压在自己已经因亢奋而略微充血变大的阴茎上，“老师，声音太大让别人注意到可就不好了吧。”

于钿秋握紧拳头，被压在肉棒上依旧不肯去摸，压低了音量说：“够了，你放开我，一车都是学生，你想害死我吗！被人看见怎么办！”

“离到学校还有好久呢，谁会没事过来找你啊。你快点，我射了软了自然就不烦你了。不然咱们就这么僵着，闹到让他们都看见算了。”他用另一手把身上的外套稍微撑起，像个帐篷一样盖住底下，“喏，真有人来了你赶紧缩手，我这儿有衣服挡着他们看不见的。”

其实当女人说出被人看见怎么办的时候，一切就已经搞定了至少八成。

因为她关注的焦点从那一刻开始就不再是做不做，而是如何不被看见。

“行了，快点吧，老师，太慢的话我射不出来，真穿帮露馅，我大不了退学不上就是。”他凑近说道，伸长舌头往她耳垂上舔了一下。

于钿秋气呼呼扭头瞪着他，又抽了两下抽不回来，只好抿着嘴，颇为无奈地张开纤细的手指，把半软阴茎轻轻圈在手里。

胡乱动了几下，她咬住嘴唇皱紧眉心，神情显得既焦急又困惑，迟疑半天，才小声开口说：“怎么揉，我.....我不会。”

真是个可怜的生育工具，赵涛都怀疑她老公是不是拿针管直接把精液打进子宫里要的孩子。

他故意轻蔑地笑了笑，说：“这都不会啊，老师都结婚多少年了，没有摸过老公的鸡巴？”

“当然摸过！”她气哼哼地反驳，但停了一下，还是只能说，“他才没你这么多事，还让我揉。”

“说是揉，其实是要握住，上下来回套。”他低声教导她，满肚子笑意。

他是真没想到，自己还有机会在旅行大巴上，在有这么多学生的地方，教一个三十多岁已婚已育的女老师如何帮男人手淫。

还好，毕竟是成熟女人，她最初几下还很笨拙，不久，就越发熟练起来。

年轻的肉棒贴着女老师的掌心滑动，盘绕的凸起血管搏动着旺盛的活力。

她不可能不想别的事情，赵涛有这个信心。

骨子里镌刻的寂寞就像被关在容器里的水，哪怕只是扎一个眼，涓涓细流也会让它转眼间铺满心房，烘托出令子宫都在呻吟的渴望。

“怎么了，老师，你的脸好红啊。”他继续在隐蔽的地方揉搓着她的半边屁股，喘息着说，“该不会是已经湿了吧？握着我的鸡巴，是不是让你也发情了？老师，昨天我操你的屁眼，你高潮得爽不爽？舒服不舒服？你以后真的不想要了吗？我可是很乐意为你效劳，为你解痒的哦。”

“别说了……”于钿秋有气无力地斥责说，“回学校就结束了。在车上……这……这是我最后让你一次。你不要得寸进尺。”

“好吧，好吧，那就把这一发手枪当作咱们的告别礼物吧。”他微微一笑，靠在椅背上，享受着她已经有了了一层细汗的掌心卖力捋动的美妙滋味。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于钿秋的手腕明显已经开始感到酸痛，她速度放缓下来，小声说：“到底什么时候才算完？”

“不是说了，射出来就好。”他的手已经玩够了肥美的屁股，正在她的腰寻找穿插进去的机会，只可惜中式古典服装的上下衣接缝一层套一层有点复杂，她又不停用另一只手打开他，进度非常缓慢，“你要嫌

慢，让我摸摸你，我更兴奋就射得快了。”

于钿秋犹豫了一下，再次拍开他的手，往他身边坐了坐，略一扭身，轻声说：“不许伸到衣服里来，快点。”

赵涛在心里翻了个白眼，老实不客气地抬手罩住了她丰满无比的胸膛，一边大力揉捏，一边小声说：“可这样老师你没什么感觉的吧？”

于钿秋皱眉说：“我这里本来就没什么感觉。孩子吃奶好几年，难道我也要感觉不成。”

啧，真没趣，隔着衣服别的敏感带也刺激不到，他想了想，索性放宽心，不再去管她会不会有感觉，安安心心放松下来，竖着老二给她捋。

他本想试试看这么一直弄不出来，能不能哄她趴下用嘴吮。

没想到往衣服里伸手都没成功，在继续往下试探自然也没了意义。他调整了一下坐姿，稍微往上提了提，寻思了一下，准备在最后直接实施突然袭击。

会阴使劲挺大龟头硬在她手掌心里拱，总算把快感一点点积蓄到勉强能射的地步，他悄悄把一手伸进去准备实施计划，另一手悄悄搭在了于钿秋脖子后面，粗喘着轻声说：“于老师，好舒服，我快射了。”

于钿秋解脱一样地松了口气，打起精神让手动得更快了些，“那你就快点把，我手都快累断了。”

“可是，老师，我要是这么射出来，衣服上哪儿都是，现在的男女生经验丰富的好多，一看.....就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回去的路上我就跟你一起坐来着，他们.....肯定会怀疑到你吧？”察觉到她的手僵住，赵涛立刻用另一只手接过剩余的工作，继续飞快套弄。

她有点慌神，不知所措地说：“那.....那你赶紧停下啊。别.....别弄出来。”

“老师，男人到了这会儿憋不住的。不出来会疯掉。”他更加兴奋，手臂移动的幅度也变大，都快把上面的衣服掀开。

“我.....我有纸巾，我给你蒙住。”于钿秋猛地想到了主意，连忙伸手去掏口袋。

赵涛怎么肯让她这样脱身，突然把盖的衣服一掀，巴掌握住于钿秋的脖子，就狠狠把她的头压到了自己胯下，扶住龟头冲着她吃惊微张的小嘴，一挺腰插了进去，小声说：“来不及了，老师.....要出来了，呃.....啊啊.....射了.....老师，千万，别漏出来，被看见，你就完了。”

膨胀到极限的肉棒满足地脉动在于钿秋慌乱的口腔中，不算太多的精液直接喷射到她的舌根，脑内暂时一片空白，她本能的按照赵涛的警告而行动，收紧了嘴唇，生怕真的漏出几滴出来，被人看见毁掉此后的生活。

知道她现在正处于说什么听什么的状态，赵涛马上凑到她耳边说：“老师，里面还有几滴，为了以防万一，帮我吸出来吧，用劲嘬就行。”

于钿秋迟疑了一下，裹着他的龟头用力嘬了两口。

射精之后正敏感的鸡巴被嘬上这么两下，简直是要升天的快活，赵涛没能忍住，啊的呻吟出来，没想到恰好小电视里的内容演到一段无声之处，这一声虽没有说响遍全车，至少两三排的学生听到没有任何问题。

于钿秋触电一样猛地弹了起来，飞快拉开距离回到自己的位子，伸手一拉衣服把他下体盖住，一套动作行云流水，不到两秒就端坐如常。

果然，马上就有后排一个女生站起来从上面探出头问：“于老师，这个同学很难受吗？”

于钿秋用力咽了两口唾沫，匆忙把一嘴东西吞完，才强作镇定，扭头说：“赵涛，你是不是又晕车了？”

赵涛的手刚在衣服下面把鸡巴收好，裤子拉链卡在一半正在使劲拽，只好分心做出痛苦的样子说：“是啊，有点晕车，晕车得好厉害.....”

那女生心眼倒是挺好，摸摸索索拿出一个药瓶，倒了颗药出来，递给于钿秋说：“于老师，我这儿有晕车药。”

于钿秋回头微笑道谢，看她坐回座位上，才捏着药片递给他，咬牙切齿说：“给。你的药。”

赵涛终于拉好了拉链，笑眯眯接过药，打开车窗缝随手丢了出去，关好窗户，慢条斯理低声说：“于老师，谢谢你啊，我的难受，全靠你才好了。”

于钿秋神情复杂地望着他嬉皮笑脸的样子，眼中水光闪动，竟好似要哭出来，但马上，她深呼吸了两次，靠到了椅背上，轻声说：“休息吧，晕车了，就好好休息吧。不要再烦我了，不要……再烦我了。”

本以为这次是在金琳身上沾点便宜的大好机会，没想到最后旅途结束，从金琳那儿收获的就是舌尖下面热辣辣一处伤口，反而是于钿秋从屁股到嘴都吃了个干净，剩下那生过孩子的老肉逼被老公早操松了，他半点兴趣都没有，这么一算，总归是没白跑这一趟。

在教学楼边，于钿秋再次强调了需要完成的写稿任务，接着宣布解散。

离开的时候，赵涛回头看了一眼往不同方向走去的几个女生。

张星语和认识的人在一起，虽然不停往他这边看，却没胆子当着别人的面上来搭话。金琳似乎还对昨晚的轻薄有气，从那之后就没再特别留意过他，或者说，留意了也很小心地没被他发现。

而孟晓涵，远远走上教学楼的台阶后，就驻足不动，远远地凝望着他，颇有几分失魂落魄的样子。

和他的视线对上后，她的眼睛躲了一下，但很快又转了回来，把淡淡的哀伤袒露在他的眼底。

他抬手摸了摸嘴，想着这会儿已经不早，要不，过去约孟晓涵吃个午饭再回家？

家里还有个小骚货晾了一晚上独守空穴，回去前肯定得吃点东西垫垫肚子补补体力，约她一起好好逗逗找找乐子也挺不错。

他盘算好，微微一笑，准备过去找她开口。

可他才走了两步，孟晓涵就跟发觉到附近有鹰的小兔子一样，浑身一颤，明显地瑟缩了一下，突然转身钻进了教学楼里，消失不见。

诶——？

顶着一脑袋问号，赵涛顿时楞在了那儿。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四十九）

最近晚上网络非常不稳，为了保险提前更新。

前两天上墙梯子被抽.....差点就再也爬不上来了。

感谢江东兄慷慨分享的梯子腿，借我蹭着爬了一下.....

总有种不知道哪天就要跟大家江湖再见的感觉。

唉.....

哦，对了，张星语的破瓜可能跟大家预计的不太一样。

请做好有一定落差准备。

只对一个人的淫荡，其实也是爱情的一种.....

不过年轻小男生才不懂这个。

另外，关于于老师的描写问题，是故意这样做的。

为了符合锁定赵涛视角的观感。

他讨厌那个老师，占有肉体也是为了取乐，作为一个处女控，他眼里的于老师优点多不到那里去，缺点反而会被放大。

而且，三十多岁有一个孩子的快过期少妇，现实就是比较粉碎熟女控梦想的.....

生育对女性裸体魅力的影响非常具有毁灭性。

所以要对当母亲的感恩啊.....

感觉越来越跑题了，打住。

大家下周见。

如果梯子还能爬的话。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四十一）

一时间搞不清楚是怎么回事，但赵涛心里清楚，对待被他锁住的女生，不去积极主动反而更好。

反正孟晓涵也不是他急着下嘴的类型，这阵纳闷过去，自然就没再放进心里。

买了点饭带回去，结果也没吃几口就被杨楠缠上，卯足劲儿把她一口气操了个春暖花开，才算安安静静吃了顿饱饭。

知道杨楠对于钿秋没什么兴趣，赵涛也懒得提巧合得手的事儿，只把她关心的金琳和张星语的情况回了回。

杨楠拿着药油一边给他脸上那块揉，一边嘟嘟囔囔抱怨，“怎么这么不知道小心，刚才问你还跟我说是摔的。”

“我还没说啥你就裤衩都脱了，我光顾掰你的大白腚了，那儿还有心思说实话。拢共不到两天没见，瞧把你骚的。”他伸脚过去顶了一下她胯下的小豆儿，看着上面染的黏乎乎一小片笑道。

“人家……”她瞪了瞪眼，音量迅速转小，“人家以为你出去多住了一夜，肯定吃到嘴了，那还不给人家吃醋啊？谁知道你就操了操张星语的嘴，还被金琳咬了一口。你让我看看，没给咬掉肉吧？”

赵涛啊的张大嘴巴，把舌头伸了出来。

她左看看右看看，确实没什么事儿，这才吁了口气，张开小嘴儿含住他舌头嘬了一下，坐回到床上，“这个小贱货，这么狠，都跟你进屋了，亲一口还咬人。等你真追到她了，非得好好报了这个仇不可。”

他考虑了一下，往床上一躺，不太乐观地说：“不好搞，张星语我是十拿九稳就差怎么叫你喝上这口汤了，可这金琳，要说多喜欢她男朋友吧也没有，我本来是觉得她应该挺喜欢我，可……真对她出手又撞了墙。我也有点懵。”

“会不会是欲擒故纵？”杨楠往他旁边侧身一躺，一条白花花的大腿就占有欲十足地架到了他腰上，紧凑的大腿下沿轻轻磨蹭着他软软的老二，显然还想帮他早点回气过来，“跟你说，漂亮女生都喜欢玩这套，觉得要是太顺顺当当给了你，那在你心里就不值钱了。你看张星语都已经到了你一亲就湿裤裆的地步，不还硬挺着夹紧腿拖到现在了么。哪儿都跟我似的，傻逼呵呵就差主动趴你床上撅屁股了。”

赵涛笑着在她弹性十足的屁股蛋上捏了一把，“你又不是没主动趴着撅过。”

杨楠白他一眼，跟着抿唇一笑，垂手到自己大腿下面握住了他的鸡巴，满脸妩媚，“喜欢就是喜欢，不承认也没意思啊。你给我塞进来的时候，真是感觉里面都要炸了，比摸小蓓摸得最开心的时候还要开心好几倍。真想切下来我自己个儿收着，谁也不给。”

脑子里突然闪过了当初看大岛渚那部禁片《感官世界》里的镜头，赵涛想了想这台电脑里貌似就有，皱眉看了看她，掐了一下她涨卜卜的奶头，“我说，你又从我电脑里翻出什么电影看了吧？”

“对啊，我自己在家没意思，不就翻着看电影咯。”她修长的手指缠绕着老二灵活的搓揉，“老看毛片也没意思啊，你又不在家。我还是喜欢看有情节的。对了，我说，你下载那什么《下水道人鱼》是为了恶心谁呢？看得我差点把隔夜面条都吐了。”

“我都是随便打包下的，也没仔细分。”

“还有那个《不可撤销》，镜头转得我头疼。”她随口聊起了电影，手指头感觉阴茎有点要勃起的架势，眼睛一亮，摸摸索索兜住了他的阴囊，一边摸一边滑过会阴，轻轻揉着他的屁眼。

“唔……”赵涛舒服地哼了一声，笑骂道，“妈的，你又从片子里学什么了？”

“学着对你发浪啊，”她吃吃笑着，雪白的蛇一样贴着他扭动起来，软中带硬的乳头顶着他的裸体，缓缓画圈，“男生都喜欢新鲜的，张星语和金琳还比我好看，我不把你伺候舒服了，回头你肯定喜新厌旧。”

她把手指伸进嘴里，蠕动着唇瓣抹满了口水，跟着摸回到他的屁眼外，指尖一顶，刺入到他的肛门里。

“呜……”新奇的刺激感一下子贯穿了赵涛的背筋。

以前他也玩心大的让余蓓舔过他的后面，不过女孩子的舌头归根结底不可能伸进去太多，纯粹就是爽一下入口处的酸痒，可没想到，杨楠这儿竟然自学成才了。

他把电脑里保存的成人片和动画匆忙筛了一边，结合杨楠的癖好，马上发现了答案，喘息着说：“骚货，你他妈是不是把黑暗圣经也看完了？”

杨楠舔了舔嘴唇，哼哼笑了两声，舔着他的乳头一路往下，握住已经勃起一半肉棒含住，细长的手指一边在他屁眼里搅和，柔软的嘴唇一边夹紧了鸡巴咕叽咕叽地套弄起来。

这一次，赵涛真是射到连两个蛋蛋都在发麻。

杨楠抬手把嘴角漏出来那点精液拨回去舔净，噙着一丝媚笑说：“那动画片挺好看啊，看得我羡慕死了，里面的那个老师身材又好，长得又漂亮，还……能从下面长个大鸡巴出来，想被男的干想去干女的都可以，咱学校要有那本书，我豁出命也要去抢。”

“我宁愿你多看看夜勤病栋。”

杨楠一翻白眼，“干嘛，你要让我吃屎证明爱你啊？”

操，她还真看过了。

（二百四十二）

张星语这块肥肉已经煮得酥烂，还主动爬上盘子自己撒好调料，只等着赵涛动嘴。

可赵涛反而一时间提不起兴致。

一个是着这阵子杨楠学会的花式忒多，还伺候得格外卖力，不知道是从哪儿打听的，连含冰块含热水含跳跳糖这样的窑子花活儿也摸索着学了个八成功力。一天天下来他连给于钿秋腾口拌水料都挤不出，每晚都舒服得不想下床。

另一个，是男人劣根性发作，上杆子不是好买卖，张星语打电话都能发骚，于钿秋屁眼和嘴都被玩过，他的注意力自然就转移到了金琳和孟晓涵身上，很好奇这俩到底能把感情忍耐到什么地步。

他想了想，决定暂时全面收心，趁着最近杨楠积极性十足技巧满分，好好吊吊这几个女人的胃口。

课上他不再给于钿秋献殷勤，当然也不再跑腿帮忙打热水，还跟以前一样远远坐在最后一排，不过没跟着杨楠，就孤零零找个角落一坐，安安静静看书听课。

学校里偶尔遇到金琳，他只当看到了空气，视而不见，径直从旁边走过去，理也不理。

张星语短信联系了他几次，一直想尝试找个机会单独相处，但他故意每次都找借口推脱掉，就是不给她送上门求操的机会。

可唯一一个让他一点表现机会都没有的，就是孟晓涵。

就跟总是能在各种场合出现在他身边的时候一样，她那个周末旅行回来，就彻底从赵涛身边蒸发，连影子也见不到一次。

虽说他们两个一个本部一个独立学院，没什么机会总是碰面，可同用一个教学楼，老师差不多是那么一批，食堂也就那一个，她竟然能非常完美地避开他，之后一个多月连一次偶遇都没发生过。

赵涛中间甚至忍不住跟着于钿秋悄悄去了孟晓涵接下来要上课的教室，想故意在楼梯口等着撞上，结果没想到孟晓涵早就坐到了教室第一排，望着窗外，直到上课关门，也没有回头一次。

有点担心自己最后成为被吊胃口的那个，赵涛咬了咬牙，压下了心里的不悦，不再多想。

转眼清明已过，日头渐暖，枝头渐绿，校园里女生们的穿着，终于从厚厚的棉衣外套中解脱，开始尽情展示捂了一冬天的美好身材。

春天也是发情的季节，随着女生们的打扮越来越靓丽惹眼，男生们的雄激素也开始缓缓上升。

根据杨楠听来的系里传言，金琳的男朋友终于对迟迟没有进展的恋爱关系感到不满，一个星期就被人看到在食堂和金琳吵了三次。

说起来，两个人确定恋爱关系都已经将近半年，在整体风气还算比较开放的独立学院，女生宿舍内的舆论对金琳也并不是很有利。

那些热衷于在女生跟男友出去租房子时候嚼舌根说她们下贱轻浮将来肯定没人敢要的小婊子们，这时又不约而同在私下表示金琳摆架子端着故意吊男友胃口占着茅坑不拉屎。

没有深入那种交际圈子，光是在课堂上听了个皮毛的杨楠，回来都恶心得浑身起鸡皮疙瘩，撒着娇让赵涛给舔了一遍才算平复。

很可笑的是，还是这帮丫头，对于张星语依旧对任何男生的追求不理不睬的行为，又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纷纷猜测这女生不会有什么问题吧？会不会被强奸过有心理阴影啊？你看那个谁谁和谁谁谁，条件那么好，怎么她连约会一次都不肯答应呢？不会又是个同性恋吧？

“你说她们贱不贱？”说起这些的时候，杨楠一边扭动腰肢用屁眼套弄着赵涛竖起的老二，一边气哼哼地说，“合着女生只要漂亮点，跟男友出去住是骚是淫荡，不跟男友上床是端着摆谱是占着茅坑不拉屎，不给男生追不谈恋爱就是有毛病有阴影要不就同性恋？觉得他们条件好不答应就不对那他妈你们自己躺床上叉开腿求干啊，叨逼别人干什么？难怪莫晓安最近都不回宿舍了。这帮傻逼娘们，活该没人要。”

知道经期的女人脾气暴，赵涛也不接话，专心致志靠着床头捧着上下摇晃的奶子玩。

最近杨楠提到那两个系花的次数越来越多，多得已经有点反常，而在床上给他榨汁的积极性也稍微有点下降。

他觉得，这个小骚货憋不住了。

终于，杨楠经期还有两三天才结束的晚上，她在厕所里一边洗屁眼里流下的精液，一边对着旁边坐马桶上的赵涛说：“跟你商量个事儿。”

“说吧。”

“我.....回宿舍住几天。”

“怎么了？”

“有同学叫我回去帮忙教她们电脑。你知道的，我们系一堆电脑白痴，上学期都有期末考试还用不好鼠标的。快到等级考了，都着急了呗。”

赵涛抬腿用脚背揉了揉她的奶子，笑道：“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心了，班上还有跟你关系过得去的女生？”

“怎么没有，大家面上起码还过得去啊。私下说得难听又不会掉块肉。再说.....因为背后嚼舌头就老死不相往来，那女生宿舍早崩了。”她捧起赵涛的脚笑咪咪唆了一下大拇趾，“怎么，不舍得我走啊？小别胜新婚，再这么被你操下去，你都没新鲜感了。五一小蓓还来呢，给你养养气儿。”

“我呸，”他笑骂了一句，弯腰在她圆滚滚的屁股上扇了一巴掌，“你就是看我一直被张星语约各种找借口不去着急了吧？是不是觉得我在你身上爽了所以不乐意找别人了？”

杨楠眼睛左右飘了一圈，笑嘻嘻说：“那你为啥一直不理她？”

“好饭不怕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不把她晾到服服帖帖，你怎么吃这口热汤啊？人家可是对同性恋半点兴趣都没有，难道我真摁着手让你强奸啊？”他哼了一声，一擦屁股扣盖冲水，拉起她头把老二塞进她嘴里让她舔干净，慢条斯理说，“不过你回去住几天也好。没记错的话，明天貌似是张星语这次月经最后一天。我觉得，她该找借口再撩我了。”

“这次吃了吧？”杨楠含着龟头，兴奋地说。

“行，这次就把她彻底吃干抹净。”他弯下腰，心里盘算着，嘴上

说，“小蓓来之前，我保证让你喝上这口骚汤。”

（二百四十三）

俗话说心动不如行动，连着吃了杨楠个把月，赵涛心里也有点腻，于老师最近光是眼神有点变，好像还能硬挺，那换口味的重任，自然就落在了张星语身上。

只不过他心里清楚，新锁的这几个妹子，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他要不小心谨慎点，保不准要被套进去。

礼拜四杨楠收拾了几件衣服，带着洗漱用品回去，晚上他就给张星语发了短信，反过来勾搭了她两下。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月一直推三阻四把她晾急了眼，这次她回复得反倒冷漠了不少，惜字如金爱搭不理。

赵涛当然不会惯她臭毛病，当即把手机一关，倒头睡了。

说好了这几天要装出吵了架的样子给张星语看，礼拜五的大公共课，他就没跟杨楠坐在一起，独个去了大后排的角落。

这学期的大课是个外聘的老头儿主讲，枯燥无味的东西也能说得很几分意思，所以教室的人口密度难得呈现出前重后轻的情况。他往最后一排角里一坐，前方一马平川足足三排没人。

觉得这有点太显眼，他就又准备往前挪，才拿着书站起来，张星语就跟两个看着关系不错的女生说说笑笑地走了进来。

看来她下苦功锻炼的习惯还保持着，脸上的气色比那种光是傻白的时候好了不少，单薄的春装一上身，前面的曲线没什么救，后面那已经紧凑不少的翘臀可是已经有了雏形。

这种很容易败坏小仙女气质的屁股，大概也就对男生依旧保持距离的张星语还驾驭得住。

她进门之后看似很随意地扫了一眼座位格局，就微笑着指了指后排，跟那两个女生一起走了过来，坐到了赵涛前面那一溜空位上。

虽说她全程没有特意打量过自己，但他可发现，她坐下之前至少往杨楠那边看了四五次。

他在心里冷笑一声，盘算了一下，挪挪屁股，坐到了张星语的正后面。

他就是最后一排，左右无人，孑然一身，当然也没什么顾忌。

等到上课铃一响，老头开始在上面纵横古今，大家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赵涛轻轻蹬掉鞋子，往后收了收屁股，小心翼翼的把脚丫子往前面座椅靠背缝伸了过去。

这种前后位置的小把戏，绝对是屡试不爽。

大拇哥在屁股上刚一顶，张星语就一个激灵豁然扭过头来，显然被吓了一跳。

不过看清是他挪了座位过来，她的嘴巴马上就紧紧闭住，缓缓转了回去。

他忍着肚里的暗笑，把脚伸长，在她果然又增加了不少弹性的屁股蛋上慢悠悠揉着，心想比起当初杨楠在后面盯着他踢屁股的时候，这动作可温柔多了。

张星语挺直脊背端端正正望着前面讲台，一副认真听讲的样子，一动不动。

他也不着急，脚趾头这儿按按，那儿戳戳，顺着屁股沟还往里钻。

正在那儿过脚瘾过得开心，不料她突然抬了一下臀，竟然把他的脚尖直接坐在了下面。

他可没练过芭蕾，脚尖顿时绷得快扯断了踝子骨，赶紧用力往上抬。

她到是没真坐实，很快就稍微抬起了一些，用大腿支撑着体重，稍稍翘起了屁股，桌面上单手撑着脸，另一手则垂下去拨了一下裙摆，恰好把他脚罩住。

嘿.....这小妮子还真大着胆子享受上了？

他反倒有点吃惊，想逗她结果扑了空，有点一拳打上棉花套的感觉。

可人家裙子也罩上来了，屁股也抬起来了，自己脚还在那儿伸着，总不能放着不动吧？他只好继续扭动脚尖，活虫子一样在她腘沟里蠕动摩擦。

春天女孩的衣服真是减下去的飞快，裙子里一条打底裤，再就好像只剩下一条小裤衩，他脚趾头稍微用力一点，都能感觉到两层薄薄布料里她那片小花园热烘烘的温度。

存心较上劲，他到要看看张星语能八风不动多久，忍着脚上肌肉的酸沉，他硬是把她大腿根那儿顶住，晃着脚尖一口气磨了三四分钟。

“星语，你怎么了？脸好红啊？”旁边一个女生找张星语另一边那个说话，一眼瞥见她，小声问了一句。

张星语的声音竟然平稳得让赵涛都有几分吃惊，“没什么，教室有点热，我好像穿多了。”

说着，她把外套一脱，非常自然地放到了背后，这下彻底挡住了赵涛的脚，就是那俩女生在张星语背后的缝隙里说话，也绝对看不出什么。

可张星语这种坐姿也很消耗体力的啊，赵涛曾经不止一次让杨楠马步深蹲女上位，来享受女生下体肌肉全部绷紧用力的时候湿滑小穴紧紧攥住龟头的爽快，她光用大腿压着椅子面，这么翘起屁股闪出一个能装下他半只脚的空间，费劲程度应该不遑多让。

足足十多分钟，他才感觉到张星语的屁股渐渐沉了下来，似乎终于坚持不住。

他笑了一声，把脚收回，低头发了一条短信过去，“湿了吗？”

张星语感觉到手机震动，先是楞了一下，跟着拿起看了一眼，然后放到桌下，迅速回复了一句。

他点开一看：“嗯，湿了。还高潮了一次。”

我操，就这么端坐着没事儿人一样听着课让他脚趾头在下面隔着两层布顶着阴蒂蹭，就谁也没看出来的高潮了？

他往侧面坐了坐，探头看了一眼，张星语还跟平时没什么分别，就是脸蛋红扑扑的，光看表情，还是充满了可远观不可亵玩男士止步的清高疏离感。

就是他这样经验丰富的男生，这种距离观察也不敢相信她其实现在内裤湿了一片刚刚才高潮过。

“你骗我吧，啥时候高潮的？”

“就刚才，不然我能没劲儿坐下去么。”

“爽吗？”

“不爽。”

“不爽？”

“嗯，我喜欢你舔我，我不喜欢你用脚丫子玩我。而且，隔着衣服特不过瘾。”

操他妈的，赵涛在心里骂了句脏话，他要是跟张星语有点什么深仇大恨，这几条短信一公开，她绝逼上天台自杀。

这小浪蹄子对他也太信任了吧？

想到了张星语头下脚上呱呱砸在水泥地板，脑袋跟西瓜一样碎开满世界飞的样子，赵涛打了个哆嗦，考虑再三，把短信记录仔仔细细删了个干净，才接着发：“你是不是知道杨楠回去住，骚逼发痒欠干了？”

“讨厌，人家就是想你了。我想你想的整夜睡不着觉，有时候一晚上都得自慰两回，你不接我电话的时候，我就只能看着你的短信摸，一摸一手水。我好想你，怎么办？”

赵涛再探头看了看，发完短信抬起头的张星语还是端端正正坐着，

唇线轻抿目光坚毅，这贞洁小仙女的模样不知道惹得多少男生在宿舍里交口传颂，成为多少男生梦遗时候大肆凌辱的女神。

女人太可怕了。

他想了想，寻思这课反正也不点名，要不干脆自己先溜，回家准备准备约她过来吃了吧。

他还没吃过这么反差骚的处女，鸡巴都硬成了棍儿。

“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杨楠回去住好几天呢，我反正是自己在家，怕被人看见的是你又不是我。”他略一思忖，加了一句，“我被你说硬了，我要翘课回去打手枪。你去吗？”

张星语低头看了一眼手机，就跟在和老朋友聊天一样自然地回复：“不许你手淫，我一定想办法过去找你。不过我跟身边两个烦人精约好下课一起去门口逛，这样，你等我一下。我晚点准到。你晚上吃什么？我给你带。”

“随便，主要吃你。”他舔了舔嘴唇，加了点内容，“你这次做好准备了吧？可别要不心理没准备好，要不就来月经不给我碰。我跟你说，这次我可不忍了，你来我就默认你给干。有月经我就操屁眼。”

“臭死你。我这次月经都给你短信报备了，你还让我怎么办？我都贱成这样了，你还骂我。”

“我哪儿骂你了？”

“你说要操我屁眼。”

“这怎么就成骂人了，杨楠的屁眼我都操得她一泡屎拉完不到三分钟，她都没觉得我骂人。矫情。”

“不说了，越说越湿。我一会儿还跟同学出去呢。晚上再聊。”

“聊个蛋，晚上就干你，没空说话。”

张星语这次没回，而是挪了挪屁股，放下了手机。

赵涛抓起书，弯腰从后门溜了出去。

往回走的路上他还在想，这也就是顾及她还是处女应该在个好点的地方迎来第一次，要不然就冲刚才那闷在肚子裡的骚劲儿，他就该把她约到顶楼没什么人去的教职工厕所里关门狠狠操一顿。

不过，以后也不是没机会，就这容易发浪一碰就湿的体质，还不乐意让人知道，有的是在教学楼里找炮阵的时候。

不急。

不必操之过急。

（二百四十四）

最近杨楠越来越有女生样子，出租房里倒是不怎么需要收拾，还算整齐敞亮，除了厨房依旧是个摆设，起码赵涛最近都不必自己洗内裤袜子。

他仔细看了看屋里，没什么不好意思让张星语看见的，毕竟两人一个喂过棍儿一个舔过缝儿，早都是用舌头交配过的关系，床上那些都快有杨楠爱液垢的道具，估计张星语也没心情嫌弃，直接拿来用就是。

他把垃圾袋拎出去丢掉，拍了拍手，掏了包新纸巾放在床上，翻了一粒紧急避孕药扔到枕头边，想了想，翻出一条褥子，用来等着湿，这才隔着秋裤揉了揉蛋，心满意足地躺下。

万事俱备，只欠洞缝。

晚上七点不到，门开了。

这屋现在一共俩女生有钥匙，杨楠肯定不会回来，赵涛笑了笑，开口说：“来了？”

张星语小心翼翼关好门，走进来摘掉口罩墨镜放进包里，脱下帽子，甩开一头秀发，把装着两个饭盒的塑料袋摆到桌上，眼波朦胧的眼睛痴痴望着他，委委屈屈地说：“你.....你就知道欺负我。明明知道我.....我想你想得不行，干嘛那么作践我？上着课呢，你就不怕被人看

到啊？”

“好啦好啦，对不起，对不起。我也是一时没忍住。县里回来这么久没见，又难得坐得离你那么近，憋不住嘛。”他笑咪咪坐起来，也不客气，走过去就掀开了张星语的上衣，轻轻捏了捏裹在胸罩里的乳房，“我也想你。”

“就想着这事儿，对吗？”她微微歪头，看着自己胸前多出来的那只手，略显失落地说。

他把胸罩推上去，两个指头肚捏住软软的奶头前后拨拉，笑道：“可你不是也一直想着这事儿吗？难道你自慰，是因为那边疼需要揉揉？”

“我是因为爱你才这么想你，别的男生我就不会这样，只会恶心。”她咬了一下嘴唇，委屈地说，“可你呢？”

“我是因为想干你才喜欢你。”他抬起头，放下手，直白地说，“怎么了？这有错吗？你问问全学校围着你打转的男生，有没有一个不想把你摁在床上往死里操的？不是为了性欲，男生交女朋友干什么？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啊。”

他抬起手，慢悠悠帮她把上衣套头脱掉，抱住她解开背后的挂钩，脱下胸罩，笑咪咪地说：“男人和女人，不管说什么虚头八脑的东西，最后都是要上床的。加上爱情这个借口就高尚吗？那你倒是说说，你看上我什么了？”

张星语动了动嘴，表情突然变得十分迷茫。

“说不出来，对不对，因为你不敢承认，其实就是我能征服余蓓，能让杨楠死心塌地的本事吸引了你，能让两个漂亮女生一起伺候我还不吵不闹，我不帅也不是什么大款，靠的什么？你可能没仔细想过，不过你的身体已经有了结论，所以才会被我吸引。”

他轻轻托起两团滑嫩的乳肉，青春少女的紧绷感，和哺乳过的少妇果然有着非常清楚地差别，“这就是生物本能。你雌性的部分已经认定了我，等我真干你的时候，你就能得到此前从没想过的高潮。我这样玩玩你的奶头，你是不是就已经湿了。”

张星语吞了口唾沫，缓缓点了点头。

“来吧，让我看看。”他直接站起来脱掉了裤子，扯下内裤，弹出了高高翘起的肉棒，“喏，我让你看我的，我的鸡巴正渴望你呢，它硬得发痛，你要不要摸摸？”

张星语伸出手，轻轻捏了一下。

他收紧盆骨附近的肌肉，让老二往上挺了挺。

她抽了口气，小声说：“那.....那你为什么这一个多月都找借口不见我。我.....我明明都那么暗示你了。”

“杨楠看得紧啊，你又不敢让她知道。我有什么办法。”赵涛笑嘻嘻地说，“要不是你非要保密，我都敢让你住过来，杨楠也喜欢你，到时候咱们三个能相处得非常愉快，保证舒服到你尿炕。”

张星语哆嗦了一下，马上摇头说：“不要，我.....我才不要。起码.....起码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希望你眼里只有我自己。求你了.....”

“好吧好吧。”他笑着亲了她一口，“来，让我看看，你湿到什么程度吧。”

张星语狠狠咬了一下嘴唇，弯腰脱掉裙子，脱下小皮靴，犹豫了一下，缓缓把打底裤连着内裤一起，顺着双腿搓了下去，一直推到了小腿的位置，然后，红着脸站直。

“这样看不见啊，宝贝儿。”他扶着肉棒套了两下，故意兴奋地喘着粗气说。

张星语盯着他看了一会儿，狠狠咬了咬牙，转过身，缓缓弯下腰，撅起了浑圆翘挺不少的裸臀，接着，把手伸过去，轻轻扒开了已经能看到一点水光的肉缝。

（二百四十五）

“星语，你的毛毛呢？”赵涛有点惊讶地看着张星语袒露出来的下

体，曾经颇为茂密的丛林，显然经过了精心的处理，竟然连一点毛茬都没有剩下。

张星语轻声说：“我看你不喜欢，还容易吃到嘴里，就……用脱毛膏脱了。”

这下，还真是成了个人造小白虎，本来他确实有点嫌弃的丛林，这下成了光光溜溜颇为可爱的小白包子，他忍不住伸出手指从上到下抚摸了两遍，喘息道：“你还真是厉害，这都看得出来。这样确实漂亮多了。”

她的声音有些发闷，“你……喜欢就好。”

他拉开两瓣蝶翼一样的肉唇，满意地看着里面绽放出的粉嫩果肉，伸出舌头先在小小的洞眼外舔了一下。

毕竟还没洗澡，又是紧身的打底裤，那地方被捂出了浓厚的女性体臭，舔上去的瞬间，仿佛有一块涂满了春药的腥臊羊油在唇齿间融化，刹那间就让他性欲熊熊燃烧，刺激得连鼻子都在发麻。

“星语，你的小逼好骚啊。”

“怪你……不说先让人家洗澡。”她的声音似乎在忍耐着什么。

“这样你的味道才更浓啊。”他笑着舔了两下下方的蜜豆，满意地看到抽动的小孔里挤出一团晶莹的黏液，“星语，我要干你了，高兴吗？”

张星语扶着膝盖，低着头，没有作声。

“怎么，激动得说不出话吗？”他站起来，一手扶住她的屁股，揉了揉紧绷许多的肉蛋，往下一按，另一手握紧老二，抵住她湿淋淋的阴阜，得意地上下滑动。

没想到，张星语抽了抽鼻子，竟然带上了哭腔，哽咽着说：“我……我害怕……”

赵涛皱了皱眉，用龟头顶在她突起的阴核上磨了磨，看着她随之一缩的小屁眼，有点不耐烦地说：“不是都说好了，你这次来我就默认你同意和我做爱啊。你害怕什么？”

“我觉得.....你不爱我。”她擦了一下眼泪，但臀部的位置倒是没敢挪动，“你.....你真的得手了，很快就会不要我了。”

赵涛想了想，在他背后翻了个白眼，往后退到床边坐下，直接双手一撑床板向后仰了几分，懒洋洋说：“我实在懒得一次次照顾你的自信心，星语，我说了我不会因为得到你就抛弃你，你是我的女人，就永远是我的女人，到死都是。我不愿意强迫你，你既然不高兴，穿上衣服走吧。”

她站起来，抱着胸转过身，瞪着小白兔一样的眼睛看着他，简直乞怜一样地说：“赵涛，就算是骗人也好，你.....你就不能说一句你爱我吗？我什么都愿意给你，我就想听你说一遍那三个字，一遍就好。你说一遍，就一遍，好不好？求求你.....”

赵涛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缓缓说道：“星语，我喜欢你。想让我爱上你，你不觉得你应该更努力点吗？杨楠跟了我这么久，身上连脚趾头缝都是我的，她也没要到这三个字，你别太贪心了。”

“可我想把自己的第一次给一个爱我的人啊！”她绝望地喊了出来，“哪怕你就是爱我的脸也好，你就不能说一句吗？你骗我一次行不行！”

“不行。”他淡淡说道，用手晃了晃已经有些软化的老二，“算了，你走吧。我都被你烦软了。既然你打算留给爱你的，穿衣服走吧。学校里那样的男生太多了，他们都爱你，你去找他们吧。”

“可我不爱他们啊！”张星语缓缓跪在了地上，双手蒙住脸，赤身裸体，苦闷地饮泣着。

“我也只和爱我的女生做爱，不过我只要喜欢对方就好，不像你讲究这么多。”他觉得有点扫兴，拨拉了一下已经彻底软了的鸡巴，叹了口气，“算了，我晚上还是求杨楠回来吧。你这种浪漫主义大小姐我招惹不起。男欢女爱开开心心的事儿，非矫情三个字。”

“那你为什么就非不肯说？”她抬头盯着他，泪水泉涌一样往下淌，“你是不是把那三个字留给谁了，余蓓吗？还是哪个你追不到追不回来的女生？”

最后那句话猛地刺痛了赵涛心窝里连碰也不敢碰的伤疤，他的表情瞬间就变得近乎狰狞，用堪称凶狠的眼神死死盯住了她，盯得她一个哆嗦坐在了自己的脚后跟上，吓得脸色发白。

“我懒得再跟你废话，”他压下那股锥心的刺痛，沉着脸说，“好好的甜蜜时间，你非要找点事儿出来。现在，我给你三分钟，好好考虑一下，要么，爬过来，把我鸡巴唆硬了，自己掰开屁股坐下来把处女给我。要么，穿好衣服滚蛋，从此在学校你我就当谁也不认识谁，但你要再偷偷说杨楠的坏话，别怪我把你发骚的短信满世界传。”

张星语跪坐在冰凉的地面上，脸上的肌肉抽动着，大颗大颗的眼泪滚落下来，她张了张嘴，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似心脏正在被什么撕裂一样的痛苦表情渐渐浮现。

赵涛看着旁边的老式发条闹钟，冷冷地说：“三十秒。”

“赵涛……我真的爱你，我好爱好爱你……爱得快要发疯了啊。”她跪着往他的方向走了几步，膝盖骨跟坚硬的地面碰撞出令人心疼的声音。

他双手撑着床，依旧看着表盘，沉默一会儿，缓缓说：“一分钟。你还有两分钟。”

“你能不能告诉我，到底怎样你才会说爱我？”她伸手扶住了他的大腿，仰起脸，眼睛都已经因为泪水而模糊到看不清他的脸，“你告诉我，我一定拼命去做，我一定拼命去做啊……”

“你还有一分半。”

“赵——涛——！”她抓紧了他的膝盖，撕心裂肺地喊，“你说爱我，只要你说爱我，我就和杨楠一起伺候你，我搬过来住，我不在乎别人说我，他们说贱也好，说我不要脸也好，我都认了！你说句爱我吧，求你了……我从小学读童话书开始，最大的梦想就是我爱的人能拉着我的手说一句我爱你，这要求真的很过分吗？真的……很过分吗？”

“最后一分钟。五十九，五十八……”

她的手垂了下去。

他数到五十的时候，她抬起手，擦了擦眼泪。

数到四十的时候，她把长发束好，在脑后挽起，盘成了一个不会散开的髻。

最后三十秒的时候，她站起来，倒了点水在手上，伸到胯下，仔细擦洗。

还剩二十秒，她拿起水杯喝下剩下的水，认认真真地漱口，咽下。

最后十秒，她从床上拿下一个垫子，扶着赵涛的腿跪下，双手捧住了他的阴茎，张开还沾着水珠儿的唇瓣，缓缓含了进去。

她舔得很仔细，很认真，柔嫩的舌尖滑过龟头周围每一处凹凸，棱沟内部的污垢也一点点刮下，直接咽进了肚里。

她吞得很深，头颅前移的时候，上唇和鼻尖就会埋进他乱蓬蓬的阴毛，在这里，她会停顿几秒，用收缩的面颊和蠕动的喉咙从头到根包裹坚硬的肉棒。

也许是说了太多话，流了太多泪，即使刚喝了水，她的唾液也并不太多。

她很费力地涂抹着，把黏滑的口水一寸寸刷漆一样刷满他的阴茎，他的阳具，他的凶器，他的征服者。

当那根肉棒勃起到她吞入后喉咙已经有被撑开的感觉时，她蠕动着嘴唇，缓缓向后退出。

花瓣一样的嘴唇离开狰狞的阳具时，唾液牵拉成丝，似乎还在依依不舍。

但他使了使劲儿，鸡巴往上跳了一下，那几根丝，顿时断掉。

她望着面前阴茎上闪亮的唾液，愣神了几秒，缓缓站起，往掌心吐了口唾沫，分开腿，小心翼翼地抹在膻口，转过身，弯下腰，扶住赵涛的腿，缓缓沉下屁股。

对了一下，没有对准，她皱着眉伸出手，扶稳，再次沉下。

似乎是耽搁了太久，里面比想象中干涩，嫩肉紧巴巴团成一团，一下就被顶凹进去。

她咬了咬牙，硬是忍住要掉下的眼泪，似乎是横下了心，她一抬手，握拳竖在胸前，就跟拿出了深蹲的架势一样，猛地坐了下去。

“呃——唔——唔呜——！”她浑身颤抖着握紧了小小的拳头，浑身的肌肉仿佛都因撕裂的疼痛而僵硬。

一滴眼泪从她的眼角飞快滚了下来。

雪白的大腿根部，一滴猩红的血，也缓缓流了出来。

一个快，一个慢，却恰好同时掉落，一前一后，隔着几厘米，一个落在床单上，一个落在地下。

咫尺天涯。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五十）

关于文末分隔线后的片段做一个简短说明。

今后我会在时间稍微富裕一些的情况下“不定期随机”附赠这种类似彩蛋的肉戏片段，一般都会跟当周的更新一起附送。

纯粹是练笔，不需要考虑前后文，有兴趣的就看看，没兴趣的直接跳过也无妨。

至于每个片段开头的“番号”，是我个人用来标记的无意义组合。

如果与什么东西不巧有雷同或者相似，纯属“巧合”。

只解释这一次，不会再做更多说明，就不必在回复里问了。

以上。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四十六）

坐在赵涛的怀里僵直了足足十几秒，张星语才扶住膝盖，缺氧一样大口喘息着，一边抽泣，一边抬起臀部，主动用还在流下血丝的腭口吸吮着被染上红纱的阴茎。

“疼吗？”他被刺痛的气稍微消了一些，双手抚摸着她紧绷的臀肉，柔声说，“真疼得厉害，就稍微放松一些。”

她噙着泪摇了摇头，“不厉害，我能忍。我.....我能忍。”

就跟为了佐证自己的话一样，她一边说，一边飞快套了他鸡巴几下，初次被彻底进占的狭小肉缝几乎是捆着老二靠血润滑活塞运动，他

舒服得发麻，她却痛得发抖。

“好了，星语。”他抄过腋下，一手轻柔地抚摸着她圆润可爱的乳房，一手往下摸去，熟练地找到凸起的阴核，用指尖压住画圈，“我明明一直在说我喜欢你，你为什么非要让我难做逼我生气呢？我不想骗你以诚相待，你反而不高兴了吗？我真要是个色魔骗子，哄你一句，让你跟杨楠一起撅着屁股伺候我，我有什么损失？倒霉受委屈的难道不是你吗？”

他感受着嫩肉中迅速增加的爱液，有点吃惊张星语的感情对身体的影响竟然如此直接而猛烈，忙柔声说：“你现在真正是我的女人了，我会对你好的，我可以找各种机会与你相亲相爱，这难道不比没有实际意义的三个字有用得多吗？”

张星语低下头，生涩地扭动着腰肢，看着大腿根那斑点红痕，带着浓重的鼻音说：“我以后不提了，赵涛.....你可以不要再生我的气了，可以吗？”

“我这不是已经不生气了吗？”他舔了一下她的后脖子，“我刚才就是嫌你一直计较这点破事烦了，没真生气。不逼你一下，你老是钓我胃口，现在你都是我的人了，当然就不一样了啊？”

“那我万一再不小心说了小蓓什么不好听的，你也不生气？”她心有余悸地说。

可惜，她跑偏了方向。

赵涛笑了笑，“我不喜欢你们互相拆台，你要是说的有道理，我叫小蓓改，你要是说的没道理，我就打你屁股。”

“你.....你不会再跟刚才一样瞪我吧？”她心情似乎恢复了少许，口气也有些撒娇的苗头，“你吓到我了。真的。”

“我保证，你不管说小蓓什么，我也不会那样瞪你了。”他笑着猛往上顶了两下，听着她混合了愉悦的痛哼，暧昧地说，“反正你都是已经是我的了，我自然有办法惩罚你。”

说一个字就被顶一下，双腿之间的撕裂感终于被燃起的情欲一点点

覆盖，她抽了抽鼻子，委屈地说：“我.....我想你抱着我，像正常情侣那样做。好不好？”

“好啊。”他抽出肉棒，拿过一张纸巾胡乱擦了擦，把她抱到床上压倒，一口封住嘴唇，吸出来小舌头就是一顿狂吻，同时趁她说不出话喊不出声，扶着鸡巴就往里捅了回去。

温暖的甬道已经湿润了许多，能感觉到更多的爱液正随着舌头的贴面舞而涌出，他吸紧了她的舌尖，抬起屁股就是一顿狂插。

她分开双膝承受一会儿，就觉得好像不够，颤巍巍举起双脚，抬起屁股缠到了他的腰上。

张星语的蜜穴入口偏前，躺下不用垫高举起正常位就能干得很爽，而她一抬双腿，小小的嫩眼儿反倒变得偏高，粗硬的阴茎热乎乎捅进去，每一次都碾过上穹窿最不堪玩弄的那一片嫩肉，没几分钟，就把她日得闷哼连连，顺着白花花屁股沟子流下来的汁儿，里头那点红色都浅了许多。

处女破瓜就能直奔绝顶高潮的女生可是凤毛麟角，赵涛看她越来越进入状态，抬起身子干脆按住了她两团乳房，以弹手的乳肉为支点，深浅交替快慢轮流，把她的快感飞快推高。

“啊、啊啊.....”她赤裸的身体摇晃着，把眼泪都晃得歪了轨迹，她一边娇喘呻吟，一边注视着赵涛的脸，开口有节奏地轻声说着什么。

他正忙于享受湿滑柔嫩的处女蜜洞，一时间也没有仔细去听，只知道每一次往里顶进去，她就会小声说上一次，跟在给他计数一样。

他来了兴致，抱起她双脚扛在一侧肩上，往因此而更加紧窄的缝隙里缓缓浅磨，听她声音也变轻变慢，再突然加快加深，一下下夯在她初遭打击的娇嫩子宫口外，顶得她那呢喃话音都哀婉了几分。

这情欲高亢的身子，偏巧还长了一条浅窄敏感的小穴，赵涛都没费什么道具技巧，光是简单的幅度变化，就感觉她呼吸愈发短促，肩上的脚丫越绷越直，分明就是奔着高潮去了。

他心里一乐，趴下双手扳住她瘦削肩头，深吸口气，噼噼啪啪狂风

暴雨一样猛抽狠插起来。

快要高潮的女人只要挨上这临门一脚，脑子里迸开的烟花起码翻个倍。

被亲亲抱抱就能湿透的张星语那里抵抗得了赵涛这样老辣的猛攻，很快就保持着之前每次被插入时发出的低语仰着头进入了高潮状态。

完全亢奋的顶点让她的音量再也控制不住，而俯身猛干的赵涛，距离也比此前近了很多。

他终于听清，她并不是在数数。

那凶狠的肉棒每一次侵犯进她处女的秘境，她自言自语一样呻吟般说出口的，都是那她求而不得的三个字。

“我爱你……”

（二百四十七）

抽过一张纸巾，随手塞在张星语湿漉漉的穴口，赵涛翻身躺到一边，懒洋洋地说：“你还真厉害，第一次做爱就能和我一起高潮，舒服吗？”

张星语仰着头，有点迷茫地望着天花板，她垂下手试着摸了摸腿心，结果摸到了他放在那儿的纸巾。她拿住擦了擦，抬起来，放到眼前。

一些精液掺杂着几丝鲜血，湿漉漉皱在中间，就像是个伤了肺的病人用它狠狠打了个喷嚏。

她有点伤感地看着纸巾，小声说：“我该垫块白手绢的。”

“多傻气啊，你是活在封建时代吗？”他笑着侧过来，在她乳头上亲了一口，抬手夺过纸巾，团成个皱巴巴的蛋儿，扔到了地上。

“毕竟……是我最宝贵的东西。”她吸了吸鼻子，缓缓蜷缩起来，抱住了自己的膝盖，侧过身，娘胎里的婴儿一样躺着，闭上了眼，“我好

累.....我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吗？”

“当然可以，我的床不就是你的床么。”他不喜欢看她这个充满防御感的姿势，强硬地把她搂进怀里，胸膛相贴，双腿纠缠，亲密无间，“只要你不担心，你在这里住多久都可以。可我怕你同学发现，到时候你又不高兴。”

张星语沉默下来，考虑了很久，才轻声问：“杨楠这几天不会突然回来吧？”

“这个周末反正不回来，你不是也见了，我俩吵架呢。她跟我赌气差不多能坚持三天，第四天就该忍不住回来求操了。”

“你就会瞎说些下流话.....”她皱起眉，“杨楠哪能那么淫荡。”

“因为她爱我爱得发疯啊。”赵涛笑着在背后揉搓着她的臀肉，那里的触感比上学期实在是好了不止一截，让他有种打电话回去督促余蓓赶紧深蹲的冲动，“再怎么生气，离了我她也活不了。你难道没感觉吗？”

她又沉默了一会儿，说：“嗯，我知道离不开你正常。可.....可我觉得应该不会是因为那事儿。”

“怎么会，你不是还给我打着电话自慰，看我的短信手淫吗？”赵涛贴着她的耳朵，准备好好唤醒她的记忆，回想一下都做过什么，“那让你知道做爱的舒服，以后三天不见准能想死你。”

“我不信。”她红着脸咕哝说，“杨楠总还有来大姨妈的时候啊。你.....你还能带着血.....做啊。”

“女生能让操的地方又不只是小逼逼。”他笑着分开她的屁股蛋，用指尖充满暗示地顶了一下她的屁眼，“到时候找不带血的地方干就是。”

她哆嗦了一下，忙说：“我不要。我.....我想要你比较正常的做。就.....就刚才那样就好。挺舒服的。”

“久了你就腻了。你不腻，我也腻。男欢女爱，还是要有新花样才快活。”他收回手，暂时没精力继续炮制她，随口说，“还记得你玩过的玩具吗？那就是新花样，可爽着呢吧？”

想起了蜂鸣震动的那个蘑菇头，她情不自禁地夹了夹腿，小声说：“我还是觉得你抱着我的时候舒服。等以后不疼了，肯定还能更舒服。”

“这个又不矛盾。我操着你的时候那个一样能用，快活劲儿也能加起来，爽死你。”他故意换了个动词，蛮喜欢短信里风骚淫荡的张星语现实中听到这样的话脸上想羞涩又觉得别扭的窘态，“要不咱们这就试试？”

“不、不要了吧，我腿根酸，而且里面还疼，跟你没拔出去一样，让我再休息会儿行吗？”她大概是真的怕了赵涛发脾气样子，好声好气温温柔柔低眉顺眼的模样，让那些绕着她转却得不到好脸色的男生看见，估计能气到鼻孔里头冒烟。

“我不操进去，就是帮你缓缓疼劲儿。”赵涛也稍微有点心思弥补她那堪称惨烈的破处方式，翻身起来，就把那根直连电线的AV棒拽过来插上，一推开关，嗡嗡响着凑到了她的屁股蛋儿上。

“痒……”她微微皱眉，有点心慌，又有点期待，看来还没忘了那天连绵起伏不做停歇的高潮盛宴。

其实赵涛过年前把杨楠绑上带着按摩棒睡，多少受了张星语连续高潮一浪接一浪不停气的影响，还当女生都有这本事，才害得杨楠住院输液闹了一场。

不过有前车之鉴，赵涛也不敢真去测试张星语的高潮能力极限是什么，万一身体真出了问题，他俩的事儿就准瞒不住了。

他脸皮厚肯定没事，张星语保不准得死。

这可是他最担心的。

虽说余蓓到现在还没事，杨楠也好端端活蹦乱跳一日更比一日骚完全没有什么轻生啊身体不好啊之类的征兆，可谁又敢说当初那个老道说的就一定准？

保不齐是随机挑着害死呢。

余蓓逆来顺受早柔韧成一条浸油麻绳，刀砍不断斧劈不烂，把他俩的恋爱弄得轰轰烈烈成了学校传奇，知道杨楠的事儿后也不吵不闹，堪称他心中合法妻子人选第一人。

杨楠沉迷性爱不可自拔男女通杀只有跟着一样扭曲的他才能享受到最美妙的快乐，而且身体健康性情大大咧咧就是被得罪了她也只是惦记着回头操回来不至于闹出什么人命。

可张星语不同。

他锁她的时候真没想到那个白衣黑发的仙女外壳遮掩下，竟然藏着一个这么脆弱敏感还渴求爱恋的灵魂。

她的爱意从一开始的表达就充斥着高于生命的感觉，赵涛一点都不怀疑，如果他约这几个女孩殉情，杨楠多半要犹豫，余蓓会很干脆，但死得最决绝的，多半就是这个张星语，服毒切腹后高层跳楼绝对干得出来。

如果锁情咒的业报还在，他觉得最有可能落在她身上。

要不是被她缠着要那句话点起了火儿，赵涛还是真心打算好好哄她让她能在这段不见光关系中多享受一些肉体愉悦的。

满足不了她的情感空虚，至少能填满她的生殖器饥渴。

带着这样的想法，他开始耐心地亲吻她的裸体，舌尖滑过的每一个敏感带，按摩棒都会跟着轻轻蹭过去。

乳头先被舔过，接着又被震出一股钻心的酸痒，张星语啊的一声叫了出来，双膝顿时并到了一起。

“又湿了，对不对？”他把按摩棒换到另一边乳头上，探头吻她一口，笑着问。

她娇喘吁吁地点了点头，情绪开始被身体的感受唤起，整个人看着都亢奋了起来。

还是这样淫荡而不伤感的脸看着比较安心，赵涛暗暗松了口气，舌尖下滑，不准备过多玩弄其余的地方，嘴唇给按摩棒引路，直奔下方不

久前才被蹂躏过的阴阜而去。

她的毛发处理得还真是干净，毛根都不剩下什么，就像是个天生白虎一样，舌头从起伏的腹肌上滑过后，没有感到任何粗糙，就游走到了小拇指尖大小的阴蒂上方。

她的呼吸更加急促，情不自禁地用手肘撑起上身，看向了自己被分开的双腿中间。

他按着她的大腿，轻轻吻着能看到青色静脉的内侧，手中的按摩棒头，缓缓凑近了那颗最敏感的花苞。

“啊啊——”一声充满了畅快与喜悦的尖叫，就这样拉开了张星语情欲舞台的帷幕。

（二百四十八）

“几次了？”被张星语娇媚无比的淫态刺激到，赵涛暂时撤开按摩棒，喘息着笑道，“爽吗？”

“三……三四次了吧……”张星语的眸子已经充满了迷醉的媚意，女人是水做的骨肉这句话，在她的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因高潮而痉挛收缩的蜜壶，真是好似把骨肉的汁都挤了出来，“好舒服……好舒服……”

“星语，我又硬了。”他跪坐起来，分开她已经没什么力气的大腿，舔了舔手指，摸向她已经有些红肿的嫩豆儿。

“啊……那……那你……就进来吧。”她低下头，看着他竖起的阴茎，眼中那一丝对疼痛的恐惧轻而易举被肉欲淹没，“赵涛，我喜欢你进来……我、我好爱那种感觉……”

他笑了笑，压下翘起的肉棒，把龟头顶上满是油汁儿的膛口。

那一团嫩肉登时吮住了尖儿，贴着龟头缓缓蠕动起来。

他稍微一使劲儿，那一圈充满弹性的圆环，就滑津津套过了最粗大的部分，紧紧勒住棱沟，小嘴儿一样吸吮。

他快活得哼出声来的同时，张星语也亢奋地扭动着白生生的腰肢，呻吟道：“唔……抱我……抱住我……”

“星语，咱们该试试更爽的法子了。”他拿过按摩棒，笑咪咪地打开，稍微后倾，一边戳刺着她水淋淋滑不溜丢的小穴，一边把按摩棒垂下去，顺着耻骨的上部，缓缓转着圈子接近她膨大的阴核。

按摩棒的劲道非常大，他的鸡巴插在里面都能感觉到细微的震动持续传来。

她的反应也非常大，按摩棒还没真正接触到阴蒂，就已经是一副快要哭出来的表情，蠕动的嫩肉小手一样攥着他的下体，双手先是攥住被单，跟着又担心被听到声音一样交叠捂在了嘴上。

早在杨楠身上赵涛就享受过一边被按摩棒刺激一边包裹着他的小穴有多么销魂，不过他没想到，张星语的竟然还要让他舒服一些。

她的内部很窄很浅，入口还偏高，靠近子宫颈的地方，高潮时会自然膨大用来包容生命之种的精池还格外有弹性，以至于他抽送的时候，阴道内部肌肉的变化甚至能造成奇妙的吸力，而且因为无法特别深入，最有力的嫩肉大都刺激着他最敏感的龟头部分，不几分钟，就让他浑身发麻，爽得又快射了。

明明张星语更加敏感，没想到目前射的两次，竟然都是一起达到高潮……真他妈邪乎了。他实在忍受不住，猛地一耸，死死贴住了她的大腿根，紧贴着子宫口的龟头舒畅地跳动起来。

按摩棒夹在他们两个中间，让耻骨都开始了默契的共振。

张星雨很莫名其妙地坚持了比之前更久一些，恰好在他射精的同时，尖叫着迈向了绝顶，那种好似靠精液把她射上高潮的奇妙错觉，还真是给他带来了非常强烈的满足愉悦。

“你还行吗？要不要休息会儿？”他喘着粗气低下头，按摩棒还压在她阴阜的顶部，换成杨楠，早已经告饶叫暂停至少三次了。

可她望着他，有气无力地说：“我觉得……还可以。你……你要是肯抱着我，我一定能更舒服。”

“好好好。”他侧躺下去，搂紧她吻住。

果然，他才刚吸住她的舌头玩弄了十几下，她的双腿就再次绞紧，把按摩棒都死死夹住，固定在震动的位置上动弹不得。

很快，她的屁股一挺一耸，猛然绷紧，僵持了几秒，放松下来，显然泄了一次。

他干脆狠狠嘬住她的嘴，用膝盖顶开她的大腿，拿住了故意折磨杨楠时候的手段，死死搂着她，不给她挣扎开的机会，让按摩棒紧紧贴住了阴核，躲避不开。

可她根本没有躲，被堵住的嘴里呜咽似的呻吟一声，就欢快地反抱住他，激动地抚摸着他的后背，紧闭着眼睛尽情地享受着，仿佛只要在他的怀抱中，她就能无上限地攫取情欲的快乐。

到最后，反而是赵涛觉得累了。

压制一个高潮中无意识浑身使劲的女人其实是很费力气的，他最后不得不放开，喘息着拿开了按摩棒，有点惊讶地说：“要不你自己拿来吧。”

张星语如痴如醉地望着他，白蛇一样扭动着追到他怀里，靠着他的胸膛，呻吟道：“不要.....你拿着我才舒服。”

“那休息吧，我胳膊都酸了。”他皱皱眉，嘟囔着说。

“嗯，那休息会儿吧.....”她凑过去，试探着亲吻他的胸口，轻轻舔着他的乳头，仿佛还有点不死心，但看了看他，没敢再提，只是说，“你做得舒服吗？我.....我还不算差吧？”

“不差，挺好的。”他随口回答，伸手摸了摸她的胯下，光溜溜的白虎堂水漫金山，感觉按摩棒继续压上半个小时，保不准要被喷湿到短路。

“那就好.....我就怕你不喜欢。毕竟.....我什么都不懂。”她露出有点放心的样子，抬手抽过两张纸巾，伸到下面擦拭。

可那里的爱液实在太多，两张直接成了纸浆团子，只好丢开再拿两

张。

赵涛心想，这多半也是个能喷水的，下次再做，一定得试试看。要是也能喷，将来他可要想想办法让她和杨楠比一比，看谁喷得多，看谁喷得远。

想想那场景，他就兴奋得浑身发抖。

这些女生这么重视爱情，真是太好了.....

（二百四十九）

在赵涛怀抱里缓了小半个小时，张星语拖着疲惫的四肢爬下床，振作精神认认真真收拾了一番。

临出门前，她颇为期待地问：“杨楠.....这个周末真的都不会回来吗？”

“按我推测不会。不过她要真突然回来拿什么东西也没准。怎么了？害怕被她抓奸在床？”

看这个玩笑后张星语的脸色顿时变得很差，赵涛知道自己戳到了她的痛处，赶忙凑过去吻了她一口，柔声说：“我开玩笑的，对不起，别往心里去。她真要是撞见，我就告诉她我喜欢你，她要么忍，要么滚蛋。”

“真的啊？”张星语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一副跃跃欲试好像打算制造现场的模样，“你.....你舍得？”

赵涛笑眯眯道：“我这人见不得女生争风吃醋，她要是不同意我喜欢你，那我不喜欢她了。这事儿对谁都一样，包括小蓓。”

这意思显然不需要他再明说更多，张星语有点失落地低下头，轻声道：“我知道，也包括我。我.....我会努力不在意她们的。”

“星语，其实杨楠对我可以说是言听计从，我就是让她舔我的屁眼她都百分之百照办。”他搂住她，在她耳边提前做起了铺垫，“我只要跟她说一句，她绝对不敢对别人说起你和我的关系。你就不想不用瞒着

她，想什么时候过来就什么时候过来吗？”

“杨楠.....其实也挺小心眼的。那万一我哪天得罪她，她准拿这个要挟我。”张星语皱眉摇了摇头，“我不想让她拿住我的把柄。她.....她说不定对我还有变态想法呢。”

没想到这个小妮子的感觉还挺敏锐，赵涛只好笑道：“你这么反感啊，我还说你要愿意给她点甜头尝尝，咱俩就能在这边踏踏实实开心了，省得你还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可我不喜欢女生啊。”她摇摇头，搓了搓胳膊，“两个女孩子做那种事情，想想就很奇怪吧？”

“你跟闺蜜难道就没有手拉手啊搂搂抱抱啊什么的？”在赵涛的了解范围内，女生们表示关系好的一大标志就是肢体接触，照相时候两个女生轻而易举就能摆出换成男生来一定会被怀疑性取向的姿势。

没想到张星语挤出一个有点勉强的微笑，“我没有关系那么好的闺蜜。我.....以前很孤僻的。赵涛，要不是遇见你，我.....我可能这辈子都不知道爱一个人是什么感觉。除了你，我不想和任何人亲密接触，我只要你好。真的。我爱你。”

感觉她格外强调最后三个字，赵涛立刻丧失了继续谈下去埋伏笔的兴趣，柔声说：“好好好，我知道了。那你自己小心吧。反正周末我没别的安排，你想我的时候就过来。”

张星语眨了眨眼，细细的手指头把口罩带子都绞到了一起，“我现在就想你了。”

“那要不你别回去了？”他立刻笑道，“正好我也心疼你下面痛还得走回去，干脆睡这儿吧。”

“不行，舍友那边我找不到借口的.....”她叹了口气，把帽子戴好，拉低帽沿遮住了所有盘起的头发。

“星语，你也有点太在乎别人怎么看你了吧？”赵涛实在不能理解，疑惑地问，“怎么感觉你跟活在别人眼睛里一样。你看我被这么多人背后说坏话，看不起，孤立，我不还是一样开开心心的？”

“我.....我做不到。”张星语很恐惧地摇了摇头，“我不知道你怎么做到的，我只要一想到以前被人在背后指指点点，谁也不理我，谁也当看不见我的日子，我就.....就恨不得死掉算了。那时候我感觉自己就跟被装在一个小箱子里一样，周围见不到一点光，也没有空气，什么也看不到，也无法呼吸。老师不理解我，家长也不理解我，所有人都在怪我，怨我不争气，为什么没有那么坚强。”

她颤抖着弓起了背，“可我就是没有这么坚强啊.....我受不了那样的欺负不可以吗？我再也不要体会那样的滋味了，一天也不要.....”

“好好好，我知道了。”赵涛赶忙抱住她温柔抚摸，软语道，“我会帮你保密的，绝对不让外人知道咱们的事。”

“嗯，”大概是知道赵涛这会儿就算不得不只留下一个女朋友，那个人选也暂时不会是她，她平顺了一下气息，踮脚跟在他拥吻告别，“那我走了，明天.....我再联系你。”

“好的，再联系。”

其实赵涛并不太担心机会的问题，张星语的情欲受爱意影响实在太太，身体能得到的快乐估计都会让杨楠眼气。尤其是在他射精的瞬间一起高潮的时候，她就像是能从浑身上下所有的肌肉、筋络、骨节之中榨取出绝顶的欢愉，简直跟被毒品直接袭击了大脑一样。

也就是那种级别的高潮，她才需要稍微缓一缓休息口气，外部的阴蒂高潮，她能跟小甜饼一样一个接一个地吃，这好胃口，估计更让杨楠羡慕不已。

所以他很自信，张星语已经彻底离不开他了。

有这个免死金牌在手，他就不信不能把她拖到杨楠床上。

事到如今，这已经不单单是他对杨楠的承诺这么简单的问题，他鲜明的意识到，如果不把杨楠拉入搞定张星语的阵列中，就意味着他必须单枪匹马应付杨楠和张星语这两个欲望深不见底的年轻女生，想想就觉得鸡巴根酸。

那他哪儿还有精力去棒打于钿秋，棍抽金琳，鞭打孟晓涵？

锁了不吃到嘴里，不是暴殄天物吗？

岂有此理！

躺在床上，赵涛仔细盘算了一会儿，从头到尾接触下来，张星语最擅长的其实就是卖可怜激起他心底的同情，要不是中间口不择言放错了炮没计较对地方，他兴许还真有几分动心。

这么看，她的说法里保不准就有夸张的成分。否则，要是真那么怕杨楠知道，今晚就不该来啊。

所以，说到底还是个极限问题，只要能在张星语的容忍范围内操作，比如让杨楠撞破，但只要挟大家一起开心，先不按预订计划让杨楠报仇解恨什么的，花点时间，应该能给她平复下来才对。

至于以后.....女人嘛，底线一旦失守，得寸进尺就简单太多了，这学期之内，让两个小鲸鱼撅着白屁股比赛喷水应该问题不大。

嗯.....明天她冒险过来的话，就试试看她的潮吹有多大威力吧。

呵呵。

（二百五十）

赵涛还是失算了。

他上午起来下去吃了口饭，乐颠颠回屋摆开了十八般武器，盘算着哪个刺激阴蒂那个刺激G点还把教学视频看了一遍又一遍，都有信心让杨楠五分钟内噗滋噗滋。

结果直到中午张星语也没来，短信都没发一条。

搞毛啊？好的不学学孟晓涵故意消失吊胃口？

赵涛等到十一点半，心浮气躁正要下楼自己吃顿午饭决定之后是把张星语捆起来不给高潮还是打屁股教训她的时候，她的电话可算是打了过来。

“怎么直接打电话了？不怕人听到？”他没好气地问了一句。

“我在市里呢，你.....来陪我转转吧？天暖和了，我看你那儿也没什么替换衣服，我想帮你转两件。”她慢条斯理地柔声说，“我来的新区这边，倒了两趟车，咱们学校很少有人过来逛，应该.....不会被看到的。”

“我又不缺衣服。”他不是很想过去，一个是大老远的，一个是他也不爱出门，这么大好的春日，就应该在家发发春好好日嘛。

“那.....那就当陪我逛逛好不好？”她低声下气地央求，“我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个学校里没什么人来的地方，我也想跟你一起正大光明在外面像普通情侣一样转转，求求你了。”

“好吧好吧。”他心里一软，无奈地取消了原本各种各样汁水淋漓爱液喷溅的计划，“你把地址短信发我，我打车过去，一会儿就到。”

“嗯，好的，那我等你。”她的声音听起来透着藏不住的开心。

真不知道在商场里面转来转去浪费人生有什么意思，他懒洋洋打开衣柜，随便找了两件套在身上，这才明白昨晚张星语走前拾掇着自己还打开衣柜往里偷偷看了一会儿是要干什么。

算了，有人帮挑挑也好，来这儿上大学之后，他还没买过什么新衣服呢。杨楠那个小娘们整天就记得脱衣服了，可指望不上。

揣好钱包银行卡，赵涛去院门口打了车，一路直奔短信收到的地址而去。

那边是城市新区，就数写字楼和商场多，但搬过去的人还很少，热闹程度反而远不如他们大学所在的老市区。

下车后看了看路对面，赵涛走上行人天桥，正考虑要不要打个电话的时候，就看到了靠在护栏上正望着下面来往汽车，明显正在等他的张星语。

“你来啦。”他才走近两步，张星语就跟心有灵犀一样感觉到了他，一扭脸，满面笑容地跑了过来。

再怎么心肠硬的男生，看到一个漂亮女生带着这样包含喜悦的笑脸迎过来，哪儿还会有什么怒气。更别说赵涛的心肠本来也没有老二那么硬。

他笑着迎了上去，伸胳膊让她挽住，笑道：“你约我，我能不来吗？走吧，今天下午都是你的了。”

“你晚上回去还有事？”张星语直接大半个身子贴了上来，柔软的胸部鼓鼓囊囊地推挤着他的上臂，在不用担心被人看到的地方，还真是释放出了惊人的热情。

“没有，那也不能不回去啊。不然住哪儿？”他随口应付着，盘算晚上休息一下也好，明天白天把她哄来正好养精蓄锐大战一场。

他就不信了，自己这么身经百战的一杆好枪，没办法让她先高潮一次再射。

不料张星语羞答答一低头，轻声说：“杨楠又不在，就.....在外面住两天呗。”

“啊？”赵涛一愣，“在外面？住哪儿？”

她从包里掏出一把钥匙，在他眼前晃了晃，水汪汪的眼睛里，那股湿润的媚意几乎快要溢出来，“我.....我在附近找了个小旅馆，开了房间。我跟舍友说爸妈有急事回家两天，你.....愿意陪我在外面住吗？”

诶？这下，他的抓奸计划岂不是要糟？

“这多破费啊，我哪儿空房子还闲着呢。”他挠了挠头，试探着说。

“不贵，我找的那种结合部的小旅店，很便宜的。有热水，还可以洗澡。”她红着脸，慢悠悠地说。

“好吧。”再抗拒下去感觉要露馅，赵涛只好笑嘻嘻地摸了一把她的屁股，“那我就陪你两天。”

本以为张星语醉翁之意不在酒，就是为了把他弄到安全地方和她幽会，结果进了商场，才发现她是很认真要给他选衣服，一家家转，一件件比划，好不容易有个合适的结果价钱太贵，让她还沮丧了好一会儿。

“星语，这突然买两身新衣服回去，杨楠会怀疑的吧？”他对商场实在没什么兴趣，逛了一个小时，心里就已经叫苦连天。

“你就说自己转着看到了挺好看的就买了。”张星语看来对杨楠还颇为了解，随口说，“杨楠那么大大咧咧的女生，这么久都不说帮你选新衣服，多半不在乎这个。”

“可是逛商场很无聊啊。”赵涛故意打了个呵欠，看四周没什么人，手又伸下去捏了捏她的屁股。

彻底解放爱意之后的张星语一副任他予取予求的样子，让他忍不住就想做点大胆的事情。

张星语缩了缩腰，难得用撒娇的口气说：“就陪人家逛逛嘛，上次去县里你跟金琳一起还逛了那么久呢。”

“那是任务，差点没烦死我。”

“陪陪人家好不好，这商场不大，逛完咱们就去旅馆。”她似乎是豁了出去，也不管店员就在旁边，一句话说完，自己的脸都红了半截。

“那……”赵涛转了转眼珠，拉过她凑到耳边，小声嘀咕了一句，然后笑嘻嘻地说，“呐，这样我就心平气和不再烦躁了，能陪你逛到晚上吃饭。怎么样？”

张星语低着头想了一会儿，扭脸微笑着问服务员，“你好，请问洗手间在哪儿？”

这下，倒是赵涛吃了一惊。

他不是没想到她会答应，而是没想到她会答应得这么痛快。

（二百五十一）

走进洗手间，赵涛挨个厕格推门看了看，确定真的没人。大概是新建商场的缘故，封闭式的厕格还算干净，门下面没大缝，门把上的红绿框提示里面有没有人，算是很不错的好环境。

可他正要开口叫张星语进来，一个中年男人就叼着烟晃荡进门，钻进了一个厕格里蹲下。

妈的，赵涛在心里骂了一句，只好出门冲张星语摇了摇头。

张星语抿了抿嘴，钻进了旁边的女厕所。

过了一会儿，她探出头，冲他招了招手。

长这么大还没上过女厕所，赵涛还有点紧张，进去之后，忍不住先来回打量了一下。

还行，没什么太特别的地方，就是没有小便池而已。

张星语更加紧张，但她行动上倒是不太慌乱，直接进到最里面，拉开门轻声说：“快点，快进来。”

俩人顺次钻进去，张星语把门一关，门把一别，上下左右打量了一眼，呼吸竟然都已经有点急促，“就这儿吧？好吗？”

“好。”感觉这地方比K T V包厢里还要刺激，赵涛的裤子才脱下去，老二就已经忍不住勃起了一小半。

张星语从包里摸出餐巾纸，展开两张铺在地上，跟着仰头望着他，带着期待赏赐的女奴般的表情，缓缓跪了下去，捧住他的阴茎，在自己柔嫩的面颊上轻轻磨擦着，梦呓般说：“赵涛，我好爱你的。”

“我知道。”他摸她的耳垂，握住她脑后的发，“你正在证明给我看不是么。”

“嗯。”她闭上眼，仿佛想要用自己的脸来感受肉棒的温度，来回摩擦了几下后，她稍稍扭头，从侧面张开嘴，吹口琴一样夹住了已经充血的老二。

舌头托住下方的筋，张星语一口气从半截横吮到龟头，她显然并不太懂口交的技巧，只是照着在他电脑上看来的那一点皮毛生搬硬套，虽然舔得很认真，吸得很卖力，嫣红的嘴唇和龟头的楞沟都刮蹭出了细小的口水声，故意忍住不动的赵涛却没得到多少实质上的快感。

他得到的完全是精神上的满足。

真可惜这商场里不是抽水马桶，不然他就可以坐下来慢慢享用了。

“来，宝贝，别光盯着鸡巴看了，抬起眼睛，看我。”他低下头，心满意足地抚摸着张星语的脸颊，享受着邻系班花跪在身前仰视着自己并用唇舌努力取悦的快感。

找到了充分的心理满足后，他把张星语用力拽了起来，抱着她把她转了过去，面朝门板，掀起了她的格子裙。

“诶……赵涛，不是……不是说只要……只要亲就好吗？”她有点心慌，拉住打底裤的腰扭头问道。

“你不想吗？”他的手钻进上衣中，贪婪的把玩着已经硬起的乳头，“只是亲的话，你又不会舒服，是不是太不公平了？”

“可……可我怕……太舒服，我会忍不住。”她迟疑着松开了手，打底裤顿时连着内裤一起被卷了下去，剥出了新鲜柔嫩的圆翘屁股。

“使劲忍一下，忍住了会更舒服。”他弯腰扒开她的臀肉，看了一眼，就发现光溜溜的壶口已经流满了黏滑的汁液，手指一压，就顺顺利利挤入到收缩的腔肉内部。

要不是怕湿了身上的衣服，他真想在这儿就试试看她喷水会是什么样子。

“呜嗯……”扶着门板被他从背后顶进去的那一刻，张星语的小手立刻握紧，嗓子里当即就挤出一丝漏气一样的呻吟。

他笑咪咪卡稳了腰窝，直接开始用力冲刺。

晚上他还有的是时间实验让她先高潮的计划，这次，他打算自顾自射精，来看看她还能不能跟他一起。

这实在是很简单，只要按照能让女生高潮的技巧反向操作就好，不去抚摸敏感带，不要刺激阴蒂，不要有深浅变化，节奏要单一，然后，就是夹紧屁股拿出手淫时候的本事来，尽快奔着射精去。

可没想到，他这样抽插了几十下，张星语就咬着自己的手背，踮起脚尖摇晃着紧梆梆的屁股，一副好像很爽的样子。

连这都能高潮的话，是不是他抱着她光亲也能亲出个高潮来啊？

这个疑问还没等得及细想，过于想要射出来的赵涛就觉得腰眼一麻，一股酸畅直冲马口，再想忍耐已经不及，只好往前狠狠一顶，抱着她的臀部射了出来。

果不其然，就跟脑子里的开关拴在了赵涛输精管上一样，射精的动作刚开始，龟头才跳了一下，张星语就哽咽一声，无力地弯下了腰，包裹着他的媚肉非常明显的痉挛抽动，达到了一次根本做不得假的高潮。

他一边喘息着享受事后的余韵，一边好奇地想，回头他在别的女生身上一直干，最后光放进张星语小穴里射一下，她会不会也能跟着一起高潮啊？难道是阴道壁精液过敏吗？

他抽出来往后一退靠在墙上，懒洋洋不想动弹，张星语匆忙掏出纸巾，看了他一眼，先用嘴把肉棒清理干净，然后用纸巾擦干，这才帮他提上裤子，然后自己擦了擦下面，用一叠纸巾垫在内裤里整理好衣服，匆匆忙忙拿出小镜子照了一下，梳了梳头发，紧张地说：“好，我出去看看，没人的话就回来叫你。”

一想到之后还要在商场里丈量地皮，赵涛就有点没精打采，只是点了点头。

张星语匆匆出去，他关好门，耐心等着。

没想到，等了一会儿，外面竟然没了动静。

这啥情况？张星语跑了？把他扔在这儿通知保安来抓变态当作报复吗？

心里有点打鼓，可没有信号，他也不敢往外硬闯。

正要拿出手机给张星语打个电话的时候，外面传来了张星语一听就是故意提高了的声音，“原来是您的亲戚啊，那我去买衣服，能给打折吗？”

赵涛正满肚子纳闷的时候，耳朵里就听到了另一个无比熟悉的声音。

“她也就是个售货员，哪儿能打折啊。她那儿衣服还死贵，我想照顾一下生意都不舍得。”

于钿秋怎么也跑到这边逛商场来了？

这破城市原来这么小吗？

【 J F — 1 9 1 】

“可以……吻我吗？”

那呻吟一样的一声很小，小到甚至还不如耳中听到的心跳强烈，但传进脑海里，却好似一片雷霆，轰然炸开在他的心头。

他再也忍耐不住，抱紧了她，一边剥除碍事的浴袍，一边激烈地亲吻着所有能碰触到的地方。

毕竟她也是第一次，尽管满腔的爱意已经被酒精激活，她的心里也做好了最后的准备，当浴袍从背后被扯下时，完全赤裸的雪白娇躯，还是无法克制地因紧张和羞涩而蜷缩。

犹如一株刚被碰到的含羞草。

他脑内的理论知识非常丰富，可嘴唇一品尝到她平常被衣物遮蔽的部位，理智就全都被燃烧殆尽。

尤其是那双乳房，浑圆，饱满，不同于任何虚拟的幻象，不同于哪怕是主视角窥探的感官，结结实实被捧在手里，被含在口中的那一刻，他小腹奔腾的热流，简直快要冲破附近的血管。

他忘情地吸吮，舔舐，身体本能地进驻到她的双腿之间，压着她还有些湿润的肌肤前后摩擦。

“嗯……嗯嗯……”她轻轻哼着，白白的脚尖缓缓凑到一起，胸口的酸痒对她来说一样陌生且新奇，已经充分成熟的肉体，正在他初次的发掘中缓缓步入新的世界。

温热的感觉在下腹部流淌，她羞耻地闭上了眼，浑身发热，不知所措。他的手仿佛带着火，摸到哪里，哪里就迅速燃烧起来，让定力成灰，让理性烟灭。

几乎游遍了她滑嫩的裸躯，他的手终于大着胆子深入到神秘的花园。指尖拨开不算茂密的毛丛时，她羞怯地哼了一声，把脸一伸，埋进了他的肩窝。

要耐心，要耐心，要给她留下最美好的初夜记忆……他反复叮嘱着自己，手指努力克制着进入的冲动，只在温暖湿润的脰口轻柔的画圈，一下，两下，三下。

他尝试让那里打开，一点点打开到可以接纳他的程度，可羞涩的嫩肉每次随着他的指尖松弛不久，就会在她下一次呼吸中再次紧闭，只留下被挤出的星点蜜露。

酸麻的细线一点点唤醒了她，她给自己鼓了鼓劲儿，凝聚起差点被害羞冲散的勇气，伸出小手，抚摸上他雄壮的肩背。他的肌肉紧致而坚硬，手指抚摸在上面，好似摸上了包着皮的铁块。

自己的柔软，真的能容下这样坚硬的他吗？

她有点心慌，但事到如今，早已经没有了回头的选择，她只能继续鼓起勇气，在他的臂弯中抬起头，笨拙地尝试去亲吻他，用柔软的嘴唇，娇嫩的舌尖去告诉他自己的爱。

小小的舌头舔过耳根的时候，她听到了他愉快的喘息声，她高兴地带着这小小的庆幸，撒娇的小猫一样，在这片发现的地方上上下下的舔吮。

美妙的翘麻一直从耳后传来，他所剩无几的定力终于呼啸着崩溃，他扭头，一口吻住她的唇，狠狠吸出她的舌头，胯下坚硬的部位早已经昂起，随着他贴近的动作顶在了她的小腹上。

“准备好了吗？我……忍不住了……”他抱住她的臀部，手指几乎陷入柔软的肉丘之中，那里的弧度并未被办公室的久坐破坏太多，依然有饱满的弹力对他散发着女性的诱惑。

她没有回话，似乎是不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但摸来摸去的小手，轻轻握住了那粗大的根部，生涩地套弄了两下。

没有什么比这更好的信号了。

他趁着最后一丝理智还没掉线，翻身拿过避孕套的包装撕开，就着昏暗的灯光，看着图示，仔细确认过正反，小心翼翼罩在已经膨胀到极限的龟头上，手指捋下，让薄薄的胶层，紧紧裹在上面。

跪坐过去后，他轻柔地分开她的腿，扶着权杖对准极乐之泉，望着她亮晶晶的眼睛，试探着向里顶去。

“唔……”压力传来，她紧张地哼了一声，但马上就发现期待的结合还没到来，因为保险套而滑溜溜的命根子竟然顺着耻丘的凹陷滑了上去，顶在她突起的敏感小豆上。

“怎么了？浦哥？”她迷茫地望下去，担心地说，“是我太紧张了吗？”

“没有，是我没找准地方。”他擦了擦额头的汗，这才知道丰富的理论知识并不能避免纸上谈兵的悲剧，他弯下腰，用手指确认了一下那个娇嫩凹坑的位置，跟着把她的双腿打开到更大，再次尝试进入。

“呃！”一丝胀痛让她本能的缩了一下屁股，结果刚刚找到点方向的肉棒又滑去了臀沟那边。

“垫一下吧。”紧张地情绪迅速蔓延，让他觉得自己再失败一次可能就要软化，甚至于打退堂鼓结束这美好的一夜。

“嗯。”她也发现了这个苗头，赶忙从旁边拿过一个枕头，主动抬高腰肢垫在了臀部下面，“这样……再试试。”

“你放松点。不然太紧了，我怕你疼得厉害。”他柔声说着，再次对准，向里挺进。

饱胀的异物感瞬间充塞在脑海，她倒抽了一口凉气，双手不自觉地想要搂抱抓住点什么，可担心他再次滑出去，只好攥着床单，努力保持着打开的姿态，希望这次能够顺利。

分身已经进入了一截，他愉快地喘息着，和手指截然不同的包裹感和彻底属于彼此的结合感让他的大脑一片空白，用尽全力才没有狠狠一插到底，而是俯下身，温柔地抱住她，亲吻着她微微颤抖的唇瓣。

长痛，终究不如短痛。

他在那里停留了几秒，跟着，双手搂住她瘦削的肩头，以此为着力点，猛地弓背向里顶去。“嘶——！”才刚搂到他背后的小手立刻随着一声尖锐的痛哼无法控制地挠了上来，把撕裂般的痛楚分享了很小一部分到他的背后。

女人的生命每一个阶段的喜悦，仿佛都要伴随着足以刻骨铭心的痛苦。

她睁大眼，努力维持着表情的平稳，尽管盈满泪水，但还是想让他发现并了解自己的欢愉。

“对不起……很痛吗？”他双手撑在床上，有点慌张地亲吻她小小的乳头，试图唤起她的情欲来冲淡破瓜这一下的疼痛。

但他不知道，爱情就是最好的麻药，能让女人对尖锐的痛楚仍然甘之如饴。

她依然没有开口回答，而是心疼地抚摸着 he 背后被抓伤的地方，咬着红艳艳的唇瓣，轻轻耸了一下臀。

尽管巨物在体内滑动的同时，涨裂的疼痛热辣辣的传递上来，但用身体把他彻底容纳、包裹、吞噬、吸吮的满足感，却也暖洋洋的充盈在胸间，她能感觉到自己娇嫩的器官与他雄壮的阴茎紧密的结合，炽热的粘膜正在被他戳弄、摩擦，绽放出一串串情欲的火花。

从此以后，他就是她的，她就是他的。

她忍着疼继续扭动着，她希望更深刻地感受他在自己体内的充塞，就像在感受一个神秘仪式的完成。

但她不知道，这样的扭动对一个刚刚尝到女体美妙滋味的处男来说，有多么可怕的撩拨效果。

根本无法再忍耐一秒，他低头弓背，一口吮住了她充血挺立的乳头，啃咬着上面细小的疙瘩，狂野地摆动。

什么深浅结合，什么慢抽急送，什么旋转磨弄，早都被他抛去了九霄云外，他就想进攻，进攻，对着通道尽头柔软的宫殿不停地进攻，让跨下的长矛骄傲地征服每一条褶皱，让她的内壁都因他的雄风而颤抖。

爱意 in 酣畅淋漓的交欢中点点滴滴转化成快感，滋润着她甜蜜的心窝。

当感觉到他的动作越来越激烈，体内的异物越来越大，无数热流仿佛都在悄然汇聚的时候，女性的本能悄悄地提醒她，这场喜乐，正在走上终结前的巅峰。

她噙着泪微笑起来，牢牢地抱住他，迎凑，拱耸，凑到他的耳边，带着喜极而泣的鼻音，呢喃般说：“浦哥……我爱你……”

伴随着这声天籁，薄薄的保险套中，浓稠的种子，喷涌而出……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五十一）

拜谢上次兄弟支援的搬瓦工.....

要不是你我这次就上不来了。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五十二）

“哦，要是太贵，那我就不去转了。生活费也不多，买不起特别不经济的衣服。”张星语陪笑着说道，但口气真是透着连赵涛都听得出来的紧张。

果然，于钿秋颇为好奇地问：“张星语，你一直从外面跟我进来，是要再上一次厕所吗？”

“呃.....不，不是，我就是没想到会碰到于老师您，所以来跟您打个招呼。”张星语有点乱了阵脚，结结巴巴地说，“那、那我这就出去了。”

“对了，也没见你跟着谁来，这么大老远，跑过来自己逛街吗？”于钿秋突然用有些过分亲切的口气说，“你要是自己，不行干脆咱俩搭个伴算了，我傻乎乎跑过来，孤零零也挺没意思的。”

“老师，我.....我一个学生，跟您逛紧张。”张星语连忙说道。

于钿秋哦了一声，跟着明显地讽刺道：“那你专门跟着我上厕所，倒是不紧张了。”

话都说到这个份上，张星语也只能讪讪出去。

赵涛在厕格里面听着，总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可又说不出。不一会儿，隔壁传来关门的声音，跟着，手机一震，收到了张星语的短信，“外面没人，于老师要是进厕所，你就赶快跑出来。”

这也不用回短信了，赵涛刚才就听到了关门声，再不跑更待何时。

他轻手轻脚转开门，拔腿就往外跑。

然后，他猛地刹车站在地，背后瞬间出了一层冷汗。

于钿秋根本没有进厕格，她单手扶着门，很显然，刚才就是作假关了一下而已。

她满面寒霜，一副抓到老公出轨跟狐狸精上床的模样，不知道是不是嫉妒心有点失去控制，竟然连白皙的面皮都在微微发抖。

“于……于老师，老师好。”他尴尬无比地点头陪笑，小声打了个非常不合时宜的招呼。

于钿秋呼吸都有点急促，她抚着胸口，深深吸了口气，慢慢吐出，重复了三次，之后指了一下他的手机，“跟张星语说让她去别处等你，或者让她直接回学校。现在就告诉她，快点。”

赵涛被她突如其来的气势弄得有点发毛，不自觉就拿起了手机，想了想，给张星语发了条短信：“你先去小旅馆吧，一会儿把房间地址记得发给我。于钿秋发现我了，我得想办法应付过去。”

张星语没有回复，看样子，事情败露的沉重打击让她一时间有点难以消化。

“走，出去说。在这里像什么样子！”于钿秋努力做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表情，“你们两个学生，竟然……竟然在厕所，你们成什么样子！成什么样子啊！走！”

赵涛没动地方。

这会儿他渐渐有点返过劲儿来，心里也不是那么慌了。

出去，张星语保不准就没走，碰上不知道要闹出什么事儿来。

留在女厕所里，只要豁出去不要脸，于钿秋反而会是最忌惮的那个。

“我不走，于老师，我觉得在这儿说清楚挺好的。”他抱起手肘，干脆站回到刚才的厕格里，只露出半个身子，免得真有外人出现来不及躲进去，“比如，你怎么大老远专门跑这儿来逛商场了？穿的这么居家休闲，皮包拉链里还漏着塑料袋提手？”

于钿秋这才注意到，她手臂上的挎包拉链没有拉好，一段塑料就在外面露着。

赵涛人本来就不笨，略一思忖，笑嘻嘻说：“我知道了，我急匆匆出门，在菜市场那儿打车走的时候，你正好在旁边买菜，看见我了。也不知道我要干什么，可能光看见我表情喜气洋洋，觉得我是要来见什么人，你知道我最近跟杨楠吵架闹别扭，是不是就忍不住好奇了？脑子一热，就打车也跟过来了？然后……你悄悄跟了我们多久啊？我们没顾上吃饭，你也没吃吧？”

于钿秋身上穿的的确是那种一看就像随便套两件出门买菜就回去的打扮，妆也没化，家庭主妇的疲态完全没有一点遮掩，加上那个塑料袋一看就是菜市场的标配，只要动动脑子，的确不难推测出她是从什么地方跟过来的。

看于钿秋脸色忽青忽白，嘴角都在抽搐，赵涛就知道自己所料就算不中也不会相差太远，当即找回了全部的优势，得意道：“于老师，你不吃饭，也不回家做饭，家里的老公孩子不饿吗？”

于钿秋楞了一下，下意识地开脱道：“没有，老公和孩子回婆婆那儿了，他们都不在。”

“哦……”赵涛笑咪咪拖了个长音，靠着门框说，“所以你才觉得自己有时间有空间，跑来这儿追着我抓奸来了？”

跟着他话锋一转，突然厉声道：“于钿秋，是你说那一晚之后不愿意和我再有什么瓜葛，那出了学校，我和你就没有半点关系，你追着我到这边干什么？真把我当成你老公了吗！我愿意出来见谁，和谁做什么，跟你有关系吗？”

这时张星语发来了短信，看口气就够战战兢兢的，“怎么你俩还不出来啊？到底怎么了？”

“我正忙着搞定她呢，你先走，完事儿我给你打电话。不然咱俩都要吃处分，赶紧走。听话。放心，你男人我没有搞不定的局面。”他飞快地摁下回复，抬头继续说，“那咱们好好谈谈吧，于老师，你到底要怎么着？是准备跟我继续偷情下去吗？那来吧，跟我进来，别上门，不把你操到腿软我今儿个就不出女厕所了。”

于钿秋脸上顿时一片透红，愤愤骂了句：“你要不要脸！”跟着好似悔恨自己瞎眼一样低声自责了两句什么，旋即一抬头，带着一脸不敢相信的表情说，“张星语.....被你怎么了？”

赵涛垂手指了指裤裆上还没干透的那块湿印子，笑道：“喏，她小骚逼里流的，还没干呢，你来闻闻都能闻到她裆里的味儿，你说我把她怎么样了？难不成我进女厕所就为看看格局长长见识啊？”

“你.....你怎么.....”于钿秋被他毫无半点愧疚的表情噎得一口气好似都快提不起来，伸出指头指着他，连指尖都在发颤，“你到底要祸害几个女孩才算够？你就在这种地方把人家糟蹋了？你还有没有良心啊！你对得起杨楠吗？”

她的怒气显然正在上涌，似乎也有点失去理智，“赵涛，你已经走歪了，不行，我要矫正你，让你走向正道是老师的责任。你的生活太荒唐了，张星语也太荒唐了。我要告诉你们辅导老师，我要让她给你们个教训。你哪里还有个学生样子？啊？”

赵涛冷冷道：“于钿秋，你看你气得眼睛通红恨不得冲上来咬我的样子，像老师吗？你敢照照镜子看看你现在是什么模样么？你现在就是个嫉妒的老妖婆，吃醋吃到发疯，却不敢承认，我没说错吧？但不是你跟我说就要那一晚的吗？我再死皮赖脸缠着你，也太没骨气了吧？”

“不要一直提那一晚！”于钿秋几乎是尖叫了出来，气冲冲上前几步，手指差点戳在赵涛的鼻子上，“那是我喝醉了一时糊涂，那.....那是我一生的耻辱！我没有.....没有喜欢过你，你就是个下流好色不要脸的臭男生，我怎么可看上你这样的人渣！我没有！”

觉得再这样下去似乎要跟着这个有点失控的女老师一起玩完，赵涛

眯了眯眼，把心一横，突然伸手抓住了于钿秋的手臂，把她用力拖进了厕格里，跟着把她嘴巴一捂，狠狠压在墙上，反手关好了厕格的门，低声吓唬她说：“嘘，有人进来了。”

（二百五十三）

要论起害怕事情败露，于钿秋的恐惧程度肯定要远远超过张星语不止一个档次。

张星语说破天也不过是择偶不慎，就算加上放荡无耻的骂名，人家也还是个单身女生，最多对不起自己，连真给个处分恐怕都师出无名——毕竟婚姻法都允许校内大学生结婚了。

可她于钿秋不一样，她有老公孩子，还是赵涛的老师。

多重伦理道德的大棒一起砸下来，不把她砸个身败名裂血肉模糊才怪。

赵涛也是被老师的那股气势吓住的劲头过去后，才反应过来真正最害怕把事情闹大的是谁。

他按死于钿秋的嘴，逼近她压低声音说：“于老师，我看你真是需要好好冷静一下了，你再这么发疯，我可要让学校里一直仰慕你的那些男生们知道知道，你腭沟子里跟别的女人有什么不同之处，看看到时候谁更倒霉。”

于钿秋一愣，挣扎的身体顿时僵住，她这才意识到，自己其实是最输不起的那个。

赵涛把另一只手狠狠压在她丰满的胸膛上，一颗一颗捏开扣子，扯高里面的乳罩，扒出那沉甸甸的乳球，捏住奶头，用力捏扁，喘息着说：“你为什么这么不老实？于老师，为人师表，最起码的诚实都做不到吗？说，你是不是吃醋了？”

于钿秋瞪大眼睛，似乎想要用力摇头，可脖子才转了一下，委屈的眼泪就从脸上掉了下去。

他凑过去，伸出舌头舔掉泪珠，柔声说：“于老师，我连你最丢人

的屁眼都已经干过了，也算是你半个男人了吧？你對自己男人，都不肯说实话吗？”

“呜呜……呜唔……”她哼唧起来，表情终于从愤怒到扭曲，迅速变化成痛苦而委屈。

他缓缓松开捂嘴的手，垂下去，去抚摸她丰满柔软的大腿。

“根本没人进来，你骗我。”于钿秋抽了抽鼻子，一哭起来，女人就彻底没了气势，当然也就没了老师的那股子劲头，成了个满心幽怨的小妇人。

“不这样你怎么肯进来听我好好说话呢？”

“让开，放我出去。”于钿秋似乎在强迫自己冷静，伸手打开他的巴掌，一边整理上衣一边说，“我……我就是替张星语不值，没有别的意思。”

“没——有？”他拖着长音双手一撑，把她圈在了怀中，“那你刚才跟张星语见面，怎么不说提醒一下她，我是个下流无耻不是东西的恶棍大色狼呢？怎么还故意弄点声音把我骗出来，跟我吵吵个没完？”

“我……”

“怎么了？没话说了？吃醋吃到老羞成怒，这会儿不敢承认了？”赵涛酝酿了一下，觉得自己的精气神儿还行，这于钿秋都主动这么远追过来了，不给她送点礼物，顺便堵堵她的嘴，保不准她真要给张星语捅出什么漏子来，“于老师，我这个人很博爱的，你要还愿意跟我保持关系，不是不可以，我也会给你保密的，就跟我帮张星语保密一样。除了咱们自己，没人知道。多好？”

她刚刚扣好最后一颗扣子，手指正好就停在了那儿，指尖微微颤抖起来，“你……这话什么意思？”

“就跟那个晚上你和我做的一样啊？”他再次逼近，提起膝盖，暧昧无比的顶进她的胯下，“于老师，那一晚你高潮了好几次吧？你不想要那种滋味吗？其实你吃醋很没有必要，我又没办法娶你，你也不会离婚丢下孩子，咱们两个保持纯粹的互相取悦的关系不是最好不过？你需要

的时候可以联系我，我需要的时候可以联系你。”

“你.....你怎么可能需要我。”于钿秋视线垂下，难以掩饰的自卑出现在她的脸上，“你身边.....全是年轻漂亮的小姑娘，长得美，身材也好，还听你的话，我.....有什么.....”

“你有成熟的美啊。”他随便组织了一些甜言蜜语，凑在她耳边一连声地夸赞起来，把她说的简直天上少有地上无双，最后还不忘说，“为了让你不觉得对不起自己老公，我那么把持不住，最后不还是放过了你的小穴吗？屁眼那么脏，你看我都不在乎，这还不够说明我的心意？”

于钿秋显然已经乱了方寸，她不自觉就连撒娇的口气都带出来一些，“那你最近.....最近一直都对我爱答不理。上课还远远躲到那么后面去！”

“是你逼我忘记那一晚的啊。”他一副要击鼓鸣冤的表情说，“我怕害了你，只好拔慧剑斩情丝咯，最后交稿子我都是托人帮我带过去给你，不就是怕你忘不了我么。老师，我是为你着想啊。”

于钿秋沉默下来，鲜明的懊悔浮现在她脸上，就是不知道，她到底是在悔恨那一晚之后的决绝，还是在反省今天的一时冲动。

“算了.....你说的对，我.....我和你是没有未来的。”她用力闭上眼睛，狠狠甩了甩头，“你做的才是正确的，是我.....被感情冲昏头了。赵涛，喜欢你的女孩子这么多，你就赶紧选一个真心相爱的，不要再.....再耽误其他的姑娘了。”

说着，她就要拨开赵涛出去。

但赵涛纹丝不动，反而压了过来，双手搂住了她的腰，把她彻底压制在墙边，冲水的把手都顶住了她的屁股，“还是别了，于老师，你控制不住自己的，以后万一再一时冲动，惹出更大的乱子，该怎么收场？”

“那.....那你说要怎么办！”于钿秋欲哭无泪地瞪着他喊道。

“其实你就是渴望我的爱而已，”他的手滑倒了她的裤腰上，突然插进去，摸向她丰满的臀部，“定期来找我，让我带着你一起爽上天，你

满足了，也就不会再这么冲动了。”

从他的眼中看到了欲望和企图，于钿秋顿时慌了神，伸手就去推他，“没有的事！你放开我，我要回去了。你和张星语继续约会吧，你们爱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不打扰你们，我再也不打扰你们了。”

“晚了……”他舔了一下嘴唇，挣扎的丰美肉体刺激到了男性心底的兽欲，“我知道其实你是想要的，择日不如撞日，你说我糟蹋张星语，那你就亲自体验一下，看看这是不是糟蹋吧。”

“不行！我要喊人了！”于钿秋紧紧攥住裤腰，用头顶着他的胸，试图蜷缩起来保护住自己。

“随便。”他没所谓地说，“这城市我就上上学而已，要在这儿生活几十年的反正不是我。”

“你……你无耻！放开我！”

这时，厕格外面竟然真的传来了脚步声。

于钿秋顿时傻了眼，身子一僵，连动都不敢动一下。

赵涛早已经是天不怕地不怕的死猪肉，嘿嘿一笑，趁机把她一翻，面朝墙按住，跟着抓住她胳膊上的挎包往后一拖，扯过另一条胳膊往里一塞，接着把带子一绕一绑，就把她双手捆在背后，一时间挣扎不开。

他仔细听了听外面的动静，那脚步声响了几下，接着，就是关门声，似乎是进了厕格。

他不再浪费时间，干脆地伸手一扒，拽掉了于钿秋的裤子，肥白松软的浑圆屁股，就这样亮在了他的眼前。

“赵涛！你这是强奸，是犯罪你知道吗！”于钿秋扭动着低声说道，贴在墙上的脸已经急出了汗。

老师这个职业真是爱说这种屁话，他撇了撇嘴，直接扒开了肉滚滚的屁股蛋，指头沾了点口水，一下子就戳进了温暖的蜜缝之中。

一共挖了不到五下，她就湿了。

（二百五十四）

“赵涛……放开我，这样真的不行。你放开我。求你了！”于钿秋并不明白，一个美貌柔弱的女人对着兽性大发的男人说出求你了这三个字的时候，就等于把自己放到了饿狼的嘴边。

“怎么不行？老师明明很快就湿了啊。”赵涛单手搂住她的腰，加快了抠挖的速度，指肚也不管什么温柔和技巧，就是粗暴地反复碾压据说是G点的那片地方。

“不要……不……唔……”发觉自己的声音正因为情欲而尖细，于钿秋悲鸣一声，咬住了自己的嘴唇，双手在背后想要解开缠绕的皮包带子，徒劳地弯曲着纤细的指尖。

“老师，千万小声点，你听，来的人说不定就在隔壁厕格呢。”他贴着她的耳朵喘气，但手指故意加大了力道，让咕唧咕唧的水声变大到滋波滋波的程度。

“那……那你还不轻点……”于钿秋的眉头拧在一起，急得差点一脚踩进茅坑里。

“没事，这个哩哩啦啦的爱液声，和尿不干净差不多。”他轻声笑着，手指已经明显感觉到那块嫩肉正在因为内部的某样东西充血而膨胀出一片细小的突起，看来准备用在张星语身上的喷水技巧，正好就在于老师的身上演练一下好了。

虽然姿势不太合适，但找到地方，是躺是站的差别应该不是太大，至于女体过于紧张既不放松也缺乏事前按摩的小问题，就用多抠个百十下来解决好了。

他搂着腰的手开始下移，很快摸到了于钿秋饱满的耻丘，他想了一下，贴着浓密的阴毛把掌心压紧，用力压迫着她的下腹部，好似要把耻骨按扁一样。

果然，指肚正在用力摩擦的地方，内部的膨胀变得更加明显。

他兴奋地喘息着，也顾不上去管进来那个女的是不是已经上完厕所，全副精神都集中到了双手上，一个往上托，一个往下挖，就跟要在

丰满的臀部中心，生生挖穿掌心之间相隔的耻骨和肉壁一样。

“哈.....哈啊.....嘶.....”于钿秋不敢发出太大的声音，只有张大嘴巴，来减少气流进出的响动，像条被钓出水的大白鱼。

可有经验的男人都看得出来，她那貌似十分痛苦的表情中，蕴含的实际上是快要无法承受的愉悦。

“赵涛.....不要.....会.....尿出来.....”她再次出声求饶，嘴巴里已经难以维持纯粹的气音，在安静的厕所里听起来格外刺耳。

“这就对了，老师，我今天让你体会的高潮，就是跟要尿出来一样。别憋着，放松点，这是厕所，你怕什么？”他亢奋地回答。

恰好这时传来了冲水的声音，赵涛更是无所忌惮，趁着水箱轰隆一声，接下来要有一段时间的哗哗水流，手腕带动手掌，手掌定住手指，弯曲成一把钝钩子，狠狠在她的肉穴里挖了几下。

于钿秋闷哼一声，赶忙弯下腰，用脑门顶住把手，拼命摁下，轰隆一声水响同时，她的嘴巴再也关闭不住，苦闷的呻吟起来：“啊.....嗯嗯——嗯啊啊啊.....”

和阴蒂或阴道带来的高潮截然不同，单纯对那一点攻击带来的高潮迅猛而狂野，还会让女人的下体无法控制地进入激烈的痉挛抽搐状态。那丰满的大腿猛地夹紧，白花花的屁股一挺一耸，臀肉上都因为肌肉的力量而浮现出迷人的凹窝，而最正中的花蕊，则终于屈服于赵涛执着的刺激，一道水线喷了出去，比尿清澈，还比尿有力得多，一大半都喷到了厕格的门板上，只剩下一小半顺着大腿下流，弄湿了她的裤子。

“爽吗？于老师。”他舔了舔嘴唇，欲火正因为半裸肉体刚才那淫荡的抽搐姿态而燃烧。

于钿秋没有说话，只是闭着眼，头抵着墙壁，神情复杂，既有愤怒、羞恼和耻辱，又有解脱、愉悦和松弛。

她似乎正在被自己不争气的肉欲和莫名其妙的爱情撕扯，裂成四下飘落的碎片。

“知道吗，于老师，这种爽是可以马上就再来的。”他在耳边呢喃一

句，跟着手掌揉了揉她的下腹，指头掏回原处，如法炮制。

“嗯……嗯呜呜——”

果然，不过几十秒，于钿秋的雪白大腿上就浮现出淡淡红潮，绷出了鲜明的肌肉轮廓，跟触电一样摆了两下，又去到了高潮。

这一次喷出来的量少了很多，也稀薄了很多，和他休息三天射上一次的感觉差不多，不过一点都不黏，更像是掺了点蛋清的水。

“不要了……赵涛……我不要了……”于钿秋气喘吁吁地贴着墙，唇角已经有一丝口水流下，看她两个膝盖哆嗦的样子，恐怕就要站不住了。

“老师，厕所的地这么脏，你可千万坚持住别跪下啊。”他兴奋地从裤裆里掏出了重新勃起的肉棒，贴着她大腿上下蹭了几下，“看看，看看，看我多喜欢你啊，于老师，我的鸡巴才加过班，就因为你又硬了。你老公和你上床的时候这么硬过吗？”

看到羞耻的红晕又浮现在于钿秋脸上，他伸进去手指，在已经水淋淋一片汪洋的肉穴中又是一顿掏弄。

一回生二回熟，他都第三次上手，当然准确无比地找到了地方，轻轻松松把她又送去了一次人生极乐之巅。

这次喷出来的汁，差不多也就剩下重感冒一个喷嚏的程度。

他笑咪咪把手送到于钿秋唇边，压进去，捏住她的舌头，“尝尝吧，都是老师你潮吹的味道，这玩意好像叫什么阴精，一般女人不一定能射出来，你有这本事挺不容易的，别浪费了。”

于钿秋满脸屈辱地低下头，舌头没动，但是，牙也没有合上。

他看了一眼她的挎包，刚才的挣扎扯开了一点拉链，露出了小半个塑料袋，看到了袋里的东西。

两根胡萝卜。

好极了，他舔了舔嘴唇，看来不用道具，也能让于老师享受一下被

前后夹攻的美妙滋味了。

收回手，他从塑料袋里取出一根萝卜丢进包里，用袋子把剩下那根缠紧，捆好，小心的观察了一下不至于把萝卜上的泥漏出来后，对准她还在不停抽动的穴口，用力推了进去。

“呜唔……嗯？赵、赵涛，你……你把你什么……放进来了？”于钿秋先是颇为微妙地哼了一声，跟着红晕满面地一扭脸，才看到赵涛还在侧面站着，顿时脸上有些发白，惊慌失措地问了出来。

“老师你买的胡萝卜啊。”他笑咪咪地亲了她一口，“咱们说好了，我不给你老公戴绿帽子，可潮吹之后就是要把小逼狠狠操一顿才能最舒服，我只好委屈一下胡萝卜，当我的便宜师公咯。放心，老师，我裹好塑料袋了，不脏。”

说着话，他就已经握紧萝卜转动抽插起来，动得很快，一个字就要进出至少一下，这一段话说完，就已经把于钿秋插得浑身发抖膝盖打着弯往下坠。

“想跪就跪吧，这厕所挺新的，其实也没那么脏。”赵涛喘息着换了个位置，跨到了于钿秋的身后，手指拨拉着湿淋淋的肉唇，一点点把爱液涂抹在缩紧的屁眼上。

抹足了爱液后，他压了一下她的屁股，让她彻底坚持不住跪了下去，趴伏在蹲坑上方。

白的发亮的屁股正好悬在色泽相近的陶瓷挡板上，交相辉映。

于钿秋低着头，弓起背，顶住墙壁，在没办法用手的情况下努力保持着上身不沉下去，贴在肮脏的地板上。

不过赵涛才没心思去管这个女人最后的挣扎。

他握着胡萝卜狠狠插了几下，分开马步骑上来，压下肉棒，对准了褐红色的肛门，一口气塞了进去。

娇嫩的肛肉在奸淫中蠕动外翻，他干上几下，就停下来动几下胡萝卜，前后交错，乐此不疲。

很快，爱液就在湿漉漉的阴毛下凝聚成滴，啪嗒掉了下去。

于钿秋的头那边，仿佛也有什么样子差不多的东西掉了下去。

两边滴下去的液体都越来越多，越来越多。

不久，丰美的女体，就在前后不断的滴答中，迎来了又一次高潮。

这高潮是如此甜美，如此酸楚，如此愉悦，如此痛苦。

前方的滴答依旧没变，后方的滴答，却突然化成了淅淅沥沥的水流，带着淡淡的腥臊，浮现出淡淡的黄色。

羞耻心，就这样在失禁的尿液中，被彻底淹没.....

（二百五十五）

“于老师，呼.....呼.....你的屁眼.....真棒，比小姑娘的小逼都紧，还这么热.....哈啊.....好爽。就是有点臭，老师今天是不是还没大便过啊？”

赵涛往于钿秋的耳边不断送去淫亵的低语，一下一下抽打着她已经崩溃的道德伦理，享受着在他的羞辱声中一阵阵缩紧包裹住亢奋肉棒的肠腔。

“我.....中午.....去过了.....”她哽咽一样地回答，没什么力气的上身已经坚持不住，往下坠去，这样，等于是正好趴在蹲坑上面，最后一丝尊严在冲着她哭嚎，她不得不开口哀求，“赵涛.....放开我的手.....求你.....”

“哦.....我都没注意，老师你快要掉进茅坑里了啊。”他笑着说道，没有解开她，只是伸手抓住了她的胳膊，扯缰绳一样拉紧，“这样是不是就好了？”

拉住胳膊更加方便用力，他的阴茎顿时进出得更深，在屁眼的接缝处都挤出了细小的碎沫。

身体被抬高，下体又在被奸淫肛穴的倒错快感中不断紧缩，那根胡

萝卜终于还是敌不过地心引力和阴道肌肉推挤的双重打击，扑通一下掉进了下水道里。

“哎呀，老师，你的新情夫掉进化粪池了，你这算不算守了个半寡啊？”他笑着加快拍击她臀肉的动作，尽情地羞辱着彻底溃败的妇人。

从屁眼的收缩力度，大致能感觉到于钿秋又到了一次高潮，赵涛不再忍耐，趁着这股美劲儿，狠耸了几把，冲着直肠里就是一顿喷射。

觉得进来的那个女人估计早就出去了，赵涛说话的声音也大了不少，“于老师，高潮了好几次，爽翻了吧？以后别光记着吃醋了，有那精神，找我干一炮多好。咱俩在学校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有的是机会啊。你为难人张星语干什么？”

“我.....我没想为难她.....”她有气无力地顶着墙，起不来，也不肯趴下去，尴尬地撑在那儿。

“那最好不过。我这人很博爱，你们好好相处谁也别招惹谁，我不介意费点力气把你们都伺候舒服了，谁要是给别人故意找什么碴儿，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我死猪不怕开水烫，可没什么豁不出去的。”他说到这儿，看于钿秋用劲儿用得脸红脖子粗眼前就要顶不住了，弯腰伸手把她一抱，扶了起来，“老师快起来，可别真掉里面，那我就该心疼了。”

于钿秋神情复杂地望着他，既羞愤，又迷茫，还带着无法自制的爱恋，这爱恋鞭笞着她，带给她绵绵不绝的自责自贱。

“我不相信你的保证，你太容易为爱冲动了。”他继续说道，“所以我决定留老师你一个纪念物，你不惹是生非，这我就永远收着，作为珍藏，你要是还像今天这样，我就把它当面献给你老公。”

说着，他弯腰抬起于钿秋的腿，扯下裤子，然后拽掉内裤，伸手往她胯下擦了一把，蹭上一片味道复杂的淫液，凑到鼻子前闻了闻，嘿嘿一笑，当着羞愤欲绝的女老师面，塞进了裤兜里。

“那，好好整理一下吧，别真在商场丢了人。”他伸手解开她背后的挎包带子，听了听外面没什么声音，开门走出去，迅速整理了一下衣裤，跑出了女厕所。

出门一看，外面竟然摆了个清洁中的立牌。

可里面明明没有清洁工啊。

赵涛想了想，心中顿时明白过来，这是张星语干的。

那她难道没走？

刚想到这儿，背后就传来了有些发闷的熟悉声音，透着一丝压不住的委屈，“赵涛，刚才进去，在你们隔壁厕格的，是我。”

他扭头一看，张星语脸上还带着泪痕，但还有点红扑扑的，颇为怪异。他一皱眉，拉住她说：“先走，你俩再碰上太麻烦，去旅馆吧。”

“嗯。”她不甘不愿地答了一声，追过来挽住他的胳膊，挽得非常用力，恨不得要把自己酥软的奶子挤进他的身子里一样。

走进楼梯间，她吸了吸鼻子，说：“你.....你跟于老师也做那事儿了，对吧？”

“没有。”他笑嘻嘻地说，“你没听清啊？我用胡萝卜操的她。我干的是她的屁眼儿。肛交不算做爱吧？”

“这.....这怎么不算？”她气哼哼说道，“你.....你不是也进去她里面了么。”

“那怎么能算呢，那要算做爱，你为什么不给我操后门？你不爱我？”他随口扯着歪理，笑道，“再说了，我冒这么大风险强奸她，不也是为了你么。你没听我最后一直威胁她吗？”

“哪有，”张星语扁了扁嘴，完美发挥出女生只接受自己想听讯息的本事，“你明明是约她以后再来找你。”

“哎呀，放心，她再来找我，我也一样是干她后面。”他垂手捏了捏张星语的屁股，“不碍着你。你看，我为你做多大大牺牲啊，要不是担心你丢不起这个人，我何至于这么卖命。”

“那也怪你，你非要在厕所.....”她委屈得快掉下泪来，“我早就觉得于老师看你眼神不对，说不定她.....她还乐意你弄她.....弄她后面

呢。她都.....都高潮了。”

“对啊，我也觉得她说不定喜欢我，我这人就招漂亮老师喜欢，没辙。”他乐滋滋笑道，“我觉得她说不定比你都喜欢我呢，被我操屁眼还是一个劲儿高潮。你都不乐意给我。”

张星语小小的胸脯剧烈的起伏起来，她一扭头，盯着他说：“我.....我给你，一会儿到旅馆，你要我哪儿我给你哪儿！你.....你不许说有人比我喜欢你。”

两行泪刷的就流了下来，她泣不成声地说：“我不信这世上有人比我爱你，我死都不信。”

（二百五十六）

一直到进了小旅馆补了那顿早就该吃的午饭，赵涛费尽了口舌，才算是让张星雨的情绪平复下来。

他开始觉得，自己似乎招惹了个大麻烦。

的确，越重视爱情的女生对他来说越手到擒来，可把爱情的地位放到这么高，一副高于生死高于一切的架势，就让他有点心里发毛。

尤其是他这锁情咒保不齐还拉着雷管的引线，万一不小心，在大学里闹出人命，就算学校能调动关系压下去影响，他其乐融融的花天酒地后宫梦可就彻底完蛋了。

他放下身段好言好语软磨硬泡一顿哄，再搂搂抱抱上亲下摸抱到床上一通操，送她高潮了个两三次，这才估摸着飞过了危险线，稍微放下心来。

他还捎带脚又测试了一下，到了快射的时候，分开她的腿稳住腰不动，垂下手指头玩她的小豆子，硬是这么插在里面给她揉出了一次高潮。

趁着那一波正在回退，他赶紧补上最后十几下，噼噼啪啪撞得她咿咿呀呀。

结果到他浑身肌肉发紧忍不住猛力往里顶死的那一下，张星语又跟八爪鱼一样紧紧搂住了他，尖声呻吟着陪他一起去了。

他每次射精，娇嫩的阴道壁都配合着肉棒的动作恰到好处的往内部吮吸，那节奏把握之准确，让他都有些怀疑，她下面那条滑溜溜的腔道，莫非还另有一个大脑？

射完之后，内里嫩肉那余韵绵长的一串裹动更是让他欲仙欲死，趴在她潮乎乎的裸体上不想动弹。

一番激情之后，张星语说话总算是回复了正常，可还明显听得出来，她对于铤秋的事情耿耿于怀。

可能在她的心里，比她先到的，她没资格也没胆子在乎，可比她靠后的，她总该能吃几口醋，撒撒娇使使性子。

赵涛反正都软了，耐心也好了许多，就搂着她絮絮叨叨编了一通，真里掺假的说了一堆。

反正核心思想就是，他上学期挂课后就惦记着要找于铤秋报复，他知道自己有能让女人不知不觉着迷的本事，于是这学期就刻意接近献殷勤，只不过没想到没俩月就已经见了效果。

于铤秋来这里并不是巧合，而是发现他过来可能是跟谁有约会，一时上头跑来的，她因为嫉妒张星语，所以威胁要告发他们的关系。

“我实在不知道如何解决，我总不能杀了她灭口吧？”赵涛随手在她身上这儿掏一下那儿捏一把，知道她已经闹不起来，笑道，“我也没别的本事，干脆一横心，把她拖进去强奸，啊不对，强行鸡奸了。她裤衩都被我带回来了，上面全是她的骚水儿，要是敢给你找事儿，我就让她身败名裂不得好死。”

张星语抿着嘴用脸蹭了蹭他的胸口，想了一会儿，软语央求道：“她既然是要告发我，那.....你把于老师的小裤衩给我好不好？也让我报复一下她嘛。”

知道这女生远不是看起来那么柔弱可怜，醋性大，心眼小，身边其他女人的把柄，说什么也不能被她拿住，他摇了摇头，直接回绝：“不

行，我说了，我不乐意看见我的女人给彼此找麻烦。谁主动挑事儿，我就收拾谁。于钿秋虽然不可能跟我，但好歹也是被我干过屁眼的，我可不让你瞎胡闹。”

张星语撇了撇嘴，眼里那点不甘心一闪而过，咕哝道：“于钿秋……真的是乐意把后面给你的？那个……多恶心啊。”

“恶心你刚才不还是直接放嘴里了。”他笑眯眯地说，“也没见你嫌臭。”

她愣了一下，跟着尖叫一声翻身下床，光着屁股就去端了一大杯水，冲进厕所呼噜呼噜漱起口来，足足往池子里吐了七八次，才气哼哼地说：“你讨厌死了！怎么……怎么不提醒我一下，你……你让我吃于老师那里出来的，我饭都要吐出来了！”

他忍着笑，一脸无辜地说：“我就是舔你小逼的时候为了方便摆一下姿势，又没说真要69，是你自己积极得不行，抬头就吃进去了。所以啊，你看，情到浓处，谁还嫌恶心啊。”

“那……那明明她有前面可用。你干嘛要那臭哄哄的地方。”张星语走出来坐到床边，伸出小手在他肚子上随便划拉着，“那地方舒服啊？”

“要说舒服么……其实也就那样，可心理意义不一样啊。她小穴被老公少说干了几百次了吧，孩子还钻出来过，旧得不能再旧，我想想就发软。可后面就不一样了，我是头一个往里进的，这也是彻底占有女人的一部分嘛。小楠、小蓓就都给我了。我也不是特别爱走后门，但一想到那个女生全身上下都是我的，我心里就舒畅，就快活，就更喜欢她。”

张星语坐到床上抱住膝盖，愁眉苦脸地发了会儿愣，可怜兮兮地说：“你……你也想要我后面吗？”

“想啊，不然总感觉漏着点什么一样。”他笑眯眯地说，“不过这个不能勉强，毕竟你不比于老师那么成熟，你要不心甘情愿，到时候屁眼紧张，容易裂伤。我还是尊重你的意思。”

张星语盯着自己脚尖看了一会儿，抿了抿嘴，又下了床，“你休息吧。我……我去洗个澡。”

走了两步，似乎是有东西从下体流了出来，她赶紧拿了张纸巾擦擦，垫着去了洗手间。

赵涛看到这一幕，才突然想起，张星语没提过让他戴套，害得他玩得太开心，把给她吃紧急药顺便教她下次经期吃避孕药的事儿给忘了。

他走到洗手间门口，推了一下门，里面竟然插上了。他只好在外面问：“星语，你洗着，我出门买点药去好不好？”

“什么药啊？你不舒服吗？”她的声音听起来很是疑惑，还非常担心。

“避孕药啊。”他很干脆地回答，“我没戴套子，你再不吃药，是准备大学里养宝宝啊？”

卫生间里安静了一会儿，传出她有点别扭的声音，“那个.....也不急着吃吧。早点晚点没关系的。”

“怎么没关系，这个越早吃效果越好，回头我给你买固定时间吃的，就不用这么麻烦了。”

“呀啊.....”里面惊叫了一声，接着传来她明显想要岔开话题的声音，“赵涛，我觉得后面不可能啊，我.....我用小拇指，都觉得好酸好涨，而且好难进。”

“抹点肥皂就好进了。”他扶着门，皱眉想了想，说，“那你是希望我戴套吗？”

张星语又沉默了一会儿，不情不愿地说：“不要，我.....我喜欢你直接在我里面的感觉，我才不要有东西挡着。”

察觉到一丝不对劲儿，赵涛沉声问：“星语，你.....该不会是真想要个宝宝吧？”

没了别的声音，只剩下卫生间里哗啦哗啦的水响。

等了好一会儿，他忍不住又开口说：“星语？你怎么不说话了？”

过了将近两分钟，里面才传来张星语忐忑、委屈又小心翼翼的声

音。

“我.....没资格要你的宝宝吗？”

【 C H Y — 3 0 （ A ） 】

“来吧.....”她轻轻呢喃着抓住了他，“让我给你更值得记住的一夜。”

“呃.....”喉咙里溢出愉悦的喘息，他抖了一下长长的耳朵，被抓握住的裤裆中，早已经充血的器官膨胀到快要爆炸，“玛莎.....这.....真的可以吗？”

“你觉得我会在不可以的情况下，变成现在的样子吗？”她低哑地笑了起来，分开结实的长腿，沉下胯部，用柔软毛发覆盖的湿润泉眼，轻轻摩擦着他高耸的裤裆，“你这味道真是太棒了，我还从没有湿润过这么快。我都能感觉到肚子里有暖洋洋的东西在流淌。你真是比月光和酒还要好。”

带着柔软小刺的滑嫩舌头突然舔过了他的耳根，那是身为豹猫属兽灵的她特有的部分，带来的酸痒格外强烈，让他的背部不自觉就挺了起来。

“不用这么紧张，克雷恩。”她娇喘着从他的耳根舔到尖端，娴熟地刺激着精灵头部最敏感的地带，“你明明不是没经验的小男孩了，你就不想对我也做点什么吗？”

他试探着抬起手，放在她近在咫尺的赤裸胸膛上。

那过于健康的浅棕色肌肤看上去并不如雪白无暇的观感那么细腻，可实际摸上去后，才体会到了无法形容的滑腻饱满，他情不自禁地握紧，充满弹性的乳肉随着他的指头变化着形状，茶色的乳头从指缝中伸出，在他的视线里颤动着变长，翘起，散发出雌兽般野性的情欲气息。

“很好.....”她伸长了能带来魔法般美妙滋味的舌头，用尖端轻轻搅动着她敏感的耳窝，呢喃道，“你还可以更用力一些，我不是柔弱的精灵女孩，我是丛林里游荡的豹，你不用怕伤到我。”

他吞了口唾沫，手指用力捏紧，不算太丰满但十分结实的乳肉立刻反馈给他迷人的弹力。

“玛莎，我想……舔。”

她的身躯充满了久经锻炼的力量感，就连本该丰腴柔软的乳房也一样。

她轻轻笑了起来，咧开的唇缝中，尖利的虎牙难得透出了几分可爱。她挺直腰，坐在他的膝上，自己用手托起了胸前肉球，凑到他的嘴边。

他迫不及待地一口吮住，舌头狂热地围绕着硬翘的花蕾打转。

舔吮的快感一点点侵蚀到她的脑海，和他胸膛散发的阵阵香气里应外合，让她的大脑感到一阵麻痹一样的浪潮。她有点惊讶，意外自己只是被这样亲吻搂抱，最娇嫩的部位竟然就有了想要痉挛的酸麻冲动。

湿润的口腔和灵活的舌头不断地刺激着膨胀的乳蒂，她渐渐昂起头，柔软的尾巴缓缓翘起，绕到前方，用毛茸茸的前端拨弄着他的衣服。

太碍事了。她眯起湿润的猫瞳，说：“克雷恩，都脱掉吧。也让我重新好好看看你，看看真正的你。”

他依依不舍地放开口，飞快的脱掉身上的东西。

她退开到床上，后仰着坐下，圆润而明亮的瞳孔牢牢锁定着他一点点变得赤裸的身体。

虽然不是第一次看到，但感觉却完全不同。

这次，她占据了优势，掌握着一切。她喜欢这种感觉，喜欢到连尾巴的根部都在微微抽动，臀部中心的花蕊，已经被热情的蜜汁彻底染湿。

终于，他解除了全部的束缚，眼里闪动着炽烈的光彩，急匆匆走了过来。

他弯下腰，想就这样吻上她，把她压倒，然后尽情的抚摸她，亲吻她，用力的贯穿她，填满她，让她的花房容纳他此时此刻所有的欲望。

但她闪了一下，完美的发挥出自己身为盗贼的灵巧，瘦削的腰肢一扭，就把他反压到了下面。

头顶的猫耳因为亢奋而直挺挺地竖起，她低下头，啃咬了一下他的嘴唇，吻向他的胸膛，吸吮了两下他敏感的乳头，伸手握住了他已经高高竖起的肉棒，“我喜欢在上面，如果你能让我没力气，那之后就轮到你上来。”

他粗喘着点点头，欲火燃烧，焚灭了可以用来思考的理智。昂扬的性器急需比手指更加美妙的抚慰，情不自禁地在她掌心中耸动了两下。

“这么着急了吗？”她舔了舔嘴唇，“那好吧，夜还长着呢，咱们.....就先来一次吧。”

双膝打开，膝盖下那道醒目的疤痕落入到他的眼中，他心疼地伸出手，轻轻抚摸上去。

她颤动了一下，眼波不自觉地温柔了几分。

垂下双手，扶住他紧绷的小腹，她保持着蹲姿，缓缓把浑圆坚挺的臀部沉下。

灵活的尾巴卷住了他男根的下半部，像是套上了一个毛绒绒的圈。很快，尾巴就调整好了耸立的朝向，对准了她已经做好充分准备的蜜壶。

和他曾见过的精灵女性不太一样，她的下面，纤细柔软的绒毛围绕着两瓣丰厚而富有弹性的唇裂，两侧因兴奋充血的时候，会膨胀出鲜红的色泽，让通往内部的入口在正中央浮现出来，整个耻丘的部分都比之前还要隆起突出，散发着雌兽发情的气息。

“嗯.....啊啊.....”湿润的洞口顺畅地吞下他膨大的前端，在这个世界，男性的生理构造本来就远不如女性那么复杂而特异，她继续下坐，愉快的哼声从尖利的虎牙之间倾泻而出，“好棒.....嗯啊.....进、进来了.....”

当臀尖压在卷缠的猫尾上，她有点惊讶地摸了摸自己的股间，小声说：“上次我都没注意，你竟然这么长……”

“会不舒服吗？”他担心地说。

“不，感觉好极了。”她挑了挑眉，浮现着肌肉轮廓的小腹蠕动着起伏了几下，接着，她撤开尾巴，稍稍往后挺直身体，试探着坐了一下，发现不行，再换成跪坐的姿势，把臀部往下沉去。

这次，潮湿火热的蜜穴终于把整根肉棒都吞了下去，嫣红的裂缝紧压在他的大腿根，水嫩柔软。

她的里面又紧又滑，层层叠叠的褶皱密集且充满弹性，坐着不动，里面都会有略微的裹吸感，让他舒畅得浑身发麻，情不自禁就哼出了声。

她娇喘着笑了起来，弯腰深吸了一口那仿佛能令性器麻痹的美妙香味，摇摆起了柔韧的腰肢。

她满意的看着他脸上泛起的红潮，沉醉于将要征服他的愉悦，她更加卖力地挪动着臀部，双手刺激着他的双乳，灵活的尾巴也没有闲着，而是钻入到他的臀沟中，用蓬松的毛发给他敏感的地方搔痒。

这样的刺激下，他很快就剧烈的喘息起来，亢奋地双手也忍耐不住，伸出来抓住了她摇晃的乳房，弓起腰，用舌尖撩拨敏感的乳尖。

她愉快地咬住了下唇，双手干脆后收，扶住自己晃动的臀峰后侧，健美的身躯蛇一样扭动着，让结合的部位带给他全方位的刺激。

他几乎坐起，情欲积蓄在下体，快要喷薄而出，“玛莎……我……快来了。”

她伸手抱紧他，侧头舔舐着他的耳朵，在他耳边说：“尾巴……快……捏我的尾巴根……”

他点点头，双手绕去她的臀后，一边从下方往上冲刺，一边一手握住她已经高高翘起的尾巴，另一手捏住尾巴根部和臀肉相连的坚硬肌块，用力揉搓。

“啊.....啊啊.....好舒服.....克雷恩，用力.....顶我.....捏我.....哦哦.....你真好.....真是太棒了.....”她升高的体温仿佛终于越过了临界值，亢奋地呻吟同时，舌头上上下下舔着他的脖颈，那微刺的瘙痒感仿佛能贯透皮肤，直抵灵魂深处。

两具赤裸的肉体纠缠的越发激烈，破旧的床板发出吱嘎的响声。

风穿过打开的窗，掀起了垂在两边的布帘，双月的光柔和的铺开，照亮了他们身上的汗水。

“啊啊.....”

同时发出的一声呻吟后，他们紧紧抱住彼此，达到了悦乐的巅峰。

她显然满意极了，修长的脚趾足足十几秒依然蜷曲，尾巴上炸开的毛发，更是直到半分钟后才缓缓回复了柔顺。

一起躺到床上，他横亘在阴影与月光的交界，而她则舒展了魅惑的裸躯，慵懒地松弛在美妙的月色下。

“还有精神吗？”过了一阵子，她伸来一条修长的腿，轻轻磨蹭着他的腰，娇媚地问。

他点点头，抓住她的脚踝，顺着纤细的小腿向上抚摸，轻易找到了尾巴根部膨胀的地方，用力揉着，“我.....再休息一下就好。”

她被揉得哼了两声，一个翻身趴了过来，伸手握住他半软的男根，俯身睁大猫瞳盯着看了一会儿，轻声说：“我来帮帮你。”

说着，她就伸出了她那攻无不克的舌头，顺着他的根部往上缓缓舔去。

“哦哦.....”一股酸畅刹那间流遍了他的全身，那密布于舌面的细小肉刺，简直是上天给予男性的恩宠，他快活地呻吟着，血液迫不及待地开始向下集中。

“可要忍住哦，在我嘴里出来的话，我可是会惩罚你的。”她满意地看着他眼底洋溢的炽烈渴求，缓缓低下头，用柔软的唇瓣包裹住了他坚硬起来的肉棒。

当那样一条舌头围绕着性器不断施加刺激的时候，没有男性能忍耐得住。勃涨的感觉很快就凶猛到近乎爆炸，他连忙从她口中抽出，喘着粗气抱紧她，把她像只真正的雌豹一样从背后压倒。

她沉下腰，尾巴缠绕着他的胳膊，撅起了屁股。

火热坚硬的性器再次刺入到湿润肿胀的花房深处，在这最符合兽灵特点的姿态下，狂野的交合，拉开了整整一夜狂欢的下一个篇章.....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五十二）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五十七）

“那怎么会。”赵涛马上换上一副甜言蜜语，扶着门板冲里面说，“我可喜欢小孩子了，等将来毕了业要是咱们还能在一起，到时候你也不用瞒着小蓓她们了，我就让你们每人给我生个大胖娃娃。可现在不行啊，这会儿弄出个宝贝疙瘩小祖宗，咱要怎么养？”

听里面不说话，他连忙又说：“再说了，在学校里怀孕，那要承担的流言蜚语可就更多了。你连恋爱关系都不肯公开，要是怀了我的孩子，先不说学校怎么处理，就是同学们的唾沫星子，也能淹死你啊。”

“可我……我想要你的宝宝。你不能是我自己的，起码……孩子会只爱我。”张星语在里面隔着门，赌气一样地说。

“没错，孩子只爱你，你到时也会爱孩子，咱们都会很高兴。但那是将来的事情了。等咱们出了校园，到了社会，工作了，没有那么多整天惦记着别人家的破事儿，没那么多八婆满世界碎嘴子，我努力工作，多赚钱，你就生，生个像我的男孩，像你的女孩，我都高兴。你说好不好啊？”

他费尽口舌，唯恐张星语真挟天子以令诸侯，到时候他搞大肚子还不结婚的名声在外，遇到可爱女孩下咒的机会都不好找。

九月份可还有一批新鲜学妹等着他呢，他当然要保持住自己风流还能让女友们和谐相处的神秘形象才行。

“顺其自然不行吗？”张星语貌似还想争取，委屈地说，“你也不戴套，我也不吃药，咱们就看天，万一来了，就是上天给的宝宝，我……”

我大不了退学，我去跟我爸妈谈判，我一定能说服他们让我生下来的。”

“星语，你何必急在这一时半刻呢。”赵涛有点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这个女生还真是让他有点感觉到女友太多未必是件好事，“咱们俩都还小呢，未来还长呢。谁知道会发生什么？这么早就让一个宝宝降生，太不负责任了。”

“我不会变心的。”她很干脆且无比坚定地说，“我这辈子都只爱你一个，任何事都改变不了。赵涛，我爱你，我愿意爱你到天长地久，爱你到死神把我带走。”

“可.....生了孩子的话，你就不如现在这么美了。你的乳房会松弛，会长满妊娠纹，而且孩子会分掉你一大堆时间，”他紧张地胡乱找着借口，“到时候我万一对你厌倦了呢？你是没见到于钿秋的样子，生孩子简直从她身上抽走了十年份的美貌。到时候，万一有比你更美的狐狸精来抢我呢？我很好色的，把持不住的。”

里面一时间没了动静。

赵涛扶着门揉了揉头，觉得脑袋有点大，这会儿真是怀念杨楠的好。

“星语，听我的，乖乖吃药好吗？”他等了一会儿，开口问道。

这次，里面传来了很小声的一声嗯。

他总算松了口气，飞快跑下楼，直奔药店而去。

考虑到张星语之前松了口，他买好紧急避孕药后，干脆顺便买了一个最大号的针管。

都到旅馆了，时间空间很富裕，当然要好好洗干净慢慢玩咯。

是她说愿意给的，这可不算强迫。

折回去后，张星语已经洗好出来，一身水气穿了两件单衣，正坐在床边仔仔细细擦头发。

她那头乌黑亮眼的长发确实保养得不错，拉去拍洗发水广告都不太需要特效，让他真想找个机会往上射一片。

那种把美好的东西用精液污染的奇妙快感，最近真是让他越发上瘾。

“买回来了？”她楚楚可怜地端起水杯，伸出了白生生的小手，“那给我吧，我喝。”

他捏出药片递给她，顺势坐过去，搂住她腰好声好气哄着，反正未来那种虚头八脑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还不是他随便许诺爱怎么说就怎么说。

说了阵子话，俩人吃了点东西，心情总算好转不少。张星语想起于钿秋干扰了她帮赵涛挑衣服的计划，就一肚子气。他只好答应，明天礼拜日，还有时间慢慢再转。这回保证于钿秋再也不敢来捣乱。

小旅馆的电视就那么几个地方频道和中央台可看，不过地方台倒是有没公映过的盗版电影打着赏析的旗号直接播放，赵涛搂着张星语一起连着看了两部周星驰，笑得嘻嘻哈哈，总算是把此前的烦心事一扫而空。

看完说起周星驰的经典镜头，张星语略带期待地逗他一起玩起了情节扮演的游戏。

她哀哀婉婉学一下戚秦氏，他就笑嘻嘻骂一句常威你还说你不会武功。

她坐在床边学柳飘飘坐车离去，他就在后面演一段我养你啊。

玩得兴起，她小腰一扭，做了个生气的姿势，对着他一撅嘴，说：“大话西游最后那段，你来夕阳武士好不好？”

“好啊。”他很配合地站了起来，脑子里回想了一下台词，突然就明白过来张星语的打算。

她还真是变着法子，想从他嘴里掏出那三个字来安慰自己啊……

他挠了挠头，过去搂住她，对着她满眼的期待，扑哧一笑，指着电

视说：“我也看到了，他好像一条狗啊。”

“诶……”张星语的小脸顿时就皱巴到了一起，“赵涛，不是这段啊，前面那段，你怎么可以跳台词。”

“本来就只演最经典的台词嘛，这句话反正我记得最熟。来来来，下一个下一个。”

张星语噢了一声，掩饰住脸上的失望，继续玩了下去。

大概是目的没能达成，她玩得也没了兴致，演了演食神，学着莫文蔚卖丑呲牙唱了段情和义值千金，就往床上一躺，撒娇说：“好了，休息吧，明天还要逛街呢，早点睡好不好？”

赵涛看了看表，才九点多一点，正是他荷尔蒙鼓荡激素发威精虫蠢动的黄金时间，这会儿脑子里的睡觉绝对不是需要闭眼的那个意思。

他笑嘻嘻往床边一坐，手直接摸到了张星语的屁股沟里，隔着内裤按了按她的小菊花，笑道：“星语，你答应给我的，是不是睡觉前该先兑现一下啊？”

（二百五十八）

张星语马上就下意识地捂住了好不容易练翘的臀部，挤出一个小心翼翼的笑，轻声说：“明天还要逛街呢，明……明天回来再给你好不好？”

赵涛的手指在她腩沟里上下划了一道，慢条斯理道：“星语，答应得好好的，怎么事到临头，就推三阻四起来？你要不想，就直说，我又不勉强你。说实话，我不缺你这一个小菊花，不至于非采不可。”

他故意做出一副失望的表情，慢慢缩回了手，一甩拖鞋，翻身躺到了里面，拖着长音说：“行，那就睡吧。”

张星语皱着眉，看他连被子也不盖就闭上眼，摆明跟她闹别扭的样子，顿时慌了神，伸出小手推了他一下，轻声说：“你……你不喜欢跟人家正常做吗？你之前还夸人家那里……那里舒服呢。”

赵涛一侧身，瞥她一眼，柔声说：“可那样的话你又要吃药才行，这个不比你来月经后吃的那种药，那个没什么副作用，这个副作用大，我不舍得你多吃，会变胖，汗毛粗，挺受影响的。我盘算着，你下次来事儿之前我都不用那儿了。”

“啊？”她顿时满脸都写上了失望，“还.....还还有起码十好几天呢啊。你.....你都不要我了？”

“我可以用别的方法要你啊，你也答应了不是。可你反悔了，我只好再等等。”

张星语摸了摸屁股，一咬唇，翻身下了床，“我.....我去个厕所。”

看着她一溜小跑钻进卫生间，赵涛笑咪咪摸出了枕头下藏着的大针管，拉出活塞，慢慢推进去，想象着管口刺入到她嫩白屁股中央后，一点点注入液体的样子。

不过他打算自己操作。

他发现自己还挺喜欢看张星语不太情愿却又不得不主动去做的样子。

那种为爱牺牲自我感动楚楚可怜的样子，真是让他回忆一下就鸡巴发胀。

既然前面的处女是她主动弄进去的，初次灌肠，当然也要公平才好嘛。

等了一会儿，张星语磨磨蹭蹭从厕所里出来，低着头，脸蛋通红，小声说：“我.....我解过.....解过大手了。”

她仿佛觉得连描述都实在是过于羞耻，声音一个劲儿的发颤，“可.....可里面肯定还是脏啊，我又擦不到。这.....这个不行的。”

赵涛坐了起来，拿起手上的粗大针管晃了晃，“喏，我买药的时候就买好东西了。这个可以洗里面，说呢，我还不知道你，爱干净。”

她瞪圆了乌溜溜的眼睛，“这个.....怎么洗啊？”

“走，去卫生间，我教你。别在外面弄，怪臭的。”他踩着拖鞋脱掉衣服，连裤衩都没剩，就那么晃荡着黑黝黝的老二走了过去，“你也脱了吧，又没带换的衣服，明天不是还逛街呢，可别弄脏了。”

“哦。”她颤声回答一句，走到床边，心惊胆战磨磨蹭蹭脱下衣服，叠好放到床头，捂着胸前晃荡的小巧奶子，小步挪了过来。

天气还不是很暖和，赵涛把水开到最热，直接冲着里面喷了起来，先熏出满屋子水蒸气，跟着才摁下洗手池的塞子，接了满满一池子热水，锁好洗手间门，盖上马桶盖子，一屁股坐上去，把针管交给了不知所措站在那儿看的张星语，“喏，可以开始洗了。”

“这.....这要怎么开始啊？”她拿着针管，看向那一池子水和赵涛刚拆开的小香皂，其实显然已经明白了什么，可还是勉强装出很迷茫的样子说，“要不.....要不还是算了吧，我真不会。”

“我不是说了么，我教你。”指挥一个有点心眼儿却又不得不屈服的女生，感觉真是美妙极了，他笑呵呵靠在背后的水箱上，“先把针管抽满。”

“哦。”张星语苦着脸走到水池边，伸出针管，皱着眉拉起了活塞。

“用香皂抹一抹头，不然我担心你会痛。”他柔声说道，双眼放光，盯着她已经在微微颤抖的屁股。

上学期嫌她屁股又平又瘪的时候，可没想到几个月后就能在同一个人身上享受操屁眼时候屁股蛋子一弹一弹的美妙滋味。

她求饶一样地看了一眼赵涛，结果被他故作生气地瞪了回去，只得可怜兮兮拿起香皂，绕着针管头上抹了一圈。

“呐，剩下的就简单了啊，插到你的小屁屁里，然后把水推进去，这事儿的学名呢，叫灌肠，其实对身体还行，洗洗更健康。加油。”他伸手轻轻揉着她的奶子，满心愉悦。

这可是彻底百依百顺的余蓓杨楠没办法带给他的新鲜刺激。

张星语闭上眼，似乎在拼命做心理建设，扶着水池边足足磨蹭了几十秒，才呜咽一声，分开双腿，稍微往下蹲了蹲，弯腰握着针管送到了

臀后。

“我可以帮忙的。”他笑着扶住她的屁股，把紧翘的臀肉用力往两边扒开，那小小的肛口都被拉扯成了扁长，露出一抹茶色褶皱中藏匿的嫣红。

她伸长胳膊，对了几下，好不容易才找准位置，跟着一捅，刺入到了臀眼中心。

“嗯嗯……”她闷哼一声，臀部的全部肌肉明显收紧，差点把进去的头儿又推出来，“不、不行，赵涛……我不知道怎么办，我害怕……”

“就是些热水，你害怕什么啊？”赵涛都有些无语，干脆握住针管说，“那我给你示范一次，后面你再自己来。”

“啊？”张星语惊慌失措地叫了一声，话音未落，赵涛的手就已经用力推了进去。

大量的热水一下子涌入到直肠深处，她哀鸣一声低下了头，连忙扶住发颤的膝盖，差点就跪倒在地上，娇喘吁吁地说：“好涨……呜……好涨……”

“这才多少啊，还没你一次大便的东西多呢。”他拔出针管交还给她，“喏，就照这么来，洗一洗就干净了，特别干净，干净到我都可以给你舔。”

她颤了一下，也不知道是被这句话鼓励了，还是肚子里已经装了一管水，有一就有二豁得出去，她抽了下一管，抹上香皂，喘息几口，犹豫豫放到后面，插进去，一点点推入。

赵涛也不急着催她，反正他等着看的好戏，还在后头。

又一管打进去，张星语噙着眼泪抬头问：“好了吗？赵涛，已经……好多水进去了。”

“这才哪儿跟哪儿，差的远呢。继续吧，你这么爱干净，不好好洗洗，我操过之后你该不给我噉了。”

“你、你可以洗洗啊……”她夹着屁股蛋有点着急地说，“拜托，让

人家.....用一下马桶好不好？”

“不行，你不打够我满意的管数，我是不会让开的。”

“怎么这样.....”张星语大概从他的眼神中意识到了什么，急得跺了跺脚，“那.....那到底多少你才满意啊。”

“嗯.....”他估计了一下针管的毫升数，和杨楠的容量，笑道，“每次都抽满，八管。不好好抽满的话，就罚你打十管。”

“什么？”她登时吓了一跳，“这不可能啊，我现在肚子就感觉好胀.....打不进去那么多的。”

“打得进去，别小看女人的肚子，那么大的宝宝都装的进去。”

张星语涨红着脸反驳：“宝宝又不是装在那里.....你当是母鸡下蛋吗。”

“随你，反正你不达到要求完成任务，我就不起来，要不，你就打开盖子直接拉下水口里吧。”

“不要.....”她有气无力地叫了一声，无奈地再次把针管伸进水中。

第三管很快推了进去。

第四管、第五管.....等到第六管推完，张星语已经站立不稳，踩在地板砖上的脚趾都憋得翘了起来，赵涛能清楚看到她臀肉上浮现的凹窝，显然为了闭住肛口，已经连屁股蛋的劲儿都用到了头。

果然和他估计得一样，这个数字，就是张星语的极限了。

“不行了.....赵涛，我真的.....真的再也推不进去了。针管再进一次，我.....我就要憋不住了。你快起来吧。”

赵涛早就看得欲火中烧肉棒高翘，他一分双腿，喘息道：“不行，你差着管数呢，那这样，你过来给我口交，不用让我射出来，只要让我爽了，我觉得O K，就给你让地方。”

她连讨价还价的时间都不敢磨蹭，赶忙就转身跪了下来，趴在马桶

边，扶着他的老二就急匆匆放进了嘴里，吸溜吸溜，很快就吮出了吃面条一样的声音。

赵涛弯下腰，一边享受着腿间张星语卖力的服务，一边伸出手，故意开始抚摸她周身各处的敏感带。

他知道，高潮，哪怕是低档次的小高潮，也是能让女人的括约肌不自觉张缩交替的。

虽说前面的喷水还没来得及玩，后面的喷水，可就要快了……

（二百五十九）

“赵涛……嗯嗯……别摸了……求你。”含着粗大的肉棒，张星语的声音有些发闷，她并了并腿，紧紧夹着屁股，腰一下都已经在微微颤抖。

“怎么了？这不都是你平常最喜欢我摸的地方吗？应该很舒服才对啊。”赵涛故意装傻，手指更加快速地拨弄她已经翘起的乳头。

“可是……会……憋不住的……”她吸紧阴茎猛吮了几下，可怜巴巴地抬头说，“赵涛，你舒服了吗？求你让我上厕所吧。”

“不行，还差最后几下。”他干脆站了起来，双手抓住了张星语的头，猛地往喉咙深处顶去。

连口交都还很生涩的张星语哪里知道调整咽喉肌肉的技巧，一根肉棒猛戳进来，顿时噎得她眼冒金星，呜唔一声就险些吐出来。

赵涛向后一拔，龟头贴着舌面前后磨了两下，跟着又是一插。

如此重复了四五次，直到听见她无法控制地激烈咳嗽起来，才猛地往后一撤，笑着说：“好了好了，你快上吧。”

但从刚才就已经隆起渗出水来的屁眼在如此剧烈的咳嗽下哪里还关得住门，第一声咳嗽，白嫩的屁股中央就跟着一起喷出了一片水花，她哭着想要爬起来，但嘴里还是无法控制的咳嗽，每咳一下，屁眼里就会喷出一小道水柱，硬憋住时候，还会传来小小的屁音，把她一张俏生生

的小脸瞬间就羞成了一匹大红布。

“别看，别看……赵涛，你别看啊啊啊……”张星语好不容易快要爬起来，可脚踩在地上脏兮兮的水里，恰好打滑了一下，让她抱着近在眼前的马桶，噗通跪倒回去。

括约肌彻底失去了控制，水流带出了稀薄的粪便，伴随着噗噜噜的声音，哭喊的美貌少女双腿之间，终于还是淌出污秽的流质，黏乎乎垂落到地上。

“呜呜呜……呜哇……哇啊啊啊……”

完全被羞耻蹂躏的内心似乎到达了极限，张星语蒙住脸，一边排泄，一边嚎啕大哭起来。

赵涛拿下花洒，及时把排泄出来的东西冲入开了盖的地漏中，空气虽然有那么一点微臭，不过他早有心理准备，也不觉得有什么，反正他早就知道，不管是美少女美少妇还是美熟女，一样要拉屎撒尿放屁，那些东西也一样是臭哄哄的。

热水持续的冲洗在张星语颤抖的屁股上，嫣红的屁眼开合了几下，再也挤不出什么东西，只吹大了一个颇为滑稽的气泡。

一直等到她的大哭专为抽泣，赵涛才蹲下去，抱住湿漉漉的她，用磨蹭分享了她身上的汗水和洗澡水，用温柔的亲吻一点点擦去她脸上的泪滴，然后，在她表情变得有些迷茫而和缓之后，柔声说：“好了，我的宝贝小星语，该洗第二次了。”

也许对女人来说，底线永远只有在第一次被突破前才有价值，张星语委屈地抽泣了一会儿，就乖乖站了起来，拿起针管，再一次灌肠。

羞耻心大概是终于走向了麻木，她这次还有心思让他扶着，侧身抬起一条腿踩在洗手池上，换成了比较顺手的姿势。

她没再磨蹭，也没再多说什么，一管接一管的注射进去，直到极限后，才微微颤抖着转过身，眼眶红红地望着赵涛的眼睛，问：“我……我可以坐马桶吗？”

“可以。”他笑了笑，搂过她扶她坐下。

没有再说什么你看着我不好意思之类的话，张星语闭上眼睛，握着他的手，松弛了紧绷的下体。

这次她拉得很彻底，以至于前面还挤了些尿出来，淅淅沥沥地响了会儿。

她抽了抽鼻子，没有拿卫生纸，而是直接抬头问他：“还需要洗吗？”

“如果你觉得差不多就行，因为我没你那么爱干净，我不太嫌弃的。”他套弄着肉棒保持着硬度，笑嘻嘻地说。

张星语咬了咬牙，站起来开始了第三次灌肠。

这次，她比先前多打了一管进去，坐下到马桶上开始排泄的时候，脸上泛起了微妙的红潮，不知道是不是为了掩饰什么，她拉过赵涛，一边拉出肚子里的水，一边舔着他已经有些发软的老二。

“挺干净了，我看都是清水了。”看她站起来，赵涛望了一眼马桶里面，有点迫不及待地说。

“不要。”她摇摇头，又开始抽水，反手刺进屁眼，灌入，“还脏，你肯定还要让我吃你的那个东西，我一定要洗得干干净净才行。”

“呃……好吧。”赵涛挠了挠头，垂下视线看了看，肉棒都已经等太久软掉，还真不如刚才就在她嘴里先射一次。

第四次拉完，她又开始灌第五次。

等到这次她从马桶上起来，反手摸了摸自己的腋沟，把指头放到鼻子前小心翼翼地闻了闻后，总算舒了口气，说：“嗯，干净了。”

赵涛打了个呵欠，马上拿下花洒，开始给彼此洗澡。

“这个……真能进去吗？”跪下给他清洗龟头后棱的时候，张星语捏着软绵绵的老二，很担心地说，“屁股裂开的话……是不是还要去医院啊？”

“我会小心的，如果觉得你不行，我就放弃。放心，星语，我不会真伤到你的，相信我。”他把大毛巾递给她，过去拿上洗手间里那小瓶沐浴露，离开了卫生间。

他还挺喜欢张星语后来那忍着羞耻和恐惧配合的态度，所以，决定给她的小屁眼一个温柔的开苞之夜。

已经完全听他摆布的张星语很快就在铺平的单子上趴下，分开双腿，埋头在臂，伏胸撅臀，仿佛已经认命，只在他爬上床的时候小声求饶一样说了句：“轻点。”

他想了想，反正这会儿自己也还没硬，就坐在那儿揉了揉她的屁股，低下头，先伸出舌头，轻轻舔了上去。

“嗯？”她果然抖了一下，微微晃了晃屁股，但没吭声。

他扒开臀肉，对着微微绽开的肛门，吐出舌尖压在上面，灵活的拨弄起来。

“嗯.....嗯啊.....”异样的酸痒很快就让她呻吟起来，那地方被舌头舔过，带来的不光是新奇的快感，还有一种被爱人丝毫不嫌的微妙满足。

他用舌头挖掘着她的肛肉，手指则轻轻抚摸上她光溜溜的耻丘，顺着外唇的裂缝拂过，顶部的小小入口，已经渗出了湿润的蜜汁。

“舒服吧？星语，你前面都湿了。”他抬起头说了一句，笑咪咪地继续舔着。

“唔.....”她还是把脸埋在胳膊中，不说话，白白的乳房压在床单上，从边挤出扁扁的一小团。

他想了想，干脆一边亲吻着她的后庭小花，一边双手在她周身按摩游走，帮她一点点松弛下来。

后门喷水已经看过，不如，再看看前面喷水的美景好了。

（二百六十）

对张星语的敏感带已经了如指掌，赵涛只用了大概五六分钟，就把趴在那儿等着献上后庭花的小情人弄得浑身颤抖爱液长流，那条半根毛都没剩的嫩缝，亮晶晶反射着灯光跟小溪一样。

“哈……哈啊……赵涛，还……还不能开始吗？我……我身上好热……”她总算是舍得挪开埋在手里的脸，盯着满面红潮扭头望着他，“我好想要……想要你……要不，要不我事后再吃药，你……你弄我前面好不好？”

说着，她撅起的屁股还微微摇晃了两下。

“别吃了，万一长胖了多不好。”他坐直身子，盯着她白嫩的屁股，屁眼上已经沾满了口水，可依然湿不过下面明显已经发情的肉缝，那膻口在外唇的夹挤下仍旧顽强地缓缓张开、缩紧，像是在召唤什么东西尽快把自己填满塞住，免得流出更多淫靡的汁液。

行，应该差不多进入状态了。他舔了舔嘴唇，活动了一下手指，用上半身压住她的臀部，一手绕过腰，压住耻骨附近，用力上顶，另一手把手指缓缓送了进去，抠挖着寻找目标地点。

“啊……嗯嗯……”她愉悦地呻吟着，只当是寻常的指戏，下体因此而放松了不少。

他挖了几下，就顺利找到在手掌压迫中迅速充血、顶起了一片嫩肉的膨胀区域，他用力按住，迅速地、狂野地、以完全不同于寻常前戏的方式挖掘一样摩擦起来。

在于钿秋身上已经试验过的方法，他已经有了充分的自信。

果然，不到十秒，张星语就颇为惊慌地大呼小叫起来：“啊！啊啊……赵涛……等……等等！别……啊啊……啊啊……赵涛……好涨……不要……想尿……别、别……啊啊啊啊……”

错觉的尿意就是喷射的前兆，他更加兴奋地用力，嫣红的嫩肉中淫液被剧烈地搅拌，不断发出噗叽噗叽的声音。

“不行……不行……尿……尿要出来了……不要……让我去……厕所……”她攥紧了床单，脚掌也狠狠蹬住了床板，浑身的力量仿佛都在

往被玩弄的下体聚集，凝结成一股令她灵魂都在颤抖的快乐。

终于，她羞耻地哀鸣一声，腰、腿和白花花的屁股海浪一样传导着痉挛、颤抖、抽搐，一道清澈的汁液，水箭一样远远喷了出去，竟然直接飞到了床边的地下，有几点都落在对面放电视的桌子上。

哦哦……简直和A V女优一样壮观啊！他笑了起来，这可是至今为止最符合他心目中潮吹印象的一次喷射，还原度实在令他感动，甚至比某些不太敬业的女优大量喝水放尿糊弄都强得多。

低下头看过去，充血的膻口还在剧烈的痉挛，这会儿把老二放进去，那舒爽的感觉绝对是完美的阴道按摩享受。

但他忍住了，他不仅急着摘掉张星语没被碰过的纯洁嫩菊，还很好奇，被干屁眼，她会不会也有本事在他射精的时候照样好似被按下开关一样跟着一起高潮。

这要都能跟着一块去，那她绝对是个天生伺候男人的人间尤物，早泄快枪手的最佳爱侣。

他拧开沐浴露，抹了一小半在自己阴茎周围，尤其龟头上涂了厚厚一层，他知道张星语心理脆弱，说什么也要注意不能给她操伤了，不然肛裂去医院她保不准要羞愤自尽。

剩下的沐浴露，他一股脑全倒在她的肛门上，然后，把小拇指先转着圈刺了进去。

直肠末端突然传来充塞的滞胀感，还沉浸在刚才喷射那一刹那的绝顶美妙中的张星语瞬间回过神来，啊的叫了一声弓起了背，两瓣屁股情不自禁地收紧夹到一起。

“星语，放松点，你这么用力会伤到自己的。就像要拉屎一样，把下面放松。”他说着，拔出小拇指，换成中指刺入到还没来得及闭合的屁眼内部。

她的肛穴不知道是灌肠太多还是天生如此，非常意外的柔软，即使夹紧，括约肌用力，依然像是个嫩嫩的皮圈，而往深处进入一点，就来到了温度更高但宽松了不少的肠道，指肚摸在深一点的地方，竟然还摸

到了微妙的凸起，柔软滑腻，像是硬一些且不会融化的凝固油脂，有种微妙的疙里疙瘩的感觉。

“我.....我努力放松了.....”她大口喘气，带着一丝哭腔说道。

“不要紧张，你就把我的手指当成大便，松开屁眼，找那种排出来的感觉。”他一边诱导，一边抽出中指，换上了倒数第二个破肛物，大拇指。

她很听话地努力，格外柔软的屁眼也很顺畅地吞入了他的拇指。

“真好，星语，你真是棒极了。我要来了，宝贝，从此以后，你前面后面的处女，就都是我的了。”他喘息着拔出拇指，握紧已经勃起胀痛的老二，扶着她的屁股往下压低一些，对准了半开的肛花。

“呀啊啊！”粗大的龟头进入到括约肌内时，张星语苦闷地尖叫了一声，攥着床单的手顿时在床上拧出了两个大号屁眼一样的印子。

她听着就满肚子难受，可赵涛却爽得鸡巴打颤。

那小小的屁眼果然不负所望，囔住龟头后棱子的时候，特别有劲儿，但还因为柔软而勒不住他，比高潮时候紧紧收缩的膈口还有力起码一倍，润滑足够的情况下，简直是把肉棒伸进了天堂的入口里。

他往深处刺去，先前摸到的那些小突起都蹭了上来，一个个轮流刮过龟头外侧，和小穴内层层叠叠的嫩肉褶皱完全是不同的滋味，简直各有千秋。

他在后门这上面也算是阅菊颇丰，当即就不得不承认，这是他干过的最爽一个。

他舒服得呲牙咧嘴，张星语却涨得哼哼唧唧，难受得背上都出了细汗，“赵涛.....呜呜.....好涨.....屁股里面.....撑得慌，好别扭.....”

“动起来就好了。”他随口糊弄了一句，开始慢悠悠地抽出。

“啊.....啊啊.....”就像是又粗又硬的大便终于脱出了憋涨的屁眼，张星语发出充满解放感的呻吟，蜷起脚掌轻声叫着。

很好，很顺畅，很爽。他擦了擦额头上的汗，扶稳了她的屁股，开始前后摆腰。

柔软的屁眼依然紧紧吮着他，抽插起来的束缚感不但没有随着女人肉体的适应而松弛，反而加强了几分，就像她真的把肉棒当作了大便，意欲用括约肌把它夹断似的。

可她当然夹不断，只有趴在那里，一边发出难过中混杂着奇妙愉悦的叫声，一边任凭粗大的阴茎在绽放的肛花中进进出出。

“星语……你的屁眼真棒，比她们的都好，我都想以后……只干你的后面了。”他捏紧了臀肉，腰杆摆动的幅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快。

“不要……我……我前面更舒服……后面……好别扭……”她马上出声抗议，可惜都蹭到他身上的爱液说了实话。

“你都湿成这样了，还敢说不爽？”

“没有……”她哎呀哎呀地叫唤着，努力忍耐着屁眼里加速的肉棒带来的冲击，说道，“人家是说……前面更舒服……人家前面想要……不要一直插后面啊。”

他用力撞击着她百里泛红的臀肉，亢奋地说：“那你说哪里想要，前面是哪儿？我不知道。”

“呜……”她羞耻地低下头，又把脸藏了起来，“阴……阴道，肛门……肛门不要……人家以后还要……还要阴道……求你……”

“我不听学名！”他趴下身子，搂紧了她，火热的鸡巴已经进入到最后冲刺的阶段，“再说一遍！”

她也已经被屁眼里奇怪的快感折磨得不成样子，终于忍不住大叫起来：“我不要你插屁眼……我……我要你插逼，插人家的……插人家的逼……呜呜……呜啊啊啊……”

随着最后哭泣一样的淫叫，赵涛马眼一松，把精液注入到这销魂的后庭花中。

而她，明显也一起达到了高潮。

啧啧.....这小妞，真绝了嘿。

（二百六十一）

实在是有点意犹未尽，可回过气来之后摸一摸，张星语的屁眼已经肿了，感觉硬要再干，保不齐就要闹去医院，赵涛只好悻悻收兵，心想沐浴露这玩意真不是什么好润滑剂，明天逛街路过药店，还是得弄点凡士林之类的专业货。

顺便再弄点洗液，最近屁眼干得太多，可别再得上什么病，做事还是要小心谨慎些好。

他一边想着，嘴里一边非常熟练地冒出一串接一串的甜言蜜语，把最吃这一套的张星语哄得满心愉悦，睡着的时候唇角都带着笑，一点不像后庭花刚被半推半就开了苞的。

考虑到还要逛街，早晨起来赵涛也忍了忍，没在她嘴里放掉晨勃的那点阳气，而是去厕所洗脸刷牙放了放隔夜陈尿。

这天出去逛，不再有于钿秋那样斜刺里杀出来捣乱的，赵涛刻意卖弄温柔准备为后面杨楠的事儿做好铺垫，张星语又是一身奉献完了的自我陶醉，俩人的黏糊劲儿让商场的导购都频频侧目。

不用担心被人看到的地方，她理直气壮彻底解放地摆出了女朋友的架势，除了试衣服的时候，恨不得粘在他身上不放。

可能屁眼里还是别扭，她走起来显得有点内八字，但臀部也随之晃动得幅度更大，平添了三分成熟女人的妩媚，也好似洗去了她身上最后那点清纯少女的痕迹。

中午吃了点饭，下午又转了两个多小时，张星语总算给赵涛选好了两套夏装搭配，心满意足地用省吃俭用存起来的生活费买下。

赵涛看她钱包里一共六张，给他买衣服就掏出去五张，心里一暖，回去路上拿出了五张，硬是要塞给她。

“我不要，我乐意买给你的，哪儿有再把钱要过来的道理。”她扁着嘴不收，“我喜欢看你穿得帅点，我见了高兴。”

“我给的又不是衣服钱。是你辛苦健身练出了小屁屁的奖励。”他随便找了个理由，搂住她就当街亲了一口，“又圆又翘又弹手，爽死我了，给你五百块，多吃多练，再接再厉。”

“讨厌，正经不了一个整天。”她红着脸娇嗔道，“又开始说下流话了。”

“这不是快到旅馆了吗，怎么，在外面装正经，马上就咱俩，衣服都不用穿了，还那么端着，不腻啊？”他笑嘻嘻地揉了一把她的屁股，“我可是忍了一天，等着回去跟你大干一场呢。”

“可.....可女生太.....太放得开，会被讨厌的。男生也不喜欢这样的啊，他们背后骂得，比女生还难听呢。”她应该是想起了什么不堪回首的记忆，难过得说，“你要是也那么骂我，我肯定受不了。”

“星语，你连吃不到的葡萄是酸的这么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啊？”他搂紧她，柔声说道，“他们真要有个漂亮女朋友肯在床上对他们发骚，绝对一个个都恨不得当宝供起来日夜焚香，他们骂，要么是因为吃不到自己嘴里，要么是因为谁都能吃一口，懂吗？”

看她还是将信将疑似懂非懂，他凑近点，在耳边小声说：“反正你记住，我在床上操你的时候，说你个小骚货啊小淫妇啊，干你的小骚逼啊之类的话，那都不是骂你，那是喜欢你，喜欢你对我能毫无保留，诚实的表达欲望，喜欢你对我也一样渴望，那是情趣，不是攻击。所以，不许生气。”

“哦.....”她点点头，有点迷茫地答应下来。

“那.....小骚货，想不想被我干啊？”他马上就说了一句，顺便还伸出舌头舔了一下她的耳朵。

“赵涛，这.....这还没到旅馆呢。”她连忙哀声告饶，涨红着脸低下了头。

“你还没说想不想呢。”他不依不饶，继续问道。

好一会儿，她才蚊子哼哼一样，低低地说了声：“想。”

走到房间开门进去，她才扭身赶紧补充说：“可我想的是.....是前

面。赵涛，那个药，偶尔吃几次不会胖吧？可以.....不走后门吗？”

“那药副作用大啊，我这不给你买了那种经期开始吃的，等再来事吃那个就不担心了。”他关好门，迫不及待先往她乳房上抓了一把，“这阵你就将就将就呗，反正不是一样能高潮么。”

她抿紧嘴，似乎有点失望，坐到床边拿着那个药盒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这个要连着吃二十多天，我.....我在宿舍，万一被发现怎么办啊？”

“弄个维生素药瓶，装里头就是。”

“哦。”

“好了，一身臭汗，赶紧洗澡去吧。我去外面给杨楠打个电话，免得她找我麻烦。”

张星语皱了皱眉，颇为不甘心地看了一眼拿出手机的他，磨磨唧唧钻进了卫生间。

他扶着门，笑嘻嘻地说：“记得把屁眼洗干净哦，要是让我洗，我可能会忍不住想看你在我面前拉。”

“讨厌！”她在里面羞耻地喊了一句，跟着小声说，“知道了，我带着针管进来的。”

拿好钥匙出去带上门，赵涛来回看了看，快步过去走廊尽头的窗边，打给了杨楠。

“喂，怎么样啊？情况顺利吗？张星语那个小婊子在你那儿待了两天了吧？”杨楠的话里充满了不加掩饰的期待，“啥时候能叫我去抓奸在床啊？”

“这回恐怕不行了。”赵涛无奈地说明了一下这个周末的情况。

“啊？她这么贼，还跑那么远地方开房住？”杨楠顿时也颇为无语，“真够舍得花钱的。这劲头，跟你们男生有一拼了我看。”

“反正我觉得希望会越来越大的，她身子可敏感，脱光了之后也放

得开，前脚破处，后脚屁眼也被我开了。”他得意洋洋地说，“就算真没机会让你抓奸，回头我直接忽悠她玩双飞，估计她也迟早能答应。”

“呸，谁要跟她一起被你双飞了。”杨楠啐了一口，说，“我要跟你一起操她，哼，操死她，让她以前老编排我。”

随便问了问她在宿舍的情况，还好，问题不大，女生嘛，背后嚼舌根是一副样子，当面该怎么亲亲热热也不耽误，无非是杨楠取向暴露大家会比较回避主动接触，不至于真把她孤立起来，夜谈会上还有舍友好奇地问她双性恋是什么感觉，女生和男生做起来分别是什么样子，哪种更舒服之类的问题。

“对了，我还刚听说了一个挺有意思的八卦。八九不离十是真的。”聊到最后，杨楠突然神秘兮兮地说，“而且我觉得你听了一准儿高兴。”

“是什么啊，你说。”

“周六晚上，金琳男朋友跟别的女生出去开房，被咱们学校的人撞见了，今儿早晨金琳铁青着脸出门，现在还没回来呢。”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五十三）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六十二）

“真的假的？”赵涛不是很相信地说，“金琳不是把她那个男朋友吃得死死的，让东不往西，说不给操就不给操么，他有这么大胆子？”

“色胆包天呗，而且人家学生会的，长得又不赖，人五人六，你以为就金琳看上了啊？你们男生，真遇上豁得出去脱光躺床上的，那还不挺着个鸡巴扑上去，就跟你似的。”杨楠略带嘲弄地说，“那会儿哪还想得起女朋友啊，满脑子就剩下眼前的水嫩小逼逼了。”

“那也是金琳活逼该。”赵涛笑嘻嘻地说，“谈恋爱这事儿讲究的就是情投意合，她不准备婚前做爱，那就找个同样准备憋到领证的男生去呗。合则来，不合则去，生什么气嘛。”

“呸，臭不要脸，不合倒是说一声先分再找啊。”杨楠马上不屑一顾地说，“要不他就学你一样不要脸，摆明了我就是要脚踩几条船，女朋友们乐意背着骂，别人总没话说。哪儿有既落了好，还想有个好名声的。”

“就是，你看我就不立牌坊，高高兴兴当婊子。”赵涛笑呵呵地说，早不在乎什么要脸不要脸的问题。

“你是男的好不好，啥叫婊子，那叫.....那叫鸭子。”杨楠咯咯笑了一阵，说，“金琳要是分手了，你是不是就有机会了啊？”

“有个屁啊，她就是因为不给男友日才闹成这样的，你凭什么觉得我就日得到还能让你日得到啊？我鸡巴带制导？”

杨楠哼了一声，说：“你和别的男生又不一样，别的男生有本事让我一见就湿吗？有本事让张星语这么心气高的明知道有我还对着你晃屁股吗？有本事让一本的好学生整天旁敲侧击打听你吗？谈恋爱这事儿你也许排不上号，让女生着魔这个你可是全校独一份，我现在可信你了，觉得你要想操谁都能操上。”

“嘿，你这算是恭维吗？”

“算啊，我男朋友泡妞无往不利，还惦记着给我分汤喝，我不赶紧拍拍你的马屁能行。”

听出来她多少对自己跟张星语在外开房有点怨气，赵涛微微一笑，柔声说：“行了，知道你想我，洗干净屁屁等着，明天回去我就喂饱你。至于张星语，我也保你一个月内吃到嘴里。肉渣都不剩。”

“那金琳呢？”杨楠还挺能得寸进尺，马上就顺竿爬，“这么好的机会，你不赶紧下手？”

“我回去就试试看，你就别催了，先惦记着怎么让张星语被你日了不发疯吧。她可挺讨厌被你碰的，我试探了几回都没什么戏。实在不行，就只能让你强上了。完了我再哄。”

杨楠那边沉默下来，犹豫半天，才说：“强奸……不太好吧？万一留下什么心理创伤怎么办？张星语这人挺轴的，平常看着对谁都和和气气，其实和她同屋的都说她这样的最不好惹，真生气起来，火山爆发都不夸张。她可别到时候吃醋加崩溃，拿刀砍死我。”

“那等回去再商量吧，她快洗好了，我得回去，不跟你说了。她主动洗干净的屁眼，我今晚要让她主动套上来。”

“臭不要脸。”杨楠气哼哼骂了一句，“就仗着我们爱你糟蹋人。悠着点吧，不然以后没好报的。”

赵涛笑了笑，淡淡道：“我啊，早就没好报了。”

挂掉手机，他靠着墙叹了口气，发了会儿楞，直到张星语疑惑地开门探头出来，喊他一句：“还没打完吗？”

他才应了一声，笑嘻嘻走了回去。

把买回来的饭吃了个差不多，剩下的一扔，留张星语在床上躺着看电视，赵涛进去好好洗了个澡。

低头搓洗软趴趴的老二时，他有点感慨地想，和一般男生比起来，他这根鸡巴可以说是享尽艳福了，他认识的女人里漂亮到让他动心的几乎快被他一网打尽，未来估计也不会缺了肉吃。

可怎么明明该爽得不行的情况下，他的心里却空空落落，跟被掏了个坑一样。

余蓓填不上，李婕的死填不上，杨楠填不上，张星语填不上，金琳、孟晓涵.....乃至未来的更多女人，也未必能填上。

一个个白花花的身子丢下去，却什么也不见浮上来，就跟进了无底洞一样。

可能真的是无底洞吧，不然，张星语声嘶力竭地对着里面一声声喊我爱你，怎么就会连个回音也听不到呢？

他拿下花洒，让热水直接冲在龟头的后棱上，那股沉重的酸痒带来一股逼近性欲的快感，他套了两下，阴茎渐渐充血勃起。

似乎只有射精那时候近乎心灵空白的一霎，才能短暂地忘记这个大坑，全身心地感到快乐。

从这个角度讲，不管是小穴还是屁眼都能让他射精的快乐加倍的张星语，其实还挺值得他珍惜一下的。

他笑了笑，关掉水，拿起毛巾，决定，一会儿给她屁眼上多抹点润滑。

啧，多大的恩惠啊.....

（二百六十三）

这一晚，赵涛真正确定了张星语是天赐尤物的这个事实。

单纯从肉体能给男人带来的感官愉悦上计算，如果余蓓有六十分，杨楠差不多有七十分，那么，张星语的前后两洞加起来，少说有一百三十五分，而满分一百五是什么样子，赵涛自己都想象不出来，可能，就是口交技术上去之后的张星语完全体吧。

按部就班，看着电视闲聊温存到八点多，他就很自然而然地把手伸进了张星语的领口，明确表示要开始今晚的肉体交流。

她红了红脸，往他怀里靠了靠，小声问：“都俩小时了，我.....我是不是进厕所再洗洗？”

知道她爱干净，赵涛也就放手点头，看她进去后，就关掉电视，仔细听着里面的动静。

他有点怀疑，张星语好像能从灌肠和肛交中得到不逊色于被玩弄小穴的快感。

果然，和他猜测的一样，听厕所里面冲水的声音来计数，之后这半小时，她就不停在重复灌肠、清洗的过程，足足洗了七遍。

洗成这样的嫩屁眼，他感觉就是把舌头钻进去都不要紧。

于是，他就那么做了。

张星语的反应果然非常激烈，扒开屁股蛋，插入的却不是肉棒而是舌头，括约肌顿时就兴奋地缩紧，跟个皮套一样嘬着他的舌尖，拉得舌头下那根筋都有点疼。

三分钟，前面的豆豆都没揉几下，她就被屁眼里的舌头勾出了第一次高潮。

干脆，再接再厉，赵涛顺势继续，双手配合，又是三五分钟不到，给她爽到潮吹了一次。

“赵涛.....嗯嗯.....我要.....我要你.....别用手了.....好不好？”软绵绵撅起屁股左右摇晃，她水汪汪地看着他，彻底没了骨头。

“好啊，”他亲了她已经很有弹性的屁股蛋一口，翻身往那儿一躺，扶了扶老二，“那上来吧。”

“诶？”她坐在床上，楞了一下，“可我.....腿都软了啊。”

“憋憋劲儿嘛。你不是老做深蹲么，这点力气都没有？”他伸手捏着她的奶头，轻轻搓揉，“反正我今晚先不动，你要就上来。”

“哼嗯.....”她皱着眉撒娇了一下，磨磨蹭蹭爬上他，分开腿之后，才有点迷茫地说，“那.....可以要前面吗？”

“不行，你都洗那么干净了，我要后面。”他干脆地说，指头在她已经湿淋淋的肉缝上摸了一把，“快点，一会儿不够硬了。”

“哦。”她拿过开了盖的凡士林，抠了一团下来，小心翼翼抹在后面，还用指尖往里戳了戳。

“多抹点，这样更舒服。”他叮嘱一句，就专心地抚摸着她的身体，帮她预热。

“嗯。”她趴在他身上，乖乖地一团一团往后抹，指尖在小小的后庭花蕊里钻来钻去，不一会儿，竟然气喘吁吁面色潮红，好像玩出了感觉。

“喂，别自己一个劲儿抠了，我等着你呢。”他赶紧提醒一句，挺腰用硬梆梆的老二顶了她一下。

她这才意犹未尽地爬起，先用跪姿瞄准了一下，发现走后门这样好像不太顺畅，只能沉低之后贴着赵涛的小腹向后撅，又累角度又别扭。

扶着肉棒摆弄了一会儿，她总算灵光一闪，在蹲姿女上位中找到了可以用后面吞下鸡巴的架势。

她咬住嘴唇，身体后倾，扶着赵涛的大腿，总算让小小的臀眼找到了最顺畅的角度，缓缓沉下。

之前和杨楠在一起的时候赵涛就知道，女上位是非常有利于下体紧缩的美妙姿势，前提是女伴要有足够的体力进行下去。

不过他没想到，原来习惯动作的不同，女上位和女上位之间的差异竟然也不小。

也许是最近一直在做深蹲的缘故，张星语在上面做动作的时候，会优先屈伸髋部而不是弓腰，这样的情况下，往下落的时候，大腿的肌肉和臀部一起发力，向两侧舒张，盆腔附近的肌肉就呈现出打开的趋势，小小的屁眼也能柔软舒展的包裹吞入坚硬的肉棒。

而当向上提的时候，标准深蹲会要求臀部发力前推，这种习惯性地用力方式会让整个下体霎时收紧，加上她肠肉本来就不同寻常，菊穴入口又格外柔软娇嫩，靠着充分的润滑几个起落，赵涛就爽得连屁股都开始用劲儿。

“哦……星语，好舒服，加油！”他抚摸着她的脚踝，感觉真是去了天堂一样快活，能在射精前就被吮吸的一阵阵发麻，这在以前可是只有余蓓使尽浑身解数深喉才能勉强沾边的成就。

“我……我也想……可……可好粗……呜……”她勉强保持着起落的节奏，虽说近两个多月在强化锻炼，但体能基础毕竟不强，屁眼里又舒服得前面都成了小溪，不过十几下，膝盖就已经在颤巍巍晃悠。

“加油，宝贝，我从没这么爽过。快，动得再快点。”他喘息着催促，那肛肉收紧上提的销魂每一次都是享受，简直让他想说，此洞乐，不思逼。

看了一眼他期待的眼神，张星语咬紧牙关，细细的胳膊上都凸起了肱二头肌的痕迹，玩命加快速度，仿佛把吃奶的力气都用出来吃屁股里的老二。

越动越是后仰，很快，她就变成了近似臀桥的姿势，小腹和大腿根尽是汗水，颤声说：“赵涛……不行……我……我要没力气了……我真……坚持不住了……”

赵涛也快要到了喷发的边界，他粗喘着摁住床板，说：“那你挺起来，别放下！”

跟着，他从下往上，对着她悬在半空的销魂菊穴就是一通猛攻。

他忍耐着，一直忍耐着等到张星语尖叫着高潮了一次，才颇为得意地放松了会阴，挺着腰往她高潮后稍微松弛了一些的屁眼里灌注起来。

没想到，精液一射进去，她竟然又哽咽般哼了一声，浑身颤抖，刚松点的肠腔又紧紧把他攥住，蠕动着宣告了连续达到的高潮。

他摊开在床上，龟头还被她一夹一夹吮得酸麻欲尿，舒服透顶。

但这强烈的快感中，他却在有些错愕地想，张星语这陪他一起去的性高潮，莫非就真甩不掉了吗？

（二百六十四）

赵涛懒得再动，但觉得张星语百分之百还有余力高潮个七八次不止，就歇了口气，上上下下接着摸索起来。

他是忘了带帮忙省劲儿的道具，但光靠手指，伺候余蓓高潮一次可能有点难度，送张星语高潮迭起则都不成问题。

可张星语没要。

明明都已经被他摸到再次湿透，她俯身过去吸吮他下面，想帮他再次硬起来被他拒绝后，她就也摇了摇头，拉开他的手放到胸前双乳之间，轻轻捧住，小声说：“那我也不要了。”

“怎么了？我又不费什么力气，你明明还能爽，动动指头帮帮你呗。”

“不要，我喜欢和你一起舒服。”她低头亲吻着他的指尖，像是在说一个很重要很神圣的愿望一样，“感觉你在我里面变大，射出来的时候，听着你喘气的声音，我就觉得浑身发麻，舒服得快要死掉了。你用手指头和玩具欺负我的时候，虽然也是舒服，可就没有你在我里面的时候那种特别的感觉。我还是喜欢和你结合在一起的滋味，特别喜欢。”

“大餐吃饱了，来点甜点也不错嘛。”对男人来说，看漂亮女人蹙眉咬唇闭目娇啼高潮迭起的成就感，可是不逊色于射精的心理满足，而且经验越是丰富的，就越喜欢看，“我喜欢看你舒服时候的样子，太迷人了。”

“明天有课，咱们还要早起呢。”张星语想了想，还是摇头说，“休息吧，你喜欢看……有时间的时候可以看个够。你不动，我……我自己

摸给你看都可以。上课别迟到，可别再让于钿秋找机会咬住你。”

“她敢。”赵涛不屑一顾地说，“沾满她骚汁儿的裤衩还在我兜里揣着呢，再给我找事，我就让她直接完蛋。可别觉得我操过她，她就算是我女朋友，有老公的货色，我才没兴趣。”

张星语观察着他的表情，带着一抹暗喜，乖乖贴在了他的身上，拉起被子，柔声说：“晚安，做个好梦。”

“晚安。”他扭身抱住她，亲吻几秒，微笑着闭上了眼。

虽说早睡早起，可回去的时候并不如他们设想的那么顺利，早晨的小旅馆这边，竟然二十分钟没有一辆出租车经过。

他们不得不迈开腿一路走到商场那边的大道，才在快七点的时候拦住一辆空车。

路上还赶上上班高峰，堵在两个路口各十分钟，等到送到赵涛租住的家属院门口，第一节课都已经打铃了。

赵涛匆匆去家里拿上书，蹬着二手破自行车就往校园赶。

张星语直接让出租车送进了校门里，回宿舍换了衣服。

还挺巧，俩人一个从北门进，一个从南门进，一个教室在南侧，一个教室在北侧，搁走廊中间，还缘分十足地跟日剧一样迎面碰上。

赵涛下意识地抬手打了个招呼。

但张星语只是动了动眼睛，就一脸漠然地从旁边擦身而过，匆匆走远。

他扭头来回看了看，已经上课的教学楼走廊里，也就放着清洁立牌的厕所有突然钻出来个清洁工的风险。

而这点被发现的压力，就足够让她伪装成那副样子，压抑着满肚子爱意和爱液，一溜小跑逃掉。

看来以后想在学校里面享用一下她，难度可能还真不低。

迟到的是于钿秋的课程，赵涛心里自然不慌，打着呵欠从后门钻进去，抬眼看见于老师羞怒交加地正瞪着他，马上举起双手，一个比划OK，一个伸出食指，穿进去抽插了几下，活活给台上的女老师挤兑出一个大红脸来。

他没什么特别铁的交际圈子，本来还发愁怎么打听金琳那边的小道消息，没想到下课往男生堆里一凑，才装作随意地挑了个头，大家就七嘴八舌交流起了这两天最重磅的感情八卦，而且，很快就吸引来了此道专家——班上女生们的加入。

课间这短短七八分钟，就让赵涛听了个大概。

这种目击者众多的流言一般来说添油加醋的部分不会太过火，稍微脱脱水，排除掉女生嫉妒心态夹带的私货，差不多就能还原出个八九不离十。

最关键的是，金琳铁青着脸出去的时候，有三个好事的女生一路装着打抱不平跟去了。

而那仨里有一个跟杨楠同屋。

等晚上回去家里一碰头，赵涛就算是知道了全程。

如果那三个专业级狗仔的描述没有恶意扭曲的话，昨天上午，金琳特别冷静地装成旅馆服务员骗开了男友挂着请勿打扰的房门。

光溜溜的男生大脑瞬间死机，估计一时间不能理解为什么女朋友会从天而降，下一秒，金琳的脚就狠狠蹬在了他的胯下，毫不顾忌身后就有三个已经忍不住围过来的、打着帮忙旗号的同学。

根据事发时屋里这对男女的身体状态，那三位做出了精确的判断，不是正在办事，就是正要办事。

也就是说，金琳的男友是在升旗向太阳的战斗状态被一击破卵，当场跟虾仁一样缩成一团滚在了地上。

金琳气势汹汹杀进去后，里面那个挖墙脚的女生完全吓懵了头，抓着被子不知所措，眼眶里都已经有泪花打转。

更明显的是，旅馆那白花花的床单上，落着几小块已经干透了的暗红。

三个跟过去的女生探头探脑，结果没听到预期中的台词。

比如什么“好啊，X X X，我平常待你不薄你就这么对我？”，或者“X X X，我说X X怎么最近老往X X部跑，原来你们已经搞到一起去了！”，再不济，也得骂个狗男女什么的吧。

可金琳那一脚踹过之后，进了屋，看见床单上的血，就突然变得平静下来。

平静得吓人。

等到她男友好不容易缓过劲儿来，呲牙咧嘴忍着疼爬到她旁边，还没开口说话，她就低下头，微微一笑，问：“我和她谁好看？”

她男友苦着脸说：“你。”

“那你喜欢我还是她？”

她男友楞了一下，为难地看了一眼昨夜才把处女交给他的女生，哭丧着脸，狠下心说：“你。”

“那你跟她上了床，破了人家的处，是不是就该跟我分手，对人家负责了？”

她男友有点慌张，不自觉地说出了心里话，“不是，我.....我不想跟你分手。琳琳，我.....我喜欢你啊。”

旁边才刚带上奶罩的女生表情顿时变得非常难看，可她还没来得及开口，金琳就突然转身看向她，带着一丝冷笑说：“你看看你，费劲心思爬上床，被人玩了一夜，结果连句喜欢都捞不到，他连分手的意思都没有，你图个什么，恶心我？你的身子就这点价值？爹妈把你养这么大，知道的话，气不气？”

她伸手拍了拍那个女生呆若木鸡的脸蛋，“你真是傻，今天之后，全学校都知道你是个勾引别人男友的贱货破鞋，你觉得他会顶着那么大压力非和我分手去跟你在一起吗？他要是那种决心，怎么会偷偷摸摸

和你出来开房？我都不需要原谅他，我只要给他一点原谅的可能性，你就什么也得不到。因为，我比你漂亮，比你聪明，而且，他没吃着。”

那女生颤巍巍看了一眼昨晚还满嘴情话的情人，可他马上转开了脸，匆忙在椅子上套着裤子。

金琳又换手拍了拍那女生另一边脸蛋，淡淡道：“我也不拿你出气，看也知道你就是个傻逼，为难一个傻逼，毫无意义。想想以后在学校怎么混下去吧，挺考验你脸皮的，加油。”

说完，金琳起身就往房间门口走去。

她男友连忙伸手拉住她，连声说：“琳琳，琳琳我知道错了，我……我就是一时糊涂，你看你老不让我碰，我……我真憋不住了。她一勾引我，我又喝了点啤酒，这不是就上头了么。”

“操你妈个逼！”那女生终于爆发出来，“你昨晚约我出来吃饭，说你心情不好让我陪你喝酒，还给我一直说金琳怎么亏待你怎么不像个女朋友，哄着哄着把我哄来旅馆，我都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呢就被你干进来了，操你妈现在翻脸不认人了！你还是不是男人？”

她泣不成声地拍着床上那块血印子，“你看看，你给我好好看看，我要不是喜欢你，我他妈能用这个安慰你吗！你说你迟早要跟她分手的，你这会儿怎么不敢说了！”

金琳转过身，声音温柔得吓人，“我之前就问过你，你是不是打算将来跟我结婚，你说是，我才同意和你恋爱的，对不对？所以，你不是跟我玩玩，对不对？”

看他连着点了两次头，金琳又说：“恋爱这么久，我没要你买过什么吧？一起吃饭，我没一直叫你请轮流付钱了吧？你们哥们聚会，我没有哪次叫你丢过脸吧？我说过，我对校园恋爱没有安全感，拿到结婚证之前我不会把自己真正交出去，因为没了的就是没了，再也回不来了，你当时同意了吧？”

说完，她狠狠抽回手，向后退开两步，“解决好你和你小情人的问题，不然，学生会的工作我周一辞掉，咱们以后，就不要再见面了。”

“琳琳！琳琳！”

无视男友的呼喊，金琳转身大步走出房间，对着目瞪口呆的三个随行女生说：“热闹看够了吗？别再跟着我了，我要找个地方静一静。谢谢。”

然后，金琳就头也不回地离开了旅店。

金琳的男友关上了房门，在外面的三个女生都能听到，里面在激烈地争吵，那个女生从咒骂到哀求，再从哀求到咒骂，但很显然，已经失去某种宝贵东西的她，不可能再有跟金琳比较的本钱。

而对于心思比较正常的男生来说，性交，也不可能是恋爱的唯一考察点。

更何况，未来可能结婚还守身如玉的校花，和随便约一下就能上床的有点可爱的女生放在一起，对任何男人来说，选谁当伴侣都几乎不成为一个问题。

最后，穿好了衣服的金琳男友夺门而出，留下了房间里嚎啕大哭衣衫不整的小情人，走得一样头也不回。

金琳直到晚上九点多才回宿舍，她手机关机，谁也不知道她大半天都去了哪里。

找来找去找不到人的男友最后只能死等在女生楼楼下，承受着来来往往的白眼、鄙夷和窃窃私语等待着。

但金琳从另一边一本女生常走的那个门上去了，回宿舍的时候，还把在窗户边围着看楼下热闹的舍友吓了一跳。

晚上她们都想聊聊，装作劝解开导的样子询问一下具体情况。

结果金琳很轻描淡写地把抓奸在床的事说了一遍，台词都表演给舍友看，最后还笑着说：“呐，我是不是很有气势？”

有人试探着问了一句，“那你打算原谅他吗？”

金琳沉默片刻，说：“看他表现吧。”

（二百六十五）

“看表现？”赵涛双手枕在头后，笑咪咪地说，“那他可够大度的。”

“得了吧.....还有我大度啊？”杨楠跪在他身上，前后左右扭动着紧凑的屁股，娇喘吁吁地说，“看人家男友，被抓住出轨吓得屁滚尿流的，你呢？还跟我编，臭不要脸。”

“嘿，是你非要问我张星语下面怎么样，干起来爽不爽，我告诉你你又怪我编，屁眼痒痒了是不是？”

她咯咯笑着蹲下去狠套了两下，手指捏着他的小乳头，一边搓一边说：“是啊，谁让你说她屁眼说得那么好，我不平衡，不管，我也要。”

“要你就自己来嘛，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洗过了，刚才给你舔的时候就见你屁眼里还渗水呢。装什么。”

“谁装了谁装了，”她弯腰在他脖子上咬了一口，“你非要看我能喷多远，给人家下面一顿抠，酸死了，你不戳两下，要急疯我啊。”

赵涛懒得动弹，伸展双腿看着杨楠也照猫画虎地把湿淋淋早就满是爱液的肉棒送进小小的屁眼里，哼唧着挺腰套弄，笑呵呵地眯起了眼，心里已经在想，金琳和男友这场矛盾，是不是有可以利用的地方。

虽说张星语身上的甜头对他吸引力颇大，单纯考量肉欲他暂时没什么兴趣对其他女生下手，可心理层面上，男人的通病就是没吃到的永远更好。

而且，时不我待，机不可失，失不再来，这女生这么难搞，真错过什么好机会，再想得手谁知道要到什么时候去了。

他可不打算磨蹭太久，下学期新鲜小学妹就要来报到，不好好看看新人笑，多浪费人生啊。

在杨楠屁眼灌了一发，起来操起玩具直接把她一路弄瘫在床上，拍拍屁股让她哼哼唧唧往里挪挪让出个地儿，赵涛躺下，盘算着该怎么办，慢慢闭上了眼。

可没想到之后这一周，他都没找到什么好机会。

金琳存心躲着男朋友，当然就连带躲开了其他男生，加上她没明确表示要分手，学生会的职务也没辞，那个出了轨的男友肯定觉得还有挽回余地，整天追着跑求原谅，还动用职权把那个献身的倒霉蛋给开了。

那女生不服闹了一场，结果金琳男友看来家里还挺有门，失了颜面又失了身的女生最后反而吃了个处分，连宿舍都住不下去，多半还不敢通知家长，灰溜溜节衣缩食出去租房子住了。

赵涛跟杨楠既然装完了吵架又开始出双入对，张星语自然就没了插足的空间，又只剩下暗戳戳发几条短信换赵涛几句不痛不痒安慰的份，苦不堪言。

旱得旱死，涝得涝死，张星语求日不得，杨楠和赵涛却又渐渐失去了新鲜感，头两天尽了兴，后面就跟例行公事一样随便爽爽，反倒玩游戏的时间更多一些。

礼拜五晚上，杨楠从厕所洗干净一脸精液出来，就那么光着屁股坐到了电脑椅上，关掉了助兴的同性小黄片，一边打开大菠萝2指挥着她最近练起来的女巫刷刷刷，一边嘟囔着抱怨说：“一个礼拜了，你也没点动静，张星语、金琳都不见你找，就是等着送上门，你也得给她们个机会吧？要不我再跟你吵一架回宿舍住几天？”

“那倒也行，可我觉得张星语多半还是跟我找别处开房，金琳.....肯定不会主动找我了，我找她这几天也没机会啊，没看她神出鬼没的男朋友都堵不住她。”

“怎么没堵住，堵住两次呢。”杨楠哗哗哗地往小怪脑袋上砸暴风雪，随口说，“可不管用啊，金琳话都不说拨拉开就走，要我说啊，她对那男的应该是没感情了。诶，你说她会不会一开始就不是真喜欢人家啊？”

“行了，管他们那么多呢。”赵涛懒洋洋翻了个身，捧着手里的G B A S P也玩了起来，杨楠不会给他买衣服，倒是省吃俭用给他买了个新游戏机，真是搔到了他的痒处，让他拆封那天晚上狠狠送她升天了七八次，“下礼拜劳动节放假，小蓓该来了，等她走了再说吧。”

“感觉你最近怎么突然没心气儿了。”杨楠看着屏幕上被小怪轮了的女巫，扭头好奇地说，“不会是年纪轻轻肾亏了吧？”

“亏你个头。”赵涛在床上翘着二郎腿，懒洋洋说，“男生也有生理低潮期好不好，开春冷不丁一暖和，正是懒得动的时候。没精气神，啥也不想干。”

其实，赵涛倒是隐约猜到了一点自己这一阵子积极性不足的原因。

那就是他已经好一阵子没怎么见过孟晓涵了。

直面内心的话，除掉喜新厌旧追逐美色这样的男人心态，他逗弄攻陷一个个身边漂亮女生，其实也有着一部分向被锁住的孟晓涵示威的意思。

我曾经那么喜欢你，你却对我不屑一顾，我现在能让你爱上我，还能让你看着我被一群美女环绕，而不可能再只属于你，这是多么美妙的报复啊。

少了这一份刺激，只剩下肉欲的驱动，在他每天都有机会充分满足甚至需要节约体力的情况下，自然会有些消极。

毕竟只是为了爽的话，张星语和杨楠简直可以满足任何男人几乎所有种类的欲望。

把掌机放到一边，赵涛没精打采地想，就先这样吧，数量上维持现状，与其非要去硬碰金琳那堵不太软的墙，还不如仔细想想，怎么把张星语哄进坑里，和杨楠比比喷水。

想到这儿，他随口就问：“小楠，你说张星语那么能喷，论喷水你能比得过她吗？”

“我跟她比那个干嘛。”杨楠楞了一下，“有奖啊？”

“要是有奖呢？你有什么想要的么？”

“不是不是，你打算怎么比啊？”杨楠似乎有点兴奋，暂停了游戏扭过身，“你挖挖她，量量距离，再挖挖我？那谁赢还不是你说了算。”

“那当然是你俩都趴床上，撅起屁股，往地上铺个床单，看谁滋得远。”

她哼唧两声，“你想得倒美，可惜人都还哄不到一张床上呢，不会爬就惦记跑……不对，惦记着飞了。”

“我就是准备专心对付张星语，暂时不管金琳，才这么说的。”他拨拉了一下鸡巴，盘算一下，杨楠跟着他大半年，也算劳苦功高，努努力让她吃口新鲜的，以后她才能尽心尽力帮忙嘛。

不然女人那么多，他又不想甩，甩也甩不掉，这个也要那个也要，怎么应付得过来。

“好啊，我反正没脸没皮了，喷那一下还挺爽的，你能让张星语在我旁边撅屁股，我就没意见。奖不奖的，你让我好好操她就行，我非让她求饶跟我道歉不可。”

啧，还真是小心眼。

不过这点事记这么久，说白了还是杨楠掩饰自己垂涎张星语的借口罢了。毕竟人家屁股练翘起来，唯一嫌弃的短板就补上了。

想象了一下俩人一起喷水的样子，赵涛觉得胯下有点发热，笑道：“你先过来，给我好好操操吧。”

“等等，我正打老怪呢，沙漠里这个大虫子难打死了。第一轮我就卡了好久。”

“哟，你这是长本事了啊？”

杨楠皱了皱眉，把电脑椅推到一边，弯腰扶着键盘鼠标撅起了屁股，“反正我也是开着门来回跑磨，你等不及就先来吧。别太使劲儿啊，别太爽了我顾不上操作再死了。”

于是，赵涛第一次看着督瑞尔做起了爱。

体验还真他妈新鲜。

当然，在他的故意骚扰下，杨楠的女巫还是死了。

女巫在里面死去活来，她在电脑桌边死去活来，还挺带劲。

最后射进去的时候，赵涛想，也许，该给电脑上装点尾行和电车之狼之类的游戏教教她怎么玩了。

说不定，能教出个女痴汉呢。

（二百六十六）

本来赵涛还盘算着用不用装吵架来忽悠张星语，想办法把她圈在出租屋里给杨楠抓奸在床。

结果早晨一起来没多久，杨楠正在厕所五谷轮回呢，她妈给她打来了电话。

赵涛在旁噤声听完，原来是她爹出差经过这边，正好给她带来了替换衣服，顺便把厚衣服再带走些，打算在这儿过个周末，两口子跟闺女在市里好好玩玩。

“得，这下借口都不用找了，我准回不来。”杨楠撅着嘴往身上套衣服，“幸亏提前打了电话，没直接到宿舍楼下给我个惊喜，不然得吓尿了我。”

她匆匆收拾一番，不情不愿地说：“这下好了，屋子给你腾出来了，你跟张星雨偷情吧。”

“她还未必乐意来呢。她事儿多你又不是不知道。”赵涛关掉游戏机，也下床开始穿衣服，“我回学校逛逛再说，你要回不来，我就先休息个一天。”

“你也用休息啊？我还以为你是种马转世呢。”她咯咯笑着往门口走去，一扭头，颇为期待地说，“对了，我妈要是问我找没找男朋友，我能说吗？”

“你妈那么开明吗？你才大一诶。”

“她可能早就觉得我不对劲，只爱跟女生一起待着，上学期就变着花催我谈恋爱呢。结果我没当回事，最后落你手里了。”她挑了挑

眉，“反正我觉得我要交男朋友，她反倒就放下心了。”

“那你就说呗。”赵涛没所谓地说。

“要是想见见呢。你去不？”她扶着门框，身经百战的脸上竟然浮现出一点久违的娇羞。

他心里一软，笑道：“废话，我不去谁去，你这小骚娘们还有第二个男朋友呢？”

杨楠脸上顿时笑开了花，“成，那我走了，你电话开机啊，可别让我到时候找不到人。”

“放心，我随身带块电池，到时候就是正干张星语呢也保证抽出来就走。行了吧？”

“呸，没个三句话的正形。”她红着脸唇角带笑啐了一口，拎起包出门走了。

其实赵涛不是不想把张星语叫到家里来趁着没人花样交配，毕竟跟玩惯了的杨楠肉体比起来，张星语不仅更漂亮，还更好用，只要她舍得用小菊花开足马力，真是能给他带来比手淫还要强的感官刺激。

问题是，他现在心里非常清楚，让张星语妥协退让和他之间的体位啊玩法啊靠肉体交流就能达成，可要是让她妥协到杨楠加入的地步，就得用点符合她心里真正需要的水磨功夫。

当然，他也知道，自己开出个三字悬赏，估计张星语就忍辱负重去杨楠身下婉转承欢了。

可他不乐意。

一个是不乐意说，另一个，是不敢这样骗她，他总觉得，真这样做引发的反弹，恐怕就不是设计一场抓奸可以相提并论的了。

晃荡到校园里，他在大门口分岔路上磨蹭了一会儿，转身出去吃了个早餐。

他已经在强行往自己脑子里塞各种对付张星语的方法了，可进门之

后，想选的路还是不对劲。

不知不觉，他就往图书馆走了过去。

他当然知道张星语不可能在图书馆附近出没，离考试还远，自习室非常充裕，女生上自习不至于专门来这儿。

会频繁来图书馆看书借书容易在这儿碰上的，他认识的女生里只有那一个而已。

能碰见吗？站在门口楼梯下面，他有点忐忑地抬手抓了抓头发，碰见的话，说什么啊？

说真巧？太假了吧，别说那是高中同学知根知底，就是大学认识他的也知道这种全是书但是没黄书的地方，他才不稀罕进去。

说找她有事？

那.....什么事儿呢？

最近为啥没来找我？

人家之前也都是伪装得很好的“巧合”啊。

说好久不见想你了？

这不是专程犯欠来了么，明知道人家心思他这儿还故意左拥右抱花式表演，不就是嫌人家不后悔么。

非要她痛哭流涕跪在面前说一声对不起当年是我错了我不该拒绝你你是最棒的求求你跟我谈恋爱吧才满意吗？

呃.....嗯.....唔.....他好像之前还真这么想过。

现在想想，还真是有点无聊的复仇心态啊。

其实除此之外，他也有点好奇，锁情咒的威力，难道孟晓涵真的抗住了吗？

还是说，她做到拔慧剑斩情丝，大彻大悟一心学习去了？

那可不行，他预定的猎物，怎么可以就这样脱身。

越想心里越不痛快，他干脆先什么都不想，径直往图书馆里面走去。

反正不一定碰得上，就是碰上了，怎么着，他就不能来借两本小说回去看了吗？

张星语早在他手掌心里，礼拜日还有一个整天呢，有时间。

他现在的行动力早已经今非昔比，既然下了决定，就直接大步迈了进去。

一般来说，没意外的话，孟晓涵要是在，应该就会在二楼阅览室看一些难啃的原文名著，或者在三楼挑选几本没什么人会看的书借回去慢慢读。一楼这种看闲书娱乐为主的地方，不太可能有她。

装着选书的样子，他在二楼晃悠了一圈，没见到目标。

上到三楼，他先看了一眼值班办公室，坐镇的老师不是于钿秋，负责的学生会成员也不是金琳，看来世界并不是围着他转的，有点失望。

打个招呼接了杯水，他一边慢悠悠喝着，一边走进了三楼一排排的大书架中，漫无目的地逛。

逛了一圈，三楼就只有一个女生穿着连帽衫罩着兜帽自己搬了椅子坐在窗户边对着窗子看书，看身材也知道，前凸后翘一级棒，绝不可能是孟晓涵。

算了，白跑一趟。

懒得再费时间，他叹了口气，掏出手机准备约张星语。

结果那声叹息没控制好音量，惊动了窗户边看书的女生。她好奇地扭过头，跟着就喊了出来，“赵涛，真巧啊。”

赵涛马上停下了手里的动作，在心里暗叫了一声好运，把手机放了

回去，扭头笑着说：“哟，金琳，真巧啊。”

【 J F — 5 8 9 】

走进卧室，她正蜷腿坐在床边，冲着翘起的脚尖呼呼吹气。

“呃……干嘛呢？”他好奇地走了过去。

“怕被你吃，涂了点指甲油，这下味道不好，你就不敢下嘴了吧。”她俏皮一笑，往后一仰抬腿把脚丫送到了他眼前。

小巧整齐的脚趾甲，被涂上了均匀的红色，把淡淡的蜜色足背，都衬得白皙娇嫩了几分。

他凑近闻了闻，新涂指甲油的味道顿时钻进了鼻子。

她得意地笑道：“喏，好看吗？”

“好看。”他笑着捧住，一偏头，就从侧面轻轻咬住了她的足弓，舌尖在滑腻的肌肤上轻轻一转，兜了个来回。

“嗯……”她轻轻哼了一声，眼波朦胧，娇声道，“都是你，害我现在习惯给脚丫子多打一遍乳液，去角质层新生霜都用上了，回头我不敢走路怎么办？”

“那我就抱着你走。”他心满意足地品尝着，既享受心爱女孩身上自己最喜爱的部位，又享受她乐意为此而做出改变的浓情蜜意。

最浓烈的荷尔蒙，也比不上心底涌出的爱情。

唇舌吻过柔润娇嫩的脚掌，缓缓爬上纤细的足踝，当舌尖撩拨上她膝窝的内侧时，她轻轻地叫了一声，曲线优美的腿肚顿时因用力而上提，显得更加修长，也诚实地袒露出她正在燃起的欢愉。

他继续往上吻去，迫不急待地掠过浑圆紧凑，闪耀着健康色侧的大腿，沾染着淡淡水汽的肌肤，口感好得让他忍不住用牙齿轻轻捏住，贴上舌头，仔仔细细地舔吮。

脸颊向神秘的花园靠近，缓缓贴上了薄薄的吊带睡裙，这时，他才有些惊讶地发现，面颊上隔着裙子感觉到了卷曲毛丛的存在，里面的另一道屏障，竟然不在。

他抬起头，欲火顿时燎原，“里面没穿吗？”

她吃吃笑着伸臂勾住他，娇嫩的舌尖在他的下巴上轻轻一扫，轻轻地喘息，媚媚地说：“穿也穿不了多久，何必呢。”

“嗯……”他呻吟一声，紧紧搂住她，急切地吻在她小巧的耳朵，修长的脖颈上，只要面对她，耐心就如同崩裂了大坝，而情欲的冲动，就会瞬间肿胀勃发。

“阿杰，好硬啊……”她也积极地抚摸着，滑溜溜的手掌钻入到内裤里，一下就握住了昂扬的欲望之源，颇为顽皮的捏住，往外挤奶一样捋了两下。

抓起睡裙的下摆，他迫不及待地兜头扯掉，手掌垂下，笼罩住她充满弹性的浑圆乳房，青春的弹性在掌心激荡，重力都无法束缚那美妙的弧度。

“你这里也硬了，彤彤。”他搓揉着顶上翘起的花苞，低头含住一边，用舌头仔细品尝着环绕着乳蒂的细小疙瘩。

“因为……很舒服啊……”她曲起腿，秀美的赤足攀爬上他的大腿，绕向他的臀后，诱人的娇躯向后仰到，用脚掌轻压着他，白白的牙齿咬着红红的唇，目光流转，媚意盎然。

他自然地伏下，坚硬的前端很习惯地进入到已经无比熟悉的双腿之间，小小的花瓣中，蜜汁已经渗出了蕊芯，黏黏滑滑的，指示着销魂源泉的方位。

他正想用力挺入，她却垂手挡住了他，抬起眼，长长的睫毛忽闪了两下，非常得意地轻笑道：“还吃炖猪蹄儿吗？”

他这才意识到了她的小计谋，她答应过用脚试试做，当然不好耍赖，可如果是他主动不要，就不能算成她的不对。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还真是她取消掉这个承诺的最佳时机。

可他忍住了。

他低下头，嗅着她的发香用力喘了几口，伸下手，爱抚着她犹如玉雕一样的蜜足，硬是把几乎支配身体的那股冲动压了回去。

他想要她用那里服务，想要得不得了。

“呼.....好了，彤彤。”长出一口气，他微笑着翻身躺倒，双手枕在头后，“可以上菜咯。”

她扁了扁嘴，故意委屈兮兮地说：“你这样会让人家怀疑自己很没魅力诶，你是大禹吗，三过家门不入？”

“因为比起治水，我更急着吃猪蹄儿。”他抬腿拨了拨她，笑咪咪地挑了挑眉。

“先说好啊，累了我就休息。”她挪了挪地方，搬过枕头坐上去，抬起赤裸的腿伸了过来。

修长的脚趾试探着夹住了他昂起的前端，上下搓弄了两次，她盯着他的表情，小声问：“这真的舒服吗？”

“嗯。”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粗长的肉棒高高竖起在她美丽的双足中央，像是在侵犯她的脚丫一样，快感从心底上涌，火辣辣地填充在脑海，游荡在胸腔。

和故意抵赖的口吻完全相反，真正为他服务起来之后，她眼神就变的专注而认真，修长的双腿在锻炼出的肌肉支撑下稳定地移动，不如手那么灵巧的脚掌，不停地进行着生涩的尝试。

她张开脚趾，试着用缝隙夹住他，可因为过于粗大，让趾根有些难过，只好放弃。

她再翘起脚趾，让足弓自然形成的穹拱在阴茎两侧合拢，上下移动。

她显然在电脑上翻出他的珍藏影片补过课，虽然有点笨拙缺乏经验，但作为初次尝试用脚做的女孩，已经好到让他激动得满脸发红。

“是不是该穿上袜子啊？”她感觉动得有些发涩，回想了一下，皱眉问道。

“不用，我喜欢这样。”他垂手抚摸着她没有任何碍事人造纺织物的脚背，沉醉于那迷人的柔润足形，和纯天然的青春美感。

“呃……可这样涩涩的。”

“你忘了怎么让它滑溜溜了吗？”

“忘了。”她抿唇一笑，故意摇了摇头。

“彤彤……”他无奈地看着她，抬手作揖一样晃了晃。

她扑哧笑了出来，调整了一下姿势，趴下弯腰亲了上去，湿润温热的嘴唇轻柔的包裹住他的欲火，灵活的舌头刺激着他敏感伞棱的同时，还不忘将口中分泌的津唾仔仔细细涂抹上去。

“好啦好啦，呐，这样就好了吧？讨厌……”她娇羞地瞪了他一眼，可惜，爱意无限的情形下，实在是没有多少气势可言。

她坐回枕头上，双脚再次放在他的胯下，抱住，抚摸，套弄，揉搓。

再没有什么按摩比这更让他感到舒畅，他眯起眼，紧盯着她布满潮红的脸庞。

他心爱的姑娘啊，正在为了他的愉悦而辛苦努力，看着她鼻尖上的细小汗珠，真是美过这世上最昂贵的宝石。

纯粹的肉体刺激并不算太过强烈，但温暖的心理喜悦，却在她越来越熟练的动作中一点一点地积蓄，逐渐爬升到最后的水位线附近。

她的脚趾，她的足弓，她的脚跟，她灵活地转动着纤细的脚踝，上下晃动着修长的双腿，用他最喜欢的地方，以他最想要的方式给予。

她过于专注于自己的动作，加上他平时的耐力总是会好到让她死去活来，结果没想到，他的欲望会决堤的这么突然。

那根炽热的肉棒突然在她抱紧的脚丫中央上下猛冲，带给她一阵微妙的酥痒，紧接着，在她的眼前，浓稠的白浆喷涌而出，她哎呀惊叫一声，一时间不知所措，全无准备地用脚接受下来.....

坐在床边擦了好几张纸巾，她还是一副想去打盆水来洗洗的样子。

“这么不舒服吗？”他凑过来，有点好奇地问。

她撅了撅嘴，扭头用手指戳了他一下，“等我哪天感冒，冲着你脚丫子打两个大喷嚏，你就知道了。”

他凑过去她耳边，小声咕哝说：“以前吃到肚子里你不是都没说什么吗？”

她脸上一红，啐了一口道：“那能一样么，你吃饭嚼碎了咽下去不恶心，吐出来试试？”

他挠了挠头，“好吧，我以后注意。”

“也没那么严重啦。”她莞尔一笑，颇为勾人地斜瞥着他，“主要还是赖你顺序没选对。”

“啊？顺序？”

“谁叫你好的不学，学大禹。”她扑哧笑了出来，转身扑倒了他，小手上上下下在他各处痒痒肉上一通乱挠。

他恍然大悟，终于明白过来，以后想吃炖猪蹄儿，一定要谨记先治水。

他笑着翻过身来，捧住她的脸，满怀爱意地吻了下去。

这次，他决不会再过家门而不入了，而且，打算非常彻底地好好治一治水。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五十四）

立冬又是感冒发烧肺炎的时间.....唉.....

提前更新。忙去了。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六十七）

“真没想到，你也会来图书馆。怎么，是看书，还是找人？”金琳把头上的帽子往后一扒，甩了甩头发，微笑着问。

光看表情，真看不出这是个正和男友冷战的女生，还以为就是周末大好时光不愿意浪费所以来图书馆补充知识而已。

赵涛笑了笑，走近些靠在她身边的窗台旁，“我说在找你你信吗？”

金琳摇摇头，淡淡道：“不信，你不可能知道我在这儿。”

“为什么？”

“因为连我都不知道我这会儿会在这儿，我是走到校门口心烦意乱，才临时躲进来找清静地方的。”她带着一丝微妙的笑意，道，“不过我相信你是在找人，因为你看起来实在不像是要看书的样子。”

“你这么能掐会算，那能猜出我要找谁吗？”赵涛乐呵呵搬了把凳子坐在旁边，一脸好奇。

她想了想，说：“按说是孟晓涵的可能性大些，不过.....你这样的男生，来找于钿秋也说不定。”

“还能这么猜啊？”他心里吃了一惊，脸上则还是笑着说，“那你要

把学校女的都点个名，准猜不错。”

“我干吗非要猜对，又没有什么好处。”她把耳畔的发丝往后掖了掖，视线转回到打开的书页上。

“随便说说话，你还想要什么好处啊？”他笑着说道，顺便试探了一句，“要不亲你一口？不过你得答应不咬我才行。”

金琳皱了皱眉，装作没听到后面半段的样子，说：“猜人心思这种事，对不对还不是你说了算，你耍赖的话，我有什么办法。”

赵涛来了兴致，拿过旁边的笔往手心里写了个字，握拳攥住，“呐，我这人实诚，我要找的人就是刚才那俩之一，我把姓写上了，你猜吧。我绝不要赖。”

“我猜对的话，能问你几个问题吗？”她扭过头，眼神看起来非常认真，“你老实回答我，就算是好处了。”

“那你猜不对呢？我什么都没有岂不是太亏？”

金琳歪着头看向他，忽的莞尔一笑，道：“我可以保证这次不咬你舌头。”

被她一闪而逝的娇媚晃花了眼，他定了定心，思忖一番，说：“好，不过你要猜对的话，得告诉我你是怎么猜出来的。不然我当你是猜硬币一样蒙的，不算数。”

“可以。”她点点头，“孟，亮答案吧。”

赵涛嘿嘿笑了起来，一亮手掌，说：“邪门儿了，你怎么知道的？快跟我说说。”

“我也就是随便猜猜。”金琳从兜里掏出手帕纸抽了一张，打开水杯倒了点水上去，递给他，“先擦了。”

“哦。”他接过来擦掉手心的孟字，“随便猜猜就能猜这么准？你可别耍赖。”

“孟晓涵以前不是一直追着旁敲侧击来回问你的消息吗？她不是你

的高中同学吗？你跟杨楠成了，她不是老大不高兴吗？”金琳抛出一连串反问句，最后微微一笑，道，“知道这些，我又不笨，难道还猜不出她喜欢你么？”

赵涛眯起眼睛，摇头说：“那怎么了，喜欢我的女生多了，你怎么就猜到孟晓涵，还顺带着扯上了于老师呢。”

金琳往后撩了一下头发，侧头斜眼瞄着他说：“我不知道喜欢你的女生有多少，反正……被你看上眼的可就这么几个。能让你丢下外面小窝，来学校探头探脑找人的，屈指可数。这里头会定期来图书馆的，就那俩。让我选一个，那么，肯定是排除掉有家有小，跟你没有任何现实可能的于钿秋咯。”

“而且，”她的神情带了几分嘲弄，轻声道，“我消息没错的话，最近孟晓涵同学似乎一直在刻苦学习，拼命攻读外语，好像有申请留学的计划呢。人有时候就是这么奇怪，别人主动找的时候不理不睬，别人没影子了，又牵念挂怀，你说对不对啊，赵涛？”

“她要申请留学？”

“具体我就不清楚了，好像是什么交换生计划，我又没那么好的成绩，不了解。”她慢悠悠翻过一页书，说，“一去好像半年吧，大二下学期。”

一种奇妙的怒气在心底蔓延，赵涛磨了磨牙，很不愉快地想，原来，孟晓涵是真的想逃了吗？

他绝不允许……绝对，不允许！

“先别板着脸在心里骂人了。”金琳把手放在打开的书上轻轻拍了一下，白皙的手背在阳光的照耀下仿佛有了透明的晶莹感，淡淡的青色血管清晰可见，“你答应的事，也不能耍赖。”

“不要赖，你问吧。我能答上来的，绝对不说谎。”

“你发誓。”她盯着他，透亮的眼睛好似能穿入到最阴暗的内心深处一样。

“好，我发誓，要是我回答的时候说谎，就叫我死后堕入畜生道，

千百世不能轮回。”他举起手，很狡猾的发了一个自己根本都不在乎的誓言。

不就是畜生道嘛，他早就订好单程车票了啊哈哈.....

她倒是认真地信了，低头略略沉吟片刻，说：“那么，我就问了，你.....不许当我是神经病。”

没明白她为什么要特地强调一下这句，赵涛撇了撇嘴，点头说：“放心，你就是突然问我今天穿的内裤是什么颜色，我也不当你发疯。”

金琳抿了抿嘴，突然开口说：“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可以随心所欲让任何女生都喜欢上你？”

（二百六十八）

后背一紧，赵涛急忙控制住脸上的肌肉，才没有暴露出什么会被对方捕捉到的表情，顺利打了出一个哈哈，“我说你怎么先叫我不许把你当成神经病呢。你要这么想，干脆把我举报给中科院让他们派人来解剖了我得了。你这是说什么傻话呢。我要有那特异功能，还不把学校里的
好看女生麻溜包圆了啊？”

金琳却没有笑，她盯着他，缓缓说：“说不定你不那么贪心，就只是想要自己也感兴趣的呢？杨楠不光是喜欢女生，她之前被男生碰到胳膊都会急得瞪眼，进了浴室的时候，那眼神就跟我们中混进了一个男人一样，看得我浑身不舒服。可不知道为什么，就成了你的劈腿女友，早早就被哄出去过夜了吧。”

赵涛已经有点笑不出来，他托着腮强笑道，“就凭这吗？”

“还有于老师。”金琳仿佛早就在肚子里酝酿了很久，流利地说，“一个女人看自己喜欢的男人时候，眼神是不一样的。我找机会观察过好几次，我不知道以前怎么样，至少这个学期以来，于钿秋已经不可自拔地喜欢上你，我猜，上次下县在外过夜的晚上，你们应该就已经发生过什么不该发生在师生之间的事情了。”

这一刻，赵涛真是有点同情金琳的男朋友，守着这么个女生还想出

轨不被发现，简直是托马斯全旋花式扯蛋。

“再有，就是张星语。”金琳似乎是铁了心要语出惊人到底，“就像我说的，眼神是骗不了人的，可能对其他人来说，张星语隐藏得不错，可我看得出来，她也喜……嗯……不对，这么说好像都有点不太准确，她已经不可救药的爱上你了吧？毕竟于钿秋看杨楠的时候还只是在吃醋，她从背后看杨楠的时候，可是想吃人。要是杀人不犯法，杨楠恐怕已经被大卸八块风干在阳台上了。”

赵涛笑了笑，觉得光是被动挨打不是办法，笑着回敬了一句，“你提到杨楠的时候，口气好像也不太对啊，莫非……你也不可自拔地喜欢上我了？”

金琳的表情依旧十分平静，看来这次碰面虽然突然，可在她心里肯定已经预演过了不知道多少遍，“你觉得，我是那种会随便去其他男生房间里吹风的女生吗？”

没想到她这么痛快地承认，表情也完全不是上次咬他舌头时候的样子，他一愣，有点不知道该如何接下去才好。

按道理这会儿上去强吻应该是没错，可看她的眼神，他总觉得背后有点发毛，莫名就想起了她男友在酒店房间门口挨的那一记断子绝孙脚。

“所以，我才会非常疑惑。”金琳缓缓合上书本，露出了古代民间巫术研究的封皮，“为什么，这些按道理怎么也不该喜欢上你的女生，包括于钿秋这个已经结婚生子的女人，就放着那么多各方面都不输给你的男生不管不顾，都……对你动心不已呢？赵涛，你发过誓的，你敢对我说实话吗？”

“我发过誓，我说的也的确是实话。”赵涛当然不会承认，再说，他那也的确不叫特异功能，“我没有特异功能，更没本事随心所欲让任何女生都喜欢上我。否则，我可不至于在学校里过这种日子吧？全中国的美女都任我选了，我为什么还要找杨楠当女朋友？她比女明星还好看？”

“也许……也许是需要接近？”她的眼神终于显得有些迷茫，仿佛也觉得自己的推断不是那么有力。

“那我不上学，去找明星工作室打工不是更好，那可都是大美女啊，还都有钱，随便哪个喜欢上我，我不得天天吃鲍鱼住星级酒店用按摩浴缸啊？”赵涛嘿嘿笑道，“真有那么好的事儿，我早上天了。”

唯恐金琳再往下继续推断，他干脆说：“既然发誓了说实话，那也不怕告诉你，金琳，我没有特异功能，但我有一次向流星许愿后，却得到了很莫名其妙的体质。”

金琳楞了一下，轻声说：“体质？”

“嗯。我那时候追孟晓涵失败，你也知道嘛，高中生小屁孩，觉得被女孩子拒绝就是世界末日了，人生都灰暗了，恨不得淋着雨在外面走上几个小时，然后找个废铁道坐下来大口抽烟往脑门上写颓废俩字。那天晚上正好天上飞过去个流星，那时间，哪儿来得及许什么长愿，我就拼命在心里说，喜欢我，我希望有人喜欢我。结果……没屁用，一年多都没见有什么效果。”

他在心里编着后续，嘴上慢条斯理地说：“可就在一个整年后，愿望实现了。”

金琳的表情顿时起了微妙的波动，“是……怎么实现的？”

“我发现，我身边经常出现的女孩，越漂亮的，就越有可能喜欢上我。”他笑着说道，“先后被我们班两个班花，一个女老师倒追后，我才敢相信这件事的。所以……对我来说，这不是随心所欲的特异功能，可能就是上天对我的弥补吧。到大学我本来以为已经失效了，就没放在心上，结果……喏，就像你说的，从杨楠开始，又有人喜欢我了。我也是个很平常的男生，这种好事，很难拒绝的啊。你看我也没强迫过谁，就上次误会你已经动心吻了以你一下，不还被你狠狠咬了一口，之后我可没再骚扰过你吧？”

金琳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她犹豫了一下，颤声问：“这个……就没什么办法解除吗？”

赵涛耸耸肩，笑着说：“瞧你说的，跟服了毒一样，要解药呢？这需要解除吗？你看孟晓涵，觉得没戏，就不找我了。喜欢不喜欢的，女生也都是会变的嘛。张星语那么爱面子，估计也不可能来跟我的。于钿秋也不可能为了我离婚对不对？你说，你担心个什么劲儿？你不会跟

男朋友闹了一场，开始对我有意思了吧？”

“你说的那些真不可能吗？”金琳露出一丝自嘲的微笑，“算了.....如果是这样，那好像你也没什么办法。就让.....这些女生继续煎熬着吧。”

“听起来，你好像很感同身受啊。”他逼近了一些，盯着她，问。

“赵涛，不要装糊涂了。”她向后靠在椅背上，双手抱胸，伤感地看着窗外比忧郁还要蓝的天空，“如果不是我发现自己也有这种强烈的情感倾向，你觉得我会问这些吗？张星语、杨楠、于钿秋、孟晓涵.....这些人和我的人生有什么关系？我关注他们，不就是因为，我们都莫名其妙地.....爱上了你吗。”

“那还.....真是荣幸。”他想了想，小心翼翼地说。

“能再吻我一次吗。”她微微侧过脸，轻声说，“我保证，这次，我不会再咬你了。”

（二百六十九）

被金琳在这个距离下用那样的表情望着说出如此的话，赵涛的心竟然不争气的加速了几拍，他连忙拿出嬉皮笑脸的模样，凑了过去，“好啊。”

“那，来吧。”金琳的口吻有些奇怪，但接着，还是闭上眼睛，微微抬高了曲线柔润的小巧下巴。

不知道为什么，赵涛竟然还有点紧张，在衣服上搓了两下手心的汗，缓缓偏头错开一个最合适的角度，把嘴唇压了过去。

他挺想好好表现一下，正像之前所想的，这是很难得的机会，不把握住，金琳这么镇定的女生，未必会再有如此心神不宁的时候。

他先轻轻吮住了她柔软的唇瓣，难得一见地稳住心里的急躁，先只是单纯地摩擦，用舌尖轻轻勾描着她唇瓣的线条。

金琳的脸有些发红，高挺的鼻梁中隐隐传来急促呼吸的气音，但她

完全没动，既不反吻他，也不抬手拥抱，犹如把自己摆成了一个供他练习接吻的模具，一个精美逼真的人肉娃娃。

他想了想，下手搂抱住她，一手换腰，一手托头，成为最标准的男生主导的亲吻姿势，不过他还是没敢冒进，依旧徘徊在唇形优美的小嘴外面，反复吸吮，轻轻啃咬，用嘴夹住拉扯，放开，简直使尽了他曾经用过的技巧。

她的呼吸越发急促，眼睛也微微睁开一线，有些迷茫地看着他。

也.....该是时候了。他犹豫了一下，心想她总不至于几分钟前的话就生生囫囵吞回肚里去，活动了一下舌头，试探着往她柔软的唇间顶入。

“嗯.....”她叹息一样的呻吟了一声，整齐的牙齿打开，让出了最关键的通道。

这下再也没有什么后顾之忧，他愉快地抱紧她，尽情地在她温热的口腔中探索，一想象到老二将来也插入到这里时候的景象，裤裆里的那根东西就已经亢奋如铁。

他松开搂着腰的手，上爬，想要去揉她高耸的酥胸。

但她抬起胳膊，很坚决地挡开了他。

想一想，图书馆三楼的角落好像也的确不是适合对金琳做太出格动作的好地方，赵涛只好收起性子，继续对着她已经被吸吮到嫣红的小嘴仔细雕琢。

几分钟后，金琳用力推了他一下，他才意犹未尽地放开，抬手擦了擦嘴角，火热的目光，已经兜头罩住了她，“怎么样，还满意吗？”

金琳的脸颊虽然泛着一抹羞红，但她的表情依旧非常平静，她抱起那本合上的书，手指轻轻抠着封皮上翘起的破洞，“对比起来，果然和他不一样。”

心里顿时感到一阵不悦，赵涛坐回到凳子上，皱眉说：“你说你男朋友？”

“对啊。”她脸上的潮红渐渐褪去，“从县里回来，我就找了个机会让他吻了我一次。他毕竟是我男朋友，初吻没有给他，已经够对不起他的了。可我确实没有什么感觉，他的嘴凑上来，我只感觉湿漉漉热呼呼的好烦，全是口水好恶心。我以前都不相信，原来感情这种东西，真的有这么大的力量。”

察觉到了她的想法，赵涛不太高兴地说：“所以你刚才是在测试？”

“对。”她大方地承认，而且，看起来颇为轻松，像是卸下了什么心里的担子，“我决定在我不感到惊慌紧张的时候，再和你接吻一次。既然我的心里在渴望你，那么，应该就能体会到和我男友不一样的滋味才对。”

“的确不一样，我觉得你还挺享受的。”赵涛笑了笑，很自信地说。

“是，没错。”金琳用手指轻轻抚摸还有些充血的唇瓣，“只是四片嘴唇碰触到一起，竟然能让人浑身发热，血流加速，心跳变快，手脚无力，身体里不知道什么地方麻酥酥的，还一阵一阵的痒痒。男女之间的事……看来的确超出了我的估计和理解。可是……”

看她有点欲言又止，赵涛疑惑地问：“可是什么？”

“可是你作为择偶目标太糟糕了。”她叹了口气，说，“你有这样的体质，还不知道自律专一，那么你身边的女人只会越来越多，如果都这么爱你，迟早会出事，就算不出事，我能得到什么？N分之一的情人地位吗？你要是知道上进，肯努力，有拼搏奋斗的毅力，我也许还可以考虑把赌注押到你身上，买一个你可能功成名就的未来。反正……成功的男人，私下有几个女人也没什么关系。”

她接着摇了摇头，“可你不是那种人，你缺乏野心，缺乏恒心，缺乏耐心，你缺乏一个男人在社会上成功所必须的各种要素，结婚不是睡觉吃饭这么简单，更别说……你有恃无恐，多半都没考虑过娶我。”

赵涛越听越觉得不对劲，纳闷地说：“我说……你的思维也太跳跃了吧，除了一个你要求的吻，不是什么都没发生吗？你这么叨咕叨咕瞧不起我是什么意思？我说过我对你有想法吗？”

金琳一挺胸膛，微昂下巴说：“你没有吗？”

“好吧，我有。”他干脆地认栽，毕竟是独立学院大一几乎公认的第一美女，承认对她有非分之想没什么丢人的，反正全学校目前亲过她的也就俩人而已。

“我很好奇。”金琳认真地问，“你想过以后吗？你已经是大学生了，短短三年多后，你就要找工作，赚钱，组建、维持一个新的家庭，可你的打算呢？就是带着这些喜欢你的女朋友，随遇而安吗？”

“瞧你这问的，好象打算成为我的女友之一一样。”

“不是没有可能。”金琳的面颊似乎又有些发红，她的皮肤不是很白，但肤质极佳，那一点点红晕也清晰可见，“我愿意为了我的情感倾向支付一定牺牲未来生活品质的代价，但我不想牺牲太多。我的男友出轨了，我有名正言顺的理由离开他，他还无话可说。但如果下一个选择的是你，情况就会反转，为了和你在一起的心灵满足，我光是起步就要付出个人的几乎全部名誉，如果你永远都会是这副样子，我.....无法接受。”

“怎么会只是心灵满足呢。”他回避了最关键的问题，故意笑嘻嘻地说，“身体满足才是最棒的好吗，能让你知道什么叫飞进天堂一样的快乐。”

她微微蹙眉，“即使算上你说的那个，我也不认为，光靠这些就能维系你我的将来。”

赵涛听得有点烦躁，抓了抓头发，干脆问：“不行，金琳，你直说吧，你到底想说什么？别这么绕弯子了。”

金琳似乎在为他的愚钝而认真苦恼，皱眉盯着他半天，才叹息一样地说：“我想说，我希望你能从现在开始努力，成为一个优秀的男人，至少，具有成为优秀男人的可能性。”

赵涛拖着长音哦了一声，探身凑过去，突然把手放在了她的大腿上，捏住里面紧凑而充满弹性的肌肉，“说来说去，你就是想给自己一个理由，好说服自己投入我的怀抱呗。”

（二百七十）

“你这样理解也不算错。”金琳淡定地拨开他的胳膊，把书放到了并拢的双腿上，“我既然确认了自己已经被你吸引，我的身心都已经对你有所渴望，那么，我当然想要得到一个两全其美的结果。”

“我有好几个女朋友了，孟晓涵就接受不了，你能忍？”赵涛挑了挑眉，挑衅一样地说。

“能不能忍，要看值不值得。”金琳咬了咬牙，缓缓说，“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爱情至上主义者，如果和你在一起能让我愉快，你还能按我的希望改变，那么，我当然也可以放下身段，加入到……你的女友之中，成为往上爬的竞争者。”

“竞争者？”赵涛一愣，“你要竞争什么？”

金琳显得有些错愕，“将来你难道不准备结婚的吗？别告诉我……现在喜欢你的女生里，就没人想过要嫁给你的事情。”

赵涛撇了撇嘴，“凭什么想啊？我和小蓓的事情全学校都传的沸沸扬扬，谁不知道我俩都互相见过家长了。”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金琳不屑一顾道，“就是婚礼当天还有抢走了人的，三四年这么久的时间，发生什么都不奇怪。不争取，自然就得不到。”

联想到杨楠转述金琳抓奸时候的台词，赵涛想了想，说：“所以……你只准备以结婚的可能性为前提恋爱？即使我不止一个女友。”

“你奋斗争上游，我努力抢位子，很公平。”她的双手不知不觉就交握到了一起，看来，他的内心也不如表现出来的这么平静。

赵涛冷笑一声，说：“可我是不会等到结婚的事情确定才跟你做爱的。你要是继续守身如玉，我看咱们还是别继续谈下去得好。而且，你这么把恋爱搞得和做买卖一样，我听着就烦。”

金琳的面颊绷紧，露出一副踏在底线前后，不能再退却不得不再退的表情。

那感觉，赵涛真是熟悉得很。

看来就算是金琳，也一样要为了爱情狠狠挣扎纠结一下。

“我也觉得，这么谈下去，似乎是有点乱了。”她抬手顺了顺头发，站起来，戴上了帽子，“算了，我最近的心不静，不说了。赵涛，我在学生会宣传部说得上话，我想，你可以考虑先来做个干事。一切改变，都应该从迈出第一步开始。我走了，再见。”

赵涛心里一股邪火窜上来，扭身一看外面没有别人，干脆把心一横，突然站起来伸手搂住了她，一手捂嘴一手搂腰，硬是拖回到原来的那个角落，抱着她靠在了墙上。

他的手，更是直接握住了她柔软丰满的乳房。

隔着衣服也能感觉出来，她的胸罩样式颇为保守，硬邦邦的，还包裹得很严实。

他恼火地用力揉她的胸膛，喘息着在她耳边说：“你凭什么让我为了你改变？是你被我吸引，而不是反过来。我不缺女人，我高兴怎么生活就怎么生活。你算老几啊？”

金琳却只在最初被吓了一跳的时候挣扎了一下，之后就没有动，只是双手握成了拳，垂在身侧，不知道是因为愤怒还是恐惧而微微发抖。

感觉她的反应不太对劲，赵涛犹豫了一下，放开了捂着嘴的手，用略显嘶哑的声音问：“怎么了？不反抗，是觉得给我也没关系吗？”

她只是摇了摇头，没有说话，从侧面看上去，她的表情竟然近乎于同情……甚至悲悯。

“你什么意思？”他放开手，把她扳到正面，“怎么不说话？我强奸你也没关系吗？我可是不在乎就在这地方干你的。你干嘛不反抗？”

“我可怜你。”金琳望着他，平静地说，但眼眶微微有些泛红，“赵涛，你到底之前经历了什么啊？为什么这么多女孩喜欢你，你却好像……根本不会爱人呢？”

“谁说的？”他瞪大眼睛，像是恨不得马上举起盾牌放在面前，“有本事你跟我去我家，到了没人的地方，我不用顾虑被发现的时候，你看我怎么用十几种体位来花式爱你，不爱到你升天算我没本事。”

“我不会跟你去的。”金琳整理了一下被他弄乱的衣服，抬手梳了梳头发，“现在的你，不值得我跟你去任何地方。我完全看不到你成为男人的希望，这样下去，你永远都只是个小男生，你适合的，也只有那些什么都不在乎，只要有爱就好的小女生。”

“你被宠的太厉害了。”她失望地摇了摇头，“可能你想要的女生都会为了得到你的爱去改变，牺牲，付出一切，才会把你变成如今这样。我.....真希望自己没有被你吸引，你这样的男生，根本不值得我们多看一眼才对。”

赵涛冷笑起来，他斜着眼瞄她，说：“别说这些谎话了。凭我的外在条件，如果没有这种上天赐予的体质，我就是再努力，看上去再能拼，再有前途，你会多看我一眼吗？你肯定还是会原谅你那个有好家庭好未来的男朋友，把他调教得对你更加服帖，然后带给你一个美好的未来吧。”

“这有什么错吗？”金琳弯腰捡起掉在地上的书，淡淡道，“一个相貌丑陋水桶身材的女生不巧被你吸引的话，你会乐意让她做你的女朋友吗？你会愿意哄她对她好和这些漂亮姑娘一视同仁吗？人本来就都在追求更加美好的生活。如果和你在一起不能得到想要的，那这份感情不可能一直稳定下去。你真觉得，只靠爱情就能让所有问题永远被忽视下去吗？”

她后退了两步，“我希望你变得更好，这是我喜欢你的方式。如果不可能，那么，我宁愿放弃所谓的爱情。反正，它本就来的莫名其妙。”

“参加学生会，没事上自习，好好参加社团活动，这就是你认为的更好？”他哼了一声，不屑一顾地说。

“作为大学生，本来就是这样更好。”她没有再退，似乎真的想要把他从过往的生活状态中拽出来，“你花了这么多学费，在这里待上四年，你想留下的，就是出租屋里几乎不见太阳的记忆吗？你想一辈子都走捷径，一点都不打算提升你自己本身的吸引力吗？让一群女生单纯因为不可理解的理由围绕着你，你不会觉得空虚吗？”

空虚这两个字狠狠地击中了他，让他刚才才升起的性欲霎时间消退

得无影无踪。

背后好像流下了冷汗，他动了动嘴巴，勉强反驳说：“才不会，我.....开心得很。”

“那.....可真是太遗憾了。”金琳还是用那种失望的神情注视着他，缓缓向后退开，一直退到了没有书架遮挡的地方，把帽沿拉了拉，轻轻摇头说，“赵涛，明明有可以让自己更幸福的方法，你为什么不肯试试呢。”

说完，她的脸上浮现出一股近似于坚毅的表情，猛地转过身，大踏步走掉了。

（二百七十一）

“操！”赵涛一拳砸在窗台上，要不是杨楠这会儿多半已经到了父母身边，他真想窜回出租屋把她摁在床上狠狠干一顿，看着她被日到浑身酥软颤抖爱液长流的样子，找到那种充满自信的优越感。

他的心里一团乱，总觉得有什么一直捂着的盖子，被洞察力惊人的金琳野蛮地一把掀开，指着里面腐烂的臭肉，飞舞的苍蝇，拱动的蛆虫，告诉他说，你看你现在已经成了什么样子？

“呸！”他狠狠啐了一口，双手扶着窗台，低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大口大口地喘息起来。

我怎么就不会爱人？我随便动点小手段，这些女生就都高兴地快疯了！他在心里对自己说着，可这种谎言，并不能骗过真正的自我。

他一直所做的，所仰仗的，就是锁情咒这样东西而已。

他起初是想通过这咒术找到一个人来爱自己，让他也能好好爱她，不再只有一个人，孤孤单单找不到伴.....可怎么就变了呢？

没错，彤彤死了.....李婕也死了，都是他害的，可余蓓还活着，这个女朋友放在任何男生身上，也无法再有更多不满了——即使那时还性冷淡，她依旧拚尽了全力在取悦他。

可为什么不满足？寂寞的话，不是早就被弥补了吗？

又为什么不珍惜？得到的被肆意玩弄，那扭曲到充满了性欲的日常，真的是他曾经想要的恋爱方式吗？

是从什么时候起，他眼中看到的女生，已经不再是一个个可以被喜欢的鲜活对象，而成了一个个包裹在各色衣物中，等待他捕获、剥开、侵犯、占有的猎物和玩具？

金琳说得没错，对重视感情的女生，对为了爱肯放弃一切的女生，他就是两人世界的王，可以予取予求，可以颐指气使。

他可以强迫、半强迫地侵犯未婚、已婚的女老师，吃定了她们不会拿他怎么样，她们的爱混合进对学生的期望后，就好似变成了无上限宠溺孩子的家长。

可他什么都没有付出。

没有付出，就不会有想要珍惜的感觉。

他就像是置身于装满了免费零食房间的孩子，渐渐忘记了节衣缩食也买不起的日子，边吃边吐，边吐边扔，再也找不回只是看到就满嘴口水双眼放光的感觉。

脑子里一团乱麻，赵涛把凳子搬到窗台边，坐上去靠住了墙，发起了呆。

愣怔了不知道多久，兜里的手机震动起来，响个不停。

他拿出来看了看，是杨楠。还有十几条没看的短信，来自张星语。

他笑了起来，不管怎么想，显然都是被爱更好不是吗，不需要付出什么就可以享受，天天有免费的零食吃不需要存钱，不也很好吗。

去他妈的改变和付出，去他妈的努力吧。他拿起手机，摁下了接听，懒得再去想那么多无聊的事情，把一切都当作了金琳吸引他注意力的策略，丢到了脑后。

“喂，小楠，什么事。”

“那个，赵涛，”杨楠的声音很明显地装出了温柔娇软的样子，那种充满小女生感觉的口气一般都出现在被他干了个爽之后，但这会儿显然他们没有本事隔着信号做爱，那么，多半是杨楠的家长就在旁边了，“你中午没什么事儿吧？”

“没有，你说。”

“我妈……想叫你来跟我们一起吃饭。你要是没意见，一会儿车到校门口，我给你打电话。好吗？”

“这么快？”赵涛还真是有点意外，不过既然答应过，他也不好再推三阻四，让杨楠难堪，就柔声说，“行，也别再打电话了，我回去换身衣服，直接在门口菜市场东头等着。省得再往里开不好走。”

“嗯。”杨楠的声音甜极了，“那你可换得帅气点。”

“放心。”

挂掉手机，赵涛就快步往楼下走去。

没想到一出门，就迎面碰到了正抱着一摞书沿着楼梯走上来的孟晓涵。

看她明显非常刻意地转开了视线，装作没看到他一样，他略微有点生气，主动伸手打了个招呼，“晓涵，来图书馆借书啊？”

“嗯。”孟晓涵的脸上一副戒备防卫的模样，一点也不像是在图书馆门口，倒像是在荒芜人烟小树林外碰上了光头金链子的社会大哥一样，连书都第一时间抱起到胸前。

“我还说最近学习上遇到点困难，想找你请教请教呢，你这么忙，那就算了。”他随口编了一句，让开位置准备下去。

孟晓涵却楞了一下，问：“真的吗？”

听到我要学习你这么高兴干什么？赵涛满肚子不解，怕自己又想起金琳那一堆不爱听的话，忙说：“我找老师也一样，听说你不是要争取交换生名额么，还是不打扰你了，你学习这么刻苦，加油出去为国争光吧。我走了。”

孟晓涵咬了一下嘴唇，似乎是狠狠地壮了壮胆子，说：“你.....一会儿有事吗？我还了书，正好.....要去吃饭。”

看来她还是和金琳不一样，挖个坑，就舍得跳。

他笑了笑，故意用温柔的口气说：“真不巧，我正好有事。杨楠爸妈来看她，叫我过去一起吃饭呢。”

看着孟晓涵突然间错愕无比的表情，他带着一肚子暗笑，摆摆手说了再见，下楼梯往出租屋那边回去了。

在家里认真地选了一身衣服，刮了胡子，梳了头，还把脸打香皂认认真真洗了两遍。

下楼前照照镜子，赵涛心想，杨楠这次，还真得好好感谢一下张星语和金琳。

没有张星语，他就没这套看着就十分精神的新衣服。

而没有金琳那一番话，他根本不会对这件事有多么上心。

至少现在，他还挺想让杨楠在咒术威力和性欲高潮之外的地方，也多少被他吸引到一些.....

（二百七十二）

赵涛能明显感觉出来，杨楠对他今天的打扮和表现非常满意。

当然，上车的时候，杨楠的介绍说的是，这是她朋友。不过杨楠的爸妈倒是一副心知肚明的样子，她爸爸专心开车，她妈妈则一直从副驾驶上扭头问话闲聊。

反正也不是一次见女朋友家长，赵涛心里没有多少负担，基本上应对自如，他爸妈那种工作，赚得多管得少基本不在家，从不希望女儿未来伺候公婆的角度考虑，还算是不错的加分项。

不过虽说杨楠因为性取向的隐约表现让她父母非常担心，但真的大一就早早找了个男朋友，二老还是不太高兴。

赵涛倒是理解他们不太高兴的原因。

杨楠就算取向不太对劲，可自身相貌优势明显，找不到对象没人要的可能性太小。而赵涛光是长相，俩人站一起就能给人一种赵涛十分有钱的错觉。

还好他席间表现得不错，忠厚老实和对杨楠十分喜爱的关键点都恰到好处的传达了过去，而更关键的是，杨楠几乎是毫不掩饰自己对赵涛的眷恋，言语之间满是非他不嫁不然不如去喜欢女孩子的态度。

这对于独生女的家长来说，无疑是等于拿到了免死金牌。

当然，赵涛没有被打断腿的另一个原因，估计还是杨楠掩饰了两人如今的进度，在她爸妈的了解范围内，闺女还是住宿舍偶尔和男友约个会牵个手可能已经丢了初吻的等级。

要是知道自家女儿现在吃着避孕药做爱不带套屁眼被开苞能熟练口交，估计赵涛当场就要血溅三尺高。

快吃完饭的时候，杨楠的父亲开口问，“小楠，你跟赵涛，平时在学校的课余时间都喜欢干点什么啊？”

杨楠顿时语塞，憋了半天，才说：“主要就是上上自习，一起吃吃饭。”

赵涛马上接过话茬，笑着说：“嗯，我们大一课还挺多的，主要就是在一起自习，偶尔参加一下社团活动，陪她跑跑步。我最近还打算申请一下加入学生会，就是不知道能不能顺利通过。”

“嗯。”他父亲还算满意地点了点头，“这就对了，大学这么好的地方，除了学习，也要努力锻炼别的本领才行，拓展社交圈啊，去发展一下自己的爱好啊，学生会也不错，那是个锻炼人的地方，大学生了，要为自己的未来着想。”

赵涛忍不住在心里想，合着金琳这女生这么年轻，就已经满脑子四五十岁人的念头了。

心理上快到更年期了吧？

不过看来，他们评价一个男生是否努力，标准还真是比较讨厌的一致，让他连自我欺骗麻痹一下自己都做不到。

被杨楠一家送回学校门口后，赵涛没有直接回出租屋，而是又去了一趟图书馆。

他径直爬上三楼，又走去了上午和金琳谈话的那个窗台边，搬了凳子坐下，翘起腿，望着窗外发呆。

之前.....的确是太过依赖咒术了。

所以孟晓涵和金琳，才会让他一筹莫展。

归根结底，他还是不懂得如何追求一个女孩，他只学会了如何去哄一个明知道已经爱上自己的姑娘，哄上床，尽情地泄欲。

那.....要不要把握这次机会呢？

孟晓涵和金琳，其实对他来说还是很有挑战的兴趣和乐趣，值得付出一些努力。毕竟，这里面一个是他曾经心心念念追求而不得以至于练习了咒术的，另一个是整个大一差不多公认的院花，而且，前者不追可能就跑去了国外，而后者，按照这个城市其他学校的传言来推断，恐怕大二开始就会有校外的成功人士入场参战了。

反正，有咒术的加成和帮助，他有自信不会输得太惨，这就像是开了修改器，锁定了好感值再去提升属性的美少女游戏一样，按道理，只要努力到符合标准，就一定能成功。

金琳的要求太高了，攻略的话，显然还是孟晓涵更好一些。

本质上他还是厌恶学生会那种需要维持并提升全新人际关系的地方，如果让金琳愿意屈就必须参与到那之中，那他还是宁愿先把金琳延后。

他并不着急，今天的谈话已经足够让他了解，金琳对那个男友没有任何真正的感情，以她的处事方式，暂时不会让那小子有什么可趁之机的。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用力伸了个懒腰，拿出手机，给孟晓涵发了条

短信。

“晓涵，大学英语弄的我很头疼，将来还要过四、六级，你有空的时候，能帮我补补课吗？”

大约十几秒后，答复发了回来。

“可以。”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五十五）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七十三）

赵涛都有点记不清上次这么认真学习是在什么时候了。

高考前那个短假期？

从上了大学，没了压力没了督促也没了自我上进的动力之后，他就像是发条松到头的玩具，浑身上下提不起一点劲头。

下午这次在自习室跟孟晓涵一起学习的三个小时，让他都有点恍若隔世的感觉。

当然，他此前也跟杨楠上过好几次自习。不过那都是当成上杨楠的调剂，等后来杨楠也懒得装样子，俩人就再没浪费过那时间，宁愿多来几炮交流一下感情和体液或者光着屁股抱在一起刷刷暗黑2。

所以，严格说来，大学生活开始后，不算考前突击复习那段昏天黑地压榨脑细胞的时间，这还是赵涛第一次正经上了一个自习。

其实他本来没打算这么正经。

他叫孟晓涵来教他英语，当然不是担心自己四、六级真的挂掉，他们这个三本学位证和四、六级不挂钩，以他如今的心境，根本不在乎那么个没用的证。

他就是不想让孟晓涵如愿以偿离开他跑去天涯海角躲着。

即便她不是那么漂亮只能算秀气动人，即便她办事情太一板一眼循

规蹈矩显得有点无趣，即便她的爱情观不能允许背叛劈腿这些不纯洁的事情，她依旧是赵涛当初孤注一掷决定正式使用锁情咒的第一个目标。

对男人来说，第一个，总是比较重要的。

他在三百六十五天的漫长时间中积累的执念，早就化成了比情感和性欲更加纯粹的一种东西，流连在他的心间，而唯一有效的保险栓，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

可当他诚心诚意开始求教英语上面的难点时，他看到了孟晓涵差点喜极而泣的笑脸。

真的，她竟然因为他摆出了认真好学向她求教的样子而激动到眼眶发红，给他讲解语法的时候，声音都在发颤。

这就是她心中一直在苦苦压制的爱意所流泻出的碎片么？

“我找你请教问题，你干吗这么激动。”他问完后，忍不住半开玩笑地说，“知道我回头会请你吃饭？”

“不是。”她笑了笑，一本正经地说，“我是真的为你高兴。赵涛，我一直觉得你在大学里太荒废了，第一学期你就挂了科，可你想的却不是好好学习，而是……”

她说到这儿，脸上闪过一丝黯然，摇了摇头，没继续说下去，而是柔声道：“你看书吧，不会的，再问我。我会尽力帮你的。”

赵涛瞄了一眼她拿来的书，小声问：“晓涵，你……真的打算争取交换生资格去国外？”

孟晓涵怔了一下，低下头，轻轻嗯了一声。

“那，咱们可至少半年不能见面了。”

“我……打算在那边呆更久。我希望能出国留学，好弥补我没有考上理想大学的差距。”她口气微妙地叹息了一声，“不过说这些都太早，人生规划，总是赶不上变化的。”

果然，这个学校的一本并不符合孟晓涵的目标，换句话说，她的确

是为了心底都没有表明的爱情而牺牲了更好的前途。

心底情不自禁地变得柔软起来，他不知不觉，有了一种想要让孟晓涵因为他更加开心一些的愿望，而且，并不想为此得到什么诸如摸她屁股亲她嘴的机会之类的报答。

而眼下能让孟晓涵开心的事情并不难猜。

一个就是他和杨楠、余蓓分手，他敢打包票，只要他恢复单身的消息传出去，不超过一个小时，孟晓涵大概就会出现在他附近制造一场巧遇，然后千方百计提醒他如今只要再表白一下下她就会乐意无比地成为他的女朋友，唯一的那个。

可这个赵涛并不愿意。

而另一个就是他努力学习好好上进，虽然他暂时想不明白这种对自我的提升为什么会让孟晓涵那么高兴，但这个情况是实际存在的。

所以他一下子没忍住，就破天荒地连上了三个小时自习。

除了每个小时有五分钟用来放松和孟晓涵闲聊一下，上上厕所，其余时间，都在专心致志地学习。

孟晓涵不是天赋型的好学生，论头脑她可能还不到金琳的一半，但论现行教育制度下的考试，十个金琳做一张卷子估计也不是她的对手。

她不光有毅力，有集中力，有耐力，还努力研究了一些不那么灵光的脑子依旧可以多记住东西的小诀窍。

光是背单词，就自己琢磨了联想记忆法、故事记忆法、情景补完记忆法之类的一大堆门路。

赵涛感觉要是高中就拉下脸求她辅导自己，估计现在能在一个不错的二本混日子。

一起学习的气氛太好，以至于直到结束，赵涛闲聊中连句调笑的话也说不出，休息的那几会儿，聊的都是些彼此身边的小趣事。

大概是不太喜欢听赵涛说杨楠笨拙的一面，孟晓涵主动讲起了自己

的事情，三个小时的自习下来，也算让他多了解了这个女生几分。

嗯.....不过的确是够无趣的人生，寒假作业为了测试老师会不会认真批改故意少写中间一页这种事都能让她觉得出格到脸红。

那他这种曾经整本就写了前三页和最后三页的是不是可以切腹谢罪了。

看看时间，他给杨楠发了条短信问问情况，确认晚上她不回来后，扭头问：“我女朋友在外面吃好的呢，不回来了。我请你在门口吃小炒吧？以后保不准还要麻烦你呢。”

“不用请，一起吃就好。”孟晓涵脸上带着微微的红晕小声说，“我不习惯让男生请客的。”

“那怎么行，我麻烦你当老师，不给开工资多不好意思啊。”他笑嘻嘻地说，离开自习室，他心里那股油劲儿就又冒出了头，“这你要不答应，我就只能以身相许报答了。”

孟晓涵吓得缩了一步，但还没回话，视线就很奇怪的落到了赵涛的另一侧。

赵涛皱了皱眉，就听见身边传来了张星语冷淡而客气的声音：“不好意思同学，借过。”

接着，张星语腋下夹着本书，从他让开的楼梯口快步走了下去。

双肩紧绷，背影匆匆。

（二百七十四）

“是你们一起上大课的邻系同学吧。我记得.....她不是认识你的吗？”孟晓涵轻声说，“怎么好像有点生气的样子。”

“是吗？错觉吧。我和她不熟的。她跟男生几乎不打交道，别人献殷勤也不当回事，挺傲的。”赵涛观察了一下孟晓涵的表情，大致确认孟晓涵还没金琳那种恐怖的洞察力，稍微放了点心。

孟晓涵也没多问，直接说：“那，咱们去哪儿吃？别走太远，我晚上还要上自习呢。”

“这么刻苦啊？”他忍不住笑道，“大学生活不是应该丰富多彩一点才好吗？你就光一门心思学习？”

“我……”孟晓涵张了张嘴，跟着小声说，“我也加入过社团活动。后来，就不怎么去了。”

“诶？”赵涛一边往校门口走，一边问，“什么社团啊？文学社吗？”

“有一个文学社，还有……学校的舞协。”

赵涛一愣，舞协？他不是曾经加入参加过两次活动来着，没见到孟晓涵啊。

“我也是舞协的，最早交完费还去过两次活动，没见过你诶。”

孟晓涵似乎有些不好意思，扭开了脸，轻声说：“我后来才加入的，我加入的时候，你已经不参加活动了。后来……我不想浪费学习的时间，就也不去了。”

呵呵，是看不到他去所以才不去的吧。赵涛在肚子里暗笑了几声，没有点破，直接带着她去了门口的小饭店。

进去时候，有见过他的学生扭头打量着他们，还一看就好几眼。

他小声说：“啊哟，我倒是忘了，我名声不好，你跟我一起吃饭，怕不怕被人说啊？”

“不怕。”她很干脆地回答，“身正不怕影子歪。我……我和你是高中同学，难道不能一起吃顿饭吗？”

赵涛想了想，说：“可其实我还是挺喜欢你的，而且，我知道你也挺喜欢我。”

“可咱们并不可能真的在一起。”孟晓涵低下头，用壶里的热水烫洗着面前桌上的餐具，“那么，还有什么好在乎的呢。”

“这样才更该在乎吧？”赵涛笑吟吟地说，“将来万一你真的想找别人谈恋爱了，和我打过交道好像不是什么好事。”

“没关系。”孟晓涵把洗小碗的水往角落地上轻轻一泼，淡淡道，“我暂时不打算谈恋爱了，交换生之后是留学，漂泊海外，不是考虑终身大事的好时机。而且，我.....也不是很有心情想这种事。学习就已经够辛苦的了。”

“真可惜啊。”赵涛叫来服务员点完菜，笑着说，“当年班上男生选最适合做老婆的女生，你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呢。”

孟晓涵似乎有点吃惊，但马上就低声说：“可那也没什么意义，最后写纸条说过喜欢我的，也就你一个。”

“真的假的啊？我听好几个男生都说想追你的啊。”

“我不知道。”她摇了摇头，“即使到现在，我也分不清怎么算是想追我。不需要告诉我他喜欢我的吗？”

“告诉就是表白了，火车上我不就跟你说过了。”

大概是被这句话提醒到了寒假之旅的那个结束方式，她不自觉地抬手摸了摸脖子，脸色微微发红，马上把话题岔开到了英语学习上。

吃着吃着饭，电话响了。

赵涛拿出看了一眼，赶忙陪笑道：“我去接个电话，你先吃。”

出来之后，他左右看了看，摁下接通，直接走到了一个花坛后面，“喂，怎么了？什么事儿啊？”

张星语颇为委屈的声音从那边传了过来：“你是不是跟一本那个书呆子一起吃饭呢？”

啧，这浓浓的醋味啊，几乎快从话筒里飘出来了，赵涛笑了笑，说：“是啊，我下午让人教了我仨小时英语，我不能连顿饭也不舍得请吧？”

“教英语？”张星语马上说，“我才不信，你什么时候这么好学了。”

你.....你明明就是找机会接近她。”

“大一还有俩月多一点就结束了，你的计算机过级还是我教的呢，我就不能找人教教四六级？你要英语好，保证能过，要不你教我？”赵涛笑着说，“再说了，我要是想接近她，还用找借口？我俩又是老乡又是老同学，那可是高中的同班同学，我直接叫她吃饭她还能不答应？”

“我怎么就不能教你。”张星语委屈地说，“我好歹也是英语专业的，我们也要过专四专八，四六级就算辅导不了同系的，还辅导不了你吗？我.....我还能去你家给你补习呢。不比在自习室好？”

赵涛压低声音，邪笑道：“可在家里跟你在一块，我哪儿还有心思学习啊，那还不光剩下日你了，你这是在小看自己的魅力么。要不.....跟我在自习室学？你又不乐意，一进了学校，你见我连招呼都不打，怎么教我？”

“我.....”张星语登时气结，憋了半天，才说，“我.....我可以陪你在图书馆找安静地方。被人看见.....我、我再装和你不熟。”

“星语，别说傻话了，跟我沾上的女生，肯定是不吃羊肉也一身骚，我跟孟晓涵来吃饭，路上见过我的同学都盯着我俩看，那眼神，都跟断定孟晓涵已经被我操过了一样，换你，你受得了？”

“那.....那她就受得了？”

“她受得了。她本来就喜欢我，可她坚持认为我应该跟其他人分手之后，才能跟她在一起，不像你这么通融，乐意当我的几分之一。”

“谁乐意了.....”张星语不甘不愿地说，“还.....还不是没办法，你不就是仗着我爱你爱得不行，才一直欺负我.....你当我不想成为你唯一的女朋友吗？听别人一说你的闲话就是杨楠、余蓓，就是家里一个女朋友学校一个女朋友享艳福，我.....我都快疯了！”

“好啦好啦，她们爱说就让她们说去吧，这种爱嚼舌头的女生，怎么知道你在我这儿有多快活。想想吧，她们可能一辈子都没机会像你这样高潮哪怕一次，多么遗憾的人生啊。”

“呸。”张星语羞耻地啐了一口，“你整天就惦记着这些。”

“哪儿有，我这不是惦记四六级，结果你又不乐意兴师问罪来了。就杨楠那成绩，我还能找谁公开辅导我啊？”

“找于钿秋呗。”张星语吃醋吃得不轻，气得反话都说了起来，“那可是正经老师，也教好几门英语的课呢，你找她辅导，不比孟晓涵好？”

赵涛嘿嘿一笑，说：“对哦，你说得有理。我怎么把这个能堂堂正正辅导我的人给忘了。行，那我回头不找孟晓涵了，我找于老师，辅导晚了办公室没人，我还能找找乐子。”

张星语急得叫了起来：“赵涛！你……你讨厌！”

“行了，星语，我又不是不知道你的意思。”赵涛懒得多说，缓缓道，“反正，我是不可能当谁一个人的男朋友的，你要一直计较这事儿，以后还有你生气的时候。”

张星语的口气不甘不愿地软化下来，可怜巴巴地说：“我……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生气，主要是……这么好的时候，杨楠没缠着你，你……你都不来找我。竟然跑去学习了。反正，要么是孟晓涵比我重要，要么……就是学习都比我重要。”

她的语气里带上了一丝难过的哭腔，“赵涛，我……我想你，我想你得胸口疼，可你都宁愿跟书呆子一起上自习。我就知道……你什么都到手了，我就……就不值钱了。”

“星语，你这是说的什么傻话。这明明是为了照顾你的面子啊，杨楠都被我操出花来，最近我俩一起玩游戏的时间都比上床多，我也没嫌弃她觉得她不值钱啊？”赵涛耐着性子哄她，可算是有了那么一点正常谈恋爱哄女友的感觉，“我是挺想有事没事就跟你一块腻着，可你不爱来我家这儿怕杨楠，在学校装不认识怕同学，我总不能一到周末就去城市另一头开旅馆房间吧？生活费多也不能这么用啊。”

“我……我……”张星语憋屈了半天，小声说，“不说了，我挂了，我……我也该去上自习了。”

“要不你告诉我自习室，我吃完饭去找你？让你给我补习？”赵涛笑嘻嘻地追补了一枪。

张星语吸了吸鼻子，说：“不用了，我……不敢。明天杨楠在家吗？”

“上午肯定不在，她陪爸妈，怎么也得到下午才舍得回来了。”

“那你上午上自习吗？”她小声问。

“不上，我要睡大头觉。”

她轻轻哦了一声，说句再见，挂掉了电话。

（二百七十五）

回去饭馆里，孟晓涵放着筷子在等，赵涛赶紧过去坐下，柔声说：“好了，可以吃了。”

“女朋友？”孟晓涵眨了眨眼，问。

“嗯，女朋友。”赵涛很干脆地回答。

“好像男女朋友打电话，总是能说特别久。”孟晓涵略显惆怅地说，“我们寝室有个女孩，和外地的对象打电话能一说好几个小时。他对象上个学期光电话卡就铺了一床。我都不知道，哪有那么多话好说。”

“等你谈过恋爱就知道了。”赵涛笑咪咪地回答，“俩人互相喜欢的时候，腻在一起光是翻来覆去叨叨无聊话，都能叨叨大半天。”

孟晓涵低下头，轻声说：“余蓓跟你谈恋爱后，好像没以前爱说话了。”

“毕竟出了那事儿，对她心理有影响。现在已经好多了。”赵涛故意说，“不过杨楠不一样，说起劲儿来，我俩能一直聊到困得睁不开眼。”

孟晓涵抬起头，看表情，似乎想说什么劝导之类的话，可她看着赵涛的眼神犹豫了一下，只是说：“快吃吧，菜都要凉了。”

吃了饭，赵涛夹着书又跑去跟孟晓涵上了两个小时自习。

一个是他心里有点来了劲儿，想看看自己到底能努力到什么程度，一个是四六级他还真挺想过，证书拿到，他再去找金琳，看看她还要怎么说，另外，他还挺好奇，这么一直跟着孟晓涵上自习，在大学这种男女一起上几次自习就要传绯闻的地方，到底会发生什么。

他倒要看看，孟晓涵能不在乎自己的名声到什么程度。

为了不得罪这个小老师，赵涛还算是比较认真地纯粹上自习，连听她讲解的时候，都刻意保持了一个让她肯定能安心的距离，手脚也摆得非常老实，免得激起她关于自己以前所做所为不快的回忆。

站在他的角度，他从不觉得看到喜欢的女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有多高兴，他更乐意看到可爱的女友在床上好好努力天天想上。所以他不太理解孟晓涵为什么会这么高兴。

要说当初李婕一门心思想让他好好学习算是老师脾性发作，孟晓涵看他认真苦读怎么也一副要湿……眼眶的样子？

看到心爱男生刻苦学习还有这种提高好感度的效果？那考第一名的男生是不是还能奖个女朋友啊？

不过无所谓，不理解一点都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确实有效。这大半天的自习上下来，赵涛感觉之前偷亲她偷摸她被她看穿什么以至于定下决心准备出国的事情，都能靠让她教自己学习慢慢扳回来。

为了求偶而行动的雄性，学习起来也格外有效率。

要是金琳能来承诺一句他过了六级她就把自己打上蝴蝶结装箱送进卧室，他估计真敢发狠飙一下。

不得不承认，金琳在图书馆砸过来的那番话，终究还是起到了一些作用。孟晓涵因为他踏实读书而投来的眼神，的确跟此前那种迷茫无措的目光截然不同。

真有趣。

回去之后，杨楠不在家，屋子里冷冷清清空空落落，让赵涛心里还有那么点不舒服，习惯有人一直陪着之后，才会真正了解孤枕难眠的含义。

看了会儿电脑，他估计张星语明天一早要来，就去洗了个澡，抱着掌机躺下，玩了一会儿火纹，发了一会儿短信，关机睡觉。

早晨还没睁眼，就感觉下面双腿间多了个脑袋，暖暖潮潮的口腔正裹着他一大早阳气正旺的老二，舔啊吸啊，嘶溜嘶溜全是口水声。

“来得这么早啊？这次找了什么借口？”他扒拉一下头发，揉了揉眼，掀开被子坐起来，直接把手钻进了张星语的领口，去寻找她那对儿小巧圆润的乳房。

她挪了挪地方，横过身子，既方便侧头下去一口气舔完紧缩的阴囊，又方便他的手握住一边奶包，不费劲儿就能揉得她浑身发抖。

她用嘴唇夹住柔软的蛋蛋吸了一口，才说：“我又没卖给谁，出门一上午还要打报告写申请不成。回去时候买点水果，就说去市里转了，她们就不瞎猜了。”

她的小嘴熟练了不少，看来没少听他的用大拇指苦练，嘬住龟头舌尖左右横扫马眼的时候，爽得他一松腰杆躺了回去。

舔了两三分钟，她的鼻翼就有些急促地翕张起来，小手摸索着捏住他乳头，一边拨拉，一边含着肉棒用湿润的眼神渴望地看向他。

他舔了舔嘴巴，问：“想要？”

她叼着老二认真地点了点头，像只急着把胡萝卜塞进嘴里的小白兔。

“那就来呗，这会儿又没人跟你抢。”

张星语连衣服都没顾上脱，她就那么穿着修身合体的白色长裙爬上了床，低下头，黑发瀑布一样从两侧垂下，把她中间的小脸衬得白里透红，格外粉嫩。

蹲在他身上，裙子就从她四周垂下，像个罩子，把他的下体整个罩住，好似圈给了她。

她连裤衩都没脱，垂手拨开到一边，就扶着他的小腹，半张着口，

嗯嗯啊啊地呻吟着，把昂扬的阴茎坐入到紧凑湿热的缝隙之中。

蠕动的嫩肉紧紧缠绕上来，她那吸力非凡的消魂洞，立刻就抓住他开始了卖力的表现。

他盯着她，觉得她今天是故意不脱衣服直接上来的。

这身打扮是她九月入学一眼定乾坤杀入系花之列的功臣，黑发白裙，清丽脱俗，倚窗回眸，嫣然一笑，就充满了文艺爱情电影里不食人间烟火的女主角味道。

而现在，她连衣裙的领口乱了，胸罩抽出来丢到了一边，翘起的奶头在胸前顶出了淫靡的凸点，随着她起伏的动作晃动摩擦，宽松的长裙中，她纤细的身体正在拼命的扭动，套弄，压榨着被吞入的肉欲之源。

“怎么不脱衣服？”他抚摸着她因用力支撑身体而紧绷的胳膊，柔声问道。

“我.....想穿着.....和你做.....”她脸上浮现出一丝笑意，似乎有些迷茫，又似乎有些凄凉，“以后.....我都不会再穿这样的衣服了.....”

“为什么？”赵涛有点吃惊，“这个挺衬你的气质，也挺好看的啊。”

“不，一点都不好。”她噙着眼泪，拼命上下摇摆着臀部，肉体晃动的力量传导给了裙子，振动出一道接一道波浪，“我.....不想再那样了。”

“不想哪样啊？”他皱起眉，有些不解地问。

“总之.....就是不想那样了.....”她咬紧牙，身体舞动的速度更快。

疑问很快被快感冲散，赵涛剧烈地喘息起来，他感觉，自己的整个生殖器都快要被她夹紧的蜜穴吸入。

“你、你快要射了吧？”她娇喘着伏低，黑发垂在他身上，丝丝痒痒。

“嗯。”他情不自禁地往上挺腰，酸麻的快感已经在决堤的边缘。

“你上次短信说.....想.....射在我头发上，是不是？”她抓住一头乌丝，突然微笑着说道。

“是啊，你头发这么长，这么黑，这么亮，真想给你弄脏了。”他也笑了起来，隔着连衣裙狠狠捏住她的乳房，把这当成了调情的骚话。

“那.....来吧.....”

没想到，张星语起身放开了肉棒，接着，跪坐在了床上。

他将信将疑地站起来，把肉棒伸到她吐出的舌头上，一边前后摩擦，一边问：“真的行吗？挺不好洗的诶。”

“没关系的，你高兴就好。”她仰起脸，刚刚高潮过第二次的脸上洋溢着宛如微醺的神情。

他笑了笑，那当然不再客气，伸入到她嘴里抱着后脑一顿狂插之后，猛地往外一抽，低头看着闭上眼睛的张星语，对着她额头上方就射了出去。

第一股最有劲儿的全射在了发丝上，第二股稍弱一些的则糊在她的脸上，顺着眼角鼻梁流了下去。

她睁开一线，握住射精后的阴茎，缓缓塞进了嘴里，温柔吸吮。

几滴精液坠到了她的白裙子上，一旦干涸，就是一块不好洗掉的黄色印子。

可她浑然不觉似的，只是专注地，一口口吸吮着他，直到尿管里残留的最后一滴，也被吸入到她的嘴里为止。

不知道是不是担心杨楠随时可能回来，张星语没在出租屋里待太久，她去卫生间仔细清理干净头发和脸上的精液后，连裙子上的那几滴都没有处理，就随便梳了梳头，走了。

如果不是下体还在隐隐发酸，赵涛真要觉得这是不是自己的一场春梦。

他完全搞不懂张星语在想什么要干什么，他皱着眉思考了好一会

儿，最后还是决定放弃，倒头睡了个二觉。

中午吃过饭，赵涛如约去找孟晓涵，在约定的地方一起上起了自习。

一点多的时候，张星语发来短信，问了问他上自习的地方。他发了回去，玩笑说，有的是地方，欢迎来一起。

半小时后，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张星语真的来了。

不仅来了，还让他瞪大眼睛张着嘴，半天没能回过神来。

她换了一身一看就是新买的利落休闲服，直筒裤，运动鞋，而且，都是大红色。

本来以她的气质，压不住这么鲜艳的打扮。

可她剪了头发。

那让多少女生羡慕到抓心挠肺的乌黑长发，被剪成了一个比上学期的杨楠还要短的偏分，配着脸上的妆，夺目的鲜红唇彩，完全驾驭住了这身新装。

走进自习室后，张星语根本没看周围是否有认识的人。她从兜里摸出一个粉色的信封，封口处粘了一颗红色的心，跟着径直走到赵涛面前，双手把那封信递给了他，然后，用像是第一次对他表白一样的羞涩声音，温柔地说：“这是我写给你的信，里面有我的心意，请收下。”

然后，她深深鞠了一躬，就像在演偶像剧一样，带着满脸羞红，转身跑了出去。

赵涛拿着那封信，下意识地看了身边的孟晓涵一眼。

她和他一样，大惊失色，呆若木鸡.....

（二百七十六）

“那是表白吧？”

“肯定是啊……跟你赌十块那绝对是情书。”

“我操……这男的能力肯定超级强吧？要不特别有钱？”

“这好像是三本那边挺漂亮一个女同性恋的男朋友诶。”

“我操我操，这么牛逼？连女同性恋都能摆平，嫖毒转世吧？”

“你他妈怎么净想着下三路，人家就不能会泡妞吗？没看身边一起上自习那个也挺可爱的。”

“那个不是他女朋友？”

“不是不是，他女朋友我见过，比这个好看。”

“真是他啊？我听说他还有个复读的小女友呢，小鸟依人长的又乖又美，上学期来学校看他，他还让两个女朋友一起逛校园呢。”

“我操！他家里是不是开矿的？”

自习室里沸沸扬扬，跟开了锅一样。

赵涛环视一圈，觉得落在自己身上的眼神越来越不对，只好轻轻敲了敲桌子，叹了口气说：“晓涵，咱们换个教室吧。”

孟晓涵有点慌张地看着他，跟着有些僵硬地点了点头，小声说：“好，咱们换个教室。可……你还上得下去自习吗？”

“有什么上不下去的。我又不是没被人喜欢过。”他嘴上笑着说道，心里却炸开了一大团火，黑烟滚滚。

大学这地方，说小不小，一个系花出了公共课，可能都没几个人认识，就是金琳那样在学生会抛头露面照片上过墙的，进食堂坐下吃顿饭，碰见的人里也不一定有多少叫得出她名字。可说大也不大，口耳相传的小道消息，通常能以系、老乡、宿舍楼层为渠道多方向传播，就算辐射到外围后信息量已经很小真实度已经很低，但在熟人这个核心圈里，很快就能人尽皆知。

比如赵涛的宿舍同屋，知道张星语当面表白这件事多半不会超过三

天。

走出后门的时候，他还听到前面有个女生一脸兴奋地小声说：“我想起来了，那女的是三本英语系的，就住我们那层西头！”

他皱起眉，心里的毛线球越滚越大。

太扯了……张星语这是怎么想的啊？

口口声声说怕流言蜚语说自己被人指指点点就活不下去的不是她吗？他都盘算好让杨楠捉奸在床借着她不敢声张的性格好好双飞了，这突然的急转弯是怎么个情况啊？

发型换了，还化妆了，行头的风格都变了，再加上当面表白，回想她上午的所作所为……她这是铁了心要和从前一刀两断，重新来过了吗？

她不甘心偷偷摸摸什么也不能说，准备对杨楠正面拍脸宣战了？

这是受了什么刺激啊？

就因为他开始找孟晓涵一起上自习？

满脑子一团乱，他跟着孟晓涵走到另一件自习室找到地方坐下，都还没回过神来。

“赵涛，你怎么不打开看看，人家写给你的信，你都快攥烂了。”

孟晓涵小声提醒了一下，赵涛才连忙召回天外游魂，定了定神，撕开信封，掏出了里面的信。

粉色的带花信纸，底图是泡泡加桃心，右下角还有个笑着说 I L o v e Y o u 的卡通女孩。

正反面写满了，密密麻麻，一点空隙没留。

可要说这是情书……按赵涛的认知，真没听说过有这么写的。

娟秀的小字，一笔一划都工整无比，每一句看起来几乎一模一样。

因为只有三个字，我爱你。

三个字加一个感叹号，重复了整整一张信纸的正反两面。

赵涛翻来覆去看了一会儿，扭头一瞥，才发现孟晓涵也愣愣地盯着他手上的信纸，小小的嘴唇都微微张开，瞠目结舌。

“这……这表白得还挺直接。”他干笑了一下，小声说。

孟晓涵的小嘴动了动，接着低下头，象是被谁砸了一闷棍似的，好半天没有说话。

赵涛收起情书看了会儿英语，匆忙找了个问题，扭身问她。

她开口解答完，勉强挤出了一个微笑，轻声说：“对不起……赵涛，我、我有些头疼，可能是昨天没睡好。我……我想回去休息了。咱们……下次再一起上自习吧。”

也不等他做出反应，她抓起书就转身匆匆跑了出去。

“诶？孟晓涵，你……”他喊了一声，可话都还没说完，她的背影就已经跟受惊的小鹿一样迅速消失在后门外。

孟晓涵这一走，赵涛也没了上自习的心劲儿，后门那边竟然还有人过来探头看他，两个新过来上自习的女生故意坐到了他侧面同排，隔一会儿就瞄他一眼。

幸亏张星语不是在男生宿舍楼下面点蜡烛大叫着表白，不然他俩真是分分钟变成学院之星，被辅导员抓去就地升空。

正纠结的时候，杨楠发来了短信，“我到家了，你人呢？在忙哪个妹子呢？”

看来她还不知道，不过也对，杨楠基本和他一样，半脱离了学校的流言管道，想要知道什么还得专门回宿舍打听一下才行。

他烦躁地抓了抓头发，起来往家走去，回复短信，“我这就回去，洗干净屁股在家等我。”

“啊？”

“我要操你，我一会儿回家就要操你。”

（二百七十七）

赵涛非常不喜欢这种事情不按自己设想发展的感觉。

但出去吹吹凉风，快走到家的时候，他倒是隐约明白了一点张星语反应如此激烈的原因。

她可能误会他是为了追求孟晓涵在改变自己，开始上自习，关心考证，而且，没把大好的周末机会用来找她。

可就这么点小事，至于让她爆出那么大一团火花来吗？

还是说，她那看着弱不禁风的纤细身子，其实早就是个无底洞一样的火药桶，丝丝缕缕大事小事都塞在里面，不定哪天一个不小心，就砰得一下送他个粉身碎骨？

说真的，如果是正常谈恋爱不小心追来这么个得供着的宝贝，赵涛多半会小心翼翼应付一段时间后想办法分手以绝后患。

可……可他这路子不正常啊，爱过来的女人，都是不死不休啊！

再说，没准人家张星语正常恋爱的时候就不这样呢，被他锁了爱夺了情，才成了这副样子也不是没可能。

越想越是烦躁，还有点不知道怎么妥善解决，他脸皮厚，倒是不担心在学校里挨个骂遭个白眼，就算被追张星语的男生敌对两下，他一个铁打的赢家，谁敢真惹他，张星语估计都能活撕了对方，轮不到他发愁。

他发愁的，还是张星语似乎越来越棘手了。

他想看张星语陪着杨楠跪床上撅屁股比赛鲸鱼喷水，可别到最后俩鲸鱼水没喷，对着张开嘴巴咬上了。

要是因为这闹出人命来，他可一辈子没地方甩锅推责任。

“真他妈的操蛋！”在自家楼下骂了一句，赵涛搓搓巴掌上楼开门，进去一边换鞋，就一边解开了皮带。

杨楠还挺听话，脱下来的衣服都没好好收拾，就钻进厕所洗澡，这会儿水还在响。

“小楠，你在里面吗？”

“嗯，我快洗好了，你等我一下。”她也没问他今天怎么这么着急，在里面匆匆回答。

赵涛一腔心火在肚子里烧，烧得胃口都有点发酸，他脱光衣服，把门敲了敲，“开开，我要进去，我也洗。”

“哦。好。”

喀喇一声，里面的插销开了。

赵涛拉门钻进去，一把就从背后搂住了杨楠湿淋淋白到反光的裸体，嘴巴啃咬着她的脖子，左手揪拉着她的奶头，右手垂下去钻进胯下，急匆匆揉着她还缩在嫩皮里的小豆。

“诶？你.....你这么慌啊？这是怎么了，谁给你吃春药了？”杨楠有点纳闷，但还是一手扶墙一手背过去握住了他的鸡巴，轻轻套弄。

“就想干你，不行吗？”他摸着下面有点潮乎，一关喷头，搂着她腰往后一撤，握住老二就塞了进去。

“嗯嗯.....轻点.....里头还没湿呢。”杨楠闷哼一声拍了拍他，连忙弯下腰翘好胯调整一个更容易挨插的角度，自己也出手揉着点。

他拖到外面一些，一边抽送，一边掰开她白花花的屁股蛋，把拇指挤入到紧缩的屁眼中。

“唔——”杨楠快活地哼了一声，充满弹性的腔道迅速湿润，变得滑腻起来。

他用力顶，一下一下撞上去，越干越快，一点技巧没有，跟个新发情的小公牛一样，使着蛮力往前啪啪啪地压。

他也没忍，没拖延时间，嫩肉包裹出的快感全被他逼迫到睾丸附近，一路积蓄成洪水一样的酸麻。

不到三分钟，他汗流浹背地抱紧杨楠，屁股一拱一拱地射了进去。

射精后，他反而把杨楠抱得更紧，把她压在墙边，低头埋进她已经过肩的长发中，大口喘息。

他不想退出来，可阴茎的血还是渐渐撤了，变小的肉棒一点点从湿漉漉的肉缝中滑出来，噗噜脱出，软绵绵垂了下去。

“好了，爽了吧？”杨楠动了动身子，打开水，柔声问。

“你高潮了没？”他把她转过脸正面抱着，问。

“没，差一点。”她大大方方回答，以他俩在床上的默契，其实这问题也不需要问，撒谎也撒不过去，“谁知道你今天这是怎么回事，跟个哈巴狗一样扑过来就骑，还弄得那么狠，我刚回过劲儿舒服起来，你就射了。你是不是最近虚了啊？给你点个炒腰花补补？”

“不用，我就是突然心烦，这会儿好多了。”他伸手从她屁股下面挖出一坨白浆，看着热水把那一团冲成一丝一丝的白线，流进地上下水道里，叹了口气，说，“张星语在自习室当众跟我递情书表白了。”

“啥？”刚摘下毛巾准备退到水够不着的地方擦身子的杨楠抬头就叫了出来，“怎么个当众法？”

赵涛拿下花洒坐在马桶盖上一边洗，一边把情况简单讲了一遍。

杨楠匆匆擦干，出去连衣服都顾不上穿，先翻出那封情书，展开举到眼前，惊讶地睁圆了眼，“天哪……她……这是失心疯啦？她不是把面子看得比命都重要吗？这怎么舍得豁出脸去了？”

赵涛没敢把心里的答案说出来。

不过那是个正常推理就能知道的逻辑关系，她把面子看得比命重，

此刻却为了爱情把面子丢了，那么，什么最重要不是很明显么。

杨楠的衣服才穿了一半，她的手机响了，她过去看了一眼，很纳闷地接了起来：“喂，怎么了？导员晚上要查寝？”

那边不知道说了什么，赵涛就看杨楠的脸色从刚才的一片嫣红迅速变成了有点害怕的苍白，而且，直到挂掉前，都只说了一句谢谢，再见。

“谁啊？”

“我舍友，张星语她们宿舍的有人过来说，张星语桌上有个带锁小日记本，今天忘了收，摊开着，她们扫了一眼，上面密密麻麻写的全是一个人的名字。”

赵涛背后一阵发凉，勉强挤出一丝微笑，指了指自己，“是……我？”

杨楠点了点头，苦笑着说：“舍友提醒我最近小心点，别被张星语下毒弄死了。她整个人……今天都变了样。”

“那她应该不敢……”赵涛正在想该说点什么，张星语又给他打来了电话。

他看着手机，总觉得自己好像捧了个手雷，可最后，还是得硬着头皮接起来，柔声说：“喂，星语啊……”

大概是怕他说漏什么，张星语马上就打断他说：“赵涛，我开着免提呢，我们宿舍都听得见，我就是想让她们给我做个见证。赵涛，我写的情书你看了吗？”

“呃……看了，我还挺感动的。”他觉得喉咙发干，看杨楠凑近过来想一起听，干脆也开了免提。

“那就好，赵涛，我们宿舍的人都不相信，还有人说我跟谁玩真心话大冒险，正好，我也觉得，表白光靠写信不太好。”她的声音变得跟水一样温柔，仿佛不管多么庞大的生物，也能拖进去溺死，“赵涛，我注意你很久了，我爱你，请你做我男朋友吧。我知道你可能还不太喜欢我，没关系，我会努力加油，让你也早点爱上我的。”

“不是……星语，关键问题似乎不是这个。”赵涛觉得脑袋顶上一阵一阵发麻，“你忘了，我已经有杨楠了。”

“你不是还有余蓓么，我都听说了。既然你可以有两个，那就可以有三个吧？我不介意和她们竞争，我有信心，你最后爱的那个一定是我。请给我这个机会，我一定会成为全世界最好的女朋友。”

那边传来了宿舍女生起哄的声音，听起来明显那不止一个屋的女生，少说起码十来个人。

赵涛看了一眼杨楠，清了清嗓子，坚定地说：“可我不会跟杨楠分手的，她……一直都挺好的。”

“没关系，我说了啊，你可以有三个，我想当第三个，不可以吗？赵涛，我真的真的特别爱你，我知道你喜欢杨楠那样的女孩子，你看，我剪了短发，我还买了新衣服，我可以改变的，答应我，给我一个机会好吗？”

那边的女生们情绪似乎到了顶点，几个人带头喊着“答应她，答应她”，很快，就变成联欢会一样的齐声喊，“答应她！答应她！答应她！”

都他妈是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

赵涛看了一眼杨楠，杨楠有点心慌，擦了擦额头的汗，指着手机点了点头。

他只好说：“好吧，我答应你。星语，其实……我也挺喜欢你的，不过我这人又花又渣，觉得配不上你。”

“没有的事，你就是上天赐给我的那个人，别说你有两个女朋友，你就是有十个八个，我也一定会披荆斩棘去找你的。”张星语的声音充满了异样的活力，就像是她刚从什么束缚已久的茧壳中钻出来，正在初次呼吸格外新鲜的空气一样。

那边有女生问：“星语，那杨楠不高兴你该怎么办啊？”

马上就有另一个女生小声说：“干脆勾引一下她呗，星语这么漂

亮，她准高兴。”

果然是他妈一群看热闹不嫌事大的！

张星语笑了笑，说：“赵涛，你看，以后我就是你女朋友了，那……你能让你另一个女朋友，晚上回宿舍住一夜，让我跟她谈谈吗？”

跟着，她提高声音，“杨楠，你是不是正听着呢？我好像听见你喘气了，晚上回来吧，我要跟你谈谈，咱俩是同学，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早晚的事，对不对？”

杨楠的表情也变了。

对张星语的色欲似乎已经被公开挑衅产生的怒气压下，她夺过赵涛的手机，冷笑了一声，放到嘴边，缓缓说道：“好啊，你等我，我这就往回走。”

“好，我去你宿舍等你，咱们不见不散。”

杨楠咬了咬牙，一字字道：“嗯，不见不散。”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五十六）

嗯，直白点，道两个歉。

第一个是这周我身体出了点状况，字数没能达到承诺的一万以上。

非常不好意思。

第二个是上周孩子生病，赶稿匆忙出现了一个巨大的BUG。

孟晓涵曾经在KTV门口堵到过那俩一次，结果自习室外撞见又跟不认识似的。

所以这周提前了一个情节，用来弥补这个错误，圆回逻辑。

可能还是有些生硬，但已经是我能想到的最后办法了。大家包涵一下吧。

很抱歉。

嗯.....就是这样。

土下座m(_ _)m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七十八）

赵涛几乎一宿没合眼。

他想拦住杨楠，让她留在家里，把张星语叫来好好谈谈，只有他们三个的情况下，他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态都是可控的。

一旦回到女生宿舍楼里，那么多看热闹的围着，有起哄的有撩气的有只等着记住笑话满世界传的，事情保不准就一塌糊涂不可收拾了。

可杨楠没答应。

“赵涛，十几个女生听着呢，张星语可是把巴掌伸到我脸边了，她是想来一耳光还是就想握握手，我不去怎么知道？”

“我叫她来你不也一样能知道吗？”

“不一样，见了你，我俩要装。不见你，那才是真样子。”杨楠匆匆把衣服穿好，“你在家睡吧，明早该上课上课去，她就是想弄死我，也得看那小细胳膊有这劲儿没。走了，拜拜。”

他张了张嘴，才发现对着空无一人的房间，说什么也已经是独角戏。

他突然明白，自以为掌控着一个个女生的事，根本就是幻觉。原来除了余蓓，并没谁真的对她言听计从百依百顺。

他本来想放松一下，可脑子里乱得不行，玩游戏连个小兵都打不过去，看小说读着读着就把前面情节忘了，还一阵一阵的头疼。

他只好躺下，想睡过去。

他根本没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他以为这些女生既然都爱他爱得没药救，他大不了一个个哄哄，最后她们准能和和气气一家亲，在一张大床上摇着屁股让他挺着鸡巴一个洞一个洞操过去，酒池肉林。

张星语从出现就让他这个想法不断动摇，现在，更是从根上崩出了一个巨大的裂口。

没错，张星语是在电话里说了愿意当第三个，可他知道那是说给其他女生听的，那是她站在无法后退的悬崖边，破釜沉舟之后，宣战一样的口号。

她不准备再忍耐没有立场说任何话做任何事，只能偷偷摸摸幽会的地下情人状态，她要名正言顺地陪在他身边，为了她朝思暮想的三个字而努力，即使……为此要丢掉她曾经最重视的脸面。

她就像是一个抛下了所有负担和补给的士兵，满身是血的冲向遥远的目标，那股决绝，说不定正在燃烧她全身上下所有的能量。

一旦……没有结果呢？或者说，一旦有了结果，却不是她想要的呢？再或者，那结果被发现其实是谎言呢？

赵涛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哆嗦，眼前不知不觉就浮现出了李婕走入卫生间，再走出来后，脸上那平静无波，仿佛已经彻底干涸的眼眸。

他抱住头，从心底感到恐惧，他头一次意识到，自己兴致勃勃撒出去的咒术，最终编织成了巨大的蛛网，不知不觉将他困在其中，动弹不得。

不该小看爱情的……至死不渝的爱之所以如此珍贵，的确有它的道理，轻贱以待，就会落得这种下场吗？

张星语那一身红衣，两瓣红唇，苍白的脸，漆黑的短发，一直在他眼前晃来晃去，让他无法克制地想起曾看过的一部电视剧——《刑事侦缉档案》中郭蔼明饰演的蓝嘉文。

爱到极致，就是癫狂……不疯魔，不成活……你跳，我也跳……

一串串连七八糟的台词在他脑子里跳动嘶喊，旋转着汇聚成一个女人的剪影。

那个影子坐在床上，望着一扇小小的、满是铁栅的窗，慢慢地，她从腿间用力掏出了什么东西，仰起头，抵住了自己修长的脖颈。

那小小的东西缓缓地划过，她漆黑一片影子一样的脸上，却浮现出一丝解脱的微笑，和下面渐渐裂开的另一个血淋淋的口子一起，展露出两条刺目的月牙，一白一红。

“我全都听见了……我全都听见了！我！全！都！听！见！了！”

李婕的声音由小变大，由远及近，由飘渺哀怨的控诉，变成了轰然响于耳边的奔雷！

“啊啊啊——！”赵涛尖叫着从床上滚落下来，他这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睡着，陷入到了一段根本不敢仔细回想的噩梦中。

“对不起.....对不起.....真的.....真的对不起.....我没想你死，没想你死的.....”此前他做噩梦的时候，醒来还有余蓓温暖柔软的怀抱包围着他，用亲吻和抚摸让他一点点安静下来。

可此刻什么都没有，谁都不在。

金琳不屑于莫名其妙的爱情，更不屑于颓废无能的他。

孟晓涵正在苦苦挣扎，想要脱离爱情的束缚逃出生天。

张星语已经为爱脱胎换骨，心中所执念的与其说是他，不如是她梦想中那份相依相伴无怨无悔奋不顾身的爱。

而杨楠，正在和张星语见面，从她走时的眼神也看得出，她根本没想过让张星语踏出玩物这个身份哪怕一步，她肯承认的，其实只有余蓓一个她无话可说的正牌女友。

余蓓不在。

他从未如此刻那么想念余蓓。

看了看表，他拿起手机，慌张地拨出了余蓓的电话，哆嗦的手差点抖掉手机，急得他赶紧用另一手握住手腕，压在自己的耳边。

可等了一阵之后，传来的是毫无感情的录制女声在不断循环：“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关机。Sorry, The subscriber you dialed is powered off。对不起.....”

对啊.....六月就要高考了，她一个复读生，五一还想来找他，这会儿正是该好好表现的时候，手机哪里还敢开。

他放下手机，拉起被子，蜷缩成一团，抱着膝盖，想要再次入睡。

可噩梦还是不肯放过他，就像在最痛苦的那段时间一样，一合眼帘，就狰狞侵入，张牙舞爪。

他强迫自己闭紧眼睛，睡觉.....没什么大不了的，不就是张星语吃醋吃得受不了了吗，回头送她高潮个十几次，一切就过去了。

金琳不就是要给自己找个借口吗，以后好好努力有那么个差不多的样子，她肯定就乖乖脱裤衩了。

孟晓涵不就是想跑吗，有锁情咒在，她难道跑得了？

她难道跑得了？

他难道跑得了？

迷迷糊糊的意识中，噩梦的所有因子开始在他脑海里循环。

最后，一如曾经每一次那样，露出了一个愤恨男生充满怨毒与诅咒的脸。

伴随着，他一生也无法忘记的那句话。

“你给我记住了，全他妈是你害的！”

他痛苦地抱住了头，无声地嘶号，泪流满面。

为什么.....为什么你走了.....

你要还在.....一切都不会是这样.....

不会是这样的.....

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真的吗？”

一个清脆的女声，带着浓浓的讽刺，冷冷地问道。

他浑身一震，彻底惊醒。

自此，一夜无眠。

（二百七十九）

不久之前，赵涛还在嘲笑金琳的男朋友，被抓奸在床这点小事，至

于吓成那样，被金琳压得抬不起头么？

现在他才知道，自己连五十步笑百步都不算。

张星语这一次公开宣布，不光让他忐忑不安噩梦连连直到早晨才睡着，还发起了烧。

意识到自己正在生病后，赵涛跌跌撞撞踩着棉花翻找出体温计，回床上量了一下，三十九度七。

眼前一黑，他差点直接晕过去。

到此为止……就到此为止，他哆哆嗦嗦拿起手机，在心里正式下了决定，他要珍惜眼前，已经有三个女朋友了，做人，要知足。

是，没错，孟晓涵和金琳还都被他锁着，可这俩都意志坚定啊，肯定能拔慧剑斩情丝的对不对。

他还是先哄好身边的人，再想其他吧。

不然，他都害怕哪天一觉醒来，自己睡的屋子里全都是张星语用自己血写下的“我爱你”。

他要试着努力去爱上她，不哄骗，等到感情进展到合适的地步，诚心诚意的说一句我爱你。至于再往后的未来，就先去他妈的吧。

杨楠的电话响了几声，接通，对面传来她压低的声音，“干嘛啊，正上课呢。你人呢？我去你教室看，你怎么没去啊？你不会打算一直躲家里不见人了吧？”

“小楠，我……我发烧了，三十九度……七，我……我连床都下不去了。”不需要表演，赵涛只需要诚实地的表现出自己的难受，就已经足够。

“啊？”短促的惊叹词后，杨楠一秒都没犹豫地说，“扑热息痛在书桌左手边从上数第二个抽屉里，等我。”

接着，电话挂了。

赵涛听到杨楠因为着急而慌张的语调，眼睛一酸，抬手蒙住了脸。

没想到，等了约莫五分钟，门开了，一路狂奔进来，连短发都有点凌乱的，竟然是张星语。

“诶？”他一愣，下意识地问，“杨楠呢？”

张星语噤噤走到床边，俯身跟他对了额头，掀开被子看了一眼他衣服还在身上，竟然就这么把他一抱，扶起扛住了一边胳膊，“走，去医院。”

“嗯。”他乖乖地点头，被张星语比昨天并不逊色几分的气势压得不敢多说，只是小声嘟囔，“你怎么先到了……”

“我跟她挨着呢，她耽搁一下还是在地上跑，我踹开了一辆自行车的锁，当然比她快。”张星语架着他走到门口，抬脚拉过一张凳子，蹲下拿鞋帮他换上。

踹开了一辆车锁？赵涛目瞪口呆，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正穿第二只的时候，满脸通红气喘吁吁的杨楠开门就跑了进来，扶着膝盖弯下腰，大喘了几口，才抬起头瞪着张星语怒气冲冲道：“姓张的，有你这样的吗！踹坏我车子锁，还不等我！我……我……要不是赵涛病着，看我怎么收拾你。”

“谁让你磨磨蹭蹭还去请假，知不知道高烧要死人的！”张星语杏眼一睁瞪了回去，一指赵涛另一边胳膊，“还不赶紧过来扶着，你摸摸他都烫成什么样了！”

赵涛观察了一下，感觉情况似乎还不算太糟，这俩都好端端的，脸上没指甲印，也没谁被打出五眼青，就试着小声说：“别……别吵了……咱们……先去医院好不好？”

“不吵。我就是催她快点。”张星语莞尔一笑，柔声说道。

杨楠哼了一声，过来一摸赵涛脑门，吓得一颤，赶紧钻进赵涛腋下把他架起来，“我俩昨晚吵够了，以后就是吵也是小吵，打不起来的。瞧你这点出息，怎么还吓病了！”

赵涛干笑着说：“不是……我担心你们闹起来，想东想西，不知不觉就一夜没睡，还做噩梦了。”

“又做噩梦了？”杨楠皱着眉用脚打开门，跟张星语挽着他出去，回手一拽碰上，“小蓓说你做起噩梦来动静大得记得好好哄我还不信，你……你不会每次做噩梦都要发烧吧？”

“不会，这次……这次正好赶上翻来覆去着凉了。”

“是什么噩梦啊？”张星语在旁柔声细语地问，“和我隔三差五会梦见表哥，梦见在我背后指指点点的混蛋差不多吗？”

“比你那矫情屁事儿严重多了，”杨楠不屑地说，“他老梦见以前为他自杀的那个女老师。”

张星语抽了口凉气，呀了一声，跟着，竟然好像有些羡慕地说：“原来这样你就会老梦见了啊……”

“星语，噩梦，那是噩梦。噩梦里的一切我都讨厌，你要是也出现在噩梦里，我会讨厌你一辈子的。”赵涛打了个哆嗦，赶紧认真说道。

“嗯，我知道了。”她笑了笑，没再多说。

本来以为要去校医院，结果才走到院门口，张星语就让杨楠扶住赵涛，自己去路边伸手叫了出租车。

“星语，还是去校医院吧……市里的医院都贵得要命。”赵涛赶紧说，“就是发烧，不值当花那钱。”

“不行，你烧得太狠了。万一是肺炎呢。”张星语毫不犹豫地说，接着扭头一笑，“没事，这学期的生活费还有两千多呢，一会儿我都取了。不够，我从家里骗。”

杨楠不服气地说：“我也有一千多块呢，走，就去市里的医院。”

头昏昏沉沉，浑身发冷，酸疼，脚下还飘飘忽忽站不稳，张星语那么一说，他还真觉得嗓子里到胸口中间火烧火燎在疼，而且这会儿他说了也不算，只好乖乖被两个女生架着塞上了车。

她俩还谁也不去前座，硬是在后排左右挤着，张星语挪挪位置，拉过赵涛让他头靠在自己柔软的胸前，开口说：“师傅，去最近的医院。”

司机师傅好奇地打量了一下后排三人诡异的情况，咂了咂嘴，没吭声，发动车子走了。

离他们学校最近的是四个路口外的地区医院，起步费都没用完，就开到了。

俩女生配合还挺默契，杨楠体力好，就一直架着，张星语取了钱，就忙前忙后办挂号。

一上午验血拍片，折腾到最后，确诊为呼吸道感染，肺部略有炎症，但啰音不明显，问题不算太严重，住院输液就是。

把诊断书复印了几分，杨楠叫了辆车回去找导员帮他请假，张星语则忙前忙后伺候着他上床躺下输液。

年轻护士进来给他扎针时候，还笑着说：“你女朋友真好看，还这么贤惠，你可真有福气。”

张星语用矿泉水瓶灌了开水，拿毛巾包上垫在他胳膊边，柔声说：“哪有，他不嫌弃我我就够知足了。”

“哟，小伙子这么吃香啊。”那护士有点意外，扎好针挂好瓶子，一步三回头地走了。

从护士离开前的眼神，赵涛更加确信，现在肯做他女朋友的这三个女生，在不相干的外人看来，都是他万万配不上的。

他敢说，那个护士出去就一定在想，这水灵灵的女娃是发了什么疯，这病号莫非很有钱？

不知不觉，眼眶有些湿润，他看着张星语专注到没有其他东西、只有他身影的眸子，拉过她的手，轻轻放在自己脸上，柔声说：“对不起，星语，是我……让你受委屈了。”

“不委屈。”她低下头，温柔地亲吻着他还滚烫的额头，口中的声音，宛如梦呓，“我终于发现，能光明正大陪着你，别人的眼光……又

算什么呢？这样……你总没有借口甩下我了。”

等到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了起来，赵涛才知道当时接电话后发生的事。

杨楠去讲台上找借口请事假的时候，张星语则直接旁若无人地站起来，把书和笔拜托给同屋的舍友，直接对着老师说，我男朋友病了，记我旷课就好。

然后，她就那么丢下目瞪口呆的专业课老师，风一样跑了出去。

（二百八十）

原本赵涛挺想跟张星语聊聊，趁着杨楠帮他请假不在的时候，他觉得，张星语现在应该不会对他撒谎隐瞒任何事——就是这种乖顺背后隐藏的情感，浓烈到让他都有点不寒而栗。

可他实在是顶不住了。

连着接近三十个小时没有真睡着过，脑子里都好像蒙了一层雾，而且发烧带来的浑身酸疼也在迅速压榨着他的精力，他觉得，自己就算问，张星语的答案，他恐怕醒来就记不住了。

“睡会儿吧，昨晚做噩梦了，肯定是没休息好。”张星语蹲在床边，精致的小脸与他的视线平行，像是想让他早点适应自己的新造型一样。

“星语……答应我，不管发生什么，千万不要做傻事，行吗？不要伤害自己，更不要伤害别人，可以吗？”他强撑着最后一点精神，说出了自己最担心的事情。

张星语竟然一副并不意外的样子，黑幽幽的瞳孔凝望着他，轻声说：“赵涛，那你能答应永远不会抛弃我吗？不管发生什么，你都不会跟我分手，可以吗？”

“我发誓，我永远不会跟你分手，天涯海角，海枯石烂，你我永远是恋爱关系，至死不渝。”他慎重无比地说，唯恐今后的噩梦，会被写入一段新的篇章。

真要那样，恐怕就是有十个八个余蓓，也不可能再帮他安慰回来了。

张星语甜甜地笑了，凑近他，完全不怕传染地轻轻一吻，柔声说：“那么，我就不会做任何傻事。你认为的那种。”

说完，她拨了一下自己的短发，向下拉了拉上衣的拉链，露出一片白馥馥的领口，“已经过去的事儿，就不算了吧？”

“嗯，不算了。”赵涛吁了口气，脑子里紧绷的弦，总算缓缓放松下来，“我只看以后，而且……你的新发型，还挺好看的，就是我更喜欢你穿好看的小裙子。”

张星语点点头，微笑着说：“我知道了，你休息吧。一共三瓶，你睡醒，肯定就输完了。”

赵涛嗯了一声，缓缓闭上了眼睛。

笼罩住他的黑暗，总算没有再把他拖入到噩梦之中，而是给他带来了久违的睡意。

果然睡得很沉，他连换药拔针都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再睁眼，外面的天色已经接近黄昏，床边的人，也从蹲着的张星语，变成了坐在马扎上的杨楠。

本来的两人间小空房，又住进来一个剧烈咳嗽的老大爷，一个满头银丝的老太太正在忙前忙后照顾。

赵涛就是被那咳嗽声吵醒的，听得自己嗓子也痒痒起来，不知不觉，就成了一个发烫的小火球，刺激的他也大声咳嗽，钝的胸腔钝痛。

杨楠看他醒了，递过来水杯，“呐，赶紧喝口，睡觉时候咳嗽好几个小时了，要不是张星语不让我都想叫醒你灌水下去。”

呃……原来不怪人家老大爷啊。他笑了笑，先坐起来接过杯子，顺便看了看扎过针的手背，胶布和棉球还在上面粘着，看来摁到止血就没再管，他喝了一口，火烧火燎的嗓子总算舒服了一些，但不知道为什么，屁股疼，“我……被打针？”

杨楠撇了撇嘴，不屑道：“张星语害的呗，你第一瓶退烧药输下去，体温不见低，她就急眼了，平均半小时给你测一次，最后都降到三十八度了，她还是不干，人大夫那儿被她磨得没办法，让护士给你加了一管退烧针。推药时候你睁眼问来着啊，没印象啦？”

“没，可能太困，完全记不得了。”赵涛苦笑着挪了挪身子，让打过针那半边没那么痛再说，“星语呢？她人干吗去了？买饭？”

“买饭？她这会儿估计顾不上呢吧。”杨楠有些幸灾乐祸地说，“我给你请假时候挨了顿训，导员让我回来就叫张星语马上过去见她。也不知道哪个女生这么嘴贱，把咱最新的事儿告给导员了。结果……你猜怎么着，张星语硬是等你退烧到三十六度四才走，都下午五点半了，中间导员打来电话她看一眼就直接挂了关机，我跟你说，她这次要能不背个大处分，我跟她姓。”

赵涛闭上眼，又陷入到那种隐约的惊恐之中。

同样是奋不顾身的一心爱他，余蓓的想法是，她随时可以为他而死。

而张星语如今给他的感觉，则是随时可以为他而让任何碍事的人死。

憋了半天，他才算是说出一句：“这也太不值当了……”

杨楠挑了挑眉，拿过桌上不知道什么时候去买的苹果，颇为笨拙地削起了皮，“人都有自己觉得值的东西。凑巧赶上了觉得爱情最大的，能有什么办法。我跟你说，我敢打赌，赌多少钱都行，你今天要是高烧不退，张星语绝对不会回学校见导员，就是明天被开除了，估计她也不在乎。”

她抬手指了指太阳穴，颇为感慨地说：“我不知道你到底怎么做到的，她这里头……我看就剩下你了。”

“那……算我有魅力。”赵涛干笑着说了一句，心里已经在盘算，怎么不知不觉把心思多往张星语身上放放。

杨楠是个大大咧咧的性子，而且吃饱喝足这么久，少拿点估计也不

会太在意，可要让张星语觉得不足，保不准就要出大事。他宁肯自我修正情绪尽量对她偏心一些。

而且.....实话实说，赵涛的心也不是铁打的，有人这么豁出一切来爱他，他又怎么可能不受一点感动。

吃了会儿差点被削成不规则多面体的苹果，赵涛随便开玩笑说杨楠越来越像漫画角色，俩人闹了一阵，隔壁床的儿女到了，才收敛起来。

隔壁床老两口还挺能生，下班时间才到不久，就呼啦啦来了两儿一女，女儿还拖着女婿，进来看了看地方，就七嘴八舌抱怨环境不好，没几分钟，就拿出手机给熟人打电话联系地方，帮着老太太收拾东西，就这么一会儿，医院给老头的检查报告还没出来，一家子就办好转院走了。

屋里顿时又只剩下了赵涛这一床。

“这也挺好，晚上有地方睡了。”杨楠瞄了一眼那张没人占的床，嘿嘿笑了起来。

“对了，你今天的课也都没上.....后面你俩这样请假，不合适吧？我不输液的时候，其实没人在这儿也行。”他赶紧柔声说道，“你看我这会儿精神就已经好多了。”

“我不用再请了。明天开始我就接着上课应付点名去了。”杨楠撇了撇嘴，“反正你这儿有一个她看着绰绰有余，起码顶三个特护。你知道么，我回来时候，她瞪着俩大眼就那么盯着你扎针的手，也不说出门买个马扎，就蹲着，一只手扶着你胳膊不叫你动怕你跑针。叫起来时候她蹲太久头都晕了一下。我是服了.....她准不会去上课的，你就让她守着你吧。”

“那也行。”赵涛努力动了动唇角，挤了个笑出来，“你晚上值值班，也算轮流。”

“这都难说。晚上估计也是她。”杨楠颇为笃定地说，“我找不到借口不让她在这儿，要不你试试？”

“这儿就一张床能睡人了。”

“她能不铺东西睡地上陪着你。不信打赌？”

“这里休息不好。”

“那她肯定更让我走，她第二天不去上课啊，笨蛋。”

“啧……那……你就说你想陪我。”

“那她就让我也留下她准不走。我还不如回去。”

赵涛苦恼地抓乱了头发，越发确定，说不定，对他来说，张星语比金琳都更加难以应付。

他一直以为张星语这么强烈的爱情到了极致一定就是无条件的顺从，不曾想，在那之后竟然还有更加极端的失控。

让他直到现在，还是感觉满心忐忑，总觉得锁情咒的死神镰刀，又在闪耀着令他后背发冷的寒光。

“得，那她要是来了，你就回去吧。”

“估计她来不早，导员什么鬼脾气你还不知道，她这么给任课老师当面丢粪球，训她俩小时那是轻的。”杨楠看了看外面天色，起身抓起外套，“我去买饭，你没什么问题吧？”

他故意瞪了瞪眼，“精神好多了，没那么虚，赶紧去吧。”

杨楠走后，赵涛靠在床头，扭脸看见杨楠把家里他的充电器拿了过来，就探身安到了插座上。

结果剩了没多少电的手机还没来得及放上去，就嗡嗡震动了起来。

他看看屏幕，孟晓涵。

“喂，晓涵啊，什么事儿？”

那边传来的声音近乎刻意的温柔，“赵涛，我……晚上没课，你、你还来一起上自习吗？我在D座209，已经占好地方了。”

“啊……”赵涛担心她会忍不住过来看自己，赶忙说，“我没在学校，有点事，人在外面呢。不行你就自己上吧。”

孟晓涵似乎楞了一下，好几秒没有回话，接着，她用忍耐什么一样的口气说：“赵涛，学习这种事，尤其是学习一门非母语的语言，一定要有长性，有耐性，坚持和努力都做不到的话，那连谈天赋的资格都没有。你不用担心你的女朋友……们，我会跟她们解释我只是教你读书而已。”

赵涛清清嗓子，还是没忍住咳嗽了两声，只好实话实说：“晓涵，不是我不想去，我……病了，发烧发得一天都没上课。”

孟晓涵疑惑地问：“可我吃饭前去校医院看同学，没见到你啊。”

“哦，我在外面输液呢，那个……这医院什么名字来着。”他脑子有点懵，一时间没想起来。

结果，就这么短短几秒，孟晓涵的语气，突然变了。

“赵涛，你……又在随口骗我了。”

“哈啊？”

“我知道你不爱学习，你不想来，直说不就好了，何必……找这种无聊的借口呢？还是说，对我撒谎已经成为你的习惯了？”

赵涛有点心慌，连忙说：“哪儿有，晓涵，我真病了，你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啊，要不你……”

“够了！”孟晓涵愤怒地喊了出来，“赵涛，我是为你好，这也是因为我喜欢你，我希望看到你努力向上，我才一次一次对什么事情都装不知道。骗我让你很有成就感吗？我看起来是不是很老实很好骗，被你应付过去之后让你特别有得意啊！戏弄我就这么好玩吗！”

一连串密集的话从她的嘴里蹦了出来，刺耳无比。

“之前明明是你主动请我帮你补课一起上自习的，现在你又找借口跟我说你病了，还放着几乎不花什么钱的校医院不来去了外面！你当我傻吗？”

“你在县里就被我撞见过和张星语前后从一个地方出来，你还跟我得意洋洋地炫耀了一顿。结果回来之后你俩怎么看也不像真有事装出来的不认识。上完自习碰上那次我说试试看你到底是不是撒谎骗我，就说张星语好像在生气，你竟然完全忘了自己曾经说过什么，你在K T V门口跟我撒那么大的一个谎，难道就为看我难受吗！”

“还是在那个县里，你说的跟于老师之间的那些话，每一句都是在骗我！回来后于钿秋找了我三次，每次都是在旁敲侧击打听你，你敢说你们那一晚什么都没发生？”

“寒假结束我想跟你一起回学校，你骗我让我找借口晚走了一个星期。你知道老师用失望的眼神看我的时候我是什么感觉吗？”

“我跟你一起回家的时候，你故意亲出一个印子害得我在家每天跟睡在地雷上一样小心躲着等消下去。要是我爸妈看见，我就完了你知不知道！”

“干脆点吧，让我直接追溯到最早吧，赵涛，你.....你写纸条说喜欢我，是不是也是在骗我？你这次诚实点，告诉我好不好？”

最后这句话，已经能听到清楚的哽咽，和即将崩溃决堤的情绪。

撒谎的孩子要吞一千根针.....操！早他妈怎么忘了这句动画片里看来的话了！

满嘴苦涩的赵涛只好先从现在解释起：“晓涵，你相信我，我真的没骗你，我这就.....”

“滴——”的一声长音。

他的手机，没电自动关机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五十七）

照说是有机会塞点肉进去的.....

但考虑了一下效果并不好也没剧情意义。

就暂且略过了。

反正过后要大吃一阵。

再忍耐一下吧.....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八十一）

“操！关键时刻掉链子！”赵涛气急败坏地把手机往床上狠狠摁了下去，骂了一句。

他本来以为孟晓涵那么好应付，随便两句话敷衍一下也就是了，大不了，说出自己生病的事儿，她一准心疼，到时候有什么问题不也迎刃而解了。

可没想到，竟然在这时候爆发了。

他看了看充电器，这是座充，手机按上去就不能打电话了，他倒是还有个万能充，也有块备用电池，可住院这么急，都没带着。

心里有点发毛，他认识孟晓涵这么久，没见过她发过这么大的脾气，之前就没跟谁红过脸，说话一直都是细声细气的。

他懊恼地望着充电器上闪灯的手机，之前不该作弄她那么多次的，把自己信用给玩没了。

发愁了一阵子，杨楠买饭回来，赵涛赶紧说：“小楠，把你手机给我。”

“哦，怎么了？急着给谁打电话呢？”杨楠随口问道，拿出手机递给了他。

“我有急事。”他匆忙翻开盖，然后，楞了一下，“小楠，你……有孟晓涵的号码么？”

“我存那个书呆子的号干什么？我有病啊。”杨楠白了他一眼，坐下说，“当我跟你一样，不挑食么。”

拿着手机，赵涛才意识到，自己压根没记住孟晓涵的手机号。输入到1 3 8，后面就是一片空白，毫无印象。

他闭上眼，在脑子里过了好几遍，才发现自己除了余蓓的手机号，其他的，竟然一个也背不上来。包括杨楠在内……

相比起其他男生对自己女友手机号一个个恨不得倒背如流的样子，他才发觉，自己站在锁情咒的优越感上，到底都放肆地错过了什么。

“小楠，对不起。”他放下手机，沮丧地道歉。

“你烧糊涂了？”杨楠正在吹粥，楞了一下，头也不抬地说。

“我手机号是多少你背得下来吗？”他小声问了一句。

“1 3 6 X X X X X X X X X啊，给你打电话还用调通讯录不成。”杨楠扑哧一笑，说得理所当然。

“可我背不下来你的。”赵涛满脸愧疚，“对不起，我……平常太不上心了。”

“工作量不一样呗。”杨楠喂他喝着粥，戏谑道，“我满打满算背你一个号，稍微用用脑子就记住了。你那儿起码得记好几个吧。漏了我的就漏了吧，反正我老缠着你，不怎么需要打电话。”

“不是漏了你的，是我都没记。”赵涛舔了舔嘴唇上的粥皮，难过地说，“是我的错，你们喜欢我喜欢得太容易，让我……得意忘形了。对

不起，我以后一定会改的。”

杨楠有点吃惊地看着他，嘴里哟哟了两声，笑道：“你这是哪根筋搭错了，突然转型要走柔情小王子路线啦？省省吧，有那精神赶紧养病，你不生龙活虎地给我这儿摸一把那儿揉一下的，我还不习惯呢。”

换在以前，赵涛也就顺势不当回事了，可这次，他仔细留意了一下，杨楠嘴上大大咧咧不在乎，可眼睛里分明有亮晶晶的东西在闪，藏着一股不好意思说的喜悦。

“不算什么柔情小王子，就是……以前我这男朋友当得太差劲，以后我会好好注意的。”他端过粥碗，“我自己来吧，输液之后身上舒服多了，没那么难受了。”

“早知道张星语表个白能让你转性，我真该一早就撺掇你追她去。”杨楠半开玩笑说了一句，夹起菜里的五花肉塞进他碗里，“说起这个，以后，我俩你打算怎么安排啊？”

赵涛一愣，本来下意识地就想拿主意，可转念一想，还是小心翼翼道：“不能光听我的意思，还是得尊重你俩的意见。你们俩昨晚……商量出了什么没有？”

“那要没有，今早还有心思上课？”杨楠撇了撇嘴，压低的声音带着几分赞叹，“按我对张星语的了解，她那些什么当老三啊，分享啊之类的话我压根一句没信。你说她心气儿那么高一个女生，一个对一个谈恋爱还挑三拣四一学期一个看得上眼的都没有，换成你怎么可能突然就乐意跟我一块对付着了？”

“结果，她还真乐意。”她抓了抓头，很是不解的样子，“而且，脸真是豁出去得彻彻底底一点没留，我到宿舍时候，围观的女生们都还没散呢，她就当这那帮人的面，喊我姐，喊得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赵涛听得一头雾水，赶紧小声问：“可你俩昨晚不是还吵架了……”

“吵了啊，不过那是之后我俩私下谈的时候了。”杨楠皱着眉，托着腮说，“她之前跟我约法三章的时候，可是当着那么多人说的，就跟要找见证人似的。”

“约法三章？”

“嗯。”杨楠扳着指头说，“比如以后在外我俩都是你的女朋友，可以计算先来后到，但不能计算地位高低。房租她出一半，这个星期就搬过去，让我尽快给她腾间卧室出来。还有什么余蓓来之前一三五二四六分好时间，谁什么时候陪你提前决定好。”

“这个……她也当着大家的面商量的？”赵涛瞪圆眼睛，差点把一口粥喝成鼻涕喷出来。

杨楠脸上都有点发红，点点头说：“嗯，当时几个没交男朋友的女生脸都红透了。张星语脸也红，我说跟她去旁边私下说，她又不答应。就跟……就跟故意说给那些看热闹的听似的。”

不难想象，张星语这次的超级大变身，得在女生宿舍造成多么大的一场地震。

“那你们私下又吵什么了？”赵涛想了想，连这个都商量完了，那还有什么可吵的？

“她不老实呗。”杨楠一瞪眼，显得有点生气的样子，“换到小阳台私下说话没几句，她……她就贴上来勾搭我。”

“哈啊？”

“哎呀，也不算勾搭，反正……反正就是暗示，绕弯子，想占便宜呗。我又不傻，她那意思，就是我要对她有想法，她不是不能考虑，不过我得在你身上做一定让步，算是交换。”

“你没答应？”赵涛有点意外，还想着杨楠对张星语也算是垂涎已久，这送到嘴的美肉，竟然还能忍住？

“没有。”杨楠哼了一声，很不屑地说，“性欲是性欲，爱情是爱情，我可不会干捡芝麻丢西瓜的蠢事，她要觉得我跟她上床是占便宜，就得从你这儿让一块出去，那可是做梦！我忍着就是，五一小蓓就来了，下学期小蓓就考过来了，看到时候谁稀罕她。”

赵涛在心里盘算了一下，张星语对于尽可能在他身边挖出一块空间的事情，简直可以说是无所不用其极，这以后同居到一起，真难说还会

发生什么事情。

他叹了口气，哀怨地放下碗，躺到床上望着天花板。

怎么梦想中的齐人之福，实际来了后就这么不一样呢……

（二百八十二）

晚上快十点，杨楠都在发愁要不要打个电话问问情况的时候，张星语总算回来了。

她还真是非常迅速地换回了赵涛说喜欢的那种小裙子，拎着两个大包走进病房就塞给了杨楠，笑呵呵说：“喏，你一会儿回去睡，随便找个地方搁下，我回头到家再收拾。”

杨楠瞪着眼问：“你这就连东西都收拾好了？”

张星语莞尔一笑，略带自嘲道：“楠姐，都闹成这样了，我还在宿舍住着给人看笑话，有意思吗？我这几天陪床，你不用急，慢慢收拾。赵涛出院之前，我就住这儿了。”

赵涛担心地问：“那都是小事，导员那边怎么说？给你什么处分？”

张星语眼里顿时涌上一股暖暖笑意，身子一扭坐到他身边，低眉顺眼道：“她能怎么说，气急败坏呗。一直嚷嚷说我影响学院风气，做事出格，先是说要给我警告，后来又说要改留校查看，我也不理她，随她说，她爱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

杨楠皱了皱眉，“那还磨蹭了这么久？”

“本来快谈完了。”张星语轻轻摩挲着自己圆润的指甲，淡淡道，“可她突然又说要处分赵涛，说赵涛这个不好那个不对，为了学校的正常秩序，必须严肃处理才行。”

“那然后呢？”赵涛顿时变得紧张起来，“那怎么没通知我啊？”

“因为我不答应啊。”张星语微微一笑，动人无比，“这次的事情是我非要闹起来的，和你有什么关系？她凭什么处分你？我要喜欢你，爱

你，我高兴让全世界知道，这怎么能赖到你的头上？我问她，那我要是爱你老公呢？你是不是回去也要处分你老公？我要是爱校长呢？校长是不是得辞职谢罪？”

总觉得这辩驳哪里不太对劲，可赵涛一时间也反驳不了，只好哦了一声，说：“那之后呢？”

“之后就是纠缠缠缠，你也知道，咱们导员就是那么个啰啰嗦嗦的性格，烦的要命。到最后我看时间晚了，再不走，就来不及收拾行李搬家了。只好跟她说，我，她随便处分，哪怕开除，只要有理有据，我没什么不服的。但要是想连带处理你，这事儿我闹到天上去，也没完没了。反正，真出了事儿，学院怕丢人，我不怕。我早没人可丢了。”

那最后七个字说的很轻，咬字也并不重，却一下一下都结结实实戳在了赵涛的心里。

他知道，张星语这次少说要背个大处分。

“你说，万一导员发狠，给你闹到家长哪儿去，你该怎么办？”他拉起张星语的手，轻轻摸着她的手背，担心地说。

“闹呗。”张星语依然微笑着说，“我十九岁，马上就二十，成年人了，难道我自己的事情，我还不能自己做主了么？你放心，赵涛，我绝不会让自己再回到有爱不能说只能憋在心里的状态了，我现在才知道，能让所有人都知道我的心意是多么美妙的事情。如果我爸妈来了，那就来吧，我不在乎的，赵涛，我什么都不在乎，只要你在，我可以和任何人对抗到底。”

“言情小说中毒后遗症。”杨楠不屑地哼了一声，“你爸妈真发疯断了你的钱，你要怎么办？”

“我去打工啊。”张星语很自然地说，就好像不是没想过这个未来一样，“那样的话，学是上不起了，我就办退学，在这里找个工作，服务员什么的都好，先赚点钱，能吃能喝能交得起房租，熬到赵涛毕业。然后，他去哪儿，我就跟去哪儿。我花钱很省的，赵涛也一定不会嫌弃我没钱的。对不对？”

“当然不会。”赵涛赶紧点头，认真表态，“绝对不会。”

杨楠打了个呵欠，有点受不了张星语这副把身子骨皮肉魂全都放在赵涛身上的模样，撇撇嘴说：“成，那我先把东西拎过去，下个月房租你记得掏一半。我先回去了，需要什么给我打电话。明早没啥事儿，我就上课去了。”

“去吧，这儿有我呢。”张星语甜甜地笑着，抬手轰苍蝇一样挥了挥，“我保证让赵涛哪儿都好好的。”

杨楠哼了一声，过去示威似的吻了赵涛一下，告别离开。

之后，一边有一句没一句聊着，张星语一边忙碌起来，把病房里的东西好好归并收拾一番后，她去锅炉房打了一壶热水，扶着赵涛起来给他上上下下把身子擦了一遍。

“呃……也不用这么干净吧？”还有点不适应被这么伺候，赵涛笑着说道，“出院再洗澡不就是了。”

“那怎么行。”张星语的手握着暖洋洋的毛巾钻在他的衣服下四处游走，柔声说，“你出了那么多汗，不好好擦擦，都捂臭了。”

“臭就臭呗，”他无奈道，“在医院，还能好闻到哪儿去。再说，谁这时候闻我啊。”

“我啊。”张星语的身体随着这句话贴了上来，柔软的娇躯像是蕴藏了无穷的生命力，急躁地蠕动，“赵涛，我好想你……光是这样帮你擦，我就……就身上变得好热……”

她的毛巾变得不再老实，探进他的裤裆中，围绕着紧缩的阴囊，旋转，摩擦，依依不舍，不肯离开。

“可我还病着诶。”赵涛有点心虚地说，“身上都还没什么力气呢。”

“那你想要我吗？”她柔声问道，乳房压着他的胳膊，“只要你想，你不用费什么力气的。”

其实硬要说的话，赵涛这会儿的欲望并不强，他再怎么也不是真正的种马，不可能随时随地任何情况下都任意发情。

可他明智地衡量之后，还是选择说：“我……想。”

张星语愉悦地哼了一声，用火热柔软的嘴唇深深吻了他一下，呢喃道：“你等我，我去倒水。”这偏僻的医院并没有多少人住院，安静的走廊里，最清楚的就是张星语飞快奔跑的脚步声。

不一会儿，她端着空盆走了回来，关好门，轻轻一别，锁住。

她没有关灯，就这样走到床边，拉开他的裤子，捧住了还未勃起的肉棒，毫无停滞，无比自然，就像是回家进门脱外套一样再正常不过地，吞进嘴里吸吮起来。

快感冲向头顶，阴茎渐渐变硬，赵涛靠在床头，望着专心为他口交的张星语。

鲜艳的唇瓣缠绕在肉棒上，晶亮的唾液缠绕在肉棒上，她那么专注地望着她勃起的部位，就好像，把自己的灵魂，也一样缠绕在了这根肉棒上……

（二百八十三）

“舒服吗？”张星语抬起湿润的眼睛，灵活的舌头贴着他昂扬的龟头来回移动，那亮晶晶的眸子里，装满了神秘的愉悦，就像是赵涛的性快感，可以反馈给她更加浓烈的快乐一样。

“嗯，舒服。”他轻轻哼着，担心护士查房的情况下，心里真觉得分外刺激。

“那就好。”她喜滋滋一笑，再次认真地将整条老二含入口中，只留下手指握住的根部在外，嫣红小巧的嘴唇裹紧粗壮的阴茎，缓缓上下移动，急促的鼻息编织成酥软性感的音符，“嗯嗯……嗯呜……唔唔……”

其实赵涛感觉自己还有点头疼肌肉疼，病可以说才有了一丁点好转而已，正常情况下，他这会儿只想舒舒服服多睡几个小时。

可张星语的小嘴不停地缠绕，摩擦，濡湿的唾液让温暖的口腔几乎变成了又一个性器，卖力的刺激下，他的身体还是不受控制的燃烧起来，开始渴求少女身上那娇嫩柔软的小小入口。

“星语，我……我也想要了。”他伸出手，抚摸着她的乳房，喘息着

说。

可她却摇了摇头，依旧趴在床边，用嘴巴帮他吞吐着。

“星语，你……你再这样……我、我要出来了……”他抬起身，粗喘着提醒。

结果，她吸吮地更加快速，纤细的手指盘绕着他的阴囊，轻轻刺激着他敏感的肛门。

“唔……呜唔——”积蓄的酸麻终于冲破了临界值，赵涛的身体猛地战栗了一下，火热的精液争先恐后喷涌而出。

“嗯嗯……嗯嗯嗯嗯……”张星语竟然也发出了满足的呻吟声，面颊收紧，犹如已经迷醉般吞咽着他喷射出的精液，一滴不剩，吸得干干净净。

足足两三分钟后，张星语才恋恋不舍地吐出已经彻底软化的阴茎，拿起湿毛巾擦了擦，给他提上裤子，对着被吮吸到浑身酸软的赵涛莞尔一笑，柔声道：“好了，这样，你就能好好休息了。”

赵涛还沉浸在刚才尿口酸沉的强烈快感中一时间无法脱身，拉过张星语抱到怀里搂了好一会儿，才轻声说：“这样你可没舒服到吧？”

张星语摇了摇头，在他脸上柔柔吻了一下，“哪有，看你舒服的浑身发抖，我就可快活了。你是病号诶，我还能真那么急着吃你啊。早点睡吧，明早还要输液呢。”

赵涛眨了眨眼，突然觉得有些迷茫。

他以为自己已经摸透了张星语的欲望之火，可此刻他才明白，那看似深不见底的淫欲，她竟可以收放自如。

换句话说，她从未因欲望而丧失过理智。

说不定，一次都没有过。

那他对张星语的判断，还真是从头到尾，都错得离谱啊……

在有心以正常男朋友为目标改变自己的想法下，赵涛晚上和张星语挤在了一张病床上，睡觉前，还问东问西地聊了好多张星语的事情。

大大小小，能记住的他都记到了心里。

起码，以后他就知道，跟张星语一起的时候随身听里要放孙燕姿或者刘若英，吃饭的时候不要点香菜芹菜和青椒，她实际上喜欢大红色，但所有人都说她穿白色好看，她才一直穿白的，她其实对悲剧言情故事毫无抵抗力，琼瑶六个梦就能让她哭湿整整一条枕巾。

那些他此前从未想过要了解的东西，在一点点被挖掘出来后，仿佛无数细沙，聚成了另一个张星语，一个不是只有苍白的裸体、嫣红的小穴、销魂的屁眼的张星语，一个双翼着火，依旧一头扑了过来的女生。

睡前，赵涛深深地吻住了她。

这一次，他没有抚摸任何地方，双手老实地搂着她，一手托背，一手揽腰。

他们吻了很久，久到，一起昏昏沉沉地睡着。

一早起来，赵涛睁开眼，张星语就已经买好了早饭，正在凳子上铺开报纸，把豆浆煎饼果子小心翼翼地摆开。

输液架子已经支好，屋里全都是新鲜刺鼻的消毒水味道，病房的压抑感扑面而来，让他不舒服地皱起了眉。

张星语看他醒了，先洗了条热毛巾，让他擦着脸，手里摸出体温计，很麻利地塞进了他的腋下，顺势额头一贴，微笑道：“还好，不怎么热。就是你昨晚咳嗽的好厉害，我今天买点梨，让杨楠回家煮煮给你带来，润肺化痰，可管用了。”

赵涛点点头，犹豫了一下，还是忍不住轻声问：“星语，我输上液就没什么事儿了，你……真不去上课吗？这么旷课，肯定要被挂科的。”

“不去了。”张星语把吸管插进豆浆袋子里，喂到赵涛嘴边，“于钿秋的课八成是不会给我过的，其他的课，我补一补能赶上。”

“于钿秋？”赵涛皱了皱眉。

“她不就擅长公报私仇么，这学期我和杨楠在她手上的课是不用想着能过了。”张星语脸上却一点看不出担心，“无所谓，赵涛，大学也就四年时间而已，一辈子那么长，我不可能为了这短短的四年，委屈我要一辈子爱的人。你病好了，我再去上课。不要紧的。”

想了半天，赵涛也想不出该劝她什么，只好说了几句还是不能荒废学业之类自己都觉得脸上发烧的空话。

吃了点东西，护士过来给他把针扎上，一滴接一滴的药液，就这样开始读秒他今天的大半时光。

他觉得自己今天精神还算不错，想稍微输快点，可张星语不答应，反而给他调慢了不少。

“那我要上厕所呢？”他苦着脸耍赖。

结果张星语面不改色说：“有便盆，我帮你啊，你还怕我看不成？”

“那我要拉屎呢？”

“我又不嫌你臭。”她还是笑盈盈的，不退让半步。

输了一会儿，张星语出去丢早饭吃剩的垃圾。

赵涛看手机充电完了，拿过来打开，想着自己这情况是不是该跟孟晓涵解释一下。别的事儿误会也就算了，他这病，可是实打实如假包换的诶。

他正构思怎么发条短信的时候，张星语带着一个人回来了，嘴里说：“赵涛，你同学来看你了。”

他抬眼看过去，啧，竟然是脸上显得有些愧疚的孟晓涵。

得，这条短信的一毛五，看来是省下了。

（二百八十四）

情况显得略微有些诡异。

从孟晓涵出现在这间病房里开始，张星语的行动模式，看上去就像是变成了在家招待客人的年轻小妻子。

她客客气气地安排孟晓涵坐下，手脚麻利地收拾好孟晓涵买来的水果，过去帮赵涛换胳膊边的新热水瓶子时，还毫不介意被看到的脸贴脸测了一下他此刻的体温，才笑吟吟地起身，说：“好，不烧了。那，你们聊，我去水房把毛巾洗洗。擦了那么多汗，都馊了。”

赵涛陪笑着说：“嗯，用点热水，别给医院省，再冻着。”

张星语甜滋滋一笑，端着盆点点头走了。

孟晓涵看起来有点呆滞，张星语迎接她之后的这一串表现，显然已经烙印在她脑海里，似乎激起了一点怒气，可更多的，还是无可奈何的绝望。

她迟疑了好半天，才小声说：“对不起，我……不该跟你发那么大气，我不知道，你真病了。”

虽说赵涛这会儿对孟晓涵衣服里包裹的那具身体并不是多渴望，他的欲望正在进入蛰伏期，准备安分守己一段时间，但理智上他非常清楚，这个学校里最有可能全心全意帮他努力学习好好进步的，毫无疑问就是眼前这个瘦小但坚韧的姑娘。

杨楠压根不是学习那块料，张星语这阵子背单词恐怕就能背进去一个 l o v e，金琳既然见到张星语闹开到这种程度，八成是要退避三舍躲他远远的。

那他能指望的，也就剩下了于钿秋和孟晓涵。

张星语把自己大曝光之前，赵涛兴许还能两头选选，谁有空跟谁学，张星语这一闹，于钿秋九成九不会有心思给他好好补课，而且自习室里，老师也确实不如学生方便出现。

他还是挺希望，能继续保持和孟晓涵的良好关系的。

当然，暂时最好就在现在的程度，朋友以上，恋人未满。

说实话，赵涛对昨晚孟晓涵突如其来的爆发至今还心有余悸，以至于之前和她说话时候那种微妙的优越感，都不知不觉荡然无存，微笑着说：“这也怪我，以前喜欢作弄你，对不起，那时候是我太小孩气了，不懂事儿，就跟……就跟小时候喜欢前排女生，就老愿意揪人家马尾辫一样，不是真的为了恶作剧。”

孟晓涵微微低下头，神情复杂，轻声说：“我……主要还是不知道，你那样作弄我，到底为了什么。我以为，你就是觉得，看我慌张失措的样子，很有趣。”

“不是不是，没有没有。”赵涛赶紧否认，双手都摇了起来。

孟晓涵吓了一跳，连忙过来把他胳膊压住，脸色苍白地说：“手别动啊，会跑针的。”

“我……我那就是为了引起你的注意力。你看，我这不是道歉了么。我保证，以后绝对不会了。”看她慌神的样子，赵涛总算安下心来，试探着说，“晓涵，我女朋友都不是学习的料，你看……以后上自习我要是想补补课，还能找你么？”

孟晓涵抿了抿嘴，没有直接回答，而是看了一眼正好端着水盆走过来的张星语，轻声说：“这……也要看你女朋友高不高兴吧。万一人家觉得我一个女生总给你补课，瓜田李下，不好呢。”

张星语把盆子往床底一塞，绕过去贴了贴赵涛的头，坐上去往他身边一靠，旁若无人地把小脸倚在了他的肩上，娇声道：“怎么了？什么好不不好的？你们说什么呢？”

孟晓涵的眼睛跟被飞针扎了一下似的，赶紧转开了脸。

赵涛稍微有点紧张，笑着说：“是这样，我想好好补上来英语，过了四六级，晓涵怕跟我一起上自习，你不高兴。”

孟晓涵突然在这里插了一句：“不是光她，还有杨楠。我怕她们不高兴。”

张星语眯了眯眼，笑道：“不就是自习么，有什么好生气的，瞧你说的这么严重，跟什么似的。杨楠我不清楚，反正我不生气。不过，有

一个前提。”

“什么啊？”

“我也要一起上啊。自习室总不会刚好装不下我吧？”张星语望着孟晓涵，颇为礼貌地说，“孟同学，可以的话，劳烦你也帮我补补课吧，我请你吃饭，多谢你啦。”

孟晓涵的手不自觉地捏紧了上衣的下摆，她仿佛不知道该说什么，不知道能做什么，这一刻连应该摆怎么样的表情都快控制不住，好一会儿，才带着一看就极为勉强的微笑，说：“好啊，我.....我还挺喜欢帮人补课的。我.....我除了学习，别的什么都不会，能给你们帮上忙，我、我很高兴。”

“那.....你注意身体，我还有课，先回去了。”说完这句，孟晓涵起身告辞，就像落荒而逃一样，匆匆离开了病房。

张星语一路送到门外，摆了摆手，笑道：“有时间再来看看赵涛啊，他在这儿也挺无聊的，多个人说说话也好嘛。”

“行了，让她一直往这儿跑干什么。”赵涛忍不住说了一句，挪屁股坐起来，靠着床头说，“给我剥个香蕉吧，想吃。”

“好。”张星语回身一关门，看了眼液体还多，弯腰打开柜子，掏出香蕉掰下一根，摸了摸温度，一扯领子揣进了自己怀里，“暖暖再吃，你嗓子不舒服，别凉着。”

“不至于，我有那么虚吗。”赵涛扯了扯嘴角，拉住她的手，柔声说，“你是真心准备跟我一起好好学习吗？”

“才不是。”张星语很干脆地回答，“我就是凑个热闹，不然，她喜欢你，你喜欢她，看你俩那么上自习，我吃醋。”

“在自习室里能干什么啊。”他苦笑着说道。

“那可说不准。”张星语咬了一下唇瓣，媚眼盈盈瞄他一眼，“你要是让我在自习室给你弄点什么，我反正.....怎么都乐意。”

这表情真是看得他胯下一紧，连忙定了定神，说：“行，你要愿

意，咱们就一起上。反正……我估计杨楠是不乐意去，要在家打游戏的。你陪着我也好。”

“游戏？”张星语抿唇一笑，“赵涛，我要说孟晓涵给你私下补课，杨楠准什么游戏也不玩跟着，不信你试试看。她整天看着没心没肺大大咧咧，你真当她身边的位子好抢么？我这回要不是想通了豁出去了，就杨楠守你那劲头，谁有本事钻到你身边的圈里？”

赵涛皱起眉，仔细回想了一下，这才隐隐约约注意到，好像自从杨楠搬过去和他同居开始，他所有的课余时间，就不知不觉都被杨楠嘻嘻哈哈地占了个干净，以至于想偷摸对张星语下手的时候还要特地制造机会。

他笑了笑，摸了摸张星语的面颊，“那你不是还冲进来了。她可没拦住。”

张星语的表情变得有些惆怅，但很快又露出一个微笑，淡淡道：“我也就是占了个不要脸的便宜。没听说过么，楞的怕横的，横的怕不要命的，不要命的，怕不要脸的。”

“别老这么说自己，”赵涛赶忙揽过她吻了一下，“这不叫不要脸……你这……这就是抛开了无聊的面子问题而已。我挺高兴的，真的。”

张星语笑了起来，拿出了怀里暖热的香蕉，“那就好，只要你高兴，我就值了。来，我喂你吃。”

说着，她把香蕉剥开，张开小嘴，一点点含进去一截，水汪汪的眼睛望着他，用舌头一层层舔断，然后，就这么含着那一块，甜丝丝地嘴对嘴喂进了他的口中。

整根香蕉这么吃完，顿时让他裤裆里那根东西，也根香蕉一样翘了起来……

（二百八十五）

胸口感觉有痰，咳嗽得也厉害了不少，赵涛忍不住有点担心，张星语这么一直跟他脸贴脸嘴对嘴，被传染了该怎么办？

可她一点都不在乎，就跟之前藏着掖着给憋出了毛病一样，不管有谁在旁边看着，她也是一副恨不得往自己脑门上写一句“赵涛女友”的架势。

杨楠中午过来看了看，结果除了带饭完全插不上手，她看上去也懒得跟张星语抢，反而乐得有人积极干活，看赵涛身体还行，下午就又上课走了。

晚上杨楠再过来，张星语就往出租屋去了一趟，说要换身衣服洗个澡，倒是挺注意个人卫生。

趁着张星语不在，赵涛问了问杨楠学校的情况。

这事儿闹得吧，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要说大，也没真闹到学院那个层次，就是一个学生请病假，一个学生非要旷课不来陪着，满打满算，就是考试不过扣点学分的水平。

可要说小，她们的导员却发了飚，听张星语她们班长的说法，导员是准备按照严重违反学校纪律，给张星语往档案里塞个留校察看。

“我操，需要这么严重吗？”赵涛蹭得一下就坐了起来，一口香蕉差点喷出嘴里，“我隔壁宿舍那哥们一学期就去上了三节课，也没见给这么大处分啊！”

“姓张的牛气呗。”杨楠撇了撇嘴，说，“听说她把导员顶的脸上难看极了，在办公室里气的大吼大叫，楼道里都听见了。她要再犯事儿，我看导员真敢请示学院给她个开除。你回头好好说说她吧。”

“我能怎么说啊……”赵涛一脸无奈地靠在床上，“她跟我说压根不在乎学校的事儿，都做好在这儿打工等我毕业的心理准备了，我怎么劝她？”

“那你就带着她一起好好学习呗。”杨楠目光闪动，玩着自己的指尖似笑非笑说，“反正你最近不是开窍转性想努力来着，她现在脑子里就剩下你了，你干什么她干什么，说句不好听的，你吃屎她都不犹豫往茅坑里扎，别人救不了她，你准能。”

赵涛干笑了两声，突然有点好奇地问：“难得你出个帮她的主意，

你俩真没问题了？”

杨楠撇了撇嘴，神情颇为复杂，“我怵她，这两天我仔细想了想，她要出事，咱俩谁也落不了好，她做鬼不舍得咬你，啃死我准不心疼，她都豁成那样了，我让让就让让呗。你是不知道，她问我肯不肯让她也做你女朋友那会儿的眼神，看得我后背光冒汗。”

赵涛心里一动，趁机说：“那……我这阵子多哄哄她，你能别吃醋么？”

“哟，这就喜新厌旧啦？”杨楠两眼一斜，笑道，“那我要说吃醋呢？”

赵涛立刻板起脸认真八百地说：“那我就一碗水端平，谁也不亏待。”

“怎么个不亏待？做爱的时候记个数，插她八百下，插我也不能少了？”杨楠嘿嘿乐了起来，似乎对他这表态挺满意，低头想了想，说，“成，你这阵子哄她吧。她老这样，我也下不去嘴。”

赵涛一挑眉，笑道：“闹了半天，你也还惦记着喝汤呢？”

“她都勾引到我头上来了诶，不然当我喜欢女生是说着玩的吗？”杨楠哼了一声，眯着眼说，“我就是不准备顺着她的指挥走而已，她勾引我就偏不动，等她死心跟我平分了，我再给她个突然袭击。”

赵涛觉得有点头疼，就只干笑道：“这就是你俩的事儿了，我管不了。”

“赵涛，你当初豪气干云说要吃肉给我喝汤的气势呢？哪儿去了？”杨楠故意做了个很夸张的腔调，略带讥笑道，“你看你现在，病怏怏灰溜溜的，整个人都颓了，不会阳痿吧？”

“你大爷才阳痿呢。”赵涛哼了一声，立刻道，“有本事晚上别走，我在病房里一样操尿了你。”

杨楠一拎小挎包，轻笑道：“晚上有人在这儿，你有本事，还是操尿了她吧。”

赵涛没本事。

当然不是张星语不给他干，实际上她洗得香喷喷回来，分明就是只要他需要病房一锁门她就肯握着他放进去的架势。

他就是觉得自己应该省着点体力，乖乖装病号，病得越虚弱越妙，鸡巴能硬，腰不舍得动的程度就是最好。

因为他总怀疑张星语心里有气，卖卖惨，能让她多心疼几分，起码在这几天不是坏事。

晚上护士最后一趟查完房，走廊里安静下来，张星语又忙着去打了水，弄湿毛巾，摆出从出租屋给赵涛拿来的干净衣服，前前后后上上下下给他擦了起来，那搓的认真劲儿，一场下来，比赵涛自己洗个澡都干净。

换上干干爽爽的新衣服，扶着他往床上一躺，张星语顺势就吻了上来，吻着吻着，就一路亲到了他的胸前，飞快舔硬了他小小的乳头，然后一扯裤腰，又把他的弟弟从温暖的窝里揪了出来。

“星语，我.....我也没特别想要，你不用老这么累。”看她自己完全没有脱衣服的意思，赵涛忍不住柔声说道，“咱们都早点睡吧。”

“射过你睡得香，我知道的。”她笑吟吟把他按回床上，俯下身，趴在病床边，就那么认真地吸吮起来。

她的口技还是没有多少进步，但那份专注和耐心，对男人的欲望真是充满了温暖的抚慰感，滑嫩的舌头不知疲倦地反复摩擦着膨胀的龟头，咕唧咕唧的细小口水声，伴随着升温的欢愉而律动。

“嗯.....星语.....来、来了.....”他望着病房本该雪白、如今却有点脏兮兮的屋顶，粗喘着绷紧了四肢。

张星语当然没有抬头，她一如既往吞得更深，一边努力地下咽，一边用柔软的口腔给予阴茎持续的刺激。

射精后的短暂片刻，是男人下面的器官最敏感的时期，从他的反馈中摸索到了这件事后，她那张小嘴就没有再提前离开过，恨不得每一次，都让他的高潮延续到地老天荒，射到浑身抽搐。

等到他从颤抖中平复下来，张星语抿唇一笑，用毛巾擦了擦嘴，帮他整理好衣服，收拾好病床上下，穿着新换的睡衣，爬到了床上。

她只占了很小很小的一块地方，偎着床边，抱着他的胳膊，小半个身子几乎伸到了床外。

赵涛担心她掉下去，可往里挪位置，她又嫌他睡不好不干。

他只有紧紧搂着她。

而这，似乎就是她最想要的。

第三天的液体输完，赵涛的身上总算爽利了不少，按大夫给开的药量，输液五天差不多就能出院。

杨楠中午没过来，打了个电话问问情况，就说下午有事，晚上再见。

张星语当然没有意见，医院里同科室的病号差不多都快知道这一屋有个漂亮温柔贤惠的小女朋友在伺候一个好福气的男生，杨楠不来，她乐得多消受一下这种虚妄的满足感。

可赵涛总觉得不太对劲，杨楠这人不太会撒谎，他猜测，她应该是有什事故意瞒住了没说。

张星语去给他买午饭的时候，他打电话过去问了问，结果杨楠很敷衍地打了个哈哈，只说晚上就知道了，算是给他个惊喜。

他皱着眉看着挂掉的手机，心里又打起了鼓。

他最近受的惊喜够多的了，他还想多活几年享受享受艳福无边呢。

不过张星语在身边，其他的人都在学校，他盘算来盘算去，也不至于再有谁能突然给他捅出个漏子才对。

最大的不稳定因素现在就固定在他手边，别的还能有什么啊……他看着张星语忙碌着摆开东西的身影，松了口气。

结果，晚上他就结结实实猝不及防地吃了一个大惊喜。

张星语刚剥好煮鸡蛋，用筷子捣碎了蛋黄，吹凉在勺里，正笑吟吟地伸到赵涛嘴边喂他的时候，杨楠推门进来了。

“嘿，赵涛，你看谁来看你了？”那喜气洋洋的腔调里，充满了一股隐约的幸灾乐祸的味道，很显然，针对的正是张星语。

一个个子小小的漂亮女生，缠着薄围巾，提着小行李箱站在那儿，明显是出了火车站，就直奔医院而来。

没想到她会提前过来，赵涛一口蛋黄差点噎住，连忙灌了口水，才说：“怎么……怎么也没说一声就来了。”

余蓓的视线，已经落在了正盯着她的张星语身上，仿佛两道暗流，无声无息地撞击在一起。

她微微一笑，把围巾拉下来一点，柔声说：“你病了，我就来了。忘了跟你说，对不起。”

接着，她径直走到张星语面前，伸出了白生生的小手，缓缓道：“你好，我是余蓓。赵涛的女朋友。”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五十八）

自家偶像跟个孩子一样长不大.....真让人头疼啊。

妈的经纪公司就不能请个心理医生吗！

真是日了狗了。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八十六）

张星语的表情出现了短短几秒的呆滞。

赵涛非常确定，她的心里在这一刻受到了意料之外的冲击，那霎时间有些惶恐的眼神，犹如一只费了好大力气挤占下山雀巢中一席之地的杜鹃，突然发现这窝的正主原来是另一只猫头鹰。

“呃.....是.....是余蓓啊。”但她很快就挤出了一个甚至有些谄媚的微笑，压下了表情中所有的不甘，站起让开了床边最靠近赵涛的位子，低眉顺眼地说，“我在赵涛钱包里见过你的照片，没想到真人.....比照片还好看呢。”

余蓓没有接茬，而是很自然地坐到了刚才张星语占着的地方，给手掌心呵了口气，搓一搓，放到赵涛额头上，柔声说：“还难受得厉害吗？你也真是的，病那么重，都不跟我说一声，还要小楠报信。”

张星语扭脸瞪了杨楠一眼，要是目光能使劲儿，她估计能在杨楠脖子上钻出俩血窟窿。

赵涛感觉自己正踩在一片开满鲜花的草地上，周围的空气清香，泥土柔软，环境温馨，但是，埋满了地雷。

最操蛋的是，这些地雷基本上还都是他自己埋下的，被炸死都怨不得别人。

他小心地打量了一下张星语的表情，拉住余蓓的手，柔声说：“我……这不也是怕你担心么。反正你说五一假期就过来的，我想这到时候我也好了，再告诉你，省得耽误你学习。高考就还剩一个多月了，打扰你多不好啊。”

说到打扰这个词的时候，赵涛忍不住瞪了杨楠一眼，心想这丫头平时看着大大咧咧的，搬石头砸人的时候到不含糊，张星语卖了三天力气伺候着，她上着课笑么呵一巴掌打下来，就把这点小融洽给拍散了。

“没什么，该复习的都早复习完了，也不差最后这点时间。”余蓓拿起张星语放下的碗，一边接着喂他，一边柔声说，“你都住院了，哪怕高考就在明天，我也得过来看你没事才行。”

“这叫什么话，我又病不死，还是你能好好考试，最后考过来跟我在一起比较重要。”赵涛一边回答，一边小心翼翼端详着屋里三个女生的表情，唯恐自己哪一脚没踩对地方，砰！

“说是这么说，真担心起来，哪儿还顾得上想那么多啊。”张星语在旁细声细气地说道，“还是楠姐没考虑周全，其实有我们俩照顾着，赵涛肯定没事。不用特地让你辛苦这一趟的。”

余蓓笑了笑，轻声说：“本来我五一假期也要来的，早个几天，没什么关系。高四班里到了这时候，也没什么好好学习的气氛了。我过来帮忙，你们两个有课的，起码就不用这么辛苦了啊。”

杨楠笑眯眯道：“对啊，星语老这么旷课也不是个事儿，别的老师好说话，于老师可不好办吧？难道，你想让赵涛最后为了你去找于老师求情吗？”

张星语身子一震，似乎被杨楠准确无误地戳到了痛处，但她马上就一斜俏脸，凉飕飕道：“求什么情，不就是挂科么，大不了补考重修，我又不在乎。”

余蓓喂完最后一口，转身柔声道：“在乎不在乎的，我都请假来了，五一假期结束前也肯定不会走了，就让我在这儿不挺好。你们该上

课上课，有时间过来帮帮忙就行。反正……我看赵涛生龙活虎的，挺精神。”

“是，我也感觉好多了。”他抬手抹了抹嘴角，嘿嘿笑道，“老这样下去，回头再给我惯废咯。”

张星语皱着眉咬了一下嘴唇，显然有点无可奈何，她愤愤剜了杨楠一眼，姑且退了一步，说：“行，反正……赵涛见了你肯定心里也高兴，他那么在乎你，你在……挺好。不过这都这么晚了，你先跟楠姐去家里洗洗澡，好好休息一晚上吧。明早你来替我，我再去上课，行吗？”

她最后两个字说得真是可怜无比，让赵涛听了都一阵心酸，赶忙抢先开口道：“行，小蓓本来就得先休息一下，这地方也睡不好，小楠，你们歇会儿，就一起回去洗澡收拾睡觉吧。”

余蓓倒没坚持，拿起饭盆，点点头，问：“水房在哪儿？”

“我来吧，”张星语马上抢了过去，麻利地从小柜子里掏出百洁布和洗洁精，“平常都是我在这儿弄得，我熟。”

余蓓也跟着站了起来，微笑道：“我跟你去，明天开始就是我在这儿了，熟悉熟悉环境。”

张星语扭头看了她一眼，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轻声说：“好，那……咱们一起去。”

临出门前，护士探头进来例行喊了一句：“九床怎么样？还烧吗？”

三个女生一起摇头，不约而同开口回答。

“没。”

“不烧了。”

“挺好。”

那护士吓了一跳，望了望屋里的阵仗，皱皱眉嘟囔道：“记得按时吃药。”就转身走了。

余蓓跟着张星语去了水房，杨楠自然就晃悠着过来坐到了床边，笑嘻嘻一摸他脸，问：“真感觉好多了？”

赵涛心里有那么点气，抓开她的手就沉声说：“你这么急着把小蓓叫来干什么，这要影响她复习，最后考不过来怎么办？”

杨楠一跷二郎腿，略带讥诮道：“真考不过来，你不就高兴了，没人管得住你，那还不妻妾成群啊。”

“小楠，我已经够头疼的了……”他苦着脸呻吟一样地说，“你就别添乱了好吗？”

“你病成这样，你不说，我也不说，等五一她来了，知道了，不舍得埋怨你，那还不光剩下埋怨我了？”杨楠哼了一声，口气软了几分，“再说，小蓓要是不来，你有办法让姓张的上课去吗？她真豁出去跟老师较劲到被开除，你就高兴了？”

被她一通抢白说的哑口无言，赵涛眨了眨眼，越发感觉自己此前实在是有小看了这些女生，从余蓓这次过来的表现来看，他连余蓓……兴许都没真的摸清楚过。

“合着……你这还是为星语好了。”

“为她好可谈不上。”杨楠拿过香蕉剥开皮，伸手塞了一口给他，冷笑道，“以后怎么也是室友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我既不想让她太舒坦，也不能真看她傻逼一样完蛋吧？”

她微微一笑，声音转低，“再说了，我又不能让她真什么都不管不顾，一门心思黏在你身上吧？你都吃干抹净了，我可还没喝着汤呢。”

（二百八十七）

不管怎样，杨楠请来余蓓，确实从某种角度解决了张星语和学校一门心思对抗到底的窘境。

至少从水房回来，张星语就承诺今晚陪床后，明天一早一定去上课。

她们两个在水房那边没有聊太久，短短几分钟，就回到了病房，但这短暂的交流，她们似乎达成了什么共识，余蓓看起来没有之前那么暗藏冷漠，张星语的眉开眼笑，看着也多了几分真诚。

“那，星语继续陪你一个晚上，我跟小楠回家收拾收拾休息一下，明早我来换班，好吗？”

赵涛点点头，“好好休息，我挺好的，不用担心。”

张星语也马上开口道：“放心吧，我在这儿，肯定把他伺候得舒舒服服，比在家里还舒坦。”

杨楠扶着门框笑道：“是啊，饭都喂着吃，就差把他当娃喂奶了吧？”

张星语一挑眉，微笑道：“赵涛想吃，我就给他吃，他高兴吃多久就吃多久。”

“行行行，你厉害，我们走了。得亏这病房另一张床没人，不然.....呵呵。”杨楠一撇嘴角，帮余蓓拎起行李箱，转身就走，留下一声嘲弄十足的轻笑。

余蓓略一颌首，轻声说了句：“那就拜托你了。”也转身离开。

张星语送她们到走廊，跟着关门进来，哼了一声，靠回床边低头亲了赵涛一下，说：“就是有人又怎么啦，大不了拿被子盖着，我高兴让自家男友开心，别人谁管得着？”

赵涛搂住她在后背抚摸了几下，柔声说：“是，谁都管不着，恋爱嘛，管别人怎么看呢。”

“就是，”她满眼柔情蜜意地往他脖窝里拱了两下，娇腻腻地说，“我要是早醒悟这个多好。起码.....上学期最后就能跟你光明正大在一起了。”

“现在也不迟。”赵涛心里一突，赶忙柔声安慰道，“这以后，咱就不能更光明正大了。”

“赵涛，你.....可是有三个女朋友了啊。”她抬高小手，竖起三个指

头，直勾勾地望着他，“这不少了吧？”

赵涛吞了口唾沫，小心翼翼地说：“不少了，真不少了。”

“我不知道她们俩是怎么样，”她的气息微微急促起来，靠在床上的身体，贴他越来越紧，“起码我，什么都给你了，你不管想干什么，我都愿意了，对不对？”

“对。”他大概知道她想说什么，换以前可能会满肚子反感，但现在他也觉得自己根本不是花花公子的料，这锁情咒也根本不是能让男人吃了扔扔了吃的淫邪咒术，归根到底，他捕获的只是单纯又极端的爱情，而这种爱情会变成什么形式，实在难以预料。

所以他并不介意承诺什么，现在这三位女友能和平相处不闹出什么社会新闻，他就已经谢天谢地谢祖先了。

毕竟，头上那把达摩克里斯之剑，可还没掉下来呢。

“那.....你能不要再找新女友了吗？”她完全放低了姿态，跟只被雨淋湿的小狗一样望着他，“你最爱的余蓓下学期就要考来了，我已经跟她保证绝不做任何阻碍你们两个的事情，可我.....我真得不想再跟第四个人分享你了。我现在就只能拥有不到三分之一而已，可我给你的，却是我自己的全部啊。”

“我答应你。”他郑重其事地开口，“我不再有第四个女朋友了。就是.....”

他皱了皱眉，一时间有些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已经跟他有了肉体纠葛的于钿秋，直接表态说再也不接触的话，总感觉会埋下又一个地雷。

幸好，张星语很乖觉地接着说道：“这就够了。赵涛，我只在乎能光明正大占用你时光的人，你.....你偷偷摸摸做什么，我不知道，就没发生。我就希望我是你最后一个女友，别的.....我不管。这样行吗？”

心里一下松了口气，以最近他对张星语的负疚程度，真被逼一逼的话，不是没有做出更进一步承诺的可能。

但他也知道，等到事情过去，一切渐渐平静下来，他多半会后悔。

而这股悔意转变成的怒气，届时肯定会落在张星语这个提议者身上，到时候就算不敢真吵起来，心里肯定也会对她感到不满。

而她在最后退让的这关键一步，那相当于允许他私下跟其他追求者偷情的“明示”，真真切切搔到了赵涛心窝的痒处，登时满肚子都是对她委曲求全讨好自己的感动，抱着她的手都紧了几分，“行，我保证。”

不知道是不是余蓓出现的缘故，张星语的神情看起来还是有点不安，她犹犹豫豫了好一会儿，还是忍着没继续说下去，默默地抬头，用小小的柔软唇瓣，痴缠地吻住了他。

这一次吻了很久，两条灵活的舌头，一口气舞动到病房的门被值班护士打开，才依依不舍地分开。

张星语稍微有点红脸，但已经不是很在意的样子，下床接过体温计，柔声说：“我一会儿报过去。”

护士点点头，笑着调侃道：“恩爱归恩爱，他还没好呢，小心传染。”

“我不怕。”她用力甩了两下体温计，睁大的眼睛里反射出那细细的水银柱一线，“他传染给我，就肯定更心疼我了。”

那护士一愣，大概是没想到会听到这么一句回答，勉强笑了笑，“十分钟，去给他量吧。”

其实每天最后一次查房差不多都是这个时间，赵涛知道，张星语肯定也知道。

但刚才他就是想接着吻下去，不想放开，而她，也顺从地被她尽情吸吮勾舔，真的毫不在意，被护士看到的时候，还嘬紧嘴唇在他离开的舌尖上吮了一口，发出咂的一声。

和之前的晚上一样，张星语帮他解开上衣，用柔软的毛巾擦干了他的腋下，把体温计小心翼翼地放进去，扶着他的胳膊夹紧，提起衣服盖好，拉过被子遮住胸膛，然后就坐在床边，望着他的脸，静静地等。

已经很适应被她这样专注而沉迷地看着，赵涛笑了笑，轻声问：“星语，你刚才是不是还想说什么呢？想说就说吧，咱们俩，应该

没什么好藏着掖着的了，对不对？”

张星语抿紧了嘴，直到量体温的时间都过去了快一半，她才深呼吸了一下，低声说：“赵涛，杨楠说.....我跟她上床，你其实特别高兴，这.....是真的吗？”

（二百八十八）

“她什么情况下想起跟你说这个了？”赵涛的眉毛差点在中间打了结，马上疑惑地问。

“就是我勾引她的时候。”张星语倒是没有隐瞒，很干脆地说，“我觉得，她既然喜欢女生，还多半对我有意思，那.....我不是不能牺牲一下，找她交换点什么。”

“呃.....交换点什么啊？”他迟疑了一下，还是选择追问道。

“交换她的让步啊。”张星语颇不甘心地说，“她比我早那么多，还占着你那么久，我稍微付出点代价，叫她多让让我，我觉得还算勉强可以接受。”

“然后她就那么说了？”

“嗯。”她扁了扁嘴，看着很有几分委屈，“她说你其实挺乐意看见她与女生在你面前做.....做那种事儿的。她就是什么都不让，早晚也能让我乖乖上她的床。”

赵涛看了看时间，拿出了体温计，看了一眼，“三十六度七，基本没事了。你去给了护士吧。回来再说。”

张星语端详了一下他的表情，嗯了一声，走了出去。

过会儿她再回来，反手锁上了门，回到床边坐下，认真地望着他，轻声说：“可以.....接着说了。”

“她与小蓓经常做爱。”赵涛干脆地先抛出了一个事实，“我不愿意骗你，星语，我.....的确挺喜欢看见她俩在我面前互相亲吻抚摸，做各种各样刺激的事情。杨楠感情上爱我，但生理上，她和女生做爱的时候

才更加投入更加愉快，她是我女朋友，在小蓓愿意为我尝试，尝试后觉得感觉还不错的前提下，这不是很好的结果吗？”

他揽过张星语，轻轻抚摸着她的腰背，带着一丝笑意说：“说不定这会儿小蓓洗完澡，她们已经开始上床了呢。要不你回家去偷偷看一眼？”

张星语安静地在他身上靠了一会儿，缓缓说道：“所以……你还是高兴的，对么？”

“嗯。”赵涛点了点头，但马上补充说，“可我不会因为你不和她做而不高兴。我尊重你不喜欢和女生那样的想法。”

张星语这次没再回话，在他身上依偎了很久，起身说：“我去打水，你该擦身子了。”

赵涛心想反正又是一次吞吸，就说：“别那么麻烦了，要我说，洗个毛巾光把那边好好擦擦得了。你忙活一天，午觉都没睡，怪辛苦的。”

“还是干干净净的好。”她习惯性地往后甩了一下后脑勺，结果头发短了很多，反而甩过头拍在另一边的耳朵上。

她有点不好意思地低头抬手拨了一下，弯腰抽出水盆匆匆开门出去了。

不一会儿，她就端着温度正好的大半盆水回来，关好门别上插销，笑吟吟说：“好了，来吧。擦干净了身上舒服，晚上也睡得香呢。”

“你陪着我，我睡得就挺香了。”他踩住拖鞋站到床边，“我自己来吧，我今天好多了，也不用总跟大老爷似的什么都让你伺候。”

她望着他解开的衣襟中露出的赤裸胸膛，好似情不自禁地轻轻咬了一下唇瓣，用力拧了一把毛巾，抬手递给了他，“这儿还有一条毛巾呢，我和你一起擦。”

“行。”他笑着转过身，脱掉身上的宽松睡衣，从脸往下擦起。

背后马上也被温热的毛巾覆盖，张星语的手用力从他肩胛中央缓缓

擦下，跟着在腰部转向，缓缓擦洗着他肋下的侧面。

他舒服地哼了一声，自己擦向胸前。觉得毛巾有些凉，他正想弯腰在热水盆里涮一下的时候，背后刚被擦过的地方，突然传来了一片小小的柔软触感。

是她的唇。

她把毛巾往他的小腹转去，顺势搂住了他，小小的嘴，紧紧贴住了他微微鼓起的脊柱一线，伴随着略显急促的娇美鼻息，她用力亲吻着他刚被毛巾擦过还有些发红的皮肤，滑溜溜的舌尖，也开始贴着皮肤来回移动。

整片脊梁一阵阵的酸痒，赵涛忍不住开口说：“星语……你……不帮我擦了吗？”

“我不想擦了……”她含糊地呢喃道，“一会儿我再给你擦好不好？”

说着，她把手里的毛巾塞给了他，跟着，顺着腰滑下去，直接钻进了他的裤腰中，摸摸索索地握住了还没完全勃起的肉棒，灵活地搓揉。

“星语……你想要了吗？”感觉到火热的鼻息在背后一阵阵喷来，他反手也握住了她浑圆的臀瓣，缓缓揉捏。

“明天……我就不能在这儿陪你了。”她轻声说着，舌尖迅速随着蹲下的身体往下挪去，“你就有最爱的人陪着了。到时候，你肯定不想我……”

“不会啊，男生其实可贱了，”感觉柔软的舌头滑进了臀沟之中，赵涛舒服得颤了一下，半开玩笑的话都中断了几秒，“在身边的就不惦记着，看不着了，肯定就开始想了。小蓓都到我身边了，那我肯定就不想着她了。到时候我专想着你。”

她的手微微用力，迫不急待地明示着他。

他顺着她的力量转过来，接着，裤子马上被她褪到了脚踝那里。

她仰望着他的脸，乌溜溜的眼珠里全是他的身影，然后，她卖力地伸长了舌头，用细嫩的表面，温柔地托住正在膨胀的龟头，一寸寸送进

花瓣一样的嘴唇中央。

“嗯嗯……”他愉快地哼了出来，全身最敏感的地方正在被充满爱意的舌尖缠绕摩擦，生涩感越来越少的小口，已经快要能传达来不逊色于插入真正小穴的快感。

但这次张星语似乎不像此前那样专注，她红着脸一口一口吞吐，卖力地刺激着从棱沟到马口的每一处地方，一手握着他的老二来稳定角度，另一手，却缓缓爬向了自己蹲姿分开的双腿。

“唔……唔、唔嗯……”她的手指隔着薄薄的布料起舞，用力压迫、按揉那一片隆起的耻丘。

他低下头，望着她坚定而温柔的表情，明白如果自己不出声，她肯定会就这样隔靴搔痒，在他往她口中喷射的时候，以近似精神强迫的状态达到一次扭曲的自我满足。

不再有那个必要了。

他垂下手，扶住她的头，向后抽出，离开了她因摩擦而分外嫣红的嘴唇。

“星语，脱掉吧。”他抬起手，钻进她的连衣裙领口，挤开碍事的胸罩，轻柔地把玩着早已硬翘的乳头，“我想要了，就现在。”

连一秒犹豫都没有，她立刻掀起裙子夹在腋下，把紧紧包裹着阴阜的内裤往下褪去。

松紧带卷起成麻花一样的绳子，内裤底部那块加厚的布，也因此而被扯展，抻平。

那紧贴着神秘花园的地方，在向下滑落的时候，牵拉出了一条晶亮的银丝。

仿佛一只坠入深渊的蜘蛛，想要徒劳地保留最后一线爬升而起的希望。

但马上，赵涛的手就摸了过来，粗大的指节，在包含喜悦的呻吟中刺入到多汁的媚肉中。

那一条银丝，就此中断。

（二百八十九）

绞缠在一起，紧密包裹着手指的媚肉已经仿佛浸满了黏滑的油，赵涛喘息着低下头，一边往深处抠挖，一边用嘴巴咬下张星语连衣裙的领口。

她毫不犹豫抬起手，扯开了背后的拉链，连着内衣的肩带一起打开，顺着粉嫩的肩膀滑落下去。

病房里其实是有点凉的。

那裸露的出的雪白肌肤，转眼就泛起了细密的小疙瘩，连乳头的周围，都跟着浮现出一圈紧缩的纹路。

就像是要给她一些温暖一样，他张大嘴巴，卖力地含住了她微微颤动的乳房。

“嗯——”她抬起下巴，眯着眼哼出了声，向前挺了挺胸。

她的青春凝注在美好的身体中，让乳房饱满而富有弹性，让翘起的乳头还透着一股诱人的鲜嫩。

这是她在心底的阴影中保护了近十年的身躯，而如今，却全无保留地在他的唇舌、他的手指和他的阴茎前彻底敞开，敞开到不留余地。

他并没有用什么特别的技巧，也没有很用力，他只是温柔地将手指插入，轻缓地蜷曲，用粗糙的指肚，摩擦着她湿润的内壁。

但仅仅是如此，配合着唇舌围绕着翘起乳头的努力，张星语就已经动情到不能自己，微微颤抖着抱住他的后脑，乳房鼓胀，耻丘的小溪，更是犹如泛滥。

他挪开嘴，把下巴埋在她柔软的乳沟中，抬脸说：“星语，你.....已经湿透了.....”

“嗯.....”她咬紧下唇，用鼻音酥软地回答，发出那悦耳轻哼的同

时，柔嫩的蜜穴还裹住他的手指用力吸了一下。

“舒服吗？”他搂紧她的腰，向后坐到床边，有了发力的支撑点后，他的中指顺利深入到更内部的地方，指尖轻轻摩擦着最尽头那软中带硬的小肉疙瘩。

“嗯……”她向前挪了半步，分开双腿，让湿润的秘部悬在他的膝上，进入最方便他玩弄的位置。

“星语，你最喜欢我怎么做前戏啊？”他用舌尖拨弄了几下乳头，抬头柔声问她。

她睁大了一些朦胧的双眼，低头望着他，红艳艳的嘴唇微微开启，小小的舌头伸出来，充满期待地舔了一下，“我……我想你亲我……”

“哪里？”他误会到了下面，手指用力一挖，听着她娇美的低喘笑着问。

“嘴……”她的眸子湿润的仿佛要滴下泪来，“嘴巴就好。我想要你亲我……一直亲……求你……”

虽然有点意外这个答案，但最近这几天想法逐渐变化过来后，他很乐意满足她们不太过分的请求。再说，他也比较认同，接吻对于满心爱意的女生来说，的确是最有效的春药之一。

于是他拔出手指，放进嘴里舔干净上面的爱液，然后，环抱住羞红了脸的她，缓缓吻上了那花儿一样柔嫩的嘴唇。

他轻柔地吮吸着她的唇瓣，用舌尖仔细的涂抹她柔和的唇线，把上面细小的纵向纹路，都一条条上下搔弄一遍，他亲吻她的面颊，亲吻她的唇角，亲吻她人中下可爱的唇尖，亲吻她翻开后滑嫩无比的唇内。

这是他许久未曾尝试过，以至于快要忘记是什么滋味的，投入了欲望之外东西的一次亲吻。

他惊讶地发现，在她满怀期盼的回应下，不过一会儿，他自己的阴茎，也已经坚硬如铁。

那种充满渴望、甚至有些胀痛的坚硬感，他真的已经好一阵子没有

出现过。

原来.....单方面的接受，其实并不如自己也一起给予更美妙吗？

他亢奋地用鼻子喘着粗气，片刻也不舍得离开张星语同样痴缠的唇瓣，四片嘴唇，好似被无形的力量黏在了一起，只能移动，不能分开。

不知道亲吻了多久，他的大腿上，突然感觉到有什么温热的液体滴落下来。他睁开眼，望着她发烧一样赤红的面颊，背后的一只手掌顺着紧绷的腰肢滑落下去，轻轻一掏，就摸到了一片濡湿的泥沼。

连两片小小的阴唇，都完全被溢出的情爱之蜜染透。

“唔唔.....唔嗯.....”她不舍得撤开嘴巴，就这样用力吻着他，以酥软的鼻音表达着自己的渴望和急迫。

他很小幅度的点点头，向前挪动了一下，大半屁股几乎悬空。

但她握着肉棒找了一下角度，怎么也不能保持着亲吻的姿态放入自己的里面。

她焦急地尝试了几次，可怎么往前凑，床帮都阻挡着她的大腿去找合适的位置。

“嗯！嗯嗯！”赵涛先一步想到了解决方案，他抱着她往后一挪，坐到更靠里的地方，接着搂紧她往后仰倒，用手拍了拍自己两边的床板。

“嗯嗯嗯.....”她微微点点头，蹬掉鞋子，回手把内裤勾掉一边，让那团布料挂在另一边的脚踝上，屈膝跪到床上，骑在了他的腰间。

分秒也不肯中断这甜蜜销魂的亲吻，张星语就那么弓腰俯身保持着唇舌的纠缠，抬起丰白的臀部往后一挪，握着高翘的肉棒，送进了湿热紧窄的甬道之中。

那粉桃一样的屁股才上下摇动了十几下，她就一口吮紧了赵涛的舌尖，保持着痴痴亲吻的姿态，浑身战栗，花蕊颤抖，达到了一次酣畅的高潮。

这样堵着嘴巴，发不出太明显的声音，他的心里也放心了许多，搂

住她的臀肉，绷紧腹肌自下而上冲刺起来。

真正情到酣处的结合，时间的长短的确并不是什么关键的问题，他挤开因高潮而紧缩的层层嫩肉，才用力顶了几十下，浑身的热流就有了往阴茎根部汇聚的冲动。

偏偏这时，她又一次噁死了他的舌头，发出哀鸣一样的呻吟，来了一次比之前更强烈的高潮。

大量的淫蜜让穴内越发滑腻，可紧缩的内壁却又让通道变得越发紧致，两相结合，简直成了一个油润却又刺激极强的蠕动陷阱，一口口吞噬得他通体翘麻，仿佛连骨髓都向着充血的器官汹涌流去。

浑身的肌肉都亢奋到了极限，他低哼一声，抱着她突然用力一翻，把她压在了下面，跟着，不等她的失望溢出口来，就低头重新把她吻住，已经濒临极限的阴茎根本不用手扶，照着腿心一拱，就跟被蠕动的嫩管儿湿漉漉吸了回去一样插入原处。

随着她又一次高潮，他不得不压开她的大腿，尽力减小已经紧到处女一般的腔肉带来的美妙快感，好延长一会儿享受的时间。

但他知道自己已经坚持不了多久，只好拼命地加快速度，好在最后的这几分钟内把快感积累到顶峰，把性欲燃烧到极限。

钢架病床叽叽嘎嘎响个不停，浑身泛红的女孩嗯嗯呜呜哼个不停，打桩机一样的屁股上上下下起落不断，短短十几秒，那被分到两边的雪白双腿就猛地蹬住了床单，一下、两下……抽搐了好几次，挂在脚踝的内裤，也被蹭掉在脚底。

他动得更快，精液好像已经堆满在马眼，只要一松劲儿就会喷涌而出，连衣襟和胸罩堆在腰间，被他的身躯摩擦成皱巴巴的一团，和被他胸膛压扁的双乳一起，不停地小幅度摇晃。

“唔、唔！唔唔！唔呜——！”

终于，随着龟头跳动着播撒下一股股精浆，张星语仿佛在鼻子的深处拉响了老式火车的汽笛，双眼紧紧地闭起，纤细的十指爬在赵涛的背上，留下数道弯弯的红痕，修长的双腿用力伸直，圆翘的屁股微微抬

高，湿漉漉的耻丘几乎贴住了他的小腹，以这种好像要把下体彻底献给他姿态，她达到了一次甜美到几乎晕厥过去的极乐巅峰。

而在这种状态下的她，也给射精后的赵涛带来了爽到腰眼酸软几乎想要流出尿来的剧烈快感。

更重要的是，那最后都痴吻在一起的唇，传递给他一种远超过单纯肉体愉悦的幸福战栗。

就好像，连他的灵魂都一起走向了高潮。

（二百九十）

射精完毕好几分钟后，赵涛还是不太舍得放开搂抱的手，嘴唇也依旧轻轻吮着张星语发凉的舌尖。她倒是已经瘫软下来，没了骨头一样融化在他的身下，眼睛仿佛失了魂儿，痴痴傻傻地凝望着他。

温暖的体液充盈在蠕动的腔道中，浸泡着并没有彻底软化的阴茎。

直到连急促的心跳都渐渐平息下来，他才担心着凉病情加重地放开、抽出，起身拿过床头的卫生纸，撕下长长一条叠了几下，轻轻压在她微微红肿的阴门外，然后拉过被子，就这么盖着两个人横在床上躺下，上面悬着半个头，下面蜷起来还悬着大半条腿。

既然知道她喜欢接吻，他当然没有在这上面吝啬的道理，手罩着她的奶包，又把嘴凑了上去。

她扭过头，闭上眼迅速沉醉进去，仿佛四片嘴唇一碰，一个开关就跟着启动，在她脑海里炸开了一片五彩斑斓的梦。

宁愿不醒。

乳房渐渐发胀，乳头渐渐硬起，娇媚的鼻息，也渐渐变的短促而尖细。

可她摇了摇头，抱住他，偏开头结束了这个长吻，柔声说：“好了，赵涛，我已经可好可好了，你别累着，再病得厉害，那我不得后悔死。”

“我好得差不多了。这点体力消耗，没事。”他笑咪咪地挪动胳膊，爱不释手地搓揉着她上提紧凑的屁股蛋。

而且他说的的确是实话，在他得到的女生中，仅有张星语，只要他按正常步骤射进去，不管时间长短，不论节奏快慢，甚至不需要任何技巧，就一定能跟着他一起达到高潮，获得情欲的满足。

这样的女生，对重视伴侣反馈的男人来说，绝对当得起尤物二字，那屁眼的销魂，甚至够得上夸一句名器。

一想到那有微小颗粒感，油润紧窄的美妙菊穴，他的大腿根就一阵发痒。

不过尽管肉欲涌向了那个地方，但他的心思却没真动过去。

因为张星语更喜欢前面。

为此，他愿意暂时只进入他的小穴，反正，今晚这次结合的感觉非常棒，甚至有了久违的名副其实是在做爱而不是交配的感觉。

在丰沛的雄激素里加上一点感情。原来一切就可以变得如此不同么。

“赵涛，你.....是不是想要后面了？”他走着神一直在屁股蛋上揉来搓去，结果张星语似乎是误会了，小声说道，“那.....那我得去先洗洗。”

“没有没有。”他赶忙把手放回她背后柔润的腰凹线上，郑重其事地说，“我是在想你刚才舒服不舒服呢。走神了。”

“舒服。”她贴到他的耳边，气息甜腻，“舒服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了，你亲着我，我就觉得好舒服，你摸我，我也觉得好舒服，你的.....你的那个在我里面，每次动来动去，我也好舒服，而且.....而且你今天和之前不一样，让我心里也好舒服，我真是.....真是觉得，爱上你太好了。我真该上学期刚开学就去追你的.....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子。我早怎么就没发现呢.....”

她柔软的唇板在他的脖子上来回磨蹭着，呢喃说：“以前.....我偷偷看生理知识的时候，用镜子看过自己的下面，丑呼呼的，感觉好难

看。我.....我做噩梦的时候，还老是会梦到表哥的下面，虽然跟你的样子差不多，可我那时候就觉得特别恶心。所以，我一直都想不明白，为什么.....把这么一根恶心的东西，放到我身上最丑陋的地方里面，射出一片鼻涕一样的液体，这样的生殖行为，怎么就好意思被称为做爱呢？爱这么美好的词，被放在这里，也太可笑了吧？”

“直到你让我变成真正的女人，我才明白答案。”她亲了一下他的胸膛，眼帘低垂，口气透着一股虔诚信徒般的味道，“这的确是做爱，你吻我，抚摸我，占有我，都让我感觉更加爱你，赵涛.....刚才你亲着我的舌头，在我里面射出来的时候，我真是.....真是爱你爱得恨不得.....恨不得.....”

她在这里神情复杂地吸了几口气，有些突兀地停顿下来，没有继续说下去，而是微微一笑，靠着他的胳膊，柔声说：“我真是选对了。”

实在没办法不被她强烈的爱意所感染，赵涛侧身搂住她，对视着她那两泓春水般的眼波，一句话差点就到了嘴边，想要让她彻底如愿以偿。

“我.....”

可就在第一个字吐出口的刹那，一股仿佛源自噩梦深处的恶寒突然从尾椎浮现，顺着脊柱向上迅速攀爬，转眼就游走到双耳，绽放成闷雷一样的那句话。

“你给我记住了，全他妈是你害的！”

张星语有点担心地抱紧他，紧张地问：“赵涛，你.....怎么了？你脸色突然好差，你是不是哪里不舒服？那.....那你赶紧穿衣服，我去叫医生。”

“不、不用。”他摇了摇头，稍微清醒了一些。

一种被惩罚的感觉笼罩在心头，他挤出一个微笑，吻了她一下，柔声说：“我就是发现，自己越来越喜欢你，说不定，就快爱上你了呢。”

“真的吗？”

一瞬间，赵涛甚至怀疑自己在张星语的双眼里看到了绽放于深邃夜

空的烟花，那满溢的情绪，顷刻就凝成了一串晶莹的泪珠。

喜极而泣。

“我会好好加油的……赵涛，我一定会更爱你的，绝对不会有人比我更爱你了……我一定会是最爱你的那个……一定……”

看到他点头后，她连话都变得有点语无伦次，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最后把脸埋进他的胸口，在靠近心脏的地方，用力留下了一个吻痕。

她抬头的时候，一颗泪珠儿恰好掉在了新鲜的吻痕中央。

隔着薄薄的一层皮肤，冲破了血管的血在下，冲破了眼眶的泪在上。

仿佛，就此构成了对她爱意的最好诠释，留在他的胸膛。

他低头望过去，一片细微的刺痛，好像正在那下面缓缓流淌。

他觉得，自己的病，似乎就要好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五十九）

家中有事，提前更新。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九十一）

赵涛觉得，以前他的心里不知不觉缺了一大块，整整缺出了一个能摔死人的洞。而现在，在张星语拿出准备舍生忘死纵身一跳的劲头后，那里面干涸了很久的泥土中，终于又渐渐长起了一层层新鲜的血肉。

他相信，只要自己能把握出这次改变的决心，那里一定迟早能够填满，让他回到过去那个还没有变得愚蠢、冷漠、贪婪甚至有点疯狂的自己。

他曾经梦寐以求的，明明已经拿到了足够或者说过多的量，还有什么好不知足的呢。

这一晚，张星语重新打来一盆热水，给他再次擦干净一身的汗黏后，他也帮她脱去衣服，用温热的毛巾为她擦洗了一遍，伴随着轻柔而不染肉欲的吻。

然后，他们赤身裸体一丝不挂，蜷缩在病房有些发硬的大被子下，紧紧相拥，一起入梦。

翌晨，余蓓如约带着早饭过来，替下了张星语，让她不需要继续旷课。

早上起来后，赵涛苦口婆心地劝说了张星语足足近二十分钟，总算让她答应，下课后去找导员认真道歉，好好写一份检查，承认错误。

“但我不认为和你恋爱是错误，这个我就是被开除也不会认的。”最后，她低着头，一边把他这两天换下来的内衣裤打包准备带走，一边斩钉截铁地说。

“这个你何必跟导员争呢，绕开不谈就是了。她那种婚姻不幸福的老女人，肯定恨不得管的学生男的都是和尚，女的都是尼姑。”

她这才扑哧一声笑出来，拎着东西弯腰吻他一下，转身走了。

针扎上，液体挂好，门关住后，赵涛观察着余蓓的表情，柔声问：“怎么，吃醋啦？”

余蓓摇摇头，坐在他手边，伸手在他输液的胳膊上轻柔地上下摩挲，减缓血管的不适，“她们的醋，我还不稀罕吃。就是昨晚小楠跟我说了很多这个女生的事情，我还在慢慢消化。”

“杨楠说的啊.....那肯定客观不了，这俩以前有梁子。”他拉过余蓓的手，吻了一下她的手背，柔声说，“你不吃醋就好，小蓓，我就怕你生气。”

“我真吃醋的那个，不是这辈子都已经赢不过了么.....”余蓓的目光透着掺满了无奈的哀伤，犹豫了一会儿，轻声说，“反正，我知道你不会真的爱上她们的。”

“嗯.....是啊，我最喜欢的还是你。”知道余蓓的性格中其实也有阴沉到看不清的一面，赵涛明智地柔声开口，“来，亲一口，好久没见了，特想你。”

“才不信。”她笑了起来，但还是绕过床的另一边，在不用担心压到他手的位置，俯身亲上了他。

他毫不犹豫用没扎针的胳膊把她环住，转变成一个深邃幽长的湿吻。

他现在相信，缠绵的吻绝对是情侣之间最好的语言，等到唇舌纠缠结束，余蓓面色绯红，看着心情，也比之前好了不少。

聊起来杨楠的说法，赵涛才发现，她竟然没有歪曲多少，除了在余蓓面前抱怨了一下张星语绝对是在她背后造谣的罪魁祸首之一外，剩下

都是一些还算客观的描述。

比如这个女生看着和谁关系都不错，但实际上一个贴心的好朋友都没有，她杨楠同性恋曝光之前都还有好几个闺蜜呢，张星语则连个固定逛街上自习的伴都挑不出来。

对男生的态度也同样相差无几，她跟谁都能算是不错的同学关系，但同样，一个敢当面表白的追求者都没有，再怎么自作多情的男生，遇上这种短信只回一条，东西全都不收，任何时候聊天都会保持一臂间隔恨不得原地做广播体操的女生，也不可能有胆子挑明主动去吃百分之百的闭门羹。

所以杨楠现在谈起赵涛都是有点崇拜的口气，在她眼中，张星语可比金琳难搞得多——当然，她心目中的金琳是那种只要有钱有势就会躺床上叉开腿的贱货。

“你总是能让这种没什么理由爱上你的姑娘，不可思议的痴心一片呢。”给他测完体温，望着体温计上的刻度，余蓓轻声说道。

“是啊，兴许这就是我的特异功能吧。”他连忙装模作样地开了句玩笑，“也有可能，她们都看你这么好的女生竟然死心塌地爱着我，就觉得我肯定有什么过人之处，一来二去，就被我吸引了呢。”

“三十六度五。看来是没事了。”她甩了甩体温计，拉开抽屉放回盒里，“没关系的，你不用绞尽脑汁想给我个合理的解释，我并不在乎那些。只要.....我还是最重要的那个，就够了。”

“你当然是。”赵涛马上诚心诚意地表态，“毕竟.....我最难过最无助的时候，一直是你陪着我。小蓓，咱们.....可是都见过家长了的。”

“我先前还挺有信心的。”余蓓低着头，叹息一样的声音，从她微微张开的唇缝中吹出，“小楠.....终究不是你真心喜欢的类型。可，你现在让越来越多的女生爱上了你，我有点不明白，你到底想要什么呢？”

“我.....”他舔了舔发干的嘴唇，想了好一会儿，才嗫嚅道，“我就是想多一些爱我，人.....不就是这样么，曾经缺什么，就特别想要什么。”

“那，你现在觉得足够了吗？”余蓓抬起眼，明亮的眸子在扇动的睫毛下凝望着他，仿佛这个答案很重要。

“很足够了。”他郑重其事地点点头，“真的，我……都快消化不良了。”

余蓓看了一眼液体，出门去叫来护士，换了下一瓶药。

对门病房的老大娘疑惑地探头往赵涛这边看了几眼，很是吃惊的样子，显然不太明白怎么前几天那个漂亮贤惠的小女生突然就换成了另一个漂亮贤惠的小女生。

但和张星语一样，余蓓也没兴趣满足外人的好奇心，护士离开，就干脆地关上了门。

赵涛知道，从很早很早以前，也许，从被他锁住的那一刻开始，在她的世界里，有他就很足够了。

（二百九十二）

让赵涛有点纳闷的是，张星语这天一直都没有出现，直到晚上杨楠带着饭过来，也没见她跟着一起。

中午他还忍住了没问，心想她应该是有事，可晚上见杨楠到了，终究还是没憋住，拿着手机给她发了条短信，但问得很委婉，“导员那边怎么样了？解决了么？”

没回。

杨楠在那儿跟余蓓一起分盒放碗拿勺拿筷子，侧脸瞥他一眼，笑道：“联系谁呢？张星语？”

“嗯。”赵涛已经没什么不好意思承认的，“她怎么一天都没个动静，导员那边没事儿吧？”

杨楠撇了撇嘴，嚷嚷道：“我吃醋啦。”

余蓓低头轻笑一声，端起盖饭拌了拌，放到赵涛身边床头柜上，没

有作声。

“你不在的时候我也发短信找你来着啊。我又没偏心。”赵涛笑着说，伸手在杨楠胸口摸了一把，“怎么这么小心眼了？”

“得了吧，全学校还有几个女生比我们几个心大的，都快让你过上皇帝生活了。你也就仗着我们不舍得你。换个性子烈的，保不齐一刀切了你的小鸡鸡。”杨楠哼了一声，“先别急着跟她发短信了，她这会儿估计还在导员办公室呢，下午她课都没听一口气写了仨小时检讨，于钿秋把她叫起来罚站了半个小时，她就搁那儿弯腰写，头都不抬，于钿秋脸都快绿了。”

赵涛忍不住拍了一下脑门，真是操了，这下于钿秋期末不给她把几门课都打上59.5才怪。

实在不行，看来还真得他去想想办法求求情，再不然，直接上手威胁她一把算了。反正那种有家有小的已婚妇女，心里的顾忌肯定多。

“那中午呢？咱在这儿吃饭，她去哪儿了？”赵涛吃了两口，接着问道。

“去请客吃饭了。”杨楠的表情显得颇为玩味，还透着几分佩服。

“请客？”

“嗯，她把她觉得对她有意思，打算追她的男生挨个当面邀请，在食堂三楼点了一桌菜，请他们吃了一顿。”杨楠摇了摇头，也不知道这个肢体动作是在否定还是在感慨，“我也是下午过去才听她说的，她……算是公开宣告，她这辈子就认定你一个人了，从此不会再跟任何男生单独碰面，让他们注意避嫌，还劝他们另找女朋友去。而且……还很认真地警告了一下，谁要是对你因为嫉妒有什么不当的举动，她绝对要他好看。”

余蓓吃惊地抬起头，似乎想说什么，但犹豫了一下，又把视线放回到赵涛身上。

“她……她这么搞……有点过了吧？”赵涛心里打了个突，“我……我也没那么小心眼啊。”

杨楠耸耸肩，说：“张星语说是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她说有的男生就是牛皮糖，觉得你恋爱了也能挖墙脚。”

“那样的男生还能被她这么一顿饭吓住？”

“应该能吧。”杨楠摸了摸下巴，小声说，“她早晨回家，换了上次那身大红，还化了妆，板起脸瞪着眼说话的时候，看着挺肝儿颤的。下午反正我看班上有俩男生看她的眼神已经跟看母夜叉一样了。”

这么一想，还真是，他赵涛突然对张星语有种汗毛根发凉的感觉，就是她大变身过来递情书公开表白开始的。

那种装束的她要是再配上那种刻意的妆，很容易让人想起恐怖片的标志人物，红衣女鬼。

“哦对了，”杨楠咽了口炒面，很佩服地说，“她还告诉那些男生，她已经跟你在外面过夜了。”

“噗——”一口盖饭喷了一半出来，赵涛瞪圆眼睛，“她连这也说？”

“我也不知道真假，这个不是她告诉我的，是另一个有男朋友的女生找我求证的。说她当着那些男生面说自己已经把一切都给你了，不可能再找别人，这几天没回宿舍，都跟你在一起，该干的都干了。还劝他们不要再在自己身上浪费心思，去找其他好女孩吧。”杨楠叹了口气，小声说，“她真够绝的，一点余地不留。”

“怎么没留。”门口传来张星语带着一丝笑意的声音，她拎着小包，颇为得意地走了进来，“我跟他们说了啊，我说我和赵涛分开，只可能因为一件事。那就是，我死了。他们都被我的决心感动，还祝我跟赵涛白头到老呢。”

她还有空回家换了衣服，看样子，还卸了妆，显然是换回了赵涛喜欢的打扮，不过有一点不太一样，就是她把短发在脑后盘了个小发髻，跟在宣示什么似的。

“吃饭了没？导员那边怎么样了？来坐这边，别在门口站着了，穿堂风怪凉的。”赵涛赶忙一连声问道。

“我请导员在门口吃的饭，”她快步走进来，笑咪咪坐下，“处分是

不能撤了，开除.....要是我以后不惹事，应该不会。她就是一个劲儿劝我，我心里烦还不能顶她，憋得胸口疼。你没事吧？今天还咳嗽吗？”

“我差不多好了，明天输完液不发烧，就可以出院了。周末连着五一，休息个三四天，准能痊愈。”

张星语似乎是喝了点啤酒，脸色微红，扫了杨楠和余蓓一眼，轻声道：“我怎么觉着，你休息不了三四天啊？”

杨楠一挑眉，说：“都憋憋呗，憋不住，找我咯。”

“你有吗？”她一抬眼，笑道。

“不试试怎么知道没有就不行。”杨楠一探头，充满暗示意味地舔了一下嘴唇。

“行了，吃饭吧，一直说话，东西都凉了。”余蓓敲了敲赵涛的饭盒，提醒说。

赵涛哦了一声，端起盖饭接着吃。

可张星语已经吃饱了，双手撑着床，晃荡着两只脚丫，望着杨楠还是一副很不屑的样子，“找你，你比赵涛买的玩具好玩吗？”

杨楠嚼着面含糊糊地说：“你都尝过玩具的滋味了，还不知道那东西有人帮你用更舒服吗？”

“那是赵涛。你跟赵涛能比吗？”

“反正是玩具，你闭上眼还不一样。”

“才不一样。”张星语眯起眼睛，回味一样地说，“他的手，他说话、喘气的声音，他的味道，都跟你不一样。再说了，我摸他特别开心，摸你.....你身上有什么我没有的吗？”

赵涛左看看，右看看，想了想，决定还是免开尊口，默默吃饭吧.....

（二百九十三）

单纯论照顾人，余蓓其实远比不上张星语细心妥帖，但有漫长相处的经历在前，和余蓓安安静静躺在床上一起玩掌机，赵涛都能尝出一股老夫老妻的温馨滋味。

晚上到了时间，余蓓嫌他休息不好，去了旁边空着的病床，安静睡下。

星期五，最后三瓶液体吊完，赵涛办好手续出院，和余蓓拎着东西回了家。

“这次的假期时间长，打算在周边玩玩吗？”进门扔下东西，他满心惊讶地把几间屋子看了看，真没想到这出租屋还能有如此干净整洁的时候，“你跟小楠收拾的？”

“没，张星语弄的，她把隔壁那间卧室收拾好，不停气就把其他的都弄整齐了。”余蓓走进厨房，先烧上一大铁壶开水，才说，“我不爱四处跑，就想跟你在一块呆几天。好久没见面，我想你了。”

“行，那咱们就哪儿也不去。”他立刻走过来，在厨房门口正面抱住了她，低头一吻，“咱们就在家，我陪着你。”

“是陪着三个吧。”余蓓微微一笑，额头抵在了他的肩上，“等我夏天考过来，下学期也搬来，你的时间还够分么？”

“够，你们一人一个小时。晚上仨小时呗，我暑假锻炼身体，保证卖力。”他笑嘻嘻地揉着她小巧的臀尖，“要不，咱这就试试？你看看我最近身体好了多少？”

“身体不知道，反正……感觉你心思变了不少。”余蓓环着她的脖子，随便他来回抚摸。

“没有啊，我还是很喜欢你啊。”他拿出油嘴滑舌的劲头，侧过来舔了一下她的耳朵。

可惜余蓓不像另外两个挂牌女友那么敏感，没那么容易就把心思偏到嗯嗯啊啊的快乐之旅上，仍是慢声细语地说：“陪你输液这两天，你

看我的时候，跟我说话的时候，都跟以前不一样了。”

“啊？”赵涛心里咯噔一下，暗想，明明觉得自己表现很好，也挺真情实感的，怎么还是不行么？

不过余蓓接下来的话倒是让他松了口气，“以前总感觉，你跟我在一块就是因为习惯了，分不开，而且.....我知道得太多，把你栓柱了。这回过来，我才感觉，你好像真的.....挺喜欢我的。”

“小蓓，以前.....我不太会表达，让你受委屈了，真的对不起。”

她摇了摇头，轻声道：“不是表达的问题。你以前也说过不少好听话，可.....可我知道那其实没几句真的，那都是哄我。小楠实际上也很清楚，你不爱她，只是爱和她上床，爱看她和我上床，看她和别的女生上床。”

“她不是也爱跟女生上床么，我算是照顾她的喜好了啊。”赵涛有点心虚地笑着说道。

“赵涛，小楠终究是个女孩子，她不是随便对着谁都会发情的。她也只想对喜欢的人动手动脚，她看张星语，和你看到街上路过的漂亮姑娘没什么区别。”余蓓似乎是不忍心看杨楠的心意被隐没，叹了口气，柔声说，“她开始是随口开玩笑，后来.....再跟你那么说，就是因为她看出你对那两个系花已经动了心思，对她.....好像也有点腻了。”

“不会吧.....就因为这个？”赵涛皱着眉，不是很相信杨楠那大大咧咧的样子还能有这种古怪心思。

“反正她是这么跟我说的。我觉得她不像撒谎。当然.....”余蓓犹豫了一下，小声说，“她还有个比较重要的理由，就是想看看你说的那个能接近几次后吸引女生爱上你的魅力是不是真的。”

“肯定是真的啊。”赵涛放开余蓓，往屋里走去，自嘲地笑道，“不然你们这些大美女，班花系花，怎么可能看得上我？对吧？”

“赵涛，我没那个意思。”余蓓小碎步跟了过去，“小楠.....肯定也不会这么想。不管怎么样，被吸引了的感觉总不是假的。我们.....就是担心。”

“担心什么？”

余蓓坐到他身边，蹙眉凝望着他，轻声说：“杨楠跟我说，她从张星语那儿知道，一个女老师爱上你了，而且.....孟晓涵也终于忍不住了。赵涛，你的这个魅力，如果一直这么发挥下去，今后爱上你的女人越来越多，那可要怎么办才好？”

赵涛感觉自己又陷入到一个谎话需要一堆圆的困境中，如果说这个其实是可控的，那毫无疑问会戴上个卑鄙无耻不择手段的帽子，永远摘不下来，可如果还按原来的说法，余蓓的担心就是再正常不过，也是必须面对的严肃问题。

“我.....我倒是觉得最近我的魅力没怎么再发生过作用了。我也会尽量少和其他女生打交道的，有你们我就很知足了。”赵涛寻思了半天，开口说，“我还跟星语保证了，她就是我最后一个女朋友，有你们仨，我就够了。其他的.....就算倒追我，我.....”

他迟疑了一下，决定还是诚实一点，说：“我最多占占便宜吃一口，我保证我正经女朋友的数量不会再增加了。”

余蓓似乎暗暗松了口气，但马上，又小声说：“那.....你想过大家的未来吗？”

这个赵涛在住院的时候还真的想了好久，他清清嗓子，有点紧张地说：“我是这么想的，等到毕业，老家的旧房子，我就卖掉，咱们一起去大西北，找我爸妈。小蓓，等我找到工作，咱们俩就结婚。但.....但小楠和星语还做我的女朋友，咱们四个一起生活。你觉得可以吗？”

余蓓放在膝盖上的手轻轻攥了一下，露出一个浅浅的微笑，反问：“她俩乐意吗？”

“小楠应该没问题。”赵涛估计了一下，咬牙说，“星语，我有信心慢慢磨到她同意。反正只要一直在一起，何必拘泥一些别人规定的形式呢？”

“那，其他已经爱上你的女人呢？”余蓓眨了眨眼，“你准备都抛下吗？”

“我.....本来就应付不来这么多女人啊，不是每段单恋都一定要有回应的吧？我.....我就祝她们今后还会有更好的生活呗。而且.....”他咽了口唾沫，说，“相隔千里，时间久了，再怎么强烈的感情，应该也会淡了吧。”

余蓓沉默了一会儿，微笑着说：“赵涛，可能.....你真的不清楚我们有多爱你.....”

（二百九十四）

赵涛当然不清楚，他很确定自己没有舍生忘死地深爱过谁，唯一可能有机会接近的那个，却已天人永隔。

他好奇地问了几句，但余蓓没有再说，而是起身去换了衣服，准备跟他一起午休。

可杨楠、张星语都在上课，上午最后三瓶液体他起码睡了两瓶半，反正扎针的手有人寸步不离盯着，睡得非常酣畅，这会儿精神正好，哪有心思午休，望着余蓓拖鞋里白生生的脚丫，很自然的来了兴致。

从当年夏天故意碰掉东西下去偷看开始，他就对余蓓的脚没有多少抵抗力。

余蓓当然不会拒绝他，他相信，就算是多么过分的要求，她只要能做到，就一定会尽量满足。

这种无底线的屈就，险些就唤醒了他心中原始的野兽。幸好，现在不会了，时隔两年，他终于又找到了在柔情中享受性爱的感觉。

他当然要将这种喜悦，分享给最重要的余蓓。

他这才发现，女生的心思有多么敏感，他曾经以为自己这个男朋友表演得勉强算是合格，哪知道这次真的动了情，她竟然马上就发现并被感动，顷刻就回报以热烈到前所未有的反馈。

那不同于往常温顺的侍奉，不再是满心满腹只装着如何让他更加愉悦的状态，也许是小别重逢，也许是杨楠此前帮她找回的高潮起了作用，这个中午的余蓓，终于显露出了她对赵涛发自肉体的渴求，与心灵

上一一直以来的羁绊缠绕、融合，化为一体，让她前所未有的湿润，娇媚，散发出此前不曾见到过的性感。

只要这么简单的投入，就能换来如此丰厚的回报，这世上，还有如此便宜的交易吗？难怪真正的爱情骗子，往往可以无本万利，被爱情冲昏了头的女孩，简直犹如没了壳的蜗牛，柔软，娇嫩，脆弱不堪。

“赵涛……我……我好想要……”小小的乳珠几乎化在他的口里，余蓓握着他昂扬的肉棒焦急地套弄，柔美的脚掌贴着他毛茸茸的小腿不停的上下摩擦，嫣红的小嘴里，发出了难以忍耐的呻吟。

曾经快一个小时的耐心爱抚，也到不了如今爱蜜四溢红潮遍体的程度，而从解开她的衣服，褪下她的睡裤到现在，不过二十多分钟而已，他看了一眼表，明白了什么叫做事半功倍。

他呼出一口长气，内心也随着投入的情意而变得急切，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满足她的要求，而且这冲动之中的主导，终于不再是负疚和原始粗暴的性欲。

这么值得好好呵护的，小白花一样的姑娘，为什么……曾经就那么不知道珍惜呢？

他深深地吻了她一会儿，五指捏弄着她微微涨大后更显圆润的嫩乳，爬起来，甚至等不及把她脱光，就那么保持着裤子还抻在膝弯的状态，捧住她的屁股，从中央的缝隙，坚挺地向里刺入。

多汁的果肉体贴地向两边分离，伴随着余蓓娇美的嚤哼，他深深地埋了进去。

她眯着朦胧的眼睛望着他，主动勾起秀气的赤脚，凑到他的唇边。他扭头，一口就含入了她涂着粉粉指甲油的脚趾，这始终撩拨着他心弦的脚丫，终于不再被看作一对美丽可爱的玩具，而是他亲爱女友身体的一部分，一个无法抗拒的魅力点。

他吸吮着她的足尖，双手捏着她充满弹性的大腿，开始了轻柔的抽动。

“啊、啊啊……”她没有再习惯性的压制自己的声音，她扬起通红的

小脸，像是急于让他知道自己的快乐一样，随着一波波涌上的情欲，坦诚地发出悦耳的叫声。

他不自觉地开始加速，紧绷的大腿冲击着她半悬空的屁股，他想听到更多她这样的声音，想看到她更加激动万分的样子，最重要的是，他不想靠道具，就想靠他自己，不想那么久，就想在这最热烈的时候，彻底投入进去。

随着他的投入，余蓓也打开得更加彻底，她双手扶在自己的臀下，主动扒开了缩得过紧爱液太多而让他滑脱了一次的缝隙，纤细的腰肢，也情不自禁地微微扭动，好像恨不得让展开的褶皱中露出的嫩肉，全部禁受一遍粗大器官的洗礼。

欲火飞快地燃烧到极限，他手忙脚乱地扯掉碍事的睡裤内裤，从她的腿间趴下，抱紧她，吻住，开始做最后的冲刺。

她被封住的小嘴里不停地流泻着美妙的哼声，双膝并在他的身体两侧，小小的赤足内收，就像扶住了他的屁股一样，随着他插入的节奏下压，好似期待他能彻底贯穿自己的身体。

令人头脑发白的快感汹涌而来，赵涛狠狠吮住了余蓓的舌尖，浓烈的酸麻快感贯通了整个后背，凝聚在阴茎根部，化作一股热流，突然冲向前端，猛地喷射出去，一股、两股……

余蓓也抱紧了他，小小的鼻子好似弥补不上胸中缺乏的氧气，拼了命地急促呼吸，全身上下，所有能贴向他的地方，全都紧紧地贴住了他，所有肌肤贴合之处，都有火热的爱意在传递。

赵涛不知道余蓓这算不算是有了高潮。

因为她的身体反应和他所了解的那种高潮并不一样，她没有持续一段时间的紧绷，没有销魂地收缩、吸吮，没有出现那种短暂的好似失神一样的表情。

但他觉得她非常快乐，那种快乐，甚至强烈直观到超越了被快感击溃到失禁的女人们。

用心花怒放来形容，应该都要翻个十倍。

这喜悦实在是充满了感染力，让他射精的那点愉悦，都很快被淹没在肢体磨蹭软语轻哼的猛烈依赖感中。

他猜，在余蓓对他死心塌地了这么久后，他终于真正完成了对她迟到的征服。

这滋味，真是美极了……

这么愉快的性爱体验，赵涛当然不可能一次就罢休，而且，他总觉得余蓓没达到一次肉体意义上的高潮就好像缺了点什么，抱着她缓了口气后，他一路吻下去，钻入到被子里，开始用手和舌头传达自己最近分外澎湃的感情。

从她的唇到她的脚，同样是仔细地吻遍全身，动作甚至比曾经做过的更快，更蜻蜓点水。可她，却比曾经的状态湿润了好几倍，擦干不久的细嫩下体，很快就在他的指尖周围变得油滑温腻。

当然，比起杨楠和张星语两个水做的女人，余蓓并不能算是泛滥，到了最动情，忍不住蜷缩起来主动去吮吻他的阴茎时，被染湿的范围，也就到小巧的阴唇外侧为止。

在69的状态停留了很久，久到舌头下面那根筋都有点痛，赵涛才起身，翻过余蓓让她舒展趴在床上，拉开小小的屁股蛋，让长长的肉棒穿越两团雪白的山丘之间，钻入到黏滑柔软的溪谷之中。

这种体位，他可以整个趴伏在余蓓身上，只用小腿和手臂分担大部分体重，出入着刺激窄窄的嫩管中最敏感的前庭。

这次，他耐心地忍耐着，浅浅深深，左右旋转，爱抚她性感的肩胛，亲吻她光滑的脖颈，用自己的身体摩擦她整片雪白的后背。

这是他第一次给余蓓带来连续高潮的体验。

绵绵的温柔爱意，成功催化了她较为迟钝的快感，让不被她热爱的性欲，终于彻底变成了让她期待无比的情欲。

第一次高潮降临的时候，她攥住了枕巾，第二次的时候，她把脸埋进了枕头中央，第三次的时候，她忍不住翘起了小腿，双脚的脚趾，跟要抓住什么一样不断蜷曲伸展。

这之后，赵涛终于在即将射精的快感支配下开始了凶猛的冲刺，而余蓓，也在无法形容的美妙滋味中迎来了第四次、五次、六次……

最后赵涛射出去的时候，她的内部已经无力再收缩，而是软绵绵地抽动了两下，将粘稠的精液依依不舍地吸入到最深处子宫的入口外。

他低下头，把脸埋进余蓓带着淡淡汗味的发丝间，喘息着低声说：“小蓓，之前那么久……是我不好，我以后会改的，相信我。”

“嗯。”她的头用力点了一下，但还是埋在枕头中央。

他拿过两张纸巾，抽身而出，放在她的腿间，轻柔地擦去那一片狼藉，跟着侧躺下去拉高被子，抱着她，强行让她转过了脸。

并不意外，她早已经哭成了一个泪人儿，通红的眼睛，像极了被遗弃多年后捡回到主人怀里的小白兔。

他一把搂住了她，把她抽泣的鼻头，押进了自己的胸膛中央。

“小蓓，在我怀里哭吧。让我……记住你今天的眼泪。”

“嗯……赵涛……我……我真的好爱你……”她抽抽噎噎地说，“可我……我之前……也真的好委屈……”

“对不起，真的对不起……求你原谅我……求你……”他不觉湿了眼眶，手臂，也跟着越搂越紧。

“呜……呜呜……呜啊啊啊啊……”

就像是古旧的钥匙终于插入了生锈的锁，一扇被蛛网覆盖的沉重大门轰然打开。

安静的屋中，只剩下余蓓嚎啕大哭的声音，夹杂着赵涛带着哭腔的道歉，不断地，不断地回响……

（二百九十五）

“你们两个……呃……那个那个之后……一起哭了一场？”

不算太意外的，张星语翘掉了最后一节于钿秋的课程，早早买了热热就能吃的晚饭，拎回了家。

赵涛和余蓓都还没起，尽管睡了一会儿，但红肿的眼睛没那么容易消退，很清晰地展露在张星语的眼前。

比较意外的是，余蓓这个跟杨楠在赵涛面前做过不知多少次的，竟然还是比较害羞的那个，拉起被子蒙住了头，就再不肯出来。

赵涛脸皮毕竟厚些，抓起衣服就缩进被窝里穿了起来。

“也不说关门，我还以为你俩就是午休呢。”张星语脸上也有点红，嘟囔了一句，就去隔壁自己换衣服了。

“你以后不会所有于钿秋的课程都不上了吧？”赵涛拍了拍余蓓，把衣服给她塞进被窝，下床蹬上拖鞋，跟过去隔壁问。

结果正好看到张星语换下上衣脱掉胸罩，干脆过去搂住她吻了一下，揉揉奶子过了过手瘾。

她轻轻哼了一声，算是吃过了醋，套上在家的衣服，无所谓地说：“我上了她也不会给我过的。你是没见昨天上她课时候她恨不得吃了我那眼神。也就是杀人犯法，不然……我俩绝对得少一个。”

“她……干嘛这么针对你？”赵涛有点不解地问。

“羡慕吧。”张星语歪着头想了想，笑着说，“我做了她想做不敢做做不成的事儿，抢的又是她喜欢的，能不恨我么。”

赵涛盘算一下，觉得也有几分道理。

于钿秋撞见过张星语，估计大体明白，张星语面临着和她类似的痛苦，能跟赵涛相处，却只有偷偷摸摸不敢公开，顾忌这个忌惮那个。

她当然不可能跟张星语同病相怜，那心态，自然就只会是幸灾乐祸后的心理平衡。俗称比烂。

而现在，这种平衡被张星语突然爆发豁出去的行为打破了。

偷偷摸摸什么都不敢说什么都不敢做只能干等着的人，只剩下了于钿秋自己。

而她，偏偏还不可能像张星语一样豁出去。

张星语不过是个单身女学生，就算爱上了十恶不赦的罪犯，也有恋爱自由垫底，一旦豁出脸面，自然就是一片豁然开朗。

可于钿秋有老公，有孩子，有稳定的工作，有这么久积累下来的社交圈子和人际关系，她要是豁出去，代价根本不能想象。

结果，多半比死都要可怕，她毁掉的将不仅是自己的人生，还有她孩子、父母乃至亲朋好友的正常生活。

如此沉重的盖子压在背上，她怎么可能不嫉妒张星语。

本就正在最心软的时候，赵涛暗暗决定，五一假期之后，他找个机会约于钿秋出来，好好安抚一下。

反正偷情是被许可了的，他也担心，于钿秋独自去承受那样的纠结，会不会扭曲到也爆发出什么来。

他宁肯防患于未然。

“可是，她不给你过是她不给你过，你不上课是你不上课。她要是每堂课记你一次，到期末往上一告状，你背着这么大处分，会有麻烦吗？”赵涛想了想，还是有些担心，过去床边搂住她坐下，认真地帮她分析道，“先不说开除那么严重，导员要是铁了心叫你家长来一趟，也得闹一场吧？”

“我也没说都翘啊。”张星语撅起嘴撒了个娇，“你今天出院，中午杨楠就非说要让你俩好好小别胜新婚一下，不叫我回来，可我想你嘛。我想你的时候，于钿秋一看我我就来气，那还不如早点回来。”

赵涛扭过脸，往她故意撅高的小嘴上亲了一口，“哦，是这样啊，那就好，我还怕你以后真跟于钿秋王不见王，她的课要到大三才没有，那之前你得少多少学分啊。我还想跟你一起毕业，一起远走高飞呢。”

张星语的眼睛顿时亮了，小手一攥他的衣角，压低的声音都在微微颤抖，“真……真的吗？”

“嗯。”他跟她贴住脸颊，暂且隐瞒了和余蓓的结婚约定，柔声说，“我爸妈都在大西北那边，老家……我也不想回了。西部那边缺人，毕了业过去好找工作，我想……带你们三个一起走。”

她的眼中稍微闪过一丝失落，但马上就嗯了一声，柔声道：“好，我一定跟你去。”

他笑着抱紧了她，“到了那儿，也没什么人认识咱，咱们一起努力工作，努力赚钱，我把老家的房子卖掉，买一个咱们四个一起拥有的新家。又大又暖，明亮宽敞，然后……再生几个孩子。”

“你说……咱们不会被抓吧？”张星语眨了眨眼，“我记得不是有什么重婚罪的吗？”

“那个好像要有人提告才会吧，你们三个不会告我吧？”

“我反正不会。”她赶紧往他怀里拱了一下，“我一天不见你都想，你要被关起来，我肯定炸了看守所。”

她的情话最近总是能隔三差五冒出一句吓人的，不过赵涛也慢慢适应了，笑道：“那你还不如随便犯点什么事进来陪我。”

“你傻了啊，我进去也和你关不到一起呀。”她呵呵笑了起来，颇为开心的样子。

很明显，张星语看起来不是很想等杨楠一块吃饭，但余蓓开了口，她也只好乖乖坐在电脑前看赵涛打游戏消磨时间。

六点半多，杨楠进门，一家“四口”，算是到齐了。

一边换衣服，杨楠一边抱怨道：“我觉得咱们仨在学校成名人了。今天大公共课，全是偷摸盯着我跟张星语看的，就跟我鼻子上开了朵喇叭花一样，好烦。”

“让他们看呗，”张星语不屑一顾道，“以前看咱们的人也未必少了，谁让咱好看呢。”

“啧，你这转性转得真彻底。”杨楠颇为服气地说，“按你这么说我还该高兴呢，以前看我的光男生，现在女生也在偷偷瞧我了，好爽啊。”

听出是被她讽刺了一句，张星语哼了一声，“那你能怎么办，把他们的眼睛都戳了？还不是只能忍着。随便他们，我当年又不是没被人嘀嘀咕咕排挤过，反正这次.....我不是孤孤单单一个人，我什么都不怕。”

余蓓若有所思地看了张星语一眼，柔声说：“好了，热菜热饭，咱们吃东西吧。小楠都回来了。”

“好，我去热。”赵涛立刻起来让出座位，“小楠你来帮我打着。”

杨楠扭屁股坐那儿，结果马上就嚷嚷道：“这啥啊？亚马逊？我不会用诶.....哎呀，怎么这么多闪电球，哎哎哎.....靠！死了死了。”

张星语扑哧笑了一声，轻轻说了句：“真菜。”就一扭身跟着赵涛帮忙去了。

杨楠复活了角色，打开技能树准备一个个看说明，扭头盯着张星语轻轻摇动的屁股撇了撇嘴，突然大声说：“对了，赵涛，四个人俩屋，晚上咱们怎么睡啊？”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六十）

还是很忙.....再提前更新一次。

也许以后就提前了.....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二百九十六）

张星语毫不犹豫回头说：“你跟余蓓关系那么好，当然你俩一起睡了。我.....我可不跟赵涛之外的人睡，女的也不行。”

杨楠嘿嘿一笑，说：“我们仨不是没挤到一张床上睡过，那要不，你自己在隔壁清静着？”

赵涛摸了摸鼻头，赶忙拎起饭菜奔厨房去了。

余蓓笑着摇了摇头，起身就要跟过来。

结果杨楠这会儿才注意到不对劲儿，开口就嚷嚷道：“等等，小蓓，你.....你眼圈怎么这么红？姓张的气你了？”

“呸，我气她干什么。”张星语马上辩驳道，“我回来她就这样了，人家跟赵涛浓情蜜意感动哭了，你可少赖我。还有，你别岔开话题，凭什么我那儿空半张床让赵涛来跟你们俩挤啊，你们该办的事儿办完了，让他就过来我这儿睡觉也不行吗？宽宽敞敞多舒服。”

杨楠目送余蓓匆匆去帮忙的背影离开，露出一个暧昧的笑容，道：“这你就不懂了吧，不知道男人就喜欢左拥右抱的感觉吗？左手一搂，小蓓，右手一搂，我，两边肉乎乎不穿衣服贴着他，多美啊，这跟就陪着你一个能比吗？”

张星语一下被噎住，眼珠转了几下，想了好一会儿，才一咬嘴唇，说：“那……那他在你们这儿睡也行，但……得先在我那儿待着。你们不能霸着不放。”

杨楠故意用贼溜溜的眼神从上到下在张星语的身上舔了一遍，笑道：“怎么着，大家都坦诚相对，就你想吃独食儿？你是屁股上长疮了不好意思让我俩看吗？”

“我……我不想跟你们一起那样玩不行吗？”张星语面色发红，羞得有点恼了，“别的我不管，我就想赵涛要我的时候眼里就我一个，怎么了？这个过分吗？”

杨楠楞了一下，似乎是心里微微一震，但马上嘴角一勾，笑道：“可以啊，他办事时候就盯着你看不就行了，那和我俩在不在有什么关系？我说，星语，大家以后保不准就是亲亲密密一家人了，老这么互相防着，说两句就炸毛，不是个事儿啊。”

“是你故意找我事。”张星语板着脸，不高兴地说。

杨楠微微一笑，道：“这不废话吗，我俩的饭桌你冷不丁过来一屁股坐下，啪唧就摆个碗上来要分着吃，余蓓脾气好不说，赵涛喜欢你不说，我满肚子醋还不能刺儿你两句了？”

张星语看她一眼，装着身上热的样子，扯着领口呼扇了两下，然后看着杨楠立马追过去的眼睛冷笑道：“我看，你可不光是吃醋吧，是不是还对我没安好心呢？”

杨楠一托腮帮，笑盈盈道：“怎么，想那事儿就叫不安好心？那赵涛整天都对你不安好心，你怎么爱他爱得要死要活的？”她略微停顿一下，就跟故意提醒什么一样，“你想过为什么吗？”

“我想那做什么。”张星语毫不犹豫道，“爱就爱了，我站到他身边心里都高兴，才没闲功夫想这想那。你要也能让我这么爱你，别说你是个女的，你就是泡屎，我也整天揣怀里。”

“你才是屎呢。”杨楠气哼哼瞪她一眼，“逮个机会就骂人。”

“行了行了，饭菜热好了，桌子也支好了，刚好四个人坐得下，怎

么，你俩还要再斗会儿嘴？”余蓓探头进来，颇为无奈地说。

杨楠一挑眉毛，起来往外走去，“还说去帮忙呢，最后啥也没干。”

“你……”张星语气得一跺脚，明知道杨楠是故意的，却无话可说。

“让你说我菜。”杨楠笑呵呵往桌边一坐，先占住了余蓓对面，这么一来，剩下俩位子隔桌相对，张星语怎么也不可能和赵涛挨住。

张星语走到桌边就发现了这一窘境，登时皱起了眉，一股委屈从眼底涌上，恨恨剜了杨楠一眼。

余蓓摇了摇头，起身一让，换到了杨楠的左手边。

结果赵涛端着几个洗好的空碗回来，笑着就往余蓓旁边一坐，把杨楠手边的空位留给了张星语。

张星语扑哧一声笑了出来，赶紧过去一屁股坐下，抿紧小嘴满脸得意。

赵涛装着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一边分碗一边笑道：“吃吧吃吧，好歹也是我出院第一天，大家开心点嘛。”

“就是，开心点嘛。”张星语细声细气帮了句腔，笑咪咪掰开了一次性筷子，发出清脆的一声啪。

杨楠眯起眼睛看了张星语一眼，起来就去了厨房，“既然开心，那就都庆祝庆祝。我前两天就买好了，一直忘了拿。”

说着，她从里面拎出整整一捆啤酒，“来，庆祝赵涛出院，咱们都喝几杯，高兴高兴！”

张星语一捋袖子，毫不犹豫道：“喝就喝，谁怕谁啊！”

赵涛忍着笑去屋里翻出起子，掏了四个纸杯，“我刚出院，随便喝点就行，你们悠着点啊，要是都醉了，我可照顾不过来。”

“醉了的直接睡地板呗。照顾什么。”杨楠推开纸杯，直接放了两瓶在她和张星语面前，“谁让不能喝还要硬撑呢。”

“都没喝呢，你怎么知道是谁该睡地板？”张星语不服气地回瞪一眼，“来啊，别搞什么花招，我喝多少你喝多少，看谁先躺下！”

“赌点什么呗？”

“赌就赌。”她看了赵涛一眼，“你要先躺下，以后晚上赵涛就和我一起睡，余蓓在的时候，她愿意在哪边就在哪边。”

“那你要先躺下呢？”杨楠笑嘻嘻地起掉一个瓶盖，挑衅地斜眼瞄着她。

张星语咬了咬牙，又看了赵涛一眼，也不知道回想了个什么，接过起子就开了自己面前这瓶，举起来咕咚咕咚咕咚一口气灌了满满一瓶下去。

这啤酒是他们这城市本地产的，度数比寻常牌子高些，至于味道也就那样，张星语这么个喝法，可把赵涛吓了一跳。

她喝完把瓶子往桌下一放，手背往嘴边打横一抹，红着脸说：“该你了。我要先躺下，以后……以后只要你想要，我就跟陪赵涛一样陪你！”

（二百九十七）

这话直接把杨楠的斗志燃烧到了极限，要不是血统有问题，估计头发变长变黄发个光绕点闪电妥妥的没问题。

一人三瓶下去，她还唯恐这一捆十瓶啤的不够劲儿，万一张星语量大尿两泡就没事岂不是分不出胜负，嚷嚷着让张星语等会儿，披上衣服就下去院里小卖铺买了一大瓶白的。

张星语也不傻，杨楠前脚出门，她后脚就去厕所抠着嗓子先哇哇吐了一场。

赵涛和余蓓分了一瓶，小口小口喝着，谁也没吭声，安安静静看她们俩各显神通。

杨楠回来后，大概是嫌换了白的还不够快，急着分出胜负，直接一

拍桌子，要求搀着喝。

这俩一看就只听说过这种喝法没实际尝试过，初生牛犊不怕虎二愣子女生不怕吐，咣咣仰脖，没多久，白的就下去了小半瓶，啤酒瓶也空了两个。

“好了！差不多行了，别真喝去医院！”赵涛虽然对酒也不太熟，但总觉得这么下去肯定伤身，看俩女生满面酡红，眼睛都有点发直，赶紧出声阻止。

但醉了的人，从来没有服气的。

杨楠一扫胳膊挡开余蓓，张星语也双手一捧把杯子护到胸前，委屈地说：“干嘛啊，还没分出胜负呢。我要和你睡，我不管，我就要和你睡，我就要，就要！”

赵涛一愣，结果那俩互瞪一眼，又是一杯斗了下去。

然后，胜负就分了出来。

平手。

杨楠啪唧就趴在了桌子上，张星语也几乎同时一歪，险些滚到地上，幸亏赵涛及时把她一搂，抱进了怀里。

这下晚上可乱了套，赵涛和余蓓也顾不上再吃，赶紧一个个抬到床上躺下。

这一顿酒拼得过了头，不一会儿，俩人就先后吐了一通，盆子没全接住，满地都是秽物，屋里的烂橘子味呛得赵涛头疼，赶紧开窗透气。

吐过之后，俩人就跟还在比赛一样，你一句我一句地说起了胡话，有的听不清，有的听清了也没法接茬。听清的里头，有的听了让赵涛心头一暖，有的听了让他鼻子一酸，有几句说完，连余蓓都忍不住叹了口气，拿起毛巾轻轻擦着张星语一副要哭表情的脸，柔声道：“星语，睡吧，睡一觉，就没事了。”

“嗯……赵涛呢……我要赵涛……”她迷迷糊糊伸手在旁边摸了起来，摸了两下摸到杨楠的身上，先是哼唧着靠了过去，结果摸索几下摸

到了杨楠的胸，又哭丧着脸翻过身，“赵涛呢……他去哪儿了……别不要我……别不要我啊……”

赵涛赶紧过去握住她来回摸着找人的小手，柔声道：“我在，你醉得太厉害，我照顾你呢。睡吧，赶紧睡吧。”

她眼睛勉强睁了条缝，跟着闭上，梦话一样断断续续对着他说起了话。

那大都是一些凌乱的碎片，每一句上下都没什么关联，一会儿说起让她恨得咬牙切齿的表哥，一会儿说起曾经自己有多么孤独绝望，一会儿说起追她的男生没有一个关心她的痛苦，一会儿说起不管她好看还是难看女生都会排挤她。

说到最后，就只是在重复着一个类似的意思，能全心全意爱一个人真好。

相比起这边的醉话，杨楠那边就好懂的多。

“操你妈督瑞尔！”

“嘿嘿嘿，张星语，你这回落到我手里了吧？”

“小蓓，我不是故意吃你醋的……我喜欢你，我就是更爱赵涛啊……”

“干你大爷大菠萝！”

“来啊，把胸给我摸摸啊，洗澡时候碰一下就跟我急眼，这会儿……呵呵，还不是随便我。”

“小蓓……我不要赵涛跟张星语睡……”

“妈逼的，怎么又是督瑞尔啊！”

赵涛看着笑到趴在床边捂肚子的余蓓，无奈地说：“过后我就教她怎么用修改器。”

忙活收拾了一会儿地上的东西，看她俩终于安静下来，他松了口气

气，往椅子上一坐，“争争吵吵半天，最后还是咱俩一起睡，她俩并排躺了。”

余蓓抿唇一笑，探头闻了闻，说：“给她俩擦擦吧，身上还粘着吐的东西的味儿呢。等给她们收拾好，咱俩就去隔壁睡。”

“嗯。我……”赵涛挽起袖子，刚要说自己去兑一盆热水，心里突然一动，笑道，“小蓓，你去兑盆热水，我帮她俩脱衣服，这活儿我熟，准比你利索。”

余蓓不疑有他，只当他又犯懒，不愿意干麻烦的活，起身就往厨房去了。

赵涛嘿嘿一笑，望着两个醉态可人的小美女，满脑子飘过的都是有一阵子颇喜欢看的泥醉女系列小A片。

这可是现成的俩，还比女优漂亮。

想了就要动，他立刻过去关好窗户，免得俩妹子着凉再进医院，保险起见，他开开那个破空调送上暖风，跟着就上床忙活起来，三下五除二，就把张星语和杨楠剥了个精光，连小裤衩都没剩下，赤条条并排躺在了床上，只拉过两条毛巾被盖住肚皮。

他正把沾了秽物的衣服挑出来堆到一起，等着一会儿塞进洗衣机，余蓓端着水走了回来。她一眼瞧见这场面，一时间没想到赵涛想干什么，忍不住道：“哎呀，就擦擦脏了的地方就行，你怎么给脱成这样了，是要洗澡么。”

赵涛嘿嘿一笑，拿起盆里一条毛巾拧了一把，擦了擦杨楠的嘴角，跟着在脖子上随便一蹭，就挪到了那团俏生生的奶子上头，用毛巾轻轻磨擦着那颗颤巍巍的乳豆，笑道：“你说她俩醉成这样，还会有生理反应吗？”

余蓓脸上一红，这才知道了他的打算，蹲下拿起另一条毛巾，小声道：“我怎么知道。”

“那你猜。”

“我不猜。”余蓓撅了撅嘴，自顾自给张星语擦了起来。

赵涛一愣，赶忙下床，把毛巾往盆里一丢，过去就从背后抱住了余蓓，轻轻吻着她的耳根，柔声道：“小蓓，这……这你也吃醋啊？”

“也不是……”她微微皱眉，嘟囔道，“我就是觉得，她俩醉得挺难受了，还是……因为你，你就让她们好好休息一下吧。”

“万一真有反应呢？有反应就说明有快感，那舒服一下她们不是休息得更好？”赵涛柔声说道，“小蓓，有你在呢，她们要是真没反应，我还能强奸不成。瞧你把我想成什么人了。”

余蓓默然片刻，才说：“那你小心着点，她们哪里不对劲，你可赶紧停。”

“你也一起来，顺便监督不就完了。”他笑着吻住她的后脖子，双手一拽，就把她裤子一口气扯到了膝盖窝，露出光溜溜的小屁股。

“别……别别，”余蓓赶紧扭身一躲，笑着摇摇头，“你还是先闹她们吧，万一她俩真不舒服，我还有力气帮你一起收拾。”

“哦……那好吧。”他凑近脑袋，还是从她那儿要了一个缠绵湿吻，接着才把衣服一脱，赤条条跳上了床。

床上躺着这俩斗起嘴来，那真是让他插不上话，还是这么喝醉了乖乖躺着，看起来娴静可爱得多，他坐到俩人中间，左边摸摸奶子，右边抠抠小缝，左右都人事不省，肯定不会吃起醋来，叫他心头一派轻松，连胯下那根硬起来的老二，都格外有劲儿。

他搓了搓手，把指头伸进两边嘴唇之间，学着A片里那样来回画圈，想试试看能不能真把她们小嘴撬开。

结果忙活半天，杨楠嘴巴就开了条缝，张星语的小嘴反而闭得更紧，还哼唧了两声。

嘶……他想了想，跳下床站在边上，抱着杨楠往外拖了拖，让她的头仰到床边，跟着伸手捏住下巴，想看看能不能推开。

“赵涛，她迷迷糊糊的，你放进去，就不怕她一口咬住啊。”余蓓赶紧过来拍了他一下，跟着就跟年轻妈妈对着胡闹的孩子一样，无奈地叹

了口气，抱住他的腰蹲了下去，“你别这样闹了，我……我给你亲。”

说着，她的唇瓣，就熟练地夹住了昂起的龟头，不需要手的帮助，就那么蠕动着吞了进去，灵活的舌头，顷刻就让快感传遍了赵涛的全身。

（二百九十八）

“小蓓……诶……好……不……别……不行不行……哎哎……”

赵涛没想到，抱住了他的腰后，余蓓就出尽全力帮他口交起来，她的唇摩擦飞快，她的舌勾舔灵活，凭着长久积累的了解，轻而易举就在他最敏感地带的重点进攻中把他推上了高潮边缘。

他连忙出声，想要往后躲开。

可余蓓抱紧他，探头追了过去，在他即将忍耐不住的时候，准确无误地深埋到他胯下，细细的脖子一挺，喉咙裹住了龟头的尖儿，艰难地蠕动。

于是，他这一股精液，全都别无选择地射进了她的嘴里。

吐出来后，她抿着嘴站起来，一丝浊液从唇角拖下，缓缓流向下巴。她低头抬手擦了一下，咕嘟一声，将嘴里的全都咽下，柔声说：“好了，这样还不舒服么？就别闹她俩了，醉酒本来就难受。”

“好吧。”他只好点点头，过去亲了余蓓一下，但转头把杨楠搬回去后，心里还是觉得就这么啥也不做太浪费这次好机会，便开口道，“小蓓，这俩老是吵吵，你说，要不干脆咱们把她俩摆个做过啥的姿势，这样一夜睡过去，肯定能关系好不少吧？”

余蓓大概是在心里想象了一下，抬手捂嘴笑了起来，“你……你就讨厌吧，小心她俩明早起来打你。”

“她们才不舍得。来来来，你也来出出主意，看看怎么能让她们起来一看，哎哟，以后都不好意思吵架了。”

余蓓想了想，点点头，把他的裤衩递给他，“你穿上，咱们一起

来。”

既然是要造那方面的假，钻一个被窝是基本，赵涛关掉空调暖风，先把杨楠和张星语搬到中间挨住，抖开被子往身上一遮，然后坐在旁边盘算起来。

“小楠喜欢摸胸，给她这个手放这儿。”余蓓倒是先有了主意，把俩人弄成侧躺，正面相对，鼻尖几乎快要碰上鼻尖，重心靠内，身体差不多肩头相抵搭成了一个八字，然后抽出杨楠下面那只手，放在张星语靠下那边乳底，正好压住。

“好，我觉得不错。”赵涛笑呵呵掀起被子，看着里面，搬起张星语一条细长雪白的腿，搭到了杨楠的胯上，跟着搬过杨楠一条腿，插到张星语大腿中间。

余蓓凑过去看了看下体纠缠的造型，拉过杨楠另一只手，小心的托起张星语的大腿根，把那手掌放进去，松开夹住。

赵涛看了一下，觉得还是不够逼真，起来从抽屉里翻出一堆道具，挑了几样杨楠爱用的，连着一个皮裤衩，放到了两人的枕头两边。

余蓓倒是细心，拿起皮裤衩上的双头龙看了看，挪到床边把裤子往下褪了一些，伸手在自己的小豆豆上揉了一会儿，然后把两头分别放进去润了一润，这才抽出放到杨楠枕边。

赵涛捂着嘴笑得脸都红了，指着余蓓小声说：“你可真行。”

余蓓轻笑一声，颇为无辜地说：“是你出的主意，我就是帮忙而已。”

“那你看看还有什么细节需要注意一下吧。”赵涛干脆套上衣服往旁边一坐，“越真越好。”

余蓓想了想，趴下往杨楠的脖子边、乳房中间和张星语的肩头、锁骨上面留下几个吻痕。跟着她绕到后面，小心翼翼地撑开张星语的屁股，吐了点口水抹在杨楠的手指上，轻轻塞进了张星语热乎乎的小穴眼儿里头。

杨楠嗯嗯哼了两声，竟然还主动往里挖了挖，张星语被这下挖的似

乎有了反应，咕哝了一遍赵涛的名字，把脸主动埋到了杨楠的胸中。

没想到余蓓觉得这样还是不够，下床去厨房倒了杯温水，打个鸡蛋把蛋清加了进去，搅和均匀，回来上床，用手指沾着，一点点抹到了那俩女生的大腿根上，抹得连半边屁股蛋上都是。

“好啦，大功告成。”余蓓忙完，还不忘把杨楠和张星语的头发弄乱，跳下床笑呵呵地说，“这下她俩要是真醉到断片，明天醒了就好玩咯。”

赵涛自己绕着圈看了看，反正他要是刚进门，绝对会认为这俩刚鸯鸯蝴蝶梦了一把，“还是你细心，这下咱俩不说，她们估计自己也觉得搞过了。”

“呐，这你就不用担心她们老不肯在一块的问题了吧。”余蓓笑吟吟地说，“女孩子的事情嘛，有一就有二，有二就有三。”

赵涛有点担心地说：“那要是她俩知道后生我气呢？这.....会不会玩得有点过啊？”

余蓓低下头，伸手拉着他往隔壁走去，“那.....咱俩可以串好供呀。赵涛，你忘了吗，只有咱们俩知道的秘密，那你和我的说法，就是真相。”

赵涛点点头，笑道：“行，那咱们去睡吧。明早估计有热闹看了。”

他一直挺发愁怎么把张星语和杨楠哄到一张床上，既然余蓓准备帮他一起撒这个谎，那.....就让他们的说法，成为事实吧。

一夜过去。

早晨天刚亮不久，赵涛正活动被余蓓枕麻的胳膊，就听到了隔壁张星语一声无法克制的惊叫。

“这.....这是怎么回事！杨楠，你、你给我起开！”

（二百九十九）

赵涛和余蓓忍着笑匆忙套上衣服，先后绕过去开门进屋，明知故问道：“怎么了？这是怎么了？”

杨楠还没完全清醒过来，她大概是迷迷糊糊觉得怀里有个精赤条条肉白粉嫩的姑娘，只当是余蓓，姿势又那么顺当，直接亲着张星语就搂住又抠又挖，腿也在她胯下来回摇晃乱磨乱动。

张星语本来还哼唧着挺享受，后来两团肉滚滚的奶子顶到了胸口，登时心里一凉，跟被一盆冰水兜头浇下来一样，这还有不醒的。

赵涛赶紧上去，双手一抱把明显真动怒了的张星语往自己怀里一扯，拉过半条被子盖在她身上，柔声说：“好了好了，别生气啊，昨晚你喝醉了，非要愿赌服输，也不能怪小楠啊。”

杨楠揉着脑袋盘腿坐起来，低头看了看自己身上，扭头看了看两边的玩具，拿起皮裤衩闻了一下，垂手摸了摸自己大腿根，皱着眉嘟囔道：“不会吧……这么好的事，我竟然醉到没记住？”

“好……好什么啊！”张星语都快哭出来地喊了一声，低头看身上多了吻痕，摸摸腿间像是什么玩意干了一样有点发紧，阴门嫩肉里还残留着杨楠手指头的感觉，委屈地往赵涛怀里一拱，“你……你为什么不管我？”

赵涛看了余蓓一眼，柔声说起了早已经串好的口供：“我俩没有不管啊。你们哇哇吐得满地满身都是，不就是我和小蓓累巴巴收拾的。可刚给你俩擦完身子，你俩就先后起来，非要把之前喝酒的赌局分个胜负。”

余蓓点点头，噙着笑道：“可我俩都见证了，你们几乎是一块儿倒的，应该算平局，不分胜负。”

赵涛拍着张星语的后背，柔声道：“我说回头干脆重新比，可你又不干。”

余蓓拿衣服过来递给杨楠，笑道：“对啊，你为了能跟赵涛一起睡，非说平局了，就把赌的都兑现了。”

“所以以后正常情况下我就跟你一起睡觉。”赵涛一本正经说，“小

蓓高兴跟咱们挤还是跟杨楠一块随便她，而你呢，只要杨楠想要，就跟陪我一样陪她。”

张星语扭过头，显得颇有点后悔，可她大概觉得自己的确办得出这样的事儿，只好哭丧着脸说：“那……那我就……就被她……被她那啥了？”

“对啊，你嚷嚷着非要昨晚就开始算数。杨楠就说那咱们上床吧，我这会儿就想要。”赵涛抬手蹭了蹭发痒的鼻尖，柔声道，“然后……你就脱光豁出去一样陪她了。”

余蓓端了两杯水过来，分别递给她们，“可你俩醉得实在厉害，赵涛看得正高兴，都脱衣服准备加入了，你俩哼唧一会儿，缠到一块跟麻花一样睡了。害得他昨晚又来缠着我好半天。”

严丝合缝，有理有据，人证物证现场俱在，就算这俩肚子里还有什么疑问，也没话好说，而且，杨楠和张星语其实都算是得了好处，俩人互相看了一会儿，不约而同哼了一声，各自爬起来穿自己的衣服。

杨楠踩住拖鞋一提裤子，笑道：“昨晚不记得没关系，星语，咱俩今晚再来啊。”

张星语抿了抿嘴，瞥一眼赵涛，唇角微翘，也颇为得意道：“来就来，反正以后小蓓走了，你晚上就孤枕难眠去吧。看谁赚！”

杨楠一眯眼睛，凑过去就先抱住张星语的脑袋吻上去，狠狠亲了一通，才被她推开，一抹嘴巴笑道：“无所谓啊，你俩睡隔壁，我爽了之后还能玩电脑，自在得很。说不定没赵涛捣乱，我今天就把那王八蛋督瑞尔干了呢。”

赵涛抬手帮张星语擦了擦嘴，轻轻一吻吻掉她一脸不适应的嫌弃，柔声说：“那，都收拾收拾，咱们四个一块出去吃早饭，吃完往市里新区那边逛逛吧，小蓓上次就没转几个地方。”

余蓓赶忙说：“我没关系的，反正下半年就考过来了，有的是机会。”

杨楠看着电脑，摩拳擦掌道：“我不饿，酒劲儿感觉都还没过去

呢，不行你们转，我再试试那个亚马逊，小马尾辫还挺好玩。”

“那我去。”张星语马上就毫不犹豫地说，“我这就去收拾一下。”

赵涛拍了杨楠屁股一把，笑道：“都去，我难得提起精神主动陪你们逛街，这么不给面子，小心晚上我收拾你。”

她一扭屁股往他手上撞了两下，“收拾呗，我不是老被你收拾么。”

余蓓轻笑着摇了摇头，“那我也去换衣服了。”

杨楠只好打开衣柜，不情不愿地说：“成成成，我去好了吧。别落我一个人在家。不是……咱们这样四个人招摇过市，行不行啊？”

“四个人反倒没问题吧。”赵涛想了想，说，“咱们走一块，别人肯定只当是同学一起出来逛。”

“这倒是。咱这情况，跟人说估计都没几个信的。”杨楠掏出利索的运动服，当场就脱衣服换了起来，扭头一看赵涛正盯着自己，左右晃了晃腰，突然凑近道，“喂，你老实跟我说，我昨晚到底得手了没？我怎么……里头没滋没味儿的，不像用过那裤衩的感觉啊。”

“你是准备追究这个呢，还是准备以后跟星语好好‘相处’呢？”他一横眼，委婉地回答。

“喂，我还把你睡觉的地方给输了呢，你当我真的很赚啊？”她皱眉用指头戳了他一下，“回头我非好好从她身上要回来不可。”

“你加油。”赵涛隔着背心往她奶子上捏了一把，摸出手机走去了阳台。

既然决定有点男朋友的自觉，那别的准备也不能漏了。

关好门，他给父亲打去了一个电话，说余蓓五一过来玩，他的生活费不够了，几门过级都要报名有报名费，补考挂科的还有补考费，不打钱就没得花了。

父母知道他在这边外头租房住开销大，估计也是对没办法好好管他和祸害了人家余蓓心怀愧疚，也没多问，就一口答应下来，马上去找最

近的银行，先给他打两千过来。

他收起手机，盘算了一下自己卡上的余额，加上这两千，应该差不多了。

啧啧.....女朋友啊，看来还真不是多多益善。

（三百）

下出租车后，赵涛第一时间去柜员机看了一下，发现钱到帐后，直接先取了一千五出来。

天气渐渐热了，正是女孩子们备新衣服的时候，这会儿商场里头夏装早都上满了货，他寻思着，怎么也应该好好表示一下自己的心意。

给杨楠买七分裤的时候，张星语的表情看起来还有点不高兴，但等到一起给余蓓转了双可爱的小凉鞋后，她的眼里就换成了满满的期待，等到赵涛说想给她转一条新裙子，登时就笑开了花，一个柜台一个柜台看得格外认真。

最后，备选的几件里，赵涛亲自拍板了一身水红连衣裙，无袖灯笼肩，收腰小系带，没多余的花纹。

但价格足足近四百块，比前两个人买的加起来都贵一些，这让张星语有点踌躇，小心翼翼地打量着余蓓的表情，轻声说还是换一件吧。

“这你就不懂了吧，新来的总是比较受宠嘛。”

杨楠及时甩来一句风凉话，张星语扭头跟她斗了几句，赵涛那边就已经让服务员开票，拿着付款去了。

“没事，我不生气。”余蓓看着赵涛乐呵呵远去的背影，表情颇为微妙地说，“我还挺感谢你的，星语，有你之前，他可从没这样过。”

赵涛回来，张星语眉开眼笑地拎着东西，提起余蓓那句，顺口就问起了赵涛，他以前对女朋友什么样。

赵涛夸张地叹了口气，用没几分掺假的诚恳口气说：“我以前被小

蓓惯坏了，有点不懂事儿，觉得你们对我好都是应该的。以后.....我绝不这么想了。你们肯一起爱我，就是我天大的福分，不惜福，可是要遭报应的。”

杨楠点点头，“就是，不然会有红衣女鬼追着吓死你。”

“杨楠！”张星语一跺脚，说，“再这样小心晚上我要赖！”

“你赖我就赖，到时候我把赵涛捆我床上，你爱来不来。”杨楠揣着兜笑道，“反正我也爽过了，看谁亏。”

赵涛笑呵呵看着，心想，这种不动真火儿的斗嘴，其实也挺有趣的。

他也明白，这勉强的三角形稳定结构已经是他能控制住场面的极限。

不管孟晓涵还是金琳中的谁，只要加进来，这个框架就会很快承受不住，彻底崩裂成一地碎片。

余蓓一直都没事，他已经相信锁情咒害人的效力并不如那老道说得那么夸张，他觉得，只要努努力，好好珍惜眼前，这种令人羡慕的生活，一定能好好持续下去。

晚上回去，张星语一时兴起要做炒面给大家吃，三个小妮子嘻嘻哈哈凑到了厨房里，余蓓说要学，杨楠说要捣乱。

趁着这个机会，赵涛翻出了抽屉里所有的加料糖存货，抓在手里走去厨房，笑着捧到她们面前，柔声说：“我都忘了，还有几块奶糖巧克力呢，再不吃就坏了，你们分了吧。”

看着她们三个你一个我一个抢着放到了嘴里，赵涛接过她们剥下的糖纸，转身蹲到垃圾桶边，缓缓揉搓成一团，丢了进去。

他想，以后如果没什么意外，应该不需要再做这种东西了。

至于下学期那些漂亮可爱的小学妹们，就当作没看到，放生了吧。

手上还攥着孟晓涵跟金琳两个人的情丝，他觉得，实在已经足够。

“干嘛，垃圾桶里长虫子了？”杨楠好奇的蹲下到旁边，“你看什么呢？”

“没，想了点事儿。”他扭脸亲了她一口，笑着站起来。

“我也要！”张星语马上扭头，指了指自己的嘴。

他立刻吻了过去。

没亲一会儿，就听余蓓一声惊叫。

“星语，这个.....这个是不是糊锅了啊？”

（三百零一）

“为啥就用铲子翻几下也会糊的啊.....”等到余蓓去洗澡，杨楠贼兮兮跟着进去，张星语才一边洗碗，一边对身边陪她的赵涛小声抱怨，“余蓓一点都不会做饭吗？”

“天生不是那块料。”赵涛搂紧她腰，把下巴搁在她肩头，笑着说，“她跟我一起两年多，弄坏我家四个锅了。”

“杨楠好像也不太会吧。”她的语气中带上一丝得意，白白的小手在盘子上灵活移动，冲洗着洗洁精的泡沫。

“嗯，不太会。”

“那我好好学。”张星语低头笑了起来，“到时候家里就我一个人会，杨楠再得罪我，我不做给她吃，让她饿着。”

“那她肯定报复你，晚上盯着你吃，吃到你下不来床。”

张星语把盘子收好，洗了洗手，小声问：“赵涛，那个.....昨晚我和她，唔.....我和她那样的时候，看起来舒服吗？”

赵涛寻思了一下，估摸估摸可能的结果，把她先抱到怀里，然后说：“她看着挺爽，你嘛.....好像是没跟我时候那么舒服，不过起码比你自已摸自己的时候应该快活一些。”

她心里跟放下了什么大石头一样，轻轻吁了口气，往他脖子上咬了一口，“我就知道，我只有跟你在一块的时候才最舒服，舒服得跟上天一样。”

“那一会儿她俩出来，咱俩一起进去洗？”他笑咪咪地把手滑下去，轻轻罩住了她紧凑的臀瓣。

“她俩不会有意见吧？”她喜滋滋一抬头，摆明一副“有意见我也要”的表情。

“这不是为了早点洗完，大家早点一起开心嘛。”他揉了揉她的屁股，直白地说。

“要……一起吗？”张星语似乎有点忐忑，“我有点慌哎……”

他凑近她耳朵，笑嘻嘻道：“怎么，怕自己不如杨楠漂亮啊？”

“诶？”她一愣，马上一撇嘴道，“装傻，你明知道我怕不如的是谁……”

“我觉得你们都很好看啊，各有各的美，这有什么好怕的。杨楠以前是个假小子都没你这么心虚。”他搂着她往屋里走去，“洗完澡你再看，实在觉得不好意思，那不行你就回隔壁，反正杨楠把我输给你了，晚上我最后肯定是过去抱着你睡。”

“哦……”她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接着扬起笑脸，道，“反正她们还正洗着呢，我试新衣服给你看好不好？”

“在商场不是试过了么？”

“不一样。”她喜滋滋打开袋子，掏出那件连衣裙，跟这辈子就收到过这一件礼物似的捧在怀里，走到床边放下，背对着他脱下身上的衣服，只留下内衣后，她犹豫了几秒，又抬手解开了胸罩，裸露出娇俏坚挺的乳峰，接着，才把那件裙子穿在身上。

然后，她甩掉拖鞋爬上床，赤着脚站在床上，拎起两边的裙摆一提，露出了纤细匀称白嫩光滑的小腿，“好看吗？”

乳儿尖尖，在薄薄的裙子上顶住了诱人的两点，光从上而下灌入，

打亮了她裙子中包裹的曼妙曲线。

他点点头，觉得裤裆里的空间正在迅速减少，诚心地说：“好看。真好看。”

“这样呢？”她咬唇笑着，突然跳舞一样旋转起来，裙摆随着她的动作飞扬飘起，露出了下面交错踩动的赤裸双腿。

毕竟苦练了臀部的曲线，双腿不可能毫无变化，这样用力的时候，已经可以清楚看到她大腿的肌肉在滑嫩的皮肤下紧绷，弹动，洋溢着青春逼人的诱惑。

“好了好了，小心头晕。这样好看，比刚才更好看，看得我都硬了……”他赶忙走近床边，唯恐她转晕了一头栽下来。

“讨厌，就知道想这个。”她娇笑着往他身上倒去，让他顺势抱了个满怀，往他肩头一靠，软软道，“晕就晕吧，反正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本来就总是幸福到晕淘淘的。这么天旋地转，自己稳不住自己，只能全交给你的感觉，我可喜欢着呢……”

听着那边厕所传来开门的声音，估计那俩已经洗完，赵涛笑道：“那……我就扛你进去洗澡？”

她撒娇道：“不要，我要抱着去……”

结果，看着赵涛把张星语公主抱抱去厕所的杨楠故意笑着一搂脸蛋红扑扑的余蓓，大声道：“小蓓，咱也得学学撒娇了，这门技术不练上来，好吃亏啊。”

觉得占了便宜的张星语也不回嘴，乐呵呵搂着他的脖子，晃着小脚丫被抱了进去，心满意足。

肯定是存着在洗澡时候把想要的都要了，出去后就能安心躲回屋里等睡觉的心思，进去一脱光衣服放好开了水，张星语就娇喘着贴了上来，光滑的身躯随着温热的水流缓缓上下移动，小手看着跟要帮他洗澡一样，可实际摸来摸去，就是不离他胸前的乳头。

等到关水打上沐浴露，她满是泡沫的身子就更是滑溜溜地在他背后蹭得更加起劲，尤其是两颗已经硬起来的乳头，从脊梁骨两边划拉下

去，划拉上来，真是撩得两串麻痒一股劲儿，齐齐钻进了鸡巴根。

“看来你是不想好好洗澡了，对吧？”他本来就不禁撩，下边一硬，哪儿还有认真搓的心思，一转身就把满身沐浴露的她抱在怀里，往对面墙上压过去。

“先.....先要我一次，然后再洗好不好.....”她轻轻哼着，背后靠住了凉飕飕的瓷砖，也不说躲，反而就那么稳住姿势，抬起了一条细长的腿，勾在他的腰上。

“那你湿了吗？”他喘息着凑过去，手摸上她，哪儿都是沐浴露的沫，滑溜得捏不住，手上都是，也不敢去摸下面。

“没事.....”她踮起脚，帮他找更顺畅的角度，“就是没湿，你进去也就湿了，真的。”

他点点头，稍微沉下腰，往斜前方她迎过来的胯顶上去。

那软软的嫩肉果然还没有充分湿润，不过已经足够他勉强挤入。

即使是这样被一点点润滑挤开插入，跟余蓓曾经冷感的时候相差无几，张星语依然满面桃红，丝毫看不出难过，双手勾着他的脖子就把嫣红的小嘴凑过来，急不可耐地索吻。

他稳了一下姿势，这个抬着一条腿的站立体位看A片里表演挺性感，可自己实际干起来就觉得不是很舒服，她的耻骨努力上扬，依旧有压住他阴茎的别扭劲儿，老二在里面出入，就跟被小棍扛着中间一样。

但看她十分陶醉，接吻之后更是迅速进入状态，没十几下，小洞里面就湿得跟满身打了沐浴露的地方一样，他也不好叫停，只好架着她抬起的腿，奋力冲刺，先把她送去高潮一次，再换体位。

可她不喜欢不能接吻的背后位，按他要求扶着盖好的马桶掀起屁股，就一直扭头有点焦躁地看着他。他只好伸手过去，让她含住指头又舔又吮，算是姑且对付了过去。

最后，她还是换到了马桶盖上半躺，双脚缠着他的腰，双手搂着他的背，和他吻在一起，子宫颤抖，花心吸满了精液的灌溉，欲仙欲死地泄了。

让她坐在马桶上靠着水箱回回气儿，赵涛拿下花洒帮她上上下下洗了一遍，冲干净自己手指，顺便帮她里里外外也洗了一遍。

她含着笑，故意用下面的嫩肉夹了他指头两下，然后强打精神站起来，又让他坐下，反过来给他好好洗了一遍。不光用手，还用嘴。

那小舌头在身上滑来滑去的美妙滋味，让他不自觉就想起了以前看的野史，好像哪个皇帝就是老让宫女用舌头给他洗澡，打的旗号是延年益寿。屁，根本就是太爽了好吗。

磨磨蹭蹭洗完出去，张星语还是穿着那身新买的红裙子，感觉恨不得穿到被窝里睡觉。

杨楠已经坐在电脑前奋战，余蓓倒是上了床，正靠着床头看书。

听到俩人过来，杨楠头也不回笑道：“张星语，你又吃独食儿了吧？说，爽了几次。”

“不告诉你。”张星语笑咪咪走到镜子前，拿出自己带的护肤品往粉莹莹的脸上喷了喷，轻轻用手拍打，“再说了，我跟他在一块的时候，人都快美得死过去了，哪儿还有心思计数啊。”

杨楠盯着屏幕没吭声，过了没一会儿，她的亚马逊就带着同款佣兵死在了沙漠上满天丢闪电球的甲虫群旁，她一推键盘站了起来，看着镜子前面一边抹脸抹手一边美滋滋回味的张星语，咧嘴一笑，大步走了过去，突然就搂过去，把双手笼罩在红裙子下再无遮挡的乳房上。

“诶？你.....你干什么。”张星语吓了一跳，赶紧叫道。

“别忘了赌约。”杨楠舔了舔嘴唇，绕过她小腹的手，直接掀起裙子钻进了胯下，“我现在就想要你了。”

“你、你不先陪赵涛吗？”张星语有点慌神，赶忙把手里的东西放下，抓着她的胳膊就想转移目标。

“不用啊，他有小蓓呢。”杨楠一口亲在她耳根上，看她一缩躲开，兴奋地说，“小蓓陪他，你陪我，你说，咱们是在一块儿来呢，还是分开屋免得互相打扰？”

张星语紧张地连眼睛都不知道看那儿，最后求助一样地望着赵涛，伸手拉住了他的衣袖，“我.....我要赵涛在这儿，赵涛，你别走。我.....我害怕.....”

“放心，我不走。”他过来，深深吻住了她，然后，在她背后给杨楠比了个O K的手势。

杨楠微微一笑，一伸手，就把那红裙子从张星语的身上扒了下来。

白生生的裸体，顿时失去了所有的防御。

张星语伸出手，似乎想把脚边的裙子捡起来，好好放在一旁。

但杨楠却拉起了她的胳膊，开始亲吻她敏感的腋下。

还好，赵涛发现了她这点小心思，弯腰捡了起来，拍了拍，放在了旁边的桌上。

她这才吁了口气，低头看了一眼已经绕过来含住自己乳头的杨楠，咬了咬唇，认命一样地闭上了眼。

赵涛推了杨楠一下，抱着她俩往床边靠过去。

余蓓放下书，乖乖挪到里面让出了位置。

她抱着膝盖坐在那儿看着被杨楠和赵涛两面夹攻，转眼就娇喘吁吁的张星语，目光，渐渐变得朦胧而湿润。

她没有置身事外太久。

很快，赵涛就把她拽到怀里，一口一口，用嘴巴解开了她的睡衣。

碍事的衣服很快就全都被清理到床以外的地方。

四具一丝不挂的肉体，就这样开始交错点燃彼此的欲火，拉开了充满青春躁动的夜晚，那由真实的荷尔蒙与虚妄的爱情编织而成的幕布。

愉悦的呻吟，娇媚的喘息，如同伴奏一样，跟着响起。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六十一）

嗯.....这章貌似没什么好说的。

啪啪啪啪啪啪啪.....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零二）

一开始，张星语就是最紧张的那个。

除了澡堂子里，她显然不习惯在赵涛之外的人面前裸露身体，并被肆无忌惮地亲吻、抚摸。可她愿赌服输答应了杨楠，没办法抵赖，看着赵涛一脸兴奋，更不忍心扫了他的兴，只好往他那边爬了爬，在他身上摸来摸去，试图让心爱男人身躯的触感，缓解心里的抵触和不适。

“星语，做都做过了，又不是头一回，还这么绷着干什么。真一点都不舒服吗？”杨楠的嘴唇一直盖着张星语的乳晕，用舌尖在娇挺的蓓蕾上拨弄不休，连说话也不舍得离开，细长的手指二并成一，早忍不住钻进了张星语柔嫩的蕊心之中，熟练地刺激着只有女人才最了解的敏感点，“要不舒服，你怎么湿了？”

“我.....我自己摸也会湿啊。”张星语不甘心地反驳道，“再说.....呜.....再说我和赵涛亲嘴了，他亲我.....我.....我就浑身舒服.....”

赵涛正温柔缓慢地抚摸着余蓓尚未完全松弛舒展的娇躯，听张星语这么一说，挪了挪位置，一边继续爱抚着眯起眼正颇为享受的余蓓，一边凑过去低下头，一口吻住了张星语的嘴。

“嗯嗯.....”张星语欣喜地呻吟一声，立刻用嫩嫩的小舌卷住了他的舌尖，恨不得打上个死结，永远不要解开。

杨楠抬眼一笑，手指突然往深处一钻，贴住张星语内部微微隆起的亢奋点，猛地就是一阵狂挖。

“呜？唔……呜呜——”张星语马上就夹紧双腿，只可惜不舍得放开赵涛的嘴，仅能小幅度摇头，酥软无力地用哼声抗议。

赵涛存心想让张星语突破对女生之间玩法的心理障碍，抱着余蓓就往张星语身边拖了一下，跟着突然撒开嘴，转而退到了床边。

余蓓跟赵涛之间早就是一个眼色就够沟通的默契，当即双手把张星语略显惊慌的小脸一捧，柔声道：“星语，你真的好漂亮呢……”紧接着低头一吻，用自己柔软的小嘴堵上了她的。

赵涛看了一下张星语臀部的位置，双腿半悬在床边，正是个不错的绝佳机会，马上伸腿把碍事的椅子板凳全都踢开，亮出了空空旷旷的地面。

这种普普通通水泥地，落个湿印子上去还是很明显的。

杨楠斜眼看了一下，心领神会，抽出手指把已经湿透的小穴让给赵涛，自己一门心思对张星语娇巧可爱的乳房揉捏舔吮。

发现自己不知不觉成了摆在餐盘上供人分享的美肉，张星语心里更慌，可余蓓她不敢推开，杨楠她不能耍赖，正不知道赵涛在哪儿的时候，就觉胯下突然一暖，身上多出了第三张嘴，那条熟悉的舌头长驱直入，扒开了最羞耻的缝隙就是连番搅动，让她当即就连心都化了大半，终于闭上眼睛放松下来。

而且，赵涛正式参与进来后，她的熊熊爱火被点燃，多出那两个女生的刺激，她终于也豁出去放开心防，随着亢奋起来的激情试探着予以回报，她反把舌头顶入余蓓的小口，在里面尽情地钻探，同时伸出手，报复一样用力捏着杨楠的乳房和奶头。

杨楠也不吭声，张星语捏得一疼，她就笑嘻嘻在张星语的乳头上不轻不重咬一口，两三次下来，张星语就知道什么叫手指别不过牙齿，乖乖给她轻柔爱抚起来，爽得她眼睛里都快淌出水来。

赵涛蹲在床边地下，先是捧着张星语的臀部温柔舔吻，结果她的快

感来的太急，不自觉就把两条大腿夹了过来，他干脆抓住她的双脚，往上一推，让湿润的花蕊彻底袒露在眼前。

随着舌头的动作，他清楚地感觉到掌中的细长脚丫因为快感而不自觉地用力，足弓时而蜷曲，时而舒展，脚趾时而缩紧，时而上翘，时而张开，真的好似与小穴连接在一起，也被舔出了反应似的。

望着眼前这原本多毛的蜜桃，如今成了光溜溜的白板小穴，赵涛不自觉地亲吻得更加认真。

此刻的三个女孩，余蓓在他粗暴的强奸中失去了处女，杨楠半推半就在一场谋划里丢掉了初夜，而张星语，更是在不知多么绝望的心情下牺牲一样地主动坐下在勃起的肉棒上，让他冷酷的欲望钻透了她脆弱不堪的防线。

那本该是在柔情蜜意的晚上，或情不自禁，或水到渠成，用来留下无比美好记忆的东西。可却因为来得太过容易，就那样，被他挥霍掉了。

一生一次，三生，也不过三次。

没了，就回不来了。

他嗅着张星语饱满蜜裂中充满情欲的味道，舌头不断地尝到爱蜜微微发咸发涩的口感，这成熟的性器，已经饱尝过交欢的美好，青涩与稚嫩，都在一次次精液的洗礼中彻底消失。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弥补，也不可能弥补得上。

他惟一能做的，也就是好好照料她们各自的伤口，以力所能及的回报，滋养她们容易满足的渴求而已。

舌尖突然传来被嫩肉包裹圈住的感觉，他用力往里顶了顶，膻口却收缩的更加厉害，很快把他本就无法深入的舌头推了出来。

张星语高潮了。

她愉悦的呻吟被余蓓堵住而变得犹如哽咽，她翘起的乳头被杨楠左右照顾而胀到好似肿起，她充血的下体流淌出她心底的甜蜜，双腿的每

一根肌肉仿佛都在表达着快乐的情绪。

张星语的高潮充满了情欲的感染力，余蓓吻着她，手已经忍不住放在了自己小巧的乳房上，捏着嫣红的花苞微微搓动，杨楠更是拉住张星语的放在了自己胯下，黏滑的汁液，转眼就染透了张星语的手指。

赵涛已经硬得发痛，可他还是忍住了。

他想看张星语和杨楠到底谁喷得比较远，而刚经历过普通高潮的张星语，正是最适合潮吹一次的时候。

他喘息着站起来，在张星语充满期待的目光中，伸手拿过了旁边桌子抽屉里的按摩棒。

余蓓趴在张星语的上半身，两人的乳房挤压成四团，乳头彼此摩擦，碰撞，而四片花瓣一样的嘴唇，依旧紧紧地贴合在一起。

杨楠换去了更靠下的位置，她半蹲半坐压住了张星语的腰，把她高潮后还绵软无力的双脚拉起抱在了胸前，悠然一根根吮着她的脚趾，舔着她的脚背，脚心——赵涛教会她的事情不少，甚至包括被余蓓勾引出的对脚的喜好。

而赵涛就蹲在侧面，一手握着按摩棒绕进张星语的大腿之间，轻压着敏感的阴蒂缓缓绕圈。而另一手，正用已经很熟练的方式，用力摩擦阴道上壁那敏感的区域。

“唔……呜呜……”

张星语扭动着，可双手除了余蓓的身体和杨楠的屁股，什么都摸不到。

“呜唔——唔、唔！”

张星语脚向内勾起，小腿因为用力，腿肚上提内收，而显得更加纤细。

“嗯！嗯嗯！嗯嗯嗯唔……呜呜——！”

甜美的震颤从赵涛的指尖瞬间席卷全身，张星语的臀部猛地一挺，

从床上弹起了几厘米。

旋即，就在赵涛亢奋的视线中，一道微微发白的液体，有力地从膻口上方更小的洞口喷射出去，远远落在了地上。

赵涛马上拿起电脑桌上的笔，跑过去蹲下，在最远的痕迹上，用力划下一道，描粗。

他抬头看了看和床之间的距离，暗赞了一声，好样的，这都快有两米远，几乎喷到墙上去了。

杨楠，这可赢不了吧？

（三百零三）

杨楠毫无疑问是在淫靡的气氛中沉浸得最彻底的那个，看到张星语在绝顶的喜悦中喷射了阴津出去，她抱紧了怀里的两条腿，一身雪白的皮肉都亢奋到发红，微微离开张星语小腹的臀部下，泛滥的爱液都拖起了晶亮的银丝，在那肚脐的凹窝里留下了一汪淫汁。

简直就像她自己也跟着高潮了一次似的。

“星语好厉害，真棒。”赵涛过去侧躺到张星语身边，揽过她的头，抱进怀里，轻柔地抚摸着她正在逐渐松弛的身体，感受着那快乐余韵带来的间歇战栗。

“什么啊.....我怎么了？”张星语还没从刚才头尾衔接的两次高潮带来的享受中彻底清醒，迷迷糊糊地问。

“说你刚才喷水呢，喷了好远。”杨楠嘿嘿一笑，用手揉了揉张星语的小豆，往下一掏，缩回来闻了闻，“没味道，是真喷了。确实挺厉害，又多又远，小蓓是肯定比不了了。”

余蓓正侧躺在赵涛背后观察着张星语的样子，一听这话，轻笑道：“这我可不如你们两个，我和赵涛在一起的头一年，都没怎么彻底湿过。要比，还是你俩比吧。”

赵涛顺水推舟一扭头，“怎么样，小楠，你要不要来试试看能比她

远吗？”

杨楠起身，蹲到床边看了看画的线，舔了舔嘴唇，似乎在考虑。

张星语手肘一撑坐起来，她看了一眼地上的水痕，和最远处画得那道明显痕迹，顿时羞耻地拍了赵涛一巴掌，娇嗔道：“你……你弄这个干嘛啊。”

“看看你跟小楠谁厉害呗。”他笑吟吟抓住张星语的手，含住指头舔了几下，“你不想赢过她吗？”

她红着脸瞄了一眼，扭身爬到了余蓓身边，搂住贴到了一起，“那该杨楠了，我要看她，看看她能滋多远。”说着，就跟讨好余蓓一样，她凑过去轻轻舔着余蓓的耳根，小手也学着去揉上了余蓓的乳包。

余蓓嚅了一声，往后靠近张星语怀里，小小的舌尖抵在唇缝中间，也挺有兴趣看好戏的样子。

杨楠生怕射到一起分不出胜负，刻意往旁边挪了一个身位，然后在床边悬着半边屁股躺下。

“不对不对，你耍赖！”张星语马上叫着抗议，“你看床上的褶儿，我刚才屁股可没伸到床外头，你往回缩缩。”

杨楠扭脸又好气又好笑地看着一脸红晕的张星语，“又没个奖励，你这么认真干嘛？”

“比就认真比，你耍赖比我厉害，算什么本事。”张星语指着床，“退到这个位置才行。”

“好好好，”杨楠往后挪了挪，跟着一斜满含情欲的眼睛，笑道，“那……为了公平，也该你们仨一起帮我啊。不然我都不如星语那么爽，肯定喷不了那么远，输了也不服哎。”

余蓓微微一笑，拉住张星语的手，柔声道：“走，去帮帮小楠。”

“她就坐我肚子抓我腿来着，那我也坐她。”张星语不情不愿地挪过去，就想抢占安全的地方。

结果杨楠才不给她这个机会，双手一伸就把她抱到了怀里，搂住她头往自己眼前一凑，用力吻了上去。

“嗯嗯！嗯唔！”张星语明显还想抗议，但看余蓓已经坐到杨楠下身边，用小手轻柔抚摸着她的大腿，只好颇不甘心地伸手握住杨楠的乳房，轻轻揉弄。

被两个漂亮姑娘在身上亲吻抚弄，杨楠的欲火顷刻就燃烧到熏红了脸，忍不住伸脚勾了勾在旁看戏的赵涛，嗯嗯呜呜地催了两句。

赵涛笑着点点头，依样画葫芦蹲到床边，举高杨楠的双脚，对着她早都湿透的耻丘轻柔地舔吻上去。

正常做爱的情况下，张星语的敏感度显然最高，比正值情欲上坡路又被丈夫放置不管的于钿秋还要凶猛泛滥。但在有女生加入帮忙的情况下，杨楠相当于得到了双倍刺激，快活得犹如立地升仙。

不过三分钟，痉挛的膻口就跟要锁住赵涛的舌头一样猛地一紧，余蓓舌下轻舔的脚掌，也随着愉悦的呻吟朝天伸直，仿佛要用脚尖去蹬穿家里的天花板，美妙无比地泄了一次。

赵涛趁热打铁，拿过按摩棒，手指先挤开收缩的嫩肉就位，挖上十几下等里面渐渐松弛下来，恢复成充满弹性的娇软样子，就对准了自己从包皮里露出头来的阴核，把开到最大档位的按摩棒，用力压了上去。

他知道杨楠就喜欢凶猛强烈的刺激，不需要搞什么循序渐进。

果然，余蓓背后，杨楠似乎放开了张星语的小嘴，酣畅淋漓地喊道：“好……好舒服……啊啊啊、太……太爽……了……用力……赵涛……用力。”

张星语趁机脱困，扭身就爬到了床边，瞪大眼睛看着杨楠的下体，盯住了蠕动的嫣红肉裂中赵涛飞快挖掘的手指——就像是，正在凭此来猜测自己刚才是什么模样。

“啊！哈啊！来、来了……啊、啊、啊、来、来啦啊啊啊——”

赵涛最后狠狠一挖，猛地抽手让出了位置。

杨楠双手胡乱摸着余蓓的腰，双脚一蹬床边，充满异域风情的雪白肉体好似个活虾般狠狠弹了两下，紧夹在一起的屁股蛋用力一耸，一道水箭亮晶晶抛了出去，画出一道淫欲的弧，星星点点落在地上。

赵涛拿起笔走过去，找到最远的一滴，划了一道，侧目比较一下，竟然真的比张星语还远出了大概一两厘米，就是量要少得多。

“没想到啊，小楠，你以前喷的时候没认真吗？这可比星语还远了一点呢。”赵涛颇为赞叹地说道。

张星语似乎回过了神，不甘心地指着杨楠说：“她要赖，她最后甩屁股，那……那都跟甩出去的一样了！我……我要重比！”

（三百零四）

“行了行了，以后你俩老在这儿住着，有的是机会比。”赵涛笑着暂时打消了张星语的念头，他可不想这俩女生这会儿在这儿因为这个较上劲，一炮三响的大好机会，要是他俩摇身一变成了滋水枪，岂不是滑稽得很。

而且，他硬得都有点软了，岂有守着三个漂亮女友干等到垂头丧气的道理。

三个里有俩已经高潮过，还都不止一次，那他当然没什么好犹豫的，走到床边就伸手抓住了余蓓白里透红娇娇软软的小脚，弯腰舔了一口，略带责怪道：“你俩都飞过了，小蓓还眼巴巴看着呢，歇口气，就来帮忙吧。”

“我可不用歇。”杨楠一听这话，眼前一亮就坐了起来，返身就往余蓓那边爬。

张星语也不愿错过这个表现机会，仗着地利抢先一步，俯身就先占住了余蓓的小嘴，侧头吻了上去，一副“我虽然不喜欢但我知道你喜欢所以我就不给你”的样子。

余蓓毕竟什么阵仗都已经见过，论处变不惊，大概这大学里都没谁强得过她，她脚趾曲起轻搔着赵涛的舌头，一手搂住张星语抚摸着她汗

津津的背，另一手则直接按在杨楠凑过来的胸脯，捏住了硬硬的奶头。

杨楠看嘴巴那边没戏，就想打下面另一张小口的主意，可才一扭头，赵涛就瞪她一眼摆了摆手，示意一会儿我要过去。她上看看下看看，余蓓身上好像都没了可下手的地方，连乳房都被张星语双手霸占。

她哼了一声，杨楠干脆凑过去双手一撑，趴在了张星语背上，低头顺着她的脊梁骨一条线舔了下去，湿漉漉的下体骑着她的屁股蛋，跟后入一样一拱一拱。

张星语一会儿就被杨楠舔的浑身发软，忍不住扭头道：“说……说来让余蓓舒服，你……你一直舔我干嘛？”

“谁让你不给我让地方，从屁股到脚丫子赵涛全要了，从腰到嘴你全占了，我去给余蓓梳头发？那还不如玩你。”杨楠嘿嘿一笑，顺势往下一缩，扒开了张星语的臀肉，手指头轻轻抠上了她缩成一团的小菊花。

张星语一个哆嗦，赶紧侧躺到余蓓旁边，指指余蓓对面，“那……你，你去那边。一人半边。”

余蓓感觉自己好像成了个被抢的玩具，无奈一笑，正想说什么，赵涛一路沿着脚尖亲吻而来的湿热嘴唇，终于覆盖在了她单薄的花瓣上，滑溜溜的舌头，满含着柔情沿她的裂缝蠕动，让她内部的入口，变得灼热而刺痛，扩散开一股接一股微微发麻的甜美。

于是她忘了自己要说什么，她半闭着眼，诚心诚意地呻吟出来，没有任何作伪的淫声，去反馈赵涛的爱抚和亲吻。

杨楠和张星语一人一边各占了半壁江山，却还是在暗暗较劲，这边伸手揉余蓓的乳房，那边就依样画葫芦，那边轻轻舔余蓓的耳朵，这边也就匆忙跟上，到最后都瞄上了余蓓的半启樱唇，齐刷刷往那儿赶去，结果挤到一起，一人吻了一边嘴角。

余蓓有些好笑地摇了摇头，跟着双手抬起把她俩一搂，轻声说：“一起吧……”

然后，她伸出了自己红红的舌头，在她们两人贴着的脸颊中间舔了

一下。

杨楠先反应过来，也伸出舌头和余蓓的碰到一起，张星语哪里肯服输，立刻紧随其后。于是，三条小小的舌尖，红蛇一样舞动在一起，互相舔舐。

赵涛虽然看不真切，但就是听那嗯嗯呜呜的声音，感觉着余蓓小穴兴奋的蠕动，也知道三个女生正在情欲的气氛中渐渐沉醉，连余蓓都比平时湿润得快了不止一倍。

已经忍耐不住了，他喘息着握住再次硬到极限的肉棒，打开了余蓓的双脚，扛在自己肩上，逆着那油滑的推力，一口气送入到紧致的深处。

“嗯嗯……”幸福的鼻音当即传来，子宫颈微微颤抖，像是在按摩着深入的龟头。

“屁股，趴下，让屁股过来些。”他扛着余蓓的腿，一边摇动，一边伸手抚摸着两边杨楠和张星语的大腿，一个紧凑，一个弹手。

“嗯。”张星语呻吟一声，马上保持着三人亲吻的状态，趴下抬起了蜜桃一样的臀部。

杨楠哼了两声，才磨磨蹭蹭跟着撅起。

他张开手，揉了揉两边的屁股，两个亢奋女生的下体，都比正在包含着他的小穴还要泛滥。

他索性直接三角并起三根手指，模拟到超过阴茎的直径，对着她俩桃臀的中心就缓缓挤了进去，旋转，抽插。

“啊啊……”张星语呻吟一声，纤细的腰肢登时软塌下去，淡褐色的屁眼都因为快感而缩紧。

杨楠的心思倒还在余蓓的舌头上，只是爽得抖了抖屁股，就继续在余蓓小小的乳房上卖力。

赵涛看着眼前三具赤裸的肉体，心理的快感升腾而起。

三个身材、样貌、性格都截然不同的可爱女孩，同时一丝不挂袒露在他的面前，让他的身体同时进入着她们，并因此而扭动，呻吟，积蓄着美妙的快乐。

不知不觉，他的下体就和双手变成了一样的节奏，就像自己真的同时在和三个女生做爱一样。

张星语和杨楠换成俯卧之后，她们三个吐舌湿吻的样子也清晰可见，触目淫心。

这……这不就是梦寐以求的酒池肉林吗？

还有什么好贪婪的？再多出两个女人躺下，他难道还能伸脚同时去干不成？

他心满意足地亲吻着余蓓晃动的脚丫，快感向着小腹飞速流动，即便之前在厕所洗澡时候和张星语才来过一发，他坚持的时间依然比平时短得多。

这场景，这肉香，这美妙的滋味……男人怎么可能忍耐得住？

“啊、哈啊……来……来了！我要……射了……”

“嗯嗯……嗯嗯……我也……好舒服……”余蓓缩回了舌头，娇喘着叫了出来。

“我也是……一起……一起高潮……我、我要一起高潮……”张星语晃动着身体，用臀部激烈地迎合着他的手指。

“确实……好爽……”杨楠扭头含住了余蓓的乳尖，堵住了之后的呻吟。

层层叠叠的嫩肉用力裹住了手指。

层层叠叠的嫩肉用力吸住了阴茎。

眼前的世界一片空白，赵涛用拇指压住俩个女孩的屁眼，把手指用力往深处送去，身体压着余蓓的大腿，把肉棒往深处送去。

精液只在一个小穴里爆发，可他的愉悦，却仿佛同时充盈在三具颤抖的肉体中.....

（三百零五）

足足七八分钟，床上的四个人谁也没有说话。

杨楠和张星语趴在余蓓两侧，余蓓的双臂被她们压着，仰面朝天。

而赵涛，就摊开身体倒在三个女生温暖柔软的身体上，如在云端。

他直到这一刻，才深深理解了梁羽生先生反复强调的，所谓的大和谐是什么。

男人的高潮来得快去得也快，就算有射精后的追加刺激能让快感提升几个量级，余韵其实也很短，所以三个女生还轻轻娇喘着回味着刚才的美妙时，赵涛就已经是纯粹沉醉于这种甜蜜的气氛之中，不忍打断。

仅仅是肌肤在一起接触着，就犹如正轻声耳语，交流着情人之间的秘密。

“赵涛，让我擦擦.....流出来了。”最后，还是余蓓先打破了这暧昧的安宁，有点不好意思地推了推他。

弄到床单上也挺难洗的，他点点头起来，但没让余蓓动，而是把她双脚一举抬高，让她自己搂住膝盖，下床拿来纸巾，仔仔细细帮她清理了一番。

杨楠亲了余蓓耳垂一口，扭身坐起，眼珠一转，说：“喂，很不公平啊，她俩都被灌过了，不能就我里面空空的吧？”

“你不是想要星语吗？”连续作战还都是出大力的状态，赵涛已经觉得有点吃不消，赶忙笑道，“可别被我干得没劲儿吃正餐了。”

张星语赶忙拉过床单往自己和余蓓身上一盖，说：“我够了，我今天不想要了。你帮我收拾了楠姐吧，省得她还要折腾我。”

余蓓点点头，附和道：“嗯，我也够了，感觉这样一次，哪儿都舒

服得不行，真是不想动了。”

“切，体力太差，”杨楠嘿嘿一笑，盯着他说，“你别管张星语，她输给我的，跑不了，你还能来不？”

就跟故意撩事儿一样，她扭着胯在自己双乳上揉了几下，腻声道：“怎么了亲爱的，不会追了这么多女朋友，最后应付不了了吧？”

“你有劲儿，那你弄硬了自己来吧。”赵涛知道自己被她刺儿了一句，白他一眼，往床上一躺，懒洋洋道，“都是小蓓的味儿，你准喜欢。”

本以为她就是嘴上泄泄醋劲儿，张星语这块肥肉好不容易到了她嘴边，她怎么可能看个喷水亲几口就算完事。

不料杨楠下去喝了口水，回来竟然真往他胯下一趴，张开嘴巴就给他含了进去，舌头把软软的龟头夹在与上腭之间，卖力地上下摩擦，口水的细小声音，清清楚楚地传了出来。

张星语撑起身子看着杨楠的嘴唇下出出入入的小肉虫，竟也跟着有点脸红。

明显是故意要弄得动静大点，杨楠在口中存了一些唾沫，嘴唇拢紧牢牢嘬住，这下吞吐之间，就跟呼噜面条一样，嘶溜嘶溜响个不停。

“你.....你用不用这么急啊？”张星语盯着看着，细白的喉咙不自觉就蠕动了一下，看着竟有些羡慕。

杨楠眼中闪过一丝笑意，身子一侧斜躺在赵涛腿边，握着肉棒凑到伸出的舌头上，一口口舔了十几下，娇喘道：“小蓓，人家嘴巴没你厉害，你来给人家帮个忙嘛，咱们一起，一会儿硬了，也分你用。”

余蓓虽然看着有点倦了，但望了一眼赵涛似乎又有些兴奋，抿了抿唇，也爬下去喝了口水，翻身趴到他双腿之间，垂首拨开落下的发丝，轻轻叼住龟头，熟练的用唇舌给予全方位的刺激。

“唔.....啊.....”那股酸畅，立刻就让赵涛禁不住吐了口大气，原本放松的双脚也翘了起来。

杨楠舔了舔嘴唇，伸长舌头从侧面横舔，时不时碰一下余蓓的唇角，就跟一边口交一边在沾余蓓的便宜一样。

“你来不来啊？不然一会儿硬了，可没你的份。”杨楠斜眼瞄向张星语，笑咪咪地说。

“这.....这怎么挤得下。”张星语显然动了心思，看着跃跃欲试，可又有点不好意思。

余蓓把龟头一吐，看着其实已经勃起得差不多的肉蘑菇，微垂丁香在马眼上一点，柔声道：“一起用舌头，挤得下的。也让赵涛享享福么。”

“他舒服我当然乐意。”张星语马上嘟囔一声，四肢曲起趴下，从另一侧凑近，伸出了舌头。

三条灵活滑嫩的小香舌，就这么围绕着赵涛直竖的老二，来来回回舔了起来。

地方就那么大，她们的动作又谈不上有什么默契，杨楠还故意捣乱，这边舔余蓓舌尖一下，那边勾张星语舌筋一口，他撑起身体低头看去，倒像是三个女生正在围绕着他的阴茎三角舌吻。

这香艳的场景甚至梦里都没见过，才射过不久的鸡巴，顿时硬成了朝天铁枪。

而且，不光是视觉刺激极其强烈，龟头附近的快感也浓稠到无法形容，那滑嫩的舌面触感一点都不逊于湿润的小穴内部，但灵巧和体贴则远远超出，在余蓓熟练的动作带领下，张星语也迅速摸清了赵涛前端的敏感点，舌尖顶入包皮拉开后露出的沟壑，向上勾起横扫。

三股酸软的快感把整个肉伞包围，子弹，迅速在根部上膛。

“好、好了.....再来，可就要射了。”赵涛赶忙忍耐一下，伸手摆了摆，“这样太爽，顶不住的，小楠，你赶紧来吧。”

余蓓嗯了一声，乖乖起来，杨楠也及时后撤准备上马。

偏偏张星语还想捣乱，啊呜一口把龟头含住，突然飞快套了起来。

杨楠一眯眼睛，也不急着阻止她那点小心思，慢条斯理下去打开抽屉，拿了双头龙的皮裤衩出来，往张星语身边一扔，笑道：“你含出来，我没得用，那只好干你了，小星语，哎呀.....我要是憋着劲儿，怎么也能拿出长跑的力气，慢慢操你一两个小时吧？”

张星语看了一眼那个皮裤衩，两头的胶棒弯而上翘，黑黝黝的龟头比赵涛的还大一圈，顿时撒开老二退到了一边，抱住余蓓坐到了余蓓后面，“好嘛好嘛，你来就是。人家.....这不是怕你干，帮你添点唾沫润滑润滑。”

“谢啦，我可用不着。”杨楠一分双腿，半跪在赵涛身上，扶着那根沾满了她们三个口水的肉棒，缓缓坐了下去。

“啊啊.....满了.....”她坐到底后，愉悦地呻吟一声，双手摁在赵涛胸前撑住，就开始前后左右扭腰，湿漉漉的嫩腔子，一摇一摆地吞吐着体内的硬物。

余蓓望着杨楠压在赵涛大腿上来回扭动的雪白臀部，和臀部中央时隐时现的一截肉棒，眼睛渐渐变得湿润起来，她爬过去，跪坐到杨楠的身后，双手绕过去握住了杨楠也不算丰满的乳房，一边拨弄着肿胀的奶头，一边贴上去亲吻着她汗湿的后脖子。

“啊、小蓓.....好棒.....”杨楠的呻吟立刻变得更加愉快，腰肢也动得更加激烈，爱液被搅拌成细小的泡沫，顺着摩擦的缝隙逆流下来，沾染在赵涛的阴毛上。

杨楠的里面早已湿透，所以，赵涛受到的刺激反而不是那么强，比起之前三舌环绕的时候轻松了许多，稍微忍耐一下，就能悠然看着杨楠雪白的身子在哪里卖力舞动，荡漾出一浪又一浪撩人的媚态。

看了一会儿，他才想起，张星语这下可落了空，赶忙扭头打量了一下。

张星语正愣愣跪坐在床上，盯着杨楠下体不断畅快摩擦的地方，但她倒没闲着，一只手捧住自己的乳房，轻轻拨拉着嫣红的乳蕾，另一手则伸入到大腿中间，看那白皙的手背蠕动的样子，指尖恐怕已经挖进了柔软潮湿的内部。

这么一想，论自慰经验，她可能还真是自己身边的第一号……赵涛赶忙伸出手，轻轻拍了一下她的膝盖，柔声道：“星语，来，蹲到我上面。”

“啊？”张星语有点迷茫，显然她理解的蹲到上面的位置，此刻正被杨楠占着，几乎是马上，她就坦诚地露出嫉妒的眼神，又盯住了正埋在杨楠肉壶中激烈搅动的阴茎。

“这里，是这里。”他双手拍了拍头两侧，跟着伸出舌头，做了一个上下舔的动作。

她的脸红了，但她的眼睛亮了。

她仿佛根本不能拒绝赵涛的任何诱惑，不管是手指、肉棒还是舌头。

小心翼翼蹲上来后，张星语和杨楠正好四目相对，双手还撑到了一起，跟齿轮一样咬合在赵涛胸膛。

杨楠出嘴就要亲她，她赶忙低下头躲开，对着赵涛说：“会不会……压到你啊？”

“你忍着点别坐下就是。”欣赏着眼前处理得十分妥当，光溜溜颇为可爱的耻丘，赵涛不再浪费时间，双手扒开那依然潮湿无比的小缝，对着里面绽放出的鲜嫩果肉就舔了上去。

“啊啊……”张星语快活地叫了一声，本能地抬起了头。

杨楠趁机抬起一手把她搂住，一口亲了上去。

“唔、唔唔……呜唔……”张星语挣了两下，无奈下面被舔得太过舒服，浑身的力气只能集中在膝盖上，再加上觉得自己浑身各处早都被杨楠该亲亲该摸摸玩了个遍，只好一闭双眼，伸出舌头和她搅在一起，专心享受去了。

为了亲吻张星语，杨楠的身体不自觉地前倾，白花花的屁股也翘了起来，扭腰的方向只剩下了前后。

余蓓后撤了点，舔了舔唇，微微一笑，从旁边拿过了杨楠刚才丢下

的皮裤衩，站起来轻手轻脚地套上，先缓缓把内部那根放进体内，固定好，跟着面红耳赤地蹲下，揉了揉杨楠的屁股，往两边一拉，手指划拉着倒淌的淫蜜往屁眼上抹啊抹啊，跟着拿过枕头边的润滑剂，涂了一团在漆黑的橡胶阳具上，迅速抹匀。

杨楠显然知道她要干什么，把腰肢反弓到想要折断一样，暂时停住摇动，放松了下体的肌肉，等待着她的侵犯。

余蓓娇喘着扶住杨楠的腰肢，把光滑的橡胶尖端，一寸寸刺入到杨楠绽开的肛花深处。

“嗯嗯……嗯唔……”

杨楠吮紧了张星语的舌头，双手胡乱揉搓着她的乳房，浑身颤抖着，就这样达到了高潮。

这样上下夹心饼干的状态，杨楠被两根东西前后戳着，肯定是夹子上的老鼠一样动弹不得，只剩下哼哼唉唉发抖的份，赵涛在最下面被两个女生坐着，一个张星语骑着，还要顾着舌头手指在脸前白嫩可爱的裂口蜜桃中翻来搅去，一时间也就是让老二在那儿挺着，享受杨楠的肉洞裹吸的快感。

能动的，自然就是余蓓。

她在杨楠身上稍微调整了一下位置，跟着双手卡紧杨楠的腰，就开始小幅度的抽动。

薄薄的一层肉壁立刻被两根硬度不同热度不同的棒子交替研磨，杨楠本就刚刚泄了一次，正在里外都敏感潮湿的当口，登时把脸一抬，埋进张星语的乳沟里就一边左舔右亲，一边畅快地呻吟起来。

张星语顺着杨楠汗津津的雪白脊梁看下去，余蓓赤裸裸的娇躯正男人一样前后移动，那根原本是拿来吓唬她的皮裤衩，上头的东西正在杨楠的屁眼里大肆进出。

她越看，下面被赵涛玩弄的地方就越是酸痒难耐，忍不住轻轻摇摆起来。

赵涛一想，指头往里一探，就知道她已经忍耐不住，微微一笑，把

她微微发颤的屁股往后稍稍一挪，舌尖点住阴蒂轻轻拨弄，两根手指直接钻进她的小洞，仿着阳具的样子进进出出，虽说形状上差了少许，但灵巧远远胜出，在重门叠户里东挖一下西抠一道，不一会儿就给她刺激得阴门暗咬菊蕾紧缩，眼见就又要丢了。

他想了想，深吸口气，忍着那股劲儿，缓住动作，给张星语在山顶边上拽了回来。

现在的情况对他来说刺激太强，他已经有点忍不住，他寻思，最好能再几个人差不多一起高潮一次，然后趁机赶紧劝着都休息。

张星语失落地哼唧一声，湿淋淋的圆臀登时往下压了几分，淫香四溢的蜜裂，几乎亲上了他的鼻尖。

“不行……不行不行……太……太爽了……啊……啊啊啊——”杨楠下体不停被前后夹击，双倍的愉悦连环冲击，不多时，就又大呼小叫地颤抖起来。

油滑的肉管一口嘬了上来，赵涛粗喘一声，知道也忍到了头，粗喘一口突然吮住张星语的小豆儿，手指猛地一通乱挖。

就跟连锁反应一样，张星语嗯啊一声，双膝向内一收，哆哆嗦嗦高潮同时，余蓓一口亲在杨楠肩头，死死压住她的后背，看那小小的屁股畅快战栗的模样，显然也正在享受巅峰的愉悦。

赵涛就在这样浓郁的雌性荷尔蒙包围下，带着近乎眩晕的感受喷射起来。

应该是喷不出什么东西了，龟头抽动的时候，他甚至感到有些胀痛。

他喘息展开四肢，像从海里刚游上岸的遇难者，拼命地往胸膛里吸收新鲜的空气。

女孩在余韵中一个个倒了下来，但她们都不愿意离开赵涛的身上，或斜着，或侧着，或趴着，都把娇躯的一部分，压在了他的身上。

他望着天花板，伸出手抱了一下，也不知道抱住了谁。

他懒得去看，反正，抱住谁似乎也没什么分别。

不过，说真的，三个女人压过来，即使都只压了一点体重，也挺沉的。

还真是……有点吃不消啊……

（三百零六）

“好了好了，赵涛病才好没多久，差不多就休息吧。”

如果不是余蓓及时出声，这一晚混战感觉还要持续下去。

不过她接下来那句，就让赵涛有点头晕：“反正假期还好几天呢。”

哎呀我日，还有好几天呢……

转念一想，等夏天之后，余蓓考过来，四人在同一屋檐下貌似就是常态了啊。

赵涛抬手擦了擦一脑袋的汗，心想，看来要开始锻炼了，拽着杨楠长跑，陪着张星语一起深蹲，起码，要能对得起这三个肯放下颜面自尊羞耻心一起取悦他的女朋友才行。

张星语不甘不愿地嗯了一声，说：“明天我买点腰花炒着吃吧。给他补补。”

“嘿嘿，不如去附近县城买点驴鞭，”杨楠拿纸巾在自己下面擦了一把，促狭道，“瞧瞧，就剩下稀汤了。”

“还说呢，你嚷嚷着要星语，结果真玩起来，还是惦记上我了。我病才好，也一直没怎么好好休息，虚一点也是正常的嘛。”赵涛随便够到一个屁股，爱抚起来，“等我养好了，看不弄尿了你。”

张星语估计是渐渐冷却下来，爬起来坐在那儿，看了看床边的衣服，看了看赵涛，伸手推了推他，“赵涛，走，咱们去睡吧。早睡能多睡会儿。”

“嗯。”赵涛点点头，就要起来。

结果杨楠把他一抱，仗着屁股还在他手上，顺势就一躺把他拽了回去，“就在这儿睡嘛，都已经一起了，一起到底呗。”

张星语一皱眉，“喂，说好了赵涛和我一起睡的，你……你怎么耍赖！”

“谁耍赖了，”杨楠指了指赵涛另一边，“这不是有你的地方吗？”

张星语一瞪眼，“那人家余蓓呢？”

“我让啊。”杨楠笑嘻嘻一缩身子，靠住了另一边床头，“你看，这样就是脚丫子悬点空，两个枕头两条被子尽够了，你能挨着赵涛，小蓓也能挨着赵涛，我还能挨着小蓓，大家都满意，对不对？”

余蓓抿唇一笑，真就这么躺下，靠住了赵涛手边，甜甜蜜蜜依偎上去。

杨楠笑嘻嘻把之前腾地方的被子抱回来，铺开盖住，挑眉道：“怎么着，你准备就这么光屁股冻着啊？”

张星语咬了咬嘴唇，这才发觉被杨楠钻了赌约的空子，气鼓鼓下去搬了被子，赶紧占住赵涛另一边胳膊，乖乖躺下。

赵涛唯恐她心里有气，赶忙扭头和她吻到一起，一直吻到她面色微红重又带了笑，才放心地打了个呵欠，说：“小楠，把手机给我拿过来，我动不了了。”

杨楠套上内裤，踩着拖鞋把几个人的手机全都拿来往枕头边挨个摆上，这才关了灯，一溜小跑上床钻进被窝，从后面把余蓓抱个满怀，大声说：“O K，晚安。”

尽管说了晚安，真正困得想睡的，却好像只有赵涛自己，不一会儿，身边的三个女生就跟在寝室夜谈一样，你一言我一语地聊了起来。

余蓓话最少，但被问得最多，一点点被磨出了赵涛曾经的很多小事。

杨楠就是胡聊，一会儿说说游戏一会儿说说电影，兴头上来，还想跟另外两位探讨一下都喜欢什么体位，结果张星语不肯回答，余蓓只说都好，一点也没有要把话题进行下去的意思。

张星语跟杨楠聊上一会儿就装着不经意地问余蓓一句，听着话比杨楠少些，但实际上倒是最想一直谈下去的那个，仿佛恨不得尽快补齐时间上她落下的那些。

赵涛起初还能插几句话，到后面越来越困，只觉得身边两个滑溜溜热乎乎的身子动来动去，软软的奶子蹭着两边，乐陶陶如痴如醉，坚持了不知道多长时间，就迷迷糊糊沉沉睡去。

这一觉赵涛睡得香甜无比，说是高三一来最沉最好的一夜也不为过，如果最后能自然醒，绝对会让他在心里记上一笔。

可惜没有。

枕头下面手机嗡嗡嗡嗡的震动，把他成功从梦乡唤醒。

他哼了一声，睁开眼。

张星语还在他怀里窝着，不过眉心微微皱起，毕竟跟他一个枕头，估计也感觉到了手机的动静。

他扭脸看了看，余蓓晚上不知不觉就翻身去了杨楠那边，两人抱成一团，睡得正香。

这样挤着，感觉到也不错。

嗡嗡嗡.....

哦对，电话。他赶忙清醒了一下，抬起被余蓓放过的手臂，摸出手机，看了一眼名字，皱起眉翻开盖子放到耳边，“喂，这么早什么事儿啊？”

“啊？早？”金琳明显一怔，“这不是都十点多了吗？”

“哦.....我睡得晚，没注意。什么事儿啊？”

“你病好了吗？五一长假没回家？”

“我爸妈都不在家，回去干什么？在这儿还有人陪。”他嘟囔了一句，“病好了，多谢关心。”

听出他的口气不太客气，金琳似乎也有些不高兴，没再多问什么，干脆直接进入了正题，说：“我就是想跟你说一声，学生会人手不足，节后可能要补招一批干事，为来年迎新做准备。你如果有兴趣的话，我能帮你进来。赵涛，别小看简历上这一条，将来有用的。”

“呃……”本想一口回绝，但赵涛突然又想到了自己不久前才下定的决心，上进上进，努力努力，光学个英语考个四六级，那不就是普通大学生都在做的事儿吗？

可就这么直接答应，他又有点不情愿，感觉跟被金琳说服了一样，就先道：“那我放假这几天好好考虑考虑，节后给你信儿吧。行吗？”

“好吧。”金琳似乎有些失望，但还是带着隐隐的期待回答。

这时，张星语揉着眼睛醒了，用略带着性感沙哑的倦懒嗓音撒娇说：“谁啊这么讨厌，一大早打电话，人家还想多睡会儿呢……”

知道金琳还没有挂电话，赵涛笑了笑，说：“同学，通知我点事儿，打扰你了？你再睡会儿，我不说了。”

然后，他就直接挂了电话。

不管什么事儿，这个大假之后再说吧……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六十二）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零七）

家里人多倒是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不像只有一男一女的时候那么容易不知不觉进入到暧昧的气氛中，想着想着就脱了裤子来一发。

三个女生都起来顺次洗漱打扮之后，就把赵涛赶去厕所打理个人卫生，在余蓓的建议、张星语的指挥下，通力合作对出租屋进行了一次彻底的大扫除。

“租的房子，不用弄那么干净吧？”看着进来拿墩布的张星语连围裙和橡胶手套都穿戴整齐，他忍不住小声说。

“那你准备搬家吗？”

她在桶里哗啦哗啦一涮，蹲下就用手去拧墩布头，这利落熟练的样子，突然就看得赵涛鼻子一酸，赶忙晃了晃头，驱走眼底险些闪过的那抹倩影，“那倒不准备。”

“既然长住，收拾干净了，咱们自己也住得舒服啊。”她笑着站起来，凑过来亲了他一口，“又不用你忙活，我们先收拾卧室，收拾好你就可以进去玩电脑了。”

“你在家也经常干这些？看着……挺熟练的。”他笑了笑，装作随口问道。

“家里有爹妈呢，谁经常干这个啊。”她一撅嘴，放低声音说，“你可别让她俩知道，好多家务，我可都是寒假才现学的。我妈还以为我是因为爸爸病了开窍懂事了，要知道我是为了讨好你，不得气死。”

“为什么不能让她俩知道？”他一愣，没明白。

“我还想建立贤惠能干形象呢好吧，”她一瞪眼，“原本就专业和临阵磨枪那给人的感觉能一样么。哎呀不说了，我先去拖你床底下，以后你擦小弟弟的纸别再随手扔，床底下都有味儿了。”

“哦。”他点点头，等她出去关上门，就拿过旁边的书，继续排宿便大业。

结果，张星语可能多少有点强迫症，一开始收拾，就非要收拾彻底不可，偏偏三个小女生里头两个都不擅长干活，就是搭把手的程度，加上这屋子之前就是学生租住，压根没人收拾过，进度大大低于预期。赵涛从中午吃过饭后坐到电脑前开始玩游戏，推了一次大菠萝，带着刀锋女王统治了一次宇宙，把新买的魔兽争霸三安装上，学了新手关，一路玩到指挥阿尔萨斯王子屠完了城，才算是听到了杨楠欢呼解放的声音：“啊啊，总算弄完了。我说你们俩也忒惯着他了吧，搬床擦地这活儿竟然让我干不叫他？”

马上就接着传来张星语带着笑意的回应：“这不是要给他养精蓄锐么，不然这么累一天，腰花不是白给他炒了。”

“可我累得腰酸背疼……啥也不想干了啊。你还有劲儿？小蓓，你呢？”

余蓓小声说：“我晚上就想看会儿电影好好睡一觉。”

张星语赶忙说：“我也累啊，要不晚上一起看电影吧，看够了睡觉。楠姐，你今晚上还要那么横着挤吗？你睡得好？”

“我睡得好，睡得可香了。”

赵涛起来伸了个懒腰，走到卧室门口，探头看三个女生都有点灰头土脸，柔声说：“晚上别忙活了，我去买点吃的，你们想吃什么？吃完都洗洗澡，好好休息一下吧，以后……时间还长呢，也不能天天都玩那么疯，对不对？”

张星语立刻道：“对对对，晚上看电影，楠姐不是说你们买过好多电影盘，咱们一起看。看完就各回各屋睡吧，宽敞点休息得好才有精

神。”

赵涛连忙抓起外套披上，笑道：“这个你们商量，我怎么睡都挺舒服，我去买饭，你们有什么想吃的吗？”

“我要鱼香肉丝。”

“我要醋溜土豆丝。”

“呃……”余蓓想了想，说，“我想吃炒饼，可一份我吃不完。”

张星语马上表态，“没关系，咱俩分一份。”

“好，那我要一份炒饼，盖个煎蛋。”

赵涛点点头，开门出去。

天气已经转暖，出了院子，和风拂面，没有一丝凉意，深吸一口，沁人心肺，酸疼的肌肉仿佛都舒展了几分，他活动了一下筋骨，决定晚上就找妹子们请教一下锻炼的问题。

他的体能必须尽快跟上，不然，杨楠乖乖听话帮他分忧的时候还好，一旦这丫头吃醋反过来抢着榨汁，那他一夜下来真是跟跑个三千米相差不远。

就算五一节后余蓓走了，剩下这俩可都是大胃王，谁也不是一两次高潮就能应付的主儿，杨楠耐力好，歇口气就能再来，张星语体质好，一个高潮接一个可以不停气，俩人今后要在他身上斗起法，怕是要给他把胆汁都吸到肾里。

抱着测试一下自己体力的心态，赵涛干脆一路小跑去了门外的小饭店。

五一大假，学生没什么事儿的基本都回家了，校外这条繁华小吃街跟着进入了间歇性冷清期，卖肉夹馍鸡蛋灌饼扬州炒饭的小贩都懒得吆喝，翘着二郎腿凑在一堆聊天。

这段路也就四百多米，他气喘吁吁点好东西，坐到椅子上盘算了一下，看来那些说做爱能强身健体的都是扯淡，他这大半年鸡巴就没怎么

闲过，结果，身体状况明显掉了一档。

回去吃晚饭的时候，他很认真地问张星语和杨楠，如果打算以强身为目的，应该怎么锻炼比较好。

答案和他估计得还真差不多，杨楠很干脆的表示让他以后跟她一起晨跑，去学校操场跑圈，张星语则坚持让他每天跟着她做深蹲、负重深蹲、跪式深蹲、保加利亚分腿深蹲.....

赵涛为了尽量一碗水端平，只好答应下来，早晨跟着杨楠去跑步，回来有空就陪张星语一起做深蹲。

结果，行动力超群的张星语晚上就开始了第一课。

电脑上放着电影，床边摆着零食，杨楠抱着余蓓乐呵呵靠在床头看，而赵涛，就跟张星语在旁边开练。

张星语特地换了运动背心和短裤，还很专业地套了吸汗头带和护膝，指点着赵涛矫正了动作标准度后，就和他一起一组一组做了起来。

于是，本来还觉得自己晚上能把中午的炒腰花用上的赵涛，洗了个澡出来倒头就睡了。

完全累没了欲望.....

（三百零八）

第二天一早，杨楠就换好跑鞋运动装从张星语脑袋下面拽出了赵涛的胳膊，拎着他洗漱一番吃了点东西，骑着二手自行车直奔校内体育场。

“咱们学校这是标准体育场，新修的橡胶跑道，跑起来挺舒服的。你头一天跑，我就着你，你准备跑多久？”

“多.....多久？”赵涛一愣，“不是算圈数的吗？”

杨楠笑了起来，“咱们是锻炼身体，强壮心肺功能，又不是来跟谁竞速，数圈干什么。”

她说着抬起手腕，看了一眼运动电子表，“我一般都跑半小时到一小时，跑爽了就结束。那今天……你先跟我一起跑二十分钟试试？”

“行，”赵涛咬了咬牙，“那咱们开始吧。”

“开始什么呀。”杨楠笑着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跟我一起热身五分钟，快点，不然你抽筋拉伤我可不管。”

同样的热身动作，柔韧性很好又一直间或锻炼着的杨楠做起来当然不成问题，可昨晚才初尝深蹲滋味的赵涛就要惨得多，腰腿一拉就疼得呲牙咧嘴，弓背一摸脚尖，痛得就连脑门都冒了汗。

一套热身做完，杨楠不过额头见点潮气，可赵涛，连里面的背心都湿了。

“你怎么虚成这样。”杨楠过来伸手进去摸了摸他的背，“这就出这么多汗？”

“疼的，我昨晚上做了多少组深蹲你不知道啊？”赵涛咧着嘴揉着大腿说，“哦对，你是没注意，你俩光顾着看喜剧片了。”

“练几天就不疼了，你就是缺这个。”杨楠原地颠了两下小步，“走吧，开始先慢点，我带着你，你在内道，跟着我跑，跟不上了吭声，别硬撑。”

“行。”赵涛咬着牙一点头，紧紧鞋带，跟着她一起跑进了赛道。

晨跑的学生还有几个，为了不影响他们，杨楠带他选了最外侧的两道，先用比快走速度快不了多少的程度慢跑了小半圈，跟着看赵涛呼吸还算匀称，渐渐把速度提升上去。

结果提了一点，赵涛就喘成风箱大呼小叫地说：“不……不行……太快了……”

杨楠只好再调整回来。

旁边一个个晨跑的学生超车过去，有的回头看她，还有的是夜跑时候常见的熟人，害她都有点脸红，小声说：“你真不能更快了？你折腾我时候的劲头呢？”

“这运动量.....又不是.....哈啊.....哈啊.....不是一个级别.....”

“我倒觉得在你身上时候更累。跑步多轻松啊。”杨楠耸耸肩，无奈地说，“那怎么着你能舍得快一点啊？这也太慢了，我汗都快干了。”

赵涛也寻思着该给自己找点动力，可他这人无欲无求，满脑子也就荷尔蒙占的比重大点，盘算着盘算着，眼睛就溜到了杨楠短裤下充满力量感的雪白长腿上。

“我要是.....加加速.....最后跑完二十分钟，你.....你就跟我.....”他张望了一下体育场周围空荡荡的观众席，“就跟我去.....去观众席上，咱们做一次。”

杨楠直接被他气乐了，笑道：“你都快累成死狗了，怎还惦记着裤裆里的二两肉呢？”

“我这.....这不是给自己找动力呢么。不然.....真跑不动了。星语的花式深蹲太他妈恐怖了.....我这会儿.....屁股跟大腿还一动就疼呢。”

“行行行，”她无奈地点点头，“你加加速，能跑二十分钟，我就跟你去观众席那儿奖励你一次，行了吧？不过先说好啊，要是有人能看见就算了，就改天。”

“嗯，我也不乐意真让人看见你。”

“大色狼。”她笑骂了一句，接着，开始提速。

“喂.....”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先.....先说好.....我这次做不到.....那就.....那就啥时候做到了.....啥时候算。”

“好。”杨楠笑着答应了一句，跟着，嗖一下跑了出去，“那就等你能跟上再说吧。”

看着杨楠简直变成了一只羚羊的身影，赵涛当场就傻了眼，这就是三条腿都用上，也追不到啊！

不过他本来也只是为了激发一下自己追逐的动力，盯着杨楠摇曳的臀部看了一会儿，他咬紧牙关，硬是大口喘息着追了过去。

最后，他当然没跑到二十分钟，十三分钟多一点，被杨楠超了一个整圈后，他就再也提不起力气，嚷嚷着弯腰扶膝，摆手认输：“不、不行了……小楠……今天……今天就到这儿吧……我……我肺都要炸了。”

杨楠擦了把汗，过来一捏他手腕数了数心跳，撇嘴说：“行，就到这儿吧。不过别停下，来，跟着我再走几分钟，把身体慢慢放松下来。快点，不然你腿更疼。”

“可我……真……真腿软了……”

“哎呀，瞧你这点出息。搭我肩上，我搀着你。”杨楠哼了一声，过去弯腰一扛，把他架起来拖着往前走。

走完恰好到了放外套的地方，杨楠拿过水壶，让他小口小口慢慢喝着，笑道：“赵涛，这会儿体育场还没什么人呢，咱们上座席后面快活快活，你说好不好呀？”

赵涛知道她是在取笑自己，很配合地摇了摇头：“不成，不成，卵子都缩了，可没劲儿想那档子事了。我现在就想回去倒床上睡个二觉，哎哟我操……骨头都疼。”

“连着来几天就好了。过了疼劲儿，等习惯了，你不跑还不舒服呢。”杨楠做了几个拉伸动作，拿起衣服帮他穿上，“走吧，回去路上我带你。”

“肯定你带我。要还我骑，准把你带沟里。”他弯腰捶了捶腿肚子，“嘶……小腿整个都硬了。”

杨楠蹲下捏了一把，扑哧笑道：“还真是，硬得跟你那玩意一样，看来也是充血了。走吧，今天表现这么好，回去我给你按摩，捏捏放松一下，就舒服多了。”

赵涛不是很信，灌了铅的腿感觉怎么着也不会好受了。

可杨楠还真没骗他，回去冲了澡往床上一躺，杨楠一条腿，张星语一条腿，捏着捏着，就让他爽到睡过去了。

（三百零九）

家里的三个妹子都很体贴，知道赵涛浑身肌肉都在造反中，中午一起吃过饭，就留他接着赖床休息，三人结伴逛街去了。

晚上回来，张星语换好衣服，把他拽起来又是一套深蹲。

这次疼劲儿撞一块，痛得他呲牙咧嘴一个劲儿抽凉气，哼哼得余蓓心疼到看不下去电影，一个劲儿说不行就休息一天吧。

杨楠和张星语这次倒是难得统一了战线，一起表态，这一关坚持不过去，以后还是练不出来。

余蓓想了想，只好说声加油，继续和杨楠吃着瓜子看电影。

感觉所有的雄性荷尔蒙都被用到了肌肉上，三个洗过澡的小美女在家里，赵涛却累得连摸奶子都懒得伸手，趴在床上被余蓓按摩着腰，一会儿就又睡死过去。

五一黄金周，商场的活动也多，女生心性，哪怕不买，转个乐呵心里也甜滋滋的，之后两天，余蓓她们三个把市里的商场转了个遍。

而赵涛，依旧是早晨跑完瘫，晚上蹲完瘫，除了下午稍微玩会儿电脑，别的事儿完全没了精神头。

五一当晚，杨楠憋不住，算是圆了张星语的梦，让赵涛陪她在隔壁卧室睡下，缠着余蓓求欢去了。

张星语听着动静，小手不自觉就往他裤裆里摸了过去。

他懒得动弹，哪儿也不想使劲，但她摸得熟练，揉搓几下，那本来缩成一团的鸡巴就颤巍巍抻开了筋。

“星语，我身上还疼呢。”他想了想，小声说。

张星语也不开灯，听着隔壁杨楠愉悦的呻吟，娇喘着吻在他胸前，轻轻舔了舔他的乳头，“我知道，可你也憋三天了，守着我们没力气干，不难受啊？”

“难受……也没力气啊。”他叹了口气，抚摸着她滑嫩的肩头，柔声说，“我这也算是为了咱们的未来在努力了吧？”

她美美地嗯了一声，跟着说：“没关系，你不用使劲儿，放松就行，我来伺候你，保准不用你动，连擦都不用……我吃了，全给你舔干净。好不好呀？”

这含羞带怯又透着股小骚的腔调听得他下体一热，那根半硬老二不由自主就竖起来朝了天。

她在他胸前两点上舔了一会儿，就钻进被窝里，含住了硬邦邦的肉棒，温柔地吸吮套弄。

没多久，他憋得那股劲儿就都射了出来，跳动着喷了张星语满满一嘴。

她全都咽了下去，仔仔细细给他舔净，跟着帮他拉起裤衩，躺回了原处。

赵涛舒畅地吁了口气，有点不好意思地说：“光我舒服了，那你呢？”

张星语咬了咬唇，在他耳边轻声说：“刚才……刚才含着你，我也摸自己来着……来了一次，挺好，这就可以了。”

“那真行吗？你这么馋，吃不够的吧？”他强撑着眼帘，掩饰着疲倦调笑说。

但她莞尔一笑，钻进他怀中将他一搂，“那……你可以抱紧我一起睡，来补偿我啊。这样，我比高潮好多次都开心，真的。”

“好。”他笑着侧过身，紧紧抱住了她。

也不知道是不是太累睡得太香，起码这几天，他真是完全没有印象做过噩梦。

五一长假放到周五，周末两天补课，到了假期倒数第二天，赵涛总算稍微适应了一点现在的锻炼强度，杨楠放慢步点，他能跟着跑够二十分钟，张星语的全套深蹲，也终于不至于让他累得动弹不得。

但还是累，一想到做爱还要腰腿使劲前推后拉，他就整个下半身的筋疼。

他觉得没什么，可家里的三个女生似乎有点慌了神，吃完晚饭还没深蹲时候就一边洗碗一边在厨房里嘀嘀咕咕说了一堆不知道什么，等洗完洗过澡出来，杨楠跟余蓓竟然没接着看电影，直接在床上光溜溜地互相摸了起来。

而陪他一起洗完的张星语，也顺势抱住了他，用柔软的乳房轻轻压着他的背。

“明天晚上小蓓就该坐车回去了。”杨楠一扭头，盯着他说，“你不会锻炼一下身体，反倒给自己练痿了吧？”

他舔了舔嘴唇，要说性欲肯定是有，这么活色生香的阵势看在眼里，他个二十出头的小伙子，怎么可能不满身火乱窜。

可一想到那天晚上四人大战的体力消耗，他就觉得自己可能顶不住。

万一露了怯，那可是事关男人尊严的问题。

而且，身上的疼劲儿其实也没完全过去，让他选的话，他宁肯看杨楠双飞，让余蓓或者张星语给他口一次算了。

看他一直犹犹豫豫没动作，张星语皱眉咬了咬牙，突然一解睡衣，走到床边就拉住了杨楠的胳膊，“楠姐，上次的比赛，我还没服气呢。”

杨楠留下手指拨弄着余蓓的乳头，红晕满面说：“怎么不服气啊？明明你也甩胯来着，那么爽谁忍得住不动啊。”

“我.....我是说别的方面不公平。你男的都爱，可我只爱赵涛，这么算，你比我起码多一倍的舒服呢，比我远不是很正常。这次要公平，咱们就都只让赵涛弄，余蓓谁也不帮，看看谁远。”

杨楠一扭身坐了起来，说实话，潮吹那一下的爽虽然余韵不长来得快去得也快，可喷的那几秒里，绝对是舒服得要升天，连尿道里都满是高潮的感觉，她怎么可能不想要。

“好啊，那……赵涛，就用你动动手，这总行了吧？”杨楠往床边一坐，扭着屁股扯掉了身上最后的三角裤，咬唇张开大腿，亮出了湿漉漉的蜜裂，“上次她先，这次我先，省得她输不起。”

张星语怕余蓓从兴头上下去，主动过去抱住她和她互相抚摸起来，轻声道：“你先就你先。”

能多用手和玩具的话，体力应该够用。赵涛盘算了一下，打开抽屉拿出全套装备，不过这次不太想蹲，拽了个小板凳来坐下，摸了摸杨楠已经湿透的嫩缝，把手指缓缓伸了进去。

滑嫩的内圈立刻一层层套了上去，喜悦地缠绕住他的手指。

就像是一根根软软的皮筋，松松捆住了他。

只不过，很快，就绑紧了。

（三百一十）

最后，周五的晨跑还是暂停了一天。

赵涛适应锻炼强度后恢复的那点体力，连着卵袋里的那点存精，全被三个女友榨了个干净。

开始的比赛，杨楠高潮了两次，喷得挺远，可张星语这次发挥简直超常，那一道飞沫，竟然有好几滴直接上了墙，打出了一场完胜。

输了的杨楠要在床上找回场子，正好把即将回家的余蓓让给了赵涛。

分别在即，他怎么也不好意思连这点力气都省下来，便施展浑身解数，在余蓓身上卖力耕耘。

感受到他的心意，余蓓湿润得快，高潮也来得不算太慢，比起从前冷感时期，简直天地云泥。

那边张星语在杨楠的玩弄下不情不愿高潮了两次，余蓓就在赵涛身下泄了一回。

张星语不服气杨楠一直进攻，反倒先一步用上了那条皮裤衩，红着脸塞进去朝里那根，就抓住杨楠的脚把她压在下面，学着赵涛的样子前后抽插起来。

还挺神奇，最后赵涛射精在余蓓里面的时候，张星语也狠狠耸了耸腰，和爽到花枝乱颤的杨楠一起，陪着他同时去了。

既然即将暂时告别的是余蓓，那等四个人都先爽过之后，重点自然就集中到了她一个人身上。

赵涛一心好好表现，侧躺在余蓓身边，亲吻爱抚得比杨楠还要卖力。杨楠刚被张星语干了个通透，穴心子一抽一抽美得半天没回过气，精神过来之后，就搂着张星语一上一下在余蓓身上刺激撩拨。张星语一直都当余蓓是赵涛心中提也提不得的最爱，当然尽心尽力曲意奉承，那小小舌头探到余蓓敏感花苞上后，真是比撩拨赵涛龟头时候也不逊色多少。

这样被三人围攻，余蓓就是没其他两个那么敏感，也免不了春水潺潺，嫩白的脚丫不多久就乱蹬起来，被赵涛死死吻住的小嘴里酥软呻吟连绵不绝。

等她双脚一勾挺腰抬臀去了一次，杨楠替下张星语的位置，拿上按摩棒陪着一颗跳蛋给她里外夹攻。而张星语则身子一仰，钻入到赵涛胯下，搂着他腰抬起头来，轻轻衔住还不太硬的老二，温柔吮吸。

再次勃起之后，赵涛鼓了鼓劲儿，趴上去重又送入到余蓓体内。

而杨楠，则笑着把那颗湿漉漉的跳蛋，塞进了余蓓小小的屁眼中。

和男人正好相反，女人的高潮，间隔只会越来越短，耐力只会越来越差。

情潮涌动的余蓓，很快就在跳蛋的震动中尖叫着泄了，一腔爱蜜之中，软软的花心被赵涛粗壮的肉矛依旧不断戳刺，双乳被两边小口交替吸吮，三十根手指在她酥软娇躯上往复游走，那满心满肺的快乐无处可去，只有再度冲向麻痒酸沉的下体，伴着心爱之人有力的抽动碾磨，一次次汹涌而出……

等到余蓓满身通红摇头告饶蜷进被窝里吵着休息，腰酸背疼的赵涛才一躺下，杨楠又跟张星语一左一右凑过红唇嫩舌，两面夹击舔吮起来。

锻炼身体差出的这两三天，最后还是一次性还了个干净。

别说最后隔天的晨跑都没起来，中午余蓓的火车，都差点睡误过去。

余蓓回去后，赵涛的生活很快变得规律起来。

早上去跟杨楠一起晨跑，回来洗个澡，三人一起出发上课，中午在家陪着张星语把深蹲做了，下午继续上课，期间有空闲的时候，能去自习室找孟晓涵补习一下英语，晚上则是有课上课，没课回家上女友。

张星语和杨楠在床上配合越来越好，吵架也渐渐少了，就是斗嘴似乎成了习惯，有时候左右两边夹住肉棒舔着，还要抽冷子说上两句。

杨楠原本是惦记着张星语较多，可张星语大概是不爱被她玩弄，总是反客为主，压着杨楠干个不休。杨楠嘴上虽然嚷嚷，可惜下面爱液横流，高潮迭起也就只剩下享受的份。

这么过了一周有余，金琳再次打电话提起了学生会的事，赵涛应付几句，说再考虑考虑，就先挂了。

不过这次他倒并不是随口敷衍，而是认认真真考虑起来。

他自己犹豫不决，只好问问身边人的意见。

余蓓照例是只要他高兴就好，杨楠举手赞成，张星语则当即反对。

为此，杨楠和张星语还在家里半认真地争执了足足一顿饭，杨楠的意思很直接，赵涛将来养家压力大啊，不努力争上游，三个女朋友姑且不论，三个女朋友的娃，总要养得起吧？

而张星语则坚持认为她们也可以努力工作，干嘛非要赵涛养家，就算赵涛养，一个学生会，去不去又有什么干系？

争到最后，相当于一票弃权一票赞成一票反对，让赵涛更加没了主

意。

这个周末，他先趁着一起自习的机会问了问孟晓涵。

孟晓涵斟酌一下，觉得他应该去试试看，毕竟，三本的课程压力从大二开始就急转直下，多出的时间参加一下学生会活动，起码有助于培养人际关系，孟晓涵在本部的学生会，其实也是挂着名的干事。

想了想，也不知道还有谁可问，赵涛纠结半晌，找了个没人地方，干脆给于钿秋打了个电话。

这种时候，听听一心向着他的老师怎么说，应该比较有参考意义吧。

“喂，于老师，你忙吗？”

没想到，那边的回应意外的十分冷淡，“还好，有事就说。”

“啧.....于老师，咱们之间，不至于闹到这个份上吧？上课你爱理不理也就算了，咱们是学生老师，我有女友你有老公，避嫌点应该的，打电话你这么冷冰冰，就太没意思了吧？”

“赵涛，你.....”于钿秋似乎有些生气，但停顿了一下，似乎是克制住了，压抑着说，“你有什么事快说就是，不然我要挂电话忙去了。我可没你那么清闲。”

一股隐隐的火气从心底涌上，赵涛想了想，寻思杨楠一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惯了，张星语也早承诺过只要他不再增加新女朋友，别的事就当不知道，孟晓涵和金琳都不好招惹，他暂时不敢念想，可于钿秋，凭什么冲他大呼小叫？

真忘了自己还有个满是印子的裤衩在他家柜子里锁着吗？

不过那股戾气一闪，就被他压了下去，最近生活甜蜜诸事顺利，犯不着真动气，就柔声道：“于老师，我是有点事想请教你，关于学生会的。可以的话，我还是想和你当面谈谈。不考虑别的，你就当是你的学生，需要你的人生经验，可以吗？”

于钿秋沉默了一会儿，缓缓说：“那你准备在哪儿见面？”

赵涛看了看外面接近傍晚的天色，想着这几天张星语和杨楠前后脚来了月经，正在家抱着热水袋看电影，心里一动，说：“要不，就在图书馆三楼的值班办公室吧，你有钥匙，那边也清静，你说呢？”

“这个时间，图书馆就快关门了吧。”于钿秋似乎有点犹豫，他好声好气的说话，他也不好继续那么生硬，“电话里说不行吗？”

“老师，”他干脆彻底放软了语气，充满暗示意味地说，“我想单独见你好好谈谈，这……都不行吗？”

“你……你到底想怎么样啊！”于钿秋沉默了几秒之后，突然爆发一样地说，“你这么一直招惹我干什么？你有三个女朋友陪着你了不是吗？她们一个个年轻貌美，都正值青春年华，你就安心陪着她们不行吗！我就算上辈子欠了你了，这辈子被你那么羞辱，也还清了吧？你就非要我没了脸，家破人亡才高兴吗！”

这怒气把赵涛着实吓了一跳，让他愣了好一会儿说不出话。

但马上，他就明白过来，这显然是一场憋闷了大半个月的，混合着浓烈醋意的宣泄。

相当于，对张星语所有羡慕嫉妒的具现。

他想了想，清清嗓子，认真地说：“于老师，我知道，你……日子过得很辛苦。可咱们都有自己的人生，如果真的脱离原有的轨道，我承担得起，你呢？”

听筒里传来于钿秋急促的喘息声，但是，没有回答。

“于老师，我知道你的心意，可对你我来说，彼此付出的感情必须有一个红线，我不能越过，而你……更是如此。”

“对啊。”她似乎平静了一些，“所以……你就不要再理我了，这样最好。不是吗？你守着你的女朋友们逍遥快活，我……我安安分分做我的老师，上课，出卷子，判分，回家洗衣服，做饭，陪……陪老公看电视，读书，睡觉。不……不就是不做爱么，不就是……不就是没人爱么，有什么大不了的。”

他捧着手机楞了一下，心里泛起一阵酸楚，原来，没人的空房子里

会感到孤独，而有老公孩子的家里，也一样会有这种不被怜爱的寂寞。

婚姻……原来是这么恐怖的一种东西吗？

“于老师，你别这么说，我听了……心疼。”他靠在墙上，轻轻说道。

那边陷入到又一段沉默之中，半晌没有动静，只有沉重的呼吸声显示，电话还没有挂断，还在走话费。

“于老师，既然我让你这么痛苦，那对不起，以后……”他咬了咬牙，下定决心说，“我不会再招惹你了。如果上课你还维持得住，咱们就继续保持老师和学生的关系。如果……你连看到我都会感到难受，你不用说，给我个暗示，我能明白，从此以后，你的课我就不再去了。我不在乎挂科，也不在乎学分，不能毕业也没关系，只要你能好受些，能表达我的歉意，那就够了。对不起，于老师，真的……对不起。”

那边传来一声克制的抽泣，跟着，于钿秋带着哭腔的嗓音传了过来：“六点半图书馆关门，现在差十分五点，五点钟，我在三楼值班办公室等你。咱们……干脆就把一切都说清楚吧。”

“好。”赵涛拿出壮士断腕的决心，沉声说，“只要不破坏你的家庭，不让你难过，你说什么，我都答应。”

（三百一十一）

这个时间的图书馆，也就一楼还有稀稀拉拉的学生在拿阅览桌当自习室用，二楼就基本没了人，等赵涛走到三楼，就只剩下已经锁了门的图书室和旁边关着门但亮着灯的值班室。

他敲了敲门，提高声音说：“于老师在吗？是我，赵涛。”

几乎是马上，门就打开了。

于钿秋站在里面，和平日一丝不苟整洁靓丽的模样截然不同。

她头发就是随便梳了一下，身上穿的一看就是没换的居家衣裙，和脚上蹬的坡跟皮鞋完全不搭。她眼睛还有些发红，一看到他来，就又有

些湿润。

赵涛走进去，看于钿秋关上办公室的门，有些忐忑地坐下，先问：“嗯……这里本来的值班老师呢？”

“你真当这里随时都有值班的老师吗？”于钿秋哼了一声，没好气地说，“除了我这傻子总是按时来去，其他老师都早早就走了，反正最后一楼值班的学生会干事会锁门的。”

“呃……那，老师你准备什么时候回家做饭？”他挠了挠脸颊，没话找话说。

“不急，孩子在奶奶家，老公……也在。我跟他吵架了，家里就我自己。”

“吵架了？”赵涛吞了口唾沫，小心翼翼地问，“因为什么啊？”

“刚才电话里不是说了，他不和我做爱。”于钿秋的表情看起来有点愣怔，就像午睡睡的时间太长，醒过来脑子还不清醒似的，“是，我知道他……他年纪大了，平常又老是坐着，力不从心，不愿意在妻子身上丢人，可……可我才三十多岁啊，我……我不说高潮那些东西，他就是抱抱我，亲亲我，把他的那个放进来，让我感受一下他还需要我总可以吧？从生了孩子他就不爱碰我，总是要我狐狸精一样去缠，去要，我的脸呢？我难道就是个生孩子的工具不成？”

她噙着泪看向赵涛，“都是你……你为什么招惹我？我本来不知道……世上还有那么美妙的滋味，没吃过……我还能不那么想要……都是你……全都是因为你……”

“于老师，”他觉得嘴里有点发干，事情似乎没向他以为的方向发展，他只好忍耐着上去抱紧她安慰的冲动，柔声说，“我以为……咱们是来好好谈今后如何让我不再影响你的问题呢。”

“你能吗？”于钿秋擦了一下眼角，大概是怕失态的样子被看到，过去把办公室门上了锁，看天色不算太暗，把灯也关掉，开口道，“你说，你能吗？”

“于老师，你觉得……怎么样才算能呢？如果我此后都不再见到你就

可以，那我保证做到。”他举起手，认认真真的说，“学校这地方说大不大，说小其实也不小，只要你的课我都不上，你的考试我去别的考场，你也注意点别巡视我在的地方，挂科什么我都无所谓，只要你好受，我以后脑袋上顶个雷达，只要看到你，我保证躲得不见人影，绝对不再给你添任何麻烦。你说这样行吗？不管你上辈子欠过我什么，咱们.....咱们那段孽缘，都算是还清了。好不好？”

于钿秋抿紧嘴巴，细长的手指紧紧抠着桌边，粉粉的指甲盖都泛起了死白。

“于老师，你说得对，我真不该再继续再招惹你。不过我真的就是想找你问问，我这样的学生，去学生会对我到底有没有好处，我真挺犹豫的。”

于钿秋还是默然不语，但湿润的眼中，却一颗颗落下泪来，啪嗒啪嗒掉在地上，一碎八瓣。

“于老师，你这么不说话，我.....我很为难啊。你别哭了好不好？你这么一哭，我看了好难受。”他终于还是忍不住走了过去，弯腰抬起双手，捧着她的脸，用拇指抚去了那两道泪痕，“你说吧，你想我怎么做，能答应的，我绝对不犹豫。”

“做爱。”她突然抬起头，还带着泪痕的眼睛里浮现出决绝的神情，“来吧，就在这儿，和我做爱。”

“可.....”

于钿秋马上打断了他，“你不是说能答应的绝对不犹豫吗？难道和我做爱不在这范围里？”

赵涛登时被噎得无话可说，他只好一解皮带脱掉裤子，咬牙道：“于老师，我当然是没问题的。可你.....真的想好了吗？”

她就跟没听见一样撩起裙子，把内裤脱下放到办公桌上，拉上半边窗帘，把椅子挪开腾出空地，扶着桌面往后撅起了丰满白皙的臀部，“你做不做？”

赵涛只好走过去，蹲下先用指头拨弄了一下暗红色的阴唇，想找到

阴蒂稍微湿润一下干涩的阴道口。

“直接放进来，快点。”她回手拍开他，似乎在忍耐着什么一样说。

他只好挺起身，抹些唾沫在龟头上，扶住于钿秋的腰，对准那还很干涩的膻口顶了进去。

尽管是生过孩子的女人，但总是得不到丈夫滋润，又经常站在讲台上上课，下面的弹性早已恢复不减当初，他担心她痛，缓缓深入的过程中，周围舒展开的褶皱带来的抓握感比他预想的还真是强出了不少。

于钿秋被他顶的晃了几下，内部渐渐湿润起来的时候，突然扭过头，斜瞄着他，轻声道：“赵涛，还记得那天晚上你跟我说，如果.....如果不用前面，就不算出轨，对吧？”

他吞了口唾沫，点了点头，“对。”

她流着眼泪笑了起来，趴在桌上，突然疯狂地扭动起了丰美的屁股，一边套弄着体内硬梆梆的肉棒，一边说：“那我现在出轨了，我出轨了，我终于出轨了！我出轨了啊啊啊——！”

那声音既带着笑意，又透着哭腔。

宛如一道深渊业火中传出的癫狂哀号，狠狠地钻入到赵涛的耳中。

他浑身一颤，竟险些，就此软掉.....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六十三）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一十二）

“于老师，我那.....那就是玩笑话。哪儿能真的干屁眼就不算出轨啊。”赵涛干笑了两声，好不容易才平息下去的，被张星语吓出来的那股恐惧感又噌噌往顶门心一股股地窜，“我就是想帮你找个心理安慰，别那么责怪自己而已。”

于钿秋的情绪还是十分激动的样子，卷起的裙子盖住的脊背一个劲儿起伏不停，察觉他在后面没动，还挺着软软的白臀拱了他两下。

可赵涛脊梁骨一个劲儿窜凉气，这膜没被他捅破的肉洞又让他心里总觉得缺了块什么，不知不觉那根老二就软得更狠，层层叠叠刚带上潮呼气的嫩肉裹都裹不住，往外滑溜出来。

“那你喜欢我也是玩笑吗？”她抽了两下鼻子，伸脚够过椅子，缓缓坐下，扭头看着他耷拉下来的鸡巴，自嘲道，“看，我这种老女人，你.....连硬都硬不起来，还不如.....进那臭地方的时候来的精神。”

“那不是开玩笑。”满肚子都快后悔上了天，赵涛真是恨不得发誓自己以后要再随便给人下咒就自切双卵，嘴里不得不放柔口气，哄着说，“我也不是嫌弃你，于老师，我这阵子锻炼身体，整天累的要散架一样。你这次叫我来说得跟分手似的，我都做好心理准备了结果你又闹这么一出，我脑子里全是问号在飘，能硬到送进去就挺不容易了。”

他拉住于钿秋的手蹲下来，温柔地说：“于老师，小秋，咱们冷静下来，有什么事，慢慢说，慢慢解决，好吗？”

“我想做爱。”她的眼神还是有些愣怔，就跟钻进了牛角尖还被人顶

住屁股，出不来了一样，“我.....我好想有人爱爱我.....你和我.....和我两次都只是欺负我，我老公不和我做爱，你也不和我做爱，我就.....活该没人爱.....么.....”

赵涛咬了咬牙，柔声说：“于老师，好，那，我现在就跟你做爱。但，做爱和性交是不一样的，你确定要在这儿？”

于钿秋点点头，一脸和哭一样的笑，“在这儿就行，一个偷情的荡妇，还挑什么地方。”

“好。就在这儿。”赵涛站起来把帘子干脆都拉上，一件件把自己脱光，连鞋袜都丢到一边，赤条条站定在于钿秋面前，“来吧，于老师，我和你做爱，你老公不疼你，我来疼。来吧，你也脱光，这儿就咱们俩，谁也进不来，最适合偷情了。”

于钿秋红红的鼻头颤了两下，但乌黑的眼珠，不由自主移到了他还粘着一些爱液的阴茎上。

根部的毛发蹭到了一些她下体的分泌物，白里透黄黏着一小疙瘩，她这才想起自己没洗澡，也没打扮，衣服都没好好换。

她抬手摸了一下自己的胸部，乳房很丰满，但早已因为哺乳而过于柔软，失去了大半和自重对抗的弹力，一旦解掉胸罩，就会坠出一个沉甸甸的下弧。

她突然看起来有些恐惧，在已经发生过两次扭曲关系的现在，竟然颤声说道：“我.....我不想脱，就这样也可以做吧？不行吗？”

“可以。”赵涛的年纪当然体会不清楚一个奔向中年女人的复杂心情，他现在就想着用肉体和言语安抚住于钿秋，让她不要成为下一个被引爆的地雷，他才过了半个月好日子，他恨不得过一辈子。

看于钿秋僵在那儿不知道该做什么，赵涛干脆过去抱起她，直接搂住吻了上去。

他现在很相信亲吻的魔力，别看只是四片嘴唇两条舌头做一些并不复杂的交互运动，只要有爱情在里面催动，就能让交换的唾液生成无数扩散全身的荷尔蒙。

这招数果然没有让他失望，很快，于钿秋的身体就变得火热，僵硬的四肢，也一点点恢复了灵活。

他解开她的胸罩，从裙子里掏出来丢到一边，一边揉搓柔软的肉团，一边称赞她的胸部很丰满手感很好，揉得他这么累都硬了。

她哼唧着伸手摸过去，确认了一下阴茎确实已经充血后，竟然高兴到抽了抽鼻子，两条丰满的大腿夹住他的腿，随着她急促的娇喘不停磨蹭。

他耐心地吻着，摸着，随着她身躯渐渐酥软，干脆扫开碍事的笔筒本子，把她抱起摆在了办公桌上。

然后，就像对待一道美味的佳肴，他站在桌边，抚弄着，亲吻着，舔、吮、含、吸，抠、摸、捏、揉。

仿佛是想起了在酒店醉后的一夜，于钿秋在娇喘到了最急促的时候，突然伸手抓住了他的肉棒，哀求一样地说：“我要前面.....求求你.....这次.....这次不要后面，我想做爱，完完整整地.....和我做爱一次，求你.....”

“我正在和你做爱，小秋。”他粗喘着从她乱蓬蓬的阴毛间抬起头，“这次我保证不干你的屁眼，我就要你的逼，你属于老公的逼。”

她颤了一下，但身上更加火热，“来吧.....赵涛，来吧，我.....我早湿透了。我要.....我要你.....”

他把她往桌边拖了一下，可基本上算是个写字台的办公桌还是有点太高，他只好低头亲了她一下，“小秋，你还得站着，这桌子太高，不合适。”

她立刻出溜下来，光着脚踩在地上，但犹豫了一下没有转身趴下，而是盯着他说：“能不能让我看着你？”

赵涛左右打量一眼，拉过椅子摆在旁边，让她一脚踩上去，靠着桌子往前挺出丰满的臀部，亮出了湿淋淋的成熟果肉。

虽然姿势稍微费力一些，但只要能进去，能顺利做完这一场，他知道于钿秋就能高潮。

她的饥渴已经积蓄了太久，拦截着洪水的大坝决堤，只需要一个小小的缺口而已。

他缓缓刺进去，这次，硬挺的龟头顺利碾过了层层褶皱，顶住了已经产出过孩子的子宫口。

尽管对这种与人共享的器官还是有种克制不住的嫌弃感，但生理上，被磨擦的阴茎的确开始感到舒服。

带着急于讨好安抚于钿秋的心态，他卖力地干着，酸疼感才消失不久的身体拼命压榨着可用的肌肉，往她的花心中冲刺，搅动，碾磨。

她娇喘，呻吟，扭动，搂住他，舔他的耳朵，亲他的脖子，最后，仿佛怕尖叫传出去一样用力咬住了他的肩膀，在被噎到一样的声音中，哆嗦着达到了高潮。

到十多分钟后，赵涛抱紧她的腰射进去的时候，她已经泄了至少三次。

桌边的地上，一片点点滴滴的水痕。

冷不丁低头看过去，怕是分不清，这到底是漏了尿，还是发了骚，亦或是，在此痛哭过一场.....

（三百一十二）

“小秋，你.....舒服了吗？”喘息着拉开椅子坐下，赵涛看着于钿秋湿淋淋的下体，柔声问道。

那成熟的果肉中央，刚才射进去的精液这会儿才回流出来，流过阴门，流过阴唇，缓缓在丰满的大腿内侧拖曳出蛞蝓爬行般的一道。

“你说哪里？”于钿秋的气息也很急促，她低头看了看自己大腿之间，扭头望了一眼桌上，拿过一个笔记本，从最内撕了张干净些的纸，在手里揉软，“心里，还是身上？”

有三个女朋友，赵涛已经很习惯在裤兜里揣一包手帕纸，他立刻拿

起裤子掏出来抽了两张，蹲下去一边帮她擦拭，一边柔声说：“我来，别用那个，脏。”

于钿秋盯着自己手里皱巴巴的纸，自嘲一笑，“无所谓，我还不如它干净呢。”

“小秋，男女情爱是原欲，哪有什么脏不脏呢。即使道德有瑕疵，做错的也是咱们两个，和脏无关，更不是你一个人的原因。”他仔细擦干净后，在她茂密的毛发间柔情一吻，站起来搂住她，小心翼翼地
说，“而且，你丈夫就一点责任都没有吗？妻子娶回家，不该是用来好好爱惜的吗？”

“那.....错的也是我。”她软软靠在办公桌上，面颊上的绯红还未完全消退，“我要是真的对婚姻没有留恋，离婚不就好了。离了婚，我和谁做爱都可以，可我没有。”

她的声音又有些哽咽，“我还是不舍得.....我不舍得孩子，不舍得我的名声，我不舍得稳定的工作。婚姻其实就是交易，拿感情换来一堆东西，最后感情没了，所有的.....也都舍不得扔了。我那天晚上做梦.....梦到自己变成了张星语，我才发现，我竟然这么羡慕她.....”

“于老师，你不是也曾经奋不顾身过么，轰轰烈烈的爱，最后还是要回到你说的交易上。你羡慕她的现在，其实就等于在羡慕曾经的自己，这有必要吗？”他轻轻抚摸着她发凉的大腿，柔声劝说道，“在什么年纪，享受什么样的生活。你当年不顾一切爱上自己老师，一直追求到和他结婚，不也是学校的传奇吗？人不可能永远活在轰轰烈烈的状态下啊。”

“可.....享受着婚姻提供的各种好处，背地里，却出轨和你偷情，这不是很无耻吗？”于钿秋放下了裙子，盖住了他上下滑动的手，仿佛看不到，那只手就没有摸在她原本只属于丈夫的地方一样。

“对啊，我也很无耻啊。知道你有丈夫，还擅自喜欢你，非礼你，勾引你出轨和我偷情，我还同时交着三个女朋友，学校里估计都快有人对我杀之而后快了吧。”赵涛舔了舔嘴唇，轻声说，“可是我很开心啊，我承认我自私，我只想着自己舒服，可.....不犯法不坑蒙拐骗，这也没什么大错吧。小秋，你.....舒服吗？”

于钿秋沉默了很久。

赵涛也没有追问，就那么自下而上仰视着她，看她红潮退去，看她眼神渐渐冷静下来，看她抬手梳了梳鬓发，看她把脱下的内裤拿在了手里，愣愣望着。

“舒服。”不知道多久，夕阳都把血一样的颜色透过窗帘的缝隙，洒满了于钿秋的轮廓，她才呻吟一样轻声说道，“真的.....很舒服。可能，我恋爱那么多年，结婚这么多年，直到.....直到今天下午，才真正做了一次爱吧。”

她双手缓缓蒙住了脸，“我真想就这么一直和你偷偷摸摸下去，可我又不知道.....等到你毕业，等到你离开这里，或者你的女友们发现，骂我是个无耻的女人，揭穿我，逼我离开你，到时候.....我该怎么办？我.....我什么都不知道的时候，根本不会想.....可我尝过了，我尝过了啊.....赵涛，你让我以后.....怎么再离得开你。”

“其实.....只是高潮的话，还是有很多方法的。”赵涛又觉得背后在冒冷汗，赶忙柔声说道。

可于钿秋似乎误会到了别的地方，她柳眉倒竖，面带愠色说：“赵涛，我.....你真当我是什么轻浮的女人吗？我.....如果不是莫名对你动了心，你就是.....你就是杀了我，我也.....也不会愿意的！”

“我的意思是，自己其实也可以。而且，还有一些玩具啊。小秋，高潮的快乐有很多方法的，我用手可以让你快乐，你的手不也一样吗？”他耐着性子好言好语道，“我知道，这些填补不了你心灵的空缺，毕业后，大不了我不去太远的地方，方便你偶尔有需要时候找到我，这不也很好吗？长期的情人关系，起码有助于你把那糟糕的婚姻状况继续维持下去，对不对？小秋，我喜欢你，我愿意做这个见不得光的人。”

他使尽了浑身解数，就想要于钿秋把心思转到偷情的路子上，再也不要考虑学张星语。

这女人当初能把师生恋修成正果，足够说明有奋不顾身的一面，此刻不过是满身牵绊动弹不得，真让她起了念头一发不可收拾，离婚不要工作跑来和另外三个女生争上一争也不是没可能。

真豁出去到那个地步，他才不信于钿秋还会满足于情人之一的地位，到了那时，那才是天大的麻烦事。

所以他一定要把她掰回正轨，让她坦然地享受已婚妇人偷偷摸摸的快乐，这样，至少能稳住到毕业，两三年的时间很长，再有什么问题，就到时候再说吧。

费尽口舌轻声细语说了半个多小时，外面天都渐渐黑了下来，于钿秋才颇为幽怨地叹了口气，点点头，轻声道：“好吧，也……也只能先按你说的办了。”

赵涛这才从紧张感中慢慢挣脱出来，在心里大大松了口气，抱住她亲了一下，“那以后，可就考验你别被丈夫发现的本事了。”

“他眼里只有书，我穿不穿内裤回家他都不会知道。能发现什么……”于钿秋苦涩一笑，伸手捏了捏他的老二，“我都不记得，他上次硬起来是什么时候了。”

“可你这么捏，我马上就要硬了。”赵涛喘息着轻咬着她的脖子，握住她手腕不让她的手挪开，“小秋你这么美，暴殄天物，是你老公不对。以后，我来替他好好爱护你。”

于钿秋看了一眼表，哎呀一声推了推他，“今天不行了，咱们赶紧走，这都过锁门时间了，别一会儿下面值班的学生上来再撞见。光顾着说话，把这个给忘了，你也快穿衣服吧。”

看来她已经差不多恢复理智了，赵涛笑了笑，麻利地把衣服穿上，拉开门看了看外面，说：“小秋你先走，我一会儿再下去，我可以说我在三楼图书室里睡着了，那门是碰锁，从里面能开，骗得过去。”

于钿秋嗯了一声，抓起提包挎上，匆匆忙忙穿过走廊迈下了楼梯。

赵涛伸了个懒腰，在饮水机里接了杯水，坐下喝了起来。

这个地雷，总算没有炸开花。

哪知道，水喝到一半，脚步声就在走廊里响了起来。

他赶忙放下水杯出去把门一带，装成刚从图书室出来的样子准备往

外走，可一抬头，就傻了眼，“小秋，你.....你怎么又回来了？”

于钿秋铁青着脸站在那儿，欲哭无泪地说：“可能.....值班学生上来看办公室锁着门没开灯，以为.....没人。现在，大门从外面锁了。一楼全是防盗窗，咱们.....咱们走不了了。”

（三百一十三）

一听这个，赵涛心里真是三百六十度托马斯全旋花式骂了一串我操。

可他看得出于钿秋心里比他还急，明显情绪又变得很不稳定，赶忙上去柔声安慰道：“没事，没事别急，小秋，咱们去二楼看看，说不定有合适的窗户，咱们就想办法出去了。”

“二楼也有防盗窗.....就三楼没有。”于钿秋哭丧着脸，手在坤包带子上攥得死紧。

赵涛这下也没了招，只好柔声说：“那.....那实在不行，咱们就在图书馆里呆一晚上吧。你不是有里面这些屋的钥匙吗？”

“我外面的钥匙也有，我就是没法开。门缝伸不出手，总不能叫人来.....来帮忙开吧？那样我倒是出去了，你呢？”于钿秋气哼哼打开办公室门，手放到灯开关上，又拿了下来，“刚商量好不能被发现，这下可怎么办？”

“要不等夜深人静.....我让女朋友来帮忙？”

“不用。”于钿秋马上回绝，“我宁肯等到明早九点开门。办公室里趴着睡一夜，有水喝，又死不了。倒是你.....回不去家，女朋友就该发现了吧？”

“我不怕被发现，”赵涛干脆直接承认，“她们知道我喜欢你，也知道你不可能威胁到她们，不会真追究计较的。”

于钿秋张了张嘴，却又把要说话吞了回去，转身拉开窗帘，让外面的路灯多少照亮一点黑暗的办公室，“那.....你就陪着我一直在这儿过夜？”

“别说锁住了出不去，就是出得去。你约我来，我还能走不成？”他过去凑到她身边，一起在不会被发现的暗处看着下面零星走过林荫道的学生，“就是咱们得饿一顿了，只有水，没东西可吃。”

“我本来也不饿。”于钿秋小声说道，可话音刚落，肚子里就清清楚楚传来一声咕噜，登时让她羞了个大红脸，掩饰一样去饮水机那儿准备接水喝。

屋漏兼逢连夜雨，赵涛正在这儿欣赏于钿秋弯腰掏纸杯掀起的臀部那饱满诱人的弧度时，他的手机响了。

是杨楠。

这总不能强行挂掉，他苦笑着对于钿秋比了个嘘的手势，摁下接通，“喂，小楠。”

“你请孟晓涵下馆子去了？回不回来吃到是打个电话啊，我刷一遍孟菲斯特张星语能在我耳边问你八次，我俩都大姨妈呢情绪不稳啊，你不怕我们干架吗？”

“我没请孟晓涵吃饭，我……我在外面回不去了，今晚可能都不行。你们吃了好好休息早点睡吧。”他看了于钿秋一眼，屋里安静，他手机听筒的声音又大，基本等于开了免提的效果。

杨楠嘿嘿一乐，在电话那头说：“星语，他说不回来睡了。这下不用念叨着让我跟你一起做伴洗屁股了吧？猜猜他是不是偷腥解馋去了？”

那边隐约传来张星语一句：“不可能啊，就是找于钿秋，也不能晚上不回家吧？是不是出什么事了？你正经点赶紧问问。”

于钿秋脸上一红，扭开了头。

杨楠懒洋洋问道：“呐，赵涛，你也听见了吧。你往家领了个管家婆，就别嫌人问东问西烦，说吧，你怎么就回不来了？”

“我在图书馆查资料，结果书没意思睡着了。我呆的地方不明显，被锁在图书馆了。”赵涛定了定神，开口说，“不信你们骑车子过来，我下到门口隔着门缝证明给你们看。”

“啊？”那边传来张星语一声惊叫，跟着就是一句，“我给金琳打电话，我问问图书馆今天谁值班拿钥匙，赶紧去把他弄出来，不然岂不是要在里面饿一夜。”

杨楠赶紧开口，“星语，值班学生锁了门就把钥匙送学生会锁抽屉里了好吗，小田值过班我知道。”

“那怎么办啊？要不咱们去五金店买个老虎钳子，把门撬了！”张星语显然急了眼，已经准备不择手段了。

“别别别，不至于，不就在图书馆过个夜么，没关系的。”赵涛赶紧出声安慰，唯恐张星语这个变身后行动力惊人的女生分分钟杀过来，拆门拆不掉估计都敢连墙一起爆破掉。

“怎么没关系啊，”张星语听着也凑到了电话边，“那地方连个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也没被褥，我去找保卫科，要不就找导员，反正不能让你在那儿受一夜罪！”

赵涛赶紧苦思冥想，说：“不是，真没什么受罪的，你这一去找人，我反倒就捅娄子了，导员本来就看我不顺眼，到时候再给我找点事，我对付对付，明早一开门我就回去了。你们就听我的吧，图书室桌子拼一拼睡觉足够了，我穿得挺厚，不冷。”

似乎听出他有什么隐情没有讲明，张星语拉着杨楠嘀咕了几句，跟着说：“那……那我给你送饭过去，再拿个小铺盖。”

“这个行……但可千万不能叫人看见啊。”

杨楠显然也知道了什么，笑道：“行，我们准备个提兜，吃的用的给你装好，摁扁点，你到一楼等着，我们找好地方给你打电话，我放风张星语送东西，保证让你神不知鬼不觉在图书馆里过一夜，行了吧？”

赵涛讪讪笑道：“行，这可以，那我等你们。”

“哼，你啊……”杨楠最后说了这么一句，把电话挂了。

于钿秋捧着热水暖手没喝，小声说：“你女友要来给你送饭？”

“嗯。再拿个小铺盖，姑且在这儿将就一晚上吧。”

于钿秋神情复杂地坐下，轻轻啜了一口热水，没再言语。

等了约莫二十多分钟，赵涛的电话响了，这次是张星语打过来的。

“喂，你们到了？”

“嗯，在一楼靠林荫道这边最西角，你进得去一楼图书室吗？”

“进得去，呃……这儿门没锁严实。”他随口编了一句，对于钿秋点点头，接过钥匙就往楼下跑去。

到了窗口，却是杨楠在隔着防盗栏杆往里递东西，张星语穿着红裙子远远站在路边望风。

而且，还足足拿来了两大兜。

“这都是什么啊？不会把铺盖卷都给我带来了吧？”赵涛接过来放进屋里，忍不住小声问道。

“两人份的东西，饭也是。”杨楠瞪了他一眼，说，“于老师跟你在里头呢？偷情忘了时间，锁住出不来了对吧？”

赵涛的脸上顿时有点发烧，“这……这也猜出来了啊。”

“我笨，星语可不傻。”杨楠略带讥诮地笑道，“图书馆最稳定的值班老师就是于钿秋，你俩又是那关系，都想出不为找她你来图书馆干嘛。你还好意思说没锁严实，能进这屋，是拿的于老师钥匙吧？”

“对不起……”他只好摸着后脑勺，尴尬无比地道歉。

“星语是说过你只要能瞒住她她就随便你偷吃，可你也不能老让她装傻故意被你骗吧？”杨楠撇了撇嘴，“下次要是编不出好瞎话，你还不如老实点直说，别真把我们当傻子。”

“我……知道了。其实我是找她商量学生会的事儿，结果她……”

杨楠摆了摆手打断道：“行了，明天回去再解释吧，星语比我更想

听。晚上在图书馆里悠着点，听说这地方盖好前是个坟头，可别你俩快活着引来围观的。我们走了，你赶紧躲着去吧，真闹到于老师身败名裂，你也得被开除。”

说完她转身就跑去了张星语那儿，笑嘻嘻把她一搂，俩人也不知道交头接耳说着什么，就那么走了。

赵涛关好窗户，叹了口气，拎起东西往楼上走去。

不是都说恋爱中的女人智商会变低吗？这要还是变低后的结果，正常值是不是能把他比去马里亚纳海沟底下了啊？

就这还说偷情没关系瞒住你就行，您这脑子恕我真瞒不住啊……他唉声叹气地爬上楼，走进办公室，先把两份肉丝炒面拿了出来，里头还很体贴地放了俩个塑料碗。

“怎么是两份？”于钿秋惊讶地问，自欺欺人地说，“你……你饭量大？”

“大什么啊，猜出你也在这儿了。”赵涛无奈地打开提兜，“喏，你的小被子都准备了一份。”

“她们……没说什么？”

“我不是说了，我不怕被发现。”男人嘛，即使心里已经虚了，在外面还是要把面子撑起来，他笑呵呵一掰筷子，说，“我都说了她们不会计较追究的，你看我没骗你吧。”

“你……真是奇怪的男生。”于钿秋叹了口气，可能确实饿了，也跟着掰开筷子，坐下准备吃饭。

赵涛一看提兜里面，又说：“还准备了一袋醋，呃，小秋，你要么？”

于钿秋点点头，“我放一点……怎么给你拿来这么多？”

赵涛苦笑着掏出里面那一袋没开封的简装老陈醋，“可能，是怕我够用吧。”

她还不至于真蠢到这都不懂，接过袋子咬了个小口，先拿了两个纸杯倒出来，再一点点添进碗里拌匀，轻声道：“这不就是在说她们吃醋了么。整整一大袋子。”

“吃点也是应该的。不吃醋……说明不够喜欢我。”他也倒了点醋，笑着说，“你不也吃醋么？”

“我才……”她下意识就想摇头，但说到半截，就发现否认这个有什么意义，明明连自己都骗不过去，只好小声道，“是……我一想到她们整天都能陪着你，能堂堂正正陪你做好多事，而我，还要在家演一个好妻子，在学校演一个好老师，我就……难受得想哭。”

“以后再难受的时候，你就找我，我来安慰你。”他认真真地说，“可能没办法随叫随到，但我一定会努力让你开心的。小秋，你可以从你丈夫那里得到一大部分，缺失的那一小部分，我来补给你。”

“可我……感觉自己缺了好多。”她凄然一笑，轻声说道。

“没关系，我会努力给你填满的。”他故意用上了比较暧昧的语气，“我最擅长的，就是填补女人的空虚之处了。”

她怔了一下才反应过来这是句调笑话儿，登时不再搭腔，低头吃了起来。

快吃完的时候，赵涛觉得总算能说正事儿了，就开口问道：“小秋，你说这个进学生会的好机会，我该不该把握一下啊？”

“该。”于钿秋考虑了一会儿，很坚决地说，“但你不能只当干事，那没用。每年学生会有一大堆干事，就是跑腿瞎忙活，简历都写不进去，对你未来没多少好处。”

赵涛的心里立刻就打起了退堂鼓，“凭我的本事我也当不上别的了啊，我还说就去学生会锻炼一下能力呢。”

“你以为学生会里的那些职位都是凭本事的吗？”于钿秋吃下最后一口，把筷子往碗上一横，神情中又多了几分老师的气势，“凭什么本事？成绩？本部还好，你们院的学生会你看看里头有几个系里前十的？能说会道和知道跑关系算是本事的话，那才没错。”

“那.....我是不是就别去了？”赵涛苦笑道，“我也就嘴上能说点，跑关系可要为难死我，那还是算了，我就安安稳稳努力学习吧。”

“其实你真该试试，”于钿秋沉吟片刻，开口道，“上次活动，你交的稿子就很不错。”

“可按你说的，我不会跑关系，就是给人跑腿的命，那还费什么力气。我是不愿意干那些请客送礼溜须拍马的事。”他撇撇嘴，不屑地说，“有那精神，我还不如哄我喜欢的姑娘去。”

“你不用跑关系。”于钿秋似乎下了什么决心，缓缓道，“我就是你的关系。”

（三百一十四）

“啊？”赵涛当场张大了嘴，半晌才托起下巴，惊讶地说，“小秋，你、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于钿秋杏眼半眯，托着腮坐在桌边沉吟片刻，缓缓说道：“我在考虑你的未来。这个破学院，烂三本，你要想混出个人样，就只有从大三开始玩命考研。三个女朋友围着你，你能定下心来好好学考上吗？就算考上了，又是三年学生生涯，你熬得起吗？”

她咬了咬唇瓣，似乎下了什么决心，“要我说，你干脆就走学生会这条路。”

“你先进去当上干事，最好在宣传部，那边我是顾问老师，说话比谁都管用。然后你就准时出勤，什么活动都积极参加，最晚下个学期，顺利的话这个学期期末，我就能让你当上副部或者宣传部长，你不是有点小文笔么，这就是真材实料。”她的心思动得挺快，“你这点风流韵事，没人恶意找你麻烦的话，大二大三也就没人当回事了，你平常低调点，别总带着两个女朋友满世界招摇，这么积累上两三年，我.....我给你联系人脉，你让你爸妈出点钱，说不定，我能帮你留校，就在你们院当导员。”

“啥？”赵涛当即傻了眼，他曾经给自己规划过不少种未来，有现实的有想象的有飞天遁地纯属意淫的，但还真没哪个和在大学任职有

关，“这……这也太不可能了。”

“我说有可能，就是有可能。大学里这些门道，难道你比我懂得多？”于钿秋柳眉一竖，口气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感觉，“你人聪明，只要肯干，学生会的确是条可选的路。你们院现在起步没两年，老师全是本部的，导员缺口并不小，你在校这几年就以这个方向努力的话，成功的概率很大。再说，你还有我帮忙不是。”

赵涛端详了一下她的表情，从眼中微妙的狂热中，他才恍然大悟，于钿秋是担心他毕业就跑得不见人影，她有家有小，绝不可能真的全国跑着去找他幽会，那么，为了以后还能偷情一解相思之苦，弄到身边当同事，岂不是最好的办法？

“怎么样，听我的吧，就算不成，在学生会好好干，简历也能多个加分项不是。”于钿秋说得都有些着急，最后不自觉就撒上了娇，“是你说找我商量的，我给了建议你又不听！”

赵涛的心思，却已经转到了别的上面。

学生会的经历能给他多大帮助这个暂且先不管，当初金琳那一顿教训可是实实在在浮现在了他的心头。

她正好还是现在学生会宣传部里管事的。

如果他争下这口气，最后真反过来压过她一头，那岂不是爽到天上去，晚上跟女朋友上床鸡巴都能多翘二十度角。

“好，小秋，那我下礼拜就去交申请！”他下定了决心，还有模有样地握了握拳头。

于钿秋好似松了口气，点了点头，就起身收拾起来。

虽然不敢开灯，但于钿秋很快就找出了一支手电筒，把他们吃完剩的袋子一次性杯子都清理去了外面的大垃圾桶。

“咱们先找找睡的地方吧。”收拾完后，赵涛喝了杯水，“三楼跟二楼，你觉得睡哪儿好？”

于钿秋应该是还顾及着安全问题，直接说：“就在三楼吧，不往下

走了。”

他们打开三楼图书室，进去找了个干净角落，张星语和杨楠把东西给他准备得还挺全，被褥里头还卷了一堆旧校报，可以用来铺地。

于钿秋见赵涛笨手笨脚一看就是在家不干活的甩手掌柜，摇了摇头把他拽开，自己跪下趴着把床单褥子铺好，就是没有枕头，只能从书架上搬几本书凑合。

她跪趴着收拾的时候，赵涛就忍不住一直盯着那摇来晃去的浑圆屁股看个不停，一见床位收拾好了，这没什么光亮的地方也没什么别的娱乐活动，当即就过去揽住了她，笑道：“小秋，那……咱们就躺吧？”

于钿秋丰润的嘴唇抿了一下，仿佛把一口唾沫咽了下去，细细白白的脖子轻轻一蠕，发出小小咕嘟一声。她扭过头来，看着他阴影中不甚清晰的脸庞，似乎在思考什么。

“怎么了，小秋，想什么呢？”

“我在想……你会不会觉得我是个特别淫荡的女人。”她喃喃说道，斜倚在铺好的被褥上，语气既有几分担忧，又有几分幽怨。

“怎么会，你需要我，我很高兴啊。”他赶忙柔声说道，“我不是都说了，我很乐意补上你丈夫不肯给你的那一块。”

但她好像还是有些忌惮，忍了又忍，幽幽叹了口气，说：“你锻炼身体那么累，咱们都早些休息吧。”

图书馆这么刺激的地方，赵涛怎么可能让她就这么睡过去，他眼珠一转，先装模作样躺下，枕在书上后，突然问：“小秋，我听杨楠说，咱们这图书馆是盖在坟头上的，真的假的啊？”

于钿秋一愣，马上说：“瞎说八道，都是学生在胡传。咱们校区……以前的确有片乱葬岗，不过最后是你们院男生宿舍楼盖在上面了，说阳气重能镇住。离这儿还远呢。”

操，原来我们三本男生住的地方才是该闹鬼的位置啊？合着成绩不好连宿舍都要安在坟头上？妈的毕业证要不要用冥币印啊？

当然，现在不是计较这个时候，赵涛定了定神，故意做出释然的口气，说：“那我就放心了，杨楠给我讲过好几个这地方的灵异事件，我还担心咱俩晚上睡着睡着真撞邪了。”

“我迷上你才是撞了邪。”于钿秋没好气地说了一句，钻进被子里一裹，跟着又有点忍不住，小声问，“她都跟你讲了什么啊？瞎编的吧，我一个都没听说过。”

赵涛运动了一下舌头，知道考验自己编故事能力的时候到了。

然后，他从正面背面都是条麻花辫子的传统女鬼，讲到在厕所里被烧死所以在各个学校来回流窜的日本怨灵，再到查资料结果翻到拍着自己死状的照片，没几天真如照片一样死去的学生这种现编的传说，东拉西凑南挪北借，怎么吓人怎么说，反正最后是把于钿秋那么大一个女老师吓得脸色发白，双手都缩进了被子里，只剩下一个头在外面微微发抖。

这么吓都没把她吓到自己被窝里，赵涛觉得有点挫败，只好说：“我知道的就这些了，不过没事儿，有我陪着你呢不是，咱们睡吧。”

结果于钿秋突然伸手拉住了他，涨红着脸说：“先等等。”

“怎么了？”他兴高采烈一翻身，血管里的液体都欢呼着准备往下冲刺。

“我.....我要尿尿，你陪我去.....我自己不敢.....”

这一刻，赵涛突然想到了《地狱老师》那部漫画里的律子老师.....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六十四）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一十五）

不敢开灯，只打着手电走在黑漆漆的图书馆里，确实有那么股子身处于恐怖片场景里的恍惚感。

于钿秋是真的很害怕，看起来尿憋得也很厉害，双腿紧夹着膝盖跟在赵涛后面，一手攥着他的衣袖，一手拿着手电都不敢照远，走不出三步就要往身后晃一下。

“没事，小秋，我陪着你呢，你还这么害怕做什么。”他觉得好笑，又不好直接笑出来，只好边领在前面柔声安慰，“喏，到了，你去上吧，我在外面等你。”

“我.....我不。”她声音发颤地说，“反正这里也没别人，你.....你进去帮我看，里头没有怪东西你再叫我。”

“好好好。”心里有了个大胆的主意，赵涛一口答应下来，接过手电就开门走进了不算太大的女厕所里。

厕格一共三间，对面是洗手台，有个脏兮兮的镜子，还挺有点鬼片的味道。

他四下看了看，有个破墩布戳在角落的矮池子里，当即微微一笑，过去拿了出来。

“赵涛，还.....还没看好吗？”外面于钿秋已经忍不住哆哆嗦嗦地问。

“我正看呢，最后这一间门好奇怪啊，插销坏了吗？”他一边提高声音回答，一边拿起墩布打开最靠里的厕格走了进去，关好门，然后拉着门闩把墩布竖起来搭在上面。

布置好一切后，他把脚藏在从缝隙里看不到的边缘，关掉手电，突然短促地惊叫了一声，然后闭紧嘴巴，把呼吸放轻，耐心等待着恶作剧得逞。

他不喜欢于钿秋在他眼前太有老师范儿，稍微整整她，吓唬吓唬，哄一哄，回到那边再好好干一炮，今晚就算是圆满了。

“赵涛？你怎么了？”

他不说话，顺便也想看看她会不会吓得太厉害就这么跑了或者求救去。

“你别吓我啊，我胆子很小的……”于钿秋果然硬着头皮开门走了进来，“你在哪儿？”

赵涛舔了舔嘴唇，逼尖嗓子细声细气地说：“啊啊……打不开啊……”

“谁？”于钿秋吓得嗓子都成了女高音，“是你吗赵涛？”

“打不开……呜呜……打不开……”

“赵涛？”于钿秋都快吓哭出来，但还是一步步走到了最里面的厕格外，“你在不在里面啊？”

知道时间拖得越久恐惧的效果越差，细想之后就要穿帮，赵涛忍着笑把手一松，同时高呼一声：“打不开啊啊啊啊！”

哐啷一下厕格门向外打开，那竖起的墩布就跟个人影一样哗啦扑了出来，厕所小窗透进的那点光也就能看清个台阶地板，不开灯的情况下哪儿分的清楚是人是鬼。

于钿秋先是下意识地伸手推了一下，不料指头一碰，竟然推动了一个湿漉漉黏乎乎的东西，心里哪里还顾得上细想，赵涛讲的鬼故事里那个打不开厕所门被活活烧死的小女孩一下子就冲进了脑海，吓得她倒抽

一口凉气，连叫声都没逼出嗓子，后退两步，膝盖一软扑通就跪坐在了地上，足足十几秒，喀喀轻响的嗓子眼儿里才挤出一声尖叫：“呀啊啊啊啊啊啊——”

这厕所在图书馆楼中间，还是三楼，这会儿也晚了，赵涛不太担心会被外面路过的谁听到，但一听这叫声不对，也害怕真把于钿秋吓出个好歹，赶紧窜出来打开手电，搂紧她照亮那个倒下的墩布，连声说：“小秋，小秋，没事了，对不起对不起，是我一时没忍住，故意吓唬你的。那就是个墩布，你看，真就是个墩布。小花那故事其实是日本的，原来叫厕所里的花子，不是咱这儿的故事。”

胸膛还在剧烈地起伏，于钿秋把头靠在他怀里，盯着那个墩布看了好一会儿，苍白的脸上才恢复了一片血色，恼羞成怒扭头就往赵涛胸前噼噼啪啪拍打起来，“你混蛋，吓死我了！讨厌！知道我刚才多害怕吗！臭小子，混蛋，臭小子！呜呜……吓死我了！”

赵涛赶紧忍着疼给她擦泪，连吻带抱地哄了一会儿，才说：“好了，是我不对，我陪着你，赶紧尿尿吧。”

结果于钿秋又狠狠拍了他后背几巴掌，然后羞怒交加地说：“你……你还说，我……我吓得都尿出来了。讨厌！坐了一屁股，这要怎么办啊！”

赵涛赶紧把她扶起来，还真是，地上湿漉漉尿了一大滩，裙子内裤全都湿透，屁股大腿到膝盖一片狼藉。

妈的，这下可玩大了。

“这……要不赶紧洗洗，”赵涛想了想，说，“这儿有水池，洗干净我用力拧拧，再去走廊甩甩，把三楼窗户开一扇，把你这裙子挂里面，内裤也晾上，吹一晚上准干。”

于钿秋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先把裙子内裤脱下，想了想，还是走进厕格里蹲下，把剩下的尿往外挤了挤。

大概还是有些害怕，她连门都没关，多半是觉得被看了这么多次丢脸至极的模样，已经没什么好在意的了。

可赵涛笑嘻嘻走了过来，打起手电歪着头，一副很认真要观赏的样子。

于钿秋急红了脸，“你.....你这是干什么！”

“帮你打光啊，不然你再害怕怎么办？”他故意等到第一股水流出来才到，就是知道尿这东西，一般出来就要漏个透，不那么容易憋回去的。

果然，于钿秋无奈地捂住了脸，分开的双腿中间，茂密的毛发下，暗红的肉唇里，淅淅沥沥的水滴很快连成一线，哗啦啦撒了起来。

看来她憋得真不少，都失禁了一次，还尿了一会儿。

尿完后，于钿秋想拿卫生纸去擦，才发现刚才一坐，卫生纸也泡湿了一大半，低头一看，明晃晃的手电还照在她的胯下。

她一瞪眼，干脆把纸一丢，起来光着下身径直走到了那个矮池子边，一扭脸冲着赵涛说：“过来，扶住我。”

赵涛一愣，连忙跟过去。

她脱下鞋，抬脚踩在矮池边上蹲下，就那么打开水龙头，用手撩起清凉的自来水，先洗干净了耻丘，接着是屁股，然后连大腿，膝盖，和脚掌都仔细洗了一遍。

然后，她站起来，脱下上衣低头用衣服把下面仔细擦干，这才穿回鞋子，拿过赵涛手里那两件脏衣服，一起丢到旁边的洗手池里，打开水洗了起来。

就像是要把满肚子的羞耻感揉到衣服里面一样，她洗得非常用力，每一下，都搓出了布料摩擦的声音。

打着手电看着她，发现她有些发抖，赵涛赶忙脱下自己的上衣，围在她光裸的下体四周，把袖子拦腰系上。

她这才动了动，颇为委屈地说：“你.....你就知道欺负我.....”

赵涛从后面抱住她，吻着她的耳根，轻声说：“我真不是想欺负

你，我就是想吓唬一下你，你就没那么想睡了，也不会在乎我觉不觉得你淫荡的问题了，那样，我不就可以再和你做爱了吗？小秋，我还想干你呢，我今天才第一次干你小逼，你不想让我多干几次吗？偷情的机会，每一次都要把握好才对吧？”

她揉着衣服的手渐渐慢了下来，“你.....你真的不会嫌弃我.....是个淫荡的女人吗？”

明白她似乎正在什么重要的关口徘徊，赵涛吞了口唾沫，柔声说：“肯定不会，我爱还来不及呢。”

下一秒，于钿秋放下了池子里的衣服，转过身，蹲下，扯开他的拉链，掏出他的老二，一气呵成放进了嘴里。

那口水被搅拌、涂抹、摩擦成沫的声音，立刻清晰而淫靡地伴随着酸麻的快感，一起钻进了赵涛的脑海。

（三百一十六）

于钿秋的口交技术并不好，甚至比不过虽然青涩但无比用心的张星语。

可刺激感依然很强烈。

因为她像是终于打开了自己一样，展现出了一个三十多岁久旷妇人的贪婪。

她的鼻尖每一次都恨不得钻进赵涛的阴毛中，灼热的气息一下一下喷在沾满口水的阴茎上，舌头笨拙地固定在舔托的位置，随着嘴唇一起卖力地套弄，很明显，她只想让这根硬起来的鸡巴，早一点膨胀到极限，早一点撑开她饥渴的肉洞，早一点碾过她湿润的褶皱，早一点撞上她抽动的花心，早一点把她干得浑身酥麻，淫水长流，高潮迭起。

当龟头已经能轻松压迫到她的喉咙，她立刻站了起来，望着赵涛咽了口唾沫，这么近的距离，手电即使照在上面，反射下来的光也足够看清她脖颈那诱人的蠕动，锁骨中央凹窝那白嫩的皮肉，仿佛都被牵扯了一下。

她抱住他，用力吻上去，吸住他的舌头狠狠嘬了一口，不再为了感情的寄托而牺牲快感的获得，果断转过身去，趴在池边，昂起了肥美的屁股。

她什么话也没再说，就那么双手伸到池子里，继续洗起了衣服。

但她什么话也不用说，她该说的，都已经说过，她的嘴，也用更加直接的方式表达了出来。

于是赵涛往前凑了半步，微微踮脚，用手电照着雪白臀肉中央毛茸茸湿漉漉的裂口，挺起紫红的龟头堵上去，缓缓塞入。

“嗯嗯嗯……”于钿秋愉快地呻吟出来，手攥着裙子不停地搓，每搓一下，她的腰肢都会小幅度的向后摆动，让丰腴多汁的层叠肉穴主动套吮他一口。

这样迎合起来，再加上肉感十足的丰臀顶着下腹和胯部，赵涛很快就来了劲头，一手打着手电照明，一手捏住于钿秋半边屁股蛋，卖力往深处冲顶。

三五分钟，早就已经把裙子洗干净的于钿秋双手一攥，长哼一声，缓缓低下了头。

老二周围的软肉一股脑包围上来，让他知道，一次高潮已经来了。

他深吸口气，振奋精神，继续一路奔腾，喘息道：“小秋，这会儿……不怕了吧？”

“嗯，不怕……了……你陪着我，还有什么……好怕的……呜……深点……再深点……我要里头，我要里头……”她呻吟着说，双手拧住裙子绞紧，往后迎凑得更加激烈。

赵涛把她屁股按低一些，站稳脚跟，大进大出，要不是肉臀挡住，非要顶凹了她的子宫不可。

这种力度换成余蓓她们，就会略微觉得顶到，反而不太舒服，可到了这熟美妇人身上，就插得她一串大呼小叫，手把裙子几乎拧得干透，哦哦啊啊两声，就又泄了一遭。

这种鬼地方不适合多呆，赵涛没再忍耐，放开手脚大干一阵，往前一顶，贴着于钿秋屁股一拱一拱射了。

“好痛快……”趴在池子边喘了一会儿，于钿秋轻轻说了一声，懒洋洋站了起来，把洗好拧干的衣服递给赵涛，放下掀起的赵涛上衣挡住下体，柔声道，“走吧，回去睡觉了。”

“这就睡吗？”他笑嘻嘻腾出一手搂住于钿秋的腰，与她一起往外走去。

“反正不能在这儿了。”她心有余悸地望了一眼身后的厕所，愤愤不平地掐了他一把，“你刚才那么吓我，看我一会儿要你好看。”

“不是说睡觉吗？怎么要我好看啊，梦里打我一顿？”他笑着捏了一把她的屁股，“还是说刚才没吃够，还想让我睡你啊。”

她的鼻息又有几分急促，“是啊，一晚上那么长，你就……多睡我几次吧。”

于钿秋还真是说到做到，回去图书室，小心地选了一扇最靠边的窗户，打开半边，然后把裙子内裤一股脑挂在正对着的书架上，为了对流，又去另一边开了一扇，这么吹着，就算明早还有点潮，起码能穿着回去。

才一解决了后顾之忧，于钿秋就在窗台边抱住了赵涛，抚摸着他的胸背，蹲下去又含住了他。

他干脆脱掉裤子，也让下面陪她一起光着。

没想到于钿秋更加直接，一边吸吮着还没勃起的鸡巴，一边把剩下的那点内衣脱了个精光，直接丢在了书架上。

赵涛没理由不跟着，于是一对赤裸的男女，就在空旷的图书室里，又一次开始了交欢。

于钿秋扶着书架高潮了一次后，赵涛拉住她的胳膊，让她仰起上身承受着背后的奸淫，推着她一边从臀后插入，一边在图书室里走了出来。

和跳舞一样迈出同一只脚，两人每走一步，亢奋的性器就带着快感紧密地摩擦一次。

于钿秋显然兴奋到了极点，混合着之前残精的淫液，滴滴答答掉了一路，就像一辆漏油的二手车。

从下午到现在已经射了两次，这回赵涛就算不刻意忍耐，持久程度也不可小觑，更何况亢奋中的成熟女体过于湿润，刺激感并不太足，他大可以悠闲玩弄，让于钿秋彻底沉浸在性欲的泥沼中，去追求肉体的快乐，暂且忘记所谓爱情的执着。

他现在更喜欢性欲，已经对感情这个词都感到有点恐惧。

在图书室里慢悠悠推车绕了一整圈，于钿秋已经爽得一身白肉都泛了红，他这才夹紧屁股，用指头抠进她的屁眼，加快速度狠干一番，让射不出什么的老二在抹了油一样的嫩肉堆里跳了几下，算是完结。

他差不多已经过够了瘾，抱着她回到打好的地铺那边，缩进一条被子，给手机定好闹钟，温柔做一番事后亲昵，就准备聊上一会儿睡觉。

他主要是想问问学生会的经验，等真进去了，也不至于两眼一抹黑楞头瞎闯。

于钿秋眯着眼睛用手握住他的下体，一边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一边好似还没尽兴地在他包皮开口附近微微套弄。

等到聊完，他还没来得及说晚安，她就一翻身趴了上来，丰满的乳房压着他的胸膛前后蹭了几下，就缩进被子里，叼住了他的老二。

不一会儿，他感觉下面又在勃起，可这次鸡巴周围都感觉有些胀痛，再怎么皮实的一杆好枪，也架不住一个劲儿往龙潭虎穴里闯啊。

他只好说：“小秋，我早晨还长跑来着，身上没力气了。”

但于钿秋还是没停，她一直吸吮到赵涛的肉棒彻底勃起，接着，掀开被子蹲在他身上，主动坐了下来。

她的体力并不好，一次高潮，就累得娇喘吁吁双膝发软。

她的情况也不佳，下面磨肿了些，刚进去的时候还疼得抽了口气。

可她就是坚持着，骑在他上面做到了最后。

女上位蹲姿的运动量非常大，跪姿也不会省力多少，她从第四五分钟的时候，就已经满身都是汗，上下套弄的幅度也小了很多。

但就像有些人，喝了一杯酒就看着要醉，喝下一缸，却还是那个模样。

她直到最后赵涛高潮，动作都没有停下来，就那么不停地扭动着腰，小幅度地让悬空的臀部上下摇摆。

龟头始终在膻口内部不太深的地方，一会儿进，一会儿出。

等到终于肯互道晚安之后，于钿秋枕着他的胳膊，抬起的腿横在他的胯下，一只手还是握着他的下体，疲倦但满足地说：“你如果能一直在我里面……该多好啊……”

（三百一十七）

九点图书馆开门，赵涛和于钿秋都上了七点半的闹钟，准备一大早就匆匆爬起来收拾现场。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六点多一点，赵涛就醒了。

当然，于钿秋比他醒得更早。

因为他就是被温热湿滑的小穴给套醒的。

“小秋……你不多睡会儿了？”他擦了擦眼屎，看着蹲在他身上晃动屁股的于钿秋，无奈地问道。

她红着脸猛套了几下，才腾出嘴巴说：“谁叫你……一大早就硬邦邦地竖着，我看着……看着就想放进来。”

啧，还说今天不用晨跑能省下点力气呢。赵涛只好伸出手，抚摸着于钿秋丰满的白瓜，帮她早点高潮。

晨勃其实比起正常的勃起快感要差一些，而且，他还憋着一泡热尿在里面，实在不想干到最后唯恐射完了被小穴一嘍爽得把小便流进去。

翻身狠操了她十多分钟，趁她第三次高潮的时候，他猛顶几下，装模作样喘了几声，就往外一抽，低头亲了她一口，起身就往厕所跑：“我憋不住了，先去个茅房。”

他真没想到，自己还有装高潮的一天。

在硬鸡巴上弹了个崩儿，软下来好尿得利索，吹着口哨清空了膀胱，他吁了口气，困劲儿还没过去，摇摇晃晃回去，又躺在了铺盖上，“我再睡会儿，闹钟响了再起。”

于钿秋已经在收衣服，嗯了一声，就自顾自忙了起来。

七点半起床后，按照之前说好的计划，两包东西于钿秋锁到了值班办公室的柜子里，一会儿图书馆开门，赵涛和于钿秋就各自躲进厕所隔间里。等上十几二十分钟，于钿秋出来去开门把东西拿上离开，到校门外交给杨楠。

而赵涛，就装成上完厕所的样子直接溜之大吉。

全收拾完后，于钿秋看看表也就八点十分，靠着桌子忸怩了一会儿，又把水汪汪的小媚眼，抛给了赵涛。

虽说都刚睡醒只在厕所水池子洗了洗脸，俩人的样子都谈不上整洁，但于钿秋还是很认真地用手指抹了牙，沾水梳了头，打理完比昨天下午发疯跑来的时候还好看些。

而且赵涛也知道，不努力填上这个坑，保不准就要有谁掉进去，于是，他只能做出被勾引到的样子，走过去，吻住她，揉奶子，抠小穴，拉下裤衩，掀起裙子，把她转过来摁倒，捏着屁股干进去。

这大半天下来，赵涛深刻地明白了自己看的那些两性杂志里为什么总会有女的抱怨老公不想碰自己。

这要不是年轻力壮有精力，百十斤肉真不够往这种小骚沟里塞的。

别说是于钿秋的丈夫是个老学究不爱碰她，就是真有那色心勤干着，突然哪天这娘们开了窍，非得把教授吸成交瘦不可。

如狼似虎的说法，可真不是开玩笑的。欲壑难填这个词，保不准还真就是字面意思。

本来以为离开图书馆就是解脱，回去后终于可以好好睡一觉给疲劳的卵蛋充充电，可哪知道，家里的小醋坛子，还正开了缝在等他。

杨楠还不好说到底为了什么，但赵涛可以确定，张星语绝对是故意的。

张星语虽然是少见的屁眼也有强烈快感的类型，但她心里并不喜欢肛交，觉得脏，还不够亲密，能用小穴伺候他就绝对不主动用后面。

可这次，他都说想休息了，她却还是笑吟吟拿着针管去给自己灌了肠，硬说自己后面痒痒，想要得不行不行的。

他刚想找杨楠求救请她代打，就见她嘻嘻一笑，也抓起针管来了句：“哎呀，星语这么一说，我也有点想要了呢。你俩先来着，我去洗洗。”

于是这个艳阳高照的星期天，赵涛一上午没闲着，中午连饭都不想吃，就直接睡了过去。

超负荷工作的下场，就是他醒来之后，发现自己的老二竟然擦伤了。

包皮上面几道红印热辣辣的疼，跟冬天手背冻裂的皴一样，龟头也肿了似的比平时大一整圈，在内裤里碰到布都疼，只好晾在外面。

张星语半开玩笑地说口水能消毒，想来给他含含。

结果一膨胀，他就疼得杀猪一样叫了起来，赶忙喊停。

这糟糕情况赵涛哪儿好意思去看医生，只好自己上网搜索，最后让杨楠出去给买了点高锰酸钾，兑盆热水把小弟弟泡了进去。

家里的俩女人显然吃醋还没吃够，等晚上他稍微好点，开口交代了一下来龙去脉，指着裤裆说老二要放假三天休养之后，杨楠就拉着张星语去洗澡了。

可洗完，她俩没有睡觉，而是跑到他床上，搂到一起亲啊，摸啊，舔啊，都穿内裤兜着卫生巾防漏，硬是还磨了一场豆腐，两张小嘴斗歌一样一个比一个叫得欢，让他硬了疼疼了软软了不疼不疼又硬.....

这惩罚，真是能记忆在他包皮内侧很久很久。

闹够了，赵涛总算又泡着高锰酸钾，有机会说起了学生会的事。

“于钿秋说帮你？爬上去？最后留校？”张星语心思转得快，马上就颇为鄙夷地说，“她真够可以的，为了偷情方便这主意都能想出来。”

杨楠刚干了张星语的屁眼正在旁边眯着眼睛回味呢，一翻身说：“我还是赞成，你有点出息，我们几个才能过得好。留校也不失为一条出路。别的我不管，你俩争去吧。”

张星语气呼呼在杨楠屁股上拍了一巴掌，抓起一根串珠就塞进她屁眼里，“你当然没意见，说不定回头你还想打于钿秋主意呢！”

杨楠一扭屁股钻进被窝里，握着串珠没舍得直接拔，哼唧着玩了几下，才抽出来丢到一边，笑呵呵说：“我对年纪大的没兴趣，我还是喜欢小星语你这样嫩嫩的小妹嘞，一亲就出水儿，多美。”

知道跟杨楠说不出个一二三，张星语往她奶头上拧了一把就扭过身，对着赵涛说：“那咱们说好的将来一起去大西北呢？那边没人认识咱们，从新来过多方便啊。在这儿.....我们三个可要一直被指指点点当笑话看了。”

赵涛想了想，问：“你知道于钿秋丈夫叫什么吗？”

张星语一愣，摇了摇头。

“那咱们导员老公呢？”

“她没结婚呢吧？不是都骂她老处女没人要心理变态吗？”

“那男朋友有没有？”

“呃.....不知道。”

“这不就结了，学生谁关心老师私生活啊，”赵涛耸耸肩，“于钿秋老公还是咱们学校的，咱们连名字都记不住，更别提长相了。将来我要当了导员，你们几个都在校外工作的话，谁会知道啊。还能指指点点到你们头上？”

“可.....”张星语还是闷闷不乐，“我还是觉得不好，你去学生会忙起来，肯定顾不上我.....们了。”

那个“们”字还真是加得不情不愿啊。

赵涛笑了起来，把已经凉了的水放下，“星语，学生会活动占用的不都是课余时间么，我少跟孟晓涵自习几次而已，还能不回家啊？”

一听到占用的是孟晓涵的时间，张星语似乎动了点心，先下床给他换了清水，端来撩着帮他洗干净小弟弟，口中道：“可学生会里.....女生那么多，你来来去去，再有人看上你怎么办？要是那样，你还不如跟孟晓涵上自习呢。她反正是个书呆子，回头就留学去了。”

杨楠一扭脸，笑咪咪道：“星语啊，你就别担心了，金琳跟男友复合了。”

张星语哼了一声，“学生会小美女多着呢，他勾搭来了你倒是高兴。”

“我保证过不再往家领女朋友的。”赵涛赶忙抬手重申，唯恐她撩着水顺势往他老二上掐一把。

本来就已经要休两三天了，再来一下怕不是要提前退役。

张星语皱着眉拿过纸巾，小心翼翼给他下面擦干，倒了水收拾干净，才不甘不愿地说：“于钿秋真能帮你留校？”

“她说得挺有把握的。”赵涛赶忙笑着说，“对了，她还说不跟你计较，期末你好好考，就给你过不挂科。”

“我宁愿挂科也不要她的人情。”她嘟囔一句，想了想，说，“那你明天去领申请表吧，帮我也领一张。”

“啊？帮你也领一张？”

她一瞪眼，说：“对，我也跟你一起进。不就是学生会么，你当我玩不转？”

（三百一十八）

本来赵涛还指望杨楠这个作壁上观看猴戏的臭丫头帮忙阻止一下，结果她忍着笑在床上举起了双手双脚，高调赞成。

按照前一阵张星语的表现留给同学们的印象，只要有她跟着，赵涛身边就和栓了一只银背大猩猩没什么区别，标准的女生勿近格杀勿论，也就孟晓涵能打着教育旗号一起上上自习而已。

他这才感受到此前张星语所说看不见的事情她可以不管的隐藏意思——我要你九成九的时间都在我的视线内。

就是冲着照顾小鸡鸡这个细腻活儿家里只有她能干好，赵涛也不敢说半个不字。

于是新一周开始，他乖乖上完一天的课就跑去学生会办公室，找金琳。

恰好各部长都跟主席一起在团委开会，据说要商讨一个暑期的志愿者活动计划，他只好领了两张申请表就走。

反正意向填上宣传部，最后一定会到金琳这个部长手里，还有于钿秋这个顾问老师出手，问题应该不大。

想了想，他给于钿秋拨去电话，姑且算是提前打个招呼。

结果于钿秋还挺认真，直接把他叫去了办公室，说要全程辅导他填申请表。他只有乖乖过去。

到了办公室坐下，于钿秋先装着训斥的样子等到旁边另一个老师走

了，才开始进入正题。

赵涛这才知道，申请表是要在学生会留底的，就算有于钿秋给他兜底包进，把这张表好好填写一下依然很有必要。

门路归门路，该走的流程该做的样子还是不能少。

玩文字这件事上赵涛还算在行，于钿秋又帮得格外认真，几乎是字字句句只差替他写好叫他抄，最后填完一看，尤其是自由发挥的那几大段，写得真是连他自己都感动。

只不过冷静下来一想，就觉得虚伪到想吐。

“小秋，写得这么酸，是不是有点过头了啊？有那么伟大的抱负和决心，我还至于上个破三本？”

于钿秋起身把办公室的门一锁，回来站到他背后说：“你记住这种风格就行，以后你在宣传部，画画照相不用管，就一门心思写这样的东西，我就能帮你最后当上部长。那个金琳文笔稀烂，要不是有个好男朋友她自己也会来事儿，可轮不到她一个大一小姑娘管这一摊。”

嘴里说着，于钿秋的手，就摸进了赵涛的领口，轻轻捏着他的乳头，炽热的呼吸，转眼就急促的喷在他的耳朵眼里。

这会儿他的小兄弟虽然好了很多，可硬起来还是会疼，疼了就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

他只好老实交代，非吾不愿，实乃不能。

于钿秋哪里肯信，当即就柳眉倒竖瞪起了眼。

反正门都锁了，赵涛干脆起来解开裤子，让她眼见为实。

这下于钿秋倒有点不好意思，忸怩道：“我……我感觉也没来几次啊，而且里头不是挺滑溜的，怎么就给你磨成这样了。”

看她眼里那点淫光依依不舍不肯退场，他只好一横心，兜上裤子凑到她耳边嘀咕了一句。

于钿秋嘴上说着不好不好，一天的课上下来都还没洗澡呢，可他稍微用劲一搂，她就呻吟着咬住嘴唇软了腰，半推半就趴在桌上，被他从后面掀起裙子拉下裤衩，手口并用好好伺候了半个小时。

直到晚上回去吃饭，他嘴里都还残留着那稀溜溜的淫水味道。

舌头卖力过度，饭后下头那根筋就开始疼，赵涛唉声叹气往床上一躺，总感觉自己身上能帮女人快乐的部位正在挨个罢工，等到明天手再抽了筋儿，再想让谁舒服大概就只能掰开大腿拿头顶着蹭了。

也不知道女人的爱液拿来洗头有没有去油效果.....

张星语参考着赵涛那份申请表，一边督促他继续深蹲，一边绞尽脑汁忍着恶心编东西往上写。

深蹲不磨鸟，病假请不了，赵涛只好起来继续为了大家的性福而努力。

杨楠开了包洽洽瓜子在旁边笑吟吟嗑着吃，那看热闹的表情让赵涛真想扭身射她一脸。

可惜，也就只能想想而已，大腿酸疼站起来后，就又到了高锰酸钾泡包皮的时间。

这晚上两个家里的女妖精总算没再演成人戏码故意刺激他，让他安安稳稳睡了一觉。

晨跑病休躲过去，隔天上午没课的赵涛把表交给张星语让她代交，自己狠狠睡了一个大头觉，再起来，勃了一下，小兄弟总算是恢复了正常。

他叹了口气，心想晚上还是装着没好再躲一夜吧。不然那俩醋劲儿还没下去的丫头，保不准又得磨坏了他的枪。

中午饭点前，金琳给他打来电话，称赞了一下他的申请写得真好，还很好奇地旁敲侧击了一下，想知道张星语是不是真心要进学生会。

赵涛当即表示的确是真心要进，陪他只是顺便。

这答案金琳信不信不重要，不给外人留下自己给张星语拆过台的把柄才最重要。

以张星语那高潮不用冷却时间、下面有个紧嫩多褶小名器、屁眼有快感自带润滑、口交吞精都能愉快到陶醉的恐怖状态，只要愿意，每天都能单枪匹马把他榨成人干，绝对是他目前不敢得罪人物排名中的头把交椅。

他甚至觉得她应该是自己身边的女人里唯一一个能单挑赢过电动玩具加南孚电池的.....

挂掉金琳的电话，赵涛才想起，张星语想要跟他一起进学生会宣传部，几乎不可能啊。

金琳把着第一道关，那还不分分钟把她刷下去，就算侥幸放她一马，于钿秋可不是个吃东西不放醋的主儿，真发起狠来，一纸杯子估计也就一仰脖的事。

所以下午去上课在教室被张星语靠着的时候，他就已经在想，自己进去她进不去的消息确认之后，应该怎么安抚她。

想来想去，貌似也只有床上解决这一个途径而已。

唉.....那本来是满足自我性欲的娱乐活动，怎么不知不觉就变成拿来哄妹子的手段了。

星期四，学生会电话通知面试，金琳还算公道，留下了张星语的面试资格。

最后交给顾问老师审批的名单一共六个，张星语依旧在列，从中选四个，按道理问题不大。

然而，于钿秋以张星语身上还有重大处分为由，一票否决了。

那个周末，赵涛好说歹说求杨楠回宿舍住了两天，带着张星语白天去市里约会，晚上在床上安抚，努力到臀大肌都有点抽筋，足足用废了四节便宜电池，才算是让她接受了这个事实，没去堵于钿秋的家门讨说法.....

之后一段时间，赵涛的校园生活再次恢复了平静，唯一的变化，就是更累了。

晨跑，上课，深蹲，学生会活动全都变成了固定日程，晚上在家还有两个固定“日”程，电脑游戏他基本算是挥手告别，目送杨楠快乐接班。

而课少的日子和周末，他还有不得不应付的临时日程。

孟晓涵的辅导自习还好，算是他心里上最轻松的时间段，学习得也分外卖力，一副恨不得拿奖学金的架势。

但另一个项目就有点耗神耗力。

于钿秋彻底解放了心结之后，狼虎之年的胃口也跟着打开，课少的日子偷吃顿小的，周末就变着法儿吃顿大的，吃小的时候，办公室、教学楼厕所、图书馆的值班室、图书馆厕所基本就是常规场地，而吃大的时候，她就会去市里旅馆开个房间，等他打车前来赴约，尽情放纵一个下午，再各自回家。

三个比较起来，杨楠倒成了最不贪吃的那个。

这大强度高频率的做爱，基本上也起到了锻炼的效果，三个多礼拜过去，赵涛总算是应付自如，重新找到了轻松享受快感的乐趣。

但他一共也没高兴几天。

六月中，他们的课程走向尾声，即将迎来复习周和考试安排的时候，余蓓结束了人生中的第二次高考。

也许是赵涛不在身边给了她充分的专注和决心，考试后她比较保守的估分，也远远超出了这所学校三本所需的分数。

但她的志愿当然不会有任何变化，全部选择了赵涛在的地方。

然后，她就带着赵涛父母为了庆祝未来儿媳妇考试顺利打过去的两千块钱，像只愉快的小鸟，坐着火车飞来了他身边。

当晚，躺在三个女友中间精疲力尽地睡着之前，赵涛认真地想，明

天还是取钱买点驴鞭羊白猪腰子当饭吃吧.....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六十五）

年前的事情实在太多，虽然更新应该不会断，但从下周起字数可能会减少一些。

提前预告一下，先跟大家说声不好意思。

过年后肯定恢复正常。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一十九）

不过情况比赵涛预想的要好。

余蓓到来后，除了第一天晚上久别重逢的贪欢，加上起哄的杨楠和醋劲儿一上来就要对他榨汁的张星语，导致他化为“人干”了一次，接下来的日子反而帮了他的大忙，一下卸掉了他将近三分之一的重担。

杨楠本来的兴趣就在女生身上多些，余蓓稍微飞飞眼儿抬抬腿儿，她就笑呵呵爬到余蓓身上去了。

而且余蓓牵头展现出自己的体贴，看赵涛锻炼身体辛苦得不行，就把这阵子被杨楠、张星语默契封印起来的情趣玩具都拿出来重现江湖，大展神威。一做爱时间长了，就主动起来说要洗澡，放张星语跟赵涛去隔壁休息。

那张星语怎么肯落后半分，立刻也体贴到不行，小嘴用得多了，女上位用得勤了，杨楠来勾搭也不推三阻四了，前面的小穴含着肉棒，后面被杨楠压着，也有本事扭着腰让俩人一起陪着她高潮了。

而杨楠能左右开攻吃过余蓓吃张星语，美得夜夜都跟升了天一样，

赵涛愿意插就撅屁股让他插会儿，不愿意插，就乐呵呵套上凶器玩妹子去了。

所以说，虽然家里的洞从六个变成了九个，但主动性一变，赵涛反而更加省力更加享受，当得起快活似神仙五个字。

至于学校里的于钿秋，他一个精壮大小伙子省下的精力拿来对付她那种刚被开发出来性欲的妇女，并不太难，更何况如今他也胆子大了，包里常揣一根按摩棒两个小跳蛋，黑布包住，偷情时候懒得太费劲，就祭出法宝，杀她个丢盔弃甲。

头一次在办公室用按摩棒的时候，于钿秋唯恐那嗡嗡声被外面经过的学生听见，躲在最里面，还把棒头拼命往大阴唇中间夹，想着那样能让声音小点。

结果死死顶住阴蒂头的按摩棒被赵涛直接开到了最大档，她一共坚持了三分钟，就没忍住嗷的叫了一声，吓得她脸色刷得变到雪白，赶忙一口咬住自己手掌。

可赵涛推着棒子不肯松劲儿，一波接一波的高潮稀里哗啦把于钿秋的意识殴打的遍体鳞伤，等最后他抱着她颤动的腰把老二狠狠刺入又湿又紧的痉挛美穴里，她放松点拿开手，才看到竟给自己巴掌边咬出了发紫的牙印儿.....

看她把玩着几样玩具爱不释手的模样，那个周末，赵涛赴约小旅馆的时候，干脆带上了最近战功累累的直插电源按摩棒。

这种连张星语都无法凭一己之力拿下的怪物，于钿秋一个骚媚入骨的成熟人妻哪里禁受得住，一下午死去活来，仗着没人认识旅馆房间也还算安全，一口一个亲老公一会儿一句死了奔着高潮的美劲儿上去下来上去下来上去下来.....

等最后走的时候，明明没失禁，床上还是湿了一大片，于钿秋满脸通红，急匆匆拿另一张床的被褥盖上。

但欢乐的时光里也有一些微小的缺憾。

一个是孟晓涵。

虽然一起上自习的频率都快赶不上去和于钿秋偷情，但时长上还是要胜出很多遥遥领先，毕竟和她一起在教室坐一次起码俩小时，而和于钿秋在学校做一次顶多一个小时就差不多了。

可绝大部分时候，张星语都会陪着一起上自习。

而张星语有课不能一起的时候，余蓓就会陪他一起上自习。

当然，不管有旁人没旁人，孟晓涵的态度倒是没有多大变化，热心讲解，保持距离。

比于钿秋都更像老师多一点。

赵涛能清楚地感觉到，孟晓涵已经坚定了决心，大三出国。

他隐隐约约想要再尝试挽回一下，可静下心来仔细想想，又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孟晓涵不是其他几个女生，别说是不给女朋友的名分，就是不承诺未来的婚姻关系，她估计都不会愿意把自己奉献出来。

其实这样书香门第家教很严的女生，他一开始就不该招惹。

所以渐渐的，他也把心态放平了许多，就当是为了自己当初表白的心意，在将来已经注定的分别之前，留下一些作为好朋友的回忆吧。

比孟晓涵让他更加觉得遗憾的，就是金琳。

虽说已经是学生会宣传部的上下级，日常接触的机会比以前多了太多，但他们两个真正意义上的私下沟通交流，反而从进入学生会至今还没有再发生过。

也对，她毕竟和男友复合了嘛，学生会又是她男友的地盘，跟男生避嫌一下理直气壮天经地义么。

可赵涛就是觉得不愉快。

因为他看得出来，金琳在吃醋。

不止在吃张星语、杨楠和余蓓的，显然也在吃于钿秋的。

不过她没有任何办法。

三个名正言顺的女朋友，一个学生会主管宣传部的顾问老师，她还有个现在无比宝贝她、恨不得盯住她一举一动的男朋友。

所以她也就只能用眼神偶尔给赵涛丢几把小飞刀而已。

于钿秋对赵涛的照顾别人看不出来，金琳可是心知肚明，一批进来的新干事，就赵涛从来没被她当跑腿使唤过。

当副部的大二男生倒是趾高气扬找了个由头狠狠辛苦了赵涛一趟。

那个傍晚赵涛自己搬了两大摞宣传材料去办公室，没人帮忙。

三天后，那位副部同学因为表现突出被很“幸运”地抽调去团委，下一周因为表现良好被要求辞去了学生会一切职务，很“荣幸”地成为了团委办公室里一个新来打杂的。

赵涛再遇到他的一次，他正被安排帮老师搬卷子。

一楼到四楼，三大箱。

从汗流浹背的那男生身边经过的时候，赵涛暗暗决定今后无论如何得看住张星语，可不能叫她再得罪于钿秋……

最后一个有课的星期，一大半的课程都已经完结，学生会的工作虽然忙了不少，但相比起空余下来的时间不值一提。

认认真真上自习之外，赵涛总算有了精力和时间，笑呵呵捡起了电脑上冰封王座的存档，愉快地玩了起来。

到这个周末，复习的压力已经彻底来临，而精神不错的赵涛还特地起了个大早，难得一见的把杨楠从余蓓怀里揪出来，拉着她一起去了天蒙蒙亮还没几个人的体育场。

“干嘛啊……我正做好梦呢，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啊？”杨楠揉着眼睛从自行车上下来，看赵涛嘿呦嘿呦地做热身，一脸不解。

“今天我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赵涛笑嘻嘻地原地高抬腿了几次，

指了指看台，“别忘了咱俩还有约定呢。来啊。二十分钟，我跟你跑。”

杨楠的眼睛亮了起来，她颇不服输地蹲下去紧了紧鞋带，马上开始拉筋，哼哼一笑，道：“看来我是太久没用全力甩开你，你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了。”

但赵涛信心十足，他昨天特地跟余蓓和张星语交代了，晚上多磨磨杨楠。

这个见了漂亮女生就腿软的小骚货，昨天夜里高潮几乎就没断，潮吹比赛久违地又赢了张星语一次，最后赵涛怀里张星语都睡熟好久了，隔壁还能听到余蓓和她的娇喘混在一起响个不停。

他可是有备而来。

看见他得意的微笑，杨楠也发觉了不对，皱着眉说：“诶，你们三个……昨天串通好的？这可不公平了吧。”

“是你自己贪不舍得睡，你要这么算，我每天还比你多做大几十个深蹲呢。少来，快说，还算不算。”

杨楠原地小跳几次，一戴头带，矫健地冲了出去，伴着清脆的笑声说：“那你来追吧，我看你能追上不。”

二十分钟后，习惯于在最后一分钟加速把赵涛甩开获胜的杨楠照例往前跑去。

可这次故意保留了实力的赵涛，也跟着开始冲刺。

定好的闹钟响起来的时候，他不光没有被落下，反而超出了杨楠十几米。

他盯着杨楠运动短裤下健美的长腿，笑眯眯勾了勾手指。

“喏，兑现承诺的时候到咯。”

（三百二十）

“喂，赵涛，你知不知道你上次跟于钿秋在图书馆偷情一晚上之后，那边就多了个校园传说，跟鬼故事一样。”

“啊？和我有关系吗？”

“有啊，我四处打听，找最初的传言，你猜怎么着。是有一对儿小情侣，在图书馆一楼花坛后面那堵墙角里偷着亲嘴儿，结果亲啊亲啊，就听见图书馆里有女鬼叫。吓得他们汗毛都立起来了。”

“呃……后来呢？这就能传成鬼故事？”

“后来他们越想越害怕，就在附近找地方往图书馆里张望。最后在食堂二楼走廊里找到一个破窗户勉强能看清那边二三楼的窗户，结果……你猜怎么着？”

“怎么着？”

“他们竟然看见了一条素色连衣裙，就在窗户里头飘啊飘啊，没人穿着，还跟被风吹了一样来回动。那小情侣吓得屁滚尿流，隔天一早就赶去图书馆想看是不是看错了，结果，窗户关得好好的，也没有什么裙子。然后男生倒还好，女生吓得发了烧，请了三天病假，跟舍友们一说，故事就传开了。”

“哎呀，我不是跟你俩讲过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了吗？那就是我跟于钿秋，尖叫是我故意吓唬她，裙子就是于钿秋洗完晾那儿的，赶巧了而已。你跟我讲这个干嘛？难道要我去澄清啊？”

“不是不是，我的意思是……你俩那次被看见还能算是鬼故事，咱俩这次要被谁看见，可就是……校园新闻了吧？”

一边这么说着，杨楠一边探出头看了一眼观众席下面。

跑道上有四五个人在晨练，中间的球场上有人在靠着自行车大声练习疯狂英语，那歇斯底里高声喊的样子真让人担心他以后会打老婆。

但观众席最下层也比体育场里头高一大截，而他们俩又偷偷爬到了挺靠上的地方，躲在进场楼梯入口的顶盖后面，周围没有高层建筑，完全不用担心被俯视看到。

赵涛不耐烦地说：“行了，就是过个长颈鹿也看不见咱俩。快点快点，这多刺激啊，跟在野地里一样，我这儿躺着，一边看蓝天白云，一边看你的奶子晃来晃去，多美。”

“要有人往上走可正好经过咱俩躲着这地方哎。”杨楠一边用手套弄着他已经高高竖起的老二，一边紧张兮兮地说，“你不知道有的书呆子就喜欢在安静的地方上自习吗？我之前在体育场见过那帮自闭症占地方，恨不得一个人一层周围二百米没人。”

“那你就快点，真书呆子这会儿还在吃早饭补充大脑营养呢。咱们速战速决。”赵涛伸出手抓住杨楠的乳头，就飞快拨拉起来，“愿赌服输，我没让你扶着座椅靠背撅屁股，看着体育场里面被我干已经够厚道了。”

“你要真那样，我就放开了浪叫。”杨楠吃吃笑着褪下运动短裤，不敢脱掉，只拉到膝盖，跟着拨开内裤，保持着随时可以整理好起来的姿势，费劲无比地双手扒着水泥顶盖的边缘，从侧面坐下来，一点点吞入硬梆梆的鸡巴，娇喘着说，“反正你也不让我要脸了，我就拖你垫背，一起臭大街。”

“那我就带你去大街上干，去人多的地方当众干，干死你个小骚货。”赵涛喘息着抚摸她起伏的屁股，鼻子里尽是两人的汗味，刺激得他满肚子兽欲乱窜。

杨楠应该也觉得非常刺激，就没怎么前戏，鸡巴头顶着一抹口水进去戳了顶多十来下，她那热呼呼的嫩褶子里马上渗出一层蜜油，滋溜滋溜裹着他的肉柱子，一下一下吸吮。

“我说……你、你可别憋着啊，差不多是那意思……就赶紧射，这地儿八点左右准有上自习的来回晃荡。”

“看见咱就提上裤子跑。书呆子跑得都慢，准追不上。”

杨楠吃吃笑着拍了他一下，“那你可得帮我提。”

“你手呢？”

“捂脸啊。”

长跑之后哪里还有多少体力，杨楠动了几分钟，说什么也摇不动了，喘了几口，说：“不行了，换你。我大腿根都软了。”

“那你抬高点。”赵涛换到杨楠身后半蹲，伸长脖子张望一下，发现能看到他露出来这肩膀往上部分的也就对面座席高处的人，但这个距离，看过来也就是个大号像素点，应该发现不了是在做爱，“我站起来估计就能看到对面那段跑道上的学生。真刺激……”

杨楠把头带扯下来缠到一个膝盖上，单膝跪下把身子一歪，横在这一段水泥墙后面翘起了屁股，“这么来，你快点，我下头湿漉漉的风一吹都凉。赶紧给我挡上。”

“挡个屁，”在张星语和余蓓面前还比较注意形象，只剩下杨楠，赵涛的口吻都冒出了一股痞气，“这他妈叫塞上。可惜小骚货的小骚逼，越塞水儿越多，一会儿你大腿就该凉了。”

“你要能给我操出那么多水儿，我凉感冒也认了。有本事来啊。”杨楠娇喘着扭头看向他，汗津津的脸上媚态横生。

这阵子大都放她在俩女生身上乐不思蜀，就为了蓄够劲儿赢了后好好刺激一把，赵涛一边继续说着淫秽调情话儿，一边捏住杨楠的屁股噼啪啪狠干。

不一会儿，就干得她把头一甩，发稍的汗滴飞了赵涛一身，咬唇闷哼着高潮了一遭。

喘口气，再来了几十下，赵涛也没了力气，顺势往后一坐，抱着她臀部朝后套下来，“不行，换你了。”

杨楠只好深吸口气，哼哼唧唧上下摇晃。

可长跑完双腿正是容易酸软的时候，她那姿势又费劲的不行，没三分钟，就哎哟着往前一趴，“不行……我真没劲儿了。”

赵涛只好再起来插回去干一阵。

这么一个回口气另一个动会儿的交替重复了三次后，杨楠又高潮了一回，心满意足说什么也不肯动了，反正白花花的屁股红艳艳的肉缝给你亮着，你爱插就插，不爱插风干了直接结束也行。

赵涛鼓了鼓劲儿，咬牙猛顶。

无奈最近实在是泄欲太多，那一股子酸麻怎么使劲往外逼也逼不成要射的感觉，最后折腾出一身大汗，滴滴答答都落在杨楠腋沟上。

她回头看了他一眼，说：“行了，都累得跟狗一样，就到这儿吧。”

看他满脸不情愿，她抿了抿嘴，“等我起来喝口水，给你嘏出来总行了吧？你不是喜欢看蓝天么，你躺下看着，我趴下给你唆，你就当射云上了。”

他叹了口气，软软躺下，“行，那就这么着吧。”

湿热的小嘴包住了他的龟头，娴熟地上下移动，细长的手指沾满口水挤入他的屁眼，微妙的压迫着某个敏感的地方。

他望着天上缓慢飘过的白云，偶尔低头看看杨楠，想着她身上那白白的皮肉，一股暖流从心底涌向大腿之间。

“嗯嗯……”他低哼一声，屁股抬起来，顶着她的上腭，射了。

操场上那个学生还在大声的狂吼英语，跑道上依旧有人在挥汗如雨，看台上已经有人带着书准备找地方自习，他抱住杨楠，对着她刚舔干净的嘴唇吻了上去。

这连心跳的节奏感都仿佛一致的的时刻，差不多也就是在云上了吧。

（三百二十一）

已经没有课需要上，各个教室开始因自习而爆满。

周六陪着三个女友玩了一天，本来想周日开始跟着孟晓涵展开考前集中复习，结果于钿秋又打来电话，说出卷子出得心烦，在老地方开了房间，等他过去。

于是他又去吭哧吭哧耕了半天田，不得不把复习计划延迟到周一。

没课要上，张星语拽着余蓓就去市里逛街，看来对自己的期末考试已经准备好破罐破摔。但她又担心赵涛上自习没人“陪”着，于是临走前把任务交给了杨楠。

赵涛倒无所谓，身边有个人，休息脑子时候能让他摸摸大腿捏捏胸，提神效果满分。

可等他穿好衣服拿好书，收到短信孟晓涵给他占好了座，杨楠却还是只穿着内衣裤衩坐在电脑前研究野蛮人怎么才能不被督瑞尔追着砍死并反过来砍死对方。

赵涛都快想跪下来求她还是换成仙剑打打吧，有这一下午一下午换各种职业挑战大虫子的耐心，在十里坡都能练出剑神了。

“我说，小楠，今天说好你陪我上自习的。孟晓涵地方都给咱俩占好了，你准备就这样去？”

“去个屁啊。”杨楠看着屏幕中躺下的蛮子，和耀武扬威的督瑞尔，没好气地说，“我是考前只看一天书混个及格的类型，去那儿自习也是玩一天文曲星，有意思吗？我不去你不是更高兴，一直不能逗逗那个小书呆子快憋死你了吧？我准你自己去上自习，还不快谢主隆恩平身退下。”

“我说你这电脑游戏玩得有点上瘾了吧。”赵涛过去拍了一下她的后脑勺，“跟我一样挂科好玩吗？”

“真挂了就补考呗。难考的课都是于钿秋的，考完你帮帮忙，带上那个插电的再去伺候她一下午，不就天下太平了。你跟她说高潮一次加五分，差多少让她爽几次不就得了。”

“我都这么拼了，你就没点感动？”

“你是男人哎，我是小女子，我胸无大志，别跟我比，你说毕业前要至少拿一次奖学金吓大家一跳的，我等着被你吓尿裤子，快去快去。”她说话的功夫，游戏角色就又死了一次，长长叹了口气，“别害我分心啊.....你要再这样催我我以后可就加入轮班，也盯着你上自习了啊？你可别后悔。你跟那个小书呆子没多少机会单独相处的。”

“行行行，那我可走了。”赵涛摇了摇头，心里倒是隐约有了点期待。

男人终究还是喜欢新鲜感的，同一个女人，会越来越喜欢还没碰过的地方，越来越喜欢还没用过的姿势，而一个还没得到的女人，就等于所有地方和所有姿势都还新鲜。

而且他和以前不同了。曾经还是处男的时候，他对孟晓涵就很难产生性幻想，时常想象的，都是将来两人成家生子，充满烟火气息的温馨生活。

而现在他遍历群穴各种体位尝过，反而偶尔会想象，一直温文稳重的孟晓涵被脱光之后，会不会羞耻，会不会湿润，会不会淫叫，调教屁眼的话，会不会因为难过而哭泣着高潮。

越是觉得自己不能去招惹她，他就越是会有那种挑战禁忌的冲动。

像个顽皮的孩子眼前出现了一个按钮写着绝对不要按，即使暂时忍得住，心里也一定是痒丝丝的。

那么，能单独一起上一次自习也挺好。

他笑了笑，骑着二手自行车晃悠去了教室。

没了旁边能让把玩一下解乏的女友，枯燥的读书复习间隙，自然就只能他们两个聊聊。

倒是不缺话题，赵涛毕竟也进了学生会，向本部学生会第一学期就当干事的前辈讨教一下经验，怎么也不至于冷场。

“我.....其实没怎么参加过活动。”孟晓涵显得有点忸怩，“本部那边平常很少召成绩好的干事去忙杂务，最多是假期有活动，寒假没组织，暑假可能会有吧。”

“那你参加吗？”赵涛随口问道。

“我还没想好。”她低头看着书本，“反正你肯定是不参加了吧。”

“对啊，我这么忙，可没空参加假期的活动。我要硬去，我女友们

估计能手撕了我。”

她抿唇一笑，轻声说：“算了吧，她们才不舍得。你也就仗着这个欺负她们。”

“喂喂，天地良心，晓涵，你就是看跟我一起来上自习的，也知道家里我是什么地位好不好。我可是一个都惹不起。”

“也就是最近吧，以前余蓓对你可是连句大声的话都不敢说。”孟晓涵怅然若失地说，“你变了……总算是件好事。你不总是闹我，我心里也轻松了许多。”

“我……”赵涛本想顺势说句调笑话，可话到喉咙后，还是决定吞了回去，乖乖守住界限，只说，“人都会成长的嘛。”

“就是没想到你成长得这么快。之前我还担心你要拿不到学位证怎么办，没想到，现在看看你都能拼一下奖学金了。”她含笑看向他，满眼欣慰。

赵涛肚子里一阵暗笑，努力的结果是他自己的，也不知道她感动个什么劲儿。女人好像特别容易为了男人的努力拼搏而欣喜无比，也不管那跟自己有没有关系。

“这都是你教导有方，真要拿了，回头我就请你吃饭。”

“我只说你能拼一下而已，你还真当自己能拿了啊。”她小脸一侧，似笑非笑地说。

不得不说，孟晓涵实在不会演戏，这激将法才用出来，自己神情里的期待就藏不住，满脸都在说“你快拿出志气跟我赌一赌你要是能赢我输什么都行”。

但这种时候不顺着坡下去的男人，绝对都是驴。

“哟，那我要是拿了呢？不就是系里前三么，我们三本可没多少学习好的。”

孟晓涵还是有点笨拙地演着，“我不信。你就会吹牛。”

“那咱们打个赌吧，我要是拿到奖学金，你怎么办？”

孟晓涵看着他，被他炯炯的视线吓得一缩，跟着一挺脊背，皱眉道：“我这么长时间一直追着辅导你，你拿了奖学金，应该算我赢啊。”

“啊？那我拿不到……算我赢？”

“不对不对，”她认真认真地说，“你要是拿不到，是输给我。因为我本来就觉得你拿不到。”

“呃……”赵涛托着腮歪着脑袋看着她，“那这个赌就是我输跟你赢两种结果呗，你干脆直接说你帮我自习这么久要啥奖励算了。”

“要不……你看能不能这么打赌。”她语气立刻转柔，试探着商量道，“你要是拿不到奖学金，说明你不够认真上自习，要受罚，你就得答应我三件事。”

看他表情一变，她连忙摇了摇头，解释说：“我保证都是很容易的小事，不会让你……唔……让你做什么为难的选择的。”

“哦，那我赢了呢？”

“你要是拿到奖学金，不管几等，”她纠正了输赢的说法，继续道，“就说明你认真学习，没有辜负我的心血，那……就给你减掉两件事，你只答应我一件就好。”

“保证不会有什么让我为难的事？”

“保证不会。你如果为难可以当场拒绝。”她深呼吸了两次，轻声说道。

“好，你帮我这么多，我谢谢你也是应该的。我没杨过的三根金针，就在心里记着吧，我现在欠你三个愿望，我这次期末考价值两个……”赵涛盘算到这儿，贼兮兮地笑了出来，“也就是说你至少肯用两个愿望来换我拿奖学金，对吧？”

孟晓涵脸上一红，赶忙道：“又在瞎说，小心我告状，你女朋友们可就该生气了。”

“好好好，不说了。看书，继续看书。休息时间结束。”他举起双手投降了一下，暂时很满意目前这种比暧昧低一点，又比朋友肯定高不少的距离。

（三百二十二）

奖学金这种东西，可不是靠嘴上说说就能拿到。

赵涛倒不是说有多么想让孟晓涵少拿到两个愿望，他知道那个小书呆子就算说一万个愿望，也不会有张星语十分之一大胆，保不准最后是他对她朗诵首诗什么的。

他打算拼一拼的，还真就是那口气。

金琳在中了锁情咒的情况下依然对他流露出的那种不屑一顾其实一直都在刺激着他，跟张星语大变身的事件，算是他从无聊的寻欢作乐中急转弯的表里两个原因。

男人么，谁没有点那种你今天敢用鼻孔瞪我我明天就要让你保持同一个角度跪下舔鸡巴的骚动意气。

要是半点指望都没有，估计以他的性子也就算了。

偏偏孟晓涵的帮助确实很大，他这一次次自习上下来，别说英语，连自己的专业课都触类旁通用她的方法有了长足提高。

死记硬背其实是有技巧的这个事实，很多学生真是直到走向社会都不知道.....

现在赵涛要说奖学金估计只有一二成把握，毕竟自己系里还有那么两三个高考发挥失常不愿意复读含恨而来的尖子，也有几个上了三本发现学习成绩不好原来他妈的真的会亏钱而发奋图强的，要压过那帮人一头，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在系里的名次超过隔壁系的金琳可就容易得很。

赵涛目前对自己的估计，期末考试在系里有希望坐十望五，要是把于钿秋伺候舒服了让她别莫名其妙吃醋乱扣平时分，坐五望三都有希

望。

而金琳并不擅长学习和考试，第一学期最后成绩貌似他们系里一百二十来个人，她也就是六十来位，杨楠好像还嘲笑来着，比张星语都差得远。

这么一说，好像他们系的几个系花里，还就被他祸害之前的张星语成绩最好。

抛开杂念，赵涛真真切切开始为了奖学金拼上了劲儿，之后的自习间隙，跟孟晓涵聊天都在说学习方法上的事情。

能感觉到孟晓涵非常开心，一副初中时代班级第一喜欢上班级第二借着讨论学习拉近彼此距离，想眉目传情却又不敢只敢在眉梢上偷偷摸摸沾染几丝笑意的样子。

一口气上自习到晚上九点，中间一起在食堂吃了饭，等到收拾东西跟孟晓涵约定明日再战之后，赵涛离开教室时才突然觉得不太对劲。

张星语跟余蓓逛街不至于逛那么久啊，回家后看到杨楠消极怠工不来当看守在家里打暗黑2，就算不大发雷霆，也该自己跑过来监督才对。

怎么都这个点了，却连条短信都没有？

感到有些忐忑，赵涛蹬上破车子就叽叽嘎嘎往家骑去。

到楼下歇口气，知道上去还有半个小时的深蹲训练等着呢，他活动活动大腿，慢慢爬上楼梯。

打开家门，客厅黑着，主卧黑着，就主卧亮着灯开着门，还能看见杨楠坐在电脑前姿势仿佛就没变的半边脊梁。

这什么情况？赵涛吓了一跳，赶忙关上门换鞋，正想问难道那俩还没回来，低头却看到三个妹子的鞋都在鞋架上。

刚放了点心，还说不会是星语和小蓓洗了澡没事做互相玩起来了，就听见屋里突然传来一声抽泣，像是谁刚刚大哭一场，还没倒顺气儿。

他大惊失色，三步并作两步跑进去，一看杨楠戴着耳机，懒得理她，赶忙扭头看向床上。

果然张星语和余蓓都在上面，两人穿着睡衣，打扮颇为清凉地搂在一起，转过脸来，竟然都是泪痕满面，双眼红肿。

“怎……怎么了？”赵涛赶忙冲过去，“怎么了，小蓓，星语，谁欺负你们了？”

杨楠摘下耳机转过头，他一看，杨楠竟然也眼睛红红的。

“你们、你们别吓我，到底什么事儿啊？”赵涛觉得膝盖都有点发软，他的脑子里实在猜测不出会有什么事件能让这三个女生一起哭成这样。

接着，张星语抬手擦了擦泪，眼眶又更红了，抽抽噎噎地说：“观铃……呜呜……观铃死了……观铃死了。”

“啥？关凌？”赵涛一脑子问号跟被超级玛丽顶了一样挨个地蹦，“你说演我爱我家那个？还年轻呢吧，怎么死的？急病？不是……你们这么喜欢她啊？”

张星语的表情顿时变得十分复杂，仿佛在伤心欲绝的时候被人挠了胳肢窝，而旁边余蓓则直接扑哧笑了出来，捂着肚子翻倒在床上。

杨楠拿过一张盗版DVD的壳子敲了赵涛一下，递给他：“什么我爱我家啊，是这个，Air，她俩逛街时候小蓓买的动画片，说回来一起看打发时间，靠，结果看得我都哭得稀里哗啦的。这小日本想的都是啥啊，拍点黑猫警长葫芦娃什么的不好吗，弄个催泪弹，她俩看最后一集时候都快哭死了。我这儿野蛮人都砍死墨菲斯托了，她俩还没缓过劲儿呢。”

“你们女生真是够可以的，看个动画片都能哭成这样。”赵涛这才松了口气，心里跟老一辈艺术家关凌姐姐说了声对不起，“吓死我了。还以为有谁怎么了呢。你仨一块哭，我都想不到能因为啥，还当是谁骗你们说我死了呢。”

张星语一瞪眼，“你死了我才不哭。”

“啊？”赵涛一愣。

“谁害死你我去杀了谁再说！”

余蓓指了指电脑，小声说：“要不你也看看，真挺好看的。也……挺容易哭的。”

“你们啊，看个蓝色生死恋都能哭到死去活来，能跟我比吗。”赵涛笑着坐下，“看就看，大不了今晚熬夜。”

杨楠让出电脑，一副等着看好戏的表情挑了挑眉。

晚上快两点的时候，赵涛肿着眼睛打开门走下楼梯，把掰成四块的动画光盘狠狠塞进垃圾道，钻进厕所洗脸去了。

（三百二十三）

赵涛越来越觉得，自己和身边女孩的努力总值可能是固定的。

当他决定奋发图强为了自己的前途大家的未来好好拼博一把之后，杨楠和张星语就不知不觉对学业失去了兴趣。

张星语因为吃于钿秋的青醋，课不好好上，还背了个严重处分。

而杨楠沉迷电脑游戏不可自拔，好不容易赵涛用了阴损招数教会她使用修改器让她玩腻了暗黑 2，结果她从他买的乱七八糟游戏盘里瞎装了一通，竟然装上了尾行 2，学会怎么玩之后简直兴奋得合不拢腿停不了水，彻底把考前复习丢到九霄云外去了。

他找余蓓聊了聊，想让目前说话比较管用的她也教育教育她俩，可才刚刚高考结束不久的余蓓正是全身心懈怠下来的慵懒状态，不光自己没什么干劲，还笑着说：“大家看你这么拼命，觉得将来有依靠了呀，所以才可以放心吃吃喝喝吧。怎么，没信心养我们吗？”

没，太多了，养不起。

他拍了一下脑门，嘴上只能说：“好吧，谁让我是男人呢。”

不知不觉，他似乎有些习惯对自己使用男人这个词，而不再是男生。

感觉还不坏，他笑了笑，拿起两天后就要开考的第一门课教材，在手机上看了一眼孟晓涵发来的教室位置，出门复习去了。

上次杨楠擅离职守不去盯他之后，张星语不知道是放心了，还是硬撑着装大方，亦或是沉迷于看动画不可自拔，反正是不跟着了，余蓓买回来一台二手小电视一台二手DVD，俩人在副卧里看得不亦乐乎，不过不再让赵涛看，免得他再哭觉得丢脸掰盘。

而且，为了让他能集中精力复习，晨跑和深蹲适当减量的同时，三个女友也减少了撩他的次数，可能觉得精虫不上脑，考试更好考。

但此起彼伏，于钿秋不用上课，找他的次数就跟着多了。

基本上自习室忙碌一上午，跟孟晓涵吃过午饭后，孟晓涵回来占座午休，他就要去于钿秋那边报道。

学生会成员都要忙着复习，中午办公室肯定没人，那条走廊这个时期也基本没有其他老师学生经过，有钥匙的她自然就把那儿当成了这段时间的偷情圣地。

赵涛没什么机会跟金琳接近，倒是在金琳的位子上干了于钿秋一次又一次。

好几次爽完之后，于钿秋还跟故意的一样光屁股坐在金琳的椅子上，让爱液混合着精浆垂流下去，一滴滴渗进金琳买的鲜艳坐垫中。

这天中午吃完饭，目送孟晓涵回去座位上趴下，赵涛拿出手机，看了一眼于钿秋五分钟前就在催，这会儿已经催了十七条的短信，匆匆回复一句，揣进兜里快步往学生会办公室走去。

随便晃了晃，挑个没人的时机，他很老练地拧开门钻进去，顺手一关反锁。

就跟知道他的心思一样，于钿秋早已经坐在了金琳惯用的桌子边，丰满的臀部压着那个软软的坐垫，正在转着椅子扭来扭去。

“等急了吧？”赵涛直接把短袖衫套头脱掉，跟包一起拎着，裸着精壮了许多的胸膛就走了过去，也不必跟老熟人客气，手掌直接就钻进了于钿秋领口。

他这才发现，她已经把乳罩解下来脱到了旁边，手一钻进领子里，就摸到了已经有些发硬的奶头。

“你吃个饭也太磨蹭。光顾着跟孟晓涵聊天了吧？”于钿秋带着一丝醋意道，“不知道中午咱们就一点半之前比较安全吗？”

“这还不到十二点半呢，还不够用啊？”赵涛嘿嘿笑着把包放下，拿出布包的插电按摩棒，“要不再给你来一个小时这个？保证你爽得尿都吡出来。”

她舔了一下红润的嘴唇，摇了摇头，“去旅馆时候再说……在这儿可不能再那么狠了，憋不住我要喊的。”

没多少时间浪费在谈话上，赵涛知道暑假在即，于钿秋估计是抱着干一次少一次，一等就要两个多月的心态在疯狂的索取，这种时候什么花言巧语也比不上把结实的肉体压上去，把坚硬的鸡巴插进去。

他垂手把裙子一掀，顺着光滑的肉色连裤袜往上一摸，惊讶地发现不光里面没穿内裤，裤裆那儿还开了一个圆圆的口。

“小秋，你小裤衩呢？”

“今天不想脱那么干净，我放包里了。就这么来吧，快点……我等着你进来呢。”她娇喘着往后仰倒，靠在椅背上，举起双腿架在桌子上，把赵涛困在中央。

“你都还没湿透呢……”他手指钻了钻，软乎乎的小肥穴也就洞口湿了一圈。

“没事……你的宝贝进来，进来就湿透了。”于钿秋今天莫名的格外亢奋，看着跟A片里吃了媚药的家教似的，他才弯腰，那脚就曲起来勾他的背，把他往自己身上压。

毕竟是已经熟透的妇人，即使没有完全湿透，粗大的老二也轻松贯穿了柔软的穴腔，果然如她所说，赵涛才前后动了几下，那里头就打翻

了油瓶子，滑溜溜都快噙不住龟头。

他还按老办法，先猛干十分钟自己射了，送于钿秋高潮两到三次，然后接上电源，换按摩棒玩上二十分钟，送她接着高潮个四五次，然后差不多阴蒂也需要休息了，就再让她给自己跪下舔硬，换个体位继续加油十分钟，射出第二次，圆满完成任务。

至于后续，一般都是要么抱着聊会儿说点谁也不会认真去记的小情话，要么继续用玩具让她爽到通透。

这回的第二发，于钿秋扶着桌子撅着屁股被射进去后，意犹未尽地看了一眼旁边横着的按摩棒。

赵涛心领神会，正要伸手去抓，却听她叹了口气，说：“算了，今天就这样吧。我想跟你说说话。”

那他自然乐得休息，掏出纸巾帮她温柔擦拭一番，亲吻一会儿，换成他坐下把她一搂，一边上下抚摸，一边柔声道：“想说什么就说吧。”

“你暑假准备怎么安排？”

“呃……那能有什么安排，回家休息俩月呗。”赵涛随口笑道，心里有点纳闷今天于钿秋怎么不像是要说闲话儿互相撩骚的样子。

“你女朋友们呢？”她颇为吃醋地说，“都过去陪你么？”

“那怎么可能，肯定各回各家，最多过了最热那阵子，找借口出来找我玩几天。”赵涛赶忙这么回答，即便他心里清楚，杨楠可能还不好说，张星语是肯定会千方百计跑来他家住上一段时间的，估计还不短。

“那就是没什么安排咯？”

“嗯，没什么安排。”赵涛回答完，突然觉得有些不妙，“怎么了，你是想让我假期过来找你幽会？我倒是没关系……要不咱们电话联系？”

于钿秋皱了皱眉，娇嗔地戳了他胸口一下，“你啊，当我整天就惦记你的裤裆吗？我还要考虑你的未来呢。我没办法直接辅导你就够烦了，有别的好事，还能不给你安排么。”

“什么好事儿啊？”

她微微一笑，说：“今年暑假，本部和你们院的学生会要组织志愿者活动，我负责的是一个贫困地区学校的支教项目，为期一个月，我已经替你报上名了。”

“诶？”

还没等他惊讶地接着提问，于钿秋就带着一种复杂而微妙的、复仇般的快意，自顾自说出了显然别有用心的另一个安排，“我这一组需要五个人，我目前报了三个，除了你，还有金琳和孟晓涵。怎么样，现在是不是想去了？”

赵涛盯着她的眼睛，突然忍不住打了个寒颤。

她绝对是故意的。

绝对！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六十六）

（三百二十四）

赵涛皱着眉想啊想，可又想不出来这对于钿秋到底有什么好处。

难不成她于老师也热爱古龙小说，立志要当十大恶人里的损人不利己白开心么？

“这和她俩去不去的关系不大，关键是.....我这，我这不合适啊。”赵涛抓过于钿秋的杯子喝了口水，一脸为难地说，“小秋，你看我像是吃得那苦的人吗？”

“不像。”于钿秋懒洋洋拿过裤衩抻开，抬起丰满的大腿肉感十足地穿上，撅着屁股往上一提，换了张干椅子坐下，说，“可我也没打算让你吃苦啊。我哪儿舍得。”

“支教还不叫吃苦？当我傻啊？那种穷山沟子时不时没个电，用水还要自己打，破屋烂墙茅草房，厕所里低头见屎屎里见蛆，我受得了那罪？别逗了。我可不去。”赵涛赶忙摆手，不过心里，其实是在慌张别的。

他从于钿秋的眼神中嗅到了不对劲的味道。

这个自己没办法光明正大占有他的女人，肯定因为肚子里的醋发酵出了什么问题。

她直接把金琳和孟晓涵这两个表面上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女生抓到自己负责的小组里，毫无疑问，是已经看出了她们俩暗地里最有可能的联系，那就是对赵涛的感情。

而这绝对是个非常不妙的信号。

这要到了那种深山老林，通讯基本靠吼，治安基本靠狗，交通基本靠走，穿衣基本靠纺，致富基本靠抢，结婚基本靠想.....平心而论，他

一个年轻力壮的大学男生，待上一个月，日也干夜也干，早晚有对着于钿秋下不去鸡巴头的时候，孟晓涵还好点，金琳肯定要被憋不住盯上。

真不小心把老二捅错了人，下学期回来可就是真正的地狱了啊。

再者说，大好的暑假，一片轻衫薄，满楼短袖招，裙下大白腿，杨柳小蛮腰，他放着三个乖巧听话……好吧，三个漂亮可爱的女朋友不享用，跑山区支教？就是他真愿意去，张星语也绝对不答应啊。

那丫头一到了他的事儿上，正常理智分分钟可见转隐身，别说于钿秋是老师，就是院长校长教育部部长，她估计也敢跳起来一拳直取鼻梁。

于钿秋整理好衣服，慢条斯理地说：“谁说要让你真去穷山沟子了。你愿意去那种地方喂毒蚊子，我还不愿意呢。我是为了你的前途着想，这样一次经历后，你的表现好坏完全是我说了算，我能名正言顺把你先弄到空出来的副部位置上。金琳随便出点什么事，宣传部就是你管着了。现在那个学生会主席没什么本事，不过是有钱肯花家底不错认识点人而已，随便出个什么岔子，你真爬上去都不是没有可能。学生会主要干部，留校的时候可是重要加分项。”

赵涛没有被那一长大段带跑思路，马上就问：“少来，你还没说怎么就不是穷山沟子呢。”

“因为确实不是。”于钿秋抬手摸了摸他的脸，“那地方我之前就去过的，虽说为了给周围几个穷苦山村上不起学的孩子补充启蒙教育，但并不需要咱们实际去村里的破瓦房上课。而是利用暑假这段时间，把周围的孩子集中到县里的中学，补一个月课。咱们这组，我和你们五个学生，就是在那儿负责两个班大约七十个左右的小学生。一共五周，就可以回来了。那边有自来水，宿舍有电视电扇，条件肯定是比大学这边苦一些，但应该还没到你受不了的地步吧？”

她的眼中隐隐有湿润的淫光闪过，“赵涛，那地方是没什么娱乐活动没错，可咱们能组织小学生一起在操场做游戏，唱山歌，而且……不是还有我么。”

“除我之外不是还有四个学生么，咱俩的事儿不会被发现吗？”这下赵涛还真有点动心，忍不住舔了一下嘴唇，小声问道。

“除了你我一个男生也不带，那边的宿舍都是单间，一共二层，一层只能住四个人，那么……我这个老师就只好牺牲一下，让他们四个女生住一楼，我跟你一起住二楼咯。”于钿秋微笑着，和他独处的时候，她身上那股书卷气荡然无存，活脱脱一个从书里走出来的风骚妇人，只差手里端个杯子，呢喃一句“吃我这半盏儿残酒”。

“那也挺危险吧。万一你忍不住叫出来呢。”他嘿嘿笑着，往她胸口捏了一把，“到那儿我只需要应付你一个，那还不把你干得死去活来啊。”

于钿秋眸子一转，微笑道：“大不了我陪你去没人能听到的地方，那附近我还算熟，到了晚上，没人的僻静之处可有不少，我可等着你叫我死去活来呢。”

她说这话时候的神态语气真叫男人有点吃不消，他看了一眼表，妈的时间来不及了，只好把裤裆里的鸡巴顺个位置兜住，说：“我也有点怕女朋友不乐意。”

“这是为了你将来好，赵涛，男子汉大丈夫，找的女人可不能太不识好歹了。”于钿秋低头拨弄着自己的指甲，淡淡道，“还是说你有本事让她们三个一起伺候你，却连去做该做的事儿都拿不了主意？”

赵涛吞了口唾沫，说：“主意我自然是拿得了，可你不是说你还挑了孟晓涵和金琳吗？剩下两个女生是谁不重要，光你定这俩名字，可就够我喝一壶的。”

“我定的名字，你不说，你女朋友为什么会知道？”于钿秋盯着自己的手指，慢悠悠说道，“另外我还选了一个本部的学生一个你们院的学生，支教志愿者这种事，女老师的组里带一个男生干苦力再正常不过，谁能说什么？而且这是内部活动，对外放出的是大名单，团委学生会加起来百十个学生公布着，谁知道你们是和我走的？”

“金琳……说不定会故意去气张星语。”赵涛想了半天，还是忍不住说出了自己最担心的事情。

“那就是你要去想怎么解决的问题了。”于钿秋轻描淡写地说，“我带孟晓涵，是因为她成绩好，这次去要负责办实事，我带金琳，是为了靠这次活动拉低她的评价准备给你让位。你不去，我这些苦心就都白

费，你看着办吧。两周后就是最终名单上报的时候，你要坚决不想去，在那之前告诉我。否则，我就按有你一起准备了。”

“呃……有我没我需要准备的东西不一样吗？”

“不一样。”于钿秋抬了抬眉，表情微妙。

“哪里不一样啊？”

“你去，我就要提前用黄体酮调整一下月经时间。”她的舌尖在微干的下唇上飞快地扫了一扫，“好让那五个星期里，我一天也不用耽误。”

不知道为什么，赵涛突然觉得，自己的老二仿佛有点抽筋……

（三百二十五）

赵涛可以确定孟晓涵还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于钿秋放进了假期名单中。

因为一起上自习的间隙他旁敲侧击说了说，孟晓涵这种演技撒不出那么高明的谎，分明就是只知道暑假学生会要组织志愿者活动，自己已经报了名，但具体跟谁做什么，完全听从学校安排，这会儿安心准备考试就好。

而金琳，赵涛还没胆子去试探。

他现在深深地了解，有些女生不好招惹，没有十足把握，还是乖乖夹起尾巴……不对，夹起老二憋着的好。

按照于钿秋的情报，这次活动的参加者并不需要从学校集体出发，考试完后，跟据考试结束时间的不同，有三天到一个星期左右的假期可以回家准备一些必需品。

然后只要在约定的时间到达目的地汇合就好。

这么看，抵达之前隐瞒住会和谁一起参加活动好像并不太难。

真被逼问得狠了，供出于钿秋应该也不会怎么样。

但有一个问题，赵涛非常担心，而且一旦发生，他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晚上回去，他带着那股担忧，暂停了动画，暂停了电脑游戏，把三个女友召集到一起，认认真真的说了这个暑假的特殊行程。

“.....所以大概有五周左右我会不在家。小蓓你要是寂寞，不行就去找小楠玩，她家那边据说好山好水夏天还凉快，挺适合夏天旅游的。星语，反正你说的是回家待一阵再找借口来找我，这样正好，我忙完之后给你发短信，你之前可以在家好好休息了。”

他絮絮叨叨说完，有点紧张地扫视了一眼神态各异的女友们，轻声说：“呃.....你们有什么意见？”

“我没意见。”杨楠扭身就坐回电脑椅上，继续溜墙角靠路灯躲垃圾桶追着妹子屁股后面尾行去了，“于老师说的对啊，这是好事，能帮你留校，到时候工作轻松时间多赚钱还不少，我支持。”

她嘴里说着支持，可偏偏在于老师三个字上很“委婉”地用了重音。

余蓓看了看张星语的表情，微微一笑，柔声说：“我反正假期没事做，本来就打算找找看有没有合适的兼职，也锻炼一下自己。正好你不在，就没人烦我了。”

张星语抿紧小嘴片子瞪着黑溜溜的眼睛好半天没说话，最后才磨磨蹭蹭地说：“好吧，那我也没意见。”

赵涛这才松了口气，留下杨楠在这儿玩电脑游戏，跟着张星语余蓓去隔壁看动画，看着看着动手动脚，就想把张星语搂去床上，结果她倒是没忘了正事，本来哼哼唧唧下头都被摸到了水儿，突然一激灵坐起来，说：“等等，你今天的深蹲还没做呢！”

上了两天自习的赵涛觉得事情差不多应该已经过了，就安安心心备考，在自习室对孟晓涵随口聊聊，在办公室对于钿秋随便骚骚。

可没想到这天中午，他刚从于钿秋湿漉漉的肉唇中间拔出来，才抽出纸巾准备擦自己黏乎乎亮晶晶的鸡巴，她就躺在办公桌上气喘吁吁地说：“你知道么，这两天张星语来吵着要报名。”

“哈啊？报名？”

“嗯，她非说她什么都不要，就是要给贫困山区做贡献，要参加暑期活动，全程自费，给她个名额就行。”于钿秋懒洋洋坐起来，接过他递来的纸，慢悠悠擦着一片狼藉的丰美下体，满眼都是不屑一顾。

赵涛心里一颤，问：“那……什么结果？”

“她背着那么个大处分，既不在学生会，又不在团委，要是打算毕业前申请报个西北支教兴许能争取个名额试试看，这次……可没她的份。”于钿秋拿起纸团嗅了嗅，抿唇一笑，“你今天量好大，在女友那儿给得少了？”

“嗯，这两天没怎么和她们闹。”赵涛挤出个微笑，说，“全便宜你了。”

“我不好吗？”她伸长白藕似的胳膊，把他一圈，香软的嘴唇就吻了上来，缠着他的舌头吮了一会儿，就往桌下一跳，顺着他胸口小腹亲下去，握住肉棒从卵袋那儿伸长舌头舔到尖儿上，拖着唾液牵丝几寸，才腻声道，“你看我为了你，鸡巴都越舔越熟练，你要玩屁眼，我就得躲厕所里偷偷洗，怕你嫌我松，我还悄悄咨询妇科大夫，买了阴道哑铃藏在柜子里偷偷练，你就不觉得我最近越来越紧了吗？爽不爽？”

这一串话说出来真是比来回舔几口还给劲儿，狼虎之年的美妇豁出了脸之后，年轻小伙子还真是架不住，满身血气都滋溜溜往下冲。

“嗯……挺爽的。你看我这不也挺享受么。”他笑着说道，弯腰垂手抚摸着她涨鼓鼓肉滚滚的奶子。

她应该是不喜欢自己胸部总是被他看到微微下垂的样子，最近做爱的时候总要留着一条紧梆梆的背心，或者干脆不脱上面，让他伸手进来把玩。

很快给他又亲又舔弄到硬起来，让他坐在金琳已经有了淫水骚味的垫子上，于钿秋扶着她的肩膀叉开双腿，对准竖起的老二坐下，昂起的白皙喉咙中，仿佛被刺入的阴茎挤压了内脏的空间，从嘴唇之间流出气息奔逃的声音。

她抱紧赵涛上下套弄了一会儿，娇喘吁吁地说：“你是不是特别怕张星语生气？”

犹豫了好一会儿，赵涛点点头，“嗯，她性格.....有点极端，我确实不想惹她。而且平常她对我真的特别特别好，之前深蹲练得我不想动，脚都是她帮我洗。”

“小男生.....就吃这套。”她嘟囔了一句，没再多说，抱紧他就开始上下摇晃，让紧密结合的部位，摩擦出无边的喜悦，一点点淹没两人的痴态。

临走时，于钿秋一边整理衣服，一边淡淡道：“你回去还是老实告诉张星语，这次志愿者活动，她没戏的。别费那劲，还是多想想你忙完回家后，她去你家怎么伺候你吧。”

晚上上完自习回去，赵涛只好如实转达，免得张星语静不下心四处活动，非要争个一二三再闹出什么事儿来。

张星语正跟他一起洗澡，听完之后，倒是没显得有多生气，拿起搓澡巾仔仔细细给他搓着肩头后背，轻声说：“随便她，她不就仗着自己是个老师还能在学生会团委说上话么。她管得住活动组织不带我，还管得住我一个放假学生去哪里呆着吗？”

她抓住他胳膊咬了一口，还不舍得用力，撅嘴道：“到时候你把地方发给我，我直接坐火车去，在那儿租一个月房子陪你！”

（三百二十六）

“她准备自己过去？”已经习惯了日后再说，于钿秋神情倦怠地坐在椅子上等着胯下的粘液一点点渗进金琳的坐垫中，斜挑眼眸望着赵涛说，“这你也放心？那可是国家级贫困县，学校那地方都到郊外了，在那儿租房子住，还是她这样年轻貌美的小姑娘，这要出了什么事儿，谁负责？”

“我也想说服她在家歇着别去凑热闹。”赵涛坐在桌子上，把脚伸进于钿秋的上衣里拨拉着硬挺挺的奶头，愁眉苦脸地说，“可我这不是劝不动嘛。她本来就恨不得把自己拴我裤腰带上，安全问题我也提过，她

说到了地方就买好菜刀防身，我是真说不过她。”

“那随便。”于钿秋顺着他的大腿往上摸去，捏住软下来的龟头玩了起来，“反正到了那儿你不能住外面，另外还有四个学生盯着呢，我要给你表现评优，你太离谱被人举报我可要跟着你一起倒霉。”

“我回头再跟她好好说说……”知道饶不了还有下一场，赵涛跳下桌子，站直了把鸡巴往于钿秋嘴边一凑，摸过跳蛋打开塞进了她湿漉漉的肉缝里。

可惜，张星语定下的决心，赵涛还真是无计可施。

而且余蓓不肯帮忙，她自己有事要做不能过去盯着，有张星语肯自告奋勇去当监督员，她自然乐见其成。

满肚子烦躁的赵涛，最后反倒就剩下跟孟晓涵一起上自习的时候心情最为平静。

很快，考试周正式开始。

杨楠遵守了之前吹下的牛皮，依旧是一路玩电脑游戏，尾行2玩腻又去买了电车之狼，同时对没有女孩子欺负女孩子的游戏感到非常不满，然后，只在每一门考试前拿出半天突击复习，标准的及格线混子。

张星语倒是认认真真看起了书，除了晚上还接着陪余蓓看动画外，白天会跟赵涛一起去上自习，不过为了学习效率，主动隔开了一条走廊。

于钿秋的监考任务多起来，还要做阅卷准备，这段时间，赵涛的倦鸟总算有了长期归巢的机会，重新有了主动撩骚的兴致。

最后一个考试周，英语系那边先一步考最后一门，头一批考完的学生已经纷纷离校。

杨楠和张星语当然不舍得那么早走，都买了和赵涛同一天的车票。

只不过没了考试，那两位自然也不再去上自习，一个游戏一个动画又变回了居家少女，有时杨楠玩得熬夜过头，第二天晨跑都快跟不上已经非常习惯强度的赵涛。

至于于铤秋说的那个暑期活动，他按要求交了张照片上去填了个表后，倒是没有下文了。

还剩最后两门考试，自我感觉发挥良好的赵涛在自习室对着孟晓涵吹了几次牛后，正准备叫她还跟平常一样和自己一起去食堂吃晚饭，裤兜里的手机嗡嗡震了两下。

“有时间吗？”

是金琳的短信。

呃.....难道是知道了暑假活动的事情？今天好像团委和学生会是召集学生干部开会来着。

“就是上自习呗，我也没啥事，怎么了？”他想了想，决定装傻。

“我找你有点事。我在校门外西行过第一个十字路口后的云庭饭店等你，6号雅间。我请。”

赵涛皱起眉，斟酌了一会儿后，回复：“还是我请吧，我一会儿就到。你稍等。”

有三个女朋友当现成的挡箭牌，临时爽约一顿晚饭，孟晓涵自然没什么可说，他匆忙下楼骑上破车子，一路卖力蹬了过去。

学生大都放假或者将要放假，而且这饭店雅间要额外收费，聚会大都不爱来这儿，自然冷清得要命。

一想到金琳要了个雅间，雅间费二十最低消费五十，起码七十大元飞了，他还真有点肉痛。

进去一看，不意外，里头就她自己，正愣愣地看着桌子上的茶壶，好像在发呆。

他清了清嗓子，提醒她自己到了，跟着进去坐到了和她隔一个椅子的位置，没话找话地说：“没跟男朋友一起吃啊？”

“他忙呢，估计是办了什么亏心事，这两天不敢缠着我。”金琳轻描淡写道，“我猜可能还是之前他玩弄过的那个女生找的事，他估计要处

理一阵子。”

“那会是什么事儿？他不是悔改了么。”赵涛看服务员进来，拿过菜单递给金琳。

金琳随便点了两个，交回给他，“他没敢说，我猜，说不定是那女生怀孕了，回来找他要说法。他那样的男生，也就这种事儿能让他慌成这样了，否则，就算那女生威胁自杀他也不会去的。”

“这还真有点麻烦哈。”

“那是他的麻烦，反正不是我的。”看他点好菜，服务员往外走去，金琳扬声道，“麻烦关上门，谢谢。”

“行了，有什么事这么神秘兮兮的啊？这会儿可以说了吧？”赵涛有点紧张地看着她，尽量做出笑呵呵的放松表情。

“今天我们拿到了正式活动通知。此前报名工作也做得差不多了。就是让你也帮忙出了一段宣传文案的那个活动。”金琳的话很少见的略显凌乱，仿佛心里正在挣扎思考什么很复杂的事情，以至于无法匀出足够的脑细胞来运用言语。

但那个活动文案其实是于钿秋写的，赵涛就在抓着她奶子从后面往里干的时候说了句行而已。他只好一摸头说：“还好吧，怎么了？”

“我看到你报名了，有点意外。你应该知道那是什么活动吧？志愿者工作不是去玩，就算最轻松的组，大热天也不会太好过。”

“我知道。我这不.....也是想好好努力嘛。”赵涛喝了口茶，笑道，“不辛苦怎么会有成绩。”

金琳望着他看了一会儿，微微一笑，“你果然变了不少。这.....算是张星语的本事吗？”

赵涛很挑衅地反看回去，和她四目相对，“不，也有你的刺激。你说得对，我老是那样凭着自己的特殊体质胡作非为，未免也太空虚了。说起来这我也要感谢你，幸亏你提醒了我，让我知道怎么才算是一个合格的男人，而不是什么都不懂的小男生。”

“这次活动最后的分组是带队老师决定，最后的活动信息会发送到报名学生的手机上。往来费用下个学期学校会报销。这些细节，明天所有报名的人开会，应该就要讲了。”

“呃……谢谢你，专门提前告诉我一声。”赵涛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随便应付了一句。

金琳缓缓眨了眨眼，轻声说：“我有种感觉，于钿秋会把你选到她的组里。”

“是吗，那……那也挺不错的。”赵涛不知道她想干什么，只好继续敷衍。

“于老师那组可是远赴贫困县支教，你受得了吗？”

看来她还不知道自己也已经被选中，申请表上那个服从安排的要求，大概就是怕学生都集中到轻松的小组去吧，他定了定神，笑道：“总要历练历练，于老师都受得了，没道理我受不了对吧？”

“看来，于老师果然已经跟你私下说好了。”金琳露出一丝计谋得逞的微笑，“那么苦的地方，你这样的男生，竟然一点惊讶的表情都没有。”

靠，竟然被诈了一道，赵涛撇了撇嘴，说：“是啊，提前跟我打了个招呼，不然我到时候嚷嚷着不去，她脸上也不好看不是。”

“你不舍得让她脸上难看。”金琳淡淡道，“从你进学生会到现在参加这次活动，到处都有于钿秋插手的痕迹，这么下去，我看她早晚要让你坐我的位子才满意，我没说错吧？”

赵涛干脆承认，“没错，于老师挺看重我的，我也挺愿意为了自己的前途努力一下。金琳，这不也是你期待的事儿吗？我一事无成的时候你不满意说我这个说我那个，我现在努力了，你难道又要对我讲什么大道理？”

“不不不，”金琳摇摇头，看服务员上菜，暂且住了嘴，等了一会儿外人出去，才接着轻声道，“我很高兴你能变成现在这样。不管于钿秋怎么帮你，能找到一个死心塌地愿意冒风险帮你的人，可是你自己的本

事。我男朋友帮我都没有这么尽心尽力，有点风险他就不肯干了。”

察觉到她话里有话，他皱眉道：“你想说什么？直接点行不行？”

金琳缓缓说道：“我记得你跟我说，你的体质，是只要和女孩经常接近，那个女孩越漂亮，越接近你，就越容易莫名其妙的喜欢上你。可我现在发觉，这好像不只是喜欢那么简单了啊……”

“怎么，你是想说你突然爱上我了吗？”他没好气地顶了一句。

“那倒没有，我就是发现，被你吸引到的女人，好象用不可自拔的爱上你来形容更加合适。”

“你自己就是个鲜明的反例，孟晓涵跟我上这么久自习也没见对我表白，别瞎推测了。”赵涛心里一凛，唯恐这个聪明的女生又摸出了什么新秘密。

“可能因为我们都比较理智。”金琳面颊上泛起一丝微妙的红晕，“我进来衡量了一下自己的内心，发现好像如果我硬要说自己已经爱上谁的话，可能……那个人还真就是你。”

“别，可千万别。”赵涛露出一丝讥诮的笑，摆手道，“我无德无能，消受不起。你还是跟那个你看得上的学生会长天长地久去吧。”

“赵涛，我并不是在对你表白。目前你的条件，还不足以吸引我扑进你的女人堆里。”她抿了抿嘴，思考了十几秒，说，“我这次找你吃饭，主要还是我从于钿秋的行为上，发现了一个很有趣的推测。”

“呃……什么推测？”

“女人终究是感性的动物，不管什么年纪，经历过什么，想要不受爱情影响，实在是太困难了。而我们女生一旦爱上一个人，肯定就会不由自主地想要让对方好。于钿秋对你，应该就是这种心态没错吧？”

“差不多吧，怎么了？”

“这世上有很多漂亮的女人，其中有很多还有各种各样优越的条件。”金琳的眼睛亮了起来，带着一种鲜明到不加掩饰的兴奋感，凑近他缓缓说道，“你这么棒的体质，就没考虑过好好把它利用起来吗？”

“利用……起来？”

她娇艳如花瓣的嘴唇又凑近了一些，喃喃说道：“我知道你可能没有这么好的脑子，没关系，我有。你想不出的办法，我可以帮你策划。你的体质既然能神奇到这种地步，你肯定可以得到不知多少令人羡慕的好处。”

“于钿秋不过是个女老师，比她更好的踏脚石，这世上要多少有多少。赵涛，你想过你的体质可以为你带来什么样的生活吗？”她的声音中甚至多了几分情欲般的亢奋，连鼻息都变得急促了几分，“我知道你无法完全控制，不过没关系，我愿意跟你一起研究，去找到好好使用它的法子，只要咱们能完好掌握你的体质，女人所拥有的任何东西，对你来说就唾手可得。”

“怎么样，愿意让我帮你，一起来开创另一种人生吗？”她在几乎吻上他的距离，梦呓一样地说。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六十七）

下周差不多应该就忙完了。先给大家拜个早年。

新年快乐~

届时除了恢复正常更新的万字数量外，还准备恢复此前随机赠送的小礼品番外。

当然，只有一小部分朋友知道番外的意义，不知道的，当成练笔用的H片段就好。

以下的话是说给知道番外另一个用途的朋友们的。

说实话.....可以用来当作素材的片段太多。

而我一直比较忙，常规忙那种。

所以我有点懒得去来回翻素材所在的位置了。很费时间，还有点挑花眼。

正好也不知道大家想看哪一段，干脆，就搞个统计得了。

知道另一个用途的朋友肯定知道编号的数字意义。

那么，这篇下面的回复中，如果有想预订编号的朋友，直接按我之前的格式发出想要的片段即可。

范例：【J F — 5 8 9】；【C H Y — 3 0 （A）】这种。

放心，大过年的我不搞什么抽奖.....

凡是预订的，只要我之前没写过，都会统计到小本子上以后逐步随机发布。

也算是对不辞辛苦一直支持我的朋友做一点微小的回馈。

多谢大家！

哦对.....要是没人想要那我就偷懒了。

毕竟翻几百万字很累的.....

那，以上，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二十七）

如果早些听到这个提议，哪怕早在张星语逼宫杀入之前一天，赵涛可能都会认真考虑一下，然后在这美妙的诱惑力中同意成为金琳的搭档。

掌握了感情，就等于掌握了女人，掌握了女人，就等于掌握了至少一半的世界.....这真是个听上去无比美好的推演。

但现在的赵涛很清楚，那也就是个推演而已，不管后一步是真是假，反正第一步就错了。

自以为掌握了感情就能掌握住女人的，肯定没想过掌握太多握不下硌手之后的事。

他要是听了金琳的诱惑和她配合着按她的指点去一个个锁住蹭关系赚利益，恐怕爬不了几级，就要被为爱疯狂的女人们围着活撕了蘸酱吃。

他宁肯现在这样的安安稳稳过舒舒坦坦的小日子。

想到这里，赵涛定了定神，往后拉开了一点距离，好克制吻住眼前那张柔软小嘴的冲动，勉强挤出一个微笑，装傻道：“金琳，我.....我不太懂你的意思。”

金琳的眼里闪过一丝失望，但她马上就调整好心情，双眸发亮，说得更加直白：“你不是能让漂亮的女人爱上你吗？看到于钿秋这么帮你，你难道就没想到，你这个体质，其实不亚于一个超能力啊。”

她舔了一下嘴唇，抓住了他的手，缓缓说道：“只要你的体质还能发挥作用，我来给你规划。这世上有很多很多漂亮女人，她们也许自身并不强，但她们大都攀附着了不起的男人，那些男人要么有财富，要么有权力。就像于钿秋，她靠着丈夫的人脉得到了现在的职位，而她所得到的，恰好能用来帮助你。赵涛，告诉我，你是怎么让我不知不觉爱上你的，咱们只要掌握这个方法，就什么都可以得到。”

“别开玩笑，这东西我都不知道怎么掌握，我也要等谁来追我才能猜出谁动心了。哪儿来的操作性。”赵涛干脆把椅子往后挪了挪，避免被她套出真相，“而且爱上也不是十拿九稳啊，你看你就跟小秋不一样。”

“可这又没有什么成本，”金琳不死心地继续说服道，“这个不合适，咱们就去征服下一个，得到一份帮助，你就更进一步，更进一步，你就能接触到更高一层的女人。你不知道方法没关系，咱们可以试验。我来帮你找，只要你配合，咱们一定能研究出规律的。”

“你别说得跟狗熊掰棒子一样轻松，下一个下一个，你嘴里说说只是‘下一个’三个字，实际上呢，那可是个爱我的女人！”赵涛不满地瞪着她，“你也知道，她们是死心塌地爱上我的，你要我把不合适的怎么办？当旧衣服一样扔掉吗？”

“不合适的，就像对待我和孟晓涵一样不就可以了么。”金琳带着一股微妙的幽怨轻声道，“你不主动去接触，能有几个不要脸硬追你的。”

这话夹枪带棒让赵涛心里颇不得劲儿，忍不住就讽刺道：“那要是再来个更不要脸的也准备拿我当道具用呢？脑子万一比你好使长得再比你漂亮，那我是不是就可以不要你这个搭档了？”

金琳被噎了一句，脸色顿时就变得有些难看。

想来她在男生堆里顺风顺水惯了，有些不太适应。

而且她似乎也发觉到，赵涛对她的态度已经起了变化，那种属于男

女之间的欲望寡淡了不少。

“我.....不是那个意思。感情的问题合则来不合则去，”她努力调试了半天，用尽量柔软的口吻说，“有我帮你，是绝不会让你随便陷入到没有意义的感情泥沼中的。要是我一开始就知道你的本领能强到这个地步，我会建议你只接近于钊秋这一个。只有利大于弊的感情才值得去操纵一下，否则你就只是在给自己找麻烦而已。”

“你说得倒轻松。”赵涛哼了一声，不屑道，“你算是够不重感情了吧，那么，现在，如果我让你发誓这辈子不许接受我对你的喜欢，永远和我保持距离，只做我的猎艳搭档帮我出主意，你愿意吗？”

“我当然.....”话说到这里，停住，金琳花瓣一样的嘴唇抖了几下，却还是没能说出最后那几个字。

她很聪明，聪明到看得出，赵涛是认真的。

“我不可能发这种誓，”她深呼吸了几次，冷静地说，“不然我能得到什么？你给的报酬吗？我不稀罕那种东西。”

“那你想要的是什么呢？”赵涛回望着她，完全是一副做买卖讨价还价的口吻。

“一个能保障我既得利益的地位，比如，你的合法妻子。”金琳咬了咬牙，直接说出了另一个目的。

“那我能得到什么？”

“我说了，我尽心尽力为你筹谋的一切，和.....一个对你任何性爱关系都不反对甚至还会帮忙的妻子。”

女人似乎就是这样，当发觉自己的魅力不足以用来当作筹码的时候，底气就会像没扎紧的气球一样嗖嗖泄掉。

“我不觉得我非你不可。”而发现自己成为优势一方后，赵涛就找到了自己熟悉的感觉，微笑着说，“你提醒我之后，我发现了这个用途，那靠我自己其实也一样能做到你说的事情。而对我不加管束这件事.....说实话，现在对我的诱惑力还真不算大，再美味的东西，吃多了，还是有点撑。我得消化消化。”

他笑着把手放在金琳的大腿上，其实对他来说这已经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刺激，但他主要是想确认，自己目前心理上的优势地位。

金琳隐隐约约向后退了一步，忍耐着说：“你做不到。只靠你自己，你只会跟现在一样，不去摸清楚里面的门道，随心所欲地使用，把自己弄进一堆乱七八糟的感情关系中，吓得畏首畏尾什么也不敢再做。你根本不懂判断一个伴侣的价值，你纯粹就是为了身为男生的肉体欲望在行动而已。换了我来给你出主意，随便对于钿秋用点手段，你现在至少已经是院里学生会的高层干部了。”

“我更希望你付出点别的。”赵涛干脆把话说得更直白了一些，“按你的指挥行动，对我来说其实是挺憋屈的事情。”

说话的同时，他的手掌开始往上滑动，很快就接近到金琳短袖衫的下摆附近。

“我都做好成为你妻子的心理准备了，这个你也着急吗？”她显得有些紧张，一把抓住了他的手腕。

“我是很直接的男生，根据你跟你现男友的相处模式，我觉得如果得不到你的人，就不算是得到了你的心。”他干脆把另一只手悬在了她饱满坚挺的胸膛前，恰好对着左边的心房。

“我不可能现在就答应你。”金琳的鼻尖上出现了一层细细的汗珠，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暑期活动于钿秋肯定不会带别人打扰你们的好事。暑假你在家，估计也要和你的女朋友们约会。那么，下学期，学生会活动的时候，我来找机会，和你先一起找到你体质的规律，找到应用的方法。否则别的都无从谈起。对吧？”

“我不会娶你的。”赵涛很平静地说，“如果我按照你的思路重视利益，那么你能给我的不值得我和你结婚。如果我按照我自己的想法去娶老婆，你既不是我最喜欢的，也不是最适合的。你什么时候打算研究对我来说都无所谓，我只是提醒你，你能拿来跟我交换的东西就只有你的身体而已。说不定将来我吸引到了更漂亮可爱的女孩子，你的这点价值，我就也看不到眼里了。”

“我从不认为我的价值在于这张脸。尽管它确实给了我很多方

便。”金琳拨开了他的手，站起来抓住椅背，“我会再想想，应该怎么处理和你的关系，才最符合你我两个人的利益。我建议你也再想想，我和那些爱上你的漂亮女生有什么区别。至少在我提醒你之前，她们都没人想到这个对不对？”

她往外走去，在门口回头一笑，略带嘲弄地说：“兴许，有人想到了，但因为吃醋不愿意告诉你呢。毕竟，对于某些眼界狭隘的女人来说，让更少的人来分享你才最重要。那么，下学期见。”

“回见。”赵涛摆了摆手，笑着在心里补充道，暑假支教的地方见。

金琳，你既然来开了这个头，那么，咱们就好好玩一玩吧。

（三百二十八）

赵涛回去跟孟晓涵上完自习的隔天，她考完最后一门，也许是知道余蓓会跟赵涛一起回家的缘故，她没再找借口拖延回去的时间，再装一次巧遇，而是干脆地走掉。

距离赵涛的暑假越来越近，事情的发展，又起了堪称上苍垂怜的变化。

在赵涛考完最后一门的前一天，一直拖着不走的张星语接到了家里的电话，她父亲的耳道病症复发，她母亲硬撑着照顾了几天结果也病倒了，家里亲戚实在轮转不过来，急需要她回家帮忙照顾。

这一去虽说不知道多久，但估计一下，应该是赶不上活动开始的那段时间了。

杨楠准备跟着余蓓去赵涛家玩几天再回自己家，于是这一晚很大方地跑去跟余蓓一起看动画，让张星语满肚子幽怨地和赵涛过了一个没人打扰的二人世界。

不过其实做爱倒不算太疯狂，他们俩主要还是抱在一起说话。

先互相爱抚亲吻着，如同最寻常情侣那样刺激着对方的身体，舒缓而持久地做了一次后，两人赤裸相贴，漫无目的地瞎聊了快一个多小时。

赵涛还是想说服张星语不要过去那边，日子苦，危险，不值得。

张星语满肚子别扭，一直岔开话题东拉西扯说别的，聊新看的动画，聊这次期末的成绩，反正就是避重就轻。

他不好勉强，只有也跟着说起了别的。

聊到最后都有了点困劲儿，他们慢慢停下话头，靠近，舔湿了微干的嘴唇，缓缓寻找并吸吮住对方的敏感点，在温柔的纠缠中做了第二次。

有那种只要他射她就能跟着高潮的体质在，他并不需要去乱搞什么花样技巧，就那样紧抱着她，吻着她的嘴，她的脖颈，她的肩窝，一次次戳刺着她的花房，她的宫口，她的灵魂之路。

这次射精的时候，张星语没有像往常一样一有机会就紧紧抱着他，颤抖着迎凑，而是舒展了四肢，微微昂着头，轻颤的小嘴中呢喃着赵涛的名字，眼角闪动着晶莹的泪花，像是要把自己娇嫩白皙的身躯铺开在他的身下一样，呻吟着走向了高潮。

“睡吧，明早你还要赶火车呢。”用面颊贴着她汗湿的额头，赵涛抚摸着她光滑的脊背，柔声说道。

怀里的她沉默了一会儿，轻声说：“赵涛，我.....我其实不光是因为吃醋，才想要跟你去的。”

“哦？”他怔了一下，笑着把她抱紧，“那是因为什么啊？”

“那地方既然穷到需要大学生去搞志愿活动，肯定苦得不行，”她吸了吸鼻子，委屈地说，“于钿秋还带着别的学生，她总不能跟照顾他老公一样照顾你吧？那你在那儿要靠谁？你连饭都不会做，吃泡面吗？吃一个月，你不难受我还心疼呢.....”

“那我才更需要锻炼锻炼啊，”赵涛吻了她一会儿，柔声说，“我也得有生活能力才行啊，将来等咱们毕业了，你怀孕了，不就该我反过来照顾你了吗？到时候我要还是只会泡方便面，咱们的宝宝可怎么办啊？”

“孕妇哪有那么脆弱，我妈就说她当年挺着肚子一样洗衣服做饭什

么都能干。”

“可我不舍得啊。”赵涛笑着说，“你就放心让我去锻炼锻炼吧。我也想有点男子汉的气概，老被你照顾着，到时候大学毕业还跟个小娃娃一样，丢不丢人啊。”

“我反正不嫌弃，我巴不得你什么都不会，生活上一辈子都靠我。”张星语赌气一样地说。

“我这么懒，会了以后肯定也是全靠你。”

“那……那你跟于钿秋在那儿，不许……不许做太多。”她抿着嘴憋了一会儿，满肚子别扭地念叨了一句。

“我带上玩具，好应付。”他笑了起来，“星语，这……这事儿次数多少很重要吗？”

“我觉得挺重要。”她嘟囔道，“万一你……你尝了太多回突然腻了呢。她三十多岁还有个老公备着，怎么也不亏。我……我可才二十不到呢。”

“放心，你这么漂亮，我就是到了四五十也不会腻。”他随口哄着，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他知道，起码这一趟县城之旅，不会有张星语在旁捣乱了。

（三百二十九）

考试完毕后，赵涛额外多留在学校待了两天。

一个是于钿秋当初非要他晚点走，所以买了这时候的票。

另一个则是他报名了下学期的迎新工作，去开了个会。

会上他坐在金琳后面，但直到散会各自离开，俩人也没说一句话。

回去前那个下午，大概是知道此后有段日子尝不到肉味，于钿秋去市里开了房间，挪用了该判卷子的时间，霸着赵涛从中午一点一直断断

续续干到下午五点半。

最后一次射出来前，于钿秋在白屁股都已经迎凑不动，一蓬乌毛都快被淫汁儿泡成水草，小阴核被震动棒摩擦得肿了一圈，就这，问清几点后还想着是不是能不吃晚饭，歇口气再来一次。

“小秋，你不用这么贪吧。咱暑假还要在一起一个多月呢，你要天天这么玩，保不准要去医院看妇科了。”赵涛坐在旁边穿裤子时，忍不住说道，“你还老喜欢让我顶你最里头，不怕宫颈炎啊？”

“我孩子都有了的女人，怕那个做什么……”于钿秋懒洋洋翻了个身，白生生的奶子也不去遮，红艳艳的奶头就在那儿翘着，随着她呼吸的节奏缓缓摇晃，“我也是想着，你这一走，支教前我都没人安慰了，心里难受。”

“你老公就一次也不碰你了？”他皱皱眉，好奇地问。

于钿秋哼了一声，眯着眼睛说：“我不给他碰了。我想要的时候他不给，我现在够够的了，他就憋着去吧。”

呃……虽然自己女人被别的男人上赵涛心里是一万个不乐意，可这事儿上不占理的可是他，法律还保护夫妻之间的性生活义务呢，“这不太好吧？”

“没事儿。我勾搭他，他还没兴趣呢。现在我不骚扰他做学问，他反而高兴。”于钿秋白白的胳膊一伸，揪住了他的袖口，“涛，我真不饿，要不……你晚点走吧。”

他龟头下头都有点热辣辣的，可不想再脱裤子，看她确实一副恨不得把此前一辈子没享受过的高潮都补回来的样子，只好叹了口气，拿起了电动玩具。

他都有点不敢设想，张星语要是到了快四十岁的时候，得是怎么一副模样。

到那时，他是不是得往家备个转速小点的电钻啊？

幸好，张星语走后，杨楠和余蓓两人自娱自乐的能力非常强，而且最近一个沉迷游戏一个沉迷动画，他不管陪哪个都轻松无比，到了床上

她俩可以不用管就能互相高潮个三四次，所以回家后休息那几天，他着实享受了一阵安逸愉悦的日子。

然后，于钿秋的通知就正式发送到了他的手机上。

去报道的时间比他猜测得早了不少，地点他查了查，好像也不是太贫困的地方。

这什么情况？

不会是由于钿秋为了和他享乐方便，连支教的目的地都擅自篡改了吧？

可这事儿他担心也没用，本来还想发短信逗逗金琳，后来转念一想，还是留到碰面再慢慢下手的好。在家这最后几天，买了票就赶紧陪陪家里两位才是正事。

杨楠毕竟还要回家，不能待得太久，和余蓓送走了她后，赵涛总算迎来了久违的二人世界。

但离他去目的地报道的启程车票，也就剩下两天而已。

带着余蓓去电脑城，一口气买了十几张光盘，这两天赵涛别的什么事也没做，除了早晨起来那一趟晨跑，晚上饭后那几组深蹲不变，别的就是陪她一起看动画，该笑时候笑，该哭时候一起掉泪，看到动画中的主角得到圆满爱情的时候，就相视一笑，深吻片刻。

到了现在，赵涛就只有在云淡风轻不再大喜大悲的余蓓身边，才感觉最为舒适轻松。

出发前的最后一晚，他们一起看动画到九点多，赵涛起来去换盘的时候，余蓓伸了个懒腰，柔声道：“今天就看到这儿吧。你明天还要坐火车呢。”

两人之间的默契已经足够让赵涛从语气的细微变化中知道她的意思，他笑了笑，关掉电视走到沙发边，蹲下轻轻抚摸着她的脚踝，说：“那……我抱你去卧室？”

余蓓却摇了摇头，带着一种神秘的微笑，轻声说：“你先去，我换

身衣服去找你。”

还当是什么情趣服装，赵涛点点头，很乐意配合她这点小诱惑，“好，那我就进去期待着咯。”

在父母卧室那边躺下，他直接脱光躺在床上，拉好窗帘打开大灯，准备在明亮的房间里慢慢享受甜蜜的一晚。

五分钟后，卧室的门开了。

一眼望去，他就有点呆滞地愣在了床边，维持着手肘撑住身体的扭曲姿势，怔怔地看着走进来的余蓓。

她穿了他们学校的夏装校服，薄薄的白色短袖衫，天蓝色的裙子。

但这并不是他最怀念的部分。

他愣愣望着的，是她的脚。

毫无疑问，余蓓的脚是他曾经最魂牵梦萦，之后也最为喜爱的部位。

而现在，那双脚上穿了凉拖。

不贵的，街边小摊贩上很常见的那种凉拖，而且，正是当年他偷看她最勤的时候，她最常穿的那一款。

余蓓望着他的眼神，缓缓走过来，坐到床边，把一条腿轻轻翘到另一边膝盖上，一如当初坐在他旁边的时候，将白嫩的脚掌微微勾起。

原本托着足底的凉拖自然因为重力而离开了一部分，好像挂在了她的足尖，轻轻地来回摇晃。

“你……从哪儿又找到这款鞋了？”他趴到床边，此时此刻他当然已经不需要再找什么掩饰，也不必再压抑心里的欲望，直接伸手抓住了她的脚腕，沿着脚背上淡青色的脉络缓缓抚摸过去，喘息着问。

“考完在市场正好碰上，就买了。”余蓓柔声说道，“我觉得，说不定会喜欢。”

她接着笑了笑，弯腰舔了一下他的耳朵，“喜欢吗？”

而他的回答，是直接把她扯到了床上，抱住她的腿抬起，从侧面深深地吻住了她柔润曼妙的足弓。

那条刚才还软软垂下的肉棒，转眼就挺拔如矛！

（三百三十）

“痒.....脚心，别舔.....”当赵涛的舌尖喘息着钻进余蓓凉拖和足底的缝隙间，她咬唇哼了一声，轻轻呻吟道，“真的...痒.....”

可他却不舍得停，他用鼻尖一点点拱着她的凉拖，直到那小小的鞋子啪的一下掉在床上，就像是给她的脚，脱去了最后一件衣服。

滑溜溜的舌头扫过足心因蜷曲而起的细细波纹，在她痒处的笑声中，他一口含住了她整齐的脚趾，在舌面上悉心品尝。

与此同时，他的双手也沿着余蓓白皙光滑的小腿抚摸过去，攀过膝盖，轻触着她依旧青春逼人的浑圆大腿，用手背掀起了她薄薄的校服裙子。

裙子下面，竟然空无一物！

那细长绒毛覆盖的耻丘，包裹着淡淡樱色入口的可爱肉唇，都直接袒露在了他的眼前。

余蓓用湿润的目光望向他，自己用手掀起了三年高中生涯中他不知道看过多少件的白色上衣。

里面果然也没有胸罩，骄傲的红色蓓蕾，已经颤动着挺起，矗立在小巧但饱满紧凑的酥胸顶端。

“涛.....给我.....我也要亲你.....”余蓓轻声说道，细细的手指伸长，急切地抚摸着他的膝盖。

不愿意撒开她娇美柔软可爱的脚丫，赵涛抱着她的腿返身一跨，把她拉得身体反折过来，几乎蜷成一团，然后一边继续亲吻吮着她的脚

趾，一边把早已坚硬的肉棒轻轻压到她的嘴边。

这个角度无法顺畅吞入，余蓓只好吐出舌头，以鼻尖总是要碰到阴囊会阴的姿势，贴着阴茎的底部来回舔弄。她的口技早已经十分娴熟，嫩红的舌尖在每一处敏感的地方撩拨，让快感从底部火焰一样升腾到赵涛的全身。

“小蓓，”他吐出已经被他吻到满是口水的脚丫，用脸颊贴住轻轻磨蹭着，“我想干你的脚。”

余蓓点点头，伸手从枕头旁拿过了润滑剂，递给他，娇喘道：“想干……就干吧，我哪里都是你的……哪里都是……”

“不能让你没感觉，来……这样，咱们这样。”他翻身跪倒余蓓的股间，把她的双腿打开，两只白嫩脚掌微微交叉，盘起往娇嫩的阴户那边压去，直到有些勉强地保持住脚心稍稍悬在那条肉缝上方的姿态。

他抹了些润滑剂在老二周围，粗喘着压住她的脚背，把肉棒从阴核上方，滑入到脚心下的缝隙中。

坚硬的龟头摩擦过充血的阴蒂，余蓓颤抖了一下，呻吟着闭上眼，主动扶住了自己微微晃动的膝盖。

“有感觉吗？小蓓？”他盯着自己开始活塞运动的肉棒，恍惚间有了一种正在同时奸淫余蓓脚和小穴的错觉。

虽然柔韧性不是太好，这个姿势保持的非常勉强，但那种肌肉紧绷的窒息感，微妙地刺激了她的性欲，让她的花蕾很快在摩擦中变得油滑，湿润，盈满了甜美的蜜汁。

终于，赵涛放弃了这个费力的体位，抱起她的脚，亲吻着，托起她的臀，将膨胀到极限的男性器官，刺入到女性真正应该拥有它的地方。

“啊……”娇媚的叫声从余蓓的口中传出，宣告了她的期待，她的满足。

当快感积累到顶端，确认余蓓已经高潮了一次后，他在最后的关头抽身而出，站起来抓住她雪玉滑嫩的脚丫夹在了自己的胯下，飞快地前后摩擦。

她哼着酥柔的低吟，用力夹紧自己的足弓，就像他在自己体内的时候，用力缩紧会阴的肌肉一样。

喷射的冲动终于忍耐不住，他粗喘着往前一顶，紫红的龟头从她合拢的脚掌里钻出一个尖儿，猛地喷出一股白浊的精液。

那些液体没有射出太远，劲道最大的第一股，恰好落在了余蓓红扑扑的小脸上，第二股落在胸口乳沟之间，剩下的，就全滴滴答答落在了起伏的小腹上。

他低下头，望着余蓓。

他奸淫了她的脚和阴道，用精液沾染了她的脸、乳房和小腹，这余韵中的定格，恍惚间竟然有了一种祭祀的味道，令人心悸的仪式感，在余蓓白嫩的身下弥散开来。

有点心慌，赵涛赶忙跳下床拿来纸巾，给她仔细擦好，抱住好好吻了一通，才算是平复住心里那点弥漫的不安。

他忍不住又想起了一个一直让他刻意回避的事实。

余蓓是第二个。

第一个和第三个都死了，而她是第二个。

“涛，你怎么了？突然抱我抱这么紧……”余蓓扭了一下，搂住他的腰，柔声问道。

“没，没什么。就是觉得要走一个多月，肯定要想你。”

“有于老师，你不会寂寞的。等你走了，我就要去做兼职了。”

说起打算兼职的事，余蓓又来了精神，两人抱在一起絮絮叨叨聊了半个多小时，才打了个呵欠，互道晚安，一起睡了。

第二天上火车后，赵涛拿出手机给于钿秋发去自己的车次和到站时间，顺便问了一下，那地方怎么感觉和之前说得不一样啊。

但于钿秋只回了一句，“我在出站口接你。”

漫长的旅途后，赵涛拎着旅行包，迈出了那个比自己家乡还要小上不少的车站。

于钿秋就等在出站口，穿着素淡的连衣裙，戴着一个宽边遮阳帽，拎着一个手提兜，墨镜遮着半张脸。

赵涛走过去后，才发现她的手里竟然拿着两张火车票，不禁奇怪地说：“这……咱们是要去哪儿吗？”

“去目的地。”于钿秋把车票给他塞了一张到手里，淡淡道，“我给你发的信息和另外四个学生其实不一样。”

“啊？”赵涛顿时有些傻眼，“不一样？”

“没错。”于钿秋带着明显的小计谋得逞的喜悦挑眉道，“给你的是单独发的。你要是透给张星语让她先过来租房子，我起码让她白花了一笔钱多费了点功夫。”

跟着，她挽住赵涛的胳膊，微笑着说：“而且，咱俩比她们也早到五天，这五天我在那边临时租了个小屋，我得让你看看，我是不是比张星语能伺候得你更舒服。”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六十八）

上一章的礼物番号已全部记录，过年后会在时间充裕的更新日照旧随章节附赠。

随机发布，不保证每周都有。毕竟时间有限，还请体谅。

别的不知道说什么，就祝大家狗年大吉吧～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三十一）

在火车上，赵涛有点无奈地表示，张星语家里有事，不来了。

那点小心机扑了个空的于钿秋反而喜出望外，在座位上就软绵绵靠在了他的身上，一股从前没怎么闻到过的淡淡香水味一股劲儿往他鼻子里钻。

到站之后，还要在附近的汽车站坐车，一番折腾，直到傍晚七点多，赵涛才跟着于钿秋到了目标学校。

这附近是挺荒凉，学校后面就是山，山里还有小溪经过操场围墙外，一直到接近更繁华些的地方，才被各种生活垃圾堵成了臭水沟。

学校基础建设其实还算齐全，就是旧，也不知道是哪年谁捐款盖的。

毕竟离活动正式开始还有五天，学校的接待方也还没到，他们俩就只是拉着手绕着学校栏杆往里看了看。

教学楼就是他们之后要工作的地方，而靠近小溪一侧墙边的二层破

楼，应该就是他们五天后要入住的宿舍。

到了没人认识自己，不需要有什么心理负担的地方，于钿秋完全像是焕发了第二春，眉梢眼角尽是沉浸于恋爱中小姑娘的味道，拉着他转到菜市场，精挑细选了一大兜东西，才拉着他的手往临时租的房子走去。

她倒是挺舍得花钱，一个月起租的房子，她就付好押金租了一个月。

“那过几天咱们该搬去学校里面了，这儿空着多浪费啊？”赵涛靠在厨房门口，看着于钿秋在里面戴着围裙熟练地忙活，的确是做惯了家务的贤妻良母范儿。

“不浪费，”于钿秋轻笑道，“这附近连个旅馆都没有，万一哪天学校里不方便我又特别想你，这里咱们步行就到了，多好。我敢说，要是张星语来了，肯定也会租到这儿，天天晚上把你往这儿勾搭。那个小骚狐狸。”

“那你就是大骚狐狸了吧？”赵涛撇了撇嘴，走进去就往她屁股上捏了一把。

“对啊，我们都是骚狐狸，你是专门克狐狸的。”她扭头亲了他一下，“你口轻口重？”

“随你口味就行，我不挑食。”他笑着挺腰往她裙中肉感的臀部上撞了一下，走回到门口扶着门框站定，免得碍她的事。

“越爱这么说的，做不好吃了越生气。”于钿秋哼了一声，先把一盘素菜下锅，拿起盐勺在锅上抖散，熟练地翻炒几下，拧到小火，拿起筷子夹了一根，拢唇吹温，送到他嘴边，“喏，尝尝，淡了加盐，要是咸，后面几样菜我起码知道该怎么做了。”

他一口咬下，满意道：“行，正好。就按这个咸淡吧。”

吃了晚饭，坐了几乎一整天车，当然要去洗个澡。

没想到于钿秋不光跟了进来，还往里搬了一个凳子。

“你这是干什么？”赵涛有点纳闷地说，“地方本来就小，你还要坐着洗啊？”

“不是，是我要给你洗。”于钿秋的眼睛已经变得水光盎然，轻轻一扭，就反手脱下了回来后换上的吊带睡裙，“我说了，我一定比张星语更会伺候你。”

“好吧，那我就享受一下试试。”他笑着坐下，还挺期待的。

可惜，于钿秋似乎对伺候这个词有点微妙的误解。

也许在她的心中，床上的事情和不在床上的事情是需要严格分开的，在温水冲淋赤裸相对的浴室里，她竟然一心一意地给赵涛洗了个澡。

搓澡巾还用得很熟练，力道恰到好处，一看就是常给孩子那娇嫩皮肤搓洗练出来的，从后脖子倒腋下，前胸后背屁股大腿，连脚趾缝和卵袋上的褶子都细心地搓了搓。

感觉身上一下轻了二两，尽管和猜想的伺候过程不太一样，但赵涛还是得承认，的确是舒服。

换他给于钿秋搓背，他可就不那么老实，等把一片雪滑的脊梁搓到通红，她刚开开热水冲下来，他就往前一扑，压住她热腾腾的身子一搂，握住两颗乳蒂，牵拉着丰美奶瓜上下左右玩弄起来。

不十几下，于钿秋就忍不住转身蹲下，拨开湿漉漉的长发，把他还未完全勃起的阴茎一口含了进去。

看来假期这几天她应该用香蕉黄瓜之类的玩意下了苦工磨练技艺，那条舌头灵活了许多，嘍紧的嘴唇也掌握了几种新变化，空闲下来的那只手，也知道了应该温柔地抚摸他紧缩的阴囊。

小别重逢，于钿秋当然不舍得让一泡浓精变成热饮进了肚子，一觉得赵涛忍不住要顶她喉咙，就喘息着站起来，返身扶住凳子翘起了肉滚滚的白臀，亮出红艳艳湿漉漉的一条销魂缝。

浴室里这场持续大概二十分钟的肉搏，算是拉开了这五天充满情欲同居时光的序幕。

这个穷县城里跟本没有什么娱乐可言，租的房子里没电脑，电视还没装有线只带了一个旧到老卡盘的DVD，抽出天线勉强试试接受讯号的话，倒是能看几个带满雪花点的地方台，然而节目除了电视购物和广告之外就是新闻，电视剧都不演几集。

赵涛总算知道，为什么穷地方的人总是喜欢生一大堆孩子。

不是他们喜欢生，实在是没别的事儿好做啊。

赵涛倒是带了掌机和充电器，但于钿秋对这东西完全没有兴趣，看他玩一会儿就要打呵欠，大约打到第三个呵欠就会往下缩去脱他的裤子。然后，就是他玩游戏机于钿秋玩小鸡鸡，小鸡鸡硬了游戏里的人物就软了，他只好放到一边，起身先把她放平弄瘫了再说。

可俗话说的好，久病成良医，久旷成淫妻，于钿秋就跟旱了几万年的田一样，赵涛怎么努力灌溉，也是下去多少她照单全收多少，逼他不得不祭出带来的其余法宝，证明了人类区别于动物最大的优势还是懂得利用工具。

当然，肉体也是有极限的。

尤其女人花瓣那么敏感娇嫩的地方，就是欲望再怎么无底洞，粘膜组织嫩肉表皮也不会因为特别想要被干就变得特别结实，那地方还绝对磨不出茧子来，所以于钿秋从第二天开始，其实就已经处于一种痛并快乐着的状态。

而赵涛也破天荒第一次看到了，有女人竟然会为了能早点恢复过来，动用冰块包在毛巾里给阴部冷敷.....

这五天他的确被伺候得很舒服，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屋里热有人给扇扇子大半夜被蚊子咬了包都不用自己管，只要一指，于钿秋就先抹盐后抹唾沫然后一直挠到他说好，再起来打开灯把蚊子追杀到天涯海角。

可一天下来足足有大半时间是在等恢复和做爱，小穴肿了冷敷前面干屁眼，屁眼肿了冷敷后面干小穴，两边都肿了还得吸吮上十几分钟往肚子里吃一顿才算完。

这么五天过去，等到于钿秋收到其他学生将要到达的消息时，赵涛

恍惚中真有了种自己得救的错觉。

中间他甚至做了一场古怪的噩梦，他梦见他死了，死于积劳成疾，而没人去管他的后事，一群女人疯了一样在抢他胯下的老二。

最后于钿秋拎着大刀冲进来，三下五除二全都砍死，把他的鸡巴割下来，塞进自己逼里带走了。

那个梦最后一个他能记住的镜头，就是他被火化了，化成灰，张星语蹲在地上自慰，淫水滴滴答答往下掉，掉进他的灰里，然后她就那么嘿嘿笑着，用指头画着圈子和泥……

（三百三十二）

除了赵涛，于钿秋谁也没打算接。

挨个回复了地址让她们自己找过来后，她就带着赵涛去了将要开始志愿者活动的学校。

为了走路的时候不显得奇怪，出门前她足足给自己大腿中间冰敷了半个多小时，可即便如此，她还是显得有点内八字。

幸亏来接待的是个看年纪早都绝经不知道多久的老太太，多半看不出什么。

交接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于钿秋很快就拿到了所有宿舍的钥匙，带着赵涛进行了一下粗略的任务分配计划。

两天后各处村子的学生才会集中过来进行假期启蒙补习，这个周末，于钿秋的任务就是带所有的学生熟悉一下环境，熟悉一下将要进行的工作。

作为唯一的男生，赵涛的主要任务就是体育课和一切体力活。

这个不成问题，他即便是被于钿秋当成按摩棒用的这五天，也只是断了长跑没敢漏掉深蹲，毕竟现在身体素质直接决定了他被吸成人干的概率，他丝毫不敢怠慢，所以体能储备带一带小学生的户外活动轻而易举。

而且天气这么热，户外活动也就是半节课的分量就差不多了。

至于体力活，他更是不放在心里，无非是搬搬课桌帮女士们负责重物转移，不太可能有超出大学男生标准太多的任务出现。

他大可以悠闲无比地等待另外四位同学到来，静等着看孟晓涵和金琳两人的表情。

最先到的是另一个三本的女生，冯洛心，圆圆脸挺可爱，就是估计还情窦未开，完全没有身为女生的自觉，体重和妆容的控制能力都还停留在高中时代，算是在盛夏这么美好的时节对男生依旧不会有多少吸引力的类型。

孟晓涵和她同学刘慧慧是一起到的，基本上，那是个和孟晓涵类型很相似的女生，然而长相上全方面逊色一筹，都把孟晓涵衬托得诱人了不少。

能感觉到孟晓涵对于即将和赵涛在这里共处一个多月的事实流露出了明显的不安，以她单线程思考的模式，估计是对自己抵抗诱惑的能力缺乏信心的缘故。

直到三个女生在赵涛的帮助把各自的宿舍都收拾得差不多，学校的情况也都熟悉了一圈，天色擦黑的时候，金琳才坐着一辆破旧的老式面的赶到了学校。

赵涛非常积极地去接她的行李，她神情复杂地望着他，有些干皮翘起的小嘴颤动了两下，说了声谢谢，就把箱子递给了他，满脸紧绷地跟着往里走去。

“干嘛看起来这么生气啊？”赵涛笑呵呵一抹汗，从兜里掏出特地灌的小瓶花露水，往她裙子下笔挺结实的小腿喷了两下，柔声说，“不用等到下学期再见我，难道你不高兴吗？”

金琳弯腰把驱蚊花露水在小腿周围抹匀，伸出胳膊让他喷上，一边抹一边说：“于钿秋摆明了要把我坑下去，要把你扶上来，我怎么高兴得起来。”

“怎么这么想？”

“不然呢，”金琳没好气地说，“不然你倒是说说看，你的老情人为什么要把我挑到这种鬼地方来？”

她对于铍秋的意见还真不小，那个“老”字咬的沉重无比，恨不得双手比划一个引号表示强调。

“你好好表现不就是了，四个同学在，孟晓涵她们那些本部的，难道还能帮着于老师颠倒黑白？”

金琳挤出一个微笑，忍耐着说：“赵涛，你.....是真的不懂，还是在对我装傻啊？这边的志愿者活动是支教，你当过老师吗？我当过老师吗？你成绩很好吗？我成绩很好吗？可你一个三本男生，本来就是来干体力活教体育课刷简历的，于铍秋又是你的人，你想评个优，几个全靠你搬东西拎行李的女生还能主动去说不行？我呢？我被于铍秋打个可劣差，那三个女生只有高兴的份，指望谁替我说话啊？”

“我。”赵涛笑了笑，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这点良心还是有的，要是你努力，勤奋，好好干，不总想着找捷径一步登天，于老师要是昧着良心给你打颠倒黑白的评分，我第一个跟她没完。”

金琳的脑子，岂会听不出这话里的明刀暗箭，停在原地站着瞪了赵涛好一会儿，才强笑道：“果然风水轮流转，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一共这才过去没多长时间，就该你反过来教训我了。”

“我本来就该谢谢你，可惜上次见面谈论的话题实在是让人愉快不起来。”赵涛往宿舍的方向摆了摆头，“不扯淡，我现在努力的动力至少有一半是你激起来的。”

“努力的方式有很多种。”金琳慢悠悠迈着步子跟在他身边，显然对此前的设想还是没有死心，也不知道她是真的把这当成了飞黄腾达的渠道，还是只能找到这一个合理的借口来让自己在不背叛曾经所说的前提下接近他，“赵涛，一只老鹰如果非要跑着抓兔子，其实是很蠢的。”

“可如果飞起来就会被猎枪弓箭盯上，那我宁肯跑着抓兔子。”赵涛也再一次摆出了自己的态度。

“这地方也没别的娱乐活动。”金琳打量了一下周遭，叹了口气，说，“那么，你愿意跟我一起研究一下你的特殊体质吗？”

“你准备怎么研究？”他好奇地扭过头，当然，他是绝对不会透露这个咒术的秘密给她的。

“这两天咱们找个机会谈谈，”金琳咬了咬嘴唇，带着一丝隐隐的期待说，“你告诉我，目前喜欢上你的这些女孩你都做过什么，咱们来一起总结，总结出规律，一个共性，然后，在这次的女生身上试验一下，不就能找到结果了吗？”

“试验一下？”赵涛有点惊讶地说，“再让个谁爱上我？”

同时，他也注意到，金琳还是对自己情感的沦陷非常不解，她现在想要主动介入这个秘密之中，九成九是想趁机知道自己是怎么被他吸引过去的。

她点点头，说：“比起知道真相后你所能得到的，多一个爱上你的女生不是什么很委屈你的事情吧？”

“没有什么真相。”赵涛警惕地瞄了她一眼，斩钉截铁地说，“我实话告诉过你，目前我身边的女人最大的共性就是好看，都是我觉得打心里喜欢的类型。这个在这儿没法实验，来的另外俩都不符合我的审美。”

“那.....那咱们就找加强的方法。”金琳立刻又开口说，“我能感觉到，喜欢你的这些女人也不是谁都一上来就奋不顾身无所顾忌的，可能，这爱意是会随着时间推移在心中增值，但我觉得，一定有加速的因子，这个总可以研究了吧？”

“这有什么意义吗？而且怎么就有办法了啊？”

“这当然有意义，”金琳的口吻显得有些急躁，“如果你的体质发挥效果的方法连自己也不知道，那还可以让你去优秀女士聚集的地方散发魅力，乱枪打鸟，然后，靠咱们研究出的加速增幅方法去催化那股爱情，让她彻底成为你的助力。”

“至于方法，我和孟晓涵就能帮你试验出来。”她咬了咬牙，下定了决心，“我和她现在都还很理智，我可以和你认真讨论，看看从过往的经验中能不能找到什么让人对你越发死心塌地的方法，把所有可能的方法都列出来，利用这段时间，咱们一个一个在孟晓涵身上试验。如果有

哪个方法用过之后，我依旧和现在一样没什么变化，但孟晓涵却突然变得更加积极，对你更加死心塌地，那就说明，咱们找对了路子。”

赵涛想了想，隐约从她的话里听出了什么，笑咪咪地说：“可单凭这一次试验，就能得出结论吗？未免有点不太严谨吧？”

金琳停下脚步，饱满圆润的胸膛在顺滑的连衣裙下起伏了两次，接着，她就像是准备舍身饲虎的小鹿一样往前迈了一步，轻声道：“你可以把同样的方法，在我身上再试验一次。我自己清楚……我的感情是什么程度。如果我也失控，那么，咱们就大功告成了。”

（三百三十三）

金琳把话都说到了这份上，赵涛当然没有再拒绝的理由。

不过他并没打算真的配合，这个支教活动，他用了头五天喂撑了大胃口的于钿秋，剩下这些日子定期投粮即可，空出来的时间，当然要用在天赐良机的金琳和孟晓涵身上。

既然金琳已经对他的特殊本领有了猜测，而且还在隐隐约约深挖不休，那不如干脆就和她周旋一下好好玩玩，反正只要把握住底线，绝不说出咒术的关键信息，那就算金琳想破脑袋，也不可能凭自己猜出个所以然来。

等到讨论的时候，他随便编点瞎话掺杂进去，那还不跟郭靖故意默写错误的九阴真经一样，让她练到发疯啊。

他觉得，真让她彻底乱了套，失了理智，也不是什么坏事。这个女生在他身上动的心思就没有正常过，这么一份爱情锁来也是个隐患，不如趁着这个机会，不断给她加量加码，看她什么时候崩溃。

最好能一举击穿她的底线，彻底解决掉这个麻烦人物。

不过他卵袋里的汁儿实在是被于钿秋榨吸得有点干净，一时间也没想好怎么能比较安全的给金琳投放不被她发现异常，只好暂且仅在心里做个计划，观察一下风向再说。

一楼女生安排妥当，等到晚上夜深人静，于钿秋还真大着胆子溜到

了赵涛的房间，仗着手上有所有宿舍的备用钥匙，悄悄进屋掀开蚊帐就往他凉席上一躺，嘴唇急急忙忙含住他的舌头，两条白腿交替蹬着把短裤衩蹭到脚跟，就抓着他还没全硬的老二一边捋一边往自己身上带。

赵涛本来还当她不敢来了，玩够掌机准备睡觉，结果迷迷糊糊舌头外头就多了两瓣嘴，鸡巴四周就多了一只带着点汗凉飕飕颇为爽利的小手。

横臂过去捏了几下奶子，他一时间懒得起来，就那么玩弄着已经硬了的奶头。

于钿秋却已经等不及了，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她真跟三年没被干过一样，娇喘着翻身压上来，回手扯掉裤衩，跪坐在他身上往下坐了一坐。

结果那里的水气儿还不够淹死只蚊子，加上连日狂欢那地方的红肿还没消透，疼得她嘶的抽了口凉气，忙又趴回来，把沉甸甸垂下来的乳瓜奉送到赵涛唇边，奶孩子一样压着白肉往里摁乳头。

赵涛眼睛都懒得再睁，就那么随便舔了起来。反正食髓知味后，于钿秋的单次高潮比以前其实容易了不少，淫欲也唤起得非常快，他都不用怎么真清醒过来，也能喂她吃了这餐宵夜。

果然，她嗯嗯唔唔喘了一阵，手在自己股间忙活着，很快就扯下背心套住免得丰乳乱甩，起身再次坐了下去。

这回曲径湿滑泥泞，顺顺利利就吃进去了赵涛的粗硬棒子，她美得弯腰弓背，亲着他的乳头颤了一会儿，就打起精神，扶着他胸口上下摆动起来。

如此折腾几分钟，她先泄了头一次，坐稳在他身上喘息一会儿，伸手摸出脱下的短裤兜里揣来的跳蛋，拉过毛巾被缠住免得声音太大，小心翼翼放在两人耻骨之间，推开开关，舒畅地长吟一声，继续在凉席上忘情扭动着。

一直自顾自爽了快半个小时，出了一身大汗，泄了五股阴津，于钿秋终于没了力气，软软趴下来，缩身一蜷，把他高高竖起的老二放进口中含住，横吮竖舔，啧啧嘍了三五分钟，咽了嘴里精虫，细细给他用舌

尖把各处扫净，这才下床穿好衣服，给他提上内裤，俯身吻了他脸颊一下，轻声说句晚安，心满意足开门出去。

外面的月光开门时候正好照进来，投在于钿秋丰美凹凸的曲线上，真像是屋中窜出去了一个吸人精气的鬼魅妖物。

带着他们几个学生熟悉环境这种事其实费不了多少时间，讲解开课注意事项，分发教案教材，也就用了一个下午，周日上午开完最后一个小会，于钿秋宣布下午可以自由活动，但是，天黑前必须返回学校，六点之前必须都到小餐厅报道，一起吃饭。凡是出门的，登记去向，手机必须保证全程开机，有事及时联系老师。

说是自由活动，其他三个女生都对这种县城没什么兴趣，也都很听得懂于钿秋的暗示，午饭之后就都回到宿舍专心预习起来周一将要教课的内容，别看只是学前启蒙级别的拼音笔画加减法，几个没上过讲台的学生又不是师范专业，想要一次性就把事情做好哪儿那么容易。

可金琳并不在乎，她直接找到于钿秋，登记了要去县里商场买生活用品。

“去买什么，没带够用的么？”于钿秋皱了皱眉，抬眼问道。

“就是女性用品，快来事儿了，我怕带得不够。”金琳盯着她说，道，“学校对面小卖部我看了，没我用的牌子，我用不对了会过敏。”

赵涛起先还不知道金琳特地叫他来干什么，没想到于钿秋点头登记上后，金琳就一指他说：“于老师，我还要带着他去。这县城不安全，没个男生跟着，我不放心。”

于钿秋抬起头，望着金琳明显带有几分挑衅和试探神情的目光，微微一笑，拿起笔说：“有个照应也好，去吧，早点回来。”

金琳皱了皱眉，眼珠一转似乎有些疑惑，但她没再多说，明智地点头说：“那我们就去了，老师再见。”

赵涛只好跟着说：“老师再见。”

于钿秋瞥他一眼，勾起一个媚笑，挑了挑眉，对着金琳的背影使了个眼色，仿佛在暗示什么一样。

（三百三十三）

“你跟余蓓是隔一阵子就会坐到一起的同桌，你跟孟晓涵是春运一起坐火车回去的老乡，你跟杨楠故意挨近坐过几回，还请她吃过饭。而于钿秋，你是为了不挂科总去提问讨好，惹出的事情。”

本来就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金琳带的卫生用品就是加量来两次月经也用不完，所以直接抓着赵涛就奔了县城里还算繁华地段的一家冷饮店，先听赵涛说了一下之前的一些详情，皱眉苦思冥想地总结说，“所以，其实从于钿秋之后，你的体质威力是变强了不少的。对吗？”

“为什么这么说？”赵涛托着腮，一边吃着嘴里的冰粥，一边问。

“因为张星语和我明显跟他们几个都不一样。”金琳正色道，“我们俩并没跟你有特别多的近距离接触，张星语十分爱惜羽毛重视形象，几乎不会跟男生有超出正常范围的交际，而我，有男朋友，与你打交道的次数，更是屈指可数。满打满算，称得上是适合你发挥体质机会的，就只有杨楠请吃的那顿饭而已。”

赵涛早就准备好了应付的说法，马上笑道：“还真别说，我就是在那顿饭上对你俩动的心。你说，这是不是说明我的喜好才是这种特质发挥的关键啊？”

喜好这种虚无缥缈的东西根本无法验证，全凭赵涛一句话说说了算，金琳登时被噎住，瞪着乌黑发亮的大眼睛，想了半天，才努力平心静气，说：“你确定这些人你都喜欢吗？我没记错的话，于老师因为挂科的事情可是让你非常生气才对吧？”

果然这女人在暗中搜集过自己的消息，赵涛的戒备又往上提升了一级，微微一笑，凑近一些，用很低的声音说：“金琳，你是不是对男生的喜欢有什么误解啊？于老师再怎么让我挂科，再怎么在课堂上让我出丑，可她好看啊，她漂亮啊，她胸大屁股大，腰细脸蛋美啊，你去问问你们班上的男生，问问学校里的男生，看看谁不喜欢她。你要再大胆点，还可以打听打听，有多少选过于钿秋课的单身男生，晚上想着她在被窝里打过手枪。”

金琳的脸上顿时浮现出一层胭脂红，她皱了皱眉，又问：“那杨楠呢？我们系六七个好看的姑娘，你就第一个喜欢上了那么个假小子？”

“对啊，不可以吗？”赵涛用很无辜的口气笑咪咪地说，“我女朋友可是余蓓哎，乖巧可爱温柔贤惠还特别有女生味道的余蓓，那我上了大学，肯定是看着一头短发对男生还不假辞色的杨楠特别新鲜特别有味道嘛。不瞒你说，她反过来追我之前，我都不知道自己有这么神奇的体质，还觉得没什么希望，晚上在厕所，只能可怜兮兮想象着杨楠不穿衣服的样子打飞机呢。”

金琳挖起一大块冰淇淋放进嘴里，用力嚼了几下，往下一咽，强压着心里的羞耻感，故作冷静地说：“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这个体质，可能只会在你有性幻想的女人身上发动。”

“我觉得应该是，不然没法解释，为什么每个爱上我的女人，都恰好是我意淫过的。”

“包括孟晓涵？”金琳突然扭头盯着他，一字字说，“难道也包括那个平板身材只知道学习的书呆子孟晓涵？”

赵涛干脆地点了点头，很满意看到她受刺激之后有点怒气上头的样子，以她的精致五官，眉眼间轻嗔薄怒反而别有一番动人魅力，干脆顺坡下驴道：“再怎么说，那也是我写纸条表白过的女生啊，虽然她当时没有答应我，我们之间算是有缘无份，但你要说我对她没上床的想法，未免太过头了吧？说真的，高中那时候，隔着短袖校服看见女生阳光打出来的轮廓都能让我硬半节课，多美好的时光啊.....”

金琳并没有跟着他一起表演沉醉怀念的戏码，突然莞尔一笑，柔声道：“要真是这样，那反倒好办了，赵涛，我不觉得你是定力多么优秀的男生，我相信，将来对你非常有用的女人里，肯定会有不少都是你喜欢的，那么，咱们可以来寻找下一个共同点了。”

赵涛一愣，这才发现金琳根本没有真觉得生气或是怎样，她故意做出那一副惊愕、发怒的模样，只是为了敲定这个条件是不是真的。

“那么，现在咱们已经总结出了两个必要条件，一个是你目标存在肉体上的渴望，另一个，就是有过至少一次持续一段时间的近距离接触。”金琳拿出一个便签本，用嘴叼开笔帽，飞快地写下这两条记录，

跟着抬起头，望着他的眼睛问，“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如果你的肉欲连孟晓涵那样的姿色都会克制不住，那现在会爱上你的女生应该不止这么几个才对。一定还有什么别的条件没被咱们发现。你有什么头绪吗？”

赵涛衡量了一下，发现金琳既擅长做戏又思虑缜密，如果应付不好，说不定真会被她追着挖出些什么东西来。

他笑了笑，摇头说：“我从来没想过这些，我就安心享受挺愉快的。这两条还是你帮我总结出来的，剩下的就全靠你了。你加油想。”

金琳观察着他的表情，把本子翻过去一页，微微一笑，道：“没关系，下学期会有很多可爱的小学妹入学，咱们可以到那时候再进行对照实验。在此之前，咱们可以来研究一下，如何强化这种爱意，让她们对你死心塌地到愿意付出一切无怨无悔的地步。这个相对应该容易一些，因为目前有我和孟晓涵两个现成的例子。”

“我倒觉得就是性格问题，或者说.....观念问题。你们两个我觉得有个共同点，那就是心目中并不把爱情放在靠前的位置，情感方面的想法非常理智。”赵涛非常小心地说，“所以我看这个没什么探究的必要性。”

“我觉得有，你仔细想想，就算是为了你的未来，你也该好好想想，这应该很容易对比出来才对，那几个女人都和你一直纠缠不清，跟我和孟晓涵的区别，你应该很容易体会到的啊。”金琳的眼睛放射出狂热的光芒，轻声说，“你一点头绪都没有？”

“哦.....”赵涛故意做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笑着凑近她，小声说，“我想到了，确实有一件事，你们两个都完全没有和我做过。”

“什么？”金琳侧过耳朵，听上去，好像连呼吸都已经屏住。

“爱。”

“啊？什么？”她一愣，似乎没反应过来。

他干脆一扭头，在她小小的，嫩嫩的，布满了半透明绒毛的耳垂上舔了一下，用略显沙哑的声音说：“我是说，我跟她们都做过爱，但没

跟你们俩做过，我猜，这可能就是原因哦。”

（三百三十四）

“即使正常的情侣之间，做那种事也是可以增进感情的。”金琳立刻触电一样躲到一边，不悦地皱起了眉，“我觉得这个实在没有参考价值。”

“好啊，别的我反正是想不出来了。”赵涛摆出一副无赖架势，把最后一口冰粥送进嘴里，笑眯眯说，“我身边这些女人，和我相处的方式并不一样，你硬要找共同点，那我只能说，她们都和我上过床，都经常做爱，还经常高潮，别的基本没有一样的地方。”

他挑了挑眉，故意把口气变得格外下流，轻声说：“哦，对了，她们还都吃过我的精液，这个可能是和一般女生不一样的地方，你要不要注意一下？”

金琳果然有点恼羞成怒，红着脸说：“这些……这些共同点……还是先放一放吧。”

“哦，随你，是你要问的。我本来就没多关心这个，我都跟你说了，我现在的日子挺好，过得挺舒服，暂时不想改变。我就是认为你之前教训得有道理，不能单纯靠这种神秘的体质来吸引喜欢的姑娘，那也太空虚了。”赵涛随口编了点话说着，眼睛却已经放到了金琳神不守舍似乎无心继续吃的冰淇淋上，“我还以为我听了你的，好好努力为了自己的未来打拼，你会感动呢，没想到，你爱走捷径到了这样的地步。”

“有脚，就要用来走路、跑步，有手，就要用来写字、画画，有头脑，就要用来思考、学习，我不觉得利用掌握的力量是种错误，也不觉得那叫走捷径。赵涛，有水中呼吸的能力不去游泳，有翅膀而不去飞，那叫暴殄天物，我觉得你没有这样的头脑，和我合作，显然是咱们俩利益最大化的最好方案，这有什么不对？”

“这和作弊有什么区别？”赵涛好奇地看向她。

“当然不一样，作弊是你设法拿到了自己本来思考不出的答案，而利用你的体质，是去获得你本来就有能力获得的好处。这就像你有几百

万在手上，但你不会投资，结果就是一团糟，而我会，我可以帮你，咱们一起来把这几百万增值，翻倍，这怎么能叫作弊呢？咱们既没有偷，也没有抢啊？”

看着金琳同样很诚恳的疑惑表情，赵涛忍不住说：“你不觉得利用爱情……是件很……唔……很下作的事吗？”

金琳的唇角突然勾起了一丝微笑，“可是，赵涛，你现在所享受的一切，不正是利用爱情得到的吗？”

操，又被将了一军！

赵涛拍了一下脑门，这才发现，即使自己有锁情咒，占据了感情上的绝对优势地位，单纯地玩脑子，他依旧远不是金琳的对手。

“好吧，就算我觉得你说得有道理，但咱们研究不出具体的做法，就没有任何操作性。”他叹了口气，决定带过这个话题，“算了，我去个洗手间。”

起身的时候，他把要冰粥的时候故意多要的一个勺子悄悄揣进了兜里。

既然金琳这么执着于想要知道如何强化那股本就根深蒂固的爱意，那么，他就试着满足一下她好了。

进到厕所后，他飞快解开裤子掏出老二，闭上眼睛想象着金琳薄薄夏装内凹凸有致，紧凑弹手的曼妙裸体，用最快的速度打了一发出来。

勺子勉强接住了一些，他扶着墙喘息了一会儿，小心翼翼保持着水平方向，把勺子握在手里，提上裤子出来。

他又要了两杯冰奶茶，把这只手垂在桌下放在腿上，东拉西扯地跟金琳闲聊起来。

过了一会儿，金琳满脸无奈地起身，也去了个洗手间。

赵涛扭头看了看，吧台后面的年轻店员正在没精打采地看着一个小电视，店里也没其他人。他探头看了看，冰淇淋已经化了，估计剩下这点奶汤，金琳也不会再喝，他略一犹豫，拿起那个小勺，打开插着吸管

的冰奶茶盖子，把勺子插进去轻轻搅了几下，抽出来丢到一边的垃圾桶里，毁尸灭迹。

不久，金琳回来，没精打采地随便应付着赵涛的闲聊，把那些饮料一口口喝了下去。

能感觉得到，金琳还是对赵涛身上的秘密不死心，但之后他就开始掺杂进去一些半真半假的话，开始误导视听，反正就是暗示，那些爱他爱的发狂的女人变成现在的样子，就是和男女之间最亲密的事情有关。

其实里面大半都是谎话，但起码有一部分是真的，这些女人的感情，的确是被他找机会一次次喂进去精液才巩固强化一步步走向极端。

不过他也知道，自己越是这么说，金琳就越是不会相信。

她正在被自己的判断力欺骗，被惯性思维引进了死胡同。

考虑到金琳就在盯着自己，赵涛没敢趁着逛街的机会买夹心奶糖或者酒心巧克力备用，只是说担心感冒，在药店买了几板最便宜的感冒胶囊。

那些氨咖黄敏粉末没什么价值，那些方便携带的小胶囊壳，才是他最想要的好东西。

反正以后断不了要跟金琳接触，水杯饭菜之类的地方，捏开壳一倒，就是一次加料。

他倒要看看，当她一直苦心研究，结果发现孟晓涵一如既往，自己却越来越无法控制相思之苦的时候，会是怎么一番烦恼纠结的样子。

坐到了折返的公交车上，赵涛还乐呵呵在心里盘算，高高兴兴想了一会儿，才发觉金琳好像有一阵子没开口说话了。

“怎么了，在想什么呢？是不是想男朋友了？”

金琳白了他一眼，淡淡道：“你不用老提他来刺激我，我早承认了，我对他没什么感情。”

“哦，那你发什么呆呢？”

“我在想，其实.....你说的到底是不是真的，并不是不能拿孟晓涵验证一下。”

“诶？”赵涛一愣，没太明白金琳的意思。

“你不是说，强化这股爱情影响力的方法可能是做.....做爱吗？”金琳侧过头，很坚决地轻声说，“孟晓涵就住我隔壁，我来帮你想办法，这次支教期间，就让你们做爱。你就对她去做所有可能是正确方法的事情，那么，很快就能知道到底有没有效果了。”

“如果.....有呢？”

金琳一字一句说道：“那么，就像我上次说的那样，我不介意你在我身上.....再试验一次。我的亲身感受，一定能发现最关键的步骤所在。”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六十九）

啊.....年终于过去了。

果然从不能领压岁钱开始，过年就没什么特别值得高兴的地方。

一下子松了口气。

终于能回到正常生活中了。

每逢佳节胖三斤，悲剧.....

哦对了，随机礼物番号收集长期有效，看到会立刻加入等待序列。

那么，下周见~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三十五）

说曹操曹操到，赵涛跟金琳一起走进学校，就迎面碰上了正往校门口去的孟晓涵。

她显然不太适应这边温度不高空气却颇为潮湿的天气，才来了一天多点，白皙的额头上已经有了一片小小的红疙瘩。

“你们.....去县里转了？”

“嗯。”金琳笑着点点头，轻快地说，“这种乡下地方，不找个男生跟着我可不敢乱跑，你呢？出学校干什么去啊？”

孟晓涵无奈地指了指自己的额头，“水土不服，满身起小疙瘩，于老师给我写了个药膏名字，说应该有效，我这就准备去买。”

“你自己一个人吗？”金琳故作惊讶地说。

孟晓涵眨了眨眼，小声说：“两个路口外就有药店，应该……没什么吧？”

金琳马上摇头凑过去说：“你也太放心了吧？这近郊地方多危险啊，我们回来公交车上还听人说，有女生在外面玩的时候被人拖到后面山上去糟蹋了。要不我去买个东西还叫上赵涛陪呢。你俩老同学还客气什么，叫他跟你去。”

孟晓涵的眼中顿时闪过一丝喜色，但马上不好意思地说：“这怎么合适，他……他有女朋友。”

“是让他跟你去买药，保护你安全，又不是让他跟你去谈恋爱，陪你去领证，谁敢吃醋不乐意啊？”金琳笑呵呵把她一推，“行了，我找于老师报道，你俩赶紧去买药吧，天黑了蚊子就多咯，快去快回。”

她这一推故意使上了大劲儿，孟晓涵猝不及防，脚下一个踉跄竟然被推到了赵涛身上。

赵涛刚才就见了金琳使来的眼色，早有准备，双臂一张，就把孟晓涵抱了个满怀。

夏天的连衣裙，薄薄的，软软的，香香的，沾着点汗的地方格外贴身，手臂一圈，就能感受到衣料下肌肤的滑腻和弹性。

是他无比熟悉的，青春少女的触感。

孟晓涵羞得一震，赶忙推开他退后了半步。

别说，连着被于钿秋缠了好几天，赵涛都有点受不了这种青涩娇嫩的反应，仿佛有股处子的味道钻进心窝里，变成小鸽子头一样酥酥软软的嫣红乳尖，一拱一拱弄得他肚脐眼下头一阵抽紧。

“那、那赶紧走吧。”孟晓涵红着脸绕过他，匆匆往大门口走去。

赵涛迈步追上，随口闲聊起来。

他跟孟晓涵之间其实并不缺乏话题，毕竟一起上了高中的大半天

光，光是捡老同学的消息东拉西扯，也能不说上几个小时不重样。

但孟晓涵明显非常在意金琳跟他出去逛的这一下午，说没几句，就变着花样委婉绕了过去，装作关切地说：“金琳是不是东西没带全啊？我那儿准备的挺充裕，要是不好买，可以跟我商量。”

“别提了，她要买卫生巾，说没带够，没想到学校附近没卖她那牌子的，用别的她过敏，只能跑一趟咯。”

孟晓涵吃了一惊，小声道：“啊……买……买那个也叫你去啊？”

赵涛一扭脸，正色道：“女生在这种地方肯定还是要安全第一，晓涵，我是有女朋友的人，也没少帮她们买这个，没什么不好意思的。总比在陌生地方遇到危险要好。你忘了咱们一起在县里的那个晚上吗？”

孟晓涵一愣，跟着点了点头，“也对。这里人生地不熟，穷乡僻壤，金琳那么漂亮，会觉得危险也很正常。”

“晓涵，你觉得你在这里人的心中就不漂亮了吗？”赵涛笑呵呵地说，“你看路对面那几个下象棋的男人，棋都不下了看你呢。”

孟晓涵顺着他的手指扭头看了一眼，跟着颇不适应地连忙躲到赵涛另一侧，小声说：“不、不是看我的吧。我有什么好看。”

不管对什么样的女生，切合实际的夸奖永远不会错，赵涛微微一笑，柔声说：“你这也太没自信了，你看你裙子下面的小腿，又长又直，脚掌也小小的，很漂亮啊。而且一看气质就是城市里来的好姑娘。要是脚趾甲盖再抹上点粉粉的指甲油，就更可爱了。”

孟晓涵还是不适应这样暧昧的话题，脸色微红沉默了一会儿，把话题转去了支教内容上。

毕竟是头一遭，她其实心里很是忐忑不安，尽管自觉准备非常充分，一说起来就还是担心这个担心那个。

赵涛知道她免不了心绪不宁，就只是柔声安慰夸奖，反正孟晓涵的成绩是此次一起来的人中最好的，办事也肯定是最踏实的，论教书育人和亲切感，想必也没谁比得过她。小学生的年纪，就是最早熟的男生，

也不至于更喜欢金琳。

这些优势都是实话，又是由他嘴里说出来，孟晓涵自然是很快高兴起来，喜笑颜开。

可能是红疙瘩挺痒，买到药膏后，孟晓涵就拧开盖子到转过来刺破一个小口，挤出一段先抹到额头，然后蹲下在小腿内侧几处点了一下。

赵涛看她后脖子那里隐约好像也起了点，就问：“用我帮忙吗？”

孟晓涵赶忙摇摇头，拧好盖子收进小挎包里，“不用了，其他地方我叫慧慧帮忙就好。”

觉得暂时不宜操之过急，赵涛笑了笑，护着她往回走去。

炎热的夏天，宿舍都只有老旧的电扇，晚上金琳拿扑克牌把四个女生召集到一起玩闹，穿得那么清凉，赵涛也不好参与，只好独自呆在楼上继续玩掌机。

于钿秋打了热水后，悄悄进屋帮他洗了洗脚，顺便问了几句下午出去逛街的事，听到他们就那么正常去正常回来，竟还有些微妙的失望，也不知道心底到底在期待什么。

看她眼神也知道，夜深人静她多半还要摸进来吃一顿夜宵，用脚揉了揉她沉甸甸的奶子后，赵涛把她敷衍两句打发走，就连忙把门插销一别，把茶缸盖翻过来朝上放着，掏出老二闭上眼，想象着把金琳摁在床上隔着浑圆的小屁股操进去的模样，打了一发出来。

托于钿秋有福，今天这第一泡精，也就是稠点鸡蛋清的水平，他吁了口气，匆匆拆开几个胶囊，药粉倒进垃圾桶，小心翼翼把精液往里盛了盛，勉强装了五个，擦干用纸巾包住，夹到钱包中间备用。

晚上到他困得迷迷糊糊的时候，于钿秋又悄悄摸了进来，跟山间跑来的狐狸一样，抚摸他的大腿，舔他的胸膛，带来春风一度，恍如仲夏夜之梦，只留下毛发间点点淫露，映着肉菇周围一层晶亮粘液。

“这着急的.....也不知道给老子舔干净再走。”他懒洋洋抽过一张纸巾，随手一擦，翻身睡了。

第二天，支教活动，正式开始。

（三百三十六）

学生们在教学楼空闲的教室睡大通铺，分成两个班上课。

用一个早晨接待了送孩子们过来的家长，赵涛敏锐地发现，几乎所有家长，都是祖辈，对应这些小学生的正当年父母，一个也没有看到。

举行了一个简短的入学式后，于钿秋跟几位学校的活动组织者顺次上去讲话，申明了为期五周的启蒙课程内容。

课表上一共五类课，语文、数学是主课，自然和思想品德是副课，每天早晨和下午放学各有一节集体课外活动，那就是赵涛要负责的内容。

主要是为了锻炼几个学生的能力，于钿秋就只负责两个班的副课，刘慧慧与冯洛心负责一班，孟晓涵与金琳负责二班，自行协调谁负责语文谁负责数学。

办公室就在两个教室中间，全员共用。

这样的安排下，最闲的就是赵涛。

虽说搬教材搬体育器材之类的活都是他自己负责，但教材只用搬一次，课外活动时间能玩的东西其实也十分有限，一个破纸箱子就全装出来了。

周一周二他观察了两天，环境对他来说还真是不错。

别的不说，每天中午那顿饭是在教室里吃的，上午最后一堂课的小老师会陪学生们一起吃。

赵涛拎着饭菜桶过去的时候，还会顺便帮忙送去老师自己带的餐具。

一般来说，好奇心旺盛的小孩子们会缠着老师问东问西，赵涛给孩子们盛完，就会给小老师也盛好。

这意味着，他去的班上午最后一堂课的老师，午饭的餐具有那么一段时间是完全由他掌控的。

为此，周二下午他找了个借口跟人胖心敏感的冯洛心争执了几句，晚上于钿秋过来，他就顺理成章地表示，要固定负责二班的午餐，一班交给她去管。

于钿秋坐在床边蚊帐里揉着膝盖上硌出的凉席红印，微微抬起屁股擦了擦小菊穴里挤出来的精液，随口嗯了一声，跟着说：“你这两天哪里不舒服吗？”

“没啊，怎么这么问？”赵涛一愣，坐起来搂住她笑嘻嘻亲了一口，“嫌我懒得动啦？天气太热啊……洗个澡又麻烦。”

“不是，”于钿秋扭头狐疑地用手指捏著他刚被舔干净不久的鸡巴，“我就是觉得，你这两天的量怎么突然变少了。不会……这么快就跟谁勾搭上了吧？”

没想到这个每天晚上憋浪叫憋到脸通红最后一次高潮完了起码要娇喘三分钟才能回神的女人，竟然还惦记着他马眼里喷出来的东西有多少……赵涛舔了舔嘴唇，深刻体会到了已婚妇女的强大，难怪男人出轨想不被发现和藏私房钱一样都是挑战性极强的任务。

“也没吧……就是天热喝水少，忙的。”他想了想，敷衍道，“我尿都黄了，那儿还能射那么多给你。”

“骗我。”她拿起卫生纸放在鼻子前嗅了嗅，“就是少了，这绝对是你平时第二次的量。说，这么紧的时间，你跟谁偷着好上了？金琳，还是孟晓涵？”

赵涛没想到这事儿上竟然瞒不过去，只好干脆挠了挠头，做出一副不好意思的样子说：“真没有，就是天气热，你们几个又都穿那么凉快，我一整天看着，燥得慌，回宿舍又没事做，就……打个飞机咯。”

于钿秋扭过头，握住他老二轻轻攥了一把，娇嗔道：“就这几个小时也等不了啊？我每晚都来，你还用打……打飞机？”

“减压，缓解紧张，还凉快。”赵涛笑嘻嘻应付两句，“而且简单

啊，我锁门掏出来三五分钟就结束。再说这也是为了你。”

“为了我？”于钿秋微微皱眉，柔润的指尖轻轻抚摸着他包皮内的嫩肉，“怎么个说法？”

“你现在就每晚过来这一次，我要是坚持的时间短了，你爽不了两次，怪对不起你这么辛苦的。我先撸一管，这不就坚持得久了。”

于钿秋抿唇一笑，摸着膝盖说：“可别再久了，不然我膝盖要破皮。你也真是的，不说换个草席，竹席子硌得我难受。”

知道话头已经过去，赵涛暗暗松了口气，揉着她屁股给她抠了一会儿，翻身压着她又来了一遭，算是给她喂饱哄住。

隔天，赵涛就不再负责一班那边，专心管着二班自己惦记的两个妹子。

他手头的胶囊存了不少，但最后考虑一番，还是定死了，先只用在金琳自己身上。

她有套专门买的餐具，三碟一碗，彩色塑料的，禁摔。每周一三五，她都是上午最后一节，二四六才是孟晓涵。

但他诚心不往孟晓涵的饭菜里加料，一个是孟晓涵洁癖颇重，再忙也要自己先去洗洗碗筷再亲手盛，另一个，就是他还挺想看看，按照如今的发展，金琳要怎么帮他把孟晓涵弄上床。

三碟一碗，他每个上面都掰开一个胶囊往底部抹上一圈，等饭菜往里一倒，天衣无缝谁也看不出来。

反正其他几个女生都爱扎堆凑伙，但凡孟晓涵不用跟学生一起吃的时候，就叫过去都到一班跟着于钿秋一起吃饭，说说笑笑好不热闹，倒是给了他充分做手脚的空间。

毕竟是假期补课，每周的课程要上到周六，只休息周日一天。

周三、五两顿喂过，赵涛反正心里已经不急，悠闲无比只等着金琳开口。

到了周六中午，孟晓涵坐班，其他几个又去了一班，金琳在赵涛提的桶里先盛自己那份时候，小声对他说：“盛完了来办公室吃，我有话跟你说。”

“好。”赵涛笑呵呵点点头，拎起四个饭桶往隔壁去了。

过了十几分钟，他端着自己的不锈钢餐盘回到办公室，看金琳等着他还没开吃，就把饭菜一放，坐到她旁边。

“去关上门。”金琳皱了皱眉，自然而然地说。

听这口气，显然是指使惯了男生的。

赵涛起来去关上门，再回来坐下，笑咪咪喝了口萝卜汤，问：“什么话啊，说吧。”

“明天我要约孟晓涵一起去后山转一圈，打的旗号是给学生们找点自然课素材，两个班最后有场考试，平均成绩直接影响大家最后的评分，她应该会愿意跟我走这一趟。你也去吧。”

他笑了笑，略带讥诮地说：“感觉你怎么这么着急啊，不会是打算到了山上没人的地方帮我强奸她吧？”

金琳楞了一下，马上摇头说：“胡说，你扯什么呢。这山上有花有水，我这是给你俩创造机会呢。孟晓涵那种闷闷的女生，你得主动进攻才行。”

赵涛挑了挑眉，干脆先把最关键的问题摆到了明面上，“金琳，你就没考虑过另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吗？我有女朋友，还好几个，这事儿晓涵不能忍啊，我越主动追她，她就越会觉得我是个大垃圾。不成的。”

（三百三十七）

可在金琳的坚持下，周日他们还是早早带着孩子们活动了一会儿，就跟于老师那儿记了下名，三个人一起离开学校，沿着小溪逆流而上，背着包爬去了那座小山。

孟晓涵本来还想约另外两个女生一起，可她们说要跟着于老师坐车

去市里买点东西，只能下次再说。

驱蚊花露水喷得呛鼻子，一进到草木丛生的地方，四周就开始盘旋小小的恼人“轰炸机”，赵涛作为唯一的男生，又被金琳示意应该好好表现体贴一面，只好折了两根树枝，跟在后面帮两个女生驱赶。

他总感觉，金琳也在制造机会了解孟晓涵，从出了学校，就一直异常热情地挽着孟晓涵的胳膊聊天，滔滔不绝嘀嘀咕咕。

赵涛没事可做，体力又好，干脆跟在后面用眼睛吃起了前面两个女生豆腐。

金琳就不必说了，衣着打扮从来都是一副俏丽样子，身段婀娜背影也能勾得男人馋虫大动。

让他比较意外的是，此前一直一起上自习，反而灯台底座黑没注意到身材又有变化的孟晓涵。

穿了清凉的夏装，他才看出来，孟晓涵的文弱气质少了几分，露在外面的胳膊腿看着都紧凑了不少，似乎有偷偷进行过什么锻炼，尤其是那小小的屁股，虽然不如张星语那样变化得天翻地覆，平板板变圆鼓鼓，可也比久坐不动的大扁臀好看了不少。

而且，她的腰特别细，估计是饭量小，瘦瘦的真有点杨柳枝儿的感觉，比起高中的时候，可是多了不少女人味。

起码走在金琳身边，被那个曲线火辣前凸后翘的背影衬着，依旧能激起赵涛几分单纯的肉欲。

要是高中时代她就能有这副样子，他不是不可能想着她手淫。

可惜，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就是腰下面的“江”和“山”再怎么诱人，这一口吃下去，就是个非负责不可的炸弹，赵涛还不至于那么冒失。

只要不够稳妥，他宁肯晚上摁着于钿秋狠狠多操两次。

这个活动期间，他对金琳倒是挺有把握。

因为他判断出了一件事。

金琳这种人不太可能因为感情问题而崩溃，也不太可能因为吃醋去坑害他的女朋友们，尽管她想要的多，但在大学校园中的这段时间，她其实是最无害的那个。

如果忍不住把她吃进嘴里，他只需要考虑之后兑现不了空头支票如何收场的问题。

而且以金琳的性格，他只要先一次次料给她加着，按他的安排去攻略孟晓涵，迟早，这个小妞会找到合适的借口来说服自己去向他出手的。

按照预定计划，这次出来的目的就是一些小鱼小虾，花草飞虫，也不必往太高的地方跑，沿溪而上到了一片较开阔平整的地方，他们就放下背包，拿出工具瓶子，准备动手。

金琳是行动派，把凉鞋脱到旁边，试了试深浅，就抓着用纱窗做的小网子弯腰低头走进溪水里找了起来。

孟晓涵犹豫了一下，也脱掉鞋子，拿起另一个小网子走了下去。

任务分配中，虫子是不可能交给女生去抓的，赵涛只好拿起扎了眼的矿泉水瓶，抄起两块纱窗缝成的捕虫网，往旁边的小树丛里找去。

结果第一只抓到的是蝴蝶，他只好又捏着折返回来，放进了预备的那个塑料饭盒里，免得伤到翅膀。

溪水看着挺清，可小鱼却不怎么好抓，俩女生腰酸背痛费了半天劲，赵涛这儿都已经抓了一瓶子甲虫半盒蝴蝶蛾子，她们才弄进瓶子里三条小鱼一只虾。

坐到岸边把脚伸到清凉的溪水里解暑，他举起瓶子放到眼前看了看，笑道：“就抓了这么点？你俩也太没效率了。”

孟晓涵抬手擦了擦额上的汗，无奈地说：“这些鱼动作好快，网子做小了，稍慢点就捞不上来。”

金琳挺直腰把娇躯伸了一伸，扭脸嗔道：“你抓好虫子了？那换你

来，我可不擅长捉鱼。”

“我来就我来。不然今天一天都交代了。”赵涛把短裤提了提，就准备下水。

这时，往岸边走来的金琳不知道是否故意，突然身子一歪，好像脚下打了滑似的，双手在孟晓涵腰侧就是一扶。

孟晓涵正留神看水底下的鱼，水里又都是些冲刷滑了的卵石，哪里还稳得住脚，哎呀惊叫一声，就噗通侧卧在了小溪中间。

金琳双手在水里一撑慌忙站起，连声道歉把孟晓涵拽了起来。看她愧疚无比的样子，可身上却只有裙摆沾了点水花。

而孟晓涵，可是整整湿了一大片。

她穿的是很朴素的纯色短袖衬衣配蓝花七分裤，下面裤管挽起不少，料子也稍微厚些，看上去还不算太过狼狈，可上面沾了水的衬衫，却一下透了一大片，腋下那一抹淡淡乌毛都清晰可见，保守的胸衣顿时就连罩杯上的花纹都能描出。

孟晓涵羞窘无比，一起来就连忙双手抱住了胸，红着脸就急匆匆往溪边跑。

哪知道越急越错，脚下不知道怎么没有踩好，一个打滑，竟又面朝前哗啦一下趴在了水里。

要不是手机跟着背包放在岸边，这趟出门损失可就大了。

金琳忍着笑走过去，一边把她扶起，一边小声说：“这次可不能赖我。”

孟晓涵抹了一把脸上的水，不低头看也知道自已此刻狼狈得不行，只好带着一副要哭出来的表情低头看着地深一脚浅一脚地快步走上来。

上衣正面全部湿透的情况下，真是连乳罩中央聚起的那浅浅奶沟子都看得明明白白。

但赵涛看到了金琳的手势和口型，他只好暂且放弃追着欣赏的打

算，反手脱下了自己的T恤衫，伸手一递把脸扭到一边不看，说：“赶紧换上，别感冒了。”

（三百三十八）

金琳一连声说对不起，孟晓涵这种性格哪里好意思说什么。拿着赵涛的T恤衫，比划了一下发现又宽又大，登时为难地皱起了眉，“这个.....这个我穿不合身啊。”

“哎呀，那也比自己把衣服暖干强啊，你看这大太阳，咱们把湿的挂到树枝上晒着，最多个把小时就干了。你快脱吧，”金琳笑着撺掇道，“脱下来先让赵涛拧拧，男生手劲大，那就半干了。”

“哦.....”孟晓涵咕哝了一声，半推半就地脱了上衣。

“还有内衣。”

“啊？”她下意识护住了胸，确认赵涛还是转着身没看，才放开手红着脸说，“这.....这可不行。”

“那你穿上就又湿了，回头还是露肉，你总不能让赵涛蒙着眼睛干活吧？”

赵涛心里早乐开了花，转身之后他就发现金琳的手机在前面一块石头上放着，那是个挺时髦的翻盖款，合上后外壳是个挺精致的镜面，可以照出来化妆什么的。

他知道孟晓涵紧张肯定不敢看这边，装作无聊走来走去的样子，轻轻踢了一下那块石头，让它一歪，手机滑下来靠住，跟着又溜达几个碎步，就找到了正好能反射出后面美景的角度。

孟晓涵在哪儿半裸着纠结，简直正对他的胃口。

别说，衣服脱了之后，孟晓涵真是比看上去还清瘦不少，那细细的腰都能看到两侧的肋骨边缘，看来，每天吃那么点轻易不敢沾肉还一口一个饱了真吃不下了，纯粹就是为了美而已。

“湿乎乎捂着，到时候长了痘痘，穿内衣更不舒服。反正我提醒你

了。”金琳拿着湿衣服走过来递给赵涛，“拧拧，男生呢，看你的大劲儿了。”

赵涛哦了一声，接过孟晓涵的衣服就卖力拧了一把。

这时金琳低头正好看见自己手机不在原来的位置，马上抬头看了赵涛一眼。

他发现自己被看穿，稍微有点不好意思地咧了咧嘴。

可没想到，金琳竟然蹲下去，把她的手机摆正了一些，这下，比刚才看得还要清楚！

她挑了挑眉，意味深长地微微一笑，接过拧干的衣服，过去踮脚往向阳的枝头上挂好，走回到还在满脸纠结的孟晓涵身后，突然笑着伸手，啪，就把孟晓涵的乳罩扣子解开，“行啦，赶紧脱了吧，套件宽衣服总比你这儿光穿个奶罩晾着好吧。”

孟晓涵短促地惊叫了一声，担心赵涛回头，赶忙抓起他的衣服就往身上套去。

可她越急越乱，套了一半才发现前后反了，赶紧又哭丧着脸脱下重穿。

这来来去去十几秒功夫，可叫赵涛把她那小巧可爱的两团酥胸看了个饱。

脱离掉胸罩的束缚和加成后，那一对乳房比穿着衣服时候视觉效果上更小一些，像是两个顶着娇艳红豆的白玉小碗，倒扣在晒出的红色三角下尖两侧，急着套衣服的缘故，那小腰一扭，身子一晃，一对可爱的奶包儿也跟着摇了几摇，硬币大小的乳晕中，两颗嫩珠还掉了几滴水下来。

一下子，赵涛就看得口干舌燥，裤裆发紧。

要是高中暗恋她最厉害的时节看到这会儿的画面，他估计能躲去厕所靠着刚看到的画面手淫上一个星期。

即使在已经成了花丛老手的当下，这副一直未能被他得到的娇躯，

依旧撩起了他满腔的征服欲。

他突然有点怀疑，金琳难道就是怕他不够积极，才来了这么一招，好往驴子面前吊一个红艳艳的胡萝卜吗？

“我.....我好了。你可以转过来了。”孟晓涵的声音小得不行，旁边林子里的知了都比她大声。

赵涛忍着笑转过身，说：“要是好了，那咱们继续吧。反正我也脱了，我下去捉鱼，你们俩捉虫子怎么样？”

孟晓涵脸色一变，有点害怕地摇了摇头，“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我.....我不敢。”

这时金琳眼珠一转，突然绕到前面指着孟晓涵说：“哎呀.....赵涛的衣服这么透啊？”

孟晓涵一愣，跟着低下头，这才发现，没了乳罩的保护，那薄薄的白T恤衫里面，两颗小小的红豆已经到了隐约可以看到周围乳晕轮廓的程度！

“呀啊——”她羞耻地尖叫一声，抱着胸就蹲了下去，把脸埋进手肘间，一副要不是水浅就跳进去游回学校那边的样子。

“没事没事，”金琳笑呵呵地对一脸担心的赵涛比划了一个OK的手势，拍了拍孟晓涵的肩，说，“让赵涛去水里捞鱼，咱们去林子里捉小虫不就是了。这样他就看不到了啊，我是女生，稍微露点，我又不会拿你怎么样。”

孟晓涵已经完全是一副六神无主的样子，点点头抱着胸跟在金琳后面往树林里走去。

赵涛着实过够了眼瘾，在心里暗暗赞了一声金琳厉害，别的不说，她这一手可是让他此刻对孟晓涵充满了欲望，情不自禁就有点想把她弄到手。

不行不行，可不能上当，一定得趁这么好的机会先搞定金琳，反正孟晓涵去留学之前，他有的是机会慢慢接近。金琳这种狡猾的鸭子，要是一个不小心，可是煮熟了都能飞走。

他扭头看了一眼，总觉得金琳应该还有什么把戏想玩，在这边的时间一共就五周，今天过去就少了五分之一，她那种行动派，恐怕是打算在今天帮他和孟晓涵做出点突破的。

真好奇她还有什么鬼花招要拿出来.....

他猜测着弯腰捞了一会儿鱼，别说，这种小溪里的鱼虾的确都挺难抓，网子伸进去都还没划拉，就一个个扭着尾巴钻进了卵石缝里，忙活了一会儿，小鱼儿没捉到一条，巴掌长的倒叫他空手握上来一条，赶忙另拿了一个装虫的塑料盒子盛上水放进去。

这大小还挺尴尬，拿来吃吧太小，拿来逗孩子们玩吧太大，真有点鸡肋的感觉。

把短裤扭着腰提了提，正准备再战，旁边林子里突然传来了一声孟晓涵的惊慌尖叫。

跟着，两个女生手拉手飞快地跑了出来，金琳一脸慌张，孟晓涵则满面苍白双手挡着胸前一副快要哭出来的样子。

金琳喘了几口，拉过孟晓涵往赵涛身前一推，大声说：“快点帮忙，你这衣服领口大，有几条毛毛虫掉到孟晓涵身上了。我.....我可不敢抓。”

看着脸色瞬间就由苍白变成通红的孟晓涵，赵涛张大嘴巴，吃惊的发出了一个单音。

“啊？”

（三百三十九）

孟晓涵一看赵涛，脸上顿时一路红到了耳根子，赶紧后退半步，拨浪鼓一样摇头说：“别.....不用不用，我.....我蹦几下，蹦几下抖出来就好。”

说着她就赶紧原地小兔子一样蹦蹦跳跳了好几下，都顾不得身上衣服并不合适，里头没有胸罩，还正对着赵涛。

看着薄T恤衫里两个小红豆上下摇晃了一通，赵涛赶紧调整了一下自己大裤衩的位置，免得顶起小帐篷。

“没掉……呜……还在爬……”孟晓涵蹦完，发现无济于事，顿时急得掉下泪来，双手抓着下摆就是一顿乱抖。

她壮着胆子往背后隔着衣服摸了一把，拉开衣领低头往下看了一眼，脸上又转眼没了血色，哀求道：“金琳，你……你帮我抓出来，求你了……”

“我可不敢。”金琳早躲到了十几步外，满脸惊恐无比的样子。

可赵涛知道，她其实一点都不害怕，真慌神的女生，是不会溜到一边之前还记得把小鱼网子踢到不显眼地方让人注意不到的。

唯恐孟晓涵还不够慌张，金琳又说：“晓涵，你背后那俩毛毛虫五颜六色的可吓人了，你可别被扎了再病倒在学校啊。这一病休，整个支教计划可都要乱套的。”

知道这种事孟晓涵就是刀架着脖子估计也不可能主动说出口，赵涛叹了口气，走过去柔声说：“晓涵，我来帮你弄掉吧。”

“可……可是……”

金琳马上打断她说：“哎呀，这儿就咱们三个，事急从权都不懂吗？我不说你不说他不谁知道啊，要不你脱了衣服，我拿着衣服帮你拍掉也行。可你……上面就光溜溜了啊。”

彻底乱了方寸的孟晓涵大概是被皮肤上毛虫蠕动的感觉彻底击溃，她抽了抽鼻子，抬手捂住了脸，羞耻无比地说：“赵涛……快……快帮我弄掉……”

他想了想，决定先从不那么被抵触的后背开始，这衣服薄，其实隔着布都能拿指头弹掉，但他这会儿怎么可能舍得错过这么好的机会，当即从上面拉开了领口，柔声说：“你小心点别动啊，我伸手进去了。”

“嗯……唔。”她点点头，垂着脑袋，纤细的脖子都被拉长了几分，颈椎弯折的地方，突起了一个圆圆的疙瘩。

可真瘦啊，他在心里感慨了一句，慢条斯理先伸头看了进去。

看来水土不服的影响还没完全过去，孟晓涵的背上长了不少小红疙瘩，一只毛毛虫就在肩胛骨下，另一只则估计是先前掉在了裤腰上，这会儿正努力往上一拱一拱地爬。

他咳嗽一声，把手伸进了本属于自己的上衣里。

大夏天的，他也不愿意挨了扎回头痒痒，曲起指头，直接用指甲弹飞到地上。

两次操作，一脚踩死，后背上的全部解决。

他搓了搓手，颇为兴奋地绕到了前面，小声说：“那……我来了啊。”

但好像是刚才赵涛的动作给了她灵感，亦或是毛虫的位置已经越过了她能容忍的底线，她突然后退了一步，摇头说：“不……不行，前面……前面我还是……自己来吧。你、你转过去……不许看！”

赵涛只好转过身，心里大肆哀叹错过了一个绝世好机会。

“晓涵，”金琳在远处提醒说，“你掀起衣服直接弹吧，隔着衣服……”

她才说到这儿，孟晓涵似乎已经动手了。

“啊……唔——”马上，孟晓涵就发出了一声痛苦中混合着难堪的呻吟，一副要哭出来的样子。

赵涛赶忙趁机回头，可一眼看过去，毛毛虫就掉在她面前，已经离了身子啊。

金琳也凑过来，关心地问：“晓涵，你怎么了？干嘛捂着胸口？”

孟晓涵紧紧闭着眼，蚊子哼哼一样说：“我……我……被蛰了……呜呜……好痛，好刺痒……好难受。”

“蛰到哪里了？”赵涛也关心地开口问道，不过他其实心知肚明，看

她颤巍巍捂着的位置，也能猜出个八九不离十。

“胸口……”她显然是乳头附近被蛰，羞愤至极，狠狠一脚踩在了那只毛虫身上。

哪想到祸不单行，溪边地面本就潮乎乎颇为滑泞，这一脚没踩稳重心，让她哧溜一下就歪劈了叉，为了不摔赶忙硬挺，结果痛呼一声，从内侧扭伤了另一只脚，扑通一下跪坐在地上。

这么倒霉的连锁反应当即就打破了孟晓涵所有的理智，她捂着胸前痛处，想站站不起来，腿上全是烂泥，乳头蛰了毛刺，一辈子没这么窘迫过，瞪着眼睛看了看赵涛，又看了看金琳，终于还是忍耐不住，哇的一声大哭起来。

（三百四十）

“好了好了，别哭了，遇上事儿了，咱们就得好好解决嘛。”金琳在旁边哄了半天，看孟晓涵稍微平静了点，凑过去拉开领子看了里面一眼，啊哟惊叫一声，说，“你……你咪咪头旁边红了好大一片啊，里面多半还有毛刺扎着呢，这可怎么办？”

满脸泪痕的孟晓涵楚楚可怜地说：“我……我哪里知道怎么办……好痛……呜呜……”

想想也是，心仪的男生在旁，内衣外衣湿个透穿了人家的衣裳，结果奶子顶上扎了刺，脚腕肿起一个包，想出解决方案对大学女生的知识来说超纲了啊，换个脸皮更薄的，这会儿脑子里想的估计已经是怎么死比较没有痛苦了。

“我小时候被蛰过，”赵涛想了想，开口说，“我小姨是用胶布和镊子去了刺，然后抹的消炎药，还得快，不然要起小水泡。”

孟晓涵可怜巴巴地抬起头，小声说：“那……那是不是得赶快下山？”

金琳皱了皱眉，给赵涛使了个眼色，说：“这你怎么下得去啊，你衣服还没干，脚又扭了。”

赵涛已经不忍心看孟晓涵窘迫至极的表情，瞪了金琳一眼，过去转身蹲下，“来，我背你下去。”

孟晓涵感动得咬住嘴唇，吸吸鼻子嗯了一声，单脚起来爬到他的背后。

可他才一使劲要起，背后孟晓涵就惨叫一声往后退开，又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怎……怎么了？”

孟晓涵脸上红白交错，单手捂着乳头位置，痛苦地摇了摇头，“不行……一压……好疼。”

金琳拽了赵涛一下，又对他使了个眼色，过去扶住孟晓涵，柔声说：“那要不这样，让赵涛在这儿陪着你，我跑快点，下山去买药膏和镊子，好不好？”

“我……和他？”孟晓涵眨了眨眼，满脸为难，“不好吧。”

“这有什么啊，大家都是好朋友，你们不还是老乡呢么。我就辛苦点，跑这……”

“不用了，你跑得太慢。”赵涛干脆地否决了金琳的提议，摆明了不打算走她安排的路线，“我去。”

根本不给金琳再争执的机会，他摸了摸裤兜里的钱包，把手机摁到深处放稳，免得跑起来甩掉，转身就往山下狂奔而去。

金琳在后面喊了他一句，但他也不回头，只高声道：“等着吧，我一会儿就回来！”

跑着跑着，夏季的风中，曾经属于少年的血涌了上来，让他浑身发热，却不觉得烦躁，而是充满了一股值得怀念的豪情。

他记得自己构思过许多很幼稚的小说，让喜欢的姑娘做女主角，让愣头青的男主角凭着一股热血迈过重重困难，打败大魔王拯救心上人。

也许他早已没有资格，可这一刻，他真的在这么想。

托长跑锻炼出的好体力的福，他很快就跑下山，跑向之前陪孟晓涵去过一趟的药店。

他满头是汗，满身是汗，胸口涂了油一样发亮。

但他心里很痛快。

可能，这就是他几乎快要遗忘的，为了得到心仪女生青睐而奋力去拼的感觉吧。

气喘吁吁冲进药店，他向店里的大夫说明了情况，很快，就买下了一把镊子，一卷医用胶布，一瓶酒精棉球，一管肤轻松和一罐炉甘石洗剂，问清楚用法后，他转身又跑了出去。

可冲刺终究会后继乏力，热血不能化成实际的力量，他拖着已经很沉重的腿，不得不快步走了起来。

就像大部分青涩的恋情，经过了最初的熊熊燃烧后，终究要回到平淡但持久的相处中。

但只要前行，只要不偏离原本的方向，就会离目标越来越近。

这一点，绝不会错。

天气太热，他又出了太多汗，到了溪边，他实在忍不住，掬了两捧水喝，往头上淋了一把，才喘息着往上爬去。

不久，他就看到了溪边坐着的孟晓涵。

但是，金琳不在。

“金琳呢？”赵涛抹了把汗，快步走过去，惊愕地问。

孟晓涵也很吃惊，颤声说：“她……她说去接你，怕你拎东西多累，你……你没碰上她吗？”

“没有啊。”赵涛放下塑料袋，“她往哪儿走了？”

“我不知道，她……她手机都没拿。应该不会走远才对啊。”

“我找找她去，这还指望她给你拔刺呢。”赵涛气呼呼蹲下，咕咚咕咚灌了半瓶矿泉水，起来又往山下走去。

几条路看了一圈，高声喊了几句，没找到人，担心孟晓涵自己在那儿遇上什么不好的事，赵涛只好无功而返，蹲下问：“怎么样？好点没？”

孟晓涵无助地摇了摇头，“脚还好，不使劲不痛……可胸口，越来越疼了。还热辣辣的，钻心痒。金琳呢？她去哪儿了？我……我视力不是那么好，还哭这么久，我……我没办法自己弄啊。”

这家伙……不会极端到这个份上，悄悄溜回去了吧？

这要找什么借口才能让孟晓涵不回去杀了她？

他正纳闷着，金琳的电话响了起来。

来电显示，竟然是学校的座机。

互相看了一眼，孟晓涵拿起手机，摁下了接听。

“喂，金琳？啊？怎……怎么……怎么这样？不是……我……你……”

跟着，孟晓涵挂掉了手机，带着一副生无可恋的表情，缓缓说道：“金琳说，她可能是因为喝了溪水的缘故，拉肚子，她……吃了药已经回宿舍了。叫咱们回去的时候，把……把手机记得给她带回去。”

“那……怎么办？”赵涛蹲在那儿，突然觉得更加口干。

孟晓涵缓缓闭上了眼睛，狠狠咬了一下嘴唇，颤声说：“我……我……”

脸上的红晕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蔓延，但她最后还是说不出口，低下头，哽咽着捂住了脸。

赵涛叹了口气，轻轻把她拥入怀里，柔声说：“我来吧。我保证，不，我发誓，就只是帮你，绝不冒犯什么，以后，也绝对不会告诉别人。”

她哽咽了一会儿，轻声说：“嗯。也……只有这样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七十）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四十一）

“那.....那我就来了啊。”赵涛吞完了快足够尿一泡的口水，扶着孟晓涵的肩膀柔声说道。

孟晓涵抬起头，看着他十分紧张地说：“要怎么处理才行啊？”

他只好先打开袋子把东西掏出来，解释说：“我问清楚了，先.....呃.....先用镊子把比较长的刺一根根捏出来，然后拿这个医用胶布，把露在外面比较短的小刺粘几遍粘干净，接着先用炉甘石擦洗，然后抹上肤轻松，揉匀。我问大夫了，他说抹上等一会儿就没那么痛了，可能还会刺痒几天，但我应该就能背你下山了。”

“可.....可是.....”孟晓涵又急得掉下泪来，她抬手拉开宽松的领口，低头看了一眼，一副要晕过去一样的表情，“怎么.....怎么偏偏就是这里啊.....”

“这不是事急从权么。”赵涛耐着性子柔声道，“你没看古装片里女主角被蛇咬了大腿根，那该把毒吸出来，也得凑过去上嘴不是。”

“可人家男女主角都是.....都是一对儿.....”她看着他，委屈地说，“我、我和你又没办法在一起.....”

“晓涵，咱们也不是封建时代了啊，不能跟你本家孟姜女一样被人看条胳膊就嫁人对不对？真要那么算，你穿这样的夏天衣服让我看见胳膊腿，刚才还隔着衣服看见.....看见胸，你就该算是失身给我了吧？”

孟晓涵似乎还想说什么，但身子动了一下，胸口磨到衣服，又是一

阵锥心刺痛，疼得她闷哼一声，弓起了背，垂下双手抓住了衣摆，可往起挪了两寸，又放了回去，再挪起来，又放回去，无论如何也下不定决心把衣服脱掉。

“别脱了，万一山上再来个人，看见也不好。”赵涛想了想，柔声道，“这样，我的衣服领口大，你往这边扯扯，抽一条胳膊出来，把这半边肩膀连着……连着胸一起露出来，应该就能操作了。”

“你……你给我撕块胶布。”她抽了抽鼻子，指着塑料袋里说。

“哦。”他马上撕下一块给她。

她泪眼盈盈低下头，把手从衣摆下伸进去，仔细粘了粘，跟着，缓缓把胳膊从袖管里抽了出来，从领口拿出。

上臂能明显看到晒得微红与雪白细嫩之间的分界，她耸了耸肩，把领子往这边扯了一下，似乎担心给他扯坏，还不太敢使劲，磨蹭了一会儿，才小心翼翼地把衣领往下拉去。

缓缓的，缓缓的，浑圆的肩头整个露了出来，半边锁骨也整个露了出来，腋窝一点点露了出来，腋下那一缕微黑的毛也露了出来，然后，白皙的皮肤开始隆起，诱人的坡度一寸寸露了出来。

在最高点上，衣领稍微停留了几秒，接着，孟晓涵一咬牙，扭开脸把它拽了下去。

衣领显然磨过了被刺的伤处，疼得她倒抽一口凉气，哆嗦了一下。

盯着那随哆嗦抖了一抖的白白小乳，赵涛真是用尽了全身力气才压下去捧住先咬一口再舔几下的冲动。

孟晓涵虽说粘了一块胶布在乳头上，但乳晕都在这次被扎的波及范围内，靠乳沟那侧已经肿起，怎么敢真粘严实，完全是自欺欺人，给自己一个聊胜于无的心理安慰。

他都不用凑近，就能清楚看到她色泽颇浅的娇小乳头，在胶布下犹抱琵琶半遮面的样子。

“你……你倒是帮我啊……”孟晓涵看他盯着看了起来，连脖子上那

片被晒出的三角都更加红了几分，羞耻道，“你说就只是帮我的……你又骗我！”

“没有，没有没有，”他赶忙收心，拿起镊子，有些为难地说，“我是在看刺呢，可……可这周围不挤住，实在是不好拔啊，我怕你不高兴，也……不敢上手是不是。”

孟晓涵眨了眨眼，大概是心知此时此地除了信他也没别的选择，忍着嗯了一声，说：“我……我自己来。”

接着，她抬起手，小心翼翼摸到那一片红肿旁边，用手一捏，忍痛把那片肌肤挤出到赵涛眼前。

他深吸口气，屏住呼吸把脸凑近，盯着已经起了的密集小红疙瘩中一根根的毛刺，用镊子小心翼翼夹住尾巴，拔掉甩在旁边的草里，柔声问：“拔的时候疼吗？”

孟晓涵低头看着自己胸前多出的脑袋，抿了抿嘴，轻声说：“没感觉，那儿……那儿一直刺痒，不觉得疼。”

“那就好，你忍忍，我快点。”他很快把注意全部集中到红肿的皮肤上，一根接一根往外拔出。

大概是她不自觉用劲过大，那片肌肤上竟然挤出了几颗细小的血珠，赵涛赶忙抬头看她一眼，“晓涵，你轻点，都挤出血了。”

“哦……”她显然已经六神无主，点点头，松了点力气。

大概五六分钟，较长点的毛刺都已经拔出，他盯着仔细看了看，退开些擦了擦汗，说：“来，你用手轻轻在上面抹一下，感觉感觉，看看还有没有断刺在里面。”

她嗯了一声，用手指小心翼翼在上面蹭了蹭，跟着嘶的一声，说：“好像有……”

“那你忍着点，我用胶布给你粘几次，粘几次就都出来了。”

这会儿孟晓涵就跟个任人摆布的娃娃一样，就知道点头而已。

他拿起胶布，看了看伤处，撕下一段，给她贴上，用手指轻柔在上面擀了两遭。

那动作，看着跟在爱抚她的乳房一样，她嚅了一声，羞耻地偏开了视线，没说什么，大概也忘了，粘胶布撕胶布其实她已经可以自己来。

“啊！”胶布被猛地撕去那一下，孟晓涵身子一颤，禁不住尖叫了一声。

赵涛赶忙把胶布反转，盯着上面看了看，除了被粘掉的细小绒毛，的确有两根明显较硬的毛刺，他送到孟晓涵眼前，柔声道：“喏，你看，下来两根。再来两次，应该就干净了。”

“嗯，我……我忍着。”她泪眼婆娑地点点头。

这时赵涛也有点蠢蠢欲动，试探着说：“你这样我不太好使劲，要不……让我捏着行吗？”

她犹豫了一下，缓缓放开了自己的手，扶在身边的地上。

“好，那咱们再来。”他伸手捏住那小巧乳房，满肚子兴奋呼啸而过，脸上却不得不保持着正经表情，柔声说，“你再忍忍。”

“嗯嗯——！”

“啊！”

一声闷哼一声痛呼之后，赵涛看了看第三段胶布上，已经没粘出什么东西，松了口气，凑近伤处仔细打量着说：“应该没了，疼得厉害吗？”

“嗯，好痛……火辣辣的痛……”孟晓涵的泪珠已经掉了下来，一边用手背擦，一边委屈地说。

他实在是忍耐不住，喘息着说：“那……我有个土法子，止疼挺管用，你要不要试试？”

“啊？真的管用吗？”孟晓涵看他此前都还算规矩，哪里能想到其他，跟得了救星一样充满期待地问道。

“嗯，我小时候试过，真管用。”

“那你快帮帮我……”

“好，来了。”他笑了笑，突然伸出嘴巴，一口舔在了她涵盖着小半个乳晕的肿起处上……

（三百四十二）

“呀！”孟晓涵顿时就跟触电一样浑身一震，急忙伸手去推赵涛，“你……你干嘛！放开……你放开我！”

赵涛已经顾不上说话，那白皙酥软的乳房就在嘴下，微微发硬的乳头就在唇角边上，他哪里肯放，双手一圈搂紧了孟晓涵的躲避腰肢，干脆一挪嘴巴，直接蹭掉碍事的胶布一口含住了她小巧的乳珠，轻勾慢舔，连连拨弄。

“放开……你放开……”她含着泪用手拼命拍他，在他光裸的背上扇得噼啪脆响不休，“那里……那里明明不是痛的地方。”

赵涛用力吸住乳头，埋在她怀中还是不肯抬头。

孟晓涵终于禁不住哭了起来，伤心欲绝地说：“你……你骗我……你……你又骗我……你说好不欺负我的……呜呜……”

一滴泪珠落在了赵涛的脑门上，那一丁点凉劲儿伴着那个骗字猛然砸在他的心头，让他肚子里的熊熊欲火顿时消去大半，他赶忙向后撤开，慌张地抬手给她擦了擦泪，羞愧道：“对……对不起，晓涵，我不是有意骗你，那……那真是个偏方，可……可你的胸部太好看了，我一时没忍住。你原谅我这一次，我换手指给你涂。”

“手指？”她抽抽搭搭地看着他，满面狐疑。

他用手在舌面上蹭了蹭，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唾沫抹在那片红肿上，一点点涂开。

“这样……这样管用吗？”

“你感觉一下，好点吗？”

她涨红着脸，吸了吸鼻子，皱眉说：“好像……是不那么疼了。”

“主要是那股烧劲儿，那个过去，就得给你消毒，准备涂炉甘石了。”赵涛舔了舔嘴唇，拿过酒精棉球瓶子拧开，“这个蛰得慌，你能忍住么？”

孟晓涵可怜兮兮摇了摇头，“我忍不住……我可怕疼了。”

“那你咬着，疼就用劲，我陪你一起疼。”他一斜身，把半个膀子凑到她嘴边，“算我为刚才赔礼道歉。”

孟晓涵眨了眨眼，甩掉了睫毛上一颗泪珠，摇摇头说：“好了，我……我就当你是一时冲动，原谅你了。我不咬你，会疼的。我……我咬紧牙关，能忍住，你来吧。”

“嗯。”他盯着那片红肿，掏出一个棉球，觉得太湿，捏了捏甩掉一些，才小心翼翼凑上去，轻轻一擦。

“嗯呜——”孟晓涵的小脸顿时皱成一团，缩了下背，亮在外面的这个小乳都跟着摇了一摇。

“呼……呼……”他凑近吹了两下，又把她吓得一躲，但他没有再造次，只是擦一擦，吹一吹，如此往复。

等到那片地方差不多都已经擦遍，赵涛才直起身子，把酒精棉球放到一边，打开了炉甘石洗剂，拿起了附赠的小刷子。

这跟涂料一样的东西刷上去后，很快就留下一层干结的粉末，但没有多大刺激性，孟晓涵倒是平静了不少，低着头看赵涛在那儿忙碌，神情复杂。

不过赵涛知道，她心里肯定还是慌得不行已经彻底乱套了。否则，其实从刺被拔干净后，她就该意识到，剩下的事儿她自己已经都能干了。

等炉甘石干了，他拧开药膏，给她挤上去一些，小心翼翼抹匀，然后，主动给她拉起衣领，遮住了早被他彻底印进脑子里的大半个胸脯，

柔声说：“呐，好了。我是不是没欺负你？”

“哪里没有。”她皱着眉，小声说，“刚才你明明……明明……都那样了。”

“晓涵，这荒山野岭，你还崴了脚，哪儿也去不了。我真想欺负你，至于就那么亲两下吗？”他收拾好东西，扶着她起来架住，挪到旁边一块高点的大石头上坐稳，蹲下就给她脱掉了一只凉鞋。

“你、你干什么？”她一惊，赶忙往回抽，结果扭到的地方一用力，疼得哎哟了一声。

“我帮你揉揉，活血化瘀啊。”转身用饭盒装了点溪水过来，他坐在草地上，把她的赤足放进了饭盒里，轻轻柔柔洗干净了上面的泥灰尘土，然后往前坐了坐，把她的小脚丫搁在自己的腿上，握住她纤细的脚腕，缓缓揉了起来。

虽说心里觉得这有点太过暧昧，可说到底不过是被帮着洗了个脚，揉的也是脚脖子，孟晓涵不知道该怎么说，只好面红耳赤低着头，一动不敢动，就那么被他捧着，也看不出到底是在按摩还是在把玩。

答案其实很明显，赵涛哪里懂什么按摩正骨，纯粹是借机满足一下自己的爱脚之心罢了。孟晓涵的赤足虽说不如余蓓那么无可挑剔，但软白娇小，新剥嫩菱般可爱，拿来安慰一下他今天几次被挑战的定力，总不过分。

被揉了好久，孟晓涵终于忍不住说：“算了吧，赵涛，光揉估计是不行的。等回去，我叫人帮我买了红花油抹一抹，应该就没事了。”

“好吧，那就只能我背你下去了。”赵涛起身过去摸了摸，说，“正好，你衣服也干了。我拿给你，你换上，咱们早点回学校吧还是。这些虫子鱼应付个几节自然课够够的了。”

“嗯。”孟晓涵接过衣服，一看胸罩在他手里握着，又红了脸，小声说，“你……你转过去。”

知道这会儿不是开玩笑占嘴上便宜的时候，他点点头，转过去到溪边又捧了几口水喝下。

“别喝那个啊，我这儿.....我这儿还剩半瓶呢，你没听金琳喝溪水都拉肚子了么。”孟晓涵着急地喊了一句，连忙举起自己喝了一半的矿泉水晃了晃。

“你喝吧，天这么热。我肚子皮实，没事儿。”他拍了拍小腹，心想金琳不过是找个借口而已，也就你这个小书呆子那么认真当回事吧。

孟晓涵大概也确实渴了，咕咚咕咚喝了下去，拿起赵涛的衣服一伸手，“给你，你也穿上，咱们往下走吧。”

看了看自己胸前，她犹豫了一下，说：“要不.....你还架着我走行吗？我.....我怕贴着疼，没.....没穿内衣。”

知道她是怕乳房直接压在自己背上，赵涛点点头，说：“好，不过天太热，我就不穿了，也装包里吧。来，我架你。”

东西收拾了俩个大包，赵涛背一个拎一个，正好腾出半边身子搀起孟晓涵。

她扭伤正是最疼的时候，脚都不太敢着地，只好把大半体重都靠在赵涛身上。

天气炎热，孟晓涵又连哭带疼出了一身汗，一靠过来，赵涛不用扭头，都能闻到一股少女的体味，微带汗腥酸臭，格外有刺激性欲的效果。

他只好分心在脑子里背了几个数学公式，结果效用不大，只好回想了一下于钿秋囁着他射了的鸡巴三四分钟不舍得撒嘴恨不得直接弄硬再来的样子，总算稍微软回去一些。

可他还没抬脚，孟晓涵就拍了拍他，一脸窘迫地说：“赵涛.....我.....我想上厕所。”

（三百四十三）

“大还是小啊？憋不到下山了？”赵涛赶忙问道。

“小，水.....水喝多了，小肚子涨。肯定.....肯定憋不到下山

了。”孟晓涵似乎都有点羞耻过劲儿，脸上的表情更近似于在赵涛面前失去了所有形象的沮丧。

“那你去旁边林子上一下吧。”赵涛只好柔声说，“别急，我等你。”

“不会……有蛇吧？”显然对自己今天的运气不敢抱任何期望，孟晓涵担心地说。

“应该不会。不行我帮你先去探探路。把树后面那块儿踩一遍。”

她点点头，跟着马上补充说：“用树枝吧，别……别真踩了蛇，你要被咬，我……我可一点主意都没了。”

“行，那你站稳，我去了。”

可他刚一放开手，试着用伤脚踩了踩地的孟晓涵就痛哼一声，又抬起了脚后跟，单腿站着。

他扭头看了看她。她不好意思地说：“踩地时候有点疼，没事，能站住。你去吧。”

赵涛可不是担心她站不住，而是在想，她要上厕所的时候该怎么办？

可这会儿也不能明说，只有先去探探路，掰了一根树枝把那一片的草都打了一遍，惊飞一堆一堆的草蚊子山蚂蚱，确定大体没有问题后，回来说：“好了，周围我都吓唬过了，除非有白娘子那个等级的蛇，不然都吓跑了。”

孟晓涵被他逗得想笑，结果还没笑出来，迈出的那一步就疼得她浑身一颤，赶忙提起脚跟，求助说：“不行，赵涛，你搀我过去吧。”

赵涛点点头，过去架着她，让另一只脚尽量不使劲的到了树那边，看她靠着树站稳，退后几步转过身，说：“行，我转头了，你赶紧吧。”

孟晓涵似乎憋得厉害，为难地说：“别，你……你再走远点行吗？我好了……好了叫你。”

“行。那我回小溪那儿。”跟女朋友们什么花样都玩，屎崩尿流见过

好几次，赵涛对单纯看小姐小解已经没了那么强的猎奇兴致，很快就走远到一边。

等了足足三五分钟，林子里才传来孟晓涵的叫声：“赵涛，过来吧。”

他快步跑过去，发现孟晓涵还硬拖着伤腿往外走了几步。

看她脸色，刚才应该是硬忍着疼靠树蹲下撒了一泡，而且量应该不小，生怕赵涛看见或者踩上丢人，又死撑着往外走。

他赶紧过去把她搀上，重新拿齐东西，往山下走去。

走起来才发现，孟晓涵这么一只脚几乎不出力的情况下，这片平缓地方还好，到了往下那山坡有一个没一个的石阶上，可就费劲得要命。

而且，还慢得不行。

险些摔倒两次后，孟晓涵终于认命一样地说：“算了，赵涛，你.....你背我吧。这样闹不好，咱俩都要摔。”

就跟安慰自己一样，她羞红着脸说：“反正刺都拔了，压一压.....应该也不会太疼。”

不知道为什么，赵涛这会儿觉得自己身体好像也不太对劲，连忙点点头说：“行，那你快上来，我感觉也不太舒服，赶紧背你回学校。”

背后两团绵软一压，总算让他精神了几分，赶忙拎稳两包东西，反手托住孟晓涵的大腿，撒开腿就往下走去。

这比搀着她走快了不少，不久，就沿着小溪下到了平地上。

出了一身大汗，赵涛觉得脚下都有点发软，更糟糕的是，肚子里咕噜咕噜叫了起来，仿佛有卷着钉子的气泡在翻腾，搅动，刺得他整个小腹都在抽痛。

“要不休息会儿吧？我、我也不轻呢。”

他摇摇头，笑道：“瞎扯，你瘦得都没二两肉了。再不多吃点，侧

身就看不见你了。”

“可你出了好多汗啊，背后都湿透了。”孟晓涵有点惊慌地说，口吻满是担忧。

也对，不管金琳怎么设计遇上怎么样的巧合，经历过这么一场事故下来，就算是陌生男女关系也能好到不行，别说她本来就早已芳心被锁此生挣脱不得。

“不要紧，不是力气的事儿。就是……肚子难受。”他咬了咬牙，把孟晓涵往起托了托，“看来……那溪水还真不能喝。妈的……”

“啊？”孟晓涵顿时慌了神，“要不我等会儿你，你……你先找地方上个厕所？”

“不行，这口气泄了，腿就软了。”赵涛咬紧牙关，反而加快了步子，“我非把你先送回去宿舍不可。等你没事，我再去茅房，等上完……我给你买红花油去。放心……我结实着呢，准没事儿。”

“你别惦记什么红花油了，等……上完厕所，赶紧去买拉肚子药吃。还得买驱虫药。让你喝我的矿泉水你不喝，看，闹肚子了吧？”她的话里又带上了鼻音，看来是真着急到不行。

“你不是爱干净么，我怕我喝过你就不喝了。”赵涛柔声说道，“天那么热，你又出那么多汗，不喝水怎么行。我没事，放心，绝对挺得住。”

这句话说完之后，孟晓涵就突然没了声音，不再说话。

直到能看见校门的地方，她才突然说：“好了，放我下来。”

还以为她是怕人看见，赵涛皱了皱眉，心里有点生气，说了声好，就闷闷不乐蹲了下去。

他还当这么大一个节点过去，孟晓涵怎么也会被他打动几分没那么要面子呢。

“我扶着墙慢慢走，你赶紧去上厕所吧。”她咬了咬牙，单脚蹦到了路边，“你要不放心我，上完再回来接我。东西也给我，快点吧。”

他心情立刻就好了很多，不过也知道自己肚子确实快要濒临极限，当下不再逞强，把俩包一放，说了句：“看着东西等我。”

跑出两步，他扭头看了一眼，孟晓涵那已经不加掩饰的关切让他开心无比，当即挥了挥手，大喊了一句：“俺老孙去去就回！”

她没绷住，扑哧笑了出来。

夏天的阳光从她身后洒下，恰好围在那笑容四周。

光芒四射。

（三百四十四）

一顿翻江倒海，赵涛感觉自己差点没把肠子从屁眼里也跟着一起泄出去。

要不是还记着孟晓涵在校外大几百米远的墙根正等他来英雄救美带她回去，他真想洗把脸后直接回宿舍，吃上几片泻立停栽倒就睡。

不对劲，太不对劲，走出茅房，身上的那片大汗竟然很快就干了，而且，身上还一阵一阵发冷，脚底下走着，竟跟踩了棉花似的，一脚高一脚低。

他把手背往脑门一放，操，发烧了！

他看了看宿舍，又看了看校门，眼前浮现出孟晓涵最后没绷住露出的那个笑脸。

这要不能感动她一点，自己可就亏大了……他苦笑着咬了咬牙，拔腿又往门外跑去。

他一定要把孟晓涵背回宿舍。

哪怕送完她自己就要在医院打吊针，他也认了。

堂堂男子汉，不在这时候表现气概，那两个卵子留着还有个蛋用？

跌跌撞撞跑到孟晓涵身边，他扶着墙转过身弯腰马步蹲低，喘息着说：“走，我好了，我送你回宿舍。”

孟晓涵已经拎着东西扶墙挪了个几十米，也累得一头大汗，当即点点头，不再避嫌什么，软软趴在了他的身上。

他用力一挺，竟差点没站起来，赶忙扶稳旁边的墙，才勉强没有摔倒。

孟晓涵吓了一跳，忙问：“你没事吧？要是没力气，不行还扶着我走吧。到平地了……我能单脚蹦几下的。”

“不了，这样快。我得赶紧把你送回去，不然不安心。”他深吸几口气，背着她往学校跑了起来。

没跑多远，孟晓涵就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惊慌失措地说：“赵涛，不对啊……你……你身上怎么这么烫？你发烧了？”

“没事，溪水不干净，闹肚子肠胃发炎了呗。不碍事，送你回宿舍，我吃点药躺一觉就好。”

“你放我下来吧……你这样，这样还怎么背我啊。”

“怎么就不能背？你没看我跑得脚都不着地么，别……别逗我说话了，我喘不过气。”

“赵涛……”她又吸了吸鼻子。

这次，他清楚地感觉到，自己后脖子侧面靠近肩膀的地方，有什么像是雨滴一样的东西落了下来。

“你哭啦？哭什么嘛……我又不会死。”

“我就要哭……”她哽咽着说，“你别管我。”

“傻书呆子。”他笑了起来，明明浑身火烫，明明双腿发软，明明喉咙里好像要喷出火来，明明肚子里好像有刀在绞，可他还是笑了起来。

如果没有任何外部的神奇力量帮忙，也能有个女孩子这样为他哭

泣，那该多好……

终于，赵涛还是跑到了宿舍，他放下孟晓涵，看她摸出钥匙开门，心里一下松了劲儿，靠在门框上就想往下出溜。

“哎？你……你没事吧？”

“没事……就是好渴。”他勉强咧了咧嘴，没敢进屋，就站在了门口。

“进来，你进来坐下，我给你倒水。”她忙不迭拉住他，单脚蹦进屋里，把带回来的乱七八糟随手一丢，气冲冲对着屋墙高喊一声，“金琳！来拿你的手机，你不要的话，我就给你卖了！”

说完，就拎起屋里的暖壶，小心翼翼兑了一杯温水，抵到了赵涛嘴边。

赵涛低头一看，竟然是她自己私用的，一个新换的紫色太空杯。他赶忙稍微往后撤了撤，轻声说：“没别的杯子吗？你……不爱让别人喝你水的吧。”

她皱起眉，狠狠咬了一下嘴唇，微红着脸说：“你喝就是，别人是别人，你……你又不是别人。”

“哦。”他低低应了一声，抬手接过杯子，咕咚咕咚喝了几口下去。

“你先别走，”她虽然眼里还噙着泪，但已经不如先前那么惊慌失措，大脑估计也从超载死机的状态渐渐恢复过来，“我带着体温计，你测一下，不测我不让你走。”

“好。”他虚弱地点了点头，抬起胳膊肘，伸手想接她正甩的体温计。

可她没给他，而是一手抓着他胳膊，一手直接送进了他的腋窝，摸了一下后，又撤回来，从抽屉里掏出一条手帕，认认真真给他把腋下的汗擦了擦，跟着才给他夹上，看了一眼表，焦急地说：“等五分钟，五分钟就好。”

“没事……我这会儿肚子没那么疼了。五分钟十分钟都等得住，你

要不赶我走，我能等到你晚上睡觉。”他笑着开起了玩笑，一个是就想贫她两句，一个，是不愿意看她满脸担心难过的样子。

“没正形。”她皱了皱眉，略显幽怨地说，“都好几个那么美的女朋友了，还开我的玩笑。”

他顺嘴就说：“可那些女朋友，我都没写纸条表白过。你看，还没你特殊呢。”

孟晓涵顿时一震，缓缓扭开头，有些难过地说：“赵涛，我.....我当初要是接受了你的纸条，你.....你是不是愿意为了我，不再招惹后面这些喜欢你的女生？”

“我不知道。”他想了想，决定避开雷区，“这世界哪儿来的如果啊。”

一股心酸从最深处冒出，他感慨地说：“真要有如果，你绝对猜不到我有多想回到高中重来一次。要是老天爷肯给我这个机会，我以后生生世世变猪变狗不得善终永受轮回地狱之苦，去承受随便什么惩罚.....都可以。”

孟晓涵不明所以，轻声问：“为了什么啊？”

“为了一个错了的顺序。”他苦笑着说，“我应该先去试试喜欢别人，把所有的磨难都尝试完，尝试到我可以得到真正的喜乐平安，再去.....再去找她.....”

孟晓涵更加惊讶地看着他，“你.....你怎么哭了.....”

“还不是怪你，”他用尽全身力气挤出了一个微笑，让自己的伪装没有崩溃在即将失控的情绪里，“你让我想起了当年那张纸条，想起了好多.....不该想的事。”

“那.....对不起。”她不知所措地道歉，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大概是个女生都看得出，眼前的他正陷入到一个悲痛的漩涡中，努力抽身而脱出不得。

他深呼吸了几次，总算让自己从突如其来的难过中摆脱出来，柔声说：“差不多了吧，你看到时间了么？”

她扭头看了一眼表，摇摇头说：“还有一分钟。”

“哦。”

没敢再说什么，赵涛就这么沉默地望着她，等待过去了这段时间。

一看到了点，孟晓涵马上从他腋下抽出了体温计，转了一下，读数，接着，脸色一片惨白。

“怎、怎么办？三十八度九！”

“什么？”伴着一声惊叫，金琳推门走了进来。

（三百四十五）

“你们给于老师打电话了吗？”坐在县医院走廊里，看着金琳跑出一头大汗给他办了门诊输液的手续，赵涛有气无力地问。

“急着给她打干什么，又不是照顾不了你。”金琳瞪了他一眼，气哼哼地说，“走，病床给你找好了。你……你这是什么烂肚子啊，喝点溪水都能急性肠胃炎？”

孟晓涵在旁边扶着墙站起来，拄着从医院现买的单拐，口气很冲地说：“你不是也喝了，还拉肚子吗？你这就没事了？”

金琳一怔，大概是没想到这个书呆子会这么跟自己说话，一皱眉，辩解道：“我喝得少，跑了跑厕所就没事了。哪像他这么虚。”

“他才不虚！”孟晓涵气得小胸脯都在剧烈起伏，“他是病了还背我下山，所以才闹狠了。说到底都怪你，好好的你先跑回去干什么！”

要说孟晓涵现在一肚子气并不奇怪，想想吧，乳头附近被蛰了，脚扭伤了，心上人为了她还高烧要输液了，这要是换了张星语或杨楠，恐怕已经把金琳的祖宗十八代骂过三个来回了。

金琳倒是早就准备好了撒手锏，扭头不咸不淡的抛出一句：“这不也是为了让你俩单独相处么。”

果然，孟晓涵一下就面红耳赤，拐都拄不稳，赶忙忍痛用伤脚保持了一下平衡，声音都忸怩了几分，“谁……谁叫你多事。”

“我看出来的啊。你喜欢他，而他……”金琳故意在这儿拖了个长音，笑道，“也喜欢你。我这么懂事的女生，当然要乖乖给你们创造机会咯。他不会趁着我不在，非礼你了吧？”

“没有！”孟晓涵赶忙矢口否认，又羞又恼地说，“反正……反正我没请你帮忙，不用你多事。”

金琳耸耸肩，把赵涛搀进病房，扶着他躺下时候，小声问：“你都干什么了？看来挺有效啊。”

“我？我喝溪水跑山坡背人练体能最后拉肚子上吐下泻高烧输液啊。”赵涛也没好气地白了她一眼，嘟囔道，“顺便还能演个苦肉计，对吧？”

“喂，我也有点心疼好吧。谁知道你这么笨竟然敢喝外面的脏水……”金琳皱着眉偷偷拍了他一巴掌。

“那水清冽冽的有鱼有虾，谁知道不能喝啊！”赵涛压着声音回了一句，气呼呼反拍了一掌，故意拍在她饱满的胸脯上。

她红着脸一缩，把手伸进衣服就拧了他腰一下，跟着远远躲开，杏眼得意地往他脸上一飘，仿佛在说，有本事起来追我啊。

赵涛哼了一声，这会儿不急着跟她计较，反而接着说：“还是给于老师打个电话吧，她回去看不见咱们，该着急了。”

金琳看一眼孟晓涵，发现她也不太高兴后，直接道：“于老师这会儿估计还跟那俩在县城转呢，别催了。等晚点再说吧。”

心里知道自己越是这么说金琳就越是不乐意通知，赵涛故意催了几遍，看护士端着托盘进来，才闭口不言。

孟晓涵看着他伸手挨针，秀气的眉毛立时往当中聚拢，就跟扎在她自己身上一样。

这么长时间过去，孟晓涵早就反过了劲儿，前后一捋，就知道金琳

在里面捣了鬼，护士一走，就把病房门关上跟金琳计较起来，尤其是最初引发一切的那一跤，到底是不是故意推的。

金琳怎么肯承认，反正就是要么赖给运气要么顾左右而言他，孟晓涵笨嘴拙舌吵不过她，说着说着，反倒被她把走后发生的事情套了个干净。

“你看，你光说自己这个不乐意那个没求我，那我倒要问问你了，”金琳慢条斯理地说道，“等刺儿拔光了，剩下那些涂酒精啊擦炉甘石啊抹药膏啊之类的活，你明明可以自己干的吧？你还不是叫赵涛帮你了。你看，我说你喜欢他喜欢得不行，你还不承认。”

“我……我……我……”这才意识到大脑短路期间犯下的最大错误，孟晓涵连说了好几个我，却怎么也解释不下去。

“晓涵，咱们都奔二十的女生，成年人了。诚实点面对自己不好吗？喜欢一个男生很丢人么？”金琳慢悠悠说道，“赵涛虽然长得一般点个子就那样成绩也马马虎虎，但他关心你啊，你感觉不出来吗？”

“他……他有女朋友。”孟晓涵憋了半天，低着头，攥着自己衣角搓来搓去，挤出这么一句。

“那又怎么样。他又不止一个女朋友。”金琳用很天经地义的口气说，“他要是忠贞专一就盯着自己女友献殷勤，你这辈子就没机会了。他花心好色，对你念念不忘，你才有可能和他在一起不是吗？这难道不是好事？”

“你……你这是什么歪理啊！”孟晓涵觉得自己都有点被带偏，赶忙斥责一句，愤愤道，“喜欢一个人，不就是想要永远和他在一起么。”

“对啊，可这句话限定数量了吗？”金琳挑了挑眉，“你还怕竞争不过么？真要算时间，你可是被表白最早的那个哎。不就是瞎了眼当时没看中过后搂着悔青的肠子悄悄抹泪呗。”

“谁那样了！”孟晓涵羞恼至极，下意识跺了跺脚，结果还跺了受伤那只，顿时疼得蜷在了椅子上。

早就学会了不要在女生斗嘴的时候插嘴——任何含义的都一样，不

然不是被调转炮口挨轰就是不小心被咬到老二，赵涛乖乖看着输液瓶子，耐心等待着一会儿给金琳将一军的时机到来。

为了打前站，他刻意趁那俩没继续纠缠不休的时候问：“还不能通知于老师吗？”

金琳果然有点生气，“怎么啦这么急着叫她？就会照顾人？我和晓涵俩人还能让你输个液都输不好？”

赵涛哦了一声，没再吭声。

等了半个多小时，他觉得大概到时机了，趁着护士刚换上一瓶新药，一捂肚子，嘶了一声，看着金琳皱眉说：“糟了，我肚子疼，要上厕所。”

金琳看了看孟晓涵的脚，看了看赵涛的药，一双杏眼，顿时瞪圆。

【 J F — 3 4 8 】

并没有接着聊下去的打算，她不再答话，而是就那样睁着水汪汪的眼睛，从下方忽闪忽闪地望着他。

他支撑在上方，她平躺在下方，一旦没有语言捣乱，气氛就迅速变得暧昧，粉色的气息，悄无声息地弥漫开来。

她终于显露出一丝紧张，嫣红的唇瓣颤动了两下，开了口。

“一般是从接吻开始的吧？”

“嗯。”

“会……疼得厉害吗？”

“因人而异吧。一般是肯定会疼一下的。”

“太疼的话，我要咬你。”

“行。”

“那……那可以接吻了吗？”

他摇了摇头，尽管早就迫不及待，可他忽略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他忘了准备必需品，“我……忘了一样东西。我在想现在出去买还来不来得及。”

她皱了一下眉，但眼底疑惑马上就消散一空，她弓身凑到他耳边，轻轻问了一句，“是套套吗？”

他点点头，很纠结地说：“主要……太突然了，我以为还得几天呢，大意了。”

没想到她抬手捏了捏他的鼻子，笑着说：“怎么了，阿杰，你不喜欢宝宝吗？”

“我当然喜欢。”他立刻瞪圆眼睛，陈明态度。

“你也喜欢，我也喜欢，”她的手指顺势滑下，拨了一下他的嘴，“那还花那冤枉钱做什么。”

这句话解除了他心底最后的一丝顾虑。

全部的热情终于在此刻彻底迸发出来，他抱紧了她，恨不得把她揉进自己的体内，让一切都连接融合，化为一体。

虽然明显因紧张而微微颤抖，但她并没有表现出丝毫胆怯，她生涩地去尝试回应，像他探索自己一样努力去探索他，犹如痴狂的音乐家，把彼此当作乐器，尽情地弹奏着生命之弦。

炽烈的爱恋仿佛冲出了皮肤的包裹，任何多余的衣料都令他们感到憋闷。

他扯开她的领口，用嘴唇一寸寸吻过袒露出的细嫩肌肤。

她抽出手臂，抱着他的头，娇美地喘息。

他急切地抱起她，把碍事的遮蔽物向后拉去。

她轻轻嚅了一声，顺从地让蜜润匀称的苗条娇躯从剥落的衣服中抽离。

双手抱住了浑圆的臀峰，他喘着粗气把最后一片小小的布料也扯脱下来，双眼激动地打量着那销魂的禁闭溪谷，心脏在胸腔中狂跳，把大量血液泵入到坚硬的下体。

“不要只让我一个人光光的啊……”她微笑着呻吟了一声，用脚尖钩住了他的内裤，缓缓往下扯去。

他一扭身，把那块布丢到一边，急不可耐地扑了上去，让火热的身躯压在她花蕊一样香软的裸体上。

当他占据到她的双腿之间，伏下去想要吻她的时候，她却突然偏开了头，轻喘着推了他一下，“阿杰，去拿个毛巾来……”

“怎么了？”他虽说早就不是全无耐心上来就想连唱长坂坡的毛头小子，可在这时候让他暂停下床，肯定是满肚子不情愿。

“去拿啊……”她皱着眉撒了个娇，“不然明天难道你要我再洗一条床单吗？干不了铺什么啊。”

他这才醒悟过来，赶忙下去跑进浴室，想了想，眼睛一亮，干脆从镜子后暗格里拿了一条崭新的白毛巾出来，转身回去。

“怎么拿了条新的？”

浦杰笑而不语，亲她一口，帮她垫好，就继续俯身到她身上。

“喂……你不是吧……别跟个古代人一样好不……呜，唔唔……嗯……”

这次，换浦杰不给她说话的机会了。

不过这种时候，也已经没有任何话需要再说。

肢体的语言，已经胜过一切。

柔嫩的唇瓣被他吸吮住，辗转厮磨，俏挺的乳房被他握住，宽宽揉

捏，那坚硬的下体迫不及待地伸向她打开的腿心，探索过卷曲的草丛，轻轻顶住柔嫩多汁的花唇，上下摩擦。

这已经不是他的第一次，却让他比第一次的时候还要紧张。

而明明是第一次的她，却一直在主动抚摸着他的耳根、颈侧、胸腹，发出婉转娇柔的喘息，尝试着帮他放松一些。

“彤彤，你.....怕不怕？”他把下巴枕在她蜜丘一样的乳房上，喘息着问。

她缓缓摇了摇头，“是你，我为什么要怕。”跟着，她抿唇一笑，垂手握住了他昂扬的凶器，“硬邦邦一直对着我拱来拱去，跟你身上多了根骨头似的。”

皱了皱眉，她有点担心地说：“这个.....真能进去吗？”

“应该没问题吧。”他侧开身，其实心里也没底，“就是肯定要疼一下。”

“那个我知道，就是.....要疼成什么样啊？”她垂下手摸了摸自己的胯下，似乎在用指尖测量桃源入口的大小，试了一试后，皱起鼻头说，“我放指头都觉得胀哎。”

“那.....怎么办？”他顿时显得有点踌躇。

“我哪儿知道啊.....我是第一次好不好。”她咬了咬唇，再怎么热情大胆，她终究还是个不到二十岁的纯洁少女，“要不.....你来吧，我硬忍着就是。要是撑破.....大不了住院。”

“瞎说什么，不会的。”他压了压心里攒动的欲火，抱住她已经出了点汗的光裸娇躯，“我来想办法，我来。”

他先吻住她的小嘴，让自己的紧张感稍微松弛一下，接着伸出舌尖，一点点舔过她微带汗咸的各处，抬高胳膊，用舌头轻轻拨弄着腋下细细的绒毛。

他慢慢向下方逼近，尽可能吻过足够多的地方，她反应较为明显的位置，就反复亲吻几次，反应平平淡淡的地方，就用舌腹一带而过。

慢慢地，他的唇舌终于接近了那一丛乌黑的毛发，接近了少女神秘的花园。

“喂……”她轻轻捏住他的耳朵，“我……我觉得差不多可以了。你还是来吧。”

听出她有点心慌，他还是选择忍耐了一下，握住她的脚踝，抬起，低头轻轻吻上她恍如蜜色玉雕一样的脚背，舔上微有毛孔感的笔直小腿，舔过那紧绷后纤细弹手的大腿，最后，轻轻落在她大腿根上，距离最私密的蜜巢，仅剩下一指之遥。

“你要亲吗？”她曲起手肘，盯着下面，望着他问道。

“嗯，这样你会很舒服的，可能……会不那么痛。”

她眼波朦胧，抿着小巧嫣红的唇瓣，没再作声，而是把本就没有并拢的修长双腿打开到更方便他的地步，同时，伸手握住了他已经坚硬的器官。

似乎提前预习过必要的知识，她用柔软的掌心包裹住了靠近龟头的一部分，温柔地套弄，然后，侧身过去，试探着吐出了嫩红一点的舌尖，在涨紫的表面轻轻蹭了一下。

酸麻的愉悦电流让他登时快活地哼了一声，马上把头埋进她的耻丘，激动地张开大嘴，一口就舔在了小小蝶翼般的双唇中央，舌头一通挖掘，急匆匆贴住顶端那一粒黄豆大小的突起，贪婪地吸到嘴里，拼命拨弄。

“唔唔……”她蹙眉娇哼一声，小小的脚丫顿时挺直，小腿的肌肉都随之上提。

又酸，又痒，又麻，关键是，女孩儿的情潮，总是会受心绪影响，此刻一心想要给他，那一腔香甜蜜浆自然是渗如涌泉，顷刻就让紧缩成一团的膻口染遍，湿透了粉莹莹的凹窝。

他保持着嘴上的动作，用指尖小心地探路，指尖刚一进去，热烘烘的嫩肉就紧紧裹了上来，随着她诱人的低吟一阵收缩，美得他心都醉了八分。

不行，忍不住了，她的舌头只是那样吃冰棒一样浅浅舔着，对他来说却比技巧最娴熟的口交还要刺激诱人，欲望的根源越来越膨胀，简直到了一触即发的状态。

“彤彤，不行.....我忍不住了。”他赶紧抽身退开，调过头，双手撑在她的腋下，望着身下的她，渴望随着滚落的汗珠滴在她饱满的乳房中央，仿佛灌溉进了她的心窝。

她轻喘了几口，微微一笑，主动抬起自己的脚，搭在了他的肩上。

没有说什么，此时此刻，也不需要再说什么。

他侧头吻了一下她柔润娇美的足弓，挺身向前，凑近了她湿润的甬道。

那里已经一片腴滑，膨胀了几分的腔口一条条褶皱活物一样缓缓内缩，敏感的尖端才一靠近，就被她的嫩滑浅浅吸住，吮得他后腰一麻，差点忍不住一口气直通到底。

用全身的力气保持住最后的温柔，他用臂弯架住她的膝窝，身体缓缓前倾，坚硬的巨柱也随着两人身躯的全面贴近而越来越深。

“呜.....”她脸上的潮红消退了些，纤细的腰肢微微抬高，臀部因为本能的恐惧而后缩。

爱蜜的量稍微有些多，但他毕竟已经有了经验，及时向前一压，让最膨大的那一圈肉棱没有被滑脱出来。

他调整了一下角度，放开她的双腿，抱住了她。

她轻哼着抬起双脚，在他的背后勾住，像是结成了一个香艳的巨大戒指，把他拦腰套在当中。

这样的姿势，已经进去的部分绝对不会再滑脱出来。

“彤彤，疼的话，就咬我吧。”他咬了咬牙，把肩头凑到她的唇边，然后，猛一用力，火热的欲根一口气贯穿了那一层脆弱的薄膜，碾过从未被异物入侵过的桃源，紧紧抵住了她战栗的宫口。

在最重要的那一刹那，她紧紧咬住了下唇，既没有喊出声来，也没有舍得真咬在他的肩膀，剧烈的痛楚中，她在唇瓣上几乎咬出带血的齿痕，纤细的手指，也死死攥紧了下面的床单。

一切就在这一刻彻底注定，他们在紧绷的身躯上，加冠了属于彼此的所有格。

凝蜜般的身下，转眼落梅映雪。

“停……阿杰，停，你……你稍微等一等，别动……”饱胀的撕裂感开始尝试着抽动时，她轻轻拍了他两下，颤声说道。

“哦……哦，”他连忙停住，低头望着心爱的姑娘，一腔柔情和满腹欲火激烈的斗争，“好的，你很痛吗？”

“回头我……我用萝卜塞你鼻孔，看你疼不疼！”她噙着泪花娇嗔道，“人家那么小的地方……装你这么大个家伙，好歹……让人适应一下啊。”

“嗯。”他这会儿大脑几乎是一片空白，只能凭着那股怜惜认真点头，和下体一阵接一阵传来的美妙滋味对抗。

她抿了抿嘴，伸手擦了擦他额头的汗，挤出一个微笑，轻声说：“你别动，你先别动，让我……让我试试。”

说着，她双手抓住他的胳膊，双脚放下踩住床，试探着，小心翼翼地挪动了一下。

被磨擦的嫩肉传来一阵刺痛，让她不受控制的哽咽了一声。

她咬了咬牙，心想，没什么大不了的，别人能忍，我凭什么不能？千千万万个女人不都是经了这一步才成为母亲的么，平安夜的那一位，不也是经历了这一样的一次，才抢到了她的前面么……

一股狠劲儿从心底涌上，她憋住一口气，抱着身上的爱人就上下挪了几次。

粗硬的巨物进进出出，一下子就让她疼得浑身颤抖，但最深处，那仿佛期待着孕育什么的地方，却随着这紧密地结合而浮现出一股温暖的

麻痒，让她的小腹中渐渐躁动起来。

心里痒丝丝的，像是掉了根软毛，吹不掉，拔不出，一抖一抖地晃。

她忍不住多动了几下，疼劲儿终于轻了些，他乱蓬蓬的毛压在她最敏感的豆上，一蹭一蹭的，蹭得她浑身酥软。

这就是和爱人结合的滋味吗？她绽开了一个笑脸，轻轻吻了他的肩膀一下，甜蜜地扭动着。

他撑起身子，望着下面，有些疑惑地问：“呃……彤彤，我……可以动了吗？”

“诶？”她眨了眨眼，愣了一下。

“你不会打算一直这么自己主动做下去吧？”他低头轻轻咬了一下她颤动的樱色蓓蕾，“我可一直忍得很辛苦哎。”

“没、没那么痛了。你试试。”她红着脸吐了吐舌头，抬手抱住了他，让出了主动权。

他早就在等这一刻，满腔燃烧的欲火顿时化作无穷动力，将她樱唇一吻，就猛虎下山一样用力扑击，尽情地占有起来。

心理的满足不知道胜过了肉体的欲望多少倍，让他只要保持着这样占有她的状态，就愉悦到无以复加，恨不得此时此地的这个空间突然被神奇的力量锁定隔绝，永远的持续下去。

蜜腻的腿根，垂落的血丝已被情潮冲淡，摇动的乳蒂，勃发的爱欲已被激情点燃。

点点朱红之上，欢歌难久，滴滴香汗之下，情爱绵长。

当无法形容的极乐海啸一样扑击而来的时候，他只觉得世界瞬间在眼前崩塌，天地万物随着一片混沌旋转，收缩，凝结在她紧紧包裹着他的部位，一点星火升起，炸开，爆发出满天星光，星光之中，亿万子孙汹涌而出，扑向那神圣的殿堂，卷带着他的灵魂，他的渴盼，他的爱……

“阿杰，”等到一切结束，蜷缩在被子下的她倦懒地叫了他一声，颇为嗔怪地抱怨，“你懂什么叫长痛不如短痛吗？”

他连忙绷住脸上的幸福傻笑，抱着她亲了几口，颇为得意地说：“可我已经正在努力加快了啊。”

“啊？”她扭头看了一眼表，“不对啊，我们宿舍两个女生有男友，我也经常逛女孩子为主的论坛，是……是你吹牛吧？你没有拼命忍耐吗？”

“没有。”他正色道，“我是真的怕你太疼拼命加快了。呃……我昨晚回来你不是也在吗。那次差不多是平均时长吧，其实隔了好几天，还快了点。”

她有点发愣，大大的眼睛眨啊眨，半天才皱眉挤出一句：“不行，我……我要挂三天免战牌，给我准假。”

“想休息多久都可以，又不是上班。难道我还能勉强你啊。”

“谁知道，你之前就隔三差五想秀秀霸道总裁范，那个属性的男人不是都喜欢用强的吗。”

他笑着用鼻尖拱了她一下，“现在田娟都不那么写女频小说了好吗，会被封杀的。”

躺在那儿信口说笑了几句，被疼痛带走太多精力的她很快露出了倦意，他柔声道了晚安，就顺手抽出了还被压着个角的毛巾，喜滋滋翻身下床。

“喂！你……你干吗？放厕所扔水池泡着，明天我洗。”她一个翻身，又羞又急地喊了一句。

“不行，我要收藏。”

“阿——杰，你是老封建啊，难看死了，快给我，不许留着。人家是怕脏了床单，可不是让你裱起来当传家宝的。丢人死啦！讨厌，快给我！”

但这次的较量，是他难得赢了一回。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七十一）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四十六）

“我.....我去看看有没有男医生能帮忙。”金琳舔了舔嘴唇，往门口退了半步。

孟晓涵皱着眉想要站起来，结果脚一着地就抽了口凉气，又一屁股坐了回去。

“那你快点，我.....我这肠胃可等不了多久。”赵涛故意皱起眉，把五官聚到一起，显得颇为痛苦地说。

“你、你可憋住了啊！”金琳那儿遇到过这种五谷轮回的阵仗，一时间有点慌神，开门就跑了出去。

迈出去没两步，她又走了回来，看起来一下子就镇定了不少，走到床边就说：“起来，我带你去厕所就是。”

孟晓涵大惊失色，声音都尖了几分跟想试着唱歌热嗓子一样，“这怎么行！男厕你还能一直陪着他吗？”

金琳白了她一眼，双手一伸就抱起了输液架，“看来你还没绕过来呢，要是光你在这儿，估计就红着脸给他站到厕格外面举瓶子了吧。”

就在她一脸睿智理性准备举着架子往外走的时候，进来个护士给最里头另一床拔针，瞄了一眼皱眉道：“拿架子干什么，厕所墙上有挂钩。”

金琳脸上一红，赶紧放下架子取下瓶子，跟着穿上鞋的赵涛就往外

走去。

到了厕所门口，金琳左右打量一眼，拦住一个个头不高的小伙子，就满脸堆笑道：“哥，麻烦你帮个忙行么，我们是来支教的学生，我同学闹肚子输液想上厕所，你看男厕我也不方便进去，能给把瓶子挂里面吗？”

“好咧。”那小子被漂亮姑娘拜托，乐呵呵笑出一口大黄牙，接过瓶子就带着赵涛进了厕所，把瓶子一挂，“拉完喊俺，俺去门口和妹子聊两句。”

赵涛皱了皱眉，说：“不用了。”接着提高声音对外面喊，“金琳，你回病房吧，我这会儿好点了，完事我自己举瓶子回去就是。”

金琳应了一声，外面就没了动静。

身上确实舒服了不少，关键是烧退了，灌的水吃的糖估计也补充上了身体流逝的能量，就是肚肠还一阵一阵隐隐作痛，下礼拜多半是要输个三五天。

这可得瞒好每天短信查勤的几位，不然一个不小心，这破地方就能搞成班花开会。

他跟孟晓涵好不容易进入了状态，他可不希望杀来个谁碍事。

本来他还担心于钿秋会缠着他占去太多时间，可没想到，她开始支教后这一周表现得挺出乎他意料，除了每晚偷偷摸摸来吃一顿宵夜高潮个两三次外，她就跟个正常的老师一样，一丝不苟毫无破绽。

所以赵涛也一直在想，于钿秋专门帮他跟金琳、孟晓涵制造空间和机会，到底是为了什么？

多出两个情敌，其中一个算是人精，一个算是他老乡加曾经的梦中情人，哪个也不好对付，何苦来哉？

还是说，就为了给他现在勉强还算稳定的男女关系添加点不稳定因素进来？

可就算他身边崩得一塌糊涂，焦头烂额走投无路，有锁情咒在手，

他怎么也不至于非要跟于钿秋这么个离婚老女人将就。

无论如何，于钿秋也是不可能真正完全得到他的。

想了半天没有头绪，肚子裡的便意倒是排了个干净，他掏出纸擦了擦，站起来自己举着瓶子，无奈地走了出去。

想占的便宜没占着，他本来还有点失望，结果一出厕所发现金琳还在等着，接过瓶子就帮他高高举起，柔声问：“肚子好点没？”

“好多了。”

她故意走得挺慢，小声说：“赵涛，你连胸都看过摸过了，孟晓涵应该跑不了了吧？她这人脑子古板得很，我觉得你可以开始进攻了。”

“进攻？我怎么进攻，才能让她忘了我有三个女朋友外带一个女老师情人呢？”赵涛好奇地问，口气并不是很平和。

这场风波下来，他的确应该感激金琳，不过大半天的功夫，他自己都能感觉到跟孟晓涵的距离已经拉近到几乎是负数。

可他心里还是有气，这种赤裸裸的算计毫不避讳的撮合不仅说明金琳压根没把孟晓涵的感受放在心上，如果强奸帮凶不会被判刑她肯定会帮忙按手按脚脱裤子推屁股，还说明金琳的心里，被锁住的爱情的确并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事——在她明确承认自己已经动心的情况下，她竟然能完全没有什么吃醋的欲望，而是一门心思研究怎么把他的“体质”妥善利用起来。

他百分之百确信，只要他的秘密被金琳掌握，他的精液就会被当作秘密武器，使用到所有她能计划到的方向去。而且，她以己度人，估计都不会把情敌吃醋彼此竞争之类的事情认真考虑进去。

保不准最后就要害他被宰了切碎所有女人一人一块均分……也不知道鸡巴会落在谁手里。

操，想这么晦气的事情做甚。他甩了甩头，扭脸看向金琳，“怎么，没话可说了？”

金琳摇了摇头，“我都不知道你担心那个干什么。你都有三个女朋

友了，站在你的立场，追第四个不是理所当然的吗？她不接受是她的事，耽误你进攻做什么？你追女孩子的时候难道要先彬彬有礼地询问可不可以再行动吗？我说.....你当初写纸条表白之前，不会压根就没追过人家吧？”

“我.....”赵涛的话直接噎在了嗓子眼儿里。

仔细想一想，其实比起表白那么个单纯的确认步骤，追求才是最重要的不是么。不表白直接追到彼此默认同意在一起是有可能发生的，而双方都不追求彼此表白一下就直接在一起的例子简直堪比中彩票一样稀少。

锁情咒成功之前，他表白过两次，自以为很认真，甚至还为了第二次孟晓涵的拒绝自我伤感了好一阵子，下定了动用咒术的决心。

可现在金琳这么一说，他再回想一下，就恍然大悟一样发现，他竟然没有真正意义上地追求过任何人。

没有播种，就想要收获瓜果庄稼，没有喂食，就想要宠物长大，什么都不做，就想要天上掉下一堆馅饼，把他砸个大马趴.....

世上哪儿有那样的好事？

大家同学关系相处得还算不错而已，凭什么你一表白人家就要当你女朋友？你是帅过古天乐还是富过李嘉诚？被拒绝不是理所当然的吗？真觉得下课聊聊天就是培养感情了？撒点草籽儿就指望秋天养活全家？

之后躺在病床上，赵涛失去了说话的力气，陷入到一阵自我厌弃的迷茫中。

原来，从始至终，唯一一个该被丢进地狱永世不得翻身的人就没有变过。

是他。

（三百四十七）

金琳不知道自己说错了什么，满心都是忐忑。孟晓涵心情复杂，巴

不得不跟金琳说话，可当着金琳跟赵涛攀谈又不好意思，就只有憋着。

而赵涛的脑子进入短路状态持续了很久。

所以，直到于钿秋担心地给孟晓涵打来电话，他们才想起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他们彻底忘了把这事儿通知老师。

孟晓涵赶忙解释了一下现在的情况，当然，没提起自己的窘态。

二十分钟不到，于钿秋就来了。

当着金琳和孟晓涵的面，于钿秋还算是有模有样维持着老师的形象，皱着眉到床边看了看赵涛，小心地不让满眼的焦急和担心泄露到语气里，平静地问：“怎么回事？”

赵涛看了一眼已经脸红起来的孟晓涵，又看了看一副等着看好戏表情的金琳，犹豫了一下，话说七分留三分地简略讲述了一下发生的事情。

本来以为能瞒过去最让孟晓涵困窘的部分，哪知道于钿秋听完之后直接扭头问孟晓涵：“蛰你哪儿了？”

从来就不太会撒谎的孟晓涵苦着脸隔着衣服指了指，屋里的气氛瞬间就变得微妙起来。

于钿秋沉默了一会儿，轻轻哦了一声，就转身坐到了赵涛身边，说：“你们俩回去吧，时候不早了，再晚路上危险。回去早点休息，明天还要上课呢。”

金琳眯起眼睛盯着于钿秋的背影看了一会儿，说：“好，那我们就先走了。”

孟晓涵一怔，说：“那……行吗？”

“有什么不行，于老师是大人，照顾人肯定比咱们在行。走吧，你脚也不方便，我扶着你早点回去，打点热水泡泡赶紧把大夫开的药给你喷上。”金琳拽起孟晓涵，就搀着往外走去。

孟晓涵只好匆匆忙忙扭头跟赵涛告别。

赵涛点点头说了声再见，等她们出去，看了一眼另外两床的人都已经输完液走了，苦笑道：“小秋，有什么话想说就说吧。”

没想到，于钿秋淡淡道：“我没什么想说，你病了，养好身体最重要。这几天我就不找你了。”

赵涛皱了皱眉，望着她问：“小秋，你.....这一个月到底是有什么想法啊，不方便告诉我吗？”

她微微一笑，双手抓住他的左掌，捧起轻轻亲了一下，眼中光芒闪动，柔声道：“我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才能让你更好，怎么才能让你留校更顺利。别的小事，我懒得管，也轮不到我来计较，你说对吧？”

“呃.....”赵涛衡量了一下，也放柔口气说，“小秋，你要是不痛快不高兴，觉得我招惹孟晓涵不对，可以说的。这有什么轮得到轮不到的，你不开心，我就要当回事。”

“我没不痛快不高兴，我最不痛快的时候早过了。”她舔了一下丰润的下唇，轻笑道，“这还要谢谢你啊，我最近过得真是非常高兴，都不知道人间原来还能有这么多的快乐。”

总觉得她在巧妙地岔开话题，赵涛想了想，干脆冒险说：“金琳打算帮我追孟晓涵，其实今天的事儿，就有她策划的地方。”

“她舍得害你病成这样？”于钿秋皱了皱眉，不信地说。

“这是个意外，是我自己犯蠢。”赵涛拍了一下脑门，“小秋，孟晓涵终究是我一个遗憾，我想趁着这个月的好机会，把这个遗憾弥补上。”

“你把她身子随便什么地方补上我都没意见。”于钿秋又浮现出了一丝异样的表情。微笑着说，“我说了，这些事情轮不到我计较。我是和你偷情的老师，出墙的红杏，赵涛，只要该我的那一口不少，你多出来的愿意喂谁都可以，我才不管。”

“可我总觉得，你好像有什么想法。”赵涛干脆直接问了出来，“小秋，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挺希望看到我和金琳、孟晓涵勾搭到一起

的？”

“怎么会。”她摇了摇头，看了一眼瓶子里的液体，轻描淡写道，“本来这一个月都是我吃独食，突然冒出两个要分一杯羹的，我有那么大公无私希望这种事吗？”

她杏眼一扫，瞥他一眼，突然一笑，道：“还是说，你希望我拿出善妒的一面来，让你也体验一下？”

“不不不不，不必了。”赵涛赶忙拒绝，“当我没说。”

之后于钿秋聊起了和另外两个女生闲逛的事，和之后打算的教学安排。

赵涛对她的想法捉摸不透，不敢多话，就只是随口应付，侧耳倾听。

等输完液，他们等了半天才等到一辆出租车，趁夜色未深，匆匆赶回了学校。

在药店那边下车，赵涛进去买了一些该备着的药，顺便又要了一瓶酒精棉球。

之前他辛辛苦苦准备的胶囊，到用的时候才发现吸干了精液里的水，变得软软趴趴，只好捏扁在金琳的餐具上涂涂抹抹，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效果。

今天给孟晓涵擦了一下伤口，他才发现，其实最适合他的就是酒精棉球瓶子。

他负责孩子们的课外活动，揣一小瓶这个用来紧急消毒十分合理，棉球瓶子密闭性也好，根据之前注射到酒心巧克力里的经验来看，掺到酒精中并不影响效果。

这样一来，他只需要每晚往小瓶子里射一发，拧好盖子别漏气，揣兜里备着，隔天中午给金琳餐具上捏个棉球擦一圈，肯定比胶囊的效果更好。

他就不信这样金琳还沉得住气。

她那儿算计着孟晓涵，可不知道自己已经被他盯上了吧。

保险起见，他买了两个小瓶，决定左右短裤口袋各揣一个，自己记住分清，免得真有小孩子擦伤拿出来擦，再擦出什么意料之外的问题。

晚上回到宿舍，赵涛用纸巾包着胶囊处理掉，强撑着病体对着棉球瓶子打了一发，算是做好了周一继续给金琳加料的准备。

深夜于钿秋果然没再来找他吃宵夜。

他躺在凉席上闷热难耐辗转反侧，竟然还有点怅然若失。翻来复去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他索性起来坐到床边蚊帐里，摸索着拿过加料用的瓶子，又打了一次手枪。

这回，总算是趁着射过之后的倦意睡着了。

辛辛苦苦弄来的小鱼虫子，自然课当然就要用上。恰好于钿秋的安排是早晨赵涛带孩子们活动完后，她就陪赵涛去医院输液，二班的自然课交给孟晓涵，思想品德交给了金琳。

于是金琳很幸灾乐祸地就把一堆活物丢给了孟晓涵，看她在办公室苦着脸用筷子挑出昨晚死的，临时抱佛脚地准备课程教案。

等到赵涛在医院里扎上针，于钿秋才有点好奇地问：“你们弄那些鱼啊虫子啊上自然课，是谁的主意？”

“金琳，不过就是找个借口带孟晓涵一起出去而已。怎么了？”

“没什么。”于钿秋摇了摇头，唇角微翘，轻声道，“就是觉得你们有点……唔……傻。来上启蒙班的都是山里跑大的孩子，那些虫子鱼，你们还有他们认识得多？”

“呃……”赵涛想象了一下孟晓涵准备完毕兴冲冲去上自然课的样子，笑着闭上了眼。

啧……真是尴尬到家了。

（三百四十八）

输了三天的液，赵涛算是基本痊愈。他闻了闻自己准备的那瓶东西，浓度估计已经不错，打了六发进去后，酒精的刺鼻味道里已经有了点腥味。

还继续准备就是，反正他这两天跟孟晓涵相处得不错，在办公室里说说笑笑，他自己都能察觉到和一起上自习的时候有了不小的变化，金琳那边，他就按部就班对餐具下手。

对金琳加料实在是方便了很多，她指使男生早就成了习惯，而且和另外两个女生关系不好，周二不是她最后一节的时候，她在也只能独自在办公室吃，干脆就叫赵涛陪着，顺便帮她打好饭菜。

赵涛当然不会拒绝，这就等于一周七天，他能在餐具上动手脚六次。

可从周三开始，情况又有了变化。

本该去一班陪那两个同学吃饭的孟晓涵，竟然选择了留在办公室，还邀请赵涛一起吃饭。

赵涛衡量了一下，送过饭菜去教室后，就给金琳说了一声，端着自己那份返了回来。

等到周五，他又一次看到孟晓涵拒绝了一班的邀约，独自坐在办公室等他一起吃饭的时候，他知道，给金琳加料的日子以后就算是变成了二四六。

而一三五，就是他跟孟晓涵的一对一午餐时间。

孟晓涵不是健谈的人，他俩周三那一顿饭下来，也就聊了十来句。大半时候，只是坐在一起各吃各的。但偶尔他抬头看过去，就会碰上她匆忙逃走的目光，有时候偷偷瞥一眼，就能突然袭击她一个大红脸。

但赵涛还挺享受这种场景，这能让他回想起当年下午第一节课的时候，他在后面往前看去，孟晓涵那长着细细绒毛的面颊上，仿佛有生命的阳光。

周五这顿，他更是有点欣喜地注意到，孟晓涵那保守的长裙下伸出的可爱脚掌，竟然在脚趾甲上涂了淡淡的粉色指甲油。

为了多看几眼这难得一见的美景，他足足去水管那儿洗了三回筷子。

然后，他就知道了一个事实，这种装着捡东西的偷窥，连孟晓涵这样的女生都不可能瞒得过去。

看他拿着洗好的筷子回来，孟晓涵红着脸有点担心地说：“别老往地上掉筷子了，你拉肚子才好，万一再闹起来怎么办。”

“呃……”这么直率地当面揭穿，赵涛顿时有点不知道如何回话，只好说，“好，我……我一定拿好。”

“好看吗？”她的脸更红，快要赶上盘子里炒鸡蛋的西红柿，声音也小得好像蚊子哼哼一样。

“什么？”赵涛被她羞涩腼腆的神情勾住，傻乎乎反问了一句。

她咬了一下薄薄的唇瓣，似乎是横下心来，声音微颤地说：“你不是……下去看了三次了。好看吗？我……我昨晚脚腕好了才涂的。是你……你说我涂粉粉的指甲油，会……会很可爱的……”

“好看，可爱，特别漂亮，真的，我都想钻到桌子下面不吃饭了！”他一紧张，秃噜噜说了一串。

每个女生可能都会有击中男人心窝中最柔软地方的一个刹那，对赵涛来说，孟晓涵的那一个刹那，就是现在听完他这么说后，那又觉得羞涩又觉得打心眼里高兴的样子了。

如果说山上小乳半露泪眼婆娑的那一刻让他满心兽欲想要扑上去，那这会儿低垂着羞红的脸却把小小的脚掌往前伸了伸的她，就让他想要吻遍她的全身用最温柔的方式来占有。

青葱懵懂时候没从她身上发现的情欲之源，终于在这个破旧的县城学校中，轰然爆发出来。

“谢谢。”她低着头，唇角含笑，轻声说，“吃饭吧，别……再掉筷子了。”

“你什么时候去买的指甲油啊？”他绞尽脑汁想话题试图让自己冷却一下，结果大脑这会儿全被那双脚丫占据，只好从相关的念头里找了个最无害的，开口问道。

“咱们上山那天，慧慧她们不是去县城买东西么，我就……拜托帮我捎回来了。可惜扭了脚，昨天才敢用。”她努力让自己显得大方一点自然一点，可惜声音还是在微微地抖，“我头一次涂指甲油，还是涂在脚上，可紧张了。生怕不好看。”

“好看，真的。”他重重地说，同时用行动表示自己所言非虚——放下碗筷，蹲到桌边盯着她的脚看了起来。

她顿时又一次飞霞满面，忙把脚往裙摆底下一缩，“你、你好好吃饭！”

他笑了笑，这才坐回桌边。

下午金琳没课的时候听赵涛说起这件事，先是皱了皱眉，跟着就果断说道：“那你还等什么，周日差不多可以约她去县城里逛街开旅馆房间了吧？”

“哪有那么快的！”赵涛赶忙驳回，唯恐自己禁不住诱惑真动了念头，“我都还没怎么追呢。”

“你这种男生，也就剩下邀请女孩子一起上自习吃吃饭的本事了。”金琳聚着眉峰思考了一会儿，说，“随你吧，不行我再帮帮你。”

赵涛问了两句，但没问出来她要怎么帮。

但周六，他就看到了实际效果。

孟晓涵是那天的上午最后一节课，赵涛之前看她情绪就不太好，显得颇为沮丧，送饭过去的时候就问了两句。

她扁了扁嘴，伸碗接着他递来的菜汤，很委屈地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慧慧和洛心，这两天突然就不理我了。”

（三百四十九）

赵涛敢用自己上下两个头加到一起担保，这绝对是金琳捣的鬼。

根据张星语曾经对金琳半真半假掺杂私货的描述来看，这位学生会宣传部负责人，在处理女生宿舍人际关系的时候简直是翻云覆雨无所不能。

那么即使去掉偏见在其中起到的作用，把金琳的本事打个对折，搅和掉孟晓涵这样的女生的同学情谊，也绝对轻而易举。

先不说那边两个女生跟孟晓涵本来就不是什么铁杆闺蜜，不过是因为金琳更讨她们那种女生反感才主动拉近和孟晓涵的关系，这种脆弱的友情都不用多么高端的阴谋诡计，光是孟晓涵最近因为赵涛而容光焕发并在脚上涂了指甲油这两件事就足够给她们的友谊判死刑了。

更别说最后的考评还有于钿秋安排的所谓竞争存在。

你好我就不好，你多我就少，这样的体系跟弄个火药桶放在床边没区别，金琳丢个打火机下去，基本上就噼里啪啦崩渣滓碎一地。

这么操作的目的也很鲜明易懂，司马琳之心赵涛皆知。

老师跟学生之间终究隔着一层，那么晚饭后的自由时间，孟晓涵跟金琳完全不是同道中人，即使负责同一班也就是单纯的合作关系，一旦跟那两个女生关系尴尬起来，她就在人际关系上落了单。

一共一个月的时间，金琳才不在乎这个，听MP3看租书店租来的小说她一样能打发掉每一夜。

其实原本孟晓涵也可以不在乎这个，她从上大学其实就在女生堆里独来独往惯了，性子又静，晚上备备课看看英语预习一下下学期的课程时间咻的一下就飞走了。

可这个要心静心宁心安才行。

她这阵子恰好就是人生中心最乱的时期，长夜漫漫闷热难耐独守空房，就是给自己脑子里塞满上下五千年，最后也会去粗存精留下点儿柳永秦观李清照李煜一个劲儿在她脑子里跑马灯。

更别说，金琳这种主观能动性强到溢出内存的人，怎么会一手创造

出机会后仅仅坐着看呢？

晚上在专门改成食堂的大教室里，看学生们吃完饭顺次回住处休息后，金琳瞄了一眼独个坐着满脸失落的孟晓涵，直接用手肘顶了一下正在给她盛菜的赵涛，“喂，晓涵落单了，不去陪着吃饭吗？”

“金大小姐，我这不还没给你打完菜吗。完了我自然会去的，这点事儿不用你教。”赵涛哼了一声，把她的饭菜盛完，这才走了过去，坐到了孟晓涵那张课桌对面，“晓涵，一起吃吧。”

另外两个女生跟于钿秋都已经带着饭菜会自己宿舍去吃，教室里倒是没有别人。

孟晓涵嗯了一声，点点头。

而平常一般都带回宿舍吃的金琳，这次却端着东西走了过来，笑吟吟在附近坐下，“你们晚上一般都怎么安排啊？”

赵涛有些警惕地看了她一眼，说：“我就是玩玩掌机，想想第二天给学生们带什么活动。锻炼锻炼身体。”

孟晓涵没回答，而是疑惑地说：“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无聊啊。”金琳皱着眉撅起嘴，一双小手在桌上比划了一个洗牌的姿势，“晚上没事做，好闷。就头两天还凑一起打了打双升，你们都不觉得没意思吗？”

她嘴上问着，桌下的脚还不忘踢了赵涛一下。

赵涛只好附和说：“是挺没意思的，可这地方能干什么。”

“打牌呗，我买了扑克难道就是拿来算命的啊？虽然我算得挺准就是了。”

孟晓涵果然挖个坑就敢跳，小声问：“你还会算命？”

“别的不会，就算恋爱。”金琳笑咪咪说，“不过我可不算，你得陪我打牌才行。”

孟晓涵抿了抿嘴，皱眉道：“可咱们两个能打什么啊。推火车？”

“三个人不就大部分都能打了么，拱猪斗地主 5、10、K 升级争上游都能玩啊。”

“我就会升级和争上游……”孟晓涵眨了眨眼，“可于老师能跟咱们打吗？你也知道……慧慧和洛心这两天都不跟我说话。”

金琳指了指赵涛，“他不是人吗？”

孟晓涵愣住，足足十好几秒，才小声说了句：“啊？这大晚上的，难道……去他宿舍里吗？”

金琳笑了起来，“怎么了，晓涵，你的宿舍里不方便让男生进么？可我记得……他周日病倒把你急得吱哇乱叫的时候，可就在你屋里吧？”

“那……那是送东西过来，特殊情况，怎么能一样。咱们衣服什么都晾在屋里，又是大夏天……这怎么合适。”孟晓涵脸都红了起来，大概是直到这时才意识到，上次请赵涛进去的时候，屋里的细铁丝上还晾着她的乳罩和小裤衩呢。

“你不是早就被他看光了么，这有什么不合适的。”金琳装着大大咧咧的样子直接说了出来。

可惜这话杨楠来说孟晓涵兴许还觉不出什么，她来说，傻子也能发现不对劲。

孟晓涵皱起眉，显然有了防备，“不要，在我屋的话，我就不打了。”

这段时间对女人的套路经验丰富了许多，直觉也敏锐了不少的赵涛发现，孟晓涵已经不知不觉被金琳的策略绕了进去。

提出不想去赵涛房间打牌的时候，孟晓涵的态度还是不太愿意的。

但在金琳要求去她房间并抛出炸弹刺激了一下后，她的态度就不知不觉变成了要捍卫自己的私密空间，想法也从不打牌变成了不在自己的屋里打牌。

于是一起打牌这件事，就等于悄悄变成了同意。

这就是所谓的“直接拆你窗户你肯定不乐意所以决定拆你房子等你反对一会儿再来拆窗户你就高兴接受了”的讨价还价策略。

果然如他所料，金琳马上斩钉截铁拿了主意，“好好好，让着你，那就这么定了，在我屋打，正好算命还方便，陪我打完，我给你好好算一回恋爱运势。行，那你们聊，我回宿舍吃了，顺便收拾收拾，省得赵涛来了看见什么不该看的。一会儿见。”

金琳说完，端起托盘就撤。看着她离开的背影，赵涛忍不住想，这家伙要是个男的，祸害全学校的美女估计也用不到什么狗屁咒术。

人跟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呢.....

（三百五十）

尽管嘴上说着“我没想答应她啊”，但吃完饭洗好餐具放进办公室后，孟晓涵还是问赵涛：“我不太会打扑克，你和金琳.....可别联合起来作弄我。”

看来她也不算彻底的书呆子，已经从金琳的行为中嗅到了什么阴谋的味道。

“放心，不会的，不管打什么，只要能帮的我都帮你，咱们一起赢她。”赵涛笑着做出了承诺，本来比起孟晓涵，他就更愿意看到金琳吃瘪。

可惜金琳考虑事情似乎永远比他要周密得多。

他们俩在各自屋内磨蹭了一会儿，换上比较休闲的衣服，去金琳靠最头的宿舍里集合，看着她把桌子拉到中间，放好凳子拿出扑克牌后，赵涛直接说：“打升级怎么样？正好晓涵会。”

金琳摇了摇头，打开抽屉掏出一个大铁盒子，打开，从里面拿出一大堆不知道什么时候准备的一毛钱硬币，看上去起码有好几块钱的，“玩升级，输赢不明显，万一有俩人故意联合起来，剩下那个岂不是光丢下被整的份，要我说，咱们拿这些当赌注，斗地主。”

孟晓涵为难地说：“可我没玩过那个啊……”

“我教你，你这么聪明不可能学不会。”她笑嘻嘻把硬币分出三堆，然后，用充满诱惑力的口气说，“谁先输光就算一轮结束，之后呢，钱最多的可以让输光的那个玩一次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

赵涛忍不住在心里赞叹了一句，金琳，你真他妈是个天才。

按斗地主玩起来的速度，这每人十个硬币，玩真心话大冒险的速度是比升级快多了。

不如说，这根本就是在变相的玩真心话大冒险，而且多了个打牌的借口，不太容易让孟晓涵排斥。

可孟晓涵也不是傻子，她愣了一下，就显得失去了几分积极性，想要退缩地说：“不行不行，我不太会玩，到最后，岂不是你们两个都要来欺负我。而且大冒险你们肯定要来过分的。”

赵涛差点一句“你可以选真心话啊”冒出口来，但金琳已经微笑着抢在前面说：“放心啦，晓涵，咱们是打发时间，玩玩而已。这样吧，咱们加一个限制规则，来让你放心，你说好不好？”

“什么规则？”孟晓涵看着她，不解地问。

“要是选真心话呢，不许问太过分的问题，要是选大冒险呢，不许安排太过分的事情。过分的标准怎么界定呢，就是……如果输的那个觉得过分，可以表达出来，要求赢的那个去做，然后呢，如果赢的那个不愿意，说明的确过分，不仅这次免掉，输赢双方还要调换，而如果赢的那个做到了，就说明不过分，输的那个不仅要做了这次，还要再选一次，相当于加倍惩罚。”金琳笑咪咪地用白生生的小手刷拉刷拉地洗着牌，端详着孟晓涵的表情，突然又说，“赵涛，我们两个女生和你一起玩，不展现一下男生风度吗？请客喝瓶汽水不过分吧？”

“哦，我去买。晓涵，你喝什么？”知道金琳要跟孟晓涵单独说什么，赵涛自觉站起来，走到门边，回头问，“你呢，金琳？”

孟晓涵伸手就想摸兜里的钱，金琳在旁把她一握按住，笑道：“让他请客，咱俩陪他打牌，是他的福气，他高兴着呢。”

“是是是，我高兴着呢。”赵涛嘿嘿一笑，问清了她俩要的饮料，快步走到校门，打开小门出去，买了三瓶饮料，本来想干脆拐去药店一趟买个注射器，去厕所来一发给金琳那瓶加个猛料，可仔细想想，平常细水长流已经给她喂进去不少，真要磨蹭太过，她最近又正在猜测他的秘密，再被发现什么反而不好。

慢条斯理溜达回去，他刚放下饮料，金琳就说：“插上门，拉上窗帘，咱们玩完了还要算命呢，我可不想被其他人看见。这是咱们好朋友之间的秘密。”

孟晓涵马上起身，“你关门吧，我拉窗帘。”

赵涛打量了孟晓涵一眼，发现她的表情颇为奇怪，似乎有点心虚。

他想了想，手指拉着插销一拽，咔嗒一声，心里跟着一震。

金琳这小娘们一个套接着一个套地放，可别到了最后其实是要把他吊起来。

不过路上他就已经想明白了，反正今晚的玩法，只要他往死里选大冒险，有那个“过分”规则在，他就根本不慌，坚决不碰真心话，那么，他的风险系数就可以控制在绝对安全的范围内。

坐到桌边后，摆好了各自的十个硬币，基本规则金琳已经跟孟晓涵讲好，附加规则，明牌一张洗入，抽到者优先选择要不要当地主，要的话选择一到三个硬币作为底注，三人中底注最高者为地主。

十个硬币这么玩，两把三分地主输出去，或者一把三分地主遇到炸弹翻倍，就算是破产了。

赵涛想了想，问：“那要是赢两个输，或者两个赢一个输呢？”

“分别计算咯。真心话和大冒险又不费什么事。几个赢几个输，一会儿就算完了。”金琳笑咪咪抽出一张明牌，放入牌堆，切了几次，“那么，咱们开始吧？”

赵涛看了看，自己坐在金琳下家孟晓涵上家，算是比较有利的位置，怎么也不虚，就笑着点点头，“好，开始吧。”

孟晓涵端端正正地坐着，跟要完成什么伟大的任务一样绷着脸满面肃杀，轻声道：“嗯，开始吧。”

“第一圈先让晓涵熟悉规则，这一轮她输光不受惩罚。赵涛没意见吧？”

金琳都这么说了，赵涛只好笑道：“应该的，没意见。”

于是，三个人围着桌子，在金琳的要求下做出关于真心话和大冒险的郑重承诺后，开始摸牌。

之前赵涛就承诺了要帮助孟晓涵，对他来说，往死里选大冒险基本上不会有什么损失，还能逗女生开心，真安排什么羞羞的事儿，他不管什么都非常乐意。

所以他压根没打算赢，就是做好了给孟晓涵放水的准备。

孟晓涵似乎还惦记着金琳的恋爱占卜，摸完牌后，看着自己拿到的明牌，考虑了一下，小声问：“金琳，咱们玩到什么时候可以开始换玩算命啊？”

“在学校十一点熄灯，咱们就玩到十一点。如何？算命有一个小时足够了，赵涛肯定不算，等他回去，咱俩可以在屋里算个够，你不走陪我睡都行。”金琳很流利地回答。

孟晓涵考虑了一下，推出一个硬币，“哦，那我叫地主。”

没想到，金琳直接推出三个硬币，“O K，地主是我的了。”

啧，难道……金琳这家伙竟然是个深藏不露的高手？

赵涛看着自己一手烂牌，和金琳拿走的三张不错的底牌，心里打起了鼓。

然而，牌桌上有一种神秘的规律，那就是新瓜蛋子手气好，孟晓涵很惊讶地看着金琳要走了地主，接着，用自己小王俩2四个A三张K的豪华阵容教了金琳做人。

“呀……第一把就给我打破产了啊。”金琳眨了眨眼，笑道，“好

吧，我输了，你们两个，我都选真心话。”

看着她脸上得意的表情，赵涛突然想明白过来。

她只要往死里选真心话，就怎么样都输得起。

这游戏从一开始，就只有孟晓涵一个输家。

因为这个屋子里只有她，既想藏住真心话，也不敢做大冒险……

（三百五十一）

“那……你的胸围是多少？”憋了半天也想不出什么会让金琳比较难以应付的问题，一旦问得不小心，还有被她以过分规则顶回来的风险，赵涛一时间脑子有点乱，干脆上来先拉低了一下下限。

孟晓涵果然皱了皱眉，露出了一副“男生果然满脑子都是龌龊念头”的表情，而且，看向金琳饱满酥胸的眼神，也微妙的混合了几分嫉妒。

“86厘米。大学入学体检数据。”金琳托着面颊，笑咪咪回答，然后，看着赵涛有些迷茫的表情说，“不是你想要的数据对吧？”

赵涛点点头，“嗯……和我平常知道的数据是不太一样。”

她挑了挑眉，笑道：“好吧，那玩就玩到底，我呢，穿32C，最近觉得紧了，下学期准备升一个罩杯看看。”

孟晓涵倒抽了一口凉气，不自觉地往后缩了缩胸，微微低下了头。

没想到金琳眼睛颇毒，一托腮戏谑道：“没事的啊，晓涵，尺码差不多，34B也挺美的。”

看着孟晓涵变了的脸色，她马上又说：“好了好了，晓涵，该你问我了。我一定如实回答。”

孟晓涵咬着嘴唇想了想，一横心，问：“你……你跟男朋友的恋爱，到哪个地步了？”

金琳笑呵呵用手指头碰了碰自己红艳艳的小嘴，“碰嘴唇，接吻都算不上的那种。你看，我们是不是好纯情。”

她拿起扑克洗牌，笑道：“O K，第一圈结束，下面开始新一轮。晓涵，你可不在保护期了哦。”

孟晓涵立刻如临大敌，挺直腰背全神贯注，一副要在今晚的斗地主上赌下自己人生的夸张表情。

这次，抽到明牌的是赵涛，他寻思了一下，小心翼翼地推出去两个硬币，叫地主。

结果孟晓涵毫不犹豫推出去三个，“地主我要了。”

她的手气的确旺得吓人，虽说没有拿到双王，但四个2镇压全场，赵涛都没来得及放水给她，就被她咣咣赢走六个。

下一把金琳2分地主，赵涛过掉，孟晓涵三分抢走，靠着无师自通的记牌能力和赵涛有点发懵的被动放水再下一城。

俩人都只剩一个硬币，第三把的地主被孟晓涵直接2分抢下，三战三胜，把他俩一起撂倒。

“晓涵，你该不会是扮猪吃老虎吧？”金琳用夸张的语气说，“我都没见过女生打牌像你这么厉害的。”

孟晓涵抿了抿嘴，直接说：“选吧，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赵涛直接举手，“我选大冒险。请安排任务吧。”

“我要你.....”孟晓涵不知一句什么话脱口而出，但旋即意识到自己有点激动，把一个仿佛是“跟”字的发音吞了下去，想了想，轻声说，“我要你连做十个原地蛙跳。”

“晓涵，这个.....我要是说过分，你做得到的吗？”赵涛笑了笑，忍不住提醒道。

没想到她很自然地点了点头，“我当然做得到。”

“呃……好吧，那我开始了。”

赵涛在这儿蛤蟆蹦跹，金琳在那儿已经开口说：“我还是选真心话。”

孟晓涵有点恼火，她好像也意识到，金琳的心理素质比她优秀太多，真心话根本不构成什么惩罚。

她想了想，问：“你最喜欢的是你的男朋友吗？”

看到金琳的脸上浮现出一丝得意的微笑，孟晓涵突然觉得非常不妙，连忙开口说：“不，不对，我不问这个，我要换问题。金琳，你……你最喜欢的人到底是谁？”

金琳的那丝微笑收了起来，但很快，她就像是玩捉迷藏逮住了最后一个孩子一样，露出了更加得意不予掩饰的笑容，她吐了吐舌头，故意做出可怜兮兮的样子，说：“晓涵，这个问题，好过分哦。那……我要求你先回答！”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七十二）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五十二）

孟晓涵一下子愣在了那儿，小小的嘴唇颤动了一会儿，才皱眉道：“这也过分吗？你这就有点耍赖了吧？”

金琳摸着自己修剪整齐色泽均匀的指甲，慢条斯理道：“你觉得不过分，那你说啊，你说了，我就甘心受双倍惩罚。”

赵涛吭哧吭哧做完了十个蛙跳，擦了把脑门上的潮呼气，往桌边一坐，心里还是不忍心看孟晓涵下不来台，就说：“这问题有什么过分的啊，你们心里最喜欢的难道不是爸妈吗？我都知道答案。”

金琳挑了挑眉，没做声，就那么似笑非笑地盯着孟晓涵，但神情似乎有些异样，并不像是挑衅，而更像是在提醒“喂喂喂机会就在眼前了别怪我不给你哦”这样的话。

“就是他。”孟晓涵的脸上有些发红，白白细细的手指头微颤着往赵涛那儿一指，跟着，声音也大了几分，“我回答了，就是他，赵涛。”

赵涛这下吃了一惊，不过，当然不是惊讶，而是惊喜，就像是被人捏开嘴巴突然丢了一颗裹满蜜汁的糖，惊过那一下，就从舌尖到喉头全甜丝丝的，说不出的爽利。

金琳长长地哦了一声，跟着笑道：“好吧，你既然做到了，那我认罚。我最喜欢的人啊……好巧，也是赵涛哎。”

孟晓涵的鼻翼微微扩大，她深吸口气，维持着表情，露出一个微笑，“那，该你受惩罚的下次了。你选什么？”

金琳把头发往另一侧拨了拨，把连衣裙吊带就是唯一遮蔽物的半边白腻颈窝露在赵涛眼前，略一沉吟，笑道：“我又做不来十个蛙跳，还是继续选真心话吧。”

这次，孟晓涵几乎没有犹豫地问：“赵涛有那么多女朋友，你就一点都不在乎吗？”

金琳抬起手，笑咪咪地摆了摆手指，“不在乎。”

“为什么？”孟晓涵下意识地追问出来。

结果金琳又摆了摆手指，“我没有回答下一个问题的义务吧，我的真心话回答完了啊。”

孟晓涵半张开嘴，就跟被人塞了个无形的樱桃进去一样，她怔了几秒，接着马上把扑克牌一推，自己拿起赢来的硬币均分，口中说：“洗牌，该下一圈了。”

赵涛乖乖保持着自己的装饰形态，不插话，默默观望。

他已经感觉到，金琳的段位远不是他跟孟晓涵可比，那么，他就该放心把战场交给专业的。

不过想想金琳也够可怕的，言谈之间不知不觉就激起了孟晓涵的倔强，估计之前还做了什么引诱她上套的承诺，不过四把牌的功夫，一开始还不情不愿的三好少女就已经斗志昂扬化身赌徒，一副要把身家压上来输个底朝天的表情。

赵涛小心无比地观望着，暂时把自己当作了一个负责陪打牌的NPC，谨言慎行，尤其是要控制好刚才被两个女孩当着彼此面表白的喜悦，免得破坏了目前一触即发的紧绷气氛。

估计金琳也没想到，一个头脑不错记忆力好的人打牌竟然会有这么大的优势。尽管她靠着手气不错赢了两把，但在孟晓涵全神贯注算牌还在考虑押注最优解的情况下，她还是被杀得丢盔弃甲。

因为赵涛基本放弃了叫地主这件事，两个交替抢地主的女生的攻防战，几乎变成了单挑。

这一轮下来，金琳惨败，孟晓涵当然是最大赢家。

然而，对着摆明要把刚才问题继续问下去的孟晓涵，金琳笑了笑，说：“我选大冒险。”

不知道为什么，这一刻赵涛联想到的是自己将来让她帮着手淫的时候，她弄到他快射的那一瞬间，突然用指甲狠狠掐他一下，让他直接带着一管热精痿掉的画面。

孟晓涵被噎住了几秒钟，跟着很不甘心地问了一句有点傻气的话：“你为什么大选真心话了？”

金琳笑咪咪道：“我高兴。反正大冒险，你也玩不出什么花来。晓涵，想惩罚我的时候，别忘了还有个过分原则哦。”

这等于是在说，只要想玩什么离谱的，我就拉你下水，最好做好豁出去的准备。

孟晓涵考虑了一会儿，缓缓说：“我要你给你男朋友发短信，告诉他你刚才回答的真心话里的内容。”

金琳啊呀一声，皱眉道：“你这就有点钻空子了吧，这个要是我觉得过分，你该怎么做？”

孟晓涵微微一笑，说：“你觉得过分，我可以来替你发啊。”

赵涛吞了口唾沫，这一刻清楚地意识到，智慧女神雅典娜也管战争是个多么有道理の設定。

“哦，好吧，愿赌服输。我这人要脸，绝不耍赖。”金琳笑咪咪拿起手机，很快从通讯录里选到男友号码，编好短信，把手机递给孟晓涵，“喏，你帮我按发送吧。免得你不相信。收件箱里有我们过往短信，你可以看看验证一下是不是他。”

孟晓涵反倒显得有点迟疑，“你.....你真要发？”

金琳莞尔一笑，拿回手机摁下了发送，接着把手机翻过来直接抠掉电池，丢到了床上，“呐，我做到了，咱们该继续下一圈了吧？”

孟晓涵拿起饮料喝了一口，用手背一抹嘴巴，拿起硬币分堆，“好，再来。”

打牌这种事，三分技术七分命，手气旺起来，别家算死了牌也一样没辙要输。

这一把赵涛运气爆棚，结果孟晓涵还很自信地抢了地主，于是，两个炸弹下去，一盘分出了胜负。

金琳笑嘻嘻地看向孟晓涵，冲赵涛努了努嘴，“我不急，你先选他的。”

孟晓涵果然对真心话抵触无比，一扭脸就说：“我选大冒险。”

这一句说出来，真是满脑子的糟糕画面呼啸而过，赵涛差点忍不住色狼一样舔一口唇，还好，孟晓涵那颇为信任他的眼神总算把他的理智拉回到现实中。

他笑了笑，柔声说：“那……晓涵，你过来帮我捏捏肩，一分钟。可以吗？”

孟晓涵绷着的脸顿时放松下来，看来赵涛先前真心话问罩杯的事情的确让她有点提心吊胆，她看了一眼他，目光还微妙地掺杂着几分失望，但她马上就起身走到他背后，认认真真的捏了起来。

等她做完任务回去位置，金琳阴阳怪气地说：“真是护花使者呢，我刚刚也表白了，你就不怕我吃醋啊？”

赵涛嘿嘿笑了两声，只好说：“毕竟就是打发时间么，这就挺好。”

孟晓涵低头整理了一下心情，看向金琳，“好，该你了，我选……大冒险。”

金琳用修长的食指飞快地拨拉了一下自己的娇艳红唇，笑道：“我要你跟赵涛接吻，舌头碰舌头的那种。”

空气仿佛出现了一瞬间的凝固。

旋即，满面通红的孟晓涵就低声喊了出来：“不行！这……这也太

过分了！”

金琳笑了起来，接着，她一探身伸手搂住了赵涛的头，吐出舌头就伸进了他的嘴里。

足足让两条舌头纠缠了十几秒，她才慢慢悠悠收回来，坐到自己的凳子上，拍了拍发热的面颊，笑道：“呐，我做到了，该你了。”

（三百五十三）

时间就跟被暂停了一样。

赵涛坐在凳子上，一动也不敢动，大气都不敢喘。

屋子里安静极了，隔着窗帘和玻璃，外面的知了声蚩蚩声鸟叫声溪水声都变得清晰无比，赵涛仿佛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和呼吸。

约莫两三分钟的样子，金琳伸出一根修长白皙的手指，轻轻敲了敲桌面，“晓涵，受不了的话，耍赖没关系的哦。你现在回自己宿舍去睡觉就是，剩下的时间，我可以跟赵涛两个人慢慢打牌。我手机电池抠了，没人会打扰。你说好不好？”

“不好！”孟晓涵抬起头，瞪着金琳说道。

她的脸通红一片，颧骨附近的毛细血管简直好像要渗出小小的血滴。

跟着，她扭头盯着赵涛，狠狠咬了一下自己的嘴唇，颤声说：“你……你把眼睛闭上！”

赵涛马上乖乖闭上了眼。

金琳悠然道：“要舌头碰舌头，不许耍赖哦。”

“我才不要赖，赵涛，你……你把舌头伸出来。伸……伸长点。”她结结巴巴地说，最后三个字几乎像是在哀求。

赵涛立刻乖乖张开嘴，把还残留着金琳柔软芬芳触感的舌尖吐了出

去。

接着，他的舌头仿佛碰到了一小块软软滑滑的果冻，飞快地一蹭，就骤然消失不见。

他下意识地睁开眼，就看到孟晓涵正跟见了鹰的兔子一样坐回自己那里，用手背蹭了蹭嘴，恨恨道：“好了，我做到了。”

金琳皱着眉说：“这也叫做到了吗？你俩的嘴唇都没碰到一起哎。”

“你要求是舌头碰舌头，我碰到了。”

金琳哼了一声，笑道：“行行行，算你会钻空子。那，惩罚的这次，你选吧。说，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孟晓涵犹豫了一会儿，似乎是对大冒险感到有些惶恐，最后一咬牙，说：“真心话。”

“哦……”金琳微微一笑，赞许地点了点头，然后，开口问道，“你之前自慰过吗？”

“啊？”孟晓涵明显愣了一下，不解地问，“自卫？我也没被人欺负过啊……为什么要自卫？”

金琳把手往面颊上一托，脸色微红，更直白地说：“我是指，自我取悦的那个意思，包括但不限于，什么手淫啊，夹腿啊，夹被子啊，蹭桌角啊，用笔头轻轻压着磨蹭啊，反正只要能舒服到浑身发紧发热最后猛地发软一下的，都算。”

她绝对是故意用这种好似发情一般绵软而略带娇喘声线的，赵涛忍不住垂手下去，把已经竖起来的老二换了个方向。

不过他觉得这个问题完全没有意义，孟晓涵这种乖宝宝，连自慰这个词都误会了的，怎么可能……

“有过。”孟晓涵涨红着脸，跟忍耐着什么羞辱一样回答，“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了，有过。”

然后，她拿过扑克，自己开始洗牌，“来吧，下一圈！”

赵涛非常庆幸自己不近视，不然这个晚上他起码要碎好几副眼镜。

同时，他又一次在脑海里对自己强调了一遍说过无数次的话，不要跟金琳斗心眼。

头脑在扑克这种智力游戏中终归占着较大的作用，在赵涛变成N P C无脑瞎打的状态下，孟晓涵占据了稳稳的上风，两把就让金琳只剩下一个硬币。

之后金琳手气爆发，双炸弹扳回劣势，唯一的输家就成了死也不抢地主结果当了炮灰的N P C赵涛。

他挠了挠头，突然觉得自己就像个暗黑破坏神2里的佣兵，法师带着她去刷安达利尔，一边放火一边绕着跑，然后安达利尔就不小心把他毒死了。

“我选大冒险。”他牢牢记住真心话不能碰原则，干脆地作出了自己的选择。

“哦，好吧，那，来吻我，法式浪漫深吻，一分钟。”金琳笑咪咪地说道，接着，水汪汪的眸子往孟晓涵那儿一抛，“晓涵，麻烦你帮他计时，可别让他提早松开哦。”

喂.....没记错的话七宗罪里就有嫉妒吧？你这么玩就不怕半夜被孟晓涵摸进屋里砍死么？看着孟晓涵错愕、羞恼、妒忌的复杂眼神，赵涛觉得自己流满了汗的后背都一阵痒痒。

“好，我计时。你们.....你们可以开始了！”孟晓涵拿出自己的手机翻开盖，带着满满的不情愿说道。

赵涛走过去，金琳笑了笑，仰起头，小小的舌尖在唇缝里俏皮的钻了一下，呢喃道：“我准备好了。”

他低下头，用力吻了上去。

连着刚才被孟晓涵蹭一下就跑惹出的欲火，全都凝注在了这一个火热的吻中。

他拼命地吸吮，舔舐，只觉得胸腹间的火焰几乎快要按捺不住。

大约十几秒的时候，跨下突然一紧，他惊愕地发现，金琳的小手竟然在桌子下悄悄捏住了他，虽然没什么技巧可言，但只是那样好奇般的抚摸，就已经足够刺激。

他的老二都快要把内裤顶穿，可孟晓涵就在旁边坐着，他什么也不敢做，连手都老老实实扶着桌子，装出单纯接吻的样子。

“到了！”时间一到，孟晓涵就迫不及待喊了出来，“一分钟够了，可以分开了吧！”

看着赵涛离开时那一脸的意犹未尽，她皱眉抿唇，略有些气恼地说：“赵涛，你……你也好好打啊，怎么一直瞎出呢。”

赵涛笑着点点头，应付道：“好，我尽力。不过我确实不擅长打牌。”心里却说，好好打个屁啊，你们俩斗法我才不掺和，反正怎么着对我都是好处，我主动冒头出来干毛。

“来，下一圈！”看起来，孟晓涵显然已经把算命抛到脑后了，战意高昂。

尽管，她估计都没想明白自己这样到底能得到什么。

赌局，就是这么一种奇妙的东西。

这一轮，抢到地主的接二连三被掀翻，但最后一把，孟晓涵算牌得手，钓出赵涛手里一个蠢兮兮的炸弹后，以地主位炸翻全场，赵涛当农民蹭了点家底，唯一输家自然就成了金琳。

金琳存心要跟孟晓涵过不去，明知道孟晓涵就想问她为什么不在乎，她却笑嘻嘻一抬手，说：“我还是选大冒险。记住，有过分原则哦。”

孟晓涵这次却好像已经胸有成竹，马上开口说：“好，我要你脱一件身上的衣服。装饰和鞋不算。”

赵涛一愣，跟着马上明白过来。

孟晓涵是短袖衫里套背心，背心里说不定还有个奶罩，下面是过膝裙，按她的性格保不准还有个短打底裤。

而金琳在自己宿舍，小凉拖上面，就一身连衣裙睡衣而已。

孟晓涵笑了起来，接着说：“你要表示过分吗？我做到的话，你再选大冒险，我还会让你脱哦。”

“不，不过分。”金琳的脸色也稍微有点变了，但她站起来，马上把双手反到背后解开了什么，接着，她伸手到领口里，抽出了一条没肩带的抹胸款乳罩，丢到身后的床上，坐下，说，“我做到了，下一圈。”

她拿过扑克洗牌的时候，赵涛的视线情不自禁跟了过去。

女生夏天的吊带睡裙能有多厚，那薄薄的一层丝织品上，已经能清楚地看到小花蕾一样的乳头顶起的美妙突痕。

她的胸部颇为饱满，乳蒂却和孟晓涵一样并不大，小小的，挺挺的，颤巍巍的，立在随着洗牌动作微微摇晃的奶子顶上，像个诱人去啖住的豆儿……

赵涛喝了口饮料，忍不住想，今晚的牌局，到底要怎么收场呢？

（三百五十四）

“顺子。我出完了。”孟晓涵丢下手里最后五张牌，拿起饮料喝了一口，得意地微笑起来，盯着金琳说，“赵涛比你多两个硬币，你单输。选吧，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金琳托着腮，闭上眼，足足考虑了快半分钟，才小声说：“大冒险。晓涵，你越想听真心话，我就越不会给你机会。有本事，你就一直赢下去。”

“那我要你再脱一件衣服！”孟晓涵显然被顶得恼了，马上就抛出了命令。

赵涛立刻扭头看向金琳，想了想，忍不住劝道：“咱玩的时间也不短了，不行……就这样吧。你俩算命，我回去了。”

“不行，还早呢。”孟晓涵瞪圆了眼睛，一副要把气出回来的样子。

金琳笑了笑，轻声说：“就是，愿赌服输，怎么能做赖账那么不要脸的事儿呢。”

说着，她把手伸进睡衣裙子里，轻轻一扯，抬起腿，脱下了里面小小的三角裤衩。

那裤衩弹力颇强，她随手扭了两下，把头发一拢，竟然当成发圈在后面绑了个马尾，跟着调整了一下有点歪的肩带，一拍桌子，道：“我脱了，再来！”

孟晓涵拿过扑克刷啦啦洗着，嘴里说：“好，你要有本事还选大冒险，我就让你光着打牌！”

金琳一挑眉毛，笑道：“光就光，还凉快呢。反正有你在，我怕什么。再说了，你就算不在，我也不慌。赵涛多正人君子啊，肯定不会趁人之危，有漂亮女生在山上半裸着被他舔胸部他都没真做什么，我还怕被他强奸不成？”

啪嗒，孟晓涵手里的牌顿时就洗乱了套，她羞恼地说：“好啊，那你就输了之后选。”

“我肯定选。”金琳笑咪咪道，“我身材这么好，亮出来赵涛看看，说不定他就被我迷上了呢。到时候，你可一点机会都没了。”

孟晓涵脸上的表情出现了一瞬间的细微扭曲，她随手掀开一张明牌，恰好是张红桃A，当中一个大大的桃心看起来真是刺眼无比，她气呼呼往牌堆里一塞，皱眉道：“他有的是女朋友，轮不到我管这事。好了，赶紧开始吧。”

赵涛看着金琳薄薄睡裙下已经没有内衣的隐约轮廓，再看看孟晓涵明显已经上了头不管不顾往前冲的劲头，突然觉得这玩法真有意思，回去可以考虑在余蓓、杨楠和张星语他们几个之间推广。

就是估计那几个玩起来大概会变成谁赢了就能跟他来一炮的循环吧.....

大概是不想再输下去，金琳明显动用起了策略，打扑克的过程中，开始兴致勃勃地聊天，而且，专盯着孟晓涵问东问西。

孟晓涵当然不会那么容易被这种套路绕进去，只是随口应付，心里照旧专心记牌算打法。

输了两把后，金琳皱了皱眉，一边摸牌一边掉转枪口，追着赵涛聊起了他的私事。

金琳跟赵涛并不是老同学更不是老乡，这把牌中的真心话又说出了类似表白一样的内容，那么问点私下的事情，也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赵涛的心思本来就已经不在扑克上，摸出张红桃2都会想到金琳胸口那两个粉白大桃子，干脆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聊天内容中，小心翼翼避免说错话。

可没想到，孟晓涵却因为这个分心了。

完全随缘打，金琳顺利扳回一城，跟着又靠双王手气抢下地主狠炸了一个四倍。

可惜孟晓涵家底厚，唯一输家就成了赵涛。

赵涛叹了口气，乖乖地说：“大冒险。”

看金琳的眼睛一下就瞄向了自己这边，孟晓涵一个激灵，立刻说：“你又要搞什么花样？大冒险是惩罚输的人的，你能不能别牵扯我？”

金琳笑了笑，说：“我又没说牵扯你，你那么紧张干什么，我是怕……我惩罚他，你不高兴。”

“他输了，愿赌服输，我有什么可不高兴的。”

“哦，那就好。”金琳挑了挑眉，起身从枕头边拿出一包湿巾，抽了一张出来，抬起腿把脚架在膝盖上，仔仔细细擦拭起了自己的脚丫。

孟晓涵有点懵，看了一会儿，才问：“你这是要干什么？”

赵涛的心却已经怦怦加速起来。

单纯讲脚踝以下的部分，余蓓毫无疑问是满分，光是把赤脚塞到他

怀里让他抱着他就能硬成一根铁棒。

孟晓涵的小脚掌大概是因为运动较少的缘故，也特别柔润可爱，为了讨他喜欢涂了粉粉的指甲油后，对他来说更是诱人无比。

金琳的脚吃了一点尺码略大的亏，但不管是二趾略长的整齐足尖，还是光润粉白的柔和脚弓，亦或是白里透红仿佛看不见多余死皮的后跟，都没什么缺点。

而如果连上小腿，甚至整条腿的腿型结合来看，金琳就不愧是英语系系花中的王者，那骨肉均匀充满弹力和紧绷感的修长曲线，就是要配合这样尺码的脚，才看起来更加高挑魅惑。

而他，其实隐约猜出了金琳想干什么。

正常的金琳赵涛捉摸不透，但今晚的她其实并不正常。

他这一周的加料，显然已经收到了效果。

之前他就推测过，反复喂食精液到底会有怎样的提升。

按照锁情咒当初的说法，只要是尝到过他精液的女人，就会死心塌地不可自拔地爱上他，永生永世。

从最早那段刻骨铭心的恋爱来看，一次，就已经能让爱意提升到顶点，也就是这个女人爱人能力的极限。

可他觉得，之后的反复加料，依然能有非常明显的效果，能让原本压抑自己思念的，努力克制心中爱情的，一直跟理智斗争的，都渐渐崩溃进沼泽一样的眷恋之中。

他觉得，可能，第一次的下咒就像修改器一样锁定了爱的最大值，目标指向为他，而之后的每一次，就都是在催眠一样提醒那个女人，这份爱的存在。

爱的份量并没有提升，但爱情在那个女人心中的占比，一定会不知不觉地加大。

不然，赵涛自己都感觉解释不了金琳今晚的失常。

她明明已经在与孟晓涵的较量中占到了绝对优势，可此时此刻，她的眼神中，却还是流露出了藏不住的嫉妒。

那是个行动力很强的女生，她想要发泄这种嫉妒的时候，就决不会只是瞪瞪眼睛就完。

果然，和赵涛预料的相差无几，金琳擦干净了那只白白嫩嫩的赤脚后，就抬起腿，把脚伸向了他，搁在了他的膝盖上，故意带着一种近乎挑衅的腔调，娇媚地说：“那，来，亲亲我的脚。”

看到赵涛双手捧住金琳的脚抬起，眼神中并没有多少抗拒，孟晓涵明显急了，匆匆在旁提醒说：“赵涛，你.....你难道不觉得这要求过分吗！”

金琳斜瞥了孟晓涵一眼，轻笑道：“行啊，他可以觉得过分，晓涵，你猜我敢这么说，是不是做得到呢？”

“没什么。不过分。”赵涛笑了笑，这会儿孟晓涵在，他可不愿意刺激金琳明显正在失常状态的精神，再说，他一个足控，这么漂亮的姑娘仔仔细细擦干净了送给他亲，哪儿算惩罚啊。

唯恐孟晓涵再节外生枝，他抬起金琳的腿，就低头吻了上去。

先是顺着拇趾的筋，在有点日晒痕迹的脚背上蜻蜓点水一样吻了一圈，然后，他斜眼瞄了一下目瞪口呆已经僵硬成了木头人的孟晓涵，忍着心里的笑，把金琳的腿举得更高，张开口，用舌头垫着下面，缓缓地，把那白皙的脚尖边舔边吞，一寸寸含进了嘴里。

这时，赵涛脑海中突然闪过了一个奇怪的念头。

金琳.....不应该知道他有这个特殊癖好的啊。

难道光凭他喜欢看女孩的脚步丫就能猜到这个地步？不可能的.....

那她凭什么认为这个暧昧无比的行为一定能勾引到他？进而刺激到孟晓涵？

接着，他想到了什么，视线情不自禁就顺着金琳笔直的长腿看了过去。

丝滑的睡裙很自然的顺着腿下卷，几乎褪到了大腿根。

在这个寻常女生一定会露底的姿态下，金琳却已经无底可露。

她的内裤，还当成发圈绑在脑后的头发上。

少女的禁区，就这样突如其来地袒露在他的视线中.....

（三百五十五）

有句很粗鄙的俗话说的其实很有道理，金戾银戾不如新戾。

赵涛也算是身经百战的男生了，对女生各种私密羞耻的地方可以说是了如指掌，别的男生骂骂咧咧爆脏的时候来一句操你嘴干你屁股之类的话，他却都已经正儿八经付诸实践过。

但看到此前还没看过的，心里顿时就不争气的痒痒起来，一根老二硬得发痛，让他险些连嘴里的脚丫都忘了接着舔吮。

金琳两条大腿分得并不很开，所以那片地方，也不过就是堪堪能看个大概而已。

她为了把脚伸远抬高，臀部自然就要前移，腰背别无选择只能后倾，虽说是个大概，但角度绝佳，称得上是一览无余。

吊灯给裙边投下的阴影恰好融合在乌黑卷曲的毛丛之中，阴影下方，就是一条闭合抱拢的诱人竖缝，色泽当然比身上其他地方暗淡一些，但在女生中，算是色素沉淀较少的，虽比不上杨楠的裂口包子那么雪白粉嫩，可也干干净净白皙温腻。

小小的肉唇并不发达，害羞的藏在裂隙中间，卷曲折叠，连带着也藏住了不得一见的桃源洞口。

一眼下去就看了个清清楚楚，赵涛马上收摄心神，把注意力转回到嘴边的脚丫上。

这种时候，做人还是实际一些好，他又不能当着孟晓涵的面冲过去把金琳按在桌子上狠狠过瘾一番，只能看不能碰的小穴，当然不如能又

亲又舔的白嫩赤足更加令他享受。

抬眼看过去金琳，她的表情也显得有点诧异。

看来，她本来只是打算借着亲脚的由头用没穿内裤的地方撩一下赵涛，顺使用这个比较卑贱的惩罚刺激一下孟晓涵，哪知道正巧碰上了他的痒处，送足入虎口，脚趾缝里滑溜溜的舌头钻来钻去，不一会儿就让她面红耳赤，舌尖滑过脚心的时候甚至忍不住哼出了声。

这一声嚤哼虽轻，却也足够唤回满肚子陈醋旁观者的神志。

孟晓涵身上一震，急忙坐直，羞恼道：“还没够么？要惩罚多久啊？”

金琳也发觉自己有些失态，赶忙往后一抽，又扯了张湿巾低头擦着，笑道：“够了够了，看看，有人心疼了呢。”

“你这也太离谱了！”孟晓涵气得脚趾都蜷了起来，在凉拖上使劲抠着。

“我反正做好了赵涛觉得过分的心理准备。”金琳转眼就回复了状态，笑咪咪道，“愿赌服输，我身上脱得衣服都就剩一件了，再说……赵涛都没说什么，我看他挺开心挺意犹未尽的呢。”

她往孟晓涵那儿一探头，用充满了诱惑力的语调说：“要不，你一会儿赢他的话，也试试？痒丝丝的，还挺舒服呢。”

孟晓涵颤了一下，拿起饮料喝了一口，说：“我……我去个厕所，一会儿再来。”

看着她开门跟落荒而逃一样暂时跑掉，金琳莞尔一笑，伸手摩挲着孟晓涵留下的小半瓶饮料，轻描淡写地说：“她去尿尿了，饮料还剩不少呢。”

赵涛不知道她要干什么，只好点头说：“是，还有不少呢。你的不多了，要不趁这会儿我去再买瓶？”

“不用。”她用手指轻轻弹了一下孟晓涵的瓶口，轻声道，“我的意思是，你要有什么东西需要放在人吃的喝的里面才能起作用的，这会儿

可是个好机会。”

赵涛心中一凛，嘴上却赶忙笑道：“瞎说什么呢，你要我找迷药啊？”

“没，我才不是那个意思。”她拨了一下脑后的辫子，但没把当发圈的内裤解下来，“对了，刚才……你看到了吧？”

“嗯，看到了。”赵涛不自在地动了一下脖子，“真刺激。”

“是不是不想光看着？”她的腿交叉在一起，微妙地做了个内夹的动作，大腿外侧的肌肉登时绷紧，散发着少女特有的性感。

“是。”他坦白地承认，要是她敢现在去锁上门，那他就敢让孟晓涵回来时候在门外听房。

“那你就加油啊。”她娇嗔地撅了撅嘴，笑着说，“我可是都答应你了，只要你在孟晓涵身上试验成功。我就陪你做验证。那可是我本来准备保留到领结婚证后的处女哦。”

“我还能怎么加油啊……”

她抬手打断了他，盯着他，压低声音，双眼发亮地说：“你也太蠢了吧？难道看不出来么，孟晓涵现在已经七八成都是你的了。她在乎的那点事，跟她记挂在你身上的感情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阻碍她的无非就是最后那点面子而已。”

她看了一眼门外，确认孟晓涵还没回来，轻声说：“今晚玩牌，我已经把她死要面子的那层皮剥得七七八八了，一会儿接着打，她准要跟我斗气做出什么出格的事儿来。我今晚豁出去跟她斗到底，彻底一起把脸甩掉，这最大的障碍就没了啊。”

她指了指桌上的扑克，“你走了，我还要给她算命呢。我绝对给你铺垫好了。明天礼拜日，冯洛心水土不服的皮炎一直没好，于钿秋说要带她去市里找大医院看看，刘慧慧肯定跟着去。我叫上孟晓涵跟你一起去县城逛街，中午最热的时候，我找借口开两个带空调的小旅馆房间午休，咱们手机联络，等她睡着我和你交换，你就可以得手了。”

说到最后，她都隐隐兴奋起来，呼吸变得急促了不少。

“什么叫我就可以得手了……这中间的过程还能省略的？你让我强奸吗？”

“这叫半推半就，我俩跟你打牌都打成这样了，你真觉得她会报警抓你强奸？”金琳瞪圆了眼睛，握着他的手，轻喘着说，“勇敢点上吧，我保证你不会有事的。你得到了她，就能得到我。你不想吗？”

“我……想。”他的喉头滚动了一下，脑子里闪过的，却是另一个主意。

金琳满意地一笑，坐回自己位子上，举起了饮料，“那，祝你马到成功。”

“谢谢。”他喝了一口，视线不自觉溜到了金琳裙下露出的那一小截大腿上。

金琳似乎意识到了什么，眯了眯眼，突然开口说：“赵涛，你跟我发誓。”

“发誓？什么誓？”赵涛一愣，不解地问。

“明天绝对不能打我贞操的主意。”她盯着他，“快点，不然……我就想别的办法了。”

“好好好，”他举起手，有模有样的发誓，“我发誓明天绝对不打金琳处女膜的主意，否则死后永受地狱之苦，不得轮回。”

“重新发，我不要死后的。谁管你死后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东西。”金琳皱了皱眉，直接驳回。

“好好好，我发誓，我明天如果破了金琳同学的处女膜，就叫我天打五雷轰，出门叫车撞死。”

这时，孟晓涵擦着手走了进来，皱了皱眉，“赵涛，你举着手干嘛呢？”

（三百五十六）

“我俩玩问答游戏呢。这不是等你没事儿干么。”金琳面不改色的撒谎敷衍过去，看孟晓涵把门顺手一锁，满意一笑，一边洗牌一边说，“来，新一圈开始了。”

孟晓涵不疑有它，过来坐下后，看金琳要抽明牌，抬手道：“不打斗地主了行吗？”

金琳一愣，问：“那你要打什么？”

“打争上游吧。我小时候跟爸妈玩过。那个快，一把定胜负。”孟晓涵咬了咬牙，显然是觉得时间已经不早，靠斗地主来的机会太慢了，“不搞进贡那一套，输赢单把算，就用真心话大冒险。”

金琳哦了一声，笑着点了点头，“不过争上游各地规则都不一样，咱们得先对对，统一一下。”

大概是为了让着孟晓涵，最后统一下来，基本就是按着她家的规矩打。不去大小王，双王管一切，三张为炸四张为轰，牌面3最大4最小，三张以上连牌算串，两对以上连牌叫拖拉机。

金琳把牌重新洗了一下，笑道：“要是着急，不行咱们干脆直接猜拳来玩真心话大冒险得了，你说是吧，晓涵？”

“不，还是要赌个输赢。猜拳……太靠运气了。我不服。”孟晓涵盯着牌，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

这种玩法没了两人搭档斗一个，不光算计起来容易不少，还可以比较执着地针对某一个人拖后腿，孟晓涵恰好是金琳上家，她要故意不想让金琳赢，出牌就可以完全以恶人为主。

金琳显然没料到牌还可以这么打，赵涛这种淡定NPC做上家，孟晓涵几乎不用担心被算计，就一门心思追着金琳咬，明明第一把金琳手气不错，还是被她死拖着没能第一个跑完，让赵涛赢了这把。

看输给了赵涛，孟晓涵竟然隐隐松了口气，还好像有点期待似的，半低着头轻声说：“我……我选大冒险。”

金琳立刻在桌子底下踢了赵涛一脚，丢来一个“你这要再不抓住机会占个大便宜老娘就把你小鸡鸡割下来拧成麻花炸了”的眼神。

他小姨监督他写暑假作业时候都没这么凌厉过。

怀念着刚才舌头尖上那稍纵即逝的温软触感，赵涛清了清嗓子，说：“我……我要你吻我，那种……法式深吻，一分钟。”

看孟晓涵的表情有点犹豫，金琳在旁边就跟提醒一样唉声叹气地说：“哎呀哎呀，看来这次该我计时了吧？”

孟晓涵顿时抿了抿嘴，隔着桌子站起来倾身探头，涨红着脸说：“好，让……让她计时吧。”

看着赵涛凑近了一些的嘴，孟晓涵紧张地又往后退了一点，有点胆怯地说：“可……可我……”

不打算再磨磨蹭蹭，她表白了，还在这么暧昧的牌局上一直玩到了现在，他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于是，他直接伸出手搂住了孟晓涵的脖子，把她往自己这边一压，就用力吻上了她惊讶张开的嫣红小嘴。

她一点都不懂什么叫接吻，生涩得让人兽欲勃发，软糖一样的嘴唇甜美娇嫩，不知所措的小舌无处闪躲，赵涛贪婪地吸吮，激动地把舌头钻进她的口腔，四处探索，撩拨，尽情地享受少女完全沉沦到迷醉感受中的性感反应。

如果金琳在这时悄悄开门出去在外面把门一锁，他恐怕会立刻控制不住自己把孟晓涵抱到床上，从头到脚把她吻到花瓣透湿，然后用最温柔的节奏将她贯穿，让她知道被心爱的人占有会是多么快乐。

但金琳没动，她拿着孟晓涵的手机，看着他俩痴吻的样子，目光闪烁，竟然也有几分嫉妒。

她深呼吸了几次，理智好像又回到了脑海，靠着椅子，盯住了手机。

赵涛觉得，一分钟应该早就过了。

可金琳就是不提醒。

很显然，孟晓涵又被算计了。

直到意乱情迷的少女自己都觉得时间有点长得过分，她才有点尴尬地推开了赵涛，扭头红着脸问金琳：“多久了？还没一分钟吗？”

金琳笑了笑，说：“不知道，早够了吧？我看你俩吻得那么激动，都不像是惩罚了，就拿你手机玩了会儿贪吃蛇。怎么，结束了吗？亲够啦？没事没事，没亲够，再亲一会儿没关系的，我又不会跟人说。”

孟晓涵顿时被呛得脸色有些难看，皱着眉坐下去，拿过扑克就开始洗牌，“好，下一把。”

赵涛其实觉得局面已经有点失控，可他作为既得利益者，刚才就已经尝试过阻止失败，这种亲完那边亲这边，有脚丫可舔有小花园可看的好日子，他哪儿舍得再出声说什么多余的话。

金琳想了想，突然说：“赵涛，换地方。我不做晓涵下家了。她针对我。”

赵涛看了看孟晓涵的表情，笑着点点头，跟她换了位置。

但换了之后，却反而正中孟晓涵下怀。

她本来就挺擅长打争上游，而且故意针对谁的话，压上放下其实更加容易，不用豁出去拆牌折腾下家，一把下来，赵涛依然赢，输的却换成了金琳。

“啊啊……讨厌，”金琳一拍脑门，发现了自己犯蠢的地方，可怜兮兮说，“我算错了，换回来好不好？”

孟晓涵立刻一瞪眼，道：“你烦不烦呐，怎么这么多事？不许再换了。”

金琳只好扁扁嘴，瞄了赵涛一眼，笑道：“我选真心话。”

“诶？”孟晓涵一愣，“你……你怎么不选大冒险了？”

金琳悠然道：“越玩越那啥了，我不敢选了呗。玩一赵涛要摸我咪咪，那可怎么办？反正赵涛问什么我都不怕，回答就是咯。”

赵涛存心替孟晓涵找回之前的闷气，挑了挑眉，笑道：“好啊，那就问你刚才问过晓涵的问题吧。你自慰过吗？”

金琳在桌下踢了他一脚，皱眉犹豫了一下，嘟囔道：“你能不能有点创意？干嘛嚼人家剩饭……”

孟晓涵咬了咬唇，微笑道：“又没规定问过的就不许再问。你赶紧说啊。”

“有过。”她满不在乎地说，“怎么啦，有几个女生长这么大没夹过腿没夹过被子没夹过毛绒玩具？很丢脸吗？用手自己摸的我还听说过呢……这事儿赵涛应该有经验。”

“我？”

“对啊，你问问你的女朋友们，你女朋友这么多，准有答案。”

这话显然是说来故意刺孟晓涵的。

她拿过牌聚拢，闷闷道：“再来。”

这一把，会算牌的还拿了一手好牌，孟晓涵大发雌威，先把赵涛放到就剩一对，跟着叮铃咣啷跑完，最后一对小4把赵涛第二个放跑的时候，金琳一手牌都还剩一半呢。

“你输了。选吧。真心话，还是大冒险？”孟晓涵盯着金琳身上最后一件衣服，气哼哼道，“别忘了我刚才说的。”

“不敢忘。”金琳板起脸回答一句，跟着突然站起来，抓住裙摆就反手套头脱掉，团成一团摁在了桌子上，然后，一丝不挂站在那儿，连胸部和下体都不去遮，盯着孟晓涵一字字说，“我就是选大冒险。”

【 J F — 7 6 3 】

菊花主题的情趣房间，最后还是名副其实地用上了。

他没费多少口舌，而且，笨嘴拙舌的他，其实也不知道如何哄她答

应这种事。

一起洗过澡，擦拭一下收拾好，看她小心翼翼坐在马桶上放入卫生棉条，抱着喷香香的她出来，他想了想，决定先看一小会儿房间电视里付费频道那些无比契合房间主题的成人电影。

她裹着浴袍，靠在他怀里，没说什么，就是用发热的脸颊贴着他硬邦邦的胳膊。

不愧是高档次的情趣酒店，频道里的成人片还有直接跳转关键段落的功能，他随便快进了一下，屏幕上就出现了一个赤身裸体小狗一样趴在体操垫子上的年轻女优。

私处打着薄薄的马赛克，但扁圆的臀峰中央，那一环纹路聚集而成的肛穴却清晰可见。

身边的她轻轻哼了一声，抱着他胳膊的手臂不自觉一紧。

“你要害怕，不行就算了。”他盯着屏幕上一看就也十分紧张的女优，柔声说道。

她没回答，只是摇了摇头。

这个女优看模样在成人女星中已经算是颇为美貌的，可比起他怀中的她就逊色了许多，即使上着妆，五官精致度也差出一截。更别说屏幕里的身材只能算是平平，屁股上还有两大块暗色久坐印痕，诱惑力实在不足。

他忍不住扭脸看了一下她，即使洗澡卸妆，一样狐眸如水樱唇含朱，多年保持健身习惯塑造的身材更是无可挑剔，光是浴袍下露出的那段白嫩小腿，浑圆紧凑，腿肚上提，踝骨上下纤细无比，怎么看都比屏幕上露出的大白腩沟子看着诱人。

“你.....你看电视啊，一直看我干嘛.....”她被看的有点不自在，皱眉嘟囔了一句。

“哦。”他赶忙转回头，看向屏幕。

里面的两个男优已经把黏乎乎的透明润滑剂倒在女优的臀沟中央，

然后就按照正常的后门解禁套路，拿着一头小一头大的递进串珠，一边说着反正也听不太懂的猥亵话语，一边，从小到大把东西塞进去。

看着紧闭的小小洞口不知不觉就一粒粒吞入了好几个珠子，她看了他一眼，伸手从旁边的抽屉里拿来了和两包消毒湿巾放在一起的串珠。

不愧是情趣酒店，道具准备的还真挺齐全，和片子里的就只有颜色不一样。

他看得欲火焚身，一扭脸看见她正满脸好奇地抚摸着手里的串珠，顿时胯下一紧，忍不住抱紧她吻了上去。

“唔唔……”她显然已经动情，似乎经期前后，她总是会格外兴奋，既容易湿润，也容易迈入绝顶的高潮。

一直吻了好几分钟，他放开她的唇，看了一眼电视，里面的女优正一边吸吮着一个男优的老二，一边忍受着另一个男优用梭型的塞子堵住她被针筒灌满了牛奶一样液体的臀眼。

他的喉头蠕动了一下，略显沙哑地问：“小瑶，要不……咱们试试看？”

她已经被吻得浑身火热，面颊嫣红，修长笔直的玉腿也早不自觉交缠在一起。

她盯着屏幕中女优的样子端详了一会儿，着实考虑了一阵子，才点点头，说：“要是难受，你可得停。”

“没问题。”

男人答应这种事从来都是很快的。

至于怎么判断她是不是难受，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抽屉里的指导手册教学非常细致，想必酒店这边也不太希望有情侣玩得太过火在他们这儿玩出肛裂回头还要起诉索取赔偿什么的。房间内的道具准备也很充分，他下来翻了翻，一会儿就凑齐了一大捧，乐呵呵用消毒湿巾卖力的挨个擦了一遍。

这房间的浴室经过了特别改装，洗澡的喷头下面专门接出了一个带胶嘴的细管，水压也不是太强，贴心的用红色汉字配箭头标明了“浣肠用具”。

所以，前置工作实在没有什么难度，真正最困难的，是他不得不保持定力的耐心。

她脱下浴袍，小心翼翼的把棉条露在外面的细线拨到一侧靠小唇挂住，缓缓分腿蹲下的时候，他的小兄弟就已经膨胀成了硬梆梆的铁头大哥。

润滑剂抹上，细细的皮管缓缓挤入到她紧窄的臀缝中时，那股憋胀感顿时就让她皱起了眉，露出了苦闷中满含娇媚的迷人表情。

“小瑶，那.....我试着开水了啊。”

她咬着下唇点了点头，轻轻嗯了一声。

开关扳开一点，细细的皮管顿时因为水流而抖动了一下，接着，就像是波浪传递到了她的身上，她也明显地抖了一下，膝盖一夹，口中拖出了一个嗯的长音。

不一会儿，她就双手捂着自己的小腹，对着他摇了摇头。

他赶忙关水，飞快抽出那根细管，看着她把嫣红的小巧屁眼迅速收紧，跟着站起来冲到马桶边坐下，咬唇闭眼带着撩人的羞耻感露出解放般的神情。

这个时刻，真是和她平时那副千金大小姐的样子形成无比刺激兽欲的反差。

但他必须费尽力气，死死按住体内的野兽。他不舍得伤到她，而且自身的经验也不太足，所以，一定要等到她自己觉得O K，才到享用那里的时候。

擦过屁股后，她皱着眉伸手摸了摸，趁他没注意自己，凑到鼻子前飞快的闻了一下，跟着眉头更紧，过来蹲下，红着脸说：“再.....洗一次。”

“哼嗯……”水流灌入的时候，她情不自禁发出了一声长长的酥软呻吟，双手紧紧抱住了膝盖。

反复灌洗了三次后，她坐在马桶上弯腰低着头，乌黑的长发从四边披散下来，挡住了她脸上羞涩的表情，“我觉得……应该差不多了吧？那儿……都热乎乎的了。”

他放下皮管，忍不住试探着说：“那……让我看看，我得看看，才知道是不是干净了啊。”

“嗯……”她撒娇一样哼了一声，轻轻摇了摇头。

他笑着凑过去，从上方吻着她弯曲后脊椎痕迹都突起出来的雪白肩背，柔声说：“小瑶，从背后来的时候，没洗过的小屁屁我也看过好多次了啊，这次都洗干净了，怎么反倒不好意思了呢？”

她犹豫了一下，觉得他说的似乎有点道理，就定了定神，站起来走到花洒下，打开热水，把身体整个冲洗了一遍，然后，双手扶着墙，弯腰下去，把浑圆坚挺充满了弹性的翘臀撅到了高处。

他双手扶着瓷白滑腻的臀峰，先轻柔抚摸了几圈，然后张开嘴，含住一块臀肉，温柔地舔几下，再含住一块臀肉，同时双手转移到她最敏感的大腿和膝盖内侧一线，上下爱抚。

“嗯嗯嗯……你……不是要看么……”

“哦，我这就看。”他忍着笑意应了一声，手掌缓缓攀爬回来，捏住皮肤下颇有肌肉韧度的紧凑臀瓣，轻轻向两边拉开。

紧夹着的屁股蛋随之放松了力气，为他的目光而坦诚地打开。

嫣红的肉裂自然已经湿润，粉莹莹的嫩褶聚成一团，拢着亮晶晶的一窝爱蜜，把棉条露在外面的线都浸的湿透。

他赶忙把视线挪向上方，唯恐自己禁不住她那结构特异紧致非凡的名器诱惑。

大概是多次排泄的缘故，她的嫩菊此刻显得有些发红，色泽因为充血而鲜艳了几分，小心翼翼地拉开那一轮内收褶皱后，中央打开的小洞

还沾着几点水珠，拉出了一条细丝。

“干净了吗？”她有点担心地问，“不行.....我可以再洗洗。”

他笑了笑，决定用行动直接给出回答。

柔软灵活的舌头突然钻进肛口，她第一时间甚至没有反应过来，只是下意识地呻吟一声把括约肌急忙收紧，踮起了脚尖疑惑地问：“什么.....什么啊？”

可马上，喷吐在尾椎附近的炽热呼吸就让她意识到了答案，一股浓烈的羞涩混合着爱意温柔地将她淹没，连带着身体末端出口被舔舐的异样快感一起，化成了口中一连串酥软无力的嚤吟。

不愿意让这边的初体验在浴室匆匆开始，看她膝盖都已经有点打颤，他站起把她用浴巾一裹，喘息道：“小瑶，咱们去床上吧，好不好？”

“嗯.....好。”她脸上跟火烧一样通红，眯着细长的眼睛，软软依偎在他怀里，显然已经动情到路都不想走了。

把她抱出到外面床上的时候，电视里的女优已经变成了夹心饼干的奶油白馅儿，两个黑黝黝的男人一下一上把她挤在中间，一根马赛克戳进前面的通道，另一根马赛克则毫不客气地侵犯者刚才已经充分扩张过的屁眼。

因为两根马赛克的缘故，被蹂躏的肛穴即使是特写也看不清什么，反正就是一大片马赛克在移动。

可女优的专业还体现在声音上，被这么两根东西戳着，那叫声细腻娇媚，节奏配合得恰到好处，简单的拟声词都被呼喊的荡气回肠，催情效果比直接看都要好上一些。

谨记着操作手册里的步骤，他拧开润滑剂，让她跪伏趴好，在水盈盈的后窍外，缓缓挤上一滩，试探了一下，把串珠的第一颗推了进去。

“唔——”她正昂着头盯着电视里的情景看，突然觉得后庭一涨，不禁心里一慌，颤声问，“你.....你进来了？”

“还没呢，用东西帮你适应一下，不然会裂伤。”他倒是早就快忍不住，可知道这地方的本职工作终究还是把东西送出去而不是迎进来，不仔细慎重的话，真伤到了才是要一辈子后悔。

“那我是不是该放松？”她忍耐着已经有了一些的便意，轻声问道。

“嗯，你正好练练放松，真到我进来，不小心再紧可容易受伤。”他斜眼瞄着图册上的指导，一边添加润滑剂，一边把更粗的后半部分往里送入。

她点点头，用手肘撑住身体，双掌交握，开始一次次深呼吸，努力放松肌肉。

不愧是把健身当作吃饭喝水一样必备日程的女人，连会阴附近的肌肉弹力都格外出色，随着刻意的放松，串珠很快就被吞入到比他的直径还粗的地步，也就是说，已经万事俱备。

没想到会这么快，他擦了擦汗，柔声问：“小瑶，现在这样，感觉能忍受吗？”

她娇喘着动了动脚掌，呻吟了一声，说：“能是能，就是.....好涨啊。特别.....憋得慌。”

他想了想，往外抽了几颗球，跟着再推进去，盯着被撑圆的臀眼兴奋地问：“那这样呢？”

“唔.....嗯嗯.....好怪.....的感觉.....”她秀眉紧锁，脚趾也蜷了起来，“别别扭扭的。”

皱了皱眉，看来果然后庭花不如前面那么感度良好，他只好伸出手，一边活动滑溜溜的串珠，一边借着流下来的润滑剂，用手指压住了凸起的阴蒂嫩头儿，飞快地画圈。

这是她最受用的前戏，基本没有之一，才十几下，她就昂首沉腰，禁不住哼唧着说：“啊.....对.....就那里.....好舒服.....”

以他现在的体力，频率也许跟按摩棒差距还有点大，但耐久绝对不是问题，为了更好享用她难得肯为他尝试的后门谷道，他干脆忍耐着心头攒动的欲火，就这么斜侧身躺着，一手串珠进出一手按揉拨豆，一直

到几分钟后，她娇喘着俯下身去，微微痉挛着达到了高潮。

“小瑶，那.....这次就换我进来了啊？”他拔出串珠丢到一边，补了些润滑剂上去。

正要往老二上也抹点提枪上阵的时候，她却扭身一伸手挡住，摇了摇头，说：“你等会儿再抹，我.....我还没亲你呢。”

“啊？”他愣了一下。

“等进去过那儿.....今晚你怎么洗我都不要亲了。”她皱着眉，一板一眼地说道，然后，就弯腰低头，把他昂扬的肉棒缓缓含进了口中。

所以要趁着还干净好好吃一下？他笑了笑，只好抚摸着她披散的长发，享受着滑嫩小舌缠绕游走在胯下的美妙滋味。

当然，这事儿她并不算熟练，可能也没打算上心好好练，多半在她心中，这些行为只要做出来，已经足够传达心中的爱意，技巧什么的太过娴熟，反而会有放荡的羞耻感。

等到下巴稍微有些累了，她抬起身，擦了擦嘴，咬唇转过去，再次趴下，颤声说：“嗯，你.....来吧。”

对他来说，这还是步入新世界的一步，要说不激动是不可能的。虽说对肛交他并没有特殊的癖好，但一想到能完全占据一个美丽女人身上的所有部分，他怎么抵御得了那种心理上的诱惑。

涂抹好润滑剂，他调整了一下姿势，先用手指开了开路，让已经紧闭回去的肛口再次变得柔软半开，接着，尖端抵住她的菊蕾，缓缓滑入内部。

“哼嗯——”她的双手一下就抓住了床单，以膝盖为支点，一双赤脚都抬了起来，在半空交勾在一起。

他也舒服地喘息出声，全新的体验真是在身前迅速打开了大门。最紧致的入口处犹如好几层充满弹性的轮箍，一毫毫裹着舔过龟头最敏感的那一截，爽得他腰眼发麻，忍不住就在那最浅处轻轻抽送了几次。

可这样的话，她却等于是肛口最紧窄的地方反复迎来阴茎最粗大处

的撑挤，忍不住哀鸣一声：“唔……好涨……慢……慢点……”

他喘了几口，稳住架势，这才往最深处推入。

滑过最窄的入口，内里的温度骤然升高了几分，四周也渐渐宽敞了一些，虽说不如膻口内有密集分布的褶皱或者突起，但谷道有些微妙的曲折，只是进入就有种在搅动的错觉，而且即使进到最深，也不必担心捅到底部顶痛了她。

在最深之处暂时停住，他俯身下去，亲吻着她颤抖的脊背，兜住她丰盈合度的娇软美乳，缓缓揉弄，“先适应一下，小瑶，要是难受就跟我讲。千万别硬忍。”

“嗯……”她点点头，趴着等了一会儿，小声说，“你……你动动看。”

“你没事了？”

“没事，和第一次的时候比，一点都不疼。就是……就是涨……”她皱着眉，看向屏幕里正在嗯嗯啊啊淫叫的女优，轻声说，“你动动试试。”

“好。”他吸了口气，缓缓往外抽出。

粗大的肉棒才移动了一点，周围的肠壁就骤然缩紧，吸住他蠕动起来。

虽说比较起来，她前面那一口名器还是更加销魂一些，但这么一吮一蠕，可比刚才插入时候美了不知几倍。

“啊啊……”他出了口气，轻哼道，“好舒服……”

“那就好……”她急促地娇喘，显然还没从后庭花被采的过程中体会到什么快感，只是憋闷的便意随着肉棒抽出而松弛的解放感带来了几分愉悦，另外，连那种地方都被他占有的微妙被征服感，也在她酥软的心窝中缓缓蔓延。

发觉到收紧下体肌肉的时候，他就会发出愉快的喘息，她忍耐过最涨的几下，就开始主动迎合着他的动作，一缩一放。

后窍的结构本来就是入口处最紧，肉棒深入其中，根部就被牢牢勒住，血液充盈之下，连龟头都比平时胀大几分，加上抽出时肠腔蠕动的快乐，很快就让他陶醉其中，扶着高耸雪臀摇摆起来。

渐渐地，她终于也被打开了新鲜的世界，不适感彻底消失后，她迅速沉浸到新鲜的复杂喜悦之中，侧头望着屏幕上女优卖力表演的动作，不自觉地模仿起来，扭动纤腰，挺臀迎凑。

快感在火热的磨弄中奔向顶峰，唯恐她没办法从这异常路径中得到快乐，他抱着她转为侧躺，分开她白嫩修长的腿，从后方努力耸动的同时，绕过一手，按住她敏感的阴核，照旧飞快揉搓。

“啊、啊啊……”美妙的滋味终于击破了她的最后心房，在混合着坠胀感的奇异亢奋中，她开口叫了出来，反手胡乱抚摸着雄壮的腰杆，竟然先一步去了。

“小瑶……舒服吗？舒服吗？”他吻着她天鹅一样洁白修长的脖颈，粗喘着加快了冲刺的速度。

“嗯……嗯嗯……唔……”她不好意思说出口，就只是弓起背一边往后耸臀一边点头。

“啊……小瑶……我、我要……来了……”

“嗯……来吧……嗯嗯……嗯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最后一串密集的撞击，仿佛把她的灵魂都顶离了七窍，当他狠狠一顶，在喷射中紧贴上来，她也发出了细长婉转的呻吟，战栗着奔向了幸福的高峰……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七十三）

感觉要是Galgame，这次结尾可以放三个选择框了。

千金琳。

上孟晓涵。

撸一管回学校。

最后一个选项后面三秒倒计时.....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五十七）

风扇呼呼地转动着，新上过油的轴声音并不太大，窗外知了和蟋蟀的合奏也似乎到了疲倦期，比刚才安静了不少。

所以房间里，最明显的噪音就成了赵涛的粗重喘息。

他盯着双手撑桌的金琳，眼珠就跟被一条无形的细线拽住似的，直愣愣朝着她一丝不挂的娇美裸体，贪婪地往自己脑海里烙印。

即使有电扇，屋子里也不算凉快，穿着保守的孟晓涵已经出了一脑门的汗，不停地喝东西，刘海两侧的短发都被黏在了额角。

金琳的汗稍微少一些，但打牌打得这么投入，也并没有少太多。

线条优美的锁骨凹陷指向的中央，那象征着没有多余脂肪在身体囤积的颈窝，细汗一点点凝成滴，一滴滴汇成道，一道道聚起，缓缓从中央的出口往下淌去。

那一珠汗滚过光滑细腻的肌肤，很快滑入了迷人的谷地阴影之中。

它经过的路径两侧，雪白柔润的丘陵挺拔高耸，失去了乳罩的束缚后，全靠少女青春肉体的弹性维持着与引力对抗的上扬，在下方自然而然形成了沉甸甸无比饱满的弧度。

滚过乳沟的汗珠，被肚脐上方细细的绒毛减缓了速度，一寸寸挪过白皙的平原，滑向下方不远处的肚脐。

接着，消失在那个小小的浅坑中。

目光跟着一滴汗游览了一遍，在桌边露出的乌黑毛丛一角上犹犹豫豫地盘旋了一圈，又回到了修长的脖颈处，重新看起。

火热的亢奋流窜在四肢百骸，口干舌燥的感觉终于让赵涛有点受不了，他伸出手，拿起了饮料，咕咚咕咚喝了两大口。

而孟晓涵，还处于震惊过度的呆滞状态，瞪大的眼睛忙于跟金琳对视，放在桌上的手不自觉就握成了拳，微微发颤。

金琳显然也不是表现出的那么镇定，不光脸上泛起了一层胭脂红，桌子下的脚趾翘起，呼吸都急促了几分，连带着白嫩的胸脯较大幅度地起伏，两颗小红豆就如两只缩成一团的赤虫，几欲飞走。

“我做到了。”金琳清了清嗓子，缓缓坐下，终于抬起一手挡住了坚挺的双乳，盯着孟晓涵说，“来，下一把。”

赵涛这才分出心思看了一眼孟晓涵的表情。

如果说之前孟晓涵的眼神还极为复杂，多方交战混成一团，那么现在，嫉妒这支大军就已经横扫天下。

这也实在不怪孟晓涵，毕竟经历过高中的三年枯坐，非艺术学校的女生其实大都穿着衣服比脱光了还要好看，像金琳这样该紧凑的地方结实上提，该饱满的地方弹力十足丰盈坚挺，一身上下几乎没有什么瑕疵的裸体，女澡堂里估计都见不到几个。

赵涛心想，难怪杨楠会在浴室那边按捺不住，他这会儿隔着桌角这么看着，老二都恨不得把桌子顶翻，要是让如今已经被开发出来的杨楠

看见金琳这副样子，保不准当即就得夹紧腿好让兴奋的汁液不流下来。

“你……你还要打？”孟晓涵红着脸拢起牌堆，声音发颤地问。

“打，说好了十点给你算命，我这人要脸，从不要赖。”金琳轻描淡写道，“洗牌吧。咱们继续。”

“你宁愿……宁愿脱成这样，也不肯输一次真心话给我，”孟晓涵连洗牌的动作都不利索，脑子里多半已经乱成了一锅粥，“你就这么怕我问你为什么不在乎吗？”

“我为什么要怕？”金琳笑咪咪道，“我都说我不在乎了。我就是不想告诉你为什么，你的为什么，得自己想。”

孟晓涵一颤，手里两叠牌没对好位置，哗啦啦撒了一桌。正好她抬眼看到赵涛正瞪着一对眼睛恨不得粘住眼皮正在那儿对着金琳的裸体大口大口吃凉拌嫩豆腐，气得哼了一声，把牌往他跟前一推，“赵涛，洗牌。”

赵涛这才依依不舍扭过脸来，洗起了牌。

孟晓涵扭脸看了一眼金琳，似乎有些后悔，憋了几秒，说：“算了，你……你还是把裙子穿上吧。”

没想到金琳呵呵一笑，把连衣裙丢去了床上，“不穿，想命令我，再赢了之后等我选大冒险啊。”

接下来这一把牌，孟晓涵大失水准，赵涛就更别提了，说魂不附体都是轻的，金琳一手不算太好的牌愣是第一个跑完。

看她得意洋洋一抱胸的样子，他突然想起了以前游戏厅里打拳皇 97 被禁止的一种打法——裸杀。

剩下他俩，孟晓涵立刻紧张起来，赶忙尝试凝聚注意力，可她手风不顺，之前又心乱如麻不留神拆了一个小串，一列萝卜头怎么也跑不掉，只好含恨败北。

她知道金琳身上已经脱无可脱，一副彻底豁出去的样子，哪里还敢选大冒险，犹犹豫豫一番，估计是心想反正连自慰的答案都说了，还有

什么可丢人的，就开口道：“我选真心话。”

金琳呵呵一笑，问：“好，那我就问了。晓涵，如果，我是说如果，赵涛非常非常想要和你发生超友谊的亲密关系，你懂我意思的，那么，只用是或者不是来回答我，你这辈子是不是都不愿意？”

“我……”孟晓涵的唇瓣颤动了一下，“我只是……”

“我只要听是或者不是，别的可以回答完再说。”金琳直截了当地打断了她。

“当然……不是。”她涨红着脸，窘迫无比地说道。

那一声虽然比蚊子叫大不了多少，可屋里还算安静，赵涛听得清清楚楚，忍不住老二就是一翘。

可金琳偏偏一歪头，皱眉道：“怎么是四个字？我没听清，你说什么？”

“我说不是！”孟晓涵一下子喊了出来，眼里噙着泪瞪着金琳，“不是不是不是！你这下听清了吧！”

金琳笑咪咪用手指敲了敲桌子，盯着她道：“你说你何必追着我非要问为什么。我看……你自己也不是很在乎么。”

（三百五十八）

孟晓涵此刻的心思多半就像个鲜奶桶，被金琳一棒子插进去搅和搅和搅和……眼看就搅成了奶油，黏乎乎软绵绵流动不开。

她红着脸转着眼睛想了半天，才嗫嚅道：“我……我不是那个意思，我是说……以后……现在……我……”

看她已经连像样的分辩语言都组织不起来，金琳毫不犹豫乘胜追击，拿起牌来刷刷洗好，往桌面上一拍，用力挺大，震得她自己那对肥嫩白兔儿都晃了两圈，又把赵涛眼睛吸了过去，口中娇笑道：“行了，我懂，别罗嗦了，下一把。”

赵涛满脑子都是金琳白花晃人眼晕的奶子，一把牌握在手里连对子都能分开摆，哪儿还有好好打牌的心思。

而孟晓涵乱了方寸之后，别说记牌算牌，连拿着一对8要管一对9的事儿都办了来，金琳随随便便，就把她赢得丢盔弃甲，顺利凯旋。

不过孟晓涵的牌运还行，这次输的变成了赵涛。

金琳也不废话，直接说：“不问了，你肯定还是选大冒险对吧？那行，把上衣脱了。我反正现在是光屁股不怕穿衣服的。”

赵涛的喉头滚了一下，点点头，把身上的T恤衫脱了下来。

在大夏天的县城，光膀子的大叔街边随处可见，和他们那一身波涛荡漾的油膘相比，赵涛最近壮实了不少的上身还算是比较有美感。

如果是在校园里带着孩子活动的时候他这么秀一下，孟晓涵说不定还会悄悄在窗口偷看一会儿。

可现在是在金琳的宿舍里面，在一场已经早就脱轨的真心话大冒险游戏中，在已经一丝不挂的金琳身边。

孟晓涵的表情顿时又变得复杂了几分。

金琳拿过扑克低头洗牌，笑道：“唉，晓涵，你说赵涛……他到底怕咱们问他什么呢？怎么……就一直要选大冒险啊？”

这么直白的提醒立刻把孟晓涵的思路带出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小声道：“对哦……赵涛，你怎么一次真心话都不敢选啊？”

没想到会在这会儿被金琳突然拆台，赵涛一怔，连忙说：“我本来也没输几次啊，而且……大冒险除了十个蛙跳之外，我还都挺喜欢的，都快跟奖励一样了，我肯定不舍得换真心话是吧。”

孟晓涵眼中顿时满是醋意，“你……你连……亲她的脚丫子都挺喜欢吗？”

金琳一伸手道：“哎哎哎，够了啊，有话多赢几把，等赵涛选真心话的时候再问。摸牌，赶紧的。”

金琳的上风依旧占得很稳，孟晓涵状况依然不佳，一把下来，再次被金琳直接赢下她一场。

“我.....”孟晓涵显得非常挣扎，她犹豫再三，还是不敢再让金琳对自己提问，小声说，“我选大冒险。”

“哦，那你脱吧。”金琳直接开始了洗牌，“时间还有不少，我要是手气好，就拽你俩陪我一起光。脱吧晓涵，一件。”

孟晓涵急促地喘息了几次，手放在短袖衫的扣子，看了看赵涛投过来的视线，犹豫着不好意思解开。

金琳托着腮慢悠悠道：“你害羞个什么啊，不是都被直接上嘴舔过了么，看一下又不会少块肉，再说你穿那么多，别继续输就是。你赢我三把我就光溜溜了，我赢你三把你起码还能剩个小裤衩吧？”

孟晓涵扭头瞪了金琳一眼，一横心一咬牙，飞快解开扣子把短袖衬衫脱下，叠好放到一边。

她里面果然还穿了个衬底的小白背心，但背心里却没了别的，往下一坐，就先抬起手遮住了可能凸点的地方，面红耳赤说：“好了，下一把。”

不管什么赌局，越是想赢怕输的，就越是容易把裤头都输个干净。

出牌已经完全没了章法的孟晓涵很快就又被金琳拿下一局，望着金琳似乎有所期待的眼神，她狠狠咬了咬牙，一边颤声说：“我选大冒险。”一边解开裙边拉链，把裙子也脱下来叠好。

虽说还剩一个安全裤一样的短裤在里面打底，可那个不光长度只能盖住大腿根多一点，还弹性颇好非常贴身，赵涛趁她看金琳的时候飞快往桌下侧身偷瞄一眼，就发现她细长的腿部曲线已经几乎全部暴露出来，白皙但缺乏健康感觉的肌肤，也基本上没了什么遮掩。

“哎呀，不要那么紧张嘛，游泳的时候好多女生穿得比你这个还少呢。”金琳笑着提醒了一句，把洗好的牌一拍，“来，继续，我都裸泳了还没说什么呢。”

游泳.....

这个颇为怀念的词汇从金琳的嘴里刺进了赵涛的脑海，给他带来一阵细针戳刺一样的刺痛。

他的心里突然一阵难过，忍不住想，如果当年那个喜欢游泳的“她”，看到他如今和金琳这样的女生一起算计孟晓涵，恐怕会把一路鄙视到天荒地老吧。

沉浸于过往的怀念中，他完全凭本能再出牌，结果一把下来，大脑都快要因高热而死机的孟晓涵绝望地又输了一把。

“选真心话吧。”金琳两个修长的指头飞快地敲击着自己嫣红如醉的面颊，“回答我一个问题，就不用继续脱了，不好吗？”

孟晓涵咬着嘴唇想了半天，抬起屁股，把打底短裤也脱了下来。

桌面正好挡住了赵涛的视线，他心里又正乱着，一时间没想到要偷看。

可金琳侧脸瞄了一眼，直接笑道：“晓涵，咱都马上要大二了，你怎么还穿这种纯棉白内裤啊，跟个中学生似的。”

“不用你管。”孟晓涵仿佛有些缺氧，急促地娇喘着，“洗牌，下.....下一把。”

俗话说趁你病要你命，孟晓涵此刻正大失水准，那么不用她催，金琳也积极得很，很快把牌洗好，往中间一推，笑道：“赵涛，看来你就快有眼福了啊，可别忘了比一比，我们俩谁身材好哦。”

孟晓涵的脸变得更红，新摸的牌都没拿稳，啪啦带掉好几张。

赵涛看着她窘迫无助的表情，突然之间一阵心疼，冥冥之中，刚才因为游泳这个词而想起的那双眼睛，也仿佛在严厉地盯着他。

他深吸口气，在自己大腿上用力掐了一下，然后，专心致志地把注意力集中到牌局上。

争上游的技术含量并不太高，金琳这会儿又正得意，没有防备，赵涛手气还算不错，在孟晓涵乱七八糟的出牌情况下，借着下家便利，第

一个跑掉，先占住了赢家的位子。

金琳皱了皱眉，似乎对他突然开始认真感到有些不满，在桌下踢了他一下后，第二个跑掉，然后，也不等孟晓涵思考时间，马上逼问：“晓涵，你选哪个，真心话还是大冒险。”

精神都已经有点恍惚的孟晓涵双手攥住了背心的下摆，绝望地说：“我……我选大冒险。”

金琳颇为得意地扭头看了赵涛一眼，使了一个眼色。

很明显，她觉得，这就是撕下孟晓涵无聊羞耻心的最好机会。

那样的女生，可没多少机会被引导到此刻六神无主的状态。

但赵涛清了清嗓子，在保持着金琳无形中塑造的规则的前提下，开口柔声说：“晓涵，选一件衣服，穿回去吧。”

（三百五十九）

金琳皱了皱眉，但马上又做出一个妩媚的微笑，撒娇一样说：“赵涛，你这也太不公平了吧，我可要吃醋了。晓涵，你看，他就知道心疼你。”

孟晓涵低下头，拿过短袖衬衫先套在了背心外，一边匆匆系扣，一边轻声说：“说不定他就是嫌我身材不好，急着叫我包起来呢。”

随着一粒粒把扣子系上的动作，她的手飞快地稳定下来，不再有丝毫颤抖。

全部系好后，她缓缓抬起头，拿过所剩无几的饮料，拧开仰头灌下，微微一笑，说：“好了，来，下一把。”

金琳脸上的笑容非常甜蜜，可桌下又忍不住踢了赵涛一脚，丢给他一个恼火的眼神，把牌洗好，分成两摞，“好，最后半小时了，打完算命。”

“嗯，”孟晓涵深深吸了口气，轻声说，“我就等着你帮忙，算算我

最近的恋爱运势了。”

“我看呐，你最近的恋爱运势肯定不错。喜欢的人知道心疼你，还有比这更美的么？”金琳一边摸牌，一边笑着说道。

但孟晓涵没再理会她，只似笑非笑地点了点头，就作为上一把的输家，打出了第一手牌。

恢复了七成水准的孟晓涵又拿了一手好牌，轻轻松松成为赢家。

但赵涛这把就跟在给上一把还债一样，怎么出都不顺，被金琳憋到了最后。

他只好笑着摸了摸头，说：“大冒险。晓涵你说吧。”

金琳在旁凉飕飕丢下一句：“玩就玩得认真点，大冒险哎，好歹有点挑战，别搞得跟互相嘘寒问暖一样好吗？”

孟晓涵的表情变了变，她咬住嘴唇，显得有点不甘心，又有些不好意思。

金琳等了几秒，笑道：“你也真是够磨叽的，晓涵，你想让他干什么就说呗，我都这样了，你还脸皮薄呐？”

孟晓涵低头看了看，突然搬着凳子往赵涛身边坐了坐，不敢看他，有点生硬地把脚抬了起来，小声说：“我.....我也要你.....亲我的。”

金琳赶忙抬手把笑捂了回去，笑道：“晓涵，平时挺爱干净的，怎么这回也不说先擦擦了啊？”

孟晓涵浑身一颤，哎呀一声赶忙缩了回来，低着头往床上一指，“赵涛，给.....给我张湿巾。”

赵涛忍着一肚子馋虫抽了一张出来，弯腰抓住她细细的脚踝，轻轻拉到了自己腿上，柔声说，“我给你擦。”

金琳皱了皱眉，又来了一句：“晓涵，你这就不怕他说过分吗？”

孟晓涵扭头瞪了她一眼，“凭什么啊，亲你脚的时候就不过分？”

他……他还说过我这样……这样的指甲油好看呢！”

这两句丢出来，几乎快成了小学女生抢玩伴的口气。

赵涛赶忙用手指戳着湿巾在孟晓涵脚趾缝里一钻，擦干净最后几处，笑道：“那……我可来了。”

孟晓涵顿时又红透了脸，别开头望着窗子，蚊子哼哼一样说：“嗯……唔……愿赌服输。”

也不知道是害羞过头，还是脚丫上真的颇有几分敏感，赵涛伸出舌头在她拇趾下方的粉润肉垫上刚刚一舔，她就唔的一声捂住了嘴，膝盖都不自觉地扭了一下。

他眼前一亮，顿时放慢速度，一边用舌尖画圈，一边绕往她脚心侧面的足弓部分，只要不是扁平足，那一道月牙般的弧轻易不会被磨，通常是整个脚底最娇嫩细致的地方，而且接近脚心痒痒肉，只要亲上去认真吻吻，大多数女孩都会有感觉。

果然，他含口琴一样噙住她侧面脚掌，滑溜溜的舌头才贴底左右舔了五六下，孟晓涵的鼻音就变得甘甜而娇媚，呼出的气被她握在手里，仿佛能捏出蜜汁一样。

而且，她的大腿竟然不自觉地往内夹紧。

这又小又白的嫩嫩脚丫，竟然真的是她的敏感带。

恐怕她自己都没想到会是这样吧？赵涛心中大乐，一手托着足跟轻轻抚摸，一手捏着脚趾温柔揉搓，湿漉漉的舌头就沿着踝骨、脚背、足弓的环线来回盘旋，不一会儿，就舔得她哼出了声，脚趾上挑突起起了筋，淡青色的血管都能用舌尖抚摸出微凸的弧度。

“好、好了……够了，够了，停。”也不知道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孟晓涵才坚持了金琳一半多的时间，就连忙开口喊停，跟着触电一样把脚缩了回去，面红耳赤地搬凳子逃难一样坐回原地，“来，打下一把吧。”

金琳哼了一声，把刚才旁观时候洗好的牌往中间一拍，说：“来！”

孟晓涵点点头，拿起饮料对了嘴，才发现已经喝完，顿时有点尴尬。

赵涛把自己的瓶子递过去，轻声说：“喝我的吧，我的还多呢。”

孟晓涵接过来，拧开盖子，却又有点犹豫。

赵涛立刻柔声道：“我就过嘴了，要不让金琳给你拿个杯子？”

她脸上一红，马上道：“没事，不用。”说着一张嘴对住了赵涛喝过的地方，咕咚咕咚灌了两口。

可不知道是她的运气被赵涛从脚丫子上舔没了，还是太舒服导致脑汁儿顺着下头的缝儿流了点出去，下面这把孟晓涵昏招频出，结果又被金琳拿下一局。

金琳笑吟吟看着她，“晓涵，选吧，真心话呢.....还是大冒险？”

刚刚才穿上的短袖衬衫，孟晓涵似乎不想脱下来，这么脱了穿穿了脱脱脱穿穿穿穿脱脱，岂不成了三级影视明星？

她犹犹豫豫想了半天，才小声说：“我不要脱了，我选真心话。”

金琳完全就是奔着鞭笞她羞耻心来的一样，马上笑道：“哦，好吧，那.....你刚才被赵涛亲脚的时候都呻吟出来了，听得我心里痒丝丝的。那你.....用点头或摇头来回答我，不用开口说出来，你这会儿是不是跟自慰的时候一样，那里湿了？”

赵涛下意识地抬手蹭了蹭鼻子，都有点担心自己突然从鼻孔里喷出一柱鲜血来。

约莫一分钟后，孟晓涵双手在桌上握着小拳头，豁出去一样用力点了点头，抓过扑克就盯着牌洗了起来。

听着刷拉刷拉的洗牌声音，金琳若有所指地笑道：“所以啊，做人诚实点不是挺好，说出来，自己也解放了。舒服就是舒服，高兴就是高兴，喜欢就是喜欢，别的事情，别的人，管那么多干什么？你温良恭谦让，最后不就是便宜了自己喜欢的男生，整晚上舔别的女生脚，陪别的女生睡觉，做各种各样恋爱的情侣才做的事情吗？”

看着孟晓涵摸走第一张牌，她笑着说道：“我先说好，你要再输给我，再选真心话，我下次的问题可以先摆出来。”

她盯着孟晓涵的眼睛，一字字说：“晓涵，赵涛有三个女朋友，这事儿，你打算在乎一辈子吗？”

（三百六十）

孟晓涵捏着牌愣在了那儿，小手微微颤抖起来，等又轮到她摸牌，才轻声说：“我……”

没想到金琳一抬手打断了她，“赶紧摸，不急着回答，你还没输呢。输了，选真心话的时候再回答。不急。”

孟晓涵抬眼看了一下表，再有不到二十分钟，赵涛就该回去自己宿舍，把地方腾给她俩玩恋爱占卜了。

她抿了抿嘴，嗯了一声，加快了摸牌的速度。

能感觉到，孟晓涵似乎不是很想赢，可又不想输，矛盾的心态也体现在了出牌上，无奈她这把手风太顺，到最后赵涛一对K金琳管不上，她盯着里的牌面看了半天，才不情不愿打出了手里的对A。

接着，赵涛对3收尾，孟晓涵独赢金琳。

就在赵涛赶忙揉了揉眼等着看孟晓涵能再想出什么主意的时候，金琳盯着孟晓涵的表情看了一会儿，突然一笑，说：“好，我选真心话。”

孟晓涵眼前一亮，抬起头就张开了嘴。

但她什么声音也没发出来，她早就想问的问题，硬是被她忍了忍，吞了下去。

金琳露出一丝赞许的神情，微笑道：“怎么了？晓涵，该你问我问题了啊。”

“我知道。你让我想想。”孟晓涵皱起眉，很认真地思考起来，嘴里喃喃道，“我要是问不对了，你肯定说过分，反过来让我回答。”

赵涛这才心里一颤，想明白为什么孟晓涵没把那句话问出口来，如果她问“你为什么不在乎赵涛有那么多女朋友”，金琳只要说一句过分，就等于逼着孟晓涵先说答案。

而她不想先说。

“金琳，你……你希望赵涛怎么做？”吭哧了一会儿，孟晓涵皱着眉，小声问道。

金琳看着她认真又坚决的表情，笑了笑，“看来，你是希望我说句过分，然后给你个机会表态是吧。可你的心思也太好猜了，你肯定是希望赵涛和其他女生分手，只做你一个人的男朋友，对不对？”

孟晓涵的脸上红了一下，羞恼道：“是我问你，你反过来问我做什么。你是要说过分吗？”

金琳笑呵呵地说：“不，晓涵，我不会如你的意的。”

她一指赵涛，斩钉截铁地说：“我希望赵涛能听我的，将来娶我，做我的老公，按我对他的要求计划我们俩的人生，但他有多少女朋友，我都不管，我还可以帮他找，找漂亮的。”

孟晓涵双眼越瞪越大，最后忍不住说：“为什么啊？”

金琳拿过扑克，笑咪咪洗着牌说：“想知道啊，那么，下一次真心话咯。”

孟晓涵扭头看了一眼墙上的表，时间也就剩下最后一把的，她咬了咬唇，“好，来，快点。”

然而，欲速则不达。

这一把，偏偏就是金琳赢了，而输的，变成了赵涛。

赵涛无奈地笑了笑，正要开口，金琳却抢着说道：“赵涛，一晚上，你就一次真心话都不敢选吗？”

他愣了一下，旋即发现，金琳的眼中竟然也满是不甘心，看来她满肚子盘算里，还想着掏出他一次真心话来。

可惜，越是如此，他就越是不能让她如愿。

他知道这女生的厉害，那泪花在眼里打转的表情根本不能相信，“抱歉，我选大冒险。”

金琳闭上眼，靠回到了椅背上，双手抱着赤裸裸沉甸甸的酥胸，长长吐了口气，说：“既然最后一把了，那我就提个大点的要求吧。”

“说。只要我能做到的，你也不怕我用过分反击的。”赵涛笑了起来，有恃无恐地回答。

“明天我跟晓涵要去县城里商场那边逛街买点生活用品，要起大早，你跟我们去，不许误点。”

没想到会是这个要求，赵涛一愣，问：“晓涵，你俩说好了？”

孟晓涵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牌局一结束，她整个人都像失了魂一样，软绵绵说：“嗯，我.....正好也要买点东西。早晨去，傍晚回来。”

“好吧。”看来一切尽在金琳掌握，赵涛只好说，“那.....我就去给你们当个拎包的。”

金琳站起来，拿起裙子套上，把内裤解开披散头发，套腿一提，淡淡道：“行了，接下来的是我们女生的私下游戏，赵涛，你就上楼休息去吧。”

赵涛点点头，起身之后，忍不住提醒了孟晓涵一句：“别太把扑克算命当回事.....”

“行了行了赶快走你的吧，你哪儿懂女生的小心思，她要不信这个，能找我这个情敌给算吗？”金琳伸手就把他一路推去了门口，在他背后小声说，“知道你憋得狠，上去找于老师泻火吧。别玩过头，晓涵明天可还等着你呢。那可是你亲口说觉得脚好看的女生哦。”

最后一句话真是醋味四溢，赵涛还没来得及说什么，宿舍门就已经被金琳关上，里面旋即传来了上插销的声音。

他无奈地走上楼，打开自己房门，考虑了一下，心里那股火确实已经被撩的快能炒鸡蛋，就开了灯后直接把门锁上，径直往于钿秋宿舍

走去。

推了一下，门竟然插着。

他只好轻轻敲了敲。

很快，于钿秋从里面打开了门，皱眉问：“怎么了？”

一看到她那薄薄的睡衣下丰满白皙的撩人娇躯，赵涛压抑了一个晚上的欲火顿时熏得他七窍生烟，哪里还顾得上废话，一个闪身挤进门去，反手一关拨拉上插销，抱住于钿秋就一边吻一边往床边挪去。

于钿秋倒是一点也不显慌乱，被他吻到脖子，就已经镇定下来，轻哼着抓住他的T恤就把下摆扯出了裤腰，娇喘着抚摸着他的腰背，问：“怎么了？跟金琳她们打牌，能把您急成这样？”

赵涛的手急匆匆钻进了于钿秋的裤衩里，在只有点潮乎气的小肉眼儿上又按又揉，嘴里随口回答：“我这不也休息好几天了么。”

说到这儿，他有点担心于钿秋从他的量上看出什么，又补充了一句：“光打手枪一点意思都没有。小秋，我想要你，快点……转过去，撅屁股。”

她似乎轻轻笑了一声，也不知道在笑什么。

但赵涛这会儿顾不上想，他鸡巴硬得像根铁棒，他需要一个洞，一个柔软有弹性滑嫩多汁会像一圈圈橡皮筋儿把他的龟头牢牢裹住蠕动吸吮的美妙小洞。

眼前就有一个，虽然不是那么紧，虽然经常会湿过头滑的光往外出溜，但这会儿够用了。

看她俯身掀开蚊帐，双手撑住了凉席，昂起雪白丰满的屁股，他马上凑过去，迫不及待地扯下内裤，用指头扒开已经分泌了一些蜜汁的肉缝，把粗大的肉具向着里面狠狠刺去。

“哼唔……轻……点……”她呻吟了一声，身子向前微微一晃。

大概是最里头还没湿透，被他顶猛了有点胀吧，没关系，几下就好

了，他满意地享受着龟头被层层肉褶刷过的酸爽滋味，双手捏紧于钿秋的屁股，弯腰挺臀，公狗一样快速地耸动。

没什么技巧，没什么节奏，就是挥着鸡巴往里戳，一下一下密集地戳，这是男人最快活地干法，但他知道，于钿秋也一样受用得很，这朵熟透了的花，就是要在蕊心里狠狠碾压、折腾、翻江倒海，才能舒服，才能快活，才能美得双眼翻白，才能高潮到浑身抽抽。

而且，他需要这么一场酣畅淋漓地发泄，明天不管发生什么，他的目标都将是全无经验的少女，他可以强势，可以粗暴，但绝对不能失去冷静和理智，否则，他八成要吃不了兜着走。

“嗯嗯……唔……”于钿秋被他一通猛插干得浑身发软，不知不觉身子就挂在了床边，只剩下屁股还在靠着最后那点力气往上方迎合凑弄，眼见一次高潮就要来了，一声浪叫赶忙用手塞住，呜呜咬住哆嗦不停。

把于钿秋一口气猛干到第二次高潮接踵而至的时候，赵涛快活地大喘了一口，顶着她的肉感白臀往前一压，整个人都贴在了这丰满美妇的背上，磨着她汗津津凉飕飕的滑腻肌肤，一拱一拱就喷了她满满一腔子。

“孟晓涵打牌打得好吗？”于钿秋回过气后，等他翻身躺在一边，伸手抽过一张纸巾，抹了一把下面发现流了一大滩，只好又抽了几张，边擦边问。

“比想象的好，打牌肯动脑子，今晚上就数她赢得最多。”赵涛连裤子也懒得提，回味着刚才的滋味，气喘吁吁地回答。

于钿秋提上自己的内裤，再帮他提上，微微一笑，说：“牌赢得多不算赢，我看，不是你赢得多，就是金琳赢得多。晓涵聪明，但是老实，人又有点倔，不管是动心眼儿还是别的什么，肯定比不过金琳。”

“那你能比过不？”赵涛想了想，试探着问了一句。

“看什么事儿了。”于钿秋淡淡道，“有些事儿，毕竟我是大人，她还是孩子，但有些事儿，我年纪大了，她还年轻，还正当年，我可比不过她。”

“吃醋了？”他懒洋洋伸了下腰，“这么大酸味。”

“怎么可能不嫉妒。”她自嘲地笑了笑，“你摸摸我的腰，摸摸我的胸，是不是已经松弛了？要是十年前……算了，好汉不提当年勇。你回去休息吧。明天我们不在，金琳说不定要干什么呢，你养养精神，可别再把自己折腾到住院。”

“放心。”他扭头咬住她奶头狠嘬了一口，笑道，“这次我肯定不至于。”

而且，金琳应该什么也干不了，起来出门的时候，赵涛笑咪咪地想，明天如果没有意外的话，她就是被干的！

（三百六十一）

明知道第二天要起大早，结果赵涛还是睡晚了。

本来他在于钿秋身上泄了火正是适合睡觉的好时候，可回去整好蚊帐打开电扇，才躺到凉席上要看短信，张星语就给他打来了电话，抽抽搭搭地跟他讲了一通，说爸爸身体越来越差，她想来支教的地方看他都抽不出空，本来就是治治耳朵，哪儿知道半年多下来脑子里好像又长了东西，家里顿时就跟天塌了一样。

赵涛心里一惊，赶忙柔声劝说，一直陪她聊到半夜两点多，才算是挂了电话。

人有旦夕祸福……一想到锁情咒那寒光闪闪的镰刀是不是真的已经磨钝都还不知道，赵涛心里就一阵一阵发紧，翻来覆去，折腾到三点多，总算是沉沉睡去。

他觉得自己好像做了个噩梦，可吓醒之后看看表，不到六点，转头再想回忆一下梦到了什么，却什么都想不起来，只有印象看到了一大片红，血一样的红，纯净，没有半点杂色，缓慢粘稠地流淌，铺开，遮天蔽日。

算了算时间，他把闹钟后调了半个小时，补了一个半小时的觉，再起来后，总算精神了不少。

洗漱完毕醒了醒神，看表离约定的八点还差几分钟，赵涛随便抓了件衣服一套，揣着手机走了出去。

于钿秋照例登记了去向和信息，叮嘱他们路上小心，就没再过问什么。

往校门外走去的时候，赵涛落在后面打量了几眼，才发现今天金琳和孟晓涵似乎都有点不同。

孟晓涵换了一件他以前从没见过的裙子，样子挺好看，而且，长度不到膝盖，绝对是赵涛有印象里的破天荒头一次。

而金琳换了双鞋，带子特别细的小凉拖，踝骨上加了一条足链，仔细观察一下，就能发现，那并不是凭空变出来或者趁夜去买的，而是拆了现成的红绳手链重新编结，往里掺了几个耳钉进去的临时制品。除此之外，她还给脚趾甲涂了比孟晓涵选择的颜色更深一些的桃红。

一种隐隐约约的微妙气息似乎正在两个女生之间流动。

吃早饭的时候，赵涛既是好奇，也想找点话题，就试探问道：“昨天……算得怎么样啊？”

孟晓涵轻轻咬了一下嘴唇，低下头说：“还好，你……就别问了。”

金琳笑吟吟不说话，自顾自吹着勺子里的小馄饨。

赵涛也好奇着这边，扭头问：“你男朋友呢？今天没给你打电话？”

金琳泰然自若道：“我一早起来就先给他打过去了，该说清楚的，自然还是要说清楚。”

“怎么个说清楚法？”他吃了口东西，有点紧张地问。

毕竟金琳昨晚可是直接把他当枪使丢出去了，他可不愿意下学期回去正要在学生会大展拳脚呢被会长当头一棒正面干起来。

“说清楚是玩真心话大冒险啊。”金琳笑咪咪说道，“他不信，跟我吵吵，我就顺便问了问他上次出轨那个女生，好像最近传出消息说怀孕了的事儿。这么好的机会，都谈到那儿了，就正式分手呗。”

“这就……算正式分手了？”看着她波澜不惊的表情，赵涛心里真有点佩服。

“不然还能怎么样，又不是离婚需要去一趟民政局，难道我还给他写个书面辞职申请？”金琳挑了挑眉，妩媚一笑，道，“昨天我可是真心话上表白的，人家都说喜欢你了，怎么我分手，你还这么不高兴。”

“没，没有，就是有点吃惊，有点吃惊而已。”赵涛赶忙挤出一个微笑掩饰了一下，决定不再没话找话，在金琳那个所谓的计划执行前，他最好还是保持昨晚的策略，安安分分做个有问就答没问瞎溜达的NPC。

还好，上路之后，基本就是那两个女生交头接耳聊天嘀咕，从后面看她俩，挺像是亲亲热热的小闺蜜，但正面看看她俩的表情眼神，就知道聊归聊，距离近归近，可实际上还是一个山头的两只母老虎，谁都觉得对方应该滚蛋。

这次要去的地方远点，是县里唯一的一条商场扎堆的街，需要倒一趟公交车。

打着自己晕车的借口，赵涛去药店买了一瓶晕车药，看她们都没跟进来在外面等，匆匆在旁边计生用品柜台上拿了一盒避孕套，一瓶人体润滑油，一起结帐，装进了裤兜里。

女生逛起街来仿佛自带体力消耗减半的技能，赵涛长跑都跑成了习惯，干于钿秋那样风骚成熟的娘们都能一口气来上半个小时干得她灵魂出窍，可到了陪逛街的时候，先感到累的人还是他。

刚进商场不久，孟晓涵就买了一双小凉鞋，稍微有点跟，试穿的时候踩上去，小腿的线条的确看起来修长了几分。

她问赵涛好看吗，他说好，她就掏出了钱包。

结果金琳数落了她小半个小时，嫌她也不再转转就乱拿主意。

孟晓涵忍不住小声说：“赵涛说好看啊。”

金琳笑着说：“就他那想法，你光着他觉得更漂亮，指望他挑衣服？”

赵涛连忙反驳说：“没有，我真觉得那鞋挺好看的，挺适合晓涵。”

“呀，你们一气儿了？”金琳马上装模作样说，“唉，少数就是不占便宜。”

下车差不多九点出头，九点半左右进了商场，就这么三层，两个女生硬是能逛到十二点半，赵涛都怀疑同样的时间给他他能连着楼梯间看三遍。

等到吃过午饭，大太阳已经在往她们的胳膊上丢火球了，金琳颇为夸张地打了个呵欠，笑道：“不行，我不午睡浑身难受。晓涵，我请客，咱们在旁边小旅馆开俩钟点房睡俩小时吧好不好？”

赵涛还挺好奇，孟晓涵要是不答应，金琳该怎么办。

反正他是想不出什么借口来继续说服她了。

可没想到，孟晓涵脸颊上红了一下，竟然点了点头，声音微微发颤地说：“嗯……好啊，吹吹空调，舒服睡一觉。”

卧槽，金琳这是给她灌了什么迷魂汤啊？他锁情咒锁了她一年多了都没什么指望到这么没戒心的状态。

而且，看孟晓涵含羞带怯的表情，竟然好像对要发生的事情有什么预感似的。

难道……她也准备好了？

赵涛看了看孟晓涵，又看了看金琳，裤兜里的手不自觉就攥住了那盒避孕套。

这……到底该用在谁身上呢？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七十四）

忙昏头了，忘了今天是周六。

唉.....

下周细细品菊花茶，这周超字数都没赶上进度。

我果然擅长乱灌水啊.....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六十二）

附近的小旅馆没有按小时计费的房间，但按照住一晚上算，也不过二十五块钱。

赵涛很爽快地就付了这笔房费。

单间的确很小，都是旧双人床，空调的外壳都已经发黄，不知道是从哪里收来的二手，但打开后，起码能出点凉风，比宿舍里的小电扇可舒服了不知道多少。

“行，那我俩就去休息了，你也睡吧，咱们三点之后再去转，到时候没那么热，转完吃饭，吃完回学校。”金琳张望了一眼屋内，笑着对赵涛说道。

孟晓涵低着头站在外面，不吱声，也不动，看起来十分紧张的样子。

“好嘞，累死我了。那出去时候把门带上，我可要脱衣服了。”赵涛直接把上衣套头扯下丢到一边，“睡觉睡觉。”

金琳脸上一红，退出去给他关上了门。他转身过去把门插上，从兜里掏出避孕套和润滑剂，眼前飘过金琳浑圆紧凑的翘臀，忍不住咽了口唾沫，下定了决心。

毕竟在金琳的铺垫下，孟晓涵连进旅馆休息这种事都答应了，基本已经算是他的囊中之物，什么时候取并不着急。

而金琳这个女生简直就是个金色飞贼，他骑着会飞的棒棒满世界抓也不一定有多少到手的机会。

誓言什么其实无所谓了，他才不相信自己鸡巴插进去天上就会降雷，出门就会碰见不长眼的车直奔他而来。

不过逼他发誓代表金琳对这个底线的守备非常森严，如果他协商不成，那么润滑剂就用上，开辟第二战场。

他已经准备了说服的理由，有信心靠着这借口半推半就把她守得可能不那么严实的一处拿下——就像当初他对付动心后还不舍得失身怕对不起丈夫的于钿秋一样。

把套子和润滑剂塞进枕头下面，他盘算了一下，脱掉衣服走进浴室，先洗了个澡。

事前给金琳洗干净屁眼应该是没什么机会的，这小破旅馆卫生间小得发指，冲澡都要跨步在蹲坑上方，水也就比凉的高那么一丢丢温度，喷头固定在墙上取不下来。

当然，生操菊花的事儿他也不是没干过，商场里折腾于钿秋那次，就捅出了一股子淡淡的臭味儿。问题是金琳可能不太容易接受。

他的希望最后还是只能放在自己想的借口上，避孕套那种跟穿了袜子一样的诡异触感，他还是不愿意有开封的机会。

还没洗完，屋里就传来手机的短信铃音，他一愣，心想这才十来分钟，孟晓涵睡着得未免也太快了，赶忙擦了擦出去拿起一看，真是金琳发来的，“你准备好了没？晓涵已经睡了。”

“这么快？”

“对啊。你猜猜为什么。”她很巧妙地暗示了他一下，明确地提醒，你曾经表白过的女孩子为了给你创造机会努力逼自己早早睡着了哦。

“好吧，那你怎么办？”

“废话，我当然是去你那边睡觉啊，难道你要我旁观，不怕晓涵咬死你再掐死我么。”

赵涛笑了起来，他舔了舔嘴唇，把本来拿到手里的内裤又丢开到一边，一边拉上窗帘，一边回复：“好，那你过来吧。”

“别，你带着钥匙来，来了我拿钥匙走。”金琳的警惕性还真是出奇的高，很快就回复了这么一句。

这下，赵涛光溜溜把她拽进屋里直接进入步骤的计划瞬间化为泡影。

奶奶的，他气哼哼撇了撇嘴，“可我洗澡洗一半，还没洗完呢啊。”

“那我更不能过去了。没事儿，我等着，你到门口了给我发短信，我看见就开门放你进去，你给我钥匙，我走人。”

真他妈的滴水不漏，明明都光屁股给我看过了，竟然还跟防贼一样一点机会不给。赵涛莫名感到有些火大，心里都冒出一股邪气，想着不行干脆进屋发挥最近的强壮体魄，把金琳制服再哄好孟晓涵，一箭双雕一次性把俩都办了。

不过这念头也就是冒个泡而已，他还没有失去理智，深深地明白，孟晓涵如果用柔情攻势问题不大，金琳如果能给出合适的利益得失交换也算是安全，而不在这两种情况下的生硬强暴，她俩的报警系数都会直插天际，高到不可思议。

就是处理方式可能不同，金琳把他送去吃牢饭的话估计转脸就去寻觅下一个男朋友了，而孟晓涵，可能会送他进去蹲几年然后坚持送饭感化他改过自新。

呸呸呸，想那么晦气的事情该什么，又没打算真的强奸。有小蓓那一次前车之鉴，还不够吸取教训的啊。他甩了甩头，回复：“那好吧，我尽快洗好。等我。”

他想了想，内裤也没穿，直接套了大裤衩子，光着膀子拿上手机和钥匙，在门锁那儿摆弄了一下，笑了起来。

成，还有机会。

他轻手轻脚把自己房门打开，在反锁的旋钮上拧了一下，把方锁舌弹了出来，这样的话，直接碰门猛地一下是关不上的，而这锁的结构还挺老，金琳找到收回方锁舌的法子起码也要几秒或十几秒。

这就足够了。

他演练了几次，确保自己反手也能迅速把门恢复原状锁好后，深呼吸两次调节了一下有点紧张的心情，把钥匙拎在手里，走向了隔壁。

观察了一下，走廊并没有人，也没有监控，昏暗狭窄的空间连灯都快要报废，几秒就要闪上一下。

拍鬼片都不需要费劲布置场景。

他走到门口，编好短信发了过去。

只有简单的三个字。

“我来了。”

很快，门锁发出咔哒一声，缓缓向里拉开，门缝里，露出金琳混合着几分嫉妒的紧张面孔，她看了赵涛一眼，发现钥匙就在他手上后，似乎暗暗松了口气，闪身出来，一边接过钥匙一边轻声叮嘱说：“你可千万温柔点，晓涵绝对已经乐意了，你好好对她，可别真硬来强的，惹她告警察，我可就算是强奸从犯了。”

“明明是你布置的，你才是主谋。”

“哼，”她瞪了他一眼，“少得了便宜卖乖，赶紧进去吧。”

“嗯。”赵涛点点头，推门走了进去。

但他没关上门，而是屏住呼吸，仔细听着外面的动静。

喀、喀、喀.....她凉鞋的鞋跟和水泥地面亲吻出很轻的声音。

然后，是隔壁老旧门轴发出的一声吱呀，显然是被推开了。

不需要等了。

赵涛马上轻手轻脚关上这边的房门，往自己的房间大步走去。

就在还差一步的时候，他听到了让他非常满意的一声“咚”。

那是提前反锁的门没能关上的声音。

不再有任何犹豫，燃烧的欲火化作了充斥在脑海里的动力，他猛地一把推开屋门，看着正在研究门锁结果被顶开到两步外、满脸紧张的金琳，侧身闪进屋内，盯着她的眼睛，反手锁上了门。

“咔哒。”

（三百六十三）

“这个玩笑不好笑。”金琳直视着赵涛的眼睛，向后退了几步，靠在窗台上，左手几乎是第一时间拿起了手机，翻开盖子，摁了三下，然后，把拇指悬在了拨号键上，“我希望你最好能有个合理的解释。”

“解释？”赵涛笑了笑，一个箭步冲过去，劈手夺下手机，在后盖上一搓取掉电池，放在旁边的电视柜上，“这不是很明显吗，我亲爱的金琳，你昨天晚上那美丽的裸体到现在还在我眼前挥之不去，我想来想去，比起晓涵，我还是更想和你做爱。”

他一边说着话，一边把下面的里外裤脱掉，故意拿起来盖住了她的手机，垂手拨弄着已经半勃起的肉棒，轻喘着说：“你其实也有心理准备了吧。”

“我没有。”她抿了抿嘴，往侧面躲了一步，视线不自觉地在他晃动的蘑菇头上扫了一下，“我帮你铺垫这么久，是为了完成你答应我的实验，我怎么会想到你竟然是个出尔反尔的小人。”

“我答应的是跟晓涵做，可没说过一定要在和你之前。”他舔了舔嘴

唇，“你昨晚不该玩那么大的，我一晚上满脑子都是你的裸体，那太漂亮了，没有男生忍得住的，金琳.....先给我吧，好不好？”

“你发过誓的。”金琳双手依然防御性地护在胸前，神情紧绷，“誓言对你来说，难道就这么不值一提吗？”

赵涛往前挪了一步，盯着她雪白笔直纤细嫩滑的小腿，呼吸越来越急促，“你为什么不这样理解，我宁愿被天打五雷轰，宁愿被车撞死，也要得到你。”

“因为我压根就不信。”话音未落，金琳突然抬起脚，把凉拖狠狠甩向赵涛的脸，扭身一个飞扑纵上床，打横一滚就想越过赵涛身边往门口跑去。

“那我也不信你！”赵涛抬手一挡就打掉了飞来的鞋子，趁机大步一迈，抓住金琳的胳膊狠狠一拽，就把还没来得及下床起来的她拉回到床上，拦腰一抱仰面一起倒下，嘴里低沉地说，“我搞定了孟晓涵，你再耍赖，我又有什么办法？”

金琳双腿乱蹬，手肘一下一下往后狠顶，顶得他肋骨生疼，羞恼道：“你不信我有什么办法，我又没办法付定金！你就算被骗了，还白捡个喜欢的姑娘，我要被你骗了，除了变成被人嘲笑的破鞋，还能得到什么！你给我放开！你休想我把处女给你，你风流快活，要是到最后不要我了，我拿什么去给我将来的老公！”

发现她其实也克制着音量，知道她的抵触情绪还没有爆发到极限，赵涛稍微松开点力气，趁她翻身躲避的时候顺势跟着一压，靠体重把她彻底禁锢在下面，斜身压制免得被提膝碎蛋，喘息着说：“那我在孟晓涵那儿实验成功之后呢，你不是一样要按约定的给我，那你就不在乎将来的老公了？”

“在乎。但没关系。”金琳美丽的眼睛里迸发出一股摄人的决心，“如果在晓涵身上实验真的成功，我就可以给你。我未来的老公肯定不在乎。”

“为什么？”赵涛双手艰难地按着她力气比想象中大很多的手腕，盯着她问。

“因为如果那样，将来我的老公就一定会是你。不管怎么样都会是你。”她昂起柔润的下巴，神情中赫然浮现出一股略显疯狂的味道，“为此，我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我也可以付出任何牺牲。”

赵涛想了想，沉声说：“到底怎么才算是实验成功？”

“孟晓涵对你的爱让她做出扭曲自己原则违背自己人生计划的举动，那就算是成功。”金琳双腿交叉死死护着裙底，一字字说，“比如，在你做了什么之后，她愿意放弃留学计划这样。”

“你说她已经准备好和我上床了，这还不叫扭曲吗？”

“这叫个屁，都正青春年华谁还不会发个春，这顶多叫一时糊涂，等回头冲动劲儿过去了还愿意，而且不再计较你那些女朋友，才叫扭曲。就跟你身边那几个一样。”她克制了一下自己的情绪，换上了比较平和的口吻，“赵涛，晓涵真的做好了准备了，她不像我会反抗你，她最多嘴上半推半就一下，你可以轻而易举地征服她，弥补你高中时候的遗憾。你不想吗？”

“我想。”他凑近她的脸，“可我不着急。哪怕支教结束，我也不着急，晓涵跟我是老乡，我还有大半个暑假可以用来找她。可你不一样，金琳，你太不好捉摸了，太贼，太油，我想破头都想不出，如果你耍赖，我该怎么办。”

“我不想强奸你，这毕竟是你的第一次，我想温柔地成为你第一个男人。金琳，和我做吧，”他轻轻亲了一口她颤抖发凉的嘴唇，“没什么实验比你亲身体验更准确了不是吗？支教以来发生的所有事你都在观察着，你可以对比你和晓涵，做过之后，感觉一下有什么不同，是不是和我做爱带来的。怎么样？”

“不怎么样。”金琳的眼底闪过了一丝惊恐，“这样我根本无法预计后果，不让我看见一个先例，我是不会答应的。如果失败了呢？在晓涵身上失败，我还有能力帮你想别的办法，我自己是对照，判断起来也容易。在我身上失败呢？我和你们不同，我的人生是我自己规划好的，我可以付出处女作为代价，但……但一定要有十拿九稳的把握，让我知道它付出的有价值才行。”

大概是察觉到自己的力量已经开始流逝，和男性比拼力气终究是不

可能赢的，她干脆放松开来，瘫软在他的身下，坚定地，一字字说道：“如果你.....你要违背你的誓言，那我就尖叫，就算你捂住我的嘴强行得逞，我也一定会报警。”

赵涛双手撑着床，看着下方金琳气喘吁吁的娇媚模样，阴茎胀大到发疼。

他咬了咬牙，轻声说：“那么，只要不碰你的处女膜，就算是我遵守约定了，没错吧？”

金琳楞了一下，小声问：“你要干什么？”

“那你别管，反正.....我保证给你留下处女膜，要是碰了，你就尽管报警。”他恶狠狠说道，跟着双手一扯，把他的连衣裙一口气掀到了胸口腋下，埋头就去亲她胸罩之间丰隆深邃的乳沟。

“你干什么？你.....你到底什么意思？”

再怎么说明，金琳也还没有过真正的男女经验，她只是本能的预感到，好像有什么脱离她预计和控制的事情，正在发生。

“我答应了不碰你的处女膜，那就不碰，我说了，我如果碰了你可以报警。”赵涛搂住金琳双手绕去背后解开胸罩，一边往下扯一边粗喘着说，“那处女膜之外的地方，你总要让我占占便宜吧？”

金琳面红耳赤地单手抱着裸露出来的饱满酥胸，脑子一时间有点乱，不能思考，也想不出危机到底在哪儿，她另一只手紧紧抓着自己的内裤，其他地方暂时放弃了抵抗，嘴里不安地说：“赵涛，你.....你这样不是白耽误时间吗，晓涵就在隔壁，那张床上你能做任何你想做的事情啊。我.....我就是让你摸遍了亲遍了，也改变不了关系的本质不是吗？”

“这也是实验的一部分呀。”他看她死死挡着花苞一样的小巧乳头，终于忍不住抛出了自己的撒手锏，“晓涵不知道我体质的事情，那些关键行为可以在她身上实验，可这些小动作，她不可能给出反馈的吧？”

“你.....你什么意思？”金琳的后脑已经抵住了床头，另一只鞋也在挣扎中蹬掉，她身上的遮蔽非常少，除了内裤和皱成一团的裙子，就只

剩下脚踝上那一个讨好赵涛用的脚链。

“如果能让女人丧失原则不顾一切爱我的关键其实不是做爱呢？”赵涛抚摸着金琳手感极佳的腰线，眼睛贪婪地舔舐她细腻如玉的肌肤，粗喘道，“比如，要是亲乳头就有效果呢？”

“那不可能，你.....你已经亲过晓涵的了。”

“可还有别的啊。”他马上接着说道，“我在那几个女人身上玩的花样特别多，那些不造成实质改变的，我在孟晓涵身上怎么可能实验得出来。比如，我经常让她们高潮，我为她们口交，我甚至会舔她们的屁眼，你怎么知道她们不是因为我的这些行为而质变的？”

他拉开她的胳膊，把嘴唇一点点凑近她深樱色的乳苞，望着她的眼睛说，“平常实验的话，你肯定要担心我趁机夺走你的处女。今天我保证了不碰你的处女，咱们一项项实验，这样行吗？”

金琳的表情终于变得有些犹豫，她似乎也意识到，一场做爱包括的细节太多，而要是能实验出不需要做爱就能达到效果的步骤，她就又多了一层保护住贞操的希望。

他伸出舌尖，试探着轻轻碰了她的乳头一下，轻声说：“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承诺，如果.....如果咱们在实验里找到关键步骤，而且不需要真正做爱的话，这意味着用这个来征服其他女人对我来说风险小了很多，我就同意跟你合作。你来安排，我来引诱，咱们就踩着一个一个女人，努力爬到社会的顶点去吧。怎么样？”

金琳的眼睛亮了，一种好似春情涌动的感觉浮现在她脸上，她犹豫了一会儿，没有做声。

赵涛笑着把嘴覆盖下去，缓缓罩上她带着一丝汗水咸味儿的乳尖，舌面和上腭把乳头夹在中央，激动地搓揉。

整个英语系最漂亮的系花，学生会人人想干却连男朋友都没能得手的女生，她的胸部，已经彻底为自己敞开了.....他激动地舔吮，拨弄，啜吸着乳晕发出羞耻的声音，亢奋到双眼发红。

“好.....我就信你一次。”金琳咬了咬牙，但却抬手推开了他的

脸，“但我有个条件。”

“什么？”赵涛立刻警惕地问。

她严肃地指着他胯下的老二，说：“你先手淫一次，射出来。我看过杂志，男人射一次，至少好半天有心无力。快点，你射完，咱们再开始。”

（三百六十四）

赵涛真是好奇极了，金琳到底要遇到什么情况才有可能彻底失去理智。

她身上半裸，乳头都被舔得竖了起来，他甚至都帮她找好了放弃抵抗的借口，正常来说，接下来就是他一点点亲遍她美丽的身体，送她高潮迭起失神瘫软，然后找机会刺入她体内的时间才对。

可她竟然还能想起这么个对处女来说绝对是冷知识的东西。

“快点，”金琳靠着床头，轻喘着催促道，“你射，你射出来，我才放心陪你做实验。不然.....不然实验到半截，你硬要做点别的什么过火的事情，我可没办法。”

“我都说了，我要是夺走你的处女，你就可以报警啊。”

“不行，谁知道.....你的花样里有没有别的什么部分，你先射了。男人射过之后不是会比较冷静么，那咱们实验也会比较好进行一些。不是吗？”金琳看了一眼门口，说，“你要不答应，就去找晓涵。她等着你呢，她可比我听话得多。”

“好，我射就是。”赵涛咬了咬牙，心里那股倔劲儿也上了头，今天他还就不信了，拿不下金琳身上至少一处。

他退开坐到床上，手握住勃起的老二套弄起来。

金琳红着脸看了两秒，就扭开头望着一边。

“不行，转过来看着。”赵涛用因兴奋而有些沙哑的声音说，“你得

帮忙，不然我受的刺激那么小，射不出来的。”

金琳犹豫了一下，转回头，盯着他翻动的包皮中出出入入的龟头，红晕开始在面颊上缓缓扩大。

作为资深的打飞机爱好者，赵涛完全能做到在一定时间内自由掌控射出来的时间，急着爽一下的时候两分钟就喷做得到，想多享受一会儿的时候反反复复在临界值附近徘徊弄上二十分钟也不成问题。

这会儿，当然是越久越好。

“金琳，把裤衩脱了吧，让我看看你下面。”他顶着她夹紧的双腿之间，粗喘着说。

金琳摇摇头，“我不脱。”

“就这点刺激我射不出来的。”他撇了撇嘴，手掌悄悄放松了一些。

她皱皱眉，把枕头挪了挪，坐上去，屈膝打开双脚，还是没脱内裤，而是把裤底向旁边拨开，有些羞耻地说：“这样行了吧？”

“不行，这样只能看到毛毛和一条缝，我要看里面。你不给我，让我看看过过瘾总可以吧？”

“我……我不知道怎么打开。”金琳皱着眉，有些恼火地说。

“少骗人了，昨晚自慰的事情你问的那么熟练，那你平常都是怎么手淫的？”

“我是夹玩具熊，我小时候的玩具。”她娇喘着回答，看起来也兴奋了不少，“我没打开过，我怕弄破自己，弄破了……就没人要了。”

真不知道她以前到底经历过什么，连小时候被猥亵过的张星语都没有她这么夸张而扭曲的贞操观。

但这会儿显然不是深究的时候，赵涛舔了舔舌头，用手指在嘴唇上比划了一下，“这样就可以，压住两边，一撑，就打开了。你洗澡的时候都不洗的吗？”

“没有女生会伸进去洗。”她皱眉嘟囔了一句，想了想，垂下手指，按他说的把竖直的缝隙缓缓打开。

随着那美妙花朵的绽放，赵涛的眼睛也一点点瞪圆，亮起。

色泽并不很深的小阴唇分开后，下方亮出的，是呈现出莹润樱红色的娇嫩腠口，褶皱纹理并不明显，小小的豆儿也不够发达，意外地呈现出和饱满外观不相称的青涩感，干净，漂亮。

他正贪婪地看着，金琳却突然收起手，把内裤盖了回去。

“诶？你干吗？”他一股急着泻火的鸟气冒上头，声音都提高了一些。

“你手都不动了，我害怕。”金琳皱着眉，摇头说，“不行，我不给你这么看了。”

啧，看得太出神忘了撻竟然还有这个副作用，赵涛懊恼地拍了一下腿，说：“是你那儿太好看，我不自觉看愣了。你再让我看看嘛。”

“不行，”她似乎不光是在害怕他，依然坚定地摇了摇头，“不给看。”

“你是不是怕被我看到你其实也兴奋了？”赵涛趴在床上，凑近她低声问道。

金琳咬住嘴唇往后缩了缩，沉默几秒，说：“不用你管。”

“那你自慰，”他吞了口唾沫，瞪圆眼睛说，“咱们一起自慰，你不是自慰不用脱内裤么，这样你就不需要担心了吧？”

“我自慰.....对你有什么好处？”她还是充满警惕地盯着他胯下垂竖的那根老二，小声问道。

“性感，刺激，男人是需要刺激才能亢奋的啊。”

“那你平常都是怎么打飞机的啊？”

“平常我可以看书看片，可现在不是只有你这个真人在么。快点，

不然我要软了，再硬起来可就坚持的时间长了，那我懒得等，你就别怪我不射。”

“我没带着熊……熊在我行李箱呢。”金琳皱着眉，为难地说。

在行李箱？听起来她竟然有个自慰专用熊娃娃，还带到了支教的地方？

“枕头，枕头不也一样，都是软绵绵的，要不……你夹我的手？我来帮你？”他马上进一步提议，“或者干脆你再拨开，让我舔舔，我舔着你，肯定很快就撸出来了。”

“够了，别说了。我用枕头。”金琳摇头打断了他，小心翼翼抽身起来，把一个枕头丢开，腾出靠着床头的地方，拿起另一个枕头就想沿着床头侧躺下去。

“过来躺我下面，”赵涛粗喘着说，“不许那么躺。”

“凭什么！在你下面我不舒服。”她眉角翘起，显得有些生气。

“自慰就是要模拟做爱的感觉啊，那样我射得快。我保证，你也会比平常舒服的。你试试，试试就知道了。”他卖力地诱惑着。

“那你抬高点，那根东西不许碰到我。不然我就马上喊停。”金琳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踢开被子和枕头，从赵涛手臂中间钻了进去，但她已经把裙子放下，挡住了大半身体，只留下了白皙修长的腿，紧紧夹住了叠成三折的枕头团。

“O K，你开始吧。”他单手撑住床，主要靠双腿跪在两侧支撑体重，低头看着她，再次套弄起来。

金琳看着他赤身裸体于近在咫尺的地方自慰，磨磨蹭蹭扭了几下，裙子蹭得靠上了几分，又露出她白得耀眼细得发腻的一段小蛮腰。

“你快点，我都来感觉了。”赵涛粗喘着催促，眼睛紧盯着她平坦的小腹下方不远出，正深陷在圆润大腿夹挤中的枕头团。

“嗯。”她含糊地咕哝一声，盯着他的胸膛。

一滴汗从他的胸口掉了下去，落在她的裙子上。

她不易察觉地颤抖了一下，接着，双腿用力，摆出了一个好似跷二郎腿的奇怪姿势，那团枕头被蹂躏成扭曲的形状，紧紧贴在她丰满的下体外侧。

双手开始用力，攥紧了已经上提到胸部附近的裙子，她纤细的腰肢也跟着绷直，后背微微弓起，含胸，缩肩，整个身躯像是被一根无形的皮筋扯住，想要对抗那股力量，却又被拖向中央。

她的脸颊迅速泛红，眼眶变得潮湿，失去了节奏感的鼻息仓促而凌乱，快速而细碎地吸好几口，才猛地呼出一下。

明明什么关键部位也没有暴露出来，最诱人的地方也不过是亮出来的大腿外侧那随着用力而微微颤动的肌肉轮廓。

但赵涛兴奋到快要爆炸。

进入状态的金琳，整个人都散发出浓郁的情欲气息，妩媚仿佛从每一个毛孔喷薄而出，连呼吸都充满了雌性荷尔蒙的迷幻甜香。

她的乳头硬了，顶起了裙子，在乱糟糟的褶皱中，依旧明显而清晰。

她夹得更紧，双脚都颤抖起来，那团枕头微妙地位移着，仿佛一只软软的手掌，隔着内裤摩擦她湿润的花朵。

没错，她那里肯定已经湿润，湿透，正在汨汨地流淌把她冲向高潮的蜜汁。

不自觉地，赵涛的手握紧，肉棒也膨胀到了极限，先前那多坚持一会儿多换点便宜占占的想法早忘得精光。

他甚至连趁机占有她的想法也同样忘记，就想这样看着她媚态横生的样子，一起自慰，一起高潮。

金琳先一步来了。

她花瓣一样娇嫩的脚丫突然挺直，交叉在一起的大腿更加用力地紧

压彼此，双手不自觉地握拳放在了小腹前方，雪白的小腹随着肌肉的震动浮现出迷人的浪潮，仿佛在体内正抓握什么一样蠕动。

凌乱的呼吸也在这一刻停住，她憋着气，小脸通红，下巴内收，嘴唇紧抿，眉心蹙拢，汗湿的刘海贴在额上，十几秒后，才长长地呼出口气，每一条肌肉都伴随着满溢的愉悦松弛下来。

喷发的冲动再也忍耐不住，赵涛猛地挺身立起，飞快地套弄着已经到达极限的肉棒，而不再需要支撑体重的另一支手迫不及待地扯开她的领口，狠狠按住她柔软丰满的乳房，掌心捏紧硬翘的乳头，无视她抗议的眼神用力揉搓。

“来……来了……我……我也要来了……”

随着他快活的呻吟，他的手捏紧了柔软饱满的乳肉，汹涌而来的快感把堆积在根部的精液上膛，子弹一样猛烈地喷射出去。

到底是没见过真刀真枪射精的男人，金琳微抬着头，望着他紫红的龟头，完全没想到喷射的距离竟然会如此之远。

根本来不及反应，第一股最浓稠的精液就跟用力捏紧的瓶子里喷出的洗洁精一样，黏乎乎挂满了她的脸……

（三百六十五）

没想到，金琳在这种情况下反应竟然还是非常快，赵涛一边粗喘一边射出第二股精液的时候，她就已经意识到这会儿应该优先挡住什么，双臂一横，抱住了胸前堆成一团的裙子。

后续的浓浆，粘在她胳膊上一些，掉在急促起伏的小肚子上一些，裙子上倒是被护得严严实实，只被沾上一星半点。

她双眉一蹙，怒气冲冲瞪着赵涛看了几秒，一咬牙没有发作，伸手扯过被子在脸上先擦了一下，忍着恶心把裙子连忙套头脱下，连着胸罩一起放在一边，匆匆检查了一下没有落上粘液，这才松了口气，翻到床边就踩着旅馆的塑料拖鞋啪嗒啪嗒跑去了厕所。

赵涛嘿嘿笑了两声，光着脚一边用纸巾擦着射完的老二，一边跟过

去靠在门框上说：“呐，金琳，我的女人还都尝过我的精液呢，你要不要试一试看看有没有效果？这个你想从晓涵那儿问出来绝对不可能，我估计也没机会实验。”

金琳正拼命洗脸，双手非常用力，带得弯腰垂下显得更加丰满的雪白双乳前摇后晃，分外诱人。她拿过毛巾擦了擦，嗔怒道：“得了吧，这么恶心的东西张星语也吃了？”

“吃了，还吃得特别多。”赵涛挑了挑眉，故意挑衅一样说道。

金琳刚把毛巾放到肚子上要往上擦，半截突然停住，她扭头看着赵涛的表情，犹豫了一下，突然用指头刮下了一点流下去的精液，伸出舌尖轻轻舔了一舔，旋即皱起眉，但考虑几秒，还是把手指含进嘴里，一点点吮吸进去，全部吃下。

这倒把他吓了一跳。

他本来就是故意提个醒，想着金琳正在气头，这回不试，之后多半也想不起来要试，漏过了关键，自己的秘密也就更安全些。

哪知道她就跟看穿了她的小心思一样，竟忍着那淡淡的腥味吃了下去。

接着，她低下头，若有所思地望着自己肚子上还残留着一些的精液，似乎在琢磨自己心里是一种什么感觉。

“怎么了？”赵涛心里有点发虚，强撑着微笑问，“有这么难吃吗？”

“你闭嘴。”她突然颇为凌厉地开口说道，过来伸出手一把把他推出去，关上了厕所门，“你去躺会儿，我要静一静。”

这一下赵涛更加忐忑，紧张地回到床上，心里暗骂了自己好几句，难不成多这一句嘴，最后就让金琳看穿了他的秘密？

几分钟后，厕所的水响声停了。

金琳走出来，身上还是仅穿着内裤和脚踝的细细红绳，她走到床边，低头看着赵涛那根软下来的肉棒，柔声问：“赵涛，你以前是不是让我吃过你的这东西？”

赵涛早就想好了答案，马上否认道：“这哪儿来的机会啊，先不说这玩意儿味道这么大，你觉得咱俩哪次相处的时候我有机会给你吃精液？”

“可吃下去的那种感觉，我.....我此前绝对有过。”金琳皱着眉，像个捕捉到了线索的侦探，紧张地寻找着迷雾中的真实。

“这玩意的成分就是水跟蛋白质，你吃蛋清多半就是这感觉。”赵涛随口敷衍着，想了想，干脆笑眯眯一岔腿，“要不你含进去嘬两口？兴许管儿里还剩着点，你品品味儿找找感觉。”

金琳思考了一会儿，摇了摇头，“算了，应该不是。我并没有什么为了你放弃一切的打算。看来应该是我误会了。”

赵涛这才在心里松了口气，同时暗想，金琳啊金琳啊，你这样的女生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为了谁放弃一切的那天，你想靠实验找到锁情咒的真相，这辈子都没有希望了。

他正得意着，金琳又开口道：“不过，如果别的事情实验完都不对，我就继续来实验这个。兴许爱意的加强并不是一步到位的，我下次可以多吃点试试看。”

“你这是要学口交了吗？”赵涛故意露出淫亵的微笑，拨拉了一下软绵绵黏乎乎的老二，“还是一步到位的吹箫加口爆吞精？”

“是实验。”金琳很淡定地回答，跟着爬上床，把内裤往上提了提，摆好枕头，躺下，深吸了口气，“那么，还有什么你觉得有可能的，来实验吧。”

赵涛想了想，也往旁边一躺，说：“既然你说吃了我的有感觉，我看，多半得让你主动才有效果。那你干脆把我女友们做过的都做一遍好了。”

“啊？”金琳一翻身坐了起来，板着脸说，“我可不给你口交。”

“男女之间不是只有交，金琳同学，你看的到底是杂志还是国外毛片啊？”赵涛不客气地讽刺了一句，然后指了指自己的乳头，“接吻试过了，看来不用再实验，那，来，亲我这里。”

“那我可以穿上衣服吗？”金琳看了看，设想了一下姿势，轻声央求道。

“不用了，一会儿实验我还要亲遍你全身呢，再脱多麻烦啊。”他嘿嘿笑着，直接一把把她拉到了自己身上。

尽管才擦洗过，她的体温依旧比他要高，热乎乎滑溜溜的，柔软而不失弹性地压了上来。

大片肌肤贴在一起，金琳的喉咙里情不自禁发出了细小的一声咕，一时间变得有些不知所措。

“来啊，按我说的，一项项实验吧。每一项你自己判断，你觉得没感觉，不对，就换。”

她点点头，还是小心翼翼挪开下体逃离了他的胯下，俯身低头，试探着含住了他的乳头。

“唔……”赵涛舒畅地呻吟了一声，脚趾都因为酸痒和心底的快感伸直张开。

可她仔细地舔了几下，就抬起头，说：“不对，没感觉。”

操，也太快了吧！

“嗯……那试试舔舔我的腹肌那一带。”他马上给了下一个指令，他想试试看，这么不给金琳思考时间，能不能诱骗着她做到类似于口交的事。

女人嘛，底线只要肯退，就一定会一路推到没有尽头的地方去。

她趴下去，顺着腹肌的轮廓舔了几下，坐起来，“不对，没感觉。”

“亲亲大腿。”

“嗯……不对，没感觉。”

“那亲亲脚。”

这次，金琳没动。

“嗯？怎么了？”赵涛好奇地问，“为什么不动？”

“这个可以等晓涵跟你做过爱后再实验。”她很冷静地回答，“我保证，你和她第一次做爱的时候，她绝不会答应做这个。那么，我大可以等到确定做爱不对之后再说。”

这个女人真是比想象的还要难对付。

赵涛看了一眼表，想了想，觉得还是应该抓紧时间。

于是，他爬了起来，指了指枕头，“好吧，看来这些都不对，现在，你躺下，换我来实验其他细节了。”

他舔了舔嘴唇，微笑着说：“老规矩，你觉得没感觉不对的，就开口，我马上换。”

（三百六十六）

也不知道到底是有多担心自己贞操的问题，金琳躺下之后，就用一只手握住了内裤的裤腰，深呼吸几次，放松下来。

“我建议你闭上眼睛，有些感觉在那种状态可能更容易捕捉体会。”赵涛柔声哄劝说，心里则已经在考虑这么一具美妙的裸体应该怎么品尝才好。

“好吧，你尽快。”金琳似乎还是不死心，“如果抓紧时间，我觉得你休息一下还来得及过去隔壁，晓涵算好哄的姑娘，你还有机会。”

“好好好，我抓紧。你先闭上眼，我要开始了。”他随口回答着。

他当然已经察觉到孟晓涵其实比较好哄这个事情，所以，他反而更不着急。

看金琳闭上眼睛，平躺着一动不动，他立刻迫不及待地凑过去，先低头吻住了她的乳尖。

这饱满的乳峰在躺倒后虽然变成了扁圆的一团，但毕竟足够丰满，边缘依然有着清晰的美妙弧度，让中央红艳艳的娇嫩乳头看着更加可口。

可他转着舌头刚要大展身手，金琳就推了他一下，说：“这个你实验过了，换一个。”

“喂……刚才根本没真正开始好吗。”赵涛皱着眉不满地抱怨，“万一就这动作是关键呢？”

“我不信。你换吧。”她闭着眼睛很淡定地说，“可别耍赖。”

妈的！他在心里骂了一句，寻思了一下，趴到她身边，伸手撩开她的发丝，掀出她白莹莹的小巧耳朵，伸出舌尖小心翼翼地钻了进去，顺着耳廓缓慢轻柔地来回舔弄。

她颤了一下，薄薄的嘴唇抿紧，没有说话。

他吁了口气，耐心地舔，在耳朵眼里钻几下，舔出来，含着耳垂拨拉几下，舔回去。

不一会儿，她的脸就红了几分，呼吸也略显急促。

“不对，这个……这个没感觉。换吧。”约莫两三分钟，她皱着眉开口说道。

他撇撇嘴，拿过床头柜上的水喝了两口润润嘴唇，一手扶着她的头，一手按着她的肩膀，稍微用力，让她斜侧脖子，亮出了一边雪白的脖颈，然后把舌头轻轻贴上去，顺着筋络的走向，缓缓舔来舔去，嘴唇时不时贴住，轻轻嘬上一口。

又体验了大约两分钟左右，金琳一晃头，这次声音都有点发软，“不对，换一个。”

“好好好。”赵涛看了看她颜色变深了一点，变硬了许多竖起来的乳头，微微一笑，拉起她一边的胳膊举高，吻上她手肘内侧，一点点向着腋下亲过去。

金琳的身材的确保养得很好，如果不是长期用小哑铃锻炼，上臂这

一段一定会有些松弛的脂肪堆积。但她这段依然十分紧凑，腋下显然经过处理，和孟晓涵不同，光溜溜一根毛发都没有，皮肤比周围的还要软一些。

他的舌头在腋窝里轻轻搅拌的时候，她的嘴里终于发出了一声娇美的呻吟，刚才夹着枕头自慰时才出现的情欲感，终于再次冒出了头。

这是撩拨勾引的一小步，却是征服她身体的一大步。

赵涛在心里给自己鼓了鼓劲，继续下着水磨功夫，为之后的打算铺垫。

“不对。换。”金琳的气息越发急促，这次口气也变得有些焦躁。

赵涛不紧不慢地换到她双脚中间，抱起她大腿就往两侧分开。

金琳马上睁开眼，紧张无比地说：“你干什么！”

“我连你内裤都不脱，O K？”他回了个白眼，低下头把她拖到自己怀中，浑圆坚挺的屁股抵着胸膛，双腿搭在肩上，低头捧稳她一边紧凑滑嫩的大腿，伸出舌头舔在她略有些汗咸味儿的腹股沟上。

“唔……”她白生生的小肚子，顿时就是一紧。

不愧是有过丰富自慰经验的女生，身体比一般的处女可敏感不少呢。他得意地品尝着，一点点舔向内侧，很快，就压在了薄薄的丝质内裤那一段棉布衬底上。

一布之隔，即是她的丰美花园，他粗喘着用力压住，舌头隔着裤衩用力描摹内部花瓣的形状，按揉已经有些兴奋的阴蒂。

“唔嗯——”金琳的腿本能地往中间夹了一下，跟着有些慌张地说，“不、不对，不是这感觉，不对，换，换别的。”

定力还真强啊……赵涛放下她的下体，看着内裤上自己舔出的那一片湿润，很显然，另一面已经有液体里应外合，并不是他在唱独角戏。

看来，哄她主动松口准许破瓜是不可能了。

他在心里叹了口气，轻声说：“好吧，正面我比较常用的都试过了，下面换背面吧，来，你趴下。”

大概是在这种情况下赵涛都没有失去理智给了金琳一点信心，她点点头，翻身趴在了床上。

赵涛撩起她的长发，低头吻上她的后脖子，趁着她脸朝下还闭着眼什么都看不到，把手伸向自己放东西的地方，准备进行最后的操作。

可这一摸竟然摸了个空。

他心里一惊，这才想起刚才金琳自慰的时候两个枕头都动过了，他连忙往里摸去，这才在床垫和床头的缝隙间摸到了还没完全掉下去的润滑剂，只是那盒套子，怎么也找不到了。

算了，光润滑剂就光润滑剂吧。他悄悄把瓶子拿出来，放到自己背后，垂手揉了揉休息了一会儿的老二。

小兄弟还算争气，金琳这么美的裸背和只穿着裤衩的翘臀露着，早就已经蠢蠢欲动。

低估了他的恢复能力，将是她今天犯的最大错误。

“不对，换。”金琳轻哼着说道，浑然不觉危险就要降临，身体反而随着一处处被亲吻舔舐而在情欲的按摩下放松了不少。

他转移到背部，嘴唇沿着脊椎上下游走，伸手悄悄拧开了润滑剂的盖子，备用。

“换。”她咯咯笑了起来，“不行不行，背后这块儿痒痒。”

他继续往下，轻轻咬了一口她弹性十足的屁股蛋，用近乎恳求的语气商量道：“我还有个撒手锏等着用呢，你把内裤往下褪一褪，屈膝趴着，好吗？”

“不要……”金琳撒娇一样地说，“你这会儿让人家脱一半，一会儿就全脱了。”

“我保证不会。我就是想亲亲你的小屁眼。张星语她们被我亲过之

后，都说格外爱我了呢。”赵涛屏住呼吸，等着她这一次最关键的让步。

“嗯嗯……”她摇了摇头，“多脏啊。恶心。”

“我不嫌脏，我沾水先给你洗洗。”他拿过喝的水，往手掌心到了点，搓匀在手指，立刻伸手钻进内裤，把湿漉漉的感觉涂抹在她紧闭的肛穴外。

“哎呀……”她屁股一缩，大概也担心整条内裤都湿了实在麻烦，扭头瞪了他一眼，说，“那……那这是最后一个，试完不对，就再也不试别的了，都等你和晓涵做过再说。”

“好好好，那你按我说的摆好姿势，不然我不方便下嘴。”他抱起她的腰，让她双腿分开跪伏，内裤拉低到大腿根附近，撅出的屁股像两颗大大的新剥煮蛋，白嫩柔滑，让他忍不住真的一口亲了上去。

“唔……”金琳哼了一声，倒是不忘伸出一只手捂住了已经暴露出半边的小穴。

没事没事，你捂吧，今天我想要的，本来也不是那儿。

他一边用舌头画着圈子接近中央凹陷的臀缝，一边飞快挤出一大坨润滑剂，匆忙涂在已经高高翘起的老二上。

这个接近蹲坑姿势的低位俯卧赵涛试过很多次，是女生屁眼最放松的体位，虽然男方也要把腿尽量分开来调整合适的高度，真动起来很容易压倒对方变成一个走后门的蝉附，但这会儿，不论从什么角度来看，都是最合适的。

趴得低，金琳什么也看不到，双腿屈叠屁股都快要坐到后脚跟上的状态下，一只手按住腰眼把体重压上一些对方就几乎无法挣脱，而且她还弓着身子努力用一只手捂着小穴，紧张的防备完全没有照顾对地方。

因为肌肉的牵扯，那嫣红的肛花已经微微绽开，他垂了些口水上去，双手轻轻一扒，喘息着说：“金琳，你连屁眼都这么好看。”

“讨厌……”她羞恼地回了一句，“你赶快吧。实验完我要去洗个澡。全身都是你的口水，烦死了。”

赵涛笑了笑，突然压住她的臀肉，挺身凑了过来。

察觉到床垫发生了奇怪的震动，金琳下意识地就往上挺，嘴里紧张地问：“你干什么？”

“干你！”赵涛气喘如牛地回了一句，单手用力压紧腰椎末端一带，身子微微一仰对准了屁眼的角度，狠狠一挺，那被润滑剂抹得滑不留手的粗大龟头，登时就钻入到猝不及防的后庭花苞之中。

“啊！”金琳哀鸣一声，双腿使劲赶忙就要往前躲避。

鸡巴头子都挤了进去，赵涛哪里肯让她逃掉，顺势一扑直接把她压平，双手一掰扯开拼命内夹的屁股蛋，把险些就要被甩出来的老二又是狠狠一送。

一层层胶圈般的束缚感顿时被他穿透，热乎乎的肠壁本能的开始蠕动，裹住了他深埋其中的阴茎。他低下头，亢奋地看着金琳微微颤抖的雪白臀肉，和中央被撑开到充血发红的娇嫩肛花，缓缓抚摸着她光滑的脊梁趴下去，揪住她的头发，吻着她泪湿的面颊，舔了一下她快要咬破的下唇，得意地笑道：“宝贝，我没碰你处女膜，不算违规哦。”

她悔恨地挣开头，没有说话。

这时，她另一只攥紧的手里发出了纸盒捏扁的声音。

赵涛这才注意到，原来避孕套不知何时被她偷偷拿到了手边藏住。

看来，这也是她误会了目的从而失去防备的原因之一。

“好好享受吧，金琳。”他吻着她绷紧的肩头，开始缓慢地摇动腰部，笑着说，“只要你愿意，我可以为你保留一辈子处女。但你的屁眼，已经是我的了。”

金琳低下头，用胳膊擦了一下眼泪，忍耐着苦闷的憋胀感，身体都在颤抖声音却十分坚定地说：“如果这实验在我身上有效，你可得……唔……好涨，你……你可得在晓涵那里再验证一遍才行。”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七十五）

假期带孩子玩，好累.....提前更，更完干活睡觉去。

话说，最近发现有地方转载作品把作者名换成了小强.....

我很像蟑螂吗？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六十七）

完全没想到都到了这时候，金琳整理好心情之后，冒出的竟然是这么一句。

预想中的惊慌、羞耻、难过迅速在浮现后消失，赵涛都还没有真正开始动作，她就头低下埋进手肘中间，没有再挣扎扭动，本来勒紧的肛穴也似乎放松了一些，就像她正在调整自己容纳得更加顺畅，好不那么胀痛。

“我可不敢保证晓涵也让我做这种事儿。”他喘了几口，双手压着她的背，双腿把她的大腿和小半屁股夹在中间，小幅度地进出。

肠腔的温度很高，周围还有一种微妙的摩擦感，尽管缺乏膻肉那种褶皱刮蹭的愉悦，但外紧内松深不见底，尤其括约肌的力量远比阴道内部任何一处都大，勒得他鸡巴都比平时粗了不少，连带着龟头也敏感了几分，动作起来爽得直想哼哼，“金琳，这么羞耻的事儿，晓涵肯定不答应的，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她含糊地呻吟了几声，一只手从他腿下伸过去，把被蹭低的内裤往上提了提，仿佛到了这种时候，她担心的还是前面的处女会不会被侵犯。

他有点生气，稍微伏低一些，双手撑在她两边，加大了摇动的幅度，“金琳，你知道这叫什么叫吗？”

抹满润滑剂的肉棒越发激烈地侵犯着还没完全适应的菊穴，金琳哽咽般哼了几声，娇喘着侧过头，有气无力地说：“我……我当然知道，不就是……鸡奸么。我就是……没想到……你会……这么着急，这么不嫌恶心。”

他用力捏了一把她肉感的屁股蛋，一边加大动作狠干，用小腹尽情拍打着她具有远超一般少女性感弧线的翘臀，一边粗喘着说：“这叫肛交，也叫干菊花，说白了，我正在操你的屁眼呢。金琳，你留着你的处女吧，你的屁股这么漂亮，我从后面这么日就挺爽。你别觉得你什么都能掌握，我不高兴听你那一套，你留着你的处女巴结你未来的老公去吧，你就是帮我找出了让别人迷上我的法子，我也不愿意娶你。我都可以迷倒天下的女人了，那我为什么还要你？你算计来算计去，满脑子都是利益，都是往上爬，你问过我高不高兴吗？”

“我为什么……要问……”金琳攥着床单，忍耐着说，“你哪件事不高兴了？你是……你是亲了孟晓涵的奶头不高兴，还是打牌看了我的光屁股不高兴？你是……你是亲了我俩的脚丫子不高兴，还是……这会儿干着……干着我的屁眼疼得我想哭不高兴？你说啊！”

“我……”赵涛顿时语塞，连晃动的身体都停了下来，被反问了几句后，他竟然有点不知道如何反驳回去。

“你要是不喜欢听人指挥，不喜欢我满脑子都是利益，那你别理我啊。”金琳抱住枕头垫在头下，把攥烂的避孕套盒子丢到一边，带着浓重的鼻音说，“女人为了自己的未来找一个可靠的男人一起努力有什么错？我又没有傍大款捡现成的，我就想不选错人，这要求很过分吗？我留着处女巴结未来老公怎么了，我要找陪我过一辈子的人，我不能为他好为他高兴吗？你摸着良心问问自己，你将来老婆跟你的时候不是第一次，你心里不会别扭一下吗？我……我是被你的体质影响了，爱上你了，可我也不是非你不可。赵涛，你要还是跟小孩子一样任性……连自己想要什么都弄不清楚，还把我的好心当成驴肝肺，那你就折腾吧，反正屁眼你也干了，你赶快，射完了，我去洗澡，被你鸡奸这一次，就算是我给你出主意帮忙的代价，以后咱们两不相欠了！”

最后一句低声吼出口来，她的眼泪夺眶而出，抬胳膊去擦也擦不

及，很快就在下面的枕头上打湿出一片明显的水痕。

情况有点尴尬。

男人其实在某些方面也是感性的动物，心肠硬的时候老二硬，心肠一软，老二也跟着稍微有那么点软，只是金琳的小腩眼子的确非常紧，牢牢勒着根儿，血冲进去退不出来，倒不至于直接变成垂头丧气的模样。

“你别哭啊……”赵涛趴下来，整个覆盖在了她微微颤抖的娇躯上，虽然不太信她是真哭，但还是忍不住低头轻轻吻着她的耳根，柔声说，“我其实就是憋得，你越不给我，我就越想要你，你这个借口那个借口找着，我就越来越火大，金琳，你真的……太漂亮了，男生到了这个地步，有我这样的机会，都忍不住的啊。我能忍住不强奸你，真的已经用光我所有定力了。”

“呸，”她抽了抽鼻子，啐了一口，“你刚才还说……还说我屁股漂亮，你这么……这么日着就挺爽呢。”

“那不是气话嘛。你要肯给，我肯定还是愿意走正道啊。起码不臭对吧……”他伸手帮她擦了擦眼泪，发现这种柔弱状态下的金琳真是格外诱人，眼眶微红鼻头轻颤，泪盈盈水汪汪，再搀着点轻嗔薄怒，真如几根软毛搔在心尖上头似的，痒得他屁股一挺，肉棒就往嫩肠子里一顶，硬回了先前威风八面的样子。

“啊……”金琳涨得轻叫一声，皱眉道，“哪有……你这样的，一边嫌臭，一边还往里头捅。胀死我了……跟大便拉不出来一样，还反着往里钻，好难受……”

“那要不我洗洗去，咱们试试正常的？”赵涛喘息着说，“那个虽然开始可能更疼，可后来就舒服了。”

“我不要。”她皱着眉摇了摇头，“你还……什么都给不了我呢，我把这个给了你，已经吃了大亏。别的不说，你肯打电话给其他人，说我是你新女友吗？”

赵涛一愣，跟着立刻反问：“我要答应，难道你敢吗？”

“我为什么不敢？”金琳一副理所当然的样子，瞪着百媚千娇的水灵大眼，扭脸望着他说，“我都有决心去从三个女生中间抢你当老公，难道还怕一帮不相干人的闲言碎语不成？”

可赵涛想起了当初答应过的事。

他眼前不断飘过的，是余蓓宁可和父母反目也要维护关系的坚定背影，是校服裙下那白生生的一双脚丫，是张星语毅然决然剪断飘落在地的发，是鲜艳夺目衬在笑容下的大红裙子，是杨楠偶尔露出一丝黯然，是于钿秋性爱中疯狂高潮时眼角的泪，是失去自由的囚牢之中那无声的呐喊，是暗夜里教学楼上绝望至极宁死不屈的纵身一跃……

浑身颤抖了一下，他又一次停住了刚开始不久的动作。

“对不起，金琳，我……我可以答应陪你一辈子，我可以答应跟你一起研究我体质的秘密，我可以用我的办法尽量帮你飞黄腾达，此生无忧。但是……很抱歉，我不能承认你是我的女朋友。就像于钿秋一样。”

“对不起，不行，真的不行，对不起。”他抽出来，向后退开，摇着头，惶恐地后退。结果，他一个不小心摔下了床，一头撞在了电视柜上。

（三百六十八）

“连个女朋友的名分都能把你吓成这样？你插进我后面时那凶神恶煞的决心呢？”轻轻吹着他头上肿起的那一快，金琳一边把湿毛巾按在他的痛处，一边略显幽怨嗔怒地说，“孟晓涵我帮你铺垫到这个份上，你连屁都没放一个，我还当你后续的事情全都想好了呢。闹了半天，我跟晓涵就算都成了你的人，也就跟有老公孩子的于钿秋，跟一个出轨偷情的中年妇女一个待遇是吧？”

赵涛坐在床边，鸡巴软了，大小头一起垂着，上面看着还更沮丧一点。

“我想过，我也知道……这不好。可我真的挺喜欢你俩的，最关键的是，你俩也都被我吸引住了，我觉得这个事情摆不脱的，我总要……

想想办法。”

“你的办法就是先上过再说？”金琳轻轻给他揉着肿起的疙瘩，也不知道是否故意，丰满的乳房在恰好的距离随着她的动作晃动，让乳头微妙的划弄着他的脊梁，“赵涛，你都把事情做烂成这样了，我请你帮我一起研究你的秘密，你干吗还这么不情愿。你好好想想，咱们只要找到那个秘密的根源，在你的女友身上重复几次，说不定她们就又妥协了啊。在我和晓涵身上来几次，说不定我俩也就让步了啊。你不觉得，这才是你唯一解决僵局的办法吗？”

她从背后缓缓抱住他，在他的耳根上吹了口气，“现在还不到一点半，你还有时间，赵涛，去吧，晓涵还等着你呢。”

“不、不行……她比你还在乎这个名分。就是她能忍住不去想我有三个女友的事情，也一定会因为我给不了她女朋友的身份而大发雷霆。不行，金琳，咱们得先测试出来那个法子，我直接拿去给晓涵用，否则就不能走那一步，绝对不能。”他紧张的脑子里终于理出了一个相对比较安全的借口，双手背过去轻轻抚摸着金琳的腰肢，认真地说。

“你等于还是在打我处女的主意？”金琳有些生气地在他疙瘩上摁了一下，疼得他呲牙咧嘴，“万一不对呢？”

“不对咱们可以继续实验啊，金琳，我答应配合你了，就一定帮你试出来。或者，咱们用排除法，把其他有可能的方式都实验过，只剩下破处这一件事后，再考虑，这样总行了吧？”赵涛觉得暂时能敷衍过去，顿时来了精神，忍着疼一转身又抓住了金琳的双手，本来就没尽兴还没软透的老二又带着淡淡的臭味抬起了头，“你看，刚才的肛交都还没做完呢。”

金琳显然觉得有点纠结，但她不是不了解孟晓涵，皱着眉考虑了一会儿，把他一推，扭身穿上了拖鞋，“你等十分钟，我洗个澡。全身好黏。等我出来，你也把……把那个冲冲。”

赵涛点点头，这次很听话地照金琳的安排去做。

因为他看得出来，金琳正在妥协。

就是还不清楚，她到底决定妥协到什么程度。

进去匆匆洗了洗确实沾了点东西的肉棒，他出来回到床边，看着依然只穿着内裤和脚链的金琳那水润之后更加明艳娇媚的裸体，老二就被线牵着一样昂起了头。

她盯着赵涛的脸看了一会儿，抬起屁股，把内裤脱了下来，这下，身上就只剩下昨晚现编的红绳脚链，“那.....你继续吧。我.....我稍微洗了洗，可我不懂怎么洗里面，反正.....大不了结束后你再去洗就是了。”

他兴奋地爬上床，扶着她的腰就想把她翻转过来。

但她抱住他，摇了摇头，“不要趴着。”

“啊？可是.....正面的话，你会觉得更涨。”

“没关系。”她咬着嘴唇想了想，往后躺倒，轻声说，“赵涛，就算这不是我的处女，起码也是我和男生亲密接触的第一次，我还是希望.....你在欺负我的时候能多少抱我一下，骗我也好，让我觉得你喜欢的是我的人，而不是.....一副长在谁名字下都无所谓的身子。”

“这真不像是你会说的话。”他摸了摸头，乖乖抱起她的腿，向上折叠，抬高了圆润的臀部，亮出了有些红肿的肛口。

“赵涛，你真是会伤女孩子的心。”她蹙起眉，有些难过地说，“再怎么，我也就是个不到二十岁的女生啊。”

可你比好多四十岁的女人活得都明白，金大明白。

他在心里嘟囔了一句，想了想，趴下到她腿间，叹了口气，柔声说：“那，我就我的方式来喜欢你了。你可别紧张，我保证了不破你身的。这要放松才能享受得彻底。”

金琳犹豫了一下，点了点头。

下一秒，他柔软的舌头就覆盖在了她还沾着水珠的肛花上，卖力的舔了起来。

“嗯.....嗯啊.....”红肿的屁眼被突如其来的刺激，金琳的背筋一挺，情不自禁呻吟出声。

他把唾沫仔细涂匀，然后，捧稳她的臀尖，舌头用力一钻，挤进了括约肌内，在缩紧的小菊蕊里来回翻搅。

她虽然不知道怎么洗里面，但入口这手指能够着的地方肯定好好清过，他都能闻到撑开的屁眼附近那淡淡的香皂味道。

“哼嗯……”她的呻吟比平时说话的声音软得多，透着一股江南水乡嫩菱角一样的滋味，带上情欲后轻轻一嚅，就让他鸡巴忍不住一翘，往床上顶了一下。

等到上唇已经能感觉到一股微黏的汁液沾染过来，他得意一笑，逆流向上一舔，嘶溜一声从她湿淋淋的两片花瓣中央滑过。

“啊……”她短促地叫了一声，分开在两边的腿登时往里一夹。

这种老夹东西自慰的，顶上阴核必定格外敏感发达，赵涛在膻口附近转了几圈，就把舌头一提，压在了那一颗小疙瘩上，往下一伸，往上一舔，跟要把她阴蒂掀起来一样。

金琳喘得更急，垂下一手扶着他的头，颤声道：“赵涛，你……你还没准备好了吗？”

“没，”他含糊地回了一句，“我得让你知道，夹熊娃娃可不如夹我快活。”

大概是自慰的经历时间不短，等到身上来了劲儿，小洞里头蜜汁儿黏乎乎流了一片，金琳又情不自禁把腿夹了起来。

可这次，赵涛的头在中间，虽然也毛茸茸的，但一点也不软，还有跟舌头一个劲儿地动。

“啊……啊啊、嗯……嗯啊……”金琳轻轻叫唤着，身体蜷曲起来，双腿缠着赵涛的脑袋用力内夹，不自觉就想变成自慰到高潮时候的姿势。

习惯，就是这么可怕的一种东西。

但赵涛可不是乖乖听话的熊娃娃，他一边加快舌头舞动的速度，舌尖推开嫩嫩的包皮，飞速绕着芽尖儿打转，一边双手推着她膝弯，硬是

把她的双脚打开，逼着她仰倒在床上。

她拼命要夹紧，身体已经随着喜悦的浪潮开始了节律性的颤动。

他拼命要让她舒展敞开，最后甚至不得不用手肘在两边顶住她的大腿根。

就在这奇妙的角力中，金琳长吸口气，发出了一声细丝般悠长盘绕的娇媚长吟，终于还是没顶过赵涛的力量，双手分开攥住了床单，双脚也举在空中岔开，暴露着前后两个湿润的孔洞，痉挛着达到了高潮。

（三百六十九）

“爽吗？”赵涛侧躺在金琳身边，抚摸着她因为情动而又饱满了几分的乳房，颇为得意地问。

“嗯。”她点了点头，但并不似一般女孩那样高潮之后格外黏人，而是垂手摸了摸自己下面，轻声说，“挺湿的，都流到后面了，能帮你省点润滑剂吗？”

“还是多抹抹吧。”他撇了撇嘴，爬起来拿过润滑剂，“毕竟屁眼里比较干，真磨破了还特别麻烦。”

金琳伸手把那盒套子拿了过来，皱眉问：“对了，你带这个来……到底是想干吗的？也没见你用。”

他用老二轻轻摩擦着她白嫩的脚掌，随口回答：“万一商量通，你肯跟我做，但非要我戴套子，我起码不用被你支走下去买，可以用现成的。”

“骗人，你明明冲着我……我后面来的。”金琳完全不信，问道，“是不是用来防臭的？”

“是用来辅助润滑的，万一你屁屁特别紧，不好进，就用上。”他干脆把她双脚合拢，趁她对这个没什么抵触，先享受一下足交的快乐，“没想到你那儿还挺有弹性，顺顺当当就干进去了。”

“疼得我都哭了，你还有脸说。”她哼了一声，“亏我一直还防着，

结果挡错了地方。”

“你……一直拿着脚丫子搓，也能射？”她看着赵涛越来越兴奋的样子，又皱起了眉。

“能啊，我还挺喜欢你们脚丫的，一个个这么可爱。”他动了几下，放开脚踝，凑了过来，“不过当然还是进到你的里面更舒服，我要来了啊。”

金琳的喉咙轻轻蠕动了一下，横了横心，说：“那……来吧。你这次慢点，你刚才欺负我太狠了，我肚脐眼里面都疼。”

“好好，我这次一定慢慢来。”他搓搓手，带着一股兴奋劲儿调好姿势，抱着她的臀部往上捧起。

“你可别走错了。”金琳皱起眉，犹豫一下，还是伸出一只白生生的小手，挡在了湿漉漉的花瓣外。

赵涛笑着点点头，这会儿也顾不上惦记前头，有便宜不占非好汉，反正照这么发展下去，那小穴眼儿早晚都是他的，不必急在这一时半刻，“你放松点，别光顾着捂，夹紧了还会涨。”

“哦。”她深吸口气，努力放松了会阴附近的肌肉，严谨的表情还真有点在做实验的味道。添了点润滑剂在龟头上，他扶稳老二对了一下角度，说：“你再举高点，不然这个角度我可以不小心就戳你小逼里了。”

金琳脸上一红，瞪他一眼，干脆用剩下那只手抱住并拢双膝，往胸前弯曲，让柔白晶莹的娇躯几乎折叠起来，但大腿根，还不忘夹着自己护洞的手。

“放松点，我来了，金琳，你别使劲儿，别使劲儿，啊，就跟上大号一样，把屁股往外使劲。”他一边指导，一边把尖端缓缓推入。

双腿并拢的缘故，那明明都开了苞的小屁眼比刚才紧了不少，蠕动的括约肌在排便动作的支配下，好像一圈小舌头舔过龟头周围，舒服得他呼哧喘了一口，半根鸡巴都在发酸。

“还……还没进来吗？好粗啊……”金琳呻吟着说了一句，“我……不能再放松了，好别扭……”

“没事，你缩一下再放开。”因为被女友用指头爆过菊花玩过舌头钻井的游戏，赵涛知道有异物逆行入侵的时候想要保持放松其实很难，就一边让龟头最敏感的伞棱进入到屁眼褶皱包裹的位置，一边喘息着说，“你那样缩一下，就又有劲儿放松了。”

“嗯。”这方面还是没经验，金琳乖乖照做，结果那小屁眼顿时就囁着龟头美美吸了一口。

“哈啊……”赵涛吐了口气，等她接下来放松的那一刻，稍微用力，把老二又往里塞了半厘米。

“嗯嗯……”金琳发出一声酥闷的轻哼，“怎么还这么涨啊……还没全进来吗？”

“是你说慢点的。”赵涛笑呵呵地说，“这才进了个头儿，还差一大截呢。”

“啊啊啊……”她皱着眉抱怨，“真难受，我……我控制体重便秘的时候都没这么涨过……”

“疼吗？”他柔声问道，下面却伴着温柔的语调往里又塞了一点。

“不疼。”她摇摇头，“不行……赵涛，你……你还是快点吧，你……你这么在里头慢慢往深处走，我光想夹……可又夹不断，心里好烦。”

“好嘞。”赵涛等的就是这句，下了床他的确斗不过金琳，但在床上，他自觉比一个处女还是强多了的，起码还有那么点机会把她搓扁揉圆，好好玩弄一番，“那我来了。”

他说着往里狠狠一顶，下腹一口气贴住了金琳耸圆的臀尖，阴毛都被上面邻居小妹妹的“口水”打湿了一小片。

吃了这一猛顶，金琳啊的叫了一声，一圈菊轮顿时紧缩起来，抱住他的鸡巴根就往内部拔萝卜一样拖了两下。

“别别……停，停一会儿，”金琳赶忙摆手，皱眉咬唇憋得小脸通红，咬牙忍耐了十几秒，才吁了口气，轻声道，“好，我适应点了。”

你.....你可别太猛，刚才硬来的时候，你一往外，我肠子感觉都快被你翻出去了。”

“那你随时开口。我先动着。”赵涛说什么也忍不住了，金琳刚才的高潮余韵犹存，肛交的倒错快感就又燃起，让她微蹙的眉心都散发着情欲的气息，勾魂摄魄，鸡巴又被小菊花嘍得涨疼，不赶紧来上几下，仿佛血管都要爆开。

他喘着气往外一抽，肠壁果然长了吸盘一样攀附过来，缠绕着不舍得他的小兄弟走，于是他退到门口，又被热情迎了回去，回去觉得不妙，起来又往外走，拉拉扯扯出出入入，畅快淋漓地干了起来。

“呜嗯.....呜嗯.....呜嗯.....”金琳没再说话，只是转而用手心捂住了上面的嘴巴，双脚举在空中互相勾着，靠在他一边肩上，每次被他插入，都发出短促而娇媚的一声闷哼，就跟有个小舌头往他耳朵眼里湿漉漉舔了口一样，听着都痒丝丝的。

他动得快，她就哼得快而短，他动得慢，她就哼得慢而长，还真是声色俱全的全方位享受。

也不知道是屁眼太紧，还是金琳的哼声太媚，亦或是他心里的亢奋太猛，才不过七八分钟，他的老二就开始憋着满腔的精虫一阵接一阵的发麻。

“金琳，我.....我要射了。”

“呜嗯.....呜嗯.....”她还是那么哼着，媚眼如丝瞥他一眼，忽然道，“外面，射外面。”

“你想什么呢，屁眼里又不会怀孕。这你也怕？”他哪儿舍得拔出来，当然不肯答应。

“你傻啊，嗯、嗯啊.....你、你射里面我洗都没法洗，一会儿一起回学校，你让我怎么走路？流一内裤吗？”

妈的，看她明明面红耳赤很投入的样子，怎么这会儿还能有心想后面的安排，赵涛已经动到了最后关头，心想，干脆就这么先斩后奏得了，反正刚才没他那句多嘴她也说不出什么。

“你要射进来.....我.....我就让你这辈子都得不到孟晓涵。”金琳突然瞪起眼，很生气地说，“外面，听到没有。”

那股射精前的冷战都打到了一半，可赵涛一跟她对视，就知道她不是在开玩笑，心里一慌，马眼顿时松了，不禁赶忙往外一抽，一股飞精喷薄而出，点点滴滴沾在了金琳白里透红高高举起的大腿上。

而剩下那些，就便宜了旅馆的床单。

“其实你完事上个厕所不就好了嘛。”赵涛皱着眉，为自己没能享受到射精时直肠包裹蠕动的快感而升起一股怒气。

“不好。”金琳随口答了一句，却没有拿纸擦身子，而是小心翼翼的侧身扭腰，把沾了精液的大腿后侧小心翼翼地亮到眼前，仔细观察着。

“你看那个干什么，赶紧擦了吧，黏乎乎的，一会儿干了皮肤会发紧，还得洗澡。”赵涛突然觉得有些心悸，赶忙抽了几张纸巾就要过去帮忙。

“别动，你擦你自己的，这个不用你管。”

金琳伸手阻止了他，接着，皱着眉，用指尖在精液上小心翼翼地刮了一下，蹭到指肚上一团。

然后，她若有所思地看了赵涛慌乱了不少的表情一眼，突然很果断地把手指放进嘴里，把上面白乎乎的一团一口吃了下去！

（三百七十）

“你喜欢吃这个啊，那我叫你给我口一管你还不乐意。”赵涛强装出镇定无比的样子，把自己小弟弟上的粘液擦干净，蹭过去凑到金琳身边，两只手把她纤腰一搂，上上下下抚摸起来。

但金琳并没管他不老实的手，而是闭上眼仔细思考着，看样子，正在从记忆中寻找所有产生过类似感觉的时候。

赵涛这会儿真是非常庆幸，他没有早对金琳做什么出格的事。

万一要是早上几个月，这女生恐怕真能回想起和张星语一起跟他吃的那顿饭。

“这会儿才两点多，时间还早呢，”他干脆贴上她热乎乎滑溜溜的身子，抓着她手带到自己刚刚软下来的老二上，“要不你来含进去直接吃，你喜欢的话，这个我绝对管够。”

金琳睁开眼，望着他看了几秒，没理他，还是用手指在腿上那一块精液上刮了一下，伸出舌尖轻轻一舔，缩回嘴里，仔细品了品，皱眉道：“你.....之前真的没让我吃过这东西？赵涛，你跟我说实话，咱们是要找方法，你故意瞒着我，那我费多少力气也找不到正确答案的。是不是.....吃了这个就会爱上你？而吃得越多，就越.....越不可自拔？”

赵涛笑着亲了她一口，掩饰着心虚和背后已经渗出一层的冷汗，柔声道：“可我真没机会让你吃精液啊，金琳，我有多大胆子，敢这么恶作剧到你头上？再说了，孟晓涵可是有洁癖的人，直到最近才肯让我用她的瓶子喝水，你说我找什么机会能让她吃？你要说这个能让你们变得无可自拔说不定还对，毕竟我身边的几个女生都经常吃，于钿秋更是漏出来多少往嘴里放多少，这个你完全可以多吃点验证验证，要是对了咱们可就省心了。可触发条件，我觉得你找的不对。”

“你还有喜欢的女生吗？在你们系或者我们系都可以。”金琳把最后一点刮下来，放进嘴里舔干净，皱眉问，“就是现在还没爱上你的女生里。”

“没，现在这几个我都快应付不过来了。哪儿还敢喜欢别人。你要干什么啊？”

“那下学期，你去迎新的时候留意着点，如果有喜欢的小学妹，你告诉我，我取点你的精液，试验一下看看这个有没有效果。”金琳倒是很能妥协，“既然那个触发条件有点难找，咱们可以测试一下这个，如果吃到你的精液也有差不多的效果，那就好办了。”

“这也太玄乎了吧。”赵涛干笑着说，“吃点这个就有效果，那我回头干脆去自来水厂打飞机，让全市人都爱上我多好。”

“可事实上就是有效果。”金琳正色道，“吃下去一会儿后，我就有来支教这段时间跟你一起吃午饭时候经常出现的那种感觉，心里暖洋洋

的，一看你就舒服，特别想往你怀里靠，觉得你特别有魅力，感觉为了你什么都想做。”

“得了吧，”他笑道，“还什么都想做呢，你连处女都护着不肯给。”

“因为这是我。”金琳扭脸盯着他的眼睛，“如果.....换成更重感情的女生呢？如果.....是许久都没有得到老公滋润的于钿秋呢？”

她的眼底又涌上了比自慰时候还要兴奋愉快的光，她双手缠住赵涛的脖子，吞了口唾沫，轻声说：“谁也没规定过你的体质不能有额外的效果啊，你刚才不是告诉我，这些爱你爱到发狂的女生们和你交往都经常吃你的精液么，说不定.....这真的就是咱们需要的答案。”

赵涛感觉大事不妙，嘴里连忙误导说：“可是.....这东西保质期超级短的啊，一会儿就液化了，要是不在女生体内，估计都保存不过两个小时就彻底变质了。精虫这玩意活不多久。”

“没关系，我来想办法。”金琳的脸上浮现出一种狂热的光彩，“只要你答应我，在我需要的时候马上找地方帮我弄出点精液来，我就有办法试出那到底是不是答案。”

总感觉再怎么抗拒下去会从态度上被金琳看穿，他只好点点头，说：“不过，得有机会才行，我也没本事随时随地弄出来给你用。”

“不要紧，赵涛，不要紧的。”她就像找到了一船鱼的小猫，愉快地伸展了刚刚经历过扭曲情欲洗礼的身躯，“只要我总是跟在你附近，我就能找到机会。”

“呃.....你准备怎么做啊？”

“我要先让孟晓涵吃几次，她的感情状况我大致能摸透，我先看看这个到底能不能加深她对你的爱，如果能，就说明这不是只对我生效的东西。”她噙着一抹得意的笑，悠然道，“保质期哪怕只有两个小时也够了，我可以为你准备一个小瓶子，装指甲油那种就行，需要用的时候找个卫生间，你射进去点，我用刷指甲油的小刷子帮你涂到能让孟晓涵吃进嘴里的地方。多加几次量，看看什么程度会更有效。”

“怎么算有效啊.....”赵涛摸了摸头，感觉自己似乎踏上了一条非常

不妙的路，而且，没什么机会回头的样子。

“比如，能让她从现在半推半就等你，变到憋不住勾引你，主动想要你，我觉得就非常足够了。”她斜眼瞥着他，微笑道，“之后再和你一起吃饭，我也会好好留意的，到底那种感觉跟吃什么的时候一样。”

“呃.....如果孟晓涵没吃过精液却还是越来越爱我呢？”赵涛绞尽脑汁想了半天，开口问道。

“那说明你还有别的吸引力没被发现呗。不过有什么关系，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不需要知道所有的路，”她笑咪咪伸手捏住了赵涛的鸡巴，就像是找到了什么价值连城的宝贝，爱不释手地把玩抚摸，“这条路试验出来有效果，那就很足够了。剩下的，我来负责。你可以不承认我是你女友，我暂时不在乎，我要的是将来。只要我是你实际上的经纪人，一切就都会好起来的。赵涛，如果顺利的话，你将可以操纵女人的感情，你知道这有多恐怖吗？”

我知道。我他妈现在就感到很恐怖。赵涛在心里哆嗦着嘟囔了两句，开口说：“好好好，那.....这个要是试验成功，你前面还给我吗？我怎么觉得你要抵赖啊。”

“我怎么会抵赖呢.....”她伸出舌头，柔媚地舔过赵涛的唇角，“约定不变啊，只要你拿下孟晓涵，我就高高兴兴都交给你，多疼我都忍了。咱们现在有了明确的方向，之后会更容易的，其实咱们最晚四点之前走也没事，要不.....”

她犹豫了一下，皱皱眉，叹了口气，“今天下午多半不行了，晓涵没等到你，也没见到我回去，她就是用脚后跟想也知道这边有事，保不准心里已经窝上火了。我看啊.....不好办。”

赵涛倒不是太在乎，他觉得真要一个劲儿吃醋，那这么久下来估计撒尿都是酸的，要是三个女朋友能忍，多一个金琳有什么不好忍的。

“不好办，再说呗。”他伸手捏着金琳弹性绝佳的乳房，寻思着既然最晚四点走也没关系，那是不是趁着这么好的机会，再来往别的地方打打主意。

想吃精液，恐怕再没有比对着嘴含住喝更直接的了吧？

“不好办，咱们正好可以试试看你精液的效果啊。说不定吃了之后，她就改主意了呢。”金琳双眼亮晶晶地望着他，“你还要休息多久？你给我再射点出来。”

赵涛不悦地眯了眯眼，心里盘算了一下，开口说：“男人吧……刺激大点就恢复得快，刺激小点就恢复得慢，你要是含住舔一舔，说不定马上就能再硬，硬了，就能射。”

“才不要，刚从屁股里拔出来的，擦一擦能有多干净。”金琳马上摇头，一脸不情愿。

“那好办。”赵涛一骨碌下床，飞快跑去厕所，“我打香皂，马上洗洗。”

“你用手吧，我……我不想含那个。”金琳提高声音喊了一句，撒娇似的。

赵涛匆忙开水冲了一下，搓了把香皂沫子，哗啦啦洗干净，裹毛巾一擦，转身出来，“那你可且得等了。什么刺激都没有，保不准我三点半都硬不起来。咱就该退房回去了。”

金琳皱着眉盘算了一下，说：“不行，我估计晓涵等到现在多半已经睡着了，我是打算悄悄过去开门抹到她嘴唇上，让她不自觉舔进去。我得穿好衣服准备好，你一射我就用手接住拿过去才行。要是用嘴，你要是起了劲儿都喷我嘴里，我不小心再吃了怎么办。”

“快射的时候可以拔出来嘛。”赵涛干脆跳上床，挺着腰就往金琳脸颊上送。

“去去去，我不要。”金琳扭脸躲开，下床抓起衣服就往身上套，套上后把裙摆往下一拖，理顺了行头，才开口说，“嘴反正不行，我看着就觉得嗓子疼……我用手，或者脚，你挑吧。”

“那都要，手脚轮流来吧。”跟金琳讨价还价看来得是以后的常态，赵涛往床上一躺，指了指，“先用手帮我揉揉，活活血，硬得更快。”

（三百七十一）

“我不太会，你还是自己来吧。”金琳不情不愿地伸手握着赵涛的老二弄了几下，就蹙眉撅嘴往旁边一歪身子，“跟个肉虫子似的，好恶心。”

看来刚才钻屁眼的事儿让她还是有点反感，手一拿开，先放到鼻子边闻了闻掌心。

“我都打过香皂了……那你把脚丫给我。”赵涛往床头一靠，抱怨着指挥道。

“给。”大概是觉得脚丫子跟这个有点脏的东西还挺配，她挪了挪屁股，抬起腿把脚放在他的胯下。

赵涛也不客气，抓住金琳柔白粉润的脚掌就从两边往中间一合，挤着软绵绵的阴茎上下抚弄。

“诶……有点痒，你别蹭脚心啊。”金琳挪了挪脚腕子，那条红绳足链转了一下，上面的小装饰恰好随着动作轻轻地叮铃叮铃响起来。

论综合实力，金琳的确是赵涛目前认识的女生中当之无愧的第一名。但单论这双脚，余蓓和孟晓涵的都比她更好看，余蓓仅靠赤足的视觉效果就能让他想象着打飞机，而孟晓涵脚上有敏感带，足交起来她也会有快感，肯定都比金琳要强。

他一边抓着她脚夹住肉棒摩擦，一边顺着她的腿往上看去，心里盘算着，还是不想放过她的那张小嘴。

那么个能言善道的小嘴巴，叼着鸡巴塞得满满当当，想说什么说不出来只能从鼻子里哼哼的样子，肯定能让他兴奋到爆炸。

而且，他现在其实有自信，金琳绝对不会咬他。

她的底线其实已经崩塌得差不多，只是在悬崖边上靠着自己的精明凌空起舞，拼命躲避他的追击而已。

处女膜的象征意义，嘴巴并没有。

处女膜破裂必定会有有的证据，嘴巴也没有。

所以她其实根本没有坚守的必要。

那么，他应该可以考虑用强。

其实，不主动服务的情况下，女孩的小嘴并不会会有太大快感，还会有碰到牙齿的高风险。

但就像拿下屁眼这个略有点臭的行为一样，这件事更多的是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如果说肛交代表了羞耻心和异常行为的忍耐妥协，那么，口交就代表了一定程度的单方面取悦，是三条路中最具有侍奉感的一处。

他抓着她的脚动了一会儿，寻思暂时还回不过来劲儿，索性故意放空心思，让那根东西变得更软。

果然，金琳稍微有点着急，皱眉道：“怎么还没反应啊？你刚才……刚才欺负我的时候不是那么一会儿就生龙活虎了？”

“你穿得整整齐齐，脚丫还不让我乱动一动你就说痒痒，这我要也能硬，跟你出门岂不是要每时每刻顶帐篷？”赵涛干脆松手，往后一靠，“算了吧，反正我也觉得你这猜测太不靠谱，别费那事儿了。”

看他要打退堂鼓，金琳立刻显得有点着急，咬唇沉吟片刻，下床去把矿泉水瓶瓶盖拧下来，回来摆到床上，看来是要当容器，接着又把刚穿上不久的裙子脱下，只穿着内裤爬上了床，单手托着丰硕浑圆的乳房，轻声道：“这总行了吧？”

刚才就在想到底哪里比较接近嘴巴方便突然袭击，看着她莹白饱满，仿佛能把手掌吸过去一样的乳房，赵涛眼前一亮，说：“你脚怕痒，那……用胸部总可以了吧？”

“胸部？”金琳有点迷茫，低头看了一眼，“这里……可没有洞给你钻啊。”

“有沟啊。”他直接伸手过去，双掌捧住她充满弹性的奶丘，用力往里压紧，绵白的柔软肉团顿时挤压出一道紧密的沟壑，“怎么样，这地方没什么处女一说，你总不怕了吧？”

看她还是有点犹豫，赵涛不耐烦道：“那要不你脱了裤衩，用手自

慰给我看吧，你这个不舍的那个不舍得，还想让我硬，我下面长的也不是如意金箍棒，哪儿能说长就长说短就短。”

“行啦行啦，得寸进尺……”金琳瞪他一眼，试探着弯下腰，比划了一下，把丰满的雪白蜜瓜沉下去。

他故意稍微并着腿，那一对儿还有些发硬的乳头就不出意外的压在了他的大腿根上，痒酥酥的。

她皱着眉比划了一下，试着沉胸去就，可怎么摆，两团白肉也找不到合适的地方，折腾一会儿，连个龟头都塞不进沟里，忍不住坐起来道：“这怎么弄啊？”

“估计是姿势不对，这样，来，你躺下，俩手从两边推着，我骑上来，放到中间，你揉着点，跟面团一样，自然就好使了。”赵涛兴致勃勃闪出地方，拉着她就把她按倒在床上，抬腿一跨，骑上了她的腰。

金琳犹豫了一下，伸手拿过刚才拧下的瓶盖，放到身边，然后双手推住丰乳两侧，向中间一挤。

赵涛看了看，这姿势刚好，等到硬了，顺势往前一压，双膝一跪就能把胳膊制住，然后一手抱她头，一手捏着嘴巴硬塞，等真捅进去在舌头上走几个来回，她再怎么觉得恶心，也该认命了吧。

他舔了舔嘴唇，把还有六分软的老二伸进了她那条绵软的沟壑中。

金琳无奈地叹了口气，手指推紧乳肉，按他指点的交替上下揉动，那粉白色的乳团就跟着夹住了里面的老二，按摩一样前后交替蠕动。

赵涛其实对奶炮并没多少兴趣，乳沟的紧致程度非常一般，而且要丰满如于钿秋才能在推挤进来后把肉棒彻底裹住，动起来也没有什么格外刺激的生理快感，抹了润滑会更舒服一点，不过其实和用两片肥猪肉带油一面夹住撸也没什么本质分别。

他就是在等老二回过气儿而已。

软绵绵的虫子塞进去，和坚硬粗大的雄性象征硬插进去，心理上的征服感根本不在一个等级。

他垂下手，不紧不慢地玩弄起金琳的乳头，一边等待，一边给予她适当的刺激。

“嗯……痒。”她扭了扭，轻声说，“别拨拉了。”

“这样你不是也舒服点么。”

“算了，随你高兴。”金琳干脆地妥协，继续专心对自己的乳房揉面。

没几分钟，蠢动的老二渐渐膨胀起来，赵涛兴奋地盯着金琳微微打开的小嘴，加快了手指的动作。

樱红的乳头明显涨大了几分，竖立在晃动的乳晕中央，这么耐心的玩弄，金琳显然也有了感觉，眼波比刚才隐约朦胧了不少。

“这样到底能射出来吗？”又动了一会儿，大概是胳膊有些酸，金琳皱着眉问道，“好累。”

“其实吧，要想射得快，还真就只有一个办法。”赵涛抓起她的小手握住，柔声说道，“咱们还是试试看吧。”

“处女绝对不行。”她马上驳回。

“不是那个，是你的……小嘴啊！”话音未落，赵涛猛地把她双手往两边一按，膝盖往前一挪，小腿立刻把她胳膊压制在柔软的床垫中。

他顺势往前一俯，伸手就去捏金琳的面颊。

但金琳反应挺快，马上就把头扭开到一边，怒气冲冲道：“不行！”

“你含住，才能射得快，这没什么恶心的啊，你屁眼我都舔了，我也没说什么吧？”他一边开口说服，一边用手扭着她的头，一着急，勃起的肉棒在她粉嫩的脸颊上都顶了几下。

“我才不含，吃……吃精液下去我就够恶心了。”金琳还是小声抗议，大力挣扎。

“精液都吃了，还能有什么不行的。你说你矫情个什么劲儿！”但她

脖子能有多大力气，赵涛一用上真劲儿，她就还是无奈地被转了过来，硬梆梆的龟头，压住了她软嫩的唇瓣。

“我.....我咬你了啊！”她抿着嘴，含糊不清地说道。

“咬吧，咬断了，一拍两散什么都没了。看你还能控制谁！”赵涛一肚子兽性冒了头，心里又有九成把握，当即趁她还想说话，用力一捏下巴，把兴奋的鸡巴一股脑灌进了金琳的嘴里，直顶至喉。

“呜呜——嗯.....唔呜.....”金琳身子一挺，吞咽肌都被龟头压住，憋得她满脸通红，双眼上翻。

赵涛哪里还会客气，压进去耸了两下，看她确实不舍得咬，心下大乐，马上双手抱着金琳的头微微抬高，对着小嘴就是一顿猛插。

“唔——咳，咳咳咳！”第一次吞入阴茎就被进得那么深，毫无经验的金琳理所当然被口水呛到，她猛咳了几下，但嘴巴还被堵着，结果竟从鼻孔里呛出了一道，鼻涕般拖在人中旁边。

她羞耻至极，可双手被压着动弹不得，擦都擦不掉，她想提醒，可舌头被赵涛压着什么也说不出口，心里一急，两点泪花顺着眼角滑下。

“别老装哭行不行.....”他低头看了看，咕哝了一句，接着嘿嘿一笑，往她的嘴里插得更起劲儿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七十六）

本次更新的最后一幕是我对所有结局讨论的一次巨型剧透。

暗示得已经非常非常明显，以后我就不再对关于结局问题的评论做详细回复了。

难得有这么个可以让我继续任性的地方，就让这个故事在既定的路线上随着角色的演化漂泊到底吧。

重点情节到来之前我会在这个位置提示预警。

没意外的话之前也会放一个可以让大家当作伪结局断掉不看后面的章节。

那么，感谢大家的支持～

靠回复登陆爬上来了……书屋这个邮箱验证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O r z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七十二）

金琳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她突然瞪圆眼睛屈膝在赵涛的后背狠狠顶了一下，接着，她坚硬的牙齿向内合拢，把正斗志昂扬爽翻天的老二夹在中央。

后撤的龟头棱沟一下子撞在牙上，疼得赵涛闷哼一声，当场鸡巴就软了一半，赶紧开口道：“你干什么啊！”

金琳往后一仰头，噗的一下把嘴里的肉棍子吐了出来，柳眉倒竖道：“你说谁装哭呢！”

“我……”赵涛一下子气势上就输了一大截，摸了摸脑袋小声嘟囔道，“谁让你那么会演，我也分不清你到底真的假的。嘴里顶一下有那么难受吗？至于掉眼泪啊。”

“你捅着我嗓子眼儿啦！”金琳气鼓鼓从他腿下面抽出一只手，噙着剩下那些没掉下来的泪，狠狠拍了他几下，然后扯起床单擦了擦嘴唇上面的狼狈鼻涕，“你……你就是想看我到什么程度不忍你呢是吧？跟你说，我屁股里现在还热辣辣疼呢，身上哪儿都有你的精液印子，你再胡闹，我出门就去报警！有本事你这就掐死我算你先奸后杀！”

“不是……你至于这么大反应么，我就随口抱怨一句。”赵涛被一顿抢白吓懵了头，“算我不对，我道歉总行了吧。”

“这说明你不相信我。”金琳带着一脸委屈的表情，“我都这样了，你还是什么都不信我。那我……我还图个什么。”

她抬手捂住嘴，眼圈一红，仿佛真的伤心到掉下泪来，抽泣道：“我都说了我不含……那个好恶心，你……你就是非要塞进来，是不是我不愿意做什么你就非要让我做做，你那点征服欲就这么重要吗？”

“最关键的地方你又不给我……”赵涛撇了撇嘴，小声道，“再说了，你急着要我射，我这么多女友早把我养刁了，之前射过两次，你连个口交都不给做，我哪儿射得出来。”

金琳擦着眼泪，看他还是不起来压着自己，在他大腿上拍了一巴掌，“起来啊，我腰都快断了。”

赵涛皱了皱眉，抽了张纸给老二擦了擦，翻身坐到一边，“你少装，你又不是不知道男生的性子，你越这么不情不愿，我就越想。”

“那我还不情愿吃屎呢，你是不是要把我摁进茅坑里啊。”金琳气呼呼地说道，随着胸膛起伏，那饱满的玉瓜也跟着上下摇晃，波涛汹涌。

“你这就是诡辩了，你吃屎我又不爽。”赵涛往床上一躺，叹了口气，“算了算了，今天干脆就这样吧。我也没兴致了。”

金琳瞄一眼表，皱眉道：“不行，还有时间呢，你快点射一次，我

去晓涵那儿试试。”

“我累了。反正我躺着，你自己随便折腾。射出来你就拿走用。”他也赌上了气，拿过枕头往自己头下面一枕，干脆闭上了眼。

好一会儿，屋里都只能听到金琳急促沉重的呼吸声。

“我看啊，你也别实验了，我觉得精液没什么蛋用。你都吃了两次了吧？我别的女友吃一次就乐呵呵给我舔鸡巴舔得津津有味，你却一说就来气，我看没什么效果。”他慢条斯理地说，“不是我说，现在年轻大学生出去开个房，谁还不玩个6 9互相口一个热热身的，这么平常的事儿你都不愿意干，我都觉得你喜欢我还没我喜欢你多呢，你看我，你的脚丫子含过，屁眼也亲过，舔你小逼逼舔得嘶溜嘶溜的，要不你干脆想想你是不是给我吃过什么东西吧。”

金琳似乎被他说得有点乱，伸出手捏着他的老二轻轻搓揉，迷茫道：“可我明明觉得……吃了之后感觉不一样。”

“那你倒是证明一下啊。”赵涛挑起单眉，笑道，“孟晓涵没吃过精液，不乐意舔，你吃过这么多，一样不乐意舔，我都不觉得有什么区别。要我说，保不准你就是没吃过这么腥的东西，跟学校那难吃的饭搞混，心里有错觉了吧。”

金琳又沉默下来，好一会儿没说话，只用嫩葱一样的纤白指头缠着肉棒缓缓上下套弄，学着他先前手淫的动作。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自相矛盾。

她要想证明精液有效，就要口交，可口交她不情愿，不情愿就说明精液无效，那就没有了采取必要，一个死结，明显地摆在了她面前，让她自己也怀疑起来。

“你不许乱捅。不然呛着嗓子好难受。”大概五六分钟后，看软绵绵的老二怎么也不肯在自己手里膨胀，金琳咬了咬牙，放软口气撒娇一样说道，“你可以教教我怎么做，我学就是嘛。”

啧，看来她铁了心要实验精液的效果，为此不惜舍身自证。赵涛睁开眼，把腿分到两边，“我不动，这次纯交给你总行了吧？你先吃棒棒

糖一样随便舔舔，等硬了再说。”

“嗯。”她应了一声，接着足足深呼吸了五次，才慢慢伏低下去，伸出舌头，躲开顶上出尿的马眼，在侧面轻轻舔了一下。

软软的舌头这么一碰，还是龟头后面不怎么敏感的地方，赵涛基本没有感觉，只好耐心指导说：“就那个蘑菇头最舒服，后面的棍子基本不用管，你就绕着那个舔就行了，一会儿硬了，就可以边舔边含进去。”

她上下小幅度地用舌面蹭了蹭，皱眉问道：“你……你跟我老实说，射出来的，是不是都是精液，里面会不会有尿？”

“你想什么呢，金琳，硬起来的时候男人想尿都特别难受，就跟里头俩管子抢地盘一样，怎么会有尿。”

“明明是一个眼儿里出来的，”她还是不肯碰马眼，只贴着棱沟猫喝奶一样又轻又快地沾，“你这管子平常还是软的，谁知道里头有没有剩。”

“你可以不吸啊，最后你不是不让我射嘴里么，外面你擦干净不就完了。”赵涛无奈地摊开手说，“你不会以为口交是靠你的劲儿把精液嘬出来吧？”

没想到，金琳眨了眨眼，不似作假地说：“难道……不是吗？”

（三百七十三）

“不是。”赵涛哈哈笑出了声，一挺身子坐起来，伸手把玩着金琳沉甸甸的乳瓜，笑道，“虽然偶尔嘬一下是挺爽的，但含这个主要还是得靠摩擦，其实说白了，口交，就是用嘴巴模拟做爱那样的事情啊，你的阴道里面难道还有真空吸尘器？”

金琳脸上微微有些发红，羞恼道：“这我怎么知道，连看过我身子的男生你都是第一个，别说得跟常识一样好吗。你身边的女生身经百战，我还是头一次呢！”

“我这不是来教你了么。”赵涛呵呵一笑，伸出大拇指压在她嘴唇

外，轻轻摩挲着说，“呐，这个肯定没有尿能被吸出来，放心吧？”

金琳皱了皱眉，微微打开红艳艳的小嘴，把他拇指缓缓含了进去。

“对，用舌头舔，嗯……好，嘴唇收紧，唆冰棍一样，不过你要担心吸出尿来，那一会儿不用这么使劲儿。对……唔，舌头来回晃着点儿，嗯嗯，你学得真快。”他拇指伸在里头，小舌头贴在上面滑来滑去，一阵接着一阵的酥痒，配上金琳那专注吸吮之后妩媚了许多的表情，很快就让他垂头丧气的小兄弟擂着战鼓重新站起，斗志昂扬。

“来，宝贝，可以换下面了。你自己控制着点，可别再碰牙了啊，疼一下缓老半天呢。”他看她已经差不多掌握基本要领，放心躺倒，双手往头后一枕，舒舒服服等着。

金琳弯腰盯着上面，左右看了看，用手指头蘸着口水把怀疑是脏的地方挨个都擦了擦，尤其是靠近马眼那一圈，简直恨不得拿个棉签蘸酒精捅进去转转把可能残留的尿分子都洗干净。

直到又看了一眼赵涛略带嘲弄的表情，她才哼了一声，扶稳肉棒一柱擎天，从上面张开嘴罩了下来。

湿热的口腔让他舒服得喘了两口，终于搞定金琳又一片领地的满足感充盈在他的心中。

对于一个聪明的女生，反馈就是最好的指引。

他用适当的呻吟表达自己的愉悦，很快，就让金琳明白究竟什么动作能让嘴里进进出出的老二更加舒服，究竟哪些地方，才是龟头上最不禁刺激的地点。

论技巧，当然比他那些经验丰富实践机会充足的女友们差得远，但论诚意和进步速度，其实已经足够惊人。

“回头有机会我找点A片你看看，多学学自然就会了。”当软软的樱唇裹夹住龟头伞棱部快速移动的时候，赵涛快活地挺起腰，粗喘着说，“等你学好了，我射得效率才高嘛……唔……好爽，金琳，快点，再动快点。”

金琳抬手把头发往边拨到一起，飞快地上下舞动自己的头，初尝男

根的小嘴已经被磨擦到有些红肿。

“哦.....来了.....要来了.....”快感的电流贯穿腰椎，赵涛存心不想让她收集精液，故意晚点开口，同时双脚一盘圈住了她的身子，双手垂下就按住了她的头。

没想到金琳这种状态下竟然反应还是不慢，突然把头一侧，小手握紧鸡巴猛捋了几下，把包皮撸高，挡住了喷射的马眼。

本就没多少量的精液被拦了一下，都流在了龟头顶端，顺着蘑菇头往下滚落。

金琳喘息着伸手拿过那个瓶盖，顶在肉棒下沿，用手指一点点刮蹭，硬是把那几滴精液全都拨弄到了盖子里，这才拍了他大腿一下，微笑道：“行了，到手。赶紧松开，让我起来。”

她明显看出了赵涛刚才想干什么，但心情大好也不计较，没说什么，只是小心翼翼地把瓶盖先放到桌上，接着就飞快往身上套好衣服，梳了梳头，“你赶紧洗个澡吧，一会儿咱们就该回去了。”

赵涛没精打采地哦了一声，伸手抽了张纸。

“哎你等等，先别急着擦。”金琳想了想，又坐到床边，伸手小心翼翼从离马眼稍微远一点的地方刮了点残精，送进嘴里舔了舔，这才说，“好了，你擦吧。”

看她盯着自己的眼神仿佛又有了什么微妙的变化，赵涛暗叫了几声不妙，一边下床一边想是不是该找个办法把那一瓶盖东西“无意”打翻。

可金琳行动力惊人，压根不等，双脚往凉鞋里一踩，拿着自己那屋钥匙就往门口走去。

“你.....你这就去啊？”赵涛忍不住开口问了一声。

“对，我这就去。”金琳拿着那个开了盖的水瓶子，似乎是要当作掩饰，开门之后，扭头微笑道，“我要再不去，怕你走路不小心，万一给我碰洒了呢。”

说罢，她留下一串咯咯娇笑，关门就往那边去了。

赵涛叹了口气，一时间也没什么办法可想，只好先去卫生间冲了个澡，擦干净出来，就只等着最后的结果。

没想到这一等就等了足足快半个小时。

难道……孟晓涵其实一直在隔壁听着，没忍住给水里下毒把金琳这个横逼夺爱的给毒死了？

忐忑了半天，赵涛看自己已经收拾得差不多，干脆拎好东西，给自己鼓了鼓劲儿，到隔壁敲了敲门，说：“休息好了么？这都快四点了，咱们得赶紧回学校去了。”

等了一会儿，房门开了。

开门的是孟晓涵，脸色苍白，双眼红肿，竟然好像是在屋里大哭过一场。

赵涛知道先找金琳下手必然会有这个结果，心理准备倒是提前已经做好，挤出一个微笑，柔声道：“晓涵，你……没休息好吗？看你气色好差啊，没睡着？”

“我……我……”孟晓涵一副泫然欲泣的表情，最后却像是硬咽下了一口带刺的骨头一样，只是颤声道，“我……稍微睡了一会儿。”

赵涛越过孟晓涵肩头往里看，就看见金琳皱着眉在那儿打了一通复杂的手势，指指她又指指他，指指厕所又指指墙，嘴里也不知道用口型瞎嘀咕什么呢。

“那……咱们可以走了吗？早点回学校吧。”

“嗯，我……收拾一下洗把脸，你跟金琳……你俩先下去吧。”

赵涛满肚子问号跳着芭蕾往上飘，一见金琳出来，孟晓涵关门，拉着她就往远处走了几步，紧张地问：“到底怎么回事？她……反应很大？”

“是啊，挺纠结难过的。”金琳走了两步，有点别扭地捂着屁股扶住墙，屈伸了几下腿，“我看我走路这模样，瞒是瞒不住她的。她一问，我就干脆招了。”

“啊？你都招什么了？”

“我是为了让她分心注意不到我加了东西的矿泉水嘛，就多说了点。”金琳眨了眨眼，带着很无辜的表情微笑道，“比如，她又问我为什么可以什么都不在乎的原因。”

她故意在这里停顿了一下，眼睛亮闪闪地说：“我告诉她，因为我们大家，其实都是在一种神秘力量的支配下才爱上你的。说不定，我们都被思维控制了哟。”

（三百七十四）

“你.....你疯了！”赵涛转身就捏住了金琳的肩膀，瞪圆眼睛望着她，“你好好的跟她说这个干什么！”

近似报复的快意从她的眼底一闪而过，她微笑着抬起手指，在他唇上轻轻一点，道：“你以为，所有的怀疑不需要一个出口吗？像你这样运动普通，长相平平，花言巧语也不舍得说几句，怎么想都一无是处的男生，凭什么我们大家都对你死心塌地？别人被爱蒙了眼不会深思，孟晓涵也不会吗？等你得到她，对她来说，痴痴的暗恋迎来了一个苦涩的结果，她连女朋友的身份都得不到，难道就不会冷静下来反思其中的异常之处吗？万一她那时候也猜测出了类似的原因，开始研究琢磨呢？难道不会坏了我的事？”

一串力度强劲的问号之后，她露出一个颇为自得地笑容，“再说，她正因为我去你屋里好半天不回来一个人闷哭一场心里难受呢，对我也排斥得不行，我不找点借口东拉西扯分散她注意力，哪儿来的机会把实验用的东西放进水里给她喝了。”

“你让她喝了？”

“嗯，喝得干干净净。”金琳笑盈盈道，“我看，别的效果不敢保证，起码，这东西喝下去，肯定能增加对你的好感，她的气头明显就下去了一截呢。”

“看你这意思，做爱好像也不用实验了，一直想办法骗着她喝呗。”赵涛松开手，没好气地说。

金琳走了两步，发现屁股不舒服怎么迈步都别扭，扭身把他一拽，挽住他的胳膊一起往下走去，“两码事，这不是还没找到让人失去理智疯狂爱你的关键步骤么。万一做爱的效果更强烈更好，不就可以和这个手段搭配起来，事半功倍啊。再说，人家答应了你的事情，不推进到那一步，你岂不是要怪我耍赖？”

“不对，晓涵就没问你吗？你怎么解释思维控制的事，神秘的力量是个啥啊？”赵涛烦躁地说，“咱俩明明还什么都没研究出来呢，你这嘴倒是真快。”

“我早铺垫好了。”金琳哼了一声，“你以为扑克牌占卜我是纯为好玩的啊。这件事对其他人迟早要有一个解释，尤其是孟晓涵，这种心气儿高，有点脑子，就是感情生活比较没经验才在你这儿吃闷亏的小姑娘。”

“那你怎么解释的？”

“这是命运的安排。”

赵涛一个趔趄，差点从最后几级台阶上摔下去，“这什么鬼答案啊？你自己信吗？”

“我不信无所谓啊，她信就行。”金琳很笃定地轻声说道，“我给她用扑克牌算命，其实就想看她对这个感不感兴趣，如果不屑一顾，那就要找别的理由。既然她那么认真地当回事，我不拿这个哄她，岂不是太浪费了？”

“这太扯了，我不觉得晓涵会信。我看她是因为咱俩的事受打击暂时不想理你吧。”

“你难道还有我懂女生？”金琳白了他一眼，小声道，“这跟做菜一样，主料下锅，还要上调料的啊。”

“调料？”

“对，比如，竞争意识。”她竖起一根白生生的手指晃了一下，说，“你看，这么多好看的姑娘围着你转，那女生就会觉得你这个人肯定有什么特别之处，就会在意你，就会多关注你，就会主动去强行找一

些你的优点，这不就莫名其妙对你有好感了吗？”

“还有不服输的性格。”她又晃了一下，看他办好退房，指了指路对面的冰饮店，重新挽住他一起出门，“不管怎么算，晓涵可都是你主动表白过的女生，既然她之后又不可自拔地爱上了你，那么，对那件事她肯定是耿耿于怀，变成了心里的疙瘩。不然，她恐怕也不会有申请交换生留学一走了之的想法。那么，我只要嘲笑一下她，就自然能激起她不服气的心态啊，明明她是最先的，结果却落到了最后，难道不会不甘心吗？”

“这些乱七八糟的情绪啊，其实都会促进一种叫做爱情的错觉。”金琳淡淡总结道，“所以她最后肯定还是会接受现实，但接受到什么程度，就要看你那一瓶盖精液到底能有多大效果了。”

“看你对那玩意有这么大期待，我还当你就把它认定是原因了呢。”

金琳叹了口气，“我本来已经差不多认定了。可孟晓涵激动之下说了一堆真话，我又觉得，肯定还有什么更关键的步骤。”

“她说什么了？”赵涛心里一颤，轻声问道。

“其实啊，孟晓涵从高中最后那段时间开始，就已经暗恋你暗恋得不行不行的了，那会儿是备考时间，你俩又没什么接触，班上人都明白你跟余蓓是一对儿，正黏糊的不行连隔壁学校都知道。”金琳皱着眉很想不通地说，“她说是有一次低血糖发作你帮了她的忙，之后心里越想越觉得当初拒绝你不对，难受得偷偷哭了一场，然后就下定决心非要跟你考到一个大学，看看能不能等到机会。”

她突然一扭头，皱眉道，“赵涛，你这特殊体质……该不会是通过吃糖生效的吧？”

“说什么蠢话呢，我爱吃糖那阵子兜里一揣一大把，没事就分，那要管用，我现在女友怎么也得一个加强连了。”赵涛心里一虚，赶忙反驳道，“再说，余蓓、我们高中那个李老师、还有于钿秋，这几个可一块我的糖都没吃过。金琳，你是不是有点神经质了？还能逮住什么怀疑什么？这个好实验得很，要不我现在去小卖部买一包我爱吃的夹心奶糖，你吃几块，找个路上你看得顺眼的姑娘让她吃几块，咱当场测试。”

“对哦，是有点太离谱了。”金琳拨拉了一下肩膀前的头发，自己放弃了这个念头。

这一刻，赵涛真是无比庆幸自己之前铺垫了一个精液的有效期，让她一时间还没想到组合起来的可能性。

而且从情理上，他没有把看到过的漂亮女生都一股脑弄到身边锁住，也增加了一些他不能主动进行的可信度，否则，金琳恐怕很快就会怀疑到他在糖里动手脚。

心里有点过于紧张，赵涛迈步的时候都在偷偷打量金琳的表情，结果，完全没注意马路上的车况。

金琳的脸色突然变了。

她双手猛地抱住赵涛的胳膊，就把他狠狠往后一拖。

还没察觉是怎么回事的赵涛一下被往后拽开两步，旋即，一辆破旧的出租车在他身边发出一声刺耳的刹车音。

差那么一点，他就已经躺在轮子下面。

车窗摇下，司机破口大骂了几句，开车离开。

直到这时，恐惧感才击破了那短暂的呆滞，让赵涛的身上顿时出满了冷汗。

金琳死死抱着他的手，身体似乎正在微微颤抖，完全不顾形象地近乎咆哮地喊了出来：“你不看路的嘛！你不要命啦！”

“我……我走神了……”赵涛这会儿才觉得连腿都有些发软。

“不算……不算不算……那个明明不算……”金琳拖着他退回到便道上，嘴里跟念咒一样喃喃嘟囔道，“我说了不算，不算就是不算……”

“什么不算？”赵涛顺了顺气，惊魂未定地问。

“下午发生的事不算破誓！”金琳瞪着他，脸色苍白满头冷汗地说，“以后不许再发那种出门被车撞死的誓！听见没！”

她就跟被吓破胆了一样，抬头双手合十，闭上眼对着老天喃喃道：“没有没有，他真的没有，老天爷你看错了，我还是处女呢，我还是呢。不算不算，真的不算……”

赵涛扭头正想反过来劝她几句，就看到孟晓涵不知何时站在了旁边不远，也是一副被吓呆的样子。

（三百七十五）

赵涛挺感谢那辆出租车。

大概是对他发誓应验的可能性由衷感到无比担忧，当天边涌上明显要打雷的雨云时，金琳干脆地放弃了一切耽误时间的计划，连汽车站都不去，直接打车回了学校。

她跟孟晓涵坐在后排，路上也不知道嘀嘀咕咕交头接耳再说些什么。

反正看两个女生的脸色，那一场差点出现的车祸，还真是帮了忙。

尤其是孟晓涵，她似乎听到了金琳对着老天爷强调自己还是处女的话，但之后金琳怎么编谎话来忽悠她，赵涛就听不清了。

因为车太破，开起来丁零当啷乱响，司机还播放着巨大音量的老式迪斯科舞曲，别说听后排俩姑娘聊天，他直到下车进学校门走出几十米了，耳朵里还一个劲儿回荡着什么“啊哟呀哟呀”什么“给我几秒钟”什么“跟我一起摇起来”之类的呼喊呢。

在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其实好奇心比性欲还让人难受。

回去收拾了一下后，赵涛就忍不住给金琳打了个电话，想问问她到底都说了啥。

结果占线。

他只好穿上衣服，想着快到晚饭时间，干脆溜达下来，先到金琳宿舍门口轻轻敲了敲门，“金琳，该吃晚饭了，一起去吧？”

金琳拉开门，冲他比了一个噤声手势，接着气势十足地对着手机里说：“我再重复一次，咱们之间没有可能了。之前你出轨，我已经原谅了你一次。可最后是什么结果？那女生怀孕了啊，你让我怎么办？”

“这件事不会有完美的处理方法。”她走到窗边，对赵涛招了招手示意进来把门关上，嘴里说道，“你逼着人家打胎，说明你这个人根本不负责，而且对女生的身体并不珍惜，甚至连堕胎有多大伤害都不知道。”

“生下来？那你连孩子都有了，难道我还要继续当你女朋友，未来做便宜后妈？你多大了？别那么幼稚好不好？”

金琳说着走过去插上房门，回来拿起一管消炎药膏递给赵涛，跟着趴到桌边，掀起裙子，把内裤往下拉低，指了指自己还有些红肿的屁眼，扭头用口型无声地说：“帮我抹抹，我自己看不到。”

赵涛指着手机，也用口型回问：“你男朋友？”

金琳直接开口，用回答手机里的内容回答了他，“我说得很清楚了，你现在对我来说就是前男友，而且，没有吃回头草的必要。咱们交往这么久，你不甘心什么我其实清楚得很，你要再这么纠缠下去，我在这边就地找赵涛出去开房，你应该就不想挽回了吧？”

那边似乎哑口无言没有吭声，她接着又道：“看看，在你心里我到底是一个要携手一生的伴侣，还是一个带出去长面子的道具，能满足你生理需求的玩物呢？”

对面叽里咕噜说了一堆，赵涛想听但是听不到，只好挤出药膏帮金琳小心的涂抹在被摩擦到红肿起来的肛门上。

不过，别说，这么一边裸着屁股让新男人给屁眼抹药，一边还能面不改色应付前男友的挽回电话，金琳的等级，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噩梦难度的大菠萝。

“你转移炮火，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她拍开赵涛趁机占便宜的手，指了指屁股沟示意他不要捣乱，接着说，“男生的吸引力有很多种，并不是只有你这样的才能吸引到我。你毫无风度的丢出这么多抨击的话，是想向我间接表示，张星语和杨楠都是傻子和瞎子吗？”

“行了，你自己的烂摊子，自己收拾。那是一个小生命，既然已经闹到你们双方家长和学校都知道的程度，我觉得对你来说，我怎么评价判断都已经不重要了。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如果你能忍住不继续抨击我现在选择的目標的话，我会考虑下学期不对你落井下石。”她的口气已经带上了明显的愠怒，“咱们院学生会的混乱，你觉得到底该归咎于谁呢？我一次次提醒你那样不行这样不对的时候，你尊重过我这个女朋友吗？扶不上墙的烂泥，就别急着说别人是臭狗屎了。丢掉的，是你最后那一点点可怜的脸面。”

“再见，不要再打来了。学校碰面，希望还是朋友。”金琳说完最后一句，挂掉手机就转身把内裤提了上去，伸手拍了赵涛脑袋一下，瞪着他说，“你不要命了，外头正下雷雨呢！劈死你！”

“我就摸摸。”赵涛赶忙把手收回来，笑着伸舌头舔了舔上面微黏的油滑蜜汁，“你湿得真快。”

“你来干什么？”金琳皱着眉飞快找了一条短裤穿在裙子下面。

“我刚才就说了啊，叫你一起吃晚饭。”

“算了吧，你肯定有别的事。”金琳看着被丢到床上的手机，眼底似乎闪过了一抹淡淡的惆怅，“有事快说，晚上吃饭得叫上晓涵。估计你就不敢说了。”

“你在车上都跟她说什么了？怎么感觉她下车后态度变了好多，没那么生气了。”

“我说我勾引你，结果你把持住了，只跟我进行了一些边缘性行为，我还是处女随时可验证。”金琳坐到床边，没精打采地说，“除了你把持住的部分，别的其实不算谎话，她当然没话好说。正好，我也顺便给她点竞争压力，让她搞清楚现实，别因为在支教这破地方和你相处的不错，就忘了自己的对手几乎都是系花等级这个残酷的状况。”

“这有什么意义吗？”

“当然有意义，这叫打压。”金琳皱着眉，对他的愚钝一副不可思议的表情，“她这样的女生多少都有点小傲气的啊，不打压一下挫磨挫磨，这次的醋还不知道要吃多久呢。我比你漂亮，比你身材好，比你体

贴，还比她会做饭，会做家务，学习成绩这东西在校园恋爱里有什么优势吗？今天下午都已经是这个结果了，我就只能顺便压压她，看她会不会反弹，然后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我觉得，你将来可以考虑当收费恋爱军师，估计能赚不少男生的钱。”赵涛撇了撇嘴，小声讽刺道。

金琳哼了一声，笑道：“真要赚钱，我就两边都赚。这边教男生怎么迎合小姑娘的喜好抓弱点，那边撺掇女生怎么摆姿态提高身价，赚两拨傻子的钱多好，多挖几个坑，他们上了当一辈子尝不到恋爱的滋味还得感激我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你就光跟她说了这些？”赵涛狐疑地望着她，不是太相信。

“还说了不少别的，可惜，都是女生的小秘密。不、告、诉、你。好了，你去叫晓涵吃晚饭吧。你约她一起去。我晚点装跟你们偶遇。让她吃点甜头，省得真触底生大气。”她拉开抽屉掏出一个小镜子，坐下慢悠悠收拾起来，摆了摆手，“赶紧去吧，你本来也更喜欢跟她一起吃饭，都给你台阶了还不下。”

“哦，那我走了。”赵涛乖乖出门，在心里长吁短叹一番，彻底放弃了跟金琳闹别扭拧着劲儿干的打算。

这不是越级打怪，而是越难度作死。

他望了一眼天上的雷云，心想，还是好好活着吧。

（三百七十六）

不知道是不是警告，赵涛想敲孟晓涵门的时候，背后咔嚓打了一个清脆的炸雷。

震得他心里一个哆嗦，差点决定转头自己去随便吃点什么算了。

他正犹豫着，孟晓涵却端着饭盒打开了门。

应该是巧合，她看到赵涛，明显愣了一下，跟着，神情复杂地望着他，轻声道：“怎么了，有事？”

“嗯，想找你一块吃晚饭去。”到了这时，赵涛也只能硬着头皮开口说，“一起吧，好吗？”

但孟晓涵很没精神地摇了摇头，“不了，感觉一会儿雨要下大，我想打点东西，回宿舍吃。”

“那……我帮你打伞。我也打回来吃。”厚脸皮赖着总没错，既然之前她连那种决心都已经做好，说明绝对不讨厌他。

正说着，雨就下大了很多，哗啦哗啦浇在地上，很快就在水洼里打出了一个开锅一样的水泡。

孟晓涵低头看了看自己回来才换上的长裤，无奈地说：“那稍等，我去换一下衣服。这个踩水就肯定湿了。”

“嗯，你去吧，我等你。”

这场雨比预想的要疯狂一些，阴云把夏天的傍晚压制成了秋天的夜，风拉扯着操场上孤独的红旗，像要把它撕碎。在教室里休息的孩子们从窗户往外望着，似乎在叽叽喳喳说着些什么，可这个距离，赵涛看不清他们的脸，更听不清他们的话。

手机响起了八和弦的单调铃声，他接起，是于钿秋，并不很慌张地说，她们被这场雨困在了外面回不来，明天天气好些再往回赶，让金琳和孟晓涵明天上午辛苦点，把两个班的课都代起来。

“另外，今晚如果学校停电，去教室那边看好学生，保证孩子们安心入睡。检查好教室的门窗，如果雨太大，就留个人在教室看着孩子们过夜，万一晚上有什么紧急情况，好来得及疏散。”于钿秋说到这里，似乎觉得赵涛不是很靠得住，又道，“我一会儿跟孟晓涵和金琳都说一声吧。你们仨自己决定怎么安排。”

正好孟晓涵换回裙子走了出来，赵涛干脆把手机交给了她，“晓涵，于老师电话，她今天回不来了。”

趁着她打电话，赵涛飞快上楼拿下来了自己带的大黑伞，土气是土气点，但够宽大，遮俩人绰绰有余，起码不会出现怜香惜玉导致自己湿透半边的悲剧出现。

拿回来时，孟晓涵的电话已经打完，但这次她手上没再拿着饭盒，而是只带了自己的小布袋，里面装着她的筷子勺。

“不准备回来吃了？”

孟晓涵指指天，无奈地说：“还是在教室那边吃完回来吧，端着饭盒走这么远，摔一跤也挺麻烦。而且，于老师不是让咱们盯着孩子么。”

她望了一眼金琳的宿舍门，轻声说：“要叫她吗？”

“不用了吧，”赵涛有点心虚地说，“我还是想就咱俩吃比较好。”

“怎么，是因为……尴尬吗？”

“算是吧。”他挠了挠头，把伞撑开，“反正她估计也快要来吃了，都在一个地方，迟早要碰见的。”

孟晓涵没再说什么，垂手把裙子稍微提高一些，露出了膝盖上方一段苍白纤细的大腿，踩进水里试了试深度，走入到赵涛的伞下。

他们并肩穿过密集的雨幕，谁也没有开口。

快到教室的时候，孟晓涵才轻声说：“赵涛，你老实告诉我，中午休息的时候，金琳过去你房间，真的是要勾引你吗？”

她的话音不大，几乎淹没在雨水冲刷世界的声响中。

但赵涛的精神很集中，他对孟晓涵还算比较了解，又经历过她一次积怒之下的爆发，所以，犹豫再三，还是叹了口气，回答：“不算吧，其实……还是我对她动了心思。大热天的，她穿那么少，又在我房间，就在床上。昨晚……咱们又那么荒唐了一场，我实在是把持不住。”

“可她说她还是处女，赌咒发誓来着。”站在吃饭的小教室门口，孟晓涵往里看了一眼，轻声说道。

孩子们已经早早吃完，厨娘放下老师肯定够吃的饭菜，就早早躲回了自己住处，不愿意在这里等着雨继续变大。

所以这个教室里外，就只有他们两个。

“没真做到最后。”赵涛寻思了一下，把真相打了个对折，“就是做了点……唔……比较代替的事，比如……手啊，嘴巴啊之类的。”

孟晓涵顿时脸上红了几分，微微低头，从他身边钻进了教室。

看来厨房的大妈在孩子们吃完饭前就跑了，桌上乱糟糟的餐盘都还没收拾，屋里飘荡着不是太好闻的饭菜气味。

走到饭桶边，孟晓涵皱起了眉，伸出的手僵在了那儿。

赵涛跟过去一看，才发现，餐盘只剩下了一个，而筷子筒似乎是被风吹倒了，一双干净的也没剩下。

“你用吧。”赵涛弯腰捡起一双筷子，从桌上随便找了个还算干净的餐盘，就走出去到教室外不远处那个简陋的水龙头那儿。

可不知道是不是大雨导致的结果，水龙头里流出的水呈现出糟糕的泥黄色，还散开一股刺鼻的土腥味，餐盘和筷子这么一冲，反而彻底不能用了。

孟晓涵跟到门口看见，犹豫了一下，说：“赵涛，咱们用一个盘子吧。餐具……你用我的筷子，我用勺子，可以吗？”

“可以可以，当然可以。”赵涛忙不迭跑回去，满心欢喜。

看孟晓涵去打饭，手机在裤兜里震了几下，他摸出来一看，是金琳发来的短信，“我不去吃了，雨太大，我在宿舍自己随便吃点东西就好。别等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吧。”

“能干什么？”赵涛没好气地回了四个字，接过孟晓涵的勺子，看着摆在面前桌子中间餐盘上明确分开界线的两半饭菜，对着自己那半吃了起来。

“你这么会欺负女生，当然是想干什么干什么咯。”金琳又暗示一样地发来一句。

赵涛懒得再回，直接继续吃饭。

但也就是吃饭而已。

孟晓涵本来就是比较安静的性格，而赵涛在肚子里酝酿半天，还是不知道该说什么，索性闭嘴只默默陪着。

匡啷匡啷，哗啦哗啦，呼呼呼呼，耳朵里能听到的，就只有破旧的窗户，瓢泼的大雨，咆哮的风。

吃完这顿再到门口，孟晓涵扶着门框，显得有点犹豫，小声说：“不行，就等雨小点再走吧。”

这倒不是她矫情爱干净，外面的水已经快要淹没第一级台阶，外面的土操场即便铺了红砖，这会儿也一定已经成了满是泥坑的陷阱区，真要趟着水回去，衣服湿了反倒是小事，扭脚摔一跤可就成了标准的落汤鸡。

“要不我背你？”赵涛把短裤挽了挽，笑道，“山上都能把你背下来，这点距离不算什么。”

这提醒看来挺有效，孟晓涵的表情顿时柔和了几分，但还是摇了摇头，说：“再等等吧。”

没想到，这一等就等到了天彻底黑下来。

觉得有点紧张的孟晓涵似乎不敢让自己闲下来，在教室里走来走去，把孩子们的餐盘都归并到了一起，餐余清理进了泔水桶，等着隔天厨娘带回去喂猪。

忙完之后，她又去孩子们住的两个教室挨个看了看。

不停打雷的缘故，小女生们都很害怕，结果，就把她缠住留在了那儿。

另一间屋的臭小子们倒是精神得很，还有心情嘻嘻哈哈分成几拨打扑克弹弹珠玩抓子儿。

等到过了八点半，雨渐渐小了下来，外面几乎没过第二级台阶的水，总算不再上涨，开始缓慢消退。

但风却好像更大了。

不管什么年纪，女生扎堆的地方，就总是会闹出点事儿来。

孟晓涵本来在女生住处安抚得挺好，已经准备安排孩子们睡觉，可两个小丫头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吵了起来，吵着吵着就变成了方言骂街。她听都听不懂，只有一边好言劝说，一边强行把两人分开。

不料其中一个小丫头个子高些，人也厉害，突然弯腰抢过另一个丫头的布书包，一推窗户甩手扔了出去。

受了欺负的哇一声大哭起来，抹着泪就往教室门口跑，要去捡奶奶花着眼给缝的书包。

外面是孩子一踩要过膝的水，孟晓涵哪儿敢放人出去，怒斥了那高个两句，死死拉住小个，喊赵涛过来看住门口，自己拿着手电就撑上伞往水上漂的书包那儿摸去。

赵涛慢了一步没拽住她，看她趟着水哗啦哗啦走过去，气不打一出来，扭头就把那个惹事儿的丫头吼了一顿。

男老师的威慑力比起说话和和气气的孟晓涵当然是强了一截，刚才还都很皮的小毛头们立刻一个个乖乖钻进了大通铺的被窝里。

“行了，今天天气不好，都老老实实早点睡吧。”他拽住灯绳，“我关灯了啊。”

就跟那破灯突然进化成声控一样，他的手还没拉下来，灯就灭了。

周围所有的光都消失了。

停电了。

屋里一片漆黑。

赵涛扭头看向外面，外面也是一片漆黑。

拎着湿淋淋书包的孟晓涵正在艰难地往回走，她的手电在茫茫的水面上成为了唯一的光，照出她瘦小但坚韧的身影。

风，似乎又大了。

一道闪电从远方垂落，带来了一刹那的明亮。

短短的刹那之后，四周就又归于黑暗。

黑得令人心慌。

但孟晓涵的手电还亮着。

微弱，摇晃，却没有停滞地，缓慢地向他走近，最后直接举起，打在了他的身上。

小小的光源，就像一个结界，保护住他。

他松了口气，大步迎过去，伸手去拉孟晓涵帮忙。

可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进了水，就在他抓到她的那一刻，手电筒闪了几下，灭了。

黑暗，再次笼罩了一切。

这次，一点光也没有剩下。

一点都没有。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七十七）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七十七）

雨声不小，风声也挺大，但这一刻赵涛耳中听得最清楚的，却是孟晓涵惊慌急促的喘息。

他瞪大眼，努力让自己的视力适应黑沉沉的环境，一边摸索着把孟晓涵拉到自己身边，一边说：“没事，咱们先摸黑进教室，我去办公室拿另一个手电。”

“孩子们呢？他们没事吧？”孟晓涵紧张地摸到墙，小声问。

“应该没事，男生那边刚才我就关灯了，女生这边我刚才正好拉着灯绳，估计她们也以为是关灯了呢。”赵涛摸了摸她的胳膊，“你这……都淋湿了啊。”

“风太大，伞差点把我带倒。”她无奈地说道，挣开被他拉着的手，把电筒在掌心狠狠拍了几下。

但估计是进水短路了，一点亮都没有。

赵涛这时想起裤兜里还有手机，赶忙掏出来翻开盖，摁亮了那小小的屏幕。

这种环境下，一点微小的光都能带来浓烈的安心感，他顺势又拽住了孟晓涵冰凉的小手，“走，去办公室，那边有手电有蜡烛。”

“等等，”她又挣开一次，这次摸出了自己的手机，看上面有点潮，赶紧用上衣擦了擦，摁亮试了试能解锁，这才吁了口气，举起了那小小

的光源，“你先去办公室吧，我看看女生们的情况。”

“好吧。”他只好柔声道，“你看完没事就赶紧来办公室，我点好蜡烛就拿手电去看看男生教室的情况。孩子们都睡了，咱们也就安心了。”

“嗯。”孟晓涵点点头，拎着湿淋淋的书包走进了教室。

有了照明，走起来就安心了许多，赵涛很快进到办公室里，拉开抽屉，先找到火柴和蜡烛，擦断了几根受潮的，总算点亮了小小的火苗。

滴下蜡油把蜡烛坐好，看烛火有些摇动，他去检查了一下窗户，关紧缝隙，这才从里面办公桌的抽屉中掏出每张桌子都有至少两支的手电筒，推上开关点亮，吁了口气，往另一边男孩子睡觉的教室走去。

臭小子们胆子都大，而且在这边生活大概也早都习惯了风雨大作就停电的生活，照了一遍，倒有一大半都已经睡得很香，剩下那些问了问他，知道确实是停电后，也都盖好被子闭上眼睛不再聊天。

“放心，今晚老师不回宿舍，就在办公室休息，有情况你们就喊，老师马上过来。不要害怕。”在这些孩子中，赵涛就不知不觉切换到老师的角色，连责任心都在微妙地增长。

关好教室门，往办公室走的路上，他想，也许社会实践并不像他认为的那样，就是学生会给自己人刷简历条目的地方。

真的参与进来，多少还是能学到一些东西。

就是不知道，这微小的成长，距离孟晓涵的期望到底有多远。

开门进去，办公室里还空空荡荡，他拿着手电赶忙又到门外等着，照了一会儿，才看到孟晓涵走出那边教室。

见他打过来的光，她微微一笑，收起手机，抬脚踩在了那光圈范围内，跟着他照明的地方，一步步走向他。

“男生都睡了吗？”

“嗯。你那边呢？”

“有两个孩子害怕，我哄了一会儿。”她看了看外面的雨，说小不小，说大倒也没有再大，就那么淅淅沥沥下着，风小了一些，感觉上比刚才宁静了许多，“没什么事，你就回宿舍吧。我在这边值班一晚上没关系的，办公室有被褥和草席。”

“有两套，我也一起吧。”

孟晓涵立刻加快两步，走到手电光芒照不到脸的地方，有些不好意思地说：“还是……别了吧，你肠胃才刚好，要是着凉，再闹起来可麻烦。”

“淋雨的是你，趟水捡东西的也是你，我着个屁的凉啊。”赵涛开门就把她拉了进去，知道她在害怕什么，小声认真地保证，“晓涵，咱们是来照看孩子们的，我不会趁机欺负你的。我……不至于在你心里这么糟糕吧？”

孟晓涵犹豫了一下，诚实地说：“可我……真觉得你挺难忍住这种事的。有机会，你应该就会做点什么。”

呃……他挠了挠头，笑道：“那我干脆拉根绳，楚河汉界，我要越线就……”

“不用不用，”她直接打断了他，似乎是想起了金琳对她说过的话，有点着急地说，“你可别再乱发誓了，老天爷都听着呢。我……相信你就是。”

这话的口气听起来略显微妙。

与其说是相信，到不如说更像是一种对“你即使做了我也没什么办法”的认命感。

赵涛赶紧甩了甩头，把这万一是错觉就会很麻烦的想法丢开到一边，进屋把手电放好，先把办公桌和凳子都推到靠墙一边，腾出中间一片空地，从靠窗边的柜子顶上拿下两卷破草席，铺开在地，跟着打开柜子拿出备用的破旧薄棉被与满是补丁的单子，正常夏天用肯定会热，但山边雨后，倒还正好。

孟晓涵点亮了第二根蜡烛，这才过来接过被褥，蹲下小心地铺在草

席上。

看她身上衣服湿漉漉的，赵涛情不自禁就想起了图书馆里与于钿秋共眠的旖旎之夜，和山上眼前佳人落水后的曼妙风光。

小腹有点躁热，他赶忙往后退了退，摸摸自己身上衣服还算干爽，干脆套头脱了下来，丢到孟晓涵那边的草席上，“晓涵，我衣服是干的，你换上吧。湿漉漉的，别再感了冒。”

她犹豫了一下，摸了摸自己身上衣服的狼狈状况，轻轻哦了一声，看他转过头去，就脱掉上衣，套上了他的T恤。

“换好了？”赵涛听到嗯，转身一看，皱眉道，“你怎么不上席子啊？不是都铺好了。”

孟晓涵为难地抓住裙摆，小声说：“我……脚上还好多水呢。”

赵涛接过她的湿衣服狠拧了两下，挂到旁边椅背上，笑着打开柜子，又拿出一条旧被单，扭身正想递给她，突然心里一动，轻声道：“晓涵，来，坐下，我给你擦干净。”

“诶？”孟晓涵一愣，望着他手里的干布，赶忙摇头道，“还是别了，我自己来就好。”

“你擦不仔细，会得脚气的。”他皱眉道，过去就拉了张椅子放在她身后，推着她坐下，自己往她面前单膝一跪，颇认真地说，“而且，我也想给你擦，可以吗？”

似乎是意识到了赵涛对这个部位的喜爱，孟晓涵红了脸，扭开头看着桌上的蜡烛，“那……那就麻烦你了。”

赵涛笑了笑，先低头帮她脱掉了小小的凉鞋。

毕竟是不久前才趟了水，鞋里和脚上都是脏兮兮的泥沙，连粉粉的指甲油都快看不清楚几个。

孟晓涵有点不好意思地缩了缩，“挺脏的，不行还是我来吧。”

“你是为了给学生捡东西啊。其实该我去的，你也太着急了点。”他

一边说着，一边就拿旧单子包住了她小巧玲珑的脚掌，轻柔地擦拭起来。

“风大，我也怕漂走。”她轻声说道，修长的脚趾不自觉地屈伸了一下。

“有砂子挺难受吧？”他用手指裹着布单用力一顶，挤入她的脚趾缝里，轻轻旋转着前后摩擦。

“嗯。”她红着脸，越发不敢吭声。

赵涛笑着用手指一个个钻过她脚趾之间颇为紧凑的缝隙，心想，要是这个品学兼优书香门第的女生知道脚其实还有第二性器的外号，会不会羞得晕过去。

一想到这儿，他的手指就钻得更起劲儿了。

（三百七十八）

“赵涛，我.....我觉得已经干了。”约莫三四分钟后，孟晓涵声音微微发颤地提醒，小脚在赵涛怀里轻轻挣了一下。

他意犹未尽地放下第二只脚掌，放进已经被擦干的凉鞋里，拿过旁边的手电照了一下，故意很惊讶地说：“哎呀，晓涵，还有挺多脏东西干在你脚和腿上了，你这么爱干净，总不能带着睡吧？”

孟晓涵一听脏，赶忙往下扯了扯裙摆，试图遮盖住一点，小声说：“可这也没办法啊，之前给学生那边灌了两瓶水，暖壶里不剩多少，也只能将就一下了。”

“这怎么行，你这么爱干净。”他皱眉摇头，昂首看着她，柔声道，“你别管了，我来帮你洗干净。”

这办公室本来就预备着老师值班的情况，只不过破板床坏掉拆了，脸盆毛巾架子倒都还堆在角落。

赵涛过去看了看，先拿出办公室里自己用的杯子，打开暖壶摸了一下，决定值班时候刚用热得快烧的，蒸汽还挺烫手，热度问题不大。

他把自己杯子续满，举到孟晓涵眼前晃了晃，问：“这个够你今晚喝了吧？”

“我.....我喝不了这么多。”她也不知道想到了什么，果断摇摇头，说，“我不准备喝了，你喝吧。”

两人最近已经喝过一个杯子的水，按道理不是爱干净，赵涛想了想，多半是怕晚上起夜去厕所，教室这边只能去外面操场上的独立茅房，这么个雨天，可远不如宿舍每层有个小卫生间那么方便。

“那更好，我还怕水不够呢，这就绝对够了。”他笑呵呵把脸盆放下，暖壶里剩下的热水直接一股脑全倒了出来，蒸汽顿时冒起一片，熏得他脸上一阵发热。

“这.....这是要让我洗脚？”孟晓涵睁大眼睛，“这也太浪费了.....”

“不浪费，而且，不是要让你洗脚。”他把盆子端过来，从自己水杯里又倒了一大半出来，总算装满了小半盆。

“嗯？那.....那这是？”看着他把盆放在自己脚边，可又听到他这么说，孟晓涵顿时有些迷茫，不知所措地说，“那是要做什么啊？”

“是我要给你洗脚。”他往上一提短裤蹲了下去，抓起她的脚踝伸手把凉鞋拨拉到一边，就让她粘着些干土的脚步丫踩到了盆边上。

“赵.....赵涛.....”她的脸顿时变得好像被蒸汽熏了俩小时的大虾，“这.....这怎么行.....”

看她抽腿想躲，赵涛干脆一把把她纤细的小腿抱住，探头隔着裙子在她膝盖上轻轻一吻，柔声道：“晓涵，凳子高，还特别晃，你要自己洗，摔了怎么办？再说.....我连你脚趾都含到嘴里过，你难道还怕我不乐意帮这个小忙吗？”

“可.....可这.....”

“这说明我喜欢你啊。”他丢出一把飞刀，准确无误地钉在了面前少女的心上，发觉到她没再挣扎，他把她脚放回盆边，柔声道，“乖，小心坐稳别摔了。今天天气这么糟，你的脚那么凉，咱们还要在这种鬼地方睡觉，热水泡一泡会很舒服的。保证你做个好梦。”

孟晓涵低下了头，垂下的刘海造出一片小小的阴影，挡住了她的眼睛，“赵涛，你……你对每个女朋友……都这么……温柔吗？”

“我喜欢的女孩，我都会很温柔啊。”他选择了一个很滑头的回答，捧起她的脚托在掌心，用手肘压住盆边不让水盆失衡翘起，跟着撩起还有点发烫的水，轻轻淋在她雪白的脚背上。

就像这只赤足也学会了羞涩似的，鲜明的红晕浮现出来，那淡青色的血管，也随着热流拂过而微微隆起。

“烫吗？”

“这样的话……还好。”她还是低着头，双手紧紧攥着自己大腿上的裙布，憋了一会儿，小声道，“你的手呢？会不会觉得烫？”

“没关系。稍微热一点，脚才会舒服。我一会儿给你那边加一条薄棉被，今晚说什么也不能让你着凉。”他说着，换手另一只，如法炮制，“你觉得能泡了就吭声，好好泡会儿，晚上绝对睡得香。”

“我……我觉得我怎么也睡不着的。”她带着有些复杂的口气说道，既有些担忧，又有些紧张，好似，还有那么几分羞涩。

“那要不要我讲故事哄你啊？”他笑道，“远距离哄人睡觉，好像也就只有这个办法了。近距离……估计你会害怕。而且，我也怕自己。”

“怕自己？”

“怕自己把持不住啊。”他带着一点自嘲笑道，“我这么个劣迹斑斑的流氓学生，真要摸到你这样可爱的女孩子旁边，又知道你一直都挺喜欢我的，我……可忍不住。所以啊，就这么给你洗洗脚，挺好的。你干净了，睡得香。我……也算过了过手瘾，睡得着。”

孟晓涵没再说话，就那么默默地坐着。

不过她的脚变得配合了很多，他搓洗脚趾的时候，会稍稍张开，轻轻揉足弓，她就会把脚踝稍稍内翻，搓洗后跟那一带，她就会用力向上勾起脚尖，把跟腱那一带的肌肤舒展。

等到两只脚都被反复洗得非常干净，白里透红娇嫩欲滴，孟晓涵才低声道：“水温……应该可以了。”

“好。”他笑着把她的双足放进热水中，但自己并没有就此闲下来，而是依旧撩起水花，为她洗净纤细嫩滑的小腿，和沾了些泥点的膝盖。

她把裙摆稍微往上拉了拉，听呼吸声似乎是有点紧张，但没有更多反应和动作，只是保持着双腿微微分开的坐姿，任他在自己大腿之下的肌肤上用掌心来回擦拭。

这样单纯的搓洗并没有多少调情的味道，但却弥漫着一股透人心田的亲切感。

“好了，”他把两条小腿都洗干净，拿过自己那个枕头上的枕巾，翻出下面不太脏那一面，帮她腿上简单擦了擦，接着往后一倒，捧着枕巾坐在了铺好的被褥上，“等水不够热了，就大功告成。”

“嗯。”她还是低着头，简单应了一声。

但这一声吸引到了赵涛的注意力，他拿起手电照在她身上，这才注意到，她的双肩正在微微颤抖，一滴一滴的泪，正断线珍珠一样往下掉，掉在她裙子上紧攥的双手之间。

“晓涵，你……你怎么哭了啊？”他想了想，装了个傻，“刚才烫着你了？”

“没有。”她就说了两个字，鼻音满满。

“你……你别这样啊，这要有谁进来，不跟我刚欺负了你似的。”赵涛陪笑道，“这不……这不就是给你洗个脚么，又不是洗个澡，你可别叫我跟晴雯似的担个虚名儿挨骂。”

她不吱声，也没有哭出什么响动，就是那么低着头，垂泪不止，隔上十几秒，才重重吸一下鼻子。

“到底怎么了？”赵涛这下有点心慌，赶忙起来蹲住，从下往上打手电看她的脸，“为什么啊？你心里难受？”

“不知道。”她偏头躲开了，不给他看自己的样子，“你别管我，我

就是想哭，你让我……让我哭一会儿。哭一会儿就没事儿了。”

“哦，好吧。”他一时间想不明白，但直觉告诉他应该不是坏事，就又坐了回去。

大约几分钟后，他看孟晓涵还是偏着头也不知道在想什么，泪水停了没，就伸手试了试，说：“晓涵，水可就要凉了。要不……我给你擦干，你躺下再哭？”

哗啦一声轻响，她把泡到酥红柔润犹如胭脂玉雕一样的双脚抬了起来，乖乖交到他伸来的枕巾之中。

他还按此前擦的样子，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把上下前后连着八个脚趾缝顺次清理得干干净净，只差摆上一堆工具当场开始修脚了。

他端着盆出去直接泼到了外面的雨水中。

回来关好门，他看了看时间，其实还早，但这种时候这种地方，不早点睡，他都不敢保证自己要冒出什么见鬼的念头，就走过去柔声问还低着头默然不语的孟晓涵，“好点了吗？要不咱们就早点休息吧。万一晚上有孩子闹腾，你肯定睡不好。”

她吸了吸鼻子，没回话。

赵涛皱了皱眉，小声问：“你……还没哭够？”

她很小幅度的点了点头，接着，哽咽着轻声说：“赵涛，我……我可以……借你的怀里……哭一下吗？我……我可能……还想打你几下。好不好？”

正常来说，这实在是个比较见鬼的要求。

可赵涛听在耳朵里，却莫名地体会到一股酸楚的纠结情绪，仿佛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他想了想，站起来，张开双臂，柔声道：“那，我这样不动，你高兴怎么样就怎么样，可以吗？”

孟晓涵缓缓抬起头，用红肿的眼睛望了他一眼，跟着，她突然扭头

吹灭了桌上的一支蜡烛，让屋里一下子昏暗了许多。

然后，她一低头，扑进了他的怀里，双手仿佛用出了吃奶的力气，死死搂紧他。

他正想着该说点什么的时候，她突然换了个位置，抓住了他一边手臂，张开嘴，一口咬了上去。

“唔……呜唔——！”一声痛呼被硬生生咽了下去，赵涛忍着胳膊上传来的痛楚，感觉着坚硬的牙齿正在往他的肌肉上施加着没有多少保留的力量。

这一刻，他很庆幸，自己半强迫捅了嘴的是金琳而不是她……

（三百七十九）

牙齿几乎切开胳膊上粗糙的皮，赵涛硬咬牙忍着，生生忍出了一头细汗。

足足有两分多钟，孟晓涵牙上的劲儿才松了，她呜咽着将柔软的嘴唇印下，轻轻吻着自己留下的牙印，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些心疼，小小的舌头轻轻在上面舔着。

疼完了又痒，赵涛也不知道这到底是什么套路，但承诺了乖乖不动，就干脆还是站在那儿，随便她想怎么折腾就怎么折腾。

在牙印上轻轻吻了几次，孟晓涵又抱住他，把脸埋在他胸口，小手握成拳头，随着她一下下急促的抽泣声，用力捶打着他的后背。

咚。

赵涛呲牙咧嘴皱眉忍着，身子被打得都有点晃。

虽说她一个柔柔弱弱小女生的力气也就那样，可真把吃奶的劲儿都使出来打强奸犯一样狠捶，要说一点不疼可就是自欺欺人了。

可他不敢出声。

他总觉得，孟晓涵正在经历什么剧烈的心理变化。

就像一只毛虫在蛹里憋闷了漫长的时光，终于忍不住想要打破黑漆漆的障壁，挤出一个柔弱但亮丽的蝴蝶身躯。

当然，就算是错觉也没关系，无非就是白被咬了一口外带十几.....嗯.....几十拳么，问题不大，他还不至于跟喜剧片里面一样笑呵呵吐血。

反正他认为，孟晓涵已经基本是他的囊中之物，比起她要割舍的、损失的、被侵犯的一切来说，这点痛简直微不足道。

他忍不住想，如果当年他写纸条的那一天，孟晓涵对他说，你让我这样打你一顿我就答应你，他应该会很高兴拉着她去后操场没人地方让她打个够的吧。

可惜，她没有。

那时的她心目中，学习还比他重要。

不过，如果没有那可悲的咒术，恐怕他在她心目中，也将永远不如学习重要吧。

他忍痛走神胡思乱想了一会儿，孟晓涵的小细胳膊大概是终于挥累了，缓缓停在他背上，把他搂住，细滑的掌心，轻轻摩挲着他估计是有点发红的皮肤。

胸前热烘烘湿漉漉，要是衣服挡着还好，这么被她直接贴脸上来，偶尔一动，她软软的发烫面颊还会蹭一下他的乳头，说实话，在此刻的环境下，这刺激有点大。

赵涛觉得呼吸有点急促，心跳也在加快，肚子里的恶魔和天使坐到桌子边开始掰手腕，天使和孟晓涵一样弱不禁风，而恶魔基本上相当于四五个施瓦辛格。

“疼吗？”她应该是故意选了能听到他心跳的地方，在他胸腔里开始擂鼓给恶魔助威的时候，她松开手，向后退到了另一支蜡烛边，没有道歉，只是不带什么愧疚地小声问。

“还好，有那么点。”赵涛抚摩着胳膊上的牙印，“没想到你这一口还挺重。”

“破皮了吗？”她眨了眨眼，轻声说，“我没尝到血味儿，应该没破吧。”

“嗯，没破，就是有点紫。”

孟晓涵沉默地望着他手臂上的牙印，宽大T恤衫下的瘦削胸膛起伏的速度渐渐归于平缓。

赵涛觉得气氛好像渐渐别扭起来，他清了清嗓子，决定提醒她还是早点休息吧。

可他还没开口，孟晓涵就出声问道：“赵涛，所有.....跟你在一起的女孩子，都经历过比这还要厉害得多的疼，对吧？”

感觉周围的空气登时紧张起来，他考虑了一会儿这话里可能的双关含义，微笑道：“这.....女生第一次的时候确实会比较疼，我.....之前也比较莽撞，挺对不起她们的，确实疼得挺厉害。”

不过如果是你的话我会尽可能温柔的哦.....差点把这句话顺口带出来，赵涛赶忙抿了一下唇，转移话题说：“差不多了，晓涵，趁着脚还热乎呢，钻被窝睡吧。你裙子不湿吧？或者我进被子里把我大裤衩脱给你？凑合穿一晚上当睡衣，反正应该比这儿的被子干净点。”

“其实也没什么。”她踩着鞋，跨到自己的铺盖上，解开裙腰的扣子，轻轻一扯，弯腰抬腿，就把下摆有点湿的裙子脱了下来，自己晾在了椅背上，“要说看，你早都看过，看得仔仔细细的了。要说干净.....我那么在乎干净，有什么用呢？”

视线被她苍白纤细的赤裸双腿吸引过去，盯着大腿上方突然出现的T恤，赵涛恼火地想，你说我买个破上衣买这么大干什么。

他的心思一时间没转过来，也没注意到孟晓涵口气的变化，但马上，更出乎他意料的事情就发生了。

孟晓涵背对着他，居然接着抬起手，把他的T恤也从身上脱了下来。

昏暗摇曳的烛光中，她苍白中泛着一丝嫣红的背影，竟只剩下了一条裹着她浑圆小巧臀部的白色纯棉三角裤。

在这种环境下，这犹如色情网站上岛国成人艺术写真一样的情景，简直像是个皮鞭子，贴在他的胯下就是一顿猛撻，抽得他鸡巴根儿疼。

“晓涵，你.....你怎么脱了？”他压下想要抬起来伸过去的手，坐在自己和那边其实相距并不远的铺盖上，心里一遍遍默念，不行不行不行不行，晓涵是第一次，不能在这种四面漏风停着电的破学校里，绝对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你说该睡觉了，睡觉，当然要脱衣服。”她平静地说，跪坐在被子上，伸手扫了扫表面可能有的脏东西，“你喜欢看吗？”

赵涛吞了口唾沫，大着胆子说：“我.....我喜欢。”

她低下头，扫好最后一片，左腿向左转了九十度，右腿并过来，接着，重复了一遍这个动作，就那么跪坐着转过身来。

她小小的双手十指交叉，掌心朝上端在紧并的大腿根上，但小腿向两边分开，呈现出一个挺可爱的坐姿。

最关键的是，她并没有遮掩自己的胸膛。

那一对小鸽子一样的白嫩乳房，连着顶上落雪碎梅般的嫣红乳头，全部一览无余。

她应该还是很羞涩的，连脖颈那片晒黑的三角下尖指着的乳沟附近，白皙的肌肤都泛起了诱人的潮红。

但她的表情却非常平静，平静得让赵涛都感到有点心悸。

可他忍不住想看，忍不住看个不停，原始的冲动接管了他眼珠的控制权，贪婪的把一切美景都烙印在兴奋的脑海中。

“你.....真觉得好看吗？”在听到他粗浊的喘息后，孟晓涵轻声问道。

她并不是很有自信的感觉，但这也对，整个学校的女生，能在余蓓、杨楠、张星语和金琳这样各有千秋特色分明的美女阵列前保持自信的绝对不超过一巴掌。

“好看。”他的声音变得有些沙哑，“你.....再这么让我看下去，我可不知道要发生什么。”

孟晓涵没说话，但也没有钻进被单里，就只是红着脸，用无风湖面一样看不出波澜的目光，安静地盯着他。

他几乎快要控制不住自己的身体扑过去。

就在这时，办公室的门被敲响了，一个带着睡意的声音在外面扯着嗓子喊：“老师，俺要上茅房！”

（三百八十）

光着膀子被外面的雨一浇，脚在凉飕飕的水里一踩，赵涛总算清醒过来不少。

他小心翼翼关好门，撑开伞打起手电，陪着那两个早早起夜也不知道是他妈水喝多了还是小小年纪就肾亏的学生去了一趟厕所。

去都去了，他也顺便尿了一泡。

幸好没有小女孩要去，不然孟晓涵的脚可就白泡了。

不过她那么光溜溜坐在铺盖上那么久，直到敲门才钻进被窝，估计要凉早凉了。

把两个孩子送回教室，打着手电看他们钻进被窝，赵涛这才松了口气，把两个班的学生状况都检查了一下，让腿脚顺便晾一晾，干得差不多了，才往回走去。

算一算起码快十分钟，孟晓涵这会儿应该已经睡下了吧？

他想着，抬手捂着嘴巴打了个呵欠，轻轻推开门，进去，关上，转身把脚从鞋里尽量小声的抽出来，看见蜡烛已经被她吹灭，刚准备走过

去躺下，就发现情况不对劲儿。

怎么他的手电光照过去，这被子里头……鼓鼓囊囊的呢？

他屏住呼吸缓缓往上面照去，然后，就看到了本该在靠里的铺盖上睡觉的孟晓涵。

她躺得很小心，侧着身，让出了差不多够一个人躺下的空间，脸朝外侧，被头那儿只能看到她乌黑的半长发，微显凌乱地散着。

“晓涵，你……你这可就是……就是在玩火了啊。”好不容易平静下来的裤裆马上就又紧张起来，擅自膨胀的器官顷刻就成了内裤里狭小空间的霸主，昂首顶起一片自己的天空。

“赵涛，你真的喜欢我吗？”孟晓涵背对着他，很轻很轻地颤声问道。

“嗯。喜欢。真的喜欢。”他坐下去，手已经按捺不住想要去抚摸她若隐若现的白皙肩头，“可是……晓涵，关于女朋友这件事……”

“可以不要提那个吗？”她马上打断了他，“赵涛，求你，在只有你和我的情况下，别提女朋友的事情，可以吗？”

啧，好吧，这可不赖我，赵涛撇了撇嘴，心里顿时轻松了一大截，“可以，我不提就是。”

“赵涛，你……愿意证明一下你是真的喜欢我吗？”她还是背对着他，声音依旧很小，但这次，没有发颤，充满决心。

“这……你说吧，如果我能做到的话。”赵涛吞了口唾沫，觉得裤裆里的玩意就快能敲鼓了，这会儿提条件，还真是他最容易答应的时候。

孟晓涵翻过身，湿润的眼睛望着他，从被子里伸出手，把白色的小内裤放在了枕边，然后，很认真地说：“我希望你抱着我睡，但今天晚上，什么都不要做。”

“诶？”

你他妈真的不是在逗我？

这句话从脑海里一闪而过，但没说出口来。

赵涛望着她带有神秘期待的眼神，只好为难地说：“晓涵，你.....你其实也挺漂亮可爱的，你这么.....这么赤裸裸让我抱着，还什么都不做，这可有点难为人了啊。这状况我要什么都不想做，那.....那岂不是跟被阉了一样。”

孟晓涵咬了咬唇，轻声说：“我.....我对你的心意你是知道的。所以.....你忍不住想做什么的话，我也不会怪你。我顶多.....是有些失望罢了。”

“失望？”失望我是个性能力正常欲望健康的男大学生吗？

“喜欢的感情，肯定会伴着珍惜。”她用有些消沉的声音说，“你说你喜欢我，可我.....不知道该不该相信。我是喜欢你的，甚至.....说.....说是爱可能也不过分。我很后悔，当初.....当初如果接受你的心意，以此催促你好好学习，是不是现在一切都会不一样。”

似乎发现话题有点跑偏，她轻轻甩了下头，继续说：“算了，不提那个了，没意义。赵涛，我没什么别的好办法来测试你的心思，我.....我坦诚一点说吧，你说我.....不要脸也好，没原则也好，我.....已经.....不想再忍耐了。我想在出国前，给自己的青春留下一点美好的回忆。即使.....那不够正大光明。”

“所以.....你今晚什么也不准我做？”精虫有点上脑的赵涛反应不过来这话里的逻辑，愣头愣脑地问。

“嗯，不是不准，是我请求你，今晚只是抱着我，什么都不做。”她很认真地说，“我.....我是个很笨的女生，我不懂如何恋爱，不知道喜欢到底应该是怎么样的。我只是觉得，你要是喜欢一个人，爱一个人，那就应该珍惜她，尊重她。”

她壮着胆子伸出颤巍巍的小手，拉住了他的胳膊，想要抓紧，却又不敢用劲，好似明明快要溺死在井底的人，还在担心垂下的这根藤条会不会断掉。

赵涛闭上眼，短短的几十秒里，他回想无数个曾经坐在孟晓涵斜后方时凝视的场景。

最后，定格在她被午后阳光洒亮，镀上毛茸茸金边的小巧耳朵上。

他睁开眼，低下头，掀起被子，钻进了里面，没有再说什么，而是脱掉了所有的衣服，丢到枕边，伸出手，把她抱进怀里。

他的身上凉，她的身上热，她抖了一下，却没有躲，反而像是要把温暖更多传递给他一样，往他这边贴了贴。

他伸出胳膊，她就抬起头，拨开头发，枕了上去，默契得犹如曾经这样一起睡过很多次。

他侧转身，和她花瓣一样柔嫩的赤裸娇躯贴在一起，粗壮的腿伸进她紧张的股间，好似要把两人打结一样拥抱住她。

她的呼吸急促了几分，热流轻轻吹拂在他的锁骨附近。

但几分钟，看他确实没有多余的小动作，她也就渐渐松弛下来，平稳了呼吸。

风声小了很多，雨也转缓，屋檐下的淅淅沥沥，终于变成了颇为清脆的叮叮咚咚。

“晚安。”赵涛吻了一下她的额头，轻声说。

“嗯，晚安。”她抬起脸，轻轻吻了一下他的唇，坦率，自然，然后，蜷缩在他怀中，就像个归巢的雏鸟，缓缓闭上了眼。

赵涛不知道她到底睡好了没有，反正，他最后睡得很香。

好像，连噩梦都没有做。

（三百八十一）

于钿秋与另外两个女生要到下午才能回来，周一上午两个班的课，金琳和孟晓涵就不得不交替轮流连轴转，一口气全部上下来。

操场的土地还是一片烂泥，一场风雨下来，别说户外活动没有合适的地方，就连旗杆都被吹歪了三十度角，成了个比萨斜棍。

早晨起来的时候，孟晓涵连衣服都没顾上穿，就先帮他揉了几分钟被枕了一夜的胳膊，小脸红扑扑的，慵懒地初醒容颜上带着一种微妙的满足，仿佛比一整夜高潮个七八回看着都要愉快。

本来手背蹭着她的软软小乳让她这么专心按摩着还挺舒服，可惜后来他动了一下，被子一翻，露出了他还在晨勃状态的凶器。

孟晓涵顿时脸上一红，抓起内裤套上，就匆匆穿衣服去了。

赵涛昏昏沉沉收拾好，出去检查了一下水电，电已经来了，水龙头放了一阵黄水后也算是回复了正常。

他总觉得，这一夜他错过了一个大好的机会，什么也没得到。

可他又忍不住隐隐约约猜测，自己好像押对了一次重要的宝，已经得到了全部。

可惜答案到什么时候才能知道，他自己心里也没数。

两个女生在两边教室辛苦的时候，赵涛在办公室没别的事情好做，预习一会儿下学期的教材，玩一会儿掌机换换脑子，课间陪回来休息的两位聊聊天说说话，像个不事生产的家庭主夫。

不过气氛有点微妙，孟晓涵变得和从前似乎有点不太一样，而金琳对这变化也有点措手不及，言语间都谨慎了很多，私下还偷偷问赵涛，不会是喂食的那点精液起效果了吧？

赵涛只有装傻搪塞过去。

下午三点才是上课时间，赵涛趁着难得的清凉日子，开上电扇准备好好睡一觉。

可没想到，两点多，他就听到自己那破门轴吱呀响了一声，被人打开。

他不锁门就是被于钿秋要求的，于是翻了个身，眼都没睁就迷迷糊糊问：“回来啦？路上不好走？”

啪，大腿上不轻不重地挨了一下。

赵涛皱眉睁眼，就看到了金琳半垂眼帘盯着他的小脸。

“看来于老师没少往你屋里跑啊……你这习惯的。”她没掩饰话里的醋味，掀开蚊帐就坐到了床边。

但赵涛知道她才不是会为了吃醋就来一趟的人，干脆大大方方戏谑道：“你要也经常偷偷摸摸过来，我就知道先看看再开口了。”

“色狼。”她果然另有正事，娇嗔斥骂一句就迅速收尾，看着他问道，“你昨晚是跟晓涵一块儿睡的？”

“嗯，不光一个屋，还有一个铺，还没穿衣服，还搂着，我半夜不小心翻个身可能就捅进去了。”他双手枕在头后，越想越是可惜，越想越觉得后悔，没好气地说。

“听这话……你没跟她做？”金琳楞了一下，似乎很吃惊的样子。

“没有啊，我定力超群啊，先忍住没破你，后忍住没破她，厉不厉害？”他揉揉眼，拿起手机看了一下，回复起了自家女友的短信息。

余蓓打工受了点气，她没觉得怎么样，过去找她玩的杨楠却火大得不行，非要设计着报复一场，赵涛担心出事，睡前劝了几条信息打了个电话，睡醒看余蓓汇报结果，就顺便再聊两句。

“那就怪了……”金琳一脸困惑，“你要什么都没做，孟晓涵买那些书做什么？”

“啊？什么书？”赵涛一个激灵，起身就问。

“一摞旧杂志，我看着她从好几个路口外旧书亭汗流浹背拎回来的。”

“那有什么奇怪，她爱看书，在这儿的书看完了，再买点呗。”赵涛撇了撇嘴，不以为意。

“我打着帮忙的旗号迎过去想看看是什么，结果她一个劲儿躲，可我还是瞅见了最上面一本的封皮儿，你猜是什么？”

金琳声音放轻了许多，显得神秘兮兮的，果然成功吸引过来他的注

意力。他忍不住问：“是什么啊？”

“人之初。”金琳一瞪眼睛，“别装傻跟我说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杂志啊。我还当她被.....被你那啥了，急着看要学避孕护理知识呢。”

“看她走路也知道没有啊，一上午的课呢，你这都看不出来？”赵涛知道自己睡不成了，干脆坐起来，一样满肚子问号，她好好的买那种有点生理知识有点夫妻技巧剩下全是情趣广告的杂志做什么？准备买俩跳蛋升级一下自慰体验码？

可我这个活蹦乱跳的肉棒正等着呢啊，不能暴殄天物吧？他抓了抓头，对孟晓涵这种乖宝宝的思维，他当然理不出个头绪。

金琳帮着猜了猜，最后忍不住说：“她是不是准备晚上来夜袭你呢？学学知识省得到时候抓瞎？”

“算了吧，我才不信她做得出这种事。这个杂志上可不教，不教的，她那种女生，没本事无师自通。”

说是这么说，到了晚上休息的时候，赵涛的心里还是不争气地期待起来。

可惜，最后开门进来的，依旧是快傍晚才赶回学校的午夜精灵于钿秋。

支教生活在那一场大雨后，莫名其妙回到了正常的轨道。

金琳不知道发现了什么，暂时没有继续找他追着研究精液的用途，而是和孟晓涵抓紧一切机会黏糊在一起，就跟真成了好闺蜜一样。

孟晓涵却淡定了很多，没以前那么局促，那么紧张，也没再那么容易被金琳耍得团团转，就像那一晚的赤裸相拥，她从赵涛这里拿走了一股神秘的能量似的。

为了迷惑金琳的判断，赵涛还是每次吃饭的时候一有机会，就给她的餐盘上抹，为了保险起见，他不再全部加料，而是只往有鸡蛋的格子里添，想看看能不能把金琳的思路揪到蛋白质的方向上去。

能看得出，这招障眼法对金琳多少还是起了一些效果，她从周二开

始，和他一起吃饭的时候就会特意放慢速度，每种菜按顺序分开单独吃，当感觉不太对劲的时候，就把那种菜用筷子仔细翻几遍。

赵涛就趁机装傻问她，老是和蛋白质有关的食物出问题，会不会是她其实对蛋白质含量高的食物过敏啊？

金琳当然不信，皱着眉头没有说话，看样子，已经在盘算到底怎么把真相的范围缩小到可以方便调查的范围。

这里是偏南方近山地的小县城，一到盛夏，天气就跟小孩子的脸一样说变就变，一个星期，雨下了三、四场，几乎就没怎么看到过太阳，凉席下的被褥都有点发霉。

赵涛其实还挺期待着跟金琳突破了两道防线之后，在学校应该就有机会隔三差五占占便宜，可没想到，除了一起吃饭孟晓涵不在的时候能抽冷子摸上一把稍微过过瘾，五、六天下来，他连一个吻都没多要到。

而跟孟晓涵赤裸相拥睡了一夜后，那边也很奇妙的冷淡下来，对他若即若离。

这让赵涛纠结万分，大头觉得小，小头觉得大。

转眼到了周末，支教的行程，这就过去了一多半。

周六晚上，赵涛窝在宿舍，没人再来叫他打牌，他吹着电扇，玩着掌机，心想等会儿时候到了，无非就是夜半安静，于钿秋跑到屋里来润物细无声一番，射完浑身松弛，直接睡觉。

一想到金琳那水润嫩红的小穴，孟晓涵那苍白瘦削惹人爱怜的裸躯，他就急得连卵子都缩得发紧。

要不.....约一下孟晓涵明天去繁华点的县城转转？反正金琳那个贼丫头防关键地区防得那么紧，他还是老老实实就坡下驴，先把该吃的吃了比较好。

而且说实话，上次他硬忍着老二造反，可是把孟晓涵好端端囫圇个儿守了一夜，对一个早都有心理准备跟他上床的女生来说，他这已经可以算是仁至义尽了啊。

寻思半天，他拿起手机，打去了电话。

“喂，晓涵，你明天有什么安排吗？”

“有。你呢？”

听到了意外的答案，赵涛口气中顿时透出一股掩饰不住的失望，“我……我就是没事做才想约你的啊。”

没想到，孟晓涵似乎笑了笑，轻声说：“那很好啊，赵涛，这阵子一直下雨，我带的床单洗了之后潮得干不了，我明天想去县城里商场那片转条贴身单子，我还怕你有约会，没空陪我去呢。你要是没事做，咱们一起去好不好？”

“好，当然好。”难得她这么主动一次，赵涛连忙答应下来。

“不过……我这次不想叫金琳，就咱俩，可以吗？”

“可以！当然可以，太可以了！”

挂掉手机，兴奋的预感在心头回荡，赵涛用力握了一下拳，在床上打了个滚。

他相信，他当年传过去的那个纸条，明天，就终于要回到他手里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七十八）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八十二）

“怎么今天晚上这么兴奋？”软绵绵躺倒在一边，用手轻轻拨拉着赵涛射过之后还没舍得软的老二，于钿秋轻声问道，“明天有什么高兴事儿？”

“明天我跟孟晓涵去县城逛街。她想买个贴身单子替换着用，天气潮，洗的老不干。”赵涛手掌有一下没一下地捏着于钿秋的丰满乳房，笑呵呵地回答。

“金琳不去？”

“她说不叫金琳。那就不叫呗。”

于钿秋凑过去把他马眼里新挤出的一股残浆吮进嘴里，舔了舔唇角，带着一丝微妙的讥诮口气道：“看来，金琳没那么容易上手，你就退而求其次了，是吧？”

“小秋，我从高中就喜欢孟晓涵了。”

“这和我说的矛盾吗？”她用掌心罩住他的睾丸，一副要是你不说老实话就给你捏爆的表情，似笑非笑地说，“你要是能把金琳吃干净，会不下嘴？”

赵涛低头望着她的眼睛，忍不住又问了一遍，“小秋，我……实在是搞不太懂，你到底是想干什么啊？”

“想被你干啊。”于钿秋揉了揉他的阴囊，放开手，舒展柔白的身躯

躺到了他身边，自嘲一样说，“不然我还能想什么，想和你恋爱吗？还是结婚生孩子？赵涛，我有自知之明，可你.....也不要一次次提醒我这些事情我不能想，好吗？”

“我没想提醒你这个。就是.....心里有点发毛。”他搂过她吻了一下，心里知道，对于肯直接让他在嘴里射出来的女人，吻上去非常有助于下一次再愿意吃的积极性。

她轻轻叹了口气，手指轻轻抠着他的龟头，在那一下下酸痒中，莫名其妙地小声念起了李清照的词，“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声声慢赵涛还是能背下来的，心里顿时滑过了开头那一行千古名句，“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

于是，他果断选择了沉默。

这种时候，还是不要多话比较好，说多错多。

可等到于钿秋走了，他才反应过来，又被于钿秋不知不觉转移走了话题，他的疑惑，依然没有解答。

盘算了一下时间，他忍不住给金琳发了一条短信，“睡了么？我有事想跟你聊聊。”

“没。”

嚯，真阔气，一个字一毛五，不知道短信是按条收费的吗？

他正想怎么编一下短信说清楚情况，金琳却把电话给他打了过来。

“喂。我正准备发短信呢。”

“累不累啊你，直接电话说吧。”金琳的口气显得有些烦躁，也不知道是不是要到生理期。

赵涛只好长话短说，把之前就跟金琳提过的于钿秋的反常之处又讲了一遍，这次很笃定地说：“我确定了，她就是挺期待我搞定你和晓涵的。但我.....猜不出为什么。就算是想要搅浑水，摸鱼也轮不到她

啊。”

“就这事儿？”金琳那边似乎在忍耐着什么，说，“你半夜不睡，就因为这个？”

“那倒不是，于钿秋刚走，我哪儿那么快能睡着啊。”

“啧，你果然艳福不浅。”她淡淡道，“那是我错怪你了，我还当你明天要跟孟晓涵单独出去，兴奋得睡不着呢。”

“诶？你怎么知道？”赵涛一愣，心说这消息传得也太快了点，怎么他这儿跟于钿秋干一炮的功夫，金琳都已经知道了。

“因为我不是还好心好意惦记着你没机会么，想帮你再约一下孟晓涵同学。可惜，我自作多情，你俩早都约好了。”金琳已经有点压不住自己的醋劲儿，“那，祝你明天旗开得胜，凯旋归来。”

赵涛想了想，故意说：“金琳，凯旋就有归来的意思，凯旋归来是错误用法。”

“讨厌。”金琳果然娇嗔地骂了他一句，“谁在这儿跟你考语文了。”

他得了个缓冲，听出她也不是特别生气，这才稍稍放心，笑道：“我的金大小姐，是你一直撺掇我勾搭晓涵，还花样百出的帮忙，现在我得手在即，你这是又吃上醋了？要不我推了约会，明天咱俩出去？”

“行啊。”没想到，金琳干脆利索地就丢出一句，“那你推掉吧，明天我跟你出去，逛一天，明天可能还有雨，要是下了咱们就说路况不好，住外面不回来了。你说好不好啊？”

赵涛这下被打打了个猝不及防，想了一会儿，才说：“那可得先说好，这次……我可就要把该干的都干了，你再挡着不让，那我宁愿你报警也要动手。”

金琳那边沉默了一会儿，突然气哼哼还带着几分委屈说：“赵涛，你……你也偏心的太过了吧？我是哪一点不如孟晓涵，你要这样区别对待？”

“啊？”赵涛又跟被一棒子敲头似的，眼冒金星，金星还瞬间排成一个巨大问号，晃过来晃过去，“你这是什么话啊？我不是答应跟你出去了吗？”

金琳那边连呼吸频率都变快了，竟然真的十分生气，“你跟孟晓涵光屁股搂在一个被窝里睡了一晚上能什么都不干，我陪你约会，我还能有别的法子教你开心，你却二话不说先要我全给了你，我待你到底哪里差了，你就从来没心疼过我！”

“没、没有啊，你.....你不是漂亮么。”赵涛心里有点发虚，干笑道，“再者说，我觉你人厉害又聪明，孟晓涵被你耍得团团转，我都不觉得有什么需要我心疼的地方。”

“是不是.....”金琳停顿了一下，有点气急败坏地说，“是不是非要我躺在地上血流一地快死了，你才舍得心疼我一下啊！冷血动物！”

滴，电话挂了。

赵涛看着手机，整个人如坠云里雾里，丈二和尚摸不到头脑。

没一会儿，手机上又收到了金琳的短信。

“我月经，陪你出去也满足不了你，当我没说，你跟孟晓涵风流快活去吧。”

果然是生理期啊。赵涛摸了摸头，叮嘱了她一句多喝热水。

但她没有回。

第二天早上，在于钿秋那儿登记好，跟孟晓涵离开学校的时候已经八点多。

可金琳的宿舍还是关着门，拉着帘子。

就像她还在睡觉没起床一样。

不过比起那个，赵涛更吃惊另一件事。

孟晓涵涂了口红。

（三百八十三）

“赵涛，我.....脸上有什么吗？”等车的时候，孟晓涵被赵涛一遍遍看得浑身不自在，忍不住小声问道，紧张地摸了摸面颊。

赵涛确定，她脸上也打了粉底，因为曾经他熟悉的那种细细的小绒毛，都被掩盖下去，挡在了一层看似细腻无暇的皮肤色泽内。

可这就和那唇瓣上浅莹莹的粉色一样，是假的。

“没，我就是没想到，你学会这个了。”他笑了笑，用手指比划了一个在嘴上涂抹的动作，“还挺好看的。”

“我晚上偷偷在宿舍练来着，以前画了不好看，这次.....应该还行了吧。”她笑了笑，比平时弯长了许多的睫毛也透着明显的加工痕迹。

“怎么眼里那么多血丝啊，没休息好吗？”他想要转开话题，不知道为什么，手指脚趾都涂了指甲油，唇红颊白精致了许多的孟晓涵，却让他有种隐隐约约的恐惧感。

“起得早了一些。”她很自然地答道，“五点多就起来了。”

她带着一丝近乎邀功的神情，轻轻抿了抿色泽亮丽的唇瓣，“我手笨，得费好多时间才能画好。光是眼睛，我就卸了两次，我觉得.....你可能不喜欢那种洋娃娃一样的卷睫毛。”

我不喜欢，我就喜欢你稍微有点修饰但主体还是天然的模样，青春就是上天给少女最好的礼物，你还没到需要用这些东西来扬长避短的时候啊.....但犹豫了一下，赵涛只是挤出一个微笑，轻声说：“还行，挺好看的。就是看着妆稍有点浓，跟平时不一样，我都有点不适应。”

“啊？还是有点浓么？”孟晓涵马上从小布包翻出了一个小镜子，一脸担忧。

可车已经来了，赵涛赶忙拉住她，“走走，先上车，有座位，坐下再慢慢看。”

人不算多，县城往学校这边的客运线路他就没见过有人需要站着的

时候。

挑了个并排座，他扶住靠背想把孟晓涵让进去靠窗。

但她推了他一下，柔声说：“你晕车，你进去。”

坐下之后，孟晓涵就举起了小镜子，很是纠结认真地左右来回看，显得很沮丧地说：“金琳就会化那种让男生看不出来化过的妆，我.....我怎么就学不会呢。果然还是太浓了吗？”

“还好，我就是随口一说。你这个口红就挺好看的，掉色吗？”赵涛担心气氛有点不对劲，赶忙用比较轻松的口吻问道。

“不知道啊，要不试试看？”

“啊？怎么试？”

孟晓涵抿唇一笑，粉底都遮不住的红晕悄悄爬上了她的脸颊，她拿起赵涛的手，微微撅起可爱的小嘴，在他手背上不轻不重地压了一下，然后，望着留下的那个小粉印，轻声说：“哎呀，真的掉色呢。看来中午吃饭之后，我就得补妆了。”

她在努力让自己的动作自然，可实际上，他还是能感觉到她的紧张，抓着他胳膊的小手，都在微微发抖。

心跳不争气地加速，他忍不住又小声问：“那，这个的味道好吃吗？”

她低下头，羞红了脸，指了指他的手背，“你.....你自己尝嘛。”

虽然不是最期待的那个答案，但赵涛知道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就低头轻轻舔了一下，微笑道：“还行，没什么味道。估计是量太少了，吃不出来。”

孟晓涵没再接话，因为车上的人已经多了起来。

县城可转的地方其实就还是上周那个地儿，下车之后，赵涛张望了一下，就问：“先从哪家逛起啊？家纺的话，挨着家具城那家是不是会多一些？”

孟晓涵望着不远处的汽车站，犹豫半天，没有吱声。

“怎么了？你还有别的想去的地方？”他顺着她视线看过去，“没事，我陪你去。你说吧。想去哪儿？”

她深深吸了口气，仿佛要靠血液里补充的氧来加满力量与决心。

“我.....想去市里转转，我不喜欢这儿的商场，没有合适的东西。”她开口，稍微有点结巴地说，“单子毕竟是贴身用的，太便宜不好。那边.....有点远，你去吗？”

“走。”他笑了笑，直接迈开了步子。

今天孟晓涵去哪儿他都会奉陪到底，他心里隐隐约约感觉到，他期待的礼物，已经打好包装放在了门口，只等着合适的时机去开启，掏出，宣示占有。

而且，他还挺喜欢跟孟晓涵逛街的。在女生中，她算是逛得非常简洁实用的类型，绝不会出现打算买个小裙子却在打折T恤店里一看半个小时的情况。

并肩往那边走的时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离得近，孟晓涵的小手一直在他的胳膊边上晃荡，时不时跟他碰上一下。

他正在考虑要不要一把抓住拉着手走的时候，汽车站里开出了一辆大巴。

前车窗摆着的指示牌上，分明写着市区。

“走！快追！”他一把抓住了她的手，撒开腿拉着她就往那辆车跑去。

夏日的阳光滚烫地洒下，汗珠转眼就浮现在额头，这样的气温中突然跑步，怎么想也不会是一件愉快的事。

但她跟在后面，裙摆飞扬，笑靥如花。

就像，愿意跟着他，这样一路奔跑跑到世界尽头，奔跑跑到地老天荒。

（三百八十四）

到达市区，问清楚最大的商场，倒了两趟公交车，目的地终于出现在视野中的时候，已经是上午十一点多。

“没想到这么晚了，”孟晓涵很不好意思地看着四周，一路连番折腾，俩人都被汗泡透，水已经各自喝了两瓶，而商场，都还没开始逛，“要不，咱们就先吃饭吧，我看你也挺累的了。”

“不用这么早吃，而且热得要命，去商场逛逛还能吹会儿空调。”赵涛盘算了一下，他还寻思着饭后照旧用上次的借口在旅馆开个房间午休呢，要是饭后逛街万一转得久点，岂不是要直接打道回府。

那他可要失望至极。

支教一共还剩俩礼拜，他实在不想错过这么好的机会。

“那也行。”孟晓涵点点头，过了马路后，一指旁边不远处的报刊亭，小声道，“赵涛，我想吃雪糕，可、可以请我吗？”

“走，”他很自然地顺势又拉住她的小手，“咱们去挑。”

让赵涛有点意外的是，孟晓涵选来选去，把明显比较爱吃的巧克力皮夹心放下，拿了一个现在都已经不多见的香蕉冰棍。

“干嘛啊，你怕吃穷我吗？”赵涛笑着说，“挑个这么便宜的，我请客都请得没有成就感。”

“可这个解暑。”她挺固执地摇了摇头，就选了这个，但然后指着一个盒装的冰淇淋，声音更轻地说，“你……你选那个好不好？那个……挺好吃的。”

“好，我就选那个，你先吃冰棍，再一起吃这盒，行吗？老板，就要这俩。”她的心思其实挺好看穿的，他喜滋滋笑着付账，故意等拿着冰淇淋走出一段，才装作很惊讶的样子说，“呀，光惦记着你吃，忘了多要一个勺。”

孟晓涵红着脸摇了摇头，“没事，这样……就行。”

“可你不是爱干净么。”他笑着追问了一句。

“我.....我不嫌你脏。”她说完，赶忙拆开包装，把冰棍塞进了嘴里。

赵涛这才发现，她选这么个冰棍，好像并不全是因为解暑。

她小心翼翼地舔啊，含啊，吸啊，这么热的天，一口也不舍得咬，让他这个下流男生看在眼里，简直.....像是在练习什么很撩人的技巧一样！

“你、你吃你的啊，你别一直看我，你看我.....我.....我都不好意思吃了。”她发现他注视着自己，顿时连嘴都不知道该怎么摆，赶忙把头扭到一边。

换成金琳这么吃，赵涛就敢断定那一定是在勾引自己。

可孟晓涵这样认认真真地吮，他就不太敢打包票。

毕竟天热，进到商场，才坐着扶梯到三楼，那根冰棍就被孟晓涵吃完。

赵涛笑了笑，把自己就没动只开了封的冰淇淋递了过去，“喏，吃吧。”

孟晓涵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还完好无损的冰淇淋，咬了咬唇，望一眼四周，看大中午人并不多，飞快挖了一勺，先递到了他的嘴边，“呐，你的，你先吃一口。”

他忍不住笑着张开大嘴，一下连她捏着勺子的手指头尖都含了进去，吓得她低叫一声，赶忙缩手。

看着她手上满是自己口水的勺子，赵涛笑道：“走，找个水龙头冲冲吧。”

“没事，可以.....可以用的。”她摇了摇头，细细密密的短刘海跟着来回摇晃，她把勺子插进冰淇淋里，挖起雪白柔软的一块，轻轻一抿，吃了嘴里。

走两步，喂他吃一口，自己吃一口，再走两步，如此往复，一盒冰淇淋被他俩分个精光，孟晓涵也没逛完一列，直到把空盒扔掉，才轻轻拍了拍通红的面颊，小声说：“那，那我要好好看床单了。”

这一层一半都是家纺针织，赵涛估计了一下面积柜台数和女生逛街的大致速度，心想估计吃饭怎么也要一个小时以后了。

不曾想，孟晓涵一共看了两个柜台就非常满意地举起一条米色的纯棉小床单，“这个好看吗？”

“嗯……床单这个，主要还是看你喜欢吧？”我喜欢我也睡不上去几次啊，他忍不住在心里接了一句，但还是很尽责地笑着说，“还不错，就是估计要勤洗，这么浅的色儿。”

“没关系，脏了再洗，勤洗就干净。”她点点头，递给服务员，“劳驾，帮我打包。”

于是，他们用了四个小时左右来到这里为了买这条单子，而购买过程累计用时五分钟。

往下走的楼梯上，赵涛想了想，问：“咱们是这就回去，还是在这边吃饭？”

“好不容易来了，就在这儿吃吧。”她挺期待地说，“我刚才看见，斜对角路口往里走好像有个小吃街，咱们去转转，好吗？”

“好。不过……那地方的东西可没家里做的干净，你吃得惯吗？不会拉肚子吧？”

孟晓涵斜瞥一眼，似笑非笑道：“我哪儿有那么娇气。”

“这不是娇气不娇气的问题，你不是有洁癖么，老吃干净的，冷不丁吃路边摊，遇到点不新鲜保不准要得肠炎。”他牵住她的手，“我记得高中有同学约你去吃擀面皮你都不去。”

她眼波微微一荡，轻声道：“那倒不全是因为嫌脏，我家人……也不准我在外面跟同学吃饭。我每顿饭都要回家的。”

“那你现在可自由了。”

“嗯，”她很用力地点了点头，“所以……才要去吃啊。我不知道什么好吃，你家里总是你自己在，一定经常买着吃，那就全靠你带我吃了，好不好？”

“好，我请客。”他豪气干云地笑道，“走。”

孟晓涵把手伸在他的掌心，点头道：“嗯，走。”

才在入口附近点了几串铁板烤香菇、烤鱿鱼、烤鸡柳、烤脆骨，天边就涌上了熟悉的阴云，风也渐渐变大，带来一股令人有些气闷的潮气。

“啊哟，要下雨。”赵涛心里一阵不爽，皱眉道，“怎么办，晓涵，先找地方躲躲？”

孟晓涵盯着铁板上正在任人翻转煎烤的食材，轻声道：“一时半会儿下不起来呢，咱们先吃。”

“要辣椒吗？”老板拿起烤好的串，熟练地往餐盘上一放，举起了调料筒。

“不要。”

“要。”

两人同时开口，却说出了不一样的回答。

“我记得你不吃辣的啊。”赵涛有点好奇地问。

孟晓涵指了指示意老板平均分开，微笑道：“我以前没尝过的太多了，我想，我应该都试试看。我连试都不试，又怎么知道不好吃呢？”

“好吧，试过之后不好吃的话，咱们两个就交换，你吃我这份不辣的，我来给你兜底。”

“嗯，那就多谢啦。”她笑着接过来，看着上面红红的辣椒粉，犹豫了几秒，一口咬下……

“好点了吗？”从小吃街出来，赵涛拿着新买的冰淇淋伸出勺子喂到

她嘴边，忍着笑问道。

她抬手还冲着发红的小嘴扇风，啊呜一口把喂来的冰淇淋吃掉，点头说：“好多了，没想到这么辣，我都尝不出那个炒河粉的味道了。”

“谁叫你逞强，早让你跟我换了。”他拧开水递过去，“赶紧再漱漱口，瞧你嘴红的，跟被我咬过一样。”

她低下头，这次没接话，只是把嘴里的水小口咽下，跟着抬眼望了望天上的厚重铅云，轻声道：“赵涛，咱们……中午再找个地方，午休一下吧，顺便……躲躲雨，好不好？”

“好。”他竟然觉得有点紧张，心跳加快好像刚跑了三圈操场一样，“那你说去哪儿。”

“走走看，应该有合适的地方。”她反手拉住他，迈开了细长的腿。

他这才留意到，她今天的裙子，似乎又往上卷边提了提，裙摆下与膝盖上，至少能容下四指，白生生晃得他眼花。

没走多远，他们就看到了一家快捷酒店。

赵涛正想提醒，孟晓涵就已经先一步停下，小脸跟红布一样，但表情却非常坚定。

“就这儿吧。”

大概是知道这地方比上周住的小旅馆起码贵几倍，她马上又补充道：“这次我请。”

“好。”看着她的眼神，赵涛除了这个字，竟然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对。

进去，走到前台，两人拿出身份证，画着职业妆的姐姐很流利地问了例行的话。

就在赵涛还想要不要多开一间做做样子的时候，孟晓涵已经把身份证递了过去，“要一间，大、大床房，谢谢。”

（三百八十五）

接房卡的时候不小心掉在了柜台上，孟晓涵赶忙伸手去抠，结果不知道怎么，越着急越抠不起来，细长的指头一个劲儿地屈伸，却怎么也弄不起来那张贴着台面的小磁卡。

赵涛赶忙过去，有点尴尬地对着表情克制的前台小姐一笑，伸手一搓，从边上把卡拿了起来，柔声说，“好了，走吧。”

“嗯。”她点点头，转身往楼梯口走去，结果一迈步竟然顺了拐，左手跟左脚，右手跟右脚。

前台后面的姑娘终于一个没忍住，扑哧笑了出来。

赵涛赶忙拉住她一只手，“慢点，晓涵，别慌啊。”

“我……我紧张。”她轻声说了一句，凉凉的小手，掌心已经全是汗水。

“不行我再开一间房吧，”赵涛看着她一个劲儿冒冷汗，不禁有点心疼，柔声道，“这间我掏钱。”

“不要。”她马上坚定地说道，买上楼梯的脚步都加快了一些，“我说了我请。就一间。”

“那……我怕你可就休息不好了。”他终于还是忍不住吞了一下口水，用比较明确的话明示了自己的企图心。

“赵涛，”她轻轻说道，“如果我很累，很想休息的话，你还是会让我好好休息的吧？”

他对这种带点小温柔，说是撒娇又不太像的口气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笑着说：“那当然，主要目的就是来午休嘛，你真累了，我保证不打扰你。”

孟晓涵抿着笑点了点头，看他刷卡打开房门，插卡开灯，小步跟进去，用小到几乎快听不到的声音说：“还好，我……我不太累。”

“真的吗？”赵涛实在被撩到心里痒得不行，可一看到孟晓涵的小脸，他就想再克制一下，唯恐吓到她，惊飞了倒口的小乳鸽。

因为她看起来实在是紧张得很厉害。

进门后她先看了一下卫生间，大概是想看洗澡方便不方便，可马上又觉得这样意图太明显，赶紧装着样子洗了个手，水龙头不小心开大了，结果溅了小罩衫上一片。她赶忙抽卫生纸去擦，没想到放纸的盒子扣得一点也不严实，一下子拽了出来，不得不手忙脚乱地弯腰收拾。

赵涛憋笑憋得脸都红了，连忙离开玄关进屋里，走到窗边把脸藏到帘子后闷声笑了一会儿。

笑完出来换了一次性拖鞋，他坐到椅子上，看着柔软的大床上雪白的床单，禁不住满脑子想入非非。

他坐着傻笑了一会儿，却不见孟晓涵从洗手间出来，看那边也没关门，不禁疑惑地问：“晓涵？你怎么了？真有什么东西坏了？那你别管，我来。”

说着起身走过去，他探头往里一看，才发现她并没弄坏什么别的，而是拿着一管唇膏，正对着镜子仔仔细细认认真真地往小巧的唇瓣上涂抹。

“补妆呢？”赵涛一愣，问道。

她正在抿匀，顾不上回答，只是点点头，嗯了一声。

“可不是要休息了吗？一般这时候该卸妆的吧？”他靠着门框，忍不住提醒了一声。

她把口红收进包里，轻声说：“我就……就光抹抹嘴。因为……因为……”

“因为什么啊？”赵涛望着她转眼就由白变红的脸蛋，不解地问。

“因为你之前说……少，没尝出味道。”

她走到门口，伸手轻轻抓住了他的指头，紧张地握住，然后，缓缓

抬高了自己的小下巴，把粉润娇艳的小嘴微颤着撅起了一点，细若蚊鸣道：“这样……就能尝出来了吧？”

“肯定能。”他再也抗拒不了心底涌动的情潮，而且，他知道孟晓涵有多么保守羞涩，这样的举动，应该已经到了她的极限吧。

于是，他搂紧她，急促地喘息着，缓缓地、无比温柔地吮住了她花瓣一样的樱唇。

（三百八十六）

孟晓涵的生活费应该并不富裕，那管口红估计也就是在学校附近不知道什么小百货里买的，不光掉色厉害，味道也挺糟糕的。

但赵涛吃得很香。

他仔仔细细地在她的唇瓣上吸吮，舔舐，就像是在品尝一块精心烤制洒满焦糖软软嫩嫩入口即化但吃完就再也吃不到的完美布丁。

孟晓涵被他压在了厕所边的墙上，双手蜷缩在胸前，紧张地阻挡着他的压迫，但没有去推，反而在辗转湿吻了片刻后，缓缓垂下，试探着绕到了赵涛的腰后，小心翼翼地搂住了他。

然后，她打开了唇瓣，轻轻探出了小小的舌尖，就像柔嫩的兰花，缓缓吐出了保护已久的花蕊。

他更加激动，抬手固定住她的后脑，狠狠嘬住她的舌尖，欲火熊熊燃烧，哪怕这时候有警报通知半小时后陨石就要毁灭地球，他也一定要得偿夙愿再笑着走向死亡。

另一只手激动地开始了探索，先是隔着衣服攥住了柔软小巧的半球，用力揉搓几下，就迫不及待的解开了领口的扣子，钻进去，挤入胸罩的缝隙，顺着汗津津的乳肉摸到已经微微发硬的乳头，用指头夹住，捏紧。

就像是被捏紧了身体中快感的核心，孟晓涵发出一声细长的呻吟，双腿一软，靠着墙往下滑去。

赵涛马上拦腰搂住了她，他从涂了脂粉的面颊一掠而过，一口含住了曾经在课堂上注视过不知道多少次的小小耳朵。

他激动地舔着，吻着，用舌头钻探，挖掘，这一刻，膨胀的欲望仿佛包裹住自己迷失的青春，摩擦出高中教室里混合着男女生汗味的荷尔蒙气味。

“赵……赵涛……”她双手推着他的肩膀，呢喃道，“我……我要……我要洗澡……求你，让我洗澡。”

“我不嫌脏。”他依然蛮牛一样拱在她的肩窝，嘴巴已经拱开了肩膀上的衣服，锁骨上所有微咸的汗水都被他仔细舔净，替换成他口水的痕迹，“你身上什么我都不嫌弃。”

“不要……我不要这么急……”她弓起背，涨红着脸用力推开了他，低着头，忍耐着强烈的羞耻感，轻声说，“我……我很快的……就冲一下，稍微等等我，拜托。”

“好吧。”他退开两步，忍不住用手调整了一下裤裆里已经硬到不舒服的老二。

她望着他的胯下看了几秒，咬着下唇退进了浴室。

关上门前，她轻声说：“赵涛，帮我个忙好吗？”

“你说。”他立刻回答，“是要买什么东西吗？我这就去？”

千万不要是套子千万不要是套子千万不要是套子……

“请……请帮我把刚才买的床单铺到床上。”她在门缝里看着他，只露出一边眼睛，和半张口红凌乱晕开后透出一股奇妙淫秽感的小嘴，“我一会儿……想躺。”

“那不是你新买的干净单子，回去要贴身用的吗？”赵涛一愣，“天不好，不容易干，你确定要用？”

“嗯。要用。”她似乎在强迫自己镇定下来，认真地说，“干净单子，新的，就是这时候用的。”

发觉到有种微妙的仪式感在弥漫，赵涛挠了挠脸颊，只好点头道：“好吧，你洗，我这就铺。”

门关上，水打开。

赵涛深呼吸了几次，稍微克制了一下自己的激动，打开屋里的灯，拉上窗帘，把床上的标准配置大被子先掀开到一边，抱起来堆到沙发上，然后拿出提袋里才买了不久的新单子。

把那条干干净净一尘不染的床单铺平的时候，他突然想起了在商场里，孟晓涵拿着它扭头微笑问他好看吗时候的眼神。

毫无疑问，那时候她就已经想好要在这里用了。

可这么浅，有些东西沾上去，真的很难洗啊。他摩挲着床单柔软的表面，眼前想象出不久之后就要发生的事。

这些密集交错的纤维中，即将沾染孟晓涵的血，孟晓涵的爱液，和他的精液。

那么，又怎么可能还洗得干净呢？

他愣了会儿神，水声停了。

孟晓涵的确洗得挺快。

他屏住呼吸，往卫生间门口看去。

门开了。

孟晓涵走了出来。

她没有洗头，只是洗干净了脸上的妆，恢复成了他最熟悉的样子。

她的身上冲洗得很干净，但擦得似乎不是很认真，肩头，肋侧，乳头，大腿都还有点点水珠亮晶晶地残留在上面。

按道理，赵涛是不该看得这么清楚的。

可她没有围浴巾。

那瘦弱白皙，让人忍不住想要抱进怀里好好心疼一番的娇小裸体，就那么一丝不挂，连鞋也没有穿地走了出来。

一直走到赵涛面前，弯腰，低头，捧住他的脸，望着他，在眼角闪动的泪花中，缓缓凑近，那犹带着淡淡沐浴露清香的唇瓣，就这样将他的嘴堵住，没有再留一点空隙。

（三百八十七）

不知道为什么，赵涛的手抬了一下，却没放到孟晓涵赤裸裸一丝不挂的身上。

他觉得自己有点呆滞，从看到她吻过来时候的眼神，和眸子里明显的水光开始，心窝深处就冒出了一股喷泉般涌出的酸楚，让他的左胸一阵阵隐约的刺痛。

他忘记了应该回应，而孟晓涵单方面的吻，则透着一股笨拙的固执。

笨拙是因为生涩，而固执，让她把这动作不断地重复，在他的唇上一遍遍地吸吮，轻舔，直到她把赵涛的唇边几乎涂抹满她的津唾，才有些疑惑地往后拉开一段距离，手本能地抬起挡住乳房，轻声问：“怎么了……赵涛？”

她的声音还是那样柔软清澈，但过度的紧张带来了无法克制的颤抖，让她的话变得好像一道淙淙的小溪，充满了夏天的味道。

“我……有点紧张。”他诚实地说，没有去摸她赤裸的乳房和最神秘娇嫩的花园，而是拉起了她另一只手，放在唇边，做了此刻打心底最想做的事情，轻轻一吻手背，柔声道，“晓涵，我好喜欢你。”

她的面颊微妙的抽动了一下，似乎在强忍眼里的水光，但鼻音还是出卖了她的感情，她蹲下去，把脸贴在赵涛的膝盖上，从下而上仰视着他，轻声道：“我也是，不然……我觉得……我这辈子都……都做不出这样的事。”

赵涛拉住她的胳膊，把她抱了起来，换到略高一点的位置，仰视着她，烈火一样的欲望不知为何，变成了春风一样的暖流。

他的阴茎依然坚硬，但却没有那种握住长矛的急切，而是感觉自己正在举起一个花束，想要让心仪的姑娘收下，低嗅芬芳，温柔收藏。

“你真的想好了吗？”赵涛不忍心继续隐瞒下去，大声道，“晓涵，我.....我答应过余蓓她们，从张星语后，就不再承认其他任何人是自己女朋友了。你觉得不能接受，就穿上衣服走吧，你不是要去留学吗？去吧.....远远离开，远远离开就什么事都不会有了。走吧.....走得远远的.....求你.....”

“我已经想好去留学了。”孟晓涵微微弓腰，平视着他的眼睛，轻声道，“所以，我才有了此刻的决心。赵涛，我.....不和你谈恋爱，也不和你结婚，我的未来.....都将留在国外。所以.....所以.....请让在国内.....留一个值得.....值得保存在心里的回忆吧。”

“可.....可我不值得。”赵涛猛地产生了一股冲动，对着孟晓涵那清澈的眸子，对着那里面自己紧张的倒影，对着自己曾经无数次设想过的梦中那个穿着围裙的微笑身影，他突然很想说出一切，很想把前前后后发生的所有事情都讲出来，“晓涵，其实.....其实我.....”

可就在这时，一道闷雷滚过，外面的雨，似乎下大了。

而孟晓涵仿佛也误会了什么，她带着一种担心被拒绝的惶恐，扑进了他的怀里，“别说，什么都别说.....就当是再骗我一次也好。骗我也好.....”

说着，她抬起头，再一次主动吻住了他。

这次，她吻得更加激烈，更加大胆，虽然依旧十分笨拙，但却已经知道掀开他的衣服，吻他的乳头，知道抓起他的手，放在自己温暖柔软的乳房上。

小鸽子一样的左乳中，传来她急促的心跳，一下一下敲打在他的心上，发出了奇妙的共鸣，让涓涓细流，再度扩大，变成了轰鸣的山洪。

对啊，再骗她一段时间又有什么关系。她之后就要出国留学了。

这段短暂但甜蜜的爱情，不正是她需要的吗？

她买好了床单，主动来了酒店，洗过了澡，还在脱他的衣服.....

还犹豫什么呢？

他的眼睛再度亮起了兴奋的光芒。

他站起来，抽腿离开短裤的同时，脱掉了上面的T恤。

他扯下内裤，弹出的肉棒小棍子一样敲在孟晓涵的身上。

她抖了一下，似乎有些害怕，但下一秒，她的手就握在了他的阴茎上，坚定无比。

他拉住她纤细的手腕，就像大雨停电那一晚拉住了走来的她一样，然后，抱紧她，和她一起倒在了宽大的床上。

他们一起向另一头挪过去，新买的床单似乎有些粗糙，皮肤上传来细小的刺痛。

但他们谁也没有在乎。

当挪到枕头的位置，他们就急不可待地再次拥抱到一起。

唇、舌、胸膛、手臂、腿脚，转眼之间紧紧缠绕。

外面仿佛还有闷雷阵阵滚过。

只是，不管赵涛还是孟晓涵，都已经听不到了。

（三百八十八）

“呼.....呼.....呼.....”

随着急促地娇喘，温热而略带湿润的气流轻抚在赵涛的胸膛。

怦.....怦.....怦.....

而就像是回应，他听到自己的心脏在卖力地搏动。

血液被压挤，流遍全身，涌到坚硬竖起的中央，把心跳的脉搏，传达给上面缠绕的纤细手指。

“是不是……是不是可以开始了？”孟晓涵夹着膝盖，紧张地问。

他摇了摇头，“晓涵，你……还没让我摸遍所有的地方呢。”

他的手其实已经游走过了绝大多数部位，但因为她还夹着腿，那里分外有劲，把他拦在了门外。

“必须摸吗？”她小声问道，“我……我看书上说，只要……只要有足够的分泌液，应该……就可以了啊。”

“那你湿了吗？”他兴奋地喘息着，捏在花苞般乳头上的手指都不禁更用力了一些。

“嗯……”她羞耻地点了点头。

老二涨到快要爆炸，他连忙强压了一下，柔声说：“晓涵，我……我想让你先舒服一次，你还是处女，一会儿肯定会疼的，不先舒服一次，我怕你难受。”

“我……我……”她犹犹豫豫地小声说，“我刚才……忍不住自己夹腿来着，其实……已经挺舒服了。”

“那不一样。”他干脆爬起来，伸手抓住了她小巧的脚掌，“那是你自己的，这是我给你的，我保证这比那更舒服，就像……我那天打牌亲你脚丫的时候一样。”

她的目光变得更加朦胧，那一晚的冲动和得到的甜蜜在一起，酥软了她的肌肉，她的皮骨，她的筋，让她无力把腿抽开，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一点点凑近，吻上她的赤足。

“哼嗯……”果然是已经验证过的敏感带，他还照着上次的经验舔吮了几下，她就发出了娇媚的嘤哼，举起的大腿内侧也跟着浮现出肌肉用力的痕迹。

他耐心地吻着，舌尖滑过每一根修长的脚趾，抚摸着她柔润光洁的脚背。

“嗯嗯……唔……”她攥紧了床单，苍白的娇躯带着诱人的红晕扭动起来，一直紧闭的双腿，终于不自觉地分开。

他的视线立刻转了过去。

和身材一样，那片单薄的神秘花园并没有太过成熟的感觉，小小的阴唇皱巴巴抱在一起，毛发倒是意外的茂盛，细小的纤绒围绕在纵裂的果肉两侧，花芯果然早已湿透，卷曲的毛发上还带着几点闪亮的水珠。

“你……你不是说……摸吗？”看着他飞快地俯身过来，她似乎吃了一惊，赶忙双腿一收，有点紧张地说。

“摸不如这样舒服。”他往里拱着，头已经进入大腿之间。

胜利就在前方，他双手稍一用力，她就呻吟一声向两边打开，把脸羞耻地扭到一侧，抬起一只胳膊挡在了眼前。

他激动地把嘴凑上去，顺着黏腻的蜜泉，轻而易举找到了那长成之后还从未被异物侵入过的小小穴眼。他伸长双手，一边揉搓着她那对可爱的鸽乳，一边用力舔舐，舌头掘开了收拢的阴唇，拨开了碍事的毛发，碾平复杂的褶皱，从酥嫩欲化的腭口嫩肉，一路舔到被薄薄外皮覆盖的一点红豆。

她的那颗相思豆颇小，在耻骨内也埋得颇深，要贴得很近，才能舔到最外面的芽尖。

但那里却足够敏感，舌头才覆盖上去滑动了几次，她就呜的一声挺了下腰，温热的蜜汁仿佛又渗出了几缕。

他忘情地舞动着舌头，手指配合着节奏，压着硬挺的乳头拨弄，一下、一下、一下……

她的身体渐渐收紧，细长的腿缠住了他的头，细长的手指绞紧了攥着的床单，细长的脚趾蜷曲，细长的脖子也低头弯出了一个看着有些气闷的弧度，细长的眉蹙拢到中央，成了缝的眼睛也变得细长，盈满水光望着自己的股间，咬紧的小嘴上方，急促娇喘的鼻息，带出了细长的呻

吟，一声连着一声，恍如潮落潮涨。

“嗯、嗯嗯……赵涛……嗯嗯——”她轻唤了一声他的名字，接着，浑身上下蓄满的力量仿佛就此释放。

她的腿肚在抽动，她的乳尖在颤抖，她粉玉一样的裸躯，随着极致的喜悦而幸福的战栗。

那快感仿佛回馈给了他，鼓起了他心中的亢奋，让他也感到无法形容的满足。

所以他不肯停下，反而把她微颤的臀部捧高，把舌头伸得更长，贴得更紧，速度加快，转眼就能舔化冻硬的冰淇淋。

“嗯……嗯嗯？嗯……嗯啊……”很快，第二个高潮就击中了她，让她打开了被咬红的唇，喊出了娇美甜脆的一声低呼。

他变得更加激动，更加坚硬，他把她的腰臀抬得更高，双腿都反折到头那边，羞耻的部位，几乎敞开在她自己眼前。

然后，他拉长了舌头滑动的距离，从已经一片湿润的泉眼，滑过整条沾满唾液的溪谷，再到已经膨胀了几圈分外明显的阴核。

“啊、啊，啊啊……啊、啊！”她双手抓着他的胳膊，不自觉帮他加快了揉搓乳房的动作，不知是否血液向头部集中的缘故，她的脸彻底红透，所有神情，都被那痛苦又快乐的感觉占据。

“啊啊啊——呜……呜唔……呜嗯嗯——！”

很快，她就昂起头，后脑把枕头压倒两头翘起，抬手捂住嘴，登上了第三重巅峰。

舌尖已经全是少女花蜜的味道，舌下的筋都有些刺痛。

但他还想再来，他想一直让她高潮到欲仙欲死，高潮到把这股美妙的滋味永远印在脑海，成为今后几十年里随时可以拿出来回想的记忆，他要让她的初夜，充斥着远胜痛苦的快感。

可她却摆了摆手，很坚定地说：“别，赵涛，别……别再来了。”

“为什么？不舒服吗？”他轻轻吻着她夹他头夹太紧而有些发红的大腿，柔声问道。

“舒服，舒服得……像快死掉一样。”她呻吟着放下双脚，娇喘道，“可……可再这样下去，我就没力气了。”

“你没力气也没关系啊。”他笑着覆盖在她身上，享受着她通体温度略高的滑嫩酥软，“又不需要你费劲。”

“需要的。”她推了推他，往边挪了挪，“你……躺下。”

“诶？”他一愣，看了她几秒，看她并不象是在开玩笑，只好翻身躺下，好奇地问，“你……打算上来？”

她红着脸把头发往后拨了拨，没说话，只是点了点头，跟着就抬起腿，跨到了他的身上。

他惊讶地望着她，完全没有料想到。

她的动作，依旧因青涩而笨拙，笨拙却坚决。

她握着他的阴茎，另一手小心地拨开了自己内部的入口，试探着往上罩了一下，旋即皱起眉，稍微提了提臀，调整了一下姿势，咬紧下唇，再次沉低。

这一回，湿润柔软的凹陷仿佛带着吸力一样吮住了他的前端，酸痒的快感立刻传来。

但马上，她就双手撑住了他的胸膛，脸色变得有些难看，皱着眉，看起来很痛苦的样子。

“怎么了？晓涵。”

“好涨……没想到……会这么涨……”她呻吟着低下头，望着已经进入了一小段的阴茎，支撑着身体大腿都在微微颤抖。

“不行我来吧，你还是第一次，这样也太勉强了。”他柔声说道，强压着此刻用力往上顶的冲动。

“不要。”她摇了摇头，表情坚定无比，“赵涛，我.....我要让你.....记住，我.....我是完完全全.....主动.....给你的。没有.....任何勉强。你也.....不必愧疚.....”

说着，她猛地坐了下去。

“啊！呃.....呃嗯——”

小小的白臀坐在了他的身上，没有再留下明显的缝隙，炽热的腔道中，不同于爱液的润滑迅速充盈在接缝之间，内部太过狭窄的原因，那些液体很快被挤出到外面，流过皱成一团的阴囊，滴落下去。

在崭新的床单上，染上了斑斑殷红。

赵涛都觉得有些疼痛，孟晓涵的内部实在是太紧太窄，而她那决绝的一坐到底又太过突然，他甚至担心她会裂伤，不禁看向她微微颤抖的小脸。

但她并没有露出太痛苦的表情。

尽管脸色苍白，汗布满了额头，连嘴唇似乎都已经被咬破，可她除了最初的闷哼，就没有再发出一点疼痛的声音。

用了几十秒，她似乎终于调整顺了气息，望着他，露出了一个动人的微笑，轻声道：“赵涛，我爱你。”

就在那三个字说出的同时，她本就水光盈满的明亮双眸，终于无声决堤，泪如雨下。

他抱着俯身下来的她，心想，这张新买的床单，应该是真的，再也洗不干净了.....

【 C H Y — 2 8 6 C & D 】

大概是虚心听取了奥蕾妮的报告，女王陛下并没有让奥蕾妮离开，看来是打算留做后备替换。

她应该是刚处理完冗杂的公务，看上去带着一股淡淡的厌倦。

“听说，你的禁锢之香有放松的效果，”她没有多说什么废话，而是干脆地走到了翠绿色的叶脉纹大床边，慵懒地坐下，揭开了身上的披肩，“那么，可以过来让我闻闻了吗？”

“乐意效劳，陛下。”他笑着解开扣子，大步走了过去。

披肩滑落后，女王陛下轻轻拉开领口系法别致的多结扣，领口自然向两边松开，亮出一片雪白细腻的肌肤。

精灵本就是天使造物中最精致美丽的族群，而水精灵更是其中的顶峰，这一点他早就体验过多次，但在面前的女王身上，又有所不同。

既不需要像她的妹妹和护卫那样勤于锻炼，又有昂贵稀有的各种道具滋养，水蓝色的长发向后垂下，让开的锁骨附近，那亮出的肌肤即使在如此接近的距离，也看不出什么毛孔或瑕疵。

克雷恩笑了起来，欲火愉悦地燃烧，在他灵魂深处摩擦，弥撒出激发原始欲望的禁锢之香，钻进女王陛下的鼻孔，让她疲倦而紧绷的身躯能响应他的期待，变热，湿润，化为柔软而不失力道的水，将他包裹，淹没，沉溺其中。

“确实很好闻。”格蕾希亚抬起湛蓝的眸子，半垂眼帘，抬起手抚摸着他的胸膛，“但光是这种味道，似乎只会让我的身体更加紧张，我现在就已经觉得，我的某处在收缩。”

“很好，那正是你渴望的象征。”他脱掉上衣，拿住她的手掌，拉起，凑到唇边，“那么，如你所愿，我要开始了，女王陛下。”

“嗯。”她平静地点了点头，尽管已经向后倾倒到快要被压制在床上的程度，那由王座和王冠赋予的气质仍在，“尽你所能吧，我亲爱的妹夫。”

知道她是故意在此时提醒了一下身份，他在心里哼了一声，低头吻上她的手背，以一个惯常的下位礼节开始。

只不过没有一个臣民敢把吻手礼更进一步到之后的程度，恐怕也只有他，和未来不一定会存在的某位亲王，能在亲吻女王的手背时，伸出

舌尖，轻柔地舔向她的指缝。

从侧面用嘴唇夹住了格蕾希亚的宝石戒指，他一边轻舔着她兰花瓣一样洁白的手指，一边用唇将那小饰物摘下，褪到床上，轻笑道：“喜欢我帮你脱戒指的方式吗？”

她的脸上已经有了一抹淡淡的嫣红，看来尽管还没有尝过异性结合喜悦的滋味，但禁锢之香和这亲昵的调情依然有效。

她没有回答，而是伸来了另一只手，那上面有一个金丝编织围绕着细小珍珠的华丽手镯。

他笑了笑，顺着手背吻上去，舔过她的腕，咬住手镯缓缓脱了下来。

然后，他用闪耀着红光的眸子锁定了格蕾希亚白皙的领口，凑近，喘息着说：“陛下，接下来，是不是该项链了？”

“可以，我准许。”她噙着一丝笑意，微微昂起下巴，舒展了天鹅一样优美的脖颈。

单纯考虑相貌，女王陛下当然不如妹妹那么美得在精灵中都一样拔尖，但同样，她一直以来培养的气质，也不是从小练剑的妹妹能比，即使袒露放松在床上，身躯依旧维持着必要的优雅。

他低下头，顺着项链的宝石一颗颗吻过，湿润的舌尖从丰挺的沟壑上方滑向锁骨。继位后她就日夜操劳不停工作，瘦削了几分的结果，就是这里的凹痕变得格外明显，让他能在这里探入舌尖，勾住她两条项链中较长的那条，轻轻咬在口中。

然后，用力一扯。

他当然不会蠢到用项链勒疼养尊处优各处都非常娇嫩的女王，提前用尖利的犬齿刺断了里面的细绳，仰头一拽，项链就离开了女王的领口，璀璨的宝石碰撞着发出清脆的声响，滚落在她白皙的胸膛。

女王陛下轻笑着捏住一颗水蓝色的宝石，用淡红的唇瓣一吻，“你知道这根项链有多贵吗？”

“我不知道。”克雷恩吻了一下她的眉心，温柔地舔向格蕾希亚的额饰，“我只知道，那肯定不如我贵。”

“没错，你可能是我最昂贵的选择。”她若有所指地说，抬起手，顺着他的胸膛抚摸下去，主动扯掉了他的皮带。

看来，禁锢之香多少起了些作用，她眼里的渴望正在暗流一样涌动，只是理智的力量太强，才没有冲破到她泛红的脸上。

真想看她喘息、呻吟、尖叫、疯狂的模样啊……他抬起身，用双腿蹭掉滑落的裤子，雄健的身躯保持着精灵的修长，而盘绕着血管的羞耻之矛，早已昂扬而起。

“愿意握一下吗？女王陛下？”他舔了舔唇，拉起了她的胳膊。

她顺着他的力道把手伸了过去，先是试探着捏了一下，跟着似乎被烫到一样缩了下手，“怎么这么硬？里面……不是没骨头吗？”

“没骨头，但是充满了我的渴望。”他俯下身，用更多充满魅惑力量的禁锢之香笼罩住她，让她每一口呼吸都不得不品尝那股刺激雌性原始欲望的味道，“只要渴望，就会膨胀。我的陛下，你类似的地方，是不是也膨胀起来了呢？”

“我不知道。”她摇摇头，很诚实地说，“不过，我确实感到很热，也很舒适。我不介意你来教我更多东西，宫廷女官的书本，实在是缺乏实用性。”

“教会你，让后让你学会如何跟将来的亲王阁下交欢吗？”他故意带着一股醋意低下头，轻轻啃咬着她脖颈的侧面，小串项链还在，舌尖划过珍珠的时候，下方比珍珠还要光滑的肌肤就会发生轻微的战栗。

格蕾希亚的目光非常坦然，“未来的事我不清楚，我只知道，我正在跟我的亲王做一些和交欢有关的事，而且，我希望他最好能更专心一些。”

“遵命。”他眯起眼，舌尖滑过她凹陷的锁骨，把裙袖咬住，沿着圆润的肩头向下扯去。

她缩起胳膊，抽出手臂，等到另一边也解脱出来后，看着他用嘴把

整条裙子往下扯去，微笑着抬起臀部，让身体最大的遮蔽物就此缓缓脱离。

克雷恩一路咬着裙子拖到了双脚之下，接着，顺势稳住了女王纤细的小腿内侧。

不愧是养尊处优战斗技巧只学习了法术的公主出身，那修长的小腿没有一点多余的肌肉感，柔软，娇嫩，仿佛稍一用力就会折断。

他顺着小腿向上吻去，舌尖攀爬她身体曲线的同时，视线也转向了雪白大腿的尽头。

那是包覆着卵膜的精灵婴儿诞生的神秘之地，只是看着，其实很难想象孩子那么巨大的东西到底是如何通过这小小的洞穴。

比起人类，精灵的毛发要少很多，和妹妹类似，女王陛下的羞耻花园一样没有多少覆盖物，只有细长的淡色绒毛稀疏地分布在耻骨上方的位置。

大概是缺乏肌肉的缘故，那一片白腻的耻部显得饱满而腴嫩，上面每一处都显得小巧而精致，浅樱色的皮瓣微微张开，包裹着中央属于精灵女性的狭长甬道。

他亲吻着大腿内侧敏感滑嫩的肌肤，一厘米一厘米往根部挪去。

格蕾希亚发出愉悦的呻吟，修长的手指插入到他浓密的红发中，轻轻屈伸，腕上华美的手镯们彼此碰撞，发出叮铃叮铃的清脆声响。

当他柔软的舌头碰触到羞耻地蜜门时，女王的手骤然握紧，高挺的鼻梁下奔流出甜美的畅快吐息，“嗯唔……克雷恩，这就是……你让我妹妹每晚都能享受到的侍奉吗？”

尽管那用词有待商榷，但他知道这会儿不是计较这种事的时候，他没有回答，而是用舌尖拨开她左右两边的娇嫩皮瓣，掘入到已经遍布着滑腻稀薄蜜汁的小穴入口。

柔软的洞口就像是在顶级厨师的鸡蛋布丁上开了一道小缝，里面浇满了黏滑的稀蜜浆。

他往深处刺入，舌头撑开狭小的缝隙，缓缓地进出。

“嗯嗯……”女王陛下的呻吟变得更加娇媚，胸前剩下的那一条项链，红色的宝石项坠边，白皙的皮肤似乎都被映上了羞耻的霞色。

奥蕾妮红着脸转过身，闭上了眼。

可她并不能堵上自己的耳朵。

她需要确认女王陛下的安全。

所以，很快，她就听到了格蕾希亚发出的喘息，像两条令浑身发痒小虫，从耳朵眼里钻入，缓缓爬向双腿之间。

在奥蕾妮结实的大腿情不自禁并拢，连双膝都感到发软的时候，克雷恩的舌头加快了速度，他的唇恰好碰撞着女王的敏感小豆，精灵的生理结构所致，这个情欲的开关位置很低，不太费力就能轻而易举地同时刺激腔道内部和外面的阴核。

当娇嫩的颗粒被口水覆盖，女王拱起腰肢，手指轻轻抚摸着她尖长的耳朵，更加大量的爱蜜涌泄出来，沾染在他上下移动的下颌。

他觉得是时候了。

他抬起手，轻轻一晃，火元素在他的意志下凝缩成温暖的红色光球，缓缓飞向女王晃动的雪白乳房，在饱满的半球上围绕着深樱色的乳头缠绕了一圈，缓缓转动起来。

“哼嗯……看来，这好像是你专属的小技巧啊。”格蕾希亚伸手拉过一个枕头，垫在抬高的肩下，垂首望着乳头被元素的力量挑逗抚慰的奇景，酥痒的丝线缓缓爬进小腹深处，撩动那令她不自觉想要瘫软下来的甜美愉悦。

“没错，”他抬起头，用舌尖轻轻点触着女王已经在颤抖的膨胀蜜核，两根手指缓缓刺入到她已经泞滑无比的内部，“这是只有我能带来的决定享受，我亲爱的陛下，好好品尝吧。”

随着他手指的曲起，沿着被辗过的娇嫩内壁，一串细小的元素星火流窜蔓延开来，飞快地用温暖的颗粒感滚动碾压着每一条嫩肉的褶皱，

其中一些还深入到以精灵的结构难以被碰到的深处，围绕着孕宫的入口飞快旋转。

“啊、啊啊啊……啊！啊啊——！”根本没想到刺激会如此强烈，格蕾希亚雪白的身躯猛地反弓起来，不需要顾忌被谁听到的密室中回荡着女王陛下娇美细长的叫声。

奥蕾妮终于忍不住扶着床柱，望着格蕾希亚绷直脚掌，望着克雷恩健硕的后背，缓缓把手放到了大腿之间。

“那么，陛下，是享受更强烈快乐的时候了。”他留下那些飞舞的元素在她体内，抽出手指，进驻到她双腿之间，绷紧的肌肉上，更多细小的红点浮现，飘出，围绕着他的身体流动。

禁锢之香变得更加浓烈，他俯下身，握住亢奋的长矛，向着正因内部的刺激而剧烈收缩的花蕊中央直刺而去。

没有人类女性那样碍事的薄膜带来无意义的痛楚，初次与异性结合的女王发出非常满足的畅快叹息，充满弹力的腔道顺利把他的分身容纳入内，充血后厚实了不少的皮瓣牢牢抱住了阴茎的根部，犹如纵向的小嘴，一口一口往内吸吮。

心理的征服愉悦与身体的快感完美对接，克雷恩双手按在女王的腋下，看着元素光球已经将乳头按摩到硬翘肿胀，深吸口气，突然收紧了腰部和臀后的肌肉，威猛无比地向内戳刺起来。

“嗯啊……哦、哦哦……伟大的……水天使啊……这真是……太舒服了……”短短几分钟，女王就双手抱住了他的脖子，晃动着一下下夹紧的浑圆雪臀，达到了又一次巅峰。

克雷恩笑着舔了舔嘴唇，低头品尝了一下女王乳房带着淡淡幽香的味道，吻住她微凉的唇，加快速度又是一阵猛袭。

“呜……呜唔……呜嗯嗯——”

“再来，我亲爱的陛下，这才是刚刚开始而已。不要着急，再来，再来……”他捧住格蕾希亚的脸颊，雄健的身躯起伏得更加激烈。

结实的大床都发出了不堪忍受的轻响，而奥蕾妮，早已跪坐在地

上，用有些呆滞的目光羡慕地望着女王陛下洞开的花蕊，和那里面裹满汁液正在飞快滑动的长枪。

不久，几点红光顽皮地下滑到女王羞耻的排泄处，钻入小小的臀眼，开始了对另一处的灵活刺激。

“啊！啊啊！啊啊啊——”格蕾希亚顿时舒展在爆发的快感洪流中，雪白的身躯泄满了迷人的红晕。

计算了一下次数，克雷恩微笑着向后抽身退出，准备换个更加羞耻地姿势来征服面前的女王陛下。

“够了，停下。”可就在已经凌乱不堪的轻吟之中，格蕾希亚勉强拽回了险些被放逐的神智，蜷缩起身体，坚定地躲开了再次扑上来的克雷恩，幅度不大但很坚定地摇了摇头，“克雷恩，我需要休息。”

克雷恩舔了舔嘴唇，汗滴还在他结实的胸膛上流淌，眼底的红光依旧在缓缓荡漾，他俯下身，火热的手掌大胆地蠕动在女王陛下的大腿上，“我的女王，这才什么程度而已，你就准备休息了吗？我少说还能送你在美妙的乐园里转悠个十七八次，我还没听到你犹如哭泣一样的甜美声音呢。”

格蕾希亚摇摇头，抽身钻了出来，“奥蕾妮，换你了。我需要休息一会儿。”

“喂，”克雷恩伸手抓住她纤细的手臂，有点意外，竟然还有女性能在这种时候从他弥漫的禁锢之香、扩散的火元素按摩和刻意巴结的熟练技巧中强行脱身，“你已经好几次了，可我的种子都还没种下一回，你这就抽身，不太好吧？”

格蕾希亚用一个有些凌厉的眼神催着奥蕾妮迅速脱光爬了上来，自己则往旁边一滚，坐起到床边，平复着还有些急促的呼吸，淡淡道：“这正是我深思良久后的决定，我不准备承受你的生命之源，那些种子，你尽管喷洒在奥蕾妮的体内吧。”

“为什么？”克雷恩翻身躺下，看着奥蕾妮咬住嘴唇爬上来，不解地问，“对你来说，我这种受孕率极低的强大种子不是没什么风险吗？”

“极小的概率，也有发生的可能。”格蕾希亚斜靠在床柱上，舒展了还泛着淡淡嫣红的长腿，“你的实力太强，以我的身体状况，一旦被种下你的孩子，对我的危险会直线上升到我不接受的程度。我当然会选择规避掉这种问题，反正，我本来也不打算生下你的后代，那是伊莉丝的梦想。”

“所以，当我给了奥蕾妮，准备进行下一次的时候，你就没问题了？”克雷恩挪了一下身躯，伸长胳膊把手塞进女王的臀下，张开的巴掌像是要把她整个攥住一样握紧。

格蕾希亚愉悦地眯起了眼睛，微笑道：“为什么要有问题，我归根结底，也是个成熟健康的女性精灵，在繁忙的公事和一天天的勾心斗角中，我也有权利彻彻底底地放松一次，对吧？”

“乐意效劳。”克雷恩笑了起来，“只要还有机会听到你受不了的声音，我就还有动力在这里战斗到底。”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声音。”格蕾希亚挑衅一样地扬了扬眉，格外嫣红的嘴唇被粉润的舌尖灵活的扫过，“不过我很好奇那种所谓受不了的感觉。”

“放心，很快你就会享受到了。女王陛下。”克雷恩猛地翻过身，把已经遍身潮红的奥蕾妮狠狠压在下方，用凶猛的欲望把健壮的精灵女剑士一口气征服成一滩绵软无力的水，抽插着收下他浓稠的馈赠。

“光靠奥蕾妮可能帮不到你。”靠在床头随便擦了一下，克雷恩张开双臂看着只剩下手镯和项链还在身上的女王，眼中的侵略欲又在飞速复活，“我建议你找几个嘴巴比较靠得住的侍女来搭把手。”

“等我受不了之后，一样来得及。”格蕾希亚说着站起来，踏上床，走向克雷恩，蹲下，抚摸着他的脸，“克雷恩，我是女王，有些声音，有些形象，是不可以被其他精灵知道的。”

“女王也都会结婚生育，难道女王生育的过程和一般夫妻有什么不同吗？”克雷恩嘲弄地笑着，手掌肆无忌惮地把玩着她比妹妹丰满许多的胸膛，“为什么硬要营造出一种高高在上不可触碰的威严？”

“因为那是王座稳固的关键。”格蕾希亚低下头，碧蓝的眼中波涛汹

涌，“你觉得，我如今这样渴求着快乐，犹如雌兽一样袒露着身躯与你结合的模样，是可以被公开出去的事情吗？女王私下当然和普通夫妻没什么不同，女王也要生孩子，也要上厕所，也会吃饭喝水会生病呕吐。但民众们看不到，他们看到的，永远是王座上端端正正毫无瑕疵的影子。”

“你快乐吗？”克雷恩捏住她膨胀的花蕾，尖锐地问。

“等你尝过权力的滋味后，你自然就明白了。”她伸出舌尖，轻轻滑过他发烫的脸颊，握住他，开始尝试着去掌握主动，“知道英雄成为王的过程，最确切的形容是什么吗？”

“不知道。”他摇了摇头，扶正她的腰，指导着她略显笨拙的动作。

“腐朽。”她微笑着，屈膝，沉下，像一潭温暖的湖水，将他从上而下吞没，“英雄，腐朽成王……”

“那也好过腐朽成灰。”他抱紧女王汗津津的躯体，得意地笑了起来。

不久，他就听到了自己期待的声音。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七十九）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八十九）

阴茎深埋在一片湿润的温热中，娇嫩的包裹感随着呼吸的节奏微微蠕动，身上被微带汗潮感的体温覆盖，伴随着一大片贴在胸口的滑嫩。

尽管生理上的欲望在这一刻达到了顶点，但赵涛没有动。

他只是牢牢抱着身上轻声哽咽、微微颤抖不停的孟晓涵，不停地吻她，吻所有能碰到的地方。

几分钟后，她稍稍抬起身，尝试着举高下体。

柔软的腔肉吮过坚硬粗大的凶器，赵涛酸畅地哼了一声，可看她的脸色还是有些发白，忍不住柔声问道：“晓涵，疼得……很厉害吗？”

“还好。”她张开小嘴，用力吸，缓缓吐，如此呼吸了好几次，才挤出一个微笑，擦了擦面颊上有点分不清是汗还是泪的痕迹，“就是……真的好涨啊。”

他伸出手，轻柔地捏搓她娇艳的乳头，指头的侧面恰到好处地蹭过略有凹凸感的乳晕，说：“别急，你是第一次，慢慢来。”

“可你……不急吗？”她伸出手，轻柔地擦了一下他的额头，“你都出汗了。”

“那是紧张的。”他双手分开，顺着腰肢滑下，抚摸着她正在用力的大腿，“我不急，我真不急，等你稍微适应适应吧。”

“嗯。”她答应了一声，双手撑在他的胸口，低头往胯下两人紧密结合的地方看去，注视了几秒，带着一丝微妙的口气说，“我.....还是做到了啊.....”

“是，不过，可把我吓了一跳。”赵涛回想起了类似的那个第一次，心有余悸地说，“头一回你就在上面，应该会特别疼吧。”

“我不知道啊。”孟晓涵笑了笑，把额前汗湿的发丝拨到后方，“我这辈子，不是就疼这一次么。怎样会比较疼，怎么样会不疼，我也没机会知道了。”

她又挪了一下小小的臀部，低哼了一声，忍痛道：“不过.....也没想象中那么难过。就是.....塞进来的感觉.....好奇怪，我.....我好像还没被什么东西这样.....这样进到里面过。”

“那.....能感觉到一点舒服吗？”他耐心地继续刺激着乳头，想让她紧张的内壁快点放松下来。

这么紧紧握着他的下面，他的确是很爽没错。

可孟晓涵会痛啊。

不知不觉，他已经轻率地糟蹋挥霍了好几个女孩的初夜，如今，这个在满是仪式感的环境下彻底主动献身的女生，正是他开始一切的原点。

至少在这一刻，他希望能回想起久违的，一种叫做珍惜的行为。

“暂时.....还是热辣辣的。”她又挤出了一个微笑，双手轻轻握住了赵涛的手腕，低头望着自己正被他把玩的乳头，红着脸细声说，“不过，我很高兴。真的，至少.....是你，不是别的什么人。我很高兴，痛，也一样高兴。”

仿佛为了证明自己重复了足足三遍的高兴不是随口说说，她抓住赵涛的手臂，把上身的重量稍微倾斜，压着他的手尝试着提臀，落下。

处女之花的娇嫩蕊心不留缝隙地嘬了炽热的阴茎一口。跟着温柔吞回原处，最深处仿佛有个柔软的花骨朵碰了龟头一下，颤酥酥地一抖。

“唔……”

“嗯……”

两人同时呻吟了一声，仿佛两具身体正在微妙地共鸣。

“赵涛……这样……你是不是会很舒服？”她带着充满期待的眼神望着他，白白的小乳已经全部压在他的掌心，变成扁扁的两团。

“嗯。”他点点头，但马上开口道，“不过不急，我……我最舒服的其实就是射出来那几秒，之前慢点没关系的。等你比较不痛再说。”

“我、我看过书了，第一次……总是会比较痛的。”她轻声说道，“那……是不是快点结束，反而更好呢？”

要说长痛不如短痛，是有这种说法，可赵涛不觉得孟晓涵有这个本事。她本来就是比较文弱的女生，尽管这个学期似乎在看不见的地方努力了，看着壮了一些，但他整天在女人堆里泡着，不可能跟纯情小男生一样一两分钟就激动地缴械投降。

“晓涵，怎么也不可能快点结束的。其实吧，女生在上面挺耗体力的。”他差点说溜嘴，带出下半句，就是杨楠也不一定每次都能坚持到最后，幸好他一直望着孟晓涵的脸，那张容颜足够压下他所有蠢念头。

“那……那我有多大力气，就坚持多久，好吗？”她垂下手，没等赵涛表态同意，就扶着他的上腹，小心翼翼地挪动了一下双膝，找到了一个相对比较方便用力的姿势，尝试着小幅度上下移动。

“呜唔……”

“哈啊……”

他的喘息和她的呻吟又一次同时响起。

赵涛突然觉得，他可能有点高估了自己。

他没想到，和孟晓涵结合到一起，竟然会格外有快感。

尽管她的内部并没什么新鲜的特异之处，论结构其实远不如张星语的小穴那么刺激强烈，真要客观评价，目前最大的优势不过是处女的天然紧致在女上位的肌肉运动中被强化带来的美妙抓握感而已。

但他就是舒服得通体发麻，连手里小小的乳房仿佛都在源源不断地传来灼痛双手的快乐，胸腔里酸酸甜甜的浪潮在奔流涌动，给心窝灌入的浓稠甜美，带来的畅快竟然不逊色于射精时那几秒钟的绝顶滋味。

“怎么了？我.....我做得不对吗？”她看着他的表情，有点担心地问，“不会.....压到你了吧？”

看来，似乎是五官变得有些扭曲了啊，赵涛连忙摇摇头，“不是，是太爽了，晓涵，能跟你这么.....这么在一起，真是.....太舒服了。”

差点，他就忍不住冒出一句，不要出国了，跟我在一起好不好？

但尖锐的痛楚直插在他的心房，冷冰冰地提醒着他，只有在短暂的愉悦后彻底远离他的身边，对孟晓涵来说才是真正的幸福。

虚假的面纱之下，他其实什么都不配。

孟晓涵俯下身，似乎有些累了，一边轻声娇喘，一边继续扭动纤细的腰肢，柔声道：“那就好，我.....就怕自己笨笨的，连宝贵的.....第一次都做不好。你舒服.....那真是太好了。”

“嗯.....真是太好了。”他搂紧她，抬起肩颈，吻住她嫣红的唇瓣。

这只是咒而已。

你下了咒，才得到了她，得到了你曾以为拥有的一切。

到如今，你还分得清什么是咒，什么是爱吗？

别自己骗自己了。

看着在自己的拥吻下陶醉地闭上双眸，坚持着套弄欲望之源的孟晓涵，他瞪大眼睛，霎时间，眼前一片模糊。

“你.....为什么哭了？”

（三百九十）

“我.....我别着你了？”孟晓涵惊慌失措地挺起身，大概是误以为刚才贪恋亲吻的角度让阴茎感到了疼痛，她赶忙换成比较端正的跪姿，还垂手摸了摸外面露出的那一小截，“很疼吗？”

“没有，没有。”赵涛赶忙用力揉了揉眼，拉过她的手指，看着上面混合着血丝的稀薄爱液，赶忙说，“我.....我是心情有些复杂。晓涵，你也知道，高中时候.....我就在喜欢你了。你看.....中间发生了这么多荒唐的事，最后.....最后都这样了，却还是什么都不能给你。我.....我就觉得，特别特别对不起你。”

“你不是正在帮我留下一个美好回忆么。”她明显松了口气，垂下的视线望见手指上的血丝，目光闪过一丝伤感，“你如果真想给我什么，我反而要头疼呢。那.....我不就走不掉了。”

这无疑是在说，如果赵涛愿意给她点什么，她就可以毫不犹豫地放弃国外的前途，和自己的所有计划。

沉默了好一会儿，赵涛撑着床坐起来，和她面对面抱紧，吻她几秒，终于还是下定决心，柔声道：“晓涵.....在国外，一定要幸福啊.....”

“再怎么.....也不会幸福过此刻了。”孟晓涵拥抱住他，青涩地前后扭动着细细的腰，带着一丝微笑，轻声道，“赵涛，有什么话，可以.....等以后再说吗？我希望.....我最重要的第一次，你能好好地爱我，从开始.....到结束。”

“嗯。”心房被柔和的暖流包裹，随着围绕他下体的嫩肉销魂地移动，他的整个灵魂也都跟着仿佛被一样的喜悦缠住，温柔地摩擦，他点点头，抱住她瘦小的娇躯，抚摸着她紧绷的脊梁，以尽量舒缓的节奏摇动着身体。

坚硬的阴茎在她的体内开掘，翻搅，但也许是感情在起作用，快感似乎渐渐压过了痛楚，他清楚地感觉到，那狭窄的内部越来越湿润滑腻，甚至，让他一个不小心滑了出去。

孟晓涵低低惊呼了一声，赶忙一手扶着他肩膀，一手反到背后伸向

臀下，想帮他把情爱的魔杖放回她渴求的花园。

他却趁这个机会搂着她翻了个身，转而把她压在了下方，声音嘶哑，但眼神却无比温柔，“晓涵，你够累了，交给我吧，好吗？”

他吻上她的额头，用舌头轻轻舔去了细小的汗珠，“我不想你这么累，我心疼。”

她颤了一下，羞涩地点点头，没再说什么，而是顺从地躺下，湿润的眸子怔怔地凝望着他，如晨星闪动。

他稳了稳焦躁的欲火，缓缓压在她的身上，低头吻住她的小嘴，扶着坚硬的肉棒，用前端抵住她微有红肿的脰口，轻柔地上下划动。

很快，他的顶端就感受到了小巧嫩芽的存在，他压住那个位置，旋转摩擦。

“唔唔……”被他吻住的嘴里传来了愉悦的低哼，情欲之琴，仿佛正在被那个巨大的拨片撩动。

他放开她的唇，抬起身，听着她口中诱人的呻吟，耐心地继续摩擦，来回十几下，就稍微下沉，试探一样往入口中轻轻一挤，浅浅进出几个回合，再拉出来，回到小豆上面来回拨弄。

不同的动作对应了不同的反馈，孟晓涵就像是化身成了一个美妙的乐器，他来回拨弄的时候，她会微微蹙眉，嘴里间或发出一声短促而清脆的啊，而当他插进入口，在最浅处来回抽送的时候，她就会咬住下唇，带着仿佛痛苦但实际上无比快乐的表情，以后鼻音的方式发出一串连绵起伏的娇吟。

不久，她的深处似乎被点燃了浓烈的渴望，她的目光的变得更加湿润，小小的臀部在尝试了迎合的动作后，向他的方向凑得更远。

“还痛吗？”他觉得差不多是时候了，这次插入，就缓缓一路推入到了尽头，在酥软的花心上不轻不重地压了一下。

“不……不太痛了。”她摇摇头，唇角不知道是汗还是别的什么，粘住了几根发丝。

他伸手帮她把那些发丝掀开，抓住她的足踝，把一只可爱的赤脚放在了嘴边，低头一边亲吻，一边前后摆腰。

“唔……唔嗯……”那本就已经无比娇柔的呻吟顿时像是额外浇了一层蜜糖，孟晓涵稍微侧转身，有些羞耻地抬手挡住了眼睛，颤声道，“别……赵涛……我……我刚才踩过地……”

他满不在乎地一口含住脚趾，仔仔细细亲吻一遍，才喘息道：“那不好，我给你弄干净。”

“呜——”足弓被打横舔舐的时候，她身子不自觉地挺了一下，包裹着阴茎的内壁，仿佛突然增厚了几分。

“舒服吗？晓涵？”他的喘息也急促了很多，换了只脚捧起，为了方便，把她也带成了侧躺，摆出一脚举起、一腿蜷曲的姿势，坚硬的肉棒从侧面继续保持着耐心的进攻，臀尖的触感变得格外鲜明，小腹轻松品尝到了半边臀瓣所有的弹性。

“嗯……”她点点头，不好意思直接回答，羞红的脸埋进了自己的臂弯，只有里面不断传出的娇媚呻吟在间接表达着侵蚀人心的快乐有多么强烈。

“嗯……嗯啊……嗯、嗯嗯、嗯啊啊……”

几分钟后，伴随着一串纤细而绵软的呻吟，赵涛感觉到阴茎的周围突然收紧，那个狭小的腔道，正在用充满节律的收缩传达着情欲的喜悦。

他心满意足地放慢速度，放开她几乎被口水染遍的脚丫，低头嘬了口乳头，轻笑着问：“晓涵，高潮了吧？”

孟晓涵从臂弯中转出小半张脸，眼神朦胧地问：“怎么……可以算高潮呢？”

“特别舒服，特别愉快，那就可以算。”他抬手擦了擦汗，看着她明显刚高潮过的娇美模样，满心欢喜。

她柔柔一笑，伸手帮他擦了擦胸口的汗珠，轻声说：“只是那样的话，和你在一起，就一直是了呀。”

（三百九十一）

在孟晓涵又一次达到高潮的时候，赵涛终于没能忍耐住那潮水一样汹涌而来的快感，弯腰抱着应他要求换成了跪伏姿势，从后方迎接他快速冲击的身躯，亲吻着她被床单磨到发红的肩胛，激动地喷射进去。

“晓涵……我、我好……”他把她压倒在下面，感受着她身体随娇喘而起伏，感受着龟头被痉挛蜜穴锁住的快感，感受着一股冲动涌到喉头，却梗住怎么也说不出口。

大概是误会了他要说的内容，孟晓涵短促地吸着气，颤声道：“我……我也好舒服……真的，感觉，要是没你压着，就能……能飞起来了……”

可他并不是想说这个。

他想说的，一定是孟晓涵此时此刻最爱听也最想听的。

但他不敢说，也愧于真的说出口。

不仅是因为张星语苦求不得的绝望还流连在脑海，更因为他在害怕，他害怕这话一旦说出来，孟晓涵就会放弃出国留学的打算。

他好不容易才重新想起的珍惜情怀，怎么也不愿意转瞬粉碎在自私的想法中。

他搂住孟晓涵，抱着她躺在那儿，心里莫名觉得有些难过。

兜兜转转，犯错不断，到最后，到所谓的灵欲合一之后，他竟然发现自己还是爱上了孟晓涵。

喜欢和爱的界限，原来其实非常清楚，想要得到，想要占有，想要发泄欲望，和想要陪伴，想要珍惜，想要共度日日夜夜，根本是不一样的。

所以，被他锁住的每个女孩都爱他。

而他爱的，一个已经永远离去，一个.....也只能放手送她走。

他当然知道自己可以很轻松地把她留下来，可那之后呢？

他该给她什么？未来，又会变得怎样？

如果心中的爱情持续发酵下去，余蓓会察觉到吗？张星语呢？她们会是什么反应？

他忍不住想起了曾经回答过的一个无聊问题：一个爱你的人，和一个你爱的人，你会选择谁？

彼时他还没有被谁爱过，理所当然地选了他爱的人。

而下错咒的前半段时光，他渐渐觉得，原来选一个爱自己的人，也是如此幸福。

直到，他突然惊觉，原来两情相悦才是这世界上最美妙的事情，所谓的选择，不过是在退而求其次罢了.....

然而，他不配。

心里打了个哆嗦，他摇了摇头，强迫自己清醒过来。

没有什么所谓的选择，他已经用一个卑劣的咒术，犯下了一个个无法挽回的错误。

那么.....至少不要让自己所爱的那个，永远沉在这虚伪的泥沼里吧。

“赵涛，你.....要不要说点什么？”孟晓涵的呼吸渐渐平复下来，她扭了扭身子，在他怀里找了个非常舒适的位置靠着，带着平添了几分成熟的慵懒柔声道，“这么安静，我有点害怕。”

“可我什么都不想说。”他抱紧她，吻她微潮的黑发，抚摸她柔软的乳房，“我就想这么抱着你，有多久抱多久。”

孟晓涵微笑着转过脸看他一眼，听了听窗外的雨，伸长胳膊拿来了手机，摁了几下，拨出去，对他比了一个噤声的手势，眼神难得一见的

俏皮。

赵涛这才注意到，她这会儿的腋下，已经被清理得干干净净，不见了那两丛细长的乌毛。

“喂，于老师吗，是这样，市区这边的雨下得有点大，我们今天可能回不去了。嗯，我带着足够的钱，可以在外面住。好的，好的好的，我会注意安全。嗯，赵涛肯定能帮我的。我明天尽量早点赶回去，早晨的课就麻烦老师帮我代一下吧。谢谢。”

她轻快地打完，把手机往枕头边一放，甜蜜一笑，柔声道：“呐，这下……可以住到明天了。”

“要是没下雨呢？”

她犹豫了一下，有些羞愧地说：“可……可我说的是市区这边雨下得有点大，于老师……又不会知道。”

“可天气上面撒谎，很容易被拆穿的吧？”赵涛笑着继续追问，颇爱看她因为设想自己撒谎而有点窘迫的表情。

“那……那我就说我脚扭了，就是上次伤的地方。”她抿了抿嘴，干脆说了另一句实话，“反正我今天是想住在这边不回去的。除非……”

“除非什么？”

她笑了起来，用力摇了摇头，“不用说了，已经没有那个除非了。”

看着她这样的笑脸，赵涛忍不住凑过去吻住她，又一次占据了她的口腔。

亲昵了一会儿，他拉起她的胳膊，故意凑过去在她腋窝上舔了一下，感受着她愉悦的战栗，笑道：“这儿的毛毛呢？我记得上次见还有呢啊。”

她红着脸说：“去掉了，书……书上说，这里干净些比较好看。”

“怎么去的啊？”赵涛皱了皱眉，回想了一下自家女友们彼此分享的脱毛方式，“学校附近还有卖脱毛膏的？”

“没有。”她摇摇头，羞涩地说，“不用那么麻烦啊，我就是按书上教的法子，用两个硬币夹着，一次少夹几根，就都拔掉了。”

“拔掉啦？”他心疼地扒开她腋下的嫩皮，望着上面几个小小的发红毛囊，轻轻亲了一下，“不疼啊？”

“不疼。”她噙着一丝愉悦的笑，摇头说，“用热毛巾敷一下，压住两边，拔的时候快一些，不怎么疼的。嗯……哎呀……别舔了，好痒。”

她夹住腋窝，轻笑着缩成一团。

“你拔光了不就是为了让我舔吗？”他笑着压住她，脸还埋在乳房侧面，用舌尖攻击着腋下夹住后浮现的微妙缝隙。

“才不是啊……”她涨红着脸反驳，“而且，你……你明明连都是毛的地方也舔了。还……还弄得都是口水。”

“就光是口水吗？”他笑着盯住她的眼睛，手指灵活的钻入她的股间，在已经颇为熟悉的花园中找到了敏感的花苞，轻轻一按，“没点别的什么？”

“我……我不知道。”她羞得转开脸，不肯答话。

但被他揉了几下之后，那个小小的嫩核似乎又撩动了她初尝到的性爱快感，她扭回头，望着他，犹豫了一下后，抱紧他说：“赵涛，今晚都不回去了，时间……还长着呢，咱们……咱们休息一下吧，好不好？”

“呃……你累了吗？”赵涛收回手，其实他的小兄弟已经蠢蠢欲动，只要稍微刺激一下，梅开二度轻而易举。

“嗯。”她点点头，推开他坐了起来，望着身下床单上那几点淡淡的血痕，微微一笑，说，“你去拿被子吧，我习惯午睡了，可以……可以陪我睡一会儿吗？”

“当然可以。”他一骨碌翻下床，跑去抱被他之前掀开挪走的被子。

而这时，孟晓涵就撑着也下到了床边，把那条已经不再新的床单，

双手扯住拉起，对折，对折，再对折，双手捧住，走到自己的包边，拉开拉链，小心翼翼地，轻柔无比地塞了进去。

接着，她从包的侧面掏出了一板药，大概是早就看过说明的样子，咔的一声，摁出了一粒，端起旁边的水杯，仰头喝下。

赵涛捧着被子站在床边，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先问哪句才好。

但孟晓涵帮他省了这个决断的麻烦。

她微红着脸把药收回兜里，很坦然地说：“是避孕药，总不好……走前再给你添麻烦，对吧？”

（三百九十二）

“床单……可以送我吗？”回到床上，钻进被子里躺好，两人就像正常的热恋情侣一样紧紧贴着，赵涛结束完一个长达五分多钟的温柔深吻，轻声问道，“明天上午回去前我再给你买一条。”

“不可以。”她闭着眼睛，枕在他的胳膊上，神情平静，“明天上午我自己会再买一条，那条……还是我自己收着比较好。”

“万一被你爸爸妈妈发现呢？一个吻痕都让你那么紧张，这个带回家会是个大麻烦吧？”赵涛不甘心地继续追讨，“你……你就让我留个纪念嘛。”

“才不要。”她这个乖宝宝书呆子到了亲密无间之后似乎就拒绝得却特别干脆，跟平时着实有点不同，“我不会让爸妈发现的，我……也不是一个吻痕就会不知所措的时候了。”

她抚摸着赵涛的胸膛，唇角微翘，眉梢略扬，的确浮现出一股鲜明的蜕变感，“我已经是个真正的女人了啊，不是小女孩了，对不对？”

“那……那我也想留个纪念啊。”他依旧不死心，“一辈子就一次的纪念物。”

“对啊，一辈子就这一次有这种纪念。”她淡淡道，“所以我才要自己好好保管。我不会给你的。对其他人，那不过是一块脏了的床单，一

块带血的布，对你，那也就是一个战利品，你收集的N分之一。只有在我手里，它才是此生唯一的宝物，才是承载我记忆的纪念品。等未来七老八十，我说不定还会翻出来，跟我领养的孩子们的后代讲一讲祖母当年年轻时候傻气无比的爱情故事。”

“呃……领养？”托张星语和金琳这两个女生的福，赵涛现在已经非常善于捕捉对方话里信息量较大的关键词。

“赵涛，我……习惯把人生做好计划，然后，努力一步步去实现。”她显得十分疲倦，蜷缩在他的怀里，小声说，“我已经为了你……重新制定过至少三次未来了。不要问了好吗，我……并不是很坚决的。陪我午睡吧，我好累，下面……也有些疼，拜托，抱抱我，什么也别。”

“最后两个字。”他竖起两个指头，认真地看着她。

她点了点头。

“午安。”

他抱紧了她。

很快，她就睡着了。

不久，他也睡着了。

不知道为什么，赵涛总觉得自己应该在这时做一个梦。而且，不是已经快要习惯到麻木的噩梦。

但他没有，孟晓涵在身边的时候，他似乎总能睡得香甜酣畅，什么梦也不做一个。

睁眼的时候，孟晓涵已经醒了，不过还躺在他的臂弯中，大概是怕吵醒他，就只是静静地望着他，对上视线，才轻声说了句：“你醒啦。”

她多半也刚醒不久，嗓子还透着一股慵懒的沙哑，低柔悦耳。

“几点了？”他咕哝了一声，动了动手臂，意外地发现自己那条胳膊竟然没被压麻。

他这才注意到，也不知道是中间醒了，还是孟晓涵其实才是更晚睡着的那个，她拉来了枕头，架在了胳膊斜上方，所以上臂，只不过是埋在柔软的枕头中承载了她细细的脖子那点重量而已。

“五点十二。”她摸过手机看了一眼，小声说，“雨下得更大了，晚饭怎么办？酒店餐厅……会不会有点贵啊？”

孟晓涵平时是个颇为节俭的女生，赵涛知道这次出来开房对她来说都算是不小的花销，就笑了笑，说：“贵也要吃啊。”

然而，开房经验不足的他们收拾收拾满怀期待带着空空如也的肚子下去，才知道这家快捷酒店只有早餐服务，并不提供午餐和晚餐。

不过，有伞。

到门口看了一眼外面的水，赵涛搂住身边的孟晓涵，低声说：“要不我去买回来咱们上楼吃吧，你不是说那儿还不舒服有点磨得慌么，别出去找吃的了。”

“没事。”她做了两个高抬腿，微笑着柔声说，“刚下床走路最别扭那会儿过去了。一起去吧，在外面吃点，省得把屋里弄得都是味道。”

“那我再……”

“不用。”她挽住他的胳膊，直接打断道，“一把伞就好，我喜欢这样。赵涛，这里没人认识咱俩，不怕有人会告诉余蓓，我……我想……像女朋友一样跟你一起走出去，一起去吃饭，好吗？”

“好。”他咧开一个笑，推门走了出去。

酒店提供的伞不算小，遮两个连体婴一样搂在一起勾肩搭背的男女绰绰有余。

但俩人都被打湿了不少。

风倒并不大，就是雨哗啦哗啦洒，不愧是不用交水费的老天爷，可以随便任性。

按说正常打伞，两人最多都湿个边边。

可赵涛打着的时候一个劲儿往孟晓涵身上遮，孟晓涵说他胳膊累帮着举的时候又一个劲儿往他这边罩，于是，好好的一把伞就这样忽左忽右，硬是没尽到应有的责任，让他俩都湿了大半边，找个小馆子进去坐下，看着服务员望着伞一脸疑惑的表情，好像在怀疑伞面漏水一样，忍不住相视大笑起来。

“你啊，也不怕感冒。”赵涛把菜单推过去，先把餐巾纸拆出来递两张过去给孟晓涵擦头发。

她一边歪头擦着，一边噙着笑说：“你不也是，拉肚子复发怎么办。”

“那就只好一起住院了，并排输液，轮流醒着看针。”

她笑了出来，摇摇头说：“感冒才不用那么麻烦，我给你看针。”

其实这饭馆的菜不怎么样，要么咸得齁嗓子，要么淡得没个味儿，还咸的辣，淡的甜，搅和到一起平均一下更没得救，幸好俩人都不是很饿，吃咸的多就点饭，吃淡的就看着对方，甜甜蜜蜜顺下去。

边聊边吃磨磨蹭蹭，一直吃到快七点，外面的雨都停了个七七八八。

结账拎着伞出门，他俩相视一笑，又把手挽到一起，往回走去。

不过这次，路过一家小超市的时候，赵涛让孟晓涵稍等，自己匆匆走进去，买了一盒东西，混在一堆小零食里，装进塑料袋带了出来。

看他拎着那一大堆，她轻声说：“我其实不太爱吃零食的。容易胖。”

“你都快瘦的没肉了，偶尔吃一顿吧，没什么的。”他笑呵呵揽住她的腰，故意用力圈了一下，“瞧瞧，我光怕勒折了。”

“哪有……你明明摸过，小肚子还是肉呼呼的。”她望着袋子看了一眼，皱眉道，“那一盒是什么啊？”

“套子。”他拎起来，笑着说，“安全套，避孕套。”

他柔声说：“晚上时间还长呢，我可忍不住。所以.....别再吃紧急药了，伤身。我用这个。”

（三百九十三）

孟晓涵红着脸偏开头，一起走出几步，才小声说：“那个药不是七十二小时内都有效么。”

“可我记得以前我咨询药店的时候，人家说事后吃，吃了要是再做，就还得再吃。而且一个月内不推荐吃超过两次，说对身体特别不好。”赵涛回想着挺久以前的记忆，回答道，“所以还是别吃了。”

“哦，那我听你的。”她的声音变得更小，答完这句，就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把小手塞在他的掌中，跟着他一路走回酒店。

上到房间门口，赵涛的手机响了，是金琳打来的。

他看了孟晓涵一眼，犹豫着不知道该不该接。

孟晓涵没有看他，而是掏出房卡，开门走了进去，轻声说：“我想洗个澡。你不用在外面，进来接电话就好。”

看她拿上要用的东西就直接走进了浴室，赵涛松了口气，快步关好门挂上请勿打扰，大步走到窗边，摁下接听，说：“喂。”

“听于钿秋说，你今晚不回来了。是得手了吗？”

有点厌恶金琳那过于直接的口吻，但听着她语气里明显的醋意，他又不忍心真说什么难听的，就柔声道：“这不是你希望的么，我还要多谢你帮忙呢，不然可不会有这么顺利。”

“那你准备怎么谢我啊？”

“你兑现承诺的时候，我尽可能温柔些咯。”他笑咪咪地提醒了一句，算是告诉她，你的处女之身大限将至，还是早早洗干净屁股做好准备吧。

“我来着例假呢，你就不怕分不清是什么血？”金琳的口吻似乎更加

恶劣，看来，他应该是月经期情绪波动比较大的那种类型。

“我又不着急，还有两周呢，最后一个礼拜，你总不会还带血吧？”一对上金琳，他的思考模式就不自觉地变得功利了很多。

“这最后两周你难道不好好跟你的新情人好好甜蜜？再加上个于钿秋整天盯着，我看你还是省点力气得好。”她哼了一声，别别扭扭地说，“咱们俩还是开学再说吧。”

“那你一直催着我进行的实验呢？”赵涛笑了笑，慢条斯理丢出了撒手锏，“我这儿才打通第一步啊，你后续的不准备测试了？”

金琳似乎被将了一军，好一会儿没说话。

“反正目前和晓涵的结果能证明，做爱和吃精液都没办法让她失去理智，她已经表态了，这段时间和我保持地下关系，明面上就只是老乡和老同学，顺利的话，她大三就作为交换生出去，设法留学不再回来了。”他一本正经地说，“我看，你还是赶紧多考虑考虑，还有哪些可测试吧。”

金琳又沉默了一会儿，有些沮丧地说：“她竟然会选择这条路……我还真是没有想到。是不是……吃得不够多啊？”

赵涛皱起眉，道：“她有洁癖，我明知道这个，难道还能射她嘴里啊？你要愿意测试那个，你自己想办法，我可做不来。”

“赵涛，我自己想办法，哪里来的东西啊？”金琳气急败坏地提高了声音，“你这么不配合，是不是被我接近你的秘密了？”

“没有，你误会了。”赵涛背后一紧，赶忙解释说，“我的意思我找不到机会喂给晓涵吃，我不是说了精子体外存活时间没多久，我可没你那么机灵随机应变，万一被她发现我做这种手脚，你就不怕她也怀疑什么坏了你的大事吗？你放心，只要你能研究出方法，我一定乐意给你提供材料，帮你观察效果都行。”

说到这儿，他心里一凛，赶忙补充道：“不过先说好，我可不会帮你开口劝晓涵不走，我俩现在感情正好呢，我说话准管用，但那就测试不出来到底是什么了。你想要的，也不是这种效果吧？”

“当然，不能让你主动开口要。就得是张星语、于钿秋这样拼了命地要给你，有股子狂热劲儿才对。”金琳一副很是心烦意乱的腔调，匆匆道，“算了这几天好好想想，你好好体验你的蜜月生活去吧。想好了我再联系你。”

赵涛挂掉电话，暗想，就是为了不让金琳得逞，他也得鼓励孟晓涵远远离开出国留学去，只有这样，才能让她慢慢减少对精液效果的怀疑。

以她的脑子，如果不削减这种疑虑，她一定会找机会瞒着他偷偷拿弄到手的材料测试一些别的事情。比如，失去活性的精子还会不会有效果，混合在各种食物中都有些那些能保持效力。

这些项目对她来说还格外容易，因为她特地记住了吃过精液的感觉，只要搜集材料后自己随便保留一点，就能尽情测试。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如果她心念一动，真去找个新的女生测试呢？

那事情穿帮岂不是近在眼前？

嗯……看来得控制好金琳拿到的材料数量才行。

在心里盘算了一会儿，跟张星语发了几条短信，杨楠、余蓓在一起，暂时不用他担心孤单的问题，可张星语家里似乎正在遭受变故，最近聊天内容越发消沉，让他不得不惦记着每天安慰累计至少一个小时。

发了快半个小时，听浴室里水响停了，赵涛借口要吃晚饭告别，放下手机，准备把自己身上也好好洗洗。

做爱的时候孟晓涵只要够得到的地方都会试探着吻一吻，估计中午那次让她吃去不少汗味，晚上还要好好温存亲热，他怎么也要照顾她的小洁癖才行。

不一会儿，孟晓涵用大毛巾包着自己瘦小的身子走了出来，露在外面的肌肤白里透红，莹润欲滴，她擦着头发坐在床边，这会儿反倒比中午还要不好意思一些，羞涩道：“该你了，你也好好洗洗吧，淋了那么多雨。”

“嗯。”他点点头，反正也没带替换衣服，没什么可拿，把外衣一

脱，穿着裤衩就钻进了浴室。

今晚上肯定是不用再穿内裤了，他吹着口哨先把内裤洗了洗，晾到门后钩子上。

正要开花洒，他想起自己还买了一包清新口气的口香糖，在孟晓涵面前嚼总觉得有点流里流气，不如拿进浴室变洗边吃。

已经发生过关系的情况下，他也没那么多顾虑，开门就踩住拖鞋走了过去。

结果，他一眼就看到孟晓涵坐在床头靠灯的地方，正聚精会神地研究什么东西，听到脚步声抬起头，瞬间就红着脸僵在了那儿。

他定睛一看，原来，她是在看安全套背面的说明……

（三百九十四）

“我……我就是好奇这个……这个怎么用。”孟晓涵就跟被烫了手一样把盒子丢到一边，结结巴巴地说。

“那就看看呗。”赵涛笑着走到床边，拉过她到怀里先低头吻了一下，跟着摸出口香糖，“都是饭菜味儿，你要不要嚼一片？”

她也挺在乎嘴里的味道，点点头接过一片，但没打开包装，看来是想等他进去洗的时候再吃。

“你好好看看吧，我还真没怎么用过这东西，估计不比你熟练多少。”他笑呵呵站直，“你学习能力强，那就拜托你了。”

孟晓涵没听出他是在逗弄，挺认真地点了点头，就又把盒子抓起来，放到眼前皱眉仔仔细细盯住。

那莫名严肃的表情和她正在看的東西形成了奇妙的反差，透着一股微妙的诱惑，让他的小兄弟不自觉就晃了一下。

他赶紧溜回浴室，吃上口香糖，打开花洒匆忙开始洗澡。

洗了十来分钟，他感觉连屁股沟子里都清爽无比后，把口香糖往马桶里一吐，摩拳擦掌准备开始这正儿八经的春宵一夜。

懒得围大浴巾，他把洗澡毛巾往腰上一缠，勉强挡住晃荡的老二，就笑呵呵走了出去。

孟晓涵倒是早看完了避孕套的使用说明，一见他出来，先拿起旁边的包装纸，撅着小嘴把口香糖吐进去，丢到垃圾桶里。

她没开电视，这么个酒店房间里，也不可能还有什么别的娱乐活动。

套一句某内部晚会的著名台词，在这样的夜里，除了制造人类，我们还能有什么别的追求？

可赵涛觉得，就这样直奔主题，似乎有点太过简单粗暴，而且离睡觉时间还这么久，孟晓涵今天上午还是处女，那娇嫩的小地方能不能顶得住，这么唐突会不会让她感到不好，都是需要考虑的问题。

他难得一次有点近香情怯，走到床边，侧身坐下，伸手抚摸着她嫩呼呼的脚丫，在陡然暧昧起来的气氛中，轻声道：“累吗？”

她摇摇头，“洗过澡，感觉轻松多了。”

“还痛吗？”他很自然地爬上床，躺在她身边，柔声道，“这会儿感觉怎么样了？”

她眨了眨眼，伸手到双腿间，不知道怎么试了一下，咬了咬唇，小声道：“不疼了。”

“那就好……”他本来想要聊聊，可心思实在忍不住往各种色色的事情上转悠，刚一搂住她，就调戏道，“我还说要是还疼，我就给你吹吹。”

她果然一下子就红了脸，羞涩道：“又不是小孩子了，呼呼气不管用的。”

“那……揉揉呢？”

“我、我不知道……”孟晓涵的呼吸急促了几分，声音微颤地说，“要不……你……你试试？”

“那你感受一下，疼的话吭声。”他把她搂紧，滑嫩的身子贴在自己胸前，手掌抚摸了一下大腿，就灵活地旋转进那片温热的禁区。

手指轻轻拨弄了一下软软的花瓣，那两瓣小唇当然没受什么伤，好端端的，上下往复几次，他试探着微勾手指，轻轻点了一下藏在小唇下的腭口。

那一片软嫩顿时缩了一下，跟个害怕被猎物捕捉的活物似的。

他收回手，放在嘴里润了润，摸回原处，这次，小心翼翼地顶开紧凑的缝隙，把软软的嫩窝撑开，钻进了那个狭窄的小洞中。

热乎乎的嫩肉包裹在指节周围，随着孟晓涵急促的呼吸而微微蠕动。

他试着转了一下手指，她轻轻哼了一声，把眼闭上，小脸埋进他的胸侧，一股又一股热气喷在他身上。

还好，听起来不是很痛的样子，他放下心来，缓缓控制着手指，一边屈伸一边往里钻入，直到指根卡在已经有些潮乎气的玉门关外。

调整了一下手掌的姿势，他用好像握住她耻骨的动作，谨慎地开始了挖掘。

这种姿势，手掌在指头刺激内部敏感带的同时，还能跟着一起揉动外面最要害的小豆儿。他温柔地动了两、三分钟，孟晓涵就呜唔一声，忍不住夹紧了细长的腿。

“怎么样，会不会疼？”他舔了一下她细嫩的耳垂，小声问。

“还好，不怎么疼了。”她摇摇头，轻声道，“赵涛，别……别用手指了，还、还是来吧。”

“好。”这个他怎么舍得拒绝，马上坐起，把被孟晓涵放到枕边的避孕套盒子拿到手中，掏出一片，撕开，“来，你学会怎么用了吧？”

她嗯了一声，接过那片拆出来的橡胶制品，大概是什么情趣款，上面的润滑液散发出一股淡淡的草莓香。

翻来覆去看了几遍，她就跟中学生在实验室操作化学仪器一样小心翼翼地捏住顶上的气泡，把那个胶圈对准了赵涛的龟头，向下捋过去。

不是什么好牌子的避孕套，尺码好像也有点小，她的小手动了好几下，套子也才滑到一多半的位置。

她咬着嘴唇，认真地盯着竖起的老二，一下一下上下滑动往下捋，倒像是在帮他手淫一样。

等到那最后一点胶圈总算是到了根部，孟晓涵长舒口气，微微一笑，羞涩道：“好了。怎么样，会不会勒得慌啊？”

根部是有点紧，可能是用不惯的缘故，用手摸了摸龟头，刺激感都变得别扭了很多。

不管怎样，起码这样就安全了。

他笑着摇摇头，“没关系，起码没后患，不伤身。”

说着，他就抱住她吻了上去，套子都已经准备好，再不一杆进洞还等什么。

分开她的腿，扛起她的脚，轻轻揉着她的巧乳，赵涛满心喜悦地低下头，扶着被避孕套包裹而闪闪发亮的肉棒，一寸寸递进她柔软湿润的腔道。

“嗯嗯……”孟晓涵的呻吟马上就被挤出了唇瓣，娇柔妩媚。

就在他即将大展雄风的时候，她的手机竟然响了起来。

孟晓涵的神情登时显得有些尴尬，只好伸手拿过来。

可看了一眼上面的来电显示后，她的脸色就瞬间变得非常难看，难看到把赵涛吓了一跳。

“怎么了？谁啊？”看她不太想接，他赶忙问道。

孟晓涵有些迷茫地看着他，小声说：“是……余蓓。她……为什么打给我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八十）

支教副本步入尾声.....下学期就要来了。

啊.....愉悦。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三百九十五）

赵涛也愣住了，但马上，他就想到了什么，开口道：“啊哟，我.....我怕有人打电话打扰咱们，把手机关了。会不会是找我没找到的缘故？”

孟晓涵缩了一下身子，从包裹着他的状态退开，看着手机皱眉道：“那也不该打给我啊，她怎么知道我跟你在一起的？”

“先接再说，一直不接更麻烦。”赵涛叮嘱了一句，拉过旁边的被子先把还裸着的两人盖上。

她点点头，放到耳边接听。

“喂，是晓涵吧？我是余蓓，听得出来吗？”

对面的声音还算轻快，这让孟晓涵隐隐松了口气，柔声道：“我这儿存着你的号码呢，知道是你。有什么事吗？”

“啊，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事儿，我主要是想找一下赵涛。他爸妈给家里那张卡上打了钱，说让我去把那个坏了的空调修一修，修不好就干脆换掉，可那张卡密码赵涛没告诉我，我取不出钱，就准备问问他。”

孟晓涵有点紧张地问：“那……那怎么……怎么打给我了？”

“他关机了啊。”余蓓理所当然地说，“小楠给我了于老师的电话，可我跟她联系，她说……”

她在这里微妙地停顿了几秒，似乎从于钿秋那里听到的并不是什么很正常的回答，“她说赵涛陪你去市区买东西，赶上天气不好，回不来了。那我就只有联系你了对不对。方便交给赵涛听一下吗？”

“好的。”孟晓涵伸手就要把手机递过来，一秒之后才发觉不对，赶忙缩回到耳边大声说，“你稍等，我去隔壁叫他，他要是没在洗澡的话，我就让他接。他要是……唔……要是正洗澡呢，那我就告诉他一声，让他过后给你打回去，好吗？”

余蓓的声音带上了一丝微妙的笑意，好像还轻轻叹了口气，“好的，那我等你。”

孟晓涵皱着眉赶忙下床，蹬上拖鞋抓起一条浴巾匆匆一搭，啪哒啪哒跑到玄关，装模作样拉开一条门缝，用力关上，然后狠跺了几下脚，伸手敲了敲门板，扭头看着赵涛大声说：“赵涛，赵涛，你在吗？”

赵涛还是头一次看到孟晓涵如此精彩的演技，忍着笑回答说：“我在啊，什么事儿？”

“那个……余蓓的电话，你怎么关机了啊？”

“我手机没电了，又没带备用电池出来。有什么事儿吗？”他为了制造隔着门板的效果，还抬起手捂住了嘴。

孟晓涵又把门开关了一次，接着走回床边，递给他：“给，你跟她说吧，说完手机还我。”

“好。”赵涛终于憋不住笑了出来，但总算是没笑出声，接过手机的时候顺便在她没围住的乳头上轻轻捏了一把，才说，“喂，小蓓？什么事儿啊？”

“到孟晓涵听不到的地方接。”

里面的声音温度陡然比刚才降了不少，赵涛心里一颤，对孟晓涵摆

了摆手，做了一个噤声的手势，故意停了几秒，然后笑着说：“好了，我走开了，晓涵听不到了，你说吧。”

孟晓涵神情复杂地看了他一眼，把耳朵凑近，显然也有点好奇。

“先告诉我密码。小楠等着去取钱呢。”

“哦，8 5 1 2 3 0，就是我的通用密，你这还值当打个电话问。”

“小楠想听你声音了，自己不好意思，撺掇我给你打电话，正好有个由头，怎么，不行吗？”

“行行行，那必须行啊。”

这时，余蓓话锋一转，轻笑道：“你都没问我要的是什么密码啊。”

“不就是银行……”

孟晓涵这时在他腿上掐了一把，一脸欲哭无泪的表情，赵涛才意识到，按照刚才的表演情景，他是不该知道这件事的。

“你果然跟晓涵在一起呢。”余蓓的口吻听起来颇有些复杂，“我还以为……于老师是说笑逗我跟小楠玩的。”

“于钿秋跟你们说什么了？”赵涛顿时有点紧张，他从来这里就觉得于钿秋的身上透着一股不对劲儿，可除了老是来榨他的汁之外始终没什么问题，让他不由自主就放松了警惕。

不过话说回来，他就算不放松警惕，好像也没什么办法的样子。

“没说什么。”余蓓淡淡道，“赵涛，晓涵……和我们不太一样，你对她……对她这样，不太好吧？”

赵涛看了一眼孟晓涵，还好，她的表情基本上还停留在刚才的震惊中，“小蓓，这个你也知道的啊，我……我曾经暗恋她好一阵子，其实现在也很喜欢她的。她……她又表白了，说爱我，我……实在没忍住……”

“赵涛，晓涵要的，你给得起吗？你答应过星语的事情，准备反悔

收回吗？你身边的关系已经够乱了，事情变得更复杂，你就真的不怕出事吗？”余蓓的焦虑终于从温婉的声音中浮现出来，“我最近的感觉很不好，我总觉得……我总觉得我下学期到了那边，要面对的情况可能比现在还要糟糕。”

“没事，”赵涛有点心虚地又看了一眼孟晓涵，发现她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后，松了口气，说，“晓涵没要什么，就是一点点时间而已。我觉得下学期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即使有……我也能尽力去解决，我的承诺一定能坚持下去。”

一段漫长的沉默后，余蓓突然开口说：“晓涵，你到底是什么意思？”

（三百九十六）

孟晓涵本来正揪着自己的浴巾略显黯然神伤，突然被丢来一句，显然懵了一下，有点惊慌地说：“我……我？”

那边传来杨楠颇有几分得意的声音：“看，我就说他俩准还在一块呢，不然赵涛绝对不会是那样的口气，瞻前顾后的。”

余蓓的话中透出一股克制的平静，“晓涵，我真的很想知道，你到底想怎么样？在赵涛明确说了不会让你成为女朋友之后。”

“我、我没想怎么样。”孟晓涵显得颇为窘迫，对她的计划来说，余蓓大概就是那个能给她带来最大打击和压力的人，“余蓓，我……我大三就要去国外交换留学了。我有信心我一定可以做到的，所以……所以最多一年半，我就走了。我还能怎么样。”

赵涛抓了抓头，把手机开成免提放在床上，“小蓓，晓涵真的没别的企图。她已经决定了，留一段美好的回忆，然后安心前往国外，以后，就不再回来了。”

“你发誓？”余蓓马上很急切地跟了一句。

赵涛心里一凛，察觉到了余蓓心底浓烈的不安，他隐约意识到，余蓓对其他人始终展现着宽容大方的态度，可能只是因为明白他已经不会动什么真感情。

可孟晓涵的事情，余蓓是清清楚楚了解的，她作为一个曾经也拒绝过很多男生的班花，恐怕多少了解一点暗恋到表白到被拒容易留下一个怎么深刻的印象。

赵涛真正的爱意，似乎就是余蓓心里的底线。

谁也得不到，那就最好。

如果非要有谁得到，那就该是她。

于情于理，都该是她。

孟晓涵闭上眼，缓缓说道：“余蓓，我发誓，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用尽全力去争取留学名额，从赵涛身边离开，从这个国家离开，到我能去的最遥远的地方，我绝对不掺杂到你跟赵涛的感情关系中去，如违此誓，天打雷劈。”

“天和雷这种东西……也太没诚意了吧。”余蓓淡淡说道，听起来似乎不太满意。

“那，如果我没有做到我说的，就让我……让我被人杀掉。放干所有的血去死，死得彻彻底底，谁也救不回来，这样你总满意了吧？”

赵涛忍不住打了个冷战，赶忙柔声道：“小蓓，不至于吧。”

余蓓却没有理他，自顾自对孟晓涵说：“晓涵，那我就相信你。我给你分享赵涛的机会，希望，你对得起我的宽宏大量。但是，记得瞒住张星语，你跟赵涛最好都小心点，她不是我，更不是小楠这么没心没肺。”

杨楠在那边笑着说：“我不是没心没肺啊，我是……贪花好色。小蓓，不用瞪我，我对那个小书呆子没兴趣。我爱的是你嘛，要不我也发个誓，我要是不站在你这一边，就让我被绳子挂起来晃来晃去。怎么样？”

“够了！”赵涛怒吼一声，震住了电话两边的三个女生。

心悸的感觉越来越强，简直就像有什么恶魔在耳边低声叫嚣挑衅一样，他喘息着说：“生死这么大的事情，是可以拿来随便开玩笑的吗！”

都乱发什么誓啊！”

杨楠咕哝一句，似乎说了个对不起。

但孟晓涵只是低下头，没有吭声。

沉默了十几秒，余蓓开口道：“其实，对我来说，比生死更重要的事情，不是也早就像是一个玩笑了么。不说了，祝你们开心，再见。”

接着，电话挂掉了。

（三百九十七）

赵涛当然已经软了。

即使孟晓涵的身上只缠了一条不是很整齐的浴巾，酥胸半露春光尽泄，他依然暂时提不起劲。

余蓓最后那句话一直在他心里绕来绕去，就跟听了一半的歌突然被关掉，剩下的旋律成了耳虫，时不时就要在脑海里冒个头，弄得他心烦意乱。

阴茎上的避孕套都皱巴成了难看的样子，软软耷拉在股间。

有些紧绷的静谧持续在房间里。

几分钟后，孟晓涵突然笑了笑，拿起手机，关掉，放到了床头柜上，“这下，至少今晚没人能打扰咱们了。”

赵涛躺下看着她，心里有些愧疚，总觉得她现在的眼神，就像个被妻子劈头盖脸训斥了一顿的小三。

“是咱们太笨了，第一天就被余蓓抓到。”孟晓涵挪动双膝到他身边，俯身靠在他胸膛，柔声道，“看来防着张星语的时候，我得更加注意才行。”

“我觉得瞒不住。”赵涛愁眉苦脸地说，“我最近才知道，身边的女人其实一个个都是妖精，谁都比我聪明。”

“是啊，就我傻。总是被这个骗，被那个骗。”孟晓涵淡淡道，“被你骗。”

“我.....后面没怎么骗你了。”

孟晓涵却没接茬，而是伸出手，轻轻捏住了他被皱巴巴避孕套包裹着的老二，“赵涛，这个.....是不是需要休息会儿才行？”

“又没射过呢，不用。”赵涛自己捏了两下，皱眉道，“不过，可能这会儿心里不得劲儿，没精神。”

孟晓涵看起来倒是挺想要的样子，小手有点笨拙地抓着他那根东西又揉又握。

“晓涵，不用急吧，一晚上还长呢。”赵涛看着她的专注表情，莫名觉得有点好笑，“等会儿我缓缓，说不定一摸你咪咪就硬了。”

她怔了一下，接着掀开浴巾丢到一边，抓住他的手，放到了自己柔软小巧的乳房上，轻声道：“这样吗？”

这.....还真像是她解决问题的方式。

赵涛突然觉得这可能是个绝好的机会，考虑了一下，就一边轻轻揉搓着可爱的乳球，一边在脑海里默默背诵还没忘干净的数学公式。

挺有效，虽然小兄弟稍微回了点血，但还算给主人面子，没有直接斗志昂扬。

“还是.....没效果吗？”孟晓涵有些沮丧地望着自己的胸口，小声道，“是不是我的.....太小了啊。”

“不是不是，主要还是刚才吓了我一跳，心里慌，男人.....其实心理影响挺大的。”赵涛做出一个比较为难的表情，接着试探道，“要不.....晓涵，你帮我亲亲怎么样？”

“哦。”她点了点头。

但还没等他心里窃喜，就看见她扭身凑过来，红着脸吻住了他，娇羞的小舌头难得主动地往他嘴里一钻一钻。

他差点就不留神沉醉进去，可尝了一会儿小嘴的温软甜蜜，还是忍不住把念头动到了脐下三寸，轻轻把她推开，捏了捏她还握着自己老二的小手，轻声道：“我是说，帮我亲亲那儿。那样肯定回复得快，我保证。”

“你.....你是说.....是说.....”她脸上飞起一大片红霞，呻吟一样道，“是说.....口交吗？”

啧啧.....听到孟晓涵用这种羞耻紧张的口气说出这种颇为严谨的情趣词汇，还真是撩得他鸡巴根儿一痒差点就没忍住硬起来。

“嗯，行吗？”他舔了舔嘴唇，十分期待地说，“你看，我洗得挺干净的，我觉得不脏。”

她涨红着脸点点头，小声说：“我知道。稍微.....稍微有点味道.....也没关系的。”

说着，她转过身，跪趴在侧面，皱眉望着那个皱巴巴的套子，伸手摸了摸，凑到鼻子前闻了闻，然后用指头捻了捻，放到嘴边用舌尖轻轻碰了一下。

“套子味道是不是有点大啊？那不行换新的吧。这个不要了。”小嘴里头他说什么也不舍得隔着套子，也不等孟晓涵表态，就急匆匆一扯丢到了床边地上，“套子还多呢，肯定够用，一晚上不睡也够用。”

“我还要睡呢。”她抿了抿嘴，迟疑一下，轻声道，“不过.....少睡会儿也好，毕竟，我的.....日子，有一夜少一夜。对吧？”

这次赵涛选择了没有接茬，只是笑笑，用手晃了晃这会儿的“正事”。

她深呼吸了两次，就像准备凑到显微镜前观看什么事关考试成绩的样本，仔仔细细盯着，拉近到一定距离后，还是没忍住，用手指先蹭了蹭龟头，放到舌尖上碰了一下，跟着皱眉道：“赵涛，好大怪味.....你.....能再去洗洗吗？”

“没问题，我打香皂。”知道这就意味着基本O K，赵涛喜滋滋窜下床，三步并作两步钻进卫生间，拿下喷头就把胯下小脑袋仔仔细细认认

真真地清洗了几遍。

等到连自己手指都只剩下酒店沐浴液的味道，他才吁了口气，拿毛巾匆忙擦干，出门回去。

孟晓涵盖上了被子，已经躺了下去，正望着天花板的灯池怔怔出神，也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过去甩掉拖鞋一个飞扑把她罩在身下，微笑道：“怎么了，发什么呆呢？”

“没，我.....我就是想把这个房间的样子好好记住，记在心里。”她笑了笑，“说不定将来回国探亲，有时间的话我还会过来看看呢。”

觉得这个话题继续下去会透出一股莫名的伤感，他挠了挠头，决定还是直接点表现自己的本性，笑着挺腰，“呐，我洗好了，干干净净香喷喷，不信你闻闻。”

她有点紧张地咬了下嘴唇，坐起来，对着他迫不及待送过来的小兄弟，鼻头动了动，真的闻了一下味道，跟着抬起头，有些迷茫地问：“这个.....该怎么亲呢？”

“只要不让牙齿碰到，含啊舔啊吮啊都可以的。”没想到有洁癖的孟晓涵比金琳还容易接受口交，赵涛一激动，老二都没忍住直接翘了起来。

孟晓涵都已经张开了嘴，结果一看这个结果，愣了一下，对着突然从下巴位置昂起到鼻尖正冲的龟头眨了眨眼，小声说：“赵涛，这.....好像已经硬了啊。”

（三百九十八）

“口交.....能让你那么高兴吗？”看着赵涛瞬间垮下的脸，孟晓涵抬头小声问道。

她的表情，看起来的确非常不解。

不知道为什么，对着孟晓涵那种比较纯粹的神情，赵涛不自觉就会

产生保持诚实的冲动，他挠了挠头，没有选择直接用高兴来哄她，而是说：“硬要说的话，快感是不如做爱那么舒服，还更需要女生有熟练的技巧。可是，心理上特别满足啊，就像……唔……就像……”

他想了一会儿，突然福至心灵，开口道：“就像我亲你的脚时，你是不是就湿了？”

孟晓涵先是点了点头，跟着一下子红了大半张脸，躲开视线小声说：“是那种……感觉么。”

“嗯，我觉得就是那种感觉，生理快感和心理快感结合的愉悦。会有种……唔……像是你完全属于我的感觉。”

“恋爱好像就是这样，”她轻轻念叨了一句，“总要为了爱情做点什么离谱的事情，才算是证明。”

赵涛还没想好怎么回答，孟晓涵已经坐直在床上，挺起了纤细的腰，抬手握住了他的阴茎，小心翼翼凑近，撅起小小的嘴，先在顶上看着比较光滑干净的地方浅浅吻了一下。

那毕竟是龟头上的敏感带，一阵酸痒传来，赵涛顿时舒服得哼了一声，伸手轻轻揉搓着她娇小单薄的耳垂。

“不要碰到牙齿，对吗？”像个认真的学生，她抬起头，向他确认。

“嗯，碰到的话刺激会有点过头，不小心就软了。”他赶忙叮嘱道。

她张嘴比划了一下，咬着唇露出了有点为难的表情。

她的嘴巴的确比较小巧，平时也一贯文文静静的，很少有那种会让人担心下巴脱臼的模样。

接着，她活动了几下颌关节，面颊里都发出了一声嘎，这才找到合适的内径，缓缓把口腔套在了他的老二上。

那还真的就是套了上来，她的嘴张到了极限，唯恐牙齿碰到，结果，伸进去的龟头直到探入一小半，才算是碰到了舌头和上腭，但周边空空荡荡，只能感觉到被湿热的气流包裹。

这根本就是A片里面女优玩深喉的动作嘛！

赵涛只好无奈地说：“晓涵，也不用.....张那么大，你吃冰棍时候，不碰到牙齿也能唆着吃的吧？”

她往后撤开一些，握着他的小兄弟说：“可冰棍.....没有这么粗啊。雪糕的话，怎么含也会碰到牙齿的。我还特喜欢咬雪糕棍.....”

看来需要耐心些了。

他先坐下来，捧住她的脸，深吻两分钟，然后，把两根指头并拢，拨开她柔软嫣红的唇瓣，轻柔地伸了进去，“来，先试试含这个。就像吃冰棍一样。”

“嗯。”她微微点了下头，双手抓住他的手腕，缓缓含入，大概是在认真地模仿吃冰棍的动作，小小的舌头垫在下面，一下接一下的往顶部舔。

“对，就是这样。”他喘息着，额外加了一根手指，尽量聚集成三角形。

她含着有点费力，但勉强能避开牙，继续保持着前后舔弄的动作。

可能是嘴巴张的太大，唇角不知不觉垂下了一道亮晶晶的唾液，衬着她小脸那认真专注的表情，真是分外刺激。

和其他女孩那种专注于口交的迷人神情不太一样，孟晓涵的认真更像是在努力解决一道陌生、未知却不得不尽快摸索出思路的难题，看她一边吸吮一边微微皱眉眼珠来回飘动拼命思考的样子，让他一下子就硬回到极限。

“好，我那根可没有仨指头这么粗，这下可以再试试了吧？”他抽出手，故意放在自己嘴边舔了几下，对着正在擦嘴角的孟晓涵说道。

“嗯。”她又点点头，接着，看他没再站起来而是坐着岔开了腿，疑惑地问，“这样.....我要怎么做啊？”

“可以趴下啊。跪坐着多累。”他双手撑着床，微微后仰，满面笑容地期待着。

“也对。”她笑了笑，似乎是对自己的紧张和笨拙有点不好意思，调整一下位置，趴了下来。

长了不少的头发从两侧垂下，像两堵墙，把她白皙的小脸夹在中间，整齐的刘海也垂了下来，在赵涛的视线中挡住了她的眼睛，和她一大半鼻梁。

于是，兴奋的他，就只能看见一张嫣红的小嘴，缓缓地，缓缓地将他吞入。

紧随而来的快感，顷刻将他淹没。

孟晓涵.....胯下趴伏着的，不自觉翘起了嫩白屁股的，正含着他勃起的欲望之源的，在用小小的舌头缠绕着舔吮的.....就是那个孟晓涵啊.....

“啊，对不起，我碰到牙齿了吗？”她抬眼看了他一下，有点紧张地小声说道。

“没有，怎么了？”他纳闷地问。

“呃.....没什么，我就是看见你的表情突然好严肃。”她咕哝了一句，低下头，继续解口中这个难以摸清的题。

可能学习这种事情也需要一定的天赋，而孟晓涵刚巧在这方面并不能算优等生，折腾了十多分钟，看她都出了细细的汗，赵涛有点心疼，终于还是放弃了射一发到她嘴里的念头，轻轻摸了摸她的头，柔声道：“晓涵，我好了，够了，咱们可以开始了。”

“嗯。”她坐起来，擦了擦嘴角，就要往后躺去。

“等等，”他拉住她，“还像刚才那样趴着好吗？调个头，屁股冲我。”

她没说话，看表情似乎觉得有些羞耻，但犹豫了一下，就按他的意思趴了下去。

的确，她在这种事上天赋确实不足，明明刚才低头为他口交的时候还挺像模像样，这回知道是背后位，反而不自觉的挺高了腰。

“晓涵，腰沉下去，屁股抬起来，对，就是撅起来的感觉。”他跪过去，迅速撕开一个新套子，飞快戴上。

她学得慢，但是知道努力，很快，就在他的指点下摆出了诱人的跪姿，双腿分开，香臀上翘，水光晶莹的嫩红果裂，微微张开了小小的入口。

他压下上翘的阴茎，仗着避孕套自带的润滑辅助，缓缓推开了软软的玉门。

他一寸一寸滑入到她体内，直到顶进最深出，才心满意足地吁了口气，扶住她圆润的臀瓣，前后摇晃起来。

（三百九十九）

“舒服吗？”把避孕套扎好口丢进垃圾桶，赵涛笑咪咪地躺回到孟晓涵还在微微颤抖的娇躯背后，搂住她汗津津的腰，问道。

“嗯。”

“舒服了几次？”他追问一句，心想时间还早，今晚还长，两个手机都关了，再也不会有人打扰，他可不想一回合就收手睡觉。

“三……唔……可能是四次吧。”孟晓涵认真回想了一下，说，“后面两次连得挺紧，我也不知道该不该分开算。”

还行，这个高潮次数他比较满意，虽说没有辅助道具，也没用太多技巧花招，但带着套子的他耐力可已不是一般男生的水平，一个背后位愣是拉着她的手臂顶到她双腿发软，最后一起趴下去贴在一起光那么蠕动就动了快二十分钟。

他很确定孟晓涵在那个姿势至少高潮了两次。

默默抱在一起亲昵了会儿，孟晓涵轻声道：“你休息后，还想再做，对吗？”

“对，想。”他干脆地回答，手掌不客气地揉着她的乳房。

“那.....一般要休息多久？”

“长的话半个小时，短的话.....十多分钟也有。”他用软绵绵的老二在她光滑的皮肤上磨蹭，笑道，“你要帮忙，肯定快些。”

“是说口交吗？”她握住他的老二，轻声问道，这次，总算没有那么害羞。

“嗯。”

“那我试试。”她就像谈天一样很自然地说了一句，接着，就坐起来准备挪去他腿间。

“不用过去，你趴上来，趴我身上，头冲那边，把小屁屁给我。”他揽住她大腿，把她搂了回来。

“呃.....这样吗？”她抬起腿跨过他的头，望着了一眼下面，发现湿淋淋的桃源正对着他的脸，登时羞耻地呻吟一声，白白的小肚子不自觉抽了一下。

“对，你放下来，弯腰，来.....”他抱住她的臀部，让她的股间凑近自己的嘴巴，一看距离已经合适，再也按捺不住，抬头就吻了上去。

“嗯.....嗯啊.....”甜美的哼声顿时溢出了小嘴，她娇喘着弯下腰，趴低，小巧的乳房压在他的肚子上。

可她的身材很娇小，抬了一下头，才发现自己够不着赵涛的小兄弟，只好往前挪去。

赵涛正卖力地舔着一片柔软湿润的花园，舌头在小花瓣的中间流连忘返，哪里肯让她走，双手一抱就固定住她的大腿，贴着小小阴核用舌尖刷来刷去。

“啊.....啊啊.....赵涛.....你.....你这样.....我够不着你.....”她拍了拍他，握住阴茎比划了一下，确实差了一点距离。

可他顾不上管，只是牢牢抱紧孟晓涵，舔得愈发凶猛快速。

“啊、啊.....”甜美的娇声也变得急促了不少，细白的小腿曲起，放

下，不知不觉，就变得像是在轻拍枕头一样，随着他舌头的动作一起一落。

“嗯嗯——”直到细长的呻吟预兆着孟晓涵小小的高潮了一次，他才靠腹肌的力量把身体抬起，低头弓背，把她向下推出了一段距离。

这下，半软不硬的老二，总算是对准了她被咬得发红的唇瓣。

她喘了几口，低下头，缓缓含了进去。

“唔……呜呜……”

赵涛的舌头再次开始舞动，从湿淋淋的嫩缝中央舔到底部，一次次刺激着已经微微肿起的蜜核，那娇小的嫩芽不断扩散着喜悦的电流，让媚肉急促的张缩，花蕊一样渗出黏滑的爱液。

“唔嗯、嗯嗯……嗯嗯嗯……”

快感奔驰在孟晓涵娇小的裸体四处，她好像想叫，可嘴里含着一颗正在渐渐膨胀的龟头，又担心牙齿碰到，只好强忍着不喊，只是收拢嘴唇一边吸吮一边发出苦闷的鼻音。

那真是女孩子能发出的最性感的几种声音之一。

不久，她就投降一样把头挪开，只剩下小手还在无意识地套弄这半勃起的阴茎，娇喘道：“不行……赵涛，你这样……你这样我没办法专心。”

“干嘛非要专心。一起享受不好吗？”他撤开头，用手指轻轻挖着滑腻的膻口，笑道，“晓涵，和喜欢的人做爱是很美好的事情，不需要像对待考试一样那么认真严肃的。”

“可你那样，我……我太舒服，没办法专心给你口交了。”她还是选择了挪开，趴到旁边，从侧面重新吞入阴茎，上下吮了几口，放开，轻声解释说，“等你快点休息好，咱们……才能真正做爱不是么。”

“着急啊？”

“嗯。”没想到她竟然点了点头，看了一眼表，认真地说，“不能睡

太晚，明天还要早起，我觉得.....应该珍惜时间。”

“好吧，我也这么觉得。”赵涛一骨碌站起到床上，挺着自己的小兄弟，对坐在床上的孟晓涵说，“来，我知道怎么能快一点。”

“用这个姿势口交吗？”她挺了挺背，先让自己处于比较合适的高度，然后轻声问道。

在本该羞耻的词汇上意外的坦然构成了一种微妙的反差性感，赵涛笑了笑，低头柔声道：“是另一种口交方式，来，把舌头伸出来。”

在他的指挥下，孟晓涵微微抬头，握着阴茎向上抬起，像是在吃一根长长的冰淇淋，从底部两颗蛋蛋的位置一点点往上舔高，直到最顶端的马眼。

含进口中套弄两下，回到底部用舌头向上舔，如此反复了几次后，差不多恢复好精神的小兄弟终于热情无比地昂首挺胸，进入了备战姿态。

“可以了吗？”她娇喘吁吁地抬起头，问。

“来，帮我戴上。”他又打开一个避孕套，交给了她。

看她捏着气囊套过龟头的位置，他立刻拉开她的手，亢奋地说：“晓涵，剩下的用嘴，用嘴戴。”

“诶？”她愣了一下，但看着他满脸的期待，只犹豫了一下，就张开小口，顺着光滑的橡胶制品向后尝试捋动。

可那紧绷绷的玩意用手的时候都套了半天才弄好，她柔软的嘴唇才有多大力气，效率自然更低，结果，就不自觉的变成了另一种形式的口交，一次次夹紧嘴唇用力吞入，再迅速松开退出，为了加快进度，连舌头也在帮忙用力。

费了三四分钟力气，拿套子才罩过了一半多点。

可这时，孟晓涵吞入的时候，坚硬的阴茎就会顶到用力的舌头，她只好把舌面沉下，只靠双唇嘬紧用力，不知不觉，就变成了在努力深喉的架势。

避孕套覆盖的阴茎比平常还要光溜，而她又使劲儿使得分外专注，一不小心，头就往前滑了一下，被龟头在她喉咙用力一撞，赶忙吐出扭头咳嗽起来。

大概是平时做事比较习惯一板一眼的缘故，最后那一小段，她就跟考试时候从来不考虑作弊一样，没有用手迅速解决，而是依旧一口一口含到最深，艰难地将那个胶圈推入阴茎的根部。

套好前的最后两次，赵涛都感觉龟头的前端仿佛挤进了她软软的吞咽肌，浑身都酥了一下。

心里的欲望被充分调动起来，而他的耐力又因为次数问题而得到了提升，这一回合，他变换着各种体位，一门心思就是要让孟晓涵彻底享受到性爱的快乐，觉得快射的时候，就换个姿势缓一缓，揉揉她的小豆，捏捏她的嫩乳，等到那股劲儿过去，再继续横冲直撞，九浅一深。

最后，他用孟晓涵最有快感的姿势进入了高潮的冲刺——捧着并拢举起的娇小脚丫，一边亲吻吸吮，一边抱着双腿摇摆腰杆。

可能是此前这个姿势只在一个人身上常用的缘故，射精时脑海一片空白的刹那之后，赵涛听着孟晓涵娇软的呻吟，莫名地却想起了余蓓……

（四百）

这一夜唯一的主题大概就是做爱。

一盒六只的小包装避孕套，等赵涛和孟晓涵都决定睡觉的时候，已经只剩下了一个。

去掉最开始浪费的一个，这一晚上，饭后至今五个小时，他们用掉了四个。

赵涛最后一次勃起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老二都有些硬得发痛。

其实，孟晓涵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她毕竟是个才破瓜的处女，第二次第三次肯定还是会有一些疼，只是她没说也没表现出来而已。

但人毕竟是肉做的，不是橡胶制品那么耐磨。

最后一次帮她擦拭的时候，赵涛分明看到纸巾上面擦出了一点淡淡的血丝。

他想扒开看看，可她红着脸缩进了被子，只是疲倦地摇头，说：“没事的，可能有点破皮，跟中午结束后差不多，热乎乎有点辣，不过……问题不大。”

“可别因为这个去看医生才好……”他摸了摸包皮有点红肿的老二，跟着钻进了被窝。

“看也没什么。”她钻进他怀里，很淡定地说，“我已经有性经验，可以做妇科检查了，不是么。”

“累吗？”他抚摸着她的胳膊，轻声问道。

“累。所以……这不是准备睡觉了么。”

“可你上次结束的时候也这么说。”

“是你伸腿叫我夹住，我……我磨蹭一下，你就想要。”

“你那么跟自慰一样夹着我腿扭，是个男人都忍不住啊，太诱人了。”

“是吗？”她眼神微妙地闪过一丝欣喜，“我还以为，我一个小书呆子，没什么魅力呢。”

看来，她对杨楠的评价似乎有些耿耿于怀。

“你也太瞧得起男生了，没什么魅力，能把一盒避孕套用到还剩一个？”赵涛故意笑着说，“我也就是怕明早起来忍不住想要没套子，这要换成十二只装的大盒，我起码再欺负你俩小时。”

“可我……破皮了啊。”她有些惆怅地小声说，“太没用了，对不对？”

“正常，”他拉过她手，“你摸摸，我也肿了。我就是开个玩笑，真

再来啊，小兄弟也要罢工的。”

她轻轻抚摸着 he 红肿的外皮，一时没有说话。

觉得困意有点上头，赵涛搂着孟晓涵躺好，想了想，忍不住小声问：“晓涵，你……以后准备怎么安排咱们的关系啊？我是说……开学后到你走前。”

女生在这种事情上仿佛没有特别迟钝的，她一听就开口说：“在学校我会注意的。我知道张星语……不是那么好瞒过去的女生。可我觉得，咱们平时见面的机会挺多的啊，实在不行……假期回家，我白天出来还是比较自由的。反正余蓓已经知道了，我……偶尔约你一次，挑你有空的时间，总可以吧？”

“在家那边的话，”他抚摸着自给己她身上留下的激情痕迹，柔声道，“万一被你家里人知道怎么办？他们不是管你管得很严吗？”

孟晓涵轻笑了一声，说：“管得再严……也要我听话才有用啊。难道，还能让我假期完全不许出门啊？”

“那……在学校的时候，就只能维持以前那样了吧？”

“表面上……就先那样吧。”她的语调转轻，接着，有些刻意地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睡吧，好吗？”

“需要去洗个澡吗？”

“明早吧。”她眯着眼睛在他胸口拱了一下，“我还……挺喜欢你身上汗味的，闻到，感觉会安心，身上暖融融的，很舒服。”

“好，那，晚安。”

“晚安。”

伸手关掉床灯，这放纵到近乎放荡的一天，就这样宣告了结束。

第二天他们起了个大早，在酒店房间好好洗漱收拾了一番，赶最早的客车回了县城，在客运站附近的小商场随便买了一条摸起来手感不差的床单，就往学校返回。

一切都很平静。

除了刘慧慧有点担心地在午饭时问了几句外，学校这边再没谁关心孟晓涵跟一个男生在外过了一夜是不是发生了什么。

冯洛心是压根不在乎，她除了混够这次社会实践的分数，别的事情都没有放过多少注意力。

而于钿秋和金琳，也都不需要问。

她们两个都清楚发生了什么，和孟晓涵在一起的时候，彼此之间的眼神、肢体动作都有了微妙的变化，不变的，反而是她们看起来和和气气亲亲热热的言语交流。

本来还有点提心吊胆的赵涛，总算是放下心来，喜滋滋盘算起了之后的事情。

重点有两个。

一个是怎么才能在学校里继续和孟晓涵亲热。他为此甚至在回来的路上又买了盒十二只装避孕套带到了宿舍。因为买的时候孟晓涵就在旁边，她没有说什么只是微红了脸，好像默许一样，当然让他那颗躁动的心痒痒得不行。

盛夏县城，不可能被张星语发现，他怎么好意思不抓紧一切机会给她留下“美好回忆”。他都在想，周末要不要找个借口再去爬一次山，采点花草草什么的都可以，他还挺喜欢溪水边那天然纯净无污染的好环境，要是垫着衣服压着草，在淙淙流水声中让孟晓涵也流个不停，该是多么美妙的事情。

而另一个，当然就是催着金琳尽快兑现承诺。

她的月经最多到周末前就会结束，而月经期刚结束那两天，就是最好的安全期，他连套子都不用浪费，就能尽情的给她灌个饱。

最重要的是，他急着拿下她的初夜，想要在她面前占据更多优势。

为此，他每天都在留意，金琳是不是敢去门口小卖部买冰糕吃。

这么观察了三天后，周四晚上，赵涛照例陪孟晓涵在办公室那边磨磨蹭蹭吃完晚饭，小情侣一样拉手说了会儿话，亲了亲嘴，回到宿舍，躺下拿起掌机，为第一个事情暂时无法落实而感到有些失望。

因为孟晓涵来例假了。

她大概是怕每次都要报告，很体贴地告诉他，自己经期人中附近会起小小的红疙瘩，那几天脸上也会变得稍微有些油。不过不像金琳，她在生理期也一样很温柔情绪很稳定，这让习惯了女友们来事儿几天会有点小脾气的赵涛多少受到了一丁点安慰。

金琳那边还没着落，他今晚理论上的期待，就只剩下了欲望依旧旺盛的于钿秋。

不过除了不用自己动完全享受就好这个优点之外，赵涛对于钿秋其实已经有些厌倦。

他其实不太喜欢处女没有献给自己还随时可能被另一个男人干的女人。

一如既往在火纹中专心培养好看的女角色，正借助烧录卡的即时存档功能进行所谓“凹点”的枯燥重复操作的时候，赵涛听到门响了一声。

他抬起身看了一眼，进来的是金琳。

她很淡定地关上屋门，闩好插销，径直走到了床边。

“哟，这是来兑现承诺了吗？”赵涛喜滋滋存档把掌机丢到一边，坐起来就把蚊帐掀开。

“我还没走干净呢。”金琳没好气地说了一句，看来心情上也还没离开例假范畴。

“那你大晚上过来，找我谈天？”他也没好气地回了一句，先摆出老子不惯着你的态度。

“你不会忘了，你跟我的约定里最重要的是实验吧？”她美丽的眼睛瞪了一下，接着，把手里攥着的一个小瓶子，伸手放到了桌上。

那是一个已经清理干净的指甲油瓶，盖子连着小刷子，看起来已经准备了几夭。

“你.....这是？”

金琳指了指他的裤裆，指了指自己的嘴，又指了指瓶子，说：“别装了，来吧。”

“喂，你不会忘了精液其实有保质期的吧？”赵涛连忙提醒说。

金琳拿起手机瞄了一眼，淡淡道：“放心，现在八点半，我约了孟晓涵十点在宿舍吃水果，肯定能赶上新鲜的用。”

她很干脆地拧开瓶盖，一屁股坐到了床上，用没有丝毫妩媚，反而显得有些凌厉的目光扫了他一眼，舌尖在唇角转了一圈，微笑道：“还在等什么，是要我帮你脱吗？”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八十一）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零一）

金琳这样的漂亮女生，举手投足之间都有一种近似于习惯的自信。

她说得那样理所当然，就像赵涛根本不可能拒绝她一样。

这让他甚至有点生气，觉得自己就像是一条被她吊起萝卜牵着走的驴。

可看着她弧度优美唇瓣柔润的小嘴，想象着那温暖潮湿的口腔蠕动着吮吸在肉棒四周的销魂滋味，他喉头滚动了一下，发现自己还真是没办法拒绝她。

就跟卵蛋接管了大脑半球一样，他一挺身，就把内外裤连在一起脱了下来，唯一的抵抗，就是嘴里嘲讽一样地说了一句：“我可是尿了尿回来还没洗澡呢。你不嫌脏了？”

结果金琳扭身从口袋里掏出了一小包消毒湿巾，一弯腰，就伸手剥开了他的包皮，上上下下左左右右前前后后仔仔细细认认真真擦了足足三张纸巾。

“嘶.....好凉，喂，你不会故意给我用的薄荷的吧？”赵涛缩了缩胯，有点别扭地说。

“我有那么没脑子么，这是婴儿都可以用的，连酒精都不含。”她白了他一眼，皱眉低下头，观察了一下看龟头上确实没有再残留什么污垢，不再多说，小嘴一张，就把他的小兄弟拦腰吞进了口中。

“唔唔……”赵涛舒畅地往上耸了一下，伸手就想去摸金琳的胸口。

可金琳大概是担心他打别的什么主意，一缩身子躲开了，含糊地说：“别揉，来事这几天涨，揉了会痛。”

他不悦地皱了皱眉，有种自己真被当作了材料提供器的微妙恼火。

可他想了想，这会儿鸡巴还在人牙关里头进进出出，也不好玩什么真刀真枪的花样作死，只好从精神上做了一点小小的抗争——拿过手边的掌机打开，继续玩起了游戏。

“喂！”金琳果然很不高兴地抬起了头，嗔怒道，“你怎么玩起游戏机了？”

“不然呢？我闲着干什么？”他就跟对家长闹脾气的孩子一样板着脸，手指已经飞快地操作读档，继续在角斗场前为可爱的牧师妹子凹点，“反正我就是个提供精液让你实验的，你取你的精，当你的唐三藏，我也没事儿干，自娱自乐一下咯。”

金琳跪坐在床上，脸上一阵发红，一阵发白，看他真专心致志玩起了游戏，那离了她嘴巴的老二晃悠悠竟然又要软掉，一时间僵在那里，竟然难得一见的不知道说什么才好。

“干嘛？不继续了？”他故意伸脚摸了摸她的大腿，“你要不继续，我可穿回去了啊，遛鸟玩游戏，也太不像话了。”

金琳的嘴唇颤动了几下，似乎正在确认什么，憋了半天，才小声说：“新人入洞房，媒人丢过墙，孟晓涵上了你的床，你们卿卿我我，看来……我是没有用了，对吧？”

赵涛瞄了一眼，见她眼里已有水光弥漫，心里有些不忍，就放下手里游戏机，无奈道：“金琳，事情全都是你在指挥，难道我连一点脾气都不能有了？你攥着个瓶子就来要东西，把我当什么了？好，我配合，你又这个不干那个不行，你是不是把我当成你自慰用的熊娃娃了？”

金琳皱眉道：“我又不是骗你，我来月经的时候胸口就是会涨，乳头还刺痛，你又老爱捏啊搓啊，我这个不答应都不行？那你把我当什么了？就是泄欲工具吗？”

赵涛噌的一下坐起来，瞪着她说：“泄欲工具？你是不是想在我这张床上体验一下真正的泄欲工具是什么样的啊？”

金琳抿着嘴，在下唇上狠狠咬了一下，放软口气，轻声说：“算了，我不是来跟你吵架的。我最近心情不好，口气让你不高兴了，我道歉.....”

她说着把裙子肩带从胳膊上摘下，翻卷下去，反手解开无肩带抹胸的后扣，往旁边一放，亮出了饱满坚挺微微有汗的雪白乳房，妥协道：“别用劲捏，不然.....真的很痛。痛的话，我可是忍不住要咬人的。”

宿舍没有空调，风扇只能让空气流动起来，并不能降下这炎热的温度。

小小的单人床，四面还垂着蚊帐，这种闭塞的空间感，很容易就让燥意打着滚地上升，充盈在赵涛的胸中。

他吸了口气，突然觉得，满鼻子都是金琳身上被热气蒸出的少女汗香。

大腿内侧靠近膝盖的地方有个大红疙瘩，隐约传来一股花露水的味道，他忍不住伸手摸了一下，柔声问：“被蚊子咬啦？”

金琳一怔，没反应过来他怎么突然态度变化这么快，但马上就嗯了一声，说：“在这地方免不了的，孟晓涵身上不比我少，你不会没见吧？”

酸味十足.....他笑了笑，那些红疙瘩他当然是见了，不过，兴致高昂的时候，大脑自然就忽略了那些不值得记忆的东西。

“金琳，你专门收集起来拿去喂孟晓涵，不是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吗？”赵涛轻轻抚摸着她圆润的乳房，小声道，“我已经测试过，你也已经喂过她，精液没什么效果的。”

“我觉得，兴许累积起来就有效了。”金琳完全不死心，伸手捏着他又开始勃起的肉棒，坚定地说，“反正别的想法都可以挨个测试，这个不落下同期进行就是。我逮住机会就喂她吃些，我自己.....再多尝点，

我就不信，那种强烈的感觉不会带来质变。”

她的眼睛又亮了起来，“我不在乎过程漫长，只要最后的结果是我需要的，那就够了。赵涛，这个本领带来的爱情这么强烈，我仔细想了想，真在很多人身上用的话，可能会带来不可预料的大麻烦，这么积少成多，其实也挺好。咱们可以谨慎选择对你最有利的目标，最好……有资本，有势力，不能太精明，当然，还要合你的口味，是个漂亮的女孩子，对吧？下学期，我就在学妹里给你精挑细选一个，我相信……咱们一定能成功的。”

摸着嫩白酥软的奶子，闻着充满雌性气息的香味，赵涛的脑子里闪过全是金琳凹凸有致曲线玲珑的裸体，这种时候，鬼才关心下学期会有个什么学妹。

而且，她本来就承诺了的事情，现在要求她兑现不算是什么过分的行为吧？

月经……根据他的经验，月经第五天上其实已经没什么东西了，就是量大时间长得跟张星语一样，这会儿也只要用小护垫就能解决问题。

算不上浴血奋战……再说了，金琳还是雏儿，第一次怎么着也是要见点血腥的啊……

邪火窜了上来，距离金琳和孟晓涵约定的时间还有一个半小时，够他强奸她两次了。

关键，他现在有十足把握，金琳绝对不会再报警，也不可能真正抵触到底。

那还等什么呢？与其让她找各种借口拖延，干脆，就自己来讨债吧。

他咬了咬牙，突然扑过去，猛地把金琳压在身下。

（四百零二）

“赵涛！你干什么！”金琳倒抽一口凉气，后脑还在床尾的柜子侧面撞了一下，一边痛哼，一边惊声问道，“你突然发什么疯？”

赵涛搂紧她往下一拖，知道当务之急是先把鸡巴放进去给生米煮成熟饭，懒得在裙子上多下功夫，往起一掀，就把里面的蕾丝花边小内裤往下扯去。

“住手！”金琳死死拽住内裤，屈膝顶他的胯，双肩剧烈地左右摆动，咬牙切齿低声道，“你就不能等几天吗？你是不是忘了我还来着例假呢！”

就知道她不敢大声，赵涛一边继续跟她角力，一边粗喘着笑道：“我都不在乎你月经脏，俗话说的好，择日不如撞日，你自己撞来，那就别怪我急着要日。”

“赵涛！我.....我要你的东西给孟晓涵用呢！”

“我到时候射你肚子上，你自己往瓶里送，沾点血丝，总比你嘴里吐出来带唾沫的干净吧？”他往下扯得更加用力，小小的内裤已经被拉长成扭曲的三角，里面散发着热气的少女蜜户都已经暴露出来。

金琳背抵着床，猛然侧过身，双腿也加入到帮忙的行列，差点把赵涛从身上掀下去，她的呼吸也变得急促起来，颤声道：“赵涛，你.....你就不怕我其实早就跟男友做过吗？”

赵涛一僵，突然停下了动作，迷惑地看着她，“你什么意思？”

“我现在.....现在下面还有血，你.....你就不怕我是故意选这天来勾引你，给你机会强奸我，然后.....然后你就永远没办法知道我到底是不是处女了。”她鼻翼飞快地翕张，瞪着他说道，“你愿意背着这种疑问吗？你可能再也没机会知道你到底是不是我第一个男人了。”

察觉到他的手松了一点，她迅速把内裤提回原处，挤出一个勉强的微笑，“再有两天，这周末.....我身上就干净了啊。宿舍这么热，环境这么差，你忍心让我在这种地方献身给你？我.....我出钱，咱们还去有空调的旅馆，我.....我洗个澡，打扮得美美的，香香的，咱们好好地，温柔地做第一次爱，我.....我还可以学一学灌肠，咱们做一晚上，第二天再回来。我保证，好吗？”

赵涛舔了舔嘴唇，低下头，望着她随呼吸而颤动的嫣红乳头，笑了笑，“金琳，男人不可能每次都能保持理智的。而且，二鸟在林，不如

一鸟在手。我愿意相信你之前保护自己贞操的决心，所以.....这次的血我绝对不会怀疑的。来吧！”

话音未落，他已经猛地拉开她的大腿，这次不再去非要解除内裤这个并不牢靠的防备，而是直接奔着主题而去，一沉腰就挤入到她的股间，双手抓住她的腕子，狠狠压在两侧固定住，俯身就吻住了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经期而格外翘挺的乳头。

“疼.....”金琳蹙眉呻吟道，但比起乳头的刺痛，下面那根乱冲乱撞的棍子更让她心慌，“赵涛，你能不能好好听我说话？我没有耍赖帐，只是等两天，两天都不行吗？”

“不行！”赵涛低声吼道，“我答应的事做到了，你答应的事凭什么你来决定时间？”

“可.....可这是两个人的事啊。这.....又不是自慰！”金琳艰难地在他身下保持着防御的姿态，她的力气虽然小，但意志颇为顽强，双脚一抬就反折蹬在他胸口，总之就是不让他舒舒服服就位。

越是费力，身上的温度就升得越高，赵涛卖力压制着她的抵抗，尽管毛巾被就在手边，拧一下就能变成不错的绳子，或者，最简单的暴力也能消除女生的反抗心，但他都不想用，他就是要用最原始的方式征服金琳，好满足自己心底一直叫嚣的不悦。

似乎是察觉到了赵涛的意图，金琳开始放缓挣扎的步调，只在最关键的时候用力捣乱，扭动挣扎，节约体力，想要拉锯到他不再有兴趣为止。

他按下手，她就曲起肘，他扒开脚，她就上抬蹬他的头，他压下大腿，她就扭身打滚一样左右摆动，他去捏她的乳房，她就趁机挣扎开手，让状态回到最初。

不一会儿，赵涛的汗就滴在了金琳的身上，金琳的汗，也随着潮红布满了白皙的赤裸胸膛。

两人都在喘息，急促的节奏竟然保持了微妙的契合。

赵涛不再说话，金琳也不再求饶，被蚊帐包围的单人床上，两个半

裸的年轻人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纠缠的搏斗。

香艳，却又透着一股残酷的魅力。

对男人来说，恐怕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性感得过在自己的进攻下一点点失去力气变得无奈又绝望的美丽少女。

在汗已经湿透了背后的上衣时，赵涛终于逮住了一个机会，猛地扯断了金琳的内裤，狠狠一拽，撕掉了那团还粘着护垫的布头。

护垫上的确有一点血迹，并不鲜艳，暗沉沉的，还散发着一股称不上好闻的铁锈味道。

赵涛故意嗅了一下，才抬手扔到床外，抓紧了最后的攻势。

金琳已经没多少力气，她其实也知道那根晃动的硬棍子就是男人的要害，可她哪里舍得真对那地方下手。

转眼之间，进退失据的金琳就被逼到了床尾，双手推不动埋在胸前疯狂吸吮乳头的脑袋，双脚也被赵涛的身躯挤开在两侧，半坐姿势下没有柔软到可以折叠自己把他蹬开的程度。

赵涛喘息着啃咬她汗津津的双乳，知道自己就要得到胜利，坚硬的龟头都已经接触到了鲜嫩柔软饱满多汁的腭口，只差一个合适的角度，就可以发起破门一击。

从此以后，这个满脑子算计的系花，就将成为真正的女人。

“嗯嗯嗯——！”准备强行挤入的龟头不知道触及了金琳什么敏感的神神经，她突然发疯一样地用力一晃，硬是用肩膀又把赵涛顶开。

这次的动作太大，不小心把她拿来的瓶子弄到了床下，发出当的一声脆响。

金琳脸色一变，赶忙探身就钻出蚊帐伸手去捡，急于确认那瓶子到底有没有摔伤什么。

就好像她准备进行的实验，比她的贞操其实还要重要一样。

这时，赵涛从后面扑了上来，蚊帐怎可能撑得住两个人的重量，嘶啦一声断裂开来，金琳闷哼着从床上滑下，一下趴在了地上。

赵涛甩手拨开蚊帐的碎片，趁着金琳刚刚撑起上身，把她拦腰一抱，从背后压住。

那瓶子颇为结实，没有摔碎，只是碰掉了一块，所以，缺口附近多出了一片锋利的边。

而赵涛这么一压，金琳不得不攥着瓶子摁在地上，掌心一阵刺痛，被划破了一个口子。

“疼……”她的眼泪顿时冒了出来，哀鸣着向背后的他说道，“我的手……”

但她没能说完。

一股比把拇指强行塞进鼻孔恐怖千百倍的胀痛突然从她的下体扩散开来，手上的伤口瞬间就变得几乎感觉不到，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到了那烧红铁棍插入一样的柔嫩腔道之中。

她深吸了口气，接着，在发出惨叫之前，抬起受伤的手，死死按住了自己的嘴巴。

掌心的血渗到了嘴里，她颤抖着白嫩的腿，呜咽着伏倒在地，那一股令人恶心的咸味，就这样在她的口中扩散，让她的舌根一阵接一阵的发苦。

她很久之前就开始设想的，大红喜字婚纱照下，温馨的洞房花烛夜，这一生，看来是无法实现了……

（四百零三）

爽，真他妈爽，就是……好累。

赵涛擦了把汗，暂时停下了动作。

真正插入前的搏斗就持续了将近十分钟，金琳可一点都没留力，累

得他呼哧喘气，连好不容易操进去的鸡巴都只动了十几个来回，就不得不稳一稳，先让发酸的大腿回回劲儿。

不过太值了，他满肚子亢奋地捏住金琳那圆翘的白屁股，面团一样揉了几个来回，把汗随手抹在她的腠沟里，顺势又抽插了两下。

“呜……”她又疼得哼了一声，捂着嘴低着头，终于停下了所有反抗。

他这时才注意到，她面前地上那个瓶子，竟然沾了点血。他皱了皱眉，俯身撑在她背后，伸手拿过瓶子，看了一眼，奇怪地问：“怎么回事？你划破手了？”

金琳这才把嘴里咬着的那只哆哆嗦嗦的小手松开，亮在赵涛眼前，没有说话。

“一个破瓶子，你至于吗？”赵涛不解地问道，一直积累的不满也跟着爆发出来，“你到底为什么就非要研究出这个来不可？就算新找的女生有钱有势，能帮我一步登天，对你有什么好处？那女生爱上我，还能不把你当作眼中钉肉中刺？那女生要真那么合我的胃口，你就不怕我踹了你以后一门心思听她的？”

金琳抽噎了两下，用手背擦了擦泪，低声道：“我膝盖疼，你让我……到床上去，不然……不然十点我见了晓涵，被看出来，倒霉的可是我。”

知道这种粗糙的水泥地板也不是真把事情办完的合适地方，赵涛嗯了一声，向后抽出。

紧窄的处女蜜壶因为润滑并不充分而被带的几乎外翻，他低头一看，都能看到还没来得及闭合的红肿腠口，那带着缕缕血丝的充血嫩肉。

金琳撑着地站起来，先拿出消毒湿巾擦了擦手心的伤口，跟着躺倒在床上，双手抱住了膝盖，把娇嫩的股间大大张开，哑声道：“你来吧，记得，你答应了我的，射在肚子上。”

赵涛在稍微有点软的老二上捋了几下，爬上床，抽过一条毛巾被垫

在凉席上放稳膝盖，压着肉棒就重新送入到金琳的体内。

他一边缓缓进出，一边盯着她说：“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

“你要我怎么说？”金琳扭开头，望着靠墙那半片没被扯掉的蚊帐，怔怔地看着上面被打死的一点蚊子血，缓缓道，“难道要我承认，其实.....我只有找个这样的借口，才能说服自己来到你身边，飞蛾扑火吗？”

“我是为了你的秘密而来的，我是为了得到未来的荣华富贵而来的，我是为了抢下你妻子位置，为了从你身上得到最大利益而来的。”她喃喃说道，“我需要相信这些，就像你也需要相信这些。这些能让我觉得自己不是个为了爱情不顾一切的大傻瓜，这些也能让你.....觉得能从我身上占到便宜，如果不这样，我怎么有机会在你这里拿到那可怜的一点点主导权？”

她伸出手，轻轻扣了一下那团蚊子血，不过似乎干涸已久，根本纹丝不动，“结果，我还是什么都没得到，就不知不觉全都给你了。赵涛，我一定会研究下去的，因为我知道你不喜欢我，你喜欢的是孟晓涵那样乖乖的，很文静很老实的女孩子，你喜欢谈起感情就会脸红就会不顾一切的小女生，你不喜欢我，你更不可能爱上我，所以.....我一定要帮你找到这个秘密的使用方法，说不定你会稍微有点感激我，这.....大概就是除了未来一次次泄欲的精液之外，我唯一能从你身上得到的了。”

说完，她闭上了眼，两行清泪滚落而下。

那团蚊子血，终于还是被她抠掉了。

（四百零四）

也许是金琳的话有了一些影响，不到十分钟，赵涛就草草收兵，皱着眉拔出了自己的小兄弟，如约把那些精液射在了她的小肚子上。

后半程她的甬道中其实已经充分润滑，但赵涛知道，她没能得到高潮。

处女的第一次，本来就很难得到高潮，更别说，她完全没有投入进

去，细长的手指，一直在蚊帐上来回抠着，眼睛也不愿意睁开，只是随着他的冲击而摇晃，不停地摇晃。

赵涛有点后悔，也许，真该听她说的，晚上两天，在一个有空调的屋子里，心平气和温温柔柔地做。

可木已成舟，男生的冲动，通常都没什么后悔的空间。

他也只有靠在床尾，看她拿着那个瓶子，带着一种近乎固执的表情，一点点，用手指把精液刮蹭起来放了进去。

那些话是不是说谎已经不再重要。

当借口连自己都已经坚信，那么，那就是理由。

看了看时间，离约定的十点还早，赵涛忍不住把金琳搂到怀里，尝试着温柔地安抚她，柔声说：“金琳，我.....其实也不算不喜欢你。你有点太敏感了。”

金琳把瓶子举到眼前，直勾勾望着，随口问：“余蓓和我，你会选谁？”

“这.....”赵涛一皱眉，“你这让我怎么说。”

“那么，杨楠和我，你会选谁？”

他愣了一下，没有回话。

金琳自顾自继续问道：“那么，张星语和我，你会选谁？”

都不再等他说话，她连珠炮一样继续问道：“孟晓涵和我，于钿秋和我，喜欢过你的那个死了的女老师和我，你会选谁？选谁？选谁！”

她一扭身站了起来，转过脸，死死盯着他，“这还不够说明问题吗？赵涛，事实已经证明了，你的感情我根本依靠不到，我要是指望那个，最后不过就是一个你想操的时候叫来玩玩的漂亮玩具罢了。”

把瓶子拧上盖，她举到灯下，望着折射出光芒，变得好像一颗大钻石一样的玻璃瓶，唇角泛起了一丝微笑，“所以你也不用想些无聊的假

话来哄我，我要是会相信那种东西，初中就已经被骗上那个尖子生男朋友的床了。你们男人就是这种东西，跟女人在一起靠下半身思考的时候多，靠脑子思考的时候少，但最后选择伴侣，却一般会靠脑子而不是下半身。”

“我不会在赢不了的地方白费力气，”她整理了一下衣服，把装着那些精液的瓶子揣进兜里，微笑着说，“你迟早会发现，我的价值根本不是胸部屁股脸蛋这些无聊的东西。”

说完，她狠狠擦了一把泪，从桌上抽了两张面纸，往自己已经没有内裤可穿的胯下垫了垫，再想抽，却发现这一包已经用完。

赵涛连忙说：“抽屉里还有，还有。”

她点点头，拉开，拿出一包，启封，但跟着，又低下头，看进了抽屉里面。

“呃……怎么了？”他心里已经有点发毛，赶忙把视线从金琳刚才垫纸巾时候分开的大腿中央挪开，问道。

“赵涛，这……是为孟晓涵准备的吗？”她伸手拿出了里面放着的避孕套，轻声问。

“为你俩。”他马上表态，“你看……你俩都没开始吃避孕药呢，紧急的那么伤身，有点准备，总好过害你们难受对不对。”

“在从你身上得到一个糟糕透顶的初夜后，听见这样的话一点也开心不起来。”她把避孕套丢回抽屉里，淡淡道，“说不定你都是临时把我算进去的。我吃不吃紧急药，对你来说恐怕没什么关系，就算不吃，我有了孩子，你也会让我打掉的吧。”

赵涛觉得头皮有点发麻，赶紧过去站到她背后，轻声道：“要看时机的啊，咱们在大学里不小心中奖的话，那肯定只能委屈一下了……不然孩子不是太可怜了。如果是以后你喜欢宝宝，咱们可以生啊。”

“你说得倒轻松。”她哼了一声，一肘顶开他，“我走了。我要去用凉水泡一下，我不想让晓涵看出什么。回见。”

他望着地上那破了的内裤，提醒道：“裤衩，你不要了？”

“我要来干什么？提醒我今晚有多蠢吗？”她一脚把那块连着一张护垫的破布踢进了床底下，“我走了。”

金琳说着开门出去，就像来的时候一样利索地离开。

赵涛愣了一会儿，才突然反应过来，他本来是打算找各种借口让金琳别把自己的精液带走。可不知不觉，情势就被她主导，让他晕头转向全都忘到了脑后。

结果，那瓶子东西，就这么被她揣走了。

她真的会都用在今晚的孟晓涵身上吗？

一直想到晚上于钿秋进来吃宵夜，赵涛都没想出一个能让自己安心的答案。

（四百零五）

那么一瓶东西被金琳这样的女生带走，赵涛根本不可能放下心来。

可他没胆子也知道自己没脑子去找金琳直接询问结果。

所以最后他还是趁着晚饭前在办公室悄悄拉着手腻歪的时候，装作不经意的样子问了一下孟晓涵：“我听说昨晚金琳约你去吃水果了？”

“没有啊。”孟晓涵一愣，“昨晚……她说十点跟我一起再做做占卜，说那个是我的爱情幸运节点。我反正也没事做，就去了。”

“没吃水果？”他皱起眉，小声问。

“我俩分了小半个西瓜。”她明显不太愿意多谈金琳，轻描淡写地说，“可那是我买的啊，不想让她白给我算命，欠她人情一样。”

赵涛想了想，旁敲侧击地问：“这么热的天，吃的时候有没有想我？”

还当他是开玩笑抱怨，孟晓涵抿唇一笑，柔声道：“吃的时候想

你干什么，你又不能来一起吃。我.....又买了半个瓜，用冷水冰着呢，晚饭后，来我宿舍吃好不好？”

她脸上的表情让他心里痒丝丝的一荡，笑着贴在她耳边轻声问道：“只能吃瓜啊？”

脸颊微红，垂首一笑，孟晓涵没有回答，而是把书本匆匆收进抽屉里，明眸半转，微笑道：“走吧，她们应该都吃完了，咱们吃饭去。”

为了尽可能多地制造出独处时间，他俩现在都是等别人吃个差不多，才去教室吃最后一班，吃吃聊聊，最后再一起帮着做饭大妈收拾收拾，出去喷上花露水在操场拉手溜达几圈，倒是挺有正常小情侣的感觉。

单纯问那么几句话，其实判断不出什么，可赵涛总觉得，金琳好像没有如她所说把那些精液用在来吃水果的孟晓涵身上。

幸好这次来支教的另外两位，刘慧慧和冯洛心绝对不是金琳会打主意的女生，否则他还真要担心她动什么鬼主意。

和孟晓涵这么近乎光明正大的出双入对，赵涛忍不住想，另外两个女生应该是九成九已经看出什么了。可孟晓涵看起来不是很在乎的样子，他总不好主动提起隐藏的事。

上楼打盆水擦了擦身子，拿起掌机玩了一会儿，看离约好的八点半就差十来分钟，心里小猫挠一样怎么也坐不住了，他把大裤衩一套，开门张望了一下外面，笑呵呵就悄悄溜哒下楼。

本来还以为能看到金琳，结果她门窗紧闭还拉着帘子，就跟屋里有空调一样。

在金琳的门口犹豫了一下，赵涛抬起手，又放下。他实在是分不清金琳到底什么是真心话，什么是表演出来的手段，他觉得自己这辈子都对付不了那个女人，他甚至有了一种自己一脚踩进桃色陷阱的错觉，既后悔，又因为得到了这个漂亮的女生而窃喜。

神情复杂地站了两分钟，他长长吁了口气，走到孟晓涵门前，轻轻敲了敲。

“没锁，进来吧。”根本没问是谁，里面就传来了孟晓涵轻柔悦耳的声音。

“知道是我啊？”他进去，顺手别上了插销。

“我这里平时没谁来。”孟晓涵在桌边低着头背对门口，也不知道正在忙活什么，“不过没想到你提前了。”

“想你了，早早过来呗。”他笑着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这才发现她正在忙的事——把切好块的西瓜用勺子挖掉上面的籽儿。

“不用这么费劲啊。”赵涛心里一暖，忍不住吻了一下她薄薄渗了层汗的后脖子，“吃西瓜吐籽儿就是了。”

“我没事做，今晚不看书。”她轻声说了一句，把已经清理好的那两盘子端起递给他，“放桌上吧，最后这点马上就好了。”

已经有了那样的亲密关系，孟晓涵的衣着在私密空间下也随意了很多，过膝短裤小背心，看着比在金琳那儿打牌的时候穿得都少，而且，她一坐过来，赵涛就发现了两颗小草莓正凸在背心下面。

注意到他的视线，孟晓涵低头望了一眼，有点羞涩地说：“太热了，我就想……穿得舒服点。”

“你辛苦了，来，先吃第一口。”他拿起她准备好的牙签，插了一块，笑呵呵把凳子一挪贴到她身旁，递到了她的嘴边。

她噙着笑啊呜一口吃了进去。

“呀，西瓜汁。”他把她一搂，扭头就吻上了她的唇角，轻柔一舔，“喏，干净了。”

她的身子仿佛都有些发软，不知不觉就靠在了他的身上，也插起一块送到他嘴边。

他吃下去，换她仰头凑过来，为他轻轻一吻，小声道：“你也有。”

赵涛突然发现，原来剔掉西瓜籽的确是很有必要的步骤，起码，这样互喂互吻的美妙时刻，没谁需要突然扭头呸一声吐点东西出去。

顺着流下的西瓜汁，他吻上孟晓涵下巴的时候，终于有点按捺不住，顺势而下，亲上了她的锁骨，搂着腰的手也向上爬去，隔着背心按在娇小柔软的乳房上。

“会被……隔壁听见的吧？”她小声问了一句，并没有拒绝的意思。

“你忍着点咯。”他轻笑道，叉过一块西瓜，这次，直接放在了她白皙的胸口。

“呀！”

在她小小的惊叫声中，他一把拉开了背心的肩带，往下剥去，剥出她嫩菱角一样雪嫩的身子，顺着红红的西瓜汁一路舔吮啃咬，一口口品尝。

“嗯……嗯嗯……忍不住……怎么办？”被他放到桌上，转眼浑身赤裸，当小块的西瓜被放到了细嫩的花园上时，她幸福地战栗了一下，娇喘着问道。

他把西瓜汁和膨胀的阴核吸到嘴里，忘情地舔了十几个来回，才掏出带来的避孕套，架起她的腿一边亲吻脚背一边撕开包装，喘着粗气说：“要不我把枕巾拿来，你忍不住，就咬嘴里。行吗？”

孟晓涵点点头，脚趾在他唇边期待地屈伸了一下。

他望着上面明显这两天新涂的瓜红指甲油，笑了笑，先拿了块西瓜，在她脚尖一压，低头连着几根脚趾一起含住，热烈地吞食起来。

没两分钟，她就轻拍了一下桌子，呻吟道：“枕巾……枕巾……赵涛，你……你先给我拿枕巾来。”

那枕巾一递过来，孟晓涵就用力塞进嘴巴里，死死咬紧。

接着，她的娇躯吞入了包裹着薄薄橡胶的阴茎，而他的嘴巴，也含住了她还残留着西瓜汁的脚趾。

高潮来得十分迅速，第一块瓜的汁水还没舔净，赵涛就感觉到自己分身的周围骤然缩紧，一道道褶皱销魂的蠕动。

而孟晓涵紧咬着枕巾的小脸，已经亢奋到通红。

这晚结束之后，赵涛提起了周日去山上小溪边捉鱼的邀约。

“要去.....山上吗？”明显不会笨到看不懂男生的企图，真正要捉的肯定是她这条大白美人鱼，可她似乎已经没有拒绝赵涛的能力，软绵绵侧躺在桌上，用手摸了一把混着西瓜汁一起流下臀尖的爱液，点了点头，“好吧。”

（四百零六）

周六晚上在外面小卖部准备了一堆零食，还买了一张大桌布打算当作野餐垫，赵涛选购饮料的时候，放了两瓶雪碧，犹豫再三，又添了两瓶啤酒进去。

买回去之后，他看着一大堆东西才反应过来，这要怎么跟于钿秋请假外出呢？

他给孟晓涵发短信问要不要把买的东西先藏在外面，等出去再拿。

她只回复了一句，“没关系的，明天我去说。”

这下他马上就安下心来，就像学习上那些乱七八糟的问题一眼，他相信，孟晓涵一定能搞定的。

结果，第二天一早，他拎着东西下去接人出发，就看到了相邻的两间宿舍门口，已经穿戴整齐打扮得颇为娇美可爱的孟晓涵，和脸色不太好看端着刷牙缸子似乎刚起床的金琳。

“呃.....都起得挺早啊。”心里一阵发虚，赵涛打了个哈哈，拎着东西走过去，说了句不痛不痒的话。

“嗯，我还在盘算今天干点什么呢。没想到，你俩要去采集自然课素材，都不说叫我了。”金琳挤出一个微笑，目光落在赵涛手里那一大兜东西上。

也许女生之间的电波互相的感应都比较敏锐，孟晓涵似乎听出了金琳的嘲弄，往后退了一步，伸手就挽住了赵涛的胳膊，柔婉一笑，轻声

道：“不是，我们没打算给自然课做准备。我们就是去山上野餐约会。在学校待着陪我看书，赵涛会觉得闷。”

好像又有隐形的火星在噼啪乱冒，赵涛咽了口唾沫，闭紧了嘴巴。

但金琳没有迎战的意思，她的眼神看起来有些黯然，只点了点头，小声说：“那祝你们玩得开心，我……就不做电灯泡了。”话音未落，她就拉开门，快步走进了宿舍里。

赵涛松了口气，看孟晓涵已经不需要再准备什么，就笑道：“晓涵，那你去找于老师请假？”

“嗯，你等我。”她点了下头，转身就走上了楼梯，看样子，应该早就想好了理由。

不一会儿，她就小跑下来，微笑着往他身边一靠，“走吧，登记好了。”

走了两个路口，在小摊上吃早餐的时候，赵涛没忍住问：“你给于钿秋怎么说的啊？”

“和对金琳说的差不多。”孟晓涵微微眯起的眼睛透出一股奇妙的喜悦，轻声细语地说，“我说，我想去山上玩，让你陪我。”

“那……于钿秋怎么说的？”赵涛一怔，赶忙追问了一句。

“也和金琳差不多，祝咱们玩得开心。”孟晓涵低下头吹了吹勺子里热乎乎的粥，柔声道，“不过，我知道，其实她们都不希望我开心，只不过……希望你开心希望得不得了。”

赵涛想不出该怎么接下去，这次一起来的三个女生给他的感觉非常和平，可又让他总觉得暗流涌动，好像一不留神就会踩进漩涡摔个大跟头似的。

幸好，孟晓涵也没继续说下去，吃过早饭，就很开心地跟着他手拉手往山上爬去。

到了上次的地方，她摇了摇头，选择了继续前进，还要往更深处走。

虽然她嘴上说的理由是要找找看这小溪的源头到底在哪儿，但赵涛猜测，她应该是知道他的那些小算计，所以不想在这不算人迹罕至的地方逗留。

而且，这里留下的回忆也谈不上美好，可以说她彻彻底底被金琳耍弄了一场，羞耻心被干脆利索地扯出来扔在地上踩住碾来碾去。

不过体能有限，他们还是在这里休息了一会儿，分着喝了小半瓶雪碧。

孟晓涵现在已经颇享受和他共用一个餐具水瓶的那点小亲密，明明带得足够，还是非要只开一瓶，就像平时明明一个餐盘还要续东西，她也不肯拿另一个，就想跟他在一个盘子里夹着吃一样。

要不是餐具赵涛自己负责清洗，他还真有点担心被金琳算计孟晓涵的时候成了炮灰，也跟着吃下去那倒霉的东西……不过话说回来，稍微有点吃到自己嘴里貌似并不会让他变得特别自恋的样子，毕竟之前在女友们嘴里发射之后，他惯例是要深吻一会儿安抚的。

想赶在太阳爬高之前赶到山腰深处比较背阴的地方，随便聊了一会儿，他们就继续往上走去。

虽然体力耗费不小，但越往上走，周围就越是凉快，等到高大的树木多起来，当地人布置的石阶变得稀少，孟晓涵从背包里拿出一件薄外套，穿在了身上。

在一个岔路处，她异常果断地选择了左手边那条看起来颇为荒凉的小道。

这让赵涛有点吃惊，问：“晓涵，你……是有想去的地方吗？”

“对啊，我不是说了，想去小溪尽头看看么。”孟晓涵微笑着说，“所以我就提前问过孩子们了啊，他们说得很清楚，不过我觉得应该找不错，这座山不大，沿着小溪走怎么也不会迷路的。”

“会不会很远啊？”他望着她踩在缺少石阶的山路上沾了不少泥土的脚，心里有些难受，这下，为了不再拉肚子，可不敢捧到嘴边亲了。

“不会，我问过了，有个孩子的堂姐在这儿上学，她下课有时候都

会跟小伙伴跑来玩会儿。”她很有点兴奋地说，“小辉说溪水是半截脏的，源头可干净呢，怎么喝也不会闹肚子。孩子们还说要来给我带路。”

“那你怎么没带个小向导啊？”他笑呵呵调侃了一句。

“才不要。”她噙着笑答了一句，踩着卵石，用手里的木棍拨开了乱糟糟的长草。

花露水的味道都有点吓不住这里的蚊虫，赵涛一伸手，就在胳膊上拍死了一只黑底白花搁城市都没怎么见过的长腿大蚊子。

孟晓涵立刻掏出灌好的小瓶花露水，给他又补喷了一些。

不久之后，小溪明显变宽了些，前方出现了一个颇为陡峭的高坡，水从上面哗哗流下，像是个小小的瀑布。

“你上去再拽我吧。”踮着脚张望了一眼，孟晓涵指着旁边几棵一看就很适合踏脚的歪脖子树，期待地看着他。

“好。”他摩拳擦掌，兴致勃勃把包先放在地上，拿出小时候爬院里小房屋顶的本事，一踩一蹦一窜，就顺利到了上面。

把孟晓涵拽上来，一起再逆着水流走了不到三分钟，他们就看到了这次的目的地，一个两面傍山一面靠林，周边颇为开阔平坦的清澈水潭。

这里的水质果然看着好了很多，凑到潭边低头看去，里面的鱼虾比溪水里可着实多了不少。

背阴又潮，几乎见不到什么太阳，确实凉快得很，但水边也都是些碎石头，还长着不少青苔，只有靠林子那一侧远远有一片长草，用棍子吓跑可能的蛇虫，费劲压倒后，总算勉强清理出一片可以让他俩坐下休息的地方。

太阳已经爬得挺高，尽管附近的树枝叶很密，依旧有细碎的日光洒下，金斑一样落在他们的身上。

把那小半瓶雪碧喝完后，赵涛没再开另一瓶，而是把啤酒拎了出

来，拿出一盒午餐肉，起开盖子，笑呵呵地说：“爬了这么久山，补充点能量吧？”

孟晓涵看着啤酒瓶子犹豫了一下，用带来的筷子先挖了一小块午餐肉吃进嘴里，跟着才对着瓶嘴咕咚咕咚喝了几口。

“好苦……”她皱了皱眉，摇头道，“真不知道这东西有什么好喝。”

“解暑啊，和碳酸饮料一个性质。”赵涛笑呵呵一抹她的脑门，“你这也出了不少汗吧。”

桌布买的大号的，铺开后快有双人床单那么大，孟晓涵双手撑着地仰头看向茂密的翠绿枝叶，缓缓往后倒下，舒畅地吁了口气，轻声道：“真漂亮，这么躺着，感觉一下子就没有白来了。”

不过赵涛心目中没有白来的标准和她可是大大不同，他手肘一撑，侧躺在了她的身边，单手轻轻抚摸着她微汗的脸颊，柔声道：“晓涵，光斑正好落在你这儿，让你看起来真漂亮。”

“不要哄我。”她扭了扭身，噙着笑说，“你身边的女生里，就属我最丑，书呆子丑小鸭一个。”

“不知道情人眼里出西施吗？”他凑过去，用脸挡住了落下的阳光。

这正是接吻的大好时机。

可孟晓涵却突然推开他，坐了起来，望着那汪潭水，轻声道：“赵涛，你说……那里面深不深啊？”

“应该是越往中间走越深吧，边上走两步顶多也就到小腿。”

“嗯……”她沉吟了一下，小声说，“你帮我看着点，要是有人赶紧拦住，好吗？”

“这地方寒暑假的时候没人来的吧。”赵涛笑着说了一句，才想起问，“你要干什么啊？”

她站起来，突然抬手解开了身上的衣服，唇角勾起一丝微笑，轻声道：“孩子们都说，这里的水是山上最干净的。我想……也许连心里的

烦恼都能洗干净吧。”

夏天的衣服本来就不多，她说得又很慢，最后一个字说完，她的身上就已经一丝不挂，只剩下凉鞋还穿在脚上。

“晓涵……你……”望着她雪白的娇躯，赵涛一时间竟然有些无言。

“反正……你也是要给我脱的，不是么？”她轻轻拍了拍发红的双颊，大步走向水潭，“我想洗一洗，在类似这样的地方，好好洗一洗。我……很快就能洗好的，你稍等一下就好。”

赵涛跟着走过去，伸脚试了试，潭水很凉，冰箱保鲜层的感觉。

可孟晓涵却一步步走了进去，只哆嗦了几下，没有半分犹豫。

她一直走到大腿都没入到水面下，再深可能会有危险的地方，才转过身，弯腰捧起水，浇在自己白嫩酥软的胸脯。

水碎裂成珠，落回潭中。

而她重复着这一过程，就像在进行什么仪式一样，专注而认真。

赵涛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傻愣愣地看着，就像是在山里捡到了一个不小心忘了隐藏形迹的妖精。

孟晓涵把水淋在脸上，双手用力抹下，用湿润的目光望着他，纤细的手臂交叉在娇小的乳房中央，她大声说了一句话，清幽的山林间，那话仿佛都有了回音，响在赵涛的耳畔，恍如私语。

“赵涛，你能骗我一次，说一句你爱我吗？”

【 J F — 5 4 9 】

“那……咱们从哪儿开始呢？”孟沁瑶微微抬起头，轻轻咬了一下浦杰的嘴唇，“我不太懂，可以全交给你吗？”

这种时候，主导一切才是男人最需要的，浦杰当然不会拒绝，他点

了点头，不再磨蹭，彻底放开了手脚。

已经下了决心，那就没有什么犹豫的必要。

而且他也确实有些按捺不住。

充沛的精力积蓄了太久，看哪个女人都自动颜值上升，更不要说本来就艳冠群芳的孟沁瑶。

而且，她和平时总是一丝不苟的装扮完全不同，薄薄的真丝睡裙犹如第二层皮肤一样贴合在她的身上，散发出致命的诱惑。

拆开华美的包装后，袒露出的一切，又呈现出与平时气质完全不同的另一种风情。

公司见面的时候，她着装正式，一丝不苟，就是个无可挑剔的总经理。

睡裙加身，可以摆出诱惑体态的时候，她就摇身一变成了妩媚勾人的尤物，眉目含春，秋波潋潋。

而一切的遮蔽都已不在的此刻，紧凑的肌肉构成了充满弹性的曲线，明明静止着，却好像哪里都在动，就连略显急促的呼吸带起的细微起伏，都蕴含着令男人无比渴望的柔韧力量。

犹如一只慵懒横陈的雌豹，健美，修长，柔软，灵活，散发着危险却无法拒绝的诱惑。

当他也摆脱了全部束缚后，床垫上的孟沁瑶终于露出了一丝羞怯的惶恐，但她很快掩饰住，带着一种类似争强好胜的表情，直勾勾地望着他，从头到脚，一寸也没有放过。

视线在空中交错，同时缓缓下移。

他望向她修长的脖颈，她望向他宽阔的肩头，他望向她坚挺浑圆的乳房，她望向他充满力量的胸膛，他望向她性感的马甲线，她望向他深邃的腹肌沟，他望向她双腿之间最神秘的花园，而她，也忍耐着羞耻感，低头望着他早已经膨胀上翘的欲望之源。

如果那是锋利的宝剑，那她正因紧张而微微收缩的部分，就是即将容纳他的剑鞘。

为了缓解她的紧张，他吻上她弧度优美薄厚适度的朱唇，轻吮着小小的舌尖，软软的唇瓣。

然后，一路向下。

恰好被他的手一掌可握的乳房经历了一串仔细的品尝，顶端娇嫩的樱苞，很快就沾染着唾液颤巍巍立起。

他一寸寸舔过她雪白细腻的皮肤，久经锻炼的肌肉自然地细微弹动在皮下，好似在和他的舌尖隐隐对抗，但只要来回反复几次，就会绵绵酥软下来，彻底展现出女人的柔媚。

很快，他就一路滑向她最隐秘的溪谷，拨开卷曲的毛发，探入羞耻的私处。

“这.....也是必要的吗？”她低下头，双手有些疑惑地抓着他的头发，看着他问。

“不必要，但能让你一会儿不那么痛。”已经勘测过大片沃土，他忙于耕耘最需要滋润的地方，一时间都顾不上说话。

作为第一次与男人到达这个状态的女孩，她进入状况的效率其实不低，舌头不过温柔地来回抚慰了十几次，她就发出了一串愉悦的轻哼，攥着床单扭了扭柔韧纤细的腰肢。

他喘息着，嘴巴动得更加卖力，就像是把她嫩花儿一样的下体当作了另一张小口，进行着一场深邃激烈的湿吻。

花蕊的中心随着舌尖的摇摆微妙地颤动，她的呻吟变细，变尖，娇喘越发急促。

他勤恳的努力很快就收到了回报，那汨汨的甘泉，带来了甜蜜的预兆。

差不多已经是时候了，他擦了擦下巴上的那一小片濡湿，手撑在她身侧，把雄壮的长矛，缓缓探向已经充分准备好的销魂之地。

她突然伸手调亮了灯，目光坚定，“我要看着你。”

“好。”他依然顾不上多说，这种时候，男人的精力早已不舍得分给嗓子。

舌头上浪费的，已嫌太多。

群玉山头，瑶台月下。

花想容，露华浓。

顺着那半开牡丹的中心，他坚定地向内部挺进，紫红色的伞菇，在温润蜜液的包裹下一分一毫地没入她的娇躯。

过于紧致的甬道带来强烈快感的同时，也让那一层阻碍变得似乎不那么明晰，直到看见她美丽的眼睛因痛而眯起，他才意识到，自己的一部分，已经到了最关键的节点。

“小瑶……我，我要来了。”

她依旧低着头，紧紧盯着俩人连接的部分，就像敬业的宇航员在检查刚刚对接在一起的两艘飞船，“嗯，来吧。”

他用手加住她的双腿，深吸口气，突然向前一挺，迅速无比地冲了进去。

“啊！”她发出一声压抑的低呼，短促，尖锐，明明昭示了痛楚，却又透着一股鲜明的满足。

他得到的满足和愉悦，远胜她十倍百倍。

尽管经验还没有丰富到可以马上判断出确切答案的程度，可他就是觉得，孟沁瑶的双腿之间，藏了一个可以叫做名器的宝物。

那不仅仅是因为花苞初绽的缘故，她天生似乎就和寻常女人不太一样，外紧，内更紧，而当他刺入最深处的时候，竟像是把整个龟头挤入到了一个饱满多汁全部由嫩肌构成的小小肉涡之中，那蠕动的肉涡犹如一个会缓缓张缩的美妙漏斗，软中带硬的娇美花心就深藏在漏斗口的另一侧，即便他现在本钱雄厚可以直抵尽头，也只能稍微碰到一些，好似

和那圆圆的子宫颈浅浅一吻。

男人最敏感的就是伞棱那一圈，被那个销魂漏斗吮着，他哪里还忍耐得住，情不自禁就动起了腰。

“啊……”她蹙眉低呼一声，举起了打开的双脚，交叉勾在了他的腰后。

床单渐皱，足趾半蜷，寒梅落雪，蜜滴牡丹。

火焰太过炽烈，炽烈到让浦杰都有些吃惊，他已经很久没有这种快感飞速积蓄的感觉，他不得不放缓速度，想在她里面多停留片刻。

哪怕为了所谓的自尊，他也想燃烧得久点，再久点。

可不曾想，树欲静而风不止。

他想叫她别动，可低头看过去，她并没有动。

她只是抬着水汪汪的狐眸，痴痴地望着他，看上去，就只有那片白嫩酥胸在随着急促的呼吸起伏。

明明没有动，却好像每一寸都在动。

那深埋的阴茎周围，随着她的快感上升，竟然又多出了许多细密的褶皱，环抱着那青筋凸起的巨物。

无数小蛇爬过，缠绕，扭转，无数小手伸来，一攥，一握。

她只是用湿润的目光含情脉脉地注视着，却让他仿佛沉浸在甜蜜之河顺流而下，被吸入不见底的欲壑。

他终于忍耐不住，可想要再动的时候，那股酸麻竟然积蓄到了决堤。

膨胀的欲火随着他突然的紧绷喷射而出，在他喉咙中溢出的呻吟里，一股接一股的灌入。

如果不是她迷茫地轻声问了句“结束了吗”，浦杰真要怀疑自己拥抱着

的确实是个成精多年的狐狸。

所以说，这世界从来就没有什么所谓的公平。

方彤彤费了那么大力气锻炼出来的紧窄内吸，孟沁瑶天生就有，还技高一筹，正所谓可遇不可求。

有点恼火自己溃败的速度，他抓了抓头，不得不跟准备重整旗鼓的冲动较劲一番。

“疼得厉害吗？”

“还好。”她似乎有些疲倦，眯着眼睛轻声回答。

“那.....要不要抱你去洗一下？”

“不要。”她轻哼了一声，“别动，就这么抱着我。等你回去，我有的是时间洗。”

郑馨四点左右就会早早醒来，从病情的角度考虑，他的确不适合在别处过夜。

但这对刚刚献出一切的孟沁瑶似乎有点不太公平，他叹了口气，柔声说：“其实.....我在这里也可以。我让薛安去陪郑馨，你让沐华睡在薛安那儿就行。”

“不用。”她还是摇头，拨了一下长发免得被他压住，微笑道，“除了沐华，别人没必要知道那么多。”

“怎么了？咱们两个的关系还需要保密？”他忍不住笑道，“全公司谁不知道孟大小姐早就是浦杰的管家婆。”

“不一样。”她翻了个身，似乎是扯到伤处，禁不住嚅了一声，才说，“我还没哄好你爸妈，所以最好先别让我哥和我爸知道。不然太麻烦了，我想想就头疼。”

“呃.....你觉得什么程度算是哄好？”浦杰犹豫了一下，问。

“要让他们觉得非常满意，热切期待我成为他们的儿媳才行。”孟沁

瑶的眼里又流露出一不久前跟浦杰对视着扭动时的神情，“结婚是两家的
事，不仅仅是两个人的事，我希望得到所有亲人的祝福。”

总觉得.....难度有点大啊。浦杰不好明说，方形彤已经把他父母对于满意儿媳的标准无形中提高到了天上，只有柔声道：“好吧，这次我也不乱许什么诺了，你觉得合适的时候，给我个暗示，我会主动自觉求婚的。你喜欢什么样的仪式？”

“不需要那种无聊事情。”她打了个呵欠，慵懒道，“我决定勾引你，就等于是向你求婚，你做了，就等于是答应我。为什么还要画蛇添足再来一次？”

听到这句，浦杰真是无比庆幸自己刚才没有强行把持克制装什么正人君子柳下惠。

“嗯.....如果这样也算求婚的话，是不是该我反过来求你一次了？”他还是抵受不住怀中她持续散发的诱惑力，笑着翻身说道。

孟沁瑶因为疼痛而稍微犹豫了一下，但马上就妩媚一笑，抬手抚摸着他的脸颊，说：“好啊，那.....你可以开始勾引我了。”

这次，浦杰耐心“勾引”了很久。他几乎让她浑身上下的每一个毛孔都体验到了他温柔的亲吻，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舌尖抚过的痕迹。

他希望自己身边的女孩都能享受到人生至乐，即使为此耽误一下自己的亢奋也没关系。

于是，孟沁瑶成功在人生最重要的一晚直接进入了有些女人结婚很多年都不曾触碰到的领域，带着三分惊愕、三分欣喜和四分浓情蜜意，化作一滩春水，融在他的唇齿之间、掌握之中、怀抱之内。

再次进入的时候，他终于能够暂时抵受住那股销魂蚀骨的快乐，能稳定住自己，温柔的揉搓着她，抚摸着她，亲吻着她，一次接一次深入她，碰撞她，抽离她，摩擦她，彻彻底底地占有她。

最后，在幸福的充实感中，她颤抖着抱紧了他，慌张地用他的嘴巴堵住自己的声音，白白的脚掌在他的背后交叉勾住，修长的食指，在宽阔的脊梁上无法克制地留下了数道血痕。

就像是，盖下了属于她的印记.....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八十二）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零七）

赵涛愣住了。

在这颇有点世外桃源感觉的荒僻水潭边，曾经在梦乡中构思过无数婚后生活的姑娘赤身裸体的说出这样一句话，才让他清晰地意识到，孟晓涵的美好回忆中，最重要的一块拼图，恐怕就是这一句话。

没有央求，没有卑微地等待施舍，就像是恋人在好声好气商量着想耍个不算太贵的小礼物，甚至，还带着那么点撒娇的口气。

但她却提前用上了骗这个字。

与其说是敏锐，不如说，孟晓涵在自我保护。

放低期望，才不会失望。

可……这就让赵涛的心情变得很尴尬。

他最近发现，只要在孟晓涵的身旁，他的情绪就能变得安定，心灵就会变得柔软，即使有金琳和于钿秋两个女人在旁不停地掺和，他依然找到了一些久违的恋爱滋味。

那是他做爱太多之后，就不知不觉忘掉的滋味。

所以如果让他深思熟虑，结合此前他有这么多漂亮女孩还对孟晓涵念念不忘的心情，和得到她之后心底那种由内向外迸发的满足，他有理由认为，孟晓涵在他心中的地位，其实是已经超过了喜欢这一档的。

可与我爱你这句话之间有没有差距，他竟然理不出来。

他也不敢去计算，毕竟，那三个字始终伴随着一段锥心刺骨的回忆，只要他理智地去想，就会有张不管噩梦还是好梦都会出现的俏美容颜浮现，一甩马尾，鞭出他通体剧痛。

他静静地思考了几分钟。

孟晓涵没有催促，就那么静静地站在清凉的潭水里，柔情无限地注视着他，等待着，不急不躁。

“晓涵，我……可以选择骗你吗？”赵涛吞了口唾沫，有些艰涩地说。

孟晓涵眨了眨眼，缓缓蹲到水里，又把一捧水擦在脸上，双掌搓了搓，抬起头，湿淋淋道：“那，你打算怎么说呢？”

“我打算等你走的时候说。”他弯腰捡起一块薄薄的石头，用力打了一串水漂，“因为现在我有点搞不清，这种话，不搞清楚就乱讲，好像有点不负责任，你说对吧？”

“可……你在我留学前告诉我，就不怕我反悔不走吗？”孟晓涵歪了歪头，露出一个微笑，“还是说，你已经笃定那不会是能让我留下的答案？”

“不，我是准备在你上飞机后再发短消息告诉你。”他连忙临时修正计划，“这样你下飞机就能看到了，到时候也回不来了。”

“那，我能不能问一句，你对别人说过吗？我爱你这三个字。”

“说过。”他点点头，“而且不止一次。但……都是同一个人。目前还没第二个。”

“真羡慕她啊……”孟晓涵哗啦一声站了起来，噙着笑走到水边，带着一身的水珠站在赵涛面前，带着一种微妙的幽怨说，“你当初写纸条给我表白的时候，说的都是喜欢呢。”

“可能那时候我还不知道爱到底是什么感觉吧。”他伸手摸了一下她肩头的水珠，脱下自己的短袖衫，帮她擦拭着身上的水，“也许……我

现在也不知道。就像看书的时候，同一个字总是反复出现，就会突然好像不认识了。”

擦过小腹下方时，他顺势吻了一下她有些发凉的肚子。

她轻轻一抖，垂手拨弄着他的头发，“我也是慢慢才知道的，那种渴望，那种贪婪，那种甘愿付出，甘愿奉献，恨不得把一切都投入其中的冲动……所以，我爱你。所以，我觉得，如果不撒谎的话，你应该没办法说你爱我。”

“我……没有过那种心情。”他继续往下，顺着擦拭的动作轻吻着她纤细的大腿，“即使是我说过那三个字的女孩，我也……没能真的对她奉献什么。我就是在自私地……享受她的好而已。”

“她起码还是你身边最重要的女友。”孟晓涵显然也误会到了余蓓身上，轻轻叹了口气，“我都有些嫉妒了。”

“那是她应得的。”赵涛没有认真解释，而是蹲在那儿抱住了她刚被擦干的双腿，侧过脸，把面颊贴在她的小腹，轻声说，“她默默承受了很多苦，很多很多苦……”

“别引诱我啊。”孟晓涵低头抚摸着他的耳朵，柔声道，“你这样，会让我觉得，为你受苦就能让你爱我的。”

他心底一凛，赶忙开口道：“没有的事，你可千万别那么想。”

大概是感觉到他的情绪变得紧张起来，孟晓涵展颜一笑，轻声道：“赵涛，这边……有点风，好凉，可以……把我抱去咱们的垫子那边吗？”

“好。”他稍微松了口气，把她拦腰一搂，打横抱起，大步走回到碎裂阳光铺满了美丽花纹的大桌布边，把她缓缓放下。

“鞋，可以……脱掉了。”她抬起脚，轻咬着嘴唇，羞涩地说。

他先脱掉自己的鞋，跪坐在桌布上，然后才捧住她的赤足，解开带子，脱掉凉鞋，用上衣包住，按摩一样擦干，然后低头凑近，深深一嗅，“有潭水的味道。”

她侧躺着，双手蜷在胸前，眼波朦胧，“是鱼腥味吗？”

“不是，就是矿泉水的感觉。”他吻了一下脚背，握住纤细的足踝，拉到自己肩上架住，温热的手掌顺着清凉的腿抚摸下去。

“好暖。”她轻轻呻吟一声，小手搁在他的大腿上，“你的身上，感觉哪里都好暖。”

“那，我可以帮你暖一下吗？”他伏低，把整个身躯都凑近她。

“嗯，好的。”她点点头，伸手抱住了他，把清凉柔软的胸膛，贴在了他的怀中，“感觉，你一下子就能让我热起来。”

“是的，而且，从里到外。”他喘息着，手指已经夹住了微硬的乳头，灵活地拨弄起来。

她双腿夹紧了他，很快，就在娇喘中变得湿润。

那小小的蜜壶湿润之后，其实就已经有了温度。

但他缓缓插入进去的时候，她还是幸福地战栗着，好像真的得到了许多温暖一样，愉悦地笑了起来。

（四百零八）

“其实……唔……唔嗯……其实……这次应该可以不需要戴那个。”赵涛动了十几下后，孟晓涵微红着脸在他身下娇喘吁吁地轻声说道。

“为什么？”他压在她身上，四下都是纯粹的自然风光，两人也都是最纯粹的赤裸原始，要说的话，唯一的人造物还真就是他小兄弟上那件薄薄的小雨衣。

“我最晚明天晚上就该来例假了。”她稳定了一下呼吸，主动缩腰让他撤了出去，小手摸索着握住他的老二，“这应该算是安全期了吧？而且……明天真不来的话，七十二小时内，我补一颗药就是了。赵涛，直接做吧，在……在这么个地方，我想让你和我之间什么都没有。”

她用手捋了一下，结果上面沾满了她自己的爱液，滑不留手一下子没有弄掉，只好又红着脸坐起来，用手找着根部的保险套边缘，小声说：“怎么这么滑啊……”

他笑着亲了她一下，用手指轻轻捻着她红樱桃一样的乳头，“因为你太湿了呗。”

“才不是，这上面本来就有润滑液。”她一本正经地反驳，然后，把终于扯下来的避孕套放到他眼前，“呐，不信你闻闻，都……都放进去一会儿了，还有草莓味呢。”

“不闻。”他哈哈笑了两声，才不为自己的玩笑负责，伸手抢过避孕套往旁边远远一丢，就重新压在了孟晓涵身上。

她一皱眉，“你怎么就这么扔了啊……唔……慢点，慢点进……你这么扔，回头又要被人看到的。那……那岂不……是……”

他已经快活地抱着她的腰抽插起来，让膨胀的龟头开心地与层层叠叠的嫩肉耳鬓厮磨，享受着快感的电流奔走在全身的美妙滋味，喘息着回答：“岂不是什么？我就不信还有人能凭个套子猜出来就是咱俩在这儿做爱。你不是都说了，上面是草莓味。放心，除非我这么好色的下流鬼转世变条狗，不然绝对闻不出来是谁。”

“别瞎说八道……”她拍了他一掌，眯起眼轻声呻吟着，用手指笨拙地尝试着也去拨弄他的乳头，在他威猛的进攻中酥软下来。

她的身体越来越松，她的内部却越来越紧，很快，她就不能再把黑锅丢给润滑液，那樱红色的开裂果肉中，的确已经成了一汪深潭。

赵涛故意转动腰部在她的里面搅拌，湿透的粘膜在肉棒的摇动中发出细小的咕唧声，在清幽的潭边格外明显，就连虫鸣鸟语也掩盖不住。

孟晓涵听得满脸通红，不得不稍微放开一些，发出试图遮掩的呻吟，“啊……啊啊，啊、啊、啊嗯……唔嗯……”

时间还长也知道自己精力其实不错，赵涛没有过多忍耐，听着她悦耳的淫声，双腿撑稳一顿猛耸，就痛痛快快地配合着她高潮中销魂痉挛的媚肉蠕动的节奏，一挺到底，让精液尽情喷洒在她颤抖的花心。

抱着在自己身上喘息的赵涛，孟晓涵抽了抽鼻子，微笑着小声说：“好大花露水味道啊。”

“帮你驱蚊，你喷的都洗掉了。”

“对哦。”她赶忙往他身下缩了缩，心满意足地搂紧他。

“不压得慌啊？”他笑嘻嘻用手肘稍微撑住点体重，问道。

“压，可我喜欢这样。”她呼吸的热气急促地喷在他下巴上，伴着她软软绵绵的声音，“我喜欢你这样把我盖住，我喜欢这种沉甸甸的真实感。”

“真实感？”

“嗯，真实感。不然，我总会觉得自己是在做梦。毕竟.....毕竟只有在梦里，我才能有勇气在野外脱得光溜溜的和你做爱，才能凭我这.....我这不起眼的姿色试着争取你来喜欢我，才能.....成功。不是吗？”

“不是。”他低头和她抵住额角，“这就是现实，其实.....像做梦一样的反而是我。”

“那就.....一起当作一个美好的梦吧。”她没有深谈下去的打算，闭上眼侧开脸，愉悦地放松下来。

足足快两分钟后，他软化的老二才从她依依不舍裹着他的细嫩蜜壶中滑脱出来。

他只好起身，拿出面巾纸和花露水，一边帮她擦拭，一边给她补上防蚊的味道。

“你一会儿还要做吗？”她抱着膝盖坐起来，望了一眼衣服，问道。

“嗯.....我肯定是还想，怎么了？”他拿过啤酒，先喂她喝了一大口，探头从她嘴里吸了小半口，一起喝下。

她擦了擦嘴角流下来的酒，微笑道：“那.....就别穿了，咱们就这样休息会儿吧。”

“好啊。”他当然没意见，拿过兜，掏出吃的打开，笑道，“这叫……唔……天体野餐，对不对？”

她挪了挪，就跟每一秒都想尽可能多挨着他一样，坐到了他张开的腿间，靠着他的胸膛，掏出零食一边喂他一边说：“你多吃点。”

“干嘛？帮我补充体力？”

“对啊，都是你在出力，一身汗，黏乎乎的。”她说着用滑嫩嫩的脊梁在他胸前蹭了两下，端着零食袋子的小手搭在他大腿上，就跟放在电影院椅子扶手上似的。

“要不我去洗洗？”他低头在她耳边呢喃，很享受这种宁静的亲昵感，“反正你试过了，水潭挺干净的。”

“还是别了。”她轻笑一声，摇了摇头，黑黑的发扫过他的身子，痒酥酥的，“反正一会儿还要出，等到你不想再做了，咱们再一起下去洗。”

“你说，水里会不会有泥鳅啊？”他吃了一會兒，笑眯眯揉着她小巧的嫩乳，故意问道。

“嗯……应该有吧。怎么了？”

“那……咱们洗的时候，它来钻洞怎么办？”

“啊？”孟晓涵一愣，没反应过来，侧头看着他，还用舌头舔着指尖残留的调味品。

他笑着把手往她胯下一钻，就蠕动着抠了进去，“就这样，钻啊钻啊，钻进去怎么办？”

她咬了下嘴唇，一边轻喘一边回答：“我……我可以小心点啊，我夹着腿洗……不就好了？”

“那你夹紧腿，看看能不能挡住我的大泥鳅，好不好？”他笑出了声，搂着她就倒回到桌布上。

柔软的草在他们下面就像张床垫，每一口吸气都透着山林清爽的味

道，在这样的环境下一丝不挂地抱在一起，心中满是爱意的女孩又哪里夹得紧纤细的腿。

他那条直挺挺的大泥鳅，终究还是一寸寸钻了进去，钻的又深，又顽皮，不一会儿，就掏出了丝丝缕缕的爱蜜。

一束阳光恰好斜斜掠过赵涛的肩膀和胸膛，照在孟晓涵被举起打开的股间，溢出的汁液反射着光，晶晶亮亮，像一串小小的珍珠，颗颗滚落.....

（四百零九）

当在背后玩弄孟晓涵的湿润花园时，赵涛不自觉就把手指伸向了她的软小紧嫩的菊蕾。

不过只是浅浅抠了抠，看到她扭过头，露出迷茫又不安的表情后，他就打消了趁着有避孕套再多开一个洞的主意，安心扶着她紧凑的臀丘，一路做到两人先后高潮。

其实计划这场约会的时候他真的做了不少邪恶的小计划，比如，想让孟晓涵在阳光下学会用手指自慰啊，想让她在荒郊野岭体验一下情趣道具的爽快啊，想在她喝了啤酒和饮料去小便的时候突然袭击啊.....等等。

可他不知道为什么一个也没做到。

就连孟晓涵在一树之隔的地方小解，他也是听着水声，乖乖照她说的不扭头看，只是挥舞着树枝帮她驱赶蚊虫。

可能，他更愿意看到孟晓涵害羞，而不是突破了她底线的羞耻。

而且，她还挺认真地安排了自己的节目。

她采了点野花编了个花环，戴在头上，真的像个森林妖精一样在他身上晃动。

她笨拙地尝试了用脚帮他满足，一直累到满头大汗重新被他扑倒。

她跟他分享了每一口饮料和啤酒，最后那盒手指饼干，全都在接吻中被分食。

最后一块带馅的面包掰开成两半，她把里面的豆沙涂抹在了自己的乳头上，做出了今日约会最大胆的喂食。

然后，他们就一起去了水潭之中，简单地清洗，重新喷上花露水，踏上了归途。

路上，孟晓涵带着有些迷茫的神情，拉着他的手小声问道：“赵涛，你说……正常的男女生约会，应该不会总是想着做这种事吧？总这么想要……是不是有些奇怪啊？”

赵涛还当她觉得自己有种被当作泄欲工具的错觉，赶忙柔声道：“我……我是比较需求旺盛的类型，而且，其实这个年纪的男生，跟女朋友在一起，要是一点都不想做爱，那恐怕只能说明他女朋友没找对。”

“啊……不，不是，”孟晓涵红着脸摆了摆手，“我是说……我一和你在一起，就想着……想着那样，你会不会觉得我……很奇怪。”

这倒是出乎了他的意料，笑道：“不奇怪，因为你爱我啊，而且，我觉得其实你也挺色的。”

“有吗……”她低下头，有点不好意思地委婉否认。

不过，说得还真是没什么底气。

嗯……好可爱。

可惜，这次回去，性福的时光就算是宣告暂时中止。

晚上一起吃饭的时候，孟晓涵就带着有点微妙的愧疚和失望告诉他，说自己的例假来了。

赵涛看着自己手上刚从门口买来的两根冰棍，笑了笑，说：“看来只能我自己都吃掉了。”

她擦了擦额头的汗，一撅小嘴，“不要啊，我也好热。”

“那你来事儿了，不能吃凉的呀。”赵涛坐下剥开一根，伸到她嘴边，“要不你光舔舔？”

“哦。”她点点头，伸出了红红的小舌头。

看她一下一下舔得颇为认真，他忍不住拿着冰棍来回动了起来，逗着她做出一些看上去颇为撩人的动作。

“讨厌……”她追着舔了几下才反应过来不对，红着脸轻轻搔了他一把，“你又逗我。”

“要不，我吃嘴里给你暖暖，你再吃？”他吭哧咬下一大口，笑嘻嘻地说。

她当然知道那一样很凉，可还是点了点头，红着脸从他嘴里小小咬下一块，含在口中，一直等到彻底化了，才慢慢咽下。

其实按照赵涛一贯的想法，孟晓涵例假，自己又不想开她那肯定不情愿的小菊花，而金琳恰好才破了瓜，还刚走了大姨妈，简直合适得都忍不住要试着把韵押。

可他却有点提不起精神。

当然不是嫌弃金琳，那么个前凸后翘五官精致的小美女，他就是多长三个老二，也没资本嫌弃人家。

他就是突然觉得，性欲和情欲之间的差别，让他慢慢觉得单纯的快感好像也不是多有意思。

如果再去找金琳，起码他得培养出一些温柔和情意，好好跟她在美好的气氛中做爱，多少弥补一下初夜的莽撞造成的伤害。

但他不是很情愿。

他知道该这么做，可他就是不乐意。

他觉得，自己一旦对金琳真的动了一点心，就会落入她的掌控中，更要被耍得团团转。

他不喜欢。

他很确定，他还是喜欢在他面前弱势一些的女生，如果说有谁能凌驾在他之上而不让他反感，也仅有那一位而已。

那绝无仅有，再不会回来的一位.....

（四百一十）

反正有于钿秋每晚准时报到加班只要人在全周无休，赵涛并不担心年轻男人的性欲无处宣泄的问题。

和于钿秋在一起的主题基本就是性爱休息性爱休息.....无限循环，不考虑心灵契合度的话，两人肉体在某种意义上其实已经非常合拍。

只不过合拍仅仅意味着生理上的满足，赵涛心理上的愉悦，新的一周依旧托付在了孟晓涵身上。

只要没有第三双眼睛在的地方，他俩就会手拉手拥抱一会儿，说点不值得专门写出来的情人之间的悄悄话。

两边需求都充分满足的情况下，赵涛就干脆没再骚扰金琳。

反正下学期她就要执行学妹筛查计划了，而且按于钿秋的计划，他那时应该已经是学生会宣传部的头头，和她抬头不见低头见，少不了要打交道，还是他最不愿意的那种。

那这阵子少戳戳她，也没什么关系。

但是，金琳的想法似乎从来不按他的意思变化。

支教最后一周的星期三，下了一场雷阵雨的潮湿晚上，赵涛送孟晓涵回宿舍后，刚一出门，就被从旁杀出的金琳一把拽住，一路拖进了自己屋里。

“喂，干嘛，少数民族风俗里的抢亲吗？”短袖都被拉歪，他忍不住皱眉问了一句。

“你这几天为什么躲我？”金琳的眉心紧锁，很明显有不悦的风暴正在汇集。

“我躲你干什么？咱们每天都见面好吗。”

“那好，去掉早上好这种寒暄，你上次跟我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赵涛撇了撇嘴，说：“就是‘咱们每天都见面好吗’这句啊。”

“我是说我把你拽过来之前！”说完之后，金琳薄薄的嘴唇都快抿成了一条线，“你还想得起来吗？”

“呃……是……嗯……”

“是‘给你，新粉笔’，而我说了‘谢谢’。”她很生气地看着他，“赵涛，你上周不管我的意思强奸了我，然后这周到现在三天了，除了见面寒暄之外，你三天就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还是我用完了粉笔找你帮忙拿，你什么意思？以后都不和我打交道了是吗？我的处女反正是被你拿了，我对你就失去价值了是不是？”

发现金琳的情绪颇有些激动，音调再升高下去恐怕会连两边隔壁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他赶忙柔声道：“这是我不对，我不是有意的。金琳，我……我也在思考咱们今后到底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关系才能稳定的一起走下去。说实话，这问题让我很纠结。”

金琳瞪着他看了一会儿，转身走到桌边，扶着桌子坐下，看上去似乎冷静了一点点，“你为什么要纠结？我没说大学就要做你女朋友，我也肯帮你瞒着你最怕的张星语，你还有什么可纠结的？”

“因为我……我其实更怕你。”赵涛抓了抓头发，“你的打算，说真的让我很不安，尤其是你说下学期要找个学妹什么的，你不觉得……我现在身边的感情关系已经复杂得快要处理不了了吗？”

“赵涛，孟晓涵对你做了什么？”金琳摆出一副夸张的表情，“你有三个女朋友，一个女老师情人，你爬上了孟晓涵的床，还强奸了我两个地方，现在你告诉我，你担心你的感情关系？你是担心有谁受不了吃醋吃到疯掉一刀把你杀了吧？”

赵涛哆嗦了一下，赶忙摇了摇头，干笑道：“那怎么可能，你们不舍得。”

“对，杀你的确是不舍得。”金琳漂亮的杏眼里竟好似真的闪过一道杀气，“可你是不是忘了，感情关系太复杂，还有一种很直接的解决办法啊。”

“你.....该不会是想杀了她们吧。”他皱起眉，盯着她说，“你可千万别打这个主意，不然我会恨你一辈子。”

“我才不会让自己成为杀人犯。”金琳深呼吸了几次，若有所指地说，“就算爱情不小心喂进了狗肚子，我一样可以有美好的未来。我是不会杀人的。”

赵涛还是觉得心里有些发颤，她的话似乎还有言外之意没被他体会到，他想了想，决定拉回正题，“金琳，我是很认真地想知道，你对未来到底是怎么计划的，我不可能娶你。”

“我当然知道你现在不可能想要娶我，你连让我做你女朋友之一的意愿都没有，”金琳红红的嘴唇飞快地开合，机关枪一样开火，“你就是仗着你有本事让我爱你，爱你爱到失去理智，所以对我予取予求，我没说错吧？除了这张脸和这副身子，你别的什么都不喜欢，我没说错吧？所以就连强奸我，也是你觉得该证明不用听我的了，我没说错吧？啊？”

她突然退后了两步，抬手捂住了额头，呵呵笑起来。

“果然.....果然有效啊.....”

赵涛心里一凛，轻声道：“金琳，你.....你在说什么呢？”

“我在说.....你的精液果然有效啊。”她坐到自己床边，抬眼望着他，“你看，我不知不觉.....就把自己搞成了实验素材，现在，我已经.....为你变了个人，几乎失去理智。连我.....都变成这副样子，这还不叫有效吗？”

赵涛有点紧张，干笑着说：“是啊，那还真是恭喜，你总算.....实现了这次最大的愿望了。”

“才不是！”她拼命克制着才没有尖叫出来，双手颤抖着抓住了自己的领口，就像是胃正在痉挛刺痛一样蜷缩起来，“才不是.....我最大的愿望已经变了.....已经变了啊.....”

她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粗糙的地面上，“我后悔了，我后悔了.....我就不该拿自己.....做这个实验.....我后悔死了.....我这和主动去挑战毒品然后被一个大流氓困住没法脱身有什么区别.....有什么区别啊.....”

赵涛脑子乱成一锅粥，下意识地就想走过去安慰她两句。

可她猛地抬起头，一脸怨愤地说：“不对，不对，我.....我就是爱上个人渣，我也能让他死心塌地待我一个人好。可你就做不到。对你来说.....爱情来得太容易了，越容易的，就越不值钱.....你跟孟晓涵卿卿我我，浓情蜜意，可等下学期呢？等你的女友‘们’占住了你的时间之后呢？她孟晓涵就能那么大度？我才不信！”

她死盯着赵涛的眼睛，让那些浮现在眼白的血丝清晰可见，“赵涛，你就是把一颗心分成了八瓣，好歹也是人人有份，现在.....真的有什么女生是你爱过的吗？我怎么就这么怀疑呢.....”

“我还以为.....生理期结束后你会冷静一点。”赵涛觉得胸口有点闷，忍不住往后退到了门边，“看来，这阵子不是和你聊天的好机会，咱们，还是另外找机会再聊聊吧。”

金琳的肩膀垮了下去，她自嘲一样地笑了笑，“聊什么呢？聊你喜欢什么体位，好让我学一学吗？聊一聊一个情人该怎么当，才能让你的女朋友们要么不知道，要么不生气吗？还是聊一聊，下学期给你找的学妹？你说，我该找个什么样的女生，才能实现我现在的愿望呢？总感觉，一切好像打了死结啊，而且，还是我亲手系的扣，是不是很有趣？嗯？”

“金琳，你.....你希望我怎么做？”赵涛无奈地说，“不如你说说，我要怎么做你才能好受一点？之前我的情况你是知道的，而且，你是知道最多的，比余蓓都多。所以我才害怕你啊，你知道这是我最大的秘密，我不想让大家知道是因为特殊的情况才会爱上我，我也很害怕啊。”

“别的我不能指望你什么。”金琳沉默了一会儿，开口道，“不如希望一些你能做到的，那样还比较实际。”

她弯下腰，双手顺着自己纤细的小腿一路向上抚摸到饱满圆润的大腿，轻声道：“以后和我做爱的时候，戴套，可以吗？”

（四百一十一）

周三答应了那件事，赵涛本以为自己已经把金琳彻底得罪了，让他之后一晚上没睡好，隔天也有点神不守舍。

可没想到，仅仅是午休的时候，金琳就发短信把他叫到了学校没用到的空教室，让他带来避孕套，说要测试他能不能做到许下的承诺。

赵涛觉得这实在不是能好好做爱的气氛，可她把连衣裙脱下后，赤条条随便撩拨一下，他的小头就情不自禁地充血，翘起的高度让他都忍不住想要给它一拳。

不太敢让她为自己口交，他拿出避孕套戴上之后，就让她面朝下趴在了课桌上，高高撅起了充满弹性的浑圆屁股，站着插了进去。

不考虑主观上心里烦躁和排斥的话，金琳在任何背后位都是顶级诱惑的水平，顺滑内收的腰线，饱满紧凑充满张力和弹性的臀部有着女学生中少见的性感，从身材比例上腿还很长，大腿恰到好处的有肉，从后面撞击的时候不仅臀部的美妙回馈能震荡在他的身上，腿与腿的亲密接触也一样有着愉快的荡漾感。

金琳在这个姿势下似乎也格外有快感，最初的尴尬气氛过去后，就很快发出了甜美但克制的妩媚呻吟。

不得不说，当她施展浑身解数想要让赵涛感到愉快的时候，简直就是个能迷死人的小妖精。

在那婉转的娇声中，他很快就抵受不住，大口大口喘息着弯腰亲吻着她抬高的雪白脊梁，喷射在薄薄的橡胶制品中。

其实，性爱对感情的促进并不只是存在于女性一方，赵涛在高潮后的松弛里，也情不自禁觉得自己之前对金琳的态度似乎是有点过分。

他都忍不住在想，要不要帮她给于钿秋求个情，保住宣传部部长的职位，他就当个副手挺好，反正他也没什么野心和魄力，更愿意听指挥行动。

可没想到，她娇喘了一会儿，就抽出一张纸巾扭过身，坐在桌上帮他摘掉了装着精液的避孕套，微微一笑，在末端打了个结，用纸巾一包，放进了自己衣服口袋里。

“诶？”赵涛一愣，跟着马上明白过来，“金琳，你……你还没死心吗？”

她望着他，抬脚用大拇趾挠了挠他的肚子，咯咯笑了起来，笑一会儿后，才开口道：“说什么蠢话呢，赵涛，什么叫死心啊？”

“你不是都已经明白，爱我的女人越多，对你越不利这件事了吗？就算你实验出这个效果真的好用，你不也是在给自己找麻烦吗？”

“可不找麻烦，我也是垫底啊。”金琳微微歪着头，露出了一个甜美的微笑，“排名最后的人不把事情搅乱，怎么得利？”

“金琳，你怎么会是垫底呢，对李婕我从来没有动过心，我和于钿秋也就是单纯的肉体关系，再怎么想，你也比她俩要强得多啊。”他有点心虚，赶紧柔声哄她。

“一个死了的，一个结婚有孩子的，这和垫底区别很大吗？”金琳笑眯眯地看着他，“我现在才算是明白了于钿秋的想法，她反正什么也得不到，为什么眼看着其他人分走你最好的部分，而自己一个人嫉妒到发疯呢？不如搬起石头，扔进水里看看，万一……砸死几条金鱼呢。”

“你到底想干什么……”赵涛皱着眉，苦恼地问。

“我暂时什么也不想干，”金琳穿上衣服，手在兜里紧攥着那个避孕套，“假期还有快一个月，回家之后，我会好好想想的，你最好也好好想想，到底能给我什么，让我不至于像于钿秋那样想。既然你不可能给我感情，那干脆就给我利益，咱们之间没有那么亲密的感情关系，那么就算找到新人，也不会把我当作首要目标，天塌了，还有余蓓她们顶着呢，我有什么好怕？”

“金琳，就算有避孕套装着，精液的活性也保存不了多久，你这样告诉我，是想让我以后都不敢跟你做爱吗？”

金琳靠着门，笑眯眯地说：“赵涛，你一点都不相信我，那么，我为什么要无条件相信你的话？你上次给我的精液，我一点也没给孟晓涵吃，我拿它做了起码十几个实验，价值，也算对得起我为此丢掉的处女膜了。精液根本没什么有效期，我昨天尝了一点点，还是会很想你很想你呢。”

她夹住自己的手，做了一个非常妩媚撩人的姿势，在柔润红嫩的嘴唇上轻轻咬了一下，笑道：“我还实验了挺多东西的，比如，加在水里，加在饮料里，加在你给过我的糖里，啧啧啧，竟然都有效呢。赵涛，你的体质，原来就是好像下药一样的恶劣行为啊？”

就像是作弊被校长抓了现行，赵涛紧张得口干舌燥，想要辩白几句，可知道金琳根本不是随便放话的人，她绝对是有了十足把握才敢这么说的。

望着赵涛有些发白的脸，金琳掏出避孕套放在唇边亲吻了一下，“你不用那么难受，我这么爱你，怎么会害你呢。我只希望你能对我好点，比如，多听听我的话。我会为你着想，尽可能让你好过的，毕竟.....你受伤害，我也会痛不欲生啊。这要求不过分吧？”

“如果.....我不愿意呢？”赵涛知道这其实是一句威胁，忍不住有些生气地说。

“那.....我也什么都做不了。”金琳把避孕套收回包中，淡淡道，“我就算把这个秘密告诉她们，她们这么爱你，也肯定跟我一样，明知道你用了手段，还是敌不过感情的力量。所以.....我大概会把你的精液想办法弄到女生爱去的三号食堂里吧。既然你不让我好好爱你，那就大家都来爱你，让你做个幸福到受不了的男人好了。”

她盯着抬起手的赵涛，飞快地说：“我的指甲油瓶子里精液没用完呢，别觉得你抢回去这个就能阻止我。”

眼睛里闪动着令人忍不住退却的坚定，她缓缓道：“赵涛，我不在乎用手段来达成目的，我要的对你来说其实不难给，别逼我把谈判的桌子掀翻。”

退出到门外，她笑了笑，带着有些黯然的表情说：“支教的告别仪式我不参加了，反正于钿秋不会给我好分数的。我买了今晚的火车票，下次见面，就是新学期，希望到时候，你已经想好答案。”

“那么，再见。”

（四百一十二）

之后整整快一天，赵涛都有点神不守舍。

三个女生跟告别的小孩子泪眼婆娑拥抱的时候，他在发呆。

所有人在教室里一边拍手一边唱歌的时候，他在发呆。

晚上在宿舍孟晓涵拿来水冰好的西瓜跟他一起吃的时候，他还是时不时就发一会儿呆。

孟晓涵很担心地问他，可他既不敢说，也不知道该怎么撒谎，只好浑浑噩噩地央求她不要多问。

她不知道怎么能帮到他，只好静静的陪他吃完瓜，一起收拾好，洗了手和嘴后，从背后抱住了他，用柔软的身体来给予他他最喜欢的愉悦。

有点自暴自弃的感觉，赵涛干脆抱紧她，和她滚到自己的床上，既然不是危险期，他也懒得再拿那让他有了点心理阴影的保险套，一次次尽情地发射到了她紧致的深处。

不知不觉，时间就到了十点多，孟晓涵看了看表，就匆匆穿戴起来，亲了他一口，快步离开。

莫名奇妙的，他竟有了一种古怪的冲动，想要把她再拖住一段时间，拖到于钿秋该悄悄摸进来的时候，然后，看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可他也就只敢想想而已，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在钢索桥上骑独轮车的马戏团小丑，自以为平衡超强的一件件添加负重，等到终于发现就快寸步难行的时候，才尴尬地注意到脚下的万丈深渊。

也许会有那种干脆掉下去一起摔碎也无所谓的冲动，但理智只要稍微恢复一些，就能让他清醒过来，继续用尽全身力气维持那艰难的平衡，一点一点往前挪去。

问题是，前方到底什么时候才是对岸呢？

所谓的对岸……真的存在吗？

胡思乱想了一会儿，赵涛又一次迷迷糊糊地睡着。

但这次，他直接睡到了第二天天亮，睡到被熟悉的噩梦惊醒。

他晃了晃涨疼的脑袋，直到洗完脸，才意识到，原来于钿秋没来找他。

赵涛和孟晓涵是同乡，他们俩的车票当然也买到了一起。而其余几人，都选择了最便于回家的车次，分道扬镳。

刘、冯两人直接在县火车站就能走人，而剩下的他们三个还需要坐客车去市里。

他们到的时候，一班客车刚开走，下一趟的上面还空空荡荡，于钿秋进去后就占了个第一排的座位，留下靠窗，对后面的赵涛说：“来这儿吧，不然你要晕车。”

但孟晓涵拉住了赵涛的手，拽着他坐到了第二排，把他推进了靠窗的位置，微笑道：“不用了，于老师，我们坐这儿就行。”

于钿秋探头看了他们两个一眼，没说什么，之后一路，也一直保持着沉默。

于钿秋的车次先到站，赵涛和孟晓涵干脆跟着人潮先一起混进了月台，反正，下一趟就是他们要坐的车。

车到之前那几分钟，于钿秋拉着孟晓涵去了一边，小声嘀嘀咕咕不知道聊了些什么。

等于钿秋上车离开后，赵涛忍不住问了一下，可孟晓涵只是摇摇头，没有告诉他。

他觉得那些内容应该和他有关，可他不知道到底是好是坏。

同样是一起坐火车，这次他俩比上次可要舒服得多，空调特快，还有挨着的靠窗座位，盛夏旅途，令人不快的乘客也不多，入座之后，两人放好行李，相视一笑，并肩坐下。

一列三个的座位，赵涛本来把靠窗的让给了孟晓涵，自己坐在中间。可没一会儿，就有个打扮时髦容姿艳丽的年轻女郎坐在了靠过道的位子上，包臀短裙几乎露出了整条裹着黑色丝袜的性感大腿。

孟晓涵东张西望了一下，拽拽赵涛的衣角，小声说：“还是你靠窗吧，我.....怕你晕车。”

“啊？”赵涛故意装了个傻，“我可从没晕过火车。”

“嗯.....”孟晓涵的眉心微微皱起，端详了一下他的表情和那促狭的眼神，咬了咬唇，凑近点，压低声音说，“我不想你坐中间，我.....不开心。”

“好，交换。”赵涛伸手捏了捏她的小嘴，笑着起来把她换到了中间。

没有扶手碍事，孟晓涵干脆直接偎在了他的身上，俩人占了一个半座，把剩下的小半个便宜了身边的时髦女郎。

“不觉得你的车票买赔了吗？”赵涛看着她让出的那些地方，忍不住调侃了一句。

她微红着脸，窝在他怀里，小声说：“我不喜欢香水味。”

其实那香水味并不比花露水刺鼻，但她这么找了借口，他当然没必要继续追究。

她愿意靠着，又不是坏事。

开出一个多小时后，身边其他四个人都靠着座位打起了盹，孟晓涵闭上眼睛了一会儿，抬手搓了搓胳膊，小声道：“赵涛，你.....冷吗？”

赵涛抬头看了看，他们好像正好在一个出风口下面，靠过道那个美

女都已经盖上了掏出来的薄外套，“我还好，等，我掏件褂子出来，给你盖上。”

“嗯。”她点点头，站起来让出位置。

从行李中拿出余蓓给他特地带上防冷但他一次也没用过的单夹克，他坐回原位，抱紧孟晓涵，盖住了她娇小的身子。

可有件衣服盖住了俩人脖子以下的部分后，赵涛的心里，就痒丝丝的不安分起来。

他先侧头看着动了动手，确认从外面看不到什么明显变化后，就舔了舔嘴角，手指一点点蹭开了孟晓涵腰上的衣服，轻轻钻进去，若即若离地抚摸着她光滑纤细的腰。

“嗯……”她轻轻哼了一声，挪了挪屁股。

周围的人当然懒得注意他们，小情侣腻歪在一起的时候，谁也不愿意主动求辣眼睛。

看孟晓涵没有排斥抗拒的意思，他心中大乐，烦恼一扫而光，反正想来想去也没个解决办法，不如人生得意须尽欢。

那手钻啊钻啊，就摸到了她胸罩的下沿，想往里挤挤，可有点紧。

正发愁怎么办的时候，孟晓涵突然睁开了眼，小声说：“我去个厕所。”

说完，她飞快地踮脚取下来自己的小挎包，背着离开。

不是光拿纸就好吗？赵涛皱了皱眉，有点不解。

没多久，孟晓涵就走了回来，但这次没把包放回行李架上，而是挂在了旁边的钩子上，走路的姿势也颇为奇怪，像是故意含胸弓背一样。

重新盖好衣服，搂在一起靠着，她抬脸在他面颊上亲了一口，才闭上眼睛，又打盹一样放松了身体。

赵涛基本可以确认刚才那个吻就是为了让他不至于怀疑她是在不高

兴，那么，他当然高高兴兴继续顺着那柔滑腰身摸了上去。

可这次，结果竟然不一样了。

他的手一路上行，竟然再也没有摸到任何阻碍，就那么直截了当地，罩在了软软嫩嫩浑圆酥弹小小乳鸽上！

“嗯……”

她又轻轻哼了一声，但这次，唇角却泛起了一丝窃喜的微笑。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八十三）

最后一个重要角色终于登场了。

最后一个副本开启。

oh~~yes!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一十三）

赵涛在那小巧玲珑盈盈一捧的乳房上喜滋滋捏摸了一会儿，才贴到孟晓涵耳边，小声问：“怎么脱了？”

孟晓涵闭着眼，装作翻身一样稍微扭了扭脸，轻轻道：“你不是想摸么，我怕你在里头乱动被人看出来。而且，我今天穿的是后扣，你解不开该着急了。”

说着，她就跟怕冷一样抓住外套的领子往上稍微提了提，单手捏住，另一条胳膊略略一撑，就把两人靠着的身子罩在了一个小帐篷一样的遮蔽内。

“那我可就不客气了。”他笑呵呵在她耳朵上吻了一下，微微斜身，另一手跟要拥抱她一样也伸进了外套下面，不过从这边往下伸动作有点大，就只隔着上衣捻住小小的乳头，缓缓搓动。

另一只得以直接笼罩的手掌就尽情地享受起来，捏捏充满弹性的乳肉，拨拉几下俏生生立着的乳头，罩住一握，旋转几揉，分外爽手。

特快列车纵使不是旺季，车厢里也算是满满当当，周围全是眼睛，挡着动作的就只有一件薄夹克和一个小桌板，真是格外刺激，赵涛揉了揉

一会儿，就硬得把裤裆都顶了起来，铁棍一样竖着。

可他怎么也不敢再玩更多花样，要是在这种地方让孟晓涵丢了脸，以她的面皮薄厚，怕不是要跳车自尽。

算了，就这么过过手瘾挺好的，过一会儿真困了，干脆就睡一觉，他咽了口唾沫，轻轻叹了口气，决定忍耐一下。

反正暑假还有一个半月，到了家，哄好余蓓、杨楠，还怕没时间跟孟晓涵卿卿我我不成。

他正放飞思路想象着下学期之前的美好时光，身边的孟晓涵凑近了些，小声说：“赵涛，你替我抓一会儿衣服好不好，我胳膊累了。”

“哦。”他马上把隔靴搔痒那只手抽出来，从外面抓住了衣领，轻轻压在她微微发红的纤细脖子上。

“谢谢。”她轻轻说了一声，把那只手缩了进去。

但那只手却没有闲着，而是摸索着伸向了胯下，隔着短裤摸了摸，细长的指头一圈，握了一下里面。

确认他硬着之后，她有些紧张地深呼吸了两次，眯着眼睛小心翼翼打量了一圈周围，手指微微颤抖着摸到了他的裤裆拉链，仿佛怕发出太大声音，缓缓往下扯开。

当那微凉的手指拨开碍事的内裤，解放出憋闷的阴茎，并小心地握住时，赵涛激动地差点呻吟出来，赶忙装着困的样子打了个呵欠，侧头把脸埋进孟晓涵的鬓边，伸出舌头飞快在她耳根敏感的地方搔了几下。

她抖了两抖，小手收紧，攥着他粗大的肉棒，在并不宽敞的空间里靠手腕的移动小幅度地套弄起来。

这种意外的大胆和此前的保守纯真形成了充满刺激感的反差，赵涛的老二无法克制地膨胀到极限，如果这会儿他能想出任何把孟晓涵就地办了的法子，都一定会毫不犹豫地用上。

“晓涵……别动了。”他忍了又忍，终于还是不敢惹事生非，小声道，“你再这样我要忍不住了，火车上……又没合适的地方。”

她的手停了一下，似乎也在考虑着什么。

赵涛依依不舍地把手掌放开，帮她放下上衣，挡住了已经被玩弄了十几分钟的酥胸，“可以了，这样我就很高兴了。”

她的小手这才拿开，帮他重新罩上内裤，拉起拉链。

但她好像还在计划着什么，周围的旅客都在闭目养神打盹睡觉，可她却反而睁开了眼。

看着小挎包思考了一会儿，她稍稍提高声音说：“赵涛，我喝水喝多了，又想上厕所。里面不好放包，你在门口帮我拿一下好吗？”

赵涛差点下意识说一句那你不带包去不就好了，可转念想到，那包里还装着她的乳罩，她多半是真想上厕所，顺便把胸衣穿上吧。

“嗯，走，我陪你去。”他抓起包，摸了摸值钱东西都在裤兜里，说声借过，跟她一起从闭着眼的时髦女郎身边走了出去。

这次他们坐的是单层特快，乘客还不算太多，站票的大都集中在过道里等待着有人在站点下车补位子，连接处就开水间那儿有个人刚接了泡面，端着往另一节车厢去了。

一个推着货车叫卖的乘务员迎面过来，为了不打扰乘客休息，声音都压低了不少。

迈过一个坐在行李箱上靠墙睡觉的人双腿，他们两个就到了厕所外。

两间厕所标识都是绿的，没人。

赵涛正在考虑自己要不要也顺便尿一泡的时候，孟晓涵却突然拉住了他的手，前后打量了一眼，扭开厕所门，咬着下唇拽住他就和他一起钻进了一间厕所里，反手把门关上，咔哒反锁住。

“咱们……咱们后面座位的人问乘务员了，到下一站还有快一个小时呢。”孟晓涵抬眼望着他，小声说，“赵涛……这会儿大家都休息，你……你可以不用忍了。”

赵涛的眼睛不自觉地瞪圆，狭小的列车厕所里空间非常有限，还随着哐当哐当的声音而不停摇晃，确实不算是什么好环境，可.....他真的很想试试。

“晓涵，真的.....可以吗？”他抱住她，有点紧张地说，“你不用太勉强自己迁就我的。”

“不勉强。”她的声音很轻但很坚定，没有半点动摇，“赵涛，回去之后，余蓓和杨楠都在，说不定.....晚点张星语就来了，就算你有时间，我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找到合适的机会出来见你。我总感觉.....自己的时间不多，浪费一点就少一点。来吧.....我也想要你，真的。”

他心里的欲火顿时爆发出来，他掀起她的裙子，贪婪地抚摸着她的臀部和大腿，裤裆里的东西再次硬胀如铁。

“糟.....套子，晓涵，套子还在旅行包里呢。”

“我才来完例假两天，应该还在安全期吧。”她转过身，空间有点小，弯腰往后撅都不太方便，裙子还直往下掉。

“好。”他匆匆扯下拉链，掏出早已按耐不住的肉棒，也没注意墙上其实有钩子，把挎包直接挂在了自己脖子上，抱着她臀部喘息道，“不用弯腰，你稍微往后撅撅，能凑准就行。”

“嗯。”她点点头，拿起裙摆咬到自己嘴里，去掉了最烦人的障碍。

他把她内裤扯下，从脚上脱掉揣进兜里，顺着纤细的足踝一路向上抚摸，然后，掰开已经湿润的花瓣，挺腰送了进去。

列车不停地摇晃，而他们两人，就在飞驰的列车上，更加激烈地摇晃起来.....

（四百一十四）

进来容易，出去似乎就有点难。

一场尽兴偷欢之后，孟晓涵把擦拭的纸丢进坑里，踩下踏板，呼的一声抽出车外，整理了一下衣物，语调还略带着一丝迷人的娇媚，“咱

们.....谁先出去？”

一起出去肯定是不行了，不过这么久也没听敲门催，外头应该也没什么人，赵涛衡量了一下，侧身往边上躲了躲，把挎包给她，“你先吧，万一有人进来，堵着我我这脸皮也没事儿。”

孟晓涵面颊微微一红，轻声道：“其实，跟着你，我也不那么在乎面子的。”

话虽这么说，赵涛还是让她先开门走了出去。

等了几秒没见人进来，他才松了口气，赶紧离开。

没想到出门就撞见一个乘务员，人家没把他当回事，他却把自己吓了一跳，提心吊胆还以为被发现了，回去自己座位上，心还扑哧扑哧跳得飞快。

不知道是不是满面绯红的孟晓涵露了破绽，赵涛回来的时候，那个时髦女郎一边让开腿，一边带着一种微妙的神情斜瞄了赵涛一眼。

看年纪，看风情，那毫无疑问不会是没有经验的女人。她显然看出这对小情人刚刚很可能偷偷摸摸干过了什么，所以她的眼神，透着一种奇妙的疑惑。

那是种足以刺痛赵涛的不解神情。

好像分明在说：这么个其貌不扬平平常常的男生怎么弄到一个这么文静可爱的女朋友，还能让她陪自己在火车上玩得这么大胆？

跟着，她又瞄了孟晓涵一眼，唇角勾起一丝微笑，再次闭上了眼。

那笑意，分明有些鄙夷和一种“人不可貌相”的惊讶。

他的手微微颤抖了两下，重新搂住孟晓涵的时候，竟觉得有些难过。

总会有一个又一个的事实提醒他，他其实不配得到这一切，在正常人的眼中，对他的质疑，最后都会转移成对这些女生的鄙夷。

“多半是为了钱。”

“估计是比较淫荡这个男生又比较能干吧，看他也挺壮的。”

“是不是被拿住什么把柄了啊？”

这种并没实际听到过的窃窃私语，又一次在他的脑海里乱糟糟地响起。

他想了想，手臂收紧，把孟晓涵往自己的怀里抱紧了一些。

他实在没有别的可做，不知道该怎么弥补，也许，只有尽可能给她留下一段美好回忆，送她出国远离自己，然后全心全意对留在自己身边的女孩子们好，以此为动力拼命奋斗了吧……

这么一想，金琳好像还真挺重要的。

孟晓涵能帮他的就只有督促学习，自我提升，于钿秋的人脉顶天就是帮他留校任教，能不能照顾好这些女朋友还是未知数。

把共同利益放在第一位，并愿意殚精竭虑来争取更多的，好像就只有金琳做得到。

而且，他如果想要让金琳开心一点，按她说的去做，应该就是最简单的法子了。

反正她很理性，很精明，不会真的闹到大家都下不了台，只要她高兴，让每一头都不至于生气应该不难。

嗅着孟晓涵发丝间淡淡的汗香，赵涛认真地再次考虑起自己的未来。

身边的姑娘帮他从烂泥坑里挖出了某个柔软温暖的东西，这让他头一次仔仔细细地思考，到底该怎么做，才能让爱他的女孩都好。

金琳那个疯狂的计划必须慎重考虑。

他很确定，现在他的感情关系网复杂又脆弱，张星语一直都是令人心悸的定时炸弹，而于钿秋也有地雷化的趋势，如果一步不慎锁来一个

不那么理想的学妹，随便惹出点什么事，他此后三年的大学生活恐怕就和愉快这个词无缘了。

退而求其次的话，多半还是要落在自我提升上，以金琳那种功利主义的思考模式，让她帮忙策划一条发展路线，相信会比于钿秋那充满私心的打算要好。

看来，应该先找机会跟金琳谈谈才行。

精液的秘密已经被她大体看破，不管怎样，两人都注定是一条船上的，实在不行，他也只好硬着头皮找余蓓和张星语商量一下。

尤其是对张星语，孟晓涵的事情可能还有一点机会瞒到留学走人，可金琳还要在身边待下去，很可能就是长久的未来，无论如何是不可能瞒一辈子的。

胡思乱想了一通，也许是身体的愉悦带来的疲惫缓缓上涌，也许是孟晓涵那让他安定的力量起了作用，赵涛靠着靠着，就这么陷入了梦乡。

“赵涛，到站了。”

随着孟晓涵轻柔的嗓音，赵涛睁开眼，苏醒过来。

他们的目的地恰好是这趟车的终点，不用急着抢位置的话，可以在后面慢慢磨蹭。

两人收拾了一下行李，孟晓涵看他翻了翻手机信息，小声问：“她们来接你吗？”

“嗯。”不太愿意面对这个问题，赵涛点点头，“余蓓和杨楠本来也知道不是么。没关系的吧？”

孟晓涵微微笑了笑，低下头说：“我还是会觉得不好意思，就像.....对她们做了什么错事一样。”

“没关系。”赵涛感受着心里温暖的波动，柔声道，“其实，将来她们可能还要感谢你呢。”

“感谢我？”孟晓涵有点惊讶，“感谢我什么？”

“感谢你……给我带来的改变吧。”他拉住她的手，跟着人群往车外走去。

“是说自习么……”孟晓涵当然不知道他内心的变化，只是柔声道，“其实比起那样的辅导，你自己能有学习的动力才是最重要的。”

随口聊着，走下楼梯，走上楼梯，很快，就接近了出站口。

就在转过那个拐角之后不到五步，孟晓涵突然用力一抽，夺出了自己的小手，然后，很迅速地往旁边挪开了两步。

她的目光飘向一边，一边快步走着，一边说：“我……我怕我爸妈来接我。让他们看见，不好。”

可赵涛知道真正的原因。

因为他已经看到了正在挥舞双手往高处蹦的杨楠，和带着夏帽忍着拥挤站在出口最近一层的余蓓。

（四百一十五）

家里已经恨不得没有这个女儿，所以基本上，余蓓已经光明正大地成了赵涛家的小女主人。

而赵涛的爸妈需要询问家里什么事的时候，也很习惯打固定电话找总是在家的余蓓。可能是因为自家儿子的行为产生的愧疚，和余蓓听话乖巧讨人喜欢的相貌气质，他父母对她差不多已经当成亲女儿看待。

曾经念叨着想让儿子找个会做饭的老婆免得饿肚子的他爹，如今也只能无奈地表示反正买着吃也不贵，多挣点就是。

而杨楠本来就是自来熟，以余蓓闺蜜的身份轻轻松松就应付过了赵涛小姨，乐乐呵呵在家里住下，闲得无聊还给他家客厅换了个灯罩换了一套节能灯棍，修好了小房里一辆旧自行车，整天骑着陪余蓓上下班。

拿了那个月薪水后，余蓓就干脆地辞去了兼职。

她说本来就只是为了打发赵涛支教不在家的时间，顺便积累点社会经验，既然他都回来了，那么，开学前当然是专心陪他。

家里有两个漂亮女孩出出入入，院里的碎嘴子自然又不安分起来，只可惜赵涛如今死猪不怕开水烫，笑着一句“怎么着，眼气啊”就能搞定大多数不怀好意的嘘寒问暖。

这次回家后，赵涛自我感觉沉稳了一些，对肉体的渴望也不再那么轻狂急躁，结果屋檐下最好色的那个，就变成了每晚都要和余蓓一起洗澡洗完出来再先把她扑倒的杨楠。

他本来想着开学前要不要也做做兼职，但和余蓓谈了一晚后，就打消了那个主意。

余蓓倒并不是嫌兼职会影响相处的时间，毕竟未来他总是要上班的。她考虑的是，张星语家里的情况似乎不太妙，听说父亲病得很重，家里医药费花出去了好多，所以打算让赵涛在开学前过去那边看看，待上至少一个礼拜。

“星语是个容易钻牛角尖的人，你看.....她家里这副样子，都没对你说过什么吧？”靠在他的怀里，余蓓轻声说道，“去看看她吧，她可能也就见到你才开心点了。下学期她可能要申请助学贷款，在家里也连轴转值班，没日没夜忙，我和小楠商量了一下，这次.....就不陪你去了，你跟她单独待几天吧。她可能空闲不多，你.....也别嫌无聊，好吗？”

“不会的。不会的.....我本来就该去。”赵涛难过地皱起眉，心里一阵阵隐隐作痛。

这还是他头一次清晰直观地感觉到，原来.....经济状况不佳，会带来如此沉重的无力感。

心态上的变化让他怎么也没办法安心在家享艳福，陪了余蓓、杨楠一周后，就带上了家里用来给他当下学期生活费的五千块钱和来回的路费住宿费，坐车去了张星语的家乡。

那也不是什么很大的城市，街头巷尾都有着赵涛熟悉的感觉。

他在医院边的小旅馆租了一个房间，晚饭后，才见到了一脸憔悴匆匆赶来的张星语。

生活的压力仿佛蚕食掉了她身上的能量，让她整个人看起来瘦削而疲倦，但如余蓓所说，看到他后，她就带着泪花笑了起来，扑进他怀里，久久不愿离开。

亲吻拥抱安抚之后，赵涛问清了她家的事情。

小城市的一般家庭最恐惧的灾厄，就是不会马上夺走性命的不治之症。

为了那一线渺茫的生机，和心中想要延续亲人生命的愿望，狰狞恐怖的怪物，就对着家中所有的储蓄张开了血盆大口。

张星语的家境其实本不算差，父母有一套房一辆车，县里还有老家的宅基地旧院子，她一个独生女，才上大学，家里就已经在想着怎么给她张罗嫁妆。

可直到这次，她才知道病来如山倒原来并不单单是指对身体的打击。

她爸爸不想治病，觉得拖累家里，已经两次自杀未遂，她和母亲不得不轮流值班，日夜照看。

这种辛苦在吞噬掉家里财产的同时，也在吞噬两个女人的精力。

也许是在父母面前伪装坚强伪装了太久，说着说着，张星语就饮泣起来，哭着哭着，就转为了泪如雨下的嚎啕。

见面的一个多小时，赵涛就是在不停地安慰她，到后来，发现言语什么的其实没有多大意义，干脆就抱住她一口口吻掉她脸上的泪珠，吻到她可以把所有的悲痛都倾泻在自己的怀里。

“我晚上再过来，晚上我妈值班，我.....不回家睡觉她也不知道。”在卫生间洗了把脸，张星语匆匆收拾东西，准备告别。

赵涛一把拉住了她，搂紧她深深一吻，摸出兜里早就准备好的五千块，抓起她的手按进掌心里，郑重其事地说：“星语，拿着，我.....我

现在还没什么经济能力，暂时就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张星语望着手里的钱，浓密的睫毛上下忽闪着，转眼就又有眼泪滚了下来，“我……我……”

“我什么我，你是我女朋友啊，遇到这种事儿，我也帮忙分担是天经地义的吧？”他柔声打断了她，抬手给她擦着眼泪，“放心，星语，下学期就是助学贷款申请不下来，我也会帮你想办法的。相信我。”

“嗯……嗯！”她抿紧嘴，用力点着头，她用纸巾不停擦着泪，可眼泪还是不停往下流，“我……一直以为……自己……自己就是……挂了个……虚名……对不起……我错怪你了……”

她的哭腔中带着明显的委屈，多半是一直以来心里苦闷的落差终于得到了少许弥补，说着说着，就一头扑进赵涛怀里，又痛哭了一场。

“你一定要好好的，咱们还要在一起一辈子呢。”送张星语出门的时候，赵涛拉着她的手，用孟晓涵帮他唤起的那种柔软和温暖，轻声对她说，“没有过不去的坎，不管多难，我陪你。下学期，我也会努力的，如果学生会不忙，我就也去找个兼职。”

“这样……不好吧？”她眨了眨凉水也没消下去肿的眼睛，小声说。

“星语，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的事，就是咱们家的事啊，你说对吧？”他摸了摸她的头发，柔声说道。

然后，他就看到了张星语高兴到差点哭出来的表情。

尽管漂亮的五官都因为激动的扭曲而显得有些丑，可他觉得，这才是他见过的，张星语最美的样子。

幸好，他发现得还不太迟。

（四百一十六）

“星语，你没事吧？”看了一眼表，赵涛走到浴室门口，有些担心地敲了敲门，问道。

晚上九点多，其实没离开多久，张星语就从医院跟母亲交接班完毕，悄悄溜来了旅馆。

可现在已经快十点，一来就进了卫生间的她竟然还在洗澡。

“我……我没事，还没洗好呢。”她在里面应了一声，听起来有些紧张。

“哦，那就好，你慢慢洗，我还以为你在里面滑倒了呢，一直不出来。”

“没有，我马上就出来。”

这个马上，又等了将近十分钟。

头发似乎已经用毛巾揉干，她用大浴巾把自己牢牢裹住，迈着小步回到床边，看着竟有些胆怯似的。

“你怎么了？”他伸手把她拉到怀里，察觉到她的不安，柔声问道，“要是累，咱们就直接休息吧。我就是来陪你的，你开心最重要。”

“不累，不是累……”她微微蹙眉，伸出自己的胳膊，小声说，“你……你没发现什么吗？”

赵涛低头看了一眼，发现她被晒黑了不少，想必是来回奔波辛苦也没心思注意防护的缘故，他笑了笑，在她肩下红白交界的地方吻了一口，“没发现什么啊。”

“我变丑了。”她咬住嘴唇，带着一股很绝望的口气说。

“哪有。”赵涛赶紧笑着双手捧住她脸颊，把漆黑的发向后拂去，轻轻在她唇上一啄，“这不还是个漂亮的小仙女么。”

“才不是……”她沮丧地攥住浴巾的边，一副不敢打开让他看的样子，“我瘦了十多斤，胸……胸下面都突起骨头了，还小了半个杯，晒得黑红黑红的，就是丑了，你给买的红裙子，我穿上都不好看了。”

“哪里黑，这不就是国外那些白人最想要的肤色吗，多健康。”他抱紧她，轻柔地抚摸着她紧张的后背，柔声在她耳边道，“至于瘦，你的

确是太瘦了点，不过没关系，下学期我多给你买肉吃，保证一个月就给你养回来，罩杯再大半号，怎么样？”

她轻笑一声，埋首在他肩窝，“不要，你不知道女生从来都是瘦了先瘦胸，胖了先胖腰啊，我可是胖过的。”

“那就这么瘦着吧，也挺好的，女生不是上了百斤就喊减肥么，你这也算一步到位了。”

“我就是怕你不喜欢……”张星语咕哝着说，“家里都没个身上有点肉的。”

这么一想，余蓓和杨楠也都是瘦削型。

不过他对又大又圆的奶子其实没多么着迷，有弹性手感好才最重要，就笑着顶住她的鼻尖，伸舌头舔了一下她的嘴唇，说：“这不正说明我就喜欢这种类型么？你要二次发育长出一对儿大奶瓜子，我说不定还不高兴呢。”

“才不信，也没见你讨厌于钿秋。”张星语略带酸味地说，“支教一个多月，你天天看她的大肉球，肯定嫌弃我了……”

这种事情，嘴上说不如行动起来，他微微一笑，突然把她双手往上一拉，就把整条浴巾扒开，敞到了身下。

手握住一边，嘴巴含住一边，他伏在她的身上，用最直接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喜欢。

欲望不会撒谎，小兄弟里转眼就集合报数向上看齐的血液也不会撒谎。

伸手握住了他昂起的硬物时，张星语的神情才稍微松弛了一些，扭动着蜷缩下去，准备例行地帮他亲吻吞吐热身。

“不用了，”他拉起她，把她按住，自己向下吻去，“你最近这么辛苦，今晚让我来给你服务，你放松就好。”

她眨了眨眼，咬住下唇，两片水光粼粼闪动。

而那娇嫩柔软的花瓣中，已经比她的眸子还要湿润。

他吻上去，吮她的阴核，舔她柔软小巧的花瓣，用嘴巴挖掘她鲜美的蜜汁，挖掘她迅速亢奋起来的情欲。

他想让她的紧张松弛，想让她不需要再感到羞怯和自卑，想让她从各种烦恼里暂时解脱出来，只要专注地享受那甜美高潮的来临就好。

他甚至觉得，久别之后的这次缠绵，就像是在给他一个机会，弥补曾经粗暴而不知怜惜的那场初夜。

所以他耐心十足，还拿出了前所未有的温柔，这不同于之前被感动的愧疚，而是发自内心的欲望，想让她多少体会到一些被爱意包裹的感觉。

蠕动的嫩肉很快夹紧了他刺入的舌尖，张星语发出细长的呻吟，扭动着抓住了他的头发，颤动着达到了巅峰。

他轻轻吻着她的大腿，那里确实少了很多脂肪，变得过于瘦削，所以他更加专注地来回亲着，既是为了让她从一次高潮中冷却下来，也是为了让他明白自己真的不会不喜欢。

很快，娇媚的喘息就又急促起来，他凑过唇舌，依旧轻柔而不失速度地含住她整个花房，舔食着纵横四溢的蜜汁。

“赵涛……我……我也想亲你，也让我……让我亲亲你的。”她用脚轻轻敲着他的后背，急切地说。

“嗯。”他应了一声，抱着她转成侧对，头枕在她一条大腿，保持着对蜜户的刺激，挪动身体，把下面已经时间过长而微微发软的肉棒送到她脸边。

她马上张嘴含进去，舌头激动地缠绕着膨胀的龟头，面颊蠕动，一副恨不得把他的精液直接从卵袋里吸出来的样子。

不过身经百战的他早已经很适应这种程度的刺激，依旧可以专心致志地服务她的要害。

“嗯嗯……嗯嗯嗯嗯……”紧紧吮着他的命根，张星语很快就再一次

达到了高潮，双腿夹着赵涛的头，幸福地浑身战栗。

用嘴送她一次次迈入愉悦的天堂，直到自己的舌头都有点抽筋，他才抽出自己硬邦邦的老二，翻身趴到了她上面，用最亲密的正常位，与她搂抱交缠，缓缓送入她的体内。

已经被她的小嘴积累了太多快感，那销魂的果肉刚一彻底把他包裹，无法克制的洪流就汹涌而来，他强撑着抽送了十几下，就在她激动的泪水中，忘情地喷射出来。

而她，也一如既往，随着他的高潮，一起跳下快感之海，任凭沸腾的肉欲将意志淹没.....

（四百一十七）

尽情缠绵一番后，赵涛抱着张星语说起了自己的打算。

旅馆一晚上一百多块，这么住下去实在是有点贵，所以他想着干脆买票回去，把省出的大几百块也留给她。

可张星语哪里舍得，在她心里，赵涛本来就是多少钱也不能换的。

商量了一个多小时，最后，两人把各自的主意混合了一下，取了个折中的办法。

赵涛不走，但也不住旅馆，他本来也没带什么行李，就一兜换洗衣服而已。

他去住张星语的家。

她妈妈和她轮流值班，医院不能离人，这边也没有什么靠得住的亲戚，这意味着，她去她妈才能走，她妈到了她才能回家，所以并不需要太担心被发现。

张星语本来想着钱都拿了，干脆就去见见家长，明说是男朋友。

可赵涛有点胆怯，想来想去，打了个折扣，让张星语说这是男朋友送来的钱，但直接见面还是稍微后延一下。

毕竟这家人现在正是非常时期，他有点担心，自己不小心就会被寄予过多厚望。

那两位家长还好，可万一张星语因此动了什么更进一步的心思，他觉得自己可能会扛不住。

但俗话说得好，计划赶不上变化。

他在这里白天四处闲晃，晚上回家陪张星语，一次次看着她期待的眼神，听她说自己父母转达的诚心感激，越发觉得动摇。

最后，抱着让张星语彻底开心一下的念头，赵涛终于还是鼓起勇气，在准备回家的那天，装成刚从火车站出来的样子，拎着行李陪张星语一起去了医院。

他能感觉到，张星语的爸妈应该是有点失望的，可看着女儿一改从前对哪个男生都保持距离的态度，恨不得贴在赵涛身上的样子，也只能勉强表示出祝福和不太情愿的鼓励。

回去的火车上，赵涛看着窗外飞快飘到后方的景色，怔怔地想，他自己的未来，究竟会变成怎样。

好几个女人跟着他，不管从法律还是从道德，都没有任何解决办法。而他们的家人，恐怕在知道真相后也不会有什么祝福的可能。

小时候看鹿鼎记觉得韦爵爷左拥右抱七美环绕好不惬意，现在回头想想才发现，韦爵爷七个老婆不是没爹没娘就是死爸死妈，仅有个阿珂还被双亲丢弃得干干净净彻彻底底，无形中就少了不知多少麻烦。

当然，要让金琳来说，肯定会提醒他，韦爵爷的关键还是搞定了一个公主，财大气粗有权有势。

可……人韦爵爷也不需要担心自己老婆不知何时就莫名其妙呜呼哀哉啊。

想到于钿秋，想到金琳，最后又想到孟晓涵，想着这三人不约而同对他的期望，和方式各异但殊途同归的目的，赵涛暗暗决定，不管怎样，他自己先努力混出个人样儿，才是让身边人幸福的基础。

只要能有所谓的荣华富贵，那么，就算女人们不是为了那些才和他在一起，至少在世人的眼里，她们总算是有个合理的缘由，而不至于被嘲笑成一群牛屎糊了眼的白痴。

对自己的聪明才智尽量客观的进行了一番评估后，赵涛有些沮丧地想，如果要实现这个目的，也许，真的只有向金琳妥协，让她帮忙出谋划策才行。

锁情咒的威力他是最清楚的，不论如何，摇摇欲坠的小船上，不能再贸然增加乘客了。一定要对金琳讲明利害关系，妥善判断，最好能找到一个最合适的目标，一步到位，此后永不再用。

此后大半个月里，赵涛在家享受着和余蓓、杨楠的亲密时光，偶尔有机会跟孟晓涵在外见个面，来得及就开个房间，来不及就逛逛书店看看电影。与此同时，他稳定地跟金琳保持着联系，从三天她不回一条短信，到终于接受他的道歉，再到每晚关于未来讨论个几十条短信，再到打半小时电话，举着商讨未来的旗号说点来来去去的车轱辘话。

他知道，金琳应该是还藏着话没说，不过他不介意，关系渐渐修复后，他有信心在新学期开始后和她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亲密战友。

他有自信，因为他知道她爱他。

这真是世界上最有威力的武器了。

（四百一十八）

以余蓓这次高考拿到的分数，虽然够不到赵涛所在学校的一本分数线，但在稍微差一点的学校里上个不错的二本绝对是绰绰有余。

可她坚定无比地选择了赵涛所在的三本学院，让家长为此和她又一次大吵一架。

这选择除了牺牲了自己的前途之外，还每年需要掏出一笔不菲的学费，和那学费比起来，余蓓兼职一个月的收入简直不值一提。

直到开学前，余蓓的爸爸还是怒气难消，坚持只出原本为正常二本准备的学费。

于是，在赵涛的协商下，差额最后由他的父母为准儿媳补齐。

满肚子不高兴的余蓓，干脆和张星语一起，打起了助学贷款的主意，并在电话里约定，开学后一起出去打工，好好努力看看能不能拼一把奖学金。

新生开学比老生晚了两周左右，差不多报道一周，就可以在国庆假期开始军训。

但余蓓总不能自己孤零零留在赵涛家，再加上想找兼职，就跟着赵涛一起出发，早早去了学校。

知道这学期大家手头都不宽裕，杨楠特地从家里找着各种花样借口多带了生活费，乐呵呵表态这半年的房租就交给她了。

三人碰头后，在老生开学前的周末两天，把他们的那间小爱巢里里外外大扫除了一遍，为了缓解一下经济困难，赵涛还咬牙把电脑折价卖给了同学。托他硬盘里“资料”丰富的福，卖价还算满意，省着点花，差不多能保证家里女友们这学期的吃喝。

张星语没能如期到校，不过家里的情况对学校说明后，校方还算大度地给了她一个月假，允许她国庆节后再来报道。

开学前的周日下午，于钿秋把赵涛约了出去，小别重逢地狠榨了他三次。听说了张星语家里的事后，她的表情看起来十分微妙，最后退房出门时，才对他说，如果生活费上有困难，可以对她说开口。

从支教之后，赵涛对于钿秋就有种莫名的忌惮，当然不敢要她的钱，只是尽量温柔地婉拒，骑着破旧的二手自行车回了学校。

突然拮据，他还真有点怀念幽会可以随便打车往返的日子。

新学期第一周，学生会就紧锣密鼓地忙活了起来。

余蓓在校外的小餐厅找到了服务员的兼职，杨楠觉得她自己在那儿不安全，嚷嚷着跟去面试，老板不要，就赖着不走，最后少要一百块工资，硬是留在了那儿一起打工。

赵涛本来也想找个活儿干干，可 he 发现自己已经没了足够的课余时间

间。

到了大二，他的课的确是少了，但他在学生会的工作却多了。

院学生会的人员在开学后有了比较剧烈地变动，原会长因为一些不便公开的品行问题，主动引咎辞职，不再担任任何学生工作，新会长是于铤秋举荐的一位团委办公室干部，于铤秋也正式担任院学生会秘书长老师。

让赵涛非常意外的是，金琳的确让出了宣传部负责人的位子给他，但却并没有屈居在他之下，而是成了于铤秋手下监督各部门工作的学生会副会长。

他很惊讶地去问于铤秋，她却只轻描淡写地回复了一句，“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子。”

不过实际工作起来，赵涛才发现，这么一变动后，金琳比起在宣传部当副手，和他接触的机会可是小了很多。再加上工作忙，开学第一周，他俩竟然只在电话里交流，当面都没说上几句话。

当然，这应该也有金琳避嫌的心态在。她很明确地表示，如果要想瞒住国庆后回来的张星语，那从一开始就需要非常小心才行。

结果，两人开学后的第一次私会面谈，竟然一直拖到了第二周周五学生会布置迎新工作的会议之后。

期间他跟孟晓涵都有空幽会了两次。

因为来传达精神下指示的副校长非常啰嗦，会一直开到晚上八点多才宣告结束，看其他人都急着吃完饭，正在慢慢习惯积极表现自己的赵涛就说不太饿，主动自己留下收拾起了东西。

他在会议室收拾完毕，抱着自己那堆东西回宣传部的办公室后，就见到了没开灯坐在里面等他的金琳。

她手里还剩半块红豆面包，小半袋纯奶，手边还放着几块夹心奶糖。

看他进来，金琳指了指门，含糊地说：“锁上。”

“嗯。”赵涛点点头，关门锁好，想了想，只开了一盏灯，过去拉上了窗帘。

她飞快地喝完手里的奶，站起来把剩下那块面包塞进赵涛嘴里，空袋丢进垃圾桶，拿起一块奶糖，剥开包装，捏住，微笑着在赵涛眼前晃了晃，塞进了白生生的牙齿之间。

“这……”他有点心虚地坐下，“不会是你动了手脚的奶糖吧？”

“没错。”她大大方方地承认，“我研究了几次，发现还是用针筒注射到酒心巧克力和这种夹心奶糖里最好，吃下去没什么味道，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很少的量就能有效。”

她摸着自己的心口，带着一丝甜蜜的微笑望着他，柔声说：“那一个保险套的量，我做了整整一斤糖，一天一个，吃到现在，还剩这些。真是很神奇……我现在看你，觉得竟然比我前男友还要帅气。”

赵涛马上过去，抓起那些糖，揣进了自己的口袋，有点烦躁地说：“咱们不是电话里已经商量好了么，先明确未来的计划再行动，你做这么多这个干什么？”

“因为好收啊。”她并没有抢回来的意思，而是坐在椅子上蜷起腿，从裙子下扯掉了自己的内裤，缠在手腕上，平静地说，“不然，我难道要在家藏一个装满了精液的避孕套，被我爸妈不小心看到的话，岂不是很糟糕？”

“可你……为什么吃了这么多？”望着她的表情，赵涛尽量用温柔的口气问道。

“因为我高兴。”她咽下嘴里的奶糖，用白嫩的指尖轻轻划拉着柔嫩的唇瓣，“我喜欢吃下去后，那段时间满脑子都是你的感觉，你明明不在身边，我却觉得伸手就能碰到你，浑身暖洋洋的，这……可能就是我以前并不相信的爱情魔力吧。”

“再给我一些。”她打开手包，从里面拿出了一个避孕套，眸子里水光盈盈，轻笑着说，“我只是自己吃，你也不放心吗？”

她站起来，走到他身前，用胳膊勾着他的脖子，脸颊轻轻磨蹭着他

的下巴，呢喃道：“谁让我没办法想吃就能吃到呢，我没有这个便利，找你要一点补偿，不过分吧？”

“不过分……”他在心里默念着此前的决心，反复告诉自己，就是为了大家的将来，也绝不能再错过金琳这个帮手了。

而且，因为新生家长陆续赶到的缘故，最近余蓓和杨楠都忙到很晚才能回家，之前两天都累到倒头就睡，他也确实积了一些欲望需要发泄。

他想让自己表现出足够的温柔，先让金琳像余蓓、杨楠、张星语甚至是于钿秋那样多少感受到他的变化，感受到他想传递的温暖。

可他失败了。

金琳就像是设下了一个无形的保护层，把自己和他的关系束缚在了肉体的交流上。

他们激烈地亲吻，狂野的互相吸吮舔舐，在办公桌上留下淫靡的水痕，足足给金琳灌了两个打结的避孕套，堪称满载而归。

但赵涛觉得，他顶到了她的花心至少几十次，却始终没能触到她的真心。

他想对她道歉，可完全不知道如何开口。

平复了情欲的亢奋后，金琳很快恢复平静，整理好衣服，坐在椅子上，用脚轻轻踩着他的大腿，懒洋洋地说：“迎新那三天我比较忙，不过我给你们宣传部分配的任务，是咱们院女生最多的英语、中文、企管三个系，具体的活你可以交给干事去忙，如果你有相中的目标，拿出学长的架势帮忙拎拎行李，送去宿舍，嘘寒问暖一下，问个名字，应该不难吧？”

“不难。”他拿起金琳的杯子喝了一大口水，咬牙说道，“我做得得到。”

“名单你随便记在什么地方，收好，迎新结束后交给我，军训前我就能帮你从中找到合适的人。”金琳不带什么情绪地说，“没有比大学更适合做一次真正实验了，这个年纪的小姑娘刚离开高中，满脑子都是对

爱情的无聊幻想，牺牲也能自我感动，对你的后患能控制在最小。”

她拿起那两个避孕套裹进纸巾收到包里，微笑道：“我这个周末会再做一些糖出来，先用一包，另一包剩下，不管最后咱们选择的目标是谁，我都有信心把她喂成对你百依百顺的傻子。如果选得好，兴许张星语家里的压力都能托你的福解决哦。”

拿起手包走向门口，她回头给了他一个飞吻，“加油，晚五分钟再出来。我走了，回见。”

他攥着兜里那几个奶糖，坐在椅子上，等了足足二十多分钟，才缓缓起身，走出教学楼，骑车回了在外面的家。

这个计划并没让余蓓、杨楠她们知道，毕竟，这涉及的秘密已经不能有更多知情者了。

周一，是新生报到的第一天。

宣传部负责的引导台前的确排满了女生占绝大比例的长队。

赵涛随便扫了一眼，可爱漂亮的并不少，可他却懒洋洋提不起劲。

帮忙收拾了一会儿，他收到余蓓的短信，让他到大门口一起搬行李。

毕竟未来还有四年要过，余蓓打算先在宿舍住一阵子跟同学交交朋友。大学的人际关系，对未来其实也挺重要的。

赵涛把手边的事匆匆交代了一下，就快步跑向了大门口。

很快，他就看到了正拖着行李箱向他走来的余蓓，杨楠在旁边拎着一大包袱，正笑嘻嘻对他招手。

他正要过去，眼睛余光却瞥见了一个极其不可思议的人。

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马上停住脚步，转身看过去，可刚才那一抹倩影已经淹没在了涌向校内的人群中。

看错了吗？

他的心跳变得飞快，还是无法弄清楚刚才那匆匆一瞥看到的女孩究竟是不是他的错觉。

但仅仅是恍惚一眼，泪水，就已经让视线变得有些模糊。

那乌溜溜的杏眼，俏生生的瓜子脸，红红的小嘴，晃动的马尾辫.....

那不是.....锥子一样扎在他心里的方形彤吗？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八十四）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一十九）

“喂，干什么呢？怎么自己搁这儿揉眼，也不说迎几步，被人偷偷揍了一拳？”杨楠一走过来，就皱着眉好奇地嚷嚷道。

赵涛连忙压一下起伏澎湃的汹涌心潮，挤出个笑，对自己连说了好几遍，那一定是认错了，认错了，认错了，绝对是认错了，然后才说：“突然起了股邪风，俩眼都迷了。”

“弯腰，”余蓓连忙丢下行李，担心地踮脚伸手帮他扒开眼皮，凑近呼、呼猛吹了两下，柔声问，“好些了吗？”

“嗯，这下好多了。走，我拿东西，咱们赶紧报到去。”他终于说服自己，那肯定是个幻觉。

嘿哟一使劲，他把行李拎到手里，快步领在前面。

虽说不过是新生报到第一天，但大部分家长学生都本着赶早不赶晚的心态，所以这会儿正是最拥挤的时候。

余蓓张望了一下，忍不住有点打退堂鼓，“赵涛，不行你先去忙吧，咱们下午再来，反正方便。”

“说不定下午人更多，今年三本扩招了，不然也不至于迎新三天啊。”赵涛往前挤了挤，让杨楠去另一边排队先给余蓓交学费办饭卡，自己在这边占着位子，“再说咱们来得早，这还是第一波呢。估计你去宿舍时候都能占个好铺位。”

余蓓噙着笑了摇了摇头，“我过后要出来住的，就选个远角上铺，不妨碍别人的好。”

“行，上去随你高兴选。”

余蓓跟着杨楠去另一边排着，赵涛这边先交钱领了成套宿舍用品，径直去了女生宿舍楼下面等着。

这几天大概是新生女宿舍楼门禁最自由的时候，家长往里跑，学长往里跑，一张张男人的脸川流不息络绎不绝。

报到的人可能确实有点多，赵涛等了半个多小时，才看到杨楠满头大汗挽着余蓓过来，冲上面指了指，“走，去看看小蓓的舍友有人来了没。也认识一下。”

“我是企管的，应该没有你们英语和中文系的学妹好看。”余蓓抿嘴笑了笑，轻声细语地说，“估计你和赵涛要失望了。”

“那正好，省得有人对小学妹打歪主意。”杨楠一挑眉，毫不客气地横了赵涛一眼，颇有点警告的意味。

“你们俩人跟着呢，我是吃了熊心豹子胆吗？”他笑着把行李拿出来，抬腿往楼里走去。

“你色胆包天惯犯了，估计没几天全院的小学妹都要知道你这号传奇人物，我看呐……还是早点恢复你上课、自习、学生会的简单循环生活才行。”杨楠嘻嘻哈哈地拿他打趣，“星语不在，我俩可吓不住你。”

“忙完这两三天，我应该就没什么事儿了。”赵涛走上楼梯，犹豫了一下，说，“我还是觉得应该做个兼职，咱们四个人在外面住着，你们三个女孩，换季总要添购点新衣服吧？而且你俩都出去打工，星语来了也要去，就我一个人在家闲着，你们不怕我带人回家偷情啊？”

杨楠皱了皱鼻头，“那你可小心我抓奸在床后把你跟那女的一起干了。”

余蓓赶忙伸手拍了一下她，“小楠，人来人往的，你也注意点学姐形象。”

“我还有个屁的形象咧。”杨楠翻了个白眼，“而且我也不在乎，反正有人要了，不怕。”

随口闲扯着上了三楼，找了找牌号，门还没开，看来余蓓真是第一个到的。

“收拾好咱们就可以去上班了，”杨楠乐呵呵打开门，“这两天生意火爆到不行，老板答应给加班费了呢。”

“我忙完就去找你们。”赵涛把行李打开，抬头看了一眼，“小蓓，你要哪个铺？”

“就靠角那个吧，”她笑了笑，“估计没人爱那地方，我走了她们还可以摆行李放东西。”

杨楠跟舍友关系一直不太好，嘟囔道：“瞧你给她们惯得。”

收拾了一会儿，余蓓抽出几张纸巾，说：“我去个厕所。”

杨楠这阵子就跟个影子一样恨不得长在余蓓身上，马上也说：“走，我陪你。”

“啊？这是要让我自己在这上面收拾铺盖吗？”赵涛刚站到梯子上，正考虑要不要脱鞋上去，那俩就要走人，赶紧开口说道，“我铺不好可不许生气。”

杨楠抓着余蓓的肩膀就往外走去，笑呵呵说：“我们两个多情小姐同驾帐，难道你还不能给叠被铺床么？”

“诶……这话好耳熟。”赵涛楞了一下，看向杨楠。

“你啊，红楼梦西厢记一个都没看过吗？”

“你竟然看过？”他这下可着实吃了一惊。

余蓓笑着说：“她陪我看的红楼梦。行了，你先歇会儿吧，我们厕所回来一起收拾。”

赵涛想了想，还是愿意主动干点，最近连杨楠都变了不少，让他越

发觉得自己裹足不前一无是处有点可恶。

他都不知道余蓓什么时候没再看小言而是看起了红楼梦，更不知道杨楠这种霹雳火爆脾气怎么有耐心跟着一起啃名著。

人人好像都在向前大步走.....

赵涛拍了拍自己脑门，决定脱鞋爬上去铺床。

但第一只鞋才脱掉，手机就在兜里嗡嗡嗡震了起来。

是金琳。

他懒得穿回来，干脆一扭身坐在床边，一只脚挂在护栏上，接通。

“喂，你送完余蓓了吗？”

“正在宿舍收拾东西呢。”

“什么？”金琳似乎吃了一惊，“这么好的时机，你.....你不会不知道今天上午的新生肯定最多吧？我还以为你把行李搬上去就可以了呢。”

“我人都上来了，女朋友报道啊，我还能不帮忙拍屁股就走？”赵涛不耐烦地皱起眉，“行了行了，我有分寸，收拾好她俩要去打工，我马上就去接待的地方，保证擦亮狗眼好好看。”

“呸，你要是狗，我成什么了？”金琳笑骂了一句，“那你快点，别耽误正事。”

那你就是狗日的呗.....赵涛在心里补了一句，笑着挂掉了手机。

这时，一个女生拎着拉杆行李箱，穿着膝盖破洞的牛仔七分裤，套着一件颇为时髦的印花短袖衫，笑咪咪走了进来，银铃一样清脆地说：“哈喽，竟然还有比我早到的舍友，快认识一下吧.....咦？我的舍友竟然是个男生吗？嗨，你是来送女朋友的么？喂.....你干嘛不说话啊？呃.....耳朵不好使？”

那一串话赵涛当然听到了。

可他就像被雷击了一样，根本无法控制自己的肌肉做出反应。

原来那不是幻觉。

原来之前擦肩而过的一瞥并不是幻觉。

眼前的这个女生，柳眉弯弯笑目如月，俏皮一皱鼻头，五官竟和方彤彤至少有七分相似，连发型都是一模一样的马尾，长度也相仿，只是刘海那里挑染了一缕紫色，看着更加叛逆。

彤彤.....彤彤.....

我不管.....

我不管这是谁.....

这.....这就是我的彤彤.....

他强压着突然变得急促起来的呼吸，挤出一个笑，说：“对，我是来送女朋友的，不过我也在这个学校，算是你们学长。我叫赵涛，我女朋友上厕所了，一会儿就回来。她叫余蓓。”

“给，算是舍友见面礼，尝尝吧，挺好吃的。”就像被魔鬼扯住了筋，控住了脑，夺走了所有的理智，他露出人畜无害的微笑，丢了一块奶糖过去，柔声说，“对了，你叫什么啊？”

“哦，原来是学长啊。我姓苏，叫苏湘紫，湘潭的湘，天龙八部里阿紫那个紫，呐，就是我头发这个颜色。”那女孩指了指自己那缕挑染的发，笑着剥开糖，就这么，丢进了嘴里。

（四百二十）

看着苏湘紫把那块糖吃下去，一丝快意从赵涛心底浮现，他微笑着爬下梯子，想问问她更多情况。

可没想到，她把箱子往床边一扔，扭身就走到门口，探头冲外面喊道：“喂，你是老牛啊，怎么那么慢？”

外面传来一个男生气喘吁吁的声音：“你不说你行李多！”

“靠，你不是挺有力气的吗，把你腰劲儿使出来啊。”苏湘紫嚷嚷着迎出去，不一会儿，就帮着一个一头黄发的瘦高男生一起拖进来两个箱子和刚买的宿舍用品。

她帮着卸完东西，一扯那男生，对着呆愣愣看着这边的赵涛轻快地说：“学长，我朋友，不是咱学校的。也是专门来送我的。”

听起来，还颇有点炫耀的意思。

那男生顺手就在她屁股上捏了一把，皱眉道：“什么叫朋友啊？我是男朋友好吗？”

“呸，你脸不小。想当男朋友啊，再努努力，等转正吧。”苏湘紫笑嘻嘻地弯腰打开箱子，开始收拾东西。

大概是注意到赵涛的眼睛一直在苏湘紫身上打转，那男生不悦地撇了撇嘴，故意大声说：“咱那事儿都办过了，连个男朋友都不给算啊？”

苏湘紫头也不回地说：“不给算，一起h a p p y一下而已，再说，男友只能有一个，我不是跟你说过了么。”

“我操，”那男生愣了一下，“你他妈还没跟姓鲁的分手呢？”

“分了啊。”她拿起学校卖的单子，扫一眼，嫌弃地丢了回去，往被褥上铺起了自己带的床单，一片暗沉沉的紫，“暑假我又认识了一个，人家复读呢，我不方便分手。影响人家成绩怎么办，这可是事关前途的事儿。”

“阿紫，”那男生围着苏湘紫的屁股转悠起来，“你看咱在一起也小半年了，我也算随叫随到吧？怎么……怎么老鲁下去了没轮到俺呀？”

“你当是轮……那什么啊？靠，还带一个下去一个上的？”苏湘紫骂了一句，扭头一看赵涛还在，脸上一红，戳了那男生一把，“行了，别一直唧唧歪歪的，又不白叫你来帮我，你赶紧快点给我收拾好，中午我请你吃饭。”

那男生眼睛顿时亮了，“光吃饭啊？”

“少耍贱，我什么时候光请你吃饭过？”苏湘紫抬脚就踹了那小子一下，“先说好啊，我晚上要回宿舍住的，报道头一天，也让我认识认识新朋友。”

“有美女的话可别忘了我。”

“美过我再说。”

赵涛在床边站着，只觉得仿佛有盆凉水兜头浇了下来，让他通体发冷。

刚才的冲动迅速冷却，清醒过来的脑子里有个声音正冲他嘶吼，这是彤彤吗？你是不是瞎？这是彤彤吗？你他妈的是不是瞎！

他转身扶住梯子，准备上去继续收拾床铺。

这时，余蓓和杨楠回来了。

杨楠一看苏湘紫正在门后下铺弯腰收拾，笑道：“小蓓，你的舍友来一个了，赶紧认识一下呗。”

“你好，我是余……”余蓓的话在看到回头的苏湘紫后猛地卡壳了一下，她皱眉仔细看了看，才继续说道，“我是余蓓。”

话还没说完，她就非常紧张地看向赵涛，确认赵涛没有看这边，而是专心帮她整理床铺，才松了口气，笑着问：“你呢？”

“我叫苏湘紫，湘潭的湘，阿紫的紫。不过我可没有阿紫那么刁蛮。”苏湘紫乐呵呵地说，“这位也是咱们舍友吗？”

“我是学姐，大二了。”杨楠笑咪咪地打量了一下苏湘紫，她觉得气氛有点不对劲，匆匆说了句，“我叫杨楠，有时间一起吃饭。”就拽着余蓓过去收拾了。

蹲下之后，她才小声问：“小蓓，怎么了？你刚才表情好奇怪。”

余蓓抬头看着赵涛，突然用正常的音量说：“赵涛，我这个舍友，跟咱们以前的一个高中同学真像啊，对吧？”

“是吗？”苏湘紫一副好奇宝宝的样子，让那个黄毛在床边收拾，乐颠颠凑过来问，“跟我一样好看？”

“嗯，跟你一样好看。”余蓓带着奇怪的表情，望着赵涛说道，“对不对，赵涛？”

“没有。”赵涛有点生气，很不客气地说，“她没方形彤好看。差远了。”

“喂，”苏湘紫瞪大眼睛，“学长，你这就过分了啊，刚才是谁盯着我傻乎乎看了半天，连我说话都跟没听见一样。”

余蓓身子一震，竟像是有些站不稳一样靠在了杨楠怀里。

杨楠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看看赵涛，看看余蓓，总觉得，好像有什么很不妙的事情，正在发生的样子。

余蓓握着杨楠的手臂，挤出一个微笑，站直，挺起胸膛，柔声说：“赵涛，你学生会的事儿挺多的，去忙吧，这里……我跟小楠收拾就好。等我应付完开学这一段，我会尽快搬出去的。好吗？”

赵涛看着余蓓眼里浮现的闪动泪光，点点头，直接跳下床，突然抱住她，用力吻住，狠狠吻了十几秒，才大声道：“小蓓，你才是我女朋友，别多想，我去忙了。”

“嗯，”她这才露出了一个真心的笑容，“你去忙吧。”

可赵涛还没走出两步，苏湘紫就一把把他的胳膊抓住，满眼不服气地说：“别走，你还没跟我说清楚呢，你那高中同学，方什么的，能比我好看那么多？”

余蓓在后面缓缓说道：“因为他喜欢，那个……是他初恋女友。”

听到余蓓的声音都在微微发颤，赵涛不敢再多留半秒，猛地一甩把苏湘紫丢开，大步跑了出去。

一直跑到楼下，迎面的穿堂风一吹，他才注意到，自己的眼角，竟然不知何时已经凉飕飕的了……

（四百二十一）

“怎么这个时候来找我了？”孟晓涵把手上的迎新事务托给朋友，匆匆出来，不解地问，“你们院不是比我们这儿还忙吗？”

“我.....就想在你这儿呆会儿，跟你说说话。”赵涛靠着墙，明知道在学校自习室之外的地方跟孟晓涵多接触对她不好，可这会儿他心神大乱，对心中那安宁感的渴求实在是无法压抑，只好用电话叫出了孟晓涵。

“嗯.....好吧，那我就稍微陪你会儿。”她笑了笑，应该是为自己被他需要这件事感到开心。

可没聊多久，金琳就打来了电话，有些不满地说：“你怎么回事啊？我刚才去你的地方转了一圈，你竟然还没忙完过去，余蓓是要在宿舍里重新装修一遍不成？”

他只好对孟晓涵摆摆手，示意她可以回去忙了。

孟晓涵明显看出了他心情很糟，拉起他的手轻轻拍了拍手背，才转身走掉。

“我这儿.....出了点小状况。”

“什么？”金琳愣了一下，“你就送个余蓓，能出什么状况？宿舍阳台塌了？”

“你还记得上次我从你那儿拿了几颗糖吗？”赵涛抱着一线希望，颤声问，“那里面你加过料没有？”

金琳不悦地说：“那是我平常吃的，你说加了没有。赵涛，你老实点告诉我，到底怎么了？你这人撒谎的本事烂透了，这肯定不是寻常事儿。”

赵涛把心一横，颤声说：“金琳，我.....我帮余蓓整理宿舍时候，她有个舍友，不小心.....吃了一块。”

“不小心？”金琳的声音顿时提高了八度，“你是精虫上头替了脑细

胞吗？你跟我撒这个谎有意思？我就不信你有胆子把那糖摆桌子上随便给人吃。你跟我说老实话，到底怎么回事？你看上谁了？”

“我.....我就是见一个学妹挺漂亮，没忍住就喂了她一块。”赵涛狠狠拍了自己脑袋一下，跟着说，“不过，不过就一块而已，而且人家有男朋友，我觉得问题应该不大。”

金琳那边沉默了一会儿，听筒里只传来了急促而沉重的呼吸声，可以听得出，她非常非常非常生气，离怒极说不定仅有一线之隔。

“金琳？”等了一会儿，赵涛忍不住小声唤了她一声。

“闭嘴！”那边传来气势汹汹一句，“让我静一静。你等会儿，等会儿我给你打过去。”

滴，电话挂断了。

赵涛拿着手机，看着身前来来往往的新鲜学妹，满嘴苦涩，跟含了一口黄连在嘴里一样，难受得想吐。

等了几分钟，金琳给他打了回来，这次说的话很简洁：“她叫什么，哪个系的？”

“和小蓓是同学，可能还同班，企管系的。叫.....苏湘紫，湘潭的湘，紫色的紫。”

“等我消息吧。之前继续去忙，该记录的名字多记录几个，干点正事儿，别让我这么费心好吗？”金琳似乎有点无力，缓缓说道，“下午我去找你，在你负责的台子那儿等我。我不希望再见面的时候你一个候选人也没记下来。”

挂掉电话后，赵涛靠着墙发了会儿呆，不得不打起精神，溜达去了自己本来就该在的地方。

虽说女生的确是络绎不绝，不一会儿就能看到一张清秀可爱的面孔闪过，但赵涛心里就跟被抽空了一眼，看谁也提不起精神，最后勉强记了两个小美女的姓名在笔记本上，觉得能应付金琳，就再也不想动这方面的脑子了。

上午过去，迎新的最繁忙时段就算是结束，下午的人潮就已经少了很多。

余蓓和杨楠收拾好后，在食堂陪着赵涛简单吃了一顿，不知道余蓓是不是对杨楠还保着密，杨楠一直一副云里雾里的神情。整顿饭就只有杨楠自己在努力挑话头，可直到吃完她们出去打工，赵涛和余蓓依旧跟冷战的小夫妻一样，谁也没多说一句。

下午放走了一个急着跟女友逛街的男干事，两个舞协有活动的女干事，赵涛自己扛起了接待的主要活计，陪着剩下两个干事应付少了很多的新生。

大概四点多钟的时候，金琳拿着一叠东西匆匆走了过来，往台子上一丢，对那两个干事说：“把这些新生资料整理一下，按班级宿舍楼分类，赵涛，你跟我来。”

赵涛点点头，跟着金琳离开。

路上人多，金琳就只是在说一些迎新工作中的无聊事情，等到离开宿舍楼前的广场，走进花园的小路里，她才开口说：“还好，你的运气还算不错。”

“啊？”赵涛一愣，一时间脑子没跟着转过来，“什么不错？我们这边接待的学生数最少吗？”

“我没跟你说这个，我说那个苏湘紫呢。”

金琳带着一副强忍下怒气的表情，沉声道：“她……勉强算是能符合你的需要。”

“呃……什么？”赵涛顿时感觉自己好像踩进了一个巨大的泥坑中，飞速下沉，“怎么符合？”

“她家境很不错，母亲开了个商贸公司，父亲是做建材公司的，父母离异，她和妹妹分别跟着一个。离异家庭出来的女孩，对美好的感情不是特别渴望就是特别排斥，不管怎么样，对你的特殊能力来说，都应该是个可以接受的目标。”

“你……不需要跟她再接触接触吗？”

“当然需要。”金琳冷冰冰地说，“我总要大概了解一下那是个什么人，这种纸面上的资料能反映的毕竟有限。万一那是个招惹不起的，咱们干脆就趁机实验一下解法好了，要是能找到，可真是功德无量。”

（四百二十二）

“解法要怎么实验啊？”

赵涛问了这句话后，金琳半晌没有说话，到最后，也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回答，支吾了几句别的，就以学生会的事情忙为借口，匆匆走了。

他留在原地考虑了一会儿，其实他清楚，这咒术没得解，至死不渝的意思，大概就是除非一方死亡，否则无药可救。

这倒符合某些言情小说的套路，只有死亡能把爱情终结。

一想到苏湘紫，赵涛的额角就一阵阵抽痛，他只好暂时先抛开杂念，回去自己负责的接待台，帮着已经不剩几个的干事收拾。

不管怎样，未来的生活还是要继续的，他需要考虑的，也不可能仅仅只有个苏湘紫。

他就是后悔自己的一时冲动，可转念一想，又有点期待，这次错误的投喂，会不会和第一次一样，给换来一个意料之外的美好结果。

毕竟，那刻骨铭心的一次，也是从错误开始的。

收拾了一会儿，背后突然传来一个清脆的女声，“嗨，学长，忙完了咩？”

这个句尾的莫名拟声词还真是有点嗲，赵涛放下东西，转身，看着苏湘紫容光焕发兴许刚在外面接受了一番滋润回来的笑脸，很勉强地笑了笑，“还剩一点，你有事吗？”

“没事不能和你说话啊？蓓姐管你管得这——么严吗？”她凑近一点，笑嘻嘻道，“你请我吃糖，她是不是生气啦？你女朋友怎么这么小

心眼啊？”

“还行吧，她其实挺不爱吃醋的。”存着打算破坏一下咒术效果的心思，赵涛干脆直接说，“我后来在大学又找了两个女朋友，她也没真生气。你今天见的那个杨楠，其实也是我女朋友。我还有一个女朋友在家照顾爸爸，国庆后就回来了。”

“哇噻，”苏湘紫果然吃了一惊，“学长，你很有钱吗？”

“我穷得都要打工去了。”

“啧啧，那你一定是很‘能干’咯。”她露出一个暧昧的笑，“真是人不可貌相哎，蓓姐看着那么乖的女孩子，竟然会因为这个忍你交其他女朋友。”

“差不多吧，”赵涛懒得详细解释，他只盼着单单一次的量不会太强，“起初有点摩擦，吵吵也就好了。所以，你最好平常也离我远点，我对好看的女生可是来者不拒的。”

“是因为我好看呢，还是因为我像你初恋情人呢？”苏湘紫双手一插裤兜，挑眉咬了一下嘴唇，“喂喂，她真比我还好看？”

“她在我心里是最好看的。”赵涛感到一股烦躁涌上，皱眉道，“我一开始搭话，给你糖，也都是因为你让我想起了她，不然我怎么也不会想去勾搭我女朋友的舍友，就这样，没什么事儿的话我要收拾东西了。”

苏湘紫往后退了半步，歪头看着他，她那股压根不知道退缩的神情，让赵涛的心窝更加刺痛，情绪也更加矛盾。

“学长，你这人真有意思哎。”她笑了笑，说，“我像你初恋，所以你跟我搭话，那说明你还想着她咯，那你为什么没跟她在一起？还另找了三个女朋友？她不要你啦？”

“她……”赵涛突然觉得鼻子深处一阵酸楚，看着这张相似的脸，那句话竟然有点说不出口。

“她怎么啦啊？”

“她死了。”赵涛迅速转过身，低头开始收拾东西，“行了，好奇心满足你了，别妨碍我忙了。”

“我可以帮你呀。”苏湘紫笑呵呵走了过来，伸手就帮他收拾起了桌子。

“我不用。”他的口气又糟糕了几分，旁边的两个小干事都惊讶地看了过来，毕竟他平常在学生会基本算是个老好人的形象，加上有三个女朋友的光环，人人都当他是怜香惜玉的专家。

“学长，你该不会看着我就想哭吧？”苏湘紫突然一低头，从下面看着他躲避的脸，“瞧你眼眶都红了。”

“我现在很好。别.....总是让我怀念过去。”赵涛的手压在桌上，胳膊都有点颤抖，“求你了，我不用你帮忙，没事别来烦我，好吗？”

“那怎么行。”苏湘紫缓缓摇了摇头，后面的马尾辫左右甩动，“学长，我看你很顺眼哎，说不定，以后我会经常烦你的。”

“我有女朋友了，你也有男朋友，还.....还有个特地来送你的‘好’朋友。”他不悦地说，“我没什么兴趣被你烦。我觉得咱们最好互相避嫌。”

“为什么啊，他就是正好也在这儿上学，来送我一下而已。我男朋友复读呢，万一考不过来明年分了就是。”苏湘紫挑了挑眉，“学长，晚上我请你吃饭好不好？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你给我一块糖，我请你吃顿饭，怎么样？”

“不怎么样，我女友打工呢，我还要去接她们。”

“喂！”苏湘紫用力跺了下脚，有点后跟的小凉鞋在地上踩出清脆的声音，“你干嘛这么讨厌我啊，长得像你初恋还成了我的错啦？”

“苏湘紫同学，”赵涛无奈地放软语气，他知道归根结底这是他犯贱发咒的错，“是我的错，我不愿意被你请吃饭，对不起，这总行了吧？”

“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她瞪起眼，反倒不依不饶起来。

“那你要怎么样？找警察来抓我吗？”赵涛翻了个白眼，感觉自己就

像光脚踩了个刺猬。

“你这儿到底收拾好了没？马上就该吃晚饭了，学生会是用童工呢？”她一昂头，声音比他还大，一下子就把旁边别人的视线给吸了过来。

“我这儿好了……好了也跟你没关系啊。”赵涛觉得脑袋都快炸了，赶忙说道。

“怎么没关系，你要道歉，就要请我吃饭！”她一伸手，直接挽住了他的胳膊，对着那两个干事说，“你们收拾，这臭小子我带走了，听见没！”

两个小干事吓得一哆嗦，赶紧点头。

赵涛都还没从愣怔中回过神，人就被拖离了自己负责的台子，一路拖进了花园里的小道上。

“行了！”赵涛被拖出一段距离，手臂摩擦着苏湘紫饱满弹手的乳房，心里越发烦躁，终于忍不住用力把手一抽，沉声道，“你有意思吗？怎么不让帮你收拾床的小子请你吃饭啊！你俩不是开房去了么，这么早回来干嘛？”

“呀，怎么听着跟吃醋了一样。”苏湘紫贼兮兮一笑，摇头晃脑围着他转了一圈，“喂喂喂，不会……因为我跟你初恋长得像，就把我当你初恋了吧？”

“呸，你也配？”他在心里快把自己打成猪头，恼火无比地说。

“哎呀，人家没真跟他去开房，吃完饭我不知怎么就没感觉了，不想去了，随便就把他打发回去了。而且我不想请他吃饭，我就想请你吃饭，你不让，那就请我吃饭。”苏湘紫挑了挑眉，“总之，我要和你一起吃饭，我特好奇你初恋是什么样子哎，年纪轻轻就不在了，真不是蓝色生死恋看多了编的故事？”

“滚！”赵涛终于怒上心头，骂了一句，拂袖而去。

没想到，才走出没两步，背后就传来一声抽泣。

他扭过头，就看到苏湘紫转眼之间竟然就红了眼眶，眼泪顺着高挺的鼻梁咕噜咕噜往下滚，她抬手擦了擦，扁着嘴说：“你竟然骂我，我爸妈都没舍得骂过我……”

“你女友真是瞎了眼才喜欢你！蛮横不讲理！臭男人！”她揉着眼睛，竟然越哭越厉害。

这会儿快到饭点儿，正是学生们来来往往的时候，经过的路人已经有人认出了赵涛，轻声说：“哟，这不那个花花公子么，又有新女友了啊？”

赵涛觉得自己头都快炸了，赶紧凑过去小声说：“苏湘紫，苏湘紫……你别哭了行不行？”

“不行。你骂我……”

“对不起，我道歉，我刚才是没控制住自己的脾气，真是不好意思。”

“道歉没用。”她泪水涟涟哭得梨花带雨，一副几乎背过气儿去的样子。

“好，我请你吃饭，你说地方，这总行了吧！”赵涛几乎是自暴自弃地喊了出来。

“这还差不多。”她抽了抽鼻子，掏出一包纸巾扯了一张，擦擦眼睛，“没见过你这么不识好歹的，多少人巴不得请我吃饭我还不稀罕去呢。”

“赶紧走，吃完我还要去接女朋友。”赵涛克制着语气中的不耐烦，躲开她伸过来的手，闷头往外走去。

一边走，他一边用拳头恨恨砸自己的大腿，气恼到恨不得给自己砸骨折。

这女生跟方形彤之间至少差了一百个孟晓涵！

“这什么破馆子啊，不吃。”

“看着就脏，你没见苍蝇乱飞吗？”

“不行不行，我才不吃满盘子放辣椒都吃不出本来东西味儿的菜。”

“喂，你就这点诚意道歉吗？”

连续被否决了一串地方后，赵涛站定步子，扭头道：“苏湘紫，到底吃什么你拿个主意行不行？”

“不，你要请我，就得你说。”

“我说了你又不答应！”

“你得说到我满意啊。难道你说吃屎我也要去啊？”

“啊啊……”赵涛用力抓着头皮，脑子里莫名想起了赵丽蓉老师在《追星族》小品里的最后一句台词——我生了你们六个，我就没遇见这么一个费事的。

（四百二十三）

“喂喂，学长，你女朋友真叫彤彤啊？”

才一坐下，苏湘紫就兴致勃勃地探头问道，距离近得赵涛都能闻到她脸上传来的淡淡化妆品香味。

“不行吗？”他拿起菜单，没好气地说，“我都说了，这地方我请不起，我最近手头不宽裕，你看看，这里头你随便点俩菜我就要留这儿刷盘子了！”

苏湘紫满不在乎地一挑眉说：“我让你请客，又没让你掏钱，你只要有心请我，我保你能付账就是。你请客是给我面子，我肯定不会让你没面子哒。”

这句尾乱七八糟的辅助音他听了真是浑身难受，把菜单往她面前一推，“我不知道吃什么，没下过这么好的馆子，你点吧。”

“这儿很好吗？我没觉得啊。”苏湘紫撇撇嘴，“那，服务员，野菌

汤，鲜参炒饭，葱烧鲶鱼，嗯.....再来个素的吧，五谷丰登，好，就我们俩，先这些吧，不够再点。”

赵涛手心都有点出汗，这地方离他们学校是不太远，但他敢保证，没多少学生平常会来这儿吃。

紧着便宜的点，一个人大半个月的生活费就要搭进去，苏湘紫点的那几样，差不多能付掉他这个月的房租。

他张了张嘴，正想说什么，苏湘紫看服务员走了，竟然直接推过来五张百元大钞，“呐，一会儿付账去，算你请我。我没具体算，不够你就添点，多了算你的。”

尽管男人的自尊心在疯狂叫嚣，但知道没这几张钞票自己就要拿银行卡去取生活费，赵涛只好忍耐着拿到手里，微微发颤地装进口袋。

“喂喂，你还没回答我呢。你初恋女友真叫彤彤啊？”

“我骗你这个能发财吗？”拿人手短，吃人嘴软，赵涛低下头，算是没了办法。

“她小名也是彤彤？”

“嗯。”

“那跟我妹小名一样哎，”苏湘紫呵呵笑了起来，“我妹叫苏湘彤，小名就叫彤彤。”

“啊.....是吗，真巧啊。”他勉强打起精神应付着，觉着头疼得不行，可他自己手贱弄出的烂摊子，想迁怒都没个着落。

“呐，你看你看，漂亮吧？我妹比我还好看呢。”苏湘紫乐呵呵拿出钱包，打开把一个小姑娘的照片在他眼前亮出来，颇为得意地说，“我没你初恋好看，我家的彤彤可就比你家的彤彤好看了吧？”

赵涛仔细看了一眼，哭笑不得地说：“你妹这上初中了没啊，都还没长开呢好么。”

“那又怎么了，长大绝对是个大美人。肯定比你的彤彤好看。”

“行行行，”赵涛根本懒得争，摆了摆手，“随便你吧。”

十来岁的小丫头，女大十八变谁知道会变成什么鬼样子。

而且他也不想话题一直在方形彤身上打转，那让他在这种地方一样吃不下饭，“五百块吃顿饭，看来你家够有钱的啊……”

“穷得就剩下钱了。”苏湘紫拿起钱包扇了扇风，“早早离了婚，孩子没时间管，就剩下给钱给钱给钱，我那爸妈，就是一串转帐数字，轻易见不着，我跟银行还更亲点。”

“你这种家境，何必来这么个破三本浪费人生呢，去留学多好？”

“懒得学外语，不喜欢洋鬼子。”苏湘紫晃荡着雪白的腿，笑嘻嘻地说，“再说我成绩不好啊，这破三本还是我妈找人给我压线调剂进来的呢，差点就去专科了。”

“以后住一个宿舍，小蓓就请你多照应了。”不愿意让自己显得太过反常，赵涛整理了一下情绪，决定就这么普普通通吃了这顿饭，然后乖乖躲在学生会和出租房减少在学校出现的次数，看金琳那边后续到底打算怎么安排吧。

“我能照应什么啊，蓓姐收拾东西时候就跟你另一个女友商量早点出去住呢，你可真有魅力诶。”苏湘紫单手托腮，笑吟吟望着他，“别说，你还真是越看越有味道，学长，你喜欢什么类型的女生啊？”

“文静点的，事儿少点的，贤惠点的，能勤俭持家的吧……”他想了想，干脆照着苏湘紫的反面说了一串。

“不是吧，”她唇角下垂，跟着皱眉道，“不对啊，你那个叫小楠的女朋友哪里符合这个标准啊？”

“她能持家。”赵涛面不改色地扯了个蛋，“我在外面租的房子就全指望她收拾呢。”

“能让保姆干的活干嘛自己做。搞不懂你们男生的脑子……”苏湘紫乌溜溜的眼珠转了转，等服务员把饭菜上齐，突然神秘兮兮地压低声音说，“喂，学长，你……那个女朋友是同性恋吧？拉拉，对不对？”

差点就把一句你怎么知道说出口去，赵涛硬忍了一下，不置可否道：“这和你有什么关系？”

“我好奇啊，我跟拉拉出去开过房，可还没见过双呢。”苏湘紫小声问，“她对蓓姐一副看情人儿的样子，可又是你女朋友，哇塞，学长，你们夜生活肯定超刺激的吧？”

“这是隐私，我觉得我没必要告诉你。”赵涛拿起筷子，决定赶紧吃完赶紧走，不然这也太折磨了。

“真没意思，什么时代了，那么古板。”她撅起嘴，皱了皱鼻头。

赵涛心里一紧，低下头不敢看她这副样子。

他想要抓一个自以为的彤彤，可没想到，苏湘紫却在一点点覆盖侵染他关于这张容颜的记忆。

傻逼啊.....他真想爆捶自己脑袋几下。

“喂喂，学长，学长，”吃了没几口，苏湘紫就又探过头，兴致勃勃地说，“你说你那么多女朋友都一个类型多没意思啊，就不想尝尝鲜吗？”

“不想。我受不了太闹腾的女孩子。”话说出口，他心里又是一阵刺痛，曾几何时，他也是这么摆出一张臭脸，反感排斥另一个女孩的。

一下子，他就情不自禁地心软下来。

谁说错误的开始，就不能带来一个美好的结果呢？

小蓓这么久都没事，不就说明一切都过去了么？

苏湘紫，的确.....的确是个有点轻浮开放的女孩，可方形彤当初也不是什么乖乖女啊。

说不定.....说不定能找到什么闪光点呢。

他轻轻叹了口气，挤出一个微笑，柔声道：“不管怎么样，你像我的初恋女友，说明咱们有缘，我觉得，就先交个朋友吧。”

“好啊。”苏湘紫的眼睛闪闪发亮，笑咪咪地摸出了手机，“那就先从交换手机号码开始吧？怎么样？”

“嗯，可以。苏湘紫……你告诉我，我给你打过去。”

她飞快地报了一串数，接着说：“学长，答应我个事儿好不好？”

被她这又娇又嗲的嗓子弄得心里有点虚，赵涛皱了皱眉，“你先说。”

“别一直连名带姓叫人家行咩？就叫阿紫，我可喜欢天龙八部里那个角色了，可惜我没个姐姐叫阿朱，估计是没缘分遇上我心里的乔大帮主咯……”

不管是电视剧还是原著，说起天龙八部，赵涛起码能没有什么负担地聊上几句。

不知不觉，这顿饭就吃到了尾声。

“好了，满意了吧，阿紫。”他别别扭扭地换了称呼，“赶紧回学校吧，我差不多也该去等小蓓和小楠下班了。”

苏湘紫的眼珠转了转，抿嘴一笑，托腮道：“学长，我跟你一起去接呗。我跟蓓姐以后是舍友，多打打交道，也让我先在这儿交个好闺蜜嘛。”

不知道为什么，赵涛脑子里先闪过了一句网上挺流行的话。

防火，防盗，防闺蜜……

【 J F — 1 2 8 0 】

萨昂娜翘了翘嘴角，走向自己的车，“我真好奇你准备用什么方法让我冷静下来。”

“让你好好燃烧个够，自然就冷静下来了。”

“天哪，我真是疯了。”她转身捧住他的脸，“我竟然觉得你这张丑脸现在变得有那么点英俊。还觉得你说的真他妈是个好主意。”

“这本来就是个好主意。”浦杰拉开车门，坐上了驾驶席。

她跳过车门坐进副驾驶，盯着他的脸，他的胸，他手臂上的肌肉，喘着粗气说：“我下面现在就像一条河，雷，你就快能害我尿裤子了。”

他伸出手，钻进她的腰带中，握住了她饱满的阴阜，那肥美的肉唇中央，果然已经是一片滑腻泛滥成灾。

“但感觉不坏，对吧？”他笑着说道，手指狠狠抠了进去。

“对，简直……能上瘾。”她颤抖着，鲜艳的红唇里吐出炽热的娇喘。

“是说杀人？”

“当然不是，是说你。”她抓住他的手腕，仿佛想要更多。

但他知道这里并不是好地方，尽管，他的确有那么点在杀人现场来一发的冲动。

跑车轰鸣着离开，很快消失在小路尽头。

一个多小时后，一辆搬家公司的货柜车缓缓开了过来，很快，这个木屋就消失在了一片火海之中。

当克里斯蒂娜的身体在火焰中扭曲的时候，萨昂娜也正在另一种火焰中翻转扭动。

一进酒店的门，萨昂娜澡都顾不上洗就搂住浦杰的脖子开始求欢。

但她没想到，浦杰在心中某种异样情绪的支配下，选择了对她进行无比甜蜜无比愉悦却又无比难以承受的折磨。

她才扯掉他的上衣，舔了两下那紧绷胸膛上的小乳头，就被他用力压在墙上，直接抱高到双脚悬空。

他喘息着吻上来，很狠啾住了她的舌头，单手就让她的身体无法着地，另一手摸进短裙，一把撕掉内裤，就从浑圆丰满的屁股下面抄到了她已经湿淋淋一片的肉洞。

粗大的指节并拢用力挖了进去，搅拌着淫水，带着咕唧咕唧的响动，飞快地屈伸。

“噢.....哦哦哦.....”萨昂娜仰起头，顶着墙壁发出了喜悦的淫叫，“宝贝儿，快，快点，干我，我要你恨恨地干我。”

他没理她，心里的火焰正在燃烧，让他更愿意选择让自己感到愉快的方式。他一挺腰，抱着她两瓣肉感十足的屁股，一路走到床边，扔下去，扑上来。

他撕扯她的衣服，她也在匆忙拽他的皮带。

转眼之间，床上就剩下了两条光溜溜的肉虫。

“来吧宝贝儿，我湿透了，快点来，干我，狠狠干我。”她咬着嘴唇，用力拍了一下自己的屁股，淡棕色的大腿分开两边，露出中央鼓鼓囊囊那一团顶上鱼嘴一样的裂口。

“亲爱的，今晚你说了不算。”浦杰舔了舔嘴唇，俯身把她压住，吻死她的嘴，用体重控制住她让她动弹不得，手掌攥住她水球一样的奶子，就粗暴地揉搓起来。

“嗯.....哦.....我知道，你说了算.....大宝贝，我今晚全听你的.....天啊.....干死我吧.....我真是没遇到过比你更有男人味的情人了。”

浦杰懒得再说话，他在那双乳房上尽情蹂躏了几分钟，坐起来，双手抱着萨昂娜的腿向后反折过去，一下子让她的双脚都踩在了床头，脑袋也陷进了枕头里，看起来都有点呼吸困难。

但这个体位，湿润的雌性器官彻底暴露在最上方，像朵盛开的仙人掌花，只不过，被拔光了所有的保护的刺。

他伸长舌头，尝了尝她略带腥涩的爱液味道，然后顺着丰腴的裂谷往上滑动，直到含住了她膨大如珍珠的阴蒂。

“呜……”她舒畅地呻吟出来，一手抚摸他的大腿，一手捏着自己的奶头搓了起来。

发达的阴蒂有着和体积相配的优良敏感度，而浦杰的嘴巴也远超过普通男人的力量和频率，不一会儿，那张缩的洞口就流淌出了稀奶油一样滑溜溜的大片浪液。

“哦、啊、干我……宝贝……快干我……”

萨昂娜情绪已经高涨到了极限，她的声音甚至都有些沙哑，而浦杰的手指才一伸入，就被她饥渴的黏膜死死缠住，嘴巴一样吸吮不停。

他放开阴蒂，坐起来，捧住她的屁股往上一托，粗大的肉棒畅通无阻地撑开肉粉色的洞穴，狠狠撞在她早已充血发硬的子宫口外。

“啊——”她母狼一样长嗥了一嗓子，都不等他抽动，就急匆匆以腰为轴扭起了屁股，被挤出来的骚汁儿滴滴答答染到他大腿上。

他往里狠狠顶了十几下，看她满面潮红一副恨不得把自己奶子捏爆的亢奋样子，突然抽了出来，趴下又舔起了发抖的阴蒂。

这么猛干十几下，舔上十几下，交替几轮，他喘息着放开她，骑到她肉滚滚的奶子上，把湿淋淋的肉棒送到她的嘴边，“舔干净，舔干净我就接着干你。剩一点都不行。”

萨昂娜已经急得连腿都夹到了一起，就等着最后升天那快活到想死的几下重头戏，连忙抬起脖子，一手抚摸着浦杰的腰，一手扶住上翘的老二压下，丰满的红唇紧紧裹住阴茎，深深含入，拼命地舔食着上面淋漓的汁水。

他向前倾身扶住墙，喘息着下令，“不许用手帮忙，贱货。”

“呜呜……呜唔……”她抬起眼睛望着他，嘴巴里嘶噜嘶噜的声音更加响亮。

估摸着快感的浪尖已经过去，浦杰抽出自己的凶器，一巴掌扇在萨昂娜屁股上。

她喘息着翻身趴下，高高昂起了肉波荡漾的肥臀。

他拿过一个避孕套，撕开戴上，扒开她的屁眼，就对着里面塞了进去。

“噢噢……该死！”萨昂娜向前躲了一下，尽管相关经验还算丰富，但冷不丁被突袭进来，还是让她赶紧伸手自己揉起了豆子，想要舒缓一下那股憋闷的饱胀感。

但他不想让她这么自摸，摸下去不久就要高潮。

他抄起她的双手马缰一样握在掌中，腰上加力，往前狠狠顶去。

“啊……哦……噉……”大呼小叫的萨昂娜不一会儿屁股就被他的小腹拍红，屁眼都快被干裂，依然爽得淫水长流，叫喊道，“嘿……用力……用力……”

他笑了笑，反而停了下来，“亲爱的，今晚我说了算。”

“哦……甜心，算我求你……”她挪了挪膝盖，拱高屁股自力更生，往他的大棒子上一下一下耸着套过去。

“不行，我准许的时候才可以。”他笑了笑，又抽了出去，扯掉避孕套，用指头捏了捏她跟花一样绽开还没来得及合上的屁眼，躺了下去，“舔吧，舔干净了自己上来动。”

萨昂娜粗喘着看了他一眼，马上俯身下去，比最下贱的婊子还要贪婪地舞动着舌头，一直到从龟头到根部全被口水洗了一遍，听到他说了声嗯，赶忙提臀上阵，啊啊叫喊着，跟战吼一样配合着节奏上下晃腰。

浦杰根本不用看她，反正以他的经验，光靠肉棒周围松紧的节奏和抓握的力度也大概知道女人距离真正的高潮还差多远。

等到那橡筋一样的收束感到了某种程度的时候，他猛地往上耸了几下，抱起她翻身压在下面，又抽了出去。

“哦……我的神呐……”萨昂娜这次差点哭出来，没了肉棒在里面撑着的小穴就跟要说话一样开开合合，“别折磨我了……现在就干死我吧……干死我吧……”

“不到时候。”他笑着说了句，揪住她的头发，把满是淫水的肉棒再次塞进了她的嘴里。

如此重复，她就像舔到了鱼尾，咬开了鱼皮，对准鲜嫩鱼肉张开了大嘴的猫，却被他巧妙地捏住了脖子后面的皮，保持着闻得到舔得到却死活吃不到的状态。

她扭动、大叫，她搂抱、挺腰，她亲吻、哀求，却都无法改变浦杰的耐心。

她最后甚至忍不住想要自己动手，可她的胳膊马上就被扭到了身后，被他的皮带紧紧捆住。

当最后浦杰终于恩赐她酣畅淋漓的解放时，仿佛每一次欠下的洪流都积蓄在了一起，十倍百倍的快乐随着痉挛电流一样奔走在肌肤之下，那短短的几十秒，她感觉自己就像是被人粗暴地扔进了乐园的大门，带着一身刺痛，淹没在蜜与牛奶的河流中.....

“你真是个难以理解的怪物。”

当浦杰把一整盒烟抢下来连着打火机一起丢进垃圾桶的时候，已经羔羊一样柔软的萨昂娜有气无力地抱怨了一句，就用被子卷住自己的身体，闭上了眼睛。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八十五）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二十四）

不管是脑子里的哪个声音都在提醒赵涛，拒绝，带着苏湘紫去接余蓓和杨楠，绝对会是让他此后的生活不得安宁的起始。

可他根本搞不定这个女生。

如果说跟金琳打交道的那段时间让他意识到自己的女朋友们有多么纵容他惯着他，那么苏湘紫就让他发现原来金琳他妈的竟然也是很可爱的。

这还是他身边第一个“我不管我就要你要不让我得逞我就一哭二闹三上吊”的类型。

在饭店门口累计拉拉扯扯两次，哭哭啼啼一次，大叫大嚷一次后，赵涛终于还是举手投降，推上二手自行车就载着她往余蓓她们打工的饭店蹬了过去。

这女生出场的背景音乐简直就是循环播放的四字说唱歌词——任性妄为。

他很确定，苏湘紫那根本就不是真哭，也不是真心要闹，这个小丫头压根就是清楚明了的知道女生对付男生有效的武器是什么，不外乎撒娇、面子、软磨硬泡。

都还没骑到下个路口，后座上的她就完全没了刚才委委屈屈梨花带雨的口气，笑呵呵地说：“学长，你这车子骑起来铃铛不响哪儿都响，也太破了吧。回头我给你买辆新的好不好？来个变速山地车，后座

加个垫，你带女友上下班不硌屁股。”

“无功不受禄，好好地你给我买这个干什么。”赵涛肚子里正开着调料铺，酸甜苦辣咸揉成一大团拧在胃口那儿转啊转啊，转得他想吐。

“我看你顺眼啊。”苏湘紫大笑着拍了拍他的后背，“再说了，我给你买了车子，我回头要是的事儿出去，找你带我一趟，你总不好意思说不行吧？这叫预付工资。你看，我是不是天生就该学企管？”

“你这管法叫败家专业。”赵涛没好气地甩回去一句，“我就没听过有哪儿预付工资的。”

“那是因为你没见识，切。”苏湘紫哼了一声，笑道，“你不要就不要，我回头当礼物送蓓姐，肯定还是你骑。”

“那你们俩舍友商量去吧。”赵涛有气无力地念叨一句，抓紧蹬了几步，只盼着赶紧到地方，至于到了之后是怎么个洪水滔天，他已经没心思管了。

“喂喂，学长，我问了你好几遍了，你怎么追到你初恋女友的啊？比我都好看，能看上你啊？”苏湘紫就不是个嘴巴能闲下来的人，安静了没十秒，就又挑起了话头，“说，你怎么把人家坑蒙拐骗弄到手的？”

“是她追的我。”赵涛忍了又忍，还是没忍住说，“她喜欢我，都没你这么死缠烂打烦人！”

“得了吧，那是她追上了，我要追上了，你也不觉得我死缠烂打。”苏湘紫完全不以为意，让他根本摸不清这个女生哭闹的点是什么，“喂，那我追你好不好？你就可以重温和初恋的鸳鸯蝴蝶梦咯，你回头给我找找她照片，我照着她模样打扮打扮，啧啧，保准哭崩了你，怎么样？”

“不怎么样。”他手攥住车把，又一次意识到自己这次的冲动有多么愚蠢。

是有个跟彤彤相貌类似的女孩出现了，可那又如何？就算有个跟彤彤一模一样的女孩出现了，那又能如何？那是她吗？

那是她吗？

那是她吗？那是她吗？那是她吗？那是她吗？那是她吗？那是她
吗？那是她吗？那是她吗？那是她吗？那是她吗？那是她吗？那是她
吗？那是她吗？那是她吗？那是她吗？那是她吗？那是她吗？那是她
吗？那是她吗……

“喂喂喂！ 刹车！ 刹车！”

苏湘紫的尖叫总算拉回了赵涛的神智，他这才发现自己正在向着红灯后打横车来车往的十字路口中央骑去。

他赶忙捏紧车闸，把破车子猛地停下。

“哎呀……”苏湘紫猝不及防，一下就把脸撞在他的后背上。

她跳下车，皱眉看着他，“不是吧你，骑车子就这水平啊？要不你跟我说地方，我带你吧。我不介意你搂我腰。”

说着她就颇为得意地把身子往他的方向一晃，“你摸摸，可细了。”

“行了上来吧，我就是刚才走了一下神。”赵涛叹了口气，“阿紫，算我求你，以后别跟我再提我初恋女友的事情了好吗？小蓓听了不高兴，我……也难受。”

“你到底长情不长情啊？”苏湘紫扭身坐回后座，很直白地问，“你这找了一车女朋友的在这儿怀念初恋女友，怎么感觉就跟吃火锅的时候嚷嚷着减肥结果一个劲儿往自己盘子里夹肉的人一样啊。”

赵涛被噎了一下，心里更加烦躁，用力一蹬车子，“算了，说了你也不懂。”

“那你先说啊，你不说怎么知道我不懂？”

“不说，你爱懂不懂。”

“我爱懂啊，不爱懂干嘛问。”

你一句我一句，就这么一路纠缠到了那个小饭店门口。

不愧是新生报到日，生意的确非常红火，门口光小汽车就比平时自行车都多。

赵涛一路上攒了一堆气，一锁好车子，就故意说：“看看人家的家长，都恨不得搁学校住到孩子适应再走。瞧瞧你，连个家长影子都见不着。”

“我家长来了啊。”她摸出钱包晃了一下，“喏，都在包里呢，一人一张卡。一张是爹一张是妈，余额不够就给打，我花谁的少了还不乐意呢。这不挺好，总比蓓姐家长不来卡里也没钱强吧？”

妈的，这家伙战斗力真强……赵涛拍了一下脑门，被这一刀反捅得毫无脾气，只好在旁边随便找了个不碍事的地方站住，说：“好了，我剩下就是等着饭店人不多了，老板放人了带女朋友们回家。你要没什么事就趁早回宿舍吧，还有四个舍友呢，你也别盯着小蓓一个人。”

“我管她们四个干什么，她们我又不感兴趣。”苏湘紫一插裤兜，溜达着就走向饭店里面。

“诶？你干什么去？”

她头也不回笑着说：“看看有座没，随便点俩菜，找蓓姐聊聊。”

（四百二十五）

“呀，没座。”苏湘紫根本就不是赵涛拦得住的类型，撩开塑料帘子钻进去，甩开赵涛的手就先在里面溜了一圈，跟着站到刚送完一盆汤的余蓓面前，微微一笑，说，“服务员，还有地方吗？”

赵涛急匆匆跟了进来，这么几秒就急出一头汗，赶紧在后面说：“阿紫，你不是吃过了么。”

“我又想吃，不行啊？”苏湘紫一扭头，看见旁边这桌人正在叫服务员结账，笑嘻嘻说，“那桌正好要走，服务员，帮我收拾收拾去。”

余蓓微微皱着眉，看了看苏湘紫，又看了看赵涛，小声说：“你们一起吃饭去了？”

“是啊，金鼎居，学长请的客。”苏湘紫笑呵呵地说，“就是我怕吃穷他，没舍得点，所以没吃饱嘛。”

余蓓初来乍到，还不知道那地方是个什么概念，旁边不知何时凑过来的杨楠吃了一惊，说：“金鼎居？就那一个凉拌豆腐敢卖四十多块的店儿？赵涛，你.....你路上抢钱去了？”

“她掏的钱。”赵涛垮着肩膀光想这就逃回出租房不出来了，“我哪儿吃得起啊。”

余蓓没有作声，低下头拨开赵涛，径直迈到走了客人的那桌旁边，帮着另一个服务员收拾起来。

苏湘紫满面笑容拉开椅子就坐了下去，冲着杨楠招了招手：“服务员，菜单。”

杨楠眯起眼睛，小声对赵涛说：“赵涛，你专门带这么个家伙来这儿是嫌我俩今天太轻松吗？”

听出杨楠有点动气，看余蓓表情显然中午就攒着的不快也翻了倍，赵涛翻了个白眼，“我专门带她来干嘛。是她非要跟着，我不让她就哭，大庭广众哭，哭得跟我要强奸她一样。我能怎么办啊.....”

杨楠哼了一声，“你可真不挑食。”说完，她不等老板发飙，赶紧凑过去递上菜单，顺便帮着余蓓一起收拾。

学校门口的小馆子价格当然不敢上天，苏湘紫随便点了两个最贵的，也就七十多块。

不过这差不多已经是赵涛节约点吃吃一星期的伙食费，他过去坐下，皱眉道：“我说，咱们不是已经吃饱了么，你又点俩菜是要干什么啊？”

“等你女友下班啊，我又不愿意在外面站着，进来坐着不花钱怪不好意思的。”苏湘紫笑眯眯抬起手，故意冲着余蓓喊，“蓓姐，再给我俩拿两瓶啤酒，要冰镇的哟。”

“我不喝。”赵涛觉得满脑子正在咕噜咕噜往上冒泥泡泡，就跟憋了一肚子沼气一样，张嘴点个火估计能炸了，“你不是说想交个好闺蜜

吗？你就这么交？”

“对啊，一会儿人少了不那么忙了，我请蓓姐和楠姐吃好吃的啊，还可以喝两杯。”苏湘紫修长的手指轻轻敲打着桌面，摇头晃脑地说，“我上来就请吃饭，够有诚意了吧？”

赵涛靠在椅子上，浑身无力。他看了看余蓓和杨楠，那俩还正忙得不停脚，都懒得看他这边。

苏湘紫就是个闲不下来的跳豆，隔一会儿就要对赵涛撩几句，看他故意不搭理自己，等余蓓来上菜的时候，微微一笑，大声说：“学长，蓓姐这么漂亮的女朋友，你当初是怎么追到手的啊？”

余蓓把菜盘放到桌子中间，微微侧脸看着苏湘紫，深吸了口气，说：“是我先喜欢的他，很喜欢很喜欢。他没追我，是我缠着他不放手的。”

就像是在警告什么一样，她盯着苏湘紫的眼睛，一字字说道：“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一直缠在他身边的，不管谁来捣乱，都别想把我和他分开。除非我死。”

“哎呀……蓓姐，干嘛这么吓人的表情，学长本来就够讨厌我的了，一路上一直对我爱答不理的，你再说我几句坏话，他肯定更嫌我烦了。”苏湘紫扁了扁嘴，做出一副小可怜的模样，“我初来乍到，好不容易看到你们几个我觉得挺顺眼的的朋友，我没家里人来送，蓓姐你也是靠男朋友和男朋友的女朋友来送的，我还当咱们应该挺能谈得来呢。”

余蓓被她暗箭戳了一下，身子微微一晃，拿起桌上的菜单抱在怀里，匆匆说道：“抱歉，我去忙了。”

赵涛看着桌上的筷子，真想拿起来狠狠敲对面那个女生两下。

幸好，没一会儿，苏湘紫的电话响了，她接起来，总算是顾不上再来招他。

她那清脆爽甜的嗓子说起普通话的时候略带乡音还不觉得怎么样，等到跟家里人交流充满了那边的方言味道，就一下子显得噼里啪啦又快又响，三句话里赵涛倒有两句半似懂非懂。

足足说了十多分钟，苏湘紫才挂掉电话，拿起啤酒喝了一大口，哈了口气，也不用赵涛问，主动解释说：“我爸妈打来的，他们带着我妹在外面吃饭，顺便问问我到学校情况怎么样。”

“我当然是一切都好，我多让他们省心啊。这么远来上个学，都不用他们送。”她笑着又喝了一大口，但眼里分明全是落寞和难过，“所以多认识几个朋友很必要，不然，我要连个帮忙拿行李的都没有，上楼都成问题哎。”

“学校有迎新的学长学姐，不会让你真连宿舍都上不去的。”赵涛被她刚才的眼神触动，感同身受地心里一痛，轻声道，“你这么漂亮，有的是学长愿意帮你。”

“学长，你就不愿意帮我。”她笑呵呵地说，“你看，我花钱让你请我吃顿饭你都不乐意，我花钱请你女朋友吃饭你也不乐意，你说，我长的像你初恋女友是不是犯法了啊？”

“我触景生情，难受。”他只好找了个蹩脚的借口，唯恐她又提起长情与否的自相矛盾，赶忙又说，“而且你有男友了，不好。”

“有什么不好，男朋友又不是老公，合眼缘就在一起玩，不合眼缘就分手咯。”苏湘紫挑了挑眉，“我又不打算结婚，我的目标就是每个年龄段找一个不同的男朋友，体验一下各种男人的不同。”

“呃.....那你的年龄段打算怎么分啊？”

苏湘紫表情夸张地叹了口气，“计划赶不上变化啊，我最先想的是五年换一个，哪知道第一个就糟糕透顶，结果处了俩月就分了。所以只好动态平衡咯，遇到合适的就久点，不合适的就赶紧分，免得互相祸害。”

赵涛犹豫了一下，问：“那你目前交往的.....最久的有多长时间？”

“嗯.....不到四个月吧。”她耸耸肩，很遗憾地说，“我倒霉啊，遇不到好男孩。”

她皱起眉，颇为认真地凑近了一点，小声问：“你说你们男生是不是有神经病啊？我不想给呢死乞白赖想要说男女朋友就该干那事儿，可

我给了呢，又嫌我不矜持不是好女孩。我谈过男朋友明明每次都说的啊，为什么上床前都说不在乎过后找碴呢？”

赵涛颇为气闷地低下头，说：“你不是说出答案了么，你倒霉，没遇到珍惜你的好男孩。”

苏湘紫哦了一声，突然连珠炮一样说：“那你珍惜你女朋友吗？跟她们上床了没？都不是处女了吧？最后只能有一个嫁你吧？剩下的呢？被人嫌弃嫁不出去怎么办？”

他苦涩地笑了笑，看一眼余蓓，回想着初次占有她的情景，缓缓道：“我可没说过我是好男孩。我.....就是个注定下地狱永世不得轮回的无耻流氓。”

他在心里补了一句，遇到我，才是你这辈子最倒霉的事.....

（四百二十六）

苏湘紫真的没怎么动那两盘菜，就是慢悠悠喝酒，喝几口，追着赵涛聊几句。

磨磨蹭蹭到了快九点，饭店里慢慢没了什么人，只剩下三桌还在吃东西，老板张罗了一盆菜几碗清汤面条，准备招呼店里的人吃东西。

苏湘紫果然抬起手招了招，“蓓姐，楠姐，来我这儿吃，端面条来，我这儿给你们点的菜。”

杨楠皱了皱眉，不想理她。余蓓干脆直接坐在了老板那桌。

赵涛正想劝苏湘紫别闹了，就见她噌的一下站起来，咚咚咚走到那桌旁边，一弯腰就挽住了余蓓的胳膊，“蓓姐，给个面子嘛，咱们以后一个宿舍，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请你吃饭也不行啊？以后我来吃，还指望你给打折呢。”

“我就在这儿吃挺好的。我们店里人都在。”余蓓皱着眉挣了一下，结果竟没挣脱。

赵涛也一早就发现了，苏湘紫这丫头看着挺苗条，力气可真不小，

保不准杨楠都要略逊一筹。

“去嘛去嘛，不然我就再点一桌菜，不让你们厨子休息了。”苏湘紫一撅嘴，干脆拍了拍老板的肩，冲着那个三十多岁的大叔甜甜一笑，“哥，把服务员借一下，到我那桌吃饭去嘛，拜托啦。”

那声跟裹了蜜一样的哥叫得那大叔眉开眼笑，一抬手就说：“小余，上大学要注意人际关系，别这么生硬嘛。去吧去吧，我又不说你什么。在我这儿打工的孩子有同学来了一起吃点很正常，别那么死板。小杨，你也去，腾出俩座位我们还坐得宽松呢。”

杨楠翻了个白眼，伸手帮余蓓端起碗，冲她无奈地摇了摇头，往这边走了过来。

趁着余蓓和苏湘紫还落在后面，赵涛有气无力地说：“怎么样，体验到我的感受了吧？”

杨楠放下碗，一屁股坐到赵涛旁边，扭头小声说：“你可别招惹这个小妖女，小蓓对她有心结，提起她眼神都不对劲儿。咱们好日子安安稳稳的，你要瞎折腾，我可饶不了你。”

赵涛苦着脸点了点头，心里却知道，这警告已经来得晚了。

苏湘紫亲亲热热挽着余蓓过来坐下，一筷子夹起没怎么动过的菜，放到了余蓓的碗里，“来，蓓姐，吃点。做兼职这么辛苦，可得吃点好的才行。”

余蓓抿了抿嘴，尽管俗话说伸手不打笑脸人，但她的心结似乎颇重，用筷子把那团菜拨开到一边，低下头，仍只吃自己那一碗没什么滋味的清汤面。

“蓓姐，你干嘛这么讨厌我啊……”苏湘紫伸着小脸在余蓓面前晃荡着，“你不会是怕学长因为我的长相而移情别恋吧？”

她咯咯笑了起来，“学长是那么肤浅的人吗？”

赵涛窝着一肚子火在心里答了一句，是，没错，我他妈就是这么肤浅庸俗下流低贱的人。

余蓓还是不理她，只是绷着脸默默吃面。

可苏湘紫压根不知道消停俩字怎么写，一扭脸就对杨楠说：“楠姐，你呢？你是怎么被学长搞到手的啊？”

杨楠眯起眼睛，咧嘴一笑，伸手摸了摸余蓓的脸蛋，说：“其实我喜欢的是小蓓，想跟她在一起，只好勉强跟着赵涛咯。阿紫，我突然看你也挺顺眼哎。”

哪知道苏湘紫根本不在乎，反而把自己嫩呼呼的脸蛋凑近了些，“好啊好啊，楠姐，你要是喜欢我，回头咱们去约会呗。我还挺喜欢跟女孩子开房的，又软又香又干净，还特别温柔。”

杨楠一怔，皱眉道：“你……也喜欢女生？”

苏湘紫摆了摆手，“没有啊，我还是觉得男生更好，可有人喜欢我，我就高兴。管他男的女的呢。”

杨楠撇下嘴角，不屑地说：“你这么阔绰，长得又好看，还缺人喜欢啊。”

“缺啊……”她单手托着腮，眼神又显得落寞了不少，“喜欢跟着我混吃混喝的算是喜欢我吗？喜欢跟我开房上床的算是喜欢我吗？到底喜欢我什么才算是喜欢我呢？我想要的那种喜欢，总感觉就没遇到过呢。”

杨楠似乎有些不忍心，叹息一声，伸筷子夹了一团放到碗里，吃了一口，笑了笑，给余蓓也夹了一份，柔声说：“稍有点凉，但真挺好吃的。咱自己店的招牌菜，也尝尝吧。”

但杨楠显然低估了余蓓此刻心中的阴郁抵触。

她放下筷子，挺直后背，低头望着碗里的菜，看了几秒，轻声说：“行了，我饱了。”

说完，她起身过去跟老板低声说了几句，然后大步走向门口，就这么走了出去。

赵涛心里一紧，赶忙从杨楠让开的位置冲出去，“小楠你吃，我去

追她。”

杨楠并没打算追出去的样子，她颇为玩味地望了一眼窗外余蓓从没见过的盛怒模样，缓缓坐了回去，看一眼苏湘紫，微笑道：“剩咱俩了，聊聊吧。”

“小蓓！小蓓！”赵涛匆忙打开车锁，推着跑到余蓓身边，看她走的方向不对，赶忙道，“你报道第一天，晚上就不回宿舍住了啊？”

“不回了。”余蓓的步子迈得飞快，都快赶上竞走，“我明天就跟小楠去把行李收拾了，宿舍费我就当白交，我直接在外面住。”

“就因为苏湘紫？”赵涛明知道答案，但还是只能无奈地问。

“不。”没想到，她矢口否认，突然站定，一扭身，盯着他，带着一股近乎绝望的情绪，泪眼婆娑地说，“是因为方形彤！”

“这……这是从何说起啊。”赵涛停步太急，一个踉跄差点把车子摔在地上。

“你知道从何说起。”余蓓就像是爆米花用的黑铁疙瘩，在火上转了太久，冷不丁发出了那一声吓人的巨响，“我不知道你到底用什么办法来让女生爱你爱得不可自拔，但我知道，你肯定对苏湘紫也用了！那么，到底是因为什么？因为谁？你跟她才第一天见面啊！还能是因为谁！你说啊！你问心无愧的话，你说啊！说啊啊啊——！”

这歇斯底里的嘶喊吓得赵涛退了两步，手里的破自行车终于还是一歪，叮铃咣啷倒在了地上。

（四百二十七）

看着哑口无言的赵涛，余蓓小小的身体剧烈地起伏了几下，抬手擦了把泪，也不管路边好奇的学生和路人正在看过来，盯着他颤声说：“赵涛，我……我别的什么都不在乎了，我连……连你到底用了什么手段都不愿意去想。我就想好好爱你……我都没有奢求过你只喜欢我一个，但你能这样对我……我为了你牺牲了多少？我要过什么没有？苏湘紫呢？她凭什么？”

“我.....我也什么都没有给她啊。”赵涛心里一阵惶恐，不知所措地辩解着。

“你上来就下手了，以后呢？”余蓓的眼泪就跟停不住一样啪嗒啪嗒往下掉，“她不就是长得有那么点像方形彤吗？不就是这个吗？赵涛.....是不是我也整容成那副样子你才会打心底喜欢我？是不是啊.....”

顾不得旁边全是眼睛在看，赵涛赶忙过去一把抱住她，紧张地说：“不是，真的不是，没有，我没那么想过。我.....我就是.....我就是脑子一热，一糊涂。我真没做什么。你看我这不也是一直在防着她呢么，她都怪我讨厌她了。”

“我不信你。”余蓓抽了抽鼻子，“你就会骗我。”

“那你要我怎么办？你说，和她绝交吗？我这就去，我马上去跟她，这总行了吧？”

“你发誓。”她的声音很小，但语气非常坚决，“你发誓说你绝对不会喜欢上她。”

赵涛马上抬起手，“好，我.....我要是喜欢上苏湘紫，就叫我.....”

“不用你。”她抬头望着他，“我不要报应在你身上。”

“啊？那.....那该怎么办？”

“如果你喜欢上苏湘紫，那.....你其他的女人，包括我在内，就都不得好死。”她的眼里浮现出一股奇异的光，“反正，如果你选了她，那我们活着也没什么意思了。”

“我不发！”赵涛就跟突然掉进了冰窟窿里一样，浑身寒气刺骨，浑身哆嗦了一下，马上说道，“我才不拿你们的安危开玩笑！”

“原来，这就是一个玩笑么.....”余蓓眼里的光迅速暗淡下去，她退开两步，扭头走向了他们的出租屋，“算了，当我没说过，我回家了。再见。”

“小蓓！”赵涛彻底乱了阵脚，扶起车子想追才发现轮子摔歪了，他

气得一脚踢开那辆破车，可想了想最近手头正紧，只好又扶起来，双腿夹住正了正龙头。

这么折腾了一下，再回头看，余蓓瘦小的背影就已经消失在了路对面的便道尽头。

那里恰好坏了两个路灯，又是对应学校操场看台后的位置，没有什么光。

就好像有一团浓稠的黑暗，无声无息地，将她吞噬进去，连一点残渣都没有吐出。

心里的害怕上升到了极点，他跨上车子，就猛蹬着追了过去。

在院门口，他追上了余蓓。

可她一言不发，一脸冰霜，连泪都已经擦干。

回家后，余蓓默默地冲了个澡，拿出一包泡面，冲开水吃了下去，进到隔壁卧室，从里面插上了门。

不管是赵涛还是后来回了家的杨楠，她都没有理会。

那扇门上插销的门，就好似直接关在了她的心上。

杨楠澡都顾不上洗，把赵涛拖进卧室推到床边，扯过一张凳子坐下，瞪着他说：“赵涛，你这个初恋，到底是怎么回事儿啊？你不是说高中就有个女生和一个女老师追你来着吗？你不是没被追到吗？”

赵涛双手托着额头，好半天，才缓缓道：“不，其实……那个女生追到了。可是……那年夏天，她就……她就……死了。”

“难怪……余蓓这么大反应，原来不是单纯的转学啊。”杨楠挠了挠头，“这可有点坏菜，不是都说活人抢地位永远抢不过死人么，你这可好……死的死了就够受的，结果又来了个克隆体。”

“克隆体个屁，”赵涛没好气地说，“除了脸有些像，别的就没一样的地方！”

他故意说得比较大声，希望隔壁的余蓓能听到。

“那你拒绝她不就完了。”

“我拒绝什么啊……”赵涛双手抓着头，感觉自己脑子里有二百五十六个礼炮在砰砰放烟花，就快炸了，“难道人一个漂亮姑娘都没对我表白我就去跟人家说对不起我不会喜欢你的所以你放弃吧？我就是把自己当偶像剧男主角也不能自恋成这样啊。”

他半是跟杨楠说半是跟余蓓说地大声道：“我已经对她说了好多遍了，我有女朋友，还不止一个，我就是个下流好色无底线的人渣，而且她也有男朋友，身边还不止一个男人，所以这没可能的。我说到这儿难道还不行吗？”

杨楠点了点头，哦了一声，“要这么说我倒觉得可以了。我看苏湘紫挺要面子的，应该不至于非要来当个四分之一。放心，我这人别的不行，看女生还是挺准的，她就是缺人爱，缺魔怔了，你搁置她一阵子，她自然去找别的男生了。她这样的，我就不信能忍到男友复读完，我打赌她军训完就得开始寻摸别的男的，赌什么都行。”

可听杨楠这么一说，赵涛心里又有些难受。不过转念一想，还有个知情者金琳不知道在做什么打算呢，新学期之后的日子，不定会是怎么一番扑朔迷离。

他只好强打精神，也去洗了个澡。

出来后，杨楠倒是成功敲开门，进去了余蓓那边，只留下他，在隔壁床上嗅着两个女孩留下的味道，辗转反侧，一夜不得安眠。

他根本没办法睡着，只要一闭上眼，两张颇为相似的脸就甩动着马尾辫在他面前晃来晃去，交错，重合，分离，走远，他喊方彤彤的名字，回头的却只有苏湘紫，他拼命地追，拼命地追，那个真正想要追到的身影却越走越快，越走越远。

他惊慌地喊叫着，一个箭步跳了过去。

可就在他的手快要触到飘荡的裙摆时，苏湘紫那绺挑染的长发鞭子一样紧紧缠住了他，在那同样清脆却不怀好意的笑声中，把他一点点拖

离远去的背影。

他只能看着那抹影子消失在黑暗的梦境尽头，然后，在浑身不受控制的战栗中挺身坐起，醒悟过来又一个噩梦折磨过他的事实。

余蓓和杨楠在校门口的早餐店还谈了一个兼职，不到六点就会出门，赵涛起床看了看，隔壁房间果然已经空无一人，尽管这会儿天都还没全亮，其实仅有五点半多一点。

今天开始，迎新的工作量会大幅减少，赵涛把隔壁余蓓她们没顾上叠的床铺收拾了一下，打扫打扫家里，吃了一碗泡面，一想到去参加学生会活动就有可能再遇到苏湘紫，心里就跟打翻了五味瓶一样。

也不知道如果按照金琳的计划，长期投喂下去，苏湘紫会不会在爱情的影响下有所转变。

他突然想到了杨楠说的话，那个女孩缺人爱。

不知道为什么，这让他感到一阵不安，因为他发现自己很难爱上她，连喜欢都很勉强。而这样一个女生，一旦求不得的时候会发生什么？

他禁不住打了个哆嗦。

昨晚的难眠和噩梦让赵涛的精神很差，等到快八点的时候，他给金琳打了个电话，说自己身体不好，今天上午请半天假，让她帮忙找个人代一下他那片。

大概是觉得反正目标已经半强制地选定，再让他去观察说不定还要额外找麻烦，金琳很痛快地答应下来，挂电话前，才不情不愿地叮嘱了他一句注意身体。

接电话的时候就收到了短信，他挂掉后点开一看，竟然是孟晓涵发来的。

而且，她的措辞看起来颇有些困惑。

“赵涛，余蓓约我见面，听起来口气不太对，发生什么事儿了？”

（四百二十八）

赵涛抱着头在床上左右打了七八个滚，狠狠捶了墙几下，才算是冷静下来烦躁到几乎崩溃的情绪，拿起手机给孟晓涵打了过去。

“喂，晓涵，我刚才在厕所呢，没看到信息，我刚看见。”

孟晓涵的声音听起来还算稳定，“哦，其实也没什么大事儿，可能是我多心了吧，说不定余蓓就是想跟老同学见见呢。”

“我觉得应该不是。”赵涛苦恼地捶了自己脑袋几下，但脑子就是这么个脑子，不是天线不灵光的电视，敲也敲不出什么新节目来。

他不知道怎么说，只好含糊地表示：“晓涵，小蓓正跟我生气呢，昨晚一夜都没搭理我。你.....你要是听她说了什么气话，千万别往心里去好吗。”

可孟晓涵显然是误会到了别的方向去，自嘲般轻笑一声，就缓缓道：“放心，赵涛，我知道自己的情况，怎么会和她争呢。她心里有气也是正常的，没关系，我不会和她吵的。我可以向她道歉。”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赵涛嘴里的唾沫星子差点把手机打飞出去，“不是这回事，小蓓找你肯定不是为了这个。我.....”

他说到这儿，嗓子眼里顿时又跟塞住了一根擀面杖似的，不知道怎么把话接下去。

怎么说？告诉孟晓涵余蓓是因为突然出现了一个长得和方形彤挺像的女生而和他冷战？

换别人可能不觉得有什么，孟晓涵可是他的老同学啊。

要是这都还不知道他跟方形彤的关系，联想不到当初她转学、他病休之间的秘密，那未免也太蠢了点。

他正在苦恼如何想借口的时候，电话那边传来了孟晓涵的声音，“好了，不说了，余蓓到了。让她看见我跟你打电话不好。你放心吧，她怎么样我我都不会生气的。回聊，我先挂了。”

结果，赵涛什么也没来得及说。

而他不相信，余蓓什么都不会说。

说了之后呢？

他抱着头，颓丧地躺回到床上，如果这会儿有人能给他一个时光机，他肯定要穿越回昨天先把自己兜里那些糖偷出来丢个干净。

可惜，没有什么时光机，也没有后悔药可吃。

他翻出来那几块糖，恼火地拉开抽屉，锁进了里面他以前用来放针管之类东西的铁盒子里。

他已经不敢再带着在身上，他宁愿把一切交给金琳，至少金琳比他聪明，聪明得多。

而他就是个蠢驴，彻头彻尾无可救药的蠢驴。

他拉起被子，把自己蒙在里面，完全不敢想象，下个月张星语回来后，现在的裂隙要转变成怎样可怕的崩塌。

只能指望金琳早点多喂苏湘紫吃下去，只能指望苏湘紫吃了之后会越来越听话，会乖巧懂事，知道体贴，只能指望自己到了那时可以制得住她，让她接受一段畸形而隐秘的关系。

这似乎已经成了他唯一的希望。

他拿起手机，无奈地给金琳发了条短信，“就靠你了。”

这句话没头没尾，还很奢侈地浪费了一条短信剩余的字数。

但他知道金琳能看懂，能明白。

不一会儿，金琳回复了一句：“下午四点，到宣传部办公室等我。”

“好。”

回完这句，他抓起枕巾狠狠揉了揉脸，缩进被子里，蜷成婴儿一样

的姿态，昏昏沉沉地睡了。

他隐隐期待着自己能生一场大病，住院之后，心疼他的姑娘们就能暂时妥协很多问题。

可惜他最近的运气似乎格外不好，中午醒了之后，尽管精神状况依然糟糕，但身体已经休息过来。

杨楠和余蓓当然不在家，而他看了一下手机，也没有孟晓涵发来的短信。

他忍不住给孟晓涵打了过去。

可她没有接，只是给他挂断之后，发来了一条短信：“正忙呢。不方便接电话。”

“余蓓都跟你说什么了？”他提心吊胆地问了一句。

“没什么，一些有趣的事而已。”

“那到底是什么？”

这次，孟晓涵没有回复。

“你生我气了？”他拿手机抵住额头，微微颤抖着发送了过去。

足足过了五、六分钟，孟晓涵才回复了一个字，“没。”

“咱们什么时候能见一面？”

“我挺忙的，过后吧。”

短信的文字无法承载语气，手机的两端也还没有进化到能看见彼此的表情，但赵涛分明感觉到，自己看见了孟晓涵隐隐带着怒气的脸，正用失望而冷漠的眼神望着他，轻声说：“赵涛，你为什么总是骗我？”

他摊开四肢，终于意识到，一切，都要失控了。

（四百二十九）

“苏湘紫没兴趣加入学生会。”在办公室里见面之后，金琳直接先抛出了一句，跟着面色阴沉地说，“你可真有眼光，能告诉我你看上她哪点吗？我怎么观察，那好像也是个比我还不符合你择偶观的女生吧？她比我漂亮那么多？比你身边那些女生漂亮那么多？”

“这.....是有原因的。”赵涛知道纸包不住火，更包不住金琳想要知道的消息，干脆含糊地回答，“她长得很像我一个故人，某个角度特别像，我.....一时没忍住。”

他摇了摇头，“说真的，不合适就算了吧。我也觉得她实在不合我的心意。”

“可惜好像已经晚了。”金琳扭身坐到桌边，叹口气，摇摇头，“她对整个学生会不屑一顾，却唯独说能保证进宣传部的话就考虑考虑。赵涛，你的精虫还真是.....可怕啊。”

他不知道怎么接茬，只有坐在那儿保持着注定不会太久的沉默。

“不过我已经跟她交上了朋友，”金琳拿出一块奶糖，剥开放进嘴里，红艳艳的嘴唇打开，灵活的舌尖拨弄着柔软的糖块，故意在牙齿内侧碰出细小的声响，她玩了一会儿，吃下去，才接着说，“接近苏湘紫其实挺容易的，她好像没什么同性朋友，我觉得我只要拿出点时间，就能成为她在大学里的第一个闺蜜。”

“那是你的本事，她昨晚可是把小蓓已经彻底得罪了。”赵涛沮丧地低下头，“我总觉得自己踩了个大地雷，脑袋疼。”

“要我帮你放松一下吗？”金琳靠过来，曲起腿用浑圆光滑的膝盖很撩人地在他的腰侧上下磨擦了几下，“看上去，你昨天过得不是很好。”

“我没心情。”他叹了口气，说的算是实话，大头都快炸了的情况下，他对小头的感觉也跟着淡漠了许多。

但金琳已经过去反锁好了门，虽然窗帘还没拉，但他们所在的位置，不管窗户外面的眼睛怎么看也看不到。

她回来，勾住他的脖子，吻了他一下，舔了舔他的耳朵，手指隔着短袖衫的棉布轻轻搓着他的乳头，轻声道：“可我觉得，你有心情没心

情，都不影响你那根东西变硬。”

“金琳……我……”他正想说点什么拒绝她，就发现，她从兜里摸出了一片避孕套，在他面前晃了晃。

“好吧，随你高兴。”他往后靠去，懒得再说，仰头望着天花板，神情恍惚。

“别表现得像是我在强暴你好吗？”金琳用湿润的眼神望着他，双手掀起了自己的上衣，解开胸罩，露出丰美如玉的双乳，“就算是为了我的辛苦，你也该犒劳犒劳我吧？”

他想了想，抬起身，抱住她，勉强露出了一个微笑，凑上去吻住了她。

爱情是最好的春药，他最清楚的就是这一点，所以他明白自己该如何做，也明白金琳会有怎么样的反应。

他对做爱已经非常熟练。

可他发现自己对爱依旧无比陌生。

幸好，他现在需要给的并不是爱，而是交媾，交配，交欢。

他把金琳抱到桌上，顺次进攻她所有的敏感带，拿出了纯粹的服务心态，耐心的舔吻耳根、颈侧、腋下、肋边、乳房、肚脐、大腿内外和饱满的耻丘。

他用鼻尖拱着她充血的阴核，用舌头挖掘着湿透的膻口，他送她高潮了两次，才把她的双脚架到肩头，希望能趁着她娇喘吁吁目光涣散的时候，就这样插进去。

但她垂手挡住了那已经颇为饥渴的花房，摇了摇头，没有什么犹疑地指向了旁边放着的避孕套。

他只好撕开，套上，明知道这会给金琳留下更多可用的精液，却没什么办法，或者说，他已经懒得去想什么办法。

他落水了，唯一的浮木就是金琳，他别无选择。

他温柔地刺入，用在其他女孩身上积累的技巧来取悦她，把她哄上愉悦的顶峰，然后，长久地持续。

当精液冲出身体，涌入那个薄薄的橡胶囚笼中时，赵涛的脑海一片空白，什么也无法思考。

他发现自己就需要这种感觉，像个渴求麻药的瘾君子，只能在短暂的欢愉中自我放纵。

“好了，起来吧。再晚些，收拾好的干事们该回来了。”金琳推开他，跳下桌子，连衣服都没顾上整理，就先扯掉了他老二上的小雨衣，拉长，打结，掏出纸巾包上，塞进兜里。

赵涛坐到椅子上，他只需要收好鸡巴拉上拉链而已。

真是再简单不过的动作了。

“等我和苏湘紫处好关系，我想，咱们的计划差不多就可以开始了。”金琳整理好衣服，望着他的脸，语气平静，毫无波澜，“赵涛，我想我应该最后确认一次你的意思，就是她了，对吗？”

不是她的话，是不是还要再选一个呢？筏子上装满了人，突然掉下一个骆驼，然后，还要再强行带上一个不知道装着什么的箱子吗？

苏湘紫是个巨大的赌桌，赵涛根本不知道把筹码押上去最后会得到什么结果。

可他觉得，自己没有选择。

“就是她了。”

他闭上眼，对着赌桌推了一把。

S h o w h a n d 。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八十六）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三十）

《如何追求美丽少女》、《驯妻记》、《恋爱兵法》、《恋人养成手册》……

整整六、七天，赵涛一有空就去图书馆和网吧翻查这些从名字看似乎对他有些帮助的东西。他慌不择路，他病急乱投医，他恨不得胡子眉毛一把抓。

他只想找到一个能让苏湘紫乖巧听话的办法。

锁住她这件事已经没有转圜余地和后悔空间，所以他必须做两手准备。

一个是保持冷处理不见面躲着，并表现出明确的排斥和拒绝，好安抚与他持续冷战冻得他肝儿疼的余蓓，他正好测试一下，那些书里教的内容，胡萝卜大棒交替，适当施压欲擒故纵之类的手段到底好不好用。好用的话，维持一段偷偷摸摸的关系，逐步实现金琳的计划，就是顺水推舟的事情。

而一旦这些办法都不奏效，那么，就一定要壮士断腕，把事情办得更绝。到时候金琳的精液已经喂下去了不少，苏湘紫的爱意一定已经很深，只要他强硬心狠，那么，她必定会痛不欲生，那种家庭出来的大小姐，肯定受不住这种轻慢。

受不了，主动退出，那么，两人的关系就到那儿结束吧。

他可以找一个比较公开的场合，在大家都没有退路可谈的地方宣

布。

到时候，再以这次失败的行动为借口，让金琳暂时放弃计划，他寻思，这么一来，应该就能争取到一个平和的大学生活了。

他只求这样就好。

他根本不敢想长远一点的目标，一想就头疼得要命。

中间于钿秋约了他一次，可他没有去，一来没欲望，二来没情绪。

尽管他这几天什么都没做，再坚持下去估计都要梦遗，但他纠结的心情让海绵体一点精神也提不起来，就用身体不舒服搪塞了过去。

赵涛很确定，余蓓并没再对她知道的事情守口如瓶。因为从她去找孟晓涵的那天晚上开始，杨楠就和她一起住到了隔壁卧室，而孟晓涵，也整整一周都没再约他出去一起上自习。

而且杨楠根本就不是藏得住话的人，没两天就趁着余蓓去军训的时候把他揪到椅子上摁下，仔仔细细盘问了一番当处方彤彤和他之间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余蓓会如此在乎那个女生。

赵涛不敢讲出全部真相，只有挑着说了一些，然而这并不是能让杨楠满意的答案，她抓着重新剪短了不少的头发，有点困惑地说：“真奇怪啊，这么多活着的她一个也不在乎，干嘛揪着一个死了的不放。”

但马上，她自己就找到了答案，一拳砸在手掌心，“哦对，这不是还蹦出来个苏大小姐么。啧啧啧……赵涛啊赵涛，你可千万向老天爷早晚祈祷着点，你这操蛋体质别再在苏湘紫身上起作用才好。”

赵涛无话可说，只有继续默默啃书。

也许是一直坚持的冷酷回应多少奏效了几分，军训结束前两天开始，苏湘紫就没再给他发过短信。

这让他稍微松了口气，看到了一点希望。

军训最后一天，余蓓在学校那边待到很晚，杨楠也在打工的地方忙着招待解放了出来改善伙食的新生们，赵涛一个人在宣传部正忙着整理

材料的时候，金琳打电话把他叫去了旁边不远的学生会办公室。

会长不在，屋里只有金琳。

她在几张表格上最后看了一眼，往手边一放，抬头说：“关于苏湘紫，有个新消息，我觉得应该通知你一声。”

“是什么？”

“大一英语系有个男生军训期间看上她，追了三四天，今晚他们俩一起出去吃饭了。”金琳带着一种不好捉摸的表情，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说，“我现在很怀疑，咱们是不是对精液的效果有判断错误的部分。”

赵涛突然发觉这可能是个绝佳的机会，赶忙说：“那要不要观察她一段时间？万一没有效果，咱们就别继续了，我……再斟酌一下新目标的人选，如何？”

“嗯，我也是这个意思，毕竟大学期间还是不要出事的好。”金琳点了点头，说，“我以权谋私了一把，把我自己安排成了苏湘紫他们班的小班，接触观察起来还算容易。就是事多辛苦一些。另外，军训完了差不多就是各大协会的招新，苏湘紫应该是不会加入学生会了，她如果再找你，帮我打听一下她加入了哪个。”

“嗯，如果她再找我的话。”赵涛一副如释重负的感觉，心想苏湘紫要是和那个男生真的成了，说不定就证明了锁情咒只能锁住爱，但锁不住这种一分八瓣的多情心，那就高高兴兴送她去爱别人吧。

他很乐意挥着手帕祝福她此后一生幸福。

而且经过这次，他有必要想办法拖延住金琳，至少大三孟晓涵出国留学，余蓓恢复平静之前，都不再锁新的目标了，哪怕那是中东大酋长的女儿富可敌国挥挥手丢出一车石油还能让他娶四个老婆，他也要克制住自己慢慢观察考虑才行。

一时冲动还有得救，一时冲动实在是要不得……

“行了，一会儿有老师要来，你也忙去吧。”金琳看赵涛站在原地发呆，似乎误会了什么，摆摆手说，“今天我身上不方便，改天吧。”

他连忙摇摇头，“没，我想事情呢，那我先回去了。有事电话联系。”

“嗯，电话联系。”她又拿起几张新表格，放到桌上低头看了起来。

赵涛转身离开的时候，余光一扫，扭头看去，才注意到她手边的桌上，竟然摆着一张吃剩的奶糖糖纸。

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得有点对不住她，看四下没人，就走过去弯腰抱了抱她，柔声说：“这阵子辛苦你了。”

她没有回头，只是拍了一下他的大腿，淡淡道：“行了，忙去吧。你家里还有个跟你闹别扭的呢。”

回去的路上，赵涛一直在盘算怎么靠这个新消息让余蓓稍微开心一点。

结果才一进门，就看到杨楠神秘兮兮过来拉住他，小声说：“喂，今天可是你哄小蓓的绝好机会哦。”

“怎么了？”他心里一喜，赶忙问道。

“苏湘紫跟一个男生在我们打工的地方吃的晚饭，那男的说要当她男朋友，她考虑了一下，答应了。”

（四百三十一）

在卫生间洗澡的时候，赵涛对着镜子给自己的脸上狠狠抽了几下。

热辣辣的疼，但能让他清醒一点。

他需要这种痛楚，来帮他赶走那股不该出现的酸味。

苏湘紫交了新男朋友，杨楠此前的判断说中了，余蓓回家后看起来心情总算好了一些，有了冷战结束的苗头。

这是好事啊。

这是他妈的大好事啊。

接着他只要装模作样跟金琳一起观察观察，然后得出个精液对苏湘紫没屁用的结论，这次的危机就过去了，就他妈的过去了啊。

这是最好的结果了，最最最好的结果了。

不能再去招惹苏湘紫了，绝对绝对绝对绝对不能再去招惹那个女生了。

那不是个极度缺爱以至于满世界找男友抽签一样碰运气的妹子么，她要的正好他给不了，一丁点都给不了，所以，就这么算了吧，算了最好。

他狠狠搓了搓自己胯下的老二，拿下喷头冲掉上面的肥皂沫。

他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他已经见识到了余蓓怒气的质量，他必须在张星语回来发现异常之前安抚下来，搞定一切。

否则，真正的风暴可就要开始了。

匆匆擦了擦身子，赵涛套上干净裤衩开门出去，杨楠早就剩下一条内裤在门外等着，一闪身就钻进浴室，笑道：“我要慢慢洗，好好洗，你们俩就别等我了，该干嘛干嘛，啊。”

余蓓还是在隔壁卧室，但这次，门没有关。

赵涛长长出了口气，一溜小跑窜了进去。

余蓓躺在床上，手里拿着一本小说，高考结束后，她就恢复了看闲书的习惯，只不过阅读的范围和层次都有所提升，这会儿在读的，竟然是本看上去挺旧的《老残游记》。

“怎么看起这种书了？”赵涛对这类古典书籍不太感兴趣，随口搭着话，先踢掉鞋爬上了床。

余蓓一扭身，背冲着他，小声说：“这种书借着看便宜，现在家里没什么别的娱乐活动，省点算点。”

“那种大厚本子的盗版言情小说，门口书店也就五毛钱租一本吧？”他凑近了些，手试探着搭在了她的腰上。

“可这个是拿借书卡在图书馆借的，不要钱。”余蓓翻了一页，依旧盯着书页，不看他，“而且，我现在也不爱看那种小说了。”

“为什么啊？”

“幼稚。”她轻声道，“这世上哪儿有那么多有钱有脸有身材还专一得要死要活的好男人。只要自以为拿得住，都是吃着碗里惦记锅里的德性。”

这话，还真是跟那句流行台词有异曲同工之感——男人就没一个好东西！

“小蓓……”他叹了口气，干脆搂住了她最近又纤细了几分的腰肢，“对不起，我真的在反省了。你看，这一个星期我就没找过苏湘紫吧？她的短信我也没回。我跟她认识就是因为她是你舍友，我担心影响你们关系而已。我没有别的想法。”至少现在没有了。

看余蓓没有吱声，但手里的书半天没有翻页，应该是已经没心思看了，赵涛稍稍松了口气，凑近她耳根轻轻吻了一下，舔过她小巧的耳垂，在心里默念着床头吵架床位和，手掌试探着往下滑去，柔声道：“你既然决定不回宿舍住了，那我就没必要再搭理她了。我承认，她长的像……方形彤，让我有点恍惚，有点懵头了。可我不会一直发懵下去啊，小蓓，你才是我女朋友，见过家长未来要结婚的那个。”

余蓓的声音里透着一股隐隐的委屈，“赵涛，你知道我生气……其实不是因为苏湘紫。”

“可她已经死了。”赵涛忍着刺痛轻声说道，手和嘴的动作同时停了下来，他觉得，这个心结如果不打开，迟早会变成一个肿瘤，“我再怎么喜欢她，她也不会回来了。小蓓，现在的人里，我最喜欢的就是你，而且，知道我最多秘密的也是你，你我早就注定无法分开了，咱们是……永远的一对儿，至死方休。”

“你的最喜欢，有多喜欢？”余蓓放下书，推到枕边，轻声说，“如果我死了，将来见到和我长得有几分相像的人，你也会这么激动吗？”

“小蓓，”他的口气惶恐起来，“你能不要总是提起死吗？你.....你这么一说，我就心慌得不行。”

“你当我很愿意想到死吗？”她凄然道，“要是我.....能和你一起开开心心的，不用多甜蜜，能有咱们高三毕业那年暑假的一半，我还有可能老是想到死吗？赵涛，你真觉得我.....在你身边很快活吗？如果.....如果我真能想通，我早就离开你了。可我下不了决心.....那你说，是不是干脆让死亡来结束更好呢？”

“不是！”他紧张地大叫道，“小蓓，死了就什么都没了，死了一切就都结束了。”

“对啊。”她转过身，泪眼婆娑，神情绝望，“死了，烦恼和痛苦就都没了，死了，我这段难过的恋爱，就可以结束了啊。赵涛.....我前几个晚上，整夜睡不着，我一直在想，这是我以前想要的爱情吗？我到底是不是在自我感动呢？我会不会被你迷了心智所以做不出正确的判断？我是不是.....选择自我了断会更好？”

“没有的事！”赵涛把她紧紧搂在怀里，唯恐她就这么飞走一样，“没有的事.....小蓓，我身边最重要的人就是你，别瞎想，咱们一起努力，好好上学，好好打工，一毕业，咱们就结婚。小蓓，别瞎想了，原谅我，然后.....等着嫁给我，好吗？”

余蓓的身子一震，僵硬在了赵涛的怀中。

他就像在水中抓住了抛来的绳索，再也顾不得什么别的，凑到她的耳边说：“小蓓，求求你，别胡思乱想了，苏湘紫那种大小姐看不上我的，就算看上我，她也并非方形，她不够分量和你对比，哪儿都不配和你对比。”

“我爱你，将来我要娶的是你，小蓓，求你了.....别再生我气了，好吗？”

就像是被另一个魔咒缠住了娇小的身躯，余蓓哽咽了两声，低下头，蜷缩在他的怀里，沉闷地，断断续续地抽泣起来。

洗完澡的杨楠过来的时候，余蓓已经哭累，睡着。

她和赵涛对视了一眼，似乎有些不甘心地撇了撇嘴，然后，为他们两个关上了门。

（四百三十二）

赵涛躺在柔软的大床上。

他摊开四肢，望着天花板，天花板上五彩斑斓，内嵌着一个又一个屏幕，屏幕上闪烁着雪花斑，隔一会儿，就飘过一个女人的器官。

有时候是一个乳房，有时候半边屁股，有时候是近景的生殖器，有时候是菊花一样的肛门。

闪过的器官形态各异，乳头有的小有的大，乳晕颜色有的深有的浅，屁股有的紧凑有的丰满，阴唇有的发达有的青涩，阴道口有的艳红有的嫩粉，肛门有的褶皱多有的褶皱少。

有的熟悉，有的似曾相识，有的完全陌生。

有的湿润，有的干涩，有的染了白色的精液，有的干干净净好像处女。

他不想看，想爬起来。

但他动不了。

他明明一个完整的人都没看到，却感觉自己正被很多个透明的女人压着。

他的鼻尖充满了爱液的味道，好像有两只蜗牛在鼻翼两侧来回攀爬，他猜，那应该是有谁的阴唇打开，正用他的鼻子顶着自己小豆子一样的阴蒂。

他的嘴巴也无法动弹，一涡张缩的嫩肉压着他的唇，吸吮着他伸出去的舌头，那应该是谁的膈口，已经兴奋充血，分泌着大量稀蛋清一样的淫汁。

再怎么瘦的两个女人，也不可能同时把性器压在他的鼻子和嘴上。

可现在他就是这样感觉到了。

于是他发现，自己应该是在做梦。

这个梦其实很长，可他什么都记不得，只记得自己被无数无形女人的阴部压制在床上的样子。

他的胳膊上有七八对阴唇在摩擦，他的胸前有一片性器的方阵滴滴答答降下爱液之雨，他的腿比胳膊的情况还要糟糕。

他的每一根指头都好像被阴道内的嫩肉夹住，脚掌也不住的被紧窄湿润的蜜壶包裹吸吮。

可只有他的老二，那最该进入女人身体的地方，空空荡荡，什么也没感觉到。

这就是他唯一能记起来的场景，天花板上的屏幕是唯一能看到的東西，闪过的女性器官让他兴奋莫名，阴茎坚硬如铁。可他射不出去，他身上有几十个无形的性器在移动，好像无数蛞蝓，黏糊、柔软而湿润，但没有一个肯照顾他勃起的肉棒。

那个场景持续了很久，很久，直到他在身体其他地方被柔软的嫩肉摩擦、积累出一丝勉强可以把握的快感，突兀地喷射出来，达到高潮为止。

然后，他睁开眼，发现自己的内裤里湿漉漉黏乎乎一大片。

很小就自慰的缘故，他比较缺乏这方面的经验，愣了一会儿，才猛地掀开被子，坐起来，看着自己的裤裆，惊讶地意识到，他梦遗了。

他摸了摸，拉开看了一眼，皱着眉叹了口气。

这时，身边传来了余蓓小声的一句话：“这……是梦遗吗？”

他这才发现余蓓还没跟杨楠去早餐摊上打工，而是正站在床边，手里拿着梳子，有点惊讶地望着他。

“嗯……是。最近都没做，结果昨晚又挨着你睡，可能……闻着你的味道做春梦了。”

她的脸上闪过一丝隐约的愧疚，匆匆梳了梳头，说：“赶紧脱下来吧，我去卫生间给你揉一把。”

“嗯。”他点了点头，拿过一张纸巾，脱掉裤衩递给她，抽了张纸巾把一片狼藉的下面仔细擦了擦。

这次射的量还真不少，要让金琳弄进套子里带走，起码吃俩月。

唉.....他沮丧地躺回床上，心想，自己三个女友，三个情人，春光无限的大好日子，怎么就沦落到梦遗在床上的地步了。

上午他没什么事儿，就等着天亮后自己孤零零上自习而已。

孟晓涵一直借口忙不约他也不赴约，估计是心里有气暂时消化不下来。他心里有些难受，但暂时无暇缠着安抚，只想着能让余蓓消气，毕竟，这几天张星语就该回来了。

如果余蓓到时候还是这副不正常的样子，张星语撑死三分钟就能看出家里出了问题，而随便一问，估计杨楠不会帮他瞒着。

一想到衣柜那身鲜艳亮丽的红裙子，赵涛就忍不住打了个冷战。

幸好，幸好耐不住寂寞的苏湘紫已经交了新男友，不光让金琳开始怀疑精液的效力，给了他拖延时间的借口，还让他总算有了点底气去安抚余蓓。

其实他觉得自己昨晚做得还不赖，余蓓按说应该好多了啊。

可怎么早晨起来，还是感觉两人之间有堵透明的墙，穿，穿不过去，看，看不真切，气闷无比，却无计可施。

客厅传来门响，看来，她俩应该是上班去了。

早餐摊赚的就是这份早起钱，不过牺牲睡眠的代价还算很值，余蓓和杨楠毕竟外貌出挑，秀色可餐，那帮在网吧包夜的男生等着满是血丝的眼睛出来觅食的时候，这两朵花起码能多招揽来三成客人。

不过此前，好像也没这么好看的女生沦落到需要打这种工的地步，再不济，也有的是男生愿意请吃饭。

全是因为自己窝囊啊.....赵涛咬着牙在脑袋上捶了两拳，满肚子懊恼，心想这次回去要不要翻翻找找那本老册子，看看有没有什么别的生财咒啊青云咒啊之类的法术。

以前他觉得自己只需要一个锁情咒，别的条件太苛刻的东西就没关心过，可现如今，他才发现，独独一个锁情咒，并不能带来他想要的结果。

不自觉地，他又开始抠指甲两侧的皮，扣起了细长一条，他看了一眼，狠狠拔掉，放进嘴里，咀嚼起来。

撕掉的地方流了点血，稍微有些痛，但他需要这种痛，来保持一点自以为的清醒。

接着，他听到了余蓓的声音。

“赵涛，我买早饭回来了，起来吃吧。”

恍如幻觉。

（四百三十三）

“你没去打工的摊子？”赵涛急匆匆套了一条干净裤衩，拿过一件睡衣，就一边戳袖子一边趿拉着拖鞋跑了出去。

“我让杨楠帮我请假了，反正是按天算钱，少去一天少拿一份钱而已。”余蓓把油条放到桌上，豆沫倒进碗里，塑料袋随手丢进垃圾桶，去厨房拿来筷子，“吃点吧，反正你也醒了。”

“哦。”他有点忐忑地坐下，一边吃着，一边小心翼翼地打量余蓓的表情。

昨晚的话看来是起了作用，她的心情明显好转了很多，不过还不到雨过天晴的程度，大概就是暴雨转阴的感觉。

“赵涛，”吃到差不多的时候，余蓓放下筷子，轻声说道，“你真的不会因为她长得像方彤彤而喜欢她吗？”

“不会。”赵涛连忙郑重其事地说，“我承认，如果她们真的各方面都很像，我.....我可能会因为初恋效应稍微有点把持不住，可她们实际上并不一样，一点都不一样。”

“可我觉得她们挺像啊。”余蓓若有所指地说，“都一样活泼，热情，爱玩爱闹，敢追求喜欢的男生，也敢豁出一切。”

“她们.....”赵涛突然觉得嘴巴有些发干，口水都粘稠了不少，赶忙喝了一大口豆沫，说，“只是大体上的相似而已，更深的地方，一点都不像。”

“你了解苏湘紫更深的地方吗？”余蓓抬起眼，直视着他，问。

“不了解，但已经了解的部分，就让我已经失去继续了解的动力了。”他马上回答，“我知道我错了，错得很离谱，我会努力改正的。小蓓，我.....真的不喜欢她，更不可能爱她，绝对不会。”

一股对自己的愤怒隐隐迁移到苏湘紫身上，他咬了咬牙，沉声说：“就算全世界的女人都死光了，只剩下她一个，我也绝不会让她当我的女朋友，我发誓。”

“不要总说这种不负责任的话了。”余蓓拿起纸巾擦了擦嘴，“全世界的女人不会死光，不可能实现的前提，赌咒发誓又有什么意义。”

“那我.....该怎么做？”他无奈地说，“她有男朋友了，我没兴趣去抢人。”

“你昨晚说的，是真的，还是只为了哄我？”余蓓犹豫了一下，低着头小声问。

“当然是真的。”他赶忙大声说，“你什么时候听到过我用这种话哄人？”

“我暑假的时候听人说，今年教育部出了个新的什么管理办法，以后，大学生就可以在校结婚了。”余蓓用筷子缓缓搅拌着碗底最后一点豆沫，盯着那粘稠的漩涡，轻声道，“你生日晚，周岁其实比我大一年，等我大二结束的那个暑假，大三开始之前，我二十一，你二十二，咱们.....就可以登记了。”

“好。”赵涛马上点头说，“那到时候咱们就去登记，等到毕业了，以后有钱了，我再给你补回一个婚礼。”

她的目光终于重新变得柔软，她吃掉最后一点早饭，小声说：“你不怕星语有意见吗？”

“不怕，你本来就是最重要的那个。就是算先来后到，你也是最早的。”他有点语无伦次地说，“我早就跟她说过，我肯定要娶你，无非是提前了一点，没关系啊。”

“你吃吧。”她微笑起来，不再言语，“吃完，我还等着洗碗呢。”

余蓓这次爆发了一场，赵涛才意识到，自己此前的心一直都是个摇摇欲坠的斜塔，没有崩落倒塌，只不过是因为有她在下面默默地死死撑着，背负着不能告诉任何人的秘密，放任嫉妒撕咬自己的情绪。

的确，孟晓涵在身边的时候能让他的心情奇妙的稳定，但一旦余蓓离开自己的位置，他的根基都会因此而坍塌，彻底不可收拾。

他需要余蓓。

他需要余蓓活着，来证明咒术已经不会再害死谁。

他需要余蓓在身边，来让他放心自己做过的事不会泄露出去。

他需要余蓓全心全意爱他，让他继续享受不必担惊受怕的香艳幸福。

这应该也能算是爱的一种吧？他躺在床上，听着厨房里洗碗的水声，似懂非懂地想。

所谓爱情，本来不就是互相需求的一种渴望么。

“赵涛，你几点去上自习？”洗过碗后，余蓓小步走了进来，围裙还没摘，虽然依旧不太能下厨，但这身打扮，倒是有了几分小妻子的模样。

“八点半吧，才开学，自习室不用占地方，基本都是空的。你明天才有课吧？要不跟我一起去？”他坐起来拉过她抱到怀里，柔声问，“我

一个人上自习怪无聊的。”

“我一个新生，课都还一节没上过呢，去自习什么啊。复习高考知识吗？”余蓓忍不住轻声笑了起来，但还是说，“好吧，那上午我去陪你。”

她压根就没问孟晓涵为什么不再跟他一起自习，看来，原因她多半心知肚明。

赵涛的确没想到，余蓓会走这么一步，指望她帮忙安抚挽回看来是不现实了，只能他自己再想办法。

“还有一小时呢，你去洗个澡吧。”余蓓在他怀里偎了一会儿，起身说道，“不然你裤裆那儿干了紧巴巴的不舒服。”

论起精液在皮肤上干了是什么感觉，余蓓大概真是经验最丰富的那个。

一想到这个，赵涛就有点愧疚心疼，点点头站起来，就钻进了卫生间。

他才进来没多久，门就打开了。

余蓓探头进来，望了一眼里面，小声问：“用帮你搓背吗？”

他正洗着精液干了的地方，可能小兄弟对于梦遗这样的纾解方式感到有些不满，他才搓了几下香皂沫，软绵绵的老二就慢悠悠撅了起来。

他就想着干脆趁有香皂润滑，打一枪算了。

结果，探头问话的余蓓，就看到了他手握着的长枪，马眼附近堆满了皂沫，颇为滑稽的样子。

她凝视了几秒，给他关上了门。

他有点失望，用手指拨弄了几下自己的小兄弟，但很快，门又开了。

这次，余蓓走了进来，没穿衣服。

她默默拿下花洒，开水，用滑嫩的小手帮他迅速洗干净阴茎周围的白沫，然后，关掉水，蹲了下去，抬眼望着他，就像曾经无数次做过的那样，张开柔软的小嘴，把他缓缓含了进去。

（四百三十四）

单纯从性爱带来的生理快感上衡量，余蓓应该是赵涛周围的女人中得到最少的那个。

而反过来从带给赵涛的快感上算，余蓓却是给他最多的。

在他被仇恨和愤怒蒙住眼睛的时候，是她被迫献祭了自己，承受了其中至少一半的惨烈。

在他迷茫于报仇后的空虚与学业的压力时，是她耐心而持久地滋润着他坚硬的欲望，即使自身根本得不到什么快乐，依旧因他高潮时的愉悦而暗自欣喜。

更不要说，高考完那一个暑假的恣意放纵，能承受他这个健康少年每一次索求的，依旧只有需要润滑剂帮忙的她。

直到杨楠这个同性恋接棒之前，余蓓都是他唯一的出口。

赵涛低头望着她，忍不住伸手轻轻抚摸着她的耳垂，想要说点什么。

但快感打断了他的思路，酸痒的愉悦沿着脊柱上升，顷刻就占据了他的脑海。

这是怎样的名器在什么程度的高潮中都无法达到的，用湿热口腔和灵活舌头娴熟操控出的美妙滋味。

余蓓在缓缓吞入，每当她想要尽快帮他解决一发的时候，她就会选择这种方式，放慢速度，用舌头仔细抚弄龟头下沿系带两侧最敏感的地带，上腭下压，舌腹膨起，一边硬一边软，把整条阴茎紧紧夹住，直到喉头被顶住，微微撑开。

她通常会在这时做出几次吞咽的动作，用纤细脖子的入口来吸吮小

半龟头。

但这回她吞到了更深，面颊涨红，小小的唇瓣夹住肉棒粗大的根部，让平滑的肌群蠕动按摩片刻，才用舌头托住肉棒缓缓吐出。

快感迅速积蓄起来，她温热的气息喷在湿润的阴茎上，让凸起的血管都感到了细微的战栗。

她的动作缓慢，却没有丝毫停顿，连续的刺激让他不久就达到了情欲的顶点，甚至比曾经自慰的时候还要快些。

“我.....要来了.....小蓓.....”他习惯性地提醒了一声，但开口的时候，膨胀的顶端就已经开始了发射。

余蓓当然也习惯性地在这刻吮紧小嘴，樱唇以最美妙的方式把他裹住，在整个龟头都会因为一点刺激而酸麻彻骨的这一刻，飞快地套弄起来。

他大口喘息，双手撑着墙壁，舒服到浑身发软，缩紧的睾丸都一副想要冲出去钻进余蓓口中的架势。

她叼着还没完全软化的肉棒，轻柔地舔舐，直到那上面连每一条血管都只剩下她唾液的痕迹，才缓缓站起，打开水，匆匆洗了一下手和脸，仰脖子漱了漱口，柔声说：“好了，我出去了，你快点洗吧，一会儿还要一起上自习呢。”

“嗯。”他点点头，露出了一个松弛的微笑，“正好，我就教学楼带你转的最少，咱们今天认识一下自习室。以后要常用的。”

“上了大学，总感觉不想那么刻苦了。”余蓓站到门口，小声说，“打工挺累的，脑子不太想动。”

“小蓓，我.....想跟你一起好好努力，咱们考研，或者考别的什么能让咱们好好过日子的东西。钱的问题.....一定会有办法的。”赵涛打开花洒，站在一道道水柱构成的小牢笼中，认真地说，“再有两年，咱们不是就该结婚了么。总觉得，不拼一拼不行啊。”

余蓓想了想，抿唇一笑，说：“你今天晨跑都没去。”

“我这不是……梦遗了么。整个人都懵了。”他挠挠头，不好意思地说，“不过也没关系的吧，小楠都说了，晨跑一周保证至少四次就行。”

“既然要拼，还是坚持比较能培养毅力。”余蓓拉开门，“那，就像前年一样，一起拼吧。”

话虽这么说，可余蓓的确还是新生，即便带了教材到自习室，面对那和高中几乎完全不同的课程内容，也不知道该如何下手才好。

一起看了半小时左右后，她留下赵涛自己在那儿看书，起身出去打了个电话。

不到五分钟，孟晓涵来了。

她把书放在余蓓这一侧，没有挨着赵涛。

赵涛抬起头，微笑着跟她打了个招呼，但她的神情显得有些复杂，只是唇角勉强向上微微一抽，就跟着余蓓先去了外面，说是要一起上厕所。

女生为何总是结伴上茅厕这个事情困扰过赵涛很久，明明都是蹲位彼此又看不到，直到后来恋爱第一次有了可以亲口问的人，才知道原来一起上厕所也是个社交项目。而且，颇为私密。

不愿意在教室当着别人面讲的，不想去后操场给人个背后说闲话印象的，比较隐秘八卦的，破坏平常形象的，都适合在来回的路上与有资格一起上厕所的闺蜜说说。

所以赵涛判断，她俩应该是说话去了。

果然，这一趟厕所足足去了将近半个小时，这要换个没经验的男生，怕不是要以为她俩不约而同便秘了。

他心里还算轻松，因为按照逻辑想也知道，方形彤的事在余蓓那儿已经得到确证的情况下，孟晓涵的威胁程度就会直线下降。作为高中同学，作为一个能比较轻松了解当初情况的人，她是最适合余蓓商谈的目标。

而且，杨楠心思粗放，本质上更像个投错了胎的男生，张星语性格

极端，余蓓估计不敢点这个炸药桶免得大家一起蹦蹦蹦，只有孟晓涵这个温柔和气亲切细腻的女生，能当作这件事上的最佳战友。

最重要的是，她大三就要出国，绝不会影响余蓓目前最期待的那场婚约。

这样也好，有余蓓帮忙瞒着，孟晓涵的事情也能晚点飘进张星语耳朵里。

他摇了摇头，垂下脑袋，继续看起了书。

想那么多也没用，自己要是个癞蛤蟆，天鹅多了就算不打架，也会有别的公天鹅惦记，他在桌下握了握拳，闭眼清理了一下混乱的脑子，重新恢复了专注。

（四百三十五）

赵涛渐渐意识到，他身边的女人们其实都有自己的小秘密，并没有谁对他无条件地坦诚一切。

他想知道余蓓跟孟晓涵到底都说了什么，但两个人谁也不肯告诉他，守口如瓶，尤其是余蓓，嘴巴比含着他的时候还紧。

那天上午她们回来后，孟晓涵的神情看着就平静了很多，但还是坐在了余蓓的另一侧，主要辅导她预习一些公共课的内容，除了中间赵涛凑过来提问的几次，她基本没和他说话。

不过平时两人挨着上自习的时候孟晓涵的话也不多，顶多是休息那几分钟聊两句，让他占占手头便宜，有余蓓在旁，这显然不行。

而让赵涛真正放下心来，觉得孟晓涵已经没事，是第二天中午，孟晓涵给他打了个电话，让他骑上车子，载着她一起去了挺远的一个小区时。

“家教？就我？”才蹬出一会儿，他就听到了让他颇为吃惊的内容，“我自己才上个破三本，能成吗？”

“不能也得能。”孟晓涵伸手压了压厚厚的长裙，平静地说，“我会

帮你的。这边的家教一节课给开四十块，你面试通过，只要一周能安排四天八节课，就有三百多块收入，一个月一千多。都是晚上，不耽误你学生会活动。我看过你课表了，如果你拼一点，能安排六天或者一周排满，收入补贴家用应该绰绰有余。”

赵涛心里实在没什么底气，“万一有点事儿呢……”

“我可以帮你偶尔代一两天，收入还算你的。”孟晓涵看来早就想过，很快回答，“我不想让你太头疼，也考虑自己代课时候的安全问题，所以给你找的都是女生，赵涛，希望……你能规矩点。不要让对方家长担心。”

“放心，我保证，这次再管不住自己，我就拿刀切了，练葵花宝典去。”他随口开了句玩笑，接着问，“我真教得了吗？可别到时候赚不到钱，再砸了你的招牌。”

“教得了，余蓓也教得了，不过她觉得饭店老板对她不错，答应干完这个礼拜最忙的时候，你也知道，她跟杨楠现在是店里的招牌，好多男生都是奔着她们去的。”孟晓涵估计是和余蓓已经商量好了，“下周我再介绍她去，那边守着一个初中，附近家属院很多初中生需要补习。家教挺紧缺的，至于张星语……就还是靠余蓓介绍吧，我不方便帮忙。”

“杨楠呢？”

“余蓓问过了，她说她宁愿抹了口红去给男生端盘子上菜，她没耐性去教需要请家教的小傻冒。”孟晓涵带着一丝笑意说，“大学生兼职还是优先考虑家教最好，弹性大，收入相对高一些。而且初中生的东西其实不难，余蓓那样刚高考完的更轻松，你稍微复习一下，也肯定没问题的。就当锻炼锻炼能力吧。”

“好，”他颇为郑重地点头答应，“谢了。”

“我也不是光为了帮你。”她在后面淡淡说道，“我老觉得欠余蓓的，这样……我心里能稍微舒服点。”

发现这两人的关系有了微妙的变化，也不知道能不能算是苏湘紫这个女生带来的因祸得福。

赵涛已经让金琳暂停计划慢慢观察，他觉得，这个小妖精兴许就此不再是他的问题了。

只吃了一次而已，从孟晓涵之前的隐忍表现来看，完全可以克制个几年，就让苏湘紫在其他男人的怀抱里轮流转悠吧。

虽然心里还是有点不舒服，但赵涛已经深深明白，不能在同一块石头上绊倒两次，也不能被绊倒了原地俯卧撑不起来。

幸好，有这么个冲击给他的教训，他觉得自己以后就是见到方形彤双胞胎姐妹一样的女生，也不会傻呼呼胡乱出手了。

托孟晓涵上学期帮忙的福，赵涛上一份成绩单还算好看，她带他去打印的时候特意只选了成绩页面，而她自己带的那一份则带上了校名班级，算是误导了一下对方的家长。

而且，她还把赵涛介绍成了自己的男朋友，相当于额外又放了一次误导。

他很确定，那个胖胖女生的父母喜笑颜开同意让他来上课的时候，心里一定把他也当成了他们学校本部的学生——一个尖子生女孩，怎么会去三本独立学院找男朋友嘛。

出门之后，他站在楼下想了一会儿，握紧拳头，笑着说：“晓涵，给中介打电话，陪我再面试一家吧，两家的话，一周六天，十二节课，我应付得来。”

孟晓涵望着他，唇角泛起了一丝喜悦的微笑，点了点头，“好，我陪你去。”

这一上午，赵涛敲定了两个初二的女生，但第二家坚持要他来上四天课，于是，他选择了一周无休，一、三、五、七一家，二、四、六一家，晚八点到十点，反正，他住外面不用考虑宿舍门禁，无非就是晚点到家。

无非，就是少了点做爱的精力和时间呗。

反正做够了，之前大鱼大肉，现在节食减肥也是应该的。他笑着这么自我安慰了一下，去中介那边买了一套二手初二教参。

要同时负责数学和英语，对他其实也是个不小的考验，他最擅长的语文偏偏不用教。

幸好有孟晓涵，有她在，他就不慌。

本来课表上赵涛周六周日还有两个白天的空闲，但孟晓涵顾虑学生会活动，赵涛顾虑于钿秋大概率出现的求欢，最后还是没敢安排。

这个周末晚上，准备了三天的赵涛开始了自己的初次家教生涯。

还行，长期跟这么多女友相处下来，他应付初二年纪的小女生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而那俩女生惨不忍睹的成绩提升空间巨大，加上工资结算是按周，他不太担心拿不到钱。

就是金琳听说这个消息后，查到那个家属院属于挺不错的大国企，非让他观察观察那两家的情况，他直接用两个女生都不好看拒绝了。

周日晚上，本该回来的张星语给学校续了一周假期，给赵涛哭着打电话说爸爸病情加重，一副濒临崩溃的感觉。

赵涛一直安慰到半夜一点，第二天一早，就去附近的银行给张星语转去了一家子凑出来的八百块钱。

这一周，杨楠开始从饭店带剩东西回来节约生活费，余蓓也选择了逃掉两节晚上的课，在孟晓涵的帮助下开始了一周家教无休，连周末两个能用的半天也约满的生活。她高考成绩在那儿摆着，加上模样甜美一看就乖乖的像个好学生，作为大一新生一节课的价钱愣是比赵涛高出了十块。周末两个半天她一共多上八节，加上每晚两节，一周足足要上二十二节课，比他们学校部分老师都要辛苦。

但钱是实实在在的，不可或缺的，没人嫌多的。

考虑到余蓓要去的四家都有正当壮年的男家长，赵涛去火车站附近的市场咬牙花了两百多块，给余蓓弄了一个防身的电击棒。

唯恐关键时刻不管用，当天晚上他还咬牙让余蓓电了一次。

不错，挺好使……

生活不知不觉就变得忙碌起来，一周下来，赵涛真的连做爱的兴致都暂时没了，两个女友也累得洗澡完就想睡，就是余蓓不愿意他再梦遗，隔两、三天洗澡时候就会帮他用嘴解决一次，起码，不需要他恢复手淫的习惯。

这个周六，结束了晚上的家教课，接上余蓓一起回家的路上，赵涛正清理着满脑子打死那个女生敲开脑袋看看里面是不是装满豆腐渣的念头时，张星语给他打来了电话。

他停下，撑稳车子，接听。

张星语哭得已经说不清话，足足三分多钟，才勉强表达清楚了要说的意思。

“赵涛……呜呜……我爸……呜……我爸走了……呜呜呜……我妈……跟要崩溃一样……赵涛……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呜呜……我只有你了……只有你了……”

周日一早，赵涛带着几个人凑出的一千多块，从金琳那儿借了五百，卡里存着从爸妈那儿骗来的两千，打电话请孟晓涵帮忙代几天课，匆匆上了火车，再次往张星语的家赶了过去。

望着窗外飞速后退的风景，他突然觉得，身心俱疲。

【C H Y — 3 2 2 B】

火红色的剑锋疯狂的铺开锥形的死亡气息，把克雷恩的整个身躯都笼罩在内。

衣衫崩裂，焦黑，变成飘落的碎片，但能割开衣服能带起热风能吹动他头发的魔法剑，却唯独伤不到他哪怕一丁点。

“啊啊啊啊——！”压榨出肌肉中全部的力量，达妮艾露怒吼着继续刺激，手里的剑都已经开始分解消散，她却依然疯了一样舞动着手臂。

“你输了。”克雷恩向前跨了一步，迎着残余的红光，猛地伸出手臂，握住了她的脖子，“接受作为败者的命运吧。”

“我还没输！”达妮艾露握剑的手顺势成拳，一摆勾上，正中克雷恩的面颊。

那股钝痛压下了克雷恩一直持续的头疼，他咧嘴一笑，猛地一拳回敬在达妮艾露的胸膛。

“呜——！”毫无疑问更柔软也更脆弱的部位受到重击，达妮艾露的身体不受控制地蜷缩起来，发出沉闷的哀鸣。

马上，她就屈膝顶向克雷恩的下腹，深深了解不论什么种族，作为男性共同的要害所在。

但克雷恩的动作比她更快，微微一侧，也屈膝顶起，后发先至，狠狠撞入她腿间，顶中对女性来说也格外脆弱的那块骨头。

女剑圣的耻骨，并不会比一般精灵女孩结实多少。

可她仍未倒下。

她抓住掐着自己脖子的手臂，指尖用力往肉中挖去。

克雷恩不得不松开手，一拳砸在她肩上。

她一个踉跄，张嘴就去咬他的手。

他向旁一闪，反手一掌掴上她的面颊。

她像只疯狂的雌兽，不要命一样扑了上来，手仿佛变成了爪子，嘴里也亮出了牙。

他一拳打在她小腹，打到她弯腰，几乎呕吐，跟着狠狠扭住了她的胳膊，压制在背后。

她挣扎着扭头，往他身上吐口水。

他揪住她的头发，一把扯碎了她已经破烂不堪的衣裙。

她抬腿往后蹬出，一脚踢在他肩头。

他狠狠几掌抽在她屁股上，用膝盖死死压住她肌肉紧绷的腿，即使在这种时候，她的腿依旧充满了女性的诱惑。

她挺起身，用后脑去砸，去撞，牙齿已经在嘴唇上咬出了血。

因为她知道要发生什么，她已经能感觉到某种硬物在红肿的下体外徘徊，可她不甘心，那不仅意味着屈辱，也意味着失败。

他也挺起了身，单手靠力量的优势压制住她被扭在背后的手臂，从她紧绷的臀后，用胯下昂起的长矛，狠狠撞开了她。

精灵女郎的蜜壶本就比人类的细长曲折，在缺乏润滑的情况下，那可能真的就像一支长矛刺入到体内，“呜唔——”达妮艾露闷哼一声，身体向前一扑，被他压在粗糙的地板上。

她喘息着挪动双腿，靠肌肉的力量往前挪动，让胯下那个刺痛的洞穴迅速脱离粗暴的侵犯。

可他马上又向前压，充满火精灵炽热感的性器再次凶猛地戳刺进来，简直要让她那锻炼不到的嫩肉被活活碾平褶皱一样。

她继续靠双膝爬行，手臂还是没有放松挣扎的力道。

在背后已经占尽优势的克雷恩瞪着红光闪动的双眼，舔了舔唇，依旧在她快要脱出的时候迅速贴上去，狠狠撞上她远比一身肌肉柔软娇嫩的花心。

“该死……”女剑圣咒骂着，意识到这样纯粹是给身后的男精灵找乐子，她冷静了一下，猛地扭腰，向侧面翻滚。

他毫不犹豫一肘沉下，砸在她的脊柱上，阻止了她这一次几乎成功的反击。

她痛哼一声，趁机脱困的双手一撑地面，脚尖蹬地就想站起。

但他双手一抄就抓住了她的胳膊，猛地往后一拽，同时腰向前顶，硬生生把她拖起，变成半蹲被控制住的姿势。

而且，他故意控制住了她的重心，让她不受控制的前倾，不得不往

前迈步本能地维持平衡。

在她意识到之前，他就这样愉快地干她一下顶着她往前走一步，转眼把她逼到了墙边，喘息着笑道：“你已经输了，乖乖受着吧。”

旋即，仿佛有一只掉入陷阱无法逃出的母兽，发出了濒临崩溃的不甘哀号。

“我没有输！我不会输！放开我！啊啊啊——！”

“这失败者的哀鸣还真是悦耳啊。”克雷恩笑了笑，手臂运足了力量铁枷一样锁死了她的双臂，她分开的双腿在紧贴着墙的情况下几乎无法发力，而他不停进行的猛烈冲击也在瓦解着她肌肉里的力量，随着那原始而暴戾的突刺，红肿的蜜肉中，还是遵循着女性的本能，分泌出了滑溜溜的汁液。

意识到向前已经没办法使力的时候，达妮艾露突然向上抬起腿，狠狠踩在他的脚趾上。

她是剑圣，圣佑林海最优秀的战士，就算正被羞辱，她也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还击的机会。

但这点痛楚根本无法让克雷恩受到伤害，反而刺激了他熊熊燃烧的狂暴，他把脚稍微往后撤开一点，垂下一只手，架高她一条腿，对着敞开的红肿通道就又是一通狂暴进攻。

生殖的本能正在被唤起，达妮艾露的力气迅速消失，但她的倔强接管了身体，即便下体的洞穴已经湿润，即使内部的褶皱开始蠕动，她还是用头抵着墙，用肩膀顶住冰冷的石头，全身往后发力想要顶开他。

他不得不用足够的力量去压制，野蛮地制住她四肢的每一个部分，加快速度，加大力度。

她几乎被撞进墙里，脸颊贴着冰冷的石砖，被肌肉抢走了太多脂肪而显得并不太丰满的双乳也被压在了粗糙、坚硬的表面，已经翘起的乳头被磨擦而充血，像是急于哺育还不见踪影的孩子一样。

“该死……你这……该死的……混账……恶王……暴君……”

“咒骂吧，”他掰开她已经没什么力气的大腿，把她端起到空中，从下而上，以更加凶狠的角度展开了进攻，“很快你就会求饶的，我猜整个精灵王国都没多少双眼睛见过炎龙之吻、渊火剑圣如此狼狈的丑态吧？”

“做梦。”达妮艾露趁着双手暂时被解放的空隙，突然一推墙壁，给他送上了一个恶狠狠的头槌。

他一歪头轻松躲过，跟着用肩膀往前一顶，推着她的身体把她的额头砸在了墙上。

“呜……”

这一下砸得她头晕目眩，他则趁机抱着她扭身走了几步，维持着下体连接在一起的羞耻状态，把她狠狠压在床上。

彻底征服一位女性，终归还是在床上最合适。

她昂起头，喘了几口，猛一咬牙，抬肘砸向克雷恩的额侧要害。

可他轻轻松松就挡了下来，握着她的手腕向胸前交叠，用力压制在尖端肿起擦破的乳房上，死死按住了她的上身，长矛一样的凶器，更加快速地侵略着她已经无力躲避的花房……

即使在羞辱的烙印彻底播撒在柔软深处的那一个瞬间，达妮艾露依旧没有停止反抗。

她的肌肉酸痛无力，她的魔力枯竭见底，她像只战败的母犬被死死压住，在更加坚硬强大的肢体禁锢下持续地承受着一波强过一波的冲击。

可她就是不肯求饶，更不肯放弃。

烈马往往让骑手更加兴奋。

克雷恩原本是带着杀气而来，他已经厌倦了达妮艾露的顽固，他在进门的那一刻，的确做好了准备，要么收服，要么杀死。

但现在他不舍得了。

这种仿佛来自原始蛮荒丛林中，雌雄猛兽流淌着汗水搏斗般的亢奋结合，他根本没机会在其他女伴那里体验到。

他哪怕稍微粗暴一些，额角就会一阵阵撕裂般的疼。

幸好，在达妮艾露身上，两个倾向终于达成了共识。这个连体内都写满了反抗与不屈的女剑圣，真是让他直到最后的那一刻都不敢放松，依然必须用浑身的力量紧紧压制着她，就像用血盆大口死死咬住雌性伴侣后颈的林地虎。

地上全是他们两个的汗，流淌在一起，难分彼此。

克雷恩没有动用火元素来实施调情技巧，他甚至连禁锢之香都只是在忍不住的情况下稍微泄露了一点点出来。

他知道达妮艾露根本不需要，这并不是情侣之间的嬉戏，这是一场野兽之间的生命之战。

种子缓缓溢出，滴落，掉在地上的汗水中。

感受着所有接触点传来的肌肉紧绷感，克雷恩不敢大意，唯恐松弛下来会给她机会。

即使她不可能杀掉他，扑上来留下个牙印显然也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

“还是不肯承认你的失败吗？”他彻底退出来，缓缓站起，保险起见，手还是揪着她浓密的红发。

“被羞辱一次不能说明什么。”她喘息着，用母狼一样的眼睛盯着他，“我的身体也没有恢复到最佳状态。”

“不过……我承认我这次失败了，我想，我也承受了失败的代价。”她退到墙边，伸手摸了一下被蹂躏的地方，望着上面擦伤的血痕，咬牙道，“这种时候，我真是格外愤恨自己为什么是个女精灵。”

“我倒觉你该庆幸。”克雷恩淡淡道，“如果是伯恩尼亲王成为俘虏，这会儿他的脑袋已经挂在艾普萨拉斯的树墙上了。”

“我还有挑战的机会吗？”达妮艾露握紧拳头，盯着他问。

“你当然有。”克雷恩兴奋地微笑道，“我很乐意把这种搏斗当作我在后宫的消遣。如果你觉得这次不在巅峰，那么，下次我来的时候，会给你带一些精力药剂。并允许你提前休息几个小时。我想，下次你应该能坚持更久，起码，不会蠢到再用火元素魔法剑来对付我。”

达妮艾露望着他赤裸的胸膛，问道：“你的身体，在这种状态下也不会受到火元素伤害吗？”

克雷恩笑了笑，伸出手，纤细的红丝缓缓从他的指尖延伸出来，一点点缠绕上她强壮到有点失去女性柔软感的胸膛，隔空捏了她一把，笑道：“火元素是我的奴仆，奴仆，不会伤害主人。”

达妮艾露低下头，她拉过旁边地上被扯破的烂裙子，盖在了自己身上，缓缓道：“那么，下次我会记住不要再用魔法剑的。”

“带上新镣铐之前，你可以洗个澡。”克雷恩打开门，捡起地上的护甲，带着一种释放后的愉悦走了出去，“这是赏给失败者的优待。”

门关上的一刻，屋里传来了沉闷的捶墙声，和恍若哭泣，却又不太相似的沉闷哀鸣。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八十七）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三十六）

赵涛以男友的身份参加了张星语父亲的葬礼。

她爸爸是事业单位的老职工，人缘不错，等级不高，尽管躺在病床上的时候借不到太多钱续命，躺进棺材里后来送别的人还是相当不少。

张星语的妈妈由里到外都透着一股垮掉的疲态，在对老家的亲戚们介绍了赵涛这个男朋友后，他就被当作准女婿使唤起来。

他跑前跑后地忙，体力的消耗并不是重头，重要的是，他的精神一直在持续地支出。

幸好，他表现出的诚意，至少打消了不少觉得他配不上张星语的念头。

火葬场的告别仪式上，赵涛可以说算是不合规矩地站到了张家人中，未亡人拉着张星语，而张星语紧紧拉着他，就像掉落深渊的人，死死抓着最后一段不知道有多结实的崖壁树根。

张罗着请来帮忙的亲戚们去吃饭的时候，他才注意到，自己的手掌，被捏出了几道红红的印子。

火葬之后，赵涛又在张家住了三天。

他帮着点清了白事上的进帐，陪着那好似失了魂儿的母女先拿那笔钱去最急着用钱的债主家还了第一笔债。

张父的老朋友给了新寡嫂子一个保洁员的工作，加上前两年病退后稳定收入的退休金，如果不用在张星语身上有什么开销的话，省吃俭用还债不成问题。

“我不上了。”

把手上现有的钱陆续还出去，勾掉几笔小本子上的欠款后，张星语狠狠抹了一把眼里的泪花，咬牙说道，“妈，我不上学了。助学贷款我回头就去退掉，我……在那边打工，我给家里寄钱。”

她妈妈空壳一样靠在沙发上，抱着膝盖，望着卖掉电视后空荡荡的电视柜，梦呓一样没什么底气地说：“那怎么行，星语，你要是退学，以后就是高中文凭，高中文凭的小姑娘，你连公务员都没得考啊。妈妈辛苦一点不要紧的，你也辛苦一点，咱们娘俩一起再拼拼，等毕业了，你有正式工作了，就好了。”

赵涛在旁坐着，双手交握，不发一言。

他实在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

这短短几天，他亲眼见证了一个家庭的崩落，看到了被抽走脊梁骨的家，弥漫的是怎样一种绝望的气氛。

“妈，你身体也不好，我退学了就有时间多打几份工，还不花学费了，这样你能宽松很多的。”张星语的脸上浮现出似曾相识的倔强，没有丝毫退让地说，“我总不能让你再累垮了。”

张母望了赵涛一眼，轻声道：“你要是退学，那还不如留在家里，我托亲戚朋友帮你找个工作，你到那边，妈妈人生地不熟，怎么放心得下啊。”

“不行，”张星语果断拒绝，“我一定要留在学校那边。”

“我知道你喜欢小赵，喜欢得不得了……”张母长长叹了口气，疲倦地闭上了眼，“可咱们家已经成了这个样子，怎么好再拖累人家啊。”

赵涛赶忙开口表态：“阿姨，这不是拖累，真不是。我在学校那边已经找了家教的兼职，一个星期几百块呢，星语的事就是我的事。”

他看向张星语，认真地说：“星语，你助学贷款都办下来了，学还是要上的，你就是不想想别的，也得想想咱们的未来啊。大家一起努力，债一定能还清的。”

她的唇角垂了下去，眉心蹙起的纹路盈满了难以掩饰的哀伤，她吸了吸鼻子，才小声说：“咱们.....的未来吗？”

赵涛的心尖颤了一下，他觉得自己似乎正在迈过什么危险的界限，如果狠下心就此摆出拒绝的态度，一切可能都会安全很多。

但他哪里做得到。

这个几乎变成空壳的姑娘身上最后一点灵魂，就放在他的掌心，等着，看他捏碎还是捧起。

他伸出手，握住了她发凉的指尖，放到唇边，轻轻吻了一下，“是，咱们的未来。星语，以后的日子还长着呢，咱们坚持一下，一起毕业，好吗？”

“我.....我不知道.....还坚持得住么。”她低下头，终于嚤嚤低泣起来，“我突然感觉.....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了。”

“不会，不会，你还有我，你还有我呢。”他连声说着，也顾不上张母还在旁边，一探身，把她拥抱进了怀里。

不管之后世界如何粉碎，至少这一刻，他没办法阻止自己去成为她唯一的依靠。

这个周末，赵涛拎着张星语的行李，陪着她一起离开了家。

“小赵，这个寒假，挑个你爸妈在家的时间，阿姨.....去你家看看好吗？”临别前，张母望着入站口汹涌的人潮，小声对他问道，口气，近乎卑微。

“我爸妈工作忙，可能.....要过年才在家。”他心里一紧，趁着张星语去厕所还没回来，连忙拖延说，“阿姨，这个不用那么急吧？”

她轻轻叹了口气，扶着自己的腰，缓缓说：“阿姨的身体也一天不如一天了。星语已经少了一个亲人，要是.....再没了我，该怎么办才好

啊？”

“有我呢。”赵涛握了握拳，咬牙道，“阿姨，我……一定会好好照顾星语的，我保证。”

“星语不是个好命的孩子，”她妈妈深深叹了口气，仿佛这一口吐息泄尽了身上的精力一样，连双肩都跟着垮了下来，“小赵，不管怎样，谢谢你了。”

“应该的，阿姨。”看着回来后就匆匆挽住他胳膊仿佛怕他消失一样的张星语，赵涛沉声说道，“您不用这么客气，这都是我应该做的，谁让我喜欢星语呢。”

之后，在拥挤的人潮中，在拥挤的火车上，在拥挤的座位里，张星语都像是刚离巢的小雏鸟一样，紧紧依偎着赵涛的身体，即使无数双眼睛在看她，她也不肯有片刻松开，就连他去厕所，她都会跪在座位上双手扒着靠背，望夫石一样一直盯着他离开的方向，直到他回来，再次回到她的臂弯为止。

赵涛伸手摸着她的头发，眼睛看着窗外，只觉得，回去的路上，比起来时似乎更加疲惫。

累得不想说话。

（四百三十七）

小小的出租房，原本开开心心的四个人，如今脸上都看不到多少笑意，反倒是家教工作比较顺利的余蓓成了精神最好的一个。

孟晓涵帮赵涛代课的时候不敢表现得太过火，还算是耍心眼地故意犯了几个笨拙的错误，让两家的家长对赵涛的回归感激不已，只可惜，没给涨工资。

赵涛发现只要能做下去，家教的确是很有赚头的、适合学生的兼职。

所以他想介绍张星语也去做这个。

可他在两头都遭到了拒绝。

孟晓涵不愿意帮张星语，说是怕自己和他的事情败露。

而张星语也不愿意去做家教，她回来之后的心思一直很乱，别说去教别人，自己上课都是浑浑噩噩，老师点名答题一脸茫然，如果调整不过来，这学期的成绩基本就算是交代了。

可家里债务的压力还在身上，回学校销假之后，她就跟着杨楠跑遍了周围的饭店，找了一个给她开价最高的地方，正式开始了打工生涯。

尽管清瘦了很多，但张星语本来气质就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的感觉，如今头发长了回来，拾起素衣白裙，依旧能找回几分出尘脱俗的味道。

所以让杨楠很是有些不爽，张星语最后谈好的工资一个月下来竟然比她能多拿三百多块。

敲定工作的晚上，杨楠盘腿坐在床上，伸手捏着张星语肋骨那一带明显的凹痕，笑道：“你说你都快瘦成人干了，看着就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怎么就比我工资高那么多啊？要不我也跳槽到你那店里试试看？”

“男人都是看脸的。”她瘫在床上，在学校里外奔波了一天，让她一动也不想动，洗过澡后就只想躺着。

“我脸很差吗？好歹也是班花吧？”杨楠笑嘻嘻抬手在下巴那儿比了个对勾，“我头发虽然削短了，可胸罩买了带海绵垫的魔术型哎，不能算没有女人味吧？我觉得我没选对老板。”

“你可以闹辞职一下试试，说不定就给你涨工资了。”张星语翻了个身，眼睛盯着门口。

赵涛坐在那儿正用毛巾擦头，余蓓已经在隔壁睡下——明天八点有课，不睡很影响效率，她这个学期盯上了院里的奖学金，跟孟晓涵商量后，就拿出了一股比高考前还夸张的气势。

“啊……”长长地打了个呵欠，杨楠伸着懒腰站起来，“那赶明儿我试试看，我去睡了，你俩小别胜新婚吧。别弄出太大动静啊，我俩都需

要休息，呜呜……腰酸背痛。”

“杨楠，”张星语黑漆漆的眸子望着她的背影，突然说，“你其实根本不用这么辛苦打工的吧？你家里又没有断你的学费。”

“分那么清楚干什么，一大家子人，都出点力呗。”杨楠在门口一回头，突然伸出舌头做了个骚气十足的动作，笑嘻嘻道，“你要过意不去，回头跟我上床时候积极点呗？明明挺舒服的，老学死鱼一样故意跟我闹别扭。”

张星语啐了一口，一个翻身面朝里，不再理她。

从张星语回来后，赵涛整个人都进入到一种微妙的拘谨状态中，他总觉得自己周围的空气已经隐隐约约进入到紧绷的临界点，这短短的一整天里，他时刻注意着手机，唯恐出什么岔子没办法及时赶过去。

他忙完家教回来，洗澡时候杨楠进来给他搓的背，听她说，张星语晚上洗完，打开衣柜对着里面那身红裙子发了好久的呆，叹了口气，坐在床边看着校门口廉价化妆品小店的美白霜海报看了半天，接着，撕碎扔进了垃圾桶。

赵涛心里一阵难受。

他知道张星语从暑假就特别介意自己晒黑变瘦后不好看了的事，站到杨楠身边还不太明显，今天学生会门口那儿碰到金琳，听杨楠说似乎颇受打击，一直小声跟杨楠念叨，说什么金琳又变漂亮了，明明分手反而更滋润，真让人羡慕。

归根结底，女孩就像花儿，是需要滋养的。他在桌子下握了握拳，心想，自己这泡牛粪，竟然连肥料都当不好……果然，是插上来的鲜花太多了吧。

收拾清湿漉漉的头发，赵涛本来已经打定了主意，今晚一定要用满腔柔情蜜意好好安慰一下张星语仿佛就要干枯的心灵。

可刚走到床边，他就没忍住打了个大大的呵欠。

同样是忙了一天，他的精神并不比她们好出多少。

张星语翻回身，往里挪了挪，让出了大半张床，柔声道：“别把杨楠疯话当回事儿，都累了，上来休息吧。”

他暗暗咬了咬牙，爬上床抱住她，低头吻住，轻柔的缠绵片刻，才半压着她瘦削的身子，小声道：“我体力还行，你累吗？”

她的手上下抚摸着他的腰，眼神明显已经泛起了久违的渴望，白白的牙咬了一下红红的嘴，她轻声回答：“累，可.....可我想要。赵涛，我.....我想让你要我，狠狠地。我感觉.....自己好空，空荡荡的，就跟什么都没剩下一样。我.....一直跟自己说，我还有你，可.....可我实在没有什么底气，我什么都没了，那.....还凭什么拥有你呢？”

“凭我喜欢你。”他用安定的口气说道，手掌划过她的肩头，把细细的睡裙吊带带下去，亮出她和晒黑部位界线分明的白嫩胸膛，“星语，别想那么多了，我会一直在的。”

他低下头，轻柔地吻住了她微颤的乳。

她抽泣一样急促地吸了口气，细长的腿立刻从被子里伸出来，就像回来的路上一直挽着他的胳膊一样，紧紧缠了上来。

仿佛，一根为了营养而死死攀爬寄主的藤。

虽说最近积蓄了很多，但赵涛已经不怎么像从前那样，满肚子少年的贪婪欲火。满是芒刺的狰狞欲望，终于在一个又一个事件的接连磨砺下，变成了温润光滑的卵石。

他摸过她枯黄了一些的头发，摸过她清瘦了不少的脸颊，摸过她细长的脖子，摸过她小了一点的乳房，摸过她肋骨的凹痕，摸过她早已湿润的花芯。他的唇一直紧随其后，全心全意地亲吻，希望那情欲的甜美，能多少麻痹一些她心中的创痛。

他俯身刺入的时候，张星语紧紧搂着他，瞪大了眼睛，一眨不眨的望着他的脸，就像要把印进自己的灵魂深处。

他时快时慢地前后移动着，勃起的阴茎穿行在快感的圆环连接而成的通道内部，但他一直克制着自己的享受，专注地摇摆着不是很有劲头的腰，一下又一下把快感夯入张星语空虚的体内。

他不愿意再去计算她到底高潮了几次，他就是专心致志地耕耘，把喜乐通过亲密的摩擦传达给她。

而她依旧没变，只要是他，她就会敏感而脆弱，紧致而湿润，一波接一波的高潮后，当他喷射进来的时候，她还是一如既往，发出近似哽咽的声音，在体内紧紧交错收缩的肌肉形成的美妙节律中，彻底融化。

从那天晚上开始，他们家里的过夜方式正式转变为新的规则。

疲惫的生活让赵涛没办法同时应付复数的伴侣，而杨楠也在辛苦一天后懒得再动更愿意躺着被干找乐子，于是，三个女生简单讨论之后，就按照一周一人两晚时间自选的方式敲定了单对单过夜的轮值制度，周日让赵涛休息，免得他身体顶不住。

至于一起过夜的晚上轮到的人愿意干什么，愿意怎么被干，随他们两个高兴。

从第一周的执行情况来看，余蓓更愿意和他搂抱在一起好好休息，其次是乐意互相用口抚慰，跳过消耗大量精力的真正做爱步骤，而杨楠体力好的时候就骑骑赵涛，没劲儿的时候就被骑骑，维持在开心就好不行睡觉的限度。

只有张星语，仿佛为了证明什么一样，即使两人都没什么精神，也依然愿意紧紧缠在赵涛的身上，哪怕只是缓慢的蠕动，哪怕只是并不强烈的高潮。轮到余蓓的时候，她在隔壁甚至头一次没有任何额外企图地向杨楠求欢，并在互相舔舐身体的过程中投入地享受了高潮。

性欲似乎成了她排遣压力的方式，就连跟余蓓一起睡觉的时候，她都小猫一样可怜巴巴地央求余蓓用手指帮她满足了一次。

赵涛也不知道，这种麻痹自我的方式，到底算不算好。

他只知道，还算有效。

这就够了。

如今的他，只求有效而已.....

（四百三十八）

随着十月过半，城市的气温迅速下降，深秋季节的装束一件件裹到了身段姣好的女生身上，学校里很难再见到摆动的裸腿，取而代之的，是一件件可以很好修饰腿部曲线的打底裤。

可赵涛再见到苏湘紫的时候，她竟然还穿着短裙，配着小皮靴和过膝袜，亮着一段诱人的雪白大腿，随着耳机里音乐的节奏，扭动着细细的腰走进了学生会宣传部的办公室。

“嗨，学长，好久不见。”她抬手把耳机摘下挂在脖子上，甩了甩头发，笑咪咪地冲他打了个招呼。

不搞什么特殊对待就是最好的拒绝，在正常接触中刻意冷言冷语反而容易让对方认为自己在乎，赵涛低头看向桌上的材料，微笑着说：“舞协的宣传负责人是你吗？”

“没错，就是我。”苏湘紫笑着扶住桌子，也不在乎这样微翘屁股的姿势配合短裙会给门口路过的男生造成多大的引力，“以后我估计要勤往你这儿跑了，学长可要多照顾指点我哦。”

“你们原本负责宣传的那个女生呢？没记错她才大三吧，退了？”

“没，竞争不过我，被选下去了。”苏湘紫挑了挑眉，把额前垂下的那绺挑染紫发往后一拨，自信无比地笑道，“我想要的位子，可是会拼上一切去抢的，她没那个觉悟，被我轰下去不是很正常。”

“这样啊，那，阿紫，你们舞协这次打算申请校报版面搞活动是吗？你带填好的表来了吗？”

“学长，”苏湘紫抬腿勾过一张椅子，扭身一坐，完全答非所问，“你听说了没，我交男朋友啦。”

她刚才那一下抬脚过高，让赵涛一眼就确定了她没穿安全裤，换个没经验的小男生，这会儿估计已经有点发懵了。幸好，他还算清醒，微笑着：“阿紫，这是学生会，咱们说正事好吗？”

“咱们是熟人哎，熟人叙叙旧怎么了？你们两口子怎么都这样啊，

宿舍那边的大小事儿都是我主动发短信通知蓓姐，结果她对我爱理不理的，除了俩字谢谢屁也不说，你呢，连跟我聊几句天都不耐烦，我得罪你们家了吗？我哪儿得罪了你你告诉我。你说出来我马上道歉。”

“好好好，瞧你脾气大的，我就是忙，想早点把正事儿办完。”

“呸，”她直接啐了一口，“你就是急着赶我走。你当我傻啊？”

“我没有。”他唯恐苏湘紫在这地方拿出耍赖的本领，连忙说，“我听说了，你跟你男友在小楠打工的饭店成的，她还能不告诉我？”

“那你有没有初恋被撬墙角的感觉啊？”苏湘紫一伸小脸，笑嘻嘻地说。

“阿紫，”赵涛沉下脸，很不悦地说，“如果你还想让我把你当朋友，那么，以后不许再拿彤彤的事情跟我开玩笑。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伤人？”

苏湘紫撇了撇嘴，嘟囔道：“你懂什么啊，这叫放血疗法，老伤疤就是要挖掉放放血才能长新肉。”

放血疗法是这个意思吗？我怎么觉得你这脑袋瓜需要放水疗法啊。他在心里翻了个白眼，忍耐着说：“我不需要，我现在过得很好，不必你来帮我做多余的事情。”

“你好什么啊，我又不是没打听着。”苏湘紫颇有点小得意地晃了晃脑袋，说，“你跟你女朋友都在外面打工呢吧？蓓姐学费都是贷款交的没错吧？”

“我们可以一起打工慢慢还，顺便也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赵涛调整了一下坐姿，让自己尽可能离她远点，“那么，阿紫，咱们的寒暄可以到此结束了吗？再这样下午我要耽误晚饭了，我吃过之后还要去做家教呢。”

“你教的女生好看吗？”

“不好看。”赵涛叹了口气，苦笑道，“你如果就想聊天，改天再约可以吗？”

“不可以，我又约不到你，你躲我跟老鼠躲猫似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能咬死你呢。”

“我哪儿躲你了？”他还是忍不住拍了一下脑门，发现在苏湘紫面前保持冷静克制真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不亚于裸装10级野蛮人大战从天而降的大菠萝。

“你就是躲我，你去接蓓姐下课的时候都不敢到我们班门口，中午食堂吃饭我偶尔看见你一回你八百米外就敢转身装没注意到我。”苏湘紫一副很委屈的样子控诉，“这还不叫躲啊？”

“这不叫躲，这叫合情合理的避嫌。”赵涛挪了挪椅子，好重新拉开被她逼近的距离，“我女朋友都回来了，你不担心你和你男朋友出问题，可我还担心呢。阿紫，也许你男朋友大度，大度得不得了，可我们家的人都小气，别让我难做，好吗？现在，咱们可以开始说舞协的事情了吗？”

“呸，去他的舞协，我还没聊够呢，不谈。”苏湘紫毫无责任心地丢出一句，气势十足地说，“避嫌避嫌避嫌，老是跟我说避嫌，谈个恋爱而已，又不是结婚了，干嘛这么封建啊？一起说说话吃吃饭怎么了？为什么一个个思想都这么下流啊？”

“说说话吃吃饭这种事，你不觉得跟男朋友一起比较好吗？”赵涛越发觉得不安，把椅子又往后挪了挪，“小蓓出来住了，你不用太考虑和她的关系，你也有男友了，多陪陪你男友，才是正常的恋爱关系吧？”

“我偏……”

苏湘紫才开口说了两个字，就被一个冷冰冰的声音突兀的打断。

“赵涛，这是什么人啊？”

赵涛心里顿时就一串哆嗦，赶忙抬起头，看着门口，“星语，你怎么来了？”

张星语皱着眉，径直走到他身边，一扭身直接坐进了他的怀里，靠住他的颈窝，轻声说：“刚下课准备去上班，拐过来看看你，有点累，想让你抱抱。”

“好。”他马上乖乖抱紧了她，顺势在她脸颊上亲了一下。

她一抬头，指了指嘴，“要这里。”

感觉有只豪猪正在竖起身上的刺，赵涛马上调整角度，就这么当着苏湘紫的面，亲了张星语一口。

张星语这才扭过脸，面无表情，甚至略带一丝杀气地说：“你好，我是张星语，赵涛的女朋友，你是哪位？”

赵涛看了一眼苏湘紫，突然发现，竖起刺的豪猪，好像不是一只啊.....

（四百三十九）

“我叫苏湘紫，”苏湘紫咧开一个大大的笑，一字一句脆生生说，“姑苏慕容的苏，天龙八部里阿紫的紫，我是蓓姐的舍友，开学第一天认识的学长。”

慢条斯理铺垫完了正经的自我介绍，她一指自己的脸，笑嘻嘻地说：“蓓姐说，我长得和学长死掉的那个初恋很像哦。学姐，你说浪漫不浪漫？”

“这有什么浪漫的，人有相似，”张星语冷冷道，“还有人说我像陈玉莲呢，我可不会去找周润发看能不能蹭点好处。”

她眉梢一挑，上下扫了苏湘紫一眼，微微一笑，说：“还行，你要是像他初恋，起码说明他眼光越变越好了。”

赵涛也不知道张星语是从什么时候就在旁边听着的，只好一边暗自庆幸没有说错什么，一边保持缄默乖乖抱着她不插嘴，心里盘算着过后怎么收场。

他心里清楚得很，这会儿张星语万炮齐发都冲着苏湘紫，等回了家，起码这初恋的问题，就有他解释的。

“我倒不这么认为，”苏湘紫笑嘻嘻一托面颊，“从初恋到蓓姐，兴许是眼光变好了，可往后算.....似乎又差回去了啊，恐怕，还不如初恋

时候呢。学姐，你瘦成这样，不怕来阵风吹跑了啊？”

“不怕，有他抱着我呢。”张星语拨了一下头发，“他就喜欢瘦点的，还喜欢素净的，我说染发他差点跟我生气，说什么五颜六色一看就不是正经的女人，真遗憾，为了男朋友，我只好委屈委屈咯，真羡慕你啊，学妹，没人管着。”

她不再理会苏湘紫，扭脸对赵涛说：“学生会别的办公室都走空了，金琳都跑了，你还不走等什么呢？”

“她是舞协外宣的，过来递申请，聊了几句耽误了。”赵涛这才开口解释一句，“她话多，我催来着。”

张星语一皱眉，起身低头看着苏湘紫，眼底涌出一股摄人的阴郁，“学妹，你来交什么申请？”

“就这个。”苏湘紫撇了撇嘴，抬起手，亮出了捏着的几张纸。

张星语伸手就抓住了那叠纸，“行，那就放这儿走吧，你学长到点下班吃晚饭了，请回。”

但苏湘紫硬是没有松手，仍抓着另一边，微笑道：“学姐，我们舞协跟学生会宣传部之间的問題，你是哪里的？凭什么管啊？还是说，学长这个部长当得，允许女朋友随便乱来？”

张星语也不松手，缓缓道：“他该走了，已经过点儿了，私人时间，女朋友凭什么不能管他？”

“女朋友有这么大权力啊？我都不知道，原来学长还是个妻管严。”苏湘紫抬头望着张星语，反正就是不撒，“学姐，你再这么使劲儿，要给我扯坏了，扯坏了你赔吗？”

“好啊，我赔。”张星语笑了笑，突然换了使力的方向，把那几张纸直接向两边撕开，扯成了两半，旋即，对着瞠目结舌的苏湘紫，冷冷道，“学妹，你说吧，怎么赔？”

不等苏湘紫开口，她就一把扯起了赵涛，“想好了下次告诉我，今天没空，你没有申请要交了，赵涛，咱们走。”

几步把赵涛拽到门口，张星语先把往门外一推，跟着转过身，笑道：“学妹，走后记得锁门，不然丢了什么东西，可唯你是问。再见。”

说罢，她一挽赵涛，半拖半拽，就这么带他离开，扬长而去。

一路跟着走到楼下，赵涛才苦笑着说：“星语，你……这也太夸张了吧。”

张星语靠着他的肩，嘴里却冷冷道：“你闭嘴。”

他吞了口唾沫，这才意识到，方才不过是暴风雨的前奏而已。

“星语，你……这么晚才去饭店，算是迟到了吧？”

“不怕。扣点钱呗。”张星语的语气依旧十分紧绷。

知道这一关横竖要过，赵涛舔了舔发干的嘴唇，说：“其实……关于我初恋的事，她……”

张星语打断了他，问：“她是不是死了？”

“嗯，是，因为……一点意外。”他在脑子里飞快转着当初和余蓓联手编造并维护的谎话，寻思着从里面怎么能找到初恋的存在空间，让张星语不至于起疑心。

没想到，她淡淡道：“那就别跟我说了。死都死了，我不操心死人的事儿。你对她说过什么，跟她发生过什么，我都不想知道。别告诉我，你自己捂在心里沤着吧。”

赵涛一时间有些茫然，只好说：“哦，那好吧。”

“我关心的是这个活生生的小学妹。”快到校门口的时候，张星语终于开口说道，“她是怎么回事？为什么缠着你？”

“我……我就是帮余蓓收拾宿舍的时候认识了一下，余蓓说她模样像我的初恋，结果她就来了劲，不过她有男朋友了，应该就是闹闹。”

“才不是闹。”张星语突然站定，松开了赵涛的手。

赵涛有点错愕地转身，看着满面愠怒望着他的张星语，“你.....你怎么了？”

“我说，她才不是闹闹。”她的唇角发生了一阵细小的抽搐，“她喜欢你，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四百四十）

“星语，她有男朋友了。就在杨楠打工的饭店里成的，杨楠亲眼看见了，他俩还没分手，正热乎呢。”赵涛压下心底的不安，拉住她的手，“哪有那么多小姑娘跟你们似的牛粪糊了眼，非要跟着我啊。”

“我要是牛粪糊了眼，那她肯定也被糊了。”张星语皱着眉，眸子里的怒气没有多少减弱。

“可你也看到了，我没怎么她啊。”他定了定神，继续耐着性子柔声说，“她就是刚到学校，听说我身边好几个漂亮女朋友，觉得新奇，过了这阵子热度，也就过去了。她有主我也有主，她不避嫌我还避呢。而且.....你看她这么像我初恋，我见了心里就不舒服。”

“不舒服你还跟她说那么久。”张星语扁了扁嘴，终于露出一丝撒娇使性子的口吻来。

这无疑是最好的信号，女朋友愿意找事儿，绝对好过憋在心里酝酿一场冷战或者爆发，亦或两者皆有，赵涛暗暗松了口气，把她一拉揽在身旁，柔声说：“我也不想啊，可她打得旗号是送材料，我管着学生会宣传部，总不能跟你一样，把东西撕了给人撵走吧？”

“你怪我？”

“没有，我就是觉得你反应过激了。那女生也不是什么好脾气，我是怕你惹到她。”

“惹就惹了。”张星语哼了一声，“真把我逼急了，还不定谁死谁活呢。”

最近这是命犯什么煞星了？怎么一个个都视生命如粪土开口就死啊活的，赵涛皱着眉，稍微加重了一点口气，“星语，咱们好好的，你这

是说的什么啊。你为了她就要拼死拼活，不要我啦？”

她没回答，只是紧紧搂住了他的腰，恨不得把自己嵌进他体内一样。

张星语对打工饭店的客流量有挺明显的帮助，学校这么大，知道她情况的人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多，而且，就算她有男朋友还一起在外面住，好看的姑娘终究还是好看，乐意晃荡着出来下馆子的男生，尤其是拉帮结伙吃完就近包夜上网吧通宵的那些，在饭菜差不多水平的一溜店面里，肯定是更乐意选那个有美女站在门口迎客的。

没错，张星语现在打工内容中最辛苦的部分并不是端盘子送菜单结账洗碗，而是带着素雅的淡妆，穿着最讨男生喜欢的裙装，在门口一站一个多小时，负责在最繁忙的时段迎宾。

据说有几个认识张星语的同学光是为了看她甜甜笑着说“先生里面请”，就来吃了好几次。

杨楠的老板很想参考这边的做法，可惜杨楠干脆地拒绝了，嚷嚷着说自己才不要当招财猫。

这不是赵涛第一次来这儿吃饭，后厨的老板娘很喜欢张星语，知道她跟男友小两口日子过的紧巴，就豪迈地表示晚上这顿免费请赵涛吃一份不超过十块钱的盖饭，哪天来哪天吃。

而从赵涛来吃第一顿开始，就必须忍耐着在后厨吃饭的烟火气和老板娘滔滔不绝的唠叨叮嘱，无非就是张星语多么多么好现在这样肯吃苦又专情的女孩子怎么怎么少有不珍惜要被天打雷劈云云。

这让他很是担心，如果有一天老板娘知道他女友其实有三个，盖饭里会不会就该吃出耗子药了。

晚饭的钱能省一点是一点，赵涛在张星语这儿蹭到了饭，余蓓有杨楠往回带吃的，几个人的伙食费倒是一下子省掉了八分之七，只剩下赵涛一顿中饭因为要挤出时间看家教内容而不得不跟孟晓涵在食堂解决。

为了不影响张星语做招牌的效率，赵涛吃完后，也就是差不多饭店最忙的时间，他离开经过门口，也不敢跟张星语多聊几句，互相递个眼

神，就匆匆离去，跨上自行车往家教的地方赶去。

风从耳边呼呼吹过，他蹬着车子，脑子里乱七八糟胡思乱想，根本停不下来无法安静。

这周六必须拿出一下午去跟于钿秋幽会一次，今天在办公室匆匆聊的几句来看，那位老师已经十分烦躁，欲求不满的症状非常明显。

周日下午陪女朋友们去市里逛逛，就算日子紧了，入冬不远了，总要一人添件新衣服，现在四个人都在打工，而且，他爸妈这周给余蓓又打来了五千块学费生活费，在张星语助学贷款手续办理清楚过程还算顺利的情况下，他们囊中已经没那么羞涩，节衣缩食，主要还是他脑子里那股非要帮张家早点把债还上的念头在蹦跶。说白了，还是他觉得自己欠张星语太多。或者说，欠每个人太多。

如果当初，没有用锁情咒，如果现在，他只是个普普通通的大学男生，仗着所在班级的比例优势追到了一个普普通通的大学女生，一切，会不会变得比较幸福？

这个问题徘徊在他心里很多次。

可他不敢真的去深想答案。

因为那意味着他会失去的，多到他无法承受。

他苦笑着把车子锁好，走向楼梯，心里，再一次承认了那个事实。

我就是自私。

可这世上，又有多少人不自私呢？

（四百四十一）

张星语跟苏湘紫的突然碰面让赵涛的状态有点受影响，晚上的家教差点没耐住性子，幸好他们家那个温柔的阿姨连声替不懂事的女儿道歉，才让他稳住情绪，含笑表示不要紧，没关系。

这种为了赚钱窝火的感觉，想必她们三个也在经历吧。

回去的路上，他又有点难过，想着想着，就想到了金琳本来一直在张罗的计划。

如果不是他一时冲动一下子用掉了大学期间准备使用的最后一个名额，这会儿他说不定已经搞定了一个温柔听话乖巧条件好的小学妹，在金琳的帮助下先解掉燃眉之急，让枕边人不需要一个个这么辛苦。

他苦笑着摇了摇头，抬手给了自己一拳。

捷径走惯了，都快忘了踏踏实实走路是什么滋味。

骂了自己一通，赵涛锁好车子，没急着上楼。

最近，他更愿意在楼下，坐在锁好的车子后座上，一个人发会儿呆。

也不是思考，就是什么也不想，吹会儿夜风，看看不是很清楚的星星，直到最后准备上楼，才回想一下曾经的美好记忆，给自己添点柴，加点油，续一续动力。

他突然觉得，自己有点像四十多岁的中年男人。

也对，如果一个男人一生中享受的性爱乐趣有固定总量的话，他现在在已经消耗掉的部分，恐怕接近普通男人到中年的程度了。

据说福禄寿都是有定数的，那他真的享够了这辈子的配额后，会不会就再也没艳福可享了？

掏钥匙开门进去，赵涛才发现，今晚家里的格局似乎不太一样。

最近杨楠买了辆二手自行车，以安全为理由让余蓓把家教时间调整成了七点到九点，由杨楠去接，会比他早回来一个小时。

所以他十点半左右到家的时候，一般来说女友们已经洗漱完毕，按照当天约好的分配各自在卧室休息了。

可没想到今天进门，三个女生竟然都在副卧，而且，谁都没睡，房门关着，听里面嘀嘀咕咕就是在小声说话。

他想了想，今晚都还不知道是谁呢，就去敲了敲门，先喊了一声：“我回来了。都在里面呢？今晚要放我落单吗？”

“那哪儿能，今晚是我。”屋门打开，杨楠乐颠颠走了出来，顺手把门一带，就拉着他往隔壁走去，“来吧来吧，休息了。”

“我还没洗澡呢。”他脱下外套，装着随口一问的样子，“你们凑一起聊天呢？”

“对啊，不然难道斗地主吗？”杨楠伸了个懒腰，穿着秋衣秋裤就钻进了被窝，摆了摆手，“赶紧洗去，今晚我要好好活动活动筋骨，你可做好心理准备啊。”

“你们……聊什么呢？”他换好衣服，拿起毛巾，问了出来。

“还能聊什么，你的小学妹呗。”杨楠单手撑着面颊，冲他挑了挑眉，“幸亏你今天表现还不错，星语看到的是你一直在拒绝，不然……啧啧，你可惨喽。”

“我都说了我会一直拒绝她的。”赵涛暗暗松了口气，钻进浴室洗澡去了。

杨楠的体力一直都非常优秀，饭店那种打工她很快就已经基本适应，所以最近她主要是负责骑人的那个，而且女上位她越发熟练，那小蛮腰扭得，赵涛在下面不怎么动，就能享受得呲牙咧嘴。

往后仰着身子，一手拿着按摩棒压在膨胀的阴蒂头上，一手撑着赵涛的腿，杨楠一边摇晃屁股，一边畅快地高潮。

算起来，她也有一阵子没有这么放纵过了。

赵涛看着枕头边她特意拿出来换过电池的玩具们，心想，看来他今天对苏湘紫的抗拒态度，好像也让她颇为开心。

如果大家都会因为这种态度而感到愉快，那他就大概明白自己之后该怎么做了。

就让苏湘紫，陪她那个军训几天就能搞到一起的男朋友享受恋爱甜蜜去吧。他在心里叹了口气，抬手捏住杨楠的乳头，摇动胯部发起了主

动袭击。

“啊……好爽……赵涛……用力……用力……”她微微抬起屁股，按摩棒压得更紧，鲜艳的充血花瓣紧紧嘬住他进出的龟头，一浪接一浪地吸吮上来。

他浑身一阵发麻，往上猛顶几下，酣畅淋漓地泄了……

赵涛以为这次的小风波就这么过去了。

但他没想到的，原来，这不过是个开始而已。

隔天是周五，下午四点，学生会干部在办公室开了一个又臭又长的会。

结束后，赵涛捧着要负责的那堆东西，回自己那边给宣传部的干事们开会。

等到彻底忙完，已经五点过半。

他正准备收拾东西去张星语那边忍着念叨吃免费晚餐，顺便考虑一下周六跟于老师的幽会该带点什么道具去帮忙才不至于让他精尽人亡，一个路过的新生干事突然探头说：“学长，副会长找你过去。”

“金琳？”因为有三个副会长，赵涛只能反问一句。

不过答案并不意外，“嗯，是学姐找你。”

也不知道又有什么事儿，是不是最近一直没时间，忽略了她让她也跟于钿秋一样痒痒了？

他心情不错，连带着精力也好了些，盘算不行晚上这顿饭就让金琳请，等办公室空了给她解解心焦。

但过去之后，才发现，办公室里还有一位不速之客。

苏湘紫。

那位大小姐翘着二郎腿坐在金琳的位子上，手边摆着被撕成两半又

拿透明胶粘起来的申请表，一看赵涛进来，对着金琳就笑道：“呐，小班，你问他，问问看是不是我冤枉那个姓张的。昨天我来报申请，她刷拉就给我扯成两半了，害我回舞协挨了顿训。”

金琳似笑非笑地看向他，“赵涛，张星语可不是宣传部的干事吧，她为什么会在你的办公室，撕掉了来给你报的申请表呢？”

赵涛正想解释一下，整个人就僵在了那儿。

金琳嘴里吃着奶糖，旁边的桌上，摆着他熟悉无比的糖纸。

但，那糖纸竟然是两张，另一张，就在苏湘紫的手边。

他不自觉地走近两步，指着那糖纸问苏湘紫：“阿紫，这……是金琳给你的？”

大概是没想到他会在这时来这么一句，苏湘紫笑嘻嘻地张开嘴，露出舌尖上还剩一点点的奶糖渣，勾了一下吞入肚中，“对啊，怎么啦？这不是挺好吃的么，我小班给我吃，还要你管？我都吃了好几天了。诶？这么一说，好像跟你上次给我的是一个牌子哎，学长，咱们学校很流行这种夹心奶糖吗？回头不行我也买几斤扔宿舍得了。”

“呃……学长，你干嘛突然露出一副死人脸啊？”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八十八）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四十二）

好像怕赵涛脸上的土色还不够浓重，金琳笑吟吟一揽苏湘紫的肩膀，柔声说：“这你就不懂了，这奶糖是小班我自己专门做的，学校买来的就不是这个味儿了。上次你学长给你的，其实也是从我这儿拿的。”

苏湘紫直接摊开白生生的小手，“那，小班，再给我一个，没吃够呢。”

赵涛垂在身侧的手都有点哆嗦，胸腔里就跟有把火在烧一样，他往前迈了一步，近乎咬牙切齿地说：“金琳，你.....你.....”

金琳拿出一块奶糖，在他眼前晃了晃，露出一个“你敢怎么样”的表情，然后，就这么当着他的面剥开，两根青葱玉指一捏，伸到了苏湘紫的嘴边。

苏湘紫本来就是来请靠山的，当即乖乖一张嘴巴，从金琳手中叼过去。

金琳拿出纸巾擦了擦手，盯着赵涛，淡淡道：“这种闲事关心完了的话，能给我解释一下，你女朋友给学生会工作添乱的事情了吗？”

“我没什么好解释的！”赵涛一肚子火顿时喷了出来，瞪着眼睛道，“我当时就等着吃晚饭了，苏湘紫东拉西扯不准我走，星语来接我，两人吵起来了，星语让她交表她不撒手，活该被扯开！”

苏湘紫的脸色顿时变得有些难看，她一皱眉，拉住金琳的胳膊晃了

晃，“小班，你看看，你手下就这么欺负人的啊，我一共也没耽误多少时间，她那么大脾气上来就盯着我，凶巴巴的跟个老妖婆一样，再说了，她姓张的又不是宣传部的人，我凭什么给她？给她，弄没了，不还是我挨骂吗？”

看到赵涛的拳头都在身边握了起来，金琳眯了眯眼，拉起苏湘紫，微笑道：“行了，你的事情我已经清楚了，接下来呢，就让我跟赵涛好好谈谈吧。”

苏湘紫眼珠转了一下，像只闻到了猫味儿的耗子，嘴角一翘，侧身从赵涛身边钻过去，“那我就先走了啊，学长，改天再去拜访你，这次可不要撕我的申请表了，拜托。”

话音未落，她往门口一闪，噚噚噚噚就一溜小跑逃之夭夭。

“金琳！”赵涛顿时再也克制不住自己的怒火，“咱们不是说好的吗！”

“说好什么？”金琳踱过去把门一关，转身回来，抬手勾了一下赵涛的下巴，笑道，“我有什么答应你的事，最后忘了做吗？”

“咱们说好先观察一段时间的！”赵涛拍了一下桌子，把透明胶粘着的破申请表都吹到了地下。

“你觉得观察得还不够久吗？”金琳微微歪头，笑吟吟道，“赵涛，你打算观察多久啊？一辈子？你又不是在选老婆，你会娶她吗？那我为什么要一直观望下去？我时间很多，看上去很闲吗？”

赵涛瞪着眼道：“可她现在有男朋友！”

金琳的笑意突然消失得干干净净，脸上仿佛瞬间罩上了一层冰壳，她凑近一些，微微睁大的眼睛中流露出一股近似癫狂的神情，“赵涛，你什么时候在意有男朋友这种事了？算算时间，你当初对我下手的时候，我也有男朋友啊。”

“那……”赵涛顿时语塞，背后冒出一层冷汗，支吾道，“那不一样。”

“哪里不一样呢？”金琳舔了一下唇角，摸出一块糖，剥开包装，吃

进嘴里，然后，把那糖纸展平，撕开，一撕成二，二撕成四，直到变成无数碎片，松开手，纷纷扬扬如雪飘落，才轻笑道，“啊，我想到了，我还是处女，苏湘紫不是。”

就跟听到了什么极其有趣的笑话一样，金琳捧着肚子大笑起来，笑弯了腰，笑出了泪，指着赵涛的鼻子，“你这种见一个想占一个的王八蛋，竟然嫌弃人家不是处女？”

“我……我没有。”不自觉气势上就被压倒灭杀，扑熄得干干净净，赵涛擦了一下额头，“我就是看不上她。”

“呸。”金琳很优雅地啐了一口，“她要是脱光了躺床上，你一样会跟发情的猪一样扑上去。你这么嫌弃有别的男人的女人，跟于老师还不是干得风生水起？”

她把毛衣往上一掀，亮出了粉蓝色的胸罩，和那段姣好纤白的腰身，“你现在这么生我的气，可只要摸摸奶子，就硬邦邦什么都忘了，对吧？”

赵涛别开眼，不敢看她，苦恼地说：“金琳，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我就在做我想做的事情啊。”她笑着把衣服拉下去，一撑桌子坐了上去，穿着小皮靴的脚前后摇晃，“没多少人能强迫我做我不想的事，你算一个，可惜，你也只能强奸我而已。别的事儿，你控制不了我。你听我的，咱们就一起过好日子，你不听我的，我就只顾我自己行动，最后得到什么结果，也是你自找的，可别到时候再来怪我不讲情面。”

“你这么招惹苏湘紫，到底有什么好处？”赵涛不解地喊道，“看我倒霉你很开心吗？”

金琳的脸上闪过一丝复杂的痛苦，但她笑了笑，抱着手肘缓缓说道：“赵涛，还记得斗地主吗？”

他一愣，“记得啊，怎么了？”

“现在，就我一个地主，而你们全是农民。”金琳的眼神冷了下来，“你们没人在我这一边，一个都没有，这种牌局，你知道最好的处

理办法是什么吗？”

“金琳，没人想跟你作对。”赵涛搜肠刮肚，却找不出什么有用的话能帮上忙，一时间只觉得头疼脖子疼，浑身上下都不舒服。

金琳压根没有理会他的话，而是自顾自道：“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搅和了这一把，大家洗牌重来。明白吗？”

她咯咯笑着，起身走了出去，开门前，丢下了最后一句：“下周一之前，叫张星语写份检讨交给我，我来解决苏湘紫的气头，否则，你后果自负。”

（四百四十三）

晚饭没去吃，家教也拜托孟晓涵帮自己代了一节，赵涛骑着车子去了市里的临河公园，一个人呆呆地坐在石凳上，望着臭烘烘的河水，就那么枯坐了两个多小时。

他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下了好几个决定，却又顺次被自己推翻。

臭水河的味道一阵一阵地冲他的鼻子，可他觉得那脏兮兮的黑水应该都比他的灵魂干净。

反省或是后悔已经没有什么意义，时间的车轮从不逆行，错误也不会给任何人从头修正的机会。

可弥补，他觉得自己已经做不到。

他筋疲力尽，无可奈何，就像一学期全部翘课没有复习就坐到了期末考场上的蠢货，对着比教科书还要陌生的卷子一筹莫展。

就在河水的臭味快要把他淹没的时候，余蓓给他打来了电话。

“喂，你在哪儿？”

“我在X河公园。”

“怎么跑去那儿了？晓涵给我打电话，说你家教也没去，你哪里不舒服吗？”

“我.....”赵涛拿着手机，浑身无力，没精打采地说，“挺好的，就是.....有些心乱，我想找个地方安静安静。”

“哦。”余蓓小声这么应了一局，接着，挂掉了电话。

赵涛扭头看着自己的车子，他知道就要到回家的时间了，今晚是谁该陪他他不知道，明天苏湘紫会怎么样他不知道，之后金琳到底要做什么他也不知道，他发现自己好像坠入了亲手编织的牢笼中，喘不过气，无路可逃。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脑海里莫名划过了这么一句，他回想着那个算命老头对他说过的话，苦笑着想，其实报应并不一定就在死后，现世的痛苦之潮，好像已经一点点涨到了他的脚边。

缓慢，但不会停止，不久之后，也许就会淹没脚踝、膝盖、大腿、小腹、胸口、脖颈.....直至灭顶。

他知道自己不该锁苏湘紫。

可他现在已经是在追悔更加回溯的事实。

他是不是不该锁金琳？

是不是不该锁于钿秋？

是不是从上了大学之后就该踏踏实实等待余蓓？

是不是.....从彤彤死后就该收手？

是不是，就不该学这个咒？

他最近想这种事情的次数越来越多，明知道这没有意义，却无法控制自己。他甚至觉得，自己的悔恨不久就要超过他无法控制的自私，让他彻底相信这一切就是场彻头彻尾的错误。

然后，他就听到了余蓓的声音。

“赵涛，别在这儿吹风了，回家吧。”

他扭过头，余蓓就站在他身后，远远的街边，杨楠推着车子站在那儿，眉头紧锁，一脸“你这小子发什么神经”的表情。

“小蓓……”他突然觉得鼻子有点发酸，忍不住转过身，双手抱住她，把脸埋进了她的胸腹之间，“我觉得自己犯了好多错……有什么办法能让我重新来过吗？”

“赵涛，我不知道啊。”余蓓带着一丝鼻音说，“我也很想让一切重新来过，可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一切不是你造成的吗？你不知道方法吗？”

“我……不知道。”

“是不知道，还是不想呢？”她哽咽着说，“赵涛，如果你知道，就放过她们吧……我愿意一辈子陪着你，一辈子爱你，咱们在一起，让她们……都解脱吧。你真的觉得，我们都这样陪着你，可以永远安稳下去吗？”

“可我真不知道……”赵涛绝望地闭上了眼，“我只知道怎么让你们爱上我，可我不知道怎么才能让这爱情停止。小蓓，这爱情……可能是永生永世的。”

“永生永世么……”余蓓低下头，轻轻吻着他的发，“那……看来是没有别的办法了。”

沉默着拥抱了一会儿，余蓓坐下到他身边，柔声说：“今天又是因为什么心烦？”

赵涛双手交握，把张星语被告到金琳那里的事情说了出来。更多的，他也不敢讲。

余蓓沉默了一会儿，说：“让星语道歉写检讨是不可能的，她……最近的情绪本来就非常不稳定。”

“我也没想到她那时候会来，而且，我跟苏湘紫真的没干什么。”

“我知道，那天回来星语就说了，还问了很多……关于你之前的

事。”余蓓轻轻叹了口气，“赵涛，大家.....就快都要掉进河里了。”

“对不起。”他把脸埋进双掌之间，喃喃地说，“对不起，对不起.....”

“赵涛，你能跟我.....把实话都说出来吗？”余蓓对杨楠比了个手势，让她先回家，跟着轻声道，“我不知道你对我都隐瞒了什么，这让我.....很难过。”

“你问吧。”他低着头，已经做好了彻底交代关于锁情咒一切的心理准备。

可余蓓问出口的，却是另一件事。

“你跟金琳，到底已经成了怎么样的一种关系？”余蓓带着淡淡的、却无法掩饰的哀伤，一字字问道，“支教期间，你除了对晓涵，是不是还对她出手了？”

赵涛愣住了。

金琳和他的关系从某种意义上掩饰得还算不错，于钿秋应该不会多嘴多舌，那么.....难道，是孟晓涵？

他咽了一口唾沫，沉重地点了点头，小声说：“其实还要早很多.....只是，我一直挺反感她的性格，之前都没怎么搭理她。是.....晓涵告诉你的吗？”

“我告诉她很多，那她当然也会告诉我很多。”余蓓果然早就已经知道，她双手握于膝盖之间，小巧的脚掌轻轻用鞋尖拍打着地面，“可她知道的应该也不算多，所以我想听你告诉我，告诉我你把她怎么了，告诉我，她到底想要什么。”

“我们.....做过几次。”赵涛在脑海里紧张地组织着语言，“可我觉得，她没有彻底爱上我，我也不知道她到底想要什么，我之前就明说了，女朋友的身份我都不可能给她，可她.....好像不是很在乎。”

余蓓这次沉默了更久，最后，她有些无奈地说：“回家吧。”

“小蓓，你想出该怎么办了吗？金琳.....可能真的会针对星语

的。”赵涛心烦意乱地站起来，近乎哀求地说，“她俩从前就互相看不顺眼。”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余蓓的神情看上去有些恍惚，她晃晃悠悠走到赵涛的车子边，轻声道，“星语的检讨我替她写，你别跟她说了，先把这一次.....应付过去吧。”

赵涛过去迈上车子，载着余蓓往家骑去，骑出一段，他近乎丧气地说：“小蓓，要不.....咱们俩一起退学，这就去大西北找我爸妈吧。”

“那她们还会继续爱你吗？”

他没法回答。

可余蓓也清楚答案，她长长叹了口气，缓缓道：“只要她们还爱你，赵涛，你躲到哪里，都没用的。”

她突然发出了一声轻笑，让赵涛的后背蹿上来一股凉气，禁不住打了个哆嗦。

“赵涛，你根本不知道得不到回报又无法自控的爱情有多可怕.....”

（四百四十四）

拿着余蓓一上午赶出来的检讨书，赵涛赶在去赴于钿秋约会之前，跟金琳见了一面。

根本没有其他发泄怒气的渠道，他只有把检讨狠狠拍进金琳的手里，权当表达不满。

这会儿是中午，大家都还在吃饭，午休，金琳慢悠悠关好了宣传部办公室的门，坐到曾经属于她的那把椅子上，微笑着说：“赵涛，我要帮你平复苏湘紫的不满，你不光不感谢我，还冲我生气，你是不是有点没良心啊？”

“这不满根本就是你找出来的！”赵涛忍不住气冲冲地抱怨道，“就是你非要给她层层加码，才害得我这儿乱了套。”

“赖我吗？最开始不听话违背约定的是谁？”金琳蹬掉鞋子，露出白袜包裹的脚掌，抬起来踩在他的胯下，微笑道，“我建议你另选一个新的，你又不听，时间转瞬即逝，你想把我的计划拖延到什么时候？既然你不听我的，那么，我为什么还要听你的？就因为我爱你么？呵呵呵，赵涛，你是不是把爱情，错当成一份奴隶契约了？”

“我没那么想，我只是觉得，既然.....既然互相喜欢，至少，要为对方着想，是不是？”

“噗.....”她充满讥诮地笑了起来，捂着嘴，双肩微微抖动，笑够了，才用脚趾抚摸着他的裤裆，缓缓道，“你真是会逗乐，赵涛，你为谁着想过啊？你为余蓓着想过，那为什么会有杨楠？你为杨楠着想过，还去招惹张星语？还来招惹我？你为我着想过哪怕一丁点，也不至于强奸我两遍吧？”

看他没有生理反应，她放下脚，挑了挑眉，“再说了，我也一直在为你着想啊，这么多女人绕着你转，就凭你这么个穷学生，你真以为大家能幸福快乐的生活在一起吗？你不选我建议的路，跑去做家教，努力读书，说你是傻子，都觉得对不起真正的傻子。”

“你用不正当的能力绑住了我们，让我们无法自拔的爱你，”她站起来，直愣愣地盯着他的眼睛，“可到了该养活我们，该为我们负责的时候，你倒想做个正派人了？你这不等于是用毒品控制了我们，然后想靠搬砖让我们好好过日子吗？你是不是疯了？你要真的疯了，那还不如彻底点，苏湘紫的企管系有得是家境不错的小姑娘，干脆，我以小班的身份把那些女生都请出来，全都下点精，看看谁愿意为你献上身家，你说好不好啊？”

“你.....才是疯了。”赵涛往后退开半步，一脸惊恐，“这样大家都会完蛋的。”

“所以你为什么不听我的，”金琳皱起眉，盯着他说，“你以为你还有得选吗？”

她的音调突然转高，一股怒气喷薄而出，“你已经绑住了苏湘紫，那就给我好好干下去啊！你不是看见漂亮姑娘就想挺着你那根玩意儿上吗？你犹豫什么呢？你管她是处女还是破鞋，你拿你想要的东西不就完了？各取所需有什么不好？你都玩弄这么多女生，还在这儿装矜持？

你凭什么瞧不起苏湘紫？人苏湘紫起码每次只交一个男朋友，你呢？”

她深呼吸了两次，摸出一块奶糖，吃进嘴里，用力咀嚼，咬到连脸颊上的肌肉都绷紧。

赵涛哑口无言，被这一顿抢白训得说不出话，头都有点发晕。

金琳把这块糖吃下去，停了一会儿，才缓缓开口道：“你能解除你的手段吗？这是我最后一次问你。”

赵涛绝望地摇了摇头。

“那么，我就是再找了新目标，也迟早要被苏湘紫搅黄了。”金琳闭上了眼睛，显得十分疲惫，“别考虑那么多了，哄好她，把她哄舒服了，再想其他吧。你连于老师那样的孩子妈都下得去手，让你哄一个年轻貌美还长得像你初恋的女孩，是很难做到的事情吗？”

“我家里已经一团乱了。”赵涛皱着眉，十分无奈地说。

“我主意出给你了，你不照办，你以为以后不会更乱吗？”金琳淡淡道，“我有个挺有趣的消息，新鲜烫手还热乎着，你肯定感兴趣，想知道吗？”

他捏了捏拳头，点头道：“是什么？”

“去把门插上。”她坐到桌子上，眼睛里满是炽热的渴望，“拉好帘子，过来，做你唯一擅长的事儿吧。”

“我没心情。”赵涛扭开头，气哼哼地说。

“哦，那不耽误你跟于老师幽会了。再见。”金琳轻描淡写地说，“好走，不送。”

“这儿……凉。”他找了个根本算不上借口的借口。

金琳笑了笑，“我不是已经跟你说再见了吗？这里凉不凉，和你有什么关系？”

赵涛转身就走向门口。

可握住门把后，他扭头看了一眼金琳，还是无法克制想要知道那消息的冲动。

而且，他确实已经很久没跟金琳做过了。

带着一种微妙的报复心态，他插上门，过去一把扯上帘子，大步走到桌边，伸手就解开了她长裤的皮带。

“你不是没心情吗？”金琳笑着用手指划了一下他的喉结，挑衅一样地说，“干嘛又来脱我裤子？”

“我这不是为了从现在开始学着听你的话么……”他咬了咬牙，一托臀部把她放倒，把裤子连着内裤一起扯到膝盖，踮起脚尖，就那么凑上去，准备往里刺入。

“套儿。”她一扭腰躲开，递过来一个避孕套，“这个可别忘了。”

他接过套子，撕开，喘息着说：“硬不起来。”

“是吗？”她笑了笑，伸出手，轻轻给他揉着，从龟头，到阴囊，上上下下，不一会儿，不听话的阴茎就缓缓翘了起来。

真他妈丢人。

他冲着小头骂了一句，干脆就这么借着避孕套外面的稀薄润滑，一口气狠狠干了进去。

“嗯……”没有前戏，金琳的里面又紧又干，但她只是哼了一声，就眯着眼，凝视着他脸上不甘心的表情，带着得意的微笑，随着他的冲击摇晃起来。

他越是急着要弄出来不让金琳如愿，分心的精神就越是让快感难以聚集，最后，在他好不容易憋够了喷发的酸麻快感，金琳却先一步绷紧了脚背，长哼着达到了高潮。

感觉上，就像是又输了一局似的。

“说吧，到底是什么消息？”坐在椅子上，看着金琳熟练地把套子打结，包进纸巾收好，赵涛垂头丧气地问，都有点担心今天下午的状态会

不会满足不了好一阵子没有享受过的于钿秋。

金琳低头整理着裤腰，淡淡道：“对你来说应该算是个好消息，苏湘紫分手了。”

（四百四十五）

好消息个屁啊！

赵涛追着金琳的屁股问了一路，结果她除了分手这件事非常确定之外，别的什么也不肯说，临别前，只带着颇为得意的微笑对他说：“想知道具体情况，去问苏湘紫啊。不过，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原因才对。”

他当然知道原因。

金琳的实验已经证明了，女人每一次吃下他的精液，每一次中咒，都是在重复对他怦然心动陷入爱河的过程。即使那份爱上来就已经没有什么提升余地，可反复在心中提醒，也会让爱情在这个人的意识中占据的比例越来越大。

更何况，苏湘紫本来就是个追逐爱情追逐得笨拙无比的女生。就算她的观念是我爱的不如爱我的，可在金琳一番攻势之下，那种心智还没完全成熟起来的少女哪有一直坚持自我的能力。

这意味着，苏湘紫最大的约束不见了。

接下来她会干什么？赵涛只要稍微设想一下，就头痛腰痛卵子痛。

更操蛋的是，金琳还在提着他脑袋上、四肢上、鸡巴上的线，像个乐在其中的傀儡师，等着支配他的行动。

让他无可奈何的，他竟然想不出什么更好的方法，除了金琳微笑着站在路口指引的那个方向外，四面八方，就连身后，已经都成了悬崖。

“怎么了？今天这么心不在焉的样子。”裹着浴巾跪坐在床边的地上，用嘴唇和舌尖拨弄了龟头一会儿的于钿秋疑惑地抬起头，伸手抚摸着他的腹肌，“是太累了吗？”

“不是。”赵涛叹了口气，弯腰抱起了她，搂着她一起倒在旅馆柔软的床上，“我是心烦，心烦得不行。”

于钿秋扯开浴巾，抱住他，把他的脸埋入自己柔软丰满的乳房中央，轻声说：“是打工太辛苦了吗？我给你带了一千，今天走的时候带上。再坚持一下吧，大学毕业，留校后，工资稳定了，再做点家教的兼职，很快就能度过难关的。”

他深吸了口气，成熟女人的肉香钻进鼻腔，丰满柔软的身体完全不同于年轻女生的紧致弹手，在此刻却格外让他有想要埋入其中逃避一切的冲动。

“午休一会儿吧。时间还长呢，先睡一个小时，睡一觉，就什么都好了。”她拉高被子，把两人盖在一起，手掌放在他的身上，哄孩子一样轻轻拍着。

他鼻子莫名感到有些酸楚，连久旷饥渴的于钿秋，在需要的时候都能控制住自己的欲望，而他的大脑，却像个被精子议会架空的国家元首，小蝌蚪们投个票，就什么都控制不住了。

“可那样.....我能陪你的时间就短了。”倦意上涌，一股陌生的安全感浮上心头，赵涛隐约觉得，这似乎就是母亲的感觉，可他此前从未感受过，记忆里也从不存在，所以无法确认。

“不要紧的。”于钿秋微笑着抱紧他，让乳房贴着他的脸颊，白玉一样的胳膊枕着他的头，“你这不是也等于在陪着我么。”

“我.....可以含住吗？”他用嘴唇夹了一下那颗乳头，小声问。

而她挪近了些，直接把乳头放进了他的嘴里，抚摸着他的后背，柔声说：“睡吧，做个好梦。”

“我.....真的觉得好烦.....好累.....”他闭上眼，叼着饱满的乳尖，含含糊糊地说。

“那可以来找我。”带着一丝隐约的笑意，于钿秋把他抱得更紧，语气也更加轻柔，“赵涛，你随时可以来找我，如果你想休息，我很愿意这样陪你，永远陪下去.....”

这就是你一直期待的吗？脑子里突然划过了这样的念头，可睡魔已经爬上了他的脊梁，他没有力气细想，轻轻吸吮了几口嘴里的乳头，就像个在学校被人欺负的孩子一样，蜷缩成一团，睡在了于钿秋怀里。

他睡了很久，醒来的时候，头有些昏，意识也不太清楚，看到于钿秋还醒着，就小声问：“几点了？”

“五点半，你还赶得及回学校陪女朋友吃晚饭。”她轻轻吻了他一下，微笑着说，“不过你要快一点才行，毕竟你的自行车已经很破了。”

“为什么没叫我？”他坐起来，发现她一边的乳头一直被他吸着，已经有些红肿。

“我不舍得啊。”她活动了一下发麻的胳膊，用另一只手抚摸着 he 带着红印子的脸颊，“赵涛，你睡得不好，一直在做噩梦，还咬了我一口，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的烦心成这样，我就是觉得，你能多休息休息，总不是坏事。”

也许是此前的幽会总是过于肉欲，赵涛一时间还有点不适应这样柔软到快把他吞没的温情。

而且，他也有些愧疚。他知道于钿秋最缺乏的两样东西是什么，有一样他给不了，另一样下午该给，可他睡过去了。

他忍不住开口问：“你晚饭别回去吃了，可以吗？”

“我当然没问题，”说起来，最近她好像就没什么脱不开身的时候，“可你呢？”

“我也没问题。”他拿起手机，给张星语发了条短信。

然后，他去卫生间洗了把脸，刷了个牙，就那么赤裸裸地忙完这一切，回到床边，蹲下去，抱住了于钿秋丰满的大腿，顺着膝盖向上吻去。

她轻轻喘着，抬起腿，向后半倾，打开了丰美的溪谷，等待着他的唇滑落过去，等待着柔软的舌爬过焦躁的花房。

当他的嘴巴分开阴唇，探入那温热的洞穴时，于钿秋弓起背，发出

了愉悦的呻吟。

很快，黏滑的蜜汁就沾染上了他的下巴，而他那根休息充足的老二，也已坚硬如铁。

这次，他没再让于钿秋在上面自己动，也没有仗着少年郎的凶猛蛮力以最原始的方式把她推上高潮。他站在床边，弯腰吸吮着她肿起的那边乳头，轻柔地摩擦着她湿润的下体，前、后，前、后，直到龟头上沾满了情欲的粘液，他才稍微调整了一下角度，双手撑着床，缓缓刺入。

他以舒缓的节奏律动着，始终不愿意松开嘴里的那个乳头，最后射精的时候，他的脸几乎压在于钿秋的那个乳房上，随着急促的喘息，在肥美的花瓣中进行了仅有的加速冲刺。

这可能不是成熟女人喜欢的做爱方式。

但于钿秋高潮了很多次，高潮到哽咽，流泪。

当赵涛趴在她身上不愿起来的时候，她望着天花板，总算露出了此前没有过的，充斥着另外一种陌生满足的微笑。

（四百四十六）

“选对伴侣，其实真的是一件很难很难很难的事。”听赵涛絮絮叨叨说了一些近来的烦恼后，于钿秋披着衣服坐在镜子前，一边梳头，一边带着有些恍惚的表情说道。

“当初总是喜欢的吧。你老公，不也是被你辛苦追来的么。”赵涛已经穿好了衣服，这一次的幽会，他得到的远超预期，身上总算也有了点活力。

“所以，感情总会变质的。”于钿秋微笑着看向镜子里的赵涛，“认识你之前，我都已经不相信会有不变的爱意了。”

“呃……”赵涛有点心虚地小声说，“可能，咱们认识的时间还不够长吧。夫妻两个那样整天生活在一起，日也看夜也看，肯定会烦的吧。”

“不一样。”于钿秋笑着系上衣扣，缓缓说道，“你有女朋友，只能让我当个不见光的情妇，而我依然很高兴，每次约会，几乎就是做爱，可我依然很高兴，你在我怀里睡着，做噩梦，喊别的女生的名字，咬我的乳头，咬得我好疼，可你在我怀里，我就.....依然很高兴。我觉得，这不可能变质的，我已经.....像着了魔一样。”

“真可惜，”她笑着叹了口气，“你是不会娶我的.....不然，我愿意放弃一切，来换那个机会。”

赵涛低下头，小声说：“对不起，我.....的确没办法娶你。”

“没关系。”她没再继续这个话题，拿过了自己的包，打开，从里面取出一叠钱，递给他，“拿着，兼职不要那么辛苦，留点精力在学业上，有机会拿奖学金的话，不比你拼命做家教赚得少。”

赵涛摇了摇头，不愿意收，“不了，我.....最近还算够花。奖学金的事儿我估计是没希望的，班上还有那么几个刻苦的好学生，多半轮不到我。”

“你好好学，自然就有希望。”于钿秋淡淡道，“学生成绩好坏，本来就是老师说了算的。”

她把钱塞进赵涛的手里，用力按了一下，“拿着吧，看你累得没精神，我也不开心。”

“我.....主要是心累。”他叹了口气，坐在床边瞄了一眼手机上的时间，离去家教的时候已经不远了，可他还是不想动，就想赖在这里，跟于钿秋多待会儿。

“这个我无能为力，只能怪你.....魅力太大吧。”她似乎带着什么言下之意轻声说道，伸手握住了他腿间还带着点黏腻痕迹的肉棒，“年纪小的女孩子要得多，不像我这个年纪的女人.....也就能指望指望这根东西了。明天下午你还有空吗？下周我要来例假。”

“明天恐怕不行，要降温了，我得带家里的.....出去转转添身新衣服。”他低头剥开包皮，用龟头轻轻摩擦着她的手指，“再来一次吗？”

于钿秋楞了一下，看看表，小声说：“你八点的家教，真不吃饭了

啊？”

“不吃了。”他把手钻进她领口，顶开胸罩，抚摸着才柔软了几分的乳头，半个巴掌滑进丰美的乳沟中，感受着那母亲一样的酥弹触感，“你不用脱光，咱们.....快点来。”

“可你.....休息好了吗？”她拿过拖鞋垫着跪下，扶起肉棒吐舌轻轻舔了两下，看着那不是太积极的阴茎，微微皱眉问道。

“别含进去，这样从下面舔。”他站起来，把包皮往后拉扯到极限，指导着于钿秋用他最受用的方式仰头舔着他龟头下沿最敏感的地带，“一会儿就能硬，我保证。”

恢复的时间比他预想的稍微长了一点，可能是刚才拿到的钱让他有了些微妙的心理障碍，但转念想想，他和男妓本来貌似也没什么本质分别，不过是男妓要钱，他要的是爱而已，真算起来，强买强卖的他反而更加卑劣。

卑劣得多。

他勃起后，于钿秋转身趴到了床边，昂起浑圆肥美的臀部，把下裳褪到膝盖，上衣稍稍掀起，只把承受他冲击和抚摸的关键部位尽数亮出。

这一场，他换回了于钿秋最享受的那种风格，正好也比较方便抓紧时间。

尽力掰开的情况下，背后位也是她最容易被顶到底的姿势，子宫颈被撞击其实会有比较细微的钝痛，可她却会格外兴奋，算是有个敏感的花心。

单纯的肉欲撞击持续了十几分钟，于钿秋先一步软下去后，赵涛也紧跟着达到了高潮，抽出抖动的肉棒，把稀薄了许多的精液喷洒在她白腻的屁股沟里。

收拾收拾，聊了一会儿，于钿秋匆匆离去。

赵涛冲了个澡，洗去身上的味道，坐在床上发了会儿呆，才掐着不至于迟到的时间，懒洋洋下去退房。

这儿离学校挺远，同学中的情侣没谁会专门来这儿多花钱只为打个炮，他没觉得会被谁撞见。

所以突然听到有个声音在叫他的名字时，他怔了一下，还以为自己幻听了。

“干嘛啊，喊你名字就不搭理？非要喊学长才行吗？”

他扭过头，惊讶地看到，苏湘紫坐在大厅沙发上，带着一个硕大的紫边墨镜，手里举着她那最新款的手机，说：“来，笑一个。”

“你怎么会在这儿？”赵涛觉得背后窜起了一股凉气，大步走过去，皱眉问道。

苏湘紫的手机背面依旧对着他，唇角上勾，眼里却没有半点笑意，“亲爱的学长，我不是说了笑一个嘛，我正在测试我手机的照相功能哦，给个面子好不好。”

说这话的时候，她的嘴里在嚼着什么。

赵涛看了一眼桌上的糖纸，听着她手机上发出的快门声，眼前，一阵天旋地转。

不出所料，苏湘紫马上就带着一丝讥诮和鲜明的醋意道：“我还拍到咱们学校一个女老师呢，她打扮得真漂亮，学长，你要看看么，我拍得可清楚啦。”

【 J F — 9 0 9 】

他舔了舔嘴唇，其实比起蛋糕更想回头吃掉方形彤，“嗯……现在可以开灯了吗？”

“你站好，”她关上门，把他拉到床边站定，呢喃道，“我来开小灯。”

很快，充满暧昧情调的灯光，就投射到了床上。

孟沁瑶羞红着脸躺在那里，脖子上用红色的丝带打了一个漂亮的蝴蝶结，而她的身上，仅用奶油遮挡着重要部位，在平坦的小腹上写了“老公生日快乐”六个字。

他几乎屏住呼吸，颤声问：“这……是我的生日礼物？”

“是一部分，这儿，还有一部分呢。”身后传来方形彤伴着轻喘的酥柔声音。

他回过头，就看到睡裙已掉落在地，而刚才说话的俏人儿，身上的遮蔽物也只剩下胸前两朵用丝带扎成的小花。

他知道，他的梦想，又要实现一个了……

“怎么样，喜欢吗？”即便热情大方如方形彤这样，在这种情境下，还是羞红了脸，不过仍能镇定自若地走到床的另一边，坐到孟沁瑶的旁边，拉起她的手，微笑着说，“阿杰，生日快乐！”

孟沁瑶羞得连声音都有些发抖，大概是全凭着一口不愿意输给方形彤的气在硬顶着，“老公，生日快乐！”

方形彤看着他有些呆滞的表情，站起来走近他，一边帮他脱下衣服，一边轻笑道：“怎么啦，石化了吗？问你呢，喜不喜欢啊？”

“喜欢，喜欢极了。”他觉得自己眼睛都有点不够用，一会儿顺着奶油巡视孟沁瑶雪白的娇嫩身姿，一会儿从彩带的小花中间向下游览方形彤浅蜜色的曼妙倩影，恨不得把两个眼珠分家，各看各的。

她正好已经脱到了裤子那儿，伸手一掏，笑道：“嗯，摸出来了，是真喜欢。看，孟姐，我说的没错吧，这比买什么都好使。”

“是要先吃生日蛋糕吗？”看孟沁瑶在那儿躺着一动不能动，浦杰忍不住想要把她解放出来。

两只翅膀，就是要一起呼扇起来才叫飞嘛。

“好呀，”方形彤竟然还在床头柜上准备了塑料叉子、吸管和一瓶红酒，显然不知道筹划了多久，“不用担心弄脏床，新床单褥子我早准备好了，今晚你是寿星，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把叉子递给他后，方形彤拎着红酒瓶上床也躺了下来，拉住了孟沁瑶的手，“呐，有吃有喝，你的生日晚宴，开餐吧。”

说着，她把红酒塞子起掉，并紧双腿，往中间那浅窝里倒了一些，斜瞄着他道：“餐前酒，要不要喝点啊？”

“可以不用吸管吗？”浑身的血液都已经沸腾起来，浦杰瞪着眼，口舌发干。

“不是都说了，今晚你是寿星，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方形彤微微一笑，双眼月儿弯弯，手指一划从孟沁瑶胸前勾了一团奶油，“不过别光顾着喝哦，生日蛋糕可是一定要吃的。”

“那肯定……”他再也按捺不住，兴奋无比地扑了上去。

捧住那淡蜜色的圆翘臀峰，他埋头下去，顺着丝滑的大腿舔过，一口接一口啜吸着中心小坑里的酒浆。

方形彤吃吃笑着，伸手就把奶油抹在了他的脸上，呢喃道：“香不香？”

说着，她轻轻从另一侧拍了拍他的腰，提醒他，别忘了还有一个紧张的“生日蛋糕”躺在旁边。

这点默契还是有的，他跨过方形彤的娇躯，俯身一口就吃掉了孟沁瑶娇美乳房顶上那一团旋转拔尖的奶油，顺便吃下了上面点缀的半颗草莓，接着含住里面小草莓一样的乳头，贪婪地吸吮舔舐。

孟沁瑶低头看着胸前忙碌的脑袋，犹豫了一会儿，小声说：“老公，会不会太甜啊……”

方形彤扑哧笑了一声，抓过酒瓶就往孟沁瑶雪白的酥胸上倒了一片，“那赶紧，中和一下。可别甜得发腻最后吃不完。”

浦杰心领神会，顺着酒浆流淌的痕迹一口一口舔着，几乎舔遍了孟沁瑶嫩滑的胸腹肋侧。

“彤彤！”满身都是酒，孟沁瑶微微皱眉，拿起另一瓶，伸过去就往方形彤身上也倒了过去。

可她躺着正被浦杰舔得浑身发软一时起不来，控制不好角度，咕咚咕咚两声，一下浇了方形彤个落酒鸡，不禁小口一张，啊呀一声。

方形彤也不着恼，双手一撑坐了起来，让酒顺流而下，拉了一下他，娇声道：“她给我倒这么多，快点来喝。”

她瞄了一眼孟沁瑶，吃吃笑道：“我也尝尝生日蛋糕，人人有份才对嘛。”

话音未落，她把孟沁瑶一抱搂起，探头吻住了那条又细又长的脖子。

“嗯……”孟沁瑶痒得哼了一声，红着脸抹一把小腹上被酒冲稀了的奶油，照着方形彤绑着丝带的乳头上就涂了上去。

两个女人互相涂抹倒酒，浦杰倒是省了力气，只管在中央左边舔舔，右边尝尝。

喜悦的洪流冲击着脑海，他根本分不清酒液够不够香，尝不出奶油够不够甜，他就是不停地动着嘴巴和手，让洋溢着荷尔蒙的味道刺激着味蕾，刺激着大脑里熊熊燃烧的火焰。

三个人的身上很快都有了奶油，三个人的身上也很快都有了酒。

他不停地品尝，同时，也不停地被品尝。

躺在无比接近的位置后，微妙的竞争心态就弥漫在方形彤和孟沁瑶之间。

一个在左边舔他胸口的时候，另一个就在右边吸他的吸他的乳头，一个在下面含住他昂扬巨物的时候，另一个就在上面辗转深吻他的舌尖，一个从前面被他拥抱住，另一个就从后面拥抱住他，让四团温软滑腻的乳房夹着他飞上天国。

方形彤比孟沁瑶熟练得多，心态也开放热情得多，但较劲的心态让孟沁瑶也一直在暗暗学习现学现卖。这么一番竞争下来，最受用的自然就是寿星佬，他高高竖起的小兄弟在两张小嘴中间被服侍得饱胀欲裂，终于还是忍不住开口道：“可以开始正题了吗？”

两人都被他的手指挖的湿润欲滴，抬头互望一眼，恰好他手上加劲儿，没忍住同时呻吟了一声，双双红了俏脸。

“你先吧，他是你老公。”方形彤拨了一下头发，抬起身让开了另一边大腿的位置。

“还是你先，我……看看。”孟沁瑶咬了一下嘴唇，坐起来拿张纸巾擦了擦唇角的痕迹，认真地说。

方形彤莞尔一笑，她已经起了兴头，自然不会再客气推让搞得跟请客吃饭争买单一样，蜜臀一晃，扭身上马，故意一手捏住孟沁瑶的乳头，一手扶着下面的巨物，缓缓坐下。

湿淋淋的蜜缝早已滑腻不堪，顿时被粗大的龟头撑开，一寸寸没入进去，才挤进一个尖儿，晶亮的爱液就垂流下来，当真应了古人那句“倒浇蜡烛”的修饰。

她娇喘两声，捏着孟沁瑶乳头左右搓动，纤腰上下摇晃，单手撑住浦杰腹肌，已是一副颇为受用的模样。

孟沁瑶紧盯着方形彤的胯下，一时间感同身受，只觉身体深处燥热不堪，一股温温黏黏的滋味顺着蠕动嫩肉外流，竟颇为怀念刚才在体内搅来搅去搅得她浑身酥软的指头。

方形彤眼波流转，一看浦杰在下面躺着一副享受模样，被她夹吸得什么都忘了，赶忙在他腰上捏了一把，狠坐两下，顶得自己花心怒放，也算是提醒一下他那木头脑子。

他这才醒觉，三人行，三人行，冷落哪个都不行，赶忙伸手一揽，捧着孟沁瑶的大腿让她蹲在了自己面前，抬头吐舌，直捣花房，当即喝到满口香津。

“啊……嗯嗯……”方形彤见他动了，这才放下心来，垂手扶稳，将一头乌发往后一甩，结实的大腿绷起了充满弹性的印痕，一边放声发出充满快感的呻吟，一边向着体内那炽热的快乐之源快速套弄。

孟沁瑶皱了皱眉，犹豫几秒，才跟着狭小入口里舌尖蠕动扩散开的甜美愉悦也轻声哼哼起来。

那娇媚的淫声在二重唱后发生了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浦杰的亢奋转眼就达到了顶点，他双手一抱，拉着孟沁瑶的臀部坐低，肩背抵住床垫，舌尖贴住早已膨胀的阴蒂，一边飞快扫弄，一边从下而上挺腰，仗着超人的体力同时攻击起了两处蜜汁满溢的花房。

“啊……啊、啊……啊啊啊……”方形彤本就放得开，当即红唇半开，双手扶稳，深深蹲下门户打开，畅快地享受着那一拨拨冲击带来的喜乐。

“啊、唔……”孟沁瑶的叫声起了个头，就觉得有些不好意思，咬住嘴唇哼起了细长婉转的鼻音。

不一会儿，方形彤双眼一闭，后仰挺腰，噙着笑在升高的尖叫中达到了高潮。

浦杰却不肯停下，他浑身的欲望都在涌动，整个人都被两个女孩的气息淹没，让他动力十足，亢奋无比。

他继续突刺着，嘴巴也跟着用力吸紧了孟沁瑶的嫩芽，舌头飞快拨拉，几乎快要赶上情趣玩具的水平。

“啊……哎哎……”孟沁瑶腰肢一软，往前倒去，花心酥颤仿佛连整个子宫都在幸福地痉挛。

方形彤也被顶得心花怒放，往前一倾和她拥抱在一起，张口就把她吻住，舌尖似乎把两人的快感都连接在了一起，让她们拥吻着一起去到了极乐的巅峰。

眼看浦杰兴致勃勃还要继续，方形彤双手扶着孟沁瑶的肩膀赶忙起身，娇喘着往旁边一躺，摇头道：“不行不行，让我缓缓，孟姐，该你了。”

孟沁瑶也正在高潮余韵中恢复，媚眼如丝，柔若无骨，脑子都有点迟钝。

但浦杰可已经等不得，抽身一退，把妻子顺势往前一推，从背后俯身一挺，就顶入了她仍在细微痉挛的蜜穴深处。

她的内部湿润多褶，曲曲折折，不用怎么使劲儿，对男性器官的刺

激就远强于一般女孩，更别说此刻她余韵尚存，坚硬的肉棒才一刺入，那缠绕的快感就迅速集中到了他的脑海。

方形彤娇喘两声，拿起红酒绕到浦杰背后，顺着他的脖子倒下一片，跟着凑过来，顺着他脊背坚硬的肌肉，让小小的舌头游走起来。

在这样新鲜的前后夹攻之下，情欲终于彻底沸腾，他粗喘着，反手捏住方形彤的臀瓣，一边揉搓一边飞快地抽插着身前柔韧有力的媚肉。

直到，那浓稠的一片热流，尽数灌入.....

将近一个多小时后，浦杰粗喘着躺倒在床上，鼻端舌下尽是残香，指尖腹底犹有余温，这一番抖擞精神，两个暗暗较劲的，最后都被他弄没了骨头，酥酥软软依偎在左右臂弯，两只小手在他肚脐上拉住，相视而笑。

男女间的事情，果然从来都不讲什么道理，一个加上一个，就是远远大于两个。

美妙的滋味好似一个小小的雪球，在三人之间滚动，越滚越大，越滚越大，最后，在反复的撞击中轰然碎裂，化作雪崩，将两具汗津津的娇躯先后掩埋。

玩得太过，床上已经是一片狼藉，这儿一块奶油，那儿一片酒渍，间或着点点滴滴不能仔细去想一想就会脸红的痕迹，得亏方形彤明智无比，提前选了深红色的单子，看着还算不太明显，就是躺在上面，湿漉漉有些别扭。

“还有力气吗？”左拥右抱，左亲右吻，左抚右摸，回了片刻精神，浦杰盘算着眼下不过春风二度，这样的回合再来个两三场也绰绰有余，就双手一紧，揽住两边触感略有不同的弹手饱满，柔声道，“去浴室洗洗吧？”

“肯定要洗啊，说好孟姐当蛋糕，我当酒杯，到最后全乱了套，浑身上下里里外外都黏乎乎，不洗怎么睡觉。”方形彤先爬了起来，一摇头发攥下一层奶油，扑哧笑了出来，“不行不行，我先去洗头了。”

孟沁瑶却双手捂着腿心弄了个枕头垫在屁股下头，眯着眼不动，软

绵绵道：“你俩去洗吧，多洗会儿不要紧，我再歇口气。”

他一看她那姿势，笑着趴过去低头问：“真是累得？”

她一扭脸，娇嗔道：“明知故问。”

“你看彤彤就不在乎这个。”他唯恐她压力太大，赶忙柔声道，“随缘的事儿，别太认真。”

“放心，我不是郑馨。”孟沁瑶微笑道，“我就是尽人事，剩下的，才好听天由命对不对。”

“那……”他拍了拍她的小腹，低头亲了一口，笑道，“小蝌蚪们加油啊。”

“讨厌。”孟沁瑶红着脸拍了他一下。

精力还旺盛得好似冬天里的一把火，他哪儿可能乖乖洗澡，进去勉强忍到方形彤把头发洗了两遍扎到脑后，就迫不及待搂住她在水中吻了上去。

也许是刚才和孟沁瑶的合作竞争也激起了她的亢奋，她火热地回应着他，连水都没顾上关，就紧紧地缠绕在他的身上，让他抱起自己，在悬空的微妙刺激中合二为一。

等他俩好不容易洗到尾声，身上干净了不少，孟沁瑶又开门走了进来，想必，是觉得上次的已经吸收了个差不多，准备补货了吧。

养精蓄锐了三天，浦杰当然乐意效劳。

她们都是他的翅膀，那么，他就要努力展翅飞翔。

“老公，晚上我要跟彤彤一起睡，你去隔壁吧。”洗完擦干，拥吻在门口的时候，孟沁瑶慵懒地靠在他身上，轻声说道。

“干嘛，怕我忍不住再闹你们吗？”浦杰抱着她走出去，方形彤动作倒快，他俩纵享欢愉的功夫，她可已经把床上收拾了个干净，脏东西往床边一堆，等着明天收拾。

他想了想，皱眉道：“彤彤，这.....一会儿再弄脏了怎么办？”

方彤彤水汪汪的眸子斜撩了他一眼，笑道：“你想得美，我和孟姐要休息了，你今天猛得跟公牛似的，我俩才不陪你到最后。”

“啊？那.....”

他还没说完，孟沁瑶抬手一捂他嘴，转身道：“那你就去隔壁，你的生日礼物，还有一大半等着你呢。”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八十九）

本来只是找个休闲游戏打发一下时间，没想到跳了宝石战争的大坑。

妈蛋biu的一下时间就都不见了。

最近误会我是写纯爱小说并表示扼腕叹息的人越来越多了.....

看来这本结束后就是考虑转型的时候了（误

有时候转载网站截掉我开头的发言让我真是很头痛，我真不是写言情的作者啊。

无奈.....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四十七）

“把手机给我！”短暂的眩晕过后，赵涛第一时间就意识到，眼前这个女生的任性很可能毁掉于钿秋的一切，他恼火地飞身扑上去，伸手就去抢苏湘紫的手机。

可惜他忘了，这是间还算不错的酒店，这里，有保安。

苏湘紫马上把手机往身下一藏，高声尖叫道：“救命啊，有人非礼啊！”

两个保安一脸惊讶地跑过来，脸上的表情非常窘迫，大概是没想到会有色情狂嚣张到直接在酒店大堂强奸。

赵涛赶忙站起来，扭身解释道：“不是不是，我们.....我们是同学，闹着玩呢。”

苏湘紫笑咪咪把墨镜一摘，对那两个看起来有点生气的保安甜丝丝地说：“大哥，对不起，我俩闹着玩呢。这是我学长，他就喜欢对我演点儿凶巴巴的游戏，我一不小心就当真了呢。”

“操。”一个保安低声骂了一句，带着一副看到鲜花与牛粪正在亲密接触的表情转身走了。

另一位看着就老成一些，沉着嗓子说：“别乱开这样的玩笑啊，我们这儿可是有一键报警的。要玩开房上去玩。”

苏湘紫点了点头，伸脚踢了赵涛一下，“学长，你要那么喜欢玩非礼游戏，咱们听保安大哥的，开房上去玩嘛。你说好不好啊？”

赵涛焦头烂额，一时间顾不上理她，先连声道歉哄走了保安，才转身看着苏湘紫，皱眉道：“阿紫，你到底要怎么样！”

“我就是好奇嘛，我想知道学长你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女人。”她唇角向上勾着，但眼里却没有半点笑意，“我最近打听了好多事，我一直觉得，可能是我不够稳重，交过男朋友，没有第一次可给你，所以你才嫌弃我嫌弃得不行，结果……学长，你连这种两个孩子的妈都可以啊，那我为什么不行？”

“什么你就行不行的，咱们之间到那个地步了吗？”赵涛拼命提醒自己，金琳才让他哄好苏湘紫，他也知道，哄好眼前这个女生起码能给她换来短暂的安宁，可更深层的恐惧却让他的口气依旧生硬而排斥，“阿紫，我跟你算是什么关系？”

那不仅仅因为苏湘紫不再是处女或者任性妄为等问题，而是他看到了自己眼前的大地正在崩塌，而这个女生，很可能就是将要喷发熔岩毁灭一切的巨大火山。

“我喜欢你啊。”苏湘紫毫不犹豫大大方方地说，“所以我也想让你喜欢我，就是这样的关系嘛，学长，我表现得还不明显吗？”

赵涛尽量放软口气，坐下到她身边免得保安一直打量，“我真不觉得那有多明显，你不是军训完就交了个男朋友吗？”

“那是为了让你吃醋啊。你说我像你初恋，那我就想，我找个能在

你眼前晃荡的男朋友，你是不是就该注意我了。”她撇了撇嘴，“结果你老躲着我，我一生气，就跟他分手了。学长，我跟他就亲了亲嘴，都没开过房呢。”

真他妈高效率，金琳谈了一年都只拉拉手，她这儿半个月不到就接吻过了。

心里的厌恶更加浓厚，赵涛深吸了口气，努力平静下来，说：“那和我没关系，阿紫，你有没有男朋友，都不能改变我已经有女朋友的事实，我不打算和她们分手，你听清了吗？是她‘们’，我有三个女朋友，如你所见还有一个老师做情人，我谁都不想放弃。”

“学长，我不好看吗？”苏湘紫托着下巴，把领口稍微往下拉了拉，笑眯眯地说，“看，我胸部也很大哦。”

“好看……”他不自觉说溜了嘴，跟着马上道，“这又有什么关系，天下好看的女生多了，我总不能都去喜欢。”

“可你这么好色的男生，多喜欢我一个也没什么吧？”苏湘紫垂下嘴角，可怜兮兮地说，“我都还没这么喜欢过谁呢，学长，我这个人很倔的，吃不到的葡萄，我就恨不得连葡萄架子都刨了，大不了，谁都没得吃。”

背后隐隐一凉，赵涛苦着脸说：“阿紫，就算……就算我很乐意，你总要考虑我的女友情人们愿意不愿意吧？她们互相不吃醋，不代表对你也不会吃醋，你别忘了，你可是像我初恋的人。谁都不会高兴看见咱们在一起的。”

“我管她们高兴不高兴。”她眼角微扬，哈哈一笑，“我愿意跟谁在一起，还要别人同意吗？”

“你任性妄为是你的事，但我不想看到她们不开心。”赵涛小心翼翼地选择着词汇，“对我来说，她们怎么都要比你重要。”

“哦……”苏湘紫摸了摸兜里的手机，若有所思道，“那看来，这个老师应该已经不会有意见了。学长，你给我说说，你女朋友和情人都有谁啊，我去试试看，说不定……她们都会同意呢。你身边几个，最近打工好像都挺辛苦的吧。”

“苏湘紫！”赵涛咬着后槽牙低吼出她的名字，“你别任性得过了份！真闹大了，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和你在一起！”

苏湘紫抬眼看着他，用了点睫毛膏的弯曲小扇子上下闪了闪，微笑道：“哇，学长还真是难得一次露出点男人气派呢。我一下子感觉自己对你更着迷了。可是，我什么都不做，你也是一辈子都不会和我在一起呀。那对我来说，不是去努力尝试一下更好么？”

赵涛终于清醒地意识到，金琳指给他的，不仅是唯一的路，还是不走不行的路。

身后的土地仍在陷落，眼看，就要崩塌在他的脚下。

“阿紫，我……我其实并不讨厌你。”他低下头，努力做出沉痛的口气，“我不敢和你在一起，是因为……我能选择的方式，太委屈你了。”

“啊？能跟你在一起，就是这样吵吵嚷嚷的我都挺开心，怎么会委屈呢。”她完全不信地说，“我可是已经认定，你就是我的真命天子咯。”

“我对星语发过誓，从她之后，绝对不再找新的女朋友。”他缓缓说道，不得不把包袱暂且抛给他觉得能对付苏湘紫的张星语，“所以咱们两个就算相处，也只能是和我跟老师一样，保持偷偷摸摸的情人关系。这个你难道也愿意？”

“废话，我当然不愿意。”她直接白了他一眼，冷笑道，“不就是那个撕我申请表的醋坛子么，好啊，你对她发的誓，那我去找她。再见。”

说完，她起身就走。

赵涛连忙追过去，伸手就拉她：“你要干什么！”

“不用你管！”苏湘紫甩手把他挣开，推门跑了出去。

赵涛揉了揉几乎快要炸开的脑子，快步追出酒店。

可没想到，她动作快得不行，转眼就在路边搭上一辆出租，往学校的方向开走了。

只留给他，一道飘散变淡、转眼消失不见的尾烟.....

（四百四十八）

家教课显然是赶不上了。

赵涛发了条短信给孟晓涵，就拼命蹬着车子狂追一路，直奔张星语打工的饭店而去。

他突然发现，自己就算想要听金琳的话去哄好苏湘紫，也根本做不到。

那位任性妄为的大小姐根本不可能屈居人下做个不见光的小情人，说不定，她连平起平坐分享女友身份都不愿意。

从她眼神中就看得出来，她觉得自己肯喜欢赵涛已经是件非常纡尊降贵的事，他没有欣喜若狂山呼万岁就让她很是不满，指望她一起住进出租屋商量着轮流陪他睡？

呵，还是做梦比较现实。

气喘吁吁，满头大汗，他放好车子，一眼就看到张星语没在门口迎客，心里咯噔一下，赶紧快步跑进里面。

苏湘紫没在，张星语就在靠门内的桌子边坐着，神情紧绷，甚至带着一股肃杀之气，旁边两个一起打工的女生想劝又不太敢的模样，一看赵涛进门，赶紧拍拍她的肩，小声说：“星语，你男友来了。”

话音未落，就双双开溜。

“星语.....那个，苏湘紫刚才是不是来找你了？”他拉开凳子坐下，看周围人望着自己的眼神都不对劲，只觉头皮一阵阵发麻，也不知道那位大小姐到底惹了什么事儿出来。

“是啊，她来找我了。”张星语望着自己的掌心，轻声道，“她问我，我拿多少钱，肯和你分手。就跟言情剧里的傻逼反派一样，真好笑。”

她嘴里说了好笑，脸上却没有半点笑意，分明寒气逼人。

“这女的就是没什么脑子。”赵涛舔了舔发干的嘴唇，“你别往心里去。”

“我倒觉得她挺精的，连我的事儿都打听了不少。”张星语的眼角微微颤动着，像是在克制着汹涌的怒气，“她都知道我家里欠了不少债，说她这么多年压岁钱没花多少都存着，我只要点个头，十几二十万她也能帮我家还了。”

赵涛拍了一下脑门，提心吊胆地问：“那……你怎么说的？”

“我什么也没说。”张星语还是盯着自己的手掌，淡淡道，“我给了她一耳光。”

赵涛脑袋嗡的一下就大了一圈，感觉她这一巴掌简直是打在了一个大号摔炮上，之后说不定要炸成什么样。

“那……那她什么反应？她没还手吧？”他担心地看着张星语的脸，“那女生力气可不小，你没吃亏吧？”

这问法让张星语的脸上总算融化了几分寒意，她抿了抿嘴，说：“她没还手，捂着脸挺惊讶地后退了几步，瞪着我看了一会儿，没吭声走了。”

“就那么走了？”

“嗯，就那么走了。”她露出疲倦的神情，扶着桌子站起来，缓缓道，“你吃饭了没？没吃就还去后厨吃点吧，我要开始忙了。闹这么一场，都吓跑了好几桌客人。”

她走向门口，强迫脸上的肌肉组合出清丽标致的笑容，在别的学生还尽情享受大学生活的当下，她却已经可以很熟练的扛起生活的担子。

可赵涛知道，她挺直的脊背里有一根无形的支柱。

一旦那根支柱断掉，会发生什么连他都猜不到。

所以，苏湘紫那一耳光，他只能当她活该受着。

所以，即使会继续得罪金琳，让灾害扩大化，他也只能优先考虑身边的女友们。

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管从什么角度判断，张星语都是此时此刻这个世界上最需要他的人，他毫不怀疑如果自己做出什么让她认为自己要被抛弃的事情来，那种种下场之间的差别大概就被切成几片摆放成什么图案的问题而已。

没有一点胃口，赵涛什么也没吃，就这么离开，骑着车子去了家教那边。

孟晓涵没想到他还会来接班，就匆匆收拾东西，把地方让回给了她。

“晓涵，你就在这儿看书等我，我教完咱们一起走吧。”

赵涛很想找人说说话，他想来想去，目前最合适的貌似也就剩下了孟晓涵而已。

她犹豫了一下，小声说：“可我……觉得还赶得及我那边的家教。”

“你那边的？”差点提高声音惊动正在做习题的学生，赵涛惊讶地跟出来，“你今晚也有课？”

孟晓涵轻轻叹了口气，“嗯，我本来是请假的，可你既然来了，我觉得我还来得及赶过去。”

她看了一眼赵涛的表情，柔声说：“我一会儿发你地址，咱们估计差不多时间下课，你到那儿等我，咱们一起回去，这样可以吗？”

“可以。”心里一阵抽痛，倒是让他浑浑噩噩的麻痹得到了少许缓解，“那晚上见。”

晚上下课后，赵涛骑着车子过去，拐过路口，就见到了正搓着手站在一辆旧自行车旁等他的孟晓涵。

“等了很久吗？”

“没，我也刚下来。”

“新买的车子？”

“嗯，有辆车子跑家教还是方便一些。”

“你怎么没跟我说你家教和我撞时间的事儿啊。”

“赵涛，你急缺钱，而我只是锻炼一下能力，偶尔帮你一下，没关系的。”

赵涛咬了咬牙，捏紧车把，沉声道：“晓涵，以后我会尽量不耽误教课的。即使有急事耽搁了……也不叫你代课。”

“为什么？”她愣了一下，不解地看着他，“你要是老不去，会被辞退的。”

“我……”他迟疑了几秒，带着一丝对自我的厌恶，说，“是那种只要有了后路就会想要依靠的人，因为你能帮我代课，我就会觉得偶尔休息一下无所谓。如果真的断了这条后路，我反而会更有积极性，会更拼命。”

这不全是真话，但他只能这么说。

因为他不想再欠孟晓涵更多，唯独她，他真的想要放手让她离开，哪怕爱情会成为她一生的禁锢，但至少，她可以远离自己身边这个越来越深的泥坑，远离跟着一切崩落的风险。

孟晓涵思考了一会儿，缓缓点了点头。

“好吧，我懂了。”

（四百四十九）

天气已经凉了，不忍心在路边闲聊，赵涛找了一个路边小店，要了几串麻辣烫，和孟晓涵一起坐下说了说话。

他不想让自己说的内容听起来尽是抱怨和诉苦，但聊着聊着，话题

就还是不受控制地转到了苏湘紫身上。

那个古怪任性的女生，已经成功把她的影子烙进了赵涛的脑海，挥之不去。

但让他有点意外的是，孟晓涵对苏湘紫竟然颇有几分理解的样子，喝了半杯饮料后，小声说：“可是，真的非常喜欢，又得不到回报的话，确实是很痛苦的一件事。对你来说，那可能就是长的有七、八分像方形彤的女孩而已，可对她说来，喜欢就是喜欢，长成这个样子，又不是她的错。”

带着一股微妙的幽怨，她软软的唇瓣蹭过了杯口，说：“而且，说真的，方形彤.....也不是什么乖乖女好学生吧？”

“她们不一样！”赵涛的声音不自觉就高了一些。

可紧接着，一个念头就划过了脑海。

如果当初，方形彤苦追的那个男生也喜欢了她呢？

那么，他失误投下的锁情咒，换来的还会是一样的结果吗？

他会不会也因为她的过往而厌弃、排斥、甚至是咒骂她？

“赵涛，我觉得，之前喜欢过谁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现在。”孟晓涵带着几分言外之意，一边说着，一边把竹签整整齐齐地排好。

“我现在不喜欢她，一点也不喜欢。”

“可.....你还是让她爱上你了。对不对？”

赵涛一怔，小心翼翼地看向孟晓涵，“晓涵，你.....这话.....什么意思？”

“没，就只是.....我说的意思而已。”她望着桌上的竹签，视线似乎落在了尖锐的前端上，“赵涛，男人.....最重要的就是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我觉得，这不是苏湘紫的错，你凭什么把所有的痛苦都推给她呢？就因为她交过男朋友？可她也不知道，会在上大学后遇到你，然后不由自主地爱上你啊。”

“我要怎么对她负责呢？”赵涛已经无心去分辨孟晓涵到底知道了多少秘密，他抓挠着发根，低下头说，“晓涵，就连你听余蓓说过之后不也气得好一阵子不理我吗？我如果对苏湘紫负责，我身边就会彻底乱掉的。”

“就没可能……让她不再爱你吗？”她用指肚摩挲着竹签的尖儿，貌似轻描淡写地说，“这应该是最简单的解决办法。”

他沉默了片刻，用有些嘶哑的声音说：“可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

“金琳也找不出办法吗？”她的手突然开始用力，指肚被竹签顶出了一个泛白的凹坑。

“找不出……”他颓然答道，面色苍白，几乎没了血色。

“真遗憾，”她小声说着，拿开竹签上的手指，然后，把那只手垂到了桌下，“我还以为，我……有机会不去留学了呢。”

他搓了搓自己发紧的面颊，低沉地说：“晓涵，你还是走吧，去国外，去天涯海角，去随便什么绝对见不到我的地方。”

“那样能解脱吗？”

“我不知道，但至少……你能平安无事。”他抓紧发根，头皮仿佛都要被扯起来，“我感觉我身边就快变成一个漩涡，一个一个都要被卷进来，扯进去，下沉，搅碎，消失。我劝不动别人，只有你有决心离开。”

“所以，你是担心我也成为漩涡的一部分对吗？”

赵涛楞了一下，抬起头，他这才意识到，孟晓涵似乎显得过于平静了，从他说不需要她再来代课起，她的眼神就变得有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她……是不是误会了什么？

“晓涵……我、我不是在担心这个。我知道你是不会害我的，我是担心……我害了你。”

赵涛结结巴巴解释着，当初那个算命老头的话清晰无比地在他脑海中回荡——“肯费这么大功夫给自己练出精血大咒的男人，就没一个不一样的。”

的确，真的没一个不一样的。

“你动用精血大咒，本身就阴德尽损，只是有咒术护体，此生无虞罢了，来世几辈子的猪狗畜生都免不了，十八层地狱你少说要过一半，你拿什么挪给那女孩？你欠一屁股债，还想补谁的亏空？”

他谁的也补不上。

“让那女孩走，离你远远的，越远越好，拔慧剑斩情丝，此生化为无情物，不再与你有任何牵扯，兴许还能安度余年。”

可如今舍得走的已经就剩下一个孟晓涵。

“你下咒那一刻，夺了姑娘三花，强抢红线情丝，气运之伤就已经造成。这咒使用的次数越多，锐气越弱，效力越强，伤害也就越小，从前用这咒的，那个不得用上七八个女子填平了这大坑，才敢向心仪目标下手。”

次数越多，效力越强，那么，早期中咒，之后被续用次数最少的孟晓涵，不就是最有可能平安无事的那个么。

“不必了，你能记住老朽的话，此后时时提醒自己不要再动用这种阴损符咒，也算我没白费这许多口水。”

可他没记住。

他故意装作忘了。

“我不懂你说的，”孟晓涵的视线垂了下来，“你好像又在骗我了。”

“我没有，我真的没有……”他知道，孟晓涵其实有钻牛角尖的一面，“我就是觉得身边现在的情况特别乱，我不想你受牵连。晓涵，你知道我在咱们班当初最早喜欢的就是你。”

没想到，孟晓涵的目光突然变得锐利起来，她猛一抬头，就像是被

强压下去的什么火焰，就此引爆，熊熊燃烧。

“赵涛，你给我写纸条说喜欢我，现在又告诉我最早喜欢的就是我，可为什么……你却没让我第一个爱上你呢？”淡红色的嘴唇微微颤动着，她的眼神头一次显露出了不加遮掩的绝望，“你明明有这个能力的，不是吗？”

他哑口无言，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回答。

他要说，当初他其实是失误了吗？

他能直说自己一心想要下的咒，是歪打正着落在方形彤身上的吗？

孟晓涵闭上眼，深深吸了口气，再睁开的时候，神情又恢复了之前的温柔和平和，她站起来，轻声道：“不早了，走，回去吧。”

赵涛难过地低下头，随之降落的视线，正巧看到了她手指上一个鲜红的血点。

她刚才按着竹签，竟然生生把自己的指肚刺破了。

“晓涵，你……你这是为什么？还疼吗？”

他急匆匆伸掌要去抓她的小手。

但她往后一抽，躲开了。

她微笑着数好竹签，掏出钱，付账，往外走去，经过他身边的时候，才轻轻地，梦呓一样地说。

“不要紧的，已经，不会觉得痛了。”

（四百五十）

不一样了。

每个人都不一样了。

小小的世界，突然之间就充满了疯狂的味道，犹如暴风雨的前兆，让赵涛的心情变成了巨浪上的小舟，在苍茫无际的海面上漂泊游荡。

回头，也看不到岸。

他一直以为身边还有两个比较正常的。

可孟晓涵显然只是把一切藏在心里不说而已，她掩饰在亲切微笑下的，是他完全揣测不出来形状的巨大冰山。

而杨楠，虽说还是嘻嘻哈哈，欲望旺盛，但晚上回家说起张星语打了苏湘紫一耳光的事儿时，余蓓都担心是不是有些不妥，杨楠却笑了笑，难得一次站在了张星语那边，不知道有几分出于真心地玩笑道：“打一下怎么了，这种不要脸的小贱货，再找事儿杀了也是活该。”

晚上正好就是跟杨楠一起睡，赵涛卖力服务了大半个小时，又反过来被她骑了一个回合后，汗津津去卫生间一边洗澡一边闲扯，他装作不经意的样子，随口说：“小楠，你.....之前说的那个杀不杀的，是安慰星语呢，还是说气话呢？”

“都有吧。”她扶着墙让他在后面帮忙搓背，站在花洒的水柱中，低着头带着几分笑意说，“两分安慰，两分气话。”

“那还有六分呢？”

“是计划。”她的声音陡然阴郁了许多，“赵涛，你不觉得这个学期一开始，曾经的快乐生活就不见了么？我算来算去，好像所有高高兴兴的事儿，都是因为苏湘紫出现而结束的。干脆杀了她吧，一了百了。”

赵涛愣住了。

眼前不自觉就浮现出在李婕新居中发生的那场惨剧，一个预谋中的生命消失，另一个计划外的人却跟着一起送了命，人虽然不是他亲手杀的，可噩梦却足足两年多都是他自己在做。另一个参与者余蓓，也是从那时起变了个人，走上了扭曲异常的生活之路。

可就在他脑子一片乱还没想好要说什么的时候，杨楠抱着肚子大笑起来，转身从腰上捏了两条搓下来的死皮，抬手弹到了他的脸上。

“你还当真了啊，瞧你吓得，我逗乐子呢。咱们一帮前途无量的大学生，哪儿能去搞情杀这一套啊。”她拿下花洒冲着身上，“而且，一个个都是人精，就我傻呵呵的，光丢下被人算计的份儿。喂，要是那个苏湘紫那么有钱，干脆我去哄哄星语，把你租给她得了，一天五百块，你去卖身半学期，咱们啥钱都有了。”

“星语不可能答应的。”赵涛摇了摇头，接过香皂在自己身上抹了起来。

杨楠绕到他背后，帮他搓洗着肩胛骨中间够不太着的那一小块，笑着说：“看来，你也就是担心我们不高兴，并不是自己不乐意啊。”

“我……我自己也不太乐意。”他赶忙亡羊补牢。

她捏住他的阴囊，揉了几下，笑道：“我有那么傻吗？”

不等赵涛回话，她就又笑了两声，说：“要不你问问苏湘紫，你的鸡巴她是没指望了，你鸡巴干过的女人她能凑合一下不，我收费可以便宜点，她也算间接被你操了嘛。我去干这活儿，星语保准没意见。”

这一晚开始，赵涛发现，自己已经分不清杨楠到底哪句话是玩笑，哪句话不是了。

第二天，余蓓带回来了一个让人有点意外的消息。

都以为会大发雷霆对张星语打击报复或者拉于钿秋下水的苏湘紫，竟然向导师请了足足半个月的长假，走人了。

“她不是回家。”在出租屋里，对着家里的另外三人，余蓓很笃定地说，“有同学看见她的票价了，很便宜，她回家的票不可能是这个数字。他们都说苏湘紫是去找其他男朋友了，可我知道，她不是。”

张星语穿着睡衣抱着膝盖，满面寒霜地说：“她去哪儿跟咱们有什么关系？去死最好。”

可赵涛察觉到了不安的象征，轻声问：“你……知道她去哪儿了？”

“从这儿出发的特快，票价 55，赵涛，不需要看到更多信息了吧？”余蓓的唇角微微勾起，起身走了出去，“我去洗澡休息了，小楠，

咱们一起洗吧。”

已经洗好的张星语直接走向了床，她果然并不关心苏湘紫去了什么地方。

可赵涛明白余蓓说的话意味着什么。

他不知道从这里出发到其他哪些地方是这个价钱，他只知道一个。

那就是他的家乡，D市。

（四百五十一）

发过去的短信没有回复，打过去电话永远没人接听，换了杨楠的号打去一听声音认出来就挂掉——赵涛用尽了办法，也没能联系到九成九奔着他老家去了的苏湘紫。

这算什么？玩星际开局四农民六小狗突袭基地一波流吗？老子只会富矿图机械流堵口憋大和战舰啊喂！

关键是，他一头雾水两眼懵，根本不知道苏湘紫要去干什么。抄他家？查他户口本？找他爸妈告状？

这里头他一样也不怕啊，在自己家的院子里，他的名声早都是猪骨灰了，开水烫也只能当黑芝麻糊喝。爹妈见余蓓比见儿子都亲，只要余蓓不添乱他家里绝对稳如泰山。

他跟余蓓的事情闹大之后，连小姨都很少再来家里。

除了被他锁住的女孩们，他根本就是孤家寡人一个，没人爱没人疼，怕个鸡巴！

攥住杨楠的手机，他瞪着眼站了起来，对着家里神情各异的三个女友，咬牙切齿地说：“让她去，她爱干什么干什么，老子烦透了！以后咱们过咱们自己的日子，她来挑事就只当她隐形！我就不信她还能大庭广众脱了衣服往我身上骑！操！你们之后见了她，谁也不许理她！她唠叨，就学星语抽她妈逼的！”

捏着手机的拳头都有点发抖，积郁的怒气终于压制不出喷薄而出，杨楠赶紧过来掰开他巴掌夺回了自己的电话，心疼地吹了两下，“你生气归生气，别给我捏坏喽，为这个增加支出，亏不亏啊？”

张星语哼了一声，眉宇间缓和了几分，起身抱着脏衣服往卫生间去，小声嘟囔了一句：“那种人就是欠抽。”

等张星语走了，余蓓跟去帮忙，杨楠才有点不忍心地低声道：“我说，赵涛，人小姑娘……也就是喜欢你而已，你把持住不喜欢她不就得了。张星语是肚子上扎个眼儿，漏下来全是醋的类型，小蓓是看她长相跟那个什么村里的小芳一样，扎心戳肺所以难受，你……这么大气是为什么啊？你们男的，不都是有个漂亮姑娘追着跑就能美上天吗？”

赵涛苦着脸摇了摇头，“我要是美上天，就得被这个臭丫头害得下了地。我什么都没答应她，她就敢去找星语放话，我要是不小心答应了什么，她那么有钱，你就不怕她买人把你们全都干掉啊？”

“女生争风吃醋一下，吵吵闹闹也就过去了，至于吗。瞧你们一个个，都搞得跟爱情高于生死一样。”杨楠撇了撇嘴，“好死不如赖活着，死了可就什么都没了。她买人干掉我们，自己还想不坐牢？那一辈子不也毁了，图个什么啊？有点脑子也干不出那事儿。”

“小楠，你不是也吃醋吗？”

“我吃谁的醋就干谁。”杨楠笑呵呵用指头勾了个圈，放到嘴边用舌头戳了两下，“才不跟你们一样老往心里惦记着，整天打工活得够累了，你们是真不嫌麻烦。”

她起来也准备过去帮忙，天冷水凉，有难同当，走到门口，回头看着他，摇了摇头，“尤其是你，真……不嫌麻烦。”

第二天上完课，赵涛随便抓了本教材当幌子，就跟着于钿秋去了办公室。

大概是上次的幽会给了她一点肉体满足之外的东西，和他单独相处的时候，她眼里的急切渴望总算减少了很多，不过一进去还是马上拉帘子准备关门，一副想要趁着月经没来大家吃饭打个午安炮的样子。

“先别先别，小秋，”赵涛赶紧拉住她，“我是有事要告诉你。”

“什么事？学生会有人找你麻烦了？”于钿秋拿过教案摆在手边，皱眉问道。

“不是，是咱们上周末见面那次，一个认识我的学妹，拿手机把你和我拍下来了。”他动了动舌头，不这样就会觉得口水发黏发苦，满嘴不舒服，“我觉得.....她可能不坏好意。”

让他非常意外的，于钿秋冷笑道：“是那个叫苏湘紫的新生吗？企管系三班的班花？”

“你.....也知道她？”他记得于钿秋没有那个系的课才对，还是说这女生已经如此有名了？

“我怎么会不知道，她经常来找金琳，还专门找过我两趟。”于钿秋的手指在教案封面上轻轻敲打着，脸色沉了下来，“赵涛，你为什么招惹她？她.....没金琳漂亮啊。”

他很想推卸一下责任说自己没有招惹过她，但话到嘴边却吐不出去。

他其实能感觉到，身边的女人们都不傻，心里或多或少对自己的状况有数。只是爱意所致，大都不愿意开口明说罢了。

明白这一点后，装模作样就显得很蠢。

他只好叹口气，小声大略讲了一下前情提要，只不过把下咒的实际过程换成了自己主动上去搭讪。

“所以，你想我帮你什么？”于钿秋听完后，抱着手肘皱眉问道。

“没有，我会想办法自己解决的。我通知你主要是怕.....怕她对你用什么手段。她上次就跑去找星语，非要拿笔钱出来让她跟我分手。”赵涛靠在桌子上，手里拿着用来装样子的笔，不自觉抠起了笔帽，如果不这样做，他恐怕随时可能在指甲旁边狠狠抠下一条皮来。

“随便她。”于钿秋淡淡道，“我和你不是同时出来的，前后差了二十多分钟。咱们在学校里的事没人知道，她勒索不了我什么。”

“可这种照片，瓜田李下，总会传出些风言风语的，万一传到你丈夫那边……”

“我们已经正式分居了。”于钿秋微微一笑，伸手摸了一下他的脸颊，“今年校庆，他喝了点酒，来了兴致想要，我本来打算忍一忍，可等他脱了我的衣服，我……还是做不到，最后把他推到床下去了。那么，这样绑着他不是很可怜。正好，有个年轻女老师挺崇拜他的，他们瓜田李下的事情也不少，我懒得计较而已。分居一段时间，如果……孩子能接受，我们可能就正式离婚了。”

她望着赵涛的眼睛，笑意仿佛浓了几分，“我不久就是单身了，你高兴吗？”

（四百五十二）

高兴个屁。

赵涛关好门在桌子上啪唧啪唧干于钿秋的时候，觉得自己腠沟子里都在发凉。而且，不是冷风吹的。

可他还不表现出来，一直到亲热完出来，绕过拐角走进楼梯间，才咬着牙狠狠挥拳砸了一下墙。

一个有孩子的女人铁了心离婚能因为什么？能因为什么？这还用猜？

他感觉自己就像个第一次到草坡放风筝的智障儿童，看见一个风筝就抢过来拽手里，拽啊拽啊，空中的线就纠缠在一起，扯得风筝们撞来撞去，线还把他手划得生疼——谁叫他为了多拿连线轴都不要。

“怎么了？于老师把你榨干了吗？看着愁眉苦脸的。”

才走下楼，就迎面碰上了金琳。

看她靠着门边墙的悠闲样子，似乎早就等在这儿了。

“没有，我操得她腰软，这会儿还下不来桌子呢。”赵涛看了看周围没别人，过去单手撑墙，盯着金琳问，“苏湘紫去我家那边干什么了？”

金琳摇了摇头，“我怎么会知道，你真当我是她肚子里的蛔虫吗？”

“可她就是你养出来的蛔虫。”

“是谁把她抓来的呢？”

赵涛顿时满肚子烦躁，“算了，我去食堂吃点东西，不说了。”

“她去你家那边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她之前在学校都做了什么。”金琳抬起眼，淡淡道，“你想知道吗？”

“想说就说，不想说就算。”他皱着眉，把不爽全堆到了脸上。

“她满学校打听你的事儿，联系了一大堆你过去的同学，花钱请吃饭，请唱K，除了孟晓涵，你的老同学们差不多都成了她朋友吧。”金琳走过他身边，淡淡道，“真是令人羡慕的行动力，猜猜，她现在对你知道的，是不是比张星语还多？”

金琳真是擅长用各种方式来毁掉他的心情。

之后整整一顿午饭，他都吃得心不在焉，米饭吃光了，才发现菜就动了两口，又要了个馒头，结果菜快吃完馒头还剩一半，他烦躁地决定把菜吃完馒头扔了，可，最后一口狠狠地咬上了一块长得非常像肉的姜。

他突然想起，自己从小时候，就格外容易在嗑瓜子的最后吃到一颗苦的。

满口的香气，就那么完全被苦涩取代，让他满肚子恼火。

苏湘紫，看来就是他命里的苦瓜子。

不仅苦，好像还有毒。

于钿秋的事情赵涛考虑了很久，还是决定暂时谁也不告诉。

他寻思，自己之前似乎就是太透明了，应该把所有的事情都烂在自己心里，一个个都隐瞒着，让她们谁也不见谁，谁也不认识谁.....好吧，他捶了一下自己脑袋，无奈地想，我他妈哪儿来的这么大本事。

这活儿金琳来干还差不多，他来，就是往家里四个角挨个挂马蜂窝，什么时候被蛰死取决于自己的皮有多厚。

算了，不想了，走一步算一步吧。他甩了甩头，走向自习室，勉强自己要炸的脑袋，去从孟晓涵那儿吸收一点安宁——尽管那似乎也越来越少了。

将就对付着过了几天，赵涛收到了一个让他有点意外的电话。

是他小姨打来的。

“喂，什么事儿啊？”

“我就想问问你，之前跟你谈恋爱的那个小丫头，没考上大学吗？”

“你说的谁啊，小姨，小蓓这不是今年刚考过来么。”

“废话，我姐都提前给媳妇掏学费了，我还能不知道小蓓考过去了么，我问的方形彤，之前转学跟你分手害你住院那个女的。”

心里就跟被砸了一锤一样，赵涛走到阳台，关上门，免得被家里的女友们听到，“小姨，你……问她干什么。”

“我今天在你家院里见她了，我还跟她打招呼来着，我感觉她好像长高了点，身段也变了些，她还穿着你们高中校服呢，你不是说她转学了吗？”

“什么？”赵涛差点把手机扔出去，“小姨，你开玩笑呢吧？”

“我开什么玩笑啊，她跟我打听你呢……诶，这么说……那女孩好像声音不太一样了，那是方形彤的姐妹吗？我一时没细看，是不是我认错了啊？”

“小姨，那女的头发挑染了紫色吧？就额前那一绺。”

“没有啊，人姑娘头发可黑了。不过你一说……我越想越觉得不是一个人，可能是我眼花了吧。涛涛，你是不是就招这模样的姑娘喜欢啊？”

“不是，小姨，那人都打听什么了？”赵涛其实也有点懵头，难不成这世上又蹦出一个类似模样的？合着他的初恋情人还能量产了？

“就跟我问了问好，问问我家最近怎么样，打招呼打得那么亲，要不我也不至于认错……说起来，这孩子说话好像是没彤彤那么懂事，我还当是你们分手的缘故呢。”他小姨可能也觉得有点乱，说，“算了算了，既然不是彤彤本人，我也不问了，你们年轻人的事情乱七八糟的，我也搞不懂。那么好一个孩子，你说你怎么就不好好争取一下呢？哎呀……我不是说小蓓不好，你别误会啊，算了，不说了不说了，说多错多，都赖那个丫头，勾得我心疼，不说了，挂了。”

赵涛盯着手机看了半天，他很确定那个人不会是方形彤，冷静下来想想，也知道那个人不会是什么突然掉下来的新人，八成，就是苏湘紫。

可她的头发怎么变了？校服是哪儿来的？她怎么知道他家地址的？她到底去干什么？

一脑子问号让赵涛之后好几天都心神不宁，他总觉得，好像有什么让他更加难以应付的事情，正在发生。

下个周六的早晨，匆匆赶去学生会办公室开会的赵涛知道了答案。

刚走到楼下，就有一个新生干事抱着一叠档案袋从上面下来，一见是他，笑呵呵说：“部长，你的桃花可真旺哎，啥时候也给学弟们匀点呗？”

“啊？怎么了？”

“高中学生妹，拎着早饭在办公室外面走廊等你呢。直说了是找你的哦。”

赵涛心里一凛，急匆匆跑了上去。

正对着办公室的门，一个女生靠着墙站在那儿，手里拎着校门口买的家常早餐，塑料袋装着，口还在冒热气。

她稍微涂了一点口红，头发似乎修剪了长度还染成了透亮的黑色，在让赵涛心痛的位置绑了一个几乎和本尊一模一样的马尾辫。

她还穿了赵涛母校的校服，旧款，夏装，不怕冷似的，裙子和上衣，都是记忆里的样子。

她好像刻意略微逼住了嗓子，声调拔高了一些，清脆几分之后，变得更加悦耳。

她连称呼都换了，笑吟吟地开口道：“赵涛，我给你带了早饭，要不要一起吃啊？”

一股恍惚感充斥在赵涛的脑海。

眼前这个女生，真的还是苏湘紫吗？

她难道，把自己都已经献祭出去？

他走近两步，颤声道：“阿紫，别.....闹，别闹，好吗？”

她迎着他的目光，眸子闪亮，笑着说：“赵涛，我不是在闹哦，我愿意替她当你的彤彤，我做不到，相信我，我一定做不到，也只有我做不到，错过我，你就没机会了。我，来替她爱你，好不好？”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九十）

最近因为一些杂事分心，部分细节捋得不是很顺。

搞定之前，这几周应该还是没有写番外礼物的时间了。

不过收礼物的朋友应该都已经知道是因为什么.....

就请多担待吧。

嗯.....我猜转载还是会截掉这段的。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五十三）

“不好！”赵涛喘着粗气，向后退了两步，摇头大声说道，“别发疯了，阿紫，你在想什么？一个人是不可能变成另一个人的！”

“我能！”苏湘紫尖叫一样喊了一句，跟着，她抿紧嘴巴，快步走到他面前。她的嘴唇抿得非常用力，连漂亮的下巴都皱起了扭曲的纹路。

看到周围不少学生都看了过来，赵涛抓住她的胳膊，就往旁边宣传部的空办公室走去，“跟我过来，别在这儿说了。”

进去之后，他瞪着眼把门甩上，犹豫了一下，在内反锁。

可他转过头，就看到苏湘紫又挤出了那个讨好一样的笑容，把塑料袋打开，把豆浆插上吸管，拿着筷子，流浪小猫一样望着他，柔声说：“来，一起吃吧，我昨晚就没怎么吃，肚子饿得咕咕叫啦。”

“阿紫.....”

她摇摇头，“赵涛，没别人的时候，你叫我彤彤没关系的，我……我妹的小名正好也叫彤彤，我很快就能适应的，你说好不好？”

他看着她冻到发红的腿，已经有了几分水光哀求一样的眼，看着……这和方形彤彤几乎没有差别的装束，辛苦凝聚的怒气，终究还是在喷发的前一刻分崩离析，烟消云散。

他长长叹了口气，坐下，轻声道：“我不饿，你先吃吧。”

“不行，早饭要吃好，一天才有精神。”苏湘紫把鸡蛋灌饼推到他的面前，笑着说，“我问过了，你最常吃的早饭就是这种，嗯……应该是她最常给你买的早饭就是这种，我也不知道你们院的老头老太太会不会记错了，要是不对，你告诉我正确答案好不好？很多事情……你不说我不知道，会演不好的。”

“你好好的一个苏湘紫，为什么非要去演彤彤啊！”赵涛抚着额头，缓慢而沉重地说，“你不可能是她，永远都不可能的。”

“因为只有成为她，才是让你爱我的最快方法啊。”苏湘紫解开塑料袋，伸手捏了捏鸡蛋灌饼，“赵涛，来吃吧，再不吃都凉了。”

“可我这样去喜欢的，还是你吗？”

“我不在乎，”她把鸡蛋灌饼喂到了他的嘴边，微笑道，“我才不在乎那么多，只要你肯爱我，就算你爱的那个‘我’其实是方形彤彤，我也愿意。那有什么关系呢，我拿我爸的身份证和卡去银行取钱，钱不一样是我的么。”

“这跟钱不是一码事。”赵涛觉得有点词穷，他不想让她这么一直举着饼，干脆接过来，肚子里确实有点空，顺便咬了一口，就那么捧在手上，犹豫了一下，把心一横，说，“阿紫，你……难道就没觉得，突然看上我这件事，对你来说非常不对劲儿吗？”

哪知道苏湘紫撇了撇嘴，立刻说：“无所谓，我还从来没这么喜欢过一个人，我感觉自己以前就跟没有谈过恋爱一样，如果这样能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不管你干了什么都没关系。赵涛，你就把我当成方形彤彤，爱爱我嘛，好不好啊。”

“我不是都已经说了，阿紫，我身边还有很多人，他们都会因为你.....”

“没关系，我可以偷偷摸摸跟你在一起。”苏湘紫陡然凑近许多，被冻红的鼻头都快可以看清上面的毛孔，“我愿意迁就，赵涛，这世界上我就愿意迁就你一个人。你家的醋坛子，我可以不去招惹，只要你给我时间，我是几分之一，你就把该给我的给我，这样总可以吧？”

她的气息有些急促，“答应我吧，不然，我可是会一直纠缠下去的，我都不惜去演一个我根本不认识的女生了，你应该知道我的决心。而且，我是不会跳楼的，不管多绝望，我也不会让自己去死的，我比你坚强，什么打击也无法消灭我，最适合你的不就是我这样的女生吗？”

“你.....你这.....这突然是在说什么啊。”

“我在你的老家，把你可能去的地方都转了一遍哦。我见了很多
人，打听了很多事，我去了你的家属院，去见了你们院里的爷爷奶奶，我去了你的学校，去见了你的老师学弟学妹和你还在复读的同学，我以你家为中心去了所有你们可能约会的地方，我有你的照片，我还跟你常去租盘的老板聊了聊呢。我甚至还想去求神拜佛，看看我到底怎么样才能得到你的爱。”苏湘紫的唇角泛起一丝微笑，目光中透出淡淡的疯狂，“你猜，我见到了谁？”

赵涛激灵灵打了个哆嗦，觉得自己的呼吸都快要停滞。

“看你的表情，你这不是已经猜到了么。”苏湘紫咯咯笑了起来，“我见到了一个算命老头，她见了我就跟看见鬼一样，一直掐着指头问我为什么还不死，说我明明两年多前就气数已尽了，说那什么精血大咒根本无解。”

“他.....他都跟你说什么了？”赵涛觉得膝盖都在发软，只想夺路而逃。

“哦，没什么，他后来发现自己认错人了，我问他什么是精血大咒，他却不肯讲，絮絮叨叨说什么对中咒者泄露天机会阳寿大损。我也懒得跟他纠缠，我就问他，是不是我会一辈子爱你，再也没有爱上别人的可能。”

苏湘紫摸了摸自己的唇瓣，轻声道：“他说是，说除非我死，不然就要带着这份爱一辈子。如果想平安无事，最好远远离开，去见不到你的地方。不过后来他又说我身上的咒锐气已经几乎磨平，说什么我就算不走兴许也能平安。赵涛，我不懂这些迷信的事情，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些都是什么意思吗？是不是说，他们几个前面的都会死，只有我会没事啊？那我会不会就是你的真命天女？”

她咧开嘴笑了，但眼睛里却滚下了一串珠泪，她用带着七分哽咽的难过嗓音，质问一样地说：“你明明对我下手了，那为什么现在还是不肯爱我？我都为你变成这样了，你为什么还是不肯爱我？我连方形彤的疯子妈都忍着照顾了两天，你看看，我绑马尾的发圈和身上的校服都是她的！我还要怎么才能变成你心里的她，你说啊！”

（四百五十四）

“你.....去彤彤家了？”赵涛瞪圆眼睛，颤声问道。

“对啊。”苏湘紫擦了擦泪，还是保持着脸上的微笑，“我怎么可能不去看看她的家。不过我确实没想到，她母亲竟然疯了。不过也多亏她疯了，才会把我当成女儿，唠唠叨叨说个不停。赵涛，连她妈妈都愿意让我当她，你为什么就不愿意呢？”

她双手扶着赵涛的膝盖，布满血丝的眼睛紧盯着他，“跟我在一起吧，你跟我在一起，我就装成方形彤，未来跟你一起照顾她的妈妈，你想想，你害死了人家的女儿，带着我去赔一个，不过分吧？”

觉得指尖都在颤抖，他靠着椅背，手指勾住鸡蛋灌饼袋子的提手，犹豫了半天，小声说：“不可能的，很多事情她妈妈都不知道，你变不成她的，绝对.....变不成的。你知道我们在一起有多少美好回忆么.....”

“我知道哦。我连你们一起旅游的那个县都去了一趟。”她抚摸着校服的领口，通红的眼睛里全是赵涛的影子，“方形彤的遗物里，有她在私立学校的时候偷偷写的小本子哦，她在那里憋得无聊，想你想得发疯，就把和你在一起的美好回忆，都写下来了哦。她妈妈就是看到那个之后彻底疯了的。”

“那……那东西在哪儿？”心里一阵撕裂一样的痛，赵涛下意识地问了出来。

可苏湘紫用细长的手指戳了戳自己的太阳穴，“在我这儿。赵涛，我说了，世界上只有我能帮你找回她了，那本册子……我看过，全都记住之后，就一把火烧了。呵呵呵呵……除了我再没人能变成方形彤，只有我能帮你找回初恋，只有我。”

她轻喘着捧住了赵涛呆若木鸡的脸，“我知道，你嫌弃我谈过男朋友，嫌弃我不是处女，我预约了手术，下周我就去补上处女膜。为了你我愿意再疼一次，我愿意让你再破一次我的身，你说好不好啊？”

“你疯了……你疯了……”

“是你害我的。”她的双手用力，把他的面颊捏成了可笑的形状，“所以你一定要负责任。”

“我要怎么负责任！”赵涛一把推开她，发泄一样地说，“我身边已经乱成一锅粥了！你硬要挤进来，那大不了大家一起完蛋！我死了你开心吗？你开心吗！不然干脆大家一起疯吧！逼死我……逼死我你什么也得不到！”

苏湘紫薄薄的嘴唇死死抿紧，瞪着他，饱满的胸膛剧烈地起伏了十几次，才从牙缝里挤出一句：“赵涛，你也别逼我……我可是什么都豁得出去。我既然能为了你去变成方形彤，那我就一样可以为了你去变成别的什么东西。”

“我没有办法！”赵涛用哆哆嗦嗦的手揪住头发，“我他妈没有办法啊！一个个都不正常了，都不正常了！你不正常，小蓓不正常……晓涵不正常，都不正常，都他妈不正常了！我就想让你们爱我，除了爱我不想别的，这不行吗？不行吗！你们怎么就不能除了爱我什么都不想呢！大家开开心心在一块多好啊！”

“可那，不是只有你自己开心吗？”苏湘紫眼里的炽热迅速消退下去，一股令人心悸的恨意缓缓浮现，“赵涛，看来……你是无论如何……都不肯爱我了，对吗？”

“没、没有。”他吞了口唾沫，直觉和脊背上的寒气都在向他示警，

他不得不拼命让自己冷静下来，柔声说，“阿紫，我说了我很为难，我根本没能力和你偷偷摸摸交往不让她们知道。而她们.....她们别说是接纳你了，就是她们自己之间，也已经不正常了，都不正常了.....”

他用力抓着头皮，嘶哑地说：“我能怎么办.....我都说了我没办法。对不起，阿紫，对不起，我实在是.....不知道怎样才能给你找一个位子了。”

“我自己找呢？”她抬手拨弄了一下马尾，眼睛又亮了起来，“如果我能想办法找到一个位子，你愿意让我进去吗？”

“你想干什么？我警告你别乱来啊.....”赵涛的心里已经乱了套，但还不至于连这危机都察觉不到，“你要是伤害了谁，那我永远都不会原谅你。”

“那你说，我去跪着求她们好不好啊？”她脸上又浮现出了那种诡异的微笑，“我可以脱光了，背着荆条，跪在你们家门口，我跟她们说是我死乞白赖就要当你的女人，我可以给钱，可以出力，可以在你操她们的时候推屁股，说求求你们了接纳我吧，让我当个末流的陪房丫头吧，我可以铺床洗衣做饭收拾家.....你是不是觉得我应该这么做啊？赵涛。”

“我.....我没有.....”他有点心虚地回答。

毕竟，他和金琳最初的计划就是找一个乖巧听话性格柔弱好支配的家境殷实的小姑娘来当作目标的。那么，这个场景如果不那么夸张，如果换成由金琳选好的目标的话，说不定还是有一丢丢实现的可能。

“好吧，”她笑了两声，把手里还没吃的早饭直接丢进了垃圾桶，表情又变得充满了任性娇纵的感觉，“既然我变成方形你还是不喜欢，那，我就做回我自己吧。赵涛，你，可别后悔。”

看她抬手就去解马尾辫上的发圈，赵涛终于忍不住喊了出来：“停！停.....可以.....可以等我开完会，咱们.....咱们去找个安静的地方，大家都控制一下情绪，慢慢商量吗？从一开始你跟我就都太激动了，这样不好，这样不行，咱们冷静一下，不需要多久，就一场会议的时间，开完会，我就跟你谈。认真谈。但是.....你先去吃早饭填饱肚子，然后换身衣服，你这样太像个疯子了，而且，我看着就脑子热，这

样下去我也会不正常的。好吗？好吗？”

苏湘紫绷着脸注视了他一会儿，深吸口气，露出了控制得非常得当的微笑，“好的，你去开会吧，我在C区的门口等你。”

她走出两步，想起什么一样，回头顶着通红的眼睛莞尔一笑，脆生生地说：“你喜欢在山上办事的话，我愿意陪你去哦，只要你高兴，我不怕被人看到。”

他忍着胸中的刺痛，尽量柔声说道：“求你了……先走吧，好吗？”

（四百五十五）

会议结束后，赵涛没有第一时间下去。

开会前的小事件在学生会早就沸沸扬扬传开，金琳当然不可能装聋作哑，一散会，她就叫住了赵涛，找了个不算太好的借口，带着他去了信息管理处。

信管所在的教学楼分区没有自习室，这个时间走廊上就没什么人，所以她直接就在过去的路上开口道：“苏湘紫这应该已经算是对你无法自拔了吧？”

“算是吧。”赵涛一脸木然地回答，满肚子生不如死飞来飞去。

“那你还在等什么？”她放缓脚步，一字一句地问。

“等？我什么也没等啊……”他摇了摇头，“我感觉我已经就是在等一个解脱了。”

“我不管你一开始对她下手是因为什么，但你别忘了，之后我帮你做的决定，是好好利用她。”金琳的脸上又出现了罩着冰壳子一样的表情，直勾勾地盯着他，说，“她现在已经可以被你利用了，那么，你还在等什么？你现在不是该去试探她的底线了吗？你应该开始对她予取予求，层层压迫了啊，你不是很擅长这个吗？别告诉我你只会要女人的肉体，别的东西就完全开不了口。”

“你神经病吗？”赵涛皱眉道，“难道要我去开口要钱？我现在连要

不要跟她在一起还没决定呢好不好。”

金琳突然扭身，双手抓住他的肩头就爆发一样地用力把他推到墙边，美丽的眼睛瞪到最大，让他清楚地看到了自己眼里的血丝，“还没决定？你以为你还有得选？你不是说这个手段没得解吗？那你还有别的路可走？你想逼疯她，然后大家一起完蛋？到底谁神经病？赵涛，你不是个小屁孩了，你自己拉的屎，就是臭，也给我把屁股擦干净。”

“明明是你一直给她加料，不然我……”

“不然什么？不然她对你的爱意就会慢慢淡化，一点点消失？”金琳咧开嘴，露出一个根本没有笑意的笑容，“别逗我笑了，你以为我为什么下手给她加料？因为她从知道我认识你开始满嘴打听的就都是你。她把我当知心姐姐，说自己有多么爱你，我已经暗示过她这爱情不对劲，她却根本不在乎，她说她喜欢这种心动的感觉，她说她终于知道什么叫恋爱的感觉。这不是个咱们需要的蠢女人吗？那我为什么还不下手？现在她已经爱你爱的发狂了，你还装什么圣人君子？去开房干她啊，让她享受一下真爱的性交，她就对你更死心塌地了，然后你不就可以开条件了？让她忍气吞声，让她偷偷摸摸，让她跟我一样在学校装着和你并不太熟，你他妈的不是很擅长吗？”

“金琳……有人从走廊那头过呢，放手。”

她哼了一声，松开手退了半步。

赵涛喘息着整理了一下衣服，犹豫了几秒，说：“我……我是担心身边其他女人，她们现在个个都跟你一样情绪极其不稳定，苏湘紫就是个炸药包，这要炸了……”

“这要炸了能怎么样？”金琳再次打断了他，冷冷道，“难道有人舍得杀了你吗？就算因为嫉妒而发疯，我们顶多是互相斗成一团，真要有人舍得杀你，你早就死一万遍了。”

“可就是你们斗我也不愿意看到啊，我还是希望……”

“希望什么？大家和和美美女手拉着手躺在床上举起腿撅着屁股笑嘻嘻等你来挨个宠幸？洗澡时候互相擦背开开玩笑比比胸部？”金琳死盯着他的眼睛，微笑道，“你是不是该去看看医生啊？我怀疑你的脑子好

像出了问题，有点分不清女人和母驴了。就是旧社会大户人家的姨太太，还知道给大老婆挖坑呢，皇帝那么大的权势，全天下都是他的，后宫的女人就不会斗得鸡飞狗跳了？你要做这种梦，当初怎么不买几个洋娃娃摆家里啊？”

看赵涛呆若木鸡说不出话，她逼近一步，冷冷道：“就让她们生气，就让她们斗去嘛，苏湘紫也不是省油的灯，好好来一场，把不安定的都淘汰了，不挺好的么？我实话告诉你，这么多女人围着一个男人转，那就是卫星绕着母星，你要够大，大家轨道互不冲突，安安静静飞，还能大体相安无事。可你现在就是个小乒乓球，却往身边招了一圈月亮，要么，我们互相撞撞到各有轨道能平安为止，要么，就把你撕碎。”

她越说凑得越近，最后低声道：“你信不信，张星语做梦都想弄死余蓓，于钿秋恨不得她们三个一块出车祸，要是杀人不犯法孟晓涵在支教期间就得跟我决斗，别再做什么不切实际的美梦了，没什么两全其美的办法，拿出点男人的样子来，把我们爱你这件事，当作武器，当作筹码，当作盾牌，好好利用起来吧。起码，做到当初对我的狠心程度，这个你总有经验吧？”

说完，她向后退开，留下最后一句，转身走了。

“别以为什么都不做事情就会变好，三岁孩子也不会那么想。”

蹲在墙边，赵涛思考了很久，直到有路过的老师担心地问他是哪里不舒服，他才摇头摆手解释了一下，匆匆下楼去了。

他知道苏湘紫就在出口等他，就像一个悬崖，一场审判，一个正在倒计时的定时炸弹。

可他明白，自己的确已经别无选择，他只能跳下去，认罪，抱着炸弹等着轰然爆裂的那一刻。

因为一切本来就都是他的错。

如果没有他，苏湘紫会是个快乐的新生，继续游走在一个接一个男朋友的怀抱里，等待着可能永远也不会来的真爱。

如果没有他，金琳应该还在坚持着自己的路，征服一个个可以利用的男人，直到被征服，或者登上愿望中的人生巅峰。

如果没有他，于钿秋依旧会是贤妻良母，在转化为亲情的婚姻中消磨自己余下的人生，等着享受未来的天伦之乐。

如果没有他，张星语必定还是那个不食人间烟火的清丽小仙女，缩在自己影子里的壳中，等待着有耐心和足够的温柔来感动她的那个男人。

如果没有他，杨楠多半会在摇摆中正式确定自己的取向，以她的性格，公然出柜是肯定的结果，至于最后是会有个温柔女子陪着她还是摄于其他压力而妥协，应该都好过如今的情况。

如果没有他，孟晓涵应该已经在某座重点大学里深造，她对男生的兴趣没有对学习那么大，她未来的人生，大概就不在他能想象到的范畴里了。

如果没有他，余蓓那种满脑子罗曼蒂克的小女生，这会儿必然还在跟那个男友交往，一路这么走到结婚也不奇怪。

如果没有他.....

赵涛摇了摇头，跳过了最后一个名字，走过长长的走廊，走向教学楼的出口。

门外有光，可他丝毫不觉得明亮，只感到刺眼难耐。

他看到了苏湘紫，但马上，他又看到了孟晓涵。

苏湘紫根本没换衣服，还是方形形的打扮。

而孟晓涵就站在她面前，两人似乎正在很亲热地聊着什么。

（四百五十六）

这幅画面一下子就把赵涛拉回到了自己的高中时代，以至于让他恍惚了片刻，才意识到那不是方形彤。

他快步走出去，穿过门外的小马路，径直走向那两人。

那两人看到他过来，不约而同收住了话头，也不知道此前究竟在聊什么。

“晓涵，你.....怎么在这儿？”他打量了一下两人的表情，很意外的，看上去竟然谈得不错，没谁看起来很生气的样子。

孟晓涵微微一笑，柔声道：“我路过，一眼看见她这幅样子，当然吓了一跳。过来一搭话.....就聊到现在咯。阿紫.....可真是费了很大心思啊。”

赵涛有点不知所措，左看看右看看，想不出该说什么才好。

他觉得情况不对劲，太不对劲了，不管是孟晓涵，还是苏湘紫，都不该是这么淡定的样子才对。

“好了，不打扰你们说话了。我去上自习，再见。”

“学姐再见。”苏湘紫乖巧地笑着摆了摆手，接着一扭脸，看着他说，“赵涛，咱们在哪儿说？”

“我本来打算去体育场。”赵涛皱着眉，尽量做出关心的口吻，“可你没换衣服，这样会冻着的。”

“没关系。我耐冻。”她笑呵呵地说，“不然也不敢这种天气穿夏装校服来找你啊。”

“算了，我怕你感冒。嗯.....去2号食堂那边吧，顶楼有吃小炒的卡座。”赵涛叹了口气，“我们目前不舍得在那儿吃，应该不会被碰见。”

“好啊，走。”苏湘紫说着就过来想挽住他。

但他果断躲开了，小声提醒说：“阿紫，在学校的时候注意点好吗？”

似乎是听出了他的妥协，苏湘紫满意地笑了笑，甩着手跟他拉开了半臂距离，“呐，这样可以了吧？”

“可以。”他有点发闷地回答，加快了脚步。

这会儿还不到十一点，食堂下面两层的饭菜大都还没摆上，顶楼的小炒师傅也还在厨房门口坐着马扎就着啤酒闲扯。

苏湘紫多半是判断出了赵涛的打算，很高兴地一口气点了四菜一汤，乐呵呵走到角落的卡间，坐下一托面颊，用很讨好的语气说：“赵涛，能开始谈了吗？”

赵涛低着头，双手交握捏紧，“阿紫，我……决定接受你。但……但我有条件。”

苏湘紫的整个脸都亮了起来，就像大风吹过，把挡着太阳的云霎时吹跑，“你说你说，我一定会尽量去做的。”

“不许找我女朋友们的麻烦，不对外公开，尽量帮我一起隐瞒，另外……不要再扮成彤彤了，我看到你这副样子只会心里难受，难受得不行。”他端起水，喝了一大口，缓缓说道，“还有，我喜欢各种变态的玩法，你要不能接受，就趁早告诉我。如果这些你都没问题，咱们……就可以商量一下今后相处的细节了。”

“你以前没玩过什么变态的游戏啊……”苏湘紫皱着眉，看来对前几项要求都没有多少意见的样子，“难道方彤彤没好意思记下来？”

“两年多了，我早不是曾经的我了。”他低下头，望着手里没掰好的一次性筷子，一根短，一根长，满脸惆怅。

苏湘紫马上说：“好，只要你干什么之前告诉我，给我个准备时间，我一定全力配合。不过……不过先说好啊，要是去外面做，可……可不能真让人看见。”

“那么，阿紫，咱们就试着……像中学时候躲老师的早恋情侣一样，先偷偷相处一段时间吧。”他换了一双一次性筷子，结果，又掰断了，短的那根比刚才的还短。

看他伸手就要去拿下一双，苏湘紫皱眉拍了他一下，把自己那双递给了他，然后拿起两双里长的那根凑了一对儿，得意一笑，比划了一个夹东西的手势。

赵涛陪笑一下，轻声说：“那，你对咱们之后交往的过程，有什么打算吗？”

“我可以先提问吗？”

“你说。”

“你要让我偷偷摸摸到什么时候？”她瞪着眼，很认真地问，“我有你的宝宝后会不会就可以公开了？”

“阿紫，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如果有合适的时机，我会公开的。”他咬了咬牙，撒谎说，“你这么拼命想要跟我在一起，还愿意受这么多委屈，我.....也不是石头人。未来，我会好好看着身边每一个女人的。”

他言下之意，就是要好好看看，好好考验，如果表现不好，那么这段关系就到此为止。

“喔，那，孩子的事情呢？我可以怀孕吗？”

“最好不要，我没条件养。”

“可我养得起，我几十万存款呢，十八岁就有三个商铺在我名下，我爸妈每个月给我打的钱也够我养好几个孩子的。”她一下子拿出了让赵涛愣住的财力，但脸上还是一副没什么大不了的表情，说，“你喜欢小孩吗？”

“不喜欢。”他赶忙板起脸，打消她想用孩子曲线救国的念头，“我一想到小孩子就烦，我.....我女朋友和情人们都吃着药，你最好也吃上，不然.....我带套也行。”

“算了，我买药吧。我不要你用套子，男的用套子不舒服。”她笑嘻嘻地盯着他，显然是认为，既然都谈到这种事情了，起码走到一起应该是妥妥没有问题。

赵涛在心里苦笑了两声，他觉得，自己就像是在拿情人关系来做交易，来换一份也不知道能不能如愿到来的安定生活，“那么，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了。”

“我计算了一下，我的时间不太多，想要不穿帮的话，只能利用周末两个下午，学生会没有安排，我可以打着于老师约我的旗号单独出来，这样的话……”

“不用。”苏湘紫清脆地打断了他，“只要你答应跟我在一起，可利用的时间我早就找好了。”

“嗯？”赵涛一愣，“那你的安排是？”

“你去做家教的那个家属院，对面有个不错的小区，新建的商业楼，我在里面租了一套三室一厅，有空调有宽带电脑，有厨房可以做饭，既然你愿意了，我今晚就搬过去。”苏湘紫的眼睛亮晶晶的跟宝石一样闪着光，“这样，咱们就有充足的时间，而且每天都可以见面咯。”

“我……没懂你的意思，这样咱们就能每天见面了？我还要做家教的啊。”

“你不用做了。”她笑咪咪地用手做了个搓钞票的姿势，“我按一个小时五十给你家教工资，你到点就来陪我，家教时间到，你就下班回家，这样咱们每天都有至少两小时在一起。你回头给家里撒个谎，就说孩子学习任务重，给你加钱但是加时间了，往前再加一个小时，但是管晚饭，你就可以六点多到我那儿，十点多再走，一起吃顿晚饭，还能做点你爱做的事，赚的还比以前多，多好。一天就一百五，一个月小五千块，赵涛，你就可以帮张星语家慢慢还债了。”

赵涛这才真正意识到，苏湘紫已经异常到这种地步，依然没有失去理智，她早就把之后跟他在一起的准备都做好了。

他感受到了一股和金琳在一起时候差不多的细小战栗。

金琳之前对他说的话又回响起来。

对啊……反正，这些女人是迟早要斗起来的，那么，为什么不让他最不喜欢的先分个胜负呢？

两虎相争，多半是两败俱伤，到时候，说不定他反而能落得清静。

“你的主意挺好。”赵涛清清嗓子，吞了口唾沫，平复了一下紧张的情绪，柔声说，“既然咱们已经决定在一起了，我想，有些事情，还是

让你聊一下比较好。我身边一共有多少女人，你.....全都知道吗？”

“你三个女朋友，还有于钿秋这个老师，孟学姐和你关系特别近，我觉得.....可能和你有一腿，不过她人好，又要留学去了，我可以当不知道。嗯.....还有别的吗？”

赵涛笑了笑，凑近了一些，缓缓道：“金琳，其实也是我的情人哦。而且，应该是我身边的女人里最漂亮最聪明的了。”

如他所料，苏湘紫刚才还喜气洋洋的脸顿时就沉了下去，一股仿佛被背叛一样的愤怒，出现在她的眸子深处。

宛如风暴涌动。

（四百五十七）

半是为了安抚苏湘紫的怒气，半是为了让她相信自己的诚意，菜上齐后，赵涛放下卡间的帘子，坐到她旁边，搂着她吻了上去。

她用的唇膏似乎不是便宜货，亲上去丝毫没有唇瓣表面附着了一层东西的感觉。

她也没什么青涩懵懂的感觉，双手直接环绕住了他的脖子，就把小巧柔嫩的舌头送了过来，连一条光裸大半的腿，都主动抬起搭到了他的腰间——热情洋溢。

“原来这就是和爱的人接吻的滋味啊.....”事毕，她抚摸着自己被微微吮肿的唇瓣，意犹未尽地轻声道，“我都不想吃饭了，你快点吃，吃完继续亲我好不好？”

“不好，一会儿食堂人就该多了，这帘子不挡什么，明天我就要去辞职了，之后有的是见面的机会，不急在这一时半刻，好吗？”

苏湘紫喜滋滋点了点头，看了看自己手上畸形的筷子，还是没忍住丢进垃圾桶，换了一双。

她掰得很整齐，不长不短。

赵涛自己都不知道，这到底算不算是安抚住了苏湘紫。

但他只能自我安慰，这样一来，至少情况不会再让他那么头疼。

他非常确信，一旦余蓓发现苏湘紫把自己打扮成方形彤，开始纠缠在他身边，那好不容易暂时稳定下来井水不犯河水的两人，势必要波澜再起。而且，这两人是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同学，绝对没有彻底隔离王不见王的可能性。

暂且就这么安排吧，收入增加了，工作不那么辛苦了，苏湘紫也会安定下来了。

吃着饭，他忍不住悄悄打量了一下对面的苏湘紫。

平心而论，她应该是照着方形彤高中时期的照片进行的装扮，要说不像简直是自欺欺人，他暗暗叹了口气，恐怕，一旦开始这段关系，没多久他就会让她继续变成这副样子的。

其实，苏湘紫选对了方法。

看着这身打扮，赵涛就没办法硬起心肠来。

他想回到从前，那怕只是虚无的幻像，他也抑制不了心里的渴望。

苏湘紫本来就在间或看他，一抬头对上了眼，甜甜一笑，道：“好看吗？”

“嗯。”他点点头，声音艰涩地通过了喉管，飞出了本该紧闭的牙齿，“阿紫，回头在家没有外人的时候，你.....还可以这样打扮给我看吗？”

苏湘紫撅了撅嘴，非常明显地刻意撒了个娇，“可你之前不是还说看到我这样你会难过吗？”

“会。”赵涛咬了一口尝不出什么味道的菜，“可比起难过，我更想.....多看看你这样子。在只有咱们两个独处的时候。”

苏湘紫微笑着夹起一块鸡腿肉，递到他的饭盆里，明亮的眼睛装满了喜悦和得意，“赵涛，我说了，我本来就是来替她爱你的。要不是你

介意别人看到不高兴，我可以一天二十四小时装成她，一路装到变成她。我不是说了么，将来我都愿意跟你一起去给方彤彤的妈妈尽孝。反正我爸妈不太需要我。”

“这些就还是以后再谈吧，现在说……太早了点。”他低下头，咀嚼着肉，心想，看来不论发生什么，等到大三，一定要在送走孟晓涵后尽快跟余蓓把结婚证领到手。

他发誓自己一定要铭记在心，一定要做到。

他必须逼迫自己立下这么一个誓言，否则，他没信心能挺过苏湘紫如此有针对性的侵蚀。

就这样吧，即使大厦已经倒下，只靠几根火柴棍在支撑，但能撑一刻算一刻，起码，他确定苏湘紫现在的气都转去了金琳身上。

尽管有点顾头不顾腚，可他实在禁不起家里再继续混乱低沉下去了。

“哎呀。”快吃完的时候，苏湘紫拍了一下桌子，皱眉道，“糟了。”

“怎么了？”赵涛心里一惊，他现在已经有点风声鹤唳，感觉距离神经衰弱都不太远，“什么事？”

“赵涛，我让你下周就开始去我那儿，可……那下周就去的话，咱们还不能做呢。”

“你身子不方便吗？”他没多想，直接说，“那我再做一周家教就是。”

“不是不是，我例假才走干净没几天，我说的是，我预约了修补手术啊，大夫说术前一周不能同房，术后还要休息俩礼拜。”苏湘紫苦着脸说，“我很想把初夜再给你一次，可……我实在好想和你做，我觉得我忍不了那么久。”

“取消了吧。”赵涛这才松了口气，摆摆手道，“平白无故做个手术，之后还要再疼一次，何必呢。我……又没资格要求你什么，我头一回都已经做了快三年了，咱俩……正好般配。”

苏湘紫皱了皱眉，“我觉得你在讽刺我哎……可不给你这一下见红，我觉得你心里会有疙瘩啊。”

已经有了，有就有吧。

他摇了摇头，“那是心理上的疙瘩，过去了，就不说了。吃饱了，咱们就走吧。以后在学校，你注意点帮我瞒住，尽量少跟我直接打交道，我现在心力交瘁，身边乱成了一锅粥，如果……真把我压垮，那所有人都什么也得不到。对吧？”

苏湘紫笑了笑，凑近说：“我知道怎么办了！赵涛，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看她的表情，他实在无法确定，这女生到底领会到了他的意思没有。

不过吃完回去的时候，她的确先走了一步，只是离开食堂没两分钟，就发来一条短信，“赵涛，我想你了，要不你再加一节课，一天四小时赚二百好不好？”

“不好，会惹来怀疑的。”他有气无力地摁手机回复，跟着把通讯录里的苏湘紫号码对应的名字改成了小表妹。尽管知道这小手段对家里那些女生来说几乎就是个屁，但……也只能走一步算一步了。

周日，赵涛去两家辞职的时候，才想起是不是该跟孟晓涵商量一下。

可电话里孟晓涵的反应意外的平静，只是柔声说：“既然你有了更好的家教兼职，去做就是了。我介绍给你也只是为了让你赚点钱贴补家用，这个你不用特意跟我道歉。”

赵涛皱起眉，他觉得，自己的谎言完全就是不堪一击的程度，他这么一个男生，怎么可能那么轻松拿到时薪五十每晚连上三节课还管一顿饭的好活儿，他们学校里教高中生的尖子学霸都拿不到这个数。

“你……就不问问我是怎么拿到的？”

“我不问。”她平静地说，“赵涛，我最近明白过来，知道得太多，会庸人自扰。而且，你已经够心烦的了，我没必要……再给你火上浇

油。”

“晓涵……”赵涛一下子连鼻头都酸了半截，“你晚上还有课吗？没有的话，咱们约会好不好？一起去看电影，行吗？”

孟晓涵沉默了片刻，轻声说：“我有课。”

“那……请假一次不可以吗？”

“不了，反正下周上自习，就又要见面了。”

挂掉之后，赵涛看着手机，纳闷了很久。

为什么她愿意请假来给他代课，却不愿意请假来和他约会呢？

算起来，他很久都没和孟晓涵做爱了，她不想他吗？

还是说，她的心态又有了什么变化？

晚上回家，睡前，赵涛公布了兼职的变动情况。

和他预料中差不多，余蓓没有多问，杨楠嘻嘻哈哈开玩笑说这下压力可小多了，只有张星语很不安地问了一下他具体是什么情况。

他早想好了词，说是自己教得还不错，正好有宣传部其他人要来做家教，他就换到了更好条件的这家，把原来的让给了学弟。

拿来骗余蓓这样做着家教的比较困难，但拿来哄一下完全不懂的张星语，问题还不算太大。

周日夜里是休息日，这种不能汗水淋漓发泄一下的日子，一般都是余蓓陪着赵涛睡觉，放张星语在隔壁拿杨楠缓解压力。

他觉得余蓓应该会问他一些什么，趁着另外两人不在的时候。

但余蓓直到伸胳膊关掉台灯，也只说了一句话而已。

“都累了，早点睡吧。晚安。”

周一心不在焉地忙了一个白天，晚饭前的课一下，赵涛就收到了苏湘紫催促的短信。

那丫头下午的课全翘了，一节都没上。

他振作了一下精神，往那边骑了过去。

路上看到药店和情趣用品门市，他都在想，自己是不是该买点印度神油之类的东西补一补。

锁好车子上去，他都还没敲门，苏湘紫就从里面开了锁，笑咪咪地说：“我一直在阳台看着你呢，快进来吧。”

她果然还穿着那身校服，扮着方形形的装束。

他关上身后的门，把自己锁在了这个陌生的空间里，换上拖鞋，走向客厅。

一进门，他就看到了打开的电视和正在工作的DVD机。

里面，正在播放欧美黄片。

苏湘紫端着一盘子菜笑呵呵走了过来，放下，搓着似乎有点烫到的手指说：“你口味还挺奇怪呢，一般男生都喜欢日本的，你竟然喜欢欧美的，让我一通好找。呐，你喜欢看的类型。兴奋了没有？”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九十一）

希望今晚的梅奔一切顺利。

祝君登顶！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五十八）

拿起遥控器，赵涛关掉了电视，甩开心里被那赤裸裸的淫荡场面唤起的燥热，柔声道：“阿紫，先吃晚饭吧，看着这东西哪儿有胃口啊。”

苏湘紫一脸乐陶陶的样子，抱住他就先往脸上用力亲了一口，“行，都听你的。”

赵涛打量了一下屋里，环境别说比他租的房子，就是比他自己家也好出不少，客厅里都专门隔出了餐厅，一个月租金恐怕就要他起码两个月生活费，“这房子还真不错。”

“我还不满意呢，”苏湘紫撇了撇嘴，拉着他到桌边坐下，“房东唧唧歪歪事情多得要命，这个注意那个不许，我可是长租哎，一下子就交了一年房钱，啰里吧嗦的，好烦。要不是我看中的另一家不租给我，我还不选这儿呢。”

“不租给你？为什么啊？”他随口找着话题，站起来打开电饭煲盛出米饭，嗯……水似乎放得有点多，整锅米都煮得差点成了粥。

但他只是皱了皱眉，没好意思说什么。毕竟这种大小姐，恐怕做饭也是为了他现学的。

“那房主是个老处女，看我一个年轻女生能租得起那么好的房子，

就怀疑我是干不正经生意的，我本来那天就正气闷呢，就骂了她一顿，咒她这辈子嫁不出去，当然房子也租不成了。那可是个四室呢。”

“就你自己，我偶尔来一趟，你弄那么大房子干什么。”赵涛给她也盛好一碗推过去，顺势坐下。

她很自然地接过碗拿起筷子，道谢都没一句，看来已经很习惯被人服务的状态，“大了住着舒服啊，再说……我这不也是为了你高兴么。”

“为了我高兴？”

“对啊，等我想出办法哄好了你家的三个女、朋、友，要是四室，正好除掉陪你睡觉的，一人一间，多完美。”苏湘紫也没看面前的饭碗，一筷子夹进嘴里，才嘶的抽了口气，“诶？怎么搞得，我明明按说明书加的水啊，为什么这么稀？”

看样子，这电饭锅竟然还是专门新买的。

“估计是你看错锅里的刻度了吧。多煮几次就好了。”赵涛软语安慰道，接着说，“你不用费那种一起住的心思，她们不会答应的。”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苏湘紫摇头晃脑地笑道，“你还说不愿意跟我在一起呢，现在不还是在这儿跟我一起吃饭。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嘛。”

“你也想得太远了，咱们俩的事情公开都困难，哪儿谈得上她们过来一起住的问题。”他无奈地说，“还不会走呢，就想着飞了？”

“目标就是要远大嘛，不难怎么体现我厉害。”她一翘鼻尖，笑呵呵地说，“来，尝尝我做的菜，我是不知道方形彤都爱给你做什么，我暂时应该没她的本事，就先从菜谱上最简单的开始啦，难吃的话呢……你就少吃点等着一会儿洗了澡吃我吧。我以后会越做越好吃的。”

三样家常小菜，醋溜白菜醋放多了，青椒鸡蛋盐放少了，土豆片炒肉做得倒还不错，如果是第一次做饭的话，天赋起码比他身边其他女孩都强，“你这不像是第一次下厨啊。”

“当然不是第一次，我在家懒得出去吃的时候偶尔也会做个西红柿鸡蛋汤什么的，不过做这么完整一桌还是头一回。”她乐滋滋伸出筷

子，一脸这些菜能帮她找回米饭上丢掉的脸的模样。

结果尝完之后，她的肩膀就垮了下去。

赵涛抓紧扒了几口吃进肚，轻声道：“以后熟练了就好了。谁也没有天生会做饭的。我还见过下厨能烧了锅的呢。”

为了让气氛融洽一些，他主动聊起了其他的事情，可他跟苏湘紫之间实在缺乏话题，而且关心则乱，不知不觉，就问起了方彤彤家的情况。

“她妈还有自理能力，不过人浑浑噩噩的，晚上她姨下班会去照看一下，她姨倒是一眼就认出我不是她外甥女了，”苏湘紫有些感慨地说，“不过我这模样占便宜嘛，她也问东问西问了我一堆，后来见我在的时候她妈疯病没那么厉害，还留我住了两天。你看，我就说我能代替方彤彤吧。”

可那是对于一个思女成疾的疯子母亲而言……好吧，他其实离疯也相差不远了。

“你能有七分像她，我就……很高兴了。”他伸出手，轻轻抚摸着苏湘紫的面颊，终于还是说出了苦苦压抑的心声。

她并不生气，看上去反而有点欣喜，她大大的眼睛忽闪了几下，稍稍偏头，柔声道：“赵涛，私下你叫我彤彤，我真的不会生气的。”

“不了，你是阿紫，你像她，这就够了。这就够了……”他喃喃念着，身体不自觉地凑近过去。

她的脸上漾起一个喜出望外的微笑，等不及他接近，就主动靠过去，把他脖子一圈，仰头献出了娇艳红嫩的朱唇。

有个声音在隐隐提醒他，这张小嘴被好几个男人吻过。

但马上又有更大的声音在怒骂他，你的嘴巴也被一大堆女人尝过。

五十步笑百步也就罢了，你个五百步的，笑人一百步是哪儿来的脸？

他在心里苦笑了一下，踢开了那些杂念，站起来，顶开椅子，弯下腰，充满压迫力地吻下去。

她娇喘着仰起头，向后折，有点凉的小手扯高他的上衣，顺着下摆钻了进去。

食欲迅速被亢奋的性欲取代，他抬起手，颤抖着抓住了她高耸的乳房，用力揉搓。

让他最近心情乱七八糟的罪魁祸首就在面前，可他却久违地找到了单纯想要享受性爱乐趣的冲动。

这大概就是所谓的，台风眼中最安静吧。

“我不想吃饭了.....你还饿吗？”苏湘紫挪开脸，侧过颈子享受着他嘴唇抚弄锁骨附近的快感，呼吸急促地问道。

“不吃了。”他用嘴拉开熟悉的校服领子，看着里面陌生的肉体，心神激荡。

“别洗澡了.....我想要你。”苏湘紫直白地发出渴望的呻吟，她转了一下腰，就在椅子上踢掉拖鞋，抬高双脚缠住了他的腰。

裙子自然顺着大腿向下翻卷，露出了她健康紧凑充满弹性的大腿和浑圆娇美的大半个屁股。他拨开内裤，有些粗暴地把手指刺入。

和他预料得一样，那花蕊一样柔嫩的细长蜜壶中，早已湿透。

（四百五十九）

“赵涛.....你为什么.....为什么一直挖我啊？”苏湘紫急促地娇喘着，一边亲着赵涛的耳朵，一边疑惑地问，“我已经湿了啊，湿了.....不是就该进来了吗？”

是吗？那你以前的男朋友看来都够急性子的啊。他舔了一下她的脖子，手指在油滑腴嫩的孔洞中不住屈伸，里面的褶皱一层层包围着他的指节，他顶开，它们围过来，他顶开，它们围过来，一次次较量中，愉悦的呻吟伴着更多的体液渗出，染湿了他的手，他的心。

“嗯嗯……”她的手臂圈紧了一些，想把他勒进自己体内一样，“赵涛……我已经挺舒服了，你别一直抠了，你是不是想让我学A片里的女人叫给你听啊？”

“啊？”赵涛楞了一下，“觉得舒服不就挺好么，你学她们叫干什么？”

“可高潮不是……就该叫床的吗？”她看上去竟然还真有点疑惑的样子，“我都湿成这样了，一定算高潮了，我……我不叫两声，你是不是会不高兴啊？”

你他妈以前交的到底都是些什么男朋友啊？

他在心里骂了一句，说：“你扶稳，别摔了。”

说着，他就蹲下去，扛住她的双腿，捧住了她的屁股。

丰美的耻丘高隆饱满，细短的毛发稀疏地分布在两侧和顶端，除了大腿根腹股沟一线略有一些深色，整个下体都呈现出一种不合经历的干净色泽。外唇白皙，内唇也没有多少色素的积淀，仅在最外沿有一圈蝶翼边缘轮廓一样的淡淡褐色，由此向内，全都是漂亮的晶莹肉粉。

拇指压上去稍微扒开一些，褶皱聚拢在一起收缩成的小小洞口就暴露眼前，张开的孔里拉开了几根细丝，随着她的娇喘，娇嫩的内壁活物一样张缩，不时挤出一线晶亮的爱液。

她的阴蒂很小，春天枝头刚冒出的花苞尖儿一样，包皮却颇厚，他用指头压了压，不用力往上扯开，都见不到里面深藏的头。

他突然觉得，这女生交过这么多男朋友，看起来大胆又泼辣，一副经验丰富的样子，可实际上，多半就不知道什么叫真正的高潮。

性交对她来说，仿佛是一种笼络男生尝试俘获对方爱意的手段。

“你一直看什么啊……”苏湘紫有点惶恐地问，“我不会没洗干净吧？我……我还挺认真洗了好几遍的啊。”

“没，很干净。”他摇了摇头，接着，伸出舌头贴了上去。

味蕾划过略带碱腥味儿的肉裂，他抱稳她的大腿，耐心地从底部的洞口一直舔到顶上的小小蓓蕾，让唾液覆盖她整个娇嫩的花房，和她的蜜汁混合在一起。

还不到两分钟，如他所料，苏湘紫又很纳闷地问：“你.....还没准备好吗？怎么.....你抠的时间长，亲起来时间也长啊.....”

他懒得回答，舌尖压住她阴蒂的顶端，快速上下拨弄。

“嗯.....唔？”她愣了一下，跟着打了个冷战，啊的叫了一声。

他就知道，身体这么敏感性格又这么放得开的女生，根本不可能需要去刻意学什么叫声，自然而然发出的呻吟，才是最美妙动听的。

情欲的快感，大概就是他现在最有信心掌控身边女人的部分了。可能，也是唯一的一部分。

抛开无谓的杂念，他用唇包覆住整个阴蒂附近，用力吸起，那小小的山头会因局部充血和突出而更加容易接受刺激，他把前端的舌面贴上去，小幅度地用力摩擦。

“啊、啊啊！啊啊啊.....”苏湘紫终于快乐地叫了出来，她的手碰掉了筷子，身子后仰到不抓住靠背就会从椅子上摔下去的程度，愉快地呻吟着，“好.....好舒服.....赵涛.....赵涛.....好舒服.....别停.....求你别停.....”

他当然不会停，他知道这会儿多喂饱她几次对他之后节省体力有多重要，晚上回去还不知道是谁要陪他睡，如果是余蓓还能以累了为借口纯睡，换成另外两个，免不了还有一顿公粮要交。

最关键的是张星语，无论如何，也不能被她看出什么破绽来。

“啊.....啊.....你真棒.....呀、呀啊啊.....都.....都抽抽了.....下面.....下面.....抽抽了.....”

四、五分钟后，随着一串欣喜无比的满足呻吟，苏湘紫结实的大腿紧紧夹住了赵涛的头，浑圆的屁股抖了两下，应该是名副其实地高潮了一次。

她挺起身，手指爬进赵涛浓密的黑发中，带着一股娇媚的慵懒轻声说：“原来……A片里不都是演的啊。讨厌……我上当了这么久。”

“你以前的高潮和这一样吗？”他抬起头，脱下她被沾湿了一点的内裤，团起来放在饭桌上，带着一丝难得的优越感问道。

“差太远了……”她马上不屑一顾地嫌恶道，“还骗我说女优男优都是故意演的，现实中没人那么做。死骗子，放假回去看我不找人揍他个王八蛋。”

说到这儿她意识到老是提前男友似乎不好，眼珠一转，坐起来笑眯眯地问：“那是不是该换我亲你了？”

“好啊。”他站起来，拉开皮带，直接把下面脱了个精光。

有刚才的判断，他不是很担心自己会被她的唇舌弄到神魂颠倒。

果然，苏湘紫的手像模像样地在半软不硬的老二上捋了两下，就张大嘴巴啊呜一口整根含了进去。

她只会一种操作，那就是把嘴巴拢成O型套在小兄弟上跟反复穿脱避孕套一样机械地吞吞吐吐。

换高中时代赵涛也许会被这种刺激弄到喷她一嘴，但现在，他都不用特地想点什么让自己分心就能坚持到她脖子累断掉或者自己软下去。

但她的错误认知里，显然长时间的口交也是A片表演的环节，才吞吐了两分钟，就眼湿耳红地抬头说：“这下应该好了吧？你都好硬好硬了，咱们去床上吧？”

他把桌上的碗筷盘子推远了一些，拉起她，让她转过来趴下，手从校服领口里钻进去，解开前扣的乳罩，攥住柔软的两团白肉，狠揉了几下，直起身，掀开熟悉的校服裙子，抚摸着色泽和记忆并不太一样的臀部，自嘲地笑了笑，扶正肉棒，在心里默默对一个名字道了声歉，一挺腰，刺进了苏湘紫的体内。

这一刻，他彻底被她紧紧缠住，吸吮，仿佛，永远不会分开……

（四百六十）

“哈啊……哈啊……哈啊……赵涛……你……你先停一停……”昂着雪嫩嫩的屁股在饭桌边被赵涛猛干了七、八分钟，苏湘紫娇喘吁吁地把手伸到后面，顺着那白腻腻的屁股沟就往下摸去。

被撑开的红嫩裂缝正紧紧夹着埋在里面的粗大肉棒，她伸出手指在上面摸了几下，扭过脸粉面含春地说：“你……你没偷偷抹什么东西吧？”

“没，你这么湿，唾沫也不用抹。”他正好趁机恢复一下耐力，眼前这女孩虽然已经不是初次，可湿泞泞的嫩管儿又紧又能唆，换个没什么经验的愣头青，三分钟都坚持不下来。

难怪她以前的男友要说A片里都是骗人的，面对这么个小尤物，想要编点瞎话维持男人那可笑的自尊心并不奇怪。

她轻轻哼了两声，娇甜甜地说：“那……那怎么能这么舒服啊……我、我都想变个发圈捆到你那个东西上这辈子不下来了……”

看来她确实受用得很，刚刚才高潮了一次，说着话回过了精神，不等赵涛前后抽插，就自己踮起脚尖咬着下唇扭起了腰。

那不是什么挑逗男人的技巧，一看就知道，纯粹是被生理欲望驱使的自发动作，青涩笨拙，一不小心，就让他的老二从湿淋淋的缝隙里滑脱出来。

她哎呀叫了一声，心疼地翻手就去抓他。

他顺势握住她手腕往后一拉，让她衣衫凌乱的上身微微扬起，都不用手扶，昂起的肉棒就顺利的戳回到鱼口一样开合的媚肉深处。

想射的冲动已经被压了回去，他深吸口气，腹肌绷紧，啪啪啪就是一串猛攻。

苏湘紫登时被干得呜啊连声，马尾辫左摇右晃，敞开的领子里两团被重力拉拽而显得格外丰满的乳房摆钟一样前后摇晃。

不久，赵涛就感觉到周围的肉壁节律性地紧紧吸吮上来，看来，她已经又到了一次。

“你.....你要是我.....我高中同学.....该多好.....”她膝盖都有点打颤，手指轻轻摸着自己的脖子，扭头眯着眼睛看他，惋惜无比地说。

“那时候你又看不上我。”他稳住位置，等着那股快感沉下去，好不用射精继续征战。

“没所谓啊，你不是能让我爱上你么。”她笑着往后拱了拱屁股，发现肚子里那根还是又热又硬，心尖儿都酸软了几分，“我要是你第一个.....我就算死了.....你这会儿怀念的也是我。”

不想听她这种无意义的假设，赵涛没接话，心想这么忍下去耐力肯定是一次不如一次，就是拿出换体位的把戏，她下一次高潮估计就要射了。

那就试探试探别的地方好了，他低头望着她因为愉悦而不断张缩的淡茶色菊蕾，伸出食指，把肉棒稍稍抽出一些，蹭满带出来的黏滑爱液，然后也懒得跟她打招呼，反正只要屁眼功能正常的就不至于被一根手指爆成肛裂，指尖一顶，就用力刺了进去。

她下面另一个小洞果然随之收紧了几分，他马上往里一顶，子宫口附近的穹窿都缩成了一个窄套，裹得他龟头又酸又麻，下沿还蹭着她那团花心，爽得他喘口粗气，顶住那里就一边抠挖一边转腰磨了起来。

苏湘紫满脸纳闷，手在屁眼外摸了一把，一边呻吟一边皱眉道：“你.....这.....臭不臭啊？”

“一会儿香皂洗洗就是。爽不爽？”他把手指顶到更深的地方，屈伸按揉着温度比前面高出不少的直肠，隔着一层肉墙，跟旁边正在卖力耕耘的小兄弟打了个招呼。

“是.....是跟刚才不一样了.....”她把屁股往上提了提，蹙眉眯眼跟细细品味一样想了一会儿，才说，“本来涨鼓鼓的.....可跟前面.....嗯嗯.....你弄得那股舒服一掺上，就更舒服了.....赵涛，你真会弄.....是这么多女朋友给你练出来的吗？”

看来刺激有点小了，她还这么有精神能唠叨。赵涛吐了口气，狠磨了两圈，不准备再忍，她都已经三、四次高潮打底了，差不多也该结束了，当即往后错开半只脚的距离，手指一戳顶到最深，固定住她颤抖的白屁股，猛一使劲儿，大开大合往那小肉洞里冲击过去。

“啊、啊、啊、啊啊啊.....”苏湘紫美得连脚都离了地，双手伸展扒住另一头桌边，俨然把自己当了盘菜一样，恣意放浪地叫了起来。

比起成人女星那刻意嗲了嗓子的呻吟，还是这种短促尖细乍一听好像难受细细一品才能咂摸出撩人味道的原生态浪叫更刺激男人的耳膜，他不再收敛，手指在她屁眼里转来转去，腰杆狂晃，拍的她大腿都泛起了一片红。

随着一声细长的娇鸣，苏湘紫先一步到达了情欲巅峰。

赵涛没有停下，反而抽手出来抱稳她的臀部，进一步加快了速度，把校服裙子都震得散开，张开在她雪白的腰肢四周，好似一朵盛开的花。

在因高潮而缩紧的层层肉环中冲击了几十下，他终于到了强弩之末，感到那强烈的快感冲向脑海的瞬间，他猛地往后一拔，顶着她微微痉挛的大腿，把精液全都喷了上去。

像口没什么沫的浓痰，黏乎乎的，顺着她滑腻的肌肤缓缓垂流下去。

和苏湘紫的第一次做爱，就这么结束了。

他怔怔望着眼前陌生又熟悉的校服，陌生又熟悉的背影，陌生又熟悉的马尾辫，退开两步，弯腰捡起了裤子。

挺好的，就这样吧。

（四百六十一）

“我可是托同班男生帮忙，溢价到五十块买来的哎，你真不看啦？”

饭菜倒掉，碗盘子都扔进水池，打理好身上的狼狈之后，苏湘紫就

跟他一起窝在沙发上，打开了电视。

结果赵涛不肯看那张欧美黄片，让她颇为失望地说：“人家那么辛苦才弄到手的，还以为你喜欢呢。”

“我喜欢的是人，不是电影。”赵涛枕在靠垫上，习惯了每晚疲惫地忙于家教工作，冷不丁让他能这么一路悠闲到晚上十点回家，他还有点不太适应，“而且，做都做过了，还看那个干什么，随便看点节目吧。”

“看看说不定你就又想要了呢，这才八点多一点，时间还早呢。”她笑嘻嘻地说道，满脸跃跃欲试，“赵涛，我.....我今天特别过瘾，到底是因为我爱你呢，还是因为你厉害啊？”

“都有吧。”他懒洋洋地回答，“爱情可治不了早泄和阳痿。”

知道他是在讽刺自己的前男友们，苏湘紫咯咯一笑，把马尾辫解开躺到他怀里，“是是是，他们都没你厉害，差太远了，我一下子就舒服得着迷了，你就算不让我爱上你，直接强奸我一次，我估计也就愿意跟着你了。那.....一会儿还来吗？”

“不来了，细水长流。”他没有隐瞒自己的意图，“我不保留点体力，晚上回去要穿帮的。”

“那你别动，我在上头动呢？”她还是不死心。

“我要是在你这儿一直折腾三个小时，晚上回去我就屁都射不出来了，她们看不出来有情况才怪。”赵涛皱起眉，“阿紫，你到底是不是诚心隐瞒咱俩关系啊？我怎么觉着你唯恐我不露馅似的。”

“没有，人家就是想要你嘛.....”

“那明天晚上我带你去找个地方买点东西放这儿。”他想了想，“到时候我能省点劲儿，也能让你爽个够。”

“就是情趣玩具什么的啊？”她撇了撇嘴，“我还是喜欢你真人.....”

“我拿着用，和真人差不多。”他随手点开一个本地频道播放的电影，“歇会儿看看电影吧，你也不能让咱俩的关系就剩下做爱吧？”

“越做才越爱啊。”她笑呵呵地说，“不然我落后这么多，怎么追上她们？”

靠这个追不上的。他在心里说了一句，抱紧她，懒洋洋地说：“好了，一起看会儿电影吧。喜剧片，挺好看的。”

“喂，要不咱们明天晚上就去看电影吧？电影院里那种。”

苏湘紫的嘴看来就闲不住，要不是怕精液消耗太多赵涛真想拿鸡巴给她塞住。

不过想到当初跟杨楠在外面看电影时候的那点小情趣，他倒也不太反对这个计划，在影院里亲亲摸摸，总好过在家里提枪上马一个劲儿的啪啪啪，“行，那明天晚上干脆就在外面吃吧，先看看电影场次时间，吃完饭看，看完我也差不多该回家了。”

苏湘紫高兴地笑眯了眼，“那，老规矩，你请客，我掏钱。”

现在兼职的工资都是她开，赵涛也只好说：“好，我请客，你掏钱。”

光是应付苏湘紫的聊天欲，他最后也没怎么把电影看进去，倒是知道了不少这丫头过往的事情，也被她死缠烂打软磨硬泡问走了一些彤彤认识他之前的事。

不得不说，苏湘紫虽然不是那种情商很高聊起来很舒服的类型，但只要一起说话久了，他就很难坚持讨厌下去。

因为她表现出来的意图，或者说对爱的渴求实在是太过浓烈明显。

她很不得把自己曾经的人生压缩打包成一个文档，直接发送给他的大脑，好让他彻底了解自己是个怎么样的人。很明显的，她不想让他一直抱着“轻浮”、“放荡”、“冲动”这些负面的评价不撒手。

但赵涛也不是毛头小子了，他能感觉到，苏湘紫一直在尽全力来表现自己率真、热情、积极而富有行动力的一面。

他只能说，不愧是看过彤彤笔记还实地考察过的人啊。

这场模仿秀，她真是已经很努力了。

晚上回去之前，苏湘紫懒得一次次折腾零钱，直接给了他五千块，让他当工资自己想办法应付家里去。

“感觉像是被你包养了一样。”赵涛把钱揣进书包里，自嘲地笑道。

“你要真愿意让我包养到好了，开个价，我马上去凑钱先包你五十年。”苏湘紫毫不犹豫地接下话茬，不像开玩笑地说。

他只好干笑了两声，说：“我开玩笑呢，瞧你脸上认真的。”

她一偏头，半是幽怨半自嘲地说：“谁叫我别的优点都不够突出，就钱看上去最有效果呢。”

他赶忙跟她吻别，就此结束了话题，“行了，我走了。明天见。”

走下楼梯，他满脑子想的都是今晚回家后应该注意哪些事情，怎样才能不穿帮露馅。

曾经搞定了那么多女人，他却还是头一次正儿八经尝到了偷情之后回家怕被抓出破绽的提心吊胆滋味。

推上车子走了两步，他跨上车座，调整了一下觉得有点硌到的蛋蛋，往院门口骑去。

刚一出门，他就看到了扶着自行车站在路边似乎正在等他的孟晓涵。

（四百六十二）

“下课晚了？”孟晓涵很自然地笑着，柔声问道。

“呃……”赵涛总不能说自己吻别的时候被搂住多亲了五分钟，只好下意识地擦了一下唇角，说，“嗯……稍微多讲了几句。”

“新学生还听话吗？”

“不是很听话.....但肯给钱，将就一下呗。”

“光看在钱的份上可不行吧。”她缓缓蹬着车子，骑在他身边，微笑着说，“当家教，和当男朋友其实一样，还是要投注精力、时间和感情进去才有效。多下点功夫，兴许她就听话了呢。”

赵涛察觉到了她的谈话方式，干脆顺水推舟就这么说了下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有些人在怎么下感情也不会听话的。”

“可你如果一直都没下过，又怎么能知道结果呢？”

“有些事情不需要试试也知道。”赵涛叹了口气，“一想我就头疼。”

“可好多人想要这样的家教还要不到呢。”孟晓涵柔声道，“赵涛，没有什么好天生就该是你的。你凭本事拿到了，也要好好珍惜才行。家教不是一辈子的事情，对方对你失望，就算.....出于一些原因没办法换人，但不满总要找渠道发泄出来的。”

一时间，他竟然分不清孟晓涵在暗指的到底是苏湘紫还是她自己。亦或是.....其他所有人。

因为，他好像.....就没正经认真地珍惜过谁。

辛辛苦苦追来的姑娘，和抢来的压寨夫人，的确潜意识里的想法就大不相同。

“可你看我事儿也挺多，跟你都好久没约会了，一个家教，我天天跑来挺够意思的了，实在没多余心力往里扔。”

“但这是你选的家教啊。”孟晓涵的口吻还是忍不住泄露出了几分责怪，“没人逼你来，不是吗？赵涛，不愿意来做，你可以不做，但你决定做了，就请好好做。不然.....你把一心一意等你来教的女生当成什么了？”

赵涛下意识地就想推卸责任，可话到嘴边，面对孟晓涵，他终究还是没说出口，而是轻声道：“是我不对，可能.....毕竟是新工作，我最近又太累太烦，可能适应一段时间后，就不会这么排斥抵触了。对了，晓涵，我.....换到新地方来，你就真的没有一点不高兴吗？”

“我的家教是家教，这边的家教也是家教，这边给钱多，对你好，我.....有什么立场不高兴吗？”她带着淡淡的惆怅，柔声道，“赵涛，家教是我带你入行的，你新换的工作还是家教，对我来说，总比你跑去饭店陪着张星语一起端盘子要值得高兴一些吧？对我来说，念旧可不是坏事。”

念旧这个词其实已经差不多把话挑明了，孟晓涵知道这边是苏湘紫，而且，是正在努力把自己变成方形形的苏湘紫。

但她却没有像上次一样生气。

赵涛想了一会儿，从念旧这个词上猜测，会不会是因为属于那个时期的女生只有她和余蓓，余蓓地位稳固几乎无法撼动，所以他会装扮成方形形的苏湘紫改变态度，反而让孟晓涵没有更进一步发作。

他笑了笑，略略松了口气，“我这人是挺念旧的。”

孟晓涵侧目打量了他一眼，好像叹了口气，又好像只是因为天冷呼吸重了一些，然后，淡淡说了一句：“再说，我明年差不多就去留学了，又何必管那么多呢。”

看来，这似乎才是重点的样子.....

就像是早就知道赵涛会做贼心虚，他回家后，余蓓直接把他叫进去陪她一起洗澡，洗澡出来，张星语就已经跟杨楠在隔壁耳鬓厮磨缠绵上了。

“新地方累吗？”脱掉睡衣赤裸裸钻进被窝后，余蓓理了理散开的长发，躺下，用复杂的神情望着他轻声说道。

“还好。”赵涛低头应了一声，只穿着三角裤躺在了她旁边。

按照往常的惯例，这会儿就该拥抱在一起亲吻抚摸，寻找情欲的萌芽，或者，关掉台灯一起闭上眼，说些没意义的闲话，等着睡意上涌直接休息。

可今天显然不同，他很确定，余蓓知道他去干什么了。

所以，既没有侧头等他的吻，也没有躺到他手臂上等一场安眠。

沉默让赵涛有些难受，他犹豫了一下，轻声问：“今晚……你想直接睡觉吗？”

“不。”余蓓摇了摇头。

也对，她上床的时候连内裤都脱了，没有裸睡习惯的她很少这么做，只能理解为为了一会儿方便。

“那……”

“我想先问你点事儿。”

赵涛只好把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讪讪道：“你说。”

“我听同学说，上周末有人见苏湘紫打扮的特别奇怪，说是穿了一身……夏装校服，在学生会等你。是真的吗？”

“是。”他知道不可能瞒过去太久，反正他目前一切的算计就只是瞒好张星语，至于杨楠……实在不行让她看看苏湘紫是不是她喜欢的类型。

没想到，余蓓闭上眼睛考虑了好一会儿，轻声问道：“好看吗？”

“啊？”赵涛楞了一下。

“我问你，她扮成方形彤的样子，好看吗？”

“我……”

“别说你没看到，她那么穿，不就是特地穿给你看的么。”余蓓的声线像是在努力克制着什么，微微颤抖着，“所以，好看吗？”

“还……行吧。咱们校服你又不是没见过，就那样。”他找到了几分走钢丝的感觉，嗓子发干地说，“小蓓，咱校服还是你这样小骨架的女孩穿着漂亮，最好再光脚穿凉拖，小腿白白的，脚丫也白白的，只有趾甲红红的，可美了。”

“那，像吗？”

“呃……”他用手摸着下巴上的胡茬，挣扎了一下，回答，“不像。”

“那你……为什么改主意了？”余蓓抿了抿嘴，秀美的小脸上闪过一丝扭曲的愤恨，“我还以为，她特别像，所以你就失了魂儿呢。”

“不是，不是不是，真不是。”赵涛赶忙解释说，“小蓓，我……我实在是受不了了。不管怎么样也好，我现在就想让苏湘紫不要再给我找事，能安安稳稳低调地在你们看不到的地方呆着。这段时间我都快疯了，一想到你们一个个的变化，我的头都要炸。”

以前常有光棍调侃抱怨自己女朋友的男生说旱的旱死涝的涝死，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他现在只想说旱死得早很久，涝死可就是几个气泡一破的事儿，饱汉子确实幸福，他这吃撑了的可就快要被撑破肚皮了。

“那现在她安稳了？”

赵涛点点头，“起码……起码看上去安稳了，小蓓，她……我已经甩不掉了。她为了让我能天天见她，给我开的这份家教工资，一个月给我五千啊……我一个学期生活费全算上也就这个数了吧。”

他拉住余蓓的手，柔声说：“上次就说带你们去买换季衣服，结果都不舍得花，她预付了这个月的工资，小蓓，周末咱们去转转吧。”

“你们做了吗？”她突然伸出手，握住了他的老二，而且，用力有点大，像要给他捏细似的。

“做了……”他沮丧地点点头，小声说，“对不起。”

“那我不花这钱。”她深吸了口气，用状似平静的语气缓缓说道，“你给星语和小楠买吧。”

“小蓓……”

“我自己能挣，我挣多少，花多少。”她松开手，突然翻身钻进了他的被窝。

她的唇舌一直都是赵涛身边的女人中最厉害的，即使他现在没什么心情，那仿佛有着一个独立小脑子的老二，还是迅速在灵活的舔舐中昂扬起来。

当口水涂满了粗大的顶端，余蓓把被子一扯，兜头盖在了赵涛的胸口以上，只露出腰以下的部分。

然后，她就那么双手按着他，骑在他的身上，发泄一样地上下摇动起来。

她一直那么机械化地起伏了将近半个小时，到他射出来，才大口喘息着停下。

他想掀开被子，但她一直按着，不让。

所以直到射出来，他也没看到余蓓到底是什么表情。

他只能感觉到，她包裹上来的腔道，仿佛又回到了曾经无法彻底湿润的时代，而她这次，也一次都没有达到过高潮。

肚脐附近有凉飕飕的液体滴下来。

他不敢去想，那到底是汗，还是别的什么。

他只知道，这一夜，总算是要过去了……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九十二）

B o o m !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六十三）

说好的电影院约会并没能真正成行，不知道是不是光着身子在赵涛的上面坐了太久着了凉，余蓓第二天一早就发烧病倒，住进了校医院。

赵涛替余蓓去交病假条的时候，顺便跟苏湘紫说了一声。

她不太高兴，但扁了扁嘴，只是说：“哦，那你也请假吧。”

他不敢跟苏湘紫在人多的场合一起待太久，匆匆安抚两句，就拖着略感沉重的步伐离开。

本来赵涛以为在校医院输输液就会没事，可输了一上午，打了退烧针，情况还是不见好转，他赶忙听校医的嘱咐，带着余蓓又去了之前他入住治疗过那家医院。

他当然只能推掉一切别的事情，安安分分坐在病床边，守着面色苍白重新输上液体的余蓓。

中午杨楠和张星语忙完饭店的活计后，一起过来呆了一会儿，但下午有课，最后还是只把赵涛留在了这儿。

到下午四点多，拔了针的余蓓总算退了烧，去了一趟卫生间后，回来沉沉睡下。

张星语去上班之前，带了两人份的晚饭过来，而杨楠蹬着车子跑了

一趟较远的地方，买了几大兜比校门口便宜不少但质量更好的水果。

等那两人都去饭店打工走了，余蓓吃着被赵涛削得坑坑洼洼的苹果，轻声道：“你晚上不去做兼职了吗？”

“不去了，我请假了，这几天陪你。”他看着手里的水果刀，心想这玩意实际用起来比看上去还真是难得多。

“她不生气吗？”

“不高兴也没办法，”他笑了笑，“事有轻重缓急，怎么比，你也是重和急。”

余蓓垂下眼帘，淡淡道：“你拿了钱，就开始请假，她不会觉得你是在骗她吗？”

“不会吧，你是真病了，我没有撒谎，有什么好担心的。”他嘴里这么说，心里其实还是有点虚。

苏湘紫和金琳一样，都是他摸不透看不清完全预测不到的脾气，不管生气还是高兴，都有些触发点让他觉得莫名其妙，或无可奈何。

糟糕的是，最近身边其他人也开始有往这个方向转变的趋势。

老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的感觉真是糟糕透了。

“赵涛，”吃了大半个苹果，余蓓把剩下的放到床头柜上用纸巾垫住，轻声问，“你说和我结婚的事情，还算数吗？”

“当然算数！”他马上很严肃地说，“这个我可以随使用什么发誓，怎么发誓都行，明年我生日一过，我就去拿户口本跟你登记。”

“别人呢？”

“能接受的就接受，不能接受.....就分手。”他咬了咬牙，“结婚.....本来就只能选一个，不可能谁都满意的。”

余蓓望着窗外，看了很久，才小声说：“还有一年多一点，那.....我想把避孕药停掉。”

心尖颤了一下，他想了想，尽量让自己口气别表达出太多犹豫，“可这样的话，咱们就要带着孩子上学了，收入.....能够吗？”

“我会努力做家教的。”余蓓狠狠咬了一下嘴唇，“而且，你现在不是赚得不少么，正好可以拿来养孩子吧。我不花她的，但你的孩子花她的，我没意见。”

总感觉被暗暗嘲讽了一下，他挠挠头，心里对二十出头就当爹完全没有踏实感，说白了，他自己都还是个没长开的蠢少年，冷不丁蹦出个娃娃，他想想都觉得自己要疯。

可他知道，这其实是余蓓开出的条件。

他不想去考虑如果不答应会发生什么，他只想平安度过这段最艰难的时间。

反正怀孕不会那么快的，避孕药停了起码要一两个月才能恢复，恢复了也不一定会马上中奖，中奖也要几个月才能看出来，这一来一去，至少大半年就出去了。

到时候下学期都过去快一半，孟晓涵估计已经筹备留学，张星语家的债应该已经还完，苏湘紫被他哄这么久，怎么也该安宁很多才对。

情况一定会比现在好的，一定会的。

“好吧。”他点了点头，柔声说，“小蓓，那.....你更得养好身体才行，病好之后，你早晨也跟着我长跑吧，好吗？”

余蓓似乎有点意外，像是没想到他会答应得这么痛快，反而小声问了一句：“你.....说什么？”

“我说好吧。”赵涛给自己发虚的心里鼓了鼓劲儿，语气尽量稳定地说，“我想你能陪我一起早晨长跑，把身体养好一点，然后.....避孕药就停了吧。不过，暂时别让她们知道，这样可以吗？”

余蓓陷入了一段短暂的沉默，过了一会儿，她才露出一个颇为虚弱的微笑，点点头，“好，我下周病一好，就陪你和小楠长跑。那.....药我就偷偷停吧。我反正也是弄出来放进药瓶吃，我换成维生素，她们也不会知道。”

“嗯，就这么办吧。”他握住余蓓的手，低头亲了一下，“等有消息了，咱们就请假.....去西北找我爸妈，先在那边办个小点的仪式，就算是.....订婚吧。”

余蓓抿紧了唇，抬起手捂住了嘴，但到最后，她眼里的泪也没掉下来。

也许，是昨晚掉得太多，已经近乎干涸了吧。

赵涛稍微松了口气，打开晚饭准备陪她一起吃。

但他刚刚掰开筷子，随着那清脆的一声啪，病房的门打开了。

他还没回头，就一眼看到余蓓的表情瞬间变得无比冷漠，好似周围的气温眨眼间下降了二十度一样。

跟着，身后响起了他此刻最不愿意听到的声音。

“蓓姐，听说你病了，我买了点东西，过来看看。”

（四百六十四）

一大盒阿胶，一小盒野山参，这根本就不像是学生探病会买的东西，但苏湘紫拎着就放到了床头，拍拍手，笑咪咪地坐到床边，亲亲热热地说：“都是补品，你这么瘦，看着就心疼，我没时间好好转，就随便买了点，你可别嫌弃啊。”

余蓓淡淡道了声谢，多一个字也没说。

赵涛觉得自己脑袋都大了两圈，赶紧一拽苏湘紫的衣摆，“你怎么来了？”

“蓓姐既是我舍友又是我同学，还是我的大大大前辈，我知道她病了怎么可以不来看看。”苏湘紫看起来表情颇为认真，还说，“没事儿，我来前特地往饭店那边看过，爱抽人那个在门口站着迎客呢。大冷天的，穿那么少，真辛苦哎。”

赵涛瞄了一眼她的裙子打底裤，皱眉道：“你穿得也不多。”

“可我又不用站那儿不动给别的男人看。”她哼了一声，跟着扭脸从挎包里掏出两个小本子，“蓓姐，你今天缺的课，我找人帮你额外抄了一份笔记。给，晚上没事儿看看，不耽误学习进度。”

看余蓓不接也不理她，只是默默吃着自己的晚饭，赵涛只好伸手接过来，“你找人帮忙的？”

“嗯，二十块一门课。不然谁乐意抄双份啊.....”苏湘紫笑了笑，笑，“我自己那份都不抄，只好请人动手咯。所以啊，我就庆幸自己还有几个臭钱，办不到的事儿啊，花花钱还能有个出路。”

“那真是谢谢你了，小财神奶奶。”他赶紧笑着说道，“你吃晚饭了没？”

仿佛早就料到会有这一手把她往外赶，她点点头，颇有几分得意地说：“我吃过饭了，晚上没有课，舞协也没活动，我更不打算上自习，我知道张星语她们几点下班，我保证她们下班前我一定走人。”

余蓓把饭盒放到床头柜上，轻声道：“看来，你是冲着我来的了。”

“蓓姐，你怎么把探病说的这么难听啊，好像我要来欺负你似的。”苏湘紫娇嗔地瞥了赵涛一眼，“有他护着你，我哪儿敢啊。我要是得罪你，他可能这辈子都不理我了，你又不是不知道，他这个人念旧得不行不行的，跟你就像老夫老妻一样。我真的就是来看望你的，你不赶紧好，他兼职都没心情做不是。”

余蓓沉默了一会儿，说：“你就没打算瞒着我吗？”

苏湘紫玩着手指头，“瞒得住吗？开学第一天见面，你不就盯上我了么。赵涛笨手笨脚的，我反正觉得瞒不住你，不如过来坦白从宽。”

“我本来也没有拿你从严的本事。”余蓓疲倦地闭上眼，“我只希望你最好尽量少在我眼前出现。”

“咱俩是同学啊，蓓姐。”苏湘紫用可怜巴巴的口气说，“你就算顶着查寝都不回宿舍住，上课咱们也是抬头不见低头见呀，你还老喜欢坐最后一排，我躲你背后都不行哎。”

她凑近了一些，讨好一样地说：“蓓姐，你就真不能好好考虑一下吗？我可以租个大房子，你住进来，花销什么的我都可以负责，你的学费我也包了，累吼吼地打工，多辛苦啊。咱俩跟赵涛一起过小日子，多好。”

赵涛在旁边磨了磨牙，看来这丫头帐倒是算得很清楚，她暂时撼动不了余蓓的地位，可相对的，其他几个也一样，那么，她要是能把余蓓搬到自己那边，就是个最好的超车捷径。

余蓓没有回答，也没有睁眼，神情越发厌倦。

苏湘紫却不死心，继续小声道：“蓓姐，你好好想想，我是新来的，而且我还特招赵涛烦，完全是死缠烂打才把他折腾到身边的，这么多大姑娘小姑娘，可就数我对你的威胁最小，而且，就属我对你的帮助最大。”

“因为你有钱？”余蓓忍不住语带讥诮地反问。

“因为我讨厌别人。”苏湘紫毫不在意赵涛就在旁边，笑呵呵地说，“蓓姐，除了你和晓涵，剩下那些女的，我一个都不喜欢，全都不是好人，晓涵明年就留学走了，她走那会儿，赵涛差不多也到了可以结婚的年纪了吧？”

赵涛心里禁不住打了个突，合着闹了半天，他答应给余蓓的事情说不定每个人都惦记着呢。

余蓓的脸色果然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同一个屋檐下生活，也许能消弭一些生活上的矛盾，但真到了决定性的问题上，她们还会如此大度吗？

杨楠的父母见过赵涛，张星语仅剩的母亲更是打算过年去家里拜访，这两家，其实都已经有了把女儿交给这个混小子的心理准备。

余蓓的咬肌突然开始用力，瘦削的面颊上浮现出清晰的痕迹。

“蓓姐，我超有诚意的。”苏湘紫想要去拉余蓓的手，但被她躲开了，“你想想吧，惦记着赵涛现在可不是一家两家，别人不说，咱小

班，金琳，你觉得她是那种什么都不要的傻女生吗？她当初可是还帮我出谋划策来着，蓓姐，你说她自己也跟赵涛好着，撺掇我是什么意思啊？为什么啊？是奔着谁啊？说白了，不就是看你们跟赵涛日子过得安安稳稳，她插不进脚来么。等咱们闹得天翻地覆，气的跟斗鸡一样炸毛瞪眼，把赵涛搅和烦了，把咱们一甩，最后不就光她一个人占便宜吗？”

她笑了笑，很认真地说：“蓓姐，咱们可不能便宜了那种小人啊。”

“我不可能承认你的。”余蓓闭紧双眼，缓缓说道，“更不可能去跟你一起住，我看到你，就会想起让我难过的事情。比生病躺在这里还要难过得多。我不管你是想挑拨离间还是想拉拢战友，总之，你找错人了。因为你长得像她而受触动的不只是赵涛，还有我。你越像她，我就越想……杀了你。”

最后三个字说得很平静，很轻，但赵涛打了个寒颤，他觉得，余蓓并不是在开玩笑。

算起来，当初李婕情急之下刺死未婚夫的时候，余蓓就是在旁怂恿递刀的那个。事后想想，他一点都不怀疑，如果李婕犹豫不敢动手，余蓓……肯定不会看着他被掐死。

也就是说，她从那一刻起，就已有为了他而杀人的觉悟。

这觉悟就像一个火种，眼见，就要被苏湘紫翻出来了……

（四百六十五）

“蓓姐，你这是开的什么玩笑啊，真吓人。”苏湘紫好像根本没有放在心上，但眼睛却微妙地往水果刀的方向瞄了一眼。

赵涛一个激灵，立刻伸手拉开抽屉，把水果刀直接扔进最里面，狠狠关上。

“你觉得是玩笑，那就是玩笑。你觉得不是，那就不是。”余蓓闭着眼，轻声说，“我所有不愿意的理由，不过是还想留在赵涛身边而已。如果留在他身边剩下的就只有痛苦，那……何不干干脆脆结束呢。”

“蓓姐，你没听过那句话吗？会叫的狗不咬人。”苏湘紫一点害怕的感觉都没有，笑嘻嘻地说，“要我说啊，我这样咋咋呼呼的，你这样见面就放话的，都不是真吓人，真吓人的，还是那些闷不吭声的，比如，二话不说就先甩我个耳光的，明明和赵涛有一腿还能不吭声来撺掇我的，可都比咱俩危险多了。”

赵涛在旁听得只挠头，他觉得自己该说点什么阻止目前的对话，可他搜肠刮肚，竟想不出该怎么不惹怒任何一个来搞定这局面。

幸好，苏湘紫大概是觉得够了，起身挎上了包，笑着柔声道：“蓓姐，你嫌我，那我就不多呆了。这医院不怎么样，你身体要是不见好，跟我说，我给你办转院，咱去大医院治。身体是本钱，可不能开玩笑。那，再见，我先走了。”

余蓓没有吭声，连道别也不愿意多说一句。

苏湘紫往门口走了两步，一扭脸说：“赵涛，你都不说送送我啊？”

他看了余蓓一眼，还真没敢起身。

余蓓小声道：“去送送她吧，我正好……也静静。”

他这才往病房外走去。

一出门，他就有点生气地说：“阿紫，你这是搞什么？我到底还能不能相信你了？说好的一起瞒着，你一句瞒不住，就跑来主动交代了？”

“瞒住最该瞒的不就可以么。”苏湘紫毫不在意地说，“而且我不来给蓓姐提个醒，你身边岂不是要一直这么乱下去？赵涛，是你说你身边乱心里烦，我才来给你想办法的。”

“我身边乱主要就是因为多了一个你。”赵涛的口吻已经近乎哀鸣，“阿紫，你就别折腾了好吗？”

苏湘紫不屑一顾道：“亲爱的，你动脑子想想好不好，真的就是因为我吗？你不招惹我，我不招惹你，你就能幸幸福福和和美美全家团圆一起过好日子了？我交了男朋友想刺激你那段时间，也没见你多轻松愉快啊。”

“我……”

她挑了挑眉，微笑道：“对了对了，你知道方形彤在笔记里，假想你要是趁她和你不在一个学校出轨的时候，是打算怎么解决的吗？”

“是……怎么？”

她笑着扭头亲了一下他的脸颊，完全不在乎路过护士的惊愕目光，“我不告诉你。放心，我这上面也不会学她的。除非……你让我特别特别失望。”

“阿紫……她到底怎么写的？你告诉我。”

“就不。”她摇了摇头，像是威胁一样说，“但你要是不好好对我，我就直接照做给你看。”

说着，她比划了一个让赵涛不寒而栗的手势。

那等于是告诉了他答案。

他本来要否认，方形彤绝不会那么想。

可不知道为什么，想到她决绝一跃而下的那一幕，他就……没了任何底气。

“好啦好啦，瞧你吓得。”苏湘紫抬手摸了摸他的脸，“我才不舍得呢，让我那么舒服的宝贝，别人要想来这么一下，我还不答应呢。安啦，陪蓓姐去吧，我回家咯。”

“路上小心，拜拜。”他还是把她一路送出了医院大门，看她上了出租车，远远消失不见，才略略松了口气。

结果，晚上在这儿陪床的赵涛就被苏湘紫害得做了噩梦。

看着那张因为记忆混乱而分不清是谁的脸，看着那逼近的寒光闪闪的剪刀，看着那冷酷而绝情的表情，他几乎是惨叫着醒来，翻身摔下了床。

那当然吵醒了余蓓，他这个陪床的，反而害得病人大半个晚上没能好好休息。

于是从第二天开始，晚上陪床的换成了杨楠。

这周余蓓出院之前，赵涛都没再去苏湘紫那儿。

张星语很是担心，他这么缺勤会不会丢掉好不容易得来的好兼职。他这才知道，原来自己去苏湘紫家的晚上，张星语提前下班去了一趟那边。看到孟晓涵在路口等着他一起回来，才放心地折返。

这个周末，赵涛揣着自己赚的“辛苦钱”，带着杨楠和张星语去买了两身冬衣，另外，用他自己的生活费给余蓓买了一双新鞋。

这次的病让余蓓沉默了很多，好像又回到了高中最后那段时间一样。于是赵涛提心吊胆的对象，不由自主就从经济宽裕后开心了几分的张星语，转移到了总觉得在酝酿什么的余蓓身上。

周六傍晚在学生会办公室，金琳趁着没人的机会，很干脆地问：“赵涛，你是不是把你和我的事情告诉苏湘紫了？”

“嗯，瞒不住。”他瞄了她一眼，“怎么，那只小野猫对你亮爪子了？”

“还没。”金琳的手指头绕着文件夹的绳快速地转圈，表情淡漠，“不过是迟早的事，这丫头醋劲儿比我想象的大。”

“用我劝劝她吗？我正好晚上要过去。”他难得过了一个星期安稳日子，对金琳的气也消了不少，毕竟事实证明，她指的路才是对的。

“不用，你劝只会有反效果。”金琳横了他一眼，“你就乖乖安抚好她，顺好了毛，她就算讨厌我也不至于做什么。要是顺不好，让她炸了，那她讨厌不讨厌的，饶不了一起倒霉。”

“我这不是已经在努力安抚了么。小蓓才出院，我晚上就要过去了。”他看了一眼手机，“行，差不多到点儿了。拜拜。”

金琳点点头，打开文件夹，没再看他，只是嘴上轻声道：“安抚要用心，别再给我找麻烦了。”

尽管这一周因为陪床照料的精力损耗，赵涛只和张星语以温和的节奏做了一次，对这个年纪的男生来说，其实可以算是比较饥渴的生理状态。

可他在苏湘紫家楼下锁上车子后，那种自己好像是来做任务一样的心态就挥之不去，苍蝇一样绕着他飞，嗡嗡嗡嗡烦得他满肚子不快。

苏湘紫每天都来给余蓓送笔记，也每次都带探望的礼物，有时候坐下说会儿话，有时候放下就走。

赵涛一直觉得，这是余蓓情绪急转直下的主要原因。

所以他多少有点迁怒——即使他自己也知道这样挺不公平。

在门口调试了一下心情，他正要深呼吸，门却开了。

苏湘紫举着一根冰棍站在里面，笑嘻嘻地说：“请进，赵老师。”

他换上拖鞋，好奇地问：“天这么凉了，怎么还吃这个啊？不怕来例假的时候肚子痛么？”

苏湘紫含进嘴里嘶溜嘶溜地舔了好几下，转动着从红艳艳的小嘴里缓缓抽出来，带出一点黏乎乎的微白糖浆。她的舌头舔了一圈，才笑着说：“我在练习口交啊。看，我这么努力，你有没有稍微喜欢我一点？”

（四百六十六）

赵涛很想讲讲道理，告诉苏湘紫爱情是不能靠肉体的愉悦来交换的，什么举案齐眉啊相濡以沫啊白头偕老啊靠的可不是做爱的技巧。

但在卫生间洗澡被她赤条条闯了门，蹲在下面捧着老二一顿吸吮后，他觉得自己想的那些话就是假大空的狗屁。

进步的确挺明显的，他……也的确觉得挺爽，还真就对她有了那么点好感。

真他妈可悲。

能明显感觉到，苏湘紫的主要参考教材就是欧美黄片，因为她那种把唾液抹得哪儿都是，大口大口往深了吞的风格，真像电影里怒焰红唇的白皮女郎。

“呕……咳咳咳咳！”

可惜，技术还需要匹配的实力，软软的喉咙口终于还是禁不住这么折腾，她憋红了脸仍没忍住，连忙偏头扶住马桶对着里面就连咳嗽带吐起来。

赵涛叹了口气，取下花洒，蹲着帮她冲洗了一下，放下马桶盖坐上去，拿过洗澡用的塑料小凳垫在她屁股下面，轻柔抚摸着她的耳朵，低声指点起来。

不过他没敢射进苏湘紫嘴里，他下意识觉得，以后应该尽量让她少吃到精液，金琳那边给的东西她估计是不会吃了，他这儿再控制住，那么程度就有希望保持在如今的水准。

他觉得这应该是安全线。

含着他老二的时候她就垂着手在那儿给自己揉，等他站到背后，握住肉棒贴上那嫩嫩的窝口时，那里已经颇为滑腻，不费什么力气，龟头就撑开了紧缩的蜜壶，一寸寸挤入到她体内。

她的腰扭得特别积极，这种扶着墙的背后位，依旧上下左右来回晃，圆白的奶子抖得乱摇。

到他加速的时候，猜到他要射了，苏湘紫一回手握住他的腕子，娇喘着说：“赵涛，里面……别拔出去……里面……就在里面……好舒服……你别拔出去……别……”

但最后关头，他还是粗喘着往后退出，翘起的肉棒抖了两下，把精液喷洒在她水津津的腰后。

拿花洒冲掉的时候，她跪坐在地上抬头抱怨道：“赵涛，人家都按你说的吃避孕药了，你干嘛还每次都拔出来啊。我正高潮呢，你一抽走，我……我跟心尖儿被人挖了一块似的，浑身都不舒服。”

“你没从月经开始吃，这个月有可能没效果的。”他简短地回答，拿

下香皂坐在凳子上帮她洗澡，“等你来过例假，下次我就都灌进去。”

苏湘紫抱着他的腿坐在地上，扁着嘴憋了一会儿，突然打开洗手池下面的柜子，拿出了一个针筒，“这个我不会用，你教我。”

“呃……你要打针？”他笑了笑，装了个傻。

“灌肠。”她倒是一点都不知羞，站起来就从镜子后面的暗格里掏出了一瓶润滑油，“洗干净，给你干屁屁。这边可是如假包换第一次，而且射满了也怀不上，顶天拉肚子，安全可靠。你这就不需要拔出来了吧？”

“嗯……不需要了。”

他之前还在盘算用手指头抠上几次才能尝试说服她走后门，倒是没想到，她连东西都准备好了。

她的行动力的确很不一般，拿了个小镜子坐在马桶上抬着腿自己照着下面打量了一会儿，就往手指头上抹了润滑油，自己塞进了屁眼里。

试着抠了抠，她皱眉道：“怎么……感觉没有你抠的时候那么舒服啊？”

“自己挠痒痒肉跟别人挠痒痒肉的感觉能一样？”他摇了摇头，接了一盆清水，抽满，柔声问，“你真想好了？这个做起来可不是所有女生都会觉得舒服的。”

“你身边有人觉得舒服吗？”苏湘紫马上抬头问道。

“呃……有。”

比如张星语那个就算只用大腿夹着他磨蹭都能高潮的。

“那我就也能。”她拔出手指，轻轻嘶了一声，抬起来凑到鼻尖闻了闻，“诶……臭臭的，这个要灌多少次能洗干净啊？我可不要你的鸡鸡也臭。”

给她递过来香皂打开花洒让她洗着，赵涛蹲下来，近距离观察了一下。

她的菊蕾色泽还挺漂亮，大概是早有心理准备，周围的肛毛一根也没见剩下，褶皱一打开，就亮出了中央干净内缩的轮状入口。

润滑油还残留在褶皱上，亮晶晶的。

“既然比较介意的是你，那就灌到你觉得干净为止。”他拿起针筒，在头上也抹了点油，“忍住啊，第一次来了。”

“嗯。”她点点头，双手扶着马桶，把脚踩在了他的肩膀上。

那一小段没入臀部中心时，她呜地哼了一声，两瓣白生生的屁股顿时往中间夹紧。

随着液体缓缓推入，她的呼吸变得沉重起来，两只脚丫也踩着他开始用力，因蜷曲而折起的小腹波浪一样起伏蠕动。

“忍着点，再来一管。”他盯着那微微隆起的屁眼，压抑着口气中的亢奋，尽量冷静地说。

“你快点……感觉好涨啊。”她抬起一只手揉了揉肚脐眼下面的位置，细细的眉毛都快拧到一起。

他点点头，如她所愿加快了速度，一口气推到了底。

“嗯嗯……”她的膝盖哆嗦了两下，针筒拔出去的时候，没来得及收住的屁眼还漏了点水出来，“还……还要吗？还是这就可以了？”

赵涛喘息着望着她湿润起来的花瓣，“再忍忍，还可以灌一管。”

可惜没有带肛塞，不然，真想下一管之后给她塞住抓着她的头让她口交，不射出来不许拉。

“嘶……哎呀呀呀呀……不行不行，赵涛，这管灌一半，一半。”

看来差不多到极限了，他嗯了一声，拔出针筒，趁她还踩着他的肩膀，直接往前一凑，一口含住了她小小的阴蒂。

“啊……你……你干嘛，我该上厕所了……”苏湘紫赶紧伸手拍他，“快点快点，屁屁要炸了，别……唔……好人……别舔了，那儿再

酸，我要拉你身上了……”

想了想，毕竟这是第一道的水，他站起身，扶着她下来，掀开了马桶盖子。

她马上抱着肚子坐下，几乎是同时，滋滋的水箭声就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喷射的声音持续了足足十几秒，才转成噗噜噜哗啦啦夹杂着屁音的凌乱响动。

她红着脸抬头看着他，没看出怎么觉得丢人，竟然还笑着，一边嗯嗯使劲排出最后那些半流体、固体的部分，一边娇喘着问：“臭不臭？”

“臭。”

“呵呵，以后我多吃蔬菜少吃肉，就不那么臭了。”

“不用，”他低头看着她的眼睛，“屎本来就是臭的，何必非要去改变它呢。”

她依旧笑着，“也对，只要喜欢，臭点无所谓的。”

（四百六十七）

排完第一次，洗干净，赵涛试了试，苏湘紫的肛口已经能容纳两根指头一起进入，拔出来后，味道也淡了很多。

所以第二次，他就没再急着让她坐上马桶，让她忍着那种憋胀便意，颤抖着细白的双腿高潮了一次。

往马桶上坐之前，那小小的菊花就已经失守，只是她意志力的确比较强，硬是夹着括约肌只让一点水顺着大腿流出来，匆匆坐下去闭上眼睛咬着嘴唇开始了释放。

看来她没什么洁癖，这次试了试指头上已经没什么味道，就喜笑颜开地说：“好了，走，咱们快点洗完澡去卧室吧。”

“不在这儿吗？”他挠了挠头，“这边完事儿后好洗。”

“不要，这儿没地方，我可不站着来，你刚才指头进来我还腿软呢，这要是鸡鸡插进来，肯定跪下了，这地板硬邦邦的，咱们去床上多好。”她说拿着花洒，匆忙开水就洗了起来。

简单冲冲擦干，反正外面开着空调暖风，赵涛直接光溜溜拉着她往卧室走去。

她也不觉得不好意思，走着走着还指向胸口对他说：“看，乳摇，性不性感？”

“性感。”这种状态下实在很难板着脸，他终于忍不住笑了出来，干脆伸手捏了一下她的乳头。

她不甘示弱，马上也捏了他的一下。

他弯腰伸脖子往她奶头上吸了一口。

她转身就抱住他含住他的乳头就一顿舔。

正好已经走到床边，他抱起她丢到床上，侧身压下去，捏住她一边乳房，快速地舔着已经硬起的蓓蕾。

“嗯.....”她发出一声娇媚的呻吟，挪了挪位置，抬起脖子搂着他，也舔上他的胸前。

他粗喘着转向下方，骑上她的胸口趴下，抱住她的大腿把头埋进情欲的溪谷间，拨弄了一会儿阴蒂，就顺着湿润的裂缝一路深入，舔在她颤抖的菊蕾外。

她一副奉陪到底的架势，握着老二绕着龟头舔了十几下，就顺着下沿一路舔向阴囊，让唾液染遍紧缩的纹路后，脖子一伸，颇为费力地用舌尖轻轻点上了他的屁眼。

鸡巴顶在充满弹性的柔软乳房上，腋沟里传来美妙的酸痒，赵涛的性欲顿时熊熊燃烧起来。

互相亲舔了几分钟，他就按捺不住翻身下来，拍了拍床，“来，阿

紫，趴下。”

苏湘紫点了点头，打开床头柜抽屉，摸出又一瓶润滑油，递给他，满眼期待地转身趴了下去，高高撅起屁股，侧脸看着他，柔媚地说：“你稍微慢点啊，我这边可是第一次。”

能感觉出来，她对自己没有处女可给他始终抱着一股微妙的愧疚心态，就像是，把自己不被他喜爱的所有原因都归咎到了这件事上。

不过这种时候，赵涛也没心思做什么思想工作，他进入位置，低头先用手指开路，等到三根指头也能顺利在屁眼里进进出出的时候，他补上更多润滑油，把自己的老二也抹到滑不留手，接着挺直身体，一边往里插入，一边叮嘱她说：“放松点，我要进来了。”

“嗯。”她把腿分到更开，伸手揉着阴核，随着龟头挤入到娇嫩的肛门内部，她咬住嘴唇，把脸埋进了枕头中，把鼻息和呻吟都封印在柔软的织物内部，只有雪白的臀部在他的侵犯下不停的微微颤抖。

紧紧收束住的只有入口处的肌肉，一感觉到进出已经变得顺畅，他就扶稳苏湘紫的腰肢，开始了亢奋地抽送。

“啊.....啊、啊啊、啊.....啊嗯嗯.....”很快，苏湘紫的叫声就从苦闷变成了尖细的淫哼，她非常乐于发出表达自己快乐的声音，光听就知道，她已经找到了愉悦的密码，娇嫩的肠壁正在被粗大的龟头摩擦出快感的火花。

“屁眼.....爽吗？”赵涛压低她的腰，以略微自上而下的角度碾过她直肠的粘膜，粗喘着问。

她已经顾不上自己揉，双手攥着床单，颤动的红唇边缘隐约有晶亮的唾液垂落，“爽.....开始.....胀.....这会儿.....爽.....可爽.....了.....”

他听得更加兴奋，弯腰伸手，把她乌黑的长发拢在虎口，捏成了一个高高的马尾，揪住，深埋在雪白的臀部中央小幅度的用力撞击。

她被扯得昂起了头，纤细的脖子扭曲出一个让喉软骨都微微突出的弧线，她的浪叫都变得有些苦闷，好似喘不上气一样。

可这样的声音反而格外刺激男人的兽欲，让他老二膨胀得更加粗壮，几乎要把细长的肠道撑裂。

“手.....赵涛.....拽手.....头发.....疼.....”苏湘紫的头越昂越高，终于吃不住劲儿，把一双小手伸了过来。

赵涛立刻拽住，让她半身悬在床上，每一下操进屁眼深处，都让垂圆的乳房激烈地摆动，嫣红的乳头在空气里尽情地描画着欲望的曲线。

狠干了一会儿，赵涛把她压倒，拖到床边分开双脚，接着换体位的时间缓了缓，用指头挖了一会儿她湿淋淋的蜜缝，才重新刺入微肿的肛门，这次换成了缓缓摇摆，让分身在她的臀部内来回搅动。

她已经是彻底任他摆布的模样，但被搅到痒处，还是会强打精神扭扭屁股，哼唧着叫两句舒服。

等换到第三个体位，赵涛终于不再忍耐，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苏湘紫自己抱着膝窝，白花花的大腿几乎折叠到了乳房上，屁股被他高高抬起，昂着绽开的肛花，注视着粗大的肉棒在那撑圆的洞穴中噗滋噗滋地起起落落，蹙眉咬唇，春情满面。

很快，她发出了一声满足的细长呻吟，双足在胸前翘着脚趾头勾到一块儿，屁股一挺，到了。

因高潮而缩紧的花房带动了肛门内部的蠕动裹紧，赵涛逆着那股销魂的吸吮感狠冲了几下，会阴一酸，这次不需要再拔出来，就那么对准深不见底的肠腔，一抖一抖地射了进去。

直到那根鸡巴彻底软化，苏湘紫的屁眼还一副依依不舍的样子，圈着根部一动一动地往深处吸。

就像，每一次赵涛要走时，笑呵呵的她眼睛里那掩饰不住的难过一样.....

余蓓出院后的下个周一，赵涛把一家女人召到一块，凑出了八千块，交给张星语，让她给母亲打过去，还上最近催得比较急的一笔亲戚家的债务。

看着因为苏湘紫不怎么在学校里纠缠赵涛而渐渐安定下来的张星语，他终于在心里隐隐松了一口气。

这个星期的日子确也比较安稳，天气渐渐凉了，穿上赵涛陪着买的新衣，张星语和杨楠总算渐渐容光焕发起来。余蓓依然沉默而安静，陪孟晓涵一起上自习的次数，不知不觉变得比他还多。

他寻思着，这阵子于钿秋都没来找他，那周末的空当，是不是该再约一下孟晓涵，就算不做爱，一起去市里逛逛，和她约会一个下午也好。

虽说每天晚上家教结束后都会和孟晓涵一起走，把她一路送回学校，可赵涛总觉得，她正在构筑一道透明的墙，只透过来温柔的笑脸给他看，而真正的情绪，都藏在了墙后。

但周五傍晚的课刚上完，他正准备往苏湘紫家去“开工”的时候，班上的导员突然给他打来了电话，让他不管现在有什么事，马上到办公室去一趟。

赵涛一想到那个看他不顺眼的老处女脑袋就疼，要不是后来有于钿秋护着，他成绩也让那娘们没什么可说，免不了要隔三差五被拎过去训一顿。

走过去的路上他还在想会是什么事，但进门之后才发现，办公桌边，他的导员竟然在那儿站着，一个面色铁青的中年男人却坐在椅子上，一见他进来，就沉声问：“你就是赵涛？”

赵涛觉得有点不对劲，走近几步，点了点头，“对，是我。”

导员哼了一声，说：“这是这个月新调来的牛院长，他有些情况要找你了解一下。”

牛院长？这个月是调来一个副院长好像姓这个，不过那次大会他正好负责外宣在远处待着，压根没看清这位三把火的新官长相。

“牛院长好。”他想了想，只好先这么说道。

牛副院长倒是懒得废话，直接开口道：“赵涛，院里接到学生实名举报，说你在学校里乱搞男女关系，生活风气极其败坏，有没有这回事

儿啊？”

按照金琳和于钿秋双方的叮嘱，他深吸了口气，摇头道：“没有的事。我的确是有女朋友，可能是我女朋友比较漂亮，容易招来嫉妒吧。”

“那么，你和本校老师于钿秋之间的不正当关系，也是举报人在胡说咯？”

赵涛的心理顿时咯噔一下，脊梁骨都好像被抽走了一根筋，大脑霎时间出现了几秒的空白。

幸好，导员幸灾乐祸的表情让他稍微清醒了一些，舔了舔嘴唇，摇头道：“牛院长，我之前成绩不好总给于老师添麻烦，她悉心辅导才让我改头换面成了比较努力的学生，我觉得.....这应该不算是不正当的关系吧？”

没想到，牛院长猛地拍了一下桌子，怒道：“你还要什么滑头，于钿秋都已经顶不住承认了！要不要让你看看她的辞职报告和离婚协议书啊？”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九十三）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六十八）

乱。

好乱。

脑子里乱得一塌糊涂。

身上乏力，背后不停在出汗，手指尖好像在抖，可就是控制不住。

赵涛站在那儿，距离导员和牛副院长只有两步不到，可他却觉得离那两人很远，话都听不太清，脸也有点模糊。

这个房间仿佛失去了真实感，就像，在做一个不算太可怕却无比漫长的噩梦。

但他醒不过来。

他期望余蓓，杨楠，或者张星语中的谁晃一晃他，然后，他就可以睁开眼睛，让眼前这些烦人的老师都消失不见，擦擦冷汗，对着叫醒他的人说一句，抱歉，我又做噩梦了。

他攥紧拳头，最近没顾上修剪的指甲不小心刺进了掌心。

痛。

真糟糕，原来……并不是梦啊。

滔滔不绝的发言似乎暂停住，牛副院长看着他，语调严厉地

问：“你，有什么要说的吗？”

他干涩的嗓子蠕动了一下，努力挤出了一句，“到底……是谁实名举报的？”

他没有意识到这句话此刻该不该问，他就是很想知道，到底是谁在他已经走钢丝走到精疲力尽的时候，突然给他抽走了一股。

牛副院长的五官都有些扭曲，他怒气冲冲地又狠狠拍了一下桌子，“你问这个是要干什么？啊？你要干什么？你还要打击报复不成！你这样的学生都能在学生会担任职务，可见于钿秋这个老师已经丧心病狂到了什么程度！辞职……辞职就不该给她批！这样的教师成何体统！就应该开除！通报开除！小张，你这就去跟新负责学生会的老师说，于钿秋点名要起来的学生，全部清除出去！小小一个独立学院的学生会，都玩起了裙带关系！你们好大的胆！”

赵涛叹了口气，之前的感觉都消失了。

跳下悬崖，在空中的时候最害怕。

真的啪唧一下在地上摔成了相片，也就没什么好继续担心的了。

“牛院长，打算怎么处分，随便你们吧。”他深深吸气，缓缓吐出，“不过，于老师撒谎了，不是她勾引的我，是我非要缠着她，还趁着她有一次喝了点酒欺负了她，她没办法……才被一次次得手的。我就是这么一个品行恶劣的学生，我靠这种下作手段同时交往着好几个女同学，还让她们出钱和我在外面同居。你们处分吧，报警也可以，我可以再找个记者，登报自述一下我的恶行。这样可以吗？”

他单纯就是自暴自弃一下，觉得既然世界已经灰暗崩塌，那……不如就都砸在他身上吧。他窝囊了这么久，至少，这会儿稍微像个带把儿的吧。

可这话却恰好有个尖角，不轻不重地戳了牛副院长一下。

那张泛着油的脸皮不易察觉地抖了抖，抬起手摆了摆，让导员先一步离开，跟着才说：“赵涛同学，你这个问题，虽然严重，但也没有严重到那个地步。我听说，你在校外还做着家教，对吧？”

“对。”赵涛不懂这男人怎么突然变了口气，刚才的怒火就像被泼了水一样哗啦一下消失得干干净净，他也懒得去想，就只是点点头，“我周一到周末晚上都有课。”

“我理解你维护于老师的心思，但事实，就是事实。于钿秋是出来工作了好些年的老师，从心智到阅历，哪一点都远强于你。而且，师生恋这种事情，从来都是老师一方的责任更大，这里涉及一个作为教师心理优势的问题，对你我就不细讲了。”

赵涛皱了皱眉，有点发懵，“牛院长，您到底要我怎么做？”

“写个检讨，承认错误，记你一次严重处分，留校查看。”牛副院长沉声说道，“学生会这边的工作你就不要再继续了，好好学习，好好做家教，这是学校内部的问题，咱们内部消化，内部处理，不要再有那种把事情闹大的想法，那对你，对于钿秋，都没有好处，懂吗？”

原来，是怕影响学校的声誉么。

在心里冷笑了一声，赵涛点点头，“我懂了。那……于老师可以也只是处分吗？我……不希望她因为我丢了工作。”

“你不要得寸进尺！”牛副院长横眉怒目，马上厉声道，“你知不知道这件事已经惊动了本部的校长，你们偷情，已经闹到她丈夫都知道了！怎么，你们还想在学校里面演一出恩怨情仇吗？这里是给你们学生学习象牙塔，不务正业，也要有个限度！周一之前把检查交给张老师，处分进档案。我知道你父母的情况，他们为国家做贡献不容易，这件事我暂且不通知他们过来，你好自为之。回去吧。好好想想你一个学生的本分是什么。对不对得起你父母为你花的学费！”

混混噩噩离开教学楼，走到楼下，赵涛才意识到自己一直紧紧攥着腰带上的手机，汗都把皮套染湿了一片。

他拿出来，给于钿秋打了过去。

响了几声之后，接通。

“是赵涛吗？”

“嗯，是我。”

“他们.....找你了？没怎么样你吧？”

听着她平静中带着关切的声音，赵涛的鼻子后面一酸，连忙拿开手机深吸口气，才努力语调平稳地说：“我没事，可你呢？你怎么样了？为什么出了这样的事儿，你都没找我？”

“找你.....又能怎么办呢？”于钿秋叹息般缓缓道，“我也觉得没脸找你，我还想着在学校里仗着自己那点人脉，帮你谋个安稳点的未来。哪知道.....最后连自己的前途也搭进去了。”

“你在哪儿？能出来见个面吗？”

“等几天吧。”她有些犹豫，“我.....这阵子不太想见你。”

听出了一些不对劲儿的地方，他马上说：“不行，我想见你，你是不是在家？不行我去找你。”

“我.....”于钿秋拉长了声音，拖了几秒，才轻声道，“那好吧，我短信发你一个地址，你来吧。”

不一会儿，赵涛收到了短信。

那竟然是一家小旅馆。

二十分钟后，赵涛冲下出租车，满脸疑惑地跑了上去。

敲开门后，他之前想好的话全都忘得干干净净。

只剩下一串愤怒的疑惑冲口而出。

“这.....是他？他打你？他竟然打你？”

（四百六十九）

路上已经给苏湘紫打过电话说了今晚有事不过去，赵涛直接走进了旅馆房间，一脚把门踹上，把于钿秋拉到床边，打开灯，凑近盯着她脸上脖子上的瘀伤，气得额角一阵抽痛，拳头都不自觉地握紧，“小秋，

你说，是不是你丈夫动的手？”

于钿秋没有回答，而是微微一笑，说：“那已经是我前夫了。”

“那到底是不是他！他凭什么打你！他不是也跟女学生不清不白的吗？”

于钿秋低下头，左右摇了摇，“不，没那回事。是我.....在心里期待他也出轨了，所以把什么事情都往那方面去想了而已。他.....没有对不起我，由始至终，都是我对不起他。所以，我什么也没要，只收拾了点行李，带着我的工资卡，算是.....净身出户了吧。”

她摸了摸自己的脖子上像是手印一样的红肿痕迹，凄然一笑，“至于这些伤.....也不算是他打我，他也挨了我好几下。”

“你们.....在家里打架了？”赵涛惊讶地望着她，一时间满腹疑窦。

“不是，是他要强奸我。”于钿秋很平静地说，“我们厮打了半个小时，他裤裆挨了我一脚，要说疼，应该是他比较厉害吧。”

她起身倒了杯水，端着坐回原处，两张单人床之间的狭窄通道，她和赵涛正对而坐，四只脚自然而然地交错在一起，“你既然来了，我都告诉你就是。就是.....我这么大的人了，最后把事情闹到这种不可收场的地步，实在.....有点羞于见人。”

“举报我的学生一共写了三份材料。院领导、校领导各有一份实名的，我前夫拿到的则是匿名的。所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是谁，不过，逃不开是哪个看得不得咱们继续下去的人。我也懒得猜了，反正，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早晚都是要被知道的，早一点.....也没什么关系。”

“相关的人里，我反而成了最后一个知道的。晚上他回家，我看他没把孩子从奶奶家接回来，就觉得不对劲。他喝了酒，先是一直质问我到底有没有对不起他，我还不知道已经被别人举报了，也不知道到底举报人都写了什么附了什么证据，我就想着，如果承认了，他是本部的教授，找你麻烦太容易了，就一口咬定没有的事。结果，他就扑上来，嚷嚷着要我立刻尽作为妻子的义务。”

“我想，我忍一忍，忍一忍，忍过这次，兴许他就相信我了。”

可.....我实在没有忍住，他亲过来的时候，他摸我胸部的时候，他掀起来我裙子的时候，我满脑子都是你，我觉得恶心。我想推开他，像上次一样推脱掉。结果，他压着我，非要做。我意识到，事情应该是瞒不住了。于是我就承认了。”

“他疯了一样撕我衣服，眼镜都摔碎了，和平常的样子一点都不一样，挺可笑的。我看他脑门冒着青筋，非要脱掉我内裤插进来的样子，突然很好奇，他真的这么想要我，为什么之前几个月也不碰我一次？因为那时候我还完全属于他，现在已经成了别人的吗？原来，他跟一般小男生也没什么不同。”

“之后，我们就打起来了。他力气挺大的，我其实打不过他，最后我没了力气，还挨了两耳光，没办法，还是被他扒光了。可他硬不起来，我看他在那儿搓啊搓的，就冲着阴囊狠狠给了一脚。他缩在地上，样子难看得要命，让我怀疑当初我为什么会一门心思什么都不要非得嫁给他。不过后来想想，可能我就是有失心疯的基因吧，那会儿疯狂的喜欢他，这会儿一门心思地爱你。都跟脑子不正常了似的。”

“我新穿好一身衣服，就跟他摊牌了。我说了我什么都不要，孩子，财产，都是他的，我只要我手头那点存款，和一个离婚女人的身份。他嘲笑我，说我老成这样，还想着勾搭年轻学生，说你怎么也不可能和我结婚的。我告诉他没关系，其实从年轻的时候我可能就是这样的吧，那时候都告诉我学生喜欢老师是没有结果的，可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最后我不是成了老师的妻子么。没希望.....也不能成为原地踏步的理由。”

“隔天我们就办了离婚手续，他那个人要面子，总想着家丑不外扬，还想拖到等我俩的伤好了再去民政局。可我一天也不想在那个家里多呆，我觉得他还是想强奸我，所以我就硬拖着他去了。我知道学校是呆不住了，办好离婚手续，我复印了一份，就去写了辞职申请。我都不准备继续干了，校长拿我也没有办法。这可能就是破罐子破摔的好处吧。”

“别的我其实也没多可惜，就觉得，以后我不在学校，帮不上你的忙，你学生会的位子估计这次也要糟糕，我本来想扶着你，让你能安稳下来越变越好，结果，你才起步，我就抛锚掉队了。”

“我现在也没什么打算，就想着先找一份工作，赚上钱能养活自己

再说。我打算买票先回家一趟，这么大的事，瞒住爸妈是不可能了。但你放心，我不会牵扯到你的。离婚，辞职，说到底都是我自己一个人的决定，我的责任，和你无关。”

缓慢地说完了短短几天里发生的事情后，她如释重负般长长地出了口气，柔声道：“赵涛，你看过魔女的条件吗？”

“啊？”

“松岛菜菜子主演的日剧。”

“呃……没，我很久没买那些盗版盘了。你知道的，最近没时间看。”

“哦，没事，我就是想告诉你，挺好看的。就是……你不如泷泽秀明那么帅气。”于钿秋伸出手，轻轻抚摸着他的脸颊，“不过，我爱你，我也比她更有勇气。”

看着她的手伸进自己的领口，赵涛不知道自己能说什么，但他知道自己此时此刻能做什么。

他看了一眼手机上苏湘紫发来的询问短信，没有回复，直接关掉了手机。

这一晚他没有回去。

他和于钿秋一直重复着做爱，休息，做爱，休息的循环。

疲倦到睡着之前，她已经红肿到一碰就会抽气，而他也感到包皮周围火辣辣的疼。

可入睡的时候，他还是把自己放在了她的里面，让滚烫的脸埋在她汗湿发凉的乳房之间。

直到夜晚过去，新的一天来临。

只不过，晨光并未如期而至。

拉着帘子的窗外，下起了雨。

一场秋雨一场寒。

更何况，如今早已是深秋临冬时分……

（四百七十）

不知道是不是忌惮赵涛真的鱼死网破把事情闹大，对他的处分最终并没有公开进行，只在小范围内流传，于钿秋在学校内的官方说法，也是因为身体不适辞职。

只不过于钿秋的丈夫也直接请了长假，他带的学生中跟着传出了于钿秋出轨离婚的消息，如果事态自然发展下去，被从学生会中除名的赵涛很快就会成为流言的中心。

可最后被除名的并不只是赵涛自己，所有和于钿秋任顾问老师期间相关的人员，都得到了直接劝离的处理，首当其冲的那个，反而是位置最高的金琳。

消失的这一夜大概是吓到了身边的女朋友，听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后，余蓓只是柔声安慰着他，没有多说什么。杨楠愤愤不平表示要去查出来到底是谁举报的这么下作，张星语沉默半晌，细声细气地说了句：“那你快去查，查出来了，记得告诉我一声。”

赵涛倒不是很想知道举报者的身份。

如果是和他不相干的人，恐怕拿不到什么有价值的证据。

而如果是和他相干的女人之一，那不管最后的结果是谁，他都不知道要如何处理。

他心中最有可能办下这事儿的，当然就是独占欲强行动力惊人还有照片在手的苏湘紫。

而一想到要去问苏湘紫，或者调查她，赵涛就觉得自己的脑仁儿仿佛变了个大核桃，正被拿着大号钳子捏住想要挤出浆子来。

浑浑噩噩地晃了两天，知道再不去苏湘紫那儿恐怕又要出事，赵涛拐去火车站送于钿秋回老家后，就骑着车子去了“做兼职”的地方。

她正在忙活着做炒羊肉，抽油烟机开着，还满屋子香，就是看起来还不太熟练，折腾得满头汗，发型也乱了，围裙歪着，肩膀上还黏了条估计是溅上去的碎肉丝。

“用帮忙吗？”

“不用，轻松着呢。”她笑嘻嘻摆了摆手，一肘子碰飞了锅铲，赶忙捡起来凑到池子边冲。

“怎么想起做这个了？你不是说不爱吃牛羊肉么？”

“你爱吃啊。”苏湘紫伸手关火，笑道，“我不努努力，你以后吃到炒羊肉味道的时候，怎么会捎带脚想起我呢？”

赵涛靠着墙，看她忙碌装盘，走到桌边放下，打开电饭煲盛出米饭，混合在一起的香气让他确实有点恍惚。

他拿了两双筷子，走过去坐下，望着苏湘紫，小声说：“她不爱用这么艳的口红，她喜欢自然点的。”

“是吗？”她摸了摸自己的唇瓣，“我唇色天生就亮啊，那只好换个牌子的唇膏试试了。”

闲聊片刻，吃到八分饱的时候，苏湘紫放下筷子，问：“你这两天光说有事儿，也不过来，是蓓姐又病了？”

“不是。”他摇摇头，吃下最后一口，“是学校出了点事儿。”

“不就是学生会不要你了么，那么一个破地方有什么好的？”她不屑一顾地说，“不在就不在了，回头跟我回老家，咱们自己开公司，专门雇学生会的打工仔。”

“我不生气。”他扭头看着苏湘紫，“但你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

苏湘紫迷茫地摇了摇头，“不知道啊，我最近听你的，很乖不找事儿啊，上课下课，吃饭回家，什么都没管，每天只等着你啦，学生会的事儿还是我以前的舍友知道我喜欢你喜欢的不得了专门告诉我的呢。因为什么啊？你作风不好被校领导处罚了？”

赵涛观察着她的表情，叹了口气，“我和于老师被人举报了。”

苏湘紫一怔，跟着浑身一颤，马上举手说：“不是我！你的照片我早删了，不信你看。”

她说着就去拿来手机，放到他眼前，有些焦急地说：“真不是我，我……我一周见你七回，她顶天两次，我就没把她当回事儿。她那么个老女人，等个五、六年我一样青春貌美，她多半乳房都耷拉了。”

“我没说是你。”赵涛无奈地在心里把那些刺耳的话过滤了一下，柔声说，“阿紫，说话不要那么刻薄，人都有年纪变大的一天。”

“知道知道，是我嘴快了，下次注意。”她嘟囔着抱住他的胳膊，“知道你对女的容易心软，以后我一定注意。”

她眼珠一转，马上又说：“那会是谁啊？你一点眉目都没有吗？”

“没有。”他揉着额头，满心疲倦，“我觉得……谁都有可能。你最有可能是谁，可我不敢贸然判断，这要是冤枉了谁，也太让人伤心了。”

“就是，真的不是我。”苏湘紫赶忙亲自解锁手机，滴滴答答按了几下，把屏幕亮给他，“呐，你看，我手机里的照片，就这些啦。”

他只好真的拿过来翻了翻，最近照的都是他，也不知道都在什么时候偷拍的，再往前，就是她那个叫苏湘彤的妹妹，很秀气可爱的小学生，的确是个美人胚子，算起来的话，还真是比姐姐更像方形彤，也不知道是不是小名一样带来的效果。

“呐，好了，我看过了，确实没有，我相信你。”

苏湘紫这才满意地拿回手机，一边收拾碗筷，一边问道：“你说，会不会是我们小班啊？”

“你说金琳？”

“嗯，就她整天不知道在算计点什么。而且她那性格，绝对看不上一个老师能给你铺的路，我都瞧不上。”苏湘紫很笃定地说，“拆了于钿秋的舞台，对她最有好处。”

“最有什么好处啊。”赵涛苦笑着摇了摇头，“她自己的学生会职务都跟着一起丢了，她不会办这种得不偿失的事。”

“说不定就是算准了你这么想，她才敢办呢，办了你也想不到她头上。”

他无奈道：“阿紫，那我是不是也可以认为，你删了照片就是因为举报了心虚怕我问你呢？”

“我可以发誓不是我，是我的话让我这辈子都得不到你的爱。”她马上抬起一只手，郑重其事地赌咒。

如果她说的是什么不得好死之类的话，赵涛可能还不是很相信。

但她选了一个最有说服力的报应。

再加上，他本来也不打算深究，他现在只想走一步算一步，挣扎到大学生活结束。

“我就是打个比方，提醒你说是金琳干的也要讲证据。”

“哦，那就好。”苏湘紫这才端着碗筷进了厨房，往水池子里一丢，乐颠颠出来扶着门框问，“吃饱了吧？洗个澡吗？洗完澡之后，是要用前面还是后面呢？”

（四百七十一）

赵涛选了后面。

倒不是他对肛交有多热衷，也不是苏湘紫的嫩肠子有什么过人之处，他就是单纯地不想给她怀孕的机会。

他都不太确定她在吃的避孕药到底是不是真的，他觉得自己几乎快要怀疑一切。

现实让他太过苦闷，不得不蜷缩起来，从射精过程中那短暂的片刻欢愉里逃避所有的烦恼。

他休息一下，就继续抚弄着插入苏湘紫那雪白臀部的中央，到走前，足足狠狠干了她三次。

可离开的路上，冷风一吹，他还是打心底感到空虚。

孟晓涵还是像往常一样，等着他出来，陪他一起骑从这边到学校的路。

除了自习之外，他俩的关系仿佛莫名其妙的退行到仅止于此。

这让赵涛很不安，不安到忍不住怀疑于钿秋的举报者会不会有是孟晓涵的可能性。

毕竟去掉赌咒发誓的苏湘紫后，其他的人都缺乏证据，在没有实证的情况下能对校领导和于钿秋丈夫产生足够的说服力，还真的只有会损害自身利益的金琳和品学兼优表面上没有利害冲突的孟晓涵才能做到。

可他还是不想问。

知道那么多，又有什么意义呢？

骑到一个人比较少的小路上时，赵涛捏闸停了下来。

孟晓涵楞了一下，也跟着停了下来，扭头问他：“怎么了？”

他推着车子走过去，支好，站在路灯打下的斑驳叶影中，轻声说：“晓涵，我好久都没吻你了，让我亲一下好吗？”

孟晓涵微微皱了皱眉，低下头，小声说：“可.....你不是才从她那儿出来么。”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巾，用力在嘴上狠狠擦了几下，捏成一团丢掉，“这样行吗？”

她叹了口气，“赵涛，你真觉得，这样简单处理一下，就干净了吗？”

“可我本来也不是个干净的人。”他走近半步，已经几乎贴上她，“晓涵，你突然开始介意了吗？”

“也没有突然啊，”孟晓涵微微一笑，下了车子，伸脚支好，“我一直都挺介意的，可谁叫我爱你呢，不耐烦的话，难过的还是自己。”

“那你现在不爱了吗？”他绷着脸，口气近乎耍赖。

“我当然还爱，可是，我也要考虑自己的未来。”她半垂着头，眼睛似乎在盯着他的腰，“我如果不克制，最后，我还怎么离开这里呢？如果是为了我好，你不也应该选择忍耐吗？”

赵涛怔了一下，他抬起手，想要摸摸她乌黑的头发，可犹豫了一会儿，又缓缓放下。

他转过身，跨上自己的车子，有点勉强地笑着说：“好吧。你说得有道理，对不起，是我……冒失了。咱们回去吧。”

孟晓涵点点头，骑上车子，轻声道：“赵涛，其实，只要你说句话，一切都会不一样的。”

“可那样，就不是为你好了。”他摇了摇头，用力踩着脚蹬子，“我就剩下为你好这点还像个人了。”

“赵涛，”孟晓涵沉默了一会儿，很认真地问，“你，想过跟我一起走吗？”

“啊？”

“和我一起出国。”她的语调出现了微妙的上扬，心情似乎有了明显的波动，“咱们……一起去国外。”

“我哪儿有那个能力啊。”赵涛无奈地笑了起来，“我要是有你一半努力，也不至于变成现在这样。”

“我关心的是你想不想，只要你想，就不会没有办法。”

“比如呢？什么办法？”

她犹豫了一下，跟着很坚定地说：“靠苏湘紫。”

“哈啊？”赵涛愣住，“你说……靠阿紫？”

“没错。”孟晓涵不像是在开玩笑，“赵涛，你已经大二了，于老师.....又出了事，你总要为自己的未来考虑一下。国外.....对你来说不是更好吗？”

这真是个充满诱惑力的提议，一旦出了国，能跟出去的人顿时少了很多，他就不会再被这么多女人围绕，不会再这么烦心，只剩下苏湘紫和孟晓涵的话，他也.....

想到这里，他刚刚勾起的唇角就又垂了下去，“那边.....的确能让我少掉很多烦恼，可是.....小蓓呢？”

“我可以靠自己的努力出去，她自然也可以。只要爱你，她就该有足够的动力。”孟晓涵柔声说，“你不妨想想看，她会不会同意。”

“你是不是跟她谈过了？”想到最近这两人的交往甚密，赵涛忍不住问道。

她却摇了摇头，“没，毕竟，我还没问过你的意思。这是你的人生大事，我只能建议，不能擅自帮你做决定。”

“可是，晓涵，这样的话，你.....就没机会摆脱我了。”他压下了再次险些脱口而出的真相，换了一个委婉到理解不了的说法。

她果然淡淡一笑，抬手点了点自己的胸口，道：“我本来就没那个机会。赵涛，你已经用永远在这儿了，不是么？”

“晓涵，于老师.....”他突然有股冲动想问出来，但看到孟晓涵的侧脸后，又丧失了开口的勇气，“算了，咱们骑快点儿吧。”

而她，就象没听到于老师那三个字一样，莞尔一笑，“好。”

（四百七十二）

赵涛还没有去找金琳，金琳就先一步跑来对他兴师问罪了。

“你到底怎么回事？哄个苏湘紫都哄不好？咱们在学生会上层才待了不到一个学期，就闹到现在这样，你到底管不管得住她？”

他用筷子戳着食不知味的饭菜，皱眉道：“她赌咒发誓了不是她。”

“那你告诉我是谁，还有谁有这个本事实名举报于钿秋？这不是摆明了就算泄露身份也不在乎吗？你身边还有谁有这个胆子？”金琳的怒气看上去并不像是演戏，想想也对，她对自己的人生规划一直都非常完整按部就班，在已经被赵涛打乱一次的情况下，再次出了这种岔子，这要是举报者出现，她估计能抄起面前的汤连盆一起砸过去，“而且赌咒发誓你就信吗？那我发誓我要还爱你就被人割了脑袋当球踢，天上是不是就要掉个杀手来追着我抹脖子了？”

赵涛无奈地说：“金琳，追究出来是谁……有意义吗？”

“怎么没意义！”金琳脸上都快用血管拼出怒其不争四个字来，要不是小饭馆的包间没有多少隔音效果，估计她都要吼出来，“这举报说明了一件事，已经有人忍不下去了。要么是外面的其他人看你这么生活不爽，要么是你的女人里有人正在悄悄发疯。你觉得是哪个？”

“我知道……这肯定是我身边的人做的。”赵涛唉声叹气地低下头，“可我真的问不出来，也查不出来，我还能怎么办？”

他抬头瞄了金琳一眼，缓缓道：“我还怀疑着你呢。”

“我？”金琳呵的一声笑了出来，“我在这次的事儿里损失多大？你怎么不怀疑是于钿秋自导自演出来准备抢你了呢？”

“我也怀疑过。”他点点头，神情已经近乎木然，“我现在谁都想怀疑，我觉得谁都有可能，你们都比我聪明，比我会演，我是最笨的那个，我看不出真相，我不知道你们谁说的是假话，谁说的是真话。我甚至怀疑过……是不是我自己梦游跑去找校领导招供了。”

金琳皱着眉看了他一会儿，起身过来摸了摸他的头，担心地问：“赵涛，你没事儿吧？”

“没事，我就是……觉得好累，脑子好乱。”他还不太适应金琳突然展露出的关心，但还是追寻着那股温暖和柔软往她的身体上靠了过去，“金琳，我要是有你这么聪明就好了。那样我就不会把事情闹到如今的地步了。”

金琳叹了口气，耐着性子哄了他几句后，坐在他旁边，面色凝重道：“你心里乱了，瞎怀疑，这个不要紧，但你冷静下来之后，这件事咱们必须得查。你知道么。如果连于钿秋这么一个无关紧要的人都被盯上，你觉得你身边那些亲亲密密的女朋友还有人能落了好？你难不成要等到只剩下犯人自己才醒悟过来这是要独占你？”

“可怎么查呢？”赵涛还是打不起精神，“学校会给举报者保密的。于钿秋丈夫那边不知道也不可能说。于钿秋自己更不知道。”

“是人干的，就不会查不出来。”金琳眯起眼睛，“我先从苏湘紫查起。”

“我觉得不是她，你不如从你心中第二顺位的人开始吧。”赵涛垂头丧气地说，“就算你查出来，又能怎么样呢？”

“我能告诉于钿秋。”金琳冷笑一声，“还能公布给你的女朋友们，除了张星语看我不顺眼不当回事，我就不信杨楠和余蓓能对这么个背地搞鬼的人无动于衷。”

“那你的第二顺位怀疑对象是谁啊？”

“孟晓涵。”金琳眯起眼睛，目光闪闪，“从你告诉我你们最近都没约会过，我就觉得不对劲儿了。”

“金琳，咱们俩也很久没有一起出去过了。”

“可我想。我只是没机会。”金琳盯着他，看眼神，似乎对自己有些恼火，“你如果约我，我非常乐意。哪怕就是在教学楼没人的地方偷偷.....口交一次，我也不会会有意见。可她呢？”

“她和你本来就不是一类人。”赵涛烦躁地说，“她只要到了努力奋斗的时候，就能心无旁骛，什么事儿都不管，我说句实话，高三那年我就对她下手了，可结果呢？她直到毕业前都没特意理睬过我。她现在已经准备留学的事，她不想分心不是很正常的么。”

“你怎么知道她心无旁骛努力的目标一定是留学？”金琳哼了一声，“被爱情折磨的女人都会变的，你好好看你身边，谁还跟以前一样？张星语在饭店门口化着妆穿着裙子迎客，身上哪儿还有半点仙气？

杨楠端着盘子满屋子给人陪笑，被人盯着屁股看也不能发作。于钿秋为你闹到离婚丢了职位，以前那贤良淑德的模样你还想得起来么？就连苏湘紫，现在都成了男生勿近的贞洁烈女。余蓓我不熟，但我也不信她一点都没变。”

“可我没觉得晓涵有多大变化。”赵涛仔细思考了半天，“硬要说的话，反而是支教那段时间她变化比较大，新学期阿紫一出现，她好像又变回高中时候的样子了。”

“说不定这才是她厉害的地方。”金琳展现出一股莫名的坚持，“会叫的狗不咬人。不叫唤的，咬住就不撒嘴。”

赵涛叹了口气，“随便你吧，你要查出来，有可信证据的话，告诉我一声，我提醒一下大家。”

金琳点点头，接着滔滔不绝说起了今后的打算。

能感觉得到，她对赵涛的未来充满了失望和不安，她恨不得给他规划出每一步要做的事，计算出所有的可能性，还要让目标落在他努力可以达到的范围内，免得他失去动力。

也许是对苏湘紫有了几分忌惮，这次，金琳的规划中需要借助苏湘紫的部分少了很多，只在必须启动资金的几种情况下建议他跟苏湘紫合伙。

“其实我还是认为，等到毕业之后，对你来说最简便的上升通道就是靠你的本事去征服一个个女人。”金琳说到最后，有些疲倦地望着他，微微一笑，摇了摇头，“可惜我知道那已经超出你的能力范围了。你这个乒乓球，连这点月亮都应付不来，真多几个行星级别的，怕是连我都要跟着遭殃。之前对你期待太高，显然……是我的错。”

赵涛托着腮，他到这时，再次非常清楚地意识到，如果从现实角度考虑，他的未来缺了谁都可以，却唯独不能缺了金琳。

缺了谁都是感情问题，而缺了金琳，可能就是他的生存问题。

她不管心里怎么不甘，怎么不情愿，至少每一步，每一个设想，都是在真真切切为他考虑的。

他叹了口气，小声问：“金琳，你说.....咱们一起靠苏湘紫出国，会不会是个最好的解决办法啊？老外的女人好像不如国内女孩这么.....唔.....独占欲强吧？”

金琳盯着他的眼睛，有点疑惑地问：“你这个咱们，都包括谁呢？”

“最早出去的，肯定就晓涵自己。”赵涛考虑了几秒，舔舔发干的嘴唇，紧张地说，“我哄好阿紫，和她一起出去，你也往这个方向努力的话，应该不多久就能过去和我会合了吧？”

“其他人呢？”金琳的表情没有多少变化，盯着他问道。

“各凭本事吧。”赵涛心虚地扭开头，“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真难得啊，”她突然笑了起来，神情透出一股奇妙的赞许，“你终于有决心清理身边了，我还当你等到被逼疯之前才能有这个胆子呢。”

他没有否认，诚心诚意地说：“金琳，我告诉你，就是觉得你能分析出好坏，你觉得，我这样做行吗？”

“行，当然行，简直太行了。”金琳微笑着问，“是谁给你出的主意？这可不像是你自己想出来的。”

赵涛楞了一下，说：“是晓涵提起的。”

“果然是她.....”金琳眯起眼睛，沉吟道，“那.....好，你就尽力去哄着点苏湘紫，别说得太刻意，假装不经意把这个打算透漏给她，也别提孟晓涵，最好.....你们干脆就去和孟晓涵不在一起的地方。这样她绝对动力十足，说不定一两年就能给你想出办法。”

“那你呢？”虽然对不和孟晓涵去一处感到些许排斥，但赵涛知道计划阶段还不是急着争执这些的时候，真能出去开始新生活的话，说不定守着苏湘紫和金琳两个，他反而能更轻松愉快一些。

“我要先毕业。”金琳皱着眉在桌边握紧了拳头，“我没有你那么好的资源，我要出去可能会费点力气。这.....你就别担心了，反正你真要走的话，我绝对是第一个追过去的。就让.....苏湘紫跟你在那边逍遥两年好了。希望你记住，我过去之前，别再招惹新的女孩子了。”

“我知道。”他心有余悸地点了点头，“到时候我就守着阿紫，在那儿努力学东西，打工，等你来找我。”

金琳靠在椅背上低头想了一会儿，微笑道：“一直都是我在努力给你设计目标，没想到，最后还是你给了我一个了不得的终点线。这还真是……不好好加油不行啊。”

“一起加油就是。”他伸出胳膊，轻轻握住了她的手。

金琳沉默半晌，轻声说：“你还饿吗？”

“不饿。怎么了？”

“走吧，去找个地方开个房。”她扭头，突然凑过来吻住了他，咬了一下他的舌头，轻声道，“我突然很想和你做爱，好好做一场。”

金琳本来就是英语系的学生，她学习虽然不太在行，但行动力确实很强，不过一个周末过去，她就顶着从学生会被解职惹来的好奇目光，镇定自若地开始前往本部蹭课。而且，不知道是不是刻意为之，她宁愿翘掉自己这边无关紧要的一些课程，也要多蹭孟晓涵那个班的课。

此外，她还报了一个留学培训班，最重要的是，她对赵涛的态度改变了不少。

这让于铤秋事件给他带来的惶恐担忧，总算被遏制住了几分。

对苏湘紫，赵涛没有敢贸然开口，他仔细斟酌了好几天，打了许多份腹稿，还是不太满意。

周五晚上，他从苏湘紫那儿出来，一边回味着因为来了月经而格外有劲儿的小菊花带给他的美妙享受，一边张望着路边。

结果，他没有看到平常这会儿一定在等他一起回去的孟晓涵。

之后，周六，周日，两个晚上，他还是没有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

他打电话，她不接，他发短信，她不回，他去自习室和图书馆，问余蓓，竟然都找不到她。

直到周一中午，余蓓给他打来电话，他才知道了答案。

孟晓涵暑期支教最终成绩被举报与于钿秋有关，涉嫌舞弊，校方撤销了她在本部学生会的职务，并给了一个不小的处分。

她一直苦心准备的交换生留学计划，很可能就此成为泡影.....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九十四）

BOOM! BOOM!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七十三）

到了这种时候，赵涛没办法再去顾虑什么被人发现关系不对劲之类的杂事，他直接去孟晓涵的宿舍楼下，静等了一个多小时，直到看见她下来，走到他身边，平静地说：“别在这儿站着，去食堂吧，正好，是吃饭时间了。”

才一走到旁边没什么人的地方，赵涛就忍不住激愤地说：“晓涵，于钿秋没给你往上提成绩啊，她不是还为了给我提压了你的评定分数吗？你为什么不跟学校说清楚？”

“说那些有什么用吗。”她上午大概是去洗了个澡，半长的头发散发出淡淡的清香，“于钿秋徇私舞弊，帮了你，帮了金琳，我的评定分那么高，那么，当然也有嫌疑。再加上.....有人举报，我说什么不也都没用了。你总不能指望校领导为这个专门跑去那个县城，去找我教过的学生问一问我的实际表现吧？”

赵涛觉得心里一阵发堵，难过地说：“可.....可这样的话你不就走不了？”

“谁说的。”孟晓涵微微一笑，柔声道，“交换生的路子走不通，我还可以自考，赵涛，这世界有时候也许努力未必会有好报，但不努力一定不会有好结果。没关系，就算你和苏湘紫先一步出去也没关系，我随后就到。”

她低头望着脚下的台阶，每一步都迈得很慢很稳，“其实，这样也

好，你和苏湘紫先出去，我看你们的位置再决定考哪儿，总好过我出去后，苏湘紫吃醋不乐意，带你去了别的地方，和我天各一方。”

赵涛心里一震，有点惊讶地望着孟晓涵的侧脸。

她看起来还是十分平静，波澜不惊，就像她高三时候一门心思要拼一个不管什么城市都能顺利考过去的成績时候一样。这个女孩，似乎就是这样，越是在暗处使劲儿的时候，就越是不显山露水。

“那……怎么会呢。”他有点心虚地岔开了话题，“对了，你想吃什么啊？”

孟晓涵没有理会他的问题，她就像是进入了自己轨迹的星球，径直走向了打饭的窗口，熟练的刷卡，接过东西，占好位子，坐下，然后，就静静等待着他。

他没什么胃口，随便点了东西，就过去坐到了她的对面。

“不怕和我的事情暴露了吗？”孟晓涵吃了两口，就头也不抬地问道。

赵涛干笑了两声，轻声道：“死猪不怕开水烫，你要是怕……我就去旁边吃。”

“我也不怕。”她摇了摇头，“我没什么好怕的了。啊，我还没问你呢，你跟苏湘紫提过一起出国的事儿了吗？”

“我还在想该怎么说，”赵涛叹了口气，想了想，试探道，“她那种急性子，一旦知道能先跟我单独去什么地方，一定会卯足劲儿发疯一样行动的，到时候我这边的人都还安顿不好，就要被她拽跑了。”

孟晓涵柔声道：“那也不是坏事啊。赵涛，你现在身边的情况太混乱了，能早点走的话，让大家冷静冷静，把精力放到努力出国找你这件事情上，说不定，都能好转很多呢。”

“是吗？”他又叹了口气，“可对小蓓、星语她们来说，出国好像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啊。”

“努力去做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只要有爱就做得到的。”孟晓涵笑了

笑，柔声说，“你看，我被举报这样的打击，不也几天就调整过来了么。人生还要继续，将来的日子还很漫长，不管是谁，都不能原地踏步太久的。”

“晓涵，你.....就不好奇到底是谁干的吗？”

“我大致心里有数。”她摇了摇头，用筷子夹起满盆西红柿中凤毛麟角的鸡蛋，伸手放到他碗里，轻声道，“支教时候的事情，知情者就那么几个人，赵涛，和我有利害关系的还能有谁？你老实告诉我，你是不是把我想带你们一起出国的事情告诉金琳了？”

看赵涛没有回答，只是脸色变得难看了一些，孟晓涵低下头，淡淡道：“所以，那一晚没打够的斗地主，应该是又开始了吧。”

此后，一直到吃完，她都没再多说什么。直到将要告别的时候，她才轻声问了一句。

“赵涛，你还是永远都不选真心话吗？”

（四百七十四）

“金琳，你确定是晓涵了吗？就直接把她举报了。你这不会是借机打压吧？”趁着中午没什么事，赵涛直接把金琳叫到了图书馆顶层，在那个熟悉的窗边，克制着语气中的烦躁沉声问道，“可这样的话，我和苏湘紫先走，晓涵反而能选我们去的地方考了啊，她说不定会比你还先到呢。”

“所以根本就不是我干的。”金琳皱着眉，一副很不满的样子，“我是在查孟晓涵，可我还什么都没查出来呢，一本那边我就没什么熟人，你这个曾经的暗恋对象还是个闷葫芦，就不爱跟人打交道。我是想过拿支教时候的事情来恶心她一下.....可我自己也被卷在里头，不找个合适的人替我去做不行。这.....难道有人替天行道来了？”

“什么你就替天行道.....”赵涛烦躁地用手敲着金琳手边那本外文名著的封皮，“你不是也说了还什么都没查出来呢。现在闹出这么一档子事，说不定就不是晓涵干的。暗处谁知道是不是有个人在挑气。”

“挑谁呢？”金琳抬手揉着眉心，“不管怎么想，挑我们这几个边缘

人物，也未免有点太不正常了吧？现在稳稳霸占住你的是余蓓她们三个，和花了钱买你时间的苏湘紫，我跟你一个星期亲热不了一次，于老师也有阵子没好好跟你幽会了，孟晓涵一门心思上自习，谁挑事儿会先从我们几个下手啊？你怎么不说是你的女朋友们有了危机感，决定排除异己了？”

“我没说那个就不可能。可……小楠和星语上完课上班，上完班连上自习的时间都没有，回家洗了澡就要睡觉。她们哪里来的空闲？”

金琳双眼一眯，淡淡道：“可你那个从苏湘紫出现就越发阴沉的女朋友呢？我没记错的话，她其实是你高中时候第三个喜欢上的人吧？方彤彤排在她前面，所以她讨厌苏湘紫，再仔细想想，时间顺序上，孟晓涵不也在她前面吗？”

“于老师呢？她折腾于老师对我有什么好处？搞得我现在焦头烂额，我才不信会是她干的。”

“举报于钿秋和举报孟晓涵的不一定就是同一个人啊，说不定孟晓涵举报了于钿秋，想要断你的路逼你出国，余蓓察觉到反手就把她搞到出不去了呢。”

“我没跟小蓓说要走的事。”赵涛差点一时冲动把答应的婚约说出口来，幸好他知道，这手段可以稳住余蓓，可一旦曝光就会点炸其他所有人，“我还没等到合适的时机呢。”

“合适的时机？”金琳忍不住拍了拍他的脑袋，“唯一合适的时机就是你准备进机场之前，在那之前你说你的打算就是找死。你那个女朋友眼里藏着杀气，别告诉我你一点都没感觉到。平常不声不响的，告诉你，就是这样的人发起狠来最可怕。你就没看苏湘紫敢来得罪我都不敢招惹她么？”

赵涛挠着发根，有些痛苦地想，曾经余蓓不就是个爱看少女漫画喜欢做王子梦的单纯小姑娘么，怎么……就变成如今的样子了啊。

他到底都干了什么……

“不会是小蓓，我相信不会是小蓓。她不会让我不开心的。绝对不会。”赵涛喃喃说着，觉得自己的头被锯子切割一样的疼。

金琳端详着他的表情，突然问：“赵涛，你.....是不是给余蓓也承诺什么了？”

“我.....我没有啊。”他心虚地别开眼，把视线落到图书馆的窗外。

“你出国的计划敢不算上她，肯定有她即使知道你走也不会崩溃的把握。”金琳缓缓说道，“这会儿明明每个人都有嫌疑，你却对余蓓笃定得不正常，这不就说明你觉得自己许给她的好处能让她安安分分什么都不管吗？赵涛，我的一切考量都是为了你的利益，你答应她什么了，告诉我吧。”

但赵涛已经被最近的事情吓破了胆，他还是摇了摇头，“没有的事，我们在一起那么久了，哪儿还需要承诺什么。本来.....就都该是她的。后来的你们，都是我对不起她。”

“你是和她私下订婚了吗？”金琳沉默片刻，轻声说道。

差点就是一句你怎么知道脱口而出，他紧抿住嘴巴刹了下车，低头道：“不需要啊，金琳，我从一开始就答应过小蓓，我最后一定会和她结婚的。我何必.....多此一举你说对不对。”

“少装傻了，一开始答应的事儿那么容易坚持到底，这世上还会有离婚的夫妻吗？”金琳用锐利的目光盯着他的眼睛，“你当初的承诺，也就能坚持到她容忍你在大学里乱搞到上个学期结束。你勾搭上孟晓涵这个主动表白过的，她真的能忍吗？苏湘紫出现后，她还能跟以前一样淡定吗？真要是那样，你还会整天烦恼焦虑成这副样子？赵涛，你能拿出来安抚我们的东西不多，你的想法.....实在是不难猜。为了得过且过，你什么都做得出来。”

“就算是又怎么样！”赵涛抬起头，终于还是有些激动地说，“我这不是还不到法定年龄么，我总要想个办法拖过去这段时间啊。失误.....我从一个失误开始，难道要我因为另一个失误直接结束自己的生活吗？谁会愿意啊！我不知道你们到底要什么才能安宁下来，我只能胡乱给啊。不然我还能怎么办？我要是会分裂，我一早就把自己弄成七八个给你们平分了。”

“算了吧，”金琳哼了一声，淡淡道，“你就是分成七八百个，每一个也不会甘心守着一个女人过一辈子。”

“好了，话题跑远了，金琳，我……再问你一遍，晓涵的事情，真的和你无关？”

金琳缓缓深呼吸了两次，轻声说：“和我无关，不过我不会赌咒发誓的。因为我的确有动机，我只是没来得及行动，也没想好那到底是不是个有效的办法。我没那么不谨慎。我还没疯，或者说……我还没疯得那么彻底。”

她拿起书本，起身向外走去，“我要去看书了，为了能追着你出国，我要勉强自己做很长时间我最讨厌的事情，希望以后这种无聊的事情，不要再来烦我。”

赵涛靠在窗台上，长叹一声，“那到底会是谁啊……”

“支教的人不还有两个呢么，”金琳坐到桌边，淡淡道，“不过你去问，估计是问不出什么的。不然，我帮你想想办法，打听一下吧。孟晓涵人长得不错，成绩又好，社会实践分数那么高，学期末奖学金几乎稳稳的，那两个要是嫉妒，也不奇怪吧？”

赵涛楞了一下，他总觉得，这一系列事件应该不会是圈子之外的人在主导。

可这种直觉判断，他拿来自用还行，当作提醒告诉金琳，就有点自讨没趣。

所以他只有点点头，柔声说：“那就辛苦你了。”

金琳拿出笔记本，一边用力拔下笔帽，一边回答：“反正现在我也闲下来了，有空。”

（四百七十五）

事态既然已经扩大，那么，再继续保持所谓的鸵鸟心态把头插在沙子撅起屁股装不知道，就只有被爆菊鸡奸这个注定的下场而已。

赵涛努力给自己下定决心，动起来。

当然不是说趴在女人的身上的动起来，他在那种场合已经动了太

多，他需要的是，行动起来。

嫌疑再怎么小的人，只要有，就不能先入为主地排除。

余蓓、杨楠和张星语这三个，是金琳没有办法调查的，她们已经隔断了课堂之外与学校的联系，所有课余时间，都交给了生计和他。

所以，晚上在家，再次说起孟晓涵被举报的事情后，赵涛盯着面前在床边坐成一排的三个女友，很仔细地观察着她们的表情，想要尝试从反应中找到蛛丝马迹。

余蓓的表情几乎没有变化，她正在计算家里这个月的开支，捧住记账的小本子咬着下唇微微蹙眉，显然没把他说的话放在心上。

杨楠从后半截起就打上了呵欠，大概觉得无聊，一直在偷偷摸张星语的屁股。

张星语是唯一一个听得挺认真的，她看起来不太高兴，似乎是从赵涛对孟晓涵受处分这件事表现出的反应发现了什么，觉得这应该不是自习伙伴这么简单的关系。而孟晓涵不能出国，就意味着不能再继续对她忽视下去。

这种时候，赵涛反而有点感激张星语家里出的事儿，如果没有经济困难缠住了她，恐怕这会儿让他最头疼的绝不会是其他人选。

最后，第一个开口的也是张星语，“我闲着没事儿举报她干嘛，我巴不得她这学期就出国再也不见呢。我去洗澡了。”说着，她拍开杨楠的咸湿手，瞪过去一眼往卫生间去了。

杨楠伸了个懒腰，她和余蓓已经洗过，今晚也没轮到她俩陪睡，就笑了笑说：“你不会觉得是我们举报的吧？干嘛？留个情敌在学校我们很开心吗？”

“没有，我.....我就是说说。总感觉最近针对大家的事儿一件接一件，我生怕哪天就轮到你们了。”

“呸呸呸，你晦气不晦气，怎么就轮到咱们了？”杨楠搂住余蓓的腰，用下巴磨蹭着她的肩膀头，“我们整天忙得脚不着地，累得腰酸背疼，对你在外面的破事儿都快不闻不问了，这还来找麻烦，是想死啊？”

老虎不发威，当我是病猫？”

她起来往隔壁走去，“我去躺了，要我说啊，就是那个苏湘紫，那女的狡猾得不行，还什么都干得出来，你与其来问我们，不如好好审审她。你要不舍得，叫上我啊，我不介意帮你把她吊起来打屁股。”

说到最后，正好经过他身边，杨楠略一侧身，轻声笑道：“扒光了打也可以哦，我用皮带，你用你的棒棒怎么样？”

余蓓皱了皱眉，“好了，小楠，不是开玩笑的时候，先去铺床吧，我马上看完了。”

赵涛有气无力地过去坐到床边，轻声问：“小蓓，你最近总是跟晓涵一起上自习，她还给你做着家教辅导，你觉得.....这次会是谁举报的她啊？”

“赵涛，你的话.....逻辑好奇怪啊。”她合上记账的本子，把笔夹进去塞回抽屉，“我经常跟晓涵在一起，就该知道谁举报她吗？我只是第一个知道她被举报了而已。我要是知道，肯定先告诉她啊。”

“我没说你知道，我就是想问问，你心里有没有比较怀疑的对象。”

“有。”

“谁？”赵涛立刻凑近了一些，提起了心问。

“你。”余蓓淡淡道，“你是最了解那段时间事情的，你说不定突然改主意不想让晓涵出国，又不好意思开口，就跑去举报了呢。将功折罪，说不定你的处分就撤消了。你说，怀疑你是不是很合理？”

“我.....我没有啊。”赵涛垮下肩，“我举报那个干什么，我想让晓涵留下，开口不就得了。”

余蓓扫他一眼，扶着双膝站起来，轻声说：“那你怀疑我们干什么？难道我们很想让晓涵留下吗？她留下，对我有什么好处？”

“晓涵留下对谁也没有好处啊。”赵涛皱起眉，“那岂不是.....找不出是谁干的了？”

“那可未必，”余蓓微微侧头，望向他的眼神显得颇为复杂，“起码，你那位苏湘紫就不想让晓涵走，我听晓涵说，苏湘紫知道她要出国，明明应该不会威胁到她了，她却一副颇为遗憾的样子，好像挺失望的。我不太懂是为什么，赵涛，你懂吗？”

赵涛撇了撇嘴，“你多心了吧，这怎……”

说到这儿，他的表情突然僵住。

苏湘紫的确说过因为孟晓涵要出国所以不把她当回事。

苏湘紫也说过那个算命老头怕泄露天机什么也不肯告诉她。

可苏湘紫说的，就一定是真话吗？

她赌咒发誓没有举报于钿秋，那孟晓涵呢？

如果……苏湘紫其实已经从老头那儿知道，她所中的锁情咒会在害死七八个女人后磨平戾气呢？万一……她也知道如果离开远远的，天各一方再不相见就不会有生命之忧呢？

那她不就有了留下孟晓涵的最大动机么！

七八个只是概数，做不得准，可如果走了一个，苏湘紫不就成了要递补进来的？

她有那个脑子，还看过方形形的笔记，稍微算一算，也知道目前的人数，方、余、李、孟、杨、张、金、于恰好凑足了八个，难道……这才是她这一趟回来后态度巨变，连挨的那一耳光都不计较，大度的躲在暗处安心幽会的真正理由吗？

她……难道就是在等着前面的人都因为咒术死掉？

这样，她什么都不用做，就能坐享渔翁之利。

她对金琳那么生气，也依旧没采取任何行动，说不定，在她心里，这些女生都已经和死人没有分别。

她对孟晓涵刻意巴结，对他俩的关系装作毫不在意，多半就是存了

靠他把人留下的的心思，只是这次于钿秋事件突发，孟晓涵又有嫌疑，她才乘虚而入，顺势把人钉死在这片混战修罗场中.....

“你怎么了？突然脸色变得好难看。”余蓓走过来蹲下，抬手抚摸着他的脸，仰视着他，柔声问，“还是说，你想到什么了？”

“没、没有，我就是觉得.....公平起见，我应该所有可能的对象都怀疑一下。”赵涛稳了稳情绪，轻声说，“明天晚上过去，我会亲口问问阿紫的。”

“亲口问有什么用吗？”余蓓笑了笑，抬头在他唇上轻轻一吻，微微拉开一些，柔声道，“赵涛，永远对人说实话的，只有脑子坏了的傻瓜吧？”

“那我也要问问。”他抿了下嘴，略显固执地说。

“随你高兴吧。”她站起来，轻声说，“只要你开心，就好。”

（四百七十六）

“哈啊？晓涵被贱人举报的事儿我怎么可能会有头绪？”苏湘紫盯着锅里的饺子，眉心紧蹙，一手握箊篱一手捏着表，也不知道是跟谁学的煮饺子，时间要卡这么精确，“我最近也就中午饭偶尔跟晓涵见个面，说的都是你高中时候的事情，我哪儿能知道。我要知道.....也是她告诉的。她要告诉我，还能不告诉你啊？哎.....等等等等，稍等会儿再跟我说话，该加凉水了，我头一次煮饺子，你可别害我砸了锅。”

赵涛只好耐心等着。

她加完凉水，吁了口气，抬胳膊擦擦脑门的汗，看一眼表，才说：“嗯.....刚才说到哪儿了？你问我什么来着？”

“说孟晓涵被举报的事儿，想让你帮我分析分析会是谁。”

“哦.....金琳呗。”苏湘紫一句话说完，就盯着锅没了动静。

“呃.....理由呢？”

“直觉。”

“阿紫，我是很认真在苦恼啊，你没想想吗？这样晓涵就走不成了，她要……留在我身边了。”

“那你不高兴吗？你暗恋的初恋情人哎，方形彤写她足足写了三页多，醋味儿都往外飘，可不如我这么大度。”

“我要高兴不成幸灾乐祸了……”赵涛抓了抓头，“我就是觉得这事儿透着一股诡异，忒怪了。你说，为什么出事儿会先从最远的俩人身上开始呢？”

“啊？什么最远？”

“于钿秋和我的关系全学校没几个外人知道，孟晓涵跟我上自习多一些，绯闻不少，可大家都相信她和我没什么。真要有人嫉妒……不该是我公开的女朋友首当其冲吗？”赵涛喃喃说道，“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阿紫，你说这把火会不会烧到你身上啊？”

“谁烧过来我就灭了谁。”她哼了一声，抓起旁边案板上切腊肠的菜刀就晃了两下，“我都躲起来龟着了，这还找上门，可别怪我忍无可忍。”

她看一眼表，关火关抽油烟机，拿过旁边带网格底垫的饺子盘，一边盛一边说：“我倒觉得就是你想多了，说不定你家后院早就互相陷害上了，就是有的需要时间长，有的需要时间短，你说，会不会你三个女友的事儿正在路上呢啊？”

“乌鸦嘴，晦气。”他瞪她一眼，帮忙把饺子端去了屋里。

“对啊对啊，我满嘴都是晦气，吃了饭你插进来给我搅和搅和洗洗呗。”她乐颠颠端着其他小菜跟在后面，小屁股一扭一扭，颇为高兴地样子。

“你怎么这么兴奋啊？”他坐下拿过醋倒了点，好奇地问，“感觉你今天精神格外好。”

“因为，我大姨妈走了啊，”她娇媚一笑，软酥酥沉甸甸的胸脯直接贴在了他的胳膊上，“而且我这次可是按时准点吃药了，你总不用再在

最舒服的时候给我拔出去了吧？讨厌死了，害得我光想拿腿勾住你。”

差点就没忍住被她勾去成人话题，赵涛装做夹饺子暂时躲开奶子，清清嗓子，说：“阿紫，上次我问过你，于钿秋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你说不是，还赌咒发誓来着，那……孟晓涵的事情，应该也和你没关系吧？”

“没有啊，一样的誓我可以接着发。”苏湘紫有点不高兴地拿筷子戳开一个饺子，撅着嘴说，“我知道你不信我，觉得我醋劲儿大，不是好人，没关系，我这次一劳永逸，我发誓，只要不来招惹我，我绝对不去找你其他女人的麻烦，随便谁都一样，如果我做不到，那就让你一辈子都不会爱上我。”

赵涛皱起眉，轻声说：“你最近这么大度，搞得我都有点疑神疑鬼了。你……不会是知道什么事情吧？”

苏湘紫莞尔一笑，把吹凉的饺子直接塞进了他的嘴里，“我现在可是知道得最多的，所以啊，谁也别来得罪我哦。呐，尝尝，好吃么？”

赵涛嚼了嚼，有点纳闷地说：“不错啊，挺好吃的，不过……这不是你买的水饺吗？”

她喜滋滋乐弯了眼，笑道：“骗你的，是我下午翘课回来包的，不过你要觉得不好吃，那就是我买的啦。”

“呃……你自己包的？头一次包的？”赵涛不太相信，皱眉道，“这真看不出来啊。”

“不好看的饺子我都扔了，我包了四个半小时呢，这剩下的也就五分之一，还能不好看啊？”苏湘紫摆出一副邀功脸，“怎么样，我是不是很努力？你有没有很感动？”

他望着苏湘紫那张满是喜悦的笑脸，被晃得眼前发花，之前想要说的事情，一时间都想不起来了，就剩下那个一直没开口的计划，忍不住冲出了牙关。

“阿紫，你……愿意带我一起出国吗？”

（四百七十七）

“啊？”苏湘紫楞了一下，似乎没听清似的，“你让我带你去哪儿？”

“出国。”开弓没有回头箭，赵涛咬了咬牙，很认真地说，“我身边现在太乱了，你不觉得吗？”

“我不觉得呀。”她笑出一口白花花的牙，边吃饺子边说，“不就是有人乱举报吗，就把你吓得想跑啦？”

“一叶落而知秋，”赵涛心有余悸地说，“真闹到互相杀成一团再走不就晚了么。”

此前他沉迷享受，明知道那些女孩只有远远离开他，够不着他，才能抱得平安周全，却从没想过主动跑掉的事情。

现在他确实有了决心，苏湘紫是最晚中咒的，理论上最安全的那个就是她，跟她出国，说不定家里这些女孩就不再会如此混乱彷徨，愤怒纠结了。

“而且，阿紫，你不想和我单独呆几年么？到了国外，就只剩下咱们俩了。你不高兴？”

“高兴……”苏湘紫的表情却显得有些微妙，“就是这从天而降的馅饼太大了，我总觉得要把我砸死啊。再说，我也不喜欢国外啊，我要愿意去，高中毕业就走了。”

赵涛觉得有点意外，苏湘紫的积极性竟然不太高的样子。

这是不是意味着，她的确知道赵涛会害死之前七八个女人的事情？所以她宁愿放弃和他独处的机会，也要让他继续和这些女人纠缠在一起，直到把她们一个个害死？

他觉得后背有些发凉，食不知味地吃下两个饺子，轻声说：“阿紫，就当是为了我，帮帮我，这样行吗？”

“就咱们两个出国的事儿，还有谁知道吗？”

“没了，”他很平静地撒了个谎，“这要说出去，不是火上浇油么。”

“不怕我拿这个去刺激她们啊？”苏湘紫嘻嘻一笑，侧头道，“别人不说，那个爱抽人的，知道这事，怕是要疯吧？”

赵涛皱了皱眉，“阿紫，你刚才才发过誓，人不犯你，你不犯人家吗？”

“对啊，可你觉得她能忍住不来犯我吗？”苏湘紫咬开一个饺子，在碟子里狠狠蘸了蘸醋，“她要来犯我，那就不能怪我不客气了吧？”

赵涛倒并不太担心，比起苏湘紫，张星语绝对是更信他，大不了当面对质，真闹那么大的话，他也不在乎撒谎，教训一下拿这个去气张星语的苏湘紫。

“反正你要不客气，我就也只好毁约了。”他轻声警告了一句，“阿紫，我控制不了别的，我只能保证，让你兑现你的誓言，一辈子不爱你。”

“好嘛好嘛，人家开玩笑的。”苏湘紫撇了撇嘴，“也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舍得这么心疼一下我。”

“阿紫，那出国的事情呢？你有决定了么？”

“我先打听打听吧，咱俩这成绩靠学校是出不去了，你找我，也就是为了花钱走呗。”她唆了口筷子头，“真就咱俩走也挺好的，不过啊，这事儿真急不得，你让我先问问，看看要花多少钱，之后，我还得带你回家见见我爸妈才行。”

“啊？”赵涛一愣，“需要……这么正式吗？”

“废话，你傻啊。”苏湘紫眯起眼睛瞄着他，伸指头就在他胸口戳了一下，找得还挺准，刺得他乳头生疼，“要是咱俩各凭本事出去，一起走就是搭个伴，那你当然不用去。可你这不是要靠我走么？出国总不能去穷酸地方吧？去个好点的，没个大几十万下不来，你要不算我个谁，你觉得我爸妈可能让我掏这笔钱吗？”

赵涛这才意识到，自己想得太简单了。

砸钱出国，并不是只要苏湘紫砸钱就可以的事儿，需要对方整个家里帮忙才行，而这，就意味着他这个男友必须浮出水面，还要让对方家里愿意为他们小两口掏这笔钱。

苏湘紫笑呵呵吃着饺子，慢条斯理道：“所以啊，你慢慢想，你想好了，我随时都没问题，先去我家见我爸妈，还是先去大西北见你爸妈，我都可以的哦。我不在乎你爸妈已经承认了蓓姐，没领结婚证，分手就不是不可能嘛。两边父母都同意，咱们两个就可以一起出国，过咱俩的小日子去啦。”

赵涛忍不住小声说：“我怎么觉得……你就不想跟我一起离开这儿呢。”

“反正现在不想。”苏湘紫直白地说，“赵涛，这么多爱你爱的发疯的小姑娘呢，我带你跑，她们不恨你，肯定都来恨我，到时候距离拉远了，时间一久，你不怕有谁找上门把我这个狐媚子杀了，我还怕呢。”

“那在这儿等着你就不怕了吗？”赵涛望着她，皱眉道，“现在不喜欢你的人也是绝大多数。”

“可你也不怎么喜欢我啊，”苏湘紫微微一笑，眼神突然冷了几分，“我觉着吧，大家真为了你打起来，那肯定是你最喜欢的要被群殴。怎么算，我都排在倒数，我为什么要急着走？说不定等一阵子，就等来我的出头之日了。”

赵涛颤声道：“你……果然已经知道了。”

苏湘紫眨了眨眼，一脸无辜地笑道：“你说什么呐？我怎么听不懂呢，我知道什么啦？”

“就是……就是她们很可能会出事的结果。”

“这不是每个人都知道的吗？”苏湘紫撇了撇嘴，“七八个爱你的女人凑在一堆，有脑子的都知道要出事吧？你没看我现在都不敢往你那边凑了么，忒危险。我都不知道你怎么想的，就算饿久了，吃两碗饭也就得了，哪有一下塞一锅进肚子里的，撑死怎么办。”

她啪的一声放下筷子，眉眼弯弯喜笑颜开，“我吃饱啦，我要去洗

澡，你快点吃，吃完来陪我一起洗，我在卫生间买了个防滑椅子，靠墙固定的，你要洗着洗着想爱爱啊，我终于不用扶着墙或者坐马桶咯，等你哟。”

赵涛低下头，默默吃着饺子，眼睛跟着她欢快的身影转来转去。

她乐颠颠洗了自己的碗筷，乐颠颠去拉了窗帘，乐颠颠脱光了衣服，肩上搭着毛巾扭着圆滚滚的小屁股一摇三晃从他面前走去了卫生间，关门时，还抬起一条又长又白的腿，从小腿摸到大腿，咯咯笑着诱惑了他一下。

他在一片迷茫中吃光了饺子，去洗了碗，脱掉衣服，走进卫生间，抱住苏湘紫，摸她，亲她，舔她，插入她，在她饥渴的绞缠中抽动，喷发。

他都懒得离开浴室，就在那里让她为他口交，一路舔吮到再次硬起，再次插入，干到她满心喜悦，摇头晃脑。

这次回去的路上，没有了孟晓涵等他，寂静的街道上，只有他自己单车的声音，叽叽嘎嘎响个不停，让人心烦意乱。

骑出两个街口，他恼火地拿出手机，给苏湘紫打去了电话，“阿紫，给我买辆新自行车吧。”

苏湘紫笑了两声，“好啊，我明天就去给你买。你喜欢什么样式的啊？”

“随便，好骑就行。你挑吧。”

第二天晚上，他看到了苏湘紫给他买的，主色为紫的高级变速车。

虽说已经提前铺垫了，说那辆车子越来越响好烦，打算买辆新的，可这色调，总感觉提升了不少解释的难度。赵涛揉了揉脑门，却也无可奈何，只能赖自己犯懒，说让苏湘紫随意挑，那么，后果当然也只有他自己承担。

反正……就是颜色而已，价格不去市场问的话，他撒撒谎应该能应付过去。

从上去跟苏湘紫见面，赵涛就一直在构思晚上回家后应该怎么说新自行车的事情。

可等晚上实际回到家，他才发现，这辆新自行车，实在是已经不值一提了。

这大概是赵涛一生中最难忘，却也是记忆最模糊的一个晚上。

他记得之前和苏湘紫做爱时候的每一个细节，记得她粉嫩的小穴流了多少汁液，记得她淡色的肛门如何吸吮他的手指，记得她高亢喜悦的淫叫，记得她拨弄自己乳头用脚尖压他后背的放浪姿态。

可他却记不太清这一晚回到家后，到底都发生了什么。

他的大脑，好像从走进家门的那一刻，就变成了一片迷蒙蒙的空白。

这个时间段里，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自己带着微笑走进屋后，看见的第一个场景。

张星语、杨楠和余蓓都站着，靠着墙，除了余蓓，另外两个的脸颊都肿着，明显挨了耳光。

屋里显得很凌乱，东西被翻得到处都是，床上散落着避孕药、震动棒、肛塞、手铐等不适合正大光明摆出来的玩意。

屋里还显得很拥挤。

除了三个女友之外，余蓓的父亲，张星语的母亲，杨楠的双亲，都坐在屋里，齐刷刷地望着刚进屋的他。

脸色铁青。

就像，一列地狱的判官。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九十五）

赶工了一下礼物，迟到了一会儿，不好意思。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七十八）

到底闹了多久，赵涛也记不太清，当他的记忆清晰起来，身上传来火辣辣的刺痛时，家里已经只剩下了他和余蓓。

他拼命往前回想，却只能想起，余蓓噙着眼泪用厨房拿来的菜刀架在纤细的脖子上逼父亲离开时候的样子。

家里只有一把菜刀，不然的话，兴许还会多一个留下来的人。

他对那段时间发生的事情不太确定，最有把握的两件事，就是他被打了，和他什么都没说。

好像，杨楠被带走的时候没有说话，张星语虽然不停在哭喊，可她母亲似乎说了什么话，类似于如果她不走现在自己就上去楼顶跳下来这样的。

“嘶……”胳膊上的抓伤被酒精棉球擦过，带来一阵尖锐的刺痛，赵涛低下头，望着沉默而安静的余蓓，张了张嘴，喉咙里，肚子里，脑子里却都没有半个字冒出来。

依旧，是一片空白。

“疼吗？要不……我去找找有没有通宵营业的药店，买瓶紫药水吧。”

赵涛摇了摇头，看着她手里捏着的酒精棉球，眼前突然之间一片模糊，愤恨、无奈、绝望、耻辱、愧疚……百味杂陈一股脑涌上心头，让他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却还是什么也说不出，什么也说不出。

那些家长群殴他时候的脸还在眼前一张接一张晃动，狰狞可怖，全都是一副恨不得杀了他的样子。

“别哭了，赵涛，别哭了。”余蓓站起来，轻柔地拥抱住他，低声说，“不会有事的，大家都不会有事的。我们没承认，我提醒小楠，让她撒了个我们之前就准备好的谎，虽然这会儿大人都不信，但小楠和星语都是很坚强的人，她们能把这个谎言坚持成真话，逃过这一劫的。”

“谎？”赵涛稀粥一样的脑浆总算被重新凝固出了布满沟回的半球，颤声道，“是……是什么谎？”

余蓓轻声道：“小楠告诉父母自己是同性恋，说星语是她的伴侣，咱们两个，就是给她俩做幌子的。学校里的流言，也是她们故意放出去的。所以她俩才会一起在饭馆打工，一起帮星语家还钱。为了从权，小楠把你给星语的钱都说成是自己省吃俭用打工赚来的了。”

赵涛一愣，模模糊糊地想起，刚才动手的时候，好像杨楠的爸妈的确只在外围痛骂来着，就是余蓓的爸爸打得最狠，张星语的妈妈则给他挠出了一身血道子，头皮都抓破了。

“可……可这样说的话……将来……”

“将来也没什么关系的，”余蓓轻声道，“俗话说，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赵涛，这事儿早晚是要被发现的，之前我们其实就商量过真要出了事儿，该怎么应对。这个说法……是最合适的了。将来咱们结婚，小楠还是可以说跟星语是同性恋情侣，她们没有别的地方可去，跟家里决裂之后，就能一直和咱们在一起了啊。”

她拥抱住赵涛，轻轻抚摸着他紧绷的脊背，柔声说：“你答应过带我们去大西北的，那么，早晚会有今天，早些发生……也没什么关系。我们都有死也要守在你身边的决心，死都不怕，家里的爸妈又算什么？如果真的断了和家里的关系，破釜沉舟，也不算是坏事吧。”

赵涛看着床上那一堆淫具，心虚不已地说：“我怎么觉得……这么

不靠谱呢。”

余蓓拿起那个弯弯曲曲的双头龙，抚摸着犹如龟头一样的尖端，轻声说：“你这些乱七八糟的玩具，还帮了忙的。小楠指认了几样，说是拿来跟星语做爱时候用的。估计今晚在旅馆，小楠还要被爸妈痛打一顿。”

赵涛双手蒙住脸，弓腰扑倒在床上。在这种突如其来的冲击中，家里的三个女人还是选择了牺牲自己的应对方案，把他拼命摘了出去。只要一口咬死这个说法，那么，这间房子就不过是两对情侣合租而已，在大学附近并不少见。

而赵涛，反倒成了牺牲自己跑去帮两个女生掩饰感情免得出柜的好心人。

简直可笑……可笑到让他想哭。

余蓓拿来了家里剩下的红花油，轻声说：“脱掉上衣，让我看看，被打着的地方，我给你抹点药。我爸下手狠，放着不管，要起乌青的。”

赵涛挺起身，脱掉了上衣，身上被踢打的地方果然已经浮现出淡淡的青紫。

感受着余蓓纤细的指尖轻轻擦揉着伤处，他怎么也忍不住心底的疑惑，问道：“小蓓，为什么……三家会一块儿出现啊？”

余蓓摇了摇头，“我不知道。我和小楠下班回来，家长就都已经站在楼下了，星语回来时候吓了一跳，挨了她妈好几个耳光，才意识到出事了。要不是小楠反应快，搂住她装着保护她的样子大声说了一下她俩是一对，及时提醒，我还真怕星语说漏嘴。”

她想了想，又说：“不过……他们气冲冲骂的时候，我倒是隐约听出了点什么，应该是有个女的给他们打去了电话，说我们三个在学校交了同一个男朋友，还四个人一起在外面租房住。至于他们是怎么凑到一起的，我就不清楚了。我……也不敢问。”

赵涛低着头，他彻底意识到，问题已经不能靠拖延下去解决了。

他必须抓出那个一直在捣乱的人，切断与她之间的联系，狠下心来，哪怕会把对方逼死，逼疯，也一定要明确地将她驱逐，赶走。

不管那是苏湘紫、孟晓涵、金琳、余蓓还是剩下的随便哪一个，或者哪几个，他都一定要揪出来，他觉得，这是止损的最后机会。

明显有人在恶意拨动舵盘，让他们的船向着礁石猛冲。

他不想沉下去淹死，就只有真真正正地行动起来。

而且，不能再靠身边的女人了，她们谁说的都有可能是假话，包括现在正在给他擦药的余蓓。

每一个人都值得怀疑，都有值得怀疑的点，金琳就算这会儿交给他调查报告，他也不敢信。

他一定要亲眼去看，亲口去问，亲耳去听。

那平息一切的冲动，已经不再是对平安无事的向往，而是一股求生欲。

船在漏水，谁凿的眼，他就把谁塞进去堵住！

（四百七十九）

犯人既然可能不止一个，那么，就该从恶意最大的目标开始调查。

赵涛承认自己是个很自私的人，他最想知道的，就是到底谁把三家的家长叫来，对他们来了一出三堂会审。

他强迫自己理性，客观，不先入为主，坐在自习室里，他拿出一张纸，先列了一遍做到这件事的可能性。

在不考虑动机的情况下，余蓓、杨楠、张星语是最容易拿到三家家长电话号码的，因为她们三个的手机回了家就乱放，互相经常交换拿着玩，随便记一下，就能集齐。

其次是于钿秋、金琳，这两人都能轻易接触这个学院的学生备案登

记表，父母联系方式写得清清楚楚，只要是一早就有心，拿到并记下也是易如反掌。

孟晓涵的话，她和余蓓最近走得很近，可和另外两个没什么交集，不太容易得手。

而苏湘紫，是最不可能直接拿到这些信息的，以她目前的生活规律，恐怕也没什么时间去亲自调查，只可能是花点钱去找人帮忙解决。

可从动机上考虑，苏湘紫却是最有动力做这件事的。

赵涛心里已经基本笃定，苏湘紫知道他身边的女人大概率会出事，那么她推一把加速这个过程，是逻辑上很合理的发展。

而在苏湘紫之下，就除了受害者之外都有可能。

毕竟，剩下几位，包括已经暂时出不去的孟晓涵在内，谁不想搞掉稳坐家中的三个女朋友呢？他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地写，一句话一句话地在脑内分析，想到最后，他竟然发现，真正能排除掉嫌疑的，不过杨楠、张星语两人而已。

她们两个没时间，没精力，也没动机，更是落不到任何好处，完全看不到做这件事的可能性。

而余蓓，他犹豫再三，还是放在了怀疑名单中。

从苏湘紫出现开始，余蓓就不再如以前那么大度，而随着她决心怀孕并在校结婚，杨楠和张星语的存在就成了不可忽视的阻碍。

尤其是张星语，赵涛都不敢想象余蓓有孕后公布婚约的那一刻，家里会变成什么样子。

再加上这次事件中余蓓的反应，也让他越发起疑。

淡定倒并不奇怪，算起来，她也是经历过杀人现场的女孩，心理素质早不是一般女学生可比。问题是，她在那种时候还记得提醒杨楠按照预先演练的方案撒谎，还一早就商量出了那个可能是唯一可行的应对方式。

要知道，一旦这个方案正式实施，在那两家看来，自己的女儿就是搅在一起让赵涛打掩护的同性恋，再想商量结婚的事情绝对难如登天。而且经此一事，对余蓓估计也会心存感激，彻底成了不会威胁到她的跟班。

想到这里，赵涛猛地拍了一下自己的头，他粗喘了几口气，有些难过的想，不知不觉，在他的心目中，这些女孩的形象，竟一个个面目狰狞了起来。

明明都是他不对啊.....

趴下闭目休息了一会儿，赵涛平静了一下心情，收拾起东西，把写好的假条交到了老师办公室。

在查出隐患究竟是谁之前，他已经不打算再上课了。

下午于钿秋给他打来电话，说自己已经回到了这边。

按说这是一个挺好的不在场证明，可赵涛心里却觉得，这说不定就是她故意躲开，等地雷引爆再回来，毕竟她连婚都离了，不可能一点都不想与他长相厮守。

当面质问其实是最蠢的方式，他已经意识到，自己不具备看穿这些女孩嘴里谎言的能力。她们一心爱他的时候，他可以仗着锁情咒为所欲为，当她们开始为了得到什么，不再把爱他放在第一位的时候，他就鲜明地发现了自己的无能。

他还照旧去苏湘紫那儿，忍着不说家里发生的事情，想看看她会不会说露馅。毕竟那天吃饺子的时候，他记得她玩笑般说了一句女友们的事儿兴许就在路上。

如果那不是玩笑，而是凶手得意洋洋的预告呢？

可惜，赵涛毕竟不是侦探。

很快，三天过去，他却什么线索都没有得到，只是知道了张星语暂时被母亲以死相逼带回家，杨楠和父母决裂，已经买好火车票准备回来的消息。

他把学生处值过班的干事挨个问了一遍，却没一个人有印象谁来专门查过这三个学生家长的联系方式。他的收获，还不如杨楠打电话时候告诉他的东西更多。

按杨楠从爸妈嘴里套出来的情报，打电话告密的应该是个女学生，声音很年轻，还很清脆，可以排除掉语调柔腻的于钿秋。家里的电话上记录的号码是学校里的固定电话，杨楠一气之下直接打回去问，结果才发现是小卖部的付费公用电话。

没有意外的话，另外两家应该是也是这个电话打出去的。

问清电话记录的时间，赵涛马上直奔靠近校门口的那个小卖部而去。

时间都不超过一个星期，现在宿舍里都有插卡电话，用这个付费电话的学生并不多，也许老板能回想起来。

“.....就是咱们学校的女孩子，应该是连打了三个长途，就晚饭前刚下课那会儿。”赵涛匆忙描述了一堆，跟着屏住呼吸，问，“老板，这对我很重要，您有印象吗？”

“你这么说的话.....我倒是有点印象。那个小姑娘往不同的地方打了好几个长途。那天还就数她花的钱多，足足打了十几快钱的哎。”胖胖的中年老板娘抓着头，露出了颇为暧昧的笑容，“是你对象吧？”

“我怀疑是我女朋友，这不才来问么。”赵涛凑近了些，“您能想想那女生具体是什么模样吗？”

“啊哟，她戴着个帽子，脸看不太清楚的。”老板娘想了想，开口道，“不过穿得很时髦，家里估计蛮有钱的。”

“具体穿了什么您能想起来吗？”觉得自己仿佛已经接近了真相，赵涛急切地问。

“嗯.....裤子鞋我没留意，不过那身淡紫色的风衣特洋气，再浅点就是藕荷色，按说一般小姑娘肯定就选藕荷色的了，可人家愣是买淡紫色的，穿上还就是特亮眼。小伙子，那应该不是你对象吧？”

言下之意，估计就是他这模样的，不太配那么一个会穿衣打扮又有

钱的小姑娘。

赵涛也懒得理会这个，道了声谢，买了一包口香糖算是自己没白来耽误人家做生意，就转头跌跌撞撞走了。

苏湘紫有两件紫色系的风衣，天气凉了之后，经常换着穿去上课。他认识的人里，真想不出还有谁有这套衣服。

那，疑问似乎就只剩下了最后一个。

她到底是怎么弄到这三家人的联系方式的。

莫非……她还有个同谋？

（四百八十）

找了个身体不舒服的借口，赵涛之后两天没有过去找苏湘紫。

他觉得自己不能着急，需要好好动动许久没用的生锈脑筋，做好一切准备，尤其是心理层面的准备，才能进行下一步的调查。

正好于老师回来在这边找工作不顺，杨楠也满肚子不愉快急需他的安慰，他不得不打起精神先把两个女人安抚好。

整个学校当然不可能只有苏湘紫自己有紫色的衣服，所以赵涛必须要找到更加决定性的证据才行，拉着苏湘紫去让老板娘辨认，那得是确凿无疑并决心撕破脸之后的事情。

不确定同谋是谁的情况下，他不敢找任何人商量，只能闷在肚子里独个分析。

张星语中间用公用电话给他报了个平安，她和母亲已经进入到互相以死相逼的阶段，两人的情绪都不太稳定，赵涛绞尽脑汁劝说了半个小时，她最后还是在电话里轻声道：“不用担心我，你放心，我是一定会回去的。我连跟杨楠装一对儿的手段都用上了，脸皮豁得出去，还有什么好在乎的。”

“可我在乎，星语，你千万别出事，人死了，就真的什么都没了。”

“我知道的。先挂了，过几天见。”

最担心的一块石头姑且算是落了地，赵涛长吁口气，在阳台望着楼下你追我赶的嬉闹孩子，夕阳的光洒在他们身上，让一切蒙了一层血色，看着诡异无比。

想不出什么好办法，他最后只能决定，去苏湘紫那儿的时候，趁她去洗澡或者做饭的机会，打开衣柜仔细看看里面那两身风衣的款式，尤其那身淡紫色的，然后去市里买一件一样的，拿去便利店那儿，找个路过的女生穿一下给老板娘看看，先把这个证据敲实。

反正他现在手头还算宽裕，一件薄风衣，就是大几百块，他也买得起。

大不了不摘吊牌，老板娘认完再去推掉就是。

不过，就在他说好过去苏湘紫家的这个下午，金琳把他约了出去。

“估计我说你女朋友家长的事情和我无关，你也不会相信吧。”静静听赵涛简单说了一下最近发生的事情后，金琳露出一丝自嘲的笑意，轻声说，“瞧你这阴着脸的样子，肯定已经在怀疑我了。”

赵涛摇摇头，“不是，我现在……已经有了在查的目标。我心情不好，是因为……这次可能真的会害死谁。”

“因为你决定要和罪魁祸首彻底划清界限了吗？”金琳一侧眼睛，轻笑了一声，“真是难得见到你露出这么有决心的样子。可万一闹事的不止一个呢？”

“有一个算一个，我都不要了。”他板着脸，看向金琳，“你找我，就是为了问小楠和星语突然缺课的事情？”

金琳沉默地注视了他一会儿，莞尔一笑，道：“当然不是，那两个人就是从这世界消失，我也懒得关心。我问，只是担心你身边出大事而已。我主要是来告诉你，我查的事情，差不多有眉目了。”

“哦？怎么说？”

“一起支教的那两人当然不会承认自己举报过谁，但她们既然有动

机，有能力，我自然要好好查查她们最近的动向，看看有没有什么变化。可巧，你猜我发现了什么？”

“你说。”

“那两人都换了新款的手机，我托人打听，她们只说是有人送的，但死活不说是谁送的，一口咬定是朋友。”金琳淡淡道，“我去商场看过，那两台手机虽然不是特别贵的那种，但加起来也差不多要近三千块。不比你一个学期的生活费少多少。”

赵涛的手抖了一下，觉得后背蹭蹭往上冒凉气。

他突然想起，苏湘紫自始至终发誓的时候，强调的都是她没有举报。可如果她收买了别人举报，难道就不是举报了吗？

那两个一起支教的女生稍微留点意，就知道赵涛和于老师的关系并不一般，两部手机这种对学生来说的天价，足够让她们去实名举报自己本来就看不过眼的事情了。

他疑神疑鬼转了一圈，没想到，最后……最后竟然还是都兜到了苏湘紫的身上吗？

果然，从一开始冲动喂下那颗糖……就是个恐怖的错误。

他站起来，向着放车子的地方走去。

既然这是个恐怖的错误，那么，差不多也到了该纠正的时候了。

他身边的女孩都对他很好，他总不能等到死的死伤的伤，才去壮士断腕。

“你干什么去啊？”金琳站起来追了两步，“你这么去，她不会承认的。”

“我不在乎了。”赵涛头也不回地说，“我又不是法官，我觉得足够判断，就可以了。”

（四百八十一）

“你来啦？今天怎么这么早，我菜都还没洗呢。”打开门的苏湘紫，还是一脸喜笑颜开的模样，“是不是两天没见，想我啦？”

撒娇一样说完之后，她似乎意识到，赵涛的表情不太对劲，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变得有些疑惑，“你……怎么了？”

“让开！”他一把把她推到一边，进屋就直奔卧室的衣柜而去。

打开，掀，找，他盯着里面一件件衣服，狠狠扯下那身淡紫色的风衣，怒火中烧摔在地上，一脚踩了上去，“苏！湘！紫！你为什么这么狠毒！你是不是要把我也逼死你才高兴！”

苏湘紫整个人都好像傻在了卧室门口，她看着赵涛脚下的风衣，颤声道：“你干嘛！那……那是我最喜欢的衣服！你好端端的突然来我这儿发什么疯啊！”

赵涛弯腰抓起那件风衣，拎到苏湘紫眼前，“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找到给小蓓她们三个家里打电话的号码了，是咱们学校门口便利店的公用电话，我去问老板娘了，她正好还记得那天打电话的女生，因为打了好几个不同地方的长途。那女生穿的就是这身风衣！”

“你神经病啊！这是今年的潮款，我自己都撞衫过两三次了，凭什么看见身衣服就是我啊，我去哪儿知道那三家人的电话？”

“花钱啊。”赵涛的眼睛已经通红，积累的怨气和愤怒一股脑喷发出来，都快要让他失去理智，“你不是有钱吗！从老师那儿买啊，或者买通别人去举报啊。你不是就擅长这个吗！和我一起支教的两个女生，一人换了一个新手机，苏湘紫啊苏湘紫，你好大的手笔！你怎么不干脆买个杀手，把我的女人都杀光算了！”

苏湘紫惊愕无比地摇了摇头，“不是我，我不知道，她们两个买新手机和我有什么关系，又不是我给她们买的……我没收买她们，我就不知道你说的人是谁，赵涛，你不能冤枉我。”

“冤枉……好啊，把这身风衣穿上，咱们这就走，去找那个老板娘，现场指认。”他把风衣劈头甩到苏湘紫脸上，胸膛起伏越发剧烈，“走啊，现在就去，省得你不服！”

苏湘紫委屈地扁着嘴，伸手擦着风衣上的脚印，泪盈盈地说：“我不去，这分明是有人要嫁祸我。我上课老穿这件，这又是市里商场买的，别人也不是买不起。”

“除了你，谁还舍得花大几百块买身破衣服就为了设陷阱害人？算上那两部手机，里外里花了快四千了！”

“咱们……咱们去找那两个学生对质，”苏湘紫嘴唇哆嗦着说，“我去当面问问，看看到底拿手机是不是我买的。她们要是说是我买的，我当场要回来！”

赵涛冷笑道：“对啊，要承认是你买的就不能用了，难怪我怎么也问不出是谁送的。苏湘紫……你发誓的时候耍的一首好心眼儿啊，一直跟我说不是你举报的不是你举报的，原来花钱买别人去，借刀杀人，誓言就不会应验在你身上了对吧？你做梦！”

“到底怎么你才肯相信我啊……”苏湘紫哭了出来，“你给我一个证明的方法，你说，要不我重新发誓，我发誓这一切真的和我无关。赵涛，我……我是挺幸灾乐祸的，你身边的女生倒霉，我才有机会，我很乐意看她们出事，可我真的什么都没干。我是从那个算命老头那儿知道，你先找的女友大都要倒霉，所以我的确不想让孟晓涵出国，可我想的是让你跟她多在一块呆呆，她说不定就不舍得走了，我没举报她……我谁也没举报。真的……这些要是我干的，让我不得好死……不对，不对不对，这些都和我无关，我发誓和我无关，要是我指使了谁，就让我天打雷劈，要是有人陷害我，就让陷害我的人不得好死！”

“发誓这种事，我再也不会相信了。”赵涛阴沉着脸，瞪着她缓缓说道，“从一开始，你就是会玩各种手段缠着我的女生，你的心眼太多了，我不信你，我以后都不会信你。”

他用力拨开她，走出门口，转身望着她，“苏湘紫，你如果有同谋，就告诉我，我算你戴罪立功。”

“什么同谋啊……真的不是我！”苏湘紫已经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完全没了形象，可怜兮兮地伸手抓着他衣角，“赵涛，求你了，你好好再查查，我也帮你查，我出钱出力，咱们一起查……这真不是我……我是无辜的啊……”

“还在嘴硬！”赵涛一把拨开了她的手，“苏湘紫，好，事到如今你都没有半点悔改的意思，看来，咱们的关系，也该到此为止了。你给我买的车子，我放在楼下不骑走了。你给的钱，我过后打工凑齐会还给你。”

苏湘紫一愣，抬眼望着他，颤声说：“你……你什么意思？”

“需要我说得更明白吗？从今往后，我和你再没有任何关系。我和你分手了！你此前不是骗我的时候发誓来着么，现在，我就帮你应验。苏湘紫，我发誓这辈子都不会喜欢你，我要是对你再动半点感情，就让我断子绝孙，不得好死！”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啊啊……”看赵涛往门口走去，苏湘紫哭叫着扑了上来，双手紧紧抱住了他的腿，“赵涛，你不能这么不讲理……我明明没有做……求求你……你别这样……你让我干什么都行，你别这样对我……我真的没做……我没做啊……”

像愤怒的公牛一样狠狠把她拉开推到一边，赵涛瞪圆了眼睛，脖颈上的青筋仿佛就要崩裂，“你就是个林仙儿！我他妈瞎了眼！你这辈子也不可能跟彤彤相提并论，你连她一根头发丝儿都比不了！我他妈就是个大傻逼，才信了你的话！以后不要来找我，别逼我打女人。听到没！”

他一把拉开门，走了出去。

在他狠狠把门甩上之前，那被门板瞬间吞噬的空隙中，只留下趴在地上嚎啕大哭的苏湘紫不停颤抖的身影，和撕心裂肺一样的惨嚎。

“我没有……我没有……我真的没有……我没有啊啊啊啊啊——”

他气喘吁吁地走下楼，一脚踹翻了崭新的自行车，发泄一样地大叫了一声，大步离开。

背后苏湘紫打开了窗户，嘶哑地对他大喊着：“赵涛，你回来！你给我回来！不要走！别走……我爱你！我爱你啊……别走……求你……”

但他径直走了出去，抬手叫停了一辆出租车，坐了上去。

车开过拐角，他仿佛还能听到苏湘紫在远去的小区中痛苦至极的哀鸣。

犹如，在冰天雪地中踩中了捕兽夹，无法回去哺育幼崽的母狼.....

（四百八十二）

“凭什么这就算完啊？她跟你享受了这么久两人生活，把我们折腾得这么惨，一刀两断就算完？不成，回头我要上门揍她一顿。不打回来，我出不了气。”

趁着张星语还没回来，赵涛在家交代了一下这件事情的结果，杨楠马上愤愤不平地站起来，指着自己嘴角还没痊愈的破口，怒气冲冲地说：“你看看，这就是你的好阿紫害的！我长这么大我爸妈第一次打我，还是混合双打，足足打了三四个回合！要不是我身子骨结实，估计要被打去住院了！还要跟星语扮情侣，今后跟你怎么过日子还两说呢，我这一肚子气往哪儿撒？往哪儿撒？”

余蓓在旁拉住她，柔声说：“小楠，行了，赵涛这么处理，对苏湘紫就已经是最大的报复了。你说是不是？单纯肉体上的痛苦，没什么意义的。”

“呸，我就觉得肉体上的痛苦特别有意义，你早告诉我是那个贱货捣的鬼，这次我跟你一块过去，非得给她吊起来抽一顿不可！”杨楠顺着余蓓的力道坐下，但气显然还没消，“她要不跪着给我道歉，我这辈子都不可能原谅她。”

“不用原谅她。”赵涛怒气冲冲道，“这种人，以后我都不会跟她再打交道。是死是活都与我无关。她再来找我，谁也不要理她！”

杨楠撇了撇嘴，搂住余蓓，微笑道：“成，看见你这么发一回威，也算值了。看来还是我们三个最重要。看在这份上，就不计较那么多了。我说，你什么时候跟我跑一趟，去把星语接回来吧，事儿解决了，她心情也能好点。要不真这么跟她娘对着飚狠话，万一哪天真付诸行动了可是麻烦事。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这人自毁倾向还挺严重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跟她说。”赵涛耷拉着脑袋摇了摇头，“总感

觉我和苏湘紫这段时间的事情让她知道，她可能会更难过。”

“蠢，让我来说。”杨楠挑了挑眉，“就说你这是牺牲自我卖身救急呗，你钱拿回来了吧？也实打实用在她家了吧？拿人手短啊，最重要的是，你这不是已经分手一刀两断了吗？我觉得她不至于找你麻烦。”

“可能吗？”

杨楠点点头，“可能得很。这会儿咱家乱成一锅粥，她才不会跟你闹脾气，你想想，最近谁对你好，效果得是平时好几倍吧？她傻吗？你要是没分手，她兴许要闹闹，已经分了，她顶多撒个娇，绝对没事的。”

赵涛脑子里一抽一抽的疼，摆了摆手，“好，那你给星语打电话吧，谈好了，咱俩去接她。你说的对，不能让她一直跟那么个寻死觅活的娘在一块呆着。”

杨楠点点头，抓起手机就去了阳台。

余蓓望着赵涛，站起来走近他，张开手把他搂住，低着头柔声说：“既然你已经下了决心，赶走了捣乱的罪魁祸首，我想.....以后一切应该都会好起来的。别再让大家伤心了，好吗？”

赵涛用力点了点头，脸颊感受着她胸膛柔软的温度，激昂的情绪还没有完全平息下来，好像有把火在心里乱窜，窜得他浑身燥热。

不知不觉，裤裆里的那根东西竟然不合时宜的翘了起来，硬邦邦支愣着。

他本想开口说一下，可念头一转，又觉得有什么可说，她们不都已经爱他爱得无法自拔了么？

当他真正狠下心去分手，去一刀两断，不就连苏湘紫这样有钱有心眼儿的女生也毫无办法吗？

金琳一直希望的，不就是他能真正掌控住被他锁住的女人们么？

那，顾虑那么多，不是自寻烦恼吗？

他笑了笑，抬起头，看着余蓓的脸，突然伸手扯下了她的睡裤。

“嗯？”余蓓微微皱眉，似乎有点纳闷，“你.....想要了？”

“嗯。”他懒得多话，彻底大闹一场引发的高亢情绪急需一场酣畅淋漓的发泄，他解开她的衣扣，把嘴拱进去，吮吸住余蓓娇小的乳头，手指拨开内裤的底部，顺着柔软的缝隙前后摩擦。

“我先去洗澡吧。我和小楠都刚回来，身上汗叭叭的。”

“不用。”他更用力地吸起，柔软的乳头都在唇缝中被拉长，承受着舌尖的撩拨，他的手指也钻了进去，那一点点湿气，迅速在他的搅拌下扩散，变成温暖滑腻的溪谷。

不知道是不是最近一直没有好好做过的缘故，余蓓也显得少见的敏感，不一会儿，就发出了娇美的喘息，双手钻进了他的衣服，抚弄着他的胸膛。

杨楠的电话还没有打完，赵涛就站起来，让余蓓趴跪在床上，睡裤脱掉，裤衩挂在一边脚踝上，从背后狠狠插了进去。

他用力地摩擦，让粗大的龟头碾压着每一层多汁的褶皱，就像要把余蓓的情欲都榨取出来一样。

而她也配合地摇晃着腰肢，小巧的白臀以陷入其中的肉棒为轴，灵活地转动。

“喂，你们太夸张了吧，我打个电话，你们就干上了？这话题怎么转的？”杨楠开门进来，先是吓了一跳，跟着就过来抚摸着余蓓微微摇晃的乳房，笑嘻嘻说，“真难得，咱家的大色胚总算又有了点精气神。”

“嗯.....嗯嗯.....”余蓓轻轻呻吟着，没有说话，两侧的头发垂下，挡住了她白皙的脸，只有晃动间，仿佛露出她无比满足的微笑。

情欲依旧在攀升，赵涛一把拽过杨楠，压过她的脑袋和她吻到一起，一手揉着余蓓的屁股，一手搓着杨楠的乳头。大概是嘴角的伤被牵扯到，杨楠的舌头被吸过去后，后鼻腔忍不住发出微痛的哼声，分外悦耳。

第一次射精后，他拔出来，按着杨楠让她跪坐在地上，上仰着头，含着湿淋淋黏乎乎的肉棒舔，不停地舔，直到她下巴发酸，再换成余蓓继续。

等老二在余蓓的口中顺利勃起，他拉过杨楠，从背后抱住她，让她站在床边弯腰撅臀，挺身刺入，开始了第二回合。

杨楠一边娇喘，一边有点疑惑地问：“守着床……干吗不上啊？换个姿势嘛……这样都看不到你。”

“回头吧，今天我就想这么干。”赵涛把指头在余蓓嘴里润了润，缓缓挤入到杨楠有一阵子没被玩弄的屁眼中，用力一压，顺着肉棒在隔壁进出的节奏扣挖起来。

“嗯……啊、啊啊……好……好……随你高兴……深点……深点……”

“前面还是后面啊？”他低着头，一边问，一边笑了起来。

“都要……都要深点……啊啊……啊啊啊啊……”杨楠摇晃着娇躯，一边发出羞耻的呻吟，一边达到了高潮。

余蓓坐在床边，望着赵涛的脸，却似乎陷入了沉思。

（四百八十三）

“你有没有觉得，这事儿仔细想想，似乎不太对劲儿啊。”走在商场琳琅满目的柜台中间，金琳瞄了一眼标签，把裙子放下，转头一边往外走，一边轻声说道。

“我不懂，有什么不对劲吗？”赵涛揣着兜，估算着今天跟金琳这次的约会需要花多少才合适，“我跟苏湘紫分手后，星语回来了，小秋找到工作开始实习了，你不是也挤进团委办公室准备重新开始了么，我觉得一切都回到正轨了啊，可见罪魁祸首就是她。”

金琳沉吟片刻，小声说：“你去还她钱的时候，她怎么说？”

“能怎么说，还跟之前在学校里堵我的时候一样呗，哭哭啼啼解

释，求我原谅，还是一哭二闹三上吊那一套。有本事她真上吊去，我保证不解绳。”赵涛烦躁地甩了甩头，指了指拐角处的座位，“挺冷的，喝点热饮么？”

金琳点点头，说了声好，跟着他一起往那边走去。

都知道这阵子张星语的情绪还不稳定，所以赵涛出来，找的借口依旧是和于钿秋幽会。和金琳的关系，仍然处于地下。

他挺感激金琳，不清苏湘紫给的那笔钱，他心里就始终有个疙瘩放不下，可家里凑了凑，最后还是差不少，张星语气得打算去找她妈要回来，杨楠、余蓓两个人劝了一夜才劝住，最后，还是金琳和于钿秋各拿了笔钱，补上了这个缺。

赵涛恢复了跑家教的兼职，比从前接的课更多，甚至有点想要靠过头的辛苦来弥补自己的愧疚。所以拖到周末，才先后陪于钿秋和金琳约会一场。

于钿秋剪了短发，整个人利落了很多，和金琳愿意来商场逛逛不同，她上午跑完辅导班的实习工作，就匆匆回到出租房洗好澡，等赵涛上门，一直做爱做到了晚饭时分，赵涛吃完去家教前，她还在饭桌下含着他的老二呜呜嗯嗯的给他唆了一管子出来。弄得他晚上坐在家教那小子身边的时候，觉得蛋皮都有点抽抽。

她没太关心苏湘紫的事儿，做爱间歇休息的时候，她一直在跟赵涛商量，毕业后的未来。

她依然不赞成赵涛往大西北去，她觉得，那边水土不合适，环境也差，而且他要真的去靠父母，带着这么多女人绝对要糟糕，远不如自己设法独立安全可靠。

于钿秋最后考虑的计划，是这三年她先在辅导班里好好干，她觉得这个行当挺赚，将来赵涛毕业，她就把存的钱都拿出来，自己开个辅导班，跟着他的这些女人好歹也都是大学本科学历，进来当个老师没什么问题，一大家子人一起赚钱，多少也有个向心力。

“屁。”金琳啜了口饮料，干脆利落地给出了自己的评价，“向心力？撞到一起你又要完蛋一次。赵涛，我还是那句话，离开学校后，你

只有拼命往上爬，拼命往上爬，积累资本，变得比我们都强，强得多，你才能有安稳日子可过。你能赚下几个亿的家产，信不信这些女人没一个敢当着你的面争风吃醋的？”

“我没那么大野心，我就想平平常常……”

“平平常常个屁。”金琳直接打断了他，“平常人谁会一口气搞五、六个女的在身边？你早就走不到平常的路上去了。这次苏湘紫的事就是给你的教训，你就没发现么，你身边包括我在内，可有一个省油的灯？你真觉得这次的事儿全是苏湘紫一个人犯下的？我知道你急于平息事态的想法，我也知道，你其实想到了关键，所以不管你有没有足够的证据，反正掐掉苏湘紫这个隐患，你就能暂且平安。可将来呢？你就这么开个辅导班，等着我们这帮人再有谁忍不住炸了天？”

她望着赵涛的表情，轻声道：“更何况，那也等不到毕业那么远吧？你许诺给余蓓的，可是每个人都想要的，说不定哪天，大家就要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大学生在校已经可以结婚了，你觉得……谁会先忍不住呢？”

余蓓已经忍不住过了，暂时还没下一个，赵涛在心里盘算了一下，按可能性来说，其他人貌似都不高，就笑着说：“反正小蓓在，估计都能忍得住。”

金琳点点头，“对啊，这就是问题所在了吧。”

他心尖颤了一下，那股挥之不去的烦躁又涌上心头，他忍不住一口喝干面前的热饮，“你还逛吗？看了好多也没见你挑一件，没合适的？”

“没价钱合适的。”金琳抓起挎包，“走吧，不逛了。去旅馆。我知道你想去钟点房了。”

“没事，你不想我就陪你再转转。我昨天跟小秋见面，没那么贪。”赵涛掩饰着拉住她的手，“我也想给你买件衣服，真没合意的吗？”

金琳瞄了一眼刚才过来前看的那条裙子，可反季打折依旧超出了赵涛的承受范围，她笑了笑，反手跟他十指相扣，淡淡道：“没合意的，走，去旅馆吧。就算你不想，可我挺想的，我都觉得……你好像就没跟

我比较正常的做过一次爱。”

赵涛楞了一下，他觉得有点冤枉，自己还是好好陪过她的吧，可和女人显然不能翻老账，那纯粹是自找麻烦。

于是，他打起精神，好好地利用了一下钟点房里的两个小时。

但金琳也没让他专门取悦，看来，她所期待的正常，就只是一般情侣那样的流程，坐在床边说说话，抱在一起亲一亲，摸着摸着脱掉衣服，你吻我，我吻你，男的急躁毛糙，女的紧张羞涩，前戏不了五分钟就提枪上马，嗯嗯啊啊。

他不知道这样哪里好，但他感觉得到金琳很享受也很投入，比他用各种技巧逗弄耐心抚摸亲吻的时候反应还大。

他懒得去深想，反正，这个从来都是他猜不透的女人。

说不定，下次出现危机的时候，他还得指望她呢。

连着辛苦了整整一个周末双休，晚上做完家教，跟孟晓涵一起回去后，赵涛照旧在楼下坐着车子后座休息了一会儿，发呆了十几分钟，才慢慢走上楼梯。

不知道为什么，他突然很想学学抽烟。

家里表面上恢复了正常，三个都断掉父母那边经济来源的女生变得更加忙碌，赵涛进家的时候，今晚一起的杨楠和张星语都已经在隔壁卧室睡熟。

强撑着等他的余蓓，也已经是呵欠连天。

洗完澡后，他和余蓓相拥而卧，但睡得并不安稳。

梦里一直有张脸，在哭号着哀求他，撕心裂肺，悲痛至极。

他不知道这算不算噩梦，因为他没有惊醒，只是第二天起来的时候，整个脑袋一圈一圈的疼。

“赵涛，12月了，你该过生日了。今年想要什么吗？”余蓓已经起

床，正坐在书桌边记昨天的出入账，“家里的钱还能腾出三百多块，够给你买礼物了。”

“不要了。”他摇摇头，脑袋里像是有个铁疙瘩在跟着滚来滚去，“有你们在我身边，我就很满足了。真的。”

“神经病！不要理她！”这时，家门那边传来张星语气冲冲的声音。

赵涛赶忙大步走过去，皱眉问道：“怎么了？什么事儿？”

张星语手里拎着早饭，眉心紧锁，走向厨房，“没事，咱们吃饭。”

杨楠跟在后面拎着另外一个袋子，反脚踢上房门，走到赵涛身边，轻声说：“那个苏湘紫，在楼下呢。”

“啊？她来干什么？”赵涛一愣，肚子上的怒气顿时又涌了上来。

杨楠的表情却显得有点复杂，“她在下面跪着呢，说要给我们三个……道歉。我的妈啊，冲我跟星语梆梆磕头，脑门都出血了。”

【 J F — 1 5 6 0 】

暂时打发出去傅依依，浦杰领着陈静洁往刚走出来的办公室折回去。

没想到才一进门，背后就传来了锁被别上的声音，跟着，陈静洁那饱满丰腴的身子就一头扑了上来，从背后张开胳膊紧紧搂住了他的腰，沉甸甸的两团乳肉在他肩胛下面死死压着，微微摇动，似在磨蹭。

跟着，就是急促颤抖的一句，“浦杰，我……我不行了……我好想你……想要你，想要得不行……”

“窗帘还没拉呢。”他笑了笑，柔声提醒了一句。

陈静洁立刻往遥控器那儿跑去，一步裙包裹的臀部在这种匆忙下左右摇曳，透出风情万种。

差不多的年纪，同样是许久不见，俞静思虽然也一样满心渴望，却不如陈静洁这么急切焦虑，还有余裕保持几分情调，和一贯的慵懒闲适。

看陈静洁拿起遥控对着窗帘恨不得把面板按穿的力道，浦杰笑着摇了摇头，走过去从背后抱住她，往宽大的办公桌边一压，“就这么着急吗？等不到晚上下班了？”

“等.....等不到了。公司最近现金流巨大，我都不知道要加班到什么时候。浦杰.....你一下子要注资进来那么大的数，我是财务主管，我忙的孩子都顾不上看了。”

“那你还顾得上要这个？”他往她耳根哈了口气，垂手掏进裙底，隔着并不算厚的纺织品将她一把握住，往上微微提起，整片耻骨顿时都落入他的掌中，气温渐高，那蝉翼般的丝袜和薄薄一层内裤根本阻挡不住什么，他几乎都能描绘出她丰满下体的隐约轮廓，“这可很耽误工作时间的哦。”

“可我.....可我实在是想.....我想得要发疯了。”她的呼吸更加急促，低着头，双腿都微微颤抖起来，她觉得小腹的深处在微微痉挛，温暖的感觉正在涌出，一股接一股，让满满的焦虑随之扩散进脑海，苦闷到连毛孔都在收缩，“雅洁.....好命跟着你.....整天精神焕发，我.....我就只有做梦.....做梦能见见你.....梦醒了.....浑身都更难受，浦杰.....你.....你就当可怜可怜我，别.....别等我去雅洁那儿了行吗？先给我.....先给我一次.....”

感觉再给她把胃口吊下去，估计要逼她重演当初情人节在妹妹家崩溃哀求的一幕，那可就有过头。

其实这里比家中反而更加合适，环境刺激，还不用脱太多衣服，对她这种当了孩子妈的女人来说等于是扬长避短，浦杰略一思忖，就干脆地拉开裤链，把她的一步裙翻卷到饱满的臀部上方，把内裤连着裤袜一起向下剥去。

酥软的肥臀弹动着裸露出来，卷曲的阴毛之前被紧紧束缚的缘故，在耻丘上压成了扁扁的一片，看来内裤提得够紧，两篇发达的小阴唇，都在阴门外侧的凹沟中蜷成了两团。

他往后退开半步，低头看了一眼，刚才就只是这么握了她一下，压制异性的魅惑力都还没彻底发动，她的小花瓣中央，就已经有了粘稠的蜜汁痕迹，亮晶晶闪着光。

毕竟还是上班时间，精明能干的傅依依就外面一门之隔的地方，他并不想磨蹭太久，幸好，他也知道，陈静洁也绝对坚持不了多久，对这种已经熟透开裂，滴滴答答掉汁儿的果子，省去前面的繁琐步骤直接一口咬个稀烂才是最正确的吃法。

“扒开。”他从内裤里解放出已经翘起的凶器，这根微微上弯的怪物，如今不需要什么技巧也可以征服地球上大多数女人。

“啊？”陈静洁楞了一下，扭头望着他，亢奋感让她的头都有些充血，以至于没有听清。

他往前凑上去，用火热的前端在还闭合的缝隙上轻压着划了一下，“扒开，你自己扒开，我就放进去。”

她白花花的屁股抖了一下，跟着，抿紧嘴，向后伸出手，从臀部两侧，十指一压，拉开了那通往子宫的湿润之路。

尽管外侧已经有了不少色素沉积，打开之后，内部却依旧是色泽鲜亮干净的莹润粉色，颤动的肉壁已经染满了粘稠爱液的缘故，张开的入口两侧，拉出了几道淫靡的丝线，仿佛有几只辛勤的蜘蛛正在里面筑巢。

他伸手试了试，指尖完全没有任何难度地钻了进去，比油瓶子口还要滑溜。

“浦杰……我……我扒开了……”陈静洁羞耻地呻吟般说道，“还……还不够开吗？”

本来已经准备插入的他闻言顿时停住，把已经临门的大炮有稍微往后抽了抽，笑道：“对，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的尺寸，还不够开。”

她低着头喘了几口，先蹬掉高跟鞋提起腿，把丝袜和裤衩一起从一边脚上脱掉，然后咬了咬牙，从桌子上往外挪了挪，让臀部悬空的部分更多，微微沉腰，一双长腿努力分向两边，接着，再次伸手，扒开。

整个阴阜都被扯开到形状有些扭曲，洞开的阴门让顶端膨胀的阴蒂都裸露出来，入口变得像是一张馋鬼的嘴巴，横长竖宽，满口馋涎。

“那，你忍住。”他笑了笑，这才满意地向里刺入。

粗大的龟头缓缓通过被扒开的腠口，他故意调整了高度，碾压着女人浅处最敏感的前庭，缓缓碾入，缓缓拉出，伞棱刚蹭着她扒开到最大依然被撑圆的阴门，一下，一下。

“嗯……唔……嗯……”她也缓慢地呻吟着，一声，两声……还不到十声，她的气息就从妩媚变成了焦急，等着承受野兽般冲击的白臀都有些等不及，烦躁地扭动起来。

就在那蠕动的入口越来越紧，手指扒着都好像嘴巴一样唆住他的时候，他伸手捏住她的臀肉，猛一挺身，一条巨龙尽根而入。

这一下撞得她眼前发花腰杆发软屁眼发麻，满肚子的焦躁烦闷就像弥漫在空气中的粉尘，被磨出的情欲火花瞬间引爆，炸开一片灿烂耀眼的甜美快感。

“呜唔——”那畅快的声音差点就破开了紧抿的嘴唇，陈静洁连忙伸出颤抖的手，摸摸索索从办公桌上把浦杰的一个木雕摆件够到手里，晃悠悠拿到嘴边，张开牙关一口死死咬住，就跟饿极了的母狼啃上根带血丝的肉骨头一般。

如果不这样，她绝对会喊到全公司都知道。

浦杰笑咪咪揉搓着她柔软的臀肉，故意放缓了节奏。

等那焦躁又渐渐升起的时候，他再猛地碾压过去，一串电动马达似的迅捷突刺。

才如此循环了两次，陈静洁就咬着嘴里的木雕，一只手扒着办公桌快把指甲抠进桌面，一只手把不知从哪儿抽来的纸死死攥成一团，翻着白眼高潮了。

他拿了根笔，沾沾爱液塞进她肛门一节，转动着玩了一会儿，等她缓过劲来，抽出丢到一边，把她上身拉高，一粒粒解开扣子，握住丰满吸手的双乳，顺着斜上方又是一顿狂风骤雨般的蹂躏。

那雄壮的身躯微微后仰，让她像是斜坐在他的身上，但每一下顶入都把她稍微抛起几寸，然后等着她顺着重力沉下，她的双脚都已经浮空，人也像是被抛到了宇宙深处，很快，就在绝顶的快感中迎来了一次高潮的大爆炸。

咬着木雕的嘴巴滴下了几点口水，却远不如被奸到发烫发红彻底一塌糊涂的小穴流出的多，地面上落满了点滴印子，连他的西裤上都留下了明显的水痕。

他把她放回桌边，慢悠悠玩弄着已经硬到像个小胶塞的乳头。

她微微扭着臀，觉得已经承受不住，可身体还是渴望那股快感，尽管已经像是吸饱了水的海绵，哪里都沉得用不上力，哪里都能挤出淫荡的水，可她还是想要，想要到浑身触电，要到尿道发酸，要到整个屁股麻痹刺痛，好像如果不这样彻底的满足，就无法让她忍受之后再一次长久的空虚等待。

“还能要吗？”浦杰拨开她已经汗湿的头发，轻声问道。

她不敢松口，就那么有气无力地点了点头。

“好。”他笑了笑，点点头，这次，他不再给她回气的间歇，不管她的高潮来得有多强烈，多么连绵不绝，他都继续持久的进攻，配合着手上的技巧，让性爱的愉悦绳子一样缠绕在她身上，越勒越紧，直到仿佛濒死，灵魂飞升，大脑一片空白……

当那浓稠的精液喷洒出最后一次战栗的高潮时，陈静洁浑身上下还能使劲的地方，已经只剩下了上下两张嘴巴。

下面的嘴死死裹着肉棒，不受控制的蠕动吸吮。

而上面的嘴，还是死死咬着那个木雕。

她一直就那么咬了四十多分钟，到最后松开嘴的时候，硬木雕上，都留下了两排牙印。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九十六）

下一周是大家需要的伪结局。

啊.....终于要完结了。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八十四）

赵涛一听，赶忙冲到厨房探头从窗户往下看了一眼。

苏湘紫真的就在院子通道对面跪着，她一眼看见赵涛，立刻大喊道：“我错了！我什么错都认！求求你们原谅我！给我个机会！我一定好好弥补，我什么都听你们的！”

张星语解开袋子把早餐倒进碗里，皱眉道：“赵涛，来，吃饭。”

余蓓在旁踮脚张望了一下，轻声道：“要不.....你让我下去看看。”

赵涛本就心烦，一摆手道：“不去，都不去，见她干什么。耽误咱们吃早饭。吃完咱们还要忙呢。不理她，看她能跪多久。”

余蓓只好点点头，轻轻哦了一声，“那好，咱们吃饭吧。”

杨楠咬了一口油条，看表情，似乎有点不忍心，“她.....要真跪着呢？我可真没想到她能来跟我跪着道歉啊。这.....这也太夸张了，跟演电视剧似的。这要跪上一顿饭的时间，咱们一家子可要出名了。”

张星语抿唇站了起来，“你们吃，我去赶走她。”

余蓓赶忙跟过去把她一把拽住，“算了，星语，还是我去吧。”

说着，她抓起羽绒服披在身上，叹了口气，匆匆下楼去了。

赵涛哪里还有心情吃，呼噜了几口豆腐脑，就忍不住过去窗边看了下去。

苏湘紫还是跪着，余蓓站在她面前，低着头看，两人相对凝视，不知道在说什么，只能看到苏湘紫紧紧抓着余蓓的双手，用力到连虎口都泛起了白色。

余蓓看上去很平静，而苏湘紫则激动得满脸通红，可不知道为什么，她的声音压得很低，赵涛特意偷偷打开窗户，依然听不到楼下她们在说什么。

他觉得有点不对劲儿，转头过去抓起衣服，就也匆匆跑下了楼。

可他走出单元口，那两个女生却已经像是谈完了，苏湘紫站了起来，正拍打着自己的裤子。余蓓转过身，恰好看到他，皱了皱眉，轻声道：“你怎么下来了？”

赵涛狐疑地打量了一眼苏湘紫的表情，虽说看不出什么，可跟之前每次见面就过来抓腿拖腰哭着哀号的样子截然不同，那复杂的神情中，仿佛掺杂了哀怨、愤恨、嫉妒、绝望和无法克制的爱意与忧伤。

“你们说什么了？”他拉过余蓓，轻声问道。

余蓓扭头看了一眼躬身之后往院外走去的苏湘紫，等她走远几步，才轻声回答：“她来道歉，挺有诚意的。”

听出余蓓口吻中的波动，赵涛楞了一下，不太敢相信地说：“所以……你打算原谅她？”

“条件合适的话，为什么不呢。”余蓓的眼中闪过一丝不甘，但唇角却泛起了一丝微笑，“不然，要让她一直有机会就死死缠着你，害你变成学校里的笑柄吗？”

“这……你怎么原谅她的？”

“谈了谈条件，顺便，我上去还要跟她俩商量，我自己不能做主的。”

“不用商量，星语不会同意的。”赵涛摇了摇头，陪着她一起往上走去，“我本来以为你也不会接受她的道歉，小蓓……你这可真让我意外。”

余蓓的神情看上去有些恍惚，“为了大家的将来，我会跟星语好好谈谈的。”

赵涛叹了口气，他知道最近身边的女人们固执的一面表现的格外明显，干脆不再多说，搂着她上去后，就坐下自顾自吃了起来。

余蓓看张星语已经吃得差不多，招招手，让她和杨楠跟自己一起去了卧室，还特意锁上门，把赵涛关在了外面。

他一头雾水，满腹疑窦，心想这苏湘紫到底使了什么法术，余蓓……应该是最不可能原谅她的那个啊。

不过有张星语在，他大致能猜到商量的结果。

果然，没两分钟，里面就传来了张星语拔高的惊愕声音：“没门！凭什么啊！我不答应！”

但不知道为什么，接着，里面就安静了下来，三个女生的轻声细语，赵涛故意凑到门板上，也一个字都听不见了。

她们足足谈了快一个小时，赵涛如坐针毡，后背一股股凉气往上冒，忍不住去检查了一遍家里窗户关好了没。

之后，让他跟傻子一样忍不住自己挖了挖耳朵的场景出现了。

张星语面若冰霜地走出来，坐到饭桌边吃了几口已经凉了的早饭，竟然缓缓说道：“赵涛，我听小蓓的，我没意见了。”

杨楠挠着头走出来，打量打量他，扭头看看余蓓，撇撇嘴，也坐下拿起了筷子，叹息一样地说：“她模样还行，真什么都愿意的话也挺好，这儿冷嗖嗖的，住大房子呗，我也高兴。”

“什么？住大房子？”赵涛眼睛都瞪得溜圆，这会儿杨楠就是从裤裆里掏出个大鸡巴他都不会更惊讶了，“你们……你们到底在说什么啊？”

余蓓缓缓坐下，柔声道：“我们决定接受苏湘紫的道歉。她会帮星语家还清欠债，负责我们三个今后三年的学费和生活费，不需要我们再去打工，还会让咱们都住进她那间大房子里，她来负担房租，洗衣做饭，收拾打扫。”

嘎的一声脆响，赵涛看过去，竟是张星语狠狠一口咬在了筷子上。

杨楠低头不语，余蓓接着说：“她说她这次一定会痛改前非，等到咱们毕业，也会为大家的将来着想，出一笔钱帮你创业，咱们一大家子人，一起开一家公司，靠着她父母提供的生意人脉，至少，吃喝不愁。我想……这总比去大西北那边好的多，比起开辅导班，也轻松得多。”

赵涛完全傻掉了，他根本不明白这种条件为什么会让余蓓点头，“可……可万一她要是还不老实呢？她要是再做什么呢？”

“她不敢了。”余蓓的面颊绷了一下，咬合肌在脸上牵扯出一个细小的波动，“如果她再找事，我就杀了她。”

（四百八十五）

赵涛觉得有些不对劲。

这件事情背后一定有什么他不知道的暗流在涌动。

余蓓去跟孟晓涵上自习，杨楠去联系房东退租，他就趁着和张星语一起收拾行李的机会匆忙问道：“星语，我觉得你不应该同意这种安排的啊。不光原谅苏湘紫，咱们还要请假今天就搬过去，你们……你们是不是被苏湘紫给催眠了啊？”

张星语用力把从柜子里拿出的衣服塞进行李箱，狠狠压紧，望着最上面那条血一样的红裙子，轻声说：“不然呢，你觉得我该是什么反应？去找苏湘紫拼命，把她捅死吗？我去坐牢，你能记得我多久？我只有在你身边才行，为此，付出什么代价都可以。”

她抬起头，眼中水光盈盈，“而且，我为什么不同意呢？苏湘紫已经犯到过咱们手里一次，你现在那么讨厌她，她做这么多，你还是讨厌她。留着她，总比留着金琳、孟晓涵要好吧？”

赵涛心里一惊，唯恐她眼里的暴风雨真从雷云中掉落下来，连忙柔声道：“我……我就是……怕你不开心。”

“你才不怕。别哄我了。”张星语低下头，继续收拾着衣服，白色的风衣，把红色裙子牢牢盖在了下面，“我之前是不是让你看过我的手？”

赵涛点了点头。

“我还让你看过我如今的身子，赵涛，你实话说，我还有以前那么好看吗？”

他连忙点头道：“好看，我觉得好看。”

“撒谎。”她把箱子用力拉上，封口，推到一边，站起来，突然掀开了自己的上衣，露出比以前少了几分饱满弹性的乳房，和乳房下清晰可见的肋骨痕迹，“我不是没让你看过，我自己其实也清楚，我就快瘦成排骨了，我心里烦得要命，洗澡的时候整把整把掉头发，不敢让你看见掉的狠了的样子，一起洗的时候只能趁着你洗头不睁眼，揪着一团一团的往马桶里冲。小蓓说得对，如果……一直这么下去，我很快就要干枯了。你喜欢好看的花，肯定不喜欢干瘪的烂花瓣。苏湘紫不是说她什么都愿意付出吗？那好啊，我要用她的钱还债，上学，保养，我要变回以前的我，我不要变成又憔悴又丑的女人，等着被你嫌弃。”

她缓缓放下衣服，咬牙道：“所以我就算恨不得杀了她，也会忍耐的。我已经明白了，我要忍耐的事情还有很多。不过没关系，赵涛，为了你，我会忍的。我一定能忍到……我想要的那一天到来。”

她打开另一个衣柜，抬手擦了擦眼角，缓缓说：“好了，你要帮忙就帮，你要还急着去问杨楠，就去问吧，别在这儿碍事了。”

“为什么原谅她？”杨楠联系好退租的事，进门一听赵涛开口问，就笑了笑，说，“因为她真的跪着道歉了啊。我跟你一样，我对好看的女孩子没办法嘛。看她那么可怜，我都想上去摸摸头了。要不是小蓓说不要再计较过去的事了，我真想好好查查看是不是有人冤枉她。”

“她挺会演戏的，你可别上当。”赵涛皱了皱眉，压下心里拼命往上蹿的不安，小声说道。

“演不演的，她都承认了啊。”杨楠耸耸肩，“认罪伏法，坦白从宽，再说……她提的条件挺有吸引力的，这么辛苦打工，咱们的日子也不好过。老这么下去，我觉得啊……你迟早要被金琳拐跑喽。”

怎么突然一个个都提起金琳了，难道苏湘紫拿金琳当材料说了什么吗？

赵涛一脸纳闷，可不知道从何问起，只好讷讷道：“那……咱们就这么住过去了？”

“对啊。换大房子啦，你高兴点嘛。”杨楠笑嘻嘻拍了拍他的脸，跟着半是认真地说，“赵涛，为了你，我们都已经没有父母家人可依靠了，你身边还有一堆乱七八糟的事情，小蓓说得对，大家现在就是在水里漂，不想沉下去，就要抓住一切可以抓住的东西。呐，那个苏湘紫长得还挺漂亮的，她既然说什么都愿意，等过去安顿好，我可就要夜袭她了啊。喂，你悄悄告诉我，她后门你干过了没有？”

“我现在没心情说这个……我去找小蓓。”他烦躁地挥了挥手，匆匆穿上衣服，蹬着新买的破二手车子，往学校匆匆赶了过去。

可去平常她们固定自习的教室瞄了一眼，却没找到人，只看到占座的书还留在桌上。

他去看了看，有些奇怪，孟晓涵竟然没有在看外语，桌上摊开的是资治通鉴中的一本，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兴趣变成历史了。

犹豫了一下，他探头跟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女生说：“同学，麻烦你，我问一下，在这儿上自习的两个女生去哪儿了？”

“不知道。”

很标准的，不相干的陌生人给出的回答。

赵涛走出门口，雾气弥漫的脑海中，隐约浮现出一些让他感到恐惧的轮廓。

他知道余蓓不是来上自习的，她连课都请好了假，准备下午就要搬家，上午专门跑来一趟，分明就是为了见孟晓涵。

她俩什么时候变成关系如此紧密的联盟了？按道理，余蓓最排斥的除了苏湘紫，不就该是这个已经确定没办法出国的孟晓涵了吗？

给余蓓打了个电话，对方却已经关机，再打给孟晓涵，则是无人接听，赵涛心烦意乱地握着手机走来走去，却突然接到了金琳的电话，让他尽快到团委那一层角落的小教室来一趟。

反正这会儿也找不到余蓓和孟晓涵，赵涛只好先赶去了金琳约他的地方。

那里面有几个自习的学生，他等了会儿，金琳大步走了进来，把门一关，在黑板上写下团委开会，请让出教室。

不一会儿，学生们就收拾东西走了个干净，金琳把后门也跟着关上，把赵涛一抓，拽到远离门口的角落里，面色凝重地问：“苏湘紫是不是去找过你们了？”

赵涛心里一震，忙问道：“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她也来找过我了。就我给你打电话之前。”金琳的表情看上去并不像是生气，倒像是在担心害怕什么，一副在草丛里走路随时能踩到蛇的样子。

“她找你干什么？”

“道歉。”金琳眉头紧锁，手指在胳膊肘上不断地轻轻敲打，“她诚心诚意，给我跪下磕头道歉，说举报害我丢了学生会的工作，非常对不起，愿意尽一切力量弥补我。我……只好说不跟她计较了。”

“这……不是好事么？”赵涛心虚的笑了笑，因为他看得出，金琳的脸上可没有半点高兴的样子。

“好事个屁。”金琳最近对屁这个词的使用频率有了明显上升，“你傻我又不傻，我一直在打量阿紫的表情，她分明就特别委屈，特别愤怒，可她还是把什么都认了，专门找我道歉，这说明什么？”

她瞪着眼睛，一把揪住了赵涛的领子，“这说明，她在忍辱负重。这种性的女生，忍辱负重要干什么？就为了挽回你吗？我才不信，你最近最好小心点，留意留意她到底要干什么，要是暴风雨来了，别带着

我一起翻船！”

（四百八十六）

赵涛挠了挠头，说完自己那边的情况后，很困惑地问：“我搞不懂，金琳，苏湘紫……那么讨厌你，这件事上你又是损失最小的一个，为什么她还要特地来找你道歉啊？”

金琳双手撑着窗台，想了想，说：“这说明，她可能去找每一个人都道歉了一遍。”

她的话音未落，于钿秋就给赵涛打来了电话。

“喂，小秋，怎么了？”

“赵涛，你那边……到底出什么事儿了？为什么苏湘紫专门跑来找我，又是哭又是磕头的，说自己鬼迷了心窍雇人举报我，因为吃醋不想让我好过，还一下子赔了我一万块钱，她……是被雷劈中脑子坏掉了吗？”

赵涛哪里知道为什么，只好随口安抚几句，说了一堆可能是她心里有愧过意不去巴拉巴拉的屁话，接着挂掉手机，满头问号地看向金琳，“她……她真去找于钿秋跪地磕头了。看这时间，估计从你这儿一走，就打车去了。这是要干什么？凑神龙许愿吗？求你们原谅干什么？为什么不来求我？”

金琳望着窗外灰蒙蒙的云层，思考了一会儿，说：“因为求你没用。苏湘紫……可能是开窍了。”

“开窍了？”

“她应该是终于意识到，你并不一定是有什么确凿证据，你就是害怕身边的我们持续不断地找事做乱，所以把最新来的，最没感情的她，杀鸡儆猴了。”

赵涛抖了一下，心虚地说：“我……没有那个意思。”

“有没有那个意思，这都成了事实。”金琳轻声道，“所以，不管苏

湘紫是不是这一系列事件的真正犯人，她要还想回到你身边，就必须先解决其他人不能容她的问题。而如果包括你身边三个女友在内的女人都原谅了她，你的人再搬过去，她放低姿态好好伺候你们几个，不出半个月，你就会搂着她躺在床上唱鸳鸯蝴蝶梦。”

“我现在没那么缺乏定力了。”赵涛板着脸，不悦地说。

“这不是定力的问题，而是你会觉得没有后顾之忧了。大家都不反对，你为什么放着一个爱你爱到发疯的漂亮姑娘不上呢？你的老二有那么听话吗？”金琳讽刺了一句，跟着说，“这事儿背后，可能还有个理由。如果苏湘紫不是真正的犯人，那她说不定还要借着这个机会，把陷害了她的人揪出来，给自己找一个公道。”

她扭过头，视线终于从乌云转到了他的脸上，但眸中灰蒙蒙的阴影却依旧还在，“阿紫是什么性格，我可能比你还要了解。别以为只有张星语那样憋久了火山爆炸的威力才大，有些人，不憋就是天生的火山。只是冒冒烟，你可能觉得挺热情挺温暖，喷发出来，能烧得你连渣都不剩。”

她叹了口气，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轻声道：“你啊……杀鸡儆猴，却挑了只火凤凰下刀。真是顾头不顾腩。”

赵涛烦躁地说：“我就没想明白，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她这么一跪，大家就突然纷纷原谅她了！这到底是都怎么了？被灌了迷魂汤吗？金琳，你先告诉我，你为什么不计较？”

金琳望着他，看了一会儿，像是在忍耐什么一样叹了口气，轻声道：“赵涛，在你心里我不就是个只知道算计的坏女人么。你不如先告诉我，你觉得我为什么说不跟她计较了？”

赵涛和她对视了一会儿，心里的答案翻腾上来，轱辘下去，犹豫再三，还是只说：“反正……不会是因为宽宏大量。”

金琳笑了笑，“你不说，我也知道。你肯定觉得，我动摇不了你女朋友们的位置，但说不定苏湘紫可以啊，所以我就借刀杀人，等着苏湘紫搅乱局面，让我也能站在起跑线上重新竞争一下。你之前怀疑过我在这一系列事件里搞鬼，估计还怀疑过，我借机卖人情博取你信任吧？”

“我……没那么想。”他撇了撇嘴角，可惜话里实在是没什么底气。

“我的理由很简单。”金琳淡淡道，“她是咱们未来最好的依靠，你舍得不要她，我可不太舍得。换了我是你，你身边的女人，我说不定会只要她。别说只是原谅她这么简单，就是需要我巴结讨好她，我也一样做得来。这种时候对她示好，事半功倍。不是么？”

“那……那别人呢？为什么……为什么她们三个也能原谅她啊？”赵涛一脸不解，皱着眉问道。

“杨楠是个见到漂亮女人就腿发软心也发软的色胚，苏湘紫模样那么标致，她能有什么不乐意的。”金琳哼了一声，接着轻声道，“至于剩下两个……我倒确实没有想到。张星语还勉强能猜测出一点原因，她最近日子过得太辛苦，一直这么下去，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拢住你的心？她要是真的还想争一争，那已经对她不构成威胁的苏湘紫，当然就是个可以利用的帮手。”

“她那么爱吃醋，应该不会这么想吧。”赵涛不信地摇了摇头，至少直到目前，他还是敢拍胸脯认定，杨楠和张星语不是那种城府特别深的女生。

当然，余蓓最早也不是……

“吃醋，也是要分轻重缓急的。”金琳淡淡道，“有些人不能放，比如我，有些人暂时惹不起，比如余蓓，苏湘紫这样已经被你甩过一次，还低三下四来求饶的，没看出她危险性的张星语会同意，也不奇怪。”

“那小蓓呢。你能帮我想想，到底发生什么事，她才会同意吗？”赵涛用力挠着头，几根头发都连着皮屑一起掉了下来，“我脑袋都快想破了，也想不通。要知道最不想让阿紫留在我身边的就是她了啊。”

金琳陷入了漫长的沉默中，她认真真地思考了足足有十多分钟，才轻声道：“我只能想到两种可能性。”

“你说。我他妈的一种也想不出来，头都要炸了。”

“一个是，余蓓有把柄被苏湘紫调查了出来，她不得不妥协，并帮着说服其他人。你不是说她急匆匆去找孟晓涵了么，说不定，那俩正在

商量对策呢。”

“那……另一个呢？”

“另一个可能性，就是……余蓓发现苏湘紫特别能纠缠，怎么也不可能彻底摆脱，而她又非常忌惮这个和你初恋情人颇为相似的女生，所以……她说不定准备找机会一劳永逸了。”

金琳观察着赵涛的表情，缓缓道：“也可能，这两个答案其实都对。”

（四百八十七）

“我不信，我才不信，金琳……你这是挑拨。你这是蓄意挑拨。绝对是！”

丢下这么一句话后，看着金琳淡定自若的表情，赵涛有几分狼狈地逃离了那个教室。

再次回到之前的自习室，这次，他见到了孟晓涵。

她坐在占好的位子上，安静地看书，身边却并没有余蓓，也少了一套东西，看来，余蓓说完话就已经回去了。

他从侧面小心翼翼地打量着孟晓涵的表情，他突然觉得，她的神情看起来竟然有些可怕。

五分钟，她都没有翻页，看来，与其说是在看书，不如说是借着看书的姿势在思考着什么。

他想去问问苏湘紫是不是也来找她道歉过，想问问她跟余蓓都聊了什么，想问更多多半得不到答案的问题……所以他没去。

他静静地看了一会儿，转过身，走了。

回到出租房那边，搬家公司的车已经到了，余蓓刚刚指挥着工人把最后一箱行李放上去，毕竟没有什么家具，车厢看起来空荡荡的，显得有点小题大做。

苏湘紫站在张星语的身后，半低着头，抬眼看着对面的杨楠和余蓓。她神情恭谨，看上去似乎并不像是金琳说得那么夸张，好像对大家搬过去和她一起住这件事感到颇为雀跃。

想想也是，不管怎么说，这也是把他挽回的手段嘛，住到一个屋檐下，有了让他回心转意的机会，她应该高兴才对。

他轻轻吁了口气，跨上自行车，最后望了一眼住了很久的房子，准备出发。

余蓓过来坐到了后座上，“我不坐车，你带我。”

赵涛楞了一下，但余蓓已经侧坐上来，揽住了他的腰。

苏湘紫讨好地笑着，细声细气地说：“那咱们坐车吧，早点到了，还能先收拾收拾。”

张星语盯着余蓓，不知道想到了什么，往苏湘紫那边挪了半步，抿了抿嘴，扭头道：“好吧，咱们走。”

杨楠显得有些忧虑，她看看余蓓，看看苏湘紫，走到另一辆二手车旁边，“那我也骑车子吧。”

苏湘紫马上扭脸招呼道：“楠姐，走吧，那辆车子不要了，我买了三辆新的等着你们用呢。咱们坐车过去。快快，走啦。”

“我这车子还……”

杨楠挺不舍得，但余蓓微笑着打断了她，“小楠，既然她说不要，那就不要了。辛苦这么久，用点好的吧。”

出了院门，看着那三个女生上了出租车，赵涛这才蹬动车子，带着余蓓往那边赶去。骑出一个路口，他考虑了一下，问：“小蓓，我不明白，你……为什么会原谅阿紫？”

“我不是已经说过了么。”

“可你并没说你的理由，我不觉得只是生活问题和她缠着不放就能让你心软。”赵涛咬了咬牙，“当初……咱们可是一起害死过人的。”

“我并没有心软啊。”余蓓轻声说道，“我还是很讨厌苏湘紫，每分每秒都恨不得她死。可是……赵涛，我不能不想你的将来啊。咱们一家子，这个月能给你凑出过生日的钱不到三百块，而苏湘紫轻轻松松就要拿出三千在家给你办生日会。赵涛，我也希望你活得更好。反正，苏湘紫犯了这么大的错，这也算是有把柄落在咱们手里了，她这次道歉这么有诚意，我想，就再相信她一次吧。”

“你不觉得她哪里不对劲吗？”

余蓓反问道：“我没觉得啊，那你说，她哪里不对劲？”

赵涛犹豫了一下，把心一横，说：“我怎么觉得……她显得挺委屈的，好像还窝着火儿压着气儿呢。”

余蓓淡淡道：“她？她有什么资格委屈？你身边最委屈的，排几个人才能轮到她？”

“我……就是那么个感觉。”赵涛叹了口气，拦住话头，绕着弯子说，“小蓓，可这么看你心里带着疙瘩，我也不高兴啊。”

“有物质弥补，没关系的。”余蓓轻声道，“我们三个都不用打工的话，就可以多不少时间来陪你，我也可以更勤奋地上自习，努力学外语，万一……将来国内不适合咱们这样的人一起生活，还可以另有一个奔头，你说对不对？”

赵涛心里一颤，总觉得自己被余蓓含蓄地警告了一下。

她这话，是不是在暗示，其实她已经知道自己打算出国的计划里没有她了？可如果那样的话，她不是该大发雷霆吗？

会叫的狗不咬人……这句话又莫名浮现在脑海里，赵涛赶忙定了定神，郑重其事地说：“小蓓，咱们一起最久，经历的事情最多，你要是心里有什么想法，一定要告诉我，咱俩好好商量，没有过不去的坎，好吗？”

余蓓柔声道：“我会的，你放心，我最近什么也没想，我就是在盘算怎么给你把生日过好。之前没办法，这次，有苏湘紫出钱出力，起码……可以买些拉花，订个大蛋糕，你要是愿意，咱们再把你想邀请的

人都叫来。苏湘紫说她的房子大，只一个晚上的话.....装得下。这样送你当生日礼物，高兴吗？”

这言下之意，是要把所有女人召集到一起狂欢一晚上当作他的生日礼物？

赵涛差点一句高兴喊出口来，幸好，他及时刹车，小心翼翼地问：“小蓓，这.....是不是太夸张了？不需要吧？”

余蓓却还是柔声道：“要的。这可是我来之后给你张罗的第一个生日。我恨不得你这一辈子都记得。”

（四百八十八）

直到晚上身边的张星语香甜入睡，赵涛看着卧室里熟悉又陌生的摆设，依然觉得缺乏真实感。

这房子虽然是套大四室，可有一间是书房，卧室其实只有三间，一主两副。

赵涛睡了主卧，和今晚轮到陪他的张星语一起，一开始她心里大概还有点别扭，左顾右盼没法专心投入进来，但他动动舌头勾勾手，她就很快缠在他身上娇喘吁吁扭成了一团。

余蓓和杨楠却没有睡在一起，而是分别占了一个副卧。

苏湘紫这个出房租的主人，却搬了一张躺椅，睡去了书房。

拿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赵涛蹑手蹑脚下床，悄悄开门出去。

从客厅看，杨楠早就已经睡了，可余蓓门缝还亮着光，也不知道这么晚了在看什么。

他走到书房门口，悄悄拧开门，探头看进去。

屋里挺黑，他打开手机屏幕照了一下，才看清里面的情景。

苏湘紫盖着被子，蜷缩在放倒的躺椅上，也许是被子太厚，也许是

椅子太大，她看起来娇小瘦弱了许多，看熟睡后脸上的表情，也隐隐约约令人心疼。

难道真的不是她吗？

他皱起眉，苦思冥想，可如果这件事真的完全和她无关，那她现在这么做是为了什么？以她的性格，不应该是全力查出真正的犯人，给自己一个交代吗？

他实在想不通，也搞不懂，这段时间过来，苏湘紫、余蓓和孟晓涵仿佛变成了三个谜团，站在三个不同的地方对他开黑洞，拉扯着他，仿佛要把他本就不太好用的脑细胞撕成碎片。

他甚至觉得，要是金琳也能住进来就好了。

有她冷眼旁观帮忙提醒，也许，他就不会如此迷茫，步步惊心。

之后的半个月里，他们就这样持续着明明十分异常却没有有人说什么的生活。

苏湘紫负责起了一日三餐，家务杂活，日常开销，在家里对其他人的态度也是卑躬屈膝，好到让张星语都不忍心再板着脸，对她和颜悦色了很多。

第一周的七天，其他三个女友一人两晚，苏湘紫则只吃一口剩饭，那唯一的一晚，也表现的很拘束收敛，连声音都不敢叫出来，被玩弄到最高潮的时候，也只是咬着手指，面红耳赤地细声哼哼，倒是下体那紧缩的蜜壶，诚实地死死勒着他，一环一环地收缩。

而第二周，杨楠就把苏湘紫弄进了她那间卧室里。

美其名曰不忍心看掏钱的睡书房，但当晚，赵涛就在门口听到里面杨楠兴奋的娇喘和苏湘紫依旧克制的腻声呻吟。

他悄悄把门开了个缝，里面只开着一盏昏暗的台灯，杨楠侧躺着，双腿张开，夹着苏湘紫的胯，咬紧下唇亢奋地扭动。

苏湘紫则双手攥着床单，迎凑着杨楠的动作转腰摆胯，两片湿淋淋的耻丘，紧贴在一起摩擦，四条结实的大腿，一同在性欲的火花中战

栗，颤抖。

一个礼拜没怎么辛苦过的赵涛已经恢复了六成精力，这样香艳的画面，他最后还是没能抵挡住，一边脱衣服，一边喘息着走了进去。

有阵子没三人行的缘故，杨楠的情绪格外亢，骑着赵涛从他勃起的老二里套了一发出来后，就跟他默契配合着，轮流折腾起了苏湘紫。

当她带着双头龙在后面猛插苏湘紫的屁眼，赵涛也自下而上猛顶冲刺的时候，被夹在中间摩擦蹂躏的嫩肉终于把性欲膨胀到了极限，让苏湘紫昂头哀鸣着，就在赵涛的身上喷出了一片亮晶晶的阴津。

这一周，杨楠和苏湘紫成了床伴，她们跟赵涛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成了三晚。

余蓓和张星语依旧如故，从搬进这套大房子后，原本三个颇为亲密的女生，就好像有了一层隐隐约约的隔阂。

不再需要打工之后，家里的几个都有空闲忙起了自己的事。

余蓓依旧跟孟晓涵频繁一起上自习，中间在家把人叫到一起，商量了几次赵涛生日要怎么庆祝的问题。

张星语没表态，苏湘紫和杨楠则都表示要在家庆祝，买一堆好吃的，弄点酒，吃吃喝喝好好热闹一晚，就是谈到都邀请谁的时候，几个人都没了声音，只看着余蓓，等她拿主意。

赵涛没太关注这个，一个是因为余蓓和苏湘紫都说打算生日那天给他一个惊喜，很多细节都没让他知道，另一个，则是他依然觉得哪里不太对劲。

生日前一天，这种感觉到达了顶峰，因为金琳把他叫了过去，在校外的饭店里，皱着眉说：“你家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为什么庆祝生日，苏湘紫会跟余蓓一起来邀请我？”

“她们.....一起来邀请你？”赵涛惊讶地瞪圆了眼，在他的猜测中，这次生日会的“外”客应该最多就有个孟晓涵才对。

“嗯，余蓓说得还比较委婉，苏湘紫就直白多了，明确跟我说.....

明晚就在你家过夜。”金琳的脸颊微微有些发红，“这什么情况？你给她们吃什么药了？”

不自觉就忍不住想到了各种花样百出的香艳场景，难怪昨天开始家里的女人就不约而同不给他碰了，他心里顿时雀跃无比，笑道：“看来.....这就是她们准备给我的惊喜生日礼物吧。”

金琳有些羞恼地别开脸，“你想的美，我可不去。我才不跟你那些女朋友一起脱光了躺下让你作践.....你家余蓓，这是被苏湘紫洗脑了吗？”

“可能就像你说的，吃人嘴短，拿人手软吧，上周末苏湘紫带着大家出去，一口气买了六千多块钱的衣服，过年的份都买好了。”

金琳托着腮沉吟片刻，轻声道：“我知道你最需要的就是苏湘紫这样的女孩，可没想到.....你们闹成这样，她竟然还能进入状态。还有，余蓓的态度也太诡异了吧？她是不是跟我一样现实的女生，你自己心里应该最清楚。”

赵涛有些心烦，摆了摆手，“没关系，反正.....小蓓肯定不舍得害我。”

“你倒是有恃无恐。”金琳柳眉微竖，“她要是存心联合上苏湘紫，排挤我们外头的呢？变成两拨人对上，你就高兴了？”

“哪里来的两拨啊。我跟你说，这俩礼拜家里的情况莫名其妙的，杨楠整晚上折腾阿紫，星语跟小蓓几乎不怎么说话，过生日的事情，最后竟然是小蓓跟阿紫商量。”

“一个拿主意，一个拿钱，剩下两个发现没优势，心里不平衡了呗。”金琳哼了一声，“看来你这生日会，去了也没好果子吃。连我都邀请了，保准于钿秋和孟晓涵也要到，我要去了，你可真成韦小宝了，七个女人欢聚一堂，好大的排场.....”

赵涛过了半个月舒坦日子，心里正美滋滋，当即笑呵呵一伸手，轻轻摸着她的大腿，柔声道：“我过生日啊，这小半年乱七八糟大家都烦得要命，一起来开心一下嘛。”

“我还觉得是鸿门宴呢。”金琳还是有点犹豫，懒得拿开他的手，一跷二郎腿，用另一条腿把他的巴掌压在中间，想了半天，还是只说，“再说吧，我考虑考虑。”

（四百八十九）

赵涛很确定，苏湘紫打算张罗的可不是吃吃饭喝喝酒一起说说话乐呵乐呵这么简单。

一大早起来，她就换上不怕脏的衣服，里里外外收拾起了赵涛住的那间宽敞主卧，把整整一箱情趣道具，放进了床底下靠近边缘的地方。

其他人出门张罗晚上要用的饭菜，赵涛帮忙打了打下手，趁机问：“阿紫，你也别搞惊喜那一套了，你跟我说说，晚上你打算张罗大家干什么啊？该不会……要开个淫乱派对吧？”

“哪里乱？”苏湘紫挑了挑眉，“不就你一个男的么。”

“你跟她们商量好了么？这她们能答应？”他扶着凳子，看她踮起脚往屋顶粘气球，浑圆的臀部在裤子里上提出一个优美的弧度。

“随便咯，谁答应，谁就进这个屋一起快乐，谁不答应……就吃完喝完走人。”

赵涛眉头一皱，“听你这意思，好象小蓓他们都答应了啊。”

“对啊，蓓姐不答应，我哪儿敢擅自做主啊。”苏湘紫拍了拍气球，确认已经粘好，娇笑一声，直接往后倒了下來。

赵涛连忙张开双臂把她抱了个满怀，向后退了两步放在地上，“你小心点，我要抱不住怎么办。”

“抱不住就摔一跤呗，我活该啊。”她扭屁股在他胯下蹭了蹭，抄起凳子就往另一个角走了过去。

“我发现，从你上次道歉后，小蓓在你面前就格外好说话啊。”他装作不经意的样子，微笑道，“为什么啊？”

“因为道歉得有诚意啊。”她转过身，笑咪咪地指着自已额头上那一片还有点泛白的印子，“呐，你看我磕头磕得多卖力，回老家给我姥姥拜年为了上万压岁钱都没这么狠过。她忍心不原谅我吗？再说了.....你看我现在，不争不抢，一心付出，这她还有什么可不高兴的？你没发现我现在连马尾辫都不敢梳了吗？”

“阿紫.....”赵涛心里有些不忍，他毕竟还是个心软的男生，“你这又是何苦呢。”

“不这样又能怎么办.....”她扭开头，不给他看自己的表情，“难道真让你按你说的，这辈子都不可能爱我吗？不行的.....我不能接受那个结果，绝对不能，可你怕我得罪她们，你怕她们生气，我想通了，她们只要还生我的气，你就不会回到我身边。所以.....我就只好费尽心思来巴结她们咯。呐，有没有稍微爱上我一丢丢？”

“阿紫，我.....可能根本不懂爱。”赵涛坐在床上，低头望着自己打开的膝盖之间冰冷坚硬的地砖，“我一直在犯错，像头整天发情的猪，我这次不是在生你的气，阿紫，我是很认真地想让你知道，我多半不会再爱上谁了。我这一生.....大概就是这个德性了。耽误了你.....对不起。”

啪。

苏湘紫正往墙上粘的气球破了。

她愣了一下，笑着说：“真是的.....我也太不小心了。赵涛，帮我再拿一个好么？”

“阿紫，你没听见我说的话吗？”赵涛递给她一个新的气球，柔声说，“别对不可能的事情再抱那么大的期望了，你这样，我很内疚。”

苏湘紫小心翼翼地把这个气球粘好，轻声道：“你终于相信，我是无辜的了么？”

这下，换赵涛愣住，“啊？你.....说什么？”

“你的心思太好猜了。”她笑着摇了摇头，“如果你还坚定认为我就是举报事件的犯人，是不会这么跟我说话的。”

赵涛有点慌乱地摆了摆手，“不不，我是觉得.....事情已经过去了，你.....弥补得也很足够了，总不能一直计较下去。既然现在咱们重新在一起了，就别再提那个了。”

“好。”她很干脆地说，“那就不提。今天你生日，你最大。”

她走到赵涛面前，捧住他的脸颊，轻柔地搓了搓，“明年这一天，你就二十二岁了。你说，我能陪你过多少个生日呢？”

“我不知道。”赵涛觉得有些心悸，现在，面对这样情深不见底的眼睛，他只想下意识地逃避，“人生.....那么多意外，谁说得好呢。”

“没关系啊，赵涛，我是运气很好的女生哦，我不会有事的。”她微笑着把手放下，弯腰开始换上大红色的床罩，“我会想尽办法，赖你一辈子哦。”

赵涛有点紧张地说：“那也要你不犯错才行。”

“嗯，”她点点头，“我以后，都不会再犯错了。”

到了下午，几个女生一起翘课在家做饭炒菜，摆设东西，却把赵涛赶去上课，说是这样才有惊喜的感觉。

这赵涛哪里还有上课的心思，去自习室找孟晓涵没找到，自己那本外语书看了一下，看天边的夕阳差不多已经快要沉下去，就踩着苏湘紫给买的新车子，慢悠悠晃了回去。

这会儿已经是深冬，天寒地冻，呵气成霜，可他到家一开门，却险些被热浪冲一个跟头。

本来就有暖气的屋里，竟然还开了两台空调吹热风。

“赶紧关门啊，别让凉风进来，好冷的。”张星语扭头就说了一句。

赵涛呆呆地把门关上，望着屋内的情景。

四个女生，有三个精心打扮，描眉画目，唇红齿白，还.....都穿得非常清凉。杨楠一身运动风的短裤背心，余蓓穿了百褶裙和小凉鞋，张星语套上了最爱的那条红裙子，只有苏湘紫，简单画了画眼妆，穿的也

依旧是朴素的薄睡衣。

看赵涛疑惑地望过来，苏湘紫腼腆一笑，低头轻声道：“今晚她们是主角，我就是凑热闹的，不能喧宾夺主，免得大家不高兴。”

而这，竟然还只是惊喜的一半而已。

等到六点半，第一个客人到了。

进门后的于钿秋，脱下厚大衣，露出了一身缎面精绣的手工旗袍，修身合体，曲线玲珑，发髻上还难得一见地插了一根钗子，摇曳生姿。

不过十分钟后，孟晓涵也来了。

她还是很学生风的朴素打扮，但以赵涛如今的经验，已经能分辨出，她还是上了淡妆的，尤其那双柔弹而有光泽的唇瓣，一看就知道精心涂抹了很久。

觉得已经到齐，赵涛就准备张罗开吃。

没想到苏湘紫摇了摇头，轻声说：“再等等，应该会来的。”

七点十分，全仗着杨楠和于钿秋才没有冷场的桌上，终于等到了金琳。

她拎着一盒礼物，颇为谨慎地望了一眼屋内，似乎对这温度有点无语，一边解下围巾，一边皱了皱眉，但看赵涛过来，还是只能展颜一笑，柔声说：“生日快乐。”

苏湘紫起身从后面拿来了一个巨大的蛋糕，从桌下拎出两瓶红酒，笑着说：“对啊，今天是赵涛的生日，咱们都希望他快乐，今晚，就好好帮他庆祝一下吧。”

余蓓的手轻轻摩挲着那把用来切蛋糕的塑料刀，轻声道：“嗯，好好帮他庆祝一下吧。”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九十七）

注意，本次更新为伪结局。

对后宫结局仍有期待的，请在明显标识处写下（全文完），自行收藏即可。

结局之间不想相隔太久，所以周日晚同一时间，我将放出最后一更。

锁情咒即将在本周完结。

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以上。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九十）

“照说，平常咱们几个是不太可能凑在一起，同桌吃饭的。”等到全都落座，余蓓站起来，端起半杯红酒，扫视一圈，微笑道，“但今天，是赵涛的生日，是我考过来之后，给他过的第一个生日。我这人，没什么本事，没什么理想，没什么抱负，就希望赵涛能平安康泰，开开心心，我相信，在座各位，不管心里对其他人的怎么想的，至少，对赵涛的心思，应该与我差不太多。”

她端起杯子抿了一口，似乎想要借酒壮胆一样，微红着面颊，柔声道：“既然大家给我这个面子，都来了，阿紫大方，这么好的房子也准咱们用，那，今夜就为了让赵涛开心，把这里当成个与世隔绝的地方，别想什么年纪大小，别想什么关系先后远近，别想平日里谁得罪过谁，就吃吃东西，喝喝酒，这一晚，都是好姐妹。都只想……爱他的这一点。好吗？”

金琳穿着毛衣，有点热，额头上已经出了汗，她拿出一张吸油纸，在鼻子两侧压了压，眼睛左顾右盼，没有吱声。

第一个开口附和的，当然就是苏湘紫。

她也端着杯子站起来，高高兴兴仰脖灌了一口下去，笑道：“好，那今天就说定了，除了赵涛生日的事儿，别的什么也不许想。咱们就把自己，当作给赵涛的生日礼物，怎么样啊？”

金琳脸上微微变了色，她瞄了一眼自己带来的盒子，大概是想说，我准备了礼物，可红润的嘴唇动了动，注意到孟晓涵竟然点了点头，不由得咬了一下唇瓣，仍忍着没有开口。

张星语站起来，端起杯子，咕咚咕咚将多半杯红酒一气喝了下去，挤出一个微笑，道：“那，准备怎么安排呢？打开卧室门，吃完了一起进去吗？”

杨楠跟着站起来，笑道：“瞧你急的，先吃，蛋糕不都还没切么。痒痒了啊？那要不他们吃着，我先带你回屋解解？”

张星语一横肘顶了她一下，啐道：“去，整天没个正形。”

比起几个常住女友那种主人的感觉，外来的三个都透着一股客人般的拘谨，于钿秋看眼神似乎有些后悔，想必是觉得今晚真要闹到肉香四溢的盘肠大战，六个青春貌美的小姑娘，可要把她衬得糟糕至极。

孟晓涵不知在想什么，略一沉吟，也站起来举杯道：“那，大家就先敬赵涛一杯吧，祝他生日快乐。毕竟，没有他，咱们这些人，恐怕到老也不可能凑在一起。”

赵涛一愣，心里有点发虚，但都到这会儿，也只有硬着头皮站起来，端高了苏湘紫特地绕圈一个个满上的酒杯。

于钿秋和金琳也只好都站了起来，玻璃杯在桌子上放发出清脆的碰撞声，接着，就是七个女人一起发出的那句话。

“生日快乐！”

（四百九十一）

一杯红酒下肚，暖洋洋的感觉涌上来，让赵涛晕淘淘不自觉就亢奋了几分，心里也痒丝丝的，禁不住就幻想起了一会儿酒足饭饱，带着她们一起进屋，该是怎么一番莺声燕语甜嚶娇啼的极乐景象。

但让他开口张罗，却不知道从何说起。

难道吃饱之后，说来大家一起运动一下吧？

苏湘紫的手脚颇为麻利，每个人的杯子重新倒好，转脸就伸手给蛋糕上的蜡烛点了火，从旁边拿出一个东芝的家用手持DV，笑嘻嘻打开，“这么重要的日子，来，拍个纪念吧，大家给他唱个生日歌，让他许愿吹蜡烛，好不好啊？”

杨楠马上笑道：“好好好，我来起头，一、二，祝你生日快乐……”

环境的感染力和酒精的效果结合在一起，多少起了点作用，唱到第二句，桌边就只剩下金琳还没开口，到了第二遍的英文版，她终于也吁了口气，笑着一边拍掌一边唱了起来。

苏湘紫举着DV环绕一周，跟着拍向赵涛，“来来来，吹蜡烛吹蜡烛，许愿，三个愿望哦，可别浪费。”

彻底放下心的赵涛双手交握，默默在心里许了愿望。

第一个，希望这些中咒的姑娘一个都不要死，全都活得好好的。

第二个，希望她们不要再彼此明争暗斗，能跟今晚一样和和气气。

第三个，希望自己的性能力能更上一层楼，不然……迟早被这帮女人榨干啊。

许完，他睁开眼，望了一圈烛光映照下个个都分外娇艳的情人，深吸口气，呼的一下吹了过去。

杨楠帮着在旁猛吹几下，烛火尽数熄灭。

余蓓旋即站起，把蛋糕拉到她身前，开始切分。

孟晓涵望着赵涛，微笑道：“也不知道，你都许了什么愿。”

苏湘紫咯咯笑道：“我猜啊，多半是许愿自己能金枪不倒，一夜七次，不然，他怎么吃得消哟。”

金琳抿了口酒，似笑非笑地说：“我倒觉得，他多半是在许愿，咱们这些人啊……能经常一起这样吃顿饭。”

余蓓仔仔细细切着蛋糕，柔声道：“别猜了，他又不能说，说出来就不灵了。来，端自己的蛋糕，然后，先吃饭吃菜，不然这么大一块蛋糕下去，肯定都饱了。”

杨楠笑呵呵舔了一下自己那块上面的奶油，“我本来就不饿。”

苏湘紫放下DV在旁边桌上，笑道：“好啊，那直接喝酒。”

金琳扭头看见那个DV没关，心里似乎安定了几分，起身走到衣架边，套头脱下毛衣挂好，笑道：“你们把屋子搞这么热，也不提前告诉我一声。”

毛衣里头是件紧绷绷的贴身长袖衫，登时就勾勒出她颇值得自负的身材曲线。

于钿秋也将旗袍领口的扣子解开几颗，露出一段白腻腻的颈窝，用手掌轻轻扇着风，“是啊，这也太热了。”

“热才方便啊。”苏湘紫吃吃笑着，将自己上衣下摆解开扣子，打横一系，亮出了紧绷平坦的小腹，浅浅凹陷的肚脐清晰可见，“看，这样也不冷，露得再多点，也不冷。”

张星语轻轻哼了一声，“露那么多，是急着要干什么？”

“我能干什么呀，”苏湘紫故意拖着长音撒娇一样说，“我从来都是被干的嘛，要么被他，要么被她。”

杨楠一看自己被指住，这么多人在，还有点脸红，干笑道：“咱俩那是互相，互相啊。”

不知不觉，苏湘紫就成了桌上的引导者，她说起话来百无禁忌，荤段子层出不穷，饭菜没吃多少，就让谈话的内容尺度击破了底线，让赵涛都觉得脸上一阵阵发热。

可俗话说得好，饱暖思淫欲，酒是色媒人，这话不仅对男人有效，对女人想必也一视同仁。说着说着，看着一个个就都兴奋起来。杨楠大笑开怀，无奈口才略逊一筹，只能偶尔插上一嘴，于钿秋面色酡红，但一旦撕开老成持重端庄贤淑的皮，柔声细语说上几段，就让小姑娘们知道什么叫狼虎之年。

等到连金琳也顺着气氛开口笑谈起来，整桌最沉默的，就只剩下了微笑不语的孟晓涵，和眼神显得颇为紧绷的张星语。

可张星语位子挨着杨楠，她想绷着，杨楠也不答应，趁着于钿秋借酒倒苦水，大讲前夫床上糗事的时候，伸手抓着张星语的乳房就揉了几下，硬是把她拉扯到渐渐淫靡起来的气氛之中。

金琳附和了于钿秋几句，侧头小声对孟晓涵道：“我真好奇，你来干什么？”

孟晓涵望着眼前的红酒，轻声道：“因为，不来不行。”

“看这架势，苏湘紫是要张罗着大家一起上床了，让赵涛好好过过皇帝瘾。你走吗？”金琳用掌心捂住嘴，小声说道，“你走，我就跟你一起走。”

孟晓涵笑了笑，竟然端起杯子猛喝了一大口，说：“我才不走。”

金琳有点惊讶地看向她，这时，苏湘紫从旁边伸过酒瓶，一边咚咚咚给她们续杯，一边大声道：“走什么啊，谁也不许走，这屋子这么大，今晚都住下。咱们一起陪赵涛，把他啊，直接榨干，到时候就再也不敢找新的小姑娘啦。”

这句话一出，桌上顿时安静下来。

于钿秋眼波流转，不自觉咬了一下唇瓣，张星语抚着胸口，目光闪动，杨楠颇为兴奋，双手忍不住搓了一搓，余蓓环视一圈，轻声说道：“阿紫，瞧你说的这么直白，把大家都吓到了。”

孟晓涵看向余蓓，微微一笑，缓缓解开了上衣扣子，脱下，露出里面一件小小的吊带背心，“来都来了，说明白点，不也挺好。”

苏湘紫拿起DV关掉，笑道：“啊哟啊哟，接下来的可不能拍咯，少儿不宜哦。”

不知怎么，赵涛想起了支教期间斗地主的那一晚，不过看起来，这一夜的农民好像就他自己，七个地主，还不知道要怎么分他。

他想了想，还是觉得和上次一样，少说话，静静等着最好。

余蓓笑了笑，柔声道：“阿紫，你觉得怎么安排比较好呢？”

苏湘紫把还剩大半瓶的红酒往桌上一放，双眼闪亮，“既然决定玩，就放开点，玩大点，咱们一边喝酒，就一边开始，你们说吧，和赵涛做爱，算是赏还是罚？”

（四百九十二）

“当然算是赏！”张星语下意识就抬头来了一句，跟着意识到不对，红着脸别开眼，小声嘟囔道，“我这是实话实说。跟你们都不想一样。”

于钿秋忍了忍，没开口。

孟晓涵看着金琳，轻声道：“要是正常，当然可以算赏，可既然这么多人都在，我脸皮薄，还是觉得应该算罚。”

杨楠笑呵呵地说：“是赏是罚，能有多大区别啊。”

苏湘紫一挑眉毛，笑道：“当然有区别，还要喝酒助兴的啊。这么说吧，要是算赏，那中了就是得奖，办事之前，少说得喝一杯吧？要是算罚.....那就照顾脸皮薄的，可选，万一中了，要么罚酒一杯，免了这次，要么罚酒半杯，脱件衣服，脱光了就没这选项可用，要么.....可以不喝，陪赵涛做三分钟。”

“三分钟？”于钿秋忍不住脱口而出，跟着一副豁出去的样子，不再看别人，只说，“这也太短了。”

“长了还能叫罚啊？”苏湘紫吃吃笑道，“三分钟不舍得结束，喝一口酒加十秒。再说，真要久了，旁边光看的多没意思啊。”

“那就按罚算吧。”余蓓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扫视一圈，“想想，也挺合适的。阿紫，怎么走？掷骰子么？”

“那太慢了。”苏湘紫啪的一声，在桌子中央放了一个盘子，摆了把汤勺上去，笑道，“转到谁，就是谁，转到赵涛，那，他就喝一口酒。好不好？好我可就开始啦。”

余蓓一抬头，“阿紫，这么多罚酒的项目，你的酒够吗？”

苏湘紫莞尔一笑，扭身进厨房，接着，竟然又拎了四瓶红酒出来，一字排开，“怎么样，家里可没有谁是海量吧？这酒后劲儿大，谁要醉了，可就自然淘汰，别怪今晚没份享受哦。”

张星语捏着杯子，咬牙道：“放心，还不定谁先醉呢。”

苏湘紫扭着小蛮腰走到赵涛身边，弯腰笑道：“亲爱的，那你呢？有意见吗？”

气氛已经有点脱缰，可赵涛一个年轻力壮的男人，哪儿能拒绝这种美妙的诱惑，吞了口唾沫，点点头说：“我没意见，只要……大家愿意就好。”

“不愿意的可以喝酒啊。呐呐，别说不给你们机会，现在可以穿衣服了，只要不怕热，可以靠衣服帮忙保护脸皮哦。”苏湘紫咯咯笑道，接着一指赵涛，“不准备加衣服的姐妹们，来，咱们先把她扒光了，寿星佬不给他拍点蛋糕像话吗？”

杨楠玩心大，当即眼前一亮站了起来，过来帮忙。

余蓓和金琳原地没动，张星语喝了口酒，似乎是要给自己坚定决心一样，反手在背后一捏，从裙子领口抽出脱下的胸罩，丢到一边，于钿秋犹豫了一下，起身弯腰抬腿，费了点力气，将腿上的厚丝袜褪掉，只有孟晓涵，把刚才脱掉的外衣又穿了回去。

“留个内裤吧？”赵涛看女孩都还穿着，自己一个光溜溜，反而有点不好意思。

结果苏湘紫把他裤衩往下一扯，拿起一块蛋糕就笑着拍在了他胯下，抹上一大片奶油，“不行。”

杨楠兴致勃勃站到桌边，伸手一转汤勺，笑道：“阿紫，等玩几次，也罚人陪陪我呗。”

“玩起来再说。”苏湘紫就着奶油在赵涛裤裆揉了几下，起身回到自己座位，看着那旋转的汤勺，眼中不见半点醉意，看上去，好像也不如她口气表现的那么兴奋。

汤勺转了几圈，柄最后停在了冲着赵涛的方向。

“哈哈，运气真烂，说吧，喝一杯还是脸上拍一块蛋糕？”苏湘紫笑呵呵地举起一盘子蛋糕。

赵涛端起酒杯，“喝，我喝。”

张星语皱了皱眉，“喝两口就行了，你要先醉了，可就收摊了。”

苏湘紫笑道：“没关系，我给他倒得少。”

小半杯酒下肚，汤勺再次开始旋转，这次指住了孟晓涵。

一看众多眼睛一起盯了过来，她端详了一下面前酒杯里的分量，皱眉端起来，一言不发灌下一半，擦了擦嘴，把才穿上的外衣又脱下来，送到衣架那边。

不知不觉，所有人的眼睛都盯住了旋转的汤勺，脸红，呼吸急促，像是发了情的赌徒。

这次，张星语被选中。

她霍然站起，可扫视一圈，似乎还是抹不下这个脸，犹犹豫豫又坐了回去，喝了半杯，从裙子下脱掉了打底丝袜，放在旁边桌上。

不一会儿，金琳脱了长裤，余蓓去掉了上衣只剩下一条小背心，孟晓涵梅开二度，连长裙也离了身，酒下去不少，可赵涛光着屁股还是被晾在一边，倒是又喝了两杯。

眼见这游戏迟迟开不了局，气氛就要冷下来的时候，勺子终于指住了正在给人倒酒，空出来的那个位子，苏湘紫。

“哟，终于到我了啊。”她把酒瓶放在桌上，笑着走到赵涛面前，先低头吻了他一下，接着解开胸前衣扣，亮出一对儿并未被乳罩束缚的饱满白乳，褪掉下面裤子，蹲下伸出舌头，水声作响地把赵涛老二上的奶油舔舐干净，用鼻尖在顺势昂起的肉榜上蹭了蹭，娇笑道，“谁来计时啊？从放进去开始算。”

余蓓看了一眼表，轻声道：“我来，你开始吧。”

苏湘紫一抬长腿迈过赵涛身上，故意扭着屁股让嫩缝小嘴儿一样吮了几口龟头，跟着缓缓沉下，昂起头来，快活地哼了一声，“啊啊……好爽……”

其他几个女人脸上顿时更红，于钿秋更是忍不住垂手按了一下自己的双腿之间，气息也更加急促。

苏湘紫一边抱着赵涛上下起伏，一边娇喘道：“继、继续玩嘛……再有的……可以排队，直接轮换，免得……免得赵涛被晾着，再软咯。”

杨楠舔了舔嘴唇，一转汤勺，轻声道：“真等不及，还有我呢。”说着，她眼睛就忍不住溜向了金琳。

金琳皱了皱眉，防御性地抱起了手肘。

结果，这次转到的还是孟晓涵。

孟晓涵咬着下唇犹豫了一会儿，看着苏湘紫在那儿嗯嗯啊啊的起伏不休，端起杯子喝了半杯，一抬手，裸出了整个上身，只用胳膊挡着乳头。

“晓涵，你可就快没得脱了。”金琳瞄她一眼，轻笑道，“就这么不愿意么？不愿意，为什么还要玩？”

孟晓涵的牙齿缓缓划过自己的唇瓣，上面被咬白的印子迅速变回红润，红得像血，“你们都在玩，那我也只能玩。不玩，就什么都没有了。”

说着，勺子又转到了金琳。

金琳脱掉胸罩，喝下半杯，眼睛也有点离不开苏湘紫扭动摇晃的雪白脊梁，和那条来回晃动的马尾辫。

“那你呢？”孟晓涵轻声道，“为什么在这儿一起发疯？”

金琳咬了咬牙，颤声道：“因为那个笨蛋就喜欢这种疯子。”

勺子又停下来，指向了于钿秋。

于钿秋伸手握住酒杯，就在这时，苏湘紫突然紧紧抱住赵涛，埋首在他肩头，畅快淋漓地喊了出来：“啊啊.....啊啊啊啊啊.....好.....好舒服.....到.....到了.....”

她的手抖了一下，跟着，缓缓从酒杯上离开。

她抬手拔下发钗，拨弄了几下，散开了一头如云乌发，接着，起身从旗袍里脱掉了内裤，解开侧面的开衩扣子，走到赵涛身边，娇喘道：“下面三分钟，是我的了。”

（四百九十三）

“我.....我还有多久？”苏湘紫扭着屁股，小穴吸着老二，发出咕唧咕唧的淫乱声音，她面红耳赤地扭头看向余蓓，一边问一边拿起了酒杯。

余蓓看了一眼表，“还有二十秒吧。”

“加四十秒。楠姐，拿DV，拿DV拍我，快.....快拍我，我好舒服，我要记录下来.....”她咕咚咕咚连喝四口，跟着双手缠住赵涛脖子，更加激烈地起伏晃动，饱满的臀肉派打在赵涛绷紧的大腿上，啪啪作响。

杨楠拿起DV，有点惊讶地说：“你真要拍啊？”

“拍，拍就是了。”苏湘紫扭脸看向镜头，“这么爽.....一定要记下

来，以后没事儿看看助兴。”

杨楠舔了舔嘴唇，端起D V对准了他俩。

赵涛还有点不好意思，下意识的扭开脸，苏湘紫正好一探头含住了他的耳朵，又舔又咬。

也不知道是不是D V真的有助兴效果，剩下这短短一分钟，她竟真的又高潮了一次，从赵涛身上下来的时候，看着腿都有点发软。

她扶着桌子，拿纸巾在腿间擦了擦，轻轻嚅了一声，坐回位子，“来，继续。我还想要呢。天灵灵地灵灵，可赶紧再转到我吧。”

张星语伸手转起了汤勺，望着于钿秋弯腰抬臀趴在桌边，让赵涛从背后插进来时满脸陶醉的模样，气哼哼道：“你想的美。”

于钿秋不让拍，D V关了又放回到桌上，杨楠刚坐回位子，就看到勺子指到了自己这边，她扭脸看向于钿秋那张鬓发散乱充满了古典淫艳感的脸，摸了摸自己的胯下，端起酒杯，笑道：“打个商量，你们看，赵涛自己应付这么多人估计也难，要不……我给他帮帮忙？”

苏湘紫咯咯笑道：“好啊，不过那你得付代价，你帮忙三分钟，就要喝半杯酒。”

“没问题。”她眼前一亮，端起杯子就灌了一半下去，跟着迫不及待走到于钿秋身边，伸手握住她饱满欲裂的肥美乳房，侧头就吻住了她想说什么却没来得及说出来的嘴巴。

于钿秋伸手想推开杨楠，但赵涛正因为这景象亢奋无比，怎么舍得让她推拒，伸手一拉，就拽住了于钿秋两条胳膊，往那湿得一塌糊涂的小穴里狠狠顶了过去。

于钿秋被拉起上身，杨楠乘虚而入，从前面抱住了她，捏着乳头就是一通湿吻。

看着平日里讲台上颇为端庄的于老师陷入到如此放浪淫靡的境况，桌边其他几人都愣愣看着，只有苏湘紫笑呵呵伸出手，接着转起了勺子。

“嗯……唔……呜呜……”于钿秋明显逼近高潮的呻吟声中，勺子指住了赵涛这边。

他浑身热血沸腾亢奋无比，端起酒杯就喝了一大口，剩下那点直接倒在了于钿秋雪白的屁股上，用手涂抹开来，低头看去，真是绮丽非常。

于钿秋嘴巴被杨楠吻着，急得连连摇头，等到余蓓提醒三分钟到了，杨楠撒嘴，她才急匆匆抽出一只手，赶忙拿过酒杯连喝了好几口下去，扭腰摆臀道：“五十秒……我……我又要了五十秒……快……赵涛……你快点……”

杨楠大步走进卧室，直接把那个玩具箱子拖了出来，挑出一根串珠，挤了一层润滑剂上去，抱住于钿秋的臀部，就冲着正在收缩的屁眼插了进去。

前后配合之下，这五十秒还没用完，于钿秋就长哼一声，脸贴在桌面上，红唇半开双目迷蒙，显然已经泄了。

刚才被转中的孟晓涵选了喝酒脱衣，还是坐在椅子上，没有过去。

于钿秋刚刚哼唧着想要回到座位，结果这一次的勺子，又指到了她那张椅子上。

赵涛正在快活头上，一见这个结果，一个箭步过去从背后搂住于钿秋，把她一压，让她弯腰扶住了椅背，挺起湿淋淋的长枪就又插了回去。

那根串珠都没来得及拔，杨楠匆匆喝了杯酒算是付账，就乐颠颠跟过去继续玩起了于老师的屁眼。

余蓓皱了皱眉，扭头轻声说：“小楠，你这么喝下去，可要醉了。”

杨楠舔过于钿秋被拉起的旗袍下露出的白腻肩背，娇喘道：“谁说的？我已经醉了……醉呗，醉了多开心啊。今晚上要还一直清醒，那才没意思呢。”

“于老师运气真好哎，再来再来。”苏湘紫拿起汤勺就又转了起来。

金琳看了一眼指向自己这边的勺子，侧头打量了一下手边坐着的孟晓涵已经连鞋袜都干脆脱掉一丝不挂的裸体，笑了笑，站起来走到了于钿秋身边，伸手抚摸着她前后摇晃的丰满乳房，带着几分醉意道：“那，下一个是我了。”

（四百九十四）

杨楠盯着金琳的身子，咬唇吞了口唾沫，放开于钿秋，先喝了杯酒，接着从后面搂住金琳，笑咪咪摸着她紧凑上翘的臀肉，“我来帮你热热身呗？”

金琳眯起眼睛，反手插进杨楠裤腰，修长的指头直接抠进了她早已湿透的花瓣中央，“杨楠，湿得这么厉害，你就这么喜欢女孩子吗？”

“对啊.....我就是喜欢，香香的软软的女孩子，连你这么讨厌的性格，只要漂亮我也喜欢。”她双腿一并，夹住了金琳的手指，娇喘着舔过她的耳垂，在小巧的耳钉上打了个转，“现场版A片看了这么久，然我摸摸你湿了没有。”

金琳伸手就去抓她的胳膊，可她酒意上头，力气又大，硬是一突，就摸上了金琳的确已经湿润的蜜丘，灵活的手指一按，就压住敏感的阴蒂揉搓起来。

“嗯嗯.....”这俩正在较劲，于钿秋却已经闷哼一声，再次败下阵来，雪白的臀部一耸一耸，哆嗦着到了高潮。

赵涛这才发现，苏湘紫安排的这三分钟实在是妙，以他的忍耐力，猛干三、四分钟正是有想射苗头，酥酥痒痒颇为受用的时候，而这会儿女人到了时间，一停一歇一换人，正好叫他回上一口大气，腰后也有劲儿了，老二也更能打了。

金琳一见于钿秋软软跪伏下去，红红的肉洞噗噜一声混着一片粘液吐出了那根依旧战意高昂的肉棒，便身子一扭挣开杨楠，扭头道：“你喝酒我也不准你来弄我，等下一个去。”

说着她左右瞄了一眼，迈过于钿秋，“我不在这儿，我体力差，我要躺着。”

苏湘紫嘻嘻一笑，指了指仅摆着红酒和一些杯子的茶几，“好啊，那就在那儿吧，实木的，咱们身材都这么好，上去四五个也塌不了，反正今晚都要抹开脸，谁也不许先往卧室跑。”

赵涛一听，拦腰搂起金琳就往茶几那儿走去，苏湘紫一溜小跑搬开上头的红酒，“要是嫌硬，我给你再拿条褥子？”

金琳皱眉咬唇，显然还是想去卧室，可一眼见到孟晓涵正遥遥望过来，神情颇为复杂，便娇喘吁吁挪了挪位置，让大半个屁股悬在空中，双脚一抬足尖相对勾住了赵涛的脖子，轻声道：“就这样吧，我还怕不够硬呢。”

淫乱气氛的感染力还在弥漫，赵涛一挺身刺入金琳满是浆汁的果裂同时，杨楠套上带棒的皮裤衩，过来就抱住了苏湘紫，醉意似乎已经有了八分，“阿紫，又转到你的位子了，我喝好一杯，先安慰一下你呗？”

苏湘紫吃吃笑着扭身脱掉杨楠最后一点衣物，吻着她的乳房用手指拨弄着自己湿淋淋的花瓣，把那些爱液尽数涂抹在那根狰狞的橡胶棒上，一扭身，双手扶在了金琳头两侧，撅起屁股晃了晃，等杨楠一插到底，快活地呻吟一声，俯身捧住金琳的头就吻了上去。

四具一起摇动的身躯彻底引爆了疯狂的一夜，张星语盯着赵涛在金琳体内进出的肉棒看了一会儿，起身伸手转了一下汤勺，跟着巴掌一拍，把勺柄按在了自己这边。

她看孟晓涵和余蓓都没说什么，抬腿脱掉内裤，穿着那身鲜艳红裙，径直走到赵涛身后，搂着他腰，用舌头轻轻舔着他的肩膀，视线垂下，注视着金琳白里透红的娇躯，满眼嫉妒。

余蓓依旧在计时，时间到后，看见金琳刚一起来，张星语就急匆匆躺了下去，便略略提高声音，提醒道：“不是该阿紫么。”

张星语一愣，才想起正被杨楠捅得花枝乱颤的苏湘紫才是下一个，登时颇为尴尬的坐在茶几上，不知道该不该起来。

苏湘紫双手一曲，趴在了茶几上，两瓣粉臀昂得更高，娇喘道：“没事……我……我正舒服呢，你上，你上就是，我让你。”

张星语又羞又喜，一侧脸望向没人那边藏住自己表情，但双腿却已经举起翘到了赵涛肩上。

赵涛一次次在最愉快的边缘打转，早就有点忍耐不住，精关蠢蠢欲动，这会儿来了张星语这个天生尤物，简直是瞌睡被递了枕头，马上往前一压，咕唧一声插入她紧窄体内。

一层层嫩肉包裹上来，硬是挤了一片爱液出来，黏乎乎落在红裙子上，让鲜艳的红色登时转暗。

张星语在赵涛胯下从来都是不堪一击，之前又眼睁睁看着被吊高了胃口，结果一触即溃，才挣扎着从领口掏出一边小巧乳房送到他掌下，就纤腰一弹，昂头痴痴望着赵涛高潮了一次。

犹如无数抹了油的小手紧紧握着鸡巴猛套，赵涛再也克制不住，浑身绷紧，粗喘着开始了最后的冲刺。

张星语连一点休息的空闲也得不到，白生生的手掌在赵涛身上胡乱摸着，一个高潮接着一个高潮，一直到最后他抖动着射了出来，让她张嘴却喊不出声音，脚尖挺得笔直，浑身痉挛地到了一回绝顶。

那边苏湘紫也扭着屁股，和杨楠一起高潮过了。她伸手摸了一把张星语的胯下，舔了舔上面黏嗒嗒的精液，笑道：“赵涛这一次射了，那，咱们换新玩法吧。”

孟晓涵皱了皱眉，但没有开口，余蓓拿起那个汤勺，轻声问：“什么新玩法？”

苏湘紫往茶几上一坐，指了指她俩，“赵涛也需要休息一下，吃吃蛋糕回复回复，你俩刚才都没真上阵，这样下去怎么可能玩得开心。那，这个回合，你们两个就来当蛋糕吧，我们跟赵涛一起吃。”

孟晓涵一愣，显得有些错愕。

余蓓眯起眼睛，笑道：“蛋糕弄到俩人身上不够分，我来伺候赵涛帮他快点回复，让晓涵去吧，她正好.....也不用再脱衣服了。”

“好。”苏湘紫咯咯笑着站起来，大步走到孟晓涵身边，将她一把拉了起来，轻声笑道，“孟学姐，我知道你心里是想的，不就是脸皮薄

吗，没关系，我来强迫你，你不是自愿的，而是无可奈何，这下心里的坎就能过去了吧？楠姐，来，咱们吧她押过去做蛋糕喽。”

看杨楠晃着胯下那根黑棒子就走了过来，孟晓涵有些慌神，想说点什么，可看了一眼一脸迷醉的赵涛，又忍下去一样没再开口，而是端起酒杯把剩下的红酒一口气喝完，抿了抿嘴，不等杨楠伸手，主动走向了那个已经满是男女体液味道的茶几。

于钿秋软绵绵坐回到椅子上，慢慢喝着杯子里的酒，神情茫然，呢喃道：“真疯狂……不过……真快活……脸，不要……就不要了……反正……早也没得干干净净了……”

余蓓走到赵涛身后，缓缓脱掉身上的衣服，赤裸裸贴住了他，轻声问道：“赵涛，你高兴吗？这个生日。”

酒精和翻滚的情欲已经让赵涛的大脑濒临麻痹，他呵呵笑着，反手抚摸着余蓓比之前丰腴了一些的大腿，“高兴，这辈子……还从没这么高兴过。”

余蓓看着躺在茶几上的孟晓涵不一会儿就被涂上了一大片蛋糕奶油，乳房还被故意撮了个螺丝花儿，微微一笑，绕到赵涛前面，蹲了下去。

“那就好。”

轻声说完，她张开嘴，缓缓地，把他含入，熟练地吸吮起来。

（四百九十五）

酒精，奶油，爱蜜，精浆，汗水，唾液……赵涛的头几乎被这些混杂在一起的味道包围，好像一大群柔软的乳房紧贴着他的大脑皮层，用微微发硬的乳头划来划去，划得他浑身酥痒，欲仙欲死。

本来，孟晓涵一直克制的表现还让他稍微保留着一点理智。

可孟晓涵被抬上茶几摁住，很快就变成了一个淫靡的奶油托盘，她起初还在挣扎，可扭头看到他注视过来的，不加掩饰的贪婪目光后，就颤动了一下，闭上眼不再扭动，任由一只又一只手在她赤裸裸的身上涂

抹着，直到几乎找不到一片洁净的皮肤。

那种亵渎感配合着余蓓娴熟的舌尖唇瓣，让他转眼就再次坚硬如铁，翘起的肉棒无比有力，上挑的龟头恨不得勾起余蓓的上腭。

苏湘紫看他已经勃起，波的一声，打开了第二瓶酒，大笑道：“来吧，来吧……一边喝酒一边吃蛋糕啦。这次，不许用杯子哦。”

说着， she 就把大片红酒倒在了自己的身上，孟晓涵的身上，往嘴里喝了一口，嘟着娇艳的红唇抱过来，一点点喂进了赵涛嘴里。

理智仿佛被性欲的风暴吹散，看着孟晓涵被红酒混合着奶油染遍的娇躯，金琳恍惚一笑，拿过瓶子也喝了满满一口，勾住赵涛的脖子哺渡过来。

“蛋糕蛋糕，别光在那儿喝啊。”看张星语喂了酒后就抱住亲个没完，苏湘紫往孟晓涵紧并的腿窝里倒了些酒，招呼道，“这么好的日子，可不能冷落了谁。”

根本没想象过孟晓涵还能有如此撩人的模样，赵涛早已经迫不及待，张星语刚一松开嘴，他连拉扯出的唾液细丝都顾不上擦，从余蓓口中拔出湿淋淋的老二，胯过去趴在那里就顺着鲜红的酒液大口喝向了孟晓涵鲜嫩的花园。

耻丘这边多半是杨楠下的手，阴蒂上抹的格外细腻均匀，他顺势舔过去，含住吸了几下，就迫不及待抱起她的双腿，往那小小的裂缝中插了进去。

与孟晓涵是相隔最久的，进入的时候，他好像还听到她抿着嘴唇细细呜咽了一声。

可马上，醉醺醺的杨楠就抱住她吻了上去，金琳也故意蹲下吃起她一边乳房上的奶油，连于钿秋都晃晃悠悠走了过来，抓住她被举起摇晃的白嫩脚掌，含住她的脚趾一口一口吸吮着。

荷尔蒙的漩涡在扩张，所有的衣服都离开了身躯，屋里扭动纠缠的，全是白花花的裸体。

张星语趴在了孟晓涵身上，两个外观迥异小穴上下压叠在一起，让

赵涛交替刺入搅动。

金琳酸软无力，终究还是被杨楠压在茶几边的沙发上，插得汁水淋漓。

苏湘紫拿了三个振动棒，让于钿秋嘴里含着一个，前后双穴各插着一个，揉着她的奶子，让她高潮迭起。

而新的规矩，就是高潮一次，喝一大口酒。

等赵涛第二次射出来的时候，张星语喝了几几乎两大杯，孟晓涵也喝了四、五口，金琳、杨楠在旁较劲，两人分了快有半瓶，于钿秋被折腾得最狠，活活在高潮中醉躺下去，四仰八叉倒在了自己脱下的旗袍上，水津津的肉缝犹在微微抽搐。

这一轮苏湘紫喝得最少，一个是她负责倒酒，另一个，则是她确实就没怎么尝到甜头，光一门心思弄得于钿秋差点灵魂出窍，按规矩也不用喝但还有个没喝的。

余蓓一直站在赵涛背后，间或吻他后背一下，静静看着一切，并没真正参与进来。

像是个看客。

所以张星语坐在茶几边用小舌头清理赵涛半软的肉棒时，苏湘紫过去抱住了余蓓，手指拨弄着她的乳头，笑吟吟地说：“蓓姐，大家都玩得这么嗨，连孟学姐都高潮了好多次，你怎么不来一起玩啊？”

余蓓微红着脸，轻声道：“我酒量小，已经有点醉了。”

苏湘紫缓缓舔过她的耳根，用紧凑浑圆的大腿磨蹭着她的胯下，娇喘着说：“那就不喝咯，蓓姐，你不喝，谁敢勉强你啊。大家这么开心的日子，一块玩起来嘛。”

余蓓望着躺在茶几上，满身口水、红酒和奶油的痕迹，眯着眼睛似乎有些失神的孟晓涵，轻声道：“我没关系，大家开心就好。”

“哎，要做，就都做嘛，漏一个怪不好的，对不对啊，赵涛。”

赵涛抚摸着张星语的头，扭头笑道：“就是，小蓓，就剩你了，这次硬了，咱们直接来吧？”

苏湘紫扫了一圈屋内，笑道：“中场休息，中场休息，楠姐，来跟我一起抬起来于老师，这儿俩卫生间都能洗澡，蓓姐，委屈你跟赵涛去用那个小的，我们去用那个大的了啊，洗干净了，咱们卧室继续！”

金琳抽了张纸，擦着自己满是淫液的下体，盯着余蓓看了几秒，站起来摇摇晃晃走向大卫生间，“那我就不客气先洗了。今晚我够了，洗了之后，我要去休息。有地方睡吗？”

苏湘紫一挑眉，“主卧做爱用，愿意来的就来，其他的屋子随便睡，大家都不胖，仨人一个床也记得下，足够了。不过先说好啊，不管谁要睡还是要接着续摊，一会儿洗好了，出来必须再一起干一杯，再祝赵涛生日快乐一次，这叫有始有终。”

孟晓涵坐在茶几上，神情倦懒地轻声说：“于老师还起得来吗？”

“洗澡时候凉水冲冲，对马桶吐一场就好了。”苏湘紫笑呵呵把刚才众人踢飞的拖鞋弯腰一只只捡过来，跟杨楠一起架起软绵绵的于钿秋往浴室走去。

赵涛已经有了六分酒意，搂着余蓓就往小一点的卫生间过去，“走，小蓓，你的特权，咱俩的单独相处时间。”

余蓓笑了笑，很轻很轻地说：“那可真是谢谢你。”

关上门，隔绝了外面所有的味道和打扰后，她的脸上又浮现出了赵涛熟悉的缱绻温柔。

算是庆祝他的生日吧，余蓓久违地用双脚耐心地侍奉了他一回。她仔细洗干净了脚掌，打上滑溜溜的沐浴液，让他坐在矮凳上，自己则坐稳马桶，用那白里透红羊脂白玉的赤足，熟练地爱抚着他还未完全勃起的阴茎。

浴室里没有别人，也没有别的打扰，只有没关的水流哗哗作响，掩盖了小巧的脚掌上下摩擦时发出的细小滋滋声。

酒意让赵涛轻飘飘懒洋洋的，坐在那儿张开双腿，望着在足弓并拢

的缝隙中出出入入的龟头，吃吃笑着，满心愉悦。

不管以后会发生什么，不管之前发生过什么，至少这一晚，至少这个美妙到缺乏真实感的夜，值得他一生铭记。

勃起的肉棒已经有些发痛，他不想把宝贵的次数用在余蓓的脚丫中，等到快感已经有了苗头，就摇摇头，站了起来，“小蓓，该咱们了。”

余蓓望着他，静静地看了几秒，莞尔一笑，转身趴在了马桶上，“赵涛，我……今晚想用后面。吃饭前我就洗过了……你抹好沐浴液，放进来吧。”

她低着头，带着一股异样的娇媚说：“我在外面就是怕大家嫌进过这里的脏，才忍到现在的。来嘛……”

赵涛呵呵笑着，蹲下扒开她的俏臀，耐心地在已经十分柔软的屁眼上舔了一会儿，用指头加沐浴液做好扩张，才站起来，抚摸着她微微颤动的臀肉，刺入到了那美妙的肛肉深处。

毕竟时日最久，次数最多，契合度，理所当然也是最高，他们平和地动作，不徐不疾，觉得有些干涩，就补充点沐浴液。

炽热的情欲，在这温柔的愉悦中缓缓回落到不那么疯狂的水平。

快要射精的时候，赵涛让余蓓坐在了洗手台上，靠高低差来弥补无法正面插入菊穴问题，让她近乎蜷缩成一团，勉强抱着她，吻着她的唇，射进了那不断收缩的括约肌内……

（四百九十六）

“干杯！祝赵涛生日快乐！”

一大杯红酒下去，赵涛躺在柔软的大床上，眼睛尽情的巡视着站着的那些姑娘。她们或高挑或小巧，或瘦削或丰腴，有的白皙有的健康，有的波涛汹涌，有的小巧玲珑。

她们几乎没有什么特别相似的地方，唯一的一个共同点，恐怕就是

都爱他爱到无法自拔，至死不渝。

他拉住金琳的手，笑呵呵地说：“别去睡了，大家都正高兴呢，咱们继续嘛。阿紫，你还有什么新玩法吗？”

苏湘紫扑哧一笑，把手里的酒瓶放到桌上，“都玩了这么多，你都快爽死了，这次，就让我们也开心开心呗，你就躺在那儿，我们自己决定怎么玩，我看啊……你也快喝醉了，趁着你还清醒，出出力气吧。”

她指了指倒满的一列酒杯，笑道：“喝干一杯就可以上咯，自己选用那儿，先到先得，后来的……手指还是舌头，可别嫌委屈。”

羞耻心早在赤裸的淫宴中蒸发殆尽，于钿秋伸手就去拿自己的杯子。

哪知道张星语更快一步，仰头就跟倒进坑里一样咕咚咕咚喝下满满一杯，溢出的红酒都从唇角流了下来，滴在泛着红潮的胸前。

她把杯底一亮，毫不犹豫迈上了床，目标明确无比，趴下就把那根老二放进了嘴里。

赵涛呵呵笑着，看着那边一个个女人喝干杯子，爬上床，爬向他。

他伸出手，指头很快就刺入到两个湿润的缝隙中。

他张开嘴，一个丰美的蜜丘立刻压了下来，让他的舌尖尽情品尝。

她的腿上好像有柔软的乳房在摩擦，他的老二，很快就埋入到一个贪婪绞紧的肉腔子中。

恍惚间，他好像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熟悉的梦境，只不过，这次的肉体不再无形，这次的快感更加实际。

他想看看，孟晓涵是不是也来抢位置了，金琳是不是终于豁出去了，可他觉得无比疲倦，不知为何，怎么也睁不开眼。

看来，是该睡一觉的时候了。

睡一觉，一切应该就好了。

床头打架，床尾和嘛。

大家都这么光着屁股一起快活了，还勾心斗角，有什么意思呢？

他闭着眼嘬了一口上方也不知道属于谁的阴蒂，喜滋滋地露出一个微笑，放弃了对睡魔的抵抗，陷入了梦乡。

（四百九十七）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

熟悉的音乐响了起来，好像是手机来电的样子。

赵涛闭着眼，胡乱摸了几下，接着，苏湘紫那清脆的声音响了起来，“别睡了，醒醒吧。”

他睁开眼，温暖的阳光让他一时间什么也看不清。

但苏湘紫已经体贴地帮他接听，放到了他的耳边，笑道：“是于姐，估计要说她出差的事。”

他从草地上坐起，拍了拍自己的脑袋，“喂，小秋。”

“金琳说你在公园陪孩子们玩呢，可怎么……听你好像刚睡醒啊。”

“午后太阳好，阿紫和星语盯着孩子，我没事儿做，不知不觉就睡着了。难得的礼拜天哎，我就这一天休息，多睡会儿也不过分吧。”

“是你昨晚又做得太激烈了吧？趁我不在……哼。”

“这次真不是，金琳怀孕不到三个月不给我做，晓涵快生了更不肯让碰，她们可没你那么大胆子。”

于钿秋呵呵一笑，道：“头一胎，等有经验了就不这么在乎了。行，我就是告诉你一声，我出差还要晚两天才能回去。晚上让阿紫别做我那份饭菜了。”

苏湘紫笑着在旁插嘴道：“我就没准备你的，知道你也回不来。”

于钿秋也笑道：“臭丫头，以后再有这么远的地方，我也不来了，换你。”

“我才不，我是出钱的老板，哪有跑腿的道理。你还是跟楠姐接着轮流吧。公司的事，你俩主外，我和晓涵主内。”

“那赵涛呢？你什么时候让他来自家公司啊？你别老听金琳的，锻炼锻炼锻炼，一周六天上班动不动加班，晚上回来还要应付咱们，别锻炼不出来就过劳死了。”

苏湘紫扁了扁嘴，“我哪儿说得过她啊，你回来自己跟她谈吧。晓涵跟她统一战线后，整个无敌了。”

赵涛干脆把手机塞给了她，“行行行，你俩说，头发在我耳边晃来晃去，痒死了。”

苏湘紫拿起手机，晃着马尾辫走到前面，一边跟于钿秋讲电话，一边对张星语招了招手，示意交换位置。

张星语点点头，冲着那边还在跑着玩的两个孩子喊了一句：“思彤！跟哥哥过来这边玩，别跑出苏阿姨视线啊，妈妈去休息一下。”

她走过来，擦擦汗，展开一张手帕，挨着赵涛席地而坐，小声问：“金琳现在真不给你做了？”

“嗯，她说等孩子稳定了再说。”

“嘁，当初数她嚷嚷讨厌小孩嚷嚷的欢，真有了不还是一个德性。”张星语往他身上一靠，笑道，“后面她也不敢用？”

“不敢，这方面她可比你胆小多了，她说五个月就要开始休产假，阿紫正头疼谁能顶上她的位子呢。”

张星语赶紧摆手，“我可不行啊，她嘴巴那么厉害，咱家还真没谁有那本事。”

“阿紫也没指望你，你啊.....把会计当好就行了。”赵涛抱住她，在她丰满了不少的乳房上轻轻握了一下，柔声道，“我看，还是我辞职回来吧。我这么一直当程序员，锻炼不出来什么啊。我说跑销售，你们又

不干。”

张星语扭头咬了他一口，“当然不干。阿紫都说了，跑销售就是应酬，还要跟着客户一起找小姐，让你好声好气伺候客户，还不如回家伺候我们。”

“我也想啊，我都说在家当奶爸了，这不是晓涵、金琳和小秋都不答应么。”

“就她们心气儿高，整天望夫成龙，我就不在乎那个。有口吃的喝的，人能在一块多好。我就不信于姐跟楠姐一替一个礼拜出差心里能高兴。”

“这不也是为了让大家都过得更好么。”他笑着拍了拍张星语的頭，“而且，上次晓涵跟我提了一下移民的事。我想了想，挺有道理的，这边咱们的熟人渐渐也多了起来，虽说住着独门独栋，可邻居早就注意上咱们了，这么下去，迟早要被人爆料出来的。记者要是上门采访，咱们的好日子可就到头了。”

“采访就采访，”张星语抱着他的胳膊，几年过去已为人母依旧是一副天不怕地不怕的样子，“我一个成年女人高兴跟着你一起过，不在乎你有老婆孩子，别人还能把我拉出去枪毙？”

“你是没关系，晓涵、金琳她们可不行啊，真闹不好，她们家长要杀过来的。你又想看我挨揍啊？”

张星语扑哧笑了起来，“你享这么大的福，挨顿揍够便宜你了。”

赵涛摸了摸脸颊，“说起来，大二那年.....我挨的那顿打，到底是谁害的？”

“阿紫不是承认又道歉了吗？怎么又想起来问这个。”

赵涛望着苏湘紫的背影，皱眉道：“可我.....总觉得好像不是她啊。”

张星语的表情变得有些复杂，“你啊.....都这么多年了，突然又问这个做什么。”

“我就是想起来了，刚才躺在草地上做梦，还梦到我那年生日了呢。对哦，每年一疯的惯例，就是从那次开始的呢。”

张星语伸手在他腰上扭了一下，“你还好意思说，一晚上就让我们几个脸皮都磨没了。上次跟金琳吵架，阿紫在旁边来了句，姐妹们连彼此有几根逼毛都知道，吵吵个屁啊，结果一下子笑了场，硬是没吵下去。说，你当初怎么想出这么个鬼主意把我们凑一堆儿的？”

“我哪儿有这脑子啊，还不是阿紫想出来的。”

他笑咪咪地躺回到草地上，一切的一切，还真都是拜阿紫所赐。

一场颇为淫乱的生日会，消除了她们之间的隔阂，之后她百般努力的委曲求全，又缓和了大家的关系。

之后，一路走来，就都顺风顺水，金琳、孟晓涵和于钿秋在一次闭门恳谈之后，正式确定了大家共同的方向，大三、大四两年，所有人都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积累下了第一桶金。

毕业后，在苏湘紫软磨硬泡从爹娘那里坑来的小公司中，女人们开始为了一大家子的未来而奋斗。赵涛则被金琳弄去了计算机专科学校，又多上了两年学，成了一个高工资的程序员。

接着，就是羡慕旁人的结婚，生子，共同生活，直到如今……

……

……

……

等等，他愣了一下，结婚……和谁？

这温暖而柔软的草地上，这平和而愉悦的世界里，是不是少了个人？

为什么？

她呢？她去哪儿了？

他张了张嘴，想问出口，可突然之间，身体变得无比沉重，动弹不得，连声音也发不出来。

这时，他又听到了熟悉的手机铃声。

好春光，不如梦一场，梦里青草香.....

旋即，明明苏湘紫的背影还在前方的远处看着孩子们玩闹，他却听到了她低沉阴郁的声音近在咫尺地响起。

还透着一股冷漠。

“别睡了，醒醒吧。”

那微微摇晃的马尾辫，瞬间消失，化作一片虚无.....

[p.o.s]淫奇抄之锁情咒（完）

嗯.....想说的都在后记里了。

这里就放一下承诺的预警吧。

前方高能，请抗性不足者注意回避！

前方高能，请抗性不足者注意回避！

前方高能，请抗性不足者注意回避！

以上。

本文首发于东胜洲关系企业、天香华文、第一会所及禁忌书屋。

转载请保留此段。多谢。

（四百九十八）

身上有些凉，还湿漉漉的，好像.....是被浇了水。

赵涛晃了晃头，觉得脑袋又涨又疼，像是要爆炸开来一样。

“还是不清醒吗？”耳边传来苏湘紫有点纳闷的声音，接着，又有凉水浇了上来。

他努力动了动眼皮，终于，成功抬了起来。

视线短暂的模糊后，对焦在了眼前的苏湘紫身上。

然后，他就浑身一个哆嗦，彻底清醒过来。

看到的情景，比浇来的凉水更让他浑身发冷，如坠冰窟。

苏湘紫站在那儿，还跟昨晚最后的时候一样，赤条条一丝不挂。

可她的身上却东一块西一块，到处都覆盖着黏乎乎已经变暗的血。

还到处都是伤，肚子上，脸上尤其多，一看就是用刀划出来的，小腹中央那道纵线格外狰狞，看着就像是要把她剖腹切开一样，凝结的血线两侧，都能看到一些翻开的表皮。

她的乳头也被割掉了一个，铜钱大的血疤随着她急促的呼吸，在饱满浑圆的乳房上不断地摇晃。

赵涛惊讶地问：“这……这是怎么了？”

跟着，他想站起来。

这时，他才发现，自己被捆住了。

他坐在客厅的一张椅子上，双脚和椅子腿绑在一起，手则被捆在椅背后，也是赤身裸体，身上还残留着昨晚狂欢的痕迹，到处发干发紧，老二上还有几处干涸后发白的浅色印子。

“阿紫，是谁……谁把你弄成这样了？我怎么被绑起来了？家里来坏人了吗？你快放开我。”

苏湘紫转身走到电视那边，也不知道在摆弄什么，拿起遥控器点了几下，打开，才过来站到赵涛身前，脸上带着一丝扭曲的笑意，“你猜，是谁对我下的刀子？家里没来坏人哦，呵呵，不如说，家里都是坏人。”

背后的手已经哆嗦起来，不详的预感笼罩在赵涛心头，因为他已经发现，不只是苏湘紫的身上，附近的地上，竟然也到处都是血，天花板上，墙上，关进的卧室门缝里，他能看见的地方，就连电视机屏幕上都飞溅了一片血点。

这之前还淫乱放纵的房间，他睡了一觉之后，竟然好似变成了血海炼狱。

“我……我怎么会知道……”大脑一片空白，恐惧的怪兽用巨大的爪子抱住了他的头，慢悠悠地啃咬着，让他直到大腿上被什么东西滴落，

才意识到自己竟然在流泪。

苏湘紫从旁边拿过一个细窄的小纸条，伸到赵涛面前，“亲爱的赵涛，你认识这个吗？知道是什么吗？”

他望着那个不算太陌生的东西，咽了口唾沫，轻声道：“这是.....怀孕试纸。等等.....谁怀孕了？”

他盯着那已经转为褐红色的两道杠，惊愕无比。

“余蓓。”苏湘紫的口气变得冰冷无比，她恶狠狠把那条试纸丢尽垃圾筐里，扭头冲着赵涛说，“可她却把这个放到了我房间的抽屉里，然后，趁我不在，故意让张星语和杨楠看到了。我还说为什么昨晚大家都那么嗨，余蓓却又是嘴巴又是屁眼的不肯用前面，看来是怕伤到宝宝啊。”

她呵呵笑了起来，两道眼泪从颧骨附近的伤口上流过，拖出淡淡的红印子，“她还真是说到做到，说想杀了我，就真开始设套。最早和孟晓涵联手栽赃嫁祸，不就是为了让我被你抛弃，逼死我么！看我找到办法杀回来，这次终于换了更狠的是吧！”

“什.....什么栽赃嫁祸.....”惊骇已经让赵涛快要不能思考，只有呆呆地顺着心里浮现的疑惑问出口来。

“就是那一系列举报事件！”苏湘紫的表情变得无比狰狞，“我说了不是我，可你不信！你看不起我交过男朋友，不满意我来了之后你身边出乱子，把我踢了想图个清静，孟晓涵和余蓓正好给了你这个机会，光明正大甩了我，不是吗？”

她在地上来回走了几圈，赤脚踩着半凝固的血，还险些滑倒，“我是真没想到，主动过来跟我套近乎的孟晓涵，竟然肯把自己两个学期攒下来的奖学金，为了留学准备的存款都用上。你以为余蓓为什么肯点头让我回来？因为我找出她们两个了！”

她扭身坐在茶几上，拎起旁边的红酒喝了两口，血一样的酒浆顺着下巴两侧流下，滴落在她血迹斑斑的大腿上，“能用钱收买的人，她孟晓涵能买，我自然也能买。那两人的手机是孟晓涵送的，也在宿舍孟晓涵的柜子里见过和我同款的紫色风衣，我本来想不通孟晓涵是怎么把家

长都召集到一起的，后来才发觉，你身边的人里最恨我的不是她，而是余蓓，余蓓跟家里不是早就几乎断绝关系了么，家长闹这一出，不光能害得我万劫不复，还能把张星语和杨楠这两个虎视眈眈的对手一并解决。”

“那……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真相？”

苏湘紫直愣愣地望着他，跟着哈哈大笑起来，笑了一会儿，才一拍大腿，缓缓道：“你会信我吗？那两人的口供，你可以说是我收买的，她们和孟晓涵本来关系就不错，当场反咬我怎么办？那风衣孟晓涵穿过之后就处理了，我去哪儿找证据？电话的事儿更是纯属推测，你可能相信我吗？一边是余蓓和孟晓涵，一边是我这个不知羞耻的贱货，你肯定信她们啊。你不就是个这样的傻子吗。所以我只能拿这个威胁余蓓，同时放低姿态求饶，我说我这辈子都不会再学方形彤了，也不想和你结婚，就只愿意做牛做马陪着你们一辈子。”

“不过我猜她不信。”苏湘紫的语速变得更慢，神情看起来也有点恍惚，“她应该从那会儿，就决定要彻底灭了我了。”

（四百九十九）

“我都不知道，自己长得像方形彤到底是不是好事。”沉默了一会儿之后，苏湘紫走过来，拿了条毛巾，给赵涛擦了擦脸，语气突然变得无比温柔，“因为我像她，所以你才祸害了我。可你要不祸害了我，我真的不知道，原来爱上一个人是这样的滋味。原来我从前谈的恋爱都不过是小屁孩过家家而已。可……”

她的表情再次变得有些狰狞，“可就因为我像她，我开始学她，我找到了得到你爱的方法，你身边的女人就都坐不住了。都坐不住了……你觉得于钿秋丢了工作没了老公可怜？可被举报的事情她根本就一早知道！孟晓涵提醒了她好几次，带着老公孩子，是不可能从你这儿抢到性爱之外的东西的。你觉得孟晓涵没法留学可怜？可那两个举报她的人本来就是她自己收买的！你觉得余蓓不知道你想要出国可怜？傻逼，那就是孟晓涵跟余蓓联手用来试你的，就是要看看如果继续这么乱下去，你会不会怂到被我花钱带走，彻底离开她们！你每一步都在孟晓涵的算计下，听到了没！”

她抓着赵涛的肩膀猛摇了几下，跟着深呼吸了几次，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喘息着说：“孟晓涵想得挺好，利用余蓓对我的恨和她联手，借余蓓的地位和能力把碍事的我解决。顺便让于钿秋没了工作便利，张星语和杨楠丢了结婚的那一丁点可能性。余蓓亲手操作了这些事儿，等将来张星语和杨楠反应过来，在你身边斗个你死我活，她还是可以坐收渔利。我猜她应该就是拿金琳没办法，所以最后的计划应该就是趁你对女人勾心斗角厌倦无比的时候，装回小白兔的样子，哄你跟她一起走。那时候你一定已经非常讨厌心机深沉的女人，金琳本来就不讨你喜欢，肯定斗不过她。她就能独占你啦，多美好的未来啊……”

赵涛觉得自己就像是被泡在了一大坛子冰水里，喘不上气，找不到温度，“我……我不信……这也……太离谱了……”

“离谱……呵呵呵呵呵，你看看我身上，还觉得离谱吗？”苏湘紫用手狠狠掐了一下乳晕上的伤口，“孟晓涵有孟晓涵的算计，余蓓也有余蓓的算计。孟晓涵根本没打算闹得太大，可余蓓，已经铁了心要闹出人命了。她手边就有把好刀，张星语。张星语本来就对我咬牙切齿，错以为我怀孕，肚子里的杀心估计都能孵出个小宝宝了。”

她指着自己的乳头，“你以为这是被人割掉的？错了，这是被你家张星语活活咬下来，嚼烂了吃掉的。”

赵涛浑身一颤，哆哆嗦嗦地说：“这……这怎么可能……”

“这几刀是张星语，这几刀是于钿秋，这几刀是杨楠，余蓓没有亲自下手，她就是看着，冷冰冰地看着，估计已经在盘算该怎么对付孟晓涵了吧。”苏湘紫咯咯笑了起来，“她如意算盘打得好啊，煽动那些对我怀孕恨到失去理智的下手，自己就算落下个教唆罪名也不怕，因为她是真的怀孕了啊，她有你的孩子在手，安全得很啊。一下子，就看出谁聪明谁笨了，金琳和孟晓涵就没人肯拿刀子，金琳还问来着，说苏湘紫今晚玩得这么疯，不像是真怀孕了啊。”

她冷冷道：“我就是从那儿想通一切的，原来，怀孕的人是余蓓。”

赵涛觉得自己连呼吸都有点困难，他想告诉自己这是噩梦，可绳子快要磨烂他的手腕，痛楚还是无法让他醒来。

无法让他回到之前那个一切都无比美好的世界里。

原来，那是假的。

这边，才是真的。

“你都不问问，我是怎么活下来的吗？”她指着自己肚子上那一刀，“要不是我这阵子一直讨好杨楠，让她有那么点不忍心，这一刀我就死了哦。张星语嫌她磨蹭，还把刀子抢过去了，差一点，现在在这儿跟你说话的，就是警察了。到时候啊，酒醉后的嫉妒，一时冲动杀了人，该进去的进去，该没事的没事，至于我，火化了，只剩一捧灰。呵呵呵呵.....”

她自嘲地笑了一会儿，伤心欲绝地说：“你啊.....是肯定不会来看我的，最后给我烧纸钱的，估计也就只有我妹。”

赵涛被说得懵了头，颤声问道：“阿紫.....你.....你到底是人是鬼？”

“我？我早就是半人半鬼了。”苏湘紫把披散的头发缓缓拢到后面，拿起发圈，扎了一个高高的马尾辫，“你以为我回来，真的是给那些贱货做牛做马推屁股的吗？”

赵涛一愣，觉得身上的温度更加冰冷。

“我已经发现了，你是不可能爱上我的。”苏湘紫痴痴看着他，喃喃说道，“我还发现，你好像谁都不爱，我先前以为，你最爱的可能是你自己，后来才知道，你说得对，你不懂怎么爱，连爱自己都不会。”

她伸手抚摸着赵涛的脸颊，“我没办法教你，因为我自己也是个笨蛋。我本来计划的挺好的，生日大家一起开心过这一次，这么热闹的日子，多半都会对我丧失警惕的，我就可以趁机教训一下她们，审一审，问一问，拿我的DV拍下来她们招供的情景，如果你谁都不爱，至少也要做你相对最喜欢的那个.....”

“呵呵，”她低头笑了笑，“可惜，她们不给我机会啊，她们想杀了我啊。幸好.....我最后劝大家一起干杯的时候，新开的那瓶酒，其实是放了药的。我喝的，还是上一瓶最后留下的部分。杨楠和张星语争刀的时候，药发作了，她们.....就都被我放倒了。”

苏湘紫抬起手腕，象是在炫耀满分卷子的小学生，让赵涛看上面血肉模糊的一片擦痕，“你看，我为了从绳子里挣出来，把手都弄成这样了。我用她们要杀我的刀，割开了绳子，一下子，你醉了，她们倒了，家里，就只有我还能动了。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就只有我还能动了啊，可笑不可笑？”

她伸出舌头，在手腕的伤口上舔了一下，冷冷道：“还记得我说过么，赵涛，谁烧过来，我就灭了谁。”

（五百）

浓重的无力感像一个沼泽，把赵涛的身体缓慢的吞噬进去，拉扯着他沉重的身躯。

他抱着一线希望，看向苏湘紫，轻声问：“你.....你没把她们怎么样，对吧？”

苏湘紫笑了笑，拿起遥控器，切换了一下输出源，电视上，立刻开始播放她们一起过生日时候拍摄的画面。

大家围着桌子，拍着手，笑着在唱生日歌。

看着那喜庆的画面，赵涛却丝毫也笑不出来，声音都颤抖的像是在寒风中冻了三天，“阿紫，你.....到底把她们怎么样了？”

苏湘紫跟着屏幕里的声音唱了两句生日歌，才说：“她们太烦了，明明早晚都要死，可硬是不肯早点去死，今天已经闹成了这个样子，我.....就送她们一程咯。”

她走到赵涛背后，弯腰抱住他，抚摸着他的胸膛，在他耳边轻声说：“不过很抱歉，杨楠的部分，我没能拍到。我本来是想让她们都给你留个遗言的，比如，交代一下自己罪行之类的，可我好容易把她们分开放到各个屋子里，拿着绳子挨个绑好，最后去绑杨楠的时候，她脑袋好像在床角碰了一下，疼醒了，我只好趁着她还没什么力气，用绳子绕在她脖子上，把她勒死了。我不知道自己手劲够不够大，怕她没死透，就在暖气管子上绕了一下，吊起来悬在那儿，没再管了。勒死的人好臭的，我建议你别去看她最后一眼比较好。”

这时，电视上放映的已经是苏湘紫抱着他赤裸扭动的淫荡模样。

赵涛这才注意到，屏幕中扭头看向镜头的她，分明清醒无比，没有一点醉意。

“苏……湘……紫……你、你……”一股锥心的刺痛让他痛苦地蜷缩起来，口中却发不出一个完整的句子。

这不单单是因为杨楠的死，也因为，她终于确认，屋子里，应该已经只剩下他们两个活人了。

“反正你也不会爱我，她们也不会不恨我，不如，我来帮你解脱，给你自由，让你……永远记住我。”苏湘紫笑着把视频切换了一下，这次，镜头里出现的，是被绑住手脚放在洗手间地上的于钿秋。

于钿秋应该是已经醒了有一阵子，她盯着苏湘紫手里明晃晃的刀，浑身都在哆嗦，看腿间的样子，连小便都已经流了出来。

“怎么样啊，于老师，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我看得出来，你挺怕死的，你不是还有孩子么。”苏湘紫用刀背轻轻拍打着于钿秋丰满的乳房，满身是血的她，语气轻柔反而令人战栗，“来，看着镜头说吧，说你以后都不再爱赵涛了，你发个誓，我就放了你，你可以穿衣服走，找你前夫复合，或者干脆找个新男人，你还有起码几十年日子好过呢。”

于钿秋张开嘴，涕泪纵横的脸，显然早已被恐惧击溃。

“说吧，很简单的，就一句话，发一个誓而已。”

“我……我……”

苏湘紫把刀尖缓缓对准左胸，用手摸着乳房下肋骨的缝隙，轻声道：“还有好几个人排着队呢，我没耐心一直在这里陪你磨蹭，这样吧，我数三个数，你愿意发誓，就发，不愿意，就死。我已经把杨楠杀了，我不是在跟你开玩笑。反正我也要坐牢，或者要被枪毙了，杀一个不亏，杀两个……我还赚了。”

“我……我……我……”

“三。”

“我发誓……”

“二。”

于钿秋的嘴唇蠕动了一下，接着，她突然露出了一个绝望的笑容，闭上了眼睛，“对不起，我……做不到。”

“真是太遗憾了。于老师。再见。”

尖刀没有发出电视剧里噗呲那样的声音，就在屏幕中，清楚地没入于钿秋的胸膛，接着，拔出，再次插入，一刀，两刀，三刀。

于钿秋的嘴巴被捂住，瞪圆的眼睛里流出两行清泪，她抽搐着，无法阻止刀刃在柔软的身体里进出，就像她当初无法阻止赵涛坚硬的器官在她体内蹂躏一样。

满手是血的苏湘紫站起来，打开水龙头，冲了冲刀子，跟着，想起什么一样，过来，关掉了DV。

视频，就这样切换到了下一段。

镜头晃动了几下，放稳，正对的，是坐在书房躺椅上，也被五花大绑的金琳。

苏湘紫过去拿掉她嘴里的抹布后，她看着苏湘紫手里的刀，叹了口气，“于老师……就死在卫生间里吗？”

“是。”

“下一个，到我了吗？”

“那要看你肯不肯说了。”

“我说了，你也不会放过我的。”金琳笑了笑，脸色一片惨白，但勉强还算镇定，“其实，你要是有法子让我能不再爱赵涛，我兴许会感谢你的。”

“你没有跟她们一起算计我，我也挺感谢你的。你还有什么要求，说吧。”

“我听说，如果人的头被砍掉的很快，死后，就还能有那么一会儿的意识，你.....能换把快点的刀，让我死得快一点吗，我想知道，如果我死了，我是不是就可以从爱他的感情中解脱了。”

“好。”苏湘紫简单地答道，拿起抹布塞住金琳的嘴，匆匆离开。

不一会儿，她就拿回来了一把用来剁排骨的名牌刀，刀刃宽，刀柄长，像把小小的单手斧，“我不知道能不能快点，我也没砍过脑袋，只能试试。”

金琳看向D V的镜头，嘴唇颤动了一下，轻声说：“我本来，还想给爸爸妈妈留句话的。可.....真留了，他们也是伤心。还是算了，你动手吧。”

苏湘紫揪住金琳的头发，就把她的头架在了椅子的扶手边上，跟着双手举起那把砍刀，用尽全身力气挥了下去。

血喷在镜头上一些，像片红雾。

红雾中，苏湘紫低头看着金琳的脑袋，看了好一会儿，突然愤愤一脚踢开，带着一种微妙的羡慕嘟囔了一句：“你笑个屁啊。”

（五百零一）

赵涛的嘴巴不停开合着，像一条被压在案板上的鱼，可他说不出话，哭不出声，眼泪让他几乎快要看不清电视上播放的下一段视频，可苏湘紫马上就抬起手，很体贴地帮他擦了一下，柔声道：“呐，号称最爱你的张星语到了哦，她真不愧是个情种，我就提了一下要求，她足足骂了我三分钟，等我想起来打开D V，她就只剩下这一句话了。”

画面上的张星语显然已经被苏湘紫报复过，遍体鳞伤，看胸前的样子，还被加倍奉还了，但她神情坚定，就好像看到的并不是刀一样。

“我爱赵涛，你杀吧。”

“你就没发现，其实你是被他用了手段，让你无法控制爱上他的吗？”

“我不管那些，我爱他，这就够了。”

苏湘紫似乎觉得有些挫败，用染着血的尖刀摩擦着张星语的脸颊，冷冷道：“你现在就已经够丑了，我还能让你变得更丑，丑到你脱光了躺在路边，乞丐都不愿意操你。你说，那样的你就算还活着，赵涛也绝对没可能爱上你了吧。”

张星语沉默了一会儿，突然笑了起来，笑得眼泪都流了出来，“你真当我是个傻逼吗？苏湘紫，我早就知道他不可能爱上我，可我爱他啊.....我爱他爱得要疯掉了，你别废话了，动手吧，我活着，就一定会杀了你，然后再杀了余蓓。”

“要是早点听到这话，我真想放开你让你去杀余蓓。”苏湘紫摸了摸自己原本是乳头的地方，“可惜你太讨厌了，我不准备满足你这个愿望。啊.....对了，你不是最喜欢他给你买的这条红裙子吗，我给你拿来了。”

张星语抿紧嘴，没再说话，连眼睛都已经闭上。

“赵涛还要活很多年呢，就让这条裙子，下去陪你做伴吧。”苏湘紫呵呵笑着拿起一个塑料袋，套在张星语头上，绕着脖子系好，再拿起一个塑料袋，套上系好，足足套了五条塑料袋之后，才拿起那条裙子，包住了张星语的头，缠上去，裹紧，用腰带在脖子上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

然后，她就静静地坐在旁边，看着张星语的胸膛起伏从缓慢到急促，从急促到抽搐，再到最后，彻底平静下来，从手到脚，一动也不动了。

苏湘紫显得有点生气，她对着DV说了句：“再漂亮的女生，失禁了也臭的要命。真恶心。呸。”

视频切换到下一段后，赵涛看到了孟晓涵。

很明显，苏湘紫的情绪不太对劲，开始录的时候，两人似乎已经交谈了一会儿。

“我开始录了，你有本事就再说一遍。”

孟晓涵低着头，轻声道：“你要我说几遍都可以，我不爱他，早就不爱了。”

“你骗人！那你为什么要来？”

“因为和他做爱很舒服啊。”孟晓涵发出了一串低沉的笑声，听上去，竟比苏湘紫还多了几分疯狂，“他对我来说就像毒品，我努力戒，可是不太容易，这次我没禁住诱惑，结果……代价好大啊。”

“那你为什么算计我！”苏湘紫揪住她的头发，把她的脸抬起来，“来啊，看着镜头，说啊，告诉我，难道你不是因为吃醋吗？”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孟晓涵枯井一样的眸子望着不知道什么地方，缓缓道，“我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重新去爱他。我受不了他身边有这么多女孩子，我觉得好脏……好恶心。我特别喜欢的东西脏了，脏到我不喜欢了，那我想要再喜欢上，不就是应该把它……想办法洗干净么？苏湘紫，你就是最大的污秽，洗不掉你，我是不会再爱他的。”

“好啊，那就用你的血来洗吧。看看是你先洗干净我，还是先死。”苏湘紫面目狰狞地按住她的头，狠狠一刀，割开了她纤细脖子侧面的那道青筋。

血喷洒在客厅的每一处，还喷满了苏湘紫的身躯。

她一刀一刀的割着，甚至顾不上去捂孟晓涵的嘴。

可她也没有叫，只是在大腿上的动脉也被割开时，虚弱地转过头，看向D V，趁着苏湘紫没注意，用口型无声地说了三个字。

赵涛惨叫一声，在椅子上用力挣扎起来，嘶哑地喊道：“晓涵呢！她在哪儿？你把她藏哪儿了？你不是在客厅杀了她吗，她的人呢？人呢？”

苏湘紫淡淡道：“她血还挺多的，要流好一阵子，我懒得等，就拖着她一起去找余蓓了。不过镜头没拍到。喏，你看，余蓓正盯着的方向，就是躺着的孟晓涵。算起来，她也就比余蓓早断气一会儿而已。她俩在黄泉路上，还能做个伴。”

（五百零二）

“你是肯定要死的，我.....多半也活不成。已经是最后了，咱们就别再藏着掖着了，说点真心话，行吗？”镜头里，苏湘紫拉过椅子，坐到了被反绑倒在床上的余蓓对面，谈天一样说道。

余蓓平静地说：“我不觉得和你有什么好谈的。你是方形彤，我恨你，你是苏湘紫，我一样恨你。你让我看孟晓涵的死没有任何意义，这世上，你杀掉后能让我难过的，只有一个你决不肯杀的人而已。其他的都没用，包括我自己。这就是我想说的，我说完了。”

镜头外的苏湘紫拍了拍赵涛满是泪痕的面颊，轻声道：“别闭眼哦，精彩的来了，余蓓，果然人不可貌相呢。”

他睁开眼，有气无力地看了过去，电视里，苏湘紫已经举起刀，站到了余蓓身边。

没想到，就在这时，余蓓竟然飞起一脚，突然踢飞了她手里的刀，跟着翻身而起，双目通红地飞身扑上，直接把苏湘紫压在了地上镜头拍不到的地方，看架势，似乎双手掐住了苏湘紫的脖子。

那秀气柔美的面容此刻变得犹如地狱恶鬼，她死死掐着，哑声道：“真不巧，我能用脚趾解开手上的绳子，没想到吧？你要再早来一会儿，我就真死定了！”

“呜.....咕呜.....”苏湘紫看来已经喘不上气，更别说开口。

余蓓的神情明显也已经疯狂错乱，她的额角都暴起了跳动的青筋，失去理智一样喃喃说道：“你为什么回来？你明明已经死了，为什么还要回来？你比我早，很了不起吗？我比你早的话，他也能这样爱我的。你就是早而已.....就是早而已！你没有我爱他，你根本没有我那么爱他，我不舍得死，我绝不舍得死。我要陪着他，我要给他生很多孩子，我要一辈子守在他身边，你已经死了，就回地狱去吧！”

“你是不是很好奇我怎么活下来的？”苏湘紫笑了笑，在赵涛耳边小声说，“这还要感谢孟晓涵哦，她流了好多血，让地上都变滑了，我努力挣扎，努力挣扎，终于.....够着了被踢飞的刀。”

她这句话刚说完，屏幕上寒光一闪，锋利的刀，就已经刺进了余蓓的脖子。

苏湘紫一脚把余蓓蹬开，捂着脖子站了起来，粗喘了几口，吼道：“我才不是方形彤！你看好了，我是苏湘紫！杀你的人是苏湘紫！你们都来得比我早，有什么用？还不是都要死！你们都死了，他转脸就会去爱下一个。他就是这种人！”

余蓓靠在床边，手扶着脖子上的刀，想拔，却又不敢，颤声说：“我知道……所以……我才不要死，死了……他就把我忘了。我要活着，只有活着……只有留在他身边……一切才有意义……我……才不要死……”

“可惜，你死定了。”苏湘紫弯腰看着她，“他一定没跟你说过吧，他用手段拢到身边的女人，越早中招，死掉的风险就越大，前七八个，是一定会死的。他不敢告诉你，对吧？呵呵呵……所以你们都是要死的，都是注定要死的，哈哈哈哈……”

余蓓看着苏湘紫的笑容，突然惨叫一声，用力拔出了脖子上的刀，拼命起身刺了过来。

但苏湘紫早就有准备，一侧身，顺便伸脚把她绊倒在地，对着镜头上已经看不到的余蓓冷冷道：“咱们都真心待他，可他却连句真话都没说过。难道不可笑吗？这么可笑的人生，干嘛还要持续下去？”

“呀……”她看着余蓓，突然惊叫了一声，过来拿起DV，往余蓓那边拍了过去。

余蓓躺在地上，面如死灰，最后一丝生气仿佛也已从她的眼神中流走，可她还是用残余的力气拿起了手中的刀，对准自己的小腹，缓缓刺了下去。

关掉DV之前，苏湘紫用有些微妙的口气说：“看来，这是后悔给你怀孩子了啊……”

看到电视关掉，赵涛彻底瘫软在椅子上。他浑身无力，筋骨好像都被抽走了一样，失魂落魄，脸上涕泪纵横。

苏湘紫去洗了一条毛巾，还用的热水，暖洋洋的，缓缓给他擦干净了脸，然后，双手扶着他的膝盖，跪坐在了他的面前，梦呓般说道：“马上，我就该报警自首了。我杀了六个人，应该.....是活不成了。我应该.....也算是你害死的吧？害死了我，你就一共害死九个女人了，你.....之后就可以放心的找一个喜欢的姑娘，把她拢到身边，让她陪你一辈子了，对不对？”

他哽咽了两声，一言不发，也不知道这时还能说什么。

“都已经最后了.....能告诉我，你到底是用什么手段，让我爱上你的吗？我实在想不起来.....你对我做过什么特别的事情了。”苏湘紫抚摸着他的大腿，柔声问道。

赵涛的意志早已经被刚才一连串的视频摧垮，如果这是一场审讯，他就正处于没有任何抵抗能力的时候。

他歪着头，轻声道：“是精液。我给你吃的糖里，金琳给你吃的糖里，都加了一点点精液.....我用了很长时间，做到了一个咒术的苛刻要求，从那之后，我就能让吃到一点我精液的女人，不可自拔地爱上我，至死不渝。具体的力量，你已经体验过了。”

“原来是这样啊.....”苏湘紫露出了一个甜美的笑容，“那还真巧，我本来还犹豫，方形彤在你不忠之后想做的事，我要不要做，该不该做。现在倒是可以决定了。你等我一下啊。别急，我一会儿就可以放开你了。”

赵涛不解地看着她，皱起眉，“你.....你要干什么啊？”

“我活不成了。我们都死了。我们死了之后，你肯定还要让别的女人爱你的，这.....怎么行呢？”苏湘紫拿起了一把剪刀，笑眯眯地走了回来，平放，用之前点生日蛋糕蜡烛买的一次性打火机在下面来回烤着，“放心，结束之后，我马上打120，我会让警察和医生一起来的，保证不会害你死。剪刀我消好毒，应该没事的。你看.....皇宫里那么多太监，也没谁死了对不对？”

赵涛瞪圆了眼，看着一步步走近的苏湘紫，“不要，别.....别！阿紫！阿紫.....你要干什么？别.....别这样.....我.....我错了，你.....你不一定会死啊，我.....我帮你做证，说你是自卫，是她们要杀你，说不

定你就是无期，二十年后还能出来的啊！我等你！我等着你！你别这样.....不要.....不要啊！”

苏湘紫面带着微笑，把已经烤烫的剪刀伸到了他的胯下，“不，赵涛，我已经发现，我好像.....还是死了比较幸福。”

“至于你.....希望以后你能学会什么叫爱吧。估计你要痛昏过去的，那么，永别了，我最爱的人。”

咔嚓。

（终幕）

安静的咖啡馆里，年轻漂亮的女人望着对面有一阵没开口的男人，犹豫了半天，轻轻舔了舔小巧的红唇，说：“然后呢？为什么.....不讲下去了？”

男人摸了摸自己的下巴，那上面干干净净，没有见到一根胡子，“然后，就没有什么可讲的了，故事，结束了。”

她的眼里闪动着异样的光彩，略显激动地问：“所以，你就是赵涛？”

“对，我就是赵涛。你之前看到的那个，是我后来改的名字。另一个，是我创作时候用的笔名。”他自嘲地笑了笑，“你不会以为血梵是我的真名吧？”

“可我觉得，故事还没有结束才对。”

“是没有结束，但，没什么值得讲的了。”他淡淡道，“赵涛没有死，但所有爱他的人都没了。他改了名，换了姓，到了这么个没人认识他的城市，去接来了方形形的母亲，决定照顾她一生一世。”

她的眼睛略微睁大了一些，似乎有些惊讶，“所以.....你家里的疯女人，就是方形形的妈妈？”

“那是因为你上门找我，被她看到了。平常她挺好，挺正常的，我不太在乎年龄的差距，她正好也没有生理需求，我们一起生活得还算合

拍。最近这几年，她神智越来越清楚，我照顾她的部分，反而没有她照顾我得多。”

她低下头，整理着手机上的笔记，“这……就是你足不出户，闷头在家写小说不见人，还和如此年长的女人结婚的原因，对吗？”

“对。”

她深吸了口气，抬起头，“血梵先生，你不觉得太可笑了么，我……我的确是个实习记者，还没有转正，可这不代表你可以随便编一个故事来敷衍我，你以为从你高二的时候开始讲，这一切就显得可信了吗？这世上怎么会有咒术，什么叫锁情咒？女人的爱是那么容易被夺走的东西吗？就算是，女人真的都会为了爱失去理智吗？我……不相信。这应该是你下一本小说的选材吧，我知道你喜欢写一些无法在正常世界发表的小说，可我是来访问你真真正正现实生活的，我想知道的是你真正的过去，而不是一个……如此荒谬的长篇谎言。”

她的手指握住咖啡杯的握把，颤抖了一下，把已经发凉的咖啡喝了一大口下去，用克制的口气问：“血……不，赵先生，我知道，当年那场惨案对你的影响很大，可你是唯一的幸存者，你不觉得……你有必要让大家知道当年的真相，来平息流言对那些女孩子的伤害吗？”

“你终于……还是忍不住说出来了啊。”他笑了笑，向后靠在舒适的沙发上，苍白的脸上，黑漆漆的眼睛依然没有什么神采，“其实，访问什么的，都是幌子吧，你并不关心我这个没人看的作者，也不关心我和年长女人结婚的事，你只是知道我就是赵涛，你想查出来的，是当年惨案的真相。”

她的笑容有些僵硬，但还是强撑着说：“赵先生，我让你看过我供职媒体的介绍信了，我的确是记者。”

“我知道你的确是记者，可你的名字，应该也是后来改的。你换了妈妈的姓，改了新名字，我没说错吧，苏湘彤小姐。”

她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就像是一瞬间，戴上了一张透明的面具。

“你真觉得我说的是假的吗？”他痴痴望着她，唇角泛起了一丝笑意，“你的确和你姐姐长的并不太像，你还故意化了比较夸张的妆，

可.....你也许不知道，你.....除了没有绑马尾辫之外，简直和彤彤.....一模一样。我太太见到你，已经好几年没事的精神病，就发作了。你真以为随便来个记者，我就会把这一切和盘托出么？不，我只会告诉你，因为你是她的妹妹。”

他从裤兜里摸出了一块包装极旧的奶糖，啪的一声拍在了桌子上。

“你如果不信这是真的，吃掉它。当年你姐姐以为一剪刀下去，就彻底断掉了我的能力，但她不知道，我还有好几块糖留着没用。我接来彤彤的妈妈，靠的就是它。你如果不信，可以亲自验证一下，我有没有说谎。”

她伸出手，拿过那个的确是十几年前款式的夹心奶糖，她的目光有些闪动，身体，也跟着颤抖起来。

“那么，我先走了。我太太应该已经做好晚饭在等我了。她们母女一样，都是急性子，我不想让她等太久。你也见到了，我的腿脚不太好，那次事件之后，她们的家长.....把我打成了残废。不过这是我咎由自取，怨不得他们。”他扶着桌子站起来，拿过旁边的单拐，拖着腿缓缓往外走去。

她急促地喘息了几次，握紧那块糖，突然高声说：“你就不怕我拿着这个去告发你吗！”

他头也不回，淡淡道：“我相信你不会的，因为，我并不是只带了那一块来。”

他挪了两步，口吻突然变得温柔而诡异，“彤彤，你妈妈这么多年都没事，这已经证明，咒术的锐气磨平了。我先回去了，你想好，就也过来吧，你妈看到你回来，一定很高兴。我也会很高兴的。”

“我.....”她颤抖着张开嘴，想说她并不是那个彤彤，可一股异样的感觉从心底升起，让她竟无法控制的想要让他开心，保护他，不让他再受到伤害。

她突然明白了什么，手一抖，掌心的那块糖，啪嗒一下掉在了桌上。

几十分钟后，桌边的漂亮女记者缓缓收拾好了东西，她望着手机里的记录，把那一个个文件，都选择了删除。

收拾好东西后，她拿出镜子，仔仔细细地卸掉了脸上的妆，只留下了淡淡的口红。

她左右看了看，很满意里面透出的青春气息。

接着，她找服务员要了一个最便宜的黑发圈，带着一丝微笑，拢起长发，绑了一个马尾辫。

她对着镜子左右甩了甩头发，莞尔一笑，拎起包，拿过那块糖，撕开包装，丢进嘴里，一边吃，一边往外走去。

“请慢走。”服务员打开门，躬身恭送。

她低低说了句什么，然后，就快步消失在了人海里，走去了和前一个客人同样的方向。

那个服务员疑惑地愣住，挠了挠头。

旁边的同事过来问：“怎么了？”

服务员满脸不解地说：“我不知道啊，我就是正常送客，可那个客人，却跟我说了句没头没脑的话。”

“说的什么啊。”

“她说……姐，对不起。”

（全文完）

后记

在禁忌书屋青青版主对我进行的访谈里我提过，这本书，实在有点像是一个不太美丽的意外。现在，这个意外总算在我设计的轨道上走到了完结，没有偏离太多。

这是我第一次尝试现实日常流的写法，而我又不是什么有名气的作者，这导致不少初次接触这个ID非常不好记的笨蛋作品的读者误会，这是一本青春爱恋物语。

这误会真的很大，可能是转载网站通常会截掉分割线之前作者的话的缘故，很多人没看到这本书的灵感来源是当年红极一时的动画，《日在校园》。《日在校园》啊.....伊藤诚啊，那种人渣给我的灵感火花，怎么可能烧出一个温柔善良的情圣。

正职工作带给我的影响不小，让我最近比较愿意做出一些不伤筋动骨的妥协，所以，这本书有了两个可用的伪结局，独爱方形形的，和喜欢后宫大团圆的，本质上真正的结局，我没有改变，但删除了两段比较大篇幅的细节描写。那能让生日会后的一夜更加残酷，残忍，疯狂，但，一个是和整体风格不太搭调，一个是.....大概会让好不容易坚持到这里的朋友对我再爆一管怒气。既然那纯粹是我的个人喜好，之前在《美少女之匣》和《流浪猫》两本短篇里也爽过了，这里就不再弄出来往血里撒盐了。

一些朋友可能知道，我最近的本职工作面临新节点，需要大量精力和时间。另外，《窃玉》搁下得也有点久，我需要一段时间来阅读《暮霭凝香》避免遗漏伏笔和扭曲人物设定。所以《锁情咒》完结之后，我准备休息一两个月，十月底开始主力更新《窃玉》，间或更新《一代大侠》，照旧是每周六晚不见不散。

希望那个时候，我已经能安定地继续自己的爱好了。

哦，对了，礼物赠品还有不少欠债，放心，我还记得，那两本武侠开更之后，还是会和之前一样，不定期赠送在每周的更新后面。

最后，友情加亲情推荐两本书，一本是欢乐书客（现在叫刺猬猫）的《穿越者的哲学三问》，很对我胃口的硬派奇幻文，但成绩不好，总觉得作者灰心丧气万一太监掉很可惜。另一本是鲸鱼阅读的《精分写手成神记》，这本我就不多说了，相信能忍耐我的任性看到这个地方，和对方彤彤那样的女主角比较感兴趣的读者，去看一看的话应该不会失望才对。当然.....真失望的话，请打那个作者，不要来找我。

那么，青山不改，绿水长流，大家“江湖”再见。

P S：请不要再劝我开收费群了，方丈很胆小的。我免费发，觉得情节不合心意的也就不好意思来砍死我了大家说对不对.....

留园禁忌书屋原创作家snow_xefd专访

留园成人区禁忌书屋原创作家snow_xefd专访



专访开始前，首先感谢艺术家。禁忌书屋作为留园的一个版块，从来都是埋在主页最底层。幸亏他策划了这个专访活动，我们可以借着采访雪大的机会，让禁忌书屋在留园显眼的位置露个脸！

我也要谢谢艺术家，很高兴换一种方式和我的读者见面。

一直以来禁忌小说都被当作淫秽读物，总是和艳俗、淫靡、猥亵等等这些负面标签挂钩。调门高的人甚至说写文的人心里阴暗龌龊，看文的人低级趣味，长久下去会影响身心健康、做人操守，总之帽子怎么大怎么扣。雪大怎么看？

这一点，我很认同‘风月大陆’的版主、也是色文巨头罗森的说法。他在‘风月’立版规时曾经提过：我们写情色、色情小说的，不考虑那么

多，就是为了让电脑前的大家，一起露出猥琐的笑就好。

（笑）没错，禁忌书屋这个版块，收录的全是情色和色情小说。雪大说说你对这两类小说的理解，你写的属于哪一类？

区别么，大概就是描写是否直白，占比是否巨大，是三级片还是A V吧。我觉得我写的应该是有情节的A V，在成人片范畴内大概算是四级片那种，所以我应该算在色情的范畴内。

其实就我个人而言，我并不太在意情色与色情的分别，以前我刚写的时候，还执着于一个三级片和A V电影的比喻，一心想着我就要写三级，不要写A V，现在想想，挺不尊重苍老师她们的。按我现在的想法，情色小说和色情小说，都是成人小说下的分类，《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五十度灰》那样的可以算情色，《少年阿宾》、《午夜妖魔》算色情吧。

我要强调一句，不管色情还是情色，归根结底写出来的都该是一部小说，按照小说的要求来判断就可以了。

雪大举的这几个例子，时间、空间跨越很大啊！你有最喜欢的作家、最喜欢的作品么？或者说对你影响最深的作家、作品？

我最喜欢的肯定是古龙，受他影响最大。最喜欢的古龙小说是《欢乐英雄》，但因为性格原因我感觉自己这辈子写不出那样的故事了。色情味的启蒙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和《失乐园》，对渡边淳一那种色气感很着迷，所以一度是日系H小说的铁杆粉丝。

你是怎么从读者走上创作色情小说之路的？

开始真正动笔（键盘）之前，我就在一些网络论坛写过一点乱七八糟的东西，写作算是我的个人爱好，而刚好我又是色欲很旺盛、心理叛逆期过长的男人，受够了赵灵儿被推要“一夜过去”，动不动就“生命的大和谐”，然后恰好接触了一些金庸的同人色文，就辗转摸到‘文行天下’这个网站。

‘文行天下’当时有四个管理，杀小白极狠，无条件偏袒作者，被称为四大屠夫。作为读者，我其实挺呱嘈的，所以账号被他们其中一位干掉了。我不服啊，我觉得这样的我也能写，起码比其中一部分写得

强。然后，我就注册了沿用至今的 I D，开始了长征第一步.....

幸好我之前就一直在写东西，不算是完全没经验的菜鸟，从第一部拙劣的短篇开始，差不多就奠定了我之后大方向上的风格。啊，实际开始写作之后，才发现之前我这种读者确实挺烦的，被砍的不冤。

（笑）

听上去你的写作之路顺风顺水，迄今为止你已经写了千万字的原创，武侠、都市、悬疑、玄幻、重口都有涉及，哪部是你最满意的？哪部是你遗憾最多的？

满意的话暂时是《噬梦者》和《神罚之城》，写出了我想要的那种感觉，导致我对日系风格没有遗憾，都不想再写了XD。遗憾最多的.....我这人一贯往前看，连《如意楼》系列都推翻重写了，对过去就没什么遗憾了。硬要说的话，大概就是《菟丝》，那个短篇我怎么也想不起来当初打算怎么结尾了.....这让我现在有了把要写的结局记下来的好习惯。感谢它。

这些书书屋都有藏呢！实际上你在驻扎禁忌书屋前，已经有热心网友将你以往的很多作品搬进书屋，是书屋非常熟悉的一位作者。

不止书屋，很多地方都在搬文。我会到各处扫扫大家的评论，因为我算是个能从评论区找灵感的怪人。来书屋看书的人很多，我也在这里潜水了很长时间，偷窥他们的回复。一直没注册账号，主要是不太不好意思设置太多首发网站，四个差不多就是上限了。

后来发生了什么？让禁忌书屋成为你的首发网站之一。

后来，首发之一的‘文行天下’倒掉了，有人向我推荐‘龙坛’，去‘风月大陆’前我在那边发过文，可再去却发现‘龙坛’转型成付费站了。

我比较注重色文创作时候那种无所顾忌的心态和涉及盈利的安全问题，恰好禁忌书屋那个百无禁忌的说法挺吸引我，就注册好爬过来了。因为我这人文青又别扭，当时其实已经做好被丢砖头的准备。所幸书屋的读者都很不错，我还挺有动力一直呆下去的。

我之前已经呆垮了好几个网站.....希望书屋一定要坚持住啊！（握拳）

看来你从看到写，也是经历过很多大型网站，留园的禁忌书屋有什么不同？

挺让我怀念的，当年有个很老很老的客户端，里面可以看到个大网站更新的最新色文，具体叫什么我这个烂脑子想不起来了，那个的界面除了底色是蓝色外，和书屋的模样特别像。发文之后我基本就是‘文行’转‘风月’，再到‘色城’，都是挺有时代性的BBS界面，像书屋这样有历史感的界面真的不多，挺有新鲜感的。碍...说起这个，我大学时候的校内论坛貌似也是这个格局。

书屋的历史感就是版面从来没变过！（笑）说起来，你来书屋已经五年了，初来时的印象、现在的印象，一样么？

五年了吗？这么久碍...时光飞逝白驹过隙，我自己都没察觉到呢。从回复评论的工作量上感受的话，现在比初来时貌似人多了吧。

说到评论，作为版主我得专门提一提。访问书屋的网友大多是来消遣，潜水的多、发声的少，唯独在你的《锁情咒》是例外。《锁》好像总有无数槽点，每次你一更新，留园网友纷纷浮出水面尽相吐槽，那可是刷屏的节奏。我注意到你在对待大家吐槽时非常认真，总是一一回复，或解答或讨论或引申或单纯的玩笑，从未落过谁。

我做读者的时候，认真回复后很希望作者能确实看到。以前我比较忙的时候，没办法逐条证明一下，后来比较有时间了，就想着确实回复一下，读者朋友证明了我的小说没有白写，礼尚往来，我也要尽量证明一下朋友们的回复没有白写。

看文的人，包括我自己在内，其实都是沉默的大多数，看过就算，所以肯动动手敲敲键盘的，就已经颇为难得，至少他觉得看到的文字值得他动一动。有个广告不是说么，你的时间非常值钱，那我总要适当的回报一下才能心安理得。而且.....我的故事走向老是不顺着读者，就在这方面适当弥补一下好了。

嗯.....你的意思是他们的吐槽不会影响你的写作？你真能挡得住留园无数男生让你手下留情，给他们喜欢的某个女孩子一条生路吗？

还是会影响我对一些角色的看法，因为角色设计出来反响如何是我无法预料到的，比如方形彤，我本来以为这种外向活泼比较能混爱玩的

女孩子不太受欢迎呢，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导致后来我对这个角色进行了适当的修订。

然而，主线上我这个人很固执，不太会妥协，或者说，妥协也不是在这片‘净土’上妥协，毕竟这边自由自在无所禁忌的创作环境才是我一直坚持的动力。这批女孩子喜欢的人确实不少，我这个当爹的也算是受到了触动。

所以，在《锁》的结局原则上不会改变的前提下，我可能会写几篇比较短的番外，类似于平行世界这些女孩子没有遇到赵涛的情况下过的是怎么样的生活。算是我任性给大家造成伤害的小小补偿吧。目前已经有初步构思的是余蓓为主角的《履上霜》和杨楠的《我的白马公主》，但因为《窃玉》和《一代大侠》的欠债待还，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写出来，所以……还是先不要期待了吧。

哪里的话，雪大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不是在奉承，这么好的文面向公众，不跟读者要一分钱。每个周六，万字的更新，雷打不动，这么多年从未有过一次间断。更让我佩服的是，你在帖子里也经常会上吐槽生活中遭遇的麻烦、压力、困难，更不用说难免有个头疼脑热，你怎么就能定时、定点、定量的一直坚持啊？

我以前也隔三差五会断，那时候写字是单纯的爱好，不需要考虑过多事情，所以难免随心所欲。这几年我的生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我的码字效率也因而有了长足的提升。如今写色文对我来说除了爱好之外，还算是一个放松的渠道，一个练习自我的平台，而且我发现了养成习惯对于坚持是很重要的，我的新工作我已经坚持一千多天没有中断，这方面我还是应该感谢一下我在这边的创作。

可是……嗯……这个问题比较私人，希望你不要介意。

你问，如果我介意，不答就是了。

码字是个脑力活儿、也是个体力活儿，更不用说回复热心网友的提问，都会占用你很多时间。你一天也是二十四小时，吃饭睡觉工作打游戏一样不能少。你怎么平衡时间的呢？

我平衡时间的能力也不太强，我主要还是舍得牺牲掉娱乐项目，追番追剧全部清理，游戏每天限制时间，白天不超过两小时，晚上孩子老

婆睡了多玩一会儿到困。只能说幸亏写小说对我来说乐趣很大，可以和游戏相提并论吧。

问得再细些，你除了是个原创作家，也在当爸爸、老公、孩子、朋友、职员，如果让你打分的话，哪个分最高？哪个分最低？

排序的话，我没老板了，有也肯定是最后，我不太重视社交，朋友淡如水就好。所以最后肯定是女儿大于父母、妻子。我的生活基本就是围绕着家人和小说在转，非常单纯。

哪个分你最在乎？——我是不是在问这些人掉到河里你先救谁啊！

说起来我好像没有打分……那我补一下，女儿十分，老婆爹妈九分吧。肯定是分高的最在乎啊！（笑）

哇，看来雪大最宝贝的还是自己的小丫头，好个‘何意百炼刚，化为绕指柔’。寥寥几句，画面感十足。

这让我想到你写的文，塑造很多鲜活人物，有很多男人和女人对情爱和性爱的真知灼见。举几个简单例子，‘情爱感官越到后面越是敏锐，可疼痛却受的越多越是迟钝。’（《暮霭凝香》）；‘爱情的珍贵，究竟是因为难得，还是它真的无比重要？’（《锁情咒》）；‘再怎么坚定的爱情，也会被枯木一样的生活一点点耗荆’（《噬梦者》）这些都是从生活经历里感悟来的么？和她们的相处帮助你让文里的人相亲相爱、相恨相杀吗？

写作归根到底是来源于生活的，我想象力算是比较能飞的那种，但也有很多角色都有身边的现实原型。在这里我要重点说一下赵涛，《锁》里大家最讨厌的是他应该没有悬念了，但这的确就是我的目的。因为那是曾经得罪过我的一个朋友的名字。看，方丈很小气的吧！

雪大客气了。来书屋看书的人很多，光看排行榜的点击就知道。可是，再高也比不过《锁》。我刚查了下，单单第一章的点击就已经超过六十万，如果再加上《锁》其他章节点击，翻倍都不止，放眼全留园也该是数一数二的成绩了，《锁》在留园如此受欢迎，你意料之中么？

意料之外，而且，算是一个不太美丽的意外。

因为这本是早就定好了主线和结局的中篇练习作品，淫奇抄嘛，熟悉我的朋友其实都知道这里面的主要角色很难有什么好下常我写这本的初衷，是为了给我另外的作品做练习，顺便把看过《日在校园》之后就一直在心里晃荡的脑洞趁此机会转换成实际的文章。可没想到都市现实题材和年代感恰巧击中了部分人的情怀，导致我被不知情的新朋友当成了言情风作者，这种误会我是粉的切开发现黑、觉得上当的事情，我实在是无能为力。

我写东西一直都是比较任性的那种，呆过的地方对作者保护得又都比较好，有个留言就说论不怕读者我算独一档，所以这养成了我不关注阅读量之类数据的习惯。这次看到你的数字我才知道，原来回复的朋友之外，还有这么多人看过，可以说是真真正正的意料之外了。

（笑）

说到‘都市情怀’和‘年代感’，我一直有个疑问，……嗯……咱们不能像在书屋一样百无禁忌，我含蓄地问，你含蓄地答。为什么现在很多禁忌文的男、女主都是结婚多年的恩爱夫妻，数量如此之巨以至于已经形成一大类。这是不是很奇怪？

我猜青版可能是再说如今的绿文风潮吧！

（做不置可否状）嗯……你继续。

其实这一类从很久以前开始就是火热的一支，只是那个时代色文圈百花齐放，不少人有精力下功夫去在各种类型上开垦拓荒，肥水红杏这种类别并不算一枝独秀。

现在其他分类的优秀作者很多都流转去了能赚钱的一般书站上，而绿文由于题材原因只在新媒体文中找到过扫黄前短暂的一席之地，和我最喜欢的腥派一样，都只能停留在色文领域，那么本来就属于热门的绿文直接独占鳌头就不奇怪了。

可是，为什么它开始就是火热的一支呢？看得人那么多，自然会想到很多人说夫妻时间长了，爱情就会转变成亲情，爱人变成亲人。绿文小说如此风行，是不是多少反映出夫妻亲人论听上去温馨暖人，其实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小说反映生活，但永远只能反映一部分生活。性这个吧，直到女方绝

婚前肯定都很重要.....其实一辈子都很重要。当然，两性交流不是非要做爱才叫性，亲密无间的拥抱接吻小撩拨都算在内，是夫妻间重要的一部分。无性无婚姻，和平是真理.....（笑）

好吧，说完已婚人士，留园有很大比例的留学生。远离父母独立在外生活，除了努力学习，当然也希望找到理想伴侣。你是写性情男女的高手，我们很想听听你怎么说——如果两个人感情很好、性生活不搭调，要不要分手？如果两个人性生活和谐美满，感情却不搭，要不要给彼此这个机会，恋个爱试试？

怎么说呢，我觉得生活中极端情况其实出现得很少。感情很好，那么没有隐疾的情况下性生活没道理不搭调，有特殊癖好，就多沟通，感情是能让很多事情妥协的，只要不超纲。如果有隐疾，那就要斟酌感情和性生活究竟哪个重要了，这个看人，不能一概而论。而性生活的话，感情不搭，在我看来就谈不上和谐美满，顶多是生理快感，那么保持约炮关系不就挺好，没必要为了生理需要去浪费感情和人生。

这个信息太重要了！浪费人生的事儿咱们可不干，我们有太多重要的事儿去做。看留园其他版块就知道，厨房的各色好菜、摄影的漂亮照片、歌坛的美妙嗓子，数不胜数，就是写文也能数出不少。然而，从数量和质量上看，原创文远不及其他版块。究其原因，倒不是缺想拿笔写文的人，而是咱们好多人好像想写不会写，往往开个头才发现虽然有千言万语，却连不成一个完整的故事。

你是写故事的高手，能不能在采访最后给尝试写文的新人一些建议和意见啊！

这个就简单了。一个字，写。不写就永远是新人，写上一百多万字，就不需要什么建议和意见了。不用读书破万卷，下笔来十卷，慢慢就有神了。

（笑）最后这句可以贴‘笑口’了！

嗯，闲的没事儿的时候，我会去‘笑口’这个版块溜达，通常都是看看段子找找乐。

原来雪大也是留园其他版块的常客啊！从一个用户的角度讲，留园这个大型网站，还有什么需要提高和改进吗？

希望有质量好、价钱比较合适的代理吧，现在的代理好贵。（翘鼻子）

同意，留园如果能够提供一个好的代理，让全世界各个角落的会员们回国后，还能方便上留园，那就太好了！

谢谢雪大的意见，也谢谢雪大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完成采访！

也谢谢你，有个积极热心的版主对任何论坛都是好事，希望你一定坚持久一点哦。

一定一定。

——完——

编者附：

（图一）15年3月31日，一个普通和特别的日子，雪大在留园第一个主帖下的跟帖。

• 一剑通心凉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一剑通心凉 (0 bytes) 11/09/17

• 雪大的这个作品相当于给以前的如意楼系列画了个句号吧。 - lordring (56 bytes) 08/23/16

• 补充一下, 我说的不包括最近的如影逐形, 这个也是神作。 (无内容) - lordring (0 bytes) 08/23/16

• 古龙 (无内容) - 飞翔的鱼头 (0 bytes) 08/11/16

• 感谢整理 (无内容) - maihc (0 bytes) 07/13/16

• 好文, 可以留名青史啊。 (无内容) - 杰克佳 (0 bytes) 04/20/16

• 我世, 已经整整一年了! (无内容) - arcmod (0 bytes) 04/02/16

• 求推荐同类作品 - ThomasMICHEL (60 bytes) 03/31/16

• 努力工作争取早日回馈 - 愿明 (20 bytes) 12/07/15

• abincn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abincn (0 bytes) 09/09/15

• m588794671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m588794671 (0 bytes) 06/13/15

• 欢迎雪兄常往书屋, 书友们有福了`\_`文行我也上不去, 估计又 - 小脸猫 (86 bytes) 05/17/15

• Baoliang1958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Baoliang1958 (0 bytes) 04/06/15

• 智取其乳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智取其乳 (0 bytes) 04/01/15

• YST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YST (0 bytes) 04/01/15

• 是真的作者本人吗 (无内容) - 别睡了 (0 bytes) 04/01/15

• 确切无疑 (无内容) - 小脸猫 (0 bytes) 05/23/15

• 已经使用版块基金对 snow_xefd 进行奖励 (无内容) - 轻狂 (0 bytes) 04/01/15

• 已经使用版块基金对 snow_xefd 进行奖励 (无内容) - 轻狂 (0 bytes) 04/01/15

• 向作者致敬! - 茶包 (8 bytes) 04/01/15

• 欢迎 snow_xefd - 康康博 (36 bytes) 04/01/15

• 鲁蛋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鲁蛋 (0 bytes) 04/01/15

• 张生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张生 (0 bytes) 04/01/15

• 精彩阿, 等着你 (无内容) - 四季 (0 bytes) 04/01/15

• 太吊胃口了 (无内容) - 秒杀鬼子 (0 bytes) 04/01/15

• menglin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menglin (0 bytes) 04/01/15

• 支持 - menglin (6 bytes) 04/01/15

• 芷夜汀兰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芷夜汀兰 (0 bytes) 03/31/15

• 给大神跪了 (无内容) - 轻狂 (0 bytes) 03/31/15

• -1 (无内容) - 扶乳裸汉 (0 bytes) 04/01/15

• -1 (无内容) - 我不是淫狼 (0 bytes) 04/01/15

• 轻狂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轻狂 (0 bytes) 03/31/15

• 6parks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6parks (0 bytes) 03/31/15

• pestcontrol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pestcontrol (0 bytes) 03/31/15

• guoo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guoo (0 bytes) 03/31/15

• 便当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便当 (0 bytes) 03/31/15

• 剑圣无敌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剑圣无敌 (0 bytes) 03/31/15

• 对原创作者这么残酷? 雪大不怕, 咱书屋有滑板鞋特供! - 扶乳裸汉 (12 bytes) 03/31/15

• 扶乳裸汉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扶乳裸汉 (0 bytes) 03/31/15

• wuinfu对此贴投票评分, 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wuinfu (0 bytes) 03/31/15

因为内容，主帖截屏不能贴在这里，只能贴跟帖。我的屏幕不够大，这是截部分内容。那时候他在更《暮霭凝香》，男主是个少年英雄，留园网友认识不认识的，都跟雪大在文里要个角色客串一把。

（图二）热情吐槽的留园网友，认真回复的雪大作者。

-
- 实际上我是在一个乱糟糟的家里支着小桌子带耳机写文…… - snow_xefd (24 bytes) 07/27/18
 - 雪大，这么好的文笔，很期待你写个长文 - 呵呵one (343 bytes) 07/23/18
 - 长不了啊……分分钟404了 (无内容) - snow_xefd (0 bytes) 07/27/18
 - 404 (无内容) - 天朝大国 (0 bytes) 07/23/18
 - 魔法少女加藤惠对此贴投票评分，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魔法少女加藤惠 (0 bytes) 07/23/18
 - 一代大快要来了吗？ (无内容) - 魔法少女加藤惠 (0 bytes) 07/23/18
 - 要来了要来了，都要来了 (无内容) - snow_xefd (0 bytes) 07/27/18
 - 紫紫的补偿 - 78sahala (175 bytes) 07/23/18
 - 嗯……这个就不讨论了XD (无内容) - snow_xefd (0 bytes) 07/27/18
 - 作者没答应吧？阿紫还是会死的。 (无内容) - wusunnimi (0 bytes) 07/23/18
 - 速霸路对此贴投票评分，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速霸路 (0 bytes) 07/22/18
 - 不错？ (无内容) - 呀呼哩 (0 bytes) 07/22/18
 - 噢？为什么是阿号…… (无内容) - snow_xefd (0 bytes) 07/22/18
 - 希望阿紫不要搞会琳，先把那些傻不愣愣的干掉吧 - xxnile (79 bytes) 07/22/18
 - 她要是职业杀手估计会走这个路线XD (无内容) - snow_xefd (0 bytes) 07/22/18
 - 此计妙，朕同意了。 (无内容) - 天朝大国 (0 bytes) 07/22/18
 - 我也喜欢欧美的 例如X-Art (无内容) - 315\$ (0 bytes) 07/22/18
 - 我对欧美片的长相还能接受……但叫声实在受不了 - snow_xefd (40 bytes) 07/22/18
 - 这个比喻好 - 天朝大国 (26 bytes) 07/23/18
 - 锁情咒的最佳用法 - elu20e (171 bytes) 07/22/18
 - 动物不能算啊……不然岂不是已经有很多微生物爱上赵涛 - snow_xefd (61 bytes) 07/22/18
 - 这个……微生物没有神经系统吧？ - x小仙 (102 bytes) 07/22/18
 - 锁情咒的可能解法 - elu20e (189 bytes) 07/22/18
 - 不能，被夺走的东西没法再给别人了 - snow_xefd (73 bytes) 07/22/18
 - 嗯，这个设定就没法弄了。p2p，哈哈哈哈哈。感情可以加杠杆不？ (无内容) - elu20e (0 bytes) 07/23/18
 - 鲁蛋对此贴投票评分，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鲁蛋 (0 bytes) 07/21/18
 - 雅求杉大对此贴投票评分，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雅求杉大 (0 bytes) 07/21/18
 - 多谢雪大 (无内容) - wisexp (0 bytes) 07/21/18
 - 多谢支持~ (无内容) - snow_xefd (0 bytes) 07/22/18
 - 乒乓球……所以说生子当如侯龙涛呼~`||| (无内容) - lancet (0 bytes) 07/21/18
 - 那跟儿媳妇们的关系，想想就头疼…… (无内容) - snow_xefd (0 bytes) 07/22/18
 - 算命的也出来了 - 换一个重新注册 (18\$ bytes) 07/21/18
 - 一年多并不是很久的时间…… (无内容) - snow_xefd (0 bytes) 07/22/18
 - 老头早就说了，有的女的福气深厚 - wusunnimi (22 bytes) 07/22/18
 - 锁情咒表示不肯这口锅，张星语是单纯倒霉而已 (无内容) - pinocc (0 bytes) 07/22/18
 - 心疼 (无内容) - 浪尖 (0 bytes) 07/21/18
 - 搓搓…… (无内容) - snow_xefd (0 bytes) 07/22/18
 - 心疼所有女孩！！！！让渣涛快点死掉吧，把 - 有个马甲 (10 bytes) 07/21/18
 - 他死消不掉…… (无内容) - snow_xefd (0 bytes) 07/22/18
 - 心疼所有女孩！！！！让渣涛快点死掉吧，把 - 有个马甲 (10 bytes) 07/21/18
 - m5\$8794671对此贴投票评分，给 snow_xefd 加3银元奖励！！ (无内容) - m5\$8794671 (0 bytes) 07/21/18
 - 雪大真的是个坏心肠 - xxnlili (72 bytes) 07/21/18
 - 我也有感情啊，所以看不得她们跟男主跑了《误 (无内容) - snow_xefd (0 bytes) 07/22/18
 - 我也觉得 去找雪大其他文章看 全是女生不得好死 (无内容) - 渐暖 (0 bytes) 07/21/18

随意找了一个更新文下的跟帖，再一次，只能截出部分内容。《锁情咒》的男主太遭人恨啦，这次没一个网友要角色，都不想跟这位配戏啊！

（图三）书屋为《锁情咒》做的封面、封底。

假如可以轻易让她对你痴情眷恋，
曾经的梦中女神还会具有那么强烈的吸引力吗？



18+

淫奇抄之

锁情咒

【噬梦者】、【彼岸山庄】作者

snow_xefd

送交者: [snow_xefd](#)[★★里界小卡推★★]

“爱情的珍贵，究竟是因为难得，还是它真的无比重要呢？”

送交者: [冷死我了66](#)[布衣]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他，永远失去她了。

送交者: [天朝大国](#)[中郎将★★]

「这可是能生孩子的地方，你放松点——能进去的。」

送交者: [enforcier](#)[大侠]

“屁眼那么脏，你看我都不在乎，这还不够说明我的心意？”

淫奇抄之



锁情咒

o [雪兄](#)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写文字人，并且，你很敬业。 - [ucsocool](#)

o 一口气看到最新，真是很棒的小说 - [千年树袋熊](#)

o 这心理个性每个女生都描绘太好了 好有代入感，厉害 - [gangz](#)

o 我好喜欢金琳这样理智有头脑的女生 - [frost1224](#)

o 一星期一更新，不够看啊 - [yyl123321](#)

o 雪大我爱你 - [月映万川](#)

这本书接近尾声，已经养得很肥了，没有看过的网友欢迎来书屋阅读，文在首页精华里，很容易找到。有一点要强调，书屋在留园的成人区，如果你未满**21**岁或栏目内容触犯当地法律，你就别进了。切记切记！

最后唠叨一句——这个采访文，如果大家喜欢，全拜雪大的文笔功夫和阅历所赐！而如果其中有错误和疏忽，或者任何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责任完全在我，是我的经验和水平不足造成的。

谢谢大家！

送交者: [snow_xefd](#)[★★里界小卡推★★]

“爱情的珍贵，究竟是因为难得，还是它真的无比重要呢？”

送交者: [冷死我了66](#)[布衣]

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他，永远失去她了。

送交者: [天朝大国](#)[中郎将★★]

「这可是能生孩子的地方，你放松点——能进去的。」

送交者: [enforcier](#)[大侠]

“屁眼那么脏，你看我都不在乎，这还不够说明我的心意？”

淫奇抄之



锁情咒

◦ 雪兄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写文字人，并且，你很敬业。 - ucsocool

◦ 一口气看到最新，真是很棒的小说 - 千年树袋熊

◦ 这心理个性每个女生都描绘太好了 好有代入感，厉害 - gangz

◦ 我好喜欢金琳这样理智有头脑的女生 - frost1224

◦ 一星期一更新，不够看啊 - yzl123321

◦ 雪大我爱你 - 月映万川